总　目

先秦至隋朝卷

唐朝卷

宋朝卷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辽夏金元卷

明朝卷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卷 四

清朝卷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卷　四

卷 五

民国卷

目录

穆天子传

[战国]佚名氏撰　尹小林整理

《穆天子传》，一名《周穆王游行记》、《周王传》，书约成于战国时期。西晋太康二年（二八〇），于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荀勖等校理为五卷。东晋郭璞增《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编为六卷，并为全书作注。南宋时全书为八千五百多字，元时损为六千六百多字，是为今本。前五卷记周穆王十三至十七年（前九九七——前九八一）驾八骏会西王母事，于途中与西方民族往来及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均予记录。所记途程皆有日月、里数，其中自宗周至河一段里程，记道里风俗颇详，堪称后世《起居注》的萌芽。顾实称前四卷记“（穆王）西征往还亚欧两洲，实为世界最古而空前绝后之大游行日记”。《穆天子传》记人物言行颇为生动，可读性强，书中不少故事常被后世文人用作典故，对传奇小说及戏剧等较有影响。全书文辞赡缛，文字简炼精核，但今本残损严重，且有不少古字音义已无法考证，影响了该书的研究使用。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明天一阁本、《碧琳琅馆丛书》本等。今据《龙溪精舍丛书》用孙氏平津馆本整理。正文中（　）内的文字为郭璞注文。

序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荀勖。

卷　一

古文

饮天子蠲（音涓）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绝，犹截也。漳水，今在邺县）。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觞者，所以进酒，因云觞耳），天子乃奏广乐（《史记》云：赵商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广乐义见此），载立不舍（言在车上，立不下也），至于钘常之下（即钘山，今在常山石邑县。钘，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阿，山陂也）。于是得绝钘山之队（队，谓谷中险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阳（虖沱河，今在雁门卤城县阳水北。沲，音橐驼之驼）。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国语》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从，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不至。”《纪年》又曰：“取其五王以东”），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萃，集也，聚也。亦犹传有舆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为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风雨雪（《诗》曰：“北风其凉，雨雪

其雰”)。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令王之徒属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隥，阪也。疑此谓北陵西隃。隃，雁门山也，音俞）。已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国名）。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鄘，国名。音叵肯切）。河宗之子孙鄘柏綮（伯爵，綮名，古伯字多从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马二六（古者为礼，皆有以先之。《传》曰：“先进乘韦”），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泽（一宿为舍），乃西钓于河，以观□智之□。甲辰，天子猎于滲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以将有事于河，奇此获，故用之。汉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为祥瑞，亦将燎祭之类）。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阿，水峰也），天子属六师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泽之上（属，犹会也）。戊寅，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鹜，犹驰也。纡音呕），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无夷，冯夷也。《山海经》云冰夷），是惟河宗氏（河，四渎之宗。主河者因以为氏）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伯夭，字也），劳用束帛加璧（劳，郊劳也。五两为一束，两，今之二丈）。先白□天子使郛父受之（郛父，郛公谋父，作《祁招》之诗者）。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盖朝会群官，告将礼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固，大夫），聿将六师（聿，犹曰也）。天子命吉日戊午（《诗》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祎（冕冠、祎衣，盖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详。祎，音晖）、帔带（帔，韠也，天子赤帔。音弗），搢曶（曶长三尺，杼上椎头，一名珽，亦谓之大圭。搢，犹带也。曶音忽）、夹佩（左右两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未详）。曾祝佐之（曾，重也。《传》曰：“曾臣偃”），官人陈牲全五□具（牛羊之品曰生，体完曰全。或曰，全，色纯也。《传》曰：“牲全肥腯”）。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位载昆仑），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沉牛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号之（呼穆王）帝曰：“穆满（以名应，谦也。言谥，盖后记事者之辞），女当永致用旹事（语穆王当长干理世事也）。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春山之瑶（《山海经》春字作锺，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宝奇怪），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说昆仑山上事物），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瑶（皆河伯与穆王词语），赐女晦（月终为晦，言赐女受终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已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将礼河而去）。乃披图视典，周观天子之瑶器（省河所视礼图），曰：“天子之瑶（曰，《河图》辞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谓女采者也）、璿珠（璿，玉类也，音旋）、烛银（银有精光如烛）、黄金之膏（金膏，亦犹玉膏，皆其精汋也）。”天子之瑶万金，□瑶百金，士之瑶五十金，庶人之瑶十金（自万金以下，宜次言诸侯之瑶千金，大夫之瑶百金。此书残缺，集录者不续，以见阙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剑牛马，犀□器千金（步剑，疑步光之剑也。犀似水牛，庳脚，脚有三蹄，黑色）。天子之马走千里，胜人猛兽（言气势杰骇也）。天子之狗走百里，执虎豹（言筋力壮猛也）。柏夭曰：“征鸟使翼：曰□乌鸢（音缘，鸱也），鹍鸡飞八百里（即鹍鸡，鸿鹄属也）。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狻猊，师子，亦食虎豹。野马亦如马而小。狻音俊，猊音倪），邛邛距虚走百里（亦马属。《尸子》曰：“距虚不择地而走。”《山海经》云：“邛邛距虚。”并言之耳），麋□二十里（自麋己上，似次第兽能走里数远近）。”曰：“柏夭既致河典（典，礼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图》数载，河伯以为礼，礼穆王也）。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先驱导路也），以极西土（极，竞）。”〔分卷主编按，此处断句系出己意。上句郭氏注文必误，故不从。〕乙丑，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温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谷），河宗氏之所游居（柏夭之别州邑）。丙寅，天子属官效器（会官司阅所得瑶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谓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为之）受敕宪（宪，教令也。《管子》曰“皆受宪”），用伸八骏之乘（八骏，名在下），以饮于枝洔之中（水岐成洔。洔，小渚也。音止），积石之南河（积石，山名。今在金成河关县南，河出北山而东南流）。天子之骏（骏者，马之美称）：赤骥（世所谓骐骥）、盗骊（为马细颈。骊，黑色也）、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色如华而赤，今名騧赤者为枣骝。骝，赤马也）、绿耳（《纪年》曰：“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魏时，鲜卑献千里马，白色而两耳黄，名曰黄耳，即此类也。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耳。案《史记》造父为穆王得盗骊、华骝、绿耳之马，御以西巡游，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皆与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彻止、藿猳、□黄、南□、来白（皆骏狗之名，亦犹宋鹊之类）。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为御者”）、耿翛、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于赵城，余未闻也）。曰：天子是与出□人薮，田猎钓弋（弋，缴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犹充也），而辨于乐（辨作游乐之事），后世亦追数吾过乎（穆王游放过度，行辄忘归，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天子曰：“后世所望，无失天常（奉天时也）。农工既得（岁丰登也），男女衣食（无饥寒也），百姓瑶富（富者，安也），官人执事（各视职事）。故天有旹（四时），民□氏响□（音国），何谋于乐（言不规乐而乐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与民共利，世以为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辞），赐以左佩玉华也（玉华之佩，佩之精也）。乃再拜顿首。

卷 二

古文

□柏夭曰：□封膜昼于河水之阳（膜昼，人名。膜音莫），以为殷人主（主，谓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似说古之贤圣所居）。爰有大木硕草（硕，大也）。爰有野兽，可以畋猎。戊午，𠳋□之人居虑（古畴字。居虑名），献酒百□于天子（百下脱盛酒器名）。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出东南隅而东北流。皆见《山海经》）。爰有鹓鸟之山（鹓音甄，一音梅）。天子三日舍于鹓鸟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黄帝巡游四海，登昆仑山，起宫室于其上。见《新语》），而封丰隆之葬，（隆上字疑作丰。丰隆，筮御云得大壮卦，遂为雷师。亦犹黄帝桥山有墓。封，谓增高其上土也，以标显之耳），以诏后世（诏谓语之）。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蠲者，洁也。洁齐祭神曰禋。《书》"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此泽出珠，曰名之云。今越嶲平泽出青珠，是），以钓于㳅水。曰："珠泽之薮，方三十里（泽中有草者为薮）。"爰有萑苇、莞蒲（莞，葱蒲。或曰莞蒲，齐名耳。关西云莞。音丸）、茅萯（萯，今菩字，音倍）、蒹（蒹，荷也，似萑而细，音兼）萋（莠属。《诗》曰"四月秀葽"）。珠泽之人乃献白玉，□只，□角之一，□三，可以□沐，乃进食，□酒十，□姑劓九，□亦味中麋胃而滑。因献食马三百（可以供厨膳者），牛羊三千。天子□昆仑（此以上似说封人于昆仑山旁），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珤（欲以崇表圣德，因用显其功迹）。天子乃赐□之人□吾，黄金之环三五（空边等为环），朱带贝饰三十（《淮南子》曰"贝带鵕鸡"，是也），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礼佛，举手加头，称南膜拜者，即此类也。音模）。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六（以为牺牲种）以三十□人于昆仑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华不畏雪。天子于是取孳木华之实，持归种之，曰："春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气条适也），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淮南子》曰："昆仑去地一万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谓阆风；或上倍之，是谓玄圃。"以此相及。《山海经》云"明明昆仑玄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实为帝之平圃"也）。天子于是得玉荣枝斯之英（英，玉之精华也。《尸子》曰"龙泉有玉英"，《山海经》曰"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是也），曰："春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兽，食虎豹，如麋而载骨，盘□始如麕，小头大鼻（麕，獐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诗》曰"赤豹黄罴"）、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今华阴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鵰青雕，执犬羊，食豕鹿（今之雕亦能食麞鹿）。曰："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谓勒石铭功德也。秦始皇、汉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类也）。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穄，似黍而不黏）。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与周同始祖），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兴于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风美阳是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太伯让国入吴，因即封之于吴），诏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语其刑法也），贿用周室之璧（贿，赠贿也），封丌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昆仑山出美玉石处，故以语之），以为周室主。"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其獸乘四（周礼，大夫乘墨车），黄金四十镒（二十两为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裹，音罪过之过。丌，名。赤乌人名也），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珤玉之所在。嘉谷生之，草木硕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汉武帝取外国香草美菜种之中国）。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广乐，赤乌之人丌好献二女于天子（所以结恩好也），女听、女列，以为嬖人（一名听，名，失一女名。下文）〔此处注文有误，意不可通〕。曰："赤乌氏，美人之地也。珤玉之所在也。"已卯，天子北征，赵行□舍（赵，犹超腾。舍，三十里）。庚辰，济于洋水（洋水，出昆仑山西北隅而东流。洋，音详）。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戏，国人名也），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车。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黄金之鹿，白银之麕（今所在地中，得玉肫金狗之类，此皆古者以赂夷狄之奇货也），贝带四十，朱四百裹。戏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东还（从东头而旋归）。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昆仑山西北隅而东南流），西膜之所谓鸿鹭（西膜，沙漠之乡。以言外域人名物，与中华不同。春秋叔弓败莒师于濆水，《穀梁传》曰"狄人谓濆泉失名，号从中国，名从主人"之类也）。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师之属（穆王马骏而御良，故行辄出从众前）。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长臂人也。身如中国，臂长三丈，魏时在赤海中得此人裾也。长脚人国，又在赤海东，皆见《山海经》），是惟昆仑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是曰留胥之邦（因以名之）。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即《山海经》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成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知，阿平无险（言边无险阻也），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无鸟兽（言纯玉石也）。"爰有□木，西膜之

所谓□，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环珮之属），载玉万只（双玉为瑴，半瑴为只。见《左氏传》）。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休，游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待留之也。邢，今广平襄国县）。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潜时（潜时，名也）觞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重慎其费。牢，牲礼也）。柏夭曰："□氏，槛□之后也。"天子乃赐之黄金之罂三六（即盂也，徐州谓之罂），朱三百裹。潜时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闾氏（音倚）。天子乃命剞闾氏供食六师之人（天子六军。《诗》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于铁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铁山，祀于郊门。乃彻祭器于剞闾之人（以祭余胙赐之）。温归乃膜拜而受（温归，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鄄韩氏。爰有乐野温和，稌麦之所草（此字作草下早，疑古茂字），犬马牛羊之所昌（昌，犹盛也），瑶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坟之下者，见《周礼》），乃命六师之属休。已酉，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鄄韩之人无凫乃献良马百匹，服牛三百（服，可服用者），良犬七十（良，调习者），牥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二千，稌麦三百车。天子乃赐之黄金银罂四七，贝带五十，朱三百裹。变□雕官。无凫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复名）。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因改名为乐池，犹汉武改桐乡为闻喜之类）。天子乃树之竹（种竹池边），是曰竹林（竹木盛者为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辱，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苦，草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巳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卷 三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执贽者，致敬也）。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纯，匹端名也。《周礼》曰"纯帛不过五两"。组，绶属。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徒歌曰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间音谏），将子无死（将，请也），尚能复来（尚，庶畿也）。"天子答之曰："予归东上，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顾，还也）。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复反此野而见汝也）。"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於，读曰乌）。嘉命不迁（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女（帝，天帝也）。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所瞻望也）。"天子遂驱升于弇山（弇山，弇兹山，日入所也），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铭题之），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丁未，天子饮于温山。□考鸟（《纪年》曰"穆王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䳭人，"，疑说此鸟，脱落不可知也）。巳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溽，音淑）。乃发宪命（宪，谓法令），诏六师之人□其羽。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大阜曰陵，高平曰陆），硕鸟解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言将猎也。下云"北至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山海经》云"大泽方千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纪年》曰"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皆谓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犹劳也）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翔，犹游也），得获无疆（无疆，无限也），鸟兽绝群（言取尽也）。六师之人大畋九日，乃驻于羽陵之□，收皮效物（物，谓物色也。《诗》云"九十维物"），债车受载（债，犹借也）。天子于是载羽百车（"十羽为箴，百羽为纬，十纬为绎。"见《周官》）。巳亥，天子东归，六师□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师之人。庚辰，天子东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处，□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劳用白骖二匹（骖，骈马也），野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任守备者）。乃献食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游于𧢲子之泽。智氏之夫献酒百□于天子，天子赐之狗璠采（疑玉名），黄金之罂二九，贝带四十，朱丹三百裹，桂姜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东还。巳丑，至于献水，乃遂东征，饮而行。乃遂东南。巳亥，至于瓜纻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状如城垒）。阏氏胡氏（阏，音遏）之所保。天子乃遂东征，南绝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无水泉），求饮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马咽取血饮，渴亦愈）。天子美之，乃赐奔戎佩玉一只，奔戎再拜稽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积山之邅，爰有蔓柏。曰："𠳋余之人命怀（命怀，人名）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金之罂。贝带朱丹七十裹。命怀乃膜拜而受。乙巳，□诸饦献酒于天子（诸饦，亦人名。音犍牛之犍），天子赐之黄金之罂，贝带朱丹七十裹。诸饦乃膜拜而受。

卷 四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浊繇氏之所食（《山海经》曰

"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类）。辛巳，天子东征。癸未，至于苏谷。骨饩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为衣被），乃遂南征，东还。丙戌，至于长淡，重䍃氏之西疆（疆，界也）。丁亥，天子升丁长淡，乃遂东征。庚寅，至于重䍃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麦（自然生也），爰有荅堇（祇谨二音），西膜之所谓木禾（木禾，谷类也。长五寻，大五围。见《山海经》）。重䍃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䍃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传》曰："赠我以璿瑰。"旋回两音）。玟瑶（亦玉名，瑶音遥），琅玕（石似珠也。琅干两音），玪㻌玗瓃（皆玉名，字皆无闻。玪㻌音钤璜），玗琪（玉属也，于其二音），徽尾（无闻焉），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尽出此山）。"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䍃氏共食天子之属（音供，言不及六师也）。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䍃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国人所铸作器者，亦皆石类也）。器服物佩好无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觞重䍃之人𩵦鳆，乃赐之黄金之婴二九，银乌一只，贝带五十，朱七百裹，筍箭桂姜百峝，丝紽雕官。𩵦鳆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东征，𩵦鳆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只，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䍃氏之先，三苗氏之□处以黄木䍃银采。"□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窜于三危山者）。丙寅，天子东征，南还。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谓□，觞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车，天子使毕矩受之，曰："□天子三日游于文山。"于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号文山）。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归遗（归遗，名也）乃献良马十驷（四马为驷），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驼）。天子之豪马豪牛（豪，犹髦也。《山海经》云"髦马如马，足四节皆有毛"），尨狗（尨，尨茸，谓猛狗。或曰尨亦狗名）。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赐之黄金之婴二九，贝带三十，朱三百裹，桂姜百峝，归遗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䮧骝（疑华骝字）而左绿耳，右骖赤蘬（古骥字）而左白俄（古义字，音俄）。天子主车，造父为御，㕙𦈢为右。次车之乘（次车，副车），右服渠黄而左踰轮，右骖盗骊而左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天子乃遂东南翔行，驰驱千里（一举辔千里，行如飞翔），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䍃奴，乃献白鹄之血，以饮天子（饮血所以益人气力），且具牛马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为湩。音寒冻之冻），以洗天子之足（令肌肤滑），及二乘之人（谓主天子车及副车者也）。甲戌，巨蒐之人䍃奴觞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献马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秋麦，禾也），膜稷三十车（稷，粟也。膜未闻）。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献枝斯之英四十（精者为英），㑥䌬㻏䍃瑽佩百只，琅玕四十，䤿䤶十箧（疑此纻葛之属），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赐之银木纻采，黄金之婴二九，贝带四十，朱三百裹，桂姜百𡖶。䍃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尾，山后也）。乃遂绝䃦晋之谷。已至于䕺璃河之水北阿。爰有𤔟溲之□河伯之孙（今西有渠蒐国，𤔟疑渠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叶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谨）。天子嘉之，赐以佩玉一只，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东征。柏夭送天子至于鄘人。鄘伯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䣄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还（还，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泽之上。"以待六师之人。戊午，天子东征。顾命柏夭归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辞去也）。天子南还，升于长松之隥（坂有长松）。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东蒲坂县南也），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食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干，寒寡人，具犬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记异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音訾）。丙寅，天子至于钘山之队，东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边。命毛班（毛班，毛伯卫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迳绝翟道（翟道，在陇西，谓截陇坂过），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进白鹄之血，以饮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谓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饮四马之乘一（与王同车，御右之属。《左传》所谓"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里，谓计其道里也。《纪年》曰"穆王西征，还里天下，亿有九万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即成周也。音缠）。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截，犹阻也）。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所谓解毛之处），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案《山海经》云"群鸟所集泽有两处，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旷原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告行反也。《书·大传》曰"反必告庙"也）。乙酉，天子□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济于河，□羝之队以西北。升于盟门九河之隥（盟门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门之上"），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𩫖山。癸巳，天子饮于𩫖山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今京兆郑县也。《纪年》"穆王元年，筑祇宫于南郑"，《传》所谓"王是以获没于祇宫者"）。

卷　五

古文

珏处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泽（今平阳濩泽县是也。濩音获）。"于是射鸟猎兽。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郑来谒（郑有圃田，因云圃郑。谒，告也），留昆归玉百枚（留昆国，见《纪年》），陵翟致赂（陵翟，隗姓国也，音峻），良马百驷（《传》曰"文马百驷"），归毕之珤（毕，国名。言翟前取此珤也），以诘其成（成，谓平也。诘，犹责也）。陵子弓胡□东牡（夷狄有德者称子。畴，胡名），见许男于洧上（男，爵也。许国，今许昌县洧水之所在。音羽美反）。祭父以天子命辞曰：去兹羔，用玉帛见（礼，"男执蒲璧"，许男欲崇谦，故执羔也）。"许男不敢辞（奉王命），还取束帛加璧，□毛公举币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饮许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许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饮，毋有礼（礼，天子称异姓诸侯为伯舅。燕者，私会，不欲崇礼敬也。《管子》曰"伯舅无下拜"，字亦作咎，咎犹舅也）。"许男不敢辞。升坐于出尊（《礼记》曰"反坫出尊"，唯两君为好，既献反爵，坫上出尊，盖此之类也。坐之于尊边，使为酒魁，欲以尽欢酣也），乃用宴乐（言曲宴也）。天子赐许男骏马十六（称骏者，名马也）。许男降，再拜空首（空首，头至于地。《周礼》"三日空拜"），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许男归。癸亥，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沼，池。龙下有舟字，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青雀舫，此其遗象也）。夏庚午，天子饮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郑。用□诸侯。辛未，天子北还，钓于渐泽，食鱼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尽规度以为苑圃地而虞守之也），东至于房（房，房子。属赵国地，有巑山），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尽经林。煮口之薮，南北五十□十虞，东虞曰兔台，西虞曰栎丘（栎，今河南阳翟县，音栎），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来十虞所□辰。天子次于军丘，以畋于薮□。甲寅，天子作居范宫（范，离宫之名也），以观桑者（桑，采桑也。《诗》曰"桑者闲闲兮"），乃饮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民（不得令妄刿犯桑本）。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饮天子酒，乃歌阚天之诗（《诗·颂》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规谏也）。天子命歌南山有嵱（《诗·小雅》有"南山有台，乐之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难晓，所以未详）。乃绍宴乐（绍，继也）。丁酉，天子作台，以为西居。壬寅。天子东至于雀梁。甲辰，浮于荥水（今荥阳荥泽是）。乃奏广乐。季夏庚□，休于范宫。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饮于孟氏。爰舞白鹤二八（今之畜鹤、孔雀驯者，亦能应节鼓舞），还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来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备有所问）。孟冬鸟至（鹰来翔也），王邑□弋（下云王邑姬姓之女，疑是妇官也）。仲冬丁酉，天子射兽，休于深萑（萑，苇之丛），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饮食者）。戊戌，天子西游，射于中□方落草木鲜，命虞人掠林除薮，以为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谓刿伐之）。是日也，天子北人于邴（邴，郑邑也，音丙），与井公博，三日而决（疑井公贤人而隐祊，故穆王就之游戏也）。辛丑塞（戒不如，故进为塞也），至于台，乃大暑除，天子居于台以听天下之（因以避暑）。远方□之数而众从之，是以选扐（音勒），乃载之神人□之能数也（有道数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乐之（爱其术也），命为□而时□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犹□有虎在乎葭中（葭草）。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搏虎，必全之，乃生搏虎而献之（《诗》所谓"袒裼暴虎，献于公所"，此之谓也）。天子命之为柙（柙，槛也。《论语》曰"虎兕出于柙"），而畜之东虢，是曰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荥阳成皋县是）。天子赐奔戎畋马十驷（《尔雅》曰"田猎齐足"，尚疾也），归之太牢（牛羊豕为太牢）。奔戎再拜韻首。丙辰，天子北游于林中，乃大受命而归。仲秋甲戌，天子东游，次于雀梁（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蠹书于羽林（谓暴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季秋□乃宿于㝉。毕人告戎（告戎难也），曰："陵翟来侵。"天子使孟悆如毕讨戎（悆，音豫）。霍侯旧告薨（霍国，今在平阳永安县西南，有城）。天子临于军丘，狩于薮。季冬甲戌，天子东游，饮于留祈。射于丽虎。读书于菞丘（君举必书，菞音犁），□献酒于天子，乃奏广乐。天子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周礼》曰"灵鼓四面"，《洪范》所谓"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鸣（从失鼓而击鼓也，鼓在地下鸣，道从也。《韩非》曰："道南方来也"），乃树之桐（因以树梧桐。桐亦响木也），以为鼓则神且鸣，则利于戎（宜以攻戎），以为琴则利□于黄泽。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废□使宫乐谣（宫乐，典乐者），曰"黄之池，其马歕沙（歕，龄也，善问切），皇人威仪（威，畏也）。黄之泽，其马歕玉，皇人受穀（穀，生也。皆诸谣辞）。"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启母在此山化为石，而子启亦登仙，故其上有启室也。皆见《归藏》及《淮南子》）。乃□于启室（似谓入启室中），天子筮猎苹泽（音瓶），其卦遇讼☰（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讼之繇（繇，爻辞，音胄），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水性平而天无私，兵不曲挠则戎事集也），祭祀则憙，畋猎则获。"□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絺纻三十箧。（絺，葛精者）逢公再拜

稽首。赐筮史狐□有阴雨，梦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谓重阴（因以纪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哀，犹愍也），曰："我徂黄竹。□员閟寒（閟，闭也，音秘）。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言收罗九域之道里也。《传》曰"经启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冢宰），皇我万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恒念之也）。我徂黄竹，□骆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令无困也）。有皎者骆（皎，皖。骆，鸟名，音路），翩翩其飞（言得意也）。嗟我公侯，□勿则迁（自侯以下似当云，百辟冢卿，皇我万民，□勿则迁），居乐甚寡（言守一居少乐），不如迁土（居无求安）。礼乐其民（言当以礼乐化其民也）。"天子曰："余一人则淫（淫于游乐），不皇万民。"□登，乃宿于黄竹。天子梦羿射于涂山（羿，有穷氏帝，善射者），郊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县十里九阪也），南宿于丹黄。戊寅，天子西升于阳，□过于灵□井公博（穆王往反辄从井公博游，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为之石主而□寘軨（即軨坂也，今杜河东大阳县。《传》曰"入于寘軨"，巅岭二音），乃次于洹水之阳（今之洹津也。在河东河北县，音项瓶之瓶）。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郑。

卷　六

古文

之虚，皇帝之间，乃□先王九观，以诏后世（此复是登名山有所铭勒封建也。残缺字多，不可推考耳）。己巳，天子□征，舍于菹台。辛未，猎菹之兽（《管子》曰"菹菜之壤"，今吴人呼田猎草草地为菹，音罝），于是白鹿一牾，弃逸出走（言突围出。牾，触也，或曰所驾鹿迕，犹惊也）。天子乘渠黄之乘，□焉（自此已上，疑说逐得鹿之状）。天子丘之（丘，谓为之名号，方言耳），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饮于漯水之上（漯水，今济阴漯阴县，音沓），官人膳鹿，献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记之也。今元城县东郭有五鹿墟，晋文公所乞食于野人处者也）。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饮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广乐（大，谓盛作之也），是曰乐人（亦以纪之）。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柏之子也（盛，国名。疑上说姬事，《公羊传》曰"成者何？盛也者。为讳之盛，讳灭同姓也"），天子赐之上姬之长（今盛柏为姬姓之长。位在上也），是曰盛门。天子乃为之台（为盛姬筑台也），是曰重璧之台（言台状如垒璧）。戊寅，天子东田于泽中，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风寒得疾）。天子舍于泽中，盛姬告病，天子怜之，□泽曰寒氏（以名泽也）。盛姬求饮，天子命人取浆而给（得之速也。《传》曰"何其给也"），是曰壶𥐻（壶，器名。𥐻，音遄，速也，与遄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台，盛姬告病，□天子哀之（上疑说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位次）。天子乃殡盛姬于毂丘之庙（先王之庙有在此者。汉氏亦所在有庙焉）。□壬寅，天子命哭（令群臣大临也），启为主（为之丧主，即下伊扈也。上启疑为开殡出棺也）。郊父宾丧（傧，赞礼仪），天子王女叔㛤为主（叔㛤，穆王之女也，音痤）。天子□宾之，命终哀礼（今持丧终礼也），于是殇祀而哭（殇，未成丧，盛姬年少也），内史执策（所以书赠赗之事。内史，主册命者）。官人□丌职曾祝敷席设几（敷，犹铺也，《周礼》曰"丧事仍几"），盛馈具（馈具，奠也），肺盐羹（肉也，当以音行），胾（大胾）脯、枣、醢（粥清也，音移）、醢（肉酱也）、鱼腊（乾鱼）、糗（寒粥也）、韭（韭菹），百物（言备有也），乃陈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壶尊四十（敦似盘，音堆），器（杂器皿也），曾祝祭食（礼，虽丧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进肺盐，祭酒（以肺換盐中以祭，所谓振祭也，礼以肺，见《少牢馈食》也）。乃献丧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献女主叔㛤。叔㛤拜受。祭□祝报祭觞大师（乐官），乃哭即位（就丧位也），毕哭，内史□策而哭（"策"上宜作"读"。《既夕礼》曰"主人之史读赗"是也），曾祝捧馈而哭（捧，两手持也），御者□祈而哭（待御者，《礼》曰"御者入浴"），抗者觞夕而哭（抗，犹举也。《礼记》曰"小臣四人抗衾也"），佐者承斗而哭（佐敛者也。斗，斟水杓也），佐者（佐饮食者）衣衾佩□而哭，乐□人陈琴瑟□竽（疑竽上宜作笙，笙亦竽属）篇（如笛，三孔）筱（今戟吏所吹者）筦（筦如并两笛，音管）而哭。百□众官人各□其职事以哭（百众，犹百族也），曰："士女错踊九□乃终（错，互也。哭则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谓成踊者也）。"丧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庐也），父兄宗姓及在位者从之。佐者哭（佐敛者也），且彻馈，及壶鼎俎豆（皆佐者主为之），众官人各□其职，皆哭而出（事毕）。井利□事后出而收（井利所以独后出者，典丧祭器物收敛之也。或曰井利稽慢，出不及辇，故收缚之）。癸卯，大哭殇祀而载（载，祖载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乐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丧，视皇后之葬法（视，犹比也）。亦不拜后于诸侯（疑字错误，所未详也）。河济之间共事（供，给丧事也），韦、榖、黄城三邦之士辇丧（辇，谓挽轮车。发三国之众，以示荣侈），七萃之士抗者即车（举棺以就车），曾祝先丧（导也），大匠御棺（为棺御也。《周礼》曰"丧祝为御"，《礼记》曰"诸侯御柩以羽保"，谓在前为行止之节），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周礼》"日月为常"，旗亦通名），鼓钟以葬，龙旗以□，鸟以建鼓，兽以

建锺，龙以建旗。曰丧之先后及哭踊者之间，毕有锺旗□百物丧器，井利典之，列于丧行，靡有不备（行，行伍）。击鼓以行丧，举旗以劝之（令尽哀也），击钟以止哭，弥旗以节之（为节，音节。弥，犹低也），曰□祀大哭九而终丧。出于门，丧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孙倍之（倍，倍列位也）。诸侯属子（宗属群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属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盛姬之族属也）。执职之人倍之（执职，犹执事也）。百官众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为一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嬖人，王所幸爱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为大夫士妻者，所谓内宗也）。宫官人倍之（宫官为内），宫贤庶妾倍之（庶妾，众散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从（以次相从），曰“天子命丧”，一里而击钟止哭，曰臣人。哭于车上（御棺不得下也），曾祝哭于丧前，七萃之士哭于丧所。曰小哭。错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犹止也），曰丧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台（三十里为舍也。《传》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驻也）。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丧车（决水周绕之也。繇，音遥。圜，音员）。是曰圜车（以号水也），曰殇祀之（于此复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来吊（曹国，今济阴定陶县是也），内史将之以见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辞焉（不豫，辞病也。《尚书》曰“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吊太子，太子哭出庙门，以迎邢侯（曹侯不进），再拜劳之（问劳之也），侯不答拜（谦不敢与太子抗礼），邢侯谒哭于庙（谒，告也）。太子先哭而人，西向即位。内史宾侯（傧，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与太子拾踊）。太子送邢侯至庙门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庙吊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礼（虽吊异而礼同）。壬子，天子具官见邢侯、曹侯（具官，备礼相见），天子还返（将归），邢侯、曹侯执见拜天子之武一（义所未闻），天子见之。乃遣邢侯、曹侯归于其邦，王官执礼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丧废礼），曰：“天子出宪（宪，命），以或襚赗（此以上似说赗赠事，衣物曰襚，音遂）。”癸丑，大哭而□。甲寅，殇祀，大哭而行。丧五舍于大次，曰丧三日于大次（停三日也），殇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备（送葬之物俱备）。壬戌，葬史录繇鼓钟以亦下棺（窆也），七萃之士□士女错踊九。□丧下（下谓入土）。昧爽，天子使嬖人（所爱幸者），赠用文锦明衣九领（谓之明衣，言神明之衣），丧宗伊扈赠用变裳（宗亦主，变裳，裳名也）。女主叔㛗赠用茵组（茵，褥），百嬖人官师毕赠（言尽有襚赗也。官师，群士号也。《礼记》曰“官师一庙”），井利乃藏（藏之于墓所）。报哭于大次（报，犹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祥祠□祝丧罢哭，辞于远人（辞，谢遣归）。为盛姬谥曰哀淑人（恭人短折曰哀），天子名之（为丘作名），是曰哀淑之丘。乙丑，天子东征，舍于五鹿，叔㛗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㛗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东征，钓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东征，食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马主（未详所云）。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台。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国名）。天子乃钓于河，以观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经》云“寻木长千里，生河边”，谓此木之类）。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祠毕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终丧于嚣氏（服阕）。己卯，天子西济于河，嚣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地名），于是禋祀除丧。始乐，素服而归（哀未忘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今河内县）。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两柏之下（有两柏也）。天子永念伤心，乃思淑人盛姬，于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谏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岂独淑人？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闻此言，愈更增感也）。是日辍，己未乙酉，天子西绝钘隥（即钘山之坂。一云癸巳游于井钘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盬（盬，盐池，今在河东解县。盬，音古）。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今軨桥西南悬绝，中央有两道），乃宿于虞（虞，国名，今大阳县）。庚寅，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人于南郑。

蜀王本纪

[汉]扬　雄撰　马　怡整理

《蜀王本纪》，旧题扬雄撰。扬雄（前五三——一八），西汉文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汉成帝时为侍郎。新莽时为大夫，校书天禄阁。本书为历代蜀王传记，始于先王蚕丛，迄于秦代。常璩《华阳国志》中《蜀志》所记载的蜀王事迹，与此略同。原书已佚。明代万历年间，郑朴搜求散见于《史记》、《文选》注及诸类书中的《蜀王本纪》文字，辑集成书。该辑本后收入《壁经堂丛书》。此次整理所用版本，即《壁经堂从书》本。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案：《文选·蜀都赋》刘注引下有“蒲泽”二字）、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文选·蜀都赋》刘注，《魏都赋》刘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御览》一百六十六。案：《御览》引作“凡四千岁”）。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案：《初学记》八，《艺文类聚》六，《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作“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御览》一百六十六，又九百一十三）。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案：《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作“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案：《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下有“移居郫邑”四字）。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文选·思玄赋》注，《御览》一百六十六，又八百八十八）。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案：《后汉书》注，《文选》注引作“鳖令”），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后汉书·张衡传》注，《文选·思玄赋》注，《御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二十三，《事类赋》注六）。

望帝去时子䳏鸣，故蜀人悲子䳏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从天堕（《御览》九百二十三）。

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后汉书·张衡传》注）。

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无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艺文类聚》七，《御览》八百八十八）。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长安同制（《御览》八百八十八，《寰宇记》七十二）。

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御览》三十七，又四百七十八，又八百十一，又八百七十二，又八百八十八，《事类赋》注九）。

《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案：《御览》八百八十八引作“王恐无利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北堂书钞》一百十六，《艺文类聚》九十四，《白帖》九十六，《御览》三百五，又八百八十八）。

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北堂书钞》一百六，《御览》八百八十八。案：《北堂书钞》引作"乃《东平》之歌以乐也"）。

武都丈夫化为女子（案：《御览》八百八十八引"武都"上有"或曰前"三字），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蜀王娶以为妻（案：《艺文类聚》作"为夫人"）。不习水土，疾病欲归，蜀王留之。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之武都担土，于成都郭中葬之。盖地三亩，高七丈，号曰武担（案：《开元占经》引作"又怨之，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径一丈，高五尺（《后汉书·任文公传》注，《三国志·蜀先主传》注，《北堂书钞》九十四，又一百三十六，《初学记》五，《艺文类聚》六，又七十，《开元占经》一百十三，《御览》五十二，又七百十七，又八百八十八，《事类赋》注七）。

于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压五丁。五丁踏地大呼，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侯台。蜀王亲埋作冢，皆致万石，以志其墓（《初学记》五，《艺文类聚》七，又九十六，《白帖》五，《御览》五十二，又三百八十六，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三十四，《事类赋》注二十八）。

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寰宇记》七十二）。

张仪伐蜀。蜀王开明战不胜，为仪所灭（《史记·秦本纪·索隐》）。

秦王诛蜀侯恽，后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御览》十一）。

蜀王有鹦武舟（《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一百三十七）。

秦为太白船万艘，欲以攻楚（本注曰："太白，船名。"《初学记》二十五）。

秦为舶舡万艘，欲攻楚（《御览》七百六十九，《事类赋》注十六）。

秦襄王时，宕渠郡献长人，长二十五丈六尺（《法苑珠林》八，《御览》三百七十七）。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史记·夏本纪·正义》，《初学记》九，《御览》八十三，又五百三十一）。

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牛观是也（《御览》一百九十一，《寰宇记》七十二）。

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北堂书钞》三十九，《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八百九十）。

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寰宇记》七十三）。

（湔氐道）县前有两石，对如阙，号曰彭门（《续汉·郡国志》补注）。

宣帝地节中，始穿盐井数十所（《御览》八百六十五）。

列女传

[西汉]刘　向编撰　张　涛整理

《列女传》七卷，西汉刘向（约前七七——前六）编撰。《续列女传》一卷，编撰者不详，大致成于东汉后期。《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体的妇女专史。书中所收传记百余篇，西汉以前知名妇女的故实大抵尽汇于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刘向获睹的先秦秦汉古籍，许多种现已亡佚，《列女传》中保存了它们的不少片断，可以利用来勘正今本古籍史实、文字的讹误，弥补其记载的疏略。《列女传》的问世，使古代传记体史书获得独立、迅速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形式和内容。刘向在《列女传》的编撰过程中，发展了司马迁开创的传记文学，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其谋篇写事、遣词用语等都极具特色。《列女传》不仅为古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某些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背景，而且它本身的一些篇章就已成为小说的要素和片断，甚至就可以称为小说了。正是由于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史学、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列女传》流传广泛，刻本较多，并有校注本行世。《续列女传》虽为后人续作，但同样颇有价值，故今所见传本大都将其作为卷八收入书中。此次整理，选取《文选楼丛书》本为底本，校以黄鲁曾本、黄嘉育本、张溥本、《四库全书》本、王照圆本和梁端本等，择善而从。

小　序

母仪传

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贤明传

惟若贤明，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循法兴居，终日无殃。妃后贤焉，名号必扬。

仁智传

惟若仁智，豫识难易。原度天道，祸福所移。归义从安，危险必避。专专小心，永惧匪懈。夫人省兹，荣名必利。

贞顺传

惟若贞顺，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洁行，精专谨慎。诸姬观之。以为法训。

节义传

惟若节义，必死无避。好善慕节，终不背义。诚信勇敢，何有险诐？义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为世基。

辩通传

惟若辩通，文辞可从。连类引譬，以投祸凶。推摧一切，后不复重。终能一心，开意甚公。妻妾则焉，为世所诵。

孽嬖传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被祸败。

卷一　母仪传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父顽母嚚。父号瞽叟。弟曰象，敖游于嫚。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四岳荐之于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怠。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

颂曰：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

弃母姜嫄

弃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行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飞鸟伛翼之。姜嫄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姜嫄之性，清静专一，好种稼穑。及弃长，而教之种树桑麻。弃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弃居稷官，更国邰地，遂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及尧崩，舜即位，乃命之曰："弃！黎民阻饥，汝居稷，播时百谷。"其后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兴为天子。君子谓姜嫄静而有化。《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谓也。

颂曰：弃母姜嫄，清静专一。履迹而孕，惧弃于野。鸟兽覆翼，乃复收恤。卒为帝佐，母道既毕。

契母简狄

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其后世世居亳，至殷汤兴为天子。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诗》云："有娀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

颂曰：契母简狄，敦仁励翼。吞卵产子，遂自修饰。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为帝辅，盖母有力。

启母涂山

启母者，涂山氏长女也。夏禹娶以为妃。既生启，辛壬癸甲，启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过其家，不入其门。涂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及启长，化其德而从其教，卒致令名。禹为天子，而启为嗣，持禹之功而不殒。君子谓涂山强于教诲。《诗》云："厘尔士女，从以孙子。"此之谓也。

颂曰：启母涂山，维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启呱呱泣，母独论序。教训以善，卒继其父。

汤妃有㜪

汤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殷汤娶以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训，致其功。有㜪之妃汤也，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谓妃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㜪之谓也。

颂曰：汤妃有㜪，质行聪明。媵从伊尹，自夏适殷。勤悫治中，九嫔有行。化训内外，亦无愆殃。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

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太姒号曰文

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太姒生十男，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管叔鲜，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霍叔武，次成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太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谓太姒仁明而有德。《诗》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又曰："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此之谓也。

颂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太姒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卫姑定姜

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归泣而望之。又作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谓定姜为慈姑，过而之厚。

定公恶孙林父，孙林父奔晋。晋侯使郤犨为请还，定公欲辞。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而弗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复之。君子谓定姜能远患难。《诗》曰："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为君，是为献公。献公居丧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见献公之不哀也，不内食饮，叹曰："是将败卫国，必先害善人，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大夫闻之皆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鱄者，献公弟子鲜也。贤，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后献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见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于庙。定姜曰："不可。若令无，神不可诬。有罪，若何告无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其后赖鱄力，献公复得反国。君子谓定姜能以辞教。《诗》云："我言惟服。"此之谓也。

郑皇耳率师侵卫。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定姜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获皇耳于犬丘。君子谓定姜达于事情。《诗》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谓也。

颂曰：卫姑定姜，送妇作诗。恩爱慈惠，泣而望之。数谏献公，得其罪尤。聪明远识，丽于文辞。

齐女傅母

傅母者，齐女之傅母也。女为卫庄公夫人，号曰庄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见其妇道不正，谕之云："子之家世世尊荣，当为民法则。子之质聪达于事，当为人表式。仪貌壮丽，不可不自修整。衣锦絅裳，饰在舆马，是不贵德也。"乃作诗曰："硕人其颀，衣锦絅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砥厉女之心以高节，以为人君之子弟，为国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庄姜者，东宫得臣之妹也。无子，姆戴妫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骄而好兵，庄公弗禁。后州吁果杀桓公。《诗》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谓也。

颂曰：齐女傅母，防女未然。称列先祖，莫不尊荣。作诗明指，使无辱先。庄姜姆妹，卒能修身。

鲁季敬姜

鲁季敬姜者，莒女也，号戴己，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博达知礼。穆伯先死，敬姜守养。文伯出学而还归，敬姜侧目盼之，见其友上堂，从后阶降而却行，奉剑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为成人矣。敬姜召而数之曰："昔者武王罢朝，而结丝袜绝，左右顾，无可使结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谏臣五人，日举过者三十人，故能成伯业；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发，所执贽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故能存周室。彼二圣一贤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与游者皆过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与游者，皆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谢罪。于是乃择严师贤友而事之，所与游处者，皆黄耄倪齿也。文伯引衽攘卷而亲馈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谓敬姜备于教化。《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吾语汝，治国之要尽在经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为将。画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画可以为正。物者所以治芜与莫也，故物可以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绝者，梱也，梱可以为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来者，综也，综可以为关内之师。主多少之数者，均也，均可以为内史。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者，轴也，轴可以为相。舒而无穷者，摘也，摘可以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敬姜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女。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组织施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使师尹维旅牧，宣叙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

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令，昼考其国，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而受业，昼而讲隶，夕而习复，夜而讨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动，晦而休，无自以怠。王后亲织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烈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否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祀也。"仲尼闻之曰："弟子记之，季氏之妇不淫矣。"《诗》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言妇人以织绩为公事者也，休之非礼也。

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堵父为客。羞鳖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鳖，堵父辞曰："将使鳖长而食之！"遂出。敬姜闻之，怒曰："吾闻之先子曰：'祭养尸，飨养上宾。'鳖于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鲁大夫辞而复之。君子谓敬姜为慎微。《诗》曰："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乐。"言尊宾也。

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二三妇之辱共祀先祀者，请毋瘠色，毋挥涕，毋陷膺，毋忧容，有降服，毋加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仲尼闻之曰："女知莫如妇，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妇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诗》曰："君子有榖，贻厥孙子。"此之谓也。

敬姜之处丧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

敬姜尝如季氏，康子在朝，与之言，不应，从之，及寝门，不应而入。康子辞于朝而入见，曰："肥也不得闻命，毋乃罪耶？"敬姜对曰："子不闻耶？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内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职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将业君之官职焉，内朝子将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尝至，敬姜闵门而与之言，皆不逾阈。祭悼子，康子与焉，酢不受，彻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饫则不退。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诗》曰："女也不爽。"此之谓也。

颂曰：文伯之母，号曰敬姜。通达知礼，德行光明。匡子过失，教以法理。仲尼贤焉，列为慈母。

楚子发母

楚将子发之母也。子发攻秦，绝粮，使人请于王，因归问其母。母问使者曰："士卒得无恙乎？"对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问："将军得无恙乎？"对曰："将军朝夕刍豢黍粱。"子发破秦而归，其母闭门而不内，使人数之曰："子不闻越王勾践之伐吴耶？客有献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饮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战自五也。异日有献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赐军士，分而食之，甘不逾嗌，而战自十也。今子为将，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独朝夕刍豢黍粱，何也？《诗》不云乎？'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乐于其上，虽有以得胜，非其术也。子非吾子也。无入吾门！"子发于是谢其母，然后内之。君子谓子发母能以教诲。《诗》云："教诲尔子，式榖似之。"此之谓也。

颂曰：子发之母，刺子骄泰。将军稻粱、士卒菽粒。责以无礼，无得人力。君子嘉焉，编于母德。

邹孟轲母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谓也。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诗》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谓也。

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求去，曰："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今者妾窃堕在室，而夫子见妾，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必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恐见人过也。今子不察于礼，而责礼于人，不亦远乎？"孟子谢，遂留其妇。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

孟子处齐，而有忧色。孟母见之曰："子若有忧色，何也？"孟子曰："不敏。"异日闲居，拥楹而叹。孟母见之曰："乡见子有忧色，曰'不也'。今拥楹而叹，何也？"孟子对曰："轲闻之，君子称身而就位，不为苟得而受赏，不贪荣禄，诸侯不听则不达其上，听而不用则不践其朝。今道不用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也。"孟母曰："夫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

外之志。《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诗》曰：'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君子谓孟母知妇道。《诗》云："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此之谓也。

颂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

鲁之母师

母师者，鲁九子之寡母也。腊日休作者，岁祀礼事毕，悉召诸子，谓曰："妇人之义，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岁时礼不理，吾从汝谒往监之。"诸子皆顿首许诺。又召诸妇曰："妇人有三从之义，而无专制之行，少系于父母，长系于夫，老系于子。今诸子许我归视私家，虽逾正礼，愿与少子俱，以备妇人出入之制。诸妇其慎房户之守，吾夕而反。"于是使少子仆，归办家事。天阴，还失早，至闾外而止，夕而入。鲁大夫从台上见而怪之，使人间视其居处。礼节甚修，家事甚理。使者还，以状对。于是大夫召母而问之曰："一日从北方来，至闾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问也。"母对曰："妾不幸早失夫，独与九子居。腊日礼毕事闲，从诸子谒归视私家，与诸妇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醉饱，人情所有也。妾返太早，不敢复返，故止闾外，期尽而入。"大夫美之，言于穆公，赐母尊号曰母师，使朝谒夫人，夫人、诸姬皆师之。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夫礼，妇人未嫁则以父母为天，既嫁则以夫为天，其丧父母则降服一等，无二天之义也。《诗》云："出宿于济，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颂曰：九子之母，诚知礼经。谒归还反，不揜人情。德行既备，卒蒙其荣。鲁君贤之，号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阳氏之女，芒卯之后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爱慈母。遇之甚异，犹不爱。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与前妻子齐，衣服饮食，起居进退，甚相远。前妻之子犹不爱。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当死。慈母忧戚悲哀，带围减尺，朝夕勤劳，以救其罪。人有谓慈母曰："人不爱母至甚也，何为勤劳忧惧如此？"慈母曰："如妾亲子，虽不爱妾，犹救其祸而除其害，独于假子而不为，何以异于凡母？其父为其孤也，而使妾为其继母。继母如母。为人母而不能爱其子，可谓慈乎？亲其亲而偏其假，可谓义乎？不慈且无义，何以立于世？彼虽不爱，妾安可以忘义乎？"遂讼之。魏安釐王闻之，高其义，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复其家。自此五子亲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礼义之渐，率导八子，咸为魏大夫卿士，各成于礼义。君子谓慈母一心。《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鸠以一心养七子，君子以一仪养万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谓也。

颂曰：芒卯之妻，五子后母。慈惠仁义，扶养假子。虽不吾爱，拳拳若亲。继母若斯，亦诚可尊。

齐田稷母

齐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齐，受下吏之货金百镒，以遗其母。母曰："子为相三年矣，禄未尝多若此也。岂修士大夫之费哉？安所得此？"对曰："诚受之于下。"其母曰："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设官以待子，厚禄以奉子，言行则可以报君。夫为人臣而事其君，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是，远忠矣。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惭而出，反其金，自归罪于宣王，请就诛焉。宣王闻之，大赏其母之义，遂舍稷子之罪，复其相位，而以公金赐母。君子谓稷母廉而有化。《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禄，不为也，况于受金乎？

颂曰：田稷之母，廉洁正直。责子受金，以为不德。忠孝之事，尽财竭力。君子受禄，终不素食。

卷二　贤明传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齐侯之女也。贤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夫苟乐色，必好奢穷欲，乱之所兴也。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君子谓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夫礼，后夫人御于君，以烛进，至于君所，灭烛，适房中，脱朝服，衣亵服，然后进御于君。鸡鸣，乐师击鼓以告旦，后夫人鸣佩而去。《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夫妇人以色亲，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谓孔胶也。

颂曰：嘉兹姜后，厥德孔贤。由礼动作，匡配周宣。引过推让，宣王悟焉。夙夜崇道，为中兴君。

齐桓卫姬

卫姬者，卫侯之女，齐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

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桓公用管仲、宁戚，行霸道，诸侯皆朝，而卫独不至。桓公与管仲谋伐卫。罢朝入闺，卫姬望见桓公，脱簪珥，解环佩，下堂再拜，曰："愿请卫之罪。"桓公曰："吾与卫无故，姬何为请耶？"对曰："妾闻之，人君有三色：显然喜乐，容貌淫乐者，钟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静，意气沉抑者，丧祸之色；忿然充满，手足矜动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举趾高，色厉音扬，意在卫也。是以请之。"桓公许诺。明日临朝，管仲趋进曰："君之莅朝也，恭而气下，言则徐，无伐国之志，是释卫也。"桓公曰："善。"乃立卫姬为夫人，号管仲为仲父，曰："夫人治内，管仲治外，寡人虽愚，足以立于世矣。"君子谓卫姬信而有行。《诗》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颂曰：齐桓卫姬，忠款诚信。公好淫乐，姬为修身。望色请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内，立为夫人。

晋文齐姜

齐姜，齐桓公之宗女，晋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献公纳骊姬，谮杀太子申生。文公号公子重耳，与舅犯奔狄，适齐，齐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曰："人生安乐而已，谁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齐也，欲行而患之，与从者谋于桑下。蚕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杀之，而言于公子曰："从者将以子行，闻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从，不可以贰，贰无成命。自子去晋，晋无宁岁。天未亡晋，有晋国者，非子而谁？子其勉之！上帝临子，贰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动，必死于此矣。"姜曰："不可。《周诗》曰：'莘莘征夫，每怀靡及。'夙夜征行，犹恐无及，况欲怀安，将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乱不长世，公子必有晋。"公子不听。姜与舅犯谋，醉，载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济则可，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岂有厌哉？"遂行，过曹、宋、郑、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内之于晋。晋人杀怀公而立公子重耳，是为文公。迎齐姜以为夫人，遂伯天下，为诸侯盟主。君子谓齐姜洁而不渎，能育君子于善。《诗》云："彼美孟姜，可与寤言。"此之谓也。

颂曰：齐姜公正，言行不怠。劝勉晋文，反国无疑。公子不听，姜与犯谋。醉而载之，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晋献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与惠公异母。贤而有义。献公杀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号公子夷吾，奔梁。及献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纳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赂。晋饥，请粟于秦，秦与之。秦饥，请粟于晋，晋不与。秦遂兴兵与晋战，获晋君以归。秦穆公曰："扫除先人之庙，寡人将以晋君见。"穆姬闻之，乃与太子䓨、公子宏与女简璧，衰绖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灾，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乃以兴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晋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图之！"公惧，乃舍诸灵台。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公以功归，今以丧归，将焉用？"遂改馆晋君，馈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晋，是为晋文公。太子䓨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诗》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穆姬之谓也。

颂曰：秦穆夫人，晋惠之姊。秦执晋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及将赴死。穆公义之，遂释其弟。

楚庄樊姬

樊姬，楚庄王之夫人也。庄王即位，好狩猎。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王尝听朝罢晏，姬下殿迎曰："何罢晏也？得无饥倦乎？"王曰："与贤者语，不知饥倦也。"姬曰："王之所谓贤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贤则贤矣，未忠也。"王曰："何谓也？"对曰："妾执巾栉十一年，遣人之郑、卫，求美人进于王，今贤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岂不欲擅王之爱宠哉？妾闻堂上兼女，所以观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见，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余年，所荐非子弟则族昆弟，未闻进贤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贤路。知贤不进，是不忠；不知其贤，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悦。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对。于是避舍，使人迎孙叔敖而进之，王以为令尹，治楚三年，而庄王以霸。楚史书曰：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诗》曰："大夫夙退，无使君劳。"其"君"者，谓女君也。又曰："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此之谓也。

颂曰：樊姬谦让，靡有嫉妒。荐进美人，与己同处。非刺虞丘，蔽贤之路。楚庄用焉，功业遂伯。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来。妻恐其懈于王事，盖与其邻人陈素所与大夫言：国家多难，惟勉强之，无有谴怒，遗父母忧。昔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非舜之事，而舜为之者，为养父母也。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亲操井臼，不择妻而娶。故父母在，当与时小同，无亏大义，不罹患害而已。夫凤凰不离于蔚罗，麒麟不入于陷阱，蛟龙不及于枯泽。鸟兽之智，犹知避害，而况于人乎！生于乱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义，然而仕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盖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颂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维戒无怠，勉为父

母。凡事远周，为亲之在。作诗“鲂鱼”，以敕君子。

宋鲍女宗

女宗者，宋鲍苏之妻也。养姑甚谨。鲍苏仕卫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养姑愈敬，因往来者请问其夫，赂遗外妻甚厚。女宗姒谓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妇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馈食，以事舅姑。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岂以专夫室之爱为善哉？若其以淫意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礼，天子十二，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诚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妇人有七见去，夫无一去义。七去之道，妒正为首，淫僻、窃盗、长舌、骄侮、无子、恶病皆在其后。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礼，而反欲使吾为见弃之行，将安所用此？”遂不听，事姑愈谨。宋公闻之，表其闾，号曰女宗。君子谓女宗谦而知礼。《诗》云：“令仪令色，小心翼翼。故训是式，威仪是力。”此之谓也。

颂曰：宋鲍女宗，好礼知理。夫有外妻，不为变己。称引妇道，不听其姒。宋公贤之，表其闾里。

晋赵衰妻

晋赵衰妻者，晋文公之女也。号赵姬。初，文公为公子时，与赵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公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及返国，文公以其女赵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迎盾与其母而纳之，赵衰辞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宠而忘旧，舍义；好新而嫚故，无恩；与人勤于隘厄，富贵而不顾，无礼。君弃此三者，何以使人？虽妾亦无以侍执巾栉。《诗》不云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与人同寒苦，虽有小过，犹与之同死而不去，况于安新忘旧乎？又曰：‘宴尔新婚，不我屑以。’盖伤之也。君其逆之！无以新废旧。”赵衰许诺，乃逆叔隗与盾来。姬以盾为贤，请立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妇，姬亲下之。及盾为正卿，思赵姬之让恩，请以姬之中子屏括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许之。屏括遂以其族为公族大夫。君子谓赵姬恭而有让。《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赵姬之谓也。

颂曰：赵衰姬氏，制行分明。身虽尊贵，不妒偏房。躬事叔隗，子盾为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备。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数谏不用。居五年，从车百乘归休，宗人击牛而贺之，其妻独抱儿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妇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谓婴害；无功而家昌，是谓积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国也，家贫国富，君敬民戴，故福结于子孙，名垂于后世。今夫子不然，贪富务大，不顾后害。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国贫，君不敬，民不戴，败亡之征见矣。愿与少子俱脱。”姑怒，遂弃之。处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盗诛，唯其母老以免。妇乃与少子归养姑，终卒天年。君子谓荅子妻能以义易利，虽违礼求去，终以全身复礼，可谓远识矣。《诗》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谓也。

颂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谏不听，知其不改。独泣姑怒，送厥母家。荅子逢祸，复归养姑。

柳下惠妻

鲁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妻曰：“无乃渎乎？君子有二耻：国无道而贵，耻也；国有道而贱，耻也。今当乱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为彼，我为我，彼虽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与之处，仕于下位。柳下既死，门人将诔之。妻曰：“将诔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君子谓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诗》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谓也。

颂曰：下惠之妻，贤明有文。柳下既死，门人必存。将诔下惠，妻为之辞。陈列其行，莫能易之。

鲁黔娄妻

鲁黔娄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稿，缊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矣。”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终也，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妇。”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诗》曰：“彼美淑姬，可与寤言。”此

之谓也。

颂曰：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掩蔽，犹谥曰“康”。

齐相御妻

齐相晏子仆御之妻也。号曰命妇。晏子将出，命妇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洋洋，甚自得也。既归，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贱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吾从门间观其志气，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长八尺，乃为之仆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谢曰：“请自改，何如?”妻曰：“是怀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长也。夫躬仁义，事明主，其名必扬矣。且吾闻宁荣于义而贱，不虚骄以贵。”于是其夫乃深自责，学道谦逊，常若不足。晏子怪而问其故，具以实对。于是晏子贤其能纳善自改，升诸景公，以为大夫，显其妻以为命妇。君子谓命妇知善。故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当常向为其善也。

颂曰：齐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骄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学问靡已。晏子升之，列于君子。

楚接舆妻

楚狂接舆之妻也。接舆躬耕以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镒、车二驷，往聘迎之，曰：“王愿请先生治淮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遂不得与语而去。妻从市来，曰：“先生少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迹何其深也!”接舆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驷来聘。”其妻曰：“得无许之乎?”接舆曰：“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恶？我许之矣。”妻曰：“义士非礼不动，不为贫而易操，不为贱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为食，亲绩以为衣，食饱衣暖，据义而动，其乐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禄，乘人坚良，食人肥鲜，而将何以待之?”接舆曰：“吾不许也。”妻曰：“君使不从，非忠也；从之又违，非义也。不如去之。”夫负釜甑，妻戴纴器，变名易姓而远徙，莫知所之。君子谓接舆妻为乐道而远害。夫安贫贱而不怠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诗》曰：“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

颂曰：接舆之妻，亦安贫贱。虽欲进仕，见时暴乱。楚聘接舆，妻请避馆。戴纴易姓，终不遭难。

楚老莱妻

楚老莱子之妻也。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缊食菽，垦山播种。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莱，贤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来，楚王驾至老莱之门。老莱方织畚。王曰：“寡人愚陋，独守宗庙，愿先生幸临之。”老莱子曰：“仆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复曰：“守国之孤，愿变先生之志。”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戴畚莱，挟薪樵而来，曰：“何车迹之众也?”老莱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妻曰：“许之乎?”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钺，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鈇钺。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投其畚莱而去。老莱子曰：“子还！吾为子更虑。”遂行不顾，至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民从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谓老莱妻果于从善。《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此之谓也。

颂曰：老莱与妻，逃世山阳。蓬蒿为室，莞葭为盖。楚王聘之，老莱将行。妻曰世乱，乃遂逃亡。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终之妻也。楚王闻於陵子终贤，欲以为相，使使者持金百镒，往聘迎之。於陵子终曰：“仆有箕帚之妾，请入与计之。”即入，谓其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遣使者持金来。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织屦以为食，非与物无治也；左琴右书，乐亦在其中矣。夫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其可乎？乱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终出，谢使者而不许也。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君子谓於陵妻为有德行。《诗》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谓也。

颂曰：於陵处楚，王使聘焉。入与妻谋，惧世乱烦。进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书，为人灌园。

卷三 仁智传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游于泾上，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康公不献，王灭密。君子谓密母为能识微。《诗》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忧。”此之谓也。

颂曰：密康之母，先识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归。公行下众，物满则损。俾献不听，密果灭殒。

楚武邓曼

邓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为将伐罗。屈瑕号莫敖。与群帅悉楚师以行。鬬伯比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见王曰：“必济师!”王以告夫人，邓曼曰：“大夫非众之谓也，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

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于是王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令于军中曰：“谏者有刑!”及鄢，师次乱济。至罗，罗与卢戎击之，大败。莫敖自经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谓邓曼为知人。《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王伐随，且行，告邓曼曰：“余心荡，何也?”邓曼曰：“王德薄而禄厚，施鲜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荡，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君子谓邓曼为知天道。《易》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此之谓也。

颂曰：楚武邓曼，见事所兴。谓瑕军败，知王将薨。识彼天道，盛而必衰。终如其言，君子扬称。

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其后翟人攻卫，大破之，而许不能救，卫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齐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当败之时，许夫人驰驱而吊唁卫侯，因疾之而作诗云：“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

颂曰：卫女未嫁，谋许与齐。女讽母曰，齐大可依。卫君不听，后果遁逃。许不能救，女作《载驰》。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负羁之妻也。晋公子重耳亡过曹，恭公不礼焉，闻其骈胁，近其舍，伺其将浴，设微薄而观之。负羁之妻言于夫曰：“吾观晋公子，其从者三人，皆国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辅人，必得晋国。若得反国，必霸诸侯，而讨无礼，曹必为首。若曹有难，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贰焉？且吾闻之，不知其子者视其父，不知其君者视其所使。今其从者皆卿相之仆也，则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礼焉，必能报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讨过。子不早图，祸至不久矣。”负羁乃遗之壶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国，伐曹，乃表负羁之闾，令兵士无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闾者，门外成市。君子谓僖氏之妻能远识。《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

颂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见晋公子，知其兴作。使夫馈飧，且以自托。文伐曹国，卒独见释。

孙叔敖母

楚令尹孙叔敖之母也。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见其母而泣焉。母问其故，对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今者出游见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对曰：“吾恐他人复见之，杀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胜不祥，仁除百祸，天之处高而听卑。《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尔嘿矣，必兴于楚。”及叔敖长，为令尹。君子谓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诗》云：“母氏圣善。”此之谓也。

颂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见蛇，两头歧首。杀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阴德，不死必寿。

晋伯宗妻

晋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贤，而好以直辩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伯宗不听，朝而以喜色归。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妻曰：“实谷不华，至言不饰。今阳子华而不实，言而无谋，是以祸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其妻曰：“喏。”于是为大会，与诸大夫饮。既饮而问妻曰：“何若?”对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国家多贰，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预结贤大夫以托州犁焉?”伯宗曰：“诺!”乃得毕羊而交之。及栾不忌之难，郤害伯宗，谮而杀之。毕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谓伯宗之妻知天道。《诗》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伯宗之谓也。

颂曰：伯宗凌人，妻知其亡。数谏伯宗，厚许毕羊。属以州犁，以免咎殃。伯宗遇祸，州犁奔荆。

卫灵夫人

卫灵公之夫人也。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戏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觞，再拜贺公。公曰：“子何以贺寡人?”夫人曰：“始妾独以卫为有蘧伯玉尔，今卫复有与之齐者，是君有二贤臣也。国多贤臣，国之福也。妾是以贺。”公惊曰：“善哉!”遂语夫人其实焉。君子谓卫夫人明于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诗》云：“我闻其声，不见其人。”此之谓也。

颂曰：卫灵夜坐，夫人与存。有车辚辚，中止阙

门。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维知识贤，问之信然。

齐灵仲子

齐灵仲子者，宋侯之女，齐灵公之夫人也。初，灵公娶于鲁，声姬生子光，以为太子。夫人仲子与其娣戎子皆嬖于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请以牙为太子代光，公许之。仲子曰："不可。夫废常，不祥；闻诸侯之难，失谋。夫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今无故而废之，是专绌诸侯，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让也，诚祸之萌也。"以死争之，公终不听，遂逐太子光，而立牙为太子，高厚为傅。灵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杀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祸至于此。君子谓仲子明于事理。《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仲子之谓也。

颂曰：齐灵仲子，仁智显明。灵公立牙，废姬子光。仲子强谏，弃嫡不祥。公既不听，果有祸殃。

鲁臧孙母

臧孙母者，鲁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将为鲁使至齐，其母送之曰："汝刻而无恩，好尽人力，穷人以威，鲁国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齐。凡奸将作，必于变动，害子者其于斯发事乎？汝其戒之！鲁与齐通壁，壁邻之国也，鲁之宠臣多怨汝者，又皆通于齐高子、国子，是必使齐图鲁而拘汝留之。难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后出以求助焉。"于是文仲托于三家，厚士大夫而后之齐。齐果拘之，而兴兵欲袭鲁。文仲微使人遗公书，恐得其书，乃谬其辞曰："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余。"公召大夫，相与议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孙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试召而问焉？"于是召而语之曰："吾使藏子之齐，今持书来，云尔何也？"臧孙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对曰："'敛小器，投诸台'者，言取郭外萌内之于城中也；'食猎犬，组羊裘'者，言趣飨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养母也；'食我以同鱼'，同者其文错，错者所以治锯，锯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系于狱矣；'冠缨不足带有余'者，头乱不得梳，饥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于是以臧孙母之言军于境上。齐方发兵，将以袭鲁，闻兵在境上，乃还文仲而不伐鲁。君子谓臧孙母识微见远。《诗》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谓也。

颂曰：臧孙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于齐。母说其书，子遂得归。

晋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鱼之母也。一姓杨氏。叔向名肸，叔鱼名鲋。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晋，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与攘羊而遗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晋，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为肸与鲋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鸟，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择肉，子常不遂。今肸与鲋，童子也，随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与。"于是乃盛以瓮，埋垆阴。后二年，攘羊之事发，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发而视之，则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与攘羊之事矣。"君子谓叔姬为能防害远疑。《诗》曰："无曰不显，莫予云觏。"此之谓也。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贵而无庶。吾惩舅氏矣。"叔姬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尔不惩此，而反惩吾族，何也？且吾闻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祸，有甚美者必有甚恶。今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发黑而甚美，光可监人，名曰玄妻。乐正夔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贪婪毋期，忿戾无厌，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废，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也。"叔向惧而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杨食我，食我号曰伯硕。伯硕生时，侍者谒之叔姬曰："长姒产男。"叔姬往视之，及堂，闻其号也而还，曰："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今将灭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见。及长，与祁胜为乱，晋人杀食我。羊舌氏由是遂灭。君子谓叔姬为能推类。《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叔姬之始生叔鱼也，而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遂不见。及叔鱼长，为国赞理。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人其女于叔鱼，以求直。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韩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奸同罪，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叔鱼卒以贪死。叔姬可谓智矣。《诗》云："贪人败类。"此之谓也。

颂曰：叔向之母，察于情性。推人之生，以穷其命。叔鱼、食我，皆贪不正。必以货死，果卒分争。

晋范氏母

晋范氏母者，范献子之妻也。其三子游于赵氏。赵简子乘马园中，园中多株，问三子曰："奈何？"长者曰："明君不问不为，乱君不问而为。"中者曰："爱马足则无爱民力，爱民力则无爱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设令伐株于山，将有马为也。已而开囿，示之株。夫山远而囿近，是民一悦矣；去险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悦矣；既毕而贱卖，民三悦

矣。”简子从之，民果三悦。少子伐其谋，归以告母。母喟然叹曰：“终灭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劳，鲜能布仁，乘伪行诈，莫能久长。”其后智伯灭范氏。君子谓范氏母为知难本。《诗》曰：“无忝尔祖，式救尔讹。”此之谓也。

颂曰：范氏之母，贵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诈与民。知其必灭，鲜能有仁。后果逢祸，身死国分。

鲁公乘姒

鲁公乘姒者，鲁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过时，子皮不复言也。鲁君欲以子皮为相，子皮问姒曰：“鲁君欲以我为相，为之乎？”姒曰：“勿为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临丧而言嫁，一何不习礼也！后过时而不言，一何不达人事也！子内不习礼而外不达人事，子不可以为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妇人之事，唱而后和。吾岂以欲嫁之故数子乎？子诚不习于礼，不达于人事，以此相一国，据大众，何以理之？譬犹揜目而别黑白也，揜目而别黑白犹无患也，不达人事而相国，非有天咎，必有人祸。子其勿为也！”子皮不听，卒受为相。居未期年，果诛而死。君子谓公乘姒缘事而知弟之遇祸也，可谓智矣；待礼然后动，不苟触情，可谓贞矣。《诗》云：“萚兮萚兮，风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谓也。

颂曰：子皮之姊，缘事分理。子皮相鲁，知其祸起。姊谏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听，卒为宗耻。

鲁漆室女

漆室女者，鲁漆室邑之女也。过时未适人。当穆公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旁人闻之，莫不为之惨者。其邻人妇从之游，谓曰：“何啸之悲也！子欲嫁耶？吾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为有知，今无识也。吾岂为不嫁不乐而悲哉！吾忧鲁君老太子幼。”邻妇笑曰：“此乃鲁大夫之忧，妇人何与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晋客舍吾家，系马园中，马佚驰走。践吾葵，使我终岁不食葵。邻人女奔，随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终身无兄。吾闻河润九里，渐洳三百步。今鲁君老悖，太子少愚，愚伪日起。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吾甚忧之。子乃曰妇人无与者，何哉？”邻妇谢曰：“子之所虑，非妾所及。”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君子曰：远矣！漆室女之思也。《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之谓也。

颂曰：漆室之女，计虑甚妙。维鲁且乱，倚柱而啸。君老嗣幼，愚悖奸生。鲁果扰乱，齐伐其城。

魏曲沃负

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为太子纳妃而美，王将自纳焉。曲沃负谓其子如耳曰：“王乱于无别，汝胡不匡之？方今战国，强者为雄，义者显焉。今魏不能强，王又无义，何以持国乎？王，中人也，不知其为祸耳。汝不言，则魏必有祸矣，有祸必及吾家，汝言以尽忠，忠以除祸。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间，会使于齐，负因款王门而上书曰：“曲沃之老妇也，心有所怀，愿以闻于王。”王召入。负曰：“妾闻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妇人脆于志，窳于心，不可以邪开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号谥，所以就之也。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所以开善遏淫也。节成然后许嫁，亲迎然后随从，贞女之义也。今大王为太子求妃而自纳之于后宫，此毁贞女之行而乱男女之别也。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娎，亡也以妲己；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三者治则治，乱则乱。今大王乱人道之始，弃纲纪之务，敌国五六，南有从楚，西有横秦，而魏国居其间，可谓仅存矣。王不忧此，而从乱无别，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国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与太子妃，而赐负粟三十钟，如耳还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劳来国家，而齐、楚、强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谓魏负知礼。《诗》云：“敬之敬之，天维显思。”此之谓也。

颂曰：魏负聪达，非刺哀王。王子纳妃，礼别不明。负报王门，陈列纪纲。王改自修，卒无敌兵。

赵将括母

赵将马服君赵奢之妻，赵括之母也。秦攻赵，孝成王使括代廉颇为将。将行，括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赐币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尽藏之，乃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王以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执心各异，愿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计已决矣。”括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随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颇三十余日，赵兵果败，括死军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诛。君子谓括母为仁智。《诗》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此之谓也。

颂曰：孝成用括，代颇距秦。括母献书，知其覆军。愿止不得，请罪止身。括死长平，妻子得存。

卷四 贞顺传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丰。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传》曰："正其本则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传重承业，继续先祖，为宗庙主也。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之谓也。

颂曰：召南申女，贞一修容。夫礼不备，终不肯从。要以必死，遂至狱讼。作诗明意，后世称诵。

宋恭伯姬

伯姬者，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缪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亲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庙见，当行夫妇之道，伯姬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宋人告鲁，鲁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还复命，公享之。缪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劳于远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后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犹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时，伯姬尝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来，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春秋》详录其事，为贤伯姬，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当此之时，诸侯闻之，莫不悼痛，以为死者不可以生，财物犹可复，故相与聚会于澶渊，偿宋之所丧。《春秋》善之。君子曰：礼，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伯姬之谓也。《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伯姬可谓不失仪矣。

颂曰：伯姬心专，守礼一意。宫夜失火，保傅不备。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贤之，详录其事。

卫宣夫人

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诉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

颂曰：齐女嫁卫，厥至城门。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后君欲同，女终不浑。作诗讥刺，卒守死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苡之草，虽其臭恶，犹始于捋采之，终于怀撷之，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苡》之诗。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贞而壹也。

颂曰：宋女专悫，持心不顷。夫有恶疾，意犹一精。母劝去归，作诗不听。后人美之，以为顺贞。

黎庄夫人

黎庄夫人者，卫侯之女，黎庄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务者异，未尝得见，甚不得意。傅母闵夫人贤，公反不纳，怜其失意，又恐其已见遣而不以时去，谓夫人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诗曰："式微式微，胡不归？"夫人曰："妇人之道，壹而已矣。彼虽不吾以，吾何可以离于妇道乎？"乃作诗曰："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终执贞壹，不违妇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编《诗》。

颂曰：黎庄夫人，执行不衰。庄公不偶，行节反乖。傅母劝去，作诗《式微》。夫人守壹，终不肯归。

齐孝孟姬

孟姬者，华氏之长女，齐孝公之夫人也。好礼贞壹，过时不嫁，齐中求之，礼不备，终不往。蹑男席，语不及外，远别避嫌，齐中莫能备礼求焉。齐国称其贞。孝公闻之，乃修礼亲迎于华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结其衿缡，诫之曰："必敬必戒，无违宫事！"父诫之东阶之上，曰："必夙兴夜寐，无违命！其有大妨于王命者，亦勿从也！"诸母诫之两阶之间，曰："敬之敬之，必终父母之命！夙夜无怠，尔之衿缡，父母之言谓何。"姑姊妹诫之门内，曰："夙夜无愆，尔之衿鞶，无忘父母之言！"孝公亲迎孟姬于其父母，三顾而出，亲迎之绥，自御轮三，曲顾姬舆，遂纳于宫，三月庙见，而后行夫妇之道。既居久之，公游于琅邪，华孟姬从。车奔，姬堕车碎。孝公使驷马立车载姬以归，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应使者曰："妾闻妃后逾阈必乘安车辎軿，下堂必从傅母保阿，进退则鸣玉环佩，内饰则结纽绸缪，野处则帷裳拥蔽，所以正心壹意，自

敛制也。今立车无軿，非所敢受命也；野处无卫，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礼多矣。夫无礼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驰以告公，更取安车，比其反也，则自缢矣，傅母救之，不绝。傅母曰：“使者至，辎軿已具。”姬氏苏，然后乘而归。君子谓孟姬好礼。礼，妇人出必辎軿，衣服绸缪，既嫁，归问女昆弟，不问男昆弟，所以远别也。《诗》曰：“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此之谓也。

颂曰：孟姬好礼，执节甚公。避嫌远别，终不冶容。载不并乘，非礼不从。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序之于《诗》。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

颂曰：楚虏息君，纳其适妃。夫人持固，弥久不衰。作诗“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顾，列于贞贤。

齐杞梁妻

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此之谓也。

颂曰：杞梁战死，其妻收丧。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当昭王时，楚与吴为伯莒之战，吴胜楚，遂人至郢，昭王亡，吴王阖闾尽妻其后宫。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闻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国之仪也。天子失制则天下乱，诸侯失节则其国危。夫妇之道，固人伦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亲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异巾栉，所以施之也。若诸侯外淫者绝，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宫割。夫然者，以为仁失可复以义，义失可复以礼，男女之丧，乱亡兴焉。夫造乱亡之端，公侯之所绝，天子之所诛也。今君王弃仪表之行，纵乱亡之欲，犯诛绝之事，何以行令训民？且妾闻生而辱，不若死而荣。若使君王弃其仪表，则无以临国；妾有淫端，则无以生世。壹举而两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为乐也，近妾而死，何乐之有？如先杀妾，又何益于君王?”于是吴王惭，遂退，舍伯嬴与其保阿，闭永巷之门，皆不释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复矣。君子谓伯嬴勇而精壹。《诗》曰：“莫莫葛累，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谓也。

颂曰：阖闾胜楚，人厥宫室。尽妻后宫，莫不战栗。伯嬴自守，坚固专一。君子美之，以为有节。

楚昭贞姜

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请夫人出。夫人曰：“王与宫人约，令召宫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还而取符，则恐后矣。”夫人曰：“妾闻之，贞女之义不犯约，勇者不畏死，守一节而已。妾知从使者必生，留必死，然弃约越义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于是使者取符，则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义死节，不为苟生，处约持信，以成其贞。”乃号之曰贞姜。君子谓贞姜有妇节。《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之谓也。

颂曰：楚昭出游，留姜渐台。江水大至，无符不来。夫人守节，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楚白贞姬

贞姬者，楚白公胜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纺绩不嫁。吴王闻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镒、白璧一双以聘焉，以辎軿三十乘迎之，将以为夫人。大夫致币，白妻辞之曰：“白公生之时，妾幸得充后宫，执箕帚，掌衣履，拂枕席，托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愿守其坟墓，以终天年。今王赐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闻也。且夫弃义从欲者，污也；见利忘死者，贪也。夫贪污之人，王何以为哉？妾闻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贞女不假人以色，岂独事生若此哉？于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从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辞聘而不行。吴王贤其守节有义，号曰楚贞姬。君子谓贞姬廉洁而诚信。夫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诗》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谓也。

颂曰：白公之妻，守寡纺绩。吴王美之，聘以金璧，妻操固行，虽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绩。

卫宗二顺

卫宗二顺者，卫宗室灵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灭卫君角，封灵王世家，使奉其祀。灵王死，夫人无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养愈谨。夫人谓傅妾曰："孺子养我甚谨。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闻，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无子，于礼，斥绌之人也，而得留以尽其节，是我幸也。今又烦孺子不改故节，我甚内惭。吾愿出居外，以时相见，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对曰："夫人欲使灵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终，是一不祥也；夫人无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内，是三不祥也。妾闻忠臣事君无怠倦时，孝子养亲患无日也。妾岂敢以小贵之故变妾之节哉？供养固妾之职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无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虽子欲尔，众人谓我不知礼也。吾终愿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谓其子曰："吾闻君子处顺，奉上下之仪，修先古之礼，此顺道也。今夫人难我，将欲居外，使我居内，此逆也。处逆而生，岂若守顺而死哉？"遂欲自杀。其子泣而止之，不听。夫人闻之，惧，遂许傅妾留，终年供养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让，亦诚君子，可谓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此之谓也。

颂曰：卫宗二顺，执行咸固。妾子虽代，供养如故。主妇惭让，请求出舍。终不肯听，礼甚闲暇。

鲁寡陶婴

陶婴者，鲁陶门之女也。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鲁人或闻其义，将求焉。婴闻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颈独宿兮，不与众同。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独宿何伤？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呜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飞鸟尚然兮，况于贞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鲁人闻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复求。婴寡终身不改。君子谓陶婴贞壹而思。《诗》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此之谓也。

颂曰：陶婴少寡，纺绩养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称扬，以为女纪。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妇也。其为人荣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贵人多争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闻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马填沟壑。妾守养其幼孤，曾不得专意，贵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闻妇人之义，一往而不改，以全贞信之节。今忘死而趋生，是不信也；见贵而忘贱，是不贞也；弃义而从利，无以为人。"乃援镜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余之人，殆可释矣！"于是相以报，王大其义，高其行，乃复其身，尊其号曰高行。君子谓高行节礼专精。《诗》云："谓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谓也。

颂曰：高行处梁，贞专精纯。不贪行贵，务在一信。不受梁娉，劓鼻刑身。君子高之，显示后人。

陈寡孝妇

孝妇者，陈之少寡妇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当行戍。夫且行时，属孝妇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无它兄弟。借吾不还，汝肯养吾母乎？"妇应曰："诺。"夫果死不还。妇养姑不衰，慈爱愈固，纺绩以为家业，终无嫁意。居丧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无子而早寡也，将取而嫁之。孝妇曰："妾闻之，信者人之干也，义者行之节也。妾幸得离襁褓，受严命而事夫，夫且行时，属妾以其老母，既许诺之。夫受人之托，岂可弃哉？弃托不信，背死不义。不可也。"母曰："吾怜汝少年早寡也！"孝妇曰："妾闻宁载于义而死，不载于地而生。且夫养人老母而不能卒，许人以诺而不能信，将何以立于世？夫为人妇固养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尽为人子之礼，今又使妾去之，莫养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义，何以生哉？"因欲自杀，其父母惧而不敢嫁也，遂使养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终奉祭祀。淮阳太守以闻，汉孝文皇帝高其义，贵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赐之黄金四十斤，复之终身，号曰孝妇。君子谓孝妇备于妇道。《诗》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渊。"此之谓也。

颂曰：孝妇处陈，夫死无子。姑将嫁之，终不听母。专心养姑，一醮不改。圣王嘉之，号曰孝妇。

卷五　节义传

鲁孝义保

孝义保者，鲁孝公称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与其二子长子括、中子戏朝周宣王，宣王立戏为鲁太子。武公薨，戏立，是为懿公。孝公时号公子称，最少。义保与其子俱入宫，养公子称。括之子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称于宫，将杀之。义保闻伯御将杀称，乃衣其子以称之衣，卧于称之处，伯御杀之。义保遂抱称以出，遇称舅鲁大夫于外。舅问："称死乎？"义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义保曰："以吾子代之。"义保遂以逃。十一年，鲁大夫皆知称之在保，于是请周天子杀伯御，立称，是为孝公。鲁人高之。《论语》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其义保之谓也。

颂曰：伯御作乱，由鲁宫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诚足恃。

楚成郑瞀

郑瞀者，郑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

王登台临后宫，宫人皆倾观。子瞀直行不顾，徐步不变。王曰："行者顾!"子瞀不顾。王曰："顾，吾以女为夫人。"子瞀复不顾。王曰："顾，吾又与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不顾。于是王下台而问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禄也。壹顾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顾，何也?"子瞀曰："妾闻妇人以端正和颜为容，今者大王在台上，而妾顾，则是失仪节也；不顾，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后顾，则是妾贪贵乐利以忘义理也。苟忘义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为夫人。处期年，王将立公子商臣以为太子，王问之于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宠子，既置而黜之，必为乱矣。且其人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问于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从也。"王不听，遂立之。其后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谮子上而杀之。子瞀谓其保曰："吾闻妇人之事，在于馈食之间而已。虽然，心之所见，吾不能藏。夫昔日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谮而杀之，王不明察，遂辜无罪，是白黑颠倒，上下错谬也。王多宠子，皆欲得国，太子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无以照之，庶嫡分争，祸必兴焉。"后王又欲立公子职。职，商臣庶弟也。子瞀退而与其保言曰："吾闻信不见疑。今者王必将以职易太子，吾惧祸乱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吾应，其以太子为非吾子，疑吾谮之者乎?夫见疑而生，众人熟知其不然?与其无义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闻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释也。"遂自杀。保母以其言通于王。是时太子知王之欲废之也，遂兴师作乱，围王宫。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经。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诫?《诗》曰："舍命不渝。"此之谓也。

颂曰：子瞀先识，执节有常。兴于不顾，卒配成王。知商臣乱，言之甚强。自嫌非子，以杀身盟。

晋圉怀嬴

怀嬴者，秦穆公之女，晋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质于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将逃归，谓嬴氏曰："吾去国数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晋之友不加亲也。夫鸟飞反乡，狐死首丘，我其首晋而死，子其与我行乎?"嬴氏对曰："子，晋太子也，辱于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虽然，寡君使婢子执巾栉，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结子，是吾不肖也；从子而归，是弃君也；言子之谋，是负妻之义也。三者无一可行。虽吾不从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从也。"子圉遂逃归。君子谓怀嬴善处夫妇之间。

颂曰：晋圉质秦，配以怀嬴。圉将与逃，嬴不肯听。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从，无所阿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践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游，蔡姬在左，越姬参右，王亲乘驷以驰逐，遂登附社之台，以望云梦之囿，观士大夫逐者。既欢，乃顾谓二姬曰："乐乎?"蔡姬对曰："乐。"王曰："吾愿与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马足，故以婢子之身为苞苴玩好。今乃比于妃嫔，固愿生俱乐，死同时。"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乃复谓越姬。越姬对曰："乐则乐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愿与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对曰："昔吾先君庄王淫乐，三年不听政事，终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为能法吾先君，将改斯乐而勤于政也，今则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马，取婢子于弊邑，寡君受之太庙也，不约死。妾闻之诸姑，妇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宠，不闻其以苟从其暗死为荣。妾不敢闻命。"于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犹亲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陈，二姬从。王病在军中，有赤云夹日如飞鸟。王问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于将相。"将相闻之，将请以身祷于神。王曰："将相之于孤，犹股肱也，今移祸焉，庸为去是身乎?"不听。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愿从王矣。昔日之游，淫乐也，是以不敢许。及君王复于礼，国人皆将为君王死，而况于妾乎?请愿先驱狐狸于地下。"王曰："昔之游乐，吾戏耳。若将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虽口不言，心既许之矣。妾闻信者不负其心，义者不虚设其事。妾死王之义，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杀。王病甚，让位于三弟，三弟不听。王薨于军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闾与子西、子期谋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师闭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君子谓越姬信能死义。《诗》曰："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越姬之谓也。

颂曰：楚昭游乐，要姬从死。蔡姬许王，越姬执礼。终独死节，群臣嘉美。维斯两姬，其德不比。

盖将之妻

盖之偏将丘子之妻也。戎伐盖，杀其君，令于盖群臣曰："敢有自杀者，妻子尽诛!"丘子自杀，人救之，不得死。既归，其妻谓之曰："吾闻将节勇而不果生，故士民尽力而不畏死，是以战胜攻取，故能存国安君。夫战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军败君死，子独何生?忠孝忘于身，何忍以归?"丘子曰："盖小戎大，吾力毕能尽。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杀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爱身也。戎令曰自杀者诛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无益于君。"其妻曰："吾闻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谓义乎?多杀士民，不能存国而自活，可谓仁乎?忧妻子而忘仁义，背故君而事暴强，可谓忠乎?人无忠臣之道、仁义之行，可谓贤乎?《周书》曰：'先君而后臣，先父母而后兄弟，先兄弟而后交友，先交友而后妻子。'妻子，私爱也；事君，公义也。今子以妻子

之故，失人臣之节，无事君之礼，弃忠臣之公道，营妻子之私爱，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于子乎？吾不能与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杀。戎君贤之，祠以太牢，而以将礼葬之，赐其弟金百镒，以为卿，而使别治盖。君子谓盖将之妻洁而好义。《诗》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谓也。

颂曰：盖将之妻，据节锐精。戎既灭盖，丘子独生。妻耻不死，陈设五荣。为夫先死，卒遗显名。

鲁义姑姊

鲁义姑姊者，鲁野之妇人也。齐攻鲁，至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而行。军且及之，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于山。儿随而啼，妇人遂行不顾。齐将问儿曰：“走者尔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谁也？”曰：“不知也。”齐将乃追之，军士引弓将射之，曰：“止！不止，吾将射尔。”妇人乃还。齐将问所抱者谁也，所弃者谁也。对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齐将曰：“子之于母，其亲爱也，痛甚于心，今释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妇人曰：“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夫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则鲁君不吾畜，大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夫如是，则胁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齐君曰：“鲁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泽之妇人耳，犹知持节行义，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请还。”齐君许之。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号曰义姑姊。公正诚信，果于行义。夫义，其大哉！虽在匹妇，国犹赖之，况以礼义治国乎？《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此之谓也。

颂曰：齐君攻鲁，义姑有节。见军走山，弃子抱侄。齐将问之，贤其推理。一妇为义，齐兵遂止。

代赵夫人

代赵夫人者，赵简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简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诱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一斗击杀代王及从者，因举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赵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余年矣。代无大故，而主君残之。今代已亡，吾将奚归？且吾闻之，妇人执义无二夫，吾岂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义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归。”遂泣而呼天，自杀于靡笄之地。代人皆怀之。君子谓赵夫人善处夫妇之间。《诗》云：“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颂曰：惟赵襄子，代夫人弟。袭灭代王，迎娶其姊。姊引义理，称说节礼。不归不怨，遂留野死。

齐义继母

齐义继母者，齐二子之母也。当宣王时，有人斗死于道者，吏讯之，被一创。二子兄弟立其傍，吏问之。兄曰：“我杀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杀之。”期年，吏不能决，言之于相。相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纵有罪也；皆杀之，是诛无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恶，试问其母，听其所欲杀活。”相召其母，问之曰：“母之子杀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有仁惠，故问母何所欲杀活。”其母泣而对曰：“杀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问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爱也。今欲杀之，何也？”其母对曰：“少者，妾之子也；长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时，属之于妾曰：‘善养视之。’妾曰：‘诺。’今既受人之托，许人以诺，岂可以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诺耶？且杀兄活弟，是以私爱废公义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约束，已诺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虽痛乎，独谓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王美其义，高其行，皆赦不杀，而尊其母号曰义母。君子谓义母信而好义，洁而有让。《诗》曰：“恺悌君子，四方为则。”此之谓也。

颂曰：义继信诚，公正知礼。亲假有罪，相让不已。吏不能决，王以问母。据信行义，卒免二子。

鲁秋洁妇

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餐，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子束发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所悦驰骤扬尘疾至，今也乃悦路傍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洁妇精于善。夫不孝莫大于不爱其亲而爱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秋胡子妇之谓也。《诗》云：“惟是褊心，是以为刺。”此之谓也。

颂曰：秋胡西仕，五年乃归。遇妻不识，心有淫思。妻执无二，归而相知。耻夫无义，遂东赴河。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号主父，自卫仕于周，二年且归。其妻淫于邻人，恐主父觉其淫者，忧之。妻曰：“无忧也！吾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为子劳，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进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计念

进之则杀主父，不义；言之又杀主母，不忠。犹与，因阳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过笞，欲杀之。媵知将死，终不言。主父弟闻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惊，乃免媵婢而笞杀其妻，使人阴问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几死乎？"媵婢曰："杀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则死耳，岂言之哉？"主父高其义，贵其意，将纳以为妻。媵婢辞曰："主辱而死，而妾独生，是无礼也；代主之处，是逆理也。无礼逆礼，有一犹愈，今尽有之，难以生矣。"欲自杀。主闻之，乃厚币而嫁之，四邻争娶之。君子谓忠妾为仁厚。夫名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彰。《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颂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药酒毒主。使妾奉进，僵以除贼。忠全其主，终蒙其福。

魏节乳母

魏节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杀魏王瑕，诛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国曰："得公子者赐金千镒，匿之者罪至夷。"节乳母与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见乳母而识之曰："乳母无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闻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赐金千镒，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则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则昆弟无类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处。"故臣曰："我闻公子与乳母俱逃。"母曰："吾虽知之，亦终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国已破亡，族已灭，子匿之，尚谁为乎？"母吁而言曰："夫见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弃义者，乱也。今持逆乱而以求利，吾不为也。且夫凡为人养子者，务生之，非为杀之也，岂可利赏畏诛之故废正义而行逆节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泽之中。故臣以告秦军，秦军追见，争射之。乳母以身为公子蔽，矢著身者数十，与公子俱死。秦王闻之，贵其守忠死义，乃以卿礼葬之，祠以太牢，宠其兄为五大夫，赐金百镒。君子谓节乳母慈惠敦厚，重义轻财。礼，为孺子室于宫，择诸母及阿者，必求其宽仁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次为慈母，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以养全之，他人无事不得往。夫慈故能爱，乳狗搏虎，伏鸡搏狸，恩出于中心也。《诗》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谓也。

颂曰：秦既灭魏，购其子孙。公子乳母，与俱遁逃。守节执事，不为利违。遂死不顾，名号显遗。

梁节姑姊

梁节姑姊者，梁之妇人也。因失火，兄子与其己子在内中，欲取兄子，辄得其子，独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复人，妇人将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误得尔子，中心谓何？何至自赴火？"妇人曰："梁国岂可户告人晓也？被不义之名，何面目以见兄弟、国人哉？吾欲复投吾子，为失母之恩。吾势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谓节姑姊洁而不污。《诗》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谓也。

颂曰：梁节姑姊，据义执理。子侄同内，火大发起。欲出其侄，辄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珠崖二义

二义者，珠崖令之后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及令死，当送丧。法，内珠入于关者死。继母弃其系臂珠，其子男九岁，好而取之，置之母镜奁中，皆莫之知，遂奉丧归。至海关，关侯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吏曰："嘻！此值法，无可奈何，谁当坐者？"初在，左右顾，心恐母云置镜奁中，乃曰："初当坐之。"吏曰："其状何如？"对曰："君不幸，夫人解系臂，弃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镜奁中，夫人不知也。"继母闻之，遽疾行问初。初曰："夫人所弃珠，初复取之，置夫人奁中。初当坐之。"母意亦以初为实，然怜之，乃因谓吏曰："愿且待，幸无劾儿，儿诚不知也。此珠妾之系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奁中，迫奉丧，道远与弱小俱，忽然忘之。妾当坐之。"初固曰："实初取之。"继母又曰："儿但让耳，实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强活初身，夫人实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颈。送葬者尽哭，哀恸傍人，莫不为酸鼻挥涕。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侯垂涕，终日不能忍决，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让，安知孰是？"遂弃珠而遣之。既去，后乃知男独取之也。君子谓二义慈孝。《论语》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若继母与假女推让争死，哀感傍人，可谓直耳！

颂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继相让，维女亦贤。纳珠于关，各自伏愆。二义如此，为世所传。

郃阳友娣

友娣者，郃阳邑任延寿之妻也。字季儿，有三子。季儿兄季宗与延寿争葬父事，延寿与其友田建阴杀季宗。建独坐死，延寿会赦，乃以告季儿。季儿曰："嘻！独今乃语我乎？"遂振衣欲去，问曰："所与共杀吾兄者为谁？"延寿曰："田建。田建已死，独我当坐之。汝杀我而已。"季儿曰："杀夫不义，事兄之仇亦不义。"延寿曰："吾不敢留汝，愿以车马及家中财物尽以送汝，听汝所之。"季儿曰："吾当安之？兄死而仇不报，与子同枕席而使杀吾兄，内不能和夫家，又纵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寿惭而去，不敢见季儿。季儿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杀吾兄，义不可以留，又终不复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视汝两弟。"遂以襁自经而死。冯翊王让闻之，大其义，令县复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谓友娣善复兄仇。

《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季儿可以为则矣。

颂曰：季儿树义，夫杀其兄。欲复兄仇，义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殃。冯翊表墓，嘉其义明。

京师节女

京师节女者，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报其夫而无道径，闻其妻之仁孝有义，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为中谲。父呼其女告之。女计念不听之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当之，乃且许诺曰："旦日在楼上新沐，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牖待之。"还其家，乃告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楼上东首，开户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而视之，乃其妻之头也。仇人哀痛之，以为有义，遂释不杀其夫。君子谓节女仁孝，厚于恩义也。夫重仁义，轻死亡，行之高者也。《论语》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此之谓也。

颂曰：京师节女，夫仇劫父。要女间之，不敢不许。期处既成，乃易其所。杀身成仁，义冠天下。

卷六　辩通传

齐管妾婧

妾婧者，齐相管仲之妾也。宁戚欲见桓公，道无从，乃为人仆，将车宿齐东门之外。桓公因出，宁戚击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异之，使管仲迎之。宁戚称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谓，不朝五日，而有忧色。其妾婧进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忧色，敢问国家之事耶，君之谋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闻之也，毋老老，毋贱贱，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谓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为天子师，九十而封于齐。由是观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媭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子之治太平。由是观之，贱可贱耶？睾子生五岁而赞禹，由是观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观之，弱可弱耶？"于是管仲乃下席而谢曰："吾请语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宁戚，宁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谓，是故忧之。"其妾笑曰："人已语君矣，君不知识耶？古有《白水》之诗，诗不云乎：'浩浩白水，倏倏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此宁戚之欲得仕国家也。"管仲大悦，以报桓公。桓公乃修官府，斋戒五日，见宁子，因以为佐，齐国以治。君子谓妾婧为可与谋。《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此之谓也。

颂曰：桓遇宁戚，命管迎之。宁称《白水》，管仲忧疑。妾进问焉，为说其诗。管嘉报公，齐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当恭王之时，乙为郢大夫，有人王宫中盗者，令尹以罪乙，请于王而绌之。处家无几何，其母亡布八寻，乃往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寻，令尹盗之。"王方在小曲之台，令尹侍焉。王谓母曰："令尹信盗之，寡人不为其富贵而不行法焉；若不盗而诬之，楚国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盗之也，乃使人盗之。"王曰："其使人盗奈何？"对曰："昔孙叔敖之为令尹也，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盗贼公行，是故使盗得盗妾之布，是与使人盗何以异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盗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过也！昔日妾之子为郢大夫，有盗王宫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绌，妾子亦岂知之哉？然终坐之。令尹独何人而不以是为过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上不明则下不治，相不贤则国不宁。所谓国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讥令尹，又讥寡人。"命使偿母之布，因赐金千镒。母让金、布曰："妾岂贪货而干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复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谓乙母善以微喻。《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此之谓也。

颂曰：江乙失位，乙母动心。既归家处，亡布八寻。指责令尹，辞甚有度。王复用乙，赐母金、布。

晋弓工妻

弓工妻者，晋繁人之女也。当平公之时，使其夫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将杀弓人。弓人之妻请见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愿有谒于君。"平公见之。妻曰："君闻昔者公刘之行乎？羊牛践葭苇，恻然为民痛之，恩及草木，岂欲杀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盗食其骏马之肉，反饮之以酒。楚庄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绝缨，与饮大乐。此三君者，仁著于天下，卒享其报，名垂至今。昔帝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土阶三等，犹以为为之者劳，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为之亦劳。其干生于太山之阿，一日三睹阴，三睹阳，傅以燕牛之角，缠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鱼之胶。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选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杀妾之夫，不亦谬乎？妾闻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发之，左手不知，此盖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赐金三镒。君子谓弓工妻可与处难。《诗》曰："敦弓既坚"，"舍矢既钧"。言射有法也。

颂曰：晋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将加以刑。妻往说公，陈其干材。列其劳苦，公遂释之。

齐伤槐女

齐伤槐女者，伤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爱槐，使人守之，植木悬之，下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于是衍醉而伤槐，景公闻之曰："是先犯我

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惧，乃造于相晏子之门，曰：“贱妾不胜其欲，愿得备陈于下。”晏子闻之，笑曰：“婴其有淫色乎？何为老而见奔？殆有说。内之至哉！”既人门，晏子望见之曰：“怪哉！有深忧。”进而问焉。对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为公民，见阴阳不调，风雨不时，五谷不滋之故，祷祠于名山神水，不胜曲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于此，罪故当死。妾闻明君之莅国也，不损禄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为六畜伤民人，不为野草伤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时，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当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请雨者，乃为吾民也。今必当以人祀，寡人请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顺天慈民也。今吾君树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杀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伤执政之法而害明君之义也。邻国闻之，皆谓君爱树而贱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谓景公曰：“婴闻之，穷民财力谓之暴，崇玩好，威严令谓之逆，刑杀不正谓之贼。夫三者，守国之大殃也。今君穷民财力，以美饮食之具，繁钟鼓之乐，极宫室之观，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严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刑杀不正，贼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时命罢守槐之役，拔植悬之木，废伤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伤槐女能以辞免。《诗》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此之谓也。

颂曰：景公爱槐，民醉折伤。景公将杀，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称说先王。晏子为言，遂免父殃。

楚野辩女

楚野辩女者，昭氏之妻也。郑简公使大夫聘于荆，至于狭路，有一妇人乘车与大夫毂击而折大夫车轴。大夫怒，将执而鞭之。妇人曰：“君子不迁怒，不贰过。今于狭路之中，妾已极矣，而子大夫之仆不肯少引，是以败子大夫之车，而反执妾，岂不迁怒哉？既不怒仆，而反怨妾，岂不贰过哉？《周书》曰：‘毋侮鳏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为之表，而迁怒贰过，释仆执妾，轻其微弱，岂可谓不侮鳏寡乎？吾鞭则鞭耳，惜子大夫之丧善也。”大夫惭而无以应。遂释之而问之。对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从我于郑乎？”对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内矣。”遂去。君子曰：辩女能以辞免。《诗》云：“惟号斯言，有伦有脊。”此之谓也。

颂曰：辩女独乘，遇郑使者。郑使折轴，执女忿怒。女陈其冤，亦有其序。郑使惭去，不敢谈语。

阿谷处女

阿谷处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过阿谷之隧，见处子佩璜而浣。孔子谓子贡曰：“彼浣者，其可与言乎？”抽觞以授子贡，曰：“为之辞，以观其志。”子贡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将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谭谭，愿乞一饮以伏我心。”处子曰：“阿谷之隧，隐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浊，流入于海。欲饮则饮，何问乎婢子？”授子贡觞，迎流而挹之，投而弃之，从流而挹之，满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礼不亲授。”子贡还报其辞。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为之辞。”子贡往曰：“向者闻子之言，穆如清风，不拂不寤，私复我心。有琴无轸，愿借子调其音。”处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无心，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子贡以报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过贤则宾。”抽絺纮五两以授子贡，曰：“为之辞。”子贡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将欲之楚。有絺纮五两，非敢以当子之身也，愿注之水旁。”处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资财，弃于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窃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妇人达于人情而知礼。”《诗》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颂曰：孔子出游，阿谷之南。异其处子，欲观其风。子贡三反，女辞辨深。子曰达情，知礼不淫。

赵津女娟

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赵简子之夫人也。初，简子南击楚，与津吏期。简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简子欲杀之。娟惧，持楫而走。简子曰：“女子走何为？”对曰：“津吏息女。妾父闻主君来渡，不测之水，恐风波之起，水神动骇，故祷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备礼，御釐受福，不胜巫祝杯酌余沥，醉至于此。君欲杀之，妾愿以鄙躯易父之死。”简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罪而杀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杀之，是杀不辜也。愿醒而杀之，使知其罪。”简子曰：“善！”遂释不诛。简子将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请曰：“妾愿备员持楫。”简子曰：“不谷将行，选士大夫斋戒沐浴，义不与妇人同舟而渡也。”娟对曰：“妾闻昔者汤伐夏，左骖牝骊，右骖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骖牝骐，右骖牝騑，而遂克纣，至于华山之阳。主君不欲渡则已，与妾同舟，又何伤乎？”简子悦，遂与渡。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其辞曰：“升彼阿兮面观清，水扬波兮杳冥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维。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擢兮行勿疑。”简子大悦，曰：“昔者不谷梦娶妻，岂此女乎？”将使人祝祓以为夫人。娟乃再拜而辞曰：“夫妇人之礼，非媒不嫁。严亲在内，不敢闻命！”遂辞而去。简子归，乃纳币于父母，而立以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达而有辞。《诗》云：“来游来歌，以矢其音。”此之谓也。

颂曰：赵简渡河，津吏醉荒。将欲加诛，女娟恐惶。操楫进说，父得不丧。维久难蔽，终遂发扬。

赵佛肹母

赵佛肹母者，赵之中牟宰佛肹之母也。佛肹以中牟叛。赵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肹之母将论，自言曰："我不当死。"士长问其故，母曰："为我通于主君。乃言不通，则老妇死而已。"士长为之言于襄子。襄子出问其故，母曰："不得见主君则不言。"于是襄子见而问之曰："不当死，何也？"母曰："妾之当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为当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为不当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杀妾为有说也，乃以母无教邪？妾之职尽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闻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长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长又能使，妾何负哉？妾闻之，子少则为子，长则为友，夫死从子。妾能为君长子，君自择以为臣，妾之子与在论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无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肹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释之。君子曰：佛肹之母一言而发襄子之意，使行不迁怒之德，以免其身。《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写兮。"此之谓也。

颂曰：佛肹既叛，其母任理。将就于论，自言襄子。陈列母职，子长在君。襄子说之，遂释不论。

齐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齐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专权擅势，嫉贤妒能，即墨大夫贤而日毁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誉之。虞姬谓王曰："破胡，谗谀之臣也，不可不退。齐有北郭先生者，贤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闻之，乃恶虞姬，曰："其幼弱在于闾巷之时，尝与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闭虞姬于九层之台，而使有司即穷验问。破胡赂执事者，使竟其罪。执事者诬其辞而上之。王视其辞，不合于意，乃召虞姬而自问焉。虞姬对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遗体，生于天壤之间，去蓬庐之下，侍明王之宴，泥附王著，荐床蔽席，供执扫除，掌奉汤沐，至今十余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补一言，而为邪臣所挤，湮于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复见而与之语。妾闻玉石坠泥不为污，柳下覆寒女不为乱，积之于素雅，故不见疑也。经瓜田不蹑履，过李园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难中，有司受赂，听用邪人，卒见覆冒，不能自明。妾闻寡妇哭城，城为之崩；亡士叹市，市为之罢。诚信发内，感动城市。妾之冤明于白日，虽独号于九层之内，而众人莫为毫厘。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污名，而加此二罪，义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为莫白妾之污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顺至明，反以为残。妾既当死，不复重陈，然愿戒大王，群臣为邪，破胡最甚，王不执政，国殆危矣。"于是王大寤，出虞姬，显之于朝市，封即墨大夫以万户，烹阿大夫与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齐国震惧。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饰非，务尽其职，齐国大治。君子谓虞姬好善。《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此之谓也。

颂曰：齐威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讥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觉寤，卒距强秦。

齐钟离春

钟离春者，齐无盐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为人极丑无双，臼头深目，长指大节，印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四十，无所容入，炫嫁不售，流弃莫执。于是乃拂拭短褐，自诣宣王，谓谒者曰："妾，齐之不售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备后宫之扫除。顿首司马门外，唯王幸许之。"谒者以闻。宣王方置酒于渐台，左右闻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强颜女子也，岂不异哉？"于是宣王乃召见之，谓曰："昔者先王为寡人娶妃匹，皆已备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乡里布衣，而干万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钟离春对曰："无有。特窃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宣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问之，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愿遂闻命。"钟离春对曰："今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仇，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玕笼疏，翡翠珠玑，幕络连饰，万民罢极，此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饮酒沈湎，以夜继昼，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喟然而叹，曰："痛乎！无盐君之言，乃今一闻。"于是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卜择吉日，立太子，进慈母，拜无盐君为后。而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君子谓钟离春正而有辞。《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喜。"此之谓也。

颂曰：无盐之女，干说齐宣。分别四殆，称国乱烦。宣王从之，四辟公门。遂立太子，拜无盐君。

齐宿瘤女

宿瘤女者，齐东郭采桑之女，闵王之后也。项有大瘤，故号曰宿瘤。初，闵王出游，至东郭，百姓尽观，宿瘤采桑如故。王怪之，召问曰："寡人出游，车骑甚众，百姓无少长，皆弃事来观，汝采桑道旁，曾不一视，何也？"对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观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职，属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谓何？宿瘤何

伤?”王大悦之，曰：“此贤女也!”命后乘载之。女曰：“赖大王之力，父母在内，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随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惭，曰：“寡人失之。”又曰：“贞女一礼不备，虽死不从。”于是王遣归，使使者加金百镒往娉迎之。父母惊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见王，则变容更服，不见识也。”请死不往。于是如故随使者。闵王归见诸夫人，告曰：“今日出游，得一圣女，今至，斥汝属矣。”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卫。迟其至也，宿瘤骇宫中，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惭，曰：“且无笑，不饰耳。夫饰与不饰，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饰与不饰相去千万，尚不足言，何独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对曰：“性相近，习相远也。昔者尧、舜、桀、纣俱天子也，尧、舜自饰以仁义，虽为天子，安于节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后宫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桀、纣不自饰以仁义，习为苛文，造为高台深池，后宫蹈绮縠，弄珠玉，意非有厌时也，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至今千余岁，天下归恶焉。由是观之，饰与不饰相去千万，尚不足言，何独十百也?”于是诸夫人皆大惭，闵王大感，立瘤女以为后，出令卑宫室，填池泽，损膳减乐，后宫不得重采。期月之间，化行邻国，诸侯朝之。侵三晋，惧秦、楚，立帝号。闵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后，燕遂屠齐，闵王逃亡而弑死于外。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此之谓也。

颂曰：齐女宿瘤，东郭采桑。闵王出游，不为变常。王召与语，谏辞甚明。卒升后位，名声光荣。

齐孤逐女

孤逐女者，齐即墨之女，齐相之妻也。初，逐女孤无父母，状甚丑，三逐于乡，五逐于里，过时无所容。齐相妇死，逐女造襄王之门而见谒者曰：“妾三逐于乡，五逐于里，孤无父母，摈弃于野，无所容止。愿当君王之盛颜，尽其愚辞。”左右复于王，王辍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于乡者，不忠也；五逐于里者，少礼也。不忠少礼之人，王何为遽?”王曰：“子不识也。夫牛鸣而马不应，非不闻牛声也，异类故也。此人必有与人异者矣。”遂见，与之语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国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国是也。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橑堕，则屋几覆矣。王，则栋矣；庶民，榱橑也；国家，屋也。夫屋坚与不坚在乎柱，国家安与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国相不可不审也。”王曰：“诺。”其二日，王曰：“吾国相奚若?”对曰：“王之国相，比目之鱼也，外比内比，然后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谓也?”逐女对曰：“朋其左右，贤其妻子，是外比内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为乎?”逐女对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过之者，何为不可也？今则未有。妾闻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孙叔敖，燕用郭隗而得乐毅。大王诚能厉之，则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对曰：“昔者齐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归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叶公好龙，而龙为暴下。物之所征，固不须顷。”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齐国以治。《诗》云：“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此之谓也。

颂曰：齐逐孤女，造襄王门。女虽五逐，王犹见焉。谈国之政，亦甚有文。与语三日，遂配相君。

楚处庄侄

楚处庄侄者，楚顷襄王之夫人，县邑之女也。初，顷襄王好台榭，出入不时，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谏者蔽塞，屈原放逐，国既殆矣。秦欲袭其国，乃使张仪间之，使其左右谓王曰：“南游于唐五百里有乐焉。”王将往。是时庄侄年十二，谓其母曰：“王好淫乐，出入不时，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赂左右，以惑我王，使遁五百里之外，以观其势。王已出，奸臣必倚敌国而发谋，王必不得反国。侄愿往谏之。”其母曰：“汝，婴儿也，安知谏?”不遣。侄乃逃。以缇竿为帜，侄持帜，伏南郊道旁。王车至，侄举其帜，王见之而止，使人往问之。使者报曰：“有一女童伏于帜下，愿有谒于王。”王曰：“召之。”侄至，王曰：“女何为者也?”侄对曰：“妾，县邑之女也，欲言隐事于王，恐壅阏蔽塞而不得见，闻大王出游五百里，因以帜见。”王曰：“子何以戒寡人?”侄对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王曰：“不知也。”侄对曰：“‘大鱼失水’者，王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强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谓也?”侄曰：“王好台榭，不恤众庶，出入不时，耳目不聪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国无强辅，外内崩坏，强秦使人内间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今祸且构，王游于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国非王之国也。”王曰：“何也?”侄曰：“王之致此三难也，以五患。”王曰：“何谓五患?”侄曰：“宫室相望，城郭阔达，一患也；宫垣衣绣，民人无褐，二患也；奢侈无度，国且虚竭，三患也；百姓饥饿，马有余秣，四患也；邪臣在侧，贤者不达，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难。”王曰：“善!”命后车载之，立还反国。门已闭，反者已定。王乃发鄢、郢之师以击之，仅能胜之。乃立侄为夫人，位在郑子袖之右，为王陈节俭爱民之事，楚国复强。君子谓庄侄虽违于礼而终守以正。《诗》云：“北风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此之谓也。

颂曰：楚处庄侄，虽为女童。以帜见王，陈国祸凶。设王三难，王患累重。王载以归，终卒有功。

齐女徐吾

齐女徐吾者，齐东海上贫妇人也。与邻妇李吾之属会烛，相从夜绩。徐吾最贫，而烛数不属。李吾谓其属曰："徐吾烛数不属，请无与夜也。"徐吾曰："是何言与？妾以贫，烛不属之故，起常先，息常后，洒扫陈席以待来者，自与蔽薄，坐常处下。凡为贫，烛不属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烛不为暗，损一人烛不为明，何爱东壁之余光，不使贫妾得蒙见哀之恩，长为妾役之事？使诸君常有惠施于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应，遂复与夜，终无后言。君子曰：妇人以辞不见弃于邻，则辞安可以已乎哉？《诗》云："辞之辑矣，民之协矣。"此之谓也。

颂曰：齐女徐吾，会绩独贫。夜托烛明，李吾绝焉。徐吾自列，辞语甚分。卒得容人，终没后言。

齐太仓女

齐太仓女者，汉太仓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缇萦。淳于公无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时，淳于公有罪当刑。是时肉刑尚在，诏狱系长安，当行会逮，公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缇萦自悲泣，而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欤？吾甚自愧。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其道毋由，朕甚怜之。夫刑者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钳。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谓缇萦一言发圣主之意，可谓得事之宜矣。《诗》云："辞之怿矣，民之莫矣。"此之谓也。

颂曰：缇萦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小女之言，乃感圣意。终除肉刑，以免父事。

卷七　孽嬖传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輢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龙逄进谏曰："君无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听，以为妖言而杀之。造琼室瑶台以临云雨，殚财尽币，意尚不厌。召汤，囚之于夏台，已而释之。诸侯大叛。于是，汤受命而伐之，战于鸣条。桀师不战，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此之谓也。

颂曰：末喜配桀，维乱骄扬。桀既无道，又重其荒。奸轨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国，遂反为商。

殷纣妲己

妲己者，殷纣之妃也。嬖幸于纣。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距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饮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收珍物积之于后宫，谀臣群女咸获所欲。积糟为丘，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剖心而观之。囚箕 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兴师伐纣，战于牧野。纣师倒戈，纣乃登廪台，衣宝玉衣而自杀。于是武王遂致天之伐，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书》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诗》云："君子信盗，乱是用暴"。"匪其止共，维王之邛"。此之谓也。

颂曰：妲己配纣，或乱是修。纣既无道，又重相谬。指笑炮炙，谏士刳囚。遂败牧野，反商为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莫吉。卜请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币焉，龙忽不见，而藏漦椟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发也。及周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裸而噪之，化为玄蚖，入后宫。宫之童妾未毁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之时产，无夫而乳，惧而弃之。先是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宣王闻之。后有人夫妻卖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夫妻夜逃，闻童妾遭弃而夜号，哀而取之，遂窜于褒。长而美好，褒人姁有狱，献之以赎。幽王受而嬖之，遂释褒姁，故号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废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为后，废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为太子。幽王惑于褒姒，出入与之同乘，不恤国事，驱驰弋猎不时，以适褒姒之意。饮酒流湎，倡优在前，以夜续昼。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

欲悦之，数为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不至。忠谏者诛，唯褒姒言是从，上下相谀，百姓乖离，申侯乃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举烽燧征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为平王。自是之后，周与诸侯无异。《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之谓也。

颂曰：褒神龙变，实生褒姒。兴配幽王，废后、太子。举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灭其祀。

卫宣公姜

宣姜者，齐侯之女，卫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为太子。又娶于齐，曰宣姜，生寿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寿，乃与寿弟朔谋构伋子。公使伋子之齐，宣姜乃阴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杀之，曰："有四马白旄至者，必要杀之！"寿闻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弃父之命，则恶用子也？"寿度太子必行，乃与太子饮，夺之旄而行，盗杀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寿已死矣。伋子痛寿为己死，乃谓盗曰："所欲杀者，乃我也。此何罪？请杀我！"盗又杀之。二子既死，朔遂立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为惠公，竟终无后，乱及五世，至戴公而后宁。《诗》云："乃如之人，德音无良。"此之谓也。

颂曰：卫之宣姜，谋危太子。欲立子寿，阴设力士。寿乃俱死，卫果危殆。五世不宁，乱由姜起。

鲁桓文姜

文姜者，齐侯之女，鲁桓公之夫人也。内乱其兄齐襄公。桓公将伐郑，纳厉公。既行，与夫人俱将如齐也。申缛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且礼，妇人无大故则不归。"桓公不听，遂与如齐。文姜与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胁而杀之，遂死于车。鲁人求彭生以除耻，齐人杀彭生。《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此之谓也。

颂曰：文姜淫乱，配鲁桓公。与俱归齐，齐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干拉胸。维女为乱，卒成祸凶。

鲁庄哀姜

哀姜者，齐侯之女，庄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时，公数如齐，与哀姜淫。既入，与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妇用币见。大夫夏甫不忌曰："妇贽不过枣、栗，以致礼也；男贽不过玉帛、禽鸟，以彰物也。今妇贽用币，是男女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无乃不可乎？"公不听。又丹其父桓公庙宫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骄淫，通于二叔公子庆父、公子牙。哀姜欲立庆父。公薨，子般立。庆父与哀姜谋，遂杀子般于党氏，立叔姜之子，是为闵公。闵公既立，庆父与哀姜淫益甚，又与庆父谋杀闵公而立庆父，遂使卜齮袭弑闵公于武闱，将自立。鲁人谋之，庆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齐桓公立僖公，闻哀姜与庆父通以危鲁，乃召哀姜，鸩而杀之。鲁遂杀庆父。《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谓也。

颂曰：哀姜好邪，淫于鲁庄。延及二叔，骄妒纵横。庆父是依，国适以亡。齐桓征伐，鸩杀哀姜。

晋献骊姬

骊姬者，骊戎之女，晋献公之夫人也。初，献公娶于齐，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献公伐骊戎，克之，获骊姬以归，生奚齐、卓子。骊姬嬖于献公。齐姜先死，公乃立骊姬以为夫人。骊姬欲立奚齐，乃与弟谋曰："一朝不朝，其间容刀。逐太子与二公子而可间也。"于是骊姬乃说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与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畏；边境无主，则开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与二屈，则可以威民而惧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骊姬既远太子，乃夜泣。公问其故，对曰："吾闻申生为人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民之故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殁，君其奈何？胡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骊姬曰："为民与为父异。夫杀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宠，除乱而众说，孰不欲焉？虽其爱君，欲不胜也。若纣有良子而先杀纣，毋章其恶，钧死也，毋必假手于武王以废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为民而不顾亲。君不早图，祸且及矣。"公惧，曰："奈何而可？"骊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将释君乎？"公曰："不可！吾将图之。"由此疑太子。骊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梦见齐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不在，骊姬受福，乃置鸩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将胙，骊姬曰："食自外来，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犬死；饮小臣，小臣死之。骊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见申生哭曰："嗟乎！国，子之国，子何迟为君？有父恩忍之，况国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献公使人谓太子曰："尔其图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则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则骊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经于新城庙。公遂杀少傅杜原款；使阉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贾华刺夷吾，夷吾奔梁。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献公卒，奚齐立，里克杀之；卓子立，又杀之；乃戮骊姬，鞭而杀之。于是秦立夷吾，是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为怀公。晋人杀怀公于高梁，立重耳，是为文公。乱及五世然后定。《诗》曰："妇有长舌，惟厉之阶。"又曰："哲妇倾城。"此之谓也。

颂曰：骊姬继母，惑乱晋献。谋潛太子，毒酒为权。果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乱昏。

鲁宣缪姜

缪姜者，齐侯之女，鲁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聪慧而行乱，故谥曰缪。初，成公幼，缪姜通于叔孙宣伯，名乔如。乔如与缪姜谋去季、孟而擅鲁国。晋、楚战于鄢陵，公出佐晋。将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辞以晋难，请反听命。又货晋大夫，使执季孙行父而止之，许杀仲孙蔑，以鲁士晋为内臣。鲁人不顺乔如，明而逐之。乔如奔齐，鲁遂摈缪姜于东宫。始往，缪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善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终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放，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卒薨于东宫。君子曰：惜哉！缪姜虽有聪慧之质，终不得掩其淫乱之罪。《诗》曰："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此之谓也。

颂曰：缪姜淫泆，宣伯是阻。谋逐季、孟，欲使专鲁。既废见摈，心意摧下。后虽善言，终不能补。

陈女夏姬

陈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为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与陈灵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见之，谓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为之，不待幽闲于朝廷，以戏士民，其谓尔何?"二人以告灵公。灵公曰："众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贼泄冶而杀之。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召徵舒也。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公孙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其明年，楚庄王举兵诛徵舒，定陈国，立午，是为成公。庄王见夏姬美好，将纳之。申公巫臣谏曰："不可。王讨罪也，而纳夏姬，是贪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愿王图之!"王从之，使坏后垣而出之。将军子反见美，又欲取之。巫臣谏曰："是不祥人也。杀御叔，弑灵公，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天下多美妇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庄王以夏姬与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巫臣见夏姬，谓曰："子归，我将娉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娉于齐，尽与其室俱，至郑，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从之。巫臣使介归币于楚，而与夏姬奔晋。大夫子反怨之，遂与子重灭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诗》云："乃如之人兮，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殒命也。

颂曰：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

齐灵声姬

声姬者，鲁侯之女，灵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号孟子。淫通于大夫庆克，与之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佐。国佐召庆克，将询之。庆克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国佐非我。"孟子怒。时国佐相灵公，会诸侯于柯陵，高子、鲍子处内守。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内君，而欲立公子角，国佐知之。"公怒，刖鲍牵而逐高子、国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乃率师围莒，不胜。国佐使人杀庆克。灵公与佐盟而复之。孟子又诉而杀之。及灵公薨，高、鲍皆复，遂杀孟子，齐乱乃息。《诗》云："匪教匪诲，时维妇寺。"此之谓也。

颂曰：齐灵声姬，厥行乱失。淫于庆克，鲍牵是疾。谮诉高、鲍，遂以奔亡。好祸用亡，亦以事丧。

齐东郭姜

齐东郭姜者，棠公之妻，齐崔杼御东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吊而说姜，遂与偃谋娶之。既居，其室比于公宫，庄公通焉，骤如崔氏。崔子知之。异日，公以崔子之冠赐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台以临崔子之宫，由台上与东郭姜戏。公下从之，东郭姜奔入户而闭之。公推之曰："开！余。"东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发。"公曰："余开崔子之疾也，不开?"崔子与姜自侧户出，闭门，聚众鸣鼓。公恐，拥柱而歌。公请于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请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请盟。"崔子曰："臣不敢闻命。"乃避之。公又请于崔氏之宰曰："请就先君之庙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闻命。"公逾墙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堕，遂弑公。先是时，东郭姜与前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爱之，使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强。及姜入后，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废成而以明为后。成使人请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许之，棠毋咎与东郭偃争而不与。成与强怒，将欲杀之，以告庆封。庆封，齐大夫也，阴与崔氏争权，欲其相灭也，谓二子曰："杀之!"于是二子归杀棠毋咎、东郭偃于崔子之庭。崔子怒，诉之于庆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于此。吾事夫子，国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庆封乃使卢蒲嫳帅徒众与国人焚其库厩而杀成、强。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经而死。崔子归，见库厩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经而死。君子曰：东郭姜杀一国

君而灭三室，又残其身，可谓不祥矣。《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败。"此之谓也。

颂曰：齐东郭姜，崔杼之妻。惑乱庄公，毋咎是依。祸及明、成，争邑相杀。父母无聊，崔氏遂灭。

卫二乱女

卫二乱女者，南子及卫伯姬也。南子者，宋女，卫灵公之夫人。通于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恶之。南子谗太子于灵公曰："太子欲杀我。"灵公大怒蒯聩，蒯聩奔宋。灵公薨，蒯聩之子辄立，是为出公。卫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与孔氏之竖浑良夫淫。姬使良夫于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内我于国，报子以乘轩，免子三死。"与盟，许以姬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悦。良夫乃与蒯聩入舍孔氏之圃。昏时，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与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于厕，强盟之。出公奔鲁，子路死之，蒯聩遂立，是为庄公。杀夫人南子，又杀浑良夫。庄公以戎州之乱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复入。将入，大夫杀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为乱五世，至悼公而后定。《诗》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此之谓也。

颂曰：南子惑淫，宋朝是亲。谮彼蒯聩，使之出奔。悝母亦嬖，出入两君。二乱交错，咸以灭身。

赵灵吴女

赵灵吴女者，号孟姚，吴广之女，赵武灵王之后也。初，武灵王娶韩王女为夫人，生子章，立以为后，章为太子。王尝梦见处女鼓瑟而歌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兮命兮，逢天时而生，曾莫我嬴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人。吴广闻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爱幸之，不能离。数年，生子何。孟姚数微言后有淫意，太子无慈孝之行。王乃废后与太子，而立孟姚为惠后，以何为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主父，封章于代，号安阳君。四年，朝群臣，安阳君来朝，主父从旁观窥群臣宗室，见章儽然也，反臣于弟，心怜之。是时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游沙丘宫，章以其徒作乱，李兑乃起四邑之兵击章。章走主父，主父闭之，兑因围主父宫。既杀章，乃相与谋曰："以章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余，遂饿死沙丘宫。《诗》："流言以对，寇攘式内。"言不善之从内出也。

颂曰：吴女苕颜，神寤赵灵。既见嬖近，惑心乃生。废后兴戎，子何是成。主闭沙丘，国以乱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赵人李园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李园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与春申君。知有身，园女弟乘间谓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后，彼亦各贵其所亲，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王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楚王必幸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园女弟，谨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为太子。园女弟为后，而李园贵用事，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及考烈王死，园乃杀春申君，灭其家。悼立，是为幽王。后有考烈王遗腹子犹立，是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负刍之徒闻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袭杀哀王及太后，尽灭李园之家，而立负刍为王，五年而秦灭之。《诗》云："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此之谓也。

颂曰：李园女弟，发迹春申。考烈无子，果得纳身。知重而入，遂得为嗣。既立畔本，宗族灭弑。

赵悼倡后

倡后者，赵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乱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谏曰："不可。女之不正，国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乱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乱与不乱，在寡人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为太子。倡后既入为姬，生子迁。倡后既嬖幸于王，阴谮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废嘉而立迁，黜后而立倡姬为后。及悼襄王薨，迁立，是为幽闵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赂，而使王诛其良将武安君李牧。其后秦兵径入，莫能距，迁遂见虏于秦，赵亡。大夫怨倡后之谮太子及杀李牧，乃杀倡后而灭其家，共立嘉于代，七年不能胜秦，赵遂灭为郡。《诗》云："人而无礼"，"不死胡俟"？此之谓也。

颂曰：赵悼倡后，贪叨无足。隳废后适，执诈不悫。淫乱春平，穷意所欲。受赂亡赵，身死灭国。

卷八 续列女传

周郊妇人

周郊妇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于郊之妇人也。周敬王之时，王子朝怙宠为乱，与敬王争立，敬王不得入。尹固与召伯盈、原伯鲁附于子朝。《春秋》鲁昭二年六月，晋师纳王，尹固与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数日道还，周郊妇人遇郊，尤之曰："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是其过三岁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师果杀尹固。君子谓周郊妇人恶尹氏之助乱，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终如其言。《诗》云："取辟不远，昊天不忒。"此之谓也。

陈辩女

辩女者，陈国采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过陈，遇采桑之女，止而戏之曰："女为我歌，我将舍汝。"采桑女乃为之歌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大夫又曰："为我歌其二。"女曰："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止。讯予不顾，颠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则有，其鸮安在?"女曰："陈，小国也，摄乎大国之间，因之以饥饿，加之以师旅，其人且亡，而况鸮乎?"大夫乃服而释之。君子谓辩女贞正而有辞，柔顺而有守。《诗》云："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此之谓也。

聂政姊

齐勇士聂政之姊也。聂政母既终，独有姊在。及为濮阳严仲子刺韩相侠累，所杀者数十人，恐祸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韩曝其尸于市，购问以千金，莫知为谁。姊曰："弟至贤，爱妾之躯，灭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韩，哭聂政尸，谓吏曰："杀韩相者，妾之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聂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谓聂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灭名。《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怀。此之谓也。

王孙氏母

王孙氏之母者，齐大夫王孙贾之母也。贾年十五，事齐闵王。国乱，闵王出见弑，国人不讨贼。王孙母谓贾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乎?"王孙贾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齿乱齐国，弑闵王，欲与我诛之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君子谓王孙母义而能教。《诗》云："教诲尔子，式穀似之。"此之谓也。

陈婴母

汉棠邑侯陈婴之母也。始婴为东阳令史，居县素信，为长者。秦二世之时，东阳少年杀县令，相聚数千人，欲立长帅，未有所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之，县中从之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曰："我为子家妇，闻先故不甚贵。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败则易以亡，可无为人所指名也。"婴从其言，以兵属项梁，梁以为上柱国。后项氏败，婴归汉，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婴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业，流祚后世，谋虑深矣。《诗》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此之谓也。

王陵母

汉丞相、安国侯王陵之母也。陵始为县邑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党数千，以兵属汉王。项羽与汉为敌国，得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无以老妾故怀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剑而死，以固勉陵。项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终与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传爵五世。君子谓王陵母能弃身立义，以成其子。《诗》云："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终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张汤母

汉御史大夫张汤之母也。汤以文法事汉孝武帝，为御史大夫，好胜陵人。母数责怒，性不能悛改。后果为丞相严青翟及三长史所怨，会赵王上书言汤罪，系廷尉，丞相及三长史共致其罪，遂自杀。昆弟、诸子欲厚葬之。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亦何厚葬?"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严青翟自杀。君子谓张汤母能克己感悟时主。《诗》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谓也。

隽不疑母

汉京兆尹隽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为京兆尹，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君子谓不疑母能以仁教。《诗》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杨夫人

杨夫人者，汉丞相、安平侯杨敞之妻也。汉昭帝崩，昌邑王贺即帝位，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谓敞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诗》云："辰彼硕女，令德来教。"此之谓也。

霍夫人显

霍夫人显者，汉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轨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遗诏，辅翼少主。当孝宣帝时，又以立帝之功，甚见尊宠，人臣无二。显有小女，字成君，欲贵之，其道无由。会宣帝许后当产疾，显乃谓女监淳于衍曰："妇人娩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娩身，可因投药去之。使我女得为后，富贵共之。"衍承其言，捣附子，碎太医

大丸中，持人，遂药弑许后。事急，显以情告光，光惊愕。业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论。显遂为成君衣，补治入宫具，果立为后。是时许后之子以正适立为太子，显怒，欧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间时子，安得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当为王耶？"复教皇后，令毒杀太子。皇后数召太子食，保阿辄先尝之。光既薨，子禹嗣为博陆侯，显改更光时所造茔而侈大之，筑神道，为辇阁，幽闭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舆辇，尽绣细靴，黄金涂，为荐轮，使婢以五采系挽显游戏，又与监奴冯子都淫乱。禹等纵弛日甚。宣帝既闻霍氏不道，又弑许后事泄，显恐怖，乃谋为逆，欲废天子而立禹。发觉，霍氏中外皆腰斩，而显弃市，后废处昭台宫。《诗》云："废为残贼，莫知其尤。"言忕于恶，不知其为过。霍夫人显之谓也。

严延年母

河南太守东海严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东海号曰"万石严妪"。延年为河南太守，所在名为严能。冬月，传属县囚，论府下，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其母常从东海来，欲就延年腊。到洛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母乃见之，因责数延年曰："幸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义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致威，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顿首谢，因为御归府舍。母毕正腊已，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自意老当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族，复为言之。后岁余，为府丞所章，结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验，遂弃延年于市。东海莫不称母贤智。君子谓严母仁智信道。《诗》云："心之忧矣，宁自今矣。"其严母之谓也。

汉冯昭仪

汉冯昭仪者，孝元帝之昭仪，右将军、光禄勋冯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仪以选入后宫，始为长使，数月为美人，生男，是为中山孝王，美人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从。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皆惊走，而冯婕妤直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天子问婕妤："人情皆惊惧，何故当熊？"对曰："妾闻猛兽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为昭仪，随王之国，号中山太后。君子谓昭仪勇而慕义。《诗》云："公之媚子，从公于狩。"《论语》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昭仪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汉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为书生，学于长安，独与妻居。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诀，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贵在朝廷，谁愈于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将军王凤秉政专权，章虽为凤所举，意不肯附会。有日食之变，章上封事，言凤不可任用。事成当上，妻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流涕时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书遂上。天子不忍退凤，章犹是为凤所陷，事至大逆，收系下狱。章有小女，年十二，夜号哭曰："平日坐狱上，闻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问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凤薨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将军，闵章无罪，白还其妻子财产田宅，众庶给之。君子谓王章妻知卷舒之节。《诗》云："昊天已威，予慎无罪。"言王为威虐之政，则无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骑班况之女，汉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贤才通辩。始选入后宫，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辇，得无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必三复之。每进见上疏，依古礼。自鸿嘉之后，成帝稍隆于女宠。婕妤进侍者李平，平得幸，立为婕妤。帝曰："始卫皇后亦从微起。"乃赐平姓曰卫，所谓卫婕妤也。其后赵飞燕姊妹有宠骄妒，谮诉婕妤云："挟邪诅祝。"考问班婕妤，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弗为也。"上善其对而怜闵之，赐黄金百斤。时飞燕骄妒，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皇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曰："承祖考之遗德兮，荷性命之俶灵。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而镜鉴兮，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艳之为尤。美皇、英之女舜兮，荣任、姒之母周。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历年岁而悼惧兮，闵繁华之不滋。痛阳禄与柘观兮，仍襁褓而离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尤。奉供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供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重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屋荫兮帷幄晻，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猝縩兮纨素声。神眇眇兮密靖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下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惟人生兮一世，

忽壹过兮若浮。已独向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勉娱情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绿衣》、《白华》，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君子谓班婕妤辞同辇之言，盖宣后之志也；进李平于同列，樊姬之德也；释诅祝之谮，定姜之知也；求供养于东宫，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赋，哀而不伤，归命不怨。《诗》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其班婕妤之谓也。

赵飞燕姊娣

赵飞燕姊娣者，成阳侯赵临之女，孝成皇帝之宠姬也。飞燕初生，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成帝常微行出，过河阳主，乐作。上见飞燕而悦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乃封父临为成阳侯。有顷，立飞燕为皇后，其弟为昭仪。飞燕为后而宠衰，昭仪宠无比，居昭阳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玉，明珠翠羽饰之，后宫未尝有焉。姊娣专宠而悉无子，娇媚不逊，嫉妒后宫。帝幸许美人，有子。昭仪闻之，谓帝曰：“常绐我从中宫来，今许美人子何从生?”怼，手自捣，以头击柱，从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当安置我？我欲归尔!”帝曰：“我故语之，反怒为?”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如是，不食何为？陛下常言‘约不废汝’，今许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之上者。无忧也!”乃诏许氏夫人，令杀所生儿，革箧盛緘之，帝与昭仪共视，复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狱垣下。中宫史曹宫，字伟能，御幸生子，帝复用昭仪之言，勿问男女杀之。宫未杀，昭仪怒。掖庭狱丞籍武因中黄门奏事曰：“陛下无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帝不听。时儿生八九日，遂取去杀之。昭仪与伟能书及药，令自死。伟能得书曰：“果欲姊娣擅天下！且我儿额上有壮发，似元帝。今儿安在？已杀之乎?”乃饮药死。自后御幸有子者辄死，或饮药自堕，由是使成帝无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谓赵昭仪之凶孽，与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乱，与周幽王同风。《诗》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滨？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时，舅氏擅外，赵氏专内，其自竭极，盖亦池泉之势也。

汉孝平王后

汉孝平王后者，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为人婉淑有节行。平帝即位，后年九岁。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设诈以成其礼，讽皇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太师、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积而告宗庙。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将军奉乘舆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公第。司徒授玺绶，登车称警跸，时自上林延寿门入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礼毕，大赦天下，赐公卿下至趋宰执事，皆有差。后立岁余，平帝崩，后数年，莽篡汉位，后年十八。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哀伤，意欲嫁之，令立国将军孙建世子豫将医往问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废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谓平后体自然贞淑之行，不为存亡改意，可谓节行不亏污者矣。《诗》曰：“髧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此之谓也。

更始韩夫人

汉更始韩夫人者，更始皇帝刘圣公之夫人也。佞谄邪媚，嗜酒无礼。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众起，自立为更始将军，兵威日盛，遂自立为帝，以绍汉统。及申屠建讨莽，首诣宛，更始视之曰：“不如此，当与霍光等。”韩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于政事，而韩夫人嗜酒淫色，日与更始醉饱沉湎，乃令侍中于帏幕之内诈为更始，与群臣语。群臣知非更始声，莫不怨恨。尚书奏事，韩夫人曰：“帝方对我饮乐，正用是时来奏事!”由是纲纪不摄，诸侯离叛，赤眉入关，不能制，乃将妻子，奉天子玺绶，降于赤眉，为赤眉所杀。《诗》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与韩夫人之谓也。

梁鸿妻

梁鸿妻者，右扶风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也。其姿貌甚丑，而德行甚修。乡里多求者，而女辄不肯。行年三十，父母问其所欲，对曰：“欲节操如梁鸿者。”时鸿未娶，扶风世家多愿妻者，亦不许。闻孟氏女言，遂求纳之。孟氏盛饰入门，七日而礼不成。妻跪问曰：“窃闻夫子高义，斥数妻。妾亦已偃蹇数夫。今来而见择，请问其故。”鸿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与共遁世避时。今若衣绮绣，傅黛墨，非鸿所愿也。”妻曰：“窃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隐居之具矣。”乃更粗衣，椎髻而前。鸿喜曰：“如此者，诚鸿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运期，字俟光，共遁逃霸陵山中。此时王莽新败之后也，鸿与妻深隐，耕耘织作，以供衣食，诵书弹琴，忘富贵之乐。后复相将至会稽，凭舂为事。虽杂庸保之中，妻每进食，举案齐眉，不敢正视。以礼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谓梁鸿妻好道安贫，不汲汲于荣乐。《论语》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之谓也。

明德马后

明德马后者，汉明帝之后，伏波将军、新息忠成侯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选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后己，发于至诚，由此见宠。时及政事，后推心以对，无不当理，意有所

未安，则明陈其故。是时后宫未有妊育者，常言继嗣当时而立，荐达左右，如恐弗及。其后宫有进见者，辄奉养慰纳之，其宠益进者，与之愈隆。是时宫中尚无人，事皆自为。舞衣袿裁成，手皆瘃裂，终未尝与侍御者私语，防僮御杂错，或因有所诉，恐万分见于颜色，故预绝其渐。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长秋宫，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练，御者秃裙不缘，率皆羌胡倭越，未尝请旧人僮使。诸王亲家朝请，望见后袍极粗疏，反以为绮，就视乃笑。后曰："此缯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无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观，未尝临御窗，又不好音乐。上时幸苑囿离宫，以故希从，辄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陈风邪雾露之戒。辞意甚备，上纳焉。诵《易经》，习《诗》、《论》、《春秋》，略说大义。读《楚辞》，不竟赋诵过耳，疾浮华。听言观论，辄擿发其要。读《光武皇帝本纪》，至于"献千里马、宝剑者，上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尝不叹息。时有楚狱，因证相引，系者甚多。后恐有单辞妄相覆冒，承间为上言之，恻然感动，于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论所纳，非臣下得闻。后志在克己辅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为虎贲中郎，弟黄门侍郎，迄永平世不迁。明帝体不安，召黄门侍郎防奉参医药，夙夜勤劳。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参医药事。公卿诸侯上书，言宜遵旧典，封舅氏。太后诏曰："外戚横恣，为世所传，永平中常自简练，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枢机之位。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饥饿，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诸王财令半楚、淮阳王，'吾子不当与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负先帝，下不亏先人之德，身服大练缣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无香薰之饰，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帅众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车如流水马如龙，苍头衣绿褠，领袖正白，顾视旁御者，远不及也。亦不谴怒，但绝其岁用，冀以默止谨耳。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禄食养其亲，奉修祭礼，身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大官之牲、郡国既珍、司农黍稷，身则衣御府之余缯，尚未足耶？必当得一县上令？长乐宫有负言之责，内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时，城门越骑校尉治母丧，起坟微大。后太后以为言，惶惧，即时削减成坟。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诸家，莫敢犯禁。广平、巨鹿、乐成王入问起居，见车骑鞍勒皆纯黑，无金银采饰，马不逾六尺，章帝缘太后意，白赐钱五百万。新平主衣绀缟直领，谪以不得厚赐。于是亲戚被服如一，教化不严而从，以躬亲率先之故也。置织室、蚕室濯龙中，后亲往来，占视于内，以为娱乐。教诸小王，试其诵论，衎衎和乐，日夕论道，以终厥身。其视养章帝过所生。章帝奉之，竭尽孝道。君子谓德后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诗》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谓也。

梁夫人嫕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调之妻，汉孝和皇帝之姨，恭怀皇后同产姊也。初，恭怀后以选入掖庭，进御于孝章皇帝，有宠，生和帝，立为太子，窦后母养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庆贺，闻窦后。窦后骄恣，欲专恣害外家，乃诬陷梁氏。时竦在本郡安定，诏书收杀之，家属移九真。后和帝立，窦后崩，诸窦以罪恶诛放。嫕从民间上书自讼曰："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皇天授命，育生明圣，托体陛下。为窦宪兄弟所谮诉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狱，体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独妾脱身，窜伏草野，尝恐殁命，无由自达。今遭陛下神圣之德，揽统万机，宪兄弟奸恶伏诛，海内旷然，各得其所。妾幸苏息，拭目更视，敢昧死自陈。父既湮没，不可复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远在绝域，不知死生。愿乞母、弟还本郡，收葬竦枯骨。妾闻文帝即位，薄氏蒙达；宣帝纪统，史氏复兴。妾自悲既有薄、史之亲，独不得蒙外戚余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杂讯问，知事明审，引见。嫕对上泣涕，赏赐义姊。嫕既素有节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宠之，称梁夫人，擢嫕夫樊调为郎中，迁羽林郎将。恭怀后遂乃改殡于承光宫，葬西陵。追谥竦为褒亲愍侯，征还母及弟等，及既到，乃封侯，食邑五千户。君子谓梁夫人以哀辞发家，开悟时主，荣父之魂，还母万里，为家门开三国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礼。《诗》云："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此之谓也。

说苑

[西汉]刘　向编撰　赵　凯整理

《说苑》二十卷，西汉刘向（约前七七——前六）编定。刘向是西汉著名的政论家、学者，“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而成此书。本书体例仿效《新序》，内容时限上溯三代，下及汉宣，而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事和佚闻为主。编定初衷有为帝王法戒之意；传至后世，又有补史之益。书中除《谈业》篇外，大多数章节都有对话体故事，可读性很强。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此次整理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卷一　君道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撙节安静以藉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徵舒。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间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

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险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人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也？"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矣。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返。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谓也。"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

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武王问太公曰："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对曰："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武王曰："何为以人言断？"太公对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为国何如？"太公对曰："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齐桓公问于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职，百姓疾怨，国多盗贼。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对曰："要在得贤而任之。"桓公曰："得贤奈何？"甯戚对曰："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举贤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临之，则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门而求见寡人者。"甯戚对曰："是君察之不明，举之不显，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国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谄谀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擅国权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则豪俊并兴，贤智求处；五阻不去，则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贤士之路。是故明王圣主之治，若

夫江海无不受，故长为百川之主。明王圣君无不容，故安乐而长久。因此观之，则安主利人者，非独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将著夫五阻，以为戒本也。”

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对曰：“婴闻之，国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齐国虽小，则何为不具官乎？”对曰：“此非臣之所复也。昔先君桓公，身体惰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甯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或闻高缭与夫子游，寡人请见之。”晏子曰：“臣闻为地战者不能成王，为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过，补婴之阙，特进仕之臣也，何足以补君！”

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愿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楚庄王既服郑伯，败晋师，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庄王喟然叹曰：“吾闻之，其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识其然也？越王勾践与吴人战，大败之，兼有九夷。当是时也，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群臣曰：“闻吾过而不告者，其罪刑。”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者也。昔者，晋文公与楚人战，大胜之，烧其军，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能以战胜而安者，其唯圣人乎！若夫诈胜之徒，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此得意而恐骄也。昔齐桓公得管仲、隰朋，辩其言，说其义，正月之朝，令具太牢，进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东面而立，桓公赞曰：“自吾得听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聪，不敢独擅，愿荐之先祖。”此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之不祥也。”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丛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故曰：“苟有志则无非事者，”此之谓也。

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乡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瘗，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时，有桑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庙，太戊从之。卜者曰：“吾闻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殃者，祸之先者也，见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桑谷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刑法违犯，桑谷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诸祖曰：‘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也，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溪谷满盈，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邑封不修，使人不时，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谓也？"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向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诗》曰："弗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请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焉。仲尼闻之，曰："昭王可谓知天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楚昭王之时，有云如飞鸟，夹日而飞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驿，东而问诸太史州黎，州黎曰："将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马说焉，则可。"令尹、司马闻之，宿斋沐浴，将自以身祷之焉。王曰："止。楚国之有不穀也，犹身之有胸胁也；其有令尹司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胸胁有疾。转之股肱，庸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侍者曰："命可长也，君胡不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绎。

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子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

汤曰："药食先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先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故药尝乎卑然后至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闻其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听之，必自他闻之，必自他择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为章，以数施之万物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大夫许诺，乃爵管饶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

越简子与栾激游，将沉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或谓赵简子曰："君何不更乎？"简子曰："诺。"左右曰："君未有过，何更？"君曰："吾谓是诺，未必有过也。吾将求以来谏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谏者，谏者必止，我过无日矣。"

韩武子田，兽已聚矣，田车合矣，传来告曰："晋公薨。"武子谓栾怀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猎也，兽已聚矣，田车合矣，吾可以卒猎而后吊乎？"怀子对曰："范氏之亡也，多辅而少拂。今臣于君辅也，畾于君拂也，君胡不问于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辍田。

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门，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

齐景公游于蒌。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驿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矣；至，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谄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归，鱼乘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鱼者也。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

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于众，而受若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齐人弑其君，鲁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杀其君乎？”师惧曰：“夫齐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纵一人之欲，以虐万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爱万夫之命，而伤一人之死，奚其过也！其臣已无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势使之也。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亏也，犹水火之相灭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专其政。故曰：“无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谓也。

卷二 臣术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何谓“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谊，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颇险，外容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持招国事，以为轻重，于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言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对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于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

不能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取去与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犹举绳，不伤于言，言足法于世，不害于身，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独专其赏，忠政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汤曰：“何谓臣而不臣？”伊尹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谓大顺也。”

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对曰：“三公者，所以参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

子贡问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贤者也。”子贡曰：“然则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赐，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闻进贤为贤耶？用力为贤耶？”子贡曰：“进贤为贤。”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进管仲也。闻子皮之进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问焉，曰：“寡人将置相，置于季成子与翟触，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闻之，贱不谋贵，外不谋内，疏不谋亲。臣者疏贱，不敢闻命。”文侯曰：“此国事也，愿与先生临事而勿辞。”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过翟黄，翟黄问曰：“吾闻君问相于先生，未知果孰为相？”李克曰：“季成子为相。”翟黄作色不说，曰：“触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子之言我于子之君也，岂与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问相于我，臣对曰：‘君不察故也。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为相。”翟黄不说，曰：“触何遽不为相乎？西河之守，触所任也；计事内史，触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进乐羊；无使治之臣，吾进先生；无使傅其子，吾进屈侯鲋。触何负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钟，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举，人主之师也；子之所举，人臣之才也。”翟黄迮然而惭曰：“触失对于先生，请自修然后学。”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为相矣。于是翟黄默然变色，内惭，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将焉归？”成公乾曰：“殆于屈春乎？”景公怒曰：“国人以为归于我。成公乾曰：“子资少，屈春资多。子义獲，天下之至忧也，而子以为友。鸣鹤与刍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鸱夷子皮日侍于屈春，损颇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为令尹，不敢专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归于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轩车，载华盖，黄金之勒，约镇簟席，如此者，其驷八十乘。子方望之，以为人君也。道狭，下抵车而待之。翟黄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车而趋，自投下风，曰：“触。”田子方曰：“子与！吾向者望子，疑以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将何以至此乎？”翟黄对曰：“此皆君之所以赐臣也，积三十岁，故至于此。时以闲暇，祖之旷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赐车舆之厚也？”翟黄对曰：“昔者，西河无守，臣进吴起，而西河之外宁；邺无令，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酸枣无令，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魏欲攻中山，臣进乐羊，而中山拔；魏无使治之臣，臣进李克，而魏国大治。是以进此五大夫者，爵禄倍，以故至于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国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黄对曰：“君母弟有公孙季成者，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进，师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进者，皆守职、守禄之臣也，何以至魏国相乎？”子方曰：“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子之五举者尽贤，子勉之矣，子终其次也。”

齐威王游于瑶台，成侯卿来奏事，从车罗绮甚众。王望之，谓左右曰：“来者何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与人者有以责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试问其说。”成侯卿至，上谒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说。”王曰：“诺。”对曰：“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粱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足究；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举此数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国之贫哉？”

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卫，征诸贾人。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将车之秦。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食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为衣

冠，与坐，公大悦。异日，与公孙支论政，公孙支大不宁，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君其得圣人乎？”公曰：“然。吾悦夫奚之言，彼类圣人也。”公孙支遂归，取雁以贺曰：“君得社稷之圣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明日，公孙支乃致上卿以让百里奚，曰：“秦国处僻民陋，以愚无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处其上，请以让之。”公不许，公孙支曰：“君不用宾相而得社稷之圣臣，君之禄也；臣见贤而让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请终致之。”公不许，公孙支曰：“臣不肖而处上位，是君失伦也。不肖失伦，臣之过；进贤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处位，废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将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为上卿以制之，公孙支为次卿以佐之也。

赵简子从晋阳之邯郸，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君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宝璧，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行人烛过年长矣，言未尝不为晋国法也，吾行忘令人辞且聘焉。”对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于景公，公曰：“朝寒，请进热食。”对曰：“婴非君之厨养臣也，敢辞。”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田泽之臣也，敢辞。”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为者也？”对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也。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吾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故忠臣者，能纳善于君，而不能与君陷难者也。”

晏子朝，乘敝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

景公饮酒，陈桓子侍，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请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公曰：“诺。”酌者奉觞而进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陈桓子曰：“君赐之卿位以尊其身，宠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禄莫厚于子。今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则是隐君之赐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请饮而后辞乎？其辞而后饮乎？”公曰：“辞然后饮。”晏子曰：“君赐卿位以显其身，婴不敢为显受也，为行君令也。宠之百万以富其家，婴不敢为富受也。为通君赐也。臣闻古之贤臣，有受厚赐而不顾其国族，则过之；临事守职不胜其任，则过之。君之内隶，臣之父兄，若有离散在于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隶，臣之所职，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战车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车驽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以君之赐，臣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简士，待臣而后举火者数百家，如此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公曰：“善。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饱。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过也。”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晏子再拜而辞曰：“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为君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箧存也，仁人不为也；厚取之君而无所施之，身死而财迁，智者不为也。婴也闻，为人臣，进不事上以为忠，退不克下以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辞不受也。

陈成子谓鸱夷子皮曰：“何与常也？”对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陈成子曰：“然子何以与常？”对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

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君有过，不谏诤，将危国殒社稷也。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

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故谏、诤、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礼，而闇君以为己贼，故明君之所赏，闇君之所杀也。明君好问，闇君好独，明君上贤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贤妒能而灭其业，罚其忠，而赏其贼，夫是之谓至闇，桀、纣之所以亡也。《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简子有臣尹绰、赦厥。简子曰："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誉也。"

高缭仕于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谏曰："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子曰："婴仄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

子贡问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

孙卿曰："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有人贵而不能为人上，贱而羞为人下，此奸人之心也。身不离奸心，而行不离奸道，然而求见誉于众，不亦难乎？"

公叔文子问于史叟曰："武子胜事赵简子久矣，其宠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胜博闻多能而位贱，君亲而近之，致敏以悫，貌而疏之，则恭而无怨色，入与谋国家，出不见其宠，君赐之禄，知足而辞，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故《传》曰："伤善者国之残也，蔽善者国之谗也，诉无罪者国之贼也。"

王制曰："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于众者，杀也。"

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予人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与人一箪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廪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卷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拒，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后为君子。立体有义矣。而孝为本；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队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礼矣，而嗣为本；生才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闻记不言，无务多谈；比近不说，无务修远。是以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贤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父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贤子之事亲，发言陈辞，应对不悖乎耳；趋走进退，容貌不悖乎目；卑体贱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亲以积德。子者，亲之本也，无所推而不从命；推而不从命者，惟害亲者也。故亲之所安，子皆供之。贤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为父，以国为家，以士人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难，不惮其劳，以成其义。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荣华槁矣。

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锺，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为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草木欲长，霜露不使。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曰："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

伯禽与康叔封朝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见之。"康叔封与伯禽见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其说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阳？有木焉名曰'桥'。"二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焉实而仰，返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见梓勃焉实而俯，返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安见君子？"二子对曰："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曾晰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蹷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晰听其歌声，令知其平也。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汝不闻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侍，大棰则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侍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杀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门，有罪不自知，处义难乎！

伯俞有过，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之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怜，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于意，见于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学之教也。时禁于其未发之曰预，当其可之曰时，相观而善之曰磨，学不陵节而施之曰驯。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逊，则坏乱而不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曰：有昭辟雍，有贤泮宫，田里周行，济济锵锵，而相从执质，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时，非求师正本，无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学问，以修其性。今人诚能砥砺其材，自诚其神明，睹物之应，通道之要，观始卒之端，览无外之境，逍遥乎无方之内，彷徉乎尘埃之外，卓然独立，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游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闲居心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虞，疏远世事，分明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义立度，以为法式，穷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遗业，生有荣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为者，偷慢懈惰，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无名。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是故砥砺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诗书辟立非我也，而可厉心。夫问讯之士，日夜兴起，厉中益知，以分别理，是故处身则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荣名，而不好问讯之道，则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躯也？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干将虽利，非人力不能自断焉；乌号之弓虽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虽高，不务学问不能致圣。水积成川，则蛟龙生焉；土积成山，则豫樟生焉；学积成圣，则富贵尊显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台庙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积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学者，所以返情治性尽才者也，亲贤学问，所以长德也；论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诗》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今夫辟地殖谷，以养生送死，锐金石，杂草药，以攻疾，各知构室屋以避暑雨，累台榭以避润湿。入知观其亲，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别，外有朋友之际，此圣人之德教，儒者受之传之，以教诲于后世。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犹食谷衣丝，而非耕织者也；载于船车，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于釜甑，须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违于情，而行矇于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亲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弃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诗》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谓也。

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

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开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亡，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孔子曰：“鲤，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则无根，无根则失理，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从上观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

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年，则可以达矣。”甯越曰：“请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不敢卧。”十三岁学，而周威公师之。夫走者之速也，而过二里止；步者之迟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

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孔子曰：“非此之问也，请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学，岂可及哉？”子路曰：“学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无谏臣则失政，士无教友则失德。狂马不释其策，操弓不返于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毁仁恶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人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有女其夫死，为之内私婿，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取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今子欲释古之学，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为是，用是为非乎？不顺其初，虽欲悔之，难哉！”

丰墙垸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坏必先矣。树本浅，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飘风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国，不崇仁义，不尊贤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变，车驰人走，指而祸至，乃始干喉燋唇，仰天而叹，庶几焉天其救之，不亦难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虽悔无及矣。”《诗》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忧于末也。

虞君问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壮之时，益积心技之术，以备将衰之色。色者必尽乎老之前，知谋无以异乎幼之时。可好之色，彬彬乎且尽，洋洋乎安托无能之躯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尝灭，而色不得以常茂。”〔此处文字有脱漏〕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之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

文公见咎季，其庙傅于西墙。公曰：“孰处而西？”对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对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墙坏而不筑。”公曰：“何不筑？”对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仆，仆顿首于轸曰：“《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国曰：“毋淫宫室，以妨人宅，板筑以时，无夺农功。”

楚恭王多宠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

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万人不复走。分未定，则一兔走使万人扰；分已定，则虽贪夫知止。今楚多宠子，而嫡位无主，乱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国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国既无基，又使百姓失望，绝其本矣。本绝则挠乱，犹兔走也。”恭王闻之，立康王为太子，其后犹有令尹围公子弃疾之乱也。

晋襄公薨，嗣君少。赵宣子相，谓大夫曰：“立少君，惧多难，请立雍。雍长，出在秦，秦大足以为援。”贾季曰：不若公子乐。乐有宠于国，先君爱而仕之翟，翟足以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于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见宣子，曰：“恶难也，故欲立长君，长君立而少君壮，难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异日，智伯与襄子饮，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辱’。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智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智伯，漆其首以为饮器。

卷四 立节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

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绝声，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饱，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安能行此？比干将死而谏逾忠，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而志逾彰，不轻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行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诗》曰：“彼其之子，硕大且笃。”非良笃修激之君子，其谁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则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圣之操也。《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

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我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辞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伋闻之，妄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伋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宋襄公兹父为桓公太子，桓公有后妻子曰公子目夷，公爱之。兹父为公爱之也，欲立之，请于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公不许。强以请公，公许之，将立公子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乃逃之卫，兹父从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兹父：“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兹父乃返，公复立之，以为太子，然后目夷归也。

晋骊姬谮太子申生于献公，献公将杀之。公子重耳谓申生曰：“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进辞？辞之必免于罪。”申生曰：“不可。我辞之，骊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骊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终哉？”重耳曰：“不辞则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于死，是恶吾君也。夫彰父之过而取美，诸侯孰肯纳之？入困于宗，出困于逃，是重吾恶也。吾闻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恶，勇不逃

死，如是者，吾以身当之。”遂伏剑死。君子闻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诗》曰：“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

晋献公之时，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骊姬为夫人，而国多忧，狐突称疾不出。六年，献公以谮诛太子，太子将死，使人谓狐突曰：“吾君老矣，国家多难，傅一出以辅吾君。申生受赐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复事献公。三年，献公卒，狐突辞于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诏，今事终矣。与其久生乱世也，不若死而报太子。”乃归自杀。

楚平王使奋扬杀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奋扬，使城父人执之以至。王曰：“言出于子口，入于两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贰也，奉初以还，故遣之。已而悔之，亦无及也。”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重过也，逃无所入。”王乃赦之。

晋灵公暴，赵宣子骤谏，灵公患之，使鉏之弥贼之。鉏之弥晨往，则寝门辟矣，宣子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寝。之弥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触槐而死。

齐人有子兰子者，事白公胜。胜将为难，乃告子兰子曰：“吾将举大事于国，愿与子共之。”子兰子曰：“我事子而与子杀君，是助子之不义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于难也。故不于子杀君，以成吾义。契领于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鸣者，在家而养其父，孝闻于楚国。王欲授之相，申鸣辞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鸣对曰：“舍父之孝子，而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于国，立义于庭，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鸣曰：“诺。”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为乱，杀司马子期，申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弃父而死，其可乎?”申鸣曰：“闻夫仕者身归于君，而禄归于亲。今既去子事君，得无死其难乎?”遂辞而往，因以兵围之。白公谓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围我，吾为之奈何?”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鸣闻之必来，因与之语。”白公曰：“善。”则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鸣曰：“子与吾，吾与子分楚国；子不与吾，子父则死矣。”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王赏之金百斤，申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杀也。

齐庄公且伐莒，为车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华舟同车侍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弗敢当。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间，不能入。隰侯重为右，曰：“吾闻古之士犯患涉难者，其去遂于物也。来，吾逾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顾而哭之。华舟后息，杞梁曰：“汝无勇乎？何哭之久也?”华舟曰：“吾岂无勇哉？是其勇与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与子同莒国。”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去长受赐，非正行也。且鸡鸣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阤而隅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之？为人臣之礼邪?”雍门子狄对曰：“臣闻之，昔者，王田于囿，左毂鸣，车右请死之，而王曰：‘子何为死?’车右对曰：“为其鸣吾君也。’王曰：‘左毂鸣者，工师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车右曰：‘臣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知有之乎?”齐王曰：“有之。”雍门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也，岂左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臣钧如雍门子狄，拟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归。”齐王葬雍门子狄以上卿之礼。

楚人将与吴人战，楚兵寡而吴兵众，楚将军子囊曰：“我击此，国必败，辱君亏地，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国郊，使人复于君曰：“臣请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为利也。而今诚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楚国终为天下弱矣。臣请死。”退而伏剑。君曰：“诚如此，请成子大夫之义。”乃为桐棺三寸，加斧质其上，以徇于国。

宋康公攻阿，屠单父，成公赵曰：“始吾不自知，

以为在千乘则万乘不敢伐，在万乘则天下不敢图。今赵在阿而宋屠单父，则是赵无以自立也，且往诛宋。”赵遂入宋，三月不得见。或曰：“何不因邻国之使而见之？”成公赵曰：“不可。吾因邻国之使而刺之，则使后世之使不信，荷节之信不用，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成公赵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则后世之忠臣不见信，辩士不见顾，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吾闻古之士怒则思理，危不忘义，必将正行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赵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单父，是辱名也；事诛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见天下之士！”遂立槁于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县叛，设禄邑、炊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与之。城北馀子田基独后至，祛衣将入鼎，曰：“基闻之，义者轩冕在前，非义弗乘；斧钺于后，义死不避。”遂祛衣将入鼎。佛肸播而止之。赵简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论有功者，用田基为始。田基曰：“吾闻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则中牟之士终身惭矣。”襁负其母，南徙于楚。楚王高其义，待以司马。

齐崔杼弑庄公。邢蒯聩使晋而返，其仆曰：“崔杼弑庄公，子将奚如？邢蒯聩曰：“驱之，将入死而报君。”其仆曰：“君之无道也，四邻诸侯莫不闻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难乎？”邢蒯聩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谏之，谏不听，我能去。今既不谏，又不去，吾闻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乱君之禄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驱车入死。其仆曰：“人有乱君，人犹死之；我有治长，可毋死乎？”乃结辔自刎于车上。君子闻之曰：“邢蒯聩可谓守节死义矣。死者，人之所难也，仆夫之死也，虽未能合义，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谓也。孟子曰：“勇士不忘丧其元。”仆夫之谓也。

燕昭王使乐毅伐齐，闵王亡。燕之初入齐也，闻盖邑人王歜贤，令于军曰：“环盖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谓歜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歜固谢燕人，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盖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悬其躯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歜布衣，义犹不背齐向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公子，立为襄王。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弗许也。王曰：“别君而党友，斯汝也。”左儒对曰：“臣闻之，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而言则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厉附，事穆公，不见识焉。冬处于山林，食杼粟；夏处洲泽，食菱藕。穆公以难死，朱厉附将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见识焉，今君难，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厉附曰：“始我以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将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夺之，王将杀之。大夫谏曰：“子倍自好也，争王雉，必有说，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战，楚大胜晋，归而赏功，申公子倍之弟进，请赏于王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王曰：“奚谓也？”对曰：“臣之兄读故记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发乎府而视之，于记果有焉，乃厚赏之。

卷五　贵德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

仁人之德教也，诚恻隐于中，悃愊于内，不能已于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陵弱，众暴寡，幼孤羸露，死伤系虏，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思施其惠，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此之谓也。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

求报于鬼神也。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人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辟地垦草，粪土树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后世，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

《周颂》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礼记》曰："上牲损则用下牲，下牲损则祭不备物。"以其舛之为不乐也。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荐进。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后行，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虽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为也。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妻子者，以其知营利，以妇人之恩抚之，饰其内情，雕画其伪，孰知其非真？虽当时蒙荣，然士君子以为大辱。故共工、欢兜、符里、邓析，其智非无所识也，然而为圣王所诛者，以无德而苟利也。竖刁、易牙，毁体杀子以干利，卒为贼于齐。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乱生；人臣而仁，国治主荣，明主察焉，宗庙太宁。夫人臣犹贵仁，况于人主乎？故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是以圣王贵德而务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财不足，请敛于民。"晏子曰："止。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自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此之谓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返之。晏子闻之，不待请而入见，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为者也？"景公曰："我探鷇，鷇弱，故返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贺之："吾君有圣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爵鷇，鷇弱，故返之，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对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

景公睹婴儿有乞于途者，公曰："是无归夫？"晏子对曰："君存，何为无归？使养之，可立而以闻。"

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不室者，论而供秩焉。"景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见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公问其故，对曰："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吾使佣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见曰："君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对曰："公待所见而施惠焉，则齐国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国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温舒上书言尚德缓刑，其词曰："陛下初即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德，天下幸甚。臣闻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吏是也。昔秦之时，灭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遏过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

声，日满于耳，虚美薰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内赖陛下厚恩，无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妇，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圣人所以伤，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诬词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成炼之者众，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无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政，离亲塞道，莫甚于治狱之吏。此臣所谓一尚存也。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传》曰：'山薮藏疾，川泽纳污，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闻，愿陛下察诽谤，听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烦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福履和乐，与天地无极，天下幸甚。"书奏，皇帝善之。后卒于临淮太守。

晋平公春筑台，叔向曰："不可。古者圣王贵德而务施，缓刑辟而趋民时。今春筑台，是夺民时也。夫德不施则民不归，刑不缓则百姓愁，使不归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夺其时，是重竭也。夫牧百姓，养育之；而重竭之，岂所以定命安存，而称为人君于后世哉？"平公曰："善。"乃罢台役。

赵简子春筑台于邯郸，天雨而不息，谓左右曰："可无趋种乎？"尹铎对曰："公事急，厝种而悬之，台夫虽欲趋种，不能得也。"简子惕然，乃释台罢役，曰："我以台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为台故，知吾之爱也。"

中行献子将伐郑，范文子曰："不可。得志于郑，诸侯仇我，忧必滋长。"郤至又曰："得郑是兼国也，兼国则王，王者固多忧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故无忧。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忧。今子见无土而欲富者乐乎哉？"

季康子谓子游曰："仁者爱人乎？"子游曰："然。""人亦爱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郑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珮，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瑟之声。仲尼之死，吾不闻鲁国之爱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产之与夫子，其犹浸水之与天雨乎？浸水所及则生，不及则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时雨，既以生，莫爱其赐。故曰譬子产之与夫子也，犹浸水之与天雨乎！"

中行穆子围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许。军吏曰："师徒不勤而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我独奚好焉，赏所甚恶，是失赏也。若所好何？若不赏，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请降，使人视之，其民尚有食也，不听。鼓人告食尽力竭，而后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天暑市远，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

郑伐宋，宋人将与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焉。及战，曰："畴昔之羊羹，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华元驰人郑师，宋人败绩。

楚王问庄辛曰："君子之行奈何？"庄辛对曰："居不为垣墙，人莫能毁伤；行不从周卫，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复问："君子之富奈何？"对曰："君子之富，假贷人，不德也，不责也；其食饮人，不使也，不役也，亲戚爱之，众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寿乐而不伤于惠，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东海下邳人也。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罹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敢隐情。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经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兴者。"令容高盖驷马车。及子封为西平侯。

孟简子相梁并卫，有罪而走齐，管仲迎而问之曰："吾子相梁并卫之时，门下使者几何人矣？"孟简子曰："门下使者有三千馀人。"管仲曰："今与几何人来？"对曰："臣与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对曰："其一人父死无以葬，我为葬之；一人母死无以葬，亦为葬之；一人兄有狱，我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管仲上车曰："嗟兹乎！我穷必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于诸侯，《春秋》讥之。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下之为恶尚不可止；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以此化于国人，国人安得不解于义？解于义而纵其欲，则灾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书螟，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

孙卿曰："夫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然乃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离散，亲戚被戮，然乃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致恶，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兽犹知近父母，不忘其亲也。人而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不若禽兽之仁也。凡斗者皆自以为是，而以他人为非，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与小人相贼害，是人之所谓以狐白补犬羊，身涂其炭，岂不过甚矣哉！以为智乎，则愚莫大焉；以为利乎，则害莫大焉；以为荣乎，则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则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恶多同。人之斗，诚愚惑失道者也。"《诗》云："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言斗行也。"

子路持剑，孔子问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卫。"孔子曰："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堵之内，而闻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围，何必持剑乎？"子路曰："由也请摄齐以事先生矣。"

乐羊为魏将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悬其子示乐羊，乐羊不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乐羊食之尽一杯。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其战。果下之，遂为魏文侯开地，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孟孙猎得麑，使秦西巴持归，其母随而鸣，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太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将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智伯还自卫，三卿燕于蓝台。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智果闻之谏曰："主弗备难，难必至。"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异于是。夫郤氏有车辕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祁之诉，范、中行有函冶之难，皆主之所知也。《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周书》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谋而愧人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惧！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听。自是五年而有晋阳之难，段规反而杀智伯于师，遂灭智氏。

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智伯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记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卷六　复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孔子曰："北方有兽，其名曰蟨，前足鼠，后足兔。是兽也，甚矣其爱蛩蛩、巨虚也，食得甘草，必啮以遗蛩蛩、巨虚；蛩蛩、巨虚见人将来，必负蟨以走。蟨非性之爱蛩蛩、巨虚也，为其假足之故也；二兽者亦非性之爱蟨也，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

赵襄子见围于晋阳，罢围，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五人皆怒。张孟谈谓襄子曰："晋阳之中，赫无大功，今与之上赏，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礼，唯赫也。子虽有功，皆骄寡人。与赫上赏，不亦宜乎？"仲尼闻之曰："赵襄子可谓善赏士乎！赏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礼矣。"

晋文公亡时，陶叔狐从。文公返国，行三赏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见咎犯曰："吾从君而亡，十有三

年，颜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返国，行三赏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与？我有大故与？子试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诚，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谊，蕃援我使我不得为非，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夫劳苦之士，是子固为首矣，岂敢忘子哉？”周内史叔兴闻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圣王先德而后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礼不越。”此之谓也。

晋文公入国，至于河，令弃边豆茵席，颜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后。咎犯闻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将返国，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返国乎？”对曰：“边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弃之；颜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执劳苦，而皆后之。臣闻国君蔽士，无所取忠臣；大夫蔽游，无所取忠友。今至于国，臣在所蔽之中矣，不胜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祸福利害，不与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

介子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为己力，不亦诬乎？”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母谓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与若俱隐，至死不复见。”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返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文公出见书，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

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焉。文公返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进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返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譥乾，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期；子欲禄耶，请今命廪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

邴吉有阴德于孝宣皇帝微时，孝宣皇帝即位，众莫知，吉亦不言。吉从大将军长史转迁至御史大夫，宣帝闻之，将封之。会吉病甚，将使人加绅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之，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其子孙。今此未获其乐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后病果愈，封为博阳侯，终飨其乐。

魏文侯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返报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操以进。”主书者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举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归赵，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乎？”平原君曰：“赵亡即胜虏，何为不忧？”李谈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谓至困。而君之后宫百数，妇妾荷绮縠，厨余粱肉。士民兵尽，或剡木为矛戟，而君之器物钟磬自恣。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而全，君何患无有？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间，分功而作之，家所有尽散以飨食士，方其危苦时，易为惠耳。”于是平原君如其计，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从李谈赴秦军，秦军为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李谈死，封其父为孝侯。

秦缪公尝出而亡其骏马，自往求之，见人已杀其马，方共食其肉。缪公谓曰：“是吾骏马也。”诸人皆惧而起，缪公曰：“吾闻食骏马肉不饮酒者杀人。”即以次饮之酒，杀马者皆惭而去。居三年，晋攻秦缪公，围之。往时食马肉者相谓曰：“可以出死报食马得酒之恩矣。”遂溃围，缪公卒得以解难，胜晋，获惠公以归。此德出而福返也。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三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奋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加诛也，臣终不敢从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尝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溅敌人矣。臣乃夜绝缨者也。”遂败晋军，楚得以强。此有

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赵宣孟将上之绛，见翳桑下有卧饿人，不能动。宣孟止车，为之下餐，自含而铺之，饿人再咽而能视。宣孟问："尔何为饿若此？"对曰："臣居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与之壶餐，脯二朐，再拜顿首受之，不敢食。问其故，对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将以贡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与汝。"乃复为之箪食，以脯二束与钱百，去之绛。居三年，晋灵公欲杀宣孟，置伏士于房中，召宣孟而饮之酒。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命房中士疾追杀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耶？请为君返死。"宣孟曰："子名为谁？"返走且对曰："何以名为？臣是翳桑下之饿人也。"遂斗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谓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尽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于万人乎？故曰："德无细，怨无小。人岂可无树德而除怨，务利于人哉？利施者福报，怨往者祸来，形于内者应于外，不可不慎也。此《书》之所谓"德无小"者也。《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君胡可不务爱士乎？

孝景时，吴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盎为吴相时，从史与盎侍儿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从史惧，亡归，盎自追，遂以侍儿赐之，复为从史。及盎使吴见围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司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不信，曰："公何为者也？"司马曰："臣故为君从史，盗侍儿者也。"盎乃敬对曰："公见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帐，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归报。

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让者怒，以其精气能使襄子动心，乃漆身变形，吞炭更声。襄子将出，豫让伪为死人，处于梁下。驷马惊不进，襄子动心，使使视梁下，得豫让。襄子重其义，不杀也。又盗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缮宫。襄子动心，则曰："必豫让也。"襄子执而问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杀中行君，子不能死，还反事之。今吾杀智伯，乃漆身为疠，吞炭为哑，欲杀寡人，何与先行异也？"豫让曰："中行君众人畜臣，臣亦众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为之用。"襄子曰："非义也，子壮士也！"乃自置车库中，水浆毋入口者三日，以礼豫让。让自知，遂自杀也。

晋逐栾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从者死。其臣曰："辛俞从之。"吏得而将杀之。君曰："命汝无得从，敢从何也？"辛俞对曰："臣闻三世仕于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为其赐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栾氏，受其赐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晋君释之。

留侯张良之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财求刺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国。故遂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购其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后卒随汉报秦。

鲍叔死，管仲举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从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说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鲍子尝与我有所说王者，而三不见听，鲍子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鲍子尝与我临财分货，吾自取多者三，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之不足于财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为之哀乎？"

晋赵盾举韩厥，晋君以为中军尉。赵盾死，子朔嗣为卿。至景公三年，赵朔为晋将，朔取成公姊为夫人。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梦见叔带持龟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曰："此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赵朔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晋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赵穿弑灵公，盾虽不知，犹为首贼。臣杀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复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厥告赵朔趋亡，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且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后生男乳，朔客程婴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曰："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疾问韩厥，韩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有绝祀。今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云："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对。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

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令，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军，将军遂返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故复于彼。非程婴则赵孤不全，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

北郭骚踵见晏子曰："窃悦先生之义，愿乞所以养母者。"晏子使人分仓粟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有间，晏子见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悦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者。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更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今去齐国，齐国必侵矣。方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绝颈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杀也。公闻之，大骇，乘驰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返之，晏子不得已而返之。闻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叹曰："婴不肖，罪过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吴赤市使于智氏，假道于卫。甯文子具纻絺三百制，将以送之。大夫豹曰："吴虽大国也，不坏交，假之道则亦敬矣，又何礼焉？"甯文子不听，遂致之。吴赤市至于智氏，既得事，将归吴。智伯命造舟为梁。吴赤市曰："吾闻之，天子济于水，造舟为梁，诸侯维舟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职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视之，视则用兵在后矣，将以袭卫。吴赤市曰："卫假吾道而厚赠我，我见难而不告，是与为谋也。"称疾而留，使人告卫，卫人警戒。智伯闻之，乃止。

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谋欲伐齐，愿先生与寡人共忧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复大笑而不应，三问而不应。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国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国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一奁饭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洿邪，得谷百车，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

阳虎得罪于卫，北见简子曰："自今以来不复树人矣。"简子曰："何哉？"阳虎对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树者过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过半矣；过境之士，臣所立者亦过半矣。今乃堂上之人亲却臣于君；朝廷之吏亲危臣于众；边境之士亲劫臣于兵。"简子曰："唯贤者为能报恩，不肖者不能。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自今以来择人而树，毋已树而择之。"

魏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僮子衣青白衣而侍于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战，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贼心为足矣，今滋甚。君之宠此子也，又且以谁之父杀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后，兵革不用。

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役之于注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

东闾子尝富贵而后乞。人问之曰："公何为如是？"曰："吾自知。吾尝相六七年，未尝荐一人也；吾尝富三千万者再，未尝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难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恶，数之理也，人而得之，在于外假之也。"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之父争田，不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为仆。夺庸织之妻，而使织为参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鞭抶织，织怒。歜曰："人夺汝妻而不敢怒，一抶汝，庸何伤？"织曰："孰与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谋杀公，纳之竹中。

楚人献龟于郑灵公，公子家见。公子宋之食指动，谓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龟，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谋先，遂弑灵公。

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

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耻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修道理内，政橛机之礼，壹妃匹之际，则莫不慕义礼之荣，而恶贪乱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孙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夫诛、赏者所以别贤、不肖，而列有功与无功也，故诛、赏不可以缪，诛、赏缪则善、恶乱矣。夫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善不劝，恶不惧，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尝闻也。《书》曰："毕协赏罚。"此之谓也。

水浊则鱼困，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必崩，岸竦则必阤。故夫治国譬若张琴，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曰："急辔衔者，非千里御也。"

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诗》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谓也。

公叔文子为楚令尹，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严矣。"文子曰："朝廷之严也，宁云妨国家之治哉？"公叔子曰："严则下喑，下喑则上聋，聋喑不能相通，何国之治也？盖闻之也，顺针缕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实仓廪，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尝有所不受也。"

卫灵公谓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谨之于庙堂之上，而国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而毋畏？"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无愚夫愚妇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圣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对曰："夫短绠不可以汲深井，知鲜不可以与圣人之言，慧士可与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为，非众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唯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杀也，可麾而致也；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

卫灵公问于史鳍曰："政孰为务？"对曰："大理为务，听狱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断者不可属也，故曰大理为务。"少焉，子路见公，公以史鳍言告之，子路曰："司马为务。两国有难，两军相当，司马执桴以行之，一斗不当，死者数万，以杀人为非也，此其为杀人亦众矣，故曰司马为务。"少焉，子贡入见，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贡曰："不识哉！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狱之所听？兵革之不阵，奚鼓之所鸣？故曰教为务也。"

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讼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躬行不从，而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迟故也。今是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弗逾乎？《诗》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不至，刑错而不用也。"于是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有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凯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

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淫役以疲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武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不阴害，不华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台池以疲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更也。"

成王问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夏、殷之臣，反仇桀、纣而臣汤、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归神农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无惧也?"

仲尼见梁君，梁君问仲尼曰："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为之奈何?"仲尼对曰："千乘之君，万乘之主，问于丘者多矣，未尝有如主君问丘之术也。然而尽可得也。丘闻之，两君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之得；毋杀不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益士禄赏，则竭其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尚贤使能，则官府治。"梁君曰："岂有不然哉！"

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来远。'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诸侯宾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齐景公奢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之乐不解，一旦而赐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于节用。此三者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此伤离散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蔑资，曾莫惠我师。'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曰："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苛令吾不布，吾已闭心矣，何闭于门哉！"

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之不洁，寡人之丑也。国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丑也。"子产相郑，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也。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善断事；子太叔善决而文；公孙挥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能否，又善为辞令；裨谌善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有事，乃载裨谌与之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断之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

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义。"豹曰："敢问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豪俊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办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亦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贱，宓子贱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治，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性事情，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语丘所以为之者。"曰："不齐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之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学矣。中节也，中民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者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

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

宓子贱为单父宰，辞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许也，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譬如高山深渊，仰之不可极，度之不可测也。"子贱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昼曰："夫投纶错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其为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鲂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学焉得习，以是学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鬻鬻不足及亲戚，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说，而复往见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贱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虽少，鬻鬻得及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公事虽急，夜勤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后治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会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子强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

子路治蒲，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

子贡为信阳令，辞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顺之，因天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贤，是谓夺也；以贤伐不肖，是谓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谓暴也；取人善以自为己，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吾闻之曰，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谓蔽贤也；扬人之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足亲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伤也；言人之恶者，无所得而有所伤也。故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己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晋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管仲对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谓也？"管仲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容，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

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道术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国之所患也。”

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言进，则善无由入矣。”

复槁之君朝齐，桓公问治民焉，复槁之君不对，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与民共甘苦饥寒乎？夫以我为圣人也，故不用言而谕。”因礼之千金。

晋文公时，翟人有献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叹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为罪也。”大夫栾枝曰：“地广而不平，财聚而不散，独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说也。”栾枝曰：“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

晋文侯问政于舅犯，舅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古之所谓致师而战者，其此之谓也。”

晋侯问于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蚀之。寡人学惛焉，《诗》所谓‘彼日而蚀，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择人，三曰从时。”

延陵季子游于晋，入其境曰：“嘻，暴哉国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国乎！”立其朝曰：“嘻，乱哉国乎！”从者曰：“夫子之入晋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亩荒秽而不休，杂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国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视而不下问，其臣善伐而不上谏，吾是以知其国之乱也。”

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对曰：“君之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求买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而国莫之服也。

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毂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孔子可谓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

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自是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远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存耳。政事无如膺之矣。”

古之鲁俗，涂里之间，罗门之罗，收门之渔，独得于礼，是以孔子善之。夫涂里之间，富家为贫者出；罗门之罗，有亲者取多，无亲者取少；收门之渔，有亲者取巨，无亲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所谓四民者，士、农、工、商也。”

婚姻之道废，则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兴矣。

卷八　尊贤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将怀远而致近也。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释父兄与子

孙，非疏之也；任庖人、钓屠、与仇雠、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数矣。是故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将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齐、秦之必霸也。岂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国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桓公于是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甯戚，三存亡国，一继绝世，救中国，攘戎狄，卒胁荆蛮，以尊周室，霸诸侯。晋文公用咎犯、先轸、阳处父，强中国，败强楚，合诸侯，朝天子，以显周室。楚庄王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据有雍州，攘败西戎。吴用延州来季子，并冀州，扬威于鸡父。郑僖公富有千乘之国，贵为诸侯，治义不顺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贤也。至简公用子产、裨谌、世叔、行人子羽，贼臣除，正臣进，去强楚，合中国，国家安宁，二十余年无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远乎，贤者之厌难折冲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负羁之谏，败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任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视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国家惛乱而良臣见。鲁国大乱，季友之贤见，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忧，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后，邾击其南，齐伐其北，鲁不胜其患，将乞师于楚以取全耳。故《传》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买不可使戍卫，公子遂不听君命而擅之晋，内侵于臣下，外困于兵乱，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贤，而后乃渐变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损也。夫得贤失贤，其损益之验如此，而人主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见贤，无可奈何矣；若智能见之，而强不能决，犹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乱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以鲁庄公不知季子之贤乎？安知疾将死，召季子而授之国政？授之国政者，是知其贤也。此二君知能见贤，而皆不能用，故宋殇公以杀死，鲁庄公以贼嗣。使宋殇早任孔父，鲁庄素用季子，乃将靖邻国，而况自存乎！

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为仲父。百里奚，乞食于路，傅卖五羊之皮，秦穆委之以政。甯戚，故将车人也，叩辕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国。司马喜，髌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胁拉齿于魏，而后为应侯。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故《诗》曰：'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絺纻。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圣主，几行乞丐，枯死于中野，譬犹绵绵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声音而风，感而动乎心。甯戚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而举之；鲍龙跪石而登嵯，孔子为之下车；尧、舜相见，不违桑阴；文王举太公，不以日久。故贤圣之接也，不待久而亲；能者之相见也，不待试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与之临财分货，乃知其廉也；非必与犯难涉危，乃知其勇也。举事决断，是以知其勇也；取与有让，是以知其廉也。故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也；见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节见，则百节知矣。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占未发，睹小节固足以知大体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文公以晋国霸，而厉公以见弑于匠丽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湣王以弑死于庙梁；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故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国独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返位；齐有田单，襄王得国。由此观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夏民从；越王不隳旧冢，而吴人服，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故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则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贼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为相，七十言而说乃听，遂使桓公除报仇之心，而委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纣杀王子比干，箕子披发而佯狂；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自是之后，殷兼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燕校地计众，非与齐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

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镜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举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死尚如是其厚也，况当世而生存者乎？则其弗失可识矣。

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舆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任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与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伯牙子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复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非独鼓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

周威公问于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废者起之，四方之士则四面而至矣。穷者不达，亡者不存，废者不起，四方之士则四面而叛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间。夫士存则君尊，士亡则君卑。"周威公曰："士一至如此乎？"对曰："君不闻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王将杀之，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又有士曰苗贲皇，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鄢陵之战。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两堂之战。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杀其父兄，出亡走吴，阖闾用之，于是兴师而袭郢。故楚之大得罪于梁、郑、宋、卫之君，犹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国。由是观之，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无贵乎！"

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拑者，无取健者，毋取口锐者。"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拑者大给利，不可尽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悫愿顺，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厚重，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乎？夫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齐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叹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欤？"弦章对曰："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

赵简子游于河而乐之，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乘跪而对曰："夫珠玉无足，去此数千里而所以能来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来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赵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谓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对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卑；益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

齐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说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骅骝骐骥，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无以应。

卫君问于田让曰："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缯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让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诛罚，不可以理避也。犹举杖而呼狗，张弓而祝鸡矣，虽有香饵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卫相齐，遇逐，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二十有七人而问焉，曰："士大夫谁能与我赴诸侯者乎？"田饶等皆伏而不对。宗卫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难用也？"饶对曰："非士大夫之难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卫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饶对曰："厨中有臭肉，则门下无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纨素绮绣，靡丽堂楯，从风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缘衣；果园梨栗，后宫妇人摭以相掷，而士曾不得一尝。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于是宗卫面有惭色，逡巡避席而谢曰："此卫之过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对曰："卫灵公。"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间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鳍去卫，灵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鳍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其贤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闲居，喟然而叹曰："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愿闻其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则可；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则可。夫有道又谁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闻之，以众攻寡而无不消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君子乎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为我请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穷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吾未见以国待亡者也。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吾未见以家待亡者也。贫穷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不得贫穷乎？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语。文侯叹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闻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进于此者，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若得以智骄我者，岂不及古之人乎？"

晋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随会不扶。文侯曰："会，夫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对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谓重死？"对曰："身死，妻子为戮焉。"随会曰："君奚独问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问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随会对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为谋，辩士不为言，仁士不为行，勇士不为死。"文侯援绥下车，辞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愿诸大夫勿罪也。"

齐将军田瞶出将，张生郊送曰："昔者，尧让许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齐辞诸侯之位而不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于陵仲子辞三公之位而佣为人灌园，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过去君弟，变姓名，免为庶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辞之而实羞之。今将军方吞一国之权，提鼓拥旗，被坚执锐，旋回十万之师，擅斧钺之诛，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骄士。"田瞶曰："今日诸君皆为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独教之以圣人之道，谨闻命矣。"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黄，踞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毋乃难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也，士不中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由，《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此极非其贵者耳，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

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而数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贵子韦也，入与共食，出与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子罕来，复召子韦而贵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韦也，君亡不从，来又复贵之，君独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韦，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复也，尚是子韦之遗德余教也，吾故贵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树以从我者，奚益于吾亡哉？"

杨因见赵简主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走来见。"简主闻之，绝食而叹，跽而行。左右进谏曰："居乡三逐，是不容众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见过八矣。"简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丑妇之仇也，盛德之士，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见之，因授以为相，而国大治。由是观之，远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应侯与贾午子坐，闻其鼓琴之声，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贾午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人悲耳。"急张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哉。"

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为寡人用之。"于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大笑不应。三笑不应，王艴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对曰："臣非敢以大王语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一奁饭、一壶酒、三鲋鱼，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车，传之后世，洋洋有余。'臣笑其赐鬼薄而请之厚也。"于是王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华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齐奔楚，楚王郊迎至舍，问曰："楚，万乘之国也；齐，亦万乘之国也，常欲相并，为之奈何？"对曰："易知耳。齐使申孺将，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至擒将军首而返耳；齐使田居将，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齐使眄子将，楚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而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如是则王仅得存耳。"于是齐使申孺将，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至擒将军首返。于是齐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将。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田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益王车属九乘，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领齐祛，问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为人，侮贤者而轻不肖者，贤、不肖者俱不为用，是以亡也；田居为人，尊贤者而贱不肖者，贤者负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眄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是以王仅得存耳。"

魏文侯觞大夫于曲阳。饮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蹇重举酒进曰："臣请浮君。"文侯曰："何以？"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饮之，釂而不让，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也。"

赵简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黡曰："安用之？"简子曰："良臣，人所愿也，又何问焉？"曰："君以为无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听则进，否则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难，出在于外，又不能入，亡而弃之，何良之为？若不弃，君安得之？夫良将营其君，使复其位，死而后止。何日以来？若未能，乃非良也。"简子曰："善。"

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仇之。贤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晋、荆战于邲，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景公将许之。士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景公曰："善。"乃使复将。

卷九 正谏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羁合礼。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而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钟鼓之间，左伏杨姬，右拥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钟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刀，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不治城郭，曰："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曰："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曰："晋人咎犯也，欲以乐见。"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愿昧死御。"平公曰："诺。"咎犯申其左臂而诎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画，不峻城阙；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余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敢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

孟尝君将西入秦，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若以鬼道谏我，我则杀之。"谒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闻。"曰："请客入。"客曰："臣之来也，过于淄水上，见一土耦人，方与木梗人语。木梗人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返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若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楚庄王伐阳夏，师久而不罢，群臣欲谏而莫敢。庄王猎于云梦，椒举进谏曰："王所以多得兽者，马也，而王国亡，王之马岂可得哉？"庄王曰："善！"不穀知诎强之可以长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饮诸大夫酒，以椒举为上客，罢阳夏之师。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齐客茅焦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焦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邪？"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

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人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人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人。"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人，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否？"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乃解衣伏质。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返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人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已闻之，士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途，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之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返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色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

齐桓公谓鲍叔曰："寡人欲铸大钟，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敢问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围谭三年，得而不自与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刬令支而返者，武也。吾为葵丘之会，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国，寡人不受者，义也。然则文、武、仁、义，寡人尽有之矣，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君直言，臣直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坛场之上，诎于一剑，非武也。侄娣不离怀衽，非文也。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除君过言，天且闻之。"桓公曰："寡人有过，子幸记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几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人君游者尽以亡其国，愿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台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为绝我游乎？"怒而击之。于是令尹子西驾安车四马径于殿下，曰："今日荆台之游，不可不观也。"王登车而拊其背曰："荆台之游，与子共乐之矣。"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曰："臣不敢下车，愿得有道，大王肯听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若司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谀臣也。愿大王杀臣之躯，罚臣之家，而禄司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听公，子独能禁我游耳，后世游之，无有极时，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后世易耳。愿大王山陵崩阤，为陵于荆台，未尝有持钟鼓管弦之乐，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还车，卒不游荆台，令罢先置。孔子从鲁闻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于十里之前，而权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保申谏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于云泽，三月不返；及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匍伏，将笞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托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于王，无负于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闻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趋出，欲自流，乃请罪于王。王曰："此不穀之过，保将何罪？"王乃变行从保申，杀如黄之狗，折箘簬之矰，逐丹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保申敢极言之功也。萧何、王陵闻之曰："圣主能奉先世之业，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誉之至今，明主、

忠臣、孝子以为法。

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对曰："君为驰底之台，上可以发千兵，下可以陈钟鼓，诸侯闻君者，亦曰：'奚以敬台？奚以敬民？'所敬各异也。"于是平公乃罢台。

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有夙笑。"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返，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

景公为台，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君不胜欲为台，今复欲为钟，是重敛于民，民之哀矣。夫敛民之哀而以为乐，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马，其圉人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令知其罪而杀之。"公曰："诺。"晏子举戈而临之曰："汝为吾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人，闻于四邻诸侯，汝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烛雏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雏有罪，请数之以其罪，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雏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烛雏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

景公正昼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返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问曰："君何故不朝？"对曰："昔者，君正昼披发，乘六马，御妇人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返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返，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见，公曰："昔者，寡人有罪，披发乘六马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返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赐，得率百姓以守宗庙。今见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犹可以齐于诸侯乎？"晏子对曰："君无恶焉。臣闻之，下无直辞，上无隐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辞，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请赏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谏。"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资无正，时朝无事。

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前驱报闾，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报闾，曰："君至!"司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报闾，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击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君子曰："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败吴于姑苏，伤阖闾指。军却，阖闾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是夕，阖闾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三年，伐越，败越于夫湫。越王勾践乃以兵五千人，栖于会稽山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 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其后五年，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不可。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腹心之疾，齐犹疥癣耳，而王不先越，乃务伐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遂与邹、鲁之君会以归，益疏子胥之言。其后四年，吴将复北伐齐。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辞伪诈而贪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盘庚》曰：'古人有颠越不恭。'是商所以兴也。愿王释齐而先越，不然，将悔之无及也已。"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谓其子曰："吾谏王，王不我用，吾今见吴之灭矣，汝与吴俱亡无为也。"乃属其子于齐鲍氏，而归报吴王。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其怨望猜贼，为祸也深。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计谋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侥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齐也，乃属其子于鲍氏。夫人

臣内不得意，外交诸侯 ，自以先王谋臣，今不用，常怏怏，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言之，吾亦疑之。”乃使使赐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谗臣宰嚭为乱，王顾反诛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时，诸弟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吴国与我，我顾不敢当，然若之何听谗臣杀长者！”乃告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著之吴东门，以观越寇之灭吴也。”乃自刺杀。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乃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后十余年，越袭吴。吴王还与战，不胜；使大夫行成于越，不许。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简公曰：“田常与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虽叛而危之，不可。愿君去一人。”简公曰：“非细人之所敢议也。”居无几何，田常果攻宰予于庭，贼简公于朝，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鲁襄公朝荆。至淮，闻荆康王卒，公欲还。叔仲昭伯曰：“君之来也，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为还？”大夫皆欲还，子服景伯曰：“子之来也，为国家之利也，故不惮勤劳，不远道途，而听于荆也，畏其威也。夫义人者，固将庆其喜而吊其忧，况畏而聘焉者乎？闻畏而往，闻丧而还，其谁曰非侮也？芈姓是嗣，王太子又长矣，执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说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后人，其仇滋大，以战小国，其谁能止之？若从君而致患，不若违君以避难。且君子计而后行，二三子其计乎？有御楚之术，有守国之备，则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时，吴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闻之，为书谏王，其辞曰：“君王之外臣乘，窃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地，方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忠臣不敢避诛以直谏，故事无废业，而功流于万世也。臣诚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诚愿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之言。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且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而重惊之，系方绝而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诚能用臣乘言，一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如重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保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无益也，不知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于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从来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绳久之，乃以啮木。木非石之钻，绳非木之锯也，而渐靡使之然。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于蘖，可引而绝，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长，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行恶为非，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诚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吴王不听，卒死丹徒。

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天帝曰：“当是之时，若安置而形？”白龙对曰：‘我下清冷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今弃万乘之位，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晏子复于景公曰：“朝居严乎？”公曰：“朝居严则曷害于治国家哉？”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谓之喑，上无闻则谓之聋，聋喑则非害治国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廪，合疏缕之纬以成帏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距而不入者哉！”

卷十 敬慎

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诚，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谚曰：“诚无垢，思无辱。”夫不诚不思，而以

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尝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其戒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坚于刚也。”平子曰：“善哉！然则子之行何从？”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刚为？”平子曰：“柔无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纽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为脆也？天之道，微者胜。是以两军相加，而柔者克之；两仇争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亏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夫怀谦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则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由不刚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灾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吾无颜氏之才，何以告汝？虽无能，君子务益。夫华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飞鸟以山为卑而层巢其巅，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能无以利害身，则辱安从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单快曰：“国有五寒，而冰冻不与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厉，三曰谋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国家败，五曰不能治内而务外。此五者一见，虽祠无福，除祸必得，致福则贷。”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至殷王武丁之时，先王道缺，刑法弛，桑谷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谷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此迎天时，得祸反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石雠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亲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亲佞近谗足以亡，举百事不时足以亡，使民不节足以亡，刑罚不中足以亡，内中失众心足以亡，外嫚大国足以亡。"

夫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齐顷公，桓公之子孙也，地广民众，兵强国富，又得霸者之余尊，骄蹇怠傲，未尝肯出会同诸侯。乃兴师伐鲁，返败卫师于新筑，轻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大败齐师，获齐顷公，斩逢丑父。于是惧然大恐。赖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归。吊死问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外金石丝竹之声，远妇女之色，出会与盟，卑下诸侯，国家内得行义，声问震乎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为来，尊宠不武而得之，可谓能诎免变化以致之。故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晋文公是其效也。晋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飨国。飨国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诸侯背叛，天子失道，出居于郑。文公于是悯中国之微，任咎犯、先轸、阳处父，畜爱百姓，厉养戎士。四年，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执曹伯还。败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听，天下旷然平定，周室尊显。故曰：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三用师，且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不能服，罢诸侯而归。自此而怠政事，为狄泉之盟，不亲至，信衰谊缺，如罗不补，威武诎折不信，则诸侯不朝，郑遂叛，夷、狄内侵，卫迁于商丘。故曰：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击趋而入见，宾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独不起，文侯有不说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称曰："为子起欤，无如礼何；不为子起欤，无如罪何。请为子诵：楚恭王之为太子也，将出之云梦，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趋避家人之门中。太子下车，从之家人之门中，曰：'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吾闻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见子之面，今而后记子之心。审如此，汝将何之？'"文侯曰："善。"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

子赣之承，或在涂，见道侧巾弊布拥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绰。子赣问焉，曰："此至承几何？"嘿然不对。子赣曰："人问乎己而不应，何也？"屏其拥蒙而言曰："望而黩人者，仁乎？睹而不识者，智乎？轻侮人者，义乎？"子赣下车曰："赐不仁，过问三言，可复闻乎？"曰："是足于子矣，吾不告子。"于是子赣三偶则式，五偶则下。

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后来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秦孰强？"对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孟尝、芒卯之贤。"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范中行氏，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满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于车上，智伯氏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虽强，不过智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愿王之必易也！"于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

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贤，无以骄人；聪明圣智，与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齐桓公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于礼可乎？"管仲对曰："臣闻酒人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谷阳持酒而进之。子反曰："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谷阳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醉而寝。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于是恭王驾往，入幄闻酒臭，曰："今日之战，所恃者司马；司马至醉如此，是亡吾国而不恤吾众也，吾无以复战矣！"于是乃诛子反以为戮，还师。夫谷阳之进酒也，非以妒子反，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

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春秋》有其戒，晋先轸是也。先轸欲要功获名，则以秦不假道之故，请邀秦师。襄公曰："不可。夫秦伯与吾先君有结，先君一日薨，而兴师击之，是孤之负吾先君，败邻国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轸曰："先君薨而不吊赠，是无哀吾丧也；兴师经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毕尚薄屋，无哀吾丧也。兴师。"卜曰："大国师将至，请击之。"则听先轸。兴兵，邀之淆，击之，匹马只轮无脱者。大结怨构祸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烂国家，十有余年，卒丧其师众，祸及大夫，忧累后世。故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鲁哀公问孔子曰："予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乎？"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裂绝世祀，荒淫于乐，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肢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变色曰："善。"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

鲁哀侯弃国而走齐，齐侯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早？"鲁哀侯曰："臣始为太子之时，人多谏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爱臣，臣爱而不近也。是则内无闻而外无辅也。是犹秋蓬，恶于根本，而美于枝叶，秋风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游中路，闻哭者声，其音甚悲。孔子曰："驱之！驱之！前有异人音。"少进，见之，丘吾子也，拥镰带索而哭。孔子辟车而下，问曰："夫子非有丧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对曰："吾有三失。"孔子曰："愿闻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学问，周遍天下，还后吾亲亡，一失也；事君奢骄，谏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后绝，三失也。树欲静乎风不定，子欲养乎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则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

孔子论《诗》，至于《正月》之六章，惧然曰："不逢时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违上离俗则危身，世不与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则孽也。是以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故贤者不遇时，常恐不终焉。《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此之谓也。"

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爵者不得，大爵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罗网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亏，谗谀乱正心，众口使意回。忧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污辱难湔洒，败事不可复追。不深念远虑，后悔当几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谩谀者，穷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趋祸之路也。故曰：

去侥幸，务忠信，节嗜欲，无取虐于人，则称为君子，名声常存。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早豫，存亡在于得人。慎终如始，乃能长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要道也。

颜回将西游，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诚以信，三曰富而贵，毋敢以骄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宽以静。思此五者，则无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时。凶命不至，而祸不来。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贵人者，非贵人也，自贵也。昔者，吾尝见天雨金、石与血；吾尝见四月、十日并出，有与天滑；吾尝见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宫之破，大国之灭；吾尝见高山之为裂，深渊之沙竭，贵人之车裂；吾尝见稠林之无木，平原为溪谷，君子为御仆；吾尝见江河干为坑，正冬采榆叶，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万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无戒而不慎五本哉！

鲁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阴，夏日行阳，市次不敢不行参，行必随，坐必危，一食之间，三起不羞。见衣裘褐之士，则为之礼。鲁君问曰：“机子年甚长矣，不可释恭乎？”机氾对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学恭，以除其刑。对君之坐，岂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岂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谓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鸿鹄飞冲天，岂不高哉？矰缴尚得而加之；虎豹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誉人者少，恶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质之加于氾者，何释恭为！”

成回学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问其故何也，回对曰：“臣闻之，行者比于鸟，上畏鹰鹯，下畏网罗。夫人为善者少，为谗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祸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节之亏，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卷十一　善说

孙卿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忻愤满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也。’”《诗》云：“无易由言，无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自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与王地，则王奈何？故不若与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祸。”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荆也。祸之适吴，何日之有！”陈侯从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门而右，不善吾者入门而左。”有中门而立者。桓公问焉，对曰：“管子之智可与谋天下，其强可与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断焉，驱民而归之，是亦可夺也。”桓公曰：“善。”乃谓管仲：“政则卒归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

齐宣王出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为少耶？”谓左右复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闾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来观，父老幸而劳之，故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独不拜。寡人自以为少，故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独不拜。寡人得无有过乎？”闾丘先生对曰：“惟闻大王来游，所以为劳大王，望得寿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贵于大王。”王曰：“天杀生有时，非寡人所得与也，无以寿先生；仓廪虽实，以备灾害，无

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丘先生对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愿大王选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寿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然则仓廪将虚也；赐臣无徭役，然则官府无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齐王曰：“善！愿请先生为相。”

孝武皇帝时，汾阴得宝鼎，而献之于甘泉宫。群臣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周鼎，而寿王独以为非，何也？寿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臣闻夫周德始产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太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洞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并至，征祥毕见。昔始皇帝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宝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吾丘寿王黄金十斤。

晋献公之时，东郭民有祖朝者，上书献公曰：“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朝朝其君，举而晏。御呼车，骖亦呼车。御肘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何为藉呼车？’骖谓其御曰：‘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辔衔耳。子今不正辔衔，使马卒然惊，妄轹道中行人。必逢大敌，下车免剑，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宁能辟子之辔，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呼车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设使肉食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深忧，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献公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也。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返，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闻周氏之喾，韩氏之卢，天下疾狗也。见兔而指属，则无失兔矣；望见而放狗也，则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属之者罪也。”孟尝君曰：“不然。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阤。君子诚能刑于内，则物应于外矣。夫土壤且可为忠，况有食谷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见鹪鹩巢于苇苕，著之以发建之，女工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也，何则？所托者然也。”于是孟尝君复属之齐王，齐王使为相。

陈子说梁王，梁王说而疑之，曰：“子何为去陈侯之国，而教小国之孤于此乎？”陈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时。昔傅说衣褐带剑而筑于秕傅之城，武丁夕梦旦得之，时王也；甯戚饭牛康衢，击车辐而歌《硕鼠》，桓公得之，时霸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人虏，穆公得之，时强也。论若三子之行，未得为孔子骖徒也；今孔子经营天下，南有陈、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尝离也。孔子之时不行，而景公之时怠也。以孔子之圣，不能以时行说之怠，亦独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齐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发，范蠡、大夫种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结，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当犬吠，衣羊裘者当羊鸣，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无为变乎？”景公曰：“子真为勇悍矣！今未尝见子之奇辩也，一邻之斗也？千乘之胜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谓者何也。夫登高临危，而目不眩，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渊，刺蛟龙，抱鼋鼍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罴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悍也；不难断头，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广廷，作色端辩，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后虽有斧质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尽釂，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游水之上。大夫拥钟锤悬令执桴号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盥手而称曰："君独不闻，夫鄂君子晰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极荫芘，张翠盖，而擒犀尾，班丽袿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晰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晰乃揄脩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晰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令尹何以逾于鄂君子晰？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适遭暴乱无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处势隐绝，不及四邻，诎折加厌，袭于穷巷，无所告诉；不若交欢相爱，无怨而任离，远赴绝国，无复相见之时；不若少失二亲，兄弟别离，家室不足，忧蹙盈胸。当是之时也，固不可以闻飞鸟疾风之声，穷穷焉固无乐已。凡若是者，臣一为之徽胶援琴而长太息，则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则广厦邃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侏儒处前，迭进而谄谀；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娱耳；水游则连方舟，载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驰骋弋猎乎平原广囿，格猛兽；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与生，虽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尝君曰："否！否！文固以为不然。"雍门子周曰："然臣之所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声敌帝而困秦者，君之连五国之约；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纵则横。纵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王、秦帝，必报仇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报仇于弱薛，譬之犹摩萧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以坏，曲池既以渐，坟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婴儿竖子樵采薪荛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众人见之，无不愀焉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尝君尊贵，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孟尝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国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晰濮水之上。子晰接草而待，曰："敢问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公子晰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耶？"蘧伯玉曰："谨受命。"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说。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吴善用之。衅蚠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盗贼，蚠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晰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言者，固可得而托身耶？'又不知公子晰将何治也。"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晰濮水之上。子晰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孰将西归，怀之好音。"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其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乐达，达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义；君子所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桓子而说之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刑不滥。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君子。与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无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滥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祁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已哉！

张禄掌门，见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则是修也；仓庾盈而不虚，则是富也。为之奈何？其说可得闻乎？"张禄曰："愿君贵则举贤，富则振贫，若是则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矣。"孟尝君以其言为然，悦其意，辩其辞。明日，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张先生，先生辞而不受。后先生复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说，汝亦知之乎？'文窃说教，故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先生，以补门内之不赡者，先生曷为辞而不受乎？"张禄曰："君将掘君之偶钱，发君之庾粟以补士，则衣弊履穿而不赡耳。何暇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乎？"孟尝君曰："然则为之奈何？"张禄曰："夫秦者，四塞国也，游宦者不得入焉。愿君为吾为丈尺之书，寄我与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

遇乎，虽人求间谋，固不遇臣矣。”孟尝君曰：“敬闻命矣。”因为之书，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谓秦王曰：“自禄之来人，大王之境，田畴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东有相所谓孟尝君者，其人贤人。天下无急则已，有急则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与之合交连友者，疑独此耳。然则大王胡不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遗孟尝君。孟尝君辍食察之而寤曰：“此张生之所谓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者也。”

庄周贫者，往贷粟于魏文侯，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焉，太息谓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南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吾命在盆瓮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我，汝则求我枯鱼之肆矣。’今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即来，亦求臣傭肆矣。”文侯于是乃发粟百钟，送之庄周之室。

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翟人攻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诚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中曰：“欲有谏者为隐，左右言及国吏罪。”

赵简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简子欲得之，陶君不与。承盆疽谓陶君曰：“简子将掘君之墓以与君之百姓市，曰：‘逾邑梯城者将舍之，不者将掘其墓，朽者扬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惧，请效二人之尸以为和。

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如？”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对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赐其犹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太宰嚭曰：“然则子有所酌也。”对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独不酌焉，不识谁之罪也？”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

齐景公谓子贡曰：“子谁师？”曰：“臣师仲尼。”公曰：“仲尼贤乎？”对曰：“贤。”公曰：“其贤何若？”对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贤，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对曰：“今谓天高，无少长愚智皆知高。高几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贤，而不知其奚若。”

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通，不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梃，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梃撞乎？”

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曰：“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何也？”子贡曰：“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以事贤则不侮，通而举贤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穷不事贤，其通不举穷，其富不分贫，其贵不礼贱。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悦，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悦，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咎犯与赵衰孰贤？”对曰：“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智不知其士众，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无勇也；言之而不听，不贤也。”

赵简子问于成抟曰：“吾闻夫羊殖者，贤大夫也，是行奚然？”对曰：“臣抟不知也。”简子曰：“吾闻之，子与友亲，子而不知，何也？”抟曰：“其为人也数变。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过；其二十也，仁以喜义；其三十也，为晋中军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为边城将，远者复亲。今臣不见五年矣，恐其变，是以不敢知。”简子曰：“果贤大夫也，每变益上

矣。"

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返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返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君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故，《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赵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诫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尝悲若此也。"王曰："宫商固方调矣。"使者曰："调则何不书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湿，弦有缓急，宫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书。"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辞，遭吉则贺之，凶则吊之。今楚、赵相去千有余里，吉凶忧患不可豫知，犹柱之不可书也。"《诗》云："莘莘征夫，每怀靡及。"

楚庄王举兵伐宋，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过郑，郑新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之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扬乃许。于是楚乘扬以楼车，令呼宋使降。遂背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虽死无二。"王曰："汝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死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顾谓楚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庄王卒赦解扬而归之。晋爵之为上卿，故后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辞而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秦王曰："秦破韩灭魏，鄢陵君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吾岂畏其威哉？吾多其义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辞而不受，是轻寡人也。"唐且避席对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于先君而守之，虽复千里不得当，岂独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见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见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夫王亦尝见夫布衣韦带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韦带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头顿地耳。何难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之士怒也。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苍隼击于台上；聂政刺韩王之季父，白虹贯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韦带之士怒矣，与臣将四。士含怒未发，搢厉于天下。无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即按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秦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请求救于吴。公曰："奚先君宝之用？"子贡曰："使吴责吾宝而与我师，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杨干麻筋之弓六往。子贡谓吴王曰："齐为无道，欲使周公之后不血食。且鲁赋五百，邾赋三百，不识以此益齐，吴之利与？非与？"吴王惧，乃兴师救鲁。诸侯曰："齐伐周公之后，而吴救之。"遂朝于吴。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称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国乎？"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得可使者。"仓唐曰："臣愿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凫，好北犬。"于是乃遣仓唐，绁北犬，奉晨凫，献于文侯。仓唐至，上谒曰："孽子击之使者，不敢当大夫之朝，请以燕间，奉晨凫，敬献庖厨；绁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击爱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仓唐而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为之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礼》，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无偶，无所拟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斤带，则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鸩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于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仓唐以鸡鸣时至。太子起，拜受赐，发箧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早驾，君侯召击也。"仓唐曰："臣来时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赐击衣，不以为寒也。欲召击，无谁与谋，故敕子以鸡鸣时至。《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大喜，乃置酒而

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故曰：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赵仓唐一使，而文侯为慈父，而击为孝子。太子乃称《诗》曰："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谓也。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返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明年，又使豚尹观，返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先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赘其群臣而议其过，任座进谏曰："主君国广以大，民坚而众，国中无贤人辩士，奈何？"王曰："寡人国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独治之，安所用贤人辩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齐无故起兵攻鲁，鲁君患之，召其相曰：'为之奈何？'相对曰：'夫柳下惠少好学，长而嘉智，主君试召使于齐。'鲁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于齐，齐不听，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对曰：'臣闻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齐，纵不解于齐兵，终不愈益攻于鲁矣。'鲁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来，入门袪衣不趋。鲁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谓饥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尝能以欢喜见子。今国事急，百姓恐惧，愿藉子大夫使齐。'柳下惠曰：'诺。'乃东见齐侯。齐侯曰：'鲁君将惧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惧。'齐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鲁城芒若类失亡国，百姓发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视若鲁君类吾国，子曰不惧，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惧者，以其先人出周封于鲁，君之先君亦出周封于齐，相与出周南门，刳羊而约曰："自后子孙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惧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齐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至解齐释鲁之难，奈何无贤士圣人乎？"

陆贾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佗椎结箕踞见陵生，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捐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惟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越则杀王已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问："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尝有也。今王众不过数万，皆蛮夷。踦跂山海之间，譬若汉一郡，何可乃比于汉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悦陆生，与留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值千金，佗送亦千金。陆生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为大中大夫。

晋、楚之君，相与为好，会于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晋，楚大夫曰："趣以见天子礼见于吾君，我为见子焉。"使者曰："冠虽敝，宜加其上；履虽新，宜居其下。周室虽微，诸侯未之能易也。师升宋城，臣犹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诸大夫瞿然，遂以诸侯之礼见之。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披衣出以见诸发，令逐韩子。《诗》云："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谓也。

晏子使吴，吴王谓行人曰："吾闻晏婴盖北方之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命傧者："客见则称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

晏子使吴，吴王曰："寡人得寄僻处蛮夷之乡，希见教君子之行，请私而毋为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闻齐君盖贼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对曰："臣闻之，精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劳；大事不得，小事不为者，必贫；大者

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门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讥晏子也，犹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于楚，楚王进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当去剖。”晏子对曰：“臣闻之，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万乘无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将使荆，荆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子贤人也。今方来，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于是荆王与晏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王曰：“齐人固盗乎？”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橘，齐王使人取之而树之于江北，生不为橘，乃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荆而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伤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毂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孰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

楚使使聘于齐，齐王飨之梧宫。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汉之鱼吞舟，大国之树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王歜绝颈而死于杜山，公孙差格死于龙门，饮马乎淄渑，定获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逃于城阳之山。当此之时，则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陈先生对之。”陈子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应之。”刁敦曰：“使者问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为无道，加诸申氏，杀子胥父与其兄，子胥披发乞食于吴，阖闾以为将相。三年，将吴兵复仇乎楚，战胜乎柏举，级头百万，囊瓦奔郑，王保于随，引师入郢，军云行乎郢之都。子胥亲射宫门，掘平王冢，笞其坟，数以其罪，曰：‘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后止。当若此时，梧可以为其柎矣。”

蔡使师强、王坚使于楚，楚王闻之曰：“人名多章者，独为师强、王坚乎？趣见之，无以次。”视其人状，疑其名而丑其声，又恶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无人乎？国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国可伐也。端以此人诫寡人乎？国可伐也。”故发二使见三谋伐者，蔡也。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后返。简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谋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鳝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简子按兵而不动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侯，毋择行道失之，徒献空笼。见齐侯曰：“寡君使臣毋择献鹄，道饥渴，臣出而饮食之，而鹄飞冲天，遂不复返。念思非无钱以买鹄也，恶有为其君使轻易其币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剑刎头，腐肉暴骨于中野也，为吾君贵鹄而贱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陈、蔡之间也，恶绝两君之使，故不敢爱身逃死。来献空笼，唯主君斧质之诛。”齐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贤于鹄远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愿献子大夫以为汤沐邑。”毋择对曰：“恶有为其君使，而轻易其币，而利诸侯之地乎？”遂出不返。

卷十三　权谋

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传》曰：“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此大谋之术也。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若此人者，居乱世则不害于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则必得天下之权。彼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权谋之术？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能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夫知

者举事也，满则虑谦，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

杨子曰："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仆子曰："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犊犨，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则天下可图也。"于是乃召泽鸣、犊犨，任之以政而杀之。使人聘孔子于鲁，孔子至河，临水而观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于此，命也夫。"子路趋进曰："敢问奚谓也？"孔子曰："夫泽鸣、犊犨，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之未得志也，与之同闻见；及其得志也，杀之而后从政。故丘闻之，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干泽而渔，则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丘闻之，君子重伤其类者也。"

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周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釐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舆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人报曰："周釐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歎！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缞绖之色；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谋，不能隐。圣人之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东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禄而礼之。

晋太史屠馀见晋国之乱，见晋平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其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说，对曰："臣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当，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多怨，曰：'是何伤？'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兴，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馀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踦，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馀而问曰："孰次之？"屠馀不对。威公固请，屠馀曰："君次之。"威公惧，求国之长者，得锜畴、田邑而礼之，又得史理、赵巽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馀。屠馀曰："其尚终君之身。臣闻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之极谏之士；国之亡也，天与之乱人与善谀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齐侯问于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对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对曰："地侵于齐，货竭于晋，是以亡也。"

智伯从韩、魏之兵以攻赵，围晋阳之城而溉之，城不没者三板。絺疵谓智伯曰："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对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板，臼灶生蛙，人为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谓韩、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必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将胜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而背约，为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必为赵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智伯出，欲杀絺疵，逃。韩、魏之君果反。

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后一年而亡。弟子问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将亡也？"孔子曰："祭之为言索也，索也者，尽也，乃孝子所以自尽于亲也。至祭而亡其牲，则余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将亡也。"

蔡侯、宋公、郑伯朝于晋。蔡侯谓叔向曰："子亦奚以语我？"对曰："蔡，言地计众，不若宋、郑；其车马衣裘侈于二国，诸侯其有图蔡者乎！"处期年，荆伐蔡而残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辞而去；又之齐，齐王亦欲留之，又辞而去。人问其辞，白圭曰："二国将亡矣！所学者国有五尽：故莫之必忠，则言

尽矣；莫之必誉，则名尽矣；莫之必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与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与齐也，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也。其患在不闻也，虽闻又不信也。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

下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旁邻窥墙而问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曰：“何以知也？”应之曰：“吾闻病之将死也，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也，不可为计谋。吾数谏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国之将亡也。”于是窥墙者闻其言，则举宗而去之于楚。居数年，楚王果举兵伐蔡，窥墙者为司马，将兵而往，来虏甚众。问曰：“得无有昆弟故人乎？”见威公缚在虏中，问曰：“若何以至于此？”应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闻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为主，我为役，吾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窥墙者乃言之于楚王，遂解其缚，与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人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若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殁，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

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无营，所下士者三人，与己相若臣者五人，所与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为乱？”屈建曰：“此建之所谓乱也。以君子行，则可；于国家行，过礼，则国家疑之。且苟不难下其臣，必不难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将为乱也。”处十月，白公果为乱。

韩昭侯造作高门，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也？”曰：“不时。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明年，大旱民饥。不以此时恤民之急也，而顾反益奢，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高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

田子颜自大术至乎平陵城下，见人子，问其父；见人父，问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闻行于内，然后施于外，子颜欲使其众甚矣！”后果以平陵叛。

晋人已胜智氏，归而缮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晋人已胜智氏矣，归而缮甲兵，其以我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劳，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轻其死以从上使。如虏之战，臣登山以望之，见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备之若何？”不听。明年，阖闾袭郢。

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蓄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疲矣。”兴兵伐之，遂取陈。

石益谓孙伯曰：“吴将伐矣，吾子亦知之乎？”孙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为不知？”石益曰：“然则子何不以谏？”孙伯曰：“昔桀罪谏者，纣焚圣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妇络而失其纪，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岂斯人知其过哉！”

孝宣皇帝之时，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则不逊。’夫不逊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在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权，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灭。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为徐先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灶直堗，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曰：‘曲其堗，远其积薪，不者将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居无几何，家果失火，乡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杀牛置酒，燔发灼烂者在上行，余各用功次坐，而反不录言曲堗者。向使主人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独不得与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之策，而使居燔发灼烂之右。”书奏，上使人赐徐福帛十匹，拜为郎。

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返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边，从者曰：“为此啬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后车者？”文子曰：“异日，吾好音，此子遗吾琴；吾好佩，又遗吾玉。是不非吾过

者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后车入门，文子问啬夫之所在，执而杀之。仲尼闻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义，以亡其国，然后得之，犹活其身。道不可遗也若此。”

卫灵公襜被以与妇人游。子贡见公，公曰：“卫其亡乎?”对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故亡；成汤、文、武知任其过，故兴。卫奚其亡也?”

智伯请地于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为不予?”宣子曰：“彼无故而请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无故而请地者，无故而与之，是重欲无厌也。彼喜，必又请地于诸侯，诸侯不与，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与地。智伯喜，又请地于赵，赵不与。智伯怒，围晋阳，韩、魏合赵而反智氏，智氏遂灭。

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觞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觞，乃仰而曰：“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闾能用其众，故破我于柏举。今闻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无患吴矣。昔阖闾食不贰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亲戚乏困而供之；在军，食熟者半而后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是以民不疲劳，死知不旷。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夫差先自败已，焉能败我!”

越破吴，请师于楚以伐晋。楚王与大夫皆惧，将许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请为长毂千乘，卒三万，与分吴地也。”庄王听之，遂取东国。

阳虎为难于鲁，走之齐，请师攻鲁，齐侯许之。鲍文子曰：“不可也。阳虎欲齐师破，齐师破，大臣必多死，于是欲奋其诈谋。夫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容其求焉。今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齐君乃执之，免而奔晋。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人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熸。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擒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君问于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曰：“吾卜战而龟熸；我迎岁，彼背岁；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吾又梦与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卜战龟熸，是荆人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扫则彼利，以击则我利；君梦与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则君见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卫为主，齐、秦辅我，我合天道，独以人事，固将胜之矣。”文公从之，荆人大败。

越饥，勾践惧。四水进谏曰：“夫饥，越之福也，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君好名而不思后患。若我卑辞重币，以请籴于吴，吴必与我。与我，则吴可取也。”越王从之。吴将与之，子胥谏曰：“不可。夫吴、越接地邻境，道易通，仇仇敌战之国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齐、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阖闾之所以霸也。且夫饥，何哉?亦犹渊也。败伐之事，谁国无有?君若不攻而输之籴，则利去而凶至，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吴王曰：“吾闻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饿饥。今服而攻之，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籴。三年，吴亦饥，请籴于越，越王不与而攻之，遂破吴。

赵简子使成何、涉他与卫灵公盟于剸泽。灵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捘灵公之手而檋之。灵公怒，欲反赵。王孙商曰：“君欲反赵，不如与百姓同恶之。”公曰：“若何?”对曰：“请命臣令于国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质于赵。’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君乃召国大夫而谋曰：“赵为无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门，闭东门。赵氏闻

之，缚涉他而斩之，以谢于卫；成何走燕。子贡曰："王孙商可谓善谋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举而三物俱至，可谓善谋矣。"

楚成王赘属诸侯，使鲁君为仆。鲁君致大夫而谋曰："我虽小，亦周之建国也。今成王以我为仆，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仪休曰："不可。不听楚王，身死国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为民君也。"鲁君遂为仆。

齐景公以其子妻阖闾，送诸郊，泣曰："余死不汝见矣！"高梦子曰："齐负海而悬山，纵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若蜂虿然，不弃毒于人则不静。余恐弃毒于我也。"遂遣之。

齐欲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后戎伐齐，齐请师于郑，郑太子忽率师而救齐，大败戎师。齐又欲妻之，太子固辞。人问其故，对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救齐之急，受室以归，人其以我为师婚乎？"终辞之。

孔子问漆雕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为贤？"漆雕马人对曰："臧氏家有龟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为三兆焉。马人见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贤不贤，马人不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

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岂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质于先生。"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月所谕子者，通之于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乎？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霓，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陈，晋救之，夹泜水而军。阳处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谓子上曰："稍却，吾涉而从子。"子上却，因令晋军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晋赂而去之。"商臣诉之成王，成王遂杀之。

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以忧也。"于是卫君乃修梁津而拟边城。智伯闻卫兵在境上，乃还。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颜，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之为其君子也，甚爱。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车过五乘，慎勿内也。"智伯闻之，乃止。

叔向之杀苌弘也，数见苌弘于周，因佯遗书曰："苌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刘氏请之君曰："此苌弘也。"乃杀之。

楚公子午使于秦，秦囚之。其弟献三百金于叔向，叔向谓平公曰："何不城壶丘？秦、楚患壶丘之城，若秦恐而归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难亦未构，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归公子午，使之晋，晋人辍城。楚献晋赋三百车。

赵简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为遗于卫。卫叔文子曰："见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必有故。"于是斩林除围，聚敛蓄积，而后遣使者。简子曰："吾举也，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辍围卫也。"

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辨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郐。

郑桓公东会封于郑，暮舍于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于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寝安，殆非封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接淅而载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与之争封。故以郑桓公之贤，微逆旅之叟，几不会封也。

晋文公伐卫，人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虑俯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对曰："臣之妻归，臣送之，返见桑者而助之。顾臣之妻，则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

卷十四　至公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屣。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万姓之所载，后世之所则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之谓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达，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诗》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馀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于是王寿梦薨，谒以位让季子，季子终不肯当。谒乃为约曰："季子贤，使国及季子，则吴可以兴。"乃兄弟相继，饮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国及季子。"谒死，馀祭立；馀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时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为吴王。季子使还，复事如故。谒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则国当归季子；以继嗣之法，则我适也，当代之君。僚何为也？"于是乃使专诸刺僚，杀之。以位让季子，季子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则吾与尔为共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汝，则是昆弟父子相杀无已时也。"卒去之延陵，终身不人。吴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夫不以国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无忿，可以庶几矣。

诸侯之义死社稷，太王委国而去，何也？夫圣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诸侯死国，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战百姓，故事勋育戎氏以犬马珍币，而伐不止。问其所欲者，土地也。于是属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养人也。不以所以养而害其养也，吾将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负幼扶老从之，如归父母。三迁而民五倍其初者，皆兴仁义，趣上之事。君子守国安民，非特斗兵疲杀士众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盖所以去国之义也，是谓至公耳。

辛栎见鲁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贤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栎对曰："周公择地而封曲阜，太公择地而封营丘。爵土等，其地不若营丘之美，人民不如营丘之众。不徒若是，营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惭，不能应也。辛栎趋而出，南宫边子人，穆公具以辛栎之言语南宫边子。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则曰'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安在择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栎之言，小人也，子无复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暗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齐景公尝赏赐及后宫，文绣被台榭，菽粟食凫雁。出而见殣，谓晏子曰："此何为死?"晏子对曰："此馁而死。"公曰："嘻！寡人之无德也，何甚矣!"晏子对曰："君之德著而彰，何为无德也?"景公曰："何谓也?"对曰："君之德及后宫与台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绣，君之凫雁食以菽粟，君之营内自乐，延及后宫之族，何为其无德也？顾臣愿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币帛腐于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婴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则汤、武可为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

“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

万章问曰：“孔子于卫主雍睢，于齐主寺人瘠环，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之以礼，退之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与寺人瘠环，是无命也。孔子不说于鲁、卫，将适宋，遭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过宋，是孔子尝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之，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与寺人瘠环，何以为孔子乎？”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而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秦晋战，交敌，秦使人谓晋将军曰：“三军之士皆未息，明日请复战。”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将遁矣。迫之河，必败之。”赵盾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于险，无勇也。请待。”秦人夜遁。

子胥将之吴，辞其友申包胥曰：“后三年，楚不亡，吾不见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庙也；止子是无以为友。虽然，子亡之，我存之。”于是乎观楚一存一亡也。后三年，吴师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见秦伯曰：“吴无道，兵强人众，将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走，居云梦，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诺，固将图之。”申包胥不罢朝，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兴师救楚。吴人闻之，引兵而还。昭王返复，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辞曰：“救亡，非为名也。功成受赐，是卖勇也。”辞不受，遂退隐，终身不见。《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求显荣；才之所不著，无当其处。臣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飱，贪欲无厌，臣之罪当稽于理。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羸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忠？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稍焉，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骩，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赐也已。”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侯曰：“其为人不党，治众不乱，临死不恐。”晋侯以为中军尉。河曲之役，赵宣子之车干行，韩献子戮其仆。人皆曰：“韩献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仆，谁能待之？”役罢，赵宣子觞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贺。”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言之而不当，必受其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晋国适享之，乃唐叔是赖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仇也？”对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羔见咎犯而谢之曰：“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邓，使王子革、王子灵共捃菜。二子出采，见老丈人载畚，乞焉，不与，搏而夺之。王闻之，令皆拘二子，将杀之。大夫辞曰：“取畚，信有罪；然杀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杀之？”言卒，丈人造军而言曰：“邓为无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夺吾畚，无道甚于邓！”呼天而号。君闻之，群臣恐。君见之，曰：“讨有罪而横夺，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私二子，灭三行，非所以从政也。丈人舍之矣。”谢之军门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

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溜者，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溜，廷理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失威；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逾，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

吴王阖闾为伍子胥兴师，复仇于楚。子胥谏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其后因事而后复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谓不以公事趋私矣。

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敦敦然皆立，然后君子进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然后君子几当从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岂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后知所以断狱哉？君子之敬让也。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

子羔为卫政，刖人之足。卫之君臣乱，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刖者守门，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曰："于彼有窦。"子羔曰："君子不隧。"曰："于此有室。"子羔人，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损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吾在难中，此乃子之报怨时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倾侧法令，先后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愁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谓欤！"

卷十五　指武

《司马法》曰："国难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叹曰："夫楚剑利，倡优拙。夫剑利则士多剽悍，倡优拙则思虑远也。吾恐楚之谋秦也。"此谓当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春秋》记国家存亡，以察来世。虽有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威猛之将，士卒不亲附，不可以战胜取功。晋侯获于韩，楚子玉、得臣败于城濮，蔡不待敌而众溃。故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车不作之马趋疾而

致远，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中微。故强弱成败之要，在乎附士卒，教习之而已。”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华而后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乱世继先王之体，而强楚称王，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统天下，不先广养京师以及诸夏，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则不料力权得失，兴兵而征强楚，师大败，撙辱不行，大为天下戮笑。幸逢齐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

将师受命者，将率入，军吏毕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钺，东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国，即戎忘其家。闻桴鼓之声，唯恐不胜，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义死，义死不如视死如归，此之谓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师也。

田单为齐上将军，兴师十万，将以攻翟。往见鲁仲连子，仲连子曰：“将军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将军曰：“单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复齐之国，何为攻翟不能下?”去。上车，不与言，决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齐婴儿谣之曰：“大冠如箕，长剑柱颐，攻翟不能下，垒于梧丘。”于是田将军恐骇，往见仲连子，曰：“先生何以知单之攻翟不能下也?”仲连子曰：“夫将军在即墨之时，坐则织蒉，立则杖臿，为士卒倡，曰：‘宗庙亡矣，魂魄丧矣，归何党矣!’故将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宝，金银黄带，驰骋乎淄、渑之间，是以乐生而恶死也。”田将军明日结发径立矢石之所，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将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肢体也。心犹与则肢体不用，田将军之谓乎?

晋智伯伐郑，齐田恒救之。有登盖，必身立焉；车徒有不进者，必令助之。垒合而后敢处，井灶成而后敢食。智伯曰：“吾闻田恒新得国而爱其民，内同其财，外同其勤劳，治军若此，其得众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爱之心，立威武之战，以卑其众。练其精锐，砥砺其节，以高其气。分为五选，异其旗章，勿使冒乱。坚其行阵，连其什伍，以禁淫非。”垒陈之次，车骑之处，勒兵之势，军之法令，赏罚之数，使士赴火蹈刃，陷阵取将，死不旋踵者，多异于今之将者也。

孝昭皇帝时，北军监御史为奸，穿北门垣以为贾区。胡建守北军尉，贫无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慰爱走卒甚厚。建欲诛监御史，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之，斩之则斩之。”于是当选士马日，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监御史亦坐。建从走卒趋至堂下拜谒，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斩之!”遂斩监御史。护军及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遂上奏以闻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北军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闻《黄帝理法》曰：‘垒壁已具，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臣谨以斩之，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兴，后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鲁石公剑，迫则能应，感则能动，昒穆无穷，变无形像，复柔委从，如影与响，如庞之守户，如轮之逐马，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阆不及鞈，呼不及吸，足举不及集，相离若蝉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犹然乎?此善当敌者也，未及夫折冲于未形之前者，揖让乎庙堂之上，而施惠乎百万之民。故居则无变动，战则不血刃，其汤、武之兵与。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夫二子为我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子贡曰：“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著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辨哉士乎！仙仙者乎!”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第言之。”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箧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仙仙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举手问曰：“愿闻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吾欲小则守，大则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礼，上下有亲，民之众皆君之畜也，君将谁攻?若朝廷无礼，上下无亲，民众皆君之仇也，君将谁与守?”于是废泽梁之禁，弛

关市之征，以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太公望曰："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问焉，曰："天下之图事者，皆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以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对曰："殷信天子，周信诸侯，则无胜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说乎？"周公对曰："臣闻之，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制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众举师，与殷战于牧之野，大败殷人。上堂见玉，曰："谁之玉也？"曰："诸侯之玉。"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财矣。"入室见女，曰："谁之女也？"曰："诸侯之女也。"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是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金钱以与士民，黜其战车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纵马华山，放牛桃林，示不复用。天下闻者，咸谓武王行义于天下，岂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楚庄王伐陈，吴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吴必夜至，甲裂垒坏，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吴师至楚，见成阵而还。左史倚相曰："追之！吴行六十里而无功，王疲卒寝。"果击之，大败吴师。

齐桓公之时，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门，桓公曰："徒众何以为？"管仲对曰："臣闻之，雨则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请攻之。"公曰："善。"遂兴师伐之。既至，夫卒间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圣人乎？"乃还旗而去之。

宋围曹不拔，司马子鱼谓君曰："文王伐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

吴王阖闾与荆人战于柏举，大胜之，至于郢郊，五败荆人。阖闾之臣五人进谏曰："夫深入远报，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人将锲头，阖闾未之应；五人之头坠于马前，阖闾惧，召伍子胥而问焉，子胥曰："五臣者惧也。夫五败之人者，其惧甚矣，王姑少进。"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吴矣。

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鸱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请兵于鲁，鲁不与。桓公怒，将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诸侯矣，今又攻鲁，无乃不可乎？鲁必事楚，是我一举而失两也。"桓公曰："善。"乃辍攻鲁。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雨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齐人王满生见周公，周公出见之，曰："先生远辱，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言内事者于内，言外事者于外。今言内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导入，王满生曰："敬从布席。"周公不导坐，王满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导坐，王满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臣闻圣人不言而知，非圣人者虽言不知。今欲言乎？无言乎？"周公俯念有顷不对，王满生藉笔牍书之曰："社稷且危。"傅之于膺。周公仰视见书，曰："唯唯，谨闻命矣。"明日，诛管、蔡。

卷十六　说丛

王者知所以临下而治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凡所以劫杀者，不知道术以御其臣下也。

凡吏胜其职则事治，事治则利生；不胜其职则事乱，事乱则害成也。

百方之事，万变锋出。或欲持虚，或欲持实；或好浮游，或好诚必；或行安舒，或为飘疾。从此观之，天下不可一，圣王临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并锐，事不两隆。盛于彼者，必衰于此；长于左者，必短于右；喜夜卧者不能早起也。

鸾设于镳，和设于轼，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行之节也。

不当无以为人，不予无以合亲，亲疏则害，失众则败。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戒责成谓之暴也。

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廪。圣人见所生，则知所归矣。

天道布顺，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谓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而制开合，岂材足任哉？盖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伤德，大政不险。

蛟龙虽神，不能以白日去其伦；飘风虽疾，不能以阴雨扬其尘。

邑名胜母，曾子不入；水名盗泉，孔子不饮。丑其声也。

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妇人之喙，可以死败。

不修其身，求之于人，是谓失伦；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太废。

重载而危之，操策而随之，非所以为全也。

士横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过，有土之羞也。

邦君将昌，天遗其道；大夫将昌，天遗之士；庶人将昌，必有良子。

贤师良友在其侧，《诗》、《书》、《礼》、《乐》陈于前，弃而为不善者，鲜矣。

义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

谋泄则无功，计不设则事不成。

贤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

愚者行间而益固，鄙人饰诈而益野。

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明。

至神无不化也，至贤无不移也。

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求以其道，则无不得；为以其时，则无不成。

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

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蹶而活，先人余烈。

权取重，泽取长。

才贤任轻，则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废。

士不以利移，不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虽死而不悔。

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伪不如拙诚"。

学问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诲不厌，所以治人

也；所以贵虚无者，得以应变而合时也。

冠虽故，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上下有分，不可相悖。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浅者，鱼逃之；树高者，鸟宿之；德厚者，士趋之；有礼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

衣虽弊，行必修；头虽乱，言必治。

时在应之，为在因之。

所伐而当，其福五之；所伐不当，其祸十之。

必贵以贱为本，必高以下为基。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

孝于父母，信于交友，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草木秋死，松柏独在；水浮万物，玉石留止。

饥渴得食，谁能不喜？赈穷救急，何患无有？

视其所以，观其所使，斯可知已。

乘舆马，不劳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绝江海。

智莫大于阙疑，行莫大于无悔也。

制宅名子，足以观士。

利不兼，赏不倍。

忽忽之谋，不可为也；惕惕之心，不可长也。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天地无亲，常与善人。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一噎之故，绝谷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绳墨者章。位高道大者从，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无犯，行疑者无从。蠹蝝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谒问析辞勿应，怪言虚说勿称。

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

无以淫佚弃业，无以贫贱自轻，无以所好害身，无以嗜欲妨生，无以奢侈为名，无以富贵骄盈。

喜怒不当，是谓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贼。怨生不报，祸生于福。

一言而非，四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马不能及。

顺风而飞，以助气力；衔葭而翔，以备矰弋。

镜以精明，美恶自服；衡平无私，轻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与之皆黑。

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至时之极，间不容息。劳而不休，亦将自息。有而不施，亦将自得。

无不为者，无不能成也；无不欲者，无不能得也。

众正之积，福无不及也；众邪之积，祸无不见也。

力胜贫，谨胜祸，慎胜害，戒胜灾。

为善者天报以德，为不善者天报以祸。

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

谤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贤己者，心之力也。

心之得，万物不足为也；心之失，独心不能守也。

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

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茂，本伤者枝槁，根深者末厚。

为善者得道，为恶者失道。

恶语不出口，苟言不留耳。

务伪不长，喜虚不久。

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

以财为草，以身为宝。慈仁少小，恭敬耆老。

犬吠不惊，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

富必念贫，壮必念老，年虽幼少，虑之必早。

夫有礼者相为死，无礼者亦相为死。

贵不与骄期，骄自来；骄不与亡期，亡自至。

踒人日夜愿一起，盲人不忘视。

智者始于悟，终于谐；愚者始于乐，终于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虽不能，心必务为。

慎终如始，常以为戒。战战慄慄，日慎其事。

圣人之正，莫如安静；贤者之治，故与众异。

好称人恶，人亦道其恶。好憎人者，亦为人所憎。

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

江河之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须臾而毕。

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日夜恐惧，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还返于朴。物之相反，复归于本。

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风而驰易以远。

兵不豫定，无以待敌；计不先虑，无以应卒。

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围，祸之门。直而不能枉，不可与大任；方而不能圆，不可与长存。

慎之于身，无曰云云。

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

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

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乐，毁廉者莫甚于色，摧刚者反已于弱。

富在知足，贵在求退。

先忧事者后乐，先傲事者后忧。

福在受谏，存之所由也。

恭敬逊让，精廉无谤；慈仁爱人，必受其赏。

谏之不听，后无与争。举事不当，为百姓谤。悔在于妄，患在于先唱。

蒲且修缴，凫雁悲鸣；逢蒙抚弓，虎豹晨嗥。

河以委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德以纯厚故能豪。

言人之善，泽于膏沐；言人之恶，痛于矛戟。

为善不直，必终其曲；为丑不释，必终其恶。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

德义在前，甲兵在后。

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无鼋鼍者，隘也；园中无修林者，小也。

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

自请绝易，请人绝难。

水激则悍，矢激则远。人激于名，不毁为声。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

祸福非从地中出，非从天上来，已自生之。

穷乡多曲学，小辩害大知，巧言使信废，小惠妨大义。

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

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人勿闻，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诡；非所争勿争，以避其声。

明者视于冥冥，智者谋于未形，听者听于无声，虑者戒于未成。

世之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乖离之咎，无不生也；毁败之端，从此兴也。江河大溃从蚁穴，山以小陁而大崩。

淫乱之渐，其变为兴，水火金木转相胜。

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绳者称。

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

圣人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

为人上者，患在不明；为人下者，患在不忠。

人知粪田，莫知粪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

见亡知存，见霜知冰。

广大在好利，恭敬在事亲。

因时易以为仁，因道易以达人。

营于利者多患，轻诺者寡信。

欲贤者莫如下人，贪财者莫如全身。财不如义高，势不如德尊。

父不能爱无益之子，君不能爱不轨之民。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不能死无德之君。

问善御者莫如马，问善治者莫如民。

以卑为尊，以屈为伸。圣人所因，上法于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贪以亡其身。

相劝以礼，相强以仁。得道于身，得誉于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

人而不爱，则不能仁；佞而不巧，则不能信。

言善毋及身，言恶毋及人。

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

来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

无思虑之心则不达，无谈说之辞则不乐。

善不可以伪来，恶不可以辞去。

近市无贾，在田无野，善不逆旅。

非仁义刚武，无以定天下。

水背源则川竭，人背信则名不达。

义胜患则吉，患胜义则灭。

五圣之谋，不如逢时；辩智明慧，不如遇世。

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予利器。

多易多败，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贤、不肖不同位。

官尊者忧深，禄多者责大。

积德无细，积怨无大，多少必报，固其势也。

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圣人之衣也，便体以安身；其食也，安于腹。适衣节食，不听口目。

曾子曰："鹰鹫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鼋鼍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不求利禄，则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则相简也，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庄足以成礼而已。"

曾子曰："人是国也，言信乎群臣，则留可也；

忠行乎群臣，则仕可也；泽施乎百姓，则安可也。”

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四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不可止于远。夫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犹射也，栝既离弦，虽有所悔焉，不可从而追已。”《诗》白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蠋欲类蚕，鳝欲类蛇。人见蛇蠋，莫不身洒。然女工修蚕，渔者持鳝，不恶何也？欲得钱也。逐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事之权也。

登高使人欲望，临渊使人欲窥，何也？处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圣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饥渴死者可去也，冻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寿命死者不可去也，痈疽死者不可去也。饥渴死者，中不充也；冻寒死者，外胜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寿命死者，岁数终也；痈疽死者，血气穷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净无为，血气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响不能独为声，影不能背曲为直。物必以其类及，故君子慎言出己。

负石赴渊，行之难者也，然申屠狄为之，君子不贵之也。盗跖凶贪，名如日月，与舜、禹并传而不息，而君子不贵。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议，君子耻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乱君之禄。尊乎乱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众人以毁形为耻，君子以毁义为辱。众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赏从重，罚从轻。食人以壮为量，事人以老为程。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也。

君子虑福弗及，虑祸百之。

君子择人而取，不择人而与。

君子实如虚，有如无。

君子有其备则无事。

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

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

君子不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顺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难。

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也；何害于明？小人可也，犹狗之吠盗，狸之夜见，何益于善？

夫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

君子比义，农夫比谷。

事君不得进其言，则辞其爵；不得行其义，则辞其禄。

人皆知取之为取也，不知与之为取之。

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为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兽狐疑，不若蜂虿之致毒也；高议而不可及，不若卑论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

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可为鼓也。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通义也。爵人于朝，论人于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时而生，是谓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复倾。

福者，祸之门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乱之先也。事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闻也。

枝无忘其根，德无忘其报，见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于三者，吉祥及子孙矣。

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势不可同，两贵不可双。夫重、容、同、双，必争其功。故君子节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长久。夫节欲而听谏，敬贤而勿慢，使能而勿贱。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国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无过言，悫无过事。木马不能行，亦不费食；骐骥日驰千里，鞭棰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

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制于蝼蚁者，离其居也；猿猴失木，擒于狐貉者，非其处也。腾蛇游雾而升，腾龙乘云而举，猿得木而挺，鱼得水而骛，处地宜也。

君子博学，患其不习；既习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

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讯者，知之本；念虑者，知之道也。此言贵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贵独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极则反，满则损。五采曜眼，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则不仁，劳则诈生，安平则教，危则谋，极则反，满则损。故君子弗满弗极也。

卷十七　杂言

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污君之禄。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达，孙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则？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余岁；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勾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秦，而卒被五刑。尽忠忧君，身危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故箕子弃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过去君弟而更姓，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夫暴乱之君，孰能离絷以役其身，而与于患乎哉？故贤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为杀身无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纣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吴而不能存其国。二子者，强谏而死，适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贤人闭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后合。故言无不听，行无见疑，君臣两与，终身无患。今非得其时，又无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闵世之乱，忧主之危，以无赀之身，涉蔽塞之路，经乎谗人之前，造无量之主，犯不测之罪，伤其天性，岂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谓贤也，为国计，揣微射隐，所谓无过策也；战胜攻取，所谓无强敌也。积功甚大，势利甚高。贤人不用，谗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敌积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见丘山。积其所欲，以至其所恶，岂不为势利惑哉！《诗》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谓也。

子石登吴山而四望，喟然而叹息曰："呜呼，悲哉！世有明于事情，不合于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问曰："何谓也？"子石曰："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尽忠极谏，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孙雒偷合苟容，以顺夫差之志而伐齐，二子沉身江湖，头悬越旗。昔者，费仲、恶来、膠革、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祸；欲合人心，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耳。诚不逢其明主，狭道之中，又将险危闭塞，无可从出者。"

祁射子见秦惠王，惠王说之。于是唐姑谗之。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非其说异也，所听者易也。故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为苦，非味之罪也。

弥子瑕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瑕之母疾，人闻，夜往告之，弥子瑕擅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游果园，弥子瑕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而忘其口味。"及弥子瑕色衰而爱驰，得罪于君，君曰："是因尝娇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故子瑕之行未必变初也，前见贤，后获罪者，爱憎之生变也。

舜耕之时，不能利其邻人；及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穷则善其身，达则利于天下。

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执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治天下有余智。文公种米，曾子驾羊，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轭在衡后。务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簋而知之，韩、魏反而不知。邯郸子阳园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务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谓孟子曰："先名实者，为人者也；后名实者，自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鲁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思、子庚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无其功，髡未睹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矣。"曰："孔子为鲁司寇而不用，从祭，膰肉不至，不脱冕而行。其不善者以为为肉也，其善者以为为礼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故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得识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船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

西闾过东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问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闾过曰："欲东说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说诸侯乎？"西闾过曰："无以子之所能相伤为也。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随侯之珠，国之宝也，然用之弹，曾不如泥丸。骐骥騄駬，倚衡负轭而趋，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钱之狸。干将镆铘，拂钟不铮，试物不知，扬刃离金，斩羽契铁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补履，曾不如两钱之锥。今子持楫，乘扁舟，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适子所能耳，若试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主，子之蒙蒙无异夫未视之狗耳！"

甘戊使于齐，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间耳，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长，谨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骐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宫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将为利，名闻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随流，吾不如子；说千乘之君，万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观其俗而和其风，总众议而定其教。愚人有学远射者，参矢而发；已射五步之内，又复参矢而发。世以易矣，不更其仪，譬如愚人之学远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视不能见泰山；耳听清浊之调者，不闻雷霆之声。何也？惟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为固结；千人谤狱，不可为直辞；万人比非，不可为显士。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飞鸟成列，鹰鹫不击；众人成聚，圣人不犯。腾蛇游于雾露，乘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则暮托宿于鳅鳝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内无筋骨之强，外无爪牙之利，然下饮黄泉，上垦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

聪者耳闻，明者目见，聪明形则仁爱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容而名章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谓也。

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管五官有如子贡者乎？昔文王处酆，武王处镐，酆、镐之间，百乘之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恶之难分也，圣人犹见疑，而况于贤者乎？是以贤圣罕合，谄谀常兴也。故有千岁之乱，而无百岁之治。孔子之见疑，岂不痛哉！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度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此之谓也。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曰："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路愠见曰："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

应，乐终而曰："由，昔者齐桓霸心生于莒，勾践霸心生于会稽，晋文霸心生于骊氏。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于是兴。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恶，是何言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席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读《诗》、《书》，治礼不休。子路进谏曰："凡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今先生积德行，为善久矣，意者尚有遗行乎？奚居隐也?"孔子曰："由，来，汝不知，坐，吾语汝。子以夫知者无不知乎，则王子比干何为剖心而死？以谏者为必听耶，伍子胥何为抉目于吴东门？子以廉者为必用乎，伯夷、叔齐何为饿死于首阳山之下？子以忠者为必用乎，则鲍庄何为而肉枯，荆公子高终身不显，鲍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舜耕历山，而逃于河畔，立为天子，则其遇尧也。傅说负壤土，释版筑，而立佐天子，则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则其遇成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胶目，居槛车中，自车中起为仲父，则其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为卿大夫，则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闻天下，以为令尹，而让孙叔敖，则其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阖闾，后遇夫差也。夫骥厄疲盐车，非无骥状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骥得王良、造父，骥无千里之足乎？芝兰生深林，非为无人而不香。故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志不衰也，此知祸福之始而心不惑也。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舜亦贤圣矣，南面治天下，惟其遇尧也。使舜居桀、纣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当是时，岂关龙逢无知，而比干无慧哉？此桀、纣无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积学，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

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斗。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

孔子曰："不观于高岸，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无累于人。"

曾子曰："响不辞声，鉴不辞形。君子正一而万物皆成。夫行非为影也，而影随之。呼非为响也，而响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随之。"

子夏问仲尼曰："颜渊之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贤于丘也。"曰："子贡之为人也，何若?"曰："赐之敏，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张之为人，何若?"曰："师之庄，贤于丘也。"于是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者何为事先生?"曰："坐，吾语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为也。"夫所谓至圣之士，必见进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诗》云："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莞苇淠淠。"言大者之旁无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过程本子，本子为烹鲍鱼。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不食鲍鱼。"程本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上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自进之阶也；比于恶，自退之原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岂敢自以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鼋鼍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此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敢过，鼋鼍不敢居，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错意，遂渡而出。孔子问："子巧乎？且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于人乎!"

子路盛服而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滥觞。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渡也。非惟下流众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颜色充盈，天下谁肯加

若者哉?”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如也。孔子曰：“由，记之，吾语若。贵于言者，华也；奋于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为能，不能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要则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诗》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此之谓也。

子路问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无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则乐其意；已得，又乐其知。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之得，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

孔子见荣启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既已得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为二乐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

曾子曰：“吾闻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不争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于行己，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持身。”

仲尼曰：“史鳅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

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

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长矣。”

子路行，辞于仲尼曰：“敢问新交取亲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亲，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长为善士而无犯，其礼乎。”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无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

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则易以匹马。非兰本美也，愿子详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士。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听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谋必成。愚者反是，夫处重擅宠，专事妒贤，愚者之情也。志骄傲而轻旧怨，是以尊位则必危，任重则必崩，擅宠则必辱。”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刑戮之民，不从君之政。言疾之难行。故君子不急断，不意使，以为乱源。”

孔子曰：“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惧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难也。终身为之，一言败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贵为人下者，何人不与？以富贵敬爱人者，何人不亲？众言不逆，可谓知言矣；众向之，可谓知时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语之，弗听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聋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则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闭也。

孔子曰：“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马趼折而复行者何？以辅足众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乌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乎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宠岿嵬嶵，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诗》曰："泰山岩岩，鲁侯所瞻。"乐山之谓也。

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问之夫子："多所知，无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对曰："无知者，死人属也；虽不死，累人者必众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于利人即善矣，出于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贤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谓人勿言也。譬之犹渴而穿井，临难而后铸兵，虽疾从而不及也。"

夫临财忘贫，临生忘死，可以远罪矣。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禄，下交者不离于患，是以君子择人与交，农人择田而田。君子树人，农夫树田，田者择种而种之，丰年必得粟；士择人而树之，丰年必得禄矣。

天下失道，而后仁义生焉；国家不治，而后孝子生焉；民争不分，而后慈惠生焉；道逆时反，而后权谋生焉。

凡善之生也，皆学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谓也。故君正则百姓治，父母正则子孙孝慈。是以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离人。故君子居人间则治，小人居人间则乱。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择人在其间。

齐景公问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独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婴闻之，惟丧与狱坐于地。今不敢以丧狱之事侍于君矣。"

齐高廷问于孔子曰："廷不旷山，不直地，衣蓑提执精气，以问事君之道，愿夫子告之。"孔子曰："贞以干之，敬以辅之。待人无倦。见君子则举之，见小人则退之。去尔恶心而忠与之。敏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若行不敏，礼不合，对门不通矣。"

卷十八 辨物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变四时，定律历，考天文，揆时变，登灵台，以望气氛。故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书》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璿玑，谓北辰勾陈枢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为吉凶祸福。天文列舍，盈缩之占，各以类为验。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百二十。所谓二十八星者，东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西方曰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曰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运外内者，以官名

别。其根荄皆发于地，而华形于天。所谓五星者，一曰岁星，二曰荧惑，三曰镇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搀枪、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缩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为占。春秋冬夏，伏见有时。失其常，离其时，则为变异；得其时，居其常，是谓吉祥。古者有主四时者：主春者张昏而中，可以种谷，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种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虚昏而中，可以种麦，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斩伐田猎盖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书》曰："敬授民时。"《诗》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绝者，以其动之时也。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昔者高宗、成王感于雊雉、暴风之变，修身自改，而享丰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大人出临洮，妖孽并见，荧惑守心，星茀大角，大角以亡，终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恶。及即位，日月薄蚀，山林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崩。天变动于上，群臣昏于朝，百姓乱于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南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青州。山川汙泽，陵陆丘阜，五土之宜，圣王就其势，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苇菅蒯之用不乏，麻麦黍粱亦不尽，山林禽兽、川泽鱼鳖滋植，王者京师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溢而壮阴，源必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大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五岳何以视三公？能大布云雨焉，能大敛云雨焉。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视三公也。

山川何以视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润泽物焉，能生云雨为恩然。品类以百数，故视子男也。《书》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矣。"

齐景公为露寝之台，成而不通焉。柏常骞曰："为台甚急，台成，君何为不通焉？"公曰："然。枭昔者鸣，其声无不为也，吾恶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骞曰："臣请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对曰："筑新室，为置白茅焉。"公使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骞夜用事。明日，问公曰："今昔闻枭声乎？"公曰："一鸣而不复闻。"使人往视之，枭当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对曰："能。"公曰："能益几何？"对曰："天子九，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征兆之见乎？"对曰："得寿，地且动。"公喜，令百官趣具骞之所求。柏常骞出，遭晏子于途，拜马前，辞曰："骞为君祷枭而杀之，君谓骞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骞曰：'能。'今且大祭，为君请寿，故将往以闻。"晏子曰："嘻！亦善矣，能为君请寿也。虽然，吾闻之，惟以政与德顺乎神，为可以益寿。今徒祭可以益寿乎？然则福名有见乎？"对曰："得寿，地将动。"晏子曰："骞，昔吾见维星绝，枢星散，地其动，汝以是乎？"柏常骞俯有间，仰而对曰："然。"晏子曰："为之无益，不为无损也。薄赋敛，无费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阴阳所为也。大旱则雩祭而请雨，大水则鸣鼓而劫社，何也？曰：阳者，阴之长也。其在鸟，则雄为阳，雌为阴；其在兽，则牡为阳，而牝为阴；其在民，则夫为阳，而妇为阴；其在家，则父为阳，而子为阴；其在国，则君为阳，而臣为阴。故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阴气太盛，以厌于阴。阴厌阳固，阳其填也。惟填厌之太甚，使阴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请而已，无敢加也。至于大水及日蚀者，皆阴气太甚，而上减阳精，以贱乘贵，以卑陵尊，大逆不义，故鸣鼓而慑之，朱丝萦而劫之。由此观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征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蒯聩之命不为不听其父，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其义之尽耶？其义之尽耶？

齐大旱之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

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树。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时得而治矣，时得而化矣，时失而乱矣。是故人生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达眼而后能见，七月生齿而后能食，期年生膑而后能行，三年囟合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穷返阳，阳穷返阴，故阴以阳变，阳以阴变。故男八月而生齿，八岁而毁齿，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齿，七岁而毁齿，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故反施乱化。故《诗》云：“乃如之人，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贤者不然，精化填盈，后伤时之不可遇也。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急时之辞也，甚焉，故称日月也。

度量权衡，以黍生之，十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重一石。千二百黍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凡《六经》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灵焉。德盛则以为畜，治平则时气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幽间则循循如也，动则有容仪。黄帝即位，惟圣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维思影像，夙夜晨兴。于是乃问天老曰：“凤仪何如?”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鹤植鸳鸯思，丽化枯折所志，龙文龟身，燕啄鸡噣，骈翼而中注。首戴德，顶揭义，背负仁，心信智。食则有质，饮则有仪。往则有文，来则有嘉。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飞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翼挟义，衷抱忠，足履正，尾系武。小声合金，大声合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光兴八风，气降时雨，此谓凤像。夫惟凤为能究万物，随天祉，象百状，达于道。去则有灾，见则有福。览九州，观八极，备文武，正王国。严照四方，仁圣皆伏。故得凤之像一者，凤过之；得二者，凤下之；得三者，则春秋下之；得四者，则四时下之；得五者，则终身居之。”黄帝曰：“于戏，盛哉!”于是乃备黄冕，带黄绅，斋于中宫，凤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自东阶，西面稽首曰：“皇天降兹，敢不承命。”于是凤乃遂集东囿，食帝竹实，栖帝梧树，终身不去。《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谓也。灵龟纹五色，似玉似金，背阴向阳。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繁衍象山，四趾转运应四时，文著象二十八宿。蛇头龙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变。宁则信信如也，动则著矣。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虚无则精以和，动作则灵以化。于戏，允哉！君子辟神也，观彼威仪，游燕幽间，有似凤也。《书》曰：“鸟兽鸧鸧，凤凰来仪。”此之谓也。

成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盈车，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问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为一，意天下其和而为一乎?”后三年，则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于吾国之黄发：‘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耶？有则盍朝之。’”然后周公敬受其所以来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有之乎?”对曰：“有之。国将兴，其君斋明中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焉，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将亡，其君贪冒淫僻，邪佚荒怠，芜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意，民神痛怨，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是以或见神而兴，亦有以亡。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亭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于镐。是皆明神之纪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监烛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一神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丰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今其胄见，鬼神之见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牺牲玉觞往献焉。内史过从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请土焉。内史过归，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

民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盈其违。离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也。

齐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中十里，阘然而止，瞠然而视，有顷，奉矢未敢发也，喟然叹曰："事其不济乎？有人长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马前者。”管仲曰："事必济。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马前者，导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从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辽水。表之，从左方渡至踝，从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济。桓公再拜管仲马前曰："仲父之圣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圣也。”

吴伐越，隳会稽，得骨专车。使使问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使者曰："谁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山川之祀为诸侯，皆属于王者。”曰："防风氏何守？”孔子曰：‘汪芒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为釐姓，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氏，今谓之大人。”使者曰："人长几何？”孔子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使者曰："善哉，圣人也！”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而咫。陈侯使问孔子，孔子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思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长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别姓以远方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矢。”试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问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闻，非狗，乃羊也。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其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诸国皆水，齐独以安。孔子归，弟子请问。孔子曰："异哉！小儿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应也。儿又有两两相牵，屈一足而跳者，曰：‘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今齐获之，亦其应也。”夫谣之后，未尝不有应随者也。故圣人非独守道而已也，睹物记也，即得其真矣。

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于晋。平公有疾，韩宣子赞授馆客。客问君疾，对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也，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鬼耶？意厉鬼也。”子产曰："君之明，子为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鲧违命，帝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是为夏郊，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为尸，五日瘳。公见子产，赐之莒鼎。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在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今日使晋袭于尔门。”公拜顿首。觉，召火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罚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其诸族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国之袭于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小国袭焉，曰服；小国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已，外内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将行。”以其族适晋。三年，虢乃亡。

晋平公筑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有神凭焉。不然，民听之滥也。臣闻之，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屈尽，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晋平公出畋，见乳虎伏而不动，顾请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出，则猛兽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见乳虎伏而不动，此其猛兽乎？”师旷曰："鹊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驳，驳食虎。夫驳之状有似驳马，今者君之出，必骖驳马而出畋乎？”公曰："然。”师旷曰："臣闻之，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动者，为驳马也，固非主君之德义也。君奈何一自诬乎？”平公异日出朝，有鸟环平公不去。平公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凤下之。今者出朝，有鸟环寡人，终朝不去。是其凤鸟乎？”师旷曰："东方有鸟名谏珂，其为鸟也，文身而朱足，憎鸟而爱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师旷曰："臣已尝言之矣，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鸟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义也。君奈何而再自诬

乎?"平公不说。异日，置酒虒祁之台，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叹。公起引之，曰："今者与叟戏，叟遽忧乎?"对曰："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平公曰："今为之奈何?"师旷曰："妖已在前，无可奈何。入来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将死矣。"至来月八日，平旦，谓师旷曰："叟以今日为期，寡人如何?"师旷不乐，谒归。未几而平公死，乃知师旷神明矣。

赵简子问于翟封荼曰："吾闻翟雨谷三日，信乎?"曰："信。""又闻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闻马生牛，牛生马，信乎?"曰："信。"简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国矣!"对曰："雨谷三日，虻风之所飘也；雨血三日，惊鸟击于上也；马生牛，牛生马，杂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简子曰："然则翟之妖奚也?"对曰："其国数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其大夫比党以求禄爵，其百官肆断而无告，其政令不竟而数化，其士巧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变曰："稷负五种，托株而从天下，未至于地而株绝，猎谷之老人张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从之而疾去。

扁鹊过赵，赵王太子暴疾而死。鹊造宫门曰："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无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应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鹊曰："人言郑医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难之曰："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鹊曰："不能。"又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柎。俞柎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肓莫，炊灼九窍而定经络，死人复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鹊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甚大，所见者甚少。钧若子之方，岂足以变骇童子哉?"扁鹊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头，掩目而别黑白者。太子之疾，所谓尸厥者也。以为不然，入诊之，太子股阴当湿，耳中焦焦如有啸者声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报赵王，赵王跣而趋出门曰："先生远辱，幸临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则粪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长为人矣。先生不有之，则先犬马填沟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鹊遂为诊之，先造轩光之灶，八成之汤，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子容捣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矫摩，太子遂得复生。天下闻之，皆曰："扁鹊能生死人。"鹊辞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当生者活耳，夫死者犹不可药而生也。"悲夫，乱君之治不可药而息也！《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甚之之辞也。

孔子晨立堂上，闻哭者声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问："谁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独哭死，又哭生离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鸟。"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鸟生四子，羽翼已成，乃离四海，哀鸣送之，为是往而不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之，将与其别也。"孔子曰："善哉，圣人也!"

景公畋于梧丘，夜犹早，公姑坐，睡而梦有五丈夫，北面幸卢，称无罪焉。公觉，召晏子而告其所梦。公曰："我其尝杀不辜而诛无罪耶?"晏子对曰："昔者先君灵公畋，五丈夫罟而骇兽，故杀之，断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则五头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国人不知其梦也，曰："君悯白骨，而况于生者乎?不遗余力矣，不释余智矣。"故曰，人君之为善易矣。

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于城父，与成公乾遇于畴中。问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畴也。""畴也者何也?""所以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庄王犹知巷之不善，沟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者，积仁也。神灵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

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正色，三而复者也。味尚甘，声尚宫，一而复者，故三王术如循环。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圣人之与圣也，如矩之三杂，规之三杂，周则又始，穷则返本也。《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质美也。

《传》曰："触情从欲，谓之禽兽。苟可而行，谓之野人。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诸侯火，天子山龙。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

《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传》曰："君子者，无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厉戒，立于庙堂之上，有司执事，无不敬者；斩衰裳，苴绖杖，立于丧次，宾客吊唁，无不哀者；被甲缨胄，立于桴鼓之间，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故曰：为左亦宜，为右亦宜，为君子无不宜者。此之谓也。

齐景公登射，晏子修礼而待。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子力多则弑其长，然而不敢者，惟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曰："善。"乃饬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

《书》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妇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规，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严；其以入宗庙，敬以忠，其以入乡党，和以顺；其以入州里族党之中，和以亲。《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悦耳也；嗜欲好恶者，所以悦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则民之目悦矣；言语顺，应对给，则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则民之心悦矣。三者存乎心，畅乎体，形乎动静，虽不在位，谓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独居乐德，内悦而形。《诗》曰："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为能长生久视而无累于物也。"

知天道者冠銶，知地道者履屦，能治烦决乱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军者搢笏。衣必荷规而承矩，负绳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诗》曰："芄兰之枝，童子佩觿。"说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厉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侃侃于进德修业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内心不变。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所以成显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积，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将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于此始成之时。"祝辞四加而后退。公冠，自以为主，卿为宾，飨之以三献之礼。公始加玄端与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诸侯太子、庶子冠，公为主，其礼与上同。冠于祖庙，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尔幼志，顺尔成德。"冠礼：十九见正而冠，古之通礼也。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其礼奈何？曰：诸侯以屦二两加琮，大夫、庶人以屦二两加束修二。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屦，礼夫人贞女。"夫人曰："有幽室数辱之产，未谕傅母之教，得承执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两屦以履女，王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无二尔心，无敢回也。"女拜，乃亲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从，拜辞父于堂，拜诸母于大门。夫先升舆执辔，女乃升舆，毂三转，然后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称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师友，使某执不珍之屦，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礼某氏贞女。"母曰："有草茅之产，未习于织纴纺绩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寝。"《传》曰："高寝者何？正寝也。"曷为或言高寝，或言路寝？曰：诸侯正寝三：一曰高寝，二曰左路寝，三曰右路寝。高寝者，始封君之寝也；二路寝者，继体之君寝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寝，故二寝。继体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寝，故有高寝，名曰高也。路寝其立奈何？高寝立中，路寝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然则天子之寝奈何？曰：亦三。承明继体守文之君之寝，曰左右之路寝。谓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后者也。故天子、诸侯三寝立而名实正，父子之义章，尊卑之事

别，大小之德异矣。

天子以鬯为贽，鬯者，百草之本也，上畅于天，下畅于地，无所不畅，故天子以凶为贽。诸侯以圭为贽。圭者，玉也，薄而不挠，廉而不刿，有瑕于中，必见于外，故诸侯以玉为贽。卿以羔为贽。羔者，羊也，羊群而不党，故卿以为贽。大夫以雁为贽。雁者，行列有长幼之礼，故大夫以为贽。士以雉为贽。雉者，不可指食，笼狎而服之，故士以雉为贽。庶人以鹜为贽。鹜者，鹜鹜也，鹜鹜无他心，故庶人以鹜为贽。贽者，所以质也。

诸侯三年一贡士。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舆服弓矢，再赐以凶，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命诸侯者，邻国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虽不请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归其地于天子。诸侯贡士，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傲，三不适谓之诬。诬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诸侯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然后天子比年秩官之无文者而黜之，以诸侯之所贡者代之。《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饬舆骈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罚。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仁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侈物。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是唐虞所以兴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乱斯止矣。《诗》云："告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谓也。

天子曰巡狩，诸侯曰述职。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职者，述其所职也。春省耕，助不给也；秋省敛，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东岳，柴而望祀山川，见诸侯，问百年者，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僻者。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泽于民者，然后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贤，则有庆，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秽，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师移之。岁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东巡狩之礼。岁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礼。岁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礼。归格于祖祢，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掩群，取禽不麛卵，不杀孕重者。秋蒐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蒐、狩之义也。故苗、狝、蒐、狩之礼，简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搏，蝮虿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谓之畋何？圣人举事必返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兽害稼穑者，故以田言之。圣人作名号，而事义可知也。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畋猎。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皆圣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职，大德之发者也。是故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皆让。倕为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成。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违。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然后射者能以中。《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此之谓也。弧之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儿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后敢食谷。故曰："不素餐兮。"此之谓也。

生而相与交通，故曰留宾。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赠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赗赙及事之谓时。时，礼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赗者何？丧事有赗者，盖以乘马束帛，舆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口实曰唅，玩好曰赠。知生者赙、赗，知死者赠、襚，赠、襚所以送死也，赙、赗所以佐生也。舆马、束帛、货财、衣被、玩好，其数奈何？曰：天子乘马六匹，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彩、缦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赗，乘马六匹，乘车，诸侯四匹，乘舆，大夫曰参舆，元士、

下士不用舆。天子文、绣衣各一袭，到地，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哈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位尊德厚及亲者，赙、赗、唅、襚厚。贫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数，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节文，谓之有因，礼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传》曰："天王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时也。"必其时奈何？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礼不豫凶事，死而后治凶服。衣衰饰，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后丧文成，外亲毕至，葬坟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备尽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会毕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毕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毕至也。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返也，其长子死于嬴、博之间，因葬焉。孔子闻之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使子贡往而观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敛以时服。既葬，封圹坟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号者三，言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礼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制丧三年，所以报父母之恩也。期年之丧，通乎诸侯；三年之丧，通乎天子，礼之经也。

子夏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侃侃而乐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闵子骞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贡问曰："闵子哀不尽，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子曰'君子也'。赐也惑，敢问何谓?"孔子曰："闵子哀未尽，能断之以礼，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丧，固优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宣王悒悒而无以应。

古者有灾者谓之厉。君一时素服，使有司吊死问疾，忧以巫医。匍匐以救之，汤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鳏寡孤独，及病不能相养，死无以葬埋，则葬埋之。有亲丧者，不呼其门；有齐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丧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则有聚众童子击鼓苣火，入官宫里用之。各击鼓苣火，逐官宫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毕，出乎里门，出乎邑门，至野外，此匍匐救厉之道也。师大败亦然。

斋者思其居处也，思其笑语也，思其所为也。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将入户，僾然若有见乎其容，盘旋出户，喟然若有闻乎叹息之声。先人之色不绝于目，声音咳唾不绝于耳，嗜欲好恶不忘于心，是则孝子之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春荐韭、卵，夏荐麦、鱼，秋荐黍、豚，冬荐稻、雁。三岁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谛也。祫者，大合祭于祖庙也。禘者，谛其德而差优劣也。圣主将祭，必洁斋精思，若亲之在。方兴未登，惆惆憧憧，专一想亲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诚也。四方之助祭，空而来者满而返，虚而至者实而还，皆取法则焉。

韩褐子济于河，津人告曰："夫人过于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韩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亲，士祭其祖祢。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运。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听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运，甚殆。治装衣而下游乎?"韩子曰："吾不为人之恶我而改吾志，不为我将死而改吾义。"言未已，舟泆然行。韩褐子曰："《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于人乎?"

孔子曰："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忧也；无声之乐，怀也。不言而信，不动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诚，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尔内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者，必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仪往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必有悲声。君子集大辟，必有顺辞。礼有三仪，知之

乎?”对曰:“不识也。”曾子曰:“坐，吾语汝。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若夫置樽俎，列边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虽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称南面者，问子桑伯子于孔子，孔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毋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至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

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解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钟微而均，鲜全而不伤。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于宗庙，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大圣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日行其风，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大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至也。

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然后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酢酳酬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辩，辩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含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彩，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而灭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唱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唱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广乐以成其教。故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

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壮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调。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定其意，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乱则无法，无法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代相凌，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祸者，生于淫佚暴慢。淫佚暴慢之本，生于饮酒。故古者慎其饮酒之礼。使耳听雅音，目视正仪，足行正容，心论正道，故终日饮酒而无过失。近者数日，远者数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此之谓也。

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变人最极，故圣人因而成之以德，曰乐。乐者，德之风。《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谓礼乐也。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诸侯听钟声，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未尝离于前。所以养正心而灭淫气也。乐之动于内，使人易道而好良；乐之动于外，使人温恭而文雅。雅颂之声动人，而正气应之；和成容好之声动人，而和气应之；粗厉猛贲之声动人，而怒气应之；郑卫之声动人，而淫气应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动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来，尔奚不谓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执中以为本，务生以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忧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厉淫荒之动，不在乎体。夫然者，乃治存之风，安乐之为也。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和节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俨恭庄之动，不存乎体。夫杀者，乃乱亡之风，奔北之为也。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释。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今王公以为笑，彼舜以匹夫，积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兴；纣以天子，好慢淫荒，刚厉暴贼，而卒以灭。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丑也。既无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国之声，岂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过矣。"

卷二十　反质

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也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信鬼神者失谋，信日者失时。何以知其然？夫贤圣周知，能不时日而事利。敬法令，贵功劳，不卜筮而身吉。谨仁义，顺道理，不祷祠而福。故卜数择日，洁斋戒，肥牺牲，饰圭璧，精祠祀，而终不能除悖逆之祸。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违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岳、四渎，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门户，庶人祭其先祖。圣王承天心，制礼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将以辅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专自也。非欲以颠倒之恶，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是以泰山终不享季氏之旅。《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盖重礼不贵牲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

历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泽之渔者善争陂，而舜渔焉；东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渔与陶，非舜之事，而舜为之，以救败也。民之性皆不胜其欲，去其实而归之华，是以苦窳之器，争斗之患起。争斗之患起，则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离

诚就诈，弃朴而取伪也。追逐其末，而无所休止。圣人抑其文而抗其质，则天下返矣。

《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传》曰："尸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诚不远也。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内质矣。

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五丈夫曰："吾师言曰：'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败。'我非不知也，不欲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邓析去，行数十里，颜色不悦怿，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请为君杀之。"邓析曰："释之。是所谓真人者也，可令守国。"

禽滑厘问于墨子曰："锦绣絺纻，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黼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斫，以变天下之视。当此之时，文采之帛，将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为心。苟上不为，下恶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于其时，成名于今世也。且夫锦绣絺纻，乱君之所造也，其本皆兴于齐。景公喜奢而忘俭，幸有晏子，以俭镌之。然犹几不能胜。夫奢安可穷哉！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絺纻之用耶？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随侯之珠者，曰：'不得卖也，珍实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禽滑厘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常，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禽滑厘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从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度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以为秦东门。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彩，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无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异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问李克曰："刑罚之原安生？"李克曰："生于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民已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文侯曰："善。"以为法服也。

秦穆公间问由余曰："古者圣帝明王，得国失国，当何以也？"由余曰："臣闻之，当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愿闻奢俭之节。"由余曰："臣闻尧有天下，饭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址，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释天下，舜受之，作为食器，斩木而裁之。销铜铁。修其刃，犹漆黑之以为器，诸侯侈，国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释天下，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缯帛为茵褥，觞勺有彩，为饰弥侈，而国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觞勺刻镂，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弥侈。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夫戎辟而辽远，未闻中国之声也。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厚为由余请期，以疏其间。彼君臣有间，然后可图。"君曰："诺。"乃以女乐三九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果见女乐而好之，设酒听乐，终年不迁，马牛羊半死。由余归谏，谏不听，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为上卿，问其兵执与其地利。既以得矣，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奢主，能听贤纳谏，故霸西戎。西戎淫于乐，诱于利，以亡其国，由离质朴也。

经侯往适魏太子，左带羽玉，具剑，右带佩环，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顷，太子不视也，又不问也。经侯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有。"经侯曰："其宝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宝也。"经侯曰："吾所问者，非是之谓也，乃问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师沼治魏，而市无预贾；郄辛治阳，而道不拾遗；芒卯在朝，而四邻贤士无不相因而见。此三大夫，乃魏国之大宝。"于是经侯默然不应，左解玉具，右解环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谢，趋而出，上车驱去。魏太子使骑操剑、佩逐与经侯，使告经侯曰："吾无德所宝，不能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无为遗我贼。"于是经侯杜门不出传死。

晋平公为驰逐之车，龙旌众色，挂之以犀象，错之以羽芝。车成，题金千镒，立之于殿下，令群臣得观焉。田差三过而不一顾，平公作色大怒，问田差："尔三过而不一顾，何为也？"田差对曰："臣闻说天子者以天下，说诸侯者以国，说大夫者以官，说士者以事，说农夫者以食，说妇姑者以织。桀以奢亡，纣以淫败，是以不敢顾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车！"

魏文侯御廪灾，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吊，公子成父独不吊。文侯复殿，公子成父趋而入贺，曰："甚大善矣，夫御廪之灾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廪者，寡人宝之所藏也。今火灾，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吊，至于子大夫而不吊。今已复辟矣，犹入贺何为？"公子成父曰："臣闻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箧椟。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今幸无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叹曰："善。"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国甚小而财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舆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闻之，君尝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亲乎？"桓公曰："善。"于是更制练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齐国俭也。

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也。"文子曰："然乎？吾观国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夫德者，得于我，又得于彼，故可行。若淫于奢侈，沈于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国？"仲孙它惭而退。

赵简子乘弊车瘦马，衣羖羊裘。其宰进谏曰："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疾，狐白之裘温且轻。"简子曰："吾非不知也，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细人服善则益倨。我以自备，恐有细人之心也。"《传》曰："周公位尊愈卑，胜敌愈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此之谓也。

鲁筑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孙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无囿尚可乎？恶闻嬉戏之游，疲其所治之民乎？"

卫叔孙文子问于王孙夏曰："吾先君之庙小，吾欲更之，可乎？"对曰："古之君子以俭为礼，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卫国虽贫，岂无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绣哉？以为非礼也。"文子乃止。

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好乐声色者淫也，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自今以来，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正，无以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伐其根素，流于华叶。若此者，有患无忧，有冠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闻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犹无佐也。"

晏子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辞曰：

“《诗》曰：‘侧弁之俄’，言失德也。‘屡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既醉而出，并受其福’，宾主之礼也。‘醉而不出，是谓伐德’，宾主之罪也。婴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举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岂过我哉？吾托国于晏子也。以其家贫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与寡人谋国乎？”

杨王孙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裸葬，以返吾真，必无易吾意。”祁侯闻之，往谏曰：“窃闻王孙令葬必裸而入地，必若所闻，愚以为不可。令死人无知则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于地下也，将何以见先人？愚以为不可。”王孙曰：“吾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世竞以相高，靡财殚币，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归者得至，而化者得变，是物各返其真。其真冥冥，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乃合道之情。夫饰外以夸众，厚葬以矫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而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厚裹之以币帛，多送之以财货，以夺生者财用。古圣人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之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欲裸葬以矫之也。昔尧之葬者，空木为椟，葛藟为缄，其穿地也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故圣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于无用，不损于无益。谓今费财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缪哉！可谓重惑矣。”祁侯曰：“善。”遂裸葬也。

鲁有俭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铏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闻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馔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亲也。”

晏子病，将死，断楹内书焉。谓其妻曰：“楹也，语子壮而视之。”及壮发书，书之言曰：“布帛不穷，穷不可饰。牛马不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穷乎？穷乎？穷也。”

仲尼问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委质以当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委矣。”

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

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叱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参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

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缟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发。游不用之国，欲无穷，可得乎？”

新　序

[西汉]刘　向编撰　孙家洲整理

《新序》今传本十卷，西汉刘向（约前七七——前六）编定。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历仕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是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刘向在负责整理皇家秘府藏书的过程中，一书校毕，单作叙录一篇，汇集为《别录》，被尊为我国目录学之祖。与其子刘歆同为保存、整理古代文献卓有建树的学者。当代学者钱穆撰有《刘向父子年谱》。刘向整理历史传说与典故，编书数种，《新序》即为其中之一。原书三十卷，至北宋已散佚大半，幸得曾巩补校，得以十卷传世。本书将先秦及汉初（少量涉及汉武帝时代）史事和传闻佚说，分类编排，而暗寓谏诤辅弼之意。其中史实虽与《左传》、《战国策》《史记》存有渊源关系，但文字乃至部分内容又与诸书互有出入，故有补史之益。该书有《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通行版本。此次整理以《席氏扫叶山房丛书》本为底本，并以《史记》、《汉书》等史籍互校。

卷一　杂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父瞽瞍顽，母嚣，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尽孝道以供养瞽瞍。瞽瞍与象为浚井涂廪之谋，欲以杀舜，舜孝益笃。出田则号泣，年五十犹婴儿慕。可谓至孝矣。故耕於历山，历山之耕者让畔；陶於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渔於雷泽，雷泽之渔者分均。及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址，莫不慕义，麟凤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谓也。

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居於阙党，阙党之子弟畋渔，分有亲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远方至，服从其德。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齐人归所侵鲁之地，由积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禹之兴也，以涂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汤之兴也，以有莘，纣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兴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诗》正《关雎》，而《春秋》褒伯姬也。

樊姬，楚国之夫人也。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 。"於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孙叔敖相楚，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卫大夫史鳍患之，数以谏灵公而不听。史鳍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於北堂。吾不能进蘧

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置尸北堂，于我足矣。”史鳍死，灵公往吊，见丧在北堂，问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对灵公。灵公蹴然易容，瘸然失位，曰：“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进之以为卿，退弥子瑕。徙丧正堂，成礼而后返。卫国以治。史鳍，字子鱼。《论语》所谓“直哉，史鱼！”者也。

晋大夫祁奚老，晋君问曰：“孰可使嗣？”祁奚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仇耶？”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晋遂举解狐。后又问：“孰可以为国尉？”祁奚对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祁奚之谓也。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回亲戚，可谓至公矣。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苏与我处，常忠我以道，正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细，必厚爵之。申侯伯与处，常纵恣吾，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也。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不细，必亟遣之。”令尹曰：“诺。”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管苏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返其本性，共王之谓也。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武侯曰：“未也。庄王之语奈何？”吴起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曰：‘君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於亡矣！吾是以有忧色也。’庄王之所以忧，而君独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谢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卫国逐献公，晋悼公谓师旷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无使失性。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焉用之？不去何为？”公曰：“善。”

赵简子上羊肠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车，而虎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简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车，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是会为人臣侮其主。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会对曰：“为人君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简子曰：“何谓死而又死？”虎会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谓死而又死。君既已闻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简子曰：“为人臣而侮其臣者何若？”虎会对曰：“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侵。”简子曰：“善。”乃罢群臣不推车，为士大夫置酒，与群臣饮，以虎会为上客。

昔者，周舍事赵简子，立赵简子之门，三日三夜。简子使人出问之曰：“夫子将何以令我？”周舍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简子悦之，与处。居无几何而周舍死，简子厚葬之。三年之后，与诸大夫饮酒酣，简子泣。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简子曰：“大夫返，无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昔纣昏昏而亡，武王谔谔而昌。自周舍之死后，吾未尝闻吾过也。故人君不闻其非，及闻而不改者亡。吾国其几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黄，曰：“君非仁君也。”“子何以言之？”对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长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黄，黄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问：“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对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臣闻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复召翟黄人，拜为上卿。

中行寅将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为我祝，牺牲不肥泽耶？且斋戒不敬耶？使吾国亡，何也？”祝简对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车十乘，不忧其薄也，忧德义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车百乘，不忧德义之薄也，唯患车不足也。夫舟车饰则赋敛厚，赋敛厚则民怨谤诅矣。且君苟以为祝有益於国乎？则诅亦将为损矣。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惭。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

令尹子西而问焉，曰："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令尹子西对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问焉。昭奚恤对曰："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不在宝器在贤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宝重者。"王遂使昭奚恤应之。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於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称曰："客欲观楚国之宝器，楚国之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圭璧，使诸侯，解忿悁之难，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整兵戎，以当强敌，提桴鼓以动百万之众，所使皆趋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之难，司马子反在此。怀霸王之馀议，摄治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唯大国之所观。"秦使者惧然无以对，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返，言於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遂不伐楚。《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斯之谓也。

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景公赐之酒，酣，范昭曰："愿请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进之於客。"范昭已饮，晏子曰："彻樽更之，樽觯具矣。"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出。景公谓晏子曰："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也。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非陋而不识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若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以告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

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夫剑产於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馀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夫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应焉。

楚威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邪？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鲸，凤鸟上击於九千里，绝浮云，负苍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粪田之鴳，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奇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晋平公闲居，师旷侍坐。平公曰："子生无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师旷对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与一焉。"平公曰："何谓也?"师旷曰："群臣行赂以采名誉，百姓侵冤无所告诉，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临贤，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诈，空虚府库，以其少才，覆塞其恶，贤人逐，奸邪贵，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国贫民罢，上下不和，而好财用兵，嗜欲无厌，谄谀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国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国家哉!"

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孰先亡乎?"对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对曰："中行氏之为政也，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譬之其犹鞟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当先亡。"

楚庄王既讨陈灵公之贼，杀夏徵舒，得夏姬而悦之，将近之。申公巫臣谏曰："此女乱陈国，败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庄王从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谏，令尹从之。后襄尹取之。至恭王，与晋战於鄢陵，楚兵败，襄尹死。其尸不返，数求晋，不与。夏姬请如晋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将使齐，私说夏姬与谋。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废使命道亡，随夏姬之晋。令尹将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谏先王以无近夏姬，今身废使命，与夏姬逃之晋，是欺先王也。请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为先王谋则忠，自为谋则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卷二　杂事

昔者，唐虞崇举九贤，布之于位，而海内大康，要荒来宾，麟凤在郊。商汤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闳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瑞

并降，遂安千载。皆由任贤之功也。无贤臣，虽五帝三王，不能以兴。

齐桓公得管仲，有霸诸侯之荣，失管仲，而有危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杀之，而国卒以亡。燕昭王用乐毅，推弱燕之兵，破强齐之仇，屠七十城。而惠王废乐毅，更代以骑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见矣。故阖庐用子胥以兴，夫差杀之而以亡；昭王用乐毅以胜，惠王逐之而败，此的的然若白黑。

秦不用叔孙通，项王不用陈平、韩信，而皆灭，汉用之而大兴，此未远也。夫失贤者其祸如彼，用贤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然而国以乱亡者，所谓贤者不贤也。或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载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贤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终也，或不肖子废贤父之忠臣，其祸败难一二录也。然其要在于已不明而听众口。谮诉不行，斯为明也。

魏庞恭与太子质於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来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魏远於市，议臣者过三人。愿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庞恭自邯郸反，谗口果至，遂不得间。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数有功，至武王以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孙子，皆秦诸公子也，其外家韩也。数攻韩。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至周室者，其道乎韩之宜阳。"欲使甘茂伐韩取宜阳，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请约魏与伐韩。"令向寿辅行。甘茂既约魏，魏许。甘茂还至息壤，谓向寿曰："子归言之王，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陪数险，行千里，攻之难。昔者，曾参之处郑，人有与曾参同名姓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然，一人又来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有顷，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也，不若曾参；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参之母之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也，樗里子、公孙子二人，挟韩而议，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韩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使伐宜阳。五月而宜阳未拔，樗里子、公孙子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将击之，遂拔宜阳。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孙子谗之，甘茂遇罪，卒奔齐。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谗乎？

楚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畏昭奚恤，亦诚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兽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见我无不走。'虎以为然，随而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已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

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子贱辞去，因请借善书者二人，使书宪书教品。鲁君予之。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引其肘，书丑则怒之，欲好书则又引之。书者患之，请辞而去。归以告鲁君，鲁君曰："子贱苦吾扰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单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贱。鲁无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饥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於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於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故渔者壹献馀鱼，而楚国赖之。可谓仁智矣。

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宣王善之。邹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悦，与语三日，遂拜以为相。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以谓设以辞，邹忌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邹忌。淳于髡之徒礼倨，邹忌之礼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何如？"邹忌曰："敬诺，请不敢杂贤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内而员釭，何如？"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屈而去，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故所以尚干将莫邪者，贵其立断也；所以贵骐骥者，

为其立至也。必且历日旷久乎，丝牦犹能挈石，驽马亦能致远。是以聪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贡曰："回也，闻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将出亡。召门下诸大夫曰："有能从我出者乎?"三问，诸大夫莫对。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养也。"大夫有进者曰："亦有君之不能养士，安有士之不足养者！凶年饥岁，士糟粕不厌，而君之犬马有余谷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体不蔽，而君之台观，帷帘锦绣，随风飘飘而弊。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轻，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难乎！"燕相遂惭，遁逃不敢复见。

晋文公出猎，前驱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闻之，诸侯梦恶则修德，大夫梦恶则修官，士梦恶则修身，如是而祸不至矣。今寡人有过，天以戒寡人。"还车而返。前驱曰："臣闻之，喜者无赏，怒者无刑。今祸福已在前矣，不可变，何不遂驱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祸福未发，犹可化也。"还车返，宿斋三日，请於庙曰："孤少牺不肥，币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猎，无度数，罪二也。孤多赋敛，重刑罚，罪三也。请自今以来者，关市无征，泽梁无赋敛，赦罪人，旧田半税，新田不税。"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梦天帝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为？而罪当死！"发梦视蛇臭腐矣，谒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奈何其无究理而任天也，应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袭下车扶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袭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袭对曰："昔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袭谓主君言无异於虎狼。"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庙门呼万岁，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

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而国有妖乎?"一虏答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答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其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晋文公出田逐兽，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安从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公曰："出泽而受之。"於是遂出泽。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之中，厌而欲移徙之小泽，则必有丸缯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则必有网罗钩射之忧。今君逐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者，臣亦与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国，外失礼於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得厚赐，不能保也。"遂辞不受。曰："君亟归国，臣亦反吾渔所。"

晋文公逐麋而失之，问农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问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厌闲而近人，故得；鱼鳖之居也，厌深而之浅，故得；诸侯厌众而亡其国。《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君放不归，人将君之。"於是文公恐，归。遇栾武子，栾武子曰："猎得兽乎？而有悦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悦色。"栾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与来也。"栾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骄也；缓令急诛，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盗也。"文公曰："善。"还载老古与俱归。

扁鹊见齐桓侯，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肌肤，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肠胃，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望桓侯而还走。桓侯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大剂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扁鹊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早从事矣。

庄辛谏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从新安君与寿陵君同轩，淫衍侈靡而忘国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欤？妄为楚国妖欤?"庄辛对曰："臣非敢为楚妖，诚见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则楚必亡矣。辛请留于赵以观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汉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庄辛至於赵。辛至，王曰："嘻！先生来耶！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曰："君王用辛言则可，不用辛言，又将甚乎此。庶人有称曰：'亡羊而固牢未为迟，见兔而呼狗未为晚。'汤武以百里王，桀纣以天

下亡。今楚虽小，绝长继短，以千里数，岂特百里哉！且君王独不见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间，求蚊虻而食之，待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胶丝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虫蛾食已。青蛉犹其小者也，夫爵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其翼，奋其身，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也。不知公子王孙，左把弹，右摄丸，定操持，审参连，故昼游乎茂树，夕和乎酸醎。爵犹其小者也，鸿鹄嬉游乎江汉，息留乎大沼，俯啄鳗鲤，仰奋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风，飘摇高翔，一举千里，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也。不知弋者选其弓弩，修其防翳，加缯缴其颈，投乎百仞之上，引纤缴，扬微波，折清风而殒，故朝游乎江河，而暮调乎鼎俎。鸿鹄犹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游乎高陵，北径乎巫山，逐麋麋獐鹿，弋溪子随时鸟嬉游乎高蔡之囿，溢满无涯，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子发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缨以朱丝，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犹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从新安君与寿陵君，淫衍侈靡，康乐游娱，驰骋乎云梦之中，不以天下与国家为事，不知穰侯方与秦王谋，置之以黾厄，而投之乎黾塞之外。"襄王大惧，形体掉栗，曰："谋受令。"乃封庄辛为成陵君，而用计焉，与举淮北之地十二诸侯。

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邪？"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

楚庄王问於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逌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逌安强。'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逌定矣。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

楚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问左右群臣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曰："隐有大鸟，来至南山之阳，三年不蜚不鸣，不审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闻其说。"王曰："此鸟不蜚，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蜚，蜚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士庆稽首曰："所愿闻已。"王大悦士庆之问，而拜之以为令尹，授之相印。士庆喜，出门顾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闻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为豪矢而后为藩蔽。王赐士庆相印而不赐臣，臣死将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涂中，子所与寡人言者，内不及国家，外不及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贵也。"於是乃出其国宝璧玉以赐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语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无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谏。君告谒者："无为客通事。"於是有一齐人曰："臣愿一言，过一言，臣请烹。"谒者赞客。客曰："海大鱼。"因反走，靖郭君曰："请少进。"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戏。"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试复道之。"客曰："君独不闻海大鱼乎？网弗能止，缴弗能牵，砀而失水陆居，则蝼蚁得意焉。且夫齐，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齐，奚以薛为？君若无齐，城薛犹且无益也。"靖郭君大悦，罢民弗城薛也。

齐有妇人，极丑无双，号曰无盐女。其为人也，白头深目，长壮大节，昂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三十，无所容人。炫家不售，流弃莫执。于是乃拂试短褐，自诣宣王，愿一见。谓谒者曰："妾，齐之不售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备后宫之扫除。顿首司马门外，唯王幸许之。"谒者以闻。宣王方置酒於渐台，左右闻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颜女子也。"于是宣王乃召而见之，谓曰："昔先王为寡人取妃匹，皆已备有列位矣。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今夫人不容乡里布衣，而欲干万乘之主，亦有奇能乎？"无盐女对曰："无有。直窃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矣。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复更召而问之。又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愿遂闻命。"无盐女对曰："今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雠，外有三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林崩驰，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龙疏，翡翠珠玑，莫落连饰，万民罢极，此二殆也。贤者伏匿於山林，谄谀强於左右，邪伪立於本庙，谏者不得通人，此三殆也。酒浆流湎，以夜续朝，女乐俳优，从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无声，意入黄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叹曰："痛乎！无盐君之言！吾今乃一闻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几不全。"於是立停渐台，

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择吉日，立太子，进慈母，显隐女，拜无盐君为王后。而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

卷三　杂事

梁惠王谓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诚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诗》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相宇。'大王爱厥妃，出入必与之偕。当是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若好色，与百姓同之，民惟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孙卿与临武君议兵於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闻，古之道，凡战，用兵之术，在于一民。弓矢不调，羿不能以中；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远。士民不亲附，汤武不能以胜。故善用兵者，务在于善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上者，变诈攻夺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於天下。由此观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势利也；所上者，变诈攻夺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落单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涣然有离德者也。若以桀诈桀，犹有幸焉。若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绕沸，若羽蹈烈火，入则焦没耳。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之兵，铤则若莫邪之利刃，婴之者断；锐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圆居而方止，若盘石然，触之者陇种而退耳。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之兵，或将三军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夫又何可诈也！且夫暴乱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民之亲我，欢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兰，反顾其上，如灼鲸，如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而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孙子自贼其父母也。《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此之谓也。"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孙卿曰："将卒者，末事也。臣请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

昔者秦魏为与国，齐楚约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且见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远至此，甚苦矣。魏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筹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为秦之强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则且割地而约齐楚。王虽欲救之，岂有及哉！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也。窃以为大王筹策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遽发兵救之，驰骛而往。齐楚闻之，引兵而去，魏氏复故。唐且一说，定强秦之策，解魏国之患，散齐楚之兵，一举而折冲消难，辞之功也。孔子曰："言语，宰我、子贡。"故《诗》曰："辞之集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辞，魏国赖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时，国大乱。齐闵王兴师伐燕，屠燕国，载其宝器而归，易王死。及燕国复，太子立为燕王，是为燕昭王。昭王贤，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丑，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返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用死马，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马至者二。今王诚欲必致士，请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於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走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乐毅之策，得贤之功也。

乐毅为昭王谋，必待诸侯兵，齐乃可伐也。於是乃使乐毅使诸侯，遂合连四国之兵以伐齐，大破之。闵王亡逃，仅以身脱，匿莒。乐毅追之，遂屠七十余城，临淄尽降，唯莒、即墨未下。尽复收燕宝器而归，复易王之辱。乐毅谢罢诸侯之兵，而独围莒、即墨。时田单为即墨令，患乐毅善用兵，田单不能诈也。欲去之，昭王又贤，不肯听谗。会昭王死，惠王立，田单使人谗之惠王。惠王使骑劫代乐毅，乐毅去之赵，不归燕。骑劫既为将军，田单大喜，设诈大破燕军，杀骑劫，尽复收七十余城。是时，齐闵王已死，田单得太子于莒，立为齐襄王。而燕惠王大惭，自悔易乐毅以致此祸。惠王乃使人遗乐毅书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志，故君捐国而去。寡人不肖明

矣。敢谒其愚而君弗肯听也，故使使者陈愚志，君诫谕之。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君于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覆盖之，不虞君明弃之也；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闻，君徽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尽厚也。谚曰：'厚者不损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躯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恶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轻弃寡人以快心，则覆邪救过，难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异；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为君择无所取。国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覆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讼邻家，未为通计也。怨恶未见，而明弃之，未为尽厚也。寡人虽不肖，未如殷纣之乱也；君虽未得志，未若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内尽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适足以伤高义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义，寡人虽恶名不难受也。本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毁，而君不得荣。是一举而两失也。义者不毁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为理於鲁，三绌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与人异，恶往而不绌乎？犹且绌也，宁故国耳。'柳下季不以绌自累，故自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寡人之罪，国人不知，而议寡人者天下。谚曰：'仁不轻绝，知不简功。'简功弃大者，仇也；轻绝厚利者，怨也。仇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损忿和怒，追顺先王，以复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将快心以成而过，不顾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循初，退不得变过，此君所制，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书谒之。"乐毅使人献书燕王，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钺之罪，以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自负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辞说。今王数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书对。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爱，能当者处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观先王举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过举，擢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命而不辞。先王命臣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者，霸王之余业，战胜之遗事，闲於兵革，习於战攻。王若欲攻之，必与天下图之。图之莫若径结赵；且淮北，宋地，楚、魏之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节南使赵，顾返，起兵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之兵，受命而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齐。齐王遁逃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货宝，车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吕陈於元英，故鼎返於历室，齐器设於宁台，蓟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来，功业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快其志，以臣不损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国诸侯。臣闻：'贤圣之君，功立不废，故著於《春秋》；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於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丑，夷万乘之齐，收八百年之积。及其弃群臣之日，余令诏后嗣之义法，执政任事，循法令，顺庶孽，施及萌隶，皆可以教后世。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於阖闾，吴为远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赐之鸱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计先论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见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亏辱之诽，堕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君子绝交无恶言，去臣无恶声。'臣虽不肖，数奉教于君子，臣恐侍御者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以书谢。"

齐人邹阳，客游於梁，人或谗之於孝王。孝王怒，系而将欲杀之。邹阳客游，见谗自冤，乃从狱中上书，其辞曰："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尔。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蚀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义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徉狂，接舆避世，恐遭此变也。愿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之，少加怜焉。谚曰：'有白头而新，倾盖而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齐、秦，而故於燕于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於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於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肋折齿於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於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藉官於朝，

假誉於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坚于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辩，而不能自免。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於俗，牵於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共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则骨肉为仇雠，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三王易为比也。是以圣人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说于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於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视其仇而强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商君。越用大夫种之谋，擒劲吴，霸中国，卒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世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通，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之沉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众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只足以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游，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素无根抵之容，而欲竭精神，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当枯木朽株之资也。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於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言，不惑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故匕首窃发；周文王校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於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谄谀之辞，牵於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贵之乐也。臣闻盛饰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砺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而曾子不人；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笼於威重之权，胁於势位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崛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精神而趋阙下者哉！”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卷四　杂事

管仲言齐桓公曰：“夫垦田创邑，辟土殖谷，尽地之利，则臣不若甯戚，请置以为田官。登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置以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重富贵，不避死亡，则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谏臣。决狱折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则臣不若弦宁，请置以为大理。平原广囿，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则臣不若王子成甫，请置以为大司马。君如欲治国强兵，则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则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贤，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管仲之功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请吏於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侧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曷其为不易也？”故王者劳於求人，佚於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已无为而天下治。汤、文用伊、吕，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动，用众贤也。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盖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则不然，所用大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公季成谓魏文侯曰：“田子方虽贤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与之齐礼，假有贤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议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议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请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黄，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克对曰：“君若置相，则问乐商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黄进之，乐商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则哲，进贤受上赏。季成以知贤，故文侯以为相。季成、翟黄，皆近臣亲属也，以所进者贤别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尝君问于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魏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於桓公也。卜相则曰：‘成与黄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爱妨公举，在职者不堪其事，故功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则王功成，岂特霸哉！”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缝，宾胥无善纯缘，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师旷侍，曰：“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胥无善

齐和之，羹以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人，谁能强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齐桓公与鲁庄公为柯之盟。鲁大夫曹刿谓庄公曰："齐之侵鲁，至於城下，城坏压境，君不图与？"庄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刿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及会，两君就坛，两相相揖，曹刿手剑拔刃而进，迫桓公於坛上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仲曰："然，则君何求？"曹刿曰："愿请汶阳田。"管仲谓桓公曰："君其许之。"桓公许之。曹刿请盟，桓公遂与之盟。已盟，摽剑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刿可仇，请倍盟而讨曹刿。"管仲曰："要盟可负而君不负，曹刿可仇而君不仇，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诸侯翕然而归之，为鄄之会，幽之盟，诸侯莫不至焉。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远国皆来。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贡；北伐山戎，为燕开路；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尊事周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为五伯长，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晋文公伐原，与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过三日将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为也。"原人闻之，曰："有君义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闻之，亦请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谓也。于是诸侯归之，遂侵曹伐卫，为践土之会，温之盟。后南破强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齐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赵之中牟叛，赵襄子率师伐之，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十堵，襄子击金而退。士军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也。君曷为去之？"襄子曰："吾闻之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城而后攻。"中牟闻其义，乃请降。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襄子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本由伐中牟也。

楚庄王伐郑，克之。郑伯肉袒，左执旄旌，右执鸾刀，以迎庄王曰："寡人无良边陲之臣，以干天之祸，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庄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庄王亲自手旌，左右麾军，还舍七里。将军子重进谏曰："夫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斯役死者数百人，今克而不有，无乃失民力乎？"庄王曰："吾闻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见君子重礼而贱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从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晋人之救郑者至，请战，庄王许之。将军子重进谏曰："晋，强国也。道近力新，楚师疲劳，君请勿许。"庄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也。"遂还师以逆晋寇，庄王援桴而鼓之，晋师大败。晋人来渡河而南，及败奔走，欲渡而北，卒争舟而以刃击，引舟中之指可掬也。庄王曰："嘻！吾两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师以轶晋寇。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庄王之谓也。

晋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寡人之过也。如何其辱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晋伐楚，是臣之罪也。请击之。"庄王俯泣而起，拜诸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君下其臣犹如此，所谓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未可攻也。"乃夜还师。孔子闻之曰："楚庄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敌还，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也。

晋文公将伐邺，赵衰言所以胜邺，文公用之而胜邺，将赏赵衰。赵衰曰："君将赏其末乎？赏其本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胜邺，遂胜。将赏之，曰盖闻之子。子当赏。"郄虎对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郄虎不敢固辞，乃受赏。

梁大夫有宋就者，常为边县令，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各有数。梁之边亭人劬力，数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恶。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楚亭人心恶梁亭之贤已，因往夜搔窃，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觉之，因请其尉，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尉以请宋就，就曰："恶是！何可？构怨祸之道也。人恶亦恶，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窃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则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则乃梁亭也。楚令闻之大悦，因具以闻楚王。楚王闻之，惄然愧，以意自闵也。告吏曰："征搔瓜者，得无有他罪乎？此梁之阴让也。"乃谢以重币，而请交於梁王。楚王时则称说，梁王以为信。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

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人问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闻也；谴而行其诛乎？则庖宰食监法皆当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惟德是辅’，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后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视听，不可不察也。

郑人游於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然明谓子产曰：“何不毁乡校?”子产曰：“胡为？夫人朝夕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如之何毁之？吾闻为国，忠信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决之，使导，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材，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惟二三臣！”仲尼闻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与管仲、鲍叔、甯戚饮酒。桓公谓鲍叔：“姑为寡人祝乎?”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使甯子无忘其饭牛於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齐之社稷，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必不骄矣。

桓公田，至于麦丘，见麦丘邑人问之：“子何为者也?”对曰：“麦丘邑人也。”公曰：“年几何?”对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寿乎！子其以子寿祝寡人。”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寿，金玉是贱，人为宝。”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羞学，无恶下问，贤者在傍，谏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闻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尝闻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麦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长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汤，纣得罪於武王，此则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公曰：“善！赖国家之福，社稷之灵，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载之，自御以归，礼之於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

哀公问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问，乃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无所闻之矣。”孔子就席曰：“君入庙门，升自阼阶，仰见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旦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安不至矣？君平旦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门廷者，君以此思劳，则劳将安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之四郊，亡国之墟列，必有数矣。君以此思惧，则惧将安不至矣？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安不至矣？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凛乎如以腐索御奔马。《易》曰：‘履虎尾。’《诗》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

晋文公田于虢，遇一老夫而问焉：“虢之为虢久矣，子处此故矣，虢亡，其有说乎?”对曰：“虢君断则不能，谏则无与也。不能断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辍田而归，遇赵衰而告之。赵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与之来也。”赵衰曰：“古之君子，听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听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晋国之忧也。”文公乃召赏之。於是晋国乐纳善言，文公卒以霸。

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嗟乎！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将谁与归乎?”叔向对曰：“其赵武乎！”平公曰：“子党于子之师也。”对曰：“臣敢言赵武之为人也。立若不胜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举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赖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宾位，是以无私德也。臣故以为贤也。”平公曰：“善!”夫赵武，贤臣也。相晋，天下无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晋赵武之力尽得人也。”

叶公诸梁问乐王鲋曰："晋大夫赵文子为人何若?"对曰："好学而受规谏。"叶公曰："疑未尽之矣。"对曰："好学，智也；受规谏，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瓮口，至楚国，其广十里无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学受规谏，宜哉其立也。"《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此之谓也。

钟子期夜闻击磬声者而悲，且召问之曰："何哉！子之击磬若此之悲也?"对曰："臣之父杀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为公家隶，臣得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于此矣。昨日为舍市而睹之，意欲赎之，无财。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钟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应之，以至诚故也。"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应而感移。尧舜之诚，感于万国，动于天地，故荒外从风，凤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鱼吉。"此之谓也。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士之诚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开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挥而四海宾者，诚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齐有彗星，齐侯使祝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於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

宋景公时，荧惑在心，惧，召子韦而问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身。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请自当也。"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将谁君乎?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饿必死。为人君欲杀其民以自活，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矣，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寿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三赏。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寿二十一年。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请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韦言。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时，有爵生鹯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之。曰："威严伏天地鬼神。"骂国老之谏者，为无头之冠，以示有勇，剖伛者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馆，遂得病而死。故见祥而为不可，祥反为祸。臣向愚以《鸿范》传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传》所谓"黑眚"者也。犹鲁之有鸜鹆为黑祥也。属于不谋，其咎急也。鹯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击之物，贪叨之类。爵而生鹯者，是宋君且行急暴、击伐、贪叨之行，距谏以生大祸以自害也。故爵生鹯於城陬者，以亡国也，明祸且害国也。康王不悟，遂以灭亡，此其效也。

卷五　杂事

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铰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周公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世。《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家者，未之有也。

吕子曰："神农学悉老，黄帝学大真，颛顼学伯夷父，帝喾学伯招，帝尧学州文父，帝舜学许由，禹学大成执，汤学小臣，文王、武王学太公望、周公旦，齐桓公学管夷吾、隰朋，晋文公学咎犯、随会，秦穆公学百里奚、公孙支，楚庄王学孙叔敖、沈尹竺，吴王阖闾学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学范蠡、大夫种，此皆圣王之所学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则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则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则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则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之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可谓善学者矣。"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

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

管仲傅齐公子纠，鲍叔傅公子小白，齐公孙无知杀襄公，公子纠奔鲁，小白奔莒。齐人诛无知，逆公子纠于鲁。公子纠与小白争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带钩。小白佯死，遂先入，是为齐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奔鲁。桓公立，国定，使人迎管仲於鲁，遂立以为仲父，委国而听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里凫须，晋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于晋，里凫须窃其宝货而逃。公子重耳返国立为君，里凫须造门愿见，文公方沐，其谒者复，文公握发而应之曰：“里凫须邪？”曰：“然。”谓凫须曰：“若犹有以面目而复见我乎？”谒者谓里凫须。凫须对曰：“臣闻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谒者复，文公见之，曰：“若窃我货宝而逃，我谓汝犹有面目而见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凫须曰：“然。君返国，国之半不自安也。君宁弃国之半乎？其宁有全晋乎？”文公曰：“何谓也？”凫须曰：“得罪于君者，莫大于凫须矣。君谓赦凫须，显出以为右，如凫须之罪重也，君犹赦之，况有轻於凫须者乎？”文公曰：“闻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国，使为右，翕然晋国皆安。语曰：“桓公任其贼，而文公用其盗。”故曰：“明主任计不任怒，暗主任怒不任计。计胜怒者强，怒胜计者亡。”此之谓也。

甯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赁车以适齐。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赁车者执火甚盛，从者甚众。甯戚饭牛于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商歌。桓公闻之，执其仆之手曰：“异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返至，从者以请。桓公曰：“赐之衣冠，将见之。”甯戚见，说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遂举大用之，而授之以为卿。当此举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其仆曰：“君何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乎？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地不如德，财不如义，寡人当事之者也。”遂致禄百万，而时往问之。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案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见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冲天，流矢如雨，扶伤举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已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未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

秦昭王问孙卿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能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进在本朝；置而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敌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食；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计；叫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裁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闾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鲁之鬻牛马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阙党，阙党之子弟罔罟，分有亲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孙卿对曰：“其为人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之外，应之而怀之。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讴讴而乐之，远者竭走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为人上也如此，何为其无益人之国乎？”昭王曰：“善！”

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赞对曰：“衣又有恶此者。”荆王曰：“可得而

闻邪?”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热,衣无恶于甲者矣。赞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厚无敌,而好衣人以甲,臣窃为大王不取也。意者为其义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刳人之腹,堕人城郭,系人子女,其名尤甚不荣。意者为其贵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贵人甚不安之。二者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也。昔卫灵公问陈,孔子言俎豆,贱兵而贵礼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恶之。兵者,国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赞而危其国也。故《春秋》曰:“善为国者不师。”此之谓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 ,天命不又。’未闻东益之与为命也。”

颜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颜渊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不悦,以告左右曰:“吾闻之,君子不谗人。君子亦谗人乎?”颜渊不悦,历阶而去。须臾马败闻矣,定公蹴席而起曰:“趋驾请颜渊。”颜渊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东野毕御也。’吾子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矣。’不识吾子何以知之也?”颜渊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于其民,造父不尽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今东野毕之御也,上车执辔,御体正矣;周旋步骤,朝礼毕矣;历险致远,而马力殚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进与?”颜渊曰:“兽穷则触,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有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善御之谓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过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妇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舆而问曰:“曷为哭哀至于此也?”妇人对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则曷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顾子贡曰:“弟子记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诗》曰:“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夫政不平也,乃斩伐四国,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赵襄子问于王子维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吴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吴之亡也。吝则不能赏贤,不忍则不能罚奸。贤者不赏,有罪不能罚,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曰:“自今以来,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故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矣。《论语》曰:“必也正名。”《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阙之中,帷帐之内,广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贤左右也。”故独视,不如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与众听之聪也。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曰:“欲进善言,谒者不通,罪当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其情,对曰:“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诚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益,此所谓吉士也。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庄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孙叔敖、将军子重之属,以备卿相,遂成霸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齐闵王亡居卫,昼日步走,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对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贤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闵王慨然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谓闵王曰:“古人有辞天下无忧色者,臣闻其实,于王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有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盈,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国而居卫也,带三益矣。”遂以自贤,骄盈不止。闵王亡走卫,卫君避宫舍之,称臣而供具。闵王不逊。卫人侵之。闵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不纳。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闵王。淖齿擢闵王之

筋而悬之庙梁，宿昔而杀之，而与燕共分齐地。悲夫！闵王临大齐之国，地方数千里，然而兵败于诸侯，地夺于燕昭，宗庙丧亡，社稷不祀，宫室空虚，身亡逃窜，甚于徒隶，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犹自以为贤，岂不哀哉！公玉丹徒隶之中，而道之谄佞，甚矣！闵王不觉，追而善之，以辱为荣，以忧为乐，其亡晚矣，而卒见杀。先是，靖郭君残贼其百姓，害伤其群臣，国人将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装赍食，及乱作，靖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饥，其御出所装食进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赍食?"对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谋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贤至闻也，何谓暴虐?"其御惧，曰："臣言过也。君实贤，惟群臣不肖共害贤。"然后靖郭君悦，然后食。故齐闵王、靖郭君，虽至死亡，终身不谕者也。悲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发政举吏，无不曰吾君圣者；侍御数百人，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由宋君观之，人主之所以离国家、失社稷者，谄谀者众也。故宋昭亡而能悟，卒得返国云。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于赵高，轻大臣，不顾下民。是以陈胜奋臂于关东，阎乐作乱于望夷。阎乐，赵高之婿也，为咸阳令，诈为逐贼，将吏卒入望夷宫，攻射二世，就数二世，欲加刃。二世惧，入将自杀，有一宦者从之，二世谓曰："何谓至于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对曰："臣以不言，故得至于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后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杀。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与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故忠臣也者，能尽善与君，而不能与陷于难"。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緤，则虽东郭㕙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緤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画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猿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掉慄，危视而迹行，众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世不便故也。夫处势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趑趄。'此之谓也。"

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田饶谓鲁哀公曰："臣将去君而鸿鹄举矣。"哀公曰：何谓也?"田饶曰："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虽有此五者，君犹日瀹而食之。何则？以其所从来近也。夫鸿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菽粟，无此五者，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臣请鸿鹄举矣。"哀公曰："止。吾书子之言也。"田饶曰："臣闻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荫其树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书其言为?"遂去之燕，燕立以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国无盗贼。哀公闻之，慨然太息，为之避寝三月，抽损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适彼乐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长于君，则君轻之。"此之谓也。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宇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带索，往见孟尝君，欲趋不能进，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将我而老乎？噫！将使我追车而赴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将使我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决嫌疑而定犹豫乎？吾始壮矣，何老之有！"孟尝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诗》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尽其谋，而少者骄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败其师，殷纣所以亡天下也。故《书》曰："黄发之言，则无所愆。"《诗》曰："寿胥与试。"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国也。

齐有间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贫亲老，愿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间丘卬对曰："不然。昔者，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由此观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骖驹，而能服重致远者也。由此观之，夫士亦华发堕颠而后可用耳。"间丘卬对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骅骝绿骥，天下之俊马也，使之与狸鼬试於釜灶之间，其疾未必能过狸鼬也。黄鹄白鹤，一举千里，使之与燕服翼试之堂庑之下、庐室之间，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辟闾巨阙，天下之利器也，击石不阙，刺石不锉，使之与管橐决目出眯，其便未必能过管橐也。由此观之，华发堕颠，与卬何以异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见寡人之晚也？"卬对曰："夫鸡豚讙嗷，即夺钟鼓之音；云霞充咽，则夺日月之明。谗人在侧，是以见晚也。《诗》曰：'听言则对，谮言则退。'庸得进乎？"宣王拊轼曰："寡人有过。"遂载与之俱归而用焉。故孔子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此之谓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献之，荆厉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谩，而断其左足。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复奉玉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为谩，而断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共王闻之，使人问之曰："天下刑之者众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对曰："宝玉而名之曰石，贞士而戮之以谩，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听！难剖石而易斩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续。何听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贵也。和虽献宝而美，未为玉尹用也。进宝且若彼之难也，况进贤人乎？"贤人与奸臣，犹仇雠也，于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奸臣进其雠于不合意之君，其难万倍于和氏之璧。又无断两足之臣以推，其难犹拔山也。千岁一合若继踵，然后霸王之君兴焉。其贤而不用，不可胜载，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献耳。

卷六　刺奢

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隄，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蹻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天命之去，举觞而告桀曰：君王不听臣之言，亡无日矣。"桀拍然而作，哑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于是接履而趣，遂适汤。汤立为相。故伊尹去夏人殷，殷王而夏亡。

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作炮烙之刑，戮无辜，夺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惨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愿臣文王。及周师至，令不行于左右。悲夫！当是时，求为匹夫不可得也，纣自取之也。

魏王将起中天台，令曰："敢谏者死！"许绾负操锸人，曰："闻大王将起中天台，臣愿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绾曰："虽无力，能商台。"王曰："若何？"曰："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古者尧舜建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犹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林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廪之储，数以万亿。度八千里之外，当定农亩之地，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魏王默然无以应，乃罢起台。

卫灵公以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苴。君则不寒，民诚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谏曰："君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罢役，是德归宛春，怨归于君。"公曰："不然。宛春，鲁国之匹夫，吾举之，民未有见也。今将令民以此见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与？"灵公论宛春，可谓知君之道矣。

齐宣王为大室，大盖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者。香居问宣王曰："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为淫乐，敢问荆邦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敢问荆邦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香居曰："今王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谏者，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香居曰："臣请避矣。"趋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谏寡人之晚也？"遽召尚书曰："书之，寡人不肖，好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优莫曰："君勉之，不及纣二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惧，谓优莫曰："然则吾亡乎？"优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纣二日耳，不亡何待？"优莫曰："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齐景公饮酒而乐，释衣冠自鼓缶谓侍者曰："仁人亦乐是夫？"梁邱子曰："仁人，耳目亦犹人也。奚为独不乐此也？"公曰："速驾迎晏子。"晏子朝服而

至。公曰："寡人甚乐此乐也，愿与夫子共之。请去礼。"晏子对曰："君之言过矣。齐国五尺之童子，力尽胜婴而又胜君，所以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唯无礼，故父子同尘。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故礼不可去也。"公曰："寡人无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于此。请杀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礼，左右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君若恶礼，亦将如之。"公曰："善。请革衣冠更受命。"乃废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觞三行，晏子趋出。

魏文侯见箕季，其墙坏而不筑，文侯曰："何为不筑？"对曰："不时。"其墙枉而不端，问曰："何不端？"曰："固然。"从者食其园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进粝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仆曰："君亦无得於箕季矣。曩者进食，臣窃窥之，粝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无得于季也？吾一见季而得四焉。其墙坏不筑，云待时者，教我无夺农时也；墙枉而不端，对曰固然者，是教我无侵封疆也；从者食园桃，箕季禁之，岂爱桃哉？是教我下无侵上也，食我以粝餐者，季岂不能具五味哉？教我无多敛于百姓，以省饮食之养也。"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止而觞之。南家之墙，拥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经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宫卑，潦之经吾宫也利，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归，荆适兴兵欲攻宋，士尹池谏于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无功，为天下笑。"楚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谓也。"

鲁孟献子聘于晋，宣子觞之。三徙，钟石之悬不移而具。献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与我家富？"献子曰："吾家甚贫。惟有二士，曰颜回、兹无灵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协，惟此二者耳！吾尽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养贤为富。我鄙人也，以钟石金玉为富。"孔子曰："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秋》。"

邹穆公有令，食凫雁必以秕，无得以粟。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吏以为费，请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饱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岂为鸟兽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养鸟？且尔知小计，不知大会。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不闻与夫？君者，民之父母。取仓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也。粟之在仓与在民，于我何择？"邹民闻之，皆知私积与公家为一体也，此之谓知富邦。

卷七　节士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为诸侯焉。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位而问焉，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焉，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其位，至公也。以至无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舜亦犹然。今君赏罚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以是处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见吾？君行矣，无留吾事。"耕而不顾。《书》曰："旁施象，刑维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祸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闻之曰："末之命矣夫！"

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见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进谏，三日不去朝，纣因而杀之。《诗》曰："昊天太怃，予慎无辜！"无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时，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与诸侯伐秦卒于师，曹人使子臧迎丧，使公子负刍与太子留守。负刍杀太子而自立，子臧见负刍之当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将亡，国人皆从之。负刍立，是为曹成公。成公惧，告罪，且请子臧。子臧乃返，成公遂为君。其后，晋侯会诸侯，执曹成公归之京师，将见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记有之：圣达节，次守节，下不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数请，晋侯谓："于臧返国，吾归尔君。"于是子臧返国，晋乃言天子归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国致成公。成公为君，子臧不出，曹国乃安。子臧让千乘之国，可谓贤矣！故《春秋》贤而褒其后。

延陵季子者，吴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长

曰遏，次曰馀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贤，兄弟皆爱之。既除丧，将立季子，季子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也，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与季子，季子必不受。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诸侯乎季子。"皆曰："诺。"故诸兄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国，必疾有祸于身。"故遏也死，馀祭立，馀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国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还。僚者，长子之庶兄也，自立为吴王。季子使而还，至则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号曰阖闾，不悦，曰："先君之所为不学子而与弟者，凡为季子也。将从先君之命，则国宜之季子也；如不从先君之命而与子，我宜当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曰："尔杀我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乱也。尔杀我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号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国为义，以其不杀为仁，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顾返，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许悼公疾疟，饮药，毒而死。太子止自责不尝药，不立其位。与其弟纬专哭泣，啜馆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尝药，未逾年而死，故《春秋》义之。

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齐，将使盗见载旌邀而杀之。寿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为前，窃伋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伋至，见寿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俱死。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谗也。

鲁宣公者，鲁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为鲁侯，宣公杀子赤而夺之国，立为鲁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杀子赤而肸非之。宣公与之禄，则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为哉！"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节固矣，故《春秋》美而贵之。

晋献公太子之至灵台，蛇绕左轮，御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左轮者速得国。"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见太子，太子曰："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君，不行私欲；恭严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闻得国而拜其声，非君欲也。废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我国之危明也。"拔剑将死。御止之曰："夫机祥妖孽，天之道也；恭严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礼也；严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见福不拜，失礼；杀身恨君，失孝。从僻心，弃正行，非臣之所闻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国，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谓礼；见机祥而忘君之安，国之贼也。怀贼心以事君，不可谓孝；挟伪意以御天下，怀贼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国之危明也。"逐伏剑而死。君子曰："晋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犹恶之，至於自杀者，为见疑於于国也。己之不欲国以安君，亦以明矣。为一愚御过言之故，至于身死，废子道，绝祭祀，不可谓孝。可谓远嫌一节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吴败楚兵于柏举，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随，申包胥不受命，而赴于秦乞师曰："吴为无道，行封豕长蛇，蚕食天下，从上国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吴、夷狄也。夷狄之求无厌，灭楚则西与君接境，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吴未定，君其图之。若得君之灵，存抚楚国，当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君闻命矣。子其就馆，将图而告子。"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于庭墙立哭，日夜不绝声，水浆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为赋《无衣》之诗，言兵今出。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无臣若此，吾亡无日矣。"于是乃出师救楚。申包胥以秦师至楚，秦大夫子虎、子满帅车五百乘，子满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会之，大败吴师。吴师既退，昭王复国，而赏始於包胥。包胥曰："辅君安国，非为身也，救急除害，非为名也。功成而受赏，是卖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赏终身不见。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绝声，厚矣；不受赏，不伐

矣。然赏所以劝善也，辞赏亦非常法也。”

齐崔杼者，齐之相也。弑庄公，止太史无书君弑及贼。太史不听，遂书贼，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又嗣，书之，崔子又杀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复书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将复书之。闻既书矣，乃还。君子曰：“古之良史。”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往，齐侯不信而返之，以为非也。使人告鲁君，柳下惠以为是，因请受之，请鲁君请于柳下惠，柳下惠对曰：“君之欲以为他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所难也。”鲁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谓守信矣。非独存已之国也，又存鲁君之国。信之於人，重矣！犹舆之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谓也。

宋人有得玉者，献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与我者，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与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取弥精；其知弥粗，其取弥粗。子罕之所宝者至矣！

昔者，有馈鱼於郑相者，郑相不受。或谓郑相曰：“子嗜鱼，何故不受？”对曰：“吾以嗜鱼，故不受鱼。受鱼失禄，无以食鱼。不受得禄，终身食鱼。”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上漏下泾，匡坐而弦歌。子贡闻之，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冠桑叶冠，杖藜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衽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学以为人，教以为已，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子贡逡巡，面有愧色，不辞而去。原宪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返。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故养志者忘身，身且不爱，孰能累之？《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谓也。

晏子之晋，见披裘负刍息于途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甫怒而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犹未可也？”越石甫曰：“吾闻君子诎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几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越石甫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上客。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诎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于郑子阳者，曰：“子列子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乘。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人，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乐。今妻子皆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先生又辞，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将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养，不死其难，不义也；死其难，是死无道之人，岂义哉！”其后民果作难，杀子阳。子列子之见微除不义，远矣！且子列子内有饥寒之色，犹不苟取，见得思义，见利思害，况其在富贵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谓能守节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阑、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秦使人愿以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曰：“以一仪而易汉中地，何爱仪！”请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王归之。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屈原疾暗王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渔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独醒，世皆浊，我独清。吾独闻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弹冠。又乌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嘿嘿者哉！吾宁投渊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正而好义，王使

为理。于是廷有杀人者，石奢追之，则其父也，遂返于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废法而伏其辜，仆之所守也。伏斧锧，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离铁锧，刎颈而死于廷中。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诗》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谓也。

晋文公返国，李离为大理，过杀不辜，自系曰："臣之罪当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法有轻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过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下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过听杀无辜，委下畏死，非义也。臣之罪当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为有罪，则寡人亦有过矣。"李离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职而任事。臣受印绶之日，君命曰：'必以仁义辅政，宁过于生，无失於杀。'臣受命不称，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当死，君何过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杀即死，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故任臣以理，今离刻深不顾仁义，信文墨不察是非，听他辞不精事实，掠服无罪，使百姓怨。天下闻之，必议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怨积于百姓，恶扬于天下，权轻于诸侯，如臣之罪，是当重死。"文公曰："吾闻之也，直而不枉，不可与往；方而不圆，不可与长存。愿子以此听寡人也。"李离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杀无罪而生当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国也。离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独不闻管仲之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污而霸成。"李离曰："臣无管仲之贤，而有辱污之名；无霸王之功，而有射钩之累。夫无能以临官，籍污以治人，君虽不能加之于法，臣亦不敢污官乱治以生。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

晋文公返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觞三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安其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返国者，子也。吾将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适彼乐郊，谁之永号。"此之谓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为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曰："吾闻圣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间，民之父母也。今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吴杀子胥，陈杀泄冶，而灭其国。故亡国残家，非无圣智也，不用故也。"遂负石沉於河。君子闻之曰："廉矣乎！如仁与智，吾未见也。"《诗》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之谓也。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接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此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东方有士曰袁族目，将有所适而饥于道。狐父之盗丘人也，见之，下壶餐以与之。袁族目三餔而能视，仰而问焉，曰："子谁也？"曰："我狐父之盗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盗也，何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两手据地，而呕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县名为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饮盗泉之水，积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洁之至也。

鲍焦衣弊肤见，挈畚将蔬，遇子贡于道。子贡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闻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不舍，惑于利者也。"子贡曰："吾闻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污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将其蔬，此谁之有哉？"鲍焦曰："呜呼！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廉者易丑而轻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君子闻之曰："廉夫刚哉！夫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与天地拟者其为人不祥。鲍子可谓不祥矣。其节度浅深，适至而止矣。"《诗》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公孙杵臼、程婴者，晋大夫赵朔客也。晋赵穿弑灵公，赵盾时为贵大夫，亡不出境，还不讨贼，故《春秋》责之，以盾为弑君。屠岸贾者，幸于灵公，晋景公时，贾为司寇，欲讨灵公之贼，盾已死，欲诛盾之子赵朔，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贼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予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

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公孙杵臼谓程婴："胡不死？"婴曰："朔之妻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无何而朔妻娩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朔妻置儿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乎，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之。奈何？"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婴曰："立孤亦难耳。"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吾请先死。"而二人谋取他婴儿，负以文褓匿山中。婴谓诸将曰："婴不肖，不能立孤，谁能与吾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婴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婴！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之。纵不能立孤儿，忍卖之乎！"抱而呼："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也。"诸将不许，遂并杀杵臼与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儿乃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病，卜之，大业之胄者为祟。景公问韩厥，韩厥知赵孤存，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鸟咮。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缪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及吾君，独灭之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筴，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病，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儿，孤儿名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病，群臣固将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愿之。"于是召赵氏。程婴遍拜诸将，遂俱与程婴、赵氏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氏田邑如故。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赵氏后。今子既立为成人，赵宗复故，我将下报赵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号泣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弃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报之，是以我事为不成也。"遂自杀，赵武服衰三年，为祭邑，春秋祀之，世不绝。君子曰："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矣。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

吴有士曰张胥鄙、谈夫吾，前交而后绝。张胥鄙有罪，拘将死。谭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于道而后乃知其夫吾也。辍行而辞曰："义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后绝。吾闻之，君子不为危易行。今吾从子，是安则肆志，危则易行也。与吾因子而生，不若返拘而死。"阖闾闻之，令吏释之。张胥鄙曰："吾义不同于谭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令吏以是出我，以谭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触墙而死。谭夫吾闻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虚矣。人恶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绝颈而死。君子曰："谭夫吾其以失士矣，张胥鄙亦未为得也，可谓刚勇矣，未可谓得节也。

苏武者，故右将军平陵侯苏建子也。孝武皇帝时，以武为移中监使匈奴。是时，匈奴使者数降汉，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当。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武不从，乃设以贵爵重禄尊位，终不听。于是律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又当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曝，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称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守节不移，虽有铁钺汤镬之诛而不惧也；尊官显位而不荣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余岁，竟不降下，可谓守节臣矣。《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苏武之谓也。匈奴绐言武死，其后汉闻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义归武，汉尊武以为典属国，显异于他臣也。

卷八　义勇

陈恒弑简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杀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谓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虽然，不盟则杀父母也。从而盟，是无君臣之礼也。生于乱世，不得正行；劫于暴上，不得道义。故虽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杀，以礼其君。"乃自杀。

陈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渊栖，子渊栖曰："子之欲与我，以我为智乎？臣弑君，非智也。以我为仁乎？见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为勇乎？劫我以兵，惧而与子，非勇也。使吾无此三者，与何补于子？若吾有此三者，终不从子矣。"乃舍之。

宋闵公臣长万，以勇力闻。万与鲁战，师败，为鲁所获。囚之宫中，数月归之宋。宋闵公博，妇人在侧，公谓万曰："鲁君孰与寡人美？"万曰："鲁君美。天下诸侯唯鲁君耳，宜其为君也。"闵公矜，妇人妒，因言曰："尔，鲁之囚虏尔，何知？"万怒，遂搏闵公，颊齿落于口，绝吭而死。仇牧闻君死，趋而至，遇万于门，携剑而叱之。万臂击仇牧而杀之，齿著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趋君之难，顾不旋踵。

崔杼弑庄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脱剑而入，言不疾指不至盟者死，所杀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叹曰："恶乎！崔子将为无道，杀其君。"盟者皆视之。崔杼谓晏子曰："子与我，我与子分国；子不吾与，吾将杀子。直兵将推之，曲兵将勾之，唯子图之。"晏子曰："婴闻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

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婴可谓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钩之，婴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趋出，授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驰不益生，缓不益死。”按之成节，然后去之。《诗》云：“彼巴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与我者受邑，不吾与者烹。”大夫皆从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义死不避斧钺之罪，义穷不受轩冕之服。无义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将就鼎，佛肸脱屦而生之。赵氏闻其叛也，攻而取之。闻田卑不肯与也，求而赏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举而万夫俯首，智者不为也；赏一人以惭万夫，义者不取也。我受赏，使中牟之士怀耻，不义；辞赏从处，曰‘以行临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费无极之谮见逐。建有子曰胜，在外。子西召胜使治白，号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胜之叔父也）。胜怨楚逐其父，将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侄，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陈士勒兵以示易甲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易甲笑曰：“尝言吾义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义，吾不从也。今子将弑子之君，而使我从子，非吾前义也。子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也。白公胜将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马皆死，拔剑而属之於屈庐曰：“子与我，将舍子；子不与我，必杀子。”庐曰：“子杀叔父而求福於庐也，可乎？吾闻知命之士，见利不动，临死不恐。为人臣者，时生则生，时死则死。是谓人臣之礼。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胜乃内其剑。

白公胜既杀令尹司马，欲立王子闾以为王，王子闾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闾曰：“王孙辅相楚国，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闾之愿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杀伐以乱国家，吾虽死，不子从也。”白公胜曰：“楚国之重，天下无有。天以与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闾曰：“吾闻辞天下者，非轻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为诸侯者，非恶其位也，以洁其行也。今吾见国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义，不勇也。子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为也。”白公强之不可，遂杀之。叶公高率众诛白公，而返惠王于国。

白公之难，楚人有庄善者，辞其母将往死之。其母曰：“弃其亲而死其君，可谓义乎？”庄善曰：“吾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无死乎？”遂辞而行，比至公门，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矣。”曰：“惧。”“既惧，何不返？”庄善曰：“惧者，吾私也；死义，吾公也。闻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门，刎颈而死。君子曰：“好义乎哉！”

齐崔杼弑庄公也，有陈不占者，闻君难将赴之，比去，餐则失匕，上车失轼。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义也；无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闻战斗之声，恐骇而死。人曰：“不占可谓仁者之勇也。”

知伯嚣之时，有士曰长儿子鱼，绝知伯而去之。三年，将东之越，而道闻知伯嚣之见杀也，谓御曰：“还车返，吾将死之。”御曰：“夫子绝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返死之，是绝、属无别也。”长儿子鱼曰：“不然。吾闻仁者无余爱，忠臣无余禄。吾闻知伯之死而动吾心，于禄之加于我者，至今尚存。吾将往依之。”返而死。

卫懿公有臣曰弘演，远使未还，狄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与禄位者，鹤也；所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荥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号，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齐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无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救卫于楚丘。

芊尹文者，荆之殴鹿彘者也。司马子期猎於云梦，载旗之长拖地。芊尹文拔剑齐诸轸而断之，贰车抽弓於韔，援矢于筩，引而未发也。司马子期伏轼而问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对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国君之旗齐於轸，大夫之旗齐于轼。今子，荆国有名大夫，而灭三等，文之断也，不亦可乎？”子期悦，载之王所。王曰：“吾闻有断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将杀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悦，使文为江南令而大治。

卞庄子好勇，养母，战而三北，交游非之，国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与鲁战，卞庄子请从，见于鲁将军曰：“初，与母处，是以三北。今母死，请塞责，而神有所归。”遂赴敌，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一北。”又入，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再北。”又入，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三北。”将军曰：“毋没尔家，宜止之。请为兄弟。”庄子曰：“三北以养母也，是子道也。今士节小具而塞责矣。吾闻之，节士不以辱生。”遂返敌，杀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责，灭世断家，于孝不终也。”

卷九　善谋

齐桓公时，江国、黄国，小国也。在江淮之间，近楚。楚，大国也，数侵伐，欲灭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齐桓公方存亡继绝，救危扶倾，尊周室，攘夷狄，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与诸侯将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义，来会盟於贯泽。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无以宗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闵之。是后桓公信坏德衰，诸侯不附，遂陵迟不能复兴。夫仁智之谋，即事有渐，方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质。桓公受之，过也。管仲可谓善谋矣。《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晋文公之时，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难，出亡，居於郑。不得人，使告难于晋、于鲁、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师於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文公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且大义也。诸侯信之，继文之业，而信宣於诸侯，今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而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于是始开南阳之地。其后三年，文公遂再会诸侯以朝天子。天子锡之弓矢秬鬯，以为方伯，"晋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谋也。夫秦、鲁皆疑，晋有狐偃之善谋以成霸功。故谋得于帷幄，则功施于天下，狐偃之谓也。

虞、虢皆小国也。虞有夏阳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晋不能擒也。故晋献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厩，置之外厩。"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固知矣，虽然，其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长于君。通心则言之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之使者，其币重，其辞卑，必不便於虞。语曰：'唇亡则齿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为赐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旋归。四年，返取虞。荀息牵马抱璧而前曰："臣之谋 如何？"献公曰："璧则犹是，而吾马之齿加长矣。"晋献公用荀息之谋而擒虞，虞不用宫之奇谋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战国并兼之臣也。若宫之奇则可谓忠臣之谋也。

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以其无礼而附于楚。郑大夫佚之狐言于郑君曰："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围必解。"郑君从之。召烛之武使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郑君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许诺。夜出见秦君曰："秦晋围郑，郑知亡矣。若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郑在晋之东，秦在晋之西，越晋而取郑，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晋？晋，秦之邻也。邻之强，君之忧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资粮，亦无所害。且君立晋君，晋君许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设版而画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取郑，又欲广其西境，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而利晋，愿君图之。"秦君说，引兵而还。晋咎犯请击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郑，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与，不智，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矣。"亦去，郑围遂解。烛之武可谓善谋矣！一言存郑而安秦。郑君不早用善谋，所以削国也，困而觉焉，所以得存。

楚灵王即位，欲为霸，会诸侯，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椒举致命曰："寡君使举曰：君有惠，赐盟于宋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刍，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问，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晋君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唯天所向，不可与争。君其许之。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谁与争？"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济？"对曰："恃马与险而虞邻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终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足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德音以享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开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刑无难，狄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于不暇，有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贾，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哉！"乃许楚。灵王遂为申之会，与诸侯伐吴，起章华之台，为乾溪之役，百姓罢劳怨怼于下，群臣倍畔于

上。公子弃疾作乱，灵王亡逃，卒死于野。故曰："晋不顿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马侯之谋也。

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挟弓而干阖闾。阖闾大之，甚勇之。为是而欲兴师伐楚，子胥谏曰："不可。臣闻之，君子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于是拘昭公于郢，数年而后归之。昭公济汉水沉璧，曰："诸侯有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楚人闻之怒，于是兴师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谏曰："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于是兴师伐楚。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更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从，于是召卫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计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成事，智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今君变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君熟虑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于所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治。君无疑矣！"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什不易器。臣闻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两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故汤武之王也不循古，夏殷之灭也不易礼。然则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礼者未足多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乡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之议，人心不疑矣。"于是孝公违龙、挚之善谋，遂从卫鞅之过言，法严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当时取强。遂封鞅为商君。及孝公死，国人怨商君，至于车裂之。其患渐流，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削刻无恩之所致也。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秦项严暴而亡，汉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谋之本也。

秦惠王时，蜀乱，国人相攻击，告急于秦。惠王欲发兵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人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恐蜀乱；先伐蜀，恐韩袭秦之弊，犹与未决。司马错与张子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子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今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夷狄，去王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者务广其地，欲强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服焉。服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叔相蜀。蜀既属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诸侯，司马错之谋也。

楚使黄歇于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韩、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黄歇适至，闻其计。是时，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数县，楚项襄王东徙。黄歇上书于秦昭王，欲使秦远交楚而攻韩、魏以解楚。其书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之，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至高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攻燕、酸枣、虚桃，人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复之，有取满、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甄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历之

北，注之秦、齐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单矣。王若能恃功守威，挟战攻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见伐赵之利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遂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亲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为越人所擒于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之城，胜有日矣，韩、魏畔之，杀知伯瑶于凿台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曰：'跃跃毚兔，遇犬获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吴之亲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绝肠，折颡折颈，身首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系臣束子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潢洋无所食，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出兵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韩、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也，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疆于齐、魏。齐、魏得地保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未能，其于禁王之为帝有余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事而树怨於楚，出令韩、魏归帝重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为一而以临韩，韩必拱手。王施之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一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入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子是乃止白起，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黄歇受约归楚。解弱楚之祸，全强秦之兵，黄歇之谋也。

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将束甲而赴之。"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而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王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宝，必内吾使。吾使人楚、魏，秦必疑，恐天下之合从必一心。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秦，秦已内郑朱矣。虞卿以为如何?"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郑朱，贵人也，而人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则媾不可得也。"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不从虞卿之谋也。

秦既解围邯郸，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媾。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之，爱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赵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进，此弹丸之地不予，令秦来年复攻于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请听子割矣，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乎?"赵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之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独取攻于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复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疲。我以五县收天下以攻疲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於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尽。来年秦复来割，王将予之乎？不予，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予之，即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兵计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与无予，孰吉?"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对曰："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鲁，病死，女子为自杀于

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故从母言，是为贤母；从妻言，是必不免为妒妇。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以臣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虞卿闻之，曰："此饰说也，王慎勿与!"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嫶难而天下皆悦，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必尽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而瓜分之。赵见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愿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仇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为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嫶于王也。从秦为嫶，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即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之谋行而赵霸，此存亡之枢机。枢机之发，间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惧趋风，驰指而请备。故善谋之臣，其于国岂不重哉!微虞卿，赵以亡矣!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平原君曰："愿卿之论从也。"虞卿人见，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邪?"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大国受福；有败，小国受祸。今魏以小请其祸，而王以大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使虞卿久用于赵，赵必霸。会虞卿以魏齐之事，弃侯捐相而归，不用，赵旋亡。

卷十　善谋

沛公与项籍俱受令于楚怀王曰"先人咸阳者，王之。"沛公将从武关人，至南阳守战，南阳守齮保宛城，坚守不下。沛公引兵围宛三匝，南阳守欲自杀，其舍人陈恢止之曰："死未晚也。"于是恢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人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兵尽日围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蓄积多，其吏民自以为降而死，故皆坚守乘城。足下攻之，死伤者必多。死者未收，伤者未瘳，足下旷日则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缮弊甲，砥砺凋兵，而随足下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窃为足下危之。为足下计者，莫如约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击。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遂先人咸阳。陈恢之谋也。

汉王既用滕公、萧何之言，擢拜韩信为上将军，引信上坐，王问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曰："然。""大王自断勇仁悍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楚，请言项王为人。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谨，言语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印刓绶弊，忍不能与，此所谓妇人之仁。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背义帝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多怨，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王，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弟子数岁，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人，唯独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人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大王之人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约，大王当王关中，民户知之，大王失职之蜀，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八月，汉王东出，秦民归汉王，遂诛三秦王定其地。收诸侯兵，讨项王，定帝业。韩信之谋也。

赵地乱，武臣、张耳、陈馀定赵地。立武臣为赵王，张耳为相，陈馀为将军。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囚之，欲与三分其地，乃归王。使者至燕，辄杀之，以固求地。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人曰："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辈，死。若何以能得王?"厮养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见张耳、陈馀。遣行，见燕王。燕王问之，对曰："贱人希见长者，愿请一扈酒。"已饮，又问之，复曰："贱人希见长者，愿复请一扈酒。"与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张耳、陈馀何人也?"燕王曰："贤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卒笑曰："君未知两人所欲也。夫武臣、

张耳、陈馀，杖马策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为卿相哉！夫臣与主岂可同日道哉！顾其势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长少，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两贤王左提右挈，执直义而以责不直之弱燕？灭无日矣！”燕王以为然，乃遣赵王，养卒为御而归。遂得返国，复立为王，赵卒之谋也。

郦食其号郦生，说汉王曰：“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谪过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方今楚易取而汉反郤，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陛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汉王曰：“善！”乃从其计画，复守敖仓。卒粮食不尽，以擒项氏。其后吴楚反，将军窦婴、周亚夫，复据敖仓、塞成皋如前，以破吴楚。皆郦生之谋也。

郦生说汉王曰：“方今燕、赵已复，唯齐未下。今田横据千里之齐，田间据二十万之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民多变诈，陛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奉明诏说齐王，令称东藩。”于是使郦食其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归，则齐国未可保也。”齐王曰：“天下何归？”曰：“归汉。”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背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予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杰贤才皆乐为其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实；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过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能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横以为然，即听郦生，罢历下兵战守之备，与郦生日纵酒。此郦生之谋也。及齐人蒯通说韩信曰：“足下受诏击齐，何故止？将三军之众，不如一竖儒之功！可因齐无备击之。”韩信从之。郦生为田横所害。后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生谋挠楚权。郦生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无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复立六国后，毕授印己，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向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郦先生未行，张良从外求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于子房意如何？”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对曰：“臣请借前箸而筹之。”曰：“昔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而封其后于宋者，斯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轼箕子之门，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人之闾，轼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羸。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载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于华山之阳，以示无所用。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于桃林，以示不复输粮。今陛下能休牛不复输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复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其王皆复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返其故旧坟墓，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无强，六国复挠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诚用客之计，陛下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诛项籍，定海内，张子房之谋也。

汉五年，追击项王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奈何？”对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尽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乃使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喜，报曰：“请今进兵。”

韩信乃从齐行，彭越兵自梁至，诸侯来会，遂破楚军于垓下，追项王诛之于淮津。二君之功，张子房之谋也。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子房未尝有战斗之功，高皇帝曰："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齐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及萧何等俱封。其馀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摇动之心。于是，高皇帝在洛阳南宫上台，见群臣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定天下。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诛皆平生怨仇。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将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数窘辱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得封，即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诏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还背叛之心，销邪道之谋，使国家安宁，累世无患者，张子房之谋也。

高皇帝五年，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辂挽，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宜事。"虞将军欲与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敢易。"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赐食。已而问敬，对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余世。公刘避桀居邠，太王以狄伐去邠，杖马策居岐，国人争归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乃营成周洛邑，以为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德以致人，不欲恃险阻，令后世骄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击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而不扼其亢，拊其背，未全胜也。"高皇帝疑，问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肴渑，倍河海，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数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张子房曰："洛阳虽有此固，国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狭，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东向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于是高皇帝即日驾，西都关中。由是国家安宁，虽彭越、陈豨、卢绾之谋，九江、燕代之兵，及吴楚之难，关东之兵，虽百万之师，犹不能以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关中之固也。国以永安，娄敬、张子房之谋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也。'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后卒为建信侯。

留侯张子房于汉已定，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上欲废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计，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爱幼欲易太子，骨肉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以安车迎之，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上见之即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于是吕后令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四人。四人至，舍吕泽所。至十二年，上从破黥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太傅叔孙通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皆年八十有馀，鬓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而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对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为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蜚，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谋也。

汉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击之。是时，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已侍

太子，闻太子将击黥布，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用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抱前，上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谓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诸将皆陛下故等伦，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为用。且使布闻之，即鼓行而西耳。上虽疾，卧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虽苦，强为妻子计，载辎车卧而行。'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诸侯兵。"上谓子房："虽疾，强起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汉遂诛黥布，太子安宁，国家晏然，此四公、子房之谋也。

齐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之兄也。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与悼惠王宴饮，乃行家人礼，同席。吕太后怒，乃进鸩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饮之，乃止。悼惠王惧不得出城，上车太息。内史参乘，怪问其故，悼惠王具以状语内史。内史曰："王宁亡十城邪？将亡齐国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爱城哉？"内史曰："鲁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国七十余城，而鲁元公主汤沐邑少，大王诚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内有亲亲之恩，外有顺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太后果大悦，受邑，厚赐悼惠王而归之，国遂安，齐内史之谋也。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可以除边境之害，欲绝和亲之约。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兵不可动。孝武皇帝召群臣而问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今单于逆命加慢，侵盗无已，边郡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谒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也，然尚得养老长幼，树种以时，仓廪常实，守御之备具，匈奴不敢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而匈奴侵盗不休者，无他，不痛之患也。臣以为击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国稽首再拜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数所，平城之危，七日不食，天下叹之。及解围返位，无忿怨之色。虽得天下而不报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伤天下之公义。故遣刘敬结为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尝一屯天下之精兵于尝豁广武，无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约要之民，无不忧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为和亲之约，至今为后世利。臣以为两主之迹，足以为效。臣故曰勿击便。"大行曰："不然。夫明于形者，分则不过于事；察于动者，用则不失于利；审于静者，恬则免于患。高帝被坚执锐，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风雨，行几十年，伏尸满泽，积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于兵。夫以天下未力厌事之民，而蒙匈奴饱佚，其势不便。故结和亲之约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通于动静之时；盖五帝不相同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事之宜也。教与时变，备与敌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纵意日久矣，侵盗无已，系虏人民，戍卒死伤，中国道路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之：'利不什不易业，功不百不变常。'是故古之人君，谋事必就圣，发政必择语，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远方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来若风雨，解若收电，今使边鄙久废耕织之业，以支匈奴常事，其势不难。臣故曰勿击为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济于渊，而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者，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其后蒙恬为秦侵胡，以河为境，累石为城，积木为寨，匈奴不敢饮马北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大，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痈溃疽，必不留行矣。则北伐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善战者以饱待饥，安行定舍以待其劳，整治施德以待其乱，接兵奋众深入，伐国堕城，故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轻举，深入而长驱，难以为功。夫横行则中绝，从行则迫胁，徐则后利，疾则粮乏，不至千里，人马绝饥，劳以遇敌，正遗人获也。意者有他诡妙可以擒之，则臣不知；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雾，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遁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阴遮险阻以备之，吾势以成，或当其左，或当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为击之便。"于是遂从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道觉之，奔走而去。

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从韩安国之本谋也。

孝武皇帝时，中大夫主父偃为策曰："古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也。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今以法割之，即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封其国，而稍自消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因关马及弩不得出，绝游说之路，重附益诸侯之法，急诖误其君之罪。诸侯王遂以弱，而合从之事绝矣。主父偃之谋也。

孔子家语

[汉魏]佚　名撰　张　涛　王　萍整理

《孔子家语》，或简称《家语》，今本十卷四十四篇，主要记述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思想言行。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说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列在六艺略《论语》类，卷次与今本不同。今本《家语》在王肃作注后流行于世，内容多见于《左传》、《国语》、《荀子》、《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说苑》等书。因此，自宋以来，就有学者将《家语》视作伪书，认为系王肃伪作。其间也有学者持有异议，但并未引起重视。晚近以来，学界更有疑古之风盛行，《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应当承认它在有关孔子和孔门弟子及古代儒家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孔子家语》现存版本颇多，大都附有王肃注。此次整理，选取《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为底本，校以其他各主要版本，择善而从。

卷　一

相鲁第一

孔子出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

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僭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怍，麾而避之。

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

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

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堕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堕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途，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始诛第二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

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诗》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今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陟焉，何哉？陵迟故也。今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闲居，曾参侍。孔子曰：“参乎！今之君子唯士与大夫之言可闻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对曰：“敢问何谓王之言？”孔子不应。曾子曰：“侍夫子之闲也难对，是以敢问。”孔子又不应，曾子肃然而惧，抠衣而退，负席而立。

有顷，孔子叹息，顾谓曾子曰：“参，汝可语明王之道与？”曾子曰：“非敢以为足也。请因所闻而学焉。”

子曰：“居，吾语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其征也，则必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不劳不费之谓明王，可得闻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关饥市鄽，皆不收赋，此则生财之路，而明王节之，何财之费乎？”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人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

曾子曰：“道则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参以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属以理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进用贤良，退贬不肖，然则贤者悦而不肖者惧。哀鳏寡，养孤独，恤贫苦，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斯不远之则也。周

制三百步为里，千步为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国，乃为稸积资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宾。故曰无市而民不乏，无刑而民不乱。田猎罩弋，非以盈宫室也；征敛百姓，非以盈府库也。惨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饥而食，如渴而饮，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万民怀其惠。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曾子曰："敢问此义何谓？"孔子曰："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又知其数及其所在，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民名誉兴焉，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贤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故明王之政，犹时雨之降，降至则民悦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于哀公。公问曰："敢问人道孰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无辞以对。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

公曰："寡人虽无能也，愿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婚为大；大婚至矣，冕而亲迎。亲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则是遗亲也。弗亲弗敬，弗尊也。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公曰："寡人愿有言也。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下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焉？"

公曰："寡人实固，不固，安得闻此言乎？寡人欲问，不能为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

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礼，以立上下之敬。物耻则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本也；伤其本，则支从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行则民作则。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恭敬以从命。若是则可谓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公曰："何谓成其亲？"孔子对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与名，谓之君子，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

孔子遂言曰："为政而不能爱人，则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则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则不能乐天。"

公曰："敢问何能成身？"孔子对曰："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

公曰："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曰："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烦子之于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亲。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闻如此言，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己有才而以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

孔子既至舍，哀公馆焉。公自阼阶，孔子宾阶，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

公曰："敢问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则不能终其物，悉数之则留，仆未可以对。"

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顺，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

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起坐恭敬，言必诚信，行必忠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预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其居处不过，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德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荜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谄。其为士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诡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犹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必以和，优游以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浴德，陈言而伏，静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己不与，异己不非。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底厉廉隅，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以分国，视之如锱铢，弗肯臣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别则闻流言不信，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

“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诟讥。”

哀公既得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终殁吾世，弗敢复以儒为戏矣。”

问礼第六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对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礼也。”

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不废其会节。既有成事，而后治其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其顺之也，而后言其丧祭之纪、宗庙之序，品其牺牲，设其豕腊，修其岁时，以敬其祭祀，别其亲疏，序其昭穆，而后宗族会醼。即安其居，以缀恩义。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彤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

言偃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乎？”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此观之。

“夫礼初也，始于饮食。太古之时，燔黍擘豚，汙樽抔饮，蒉桴土鼓，犹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高！某复！’然后饮腥苴熟。形体则降，魂气则上，是谓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

“昔之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宫室、户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佑。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幂。衣其浣布，醴醆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然后退而合烹，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为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五仪解第七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

治。敢问如何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曰:“然则章甫絇履,绅带搢笏者,皆贤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焄;斩衰管菲,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谓此类也。”

公曰:“善哉!尽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孔子对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

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望,睹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相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仇也,将与谁守?”

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

哀公惧焉。有间,复问曰:“若是乎,君之恶恶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

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

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夭蘖,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

卷　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

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旍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聝，唯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

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漭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著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

颜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颜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

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

鲁有俭啬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谓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大牢之馈。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馔具之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享祭。门人曰："彼将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诸惜其腐馀而欲以为务施者，仁人之偶也。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

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俄而卫有蒯聩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刖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

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太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曾子曰："人是国也，言信于群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则仕可也；泽施于百姓，则富可也。"孔子曰："参之言此，可谓善安身矣。"

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

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说襄公，公不受，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无惭心，是无丑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适齐，中路闻哭者之声，其音甚哀。孔子谓其仆曰："此哭哀则哀矣，然非丧者之哀矣。"驱而前，少进，见有异人焉，拥镰带素，哭音不哀。

孔子下车，追而问曰："子何人也？"对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丧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觉，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闻乎？愿子告吾，无隐也。"丘吾子曰："吾少时好学，周遍天下，后还，丧吾亲，是一失也；长事齐君，君骄奢失士。臣节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离绝，是三失也，夫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遂投水而死。

孔子曰："小子识之！此足为戒矣。"自是弟子辞归养亲者十有三。

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唯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失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

子路见于孔子曰："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若过隙。"

孔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甚相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士不中间见，女嫁无媒，君子不以交，礼也。"有间，又顾谓子路。子路又对如初。孔子曰："由，《诗》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贤士也，于斯不赠，则终身弗能见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卫返鲁，息驾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不能导，鼋鼍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鼋鼍不能居也，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

孔子问之曰："子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

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成身亲之，而况于人乎？"

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于鲁，问于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为能获焉。"

使者返，王遂食，大美。久之，使来，以告鲁大夫。大夫因子游问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郑，过乎陈之野，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应也，吾是以知之。"

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

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御皆人也，以道道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如之何其无畏也？"

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人受金，则为不廉，则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

子路治蒲，请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对曰："邑多壮士，又难治也。"子曰："然吾语尔，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正不难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穷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长则务学，老思其死则务教，有思其穷则务施。"

伯常骞问于孔子曰："骞固周国之贱吏也，不自以不肖，将北面以事君子。敢问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隐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奇伟不稽，则道不信。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又尝闻君子之言志也，刚折者不终，径易者则数伤，浩倨者不亲，就利者则无不弊。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矣，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闻也。"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

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对曰："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拘必修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

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

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曰："向也赐观于太庙之堂，未既辍，还瞻北盍，皆断焉。彼将有说耶？匠过之也？"孔子曰："太庙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尽其功巧，盖贵久矣，尚有说也。"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强学，老而无以教，吾耻文；去其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曾无旧言，吾鄙之；与小人处而不能亲贤，吾殆之。"

子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

子路出，子贡入。问亦如之。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子贡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臣从君命，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赐！汝不识也！昔者明王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则禄位不替；父有争子，不陷无礼；士有争友，不行不义。故子从父命，奚讵为孝？臣从君命，奚讵为贞？夫能审其所从，之谓孝，之谓贞矣。"

子路盛服见于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风，则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尔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

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见智，行至则仁。既仁且智，恶不足哉？"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怀玉，何如？"子曰："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

好生第十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对。公曰："寡人有问于子，而子无言，何也？"对曰："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为对。"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是以缓对。"

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

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子路曰："由乃今闻此言。请摄齐以受教。"

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

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

孔子问漆雕凭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贤？"对曰："臧氏家有守龟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为一兆，武仲三年而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为三兆。凭从此之见，若问三人之贤与不贤，所未敢识也。"

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见，孰克如此？"

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将亡。"后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过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尽于其亲。将祭而亡其牲，则其余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也，盍往质之？"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侪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与而退，咸以所争之田为闲田也。

孔子曰："以此观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则相简，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其庄足以成礼。"

孔子闻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谓参也不知礼乎？"

哀公问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亵慢，非性矜庄，服使然也；介胄执戈者，无退懦之气，非体纯

猛，服使然也。且臣闻之，好肆不守折，而长者不为市。窃夫有益与无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谓子路曰：“见长者而不尽其辞，虽有风雨，吾不能入其门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谓子路曰：“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愻以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从已。”

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闻，患不得闻；既得闻之，患弗得学；既得学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耻之。”

鲁人有独处者，邻之釐妇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釐妇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而不纳。釐妇自牖与之言：“何不仁而不纳我乎?”鲁人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尔也。”

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鲁人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

孔子闻之曰：“善哉！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谓智乎！”

孔子曰：“小辩害义，小言破道。《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别；《鹿鸣》兴于兽，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鸟兽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谓子路曰：“君子而不强气，而不得其死；小人不强气，则刑戮荐蓁。《豳诗》曰：‘殆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国家之如此，虽欲侮之，岂可得乎？周自后稷，积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刘重之以仁。乃至太王亶甫，敦以德让，其树根置本，备预远矣。初，太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于是属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闻之，君子不以所养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遂独与太姜去之，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从之如归市焉。天之与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王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恶能侮？《鄁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儛。’”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政乎？夫为组者，总纰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动于近，行于远也。执此法以御民，岂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卷　三

观周第十一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圣人之后也，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国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馆于是，粥于是，以糊其口。”其恭俭也若此。臧孙纥有言，圣人之后，若不当世，则必有明德而达者焉。孔子少而好礼，其将在矣！’属臣曰：‘汝必师之！’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往。”公曰：“诺。”与孔子车一乘，马二匹，竖子侍御。敬叔与俱至周。

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

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余人，其孰为贤？”子贡对以不知。

文子曰：“以吾子常与学，贤者也，不知何谓？”子贡对曰：“贤人无妄，知贤即难，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难于知人。’是以难对也。”

文子曰：“若夫知贤，莫不难。今吾子亲游焉，是以敢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人，盖有三千就焉。赐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遍知以告也。”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请问其行。”子贡对曰：“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回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曰：‘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则。’若逢有德之君，世受显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则王者之相也。

“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论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众使也，有刑用也，然后称怒焉。’孔子告之以《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

“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说之以《诗》曰：‘受小拱大拱，而为下国骏庞。荷天子之龙’，‘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强乎武哉！文不胜其质。

“恭老恤幼，不忘宾旅，好学博艺，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语之曰：‘好学则智，恤孤则惠，恭则近礼，勤则有继。尧舜笃恭，以王天下。’其称之也曰：‘宜为国老。’

“齐庄而能肃，志通而好礼，摈相两君之事，笃雅有节，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礼经三百，可勉能也；威仪三千，则难也。’公西赤问曰：‘何谓也？’子曰：‘貌以傧礼，礼以傧辞，是谓难焉。’众人闻之，以为成也。孔子语人曰：‘当宾客之事则达矣。’谓门人曰：‘二三子之欲学宾客之礼者，其于赤也。’

“满而不盈，实而如虚，过之如不及，先王难之；博无不学，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骄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称之。

“美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无告，是颛孙师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则犹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则仁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为大。

“学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曰：‘式夷式已，无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谓不险矣。

“贵之不喜，贱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于律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台灭明之行也。孔子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故动则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则学，欲知则问，欲善则详，欲给则豫，当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独居思仁，公言仁义，其于《诗》也，则一日三复‘白圭之玷’，是宫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为异士。

“自见孔子，出入于户，未尝越礼；往来过之，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未尝见齿。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亲丧，则难能也；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成汤恭而以恕，是以日跻。’

“凡此诸子，赐之所亲睹者也。吾子有命而讯赐，赐也固，不足以知贤。”

文子曰：“吾闻之也，国有道则贤人兴焉，中人用焉，乃百姓归之。若吾子之论，既富茂矣，壹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

子贡既与卫将军文子言，适鲁，见孔子曰：“卫将军文子问二三子之于赐，不壹而三焉。赐也辞不获命，以所见者对矣。未知中否，请以告。”

孔子曰：“言之乎。”子贡以其辞状告孔子。子闻而笑曰：“赐，汝次为人矣。”子贡对曰：“赐也何敢知人，此以赐之所睹也。”

孔子曰：“然。吾亦语汝耳之所未闻，目之所未见者，岂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贡曰：“赐愿得闻之。”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旧怨，盖伯夷、叔齐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义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从善而不教，盖赵文子之行也。其君也，不敢爱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君陈则进而用之，不陈则行而退，盖随武子之行也。其为人之渊源也，多闻而难诞，内植足以没其世，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无道，其默足以生，盖铜鞮伯华之行也。外宽而内正，自极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去怨，轻财不匮，盖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虽不量于其身，臣不可以不忠于其君。是故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盖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国无道，处贱不闷，贫而能乐，盖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不尽其乐，以不能则学，不为己终身之忧，盖介子山之行也。”

子贡曰：“敢问夫子之所知者，盖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谓其然？亦略举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晋平公问祁奚曰：‘羊舌大夫，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辞以不知。公曰：‘吾闻子少长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对曰：‘其少也，恭而顺，心有耻而不使其过宿；其为大夫，悉善而谦其端；其为舆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于其为容也，温良而好礼，博闻而时出其志。’公曰：‘曩者问子，子

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变，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

子贡跪曰："请退而记之。"

贤君第十三

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

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

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对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鳝，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鳝之人而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之贤，不亦可乎？"

子贡问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

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子曰："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已之才者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孔子对曰："此犹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

公曰："可得而闻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乐，耽湎于酒；佞臣谄谀，窥导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诛桀而有其国。此谓忘其身之甚矣。"

颜渊将西游于宋，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数而比于疏，不亦远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虑其先定，临事而谋，不亦晚乎？"

孔子读《诗》，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惧，曰："彼不达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道废；违上离俗则身危。时不兴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即妄也。故贤也既不遇天，恐不终其命焉。桀杀龙逢，纣杀比干，皆类是也。《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无所自容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由闻晋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贤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贱而仇之。怨仇并存于国，邻敌搆兵于郊，中行氏虽欲无亡，岂可得乎？"

孔子闲处，喟然而叹曰："向使铜鞮伯华无死，则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愿闻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难乎哉？"

子路曰："幼而好学，壮而有勇则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谁下哉？"子曰："由不知。吾闻以众攻寡，无不克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犹下白屋之士，日见百七十人。斯岂以无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恶有道而无下天下君子哉？"

齐景公来适鲁，舍于公馆，使晏婴迎孔子。孔子至，景公问政焉。孔子答曰："政在节财。"

公悦，又问曰："秦穆公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而政其中。其举也果，其谋也和，法无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羖，爵之大夫，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卫灵公问于孔子曰："有语寡人：'有国家者，计之于庙堂之上，则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则知得之人。所谓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谓也。"

孔子见宋君。君问孔子曰："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问问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尽可得也。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

宋君曰："善哉！岂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治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难，唯欲行之云耳。"

辩政第十四

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来远'。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同。然政在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鲁君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愚

其君，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此三者所以为政殊矣。《诗》云：‘丧乱蔑资，曾不惠我师！’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也。又曰：‘乱离瘼矣，奚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

子曰：“夫道不可不贵也，中行文子倍道失义以亡其国，而能礼贤以活其身。圣人转祸为福，此谓是与！”

楚王将游荆台，司马子祺谏，王怒之。令尹子西贺于殿下，谏曰：“今荆台之观，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与子共乐之矣。”

子西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曰：“臣愿言有道，王肯听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闻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谀臣也。愿王赏忠而诛谀焉。”

王曰：“我今听司马之谏，是独能禁我耳。若后世游之何也？”子西曰：“禁后世易耳。大王万岁之后，起山陵于荆台之上，则子孙必不忍游于父祖之墓以为欢乐也。”王曰：“善！”乃还。

孔子闻之，曰：“至哉，子西之谏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子贡闻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产、晏子，可为至矣。敢问二大夫之所为目，夫子之所以与之者。”孔子曰：“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

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

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征矣。”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语丘所以为之者。”对曰：“不齐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

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举善矣。中节也，中人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之道。”

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尧舜听天下，各求贤以自辅。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贡为信阳宰，将行，辞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也少而事君子，岂以盗为累哉？”

孔子曰：“汝未之详也。夫以贤代贤，是谓之夺；以不肖代贤，是谓之伐；缓令急诛，是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盗非窃财之谓也。吾闻之，知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为小人。内不相训而外相谤，非亲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恶，若己受之。故君子无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宽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

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吾见其政矣。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其善，庸尽其美乎？”

卷　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农桑；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记闻而言，无务多说；比近不安，无务求远。是故反本求迩，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也。”

孔子见齐景公，公悦焉，请置廪丘之邑以为养，孔子辞而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受赏。今吾言于齐君，君未之有行，而赐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遂行。

孔子在齐，舍于外馆，景公造焉。宾主之辞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适至，言先王庙灾。”景公复问：“灾何王之庙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庙。”

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

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报其德。'祸亦如之。夫麓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华丽之饰，宫室崇峻，舆马奢侈，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庙焉。以是占之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罚其庙也?"孔子曰："盖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则文武之嗣无乃殄乎？故当殃其庙以彰其过。"

俄顷，左右报曰："所灾者，釐王庙也。"景公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过人远矣。"

子夏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子曰："与之琴，使之弦。"侃侃而乐，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

闵子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曰："君子也!"

子贡曰："闵子哀未尽，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赐也或，敢问之。"孔子曰："闵子哀未忘，能断之以礼；子夏哀已尽，能引之及礼。虽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哀也；无声之乐，欢也。不言而信，不动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钟之音，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其志变者，声亦随之。故志诚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

孔子见罗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夫子问之曰："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从大雀则不得，大雀从黄口亦不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善惊以远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从为祸福。故君子慎其所从。以长者之虑，则有全身之阶；随小者之戆，而有危亡之败也。"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

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满而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是以千载而恶著，迄今而不灭。观此，如行，则让长不疾先；如在舆，遇三人则下，遇二人则式之。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也。"

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东夷之子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婿，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亦非贞节之义也。苍梧娆娶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之让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后，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乎？虽欲悔，难哉!"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

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摄荆相事。孔子闻之，使人往观其为政焉。使者反曰："视其朝，清静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壮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子夏问于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贤于丘。"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敏贤于丘。"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于丘。"

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诎，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与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贰也。"

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声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为乐者，何也?"期对曰："吾乐甚多，而至者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人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宽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史鳅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人。"曾子侍，曰："参昔常闻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见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行之，然后导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终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曾子曰："何谓也?"子曰："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

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

曾子从孔子之齐，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之，君子遗人以财，不若善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则易之匹马。非兰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愿子详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方，仕必择君。择君所以求仕，择方所以修道。迁风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

孔子闻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贤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穷。马蚿斩足而复行，何也？以其辅之者众。"

孔子曰："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发言不逆，可谓知言矣；言而众向之，可谓知时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也；以贵而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也；以达而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逸，从欲则败。是故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刑戮之民，不从君之令。此言疾之难忍，急之难行也。故君子不急断，不急制，使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积有数，车器有限，所以防乱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问必胜，智而好谋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听；非其地，树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会聋而鼓之。夫处重擅宠，专事妒贤，愚者之情也。位高则危，任重则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则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则倾。是故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齐高庭问于孔子曰："庭不旷山，不直地，衣穰而提贽，精气以问事君子之道，愿夫子告之。"孔子曰："贞以干之，敬以辅之，施仁无倦，见君子则举之，见小人则退之，去汝恶心，而忠与之，效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行不效，礼不修，则对门不汝通矣。夫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惧以除患，恭俭以避难者也。终日为善，一言则败之，可不慎乎？"

辩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问孔子曰："吾穿井于费，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闻者，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吴伐越，隳会稽，获巨骨一节，专车焉。吴子使来聘于鲁，且问之孔子，命使者曰："无以吾命也。"宾既将事，乃发币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彻俎而燕，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如为大？"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专车焉。此为大矣。"

客曰："敢问谁守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诸侯社稷之守为公侯，山川之祀者为诸侯，皆属于王。"

客曰："防风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为漆姓，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翟氏，今曰大人。"

有客曰："人长之极几何？"孔子曰："焦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

孔子在陈，陈惠公宾之于上馆。时有隼集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馆而问焉。孔子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而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物也，以示后人，使永鉴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亲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所以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贡焉。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椟，如之。

郯子朝鲁，鲁人问曰："少昊氏以鸟名官，何也？"对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以云纪官，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龙，其义一也。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是以纪之于鸟，故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氏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孔子闻之，遂见郯子而学焉。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邾隐公朝于鲁，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将有死亡焉！夫礼，生死存亡之体。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卑、俯，替。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赐不幸而言中，是赐多言。"

孔子在陈，陈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灾，及宗庙。"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庙。"

陈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

三日，鲁使至。问焉，则桓、僖也。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阳虎既奔齐，自齐奔晋，适赵氏。孔子闻之，谓子路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子路曰："权不在焉，

岂能为乱？”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有宠于季孙，又将杀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齐；齐人囚之，乃亡归晋。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赵简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说而从其谋。祸败所终，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犹有螽，何也？”孔子对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季康子曰：“所失者几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见，再失闰也。”

吴王夫差将与哀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率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率子、男以见于伯。今诸侯会，而君与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也。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

伯谓太宰嚭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也世有职焉，自襄已来未之改。若其不会，则祝宗将曰‘吴实然’”。嚭言于夫差，归之。

子贡闻之，见于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说矣，以实获囚，以诈得免。”孔子曰：“吴子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实。是听者之蔽，非说者之拙也。”

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钽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视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孙闻之，然后取之。

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害，吾是以伤焉。”

哀公问政第十七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犹蒲卢也，待化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

公曰：“政其尽此而已乎？”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夫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齐洁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馋远色，贱财而贵德，所以尊贤也；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笃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廪称事，所以来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绥远人也；继绝世，举废邦，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顺于亲，不信于友矣；顺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诚于身矣。诚者，天之至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夫诚，弗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体定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公曰：“子之教寡人备矣。敢问行之所始。”孔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之以敬，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可。”

公曰：“寡人既得闻此言也，惧不能果行而获罪咎。”

宰我问于孔子曰：“吾闻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谓，敢问焉。”孔子曰：“人生有气有魄。气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者，此神之著也。圣人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民之则，而犹以是为未足也，故筑为宫室，设为宗祧，春秋祭祀，以别亲疏，教民反古复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众人服自此，听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膻芗，所以报气也；荐黍稷，羞肺肝，加以郁鬯，所以报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不敢不自尽也，此之谓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则必哀，称讳则如见亲。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见亲之所爱。祭欲见亲之颜色者，其唯文王与！《诗》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则文王之谓与！祭之明日，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敬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为能得之

矣。”

卷　五

颜回第十八

鲁定公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必佚。”定公色不悦，谓左右曰：“君子固有诬人也。”颜回退。

后三日，牧来诉之曰：“东野毕之马佚，两骖曳，两服入于厩。”公闻之，越席而起，促驾召颜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野毕之御，而子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不识吾子奚以知之？”颜回对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升马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

公曰：“善。诚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乎。”颜回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

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对曰：“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岂足多哉？”

孔子在卫，昧旦晨兴，颜回侍侧，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有生离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回窃以音类知之。”

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子长决。”子曰：“回也善于识音矣。”

颜回问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达于性情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此可谓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若乃穷神知礼，德之盛也。”

颜回问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贤？”孔子曰：“武仲贤哉！”颜回曰：“武仲世称圣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称也；好言兵讨，而挫锐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虽殁，而言不朽，恶有未贤？”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为文仲也。然犹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则不及武仲也。”

回曰：“可得闻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关，妾织蒲，三不仁；设虚器，纵逆祀，祠海鸟，三不智。武仲在齐，齐将有祸，不受其田，以避其难，是智之难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抑有由焉。作而不顺，施而不恕也夫。《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

颜回问君子。孔子曰：“爱近仁，度近智，为己不重，为人不轻，君子也夫！”回曰：“敢问其次。”子曰：“弗学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孙何忌问于颜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预；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颜回问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为辩，狡讦怀诈以为智，幸人之有过，耻学而羞不能，小人也。”

颜回问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盍慎诸焉？”

孔子谓颜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为也，何居？为闻者盍日思也夫！”

颜回问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于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

颜回问：“朋友之际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谓‘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孙武叔见未仕于颜回。回曰：“宾之。”武叔多称人之过而己评论之。颜回曰：“固子之来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闻诸孔子曰：‘言人之恶，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恶，无攻人恶。’”

颜回谓子贡曰：“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见第十九

子路见孔子，子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

子路曰：“学岂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毁仁恶仕，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学。”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人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将行，辞于孔子。子曰：“赠汝以车乎，赠汝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孔子曰：“不强不达，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而矣。”

子路曰：“由请终身奉之。敢问亲交取亲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孔子曰：“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亲交取亲，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长为善士而无犯，其礼也。”

孔子为鲁司寇，见季康子，康子不悦，孔子又见之。宰予进曰：“昔予也常闻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则弗动。’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节数矣。

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

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何不先自远刑罚!”自此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宰予曰:“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在于耳。故政事莫如应之。”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与宓子贱偕仕。孔子往过孔篾而问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龙,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亲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之道阙也。其所亡者三,即谓此也。”

孔子不悦。往过子贱,问如孔篾。对曰:“自来仕者,无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

孔子侍坐于哀公。赐之桃与黍焉,哀公曰:“请食。”孔子先食黍而后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所为食之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盛。果属有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丘闻之,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之下者,是从上雪下,臣以为妨于教,害于义,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贡曰:“陈灵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谏而杀之。是与比干谏而死同,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已,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纣将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之于灵公,位在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仕于乱朝,以区区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狷矣。《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锦而舞容玑,及文马四十驷,以遗鲁君。陈女乐,列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之,再三,将受焉,告鲁君为周道游,观之终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是则未废其常,吾犹可以止也。”

桓子既受女乐,君臣淫荒,三日不听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师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请,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辞,而智不充其辩。孔子曰:“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以容取人,则失之子羽;以辞取人,则失之宰予。”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长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胜焉。”

孔篾问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为,莫如勿知;亲而弗信,莫如勿亲。乐之方至,乐而勿骄;患之将至,思而勿忧。”孔篾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补其所不备。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骄人。终日言,无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礼焉,路出于陈、蔡。陈、蔡大夫相与谋曰:“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

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乃召子路而问焉,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对曰:“君子无所困。意者夫子未仁与,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与,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闻诸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晋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子路出。

召子贡,告如子路。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子曰:“赐!良农能稼,不必能穑;良工能巧,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子贡出。

颜回入,问亦如之。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叹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

曾子弊衣而耕于鲁,鲁君闻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辞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辞也?”曾子曰:“吾闻受人施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

君有赐，不我骄也，吾岂能勿畏乎？"

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坏屋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

子贡自井望见之，不悦，以为窃食也。入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曰："改节即何称于仁廉哉？"子贡问："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子曰："然。"子贡以所饭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

颜回出，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张问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誉为难。"子张曰："为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专，教不能勿怠，已过勿发，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且夫忿数者，官狱所由生也；距谏者，虑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礼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时之所以后也；奢侈者，财之所以不足也；专独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故君子南面临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伦，存是美恶，进是利而除是害，无求其报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临之无抗民之恶，胜之无犯民之言，量之无佼民之辞，养之无忧于其时，爱之无宽于刑法。若此，则身安誉至而民得也。君子以临官所见则迩，故明不可蔽也；所求于迩，故不劳而得也；所以治者约，故不用众而誉立；凡法象在内，故法不远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积而本不寡，短长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乱政，德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若此，而身安誉至，民咸自治矣。是故临官不治则乱，乱生则争之者至，争之至又于乱。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优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说者，情之导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调说和则民不变。法在身则民象之，明在己则民显之。若乃供己而不节，则财利之生者微矣；贪以不得，则善政必简矣；苟以乱之，则善言必不听也；详以纳之，则规谏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闻；行之善者，在所能为。故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迩臣便僻者，群仆之伦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迩臣便僻则群臣污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伦。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则身安誉至，终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择丝麻，良工必自择完材，贤君必自择左右。劳于取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誉，则必谨其左右。为上者，譬如缘木焉，务高而畏下滋甚。六马之乖离，必于四达之交衢；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长者尊严而危，民者卑贱而神。爱之则存，恶之则亡。长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图末，修事而能建业，久居而不滞，情近而畅乎远，察一物而贯乎多，治一物而万物不能乱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则民严而不迎；笃之以累年之业，不因其力，则民引而不从。若责民所不为，强民所不能，则民疾，疾则僻矣。古者圣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纩统充耳，所以掩聪也。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则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道化流而不蕴。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则民不从其教矣；不从教，则民不习；不习，则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虽服必强，自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者矣。内外不相应，则无已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统矣。"

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困于道矣。愿息于事君，可乎？"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之难也，焉可以息哉？"

曰："然则赐愿息于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之难也，焉可以息哉？"

曰："然则请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难也，焉可以息哉？"

曰："然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之难也，焉可以息哉？"

曰："然则赐愿息于耕矣。"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之难也，焉可以息哉？"

曰："然则赐将无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广，则睪如也；视其高，则填如也；察其从，则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矣。"

子贡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卫将入晋，至河，闻赵简子杀窦犨鸣犊及舜华，乃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

曰："窦犨鸣犊、舜华，晋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二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杀之。丘闻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况于人乎！"遂还，息于邹，作《槃操》以哀之。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芸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名不称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顺也？色不悦与？古之人有言曰：'人与己与，不汝欺。'"

"今尽力养亲，而无三者之阙，何谓无孝子之名？"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语汝。虽有国士之力，而不能自举其身，非力之少，势不可矣。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交贤，何谓无孝名乎？"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馁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

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

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

孔子曰："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则无累于身矣。"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敢问之。"孔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汩之深则出泉；树之壤，则百谷滋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则出焉，死则人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无不容。为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

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末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适卫，路出乎蒲，会公叔氏以蒲叛卫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为人贤长，有勇力，以私车五乘从夫子行，喟然曰："昔吾从夫子遇难于匡，又伐树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与其见夫子仍遇于难，宁我斗死！"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义也。"

卫侯闻孔子来，喜而郊迎之。问伐蒲，对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为蒲者，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

他日，灵公又与夫子语，见飞雁过而仰视之，色不悦。孔子乃逝。

卫蘧伯玉贤，而灵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鱼骤谏而不从。史鱼病，将卒，命其子曰："吾在卫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则死无以成礼。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毕矣。"其子从之。

灵公吊焉，怪而问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过也。"于是命之殡于客位，进蘧伯玉而用之，退弥子瑕而远之。

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之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

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睿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宰我曰："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说，三王有度。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问。"

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渊而有谋，疏通以知远，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而制义，治气性以教众，洁诚以祭祀，巡四海以宁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东极蟠木，动静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属。"

宰我曰："请问帝喾。"孔子曰："玄枵之孙，乔

极之子，曰高辛。生而神异，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顺天地之义。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焉。抚教万民而诲利之，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动也时，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护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化。”

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能降。伯夷典礼，夔、龙典乐，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务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说。”

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乔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闻于四方，陶渔事亲，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尧旧职，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载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夏后。敏给克齐，其德不爽，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亹亹穆穆，为纪为纲。其功为百神之主，其惠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赞其治，兴六师以征不序。四极之民，莫敢不服。”

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

他日，宰我以语子贡，子贡以复孔子。子曰：“吾欲以颜状取人也，则于灭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辞取人也，则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则于子张改之矣。”宰我闻之，惧，弗敢见焉。

卷　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

康子曰：“吾闻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乱，称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其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所能业为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

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统，则其所以相变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则各从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尧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独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将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谷者众矣，唯勾龙氏兼食于社，而弃为稷神，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可与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颛顼，其应五行而王，数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执辔第二十五

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

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怀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棰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苟乱天道，则刑罚暴，下不相谀，莫知念忠，俱无道故也。今人言恶者，必比之于桀、纣，其故何也？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祸罚，灾害并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

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六官在手以为辔，司会均仁以为纳，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辔，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马者，正身以总辔。均马力，齐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长道，可赴急疾，此圣人所以御天地与人事之法则也。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六官为辔，已而与三公为执六官，均五教，齐五法，故亦唯其所引，无不如志。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礼，则国定；以之义，则国义。此御政之术。过失，人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官失纪，曰乱。乱则饬冢宰。地而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不行，风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失序，君臣上下乖离异志，曰不和。不和则饬宗伯。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饬司马。刑罚暴乱，奸邪不胜，曰不义。不义则饬司寇。度量不审，举事失理，都鄙不修，财物失所，曰贫。贫则饬司空。故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数百里，其所谓进退缓急异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乱者，亦其所以为进退缓急异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观治乱。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乱也。故天子考德，则天下之治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则法修，德不盛则饬法与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论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为有德，能行德法者为有行，能成德法者为有功，能治德法者为有智。故天子论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

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以不同。介鳞夏食而冬蛰，龁吞者八窍而卵生，龃嚼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无前齿者膏，有角无后齿者脂，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阴主牝，至阳主牡。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

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蚌蛤龟珠与日月而盛虚。是故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𡊅土之人丑。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巛之美也，殊形异类之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主，谓之仁圣焉。"子夏言终而出。

子贡进曰："商之论也如何？"孔子曰："汝谓何也？"对曰："微则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本命解第二十六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后有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三年颙合，然后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十有四有化。一阳一阴，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

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群生闭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故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女，穷天数之极。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婚礼而杀于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长万物者也。知可为，知不可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审其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听也。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言无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闺门，事在供酒食而已，无阃外之非仪也，不越境而奔丧，事无擅为，行无独成，参知而后动，可验而后言，昼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妇之德也。"

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乱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恶疾子者，丧父长子。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三不去者，谓有所取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凡此，圣人所以顺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礼之所以象五行也，其义四时也，故丧礼有举焉，有恩有义，有节有权，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母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贵贵，义之大也。故为君亦服衰三年，以义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丧不过三，齐衰不补，坟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终也。凡此以节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权制者也。亲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号，三年忧，哀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也。"

论礼第二十七

孔子闲居，子张、子贡、言游侍。论及于礼，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语汝以礼周流无不遍也。"

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仁慈。"

子贡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礼者？"子曰："礼乎！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贡退。

言游进曰："敢问礼也，领恶而全好者与？"子曰："然。"子贡问："何也？"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也；禘尝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尊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飨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明乎郊社之义、禘尝之礼，治国其指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礼，故长幼辨；以之闺门有礼，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是以宫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轼，鬼神得其享，丧纪得其哀，辩说得其党，百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措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也。"言游退。

子张进曰："敢问礼何谓也？"子曰："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伥伥乎何所之？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故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其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势，宫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轼，鬼神失其享，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百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措于前，凡动之众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四海。"

子曰："慎听之！汝三人者，吾语汝：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矣。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舞，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旋中矩，銮和中《采荠》，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于礼焉。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夫礼者，理也；乐者，节也。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于德薄，于礼虚。"

子贡作而问曰："然则夔其穷与？"子曰："古之人与！上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于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闻此论于夫子也，焕若发蒙焉。

子夏侍坐于孔子，曰："敢问《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达于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子夏曰："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礼相成，哀乐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

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子夏曰："敢问三无，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扶伏救之'，无服之丧也。"

子夏曰："言则美矣大矣！言尽于此而已？"孔子曰："何谓其然？吾语汝，其义犹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所愿必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施及万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无私而劳天下，此之谓五起。"

子夏曰："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卷　七

观乡射第二十八

孔子观于乡射，喟然叹曰："射之以礼乐也。何以射，何以听，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安能以求饮？《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辞爵。酒者，所以养

老，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辞其养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则辞以病，悬弧之义。”

于是退而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出列延，谓射之者曰：“奔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得人。其余皆人。”盖去者半。

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曰：“幼壮孝悌，耆老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盖去者半。

序点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而不乱者，在此位。”盖仅有存焉。

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从之，至于正门之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自人。贵贱之义别矣。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升，则省矣。至于众宾，升而受爵，坐祭，立饮，不酢而降。杀之义辩矣。工人，升歌三终，主人献宾；笙人三终，主人又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阕，工告乐备而遂出。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降，脱屦升坐，修爵无算。饮酒之节，旰不废朝，暮不废夕。宾出，主人迎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既明，降杀既辩，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驰，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问第二十九

定公问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公曰：“寡人闻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启蛰之月，则又祈谷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阳位也，于郊，故谓之郊焉。”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茧栗，必在涤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万物无可称之者，故因其自然之体也。”

公曰：“天子之郊，其礼仪可得闻乎？”孔子对曰：“臣闻天子卜郊，则受命于祖庙，而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亲立于泽宫，以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既卜，献命库门之内，所以诫百官也。将郊，则天子皮弁以听报，示民严上也。郊之日，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人国门，氾扫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听，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衮以临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臣闻之，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是以君子无敢轻议于礼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问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丧祭之礼无。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能教仁爱，则丧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馈养之道。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虽有不孝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杀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朝聘之礼者，所以明义也。义必明，则民不犯。故虽有杀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斗变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于长幼无序而遗敬让。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而崇敬让也。长幼必序，民怀敬让。故虽有斗变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淫乱者，生于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则夫妇失义。婚礼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男女既别、夫妇既明，故虽有淫乱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刑罚之源，生于嗜欲不节。夫礼度者，所以御民之嗜欲而明好恶，顺天之道。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奸邪、靡法、妄行之狱者，则饬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狱者，则饬丧祭之礼；有犯杀上之狱者，则饬朝觐之礼；有犯斗变之狱者，则饬乡饮酒之礼；有犯淫乱之狱者，则饬婚聘之礼。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虽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

冉有问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

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簠簋不饬。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则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谓之罔上不忠，则曰臣节未著。有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之罢软不胜任，则曰下官不职。有坐干国之纪者，不谓之干国之纪，则曰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闻至刑无所用政，至政无所用刑。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是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颛五刑必即天伦，行刑罚则轻无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

仲弓曰：“古之听讼，尤罚丽于事，不以其心。可得闻乎？”孔子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狱必三讯焉。有指无简，则不听也。附从轻，赦从重。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也。士遇之涂，以弗与之言，屏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与政，弗欲生之也。”

仲弓曰：“听狱，狱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狱成于吏，吏以狱成告于正。正既听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听之，乃奉于王。王命三公卿士参听棘木之下，然后乃以狱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听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

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仲弓曰：“其禁尽于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余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车不粥于市；珪璋璧琮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兵车旍旗不粥于市；牺牲秬鬯不粥于市；戎器兵甲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文锦珠玉之器，雕饰靡丽，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果实不时，不粥于市；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鸟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凡执此禁以齐众者，不赦过也。”

礼运第三十二

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谓之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则为己，力则为人。大人世及以为常，城郭沟池以为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未有不谨于礼。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达于丧祭、乡射、冠婚、朝聘。故圣人以礼治之，则天下国家可得以礼正矣。”

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礼，何也？”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也。吾舍鲁何适？夫鲁之郊及禘皆非礼，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后。周公摄政，致太平，而与天子同是礼也。诸侯祭社稷宗庙，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谓大嘉。今使祝嘏辞说徒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醆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冕弁兵车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为乱国。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三年之丧与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是谓臣与君共国。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天子适诸侯，必舍其宗庙。而不以礼籍人，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夫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列仁义，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弊则法无常，法无常则礼无别，礼无别则士不仕，民不归。是谓疵国。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教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

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于无过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养，非养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养君以自安，事君以自显。是以礼达而分定，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国有患，君死社稷，为之义；大夫死宗庙，为之变。凡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从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欲、恶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治之？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载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四气而后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动，共相竭也。五行、四气、十二月，还相为本；五声、五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以日星为纪，故业可别；月以为量，故功有艺；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而鱼鲔不谂；凤以为畜，而鸟不狘；麟以为畜，而兽不獝；龟以为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瘗缯，宣祝嘏，设制度、祝嘏辞说，故国有礼，官有御，职有序。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故飨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别地利也；禘祖庙，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傧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蓍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是以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郊社、宗庙、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协于分艺，其居于人也曰养。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之于人，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圣人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有，可以义起焉。义者，艺之分，仁之节。协于义，讲于仁，得之者强，失之者丧。仁者，义之本，顺之体，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为礼而不本于义，犹耕之而弗种；为义而不讲于学，犹种而弗耨；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不获；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不肥。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谬，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动而不相害，此顺之至也。明于顺，然后乃能守危。夫礼之不同、不丰、不杀，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冬合男女，春颁爵位，必当年德，皆所顺也。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及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循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此顺之实也。”

卷　八

冠颂第三十三

邾隐公既即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于孔子。子曰：“其礼如世子之冠。冠于阼者，以著代也。醮以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弥尊，导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虽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其礼无变，天下无生而贵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庙，以裸享之礼以将之，以金石之乐以革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

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长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虽幼，其即位则尊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懿子曰：“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也已。人君无所殊也。”

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礼也？”孔子曰：“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有自来矣，今无讥焉。天

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颂曰：'祝王达而未幼。'祝雍辞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啬于时，惠于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职，钦若昊命，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此周公之制也。"

懿子曰："诸侯之冠，其所以为宾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则以卿为宾，无介，公自为主，迎宾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则如士，飨之以三献之礼。既醴，降自阼阶。诸侯非公而自为主者，其所以异，皆降自西阶，玄端与皮弁异。朝服素毕，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币于宾，则束帛乘马。王太子、庶子之冠拟焉，皆天子自为主。其礼与士无变，飨食宾也皆同。"

懿子曰："始冠必加缁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斋则缁之。其緌也，吾未之闻。今则冠而弊之可也。"

懿子曰："三王之冠，其异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庙制第三十四

卫将军文子将立三军之庙于其家，使子羔访于孔子。子曰："公庙设于私家，非古礼之所及，吾弗知。"

子羔曰："敢问尊卑上下立庙之制，可得而闻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设祖宗，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是故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太祖近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焉，享尝乃止。诸侯立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曰祖考庙，享尝乃止。大夫立三庙，一昭一穆，与太庙而三，曰皇考庙，享尝乃止。士立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合于享尝乃止。庶人无庙，四时祭于寝。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变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谓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应为太祖者，则其庙不毁；不及太祖，虽在禘郊，其庙则毁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

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闻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于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辩乐解第三十五

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

有间，孔子有所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远眺，曰："丘迨得其为人矣。近黮而黑，颀然长，旷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曰："君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

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惧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过而能改，其进矣乎！"

周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诫之以久，何也？"对曰："病疾不得其众。""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武》坐致右而轩左，何也？"对曰："非《武》坐。""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孔子曰："唯，丘闻诸苌弘，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诫之以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矣而又久立于缀，何也？"子曰："居，吾语尔。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邵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邵公右，六成而复缀，以崇其天子焉。众夹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国。分陕而进，所以事蚤济。久立于缀，所以待诸侯之至也。今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车，则封

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又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旧以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既济河西，马散于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则衅之而藏诸府库，以示弗复用，倒载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命之曰鞬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修郊射，左射以《狸首》，右射以《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脱剑。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后民知所以敬亲。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如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问玉第三十六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而珉多欤？”孔子曰：“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如其玉。’故君子贵之也。”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天有四时者，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吐纳雷霆，流形庶物，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有物将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与圣人相参。其在《诗》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矢其文德，协此四国。’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问。《诗》云：‘明明天子，令问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张问圣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师乎！吾语汝。圣人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子张又问。孔子曰：“师，尔以为必布几筵，揖让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执羽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可履，礼也；行而可乐，乐也。圣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万民顺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礼也。夫礼之所以兴，众之所以治也；礼之所以废，众之所以乱也。目巧之室则有隩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并随，立则有列序，古之义也。室而无隩阼，则乱于堂室矣；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次矣；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上矣；行而无并随，则乱于阶涂矣；列而无次序，则乱于著矣。昔者明王圣人，辩贵贱长幼，正男女内外，序亲疏远近，而莫敢相逾越者，皆由此涂出也。”

屈节解第三十七

子路问于孔子曰：“由闻丈夫居世，富贵不能有益于物，处贫贱之地而不能居节以求伸，则不足以论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孔子在卫，闻齐国田常将欲为乱，而惮鲍、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鲁。孔子会诸弟子而告之曰：“鲁，父母之国，不可不救，不忍视其受敌。今吾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二三子谁为使？”于是子路曰：“请往齐。”孔子弗许。子张请往，又弗许。子石请往，又弗许。三子退，谓子贡曰：“今夫子欲屈节以救父母之国，吾三人请使而不获往。此则吾子用辩之时也。吾子盍请行焉？”

子贡请使，夫子许之。遂如齐，说田常曰：“今子欲收功于鲁，实难。不若移兵于吴，则易。”田常不悦。子贡曰：“夫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吾闻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大臣不听令。战胜以骄主，破国以专臣，而子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而与大臣争。如此，则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鲁矣，不可更，如何？”子贡曰：“缓师。吾请于吴，令救鲁而伐齐，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许诺。

子贡遂南说吴王曰：“王者不灭国，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齐国而私千乘之鲁，与吾争强，甚为王患之。且夫救鲁以显名，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吴王曰：“善！然吴尝困越，越王今苦身养士，有报吴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后乃可。”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而置齐而伐越，则齐必私鲁矣。王方以存亡继绝之名，弃齐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义者不绝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霸业盛矣。且王必恶越，臣请见越君，令出兵以从。此则实害越而名从诸侯以伐齐。”吴王悦，乃遣子贡之越。

越王郊迎，而自为子贡御，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足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后可。’则破越必矣。且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发而先闻

者，危矣。三者，举事之患矣。”

勾践顿首曰：“孤尝不料力而兴吴难，受困会稽，痛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内变，申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此则报吴之时也。王诚能发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则其伐齐必矣。此圣人所谓屈节求其达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若胜，则必以兵临晋。臣还北请见晋君共攻之，其弱吴必矣。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顿首许诺。

子贡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种顿首言于吴王曰：“越悉境内之士三千人以事吴。”吴王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可乎?”子贡曰：“悉人之率众，又从其君，非义也。”吴王乃受越王卒，谢留勾践，遂自发国内之兵以伐齐，败之。子贡遂北见晋君，令承其弊。吴、晋遂遇于黄池。越王袭吴之国，吴王归与越战，灭焉。

孔子曰：“夫其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之也。美言伤信，慎言哉!”

孔子弟子有宓子贱者，仕于鲁，为单父宰。恐鲁君听馋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辞行，故请君之近史二人，与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书。方书则掣其肘，书不善则从而怒之。二史患之，辞请归鲁。宓子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而归矣。”二史归报于君曰：“宓子使臣书而掣肘，书恶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来也。”

鲁君以问孔子，子曰：“宓不齐，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节治单父，将以自试也。意者以此为谏乎?”公寤，太息而叹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无以知其过；微夫子，寡人无以自寤。”遽发所爱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单父非吾有也，从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决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诏，遂得行其政，于是单父治焉。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

齐人攻鲁，道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今齐冠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麦。请放民出，皆获傅郭之麦，可以益粮，且不资于寇。”三请而宓子不听。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闻之，怒，使人以让宓子曰：“民寒耕热耘，曾不得食，岂不哀哉? 不知犹可，以告者而子不听，非所以为民也。”宓子蹴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且得单父一岁之麦，于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人，吾岂忍见宓子哉!”

三年，孔子使巫马期远观政焉。巫马期阴免衣，衣敝裘，入单父界。见夜渔者，得鱼辄舍之。巫马期问焉，曰：“凡渔者为得，何以得鱼即舍之?”渔者曰：“鱼之大者名为鯈，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名为鲕，吾大夫欲长之。是以得二者辄舍之。”巫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暗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尝与之言曰：诚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术于单父也。”

孔子之旧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将助之以沐椁。子路曰：“由也昔者闻诸夫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夫子惮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况故旧乎? 非友也。吾其往。”

及为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之隐，佯不闻以过之。子路曰：“夫子屈节而极于此，失其与矣，岂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闻之，亲者不失其为亲也，故者不失其为故也。”

卷　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颜回，鲁人，字子渊。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益亲。”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称其仁焉。

闵损，鲁人，字子骞。以德行著名，孔子称其孝焉。

冉耕，鲁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恶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鲁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赐，字子贡，卫人。有口才著名。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艺，以政事著名。

仲由，弁人，字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

言偃，鲁人，字子游。以文学著名。

卜商，卫人。无以尚之。尝返卫，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曰：“己亥”。于是卫以子夏为圣。孔子卒后，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师之而咨国政焉。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为人有容貌资质，宽冲博接，从容自务，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齐尝聘，欲与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其子元请

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岁。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仕鲁为大夫也。

高柴，齐人，高氏之别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岁。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而有法正。少居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

宓不齐，鲁人，字子贱，少孔子四十九岁。仕为单父宰。有才智，仁爱，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须，鲁人，字子迟，少孔子四十六岁。弱仕于季氏。

有若，鲁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岁。为人强识，好古道也。

公西赤，鲁人，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束带立朝，闲宾主之仪。

原宪，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岁。清净守节，贫而乐道。孔子为鲁司冠，原宪尝为孔子宰。孔子卒后，原宪退隐，居于卫。

公冶长，鲁人，字子长。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

南宫韬，鲁人，字子容。以智自将，世清不废，世浊不洿。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齐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是故未尝屈节人臣。孔子特叹贵之。

曾点，曾参父，字子皙。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论语》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之下。

颜由，颜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少孔子六岁。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

漆雕开，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

公良儒，陈人，字子正，贤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车五乘从。

秦商，鲁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岁。其父堇父与孔子父叔梁纥俱力闻。

颜刻，鲁人，字子骄，少孔子五十岁。孔子适卫，子骄为仆。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梁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颜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诗》云：'觏尔新婚，以慰我心。'"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为人性躁，好言语。见兄桓魋行恶，牛常忧之。

巫马期，陈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岁。孔子将近行，命从者皆持盖。已而果雨。巫马期问曰："旦无云，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问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毕。《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鳣，齐人，字叔鱼，少孔子三十九岁。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从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卫人，字子开，一字子张。与宗鲁友，闻宗鲁死，欲往吊焉。孔子弗许，曰："非义也。"

冉儒，鲁人，字子鱼，少孔子五十岁。

颜辛，鲁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宠，卫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曹邮，少孔子五十岁。

陈亢，陈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岁。

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岂能识于壮哉？"孔子曰："然。少成则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蒧，字子偕。

公祖兹，字子之。

廉洁，字子曹。

公西与，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减，字子尚。

穰驷赤，字子从。

冉季，字子产。

薛邦，字子从。

石处，字里之。

悬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皙之。

高泽，字子秀。

任不齐，字子选。

荣祈，字子祺。

颜哙，字子声。

原伉，字子籍。

公肩定，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从，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字子疆。

步叔乘，字子车。

石子蜀，字子明。

邽选，字子饮。

施之常，字子常。
申缋，字子周。
乐欣，字子声。
颜之仆，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
漆雕侈，字子敛。
悬成，字子横。
颜相，字子襄。
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人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人为王卿士。微，国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纣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汤祀。武王崩，而与管、蔡、霍三叔作难。周公相成王，东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于殷后，作《微子之命》，由之与国于宋，徙殷之子孙。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贤。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后，故号微仲，生宋公稽。胄子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而犹以微之号自终，至于稽乃称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缗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

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宝以贻后世。"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诲，束脩已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

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两大。吾闻圣人之后，而非继世之统，其必有兴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将施之无穷，虽欲辞天之祚，故未得耳。"

子贡闻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岂若是哉？乱而治之，滞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与焉?"

终记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人，当户而坐。

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吾将安杖？哲人其萎，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趣而人。夫子叹而言曰："赐，汝来何迟？予畴昔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即与宾主夹之；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孰能宗余？余逮将死。"遂寝病，七日而终，时年七十二矣。

哀公诔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贡曰："公其不没于鲁乎！夫子有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僭。'失志为昏，失所为僭。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君两失之矣。"

既卒，门人所以疑服夫子者。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于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则由绖。子夏曰："人宜绖可居，出则不绖。"子游曰："吾闻诸夫子，丧朋友，居则绖，出则否；丧所尊，虽绖而出，可也。"

孔子之丧，公西掌殡葬焉。唅以疏米、三贝，袭衣十有一称，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环，径五寸而綦组绶。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饬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葬于鲁城北泗水上，藏人地。不及泉，而封为偃斧之形，高四尺，树松柏为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丧之礼。既葬，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贡谓之曰："吾亦人之葬圣人，非圣人之葬人。子奚观焉？昔夫子言曰：'吾见封若夏屋者，见若斧矣。'从若斧者也，马鬣封之谓也。今徒一日三斩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观乎哉?"

二三子三年丧毕，或留或去，惟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论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齐，齐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进，公使

执之。对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孔子闻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齐国师伐鲁，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师御之，樊迟为右。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齐军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闻之曰："义也。"

既战，季孙谓冉有曰："子之于战，学之乎，性达之乎？"对曰："学之。"季孙曰："从事孔子，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求也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季孙悦。樊迟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孙于是乎可谓悦人之有能矣。"

南容说、仲孙何忌既除丧，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辞曰："先臣有遗命焉，曰：'夫礼，人之干也，非礼则无以立。'嘱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学礼，以定其位。"公许之。二子学于孔子。孔子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云：'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矣。惩之所病，以诲其嗣。《大雅》所谓'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是类也夫！"

卫孙文子得罪于献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击钟焉。延陵季子适晋，过戚，闻之，曰："异哉！夫子之在此，犹燕子巢于幕也，惧犹未也，又何乐哉？君又在殡，可乎？"文子于是终身不听琴瑟。

孔子闻之曰："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

孔子览《晋志》：晋赵穿杀灵公，赵盾亡，未及山而还。史书："赵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盾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乎？"

孔子叹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郑伐陈，入之，使子产献捷于晋。晋人问陈之罪焉。子产对曰："陈亡周之大德，介恃楚众，冯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命，则又有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弊邑大惧。天诱其衷，启弊邑心，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献公。"

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夫天子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国多数圻也，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其辞顺。"

孔子闻之，谓子贡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小子慎哉！"

楚灵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夫良史者，记君之过，扬君之善。而此子以润辞不官，不可为良史。"曰："臣又乃尝闻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将过行天下，使皆有车辙并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昭》，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殆于文宫。臣问其诗焉而弗知。若问远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灵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则不能固其情，以及于难。

孔子读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复礼为仁。'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期辱于乾溪？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风也。称诗以谏，顺哉！"

叔孙穆子避难奔齐，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妇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鲁，以牛为内竖，相家。牛馋叔孙二人，杀之。叔孙有病，牛不通其馈，不食而死。牛遂辅叔孙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众，杀適立庶，又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遂杀竖牛。

孔子曰："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昭子有焉。"

晋邢侯与雍子争田。叔鱼摄理，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弊狱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韩宣子问罪于叔向，叔向曰："三奸同坐，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置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默，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默、贼，杀。'咎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鱼于市。

孔子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罪，不为末，或曰义，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由义也夫！"

郑有乡校，乡校之士非论执政。鬷明欲毁乡校。子产曰："何以毁为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否者，吾则改之。若之何其毁也？我闻忠言以损怨，不闻立威以防怨。防怨，犹防水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弗可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之，不如吾所闻而药之。"

孔子闻是言也，曰："吾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晋平公会诸侯于平丘，齐侯及盟。郑子产争贡赋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郑伯，南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自日中争之，以至于昏，晋人许之。

孔子曰："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也。《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于乐者。"且曰："合诸侯而艺贡事，礼也。"

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卒，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掠盗。"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必不及此。"

孔子闻之，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毋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子产之卒也，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

孔子适齐，过泰山之侧，有妇女哭于野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曰："此哀一似重有忧者。"使子贡往问之，而曰："昔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贡曰："何不去乎？"妇人曰："无苛政。"

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

晋魏献子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赏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贤举也。又谓贾辛曰："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汝。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

孔子闻之，曰："魏子之举也，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以为忠："《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赵简子赋晋国一鼓钟，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为刑鼎。铭在鼎矣，何以尊贵？何业之守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乱制，若之何其为法乎？"

楚昭王有病，卜曰："河神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乎？不穀虽不德，河非获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维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

卫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诱其初妻之娣，为之立宫，与文子女，如二妻之礼。文子怒，将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访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则尝闻学之矣；兵甲之事，未之闻也。"退而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岂敢度其私哉？亦防卫国之难也。"

将止，会季康子问冉求之战。冉求既对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用之则有名。"康子言于哀公，以币迎孔子，曰："人之于冉求，信之矣，将大用之。"

齐陈恒弑其简公，孔子闻之，三日沐浴而适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伐之。"公弗许。三请，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也，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辞，退而告人曰："以吾从大夫之后，吾不敢不告也。"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诸？"孔子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太甲听于伊尹；武王既丧，成王听于周公。其义一也。"

卫孙桓子侵齐，遇，败焉。齐人乘之，执。新筑大夫仲叔于奚以其众救桓子，桓子乃免。卫人以邑赏仲叔于奚，于奚辞，请曲悬之乐，繁缨以朝。许之，书在三官。子路仕卫，见其故，以访孔子。

孔子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纺绩不解，文伯谏焉。其母曰："古者王后亲织玄纨，公侯之夫人加之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纺绩，愆则有辟，圣王之制也。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恪勤，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堕，其何以避辟？"

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樊迟问于孔子曰："鲍牵事齐君，执政不挠，可谓忠矣，而君刖之，其为至暗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国有道则尽忠以辅之，国无道则退身以避之。今鲍庄子食于淫乱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季康子欲以一井出法赋焉，使访孔子。子曰："丘弗识也。"冉有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求，汝来，汝弗闻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远近；赋里以人，而量其无有；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鳏、寡、孤、疾、老者，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先王以为足。君子之行，必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赋田，将有不足。且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则苟行之，又何访焉？"

子游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也，可得闻乎？"孔子曰："惠在爱民而已矣。"子游曰："爱民谓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劝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将天下始赖之，岂唯鲁哉！"公曰："何也？其义可得闻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焉。年者，贵于天下久矣，次于事亲，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八十则不仕朝，君问则就之，而悌达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并，不错则随，斑白者不以其任于道路，而悌达乎道路矣。居乡以齿，而老穷不匮，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而悌达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役，颁禽隆之长者，而悌达乎蒐狩矣。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而悌达乎军旅矣。夫圣王之教，孝悌发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循于军旅，则众感以义，死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虽闻之，弗能成。"

哀公问之于孔子曰："寡人闻东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释贤而任不肖，国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不祥有五，东益不与焉。"

孔子适季孙，季孙之宰谒曰："君使人假于马，将与之乎？"季孙未言。孔子曰："吾闻之，君取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与于君，谓之献。"季孙色然悟曰："吾诚未达此义。"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复言假也。"

卷　十

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

子贡问于孔子曰："晋文公实召天子，而使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阳'，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亦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见桓魋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仆，曰："礼，凶事不豫，此何谓也？"夫子曰："既死而议谥，谥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庙，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属也，况自为之哉？"

南宫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卫。卫侯请复之，载其宝以朝。夫子闻之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子游侍曰："敢问何谓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以富丧矣，而又弗改。吾惧其将有后患也。"敬叔闻之，骤如孔子，而后循礼施散焉。

孔子在齐，齐大旱，春饥。景公问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祈以币玉，祭礼不悬，祀以下牲。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

孔子适季氏，康子昼居内寝。孔子问其所疾，康子出见之。言终，孔子退。子贡问曰："季孙不疾，而问诸疾，礼与？"孔子曰："夫礼，君子不有大故，则不宿于外；非致齐也，非疾也，则不昼处于内。是故夜居外，虽吊之可也；昼居于内，虽问其疾可也。"

孔子为大司寇，国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贡曰："敢问何也？"孔子曰："其来者，亦相吊之道也。吾为有司，故拜之。"

子贡问曰："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俭。与其俱失矣，二者孰贤？"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贤大夫也，而难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逼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鲁国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谓知礼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于灶以祀焉。夫灶者，老妇之所祭，盛于瓮，尊于瓶，非所柴也。故曰礼也者，由体也。体不备，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臧武仲率师与邾人战于狐鲐，遇败焉，师人多丧而无罚，古之道然与？"孔子曰："凡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国邑，危则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诏则无讨。"

晋将伐宋，使人觇之。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觇之反，言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悦。宋殆未可伐也。"

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子罕有焉。虽非晋国，其天下孰能当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悦其爱者，弗可敌也。"

楚伐吴，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阳手弓。弃疾曰："子射诸！"射之。毙一人，韔其弓。又及，弃疾谓之。又及，弃疾复谓之。毙二人。每毙一人，辄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孔子闻之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子路怫然进曰："人臣之节，当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后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杀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卫，司徒敬子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璩伯玉请曰："卫鄙俗，不习丧

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许之。掘中霤而浴，毁灶而缀足，袭于床。及葬，毁宗而躐行也，出于大门。及墓，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问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庙，而东门襄仲卒。壬午犹绎。子游见其故，以问孔子曰：“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季桓子丧，康子练而无衰。子游问于孔子曰：“既服练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无衰衣者不以见宾，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异父之昆弟死，将为之服，因颜克而问礼于孔子。子曰：“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继父且犹不服，况其子乎?”

齐师侵鲁，公叔务人遇人入保，负杖而息。务人泣曰：“使之虽病，任之虽重，君子弗能谋，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则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与其邻嬖童汪锜乘往奔敌，死焉，皆殡。鲁人欲勿殇童汪锜，问于孔子。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乎。”

鲁昭公夫人吴孟子卒，不赴于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吊焉。适于季氏，季氏不经，孔子投绖而不拜。子游问曰：“礼与?”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则吊者不绖焉，礼也。”

公父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

南宫绍之妻，孔子兄之女。丧其姑，而诲之髽，曰：“尔毋从从尔，毋扈扈尔。盖榛以为笄，长尺，而总八寸。”

子张有父之丧，公明仪相焉。问启颡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后启颡，颓乎其顺；启颡而后拜，欣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也。”

孔子在卫，卫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葬乎！足以为法也。小子识之！”子贡问曰：“夫子何善尔?”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识之！我未之能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继也。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而变除有期。”

孟献子禫，悬而不乐，可御而处内。子游问于孔子曰：“若是则过礼也?”孔子曰：“献子可谓加于人一等矣。”

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以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逾月则其善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伤哉贫也！生而无以供养，死则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心，斯谓之孝乎。敛手足形，旋葬而无椁，称其财，为之礼。贫何伤乎?”

吴延陵季子聘于上国，适齐。于其返也，其长子死于嬴、博之间。孔子闻之，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敛以时服而已；其圹掩坎，深不至于泉；其葬无盟器之赠。既葬，其封广轮掩坎，其高可时隐也。既封，则季子乃左袒，右还其封，且号之者三，曰：“骨肉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礼，其合矣。”

子游问丧之具，孔子曰：“称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恶于齐?”孔子曰：“有也，则无过礼。苟亡矣，则敛手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之寝门之外；所知，吾哭之诸野。今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而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汝拜之；知伯高而来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张往吊焉。未至，冉求在卫，摄束帛、乘马而以将之。孔子闻之，曰：“异哉！徒使我不成礼于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闻之，遂除之。

伯鱼之丧母也，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也?”门人曰：“鲤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礼也。”

卫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桓子问礼于孔子。子曰：“同姓为宗，有合族之义，故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鲁、卫之先，虽寡兄弟，今已绝远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礼也。夫上治祖祢，以尊尊之；下治子孙，以亲亲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问于孔子曰：“国君之于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虽国君之尊，犹百世不废其亲，所以崇爱也。虽以族人之亲，而不敢戚君，所以谦也。”

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于朝市，不返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与同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从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报之，则执兵而陪其后。”

子夏问："三年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避，礼与？初有司为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丧三年，既殡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夺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无避，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记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礼。有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摄政而治，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焉。凡君之于世子，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齿于学之谓也。世子齿于学，则国人观之，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知君臣之义矣。其三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则礼然。'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居子与臣之位，所以尊君而亲亲也。在学，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后国治。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而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君之母与妻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居处、言语、饮食衎尔，于丧所则称其服而已。""敢问伯母之丧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问于夫子曰："凡丧，小功以上，虞、祔、练、祥之祭，皆沐浴。于三年之丧，子则尽其情矣。"孔子曰："岂徒祭而已哉！三年之丧，身有疡则浴，首有疮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而病，君子不为也。毁则死者，君子为之无子。则祭之沐浴，为齐洁也，非为饰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客至无所舍，而夫子曰：'生于我乎馆。'客死无所殡矣，夫子曰：'于我乎殡。'敢问礼与？仁者之心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馆人，使若有之，恶有之而不得殡乎？'夫仁者，制礼者也，故礼者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异，不丰不杀，称其义以为之宜。故曰：'我战将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

孔子食于季氏，食祭，主人不辞。不食亦不饮而飡。子夏问曰："礼也？"孔子曰："非礼也，从主人也。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食祭，而作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而作辞曰：'疏食，不敢以伤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礼，客不敢尽礼；主人尽礼，则客不敢不尽礼也。"

子夏问曰："官于大夫，既升于公，而反为之服，礼与？"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为之公臣，曰：'所以游僻者，可人也。'公许，管仲卒，桓公使为之服。官于大夫者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贡问居父母丧。孔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情，戚容称服。"曰："请问居兄弟之丧。"孔子曰："则存乎书策已。"

子贡问于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吊于圹，周人反哭而吊于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吊也，丧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于斯为甚，故吊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悫。吾从周。殷人既练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从殷。"

子贡问曰："闻诸晏子，少连、大连善居丧，其有异称乎？"孔子曰："父母之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达于礼者也。"

子游问曰："诸侯之世子，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鲁孝公少丧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丧之。有司曰：'礼，国君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示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丧慈母，练冠以燕居。'遂练以丧慈母。丧慈母如母，始则鲁孝公之为也。"

孔子适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以赠之。子贡曰："所于识之丧，不能有所赠。赠于旧馆，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遇一哀而出涕。吾恶夫涕而无以将之。小子行焉！"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杖，礼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贡曰："子所问，何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杖，礼与？'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止，吾将为子问之。"遂趋而进，曰："练而杖，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子谓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无所不知也。子问非也。礼，居是邦，则不非其大夫。"

叔孙武叔之母死，既小敛，举尸者出户。武叔从之出户，乃袒，投其冠而括发。子路叹之。孔子曰："是礼也。"子路问曰："将小敛，则变服。今乃出户，而夫子以为知礼，何也？"孔子曰："由！汝问非也。君子不举人以质士。"

齐晏桓子卒，平仲粗衰斩，苴绖带，杖，以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丧父之礼也。"晏子曰："唯卿大夫。"

曾子以问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愻辞以避咎，义也夫！"

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玙璠敛，赠以珠玉。孔子初

为中都宰，闻之，历阶而救焉，曰："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张，与宗鲁友。卫齐豹见宗鲁于公子孟絷，孟絷以为参乘焉。及齐豹将杀孟絷，告宗鲁使行。宗鲁曰："吾由子而事之，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将死以周事子，而归死于公孟，可也。"齐氏用戈击公孟，宗以背蔽之，断肱，中公孟、宗鲁，皆死。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孔子曰："齐豹之盗，孟絷之贼也，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病于回，不以回事人，不盖非义，不犯非礼。汝何吊焉？"琴张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灭。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恶野哭者。"哭者闻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声。敬姜戒之曰："吾闻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恶其以好内闻也。二三妇人之欲供先祀者，请无瘠色，无挥涕，无拊膺，无哀容，无加服，有降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

孔子闻之曰："女智无若妇，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妇，智矣！剖情损礼，欲以明其子为令德也。"

子路与子羔仕于卫，卫有蒯聩之难。孔子在鲁闻之，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既而卫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已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鲁大夫朝服而吊。子游问于孔子曰："礼乎？"夫子不答。他日，又问。子曰："始死则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将大飨境内之士，子闻诸？"孔子答曰："丘弗闻也。若闻之，虽在衰绖，亦欲与往。"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也。"阳虎出，曾点问曰："答之何谓也？"孔子曰："己则衰服，犹应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颜回死，鲁定公吊焉，使人访于孔子。孔子对曰："凡在封内，皆臣子也。礼，君吊其臣，升自东阶，向尸而哭，其恩赐之施，不有竿也。"

原思言于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也？"

子游问于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为也。凡为盟器者，知丧道也，备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膝，琴瑟张而不平，笙竽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乎？"

子罕问于孔子曰："始死之设重，何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周人彻重焉。""请问丧朝。"子曰："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故至于祖考庙而后行。殷朝而后殡于祖，周朝而后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谓子贡曰："路马死，则藏之以帷，狗则藏之以盖。汝往埋之。吾闻弊帏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也。"

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四

公西赤问于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则葬之以士礼。老而致仕者，死则从其列。"

公仪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问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立其弟衍。"子游以闻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孙。"

孔子之母既丧，将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诗》云：'死则同穴。'自周公已来祔葬矣。故卫人之祔也，离之，有以闻焉。鲁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从鲁。"遂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吾见封之若堂者矣，又见若坊者矣，又见履夏屋者矣，又见若斧形者矣。吾从斧者焉。"于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先反虞，门人后，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归。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对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弹琴不成声，十日过禫而成笙歌。

子游问于孔子曰："葬者涂车刍灵，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无益于丧。"孔子曰："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

颜渊之丧，既祥，颜路馈祥肉于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人，弹琴以散情，而后乃食之。

孔子尝，奉荐而进，其亲也悫，其行也趋趋以数。已祭，子贡问曰："夫子之言祭也，济济漆漆焉。今夫子之祭，无济济漆漆，何也？"孔子曰："济济者，容也远也；漆漆者，自反。容以远若容以自反，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则何济济漆漆之有？反馈乐成，进则燕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于是君子致其济济漆漆焉。夫言岂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当也。"

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终日不足，继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其为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与焉。室事交于户，堂事当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彻。孔子闻之，曰："以此观之，孰谓由也而不知礼？"

徐偃王志

[清]徐时栋撰　李晓菊整理

《徐偃王志》六卷，清徐时栋撰。时栋，鄞（今宁波）人，道光举人，藏书家，方志学者。先是，晋世有《徐偃王志》一书，《博物志》曾经引录，后亡佚。徐氏此书亦名为《徐偃王志》，广征博引，严谨考证，对先秦时期古徐国历史，从世系、地理等方面探讨而记述之，是该时期野史中较有价值的一种。该书撰成后，未尝刊行，至民国时期，经张寿镛校读作序后，刻入《四明丛书》第八集。此次整理即以《四明丛书》本为底本，并依据所引原文，补正了一些脱讹的文字。

卷　首

徐得国传二千年，几与夏、商、周相终始，将必有左史、右史之记焉。秦燔《诗》、《书》，诸侯史记尤甚，邦国之志，百国春秋，荡无孑遗，可胜悼哉！典午之代，有《徐偃王志》，不知作家。揆厥文义，非出周秦，而亦亡矣。爰溯偃王受姓所由来，以迄其子孙失国，经传史子采而辑之，著其系本，考其都邑、冢茔，记其祠庙之在浙东、西者，而终之以辨难之词，仍厥旧名，勒为卷帙，愧无知官之明，聊避数典之诮，作《徐偃王志》。

卷　一

记事第一上

邃古之初，有少典氏国焉。少典娶于有蟜，爰产轩辕，是为黄帝，实姬姓。

（考证）《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大戴礼·五帝德》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又《帝系》曰：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史·五帝本纪·索隐》曰：少典者，诸侯国号。《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故黄帝为姬。

黄帝元妃嫘祖，产青阳。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厥名曰质，是为少昊，实己姓。

（考证）《大戴礼·帝系》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山海经·海内经》曰：黄祖娶雷祖。《世本》曰：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山海经·海内经》郭注引）。《史·五帝本纪》曰：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国语·晋语》曰：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周书·尝麦解》曰：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按曰："清"原作"请"，误也。《张衡集》引曰：乃命少昊清）。《世本》曰：黄帝生玄嚣（《尚书·舜典正义》引）。宋衷注曰：元嚣青阳，即少昊也（《史·五帝本纪·索隐》引）。《世本》曰：青阳即是少皞，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左·昭十七年·正义》引）。《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世本》曰：己姓出自少皞（《左·昭十七年·正义》引）。

少昊之裔娶帝颛顼之裔女修。女修方织，玄鸟陨卵，取而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氏，曰女华。生大费，是为伯翳，佐禹治水，海外山表，靡远不至，是著《山海经》。逮禹告成功于舜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是锡之玄玉，妻之以姚。命之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大费为舜虞能议百物鸟兽，咸若实，始锡为嬴姓。

（考证）《史·秦本纪》曰："帝颛顼之苗裔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

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墨子·尚贤》云：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列子》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论衡·别通》曰：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纪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帝王世纪》曰：赐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尚书·尧典》曰：咨！益，汝作朕虞。《国语·郑语》曰：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又曰：嬴！伯翳之后也（《水经·洛水注》云：九山有《百虫将军显灵碑》，碑云：将军姓伊氏，讳益，事隤敳，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晋元康五年，立庙，永平元年刻石。按曰：此说荒谬无据，其云伊姓尤妄。盖又因翳、伊音近，而有此误也)。《潜夫论·氏姓》曰：伯翳能议百姓，以佐舜禹，扰驯鸟兽，舜赐姓嬴。《汉书·地理志》曰：益，赐姓嬴。(按曰）史但言大业之母女修，为颛顼之裔，而不详女修之夫。然则大业之所自又谁乎？书缺有间，周秦之书，今不可考。后世诸儒，但曰大业宜祖少昊，而不明其所本。今取《史记》之言，旁证曲引，而知大业必为少昊之裔无疑也。《秦本纪》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夫嬴姓锡自大业之子大费，则十余国者，皆大业之后矣。《左·昭十七年》郯子朝鲁，鲁人问及少昊。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是则郯为少昊之后，徐、莒诸国，亦皆即少昊之后，而大业为少昊之裔，断断无疑矣。乃杜预则以郯为己姓，盖杜不知郯为何姓，而郯子自称为少昊后，少昊己姓，见于《国语》，杜之所知，遂不复他考，而以己姓之，此无据之说，不足难迁史也。且东汉王符作《潜夫论》，亦以郯为嬴姓，皆在杜前，杜说益不足凭矣。《地理志》：莒子之国，盈姓也，少昊后。盈与嬴同。而《左氏文七年传》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莒实为己姓，今亦曰嬴姓，则史说为不足恃。应之曰：不然。莒本嬴姓也，后乃更为己姓。《左·隐二年正义》引《世本》曰：莒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世本》说莒之详，具见《路史·后纪》中。杜氏《世族谱》亦曰"莒国嬴姓，少昊之后。然则莒之有嬴姓，不妄也。且史所称嬴姓十余国，今不可尽考，而若徐、若莒、若终黎、若奄、若黄、若江，其为嬴姓也，悉与《左传正义》、《史记索隐》、《路史》诸书所引之《世本》合，若梁、若葛、若秦，其为嬴姓也，又悉合于《左传》所称梁嬴、葛嬴、怀嬴之属，《世本》、《左传》亦不足据乎？抑余更有说焉。《历代纪事年表》曰：嬴、己、偃、允四姓，俱少昊后。据此则即使郯非嬴姓，而大业之为少昊裔，亦已灼然不爽，而况其必非己姓乎。

大费生大廉、若木。大廉玄孙曰中衍，是鸟身而人言，是御夏帝大戊，以及蜚廉。蜚廉生恶来、季胜。恶来有后曰非子，周孝王以封之秦，是为秦祖。传至秦政，是以暴灭周。季胜之裔造父，周穆王赐以赵城，是为赵祖，是其后代晋有国。若木事夏后氏，是始封于徐，是始主淮夷，是与秦、赵同出嬴姓。若木有后曰费昌，生夏桀之世，观乎河上有二日焉。东日殆起，西日将灭，若疾雷之声。乃问冯夷曰："曷殷曷夏？"冯夷曰："西日夏也，东日殷也。"于是去夏归殷，是为汤御右，以败桀于鸣条。

（考证）《史·秦本纪》曰：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又曰："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声人言。帝大戊闻而卜之使御，吉。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又曰：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初并天下。又《赵世家》曰：恶来弟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幸于周缪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广韵九·鱼》曰：伯益之子，受封于徐。《元和姓纂九·鱼》曰：徐，嬴姓，伯益之后。夏时，受封于徐《唐书·宰相世系表》曰：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通志·氏族略》曰：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路史·后纪》曰：若木后立于淮者，为嬴氏，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世本》曰：徐，嬴姓（《史·齐世家·索隐》、《左·昭元年正义》引)。《史·秦本纪》曰：秦之先为嬴姓。又《赵世家》曰：赵之先，与秦同祖。又《秦本纪》曰：若木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博物志》曰：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之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沉沉将灭，若疾雷之声。昌问于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徙族归殷。

按曰：徐同姓之国十余，其始封之可知者，秦、赵而已，故并纪之。而费昌，史但称为若木之玄孙，又不详徐国始封之事。或谓费昌以王父字氏，其后有费仲，徐之同族，而非徐之君。或谓费昌即继世为徐君者，皆是孤文，莫可证据。今不从不违，姑录于此，若史之纪秦，而附若木也。

徐国始封逮商、周，子孙相继，君徐不革，三十

二世。当周穆之代，君诞即位。

（考证）《唐书·宰相世系表》曰：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通志·氏族略》曰：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北宋《徐氏谱》曰：偃王名诞。

初，先君宫人有娠，弥月，生而胞不坼，以为不祥，弃诸水滨。独孤母有犬鹄仓，猎其所，衔而归，异焉。暖之成儿。先君命取而来，有文在手，曰："偃"，是君徐国，号曰偃王，为政而行仁义。

（考证）《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按曰《后汉书》注：《水经注》俱引作"孤独母"）有犬名鹄苍（按曰《水经注》引作"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按曰《水经注》作"来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蟒成儿（按曰：字书无"蟒"字，一作沸，暖也。《后汉书》注引作"遂成小儿"，《水经注》引作"遂成儿"）。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按曰：《括地志》引作乃成小儿：生偃，故宫人闻之，更取养之）。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苍鹄（按曰：此误倒也）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按曰：《括地志》引作"化为黄龙"）。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见有狗垄（按曰：原本作"狗袭"，今据《水经注》、《后汉书》注改正）。《括地志》曰：鹄苍或名后苍（《史·秦本纪·正义》引）。《筱山类集随笔杂记二》：羊产子，子在胞中，良久乃出。始叹诗人喻物之妙。《诗》云："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注云："达，小羊也。坼、副，皆裂也。"凡人之生，皆坼胞而下，惟羊则裹于胞。后稷之初生亦然。故宫中惊骇，以为不祥而弃之耳（按曰：此说当访之牧羊者，如果如此，则此所谓生卵，亦正如后稷之在胞中矣）。北宋《徐氏谱》曰：偃王名诞，左手握拳，七岁始开，掌有"偃"字纹。《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山海经·大荒北经》注《史记·秦本纪·集解》《荀子·非相篇》注《后汉书·东夷传》注引）。《独异志》曰：徐偃王无骨而有圣德。《荀子·非相》曰：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杨倞曰：言不能俯视细物，远望才见马。谢墉曰："马"原刻作"焉"，注同。今按杨注，正谓不能见小物，而但见马耳。《庄子》云"不辨牛马"，今从宋本）。《述异记》曰：彭城郡，古徐国也。昔徐君宫人生一大卵，弃于野。徐有犬名后仓，衔归。温之卵开，内有一儿。有筋而无骨，后为徐君，号曰偃王，为政而行仁义（正逵按：大卵者，胞也。委弃于地，不暖已久，宜其生而骨柔）。

穆王六年春，君朝于京师。是时徐戎方偪，天子分东方诸侯，使君主之，是始锡命为伯。君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

（考证）《竹书纪年》曰：穆王六年春，徐子诞来朝，锡命为伯。《后汉书·东夷传》曰：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徐偃王志》曰：偃王既主其国（按曰：一作"既得其国"，一作"既有其国"。《楚词补注》引作"既治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王永宽云："舟"与"周"，古字通）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按曰：《后汉书》注引作"朱弓朱矢"。昌黎作《庙碑》，作"朱弓赤矢"。按全氏祖望谓鸿沟是偃王所开，即所谓"通沟陈蔡之间"者。语详《经史问答》第八卷之七）。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曰：弓矢，即王锡命时所赐彤弓朱矢。

按曰：既锡命为伯，何以仍称徐子？《曲礼》曰：虽大曰子。注曰：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按此正可为《竹书》称子之证。

徐处汉东，地方五百里。既受命天子，乃弛戈甲之备，坠城池之险，修行仁义。被服慈惠，视物如伤，以怀诸侯。诸侯贽玉帛死生之物于我者，三十有六国。是共戴君为王。

（考证）《韩非子·五蠹》曰：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后汉书·东夷传》曰：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抱朴子·仁明》曰：徐偃王修仁以朝同班，外坠城池之险，内无戈甲之备。高诱注《淮南》曰：偃王修行仁义，不设武备。《淮南子·氾论训》曰：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又《人间训》曰：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五蠹》曰：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说苑·指武》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论衡·非韩》曰：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江淮诸侯皆（按曰：一作"多"）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东夷传》曰：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都城记》曰：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元和郡县图志》曰：徐君偃好行仁义，视物如伤。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韩愈《徐偃王庙碑》曰：贽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北宋《徐氏谱》曰：四方诸侯之争讼者，不至周而至徐；讴歌者，不讴歌周而讴歌徐。诸侯朝于徐者，三十六国。相与尊奉为王，称偃王，自此始也。

按曰：诸侯归徐者，或作三十六国，或作三十二国，或作四十余国。今据韩非，从其朔也。

于是楚王孙厉谓楚子曰："汉东诸侯三十六国，胥服徐矣，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偃王有道，

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石之投卵也，犹大鱼之吞小鱼也，犹虎之啖豚也，又何疑焉！且夫文不达德，武不任力，乱莫大焉。”楚子曰：“善。”

（考证）《淮南子·人间训》曰：王孙厉（高诱曰：楚臣也）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说苑·指武》曰：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

穆王三十五年，楚人伐我。君曰：“吾闻之也，君子不处危邦，贤者不顾荣禄。吾其去之。”去之彭城，民从之者数万人，居之，是为徐山。

（考证）《竹书纪年》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北宋《徐氏谱》曰：楚大举兵南伐，王曰：“吾闻君子不处危邦，贤者不顾荣禄，”遂走之彭城武原山，百姓从者数万，因名其山为徐山。《韩非子·五蠹》曰：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论衡·非韩》曰：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逃归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后汉书·东夷传》曰：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按曰：偃王逃战，周立其子，此在传记靡不云然。而《都城记》独违异众说，自创无稽。《都城记》曰：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云云。既乖时事，又误地理，所谓不经之言，无需掊击者也。又《元和郡县图志》曰：徐城县，本徐子国也。周穆王闻徐君威德日远，乘八骏之马，使造父御之，发楚师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武原东山之下，百姓归之，号曰徐山，今在下邳县界。此亦本《都城记》以为说者也。

于后君乃之越，过会稽之水，投玉几砚焉。遂老于甬东，既薨，是葬之隐学之山，群臣谥之曰隐王。君将薨，叹曰：“吾赖文德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考证）《括地志》曰：徐城，在越州鄮县东南，入海二百里。韩愈《徐偃王庙碑》曰：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而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砚于会稽之水。北宋《徐氏谱》曰：其后王复之越，隐于东海之翁山。《宝庆四明志》曰：《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州以居，其址今存。”按史载偃王之败，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以死，疑非此海中。而韩文公为《衢州庙碑》乃记：或者之言“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砚于会稽之水。”则《十道四蕃志》或可信矣（按曰：翁州，今定海州，古甬东。《左传》：越将以甬东居吴王是也。偃王居翁州事，详见下《地理》卷中，及北宋《徐氏谱》疏证）。北宋《徐氏谱》曰：王死，从亡之臣谥之曰隐，而葬于隐学山。山在今明州（按曰：今鄞县东隐学山有徐偃王墓，说详后）。《汉书·古今人表》曰：徐隐王（颜师古曰：即偃王也）。《周书·谥法解》曰：不显尸国曰隐。隐拂不成曰隐。《左传释文》作不尸其国曰隐。《谥法解》又曰：隐，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正义》作隐，哀也。景，武也。盖王避楚隐居，是“不显尸国”者也，故谥曰隐，且人民哀之，故谥曰隐。孔晁注《逸周书》云：以暗主国，误也。《说苑·指武》曰：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初，君娶于姜氏，生宗。及灭于楚，天子闻之大怒，令毛伯迁帅师伐楚，师败之于泲而复徐。后立宗而还越。三百年当惠王之世，是始著于鲁之《春秋》，是为春秋之徐。

（考证）北宋《徐氏谱》曰：王妻姜氏，生宗。《竹书纪年》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迁帅师败荆人于泲。《唐书·宰相世系表》曰：偃王为周所灭，复封其子宗，为徐子（《通志》、《路史》等书同）。韩愈《徐偃王庙碑》曰：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水经注·泗水注》：武原县东有徐庙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本书十五之二十按观此则武原乃因徐徙，故有徐山，非王逃楚居此，而后名徐山也。盖穆封徐后之时徙此耳）。

按曰：《唐表》：诸书谓周灭徐而复立其后，昌黎则谓民戴其嗣，二说皆不甚近情，是皆不知徐为楚灭，而非周灭之故，辨说见后。

卷　二

记事第一下

惠王九年（丑癸）秋，宋人、齐人、鲁人伐我。

（考证）庄二十六《春秋》曰：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胡传按：《书》：伯禽尝征徐戎，则戎在徐州之域，为鲁患旧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与徐合兵，表里为鲁国之患也。故虽齐、宋将卑师少，而公独亲行。正逵按：淮夷载在《禹贡》，属徐州，是淮夷亦徐戎也。《费誓》曰“淮夷、徐戎并与”者，谓徐淮之戎多寇鲁也。徐国主淮，原以制戎而力不逮，及鲁伐戎又不能与鲁合兵，故鲁怨而伐之。而会齐、宋师者，伐戎后兵力已薄，且多戎之区，非一鲁师所敢往也。故谓徐无力制戎则可，而谓徐合戎为鲁国之患也则非）。

惠王二十年（甲子）夏，取舒（按曰：今江南庐州府庐江县西舒县古城是也）。

（考证）僖三《春秋》曰：徐人取舒。（林尧叟曰：舒，楚之与国。）按曰：孔颖达《正义》曰：诸侯相灭亡者多，是土壤邻接，思启封疆。今检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庐江，相去甚遥。而越竟灭国，无传无注，不知所以云云。殊不知舒为楚与国，是时徐已即齐，故为齐取之，所以通伐楚之径耳。何休注《公羊》曰：不为桓讳者，刺其不救也，论失之矣。

襄王七年（丙子）春，楚人伐我。三月，齐桓公盟诸侯于牡丘（按曰：今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东七十里有牡丘），遂次于匡（按曰：今河南归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匡城），诸侯之大夫帅师救我。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按曰：今湖广德安府随州北四十里有厉乡）。九月，诸侯归自会。冬十月，及楚师战于娄林（按曰：徐地，见后），我师败绩。

（考证）僖十五《春秋》曰：楚人伐徐。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杜预曰：厉，楚与国）。九月，公至自会（姜炳章《读左补义》曰：知诸侯之皆归矣）。冬，楚人败徐于娄林。《左传》曰：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厉，以救徐也。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杜预曰：恃齐救）。

《胡传》：楚都于郢，距徐亦远，而举兵伐徐，暴横凭陵之罪著矣。徐在山东，与齐密迩。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势言之，非有馈粮越险之难也。今书“盟于牡丘”，见诸侯救患之不协矣。书“次于匡”，见伯主号令之不严矣。书大夫帅师而诸侯不行，见桓德益衰，而御夷狄、安中国之志怠矣。

惠之九年，我有诸侯之师。既成，以女妻齐桓公。及桓公将观兵召陵，使我取舒以通道于楚。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桓公既为牡丘之盟，使大夫援之。师退而楚师至，是以有娄林之败。

（考证）僖十七《左传》曰：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会通》曰：取舒，为齐人通伐楚之径也。僖十五《左传》曰：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

襄王八年（丁丑）夏，齐师伐厉。冬十二月，齐侯及诸侯会于淮（按曰：今泗州）。

（考证）僖十六《左传》曰：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又《春秋》曰：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按曰：传曰：谋鄫，且东略也。则会淮似无与徐事，不知徐国淮泗之间，是时楚方病徐。前年败于楚，是年为之伐厉，不克，故合诸侯以谋之。至明年，遂有英氏之役。

襄王九年（戊寅）春，君会齐侯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按曰：今江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接英山县境）

（考证）僖十七《春秋》曰：春，齐人、徐人伐英氏。《左传》曰：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杜预曰：英氏，楚与国）。

齐管夷吾以闻诸吾君者告桓公。一曰，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按曰：贷即贳也。《五经文字》曰：贷或相承借为贳字。《礼·月令》曰“宿离不贷”是也），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房玄龄曰：邻国以币帛来聘，当取之，以怀来有德。其或以制令来告者，则君受之，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二曰，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有家不治，借人为图（房曰：言不能自理其家，借他人图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兽，无所朝处。不修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獠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辖，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辟犹漏釜，岂能无竭，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君矣。三曰，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质为臣，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刘绩曰：谓尽己之能，发挥于政事）。循其祖德，辨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事君有义，使

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动作则事（按曰：事，勤也，见《尔雅·释诂》），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房曰：一作"辞"。按曰：作"辞"则与下复。《礼·内则》曰：慈以旨甘。注曰：慈爱进敬之酒食。则"慈"盖即古者献君之义，于义亦安），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房曰：服，行也），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臣矣。四曰，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委质为臣，宾事左右。执说以进，不蕲亡己（房曰：执佞说以进于君，专固宠位，无求于去也），遂进不退，假宠鬻贵。尊其货贿，卑其爵位，进曰辅之，退 曰不可（房曰：进于君则言己能为辅弼，退而私议，则曰君不可辅），以败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贤若货（房曰：其见贤人无恭敬之心，反欲规利若求货然），见贱若过（房曰：其见贱人无矜恤之心，萧然不顾，若行者之过），贪于货贿，竞于酒食，不与善人，惟其所事（房曰：人有曲而事己与之交也。按曰：房注非也。《荀子·解蔽》曰：故群臣去忠而事私。注曰：事，任也。言不与善人，惟任使亲爱而已），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谗贼与斗，不弥人争，唯趣人诏（房曰：人有制命，不问可否，则向而顺之，言其佞谀。按曰：房注大误。趣，向也。诏，告也。言不肯缝人之争斗，但偏向其所来告者），湛湎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令，迷或其君（按曰："或"古通"惑"。《论语》"崇德修慝辨惑"，《释文》曰："惑"，本作"或"），生夺之政，保贵宠矜。迁损善士，捕援货人（按曰：《广雅·释诂》曰：捕，取也。言多财之人则取之，以为援也），入则乘等，出则党骈，货贿相人，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过，各奉其身。此亦谓昔者无道之臣。桓公善之。

（考证）《管子·四称》曰：桓公问于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诸侯四邻之义，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云云。又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云云"。又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云云"。又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云云"。

按曰：徐子爵而曰徐伯者，《竹书纪年》载穆王命徐子为伯，而《路史》称：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则徐伯之称，盖袭旧号而尊之耳。从可知徐去王号已久，《礼》所谓"驹王"者，或即偃王，或在偃王以前，皆未可定，而断非见灭于楚以后之君也。或曰徐伯者，盖齐臣而非徐君，此不然也。何以明之？桓公曰"不通诸侯四邻之义"，言诸侯四邻之以义来告者，未之前闻，即所谓"昭受其令，以为法式"者，则徐伯为徐君无疑。且齐与徐方为昏姻之国，同其好恶，恤其患难，二国君臣，必有朝聘往来之事，观于僖十七年，与齐同伐英氏可知。

襄王三十二年（辛巳）冬，君伐莒。

（考证）文七《春秋》曰：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莅盟（杜预曰：见伐，故欲结援）。

简王二年（丁丑），吴人伐我。初，楚子重构怨于申公巫臣，巫臣奔晋，子重尽杀其族。巫臣自晋遗之书曰："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故通吴于晋，教之叛楚，以伐楚与国。我于是乎有吴师，楚子重帅师救我。

（考证）成七《左传》曰：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杜预曰：巢，徐、楚属国）子重奔命（杜曰：救巢、徐）。

简王十二年（丁亥）冬十二月，邾定公卒。君使容居往吊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邾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郑康成曰：易谓臣礼，于谓君礼。杂者，容居欲以臣行君礼。孔颖达曰：易，简易之礼，于谓广大。若是君来，其礼广大）。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郑曰：鲁，鲁纯也），不敢忘其祖。"

（考证）成十七《春秋》曰：十有二月，邾子貜且卒（按曰：貜且，定公也。《礼》以徐吊为考公之丧，考公卒在春秋后，徐亡久矣。故郑氏康成谓考或为定，今从之也）。《礼记·檀弓下》曰：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云云。郑康成曰：考公，隐公益之曾孙。考或为定。《孟子》：滕定公薨。旧注：《古纪世本》录诸侯之世，滕国有考公麋，与文公之父定公相值。似后世避讳，改考为定（按此见毛奇龄。《四书剩言》第二卷之十四，再考）。

景王元年（丁巳），吴子以我婚于吴，故使公子季札来聘。带宝剑，君色欲之。其年君薨于楚，太子即位。季子既西聘还，过我，脱剑而致之嗣君。从者曰："此吴国之宝，赠之何也？"季子曰："非赠之也。昔者之来，徐君视吾剑不言。吾视其色欲之，有上国之使，是以未之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而欺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而致之嗣君。君曰："先君未有命焉，孤不敢受剑。"

季子乃带剑于先君之墓树。御者曰："徐君已死，谁为带乎？"季子曰："吾心许之矣，不可以君死倍吾心。"卒带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考证）昭四《左传》曰：徐子，吴出也。《史·吴太伯世家》曰："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与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新序·节士》曰：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故反，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论衡·祭意》曰：延陵季子过徐，徐君好其剑。季子以当使于上国，未之许与。季子使还，徐君已死。季子解剑带其冢树。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与乎？"季子曰："前已心许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负吾心乎？"遂带剑于冢树而去。又《书虚》曰：季子使于上国，道过徐。徐君好其宝剑，未之即予。还而徐君死，解剑带冢树而去。

景王七年（癸亥）夏六月，丙午，君会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于申（按曰：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北有故申城）。是时，楚子始会诸侯而无礼，谓宋世子后至，君，吴出也，谓贰于吴，狎君而囚世子焉。中射士谏曰："合诸侯不可以无礼。"不听，遂止君。既而释之。

（考证）昭四《春秋》曰：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左传》曰：夏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杜预曰：楚灵王始会诸侯。《韩非子·十过》曰：昔者，楚灵王为申之会（一本会作命），宋太子后至，执而囚之。狎徐君（何犿曰：轻侮之也），拘齐庆封。中射士（何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谏曰："合诸侯，不可无礼，此存亡之机也。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纣为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何注：有戎、有缗，皆国名），由无礼也，君其图之！"君不听，遂行其意。《春秋》曰：楚人执徐子。《左传》曰：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杜预曰：言楚子以疑罪执诸侯）。杨士勋曰：徐子不言归者，盖在会而执，寻亦释之，故不言所归也。

景王八年（甲子）冬，大夫会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越人伐吴。

（考证）昭五《春秋》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胡传、吴、楚、徐、越，虽比于夷狄，而刘敞以为其实不同。吴，太伯之后也。楚，祝融之后也。徐，伯益之后也。越，大禹之后也。其上世皆为元德显功，通于周室，与中国冠带之君无以异。徐始称王，楚后称王，吴、越因遂称王。王非诸侯所当称也，故《春秋》比诸夷狄。虽然，犹不欲绝其类，是以上不使与中国等，下不使与夷狄均。推之可远，引之可来，此圣人慎绝人，亦《春秋》之意也。正逵按：《曲礼下》：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谷"，于外自称曰："王老"。注：威远国也。外亦其戎狄之中。《正义》曰：恐夷狄难服，须尊名威之。夫徐之主淮，在乎制戎。偃王不尚武力以威外，惟修文德以怀远，自称王老，威德日隆。《淮南子》曰：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盖王道以仁义为本，所贵为王老者，行仁义也。行仁义未有不王，此王号所由来也。胡氏谓王非诸侯所当称，不知徐锡命为伯，仍称徐子，人以其王老而王之，岂吴、楚、越所得比拟耶？夫偃武修文，至德也。王而曰偃，示有至德，固不仅由乎王老之尊。故管子尊之而问政。荀子尊之，谓冠乎尧舜）。

按曰：上年《经》书诸侯，徐子先顿子、沈子，此年《经》独后之而称人，故疑是使大夫往者。

景王九年（乙丑），君使大夫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仪楚逃来。楚人惧我之即吴也，使薳洩帅师伐我。吴人救我，楚令君子荡伐吴，师于豫章（按曰：当在江北淮水南），而次于乾谿（按曰：今江南颍州府亳州东南有乾谿），吴人败之于房钟（按曰：当在今江南颍州府蒙城县界），获宫厩尹弃疾。

（考证）昭六《左传》曰：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洩而杀之。杜预曰：仪楚，徐大夫。

景王十五年（辛未），楚人以未得志于我也，冬十月，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

伐我，遂围之。且惧吴也，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

（考证）昭十二《春秋》曰：楚子伐徐（杜预曰：不书围，以乾谿师告）。《左传》曰：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杜预曰：徐、吴与国，故围之以逼吴）。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

景王十六年（壬申），夏四月，楚比弑其君于乾谿，五帅解围而去，吴人败诸豫章，获之。

（考证）昭十三《春秋》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杀其君虔于乾谿。《左传》曰：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寿镛按：原注谓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

景王十九年（乙亥）春，齐侯伐我。二月丙申，至于蒲隧（按曰：徐地，见后）。及齐平，君会齐侯、郯人、莒人，盟于蒲隧，赂齐侯以甲父之鼎（杜预曰：甲父，古国名。徐人得甲父鼎以赂齐。昌邑县东南有甲父亭。按曰：今山东兖州府金乡县西北四十里有昌邑城）。鲁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谓乎！"

（考证）昭十六《春秋》曰：春，齐侯伐徐。《左传》曰：齐侯伐徐。二月丙甲，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云云。

景王二十二年（戊寅）春二月，宋公伐邾，围虫（按曰：当在今济宁州东境）三月取之。夏五月，君及邾人、郳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

（考证）昭十九《春秋》曰：宋公伐邾。《左传》曰：二月，宋公伐邾，围虫。三月取之。邾人、郳人、徐人会宋公。乙亥（按曰：此乙亥不系于月，而承上五月戊辰许世子事，则五月乙亥也。杜氏《长历》谓乙亥是五月十二日），同盟于虫。毛奇龄《春秋传》曰：前年，邾人尽俘鄅人。鄅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宁（戌子）请师于宋公，宋公乃伐邾，围虫，取之而尽归鄅俘。邾乃乞郳人、徐人会宋公，盟于虫而还。

敬王五年（丙戌）吴公子掩余来奔。

（考证）昭二十七《左传》曰：吴公子掩余奔徐。

敬王八年（己丑）冬十二月，吴人伐我。敬之五年，吴子僚因楚丧，而使其母弟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师伐楚。楚师强，吴师不能退。吴公子光起而争立，享僚而使宜设诸杀之。掩余来奔，烛庸奔钟吾。光既立，使我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封之于养，取于城父胡田以与之。光怒，执钟吾子，而帅师伐我。防山以水我。己卯，国亡。我君章羽断其发，携夫人以逆光。光唁君而送之，使迩臣从之，遂适楚。楚沈尹戌帅师救我，弗及。乃城夷（按曰：楚地，见后），使君处之。

（考证）昭二十七《左传》曰：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杜预曰：二子，皆王僚母弟（按曰：毛奇龄《春秋传》谓二公子皆王僚子，当考）。《春秋》曰：夏四月，吴杀其君僚。《左传》曰：夏四月，吴子光（按曰：即阖庐）伏甲于掘室而享王。鲊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遂杀王。吴公子掩余奔徐，烛庸奔钟吾。昭三十《春秋》曰：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按曰：经作"羽"，传作"禹"，《公羊》作"禹"，《谷梁》作"羽"）奔楚。（杜预曰：徐子称名，以名告也。按曰：此说甚是，而范宁解《谷梁》乃曰：奔而名者，有罪恶也。合之本事，其说为诬，不可从）。《左传》曰：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吴子怒。冬十有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杜预曰：防，壅山水以灌徐。按曰：当是泗水也）。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周天子既复徐后，徐，小国也，邻强楚，遂服事之。洎齐桓公将有事于楚，首及与国。会鲁、宋伐徐，徐于是乎著于《春秋》。洎为昏姻，附齐者三十年。齐伯既衰，徐复人楚，终五十年。历顷、匡、定三世，徐无边鄙之警。简王之初，寿梦艳巫臣之知，与楚争淮，徐于是乎被吴兵。既成徐而女之，恤其患难，为之伐楚。徐摄两大之间，未敢叛楚也。楚人不道，会狎其君，聘执其臣，徐于是乎舍楚而即吴。齐景有志，代兴慨然。念桓灵之及远，将挞楚先之威徐，是故劳师伐远，于是乎有蒲隧之役。吴人以为淮之西北，齐不足以有之，置焉弗亢。是时楚方迁阴城郏，不在诸侯。徐于是乎可以事吴而少安，而吴卒以篡弑之故，不克歼遗孽以快其欲，而迁怒于徐，而徐亡矣。其始亡也，逮乎后亡，四百五十有余年。始为楚有，惠襄之世，齐人得之而不终。简王以后，吴楚争之，而卒为吴灭，此其大较也。

（考证）昭十九《左传》曰：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令尹子瑕城郏。叔孙昭子曰："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夏始封徐，迄乎周敬之世，凡四十有余君，享国千六百有余年。

(考证)《唐书·宰相世系表》曰：若木始封，至偃王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复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孙章禹，为吴所灭。

徐之公族子弟，暨其子孙，散居四方，以国为氏，有徐氏，是为嬴之著姓，偃王诸子。以采邑为氏，有封贝氏、取虑氏，其支国封钟离，盖与偃王同灭于楚。鲁昭之世，是为吴有。有钟氏、离氏、钟黎氏、终犁氏。以姓为氏，有嬴氏。其本于徐者，有虫氏，李氏。

(考证)《史·秦本纪》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广韵九·鱼》曰：徐偃王为楚子所灭，以国为氏（《姓纂》同)。《唐书·宰相世系表》曰：章禹为吴所灭，以国氏。《姓纂三·钟》曰：封贝氏，徐偃王子，食邑封贝，因氏焉。今临川有此姓。又《十八·尤》曰：取虑氏（原注曰：音秋庐)，徐偃王子，食邑取虑，因氏焉。今临淮有此姓。《通志·氏族略》曰：徐偃王子食邑取虑，因氏焉。《路史·国名记》曰：取虑，徐之分（原注曰：《十三州志》：读如萧陬、郝娄。野王：音秋闾。又《后记》引《潜夫论》曰：偃王后食邑取虑，故氏又引《十三州志》曰：音陬闾)。《太平寰宇记》曰：终犁氏，徐之别号也。《世本》曰：钟离，嬴姓国（《路史·国名纪》引）。又曰：终犁，嬴姓之国（《史·伍子胥列传·索隐》引)。昭二十四《左传》曰：吴人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按曰：皆楚邑)。《路史·后记》曰：钟离者，吴灭之，为钟氏、离氏、钟离氏、终黎氏。《广韵三·钟》曰：钟离氏，与秦同祖。其后因封为姓。《姓纂一·东》曰：终利，嬴姓，与秦同祖。又《三·钟》曰：钟离氏，《世本》曰：与秦同祖，嬴姓也。《氏姓注》曰：有姓终犁者。(《史·秦本纪·集解》引)《路史·后纪》曰：伯翳始食于嬴，为嬴氏。又曰：徐为吴所灭，有徐氏、虫氏、取虑氏、李氏（按曰：李氏，原注谓是徐世勣赐姓，而虫氏未知所本)。

徐氏十望，其九皆本偃王。其他商人六族，周成王以之赐鲁，有徐氏。淮水之戎，常害周室，是为徐戎，有徐氏。赤狄之种，有徐国，隗姓，以国氏，有徐氏。尧之支裔，灭秦而王，为汉。汉之同姓，有徐氏。黄帝少子禺阳封于任，其裔封薛。薛灭于楚，为薛氏，子孙有徐氏，皆非偃王族类云。

(考证）韩愈《徐偃王庙碑》曰：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按曰：是时谱牒之官未亡，昌黎语盖有所本)。定四《左传》曰：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尚书·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国语·郑语》曰：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翟、鲜虞、路、洛、泉、徐蒲（韦昭曰：路、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路史·后纪》曰：天德光尧，刘项授沛，邦实著符，是为汉祖。有汉氏、徐氏。又曰：薛灭于楚，为薛氏、徐氏（原注曰：光裔、光祚、乃薛昭简子，随母嫁徐延琮，遂姓徐)。《广韵·徐》下云：春秋时，徐偃王行仁义，为楚文王所灭，其后氏焉。出东海、高平、东莞、瑯琊、濮阳五望。(按曰：此据王咏霓《台州徐偃王墓辨》中录出)

卷　三

世系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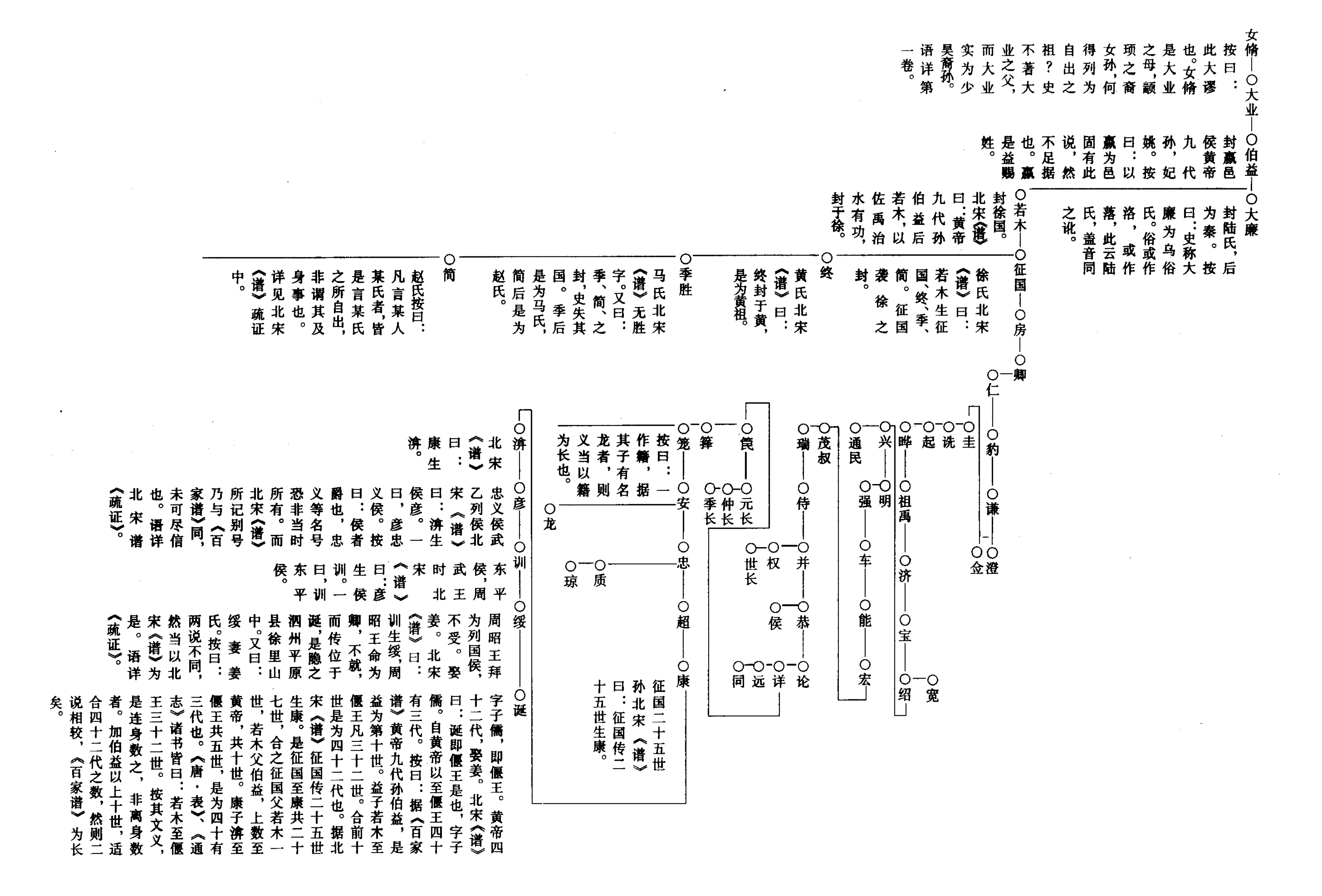
昔周之王也，立小史之官，是定世系，以辩昭穆。秦并天下，焚弃典籍，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逮汉而有官谱。晋继之作，是有挚虞《族姓昭穆记》。宋、齐之间，谱谍滋广，掌于官府。其后乃竞行奸货，以新易故。易贱而贵，易浊而清。沈约以奏梁武，梁武乃诏儒臣甄别而改定之，是有王僧儒《百家谱》。今皆亡灭，莫可考究。

偃王子孙，散处四方。西汉之季，其裔元洎避王氏之难，是卜居会稽之太末。会稽太末，为今衢州龙游。元洎二十七世孙曰行周，在唐僖、昭之间，是迁今台州天台。宋室南渡，其十七世孙应汉，是始迁鄞。是载其家乘以至是，为北宋《徐氏谱》，以传至今。周秦源流，悉具于牒，荒远渺忽，敢以征信。

《百家谱》著录于隋唐之史，亡于赵宋（按曰：《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诸书已不载此书)。而幸徐氏之《表》，具见他说（按曰：王丈楚材精氏姓之学，尝过武林徐君士骏家，见台州《徐氏谱》，首载王僧儒《百家谱》，中有徐氏《表》，爰手录以归。因得见之)。用相比较，大略不异。乃其似续更详乎我[此处文字疑有讹误]。自偃王上溯，以至始封，夏商之代，无有阙失。夫宗祖遗牒，尚疑周秦，况溯权舆，能无惑哉！今弗敢从，亦弗敢弃，是用图系厥世，迄乎先秦，以存五代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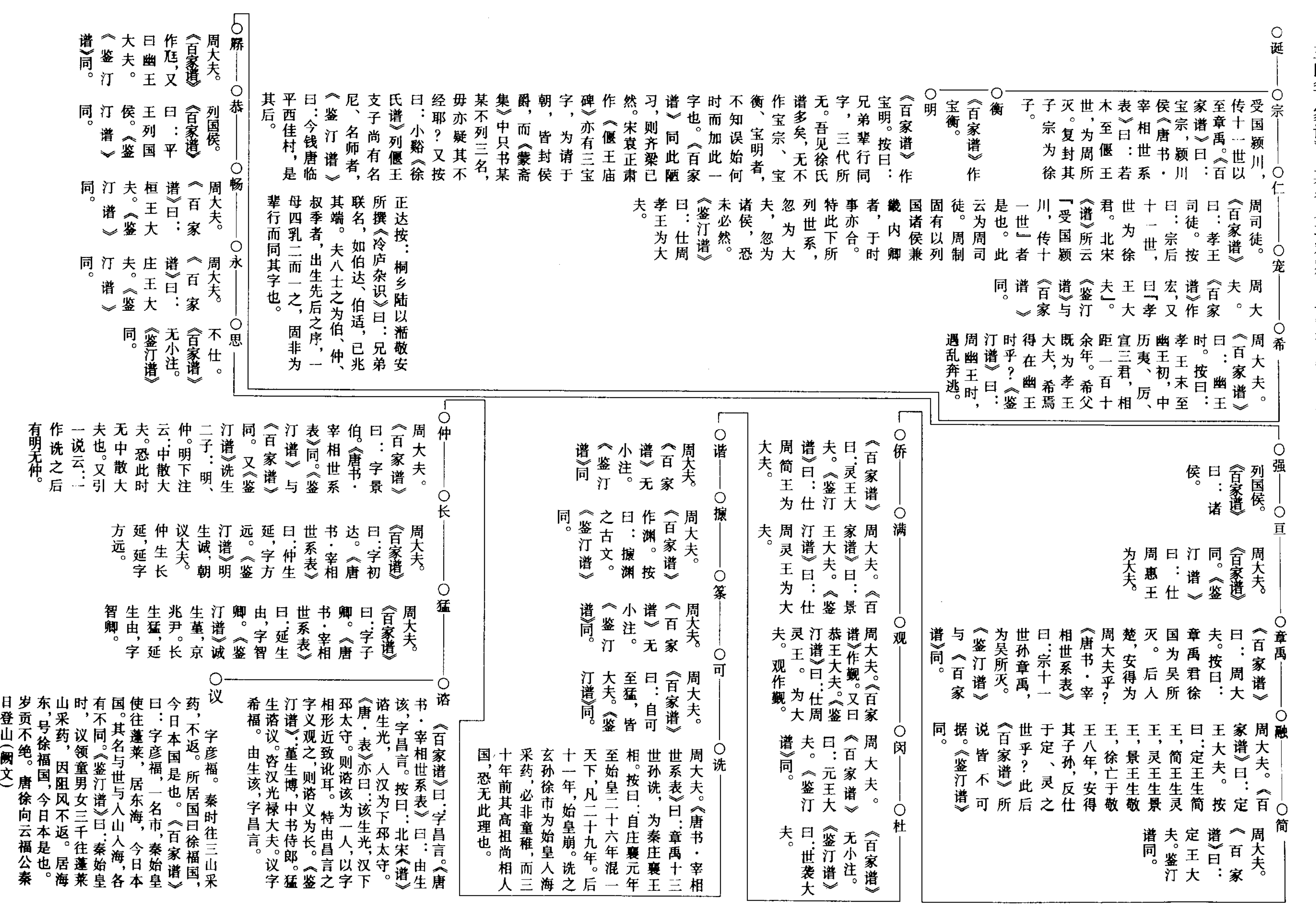
右自偃王至谘，凡二十九世，三十有二人，悉本北宋《徐氏谱》，而附王氏《百家谱》于下方，明其同异，亦颇辨其得失。《唐·表》所云，时复错见；其详则具北宋《徐氏谱》疏证，兹不复赘云（正逵谨按：原稿未附《鉴汀谱》。兹附之者，依稿之旁注，第不明注自何人，足资考证，故仍之)。

按曰：谱牒之家，最多妄语。卖其本支，祖事他人，以为荣耀。俗同此陋，五代已然，沈约《疏》中言之详矣。吾家《谱》传自北宋，未知经始何时。核



女脩—○大业—○伯益—○大廉
按曰：此大谬也。女脩是大业之母，颛顼之裔女孙，何得列为自出之祖？史不著大业之父，而大业实为少昊裔孙。语详第一卷。
封嬴邑侯，黄帝九代孙，妃姚。按曰：以嬴为邑，固有此说，然不足据也。嬴是益赐姓。
封陆氏，后为秦。按曰：史称大廉为乌俗氏，俗或作洛，或作落，此云陆氏，盖音同之讹。
○若木—○征国—○房—○卿
封徐国。北宋《谱》曰：黄帝九代孙伯益后若木，以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徐。
徐氏北宋《谱》曰：若木生征国，终、季、简。征国袭徐之封。
○终
黄氏北宋《谱》曰：终封于黄，是为黄祖。
○季胜
马氏北宋《谱》无胜字。又曰：季、简、之封，史失其国。季后是为马氏，简后是为赵氏。
○简
赵氏按曰：凡言某人某氏者，皆是言某氏之所自出，非谓其及身事也。详见北宋《谱》疏证中。
○仁—○豹—○谦—○澄
○金
○圭
○诜
○起
○晔—○祖禹—○济—○宝—○绍—○宽
○兴—○明
○强—○车—○能—○宏
○通民
○茂叔
○瑞—○侍—○并—○恭—○论
○权—○世长
○侯
○详—○远—○同
○筤—○元长
○仲长
○季长
○箨
○筅—○安—○忠—○超—○康
按曰：一作籍，据其子有名龙者，则义当以籍为长也。
○龙
○质—○琼
征国二十五世孙北宋《谱》曰：征国传二十五世生康。
○济—○彦—○训—○绥—○诞
北宋《谱》曰：康生济。
忠义侯武乙列侯北宋《谱》曰：济生彦。一曰，侯彦。义侯。按曰：侯者爵也，忠义等名号恐非当时所有。而北宋《谱》所记别号乃与《百家谱》同，未可尽信也。语详北宋谱《疏证》。
东平侯，周武王时北宋《谱》曰：彦生训。一曰，训东平侯。
周昭王拜为列国侯，不受。娶姜。北宋《谱》曰：训生绥，周昭王命为卿，不就，而传位于诞，是隐之泗州平原县徐里山中。又曰：绥妻姜氏。按曰：两说不同，然当以北宋《谱》为是。语详《疏证》。
字子儒，即偃王。黄帝四十二代，娶姜。北宋《谱》曰：诞即偃王是也，字子儒。自黄帝以至偃王四十有三代。按曰：据《百家谱》黄帝九代孙伯益，是益为第十世。益子若木至偃王凡三十二世。合前十世是为四十二代也。据北宋《谱》征国传二十五世生康。是征国至康共二十七世，合之征国父若木一世，若木父伯益，上数至黄帝，共十世。康子济至偃王共五世，是为四十有三代也。《唐·表》、《通志》诸书皆曰：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按其文义，是连身数之，非离身数者。加伯益以上十世，适合四十二代之数，然则二说相较，《百家谱》为长矣。

右自女脩至偃王，凡三十五世，六十有二人，悉本王氏《百家谱》。其名见北宋《徐氏谱》者，附书于下：



○诞

○宗　受国颍川，传十一世以至章禹。《百家谱》曰：宝宗，颍川侯。《唐书·宰相世系表》曰：若木至偃王世，为周所灭。复封其子宗为徐子。

○衡　《百家谱》作宝衡。

○明　《百家谱》作宝明。按曰：兄弟辈行同字，三代所无。吾见徐氏谱多矣，无不作宝宗、宝衡、宝明者，不知误始何时而加此一字也。《百家谱》同此陋习，则齐梁已然。宋袁正肃作《偃王庙碑》亦有三宝字，为请于朝，皆封侯爵，而《蒙斋集》中只书某某某不列三名，毋亦疑其不经耶？又按曰：小豁《徐氏谱》列偃王支子尚有名尼、名师者，《鉴汀谱》曰：今钱唐临平西佳村，是其后。

正达按：桐乡陆以湉敬安所撰《冷庐杂识》曰：兄弟联名，如伯达、伯适，已兆其端。夫八士之为伯、仲、叔季者，出生先后之序，一母四乳二而一之，固非为辈行而同其字也。

○仁　周司徒。《百家谱》曰：孝王司徒。按曰：宗后十一世，世为徐君。北宋《谱》所云『受国颍川，传十一世』者是也。此云为周司徒。周制固有以列国诸侯兼畿内卿者，于时事亦合。特此下所列世系，忽为大夫，忽为诸侯，恐未必然。《鉴汀谱》曰：仕周孝王为大夫。

○宠　周大夫。《百家谱》作宏，又曰『孝王大夫』。《鉴汀谱》与《百家谱》同。

○希　周大夫。《百家谱》曰：幽王时。按曰：孝王末至幽王初，中历夷、厉、宣三君，相距一百十余年。希父既为孝王大夫，希焉得在幽王时乎？《鉴汀谱》曰：周幽王时，遇乱奔逃。

○强　列国侯。《百家谱》曰：诸侯。

○亘　周大夫。《百家谱》同。《鉴汀谱》曰：仕周惠王为大夫。

○章禹　《百家谱》曰：周大夫。按曰：章禹君徐国为吴所灭。后入楚，安得为周大夫乎？《唐书·宰相世系表》曰：宗十一世孙章禹，为吴所灭。《鉴汀谱》与《百家谱》同。

○融　周大夫。《百家谱》曰：定王大夫。按曰：定王生简王，简王生灵王，灵王生景王，景王生敬王，徐亡于敬王八年，安得其子孙，反仕于定、灵之世乎？此后《百家谱》所说皆不可据。《鉴汀谱》同。

○简　周大夫。《百家谱》曰：定王大夫。鉴汀谱同。

○侨　《百家谱》曰：灵王大夫。《鉴汀谱》曰：仕周简王为大夫。

○满　周大夫。《百家谱》曰：景王大夫。《鉴汀谱》曰：仕周灵王为大夫。

○观　周大夫。《百家谱》作觐。又曰恭王大夫。《鉴汀谱》曰：仕周灵王。为大夫。观作觐。

○闵　周大夫。《百家谱》曰：元王大夫。《鉴汀谱》同。

○杜　《百家谱》无小注。《鉴汀谱》曰：世袭大夫。

○谐　周大夫。《百家谱》无小注。《鉴汀谱》同

○攗　周大夫。《百家谱》作渊。按曰：攗渊之古文。《鉴汀谱》同。

○篆　周大夫。《百家谱》无小注。《鉴汀谱》同。

○可　周大夫。《百家谱》曰：自可至猛，皆大夫。《鉴汀谱》同。

○诜　周大夫。《唐书·宰相世系表》曰：章禹十三世孙诜，为秦庄襄王相。按曰：自庄襄元年至始皇二十六年混一天下，凡二十九年。后十一年，始皇崩。诜之玄孙徐市为始皇入海采药，必非童稚，而三十年前其高祖尚相人国，恐无此理也。

○仲　周大夫。《百家谱》曰：字景伯。《唐书·宰相世系表》同。《鉴汀谱》与《百家谱》同。又《鉴汀谱》诜生二子：明、仲。明下注云：中散大夫。恐此时无中散大夫也。又引一说云：一作诜之后有明无仲。

○长　周大夫。《百家谱》曰：字初达。《唐书·宰相世系表》曰：仲生延，字方远。《鉴汀谱》明生诚，朝议大夫。仲生长延，延字方远。

○猛　周大夫。《百家谱》曰：字子卿。《唐书·宰相世系表》曰：延生由，字智卿。《鉴汀谱》诚生堇，京兆尹。长生猛，延生由，字智卿。

○谘　《百家谱》曰：字昌言。《唐书·宰相世系表》曰：由生该，字昌言。按曰：北宋《谱》谘生光，入汉为下邳太守。《唐·表》亦曰：该生光，汉下邳太守。则谘该为一人，以字相形近致讹耳。特由昌言之字义观之，则谘义为长。《鉴汀谱》：堇生博，中书侍郎。猛生谘议。谘汉光禄大夫。议字希福。由生该，字昌言。

○议　字彦福。秦时往三山采药，不返。所居国曰徐福国，今日本国是也。《百家谱》曰：字彦福，一名市，秦始皇使往蓬莱，居东海，今日本国。其名与世与人山入海，各有不同。《鉴汀谱》曰：秦始皇时，议领童男女三千往蓬莱山采药，因阻风不返。居海东，号徐福国，今日本是也。岁贡不绝。唐徐向云福公秦日登山（阙文）

○孱　周大夫。《百家谱》作厖，又曰幽王大夫。《鉴汀谱》同。

○恭　列国侯。《百家谱》曰：平王列国侯。《鉴汀谱》同。

○畅　周大夫。《百家谱》曰：桓王大夫。《鉴汀谱》同。

○永　周大夫。《百家谱》曰：庄王大夫。《鉴汀谱》同。

○思　不仕。《百家谱》无小注。《鉴汀谱》同。

之《百家谱》，大略不异；即考诸他书，亦无窒碍，可谓善本。他徐之《谱》，庸妄无比：或自造官爵，三代所无；或自记封地，后世始有；或袭《路史》之妄，而以调为封祖；或窃《檀弓》之记，而以章禹为驹王；其尤者，乃考之《传》、《记》，凡氏徐者，若徐辟、徐尚、徐承、徐越、徐衍之属，罗而致之。于是南北为一家，秦、越为父子。若此者，附录之则污楮墨；斥辨之则烦神思。附记于此，使读谱之子孙，知所觉悟而已。

卷　四

地理第三

徐国地方五百里，是在今为江苏之徐州，安徽之凤阳，与其泗州。

《后汉书·东夷传》曰：徐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注曰《水经注》曰：潢水，一名汪水，与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阳以东，海陵以北，其地当之也。

按曰：徐地，今不可尽考，其可知者，徐城、取虑、娄林、蒲隧、锺离耳。锺离在徐城西南，取虑在徐城西北，相距不过二百余里。由《后汉书》注言之，则其拓地广远，在今徐州府极北之境。盖偃王时幅陨甚广，故诸书靡不云五百里者。及楚灭徐，周复封之，则已日蹙，国百里矣。锺离久为楚有。春秋之时，徐所自保而见於经传者，惟娄林、蒲隧二地，盖不过百里而已。

泗州之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焉。

《汉书·地理志》曰“临淮郡徐县，故国，盈姓。

晋太康三年《地记》曰：徐县，属临淮郡。(《太平御览》引)

《左传》杜解曰：徐国，在下邳僮县东南。

《九域志》：徐城属泗州，建隆三年，省为镇，入临淮县。(李壁《荆公诗注》引)

《土地名》曰：徐，下邳僮县东南大徐城。

《括地志》曰：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按曰:《黥布列传·正义》引作四十里。已上《赵世家》、《周本纪·正义》皆引)

《元和郡县图志》曰:泗州,《禹贡》徐州之域。春秋时,属鲁,又为徐子之国,后为楚所灭。

又曰：徐城县，本徐子国也。

又曰：大徐城，在徐城县北三十里。

《路史·国名纪》曰：《括地象》曰：徐，泗州徐城县北，今徐城镇，在泗之临淮镇北三十里。有故徐城，号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庙、徐君墓，去徐州仅五百。《郡国志》曰薄薄城(原注：本下邳，僮即今临淮)。

王咏霓《墓辨》、《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后汉属下邳国，晋属临淮郡，梁置高平郡，隋改县曰徐城，属下邳。唐初属泗州。宋曰泗州临淮郡，明属凤阳府，国朝顺治中，州治陷于淮，寄治盱眙县，即今安徽之泗州也。古娄亭，在州东北，《左传》僖公十四年，楚人败徐于娄林，即此。

《春秋传说汇纂》曰：《括地志》云：徐县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国也。今江南凤阳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城，相传为徐偃王所筑。

按曰：泗州，今为安徽直隶州。一说徐城在泗州西北三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谓在泗州五十里，今从《汇纂》。

淮水在其南。

《水经注》曰：淮水又东，迳徐县，南历涧水注之。

《元和郡县图志》曰：淮水西南自虹县界流入徐城。

其东南有浨水。

《水经·圣水注》：圣水自涿东与桃水合，水首爰浨水于徐城东南，良乡西，分垣水，世谓之南沙沟，即桃水也(本十二之二)。又《巨马水注》：浨水东迳徐城北，故渎出焉，世谓之沙沟水。(本十二之七〇，以上页数据武英殿本)

济水迳其北。

《水经注》曰：济水又东南过徐县北。

其西北有徐陂，历涧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淮。

《水经注》曰：历涧水导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绝蕲水，径历涧戍西(按曰：“戍”原本讹作“水”，武英殿本始改正作“戍”)，东南流，注于淮。

其北三十二里，则徐君葬焉。是有延陵季子挂剑之台。

伏滔《北征记》曰：僮县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剑之处。(刘昭《郡国志》注引)

《续述征记》曰：宿预县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国。城北徐君墓，季子解剑坟树，则斯地也。(《太平御览》五百六十引)

《括地志》曰：徐君庙在泗州徐城县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挂剑之徐君也。(《史·吴太伯世家·正义》引)徐君爱延陵季子之剑，而未与，后季子复来，徐君已殁，乃解剑挂之树枝。(按

曰：此见《一统志》所引，为孙辑《括地志》所无）

《水经注》曰：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剑于此，所谓不违心许也。

《元和郡县图志》曰：徐君墓在徐城县北三十二里，季札挂剑处。

按曰：徐君墓及挂剑台，在今泗州之北，无可疑者，而《广舆记》称：东阿张秋城南有挂剑台，为季札吊徐君处。且云墓旁有挂剑草，草形似剑，可疗心疾，此亦附会之一端也。

淮水西流，濠水自南来注之，是其地为凤阳。其东四里是钟离之故城。钟离，徐所封也。

《世本》曰：钟离，嬴姓国，（《水经·淮水注》、《元和姓纂三·钟》、《路史·国名纪》引）与秦同祖。（《姓纂三·钟》引）

又曰：钟离，徐之别封。（《路史·国名纪》引。按曰：《路史》又引《九域志》曰：徐之别封。近刻《九域志》删《古迹》。余家别有写本，有《古迹门》而残缺，无此语）

《汉书·地理志》曰：九江郡钟离应劭曰：钟离子国。

《左传·杜解》曰：钟离，楚邑，淮南县。

《括地志》曰：钟离国，故城在濠州钟离县东五里。（《史·鲁周公世家·正义》引，又《绛侯周勃世家》引作颍县东北五里）

《元和郡县图志》曰：濠州，春秋时为钟离子之国。

《史记·索隐》曰：钟离，少昊后，嬴姓国。

《路史·国名纪》曰：今沂之承有钟离城。

《春秋大事表》曰：今凤阳府凤阳县东四里有钟离城。

淮水在其北。

《水经注》曰：淮水又东过钟离县北。

《元和郡县图志》曰：淮水西南自寿州界流入钟离。

濠水是绕其西南，东而北流入于淮。

《水经注》曰：豪水东北流，迳钟离县西，又屈西南转，东迳其城南，又北历其城东，迳小城而北流注于淮。

《元和郡县图志》曰：西濠水，出钟离县西南莫耶山，北入淮。东濠水，出县南濠塘山，东北入淮。

按曰：《唐书·地理志》：濠州钟离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

钟离在徐城西南，其后为楚有，又其后吴取之。

按曰：见第二卷考证。

徐城西北则有取虑之城，是在今徐州睢宁之西。

《汉书·地理志》曰：临淮郡取虑。师古曰：取音趋，又音秋，虑音庐。

《路史·国名记》曰：取虑，徐之分，汉属临淮，故下邳西南有取虑古城，在虹北百二十。

按曰：虹县今废，今睢宁县是其地也。

又按曰：《水经注·睢水》条云：睢水又东，径临淮郡之取虑县故城北，又东径睢陵县故城北。睢陵，在今为睢宁县，则取虑在睢宁之西可知。

乌慈水自西来，迳城南又绕其东而北流注于睢水。

《水经注》曰：乌慈水又东迳取虑县南，又东屈迳其城东而北流注于睢水。

睢水在其北，是东流以会泗入于淮。

《汉·地理志》曰睢水东至取虑入泗。

《水经注》曰：睢水又东迳临淮郡之取虑县故城北。

其东为蒲随，是有蒲如之陂。是地也，徐、齐、郯、莒之所盟也。

《左传杜解》曰：蒲隧，徐地，下邳取虑县东有蒲如陂（按曰：《郡国志》注引作蒲姑陂）。

《土地名》曰：下邳取虑县东有蒲乡。

《后汉书·郡国志》曰：取虑有蒲姑陂。

又东为娄林，蒲隧在其西，徐城在其西南，是有娄亭，楚人伐徐，于此战之。

《左传·杜解》曰：娄林，徐地，下邳僮县东有娄亭。

《土地名》曰：大徐城东有娄林乡。

《郡国志》曰：徐本国有楼亭，或曰古娄林。

按曰：杜解：蒲隧在取虑县东。又《土地名》谓大徐城东有娄林乡，是则蒲隧在今睢宁县之东，娄林在其又东，近今桃源县西境。《汇纂》以蒲随为在虹县北，娄林为在虹县东北。虹县已废，地在今睢宁之西南，其北即是睢水，去杜氏所谓取虑县东大徐城东者相距甚远，疑有错误，故不从也。

徐城之北，是为徐山。是山也，偃王逃战之所栖也。徐人相与群居，是有石室，以祠先王。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徐王妖异不常，武原县东十里，见有徐山（按曰：三句原佚，今从《东夷传》注引《博物志》补）。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水经注》引作：山上立石室，庙有神灵，民人请祷焉）。《水经·泗水注》曰：武原水出彭城武原县

西北，会注陂南，迳其城西，王莽之东亭也。县东有徐庙山（按曰：庙字当衍），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本十五之二十）王咏霓《墓辨》按：彭城，古彭祖国，汉为彭城郡，或为楚国。魏置徐州，隋为彭城郡。唐为徐州，即今徐州府铜山县地。县南七十里，有徐山，此昌黎所称者也。胜果院，今俗讹升谷寺。

《元和郡县图志》曰：徐山，今在下邳之县界。

《隋书·地理志》曰：彭城郡彭城县有徐山。又曰：下邳郡良城县有徐山。

《后汉·东夷传》注曰：武原县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北，徐山在其东。

徐国南至于淮水，绝淮而西南至于濠水，东北至于泗水，北至于泗水之北，西北至于徐州，淮夷之所错也，徐戎之所接也。后世是以二而一之，而莫知其误。

按曰：地理见《徐地图辨误》，详见《论说》。

徐之始亡，偃王北走徐山，后乃至越之甬东。越在今为浙江，甬东，在今定海厅。

《史·吴世家·集解》曰：贾逵曰：甬东，越东鄙甬江东也。

《左传杜解》曰：甬东，越地，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也。

《元和郡县图志》曰：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谓甬东地也。

《春秋传说汇纂》曰：句章，今浙江宁波府慈谿、镇海二县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县也。县东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东也。

按曰：定海县，道光二十一年升为厅。

定海之东四十里曰翁山，其上多仙人不死之药，大海环之。

《元和郡县图志》曰：翁洲周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湖上多麋鹿。

《宝庆四明志》曰：抱朴子论古仙者之药，以登名山为上，而以海中大岛屿，若会稽之东翁洲之类者次之。

偃王之所避地也，是有故城之基。

《括地志》曰：徐城在越州鄮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騕褭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史·秦本纪·正义》引）

北宋《徐氏谱》曰：其后王居东海之翁山，筑城凿池。

《乾道四明图经》曰：翁山在昌国县（按曰：即今定海厅）东，乃徐偃王所居之地，旧址犹存。

又曰：翁山，一名翁洲，在昌国县东二十五里，《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处，城基犹存。

《宝庆四明志》曰：翁山，一名翁洲，昌国县东三十里，徐偃王所居也。今城址犹存。（《延祐四明志》、《嘉靖宁波府志》皆同）

又曰：《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洲以居，其址今存。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曰：翁洲访偃王之庐。周世则注曰：翁洲属会稽。《郡国志》云：徐偃王昔居于翁洲。史铸增注曰：《十道志》：翁洲在海中，偃王所居。

《定海县志》曰：翁浦山，县东四十里，又名翁洲。山相传徐偃王曾驻师于此。《成化郡志》载：基址犹存，今没。

按曰：诸书所计道里不同，今依《定海县志》，凡定海诸山仿此。

在宋乾道，耕氓获铜鼎于山下。其旁有耳，其底无足，而有墨，其量容斗。

《宝庆四明志》曰“乾道闲，耕者于翁山下得铜鼎一，无足而有耳，耳亦不穿，中可容斗余，而底之埃墨犹在。以归进士陈节，谓炼丹之遗器。（《延祐四明志》同）

徐之后亡楚，是城夷以处徐君章禹，是有城父故城，是在今安徽颍州之亳州东南七十里。

《左传》杜解曰：夷，城父也。

《土地名》曰：城父，襄城城父县。

按曰：昭九年《传》：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杜解：“此时改城父为夷，故传实之。”今江南颍州府亳州东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

涡水出其北。

《水经注》曰：涡水又东南径城父县故城，沙水枝分注之。

夏肥水迳其南，是与涡水分道，东南流而入于淮。

《水经注》曰：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县，右出东南流，迳城父县故城南。县，故焦夷之地。《春秋左传》昭公九年：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也。

又曰：鸡水右会夏肥水而乱流东注，俱入于淮。

翁山，偃王之所避地也，居人附益之，以为古迹。

在厅东二十七里曰金旗之山，战洋在其北。

《宁波府志》曰：金旗山，定海县东二十七里，北即战洋。相传偃王建金旗于此，故名。(《定海县志》同)

又东三里曰城隍头之山，或曰偃王城之，是名城湾。

《定海县志》曰：城隍头山县东三十里，一名城湾，相传徐偃王建城于此，今无所考。

又东五里曰阵嶴之山，战洋在其北，有磨刀之桥。

《宁波府志》曰：金旗山再东十里有阵嶴山，偃王列战处，有北战洋、磨刀桥，皆其址也。

《定海县志》曰：阵嶴山，县东三十五里。(余与《宁波志》同)

又东五里至于翁山，其旁曰鼓吹之峰，是有马嶴。

《宝庆四明志》曰：鼓吹峰在翁浦中，其山之阴曰战洋，曰马嶴，其对即偃王祠也。

《大德昌国志》曰：鼓吹山，在州东三十里，山之阴曰战洋，曰马嶴。偃王祠在前，其岭平如掌，可容数百人。风雨晦冥之时，隐隐有鼓吹声。

《定海县志》曰：鼓吹山，县东四十里。(余略与《大德志》同)

战洋在其阴。

吴莱《甬东山水古迹记》曰：洋山自北而南，则为徐偃王战洋。世言偃王既败，不之彭城而之越，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

凡定海之东，自金旗以至鼓吹，都五山四十里，皆附于偃王(正逵按：五山相距三里或五里，偃王居翁山，从者各自分布，以守卫之。此金旗、鼓吹之名所由来也)。

会稽之翁洲。

《嘉泰会稽志》曰：翁洲，在府学之东会稽境，《郡国志》云：徐偃王居翁洲，即此。

《浙江通志》曰：谨案《会稽风俗赋》注引《十道志》曰：翁洲在海中，徐偃王所居。《嘉靖宁波府志》亦云：翁洲，昌国东三十里，一名翁山，徐偃王尝居此。唐置翁山县，以此命名，二说良是。《会稽志》所云，未知何据，存以俟考。

龙游之筑溪。

《龙游山川志》曰：筑溪在县东二十五里，相传为偃王避地，乐其山水，筑室于此，故名。

又曰：南白鹤山，在县东四十里，崖悬壁峭，横亘水上。溪中怪石如牛马，或寝或讹，或曰：偃王欲筑室以居处。

又《建置志》曰：筑溪桥，在县东二十里。按《旧志》：偃王南走，筑室居此，故名。

北宋《徐氏谱》曰：偃王筑室于竹溪之源。

按曰：先世唐时居衢州，《龙游谱》盖衢人所为，故合于志。竹溪者，筑溪也。元人郑伦作《偃王祠记》引《信安郡志》语，与《谱》同。

江山之押衙。

《名胜记》曰：江山县南二十五里为鹤鸣山，与鹤鸣相并者，为徐王山，三峰秀峙。东麓有押衙坞，相传徐偃王驻兵之所。

《宏治衢州府志》曰：徐王山在江山县南，相传偃王驻兵处。

太平之古城。

《舆地纪胜》曰：徐偃王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尺。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崇十四级。城上有乔木，可数十围。(《黄岩县志·古迹》：古城在县南三十五里……至四尺。遗隍断堑，隐约可稽。内城……至数十围。故老相传，即徐偃王城。其东偏有偃王庙，又南可五里，有叶、鲍二将军庙，或谓亦偃王之将云。按：此今属太平，不必载在《黄岩志》)

《台州府志》曰：徐偃王古城，在今太平县西北三十五里。(余与《舆地纪胜》同)

又曰：按韩文《衢州徐偃王庙碑》：偃王走死彭城山下。又曰：偃王之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衢，故越地也。《赤城新志》谓周穆王时，越犹未通中国。台去衢，尤为绝远。唐岭，又台极南山谷中，于此筑城以居，何哉？又今所谓古城者，两山相距不一二里，而谓城周十里，其不足信，尤昭昭矣。但相传已久，姑仍之。

《嘉定赤城志·遗迹》：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尺。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城上有乔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卷三十九之四)

(谢方石《赤城新志》)：周穆王时，越未通中国，台去衢远。唐岭，又台极南山谷中，于此筑城以居，何哉？又今所谓古城，两山相距不一二里，而谓城周十里，尤不足信。

(《嘉定赤城志·辨误》)：黄岩有墺曰徐墺，山曰徐山，或云徐偃王之庙，或援古《建台州记》云：地主任氏女感石精而生男，有文在其手曰“徐”，因号东海朐。徐既长，窃据，自称徐王，死葬此山。其言不经，殆未可尽凭也。(卷

四十之十一)

(王咏霓《辨》)云：按此条叶氏及戚氏学标《太平志》俱本之，余谓东海者，徐氏之望，本出于偃王。其感石精而生云云，则又因《博物志》娠而生卵之说，而为附会。

(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古城下注)：楚灭越，越王支庶筑城保此，俗讹为徐偃王城。(王《辨》)：与邑西方城山称王城山，云越王失国保此相合，顾氏之言当有所本，其叶、鲍二将军庙，则尤为附会耳。

好事者为之也，盖其余小者甚众，不足记云。

按曰：徐在衢为大族，多立王庙，故遂附会焉，谓王尝居之。而会稽之翁洲，则但以，"翁洲"二字偶然相似，遽作牵合，然则衢州之徐山，可即指为彭城之徐山乎？

徐地图〔由整理者略去〕

卷　五

冢庙第四

由定海航海而西南，是为宁波之鄞，其东南四十有五里，有隐学之山，是实维偃王之墓。

北宋《徐氏谱》曰：王死，从亡之臣谥之曰"隐"，而葬于隐学之山，山在今明州。

《黄岩县志·宅墓》：徐偃王墓在邑南二十五里玉甑峰台址，今□□□。相传王逃葬此，故其山名□□(按：志称县东南二十五里有王庙，此盖因庙附会之也)。

《嘉定赤城志》徐偃王墓，在黄岩县东南二十五里胜果院后山，有土砖台址及石笋尚存。按韩愈《衢州庙记》云：王北走彭城，百姓从之。王死，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之，则是其墓当在彭城矣。又云：或谓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砚于会稽之水，则是其逃未有定止，况其墓哉？今象山、霅川等处，皆有偃王墓，以一人而墓至三四，诚不可考。然黄岩，故会稽也，今并墓之山亦名徐山，与韩愈说合。徐山南一十五里，有偃王古城，其敢臆断以为非耶？(卷三十八之四)

明徐时进《始祖庙记》(万历丁未)：鄞故有偃王墓里，亦有因之为鼻祖者(按：此见鄞《西湖徐氏谱》中，时进，官至大理卿，字也可，号九瀛，所著有《鸠兹》《逸我堂》、《啜墨亭》诸集，此文不知在何集中)。

戚学标《太平志》：今衢之龙游、宁波昌国东之翁州，并云王所居，而嘉兴复礼乡并有墓，不止如《赤城志》所云也。王《辨》：霓谓翁州旧隶象山，故《赤城志》云云，此即《括地志》所云：鄞县东南入海二百里者是。

徐本原《徐偃王墓诗》曰：周穆日盘游，九鼎几欲移。造父御八骏，万里觞瑶池。邦家叹无主，神器将安归。诸侯悉朝徐，瑞应维其时。忽闻黄竹歌，拒战非所宜。避位向吴越，直至东海涯。德义感人心，臣庶争相随。山以隐学名，上有栖真祠。翁仲翳草莱，再拜空嘘嘻。辽鹤竟不返，祔葬冢累累(《嘉兴县志》作"辽东鹤不返，冢墓何累累")。子孙繁且衍，谱牒能相贻。零落千载下，恻然起遐想。

《嘉靖宁波府志》曰：鄞县，徐偃王墓。

又曰：《旧图经》云：徐偃王墓在翁洲，王龟龄《会稽赋》云"翁洲访偃王之庐"是也。一云在鄞隐学山。

《敬止录·山川考》曰：隐学山，县东南四十五里东钱湖畔，其北为隐学岭，有寺，有徐偃王墓。

《康熙鄞县志》曰：隐学山在十五都，距城四十五里，有徐偃王墓及栖真寺、放生池，居东钱湖畔。

又曰：徐偃王墓，县东南隐学山。

《宁波府志》曰：周徐偃王墓，鄞县东四十里隐学岭。

《乾隆鄞县志》曰：徐偃王墓，在县东南隐学山。

又曰：按徐偃王墓，前志皆未载，《闻志》始增入，而府志因之。按昌黎作《偃王庙碑》云：偃王走彭城武原山，百姓从之，万有余家。死，号为徐山。则墓当在彭城。又引一说云：王之走，不之彭城而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砚会稽之水。衢州有偃王庙，盖因于此，而墓之在鄞，要非无实据也。《至元嘉禾志》又谓徐偃王墓在秀水县西，更属附会。

按曰：徐墓之在鄞县，固不始自国朝闻明经之《康熙志》也，明人张尚书之《嘉靖志》已载之，亦不始于明也。元人袁文清之《延祐志》、徐思剡之《谒墓诗》已著之，又不始于元也。北宋人之《天台谱》已详言之。《徐氏谱》为一家言，疑不足据，而以天台人说明州事，考之他书，靡有乖舛，盖绝不肯为妄说者。《谱》称：徐季海修墓，而今墓前犹有翁仲碑趺遗趾，皆云唐物，是则徐墓之在鄞，其来已久，特不见于唐以前书，遂滋疑窦耳。且偃王事始见于荀、韩，荀、韩以前书，未之有也。考古者岂得因荀、韩以前无道偃王者，而遂疑古无偃王其人乎？

又按曰：嘉定钱晓征，号称博洽，其修《鄞志》殊多荒略。即如此条，所以考据辨证者，不过昌黎碑文而已。其意谓偃王断未至浙江，即至浙江，亦是衢州而断非宁波。不知《史记正义》

所引《括地志》已明明言偃王逃战宁波。夫《括地志》已在昌黎之前,《括地志》所引夏侯《志》,更在昌黎之前,夏侯《志》所引之传,今不知何书,更远在昌黎之前。(语皆详上卷)《史记正义》固非僻书,何乃全不可核,遽便武断耶?又且《十道四蕃志》、《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王十朋《会稽赋》、周书则注《会稽赋》、史铸注《延祐四明志》、《大德昌国志》之属,靡不言偃王城翁洲以居者。《史记正义》或是僻书,不应修宁波之志,而其旧志亦束之高阁也。

一曰是其初尝居之。

北宋《徐氏谱》曰:又至鄞县龟山之南,钱湖之左,筑室居焉。

《延祐四明志》曰:隐学山,在东钱湖,其下有栖真寺、放生池,徐偃王隐学于此(按曰:末七字今写本佚,据《浙江通志》校补)。

《成化四明志》曰:隐学山,在鄞县东东钱湖畔,旧名栖真,徐偃王隐学于此,一云在翁洲。

《嘉靖宁波府志》曰:隐学山,鄞县东南四十五里东钱湖畔,下有放生池,旧名栖真,徐偃王隐学于此。

唐代宗之季,王孙浩是来明州,是拓前规,以修王墓。

北宋《徐氏谱》曰:王既葬隐学山,历秦、汉、晋、唐千八百余年,亭台俱废,旧址仅存。唐时,裔孙浩官岭南节度使、吏部侍郎,来拜王墓。益增前仪,缭以墙垣,列以翁仲,及茗木阜树。建四顾庵,立香火院,名曰隐学。事见明州郡志。

按曰:《唐书·徐浩传》:贬庐州刺史,代宗复以中书舍人召,迁工部侍郎,会稽县公,出为领南节度使,召拜吏部侍郎。北宋《谱》所称官爵,悉与之合,特谓此时即来修墓,非也。浩既为吏部侍郎,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劾,贬明州别驾(按曰:今徐浩碑虽残缺模糊,而明州字甚显。《金石萃编》"明"字作方空,非也),修墓盖在此时。又按,浩贬后,德宗初,召授彭王傅,进郡公。而《宝庆四明志》载隐学院为唐建中二年建,建中系德宗即位年号,则修墓建院时,浩已将去,是则修墓在明州别驾任,断断无疑。世俗谱牒附会难信,此谱来自台州,而说浩来明州,与《唐书》合;说浩在明州建院,与《宝庆四明志》合,确凿无妄,可幸也。

又按曰:《谱》云:事见《明州志》。今南宋诸志皆无之,《乾道图经》以前,明州固自有志,北宋人作谱时必曾见之,故云然耳。季海以书名天下,既修先墓,必当有碑版文字,今皆无可考足,滋喟息者也。

王之子孙以先王之墓在越,多家于越,是立庙以祀先王,浙是以多王庙。(正逵谨按:王墓在今鄞东隐学岭,《后汉·郡国志》、《顺帝纪》注:鄞县故城在鄮县东南,盖秦设会稽郡,置鄮县,即春秋越之东境)

在杭于潜之西十五里有庙,其南三十里又有之。

《咸淳临安志》曰:徐偃王庙在于潜县西十五里,一在县南三十里。《元和姓纂》载,偃王之后居于潜,为杭望族,有偃王祠,皆徐氏所建。

杭之东县曰海宁,其西十七里又有之。

《咸淳临安志》曰:徐偃王庙在盐官县西十七里。

按曰:盐官,今海宁州。

嘉兴之秀水有庙,在其县西北,其西新城镇有庙,其北思贤乡又有之。

《嘉兴县志》曰:庙,嘉兴之秀水者,在其县西北二十里,其西二十七里曰新城镇,有庙。其北三十里思贤乡又有庙。

《至元嘉禾志》曰:嘉兴县徐偃王庙,在县西二十里。

(考证)偃王逃战之会稽,嘉兴本属会稽,人多姓徐,王之宗族,尝有散在邑者。故后世因有思王功德者,为之庙以祀焉。衢州龙邱亦有庙,韩退之《衢州庙记》:唐开元、元和中,徐氏三人相继作衢州刺史,乃王之远孙也。

康熙间,知府吴永芳修《嘉兴府志》:徐偃王庙,秀水县西北二十里。徐偃王避周穆王,走会稽。其宗族有散在是者,后世思王功德,立庙以祀。又引《嘉禾志》:庙在嘉兴县西二十里,旧传偃王墓在复礼乡。

《嘉兴府志》:周徐偃王墓,秀水县复礼乡。又《疆界志》:复礼乡,秀水县治北二十里(正逵按:复礼乡之有王墓,由乎旧传,无足凭信)。《康熙嘉兴志》:徐偃王庙,在县西北二十里。周敬王八年,吴灭徐,偃王之后入楚,其裔有散在会稽者,思王功德,为立庙以祀,故衢州亦有庙。

按曰:嘉禾,今嘉兴县。嘉兴、秀水,皆为嘉兴府附郭,此所云庙,即《嘉禾志》所云之庙府,城西北是秀水地,不宜属嘉兴。又祇一庙,不宜分作二庙。元时但有嘉兴,无秀水县,故《至元志》云云也。

宁波隐学之山，王葬其所，是有隐学之院。

北宋《徐氏谱》曰：徐浩立香火院，名曰隐学。

《宝庆四明志》曰：栖真寺，鄞县南六十里隐学山，唐建中二年建，号隐学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赐今额，有放生池，见碑记。

《大墩徐氏谱》曰：徐立之子子寅，字协恭，父子提刑，奏改偃王香火院额名栖真院，后立之卒，赠少师。父子同葬于隐学之西焉。

按曰：栖真之额，《宝庆志》谓赐在大中祥符元年，《谱》谓立之、子寅所奏改。考立之迁鄞，宋已南渡，子寅第进士，已在元祐，皆后大中祥符甚远。栖真院不载于《乾道图经》，而始见于《宝庆志》，二说未知孰是。

徐本原《隐学寺诗》曰：访古叩禅关，招提尽日间。鸟啼青嶂里，僧语翠微间。今日栖真地，前朝隐学山。石坛芳草碧，墓道落花殷。德洽民心服，身罹国步艰。代周知避位，命楚反羞颜。风去彭城路，龙潜越水湾。唯留翁仲在，不见令威还。碑藓应难认，烟萝已倦攀。陇云同杳杳，涧水自潺潺。暝合千峰紫，香残一径斑。夕阳归兴缓，清磬隔尘寰。

无名氏《栖真院诗》曰：当年文德瑞朱弓，仁在斯民千古同。故国已无徐子土，墓东今立梵王宫。水流檐影晴湖上，山接钟声暮霭中。揽辔此行来致敬，蒲团分坐听谈空。

陆棨《隐学寺诗》曰：谷口秋云薄，芙蓉一水香。荒台凝露白，残碣护苔苍。事去留陈迹，人来对夕阳。百年回首意，欲别更凄凉。

李邺嗣《鄮东竹枝》曰：移城传是晋牢之，宋武回骖浃口时。往事英雄俱在眼，一盂却上偃王祠。

定海翁山，是偃王所居也，遗城在焉，有庙。

《宝庆四明志》曰：徐偃王庙在昌国县东，地名翁浦，俗呼为城隍头。(《延祐四明志》、《大德昌国志》、《嘉靖宁波志》皆同)

按曰：近志谓城隍头山在县东三十里，一名城湾翁浦山，一名翁洲，在县东四十里。

又其一在鼓吹之山。

《嘉靖宁波府志》曰：鼓吹山，定海县东昌国，徐偃王祠在焉。

《定海县志》曰：鼓吹山，县东四十里，古有徐偃王祠。

衢州之龙游，徐为大姓，徐庙是甲于浙中。其南四十里有徐山，一峰卓其东，其下有溪，溪外为庙，庙曰仁惠。

《明一统志》曰：徐偃王祠在龙游县南四十里徐山下。《宏治衢州府志》曰：徐山，在龙游县南四十里，今名灵山，山有徐偃王庙。

《龙游山川志》曰：灵山，在县南四十里，旧名徐山。以祷雨有应，更今名。山东一石卓立，曰香炉峰。山下有溪，溪曰灵山港。杂树交映，云垂烟接。溪中有塔山矻若砥柱，溪外徐偃王庙。

《龙游祠祀志》曰：徐偃王祠，即仁惠庙，在灵山，去治南四十里。相传偃王之败，不之彭城而之越城，有遗庙在龙丘。

昔唐开元，王孙来官斯土，修而碑之。元和之代，王孙放，是继迹重作，是有韩愈氏之碑。

韩愈《徐偃王庙碑》曰：徐与秦俱出柏翳，为嬴姓，国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处西偏，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属，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偾其国，而沈其宗。徐处得地中，文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四方诸侯之争辨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贽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一作象犀）赤矢之瑞。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一无“为”字）。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天于柏翳之绪，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衢，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丘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砚于会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执于吴，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扬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云。开元初，徐姓二人，相属为刺史。帅其部之同姓，改作庙屋，载事于碑。后九十年，当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复为刺史。放，字达夫，前碑所谓今户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视农，至于龙丘，有事于庙。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灵，而又梁桷赤白，陊剥不治，图像之威，黯昧就灭。藩拔级夷，庭木秃缺。祈氓日慢，祥庆弗下。州之群支，不获荫庥。余惟遗绍而尸其上，不即不图，以有资聚，罚其可辞。乃命因故为新，众工齐事，惟月若日，工告讫功。大祠于庙，宗乡（石本作卿，一本作御）咸序应。是岁，州无怪风剧雨，民不夭厉，谷果完实。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诬。”乃相与请辞京师，归而镵之于石。辞曰：

秦杰以颠，徐由逊绵。秦鬼久饥，徐有庙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国易仁，为笑于顽。自初擅命，其实几姓，历短冒长，有不偿亡。课其利害，孰与王当。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谁思王恩，立庙以祀。王之闻孙，世世多有。唯临兹邦，庙土实守。坚、峤之后，达夫廓之。王殁万年，如始祔时，王孙多孝，世奉王庙。达夫之来，先慎诏教。尽惠庙民，不主于神。维是达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庙事时修，仁孝振声。宜宠其人，以及后生。嗟嗟维王，虽古（一作死）谁亢。王死于仁，彼以暴丧。文追作诔，刻示茫茫。

《五百家注昌黎集》曰：石本云：朝议郎，守尚书考功郎中，知制诰昌黎韩愈撰，福州刺史元锡书，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按曰：《衢州府志》引孝义《徐氏谱》曰：放之《谱》曰：向，代宗大历八年为衢州刺史。夫徐向为衢州刺史，其人有之。《宰相世系表》云：向，字文伯，衢、江、陈、颍、郑、宋六州刺史，然断非放之大父。《韩碑》称放大父为户部侍郎，而《唐书》但云六州刺史，且《唐书》列向诸孙，亦绝无放名，则孝义《谱》之妄为牵合可知。且《韩碑》所云"徐姓二人，相属为刺史"者，是坚、峤父子，其下铭辞明言之，若所称放大父，则此人并不曾刺衢州。盖坚、峤修庙碑中称及徐姓显宦，故有"今户部侍郎"之语，韩以其孙修庙而前碑适及其祖，故取而述之，详玩文辞，其非衢州刺史，断然无疑。作《衢志》者，《职官表》中列向名是已，而其注征引不能援自《唐书》，乃采及不学无术之孝义《谱》，亦可笑也。

在宋绍定中，袁甫守衢州，作而新之，请封于朝，是有锡命，封王为灵惠兹仁圣济英烈王，及其夫人曰协济夫人，记而碑之。

《龙游祠祀志》曰：及宋绍兴、乾道、淳熙间，屡毁屡建，绍定中，郡守袁甫重建。

《浙江通志》引袁甫《祠记》曰：王封灵惠慈仁圣济英烈王，王妻姜氏协济夫人，子宝宗祐顺侯，宝衡祐德侯，宝明祐泽侯。（《龙游志》同。按曰：《蒙斋集》不载封号，故依《浙志》先录于此。盖碑本固具列之也。又按曰：《龙游志》载袁记甚略，《浙志》尤略，今依本集，具录于后）

袁甫《衢州徐偃王庙记》曰：《礼》：诸侯方祀。山川之神，能兴云为风雨，在其地则祭之，古也。今之郡守，视古诸侯。衢邦灵山，有徐偃王庙，血食岁久，灵迹愈著。邦人虔奉如一日。宝庆二年冬，甫假守于兹，祀事惟谨。越明年，夏潦秋旱，祷辄响答，岁获中稔，民用辑宁。拜王赐为多，邦人佥言，王有大功德于民，封爵宜极褒崇。又王妃、王子，亦当隆品秩，以侈报称。乃具以实闻于朝，事下仪曹，且施行矣。是岁十有二月，旁地居民，曲突弗谨，延及王祠，倏为灰烬。守以事神治民为职，庙毁神怒。民失凭依，甫甚震惧焉。方慨然有兴复志。邦人有言："王功德在民，民痛栋宇之坏。智献谋，富输财，踊跃从事，一反手间，事济矣。"于是协众志，捐郡帑，端绪始开。效财植之需，给工程之役者，轮运辐集。乃广规制，乃拓基址。前祛蔽障，翠巘层出；背起楼阁，清溪环绕。贾区之淆处者斥之，祝史之根据者徙之。翼以重垣，周卫扈也；映以方沼，增胜概也。四方之民，闻庙载新，炷香乞灵者，肩相摩于道。适会前所请封爵事，仪曹关诸奉常，奉常上之朝省，朝省下之转运使者，檄严婺官属，互核其事，合辞以闻。天子嘉王功德，加封某王，妻封某夫人，子某封某侯、某某侯，如所请。命下之日，甫躬率邦人郊迎，钲鼓嘈囋，夹道耸观。戴白之老，感动垂泣，乃委官僚奉安告命于庙，而礼于是成矣。夫礼者，其天理之谓乎？人之事神者以此，神之所以为神者亦以此，贯幽显之间，未尝一日磨灭也。周穆连楚以伐徐，王不忍斗其民，流连失国。国可失也，而万有余家之从王者不可遏。弃玉几砚于会稽之水，几砚可弃也，而闻孙之死守王祠者不可绝。自周迄唐，更千有余年，庙宇陊剥，黫昧屡矣。屋可圮也，而昌黎伯镵之石辞不可泯。自唐迄今，又更数百年，不知几坏几兴矣，世变可推也，而人心之依戴信向者不可夺。乃今郁攸挺祸，人谓不复有庙，而祠宇之轮焕、爵命之便蕃，二美集于一朝，光宠超于畴昔。剥穷而复，否极而泰，功久弥振，德久弥新，非天理周流不息之妙行其间，是孰使之然哉！藐尔守臣，非敢自谓不获罪于王也，求庶几不获罪于礼耳。乃于奉安之日，为之辞曰：王之立国，仁以为基。施及百世，仁闻昭垂。昔诵王仁，得于闻知。今诵王仁，见而知之。龙丘之原，有庙奕奕，民曰宜哉，竞赴厥役。帝曰休哉，宠光有赫，二美同时，王仁愈白。古也有志，复礼为仁。祀事孔修，惟礼是循。礼既无旷，仁心纯纯。愿推此仁，永芘生民。

爰逮明室，相继改作。其祠礼，县令以正月二十日，用特。《龙游祠祀志》曰：元至正间，毁于火。入明，重建。嘉靖中，毁。隆庆六年，知县涂杰重建。其祀典，县官岁以正月二十日，用特牲。

刘章《偃王庙诗》曰：枌榆青荫密，不记几周星。造化留神迹，山川妥地灵。一时捐玉几，千古享彤庭。仁义终难泯，丹心昭汗青。

汪藻《谒偃王庙诗》曰：石马金舆识故宫、

断碑磨灭覆杉松。谁怜邠国干戈地，空有涂山玉帛踪。芳草满庭留晚色，断云连野敛春容。中原逐鹿归狙诈，此意悠悠委暮钟。

无名氏《谒偃王庙诗》曰：姑蔑之墟太末里，偃王立庙垂千纪。当时逃战越城隅，玉几曾投会稽水。灵山杳杳白云飞，古木苍苍翠烟起。仁义从来庆绪长，州人太末为徐氏。

无名氏《谒偃王庙诗》曰：灵山之名何以名，莫是神洲移蓬瀛。或言鹫岭飞来峰，寻巘献秀长川平。纷纷远方赀董陆，矧子洗耳流水声。温骊騄駬从驰驱，重在仁义几砚轻。祥风甘雨司元功，坐令四时品物亨。统仰宇宙不可极，徐山千古苍云横。

其东三十五里，则有龙泉之庙。

《龙游祠祀志》曰：龙泉庙，在县东三十五里，祀徐偃王，有记。

元郑伦《龙泉庙记》：距县东三十五里曰龙泉，溪畈平衍，面山翼然。丹楹而素壁，偃王之别庙也。王生周末，世国于徐，以仁义为治。穆天子将谋伐徐，徐不忍斗，委而去之。韩文公所谓姑蔑之墟，太末之里，立庙祀之者，今之灵山欤？《信安郡志》：王尝筑室竹溪之源。或曰长芝是已。或曰龙泉庙旧有碑，相传州县长吏视农展敬，有倦于将迎者，徙而沉诸水，是以肇端岁月莫考也。重建于宋淳熙己亥，更代之后，大德丙午，又新正殿。往往督工者视为故事，司祭者视为己物，惟务赢余。阅二十年，未克就绪。至治癸亥春正月，凤溪寺僧行满，目击颓敝，谂于余。余适将拥毡严溪，乃集乡之耆艾谋焉。命犹子继往代厥劳，措置规画，罔敢不尽。蘧大雅、郑绮辈实赞之。于是众皆翕从，愿捐己货，铢积寸累，储蓄沛然矣。既各服乃事，虽旦暮饮膳之费，毫发无所侵渔。凡正殿前轩三门、将军祠之朽腐挠折者，咸易之。殿之旁，复构翼室二间，东西步廊十有四间。以至泡湢之属，靡不一新。经始于是年之夏六月甲申，冬十月乙未告成。方经营之际，溪港绝流，工役无所施手。杯珓卜之，已而果大雨，暴涨巨木之在山者，不动声色，悉致于庭。后三年，有李兴银，铁人也。弃而业，去妻子断酒肉，来奉祀事。似能言人祸福，瘟疫之家祷焉，乞炉烬，饮之即愈。由是襘禬者接踵。得所施金甃，饰藻绘，内外焕然。积其羡，置田若干亩，以备营葺。丙寅己巳夏迄秋，大旱，露拜累日，雨辄应，众砻石请纪其事。吁，世俗信妖妄，多昧于理之所亡，其所以然，夫岂有过人者？大抵公私之间，而替兴系焉。向之累岁而不完者，意蔽之也。今不数月僝功，李又继之，皆能感通乎神，一于公而已矣。因书所感，并列任事者氏名于碑之阴。

按曰：右文载《龙游县志·祠》甚芜杂，因有修庙岁月，且相传已久，姑录之。

东华、湖镇、沐尘、锦溪各有支庙，暨其乡隅，亦各有支庙。《龙游祠祀志》曰：东华、湖镇、沐尘、锦溪并有祠，与灵山相埒，它则诸乡鄙并有之。土人供伏腊，咸于是。

北宋《徐氏谱》曰：又有行祠在水北，锦溪最著灵异。

宋谢翱《忆游锦溪徐偃王祠下》诗曰：徐王遗践地，花落旧岩阿。山鬼下茆屋，野禽啼苎萝。别祠溪路见，疑冢草间多。寒食思家客，空山记此过。

正月二十日，衢人谓是日也王生，是饰羽旄钟鼓之盛，舆其社神，以登东华之山，以为王寿。

《龙游风俗志》曰：正月二十日，为徐偃王诞辰。王庙在东华山。先一日，城中里社罗列祭品，穷极珍错，送城隍出庙，率各社诸土神为王上寿，旌旄蔽空，箫鼓动地，仪卫之盛，络绎数里。越二日，薄暮，迎城隍入庙。则列队持镫，千火星列，照耀通衢，以夸胜事。故龙邑灯节，至是日始解，较他处独久云。

北宋《徐氏谱》曰：王生于周昭王三十六年丙寅，正月二十己酉日癸酉时。

按曰：夫子生日，载在《公》、《谷》，春秋后世，犹推测莫定。《谱》记王生日，孰得而信之？而《龙游志》亦复云然。《徐氏谱》来自台州，台州之先，实居衢州。唐僖、昭间，始迁于台，则生日实衢人说也。然则其来亦已久矣。

其立于龙游之城者，是曰行祠。

袁甫《徐偃王行宫记》曰：灵山重作偃王庙，前凿方沼，旷如也；后建杰阁，屹如也。庙貌显严，神人具喜，而行祠向之在城者，前隘后庳，规制弗称。余一日谒祠下，徘徊顾瞻，默若有启予者。亟呼工指画，疏旧池之芜秽，设周垣焉；拓故址之下窄，增内寝焉。于是前之旷如，后之屹如，略与灵山等。呜呼！神无不在，亦无在也，岂计此区区哉！顾念民覃王仁，千古无极，舍是则无以示昭报。厥今奕奕新宇，相望不越三舍，窃意云旆霓旌，逍遥二者之间，景物如一，不移而具在，城之适犹灵山也。于是可以称吾民依归报事之心矣。工既竣事，酾酒告虔，乃作送神之词，遗邦人歌之。其词曰：朱弓兮发祥，玉几兮耿光，国易仁兮寖昌。缅行祠兮城一方，俨血食兮阅几霜。屋老兮暗其弗章，地褊兮威灵弗扬。羌四顾兮徬徨，拊予心兮弗康。灵龟告余兮十月孔良，亟其改作兮庙貌堂堂。碧沼邃宇兮匪王孰当，纷祈畛兮炷芗，罗酒肴兮芬芳，

我王兮来降，容与兮相羊。春迟迟兮日载阳，淡微月兮秋夜长。我民兮世世不忘，镇兹土兮庆未央。

凡在龙游五百有余庙。

北宋《徐氏谱》曰：别庙在龙游者，凡五百余所。

自龙游而西南为郡，又西南则有江山之县。县东二十里为漸山，有庙。是其旁有三泉焉，旱则祷之。

《江山县志》曰：县东二十里有漸山，俗名大灵山。巍然秀出，上有偃王庙，旁发泉三泓，旱暵必祷，辄应邑人。徐逸平记焉（按：逸平，名存，字诚叟，江山人。尝从杨时学，隐居教授，执经门下者千余人）。

其在台之太平，则庙于古城之东，是在其县西北三十有五里。

《舆地纪胜》曰：徐偃王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城东偏有偃王庙。

《台州府志》曰：徐偃王古城，在今太平县西北三十五里，城东偏有偃王庙。

又南五里，有将军叶、鲍之庙，是谓王从亡之臣。

《台州府志》曰：又南五里，有叶、鲍二将军庙，或谓即偃王将也（按《太平县志》：徐偃庙在古城，旁有叶、鲍二将军庙。或谓王尝城其地，二将军与焉）。《黄岩县志》（坛宇）叶将军庙，县南四十里，或谓徐偃王将云。又徐偃王庙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旧传庙前尝产六芝。（按：此二庙自在黄岩，与《志》中所说古迹之庙不同）

在寿昌县东长岭有行祠，县西六都有庙，曰大同。

《寿昌县志》徐偃王行祠，在县东长岭，本庙在衢州之灵山。《韩昌黎集》中有碑文。故老云：时有村民叶氏，欲就长岭作坟立表，已定次日，有香炉在地。视之，乃徐王庙中物也，遂建今祠。

又大同庙在县西六都，为衢州徐偃王庙之分祠。

立于无锡者，在其县南二十五里，近庙之山曰庙山。

《毗陵志·山水》：无锡石塘山，一名广塘，在县南二十五里，枕长广溪。有徐偃王庙，近有僧创庵，名宝庆。（卷十五之七）

又庙山在县南近偃王庙。（卷十五之七）

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徐偃王庙在无锡县南二十五里广塘山下。韩文公《衢州庙碑》载之详矣（衢州，本会稽太末县，徐姓皆其子孙）。或云：徐子章禹尝执于吴，其族散处徐扬间。《黄岩县志》谓墓在其县，故文恭宿尝赋诗云："故国无归日，丛祠几换秋。"（本十四之十一）

他如徐杜隩之二庙，江山县之十余庙，龙游县之别庙，及在僻处者尤多，不可尽考。

姚燮《它山图经·今水源委》：徐杜墺，多徐姓。居隩西有仙人岩，如侧帽看云，沿流索句，甚奇特也。其下为崩岩漩，多石斑鱼。有嵩岩、灵山二庙，奉祀皆徐姓，云祀偃王（《姚志》稿本有粘签，不知何人笔。此条粘云：徐杜隩，旧称徐凫隩、曾见先人明时笔记云：万历间，宅西仙人岩有大石崩下，刻徐凫岩三字甚分明。又云：旧传徐仙姑至此，遗履一只，樵人拾之，即化凫飞去，故称是岩为徐凫。惟岩为徐凫岩，故隩为徐凫隩云。按：徐仙姑，即徐之才女，然则《四明志》以徐凫岩无觅处，遂以鞠猴岩当之，又强为之解，良由其未闻此说也云云。余谓徐杜隩，盖以居人之姓为名，代远年久，有徐无杜，遂启此等妄说耳。不可信也）。

元盛如梓《恕斋老学丛谈》上之廿二：姑蔑故城，即今之龙游县，姑蔑墓在东华山偃王庙后（正逵按：此庙即别庙之一）。

《元丰九域志·古迹》中有徐偃王庙，不知何县。

《天启江山县志》感应庙，俗名大功庙，祀徐偃王。在县境者，凡十余处。惟双桥之祠附城，今存废不可尽考。

卷　六

论说第五

第一，论《路史》说若木君费之妄

罗泌《路史·后纪》曰：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帝乃锡之皂斿、玄玉、姚女，而封之费。若木事夏，袭翳之封，后有费昌，为汤御右，费仲事纣。

《史纪》载舜命益之词曰："咨尔费"，是以费为伯益之名矣。《竹书纪年》称："费侯伯益"，是以费为伯益之国矣。两说相歧，莫能定一。罗氏哓哓辨伯益、伯翳为二人，今曰伯翳封费，据《竹书》乎，则合益、翳为一，显与己说矛盾。不据《竹书》乎，则罗氏生赵宋之世，去唐虞远之又远，安从知之？然此犹依违之说，不足深诘。而伯益之子若木，则凡在《路史》以前诸书，若《百家谱》、《广韵》、《姓纂》、

《唐书》之属，靡不云封徐者，而罗氏忽自立一说，曰若木事夏，袭翳之封，谁告之？则必有执《史记》以相难者。《史》曰：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又曰若木玄孙曰费昌。是盖罗氏之所本，夫《史》固以费为名者也，罗氏方以为国，何得反据《史记》？且由《史》说观之，费为国名，将无鸟俗亦国名耶？实费氏者，是言费氏之所自出，非若木即费氏也。正如楚国芈姓，史明载为周成王封熊绎之日，而《帝系》及《世本》叙陆终之子季连曰"是为芈姓，亦是言芈姓所自出耳。或曰费昌、费仲，若木支子之后，所谓以王父字氏者；或曰即是徐国之君，徐为国名而费为君号，若楚为国名而熊为君号者然；或曰益封费，益子若木封徐，而益他子有袭费封者，费昌、费仲其后也。然年代荒远，不可周知，费之果为国名？为人名？费昌、费仲果为徐国君？为费国君？或非国君而为氏费之人？皆莫能决，而若木袭费封，则断断乎为罗氏之臆说而无疑也。又按《墨子》云：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或谓蜚廉即大廉，蜚与费通，据此则即从《竹书》，以费为国，其嗣君亦当是大廉，安得漫无考索，而以若木为费君耶！

第二，论《路史》说夏王封调于徐之妄

《路史·后记》曰：其立于淮者为嬴氏，夏世有调，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

若木封徐之说，虽始见于齐、梁以后书，然记载之笔，众口同声，则必有所由本。特书缺有间，无从知其原始耳。今罗氏既辟众说，以若木为费国继统之君，然则安从而有徐国乎？于是特地为徐造始封之君曰调，造始封之爵曰伯，造始封之时曰夏，大书特书之曰："其立于淮者为嬴氏。"按其文义，似所谓调，乃若木之后也者，又似非若木之后也者，又似嬴氏是始于调也者，遁辞游说，真可谓离奇而恍惚矣。而世之妄人为徐氏谱者，遂私造世系，于夏初则大书调名，以为始封之祖。故余每阅徐氏谱，凡有调名者，即弃去弗览。童时作《月湖徐氏家乘》，即已疑之，然不敢辟之，以为泌既作书，岂敢白日梦呓，创立名号？因故附载其说于下，乃积十余年而此疑始豁然解也。《水经徐县注》曰：《地理志》曰：临淮郡，汉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县。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国也。夫但曰"徐调国"，则未知其为夏封欤？商封欤？周封欤？确凿之曰：夏世有调，已为大妄。《地理志》非他，班固《汉书》之《地理志》也。泌既著书立说，据《水经注》为文，宜取其所引原书略考之。《地理志》曰："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又曰：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是正与改黎县（孟康曰：《诗》黎侯国）为黎治，莒县（原注曰：故国，盈姓）、陈县（又曰：故国，舜后）为莒陵、陈陵，郢县（又曰：楚别邑，故郢）、驺县（又曰：故国，曹姓）为郢亭、驺亭之属同，一纷更可笑。若"调"为徐始封之君，则"治"与"陵"与"亭"，皆将为五国分茅之祖耶？泌胡不据而改正之？既考原书，复取《水经注》覆视之，则"王莽更之曰淮平"为句，"县曰徐调"为句，而"国也"二字，或误或衍，或有脱文，皆不待智而博者，始能知之，而乃略不加察，遂据讹本，自造三代典故，其卤莽若此（罗氏盖读"王莽更之曰淮平县"为句，"曰徐调国也"为句，非特无此文法，抑且徐调始封而外，又添一淮平县典故矣）。武英殿刻《水经注》，是改正之曰："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故徐国也。"注曰：近刻脱"故徐"二字。而赵氏一清校《水经注》曰《汉书·地理志》曰：徐，故国，莽曰徐调。《寰宇记》引《班志》云：故徐国也。此文"徐调"下落"故徐"字，精明详慎，真熙朝儒者之言。（正逵按：王莽更郡县名而参以调字者，不仅徐调，如太原郡之狼孟而曰狼调，五原郡之固陵而曰固调，渔阳郡之泉州而曰泉调，是与临淮郡之徐而曰徐调者，无以异也。而究其所以更之曰调者，又绝无意义可言。罗氏乃据徐调为徐始封之君，非所谓嗜博而荒者耶？）又按：王冰《黄帝经序》称：黄帝九子，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挈，封青。四曰青阳，封徐。夫挈者，挚之误也，金天、挚、青阳，同是一人即是（少昊而分之为三，徐始封于夏而远在唐虞以前，皆道家依附之说，不足凭信）。

第三，论王逸说周宣封于徐之谬

（王逸《楚辞注》曰：徐，偃王国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于后，潜号称王也。）

《松高》之诗曰："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又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谢也，非徐也。谢为申国封内之境，宣王命召伯城谢，使居之，故曰"于邑于谢。"又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谢者，城邑也，非封国也。《汉·地理志》：南阳郡，有县三十六，其首曰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而其支县曰棘阳，棘阳东北有谢城，地去徐之在淮泗间者甚远，岂得混而一之？《易林》大畜之中孚："周公祷，谢。""谢"字与"安宁如故""故"字为韵；左思《魏都赋》："慎墨而谢"，"谢"字与"神蕊形茹""茹"字为韵，盖古者徐、谢二字音近，故有此误。齐、鲁、韩诗未亡时，或有作"既入于徐"者，然不过诗之异文，而即据为典要，王氏之疏矣。且申侯爵而姜姓，徐子爵而嬴姓，此其谬误无待深论。

第四，论偃王名号

《竹书纪年》曰：徐子诞来朝。

班固《古今人表》曰：徐隐王，师古曰：即

偃王也。

高诱注《淮南子》(《说山训》)曰：偃，谥。

王逸注《楚辞》曰：偃，谥也。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按曰：今本作：遂因名为“弓”，于是有据以为说者，曰偃王名诞，一名弓，此大误也。盖俗写“号”作“号”，“号”与“弓”形近致误，今据《水经注》所引改正。又按曰：《昌黎集》：樊注及蒋刻皆依误本引作“弓”，盖见上有“朱弓”字，遂不疑耳)。

又曰：生时正偃，故以为名。

裴骃《史记集解》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骃谓号偃由此。

王僧孺《百家谱》曰：偃王名诞，字子孺（北宋《徐氏谱》同)。

杨倞《荀子注》曰：其状偃仰而不能俯，故谓之偃王。

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引《尸子》曰：“偃王有筋而无骨。”故曰偃（按曰：详玩裴骃《集解》中语，原文必无“故曰偃”三字)。

北宋《徐氏谱》曰：诸侯相与尊奉为王，称偃王，自此始也。

又曰：王死，从亡之臣谥之曰偃。

罗泌《路史》曰：夏世有调，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自注曰：偃即康王（按曰：《路史》本泌自注，而假名于其子苹者，《四库提要》中已发其覆矣)。

以诞为名，据之《竹书》，无可疑者。偃王之称，周秦人无解之者。而生号当时所无，自当从王逸说，以偃为谥。特谥法无偃字。北宋《谱》称：谥之曰隐，与《人表》合，则偃、隐声近，周秦人称偃王，或即隐王之假借，后人因而传之耳。史册凋亡，年代湮远，莫能征信，姑以传疑。王厚斋《困学纪闻》以《檀弓》“驹王”，谓即偃王，盖据西讨济河，以合夫《后汉书》之至于河上，然《后汉》说，未可尽信，辨语见下。若罗氏康王之说，则又其妄也。罗氏于此既云“偃即康王”，而下叙宋事，复曰：“武王封微子为周客，三十有二世君偃不道”。自注云：偃谥康，见《吕览·国事》(按：《吕览》无“国事”篇目，《国策》亦载宋康王事，当《策》之误)。宋偃谥康，既注所出，然则徐偃之为康王，何以不明厥由来乎？“三十二世”同，“君偃”同，遂为之同谥曰康，泌多妄说，不足诘也。至其称王，则亦有说。徐、楚介在蛮夷，欲统摄与国，则必崇奉其号，而于朝聘会同之往来，仍依其本爵，未尝有加礼也。犹之鲁为侯爵，于其本国则称公，鲁《春秋》书“公”，夫子不之追改也。故齐桓召陵，责包茅不责王号，晋人绝秦，且大声曰“楚三王”，绝不为讳，亦不以为嫌，此皆揆之情事，想当然者，知不免为说名谭理君子之所呵矣（正逵按：号徐君为偃王，犹号孔子为素王。陆贽曰：王之谓者，德合乎人也)。

第五，论汉晋人说徐偃王作乱，周穆王命楚伐徐之谬

《史·秦本纪》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而救乱。

又《赵世家》曰：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騄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潜夫论·氏姓》曰：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归，于是徐偃王作乱，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

《后汉书·东夷列传》曰：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王咏霓云：《檀弓》容居言“西讨，济于河”，疑即此事)。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王曰：潢池疑即黄池)，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注：武京县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北，徐山在其东)。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之（《东夷传》注引作“穆王”)，遣使乘驷（按曰：一作“驿”，或作“驲”，盖因驷误“驲”，又因“驲”误驿也)，一日至楚，使伐之。

《徐偃王庙碑》曰：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四方诸侯之争辩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

北宋《徐氏谱》曰：穆王闻诸侯朝徐，怒，遣使至楚，俾大举兵南伐（按曰：周穆命楚伐徐之说，多不胜载，大约依《史记》为说)。

此千古冤狱也，倡自迁史，诸儒从而和之，毁与誉者，属和同声，岂惟蠛偃，抑且诬穆。司马迁曰：一日千里以救乱，又曰：日驰千里马，攻而大破之。王符曰：一日千里以征之，谯周闻而笑曰：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赵世家·索隐》、《秦本纪·正义》引《古史考》)？且作乱与反，必有迹焉，寇京师乎？贼邻国乎？胡不指而陈之（《金楼子》：汉世祖文叔尝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銮

旗在前，属车在后，朕乘此安之？按此语《后汉书·光武本纪》未录）？乃若《后汉》之说，则更有大不可通者。夫率九夷以伐宗周，是反乱也，此时不图，而曰"畏其方炽"，至乎行仁义以朝诸侯，无叛迹也，而遽讨之，岂所以权胜败者，即在此骥騄之乘得与未得乎？反乱者，贼仁害义者也。伯者尊王，犹曰假仁仗义，既反乱矣，谓之行"仁义"可乎？既曰"无权"，向何以率九夷？既曰"不忍斗"，向何以伐宗周？骥騄之乘，不过八骏，今屏其贰车而八人者千里赴楚，昭王之不复，不其殷鉴哉？淮南王多读中秘典籍，招致宾客数千，作内外书，成帝求天下遗书，刘子政实司校雠，经传、诸子靡不览观；王仲任过目成诵，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三子者之闻见，亦足以敌子长节信，而《淮南·人间训》称：偃王行仁义，王孙厉（高诱曰：楚臣也）说楚庄而灭之。《说苑·指武篇》称：偃王好行仁义，王孙厉劝楚文而残之。《论衡·非韩篇》称：偃王修行仁义，强楚灭之。安先于迁，充并于符，皆绝无徐叛周伐之说，何也？且东方朔《七谏》则亦有之曰："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王逸注之曰：言徐偃修行仁义，诸侯朝之三十余国而无武备。楚文王见诸侯朝徐者众，心中觉悟，恐为所并，因兴兵击之而灭徐也。故《司马法》曰："国虽强，忘战必危"，盖谓此也。其说可谓详矣，而绝不言周命楚伐又何也？然而以汉难汉，尚不足钳耳食者之口而降其心，则请证之周秦之书。荀子，战国大儒也，其作《非相篇》，称徐偃王，乃冠于仲尼周公、皋陶、闳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若反矣，作乱矣，毋乃拟人不于伦乎？韩非《喻老篇》曰：夫治国者，则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则以城与池为罪，虞虢是也。《五蠹篇》曰：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虽其立论不必尽纯，而徐偃王之未尝叛周，与穆天子之未尝征徐，则已拨云雾而睹青天矣。且《穆天子传》，西周史官之书也，后世以为起居注之祖。凡谓宾西王母，得名马与造父御王事，皆详言之，而若史迁之说，绝不之及。又且史迁作《周本纪》纪穆王，凡征犬戎、作吕刑诸事，皆历言之，而若《秦本纪》及《赵世家》之说不之载，近人有剽窃《绎史》作《尚史》者，直采无稽之说，取偃王以冠周乱臣之首，而不知《绎史》则已载汉晋说而深疑之曰：《史》称造父御王巡狩，见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驰千里马攻破之。岂王之贰车，遂足以制胜？抑六师之众，咸有此捷足哉？《史》不录于《周本纪》，亦不过杂采异说以传疑。马氏读书精审若此，而李锴若未见之。虽然叛周伐楚之说，起于子长，子长岂凿空为之哉？则必有所由本，亦必有所由误。乃今读《竹书纪年》，而恍然悟也。《纪年》曰：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率楚子伐徐戎，克之。夫徐戎者，徐州之戎也。成王之初，尝反乱矣。《书》所谓"淮夷徐戎并兴"者。而《纪年》载之曰：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人，入于邶以叛。宣王之世，尝反乱矣，《诗》所谓"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而《纪年》载之曰：宣王六年，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乃唯穆王之伐徐戎，书缺有间，仅见于《纪年》。《纪年》晚出，两汉儒者不得见。而微闻周穆有命楚伐徐戎之事，而徐偃王之国界淮泗，适与戎居之地相近。而徐偃王之灭于楚，在周穆之世，适与戎叛之时相若，于是附而合之曰"徐偃王反"，曰"徐偃王作乱"，曰"徐率九夷伐宗周"，曰"造父御王告楚"，曰"王率楚子灭之"，故曰此千古冤狱也。而不知楚人灭徐之事，《纪年》则亦详之。《纪年》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迁帅师败荆人于泲。三十七年，伐楚。是年，荆人来贡，是则徐戎侵洛，王率楚子伐之，一事也。徐子方受命作伯（《纪年》曰：穆王六年，徐子诞来朝，锡命为伯），身行仁义，而楚人灭之。王怒而伐楚，又连伐之，必来贡，谢罪而后已，又一事也。划然两事，而颠倒错乱，合之为一，不亦过乎？

第六，论徐之不得合于徐戎

然则何以知徐偃王即非徐戎也？曰：是大有说。率楚伐徐戎，在穆之十四年；楚人伐徐，在穆之三十五年。既克之矣，越二十年而复入之乎？若谓嬴徐煽其余烬，重致干戈，则前既率楚而灭徐，后乃因徐而败楚乎？观之《竹书纪年》其证一。楚既灭徐，周穆复封其子，真所谓蕞尔国者。而当宣之世，忽复反乱，至劳六师。既获凯旋，作诗歌颂，若胜之大不易者，有是理乎？观之《大雅》，其证二。周既复徐，至鲁昭公三十年，为吴所灭。后三十年，当鲁哀十三年，此时徐灭久矣，不闻其重兴也。而《吴语》载黄池之会，夫差闻越乱，王孙雒谓："无会而归，越闻章矣，齐、宋、徐、夷将夹沟而㢊我。"盖是时吴已通沟江淮，吴人归道必出淮水，故惧徐夷。是则嬴徐虽灭，而戎之在徐州者，固依然无恙也，观之《国语》，其证三。嬴徐之徐，国名也，徐戎之徐，地名也。汉人合二为一，遂有此误。后儒注《诗》、《书》，亦往往淆杂，故吾本之《诗》、《书》，考之《左传》，辅之《国语》，而参之《竹书》以正之。《左·昭元年》：赵孟曰：周有徐奄。杜谓徐、奄二国，皆嬴姓。又引《书序》曰：成王伐淮，遂践奄。又曰徐即淮夷。夫赵孟所言之徐，即徐戎也。谓即淮夷可也，而谓即嬴姓之徐国，则大不可。此在《正义》已驳正之。且《春秋》曰：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上既书"徐子"，下复书"淮夷"，可合而一之乎？杜注《左传》而不睹《春秋》，

亦太疏矣！《世本》称：淮夷亦是嬴姓，而其后为淮夷氏。故《元和姓纂十四·皆》曰：淮夷氏，周有淮夷，小国，后世氏焉。杜当注明曰：徐乃徐州之戎，即淮夷也。嬴姓不当混称徐国。《郑语》曰：当成周者，北有徐、蒲。韦昭谓徐、蒲皆赤狄隗姓，是则嬴徐、戎徐而外，复有隗徐。《春秋》三徐，亦解经论史者所当知也。

第七，论毛奇龄以徐为戎之妄

《春秋毛氏传》庄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传曰：戎者，徐戎也。又庄二十六年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传曰：徐既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是年春，公伐戎。夏，公至是伐戎）。故此会两国大夫伐之。《费誓》："淮夷、徐戎并兴。"《书序》称："徐夷并兴。"以夷即是淮，戎即是徐也。前凡会戎、盟戎，俱是以戎该徐者。胡氏谓戎与徐必合兴表里，非是。又僖三年，徐人取舒。其小注曰：徐、舒，小国名。徐在下邳僮县，舒在庐江舒县。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传曰：徐即徐戎，在淮泗之间，与齐、鲁近。《雅诗》所谓徐方者。楚得越国而伐之，其无东方诸侯甚矣。故齐、鲁必救之，下皆记齐鲁救徐之事。又楚人败徐于娄林，传曰：娄林，徐地。《谷梁》云：夷狄相败，以徐亦戎也。又昭四年，楚子、蔡侯（至）、淮夷会于申。传曰：楚子于杀立之后，假合诸侯以自固，故为申之会。而地偏力绌，究不能狎主齐盟，与强伯比。故齐、晋、鲁、卫、曹、邾、燕、秦诸国，并无一与，祇郑、许、陈、蔡，是其旧属，余俱夷蛮小国而已。又《属辞比事记》：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小注：戎，徐戎也。大注：古夷狄杂处中国，如西南之猺獠然。又《春秋》开卷，即与戎盟，此亦不得已，而以与国礼相待，故然。胡氏误以楚为夷狄而攘之。夫蛮夷猾夏，所在都有。徒攘荆楚，无为也。况荆楚本先王所封国，实五等诸侯，非夷狄也。《鲁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戎狄指淮夷、徐戎，非荆舒也。又作《春秋条贯篇》，以庄公伐戎为一贯。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小注：三条一贯）。夏，公至自伐戎。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注：徐即戎也）。又僖三年，徐人取舒（此专条）。大注：徐，戎也。三月，公会齐侯（至）于匡。公孙敖（至）救徐。大注：但徐虽戎国，而迫于齐鲁之间，楚得越境而伐其国，则切肤矣。因合诸侯之师以救之。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大注：不惟救之，且伐厉以牵制之。厉，亦楚与国也。九月，公至自会。楚人败徐于娄林。大注：乃以救之缓，楚人终败徐师于徐地而去。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大注：越二年，而齐与徐不能报楚，乃伐楚与国以报之。又以公孙敖奔莒始末为一贯。文七年冬，徐伐莒（小注：五条一贯）。注：策书阙。公孙敖如莒涖盟。注：此涖莒盟，与徐伐莒并无干涉。未有莒被戎伐而反来与鲁盟者，此皆策书之无据者也（按：此语盖驳《左传》文）。

甚矣，奇龄说经之妄也！夫戎则戎之，徐则徐之，岂有圣人著《春秋》忽戎忽徐之理？乃庄公二十六年，鲁伐戎于春，伐徐于秋，截然两事。而忽率合之曰：徐即戎也。则春之伐也曰戎，而秋之伐也曰徐，有是理乎？以楚为先王所封之国，实五等诸侯，而非夷狄，然则徐独非先王封国，独非五等之诸侯乎？夫子《春秋》昭四年两书"徐子"，昭三十年故书"徐子"而夷狄之乎？鲁公会戎于潜，是不得已，而俨然以子爵与夷狄，以诸侯礼相待乎？而乃申之会，竟序之于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之上。而且淮夷，夷也，故虽其君来会，反降而下于宋世子，以其夷也。若徐子亦夷，何以反在诸小国之上乎？又况齐桓公娶于徐，其三夫人徐嬴，班在王姬之下，蔡姬之上，而大国之女，反以为如夫人，不意齐桓方攘夷狄，而乃与夷狄为昏姻乎？又且叔孙昭子以齐景之伐徐，谓诸侯之无伯，且以兴师伐远方为无道。夫果徐为徐戎，则齐景此举，正继桓公攘夷狄之旧业，正是伯者举动，而反谓之无道，谓之无伯，可乎？又且证之他书，若《管子》之称徐伯，《檀弓》之称徐君，《新序》、《史记》诸书之记季札赠剑，其为春秋时一小国诸侯，皆显有明证，而可妄以徐戎当之乎？故曰奇龄之妄也。

第八，论韩非说楚文伐徐之未必无据

韩非子曰：徐偃王行仁义，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

《淮南子》曰：王孙厉，为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高诱注《淮南》曰：居衰乱之世，修行仁义，为楚文王所灭。

《七谏》曰：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

《说苑》曰：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

《东夷传》曰：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楚文在春秋之世，去周穆三百余年，安得灭徐偃乎？故谯周疑而辨之，而吾以为可存一说者：公旦，文王子也，既与父同谥，而鲁侯兴，又谥文公。晋仇既谥文侯，而重耳复谥文公。秦有文公，复有惠文王，复有孝文王。滕亦有两文公，其他鲁之孝，齐之庄，卫之成、怀，晋之武、献、成、孝、昭、靖、厉，皆一谥两见。则周庄之世，有楚文，不能必周穆之世无楚文也。韩公子去周不远，当有所据，益之以曼倩、子政之说，亦一助矣。《淮南》称楚庄，传闻异辞，今不敢以为然者，亦舍季从朔之义。

第九，论《路史》说周穆改嬴徐为姬徐之妄

罗泌《路史·后纪》曰：周之初兴，大封同姓。巴、周、徐、桥，皆姬国也。

又曰：顿、徐、胡入于楚。

又《国名纪》曰：徐，姬国（原注曰：齐桓妃），穆王时，灭偃以封姬姓。

周之初兴，既有徐国，而穆复封姬于徐，合之戎徐、隗徐，不应《春秋》有四徐耶？其自相矛盾如此。齐桓之有徐妃，罗氏安知之？于左氏知之。而《左传》则明曰徐嬴，不曰徐姬，其荒谬又如此。徐入于吴，不入于楚，凡三言而三失。而《史·齐太公世家》则曰：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索隐》曰：按《系本》徐，嬴姓。礼：妇人称国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众妾之总名，故《汉禄秩令》云"姬妾数百"。妇人亦总称姬，姬亦未必尽是姓也云云（正逵按：姬亦妇人之美称。师古曰：姬本周姓，其女贵于列国之女，所以妇人美号皆称姬）。夫史文本之《左传》，以嬴为姬，盖传写之讹。《索隐》虽辨，要为回护之说，然亦可见古来从无以徐为姬姓者，而罗氏特造此典故，岂即据史迁误说耶？（罗泌读《水经注》而不读《水经注》所引之《后汉书》，读《史记》而不读《史记》所据之《左传》，盖其读书卤莽，大率类此）

第十，论《公羊传》说徐灭杞之误

僖十四《公羊传》曰：诸侯城缘陵。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僖十五《春秋》曰：楚人败徐于娄林。何休曰：谓之徐者，为灭杞不知尊先圣法度，恶重，故狄之也。

文七《春秋》曰：徐伐莒。何休曰：谓之徐者，前其灭王者，后不知尊先圣法度。

此亦误嬴徐为淮夷者也。前者为咸之会。是年城缘陵。左氏曰：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公羊》误以徐为淮夷，于是窃取《左氏》之说而妙变其词。不知是时，徐方为齐与国，且为昏姻。杞服于齐，徐安得违齐桓而伐之？若齐桓以昏姻之故，舍徐弗讨，而姑城缘陵以慰杞人，则齐桓何以令诸侯曰：盖徐、莒胁之？盖者，疑辞。公羊氏殆尚未坚信，而何氏哓哓不已，言之再三，亦可谓墨守无断者矣。

第十一，论《路史》说徐灭冥之妄

罗泌《路史·后记》曰：白、郯、复、巴、冥，皆嬴国也。

又曰：冥则徐灭之。

又造典故矣。《史记》载嬴姓之国有白冥，连读之也。而离之为二，问其始封，不能说也。漫曰：嬴国而已。问其亡国，不能详也，漫曰：白灭于楚，冥则徐灭之而已。而吾穷之于其所著之《国名记》，又不能有原本之说也。于白则又漫曰：楚平灭以封胜曰白公；于冥则窃《左传》伐郑三门而又漫曰：冀伐之者，后为虞氏邑，而于《后纪》徐灭之说，语焉若忘。夫白公之白，为楚邑。伐郑之郑，为虞邑，皆非国号，与史所记嬴国之白、冥，风马牛不相及者，而妄言之若此。罗氏作《路史》据谶纬以说皇古，已为不经，而其属词尤多乖舛。即以徐事而论，因《水经注》之误而造徐调之名；因宋康之误，而造徐康之谥；因《史记》之误，而造徐姬之姓，而灭冥一事，又不知其误于何书，尚当详察之。

第十二，论孔子颖达说春秋后，徐复重兴之无据

《礼记·檀弓·正义》曰：按《春秋》昭三十年，吴灭徐。灭而后兴，至春秋之后，僭号强大称王，犹楚灭陈、蔡后更兴。

此因邾考公卒在春秋后，而久灭之徐国忽通吊使，故不得已而为此说，然已削趾而就屦矣。郑康成曰：考或为定，郑岂无本而漫为此言。

第十三，论《徐偃王志》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一段，不知何人所撰。自《博物》外，无见引于他说者。书中说周王命楚伐徐，已袭《史记》，且云彭城武原县，则断非周秦人著作矣。《水经注·济水》条，则尝及之，曰：张华《博物志》录著作令史茅温所为送（武英殿校本曰：此三字当有脱误，未详）。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异言，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云云。据其文义，似刘成国将宦徐州，而茅温作《徐州地理志》以送之者。似《博物志》说偃王一段，皆在《徐州地理志》中者，似《徐州地理志》中篇目有曰徐偃王之异者。果尔则张华《博物志》时，何以不称《徐州地理志》，而乃故造名目，曰徐偃王志耶？郦道元作《水经注》何以不直引《徐州地理志》而必辗转说《博物志》引《徐州地理志》耶？皆不可解。今余作此书，亦名之曰《徐偃王志》者，以为杂采旧闻，无当大雅，谨避子长《世家》之号，聊仍茂先《博物》之名云尔。

先三伯祖柳泉公，两上春官，即家居不复出。藏四部书六万卷，尽发而读之。耽思研精，至老弥笃。论经主先秦之书，以平众难，不蹈近人墨守之弊。论史独推史迁，班、范以下，则条举而纠之。羽经翼传，学者宗之，号为柳泉先生。生平著述，如《逸汤誓考》六卷，《山中学诗记》四卷，《四明宋元六志校勘记》三十一卷，《烟屿楼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八卷，《读书志》十六卷，《笔记》八卷，皆已梓行。惟《鄞艺文志》录公所撰之《徐偃王志》六卷，迄未刊也。曰记事上，曰记事下，曰世系，曰地理，曰冢庙，曰论说，悉本《周书》、《戴礼》、《国语》、《世

本》之属之可信者，不足则益证之以正史及汉晋人言，其他谶言、别史绝不采及，义正词确，一归至当，是信史亦才史也，可任其久湮耶？二十八年春，日寇深入，蛟门告急，公曾孙宇曾检交志稿正、副两本，惟已蠹侵，亟粘补，并亟誊录，幸副本有未明者，得稽诸正稿。稿末摘录周秦汉魏人语之堪为论断者，乃厘而分附于纪事之后。纪事内有纠正史谬者，亦移归于论说之中。《世系》原无鉴谱，不知何人所附，兹仍之者，资考证也。首有朱述之、姚梅伯两先生序。姚序未书岁次，惟于稿首书“应珍藏勿失”等语，则当在公殁之后。文因改窜失次，难以卒读，兹就其语气而次第之，盖斯序姚属他人代撰而改定之也。朱序道光戊申，是岁公年三十五，今公百三十有五岁，则志于今适百载，不可谓不久，而得勿失亦云幸矣。乃携謄录本绕道来沪，老友约园见之大喜，谓可入其《四明丛书》第八集。惟时百物腾踊，纸值高，锓板亦非易，仅录副而序之。甲申冬，复出志稿重行雠校，知尚有公所欲言而未尽者，择要补绎，别以正逵按语附注于下。有缺误者悉补正之，从新钞录未竟，而约园归道山矣。阅两月，日寇平。明年，其子星联刻八集告竣，独所刻之《徐偃王志》，较余续校之手钞本，少十之一，星联谓当补刻。因思约园校乡先哲著述，序而刻之，多至百六十种。年七十，抱痼犹自序其杂著曰：乡书之辑，十得其八，天其许我继续之，宜乎其有后也。《徐偃王志》，晋时已有之，惜亡佚，莫可考。我公阐扬圣德，博综群籍，以考定之，俾读得知所依向，不为荒妄慢诞者所淆，有裨经史，实非浅鲜，我子孙尤当珍视之也。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从孙正逵谨识。

越绝书

[东汉]袁　康　吴　平撰　李晓菊整理

《越绝书》的作者，史志记载不一。至明杨慎等人据书末《叙外传记》中一段隐语，推定为东汉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沿用其说。当代学者仓修良撰文称，它的作者并非东汉人，而是战国后期的吴越贤者。(参见《史学史研究》一九九八年一期所载仓氏论文)。原书二十五卷，今存十五卷十九篇，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地人物以及吴越交战、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等事，其中关于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言论行事的记述，颇多异闻旧说，为他书所不载，史料价值高于《吴越春秋》。如，其中所载勾践之父允常墓葬为"木客大冢"，历来为人所注目。绍兴印山大墓于一九九八年发掘之后，经浙江考古所专家研究认定，印山大墓的墓主即为允常(参见《光明日报》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之报导)。由此，《越绝书》的史料价值，再次得到考古成果的确证。本书整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越绝外传本事第一

问曰："何谓越绝?""越者，国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齐鲁，皆以国为氏姓，是以明之。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也。"

问曰："何不称'越经书记'而言'绝'乎?"曰："不也。绝者，绝也。勾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于是勾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国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故作此者，贵其内能自约，外能绝人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

问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任用贤者，诛服强楚，何不言'齐绝'乎"?曰："桓公，中国兵强霸世之后，威凌诸侯，服强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

问曰："然越专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吴太伯为?"曰："小越而大吴。""小越大吴奈何?"曰："吴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齐楚，诸侯莫敢叛者。乘、薛、许、邾、娄、莒，旁毂趋走。越王勾践属刍莝养马，诸侯从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责，任用贤人。越伐强吴，行霸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贬大吴，显弱越之功也"。

问曰："吴亡而越兴，在天与?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贤矣。湿易雨，饥易助。"曰："何以知独在人乎?""子贡与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贡再拜而问：'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吴。吴今未亡，宰何病乎?'后人来言不死。圣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种见蠡之时，相与谋道：'东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东游，入越而止。贤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问曰："《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也。当此之时，见夫子删书，作《春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

问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贤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国之事，不见姓名，小之辞也。或以为子贡所作，当挟四方，不当独在吴越。其在吴越，亦有因矣。此时子贡为鲁使，或至齐，或至吴，其后道事，以吴越为喻，国人承述，故直在吴越也。当是之时，有圣人教授六艺，删定五

经，七十二子，养徒三千，讲习学问鲁之阙门。《越绝》，小艺之文，固不能布于四方，焉有诵述先圣贤者，所作未足自称，载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说盖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穷则怨恨，怨恨则作，犹诗人失职怨恨，忧嗟作诗也。子胥怀忠，不忍君沈惑于谗，社稷之倾。绝命危邦，不顾长生，切切争谏，终不见听。忧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已无过，终不遗力。诚能极智，不足以身当之。嫌于求誉，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后人述而说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问曰："或经或传，或内或外，何谓？"曰："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复载，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说之者见夫子删《诗》、《书》，就经《易》，亦知小艺之复重。又各辩士所述，不可断绝。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说者不专，故删定复重，以为中外篇。"

卷　一

越绝荆平王内传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于王，且杀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吴，伍子胥奔郑。王召奢而问之曰："若召子，孰来也？"子奢对曰："王问臣，对而畏死，不对不知子之心者。尚为人也，仁且智，来之必入。胥为人也，勇且智，来必不入。胥且奔吴邦，君王必早闭而晏开，胥将使边境有大忧。"

于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于吴，曰："子父有罪，子入则免之，不入则杀之。"子胥闻之，使人告子尚于吴："吾闻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闻之，入者穷，出者报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报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对曰："入则免父之死，不入则不仁。爱身之死，绝父之望，贤士不为也。意不同，谋不合，子其居，尚请入。"

荆平王复使使者召子胥于郑，曰："子入则免父死，不入则杀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见使者，谢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请有道于使者：王以奢为无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适乎？"使者还报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杀子奢而并杀子尚。

子胥闻之，即从横岭上大山，北望齐晋，谓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带河，其民重移。"于是乃南奔吴。至江上，见渔者，曰："来渡我。"渔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过之，曰："日昭昭，侵以施，与子期甫芦之碕。"子胥即从渔者之芦碕。日入，渔者复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为不出？"船到即载，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谓渔者曰："子之姓为谁？还，得报子之厚德。"渔者曰："纵荆邦之贼者我也，报荆邦之仇者子也，两而不仁，何相问姓名为？"子胥即解其剑，以与渔者，曰："吾先人之剑，直百金，请以与子也。"渔者曰："吾闻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购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剑为？"渔者渡于于斧之津，乃发其箪饭，清其壶浆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诺。"子胥食已而去，顾谓渔者曰："掩尔壶浆，无令之露。"渔者曰："诺。"子胥行，即覆船，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无泄也。

子胥遂行。至溧阳界中，见一女子击絮于濑水之中，子胥曰："岂可得托食乎？"女子曰："诺。"即发箪饭，清其壶浆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谓女子曰："掩尔壶浆，毋令之露。"女子曰："诺。"子胥行五步，还顾女子，自纵于濑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吴。徒跣被发，乞于吴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于阖庐，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发，乞于吴市三日矣。"阖庐曰："吾闻荆平王杀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经诸侯之邦可以报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吴，王下阶迎而唁数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穷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无罪而平王杀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遁逃出走，唯大王可以归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吴王曰："诺。"上殿与语，三日三夜，语无复者。王乃号令邦中："无贵贱长少，有不听子胥之教者，犹不听寡人也，罪至死，不赦。"

子胥居吴三年，大得吴众。阖庐将为之报仇，子胥曰："不可。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于是止。其后荆将伐蔡，子胥言之阖庐，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后子昭王、臣司马子其、令尹子西归，相与计谋："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犹未得安，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与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报子胥于吴，曰："昔者吾先人杀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识也。今子大夫报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来归子故坟墓丘冢为？我邦虽小，与子同有之，民虽少，与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为名，名即章，以此为利，利即重矣。前为父报仇，后求其利，贤者不为也。父已死，子食其禄，非父之义也。"使者遂还，乃报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卷　二

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

昔者，吴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于吴，到夫差，计二十六世，且千岁。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后二世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勾践灭之。

阖庐宫，在高平里。

射台二：一在华池昌里，一在安阳里。

南越宫，在长乐里，东到春申君府。

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旦食于纽山，昼游于胥母。射于躯陂，驰于游台，兴乐越，走犬长洲。吴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时也。

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宫在长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宫者照燕失火，烧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

小城东西从武里，面从小城北。

邑中径，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三十三步。水道广二十八步。

吴古故陆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颈，过犹山，奏大湖，随北顾以西，度阳下溪，过历山阳、龙尾西大决通安湖。

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吴古故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奏山阴。辟塞者，吴备候塞也。

居东城者，阖庐所游城也，去县二十里。

柴碎亭到语儿、就李，吴侵以为战地。

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

千里庐虚者，阖庐以铸干将剑。欧冶僮女三百人。去县二里，南达江。

阊门外高颈山东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县二十里。

阊门外郭中冢者，阖庐冰室也。

阖庐冢，在阊门外，名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铜椁三重，坟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千万人筑治之，取土临湖口，筑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贤者避世冢，去县二十里。

被奏冢，邓大冢是也，去县四十里。

阖庐子女冢，在阊门外道北，下方池广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寸。隧出庙路以南，通姑胥门，并周六里。舞鹤吴市，杀生以送死。

余杭城者，襄王时神女所葬也。神多灵。

巫门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时与摇城王周宋君战于语招，杀周宋君，毋头骑归，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门外冢者，阖庐冰室也。

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地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塘去县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县二十六里。

蛇门外大丘，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十五里。

筑塘北山者，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二十里。

近门外欐溪椟中连乡大丘者，吴故神巫所葬也，去县十五里。

娄门外马亭溪上复城者，故越王余复君所治也，去县八十里。是时烈王归于越，所载襄王之后，不可继述。其事书之马亭溪。

娄门外鸿城者，故越王城也，去县百五十里。

娄门外鸡陂墟，故吴王所畜鸡，使李保养之。去县二十里。

胥门外有九曲路，阖庐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中阏百姓。去县三十里。

齐门，阖庐伐齐，大克，取齐王女为质子，为造齐门，置于水海虚。其台在车道左，水海右。去县七十里。齐女思其国死，葬虞西山。

吴北野禺栎东所舍大疁者，吴王田也，去县八十里。

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今分为耦渎。胥卑虚，去县二十里。

吴北野胥主疁者，吴王女胥主田也，去县八十里。

麋湖城者，阖庐所置麋也，去县五十里。

欐溪城者，阖庐所置船宫也，阖庐所造。

娄门外力士者，阖庐所造，以备外越。

巫欐城者，阖庐所置诸侯远客离城也，去县十五里。

由钟穷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县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莋碓山，故为鹤阜山，禹游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鹤阜，更名莋碓。

放山者，在莋碓山南，以取长之莋碓山下，故有乡名莋邑。吴王恶其名，内郭中，名通陵乡。

莋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为“坠星”，去县二十里。

抚侯山者，故阖庐治以诸侯冢次，去县二十里。

吴东徐亭东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与麋湖相通也。

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县七十里。

巫门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县二十里。

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去县五十里。

胥女大冢，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三十里。

古城者，吴王阖庐所置美人离城也，去县七十里。

通江南陵，摇越所凿，以伐上舍君。去县五十里。

娄东十里坑者，古名长人坑，从海上来，去县十里。

海盐县，始为武原乡。

娄北武城，阖庐所以候外越也，去县三十里。今为乡也。

宿甲者，吴宿兵候外越也，去县百里，其东大冢，摇王冢也。

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乌伤县常山，古人所采药也。高且神。

齐乡，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墙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门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县百五里。

毋陵道，阳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语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墙高丈二尺。陵门四，皆有屋，水门二。

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一丈七尺，门皆有屋。

无锡历山，春申君时盛祠以牛，立无锡塘。去吴百二十里。

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去县三十五里。

无锡西龙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吴所造也。属于无锡县，以奏吴北野胥主疁。

曲阿，故为云阳县。

毗陵，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

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驾大冢者，越王不审名冢。去县三十五里。

秦余杭山者，越王栖吴夫差山也。去县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犹高西卑犹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县十七里。

三台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县十七里。

太湖，周三万六千顷。其千顷，乌程也。去县五十里。

无锡湖，周万五千顷。其一千三顷，毗陵上湖也。去县五十里。一名射贵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顷，去县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顷，去县百里。

耆湖，周六万五千顷，去县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顷，去县五里。

犹湖，周三百二十顷，去县十七里。

语昭湖，周二百八十顷，去县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顷，聚鱼多物。去县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顷一亩，去县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隐湖。

湖王湖，当问之。

丹湖，当问之。

吴古故祠江汉于棠浦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吴，到阖庐时绝。

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卫公子冢也，去县三十五里。

白石山，故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吴，过，更名为白石。去县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后壁屋以为桃夏宫。

今宫者，春申君子假君宫也。前殿屋盖地东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殿屋盖地东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户霤高丈二尺。库东乡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户各二。南乡屋东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户四，下户三。西乡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户三，下户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吴两仓，春申君所造。西仓名曰均输，东仓周一里八步。后烧。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东仓为属县屋，不成。

吴市者，春申君所造。阙两城以为市，在湖里。

吴诸里大闬，春申君所造。

吴狱庭，周三里，春申君时造。

土山者，春申君时治以为贵人冢次，去县十六里。

楚门，春申君所造。楚人从之，故为楚门。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终之。去县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三年，幽王征春申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十一年，幽王征假君，与春申君并杀之。二君治吴凡十四年。后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东名大越为山阴也。春申君姓黄，名歇。

巫门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吴，假君所思处也。去县二十三里。

寿春东凫陵亢者，古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与越王无疆并。威王后烈王，子幽王，后怀王也。怀王子顷襄王也，秦始皇灭之。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适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坏堵侯郡县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许时烧。六年十二月乙卯，凿官池，东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汉高帝封有功，刘贾为荆王，并有吴。贾筑吴市西城，名曰定错城。属小城北到平门，丁将军筑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杀刘贾。后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之吴，十日还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陈留县，还奔丹阳，从东欧。越王弟夷乌将军杀濞。东欧王为彭泽王，夷乌将军今为平都王。濞父字为仲。

匠门外信士里东广平地者，吴王濞时宗庙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东。去县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时，贡大夫请罢之。

桑里东、今舍西者，故吴所畜牛、羊、豕、鸡也，名为牛宫。今以为园。

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前十六年，太守治吴郡，都尉治钱唐。

汉孝景帝五年五月，会稽属汉。属汉者，始并事也。汉孝武帝元封元年，阳都侯归义，置由钟，由钟初立，去县五十里。

汉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为丹阳郡。

天汉五年四月，钱唐浙江岑石不见，到七年，岑石复见。

越王勾践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瑯邪。后四十余年，秦并楚。复四十年，汉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勾践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卷　三

越绝吴内传第四

吴何以称人乎？夷狄之也。忧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诛于楚，子胥挟弓，身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报仇。子胥曰：“不可，诸侯不为匹夫报仇。臣闻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行，报父之仇，不可。”于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与，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后归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谁能伐楚乎？寡人愿为前列。”楚闻之，使囊瓦兴师伐蔡。昭公闻子胥在吴，请救蔡。子胥于是报阖庐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与，拘蔡公三年然后归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谁能伐楚者乎？寡人愿为前列。楚闻之，使囊瓦兴师伐蔡。蔡非有罪，楚为无道。君若有忧中国之事意者，时可矣。”阖庐于是使子胥兴师，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坟，曰：“昔者，吾先君无罪而子杀之，今此以报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盖有妻楚王母者。

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处也。吴师何以称人？吴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称人，贱之也。

越王勾践欲伐吴王阖庐，范蠡谏曰：“不可。臣闻之，天贵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地贵定倾。定倾者，言地之长生，丘陵平均，无不得宜，故曰地贵定倾。人贵节事。节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当调阴阳，和顺天下，事来应之，物来知之，天下莫不尽其忠信，从其政教，谓之节事。节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言天生万物以养天下，蠉飞蠕动，各得其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劳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长五谷，持养万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劳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时者，言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时之谓也。因惛视动者，言存亡吉凶之应，善恶之叙，必有渐也。天道未作，不先为客者。

范蠡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为客言。客者，去其国，入人国。地兆未发，不先动众，言王者以下，至于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时，不可以种五谷，兴土利。国家不见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发，不先动众，此之谓也。

吴人败于就李，吴之战地。败者，言越之伐吴，未战，吴阖庐卒，败而去也。卒者，阖庐死也。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阖庐，诸侯也，不称薨而称卒者何也？当此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诸侯力政，强者为君。南夷与北狄交争，中国不绝如线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于是孔子作《春秋》，方据鲁以王。故诸侯死皆称卒，不称薨，避鲁之谥也。

晋公子重耳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强者为君。文公为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国政。敬贤明法，率诸侯朝天子。于是诸侯皆从，天子乃尊。此所谓晋公子重耳反国定天下。

齐公子小白，亦反齐国而匡天下者。齐大夫无知，杀其君诸儿，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纠奔鲁，鲁者公子纠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齐大臣鲍叔牙为报仇，杀无知，故兴师之鲁，聘公子纠以为君。鲁庄公不与。庄公，鲁君也，曰：“使齐以国事鲁，我与汝君，不以国事鲁，我不与汝君。”于是鲍叔牙还师之莒，取小白，立为齐君。小白反国，用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故为桓公。此之谓也。

尧有不慈之名。尧太子丹失倨骄，怀禽兽之心，尧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传舜。此之谓尧有不慈之名。

舜有不孝之行。舜亲父假母，母常杀舜，舜去。耕历山三年，大熟，身自外养，父母皆饥。舜父顽母嚚，兄狂弟敖，舜求为变心易志。舜为瞽瞍子也，瞽瞍欲杀舜，未尝可得。呼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后妻，常欲杀舜。舜不为失孝行，天下称之。尧闻其贤，遂以天下传之，此为王天下。仇者，舜后母也。

桓公召其贼而霸诸侯者。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纠，纠与桓争国，管仲张弓射桓公，中其带钩。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为齐相，天下莫不向服慕义。是谓召其贼霸诸侯也。

夏启献牺於益。启者，禹之子。益与禹臣於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启立，晓知王事，达於君臣之义。益死之后，启岁善牺牲以祠之。《经》曰："夏启善牺于益。"此之谓也。

汤献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

越王勾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

舜之时，鲧不从令。尧遭帝喾之后乱，洪水滔天。尧使鲧治之，九年弗能治。尧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审于地形，知鲧不能治，数谏，不去，尧殛之羽山。此之谓舜之时鲧不从令也。

殷汤遭夏桀无道，残贼天下，于是汤用伊尹，行至圣之心。见桀无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兴跃。革乱补弊，移风易俗，改制作新。海内毕贡，天下承风。汤以文圣，此之谓也。

文王以务争者。纣为天下，残贼奢佚，不顾邦政。文王百里，见纣无道，诛杀无刑，赏赐不当，文王以圣事纣，天下皆尽诚，知其贤圣，从之。此谓文王以务争也。纣以恶刑争，文王行至圣，以仁义争，此之谓也。

武王以礼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诸侯，皆一旦会于孟津之上。不言同辞，不呼自来，尽知武王忠信，欲从武王，与之伐纣。当是时，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贤之，未敢伐也。还诸侯。归二年，纣贼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妊妇，残朝涉。武王见贤臣已亡，乃朝天下，兴师伐纣，杀之。武王未下车，封比干之墓，发太仓之粟，以赡天下，封微子于宋，此武王以礼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当是之时，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加于无罪。天下家给人足，禾麦茂美，使人以时，说之以礼，上顺天地，泽及夷狄。于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谗之成王。周公乃辞位出，巡狩于边一年。天暴风雨，日夜不休，五谷不生，树木尽偃。成王大恐，乃发金縢之柜，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国，天应之福，五谷皆生，树木皆起，天下皆实，此周公之盛德也。

卷　四

越绝计倪内经第五

昔者，越王勾践既得反国，欲阴图吴，乃召计倪而问焉，曰："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为也，时返不知所在，谋不成而息，恐为天下咎。以敌攻敌，未知谁负。大邦既已备，小邑既已保，五谷既已收。野无积庾，廪粮则不属，无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劳军纡吾粮道。吾闻先生明于时交，察于道理，恐动而无功，故问其道。"计倪对曰："是固不可。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战则耳目不聪明，耳不能听，视不能见。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进之不能行。饥馑不可以动，神气去而万里。伏弩而乳，郅头而皇皇。强弩不彀，发不能当。旁军见弱，走之如犬逐羊。靡从部分，伏地而死，前颊后僵。与人同时而战，独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将。王兴师以年数，恐一旦而亡，失邦无明，筋骨为野。"越王曰："善，请问其方。吾闻先生明于治岁，万物尽长，欲闻其治术，可以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

计倪对曰："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怯，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常羊。卒然有师，彼日以弱，我日以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阳，王无忽忘。慎无如会稽之饥，不可再更，王其审之。尝言息货，王不听，臣故退而不言。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于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知此二者，形于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已。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是以易地而辅，

万物之常。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于何有哉？

越王曰："请问其要"。计倪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群臣无空恭之礼，淫佚之行，务有于道术。不习源流，又不任贤使能，谏者则诛，则邦贫兵弱刑繁，则群臣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夫谀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贫兵弱致乱，虽有圣臣，亦不谏也，务在谀主而已矣。今夫万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贤子，贤子有谏者憎之，如此者不习于道术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后虽有败，不自过也。夫父子之为亲也，非得不谏。谏而不听，家贫致乱，虽有圣子，亦不治也，务在于谀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调，虽欲富也，必贫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长也？"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

越王曰："善，论事若是其审也。物有妖祥乎？"计倪对曰："有。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顷也，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是圣人并苞而阴行之，以感愚夫。众人容容，尽欲富贵，莫知其乡。"越王曰："善，请问其方。"计倪对曰："从寅至未，阳也。太阴在阳，岁德在阴，岁美在是。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常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时而散，是故圣人反其刑，顺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计倪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越王曰："善。"计倪乃传其教而图之，曰："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越王曰："善。从今以来，传之后世以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货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穬，比疏食，故无贾。辛货之户曰菓，比疏食，无贾。壬、癸无货。

卷　五

越绝请籴内传第六

昔者，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战，大败，保栖于会稽山上，乃使大夫种求行成于吴，吴许之。越王去会稽，入官于吴。三年，吴王归之。大夫种始谋曰："昔者吴夫差不顾义而愧吾王，种观夫吴甚富而财有余，其刑繁法逆，民习于战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伤，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负善。且夫吴王又喜安佚而不听谏，细诬而寡智，信谗谀而远士，数伤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须臾之名而不顾后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种对曰："君王卑身重礼，以素忠为信，以请籴于吴。天若弃之，吴必许诺。"

于是乃卑身重礼，以素忠为信，以请于吴。将与，申胥进谏曰："不可。夫王与越也，接地邻境，道径通达，仇雠敌战之邦。三江环之，其民无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输之粟与财，财去而凶来，凶来而民怨其上，是养寇而贫邦家也。与之不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谋，将修士卒，饰战具，以伺吾间也。胥闻之，夫越王之谋，非有忠素，请籴也，将以此试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亲，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吴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勾践既服为臣，为我驾舍，却行马前，诸侯莫不闻知。今以越之饥，吾与之食，我知勾践必不敢。"申胥曰："越无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绝其命，又听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谏者逆，而谀谏者反亲。今狐雉之戏也，狐体卑而雉惧之。夫兽虫尚以诈相就，而况于人乎。"吴王曰："越王勾践有急，而寡人与之，其德章而未靡，勾践其敢与诸侯反我乎？"

申胥曰："臣闻圣人有急，则不羞为人臣仆，而志气见人。今越王为吾浦伏约辞，服为臣下，其执礼过。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胜威之。臣闻狼子野心，仇雠之人不可亲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吴矣。胥闻之，拂胜，则社稷固。谀胜，则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则不得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览观夫武王之伐纣也，今不出数年，鹿豕游于姑胥之台矣。"太宰嚭从旁对曰："武王非纣臣耶？率诸侯以杀其君，虽胜，可谓义乎？"申胥曰："武王则已成名矣。"太宰嚭曰："亲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恶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恶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为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翽翽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谀以求亲，乘吾君王币帛，以求威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婴儿，虽啼勿听，彼将有厚利。嚭无乃谀吾君王之欲，而不顾后患乎？"吴王曰："嚭止。子无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闻春日将至，百草从时。君王动大事，群臣竭力以佐谋。"因逊遁之舍，使人微告申胥于吴王曰："申胥进谏，外貌类亲，中情甚疏，类有外心。君王常亲睹其言也，胥则无父子之亲，君臣之施矣。"吴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伤，以动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对曰："臣闻父子之亲，张户别居，赠臣妾、马牛，其志加亲。若不与一钱，其志斯疏。父子之亲犹然，而况于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顾难，是不勇。下而令上，是无法。"

吴王乃听太宰嚭之言，果与粟。申胥逊遁之舍，叹曰："於乎嗟！君王不图社稷之危，而听一日之说。弗对，以斥伤大臣，而王用之。不听辅弼之臣，而信谗谀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为不信，胥愿廓目于邦门，以观吴邦之大败也。越人之入，我王亲所禽哉！"

太宰嚭之交逢同，谓太宰嚭曰："子难人申胥，请为卜焉。"因往见申胥。胥方与被离坐，申胥谓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图邦权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听众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为子卜于申胥，胥诽谤其君不用胥则无后，而君正觉而遇矣。"谓太宰嚭曰："子勉事后矣。吴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贵贱长少，此相与之道。"逢同出，见吴王，惭然有忧色。逢同垂泣不对。吴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为寡人游目长耳，将谁怨乎？"逢同对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则无后忧。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听之。"逢同曰："今日往见申胥，申胥与被离坐，其谋惭然，类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进谏类忠，然中情至恶，内其身而心野狼。君王亲之不亲？逐之不逐？亲之乎？彼圣人也，将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贤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杀之为乎？可杀之，亦必有以也。"吴王曰："今图申胥，将何以？"逢同对曰："君王兴兵伐齐，申胥必谏曰不可。王无听而伐齐，必大克，乃可图之。"

于是吴王欲伐齐。召申胥，对曰："臣老矣，耳无闻，目无见，不可与谋。"吴王召太宰嚭而谋，嚭曰："善哉，王兴师伐齐也。越在我犹疥癣，是无能为也。"吴王复召申胥而谋，申胥曰："臣老矣，不可与谋。"吴王请申胥谋者三，对曰："臣闻愚夫之言，圣主择焉。胥闻越王勾践罢吴之年，宫有五灶，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别所爱。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适饥不费。是人不死，必为国害。越王勾践食不杀而餍，衣服纯素，不袀不玄，带剑以布。是人不死，必为大故。越王勾践寝不安席，食不求饱，而善贵有道。是人不死，必为邦宝。越王勾践衣弊而不衣新，行庆赏，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犹心腹有积聚，不发则无伤，动作者有死亡。欲释齐，以越为忧。"吴王不听，果兴师伐齐，大克，还。以申胥为不忠，赐剑杀申胥，髡被离。

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今吴杀臣，参桀纣而显吴邦之亡也。"王孙骆闻之，旦即不朝。王召骆而问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孙骆对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吴王曰："子何恐？以吾杀胥为重乎？"王孙骆对曰："君王气高胥之下位而杀之，不与群臣谋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听子而杀胥，胥乃图谋寡人。"王孙骆曰："臣闻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虑日益进，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为先王臣矣。"王意欲杀太宰嚭，王孙骆对曰："不可。王若杀之，是杀二胥矣。"吴王近骆如故。

太宰嚭又曰："图越，虽以我邦为事，王无忧。"王曰："寡人属子邦，请早暮无时。"太宰嚭对曰："臣闻驷马方驰，惊前者斩，其数必正。若是，越难成矣。"王曰："子制之断之。"

居三年，越兴师伐吴，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谓之曰："谢战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许之。范蠡曰："君王图之廊庙，失之中野，可乎？谋之七年，须臾弃之，王勿许，吴易兼也。"越王曰："诺。"居军三月，吴自罢。太宰嚭遂亡，吴王率其有禄与贤良遁而去。越追之，至余杭山，禽夫差，杀太宰嚭。越王谓范蠡杀吴王，蠡曰："臣不敢杀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亲谓吴王曰："昔者，上苍以越赐吴，吴不受也。夫申胥无罪，杀之。进谗谀容身之徒，杀忠信之士，大过者三，以至灭亡。子知之乎？"吴王曰："知之。"越王与之剑，使自图之。吴王乃旬日而自杀也。越王葬于卑犹之山，杀太宰嚭、逢同与其妻子。

卷　六

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

昔者，吴王阖庐始得子胥之时，甘心以贤之，以为上客，曰："圣人前知乎千岁，后睹万世。深问其国，世何昧昧，得无衰极？子其精焉，寡人垂意，听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对。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对而不明，恐获其咎。"王曰："愿一言之，以试直士。夫仁者乐，知者好，诚秉礼者探幽索隐。明告寡人。"子胥曰："难乎言哉！邦其不长，王其图之！存无忘倾，安无忘亡，臣始入邦，伏见衰亡之证，当霸吴厄会之际，后王复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后必将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谄之臣，将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纪。虹蜺牵牛，其异女。黄气在上，青黑于下。大岁八会，壬子数九。王相之气，自十一倍。死由无气，如法而止。太子无气，其异三世。日月光明，历南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越有神山，难与为邻，愿王定之，毋泄臣言。"

吴使子胥救蔡，诛强楚，笞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报楚。楚乃购之千金，众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谓子胥曰："止！吾是于斧掩壶浆之子，发箪饭于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渔者也，引兵而还。故无往不复，何德不报！渔者一言，千金归焉。因是还去。

范蠡兴师，战于就李，阖庐见中于飞矢，子胥还师，中愧于吴，被秦号年。至夫差复霸诸侯，兴师伐越，任用子胥。虽夫差骄奢，释越之围，子胥谏而诛，宰嚭谀心，卒以亡吴。夫差穷困，请为匹夫，范蠡不许，灭于五湖。子胥策于吴，可谓明乎！

昔者，吴王夫差兴师伐越，败兵就李。大风发狂，日夜不止，车败马失，骑士堕死。大船陵居，小船没水。吴王曰："寡人昼卧，梦见井嬴溢大，与越争彗，越将扫我，军其凶乎！孰与师还?"此时越军大号，夫差恐越军入，惊骇。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师败矣！臣闻井者，人所饮，溢者，食有余。越在南，火。吴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风北来，助吴也。昔者武王伐纣，时彗星出，而兴周。武王问太公，曰："臣闻以彗斗，倒之则胜。"胥闻灾异，或吉或凶，物有相胜，此乃其证。愿大王急行，是越将凶，吴将昌也。"

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躯切谏，亏命为邦。爱君如躯，忧邦如家。是非不讳，直言不休。庶几正君，反以见疏，谗人间之，身且以诛。范蠡闻之，以为不通："知数不用，知惧不去，岂谓智与?"胥闻，叹曰："吾背楚荆，挟弓以去，义不止穷。吾前获功，后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阖庐，后遭夫差也。胥闻事君犹事父也，爱同也，严等也。太古以来，未尝见人君亏恩，为臣报仇也。臣获大誉，功名显著，胥知分数，终于不去。先君之功，且犹难忘，吾愿腐发弊齿，何去之有？蠡见其外，不知吾内。今虽屈冤，犹止死焉！"子贡曰："胥执忠信，死贵于生。蠡审凶吉，去而有名。种留封侯，不知令终。二贤比德，种独不荣。"范蠡智能同均，于是之谓也。

伍子胥父子奢，为楚王大臣。为世子聘秦女，夫有色，王私悦之，欲自御焉。奢尽忠入谏，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谏，策而问之，以奢乃害于君。绝世之臣，听谗邪之辞，系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难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时，奢谏于楚，胥死于吴。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是之谓也。

太宰者，官号，嚭者，名也，伯州之孙。伯州为楚臣，以过诛，嚭以困奔于吴。是时吴王阖庐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为人览闻辩见，目达耳通，诸事无所不知。因其时自纳于吴，言伐楚之利。阖庐用之伐楚，令子胥、孙武与嚭将师入郢，有大功。还，吴王以嚭为太宰，位高权盛，专邦之枋。未久，阖庐卒，嚭见夫差内无柱石之坚，外无断割之势，谀心自纳，操独断之利，夫差终以从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来，夫差至死，悔不早诛。传曰："见清知浊，见曲知直。人君选士，各象其德。"夫差浅短，以是与嚭专权，伍胥为之惑，是之谓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伍户之虚。其为结僮之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以内视若盲，反听若聋。大夫种入其县，知有贤者，未睹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泛求之焉。得蠡而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顷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俱见霸兆，出于东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亏，大有所成。捐止于吴，或任子胥。二人以为胥在，无所关其辞。种曰："今将安之?"蠡曰："彼为我，何邦不可乎?"去吴之越，勾践贤之。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种善图始，蠡能虑终。越承二贤，邦以安宁。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申。

卷　七

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谓衰贱，未尝世禄，故自菲薄。饮食则甘天下之无味，居则安天下之贱位。复被发佯狂，不与于世。谓大夫种曰："三王则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运历纪，千岁一至。黄帝之元，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于地户。子胥以是挟弓干吴王。"于是要大夫种入吴。

此时冯同相与共戒之："伍子胥在，自与不能关其辞。"蠡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乃入越，越王常与言尽日。大夫石买居国，有权辩口，进曰："衒女不贞，衒士不信，客历诸侯，渡河津，无因自致，殆非真贤。夫和氏之璧，求者不争贾，骐骥之材，不难阻险之路。□□□□之邦，历诸侯无所售，道听之徒，唯大王察之。"于是范蠡退而不言，游于楚越之间。大夫种进曰："昔者市偷自炫于晋，晋用之而胜。楚伊尹负鼎入殷，遂佐汤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远近取也，谓之帝王，求备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众之议。成大功者，不拘于俗。论大道者，不合于众，唯大王察之。"于是石买益疏。其后使将兵于外，遂为军士所杀。是时勾践失众，栖于会稽之山，更用种、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学乃时而行，此犹良药也。"王曰："石买知往而不知来，其使寡人弃贤。"后遂师二人，竟以禽吴。

子贡曰："荐一言，得及身。任一贤，得显名。"伤贤丧邦，蔽能有殃。负德忘恩，其反形伤。坏人之善毋后世，败人之成天诛行。故冤子胥僇死由重谮，子胥于吴，吴虚重之，无罪而诛。传曰："宁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谓也。

越绝内传陈成恒第九

昔者，陈成恒相齐简公，欲为乱，惮齐邦鲍、晏，故徙其兵而伐鲁，鲁君忧也。孔子患之，乃召门人弟子而谓之曰："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今鲁，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齐将伐之，可无一出乎？"颜渊辞出，孔子止之。子路辞出，孔子止之。子贡辞出，孔子遣之。

子贡行之齐，见陈成恒，曰："夫鲁，难伐之邦，而伐之，过矣。"陈成恒曰："鲁之难伐何也？"子贡曰："其城薄以卑，池狭而浅。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有恶闻甲兵之心，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吴城高以厚，池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吴。"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难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贡对曰："臣闻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内。臣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堕鲁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而求成大事，难矣。且夫上骄则犯，臣骄则争，是君上于主有郤，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立于齐，危于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吴。且夫吴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习于战守，将明于法，齐之愚，为禽必矣。今君悉择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环之，黔首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黔首之士，孤立制齐者君也。"陈恒曰："善。虽然吾兵已在鲁之城下，若去而之吴，大臣将有疑我之心，为之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见吴王，使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陈成恒许诺，乃行。

子贡南见吴王，谓吴王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而霸者不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今万乘之齐，私千乘之鲁，而与吴争强，臣切为君恐。且夫救鲁，显名也，而伐齐，大利也。义在存亡鲁，勇在害强齐而威申晋邦者，则王者不疑也。"吴王曰："虽然，我常与越战，栖之会稽。夫越君，贤主也。苦身劳力，以夜接日，内饰其政，外事诸侯，必将有报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还。"子贡曰："不可。夫越之强不下鲁，而吴之强不过齐，君以伐越而还即齐也，亦私鲁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强齐者不勇，见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两者臣无为君取焉。且臣闻之，仁人不困厄，以广其德。智者不弃时，以举其功。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君存越勿毁，亲四邻以仁，救暴困齐，威申晋邦，以武救鲁，毋绝周室，明诸侯以义。如此则臣之所见，溢乎负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业成矣。且大吴畏小越如此，臣请东见越王，使之出锐师以从下吏，是君实空越，而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悦，乃行子贡。

子贡东见越王，越王闻之，除道郊迎至县，身御子贡至舍，而问曰："此乃僻陋之邦，蛮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于此？"子贡曰："吊君，故来。"越王勾践稽首再拜，曰："孤闻之，祸与福为邻，今大夫吊孤，孤之福也，敢遂闻其说。"子贡曰："臣今见吴王，告以救鲁而伐齐。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尝与越战，栖于会稽山上。夫越君，贤主也。苦身劳力，以夜接日，内饰其政，外事诸侯，必将有报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且夫无报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报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发而闻者，危也。三者，举事之大忌。"越王勾践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遗先人耻。遁逃出走，上棲会稽山，下守溟海，唯鱼鳖是见。今大夫不辱而身见之，又出王声以教孤，孤赖先人之赐，敢不奉教乎！"子贡曰："臣闻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举贤，不容于世。故临财分利则使仁，涉危拒难则使勇，用众治民则使贤，正天下、定诸侯，则使圣人。臣窃练下吏之心，兵强而不并弱，势在其上位而行恶令其下者，其君几乎？臣窃自练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几乎？今夫吴王有伐齐之志，君无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恶卑辞，以尊其礼，则伐齐必矣。彼战而不胜，则君之福也。彼战而胜，必以其余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骑士、锐兵弊乎齐，重器、羽旄尽乎晋，则君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勾践稽首再拜，曰："昔者，吴王分其人民之众，以残伐吾邦。杀败吾民，屠吾百姓，夷吾宗庙，邦为空棘，身为鱼鳖饵。今孤之怨吴王，深于骨髓，而孤之事吴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赐，故孤敢以疑，请遂言之。孤身

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好色，耳不听钟鼓者，已三年矣。焦唇干嗌，苦心劳力，上事群臣，下养百姓，愿一与吴交天下之兵于中原之野，与吴王整襟交臂而奋吴越之士，继迹连死，士民流离，肝脑涂地，此孤之大愿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内自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变容貌，易名姓，执箕箒，养牛马，以臣事之。孤虽要领不属，手足异处，四支布陈，为乡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赐，是存亡邦而兴死人也，孤赖先人之赐，敢不待命乎?”子贡曰：“夫吴王之为人也，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贡曰：“赐为君观夫吴王之为人，贤强以恣下，下不能逆，数战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为人，智而愚，强而弱。巧言利辞以内其身，善为伪诈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后，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吏，灭君之臣也。”越王大悦。

子贡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镒、宝剑一、良马二，子贡不受，遂行。至吴，报吴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惧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县。军败身辱，遁逃出走，栖于会稽。邦为空棘，身为鱼鳖饵。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赐，死且不忘，何谋敢虑?’其志甚恐，似将使使者来。”

子贡至五日，越使果至，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使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县。军败身辱，遁逃出走，栖于会稽。邦为空棘，身为鱼鳖饵。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赐，死且不忘。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故使越贱臣种，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大王将遂大义，则弊邑虽小，悉择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从下吏。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受矢石。”吴王大悦，乃召子贡而告之曰：“越使果来，请出卒三千，其君又从之，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弊，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

子贡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齐吴将战，胜则必以其兵临晋。”晋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吴，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晋君许诺。子贡去而之鲁。

吴王果兴九郡之兵，而与齐大战于艾陵，大败齐师，获七将。陈兵不归，果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邦七里而军阵。吴王闻之，去晋从越。越王迎之，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杀夫差而僇其相。伐吴三年，东乡而霸。故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也。

卷 八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问天地之道，万物之纪，莫失其本。神农尝百草、水土甘苦，黄帝造衣裳，后稷产穑，制器械，人事备矣。畴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时晏岁暮，年加申酉，求书其下，祠白马禹井。井者，法也。以为禹葬以法度，不烦人众。

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庐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

越王夫镡以上至无余，久远，世不可纪也。夫镡子允常。允常子勾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勾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子翁，时霸。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疆，时霸。伐楚，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勾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无疆以上，霸，称王。之侯以下，微弱，称君长。

勾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今仓库是其宫台处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而灭吴，徙治姑胥台。

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国时，蠡城尽。

稷山者，勾践斋戒台也。

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东南司马门，因以炤龟。又仰望天气，观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东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来，民怪之，故谓怪山。

驾台，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离台，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阳里丘。

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足宫台也。女出于苧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

乐野者，越之弋猎处，大乐，故谓乐野。其山上石室，勾践所休谋也。去县七里。

中指台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去县三里。

勾践之出入也，齐于稷山，往从田里，去从北郭门，炤龟龟山。更驾台，驰于离丘，游于美人宫，兴乐，中宿。过历马丘，射于乐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谋石室，食于冰厨。领功铨土，已作昌土台。藏其形，隐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备膳羞也。

浦阳者，勾践军败失众，懑于此。去县五十里。

夫山者，勾践绝粮，困也。其山上大冢，勾践庶子冢也。去县十五里。

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石买为将。耆老壮长进谏曰："夫石买，人与为怨，家与为仇，贪而好利，细人也，无长策。王而用之，国必不遂。"王不听，遂遣之。石买发，行至浙江上，斩杀无罪，欲专威服军中，动摇将率，独专其权。士众恐惧，人不自聊。兵法曰："视民如婴儿，故可与赴深溪。"士众鱼烂而买不知，尚犹峻法降刑。子胥独见可夺之证，变为奇谋。或北或南，夜举火击鼓，画陈诈兵。越师溃坠，政令不行，背叛乖离。还报其王，王杀买，谢其师，号声闻吴。吴王恐惧，子胥私喜："越军败矣。胥闻之狐之将杀，噆唇吸齿。今越勾践其已败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问之，越师请降，子胥不听。越栖于会稽之山，吴退而围之。勾践喟然用种、蠡计，转死为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于用臣。治道万端，要在得贤。越栖于会稽日，行成于吴，吴引兵而去。勾践将降，西至浙江，待诏入吴，故有鸡鸣墟。其入辞曰："亡臣孤勾践，故将士众，入为臣虏，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吴王许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声若哮虎："此越未战而服，天以赐吴，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吴不听，遂许之浙江是也。

阳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门一，陆门二。

北阳里城，大夫种城也。取土西山以济之，经百九十四步，或为南安。

富阳里者，外越赐义也。处里门，美以练塘田。

安城里高库者，勾践伐吴，禽夫差，以为胜兵，筑库高阁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

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禹稷在庙西，今南里。

独山大冢者，勾践自治以为冢。徙瑯琊，冢不成。去县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勾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使齐人守之。越谓齐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吴。以山下田封功臣。去县一十二里。

会稽山上城者，勾践与吴战，大败，栖其中。因以下为目鱼池，其利不租。

会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勾践所徙葬先君夫镡冢也。去县二十五里。

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去县七里。

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长二百五十步，去县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勾践罢吴，畜犬猎南山白鹿，欲得献吴。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为犬亭。去县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县二十九里。

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鸡山在锡山南，去县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县六十三里。洹江以来属越，疑豕山在余暨界中。

练塘者，勾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去县十五里。一曰勾践伐善材，文刻献于吴，故曰木客。

官渎者，勾践工官也。去县十四里。

苦竹城者，勾践伐吴还，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径六十步。因为民治田，塘长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笃，故封其子于是。去县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勾践筑鼓钟宫也。去县七里，其邑为龚钱。

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勾践客秦伊喜炤龟者冢也，因名冢为秦伊山。

射浦者，勾践教习兵处也。今射浦去县五里。射卒陈音死，葬民西，故曰陈音山。

种山者，勾践所葬大夫种也。楼船卒二千人，钧足羡，葬之三蓬下。种将死，自策后有贤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后世。勾践葬之，食传三贤。

巫里，勾践所徙巫为一里，去县二十五里。其亭祠今为和公群社稷墟。

巫山者，越魑，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县十三里许。

六山者，勾践铸铜，铸铜不烁，埋之东坂。其上

马箠，勾践遣使者取于南社，徙种六山，饰治为马箠，献之吴。去县三十五里。

江东中巫葬者，越神巫无杜子孙也。死，勾践于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祸吴人船。去县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

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去县四十里。

杭坞者，勾践杭也。二百石长，员卒七士人，度之会夷，去县四十里。

涂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县五十里。

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

勾践已灭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首。后因以为名曰塘。

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

马嗥者，吴伐越，道逢大风，车败马失，骑士堕死，疋马啼皋。事见吴矣。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

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

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至于柴辟亭。

女阳亭者，勾践入官于吴，夫人从，道产女此亭，养于李乡。勾践胜吴，更名女阳，更就李为语儿乡。

吴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勾践服为臣。三年，吴王复还封勾践于越，东西百里，北乡臣事吴。东为右，西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

觐乡北有武原。武原，今海盐。姑末，今大末。写干，今属豫章。

自无余初封于越以来，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

自秦以来，至秦元王不绝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灭周赧王，周绝于此。孝文王立一年，庄襄王更号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号曰赵政。政，赵外孙。胡亥立二年，子婴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婴，凡十王，百七十岁。汉高帝灭之，治咸阳，壹天下。

政使将魏舍、内史教攻韩，得韩王安。政使将王贲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将王涉攻赵，得赵王尚。政使将王贲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将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将王涉攻齐，得齐王建。政更号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六尺，西面广尺六寸。刻丈六于越东山上，其道九曲，去县二十一里。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已去，奏诸暨、钱塘，因奏吴。上姑苏台，则治射防于宅亭、贾亭北。年至灵，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阳，崩。

卷 九

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勾践，近侵于强吴，远愧于诸侯，兵革散空，国且灭亡。乃胁诸臣而与之盟：“吾欲伐吴，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无对。王曰：“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见而难使也?”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举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见难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谓也?”计倪对曰：“夫官位财币，王之所轻，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爱所轻，责士所重，岂不艰哉?”王自揖，进计倪而问焉。

计倪对曰：“夫仁义者，治之门。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闿门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谨选左右。左右选，则孔主曰益上。不选，则孔主曰益下。二者贵质浸之渐也。愿君王公选于众，精练左右，非君子至诚之士，无与居家。使邪僻之气，无渐以生。仁义之行有阶。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赏刑罚，一由君出，则臣下不敢毁誉以言，无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从，不问其先，说取一焉。是故周文、齐桓，躬于任贤。太公、管仲，明于知人。今则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闻齐威淫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盖管仲之力也。寡人虽愚，唯在大夫。”计倪对曰：“齐威除管仲罪，大责任之，至易。此故南阳苍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饿人也。圣主不计其辱，以为贤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称仲父，文称太公，计此二人，曾无跬步之劳，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传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贤而不用，譬如门户像设，倚而相欺，盖智士所耻，贤者所差，君王察之。”越王曰：“诚者不能匿其辞，大夫既在，何须言哉!”计倪对曰：“臣闻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劳。贤者始于难动，终于有成。传曰：‘《易》之谦逊对过问，抑威权势，利器不可示人。’言赏罚由君，此之谓也。故贤君用臣，略责于绝，施之职而成其功。远使，以效其诚。内告以匿，以知其信。与之讲事，以观其智。饮之以酒，以观其态。选士以备，不肖者无所置。”越王大愧，乃坏池填堑，开仓谷，贷贫乏。乃使群臣身问疾病，躬视死丧。不厄穷僻，尊有德，与民同苦乐。激河泉井，示不独

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谋同辞，不呼自来，皆欲伐吴。遂有大功而霸诸侯。孔子曰："宽则得众"，此之谓也。

夫有勇见于外，必有仁于内。子胥战于就李，阖庐伤焉，军败而还。是时死伤者不可称数，所以然者，罢顿不得已。子胥内忧为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责内伤，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伤及被兵者，莫不悉于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亲妻子，饥不饱食，寒不重彩，结心于越，欲复其仇。师事越公，录其述。印天之兆，牵牛南斗，赫赫斯怒，与天俱起。发令告民，归如父母。当胥之言，唯恐为后。师众同心，得天之中。

越乃兴师，与战西江。二国争强，未知存亡。子胥知时变，为诈兵，为两翼，夜火相应。勾践大恐，振旅服降。进兵围越会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谓神。守战数年，勾践行成。子胥争谏，以是不容。宰嚭许之，引兵而还。夫差听嚭，不杀仇人。兴师十万，与不敌同。圣人讥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传曰："子胥贤者，尚有就李之耻"，此之谓也。

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祸晋之骊姬，亡周之褒姒，尽妖妍于图画，极凶悖于人理。倾城倾国，思昭示于后王。丽质冶容，宜求监于前史。古人云："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谨一日。《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圣人乎！"由此而言，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几，得有丧之理。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卷　十

越绝外传记吴王占梦第十二

昔者，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其民习于斗战。阖庐□剬子胥之教，行有日，发有时。道于姑胥之门，昼卧姑胥之台，觉寤而起，其心惆怅，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昼卧，梦入章明之宫。入门，见两鬲炊而不蒸，见两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见两铧倚吾宫堂，见流水汤汤，越吾宫墙。见前园横索生树桐，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子为寡人精占之，吉则言吉，凶则言凶，无谀寡人之心所从。"太宰嚭对曰："善哉，大王兴师伐齐。夫章明者，伐齐克天下，显明也。见两鬲炊而不蒸者，大王圣气有余也。见两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诸侯也。两铧倚吾宫堂，夹田夫也。见流水汤汤，越吾宫墙，献物已至，则有余也。见前园横索生树桐，乐府吹巧也。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者，宫女鼓乐也。"吴王大悦，而赐太宰嚭杂缯四十疋。

王心不已。召王孙骆而告之。对曰："臣智浅能薄，无方术之事，不能占大王梦。臣知有东掖门亭长越公弟子公孙圣，为人幼而好学，长而喜游，博闻强识，通于方来之事，可占大王所梦，臣请召之。"吴王曰："诺。"王孙骆移记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马王孙骆，受教告东掖门亭长公孙圣：吴王昼卧，觉寤而心中惆怅也，如有悔。记到，车驰诣姑胥之台。"

圣得记，发而读之，伏地而泣，有顷不起。其妻大君从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见人主，卒得急记，流涕不止。"公孙圣仰天叹曰："呜呼悲哉！此固非子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命属苍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吴王谀心而言，师道不明，正言直谏，身死无功。"大君曰："汝强食自爱，慎勿相忘。"伏地而书，既成篇，即把臂而决，涕泣如雨。上车不顾，遂至姑胥之台，谒见吴王。

吴王劳曰："越弟子公孙圣也，寡人昼卧姑胥之台，梦入章明之宫。入门，见两鬲炊而不蒸，见两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见两铧倚吾宫堂，见流水汤汤，越吾宫墙。见前园横索生树桐，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子为寡人精占之，吉则言吉，凶则言凶，无谀寡人心所从。"公孙圣伏地，有顷而起，仰天叹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谀谗申者，师道不明。正言切谏，身死无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战不胜，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见两鬲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见两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见两铧倚吾宫堂者，越人入吴邦，伐宗庙，掘社稷也。见流水汤汤，越吾宫墙者，大王宫堂虚也。前园横索生树桐者，桐不为器用，但为甬，当与人俱葬。后房锻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孙骆惶怖，解冠帻，肉袒而谢。吴王忿圣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铁杖击圣，中断之为两头。圣仰天叹曰："苍天知冤乎！直言正谏，身死无功！令吾家无葬我，提我山中，后世为声响。"吴王使人提于秦余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烧其骨，东风至，飞扬汝灰，汝更能为声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灭，谗谀已亡，因酌行觞，时可以行矣。"吴王曰："诺。"

王孙骆为左校司马，太宰嚭为右校司马，王从骑三千，旌旗羽盖，自处中军。伐齐，大剋。师兵三月不去，过伐晋。晋知其兵革之罢倦，粮食尽索，兴师击之，大败吴师。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胜数。吴王不忍，率其余兵，相将至秦余杭之山。饥饿，足行乏粮，视胆不明。据地饮水，持笼稻而餐之。顾谓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对曰："是笼稻也。"吴王曰："悲哉！此公孙圣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余杭山西坂间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餐而去，尚有十数里耳。"吴王曰："吾尝戮公孙圣于斯山，子试

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当有声响。”太宰嚭即上山三呼，圣三应。吴王大怖，足行属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孙圣令寡人得邦，诚世世相事。”言未毕，越王追至，兵三围吴，大夫种处中。范蠡数吴王曰：“王有过者五，宁知之乎？杀忠臣伍子胥、公孙圣。胥为人先知、忠信，中断之入江。圣正言直谏，身死无功，此非大过者二乎？夫齐无罪，空复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废芜，父子离散，兄弟异居，此非大过者三乎？夫越王勾践，虽东僻，亦得系于天皇之位，无罪。而王恒使其刍茎秩马，比于奴虏，此非大过者四乎？太宰嚭谗谀佞谄，断绝王世，听而用之。此非大过者五乎？”吴王曰：“今日闻命矣。”

越王抚步光之剑，杖屈卢之弓，瞋目谓范蠡曰：“子何不早图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杀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逊敬，天报微功。”越王谓吴王曰：“世无千岁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苍苍，若存若亡。何须军士，断子之颈，挫子之骸，不亦缪乎？”吴王曰：“闻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两目，使死者有知，吾惭见伍子胥、公孙圣，以为无知，吾耻生。”越王则解绶，以冥其目。遂伏剑而死。越王杀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断绝吴之世。

卷十一

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

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王召而问之曰：“吾有宝剑五，请以示之。”薛烛对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请，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烛对曰：“豪曹，非宝剑也。夫宝剑，五色并见，莫能相胜。豪曹已擅名矣，非宝剑也。”王曰：“取巨阙。”薛烛曰：“非宝剑也。宝剑者，金锡和铜而不离。今巨阙已离矣，非宝剑也。”王曰：“然巨阙初成之时，吾坐于露坛之上，宫人有四驾白鹿而过者，车奔鹿惊，吾引剑而指之，四驾上飞扬，不知其绝也。穿铜釜，绝铁锧，胥中决如粢米，故曰巨阙。”王取纯钧，薛烛闻之，忽如败。有顷，惧如悟，下阶而深惟，简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观其釽，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瑭。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钧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乡二，骏马千疋，千户之都二，可乎？”薛烛对曰：“不可。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吴王阖庐之时，得其胜邪、鱼肠、湛卢。阖庐无道，子女死，杀生以送之，湛卢之剑去之如水。行秦过楚，楚王卧而寤，得吴王湛卢之剑，将首魁漂而存焉。秦王闻而求，不得。兴师击楚，曰：“与我湛卢之剑，还师去汝。”楚王不与。时阖庐又以鱼肠之剑刺吴王僚，使披肠夷之甲三事。阖庐使专诸为奏炙鱼者，引剑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试于敌邦，未见其大用于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测，群神不下，欧冶子即死。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乡二，骏马千疋、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

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尝有。精诚上通天，下为烈士。寡人愿赍邦之重宝，皆以奉子，因吴王请此二人作铁剑，可乎？”风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人作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洩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毕成，风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见此三剑之精神，大悦风胡子。问之曰：“此三剑何物所象？其名为何？”风胡子对曰：“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谓龙渊、泰阿、工布？”风胡子对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

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谷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楚王于是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耶？”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道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楚王曰：“寡人闻命矣。”

卷十二

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

昔者，越王勾践问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种对曰：“伐吴有九术。”王曰：“何谓九术？”对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

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传，以取天下不难，况于吴乎？”越王曰：“善。”

于是作为策楯，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类龙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赖有天下之力，窃为小殿，有余财，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谏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灵门，纣起鹿台，阴阳不和，五谷不时，天与之灾，邦国空虚，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后必有灾。”吴王不听，遂受之，而起姑胥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

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勾践，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越邦洿下贫穷，不敢当，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谏曰：“不可，王勿受。臣闻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聪。桀易汤而灭，纣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胥闻越王勾践昼书不倦，晦诵竟旦，聚死臣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胥闻越王勾践服诚行仁，听谏进贤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闻越王勾践冬披毛裘，夏披絺绤，是人不死，必为利害。胥闻贤士，邦之宝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于末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吴王不听，遂受其女，以申胥为不忠而杀之。

越乃兴师伐吴，大败之于秦余杭山。灭吴，禽夫差，而戮太宰嚭与其妻子。

越绝外传记军气第十五

夫圣人行兵，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义合乃动，见可乃取。小人则不然，以强厌弱，取利于危，不知逆顺，快心于非。故圣人独知气变之情，以明胜负之道。凡气有五色：青、黄、赤、白、黑，色因有五变。人气变，军上有气，五色相连，与天相抵，此天应不可攻，攻之无后。其气盛者，攻之不胜。

军上有赤色气者，径抵天，军有应于天，攻者其诛乃身。军上有青气盛明，从□，其本广末锐而来者，此逆兵气也，为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气在上，其谋未定。青气在右，将弱兵多。青气在后，将勇谷少，先大后小。青气在左，将少卒多，兵少军罢。青气在前，将暴，其军必来。赤气在军上，将谋未定。其气本广末锐而来者，为逆兵气，衰去乃可攻。赤气在右，将军勇而兵少卒强，必以杀降。赤气在后，将弱卒强，敌少，攻之杀将，其军可降。赤气在右，将勇敌多，兵卒强。赤气在前，将勇兵少，谷多卒少，谋不来。黄气在军上，将谋未定。其本广末锐而来者，为逆兵气，衰去乃可攻。黄气在右，将智而明，兵多卒强，谷足而不可降。黄气在后，将智而勇，卒强兵少，谷少。黄气在左，将弱卒少，兵少谷亡，攻之必伤。黄气在前，将勇智，卒多强，谷足而有多为，不可攻也。白气在军上，将贤智而明，卒威勇而强。其气本广末锐而来者，为逆兵气，衰去乃可攻。白气在右，将勇而卒强，兵多谷亡。白气在后，将仁而明，卒少兵多，谷少军伤。白气在左，将勇而强，卒多谷少，可降。白气在前，将弱卒亡，谷少，攻之可降。黑气在军上，将谋未定。其气本广末锐而来者，为逆兵，去乃可攻。黑气在右，将弱卒少，兵亡，谷尽军伤，可不攻自降。黑气在后，将勇卒强，兵少谷亡，攻之杀将，军亡。黑气在左，将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杀将，其军自降。黑气在前，将智而明，卒少谷尽，可不攻自降。

故明将知气变之形，气在军上，其谋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为右伏兵之谋。其气在前而低者，欲为前伏阵也。其气在后而低者，欲为走兵阵也。其气阳者，欲为去兵。其气在左而低者，欲为左阵。其气间其军，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气取敌大数，其法如是。军无气，筭于庙堂，以知强弱。一、五、九，西向吉，东向败亡，无东。二、六、十，南向吉，北向败亡，无北。三、七、十一，东向吉，西向败亡，无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败亡，无南。此其用兵月日数，吉凶所避也。举兵无击大岁上物，卯也。

始出各利，以其四时制日，是之谓也。

韩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郑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渔阳、右北平、辽东、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阴，南斗也。

吴故治西江，都牛、须女也。

齐故治临菑，今济北、平原、北海郡、菑川、辽东、城阳，虚、危也。

卫故治濮阳，今广阳、韩郡，营室、壁也。

鲁故治太山，东温、周固水，今魏东，奎、娄也。

梁故治，今济阴、山阳、济北、东郡，毕也。

晋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间、广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内史也，巴郡、汉中、陇西、定襄、太原、安邑，东井也。

周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张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阳、汝南、淮阳、六安、九江、庐江、豫章、长沙，翼、轸也。

赵故治邯郸，今辽东、陇西、北地、上郡、雁门、北郡、清河，参也。

卷十三

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勾践问范子曰：“古之贤主圣王之治，

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对曰：“臣闻圣主之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越王曰：“何谓道？何谓术？何谓末？何谓实？”范子对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万物，不名巧，故谓之道。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阳生天地。天地立，然后有寒暑、燥湿、日月、星辰，四时，而万物备。术者，天意也。盛夏之时，万物遂长。圣人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言其乐与天下同也。当是之时，颂声作。所谓末者，名也。故名过实，则百姓不附亲，贤士不为用，而外□诸侯，圣主不为也。所谓实者，谷□也，得人心，任贤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宝也。”

越王曰：“寡人躬行节俭，下士求贤，不使名过实，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贮谷，富百姓，此乃天时水旱，宁在一人耶？何以备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汤执其中和，举伊尹，收天下雄隽之士，练卒兵，率诸侯兵伐桀，为天下除残去贼，万民皆歌而归之，是所谓执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虽不及贤主圣王，欲执其中和而行之。今诸侯之地，或多或少，强弱不相当。兵革暴起，何以应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谓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万物而教之而生，人得谷即不死，谷能生人，能杀人，故谓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谷，为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亲于野，睹诸所多少为备。”越王曰：“所少，可得为因其贵贱，亦有应乎？”范子曰：“夫八谷贵贱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决矣。”越王曰：“请问三表。”范子曰：“水之势胜金，阴气蓄积大盛，水据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岁大败，八谷皆贵。金之势胜木，阳气蓄积大盛，金据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岁大美，八谷皆贱。金、木、水、火更相胜，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为邦宝。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万里之君。故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于四时。四时不正，则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如此则岁恶，五谷不登。圣主施令，必审于四时，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愿欲知图谷上下贵贱，欲与他货之内以自实，为之奈何？”范子曰：“夫八谷之贱也，如宿谷之登，其明也。谛审察阴阳消息，观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毕。”

越王问范子曰：“何执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执其中则昌，行奢侈则亡。”越王曰：“寡人欲闻其说。”范子曰：“臣闻古之贤主圣君，执中和而原其终始，即位安而万物定矣。不执其中和，不原其终始，即尊位倾，万物散。文武之业，桀纣之迹，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诸侯，自灭至亡，渐渍乎滋味之费，没溺于声色之类，牵挛于珍怪贵重之器。故其邦空虚。困其士民，以为须臾之乐，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纣是也。身死邦亡，为天下笑。此谓行奢侈而亡也。汤有七十里地，务执三表，可谓邦宝。不知三表，身死弃道。”

越王问范子曰：“春肃夏寒，秋荣冬泄，人治使然乎？将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岁，一治一乱，终而复始，如环之无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时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万物之时，圣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长之，秋成而杀之，冬受而藏之。春肃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长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顺而复荣者，百官刑不断也。冬温而泄者，发府库赏无功也。此所谓四时者，邦之禁也。”

越王曰：“寒暑不时，治在于人，可知也。愿闻岁之美恶，谷之贵贱，何以纪之？”范子曰：“夫阴阳错缪，即为恶岁。人生失治，即为乱世。夫一乱一治，天道自然。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言乱三千岁，必有圣王也。八谷贵贱更相胜，故死凌生者逆，大贵。生凌死者顺，大贱。”越王曰：“善。”

越王问于范子曰：“寡人闻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将人也？”范子曰：“人有之，万物亦然。天地之间，人最为贵。物之生，谷为贵，以生人，与魂魄无异，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恶可得闻乎？”范子曰：“欲知八谷之贵贱、上下、衰极，必察其魂魄。视其动静，观其所舍，万不失一。”问曰：“何谓魂魄？”对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气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无门，上下无根，见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气之精，魂主死气之舍也。魄者主贱，魂者主贵，故当安静而不动。魂者，方盛夏而行，故万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气之精，主贵而云行，故方盛夏之时不行，即神气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岁大败。生凌死者，岁大美。故观其魂魄，即知岁之善恶矣。”

越王问于范子曰：“寡人闻阴阳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气而物生，可得而知乎？愿闻其说。”范子曰：“臣闻阴阳气不同处，万物生焉。冬三月之时，草木既死，万物各异藏，故阳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使阴阳得成功于外。夏三月盛暑之时，万物遂长，阴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然而万物亲而信之，是所谓也。阳者主生，万物方夏三月之时，大热不至，则万物不能成。阴气主杀，方冬三月之时，地不内藏，则根荄不成，即春无生。故一时失度，即四序为不行。”

越王曰：“善，寡人已闻阴阳之事。谷之贵贱，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阳者主贵，阴者主贱。故当寒而不寒者，谷为之暴贵。当温而不温者，谷为之暴贱。譬犹形影声响相闻，岂得不复哉！故曰秋冬贵阳气施于阴，阴极而复贵。春夏贱阴气施于阳，阳极而不复。”越王曰：“善哉！”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国宝。

越五日，困于吴，请于范子曰：“寡人守国无术，负于万物，几亡邦危社稷，为旁邦所议，无定足而

立。欲捐躯出死，以报吴仇，为之奈何?”范子曰：“臣闻圣主为不可为之行，不恶人之谤己。为足举之德，不德人之称己。舜循之历山，而天下从风。使舜释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则恐不全其身。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贵者，天下所置，不可夺也。今王利地贪财，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显于世，不亦谬乎?”

越王曰：“上不逮于神农，下不及于尧舜，今子以至圣之道以说寡人，诚非吾所及也。且吾闻之也，父辱则子死，君辱则臣死。今寡人亲已辱于吴矣，欲行一切之变，以复吴仇，愿子更为寡人图之。”范子曰：“君辱则死，固其义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圣之计也。且夫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强兵，地狭民少，奈何为之?”范子曰：“夫阳动于上，以成天文，阴动于下，以成地理。审察开置之要，可以为富。凡欲先知天门开及地户闭，其术：天高五寸，减天寸六分以成地。谨司八谷，初见出于天者，是谓天门开。地户闭，阳气不得下入地户，故气转动而上下阴阳俱绝，八谷不成，大贵必应其岁而起，此天变见符也。谨司八谷，初见入于地者，是谓地户闭。阴阳俱会，八谷大成，其岁大贱，来年大饥，此地变见瑞也。谨司八谷，初见半于人者，籴平，熟，无灾害。故天倡而见符，地应而见瑞，圣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谓天平地平，以此为天图。”

越王既已胜吴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问大夫种曰：“夫圣人之术，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种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应邦，以藏圣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见之策，未肯为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忧色。请于范子，称曰：“寡人用夫子之计，幸得胜吴，尽夫子之力也。寡人闻夫子明于阴阳进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后知千岁，可得闻乎?寡人虚心垂意，听于下风。”范子曰：“夫阴阳进退，前后幽冥，未见未形。此持杀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宝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请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愿与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阴阳进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阴入浅者，即岁善。阳入深者，则岁恶。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圣人见物不疑，是谓知时，固圣人所不传也。夫尧舜禹汤，皆有豫见之劳，虽有凶年而民不穷。”越王曰：“善。”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邦宝。

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谓天地之图也。

卷十四

越绝外传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于春申君，径得见于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托敢言?”女环曰：“即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等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来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有问：‘汝女弟何能?’对曰：‘能鼓音，读书通一经。’故彼必是我。”园曰：“诺。”

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何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音，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园驰人呼女环。到黄昏，女环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明日，女环谓春申君曰：“妾闻王老无嗣，属邦于君。君外淫，不顾政事，使王闻之，君上负于王，使妾兄下负于夫人，为之奈何?无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属：“莫有闻淫女也。”皆曰：“诺。”与女环通未终月，女环谓春申君曰：“妾闻王老无嗣，今怀君子一月矣，可见妾于王，幸产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为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属嗣者。”烈王曰：“诺。”即召之。烈王悦，取之。十月产子男。

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环使园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后告园：“以吴封春申君，使备东边。”园曰：“诺。”即封春申君于吴。幽王后怀王，使张仪诈杀之。怀王子顷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灭之。

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叹曰：“我其不伯乎?”欲杀妻子，角战以死。蠡对曰：“殆哉！王失计也，爱其所恶。且吴王贤不离，不肖不去，若卑辞以地让之，天若弃彼，彼必许。”勾践晓焉，曰：“岂然哉!”遂听能以胜。越王勾践即得平吴，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时，为之立嗣，垂之来世，传之万载。邻邦乐德，以来取足。范蠡内视若盲，反听若聋，度天关，涉天机，后衽天人，前带神光。当是时，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终难复见得。于是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元王以之中兴，号为州伯，以为专句践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时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期、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诚行于内，威发于

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是也。故传曰："桓公迫于外子，能以觉悟。勾践执于会稽，能因以伯。"尧舜虽圣，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贤，蠡善虑患，勾践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断金。"此之谓也。

吴越之事烦而文不喻，圣人略焉。贤者垂意，深省厥辞，观斯智愚。夫差狂惑，贼杀子胥，勾践至贤，种曷为诛？范蠡恐惧，逃于五湖，盖有说乎？夫吴知子胥贤，犹昏然诛之。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身死不为医，邦亡不为谋，还自遗灾，盖木土水火，不同气居，此之谓也。

种立休功，其后厥过自伐。勾践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见种为吴通越，称："君子不危穷，不灭服，"以忠告，勾践非之，见乎颜色。范蠡因心知意，策问其事，卜省其辞，吉耶凶耶？兆言其灾。夫子见利与害，去于五湖。盖谓知其道贵微而贱获。《易》曰："知几其神乎？道以不害为左。"传曰："知始无终，厥道必穷。"此之谓也。

子胥赐剑将自杀，叹曰："嗟乎！众曲矫直，一人固不能独立。吾挟弓矢，以逸郑楚之间，自以为可复吾见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报焉，自致于此。吾先得荣后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后遭险，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时，复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将安之，莫如早死，从吾先王于地下，盖吾之志也。"吴王将杀子胥，使冯同征之。胥见冯同，知为吴王来也。泄言曰："王不亲辅弼之臣，而亲众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头，必见越人入吴也，我王亲为禽哉。捐我深江，则亦已矣！"胥死之后，吴王闻，以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

子胥挟弓去楚，唯夫子独知其道。事□世□有退，至今实之，实秘文之事。深述厥兆，徵为其戒。齐人归女，其后亦重。各受一篇，文辞不既，经传外章，辅发其类。故圣人见微知著，睹始知终。由此观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畅往事。夫子作经，揽史记，愤懑不泄，兼道事后，览承传说。厥意以为周道不敝，《春秋》不作。盖夫子作《春秋》，记元于鲁，大义立，微言属，五经六艺，为之检式。垂意于越，以观枉直。陈其本末，抽其统纪，章决句断，各有终始。吴越之际，夫差弊矣，是之谓也。故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观乎荆平，能知信勇之变。观乎吴越，能知阴谋之虑。观乎计倪，能知阴阳消息之度。观乎请籴，能知□人之使敌邦贤不肖。观乎九术，能知取人之真，转祸之福。观乎兵法，能知郤敌之路。观乎陈恒，能知古今相取之术。观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任愣通拙。经百八章，上下相明。齐桓兴盛，执操以同。管仲达于霸纪，范蠡审乎吉凶终始。夫差不能□邦之治。察乎冯同、宰嚭，能知谄臣之所移，哀彼离德信不用。内痛子胥忠谏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诛子胥，自此始亡之谓也。

卷十五

越绝篇叙外传记第十九

维先古九头之世，蒙水之际，兴败有数，承三继五，故曰众者传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时，天下大服。三皇以后，以一治人。至于三王，争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挟方气，历天汉。孔子感精，知后有强秦丧其世而汉兴也。赐权齐、晋、越，入吴。孔子推类，知后有苏秦也，权衡相动，衡五相发。道获麟，周尽证也。故作《春秋》，以继周也。此时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与太平。孔子怀圣承弊，无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伤民不得其所，非圣人孰能痛世若此！万代不灭，无能复述，故圣人没而微言绝。赐见《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亦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赐之说也，鲁安，吴败，晋强，越霸，世春秋二百余年，垂象后王。赐传吴越，□指于秦。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

问曰："《越绝》始于太伯，终于陈恒，何？"《论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乃太伯审于始，知去上贤，太伯特不恨，让之至也。始于太伯，仁贤，明大吴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诈，故次以吴人也。善其务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为持危救倾也，莫如循道顺天，富邦安民，故次计倪。富邦安民，故于自守易以取，故次请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

问曰："请粟者求其福禄必可获，故次以九术。顺天心，终和亲。即知其情，策于廊庙，以知强弱。时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动作不当，天与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将，《春秋》无将。子谋父，臣杀主，天地所不容载，恶之甚深。故终于陈恒也。

"《易》之卜将，《春秋》无将，今荆平何善乎？君无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讨贼，子不复仇，非臣子也。故贤其冤于无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众，并义复仇，倾诸侯也。非义不为，非义不死也。"

问曰："子胥妻楚王母，无罪而死于吴，其行如是，何义乎？"曰："孔子固贬之矣。贤其复仇，恶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义，量功掩过也。贤之，亲亲也。""子胥与吴何亲乎？"曰："子胥以困干阖庐，阖庐勇之甚，将为复仇，名誉甚著。《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终不可奈

何。言不用，策不从，昭然知吴将亡也。受阖庐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谏之功也，故先吴败而杀也。死人且不负，而况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业兴。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贵一概，不求备于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师不说□。”

问曰：“子胥未贤耳。贤者所过化，子胥赐剑，欲无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绣，聋者不可语以调声。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汤系夏台，文王拘于殷。时人谓舜不孝，尧不慈，圣人不悦下愚，而况乎子胥。当困于楚，剧于吴，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贬之奈何？其报楚也。称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贬之，言吴人也。”

问曰：“勾践何德也？”曰：“伯德贤君也。”传曰：“危人自安，君子弗为。夺人自与，伯夷不多。行伪以胜，灭人以伯，其贤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压驳，一善一恶。当时无天子，强者为右。使勾践无权，灭邦久矣。子胥信而得众道，范蠡善伪以胜，当明王天下太平，诸侯和亲，四夷乐德，款塞贡珍，屈膝请臣，子胥何由乃困于楚？范蠡不久乃为狂者？勾践何当属坐养马？遭逢变乱，权以自存，不亦贤乎？行伯非贤，晋文之能因时顺宜，随而可之。故空社易为福，危民易为德，是之谓也。”

问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贤人。”问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违，皆称贤何？”《论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单身入越，主于伯，有所不合，故去也。”问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义也。义无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犹重也，不明甚矣。”问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犹妻事夫，何以去？”《论语》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传曰：‘孔子去鲁，燔俎无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称仁，行虽有异，其义同。”“死与生，败与成，其同奈何？”《论语》曰：‘有杀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贵其义，信从中出，义从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于纣也，箕子亡者，正其纪也，皆忠信之至，相为表里耳。”问曰：“二子孰愈乎？”曰：“以为同耳。然子胥无为能自免于无道之楚，不忘旧功，灭身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则去，可死则死。范蠡遭世不明，被发佯狂，无正不行，无主不止。色斯而举，不害于道。忆则屡中，货财殖聚，作诈成伯，不合乃去。三迁避位，名闻海内。去越入齐，老身西陶。仲子由楚，伤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终，子胥可谓兼人乎？”

问曰：“子胥伐楚宫，射其子，不杀，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云梦之山。子胥兵笞卒主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请救，于斧渔子进谏子胥，子胥适会秦救至，因引兵还。越见其荣于无道之楚，兴兵伐吴。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问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

维子胥之述吴越也，因事类，以晓后世。著善为诚，讥恶为诫。勾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吴越相复见于今。百岁一贤，犹为比肩。记陈厥说，略其有人。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以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明于古今，德配颜渊。时莫能与，伏窜自容。年加申酉，怀道而终。友臣不施，犹夫子得麟。览睹厥意，嗟叹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畅子胥，以喻来今。经世历览，论者不得，莫能达焉。犹《春秋》锐精尧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于五经。齐德日月，比智阴阳。《诗》之《伐柯》，以己喻人。后生可畏，盖不在年。以口为姓，万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应也。百岁一贤，贤复生也。明于古今，知识宏也。德比颜渊，不可量也。时莫能用，籥口键精，深自诚也。犹子得麟，丘道穷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贤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宝也。覆以庚，兵绝之也。於乎哀哉！莫肯与也。屈原隔界，放于南楚，自沉湘水，蠡所有也。

吴越春秋

[东汉]赵　晔撰　徐昌强整理

《吴越春秋》原著者东汉赵晔，初成书时十二卷。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曾从杜抚受《韩诗》。晔著述颇丰，所著《诗细历神渊》，蔡邕"以为长于《论衡》"。入晋以后，杨方刊削该书为五卷；皇甫遵则合晔、方二书改编成十卷；元徐天祐为之音注，遂成今本《吴越春秋》。该书记述吴、越两国兴起、争霸历史，较同时有关著作更加详实。书中所载有关经济、政治、思想、军事、社会风俗的大量珍贵史料，对学术研究尤具价值。该书保存至今的版本众多，其中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明翻元大德本、弘治十四年刊本为佳，所以我们选择了根据后者影印的《四部丛刊》本作为点校的底本。

卷一　吴太伯传

吴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韩诗章句》："姜，姓。嫄，字。"《说文》："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国。"《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记》"嫄"作"原"，"台"作"邰"。邰国在京兆武功县所治厘城。《汉地理志》作"厘"，与"邰"同），为帝喾元妃。年少未孕，出游于野，见大人迹而观之，中心欢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践之，身动，意若为人所感。后妊娠，恐被淫泆之祸，遂祭祀以求，谓无子，履上帝之迹（《诗·生民篇》所谓"履帝武"是也），天犹令有之。姜嫄怪而弃于厄狭之巷，牛马过者折易而避之（《诗》云："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复弃于林中，适会伐木之人多（《诗》云："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复置于泽中冰上，众鸟以羽覆之。（《诗》云："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为神，收而养之。长因名弃。为儿时好种树（"树"，亦种也），禾、黍、桑、麻、五谷，相五土之宜，青、赤、黄、黑，陵（陆地）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麦、豆、稻，各得其理。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逐高而居。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研（穷也）营种之术。三年余，行人无饥乏之色。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姓姬氏。

后稷就国，为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纪》："后稷纳姞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周本纪》："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

公刘卒，子庆节立。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庆节子皇仆。皇仆子差弗。差弗子毁喻。《世本》"喻"作"榆"。毁喻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亚圉。《世本》作"亚圉云都"。皇甫谧曰："云都，亚圉字。"亚圉子公叔祖类。公叔祖类子古公亶甫。《毛诗》、《史记》"甫"皆作"父"，"甫"、"父"通。自庆节至是为八世），修公刘、后稷之业，积德行义，为狄人所慕。薰鬻、戎妒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币金玉重宝，而亦伐之不止。古公问："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养害。害所养（《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国所以亡也；而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逾梁山而处岐周（徐广曰："新平漆县东北有豳亭。"杜预云："豳在新平漆县东北。"《索隐》曰："豳即邠也。"又，徐广曰："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颜师古曰："梁山在夏阳，岐山在美阳，即今岐州岐山县箭括岭也。"），曰："彼君与我何异？"邠人父子兄弟相帅负老携幼，揭釜甑而归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太姜生少子季历，即王季也）。季历娶妻

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尚书纬帝命验》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入于酆，止于昌户。"其书云云。此盖圣瑞，丹书文多不载），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南岳），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汉地理志》："太伯奔荆蛮，号曰勾吴。"颜师古注：夷俗语发声，犹越为于越也）。吴人或问："何据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太伯所都，谓之吴。城在梅里平墟，今无锡县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季历卒，子昌立，号曰西伯（按《孔丛子》，羊容问子思曰："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至太王、王季、文王，此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曰，殷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诸侯为伯，犹召公分陕，谓之召伯也。"）。遵公刘、古公之术，业于养老，天下归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滨而往。西伯卒，太子发立（发，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

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刘昭云："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旧宅，其井犹存。"《皇览》云："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二说不同。此云平墟，当以刘说为正）。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简子叔达，达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强鸠夷，夷子余乔疑吾，吾子柯庐，庐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处，处子专，专子颇高，高子句毕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虞公，以开晋之伐虢氏。毕子去齐，齐子寿梦立，而吴益强，称王。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

卷二　吴王寿梦传

寿梦元年（《史记索隐》曰："自寿梦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钟离之会，吴始与中国接。事见《春秋》鲁成公十五年。以《史记年表》考之，是为寿梦十五年。此以为元年，何也？钟离，古涂山氏之国，汉置钟离县，属九江，今属濠州），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乎哉，礼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灵也）适吴，以为行人，教吴射御，导之伐楚（见《左传》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晋，自晋请使吴，教吴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非巫臣为行人也。行人，掌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楚庄王怒，使子反将，败吴师。二国从斯结雠。于是吴始通中国，而与诸侯为敌（蛮夷属楚者，吴尽取之；始大，通吴于上国）。

五年，伐楚，败子反。

十六年，楚恭王怨吴为巫臣伐之也，乃举兵伐吴，至衡山而还（见《左传》襄公三年，楚"克鸠兹，至于衡山。"杜预曰："衡山在吴兴乌程县南。"楚归三日，吴人伐楚，取驾。此不书）。

十七年，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

二十五年，寿梦病，将卒。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曰："敢不如命。"寿梦卒（见《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吴子乘卒。"《左传》书"寿梦卒。"杜预曰："寿梦，吴子之号。"），诸樊以嫡长摄行事，当国政。

吴王诸樊元年（《史记年表》吴诸樊元年为鲁襄公十三年，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为襄公二十五年。此书止载元年事，余皆不书），已除丧，让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时，尝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于季札。又复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贤，欲废长立少，重发言于口。'虽然，我心已许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计，以国付我。我敢不从命乎？今国者，子之国也。吾愿达前王之义。"季札谢曰："夫嫡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诸樊曰："苟可施于国，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为季历，二伯来入荆蛮，遂城为国，周道就成。前人诵之，不绝于口，而子之所习也。"札复谢曰："昔曹公卒（宣公），庶存适亡（"嫡亡"者，公子负刍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成公），诸侯与曹人不义而立于国。子臧（公子欣时也，与负刍皆宣公庶子）闻之，行吟而归。曹君惧，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见《左传》鲁成公十五年，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反自宋，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之义。吾诚避之。"吴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吴人舍之。诸樊骄

恣，轻慢鬼神，仰天求死。将死，命弟余祭曰："必以国及季札。"乃封季札于延陵，号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汉改延陵为昆陵县，晋为昆陵郡，又为晋陵郡今常州也）。

余祭十二年，楚灵王会诸侯伐吴，围朱方，诛庆封。庆封数为吴伺察，故晋、楚伐之也。吴王余祭怒，曰："庆封穷，来奔。吴封之朱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封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杜预云："句余，吴子夷昧也。"《索隐》曰："余祭以二十九年卒。"则二十八年赐庆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余或别是一人。今按《春秋》于明年书"阍弑吴子余祭。"又《年表》，余祭四年，守阍杀余祭。则句余非别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余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余祭四年，卒，此乃书十二年，何也？十二、十三年，皆当册十字。十七年亦改从四年可也。朱方，吴邑，秦改丹徒，今属镇江），以效不恨士也。"即举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吴为庆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吴至乾谿（在谯国城父县南，楚东境）。吴击之，楚师败走。

十七年，余祭卒。余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义。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遂逃归延陵。吴人立余昧子州于，号为吴王僚也。

卷三　王僚使公子光传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光绪，樊子阖庐也），以报前来诛庆封也。吴师败而亡舟（舟名余皇，为楚所获，亦曰艅艎）。光惧，因掩，复得王舟而还。光欲谋杀王僚，未有所与合议，阴求贤，乃命善相者为吴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吴（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王即位三年，不听国政，沉湎于酒，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钟鼓之间，而令曰："有敢谏者死！"于是伍举进谏曰："有一大鸟，集楚国之庭，三年不飞，亦不鸣，此何鸟也？"于是庄王曰："此鸟不飞，飞则冲天；不鸣，鸣则惊人。"伍举曰："不飞不鸣，将为射者所图。弦矢卒（忽遽貌，仓卒也）发，岂得冲天而惊人乎？"于是庄王弃其秦姬、越女，罢钟鼓之乐，用孙叔敖，任以国政（《史记》曰："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遂霸天下，威伏诸侯。庄王卒，灵王立，建章华之台（杜预曰："南郡华容县有台，在城内。"），与登焉。王曰："台美！"伍举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克听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以土木之崇高，虫镂之刻画，金石之清音，丝竹之凄唳，以之为美。前庄王为抱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祲气也），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不妨城郭守备之材），用不烦官府，民不败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七年，国人怨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姓烦焉，诸侯忿怨，卿士讪谤，岂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诚愚，不知所谓也。"灵王即除工去饰，不游于台。由是，伍氏三世为楚忠臣。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为太子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娶于秦。秦女美容，无忌报平王曰："秦女天下无双，王可自取。"王遂纳秦女为夫人，而幸爱之，生子珍，而更为太子娶齐女。无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当害己也，乃复谗太子建。建母蔡氏无宠，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预曰："襄城城父县。"），备边兵。顷之，无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之心。愿王自备。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将入为乱。"平王乃召伍奢而按问之。奢知无忌之谗，因谏之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而疏骨肉乎？"无忌承宴，复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奋扬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将诛！"三月，太子奔宋。无忌复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为质而召之。"王使使谓奢曰："能致二子则生；不然则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长曰尚，少曰胥。尚为人慈温仁信，若闻臣召，辄来；胥为人少好于大，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执纲守戾，蒙垢受耻，虽冤不争，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谓伍奢之誉二子，即遣使者驾驷马，封函印绶往，许召子尚、子胥。令曰："贺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难就免。平王内惭囚系忠臣，外愧诸侯之耻，反遇奢为国相，封二子为侯。尚赐鸿都侯，胥赐盖侯，相去不远三百余里。奢久囚系，忧思二子，故遣臣来，奉进印绶。"尚曰："父系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尝苦饥渴，昼夜感思，忧父不活，惟父获免，何敢贪印绶哉？"使者曰："父囚三年，五今幸赦，无以赏赐，封二子为侯，一言当至，何所陈哉？"尚乃入报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为侯，使者在门，兼封印绶，汝可见使。"子胥曰："尚且安坐，为兄卦之。今日甲子，时加于已，支伤日下，气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岂贪于侯？思见父耳！一面而别，虽死而生。"子胥曰："尚且无往。父当我活，楚畏我勇，势不敢杀。兄若误往，必死不脱。"尚曰："父子之爱，恩从中出，徼幸相见，以自济达。"于是子胥叹曰："与父俱诛，何明于世？冤仇不除，耻辱日大。尚从是往，我从是诀。"尚泣曰："吾之生也，为世所笑。终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报仇

毕为废物。汝怀文武，勇于策谋，父兄之仇，汝可复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顾！勿使临难，虽悔何追！”旋泣辞行，与使俱往。

楚得子尚，执而囚之，复遣追捕子胥。胥乃贯弓执矢去楚。楚追之，见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无人之野。胥乃张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报汝平王（“平”字当去。王在，安得先称其谥？不则当作“君王”。下文“平王”，则后人追书也），欲国不灭，释吾父兄。若不尔者，楚为墟矣！”使返报平王。王闻之，即发大军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获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泽之中，言：“楚王无道，杀吾父兄。愿吾因于诸侯，以报仇矣！”闻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闻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若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于市。伍员奔宋，道遇申包胥，谓曰：“楚王杀吾兄父，为之奈何？”申包胥曰：“于乎！吾欲教子报楚，则为不忠；教子不报，则为无亲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闻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今吾将复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

宋元公无信于国，国人恶之。大夫华氏谋杀元公，国人与华氏因作大乱（华氏，华亥、华定也。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子胥乃与太子建俱奔郑，郑人甚礼之。太子建又适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在郑，郑信太子矣。太子能为内应而灭郑，即以郑封太子。”太子还郑，事未成，会欲私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于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员与胜奔吴。到昭关，关吏欲执之。伍员因诈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将去取之。”关吏因舍之。与胜行去，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子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寻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曰）：“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

至吴，疾于中道，乞食溧阳（今建康属邑）。适会女子击绵于濑水之上，筥中有饭。子胥遇之，谓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独与母居，三十未嫁，饭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赈穷途少饭，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许之。发其箪筥，饭其盎浆，长跪而与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远逝之行，何不饱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谓女子曰：“掩夫人之壶浆，无令其露。”女子叹曰：“嗟乎！妾独与母居三十年，自守贞明，不愿从适，何宜馈饭而与丈夫，越亏礼仪？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顾女子，已自投于濑水矣。于乎！贞明执操，其丈夫女哉！

子胥之吴，乃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市人观，罔有识者。翌日（翌，明也，明日），吴市吏善相者见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尝见斯人也。非异国之亡臣乎？”乃白吴王僚，具陈其状：“王宜召之！”王僚曰：“与之俱入。”公子光闻之，私喜曰：“吾闻楚杀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复父之雠，来入于吴。”阴欲养之。市吏于是与子胥俱入见王。王僚怪其状伟，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王僚与语三日，辞无复者。王曰：“贤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语语，遂有勇壮之气，稍道其雠，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为兴师复雠。公子谋杀王僚，恐子胥前亲于王，而害其谋，因谗：“伍胥之谋伐楚者，非为吴也，但欲自复私雠耳！王无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入见王僚曰：“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用兵于比国。”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诸侯专为政，非以意救急后兴师。今大王践国制威，为匹夫兴兵，其义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吴王乃止。

子胥退耕于野，求勇士荐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专诸。专诸者，堂邑（吴地。《汉地理志》为临淮郡堂邑县）。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吴时，遇之于途。专诸方与人斗，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其妻一呼即还。子胥怪而问其状：“何夫子之怒盛也，闻一女子之声而折道，宁有说乎？”专诸曰：“子视吾之仪，宁类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于从难，知其勇士，阴而结之，欲以为用。遭公子光之有谋也，而进之公子光。光既得专诸，而礼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辅孤之失根也。”专诸曰：“前王余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寿梦有子四

人，长曰诸樊（名遏。《史记索隐》曰：“遏是其名，诸樊是其號。”），则光之父也。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札之贤也。将卒，传付适长，以及季札。念季札为使，亡在诸侯，未还。余昧卒，国空，有立者，适长也。适长之后，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当代立乎？吾力弱，无助于掌事之间，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虽代立，季子东还，不吾废也。”专诸曰：“何不使近臣从容言于王侧，陈前王之命，以讽其意，今知国之所归？何须私备剑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贪而恃力，知进之利，不睹退让。吾故求同忧之士，欲与之并力。惟夫子诠（择言）斯义也。”专诸曰：“君言甚露乎？于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专诸曰：“愿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时未可也。”专诸曰：“凡欲杀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吴王何好？”光曰：“好味。”专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鱼之炙也。”专诸乃去，从太湖学炙鱼，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败楚师，因迎故太子建母于郑。郑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杀建之过（《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郹，吴太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杜预《解》：“诸樊，吴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杜预《解》：“遏，诸樊也。”《传》亦书吴子诸樊卒。诸樊之死，于是三十年矣。此书云“僚遣公子”，当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诸樊也。诸樊于僚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岂传与杜解俱误耶）。

九年，吴使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吴遂灭巢及钟离而还。《世家》所记与此合。巢，今无为巢县）。吴所以相攻者，初楚之边邑胛梁之女与吴边邑处女蚕，争界上之桑（《史记》曰：“小童争桑。”《伍子胥传》：“两女子争桑。”）。二家相攻，吴国不胜，遂更相伐，灭吴之边邑。吴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隐》曰：“按《年表》及《左传》，合在僚十一年。此书作十二年，又以秋为冬，皆误）。伍子胥谓白公胜（即太子建之子。其后，惠王召胜归楚，使居边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称公。”杜预曰：“汝阴裒信县西南有白亭。”胜奔吴事见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国有，吾何忧矣？”白公默然不对，伍子胥坐泣于室。

十三年（《索隐》曰：“据《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记世家》乃书云十三年，此书以承《世家》之误。）春，吴谷欲因楚葬而伐之（《左传》：“吴子欲因楚丧而代之。”《世家》同。“丧”作“茎”字，此书“葬”字，恐是“丧”字之误），使公子盖余烛佣（皆王僚母弟）以兵围楚，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心动。伍胥知光之见机也，乃说光曰：“今吴王伐楚，二弟将兵，未知吉凶，专诸之事，于斯急矣。时不再来，不可失也！”于是公子见专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还。当此之时，不求何获？时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专诸曰：“僚可杀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内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于窋室中，具酒而请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为我具酒，来请期，无变悉乎？”母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铁之甲三重，使兵卫陈于道，自宫门至于光家之门。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使坐立侍，皆操长戟交轵。酒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窋室裹足，使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乃擘炙鱼，因推匕首。立戟交轵，倚专诸胸（戟，有枝兵也。《周礼》：戟长丈六尺。《增韵》：“双枝为戟单枝为戈。”“轵”，《说文》“车轮小穿。”《周礼大驭》：“祭两轵。”注：“轵谓两辖。”《诗》诂曰：“车轴之耑，贯毂者为辖，毂末之小穿，容辖者为轵。”此言“立戟交轵”，谓戟之立如轵之交，倚专诸之胸也）。胸断臆开，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贯甲达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杀专诸，众士扰动。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众，尽灭之，遂自立，是为吴王阖闾也。乃封专诸之子，拜为客卿。季札使还至吴，阖闾以位让。季札曰：“苟前君无废社稷以奉君也。吾谁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乱，立者从之，是前人之道。”（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公子盖余、烛佣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杀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按《左传》：“掩余奔徐，”烛庸钟吾。吴使徐人执掩余，锺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与传不合。《史记》亦云奔楚，《世家》与《伍子胥传》皆云降楚。舒，春秋时舒国，为楚所灭，汉属庐江郡，今庐州有舒城县）。

卷四　阖闾内传

阖闾元年，始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乃举伍子胥为行人，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阖闾谓子胥曰：“寡人欲强国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进（膝行而进。出《庄子》），垂泪顿首曰：“臣，楚国之亡虏也。父兄弃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来归命于大王，幸不加戮，何敢与政事焉？”阖闾曰：“非夫子，寡人不免于絷御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于斯，何为中道生进退耶？”子胥曰：“臣闻谋议之臣，何足处于危亡之地？然忧除事定，必不为君主所亲。”阖闾曰：“不然。寡人非子，无所尽议，何得让乎？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

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子胥良久对曰：“臣闻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史记·律书》：“阊阖风居西方。阊者，倡也；阖者，藏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巳为地户）。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鲵，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

城郭以成，仓库以具，阖闾复使子胥、屈盖馀、烛佣习术战骑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越前来献三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耶。莫耶，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为剑闻于王。使子作剑，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将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至今后世，即山作冶，麻绖葌服，然后敢铸金于山。今吾作剑不变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师知烁身以成物，吾何难哉？”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耶。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甚重。既得宝剑，适会鲁使季孙聘于吴，阖闾使掌剑大夫以莫耶献之。季孙拔剑之，锷中缺者大如黍米，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我虽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阖闾既宝莫耶，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而有人贪王之重赏也，杀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诣宫门而求赏。王曰：“为钩者众，而子独求赏，何以异于众夫子之钩乎？”作钩者曰：“吾之作钩也，贪而杀二子，衅成二钩。”王乃举众钩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钩甚多，形体相类，不知其所在。于是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吴鸿、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大惊，曰：“嗟乎！寡人诚负于子。”乃赏百金，遂服而不离身。

六月，欲用兵，会楚之白喜来奔。吴王问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犁之孙。平王诛州犁，喜因出奔，闻臣在吴而来也。”阖闾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号曰郤宛（详此书所以伯州犁、郤宛为一人。按《左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杀太宰伯州犁于郏。《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广曰：“州郏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别氏郤。《吴世家》曰：“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奔吴。此云伯州犁号郤宛，非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常与尽日而语，袭朝而食。费无忌望而妒之，因谓平王曰：‘王爱幸宛，一国所知。何不为酒，一至宛家，以示群臣于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于郄宛之舍。无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前陈兵堂下门庭。’宛信其言，因而为之。及平王往而大惊，曰：‘宛何等也？’无忌曰：‘殆且有篡杀之忧。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诛郄宛。诸侯闻之，莫不叹息。喜闻臣在吴，故来请见之。”阖闾见白喜而问曰：“寡人国僻远，东滨海，侧闻子前人为楚荆之暴怒，费无忌之谗口，不远吾国，而来于斯。将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国之失虏，前人无罪，横被暴诛。臣闻大王收伍子胥之穷厄，不远千里，故来归命。惟大王赐其死。”阖闾伤之，以为大夫，与谋国事。吴大夫被离承宴问子胥曰：“何见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与喜同。子不闻《河上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因复俱流。’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谁不爱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离曰：“君之言外也，岂有内意，以决疑乎？”子胥曰：“吾不见也。”被离曰：“吾观喜之为人，鹰视虎步，专功擅杀之性，不可亲也。”子胥不然其言，与之俱事吴王。

二年，吴王前既杀王僚，又忧庆忌之在邻国，恐合诸侯来伐。问子胥曰：“昔专诸之事于寡人厚矣。今闻公子庆忌有计于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于子。”子胥曰：“臣不忠无行，而与大王图王僚于私室之中。今复欲讨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阖闾曰：“昔武王讨纣，而后杀武庚，周人无怨色。今若斯议，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将遂吴统，又何惧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细人也，愿从于谋。”吴王曰：“吾之忧也，其敌有万人之力，岂细人之所能谋乎？”子胥曰：“其细人之谋事，而有万人之力也。”王曰：“其为何谁？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离。臣昔尝见曾折辱壮士椒丘䜣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䜣者，东海上人也。为齐王使于吴，过淮津，欲饮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见马即出，以害其马。君勿饮也。’䜣曰：‘壮士所当，何神敢干？’乃使从者饮马于津，水神果取其马，马没。椒丘䜣大怒，袒裼持剑，入水求神决

战，连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吴，会于友人之丧。訢恃其与水（神）战之勇也，于友人之丧席而轻傲于士大夫，言辞不逊，有陵人之气。要离与之对坐，合坐不忍其溢于力也。时要离乃挫訢曰：‘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与神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勇，勇士所耻。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犹傲色于我哉！”于是椒丘訢卒于诘责，恨怒并发，暝即往攻要离。于是要离席阑至舍，诫其妻曰：‘我辱勇士椒丘訢于大家之丧，馀恨郁恚，暝必来也。慎无闭吾门。’至夜，椒丘訢果往，见其门不闭，登其堂，不关；人其室，不守；放发僵卧，无所惧。訢乃手剑而捽要离曰：‘子有当死之过者三，子知之乎？’离曰：‘不知。’訢曰：‘子辱我于大家之众，一死也；归不关闭，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过，欲无得怨！’要离曰：‘吾无三死之过，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离曰：‘吾辱子于千人之众，子无敢报，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二不肖也；前拔子剑，手挫捽吾头，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灭于我，岂不鄙哉？’于是椒丘訢投剑而叹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臣闻要离若斯，诚以闻矣！”吴王曰：“愿承宴而待焉。”

子胥乃见要离曰：“吴王闻子高义，惟一临之。”乃与子胥见吴王。王曰：“子何为者？”要离曰：“臣国东千里之人。臣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大王有命，臣敢不尽力！”吴王心非子胥进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离即进曰：“大王患庆忌乎？臣能杀之。”王曰：“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吾尝追之于江，驷马驰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离曰：“王有意焉，臣能杀之。”王曰：“庆忌明智之人，归穷于诸侯，不下诸侯之士。”要离曰：“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王曰：“诺。”要离乃诈得罪，出奔。吴王乃取其妻子，焚弃于市。要离乃奔诸侯，而行怨言，以无罪闻于天下。遂如卫，求见庆忌，见曰：“阖闾无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无罪见诛。吴国之事，吾知其情。愿因王子之勇，阖闾可得也。何不与我东之于吴？”庆忌信其谋。后三月，拣练士卒，遂之吴。将渡江于中流，要离力微，坐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要离渡至江陵，愍然不行。从者曰：“君何不行？”要离曰：“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言讫，遂投身于江。未绝，从者出之。要离曰：“吾宁能不死乎？”从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禄。”要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三年，吴将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谓曰：“吾等为王养士，画其策谋，有利于国。而王故伐楚，出其令，托而无兴师之意，奈何？”有顷，吴王问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于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对曰：“臣愿用命。”吴王内计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灭而已。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辩，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吴王曰：“子胥托言进士，欲以自纳。”而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问曰：“兵法宁可以小试耶？”孙子曰：“可。可以小试于后宫之女。”王曰：“诺。”孙子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军队长，各将一队。”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剑盾（*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军法，随鼓进退，左右回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进，三鼓为战形。”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孙子顾视，诸女连笑不止。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顾谓执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锧，铁椹*）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以约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过也。军法如何？”执法曰：“斩！”武乃令斩队长二人，即吴王之宠姬也。吴王登台观望，正见斩二爱姬，驰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孙子复挝鼓之，当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不敢瞬目。二队寂然，无敢顾者。于是乃报吴王曰：“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犹无难矣，而可以定天下。”吴王忽然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虽可以霸，然而无所施也。将军罢兵就舍，寡人不愿。”孙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实。”子胥谏曰：“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故为兵者，诛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于是吴王大悦，因鸣鼓会军，集而攻楚。孙子为将，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盖馀、烛佣。谋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阳徙都郢，即江陵之纪南城也*），孙武曰：“民劳，未可恃也。”楚闻吴使孙子、伍子胥、白喜为将，楚国苦之。群臣皆怨，咸言费无忌谗杀伍奢、白州犁，而吴侵境不绝于寇，楚国群臣

有一朝之患。于是，司马成乃谓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与王谋诛之，流谤于国，至于今日，其言不绝，诚惑之。盖闻仁者杀人以掩谤者，犹弗为也。今子杀人以兴谤于国，不亦异乎？夫费无忌，楚之谗口，民莫知其过。今无辜杀三贤士（伍奢、伯州犁与郤宛而三），以结怨于吴。内伤忠臣之心，外为邻国所笑。且郄、（郤）伍之家出奔于吴，吴新有伍员、白喜，秉威锐志，结仇于楚，故强敌之兵日骇。楚国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谗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谗，国以危矣！"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图之！"九月，子常与昭王共诛费无忌，遂灭其族，国人乃谤止。

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题凑，棺木内向也），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

湛卢之剑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吴王湛卢之剑于床。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风湖子而问曰："寡人卧，觉而得宝剑，不知其名，是何剑也？"风湖子曰："此谓湛卢之剑。"昭王曰："何以言之？"风湖子曰："臣闻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一曰鱼肠，二曰磐郢，三曰湛卢。鱼肠之剑已用杀吴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卢入楚也。"昭王曰："湛卢所以去者，何也？"风湖子曰："臣闻越王元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以示薛烛。烛对曰：'鱼肠剑逆理不顺，不可服也。臣以杀君，子以杀父。'故阖闾以杀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无益于人。故以送死。一名湛卢，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寄气托灵，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冲拒敌。然人君有逆理之谋，其剑即出。故去无道，以就有道。今吴王无道，杀君谋楚，故湛卢入楚。"昭王曰："其直几何？"风湖子曰："臣闻此剑在越之时，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匹、万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烛对曰：'赤堇之山已合无云，若耶之溪深而莫测（若耶溪在会稽县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铸浦山，欧冶子铸剑之所。《战国策》曰："涸若耶而取铜，破堇山而取锡。"张景阳《七命》曰："邪溪之铤，赤山之精。"皆谓此也），群臣上天。欧冶死矣，虽倾城量金，珠玉盈河，犹不能得此宝。而况有市之乡、骏马千匹、万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悦，遂以为宝。阖闾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斯发怒，遂使孙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为将，吾即得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闻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吴拔六与潜二邑（《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始用子胥之谋"。是为阖庐四年。《子胥传》亦合。今此书以为三年，何也？六，古国，皋陶之后所封，今安丰六安县是其地。潜，在六西南，今属安庆，有潜山、潜水）。

五年，吴王以越不从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吴不信前日之盟，弃贡赐之国，而灭其交亲。"阖闾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是为阖庐五年。杜预解："自此之前，虽强事小争，未尝用大兵。"檇里，《左传》、《史记》俱作携李。杜预曰吴郡嘉兴县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传》，楚公子贞字子囊，其孙名瓦，字子常。此当言公孙，不得云公子也）伐吴，报潜、六之役。吴使伍胥、孙武击之，围于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间。杜预曰："豫章，汉东，江北地名。"孔预达曰：《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则在北者土地之名。按宋武帝讨刘毅，遣王镇恶先袭，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兴郡名之豫章也）。吴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于是围楚师于豫章，大破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归为质（见《左传》定公二年。《索隐》曰："当为阖庐七年。《史年表》、《世家》皆书之六年，此书似亦因以为据）。

九年，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将曰："夫战，借胜以成其威，非常胜之道。"吴王曰："何谓也？"二将曰："楚之为兵，天下强敌也。今臣与之争锋，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吴王曰："吾欲复击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孙武曰："囊瓦者，贪而多过于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将曰："昔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献之昭王。王服之以临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与。子常三年留之，不使归国。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马（二马名肃爽，骏马也。爽音霜，亦曰骕骦），子常欲之，公不与，亦三年止之。唐人相与谋，从成公从者请马以赎成公。饮从者酒，醉之窃马而献子常，常乃遣成公归国。群臣诽谤曰：'君以一马之故，三年自囚，愿赏窃马之功。'于是成公常思报楚君臣，未尝绝口。蔡人闻之，固请献裘、珮于子常。蔡侯得归。如晋，告诉，以子元与太子质（《左传》"以其子元与大夫之子为质"者是），而请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吴王于是使使谓唐、蔡曰："楚为无道，虐杀忠良，侵食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举兵伐楚，愿二君有谋。"唐侯使其子乾为质于吴。三国合谋伐楚，舍舟（吴乘舟从淮来，过蔡而舍之。）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水为阵（汉水，源出武都沮县，经襄阳至江夏阳安县入江。今汉阳，古江夏也）。子常遂济汉而阵，自小别山至于大别山（杜预曰："二别在江夏界。"《元和郡县志》：小别山在汉阳县。《禹贡》："至于大别"，今汉阳县北有大别山，《地

志》、《水经》云在安丰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进，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无故与王共杀忠臣三人，天祸来下，王之所致。"子常不应。

十月，楚二师阵于柏举（柏举，楚地），阖闾之弟夫槩晨起，请于阖闾曰："子常不仁，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阖闾不许。夫槩曰："所谓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谓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击子常。大败，走奔郑，楚师大乱。吴师乘之，遂破楚众。楚人未济汉，会楚人食，吴因奔而击破之雍滞。五战，径至于郢。王追于吴冠，出固将亡，与妹季芈（楚姓，平王女也）出河、濉（河水出昆仑，濉与睢同。杜预曰："睢水出新城昌魏县，东南至枝江县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经》："睢水出梁郡鄢县。"郦道元注："睢水出陈留县西蒗荡渠。"三说各不同）之间，楚大夫尹固与王同舟而去。吴师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濉济江，入于云中（楚有云梦泽。《左传》载：令尹子文之生，邙夫人弃诸梦中。言梦而不及云。今此云中，言云而不及梦，是二泽明矣。《汉阳图经》：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暮宿，群盗攻之，以戈击王头。大夫尹固隐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惧，奔郧（《音》云：江陵有郧城。楚昭王时，郧公所筑今松滋也）。大夫钟建负季芊以从。郧公辛得昭王，大喜，欲还之。其弟怀怒曰："昭王是我仇也。"欲杀之，谓其兄辛曰："昔平王杀我父，吾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其臣，敢仇之者？夫乘人之祸，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智也。"怀怒不解。辛阴与其季弟巢以王奔随。吴兵逐之，谓随君曰："周之子孙在汉水上者，楚灭之。谓天报其祸，加罚于楚，君何保之？周室何罪，而隐其贼？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随君卜昭王与吴王不吉，乃辞吴王曰："今随之僻小，密近于楚，楚实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难而弃之。[似有脱漏] 今且安静楚，敢不听命？"吴师多其辞，乃退。是时，大夫子期虽与昭王俱亡，阴与吴师为市，欲出昭王。王闻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与随君盟而去。

吴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军击郑。

郑定公前杀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郑定公大惧（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时。吴师入郢，则献公时。此亦云定公，误），乃令国中曰："有能还吴军者，吾与分国而治。"渔者之子应募，曰："臣能还之。不用尺兵斗粮，得一桡（小楫）而行歌道中，即还矣。"公乃与渔者之子桡。子胥军将至，当道扣桡而歌，曰："芦中人！"如是再。子胥闻之，愕然大惊，曰："何等谓？"与语："公为何谁矣？"曰："渔父者子。吾国君惧怖，令于国有能还吴军者，与之分国而治。臣念前人与君相逢于途，今从君乞郑之国。"子胥叹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于此。上天苍苍，岂敢忘也？"于是乃释郑国，还军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

申包胥亡在山中，闻之，乃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于僇尸之辱，岂道之极乎？"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日暮路远，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于秦，求救楚。昼驰夜趋，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鹤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绝声。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时，此云桓公，误）素沉湎，不恤国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吴为无道，封（大也）豕长蛇，以食上国。欲有天下，政从楚起。寡君出在草泽，使来告急。"如此七日。桓公（桓当作哀）大惊："楚有贤臣如是，吴犹欲灭之。寡人无臣若斯者，其亡无日矣。"为赋《无衣》之诗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与子同仇。"包胥曰："臣闻戾德无厌，王不忧邻国疆场之患，逮吴之未定，王其取分焉。若楚遂亡，于秦何利？则亦亡君之土也。愿王以神灵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且就馆，将图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获所伏，臣何敢即安？"复立于庭，倚墙而哭，日夜不绝声，水不入口。秦伯为之垂涕，即出师而送之。

十年，秦师未出，越王元常恨阖闾破之檇里，兴兵伐吴。吴在楚，越盗掩袭之（《左传》定公五年，越入吴，吴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师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救楚击吴。二子曰："吾未知吴道。"使楚师前，与吴战，而即会之，大败夫槩（即会之，《左传》作自稷会之。稷，楚地也。《史记》亦云："败吴于稷。"）。七月，楚司马子成、秦公子子蒲与吴王相守，私以间兵伐唐，灭之（唐从吴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师败，却退。九月，潜归，自立为吴王。阖闾闻之，乃释楚师，欲杀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于棠溪（司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应劭曰：堂谿本房子国）。阖闾遂归。子胥、孙武、白喜留，与楚师于淮澨，秦师又败吴师。楚子期将焚吴军，子西曰："吾国父兄身战，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国失众，存没所在，又何杀生以爱死？"死如有知，必将乘烟起而助我。如其无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吴国？"遂焚而战，吴师大败。子胥等相谓曰："彼楚虽败我馀兵，未有所损我者。"孙武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尸，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来，未有人臣报仇如此者也。行去矣！"吴军去后，昭王反国（徐天祜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灵、贲皇奔晋，迭为谋主，楚是以有绕角、靡角、巢、鄢陵之败。伍举之奔郑也，将遂奔晋，赖声子有言，益其爵禄而反之，子孙复仕于楚，由是世为忠臣。其后伍奢、伍尚卒困

谗口，无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报楚入郢，仇其旧君而甘心焉。是举也，随与郑亦与有忧，而唐卒受祸。微申包胥以秦师至，楚何以能国？《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是之谓欤。听言者可以监矣！"）。

乐师扈子非荆王信谗佞，杀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绝于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尸奸喜，以辱楚君臣；又伤昭王困迫，几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以伤君之迫厄之畅达也。其词曰："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顾宗庙听谗孽。任用无忌多所杀，诛夷白氏族几灭。二子东奔适吴、越，吴王哀痛助忉怛。垂涕举兵将西伐，伍胥、白喜、孙武决。三战破郢王奔发，留兵纵骑虏荆阙。楚荆骸骨遭发掘，鞭辱腐尸耻难雪。几危宗庙社稷灭，严王何罪国几绝。卿士悽怆民恻悷（懔泪，悲貌），吴军虽去怖不歇。愿王更隐抚忠节，勿为谗口能谤亵。"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复鼓矣。子胥等过溧阳濑水之上，乃长太息曰："吾尝饥于此，乞食于一女子。女子饲我，遂投水而亡。"将欲报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顷，一老妪行哭而来。人问曰："何哭之悲？"妪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击绵于此，遇一穷途君子而辄饭之，而恐事泄，自投于濑水。今闻伍君来，不得其偿，自伤虚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报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妪遂取金而归。子胥归吴，吴王闻三师将至，治鱼为鲙。将到之日，过时不至，鱼臭。须臾，子胥至，阖闾出鲙而食，不知其臭。王复重为之，其味如故。吴人作鲙者，自阖闾之造也。

诸将既从还楚，因更名阊门曰破楚门。复谋伐齐。齐子使女为质于吴，吴王因为太子波聘齐女（齐景公女。孟子所谓涕出而女于吴，即此也）。女少，思齐，日夜号泣，因乃为病。阖闾乃起北门，名曰望齐门，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于虞山之巅（《寰宇》："记常熟虞山有齐女冢。"），以望齐国。"阖闾伤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巅。是时，太子亦病而死，阖闾谋择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计。波太子（详下文，则夫差为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当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于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谁当立？此计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则决矣。"阖闾有顷召子胥谋立太子，子胥曰："臣闻祀废于绝后，兴于有嗣。今太子不禄，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差。"阖闾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子胥曰："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父死子代，经之明文。"阖闾曰："寡人从子。"立夫差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宫室，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越绝》曰："射台二，一在华池昌里，一在安阳里。"南宫在长乐里。按华池、南城宫，旧传皆在长州县境）。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有姑苏山，亦名姑胥）。旦食䱉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在吴县东北，吴之离宫，越王献西子于此），走犬长洲（有走狗塘，田猎之地也）。斯止阖闾之霸时。于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师拔番（秦为鄱阳县，属九江郡，今饶州也。徐天祐曰："吴、楚世为仇敌。吴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余战，楚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而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则亡臣伍员、伯嚭为之也。其间厘、虺、棘、栎、麻五邑之役，与庸浦、皋舟、鹊岸、房钟、州来、鸡父之战，此书皆略而不载云。"）。楚惧吴兵复往，乃去郢，徙于芀若（芀若，字误，当作鄀。按《左传》定公六年："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楚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阳，于是乎迁郢于鄀《史世家》："阖庐十一年，吴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预曰："终累，阖庐子，夫差兄。《史》以为夫差。《索隐》谓："名异而一人耳。"此书又以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详孰是。鄀，音若。服虔曰："楚邑。"今襄阳也）。当此之时，吴以子胥、白喜、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左传》定公十四年，吴伐越，勾践大败之。阖庐伤将指，还，卒于陉。《史世家》、《年表》皆记之阖庐十九年，与《传》合。此书但云南伐于越，而略其事，何也）。

卷五　夫差内传

十一年，夫差北伐齐，齐使大夫高氏（当是高无丕，时将上军）谢吴师曰："齐孤立于国，仓库空虚，民人离散。齐以吴为强辅，今未往告急，而吴见伐。请伏国人于郊，不敢陈战争之辞。惟吴哀齐之不滥也。"吴师即还（《左传》哀公九年："吴子使来儆师伐齐。"十年，"吴子使来复儆师。"是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谋伐齐，而此书于十一年云："夫差比伐齐。"十二年云："夫差复北伐齐。"是二年间吴再伐齐也，与《传》不合。岂十一年吴尝伐齐，齐谢吴师，不敢战；至明年，复伐，乃有艾陵之战耶）。

十二年，夫差复北伐齐（《左传》哀公十一年：公会吴子伐齐。是为夫差十二年，与此书合。《史世家》乃书之夫差十一年，误也）。越王闻之，率众以朝于吴，而以重宝厚献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赂，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伍胥大惧，曰："是弃吾也。"乃进谏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辞伪诈而贪齐。破齐，譬由磐石之田，无立其苗也，愿王释齐而前越。不然，悔之无及！"吴王不听，使子胥使于齐，通期战之会。子胥谓其子曰："我数谏王，王不我用，今见吴之亡矣！

汝与吾俱亡，亡无为也。”乃属其子于齐鲍氏而还（鲍氏，鲍牧也。属其子改姓为王孙氏，欲以避吴祸）。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之曰：“子胥为强暴力谏，愿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兴师，会鲁使子贡聘于吴。

十三年，齐大夫陈成恒欲弑简公，阴惮高、国、鲍、晏（鲍叔牙、晏婴），故前兴兵伐鲁。鲁君忧之，孔子患之，召门人而谓之曰：“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鲁，父母之国也，丘墓在焉。今齐将伐之，子无意一出耶？”子路辞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辞出，孔子遣之。子贡北之齐，见成恒，因谓曰：“夫鲁者，难伐之国，而君伐，过矣！”成恒曰：“鲁何难伐也？”子贡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狭以浅，其君愚而不仁，大臣无用，士恶甲兵，不可与战，君不若伐吴。夫吴，城厚而崇，池广以深，甲坚士选，器饱弩劲，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恒，何也？”子贡曰：“臣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听者也。今君又欲破鲁以广齐，隳鲁以自尊，而君功不与焉。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而求以成大事，难矣！且夫上骄则犯，臣骄则争，此君上于王有遽，而下与大臣交争。如此，则君立于齐，危于累卵！故曰不如伐吴。且吴王刚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习于战守，明于法禁，齐遇，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环之，人民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敌之臣，下无黔首之士，孤主制齐者，君也。”陈恒曰：“善！虽然，吾兵已在鲁之城下矣。吾去之吴，大臣将有疑我之心。为之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请为君南见吴王，请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陈恒许诺。

子贡南见吴王，谓吴王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而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今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而与吴争强，臣窃为君恐焉。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义存亡鲁，害暴齐，而威强晋，则王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入臣于吴，不即诛之，三年使归。夫越君，贤主。苦身劳力，夜以接日，内饰其政，外事诸侯，必将有报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不可。夫越之强，不过于鲁，吴之强，不过于齐。王以伐越而不听臣，齐亦已私鲁矣。且畏小越而恶强齐，不勇也；见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闻仁人不因居以广其德，智者不弃时以举其功，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且夫畏越如此，臣诚东见越王，使出师以从下吏。”吴王大悦。

子贡东见越王。王闻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问曰：“此僻狭之国，蛮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于此？”子贡曰：“君吊，故来。”越王勾践再拜稽首曰：“孤闻祸与福为邻。今大夫之吊，孤之福矣。孤敢不问其说？”子贡曰：“臣今者见吴王，告以救鲁而伐齐，其心畏越。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闻之者，危也。三者举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内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遁逃，上栖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今大夫辱吊而身见之，又发玉声以教孤，孤赖天之赐也。敢不承教！”子贡曰：“臣闻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举贤，不容于世。故临财分利，则使仁；涉患犯难，则使勇；用智图国，则使贤；正天下，定诸侯，则使圣。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势，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于下者，其君几乎？难矣！臣窃自择，可与成功而至王者，惟几乎？今吴王有伐齐、晋之志，君无爱重器，以喜其心；无恶卑辞，以尽其礼。而伐齐，齐必战。不胜，君之福也；彼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骑士锐兵弊乎齐，重宝车骑羽毛尽乎晋，则君制其余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吴王分其民之众，以残吾国，杀败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庙，国为墟棘，身为鱼鳖。孤之怨吴，深于骨髓。而孤之事吴，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赐，故孤敢以报情。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尝厚味，目不视美色，耳不听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干舌，苦身劳力，上事群臣，下养百姓，愿一与吴交战于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而奋吴、越之士，继踵连死，肝脑涂地者，孤之愿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诸侯，而不能也。愿空国，弃群臣，变容貌，易姓名，执箕帚，养牛马以事之。孤虽知要领不属，手足异处，四支布陈，为乡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赐，存亡国，举死人，孤赖天赐，敢不待令乎？”子贡曰：“夫吴王为人，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贡曰：“臣观吴王为数战伐，士卒不恩，大臣内引，谗人益众。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不以身死隐君之过，正言以忠君，直行以为国，其身死而不听。太宰嚭为人智而愚，强而弱，巧言利辞以内其身，善为诡诈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后，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伤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悦。

子贡去，越王送之金百镒、宝剑一、良马二，子贡不受。至吴，谓吴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于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逋逃出走，栖于会稽，国为墟莽，身为鱼鳖。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谋之敢？’其志甚恐，将使使者来谢于王。”子贡馆五日，越使果来，曰：“东海役臣勾践之使者臣种，敢修下吏，少闻于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上国，军败身辱，逋逃会稽。赖王赐，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窃闻大王兴大义，诛疆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故使贱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若将遂大义，弊邑虽小，请悉四方之内士卒三千人以丛下吏，请躬被坚执锐以前受矢石，君臣死无所

恨矣！'"吴王大悦，乃召子贡，曰："越使果来，请出士卒三千，其君从之，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仁也。受币，许其师，辞其君，即可。"吴王许诺。

子贡去晋，见定公，曰："臣闻虑不预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预办，不可以胜敌。今吴、齐将战，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君为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贡曰："修兵伏卒以待之。"晋君许之。

子贡返鲁，吴王果兴九郡之兵，将与齐战。道出胥门，因过姑胥之台，忽昼假寐於姑胥之台而得梦。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怅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昼卧有梦，觉而恬然怅焉。请占之得无所忧哉？梦入章明宫，见两锧蒸而不炊；雨黑犬嗥以南，嗥以北；两锶（刀名。锟铻山出金，作刀可切玉）殖吾宫墙；流水汤汤，（音商，流貌）越吾宫堂；后房鼓震箧箧，有锻工；前园横生梧桐。子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兴师伐齐也。臣闻章者，德锵锵也；明者，破敌声闻，功朗明也；两锧蒸而不炊者，大王圣德，气有余也；两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诸侯也；两锶殖宫墙者，农夫就成，田夫耕也；汤汤越宫堂者，邻国贡献，财有余也；后房箧箧鼓震，有锻工者，宫女悦乐，琴瑟和也；前园横生梧桐者，乐府鼓声也。"吴王大悦，而其心不已，召王孙骆问曰："寡人忽昼梦，为子陈之。"王孙骆曰："臣鄙浅，于道不能博大。今王所梦，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东掖门亭长长城公弟公孙圣。圣为人少而好游，长而好学，多见博观，知鬼神之情状。愿王问之！"王乃遣王孙骆往请公孙圣，曰："吴王昼卧姑胥之台，忽然感梦，觉而怅然，使子占之。急诣姑胥之台！"公孙圣伏地而泣，有顷而起。其妻从旁谓圣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孙圣仰天叹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命属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诚伤吴王！"妻曰："子以道自达于主，有道当行，上以谏王，下以约身。今闻急召，忧惑溃乱，非贤人所宜！"公孙圣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隐身避害，欲绍寿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弃，故悲与子相离耳！"遂去，诣姑胥台。吴王曰："寡人将北伐齐、鲁，道出胥门，过姑胥之台，忽然昼梦。子为占之，其言吉凶。"公孙圣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于王前。然忠臣不顾其躯。"乃仰天叹曰："臣闻好船者必溺，好战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顾于命，愿王图之！臣闻章者，战不胜，败走傽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门见锧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两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阴也，北者，匿也；两锶殖宫墙者，越军入吴国，伐宗庙，掘社稷也；流水汤汤，越宫堂者，宫空虚也；后房鼓震箧箧者，坐太息也；前园横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为用器，但为甬当，与死人俱葬也。愿大王按兵修德，无伐于齐，则可销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孙骆解冠帻，肉袒徒跣，稽首谢于勾践，国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吴王闻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顾力士石番，以铁鎚击杀之。圣乃仰头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获罪，身死无辜。以葬我以为直者，不如相随为柱，提我至深山，后世相属为声响。"于是吴王乃使门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阳山，在吴县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烧汝骨，东风数至，飞扬汝骸，骨肉糜烂，何能为声响哉？"太宰嚭趋进曰："贺大王喜，灾已灭矣！因举行觞，兵可以行。"

吴王乃使太宰嚭为右校司马，王孙骆为左校，及从勾践之师伐齐。伍子胥闻之，谏曰："臣闻兴十万之众，奉师千里，百姓之费，国家之出，日数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争一日之胜，臣以为危国亡身之甚。且与贼居，不知其祸，外复求怨，徼幸他国，犹治救瘑（疽疮也）疥，而弃心腹之疾，发当死矣！疥皮肤之疾，不足患也。今齐陵迟千里之外，更历楚、赵之界。齐为疾，其疥耳；越之为病，乃心腹也。不发，则伤；动，则有死。愿大王定越而后图齐。臣之言决矣，敢不尽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聪，以狂惑之心，无能益国。窃观《金匮》第八，其可伤也。"吴王曰："何谓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岁位也；亥，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在合斗击丑。丑，辛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所临亥。大吉得辛为九丑，又与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虽小胜，后必大败。天地行殃，祸不久矣。"吴王不听，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齐。

军临北郊，吴王谓嚭曰："行矣！无忘有功，无赦有罪。爱民养士，视如赤子。与智者谋，与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吴王召大夫被离，问曰："汝常与子胥同心合志，并虑一谋。寡人兴师伐齐，子胥独何言焉？"被离曰："子胥欲尽诚于前王，自谓老狂，耳目不聪，不知当世之所行，无益吴国。"王遂伐齐，齐与吴战于艾陵（齐地）之上。齐师败绩。

吴王既胜，乃使行人成好于齐，曰："吴王闻齐有没水之虑，帅军来观。而齐兴师蒲草，吴不知所安集，设阵为备，不意颇伤齐师。愿结和亲而去。"齐王曰："寡人处此北边，无出境之谋。今吴乃济江、淮，逾千里而来我壤土，戮我众庶。赖上帝哀存，国犹不至颠陨。王今让以和亲，敢不如命？"吴、齐遂盟而去。

吴王还，乃让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达于上帝，垂功用力，为子西结强仇于楚。今前王譬若农夫之艾（与刈同。《汉书·项羽传》："斩将艾旗"，贾谊《策》："若艾草菅"），杀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蛮，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变起诈，怨恶而出。出则罪吾士众，乱吾法度，欲以娇孽挫衄吾

师。赖天降哀，齐师受服。寡人岂敢自归其功？乃前王之遗德，神灵之祐福也。若子于吴，则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释剑而对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计，不陷于大难。今王播弃，所患外不忧，此孤僮之谋，非霸王之事。天所未弃，必趋其小喜，而近其大忧。王若觉寤，吴国世世存焉；若不觉寤，吴国之命斯促矣！员不忍称疾辟易，乃见王之为擒。员诚前死，挂吾目于门，以观吴国之丧。”吴王不听。坐于殿上，独见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视之，群臣问曰：“王何所见？”王曰：“吾见四人，相背而倚。闻人言，则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将失众矣！”吴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后五日，吴王复坐殿上，望见两人相对，北向人杀南向人。王问群臣：“见乎？”曰：“无所见。”子胥曰：“王何见？”王曰：“前日所见四人，今日又见二人相对，北向人杀南向人。”子胥曰：“臣闻四人走，叛也；北向杀南向，臣杀君也。”王不应。

吴王置酒文台之上，群臣悉在，太宰嚭执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闻之，君不贱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为寡人有功，吾将爵之上赏。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于寡人，吾将复增其国，以还助伐之功。于众大夫如何？”群臣贺曰：“大王躬行至德，虚心养士，群臣并进，见难争死，名号显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赏，亡国复存，霸功王事，咸被群臣。”于是子胥据地垂涕，曰：“于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谗夫在侧；政败道坏，谄谀无极；邪说伪辞，以曲为直；舍谗攻忠，将灭吴国。宗庙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吴王大怒，曰：“老臣多诈，为吴妖孽。乃欲专权擅威，独倾吾国。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计，无沮吴谋。”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为前王之臣。臣不敢爱身，恐吾国之亡矣！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今大王诛臣，参于桀、纣。大王勉之！臣请辞矣。”子胥归，谓被离曰：“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仇。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吾非自惜，祸将及汝。”被离曰：“未谏不听，自杀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

吴王闻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赐属镂之剑（*属镂，剑名*）。子胥受剑，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为汝父忠臣，立吴，设谋破楚，南服劲越，威加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赐我剑。吾今日死，吴宫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争之，卒得汝之愿，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吴，今乃忘我定国之恩，反赐我死，岂不谬哉？”吴王闻之，大怒曰：“汝不忠信，为寡人使齐，托汝手于齐鲍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见。”子胥把剑，仰天叹曰：“自我死后，后世必以我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与龙逄、比干为友。”遂伏剑而死（*《左传》哀公十一年：吴王赐子胥属镂以死。是为夫差十二年，此书载其事于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齐，十三年反役，左氏连书之耳*）。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鸱夷，榼形*），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后，何能有知？”即断其头，置高楼上，谓之曰：“日月炙汝肉，飘风飘汝眼，炎光烧汝骨，鱼鳖食汝肉。汝骨变形灰，有何所见？”乃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于是吴王谓被离曰：“汝尝与子胥论寡人之短。”乃髡被离而刑之。王孙骆闻之，不朝。王召而问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骆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杀子胥为重乎？”骆曰：“大王气高，子胥位下，王诛之。臣命何异于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听宰嚭以杀子胥。胥图寡人也！”骆曰：“臣闻人君者，必有敢谏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为前王臣。”吴王中心戾然，悔杀子胥。“岂非宰嚭之谗子胥？”而欲杀之。骆曰：“不可！王若杀嚭，此为二子胥也。”于是不诛。

十四年，夫差既杀子胥，连年不熟，民多怨恨。吴王复伐齐。阙（*阙，义与掘同。《左传》：“阙地及泉”是也。《国语解》：“阙，穿也。”*）为东沟，于商、鲁之间，北属沂，西属济，欲与鲁、晋合攻于黄池之上。恐群臣复谏，乃令国中曰：“寡人伐齐，有敢谏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专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讽谏激于王。清旦怀丸持弹，从后园而来，衣沾履濡。王怪而问之，曰：“子何为沾衣濡履，体如斯也？”太子友曰：“适游后园，闻秋蜩之声，往而观之。夫秋蝉登高树，饮清露，随风㧌挠，长吟悲鸣，自以为安，不知螳螂超枝缘条，曳腰耸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进，志在有利，不知黄雀盈绿林，徘徊枝阴，踙蹠微进，欲啄螳螂。夫黄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挟弹危掷，蹭蹬飞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虚心志在黄雀，不知空陷其旁，暗忽埳中，陷于深井。臣故裕体濡履，几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过于斯。但贪前利，不睹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复有甚者。鲁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无欲于邻国。而齐举兵伐之，不爱民命，惟有所获。夫齐徒举而伐鲁，不知吴悉境内之士，尽府库之财，暴师千里而攻之。夫吴徒知逾境征伐非吾之国，不知越王将选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说松江、钱塘、浦阳江也。《吴郡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说贡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韦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谓之五湖。”*），屠我吴国，灭我吴宫。天下之危，莫过于斯也！”吴王不听太子之谏，遂北

伐齐。

越王闻吴王伐齐，使范蠡、洩庸率师屯海通江，以绝吴路，败太子友于姑熊夷（《国语》："败王子友于姑熊夷。"韦昭《解》："姑熊夷，吴郊也。"）。通江、淮，转袭吴，遂入吴国，烧姑胥台，徙其大舟（即馀皇舟也）。

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还师临晋，与定公争长。未合，边候。［似有脱漏］吴王夫差大惧，合诸侯谋曰："吾道辽远，无会前进，孰利？"王孙骆曰："不如前进，则执诸侯之柄，以求其志。请王属士，以明其令，劝之以高位，辱之以不从，令各尽其死。"夫差昏秣马食士，服兵被甲，勒马御枚，出火于造，暗行而进。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阖庐既铸成干将、莫耶二剑，余铸得三千，并号扁诸之剑），方阵而行。中校之军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韦昭曰："矢名。"），望之若荼（《周礼》："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注》："韦革远视之，当如茅莠之色。《诗》："有女如荼，《笺》："荼，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亲秉钺，戴旗以阵而立。左军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军皆玄裳、玄舆、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带甲三万六千，鸡鸣而定阵，去晋军一里。天尚未明，王乃亲鸣金鼓，三军哗吟，以振其旅，其声动天徙地。晋大惊，不出，反距坚垒。乃令童褐请军，曰："两军边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次而造弊邑之军垒，敢请辞故？"（谓先期乱次之故）吴王亲对曰："天子有命，周室毕弱，约诸侯贡献，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无，姬姓之所振惧，遣使来告，冠盖不绝于道。始周依负于晋，故忽于夷、狄。会晋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不肯长弟，徒以争强。孤进，不敢去，君不命长，为诸侯笑！孤之事君，决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矣。敢烦使者往来，孤躬亲听命于藩篱之外。"童褐将还，吴王蹑左足，与褐决矣。及报，与诸侯、大夫列坐于晋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赵鞅曰："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否则吴国有难，大则越人入，不得还也。其意有愁毒之忧，进退轻难，不可与战。主君宜许之以前期，无以争行而危国也。然不可徒许，必明其信。"赵鞅许诺，入谒定公，曰："姬姓于周，吴为先，老可长，以尽国礼。"定公许诺，命童褐复命。于是吴王愧晋之义，乃退幕而会。二国君臣并在，吴王称公，前，晋侯次之，群臣毕盟。

吴既长晋而还，未踰于黄池，越闻吴王久留未归，乃悉士众，将踰章山（章山，即《禹贡》所谓内方，在江夏郡竟陵县东北，今荆门长林县），济三江而欲伐之。吴又恐齐、宋之为害，乃命王孙骆告劳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贡，辟远兄弟之国。吾前君阖闾不忍其恶，带剑挺铍，与楚昭王相逐于中原。天舍其忠，楚师败绩。今齐不贤于楚，又不恭王命，以远辟兄弟之国。夫差不忍其恶，被甲带剑，径至艾陵。天福于吴，齐师还锋而退。夫差岂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时归，吴不熟于岁，遂缘江溯淮（缘，顺流而下，泝，逆流而上），开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而归告于天子执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来乎？盟国一，人则依矣。余实嘉之！伯父若能辅余一人，则兼受永福，周室何忧焉？"乃赐弓弩王胙，以增号谥（以上所记与《国语》大同小异，惟太子友之谏《国语》不载）。吴王还归自（黄）池，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兴师伐吴，吴与越战于槜李。吴师大败，军散，死者不可胜计。越追破吴，吴王困急，使王孙骆稽首请成，如越之来也。越王对曰："昔天以越赐吴，吴不受也。今天以吴赐越，其可逆乎？吾请献、勾甬东之地（勾，句章；甬，甬江，东，东境也。杜预曰："甬东，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也。"今鄞县境），吾与君为二君乎？"吴王曰："吾之在周，礼前王一饭。如越王不忘周室之义，而使为附邑，亦寡人之愿也。行人请成列国之义，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种曰："吴为无道，今幸擒之，愿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将残汝社稷，夷汝宗庙。"吴王默然。请成七反，越王不听。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复伐吴（鲁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吴；二十年，越围吴；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书皆不载。《史》于夫差二十年书：越复伐吴，乃哀公十九年也。《传》止云：侵楚，误吴。杜预《解》："误吴，使不为备。"初无伐吴事。此云越复伐吴，即哀公二十二年《传》书越灭吴之战也）。吴国困，不战；士卒分散，城门不守，遂屠吴。吴王率群臣遁去，昼驰夜走，三日三夕，达于秦余杭山（即阳山别名）。胸中愁忧，目视茫茫，行步猖狂，腹馁口饥，顾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饮水。顾左右曰："此何名也？"对曰："是生稻也。"吴王曰："是公孙圣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孙骆曰："饱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吴县西四十里。《子胥传》云：吴王取子胥尸，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世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寰宇记》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顷，因得生瓜，已熟，吴王掇而食之，谓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谓粪种之物，人不食也。"吴王曰："何谓粪种？"左右曰："盛夏之时，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复生，秋霜恶之，故不食。"吴王叹曰："子胥所谓'旦食者也'。"谓太宰嚭曰："吾戮公孙圣，投胥山之巅。吾以畏责天下之惭，吾足不能进，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与生，败与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无所知乎？子试前呼之，圣在，当即有应。"吴王止秦余杭山，呼曰："公孙圣！"三反呼，圣从山中应曰："公孙圣！"三呼，三应。吴王仰天呼曰："寡人岂可返乎？寡人世世得（事）圣也。"须臾，越兵至，三围吴。范蠡在中行，左手提

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吴王书其矢而射种、蠡之军，辞曰："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大夫种、相国蠡急而攻。大夫种书矢射之，曰："上天苍苍，若存若亡。越君勾践下臣种敢言之："昔天以越赐吴，吴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践敬天而功，既得返国，今上天报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吴有大过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谏而身死，大过一也；公孙圣直说而无功，大过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轻而谗谀，妄语恣口，听而用之，大过三也；夫齐、晋无返逆行，无僭侈之过，而吴伐二国，辱君臣，毁社稷，大过四也；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吴侵伐，大过五也；昔越亲戕吴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从天命，而弃其仇，后为大患，大过六也（徐天祜曰："夫差惑于宰嚭之言，忘父之仇，释越不诛，为不孝。然在越则幸矣。越欲责吴，若曰：囚辱吾君与君夫人，使莝刍养马，给水除粪，犹为有辞。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吴赦越为大过，种也无乃失辞乎）。越王谨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天种谓越君曰："中冬气定，天将杀戮。不行天杀，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诺！今图吴王，将为何如?"大夫种曰："君被五胜之衣，带步光之剑，仗屈卢之矛，瞋目大言以执之。"越王曰："诺！"乃如大夫种辞。吴王曰："诚以今日闻命。"言有顷，吴王不自杀。越王复使谓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无万岁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遗荣，何必使吾师众加刃于王?"吴王仍未肯自杀。勾践谓种、蠡曰："二子何不诛之?"种、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诛于人主。愿主急而命之！天诛当行，不可久留。"越王复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恶；恶者，无罪于天，不负于人。今君抱六过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岂不鄙哉?"吴王乃太息，四顾而望，言曰："诺！"乃引剑而伏之死。越王谓太宰嚭曰："子为臣，不忠无信，亡国灭君。"乃诛嚭并妻子（《吴世家》曰："越王灭吴，诛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此书又云并诛其妻子，则吴王之自杀也，嚭亦同时就诛矣。徐天祜曰："愚按越灭吴之后二年，是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季孙惧，使因太宰嚭而纳赂焉，乃止'，然则吴之亡也，嚭遂臣越，夫固无恙也。《史世家》及此书所载，何其与左氏相戾也！且嚭贪而佞，至于亡国丧君，死有余戮，越人既生之，又从而信任之，岂以其实尝私越，而不以其不忠为罪耶？汉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为人臣者。越于是乎失刑矣！"）。

吴王临欲伏剑，顾谓左右曰："吾生既惭，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睹忠臣伍子胥及公孙圣。使其无知，吾负于生。死必连繄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愿复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见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吴王以礼于秦余杭山卑犹（《越绝》曰："夫差冢在犹亭西卑犹位，""近太湖，去县十七里。"《索隐》曰："犹亭，亭名。卑犹位三字，共为地名。《吴地记》曰：'徐杭山，一名卑犹山'是也。"）。越王使军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犹之旁（《越绝》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杀太宰嚭。"曰："杀太宰嚭、逢同与其妻子。"曰："杀夫差，而戮其相。"曰："杀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嚭，与其妻、子。"又曰："三台者，嚭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绝书》非子贡作，特后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贡作？《越绝内传》于说陈成恒之事，终之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后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贡之言也。且他文亦不类。或者所载未必尽实。宰嚭得保首领以没，盖幸而免，前既备论之矣。此书谓亦葬卑犹之旁，岂其后嚭死于越，而返葬于是耶？然吴时诸冢墓如巫臣、要离、干将之类，皆具载图志，独不及宰嚭冢，何也）。

卷六　越王无余外传

越之前君无余者（无余，禹之六世孙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于越），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帝王世纪》曰："鲧，帝颛顼之子，字熙。"《连山易》曰："鲧，封于崇。"故《国语》谓之"崇伯鲧。"《史记》曰："鲧之父，帝颛顼。"《世本》亦以鲧为颛顼子。《汉律历志》则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通鉴外纪》从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鲧为颛顼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为五世孙，近得之。此书以为颛顼之后。曰后者，可以通子孙言之也。"）。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世本》曰："鲧娶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国。"《世纪》曰：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记》以文命为禹之名。孔安国谓禹为名，张晏谓禹为字，今并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县志》："禹，汶山广柔人，生于石纽村。"《水经注》："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广柔，即今石泉军）。帝尧之时，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帝乃忧中国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岳，乃举贤良，将任治水。自中国至于条方，莫荐人，帝靡所任。四岳乃举鲧，而荐之于尧。帝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尚书·尧典》作"方命圮族。"《史记·尧本纪》作"负命毁族。"《正义》曰：负音佩，违也。鲧性狠戾，违负教命，毁败善类，不可用也。）四岳曰："等之群臣，未有如鲧者。"尧用

治水，受命九载，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观鲧之治水无有形状，乃殛鲧于羽山（《地志》：在东海郡祝其县南，今海州朐山县）。鲧投于水，化为黄能（或作熊），因为羽渊之神（《左传》昭公七年：晋侯有疾，梦黄熊入于寝门。子产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杜预《解》：熊，音雄，兽名。亦作能，如字。三足鳖也。按《说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属，足似鹿。然则能既属熊，又为鳖类，作能者胜也。东海人祭禹庙，不用熊白及鳖为膳，岂鲧化为二物乎）。舜与四岳举鲧之子高密，四岳谓禹曰："舜以治水无功，举尔嗣考之勋。"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绩，以统天意，惟委（任）而已。"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暨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黄帝中经历》，盖圣人所记，曰："在于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在会稽县东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瑑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岳，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戏吟。故倚歌覆釜之山（《舆地志》：会稽山有石，状如覆䥶，谓之覆䥶山，一名釜山。䥶亦作釜。《史黄帝本纪》曰："合符釜山。"《索隐》以为"合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于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祜曰："禹未尝两至越。其至越，在会计之时，非治水时也。《禹贡》记南方山川，多与今不合，禹治水时未尝亲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贡》云：'作十有三载乃同。'或者以为比禹治水之年，通鲧九载言之也。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终之年。然则禹之成功，不过三四年间耳。此书谓劳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东巡，登宛委，发金简之书，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后得神书，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诸若此类，盖传疑尚矣！"）。复返归岳，乘四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行川。始于霍山（南岳衡山又名霍山。泰与岱、衡与霍，皆一山二名），徊集五岳。《诗》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会稽志》：涂山在山阴县西北四十五里。苏鹗《演义》：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巴南旧江州，三濠州，四当涂县。按左氏昭公四年《传》："穆有涂山之会。"哀公七年《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解》并云："在寿春东北。"说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涂山铭序》曰：周穆遐追遗法，复会于是山。然则禹与穆王皆尝会诸侯于涂山矣，然非必皆寿春也。若禹之所娶，则未详何地。《水经注》：江州县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越绝》等书乃公禹娶一会稽涂山。应劭曰：在永兴北。永兴，今萧山县也。又与郡志所载不同。盖会稽实禹会侯计功之地，非所娶之国。下文兼载白狐九尾之异，尤为可疑），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

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昼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大章步东西，竖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竖亥步自南极，尽于北垂。许慎曰：太章、竖亥，善行人，皆禹臣），畅八极之广，旋天地之数。禹济江，南省水理。黄龙负舟，舟中人怖骇。禹乃哑（笑声。《易震卦》："笑言哑，"哑，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性也；死，命也。尔何为者？"颜色不变，谓舟人曰："此天所以为我用。"龙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计于苍梧（《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舜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宁远县南六十里，亦名苍梧山），而见缚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无道，罪及善人。吾闻一男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为帝统治水土，调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得薄，不能化民证也。故哭之悲耳！"于是周行寓内，东造绝迹，西延积石（《地志》：在金城郡河关县西南，今鄯州龙支县界），南逾赤岸（《水经》：新安县南白石山，名广阳山，水曰赤岸水），北过寒谷（刘向《别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左思《赋》："寒谷丰黍，吹律以煖之。"），徊昆仑（《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极，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临羌西，即河源所出），察六扈，脉地理，名金石。写流沙于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随风流行，故曰流沙），决弱水于北汉（《地理志》：弱水在张掖郡删丹县。柳宗元曰：水散涣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曰弱。）青泉、赤渊分入洞穴，通江东流，至

于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骊戎县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于潜渊，开五水于东北。凿龙门（《地志》：在冯翊夏阳县，今河中府龙门县），辟伊阙（在洛阳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曰伊阙）。平易相土，观地分州，殊方各进，有所纳贡，民去崎岖，归于中国。尧曰："俞！以固冀于此。"乃号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赐姓姒氏，领统州伯，以巡十二部。

尧崩，禹服三年之丧，如丧考妣，昼哭夜泣，气不属声。尧禅位于舜，舜荐大禹，改官司徒，内辅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禅位命禹。禹服（丧）三年，形体枯槁，面目黎黑。让位商均，退处阳山之南（《史记》注：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阴阿之北。万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状若惊鸟扬天，骇鱼入渊。昼歌夜吟，登高号呼曰："禹弃我，如何所戴！"

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史记》注：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会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内美釜山州镇之功，外演圣德，以应天心。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国号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恶无细而不诛，功无微而不赏。天下喁喁，若儿思母，子归父，而留越。恐群臣不从，言曰："吾闻食其实者，不伤其枝；饮其水者，不浊其流。吾获覆釜之书，得以除天下之灾，令民归于里闾，其德彰彰若斯，岂可忘乎？"乃纳言听谏，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为邑，画作印，横木为门，调权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为法度。凤凰栖于树，鸾鸟巢于侧，麒麟步于庭，百鸟佃于泽。遂已耆艾将老，叹曰："吾晏岁年暮，寿将尽矣，止绝斯矣！"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墨子曰："禹葬会稽，衣衾三领，桐棺三寸。"）；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后，田无改亩。"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

禹崩，传位与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尝不言。丧毕，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史记》注：刘熙曰："嵩高之北。"），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子也。"启遂即天子之位，治国于夏，遵禹贡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种五谷，累岁不绝。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下有群鸟耘田也。《水经注》："鸟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皇览》曰：禹冢，在会稽山上）。

无余传世十馀，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馀岁，有人生而言语，其语曰"鸟禽呼"，咽喋咽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瑞，以为百姓请命。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壬生无驿。驿专心守国，不失上天之命。无驿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允常。常立，当吴王寿梦、诸樊、阖闾之时。越之兴霸，自允常矣（《越世家》："二十馀世，至于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凡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吴之伐越，见《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传国，至于允常，何止二十馀世耶）。

卷七　勾践入臣外传

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吕氏春秋》高诱解："范蠡，楚三户人也，字少伯。大夫种，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按郢本邾子之国，此云楚之郢人，盖郢为楚所并尔。又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范蠡，本南阳人。"《列仙传》云徐人。《索隐》曰："大夫，官；种，名也。一云：大夫，姓；犹司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为姓也，则大夫逢同、大夫皋如等，岂皆其姓耶）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祖，饯行也），军阵固陵（范蠡杀兵城也。《水经注》："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兴）。大夫文种前为祝，其词曰："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越王仰天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种复前祝，曰："大王德寿，无疆无极。乾坤受灵，神祇辅翼。我王厚之，祉祐在侧。德销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归越国。觞酒既升，请称万岁。"越王曰："孤承前王馀德，守国于边。幸蒙诸大夫之谋，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耻，为天下笑，将孤之罪耶？诸大夫之责也？吾不知其咎，愿二三子论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汤系于夏台（《史夏纪》桀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索隐》："夏台，狱名。夏曰均台。皇甫谧云：'地在阳翟。'"），伊尹不离其侧。文王囚于石室（《地理志》：河内汤阴有羑里城，西伯所拘处。此云石室，疑即所囚之室也），太公不弃其国。兴衰在天，存亡系于人。汤改仪而媚于桀，

文王服从而幸于纣。夏、殷恃力而虐二圣，两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汤王不以穷自伤，周文不以困为病。”越王曰：“昔尧任舜、禹而天下治，虽有洪水之害，不为人灾。变异不及于民，岂况于人君乎？”大夫若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历数，德有薄厚。黄帝不让，尧传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广狭，气有高下。今之世犹人之市，置货以设诈，抱谋以待敌，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览于斯，而怀喜怒！”

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国。大夫皆前图未然之端，倾敌破仇，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穷若斯，而云汤、文困厄，后必霸，何言之违礼仪？夫君子争寸阴而弃珠玉，今寡人冀得免于军旅之忧而复反。系（于）敌人之手，身为佣隶，妻为仆妾，往而不返，客死敌国，若魂魄有（知），愧于前君；其无知，体骨弃捐。何大夫之言，不合于寡人之意？”于是大夫种、范蠡曰：“闻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广。形不愁，思不远。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五帝德厚，无穷厄之恨，然尚有泛滥之忧。［此下疑有阙文］三守暴困之辱，不离三狱之囚，泣涕而受冤，行哭而为隶，演《易》作卦（《司马迁书》：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时过于期，否终则泰。诸侯并救王命，见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韬》曰：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与散宜生以金十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马、豪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鸡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驺虞之乘，玄玉百毂，大具百朋，玄豹、黄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献纣，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当作玄豹）。辅臣结发，拆狱破械。反国修德，遂讨其仇。擢假海内，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万世。大王屈厄，臣诚尽谋。夫截骨之剑，无削剟之利；臽铁之矛，无分发之便；建策之士，无暴兴之说。今臣遂天文，案坠籍，二气共萌，存亡异处。彼兴则我辱，我霸则彼亡。二国争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数。何必自伤哉？夫吉者，凶之门；福者，祸之根。今大王虽在危困之际，孰知其非畅达之兆哉？”大夫计倪曰：“今君王国于会稽，穷于入吴，言悲辞苦，群臣泣之。虽则恨悷之心，莫不感动。而君王何为谩辞哗说，用而相欺？臣诚不取！”越王曰：“寡人将去入吴，以国累诸侯大夫。愿各自述，吾将属焉！”大夫皋如曰：“臣闻大夫种忠而善虑，民亲其知，士乐为用。今委国一人，其道必守。何顺心佛命群臣？”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种者，国之梁栋，君之爪牙。夫骥不可与匹驰，日月不可并照，君王委国于种，则万纲千纪无不举者。”

越王曰：“夫国者，前王之国。孤力弱势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庙。吾闻父死子代，君亡臣亲。今事弃诸大夫，客官于吴，委国归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忧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气，天性自然。岂得以在者尽忠，亡者为不信乎？何诸大夫论事，一合一离，令孤怀心不定也？夫推国任贤，度功绩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顺理，不失分者，臣之职也。吾顾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质而已。于乎，悲哉！”计倪曰：“君王所陈者，固其理也。昔汤入夏，付国于文祀。西伯之殷，委国于二老。今怀夏将滞，志在于还。夫适市之妻，教嗣粪除；出亡之君，敕臣守御。子问以事，臣谋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陈其情，举其能者，议其宜也！”

越王曰：“大夫之论是也。吾将逝矣，愿（闻）诸君之风。”大夫种曰：“夫内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战之备；荒无遗土，百姓亲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辅危主，存亡国；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发君之令，明君之德；穷与俱厄，进与俱霸；统烦理乱，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结和诸侯；通命达旨，赂往遗来；解忧释患，使无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进曰：“一心齐志，上与等之；下不违令，动从君命；修德履义，守信温故；临非决疑，君误臣谏；直心不挠，举过列平；不阿亲戚，不私于外；推身致君，终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诸稽郢曰：“望敌设阵，飞矢扬兵；履腹涉尸，血流滂滂；贪进不退，二师相当；破敌攻众，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皋如曰：“修德行惠，抚慰百姓；身临忧劳，动辄躬亲；吊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陈储新，食不二味；国富民实，为君养器，臣之事也。”大夫计倪曰：“候天察地，纪历阴阳；观变参灾，分别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错行；福见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

越王曰：“孤虽入于北国，为吴穷虏，有诸大夫怀德抱术，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忧焉？”遂别于浙江之上。群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叹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闻死，其于心胸中曾无怵惕！”遂登船径去，终不返顾。越王夫人乃据船哭，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厥□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飒飒（马疾步）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忧也。《诗》：“忧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泪流貌）兮双悬。”又哀吟曰：“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飏，去复返兮于乎。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辜？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越王闻夫人怨歌，心中内恸，乃曰：“孤何忧？吾之六翮备矣。”

于是，入吴见夫差，稽首再拜称臣，曰：“东海

贱臣勾践，上愧皇天，下负后土，不裁功力，污辱王之军士，抵罪边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执箕帚，诚蒙厚恩，得保须臾之命，不胜仰感俯愧。臣勾践叩头顿首。”吴王夫差曰：“寡人于子亦过矣。子不念先君之仇乎？”越王曰：“臣死则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声如雷霆，乃进曰：“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欲缴（生丝缕也）微矢以射之，岂况近卧于华池，集于庭庑乎？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来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岂可失之乎？”吴王曰：“吾闻诛降杀服，祸及三世。吾非爱越而不杀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谏曰：“子胥明于一时之计，不通安国之道。愿大王遂其所执，无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诛越王，令驾车养马，秘于宫室之中。

三月，吴王召越王入见。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吴王谓范蠡曰：“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不官绝灭之国。’今越王无道，国已将亡，社稷坏崩，身死世绝，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为奴仆，来归于吴，岂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弃越归吴乎？”范蠡对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今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此时，越王伏地流涕，自谓遂失范蠡矣。吴王知范蠡不可得为臣，谓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复置子于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请如命。”吴王起，入宫中。越王、范蠡趋入石室。越王服犊鼻，着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夫斫剉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

吴王登远台，望见越王及夫人、范蠡坐于马粪之旁，君臣之礼存，夫妇之仪具。王顾谓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节之人。范蠡，一介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伤之！”太宰嚭曰：“愿大王以圣人之心，哀穷孤之士。”吴王曰：“为子赦之。”后三月，乃择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谋曰：“越之与吴，同土连域。勾践愚黠，亲欲为贼。寡人承天之神灵，前王之遗德，诛讨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见，而欲赦之。于子奈何？”太宰嚭曰：“臣闻无德不复。大王垂仁，恩加越。越岂敢不报哉？愿大王卒意。”（终其意也）

越王闻之，召范蠡，告之曰：“孤闻于外，心独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将有意，在《玉门》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阴后之辰也，合庚辰岁后会也。夫以戊寅日闻喜，不以其罪罚日也。时加卯而贼戊，功曹为腾蛇而临戊，谋利事在青龙。青龙在，胜先；而临酉，死气也；而剋寅，是时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忧。此岂非天网四张，万物尽伤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谏吴王曰：“昔桀囚汤而不诛，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还反，祸转成福；故夏为汤所诛，殷为周所灭。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臣谓大王惑之深也。得无夏、殷之患乎？”吴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见。

范蠡、文种忧而占之，曰：“吴王见擒也。”有顷，太宰嚭出，见大夫种、范蠡，而言越王复拘于石室。伍子胥复谏吴王曰：“臣闻王者攻敌国，克之，则加以诛。故后无报复之忧，遂免子孙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图之；后必为吴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齐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贶燕公（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齐君获其美名；宋襄济河而战（宋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阵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义。功立而名称，军败而德存。今大王诚赦越王，则功冠于五霸，名越于前古。”吴王曰：“待吾疾愈，方为太宰赦之。”

后一月，越王坐石室，召范蠡曰：“吴王疾，三月不愈。吾闻人臣之道，主疾臣忧。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无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吴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当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穷而不死者，赖公之策耳。中复犹豫，岂孤之志哉？可与不可，惟公图之。”范蠡曰：“臣窃见吴王真非人也，数言成汤之义，而不行之。愿大王请求问疾。得见，因求其粪而尝之，观其颜色，当拜贺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后，则大王何忧？”越王明日谓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见问疾。”太宰嚭即入言于吴王，王召而见之。适遇吴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恶以出（溲，即便也；恶，大溲也。大小溲亦曰前后溲，见《史仓公传》），逢户中，越王因拜，请尝大王之溲，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践贺于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尝事师闻粪者，顺穀味，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应春夏之气。臣以是知之。”吴王大悦，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离其石室，去就其宫室，执牧养之事如故。

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会稽赋》注：“岑草，蕺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气。凶年民斸其根食之。”《会稽志》：“蕺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尝采蕺于此。”）。其后，吴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临政之后，大纵酒于文台。吴王出令曰：“今日为越王陈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伍子胥趋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异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词，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闻同声相和，同心相求。今国相刚勇之人，意者内惭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吴王曰：“然。”于是，范蠡与越王俱起，为吴王寿。

其辞曰："下臣勾践，从小臣范蠡，奉觞上千岁之寿。辞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时，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亲鸿恩，立义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群臣。于乎休哉！传德无极。上感太阳，降瑞翼翼。大王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咸承，诸侯宾服。觞酒既升，永受万福。"于是吴王大悦。

明日，伍子胥入谏，曰："昨日大王何见乎？臣闻内怀虎狼之心，外执美词之说。但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谓廉，狼不可亲。今大王好听须臾之说，不虑万岁之患；放弃忠直之言，听用谗夫之语；不灭沥血之仇，不绝怀毒之怨。犹纵毛炉炭之上，幸不焦；投卵千钧之下，望必全。岂不殆哉？臣闻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据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远。愿大王察之！"吴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闻相国一言，是相国之不慈也；又不进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国之不仁也。夫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弃守边之事，亲将其臣民，来归寡人，是其义也；躬亲为虏，妻亲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亲尝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虚其府库，尽其宝币，不念旧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养寡人。寡人曾听相国而诛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为相国快私意耶？岂不负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势，将以有击也；狸之卑身，将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于网，鱼以有悦死于饵。且大王初临政，负《玉门》之第九，诫事之败，无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时加鸡鸣。甲戌，岁位之会将也。青龙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贼其德也。知父将有不顺之子，君有逆节之臣。大王以越王归吴为义，以饮溲食恶为慈，以虚府库为仁，是故为无爱于人。其不可亲，面听貌观，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于吴，是其谋深也；虚其府库，不见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饮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尝王之恶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吴。吴将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负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庙荆棘，其悔可追乎？"吴王曰："相国置之，勿复言矣！寡人不忍复闻。"

于是遂赦越王归国，送于蛇门之外，群臣祖道。吴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国，必念终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穷，使得生全还国，与种、蠡之徒愿死于毂下。上天苍苍，臣不敢负！"吴王曰："于乎！吾闻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吴王乃引越王登车，范蠡执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叹曰："嗟乎！孤之屯厄，谁念复生渡此津也？"谓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时加日昳（日昃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曰昃。"）。孤蒙上天之命，还归故乡，得无后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眂道行。越将有福，吴当有忧。"至浙江之上，望见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与夫人叹曰："吾已绝望，永辞万民。岂料再还，重复乡国！"言竟，掩面涕泣阑干（《文选》注："阑干，多貌。"）。此时，万姓咸欢，群臣毕贺。

卷八　勾践归国外传

越王勾践臣吴至归越，勾践七年也（《国语》：勾践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当鲁哀公五年，是为勾践七年，正与此合。此书于勾践五年书入吴事，至是归国，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于道，曰："君王独无苦臭！今王受天之福，复于越国。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无德于民。今劳万姓，拥于岐路。将何德化以报国人？"顾谓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已巳之日，时加禺中（禺中，时加巳也。《淮南子》曰："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孤欲以此到国，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于是范蠡进曰："异哉！大王之择日也。王当疾趋，车驰人走。"越王策马飞舆，遂复宫阙。

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越《旧经》：炭渎在会稽县东六十里。《越绝》曰：勾践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会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越王谓范蠡曰："孤获辱连年，势足以死。得相国之策，再返南乡。今欲定国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兴。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致八极。岂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众棲于会稽之山，请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结吴宫。幸来归国，追以百里之封。将遵前君之意，复于会稽之上，而宜释吴之地。"范蠡曰："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

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北向称臣，委命吴国。左右易处，不得其位，明臣属也。城既成，而怪山自至。（怪山）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即龟山也，在府东南二里。一名怪来，一名宝林，一名怪山。《越绝》曰：龟山，勾践所起游台也。《寰宇记》：龟山即琅琊东武山，一夕移于此）。

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闻昆仑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禀受无外，滋圣生神，呕养帝会。故（五）帝处其阳陆，三王居其正地。吾之

国也，扁天地之壤，乘东南之维，斗去极北，非粪土之城，何能与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见外，未见于内。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国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号，以著其实。”名东武，起游台其上，东南为司马门。立增楼，（增与层同），冠其山巅，以为灵台（《水经注》：怪山者，越起灵台于山上，又作三层楼，以望云物）。起离宫于淮阳（《越绝》曰：离台，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阳里丘。越《旧经》：淮阳宫在会稽县东南二里），中宿台在于高平（《越绝》云：中指台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旧经》：中宿在会稽县东七里），驾台在于成丘（《越绝》：驾台，驰于离丘）；立苑于乐野（《越绝》曰：越王弋猎之处大乐，故谓乐野。其山上石室，越三所休谋也。《十道志》：乐野，勾践以此野为苑，今有乐渎村），燕台在于石室（越《旧经》：宴台在州东南十里），斋台在于襟山（按越境无襟山。《越绝》曰：“稷山者，勾践斋戒台也。”既曰斋台，则襟当作稷。稷山在会稽县东五十三里）。

勾践之出游也，休息食室于冰厨（一曰冰室，所以备膳肴也）。越王乃召相国范蠡、大夫种、大夫郢，问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临国政，专恩致令，以抚百姓。何日可矣？惟三圣（谓圣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有圣臣范蠡。”）纪纲维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阳将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时，臣愚以为可。无始有终，得天下之中。”大夫种曰：“前车已覆，后车必戒。愿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见也。吾王今以丙午复初临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终，是二宜；蓄金之忧，转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愿急升明堂临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人不敢侈。

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越王曰：“吴王好服之离体，吾欲采葛（《诗》毛氏笺：“葛”，所以为絺绤），使女工织细布献之，以求吴王之心。于子何如?”群臣曰：“善!”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会稽县东十里有葛山。《越绝》曰：勾践种葛，使越女治葛布，献吴王），以作黄丝之布。欲献之，未及遣使，吴王闻越王尽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彩，虽有五台之游，未尝一日登玩，“吾欲因而赐之以书，增之以封，东至于勾、甬，西至于槜李，南至于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鲁国卞县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属会稽，为太末县，今衢州），北至于平原（《越绝》作武原，今海盐县），纵横八百余里。”越王乃使大夫种索葛布十万、甘蜜九党（《韵会》引《吴越春秋》，越以甘蜜丸档报吴增封之礼。谓档为越椒。今此书无“丸档”二字。详下文文笥之类，皆以数计，则甘蜜当作丸赏）、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廋（廋当作艘。《汉沟洫志》：漕船五百艘。今文作艘，音骚，船总名也。或作搜），以复封礼。吴王得之，曰：“以越僻狭之国无珍，今举其贡货，而以复礼，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吴之效也。夫越本兴国千里，吾虽封之，未尽其国。”子胥闻之，退卧于舍，谓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纵于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与荒外之草。于吾之心，其无损也。”

吴王得葛布之献，乃复增越之封，赐羽毛之饰、机杖、诸侯之服。越国大悦。采葛之妇伤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诗》（《事类赋》引《吴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会稽赋》注亦引此书曰：乃作《何苦之诗》，）曰：“葛不连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事类赋》及越《旧经》所引皆作“味若饴”），令我采葛以作丝（《文选》注引《采葛妇诗》，有“饥不遑食四体疲”一句。此书无之，阙文也）。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国兮轻霏霏，号絺素兮将献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欢兮飞尺书。增封益地赐羽奇，机杖茵褥诸侯仪。群臣拜舞天颜舒，我王何忧能不移?”

于是，越王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谋，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国中荡荡，无有政令。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越王遂师八臣，与其四友，时问政焉。大夫种曰：“爱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种曰：“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越王曰：“愿闻。”种曰：“无夺民所好，则利也；民不失其时，则成之；省刑去罚，则生之；薄其赋敛，则与之；无多台游，则乐之；静而无苛，则喜之；民失所好，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有罪不赦，则杀之；重赋厚敛，则夺之；多作台游以罢民，则苦之；劳扰民力，则怒之。臣闻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如兄之爱其弟；闻有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国遁弃宗庙；身为穷虏，耻闻天下，辱流诸侯。今寡人念吴，犹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视。孤未知策谋，惟大夫诲之!”扶同曰：“昔者亡国流民，天下莫不闻知。今欲有计，不宜前露其辞。臣闻击鸟之动，故前俯伏；猛兽将击，必弭毛帖伏；鸷鸟将搏，必卑飞戢翼；圣人将动，必顺辞和众。圣人之谋，不可见其象，不可知其情，临事而伐，故前无剽过之兵，后无伏袭之患。今大王临敌破吴，宜损少辞，无令泄也。臣闻吴王兵强于齐、晋，而怨结于楚。大王宜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夫吴之志，猛骄而自矜，必轻诸侯，而凌邻国。三国决权，还为敌国，必角势交争。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

虽五帝之兵，无以过此。”范蠡曰：“臣闻谋国破敌，动观其符。孟津之会，诸侯曰可，武王辞之。方今吴、楚结仇构怨不解；齐虽不亲，外为其救；晋虽不附，犹效其义。夫内臣谋而决仇其策，邻国通而不绝其援，斯正吴之兴霸，诸侯之上尊。臣闻峻高者隤（亦作“倾”，下坠也），叶茂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四时不并盛，五行不俱驰。阴阳更倡，气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熻乾之火，不复其炽。水静则无沤瀴之怒，火消则无熹毛之爇。今吴乘诸侯之威，以号令于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浅，道狭而怨广，权悬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军退，士散而众解。臣请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吴之君臣为虏矣。臣愿大王匿声，无见其动，以观其静。”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万物，亦能杀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圣人能从众，亦能使之。今吴承阖闾之军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亏，战胜未败。大夫嚭者，狂佞之人，达于策虑，轻于朝事。子胥力于战伐，死于谏议。二人权，必有坏败。愿王虚心自匿，无示谋计，则吴可灭矣。”大夫浩曰：“今吴君骄臣奢，民饱军勇，外有侵境之敌，内有争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时，人有五胜（五德迭相胜也。《史历书》：秦灭六国，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前汉律历志》同）。昔汤、武乘四时之利，而制夏、殷，桓、缪据五胜之便，而列六国。此乘其时而胜者也。”王曰：“未有四时之利，五胜之便，愿各就职也。”

卷九　勾践阴谋外传

越王勾践十年二月，越王深念远思侵辱于吴，蒙天祉福，得（返）越国；群臣教诲，各画一策，辞合意同。勾践敬从，其国已富。反越五年，未闻敢死之友。或谓诸大夫爱其身，惜其躯者。乃登渐台，望观其群臣有忧与否。相国范蠡、大夫种、句如之属俨然列坐，虽怀忧患，不形颜色。越王即鸣钟警檄，而召群臣，与之盟曰：“寡人获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惭晋、楚。幸蒙诸大夫之策，得返国修政，富民养士。而五年未闻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对者。

越王仰天叹曰：“孤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孤亲被奴虏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辅，须贤任仁，然后讨吴，重负诸臣。大夫何易见而难使也？”于是，计倪年少官卑，列坐于后，乃举手而趋，蹈席而前，进曰：“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见而难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谓？”计倪曰：“夫官位、财币、金赏者，君之所轻也；操锋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财之所轻，而责士之所重，何其殆哉！”于是越王默然不悦，面有愧色。即辞群臣，进计倪而问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计倪对曰：“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开门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谨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愿王明选左右，得贤而已。昔太公九声而足磻溪之饿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鲁之亡囚，有贪分之毁（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齐桓得之而霸。故《传》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愿王审于左右，何患群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贤任能，各殊其事。孤虚心高望，冀闻报复之谋。今咸匿声隐形，不闻其语，厥咎安在？”计倪曰：“选贤实士，各有一等。远使以难（试以难事），以效其诚；内告以匿，以知其信；与之论事，以观其智；饮之以酒，以视其乱（酒能乱性。《论语》：“唯酒无量，不及乱。”）；指之以使（《曲礼》：“耆，指使。”注：“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别其熊。五色以设，士尽其实，人竭其智，知其智尽实，则君臣何忧？”越王曰：“吾以谋士效实，人尽其智，而士有未尽进辞，有益寡人也。”计倪曰：“范蠡明而知内，文种远以见外。愿王请大夫种与深议，则霸王之术在矣。”

越王乃请大夫种而问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于穷厄之地。今欲奉不羁之计，以雪吾之宿仇。何行而功乎？”大夫种曰：“臣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今欲伐吴，必前求其所好，参其所愿，然后能得其实。”越王曰：“人之所好，虽其愿，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种曰：“夫欲报怨复雠，破吴灭敌者，有九术。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怀忧，内惭朝臣，外愧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虚。虽有九术，安能知之？”大夫种曰：“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脱屣、愿大王览之。”

种曰：“一曰尊天事鬼（神），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赠也，下同）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材。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于吴乎？”

越王曰：“善。”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书帝五冢皆不称陵。陵之名自汉始），祀水泽于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时为吴西境，楚东境，越不得祀水泽于其地。兼晋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县，又去越辽远，亦非当时祀水泽之地。州字义当作洲。按《说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盖后人加水，以别州县之字）。事鬼神一年，国不被灾。越王曰：“善哉！大夫之术。愿论其余。”种曰：

"吴王好起宫室，用工不辍。王选名山神材，奉而献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饰无所幸。作士（工作之士）思归，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经注》："勾践使工人伐荣楯，欲以献吴，久不得归。工人忧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楩楠。巧工施校，制以规绳，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分以丹青，错画文章。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状类龙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东海役臣臣孤勾践使臣种，敢因下吏，闻于左右：赖大王之力。窃为小殿，有余材，谨再拜献之。"吴王大悦（徐天祜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围，表五十寻，有是哉？使兹事而信，越尝以其木致于吴，而行人之辞乃曰："东海役臣，献为殿之余材。甚非所以礼吴，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台，未尝敢上吴王，以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产材若是，其异人之致饰若是，其都而名之曰余材，则越之为殿，亦已忲矣。而特以其遗余奉吴何越之失言，而吴之易悦耶？"）。

子胥谏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灵台，纣起鹿台，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五谷不熟，天与其灾，民虚国变，遂取灭亡。大王受之，必为越王所戮。"吴王不听，遂受而起姑苏之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台始基于阖闾，而新作于夫差。《吴地记》曰：高三百丈，广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绝嗟嘻之声。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术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吴，乃请计倪问曰："吾欲伐吴，恐不能破。早欲兴师，惟问于子。"计倪对曰："夫兴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励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气，原于阴阳，明于孤虚（《史·龟策传》："日辰不全，故有孤虚。"《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即为孤，辰巳即为虚。盖旬空为孤，对冲为虚。余五旬可以类推。刘歆《七略》有《风候孤虚》二十卷），审于存亡，乃可量敌。"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计倪曰："天地之气，物有死生。原阴阳者，物贵贱也；明孤虚者，知曾际也；审存亡者，别真伪也。"越王曰："何谓死生真伪乎？"计倪曰："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时有生（以四时言，则"有生"当作"春生"），而不救种，是一死也；夏长无苗，二死也；秋成无聚，三死也；冬藏无畜，四死也。虽有尧、舜之德，无如之何。夫天时有生，劝者老，作者少，反气应数，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二生也；前时设备，物至则收，国无逋税，民无失穗，三生也；仓已封涂，除陈入新，君乐臣欢，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阴阳者，太阴所居之岁，留息三年，贵贱见矣。夫孤虚者，谓天门地户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于物之长也？"计倪曰："有美之士，不拘长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观天文，集察纬宿（天象定者为经，动者为纬。故五星亦曰五纬。宿音秀，列星也），历象四时，以下者上；虚设八仓，从阴收著（置也），望阳出粜，策其极计，三年五倍，越国炽富。勾践叹曰："吾之霸矣！"善计倪之谋也。

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会稽志》：苎萝山在诸暨县南五里。《舆地志》：诸暨县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十道志》：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饰以罗谷，教以容步，习于土城（越《旧经》：土城在会稽县东六里），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乃使相国范蠡进曰："越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不以鄙陋寝容（貌不扬曰寝，通作寑。《广韵》：寑，陋。又貌丑。或作侵。《史·魏其传》：武安貌侵，短小，谓丑恶也），愿纳以供箕帚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子胥谏曰："不可，王勿受也！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昔桀易汤而灭，纣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臣闻越王朝书不倦，晦诵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越王服诚行仁，听谏进贤，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绤，是人不死，必为对隙。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宠而亡夏。纣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有宠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宠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与缯、西戎攻幽王。周于是乎亡）吴王不听，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术也。"

十三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蒙子之术，所图者吉，未尝有不合也。今欲复谋吴，奈何？"种曰："君王自陈越国微鄙，年谷不登，愿王请籴，以入其意。天若弃吴，必许王矣。"越乃使大夫种使吴，因宰嚭求见吴王，辞曰："越国洿下，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乏，道荐饥馁，愿从大王请籴，来岁即复太仓。惟大王救其穷窘。"吴王曰："越王信诚守道，不怀二心。今穷归愬，吾岂爱惜财宝，夺其所愿？"子胥谏曰："不可。非吴有越，越必有吴。吉往则凶来，是养生寇，而破国家者也。与之不为亲，不与未成冤。且越有圣臣范蠡，勇以善谋，将有修饰攻战，以伺吾间。观越王之使使来请籴者，非国贫民困而请籴也，以入吾国，伺吾王间也。"吴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众，怀其社稷，以愧勾践。勾践气服，为驾车却行马前，诸侯莫不闻知。今吾使之归国，奉其宗庙，复其社稷，岂敢有反吾之心乎？"子

胥曰："臣闻士穷，非难抑心下人，其后有激人之色。臣闻越王饥饿，民之困穷，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顺地之理，而反输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戏也，夫狐卑体，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吴王曰："勾践国忧，而寡人给之以粟，恩往义来，其德昭昭，亦何忧乎？"子胥曰："臣闻狼子有野心，仇仇之人不可亲。夫虎不可馁以食，蝮（虫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国家之福，以饶无益之仇；弃忠臣之言，而顺敌人之欲。臣必见越之破吴，豕鹿游于姑胥之台，荆榛蔓于宫阙。愿王览武王伐纣之事也！"太宰嚭从旁对曰："武王非纣王臣也？率诸侯以伐其君，虽胜殷，谓义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亲戮主以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盗国者封侯，盗金者诛。令使武王失其理，则周何为三家之表？"（意谓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也）太宰嚭曰："子胥为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称满。君何不知过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亲，前纵石室之囚，受其宝女之遗，外交敌国，内惑于君。大王察之，无为群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婴儿，虽啼，无听宰嚭之言。"吴王曰："宰嚭是。子无乃闻寡人言，非忠臣之道，类于佞谀之人？"太宰嚭曰："臣闻邻国有急，千里驰救。是乃王者封亡国之后，五霸辅绝灭之末者也。"吴王乃与越粟万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群臣之议而输于越，年丰而归寡人。"大夫种曰："臣奉使返越，岁登，诚还吴贷。"大夫种归越，越国群臣皆称万岁。即以粟赏赐群臣，及于万民。

二年，越王粟稔，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复还斗斛之数，亦使大夫种归之。吴王王得越粟，长太息，谓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于是吴种越粟，粟种杀而无生者，吴民大饥。越王曰："彼以穷居，其可攻也。"大夫种曰："未可。国始贫耳！忠臣尚在，天气未见，须俟其时。"

越王又问相国范蠡曰："孤有报复之谋，水战则乘舟，陆行则乘舆。舆、舟之利，顿于兵弩。今子为寡人谋事，莫不谬者乎？"范蠡对曰："臣闻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阵、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越《旧经》：南林在山阴县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处女将北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曰袁公，问于处女："吾闻子善剑，愿一见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惟公试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箖箊，竹名。《吴都赋》：其竹则筼筜箖箊），竹枝上頡，桥末堕地，女即捷末（《艺文类聚》引《吴越春秋》：处女善剑事与此小异，曰：袁公即挽林内之竹，似枯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按此书末字当作未，捷通作接。《易》："昼日三接。"《礼记》：太子生，接以太牢。《左传》：子同生，接以太牢。注并音捷）。〔中间疑有脱漏〕袁公则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见越王，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越王即加女号，号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隊长高习之，教军士（《诗》注：一丈为版，五版为堵。《左传》：五版为堵，五堵为雉。版亦作板。此隊字疑当作队；长，疑是上声。高，或人名也）。当世莫能胜越女之剑。

于是，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世本》：黄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逄蒙，逄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释名》：弩柄曰臂，钩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悬刀，合而名之曰机，言机功也。亦言如门户之枢机，开阖有节），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之楚三侯（《文选》注所引与此略同。但云："琴氏传大魏，大魏传楚三侯。"少异耳），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麇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长子康，为句亶王；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号时所称也）。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自灵王之后，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虽不明其道，惟王试之。"

越王曰："弩之状何法焉？"陈音曰："郭为方城，守臣子也，教为人君，命所起也；牙为执法，守吏卒也；牛为中将，主内裹也；关为守御，检去止也；锜为侍从，听人主也；臂为道路，通所使也；弓为将军，主重负也；弦为军师，御战士也；矢为飞客，主教使也；金为实敌，往不止也；卫为副使，正道里也；又为受教，知可否也；缥为都尉，执左右也；敌

为百死，不得骇也；鸟不及飞，兽不暇走，弩之所向，无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愿闻正射之道。”音曰：“臣闻正射之道，道众而微。古之圣人，射弩未发，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圣人。”“请悉其要。”（音曰：）“夫射之道，身若戴板，头若激卵。左蹉，右足横。（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望敌，翕心咽烟。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离。右手发机，左手不知。一身异教，岂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愿闻望敌仪表，投分飞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从分望敌，合以参连（《周礼》：五射二曰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轻重。石取一两，其数乃平。远近高下，求之铢分。道要在斯，无有遗言。”越王曰：“善！尽子之道，愿子悉以教吾国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之所习，无有不神。”于是乃使陈音教士，习射于北郊之外。三月，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陈音死，越王伤之，葬于国西，号其葬所曰陈音山（在山阴县西南四里。《寰宇记》曰：属上虞县。非也）。

卷十　勾践伐吴外传

勾践十五年，谋伐吴（按勾践七年归自吴。既反国，四年，即与范蠡谋伐吴。自兹四年间，必谋之蠡，皆以为未可。《国语》记之稍详。至是，始伐吴。《左传》见于哀公十三年，正勾践十五年也），谓大夫种曰：“孤用夫子之策，免于天虐之诛，还归于国。吾诚已说于国人，国人喜悦；而子昔日云有天气，即来陈之。今岂有应乎？”种曰：“吴之所以强者，为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谏而死，是天气前见，亡国之证也。愿君悉心尽意，以说国人。”越王曰：“听孤说国人之辞：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国报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诚更其术，于是乃葬死问伤，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迎来，除民所害；然后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于吴。吴封孤数百里之地，因约吴国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寡人不能为政，将率二三子夫妇以为藩辅。’令壮者无娶老妻，老者无娶壮妇；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免者，免身脱也，谓生子），以告于孤，令医守之。生男二，贶之以壶酒、一犬；生女二，赐以壶酒、一豚。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与一养。长子死，三年释吾政；季子死，三月释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饱其食，而简锐之。凡四方之士来者，必朝而礼之，载饭与羹，以游国中。国中僮子，戏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爱，问其名。非孤饭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妆国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乐，女即会笑。今国之父兄日请于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于诸侯，长为天下所耻。今越国富饶，君王节俭，请可报耻。’孤辞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劳吾国之人，以塞吾之宿仇？’父兄又复请，曰：‘诚四封之内，尽吾君子。子报父仇，臣复君隙，岂敢有不尽力者乎？臣请复战，以除君王之宿仇。’孤悦而许之。”

大夫种曰：“臣观吴王得志于齐、晋，谓当遂涉吾地，以兵临境。今疲师休卒，一年而不试，以忘于我，我不可以怠。臣当卜之于天。吴民既疲于军，困于战斗，市无赤米之积，国廪空虚，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赢于东海之滨。夫占兆人事，又见于卜筮。王若起师，以可会之利，犯吴之边鄙，未可往也。吴王虽无伐我之心，亦虽动之以怒，不如诠其间，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国人请战者三年矣，吾不得不从民人之欲。”

今闻大夫种谏难，越父兄又谏，曰：“吴可伐，胜则灭其国，不胜则困其兵。吴国有成，王与之盟，功名闻于诸侯。”王曰：“善！”于是乃大会群臣，而令之曰：“有敢谏伐吴者，罪不赦。”蠡、种相谓曰：“吾谏已不合矣，然犹听君王之令。”越王会军列士，而大诫众，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不足，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国语》注：少耻，谓进不念功，临难苟免）。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珫甲，山犀则无。吴以水犀皮饰甲也。《周礼》：“犀甲寿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今寡人将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进则思赏，退则避刑。”于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劝其弟，曰：“吴可伐也。”

越王复召范蠡谓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吾国之民，又劝孤伐吴。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须明年之春，然后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观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精兵从王，国中空虚，老弱在后，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远，闻越掩其空虚，兵还不难也。不如来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践复问，范蠡曰：“可伐矣。”乃发习流二千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史记》俊士作教士。《索隐》曰：“《虞书》云：流宥五刑。”习流，谓“流放之罪人，使之习战。”教士，谓“常所教练之兵也。”君子，谓“君所子养，有恩惠者。”诸御，谓“诸理事之官，在军有职掌者。”徐天祐曰：“笠泽之战，越以三军潜涉，盖以舟师胜。此所谓习流，是即习水战之兵。若曰使罪人习战，越一小国，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以乙酉与吴战。丙戌，遂虏杀太子。丁亥，入吴，焚姑胥台。吴告急于夫差，夫差方会诸侯于黄池，恐天下闻之，即密不令泄。已盟黄池，乃使人请成于越。勾践自度未能灭，乃与吴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复悉国中士卒伐吴（按《左传》：哀公十七年，越伐吴，吴御之笠泽，实勾践十

九年事。此书不当，以为二十一年也)。会楚使申包胥聘于越，越王乃问包胥曰："吴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于策谋，未足以卜。"越王曰："吴为不道，残我社稷，夷吾宗庙，以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与之徼天之中。惟是舆马、兵革、卒伍既具，无以行之。诚闻(闻当作问)于战，何以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问，包胥乃曰："夫吴，良国也，传贤于诸侯。敢问君王之所战者何?"越王曰："在孤之侧者，饮酒食肉，未尝不分。孤之饮食不致其味，听乐不尽其声，求以报吴。愿以此战。"包胥曰："善则善矣，未可以战。"越王曰："越国之中，吾博爱以子之，忠惠以养之。吾今修宽刑，欲民所欲，去民所恶(憎也)，称其善，掩其恶(不善也)，求以报吴。愿以此战。"包胥曰："善则善矣，未可以战。"王曰："越国之中，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损其有余，使贫富不失其利，求以报吴。愿以此战。"包胥曰："善则善矣，未可以战。"王曰："邦国南则距楚，西则薄晋，北则望齐，春秋奉币、玉帛、子女以贡献焉，未尝敢绝，求以报吴。愿以此战。"包胥曰："善哉！无以加斯矣。犹未可战。夫战之道，知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断之。君、将不知，即无权变之谋，以别众寡之数；不仁，则不得与三军同饥寒之节，齐苦乐之喜；不勇，则不能断去就之疑，决可否之议。"于是越王曰："敬从命矣。"

冬十月，越王乃请八大夫(《国语》：越王"乃召五大夫，问战奚以而可?"韦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种、范蠡、皋如之属。"按此书其辞大略与《国语》同，而云八大夫则异。详下文止七人，岂与楚大夫申包胥共为八大夫耶)曰："昔吴为不道，残我宗庙，夷我社稷，以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衷)。兵革既具，无所以行之。吾问于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审赏，则可战也。审其赏，明其信，无功不及，有功必加，则士卒不怠。"王曰："圣哉!"大夫苦成曰："审罚，则可战。审罚，则士卒望而畏之，不敢违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种曰："审物，则可战。审物，则别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王曰："慎哉!"大夫皋如曰："审声，则可战。审于声音，以别清浊。清浊者，谓吾国君名闻于周室，令诸侯不怨于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广恩知分，则可战。广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计倪曰："候天察地，参应其变，则可战。天变，地应，人道便利，三者前见，则可。"王曰："明哉!"于是勾践乃退，斋而命国人曰："吾将有不虞之议，自近及远，无不闻者。"乃复命有司与国人曰："承命有赏，皆造国门之期；有不从命者，吾将有显戮。"勾践恐民不信使以征不义，闻于周室，令诸侯不怨于外，令国中曰："五日之内，则吾良人矣。过五日之外，则非吾之民也，又将加之以诛。"

教令既行，乃入命于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各守其职，以尽其信。内中辱者，则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则是我也。吾见子于是，以为明诫矣。"王出宫，夫人送王，不过屏。王因反阖其门，填之以土。夫人去笄，侧席而坐，安心无容，三月不扫。

王出则复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于国，是子之罪。临敌不战，军士不死，有辱于诸侯，功隳于天下，是孤之责。自今以往，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吾固诫子。"大夫[曰]："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阖外宫之门，填之以土。大夫侧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劝。

勾践有命于夫人、大夫曰："国有守御。"乃坐露坛之上，列鼓而鸣之，军行成阵，即斩有罪者三人，以徇于军，令曰："不从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军于郊，斩有罪者三人，徇之于军，令曰："不从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国中不行者，与之诀而告之，曰："尔安土守职。吾方往征讨我宗庙之雠，以谢于二三子。"令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军士各与父兄、昆弟取诀。国人悲哀，皆作离别相去之词，曰："跞躁摧长恧兮，擢戟驭殳(殳，音殊，兵器。《诗》："伯也执殳。"《周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旅贲以先驱。《说文》积竹，谓削去白，取其青处合之，取其有力。《释名》：殳殊也。长一丈二尺，无刃，有所撞至于车上，使殊离也)。所离不降兮，以泄我王气苏。三军一飞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道祐有德兮，吴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军伍难更兮，势如貔貙(貔，猛兽。陆玑曰，似虎。或曰似熊。貙，椿俱切。似貍，能捕兽祭天。陆佃曰：虎五指为貙)。行行各努力兮，于乎！于乎!"于是观者莫不凄恻。明日，复徙军于境上，斩有罪者三人，徇之于军，曰："有不从令者，如此。"后三日，复徙军于檇李，斩有罪者三人，以徇于军，曰："其淫心匿行，不当敌者，如斯矣。"

勾践乃命有司大徇军，曰："其有父母无昆弟者，来告我。我有大事，子离父母之养，亲老之爱，赴国家之急；子在军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视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殡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于军，曰："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其麋粥，与之同食。"明日，又徇于军，曰："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王命者，吾轻其重，和其任。"明日，旋军于江南，更陈严法，复诛有罪者五人，徇曰："吾爱士也，虽吾子不能过也。"(即君所子养者)及其犯诛，自吾子亦不能脱也。"恐军士畏法不使，自谓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见蛙张腹而怒，将有战争之气，即为之轼。"其士卒有问於王曰：

"君何为敬蛙虫，而为之轼?"勾践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称吾意者。今蛙虫无知之物，见敌而有怒气，故为之轼。"于是军士闻之，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有司、将军大徇军中，曰："队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斩。"

于是，吴悉兵屯于江北，越军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皆被兕甲。(《尔雅》："兕，似牛。"《注》："一角，青色，皮坚厚，可制铠。"铠即甲也。《周礼》："兕甲寿二百年。")又令安广之人佩石碣之矢，张卢生之弩。躬率君子之军六千人，以为中阵。明日，将战于江，乃以黄昏令于左军，衔枚溯江而上五里，以须吴兵。复令于右军，衔枚逾江十里，复须吴兵。于夜半，使左军涉江，鸣鼓中水，以待吴发。吴师闻之中，大骇，相谓曰："今越军分为二师，将以使攻我众。"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师以围越。越王阴使左、右军与吴望战，以大鼓相闻。潜伏其私卒六千人，衔枚不鼓，攻吴，吴师大败(《左传》载：笠泽之战夹水而陈，吴之御越，越之败吴，大概与此略同)。越之左、右军乃遂伐之，大败之于囿(韦昭曰："囿，笠泽也。"《史记正义》、《吴地记》皆曰：笠泽，松江之别名)。又败之于郊。又败之于津。如是三战三北，径至吴围吴于西城。吴王大惧，夜遁。越王追奔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吴地记》：在松江。松陌流溢至此，故名)，欲入胥门。来至六七里，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越军大惧，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风疾雨，雷奔电激，飞石扬砂，疾于弓弩。越军坏败松陵，却退。兵士僵毙，人众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种乃稽颡肉袒，拜谢子胥，愿乞假道。子胥乃与种、蠡梦曰："吾知越之必入吴矣，故求置吾头于南门，以观汝之破吴也。惟欲以穷夫差，定汝入我之国，吾心又不忍，故为风雨，以还汝军。然越之伐吴，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从东门。我当为汝开道贯城，以通汝路。"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入海阳于三道之翟水，乃穿东南隅以达。越军遂围吴，守一年。吴师累败(《左传》哀公二十年："越围吴。"是为勾践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为勾践二十四年。盖首尾三年也。《国语》曰："居军三年，吴师自溃。"《越世家》亦曰："留围之三年，吴师败。"与《左传》合。此书系其事于一十一年，以为围守一年而灭吴，误也)，遂棲吴王于姑胥之山。吴使王孙骆(《史记》作公孙雄。虞翻曰：吴大夫。《国语》作王孙雄韦昭曰：王孙，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请成于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结成以归。今君王举兵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犹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会稽也。"若徼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则吴愿长为臣妾。"勾践不忍其言，将许之成。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罢，切齿铭骨，谋之二十余年，岂不缘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弃之，其计可乎？天与不取，还受其咎。君何忘会稽之厄乎?"勾践曰："吾欲听子言，不忍对其使者。"范蠡遂鸣鼓而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急去，不时得罪。"吴使涕泣而去。勾践怜之，使令人谓吴王曰："吾置君于甬东，给君夫妇三百余家，以没王世，可乎?"吴王辞曰："天降祸于吴国，不在前后，正孤之身，失灭宗庙社稷者。吴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剑自杀(上卷《夫差传》亦曰："引剑而伏之死。"《吴世家》云："自刭死。"《越世家》止言"自杀。"按《左传》：吴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丘明，春秋时人，所闻当必不谬。《越绝》曰："越王与之剑，使自图之。吴王乃旬日而自杀。"意者勾践虽与之剑，而夫差自以缢死耶)。

勾践已灭吴，乃以兵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索隐》曰："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其字从人。左氏作舒。《大事记解题》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记正义》曰："音舒，其字从人。")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初学记》引《吴越春秋》曰："越王平吴后，立贺台于越。"此书无之，亦阙文也)。越王还于吴，当归，而问于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于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问焉实，金匮之要，在于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称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吴之称王，僭天子之号，天变于上，日为阴蚀。今君遂僭号不归，恐天变复见。"

越王还于吴，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乐师曰："臣闻即事作操，功成作乐。君王崇德，诲化有道之国，诛无义之人；复雠还耻，威加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于图画，德可刻于金石，声可托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请引琴而鼓之。"遂作《章畅辞》，曰："屯乎，今欲伐吴，可未耶?"大夫种、蠡曰："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大夫种进祝酒，其辞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谋，我王之德。宗庙辅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尽其力。上天苍苍，不可掩塞。觞酒二升，万福无极。"于是越王默然无言。大夫种曰："我王贤仁，怀道抱德。灭雠破吴，不忘返国。赏无所悋，群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亿。觞酒二升，万岁难极。"台上群臣大悦而笑，越王面无喜色。

范蠡知勾践爱壤土，不惜群臣之死，以其谋成国定，必复不须功而返国也，故面有忧色而不悦也。范蠡从吴欲去，恐勾践未返，失人臣之义，乃从入越。行谓文种曰："子来去矣。越王必将诛子!"种不然

言。蠡复为书遗种曰："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啄，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文种不信其言越王阴谋。范蠡议欲去徼幸。

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辞于王，曰："世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义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则无灭未萌之端，后则无救已倾之祸，虽然，臣终欲成君霸国，故不辞一死一生。臣窃自惟，乃使于吴。王之惭辱，蠡所以不死者，诚恐谗于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须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则大当作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赖宗庙之神灵，大王之威德，以败为成。斯汤、武克夏、商，而成王业者。定功雪耻，臣所以当席日久。臣请从斯辞矣！"越王恻然，泣下霑衣，言曰："国之士大夫是子，国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托号，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将逝矣！是天之弃越，而丧孤也，亦无所恃者矣！孤窃有言：公住乎，分国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闻君子俟时，计不数谋，死不被疑，内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从此辞。"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

范蠡既去，越王愀然变色，召大夫种曰："蠡可追乎？"种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种曰："蠡去时，阴画六，阳画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关，涉天梁，后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视之者狂。臣愿大王勿复追也。蠡终不还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于是越王乃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侧，朝夕论政。

自是之后，计倪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踈远，不亲于朝。大夫种内忧，不朝。人或谗之于王，曰："文种弃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于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怀怨望之心，愤发于内，色变于外，故不朝耳。"异日，种谏曰："臣所以早朝而晏罢，若身疾作者，但为吴耳。今已灭之，王何忧乎？"越王默然。时鲁哀公患三桓，欲因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难，哀公奔陉。三桓攻哀公，公奔卫，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孙有陉氏，乃遂如越。《史记》曰：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遂如越。陉，楚地也。杜预曰：有陉氏，即有山氏）。鲁国空虚，国人悲之，来迎哀公，与之俱归。勾践忧文种之不图，故不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国大夫种而问之："吾闻知人易，自知难。其知相国何如人也？"种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诚数以桢声色，灭淫乐；奇说怪论，尽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获罪。臣非敢爱死不言，言而后死，昔子胥于吴矣。夫差之诛也，谓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问犯《玉门》之第八？臣见王志也。"越王默然不应。大夫亦罢，哺其耳以成人恶（大溲）。其妻曰："君贱！一国之相，少王禄乎？临食不享哺以恶何？（句）妻子在侧，匹夫之能自致相国，尚何望哉？无乃为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种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于患难，雪耻于吴，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尽九术之谋，于彼为佞，在君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难。'吾答之，又无他语。是凶妖之证也。吾将复入，恐不再还。与子长诀，相求于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种曰："吾见王时，正犯《玉门》之第八也。辰剋其日，上贼于下，是为乱丑，必害其良。今日剋其辰，上贼下，止吾命须臾之间耳。"

越王复召相国，谓曰："子有阴谋兵法，倾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于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于是种仰天叹曰："嗟乎！吾闻大恩不报，大功不还，其谓斯乎？吾悔不随范蠡之谋，乃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恶。"越王遂赐文种属镂之剑。种得剑，又叹曰："南阳之宰，而为越王之擒。"自笑曰："后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为喻矣。"遂伏剑而死。（徐天祜曰："勾践脱囚虏之辱，苦身劳思，君臣相与谋报吴者二十余年，卒以越霸。诸臣虽与有力，而种、蠡之功居多。蠡见几而作，可谓明且哲矣。种之死也，无罪，而越王诛之也。无名其辞，乃曰：'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是何言欤？令死者有知，谋之地下何益？如其无知，焉用谋之？夫大功不赏而淫刑以报，此种所以仰天而叹，又自笑也。"）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即卧龙山，又名种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览》曰：种山之名，因大夫种。以语讹，成重也），楼船之卒三千余人，造鼎足之羡（《周礼》冢人丘隧注："羡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诸侯已下有羡道。"《史卫世家》："共伯入厘侯羡。"《索隐》曰："羡，音延。延，墓道。"又以战切。《始皇纪》曰："大事毕，闭中羡，下外羡。"上卷《夫差传》：羡门当亦与此同义），或入三峰之下。葬七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协，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

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射求贤士。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生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王僚传》："被棠铗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典略》曰：周有屈卢之矛。《说文》："矛，酋矛也。建于兵车，长二丈。"《周礼》：酋矛，长常有四尺。盖十六尺为常，益四尺，则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

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徐天祜曰："越灭吴之明年，大夫种赐剑以死。是为勾践二十五年，即鲁哀公二十三年也。此书谓已诛忠臣，居无几，求贤士。孔子闻之，奉雅琴礼乐，奏于越，皆是年事也。窃独以为不然。昔者夫子将见赵简子，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临河而不济。为其杀贤大夫而讳伤其类也。至作为《陬操》以哀之。文种非贤大夫欤？使夫子尚在，闻种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时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书孔丘卒。由文种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谓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辞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木客山，去会稽县十五里。《越绝》曰：木客大冢者，允常冢也），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熛，火飞貌，风热如火飞也），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经注》：冢中分风，飞沙射人，不得近）。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

勾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践二十五年是为秦厉共公六年。此书为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践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盖一百有六年矣。"桓公"当作"厉共公"云），勾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逆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悦乐，遂作《河梁》之诗，曰："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阵兵未济秦师降，诸侯怖惧皆恐惶。声传海内威远邦，称霸穆、桓、齐、楚庄。天下安宁寿考长，悲去归兮何无梁。"自越灭吴，中国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无道，而执以归，立其太子何。冬，鲁哀公以三桓之逼来奔。越王欲为伐三桓，以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践寝疾，将卒（《通鉴外纪》：勾践三十三年薨），谓太子兴夷曰："吾自禹之后，承元常之德，蒙天灵之祐，神祇之福，从穷越之地，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跨江涉淮，从晋、齐之地。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诫乎？夫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兴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扬。不扬卒，子无强。强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亲。自勾践至于亲，其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自黄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禅，至少康即位，六世，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颛顼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黄帝　昌意　颛顼　鲧　禹　启　太康　仲庐　相
少康　无余　无玉去无余十世　无皞　夫康　元常
勾践　兴夷　不寿　不扬　无强

鲁穆柳有幽公为名，王侯自称为君。

尊、亲失琅邪，为楚所灭。勾践至王亲，历八主，称霸二百二十四年。从无余越国始封至余善返，越国空灭，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书载越世次，自勾践五传至王无强。以《世家》考之，则七世矣。无强，王之侯之子。所谓"王侯自称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无强时，楚威王兴兵大败越，杀无强，尽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广曰：周显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践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鉴》书之显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践至于亲，历八主，称霸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去琅邪，徙于吴，为楚所灭。与《史世家》及《纪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载，则无强之死，众散久矣，非王亲时失众亡国也。又《纪年》曰：王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则越之徙吴已久，亦非王亲时也）。

燕丹子

佚名氏撰　孙家洲整理

《燕丹子》三卷，撰者无考。《隋书·经籍志》题为燕太子丹撰，不为后世所信。学者或推测其为“汉以前书”，或疑为成书于六朝时期。记述战国末年燕太子丹谋划向秦国雪耻复仇，并防范被秦国吞并的故事，其中，“荆轲刺秦王”是全书重点。文字与《史记》互有出入，情节奇幻，有“古人小说杂传之祖”（明·胡应麟语）之誉。原书在明中叶以后散佚。清修《四库》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后经孙星衍补辑校定，使全书基本完整。主要版本有《平津馆丛书》本、中华书局版程毅中点校本。此次整理以席氏《扫叶山房丛书》本为底本。

叙

《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阅十数年，捡授家郎中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及官安德，乃采唐、宋传注所引此书之文，因故章孝廉旧稿，与洪明经颐煊校订讹舛，以篇为卷，复唐、宋《志》三卷之旧，重加刊刻云。

燕丹子之著录，始自《隋·经籍志》，盖本阮氏《七录》。然裴骃注《史记》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马贞《索隐》引刘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则刘向《七略》有此书，不可以《艺文志》不载而疑其后出。《艺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杂家有《荆轲论》五篇，据注言司马相如等论荆轲事，则俱非《燕丹子》也。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则此书题燕太子丹撰者，《旧唐书》之诬，亦不得以此疑其伪也。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从横、小说两家之间，且多古字古义。云“太子剑袂”，以“剑”为“敛”也。“毕事于前”，《国策》作“毕使”。㕜，古文使，亦事字，见《说文》、《汗简》也。“右手椹其胸”，盖借“椹”为“戡。”《说文》：“戡，刺也”。《史记索隐》引徐广云：“一作抗”。“抗”又“扰”字之误，《说文》“深击也”。《史记》及《玉篇》椹从手，误矣。“拔匕首擿之”，《说文》以“擿”为“投”。《玉篇》：擲，同擿，又作摕，古假借字也。《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辑，未及马总《意林》，又为补证数条。此书宋时多有其本，考《枫窗小录》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无故实，不知谁作，不复录入此卷。自明中叶后，遂以亡逸，故吴琯、程荣、胡文焕诸人刊丛书，俱未及此。

嘉庆十一年，正月，望后四日，阳湖孙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馆。

卷　上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

深怨于秦，求欲复之，奉养勇士，无所不至。丹与其傅麹武书，曰：“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无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

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必令诸侯无以为叹，易水之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谨遣书，愿熟思之。”麹武报书曰：“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邀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动无蹉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臣愿合从于楚，并势于赵，连衡于韩、魏，然后图秦，秦可破也（案：《史记·六国表》“燕太子丹质于秦，亡，来归。”在始皇十五年，使荆轲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秦灭韩在始皇十八年，此言连衡于韩、魏，当在韩未灭以前）。且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楚乃来应，韩、魏必从，其势可见。今臣计从，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虑之！”

太子得书，不说，召麹武而问之。武曰：“臣以为太子行臣言，则易水之北，永无秦忧；四邻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缦缦，心不能须也。”麹武曰：“臣为太子计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赵并韩、魏，虽引岁月，其事必成。臣以为良。”太子睡卧不听（案：此段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载文俱异）。麹武曰：“臣不能为太子计。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谋，愿令见太子。”太子曰：“敬诺。”

卷 中

田光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来降弊邑。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睹见玉颜，斯乃上世神灵保佑燕国，令先生设降辱焉。”田光曰：“结发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将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泪横流，曰：“丹尝质于秦，秦遇丹无礼。日夜焦心，思欲复之。论众则秦多，计强则燕弱，欲曰合从，心复不能。常食不识味，寝不安席。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燃、白骨更生。愿先生图之！”田光曰：“此国事也，请得思之。”于是舍光上馆。太子三时进食，存问不绝。

如是三月。太子怪其无说，就光辟左右问曰：“先生既垂哀恤，许惠嘉谋，侧身倾听，三月于斯。先生岂有意欤？”田光曰：“微太子，固将竭之。臣闻，骐骥之少，力轻千里，及其罢朽，不能取道。太子闻臣时，已老矣。欲为太子良谋，则太子不能；欲奋筋力，则臣不能。然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

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灵，得交于荆君，则燕国社稷，长为不灭。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执光手曰：“此国事，愿勿泄之。”光笑曰：“诺”。遂见荆轲，曰：“光不自度不肖，达足下于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荆轲曰：“有鄙志，常谓‘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于太子，敬诺不违。’”田光谓荆轲曰：“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轲吞舌而死。轲遂之燕。

卷 下

荆轲之燕，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自坐定。宾客满坐，轲言曰：“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轲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复让者，士信于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今无恙乎？”轲曰：“光临送轲之时，言太子戒以国事，耻以丈夫而不见信，向轲吞舌而死矣。”太子惊愕失色，嘘欷饮泪，曰：“丹所以戒先生，岂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杀，亦令丹自弃于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日。太子置酒请轲（案：“民氏”疑“昏昏”之讹），酒酣，太子起为寿。夏扶前曰：“闻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与论行；马无服舆之伎，则未可与决良。今荆君远至，将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轲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服舆而后别良哉！”夏扶问荆轲：“何以教太子？”轲曰：“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于君何如也？”坐皆称善，竟酒无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轲，永无秦忧。

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蛙，太子令人奉盘金，轲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后复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太子即杀马进肝。暨樊将军得罪于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太子尝与轲同案而食，同床而寝（案《史

记·刺客列传》云：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索隐》即引此段为证)。

后日，轲从容曰："轲侍太子，三年于斯矣。而太子遇轲甚厚：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凡庸人当之，犹尚乐出尺寸之长，当犬马之用。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剑袂，正色而言曰："丹尝游秦，秦遇丹不道。丹耻与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国。今丹以社稷干长者，不知所谓。"轲曰："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太子曰："丹之忧计久，不知安出。"轲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则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举燕国而献之，丹甘心焉！樊将军以穷归我，而丹卖之，心不忍也。"轲默然不应。

居五月，太子恐轲悔，见轲曰："今秦已破赵国，兵临燕，事已迫急。虽欲长侍足下，计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阳，何如？"轲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轲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于是轲潜见樊於期曰："闻将军得罪于秦，父母妻子皆见焚烧，求将军，邑万户、金千斤。轲为将军痛之。今有一言，除将军之辱，解燕国之耻，将军岂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饮泪，不知所出。荆君幸教，愿闻命矣。"轲曰："今愿得将军之首，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轲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椹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仇，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执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刭，头坠背后，两目不瞑。太子闻之，自驾驰往，伏於期尸而哭，悲不自胜，良久，无奈何。

遂函盛於期首与燕督亢地图以献秦。武阳为副，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二子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武阳欲击，轲止之。

西入秦，至咸阳，因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与督亢地图，愿为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数百，见燕使者。轲奉於期首，武阳奉地图。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轲顾武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见天子，愿陛下少假借之，使得毕事于前。"秦王曰："轲起，督亢图！"进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为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擿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

海内十洲三岛记

[汉]东方朔撰　尹小林整理

《海内十洲三岛记》(《海内十洲记》、《十洲记》)一卷，旧题汉东方朔撰。东方朔(前一五四——前九三)，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善辞赋。该书叙传说中的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十洲和方丈、蓬邱、昆仑三岛(附记沧海岛、扶桑)的山川动植、风物地志等。十洲三岛传为仙人所居之处，其间多产神芝仙草、甘液玉英，及珍禽异兽、灵物奇石等。该书情节离奇，光怪陆离。内容大多荒诞不经，缥缈难考，但文辞缛丽，充满奇妙幻想，如"风生兽"、"不死草"、"续弦胶"、"火浣布"等，虽托系神仙，但书中叙来言之凿凿，遂成典故，对后世文学较有影响。此书实系魏晋以后人之作品。《隋书》、《旧唐书》、《宋史》列入史部地理类，《新唐书》入丙部道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子部小说家类。有《古今逸史》本、《龙威秘书》本、《说郛》本，今据《道藏精华录》本整理。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方朔云："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美，将招延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摈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五庭，藏养生而侍朱阙，亦由尊上好道，且复欲抑绝其威仪也。曾随师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广陟天光，极于是矣。未若凌虚之子，飞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视百方。北极句陈而并华盖，南翔太丹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臣所识乃及于是，愧不足以酬广访矣。"

祖　洲

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如乌状，衔此草覆死人面，当时起坐而自活也。有司闻奏，始皇遣使者赍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臣尝闻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其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后亦得道也。

瀛　洲

瀛洲在东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为玉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洲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山川如中国也。

玄　洲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万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风山，声响如雷电。对天西北门，上多太玄仙官宫室。宫室各异，饶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处，甚肃肃也。

炎　洲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万里。上有风生兽，似豹，青色，大如狸，张网取之，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兽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

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铁锤锻其头数十下乃死。而张口向风，须臾复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脑和菊花服之，尽十斤，得寿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兽，大如鼠，毛长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许，晦夜尝见此山林，乃是此兽光照，状如火光相似。取其兽毛以缉为布，时人号为火浣布，此是也。国人衣服之，若有垢污，以灰汁浣之，终不洁净。唯火烧此衣服两食久，振摆之，其垢自落，洁白如雪。亦多仙家居处。

长　洲

长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五千里，去岸二十五万里。上饶山川，及多大树，树乃有二千围者。一洲之上，专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灵药，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风山，山恒震声。有紫府宫，天真仙女游于此地。

元　洲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万里。上有五芝玄涧，涧水如蜜浆，饮之长生，与天地相毕。服此五芝，亦得长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　洲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东岸十九万里。上多山川积石，名为昆吾。冶其石成铁作剑，光明洞照如水精状，割玉物如割泥。亦饶仙家。

生　洲

生洲在东海丑寅之间，接蓬莱十七万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万里。上有仙家数万，天气安和，芝草长生，地无寒暑，安养万物。亦多山川，仙草众芝。一洲之水，味如饴酪，至良洲者也。

凤麟洲

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凤麟，数万各为群。又有山川池泽，及神药百种，亦多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为续弦胶，或名连金泥。此胶能续弓弩已断之弦，连刀剑断折之金。更以胶连续之处，使力士掣之，他处乃断，所续之际终无断也。武帝天汉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国王使至，献此胶四两，及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用也。以为西国虽远，而上贡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久之，武帝幸华林园射虎，而弩弦断。使者时从驾，又上胶一分，使口濡以续弩弦。帝惊曰："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共对掣引之，终日不脱，如未续时也。胶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盖神马之类也。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焦。帝于是乃悟。厚谢使者而遣去。赐以牡桂干姜等诸物，是西方国之所无者。又益思东方朔之远见。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于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满于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秦始皇时，西胡献切玉刀，无复常满杯耳。如此，胶之所出，从凤麟洲来；剑之所出，必从流洲来，并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　沧海岛附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上多真仙灵官，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鸟之象，因名之为人鸟山。山多大树，与枫木相类，而花叶香闻数百里，名为反魂树。扣其树，亦能自作声。声如群牛吼，闻之者皆心震神骇。伐其木根，置于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饧状，令可丸之，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震灵丸，或名之为返生香，或名之为震檀香，或名之为人鸟精，或名之为却死香，一种六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者在地，闻香气乃却活，不复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验。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命国使将入呈，帝见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细秃悴，尤怪其贡之非也。问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计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为巨象之王，鸾凤必为大鹏之宗。百足之虫，制于螣蛇，亦不在于巨细也。臣国去此三十万里，国有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当知中国时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将贱百家而贵道儒，薄金玉而厚灵物也。故搜奇蕴而贡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毳车而济弱渊，策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遥，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夭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实济众生之至要，助政化之升平。岂图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国占风之谬矣！今日仰鉴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色，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淫贼，心多饰则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忿然不平。又问使者"猛兽何方而伏百禽，食啖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乡耶?"使者曰："猛兽所出，或生昆仑，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寿不穷，食气饮露，解人言语，仁慧忠恕。当其仁也，爱护蠢动，不犯虎豹以下。当其威也，一声叫发，千人伏息，牛马恐骇，惊断絙系，武士奄忽，失其势力。当其神也，立兴风云，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龙腾骛，附处于太上之厩，役御狮子，名曰猛兽。盖神化无常，能为大禽之宗主，乃获天之元王，辟邪之长帅者也。灵香虽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灾死者，将能起之。及闻气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难歇也。"于是帝使使者令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

指兽命发一声，兽舔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雳，又两目如礔礰之交光，光朗冲天，良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犬豕之属，皆绝绊离系，惊骇放荡，久许而定。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于是虎闻兽来，乃相聚屈积如死虎伏。兽入苑，径上虎头，溺虎口。去十步已来，顾视虎，虎辄闭目。帝恨使者言不逊，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遣四出寻讨，不知所止。到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千，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检函封印如故，无复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礼待于使者，益贵方朔之遗语，自愧求李少君之不勤，惭卫叔卿之复去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宫，已亡月支国人鸟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之用耶？自合命殒矣！

附：沧海岛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万里。海四面绕岛，各广五千里，水皆苍色，仙人谓之沧海也。岛上俱是大山积石，有名石、象八石、石脑石、桂英、流丹、黄子、石胆之辈百余种，皆生于岛，服之神仙长生。岛中有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数万人居焉。

方丈 扶桑附

方丈洲在东海中心，西南东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专是群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之处。群仙不欲升天者，皆往来此洲，受太玄生箓。仙家数十万，耕田种芝草，课计顷亩，如种稻状。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宫，主领天下水神及龙蛇巨鲸、阴精水兽之辈。

附：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者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玄。其树虽大，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岁一生实耳。味绝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状。真仙灵官，变化万端，盖无常形，亦有能分形为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

蓬丘，蓬莱山是也。对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海水正黑，而谓之冥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玉宫，盖太上真人所居。唯飞仙有能到其处耳。

昆仑

昆仑，一号曰昆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又有弱水周回绕匝。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实昆仑之支辅也。积石圃南头是王母居。王母告周穆王云：山去咸阳四十六万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山，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故名曰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其北户山、承渊山，又有墉城金台玉楼，相鲜如流金之阙光，碧玉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锦云烛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璇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于五方，镇地理也。号天柱于珉城，象纲辅也。诸百川极深，水灵居之，其阴难到，故治无常处，非如丘陵而可得论尔。乃天地设位，物象之宜，上圣观方，缘形而著尔。乃处玄风于西极，坐王母于坤乡。昆吾镇于流泽，扶桑植于碧津。离合火精，而光兽生于炎野。坎总众阴，是以仙都宅于海岛。艮位名山，蓬山镇于寅丑。巽体元女，养巨木于长洲。高风鼓于群龙之位，畅灵符于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难尽。真人隐宅，灵陵所在，六合之内，岂唯数处而已哉！此盖举其标末尔。臣朔所见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圣旨。昔曾闻之于得道者，说此十洲大丘灵阜，皆是真仙隩墟，神官所治。其余山川万端，并无覩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锺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万九千里，高一万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万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余种。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舍，天帝君治处也。锺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龙山，西有劲草山，东有束木山，四山并锺山之枝干也。四山高锺山三万里，宫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见锺山尔。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径，自一路从平邪山东南入穴中，乃到锺山北阿门外也。天帝君总九天之维，贵无比焉。山源周回具有四城。其中高山当心，有似于昆仑也。昔禹治洪水既毕，乃乘蹻车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于北阿，归大功于九天。又禹经诸五岳，使工刻石，识其里数高下，其字科斗书，非汉人所书。今丈尺里数，皆禹时书也。不但刻劚五岳，诸名山亦然，刻山之独高处尔。

"今书是臣朔所具见，其王母所道诸灵薮，禹所不履，唯书中夏之名山尔。臣先师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昆仑、锺山、蓬莱山，及神洲真形图。昔来入汉，留以寄所知故人。此书又尤重于岳形图

矣。昔也传授年限正同尔。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内向，天尊下降，并传授宝秘。臣朔区区，亦何嫌惜而不上所有哉！然术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师，术泄则事多疑，师显则妙理散。愿且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闻至说，明年遂复从受诸真形图，常带之肘后。八节常朝拜灵书，以求度脱焉。朔谓滑稽逆知，预观帝心，故弄万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师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尽至理于此人矣。

楚汉春秋

[汉]陆　贾撰　马　怡整理

《楚汉春秋》，原书九卷，西汉陆贾撰。陆贾，生卒年不详。汉初政治家，楚人。楚汉相争之际，从刘邦征战。善游说，有辩才。汉初，出使南越，诏谕赵陀称臣归汉，因功任太中大夫。有《新语》十二篇，今存。《楚汉春秋》是陆贾的重要著作，记载秦末至西汉初年的史事，迄于惠帝、文帝时。司马迁曾摭采其中史料写作《史记》。原书宋代已亡佚，今有清代茆泮林辑本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龙溪精舍丛书》、《槐庐丛编》等丛书。此次整理所用版本为《槐庐丛编》本。

《汉书艺文志》：《楚汉春秋》九篇，汉大中大夫楚人陆贾所著也。太史公尝述之，以作《史记》。《隋志》、《唐志》并存九卷。今其书散佚，不可复得，汇刻丛书中亦未见辑本。（泮林）因其书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均为龙门作史，属稿所据，惟《世本》及陆书无传，故既辑《世本》成帙，复于此书留意焉。而又以不学，深愧掇拾之无多也。伏愿博雅君子，更增所未逮云。

道光二年夏五月，高邮茆泮林识。

《史记·索隐》曰：《楚汉春秋》云“韩王信都”，恐误也。诸书不言有韩信都。按韩初为韩司徒，后讹云申徒，因误以为韩王名。而刘知幾《史通》则谓子长述楚汉之事，往往与旧不同。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用使称其名姓，全与淮阴不别。茆氏复据何义门《读书记》谓“信都”之“信”与“申”同，当读为平声，与淮阴侯名异也。窃案史公作史，去汉初不远，其曰韩王信者，正欲别于淮阴耳。古人著书，具有义例，不当如刘氏所云。且《汉书》传赞亦既称之为“两韩信”，不以见韩王、淮阴同名之证乎！刘氏殆未详考，何氏尤涉穿凿，至于信都之说，似《索隐》为近也。懋之重刻是书，属余覆勘，爰举其疑。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华亭闵萃祥书。

楚汉春秋叙录

《汉书·艺文志》：《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前汉书·司马迁传》：汉兴，代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后汉书·班彪传》：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又曰：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隋书·经籍志》：《楚汉春秋》九卷，陆贾撰。

《唐书·艺文志》：陆贾《楚汉春秋》九卷。

《史记·集解》序，裴骃曰：“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

《史记·索隐》序，司马贞曰：“司马迁属稿，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

《史记·索隐》，司马贞曰：“《楚汉春秋》，汉大中大夫楚人陆贾所撰。记项氏与汉高祖初起及说惠、文间事。”

《史记·正义》序，张守节曰：“司马迁包《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摭《楚汉春秋》。”

《史通》，刘知幾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春秋》。”又曰：“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又曰：“陆贾书《楚汉春秋》，权记当时，不终一代。”

《玉海》，王应麟曰：“《隋志》杂史：《楚汉春秋》九卷，陆贾撰。述诛锄秦、项之事。司马迁述《楚汉

春秋》，接其后事。”

《容斋随笔》，洪迈曰：“陆贾书当时事多，与史不合，师古屡辨之。《楚汉春秋》，今不复见。”

楚汉春秋

项　燕

项燕为王翦所杀。(《史·项羽本纪·索隐》)

项　梁

项梁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御览》三百八十六）又，项梁阴养生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御览》八百三十五，洪遵《泉志》“生士”作“死士”)

会稽守

会稽假守殷通（《史·项羽本纪·集解》)，姓殷。(《前汉书·项籍传》注)

东阳吏

东阳狱吏陈婴。(《史·秦本纪·正义》,《通鉴纲目·秦二世皇帝·集览》)

韩　信

韩信常数从其下乡新昌亭长寄食。(《史·淮阴侯传·索隐》)

夏侯婴

滕公为御。(《史·夏侯婴传·索隐》)

英　布

人相我当刑而王，岂是乎？（《史·黥布传·索隐》)

吴广说陈涉

吴广说陈涉曰：“王引兵西击，则野无交兵。”(《文选·曹子建赠丁仪王粲诗》注)

上过陈留

(案：《史·郦生传》不同，此述于《朱建传》尾）

上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公方洗足，问：“何如人?”曰：“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告。郦生瞋目按剑，入言：“高阳酒徒，非大儒也!”(《御览》三百四十二，三百六十六)

高祖向咸阳

高祖向咸阳，南趣宛，宛坚守不下。乃匿其旗，人衔枚，马束口，龙举而翼奋。鸡未鸣，围宛城三帀，宛城降。(《史·高祖本纪·索隐》,《御览》三百五十七，《书钞·武功》引《楚汉春秋》“龙举翼起”四字)

或言诛秦王

樊哙请杀之。(《史·高祖本纪·索隐》)

沛公西入武关

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关门乃开。(《艺文类聚》六)

鲰　生

鲰姓（《史·项羽本纪·集解》,《前汉书·张良传》注)，本姓解（《史·留侯世家·索隐》)。解先生曰：“遣守函谷，无内项王。”(《史·高祖本纪·索隐》)

韩王信

韩王信都。(《史·韩王信传·索隐》)(案：《史·索隐》云：《楚汉春秋》云韩王信都，恐误也。诸书不言有韩信都。按韩初为韩司徒，后讹云申徒，因误以为韩王名耳。而何义门《读书记》云：《楚汉春秋》韩王本名信都，见《史通》。按信都之“信”与“申”同，然则读当为平声，与淮阴侯名异也。小颜《功臣表》“留侯”下亦引之。)

项王在鸿门

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采色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高祖会项羽，范增目羽，羽不应。樊哙杖盾撞人，食豕，羽壮之。(《水经·渭水注》,《御览》十五引亚父谋曰：“吾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摎或似龙，或似蛇，或似虎，或似云，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又八十七引，首有“项王在鸿门”五字也，下有“不若杀之”四字)

亚父碎玉斗

沛公脱身鸿门，从间道至军。张良、韩信乃谒项王军门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双，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只，献大将军足下。”亚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御览》三百五十二)

烹说者

说者是蔡生。(《史·项羽本纪·正义》)

董公遮说

董公，八十二岁，其名未详，秦世隐士。遮道而说，遂封为成侯。(《通鉴纲目·西楚霸王·汉王二年集

览》)

上败彭城

上败彭城，薛人丁固追上。被发而顾曰："丁公何相逼之甚!"乃回马而去。上即位，欲陈功。上曰："使项氏失天下，是子也。为人臣用两心，非忠也。"使下吏笞杀之。(《御览》六百四十九，三百七十三，《前汉书·季布传》注引晋灼曰：《楚汉春秋》云："薛人，名固。")

项王为高阁

项王为高阁，置太公于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御览》一百八十四)

项王使武涉说淮阴侯

项王使武涉说淮阴侯。淮阴侯曰："臣故事项王，位不过中郎，官不过执戟。及去项归汉，汉王赐臣玉案之食，巨阙之剑。臣背叛之，内愧于心。"(《艺文类聚》六十九，《御览》七百十，《文选·四愁诗》注引淮阴侯曰："臣去项归汉，汉王赐臣玉案之食。"又《闲居赋》注引韩信曰："臣内愧于心。")

间道萆山而望赵军

卑山。(《史·淮阴侯传·索隐》)

孔将军

孔将军居左。(《前汉书·功臣表》注)

上欲封侯公

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复见，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倾国。"故号平国君。(《文选·汉高祖功臣颂》注)

上东围项羽

上东围项羽，闻樊哙反旌头，公孙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户。(《前汉书·王莽传》注)

美人和项羽歌

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太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史·项羽本纪·正义》)

(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太史公述《楚汉春秋》，其不载于书者。《正义》云："项羽歌，美人和之。《楚汉春秋》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太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是时已为五言矣。")

汉已定天下

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世无邪，绛侯周勃是也。(《文选·移书让太常博士》注。《前汉书·陈平传》注引《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

高祖初封侯

高祖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书。"(《御览》五百九十八。《困学纪闻》原注云下二句不同。案：《史记·功臣年表》云："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故云下二句不同也。)

许　负

高祖封许负为鸣鸩亭侯。(《史·绛侯周勃世家·索隐》,《辍耕录》二十九)

周　緤

封周緤为凭城侯。(《前汉书·周緤传》注)

王　隆

清阳侯王隆。(《史·功臣表·索隐》)

傅　宽

阴陵侯傅宽。(同上)

陈　陨

博阳侯陈陨。(同上)

盅　达

夜侯盅达。(同上)

张　耳

南宫侯张耳。(同上)(《史·高祖功臣侯年表·侯第·索隐》曰：姚氏云："萧何第一，曹参二，张敖三，周勃四，樊哙五，郦商六，奚涓七，夏侯婴八，灌婴九，傅宽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陈武十三，王吸十四，薛欧十五，周昌十六，丁复十七，蛊逢十八。《史记》与《汉表》同。而《楚汉春秋》则不同，陆贾记事在高祖、惠帝时。《汉书》是后定功臣等列，及陈平受吕后命而定，或已改邑号，故人名亦别。且高祖初定惟十八侯，吕后令陈平终竟以下列侯第录，凡一百四十三人也。)

王　疆

王疆数言事而当，上使参乘，解玉剑以佩之。天下定，以为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曰："王疆沐浴霜露，与我从军，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劓。(《御览》六百四十八)

北郭先生

北郭先生献带于淮阴侯。曰："牛为人任用，力

尽犹不置其革。”(《御览》六百九十六)

淮阴舍人告信反

谢公也。(《史·淮阴侯传·索隐》)

淮阴武王反

淮阴武王反。上自击之，张良居守。上体不安，卧辒车中。行三四里，留侯走东追上，簪堕被发。及辒车，排户曰：“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骂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于东，淮阴害于西，恐陛下倚沟壑而终也！”(《御览》三百九十四)

黥布反

黥布反。羽书至，上大怒。(《文选·咏将军北伐诗注》)

又

下蔡亭长詈淮南王曰：“封汝爵为千乘，东南尽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群盗所耶？而反何也！”(《文选·五等诸侯论》注，《困学纪闻》原注谓英布，《史》、《汉》不载)

告萧何

斩告萧何者。(《书钞·克明部》)

(案：《史》及《汉书》无此事。萧何在高祖时，尝以为功当第一，亦素无疑何心。《书钞》所引，无从编次。今因上有淮阴舍人告信事，姑附载于此。)

叔孙通

名何。(《史·叔孙通传·集解》,《汉书·叔孙通传》注)叔孙何云：“臣三谏不从，请以身当之！”抚剑将自杀。上离席曰：“吾听子计，不易太子！”(《索隐》)

四　皓

四人冠伟冠，佩银环，衣服甚鲜。(《后汉书·冯衍传》注)

惠帝崩

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东阳侯，张相如也。(《御览》四百五十七，《困学纪闻·考史》)

刘　泽

甲子春说张卿云：“刘泽，宗家也。”(《史·荆燕世家·索隐》)

吴太子

吴太子名贤，字德明(《史·吴王濞传·索隐》)。

赵中大夫

赵中大夫曰：“臣闻越王句践，素甲三千。”(《文选·关中诗》注)

楚汉春秋疑义

鸿鹄歌

(案：《史通》云：刘氏初兴，书惟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譬夫行不由径，出不由户，未之闻也。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鹄》，非惟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用使称其名，全与淮阴不别。兹辑郦生及韩信都，已引见前，惟《鸿鹄歌》未载。《鸿鹄歌》,《史》述于《留侯世家》。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而《史通》云“非惟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则迁所载与旧不同，今无可考。惟《史》载项羽卒闻汉军楚歌，《索隐》案：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与《留侯世家》所述上曰“为我楚舞，吾为楚歌”略同。但一在败楚垓下，一在欲易太子之后耳。《索隐》所按，未知据何书。倘史公移彼就此，则真事理大殊。而文句之不同，更无从辨矣。)

楚汉春秋考证

章氏宗源曰：《后汉书·班彪传》:“汉兴，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文心雕龙·史传篇》曰：“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史通·内篇》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又曰：“吕、陆二氏，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又《外篇》曰：“刘氏初兴，书惟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譬夫行不由径，出不由户，未之闻也。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鹄》，非惟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用使称其名姓，全与淮阴不别。”《史记》序《索隐》云：“《楚汉春秋》，陆贾撰。记项氏与汉高祖，及说惠、文间事。”又云：“《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楚汉春秋》与《史记》、《汉书》不同者，陆贾记事高祖、惠帝时，《汉书》是后定功臣等列，及陈平受吕后命而定，或已改邑号，故人名亦削。”

愚按：《水经·渭水注》，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采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

《艺文类聚·地部》，沛公遣将军闭函谷关，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

《史记·刘敬叔孙通传·索隐》，萧何云："臣三谏不从，请以身当之！"抚剑将自杀。上离席云："吾定计，不易太子！"

《太平御览·兵部》、《人事部》，上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公方洗足，问："何如人？"曰："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告。郦生瞋目按剑，曰："人言高阳酒徒，非儒者也！"又《兵部》，高祖向咸阳，南趣宛。匿其旌旗，人衔枚，马束口，龙举而翼奋。鸡未鸣，围宛城三帀，宛城降。（《史记·高祖纪·索隐》语较略）

《人事部》，薛人丁固追上，上被发，顾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骂而去。上即位，欲陈功。上曰："使项王失天下，是子也！为人臣，两心非忠也！"下吏笞之。又曰，项梁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又云，淮阴武王反，上自击之，张良居守。上体不安，卧辒车中。行三四里，留侯走东追上，簪堕被发。及辒车，排户曰："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骂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于东，淮阴害于西，恐陛下倚沟壑而终也！"

《刑法部》，王䵣数言事而当，上使参乘，解玉剑以佩之。天下定，以为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曰："王䵣沐浴霜露，与我从事，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劓。

《服章部》，北郭先生献带于淮阴侯，曰："牛为人任用，力尽犹不置其革。"

《资产部》，项梁阴养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此十一事，并引《楚汉春秋》，多班、马所不载。

亚父、郦生、丁公事，词义相殊。《困学纪闻》所引四事、项羽美人和歌，见《史记·羽纪·正义》。高祖封侯，赐丹书铁券词，见《御览·治道部》。东阳侯谏吕太后为惠帝高坟，见《艺文类聚·人部》。（《御览人事部》同）下蔡亭长詈淮南王，见《文选·五等论》注。惟《史通》所称高祖《鸿鹄歌》，未见征引。

《汉书》注引，"韩申"作"信都"（《高惠高侯文功臣表》注，《史记·韩彭传·索隐》曰：《楚汉春秋》"韩王信都"，恐谬也。诸书不言有"韩信都"）。击项籍，孔将军居左（同上表注）。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礼乐志》注《陈平传》注）。舍人谢公得罪韩信（《韩彭列传》注，《史记·索隐》引晋灼言亦同）。齐人田生，字子春（《荆燕吴传》注）。丁公，薛人，名固（《季布传》注）。鲰生，鲰姓也（《张良传》注，《史记·集解·索隐》并同）。封緤为凭城侯（周緤传注）。叔孙通名何（《叔孙通传》注，《史记·索隐》同）。会稽假守通姓殷（《项籍传》注，《史记·集解》同）。《史记·索隐》："樊哙请杀秦王。"（《高祖纪》）解先生云："遣守函谷，无内项王。"（同上）项燕为王翦所杀（《项羽本纪》）。定侯王吸作清阳侯王隆，阳陵景侯作阴陵（《汉兴诸侯王表》），南宫侯张耳（《高祖功臣表》）。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绛侯周勃世家》）。"几是乎"作"岂是乎"（《黥布传》）。南昌亭长作新昌亭长（《淮阴侯传》）。箄山作卑山（同上）。蒯成侯作凭成侯（《傅靳蒯成列传》）。吴太子名贤字德明（《吴王濞传》）。

又韩生说项王居关中，裴骃《集解》案：《楚汉春秋》云说者是蔡生，皆足考异。《文选·移书让太常博士》注引云：汉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百世无邪，世世相属，绛侯周勃是也。此可作《汉书》注"高祖臣别有绛灌"之证。《隋志》与《唐志》九卷同。

桂庼补录。

陆贾《楚汉春秋》，为龙门作史，所本犹见《唐书·艺文志》。至洪迈《容斋随笔》，则云"今不复见"，盖至宋而始佚也。高邮茆氏泮林博采诸书，辑成此卷。虽不能存其什一，亦足窥见一斑，不可谓非陆氏之功。臣以茆刻世不多觏，爰议重雕。陈君桂庼复录示章氏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如引《汉书荆燕吴传》注"齐人田生字子春"，及《傅靳蒯成列传》"蒯成侯"作"凭成侯"，《季布传》"几是乎"作"岂是乎"，皆足补茆辑所未备，因附刊焉。

光绪丙子冬，吴县朱记荣识。

汉宫春色

[晋]无名氏撰　尹小林整理

《汉宫春色》一卷，东晋无名氏撰。是书由两篇《汉孝惠张皇后外传》和《鲁元公主外传》、《蒋孝廉西征述异记》等四篇短文组成。《张皇后外传》"旁搜博采，为班史翻案，为阿嫣雪冤"，文笔凄艳，婉丽缠绵。特别是写惠帝驾崩后，张皇后被打入冷宫，与惠帝在位时判若天壤，二十多年间饱受屈辱，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蒋孝廉西征述异记》写人神相遇，实为传奇小说。事涉汉宫名姬及王昭君共九人，而主旨则在推崇张皇后为"汉代后妃之冠"。不平之气，贯彻始终；史传史论，自成一格。值得注意的是，此篇作者为"清溪居士"，写作时间当在清朝同治年间或稍后。《香艳丛书》合编为《汉宫春色》一卷之中，或有可供商榷之处。今据《香艳丛书》本整理。

汉孝惠张皇后外传一　*并叙跋*

曩尝读《汉书·孝惠张皇后传》，疑其叙述稍略。盖《传》中所记，皆吕太后事也。既又读《五行志》，其记惠帝四年织室、凌室之灾，以为张后失德之征，幽废之兆，则又病其傅会太过，若诞㒀不足信。夫宫室之灾，事所恒有，而无端归其咎于初立之张后，不已颠乎？后以童稚人宫，而又早寡，微特不与闻外事，即宫中事亦吕太后主之。大臣以吕氏之故，迁怒张后，幽置北宫，亦既枉矣。作史者，复以其见幽，而加以失德之咎，则又枉之枉焉。予用是闵然伤之，乃潜究《史》、《汉》诸纪传，博考诸史，旁搜稗乘，兼及小说，诸所甄采，凡五十余种，为作《外传》一篇。越十年，未敢出以问世。适闻永嘉之际，盗发汉陵，有获汉高惠文景四朝禁中起居注者，流传至于江左。亟访得之，又得许负《相女经》三卷，《相汉宫后妃记》二卷，及《关中张氏世谱》，合而读之，间取以附益前传，而张后绝世之容德，与当日被诬幽废之故，始纤悉无隐情，匪敢矜考古之详，亦聊以抒伸枉表微之志云。

汉孝惠皇后，张氏，名嫣，字孟媖，小字淑君。惠帝姊，鲁元公主之长女也。初，帝为亭长时，娶吕后，生一女一男。男为孝惠皇帝，女即鲁元公主。高帝二年，汉兵败于彭城，吕后为楚所虏。高帝道逢惠帝及公主，载之以行，马疲，虏在后。帝蹶两儿欲弃之，滕公常下收，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卒得脱于下邑之间，遂携入关。是时惠帝方六岁，公主年十二矣。六月，汉都栎阳，立太子，令诸侯子为宿卫。公主性甚贤淑，高帝钟爱之。帝曰："当为之择一佳婿。"张耳之子敖，方在汉宿卫，年十四，仪容俊雅甚都。许负相之云："当为王而侯，且生一德色兼绝之女。"敖未之信。帝爱敖笃谨，乃以公主字之。五年，夏四月，敖尚公主，秋七月，嗣为赵王，移家之赵，公主为王后。六年，三月三日，生一女于邯郸，有五色云盖王宫，隐隐闻空中仙乐声。敖以其生而妩媚，名之曰嫣。数岁即温默贞静，未尝见齿，足不下阁。张敖尝语公主曰："阿嫣善气迎人，举止端重。他日福未可量，但恐性过慈淑，将受人欺耳。"九年，张敖废为宣平侯，家属皆徙长安。会高帝用娄敬策，将以鲁元公主嫁匈奴。公主日夜对张敖流涕，阿嫣亦牵公主衣而泣。高帝闻而怜之，吕后复力言于上，乃止。阿嫣当五六岁时，容貌娟秀绝世。每从其母出入宫中，高帝常令戚夫人抱之，啖以果饵，谓夫人曰："汝虽妍雅无双，然此女十年以后，迥非汝所能及也。"惠帝为太子时，娶功臣女某氏为妃。妃亦常抱阿嫣以为乐。及惠帝即位，以未除三年丧，不及立后。而妃旋薨，帝感人彘之变，专自韬晦，以酒色自娱。后宫美人甚多，又宠美僮闳孺，与同卧起。惠帝时，郎、侍中皆傅脂粉，贝带鵕鸃冠，化闳孺之习也。时帝方议立后，欲访名家贵族之女容德出众者，太后常怜敖之废，欲为重亲以敖女配帝，乃谓帝曰："阿嫣帝室之甥，王家之女，天下贵种，实无其匹，且容德超绝古今。吾选妇数年，无逾此女。"帝曰：

"如乖伦序何？且彼年尚幼。"太后曰："年幼不当渐长邪？且甥舅不在五伦之列，汝独不闻晋文公之娶文嬴乎？"帝乃从命，诏群臣议纳皇后礼。

三年，春，太后遣长乐少府及宗正为皇帝纳采，用束帛雁璧，马四匹，并求见女。傅姆八人扶女，盛服南面立。年方十岁，太后恐人议其幼也，使自称为十二岁，其问名、告庙诸礼皆然。然嫣体质修嫮，亦已俨如十二三矣。望见者，皆凝睇挢舌，以为神仙中人。还奏，言宣平侯女秉姿懿粹，夙娴礼训，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容，宜承天祚，奉宗庙。丞相参、太尉勃、御史大夫尧、及太卜、太史等，用太牢告庙，以礼卜筮吉月日，其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典礼隆备，皆太傅叔孙通所定也。聘仪用马十二匹，黄金二万斤，自古所未有也。由是汉天子立后者，必稽孝惠皇帝纳后故事云。后弟偃尚幼，见黄金累累在堂上，奔入告曰："嫣姊，皇帝买汝去矣。"鲁元公主叱之曰："孺子毋多言。"偃乃挽姊手曰："姊何不出观？"嫣用好言遣之，遽遁入房，闭户不出。汉沿秦制，每纳后妃，必遣女官知相法者审视。秋八月，诏鸣鹧侯许负至宣平侯第。许负者，河内老媪，以善相封侯者也。负引女嫣至密室，为之沐浴。详视嫣之面格，长而略圆，洁白无瑕，两颊丰腴，形如满月，蛾眉而凤眼，龙准而蝉鬓，耳大垂肩，其白如面。厥额广圆，而光可鉴人。厥胸平满，厥肩圆正，厥背微厚，厥腰纤柔，肌理腻洁，肥瘠合度，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及口鼻腋足诸私病。许负一一书之册，催嫣拜谢"皇帝万年"。嫣忸怩不应，劝之数四，始徐拜，低声称"皇帝万年"。负以状密呈太后及惠帝。帝览而大悦，付宫史掌之。

冬十月壬寅，诏丞相参、御史大夫尧，迎皇后宣平侯第。皇后礼服，上绀下缥，深领广袖，巩带霞帔，衣长曳地，不见其足。首戴龙凤珠冠，黄金步摇，簪珥步摇，拜辞于张氏之庙。理妆之时，循例当用假髻，傅姆以后鬓发如云，请于鲁元公主而去之。张敖抱女登车，称警跸，入未央宫前殿。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礼官读册文毕。皇后六肃三跪三拜，女官引后至帝前谢恩。后拜伏，久无音响。女官附耳教之，后乃称"臣妾张嫣贺帝万年"。其幽韵若微风振箫，又如娇莺初啭。帝为动容，后起退立。太尉勃授玺绶，中常侍、太仆跪受，转授女官。女官以带皇后，皇后拜伏，复称臣妾，谢恩讫，即位，群臣皆就位，行礼退。皇后乘软舆入中宫，群臣以帝立后，不娶于功臣之家，而自私其外甥，皆有不平之色。后至中宫，四壁皆涂以黄金，椒芬扑鼻，缀明珠以为帘，琢青玉以为几，旃檀为床，镶以珊瑚，红罗为帐，饰以翡翠，锦衾绣枕，皆有织金龙凤。其他陈设诸宝玩，五光璀璨，不可名状。帝与后行合卺礼。后从女官之教，奉觞于帝，自称："女甥阿嫣贺舅皇陛下万年。"帝笑曰："汝尚仍前称耶？"亦以金樽酌后。后赧然，辞不能饮，勉尽一樽。及夕，后端坐床上。帝秉烛谛视，见后首垂双鬟，清眄神采焕发，不傅脂粉，而颜色若朝霞映雪，又如梨花带雨，诸体位置，各极其妙。后羞畏俯首，两旁口辅，微晕如指痕，如浪波之沄沄。帝乃谓后曰："吾向以汝外甥之故，恒避嫌疑，未尝迫视。不料汝怡人心目，至于此极也。"当是时，后年始十岁，虽正位中宫，而帝未尝留宿。宫中之政俾后宫美人年长者摄之。后宫见后无权，尝侵侮之，且私议曰："张淑君虽居尊位，实一童女耳。且入宫后于吾辈，将何畏焉。"后五日一朝太后，奉案上食，鞠躬屏气，愉然肃然。帝以后东朝长乐宫，每行经街衢，数跸烦民，乃筑复道，属之长乐宫。后每将出，侍女先移辇入内室，后坐其中，施帘幔焉，乃舁以行。虽宦官宫人，或未能一见后面。后每清晨对镜理妆，有一小鸟，五彩毕具，飞集帘外啼啭，若云"淑君幽室里去"，"淑君幽室里去"，如是者十余年。及后徙北宫后，鸟始不复至。

四年，春三月，惠帝二十，后年十一，帝行冠礼，率皇后见于高庙。宫中孔雀及白鹤，见后过必舞。鲁元公主入宫视后，后送迎如家人礼，有依依恋母之意。公主指后向惠帝曰："阿嫣颇如意否？"帝曰："阿嫣不类大姊，而酷类宣平侯，使朕六宫粉黛，为之减色。其端静慧原之性，则与大姊同。"时后弟张偃在侧，帝抱而弄之曰："此儿体格颇似其姊，若为女子亦一佳人也。"帝每晨起，特至椒房，观后盥颤。尝语宫人曰："皇后之色，欲与白玉盘匜争胜矣。"又曰："皇后神态俨然一宣平侯，但形模较小耳。"因戏呼之曰"张公子"。傅姆见帝将至，必先捧金唾盂，盛紫薇露进后，以漱檀口。帝常抱后置膝上，为数皓齿，上下四十枚，又研朱以点后唇，色如丹樱，犹觉点朱之淡也。一日帝至后宫，后方卸裳服，两宫人为后洗足。帝坐而观之笑曰："阿嫣年少而足长，几与朕足相等矣。"又谓宫人曰："皇后胫跗圆白而娇润，汝辈谁能及焉！"

五年，夏六月，天时溽暑。一夕帝在宫中，不能成寐，夜分复起。帝有所最宠美人居东宫，帝思之，乃召宫婢数人，授以锦衾一，红帕一，俾携至东宫，并畀以符验曰："美人若睡，当裹以来，夜深勿有所惊也。"东宫者，与后宫相近，宫婢误以为中宫也，乃径叩宫门，传帝命。侍女启户数重以入，宫婢戒勿声，径趋后榻，以锦衾裹之，并以帕蒙后首。后惊醒问故，答曰："帝命也。"遂负后疾趋。后曰："既奉帝召，当容我稍整服饰，今无状若此，岂可以见皇帝？"宫婢曰："帝命也，且已出宫矣，愿皇后勿声。"后既无可奈何，乃寂然无声。须臾至帝所，帝揭帕视之，则嫣然张皇后也，帝乃笑拊之曰："惊汝梦否？"后不答，若有微嗔者。帝命置后御榻上，宫婢既退，帝呼后字曰："淑君怒我乎？"后徐答曰："妾忝备位中宫，陛下既有召命，当先一日传宣，岂可轻脱若此，使妾为宫中妃嫔所窃笑，他日何面目以母仪天下乎？"帝谢曰："吾过也。吾召汝非他，聊以消暑耳。"

时后年仅十二，帝与清谈。及黎明，侍女皆至，后命取裳服，修容还宫。于是诸美人忌者，皆言后中夜自奔帝所，语浸寻达于外。诸大臣怨吕太后者，皆私议曰："张皇后实太后外孙，果非佳种。且年幼即若是，他日必无端庄之德，当何以承宗庙乎？"

六年，秋，后年十三，人道始通。而惠帝后宫美人，已生子四人，太后性不喜妃妾承宠，甚欲皇后生子，遣使祷祠山川百神，与医钱数千万，俾后服药求子，每夕遣人讽帝宿中宫，后以帝多病，力劝帝静养，仍异榻而寝，而太后未之知也。惠帝嬖僮闳孺者，年十五，有殊色，请于惠帝曰："臣闻皇后容貌无双，愿一望见。"帝许之。适值中秋节，皇后驾幸上苑，观秋海棠。帝使闳孺服饰一如皇后，先至上苑。宫人见其绝丽，皆大惊疑，以为真皇后也。闳孺登假山，见皇后下辇步行，旋登楼凭栏眺望，云髻峨峨，长袖翩翩，罗衫淡妆，足践远游之绣履，履高底，长约七八寸，其式与帝履略同，后偕五六美人同行，而年最幼亦最端丽，其行步若轻云出岫，不见其裙之动也。闳孺还见惠帝，俯首自惭，且曰："陛下有中宫若此，何用臣等与后宫美人为？"帝曰："皇后虽颀然如成人，然年齿过稚，性憨，未知人事，若五年以后，汝辈当皆罢黜矣。"后性喜种花，而有洁癖，又喜读书。帝至后宫，闻诵声清婉达户外，笑谓后曰："汝不闻秦始皇焚书之事乎？胡为亦效腐儒所为？"后起立曰："曩闻妾父张敖尝言秦之速亡，半由于此。且陛下圣明天纵，而犹用亡秦之律，窃为陛下惜之。"帝感其言，乃除挟书律，自是古书稍稍出矣。后于宫中杂植梅、兰、桂、菊、芍药、芙蓉之属，躬自浇灌，每诸花秀发，罗置左右，异香满室。其寝榻及文几，陈设精绝，不许侍女近之，恶其不洁也。宫中有沉香木溺器，后每将溲溺，恶其铿然有声，垫以落花之瓣，起则随令侍女涤之。

七年，春正月，惠帝猎于上苑。俾皇后及诸美人皆骑以从，装束皆如男子，其袍色或绛或黄或绿。后身御狐白裘，服色深青，裳色纯黄，外披红锦大袍，以红绡抹额。驰驱交错，花草生光，皆翩翩如二八美公子，见者不知为后妃也。而后尤惊艳独绝，旋卸装登厕，一野彘突人犯后，碎其下衣，后尻有微伤。帝方惊惋失措，后引剑刺彘杀之，诸美人皆称贺。后下衣既毁裂，仓猝露体，不自觉。帝笑而指之曰："何肥白也。"后方惊悟，羞赧无所措。急呼侍女进下衣，两颊晕赧，默然无言者半日。夏四月，皇后亲蚕，御礼服盛饰以出，乘鸾辂，驾驷马，张青羽，盖龙旗九斿。太尉妻骖乘，太仆妻御前，长安令奉引，金钲黄钺，卤簿鼓吹，虎贲羽林骑导前。皇后躬采桑于蚕宫，手三盆于茧馆，礼毕还宫。是日长安观者如堵，诸功臣家妇女皆啧啧叹羡曰："张敖之女乃有此福，特恨未能一睹其面也。"

初，辟阳侯审食其得幸于太后。惠帝闻之，怒辟阳侯，下之狱，将杀之，既而释之。太后惭怒，又以皇帝无子，而后宫美人多子，愈不怿，乃议尽斥诸美人，盖欲令皇后得专房宠也。帝忧甚，无以为计，乃哀恳于皇后，俾谋寝其事。后性浑厚，不知妒忌，又素得太后欢心，为泣言："诸美人无罪，妾嫣自以薄祜，不能生子也。"太后乃止。五月，太后闻后宫美人有娠，复发怒，将杀之。后为力请，太后忽生一计，使后佯为已有身数月者，将俟美人生男，即名为皇后所生，立为太子。后不得已从之，退语其母鲁元公主曰："嫣于狐媚委琐之事，素所深耻。然嫣无子则太后终不乐，而诸皇子亦危。帝益将郁郁增疾矣，所以腼颜为此者，上以娱太后，下以保皇子，中以调和两宫，而安帝躬耳。"太后下诏，皇后孕将达月，可免朝朔望。帝亦累月不至后宫，后深居习静，不出寝闼一步。侍女有黠者，窃相语曰："皇后将育太子，而腹不大何也？"六月，美人生男，太后使取之，裹以文褓，送匿后宫而杀其母。即日，太后使宫娥教皇后佯称腹痛，顷之，则呱呱者已在抱矣。告祭宗庙，立为太子，群臣奉表称贺。越三日，皇后使赐美人以药物文绮，黄金百斤。或言太后已杀之矣，后惊怛，涕泗交颐，红袖尽湿，密告惠帝曰："妾所以隐忍为此者，欲救此人耳。今仍见杀，岂非命邪！"是时，惠帝后宫已有六子，其名为后所生者，乃其最幼者也。后抚之皆如己出，并以时调护其母。是岁，帝弟淮南王来朝。王之母，故张敖家美人也。敖献之高帝而生王，故与张氏最亲善。至是请于惠帝，愿朝皇后。帝曰："汝嫂年未及笄，朴讷畏人，犹童女也，其可以已乎？"固请，乃许之。王跪拜尽恭，后答拜于帘内，环珮声璆然，起而肃曰："九叔无恙。"遂端坐无一言，亦未尝仰视。王退而语人曰："吾嫂古今第一丽人，亦第一善人也。"八月，帝不豫，皇后问疾。帝忽使后登床，扪其乳而叹曰："阿嫣今已长成，令人爱不忍舍。然汝凝脂竟体，恐后日为我消瘦矣。有如此人而不能一日为夫妇之乐，亦命也夫！"戊寅，帝崩于未央宫，年二十三。后年方十四，哭踊如礼，沐浴如礼，方敛。诸侯王群臣立殿下，皇后在殿上，东向，太子西向，皆伏哭。请妃嫔公主宗妇，皆从皇后伏哭殿上，不下百余人。鲁元公主亦与焉。群臣遥闻之，声音娇细，而哭尽哀。远望之，则年最幼，而色绝艳，盖皇后也。后两目已红肿如桃，屏去容饰，缞麻满身，转益靓丽，光彩照耀，殿之上下皆使耸动。

太子即位，太后临朝称制，从居未央宫正殿。后称孝惠皇后，仍居中宫之椒房。每日一朝太后，太后欲乘此时尽诛功臣，后苦谏而止。其语秘，外人不知也。是时大谒者张卿用事，出入太后卧内。后每朝太后，张卿窥见，后循循如处女，不问不敢对，不命之坐不敢坐，口操赵音。卿出语人，以为图画中所未睹也，且曰："欲识张皇后，但观后弟张偃，盖已十得五六矣。"后年十五，鲁元公主薨，太后使后归临母丧。后既幼弱嫠居，愁闷悲思，乃作歌，辞曰："系

余童稚兮人椒房，默默待年兮远先皇。命不辰兮先皇逝，抱完璞兮守空床。徂良宵兮华烛，羡飞鸿兮双翔。嗟富贵兮奚足娱，不如氓庶之糟糠。长夜漫漫兮何时旦，照弱影兮明月凉。聊支颐兮念往昔，若吾舅之在旁。飘风回而惊觉兮，意忽忽若有亡。搴罗帐兮拭泪，踪履起兮彷徨。群鸡杂唱而报曙兮，思吾舅兮裂肝肠。冀死后之同穴兮，傥觐地下之清光。”于是太后命辟阳侯以右丞相监未央宫，居宫中侍太后。宫中事无钜细皆属焉。辟阳侯追怨惠帝，于孝惠皇后服用起居饮食，裁抑过半。又以后少艾，欲蛊之以报惠帝，乃赂后侍女，问后燕私之事甚悉。一侍女尝言曰：“我事皇后最久，知之颇详。皇后立不跛倚，坐无惰容，起居有常时，行止有常处，饮食之量，亦中人以上。服玩之好，与时俗不同。咳唾在地，每生芝草，芳泽不御，若有兰香。虽盛暑无微汗，粪无微臭，寐无鼾声。待吾辈整肃而和蔼，未尝以疾声相加，然稍有戏言，则正色呵止之。性至孝，闻父母有微疾，每彷徨不能食。自惠帝崩后，未尝饮酒食肉。我所见者，如是而已。”辟阳侯侦知后性畏暑，有一室，后每避暑其中，屏左右独坐，辟阳侯乃曲折作复道属之椒房之后，潜营一室，钻穴隙以窥之。每见后兀坐挥扇，俄起而徐步，有风肃然，所御衫襦，皆明纱之极薄者，日光穿漏，雪肤映现，全体毕睹。后肌体丰艳，衣内别有黄绢障胸，腹间项下，悬七宝金缕锁，臂约碧玉条脱，皆希世绝宝，外间所未有也。辟阳侯微述所见以语人，既而后渐觉之，严讯侍女，尽斥诸侍女之受辟阳侯赂者，乃泣诉于太后。太后敕辟阳侯自新，益增中宫守门宦者。

少帝立四年，年五岁，而后年仅十八。少帝怪母年幼，密询左右，乃自知非皇后所生。出言曰：“太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必为吾母报仇。”太后闻言而幽杀之，立惠帝第三子常山王宏，是为后少帝，年九岁。

后每岁寒食，必诣安陵，东向举哀，柔声凄楚，飞雁见后光艳，咸翔舞而下，攫后钗钏以去，如是者数次，乃张青羽盖焉。是时太后称制，诸吕擅权，后寂处深宫，绝不与闻外事。吕产、吕禄，以太后春秋高，欲先自结于后，乃与后父张敖交欢，岁时必有馈献入宫，后悉却之。或劝后结纳诸吕，他日可继太后临朝，后曰：“吾闻‘妇人无外交’。我未亡人也，可与权臣往来乎？”先是，太后以惠帝六子殇逝几半，乃取吕氏子太，名为惠帝遗腹幼子，封平昌侯，进封吕王，大臣益不平之。于是，惠帝兄弟齐悼惠王已前卒，赵王如意、赵王友、梁王恢、燕王建，皆身死国除，惟代王、淮南王尚存。太后尝召张皇后谋曰：“我已年老，而宗族尚强。我死，惠帝诸子必不安，吾欲尽去诸王何如？”后力谏曰：“不可。妾闻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昔孝惠皇帝常忧兄弟之不多，无以藩卫皇室，今诸死者过半矣，若复自剪其枝叶，恐汉之天下，非复刘氏有也。”其后太后每有阴谋，后辄沮之。代王、淮南王等遂获无恙，盖张皇后保全之力为多云。

后少帝四年，七月，太后病笃。召张皇后告之曰：“吾病若不起，汝可临朝称制，大将军产、禄皆可属以大事，禄女可配帝为皇后。汝善教之，善自珍爱，勿哭泣过节，勿为他人所图，勉之。”时后年二十二，涕泣固辞，自言才略素短，不足以临制天下。且绛侯、曲逆侯等，皆高皇帝旧臣，若畀以夹辅之权，必可以安社稷。吕产言于太后曰：“皇后太稚，貌太姝，性太慈，临朝实非所宜。”太后乃以国事属产、禄。辛巳，太后崩于未央宫。既葬，张皇后从居长乐宫。吕产怨后之不附己也，乃曰：“张敖之女年少寡居，吾当有以试之。”乃选美男子数人，为长乐宫宦者，既而侍女密说后曰：“宦官某某等，年少貌俊，何不召之入侍？且昔太后逾六十，而辟阳侯等人侍者尚十数，皇后年华甚富，而长甘守此寂寞，谁知之者？”后穷诘之，尽识其名，乃命宫正尽逐此数人而谴侍女。吕产畏大臣图己，欲先作乱，与其党谋，欲先入据长乐宫，挟孝惠皇后以临大臣。或曰：“后若不从奈何。”产曰：“鸾凤羁于樊笼，虑其不仰哺于人耶？”乃使人说后曰：“皇后若与相国同心，可以长保富贵；不然，必见废于大臣矣。”后咈之，尽敛两宫管钥，申警守备，令毋入相国产殿门。少帝欲尊后为皇太后，又以有生母在，或谓宜并尊，或谓宜独尊生母，诏下群臣议，议未上而变作。九月庚申，大臣举兵诛诸吕。吕产知长乐宫有备，走叩未央宫，徘徊不得入。乃以奉孝惠皇后密诏诛群臣为名，号召徒众，莫之应者，乃走。刘章逐而杀之，遂矫少帝符节，斩长乐卫尉吕更始，以兵入宫，围守孝惠皇后。辛酉，诛吕禄、吕须及樊伉，废后弟鲁王张偃为庶人。初，惠帝二年，齐悼惠王欲媚太后，献城阳一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太后欲以封张敖为鲁王，及后初立，惠帝以问后，后曰：“不可，外间皆谓太后削宗室以崇外戚，若封妾父，是敛怨而丛谤也。且取兄弟之邑以封后父，天下后世，其谓陛下何？”帝悦曰：“汝年虽幼，才识在我之上。”乃言于太后而止。

跋曰：《孝惠皇后外传》，凡有两篇，此其前篇也。得诸传钞，不传作者姓氏，但知为东晋时人所撰，旁搜博采，为班史翻案，为阿嫣雪冤，洋洋千言，洵大观焉。合后篇观之，殆为一人手笔，可并读也。

汉孝惠张皇后外传二　并叙跋

曩尝裒集群书，作《汉孝惠张皇后外传》一篇，既又读得汉时遗书，不下十余种，其所纪张后事迹，虽大指颇合，亦往往互有异同，究无以辨其孰为是非也。兹重作《外传》一篇，其同者约而书之，其异者表而出之，以俟后世洽闻之士云。

孝惠皇后张氏，惠帝之女甥也。名嫣，字淑君。父宣平侯张敖，尚帝姊鲁元公主，以高帝四年三月生一女。年数几，有异人相之曰："此大贵人也。"敖问其故，异人曰："昔楚汉之际，有仙女张丽英者，居豫章之南，金精山下，衡山王吴芮闻其美，将聘为妃，仪从至山下，丽英忽升山顶，谓其人曰：'我至此不得复下，当为我凿磴通道。'王乃发卒治道，道既通，则丽英不复见，已飞升矣。丽英飞升之后，上帝以汉室将有大变，特令降生人世，以扶汉室，且其尘缘未断，使之再受磨折，劫尽则复升仙矣。"言毕，异人忽不见。敖使人至豫章访之，果有其事，并有仙女庙云，因别字女曰"丽英"。女年十二，端丽窈窕，绝世无双。惠帝即位三年，年已十九，未立皇后。太后选女于吕氏，无当意者。于是太后与帝皆属意张氏女，乃循旧制，诏鸣雌侯许负至宣平侯弟，引女嫣于密室相之。还奏，帝大悦。太后以嫣容德异于常女，特遣丞相等用太牢告庙，以礼卜筮吉月日，太常叔孙通定六礼，遣长乐少府及宗正为皇帝纳采，束帛雁璧，马十二匹，聘用黄金二万斤，自古所未有也。冬十月壬寅，诏丞相参、御史大夫尧，迎皇后于宣平侯第。后拜辞于父母，及张氏之庙，称警跸，入未央宫前殿。天子临轩、百官陪位，女官扶皇后降舆。礼服绀上缥下，深领广袖，珮带霞帔，衣长曳地，不见其足。首戴龙凤冠，黄金步摇，簪珥步摇，冠前缀珠旒十二，北面就位。入观者咸啧啧私语，惊叹不置，或曰："皇后真宣平侯之肖女矣，如此方不愧为天下母。"或曰："皇后眉妩妍秀，他日必少威权，然其额广圆而绝艳，其准丰隆而绝美，宜其为天下母。"于是执事者数百人，环立耸视，但见皇后蛾眉凤眼，蝤领蝉鬓，两颐丰腴，耳白如面。其温淑之气溢于言表，似长公主；而面格长圆，似宣平侯。或但遥见其肩背，即已叹为绝代佳人。礼官读册文毕，皇后三肃三跪三叩，称"臣妾谢恩"，起立，太尉勃授玺绶。宦官跪授女官，女官跪以带皇后。后复拜伏，低声称"臣妾张氏谢恩"，其韵若娇莺初啭，又如微风振箫。帝为动容。后起立，即位，群臣皆就位，行礼讫。帝与皇后入中宫，行合卺礼。中宫皆以椒涂壁，巍焕轩敞，陈设绝丽，供以名花异卉，傅姆导后献爵，教之称"臣妾张嫣祝皇帝万年。"帝饮毕，酌酒赐后，傅姆捧觞使后饮之，后整襟端坐，以目视鼻，未尝旁睨。帝注视皇后，见后明眸皓齿，倩辅微晕如指痕，如浪波之沄沄，不傅粉黛，而颜色若朝霞映雪，又如梨花带雨。两颊有微斑十余点，小逾芥子，其色淡黄，非咫尺以内不能见也。然弥觉姝艳绝伦，诸体位置亦各极其妙。帝出，语后宫人曰："皇后嫣然之质，无忝嘉名。然朕所重者，又不在色而在德，观其静悫之气，如浑金璞玉，令人竟日对之不厌也。"先是，太后以后年幼，而帝素称好色，乃戒帝曰："奇花不先时而折，明珠必应候而剖。皇后年齿稍稚，必待长成，方能生子，汝知之乎？"帝由是多幸后宫美人。每晨起至椒房，观皇后盥靧，对镜理妆。帝指镜中曰："汝自视与宣平侯有毫发异乎？"后不觉对影而自笑。汉制，皇后五日一上食帝宫，留宿，惟张皇后即夕还中宫。诸美人咸笑后性之憨，而感其德。

四年春正月，皇后见于高庙。三月帝行冠礼。帝入宫见后读书，用后言除挟书律，自是古书稍稍出矣。皇后五日一朝太后于长乐宫，举案上食，孝敬甚备。太后常称长公主之能教女也。于是以四十县为皇后汤沐邑。其玺文同天子，金螭虎纽，特设大长秋、家令等官属，掌财用则有少府，掌卤簿则有太仆，皆优其秩，自是终汉世为定制云。后温默属慎，内有慧心，虽以吕太后之猜忍，后能将顺其意旨，终身无间言。会中元节，长公主入宫，帝命皇后设宴如家人礼，公主从容谓帝曰："皇后少不更事，性又朴讷，愿陛下宽假而督教之。"帝曰："皇后年少德茂，有大家风范，皆大姊之教也。"后弟偃亦从入宫，宫人戏之，呼后为舅母云。

五年，夏四月，皇后行亲蚕礼，乘鸾辂，张青羽，盖龙旂九斿。太尉妻骖乘，太仆妻御前，金钲黄钺，卤簿鼓吹，虎贲羽林骑为前导，执法御史在前。皇后躬采桑于蚕宫，手三盆于茧馆，礼毕还宫，长安观者填骈于衢。但见夹道张红锦步障，竟未望见鸾辂。太尉妻与后同车，但觉后芳馨满体，太仆妻掖后登舆，觉后身轻可举，而并不瘠弱，皆退相谓曰："今日得瞻仰天人，奚啻登仙？"且曰："张皇后之美，端重者逊其淑丽，妍媚者让其庄严，明艳者无其窈窕，虽古庄姜、西子，恐仅各有其一体耳。"当是时，后宫有何美人，最得宠于惠帝，常以皇后入宫在后，侵侮之。每夕自至帝宫留宿，使其左右拒诸美人，给之曰："皇后已在内矣"，事浸闻于外。群臣皆窃议曰："张皇后年甫十四，已不自贵重，而淫佚若是，何以承宗庙乎？"冬十月，太后侦知后人道始通，亟望后生子，乃讽帝常宿椒房，帝多内宠，已生皇子五人，外有嬖僮闳孺等。后年尚少，简静无欲，见帝日渐多病，劝帝静养一年，须宿疾良已，始敢承恩幸。帝爱慕后容德，不得已，屏绝内外宠色，专宿椒房养疾，后仍与帝异床而寝，而太后不知也。方谓皇后宠己专房，旦夕可得孕，遣使祷祠山川百神，与医钱数千万，俾后服药求子。诸臣亦益訾议皇后，以为擅宠，或微讽张敖曰："艳女必多淫。"后闻之曰："使帝疾果愈，诸臣虽斥我为淫妒，我无憾矣。"

六年，三月，帝疾渐愈，召诸美人有殊色者同游上苑，诸美人夸妍斗艳，服饰丽都，光映花木。帝遣使召皇后，须臾，后淡妆艳饰，珊然来前，行步如轻云出岫，不见其裙之动也。帝目逆之，曰："神仙中安得有此人！"诸美人亦目眩神驰，爽然若自失者。帝躯体素秀伟，后与帝并立，约短二寸云。其秋后有微疾，太后疑有孕，召太医诊脉，宦者引医人椒房。施黄绢为帷帐，医跪帷外。俄闻环珮声锵然自内而出，宦者奏曰："请切脉。"侍女捧后手置帷外，医见

后手如柔荑，美白不可名状，悟为大贵之相。诊毕，奏请望舌色，旋闻帷内嘤然有声，若云“无庸”者，侍女固请，乃始搴帷，瞥见皇后红衫黄裙，端坐于内，翩若惊鸿，皎如秋月，唇色如朱樱一点，后闭目张口示之，转瞬则帷已下矣。医乃奏于太后，言皇后气体，非不能生子，但其脉尚似处女，殆无孕也。九月，太后闻后宫美人有娠，大怒曰：“皇帝养病方愈，此辈复蛊惑之，不可宥也。”皇后涕泣，为之请命，太后忽曰：“然则吾以与汝为子，汝当佯为有娠，不可违我言。”后欲救美人，且慰太后而调和两宫，不得已从之。帝亦佯若信后有娠者。后初见帝疾渐瘳，许帝以明年三月为合欢之期，及称有娠，遂深居习静，并不与帝相见。宫人黠者颇疑之曰：“皇后将生太子，而腹不大，何也?”

七年，六月，美人生男，太后取送皇后养之，布告中外，立为太子，是时后年十六。大臣疑后不能生子，谓为实年十四，盖诬之也。太后虑太子生母尚在，或不利于皇后，乃潜遣人缢杀之。皇后趋救，则无及矣。帝宿疾复发，每召皇后侍汤药。秋八月戊寅，帝疾大渐，皇后及诸美人环绕御榻，帝使后坐榻旁，熟视之曰：“太后爱汝，俾汝稚年人宫。误汝非浅，将使汝终身为处女矣。然妇人以夫为天，汝既为嫠女，恐将受侮于人，奈何?”顷之，帝崩，年二十三，后哭踊如礼，沐浴如礼，大敛。诸侯王群臣立殿下，皇后在殿上东向。诸美人公主宗妇，皆从皇后伏哭，后丰容颀体，两目已红肿如桃，哭音娇细而凄婉，云鬓如蓬，麻衣如雪，转益艳丽，殿之上下皆为耸动。咸私语曰：“惠帝弃全盛之天下，尚不足惜，独惜其弃此幼艳之中宫耳。”太子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徙居未央宫，行天子事，后仍居椒房，称孝惠皇后。太后欲尽诛诸功臣，后谏止之。

吕后元年，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右丞相，监未央宫，如郎中令，居宫中侍太后。辟阳侯追怨惠帝，以张皇后少艾，欲蛊之，乃先结欢于张敖。一日辟阳侯在敖第，见后遣婢二人还家，问之曰：“汝等事皇后司何事?”对曰：“司粪溺”。辟阳侯曰：“嗟乎，吾每见皇后朝太后，俨若天仙，汝辈何修，而得常见其粪溺也。”敖告公主，人白皇后，使善为之备。既而辟阳侯赂后侍女，使献锦袜锦袴于皇后。后大怒，焚之。立谴侍女，且泣诉于太后，太后乃责辟阳侯，而严为之防卫，后始得保完节。后幼有洁癖，儿榻无纤尘。平时御左右，无疾言遽色，虽盛暑在内寝，必整襟端坐，未尝袒裼，热无微汗，寐无鼾声。一日偶入浴室，召侍女濯背。侍女见后全体丰艳，其肌肤如凝脂，如美玉，项下悬七宝金缕锁，臂约碧玉条脱，皆惠帝所赐，希世绝宝也。后身不御芗泽，而满体芬馥如芝兰。侍女戏后背曰：“美哉！皇后，妾犹爱慕不忍释，惜乎先帝之早逝也!”后叱之曰：“毋多言。”少帝立四年，年五岁。张皇后年二十矣。少帝每与后同寝，见后乳犹如处女，怪之，问左右，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皇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太后闻而幽杀之。立惠帝第三子常山王宏，是为后少帝。太后又欲除代王、淮南王等，后涕泣苦谏。吕氏之人愠曰：“张皇后稚年守寡，而力护诸叔，不知避嫌耶?”然诸王竟赖以无恙。后年二十四，太后疾笃，召张皇后欲使临朝，后固辞，乃以后事属吕产、吕禄，以禄女为少帝后。七月辛巳，太后崩，少帝听政。或言宜尊张皇后为太后，诸大臣弗听，乃迁后于长乐宫。吕更始为卫尉，禁后母家毋许有人出人。后块处宫中，并不知内外消息。相国吕产谋入据长乐宫，挟孝惠皇后以令群臣，谓人曰：“张皇后孱弱无能，乃掌握中物耳。”因使人说后与相国同心，后不从。悉敛两宫诸门钥，戒毋纳相国产殿门。吕氏卒无内援以败。九月庚申，朱虚侯既杀吕产，遂矫少帝符节，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分兵守宫门。辛酉，捕斩吕禄，及少帝之后，诛吕媭、樊伉而废后、鲁王偃。诸大臣相与阴谋曰：“惠帝诸子，若年长用事，吾属无类矣。可并诬为吕氏子诛之，所谓去草当芟其根也。”乃遣使迎代王。后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长安即位，夏侯婴与东牟侯兴居人清宫。载少帝出就舍，其夜，有司分部诛灭少帝及诸王于邸。诸大臣复相与聚谋所以处孝惠皇后者：或议诬以淫僻杀之；或议出后使大归张氏；或欲送后人织室；或曰：“孝惠皇后茕独可悯，且惠帝聘以殊礼，母仪天下未尝失德，岂臣下所宜擅废？今天子继惠帝之统，于皇后亲则嫂叔，义则臣子也，似宜有崇奉之礼，与太后、皇后列为三宫，则恩义兼尽矣。”或曰：“昔孝惠皇后杀美人而夺其子，殆一险悍妇人也，若留孝惠皇后于汉宫，是犹蓄雌虎于深山，后必见噬矣。”或曰：“吾闻后有懿德，杀美人者，吕太后也。且惠帝诸子已被诛，若复置后于死地，吾辈且蒙不韪之名，不如奏天子使自处之。”东牟侯曰：“若奏之天子，此以惭德贻君父也，我请独受其名。”黎明，东牟侯入长乐宫，迁张皇后，后卧未起，宦者使宫人趣后起，后盥洗既毕，方欲整理衣物，不许，乃洒泣登车。东牟侯收其印绶，分宦官宫女五十人，使随侍皇后，其宫中法物、卤簿及皇后祭服、朝服，皆令有司守之，遂送后入北宫。观者夹道，后乘素车，有两侍女骖乘，后两足在帘下，其履式圆头方底，与帝履略同，织以翠羽，饰以金叶，缀双明珠，履长约七八寸，忽风吹帘动，隐约见后半面，咸骇曰：“天人也。有此福德之相何以见废?”既而曰：“惠帝在位七年，不失为令主，今陵土未乾，而诸臣欺其孤儿寡妇，亦太甚矣。”因相与叹息泣下，朝士有挂冠去者。后至北宫，东牟侯择殿后幽室，闭后与侍女数人于其中，扃鐍深固，饮食粪溺皆从一穴出入。选老宫人二人监之，号为宫正。乃奏言后党于吕氏，罪宜幽废，谨已便宜从事。制曰：“可。”

文帝元年，立窦皇后，推恩封薄昭为轵侯。齐王母舅驷钧，淮南王舅赵兼，亦皆封侯。帝心知张皇后

无罪，乃封后弟张偃为南宫侯，以慰后心，亦虑后之自杀也。后居幽室三年，每佳辰令节，宫正以钥启户，许出片时。值惠帝忌日，亦许后一出祭拜，拜毕复入。

文帝三年六月，济北王兴居反，败死。文帝曰："兴居所为皆悖理。曩者，朕初即位，兴居擅幽孝惠皇后。朕闻后为人甚贤淑，无微过。"乃命窦皇后往北宫省之。窦后名猗房，惠帝时以良家女选入宫，侍张皇后。后待之甚厚，其后出以赐代王，既立为皇后，数为帝言张皇后之贤。帝恻然怜之，且知后孤弱无能为，故欲出后于幽室云。宫正闻窦后将至北宫，谓张皇后曰："汝敝衣垢面，何以见皇后？"乃使侍女为后沐浴理妆，饰以盛服。窦后至前殿坐定，侍女扶后出自幽室。窦后左右咸指目之曰："如此美人，而久闭此室可惜也。"窦后见后行礼毕，因诉积年契阔之衷。且曰："妾向者辞皇后出宫，皇后年仅十五，今倏忽已十二年矣。而皇后貌益丰，颜益少，善气盎于面背，想见涵养之功，非妾所及也。"因请入观皇后寝帐，后赧然若有惭色者，侍女导入幽室，窦后见室中之状大惊，召宫正责之曰："此事皇帝初不知，皆汝辈所为也。"宫正对曰："此奉大臣及东牟侯之命，谓已奏之天子，妾等安敢违乎？"窦后命速揞其户，引张皇后居于正殿，还奏文帝。帝亦歉然曰："如此，朕何面目以对惠帝。"乃诏群臣议崇奉孝惠皇后之礼，将设北宫卫尉及太仆、少府、家令等官。群侯恐后一旦得势，且修前怨，交谏以为不可。帝惑于群议，乃诏有司曰："孝惠皇后尝为天下母，其起居服膳皆视后礼之半，并增北宫侍女。"然亦寥落与家居无异。有司供用不饶，皇后至手刺女红以济用，侍女见后失势，又赏赐微薄，不尽听后使令，惟后初立时媵婢独忠于后云。是时，惠帝后宫美人千余，皆在北宫，与后比室而居，颇疑后已被废，因狎侮之，窃称之曰"张废后"，或曰："后乃惠帝之元配，举天下皆其臣子，谁得废之。"乃隐指之曰"幽室中人"。或直称为"张敖之女"。后闻之，泣曰："何为牵及吾父名？"一美人与后语，数视后腹，后问之，对曰："妾爱后腰腹纤妙，丽人体格，不当如是耶？然未知后昔年佯为有娠时，腹亦仅如是大乎？"后变色，拂衣而起。

后年二十九，值薄太后六十生辰。诸妃公主命妇皆上寿，北宫宦者及侍女欲求媚于帝，给后出房，挟以登舆，强扶后往朝贺，累然就诸贵人命妇之列，又强挟以朝文帝。帝与太后皆悚然降礼，然颇心讶之，以为出自后意也。后归而愠甚，鞭笞其旁侍御，悄然不见齿者累月。南宫侯夫人，亦于朝贺时见后，归以语张偃。偃曰："自大姊退处北宫，人皆误谓之废黜，而凄凉况味，亦复难堪，伤哉！吾姊以如此仙姿淑性，而弃掷埋没于空室之中，此由吾母一时之误，俾入汉宫故也。"既而匈奴为嫚书遗汉曰："昔孝惠皇帝与单于为兄弟，交谊至隆也。今闻其子皆已被诛，皇后张氏贞静幽娴，温恭淑惠，而无故幽废北室，如忌此人，何不送入匈奴，俾获早睹天日。昔高帝尝以鲁元公主见许，已而爽约。今其女既配惠帝，单于岂敢有所侵犯，窃愿奉迎供养，事以母礼以答惠帝之厚谊。"其语皆中行说教之也。说背汉降匈奴，数绳张皇后之美，以诱单于，使为嫚书以愧汉人。汉得书不答，遣使谕之曰："孝惠皇后为汉国母，谁能废之？皇帝笃亲亲之恩，奉之离宫，礼数亚于太后，单于幸勿过听。"单于私问使者曰："吾闻张敖之女，为塞南第一丽人，信乎？"使者绐之曰："孝惠皇后非以色选，只缘帝甥得立。闻其两目蒙视，面大而多黑斑。惠帝憎之，终身不答，以至无子。今复年逾三十，头童齿豁，宫婢出述其状貌，殆下中之姿也。"单于笑曰："汝毋诬汝国母。"

文帝十二年，后年三十六矣。而惠帝后宫美人有逾四十者，帝悯其怨旷，皆令出嫁。诸美人有侮后者，绐之曰："天子怜后以童女寡居，实未尝伉俪先帝，闻亦将出而嫁之，以和阴阳之气。"后大怒曰："汝等敢戏侮无礼，速去！无来见我。"既而诸美人诣窦后拜谢。左右告后曰："方今世态炎凉，令人悒悒。彼诸美人皆事惠帝，惠帝既崩，则皇后乃一家之主，竟不一来拜辞，而独谢窦太后，何也？"后曰："若辈以我为死久矣。惠帝一生仁厚，而诸子无端被害。诸美人复相率以去，仅留我衰朽之身，为守空宫。旦暮入地，他时逢惠帝忌日，宫中谁复设祭者！'因泣下沾襟。诸美人闻之，相率诣后拜辞。后仍罄所有私财，各赐黄金数斤，以为嫁资，皆退而叹曰："张皇后圣德，安可及哉！"明年，窦太后检椒房法物服玩，将祭服、朝服十余箧，皆极华丽，而尺寸短小，如十二三岁女子之服。窦后犹识之曰："此皆张皇后初立时，惠帝精心营制者也。"乃悉令送还北宫。又明年，匈奴大人萧关，会有蜚语，谓单于欲攻长安，袭取孝惠皇后者，或言惠帝已绝嗣无后，所娶张氏女，犹在汉宫，乃尤物也，宜速赐之死。帝曰："孝惠皇后，贤人也。有大功于汉，且彼自默处深宫，不知外事，何罪之有！"怒斥言者。

越二年，后年四十。窦后与后同岁生，值二月生辰，群臣奉表称贺，四方贡献，珍奇交错。诸公主命妇皆诣中宫，赏赉优渥。及后三月三日生辰，北宫阒寂无人声，惟侍女为后称庆而已。文帝有宠姬慎夫人，宫中推为第一国色，夙闻孝惠皇后淑美，欲与之竞，乃托上寿诣北宫。北宫侍女皆惊喜。慎夫人艳饰盛服，顾影徘徊。是时，后身长汉尺七尺三寸，慎夫人长七尺一寸，望见后貌端艳静逸，惊而却步。行礼既毕，夫人见后柔讷可侮，起立后前，熟视后面，曰："始疑皇后为年已长，今乃如未满三十者。吾观皇后丰神，殆处女也。"退谓左右曰："吾始闻孝惠皇后，微有雀斑，以为瑕疵，岂知得此点缀，转益美艳，然年已四十，而犹羞涩持重，不敢举首视我，真可怜也。"夫人左右，亦掉舌流涎相顾曰："今日夫人

如孔雀之朝鸾凤矣。”是岁，后谒安陵归，忽梦见惠帝如平生，呼后名曰：“阿嫣，汝无日不念我，自汝徙北宫，我神魂依汝至此，每在空中观汝，独爱汝之诚壹也。汝体貌备四时之气，春宜鼓琴，宜浇花，宜折柳，宜晨起梳妆，宜倚案读书，宜搴帘而出，行步珊珊；夏宜围棋，宜挥团扇，宜披葛纳凉，宜竹下小立，宜凭楼眺望，宜临荷沼，面映水中；秋宜对月，宜折桂，宜赏菊，宜以承露盘盥手，宜七夕望牵牛，宜倚红窗课宫人刺绣；冬宜玩雪，宜折梅，宜围炉，宜焚香静坐，宜剪烛清谈，宜披狐裘、御珠冠锦袍受朝贺。汝之丰趣，惟我领之最深。我早年弃汝，俾汝百端受侮，乃天所以养汝之德，将玉汝于成也。今汝名系仙籍，吾亦待汝同行矣。”后以梦语左右，左右问曰：“皇后见先帝已老乎?”后曰：“未也。”左右笑曰：“然则向者后年幼于先帝七年，今先帝年幼于后十八年矣。”后默然不应。后自二十五岁以后，有幽忧之疾。文帝后元年三月，肝风骤发，宦者奏请敕太医诊之。会长公主嫖有微疾，医官奔走，未及赴北宫。不数日后薨，年四十一。侍女闻空中奏乐声，异香数日不散。后既无骨肉懿亲在侧，小敛时，侍女为后沐浴，验视后之下体，皆曰：“可怜哉，后真处女也。”宫人皆爱后体之美艳，不肯遽敛，裸而观之，曰：“过此不能复见矣”，或量后诸体之钜细长短志之，乃至隐微之处，无不叹美，阅一日始得敛。帝诏群臣议丧礼，不以后礼治丧，去其珠襦玉匣，帝与群臣皆不成服，不送葬。初，惠帝时营安陵，皇后茔域，与帝陵对峙，惠帝以张皇后性爱花，特命多树花木。至是，不用合葬之礼，废其故茔为墟，葬后于安陵诸美人冢次，故去茔二里许，不祔庙，不起坟。《汉书》文帝后元年《纪》书曰：“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不书葬，不成丧也。不书日，以不发丧，官失其日也。不曰崩而曰薨，以其退处北宫也。已废之后，死不书于帝《纪》。而张皇后独书，且仍大书曰孝惠皇后者，惠帝既崩，后无微罪，非臣子所得废也。后废居凡十有七年，群臣以吕太后之故，迁怒于后，且欲自文前慝，乃多造诬谤，加以失德之名。其后史官不察，复袭其说，识者病之。后薨百五十余年，赤眉入长安，发掘汉诸陵，凡用玉匣者，尸皆不坏，面如生，贼乃污吕后尸。后妃年少者，多被污辱，群盗妒争相杀，至数十百人。惟孝惠皇后以无坟故，竟免发掘。魏晋间，关中民祀后为蚕神，或祀为花神，多立庙焉。

赞曰：后劝惠帝除挟书律，泽被千古，伟矣。其在汉室，有三大功：劝太后勿诛诸功臣，与谋害代王，及敛诸门钥，使相国产不得入殿门，吕氏就诛，此其功之最盛者也。代王既立，后乃幽废，竟无崇奉之礼，盖地处嫌逼，虽贤如文帝，不能无介然于怀，故待后恩礼颇俭云。夫古圣后贤妃多矣，然容与德皆极美而幽废者，惟汉张皇后一人。但赋性柔愿，才略稍短耳。於戏！坤道以静为体，以有德而无才为正，此后之所以为至德欤?

跋曰：《孝惠皇后外传》，凡有两篇，此乃其后篇也。玩其叙意，乃是一人所作。盖当时甄采群书，旁及稗史，不免互有异同，因而两存其说耳。今观此文，似较前篇更雅练而翔实，即从千载下设身置想，殆无非确有之情事，爰并录之，皆足以垂不朽焉。

汉鲁元公主外传

鲁元公主者，高帝之长女也。母吕后，生一女一男，女即公主，男为孝惠皇帝。高帝为亭长时，家贫，吕后攻苦食淡。公主年七岁，即能代母操作，抱哺幼弟，吕后甚赖其力。或盛夏治田，母女皆跣足蓬首，汗流浃面，不知其悴。一日，吕后与公主居田中耨，置惠帝坐田畔，有一老父过求饮，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又相公主曰：“此女圆准故多财，丰下故多后福，广颡故不久当大贵，岂长困于陇亩者哉!”吕后颇心异之。

及高帝起兵，为沛公，旋封汉王，其家属皆居沛。汉二年四月，败于彭城。高帝使人收家室，太公、吕后已为楚所虏，道逢惠帝及公主，载之以行。马疲，追者在后，帝蹶两儿欲弃之，夏侯婴常下收载之。既登车，婴以面向两儿，使各抱其颈而立，乃驰，卒得脱于下邑之间。是时惠帝年六岁，公主年十三矣。公主颇知避嫌，以布蒙面，既而往道旁溲溺。追者将至，高帝怒又欲弃之，婴固请载之，竟免于难。六月汉都栎阳，立惠帝为太子。令诸侯子为宿卫，并册封公主，傅姆赞礼，诸妃嫔观之。曰：“公主德性窈窕，周旋进退，亦颇楚楚可观，惟素居乡野，不惯为容饰耳。”既而高帝出关，与楚相持，诸姬皆从去。吕后又在楚未归，宫中无主。公主专摄宫中事，端详慎默，曲有条理，以时护调太子，饮食寒暖，皆不使失节，高帝以为贤。

三年，正月，帝由荥阳驰入关，选诸侯子尚公主，召年少貌美者三十人，入内廷听选。张耳之子敖，年方二十一，神清如冰玉，状貌雅丽，仪度翩翩。帝见之曰：“美哉！古之子都、徐公，不能过也。”届期，诸侯子入内殿，设鹄射之，帝召公主垂帘观焉，用秦制也。公主羞畏不肯出，高帝骂之，乃出。坐于帘内，默然俯首，未尝仰视。张敖连射皆中的，其余中者四人。帝先以问公主，皆不答。帝指张敖曰：“此真佳公子矣。”公主不觉举眸一望，若微解颐者。戚夫人曰：“公主已心许之矣。”帝乃以敖尚公主。公主体修颀，面如满月。其色微似紫棠，泽以粉黛，弥形端洁，性温悫，有淑行。汉沿秦制，凡公主下降，必选宫人年老者傅之，谓之家令。尚公主者，虽欲入房侍公主，家令不许，不敢擅入也。敖尚公主，惟合卺之夕，得侍寝榻，既而数月不得入。一夕伺家令入宫，敖窃侍公主。公主遂有娠，明日家令知之，对公主诟谇张敖，公主为之泣下。其后公主受制

于家令，口欲言而忸怩，终不敢留敖宿也。明年三月三日，公主生一女。张敖之母朱氏趋往视之。朱氏者，外黄富人之女也。有国色，少时误嫁庸奴，不相得，遂去之。其父之客为择婿，使嫁张耳，生子敖，年已三十有六，尚如二八丽人。谓公主曰："余昨梦天上诸神仙送女，仪仗甚盛。一美人冠服庄严，端坐舆中，降于余家。此女殆天上谪仙人也。"自往摩其顶，女忽对之嫣然一笑。朱氏惊呼，公主视之，因名之曰"嫣"，左右皆谓女貌酷似祖母，朱氏亦以其类己也，爱之如掌上珍。其秋九月，楚归吕后于汉，公主入宫省母。吕后询知家令隔绝张敖，雅怜公主，因怒家令，言于高帝罢去之，著为令。自后公主与敖伉俪日笃。敖侍公主亦甚谨，公主有微疾，敖为按摩肢体，亲抱公主登厕，公主虽辞之，而敖不倦也。留侯子张不疑谓敖曰："子之事妻，无乃太劳？"敖曰："天家贵女，一喜一怒，家之兴废系之。且公主甚贤，其姿貌虽非绝丽，而举止大方，气象温雅，靓如秋云之吐华月，蔼如春风之拂名花，实世所罕觏也。"于是，高帝吕后皆宠敖甚厚，立敖父张耳为赵王。时人为之语曰："不愿封侯十万户，但愿身侍长公主。"

明年七月，赵景王张耳薨。敖嗣为赵王，都襄国，尊母朱氏为王太后，公主为王后。高帝六年十二月，帝自邯郸过赵，赵王执子婿礼甚恭，上箕踞慢骂之。公主抱其女出见，上抚玩良久，呼为"玉女"云。公主尚无子，乃谓敖曰："妾惟有一女，王当为似续计，盍置侍姬？"敖固辞，公主饰美姬二人使侍敖寝，遂连生二子。曰侈、曰寿。

八年九月，高帝患匈奴强盛，刘敬说上曰："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彼贪汉重币，必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因使辩士讽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女诈称公主，彼亦知之，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遣使征公主于赵。公主时年十九，与赵王日夜对泣，迁延未行。吕后亦泣曰："妾惟太子与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中！"帝不得已，先使刘敬往结和亲约。其冬十二月赵相贯高等谋反，事觉，逮捕张敖，至长安系狱。诏有司录送敖家属，别遣宦者先迎公主。公主顾念其女年幼，又见其姑朱氏丰神美艳，恐为吏卒所侵辱，欲与姑女偕行，有司不许。公主乃厚赏吏卒，洒泣而别。吏卒羁送张敖家属，每止传舍，敖母朱氏与诸姬妾及敖女嫣同处一室。从吏或梦明月出于室中，夜起望之，其上常有云气，为五彩龙凤形。一卒或从室外窥之，见敖母方去冠理发，丰丽端艳，俨若神仙，不觉心动，欲乘夜犯之，将入户，则见敖女寝榻前，红光满室，如是数四，惊怖而止。既至长安，狱吏议夷张敖三族，自公主而外，皆当从坐。公主入宫泣诉张敖无罪。吕后见高帝，数言"张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怒曰："使张敖踞天下，岂少而女乎？"会贯高等力白张敖不反，九年春正月，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是月公主适生子偃。帝欲夺公主嫁匈奴。吕后谏曰："中国不能自强，专恃荐女以为得计，恐贻笑于天下。"帝乃使敖尚公主如故。

匈奴屡寇边，索公主，汉使者或绐单于，曰："公主有一女甚美，他日年长，可代母远行。"单于信之，始不为寇。十一年九月，郦侯吕台娶妇，鲁元公主往贺，宴于内室，公卿列侯宴堂上，酒酣乐作，忽见一美公子立屏后，面目秀丽，举止端严。公卿咸视宣平侯曰："此必足下令子。"竞起视之，问年几何？婢答云八岁。馈以果饵，不受，或欲执其手，惊走入内。既复询之，宣平侯曰："此敖长女也，以素爱之故，饰以男子之服，然其性纯悫而畏人，而于男女之辨尤严，故亟走耳。"公卿皆啧啧叹羡。顷之，公主传呼将归第，宣平侯仓猝离席而去。

明年四月，高帝崩，公主率女嫣入哭甚哀，送葬长陵。五月惠帝即位。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恐太后害之，谋所以自全者，乃献城阳一郡，为长公主汤沐邑，尊公主为王太后，太后大悦。惠帝二年，匈奴为嫚书遗太后，太后大怒。召樊哙议击之，季布谏而止，乃遣宦者张泽奉书，逊辞报之。单于谓使者曰："吾欲索长公主以践前约。"使者对曰："长公主早嫁张敖，高帝时犹可夺之，今天子乃公主之弟，岂有夺已嫁之姊，以予单于者哉？"单于曰："然则公主之女，可来代之。"使者归报，太后怜爱外孙女，不忍遣。三年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而聘女嫣以配惠帝所以杜匈奴之望也。公主广市长安、大梁美婢百人，以媵皇后。会稽仙人朱仲诣阙，献大珠径三寸。太后用为聘礼，公主复以黄金七百斤购之。仲不受金复献大珠，径四寸，光明如月，公主用饰皇后礼冠。冬十月，惠帝立皇后张氏，时公主年二十六。惠帝年十九，皇后年十二，公主既以后母，益贵宠而弥自谦抑，当世以为贤后。

立四年，惠帝崩。太后怜后幼弱嫠居，召公主入椒房，与皇后同卧起，后寝至夜深，必起坐溺器，飕飗有声，公主左右窥见后睡容初醒，如春日海棠，素衫素袴，首不加冠，而盘髻如旋螺，额可鉴人，端艳之色，与烛光相照耀。后微咳数声，公主呼后曰："吾儿得无冒寒乎？"后既登床，母子絮絮对语。公主私问曰："汝配先帝数年，果获一侍枕席乎？"后不答，固问之。后娇音若泣者良久，乃曰："自我入宫，彼已多病矣。"公主曰："以汝如此身貌，而终身为处子，吾每念之，肝肠如割。"又问曰："汝粪溺有芳馨，何也？"后曰："我初入宫，即饮花露，想以此获效，然初不自觉也。"公主爱后如婴儿，调护其眠食。居半年，公主始归第，私谓后曰："吾闻辟阳侯为人邪僻，今方以右丞相居宫中。汝宜谨自守身，戒侍女勿妄出入。"后如其教，人罕得见其面者。

吕后元年，夏四月，公主薨。太后命孝惠皇后归临母丧成服。后年十七，哭尽哀，居丧次两旬，送葬还宫。又六年，宣平侯张敖卒，赐谥曰鲁元王，谥公

主曰鲁元太后，封公主子张偃为鲁王。其后太后以鲁王偃年少孤弱，封其兄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王。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废鲁王偃，遂废孝惠皇后，幽之北宫。文帝元年，乃封张偃为南宫侯，续张氏。二年，释孝惠皇后，出自幽室，复以后礼供养。鲁元公主冢，在惠帝安陵东三十里，次东有张敖冢，与公主同域云。

评曰：鲁元固千古贤公主，此文用笔奇丽，亦千古妙文，与《孝惠皇后传》虽分两篇，而事迹自相贯穿，作者姓氏不可知，合而观之，其妙可见。

蒋孝廉西征述异记　*青溪居士*

湖南蒋君，名嘉栋，字啸霞，辛酉举人，博览书史，长于歌诗，性谨厚，不妄言。壬戌、癸亥间，在京师与余交甚洽，嗣闻蒋君从戎甘肃，洊保同知直隶州，不见将十年矣。同治壬申六月，忽遇之扬州逆旅，握手甚欢。问无恙外，相与沽酒对酌，谭至夜分不倦。蒋君历诉近年艰难劳苦之状，既而各述异闻。蒋君曰："余向读稗史，每疑所记非实事，乃以今所亲历证之，始知宇宙之大，无所不有；神鬼之说，非尽荒唐也。"

余以去年二月催饷至西安，久居无事，每策骑闲游，遍访秦汉古陵。但见荒烟蔓草，心窃慨之，作诗凭吊，至数十首。一夕月明如昼，余酒后乘兴步月，独行数里外，忽有安车八乘，自后而至。华毂蒲轮，珠帘锦幔，璀璨耀目，不类人世所乘者，车中人卷帘玩月。余骤窥之，皆绝代丽人也。车前各有两侍女挂辕，舆夫在地，傍车疾趋，颇类宦者装束，其行甚迅，而绝不闻人马声。余尽气追奔，约行十许里，见一大宫殿，八舆倏忽不见，皆已入门矣。余急随之入，经门户数重，车中人始皆降舆，服饰似非近世人，入一大殿，共坐笑语。殿上椽烛辉煌，陈设绝丽，亦非生平所见。余欲上殿，觉有人呵止，殿下有一叟，亦宦者装束，导余坐东廊下。余叩以姓名，此人自言田姓，汉文帝时，为北宫宦者。至武帝时，以正直忤江充，被谗而死。上帝怜之，命在此间，永给使令。余问"此何宫殿?"曰"未央宫也"。问"殿上何人?"曰"汉宫后妃。"问"何以至今尚在?"曰"皆为花神。凡天下名花，百余种，各有一神司之。其历代后妃，以至民间淑媛，或生前容德兼美，菁英未散；或抱沉冤以没，精灵不泯者，皆为花神。前汉后妃为神者，仅九人。今其八人在殿上，其一为花神之主，总领天下花神，俄顷即至矣。"余问"诸神在此何事?"曰："今日为品花胜会，诸神各以其花献于品花之主，如受而玩赏之，则此花在天下，必馥郁蕃盛，否则须俟五年之后，重为品题。今日良会，子所以得至此者，盖以子博古多情，襟怀风雅，故特令子一瞻斯会。以示造化之机耳。"因历指殿上人告予：其纤腰绰约，顾眄生姿，手执桂花者，戚夫人也；其长眉丰颊，修短适中，手执海棠者，武帝陈皇后，即长门买赋者也；其体长而秀、貌妍而逸，手执芍药者，李夫人也；其貌略同李夫人，而体更丰整，手执芙蓉者，邢夫人也；其头上有双髻，而仪容婀娜，诸美毕具，不可殚述，手执牡丹者，为王昭君，盖出塞后早亡，魂依中国，仍返汉宫云；其淡妆靓服，颜若朝霞，手执菊花，为班婕好；其身小面圆，眉妩间略有愁容，手执兰花者，为哀帝傅皇后；其举止矜庄，默然端坐，手执梅花者，为平帝王皇后。八人中以王昭君、陈皇后、李夫人、邢夫人为最丽，戚夫人、班婕好次之，然亦并世所未见也。傅后、王后，则貌略胜中人而已。余方凝神熟望，忽空中仙乐嘹亮，有仙舆冉冉而降，诸后妃皆出迓。舆中人降舆入殿，举步姗姗，如轻云之出岫。厥服上绀下黄，深领广袖，珠冠绣带，鸣珮锵然。厥体颀硕而俊俏。厥面稍长而两颐圆满，如世所谓鹅蛋脸者。广颡隆准，云鬓蛾眉，口如含樱，齿如编贝，嫣然一笑，颊辅有圆晕如指痕，亦庄亦丽，亦淡亦雅。盖王昭君、陈皇后辈，虽及其姝艳，而重厚或不逮也。余因问叟："此何人也?"曰："惠帝张皇后也。"后既入殿，就正位南面坐，诸后妃皆旁坐。各以其花进献，后独接兰、梅各一枝，插于坐右瓶内，复与诸后妃笑语久之。余以目注殿上，而默忆《汉书·孝惠张皇后传》，因问叟曰："张皇后并未以容德见称，《汉书》本传且有贬辞，何以独为花神之主?"叟曰："吁，子何见之拘也！自古琼姿丽质，或埋没于穷巷之中；淑德佳人，或幽闭深宫之内。当时无所知名，史册不及纪载者，何可胜道！其或以中人之姿，而遇一势焰烜赫者，深宠而极爱之，则往往幸获美名，后人不能辨也。张皇后容德兼美，本为汉代后妃之冠。而史家必贬抑之者，以其见废也。"余乃详问张皇后事，叟曰："后乃鲁元公主之长女，惠帝之甥，实以淑美得配惠帝。入宫时年仅十一二，惠帝多宠后宫美人，后幽闲贞静，绝无妒宠争妍之事。及惠帝崩，而后无子，吕太后立惠帝后宫之子，名为张皇后所生。是时，后年尚幼，而诸吕擅权，后寂处深宫，绝不与闻外事，然心弗善诸吕所为，隔绝不与相通。及大臣诛诸吕并除惠帝之后，迎立文帝。独念惠帝皇后尚在，恐有后患，因相与废张皇后，幽之北宫，复加以失德之名，诬以党吕之恶，布告天下。此皆大臣之阴谋也。文帝从大臣之请，未为昭雪，史家不察，因而害之。其冤不白于后世者，逾二千年。然在人世被抑甚者，则天之偿之也独厚。张后废在北宫，幽居十有七年，澄心静摄，得悟大道，此所以为天下花神之主也。"言未已，忽闻传呼之声，诸后嫔送张后升舆，红云一朵，冉冉向东而去。余问后往何处？叟曰："先至洛阳，盖历代旧都，皆历代后嫔之所会，今夕品花，太抵周历六七处云。"顷之，诸后嫔亦各登舆而去，殿内阒然。叟催余出门，月斜鸡唱，余怅惘惨栗，独行十余里，返寓，则

东方已曙。明日复往求所谓宫殿者，邈不可得。披榛扫苔，读一残碑，乃知为未央宫旧址。余于是连夕携僮步月，踯躅荒郊，冀再有所见，而终无一遇。今年四月，道出西安，余复为停车数月，尝夜至其处，仍寂寂无睹也。然余每忆斯事，至今犹在心目中，聊一为子述之如此。

青溪居士曰："此事骤听甚奇，然世间异事，往往无意中遇之。如子所言，登诸稗乘，非特以广异闻，亦且有裨史学。"此考古之士，所乐闻也，因为叙其颠末而书之。

西京杂记

[晋]葛 洪撰 孙家洲整理

《西京杂记》六卷，撰著者有汉刘歆、晋葛洪、南朝梁吴均三说。清四库馆臣定为刘歆撰、葛洪辑。经近现代学者考定，当为葛洪所撰，而托名为刘歆以重其书。余嘉锡先生的考定，最为学界所推重。葛洪（二八四——三六三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晚年以精研炼丹术知名天下。有《抱朴子》一书传世。西京，系指西汉都城长安，亦可用以指代西汉王朝。该书所记内容，主要是帝后公卿的奢侈风尚、宫室苑囿、珍玩异物、文化轶事、风俗民情等。取材宏富，叙述详细。其中所记古墓发掘所见异事珍品，曾被人视为多采怪诞之说，而随着河北满城汉墓博山炉等可与之相印证的实物的出土，该书材料的可信性，得到学界的再度肯定。该书有《汉魏丛书》、《古今逸史》、《四库全书》、《津逮秘书》等版本。此次整理，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卷 一

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里。

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一名醇酎。

京师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

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以象牙为火笼，笼上皆散华文。后宫则五色绫文。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夏设羽扇，冬设缯扇。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

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

戚姬以百链金为彄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光等，各四枚。

赵王如意年幼，未能亲外傅。戚姬使旧赵王内傅赵媪傅之。号其室曰养德宫，后改为鱼藻宫。

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軿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

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萚、绿节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胡；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之紫萚；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䴔䴖、鸿鶂，动辄成群。

终南山多离合草，叶似江蓠，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萝勒。有树直上百丈，无枝，上结丛条如车盖，叶一青一赤，望之斑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亦云华盖树。亦生熊耳山。

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於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汉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

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织成锦，一曰斜文锦。帝崩，不知所在。

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疋、散花绫二十五疋。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疋，疋直万钱。又与走珠一琲、绿绫百端、钱百万、黄金百两，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曰："吾为尔成何功，而报我若是哉！"

济阴王兴居反，始举兵，大风从东来，直吹其旌旗飞上天，入云而堕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不听。后卒自杀。

五鹿充宗受学於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之，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为硕学也。

始元元年，黄鹄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顾菲薄，愧尔嘉祥。"

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

成帝设云帐、云幄、云幕於甘泉紫殿，世谓为三云殿。

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銮殿、开襟阁、临池观，不在簿籍，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

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含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上设九金龙，皆衔九子金铃，五色流苏，带以绿文紫绶、金银花镊。每好风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铃镊之声，惊动左右。中设木画屏风，文如蜘蛛丝缕。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龙蛇，萦绕其间，鳞甲分明，见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缓、李菊，巧为天下第一。缔构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而外人稀知，莫能传者。

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鬐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

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梨十：紫梨、青梨（实大）、芳梨（实小）、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献）、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东王梨（出海中）、紫条梨。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梬枣、赤枣、西王枣（出昆仑山）。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峄阳栗（峄阳都尉曹龙所献，大如拳）。桃十：秦桃、榹桃、缃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樱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出鲁）、羌李、燕李、蛮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绿柰（花绿色）。查三：蛮查、羌查、猴查。椑三：青椑、赤叶椑、乌椑。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材有文采）、蓬莱杏（东郭都尉于吉所献，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楟十株，白银树十株，黄银树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长生树十株，万年长生树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宫槐十株，金明树二十株，摇风

树十株，鸣风树十株，琉璃树七株，池离树十株，离娄树十株，白俞梅、杜梅、桂蜀漆树十株，枏四株，枞七株，栝十株，楔四株，枫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

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蕖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谨上襚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金花紫轮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上襦，织成下裳，五色文绶，鸳鸯襦，鸳鸯被，鸳鸯褥，金错绣裆，七宝綦履，五色文玉环，同心七宝钗，黄金步摇，合欢圆珰，琥珀枕，龟文枕，珊瑚玦，马脑彄，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五层金博山香炉，回风扇，椰叶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七枝灯。

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后宫。

卷　二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辩，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

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矫焉。弘叹曰："宁逢恶宾，无逢故人。"

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紫燕骝，一名绿螭骢，一名龙子，一名麟驹，一名绝尘，号为九逸。有来宣能御，代王号为王良，俱还代邸。

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花，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动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罴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

昭帝时，茂陵家人献宝剑，上铭曰："直千金，寿万岁。"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於世。

庆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赵后悦之，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常着轻丝履，招风扇、紫绨裘，与后同居处。欲有子，而终无胤嗣。赵后自以无子，常托以祈祷，别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軿车载轻薄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差代之，而卒无子。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

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於通涂，亦竞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馀，致累百金。

汉诸陵寝，皆以竹为帘，帘皆为水纹及龙凤之像。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珩佩之声。

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辞。

或问杨雄为赋，雄曰："读赋千首，乃能为之。"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赏。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是。闻者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究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返。

长安有儒生曰惠庄，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叹息曰："栗犊反能尔邪！吾终耻溺死沟中。"遂裹粮从云，云与言，庄不能对，逡巡而去，拊心谓人曰："吾口不能剧谈，而此中多有。"

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蜷缩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

瓠子河决，有蛟龙从九子自决中逆上入河，喷沫流波数十里。

文帝初，多雨，积霖至百日而止。

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婴敕其母曰'勿举'。其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数十亩地，草毕焦黄。其后百许日，家人就其间得龙骨一具、蛟骨二具。

高祖为泗水亭长，送徒骊山，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鹿肚、牛肝各一。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后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壶。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鵁鶄，奉谷一年费二千石。

会稽岁时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

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亭，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钱勃，见其暴露，乃劳之曰："得无罢乎？"遗与纨扇。买臣至郡，引为上客，寻迁为掾史。

卷　三

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

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又说：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

扬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辅轩》所载，亦洪意也。

文帝时，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侔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后卒斩匈奴使者，还拜中郎。复斩楼兰王首，封义阳侯。

余少时，闻平陵曹敞在吴章门下，往往好斥过，以为轻薄，世人皆以为然。章后为王莽所杀，人无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从他师。敞时为司徒椽，独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方知亮直者不见容于冗辈中矣。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在龙首山南幕岭上。

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帏褥甚丽。

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绝脰。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

郭威字文伟，茂陵人也。好读书，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肋为文字，是秦始皇郦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花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玙之乐"。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琯"。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硋，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又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山薄龙坂，王嘉冢东北一里。

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於后土，气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於长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侧。墓前种松柏树五株，至今茂盛。

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亦谓字直百金。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

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

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遂作《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疋。

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应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目瞤则咒之，火花则拜之，乾鹊躁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者为兄，后生者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时霍光闻之，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嚣，曰良。以卯日生嚣，以巳日生良。则以嚣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嚣亦当为弟。昔许釐庄公一产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真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茜并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者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

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卷　四

安定皇甫嵩真、玄菟曹元理，并明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尝自算其年寿七十三，真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壁以记之。至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真算时，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真旨，故不敢言。今果较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陇上孤檟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椁，即以葬焉。元理尝从其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筯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余转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片，元理复算曰："薯庶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瓜肴蔌，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馈之褊邪？"广汉惭曰："有苍卒客，无苍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豘一头，厨中荔枝一柈，皆可为设。"广汉再拜谢罪，自入取之，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南季传项瑫，瑫传子陆，皆得其分数，而失玄妙焉。

卫将军青生子，或有献騔马者，乃命其子曰騔，字叔马。其后改为登，字叔升。

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柱壁皆画云气华花、山灵水怪，或衣以绨锦，或饰以金玉。南门三重，署曰：南中门、南上门、南更门。东西各三门，随方面题署，亦如之。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

平津侯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馆，以待国士。其有德任毗赞、佐理阴阳者，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列、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馆；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艺，居接士之馆。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

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

滕公驾至东都门，马鸣，局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马所跑地，人三尺所，得石椁。滕

公以烛照之，有铭焉。乃以水洗写其文，文字皆古异，左右莫能知。以问叔孙通，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

梁孝王游於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其辞曰："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梁人作薯蔗酒，名金浆*），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雕。枪锽啾唧，萧条寂寥。俊乂英髦，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於边撩"。路乔如为《鹤赋》，其辞曰："白衣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涐涐。宛修颈而顾步，啄沙碛而相欢。岂忘赤霄之上，忽池御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公孙诡为《文鹿赋》，其词曰："鹿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缃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邹阳为《酒赋》，其词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騃。皆麹湒丘之麦，酿野田之米。仓风莫预，方金未启。嗟同物而异味，叹殊才而共侍。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醪酿既成，绿瓷既启。且筐且漉，载茜载齐，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春渚紫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缨。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纵酒作倡，倾碗覆觞。右曰宫申，旁亦徵扬。乐只之深，不吴不狂，于是锡名饵，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公孙乘为《月赋》，其辞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猗嗟明月，当心而出。隐员岩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净。躔度运行，阴阳以正。文林辩囿，小臣不佞。"羊胜为《屏风赋》，其辞曰："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烈，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其辞曰："高树凌云，蟠纡烦冤，旁生附枝。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藤，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离奇髣髴，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日跻。"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与上为家人之宴，乃问王诸子，王顿首谢曰："有五男。"即拜为列侯，赐与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国为五，进五侯皆为王。

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

梁孝王子贾从朝，年幼，窦太后欲强冠婚之。上谓王曰："儿堪弁矣。"王顿首谢，曰："臣闻《礼》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显才高行，安可强冠之哉？"帝曰："儿堪冠矣。"余日，帝又曰："儿堪室矣。"王顿首曰："臣闻《礼》三十壮有室。儿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强室之哉？"帝曰："儿堪室矣。"余日，贾朝至阃而遗其舄，帝曰："儿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劲捷，能超七尺屏风。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白石，大如指，坠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后为皇后，常并置玺笥中，谓为天玺也。

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

中书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绨其上。

茂陵文固阳，本琅琊人，善驯野雉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为茅障以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连百数。茂陵轻薄者化之，皆以杂宝错厕翳障，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随于道路，以为欢娱也。阳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马好之，以为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驰骏狗，逐狡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之佳名。狗则有修毫、厘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

从风鹞、孤飞鹞。杨万年有猛犬，名青驳，买之百金。

成帝时，交趾、越巂献长鸣鸡，伺鸡晨，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鸡长鸣，则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

许博昌，安陵人也，善陆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又曰："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出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法用六箸，或谓之究，以竹为之，长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经》一篇，今世传。

高祖与项羽战於垓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皆假为名。

东方生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学从横揣摩、弄矢摇丸樗蒲之术，为都掾史四十余年，善池谩二千石，随以谐谑，皆握其权要，而得其欢心。赵广汉为京兆尹，下车而黜之，终于家。京师至今俳戏皆称古掾曹。

娄敬始因虞将军请见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将军脱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则衣帛见；敬本衣旃，则衣旃见。今舍旃褐、假鲜华，是矫常也。不敢脱羊裘而衣旃衣。"以见高祖。

卷　五

会稽人顾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饭，常帅子女躬自采撷，还家导水凿川，自种供养，每有赢储。家亦近太湖，湖中后自生雕胡，无复余草，虫鸟不敢至焉，遂得以为养。郡县表其闾舍。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鹄寡凫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象。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

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士所推尚为贤良，国人邹长倩以其家贫，少自资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释所着冠履以与之，又赠以刍一束、素丝一襚、扑满一枚，书题遗之，曰："夫人无幽显，道在则为尊。虽生刍之贱也，不能脱落君子，故赠君生刍一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五丝为緵，倍緵为升，倍升为紞，倍紞为纪，倍纪为缨，倍缨为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勋、效名节，亦复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为也。故赠君素丝一襚。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人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欤！故赠君扑满一枚。猗嗟盛欤！山川阻修，加以风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窃在下风，以俟嘉誉。"弘答烂败不存。

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马车驾四，中道。辟恶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靖室车驾四，中道。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式道候二人，驾一（左右一人）。长安都尉四人，骑（左右各二人）。长安亭长十人，驾（左右各五人）。长安令车驾三，中道。京兆掾史三人，驾一（三分）。京兆尹车驾四，中道。司隶部京兆从事，都部。从事别驾一车（三分）。司棣校尉驾四，中道。廷尉驾四，中道。大仆宗正引从事，驾四（左右）。太常光禄卫尉，驾四（三分）。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贼曹属、仓曹属、户曹属、东曹掾、西曹掾，驾一（左右各三）。太尉驾四，中道。太尉舍人祭酒，驾一（左右）。司徒列从，如太尉王公骑（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中护军骑，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步兵校尉、长水校尉，驾一（左右）。队百匹（左右）。骑队十（左右各五）。前军将军（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射声、翊军校尉，驾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骁骑将军、游击将军，驾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四。前黄麾骑，中道。自此分为八校（左四右四）。护驾御史骑（左右）。御史中丞驾一，中道。谒者仆射驾四。武刚车驾四，中道。九斿车驾四，中道云罕车驾四，中道。皮轩车驾四，中道。阘戟车驾四，中道。鸾旗车驾四，中道。建华车驾四，中道。（左右）。虎贲中郎将军驾二，中道。护驾尚书郎三人，骑（三分）。护驾尚书三，中道。相风乌车驾四，中道。自此分为十二校（左右各六）。殿中御史骑（左右）。兴兵中郎骑，中道。高华，中道。华罕（左右）。御马（三分）。节十六（左八右八）。华盖，中道。自此分为十六校（左八右八）。刚鼓，中道。金根车。自此分为二十校，满道。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华盖。自此后糜烂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仲舒曰："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

于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于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已后，阳气始生於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已后，阴气始生于天上，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薰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实，若无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于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无阴，十月无阳，何以明阴不孤立、阳不独存邪？”仲舒曰：“阴阳虽异，而所资一气也。阳用事，此则气为阳；阴用事，此则气为阴。阴阳之时虽异，而二体常存。犹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纯阴也；加火，极热，纯阳也。纯阳则无阴，息火水寒，则更阴矣；纯阴则无阳，加火水热，则更阳矣。然则建巳之月为纯阳，不容都无复阴也，但是阳家用事，阳气之极耳，荠麦枯，由阴杀也。建亥之月为纯阴，不容都无复阳也，但是阴家用事，阴气之极耳，荠麦始生，由阳升也。其著者，葶苈死于盛夏，款冬花于严寒，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故知阴不得无阳，阳不容都无阴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气多寒，阳气自上跻，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夏气多暖，阴气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阴阳相蒸，四月纯阳，十月纯阴，斯则无二气相薄，则不雨乎？”曰：“然则纯阳、纯阴虽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纯阳用事，未夏至一日。纯阴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气也。”敞曰：“然则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颇有之，则妖也。和气之中，自生灾沴，能使阴阳改节，暖凉失度。”敞曰：“灾沴之气，其常存邪？”曰：“无也。时生耳。犹乎人四支五脏，中也有时，及其病也，四支五脏皆病也。”敞迁延负墙，俯揖而退。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竪枭于掌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武帝以象牙为簟，赐李夫人。

贾谊在长沙，鹏鸟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鹏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鹏鸟赋》，齐死生，等荣辱，以遣尤累焉。

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他日复猎于冥山之阳，又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进而视之，乃石也，其形类虎。退而更射，镞破竿折而石不伤。余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余应之曰：“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船漂不能制，船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斫断其缆，船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怒掉扬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风云。在洲死者十余人。又，余所知陈缟，质木人也。入终南山采薪，还晚，趋舍未至，见张丞相墓前石马，谓为鹿也，即以斧挝之。斧缺柯折，石马不伤。此二者亦至诚也。卒有沉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云无以应余。

卷　六

鲁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为赋曰：“丽木离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叶，横日路而擢枝。幼雏羸彀，单雄寡雌，纷纭翔集，嘈嗷鸣啼。载重雪而稍劲风，将等岁于二仪。巧匠不识，王子见知。乃命班尔，载斧伐斯，隐若天崩，豁如地裂，花叶分披，条枝摧折。既剥既刊，见其文章。或如龙盘虎踞，复似鸾集凤翔。青蜗紫绶，环璧圭璋。重山累嶂，连波叠浪。奔电屯云，薄雾浓雰。麚宗骥旅，鸡族雉群。蠋绣鸯绵，莲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质参玉而无分。裁为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巘。制为乐器，婉转蟠纡，凤将九子，龙导五驹。制为屏风，郁岪穹隆。制为杖几，极丽穷美。制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涣汗。制为盘盂，采玩踟蹰。猗欤君子，其乐只且！”恭王大悦，顾盼而笑，赐骏马二匹。

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余所知爰猛，说其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

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为余说十许事，今记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盂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有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户，无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衾，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爪亦如生人。王畏惧之，不敢侵近，还拥闭如旧焉。

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

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玃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为书滴。

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踪横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栾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树池。池中有洲，洲上黏树一株，六十馀围，望之重重如盖，故取为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盖，照灼涯涘。余少时犹忆见之。

韩嫣以玳瑁为床。

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皇太子官称家臣，动作称从。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书》，善为古隶字，为翟公所礼，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经娶而失礼，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驰象曰："昔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如今日也。'采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家人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鲁有两曾参，赵有两毛遂。南曾参杀人见捕，人以告北曾参母。野人毛遂坠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丧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岂得以昔之秋胡失礼而绝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为璞，死鼠未腊者亦为璞。月之旦为朔，车之辀亦谓之朔。名齐实异，所宜辨也。"

汉武帝内传

[汉]班　固撰　马　怡整理

《汉武帝内传》，旧题班固撰。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坚，东汉史学家。一说为葛洪所作。葛洪（二八四——三六四），字稚川，东晋道教哲学家，医学家，炼丹术家。本书实系六朝人托名伪作。书中记汉武帝出生、求仙、崩葬等事。详细描述了汉武帝与西王母、上元夫人等神仙相会的场景及经过。文字浮丽，间杂释家、道家之言，且有《十洲记》及《汉武故事》中语，当是较二书晚出者。版本有《广汉魏丛书》本、《五朝小说大观》本、《四库全书》本等。此次整理所用版本为《四库全书》本。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抚中外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

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

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舒在侧。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乃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问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从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

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帏，然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宫监香果，为天宫之馔。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到夜二更之候，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遥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

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容眸流眄，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褡襡，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喧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

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樏，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

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

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

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成道，成道则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于是，王母言语既毕，啸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

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王九光之母敬谢：但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衍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胃彭孛，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乱，玄白失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间，实为息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念庸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

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住，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当。"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玉女名录者也。"

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云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佩，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辉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设厨，厨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

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女，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

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祷河水，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脏之内，虽获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刳命之斧斤矣。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尔。若从今已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惠务济贫，赈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当有异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于蟪蛄之窟，睿虚之灵，而诣狐鸟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验其敬，勖节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阆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千方。信吾言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

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浊世，面墙不启，无由开达。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彻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上元夫人使帝还坐。

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若其志道，则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

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阆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其乃改，吾方数来。"

王母因抚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勖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模之焉。"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心也。"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河海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舍灵仙，尊蓬丘以馆真人。安

水神于极阴之源，栖太帝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因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实之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汝虽不正，然数访仙泽，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祸及也！"

上元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妙韫，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真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箓，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已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咸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也'。"

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圣母今当赐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彻应须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告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灵阳之润；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帝启叩不已。

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宝文，灵宫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特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眇邈，必须清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以致灵之途矣。吾尝忆与夫人共登玄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助于子，重之言志矣。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造朱火丹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以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缘何令人主稽首请乞，叩头流血耶？"

上元夫人曰："阿环不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得此耳。"

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其下才，而说其灵之篇目乎？妄说则泄，泄而不传，是衒天道，此禁岂轻于传耶？别敕三宫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之《五岳真形太宝》，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应下授于刘彻耶！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神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于教诲之术，不复限惜而弗传。夫人且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真灵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适可度于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长生难，闻道难也。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隐之耶？"

夫人谢曰："谨受命矣！但环畴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飞》之约，以四十年一传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于昭生之符矣。环授书以来，并贤大女，即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甲中元，凡十二事，与环授者同。青真是环入火弟子，所授《六甲》未闻，是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将欲坚其专气。今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衒泄天道。阿环主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愍于勤志，亦已授之，可谓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纪离容，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

须臾，侍女捧五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绛河摄南真七元君，检校群龙猛兽之数事毕，授教承阿母相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乃复下降于臭浊中也。不审比来起居何如？侍女纪离容至云，尊母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辄封一通付信曰：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讵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旅而族有功，忘赏劳而刑士卒；纵横白骨，烦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嚣言互闻，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见敕，不敢违耳。"

王母叹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过一月。克治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年。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冤魂穷鬼有被屈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

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朗。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

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主：尔师主是青真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权此始运，馆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顾沦。”言毕，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毕。

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其宝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韫以兰茧之帛，约以紫罗之素，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受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周柱而卒殁。轻则钟祸于父母，诣玄都而考罚。漫则暴终而堕恶道，弃疾于后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

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旦，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道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

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图，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数自斋洁朝拜，烧香洒扫，然后乃执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外域。路盈怒叹，流血膏成，每事不从。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及自撰所授，凡十四卷，并函并失。王母知武帝既不从训，故火灾耳。其后，东方朔一旦乘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雾覆之，不知所适。

至元二年二月，帝病。行盩厔西，憩五柞宫。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宫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动而有声，闻宫外，如此数遍。又有劳香异常。陵毕，坟埏间大雾，门柱坏。雾经一月许日。

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认以告有司。诘之买者，乃商人也，从关外来，宿鄽市，其日见一人于此车巷中卖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之，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姓名。事实如此，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

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元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殡敛时物。臣当时以著梓宫，不知何缘得出。”宣帝大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

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汉武故事

[汉]班 固撰 马 怡整理

《汉武故事》，旧题班固撰。班固（三二——九二），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汉明帝时任兰台令史，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作者。近现代学者考订《汉武故事》为托名之作。一说为南齐人王俭所撰。王俭（四五二——四八九），字仲宝，齐武帝时官至侍中，长于文史。本书记汉武帝生平及其后宫杂事。自武帝猗兰殿出生，至其死葬茂陵，中多神仙怪异之言，而文字简雅。《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今本为一卷，知有缺佚。版本有《古今说海》本、《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十万卷楼丛书》本、鲁迅《古小说钩沉》本等。此次整理所用版本为《四库全书》本。

汉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儿。母臧氏，臧荼孙也。初为仲妻，生一男两女，其一女即后也。仲死，更嫁长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与金王孙，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者子见后而叹曰："天下贵人也！当生天子。"田氏乃夺后归。纳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人怀。景帝亦梦高祖谓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

帝以己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少而聪明，有智术。与宫人诸兄弟戏，善征其意而应之，大小皆得其欢心。及在上前，恭敬应对，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卫咸异之。

是时，薄皇后无子，立栗姬子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婚。栗姬妒，宠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长公主前纳美人，得幸于上，子何不私谒长公主结之乎?"时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也，故栗姬怒，不听，因谢长公主，不许婚。长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长公主更欲与王夫人男婚，上未许。后长主还宫，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皇后既废，栗姬次应立，而长主伺其短，辄微白之。上尝与栗姬语属诸姬子，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弗肯应，又骂上"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长主日潛之，因誉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阴告长主，使大臣请立栗姬为后。上以为栗姬讽之，遂发怒，诛大臣，废太子为王，栗姬自杀。遂立王夫人为后，胶东王为太子。时年七岁，上曰："彘者，彻也。"因改名彻。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氏杀年父，年因杀陈。依律，杀母，大逆论。帝疑之，诏问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缘父之爱，故谓之母尔。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弃市，议者称善。

太子年十四，即位，改号建元。长主伐其功，求欲无厌，上患之，皇后宠亦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深慎之。"上纳太皇戒，复与长主和，皇后宠幸如初。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亲政事。好祀鬼神，谋议征伐。长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复与。长主怨望，愈出丑言。上怒，欲废皇后。曰："微长公主，弗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

然皇后宠遂衰，骄妒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术能令上意回。昼夜祭祀，合药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帻带，素与皇后寝居，相爱若夫妇。上闻，穷治侍御、巫，与后诸妖蛊咒诅，女而男淫，皆伏辜。废皇后，处长门宫。后虽废，供养如法，长门无异其宫也。

长主以宿恩，犹自亲近。后置酒主家，见所幸董偃，上为之起。偃能自媚于上，贵宠闻于天下。尝宴饮宣室，引公主及偃。东方朔、司马相如等并谏，上不听。偃既富于财，淫于他色，与主渐疏。主怒，因闭于内，不复听交游。上闻之，赐偃死。后卒与公主合葬。

元朔元年，立卫子夫为皇后。初，上幸平阳公主家，置酒作乐。子夫为讴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意动，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轩中，遂得幸。上见其美发，悦之，遂纳于宫中。时宫女数千，皆以次幸。子夫新人，在籍末，岁余不得见。上择宫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请出。上曰："吾昨夜梦子夫中庭，生梓树数株，岂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后生男，即戾太子也。

淮南王安招方术之士，皆谓神仙。上闻而喜女事，于是方士自燕、齐至者数千人。齐人李少翁，年二百余岁，色若童子，拜为文成将军。岁余，术未验，上渐厌倦。会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帐，明烛，陈酒食。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上愈益想之，乃作赋曰："美联娟以修嫮兮，命天绝而弗长。饰庄宫以延伫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闷感兮，处幽隐而怀伤。税余马于上椒兮，掩修夜之不阳。"云云。少翁者，诸方皆验，唯祭太乙，积年无应，上怒诛之。文成被诛后月余，使者籍资从关东还，逢于渭亭。谓使者曰："为我谢上，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上好自爱，后四十年，求我于蓬山。方将共事，不相怨也。"于是上大悔，复征诸方士。

上常轻服为微行。时丞相公孙弘数谏，弗从。弘谓其子曰："吾年已八十余，陛下擢为宰相。士犹为知己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虽不逮史鱼，冀万一能以尸谏!"因自杀。上闻而悲之，自为诔。弘尝谏伐匈奴，为之少止。弘卒，乃大发卒数十万，遣霍去病讨匈奴折兰。过居延，获祭天金人。

于上林凿昆明池，又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也。先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悲痛之，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宛若，姒之名也）祀之，遂关言语，说人家小事颇有验。上遂祠神君请术。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责之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规欲为淫，此非神明也!"因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为祷于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弗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以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遂见断绝。今病必死，不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晓其术，年百余岁，貌有少容。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亡去。自柏台烧后，神稍衰。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三子，与朔同日死。时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后，贵人公主慕其术，专为淫乱，大者抵罪或夭死，无复验云。

东郡送一短人，长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东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灵，阿母还来否?"短人不对，因指谓上："王母种桃，三千年一结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谓上曰："王母使人来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静，不宜躁扰。"言终弗见。上愈恨，召朔问其道。朔曰："陛下自当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宫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赐之朔与行道。女子并年百岁而死。

惟一女子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诸侯贵人更迎致之，问其道术，善行交接之道，无他法也。受道者皆与之通，或传世淫之，陈盛父子皆与之行道，京中好淫乱者争就之。翟丞相奏："坏风俗，请戮尤乱甚者。"今上弗听，乃徙女子于敦煌。后遂入胡，不知所终。

乐成侯上书言："方士栾大，胶东人，故曾与文成侯同师。"上召见，大悦。大乃敢为大言，处之无疑。上乃封为乐通侯，赐甲第，僮奴千人，乘舆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号当利公主。连年妖妄滋甚而不效，上怒，收大，腰斩之。

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建章、未央、长安三宫，皆辇道相属，率使宦者、妇人分属。或以为仆射，大者领四五百，小者领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辄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宫人既多，极被幸者数年一再遇，挟妇人媚术者甚众。选二百人，常从幸郡国，载之后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充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绿，侍尚衣轩者亦如之。尝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善行导养术，故体常壮悦。其应有子者，皆记其时日，赐金千斤。孕者拜爵为容华，充侍衣之属。

上巡狩过河间，有紫青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以为："其下当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见有一女子在空馆中，姿貌殊绝，两手皆拳。上令开其手，数十人劈之，莫能舒。上于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号"拳夫人"。进为婕好，居钩弋宫。解《黄帝》、《素女》之术，大有宠。有娠，十四月而产，是

为昭帝焉。从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年七岁，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可得归矣。愿陛下自爱。宫中多巫蛊气，必伤圣体，幸慎之！"言终而卒。既殡尸，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空棺无尸，惟衣履存，上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药，而体更瘠瘦。二三年中，惨惨不乐。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钩弋子，公善辅之。"光泣，顿首曰："陛下尚康豫，岂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已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丧，殡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毕悉出茂陵园。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

飞燕外传

[汉]伶　玄撰　马　怡整理

《飞燕外传》，一卷，旧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后世以为系唐宋人托名伪作。本书记西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宜主）、赵婕妤（合德）姊妹故事。述其寒微出身，流落长安，被召入宫，得幸及最终获罪等经历。司马光《资治通鉴》曾摘取书中文字为史料。本书版本有《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绿窗女史》本、《说郛》本、《五朝小说大观》本、《龙威秘书》本等。此次整理所用版本为《广汉魏丛书》本。

赵后飞燕，父冯万金，祖大力，工理乐器，事江都王协律舍人。万金不肯传家业，编习乐声，亡章曲。任为繁手哀声，自号凡靡之乐。闻者心动焉。江都王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曼幸万金，食不同器不饱。万金得通赵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妇人。主恐，称疾，居王宫，一产二女，归之万金。长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赵。

宜主幼聪悟，家有彭祖分脉之书，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辞，轻缓可听。二人皆出世色。

万金死，冯氏家败。飞燕姊弟流转至长安，于时人称赵主子，或云曼之他子。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托附临，屡为组文刺绣献临，临愧受之。居临家，称临女。临长有女事宫省，被病归死，飞燕或称死者。飞燕姊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常窃效歌舞。积思精切，听至终日，不得食。待直贳服疏苦，财且颛事膏沐澡粉，其费亡所爱，共直者指为愚人。

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飞燕贫，与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鸟者于舍傍。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亡疹粟。射鸟者异之，以为神仙。

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其姑妹樊嫕为丞光司帟者，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及幸，飞燕瞑目牢握，涕交颈下，战栗不迎帝。帝拥飞燕，三夕不能接，略无谴意。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丰若有余，柔若无骨，迁延谦畏，若远若近，礼义人也。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浃藉。嫕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邪？"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飞燕自此特幸后宫，号赵皇后。

帝居鸳鸯殿便房，省帝簿，嫕上簿。嫕因进言：飞燕有女弟合德，美容体，性醇粹可信，不与飞燕比。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合德谢曰："非贵人姊召，不敢行，愿斩首以报宫中！"延福还奏，嫕为帝取后五采组文手藉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衣故逗绣裙，小袖，本文袜。帝御云光殿帐，使樊嫕进合德。合德谢曰："贵人姊虐妒，不难灭思。受耻不爱死，非姊教，愿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词舒闲清切，左右嗟赏之啧啧。帝乃归合德。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帝用樊嫕计，为后别开远条馆，赐紫茸云气帐，文玉几，赤金九层博山缘合。嫕讽后曰："上久亡子，宫中不思千万岁计邪？何不时进上，求有子？"后德嫕计，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嫕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嫕呼万岁，贺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赐嫕鲛文万金，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号为赵婕妤。

婕妤事后，常为儿拜。后与婕妤坐，后误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绀袖，正似石上华。假令尚方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华！"以为石华广袖。

后在远条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婕妤倾心翊护，常谓帝曰："姊性刚，或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每泣下凄恻。以故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侍郎、宫奴，鲜绮蕴香，恣纵栖息远条馆，无敢言者。后终无子。

后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蕴香。婕妤浴荳蔻汤，傅露华百英粉。帝尝私语樊嫕曰："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

江都易王故姬李阳华，其姑为冯大力妻。阳华

老，归冯氏，后姊弟母事阳华。阳华善贲饰，常教后九回沉水香，泽雄麝脐，内息肌丸。婕妤亦内息肌丸，常试若为妇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于承光司剂者上官妩。妩虑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羊花涤之，终不能验。

真腊夷献万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照人亡妍丑，皆美艳。帝以蛤赐后，以珠赐婕妤。后以蛤妆五成金霞帐，帐中常若满月。久之，帝谓婕妤曰："吾昼视后，不若夜际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闻之，即以珠号为枕前不夜珠，为后寿，终不为后道帝言。

始加大号，婕妤奏书于后曰："天地交畅，贵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为先人休，不堪喜豫，谨奏上二十六物以贺：金屑组文茵一铺，沉水香莲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结一盘，鸳鸯万金锦一匹，琉璃屏风一张，枕前不夜珠一校，含香绿毛狸藉一铺，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龙香握鱼二首，独摇宝莲一铺，七出菱花镜一奁，精金弨环四指，若亡绛绡单衣一袭，香文罗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发泽一盎，紫金被褥香炉三枚，文犀辟毒箸二双，碧玉膏奁一合。使侍儿郭语琼拜上。后报以云锦五色帐，沉水香玉壶。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赐，我死不知此器!"帝谢之。诏益，留三年输，为婕妤作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

婕妤接帝于太液池，作千人舟，号合宫之舟。池中起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交縠无缝衫，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广榭上，后歌舞归风送远之曲。帝以文犀簪击玉瓯，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风大起，后顺风扬音，无方长啸细嫋，与相属。后裙髀，曰："顾我，顾我!"后扬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宁忘怀乎!"帝曰："无方为我持后。"无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风霁。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怅然曼啸，泣数行下。帝益愧爱后，赐无方千万，入后房闼。他日，宫姝幸者或襞裙为绉，号曰"留仙裙。"婕妤益贵幸，号昭仪，求近远条馆。帝作少嫔馆，为露华殿，含风殿，博昌殿，求安殿，皆为前殿后殿。又为温室，凝缸室，浴兰室。曲房连槛，饰黄金白玉，以璧为表里，千变万状，连远条馆，号通仙门。

后贵宠，益思放荡。使人博求术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时西南北波夷致贡，其使者举茄一饮，昼夜不卧偃。典属国上其状，屡有光怪。后闻之，问如何术。夷人曰："吾术天地平，生死齐，出入有无，变化万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遗千金，夷人曰："学吾术者，要不淫与谩言。"后遂不报。他日，樊嫕侍后浴，语甚欢。后为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忆在江都时，阳华李姑畜斗鸭水池上，苦獭啮鸭，时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獭狸献。姥谓姑曰：'是狸不他食，当饭以鸭。'姑怒，绞其狸。今夷术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污吾绞乎!"

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嫔馆，后适来幸。时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埙击鼓，歌《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后谓昭仪曰："赤凤为谁来?"昭仪曰："赤凤自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仪裙，曰："鼠子能啮人乎!"昭仪曰："穿其衣，见其私，足矣！安在啮人乎?"昭仪素卑事后，不虞见答之暴，孰视不复言。樊嫕脱簪，叩头出血，扶昭仪为拜后。昭仪拜，乃泣曰："姊宁忘共被，夜长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 今日垂得贵，皆胜人，且无外搏，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后亦泣，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鸰钗，为昭仪簪髻，乃罢。帝微闻其事，畏后不敢问，以问昭仪。昭仪曰："后妒我尔。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龙凤。"帝信之，大悦。

帝尝早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

后骄逸，体微病，辄不自饮食，须帝持匕箸。药有苦口者，非帝为含吐，不下咽。

昭仪夜入浴兰室，肤体光发占灯烛，帝从帏中窃望之。侍儿以白昭仪。昭仪览巾，使彻烛。他日，帝约赐侍儿黄金，使无得言。私婢不豫约，中出帏，值帝即入白昭仪。昭仪遽隐辟。自是帝从兰室帏中窥昭仪，多袖金。逢侍儿私婢，辄牵止赐之。侍儿贪帝金，一出一入不绝。帝使夜从帑益至百余金。

帝病缓弱，大醫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春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裹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宫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仪。昭仪曰："吾持人主如婴儿，宠倾天下，安能敛手掖庭令，争帷帐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欧血而死。

天禄阁外史

[汉]黄　宪撰　刘洪波整理

《天禄阁外史》，八卷，旧题汉黄宪撰。旧本前有晋·谢安，唐·田宏、陆贽题词及王鏊序；篇末时有宋代韩洎赞。文中的“征君”，即指黄宪（征君，本是汉代对荣蒙朝廷征召者的尊称）。天禄阁则为汉廷典藏图籍之处，作者借以为书名，或有自身高价之用心。据朱国桢《涌幢小品》，此书为明嘉靖时昆山文人王逢年所著，而托名汉黄宪。此外，明代李诩《戒庵漫笔》也认为是王逢年所诡托。清人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来历已辨之甚明，本书为明人所托无疑。再者，据《后汉书·陈蕃传》，黄宪在灵帝初年便已谢世，而书中却有多处记载董卓、黄巾之事，岂不大谬。作者年代既成定谳，把本书视作文人遥体古人心态的游戏之作，当亦有其价值。现有《丛书集成》本、《广汉魏丛书》本等版本行世，此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

卷　一

巡　幸

天皇幸于苍梧。杨秉谏曰：“臣闻圣辟不彻政而玩世，哲主不轻权而荒体，非有硕功骏烈铭诸人心，而可以观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区画万国，以镇民神，故巡狩诸侯，百姓若捧太阳之余光，瞻候云之润气。故临九河而颂禹烈，蹑会稽而怀禹功。夫先王之于巡狩，亦不得已，驱驰车驾，经越山川，祀之以岁月者，岂荒于游观哉！陛下龙飞，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风。日食则赦，地震则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顺之朝，贵戚怙宠以卖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内愁困，相寻以兵。市无商贾，陛下则以为清净之治。饥民号泣，陛下则以为鸡犬之鸣。由此观之，奸臣之壅也，亦众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拱无为，以听其乱。又为巡幸之举，驻跸苍梧，轻玩万乘，涉不测之地，匮楚国之财，通奸臣之隙。而宫闱若垒，臣恐苍梧之云向陛下而增悲也！请圣驾还宫，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纳其言。

是岁，京师三辅地震。

洎曰：“危言激论，可为谏君之法。”

燕　言

征君游古息国，寄慨焉吟。有燕憩于枯榆而言曰：“息国无君，吾子奚为此游也！”征君闻而怪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对曰：“吾乃桓、灵之鬼也，是为幽、厉。炎炎之室，其将颓乎！汝其辅诸侯！”言毕而泣，遂飞于冀州之墟。

征君语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国之象也，小子其识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汉室不靖，奈苍黔何！燕言息国枌榆之柯，负君之灵，曰‘吾乃幽厉，炎炎者倾，汝其辅之！’宪也狷介，不敢以征。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灵也耶？若天假于言，灵假于物，宪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报所天！”

征君既作息而归，见郭泰立于庭。郭泰问曰：“子焉适而至暮也？”曰：“甫钓于汝水之滨，乐而忘归，是以暮也。”曰：“然则子何为而有忧色耶？”曰：“不得鱼则乐，得鱼则忧。”曰：“子何以不得鱼为乐乎？”曰：“甫亦乐鱼之乐，而亦忧鱼之忧也。不得则纵，得之则烹，鱼乐于纵而忧于烹。今吾之忧，是鱼得其饵而吾得其鱼也，故忧。然则今之为士者，皆得饵之鱼乎？”郭泰笑曰：“子其纵矣！窥子之意，将王室以为壑，诸侯以为池，洋然纵之而赴于壑，是子以王室为忧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麦秀》之歌而托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交 情

李膺访征君于衡门，雪甚。道遇郭泰而问曰："子得见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见！子以轩冕交，亦轩冕者谒之耳，安得见！"李膺有惭色，乃税驾于野，与郭泰乘蹇驴而造焉。有樵者临溪浣足而歌曰："衡门之雪霏霏兮，有客缊袍。寒溪澹而无声兮，木落远皋。"二子闻而凄然。

时童子候门，见二子来，振衣长啸而入。征君及阶迎之，复见郭泰而喜，谓李膺曰："甫久不见元礼也！"

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羁故，不能仰挹清范，戾也。久处僻壤，每闻令音，私自畅涤。往岁发使者，渎以咫尺之书，秽以不腆之馈，亦惟是梦寐以相达也。子何辞吾以馈，而报吾以书乎！"

征君答曰："宪也闻之，贫者不报人以币，故辞于使，犹报也。夫馈甫以币，分君禄也。以君之禄而馈人，故亦以君之禄而完也。完禄而报书，均无得焉。宪之卜庐于斯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为尝。昼则杜门，有琴籍足以为娱；夜则寄卧，有蒲榻足以为安。岂复余乎！夫受而不报，耻也。不能报而受之，亦耻也。故君臣以全义，兄弟以全爱，夫妇以全礼，朋友以全耻，古之道也。"

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测子之度，若汉室结难，虽整步之儒，咸效驱驰之劳；章句之士，咸奋铅刀之力，而况子之伟乎！"

郭泰隐几而卧，征君谓曰："林宗已卜车于梦寐中。"泰应之曰："圣轨贤辙，一行一藏。时哉，各努力也！"

是岁，梁冀作乱。

兵 法

有巨盗攻冥厄之关，一郡大恐。居民逋逃，而无所归。贼有名司马龙者，力敌三军，勇冠百万，悬千钱千百步之外，箭九发而九破，以此擅誉。时群盗将陷关，司马龙曰："吾闻郡有黄叔度，未可攻也。"乃结营于关外。

有司闻之，匍匐诣于征君之庐，以绮舆迎之。征君辞曰："宪，汝南鄙人也。未尝入簿书之室，游刑罚之庭，是以不谙国家大议。盍访诸奉高乎！"有司诣曰："征君，王佐才也，何足辞让！贱令不职，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叹，父老奔走。群盗以杀掠为名，屯于冥厄，闻征君之贤，故未敢骤攻，而势已破矣。暂不往，是绝百姓以乘冠也，征君奚安乎！"遂行。

征君以纶巾玄服，乘舆至关下，谓诸将曰："闻贼中有司马龙，其人勇而能射，所向无不残灭者。必诛之为利，若以计却之，犹开道而放熊，终为人患。夫靖一郡而贻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动王室！故以计死之者安，以计御之者半。"有司及诸将谢曰："民之福也，敢问计安所出?"征君曰："敌善射，则不可轻用其将。敌负勇，则不可轻用其卒。故兵家设机于虚实之间，是以决胜。夫敌之所谋者在内而不在外，吾之所谋者在外而不在内，此兵之所缘而虚实也。"诸将曰："何谓谋在外而不在内?"征君曰："试之。"

乃令壮士百人执戟守关，以文武四臣摄之。谕以兵情，间道而出，远近埋伏，骑卒游其间。令关吏登堠举烽，关外鸟雀皆惊，使贼众不疑伏兵在外。又令关下勿击柝，示以懈禁。

征君鼓琴帐中，司马龙闻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闲态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关门。贼众曰："关不击柝而鼓琴，此诈也，内必有伏，且勿攻！"司马龙曰："吾闻黄君多谋，而默以《六经》为文，《六韬》为武。今吾众临关，彼优然鼓琴而戏敌，计诚诈也，且待其衅。"

征君谓诸将曰："贼中矣，擒之何有！"复令壮士举烽火，后队伏兵亦举火应之，大呼曰："救至！"贼众骇，亦举火以视。延烧空舍，火光烛云。征君令关内勿举烽。烟气昏惨，壮士守关者皆寂杳不喧，成列而不敢动。司马龙曰："救至而内不应，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惧而不逼！"遂跃马弯弓而前击之。其后队步卒且进且退，火遥不相接。欲勒马而归营，前队伏兵鼓之而起。司马龙横戈马前，向众呼曰："得火尚可战也！"贼众乱，步卒与骑驰其后而袭之。司马龙失火不能战，自刎而死。贼众追及，见缨污血中，哭曰："司马将军死矣，吾辈何以生为！"皆自杀。一郡悉平。

征君之是举也，不伤一民，不匮一库，而措汝南于枕席之上，可谓奇矣。君子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叔度之谓乎！

祝 颂

天皇封征君以慎阳之田，又以蒲轮玄纁聘之。

征君上表辞曰："臣昧死言，向者豜豵之劳，奚补于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菲劣，而听左右之誉，赐臣以慎阳之田，宠臣以蒲轮，荣臣以玄纁，窃以为礼遇之过也。昔者许由抗志于唐尧，务光执节于殷汤，二子者，亦遭际圣世而蒙隆礼殊锡之光，竟辞而不就，以穷困其身。天下不以尧汤为弃贤也，且有令名。臣贤非许由，智非务光，而有尧汤之遇，极宠锡之荣，以嘉菲臣！故草木落于待黄之秋，而衡门之蒿独茂；尘砾沸于会风之候，而寒谷之云不飞。亦以休风之宣畅，而圣情之凝郁也。臣实恧焉，是以荷日月之余辉，而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栗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从事于辅弼之列，而厕于吁咈之廷矣。臣愿天皇圣明，慎刑罚，躬节俭，礼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鲠忠言之路。容臣于草莽歌咏，鼓琴以扬仁风，击壤以鸣圣泽，此臣之所以仰祝于天皇也。臣北面稽颡，弥增感激，待命草间，无所逃遁。谨上表以

闻。"

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岁，命丞相以下讲《老子》于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恶

梁冀之诛，征君谓袁闳曰："甫闻去恶木者易，去恶根者难。"袁闳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征君曰："间者国家多故，典刑荡然。得意而迁善，虽忌忠而必赏；失意而渝怒，虽宠佞而必诛。薄赏厥忠，故厚诛之。薄诛厥佞，故厚赏之。异赏而同诛，殊劳而同辱，是贤、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则贤者难为清，不肖者难为浊，故贤者死于忧患，而不肖者死于安乐也。淆其臣，卒以自淆。淆主在上，则洁之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无恶木。清渭之流，非无浊波。有道之朝，非无佞臣，顾明王之驭耳。是以舜诛四凶，贤类显焉。纣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淆之主也。戮贤而近不肖，其过也闻，犹可悔也。以贤、不肖而淆之，其过也辞，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慎到曰：'得驭者谓其驳，失驭者逸其骥'。其是之谓乎！"

韩洎曰："梁氏既诛，单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等嗣乱其后，曹节、王甫之徒，恶浮于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党锢之难作。梁氏之诛，果何益于汉室哉！"

机论

韩王见征君。征君方耕而归，望韩王之轩，弃锄而隐之。韩王返国。他日又见，亲以币将于庭，征君乃就载以归，谋甫王室之策。征君是以不能辞于诸侯。

韩人有善奕者，以奕说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征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与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机胜，以不机败。吾不能机，何奕之为！"曰："子恶机而不奕，不知子之机过于奕乎？"曰："何为其然也？"曰："奕之机，虚实是已。实而张之以虚，故能完其势。虚而击之以实，故能制其形。是机也，员而神，诡而变。故善奕者能出其机而不散，能藏其机而不贪，先机而后战，是以势完而难制。虽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机之流于众妙也，肆而渊乎！羲皇得之而画其卦，神农得之而艺其稽，轩辕得之而奠其兵，勋华得之而禅其器，夏禹得之在驱其泽，殷汤得之而陈其网，周武得之而奋其钺，苍颉得之而泄其文，女娲得之而炼其石，许由得之而洗其耳，仪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负其鼎，公输得之而云其梯，宁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击其磬。昔有抱瓮者，恶桔槔之机而不用，然乌知抱瓮之为机乎！由此观之，天地万物皆机也。机其运于应物之所，动于无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将以仁义为机，而运诸侯于掌上，铭兆民于轨物，经之纶之，弛之张之，吹之嘘之，若噫气之雄风，而解骇乎万窍。其机也如是，奕何有哉！夫圣人以仁义为机，贤者以礼信为机，谋士以术数为机，辩士以纵横为机。此机者，皆利于诸侯而显名者也。吾子其握圣人之机以游说诸侯，则汉室可举矣。当今之时，得机者显。得圣贤之机者，贵不可限。子翕而不张，亦何取于机也！盍奋而张之，噫仁义之气，而解众庶之郁哉！"征君曰："吾将机乎！"

形势

征君说韩王曰："夫诸侯之国有为天下枢者，莫如韩。韩固战国也，宛穰襟其东，大乘峙其南，武关亘其西，成皋镇其北，韩之形势，足以扞四面之敌，通诸侯之盟，而中临天下。呼则诸侯应，招则诸侯来，若长江盘纡于中，而九派之流为之争赴而下注也。以韩之壤地视诸侯之疆，孰广焉？韩之人民视诸侯之众，孰勇焉？以诸侯之誉望视贤王之声，孰美焉？是三者皆无出于王之右矣。自大禹创业于夏，申伯受封于周，楚子设险于方城，秦人用武于南阳，故韩之国实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汉兴，凡南阳之势，远控乎西京，以为羽翼。新室篡汉，二雄割据，光武倚春陵而发迹，更始临淯水而建号，皆韩之南阳也。

贤王承九叶之运，当天下之枢，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畅之以礼乐，可以会盟诸侯，而光济王室。夫南阳，智士之所出也。贤王能折节下士，而选豪俊于南阳之众，与之谋国而靖民，以显其业，无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谋于越也。贤王据此而不图，臣恐天下之形替矣。夫拥成皋之固以为金汤，采析邑之铁以为剑戟，登鲁门之关以挥劲戈，过淮水之流以饮疲马，臣固知贤王之无功也。夫王室之盈虚系于韩，王室之强弱系于韩，王室之安危系于韩。王若不修德，则王室必虚，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则王室必盈，必强，必安，自然之势也。贤王欲辅王室而不修德，是犹大舟之济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济亦明矣。此臣所以为贤王计也。臣布韦之士，蒙贤王二顾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礼，是以披素露胆于贤王之前也。王其图之！"

韩洎曰："此篇乃征君说诸侯王第一策。忠义之气，激扬慨切，蔼然于言外。其视战国苏秦、张仪之辈，真霄壤矣乎！"

灾异

桐柏山崩，淮水溃决，枣阳之民死者大半。韩王忧，命左右告于征君曰："桐柏，韩之巨镇也。今崩，王室必有难，其若之何？"征君不答。左右返见韩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黄征君，傲而不应，是无礼于君也，请逐之！"韩王曰："国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

之戾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无儆乎！”遂命驾而见征君。

征君方鼓琴，韩王诣其馆而谓曰：“叔度其凉哉！何不吊寡人而乃鼓琴以娱也？”征君对曰：“臣闻之，国之修短吉凶卜于龟，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弹《白驹》，其声戾以杀。继而弹《关雎》，其声婉以和。臣故得礼于贤主也。请问何忧？”韩王曰：“寡人不德，不能举职于山川，遗戚王室，寡人是惧。敝邑三岁无稔，邑将为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溃决，以溺我人民，荡我禾黍，倾我庐舍。寡人虽象不能施号于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邀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赐之以祸，何以示民！兹赖征君之明德，以庥寡人，幸毋弃也！”征君曰：“有是乎哉？宪也未之信也，请与王观焉。”

遂涉淮而登桐柏。水溢于境者，方数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见堞。男女之尸，矫如巨鱼，被发而浮于波澜之莽。王叹曰：“自孔子观吕梁以来，未有此水也！”征君欲容而对曰：“彼犹得蹈水之术，今之蹈者，其无术乎！不然，何伤之多也！岂惟韩国之祸，王室其必有难乎！”

是岁，匈奴寇边。黑雾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厉之气彰矣！”

问 兵

韩王问兵于征君。征君辞曰：“臣礼乐之士也，不能以军旅对。”韩王曰：“寡人闻之，治世则用文，乱世则用武，用武之世，奚事礼乐哉！”征君对曰：“夫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阳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阴道也，故王室备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则诸侯皆雄，邻国无衅，何以树伯王之功哉！若以武，虽强弱殊效，而百姓之残均也。王何缓礼乐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对也。”

韩王曰：“昔齐桓陈师于召陵以声楚，而遂建九合之绩。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敌，而足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秋战国以迄于今，谈兵者云集，角武者熛举。上则折冲于帷幄，下则覆军而杀将。当此之时，礼乐无有也。夫制敌者非揖让之化，强国者非威仪之容，故礼乐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征君奚隐厥术而不以诲寡人欤？是使寡人无奋也。”

征君对曰：“礼，兵之纪也。乐，兵之精也。其纪如梯，其精如醴。故礼以制其容，乐以导其气。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饰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剑。节而后举，利而后动，故能克敌而定战。桓、文之兵昧礼乐，而犹足以节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谓齐、晋能诸侯。若兼之礼乐而节制，奚翅乎霸！且贤王不闻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闻其干羽矣，而未闻以其兵也。岂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虏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为兵也。至春秋战国之君，以百姓为蠛蠓，以刀锯为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寐者，天下皆以为祥。其残也如此，臣愿贤王之勿效也。”

韩王曰：“昔晋文之伯，不以兵车，而为诸侯之盟主，又纳天子以示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礼，曹、卫、楚、宋，不劳而归服，是晋文亦礼让之主，而不黩于武，特未能乐焉。由此观之，岂惟节制之师哉！”

征君对曰：“召襄王于河阳者谁乎？臣而召君，非义也。凌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号诸侯，非礼也。一举而三非，《春秋》责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韩之疆，以贤王之风驭之，伯不足图也。乘是时而懈礼乐，虽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后于晋文。夫晋文之伯，犹节制而当之以权也。今贤王之权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渊默而修德，则贤王之权归矣。”

韩王曰：“善。”

宠 幸

韩王有玉壶紫英二姬，宠冠千宫。二姬闻征君之贤也，求韩王聘之。

征君见韩王于黄翼之楼，二姬隐于雕屏，窥而巧笑。征君谓韩王曰：“隐屏者谁欤？”韩王曰：“此寡人宠姬也，慕征君之令名，故隐屏而窥耳。”征君曰：“笑臣者谁与？”韩王曰：“即隐屏之姬也。”征君作色而对曰：“臣虽猥士，不能笑诸侯，而乃为二姬笑，臣何以宾于王乎！”韩王曰：“征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征君。夫笑，妾妇之庸态也。征君以妾归之庸态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征君默。

韩王乃命二姬出见征君，二姬又隐袖而笑。征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犹能辱宪，况诸侯乎？臣敢辞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征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见也。”韩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乐于屏，五举罍而乐不奏。韩王又命之，二姬对曰：“妾恐辱征君也。乐之音重于笑，征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赎而又重之，妾以为征君无所报于韩矣。”

征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驭之，则韩国必强，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国。”韩王曰：“寡人命二妾奏乐，以征君无命，故惧而弗乐也，焉用智哉？”

征君对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面不笑。然国之危也，卒由于笑，故诸侯之不可笑犹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为者，而反无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辞乐而知其智。”韩王曰：“寡人命之乐而罚之所达旦，何智之敢用也。”于是玉壶况瑟，紫英弹箜篌，以觞奉征君，酒激于地。征君曰：“臣不敢饮。”韩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贤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觞，反代二姬以觞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宠也，臣故不饮。”韩王曰：“寡人命二姬觞，征君疑而不饮，寡人是以觞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

觞，征君又疑耶。取觞而饮，寡人亦唯是解疑于征君耳，岂崇宠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实美而贞淑，又饰之以音。寡人是密非以借乐也，而征君疑之，且以难使二姬怼寡人，是征君之捐过矣。”

征君辟席而对曰：“噫，王之二姬，臣实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与王不类，有名曰‘仁’，状若庆云，容若幽兰，藕若阳春。使之辅诸侯，则百姓怀之而颂，音作九夷，八蛮皆来朝。有名曰义，状若凛霜，容若青松，厉若秋宇，使之辅诸侯，则禁淫慝，诛暴乱，使盗跖可化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过丝竹之奉，夜不过枕席之安，弛庶政，弃百姓，祸是以亡国。故珠玉为尘，锦炼为灰，绮幕镂床栖于浮云，宝瑟箜篌寂于烟露，富贵之乐于王，何有哉！王不宠仁义而昵冶容，臣窃以为贤王之蛊也。”韩王有惭色。征君辞酒下阶而出，韩王送于宫门，顾左右曰：“寡人今日得闻仁义之美也。”二姬怨而谗之。

智 论

征君忧二姬之谗，复说韩王曰：“夫尺蠖蜉蝣同出于阳，而不为尺蠖之鸣；黄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为黄雀之举；鲲鱼蝮蛇同潜于水，而不为鲲鱼之化。若此者，岂限于物力哉？气使然也。故蜉蝣之安于默，蜻蜓之限于飞，蝮蛇之困于游者，彼亦乌知。尺蠖之鸣，黄雀之举，而鲲鱼之化也，唯不知，故以类群而不毒。是万物之淑慝，皆以无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则必慕，慕则必倾焉。惟人灵觉于物，故无大愚亦无大智，无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倾，有倾而不殆，有殆而不穷。穷则必复，若玄王素主之于凡庶。惟无所大知，是以贱而莫知其所以贵，贫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扬，劳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变化若神，动静若运，凡庶惟君处，嚣嚣然以颙之尔矣。昔傲、象之于重华也，无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魋、虎之于仲尼也，无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陨；项籍之于高祖也，无大智，故得以兴而不复。虽德与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铭伟功，亦命使之然也，岂惟玄王素主之异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于田野，与子孙守十金之产，而盗贼不攘其室者，亦盗贼无大智也。况于受命之主乎！

今贤王居必伯之国，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余里，虽周之申伯邓侯未有若贤王之隆也。夫南阳虽封于先王，而实天之所赐，贤王欲乘而兴之甚易也。以贤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时，是使齐桓晋文笑于前，秦孝公齐威王议于后，无乃弃天之赐而削先王之封乎。愿王恭礼天下之士，以结其心；远内嬖之谗，以清其志，则天下士必奋然乐为之用，而贤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奕而长叹也。王其熟虑焉。”韩王曰：“善。”

谗 说

二姬以计去征君，谗于韩王曰：“妾闻诸侯皆宁，则不可畜士以养衅；百姓皆赡，则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无东迁之弱，藩篱无犬吠之儆，君何虑之过也。以君之贤，而安享大国，天皇之宠赐，日盈于君身，虽河间东平之宠，不能加于君也。君之仓廪，蓄以百万；宫室之丽，积以蜀青；玩好之器，来自绝国；钟鼓箫瑟之声，毕陈于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娱乐，是诸侯之安富尊荣，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享千岁之禄，而为终身之乐，以昌后胤，不亦善乎。今游说之士，不顾君之后胤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忧王室之乱而勤王，以图伯谋不测之功，非义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于诸侯以要显，誉钓空业而为贤；进而若惘，退而若忧，得齐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计而通于秦。在路则御者争之而不耻，在国则顺者揖之而不顾。吐谭纵横，乍喜乍怒，似苏秦蔡泽之诡行也。以妾料之，不过假诸侯之颜色而求创于四方，岂能益人之国家哉，君速布令于国中，以屏游士之迹，且无潜于邻壤，是绝衅也。逐说而绝衅，则君与妾均是福也。幸无忽寿。”

韩王曰：“子素不昵，故说士不游于国。向者征君谒子而讽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畴昔之泣，而加恶耶。夫征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于天子，其才足以宾于诸侯，其志足以澜于百姓，其谋足以安于社稷，不可恶也。予共亮于是，汝二姬毋佞。”

明年，韩王游云梦之山，与征君同车。二姬怨王，作别鸾之歌，歌曰：“双鸾游兮紫庭，朝喈喈兮春阳。凤举兮云梦，怅寂寞兮哀鸣。”歌竟，遂缢于宫树而死。

爱 憎

韩王与征君游云梦之山，将游鹿台，韩王闻二姬死，谓征君曰：“咨乃命左右旋驾。”徵君因问韩王曰：“王之归为二姬乎，不然何返驾而罢鹿台之游也。王若归则二姬生矣，臣不能从王以归，而待王于鹿台，可乎？”韩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爱也，寡人处宫，二姬不疏于侧，宴则忘酣，卧则忘梦，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色。今寡人之出不谋，二姬以寡人是怼，遂哀歌而死，是寡人皆行阴雪中而不觉形影之离也。”征君对曰：王为云梦之游也，何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为王之忍也。”韩王曰：“寡人辟暑乎丰山，二姬进清冷之泉；寡人游丹水之上，二姬进丹鱼；寡人泛于伊洛，二姬进鲂鲤；寡人田于狼皋，二姬时雉羹，是寡人与二姬亦尝为此乐也。今云梦之游，寡人以征君在，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虽有画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亦无以为也。”

征君对曰：“王以二姬之死，犹郁而戚，而继之以涕。今有贤者，为饭牛之歌，而不得君，死于国门之内，王闻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韩王曰：“然。”征君曰：“使王之游，既无从士，又无宠姬，王荒而弗返。士与姬怨，姬死于宫，士死于境，王闻之，将忧士乎，抑忧姬乎？”韩王曰：“士与姬皆寡人

之腹心也，其生也偕乐，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择焉？”

征君曰：“夫从事于王者，内则姬焉，外则士焉，士必惧其谗，姬必憎其狷。由此观之，王之左右，士与姬不能并也。王命驾而游，姬在，为士者愤而死之。苟达于王，王亦能以宠士之情诉于姬而垂涕乎？王虽忧士之死，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迹也，小哀则戚，大哀则涕，不可伪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宠士不如姬乎。臣今从游于云梦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为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

韩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岂以二姬之死而遂谢天下士乎？征君其无疑寡人也。”遂游鹿台而还。

论　学

韩王好淮南之学，问于征君曰：“淮南之学，其博于孔子乎？”征君曰：“臣未之敢闻也。”韩王曰：“昔有东方之客曰无间生，七岁而隽，读书于无间之岳，容若处女，东人皆以为玉龟也。寡人觏之，问以学，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学，而去其智则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无间生学于无间，必其以孔子为师也，而乃称淮南之学，可谓不博于孔子乎？”征君对曰：“无间生即臣之弟子李玄也，今从臣于王之国。臣闻其以庖希之学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则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韩王轩然仰笑而堕冠曰：“征君果以无间生为弟子耶？寡人亲聘之以论古学。”征君曰：“王虽得无间生不能用也。”韩王于是益遇无间生。无间生谓韩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韩王曰：“何为其然也？”

无间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问臣，臣曰：‘淮南，汉之宗室也。读书三璧，文如贯虹，然卒以灭身而亡国。此非君臣之义不明也，由学博而贪生，智陋而昧时势也。若淮南之学，博而约于哀，聘而归于性，成章而润于质，则令名昭扬而可以帝汉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孙而光辅乎汉室，于今犹赖焉。此臣之昔日之论也，而王忘之，非所谓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没者三尺，舟不得进。越人凿其梁，力竭而毙，顷之潮涸。后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进，有渔者曰：‘子何不逾梁而待潮乎？’若不逾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乌得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复为越人凿梁之计，谓其贤于鸱夷，而忽渔者之论也。臣窃惑焉。”

韩王附髀叹曰：“善乎，子之讽也，寡人将委心于子矣。”无间生曰：“臣师征君，以二姬故，而王疏之，何也？”韩王曰：“寡人何敢疏征君哉，二姬失亡实戚寡人。子事征君，寡人亦不以子谅，又不能以子而谅征君，故寡人三陈宴而征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

是岁，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微。”

难　进

征君七日不见韩王，王谓左右曰：“征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临，何捐弃也？”左右告征君，征君答曰：“甫欲见王，窃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绝，故孔子去卫。其难合者必不易绝，故宁戚曲干乎齐。而后相难易在君，士因之而洁名，以保身焉尔矣。虽然，夫贤士行一志也，亦视其所向而为之举。忧乐者，吾道之门也，故爱其士则不轻用其道，乐其士则不骤违其志。不轻用其道则士益尊，不骤违其志则士益忠。士益尊故宠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谗有所不能间也。甫见王之蛊于前而哀于后，是耗气徇志之端也。耗气而未绝者，必乍明而乍惛；徇志而未匮者，必乍强而乍弱。此之谓失经，失经则政事不平，刑罚不当，天下士岂复有乐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迹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虚以照物，弘以纳机，倜以出滞，公以应化，故能保其国家。今王之心度实有柅焉。召而后见，特或举二姬于心，况不召而往见，胡可畅也，得无恶乎？”

左右以其言复于韩王，王以牢享之。侍而问政，期月而韩国无冤民。有司廉，道不拾遗。楚人进罗氏之女倚风于王，王立为姬而宠之。

妖　孽

征君游崆峒之山，见一老者祭一古冢，祝曰：“炎炎之室，其栋将颓，田为战场，奸雄啼。”

征君闻而怪之，命从者讯其故。时阴风南来，黄云夕暝，二老号哭，遂化为鸠，飞于岩木之颠。

从者匍匐而告，曰：“此何异也？”征君曰：“吾闻国将亡，听于神。今二老之谣，非人之言也。又化而为鸠，其怪也甚矣。夫九阳之穷也，依鸟而为鸠。鸠有利口，是倾国之象也。由是观之，王室其将乱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羌虏獗而皇威伏，赋敛急而颂声息，灾异虐而德音乖。云扰之祸酿于朝夕，可坐而待也。诸侯之贤者，及是时布德而施惠，招贤而下士，分禄帛于无告之众，以固怀其心，窥王室之动静而阴镇之。弱则单力而扶，危则倚名而举，诛戮爱臣，翦灭污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诸侯而定雄业，此诚一时之策也。今以韩国之势，乘而举之，若飘云之遇风，奔流之赴壑，孰能御之哉？此二老所以号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鸠长鸣而逝。

征君顾从者曰：“昔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汉赖以兴。余闻谣于崆峒之二老，而知汉因以亡，小子其识之乎。”

世　子

韩王世子卒，征君哀其贤而哭之。左权周岑曰：“子哭世子也，为其贤乎？”徵君曰：“然。”曰：“子之宾于韩，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与左右斗鸡走犬以为游狎之乐。此薄德也，子奚贤之？”曰：

"韩王暑而求冻馔，世子以私财作冰室，取饔馔而藏之。既冻，乃进于王。韩王说，为之赋怀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风去冰室而命筑镜妆之台，甫是以悲尔。"周岑曰："子何不谏?"曰："玄也其在乎！玄也其在乎!"

贤 妃

韩王梦二姬与之游，王惊。倚风侍寝，而抚曰："君寐弗宁，何谓也?"王曰："吾方与玉壶紫英游于香团，临翠华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堕，吾是以惊。嗟乎！二姬死矣，犹与梦寐何婉娈也。"

倚风出帏，秉烛而谏曰："妾以为君之梦，商岩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死犹不爱君，况其生乎？妾亦臣仆也，不敢以色误君，生不愿为二姬佞，死不愿为二姬游。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于君，苟不自善，则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犹二姬也。妾闻二姬有固宠之过，有毁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蛊君于梦寐，妾以为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渎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内，征君以佐外，夫奚忧乎?"

倚风曰："妾闻《关雎》之诗，何义也?"王异之，曰："汝闻殆及此乎？吾闻征君云：夫风始于《关雎》，基风化也。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贤才而不伤乎善。以之风诸民而民化，以之和诸乐而乐隆，周之王业原始要终，罔非善也。是故《关雎》者，礼乐之原也。文王以懿睿之德，犹不自圣，惟后妃是求，以佐阳政。故正王宫而风天下，则文王之为也。吾诵《关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心不渝于夫妇，而化洽中国，此所以为文王也。夫是之谓《关雎》。"倚风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贤才乎?"王怒曰："汝乌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风顿足而言曰"二姬怨于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负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谓君未能也。"王乃叹曰："吾不谷，天赐以诤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乐，命左右歌《关雎》之章，喤喤堂下，韩王与倚风抚瑟而和之。

王谓左右曰："寡人无句践之耻，而窃有志焉。"乃酹酒于楹，左右皆觞之。谢曰："臣不敢尽命也。"

是岁，韩国大稔。

诸侯闻韩王得懿姬，咸以千金购于四方如韩之倚风者。于是国人荐于市，农举于野，布令累月，馈美女者乘载于路。韩王闻之，笑谓左右曰："寡人得罗氏之女，方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风则仁美兼之，岂惟倾韩之宫哉，虽吴越燕赵之产不能匹也。故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风而后为美。是以国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丽者，悉进于宫。虽然，如倚风者，臣未之闻焉。夫倚风，天下之宝也，而君得之，诸侯流闻皆慕君之咏《关雎》也，君亦唯是仪刑于宫闱，毋荒其色，毋耽其宴，毋淹其郑声以勤树公室，不亦显乎。且征君有颜回墨翟之贤，宾于兹国，诸侯若失重负。由此观之，雌雄之形决矣。况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风者易，而求如征君者难，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羑之时，凡迎纣之欲以释文王者，岂皆后妃之力耶，贤佐之谋不可诬也。君得倚风而委之宫，若国之大议必贤者佐于外，然后可。今君之得征君也，不能虚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谋以询之，使诸侯倚藩篱而观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隳肝胆于前也。君有其国，而无其土壤，不可谓完，有诸侯之爵，而无其人民，不可谓贵。是势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将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谢于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摄，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兴，非逆也，周室替也。故圣人权时而体运，岂能与绳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计也。"王不听。

是岁，楚人求睦于韩，韩王问于征君，将以辞使以楚书，有盟意也。征君谓韩王曰："诸侯相睦，礼也。礼不可失于诸侯，失则邻国之使不入于韩之疆矣。不入则韩必孤，奈诸侯何?"韩王乃享其使而报之。

嫡 庶

韩王欲以倚风为夫人。庄白谏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贵贱无相渎也。是故内有后妃嫔御以佐内政，宣阴郁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属，以赞外务，畅阳蔚也。故天子以诸侯为级，有级而后有序，有序而后有则，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犹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礼，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庙以示宗，亲蚕以示勤，故能为天下母，诸侯亦然。礼有之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唯齐体于君。是以光佐于内，而致享于神祇也。由此观之，嫡庶者，礼之经也，不可乱也。故嫡有庶而无降，庶有宠而无隆，宠之以色则不可逾于恩，宠之以贤则不可渎于礼，夫礼名之防也。天子以礼防兆民，诸侯以礼防国卿，大夫以礼防家士，庶人以礼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渎礼则名溃，名溃则不尊，不尊则悖，悖则淫，淫则狎侮刑罚，而为天下辱，此国家危亡之形色也。昔桓公葵丘之会，曰以妾为妻，则伐之，非私典也，所以尊王禁也。今倚风处君之宫，执庶之职，贤闻诸侯，君之明亦孚矣。倚风美而有娠，君之宠亦孚矣。夫美而贤，端也；执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无乃不可乎。执是名也，不足以为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为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誉于诸侯，即臣见韩国之日卑也，君其慎之。"

王不听，乃访于征君，对曰："臣何必言。"韩王曰："何谓也?"曰："臣闻庄子谏王，是也。臣故不言。"韩王曰："然则寡人为何如也?"曰："以王之所为，子其晋文乎?"王悟而悔之。

夺 嫡

征君见韩王，坐而论政，乃设五喻以动王。王喜

而饮酒。倚风鼓琴于宫，学《关雎》之音。征君闻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仁鸡之声，继而有鹧鸪捕物之声，谁其鼓之，谁其鼓之?"韩王笑曰："此寡人之宠姬倚风也。"征君曰："然则何为而琴《关雎》之诗乎?"曰："此其所嗜也。"征君曰："不可，夫《关雎》之诗咏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风虽贤妾也，妾何得而述关雎乎？下凌上，卑越尊，不可谓顺。臣闻倚风之好为《关雎》久矣，王以为贤，臣窃以为忧也。夫瑟以发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内，则瑟之音平以和；志战于外，则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战志，王之夫人其将殆 乎？以姬之淑而播衅于瑟，非祥之征也。夫衅不可长，以宠而长衅，是玩百姓而渎诸侯，且 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从其所誓，则四鄙之诸侯皆欲无礼于王，而天下之谋士去矣。昔周之东迁也，犹依晋鄙以为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诸侯也。以韩之强，王将修政之不暇，而骤以一宠隳其纪纲，则千岁后王室卒不能向韩而依矣，何韩之大国而不晋鄙也。臣不佞，寄食于诸侯，亦视王之此举以为去就，弗敢阿也。"

倚风闻之，叹曰："事不立矣。"征君出，有嬖人谗于倚风，曰："以夫人之贤而处卑位，虽有懿德婉行不能范于国，窃为夫人惜之。今乘君之宠幸而弗自图，恐华落不再荣，而婕妤之怨踵矣。征君固贱士也，闻夫人之鼓琴而骤谏，彼将以二姬待夫人，耻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宫，必去征君而后可。"倚风曰："君今听其计为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为也。君尝与夫人宴碧华之池，夫人是时宜窥君之酣，而泣于前曰：'妾处幽独，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帚之役，举宫无闻言，妾何幸有此誉也。君亦不以妾之贱而残其宠，欲举妾有不次之恩，以为君重妾实非薄，不敢仰手而承也。侧闻征君短妾于前，而结君之左右，君信以为说，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为士者谤于道路，以伤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愿君赐妾以死，无使贤士旷于市朝，以为君辱，昔二姬之死，爱君也，不可谓怨。妾欲与二姬游于泉下，以观多士之集韩图也。'夫人以此说君，君必启前之心而去之，此坚宠隆爱之计也。"倚风曰："然，计其中矣。"

明日，王果与倚风宴游碧华池，倚风如嬖人之言以诉。倚风泣，王亦泣，遂议立倚风为夫人，是岁，征君行。

卷　二

辞　受

征君去韩，鲁聘先诸侯而至，乃不人魏而之鲁。

宿于济阴，有盗者窃其笈。从者曰："子穷矣。"征君曰："是何足以穷我哉，夫君子达于内而穷于外，乐于心而困于迹，此负道者之为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穷。故游诸侯而不得志，是吾穷也。"

顷有韩使至，馈百金以为赆，征君不受。从者曰："若子，其矫者也。子欲以忠信为笈，仁义为赆，则弟子之从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饮子之仁义，而免其饥饿耶？吾闻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则寄口于诸侯，以为资身之策。故仲尼有绝粮之穷，孟子有受赆之义。穷则执，馈则受，礼也。子奚狷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为也。"征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饮甫以仁义，而欲寄口于诸侯以免死于道，是从游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则饿死沟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为乞人之计，则箪食豆羹之间，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则盗跖之贪为是，而伯夷之廉为非，是盗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为师而盗跖为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绝粮为穷，孟轲之受赆为义，而病甫也。不知仲尼获麟，出涕曰：'吾道穷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孟轲曰：'万钟于我何加焉。'由是观之，仲尼亦未尝以绝粮为穷，而孟轲未尝以受赆为义也。且孟轲之受赆于宋，盖有故矣。当是时，宋之君于孟轲未疏也，在国无嬖人之谗，去国非简贤之故，是以受宋之赆而不辞也。不然何却齐之兼金，辞齐之万钟 ，而绰绰乎有余裕哉。今韩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无悃诚。内蔽于谗，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韩而宾鲁。不幸遇盗，日中无餐，仆有饥色，车不接群，空笈而往。韩王适馈甫以金，此称义之福涂也，甫之不受，又何疑焉？夫失志于韩而受其馈，是犹鱼之失水于渊而又吞其饵也。受馈者伤于义，吞饵者伤于舌，其贪均也。汝欲甫受韩王之馈，而自同于吞饵之鱼，死则免矣，其如义何?"

韩使为之于邑，乃弃马而还。鲁人闻而馈粟，征君受之。曰："义也。"

辟　邪

天皇祀老子于宫中，自谓紫微玉真帝君。群臣上表称贺。李固谏曰："臣闻陛下以圣德自崇而仰建玄极，此不可以为号也。昔我孝武皇帝诞求神仙，兴肆土木，六经表章而未旌，是以方游之士踵迹而进，以师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称武，而不称真者，以天子无远民以自崇也。陛下即位以来，国无宁岁，匈奴诸种雁行而八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荧惑。水旱之变不及奏，宫庙陵关之火不及闻；负比干之忠者或幽于请室，张如簧之巧者或卧于庙堂，臣窃思之可为寒心哉。陛下诚宜恢裕德化，振肃纲纪，以消污秽郁浊之气，朝夕儆惕，居之以恭敬无怠，然犹未能挽汉室之隆也。今又崇礼老子，表立玄号，惰万几之忧，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声于后世。臣以菲劣之才，忝列三朝，顾无尺忠寸直以报陛下，亦无诐媚之行以为陛下辱。然臣隐忍于质帝之秋，而欲效忠于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觉悟

陛下，陛下不以为然；老子不能为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师之，以重为权奸之窃笑，此微臣所以愤懑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为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疏周孔之道而亲老氏之术，臣恐天下搢绅之士翕然向风，皆舍儒而崇老以渎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

书奏，帝不纳。征君闻之，谓李玄曰："嗟乎！难日至矣。"

洎曰："李玄此疏，考之《汉书》皆无所据。若为汉之遗史，则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载，往往不可考，陆宣公独谓此《史》疑晋人所记而述者，不无见也。然李公此疏校诸《汉书》诸议，文更雄雅。"

时　势

征君见鲁王，鲁王筑五丈之台以延宾客。宾客闻而来者扬眉洗舌，各负霸王之策，持长短之谭，而求得志于鲁。

鲁王大酺宾客，奏乐于台下。宾客以卮为鲁王寿而言曰："今日之会，臣等何幸而厕于大王之末也，王以为天下之势，孰强孰弱；天下之国，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众孰寡？"鲁王默然久之，乃答曰："寡人处蕞尔之国，不能揣天下之形情。我先君封于鲁，非周公之子孙而享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今赖之，寡人是以修过于四方之士，借光于藩封之列，宣扬文武以夹卫王室，无使豪杰之议，其后为天下戮笑，此寡人之愿也。今者筑台以延士，而天下士归焉，不以寡人是弃。寡人辱以五鼎之宴，而天下士乐焉，不以寡人是诽。以鲁之民人寄于不谷之一人，亦惟朝夕惧栗，而求四方之规寡人也。先王其若之何。"

客曰："大王知食叶之虫乎？有数仞之木，其叶扶疏，油然而阴，人皆以为值寒而凋，待黄而落也。方其五六月之间，虫生其下，以枯叶绸缪而为巢。附丝于枝上，潜饮朝露，以为无伤其木也，不知旬日之内，其叶稀稀，其木濯濯，向也扶疏而成阴，今则颓然而无叶矣。其所伤者，即其所栖而为荫者也。夫虫依乎木而亦伤乎木，岂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而求食也。然则一虫之微，非能伤乎数仞之木，一木之伤亦非一虫之力也。木之质不强，而所荫之叶徒足以资饿虫耳，故叶欲荣则虫益附，叶欲凋则虫益食，其势然也，岂惟食叶之虫乎。有三寸之鱼畜乎方渚，凭依乎茂藻之间，荡漾乎回澜之际，以为是鱼之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溃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于川渎，而鱼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薮泽，而东跃乎沧海，若鲲之变化而飞翔焉。云行雨施，周流八埏，而鼓动宇内之万物，是其在渚也；安于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势然也。

吾闻圣人观鱼虫之所静，而知其所动。故一弛一张，或柔或刚，伸缩无迹，动静无方，乱世则为鱼虫，治世则为侯王。吸而为秋阴，呼而为春阳，其变化也莫知其涯，故圣人之显烈无穷焉，王何不为圣烈之迹，而忍鱼虫之举也。

夫天下之势皆强而吾独弱，则弱者持其胜；天下之国皆大而吾独小，则小者固其患；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独愚，则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众而吾独寡；则寡者守其要。鲁小国也，势弱而民寡，有君子而无智士，不能起衅于大国，大国方以藩屏之职是效，而无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而畜众何民不强，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锐，不于此时图昌后之策，阴修仁义，非乘时之雄也。大王其熟虑焉。"

鲁王曰："昔齐桓有葵丘之会，晋文有践土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为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绝业，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贤，附天子之光，拥鲁国之地，有徐兖之饶，河济之利，龟蒙之限以为固，修德而举桓文不足为也，其奈大王何。"鲁王不能对。

征君拂缨而前曰："何为其然也？昔周室既毕，封建之国皆为战场，商鞅范雎仪秦之徒相踵而人，弄转圜之舌以游说诸侯，天下莫当焉，彼得行其说者亦时也。今天下乌可比肩而语哉，子欲以仪、秦之术行于成康之世，犹鹰隼之群而争于鸾凤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宪也闻之，识时者不先乎众，成事者不谋于家，此豪杰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鲁而适足以重衅，又何赖焉？"鲁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闻先生之诲，敢密厥志矣。"

乐　论

鲁王享征君于南宫，陈六佾之乐，鲁王问曰："今日之宴得无欣乎。"征君谢曰："可以娱臣之耳矣。"

征君乃命乐工舞于阶，其仪跄跄，其羽扬扬。鲁君曰："韶舞何加焉。"

征君谢曰："可以娱臣之目矣。夫乐至于娱心而后和，和而后化。干羽格苗，凤凰仪韶，淫鱼听瑟，孟尝泣琴，岂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乐为心娱，臣是以不敢隐也。"鲁王曰："敢问娱心之乐？"征君避席而对曰："骏哉！王之问也。夫王人者营政。三年而作礼，积德十年而作乐。乐也者，礼之极也，形于舞蹈而合乎性，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无言而合乎化，使歌者忘其声，舞者忘其态，观者忘其揖让。和而不淫，怡而不纵，故礼极而乐隆。是故郊社之乐所以和神祇也，宗庙之乐所以和昭穆也，宴飨之乐所以和诸候而洽宾旅也。和之以心，畅之以八音，如春阳之鼓萌蘖，时雨之沐万物，此之谓娱心之乐。"鲁王曰："善。"

士　论

鲁王疑士，问于左权曰："士之游于诸侯，利欤？

否欤?”左权对曰:“得其士则利,不得其士则替。故诸侯之不可失士,犹婴儿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闻陈轸云:‘夫诸侯以士为体,故动无异形。以士为心,故谋无异虑。好士者如饮甘羹,择士者如调乱弦。’此言士之重于诸侯也。”鲁王曰:“士不同与?”曰:“虽可以利诸侯者,亦不同焉。臣闻得贤士者与,得谋士者固,得辩士者达,得勇士者强,得艺士者扬,五者可以定利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诸侯,墨翟以仁游诸侯,鲁仲、季札、端木赐、孟轲、荀卿以礼义游诸候,范文子、赵衰、晏婴、范蠡、乐毅、鲁仲连以智游诸侯,商鞅、毛遂、荆轲、蔺相如之徒以信术游诸侯,廉颇、赵奢、孙膑、吴起、司马攘苴、李牧、养由基、孙武子之徒以兵术游诸侯,苏秦、张仪、公孙衍、蔡泽、陈轸、代、厉之徒以纵横游诸侯。以道游诸侯者,诸侯师之;以纵横游诸侯者,诸侯役之。士役于诸侯,则驰辨无端策,发虑无忠谋。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芒于剑,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焉利于诸侯哉。”鲁王曰:“寡人得征君,果利于鲁乎?”曰:“征君,师也,臣不敢誉。”曰:“荀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辅贤王,可以膺一面之寄,盗贼不敢栖蒙山而窥鲁,王其聘之。”鲁王叹曰:“举不讳亲,忠也;不誉其师,敦也。子之器足以辅寡人矣。”

是岁,鲁王田于曹南,获驱以归。

玉 论

鲁王爱玉,有楚人持玉鼎以进,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爱乎?”

鲁王笑曰:“寡人闻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献楚王,其后也,秦人复得之,奚其为荆山乎?夫地不再产,胡能复得耶?”

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为无玉乎?荆玉之鼎,楚产也,而君疑之。若夫玙出于鲁,昔有倚顿,得之以为凫杯,其妾视之,误毁诸地,是鲁玙无倚顿之杯久矣。有人持璞玙以进,君亦以为鲁无玙璧,可乎?夫地之所产不尽出,王之所藏不尽用也。岂惟荆鲁之玉为然哉,若鲁国贤士之薮也。今君以为地不再产,则展禽之后鲁无孔子,孔子之后鲁无颜渊,颜渊之后鲁无闵损,闵损之后鲁无子羽,子羽之后鲁无秦非,秦非之后鲁无曾点,曾点之后鲁无子思,子思之后鲁无孟轲,孟轲之后鲁无叔孙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国、韦贤、疏广、匡衡、曹褒之属矣。是今之生于鲁国者,皆鲁玙之沙也;游于鲁国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为。臣请完鼎而返楚,无使鲁庭有刖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王之士也。”

鲁王惭,乃命左右以千金价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怀宝之士皆倚昭王之台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国何利焉。”王不听。

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战国策》,其一篇主意又绝类李斯《上秦皇书》。更出一机局,便觉文气奇逸。但内有展禽之后一段文字,颇类滑稽体。学古者当自识之。”

重 贤

鲁王得楚人之玉,谓张裘曰:“昔卞和献玉于楚王,楚王却又刖其足以示众。夫却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玉进,寡人赏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观之,寡人其优乎?”

张裘对曰:“王不如也。”鲁王曰:何为不如?”曰:“臣以为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强国,王知之乎?知强国者不以玉,则楚王之却不可谓不明也;刖士而绝佞人,不可谓不仁也。当是时,使和氏进一荆山之士于楚王,则亦不待三献而三却也,况刖之乎。今鲁国之士,袍器而进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赏之,独何与?王自以为遇玉之礼过于楚王,待楚人之礼过于和氏,而不知王之戮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刖足,士之抱器而叹,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暗于士也?故曰:臣以为王不如也。”

鲁王勃然变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讪也?寡人好士,筑五丈之台而延宾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飨之,何谓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犹宠其玉,今遇叔度,而不能宠其道,可谓遇乎哉?臣窃谓贤王不取也。”

鲁王曰:“子不诲,寡人终没没矣。”遂以楚玉赐之。

论《易》

征君将见鲁王,骤雨至,居而读《易》,周岑、左权、朱儒、孔绍祖侍坐。

朱俊曰:“俊闻之,古之豪杰不以章句而媚时,故有志者往往得奋其策而树功于天下,刊名于竹帛,此豪杰之所为也。夫子宾于鲁,鲁王师之,出不为宁戚之穷,进不为冯谨之乞,动不为子方之骄,语不为韩非之激;温裕足以率其人民,忠恕足以达其政事,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修多难之朝,遭昏蚀之世,此诚豪杰得志之秋也。今夫子疏疏然,开而若拙,默而若愚,终日端居而读《周易》,不亦钝乎?”

征君曰:“汝恶知哉。昔者吴起以兵机见魏文侯,得显其身,而卒以自毙。商鞅以刑名说秦孝公,秦国治强,封商於之地,秦是以有窥周室之心。苏秦以纵术说六国诸侯,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蹈车裂之祸,民无思焉。至于韩非、李斯、刘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达,博文而延誉,然犹不免于显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为巧拙愚智之间,随时而

动，缘机而流，宜柔宜刚，宜弛宜张，宜行宜藏，宜圆宜方，此之谓知《易》。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朱俊出，周岑、左权、孔绍祖疑而问曰：“子之论《易》，予小子不识所谓也。敢问今何时哉？曰“蛊”。曰：“今汉室虽乱，其子孙犹蕃于有商，皆据必争之国，守膏腴之壤，相与而辅佐之犹可济也。何谓蛊哉?”曰：“是则然矣，汝独不见蛛，之结网于屋梁之隅，中坐而待食，自以为安，及栋梁朽而怀榱倾，蛛乎虽欲寄一丝以聊适，不可获矣，当今之世何异斯夫。”

洎曰：“读此，可与论《易》理，且文思不羁。”

峄 山

峄山崩，鲁王问征君曰：“天祸敝邑，峄山崩焉，此何象也?”征君对曰：“昔者秦始皇东游邹峄，刻石颂功，意者，天恶其侈乎?”鲁王曰：“自秦以来，几数百载，何及于寡人之身，峄山始崩？寡人唯是请罪于天皇，以求附庸，除颛臾之垣而栖也。”

征君对曰：“昔者伯禽之为鲁公也，有民辟于莘，鲁公不能理，周公闻之而忧，以书诫鲁公曰：‘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难，去邠邑岐，履涉艰阻。及我文考宣扬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犹共侯职。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实汝文考伯考之绩也。镐人曰：予辅之，自汝封于鲁邑，予夙夜忧惧，汝亦无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部，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贻叔父戚。洛邑既营，遂荒镐丰，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复，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鲁之社稷，以改其故旧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业，弛其礼让，流言于国，无乃故旧，不亲大臣，不以求备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兹，若陨深渊，汝惟克勤毋怠，以镇绥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鲁公因是以修其礼让，裕其桑业。故旧益亲，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鲁国化。山不崩坼，水不滥溢。若此者，以国之政鲁公出之，国之民鲁公治之，国之官鲁公用之。以鲁公之贤，当周室之盛，而委国之责不辞，鲁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诸侯，有禄而无壤，有壤而无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者王不得而权之，是诸侯寄于国也，非寄于诸侯者也。寄于国，则鲁之安危，王无与焉。间者峄山之崩，岂王之有戾政于国，而欲任其责与？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诸侯有罪，则削其壤地，以暴过于邻国，民亦怼之。今王畏汉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与之以颛臾，亦汉室之自削耳，何足为贤王辱。无壤而求削，无民而恶辱，臣以为贤王之计过矣。汉室昏乱，山崩川竭之灾，无诸侯之国无之，岂惟一鲁国之峄山乎。王若请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诸侯，王其图之。”

鲁王曰：“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请耳。”

洎曰：“此篇有周公诫伯禽书，与经之《训》、《诰》何异？然乃不见于《尚书》，岂秦火之失与？若失于秦火，则《外史》又何自而述也？窃为后学拟之。

君 赐

鲁王以鹿羹馈征君，征君谓使者曰：“宪有疾，不能陈谢，亦不敢尝。”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岂辞一谢乎。”征君曰：“子知羹之为重，而恶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虽美，固兽也，鲁王烹而荐之以鼎，非士不馈，馈士而使士不及尝，奔走诣庭而谢，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兽乎！”使者出。

明日，使孔绍祖谢鲁王。鲁王曰：“子之师奚不悦寡人也？寡人馈以鹿羹之鼎，受而不报，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馈为非礼也。”孔绍祖对曰：“臣之师也有疾，适过鼎馈之荣，忧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诣于贤王之庭而陈谢焉。王毋以为简也。”

鲁王解容而道曰：“叔度无深恙乎?”对曰：“覩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五；尝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

鲁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与?”对曰：“岂惟瘳疾哉。臣闻之，天子诸侯以士为鼎，以仁义为羹，其馨香足以荐之上帝，达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英也，犹士之有仁义也。鼎之馨香则王知之，何仁义之为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与臣之师尝之矣，鲁国之民不闻其美也。若仁义之美，烹一心而畅百顺，调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渊泉之洋沛，而渴者不及饮；观五谷之丰茂，面饥者不及饔也。贤王何不彻其鼎，而举其士，舍其袯味，而陶仁义之羹乎。”

鲁王叹曰：“吾闻圣人之后，必有贤者继焉，其子之谓矣。”

出 处

鲁王田于谷成。征君谓大夫韩韬曰：“鲁王二田矣，甫其归乎?”韩韬对曰：“子之游，岂为一鲁王哉。是以二田弃诸侯之望也，子其矶矣。”

征君曰：“今诸侯好田，其不为鲁王者亦寡矣。盍归乎哉？吾有先人冢庐邻于势族，将以我侵乎？有桑田十亩，灾沴不时，酣政不息，将以我伤乎？衡室其幽，兰蕙扶疏，荫庭之皋杂桂与槐，蔚然而林，将以我伐乎？风雅典谟，左右陈之，以琴以瑟，左右张之，将以我毁乎？南望中山，实驰所心，盍归来乎?”

曰：“噫，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为仲尼之游乎？畏于匡，厄于蔡，微服于宋，击磬于卫，接淅于齐，绝禄于陈，故在陈叹曰：‘归与，归与。’夫仲尼之归志必无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鲁，鲁王以国士

遇之，是子未有在陈之厄，而动归与之叹，非仲尼志也。子欲辞鲁而行，请复游于诸侯，可乎？苟汉室分崩，诸侯不辅，相寻以兵，肥饶之壤皆为战场。老者赴深壑，壮者流四方，当是时也，子将奚归乎？此羁戍之所为，而老马之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吾子勉矣。”

征君曰：“不然，吾闻圣人达权，贤者执经，子徒淹予之归，勉予之游，而不知明哲者之议其后乎。昔殷将灭而微子逝，周既衰而接舆狂，秦世虐而四皓栖，新室乱而薛方遁。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谓欤？今王室有新之渐，而无方之举，吾恐老马亦掩嘶而窃笑矣。嗟乎！东京为诸侯忧。”韩韬喟曰：“子固矣。失昔酒佣负爨而殷举，屠叟渔渭而周猎，五羖投秦而缪霸，宁子干齐而桓兴，孙卿遨游于楚赵，子舆驰骛于梁滕，范公显越而鸣夷，张郎佐汉而辟谷，此数子者岂无冢庐之思、躬耕之乐哉！诚知立功为不朽也。谚曰：‘荷锄候雨，不如决渚。’言时不可缓也。”征君顾其弟子曰：“知权乎！知权乎！”

天　文

徐渊游于蜀山，见苍禽集西冈之坡，顺风而交鸣。徐渊异之，归而问诸征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苍鹍乎？鸦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风，其生也以睨，此之谓气化其鸟，载于《尔雅》者也。子不闻觚竹之荒有鸟曰鹍，翼生于股，荧惑见则孕，是以禽而感于星也。嘉陵之墟有鸟曰鸢，鸢临溪而啄影则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鸟曰摇光，感日之精千岁一孕，其形如龟，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尔雅不得而载焉。由此观之，凡海外之荒国，其不名之禽，无称之兽，恶可穷哉。是地无穷而物亦无穷也。”

曰：“然，则天地果有涯乎？”

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则吾不知焉。”

曰：“日月附于天乎？

曰：“天，外也；日月，内也。内则以日月为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时成，外则以大虚为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测躔度之流，不察四时之成，是无日月也，无躔度也，无四时也，同归于虚，虚则无涯。是以日月之外，圣人不能范围之而作历；日月之内，圣人不能损益之而成岁，故历者循其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动之谓天。动也者，其日月星辰之运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规天而作历，犹非也。验诸运焉，云尔已矣。”

曰：“何谓分野？”曰：“上古之世，壤地无纪，不贡不赋，穴居而野处。后圣为之经画九州，以镇其民人，奠其山川，颁其贡赋，地于是乎有纪。由此观之，圣人别九州而纪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缘星而纪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尝屑屑然而为之分。是故象纬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施也，天地异位而合化，故圣人之烈照于天。若分野之所谓，则六经之未述者，吾奚征？”曰：“渊也闻鲁王好天文，谭星之士四方辐辏而进，子何隐厥艺哉？”曰：“懈人纪而贪天文，惑孰甚！吾未之学，不敢进也。”

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　器

征君将如齐，鲁王赐以黄金百斤，征君谢而不受，乃以所乘之舆赐之。

征君出鲁之疆，对鲁使而言曰：“素闻。先王辩物以章轨，光耀一世。故车服有等，爵赏有度，使诸侯士庶无相渎也。今鲁王之舆，诸侯之器也，而赐布衣之士，渎也大矣。夫礼以防渎，渎则僭，僭则淫，淫则乱，乱则灭，《春秋》之鉴固不远也。诸侯之欲亲上，岂无彝器而必以舆乎？焉可渎也？昔我汉祖翦强秦之绪，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诸侯之。鲁得以徼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孙，保其宗庙，而恒有其国。朝觐以怀之，宴享以亲之，锡命以荣之，此天子所以宠绥诸侯者也。然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广土，以述其职事，有封建之形业而无其权命。以鲁国之弱，不于此时躬修仁义，以怀其民神，则百岁之后鲁其为墟乎？而况渎其器以自同于徒行之旅，是失其所载，神弗祐也。夫为士者犹策驴以代劳，况于诸侯乎？今去鲁而出疆，朝历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劳也。若乘鲁王之舆而见齐王，则齐王之舆犹鲁也。齐王以为鲁不能礼而渎之以器，士不能贞而渎之以躬，是轻邻国而耻士，又何达焉。夫天子以舆载命，诸侯以舆载职，士以舆载道，今以载职者而载道，弗可行于诸侯也。子为我辞。”

鲁使返其舆而告鲁王，鲁王叹曰：“齐其得士乎？”

是岁，鲁王俘其弟妻以宠妾易之，君子是以知鲁之不能礼也。

卷　三

待　士

齐王飨征君以牢，次及李玄，为其齐国之东鄙贤士也；次及孔绍祖、鲁狷，为其鲁为齐之一壤也。

左权独耻之，乃据楹而啸，谓齐王曰：“昔者楚赵会兵之际，有按剑绝群，一言而定楚赵之盟者，王以为谁乎？”齐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为赵之长城，而王轻之，何也？”曰：“寡人闻之，丑女不能冶时盛则变，丑士不能忠恩盛则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耳，故曰：战国无默默之士，乱世无优优之臣，其是之谓乎？”曰：“噫，何王之怀抱不明也？夫口舌长短之士，使之在定国则默矣；争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则优矣。孰谓士有

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齐鲁之士则亲之，非齐鲁之士则疏之，是臣之后于三子宜矣。苟有士产于绝国者，闻王之风而归之，其视臣犹臣之视齐王之士也，王将何以待之乎？臣与徐渊、张裘、失俊四臣者，皆食客之徒。无重于齐国，恐一辱之后，天下之贤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观之，臣虽食客，未尝不为齐重也。"

齐王有惭色，自是宴飨，齐王独加礼焉。

齐　姬

齐有阍者通于齐王之姬，姬誉其阍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阍职，以阍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之宫岁余，阍者畏诛而避于市，姬以婢索之，谋泄于宫。齐王方与姬饮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窥于庭，瑟音不和，齐王抚觥而叱曰："汝有瑟技而宠于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为者？"

姬跪而进曰："妾之幸于君王，犹鱼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为一鱼而深其流，君王不为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宠寄于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为必诛而无悔。虽然，吾君负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阍于谋国耶？今全齐之民其不为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和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于国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诚以妾之宠宠于众，以瑟之和和于民，则妾虽就鼎镬之戮，而诸侯皆以明归君也。"

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犹汝之和瑟欤？吾虽为东藩，主民无责焉。治抚全齐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则耽宴，夜则寝，无忧于心，无劳于力。故饮酒而鼓瑟，无事于民。吾欲汝相谐而被于音乐，其宠禄以终吾天年，而况天下一统海内一王。礼乐虽未畅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诸侯藉天皇以行乐。虽空其国中，而外无敌国之衅，内无大臣之争，此吾所以乐也。若齐民之弗和，固有司责也。今之诸侯朝觐则不得述其职，交邻则不得寻其盟。虽夷狄作难，而诸侯之兵不征，亦以靖诸侯也。吾何为哉？"

姬因泣于王曰："妾闻诸侯接壤，光辅王室，千秋之后，安知不为战国乎？今亦季世也，权降于下，国无纲纪，灾异纷挐，苛网横骛？邻国之诸侯，岂无劳心焦思而谋其国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兴，故智者不失时而守默，伯者不逆民而从欲，愿君熟计而勿与俗群也。"

征君闻之曰："吾闻智妇多淫，淫妇多藻，其齐姬之谓乎？"

将　才

有燕将亡于齐，能为云梯之术，善舞戟以好斗，杀二人于燕市，遂奔齐。齐人留之，因进于王。王曰："寡人非用将之秋也。请却之。"次日复进于王，历试其艺。王曰："寡人非任将之才也。请舍之。"

燕将耻不得见于齐王，乃访征君于会台。载拜而告曰："仆，燕之鄙人也，以薄技游于齐，一见齐王而不能用，仆是以进不得扬于国，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无所成名，固薄技之累也。先生以仁义之策干诸侯，齐王礼事之以为上宾，光被邻国，而天下士趋风焉。仆以亡命之徒，不能自饰，窃欲谬附于青云之末，苟得以片时假誉于王，仆之荣也。昔鲍叔荐管仲而霸桓公，萧何进韩生而兴高祖。今先生有鲍萧之明，而仆无管韩之略，所以屡黜而不悔也。仆闻大厦之朽栋，以之削而为椽，则不知其为朽也；高冈之枯竹，以之织而为笼，则不知其为枯也；薮泽之贱士，以之汲而为臣，则不知其为贱也。仆虽抱朽栋枯竹之资，亦可以为良工之一用，愿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国家，无忘报也。"

征君对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齐，则何如哉？"燕将曰："仆将以兵术说也，今汉祚不振，夷狄内侵，国无良辅，郡无循吏，重赋敛，十室而九空，炽刑罚，十夫而九怨，何岌岌也。得一贤王而图之，起桓文之绝业，盟会诸侯，以诛奸为名，而尊王室，安兆民，衰则扶而翼之，危则继而兴之，此霸王之权也。今为诸侯患者无他，有国而无士，有位而无民。无士则不能辟其国，无民则不能尊其位。诸侯晏然，以为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无事于富强其国，不知异姓之夫提剑而步，剪诸侯如决囊。当此之时，虽欲求一锥之壤以为安，亦不得已，而况举桓文之业耶。此仆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产图郑而晋不虑其强，范蠡谋越而吴不知其霸。弱不忘耻，小不忘衅，故能保社稷而慑诸侯。今齐国地方千里，限之以岱岳，经之以漯河。南有济兖之利，北有德景之饶。堂邑之战场足以讲武。三面而临驭诸侯，又多智谋之士，皆拟于盼子；机变之儒，皆侔于晏婴。昔齐王树德而怀仁，务农而讲武，委仆以攻战之任，隆先生以帷幄之责。而国之权在齐王，诛一不轨，曰天皇诛之；讨一淫国，曰天皇讨之，应运而举王。霸不足为也。"

征君喟然叹曰："宪闻之，天下有道则英雄偃迹而高卧，天下无道则英雄吐气而齐声。由今观之，王室其将卑乎？"燕将曰："昔我汉祖虎变于前，而创不拔之业；光武龙翔于后，而建中兴之功。刘氏之天下，二祖岂能自为哉，谋臣猛将云合而熛举，被见失策，神慑而鬼惊，故二祖一朝而成帝业。今齐王失士而求诸侯，是何异于失网而求鱼乎。夫王室将卑谓之隆，诸侯无权谓之雄，仆诚所未喻也。何则？王室隆重，而诸侯谋权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诸侯无权者必绝其统。今齐王之权何有哉？仆是以知诸侯之不能扶汉也。"

征君曰："先生有良将之才，苟得志于齐，二年而修武，五年而积粟，齐其霸乎！"

封　禅

齐王将游泰山，问于征君曰："敝邑有封禅之山，

非天子不能举也。秦始以诸侯之国而举之，非僭与?”

征君对曰：“宪也闻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诸侯于明堂，祀群神于岱岳，观民风以布王政，未闻有封禅之举也，不经孰甚矣。天子一日有万务，其勤惕也如是，岂能懈其万务，率之以臣庶，旷之以时月，而侈心于封禅，勒功德于无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为封禅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汉重离，我二祖光耀前后，丰功令德不能殚纪其盛，然亦未尝蹈前王之陋规而举封禅。文景绍厥休烈，海内几刑措之风，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禅则耻之。及孝武即极，玩武佳兵，倾海内之命，运府库之积，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乐，而身显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举封禅以建荣号，是以汉祚中替，卒不能休隆于前也。历至于今，谭封禅之事者犹昌而未熄，岂非贻谋之虑与？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贤，而光济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诚能偃泰山之碑，摧梁父之碣，毁云梦之铭，修明堂之典，以临天皇而招八国之诸侯，是王之显功逾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轨哉?”

齐王曰：“先生幸教不谷，美矣，骏矣，雅矣，玄矣。”乃命左右纪之。

留贤

齐王蛊色不能恭礼贤士，征君将行。关吏闻于王，王使五臣留行。姬侍于王之前，以纨掩面而问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谁耶？岂非征君为乎?”齐王曰：“然。”姬乃叩头而谏曰：“君能爱士而不能与之谋，若以妾故，是妾得戾于齐之社稷。妾虽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征君，志士也，何君之爱士不如爱色耶？请赐妾以死，无使为诸侯笑。”齐王曰：“汝且休矣，吾将礼而用之。”

明日，谓左右曰：“寡人将筑台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闻筑台以积民怨，何士之为！昔高祖拜韩信而兴汉，未闻筑台也。君今倾心于爱士，而骤为筑台之役，吾恐天下之豪杰解襟而息也。若不得已，或宴之醴酒而宾之，未为简士也。君其宴焉。”齐王哂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齐民已闻筑台之命，而不闻醴酒。士闻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宠姬通于阍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鹦鹉寤于王。此事虽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

征君闻之，遗齐王曰：“夫上为天下靖纷排难，而立功于国家者，岂徒受人之爵，谋人之禄而利其子孙乎哉？忠不可隐，道不可没，故去一壑之乐而羁于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贤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贤王之礼貌而定去就者，岂饰戒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犹女之结发于夫也。礼不具而求媾，则女耻之；恭不崇而求遇，则士耻之。孟子曰：‘君子岂不欲仕哉，又恶不由其道。’夫士，国之干也。木无干则根抵朽坏，而叶无所依；国无士则纲纪陵夷，政教荡然，而民无所附，故贤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闻之，圣哲之处岩穴也，讽以诗书，陶以礼乐，被短褐而不戚，甘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凤兮之咏，彼岂乐于遗世耶，亦其所处之然也。贤王知其然，隆之以礼貌，养之以厚禄，声色不蛊于其志，谗佞不奸于其心，则天下士亦倾肝胆以报于上，效牛马之劳，履难死节而不辞也。臣虽不才，数奉谒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无椒兰之谗，而臣蒙不礼之辱，虽给发于贤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诸侯皆以妾妇畜臣也。畜臣以妾妇，其如贤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汉室告季，王知之乎？权奸弄柄，王闻之乎？臣行之后，愿王其留意焉，无以臣言忘也。臣将游秦楚魏晋，以告诸侯陈王室之故，请诸侯戮力而辅王室，臣之愿也。王其图之。”

是岁，征君入卫。

卷　四

入梁

征君入大梁，说魏王曰：“今天下之义士皆高贤王之名，贤王何修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贤，而据大梁以为固。大梁天下之冲也，地盘乎中原，势临乎四鄙；虎牢以为关，河洛以为渠，嵩山龙蟠，二崤虎踞，名山巨川，高台丽苑，不可胜数，四民之务悉会于此。诚哉，帝王之业也！周以此营，汉以此兴，诸侯虽强，可以四面而制效，大梁之国，天下莫盛焉。今王之贤过于信陵，大梁之士优于剧孟，广武之场，足以练众，葵丘之地，足以盟诸侯，乘此而兴霸，功必倍之。夫贤王固汉室之亲王也，再传之后，必归贤王，坐享富贵之乐，以待其授，不亦美欤？臣闻，王之宴也，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赵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贤王之乐埒于天子，而又有仁义之高名，此诸侯之所宗也。虽然，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如中叶之盛亦明矣。夫得时者勿怠，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谋于无形。愿王先必然之料，决无形之谋，而后享富贵之乐，则汉室复隆于贤王也，王何默然而揖让于诸侯哉。”

魏王变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讳也。”征君对曰：“王何讳之为也。今汉室有周赧之渐，齐民有倒悬之危，老氏请于宫禁，胡马牧于王畿。赏僭而刑滥，民凋而师疲，盗贼已相呼于州郡。而英雄未奋者，亦畏吾王之贤明也，王何讳焉？宜急修守战之具，复葵丘之盟，以争雄天下，则上足以扶汉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诸侯之盛节也。今秦晋楚三国之诸侯，其树霸之心久矣，彼皆大梁之雄邻也。此时一失，至王不能掩帷而卧，虽孟门太行之险，奚足恃乎!”

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临于敝邑，幸诲寡

人，寡人蒙钝怖栗而不审所谓也。及兹暇日请交榻而谭，可乎？”征君对曰：臣闻谋密者事无衅，名完者身不戮，臣愿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谋也，苟诸侯不从，奈何？”征君对曰：“今为王计，亦不过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劝诸侯，何诸侯之不盟；以尊王之名而诛匪臣，何匪臣之不靖；以尊王之名而刈夷狄，何夷狄之不宾；以尊王之名而绥黔黎，何黔黎之不怀。此一动而名实归也，王盍图之。”

图　霸

魏王觞征君于平台。魏王问曰：“寡人之邑与秦晋何如？”征君对曰：“臣方游齐鲁而未及秦晋，不敢以虚辞奉王也。”魏王曰：“然则齐鲁与寡人之邑何如？”

征君对曰：“齐鲁地方千里，犹大梁之国也；齐鲁之山川，犹大梁之山川也。齐鲁以吴楚幽燕为邻，犹大梁以韩秦三楚为邻也；周召之所封，世有余泽，亦犹大梁之所造也。四者无弗均焉，然则王奚不问臣曰：‘诸侯之修德与寡人何如?’而乃以国问也？且大梁之国，贤王得而封之，贤王不得而号也；大梁之众，贤王得而安之，贤王不得而役也。何则？以有国而无权也。无权则政令不出，赋税不贡，是寄之以藩封，而实与禄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诸侯不过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贡其税赋，而述职焉。今诸侯无职之述，故封国之制过于周，而实不及。否则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独优裕于诸侯也？夫诸侯以禄，故国虽大而不能惠；诸侯无权，故民虽众而不能威。此诸侯之所宜恐也。诸侯宜恐而不恐，宜忧而不忧，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则不可。王室危而诸侯不忧，何也？今之为诸侯者，未有若王之贤而愈懈厥德，贤王之足以为盟主，天下士皆已决之矣。贤王诚能阴施仁义，延天下智谋之士，而充其庭。练兵于讲武，屯粟于敖山，而盟会诸侯，以靖王室，扬义声于海内，建丕业于无穷也。以王之贤岂能倚视王室之倾乎。夫贤王为宗国谋也，虽握之以权而不为畔，临之以势而不为僭，张之以形而不为逆，何则？俟其治乱而为之诎伸也。治而不顺，则诸侯之举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乱而不图，则王室之继也，必在异姓之豪杰。此时运与人谋同。而顺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怠也。臣今得侍贤王于平台之宴，幸无以一觞之宠而忘天下计。”

遂叩头陈谢。魏王避席亦叩头而谢，酒酣，歌《鹿鸣》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辞　爵

征君居大梁三月，国中弦歌而治，有司欲闻于天皇而爵之。

征君谓国人曰：“予向也举以孝廉，辞而不就，今游兹国，岂复求仕耶？苟有仕进，予恶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贤佐，有陈、窦、张、李之属；岩穴之洁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进则必达其志，退则必乐其身而享其名，是进退无累于宪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踽桓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权宠盛而名干衰，宪纪弛而刑辱滥，不数年而王室之难将日至矣。吾宁蹈海避世而洁名于汉廷，以免龙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宪也游谭诸侯，诸侯析节而宾之，不可谓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押非阖，非从非衡，非坚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谓术也；劝诸侯以奖王室，不可谓谲也。苟王室大坏，而诸侯不扶；羁名者为河阳之召，灭义者为秦政之吞，则予当结居于南山之坡，被褐鼓琴以咏先王之遗风，使诸侯鼓鼙之声无相闻也。昔者周道末，仲尼历说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无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轩冕之荣，何足以瞥予哉。”

国人曰：“自征君之入国也，农不怠耕，女不怠织，有司刑平而不贪，征君之风一何淑也。今欲捐我而往，必有愤志，一国之众将投命于征君矣，其若之何?”征君曰：“予宪也，何以重于魏哉，国多温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宪之力也。”言未终，国人为之作康歌。

是岁，魏馑，首山崩，黄河无风而波。征君叹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区区大梁，其无以为汉室乎?”

继　立

征君入见魏王，长揖而言曰：“魏国，天下之中原也，人民以守之，山川以镇之，自先王以来国无大警，而生民之业日饶，固鼎地也。今国凶于饥馑，民无所赖；山崩而河震，民无所宁，其忧在王乎。”

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既敝国，寡人之戾也。寡人虽处中土，不能修德蹈义，徼福于社稷之神明，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实无有怼于群臣百姓。天不赐寡人以刑，乃饥馑我人民，崩溢我山川，忧患我社稷，荡摇我王室，寡人之显戾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结发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侧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侧室之子虽长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侧室亦舍长子伯兄而命寡人，告我先君曰：‘君无以妾之子为长而命以国，使妾有他衅。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命，出吾意也。而议未布于外内，以汝长子之故。今汝以一妇而能礼让且智，吾之内衅由汝熄矣。’遂议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谓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内言，是难基也。公子其图之。’寡人对曰：‘此吾君之侧室意也，何难之为。’侍臣曰：‘公子误矣。侧室之请，恶知其不以心测君也。君若谢国于宗庙，千岁之后，彼将挟其长子而与公子争，则何如？是挟长以为名，而争公子以为衅也。若让而后受，虽有衅而附令誉焉。且公子不闻伯夷叔齐之事乎，孤竹君以爱易长而命立叔齐，

国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遁，国人哀之。叔齐若可以幸国者，乃逊而不与，天下称仁焉。今公子先为叔齐之举，而后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叔齐皆嫡产也，故能相逊其国而有令名于后。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逊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贤，而君无献公之惑，侧室无骊姬之谗，公子宴然而居之，至顺也。又奚虑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彼皆异姓也，而犹避焉。今公子虽以嫡庶固同姓也，岂必皆嫡子而后为夷齐之事乎？若骊姬以谗而祸，晋国则献公之为也。当是时，骊姬非特乱嫡也。以弟而侵其兄，而况骊姬之谗得济者，献公在也。使献公死而申生立，虽百骊姬岂能乱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难乎？今君之侧室，其子虽庶，兄也；公子虽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后衅。公子以嫡，则不可避；以弟而逊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逊兄之名，而不失得国之利，且无衅于后，名全于叔齐，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行。先君之侧室闻之而忧，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矣，君何不闻妾之子不可夺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迁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国而行也。若公子罪妾，妾将携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赐妾与子也。妾与国孰重，妾与宗庙孰重，妾与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安能一日求活耶？愿君亟反之，非为妾也，为公子也，为国与宗庙人民也。不然，妾虽万死而不足赎君之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国。寡人之母不能亮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国而亮侧室告先君之心，以为中谗也，而侧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亦不食而死。先君将薨，执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悖戾，祸莫大焉，虽及黄泉，无相见也。吾子勉之。’寡人是以朝夕泣血，一目玷明，固寡人之恶也。今天之为敝国祸，小心畏忌无敢讳也。若王室讨敝国之罪，奈辱宗庙何?”

征君对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察庶物而和诸侯乎？虽然，今之灾害，其王室之忧也。忧在王室，则饥馑崩溢，岂惟降于王之一国哉。臣为王道之：夫今之诸侯，朝而不贡，无壤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惧焉；贵而不亲，无民也，故百姓之饥馑不必咎焉。王无是职，又何以为宗庙辱？臣故曰王室之忧也。”

魏王曰：“然则列国之壤地人民苟有饥馑崩溢之祸，亦不足以为诸侯忧乎?”曰：“四方有难，则王室忧；王室有难，则诸侯忧。由此观之，诸侯虽无职，亦安得而无忧也，唯贤王密厥志而已。谚有之曰：‘农勤于朝，女勤于宵。’宵必顾杼，朝必望雨，言得时毋怠也。王其图之。”

桃 林

征君以桃林之事说王曰：“臣游夸父之山，瞰桃林之野，每喟然叹息曰：武王，商之诸侯也，一举而移商命，非篡也，以有道而易无道也。及纣死，武王仗黄钺而不诛，祭以天子之礼，诸侯称仁焉。乃修文偃武，放牛于桃林之墟，归马于华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于兹乎？夫以武王之贤，当纣之厉，从而奋之，是犹水之赴绝壑，石之下崇冈，孰能御哉。当是时，纣虽欲为一旅而不可得，至于牛马反畜而纵之何？纣以天子而不如牛马也。”征君曰：“贤王以臣言为过乎?”魏王曰：“非也。寡人之于王室，愧不能效牛马之劳，是以不答。夫牛马之贱劳于人，而必思爱畜之。纣以天子之贵，仇于兆民，而不如牛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后知天子之劳与牛马同，故能守其贵也。”

征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图矣。夫为天子而有牛马之劳，则天子益尊；为诸侯而有牛马之劳，则诸侯益强；为大夫而有牛马之劳，则大夫益显；为庶人而有牛马之劳，则庶人益义，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鲧而诛有苗，伯禹掘壤而疏洪水，伊尹负鼎而干汤，周公吐哺而求士，宁戚饭牛而兴齐，句践卧薪而霸越，墨翟九拒而存宋，曹沫三败而复鲁，毛遂歃血而楚动，兰生完璧而秦靡。夫以圣贤而有牛马心，故勋德流于海内，馨香覆于民神，而民至于今不替，是皆效牛马之劳者也。王其劳之。”

魏王曰：“寡人何劳?”曰：“贤王欲固诸侯而强公室，岂必独运其劳哉。尊贤而抚众，宽明而仁恕，不遗牛马。使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胆于中原，而慷慨谈笑而不辞也。昔秦穆公举百里奚牛口之下，劳不坐乘，暑不张盖，是以树声于诸侯而伯其国，非牛马之力乎哉。夫君视士如腹心，故能显其德；士自视如牛马，故能尽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劳于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岂无牛马之心乎？顾其君之任与不任耳。贤王有强公室之志，而使士无牛马之心，何哉？为贤王计，诚宜以腹心结天下英雄之士，不时举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则士孰不尽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惭而谢曰：“于此寡人之责也。”

谏 猎

魏王猎于圃田之泽，征君闻而追之，见魏王曰：“贤王欲公室之强乎?”魏王曰：“寡人欲强公室奈诸侯何?”征君曰：“是贤王畏诸侯之张罗而猎其后也。虽然，贤王不欲公室之强则已，苟得奋其志，诸侯何畏焉。今贤王既不能强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诸侯，何也？宪闻之，山林薮泽，士之与鸟兽群而栖者也。故猎士则强，猎禽则荒。惟贤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国之雄也，其潜隐于薮泽之间，亦欲望贤王之猎也。今王轻千乘而为此游，将欲猎士乎？抑欲猎禽乎？猎士，则士必振羽翼而争投于王之罗；猎禽，虽鸾凤驺虞不能益于国也。王何不念贤士之薮泽，张仁义之网罗而田猎哉？昔文王猎于渭，国人皆以文王为猎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猎。故一猎而得吕尚，天下称明焉。今以王之贤，而不效文王之猎，宜士之不游于国也。”

魏王乃止其田而还。

受馈

魏王使人馈征君以桑落之酒，征君受而不拜，嬖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馈之以醴酒，润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无忘君也。今受而不拜，岂君之有简于先生而躁其默耶？仆恐君之敬自兹弛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宾也，不得于兹国则之于他，然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诸侯之心亦一也。苟诸侯之馈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诸侯而先生卒无所遇矣。夫诸侯之馈，士礼也；馈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闻邻国，且以暴君之过于诸侯。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

征君乃鼓琴歌《简兮》之诗。嬖人不悦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择吾君，馆诸敝国，今傲君之馈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礼矣，何以行道于诸侯乎？"

征君笑曰："居，吾语汝。夫古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师礼，故不以爵禄而渎士。昼则同席，与之肆而议；夜则合榻，与之密而谋。必行其志，无疏之以谗，无旷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胆以忠于公室。宪闻之，天子之万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况于诸侯乎。周之兴也，贤才辐辏于朝，诸侯星拱于位，故周室强，则诸侯述职而觐天子。周室弱，则天子下堂而见诸侯。夫士之系于国家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宪 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誉于邻国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诸侯孰誉焉？是长衅也。无誉则孤，长衅则乱，公室其危乎？夫长衅而危公室，士孰辅之；士不辅而求霸，犹病者不用医而求愈也。以宪之猥劣不能勉事贤王，以至于简宪，何戚焉。子以忽而罪宪，非所以为声也，请以宪言达于王乎。"

是岁也，魏王复猎于圃田之泽，征君去魏如秦。

卜谏

征君去魏，魏王方田于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获而大损。"魏王曰："既获，而损何也？"对曰："是卜也，得《兑》之三，其辞曰：田获三狐，得黄矢。再卜得《渐》之上，其辞曰：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今臣之卜田也，有获狐之功，而非羽仪之美；有渐鸿之逸，而蒙得矢之名。夫黄矢，贤士之象也。鸿既举矣，何以羽仪于国；狐虽获矣，何以黄矢为功？由是言之，君之贤士失矣。将无田乎？"

左右曰："向也，君游于圃田之泽，征君以田谏，今君复田于兹，征君不谏。是征君去矣。意者，黄矢既黄宪乎？夫宪也，以直声动于诸侯，言必符则，行必蹈素，不臣天子而宾诸侯，不求荣爵而安韦布，不谋爵禄而甘薇藿。怀广裕之度，负清皓之风，遇于时则扬眉若飘云，不遇于时则拂衣若振叶，此许务之耿光，而颜蘧之淑节也。君幸而得之以为宾，国人私庆于市，三月而盗不欺，商旅不争价，郡无暴吏，野无啼民，此皆征君之隐绩也。而君以田故，谏而不从，臣虑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田，其利孰重？若征君未行，君犹可图也。"魏王不听。

是岁，魏王观甘露于谯，明年魏王薨。

取谤

初，征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国人有辱君者，请诛之，可乎？"魏王曰："何为辱寡人也？"左右曰："辱君以远士，毁而谤者千人，怨而讥者一国。国有谤声，君何以结诸侯。"

魏王悔曰："辱寡人之故，其黄宪乎？寡人虽无令声于国，亦诸侯爵也。失一士而辱寡人，寡人其不胜辱矣。寡人有失士之过，有惠寡人者，速谏而返之，寡人唯是嘉其能谏，赏其鉴贤，且以绩誉于诸侯。今不谏而遂谤，以寡人是辱，无乃不可乎？寡人闻之，众口归誉不胜一夫之毁，今毁寡人者遍于国中，而又使寡人诛之。免远士之谤，而先诛谤之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难而诸侯不辅，非寡人之憾也。"

君子曰："悔而遁，其无终乎！"

去就

征君过魏国之疆，周举邂逅于道，而问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诸侯咸倾耳以纳令声，是子有殊遇于魏王，而海内之士悉欲负策而入魏，此诚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疆而托于一旅，衣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驴，弟子七人，童仆二人，执御者三人，萧然于国门之外，何沦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辅饬欤？今汉祚遭季，权雄角立，贤者屏迹于草莽，以痛王室而观望诸侯。若徐稚砥节于豫章，吾子高步于汝南，周璆守操于乐安，吾子振美于汉庭。今之贤士子其卓矣，而犹皇皇不遇，况绳墨中之数子，岂能学邯郸之步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国之如。"

征君莞尔笑曰："甫之所如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何问乎？"乃扬绥而别，周举挽其袂，怅而不言。从者曰："夫子将如秦。"

去魏

征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征君却魏而奔秦，必有无礼于魏。请行间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

魏王曰："可。寡人欲执其所主而后间。彼宾于敝国，不告寡人而私纵之，不惟有纳赂之辜，且以导衅于邻藩，而笑同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执之。

馆人惧而赴秦，告征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闻予君，君将戾仆以仆为夫子赂也，又导衅于邻以为诸侯笑，欲声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仆其若之何？夫子之令德英谊日夜结于君心，若返驾于魏，陈

以去故，岂惟宥仆而君亦以弃贤是悔，且无恶于诸侯。夫子亦可以往来于其国，而车马之从缤纷于秦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闻之，圣哲之出将以仁诸侯而抚百姓，今以一馆人而不能使其庇，仆死之后，恐夫子无所主矣。夫贤者之于诸侯，先所主也。无所主而宾诸侯，人孰信之？”

征君答曰：“魏王之宾也，素无国士之遇，甫之馆于魏也，亦无待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吾裕也，魏王何为？虽然，诸侯之懈德，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宫，禽荒于田，吾数谏而不听，是窃效宫奇之愚，而不为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王无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宪也得以翱翔而逝焉。吾子义不辖矣，子欲吾返驾而就，吾亦何声以辞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简于魏王，陈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不返之故，宜吾所以假馆无妨于子之故，子必免矣。”乃遗魏王书，馆人归魏。

是岁，魏人求盟于秦。

卷　五

遇　樵

征君入秦，倚歌于渭桥。有负薪者过而问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征君对曰：“甫汉室之征君也，吊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测也。”负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迹于渭桥，不徒游观以为乐也，皆挟策怀珍以干秦王，而士无遗于邻国，秦号为得士。子以汉室征君下临藩壤，使一见秦王，秦王必以子为上国之宾，富贵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桥而悲歌乎？”征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宪也岂宁戚之流乎？”

负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负薪为职，比秦之名山、广谷、遗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吊古于秦，以释厥志，吾为子肆言可乎？”征君辗然而仰笑曰：“出于机，入于机，同游于机，浩浩乎磅礴于机，而忘于机。”负薪者曰：“吾恶知人忘于机乎，机忘于人乎，人与机相忘乎？夫机发于无极之原，智者觉之，愚者忘焉。故万物缘机而生，缘机而动，天地如之，而况于物乎。吾与子遇，机也；吾与子言，机也。子以吾为忘于机，而不知吾以子为忘于人乎？”征君不能对，既而曰：“子言秦之状也，宪也愿闻之。”负薪者曰：“吾忘于机，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负薪之子乎？”征君曰：“吾始知忘于机者化于机，觉于机者忘于人乎。虽然，吾以仁义为机而得其名，子以斧斤为机而得其薪。薪者得于斧斤而不得于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岂忘于机者。”

负薪者曰：“噫，嗟乎！吾与子之争于机乎？钻焉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关渭水东流，秦岭苍然，乌憩云木，有庐在焉。请与子偕归，以薪为榻，举瓦觞餐鬼草，聊以娱子怀也。”负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请言其略，以竦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虽偏镇于西隅，而国之形势实为天下雄固，帝霸之业也。若夫盘互而秀于南者，则终南、太乙焉；隆隆乎阴于西极而东望潼关者，则华岳焉，东注乎咸阳则沣水之所导也，其境有兰池阿房之宫。咸阳之南，周之镐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宫所营沣其郁焉。岂惟泾水之望陵哉。西北临乎豳国，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细缊而苍苍，内有离宫别馆、昆明西陂、辇道纡曲而相属者，秦之上林也。郁然起于雩之东南者，有紫阁峰焉，其周之灵台，废也久矣。横亘乎蓝田者，有秦岭焉。霸水之所出，峣关之所镇也。绝于西域，而嫖姚之所开者，其玉门之关乎？环于汉阳而微茫者，其鸟鼠乎。限于北漠之陲，匈奴倚垣而窥者，此秦之长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战马之所集者，其贺兰之山乎？声下龙门，景入太华而浩荡者，黄河也。积雪千里而瀑布之漭漾者，则太白焉。荆山峙于河，则大禹铸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乐游细柳之原，骊山之温泉，新丰之粉社，陇山之九坂，长安之章台。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长乐、建章、甘泉之宫不可胜数。其近而罗列者，皆钟秀于雍州；其远而环带者，皆隐耀于关中也。子之游秦其知已乎？”

征君谢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虽藩篱四塞，吾恐胡人整步而过蓝关之险，平于九衢太华之限，豁于战场，则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负薪者永啸而去。征君叹曰：“国有隐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贤也。”

洎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势错综变化，不可仿佛。中兼赋体，读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后罕见此文。”

待　樵

征君复游于渭桥，待负薪者来。左权不悦曰：“昔者夫子倚歌于渭上，遇负薪者与之鄙谈，今又俟其至，何亵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诸侯哉？窃以为夫子不敦也。”征君曰：“汝未之达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闻，是左右之佞者众也。秦王招我以礼，蔽我以佞，则贤主之负薪者众也。吾欲去秦，是揣佞于左右，而忽礼于秦王。议者必曰：‘无故而骤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

乃假为渔者，倚梁而钓于渭水之流，有汉使翟酺过而讯曰：“仆久不见叔度，何落魄如此耶？”征君对曰：“夫贫贱者，士之素也。用之则为春阳，不用则为秋阴；达则万钟而不加喜，穷则一瓢而不加忧。故仲尼圣矣，不能为夷吾之霸齐；孟轲贤矣，不能为子产之兴郑。何则？遇与不遇耳。今汉室将蔽，贤士沦落，党锢之衅方殷，权奸之谋已奋矣。有志者其忧患乎！秦以千乘之国，当世叔之季，桓文之功烈可一举而树也。然而玄谋深识之士不集于国，潜韬缊策之

雄卷迹于路者，岂秦之利禄不足以供天下之贤才乎，亦以左右之谗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叶，而宗盟之首系。不以此时富强其国，阴结诸侯，而扶汉室之危，吾恐天之历数必授于异姓之手，以帝海内，则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传诸子孙耶。吾之游诸侯，为汉室也。使秦王宴然而不顾其后，则士亦佛尘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无闻，吾岂咎于秦王哉。宪也不仕天子而游诸侯，亦仲尼之卫之陈之宋之所为也。终不获志，则卜居于山林以讽先王之典谟而已矣，岂自同于羁旅之徒乎。”

翟酺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轻贤士，其不能为汉室赖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于诸侯，而犹偃仰当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负伊尹之鼎也。今汉室之难，发于钩党，此亦诸君子之激也。制群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陈仲举、窦游平、李元礼、郭林宗、范孟博之属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盍亦就蒲轮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诸君子之忧乎。奚必以意气宾侯王谐笑，轻爵禄而若是恝也。且吾闻之，鳣鲤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鸟游于山泽，不如云汉之高飞；贤俊游于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慎所游也。”

征君答曰：“是则然矣。先生独不闻：江海之逝者，不能栖迟于芳藻；云汉之飞者，不能饮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诎伸于爵网。名羁之外乎，钩党之议非诸君之忧也。王道坏而重臣危，不可以济。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别于茂陵道。翟酺登车，惘然遥谓征君曰：“时哉，各努力也，于其亹矣。”

诛 赏

秦王闻征君入秦三日不得谒，诛左右之蔽者五人，令国中弦歌以逆征君。秦王侍于宫门，军武执戟，庶人执旗，车马辐辏。观者慰曰：“今日得见征君也。”征君至秦宫，秦王欲爵之，授以冠舄。

征君辞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禄，自畿甸而颁于侯国，太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诏爵以德，诏禄以功，皆天子之明制也。至于衰世，庸王废灭先王之法，爵禄无纪，轨物不经。挟权据宠之家，珠玉以为渊，丹青以为谷，罗绮丝竹之乐交陈于前，亘以长夜。若此者岂皆君之赐乎。卖宠幸于士庶，措威福于人主，无德者爵，无功者禄，百姓怨困于下，而国病矣。人主疑而不能悟，愍也；悟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则臣强，强则侵，侵则毒。臣毒于内，则诸侯毒于外。其始强也，亦以爵禄而私士，遂至浸溢而不可救。故势合则战，势分则盟；力合则战，力分则盟；谋合则战，谋分则盟。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胜也。而况当是时以爵禄役天下之士者，皆有国之诸侯，其权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役，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为民，鲁仲连犹耻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诸侯也，无道之国安得而臣哉。今诸侯有位而无国，其势又难矣。无国是无民也，而遽爵其士，士必蒙戮，况诸侯乎。夫汉室虽弱，未有周赧之穷，宜以扶汉室为名而谋其国，则诸侯之业光矣。贤王封千乘之爵，而有万乘之势。士之日夜望秦而驱驰者，亦欲以汉室之故而陈于王也。若贤王有其国，而国之人民土壤皆奉职于王，则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辞也，贤王惟无国，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谋秦。何则？汉室之君臣，犹议礼于庭，而揽天下之地图，颁诸侯之爵禄，建荣号于海内，行赏罚于郡县，而一统之形未剪也，贤王欲谋秦而扶汉室，岂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心者不以威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禄，得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魄。而臣之见王也，月已几望。贤王以为左右之蔽而诛之，求士诚急矣。奈汉室之典刑何也，诛一人犹不可，况其余者耶。夫蔽士不可以为律也，蔽而诛之，使有谗于王者则如之何？不达于王而杀其士，于秦国之境者又如之何？贤王诛左右以蔽戾，荣臣以爵禄，赏臣以冠舄，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士，贤王何利焉，是以一诛赏而动汉室也。且以迫秦后不可以为盟主。王其图之。”

秦王怃然曰：“然则，寡人为之奈何”？对曰：“虽然，犹可为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王宜以为情告于天子之有司。声以私进美女之律，盖其罪与蔽均也。令有司亦以其情达于天子，则王之虑必释，而亲亲之恩坚矣。”嬖人史纲曰：“何必然则君之计宜以诛左右之威而收秦民，乘士之归秦而速伯功，倚秦国四塞之险而会诸侯，当汉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时之显名盛举也。五伯之功皆谋于速而钻于机，故名显而功集。今天下初启难也，以诛赏之小瑕而诡掩曲饰以求媚于时，臣恐天下事谢矣，何以达圣哲之权，昭鸿骏之业。窃为君不取也。”秦王笑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与征君游礼乐中，恶及兹也！”

是岁，少微见于秦。

盟 会

韩臣将寻盟，秦王问于征君曰：“韩将与寡人盟，何谓也？”征君对曰：“夫诸侯亲睦，以宁其社稷，以怀其人民，使军旅之士不相加也，于是乎有盟之礼。夫盟，信之舆也，诸侯盟会以示好，宴享以示睦，故诸侯贵盟而贱役。大国盟而不役小国，役而不盟弗信，则盟必溃。弗盟则无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溃盟者春秋恶之；求盟而不直者，春秋耻之。夫求盟者信诈之机也，是故诸侯未盟而战，将以养其战也。既战而盟，将以防其救也。故怠则乘之，衅则动之，窥怠而乘，是吾以盟怠也；观衅而动，是吾以盟衅也。以盟怠者，敌必乘之；以盟衅者，敌必动之。故曰：信诈之机也，必欲盟，故树之以信；必欲溃盟，故寓之以诈。盟而守信者，若葵丘之会是也；盟而守诈者，若河阳之会是已。夫天子与诸侯不言盟而河阳之

会，则晋文之守诈于诸侯以侵周室。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此之谓也。今王欲为葵丘之会而树信于天下，则韩之首盟不可辞也。受韩之盟，则诸侯皆响应而盟秦，齐桓之盛复转于今矣。不然，则诸侯背秦之心犹韩之盟于秦之心也。韩之土壤，秦不能过；韩之山川，秦不能过；韩之谋士，秦不能过；韩之人民，秦不能过；韩之精兵，秦不能过；韩之车马器械，秦不能过。夫以不能过之韩，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葵丘之烈赐贤王也。王其盟之。"

秦王悦，遂与韩人盟于锡谷。

琴 论

征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豳风》，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馆人。馆人觉，私告于从者曰："子之师也，鼓琴咏歌其声铿铿，然是歌也果无心乎？"从者对曰："夫心以生声，声以成歌，歌以惕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谓无心。"馆人曰："然则所谓歌者，何诗也？"对曰："《豳风》？"曰："奚取《豳风》也？"曰："《豳风》，王化之纪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咏歌焉。秦其望矣。"曰："无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豳风》而声雍以舒，又何刺焉？"馆人谓秦王之左右曰："先生无劳，窃也请复于君，可乎？"

左右返。征君理琴顾从者而言曰："吾鼓琴至《豳风》之乱，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乎？"从者对曰："馆人哉！"征君曰："馆人何为而疑也？"对曰："馆人闻夫子鼓琴而歌，卒尔问曰：'铿铿者歌其有心乎？'弟子应之以心。又问曰：'何国之风？'弟子告之以豳。又问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馆人之疑也。"征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无心而疑琴，琴亦应吾以疑滞。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无心者，有有心而无心者，有无心而有心者。无其所无而未尝无，有其所有而未尝有，无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则机也，机则感于机而应于机，机之流于物也。无一无万，无巨无杪，无远无近，无阴无阳，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风之，噫嘘而物窍皆鸣日之照临，而物状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驰，此之谓机。故禹产于石英，契产于燕卵，颉皇悟于鸟迹，傅说报于梦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瓠巴鼓瑟而鱼出，鲁阳挥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无心乎？其感于机乎，其应于机乎？今吾鼓琴而馆人疑，馆人知也，吾弗知也。馆人疑而琴蹇，吾知也，馆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机之变易，如馆人之疑而触者亦多矣，小子识之。"

从者出告于馆人，馆人异其所云，入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为仆疑也，夫子殆得其疑而失其人乎。"征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馆人曰："否。顷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疑也，从者其误矣。"夫征君抚琴而哂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则疑在秦王也，于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门也，明神之庭也，吾闻君子去疑而存明，未闻汩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礼乐以昭明其心，远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动，辩忠佞以昭明其志，济茕独无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犹惧其未广也，察诽谤以昭明其过，纳谏诤以昭明其虚，修蒸尝以昭明其敬，光庇国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荣，子孙必兴，此后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汉室之子孙贵而无辅，富而无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而不谋政，后有兴者亦始皇二世之为也。惜乎！吾不得见左右而论于王。"

馆人出，从者侍而问曰："夫子何屑与之论大道也？"曰："吾闻君子无傲，以傲而陵人，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贱之；以傲而陵长，长亦击之；以傲而陵弟，弟亦狎之；以傲而陵友，友亦远之。是以替名而扞善，身必戮焉。吾知免于今矣。"

燕 居

征君燕居，与七子讲业，七子问曰："孟轲、孙况之后，由道者可得而闻乎？"征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妇皆由之，孔子盗跖皆由之，何谓无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为道则可，以道而为路可乎？以道而为路则亦指仁义而为尘埃乎？"曰："汝何以道为道，以路为路乎？吾观其由于人者云尔，夫路也者，缘仁义而名者也，非缘路而名仁义也。汝知仁义之非路，而孰知尘埃之为道乎；知尘埃之为尘埃，而孰知仁义之为尘埃乎。天地庶物皆尘埃也，则皆路也，安得不谓之道。故君子仁义以为路，是亦仁义以为尘埃也。仁义以为尘埃，是亦尘埃以为道也。道衰于春秋，亦隆于春秋。若孔子及颜渊、曾参、子贡、蘧埃、季札、子产是已。道熄于战国，亦鸣于战国，若孔伋、孟轲、墨翟、列御寇、庄周、荀卿是已。其余啾然嘘其术于当时，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纪。若邹衍、虞卿、慎到、山环、关尹喜，庚桑之徒，皆显名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以纳于道，虽商鞅、苏秦、张仪、公孙衍、申不害、韩非之流，其学不出于纵则由入于横，不人于刑则出于名，驰其辞辩议以颂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数子者，亦皆辩慧博闻之士，使其游于孔子之门，孔子必不拒。盖辩慧者，考业之资；博闻者，达性之涂也。如是则仪、秦无纵横，而韩、商无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远也，其质饶以懿，而文之以诗书，闲之以礼义，则性成焉。放性犹璞也，不琢则不成。今夫对薮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娓，非理也，其习使然也。性固无间于熙薮市井之人也。故循其习之谓情，宰其情之谓性，因性而导之谓学。不因性而学是助傲而饰巧也，何取于学？故博学而无礼，君子以为求性之泛礼者，所以规厥性也。学而礼则令名昭焉，名昭而辱远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遽墨氏者，则以为陋；有慕庄生者，则以为僻；有谭荀卿者，则

以为曲。噫。三子者无盗跖之行，遵仁而处，遵智而达，遵礼而动，孔子之所必取也。互乡之童子无异于市井之人，孔子犹与其进，而况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与论古，拘儒不可与论道，其是之谓乎？"

仙论

秦王好仙，将筑台于宫，以望终南。征君谏曰："不可。夫有国者，将以远欲而亲民也。故封建一国，则一国之民赖焉，不敢弃也，民亦不能弃其所牧而求治于邻。故天子远欲以亲兆民，诸侯远欲以亲百姓，百姓怀之，是以能有其国。昔者太公封于齐，而齐民颂；周公封于鲁，而鲁民说，以齐鲁之民获其所赖也。今贤王受先王之遗业，而为秦之诸侯，几二百载，而百姓日蕃，田野日阔，死难效节而无离心者，岂民性之本然哉，亦为人牧者有以扞城其民也。

臣始入秦之境，野无肥民，市无丰贾，乞者载道，仓廪不弢，臣疑以为无诸侯也。及贤王得臣，百姓欢悦，咸望臣之吐忠而谏也。臣愧不能有益于秦，而贤王亦亮臣之不能忠于前也。故欲筑台以求仙，穷观于华岳，骋望于终南，而为远民之举，以彰其欲。何贤王之勤劳若此哉，臣窃以为过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欲民力以筑千金之台，燕民犹病之，况筑台以求神仙乎。

夫仙者非臣非民，潜于山泽之间，垢衣应形，饮水食草，得山泽之精以延年保身，穷莫甚焉。黄绮曰：爵禄不及，而窃吁吸之术以自荣者，世之所谓真人也。虽卧薪不足以喻其穷，尝胆不足以喻其苦，左无吹箫之妾，右无鼓瑟之姬；珍羞异膳不得陈于前，文武侍从不得列于后；播弃父母，割绝子孙，不表于卿党宗族，此海岛之鬼群也。由此观之，绮隐于商山以结为名，其论神仟则耻之。故当时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树廉耻，识君臣之分，审出处之节，如黄绮者亦良可述也，彼岂沦于神仙哉。

今贤王捐千乘之乐，而为此游，以自悴其身，孰为利乎？夫为百姓而筑其台，虽劳而不怨，弃百姓而劳民，民孰劳之，是筑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

昔我先王建国，伯子男皆无封壤，唯诸侯是亲。今秦以如绳之国，自贤王而绝之，无乃不可乎。嗟乎！贤王特不寤云尔。崇爵丰禄亚于天子，雄藩沃壤，据四塞而谁何，贤子孙世守其业，虽值乱世而不与王室同危，且足以树霸。若王运在，又可以兴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乔松，何慕乎韩羡，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矣，贤王复希慕而为之，是使松乔韩羡延领于窍谷，而笑贤王之不智也。臣愿王罢筑台之役，以为人民社稷计。"王不听。

是岁，秦饥，匈奴寇潼关。天王使中尉采金于秦。

党锢

曹节乱王室，秦王问于征君曰："王室有党锢之难，何为其然也？"征君对曰："仁哉问乎。夫豪杰结难祸及于国家者，岂一朝之故？当其负天下之骏望，则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为豪杰庆，而不知发难之端亦萌于兹矣。自甘陵之党兴，天下已知今日之祸。若陈蕃、李淑、李膺、窦武、张俭、郭泰、范滂之属，一时号为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窦武、陈蕃以执政为朝廷重，谠议合如应响，忠谋奋如疾霸，然诺相许，确如太山，其自负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显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难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国家，可畏也。

宪闻之，豪杰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志，则谋裕而不激，功顺而不挫，以辑定社稷，民人以宁。故舜不遇尧，则欢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则飞廉不能戮。今数子者无舜与周公之遇，而为此谋，不亦哀乎！夫治世则阳明闻，而小人为泥沙；乱世则阴浊滥，而君子为鱼肉。今王室无纲纪文章，使豪杰弄于群奸之手，海内涂炭者十有余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权不明也。故豪杰锢而为党，罪以危社稷之名，岂天道也哉。若数子不死，犹可以镇王室，不然，诸侯不能高枕于藩篱之内矣。夫彼以小忿而搆大难，钩党之变，臣其寒心。天如祚汉，锢贤者必诛，仇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贞之士，则王室之隆，若振翼也，何为而使其幽愤哉。自李固、李乔不得伸于前，致党议不得明于后，臣以消息之势观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贤伟当千乘之国，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为贤王患也。王宜以诛节等为名，盟集诸侯，肃清王室，培植善类，苏活苍生，改元以新天下。若王上不从，则周公伊尹之举在贤王也。臣窃念安帝之世，内戚用事于朝，诸羌横驰于郡国，天下咸怨。然帝有好贤之明，常以礼币征天下孝廉之士，臣亦与焉，犹以为未可仕也，故辞而不就，淹诣于今。主昧臣虐，国命大谬，善类盈朝而无尺寸之功，徒以清誉激扬。而问画者盖寡，竟罹祸难，臣实痛之。今党锢纷纭之际，犹可援也。贤王为王室计，奋然速举以延汉祚，则臣虽不得仕汉亦足以报矣，王其图之。"

秦王感慨，泣数行下，左权剑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溟有剑，其离照之，可以熏黔黎。"秦王于邑而言曰："寡人寤矣。征君，寡人师之；子，寡人友之，将协谋以辅王室，不敢避也。"左权对曰："征君入秦二年，以心奉于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诸侯，皆欲以首盟为功，以靖祸为劳，以得士为强，以收民望为张，而王不闻，何也？"秦王谢曰："系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

左权出语秦人曰："吾数讽秦王，而王不谋，虽得征君亦不足乎。"

见几

陆绫追师至秦，谒征君，而喜曰："绫也得师矣，愿终身受业焉。"征君问曰："子见元礼乎？"陆绫答

曰："嗟，与元礼去国矣。"曰："党难解乎？"曰："霍子之力也。"

征君叹曰："虽然，阉寺执政，直臣必危。元礼之去其能久乎？吾尝与林宗论汉室之事，忧形于色，移榻不寐，独何心哉？是以坚不仕之，意遂山薮之乐。林宗与吾偕是心也。彼犹择交而奖训，故及于党。若宪也，无誉无毁，潜葆厥素，躬料以养妻子；鼓琴读书，以训来学。有兄伯庸，哭母失明而亡，吾独废冢三年，遭汉不靖，佞臣窃权，匈奴称命，惠政不沾子民，敛术结网于国，吾是以坚志而避世。及读孔氏《春秋》，尝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知周无盛王，不可以辅，乃历说诸侯以行其道。得志则摄相事而诛正卯，不得志则权褒贬而作《春秋》。吾亦乐仲尼之道。周汉之东皆季世也，故考风于列国，闻政于诸侯，诸侯不以为贱而宾之，岂爵禄以臣而凝滞于进退哉。吾始游齐、鲁、韩、魏之诸侯也，四君皆爱士而不能谋，盟会而不能信，将如晋而国有警，乃遥涉于秦。秦王明毅而好问，分禄而养贤，积秦之粟，盟诸侯而扶汉室，疏党锢而清王涂，诛谗佞而抚黎庶，却匈奴而歆社稷，则穆公孝公之业不足为也。今阉寺执政者二世矣，党锢虽释而主疑未愈，何以熄衅？若数子不为逢梅之举，必为后忧。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数子其未从事于斯乎？"

是岁，秦国地震。大雨雹。

上林

有五色鸟集于上林，秦王喜而问曰："寡人享西土之禄，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为凤也。不然，则太液之池非无凫雁鸡鹊之鸟，上林之苑非无鹦鹉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闻之，西方之凤曰鹔鹴，意者其鸠乎？若以为然，寡人将发私廪致百匠以修上林，则何如？"

征君对曰："吾闻淮南有鸟，其名曰鹞；南越有鸟，其名曰翚，皆五色也。昔者，文王为西伯，修德行仁，泽被南海。是时也，有鸟鸣于岐，名曰凤凰。百姓陈路而歌，群臣埋庭而颂。文王曰：'奚为凤乎？是尔臣庶饰其所闻以重予过。'夫以文王之懿，而让岐山之鸣，却臣庶之颂，慎懈德之愆，是以光昭于西土，恩怀乎诸侯，而为受命之主。世载厥休以茂，有天下则文王之为也。今王之心度不类，然臣恐指鹿为马之臣复觍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广囿也。我汉祖灭秦入关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岂复畏秦之余威哉，亦项氏以为忧也。至孝武皇帝，始凿昆明之池以习水战，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犹赖文景之遗泽也。及世祖迁于东京以来，上林遂为废苑，今欲兴之，非帝王之业不可。虽然，敛四海之财，发百年之禀，竭百姓之力，以修亡国之规，仁者不为也。且以供子孙盘游之乐，为二世窃笑，是秦之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愿王察臣之言毋忽焉。"

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征君。

观雪

秦王与征君饮，观雪于庭。有姬卧貂帷，赋《白雪》之歌，起而觅瑟不得，倚帷而咏之，声绕殿阁，积雪倒飞。秦王甚异之，乃鼓缶而和，命左右以觞进征君。征君曰："王亦止缶乎？"秦王曰："何谓也。"曰："夫物不可过盛，音不可过扬。过盛则亢，过扬则淫。今王之缶淫矣，不可鼓也，臣是以请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悦而罢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请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动诸侯，不可谓武。"

征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赐之以御寒。征君谓李玄曰："秦未可去也。"

污吏

弘农太守金垣虐，郡人怨之，讼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弘农也，残虐日甚，阳廉而阴贪。嬖者五人，嘘于左右，借威行奸，贫富有讼必以赂而后达，有未达者则以声劫于讼。幸而讼理，则曰是予力也。夫一室而树私门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锥以为安，则倍其地而结讼；货殖以为赡，则隐其田而蠲役。贫益贫，富益富，虽积尸于囹圄，委命于沟壑，而不闻也。是以饮愤怀冤赴君之门，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月，西土之民咸赖焉，岂惟一郡哉。我皇天命有司抚摄西土，将以禅君之劳，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虐下而仇众，素禄而养位，宠嬖而行私，夤缘而钓誉，不受君之明仁，而肆然为民牧，是蔑君也，君奄有西土，而威不加于一郡，以剪虐除残，窃恐远迩雷同，国如空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强于邻国耶？为弘农之民而怨其父母，固罪也，然隐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循良之察，而后诽谤之诛，无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殿下，贱臣唯命焉。"

秦王得其讼而怜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坐赃下狱。其妻素淫，乃诈为嬖女以千金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宫闱，有宠于秦王。王欲释之，不知其为太守妻也。是时，有汉使至秦，秦不礼汉使，以其事闻于朝，罚秦王之禄二千石，事竟不释。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边郡无赦。

是岁，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汉室不久，天下其方崩乎？"

三军

秦初作三军，征君上秦王书曰："臣闻王之作三军，窃以为骤矣。夫诸侯抚千乘之国也，五年而修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渐而民不劳。今百姓未宁而遽作之。诸侯未盟而先动之，衅必蘖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创王业，况千乘之大国哉。夫文王之抚岐邑也，薄其赋税，弛其

刑罚，矜恤鳏寡，怀保孤独，扶植声瞽，宁辑离散，必兴之役不及贫弱，无赦之罪不及子孙，仕有贤嗣则禄之，山泽之利有不贡，则疏之，安则同其乐，患则同其忧。是以王业隆而颂声作，狱室空而不闭，田野密而相闻。市无啼老，道无斗民，和气昭而四时宁，诸侯归仁焉。

今贤王治秦也，分禄于宗，解裘于士，赐食于左右，威畅于弘农；罢筑台之役，纳远人之谏，慈惠而毅恭，彰彰甚矣。然仁泽未沾于四境，纪法未布于一国，能使弘农之民负坚荷锐于前，而不使举秦之民抱饥寒之困而驱驰也。是三军之作，其三衅乎？昔晋文公纳襄王于周，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庐以示民礼。然后作三军，伐曹卫，出谷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遂霸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礼信，何三军之作也？

贤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乂王室，苟王室可辅，则委力以事之，而不为诎；王室之难成，则据秦以图之，而不为篡。何则？以同姓之贤王而假臂于涂人，使诸侯乘于蕃林之上，蝉饮蚕食向西枝而流慨也。当此之时，秦之三军徒足以为诸侯资耳，安能重于秦哉？

臣之在秦，无所匡益，夙夜忧惧，悬心如钟。进不得尽言以规王，退不能豫谋而越众，臣窃耻之。虽然，贤王亲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殚厥心以报贤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晋也，以晋之强而盟于秦，并力以树之，则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晋，是失诸侯之雄也。臣闻之，诸侯同盟则听于士，诸侯同劳则听于民，诸侯同德则听于天。欲晋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晋警方戢，臣将说其贤王以结秦之心，王勿以臣为纵横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诸侯，诸侯亦不能以力辅王室，故历说四君而及秦晋也。秦晋能相结以信，相树以德，徼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军，绥百姓，制诸侯，一海内，其孰御之 。愿王追治岐之政，绍居镐之业，则汉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贤王其熟计焉。”

秦王感悟，遂罢三军。

去秦

秦王送征君于渭桥，冠盖载陌。秦王觞而言曰：“征君之交盟于秦晋之鄙，若媒之导于婚姻乎，晋若不礼，征君其无违寡人也。”征君曰：“臣不能以报秦，而在晋则可以报秦，在晋而不报，臣亦不能以秦而报晋，是臣之复与不复在此游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显诸侯而镇国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陆续者，使之事王，则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将聘之。”对曰：“续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诚在征君耳。征君不自用而进陆续，何重于晋而轻于秦耶？”

征君不悦曰：“宪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尝重秦也，今又进陆续于王，亦未尝轻秦也。王必欲得臣以为秦重，则王之左右贤于臣者众矣，而王以为轻何也？臣始入秦，有负薪者观于渭之梁，臣与之议，如探九渊，其际无有。夫以一负薪之士，王不能屈而用之，而况臣不如负薪者，反欲重于秦，恐秦人之窃笑非特负薪者而已。且王不闻陆续之贤乎。续也尝以孝廉之名为诸侯重，岂轻于一秦国哉。爱士而不能用，重土地而不能谋，是徒知士之重于国，而不知国与士之均重也。士怀珍而待价，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后可以重人之国。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虽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轻。由此观之，士不能轻重于秦也。亦唯是信与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则轻，在商则重；百里奚在虞则轻，在秦则重。今秦之轻重在王也，臣与陆续何有哉。”征君遂行。

卷　六

适　晋

征君适晋国之疆，四驴小车四乘。征君驱驴，左权御之。七人以车，周岑、陆续后，有寇追，续谓岑曰：“前无尘，不能及矣。遇寇吾与子何?”周岑曰：“命也。”既而寇至，欲攀车而取笈。陆续告曰：“笈无赆，有夫子敝裘在也。”曰：“何谓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黄征君与?”曰：“然。”曰：“则吾不忍俘也。”反以囊金一斤为赆以馈之，受而陈谢。寇去，周岑谓曰：“受之义乎？受而谢之，礼乎?”曰：“颠沛之间不能辨礼义也，姑受之以谢。”

暮赴于关，征君待而问曰：“来何迟?”曰：“阻寇”。曰：“无伤乎?”曰：“赖子不伤也，且有馈。寇馈不可谓赆，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馈受，奚不为赆也。”曰：“然是诚非殖也。”朱俊曰：“吾闻寇以御人，未尝以馈。若寇者馈人，是不御也。虽然，充御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犹馈，岂以为非殖也。且其所馈者，以子馈乎？以名馈乎？抑馈以义乎？馈以义，焉往而不受，馈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馈而受之，子亦无报之云乎？受则必谢，子亦无揖之云乎？不报则受之心，不如馈也。不报而谢之，是感子以信而应若以伪也，殆不可与。”陆续曰：“于斯时也，彼以其馈至，亦恶测其御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御而馈，是以馈洁，奚而不受？却馈而受其洁，无乃自伤乎？受而报礼也，受馈于寇而报之，非礼也。不可报而谢之，夫奚伪?”

征君曰：“俊乎言，厉而矫可以扬乎治世；绩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乱邦。吾其试矣。”

逆　旅

征君过河曲，晋人不识为征君。有酒徒数十人偶

语于市曰："皇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权谓晋人曰："夫子假道于此，有司不闻，汝莫以告，偶语者何也？"晋人曰："何夫子为？关吏猛而容人，是若之幸也，岂复闻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让我以偶语酒徒之性亦将肆矣。"左权叱曰："汝以百夫之众，挟酒徒之名，而摇乱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

晋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斗者数人，呼于市曰："先捕驴上之子乎。"左权以身翼之，乃与左权斗，左权举商人之栋木二丈，横行于晋人之国，晋人皆靡，遂分道而去。

有司已闻征君至，出郭追之，征君使左权谢曰："夫子远矣，不可淹也。以晋王有敦聘，故遥涉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车而礼，以征服故，是以不敢相达，且无费明宰之腆惠也。"有司曰："某之守是土也，无令誉于百姓，是以聚为酒党，以暴吾恶也。征君其无警乎？"乃再拜谢罪，馈黄金百斤为贶。左权辞曰："夫子有命，请复之，权不敢专也。"遂不顾而行，以其情告于征君。征君喜曰："才大而不仕于乱，智也；从游而忘劳，恭也；力举梁木而不闻，淑也。权乎，可以使蛮貊矣。"

伤 时

征君见晋王，王曰："寡人扫敝国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无劳乎？"征君对曰："臣闻贤王之求士也，内有侧枕之恩，则外有载质之勤；内有岌岌之忧，则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岂惟士之劳乎？今贤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贤王之恩士甚于侧枕也。臣之在秦，闻晋鄙有强胡之难，而士不至。是贤王之忧甚于岌岌也。王若以晋难既辑，而未暇用士，则臣之劳又甚于王矣。虽然，晋犹未靖也。长城若颓堵，雄关若敝瓮，虽以四塞为襟，而烽烟之警，每举衽席之上，岁无暇日。且地瘠于芜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知战，马疲于驱驰而不知畜，将委于执政而不知廉，财困于空币而不知信，武玩于饵虏而不知驭，是故以晋国之强临之，以贤王之略镇之，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亦以汉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汉室，而独为晋忧者，亦胡虏为之冲也。其次则秦及之，秦人是以日夜登垣而窥晋。由此观之，秦晋固唇齿之国也。唇亡则齿寒，齿寒则唇压。今秦方以晋为唇也，而先有寒齿之心，故谙练枭艺之士招延于国而谋，习以备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如觅遗。臣尝与秦王卧，悬烛殿中，秦王以衾拥臣而起，失其一袜，欲笞其左右，及索之，二袜贯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晋之所宜用心也，而秦先之。晋又嘻然而不备，臣恐秦将取其唇而护其齿，无乃为王之怼而百世之辱乎。为晋之计，亦唯以秦之心谋于晋，则晋可鼎足而定也。而又有扶汉室之名，则晋文之功烈由此举矣。王其图之。"晋王曰："善。"

谋 国

匈奴寇雁门，晋王忧，问策于征君曰："晋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谷？"

对曰："臣闻大国无备，虽圣人不能树功；诸侯无权，虽谋士不能定难。今晋国之壤地，臣以为贤王未有也；晋国之人民，臣以为贤王未有也；晋国之守令，臣以为贤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无之，而又为晋之诸侯，何也？如是，则贤王虽欲强国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雁门，晋国之巨关也，而王不能闭，匈奴之患则共之；三军之众战于晋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则共之；三军之饷运于晋之边也，而王不能颁，匈奴之患则共之，是名附而实离，诚晋之所独忧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为，然盟亦诸侯之所赖也。王欲谋晋而亲秦者无他，尊汉室而已矣。秦晋既盟，则以身荷其国，而陈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庇民之托，乞备边之权，而陈以必然之故。然后阴惠可民，则民乐为用也；崇礼于有司，则有司乐为誉也；向士而尝胆，则士乐为谋也；临军而分士，则军乐为役也。垦其芜壤而使之耕，鉴其重池而使之溉，收其牧苑而使之畜，柔其商贾而使之业，饰其兵甲而使之震，熟其战陈而使之奋，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锐卒而使之厉，尊其谋士而使之忠，以汉室为之倚，而谋晋国，以秦为之应，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则晋国皆王之有矣，又何忧乎？"

晋王再拜稽首曰："寡人闻命，惜乎力不胜也。"曰："王馁于是乎？王勿馁也。臣观天令，胡运必兴，悠悠汉室，将为墟乎？麦秀之歌，臣又闻箕子矣。"晋王怃然而泣曰："汉移斧柯，奈寡人何？"

是岁，黄巾乱。

泊曰："黄叔度与晋王论经国大体，虽伊、管之志不过是也。惜其生于汉季纷纷之秋，虽尝以孝廉举，而经济之学曾不少见于世，徒托诸空言。当世诸侯王皆坐视汉室之乱，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 胡

晋王与征君宴于平胡楼，晋王叹曰："茫茫胡壤，黄河其波，翔风举砾，当关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征君避席而对曰："臣窃以为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币，犬马犹不得免。今贤王无以事敌，而欲免其患，臣见晋国之日蹙也。夫胡虏入寇，寇王室也，而实有寇晋之名，贤王亦何辞焉。且王不见夫鹯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际而下视其雀，雀仰睹其鹯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侧，鹯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网张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鹯欲捕其雀也，非为其蛛网也，而网涉焉。是鹯也，实有捕蛛之名，鹯又何辞乎？由此观之，胡虏鹯也，王室雀也，晋国蛛网也，寇王室而及晋，不犹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劝王之为也。"晋王不答。

顷之，晋王问曰："国人有党锢之难，何为其然哉？"对曰："臣闻明仁之主，国无锢忠；幽厉之主，

国无锢侒。今主昏于上，忠锢于下，外则乌孙之种骄而入寇，内则黄巾之属叛而不宁，又甚于窦宪、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来，未有此难也 。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敝于藩屏之内，臣痛心焉。愿王审处而熟计可也。”

晋王酒酣击剑而歌，命征君和之。对曰：“臣不能和。臣有左权者善剑，有陆续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辩，有张裘者善策，有孔绍祖者善艺，有朱俊者善守，有徐渊者善矢，有李玄者善天文，王能用数子以谋国，其庶矣乎。”晋王曰：“寡人将谋诸父兄伯叔父，而从夫子之明诲，可乎？”对曰：“不可。谋出于臣，故臣亦与焉；若是谋不出于臣，则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与王谋者，岂不善于王乎。吾闻，古之豪杰议天下事也，机密而谋独，故能奋其功。谋未定于心而先卜于口，是召衅也。故曰谋难尽者设其喻，机难达者张其形。今日之宴，臣之谋不能尽于王也，王其密之。”晋王曰“善”。

一　难

征君设五难说晋王。一难曰：“今有谷生于千仞之冈，其叶如云，其干如虹，荫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畅之以薰风，受天泽之宠，而根蒙茸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树，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万草凋零在阴，其孤兰与众英皆不得被乎阳春，有牧者顿足于北陵之坡而盻之，欲系则无修绳，欲伐则无斧斤，使山之草木离披偃蹇，垂荣而待于幽，焦萌而听于谷。当是之时，臣不知收者之何所解也？”

晋王曰：“是谷也，必凋于岁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无斧柯，请谋于樵苏。”

洎曰：“第一难喻汉室党锢之祸，以牧者讽晋王也。”

二　难

“今有宗族巨室子孙，保之西畴千亩。百农耕之，以门为阙，以堤堰为垣，以沟浍为池，溉彼千亩，深耕获而望菑畬，若无患也。一夕，北风拂尘，骤雨冲界，侵犯我疆场，崩溃我堤堰，播荡我藩篱，浸淫我沟浍，污浊我妻孥，倾覆我庐舍。此巨室之忧也，出守者可为寒心哉。当是之时，农夫荷锄而流叹，结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扞其灾，以镇抚其巨室，阜丰其民财，培沃其土膏，疏导其津埃，使西畴苍然允茂，嘉禾，优游于乐岁，恬淡于康涂，领巨室之托者，得无策乎？”

晋王曰：“风雨之虐，固灾沴之厉农也。御则巨室安。玩则巨室危，虽出守之责而为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洎曰：“第二难言汉封晋王以为西北宗藩，每岁受胡虏之患，汉室重寄，何以副之？晋王又归咎巨室，此亦汉诚失计。”

三　难

“今有妖狐成群，游于大苑之中，憩于金穴之内。其容足以媚太阳之光，其氛足以侵雷霆之声。贪如鼫鼠，矫若雄鹰，状如狒狒，巧若猩猩。其突如豜，其蛊如廉，倏忽万态，莫知厥机。足蟠乎魑魅之域，迹风乎魍魉之墟，饰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能礼北而弗惠乎黔黎，何以为党，其名曰狸，此皆兽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驰据以要路，使麒麟不游于郊，驺虞不蹑于囿，群豜凭威以噬人肉，而人苑者不可胜数。肝脑积丘陵，膏脂致洲薮，诚欲弯弓而射狐，设纲而驱豜，以廓清其苑囿，豢畜其驺虞。若此者果何术以制哉？”

晋王曰：“狐也养祸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子其问诸虞人。”

洎曰：“第三难语意较显。”

四　难

“今有探不死之药者，五游方岳，十涉滨洲，穷合灵之壑，掘产秀之兵，披羽服而履赤舄，谭真诀而炼丹砂。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餐霞，自以为安期、羡门之伦，松子、王乔之属。天子不能爵，诸侯不能禄，寝迹于草野，寄傲于流俗，与浮图并轨，老子同谷，趋而事之者，若攀轩辕之逸驾，徼彭聃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然周穆驰而犬戎叛，秦始游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宁无利于民，而忧身之不寿于羲黄，宁无利于子孙，而耻国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羲黄之忧，后陶唐之耻。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虚词诡术无征于世，无禅于身国乎？何嗜之而不疲也。”

晋王曰：“夫周之鉴，秦所观也，而始皇不寤；秦之鉴，汉所观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海内淫于方术，而弃力穑者三十余年。然则玄奚益于国哉！”

洎曰：“第四难意显而辞激。是时，桓帝好浮图、老子之学，故此篇专讽汉室，而实欲感悟晋王。”

五　难

“今有酒徒十人，群居而饮。有客请曰：‘今日之宴，毋隐厥技以为剧，可乎？’其一人进曰：‘吾善于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善于壶。’客曰：‘若之艺咸听于酒。’谓箫者曰：‘吾忽焉举觞，而箫不应者罚？忽焉投觞，而箫不节者，罚。’顷之，箫者醉而不能罚矣。又谓歌者曰：‘吾忽焉举觞，而歌不应者罚？忽焉投觞，而歌不节者，罚。’顷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罚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壶者亦然。客笑而喜曰：‘吾一觞而困九人，其亦善罚矣乎，何取于艺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罚而不能忽于赏也，无

亦罚吾以酒，而罚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罚可以赏，是酒不为厉也，人犹恶醉而辱之。今有司罚人以钱谷，刑人以刀锯，是犹箫既罚而断其指，歌不赏而钳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讼于诸侯，以昭汉室之典刑则何如？"

晋王敛容而长叹曰："嗟乎！岂惟敝国为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无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则畿内之有司亦是罚也，布于同列则邻国之有司亦是罚也。寡人耄矣，先生其辅寡人之子，以兴汉室，无为社稷忧。"

是岁，有蝮蛇数千自参井而出，坠于潞城。黄巾破南郡，杀方伯及令。

洎曰："第五难发论甚怪。"

修 德

征君游于吕梁，左权从之。征君喟然曰："壮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坏禹之功亦晋邑之戾也。今晋无大衅，诸侯不役。然而有晋之忧者，其汉室乎？夫诸侯之传国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谓载德之国；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谓修德之国；水涸山崩而继焉，是谓载厉之国；山始崩，水始涸，是谓替德之国，此山川之征也。晋王明惠而爱士，可以兴业，然短于筹略，拙于弘毅，故天下之士不能尽心于晋，吾又后矣，虽然，吾岂求辱于晋王乎。夫晋，天下之强国也。以晋王之明而国尚俭，无郑之宠族，故士亦乐为之用也。苟晋王不于此时奋剑于丛台之上，以谋晋，则虽有恒山大河之阻，井陉雁门之固，亦乌足以强罢敝之晋哉。夫明而不能筹者，难以料远；惠而不能毅者，难以举大，是吾所以忧晋王也。吾尝五难晋王，晋王五对而无沮，以此而筹，则晋必为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主盟七国之诸侯，其晋文之业乎？是载德之国由今而始，由晋而兴。东制齐鲁，西威秦蜀，南服三楚，中绥韩魏，诸侯其谁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晋王也。"

左权问曰："黄巾之乱，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谋于草莽之初，犹盗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倾一城，秋毫无所攘，美女无所淫，从善而纳策，顺如崩石，疾如厥流，然后知其为帝王之器也。今黄巾之众淫毒海内，残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彘之雄耳，孰不能制哉！权也，有乌获、田儋之勇，是三军之任也；有孙武穰苴之略，是三军之帅也。必五倍之敌而后御之，若黄巾者，敢当于子乎！"曰："陆续何如？"曰："续也，使游于孔氏之门，其闵子骞之俦乎。吾使之仕，则黄巾之乱，吾知免夫。"

董 卓

董卓谋篡，晋人告王曰："汉室将授于董氏矣，为之奈何？"晋王闻之惧，谓征君曰："董卓造乱，将倾我王室，驽其大臣，芥其百姓，襁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乱其浮于黄巾乎？"对曰："党锢之去国，臣已知汉室之无臣矣，董氏之乱不亦宜乎？"曰："王允执政，安谓无臣？"曰："允也，名起于布衣，而业堕于钟鼎，是以执政而无权。苟容于朝，与群小浮沉。其子卖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积毁于家，养祸于国，而民失望焉。故董氏乘而窃之，谋篡汉室，允为丕戾，其何能辅相耶？若党锢而死，奈汉室何？"

晋王出涕曰："嗟乎！以乱臣一人，天皇不能讨，大臣不能扞，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将赴王室而抱祭器，藏于原陵，是寡人之愿也。天祐王室，则天皇讨之，天假敝邑，则寡人讨之，是讨乱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汉祚若替，则诸侯不能骤复，诸侯弗盟，则一晋不能独举。王何疏诸侯而懈德业乎？及是时也，修德而饰政，树盟而固援，必靖厥难。夫以王之贤而弃诸侯之盟，其殆失时乎？"晋王不答。

征君出谓弟子曰："晋其殆哉！非天远于晋王，唯王远于百姓；非天弃于晋邑，唯晋弃于诸侯，晋其殆哉！"

蟾 台

晋人筑蟾台以居征君，周岑进曰："蟾台非晋王之所筑也，而子居之，何乃自简若是哉？"征君曰："是台也，晋人得而筑之，若诸侯者，岂能下交于士乎。诸侯而下交，则失其势，故诸侯以势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无势，亦安得而交诸侯乎？"

曰："昔者，朱俊之行也，问临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无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临民。'陆续之行也，问临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续乎，孝可以劝百辟，智可以安诸侯，仁可以怀百姓。'张裘之行也，问临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医乎？'曰'何谓也？'曰：'世将无道，则天子有虚眩之疾，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饥馁之疾，大臣有贪蔽之疾，有司有夤缘侵渔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权沽举之疾，夫国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险疾，扰而效之，国焉不危。子欲临民，医是而已矣。'曰：'何以医也？'曰：'子能以仁义为药，以政教为汤，先瘳乎主疾，而后瘳乎诸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医也，弟子何敢逮'。曰：'畏党吾将医诸侯，若诸侯瘳，国亦不危。诸侯不瘳，岂惟藩篱之祸，亦国之灾也。'由此观之，士之交乎诸侯，犹医者之交乎疾，不能离也。而夫子云云，无欲以晋人之故而自释与？"

曰："子何以为士交于诸侯乎？昔郑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户。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医以瘳之，可乎？曰：市无良医，何以求为？曰：有良医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远千里而赴。郑人果得楚之良医以瘳其疾。是医者未尝求疾而治也，医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则为士者，亦诸侯之求之也，岂求诸侯而交与。吾受晋王之聘，犹楚医受郑人

之金也。郑人得之而瘳疾，晋王得之而不瘳，吾岂不若楚人之医乎？亦信与不信也。今党锢又告难于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晋，吾已矣哉。”

贻书

陆续归吴，贻征君书曰：“续也佩先生之训，窃荣一职，私激所心，欲试于当时，而效犬马之劳也。不图汉室罢敝，诸贤锢戮，董氏造乱，肆谋不轨，海内嚣喁有新室之风，此豪杰之所以怨慕而盘桓也。续赖先范，得奉诸贤之清尘，每与元礼接论，称先生以王佐之才，续实望焉。若内难不复，诸贤盈朝，济济戮力，以树中兴之功，挽孟世之威，则先生奚舍蒲轮而就衡榻，去王国而宾藩篱乎。续尝负笈从游，观风壤以志之，蹈山川以纪之，八驰孔辙，九游禹川，续之愿也。及馆于秦邑，将执酒扫，辱主上以孝廉之举，先生命续曰仕，遂许身于汉室，亦唯先生是赖。

嗟乎！汉室已矣，自窦宪、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览、单超、左悺、唐衡、王甫、曹节、赵忠、张让之属玩其权，南单于、西羌、北匈奴之群削其势，黄巾张角之众残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祸乱相仍，国家涂炭，内无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叹，天地灾沴，宗庙社稷宫闱之祸，惨于春秋。夫汉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辅之。续是以逃禄避难，家于吴中，与鸱夷子游濯缨五湖之滨，流憩长洲之野，渔钓而歌，以卑吾志，是亦先生之训也。

续去国以来，寒暑二谢，每念汉室多故，未尝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晋，令德日彰，垂声于九夷八蛮，诸侯宾之，百姓怀之，此隐功于汉者也，其奈国家何哉。

夫先生之出为汉室也，而汉室不能自为，杀戮豪杰，分立钩党，而国无社稷之臣，则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驱驰之踵，理必亡之绪，劝诸侯而持汉室，诛奸雄而安海内，屏左道而正朝廷，皆欲望诸侯而为之。虽檀缪复兴亦不获已，然而先王之淹于此游者，无亦以负鼎为心而置其利钝耶？然则仲尼栖栖于宋卫，子与濡迟于齐梁，信乎大贤之为也。

续也，复欲从事于末，竭菲薄之躯而不敢以吴晋为远。朝夕讲德，恭敬无怠，此续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奈婚姻未毕，疚疠久作，又无余粟以养老母，躬耕薄畴聊以卒日。

迩来东南告馑，而吏不加恤，税役繁兴而民不加供，盗贼充路，关市唯识，是吴之危甚于晋，续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游也。往岁归吴，假道于汝南，庐冢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义阳之出耕而不赋，麒山之台藏琴而不毁。雀巢于衡，慎阳之人皆不弋；草芜于径，慎阳之人皆不樵，此耕桑之所楫让也。是以元礼竭忠，林宗洁身，公伟不渝节，蔚乡不辱命。其仲举、游平、子干、孟博、公孝、元节、光有皆附德音而兴者也。续不敏，进无毛焦之谏而忠于主，退无陈蔡之从而信于师。不自砥砺以远令名，而厚为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长叹而不寐也。道里辽阻，朔风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时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无期。抗情于辞，不尽种种。”

征君以书示李玄曰：“伤哉，中原之书达矣。”

是岁，征君去晋。

洎曰：“此篇文气慷慨，情意恳恻。”

卷　七

至关

征君如蜀，逾栈道至关，关吏讥而不纳。从者愠，征君曰：“国有禁，是也。”乃馆于国门之外，子高私与之赆，征君觉而徉卧，关吏请入。子高喜以告。征君曰：“国无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关，驱驰于道路，将以赴也。既至将以入也，关吏讥，则曰：‘有禁。’关吏请入，则曰：‘无禁。’岑也惑焉。”

征君笑曰：“子恶知哉？夫先王之设关也，以戒不虞，故负关击柝皆以其职而事于王。四民非关不由，非讥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则止，吏曰请入则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闻先王以禁为阏，未闻以吏为关也。出入于吏之口，乞人犹恶之，况贤士乎。夫贤士，国家之巨关也，扞不轨而遏佞人，驱旷民而制淫族，镇百姓而宁诸侯，不倚爵而贵，不恃禄而富，其尊庄而显厚也。如是，汝徒见诸侯之关而不见贤士之关乎？”

子高曰：“夫贤士之显于时也，必先由诸侯之关，而后使诸侯由其关。不然，虽厉敬义之禁，击仁智之柝，诸侯不闻焉。不闻于诸侯，何关之为。昔仲尼以仁义为关，周流列国，然犹绝粮于陈，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诸侯之关，故退而设关于六经，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为关，犹骑青牛而过函谷，以避周乱。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关，遇关令尹喜，曰：周将亡乎。苏秦、张仪以纵横为关，而显诸侯，诸侯役之如妾妇。商鞅、申不害以刑名为关，而制黔首，诸侯待之如鸡豚。夫苏、张、申、商之徒皆干谒于诸侯，而后能聘其术也。系先生之道术，陋苏张而黜申商，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济于水，危疾之求瘳于扁鹊也。使先生不由诸侯之关，而资左右以流誉，则虽欲效苏张之扬眉，而谈笑于倾盖之际，不可得也。今士庶之远涉者皆拥于关，关吏拒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为悍而不入，何弗恕也？抑且以为固。弟子不远千里而从游，为道计也。今遇国不入，宿于关外，是轻身而贱道也。贱道则曲，轻身则戮，先生其若之何？”

征君曰：“是则然矣，使为士者怀道而见诸侯，诸侯拒而不见，士将去诸侯，又求之于斯时也，士亦

复见耶。吾之游于诸侯，非无交也。鲁招以玉，齐聘以玄纁，魏招以骏马，韩招以方圭，秦聘以币及旌，晋聘以白貂，其交也殷矣。故去岩穴之乐，而与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宝剑，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疆，与羁旅群，蜀使过而不识，故不得返命，韩王遂不出郭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闻，恐扰其土地，走其耆老。是以潜至于蜀国之关，而关吏辱我以不纳，渎我以无信，迹其所为，诸侯闻之必罪焉。后有治关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息其讥，无乃乱禁乎，所以待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对。

征君曰："吾将就驾，栖于太白之岗，以观蜀国之政，待汉室之清，不亦可乎？汝爱其师而不爱义，吾其没身已哉。"

馆人以其情通于关吏，关吏匍匐叩头而告曰："仆，贱吏也。不能旌大贤之履，实以不恭，久淹高驾，且获戾于左右，贱吏唯命。蜀王若闻之，以为小人蔽扞贤者于外，罪无宥，贱吏亦唯命。若夫子忘贱吏则生，不忘则死，是贱吏之祸福在夫子也。"征君笑而不应，关吏知从者之私赂也，出谓子高曰："仆命寄旦夕，不敢荷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反之。

时蜀王将田出关，遇征君之馆，征君鼓琴而歌。蜀王闻之曰："吾国有贤者至乎?"遂获征君以归。

招　贤

征君疾，使徐洲说蜀王曰："今天下之王，蜀为雄矣，而士不至于国者，岂贤王有遗行与?"

蜀王怫然曰："蜀国有名山广川，贤豪明智之士悉产于兹，奚待天下士乎?"

徐洲曰："贤王欲以蜀之士为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强谏而难者也。夫蜀之士，其贤于洲者或众矣，然天下士岂无有贤于蜀者乎？以洲之不才而弃天下士，何贤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轻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壤而匡汉室也。贤王为宗室之首，禄倍于三公，爵贰于天子，势埒于诸王，据蜀之雄藩以为固，而不能当天下之一面，扶汉室之危弱，其故何与。董氏以陶厕之夫，登庙堂之上，陵劫天子，号令臣庶，污浊社稷，轻蔑王侯。汉室之形譬如垂瓦，扶则暂安，不扶则速危，不告难于诸侯，传檄于天下，坐使汉贼阴谋以窃神器，是以农不暇耕，女不暇织，皆拱手以听董氏之命。若此时倚望而不举，臣窃谓贤王无辅汉之日矣。夫汉室之于贤王，不可谓薄也。宜以此时传檄天下，告难诸侯，发私廪之财，收英雄之士，先诛汉贼之党，以靖东南，则西北之陲不劳而定矣。然后洗甲于二川，流凯于三峡，倒戈于栈道，功孰逾焉。汉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王其图之。"

问　疾

蜀王得征君而喜，闻有疾，忽焉而蹙，乃以单车造其门。征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玄候于阶。蜀王见李玄而问曰："征君不能出与?"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见，可乎?"曰："既卧矣。俟寤然后请入。"曰："征君得无瘨乎?"曰："瘨不为疾也。"曰："然则何为?"

曰："玄闻之，天以薄蚀为疾，地以崩溢为疾，天子以幽厉为疾，王侯以骄 泰为疾，士以贫蹇为疾，大夫以酷佞为疾，庶人以饥寒为疾。今征君之疾，蹇也。国不举贤，使士有蹇疾，羁于道路。轩冕者多豺狼之群，膏粱者多犬豕之辈，由此观之，士安得而无疾也。夫疾以薄蚀崩溢；故天地以圣人为医；疾以幽厉骄泰，故天子王侯以贤士为医；疾以贫蹇，故士以梦此为医；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主为医；疾以饥寒，故庶人以循吏为医，然则征君之疾，药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微于色而不见其槁，动于声而不见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见其乐，叹于临川而不见其忧，此征君之所以为疾也。"

蜀王顿足而嗟曰："寡人处西海之僻壤，奚敢当征君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征君，蜀可以王。汉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则贤有司职也，奚必得臣哉。"

蜀王惭，顾谓左右曰："寡人得征君，若桓公得夷吾也。寡人得仲默，若桓公得宁戚也。周末而齐霸，其二子之功乎。"

尊　王

蜀王问兴国之策，李玄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诸侯，功臣皆固守藩镇之地，而宁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际，驱驰险阻以立百战之功，而定大业。子孙嗣武，世守丕基，进可以辅汉，退可以全国，何谋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迩来国步多艰，内变陈而外衅作，谋将戮而谏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离散有思乱之心。此诚明侯效忠输髀之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诸侯，皆欲抗愤以报汉室，修会盟之典，征君是宾，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时不以诞告诸侯，靖宁国步，以为功首，至于肝脑涂函谷，麋鹿栖铜驼，乘舆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衽，然后图之，是犹火既及薪，而后觅井以救，不亦钝乎。臣不敢以诡术说明侯也，亦以汉室无必亡之势，而明侯有可为之资耳。昔者西京乱于王莽，当是时，非特诸侯弱也，虽异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输悃者，岂背汉哉，由高帝以杀戮为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孙，故王莽之乱不待云扰而新室立矣，此皆养乱之祸也。使当时有藩封之臣皆韩彭之后，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则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宽仁易杀戮，故二十八将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惯西京之覆辙，剧新室之祸鉴，是以全功臣之名，与诸侯并翊皇汉而永业也。今汉室纷纷，权臣荷鼎，威炙苍生。王察而好戮，使谏臣结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祸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与。明侯自以为宗室之疏而土壤之僻，无效于汉室也，独不念先皇之恩

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诸侯王莫加焉。巴蜀之地，以秦楚为羽翼，而栈道达于中原，未僻也，诸侯之土壤莫加焉乎，困富贵之乐而忘社稷计耶。”蜀王曰“善”。

洎曰：“蜀侯以兴国之策问李玄，而玄之对无一言及于所问者。其经纶天下之志，又隐然于事辞之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论之，而引讽当时，以尊汉室，□诸侯为要，又假功臣以激发当时之诸侯。此《外史》传心之法也，唐之藩镇其未识此义者乎？”

自 强

蜀王以太牢飨征君。征君问曰：“巴蜀之国接壤于关中者也，而民不知战；巴蜀之民齐风于中原者也，而国不知礼，岂有司之过与？抑贤侯之不遑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对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载之，不敢董也。”征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导礼而教战也。今之为有司者，论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导民以礼。循苟简而乐安佚，故不能教民以战。夫今之成都，古之蚕丛也，贤侯以成都为幕、山川之固雄于秦晋，而守无民之爵，礼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训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势，贤侯坐而不告，何为其然也。”蜀王不能对。

征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则藩镇亦弱，因其弱而强者谓之勇毅之杰，因其强而弱者谓之柔恭之臣。弱而不强非毅也，强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既弱，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敝，民何赖焉？臣闻之，牛牧于农而役于农，故效并耕之劳；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收并战之绩。诸侯爵禄于国而不能捍于国，何欤？今天下诸侯之富者莫如贤侯，积粟成林，委珠成洲，有数百万之余业。若养兵而待战，赒民而待劳，可以供十年之费。则江南之赋不尽敛，百姓之脂不尽剥，山泽之利不尽出也。且以茂贤侯之功而长享其爵禄，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为大作。愿贤侯作之无怠焉。”

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将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举，寡人远谗以安贤士，无使为诸侯笑。是先生与寡人百执事咸有锡也。”

是岁，天皇使郎中令采丹青于蜀。

平 刑

蜀王问征君曰：“今廷尉平乎？”征君对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说。今之为廷尉者，刑不当其罪，罚不当其过，以货为权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轻过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罚。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无刑禁弛，而暴者多纵逸。囹圄成市，强弱相欺。暇则群酺淫戏以为乐，谳则垢衣秽面而乞怜，累之以日月，沦之以年岁，而终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县之有司皆效其刑罚，亦以货为权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贪致也。贪则馁而诐，廉则刚而直，故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缘而疑晰也。是故郡县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虽然，廷尉之不平，亦视乎国之诛赏黜陟焉尔矣。今无罪者诛，无功者赏，无过者黜，有过者陟。由此观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龚胜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县理，郡县理而万民治，刑措之风其庶矣乎。’”

蜀王曰“善”。

洎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 陟

蜀王问征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贪，将诛之乎，抑黜之乎？”

征君对曰：“黜而不诛，则贪者希进而忘其耻；诛而不黜，则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赏非以劝廉也，既陟而诛非以劝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赏者赏，宜诛者诛，然后贪鄙化而廉能劝。典刑明于上，政教畅于下，则黎民又安而优于唯正之供。故农者乐为农，工者乐为工，商贾者乐为商贾。无流徙之患，无鬻贷之忧，无怨讟之悖，而信让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主有击壤之歌，则大臣有与人之诵，上有画一之谚，则下有五袴之谣，此表树而影必从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无貂裘则有司寒，大臣无甘馔则有司瘠，大臣无私门则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画一之谚，而恶闻楚人之言。宪也其惑乎！”

蜀王曰：“功臣与大臣异与？”曰：“内则大臣，外则功臣。大臣在内犹在外也，功臣在外犹在内也。近君则荣，近民则泰，其势均也。虽诸侯亦然。王请无泰可乎？”蜀王有恧色。

征君出谓鲁狷曰：“蜀王耄而富，弛而亢，民其玩矣哉。”

洎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请 金

蜀民赴幕请金，蜀王发五十万镒，蜀民请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为贷，尔众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博而狎以播吾财者，刑罚之，尔众毋惰哉。”蜀民皆唯唯而去。左右问曰：“向也，发库禀以赈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无倍。”蜀王笑曰：“邑有贤者，吾方式之，不敢以争于民，故赈而不倍，所以修吾誉也。”左右曰：“君所谓贤者，其征君乎？夫征君，叔度一羁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馈于幕，与蜀民群也，岂足为贤者与？”蜀王曰：“不然。吾闻士非孝廉不征，非贤良不举，其高蹈而不为臣者，夫是之谓征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征君者奇，不亦尊乎？怀王室而激诸侯，不亦贤乎。故贤者有无爵而爵，无禄而禄，不恃轩冕而贵，不待钟鼎而富，不以国存而

安，不以国亡而危，其征君之谓乎？吾幕无士，一获而鬷诸侯师，惜乎吾耄矣。吾将让爵于征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赖焉。吾虽不恭，亦世载厥誉，知吾之能侯而好贤也。征君避爵而往，吾又有令名于时。今将季世也，王室尝混时无靖宁，则诸侯犹不忍侵蜀，是吾一举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

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识征君之贤若是。虽然，为诸候师，其志必浡君，安得而淹之。宜厚为之礼以谢征君，天下高君之义者亦多矣，岂必让爵乎？夫弃先皇之泽，以替其业，不可谓仁；以爵而縻贤，不可谓义；悖明典以自殖，不可谓恭。征君诚贤者，则君之所举渎矣。宾贤以干名，臣窃惑焉。”

辞 爵

蜀王薨，蜀人迎征君于幕。征君避青城，左权曰：“子以万言说诸侯，孰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归矣。子固辞之，智者不为也。”

征君曰：“吾闻之，行一不义，君子所忧。况天皇之爵禄，所以宠诸侯者，而士受之，不义孰甚焉！昔介推辞禄，仲连避爵，是皆诸侯之赐，犹未至于让国也。而二子却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便介推仲连攘臂而笑于地下，诚不能一朝摄也，且有不次之戮。夫士不遇于时，而徉狂以自乐，则蔬食饮水甘于八珍，敝裘麻屦逸于五乘。何则？义与不义也。易曰：舍车而徒，信乎徒不为耻已。”

左权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闻莒人有狗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游于天下，必求其悦已者，有不悦者，则分金而惠之，悦已者不盈千人而金竭，遂憾而死。今吾洁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窃虑莒人之金不足以胜悦已之众耳。故曰：愚者不谋，群聚若立，智者决策，朝不得食。以此观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群易合也，何足眷眷哉。”

左权曰：“权也陋，微子启之，弗章。”

火 灾

李玄观象于轩辕之台，有星数丈流于冀州，其光如旦。李玄喟然曰：“胡运其兴乎？又有宫闱之灾，内外树难，汉室其将为周之东乎？”

越明年，夷人寇玉垒之关，洛阳玄真宫灾，天皇与太乙真人方祠浮图老子，火围宫苑，烟焰蔽空，宫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几不得脱。太乙真人犹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见百官拥列于铜驼陌，惶惧掩面。京师为之语曰：“玄宫火，不得出。”太乙真人焦头烂额，又讹言董氏以兵权劫天皇。天皇忧懑，问于相国王允，允对曰：“臣闻老子善用兵，虽有匪臣，老子必为陛下却之矣。陛下益宜躬修玄默，勿以为忧。”又问曰：“朕之敬神，可谓露心矣，何以致灾？”允对曰：“宫闱之火，实陛下辉光之德所致，况圣泽以火德王，此中兴之象也。”天皇大悦。

王允少有雅望，善属文，时辈皆以允有国士之风。及为相，举动猥陋，唯与时浮沉。外饰体貌，而内怀妒妒，又交通宦官以固宠禄。百官有司进上皆倚其门，有称允为父，令妻妾问寝馈养一如家人礼，以此树富，凡考绩所去者，皆夤缘而进。天下士大夫始坏廉耻，而鼓舞于声利矣。故一时宠渥者，若太乙真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国王允，仅势党类分为三穴，播闻蛮夷。是以豪杰益解体而议汉室，匈奴累岁纷扰边境，以诛一邪二佞为名。东南虚匮，海内罢敝，虽桓帝荒于游畋，国步多艰，未有极于此者也。是岁，太子骤疾，中外颇疑，天皇乃杀阉宦七人，以塞其咎。

洎曰：“此篇如史臣纪事之体，其所述汉廷时政，考之《汉书》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真人，又《汉书》所不载者。故《外史》疑晋时文云。”

避 难

益州守徐嵩坐赃系狱，有武阳令文龟龄亦坐赃于狱中，乃相国王允门人，以孝廉举高第。时御史按狱以死论，益州守捣额乞怜密以千金赂之，乃免刑，遂问戍云中。武阳令以中倚之故，独扬声抗辞于前，其狱竟释。蜀人为之语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赃论死克嫖姚；武阳令尹文寿伯，坐赃谭笑挟相国。”

后龟龄迁为左冯翊，又与相国王允之子横掠良家女妇百人，克于阃室，为郑卫之声，以奉相国。京师丑之，虽髫童辈皆呼为粪中郎，以其污浊士林为清论所鄙。

及董卓暴虐，相国王允亦俯仰其门，每与卓论国家机务，必以袖帒口侍侧供唯诺，无敢疑者。文龟龄亦耻相国奴于董氏，私谓相国之子曰：“董氏怀赵盾之谋久矣，若一举而败，必及令公，吾属安所附乎？”曰：“何为其然也？”曰：“令公以相国之尊，负海内之望，权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满者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门乎？董氏弄柄，淫恶日彰，其祸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洁名于庙堂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密之以谋，鉴陈、窦之祸，而济之以才，使国家无虞，而同享封禄，不亦可乎？”曰：“吾翁必有见，汝勿复言。”

文龟龄还家谓妻子曰：“吾受相国之恩，无及报矣。”遂谢病免爵，敛金玉斗乘以归，客于荆州。董氏果作难。君子曰：“《传》云：‘至贪者明，至佞者杀。’其文龟龄之谓乎。”

洎曰：“此亦记事之体也，其文绝类《史记》。”

岷 山

征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绩，而叹曰：“浩乎汶江，岷山镇之，茫茫禹功，险于梁岐。”

孔绍祖曰：“吾闻王国有难，则诸侯告于山川。

今汉室难矣，而诸侯不告，何以徼福?"

征君曰："夫诸侯修德，则告于山川社稷之灵，以肃其民人。民人于是乎怵恩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捍难，其山川社稷之灵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灾不虐，瘴厉之戾不淫，嘉谷丰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国也，观风于山川，而料民人之丰阜凋悴，以回革其政，观氛于社稷，而知土壤之垔郁昭明以节制。其宜是以民无争心，俗无悖志，王道成焉，然后知先王之报勋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则爵禄以荣之，车服以锡之，宴飨以亲之，赏赉以劳之。死则褒之以嘉谥，祀之以五鼎，养之以世禄，纪之以文章，其耿光懿节，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阴职，而降休咎于民也。是以骏显之烈与江汉同流。诗云：'荷天之祯，德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谓也。"

峄山

征君游峄山，道遇猛虎。征君倚磐而坐，谓左权、徐洲曰："猛虎当道，吾死矣夫。"

顷之，虎近于磐，左权以臂当之，虎悬尾叫啸，左权执其尾而倒驰，逾峄山之冈。徐洲挟弓矢追之，见巨壑中群虎食一樵者，徐洲临穴而发矢，弦绝，徐洲以弓击虎，伤臂趋伏于蓁林。左权负虎皮以救。徐洲曰："征君安在?"曰："鼓琴于磐。""吾子搏一虎而群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扬，为虎所啮，而伤其臂。子虽勇不能制群虎之猛也。"左权莞尔而笑曰："制之何者，昔者与客涉瞿塘之峡，即征君欢之楚游道也。舟覆得楫而渡，有猛虎群饮于峡，一搏而获毙者二。客曰：'吾与子将赴于峡下之流，得一楫而俱免。'又搏群虎于峡上，如制婴儿。是渡二峡也，虎不制则后涉者或免于峡，而乌能免峡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峡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悲哉?"遂历峄山之壑而援之，群虎皆毙。

征君顾谓二子曰："汝其奋于峄山乎?夫猛虎凭威于山，犹猛臣凭威于国，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国，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驱之；周有猛臣曰飞廉，周公戮之；鲁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诛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国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岂无仁者与，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与?吾是以鼓琴，于磐而悲歌也。小子其勉乎哉!"

左权曰："峄山之虎苟无以制，夫子尚能倚磐而鼓琴乎?"

曰："仁，可恃也；勇，则敌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磐鼓琴，汝徒见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无声之威，有无形之兵乎?"左权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术也。"

去蜀

汉锢范滂、李膺、陈藩、窦武、刘叔杀之，征君叹曰："汉室死难之士有五人焉!"李玄曰："昔者三仁戮而殷灭，今五仁锢而汉存犹，未若纣之当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继乎?"

征君曰："何以测其然也?"曰："执命之臣虐而未播，畏主察也；残民之臣贪而未弛，希主禄也。畏察者谋必疑，希禄者志必弱。弱者怀荣恩，疑者怀刑戮。是以张角黄巾之众，提剑于郡邑，而卒无全踵以怀刑，戮者之未附也。故汉室之形必继统而后亡，《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谓乎?吾闻过盛之朝，灾沴不消，以忧其过也；临亡之国，灾沴亦熄，以无庸于警也。故灾沴之象，恒集于过盛将亡之际。由此观之，汉室其邻于亡乎?"

征君曰："诚哉，是言也。夫矶将溃，则不可与网罟之；夫谋国将亡，则不可与章句之徒议。今汉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犹执简以从事，掩牖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赏，而饰誉于流俗，机巧惊愚，志意骇众，自以为儒林之雅蹈也，距知测危睹形之士，已慷慨于岩壑，怀鹰扬之具，蓄洲默之谋，而天下凋如也。"

李玄问曰："自党锢既戮，汉室无主，董氏乘之，总百官而制朝廷，殚徭赋以荼毒天下，谏者辄诛而陈展于市朝，卢子干以八尺之躯而任社稷之重，夫岂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议于汉廷，而无所建白，何谓也?"

征君曰："子干欲以抔土而塞浊泾，以握石而补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子干有林宗之风，则翻然而去，谁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无度，政移中官，天下贡献者先入私窟，而后以羡余贡于廷。天子为涂旅，犀象麋鹿栖于乘舆。是以宗室不靖，江汉云扰，咸以图汉室为名。然而未亡者，刑未及于谏臣，而忠愤者鳞次而出，犹不能起涂炭之祸，以滥觞于今，济之以杀戮，困之以征轮，匈奴暗于雍冀之境，而内外之势成。故汉室虚弊而天下无纲纪文章，甚矣。所以豪杰奋庸之士，宁没齿于沟壑，而不忍尽言也。今以一子干而欲挽汉室之危，不可得已。"

是岁，征君去蜀。

卷 八

去就

征君之楚，桂阳守逆于云门，拜而道曰："仆守桂阳土壤，日旷三载匪绩。窃闻征君之风，鄙心浃畅，沐披拂之余馨，遂尔弛簿书，辍钱谷，洗讼庭，以曹溪之波洁陋室，以韵山之石为征君淹也。仁驾义轨，轨得无暂税乎?仆从长者之后而行矣。"征君曰："伊嚅嚅与?獐獐与?时不可以止与?甫是以征也，将南谢楚王以归来与?"

曰："征君何郁伊而弗□也。愚闻圣人之规曲世，若火之规曲竹，治其节而削其枝，颐其干而裁其根，

然后商贩而为利，工斲而为器。今汉室之形若曲竹，何不筒而规之，以匡辅其倾乎，坐而策之，以宣裕其业乎，为之礼乐以顺导其民乎？夫物曲则弃，人曲则弊，世曲则倾，唯智者睹形而知影。是以规其所曲而全其所直，游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为也。征君方效乎孔孟，而有捐时之愍，既信于诸侯而流归与之叹。是征君之奋草莽而就采聘，意者，欲扬空名而不顾其实耶，何落落而不群也如此。”

曰：“子徒知曲竹之可规，而乌知曲栋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规，而不知曲主不可使之庭乎。鹰隼为凤，狐狸为鳞，葭菼为蘠，蒺藜为兰，故贤士之处世，明主求焉，常主忽焉。是故放勋以之让，后羿以之弃；高宗以之梦，帝华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穆公以之殉；句践以之谋，祖龙以之坑。由此观之，贤士之显戮，时也。故负鼎而干汤，伊尹不知其为显，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则显矣。历说十二诸侯，孔子不知其为戮，及绝粮而削迹，行不税冕，则戮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谓不戮也。惟楚聘就而未报，故为此游以待其戮，胡可淹也。宪也，非敢傲子之命，实惟不怿苟处而淹吾豢誉也，亦何功之为。”遂不入桂阳郡，南邮于长沙。

时 势

征君见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诸侯弱，何策以待之。”对曰：“天下势也，合策者顺，合谋者成，合意者固。以纵横之策合者，事成而名败；以纵横诡诈之意合者，机固而业颓。是以齐桓之霸，策于信义而已矣。守信而文于礼，执义而通于智，守信以盟，执义以声，故能尊周室而雄诸侯，道路无怨旅，中原无麇尘。当是时，桓公为五伯首功，而号令可以一海内者也。然犹以服事周得显永厥业而不替，终桓公之身而齐无有干戈于境上者，故诸侯称义焉。夫信义者，王伯之门也。求策术而弃信义，不可以为诸侯。”

楚王欣然而言曰：“征君，不谷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辅相之。”征君回难曰：“楚之山河与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谷闻之，国以山河城郭为固，家以垣篱根阀为固，未闻以人民也。”曰：“山河之固孰与守之？”曰：“信义哉。”曰：“守信义者，王欲委诸山河乎？抑委诸人民乎？”楚王无以对。曰：“王何以山河为固也，苟无人民之众，则楚之山河其为猿雁之栖乎！”

楚王问曰：“昔者齐桓公陈师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谏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然则楚之所以为固者，方城、汉水也，是以能轻齐之众，可为固国之势，非山河矣乎？”征君对曰：“夫齐之陈召陵之师也，岂不闻楚有方城、汉水之险者。当观兵之际，屈完以德动桓公，而又及诸侯会盟以示信，故全齐之众遂卷师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陆，岂方城汉水足以却齐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则齐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惭色。

征君曰：“贤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国之民不怀，又靖安而无外忠，宜贤王之以山河为固也，王亦不熟虑乎？今天下举贡者一室，漕运者一渠，皇图之藉尚负于畿甸，征讨之命尚系于天皇，故诸侯未为战，国而得以靖安无虞也。虽然，诸侯将劳矣，诚宜布信而宣义，以怀楚国之民，而告王室之难于诸侯。结之以盟誓，饫之以宴享，使四邻亲睦而同姓密于婚姻。然后告诸天皇，代其诛罚驱遏戎骑，翦灭奸雄，烹炙贪虐，显岩穴之士与之谋国。虽无会稽之耻，而有尝胆之心；无报吴之举，而有霸越之绩，是谋策之徽声，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图之。”

田 猎

楚王问征君以田，曰：“古之诸侯，好田何为也?”征君对曰：“臣闻，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礼，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阳气也；苗于夏，扞嘉萌也；狝于秋，顺休令也；狩于冬，导阴滞也。四时之田猎，皆所以广仁也。礼曰；诸侯既田，则齐明盛服告于宗庙，惴惴翼翼，若有临鉴而不敢淫纵其身。有获狐者，则命之曰制尔以媚；有获虎豹者，则命之曰制尔以猛；有获枭者，则命之曰制尔以逆。使百官皆惧而奉职不懈，然后论其田功。虞人箐而多获者赏之，获而失其髦者罚之，私养而不献于廷者杖之，玩田而伤鞠，相格而厉弱者刑之。又为之谯以劳其考，为之揖让周旋之礼以平其志，为之歌咏舞蹈之乐以和其气。于是乎知先王讲武之有纪也。至于春秋战国之诸侯，淫荒倾于酒色，杀戮极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畋游而无厌，纵欲而不武，搜狩而失时，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为诸侯者，国必亡。夫先王以杀一不辜之心而田猎，故仁昭而业显，后世之君以田猎之心而驱百姓，故身戮而国亡。此无他，敬逸之涂异也。今王欲田，亦举先王之心而已矣。”

耻 辱

楚王问曰：“贤士之处贫贱也，富贵者可以辱乎?”

征君对曰：“昔者仲尼之钓于沂也，季孙过其车，耕者皆遁，男女不得。有从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扬竿而行。从者抚其竿曰：‘勿扬。’仲尼乃负竿而歌，从者裂竿而击之。鲁人曰：‘此孔丘也。’从者曰：‘吾知孔丘，故击之耳。以鲁国之众，辱一贱士，奚足道哉。’及孔丘摄相于鲁，鲁人与其从者斗。从者将死，季孙闻而怒，遂捕从者百人，桎梏以见孔子。当是时，鲁人皆相率而往，以观孔子之政、为从者之有怨，季氏之执鲁命也。既而从者死，孔子曰：‘吾闻讼之窒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

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观之，贫贱者奚辱于富贵哉。夫贫贱而不辱，则进而无党，出而无求，独行其志而尽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为辱，禹不以诛鲧为辱，文王不以拘羑为辱，周公不以流言为辱，仲尼不以裂竿为辱。圣人之心，尽于天而奚迹之为。”楚王曰：“善！”

渔 论

征君自以不得志于诸侯，燕居而叹。客有讽征君曰：“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矶之渔乎？”征君曰：“奚为不若哉？”客曰：“夫楚矶之渔也，击竿而歌，隐笠而卧，自谓无怀子。栖于洞庭之渚，矶于七泽之畔，吞云吸霞，浩浩乎与太虚同流。羡鱼而无心于钩，倚矶而无迹于物，临洞庭而望潇湘，窥九溪而瞰七泽。旁瞩乎武陵之源，和饮乎沧浪之水，终日坐而得鱼，大钓无空网，小钓无空钩。虽五溪三澨之鱼皆慕饵而投其钩，故能为鱼之司命。今汉之七国犹楚之七泽也，七国之封建乎诸侯，犹七泽之栖息乎鱼也。七泽倚洞庭而为固，不犹七国倚汉室而为藩离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为栖，以七泽之畔为机，坐而得诸侯以显其业，使国家又安，海内殷庶，九夷八蛮不毛之类者皆慕义而宾乎？何必远汉室而栖藩离，辞王命而就侯聘，濡七国之路而终为匹夫之群乎？”

征君抚琴而释，讽曰：“甫闻圣人达权，贤者完节，故士欲奋而无君，则造夷狄而替诸夏；时既晦而怀忠，则释耒耜而负鼎俎，是以旁择乎诸侯，历聘乎四方，谭笑而策功烈，布韦而归故乡，此士夙夜之愿也。昔务光遁而伊尹干，伯夷隐而吕尚出，接舆狂而孔子游，介推蹈而狐偃翊，庄周疏而孟轲毅，四皓栖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诸侯者也。子徒见无怀子渔傲于楚矶，而乌知有心氏击磬于卫国，是犹睹山鸡之垂翰于樊笼，而乌睹凤凰之翱翔于霄汉乎！何所规之不广也！”

客曰：“夫知兴者疏其津，知亡者闭其名，知亡知兴与时偕行，知兴知仁与时偕藏。故圣人不能背时而达权，贤者不能失时而完节。今汉室芜秽，王运颓湮，贤士蹇蹇，佞臣煎煎，国之顽民胜。我历数以归所天怀琛之儒，屠钓而栖岩，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国，是伊尹为务光而吕尚为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鲁连蹈东海以避秦，彼一圣一贤者岂不能辅衰周之诸侯，理亡秦之乱政，而树功业于无穷哉，亦时不可处也。且子不闻乎，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今之时又替于周秦矣。子顾眷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

征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闻郢人之歌乎，其辞曰：‘故忧将类兮，奈良工何？榱题媛兮，斲而为窝。’昔周室颠而榱题媛者，齐晋也；斲齐晋之榱题而治公室者，则管仲、鲍叔牙、宁戚、狐偃、赵衰、叔向，皆良工也，是以能伯诸侯而强公室。夫齐晋不以周衰而失其伯，管狐不以时危而失其材。故贤士之嫁也，非刑戮之国则就之，非篡杀之朝则就之。若是而蹇，必内有谗姬，外有谮臣。二网张国，仁者洁身不待尘而举，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时屯，一经一纶，补前觉之明职，驰玄同之令轨，故晋儒之名翁翁焉。子何泥圣贤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惭而谢。

色 荒

楚王田于云梦，俘野女为姬。征君追而谏曰：“臣闻国有六慎者兴，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载其荒，国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厉也。”征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厉于王乎？”楚王曰：“何谓六荒？”曰：“兽而无度则荒，色而无度则荒，味而无度则荒，役而无度则荒，音而无度则荒，弃贤而事鬼则荒，慎此六者，国其不亡。”

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轻身游于云梦之薮，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狝，九月不返国，荒于兽也。王之宫，粲姬盆幕融如阳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于色也。酬以香茅之醴，饱以湘波之鱼，文羞珍馔郁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临蘼，钟鼓锽锽，管籥嘤嘤，长夜不辍，荒于音也。筑倒景之台而眺衡岳，望祝融，台高九垒，犹以为望而茫也，又袭其土木，标其栋宇，渥其丹青，雕其锦石，悬十年之廪，一朝而虚之，荒于役也。景台之下，绘以浮图，列仙师事游方乞食之徒，采药以炼之，巫觋以淫之，而无变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诸侯之败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国？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穷亡，太康荒于酒而不返国，孔甲荒于鬼而诸侯畔，纣荒于靡靡之乐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国，况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乱亡之祸，况其兼哉。臣不敢谤王也。俘女于云梦，楚国之民皆以王为色荒，而又见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谏而王不听，则王之追游于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诸侯方以臣为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无以云梦之游为诸侯笑，是亦臣之劳于楚也。王毋恶焉。”

楚王悔而言曰：“此不谷之失也。”乃命左右刖其女。

征君谏曰：“不可。夫云梦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宠之，不愆于王，而王刖之，是以臣之谏而寄戮于色也。王欲刖一女以示远，则王之宫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岂能尽刖乎？王不能刖，则云梦之女刖之何为？”楚王乃逐云梦之女，而作《田誓》。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征君之谏而作《田誓》，此亦诸侯之贤者也。惜其不克奋厥志，以匡扶汉室，而《田誓》一作之后竟无闻焉，且《田誓》不载其文，岂文不如其誓，抑《外史》失之欤？”

晋使

晋使如楚聘征君也，抱关者告楚王。楚王问曰："非间乎。"曰："非也。"曰："征君闻乎?"曰："贱臣不察君意，未敢以闻也。"楚王喜而劳之。乃密令左右醉晋使以酒，与之卧，窃晋王书进于楚王。

其文曰："征君履下，不谷处北海之侧，日庥令音。昔者蒙以黼黻临照敝邑，不谷无戚于征君，戮以亚宾之礼。凡我同列以为不谷跻，咸逾藩而吊之。征君是以播弃，不谷益殒僬志，至于今是咎。征君其税前之愆，以返我敝邑，偕我宴好，使不谷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誉于诸侯，不亦善乎。自征君之别，塞树五霜，朝聘将继，不谷每南望楚甸，悠悠我心，继以梦寐，弥不自抑。敝邑之民若荷未望时雨，有司赋怀征而咏之，一何悃也。征君其亮哉。昔闻征君自蜀之楚，楚人凿岭以平其道路，作锦绣之流盖三十余里，坐以雕乘，宾于阳春之宫。时峒蛮称乱，征君与李玄、左权之徒殚智陈力，有五羖大夫之劳，而功之举犹遄，是征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微难，其劳也若是；敝邑犹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蛮，土壤之饶不及荆楚，而又有巡狩之遗烈，征君何重楚而轻敝邑哉?敝邑若替，虽为不谷辟，征君无亦忍敝邑之民人而置诸沟壑，且以瞟望于邻国，仁者能无儆惕乎?今胡马秋劲寇我井陉，又寇我雁门，又寇我郎岭，郎岭战却，折我锐儿五千。又寇我铗关，余种皆起，遂寇我云中，据获妇女数十余万而淫。我边境师愤空冀而战，又折我锐儿万余，仅获黄羝二千。又寇我上党，破马陵之关，猎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势莫当。是以藉征君之怒而剿灭之，则名垂汾沁，功铭恒霍，义显于介山，风高于首阳，此不世之休烈也。头征君就余驾，毋惮千里，不谷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使以袀狗于邻国之壤而达其关，使毋有讥者，发壮士三百获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征君与不谷均是心度勉抚敝邑，肃扬仁风，以化狼跋，荐社稷之馨香，不谷唯是剖心而索报及兹，臣庶无忘德也。征君其深惟无忽焉。"

楚王既得书，命左右曰："有泄之者诛。"晋使寤，检而不获，其旅十人与馆人斗。楚王闻而囚之，晋使遘征君告以晋难。征君曰："奚为不书。"曰："馆人盗哉。闻于王，王不罪馆而戮其邻，仆非以修睦也。意者其王之计乎?"征君谓李玄曰："楚与晋隙矣。"翌日，谒王。王料征君以晋使之故而谒也。讲至日昃，征君不及晋故。楚王疑之，问于征君曰："先生知晋之聘乎?"对曰："聘而不书，晋难必遄，臣将赴矣。若聘臣以书，是饰难也，臣何就焉，是以忧其无书也。"楚王有惭色，谓："信乎晋之饰难也，聘以书，晋使失酒，误投于寡人。寡人诵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囚其使不敢以闻征君。寡人隘宇得无疑乎?"对曰："晋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虽不犯王，亦楚之累也，岂惟臣之罪祸。王其释晋之使而归之。夫晋之谋寄于臣，臣不就聘则晋之谋谢矣，又何囚乎?"楚王乃释晋使，征君因难曰："王释晋使而归之，楚必有衅。"楚王曰："何哉?"曰："邻国之使不可戮也，既戮而归，晋人必报之，臣是知其衅也。"楚王曰："然则为之奈何?"曰："晋之聘，殷矣。王若修戮于晋使，而臣不就，亦衅也。臣请为王聘晋，可以替晋使之谗，而臣亦无辱于晋，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使而客士，衅在敝邑。如晋而淹，衅亦在晋，是邻国交衅，胡可盟也。若不得已，则徐渊亦足以当晋，征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轻邻也。徐渊亦义，岂能就不聘之国哉?夫晋无衅于楚，则臣之行为晋也；晋与楚衅，则臣之行为楚，非为晋也。宪也闻之，难而不援不可谓仁，援难而解衅又爽信于贤王，不可谓义，故臣援晋之难，必以王为归矣。不然，衅其登乎。"

征君遂行，与晋使出楚之关，左权、李玄、孔绍祖、鲁狷从之。楚王使二壮士要境，执晋使以质。征君咈然曰："宪也，韩国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韩人也，何以晋人是执?宪有徐渊、周岑二子佐王之侧，是有二质于楚，夫奚患乎?"乃以书报楚王。楚人返命，征君是以得诸侯之心。

龟丘

初，征君宿于龟丘，李玄曰："有孛南流犯客星甚迫，其在楚分乎?难将至矣。"及晋人与蜀人盟，练刺士以报楚王，假为谒者以进。楚王据床而问曰："汝何国之陪臣也。"谒者曰："吾闻邻国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诸侯之交，不可疏以床下，今君处雕牙之床，而疏诸侯之交，掷陪臣之礼，而辱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为刺客而固如此也。"楚王惧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验其匕首，谒者疾驰而上，将短刀刺之，梦王伤其面，左右护王。遂搏谒者，曳于殿下，知其为晋人计也。于是楚王始疑晋人之仇楚。

顷之，征君书至。楚王怒曰："此必黄宪设刺客计也，不然，书奚值哉?"遂杀其谒者及二壮士，又收徐渊、周岑于狱，亦大招刺客以报晋。征君闻之，谓从者曰："嗟乎！玄之言征矣，将未及晋而晋为之诡，谋不足以复晋，耻而又导衅于楚，其无已乎。若汉室既替，则晋楚二国不能为盟主矣。夫报楚王而值晋衅，命之阨也甚。甫将避难以归故邗，岂复就晋耶。"鲁狷曰："子之归善矣，其如岑渊何?晋难戢，莫若返楚以调二国之衅，而又释楚王之疑，如是而归，至完也，子若畏于楚，则狷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耀楚于掌上，夫何患焉?"征君曰："汝不见出穴之蚁，上垣篱而扛百足之虫。有稚子临穴而憎蚁，以泥覆其上，虽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也，疑覆于国而距后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返楚以求鸣，是何丘蚁之弗若乎。汝又不见游鱼之逝千仞之薮，而无患者，以其能与水相信也，故浮沉得扬其意，出人得畅其情，是水益深

则鱼益逝，君益信则士益归，而况士之于诸侯哉。使游鱼遇无水之壑，则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无水之壑也，欲以薮泽之鱼而游之必蹇矣。故鱼不厌深，士不厌信，或止或行，其知几乎！”

鲁狷曰：“楚不可返，以疑故也。无疑于晋，奚为而不就哉？”征君曰：“晋国不待士而忿谋，又以培衅，虽士至其国，亦何所奋也？夫疑志者难与决策，忿谋者难与定交，楚疑而晋忿二难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赵杀鸣犊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郢关，长虹蔽之，痛乎！苍天其斯人与。”

遇 渔

徐渊狱中上书，暴楚王之过，楚王焚其书而杀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渔者并揖而问曰：“子何方上国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潇潇是浮，以濯以渔，棹彼中流，怀我君子，湘水悠悠。”渔者曰：“子奚不追师而为此游也？”周岑喟然叹曰：“师安所追乎！汉道其亡，王业其茫，奸雄攘臂，贤者无庐，流于四方。之晋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将逝洞庭而憩云梦，窥九嶷而望衡阳，抚雄剑以啸荆门，濯长缨以歌沧浪，吾进与子而偕钓，退与子而偕狂。幽吾于鸥凫之渚，栖吾于兰社之乡，羌邂逅而猜予，迷圣贤之弛张，信不可乎？”

渔者曰：“吾闻无巢之林，其下必庐；无渔之薮，其上必矶。子乃洋洋然悲歌慷慨，浮而不归，敝褐垢体，为时所疑，之楚游者能不怀噫 。是子之智不如鱼之远矶而虚其薮，鸟之畏庐而废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广也？”

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难，文王顺而拘羑，展禽和而鲁黜，子胥毅而吴蝓，仲尼能而陈厄，墨翟智而宋囚，史鱼直而晋辱，屈平忠而楚流。古之圣哲贤彦之士，岂不欲避忧患而洁身哉？心有所激则谔而不缓，心有所愤则矫而不难，心有所忼则慨而不畅，心有所惕则郁而不旷，其逸乐足以育其众庶，其忧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钟鼎之禄，而不为富，拥以环堵之室而不为贫。其群也迹化，其独也道荣，一毁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见夫鱼不潜缘矶之薮以为能逝也，而时遇渔人之罟，又逆鳞而人；鸟不巢覆庐之林以为能举也，而时遇猎者之网又解翅而投乎。”

渔者仰笠而歌曰：“潇湘秋兮水沄沄，芙蓉落兮雁南宾。期美人兮江渚，岁暮兮苍梧 。”云如是者三阕。周岑凭而听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声之婉变也。”

是岁，楚王索征君于晋。征君奔秦，秦人纳之。

阳 山

阳山崩，楚王问于左右曰：“晋人有衅于楚，国夙夜忧惴。况征君不复，徐渊囚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内贤士皆弃楚而实邻，国无以南捍，寡人奈何？今阳山告崩，楚国无所镇，是寡人之祸彰矣。无亦诡于晋者，或不得求与，聊王室之故也。”左右对曰：“君以晋衅，而日夜求征君，用心疑之，是君之旁过矣。夫征君游诸侯，诸侯皆信之，而楚独疑，使楚国不能为盟主，以光耀王室。阳山之崩不其疑乎？”

楚王长息而言曰：“寡人将修好于晋，而聘征君，则楚之祸庶乎？尔众为寡人画之。”左右对曰：“邻国之好可以修也，若征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师，露其诡计而饰，其聘不可为也。”

楚王遂修好于晋，晋人杀楚使，悬其首于关门之木。

楚王闻晋人无礼于楚，谋诸左右曰：“枭邻不睦，贼我使臣，何以报之？”左右稽首而谢曰：“衅其分矣，又何报焉。愿君毋忘仇于晋也。”楚王怒，宠姬阳华谏曰：“不可。妾闻之，瘠口之言若羡，瘠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谏虽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瘠口者求誉而养祸，瘠心者忍耻而奋功。是以明君乐闻瘠心之言而去其瘠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闻广誉也。君若诛左右而拥其心，无乃嗜其之疾乎。楚之使晋人戮之罪也，君诚怒矣。君独不思晋之使犹楚也，不告于天皇而私戮之，亦与晋均也。而君则欲晋之不怒，何君之远恕耶？”楚王惭而释之，遂田于四望。

明年，楚王饮毒而卒。

归 韩

征君归韩，张俭策杖而访，征君饫之。张俭问曰：“子之誉溥矣，而功不白汉室诸侯，一何拙也！”征君对曰：“宪闻之，智失则求之巧，信失则求之拙，巧者乱，拙者矩。今诸侯虽蔑智而寡信，亦足以国。若汉室不替，诸侯其无战乎。”张俭曰：“俭也，闻晋楚有衅，予何以靖之？”征君曰：“晋之为诸侯也，诡楚之为诸侯也，暴其世子又淫如是，而衅不可靖也。甫是以浣褐而归，得与子饫。惜乎元礼、林宗逝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谁与？”乃临风鼓琴而吊之。

张俭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废寄于天。当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臣而偕畅之，若舜之于禹、稷，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永厥治。三代既没，春秋纷挐，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历于诸侯而不遇，乃述经于泗水之滨，身不履盛而世载其烈，故春秋乱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毁，战国嗣乱，以纵横为贤，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孟轲、荀况，谭王道济之以辩，游说于梁楚之间，而无所合，故战国乱而不治，其犹寄于天乎！夫周东之后，寄于人者何穷，而寄于天者何啬也。西京而来，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乱厥内，夷狄乱厥外；大臣贪，小臣谄，民无庐，士无糯，名器淆混，荡之以纲纪，陨之以文章，诸侯骄侈而无戮于王室。由此观之，道何所寄哉！俭也，从荐绅之末，不

能辅导以至于锢，为国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沟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完形超，固天之所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者然。悲夫！《北门》之诗，昔人所哀。世道交倾，天其鉴乎！"

是岁，恒山崩。君子曰："其幽、厉哉！"

感　时

初，征君将归韩，出疆，哭林宗于野。鲁狷问曰："狷也闻之，圣人不私，故应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达。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无私乎？"

征君曰："甫之游也，不觉暮矣。远托七国，俶返南甸，彦人凋殪，谁与扶植？是以感而欷也。"

鲁狷曰："汉室其终卑乎？"曰："今逝者七人，惟尔与甫犹路也。黄巾乱，朱儁死之，陆续隐于长洲，李玄隐于华岳，张裘隐于天台，周岑隐于云梦，左权蹈海，徐渊死于楚，孔绍祖俘于秦。狷乎！甫与尔归矣。"

乃据地而歌《薤露》，鲁狷和之。既而曰："吴越之聘子，弗报乎？"曰："昔者，林宗与甫言曰：'今诸侯王敖惰而不知礼，大夫污浊而不知义，有司贪残而不知仁，士虚滥而不知耻，民巧诈而不知信。'吴越之士民、有司殆甚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夫圣人不易素习之性，不化至顽之俗。诗云：'匪我则顽，匪我则端。'此之谓欤？"

鲁狷遂从征君于韩而返鲁。征君曰："嗟乎！礼乐东矣。"

汉杂事秘辛

[汉]无名氏撰　尹小林整理

《汉杂事秘辛》一卷，旧题汉无名氏撰。书叙汉桓帝懿德皇后（女莹）被选入宫及册封之事。其中吴姁单独审视女莹一段，对女莹的身体发肤私处刻画细腻入微，风光奇艳，匪夷所思。明杨慎称得于安宁土知州董氏，沈德符认为是杨慎伪作。观其体裁，颇类唐人传奇，不似汉人作品。书中与史实舛谬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人在跋中辨之甚详。今据《香艳丛书》本整理。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吴姁以丙戌诏书下中常侍超曰："朕闻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择贤作俪，隆代所先。故大将军乘氏忠侯商所遗少女，有贞静之德，流闻禁掖。其与姁并诣商第，周视动止，审悉幽隐，其毋讳匿，朕将采焉。"

姁即与超以诏书趋诣商第，第内讙噪。食时，商女女莹从中阁细步到寝，姁与超如诏书周视动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诏书如莹燕处，屏斥接侍，闭中闼子。时日晷薄辰，穿照蜃窗；光送著莹面上，如朝霞和雪艳射，不能正视。目波澄鲜，眉妩连卷，朱口皓齿，修耳悬鼻，辅靥颐颔，位置均适。姁寻脱莹步摇，伸髻度发，如黝鬒可鉴。围手八盘，坠地加半握。已乞缓私小结束，莹面发赪，抵拦。姁告莹曰："官家重礼，借见朽落，缓此结束，当加鞠翟耳!"莹泣数行下，闭目转面内向。

"姁为手缓，捧著日光，芳气喷袭，肌理腻洁，拊不留手。规前方后，筑脂刻玉。胸乳菽发，脐容半寸许珠，私处坟起。为展两股，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此守礼谨严处女也！约略莹体，血足荣肤，肤足饰肉，肉足冒骨。长短合度，自颠至底，长七尺一寸；肩广一尺六寸，臀视肩广减三寸；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长三尺二寸，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响。姁令推谢'皇帝万年'，莹乃徐拜称'皇帝万年'，若微风振箫，幽鸣可听。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及口鼻腋私足诸过。臣妾姁女贱愚憨，言不宣心，书不符见，谨秘缄昧死以闻。"

时夜漏三下，太后犹御寿安殿，发缄欢喜，顾语帝曰："吾入宫后，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阔，目所未见。不谓争达如尔!"明日诏下，有司议礼。有司奏曰："谨按《春秋》迎王后于纪，在途则称后。故大将军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绍圣善，旧协潜邸；结婚之际，有命既集，宜备礼章，时进征币。请下三公、太常案礼仪奏可，一准孝惠皇帝纳后故事。"

于六月癸未，皇帝制诏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实始人经，不有配俪，曷奉天地宗庙？爰谋公卿，咸谓宜率前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礼纳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父故大将军乘氏忠侯商之遗女，未闲训诫，衣履若而人。钦承前典，肃奉仪制。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冀上，臣冀顿首，再拜承制。"

乙酉，皇帝制诏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侯冀："两仪配俪，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申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女弟女莹，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之守定陵乡侯统之遗玄孙，先臣故褒亲愍侯竦之曾孙，先臣故少府特进乘氏侯雍之孙，先臣故大将军乘氏忠侯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鲖阳侯万全之外曾孙，先臣故大鸿胪鲖阳侯桂之外孙，年十六。钦承前典，肃奉仪制。"

戊子，皇帝制诏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侯冀："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礼纳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诏，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胜！钦承前典，肃奉仪制。"

辛卯，皇帝制诏："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玄纁谷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戒、太常弘以礼纳征。"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

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前典，肃奉仪制！”

甲午，皇帝制诏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侯冀：“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大常弘、宗正千秋以礼请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诏，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钦承前典，肃奉仪制。”

庚子，皇帝制诏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侯冀：“岁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尉乔、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使者乔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蝼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悚惶悸。钦承前典，肃奉仪制。”

后服绀上玄下，假髻步摇；八雀九华，十二镈，加以翡翠朱舄袜。乘法驾，重翟羽盖，金根，车驾青交路。青帷裳，椟画辀，黄金涂五末，盖蚤施金华；驾驷马，龙旗九斿。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车府令设卤簿，属车四十六乘，前鸾旗，车皮轩，凤皇阘戟，九斿云罕，金钲黄钺。洛阳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隶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车，带夫本官绶以从。置虎贲羽林骑戎头，黄门鼓吹五时，副车女骑夹毂，执法御史在前。五将导骑，千乘万骑，引至阙下。自皇汉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

至八月乙未，诏曰：“维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诏故大将军乘氏忠侯商女女莹：朕闻任姒佐周，绵运八百，良以德重黄床，足奉宗庙也。朕以寡昧，承嗣历服，爰求英淑，共临海内。惟尔夙闲内戒，德冠后庭，有夭桃之宜，协和鸣之祥，宜升尊位，母仪天下。今使太尉乔使持节奉玺绶，宗正千秋为副，立尔为皇后。其敬慎中馈以践乃位，无替朕命，永奠坤维！”

后即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天子临轩，陛设虎贲旄头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盖下东向，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策文毕，皇后称“臣妾”、“皇帝万年”毕，住位。太尉乔授玺绶。中常侍超长跪受玺绶，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长跪受以带皇后，皇后伏，起拜，称“臣妾”、“皇帝万年”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

《汉杂事》一卷，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前有义乌王子充印。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然《御览》诸书，亦有汉杂事而略不见收。此特载汉桓帝懿献梁皇后被选及六礼册立事，而吴姁入后燕处审视一段，最为奇艳，但太秽亵耳。不谓冀威赫震人，犹得渎选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言脱于口，追驷不及，聊志于此，用塞疏漏之诮。

成都杨慎识

列仙传

[汉]刘　向撰　邬文玲整理

《列仙传》二卷，西汉刘向（约前七七—前六）撰。刘向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该书记载上古三代至秦汉间七十位神仙故事，反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信仰状况。该书有《道藏》、《说郛》、《四库全书》、《笔记小说大观》本等。此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

卷　上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今之雨师本是焉。

眇眇赤松，飘飘少女。接手翻飞，泠然双举。
纵身长风，俄翼玄圃。妙达巽坎，作范司雨。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神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甯北山中，故谓之甯封子焉。

奇矣封子，妙禀自然。铄质洪炉，畅气五烟。
遗骨灰烬，寄坟甯山。人睹其迹，乌识其玄？

马师皇

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后有龙下，向之垂耳张口。皇曰："此龙有病，知我能治。"乃针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汤饮之，而愈。后数数有人龙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龙负皇而去。

师皇典马，厩无残驷。精感群龙，术兼殊类。
灵虬报德，弥鳞衔辔。振跃天汉，粲有遗蔚。

赤将子舆

赤将子舆者，黄帝时人。不食五谷，而啖百草花。至尧帝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时於市中卖缴，亦谓之缴父云。

蒸民粒食，孰享延祚？子舆拔俗，餐葩饮露。
托身风雨，遥然矫步。云中可游，性命可度。

黄　帝

黄帝者，号曰轩辕。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圣而预知。知物之纪，自以为云师。有龙形，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至于卒，还葬桥山。山崩，柩空无尸，唯剑舄在焉。《仙书》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群臣百僚悉持龙髯，从帝而升，攀帝弓，及龙髯拔而弓坠，群臣不得从，仰望帝而悲号。故后世以其处为鼎湖，名其弓为乌号焉。

神圣渊玄，邈哉帝皇。暂莅万物，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数通无方。假葬桥山，超升昊苍。

偓　佺

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也。松者，简松也。时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岁焉。

偓佺饵松，体逸眸方。足蹑鸾凤，走超腾骧。
遗赠尧门，贻此神方。尽性可辞，中智宜将。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发白更黑，齿落更生。事与老子同。亦云老子师也。

亹亹容成，专气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独游。
道贯黄庭，伯杨仰俦。玄牝之门，庶几可求。

方　回

方回者，尧时隐人也。尧聘以为闾士，练食云母，亦与民人有病者。隐于五柞山中。夏启末为宦

士，为人所劫，闭之室中，从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户。时人言："得回一丸泥涂门户，终不可开。"

方回顾生，隐身五柞。咀嚼云英，栖心隙漠。
卻闭幽室，重开自廓。印改掩封，终焉不落。

老 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於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馀年。《史记》云："二百馀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曰聃。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上下经二卷。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道一生死，迹入灵奇。
塞兑内镜，冥神绝涯。德合元气，寿同两仪。

关令尹

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修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服苣胜实，莫知其所终。尹喜亦自著书九篇，号曰《关尹子》。

尹喜抱关，含德为务。挹漱日华，仰玩玄度。
侯气真人，介焉独悟。俱济流沙，同归妙趣。

涓 子

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著《天人经》四十八篇。后钓于荷泽，得鲤鱼，腹中有符。隐于宕山，能致风雨，受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

涓老饵术，享兹遐纪。九仙既传，三才乃理。
赤鲤投符，风云是使。拊琴幽岩，高栖遐峙。

吕 尚

吕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内智，预见存亡。避纣之乱，隐于辽东四十年。西适周，匿于南山。钓于磻溪，三年不获鱼。比间皆曰："可已矣。"尚曰："非尔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钤于鱼腹中。文王梦得圣人，闻尚，遂载而归。至武王伐纣，尚作《阴谋》百馀篇。服泽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难而不葬，后子伋葬之，无尸，唯有《玉钤》六篇在棺中云。

吕尚隐钓，瑞得赪鳞。通梦西伯，同乘入臣。
沈谋绝世，芝体炼身。远代所称，美哉天人。

啸 父

啸父者，冀州人也。少在曲周市上补履，数十年人不知也。后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术，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临上三亮。上与梁母别，列数十火而升西。邑多奉祀之。

啸父驻形，年衰不迈。梁母遇之，历虚启会。
丹火翼辉，紫烟成盖。眇企升云，抑绝华泰。

师 门

师门者，啸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为夏孔甲龙师。孔甲不能顺其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讫，则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道死。

师门使火，赫炎其势。乃豢虬龙，潜灵隐惠。
夏王虐之，神存质毙。风雨既降，肃尔高逝。

务 光

务光者，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汤将伐桀，因光而谋。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诟，吾不知其他。"汤既克桀，以天下让于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请相吾子。"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人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非义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位，'况於尊我，我不忍久见也。"遂负石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后四百馀岁，至武丁时复见。武丁欲以为相，不从。武丁以舆迎而从，逼不以礼，遂投浮梁山，后游尚父山。

务光自仁，服食养真。冥游方外，独步常均。
武丁虽高，让位不臣。负石自沈，虚无其身。

仇 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当殷汤时为木正，三十馀年而更壮，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师奉之。常食松脂。在尸乡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异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老而更壮。
灼灼容颜，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 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篯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八百馀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祠讫，地即有虎迹云，后升仙而去。

遐哉硕仙，时惟彭祖。道与化新，绵绵历古。
隐沦玄室，灵著风雨。二虎啸时，莫我猜侮。

邛 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气练形，煮石髓而服之，谓之石钟乳。至数百年，往来入太室山中，有卧石床枕焉。

八珍促寿，五石延生。邛疏得之，炼髓饵精。

人以百年，行迈身轻。寝息中岳，游步仙庭。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晋人也。隐而无名，悦赵成子，与游。旦有黄雀在门上，晋公子重耳异之，与出居外十馀年，劳苦不辞。及还，介山伯子常晨来呼推曰："可去矣。"推辞母入山中，从伯子常游。后文公遣数千人以玉帛礼之，不出。后三十年，见东海边为王俗卖扇。后数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君，处契玄友。

推禄让勤，何求何取。逐隐介山，浪迹海右。

马丹

马丹者，晋耿之人也。当文侯时为大夫。至献公时，复为幕府正。献公灭耿，杀恭太子，丹乃去。至赵宣子时，乘安车入晋都，候诸大夫，灵公欲仕之，逼不以礼。有迅风发屋，丹人回风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马丹官晋，与时污隆。事文去献，显没不穷。

密网将设，从礼迅风。杳然独上，绝迹玄宫。

平常生

谷城乡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数死复生，时人以为不然。后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辄在缺门山头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复水雨，五日必止。"止则上山求祠之，但见平衣帔革带。后数十年，复为华阴门卒。

谷城妙匹，谲达奇逸。出生人死，不恒其质。

玄化忘形，贵贱奚恤？暂降尘污，终腾云室。

陆通

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好养生，食橐卢木实及芜菁子。游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历数百年去。

接舆乐道，养性潜辉。见讽尼父，谕以凤衰。

纳气以和，存心以微。高步灵岳，长啸峨眉。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云。

木可为羊，羊亦可灵。灵在葛由，一致无经。

爰陟崇绥，舒翼扬声。知术者仙，得桃者荣。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於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礼自防，人莫敢犯，况神仙之变化乎？

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师太公望，好服桂饮水。为越大夫，佐勾践破吴。后乘轻舟人海，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更后百馀年，见于陶，为陶朱君，财累亿万，号陶朱公。复弃之兰陵卖药。后人世世识见之。

范蠡御桂，心虚志远。受业师望，载潜载惋。

龙见越乡，功遂身返。屣脱千金，与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赵人也。以善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馀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傍，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旦有万人观之，留一月馀，复人水去。

琴高晏晏，司乐宋宫。离世孤逸，浮沉涿中。

出跃赪鳞，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乐无穷。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钓鱼为业，居睢水旁百馀年。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着冠带。好种荔枝，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后数十年，踞宋城门上，鼓琴数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术不虚传。景公戮之，尸解神迁。

历载五十，抚琴来旋。夷俟宋门，畅意五弦。

王子乔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馀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神游气爽。笙歌伊洛，拟音凤响。

浮丘感应，接手俱上。挥策青崖，假翰独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苏氏客也。冬常着单衣，盛暑着襦

裤，形貌岁异，后数十年更壮。时人莫知。世世来诚祐，苏氏子孙得其福力也。

周客戢容，泯迹泥盘。夏服重纩，冬振轻纨。
作不背本，义不独安。乃眷周氏，祐其艰难。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度数千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逢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海边十数处云。

寥寥安期，虚质高清。乘光适性，保气延生。
聊悟秦始，遗宝阜亭。将游蓬莱，绝影清冷。

桂　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时白，时黄，时赤。南海人见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龟脑和之，千丸十斤桂。累世见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伟哉桂父，挺直遐畿。灵葵内润，丹桂外绥。
怡怡柔颜，代代同辉。道播东南，奕世莫违。

瑕丘仲

瑕丘仲者，甯人也。卖药于甯百馀年，人以为寿矣。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余胡王驿使，复来至甯。北方谓之谪仙人焉。

瑕丘通玄，谪脱其迹。人死亦死，泛焉言惜。
遨步观化，岂劳胡驿。苟不睹本，谁知其谪。

酒　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万钱。有过而逐之，主人酒常酢败，穷贫。梁市中贾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来。后百馀岁来，为梁丞，使民益种芋菜，曰："三年当大饥。"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绶去，莫知其终焉。

酒客萧綷，寄沽梁肆。何以标异，醇醴殊味。
屈身佐时，民用不匮。解绂晨征，莫知所萃。

任　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饵丹，卖于都市里间。积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时任光也，皆说如数十岁面颜。后长老识之，赵简子聘与俱归。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晋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能炼神丹。年涉期颐，晔尔朱颜。
顷适赵子，继任所安。升轨柏梯，高飞云端。

萧　史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於雍宫中，时有萧声焉。

萧史妙吹，凤雀舞庭。嬴氏好合，乃习凤声。
遂攀凤翼，参翥高冥。女祠寄想，遗音载清。

祝鸡翁

祝鸡翁者，洛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馀年。鸡有千馀头，皆立名字，暮栖树上，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依呼而至。卖鸡及子，得千馀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后升吴山，白鹤、孔雀数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虽殊，道固相关。祝翁傍通，牧鸡寄欢。
育鳞道洽，栖罗树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朱　仲

朱仲者，会稽人也。常於会稽市上贩珠。高后时，下书募三寸珠。仲读购书笑曰："直值汝矣。"赍三寸珠诣阙上之。珠好过度，即赐五百金。鲁元公主复私以七百金，从仲求珠。仲献四寸珠，送至於阙，即去。下书会稽征聘，不知所在。景帝时，复来献三寸珠数十枚，辄去，不知所之云。

朱仲无欲，聊寄贾商。俯窥骊龙，扪此夜光。
发迹会稽，曜奇咸阳。施而不德，历世弥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华阴山上石室中，有悬石榻，卧其上，石尽穿陷。略不食，时取黄精食之。后以道干景帝，帝礼之，使止王邸中。数岁，道不可得。有诏问："脩羊公能何日发?"语未讫，床上化为白羊，题其胁曰："脩羊公谢天子。"后置石羊于灵台上。羊后复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韬奇含灵。枕石大华，餐茹黄精。
汉礼虽隆，道非所轻。应变多质，忽尔隐形。

稷丘君

稷北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时，以道术受赏赐。发白再黑，齿落更生，后罢去。上东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黄衣，拥琴来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上必伤足。"上必欲上，及上数里，右足指果折。上讳之，故但祠而还。为稷丘君立祠焉，为稷承奉之云。

稷丘洞彻，修道灵山。炼形濯质，变白还年。
汉武行幸，携琴来延。戒以升陟，逆睹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术，潜居山下。后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卖药都市，自言三百

岁。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文拥朱幡，系黄散以徇人门。饮散者即愈，所活者万计。后去，在蜀卖黄散。故世宝崔文赤丸黄散，宝近于神焉。

崔子得道，述兼秘奥。气疠降丧，仁心攸悼。

朱幡电麾，神药捷到。一时获全，永世作效。

赤须子

赤须子，丰人也。丰中传世见之云。秦穆公时，主鱼吏也，数道丰界灾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归向，迎而师之，从受业。问所长，好食松实、天门冬、石脂。齿落更生，发堕再出。服霞绝谷，后遂去吴山下。十馀年，莫知所之。

赤须去丰，爰憩吴山。三药并御，朽貌再鲜。

空往师之，而无使延。顾问小智，岂识巨年。

东方朔

东方朔者，平原厌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拜为郎。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凡人。作深浅显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东方奇达，混同时俗。一龙一蛇，岂豫荣辱。

高韵冲霄，不羁不束。沈迹五湖，腾影旸谷。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者，齐人也。姓赵，少时好清净，病卧六年，右手拳屈，饮食少。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伟。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钩，而手寻展。遂幸而生昭帝。后武帝害之，殡尸不冷，而香一月间。后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内但有丝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后避讳，改为弋庙。闱有神祠阁在焉。

婉婉弱媛，庙符授钩。诞育嘉嗣，皇祚惟休。

武之不达，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灭芳流。

犊　子

犊子者，邺人也。少在黑山，采松子、茯苓，饵而服之，且数百年。时壮时老，时好时丑，时人乃知其仙人也。常过酤酒阳都家，阳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连耳，细而长，众以为异，皆言此天人也。会犊子牵一黄犊来过，都女悦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随犊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连兜甘美。邑中随伺逐之出门，共牵犊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乃去，见潘山下，冬卖桃李云。

犊子山栖，采松饵苓。妙气充内，变白易形。

阳氏奇表，数合理冥。乃控灵犊，倏若电征。

骑龙鸣

骑龙鸣者，浑亭人也。年二十，于池中求得龙子，状如守宫者，十馀头。养食，结草庐而守之。龙长大，稍稍而去。后五十馀年，水坏其庐而去。一旦，骑龙来浑亭，下语云："吾冯伯昌孙也。此间人不去五百里，必当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万计。

骑鸣养龙，结庐虚池。专至俟化，乘云骖螭。

纡辔故乡，告以速移。洞镜灾祥，情眷不离。

主　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与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数万斤。宕山长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飞如火，乃听柱取。为邑令章君明饵砂，三年，得神砂飞雪。服之，五年能飞行，遂与柱俱去云。

主柱同窥，道士精彻。玄感通山，丹砂出穴。

荧荧流丹，飘飘飞雪。宕长悟之，终然同悦。

园　客

园客者，济阴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终不取。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食其实。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树末，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好女夜至，自称客妻，道蚕状，客与俱收蚕。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大。缫一茧，六十日始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在。故济阴人世祠桑蚕，设祠室焉。或云陈留济阳氏。

美哉园客，颜晔朝华。仰吸玄精，俯捋五葩。

馥馥芳卉，采采文蛾。淑女宵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为府小吏木工，举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请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转轮悬阁，意思横生。数十日，梯道四间成。上其巅，作祠舍，留止其旁，绝其二间以自固。食芝草，饮神泉，且七十年，淄水来。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馀人，令上山半。水尽漂一郡，没者万计。小吏乃辞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复上阁。后百馀年下，卖药于市。

皮公兴思，妙巧缠绵。飞阁悬趣，上挹神泉。

肃肃清庙，愔愔二间。可以闲处，可以永年。

昌　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称殷王子，食蓬蔂根。往来上下，见之者二百馀年，而颜色如二十许人。能致紫草，卖与染家，得钱以遗孤寡，历世而然。奉祠者万计。

殷女忘荣，曾无遗恋。怡我柔颜，改华标茜。

心与化迁，日兴气炼。坐卧奇货，惠及孤贱。

谿　父

谿父者，南郡鄘人也。居山间，有仙人常止其家。从买瓜，教之炼瓜子，与桂、附子、芷实共藏，

而对分食之。二十馀年能飞走，升山入水。后百馀年，居绝山顶，呼谿下父老，与道平生时事云。

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临清涧，上翳委蕣。
仙客舍之，导以秘箓。形迹埃墟，心在旧俗。

山 图

山图者，陇西人也。少好乘马，马蹋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黄、当归、羌活、独活、苦参散。服之一岁，而不嗜食，病愈身轻。追道人问之，自言五岳使，之名山采药："能随吾，使汝不死。"山图追随之六十馀年。一旦归来，行母服於家间，期年复去，莫知所之。

山图抱患，因毁致全。受气使身，药轻命延。
写哀坟柏，天爱犹缠。数周高举，永绝俗缘。

谷 春

谷春者，栎阳人也。成帝时为郎，病死而尸不冷。家发丧行服，犹不敢下钉。三年，更著冠帻，坐县门上，邑中人大惊。家人迎之，不肯随归。发棺有衣无尸。留门上三宿去，之长安，止横门上。人知追迎之，复去，之太白山，立祠于山上，时来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停尸犹温。棺阖五稔，端委於门。
顾视空柩，形逝衣存。留轨太白，纳气玄根。

阴 生

阴生者，长安中渭桥下乞儿也，常止于市中乞。市人厌苦，以粪洒之。旋复在里中，衣不见污如故。长吏知之，械收系，著桎梏，而续在市中乞。又械，欲杀之，乃去。洒者之家室自坏，杀十馀人。故长安中谣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阴生乞儿，人厌其黩。识真者稀，累见囚辱。
淮阴忘吝，况我仙属。恶肆殃及，自灾其屋。

毛 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华阴山中，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坏，流亡入山避难，遇道士谷春，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飞。百七十馀年，所止岩中，有鼓琴声云。

婉娈玉姜，与时遁逸。真人授方，餐松秀实。
因败获成，延命深吉。得意岩岫，寄欢琴瑟。

子 英

子英者，舒乡人也。善入水捕鱼，得赤鲤，受其色好，持归著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馀，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异，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汝上背，与汝俱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鱼背，腾升而去。岁岁来归故舍，食饮，见妻子，鱼复来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吴中门户皆作神鱼，遂立子英祠云。

子英乐水，游捕为职。灵鳞来赴，有炜厥色。
养之长之，挺角傅翼。遂驾云蟠，超步太极。

服 闾

服闾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来海边诸祠中。有三仙人于祠中博赌瓜，顾闾，令担黄白瓜数十头，教令瞑目。及觉，乃在方丈山，在蓬莱山南。后往来莒，取方丈山上珍宝珠玉卖之，久久。一旦，髡头著赭衣，貌更老。人问之，言坐取庙中物云。后数年，貌更壮好，鬓发如往日时矣。

服闾游祠，三仙是使。假寐须臾，忽超千里。
纳宝毁形，未足多耻。攀龙附凤，逍遥终始。

文 宾

文宾者，太北乡人也。卖草履为业。数取妪，数十年辄弃之。后时，故妪寿老，年九十馀，续见宾，年更壮。他时，妪拜宾涕泣，宾谢曰："不宜。至正月朝，傥能会乡亭西社中邪?"妪老，夜从儿孙行十馀里，坐社中待之。须臾，宾到，大惊："汝好道邪?知汝尔，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肤、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气。妪亦更壮，复百馀年见云。

文宾养生，纳气玄虚。松菊代御，炼质鲜肤。
故妻好道，拜泣踟蹰。引过告术，延龄百馀。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妇而不老。邑人多奇之，从受道。问其要，言但食术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如此。传世见之三百馀年。贵戚富室闻之，取而服之，不能终岁辄止，惰慢矣，谓将复有匿术也。

商丘幽栖，韫椟妙术。渴饮寒泉，饥茹蒲术。
吹竽牧豕，卓荦奇出。道足无求，乐兹永日。

子 主

子主者，楚语而细音，不知何所人也。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为狂人也。问先生所在，云在龙眉山上。王遣吏将上龙眉山巅，见甯先生毛身广耳，被发鼓琴。主见之叩头，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孙。且念汝家当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预吾事。"语竟，大风发，吏走下山。比归，宫中相杀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理有所资。甯主祠秀，拊琴龙眉。
以道相符，当与讼微。匡事竭力，问昭我师。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冲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期，赤龙到，大雨，而安公骑之东南上。一城邑数万人众共送视之，皆与辞决云。

安公纵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衔信告时。
奕奕朱虬，婉然赴期。倾城仰觌，回首顾辞。

赤　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为碧鸡祠主簿，能作水澒炼丹，与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发生皆赤。后数十年，上华山，取禹馀粮饵，卖之于苍梧、湘江间。累世传见之，手中常有赤斧焉。

赤斧颐真，发秀戎巴。寓迹神祠，澒炼丹砂。
发虽朱蕤，颜晔丹葩。采药灵山，观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汉中关下卜师也。老寿百馀岁，临去呼酒家老妪曰："急装，当与妪共应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来，至呼子先。子先持一与酒家妪，得而骑之，乃龙也。上华阴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灵潜感，应若符契。方驾茅狗，蜿尔龙逝。
参登大华，自称应世。事君不端，会之有惠。

负局先生

负局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语似燕、代间人。常负磨镜局徇吴市中，衔磨镜。得一钱因磨之，辄问主人，得无有疾苦者。有，辄出紫丸药以与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数十年。后大疫，病家至户到，与药，活者万计，不取一钱，吴人乃知其真人也。后上吴山绝崖头，悬药下与人。将欲去时，语下人曰："吾还蓬莱山，为汝曹下神水。"崖头一旦有水，白色，流从石间来，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馀处。

负局神端，披褐含秀。术兼和鹊，心托宇宙。
引彼莱泉，灌此绝岫。欲返蓬山，以齐天寿。

朱　璜

朱璜者，广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怜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业，可度教也。璜曰："病愈，当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还。"丘与璜七物药，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数斗。养之数十日，肥健，心意日更开朗。与老君《黄庭经》，令日读三过。通之，能思其意，丘遂与璜俱入浮阳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复见故处，白发尽黑，鬓更长三尺馀，过家食止，数年复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寝瘕，福祚相迎。真人投药，三尸俱灵。
心虚神莹，腾赞幽冥。毛赪发黑，超然长生。

黄阮丘

黄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发，耳长七寸，口中无齿，日行四百里。于山上种葱薤百馀年，人不知也。时下卖药，朱璜发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动，山崩，道绝，预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葱薤岩岭，实栖若人。被裘散发，轻步绝伦。
含道养生，妙观通神。发验朱璜，告遍下民。

女　几

女几者，陈留市上沽酒妇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过其家饮酒，以素书五卷为质。几开视其书，乃养性交接之术。几私写其文要，更设房室，纳诸年少，饮美酒，与止宿，行文书之法。如此三十年，颜色更好如二十时。仙人数岁复来过，笑谓几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遂弃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近取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陈。
女几蕴妙，仙客来臻。倾书开引，双飞绝尘。

陵阳子明

陵阳子明者，铚乡人也。好钓鱼於旋溪，钓得白龙。子明惧，解钩拜而放之。后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白龙来迎去，止陵阳山上百馀年。山去地千馀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当来问子明钓车在否。"后二十馀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鹤来，栖其冢边树上，鸣呼子安云。

陵阳垂钓，白龙衔钩。终获瑞鱼，灵述是修。
五石溉水，腾山乘虬。子安果没，鸣鹤何求。

邗　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时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随入。十馀宿，行度数百里，上出山头。上有台殿宫府，青松树森然，仙吏侍卫甚严，见故妇主洗鱼，与邗子符一函并药，便使还与成都令乔君。乔君发函，有鱼子也。著池中养之，一年，皆为龙形，复送符还山上，犬色更赤。有长翰常随邗子，往来百馀年，遂留止山上。时下来护其宗族。蜀人立祠于穴口，常有鼓吹传呼声。西南数千里，共奉祠焉。

邗子寻犬，宕入仙穴。馆阕峨峨，青松列列。
受符传药，往来交结。遂栖灵岑，音响昭彻。

木　羽

木羽者，钜鹿南和平乡人也。母贫贱，主助产。尝探产妇，儿生便开目，视母大笑，其母大怖。夜梦见大冠赤帻者守儿，言"此司命君也，当报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阴信识之。母后生儿，字之为木羽，所探儿至年十五，夜有车马来迎去，遂过母家，呼："木羽木羽，为我御来。"遂俱去。后二十馀年，鹳雀旦衔二尺鱼，著母户上。母匿不道，而卖其鱼，三十年乃没去。母至百年乃终。

司命挺灵，产母震惊。乃要报子，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轻驷宵迎。终然报德，久乃遐龄。

玄　俗

玄俗者，自言河间人也。饵巴豆、云母，卖药都

市，七丸一钱，治百病。河间王病瘕，买药服之，下蛇十馀头。问药意，俗云：“王瘕乃六世馀殃下堕，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当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见欲，俗形无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实无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后人见于常山下。

质虚影灭，时惟玄俗。布德神丸，乃寄鹿赎。

道发河间，亲宠方渥。腾龙不制，超然绝足。

赞曰：《易》称太极，是主两仪；两仪生，然后有人民；有人民，然后有生死，生死之义著明矣。盖万物施张，浑尔而就，亦无所不备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论也。圣人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日月运行，四时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监无道之国。吉凶预见，以戒王者。动静言语，应效相通，有自来矣。天然虽不言，其变化云为，不可谓之无也。

《周书》序，桑蟜问涓子曰：“有死亡而复云有神仙者，事两成邪?”涓子曰：“言固可两有耳。《孝经》援神契言，不过天地、造灵洞虚，犹立五岳，设三台。阳精主外，阴精主内，精气上下，经纬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柏、橿、檀之伦百八十馀种，草有芝英、萍实、灵沼、黄精、白符、竹翣戒火，长生不死者万数。盛冬之时，经霜历雪，蔚而不凋，见斯其类也，何怪于有仙邪?”

余尝得秦大夫阮仓撰《仙图》，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馀人。始皇好游仙之事，庶几有获，故方士雾集，祈祀弥布，殆必因迹托虚，寄空为实，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黄录》，记太白下为王公，然岁星变为甯寿公等，所见非一家。圣人所以不开其事者，以其无常，然虽有时著，益道不可弃距而闭之，尚贞正也。而《论语》云：“怪力乱神，其微旨可知矣。”

神仙传

[晋]葛　洪撰　邬文玲整理

《神仙传》十卷，东晋葛洪（二八三——三六三）撰。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该书记载古代传说中八十五位神仙故事（王远传附蔡经传），大体继《列仙传》而作，其中容成公、彭祖二条与《列仙传》重出。体现了各时期的神仙观念及魏晋文士风气。此次整理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原　序

洪著《内篇》，论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问曰："先生曰神仙可得不死，可学古之得仙者，岂有其人乎？"答曰："昔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盖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及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凌烟，马皇见迎以获龙，方回咀嚼以云母，赤将茹葩以随风，涓子饵术以著经，啸父烈火以无穷，务光游渊以脯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服石以炼形，琴高乘鲤於砀中，桂父改色以龟脑，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阳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不终，雨师炼五色以厉天，子光辔虬雷於玄涂，周晋跨素禽於缑氏，轩辕控飞龙于鼎湖，葛由策木羊于绥山，陆通迎遐纪于黄庐，萧史乘凤而轻举，东方飘衣于京都，犊子灵化以沦神，主柱飞行于丹砂，阮丘长存于睢岭，英氏乘鱼以登遐，修羊陷石于西岳，马丹回风以电徂，鹿翁陟险而流泉，园客蝉蜕于五华。余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其系俗之徒思不经微者，亦不强以示之矣。则知刘向所述，殊甚简要，美事不举。此传虽深妙奇异，不可尽载，犹存大体，窃谓有愈於向多所遗弃也。"葛洪撰。

卷　一

广成子

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曰："尔治天下，云不待簇而飞，草木不待黄而落，奚足以语至道哉！"黄帝退而闲居，三月，复往见之。广成子方北首而卧，黄帝膝行而前，再拜，请问治身之道。广成子蹶然而起，曰："至哉，子之问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吾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王。吾将去汝，适无何之乡，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焉！"

若　士

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名。燕人卢敖，秦时游于北海，经于太阴，入于玄关，至于蒙谷之山，而见若士焉。其为人也，深目而玄准，鸢肩而修颈，丰上而杀下，欣欣然方迎风轩轾而舞。顾见卢敖，因遁逃于碑下，卢敖仰而视之，方蜷龟壳而食蟹蛤。卢敖乃与之语曰："惟以敖为背群离党，穷观六合之外。幼而好游，长而不渝，周行四极，推此阴之未阙，今卒睹夫子于此，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俨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远而至此。犹光乎日月，而载乎列星，比夫不名之地，犹突奥也。我昔南游乎洞冻之野，北息乎沈默之乡，西穷乎窈冥之室，东贯乎濒洞之光。其下无地，其上无天，视焉无见，听焉无闻，其外犹有泼泼之氾。其行一举而千万里，吾犹未之能也。今子游始至于此，乃云穷观，岂不陋哉！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不可以久住。"乃举臂竦身，遂入云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怆恨若有丧者也，曰："吾比夫子也，犹鸿鹄之与壤虫也。终日而行不离咫尺，自以为远，不亦谬也，悲哉！"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江众神丹土符，还年之道，服之有效。欲于昆仑安息。二千馀年，以传李文渊曰："土符不法，服药行道无益也。"文渊遂授其秘要，后亦升天。今以竹根汁煮丹黄土，去三尸，出此二人也。

彭 祖

彭祖者，姓篯名铿，帝颛顼之玄孙。至殷末世，年七百六十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殷王闻之，拜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善於补养导引之术，并服水桂、云母粉、麋鹿角，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终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窈然无为。时乃游行，人莫知其所诣，伺候之，竟不见也。有车马而不常乘。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常闭气内息，从平旦至日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如故。其体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其患。心存其身，头面九窍，五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其存。觉其气行体中，起於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平和也。王自诣问讯，不告之。致遗珍玩，前后数万，彭祖皆受之以恤贫贱，略无所留。

又有采女者，亦少得道，知养形之方，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年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掖庭为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轻軿而往，问道於彭祖。采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者，当用金丹，此元君太一所服，白日升天也。然此道至大，非君王所为。其次当爱精养神，服饵至药，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耳。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采女能养阴阳者也，阴阳之意可推而得，但不思之耳，何足枉问耶？仆遗腹而生，三岁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馀年。加以少怙，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令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得度世，所闻素又浅薄，不足宣传。今大宛山中，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童子，行步一日三百里，能终岁不食，亦能一日九餐，真可问也。"

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所谓何仙人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太阶；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则不可识；或隐其身草野之间，面生异骨，体有奇毛，恋好深僻，不交流俗。然有此等，虽有不亡之寿，皆去人情，离荣乐，有若雀之化蛤，雉之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器，今之愚心未之愿也。人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能近，忧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

"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当至百二十岁，不及此者，皆伤之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能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姿，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以玩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未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也。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千裹，不如独卧'；'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苟能节宣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不减年算而得其益。凡此之类，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耳。

"人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风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当病耶？凡远思强记伤人，忧恚悲哀伤人，情乐过差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暖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所伤人者甚众，而独责於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导养神气，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残折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离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万物，不知穷极，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馀吐纳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馀条。及四时首向，责已谢过，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学者以正其心耳。

"爱精养体，服气炼形，万神自守。其不然者，则荣卫枯瘁，万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愚人为道，不务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又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昼夕伏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疲劳，至死无益也，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又少能弃世独住山居穴处者，以顺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之道，闭气之术，节思虑，适饮食，则得道矣。吾先师初著《九都节解》、《韬形隐遁》、《无为开明》、《四极九室》诸经，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耳。"

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为之，有验。欲秘之，乃令国中有传彭祖道者，诛之。又欲害彭祖以绝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在。其后七十馀年，闻人於流沙之西见之。王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寿三百岁，力转丁壮如五十时。郑女妖淫，王失其道而殂。俗间相传，言彭祖之道杀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时，年七百七十岁，非寿终也。

白石生

白石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之时，已年

二千馀岁矣。不肯修升仙之道，但取于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所据行者，正以交接之道为主，而金液之药为上也。初患家贫身贱，不能得药，乃养猪牧羊，十数年，约衣节用，致货万金，乃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人号曰白石生。亦时食脯饮酒，亦时食谷，日能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三十许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读《仙经》及《太素传》。彭祖问之："何以不服药升天乎？"答曰："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间耳。"故时人号白石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而不求闻达故也。

黄山君

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年数百岁犹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飞升。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为《彭祖经》。得《彭祖经》者，便为木中之松柏也。

凤　纲

凤纲者，渔阳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渍泥封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药内口中，皆立生。纲长服此药，得寿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

卷　二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馀年忽然，不复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历年不能得见。后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馀年，不知死生所在，愿道君为占之。"道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闻之惊喜，即随道士去寻求，果得相见。兄弟悲喜，因问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东。"初起往视，了不见羊，但见白石无数，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见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弟独得神通如此，吾可学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乃俱还乡里，诸亲死亡略尽，乃复还去，临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为赤，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其后传服此药而得仙者，数十人焉。

吕　恭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忽有三人在谷中，因问恭曰："子好长生乎？而乃勤苦艰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成授新学者。公既与吾同姓，又字得吾半，是公命当应长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见采救，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通，因遣恭还曰："可归省乡里。"恭即拜辞，仙人语恭曰："公来虽二日，今人间已二百年。"

恭归到家，但见空野，无复子孙，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光辅，遂问吕恭家何在。人转怪之曰："君自何来？乃问此久远之人。吾闻先世传有吕恭将一奴一婢入山采药，不复归还，以为虎狼所伤耳，经今已二百馀年，君何问乎？吕恭有后世孙吕习者，在城东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辅言，往到习家，叩门而呼之。奴出问曰："公何来？"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采药随仙人去，至今二百馀年，今复归矣。"习举家惊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来归。"流涕不能自胜。居久之，乃以神方授习而去。时习已年八十，服之，转转还少，至二百岁乃入山去。其子孙世世服此药，无复老死，皆得仙也。

沈　建

沈建者，丹阳人也。世为长史，而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远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遇建则差，举事之者千馀家。一日，建当远行，留寄一奴一婢，并驴一头，羊十口，各与药一丸，语主人曰："但累舍居，不烦主人饮食也。"便决去。主人怪之曰："此君所寄，口有十三，不留寸资，当若之何？"建去之后，主人饮啖奴婢，奴婢闻食皆吐，逆以草与驴羊，驴羊皆避而不食，便欲牴人，主人乃惊。后百馀日，奴婢面体光泽，转胜于初时，驴羊悉肥如饲。建去三年乃还，又各以一丸药与奴婢驴羊，乃却饮食如故。建遂断谷不食，能轻举飞行往还。如此三百馀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

华子期

华子期者，淮南人也。师禄里先生，受隐仙灵宝方，一曰伊洛飞龟秩，二曰伯禹正机，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还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举千斤，一岁十二易其形，后乃仙去。

乐子长

乐子长者，齐人也。少好道，因到霍林山，遇仙人，授以服巨胜赤松散方。仙人告之曰："蛇服此药化为龙，人服此药老成童，又能升云上下、改人形容、崇气益精、起死养生。子能行之，可以度世。"子长服之，年一百八十岁，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其药，老者返少，小者不老。乃入海登劳盛山而仙去也。

卫叔卿

卫叔卿者，中山人也，服云母得仙。汉元凤二年八月壬辰，武帝闲居殿上，忽有一人乘浮云驾白鹿集於殿前。帝惊问之为谁，曰："我中山卫叔卿也。"帝曰："中山非我臣乎？"叔卿不应，即失所在。帝甚悔恨，即使使者梁伯之往中山推求，遂得叔卿子，名度世，即将还见。帝问焉，度世答曰："臣父少好仙道，服药治身八十馀年，体转少壮。一旦委臣去，言当入华山耳。今四十馀年，未尝还也。"帝即遣梁伯之与度世往华山觅之。

度世与梁伯之俱上山，辄雨积数日，度世乃曰："吾父岂不欲吾与人俱往乎？"更斋戒独上，望见其父与数人于石上嬉戏。度世既到，见父上有紫云，覆荫郁郁，白玉为床，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度世望而再拜，叔卿问曰："汝来何为？"度世具说天子悔恨，不得与父共语，故遣使者与度世共来。叔卿曰："吾前为太上所遣，欲戒帝以灾厄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国祚可延。而帝强梁自贵，不识道真，反欲臣我，不足告语，是以弃去。今当与中黄太一共定天元九五之纪，吾不得复往也。"度世因曰："向与父博者为谁？"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王子晋、薛容也。今世向大乱，天下无聊，后数百年间，土灭金亡，天君来出，乃在壬辰耳。我有仙方，在家西北柱下。归取，按之合药服饵，令人长生不死，能乘云而行。道成来就吾于此，必须复为汉臣也。"度世拜辞而归，掘得玉函，封以飞汕之香，取而按之饵服，乃五色云母。并以教梁伯之，遂俱仙去，不以告武帝也。

魏伯阳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任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之。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不尽，乃试之曰："此丹今虽成，当先试之。今试饴犬，犬即飞者可服之，若犬死者则不可服也。"伯阳入山，特将一白犬自随。又有毒丹，转数未足，合和未至，服之暂死。故伯阳便以毒丹与白犬，食之即死。伯阳乃问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既成，而犬食之即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不复归，死之与生，吾当服之耳。"伯阳乃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顾相谓曰："作丹欲长生，而服之即死，当奈何？"独有一弟子曰："吾师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将无有意耶？"亦乃服丹，即复死。馀二弟子乃相谓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长生，今服即死，焉用此为？若不服此，自可数十年在世间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市棺木。二人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因逢人入山伐木，乃作书与乡里，寄谢二弟子，弟子方乃懊恨。

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似解《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大旨也。

卷　三

沈　羲

沈羲者，吴郡人也。学道於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而不知服食药物。功德感于天，天神识之。

羲与妻贾氏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道次忽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数十骑，皆是朱衣仗节，方饰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见沈道士乎？"羲愕然曰："不知何人耶？"又曰："沈羲。"答曰："是某也，何为问之？"骑吏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从少已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算禄将尽。黄老愍之，今遣仙官来下迎之。侍郎薄延者，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者，青龙车是也；送迎使者徐福者，白虎车是也。"须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节，以白玉版、青玉介、丹玉字授与羲，羲跪受，未能读。云拜羲为碧落侍郎，主吴越生死之籍，遂载羲升天。时道间锄耘人皆共见之，不知何等。须臾大雾，雾解，失其所在，但见羲所乘车牛入田食苗。或有识是羲牛者，以语其家。弟子数百人恐是邪魅将羲藏于山谷间，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不得。

而后四百馀年，忽来还乡，推求得其数世孙，名怀喜，怀喜告曰："闻先人相传，说家祖有仙人，今仙人果归也。"留数十日，羲因话初上天时，不得见天尊，但见老君东向坐，有左右敕羲不得谢，但默坐而已。见宫殿郁郁，有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字。侍者数百人，多女子及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蒙茸丛生，龙虎辟邪，游戏其间。但闻琅琅有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物。四壁熠熠，有符书著之。老君形体略高一丈，披发垂衣，顶项有光，须臾数发。有玉女持金盘玉杯，盛药赐羲曰："此是神丹，服之者不死矣。"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饮毕而谢之。服药后，赐枣二枚，大如鸡子，脯五寸，遣羲去曰："汝还人间，救治百姓之疾病者。君欲来上天，书此符悬于竿杪，吾当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后人多得其方术者也。

陈安世

陈安世者，京兆人也，为灌叔平客。禀性慈仁，行见鸟兽，下道避之，不欲惊动。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思神。

忽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平行游，以观试之。叔平不觉其是仙人也，久而转懈怠。叔平在内方作美食，二仙人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平在否？"答

曰："在"。因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饿书生辈，复欲求腹饱耳，勿与食。"于是叔平使安世出告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大家敕我去耳。"二人益善之以实对，乃相谓曰："叔平勤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几成而败之。"乃问安世曰："汝好遨戏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希仙耶?"答曰："好道，然无缘知耳。"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早往期处，到日西而不见二人，乃起将去，曰："书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耳边，呼之曰："安世，汝来何晚耶?"答曰："早旦来，但不见君耳。"二人曰："我端坐在汝边耳。"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药两丸与之，诫曰："汝归家，勿复饮食，别止一处。"安世依诫，二人常往其处。

叔平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何也?"答曰："我独语耳。"叔平见安世不服食，但饮水，止息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也，先闻道者则为师矣。"乃自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安世，为之洒扫。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传叔平，叔平后亦得仙也。

李八伯

李八伯者，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之，已年八百岁，因以号之。或隐山林，或在廛市。知汉中唐公昉求道而不遇明师，欲教以至道，乃先往试之，为作佣客，公昉不知也。八伯驱使用意过于他人，公昉甚爱待之。后八伯乃伪作病，危困欲死，公昉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伯又转作恶疮，周身匝体，脓血臭恶，不可近视，人皆不忍近之。公昉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勤苦累年，而得笃病，吾趣欲令卿得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伯曰："吾疮可愈，然须得人舐之。"公昉乃使三婢为舐之。八伯曰："婢舐之不能使愈，若得君舐之，乃当愈耳。"公昉即为舐之。八伯又言："君舐之复不能使吾愈，得君妇为舐之，当愈也。"公昉乃使妇舐之。八伯曰："疮乃欲差，然须得三十斛美酒以浴之，乃都愈耳。"公昉即为具酒三十斛，著大器中，八伯乃起入酒中洗浴，疮则尽愈，体如凝脂，亦无馀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君有至心，故来相试。子定可教，今当相授度世之诀矣。"乃使公昉夫妻及舐疮三婢，以浴馀酒自洗，即皆更少，颜色悦美。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合丹，丹成，便登仙去。今拔宅之处，在汉中也。

李　阿

李阿者，蜀人也。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如故。常乞于成都市，而所得随复以极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其所宿也。或问往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之候，未曾不审也。

有古强者，疑阿是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后复欲随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故持其父长刀以自卫。阿见之怒曰："汝随我行，何畏虎耶?"取强刀击石折败。强窃忧刀败，至旦复出随之。阿问曰："汝愁刀败耶?"强言实恐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手击地，刀复如故，以还强。强逐阿还成都，未至，道次逢奔车，阿以脚置车下，轹其脚胫皆折，阿即死。强惊视之，须臾阿起，以手抑按，脚复如故。强年十八，见阿色如五十许人，至强年八十馀，而阿犹如故，后语人云："被昆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耳。

王　远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学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观诸掌握。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牧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肯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馀字，皆说方来之事。帝恶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内字复见，字墨皆彻入板里。

方平无复子孙，乡里人累世相传共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陈耽，为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灾，不从学道。方平在耽家四十馀年，耽家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蚕万倍，仕宦高迁。后语耽云："吾期运将尽，当去，不得复停，明日日中，当发也。"至时，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叹息曰："先生舍我去耶，我将何如?"具棺器，烧香，就床上衣装之。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带不解，如蛇蜕耳。方平去后百馀日，耽亦死。或谓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谓方平知耽将终，委之而去也。

其后，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经者，小民也，骨相当仙，方平知之，故住其家，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补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升，当为尸解耳。尸解一剧须臾如从狗窦中过耳。"告以要言，乃委经去。后经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得水灌，举家汲水以灌之，如沃燋石。似此，三日中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视其被中，惟有皮头足具，如今蝉蜕也。去十馀年，忽然还家。去时已老，还更少壮，头发还黑，语其家云，"七月七日，王君当来过。到其日，可多作数百斛饮食，以供从官。"乃去。到期日，其家假借盆瓮作饮食数百斛，罗列覆置庭中。

其日，方平果来，未至经家，则闻金鼓萧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不知何所在。及至经家，举家皆

见，方平著远游冠，朱服虎头鞶裳，五色绶带剑，少须黄色，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玉壶，皆以腊蜜封其口，鼓吹皆乘麟，从天上下悬集，不从道行也。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惟见方平坐耳。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相问，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报。久不在民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有顷，信还，但闻其语，不见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比不相见，忽已五百馀年，尊卑有序，修敬无阶，思念烦信，承来在彼，登当倾倒，而先被记，当案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之声。既至，从官当半于方平也。

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馀发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玉杯盘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行之，如松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经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至，得米便以撒地，谓以米袪其秽也，视米皆成真珠。方平笑曰："姑故少年也。吾老矣，不喜复作此曹辈狡狯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酤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者饮耳。"又麻姑手爪不如人爪形，皆似鸟爪，蔡经中心私言："若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方平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谓其爪可以爬背耶？"便见鞭著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经比舍有姓陈，失其名字，尝罢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求乞拜见。于是方平引前与语，此人便乞得驱使，比於蔡经。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从后视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终不可教以仙道也。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小箱中，以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令君竟本寿，寿自出百岁也。可以消灾治病，病者命未终，及无罪犯者，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祸者，带此传以敕社吏，当收送其鬼。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陈尉寿一百一十一岁而死，死后其子孙行其符，不复效矣。

方平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在庭中者悉尽，亦不见人饮食之也。经父母私问经曰："王君是何神人？复居何处？"经答曰："常治昆仑山，往来罗浮山、括苍山。此三山上皆有宫殿，宫殿一如王宫。王君常任天曹事，一日之中，与天上相反覆者数遍。地上五岳生死之事，悉关王君。王君出时，或不尽将百官，惟乘一黄麟，将士数十人侍。每行，常见山林在下，去地常数百丈。所到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或有千道者。"后数年，经复暂归家。方平有书与陈尉，真书廓落大而不工。先是无人知方平名远者，起此，乃因陈尉书知之。其家于今世世存录王君手书及其符传于小箱中，秘之也。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在华山中精思服饵，时时归乡里省亲，如此二百馀年不老。每入人家，即知人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临见。又知未来吉凶，言无不效。见其外生女年老多病，将药与之，女服药时年七十，稍稍还少，色如桃花。汉遣使者，经见西河城东有一女子笞一老翁，其老翁头发皓白，长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曰："此是妾儿。昔妾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教使服之，不肯，而致今日衰老，不及于妾。妾恚怒，故与之杖耳。"使者问女及儿今各年几，女子答云："妾年二百三十岁矣，儿今年七十。"此女后入华山，得仙而去。

卷　四

墨　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世多学之者，与儒家分涂，务尚俭约，颇毁孔子，尤善战守之功。

公输班为楚将，作云梯之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徒行诣楚，足乃坏，裂裳以裹之。七日七夜到楚，见公输班，说之曰："子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耶？楚馀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馀，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班曰："吾不可以言于王矣。"墨子曰："子令见我于王。"公输班曰："诺。"墨子见王曰："今有人舍其文轩，邻有弊举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谓何若人也？"楚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云梦，麋鹿满之，江汉鱼鳖，为天下富，宋无雉兔井鲋，此犹粱肉之与糟糠也；楚有枏梓松橡，宋无数尺之木，此犹有锦绣之与短褐也。臣闻大王吏议攻宋，与此同也。"王曰："善哉！然公输班已为云梯，谓必取宋。"于是

见公输班，攻宋。墨子解带为城，以巾为械。公输班乃设攻城之机，九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班之攻城械尽，而墨子之守有馀。公输班屈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吾不言矣。"楚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班之意，不过欲杀臣，谓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之上而待楚寇至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乃止，不复攻宋焉。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矣，荣位非可长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游矣。"乃谢遣门人，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于是夜常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忽有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道教。"神人曰："子有至德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同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卷，告墨子曰："子既有仙分，缘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必须师也。"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效，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五卷。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遂遣使者杨辽，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六十岁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也。

刘政

刘政者，沛国人也。高才博物，学无不览，深维居世，荣贵须臾，不如学道，可得长生，乃绝进取之路，求养性之术。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事之。后治墨子《五行记》，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馀岁也，如童子。好为变化隐形，又能以一人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人化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以置其众处，人不觉之。又能种五果之木，便华实可食，生致行厨，供数百人。又能吹气为风，飞沙扬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壶器，便欲倾坏，更指之，则还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嘘水兴云，奋手起雾，聚壤成山，刺地成渊。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湿，步行水上。名江海中鱼鳖蛟龙鼋鼍，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气，方广十里，气上连天。又能腾跃上下，去地数百丈。后不知所在。

孙博

孙博者，河东人也。有清才，能属文，著书百许篇，诵经数十万言。晚乃学道，治墨子之术，能使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耀数十里。亦能使身中成炎，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即焦枯，若更指之，则复如故。亦能使三军之众，各成一丛火。又有藏人亡奴在军中者，自捕之不得，因就博请。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必走出，卿但谛伺捉取之。"于是博以一赤丸掷於军中，须臾，火起涨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掷之火中，火势即灭，屋舍百物向已焦燃者，皆悉如故不损。博每作火有所烧，他人虽以水灌之，终不可灭，须博自止之，乃止耳。行火水中，不但己身不沾，乃能兼使从者数百人皆不沾。又能将人于水上敷席而坐，饮食作乐，使众人舞于其上，不没不濡，终日尽欢。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无所云为，博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间石壁及地上盘石，博便入其中，初尚见背及两耳出石间，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剑数十枚，及从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又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刀复如故，后入林虑山中，合神丹而仙矣。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许人，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终日，又能坐空虚之中，与人言语。又能入地中，初时没足，至腰及胸，渐渐但馀冠帻，良久而尽没不见。又以指刻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飞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数十株，皆聚之成积如山，如此十馀日，吹之各还其本处如常。又能含墨，舒纸著前，嚼墨一喷之，皆成文字满纸，各有意义。后服酒饵丹，年四百馀岁，更少容。后入大治山中仙去也。

玉子

玉子者，姓张名震，南郡人也。少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起。乃叹曰："人居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而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尽气绝即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是为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乃师长桑子，受其众术。乃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馀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能起飘风，发木折屋，作云雷雨雾，以草芥瓦石为六畜龙虎，立便能行，分形为数百千人。又能涉行江汉，含水喷之，立成珠玉，遂不复变也。或时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数十日，乃复起如故。每与诸弟子行，各丸泥为马与之，皆令闭目，须臾，皆乘大马，乘之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气，起数丈，见飞鸟过，指之堕地。又临渊投符，召鱼鳖，鱼鳖皆走上岸。又能使诸弟子举眼即见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务魁时，以器盛水，著两魁之间，吹而嘘之，水上立有赤光绕之，晔晔而起。又以此水治百病，在内者饮之，在外者浴之，皆使立愈。后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升天也。

天门子

天门子者，姓王名纲。尤明补养之要，故其经曰："阳生立于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夫以木投金，无往不伤。故阴能溲阳也。阴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驻

意，精其微妙，审其盛衰。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彼前朱雀，我后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阴人之情也，有急于阳，然能外自戕抑，不肯请阳者，明金不为木屈也。阳性气刚躁，志节疏略，至於游晏，则声气和柔，言辞卑下，明木之畏金也。”天门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岁，色如童子。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去也。

九灵子

九灵子者，姓皇名化，得还年却老。胎息内视之要，五行之道。其经曰：“此术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营护家门，保子宜孙，内外和睦。人见则喜，不见则思。既宜从军，又利远客。他人谋己，消灭不成。千殃万祸，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塞妖怪之门。咒咀之者，其灾不成。厌蛊之者，其祸不行。天下之贤，皆来宗己。倾神灵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蚕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县官逆解，忿争得胜。百事皆利，世有专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间五百馀年，颜容益少，后服炼丹而乃登仙去矣。

北极子

北极子者，姓阴名恒。其经曰：“治身之道，爱神为宝。养性之术，死入生出。常能行之，与天相毕。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铁治铁之谓真，以人治人之谓神。”后服神丹而仙焉。

绝洞子

绝洞子者，姓李名修。其经曰：“弱能制强，阴能弊阳。常若临深履危，御奔乘驾，长生之道也。”年四百馀岁，颜色不衰，著书四十篇，名曰《道源》，服丹升天也。

太阳子

太阳子者，姓离名明。本玉子同年之亲友也。玉子学道已成，太阳子乃事玉子，尽弟子之礼，不敢懈怠。然玉子特亲爱之，有门人三十馀人，莫与其比也。而好酒恒醉，颇以此见责。然善为五行之道，虽鬓发班白，而肌肤丰盛，面目光华。三百馀岁犹自不改，玉子谓之曰：“汝当理身养性，而为众贤法司，而低迷大醉，功业不修，大药不合，虽得千岁，犹未足以免死，况数百岁者乎！此凡庸所不为，况于达者乎！”对曰：“晚学性刚，俗态未除，故以酒自驱。”其骄慢如此。著七宝树之术，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时时在世间，五百岁中面如少童，多酒，其鬓须皓白也。

太阳女

太阳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致为微妙，行用其道，甚验甚速。年二百八十岁，色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肤充泽，眉鬓如画，有如十七八者也。奉事绝洞子，丹成以赐之，亦得仙升天也。

太阴女

太阴女者，姓卢名全。为人聪达，知慧过人，好玉子之道，颇得其法，未能精妙。时无明师，乃当道沽酒，密欲求贤。积年累久，未得胜己者。会太阳子过之饮酒，见女礼节恭修，言词闲雅。太阳子喟然叹曰：“彼行白虎螣蛇，我行青龙玄武，天下悠悠，知者为谁?”女闻之大喜，使妹问客：“土数为几?”对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东七西七，中一耳。”妹还报曰：“客大贤者，至德道人也。我始问一，已知五矣！”遂请入道室，改进妙馔，盛设嘉珍而享之，以自陈。讫，太阳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饮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魁，体有五行之宝，唯贤是亲，岂有所怪?”遂授补道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仙时年已二百岁，而有少童之色也。

太玄女

太玄女者，姓颛名和。少丧夫主，有术人相其母子曰：“皆不寿也。”乃行学道，治玉子之术，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时，单衣行水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及世人屋舍於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则失其所在。又门户椟柜有关籥者，指之即开。指山山崩，指树树死，更指之，皆复如故。将弟子行所到山间，日暮，以杖扣山石，石皆有门户开，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帐厨糜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耳。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于毫芒。野火涨天，嘘之即灭。又能生炎火之中，衣裳不燃。须臾之间化为老翁、小儿、车马，无所不为。行三十六术，甚有神效，起死无数。不知其何所服食，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

南极子

南极子者，姓柳名融。能合粉成鸡子，吐之数十枚，煮之而啖，出鸡子中黄，皆馀有少许粉如指端者，取粉涂杯，咒之，即成龟。煮之可食，腹藏皆具，而粉杯成龟壳者，取肉，则壳还成粉杯矣。又取水咒之，即成美酒，饮之醉人。又能举手即成大树，人或折其细枝，以刺屋间，连日犹在。以渐萎黄，与真木无异也。服云霜丹而得仙去矣。

黄卢子

黄卢子者，姓葛名起。甚能理病，若千里，只寄姓名，与治之，皆得痊愈，不必见病人身也。善气禁之道，禁虎狼百虫皆不得动，飞鸟不得去，水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岁，力举千钧，行及奔马。头上常有五色气，高丈馀。天大旱时，能至渊中召龙出，催促便升天，即便降雨，数数如此。一旦乘龙而去，与

诸亲故辞别，遂不复还矣。

卷　五

马鸣生

马鸣生者，齐国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因逐捕而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得道士神药救之，遂活。便弃职随师，初但欲求受治疮病耳，知其有长生之道，遂久事之。随师负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山，南凑泸江，周游天下。勤苦备尝，乃受《太清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矣。常居所在不过三年，辄便易处，人或不知其是仙人也。架屋舍，畜仆从，乘车马，与俗人无异。如此展转游九州五百馀年，人多识之，怪其不老。后乃修大丹，白日升天而去也。

阴长生

阴长生者，新野人也，汉阴皇后之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位，专务道术。闻有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遂与相见。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鸣生不教其度世之道，但日夕与之高谈当世之事，治生佃农之业，如此二十馀年，长生不懈息。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独有长生不去，敬礼弥肃。鸣生乃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乃将长生入青城山中，煮黄土而为金以示之。立坛四面，以《太清神丹经》受之，乃别去。长生归合丹，但服其半，即不升天。乃大作黄金数十万斤，布施天下穷乏，不问识与不识者。周行天下，与妻子相随，举门而皆不老。后于平都山白日升天，临去时，著书九篇，云："上古得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已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馀者白日升天焉。"

抱朴子曰："洪闻谚书有之曰：'子不夜行，不知道上有夜行人'。故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有学道得仙者耶？阴君已服神丹，虽未升天，然方以类聚，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寻索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人之数尔。而俗民谓为不然，以己所不闻，则谓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彩，不扬声名，不循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识之，岂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

阴君自序云"维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和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副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间？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少延，不求未度，以至天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为神。上士闻之，勉力加勤；下士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存。"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山；一通黄柜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大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著蜀经山；一通白缣书之，合为一卷，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又著书三篇，以示将来。

其一曰："唯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纡。余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虚驾浮，青腰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遨戏仙都，顾愍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

其二曰："余之圣师，体道如贞。升降变化，松乔为邻。惟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春。中多怠慢，志行不勤。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投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年？"

其三曰："惟余垂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於五浊，避世自匿。二十馀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帅，承颜悦色。面垢足胝，乃见哀识。遂授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金已成，货财十亿。役使鬼神，玉女侍侧。余得度世，神丹之力。"

阴君留人间一百七十年，色如童子，白日升天也。

茅　君

茅君者，名盈字叔申，咸阳人也。高祖父濛，字初成，学道于华山，丹成，乘赤龙而升天，即秦始皇时也。有童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天升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其事载史纪详矣。秦始王方求神仙长生之道，闻谣言，以为己姓符合谣谶，当得升天，遂诏改腊为嘉平，节以应之。望祀蓬莱，使徐福将童男童女，入海求神仙之药。

茅君十八岁入恒山学道，积二十年，道成而归。父母尚存，见之怒曰："为子不孝，不亲供养而寻逐妖妄，流走四方。"举杖欲击之。君跪谢曰："某受天命，应当得道，事不两济，违远供养。虽无旦夕之益，而使父母寿老，家门平安。某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击之，杖即摧折而成数十段，皆飞扬如弓激矢，中壁穿柱，壁柱俱陷。父惊，即止。君曰："向所启者，实虑如斯，邂逅中人，即有伤损。"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复生者，即不可起也。若横受短折者，即可令起也。"父因问乡里死者若干人，谁当可起之，君乃遂召社公问之。父闻中庭有人应对，不之见也。问社公："此村中诸已死者，谁可起之？"众人皆闻社公对曰："某甲可起。"君乃曰：

"促约敕所关由使发遣之事，须了可掘。"于是日入之后，社公来曰："事已决了，便可发出。"于是君语死者家人掘之，发棺出死人。死人开目动摇，但未能语，举而出之，三日后能坐，言语了了。如此发数十人，皆复生，活十岁方复死尔。

时君之弟名固字季伟，次弟名衷字思和，仕汉位至二千石。将之官，乡里亲友会送者数百人，亲属荣晏。时茅君亦在座，乃曰："吾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克三月十八日之官，颇能见送乎?"在座中众宾皆相然曰："此君得道当出，众皆复来送也。"君曰："若见顾者，诚荷君之厚意也。但空来，勿有损费，吾当自有供给。"至期日，君门前数顷之地忽自平治，无复寸草。忽见有青缣帐幄，下敷数重白毡，容数千人。远近皆神异之，翕然相语，来者塞道，数倍於前送弟之时也。宾客既集，君言笑延接，一如常礼。不见指使之人，但见金盘玉杯自到人前。奇殽异果，不可名字。美酒珍馔，宾客皆不能识也。妓乐丝竹，声动天地。随食随益，人人醉饱。明日迎官来至，文官则朱衣紫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千馀人。茅君乃与父母宗亲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幢幡盖，旌节旄钺，如帝王也。骖驾龙虎、麒麟、白鹤、狮子，奇兽异禽，不可名识。飞鸟数万，翔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右。去家十馀里，忽然不见，观者莫不叹息。

君遂径之江南，治于句曲山，山有洞室，神仙所居，君治之焉。山下之人，为立庙而奉事之。君尝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导引人马，或化为白鹄。人有疾病祈之者，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还，鸡子如旧，归家剖而视之，内无黄者，病人当愈；中有土者，不愈，以此为候焉，鸡子本无开处也。庙中常有天乐异香，奇云瑞气，君或来时，音乐导从，自天而下，或终日乃去。远近居人，赖君之德，无水旱疾疠、螟蝗之灾，山无刺草毒木及虎狼之厉，时人因呼此山为茅山焉。

后二弟年衰，各七八十岁，弃官委家，过江寻兄。君使服四扇散，却老还婴，于山下洞中修练四十馀年，亦得成真。太上老君命五帝使者持节，以白玉版黄金刻书，加九锡之命，拜君为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主吴越生死之籍，方却升天，或治下于潜山。又使使者以紫素策文，拜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皆例上真，故号三茅君焉。其九锡文、紫素策文多不具载，自有别传。其后，每十二月二日、三月十八日，三君各乘一白鹤，集于峰顶也。

张道陵

天师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县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采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经》，修炼于繁阳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渐渐复少。后于万山石室中，得隐书秘文，及制命山岳众神之术，行之有验。

初，天师值中国纷乱，在位者多危，退耕于余杭。又汉政陵迟，赋敛无度，难以自安，虽聚徒教授，而文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十年之间已成道矣。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既遇老君，遂于隐居之所备药物，依法修炼，三年丹成，未敢服饵，谓弟子曰："神丹已成，若服之，当冲天为真人。然未有大功于世，须为国家除害兴利，以济民庶，然后服丹即轻举，臣事三境，庶无愧焉。"

老君寻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内见五藏，外集外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随罡所指，以摄精邪，战六天魔鬼，夺二十四治，改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帅为阴官。先时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疫疠，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推伏之后，陵斥其鬼众散处西北不毛之地，与之为誓曰："人主于昼，鬼行于夜，阴阳分别，各有司存，违者，正一有法，必加诛戮。"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并天师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

栾 巴

栾巴，蜀人也。太守请为功曹，以师事之，请试术，乃平生入壁中去，壁外人叫虎狼，还乃巴也。迁豫章太守，有庙神能与人言语，巴到，推社稷，问其踪由，乃老往齐为书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齐，敕一道符，乃化为狸。

巴为尚书，正旦，会群臣，饮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噀之，奏云："臣本乡成都市失火，故为救之。"帝驰驿往问之，云："正旦失火时，有雨自东北来，灭火，雨皆作酒气也。"

故终日不违如愚，若无所得而愚，是乃物之块然者也。士大夫学道者多矣，然所谓八段锦、六字气，特导引吐纳而已，不知气血寓于身而不可扰，贵于自然流通，世岂复知此哉！虽日宴坐，而心骛于外，营营然如飞蛾之赴宵烛，苍蝇之触晓窗，知往而不知返，知就利而不知避害。海鱼有以虾为目者，人皆笑之，而不知其故。昼非日不能驰，夕非火不能鉴。故学道者，须令物不能迁其性。冶容曼色，吾视之与嫫母同；大厦华屋，吾视之与茅茨同。澄心清净，湛然而无思时，导其气即百骸皆通，抱纯白养太玄，然后不入其机，则知神之所为，气之所生，精之所复，何行而不至哉！所著百章，发明道秘，要眇深切，迷途之指南也。

卷 六

淮南王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内方士从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诣之，容状衰老，枯槁伛偻。阍者

谓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长生久视之道，必须有异于人，王乃礼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见也。"拒之数四。公求见不已，阍者对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见，却致年少，又何难哉?"于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状。阍者惊而引进，王倒屣而迎之，设礼称弟子，曰："高仙远降，何以教寡人?"问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谓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也。"

时王之小臣伍被，曾有过，恐王诛之，心不自安，诣阙告变，证安必反。武帝疑之，诏大宗正持节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谓王曰："伍被人臣而诬其主，天必诛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君无此事，日复一日，人间岂可舍哉!"乃取鼎煮药，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馀人，同日升天。鸡犬舐药器者，亦同飞去。八公与王驻马于山石上，但留人马踪迹，不知所在。宗正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诛伍被。自此广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药，竟不得。其后，王母降时，授仙经，密赐灵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丹出人间，抱犊道经见于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迹耳。

李少君

李少君，字云翼，齐国临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采药，修绝谷遁世全身之术。道未成而疾，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经过，见少君，少君叩头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当死，乃以神楼散一匕与服之，即起。少君于是求随安期，奉给奴役使任，师事之。安期将少君东至赤城，南至罗浮，北至大垣，西游玉门，周流五岳，观看江山，如此数十年。安期一旦语之："我被玄洲召，即日当去，汝未应随我至彼，今当相舍去也。复六百年，当迎汝于此。"因授神丹炉火飞雪之方，誓约口诀。毕，须臾，有乘龙虎导引数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车而升天也。

少君于是还，斋戒，卖于市，商估六国。或时为吏，或作师医治病，或时煦赁，易姓改名，游行处所，莫知其有道。逮汉武帝之时，闻帝招募方士，特敬道术，而先贫不办合大药，喟然长叹，语弟子曰："老将至矣！死将近矣！而财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钱，必不致办合药，又吾亦羸拙于斯事也。闻天子好道，请欲见之，求为合丹，可得恣意，无求不得。天子中成者成之，不中教者便舍去。吾在世上已五百馀年，而不为一权者，必不免于虫蚁之粮矣。"乃以方上武帝，言："臣能凝汞成白银，飞丹砂成黄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神仙无穷，身生朱阳之羽，体备圆光之翼。竦则凌天，伏入无间。控飞龙而八遐已遍，驾白鸿而九陔立周。冥海之枣大如瓜，钟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逮先师安期先生授臣口诀，是以保黄物之可成也。"于是引见，甚尊敬之，赐遗无数，为立屋地。武帝自谓必能使我度世者。

少君尝从武安侯饮酒。坐中有老人，年九十馀，少君言与其祖父游射处。老人为小儿时，从其祖父，识有此人。一座尽惊。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少君望而识之曰："昔齐桓公尝陈此器於柏寝。"帝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乃知少君数百岁人也。然视之常时年五十许人，面色甚好，肌肤悦泽，尤有光华。眉目口齿，似十五童子。

诸侯王贵人闻能令其人不死，老更少壮，馈遗之金钱无限。乃密作神丹，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霡飞之书，凡十二事。帝以元封四年七月，以书授少君。到元封六年九月，少君称疾，上表云："陛下思心玄妙，志甄长生。于是招访道术，无远不至。精诚感神，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适，孰能偕合？然丹方禁重，宜绝臭腥，浛养物仁，克仙蠢动。而陛下不能绝奢侈，远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除。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而臣疾与年阶，今者虚瘵，又不获躬亲斋戒，预睹彭祖丹砂之变，于此邈矣！先师安期先生，昔所赐金丹之方，信而有征，若按节度奉法戒，尔乃可备用之焉。若郁砂虹飞，玄朱九转。剖六二而流精夺日，探霜雪而月光风卷。徘徊丹霞，腾沸龙虎。投铅锡而黄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凋气立反。尔乃驾神虬以上升，骋云车以涉远，当验此方之神，将明小臣之不妄矣。"乃以小丹方与帝，而称疾，固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上，半道，有绣衣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言："太一请少君。"武帝觉，即遣使者问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梦少君将舍朕去矣!"明日少君临病困，武帝自往视，并使左右人受其方书，未竟而少君绝。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而去。"既敛之，忽失其所在，中表衣带不解，如蝉蜕也，于是为殡其衣物。百馀日，行人有见少君在河东蒲坂市者，乘青骡。帝闻之，使发其棺，棺中无所复有，钉亦不脱，唯馀履在耳。武帝殊益懊恨求少君之不勤也。明年柏梁台火，烧失诸秘书妙文也。

初，少君与议郎董仲相亲，见仲宿有固疾，体枯气少，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一篇：用戊巳之草，后土脂精、艮兽沉肪、先莠之根、百卉华体、龙衔之草。亥月上旬，合煎铜鼎，童男童女。服尽一剂，身体便轻；服尽三剂，齿落更生；服尽五剂，命不复倾。仲为人刚直，博学五经，然不达道术，常笑人服药学道。数上书谏武帝，以为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术所能延益，虽见其有异，以为天性，非术所致。得其药竟不服，又不解从问其方，为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后数月，仲病甚矣，又武帝数道其梦，恨惜之，仲乃忆所得少君药，试取服之。未半，能行，身体轻壮，所苦了愈。药尽，气力如三十时。乃更信世间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问以方意，

悉不能晓。然白发皆还黑，形容甚盛，后八十馀乃死，临死谓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怀恨黄泉。汝后可行求术人，问解之者，若长服此药，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遗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泽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数百年而已耳。"乃具为说解其方意，所用物真名。道生合药服之，得寿三百七十岁，入鸡头山中，不知竟得道不。同时卓元成、张子仁、吴士耳、蔡子盛、魏仲明、张元达服之，或得三百岁，或得五百岁，皆至死不病不伛，面不皱理，齿不落，发不白，房屋不废。此盖少君凡弊方耳，犹使人如此，况其上方邪！少君当去时，密以六甲左右霛飞术十二事传东郭延，以神丹飞玄之方授少君乡里人蒯子顺者，此二人后学道，并得仙。少君又授子训昆仑神州贞形也。

王 真

王真，字叔坚，上党人也。少为群吏，年七十乃好道。寻见《仙经杂言》，说郊间人者，周宣王时郊间采薪之人也，采薪而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门。呼长精，吸玄泉。鸣天鼓，养泥丸。"时人莫能知，唯柱下史曰："此是活国中人，其语秘矣。其人乃古之渔父也。何以知之？八百岁人，目瞳正方。千岁人，目理纵。采薪者乃千岁之人也。"贞读此书而不解其旨，逐搜问诸所在道士，经年而遇有解其旨者，语贞曰："此近浅之术也，为可驻年反白而已耳。"乃语诀云："巾金巾者，恒存肺气入泥丸中，徐徐以绕身，身常光泽。吸玄泉者，漱其口液而服之，使人不老，行之七日有效。鸣天鼓者，朝起常叩齿三十六下，使身神安。又夜恒存赤气，从天门入周身内外，在脑中变为火，以燔身，身与火同光，如此存之，亦名曰炼形。泥丸，脑也。天门，口也。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行之勿休。"真受诀，施行胎息、胎食、炼形之方，甚有验，断谷二百馀年，肉色光美，徐行及马，力兼数人。自叹曰："我行此术唯可不死，岂及神丹金玉之方邪？"乃师事蒯子训，子训授其肘后方也。

魏武帝闻之，呼与相见，见似年可三十许。意嫌其虚诈，定校其乡里，皆异口同辞，多有少小见真者，乃信其有道，甚敬重之。郄孟节师事真十数年，真以蒸丹小饵法授孟节，得度世。乡里计真已四百岁。后一日，将三少妾登女儿山，语弟子言合丹去，去遂不复还。真日行三百里。孟节能合枣核以不食至十年，又能闭气不息，身不动摇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岁。亦有家室。此法是真所习郊间人之法也。孟节为人质谨，不妄言。魏武帝为立茅舍，使令诸方士。晋惠怀之际人，故有见孟节在长安市中者。魏武帝时亦善招求方术道士，皆虚心待之，但诸得道者，莫肯告之以要言耳。

陈 长

陈长者，在苎屿山六百年，每四时设祭，亦不饮食，亦无所修。人有病者，与祭水饮之，皆愈也。

刘 纲

刘纲者，上虞县令也。与妻樊夫人俱得道术。二人俱坐林上，纲作火烧屋，从东边起；夫人作雨，从西边上，火灭。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之妻也。纲字伯鸾，仕为上虞令，亦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道。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净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旱暵漂垫之害，无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远近所仰。暇日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舍，从东而起；夫人禁之，火即便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之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胜，数走出於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鲫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其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缚虎牵归，系於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力能飞举；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云气之举，同升天而去矣。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者，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事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显无方。杜不信道，常恚怒之。圣母或行理疾救人，或有所之诣，杜恚之愈甚，告官讼之，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著履一緉在窗下，自此升天。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祈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海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病伤也。

孔 元

孔元者，常服松脂、茯苓、松实，年更少壮。已一百七十馀岁。人或饮酒，请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拄地倒立，头向下，持酒倒饮，人不能为之也。乃于水边凿岸，作一穴，方丈馀，止其间，断谷或一月两月而出。后入西华岳得道也。

王 烈

王烈，字长休，邯郸人。常服黄精并炼铅，年二百三十八岁，有少容，登山如飞。少为书生，嵇叔夜与之游。烈尝入太行山，闻山裂声，往视之，山断数百丈，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须臾成石，如热腊之状，食之味如粳米。仙经云："神山五百岁辄一开，

其中有髓，得服之者，举天地齐毕。”

涉正

涉正，字玄真，巴东人。说秦王时事如目前。常闭目，行亦不开，弟子数十年莫见其开目者。有一弟子固请开之，正乃为开目，有声如霹雳，光如电，弟子皆匐地。李八百呼为四百岁小儿也。

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东人也。汉末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于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太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之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侯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人皆轻易之。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捡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至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太和、青龙中，尝持一杖南渡，河水泛涨，辄独云未可也，由是人颇疑不狂。所言多验佥，谓之隐者也。年八十九终。

孙登

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穴居之。好读《易》，抚一弦琴。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体；用才在乎识贞，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后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竟莫知其所终。

卷七

东郭延

东郭延，字公游，山阳人也。少好道，闻李少君有道，求与相见，叩头乞得执侍巾栉洒扫之役，少君许之。见延小心良谨，可成，临当去，密以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术、游虚招真十二事授延，告之曰："此亦要道也，审而行之，亦升天矣。"口诀毕而遣去。延遂还家，合服灵飞散，能夜书。在寝室中，身生光点，行六甲左右术，能占吉凶，天下当死者，识与不识，皆逆知之。又役使鬼神，收摄虎豹，无所不为。在乡里四百岁不老。汉建安二十一年，一旦，有数十人乘虎豹之来迎之，邻尽见之。乃与亲故别而辞去，云："诣昆仑台。"临去先以神丹方、五帝灵飞秘要传尹先生。

灵寿光

灵寿光者，扶风人也。年七十时，得朱英丸方，合服之，转更少壮，如年二十时。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岁矣。

刘京

刘京，字太玄，南阳人也。汉孝文皇帝侍郎也。后弃世从邯郸张君学道，受饵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岁，视之如三十许人。后师事蓟子训，子训授京五帝灵飞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真形诸秘要。京按诀行之，甚效。能役使鬼神，立起风雨，召致行厨，坐在立亡，而知吉凶期日。又能为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死。其不信者，至期亦死。周流名山五岳，与王真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时，故游行诸弟子家。皇甫隆闻其有道，乃随事之，以云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隆按合行服之，色理日少，发不白，齿不落，年三百馀岁，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黄初三年，京人衡山中去，遂不复见。京语皇甫隆曰："治身之要，当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壮有颜色，去三虫而坚齿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来起早，漱液满口，乃吞之，琢齿二七过，如此者三乃止，名曰炼精，使人长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难，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惊马，未足喻其崄坠矣。卿性多淫，得无当用此自戒乎！"如京言，虑隆不得度世也。

严青

严青者，会稽人也。家贫，常在山中烧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书与之，令以净器盛之，置高处，兼教青服石脑法。青遂以净器盛书，置高处，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每载炭出，此神便为引船，他人但见船自行。后断谷入小霍山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师董先生行气断谷术，又诣西城山师王君。君谓曰："大道之诀，非可卒得。吾暂往瀛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视石壁，久久当见文字，见则读之，得道矣。"和乃视之，一年了无所见，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见《太清中经》、《神丹方》、《三皇文》、《五岳图》。和诵之上口，王君回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剂，延年无极。以半剂作黄金五十斤，救惠贫病也。

赵瞿

赵瞿者，上党人也。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赍粮将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月，有仙人行经过穴，见而哀之，

具问讯之。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是仙人以一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疮都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服之，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瞿遂长服松脂，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忽见台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又夜见面上有彩女二人，长二三寸，面体皆具，但为小耳，游戏其口鼻之间。如是且一年，此女渐长大，出在其侧。又常闻琴瑟之音，欣然独笑。在人间三百许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犊山去，必地仙也。

宫　嵩

宫嵩者，大有文才，著道书二百馀卷。服云母，得地仙之道。后入苎屿山中仙去。

容成公

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寿无极。

董仲君

董仲君者，临淮人也。服气炼形，二百馀岁不老。曾被诬系狱，乃佯死，须臾虫出，狱吏乃舁出之，忽失所在。

倩平吉

倩平吉者，沛人也。汉初入山得道，至光武时不老。后托形尸假，百馀年，却还乡里也。

王仲都

王仲都者，汉中人也。汉元帝常以盛暑时暴之，绕以十馀炉火而不热，亦无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单衣，无寒色，身上气蒸如炊。后不知所在。

程伟妻

汉黄门郎程伟，好黄白术，娶妻得知方家女。伟常从驾出而无时衣，甚忧，妻曰："请致两段缣。"缣即无故而至前。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妻乃往视伟，伟方扇炭烧筒，筒中有水银。妻曰："吾欲试相视一事。"乃出其囊中药少许投之，食顷发之，已成银。伟大惊曰："道在汝处，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须由命者。"于是伟日夜说诱之，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犹不肯告伟。伟乃与伴谋挝笞杖之，妻辄知之，告伟言："道必当传其人，得其人得路相遇，辄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虽寸断而支解，而道犹不出也。"伟逼之不止，妻乃发狂，裸而走，以泥自涂，遂卒。

蓟子训

蓟达，字子训，齐国临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拜附马都尉。晚悟治世俗综理官无益于年命也，乃从少君学治病作医法。渐久，见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礼事少君而师焉。少君亦以子训用心专，知可成就，渐渐告之以道家事，因教令胎息、胎食、住年、止白之法。行之二百馀年，颜色不老。在乡里与人信让从事，性好清净，常闲居读《易》，时作小小文疏，皆有意义。少君晚又授子训无常子大幻化之术，按事施行，皆效。

曾见比舍家抱一儿，从求抱之，失手而坠地，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谓此儿命应不成人。行已积日，转不能复，思之。子训因还外抱儿还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复用。子训曰："但取无苦，故是汝儿也。"儿识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犹不了。子训既去，夫妇共往掘视，所埋死儿瓮器中有泥儿长六寸许耳。此儿遂长大。又诸老人发必白者，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宿昔之间，则明旦皆发黑矣，亦无所施为，为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亦复有不使人发黑者，盖神幻之大变者也。

京师贵人闻之，莫不虚心欲见子训，而无缘致之。子训比居。有年少为太学生，於是诸贵人共呼语之："卿所以勤苦读书者，欲以课试规富贵耳。但为吾一致蓟子训来，能使卿不劳而达。"书生许诺，乃归，亲事子训，朝夕洒扫，立侍左右，如此且二百日。子训语书生曰："卿非学道者，何能如此？"书生曰："忝乡里末流，长幼之道自当尔。"子训曰："何以不道实而作虚饰邪？吾以具知卿意。诸贵人欲得见我，我亦何惜一行之劳，而不使卿得荣位乎！便可还语诸人，吾某月某日当往。"书生甚喜，到京师，具向诸贵人说此意。到期日，子训未行。书生父母忧之，往视子训，子训曰："恐我不行也。不使卿儿失信，当发以食时去所居。"书生父母相谓曰："蓟先生虽不如期至，要是往也，定后日"。书生归，推计之，子训以其日中时到京师，是不能半日行千馀里。既至，书生往见之子训，子训问书生曰："谁欲见我者？"书生曰："欲见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乞知先生所止，自当来也。"子训曰："不须使来，吾尚千馀里来，宁复与诸人计此邪？卿今日使人人尽语之，使各绝宾客，吾日中当往，临时自当择所先诣。"书生如其言语贵人，贵人各洒扫，到日中子训往。

凡二十三处，便有二十三子训，各在一处。诸贵人各各喜，自谓子训先诣之，定明日相参问。同时各有一子训，其衣服颜色皆如一，而论说随主人谘问，各各答对不同耳。主人并为设酒食之具，以饷子训，皆各家家尽礼饮食之。于是远近大惊，诸贵人并欲诣之。子训谓书生曰："诸人谓我当有重瞳八采，故欲见我。我亦无所道，我不复往，便尔去矣。"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道，到门。书生言"适去东陌上乘青骡者是也。"于是各各走马逐之，望见其骡徐徐而行，各走马逐之不及。如此行半日，而常相去一里许，不

可及也，乃各罢还。

子训既少君乡里弟子，微密谨慎，思证道奥，随时明匠，将足甄综众妙矣。

卷　八

葛　玄

葛玄，字孝先，丹阳人也。生而秀颖，性识英明，经傅子史，无不该览。年十馀，俱失怙恃，忽叹曰："天下有常不死之道，何不学焉。"因遁迹名山，参访异人，服饵芝术，从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玄勤奉斋科，感老君与太极真人，降于天台山，授玄、灵宝等经三十六卷。久之，太上又与三真人项负圆光，乘八景玉舆，宝盖幡幢旌节，焕耀空中，从官千万。命侍经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韫，出洞元、大洞等经三十六卷，及上清斋二法：一绝群独宴，静气遗形，冥心之斋也；二清坛肃侣，依太真之仪，先拔九祖，次及家门，后谢己身也。灵宝斋六法：一金箓，调和阴阳，宝镇国祚；二玉箓，保祐后妃公侯贵族；三黄箓，卿相牧伯拔度九祖罪原；四明真，超度祖先，解诸冤对；五三元，自谢犯戒之罪；六八节，谢七祖及已身，请福谢罪也。及洞神、太一、涂炭等斋并戒法等件。

悉遵太上之命，修炼勤苦不怠。尤长于治病收劾鬼魁之术，能分形变化。

吴大帝要与相见，欲加荣位。玄不枉，求去不得，待以客礼。一日，语弟子张恭言："吾为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以八月十三日中时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颜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响如雷，烛灭良久。风止燃烛，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明旦问邻人，邻人言了无大风。风止在一宅内，篱落树木并败折也。

左　慈

左慈者，字元放，卢江人也。少明五经，兼通星纬，见汉祚将尽，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运，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术，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纪。

曹公闻而召之，闭一室中，使人守视，断其谷食，日与二升水。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曹公曰："吾自谓天下无不食之人。"曹公乃欲从学道，慈曰："学道当得清净无为。非尊贵所宜。"曹公怒，乃谋杀之。慈已知之，求乞骸骨。曹公曰："何忽去耳?"慈曰："公欲杀慈，慈故求去耳。"曹公曰："无有此意。君欲高尚其志者，亦不久留也。"乃为设酒。慈曰："今当远适，愿乞分杯饮酒。"公曰："善。"是时天寒，温酒尚未热，慈解剑以搅酒，须臾，剑都尽，如人磨墨状。初，曹公闻慈求分杯饮酒，谓慈当使公先饮，以馀与慈耳。而慈拔簪以画杯酒，酒即中断、分为两向。慈即饮其半，送半与公，公不喜之，未即为饮。慈乞自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着栋动摇，似飞鸟之俯仰，若欲落而不落。一座莫不瞩目视杯，既而，已失慈矣，寻问之，慈已还所住处。

曹公遂益欲杀慈，乃敕内外收捕慈。慈走群羊中，追者视慈入群羊中，而奄忽失之，疑其化为羊也，然不能分别之。捕吏乃语羊曰："人主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苦。"于是群羊中有一大者，跪而言。吏乃相谓曰："此跪羊是慈也。"复欲擒之，羊无大小悉长跪，追者亦不知慈所在，乃止。

后有知慈处者，以告曹公，公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得隐，故欲令人知其神化耳，于是受执入狱。狱吏欲考讯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曹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有七慈相似，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顷，六慈皆失。寻又见慈走入市，乃闭市四门而索之。或不识者问慈形貌何似，传言慈眇一目，青葛巾单衣，见有似此人者，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一目，葛巾单衣，竟不能分。曹公令所在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慈，便断其头以献曹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耳。有从荆州来者，见慈在荆州。

荆州牧刘表以为惑众，复欲杀慈，慈意已知。表出耀兵，乃欲见其道术。乃徐去诣表，说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非道人所能饷也。"慈重道之，表使人取之，有酒一器，脯一束，而十馀人共舁之不起。慈乃自取之，以一刀削脯投地，请百人运酒及脯，以赐兵士。人各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万馀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减。座中又有宾客数十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慈数日委表东去入吴。

吴有徐随者，亦有道术，居丹徒。慈过随门，门下有客车六七乘，客诈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即去。宿客见其牛皆在杨柳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牛行树上。又车毂中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摇之不动。宿客大惧，入报徐公，说："有一眇目老公至门，吾欺之，言公不在，此人去后，须臾使车牛皆如此，不知何意?"徐公口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之，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列叩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见车牛如故系在，车毂中无复荆木也。

慈见吴先主孙权，权素知慈有道，颇礼重之。权侍臣谢送知曹公、刘表皆忌慈惑众，复谮於权，欲使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令慈行於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著木屐，持青竹仗，徐徐缓步行，常在马前百步。著鞭策马，操兵器逐之，终不能及。送知其有道，乃止。慈告葛仙公，言当入霍山中合九转丹。丹成，遂仙去矣。

王　遥

王遥者，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颇能治病，病无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针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于地，不饮不食，须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召呼之，皆见其形物入在狱中，或狐狸龟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

遥有竹箧，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数十年，未尝见遥开之。常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箧，将钱出，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又常有两炬火导前。约行三十里许，登小山，入石室。室中先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担箧发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二人，并坐鼓之。良久，遥辞去，三簧皆内箧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出送，语遥曰："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遥答曰："我如是当来也。"遥还家百日，天复雨，遥夜忽大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馀年未尝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即问曰："欲舍我去乎？"遥曰："暂行耳。"妻曰："当将钱去否？"遥曰："独去耳。"妻即泣涕。因自担箧而去，遂不复还。后三十馀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颜色更少，盖地仙也。

陈永伯

陈永伯者，南阳人也。得淮南王七里散方，试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系其足，闭于密户中，昼夜使人守视之。二十八日亦不复见，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而陈氏二子服之，未二十日，而失所在，后人不敢服。仙去必有仙官来迎，但人不见之耳。

太山老父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父锄于道间，头上白光高数尺，怪而呼问之。老父状如年五十许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体光华，不与俗人同。帝问："有何道术耶？"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有道士教臣绝谷服术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气，其八物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堕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爱其方，赐之金帛。老父后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馀年乃不复还也。

巫　炎

巫炎者，字子都，北海人也。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有紫气，高丈馀。帝召而问之："君年几何？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子都答曰："臣年今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帝召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昔年六十五时，苦腰脊疼痛，脚冷不能自温，口中干苦，舌燥涕出，百节四肢各各疼痛，又足痹不能久立。得此道已来，已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体强健，无所病患，气力乃如壮时，无所忧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闻於朕，非忠臣也。"子都顿首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公中之私，臣子之所难言也。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亏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馀岁，服饵水银，白日升天。武帝后颇行其法，不能尽用之，然得寿最胜于他帝远矣。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时文帝好老子之道，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诵之，不通老子经者，不得升朝。帝于经中有疑义，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陕州河上，有人诵老子。"即遣诏使赍所疑义问之，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驾幸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谓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贵贫贱。"须臾，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之中，去地百馀尺，而止於虚空。良久，俯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贵贫贱乎？"帝大惊，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能，忝承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愿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经以来，千七百馀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拜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遂于西山筑台望之，不复见矣。论者以为文帝虽耽尚大道，而心未纯信，故示神变以悟帝，意欲成其道，时人因号河上公。

刘　根

刘根，字君安，长安人也。少时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道，循入嵩高山石室中，峥嵘峻绝，高五千丈，自崖北而入。冬夏无衣，毛长一二尺，其颜如十四五许人，深目多须，鬓皆黄，长三四寸。每与坐，或时忽然变著高冠玄衣，人不觉换之。

时衡府君在颍川，自说其先祖有与根同岁者，王莽数使使请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道庙掾王珍问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赵公往山达敬，根惟言谢府君，更无他言。后颍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过半，太守家大小悉病。府君使珍从根求消灾除疫气之术。珍叩头述府君意，根教于太岁宫气上

穿地作孔，深三尺，以沙着中，以酒沃之。君依言，病者即愈，疫气登绝，后常用之，有效。

后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欲杀之，遣使呼根。举郡皆谏以为不可，祈殊不肯止。诸吏先使人以此意报根，使者至，根曰："太守欲吾来何也？吾当往耳，不往者，恐汝诸人必得罪，谓卿等不来呼我也。"根即诣郡。时宾客盈坐，祈令根前，使庭下五十馀人将绳索鞭杖立于根后。祈厉声问曰："君有道耶？"根曰："有道。"祈曰："有道能召鬼使我见乎？若不见，即当戮汝。"根曰："甚易耳。"遂借祈前笔砚书作符，扣阶锋，铮然作铜声。因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于城外，闻者莫不肃然，众宾客悉恐。须臾，厅前南壁忽开数丈，见四赤衣吏，传呼避道，赤衣兵数十人，操持刀剑，将一科车直从坏壁中入到厅前，根敕下车上鬼。赤衣兵发车上乌被，上有一老公一老姥，反缚囚系，大绳的头，熟视之，乃祈亡父母也。祈惊愕，怆然流涕，父母亦泣，责骂祈："我生时，汝仕宦未达，不得汝禄养。我死后，汝何为犯忤神仙尊官，使我被收束囚辱如此？汝亦何面目立于人间？"祈下阶叩头，向根乞放赦先人，根乃敕赤衣兵将囚出去。厅前南壁复开，车过，寻失车所在，根亦隐去。祈恍惚若狂，其妻暴卒，良久乃苏，云："见君家先被捉者大怒云：'何以犯触大仙，使我被罪，当来杀汝'。"后月馀，祈及妻儿并卒。

少室庙掾王珍，数得见根颜色欢悦之情，伏地叩头，请问根从初得道之由。根说："昔入山精思，无处不到。后入华阴山，见一人乘白鹿，从千馀人，玉女左右四人执彩旄之节，年皆十五六。余再拜顿首，求乞一言。神人乃住，告余曰：'汝闻昔有韩众否乎？'答曰：'尝闻有之。'神人曰：'即我是也。'余自陈少好长生不死之道，而不遇明师，颇习方书，按而为之，多不验，岂根命相不应度世也？今日有幸逢大神，是根宿夜梦想，从心所愿，愿见哀怜，赐其要诀。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见我。汝今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脑减，筋急肉沮，故服药行气不得其力。必欲长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之上药耳。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食谷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要在於服药。服药有上下，故仙有数品也。不知房中之事，行气导引而不得神药，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唯有九转还丹及太乙金液，服之，皆立便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云母雄黄之属，能使人乘云驾龙，亦可使役鬼神，变化长生者。草木之药，唯能治病补虚，驻年返白，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高可数百年，下才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矣。'余乃顿首曰：'今日受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则意志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见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司命夺人算纪，使少寿。人身中神欲人生，而三尸欲人死，死则神散，返於无形之中。而三尸成鬼，而人享奠祭祀之，则得歆飨，以此利在人速死也。梦与恶人斗争，此乃神与尸相战也。'根乃从次合作服之，遂以得仙。"珍又言："数见投符於地，有所告召，即见如取之者，然不见人。又唯闻有所推问，有人答对，而不见形也。或闻有鞭杖声，而或地上见血，莫测其端也。"教珍守一行气、存神先生、三纲六纪、谢过上古之法，不知珍能得仙名耳。根后入鸡头山中仙去矣。

卷　九

壶　公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王府符，凡二十馀卷，皆出於壶公，故总名为壶公符。

汝南费长房为市掾时，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其买药口不二价，治百病皆愈，语买药者曰："服此药必吐出某物，某日当愈。"皆如其言。得钱日收数万，而随施与市道贫乏饥冻者，所留者甚少。

常悬一空壶于坐上，日入之后，公辄转足跳入壶中，人莫知所在，唯长房于楼上见之，知其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除公座前地，及供馔物，公受而不谢。如此积久，长房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语长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而往。公语长房曰："卿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随我跳，自当得入。"。长房承公言为试，展足，不觉已入。既入之后，不复见壶，但见楼观五色，重门阁道，见公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长房曰："我仙人也。忝天曹职，所统供事不勤，以此见谪，暂还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不坐，顿首自陈："肉人无知，积劫厚，幸谬见哀愍，犹如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见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怜念，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

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汝相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遣人取之，不能举，益至数十人，莫能得上。长房白公，公乃自下，以一指提上，与长房共饮之。酒器不过如蜯大，饮之，至旦不尽。公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否？"长房曰："思去之心，不可复言。惟欲令亲属不觉，不知当作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长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使称病，后日即以此竹仗置卧处，嘿然便来。"长房如公所言。而家人见此竹是长房死了，哭泣殡之。

长房随公去，恍惚不知何所之。公独留之於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长房，长房不惧。明日，又内长房石室中，头上有大石方数丈，茅绳悬之，诸蛇并往啮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往撰之曰："子可教矣。"乃命啖溷，溷臭恶非常，中有虫长寸许，长房

色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为地上主者，可寿数百馀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举诸鬼神。尝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长房忧不能到家，公以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到家耳。"长房辞去，骑仗，忽然如睡，已到家，家人谓之鬼。具述前事，乃发视棺中，惟一竹杖，乃信之。长房以所骑竹杖投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长房自谓去家一日，推之已一年矣。

长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而目瞋诃遣。人问其故，曰："怒鬼魅之犯法耳。"汝南郡中常有鬼怪，岁辄数来，来时导从威仪，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匝，乃还去，甚以为患。后长房请府君，而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长房。鬼知之不敢前，欲去，长房厉声呼使捉前来。鬼乃下车，把版伏庭中，叩头乞得自改。长房呵曰："汝死老鬼，不念温凉，无故导从，唐突官府君，知当死否?"急复令还就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以追视之，以札立陂边，以劲绕札而死。东海君来，旱。长房后到东海，见其民请雨，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於葛陂，今当赦之。"令其作雨，于是即有大雨。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促还他马，赦汝罪。"人问之，长房曰："此狸耳，盗社公马也。"又尝与客坐，使至市市鲊，顷刻而还。或一日之间，人见在千里之外者数处。

尹 轨

尹轨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学五经，尤明天文理气，河洛谶纬，无不精微。晚乃奉道，常服黄精，日三合，年数百岁而颜色美少。常闻其远祖尹喜，以周康王、昭王之时，居草楼，遇老君与说经，其后周穆王再修楼观，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居楼观焉。自云喜数来与相见，授以道要，由是能坐在立亡、变化之事。苏并州家先祖频奉事之，累世子孙见之，颜状常如五十岁人。游行人间，或入山，一年半年复见，无妻息。其说天下盛衰治乱之期，安危吉凶所在，未尝不效。

晋永康元年十二月，道洛阳城西一家求寄宿，主人以祭蜡不欲令宿。良久，公度语其姓名，主人乃开门迎公度。与前设酒食，又以数斛谷与公度所乘青骡，公度竟不饮啖，骡亦不食谷。明旦去，谓主人曰："君是不急难人耳。先虽不欲受我宿，后更有勤意，吾及骡虽不食君所设，意望相酬耳。今赐君神药一丸，带以随身，明年当有兵死者满地，此药可以全君体命。"明年，洛中果有赵王伦之乱，死者数万。举家有从军者，皆不还，在家又为劫杀皆尽，惟馀得药一人耳。

公度腰中带漆竹管数十枚，中皆有药，入口即活。天下大疫，有得药如枣者，涂其门，则一家不病，病者立愈。又弟子黄理，居陆浑山中，患虎为暴。公度使断大木为柱，去家四方各一里外埋一柱，公度即以印印之，虎即绝迹。又有怪鸟止其屋上，以语公度，公度为书一奏符，著鸟鸣处。至夕，鸟伏死符下，遂绝。

有人遭大丧，当葬而贫穷不及，公度见而嗟之。孝子说其孤苦，公度怆然曰："君得数斤铅否?"孝子曰："可得耳"。乃具铅数十斤。公度将入山中小屋下炉火中销铅，以神药如枣大投沸铅中，搅之，皆成银。以与之曰："吾念汝贫困，不能营葬，故以相与，慎勿言也。"复又有一人，本士族子弟，遇公事簿书不明，当陪负官钱百万。出卖田宅车牛，不售，而见收系。公度语所识富人曰："可暂以百万钱借我，欲以救之，后二十日顿相还也。"富人即以钱百万与公度，公度以与遭事者，乃语曰："君致锡百两。"其人即买锡与之。公度于垆中淬锡，以神药一方寸匕投沸锡中，变成黄金。金即秤卖，得钱百万，还钱主。公度后到南阳太和山升仙去矣。

介 象

介象者，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博览百家之言，能属文。阴修道法，入东岳受气禁之术，能茅上燃火煮鸡，鸡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内不炊不蒸，鸡犬三日不鸣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能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

闻《九丹之经》，周游数千里求之，不值明师，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极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象睡寤见虎，乃谓之曰："天使汝来侍卫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来试我，汝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见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鸡子，不可称数，乃取两枚而游。谷深不得度，乃还。于山中见一美女，年十五六许，颜色非常，衣服五彩，盖仙人也。象叩头乞长生之方，女曰："汝急送手中物还故处，乃来。吾故于此待汝。"象即以石送於谷中而还，见女子在旧处，象复叩头。女曰："汝血养之气未尽，断谷三年，更来。吾止此。"象归，断谷三年，乃复往，见此女故在前处 。乃以丹方一日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为也。"

象未得合作此药，常住弟子骆延雅舍。帷下平床中有书生数人，共论书传事，云云不判。象傍闻之，不能忍，乃为决解之。书生知象非凡人，密表奏象于其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延雅固留。吴王诏征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称为介君。为象起第宅，以御帐给之，赐遗前后累千金，从象学隐形之术，试还后宫及出入殿门，莫有见者。又令象变化，种瓜菜百果，皆立生。与先主共论鲙鱼何者最上，象曰："鲻鱼为上。"先主曰："此鱼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但令人于殿中庭方坎者水满之，象即索钓饵起钓之，垂纶于坎中，不食顷，得鲻鱼。先主惊喜，问象曰："可食否?"象曰：

“故为陛下取作鲙，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问曰：“蜀使不来，得姜作鲙至美，此间姜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耳。愿差一人，并以钱五千文付之。”象书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姜，买姜毕，复闭目。此人如言，骑杖，须臾已到成都，不知何处，问人，言是蜀中也，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在蜀，从人恰与买姜人相见，于是甚惊，作书寄家。此人买姜还厨中，鲙始就矣。

象又能读诸符文如读书，无误谬者。或不信之，取诸杂符，除其标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别之。又有一人种黍於山中，尝患弥猴食之，闻象有道，从乞辟猴法。象告无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见猴群下，大嗥语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仓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见群猴欲下树，试告象言语，猴即各还树，绝迹矣。

象在吴，连求去，先主不许。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奁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先主殡埋之。以日中死，其日脯时已至建邺，以所赐梨付苑内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发视，其棺中唯一奏版符耳。先主思象，使以所住屋为庙，时时躬往祭之。常有白鹄来集座上，良久乃去。后弟子见象在盖竹山中，颜色更少焉。

卷 十

董 奉

董奉者，字君异，侯官县人也。昔吴先主时，有年少作本县长，见君异年三十馀，不知有道也。罢去五十馀年，复为他职，行经侯官。诸故吏人皆往见故长，君异亦往，颜色如昔，了不异。故长宿识之，问曰：“君无有道也？昔在县时，年纪如君辈，今吾已皓白，而君犹少也。”君异曰：“偶尔耳。”

杜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异时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药内死人口中，令人举死人头摇而消之。食顷，燮开目动手足，颜色渐还，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然如梦。见有数十乌衣人来收之，将载露车上去，人大赤门，径以寸狱，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之，不复见外。恍惚间，闻有一人言：‘太乙遣使者来召杜燮，急开出之。’闻人以锺掘其所居户，良久，引出之。见外有车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人持节呼燮上车，将还至门而觉。”燮既活，乃为君异起高楼於中庭。君异不饮食，唯啖脯枣，多少饮酒，一日三为君异设之。君异辄来就燮处饮食，下楼时忽如飞鸟，便来到座，不觉其下，上楼亦尔。如此一年，从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许。燮问曰：“君欲何所之？当具大船也。”君异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燮即为具之。至明日日中时，君异死，燮使人殡埋之。七日，人有从容昌来，见君异，因谢杜侯，好自爱重。燮乃开视君异棺中，但见一帛，一面画作人形，一面丹书符。

君异后还庐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癞，垂死，自载诣君异，叩头乞哀。君异使此人坐一户中，以五重布巾韬病者目，使勿动摇，乃敕家人莫近。病人云：“闻有一物来舐之，痛不可堪，无处不匝。度此物舌当一尺许，其气息大小如牛，竟不知是何物，良久乃去。”君异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与饮，遣去：“不久当愈，且勿当风。”十数日间，病者身体通赤无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复痛。二十馀日，即皮生疮愈，身如凝脂。

后常大旱，百谷焦枯，县令丁士彦谓纲纪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赍酒脯见君异，说大旱之意。君异曰：“雨易得耳。”因仰视其屋曰：“贫家屋皆见天，不可以得雨，如何？”县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为祈雨，当为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彦自将吏人，乃运竹为起屋。屋成当泥涂，作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异曰：“不烦运水，日暮自当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

又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馀株，郁然成林。而山中百虫群兽，游戏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于是杏子大熟，君异于杏林下作箪仓，语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来报，径自取之。得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云。”每有一谷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头虎噬逐之，此人怖惧而走，杏即倾覆，虎乃还去，到家量杏，一如谷少。又有人空往偷杏，虎逐之到其家，乃啮之至死。家人知是偷杏，遂送杏还，叩头谢过，死者即活。自是已后，买杏者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君异以其所得粮谷，赈救贫穷，供给行旅，岁消三千斛，尚馀甚多。

县令亲故家，有女为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语君异：“若能得女愈，当以侍巾栉。君异即为君敕诸魅。有大白鼍，长丈六尺，陆行诣病者门，君异使人斩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无儿息。君异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一女养之。女年十岁，君异一旦竦身入云中去，妇及养女犹守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养女长大，纳婿同居，其婿凶徒也，常取诸祠庙之神衣物，庙下神下巫语云：“某甲恃是仙人女婿，夺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耳。当为仙人故，无用为问。”君异在民间仅百年，乃升天，其颜色常如年三十时人也。

李 根

李根，字子源，许昌人也。有赵贾者，闻其父祖言传世见根也，贾为儿时便随事根，至贾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在寿春吴太文家，太文从之学道，得作金银法，立成。根能变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细之馔，四方奇异之物，非当

地所有也。忽告太文云："王陵当败，寿春当陷，兵中不复居，可急徙去。"众乃使人救根，欲杀之。根时乃方欲书疏，奄闻外有千馀人围其家求根，语太文父曰："匆匆但语吾不知，官自来搜之，昨已去矣。"太文出户还，顾窥根失所在，左右书器物皆不复见。于是官兵人索，囷食衣篋之中，无处不遍，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见根固在向坐，俨然如故。根语太文曰："王太尉当族诛。卿弟泄语，十日中当卒死。"皆果如言。

弟子家有以女给根者，此女知书，根出行，窃视根素书一卷，读之，得根自说其学道经疏云，以汉元封中学道於某甲，时年计根已七百馀年也。又太文说根两目瞳子皆方，按《仙经》说，八百岁人瞳子方也。根告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诀，唯得地仙方耳，寿毕天地，然不为下土之士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传世识之，云是汉文帝时人也，无妻息。人有欲远行速至者，意期以符与之，并以丹书其人两足，则千里皆不尽日而还。人有说四方郡国宫观市井者，座中或未见，重问说者，意期即为撮土作之，所作郡国形象皆是，但盈寸耳，须臾消灭。或游行，不知所之，一年许复还于蜀中。乞食所得，以与贫乏者。于成都角中，作一土窟而居其中，冬夏单衣，发长剪去之，但使长五寸许。啜少酒脯及枣果。或食百日，不出窟则无所食也。

刘玄德欲东伐吴，报关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到，玄德敬礼之，问其伐吴，意期不答而求纸笔，玄德与之。意期画作兵马器仗十数纸，便一一以手裂坏之，曰："咄咄。"又画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径还去。玄德不悦，而出军，果大败，十馀万众，才数百人得还，器仗军资一时荡尽。玄德忿耻，发病而卒于永安宫。乃追念其所作大人而埋之，正是玄德之死象也。意期少言语，人有所问，略不对答。蜀人有忧患，往问吉凶，自有常候，但占意期颜色：若欢悦，则百事吉；惨戚，则百事恶。邓艾未到蜀百馀日，忽失意期所在。后入琅琊山中，不复出也。

王兴

王兴者，阳城人也，常居一谷中。本凡民，不知书，无学道意也。昔汉武帝元封二年，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宫，使董奉君、东方朔等，斋洁思神。至夜，忽见仙人长二丈馀，耳下垂至肩。武帝礼而问之，仙人曰："吾九疑仙人也，闻中岳有石上菖蒲，一寸九节，服之可以长生，故来采之。"言讫，忽然不见。武帝顾谓侍臣曰："彼非欲学道服食者，必是中岳之神，以此教朕耳。"乃采菖蒲服之，且二年。而武帝性好熟食，服菖蒲每热者，辄烦闷不快，乃止。时从官多皆服之，然莫能持久。唯王兴闻仙人使武帝常服菖蒲，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长生，魏武帝时犹在，其邻里老小皆云传世见之。视兴常如五十许人，其强健，日行三百里。后不知所之。

黄敬

黄敬，字伯严，武陵人也。少读诵经书，仕州为部从事。后弃世，学道於霍山，八十馀年，复入中岳。专行服气断谷，为吞吐之事，胎息内视，召六甲玉女，吞阴阳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转大，如火周身。至二百岁，转还少壮。道士王紫阳数往见，从求要言，敬告紫阳曰："吾不修服药之道，但守自然，盖地仙耳，何足诘问？闻新野阴君神丹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极也，子可从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不可以学我所为也。"紫阳固请不止，敬告紫阳曰："大关之中有辅星，想而见之翕习成。赤童在马持朱庭，指而摇之炼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审能守之可长生，失之不久伦窈冥。"紫阳受之，得长生之道也。

鲁女生

鲁女生者，长乐人也。服胡麻饵术，绝谷八十馀年，甚少壮，一日行三百馀里，走逐獐鹿，乡里传世见之。二百馀年，入华山中去。时故人与女生别，后五十年入华山庙，逢女生，乘白鹿，从后有玉女数十人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气，不饮食。又服天门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为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针灸汤药。在人间三百馀岁，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封君达

封君达者，陇西人也。服黄精五十馀年，又入鸟鼠山，服炼水银。百馀岁，往来乡里，视之年如三十许人。常骑青牛，闻人有疾病时死者，便过与药治之，应手皆愈。不以姓字语人，世人识其乘青牛，故号为青牛道士。后二百馀年，入玄丘山仙去也。

神异经

[汉]东方朔撰　孟艳红整理

《神异经》一卷，相传为汉东方朔（前一五四——前九三）撰。东方朔，汉武帝时人，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传观外家之语。以公车上书拜为郎，深为武帝宠信，以文才、博闻为世所称。据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正》，此书为服虔所引用，则至迟当出于灵帝以前，或且后汉初年，已有其书。班固所谓“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者也。此书名《神异》，正是因其所记多离奇古怪之事及物，体例仿照《山海经》，以东西南北为方位而记述之。此次整理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神异经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樟木），树主九州。其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条枝，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复，其州有福；迟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亡言州伯死，复者木创复也）。

东方有桑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缫一茧，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此桑是间桑，但树长大）。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昼之木，昼夜火燃，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

南方大荒之中有树焉，名曰柤、稼、樝。柤，柤梨也；稼，株稼也；樝，亲樝也。三千岁作花，九千岁作实。其花蕊紫色，其实赤色，其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张自辅，东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广四尺，色如绿青，禾皮如桂，树理如甘草，味饴，实长九尺，围如长，无瓤核，竹刀割之如酥，得食复见实即灭矣（张茂先注曰：言复见后实熟者，寿一万二千岁）。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花色朱，其实正黄。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馀，似菅苎，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饴，实有核，形如棘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剖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刃刀之属。言地仙者，不能飞在地，从人去也）。

东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梨，如今之柤梨，但树大耳。其子径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为地仙。衣服不败，辟穀，可以入水火也。

东南荒中有邪木焉，高三千丈，或十馀围，或七八尺。其枝乔直上不可邮也。叶如甘瓜，二百岁叶落而生花，花形如甘瓜，复二百岁落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成熟。成熟之后，不长不减，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萼复覆生顶（言发萼而得成实），此不取，万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复生子如初，年月复成熟，复二年则成萼，而复生子。其子形如甘瓤，少瓤，甘美，食之令人身泽。不可过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罗之人，缘能得之（多罗国名）。一名无叶，世人后生不见叶，故谓之无叶也。一名倚骄（张茂先注曰：骄直上不可邪也）。

东方有树，高五十丈，叶长八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小核味和，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温润，既嗽，人食之即止。

北方荒中有枣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张枝条数里馀，疾风不能偃，雷电不能摧。其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赤如朱，乾之不缩，气味润泽，殊於常枣，食之可以安躯，益於气力。此枣枝条盛於常枣，亦益气安躯。赤松子云，北方大枣，味有殊，既可益气，又安躯。

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其笋甘美，煮食之可以止创疠（张茂先注曰：子笋也）。

南方山有邯𧬇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穀虫也，多则伤

人，少则殺不消，是甘蔗能减多益少，凡蔗亦然。

不昼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但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绩纺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烧之则净也。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磎鼠在水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为灾，此类也。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张茂先注曰：会稽常山最多此蛇。故孙子兵法“三军势如率然者”是也）。

北海有大鸟，其高千尺，头文曰天，胸文曰侯，左翼文曰鹭，右翼文曰勒。头向东正，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而飞，其羽相切如风雷也。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目赤，昼在湖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熟，食之可止邪病。其湖无凸凹，平满无高下。

南方蚊翼下有蜚虫焉，目明者见之。每生九卵。复未常有孵复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兽。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细且小，因曰细蠛，陈章对齐桓公小虫是也。此虫常春生，以季夏藏于鹿耳中，名婴蜺，亦细小也。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长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头上，皆有毛，如猕猴。毛长尺馀，牦毨，见人则瞑目，开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喜食人。舌鼻牵引共戏，不与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丽。一名髯狎小儿，髯狎，可畏也（字未详）。

西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编跪拜。其人皆寿三百岁。行如飞，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鹄，过辄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在鹄腹中不死，而鹄亦一举千里（张茂先注曰：陈章与齐桓公论小儿是也）。

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长，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镜，上有玉尊玉笾。取一尊，一尊复生焉。与天同休，无乾时。石边有脯焉，味如獐鹿脯，饮此酒，人不生死。此（阙）间人与天生同，虽男不（阙）妇，故言不生死。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胁下有翼，不能飞，名曰苗民。《书》曰：窜三苗于三危，西裔，为人饕餮淫泆无礼，故窜於此。

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人遇其乘车，抓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阙）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一分字恐有误）。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丈，腹围如其长，朱衣缟带，以赤蛇绕其项，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黄父。

西方日宫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入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也（张茂先注曰：淮南子术曰“饵丹阳之为金”是也）。

西荒之中有人焉，长短如人，著败衣，手虎爪，名獏犳。伺人独行，辄食人脑。或舌出盘地丈馀，人先闻声，烧大石以投其舌，乃气绝而死，不然食人脑矣。

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白，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缉织以为布。

南方之兽如鹿豕头，善依人求五殺，名无损兽。人割取肉不病，肉自复，其肉惟可作鲊，使糆肥美，而咋肉不坏，吞之不人。糆尽更澡肉，复作鲊如初，愈美，名不尽鲊是也。

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

东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测，盖禀至阳之为质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噏然而尽，计其昼夜噏摄无极，若熬鼎受其洒汗耳。

大荒之东极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海中升载海日，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鸣，悉鸣则潮水应之矣。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长一丈，其腹围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右手凭青龙，左手凭白虎。知河海斗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知百殺草木盐苦，名曰圣，一名哲，一名贤，一名无不达。凡人见而拜者，令人神智。又西北海外有人焉，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但日饮天酒五斗（张华注曰：天酒，甘露也），不食五谷鱼肉，惟饮天酒。好游山海间，不犯百姓，不干万物，与天地同生，名无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西荒中兽如虎，豪长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兽斗终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张捕之，复黠逆知。一名倒寿焉。

东方外有东明山，有宫焉，左右有阙而立，其高百尺，画以五色，青石为墙。高三仞，门有银榜，以青石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

西北荒有遗酒，追复脯焉。其味如鹿獐，食一斤复一斤。东南荒中邪木，高二三十丈。叶如甘瓜，子如寒瓜，蔓覆其顶，子味甘如蜜，食之令人身有泽。不可过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惟多罗氏之民缘能得之。

东海沧浪洲生强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多以珠玉为戏，物终无所负。其木方一寸，可载百许

斤，纵石镇之，不能没矣。

木梨生南方，梨径三尺，剖之少瓤白素。和羹食之地仙，可以水火不焦溺矣。

木栗出东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叶长五尺，广三寸，名栗。其实径三尺二寸，其壳赤，其肉黄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也。

昆仑山上有柰，冬生子，碧色，须玉井水洗之方可食也。

刀味核生南荒中，树形高五十丈，实如枣，长五尺。金刀剖之则甜，若竹刀剖之则饴，木刀剖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地仙，不畏水火白刃。

东南隅大荒中有朴父焉，其高千里，腹围自辅。

西方深山中有山臊，长尺馀，犯人则病，长爆竹声。

西北裔外有大夏山，有宫，以金为墙。南方裔外冈明山，有宫，以赤石为墙。西南裔外老寿山，有宫，以黄铜为墙。东南裔外阆清山，有宫，以青石为墙。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宫，以白石为墙。

北方异国有银盘，大五十丈，中有明珠，大数丈，照千里。

穷其兽似牛，而色狸，尾长曳地。其声似狗，狗头人形，钩爪锯牙，逢忠信之人啮而食之，逢奸邪者则擒禽兽而饲之。迅疾亦食诸禽兽也。

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三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多，令人短气而渴。

东南海中有烜洲，洲有温湖，鳐鱼生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辟风寒。北方有石湖，其水恒赤。

西北荒中有二金阙，相去百丈。有明月珠，径二尺，光照二千里。

东方裔外有建山，其上多橘柚。

献帝春秋

[东汉]阙　名撰　尚　虹整理

《献帝春秋》，原本十卷。作者不详。或说东汉时人撰，或说晋袁晔撰。袁晔，字思光，广陵（扬州）人。记述东汉献帝时期史事，久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一卷，见《说郛》。今从《古今说部丛书》本点校整理。

初，黄巾贼起。灵帝建九重华盖，自称无上将军，身被介胄谋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钱，犹五铢而有四道，连于边轮，百姓各有。识者以为夭徵，窃言新钱有四道，京城将坏。而此钱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其言。

孝灵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辩。帝数失子，不敢正名，养于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

袁绍将兵入宫，诛诸黄门。张让等逼迫以尺一诏开大夏门，将帝及陈留王出，不知所如。

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旧仪，三公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自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门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

张辽问吴降人曰："紫髯将军，长上短下，谁也?"答曰："是孙会稽。"

扬州刺史刘馥上言荆州牧刘来与会稽太守孙权，谋袭京城。遂堑许，设鹿角砦。

董卓未诛，有书三尺布幡上，作两口相衔之字，负之於道，歌曰："布平"。及吕布杀董卓，负布者不复见。

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无道，欲身自杀之，挟佩刀诣卓。孚语毕，辞出，卓至阁执手，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杀孚。

三国杂事

[宋]唐 庚撰 孟艳红整理

《三国杂事》，一卷，宋唐庚（一〇六一——————）撰。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绍圣中进士及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入为宗学博士、提举京畿常平。后谪居惠州，大观五年遇赦还，途中卒。《三国杂事》是一部史论性的书，作者对三国时期的三十六件事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此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

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俗流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魏晋之世，称备为蜀，犹五代称李璟为吴，称刘崇为晋矣。今《五代史》作南唐、东汉世家，未尝以吴、晋称之，独陈寿如此，初无义例，直徇好恶耳。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可更为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诸葛丞相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道。

学者责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乃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吾谓不然。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知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药无善恶，要以对病为妙，万金良药与病不相值，亦复何有补哉！

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或言其太横，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进退狼跋，赖孝直为辅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孙盛评曰："威福自下，亡国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极其凌肆？诸葛氏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质平原君，移书赵王，以购魏齐之首。李广诛霸陵尉，上书自劾，武帝诏曰："报恩复仇，朕之所望于将军也。复何疑哉！"国初郭进为山西巡检，民诉进掠夺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当得小民。今得吾贵臣，顾不可耶！"驱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报国。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杰，彼自有意义，孙盛所见者少矣。

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称曹公兴师，本为朝廷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忧卒。论者曰，彧叶规曹氏，以倾汉祚，晚节立异，无救运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陈蔡、伐楚、伐晋，其意欲尊周尔，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许洛、平河朔、平汉南，其志欲尊汉耳，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故设词以拒之；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故逊词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从其说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语以成窃国之祸。究其终始，幸不幸异耳，用心岂不同耶！论者何得非之！

华歆、邴原、管宁相善，时人号为一龙，歆为首，原为腹，宁为尾。

《魏略》云：邴原、管宁皆盛德之士，而歆为之首，则歆之为人可知矣。然《汉书》称伏后之废，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破户发壁而入，此岂盛德之士哉！操虽奸雄，然用人各当其理。方是之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贾诩、郑昱、郭嘉之流为不少，足以办此，何独使歆为之？歆果贤耶，操决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则歆不得为贤者。陈寿作原传，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初不及歆，至作宁传，寿又称与原、歆相友，岂三人相友而歆独无操尚乎？朋友出处不齐，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则非所以为友矣。此予之所未解也夫。

建兴五年，丞相亮出屯汉中。

是岁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吴之黄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逾年，君臣无间。前此吴人攻夏口，围石阳，不克。是岁保境不动。初，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交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遣上将向宛洛，而将军身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孔明始议如此。至是天下宁有变耶，而遽有此举，何哉？

曹公征乌丸，遣使辟田畴，畴戒门下趣严州。人问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畴笑曰："此非尔所知也。"即随使者到军。

或曰，田畴辞聘于袁氏，从辟于曹公，门人怪之，畴笑而不答。何也？曰，难言也。昔汉明帝问于吴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从骠骑游耶？"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进退。骠骑以法检下，故臣为法屈尔。"畴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时袁氏政宽，故畴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畴不敢不来。来非慕义，故终身不受封爵。畴虽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邺，祠袁绍墓，哭之流涕。孙盛评曰：先王诛赏，将以惩劝。而尽哀于逆臣之家，为政之道蹶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说骖旧馆，义无虚涕。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汉祖失之于项氏，曹公遵谬于此举，百虑之一失也。

禹见刑人于市，下车而哭之，况刘、项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盟主乎？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吾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亦不以义废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孙氏之论，非但僻学也，盖亦可谓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改元建兴。

人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古者人君虽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后书即位而称元年。后世承袭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古者人君袭位，未逾年不称君，故子猛不书王，子般子赤不书公，后世承袭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春秋之时，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隐公之末年，既名之为十一年矣，不可复名为桓公元。自纪元以来，有一岁而再易者矣，有一岁而三四易者也，岂复以二名为嫌而曰不可乎哉？故曰不为过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谓元年与古异矣。古之所谓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逾年而后称之，如前所云。后世所谓元年者，某号之一年耳，嗣位而称之可也，逾年而后称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备。至赤壁，与备战，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为将者，务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哉！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辨者，独韩信能之，其余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赵括以四十五万败于长平，汉初合五诸侯兵五十六万败于彭城，以三十万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万伏马邑无功，王邑以百万败于昆阳，黄巾以百万败于寿张，苻坚以八十万败于合肥，随以九十万败於辽东。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委者曰"将不善"。若曹公，可谓善将矣，复以水军六十万，号称八十万而败于乌林。是岁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此兵多为累之明验也。以高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水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其败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擒关羽以归，礼之甚厚，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终不可留。要当立效报曹公而去。及羽破颜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赏赐，羽悉封还，拜书告辞，归先主于袁军。左右请追之，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赏以赆其归，戒左右勿追，曰彼各为其主也，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吾尝论曹公曰：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

黄初三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节策权为吴王、加九锡，权受之。

是岁吴蜀相攻，大战于夷陵，吴人卑词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议其后耳。而《魏略》以为权有僭意，而自顾位轻，故先卑而后倨之。先卑者，规得封爵以成僭窃之基；后倨者，冀见讨伐以激怒其众。且吴至权三世矣，其势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为哉！受封爵则君臣矣，供职贡矣，除边关矣，国有警急以事闻，无得擅兴兵攻击矣。羽书至，则悉甲士从征矣，非身入朝则遣子入宿卫矣。彼藩国固然无足怪者，一不从命，则王师致讨有词矣，然后发兵拒战，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众也哉。既而魏责侍子，权不能堪，卒叛之，为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时，群臣无鲁仲连之识，出一切之计以宽目前之急，而陈寿以句践奇之。句践事吴则尝闻之矣，受吴封爵则未之闻也。

魏明帝问黄权曰："三国鼎立，何者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岁荧惑守心，文皇帝崩，吴蜀平安，此其证也。"

权推魏为正统，未必不然。然权初无他说，一以天文决之，此非予之所敢知也。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国皆自如天道，岂易言哉！晋《天文志》称二石虽僭号，其强弱常占昂宿，不关太微紫宫，然以记载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殒，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理正统，固自有理也。晋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江东无故，而季龙频年闭关，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证也。噫，人之责天亦太详矣，为天者不亦难哉！

先主攻刘璋，所至辄克，置酒大会于涪，谓庞统曰："今日之会乐矣。"统曰："伐人之国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曰："武王胜商，前歌后舞，非仁者耶!"

涪之役陋矣，何足论哉！至于乐与不乐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传》曰：师有功则奏凯歌，又曰战胜以丧礼居之。二义孰是？吾闻圣人无心，以百姓为心。其战也，本所以忧民之忧；其胜也，不得不乐民之乐。故师有功则奏凯歌，此无足怪者。然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道至于礼，其去本远矣，而况于兵乎！故战胜以丧礼居之，亦无足怪者。言乐与不乐，皆未之尽也。古之处此者，外则歌舞而内以丧礼居之。

黄初四年，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许芝、谒者左仆射诸葛诞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不报。

魏之群臣可谓不学无术而昧于识虑矣！使于学术识虑如汉萧望之者，当不为此举动也。汉宣帝时，呼韩款塞称藩，望之议以客礼待之，使佗日遁去，于汉不为叛臣。宣帝从之。盖方是时，匈奴虽衰，然素号敌国，非东瓯南粤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处之？发兵诛之则势有所未能，置之不问则无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顺之时，待以不臣之礼，非独示以谦德，盖将为后日久远之虑也。魏之自视何如宣帝？吴蜀虽弱，不至如呼韩之时。彼来称藩，犹当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强之耶？前此加权封爵而为权所戏侮，今复喻蜀称藩，为亮所不答。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劳也。

兴平二年，袁术僭号于九江，置南北郊。是时荆州牧刘表亦郊祀天地，汉不能制。

惟天子祀天地于郊，惟鲁得用郊。郊祀之礼，圣人之所甚重，而后之乱人，欲为大盗于天下，未尝不先盗其所甚重者，此庄老之徒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也。至杨子之论，则又不然。秦人祠西畤，周不即禁，卒举天下而与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庄老之说，儒者固已非之，而杨子之论，亦复有所未尽。杨子惟知严名分以临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后能守名分。秦人之祀西畤，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则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诸葛孔明说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以荆州之军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众以攻秦川。先主称善。

高祖既破陈豨，还至雒阳，叹曰：代居常山北，而赵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常为代王，以代郡雁门属焉。地固有封境虽接而形势非便者矣。荆州在山前，距蜀五千余里，而蜀从山后有之，其势实难。非独不能有荆州也，虽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险绝，盖自守之国，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弃汉中而取三秦也。

权欲令太子登读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刘备教禅以《汉书》，而权亦令张昭以《汉书》授其子登，世以权、备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贻谋者，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训太甲也，称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称商三宗而不及唐虞，岂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尧舜禹哉？亦取其近于时，切于事者而已。权、备之知识不足拟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远，不贵名而贱实，此亦伊尹、周公之遗法也。

《晋阳秋》曰：孙皓闻羊陆和交以诘于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亲仁善邻者，国家之事；出奇克敌者，将帅之职。羊陆以将帅之职而修国家之事，此论者所以讥其失御也。窃谓不然。兵固多术矣，有以力相倾者，有以智相倾者，有以德相倾者。秦汉以来，惟知诈力，一有为德，则是非为之纷然，而不知所谓以德相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为失节哉。然《晋阳秋》以为羊陆推侨札之好，兹又过矣。兵家诡道，何侨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贵，何则？非吴郑之使而敦侨札之分，处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称羊陆之美也。

权征柳城，备劝表袭许，表不能用。

挟天子令诸侯，其事始于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未尝迁惠王、襄王子齐、晋也。除难定乱，兴灭继绝，功效既著，诸侯自服矣。董卓以献帝居长安，李茂贞以昭宗幸凤翔，发号施令，动以制诏为名，然而

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何也？无尺寸之功以取信于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负谤于诸侯，则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虽不袭许，何害其为令诸侯哉？如其不然，虽袭许，适足以致诸侯之师而已，董卓、李茂贞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会马谡败，三郡不守，亮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汉全盛时，日月所照，横日之民，皆汉赤子。其后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则举江以东而投之吴，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则民不弃汉而汉弃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风响应，而亮不能守，则亮负于民而民不负亮。方是之时，固当集其所获之众，痛自引咎而谢遣之，使峭陇之民晓然皆知吾心，则后日之举，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犹在此也。而亮拔西县千余家迁之汉中，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违其宗族，去其坟墓，岂三郡所以响应之意哉！此虽边鄙之常，然于孔明则有不应尔者。此吾所以为之惜也。

孙亮太平二年，宗室孙基盗乘御马，付狱。侍中刁元奏曰：基法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奈何以情相迫耶！当思可以释此者。元曰：赦有大小，或天下，或千里，或五百里，随意所及。及赦宫中，基得以免。

吴之君臣可谓上下皆失其分矣。汉世诸侯王有罪当诛，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奏请论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与列侯二千石议之！于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谨与列侯二千石议，皆曰宜论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废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请论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论法；元有司也而论情，故以吴之君臣上下，可谓皆失其分矣。

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备，周瑜言备枭雄，不宜以土地资业之。

汉时荆州之地为郡者七，刘表之殁，南阳入于中原，而荆州独有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备之南奔，刘琦以江夏从之，其后四郡相继归附，于是备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之地。曹仁既退，关羽、周瑜错处南郡，而备领荆州牧，居公安，则六郡之地，备已悉据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犹韩信之言假也，虽欲不与，得乎？鲁肃之议，正合良平蹑足之儿，而周瑜独以为不然。屡胜之家，果不可与料敌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关羽争荆州。会曹公征汉中，先主恐失益州，与吴连和，分荆州引军还蜀。

曹公征汉中，先主闻之，与吴连和，分荆州是矣，引军还蜀，非也。是时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万居公安，若进据襄阳，而羽师五万之众以袭许，卷甲疾趋，五日而可至，事成则天下未可量，不成则汉中之师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备劝表以袭许，及备据荆州，亦不能辨此，信天命有在焉。

孙权尊称，议者以为交之无益而名礼弗顺，宜遂绝之，孔明以为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绝吴，权耶？正耶？曰正也，非权也。六国之时，诸侯皆僭矣，孟子以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诛之，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之。然则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诛。孔明之势既未能有以教吴，则吴之僭拟，未可以遽责，此王者之法也，非权也。

吴欲以兵万人讨樊樞，权问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擒樞，因论樞可破状。权奇其言，遣将五千，斩平之。

权克荆州，将吏悉降，而濬独坚卧不屈。权舆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胜，其于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伷欲以武陵自拔归蜀，濬为权画策，自将讨平之，其于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为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闻乐毅去燕适赵，赵欲与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犹今之事赵也。毅若获戾，放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况其国乎。便乐毅愚人也则可，乐毅少知则濬不得为无罪矣。

晋侍中荀勖、中书令和峤奏，使著作郎陈寿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为二十四篇，号《诸葛氏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为不减班杨。晋武帝践祚、诏定诸葛故事而比之周诰。融既魏文之仇恨而亮亦晋宣之仇敌，二人之言，宜非当时之所欲闻，而并见收录，惟恐其坠失荡然无忌，犹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于魏晋也。

魏明帝即位，抚军大将军司马懿、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并开府。

汉初置丞相、御史府，后置三公府，将帅出征，置幕府，军罢即废，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并为大将军开府京师，此何理耶？公室之卑，盖自此始矣。蜀将李平闻懿等开府辟召以说孔明，孔明鄙之，是时中原人物推陈长文为第一，今长文亦为此，余无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汉帝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

三桓讽鲁作三军合周礼矣，其意乃欲卑公室而夺之。权曹操讽复九州合禹贡矣，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经术称古谊者，固未必皆奸人，而奸人之欲济其邪谋者，亦未尝不引经术而称古谊。既不可以

尽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庞统说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尔。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为也。"

宽胜急，仁胜暴，忠胜谲。然操强而备弱，宜胜而反不如者，何也？操稊稗也，备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之熟，固不如稊稗，非谓宽仁、忠信不能胜急暴、谲诈也。备不能胜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青龙三年，张掖出石图，广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尺。苍质而白理，有若麟者、凤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有若人马者，有若八卦、列宿、孛彗者，其字可读而不可晓。时人以为魏晋之符。

河图、洛书之说，欧阳永叔攻之甚力。今观此图，与河图洛书亦何以异！惜乎时无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义，而陋者以为魏晋之符。彼魏晋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畴之类也！造化之所为，犹有幸不幸焉，而况于人乎。可胜叹哉。

苏则为金成守，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孙盛评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既已策名新朝，复怀贰志，岂大雅君子出处之分哉。"

魏氏受禅，汉帝尚存，缟素举哀，诚为轻脱。然盛谓贰志，兹又过矣。箕子过故商墟，感宫室毁坏伤，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阖闾，晏子哭庄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谓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孙盛枭音，使人闻而恶之。

诸葛亮闻张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浊善恶太分明也。"

善恶太明，诚取败之道。然人之祸败，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张温之败，可谓不以其道者矣，尚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赐群臣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帝叹息。孙盛评曰："子路私馈仲尼，毁其食器；田氏盗施春秋，著以为讥；粮戮之家国，刑所肃纵在哀矜，理无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当公言于朝，而默受嘉赐，独为君子，可谓匹夫之仁，蹈道则未也。"

孙盛以刻薄之资，承学于草窃乱贼之世，性习皆恶，故其论议类皆如此。夫见牛未见羊，孟子所谓仁术也，何名为偏宥哉！使盛为廷尉，于魏文之时，则歆当以私馈盗施诛矣，东晋之不用盛，不为过也。

陈寿曰："蜀不置史，注记无官，以故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若此之数，犹未周焉。"

《礼记》人，君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周礼》建官备矣，独不闻有所谓左右史者。虽有太史，然不以注记为职。是时诸侯皆有史，岂天子独阙乎？春秋之时，卜田宅者、占云日者，皆称太史，则太史殆阴阳家流。然书赵盾者、书崔杼者，亦称太史，则太史又似掌注记者。盖方是时，学者通知天卜，而卜兴废者亦不甚用蓍龟。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国之必兴，太史赵以虞舜之德而占陈氏之未亡。其论议证据有绝人者，故阴阳注记得兼掌之。汉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以论著为己任，而又掌天官，则兼掌之效于兹可见。魏晋之际，始署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职分而为二。孔明之时未也。按后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为正，遂改是年三月为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统，以建寅为正；商得地统，以建丑为正；周得天统，以建子为正。其说非也。以尧典羲和舜典巡狩观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为正矣。至夏后之时，其法尤备，其书传于后世，谓之夏小正。孔子得之于己，以为可用，非谓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时，始用建子为正，然犹不废夏时，谓之正岁。后之学者，以为夏以建寅为正，周以建子为正，商居其间，不应无所变更，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为正。而三统之说兴焉。夫夏后氏以建寅为正，吾于《论语》见之矣，《论语》曰：行夏之时。周以建子为正，吾于《春秋》见之矣，《春秋》书十月霜降杀菽，三月无冰。商人以建丑为正，于经既无所见，于理亦复不通。夫以建子为正者，取二十四气之首也，以建寅为正者，取四时之首也，以建丑为正，其取义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进军图雒县，庞统为流矢所中，卒。先主言则流涕。

庞德公以孔明为卧龙，以士元为凤雏，则士元之齿当少于孔明。孔明卒时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则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岂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汉中，是岁关羽卒，明年黄忠法正卒，又明年张飞卒，又明年马超、马良卒。基业未就而一时功臣相继沦谢，如有物夺之者。明年后主践祚，而旧人独有孔明、赵云。后七年云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勋旧于是乎尽。正卒时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余不著其年。飞传称少与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则飞卒年才五十许。霍峻年四十。此数杰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谯周至七十余而终，天不祚汉，明矣。

汉末英雄记

[魏]王　粲撰　尚　虹整理

《汉末英雄记》(《汉书英雄记》见《新唐书·艺文志》),八卷(《唐·志》作十卷)。三国魏王粲撰。王粲(一七七——二一七),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博学多识,为"建安七子"之一。他先依附刘表,后归曹操,任丞相掾、侍中。除《英雄记》外,尚著有诗、赋、论、议共六十篇。该书记述汉末乱世众多人物行状,可补正史之缺。此书久佚,明人辑有《王侍中集》。今从《黄氏逸书考》整理。

曹　操

曹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之於袁绍,绍知操有图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艺文》十七,又《御览》三百六十九)

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於马上舞。十二年,攻乌桓、蹹顿,一战斩蹹顿首,系马鞍於马抃舞。(《御览》五百七十四)

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椑,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舸百艘烧椑,操乃夜走。(《御览》七百七十一)

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遇大雾,迷道。(《书钞》一百五十一)

建安七年,邺中大饥,米一斛二万钱。(《御览》三十五)

曹　纯

纯字子和,年十四而丧父,与同产兄别居。承父业,富於财,僮仆人客以百数。纯纲纪督御,不失其理,乡里咸以为能。好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由是为远近所称。年十八,为黄门侍郎。二十,从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从征战。(《魏志·曹仁传》注)

周毖伍琼

毖字仲远,武威人。琼字德瑜,汝南人。(《魏志·董卓传》注)

桥　瑁

瑁字元伟,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恩惠。(《魏志·武帝纪》注)

董　卓

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魏志·董卓传》注)

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同上)

河南中部椽闵贡扶帝及陈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导。卓将步骑数千来迎,烈呵使避,卓骂烈曰:"昼夜三百里来,何云避,我不能断卿头邪?"前见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邪?"又趋陈留王曰:"我,董卓也,从我抱来。"乃於贡抱中取王。(同上)

董卓谓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允曰:"唯有盖勋元周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余,不可假以雄职。"(《御览》三百五十)

董卓攻得李旻、张安毕,生(疑于字之伪)范中生烹之。二人临入鼎,相谓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御览》六百四十五)

董卓在显阳苑,请官僚共议,欲有废立,谓袁绍曰:"刘氏之种,不足复遗。"袁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恐众不从公议。"卓曰:"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令为之,谁敢不从。"绍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绍请立观之。"横刀长揖而去。坐中皆惊愕。时卓新至,见绍大家,故

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废皇太后，迁之永安宫，其夜崩。废皇帝史侯为宏农王，立陈留王为皇帝。卓闻东方州郡谋欲举兵，恐其以宏农王为主，乃置王阁上，荐之以棘。召王太傅责问之曰："宏农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大医致药。即日，宏农王及妃唐氏皆薨。(《御览》九十二)

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孙女名白，时尚未笄，封为渭阳君。於郿城东起坛，从广二丈余，高五六尺，使白乘轩金华青盖车。都尉、中郎将、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轩簪笔，为白导从，之坛上，使兄子璜为使者授印绶。(《魏志·董卓传》注)

郿去长安二百六十里。(同上)

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其中。马踬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还，为其群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袁氏门生故吏，改殡诸袁死於郿者，敛聚董氏尸於其侧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致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同上)

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世有卓而大乱作，大乱作而卓身灭，抑有以也。(《魏志·董卓传》注)

京师谣歌咸言"河腊丛进"，献帝腊日生也。风俗通曰："乌腊乌腊。"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关东举兵，欲共诛之，转相顾望，莫肯先进，处处停兵数十万，若乌腊虫，相随横取之矣。(《后汉书·五行志一》注)

太祖作《董卓歌》，辞云："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郭景图命尽於园桑。"(《魏志·袁绍传》注)

何　苗

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语有脱误进，步曲将吴匡，素怨苗不与进同心，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车骑也。"遂引兵与卓弟旻共攻杀苗於朱爵阙下。(《魏志·董卓传》注)

卓欲震威，侍御史□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於道边。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复收敛。(同上)

李傕郭汜

傕，北地人。汜，张掖人，一名多。

李傕等相攻战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尸秽满路。(《御览》三十五)

杨奉韩暹

备诱奉与相见，因於坐上执之。暹失奉势孤，时欲走还并州，为杼秋屯帅张宣所邀杀。(《魏志·董卓传》注)

丁　原

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魏志·吕布传》注)。

吕　布

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魏志·吕布传》注)

诸书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闰，不及六旬。(同上)

吕布刺杀董卓，与李傕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御览》三百五十八)

王允诛董卓。卓部将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谋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国家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御览》四百十七)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布求还洛，绍假布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砍布床被，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魏志·吕布传》注)

吕布诣袁绍，绍患布，欲杀之。遣三十六兵被铠迎布，使著帐边卧。布知之，使於帐中鼓筝。诸兵卧，布出帐去，兵不觉也。(《艺文》四十六)

吕布诣袁绍，绍患之。布不自安，因求还洛阳，绍听之，承制使领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杀之。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筝於帐中，潜自遁去。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复归。(《御览》五百七十六)

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於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悦。(《魏志·张邈传》注)。

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昔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术门户。术举兵关东，未能屠裂

卓。将军诛卓，送其头首，为术扫灭雠耻，使术明目於当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部，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术复明目於遐迩，其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复致；若兵器战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书大喜，遂造下邳。(《魏志·张邈传》注)

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阳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城北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阳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布兵。布於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同上)

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攻阁，阁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不?”布言“河内儿声”。顺言“此郝萌也”。顺即严兵入府，弓弩并射萌众，萌众乱走，天明还故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砍萌一臂。顺砍萌首，床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言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性言：“萌常以此问，性言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击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谓性曰：“卿健儿也!”善养视之。创愈，使安抚萌故营，领其众。(同上)

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阳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书厚加慰劳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瓒、袁术、韩暹、扬奉等。布大喜，复遣使上书於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答太祖曰：“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来拜布。太祖又手书与布曰：“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藉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布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绶答太祖。(同上)

布令韩暹、杨奉取刘备地麦，以为军资(《御览》八百三十八)。

袁术遣将纪灵率步骑三万攻刘备。吕布遣人招备，并请灵等飨饮，谓灵曰：“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乃令植戟於营门，弯弓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解兵，不中留决斗。”布一发中戟支，遂罢兵。(《御览》七百四十六)

布后又与暹、奉二军向寿春，水陆并进，所过虏略。到钟离，大获而还。既渡淮北，留书与术曰：“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言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布渡毕，术自将步骑五千扬兵淮上，布骑皆於水北大咳笑之而还。时有东海萧建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余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建得书，即遣主簿赍上礼，贡良马五匹。建寻为臧霸所袭破，得建资实。布闻之，自将步骑向莒。高顺谏曰：“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畏服，不宜轻自出军，如或不捷，损名非小。”布不从。霸畏布引还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还下邳。霸后复与布和。(《魏志·张邈传》注)

吕布将兵向莒。臧霸等畏布，登城上以药箭乱射，中人马。布不能拔，引还下邳。(《书钞》一百二十五)

吕布使陈登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曰：“吾所求无获，但为卿父子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嗜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御览》三百五十二)

布遣许汜、王楷告急於术。术曰：“布不与我女，理当自败，何为复来相闻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为自败耳！布破，明上赤破也。”术时僭号，故呼为明上。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绵缠女身，缚着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术，与太祖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粮道。布妻谓曰：“将军自出断曹公粮道是也。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将军当於何自立乎？愿将军谛计之，无为宫等所误也。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魏志·张邈传》注)

曹公擒吕布。布顾刘备曰："玄德，卿为上坐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耶?"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缓之，备曰："不可。公不见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艺文》十七)

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魏志·张邈传》注)

李叔节

李叔节与弟进先共在乘氏城中。吕布诣乘氏城下，叔节从城中出诣布，进先不肯出，为叔节杀数头肥牛，提数十石酒，作万枚胡饼，先持劳客。(《御览》八百六十)

张　杨

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卿杀布，於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於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州太守。(《魏志·吕布传》注)

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魏志·张杨传》注)

高　顺

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魏志·张邈传》注)

臧　洪

袁绍以臧洪为东都太守。时曹操围张超於雍邱，洪始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将赴其难。从绍请兵，而绍竟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增兵急攻，洪城中粮尽，厨米三升，使为薄糜，遍颁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离叛。城陷，生执洪，绍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是，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辅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为服乎?"绍乃命杀之。洪邑人陈容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今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先诛忠义，岂合天意?"绍惭，遣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欤?空复尔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遂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御览》四百二十二)

公孙瓒

公孙瓒字伯珪，为上计吏。郡太守刘基为事被徵，伯珪御车到洛阳，身执徒养。基将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邙，上祭先人。觞醊，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观者莫不歔欷。在道得赦俱还。(《御览》四百二十一)

公孙伯圭追讨叛胡邱力居等於管子城。伯圭力战乏食，马尽，煮弩楯，啖食之(《御览》三百五十七)。

公孙瓒与诸属郡县，每至节会，屠牛作脯，每酒一觞，致脯一豆(《书钞》一百四十五陈禹谟补)。

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势穷追，日入之后，把炬逐北。(《御览》八百七十)

瓒每与虏战，常乘白马，追不虚发，数获戎捷，虏相告云："当避白马。"因虏所忌，简其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马，瓒有健骑数千匹乘白马，故以号焉。(《魏志·袁绍传》注)

公孙瓒每闻边惊，辄厉色作气，如赴仇。尝乘白马，又白马数十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以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御览》八百九十七)

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连接边寇，每有惊，辄厉色愤怒，如赴雠，敌望尘奔。继之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犯之。(《御览》四百三十七)

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御览》三十五)

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死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魏志·公孙瓒传》注)

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向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瓒，合战於界桥南二十里。瓒步兵二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於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陷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

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瓒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营中余众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瓒已破，不为设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自随。瓒部迸骑二千余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却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瓒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却，麹义来迎，乃散去。(《魏志·袁绍传》注)

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岐别诣河北，绍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绍营，移书告瓒。瓒遣使具与绍书曰："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宽，亲俱陛见，同舆共出，人以为荣。自省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此福，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幸也。"(《魏志·袁绍传》注)

先是，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当之，乃筑京固守。瓒别将有为敌所围，义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后将恃救不力战，今不救此，后将当念在自勉。"是以袁绍始北击之时，瓒南界上别营自度守则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见救，是以或自杀其将帅，或为绍兵所破，遂令绍军径至其门。(《魏志·公孙瓒传》注)

攒诸将家家各有高楼，楼以千计。瓒作铁门，居楼上，屏去左右，婢妾侍侧，汲上文书（同上）。

袁绍分部攻者掘地为道，穿穴其楼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达半，便烧所施之柱，楼辄倾倒。(同上)

关　靖

关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谄而无大谋，特为瓒所信幸。(《魏志·公孙瓒传》注)

袁　绍

袁绍父成，字文开，名壮健。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交结恩好，言无不从，故京师谚曰："事不谐，诣文开。"(《御览》三百八十六)

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於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魏志·袁绍传》注)

袁绍生而孤，幼为郎，容貌端正，威仪进止，动见仿效。弱冠除服，长有清能名。(《御览》三百八十九)

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以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御览》四百七十五)

袁绍辟大将军府，不得已起从命，举高第，迁侍御史。弟术为尚书诏，不欲为台下，告疾求退。(《御览》二百二十七)

董卓谓袁绍曰："皇帝冲暗，非万机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於东门而奔冀州。(《书钞》一百二十三)

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魏志·袁绍传》注)

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贼千余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坐上诸客有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以啼泣，绍容貌不变，自若也。贼陶升者，故内黄小吏也，有善心，独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守州门，不内他贼，以车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卫，送到斥邱乃还。绍到，遂屯斥邱，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发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邺。(《魏志·袁绍传》注)

绍遣使即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皆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版文曰："使持节大将军督幽、青、并，领冀州牧阮乡侯绍，承制诏辽东属国率众王颁下、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卢：维乃相募义迁善，款塞内附，北捍猃狁，东拒涉貊，世守北陲，为百姓保鄣，虽时侵犯王略，命将徂征厥罪，率不施时，悔愆变改，方之外夷，最又聪惠者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用能悉乃心，克有勋力於国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孙瓒作难，残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内，并执干戈以卫社稷。三王奋气裔土，忿奸忧国，控弦与汉兵为表里，诚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长蛇，相随塞路，王官爵位，否而无闻。夫有勋不赏，俾勤者怠。今遣行谒者杨林，赍单于玺绶、车服，以对尔劳。其各绥静部落，教以谨慎，无使作凶作恶，世复尔祀位，长为百蛮长。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尔禄，而丧於乃庸，可不勉乎！乌丸单于都护部众，左右单于受其节度，他如故事。"(《魏志·乌桓传》注)

袁　遗

袁遗字伯业。(《后汉书·袁绍传》注)

绍后用遗为扬州刺史，为袁术所败。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魏志·武帝纪》注)

袁术

绍从弟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也。(《后汉书·袁绍传》注)

麴义

袁绍讨公孙瓒，先令麴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御览》三百五十七)

麴义后恃功而骄恣，绍乃杀之。(《魏志·袁绍传》注)

逢纪

逢纪说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答云："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辨，无所容立。"纪曰："可与公孙瓒相闻，导使来南，击取冀州。公孙必至而馥惧矣，因使说利害，为陈祸福，馥必逊让，於此之际，可据其位。"绍从其言而瓒果来。(《魏志·袁绍传》注)

纪字元图。初，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后审配任用，与纪不睦。或有谗配於绍者，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卒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同上)

审配

审配任用，与纪不睦，辛评、郭图皆比於谭(《后汉书·袁绍传》注)

袁尚使审配守邺。曹操进军攻邺，审配将冯礼为内应，开突门内操兵三百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门，门闭，入者皆死。操乃凿堑围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决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邺急，将兵万余人还救，操逆击破之。尚走依沮漳为营，操复围之，尚惧，遣阴夔、陈球请降不听，尚还走蓝田，操复进击围之。尚将马迎等临阵降，众大溃，尚奔，中人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命士卒曰："坚守使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配犹拒战，城陷，生获配。操意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御览》三百十七)

袁尚使审配守邺，曹操攻之。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及城陷，生获配，操谓曰："吾近行围，弩何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即忠於袁氏，不得不尔。"志欲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遂斩之。(《御览》四百三十八)

郭图

谭、尚战於外门，谭军败奔北。郭图说谭曰："今将军国小兵少，粮匮执弱，显甫之来，久则不敌。愚以为可呼曹公来击显甫。曹公必至，先攻邺，显甫还救。将军引兵而西，自邺以北皆可虏得。若显甫军破，其兵奔亡，又可敛取以拒曹公。曹公远侨而来，粮饷不继，必自逃去。比此之际，赵国以北皆我之有，亦足与曹公为对矣。不然，不谐。"谭始不纳，后遂从之。问图谁可使，图答辛佐治可。谭遂遣毗诣太祖。(《魏志·辛毗传》注)

韩珩

袁谭既死，弟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陈兵数万，杀白马盟曰："违命者斩。"各以次歃，至别驾代郡韩珩，曰："吾受袁公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曹操闻珩节，甚高之，屡辟不至。(《御览》四百二十二)

陈瑀

陈温字元悌，汝南人。先为扬州刺史，自病死。袁绍遣袁遗领州，败散，奔沛国，为兵所杀。袁术更用陈瑀为扬州。瑀字公玮，下邳人。瑀既领州，而术败於封邱，南向寿春，瑀拒术不纳。术退保阴陵，更合军攻瑀，瑀惧走归下邳。(《魏志·袁术传》注)

韩馥

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之在渤海，馥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乔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於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魏志·武帝纪》注)

冀州刺史韩馥问诸从事曰："馥有何长何短!"治中刘子曰："前劳赐有余肉百筋，卖之，一州调度，奢俭不复在。是犹可劳赐勤劳吏士，卖之示狭。"(《御览》八百六十三)

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魏志·臧洪传》注)

刘子惠

刘子惠，中山人。兖州刺史刘岱与其书，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封书与馥，馥得此大惧，归咎子惠，欲斩之。

别驾从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愿并见斩，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扫除宫门外。(《后汉书·袁绍传》注)

赵 浮

绍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骇鼓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欲离散，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将军但闭户高枕，何忧何惧?"(《后汉书·袁绍传》注)

耿武 闵纯

耿武字文成。闵纯字伯典。后袁绍至，馥从事千余人弃馥去，唯恐在后，独武、纯杖刀拒，兵不能禁。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后汉书·袁绍传》注)

朱 汉

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汉先时为馥所不礼，内怀怨恨，且欲邀迎绍意，擅发城郭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捶折两脚。绍亦立收汉，杀之。馥犹有忧怖，故报绍索去。(《魏志·袁绍传》注)

王 匡

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於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攻，匡还州里，起家，拜河内太守。(《魏志·武帝纪》注)

孔 伷

伷字公绪，陈留人。

刘 虞

虞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时郡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魏志·公孙瓒传》注)

虞让太尉，因荐卫尉赵谟、益州牧刘焉、豫州牧黄琬、南阳太守羊续，并任为公。(同上)

幽州刺史刘虞，食不重肴，蓝缕绳屦。(《书抄》一百三十六)

虞之见杀，故常山相孙瑾、椽张逸、张瓒等忠义奋发，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魏志·公孙瓒传》注)

刘 岱

岱孝悌仁恕，以虚己受人。(《吴志·刘繇传》注)

刘 翊

刘翊字子相，颍川人。迁陈留太守，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脱衣殓之；又逢知故困饿於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之。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遂俱饿死。(《御览》四百十九)

刘 表

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魏志·刘表传》注)

张 羡

张羡，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湖间心，然性屈强不顺。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羡由是怀恨，遂叛表焉。(《魏志·刘表传》注)

刘 焉

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军向州，说校尉贾龙，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蜀志·刘焉传》注)

范闻父焉为益州牧，董卓所徵发，皆不至。收范兄弟三人，锁械於郿坞，为阴狱以系之。(同上)

范从长安亡之马腾营，从焉求兵，焉使校尉孙肇将兵往助之，败於长安。(同上)

刘 璋

焉死，子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屯朐䏰。(《蜀志·刘焉传》注)

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於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蜀志·刘璋传》注)

庞 羲

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於难，故璋厚德羲，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蜀志·刘璋传》注)

刘 备

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复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蜀志·先主传》注)

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於淮阴石亭，更有胜负。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豹众坚营自守，招吕布。布取下邳，张飞败走。备闻之，引兵还，北至下邳，兵溃。收散卒东取广陵，与袁术

战，又败。(同上)

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布令备还州，并势击术。具刺史车马、童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於泗水上，祖道张乐。(同上)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钞。布由是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等攻备。九月，遂破沛，备单身走，获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备於梁国界中与曹公相遇，遂随公俱东征。(同上)

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同上)

孙　坚

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吴志·孙坚传》注)

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同上)

胡　轸

初，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也。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轸字文才，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诸将闻而恶之。军到广成，去阳人城数里。日暮，士马疲极当止宿，又本受卓节度宿广成，秣马饮食，以夜进兵，投晓攻城。诸将恶惮轸，欲贼败其事，布等宣言"阳人城中贼已走，当追寻之，不然失之矣"，便夜进军。城中守备甚设，不可掩袭。於是吏士饥渴，人马甚疲，且夜至，又无堑垒。释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惊，云"城中贼出来"。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行十余里，定无贼，天明，便还，拾取兵器，欲进攻城。城守已固，穿堑已深，轸等不能攻而还。(《吴志·孙坚传》注)

张　咨

咨子子仪，颍川人，亦知名。(《吴志·孙坚传》注)

周　瑜

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簰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数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则回，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走(《艺文》八十、御览八百六十八)。

孔文举

孔文举为东莱贼所攻，城欲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枣赋与战士。(《御览》九百六十五)

向　栩

向栩字甫兴，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袶头。常於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御览》七百三十九)

向栩为性卓诡不凡。好读老子，状如学道，又复似狂。居尝北坐，被发，喜长啸。人客从就，辄伏不视人，有於栩前独拜，栩不答。(《御览》三百九十二)

尚子平

尚栩先人尚子平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御览》二百六十四)

阎　忠

凉州贼王国等起兵，共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而死。(《魏志·贾栩传》注)

凉　茂

茂名在八友中。(《魏志·凉茂传》注)

张　俭

先是，张俭等相与作衣冠纠弹，弹中人相。调言：我弹中，诚有八后，八乂，犹古之八元、八凯也。"(《世说新语·品藻篇》注)

又《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鄮乌伤下注引《英雄交争记》云："初平三年，分县南乡为长山县。"按所引疑即《汉末英雄记》。又《御览》十六引"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此条不知何属，并附录於末。

笑 林

[魏]邯郸淳撰　尚　虹整理

《笑林》一卷。《隋志》、《两唐志》均作三卷。魏邯郸淳撰。淳，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人。官至博士给事中，博学有才。该书记古今可笑之事，久佚。今有马国翰、王仁俊、鲁迅等辑本。马氏辑本采自《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凡二十六节。王氏从《琱玉集》中又采得一节。鲁迅辑本比马氏多三节。今从《笔记小说大观》本整理。

《笑林》一卷。魏邯郸淳撰。淳，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人。官至博士给事中。魏志附见王粲传。此书皆记古今可笑事，隋唐志并三卷，均题邯郸淳。朱僧赞《宁笋谱》引"吴人煮箦"一条：《笑林》上云陆云字士龙，为性喜笑。似以笑林出士龙所著。盖因笑事而误，当以史志为据也。历城马国翰竹吾甫。

吴人至京师，为设食，有酪苏未知是何物也，强而食之，归吐，遂至困顿。谓其子曰："与伧人同死，亦无所恨，然故宜慎之。"（《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八）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铜枪，误出熨斗，便大惊惋，谓其儿曰："异事，火未至，枪已被烧失脚。"（《艺文类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七）

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暝，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艺文类聚》卷八十）

有人吊丧，并欲赍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人曰："钱布谷任卿所有尔。"因赍一斛豆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唤奈何，已以为问豆，答曰："可作饭。"孝子复哭穷，已曰："适得便穷，自当更送一斛。"（《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二）

吴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遣减之。寻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

赵伯公肥大，夏日醉卧，孙儿缘其肚上戏，因以李子内其脐中，累七八枚，既醉了不觉，数日后乃知痛。李大烂，汁出，以为脐穴，惧死，乃命妻子处分家事。乃泣谓家人曰："我肠烂，将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孙儿所内李子也。（《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又卷八百六十八）

桓帝时，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记。文人不能为作，因语曰："梁国葛龚先善为记文，自可写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葛龚名姓，府公大惊，不答而罢归。故时人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

汉司徒崔烈辟上党鲍坚为掾。将谒见，自虑不过，问先到者仪，适有答曰："随典仪口唱。"既谒，赞曰："可拜。"坚亦曰："可拜。"赞者曰："就位。"坚亦曰："就位。"因复著履上座，将离席，不知履所在，赞者曰："履著脚。"坚亦曰："履著脚也。"（《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九）

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复相敬，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婿，女婿既归，而遣妇。妇临去，请罪。夫曰："向见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妇老后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同上）

某甲为霸府佐，为人都不解。每至集会，有声乐之事已辄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曲，赞之，已亦学人仰赞和同。时人士令已作主人，并使唤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问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药方。客既集，因问命曲，先取所疏者，误得药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当归四分，已云："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合坐绝倒。（《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八）

南方人至京师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问其名也。"后诣主人，入门内，见马屎，便食

之，觉臭。乃步。进见败屐，弃于路，因复嚼，殊不可咽。顾伻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后诣贵官，为设馆。因见视曰："汝是首物，戒故昔，且当勿食。"(《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八、又卷八百五十一)

人有斫羹者，以杓尝之，少盐，便益之。后复尝之向杓中者，故云盐不足。如此数益，升许盐，故不咸，因以为怪。(《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一)

甲卖肉过人都厕，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觅肉，因诈便，口衔肉云："挂著外门，何得不失，若如我衔肉著口，岂有失理。"(《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二、《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五陈禹谟补注)

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于江渚守风。粮用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敕左右倒盐百斛著江水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

楚人贫居，读淮南方，得螳螂伺蝉自鄣叶，可以隐形。遂于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扫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鄣。问其妻曰："汝见我不?"妻始时恒答言："见。"经日乃厌倦不堪，绐云："不见。"嘿然大喜。赍叶入市，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县官受辞，自说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六)

汉世有老人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管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饿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人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

甲与乙斗争，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二)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

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詈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痴物。"

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而渡，惟遗一袜。又睹林中鸠鸣，云"鹁鸪鹁鸪。"，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及至，乃以有袜一足立，而缩其跣者，但出"鹁鸪鹁鸪"，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袜，即还我。"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并同上)

吴国胡邕，为人好色，娶妻张氏，怜之不舍。后卒，邕亦亡，家人便殡于后园中。三年取葬，见冢上化作二人，常见抱如卧时。人竟笑之。(《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九)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直十倍矣。(《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一)

汉人有适吴，吴人设笋。问是何物，语曰："竹也。"归煮其床，箦而不熟。乃谓其妻曰："吴人轹辘，欺我如此。"(《释质·宁笋谱》卷下)

九州春秋

[西晋]司马彪撰　尚　虹整理

《九州春秋》，两《唐·志》作九卷，《隋·志》作十卷。西晋司马彪撰。司马彪（？—约三〇六），字绍统，西晋宗室。博览群书，立志著述。历仕骑都尉、秘书郎、秘书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更参考众书，编录自光武帝至献帝二百余年史事，名为《续汉书》八十卷，今纪、传已佚，唯志三十卷存于范晔《后汉书》中。《九州春秋》一书，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奭辑本，黄氏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比陶本完整。《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六节，而商务印书馆本更少，仅一节。今从黄本点校。

崔　烈

崔烈，廷尉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烈时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倖者曰：“恨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於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於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者：“论者嫌其铜臭耳。”烈怒举杖击之，钧走。烈骂曰：“死卒！父挝而走，孝乎？”钧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烈惭而止。（《书钞》五十）

王　芬

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徵之，芬惧自杀。（《魏志·武帝纪》注）

杨　凤

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千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魏志·张燕传》注）

张　燕

燕本姓褚。黄巾贼起，燕聚少年为群盗，博陵张牛角亦起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瘿陶。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大会其众，告曰：“必以燕为帅”。牛角死，众奉燕，故改姓张。性剽悍捷速，故军中号曰“飞燕”。其后人众浸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号曰“黑山”也。（《后汉书·袁绍传》注）

大洪缘城苦蝤

《后汉书·朱儁传》：“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注：九州春秋“大计”作“大洪”，“掾哉”作“缘城”，“哂”作“蝤”，音才由反。

阎　忠

中平元年，车骑将军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阎忠时罢信都令，说嵩曰：“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而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解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故有高人

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赏。今将军受钺于初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旬月之间，神兵电扫，攻坚易于折枯，摧敌甚于汤雪，七州席卷，屠二十六万方，夷黄巾之师，除邪害之患，或封户刻石，南面以报德，威震本朝，风驰海外。是以群雄回首，百姓企踵，虽汤武之举，未有高于将军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将何以图安?”嵩曰：“心不忘忠，何为不安?”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飧之遇，而弃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势，利剑已揣其喉，乃叹息而悔，所以见烹于儿女也。今主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麾可以振风云，叱咤足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前附，振武以临后服；徵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朋檄先驰于前，大军震响于后，蹈迹漳河，饮马孟津，举天网以为纲罗京都，诛阉宦之罪，除群怨之积忿，解久危之倒悬。如此则攻守无坚城，不招必影从，虽儿童可使奋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厉智能之士，因迅风之势，则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业已就，天下已顺，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己家，推亡汉以定祚，实神机之至决，风发之良时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难制，将军虽欲委忠难佐之朝，彫画朽败之木，犹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权宦群居，同恶如市，主上不自由，诏命出左右。如有至聪不察，机事不先，必婴后悔，亦无及矣。”嵩不从，忠乃亡去。(《魏志·贾诩传》注)

董卓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金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魏志·董卓传》注)

胡轸

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都督，吕布为骑督。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后汉书·董卓传》注)

吕布

布素使秦谊、陈卫、李黑等伪作宫门卫士，持长戟。卓到宫门，黑等以长戟挟叉卓车，或叉其马。卓惊呼布，布素施铠于衣中，持矛，即应声刺卓，坠于车。(《后汉书·董卓传》注)

布与暹、奉书曰：“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功于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于天下，此时不可失也。”暹、奉得书，即回计从布。布进军去勋等营百步，暹、奉兵同时并发，斩十将首，杀伤坠水死者不可胜数。(《魏志·张邈传》注)

田景

《后汉书·董卓传》：主簿田仪及卓苍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注：《九州春秋》“仪”字作“景”)

焦和

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和务及同盟，俱入京师，不暇为民保障，引军逾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贼不得渡，祷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人见其清谈千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邱墟也。(《魏志·臧洪传》注)

胡文才 杨整修

傕等在陕，皆恐怖，急拥兵自守。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大人，而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呼文才、整修使东解释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耶?卿往呼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魏志·董卓传》注)

樊稠

马腾、韩遂之败，樊稠追至陈仓。遂语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相与善语以别。邂逅万一不如意，后可复相见乎!”俱卻骑前接马，交臂共语，良久而别。傕兄子利随稠，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心。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于坐杀稠。(《魏志·董卓传》注)

刘虞

绍、馥使故乐浪太守甘陵张岐赍议诣虞，使即尊号。虞厉声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济；孤受国恩，天下扰乱，未能竭命以除国耻，望诸州郡烈义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谋，涂污忠臣邪。”(《魏志·公孙瓒传》注)

韩暹

暹失奉，孤，特与千余骑欲归并州，为张宣所杀。(《后汉书·董卓传》注)

韩馥

馥遣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浮等闻馥欲以冀州与绍，自孟津驰东下。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

无斗粮，各已离散，虽有张杨于浮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自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上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阖高枕，何忧何惧。”馥不从，乃避位，出居赵忠故舍。遣子赍冀州印绶于黎阳与绍。（《后汉书·袁绍传》注）

五厕因以书刀自杀。（《后汉书·袁绍传》注）

张　纯

纯自号弥天将军、安定王。（《魏志·公孙瓒传》注）

公孙瓒

还屯广宗界桥。（《后汉书·袁绍传》注）

公孙瓒曰：“始天下兵起，我谓唾掌而决；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櫓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变也。”（《御览》三百三十）

侯　成

初，布骑将侯成遣客牧马十五匹，客悉驱马去，向沛城，欲归刘备。成自将骑逐之，悉得马还。诸将合礼贺成，成酿五六斛酒，猎得十余头猪，未饮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诣布前，跪言：“间蒙将军恩，逐得所失马，诸将来相贺，自酿少酒，猎得猪，未敢饮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酿酒，诸将共饮作兄弟，共谋杀布邪?”成大惧而去，弃所酿酒，还诸将礼。由是自疑，会太祖围下邳，成遂领众降。（《魏志·张邈传》注）

朱　灵

初，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绍而降公孙瓒，瓒遣兵卫之，绍遣灵攻之。灵家在城中，瓒将灵母弟置城上，诱呼灵。灵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与人，岂复顾家邪?”遂力战拔之，生禽雍而灵家皆死。（《魏志·徐晃传》注）

袁　绍

初，绍说进曰：“黄门，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内，前窦武欲诛之而反为所害，但坐言语漏泄，以五营士为兵故耳。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今将军以元舅之尊，二府并领劲兵，其部曲将吏，皆英雄名士，乐尽死力，事在掌握，天赞其时也。今为天下诛除贪秽，功勋显著，垂名后世，虽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将军以诏书领兵卫守，可勿入宫。”进纳其言，后更狐疑。绍惧进之改变，胁进曰：“今交搆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进不从，遂败。（《魏志·袁绍传》注）

授谏辞曰：“世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绍曰：“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以观其能。”授出曰：“祸其始此乎!”（《魏志·袁绍传》注）

袁　谭

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时百姓无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群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穑之艰难。华彦、孔顺皆奸佞人也，信以为腹心，王修等备官而已。然能接待宾客，慕名敬士。使妇弟领兵在内，至令草窃，市井而外，虏掠田野。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邱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招命贤士，不就；不趋赴军期，安居族党，亦不能罪也。（《魏志·袁绍传》注）

袁　术

司隶冯方女，国色也。避乱扬州，术登城见而悦之，遂纳焉，甚爱幸。诸妇害其宠，语之曰：“将军贵人，有志节，当时时涕泣忧悲，必长见敬重。”冯氏以为然，后见术辄垂涕，术以有心志，益哀之。诸妇人因共绞杀，悬之厕梁，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殡敛。（《魏志·袁术传》注）

郭　图

图字公则。（《后汉书·袁绍传》注）

陈　瑀

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邱，南人叛瑀，瑀拒之。术走阴陵，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吴志·吕范传》注）

杜　袭

建安六年，刘表攻西鄂，西鄂长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时南阳功曹柏孝长亦在城中，闻兵攻声，入室闭户，牵被覆头。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侧立而听；一日，往出户问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负楯亲斗，语子绪曰：“勇可习也。”（《魏志·杜袭传》注）

臧　洪

臧洪为青州刺史，被袁绍所围。粮食已尽，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中分，稍以为糜粥，洪叹曰：“独食此何为?”使作薄粥，众分歠之。杀其爱妾以食将士，将士咸流涕，无

能仰视者。(《书钞》三百四十四)

孔 融

融住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自于海岱结植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高密郑玄，称之郑公，执子孙礼。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磔网罗，其自理甚疏，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乱，至徐州，卒到城下，举国皆恐，融直出说之，令无异志，遂与别校谋夜覆幽州，幽州军败，悉有其众。无几时，还复叛亡。黄巾将至，融大饮醇酒，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寇令上部与融相拒，两翼径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溃，融不得入，转至南县，左右稍叛。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鄣四境，弃郡而去。后徙徐州，以北海相自还领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东，外接辽东，得戎马之利，建树根本，孤立一隅，不与共也。于时曹、袁、公孙共相首尾，战士不满数百，谷不至万斛。王子法、刘孔慈凶辨小才，信为腹心；左承祖、刘义逊清隽之士，备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劝融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义逊弃去。遂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众，流矢雨集。然融凭几安坐，读书论议自若。城坏众亡，身奔山东，室家为谭所虏。(《魏志·崔季珪传》注)

曹公制酒禁，而孔融书嘲之曰："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虽宽容之，内不能平。御史大夫郗虑知旨，以免融官。(《御览》八百四十四)

孙 策

策闻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众，自号大司马，将北袭许，恃其勇，行不设备，故及于难。(《吴志·孙策传》注)

郭 嘉

曹公征乌桓，诸将曰："深人远征，万一刘表使刘备袭许，悔无及也。"郭嘉曰："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用之则恐不能制，轻之则备不为用。虽违国远征，无忧矣。公遂征之。(《后汉书·袁刘传赞》注)

贾 诩

曹公与袁绍相距，遣人招张绣。绣欲归绍，贾诩劝绣归曹公。绣曰："绍强，又曹公与吾有雠，不可。"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之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大怨，明德于四海也。"绣从之，归曹公。曹公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君也。"(《御览》四百六十七)

刘 备

刘备奔荆州，刘表甚敬礼之。备作上客数年，尝于坐中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流涕还坐。表问备，备曰："昔年尝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生肉，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立，是以悲耳。"(《御览》三百七十二)

傅 干

参军傅干谏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干字彦材，北地人，终于丞相仓曹属。有子曰玄。(《魏志·武帝纪》注)

鲁 肃

曹公征荆州，孙权大惧，鲁肃欲劝权拒曹公，乃激说权曰："彼曹公者，实严敌也，新并袁绍，兵马甚精，乘战胜之威，伐丧乱之国，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将军家诣邺；不然，将危。"权大怒，欲斩肃，肃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图，何不遣兵助刘备，而欲斩我乎?"权然之，即遣周瑜助备。(《吴志·鲁肃传》注)

庞 统

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蜀志·庞统传》注)

杨 修

夏侯渊为刘备所杀于平阳。曹公自长安出斜谷，

至阳平，备拒险守峡。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杨修便曰："夫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王欲还也。"遂引还。

晋后略

[西晋]荀　绰撰　尚　虹整理

《晋后略》(《晋后书》、《晋后略记》)，五卷。西晋荀绰撰。荀绰，字彦舒，西晋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怀帝时历仕下邳太守、司空从事中郎。永嘉末没于石勒，为勒参军。绰博学能文，该书记述西晋一代史事、人物，久佚。黄奭据《群书治要》、《御览》、《世说》注采摭，得十一节，分别叙述了晋武帝、贾后、成都王、张方、荀勖、刘漠、冯播、武含凡八人之事迹。今以《黄氏逸书考》辑本为底本整理。

晋武帝

世祖自平吴之后，天下无事，不能复孜孜于事物。始宠用后党，由此祖祢采择嫔媛，不拘拘华门。父兄以之罪亹，非正形之谓（字有讹误），局禁以之攒聚，实耽秽之甚。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助纣为虐（句有脱误）。而世祖平皓，纳吴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群书治要》二十九引《荀绰略记》)

贾　后

贾后既杀杨庶人于金墉城，又信妖巫谓“后既死，必诉怨于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以含瘗之。(《御览》一百三十八)

贾后以鹿车出承明东掖东门，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御览》一百三十八)

成都王

成都王围京邑，城中鱼肉无出，营巷卖死驴马肉，杂死人肉卖之。(《御览》八百二十八引《晋后记》)

成都王围京邑，城中无菜，采陈韭芥以为膳菜。(《御览》九百七十六)

张　方

张方兵入洛，诸官府大劫掠，御宝织成流苏皆分剖为马幓。(《御览》八百十六)

张方围京邑，决千金堰，千沟渠枯涸，井多无泉。(《御览》七十三)

荀　勖

钟律之器，自周之末废，而汉成哀之间，诸儒修而治之。至后汉末，复隳矣。魏氏使协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礼，徒依于时丝管之声，时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礼度。于是世祖命中书监荀勖依典制定钟律。既铸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数枚，比之不差。又诸郡舍仓库，或有汉时故钟，以律命之，皆不叩而应，声音韵合，又若俱成。(《世说·术解篇》注)

刘　漠

漠少以清识为名，与王夷甫友善，并好以人伦为意，故世人许以才知之名。自相国右长史出为襄州刺史，以贵简称。(《世说·赏誉篇》注)

冯　播

播字友声，长乐人。位至大宗正，生荪。(《世说·赏誉篇》注)

武　含

武含字景纬，官历中庶子，迁散骑常侍。以母在日诲云“汝修其意，仕当为尚书郎”，惧进叙有违前言，乃辞常侍，为吏部郎。(《御览》二百十六引荀绰《晋后略》)

汉晋春秋

[东晋]习凿齿撰　尚　虹整理

《汉晋春秋》，东晋习凿齿撰。五十四卷，一作四十七卷（《隋·志》）。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襄阳（今属湖北）人。历仕荆州别驾、荥阳太守。博学洽闻，有史才。该书记述起自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二百八十一年间历史。史料价值较高。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魏武虽复汉禅晋，尚为篡逆，遂以晋承汉。习氏除《汉晋春秋》外，尚著有《襄阳耆旧传》、《逸人高士传》等。今有黄奭、汤球、王仁俊多家辑本。此次整理以汤球辑本（《广雅书局丛书》）为底本。

卷　一

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

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请为子言焉。"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跱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州，树群材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违贰，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挞华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众哉！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

"若以晋常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于彼何有！且吴楚僭号，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际会，必兼义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宣帝与之，情将何重！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籍；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是故汉高禀命于怀王，刘氏乘毙于亡秦，超二伪以远嗣，不论近而计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且汉有系周之业，则晋无所承魏之迹矣。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世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若使楚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于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况积勋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资于燕哙之授，不赖于因藉之力，长辔庙堂，吴蜀两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服，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

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阍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俛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恒实，取之而无惭，何与诡事而托伪，开乱于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封恩可封魏后，三恪之数不宜见列。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称配天之义。然后稷勤于所职，聿来未以翦商，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则君臣之节有殊。然则宏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盖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虽我德惭于有周，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

"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岂君子之高义！若犹未悟，请于是止矣。"（《晋书·习凿齿传》、《世说》注三）

临终上前论疏

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余年。今沉沦重疾，性命难保，遂尝怀此，当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惜，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晋书·习凿齿传》）

别周鲁、通诸葛论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好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宁时，远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御览》四百四十七）

卷　二

明　帝

明帝勤于吏事，苛察逾甚，或于殿前鞭杀尚书郎。（《御览》六百四十九）

钟离意相鲁，见仲尼庙颓毁，会诸生于庙中，慨然叹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况见圣人庙乎？"遂躬留治之。周观舆服之在焉，自仲尼以来，莫之开也。意发视之，得古文策书曰："乱吾书，董仲舒；治吾堂，钟离意。"璧有七，张伯盗一。意寻案未了而卒。张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惧，探璧怀中，鲁咸以为神。（《续汉志》注补二十）

永平十五年祠仲尼。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进爵而后坐。（《后汉帝纪》注）

章　帝

元和二年，幸鲁，祀孔子于阙里。阙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鲁城。中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祠礼毕，命儒者论难。（《续汉志》注补八）

质　帝

质帝年幼小，闻梁冀专权于天下，每朝出辄目之曰："此跋扈将军。"冀闻而大惧，遂阴行鸩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问病，帝曰："食煮饼令腹中闷，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语未绝而崩。（《御览》九十二）

恒　帝

延熹元年，梁皇后崩。桓帝独呼小黄门唐衡，至北户如厕，问左右梁冀不相得者为谁。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于是帝与入室定谋，啮超臂出血以为盟，乃诛梁冀。（《御览》四百八十）

延熹七年，南巡狩。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有一老父独耕不辍，议郎张温使问焉，父啸而不答。（《类聚》十九、《御览》三百九十二）

献　帝

初平二年，公孙瓒以刘玄德领平原相。初，先主篱上有桑如车盖。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贵人。"（《三国志》三十二注）

建安元年，迁都许。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辅兵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御览》九十二）

天子都许，刘表虽贡献而与袁绍相结。郭义谏，表答义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义也。治中独何怪乎？"（《三国志》注六）

孙策之始得王朗也，谴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

祖表征朗。策遣之，太祖问曰："孙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隽才大志；张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杰，攘臂而为其将。谋而有成，所规不细，终为天下大贼，非徒狗盗而已。"（《三国志》十三注）

公孙瓒频为绍所败，乃筑京以自固。袁绍与瓒书曰："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申之以讨乱之誓，爱过夷、叔，分著丹青，谓为旅力同仇，足踵齐、晋，故解印释绂，以北带南，分割膏腴，以奉执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验邪？岂寤足下弃烈士之高义，寻祸亡之险踪，辄而改虑，以好易怨，盗遣士马，犯暴豫州。始闻甲卒在南，亲临战阵，惧于飞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祸，徒增孤子之咎衅也，故为荐书恳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诈，谓天罔可吞，豪雄可灭，果令贵弟陨于锋刃之端。斯言犹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寻讨祸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无疆之怒，不顾逆顺之律，匿怨害民，骋于余躬，遂跃马控弦，处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是时足下兵气霆震，骏马电发，仆师徒肇合，机械不严，强弱殊科，众寡异论，假天之助，小战大克，遂陵蹑奔背，因垒馆谷，此非天威棐谌，福丰有礼之符表乎？足下志犹未厌，乃复纠合余烬，率我蛑贼，以焚热渤海。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大军未济，而足下胆破众散，不鼓而败，兵众扰乱，君臣并奔。此又足下之为，非孤之咎也。自此之后，祸隙弥深，孤之师旅，不胜其忿，遂至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未尝不慨然失涕也。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修来之言。仆既欣于旧好克复，且愍兆民之不宁，每辄引师南驾，以顺简书。弗盈一时，而北边羽檄之文，未尝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错情。夫处三军之帅，当列将之任，宜令怒如严霜，喜如时雨，臧否好恶，坦然可观。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易谋，急则曲躬，缓则放逸，行无定端，言无质要，为壮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残杀老弱，幽土愤怨，众叛亲离，孑然无党。又乌丸、秽貊，皆与足下同州，仆与之殊俗，各奋迅激怒，争为锋锐；又东西鲜卑，举踵来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驱而致之也。夫当荒危之世，处干戈之险，内违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兴州壤，祸发萧墙，将以定霸，不亦难乎！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麹义余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桥搴旗拔垒，先登制敌者也。始闻足下镌金纡紫，命以元帅，谓当因兹奋发，以报孟明之耻，是故战夫引领，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尔无闻，卒臻屠灭，相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长世之功，权御师徒，带养戎马，叛者无讨，服者不收，威怀并丧，何以立名？今旧京克复，天罔云补，罪人斯亡，忠干翼化，华夏俨然，望于穆之作，将戢干戈，放散牛马，足下独何守区区之土，保军内之广，甘恶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长？壮而筹之，非良策也。宜释憾除嫌，敦我旧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闻。"瓒不答，而增修戎备。谓关靖曰："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三国志》注八）

建安四年，绍攻瓒于易京。瓒自杀。关靖曰："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绍悉送其首于许。（同上）

建安五年，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当先围取之。"攸怒。（《三国志》注一）

绍攻操于官渡。张郃说绍曰："公虽连胜，然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抄绝其南侧，兵自败矣。"绍不从之。（同上）

建安七年，袁绍薨。审配献书于谭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季友嘘欷而行鍼叔之鸩。何则？义重人轻，事不得已也。昔卫灵公废蒯聩而立，辄蒯聩为不道，入戚以篡，卫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垩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时凶臣逢纪，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将军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后，痈疽破溃，骨肉无丝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强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殚府库之财，竭食土之实，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共卫旌麾，战为雁行，赋为币主，虽倾仓覆库，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劳。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赐。谓为将军心合意同，混齐一体，必当并威偶势，御寇宁家。何图凶险谗慝之人，造饰无端，诱导奸利，至令将军翻然改图，忘孝友之仁，听豺狼之谋，诬先公废立之言，违近者在丧之位，悖纲纪之理，不顾逆顺之节，横易冀州之主，欲当先公之继。遂放兵钞拨，屠城杀吏，交尸盈原，裸民满野，或有髡鬄发肤，割截支体，冤魂痛于幽冥，创痍号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或闻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懑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无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贻太夫人不测之患，陨先公高世之业。三军愤慨，人怀私怒，我将军辞不获已，以及馆陶之役。是时外为御寇，内实乞罪，既不见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临阵败戾。我将军进退无功，首尾受敌，

司军奔避，不敢告辞。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贻以缓追之惠，而乃寻踪蹑轨，无所逃命。困兽必斗，以干严行，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还孔怀如初之爱；而纵情肆怒，趣破家门，企踵鹤立，连结外仇，散锋放火，插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遗城厄民，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辕，保正疆场，虽近郊垒，未侵境域，然望旌摩，能不永叹？配等备先公家臣，奉废立之命，而图等干国乱家，礼有常刑，故奋敝州之赋，以除将军之疾，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国毙，图头不悬，军不旋踵。愿将军详度事宜，锡以环玦。”（《三国志》注六）

建安十二年，操破乌桓于柳城。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也。”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三国志》注六又三十二）

先主见诸葛亮于隆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国志》注三十五）。

建安十三年，操征刘表。表卒，子琮迎降。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宋《州郡志》三引习凿齿曰）

先主走，将保江陵，操追之。王威说刘琮曰：“曹操得将军既降，刘豫州已走，必懈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则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传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琮不纳。（《三国志》注六）

先主败当阳，因人多归之，拥众不进也。

习凿齿曰：“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纲目》十三、《三国志》注三十二）

时操已定荆州。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三国志》注三十一）。

习凿齿曰：昔齐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于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同上）

建安十四年，权表备荆州牧。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三国志》注五十四）

建安十五年，刘备改分南郡为宜都。（宋《州郡志》三引习凿齿曰）

向成都所过辄克，于涪大会作乐，庞统以为非仁者之兵。习凿齿曰：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杖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庞统惧斯言之泄宣，知其主之必悟，故众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谦之道，矫然太当，尽其蹇谔之风。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说，能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三国志》注三十七）

建安十九年，玄德破刘璋。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三国志》注三十四）

法正劝先主纳刘焉子瑁妻吴氏。习凿齿曰：“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同上）

建安二十年，张鲁降操。

习凿齿曰：鲁欲称王，而阎圃谏止之，今封圃为列侯。夫赏罚者，所以惩恶劝善也，苟其可以明轨训于物，无远近幽深矣。今阎圃谏鲁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与！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燋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三国志》注八）

先　主

章武元年，群欲推先主即皇帝位，费诗上疏，忤旨左迁。习凿齿曰：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纂统之主，必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犹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时可谓暗惑矣。其黜降也，宜哉！（《三国志》注四十一）

后　主

先主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即位逾年

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宋志》一十一）

建兴三年，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既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三国志》注三十五）。

建兴六年，街亭之败，马谡下狱物故。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规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已，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且先主诫谡之才不可大用，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诫而不获奉承，明谡之难废也。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太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三国志》注三十九）

或劝亮更增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灭兵损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跻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兵简练，民忘其败矣。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能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闲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部曲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于是有散关之役。（《三国志》注三十五）

曹休与吴战，败，贾逵救之，乃振。初，逵与休不善，休犹欲以后期罪之。习凿齿曰：“夫贤人者，外身虚已，内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与物为对，存胜负于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彼虽倾覆，于我何利？我苟无利，乘之曷为？以是为说，臧获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忧，冒难犯危而免之于害，使功显于明君，惠施于百姓，身登于君子之涂，义愧于敌人之心，虽豺虎犹将不觉所复，而况于曹休乎？然则济彼之危，所以成我之胜，不计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义既成，私利亦弘，可谓善争矣。在于未能忘胜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济胜者，未之有也。”（《三国志》注十五）

建兴七年，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宏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分者比。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进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上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三国志》注三十五）

建兴九年二月伐魏。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若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都督张郃，费耀、

戴陵、郭淮等。宣王使耀、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追。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耀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兵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畏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衣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三国志》注三十五、《御览》二百九十一)

建兴九年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三国志注三十三)

建兴十一年，吴拜公孙渊为燕王，张昭谏，不从，因不朝，后屡谢，昭不起，乃烧门以恐之，昭更闭户。习凿齿曰："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且秦穆违谏，卒霸西戎，晋文暂怒，终成大业，遗誓以悔过见录，狐偃无怨绝之辞，君臣道泰，上下俱荣。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后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三国志》注五十二)

建兴十二年二月伐魏，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三国志》注三十五)

秋八月，亮卒于郭氏坞。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向宣王者，宣王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三国志》注三十五)

魏延作乱，杨仪击斩之。初，董恢字休绪，襄阳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怃然四顾视，不能即答。恢目祎曰："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方今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还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三国志》注三十九)

初，廖立以怨谤废。及亮薨，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又李平前以罪废，冀复收己，闻之，亦发病卒。习凿齿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纲目》十五、《三国志》注四十)

建兴十三年，魏青龙三年，郭后崩。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尝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仇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勑殡者使如甄后故事。(《三国志》注五《御览》四百九十二)

氐池县大柳谷日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适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满焉。至晋初，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三国志》注三)

青龙三年七月，曹叡崇华殿灾。时郡国有龙，九见，故改曰九龙殿。(《类聚》九十八)

建兴十五年，魏景初元年，魏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三国志》注三)

高堂隆卒。习凿齿曰："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也。"(《三国志》注二十五)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吴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旁郡，驱民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欢曰："善"，乃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三国志》注八)

帝问蒋济："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能，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以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后事已耳。然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持，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能轻兵掩袭，未可测也。"(《三国志》注十四)

秋有彗星见张宿。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恶之。"于是大修禳祷之术以厌焉。(三国志注三)

十二月，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因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闲，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阉寺，寝疾数日，内外壅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涕泣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三国志》注三)

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吴赤乌四年，零陵太守殷礼言于权曰："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杨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掎角瓦解，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益；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陷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权弗能用之。(《三国志》注四十七)

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曹爽至长安，与夏侯玄入汉中。司马宣王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于爽，引军退。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三国志》注九)

玄名知人。陈蹇兄丕有名于世，与夏侯玄亲交，玄拜其母。蹇时为中领军，闻玄曾于其家，悦而归，既入户，玄曰："相与未至于此。"蹇当户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趋而出，意气自若，玄大以此知之。(《御览》四百九十八)

延熙九年，魏正始七年，吴赤乌九年，是年，吴将朱然入柤中，斩获数千；柤中民吏万余家渡沔。司马宣王谓曹爽曰："若便令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长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云，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柤中，君将何以救之?爽不听，卒令还。然后袭破之。袁淮言于爽曰："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贤大才不出其地，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尝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贵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卻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使我国富兵强，政修民一，陵其国不足为远矣。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非以近贼疆界易钞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远绝其间，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遂不徙。(《三国志》注四)

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曹芳谒曹睿墓于大石山，曹爽兄弟皆从。于是司马懿闭四城，遂与太尉蒋济俱屯洛水南浮桥，奏罢爽兄弟。(爽得奏)不知所为，芳还，宿伊水南，发屯田数千人，树鹿角为营。(《御览》三百三十七)

懿收爽等诛之。安定皇甫谧以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强何如?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强?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三国志》注九)

延熙十二年，姜维出西平，不克，每欲大举。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

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三国志》注四十四）

延熙十四年，懿杀王淩及曹彪。初，淩、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淩使人告（其子）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声色，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从。（《三国志》注二十八）

延熙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吴修东兴堤。初，孙权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后征淮南，壤不复修。是岁诸葛恪率军吏更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诸葛诞言于司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谓也。今因其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景王从之。（《三国志》注四）

帅使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攻东兴，恪救东兴，使丁奉等为前部，奉遂据徐塘，破遵，大获而归。毌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时司马文王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元伯之责。”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三国志》注四）

习凿齿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则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三国志》注四、《纲目》十五）

延熙十六年春，诸葛恪使司马李衡往蜀说姜维，令同举，曰：“古人有言，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也。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人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维从之。（《三国志》注六十四）

吴诸葛恪围新城。是时，姜维亦出围狄道。司马景王问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悬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姜维闻淮进兵，军食少，乃退屯陇西界。（《三国志》注四）

延熙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毌丘俭反。傅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请舆疾而东。”（《三国志》注二十一）

俭败被诛。习凿齿曰：毌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君子谓毌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夫竭节而赴义者，我也，成之与败，时也。我苟无时，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若毌丘俭可谓能不愧也。（《三国志》注二十八）

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诸葛诞起兵。蒋班、焦彝言于诸葛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琳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而内实坐须成败，其归可见矣。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有可全者。”文钦曰：“江东乘战胜之威久矣，未有难北方者也。况公今举十余万之众内附，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尽在江表，就孙綝不欲，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势力已困，异图生心，变故将起，以往准今，可计日而望也。”班、彝固劝之，钦怒，而诞欲杀班。二人惧，且知诞之必败也，十一月，乃相携而降。（《三国志》注二十八）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昭拔寿春，杀诞。文钦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逆降，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共悉众出攻。（《三国志》注二十八）

三叛既平，听收葬钦。习凿齿曰：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怀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三国志》注二十八）

八月，髦养老于大学。帝乞言于王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

乎？”（《三国志》注四）

九月，吴孙綝废其主亮，桓彝弗肯署名，綝杀之。彝，魏尚书令阶之弟。（《三国志》注六十四）

景耀二年，魏甘露四年，正月，先是魏地井中屡有龙见。是时龙仍见，咸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乃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见而恶之。（《三国志》注四）

景耀三年，魏景元元年，昭杀其主髦及王经。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不听，乃出怀中板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髦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伷入，遇髦于东止车门，左右诃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髦，战于南阙下，髦自用剑，挥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犯跸，前刺髦，刃出于背。文王闻之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三国志》注四、《世说》注三）

于是召百官议其事。昭垂涕问陈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辅数世，功盖天下，谓当并迹古人，垂美于后。一旦有弑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斩贾充，犹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闾不可得杀也，卿更思余计。”泰厉声曰：“意唯有进于此耳，余无足委者也。”归而自杀。（《世说》注三）

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三国志》注四）

初，曹髦将自讨司马昭。王经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髦不听，后杀经并及其母。经被收，将死，垂泣谢母。母颜色不变，笑而谓曰：“人谁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世说》注六、《三国志》注四又九）

孙休时，薛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三国志》注五十三）

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知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三国志》注四十五）

炎兴元年，魏景元四年，吴永安六年，魏入寇关口。蒋舒将出降，乃诡谓傅佥曰：“今贼至不击而闭城自守，非良图也。”佥曰：“受命保城，惟全为功，今违命出战，若丧师负国，死无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克敌为功，请各行其志。”遂率众出。佥谓其战也，至阴平，以降胡烈。烈乘虚袭城，佥格斗而死，魏人义之。（《三国志》注四十四）

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三国志》注三十三、《御览》四百三十八）

初，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意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终为吴蜀之忧。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三国志》注二十八）

甲申，魏咸熙元年，以槛车征邓艾，钟会谋反伏诛。钟会阴怀异图，姜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三国志》注四十四、《类聚》二十五）

初，钟毓密启会不可专任。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及宗矣。”（《三国志》注二十八）

卫瓘遣田续袭邓艾，杀之。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续不进，欲斩，既而舍之，及瓘遣续，谓曰：“可以报江由之辱矣。”杜预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将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三国志》注二十八）

向雄字茂伯，河内人。为镇西将军功曹。钟会既诛，雄收而葬之。文王闻雄之收葬会也，召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于东市而我不问，今钟会

躬为叛逆而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收葬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宏于下，以此训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违生，以立于时。殿下仇对枯骨，捐之中野，百岁之后，为臧获所笑，岂仁贤所掩哉?”王悦，与宴谈而遣之。(《三国志》注二十八、《御览》四百二十、《书钞》)

习凿齿曰：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彼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知礼而遣，可谓明达也。(《三国志》注二十八)

三月，晋公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并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三国志》注四、《御览》五百四十二)

禅举家迁洛阳，霍弋降。初，霍弋闻魏军来，弋欲赴成都，后主以备敌既定，不听。及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建宁等）将守上表曰：“臣闻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贰。”晋文王善之，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三国志》注四十一)

封禅为安乐公。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西，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三国志》注三十三、《御览》五百六十八)

魏以蜀宫人赐诸将之无妻者，李昭仪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杀。(《三国志》注三十四)

吴孙皓立。晋文王与皓书曰：“圣人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末涂，纯德既毁，剿民之命，以争强于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圣明，覆帱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惟华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余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今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于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藉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虽有静难之功，亦悼蜀民独罹其害，战于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于后乎？是故旋师按甲，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势，度资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以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覆祚，而不称于后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绍、孙彧献书喻怀，若书御于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于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三国志》注四十八)

卷　三

武　帝

乙酉泰始元年。

泰始二年八月，谒崇阳陵，诏以衰绖行，不果。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为欢。今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而实行丧礼，丧礼实行，除服何为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守先王之法，以敦厚风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汉文以来，世乃浅薄，不能复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恐难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体，且使主上遂服，不犹为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臣下除，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三纲之道亏矣。”君子曰：“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之为重，岂不蔽惑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尽情于其亲，三纲之道，二服恒用于私室，而王者独尽废之，岂所以孝治天下乎！诗云‘犹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御览》五百四十七、《宋书·礼志》)

十二月，吴讨山贼，施但还都建业。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相连者以厌之。既闻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操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注四十八)

泰始七年，吴复取交趾，初，霍弋使杨稷、毛炅

等戍交趾，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而城没者，刺史受其罪。"及吴陶璜围之，稷等日未满而粮尽，乞降于璜。璜不许，而给粮使守。吴人并谏，璜曰："霍弋已死，无能来者，可须其粮尽，然后乃受，使彼来无罪，而我取有义，内训吾民，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炅粮尽，救不至，乃纳之。(《三国志》注四十八)

泰始八年，吴陆抗拔西陵，羊祜救，不及。羊祜既归，增修德信，以怀吴人。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于是吴、晋之间，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抗尝疾，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于抗，抗曰："夫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于人，而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习凿齿曰：夫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虽大猷既丧，义声久渝，狙诈驰于当涂，权略周乎急务，负力从横之人，臧获牧竖之智，未有不凭此以创功，舍兹而独立者也。是故晋文退舍，而原城请命；穆子围鼓，训之以力；冶夫献策，而费人斯归；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来，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则，齐其民人，均其施泽，振义纲以罗强吴，明兼爱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视听，驰不战乎江表。故能德音悦畅，而襁负云集，殊邻异哉，义让交弘，自吴之遇敌，未有若此者也。抗见国小主暴，而晋德弥昌，人积兼己之善，而己无固本之规，百姓怀严敌之德，阖境有弃主之虑，思所以镇定民心，缉宁外内，奋其危弱，抗权上国者，莫若亲行斯道，以侔其胜。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闻，归重邦国，弘明远风，折冲于枕席之上，校胜于帷幄之内，倾敌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浚沟池之固，信义感于寇仇，丹怀体于先日。岂设狙诈以危贤，徇己身之私名，贪外物之重我，暗服之而不备者哉！由是论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余虑，威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贤人君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三国志》注五十八)

泰始九年，理邓艾，以其孙朗为郎中。时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建稽首曰："臣窃闻天下之论，皆谓邓艾见枉，陛下知而不理，此岂冯唐之所谓虽得颇、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于是发诏治艾焉。(《三国志》注三十五)

泰始十年，以嵇绍为秘书丞。

王裒与济南刘兆字延世，俱以不仕显名。裒以父仪为文王所滥杀，终身不应征聘，未尝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晋也。(《三国志》注十一)

咸宁四年，羊祜卒，初，羊祜攻江陵，以军法欲斩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败，不相贵重。天下为之语曰："二王当朝，世人莫敢称羊公之有德。"(《世说》注四)

咸宁五年，吴天纪三年夏，郭马反。先是，吴有说识者曰："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皓闻之，文武职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孙者，皆徙于广州，不令停江边。及闻马反，大惧曰："此天亡也。"(三国志注四十八)

太康六年，刘毅卒。毅尝上疏论宜罢中正、除九品，未能改。初，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学记》十一)

太康八年，太庙殿陷，改营之。武帝改营太庙，南致荆山之木，西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填以丹青，缀以珠玉，以丽之也。(《御览》五百三十一)

惠帝

元康七年，以王戎为司徒。是时，王夷甫为尚书令，乐广为河南尹。王夷甫、乐广俱以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之言风流者称王、乐焉。(《文选·王文宪集序》注)

永宁元年，齐王冏辅政，齐王冏之方盛也，有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吏仍诘之，妇人曰："待我截齐罢便去耳。"言讫不见。有识者闻而恶其言，至二年，而冏被诛。(《御览》三百七十一、《古经》百十三)

怀帝

永嘉五年，琅琊王睿击华轶，斩之。初，刘琨知轶必败，谓其自取之也。(《世说》注四)

愍帝

建兴三年，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扬等州军，而敦潜畜异志矣。初，王夷甫言东海王越转王敦为扬州，潘滔初为太傅长史，言于太傅曰："王处仲蜂目已露，豺声未发，今树之江外，肆其豪强之心，是贼之也。"(《世说》注四《御览》三百八十八)

建兴三年，愍帝在长安，为刘粲所攻。粮尽，太仓有曲数十饼，屑之为粥，以供奉帝，曲屑尽，遂降。(《御览》八百五十三)

康帝

翼风仪美劭，才能丰赡，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

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仕耳。"其意气如此。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初，翼辄发所部奴及车马万数，率大军入沔，将谋伐狄，遂次于襄阳（《世说》注六）。

绿 珠 传

[宋]乐 史撰 孟艳红整理

《绿珠传》，一卷，宋乐史（九三〇——一〇〇七）撰。乐史，字子正，宜黄人，官太常博士，直史馆。此书份量虽小，却是名篇传奇，记述了西晋时期美女绿珠的离奇经历。绿珠本姓梁，以美艳而成为西晋名宦石崇的爱妾。“八王之乱”中，权臣孙秀向石崇索取绿珠，为石崇所拒。不久，石崇陷罪被逮，绿珠坠楼自杀。传中还附录了石虎的爱妾翾风的传说。作者对“红颜薄命”的感慨，反映出作者的妇女观。

绿珠者，姓梁，白州博白县人也。州则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汉合浦县地，唐武德初削平萧铣，于此置南州，寻改为白州，取白江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盘龙洞、房山、双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鱼。绿珠生双角山下，美而艳，越俗以珠为上宾，生女为珠娘，生男为珠儿，绿珠之字，由此而称。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涧中有金水，自太白源来。崇即川阜制园馆。绿珠能吹笛，又善歌《明君曲》。明君者，汉妃也。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采射人，天子悔焉，重难改更。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名家女，将适单于庭。辞别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猿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涕泣沾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鸟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尘。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屏。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崇又制《懊恼曲》以赠绿珠。崇之婢，美艳者千馀人，择数十人，妆饰一等，使忽视之，不相分别。刻玉为蛟龙珮，萦金为凤凰钗，结袖绕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唯听佩声、视钗色，佩声轻者居前，钗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赵王伦乱常，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崇方登凉观，临清水，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数百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而披罗縠，曰“任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命指索绿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爱，不可得也。”秀因谮伦，族之。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崇止之，遽坠楼而死。崇弃东市，时人名其楼曰“绿珠楼”。在步广里，近狄泉，在王城之东。绿珠有弟子宋祎，有国色，善吹笛，后入晋明帝宫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双角山出谷容州江，呼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滩，吴有西施谷、脂粉塘，盖取美人出处为名。又有绿珠井，在双角山下，耆老传云汲此井者，诞女必多美丽。闾里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因以巨石镇之，迨后虽有产女端妍者，而七窍四肢，多不完具。异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诗曰“不效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又与不完具者同焉。

牛僧孺《周秦行记》云：“夜宿薄太后庙，见戚夫人、王嫱、太真、潘淑妃，各赋诗言志。别有善笛女子，短鬟，衫具带，貌甚美，与潘氏偕来。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谓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太后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相谢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细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日谁人与伴？”绿珠曰：“石御尉性严忌，今有死不可及乱。”然事虽诡怪，聊以解颐。噫，石崇之杀，虽自绿珠，殆亦其来有渐矣。崇尝刺荆州，劫夺远使，沉杀商客，以致巨富。又遣王恺鸩鸟，共为鸩毒之事。有此阴谋，加以每邀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访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至大将军，故不饮，以观其气色，已斩三人。君子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崇以不义，举动杀人，乌得无报也。非绿珠，无以速石崇之诛，非石崇，无以显绿珠之名。绿珠之堕楼，侍儿之有贞节者也，比之于古，则有田六出。六出者，王进

贤侍儿也。进贤，晋愍太子妃。洛阳乱，石勒掠进贤，渡孟津，欲妻之。进贤骂曰："我皇太子妇，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毕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复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时乔知之宠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读书，善属文，深所爱幸。时武承嗣骄贵，内宴酒酣，迫知之将金玉睹窈娘，知之不胜，便使人就家强载以归。知之怨悔，作《绿珠篇》以叙其怨，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无得比，此时可爱得人情。君家闺阁未曾难，尝持歌舞使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面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知之私托承奉家阉奴传诗于窈娘，得诗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于井，衣中得诗，鞭杀阉奴，讽吏罗织知之，以至杀焉。悲夫，二子以爱姬人，掇丧身之祸，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其此之谓乎！

其后，诗人题歌伎者，皆以绿珠为名。庾肩吾曰："兰堂上客至，绮席清弦抚。自作明君辞，还为绿珠舞。"李元忠云："绛树摇歌扇，金谷舞筵开。罗袖拂归客，留欢醉玉杯。"江总云："绿珠衔泪舞，孙秀强相邀。"绿珠之没已数百年矣，诗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凛冽，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行，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视，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赞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季伦死后十日，赵伦败，左卫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军士赵骏剖秀心食之。伦囚金墉城，赐金屑酒，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也。"饮金屑而卒，皆夷家族。

石季伦所爱婢名翾风，魏末于胡中买得，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年十五，容貌无比，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能观金色。石氏之富，财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瑰奇，视如瓦石，聚如粪土，皆异方外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乃使翾风别其声色，并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沈重而性温润，佩服益人灵性，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翾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尝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尝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睹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萦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凰之冠，结绅绕楹而舞，使昼夜声色相接，谓之恒舞。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飏。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置象牙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跡者，即赐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则即节其饮食，令体轻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琲真珠。及翾风年至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言胡女不可为群，竟相挤毁。崇受谮润之言，即退翾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怼而作五言诗曰："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

晋四王遗事

[东晋]卢　綝撰　尚　虹整理

《晋四王遗事》(《晋四王起事》,或《四王起居》),四卷,卢綝撰。卢綝事迹参《晋八王故事》题解。本书久佚,清代学者黄奭据《御览》、《书钞》、《水经注》采得十余节。该书主要记述晋惠帝征成都王颖而军败荡阴之事。"四王"似指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乂。今从《黄氏逸书考》辑本整理。

孝惠帝

惠帝征成都王于安阳城北,军败。日已向中,而太官未暇进食,左右有赍秋桃十枚,便以献帝。帝食三枚,石超使人擘手夺三枚。(《御览》九百六十七)

惠帝于邺,与成都王还洛阳。出城仓卒,上下无持资食之调,道中有驱羊二百余口者,便勒将至洛,得以为粮。至洛,卢志启以右藏绢倍还羊主。(《御览》八百十七)

成都王颖奉惠帝还洛阳。道中于客舍作食,宫人持斗余粳米饭,以供至尊,大蒜盐豉。到获嘉,市粗米饭,瓦盂盛之,天子啖两盂,燥蒜数株,盐豉而已。(《御览》九百七十七)

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御览》七百六十)

惠帝征成都,军败。帝渴,帐下赍五升铜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饮之。(《御览》七百十二)

惠帝还洛阳,道中有老公,蒸鸡素木盘中,盛以奉帝。(《御览》七百五十八)

惠帝还洛阳,得鹿犊车一乘,以单帛裙为帏。(《御览》六百九十六)

惠帝与成都王自邺还洛阳。既至,赐中书监卢志云鹤绫袍一领。(《书钞》一百二十九)

建武元年,天子还洛阳。右将军张方启陛下:"自邺来还,宜谒宗庙。"天子出,因便劫,启移都。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矟,系兜鍪焦茸,皆用凉州白鹖毛,望之若荼。(《御览》三百五十六)

张方劫帝西迁,国家有宝物,诏右将军载之。于是放军人八千余人,三日辇之,尚不缺角。真珍百余斛。(《御览》八百三)

张方移惠帝于长安,兵人入殿取物,持调御绢二疋幅(疋上有脱字)。自魏晋之积,将百余万疋,三日揵之,尚不缺角。(《御览》八百十七)

天子自邺还洛,右将军张方逼帝幸长安。河间王率参佐到霸水上,迎大兵去路百余步,衔枚屯列。(《御览》三百五十七)

惠帝到华阴,河间王遣使上甘果甘脯二百幡。(《御览》八百五十二)

惠帝征成都王颖,战败。时举辇司马八人,辇犹在肩,士军人竞,就杀举辇者,乘舆顿地。帝伤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绍扶帝。士将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众曰:"受太弟命,唯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斩之,血污帝袂。将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水经·荡水注》)

晋八王故事

[东晋]卢 綝撰 尚 虹整理

《晋八王故事》(《八王故事》),《隋·志》载记为十卷,两《唐·志》记为十二卷。东晋卢綝撰。卢綝,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官至尚书郎,曾拜廷尉。该书记载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史事,可补《晋书·八王传》之缺误。黄奭据《世说》注、《书钞》等辑得二十余人之事迹。今从《黄氏逸书考》辑本整理。

世祖武帝

太康七年正旦,日蚀。诏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其咎安在。汝南王亮与司徒舒、司空瓘上言:“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为灾;人伦失序,故奸凶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灾仍兴,任城国都水流变赤;延三朝之始,日有蚀之,孟阳节过,坚冰未消。臣等琐才,叨优高位,可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显戮,以答天意,谨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绶。”诏曰:“夫阴阳失序,朕干天道,刑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复道。”(《书钞》五十)

惠 帝

张方逼上出谒宗庙,上以青简诏敕中书曰:“朕体中不佳,不堪出也。”(《书钞》一百三)

张方将移惠帝于长安,入殿奉迎,自领五千骑,皆捉铁锺槊二节,发毦系兜鍪,皆用凉州白鹤毛,天子望之大惊。(《御览》九百二十四)

汝南王

汝南王葬。诏赐冰五斛。(《书钞》一百五十九)

赵王伦

初,赵王伦将篡位,洛下童谣曰:“屠苏鄣日覆两耳,当有瞎儿作天子。”于是商农通著大裁鄣日。伦实眇目也。(《御览》六百八十七)

东海王越

司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长子。少尚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归,累迁司空太傅。(《世说·雅量篇注》)

东海王越治鄄城,城无故自壤七十余丈。越恶之,移治濮阳城南。(《水经·河水五注》)

长沙王乂

世祖第十七子。(《世说·言语篇》注)

成都王颖

司马颖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将军。(《世说·言语篇》注)

范阳王

范阳王保于鄄坂,后于其上置关。(《寰宇记·河南道西京缑氏县》)

杨 济

济字文通,弘农人。杨骏弟也。有才识,累迁太子太保,与骏同诛。(《世说·方正篇》注)

董 艾

艾字叔智,弘农人。祖遇,魏侍中。父绥,秘书监。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检。齐王起义,艾为新汲令,赴军,用艾领右将军。王败见诛。(《世说·方正篇》注)

冯 荪

荪少以才悟,识当世之宜,蚤历清职,仕至侍中,为长沙王所害。(《世说·赏誉篇》注)

三 才

刘舆才长综核,潘滔以博学为名,裴邈强立方正。皆为东海王越所昵,俱显一府。故时人称曰:“舆长才,滔大才,邈清才也。”(《世说·赏誉篇》注)

陆 机

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世说·尤悔篇》注)

陆机为成都王所诛，顾左右叹曰："今日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华亭，吴国奉县郊外之野，机素游之所。(《艺文》九十)

潘 岳

岳与湛著契，故好同游。(《世说·容止篇》注)

周 浚

浚字开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吴，自御史中丞出为扬州刺史。元康初，加安东将军。(《世说·贤媛篇》注)

王 衍

夷甫容貌整严，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尘尾，与手都无分别。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公目太尉："严严清峙，壁立千仞。"王敦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说郛》五十九)

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推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世说·轻诋篇》注)

石勒见夷甫，谓长史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三公，不为我用。"勒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也。"夜使推墙杀之。(《世说·赏誉篇》注)

胡母辅之

胡母辅之，少有雅俗鉴识，与王澄、庾凯、王敦、王夷甫为四友。(《世说·品藻篇》注)

王 玄

玄为陈留太守，或劝玄过江投琅邪王，玄曰："王处仲得志于彼，家叔犹不免害，岂能容我?"谓其器宇不容于敦也。(《世说·赏誉篇》注)

杨淮六子

杨准有六子，曰乔、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论者以为悉有台辅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叹曰："中朝不乱，诸杨作公未已也。(《世说·赏誉篇》注)

卞 粹

卞粹以才识清辨见称，为太子舍人。(《书钞》六十六)

公孙崇

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人。为尚书郎。(《文选·稽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注)

晋阳秋

[东晋]庾　翼撰　尚　虹整理

《晋阳秋》，一卷。东晋庾翼撰。史志不载此书。庾翼，字稚恭，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官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南蛮校尉等。该书记述两晋史事，久佚。今辑本有《说郛》（宛委山堂本）、《黄氏逸书考》等。今从《古今说部丛书》整理。

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门，门有一木，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框拒之。

吴有葛衡字思直。明达天官，能于机巧，作浑天，使地居中，以机动之，若天转而地正，以上应晷度。

高贵乡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往西南，没于诸葛亮营。俄而亮卒。

张华将死，中台星遂折。太元中复还合正，太傅谢安为相所致也。

袁宏，字彦伯，谢安赏其机捷辩速。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之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左右取一扇相赠，宏应声答曰："谨当奉揭仁风，慰彼黎庶。"合坐叹其敏捷。

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丧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续晋阳秋

[南朝·宋]檀道鸾撰　尚　虹整理

《续晋阳秋》，一作《晋阳秋》（《旧唐志》）二十卷。南朝宋檀道鸾撰。檀道鸾，字万安，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为国子博士，官至永嘉太守。该书记述东晋一代史事，久佚。黄奭据《世说》注、《文选》注、《御览》等采得八十余人事迹，辑为一卷，汤球所辑二卷可与之互补。《说郛》（宛委山堂本）、《古今说部丛书》均收录，但量少简陋，未注出处。今从《古今说部丛书》整理。

咸阳王猛被缊袍而诣桓温，面谈当时之事。猛摸虱而言，傍若无人，温察而许之。

襄阳罗友在桓温府，屡以贫乞禄，温以其诞肆，许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别，友亦被命至。尤晚，温问之，曰："出门于中路遇见一鬼，谓余曰：'见汝送人作郡，不见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终惭，不觉淹缓。"温笑而用之。苻坚未败，长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陶潜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望见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而后归。

王献之为中令。献之少而标迈不寻常，实为一时风流之冠。献之卒，以王珉为中书令，世谓之大王令，小王令也。

中书令王珉好捉白团扇，其侍人谢芳歌之，因以为名。

桓宣武与妻妾坐月下，流星坠下铜盆水中，光如二寸珠，颗然。妾酌饮之，生玄。

魏咏之生而兔缺，相者云后当贵。年十八，闻荆州殷仲堪帐下有卫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与语，令师看焉，师曰："可割补之，但应百日食粥，不语笑。"咏之曰："半年不语，亦当治之，况百日也。"师为治而差。

何无忌母，刘牢之姊。无忌与宋高祖谋，夜于屏风中制檄文，母登屏风窥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仇得雪矣。"

清河崔祖思死，家无余财，有书八千卷。上闻嗟叹良久，乃以葛屯谷百五斛赐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后世知其见异。

会稽太守谢琰拒孙恩，恩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马，琰坠地遂杀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

刘毅至黑，时人谓之铁色。

晋春秋

[唐]杜延业撰　尚　虹整理

《晋春秋》(《晋春秋略》),二十卷。唐人杜延业据南朝梁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中关于晋朝的事迹删辑而成。该书记述了三国魏齐王嘉平元年(二四九)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四二〇)史事,久佚。今从《广雅书局丛书》汤球辑本整理。

武帝

泰始四年,策免石苞官(《通鉴考异·晋纪》)。

七年,刘禅卒,谥惠公(同上)。

八年二月,以贾充为都秦、凉二州事(同上)。

八年,敦煌太守尹据卒。凉州刺史杨欣表敦煌令梁澄领太守,功曹宋质辄废。澄表,议郎令狐丰为太守。

八年十月己巳,贾充与朝士宴饮,庾纯醉与充争言,诏免纯官(同上)。

太康元年四月甲子,王浑斩张悌。丙寅,吴杀岑昏与何桢书。庚午,送降书。壬申,王浚入石头。甲申,封归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阳(同上)。

武帝谓胡威曰:"卿清孰与父清?"威对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为不如?"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书钞》三十八)

太康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亲祀南郊。礼毕,问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通鉴考异·晋纪》)。

七年十月,刘毅致仕,寻卒(同上)。

惠帝

元康四年七月,傅咸为司隶。五年五月,始亲职。十月,卒(《通鉴考异·晋纪》)。

四年闰月,武库火(同上)。

八年,李特就谷入蜀(同上)。

永康元年,赵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建号太平元年(同上五)。

二年春,赵廞以李庠大逆不道,斩之(同上六)。

太安二年正月,李特僭位,改年建初(同上七)。

七月,颙颖起兵,乃以乂为太尉都督以讨之(同上)。

八月,乐广自裁(同上)。

十月,颖杀陆机,又收机弟云及孙承,皆下狱(同上)。

十二月,杀乂(同上)。

永兴元年十月,李雄自称成都王,刘渊自称汉王(同上)。

二年六月,李雄即帝位(同上八)。

光熙元年十二月,东海王越杀颙(同上)。

怀帝

永嘉元年,讨陈敏,顾荣等应之。初,敏弟处知荣等有贰心,劝敏杀之,敏不从。敏临死,谓处曰:"我负卿。"(同上)

王衍言于太傅越,以王澄为荆州,敦为扬州,据吴、楚以为形援,越从之。于是澄、敦同发,越饯之(同上)。

二年,张轨病。张越与其兄镇及曹祇谋遣使诣长安,告而代之(同上)。

张澹驰诣长安,上诉轨之被诬(同上)。

成尚书令杨褒卒(同上八)。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荧惑犯紫微。汉太史鲜于修之言于汉主云云。(同上九)

四年,猗卢率万余家避难,自云中入雁门,从刘琨求地,琨徙五县居之(同上)。

五年正月,上遣李初诏荀晞讨越(同上)。

猗卢遣其子利孙助刘琨戍新兴(同上)。

聪以帝为平河公。明年二月,乃封帝会稽公(同上)。

怀帝陷于平阳,刘聪加帝开府仪同三司,会稽郡公,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

子俱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刘君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之甚？"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汉将兴，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耳。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聪甚有喜色（《御览》五百八十八引《晋春秋》）。

愍　帝

愍帝名子业，或作业（《通鉴考异·晋纪》九）。

建兴二年，刘曜、赵染复与段凯率众向长安（同上十一）。

三年，陶侃攻杜弢，城溃，弢投水死（同上）。

四年，汉免卜干为庶人，太宰河间王士通等谏。

使宗敞送降戕于曜（同上）。

元　帝

大兴元年，蒲洪降刘曜（同上十三）。

大兴三年，刘宏以妖术惑众，张寔左右皆事之。阎涉、赵印皆宏乡人，宏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涉、印信之，密谋杀寔奉宏。寔弟茂知其谋，请诛宏，寔令史初收之，未至，涉等人杀寔，宏见史初，谓曰："使君已死，杀我何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辕于姑臧市（《通鉴考异·晋纪》十三）。

明　帝

太宁元年，王敦移镇姑苏，屯芜（同上十四）。

二年，诏下敦府，列敦罪恶，曰："敦辄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继体，而不由王命者也。顽凶相奖，无所顾忌，志骋凶丑，以窥神器。今遣王导等进讨，有能斩送敦首，封万户侯，赏布万匹。"（同上十五）

敦疾笃，王导为敦发丧（同上）。

七月，王含等水陆三万，奄至江宁南岸（同上）。

钱凤走，载渊弟良斩凤（同上）。

成　帝

咸和三年，庾亮、温峤互相推为盟主。峤从兄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同上十六）

石勒即帝位，改元太和（同上）。

五年，赵以翟真为句町王（同上）

七年，陶侃遣使聘后赵，赵王勒飨之（同上十七）。

九年，陶侃卒。侃尝梦化鹤，背上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胁犹痛。及都督八州，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同上）。

石虎即位，改元永熙（《通鉴考异·晋纪》十七）。

咸康三年，石虎杀其太子邃（同上）。

穆　帝

永和三年，赵击张重华，遂城上最（《通鉴考异·晋纪》十九）。

五年，石遵即位，废太后为昭仪（同上二十）。

六年，闰正月（同上）。

三月，赵新兴王祗即皇帝位（同上）。

哀　帝

兴宁元年闰月，张天锡杀玄靓而自立（同上二十三）。

帝　奕

太和四年，燕建熙十年八月，秦命匈奴曹毂发使如燕朝贡，以西戎主簿郭辩为之副（同上）。

五年，燕太傅评将精兵三十万以拒秦（同上二十四）。

孝武帝

太元四年，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盖刺其蹇也。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广记》二百四十六）。

安　帝

隆安五年，凉吕隆遣使请降于秦（《通鉴考异·晋纪》三十四）。

义熙十一年二月，姚兴卒（同上三十九）。

晋中兴书

[南朝·宋]何法盛撰　尚　虹整理

《晋中兴书》，七十八卷，一作八十卷。南朝宋何法盛撰。何法盛，宋孝武帝时为奉朝请，校书东宫。《南史·徐广传》认为《晋中兴书》的作者不是何法盛，而是郗绍。不过这并不影响该书本身的史料价值。刘知几称其为东晋史书中最佳者。今有黄奭辑本五百二十余则，收入《黄氏逸书考》，颇详备。另有汤球、王仁俊、陶栋等人辑本，均可互补。《说郛》本有十二节，未注出处，颇简略。今从《古今说部丛书》本整理。

骑　从

王导谓王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犹轻，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举。"会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辇，敦、导并骑从。纪、瞻使人觇之。既闻敦、导骑从，乃大惊，自出拜于道左。中宗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

入宫酷寒

桓玄入建康宫，逆风迅激，旌旗不立，法章仪饰，一皆倾偃。是月酷寒。

清　暑

烈宗起清暑殿。识者曰："清暑反语楚声也。为殿以酸楚之声为号，非吉祥也。"顷烈宗崩，桓玄自号楚。

太极殿

孝武帝建太极殿，郭璞筮云："二百十年，此殿为奴所坏。"后梁武帝毁之，舍身为奴。

中兴之冠

王恬字敬豫，与济阳江虨俱善奕棋，为中兴第一。

四　达

晋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诏曰："佽飞督王饶忽上吾鸩鸟一口，云以避恶，此凶物，岂宜妄进。"于是鞭饶二百，使殿中御史孙云焚其鸟于四达之衢。

白鹿子

陶淡，侃之孙，雅好导养。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于野得白鹿子，驯而养之，恒与之俱往还，后遂不复还家。

贪蛰燕

中原丧乱，乡人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余家避难于鲁国峄山。有重险，百姓饥馑，野无生草，掘野鼠、蛰燕而食之。

裹以席

王敦死，裹以席，涂以蜡，埋斋中。

奏弹夜磬

谯王恬字元愉，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废，太宗即位，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请理罪。明日，温见奏事，叹曰："此儿乃敢弹我，真强项也。"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惮之。

清高不仕

高阳许询，字玄度。丹阳许玄，字远游。并清高不仕。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游会稽临海山，誓不归家，乃与妇书令改适，后入深山，莫知所止。或以为升仙。

巴豆杏子丸

程据为太医令。武帝初受魏禅，改元为太始，而据贡雉头裘，帝以奇伎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据以医术承恩，出入禁闼，因为贾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怀太子，遂就戮焉。

东宫旧事

[晋]张 敞撰 尚 虹整理

《晋东宫旧事》十卷，《隋·志》未言撰者，《旧唐·志》载张敞《东宫旧事》十一卷，《新唐·志》仍记作十卷。该书记录晋太子仪礼风俗之类，久已佚，今有陶元仪、黄奭辑本，陶氏《说郛》共辑得五十节，今从此本整理。

皇太子初拜，有旄幢一。又曰：皇太子卤簿，有黄麾。

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车一，建九旗，青色，四马。又曰：皇太子大小会庭，设三厢乐舞六佾。

皇太子纳妃，有漆龙头支髻枕一，银花环钮自副。又曰：皇太子纳妃。有金涂连盘鸭灯一。

太子纳妃，有绛地文履一量。又曰：皇太子纳妃、有漆花簏二具。

皇太子纳妃，织成衮带白玉佩。

皇太子纳妃，四望车羽葆前后部鼓吹各一部。又曰：步摇一具，九钿函盛之。

太子有铜骁头灯，铜倚灯。纳妃有金涂四尺长灯、银涂二尺连盘灯。

太子纳妃，有白縠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

皇太子纳妃，有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丹碧纱纹箩裙，紫碧纱文双裙，紫碧纱文绣缨双裙，紫碧纱縠双裙，丹碧杯文罗裙。

皇太子初拜，给缥红纸各一百枚。

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

太子仪饰有玉头剑。

阁内有曲鄣，鄣上崔目窗。

太子纳妃，有玳瑁钮镂镜台一。

太子纳妃，有龙头金缕交刀四，银牙锞彩带副二。

皇太子初拜，有绮纱单衣。

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

长槃五，漆尺槃三千，漆柏炙捍二。

漆三十五子方樏二，杳盖二枚。

白珥五枝。

漆盐子一百枚。

漆七五十枚。

漆著一百双。

漆貊炙大函一具。

漆注绮绿藤一十枚。

漆食架二。

太子妃有石砧一枚，又梼衣砧杵十枚。

皇太子纳妃，自着衣大镜尺八寸，银花小镜尺二寸，漆匝盛翡翠铜镜二枚，嵌金龙头受福莲华钩镙四副。

皇太子纳妃，有绿石绮绢裹床幨二。

太子纳妃，有青布碧里梁下帏一绯，绢青布窗户帏各一。

太子纳妃，有彩杯文绮被一，绛具文罗一，幅一，绛被罗绣文四五幅，被一。又有七彩文绮被绛文罗面一。

太子纳妃，有赤花㸑文箪。

太子有独坐龙须席，赤皮花经席一领。

皇太子纳妃，有床上屏风十二牒，织成漆连银钩钮，织成连地屏风十四牒铜环钮。

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各一，纳妃同心扇二十，单竹扇二十。

太子有白毦拂二。

太子纳妃，有漆书银带唾壶一。

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纳妃。

泰元中，皇太子纳妃王氏，有银涂博山莲盘三十，香炉一。

皇太子纳妃，有绫裹幞帊五具，绢畏幞帊五具。

皇太子初拜，有漆马齿书簏，金装彩花簏。

皇太子纳妃，有绛直文罗裤七，彩杯文锦裤五。

皇太子纳妃，有绛纱复裙，绛碧结绫袄裙，丹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绣缨双裙、紫碧纱縠双裙，丹碧杯文双裙。

太子纳妃，有绛地纹履一双。

皇太子初拜，给漆笔四十枚，铜博山笔床一副。

太子纳妃，有绛绫袍一领。

三国典略

[唐]丘　悦撰　尚　虹整理

《三国典略》，三十卷。唐丘悦撰。丘悦，河南陆浑（今河南嵩县）人（《旧唐书》说法），或吴兴人（《元和姓纂》说法）。官至岐王傅，善论撰，有才学。该书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区域，叙述了南北朝中晚期史事，内容涉及西魏、东魏、北齐、北周、梁、陈诸朝，反映各王国间遣使、交战等外交、军事活动及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内容。后散佚。元陶宗仪有辑本（《说郛》），但过于简陋，仅得十九条，且其中二条非该书内容，并将作者错标为晋鱼豢。后世以讹传讹，未予改正。整理者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中辑得三〇八条，剔除重复及谬误，得二九四条，内容颇详备，可与正史互补得失，互考真伪。

卷一　辑自《太平御览》

一、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还都建康。领军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等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渚宫洲数满百，当出天子。陛下龙飞，是其应乎?"梁主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左仆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无定处，其如黔首万姓，未见舆驾入建业，谓是列国诸王。宜顺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梁主笑之。又于后堂大会文武五百人，问之曰："吾欲还业，诸卿以为何如?"众皆愕然，莫敢先对。梁主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入劝梁主，云："建业旧都，莹陵犹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弗疑，致后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豪，决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卷一五六)

二、东魏薛淑尝梦山上挂丝，以告所善张亮。曰："山上丝，幽字也。君必为幽州。"后果如之。(卷一六二)

三、齐许惇，护之子也。性识敏速，达于从政。尝为司徒主簿，以能判，时人号为"入铁主簿"。(卷二〇九)

四、齐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尚书郎中源师常（尝）白那肱云："龙见当雩。"那肱问曰："何处龙见?作何颜色?"师答曰："此是龙星，须雩祭也，非是真有龙见。"那肱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卷二一〇)

五、东魏以孙腾兼尚书左仆射。府库关钥，一以委之。(卷二一一)

六、北齐王晋明，豪侈有气侠，留心经史，招引宾客。尝为尚书右仆射，百余日，便谢病而退。告人云："废人饮酒，安能作刀笔吏，披故纸乎?"(卷二一一)

七、北齐张耀尝为尚书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还，耀不开门，勒兵严备，火至看面，然后开迎。文宣笑曰："卿欲学郅君章也。"赐以锦袍。以其忠勤，深见亲待。(卷二一三)

八、东魏以杨愔典选，尝六十人为一甲。愔令其自叙讫，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呼误以慕容为长孙一人，有识人鲁漫汉自言微贱，不蒙记。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驴，遥见我，不下，以方曲障面，我何不识卿耶?"漫汉惊服。愔又谓之曰："名以定体，果自不虚。"令史唱名，误以卢士深为士琛。深自言其名，愔曰："卢郎朗润，所以加玉。"(卷二一四)

九、齐王命百司各列勤惰。尚书郎皇甫亮三日不上，齐主亲诘其故，亮对曰："一日雨，一日病酒。"齐主以其言实，遂优容之，令杖胫三十。(卷二一五)

一〇、裴让之十七举秀才，为屯田郎中，与祖班斑俱聘宋邢劭。省中语曰："多奇多能，祖孝征，能

赋能诗，裴让之。”让之弟献之、谋之、讷之、谒之，并清立。杨愔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裴让兄弟，都无乡音。裴文季为不亡也。”（卷二一八）

一一、齐遣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瞻辞韵温雅，南人钦服，力谓之曰：“常侍前朝何竟不来，今日谁相对者?”（卷二二四）

一二、贺琛为梁散骑常侍。梁主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卷二二四）

一三、梁张绾字孝卿，雍州刺史绩之弟也。梁主策其百事，绾对阙其六，乃号为百六公。常为御史中丞，兄绩为仆射，元日朝会，及百司就列，兄弟并道趋两途。前世未有，时人荣之。（卷二二六）

一四、齐宋世良字元友。魏孝庄时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游惰。至汲郡旁，见有骸骨，移书瘗之。其夜有雨滂沱，孝庄劳之曰：“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卷二百二十七）

一五、齐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诸州。兖州刺史刑部与聿修故旧，尝于省中盛呼聿修为清郎。至是，遣送白紬为信。聿修不受，与邵书郎曰：“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愿表此心，不贻厚责。”邵亦忻然报书曰：“一日之赠，率尔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丞来旨，吾无间然。弟昔为清郎，今作清卿矣!”（卷二二九）

一六、齐主以其著作郎祖珽数上密启，命中书、门下二省断珽奏事。初，珽为秘书郎，用《芳林遍略》质摴蒲钱。又，陈元康被伤将死，凭珽作书，属家累，并云：“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珽不通此书，唤喜私问，得金二十五铤，唯与喜二铤，余并自入。祖喜告元康二弟叔谌、季琚等，叔谌以语杨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其后齐文宣以珽为秘书丞，盗遍略事发，付平阳王淹，令录珽付禁。淹遣使收珽，珽便私逃。黄门侍郎高德正谋云：“但宣向秘书，称奉并州进止，须经史各部。仰丞亲自检校催遣，如此，则珽意自安，夜当还宅，然后掩捉之。”果如德正所图。遂缚送廷尉。据犯当死。文宣以其伏事先代，除名为民。爱其才伎，令直中书，普选劳旧，迁为著作。（卷二三四）

一七、齐左仆射祖珽附陆令萱，求为领军，齐主许之。侍中斛律孝卿谓上洛王元海侯吕芬等云：“珽是汉儿，两眼盲，岂合作领军也。”元海遂入启之。王珽言于齐主云：“元海与臣素有隙，必是元海谮臣。”齐主曰：“然。”珽列元海共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陆令萱又唱和之。遂除元海为郑州刺史、叔元为襄城郡守、叔略为南营州录事参军。珽遂独处机衡，总知兵事。齐王亦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论决朝政。（卷二四〇）

一八、陈殷不害字长卿，尚书右丞不佞兄也。长于政事，饰以儒术。梁武帝时，与庾肩吾俱为东宫通事舍人，直日奏事。梁武谓肩吾曰：“卿是文学，吏事非所长，可使不害来耶。”（卷二四六）

一九、颜晃字克明，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有词彩。解褐梁邵陵王纶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常使于府，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尚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答曰：“犹少于宫中学士。”（卷二四九）

二〇、杜龛为吴兴太守，专好勇力。梁元患之。及使晃管其书翰，仍谓龛曰：“颜晃，文学之士，使相毗左，造次之间，必宜谘禀。”（卷二四九）

二一、梁太祖制，以南汾州刺史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补。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土堆之处，植树以代之，既免修复之劳，旋又得庇荫。太祖后见之，怪而问焉，人以状对，太祖嘉之：“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二树，百里五树焉。（卷二五四）

二二、梁萧恪字敬则，南平元襄王伟之子也。初，恪为雍州刺史，宾客有江仲举、蔡薳、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樊邓谓之云：“江千万，蔡五百，正新车，庾大宅。”梁武闻而接之，曰：“主人愦愦，不如客。”及恪还，梁武问之，恪甚惭恧。（卷二五四）

二三、周陆逞，字季明。尝为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辞，例备卤簿。逞以时属农要，奏请停之。制曰：“逞虽未临人，已存优恤，宜遂所请，彰其雅操。”（卷二五四）

二四、周帝制：于玉壁置勋州，以孝宽为刺史，为其立勋于此，因以名之。（卷二五四）

二五、贺拔岳引军西次平凉。岳以夏州邻接寇贼，欲求良牧以镇之。众咸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宇文左丞，吾之左右手，不可废也。”沉吟累日，乃从众议，表太祖为夏州刺史。（卷二五四）

二六、贺祥为荆州刺史。祥有惠政，远近款附。梁岳阳王詧钦其清素，乃赠以竹屏风。祥难违其意，取付所司。太祖闻之，并以赐祥。（卷二五七）

二七、王庆籍为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赉以紫袍及绫裳一袭，谓百官曰：“王庆籍，一世清人也。”（卷二百五十九）

二八、阴铿为招远将军、晋陵太守。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迴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酒，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卷二五九）

二九、齐广陵太守敬长瑜，多受财贿。刺史陆骏将启劾之。长瑜以货求于散骑常侍和士开，以画屏风诈为长瑜之献，齐王大悦。骏启寻至，遂不问焉。（卷二六二）

三〇、齐以太子率更令崔龙子为司州司马。初，

龙子为司徒功曹，嫁女与穆提婆，以求此职。提婆许之，以其品悬绝，先转为率更令。至是，成婚既毕，即便用之。寻有谣言牓于路侧，曰："司州司马崔老鸥，取钱能疾判事迟。"御史冯士干见而劾之，遂免其官。（卷二六三）

三一、张轨入关，拔岳以为仓曹参军。或有请贷官粟者，轨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济人之难，讵得相违。"乃卖所服之衣，糴粟以赈其乏。（卷二六四）

三二、梁李膺字公胤，广汉人也。西昌侯藻为益州，以为主簿，使至建康。梁武悦之，谓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对曰："胜。"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梁武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卷二六五）

三三、陈以孔奂为御史中丞，领扬州大中正。晋令宋、齐以来为大都。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卷二六五）

三四、陈褚玠为中书侍郎。陈主以山阴县多豪滑，谓舍人蔡景历曰："稽阴大邑，久无良宰，卿文士之内，试思其人。"景历进曰："褚玠清廉有干用。"陈主曰："善。"乃以为令。县人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滑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多有隐没。玠乃锁次的，具状启台。陈主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人八百余户。时曹义达为陈主所宠。县人陈信，家富于财，谄事义达。信父显文恃势横暴。玠乃遣使执显文，鞭之一百。于是吏人股慄，莫敢犯者。义达于是谮之。玠在任守禄俸而已，去官之后，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输课最，不后列城，除残去暴，奸吏跼蹐。若谓不能自润脂膏，则如来命。以为不达从政，吾未服也。"（卷二六六）

三五、周高琳每征伐勇冠诸军。太祖谓之曰："公即我之韩、白也。"（卷二七六）

三六、胡僧祐为梁名将，常于鼓吹置于斋中，恒坐对之，以自娱玩。或谏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仪，可自居外。"僧祐曰："我性爱之，恒须见耳。"（卷二七六）

三七、北齐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部人。光禄大夫那瓌环之子。世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谗此人者，勿信之。"文宣尝与金宴射，亲持矟走马，以拟金胸者三，金坚不动，赐帛千疋。因过其宅，置酒作乐。（卷二七六）

三八、北齐斛律光虽居大将，未尝戮人。军士未安，终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糒，遍分麾下；号令不过数句，言皆切要；每战居险，为士卒先；有士卒中蛊，亲尝其唾。三军感之，乐为致命。（卷二八一）

三九、侯景叛。段韶夹涡而军，潜于上风纵火。景众骑入水，出而却走。草湿，火不复燃。（卷二百八十七）

四〇、周贺若敦、陈侯瑱相拒于湘州。敦恐瑱知其粮少，乃于营内聚土，覆之米。以召其侧近村人，扬有所防，令其遥见。瑱闻以为实，乃据守要险，以老敦师。敦又增修壁垒，示以持久。土人乘轻骑，载米粟、笼鸡鸭以向（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舡内甲士其中。瑱兵见舡至送米，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卷二八八）

四一、梁萧藻有操行，以父非命而卒，布衣非食，非公坐不听音乐。初为益州刺史，时有焦僧谟作乱，掩据郫、繁，众有数万。藻年未弱冠，将自击之，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城。流矢雨下，从者举楯以蔽，藻命去之。因是物情大安，贼夜遁。梁武常称其小字，叹曰："子弟并如迦叶，吾复何忧?"（卷二九五）

四二、萧明与王僧辩书曰："凡诸部曲，并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后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渠，皆是云台之仗。"（卷二九九）

四三、陈韦翙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称。先寻以为骁骑将军，领朱衣直阁。骁骑之职，旧领营兵，梁世已来，其任逾重。翙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侠侍左右，时人荣之，号曰："侠御将军。"（卷三〇〇）

四四、周伐梁，于谨大军次于樊、邓。岳阳王率军会之，传檄于梁曰："告梁文武众官：夫作国者罔，弗以礼信为本，惟尔今主，往遭侯景逆乱之始，实结我国家以邻援。今忽背德，党贼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扰我边人。我皇帝袭天之意，弗敢以宁，分命众军，奉杨庙略，凡众十万，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讲，内外诫严。是朝昏雾，巳时方歇。梁主亲戎，百官并甲胄从于禊饮堂间，公私马仗。是日大风拔木，王琛既至石梵，未见我军，乃驰书报黄罗汉曰："吾至梵，境上怙然，前日所言，皆见戏耳。"罗汉入启梁主，疑之。庚午续讲，百官以戎服听。（卷三〇四））

四五、北齐平。广陵王孝珩曰："奈何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内参群竖，离间骨肉。恨不得握兵符，受庙算，出万死，身先士卒，展我力耳。"（卷三〇六）

四六、齐主曰："今日饮酒乐哉!"武卫将军斛光进曰："关西未平，人为仇敌，陛下亦何乐哉？会当马步十万，三道渡，由平道陷玉壁，拔长安，自丌凉色来纳在掌握，使百官袭冠冕，军士释介胄，然后称乐。"齐主谓群臣曰："明月常有此意，忧国如家。卿辈无及之者。"平原王段韶出，谓光曰："卿胜先帝耶？先帝以四十万攻玉壁，不利而还。将兵如盘擎水，误即倾覆，何容易而轻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卷三〇六）

四七、侯景西逼，梁湘东王遣晋州刺史萧惠正率兵，援于巴陵，惠正辞以不堪，举天门郡守胡僧祐以

自代。王以为武猛将军，令其进发。僧祐谓其子玘曰："汝可开两高门，一朱一白，吾当以死决之，不捷不归也！"王闻而壮之，厚抚其家，谓僧祐曰："景便于陆道，不闲水斗。贼若水战，但以大舰临之，自当必克，若其步战，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须交锋。"（卷三〇六）

四八、周遣常山郡公子谨，率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步骑五万南伐。太祖饯于青泥谷。时庾信来聘，未返，太祖问之曰："我遣此兵马，缚取湘东、关西作博士，卿以为得不？"信曰："必得之，后王勿以为不忠。"太祖笑而颔之。（卷三〇六）

四九、周武帝率六军趣邺。齐主令群臣议之。广宁王孝珩议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机变，请使任城王便领幽州道兵，自土门入，声取并州；独孤永业便领洛州兵，自潼关入，声取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敌。贼悬军远来，日增疲老，闻南北有兵，自然应退。"（卷三〇七）

五〇、茹茹寇肆。齐王（主）自晋阳讨之，虏骑散走，大军遂还。齐主率二千余骑为殿，夜宿黄爪堆。茹茹别部数万骑，扣鞍而进，四面围逼麾下，齐主安卧，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划军形，溃围而出。虏骑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奄罗辰妻子，生口三万余。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骑数千，塞其走道。那肱以兵少，请益。齐主更减其半，那肱骑奋击，亦大克捷。（卷三一〇）

五一、陈薛安都引兵破留异，成州刺史韩子皋单马入阵，伤顶之左，一髻半落。安都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舆车，容止不变。（卷三一〇）

五二、后周军围晋阳。齐人望之，如黑云四合。高延宗胜兵四万人婴城布阵，躬与齐王宪交兵。自申至酉，死者甚众。帝遂北入城，当天门顿营，焚佛寺，光烛天地。延宗率众，排车向前，我军遂却，人相蹂死者颇众。齐人欲闭门，以阃下积尸，扉不得阖。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侍臣歼焉，唯左仕上士库狄嵚侍从。时四更也，延宗以帝长须，使于积尸之下求之，不得。士卒既胜，乃入坊饮。延宗不复能整顿之。帝出城，饥甚，将谋遁免，开府宇文忻进曰："陛下乘胜至此，今者破竹其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会延宗使开府假畅以千人击帝，畅以众降盛。言城内空虚，更无继援。帝乃驻马召兵，旗鼓复振。攻三门，克之。延宗率众背战，尸骸塞路，辰时力屈，轻骑走出城北，于人家擒之。延宗见帝，自投于地，帝欲执其手，固辞，曰："死人手也。恐逼至尊。"帝强执之曰："两国天子有何怨恶，直为百姓而来耳，勿怖。"终不杀。（卷三一三）

五三、齐师伐梁，大至于钟山龙尾。周文育请战，陈霸先曰："兵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当决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马，杀伤数百人。齐军乃移营于莫府山。（卷三一三）

五四、侯景次于涡阳，有车数千两，马数千疋，甲士四万人。慕容绍宗戎卒十万，旗甲耀日、方轨长驱，鸣鼓并进。景使谓之曰："公等为欲送客、为欲定雄雌。"绍宗对曰："当欲公决胜负，"遂顺风以阵。景闭其垒，风止乃出。绍宗曰："侯景多诡诈，好掩人背，咸宜备之。"景果令入阵者背短兵，但斫人胫及马足。东魏军大败，绍宗坠马。（卷三一三）

五五、陈霸先众军自覆舟东移顿郊坛。北齐人相对。侯安都谓萧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矣。"命众军秣马蓐食，迟明攻之。侯安都坠马被围，萧摩诃独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自率帐内麾下出莫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击之，齐人大溃，自相蹂藉，雍川塞谷。（卷三一三）

五六、侯景收其余众，步骑八百，南过小城。城人登埤诟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拔之，杀诟者而去。（卷三一八）

五七、周王思政固守颍川，高岳久围不解。陈元康言于齐王澄曰："公自匡辅朝政，未有殊功。虽败侯景，本非外贼。颍城将陷，愿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业。"王从之。于是亲至颍川，益发其众，号曰："决命夫。"更起土山。王坐于堰上，赵道德言于王曰："箭头有铁，不避大王。"引王带而下，箭集于王坐之所。（卷三一八）

五八、周独孤永业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驰入金墉助守。尉迟迥为土山地道，晓夕攻战。永业选其三百人为爪牙，每先锋死战，迥不能克。（卷三二〇）

五九、台城朱（失）陷。侯景又烧大司马门。后阁舍人高善宝以私金千两赏其战士。直阁将军宗思领将士数人，逾城出外洒水。久之，火灭。景又遣持长柯斧，入门下，斫门将开。羊侃凿扇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卷三二〇）

六〇、陈人侵齐。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闭城门，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断人行，鸡犬不许鸣吠。陈人莫测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设警备。中夜，珽忽令鼓噪，陈人惊散。晓复结阵向城，珽自临战。陈人先闻其盲，谓不能抗拒，忽见亲在戎行弯弧纵镝，怪之，遂退。时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军守百日，城竟保全。（卷三二〇）

六一、东魏慕容绍宗、高岳等堰洧水以灌颍川。时有怪兽，每冲坏其堰。岳等悉众苦攻，分休迭进。王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其劳苦，属以大雪，岳众多死，岳等乃作铁龙杂兽，用厌水神。（卷三二一）

六二、齐师既败，军士奔至江者，缚荻为筏，多被没溺，浮尸翳江，至于京。先是，童谣曰："虏马万疋入南湖，城南酒家使虏奴。"至是，梁军士以齐兵质酒，一人才得一醉。（卷三二三）

六三、周武伐齐，齐主亦于堑北列阵，谓高阿那肱曰："战是耶？不战是耶？"那肱曰："不如勿战，却守高梁桥。"安吐根曰："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

著汾阳中。”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悬军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齐主曰：“此言是也!”使让那肱，曰：“尔富贵足，惜性命耶?”乃填堑南引。帝大喜。齐主亲战，东偏颇有退者，淑妃怖曰：“军败矣!”穆提婆进曰：“大家去！大家去!”齐主以淑妃奔高梁关。奚长乐谏曰：“半进半退，战家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伤败，陛下舍此安之？御马一动，人情惊扰，愿速还安抚。”齐主将从之，穆提婆引其肘目曰：“言何可信?”齐众大溃，军资甲杖，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在阵死者八千余人。齐主夜走，至洪洞戍。”(卷三二三)

六四、周遣大将军王轨破陈于吕梁，擒其司空南平郡公吴明彻、北徐州刺史董安公、程文季等，俘斩三万余人。初，轨潜于清水入淮口，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横截水流，遏断舡。萧摩诃谓明彻曰：“闻王轨正锁下流，其两边筑城，今尚未立，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距。彼城若立，则吾属且为虏矣!”明彻乃奋发曰：“搴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我兵益至，摩诃又请明彻曰：“今求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率步乘车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骑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计，乃良图也。然老夫受脤专征，不能战胜攻取，今被围逼，惭寡无地。且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遂欲破堰。大军以舫载马，北谯州刺史裴子烈议曰：“若决堰下舡，舡必顺倒，不如前遣马出，于事为允。”会明彻疾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摩诃率马数千前还。明彻决堰乘水而退至清口，水势渐微，舡碍车轮，并不得渡，轨围而蹙之。明彻力穷就执，陈之锐卒，于是歼焉。(卷三二三)

六五、梁萧乾字思惕，梁秘书监子范之子。容止雅正，志性恬简，善隶书，得叔父子云之法。闽中豪帅反叛，陈武谓乾曰：“陆贾南征，赵佗归顺；随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仿佛在目。”乃令乾往使，谕以逆顺，渠帅并即款附。(卷三二四)

六六、侯景党仪同司马世云，率其所领降于慕容绍宗，仍以铁骑五千，夹而击景。景谓其众曰：“汝辈家口，高澄悉已杀之。努力何虑无妻子。待向江东，当还入邺，用汝辈悉作本州刺史。”众信之。绍宗遥呼曰：“尔居家悉在，但能归来，官勋如旧。”乃被发向北斗以誓之。于是景众大溃，争赴，涡水为之不流。(卷三二四)

六七、侯景昼息夜行，追军渐逼。使谓慕容绍宗曰：“景若被擒，公复何所用。”绍宗乃缓之。(卷三二六)

六八、北齐平，任城王湝据冀州，与广陵王孝珩召募得四万余人，以拒我军。齐王宪率众讨之，仍令太上主手书与湝曰：“朝廷遇纬甚厚，诸王无恙。叔若释甲，则无所忧。”湝不纳。及大开赏募，多出金帛。沙门求为战者，亦数千人。候骑执湝间谍二人，以白于宪，乃集齐之旧将，遍示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今放还，可即充我使。”乃与湝书曰：“一木不维大厦，三谏可以逃身。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项伯背楚，赐姓汉朝。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终日，所望知机。”湝得书，沉之于井。宪至信都，湝阵于城南。宪登张耳冢以望之，俄而湝领军尉相愿，遂以众降。湝大怒，杀其妻子。明日复战，宪遂破之，俘斩三万人。湝被擒，见宪不拜，呼之为弟。(卷三二六)

六九、齐主以契丹犯塞，亲征，至于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渐。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断其走路，追奔至于辽水。齐主露发袒身，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挥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卷三二六)

七〇、齐公宪夜收军，欲待明更战。达奚武谓之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状。岂可将数营大众一朝而弃之!”宪从其谏。遂全军而返。(卷三二七)

七一、十一月癸未，梁主阅戎，于津阳门外立二城，南为吴地，北为虏城。西北风甚急，溥天昏暗，幡旗南靡。乃移虏军度南城，吴军度北城，以顺风也。俄而骤雨暴降，梁王轻辇还宫，至城而霁。观者怪之。(卷三二八)

七二、太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陷于颍川，遂入东魏。先是长社夜有声如车骑，从西北向城。居二日，黑风起于乾地，吹水入城，城坏，风羊角而上。(卷三二八)

七三、侯瑱败王琳于梁山，琳及萧庄并奔于齐。初，东关水舟舰得通。琳引合肥之众，相次而下，瑱与琳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没于沙中。夜有流星，坠于琳营。及旦，风静，琳入浦修舡，以鹿角绕岸，不敢复出。(卷三二八)

七四、东魏以平鉴为怀州刺史。鉴乃于轵开道筑城，以防于我。寻而太祖遣骠骑将军杨檦，仪同长孙庆明率兵东伐。是时，新筑之城少粮乏水，众情大惧。南门内有一土井，随汲即竭，鉴乃具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泉涌，城内皆足。杨水示檦，檦无功而还。(卷三二九)

七五、周帝问齐王延宗曰：“邺城若为可取。”延宗辞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强问之，乃曰：“若任城据邺，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时好事者以为延宗年号德昌，得二日也。及即位至败，果二日。(卷三二九)

七六、齐高纬发晋阳，开府薛荣宗尝云能使鬼兵，言于齐王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齐王信之。经介休，见一古冢，荣宗谓舍人元行恭曰：“是谁冢也?”行恭戏之曰：“郭林宗”。“是谁?”曰：

"郭元贞父。"荣宗即启云："臣向见郭林宗从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摇马鞭，问臣'我阿贞来否?'"(卷三二九)

七七、侯景西逼，陆法和率白服弟子顿于安南，乞征任氏，湘东许之。乃召诸蛮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旧多神祠，俗恒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诸神皆行从故也。(卷三二九)

七八、梁临汝侯萧猷尝为吴郡太守，与楚庙神交，饮至一石，而神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迁益州刺史，江阳人齐苟儿反，率众攻城。猷乃遥祷请救。将战之日，有田老逢一骑络铁从东来，问去城几里，曰："四十。"时已晡，骑举矟，曰："后人来，可令之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请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此时庙中祈祷，无复有验。十余日后，乃见侍卫土偶，泥湿如汗，于是苟儿乃平。(卷三二九)

七九、梁武陵王萧纪在蜀一十七年，开拓土宇，器甲殷积，有马八千疋，既便骑射，尤工舞矟。(卷三三〇)

八〇、陈霸先遣钱明领水军出江宁浦，要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舡。于是齐军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卷三三二)

八一、以粮运不继，调市人馈军。建康令孔奂以麦屑为饭，用荷叶裹之，壹宿之间得数万裹，以给兵士。会陈蒨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霸先即炊黍煮鸭，誓申一战。计粮分肉，人获数脔。(卷三三二)

八二、周王思政固守颍川。思政运米数百车，欲向孔城，齐大都督破六韩常与洛州刺史可朱浑宝愿前后要袭，获之。乃启于齐王澄曰："常自镇河阳已来，频出关口、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请于形胜之处营筑城戍，安置士马，截其往来。彼之咽喉既断，颍城吞灭可期。且孔城以西，年谷不稔，东道断绝，亦不能存。"王纳其计。(卷三三二)

八三、梁陆法和多聚兵舰，欲袭襄阳、寇武关，梁王使止之。法和谓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常不希释梵天王坐处，岂规人主之位?但于空王佛所与主上香火因缘，见主上应有报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不可改也。"(卷三三四)

八四、梁陆纳叛湘州时，造二舰，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龙，一曰白虎。选其骁勇者乘之以战。(卷三三四)

八五、齐司徒斛律光筑吞周、平陇、定夸三城于境上。(卷三三四)

八六、萧纪兵次西陵，舻舳旌戈，翳川曜日。护军陆法和于硖两岸筑二垒，运石填江，铁锁断之。梁主令法和垒北断白雁城道，别立小栅。(卷三三五)

八七、侯景作尖项(顶)木驴攻城，石不能破也。羊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腊，取掷焚之，乃退。(卷三三六)

八八、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于武库。至是齐主入库，赐从臣兵器，持此角赐平秦王归彦，曰："尔事常山不得反，事长广得反。反时，将此角吓汉也。"(卷三三八)

八九、梁邵陵王纶笃好书史，妙工草隶。为丹阳尹，擅造甲仗，梁武知之。纶并沉于江中，及后出征，器械并缺，乃独叹曰："吾昔聚仗，本备非常，朝廷见疑，逼使分散。今日讨逆，卒无所资。"(卷三三九)

九〇、侯景篡位，迁豫章王揀别宫。白虹贯日三重，其夜，月入太微，掩帝坐。景所带剑水精标无故坠落，景身自俯拾，心极恶之。(卷三四二)

九一、齐綦连猛有勇力。梁使来聘，有武艺人，求欲相角。猛带两鞬，左右驰射，并取四弓，叠而挽之，梁人嗟服。(卷三四七)

九二、梁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封江乘县公。法和尝军次白帝，谓人曰："诸葛孔明可谓名将，吾目见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镞一斛许。"因令掘之，果如其言。(卷三四九)

九三、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见太子詹事周舍，舍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文育谍弘让曰："谁能学取此富贵，但有大槊耳。"弘让壮之，教之骑射，文育大悦。(卷三五四)

九四、羊侃字祖忻。尝从梁王宴乐游苑。时少府启两刃矟成，长二丈四尺三寸。梁王因赐侃河南国紫骝马，令试之。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观者登树。梁主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矟为折树矟。(卷三五四)

九五、北齐安州刺史卢胄，入海岛，得一人胫，可长二丈，以为矟，献于神武。诸将咸莫能用，唯彭乐举之。胄未几遇疾，痛声闻外。巫言海神为祟，因此而卒。(卷三五四)

九六、周太祖宇文泰之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梦抱子升天，才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卷三六二)

九七、周蔡祐字承先，陈留圉人。齐安郡守袭之子也，有膂力，便骑射。太祖以其战功赐姓大利稽氏。(卷三六二)

九八、周陆逞字季明，绥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尝从容谓之曰："尔既温裕，何乃字世雄?且为世之雄，非所宜也。于尔兄弟又复不类。"遂改焉。(卷三六二)

九九、高长恭以淮南之乱，恐为将帅，叹曰："我去年面肿，今岁何为不发?"至是，齐主使徐之范饮以毒药。长恭谓妃郑氏曰："我尽忠事上，何辜于天而遭赐鸩之祸?"(卷三六五)

一〇〇、梁简文方颊丰下，眉目秀发。(卷三六五)

一〇一、齐韩凤、穆提婆、高阿那肱共处衡轴，号曰"三贵"。瞋目张拳，有啖人势。(卷三六六)

一〇二、和士开常言曰："琅琊王目光奕奕，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卷三六六）

一〇三、周武帝还自东伐，初遇疾，口不能言，脸垂覆目。（卷三六六）

一〇四、梁谢答仁闻侯景奔，乃自东阳率众候之。至钱塘，间赵伯超曰："公得何消息，而闭门见拒？"伯超曰："汝颊边颈有耳否？侯王已死，远近悉平。君将此兵欲向何处？"答仁曰："审如公言，死无所恨。"（卷三六七）

一〇五、齐太上主生龋牙，问于尚药典御邓宣，以对。太上主怒而挞之。中书监徐之才拜贺曰："此智牙，生者聪明长寿。"太上悦而赏之。（卷三六八）

一〇六、徐之才年十三，刘孝绰见之，言曰："徐郎燕颔，班超之相也。"（注：此条书名误为"三国略"）（卷三六八）

一〇七、陆法和进于巴陵，见王僧辩，谓之曰："贫道已却侯景一臂，更何能为？檀越宜即遂取侯景。"（卷三六九）

一〇八、高欢营主尉景欲执尔朱兆，欢啮臂止之。（卷三六九）

一〇九、梁刘之遴字思贞，文范先生虬之子也。博综文史。尚书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画则以纸就笔。（卷三七〇）

一一〇、齐王诛诸元姻党，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于漳水。剖鱼者得人爪甲，邺都为之不食鱼也。（卷三七〇）

一一一、后周卢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举讨平之。神举以英伯壮节，欲令宽赦。军人已割其髀肉如鹅卵矣。英伯颜色不变，遂遣诛之。（卷三七二）

一一二、王僧辩平侯景。或谓僧辨曰："朝士来者，孰当先至？"僧辩曰："其周孔正乎？"俄而孔正与弟孔让自拔迎军。僧辩甚喜，谓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对曰："可谓加诸膝也。老夫何足当之。"（卷三七二）

一一三、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状如龟，战应克捷，瘤则隐起；如其不胜，瘤则低下；及奔败，瘤陷肉中。（卷三七二）

一一四、齐许惇长须垂至带，省中号为长髯公。文宣尝因酒酣，握惇须称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不敢复长，人号为齐髯公。（卷三七四）

一一五、侯景使宋子仙等执梁湘东王世子方诸及中抚军长史鲍泉、司马虞预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告，方诸以五色杂彩编鲍泉白须，对之双六，弗之信也。告者既众，方命阖门。县门未下，子仙已入。方诸等膜拜，而鲍泉循于床下。子仙窥见泉素髯间彩，疑愕惮之。及其被执，莫不惊笑。（卷三七四）

一一六、李庶，黎阳人。魏大司农谐之子也，以清下每接梁客。徐陵谓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语耳。"庶无须髯，人谓天阉。崔谌尝玩庶曰："教弟种须，取锥刺而为窍，以马尾插之。"世传诸崔多恶疾，以呼沱为墓田。故庶答之曰："先以方回施贵族，艺眉有效，然后树须。"邢邵笑谓谌曰："卿不谙李庶，何故犯之？"（卷三七四）

一一七、周太子赟有失德。柱国王轨因内宴上寿，捋武帝须曰："可爱好老公，恨后嗣弱耳。"（卷三七四）

一一八、周武帝不豫，止于云阳宫。内史柳升私问姚僧坦曰："至尊贬膳日久，脉候何如？"对曰："天子上应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万无一全。"（卷三七五）

一一九、齐南阳王绰与齐主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嫡，故贬之为弟。俗云，其日生者，脑不坏烂，死后逾一年，方许收殓。毛发不落，如生人焉。（卷三七五）

一二〇、齐主于凉风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乱捶击之。又令曳以逆堂，所行之处，血皆遍地。（卷三七五）

一二一、齐主将杀开府高德正，召而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卷三七五）

一二二、周师围江陵，谢答仁请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内大都督。既而召王裒谋之，裒以为不可。答仁请入不得，呕血而去。（卷三七五）

一二三、寇儁归老，不复朝觐。天王思与相见，乃令入朝。儁身长八尺，须发皓然，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天王与之同席而坐，因访洛阳故事，不觉屡为前膝。（卷三七七）

一二四、齐孟业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闻业名，召为法曹。见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寻断决之处，乃谓业曰："卿决断之明，可谓有过躯之用。"（卷三七八）

一二五、李绘仪貌端伟，神情朗儁。舅河间邢晏每与之言，叹其高远，称之曰："若披烟雾，如对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文襄嗣业，晋代山东诸郡，其特降书征者，唯绘、清河太守辛术二人而已。（卷三八〇）

一二六、梁杨白花字长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勇力，容貌环伟。（卷三八〇）

一二七、山幺目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卷三八〇）

一二八、嵇叔夜之为人，其醉也隗峨如玉山之将颓。（卷三八〇）

一二九、卫玠从豫章下，人久闻其姿，观者如堵，玠先有羸疾，发遂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卷三八〇）

一三〇、人叹王恭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卷三八〇）

一三一、王右军见杜洪理，叹曰："肤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卷三八〇）

一三二、裴叔则有儁彩，容仪，脱冠、酒服、

乱头皆好有人见之曰："裴叔则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卷三八○）

一三三、时人目李宣国如玉山之将摧。（卷三八○）

一三四、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朝中名士谈义，奇之曰："自昔诸子弟造之曰'此人水鉴也，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卷三八○）

一三五、抚军问孙兴幺："刘真长何如？"曰："清简令淑。""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卷三八○）

一三六、范豫章谓王荆州曰："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卷三八○）

一三七、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之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也。"（卷三八○）

〔注：自一二七至一三七，不似"三国典略"之内容，似御览编者误录。〕

一三八、崔孝芬取贫家子贾氏以为养女，有姿色，腾纳之，请以邑号。（卷三八一）

一三九、齐武成曾有疾，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去地数丈，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至灵所致。"即进汤，服一剂，便觉稍远。又服，还变成五色物。数剂，疾平。（卷三八一）

一四○、赵隐字彦深，年五岁，母傅便孀居。傅谓之曰："家贫儿小，何以能济？"隐泣而言曰："若天矜见，大当仰报。"年十岁，司徒崔光奇之，谓宾客曰："古人云：观眸子，足以知之，此儿必当远至。"（卷三八四）

一四一、周贺若敦尝从太祖校猎于甘泉宫。围人不齐，兽多越逸，太祖大怒。围内唯有一鹿，俄亦突围而走，敦跃马驰之。鹿上东山，敦弃马步逐山半，掣之而下。太祖大悦。（卷三八六）

一四二、高欢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遂倾产以结客。（卷三九八）

一四三、宇文永贵，昌黎大棘人也。母初孕贵，梦有老人抱一儿授之，曰："赐尔是子，俾寿且贵。"及生，形类所梦，故以永贵字之。（卷三九八）

一四四、齐阳休之，幼年将仕，梦邺城东南有大冢，上有铜柱，跗为莲花。休之从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右转。梦中咒曰："三匝而止。"柱如其言。荣贵之后，所居之宅，竟在其地。（卷三九八）

一四五、祖珽知齐太上有大志，深自结纳。尝启曰："昨梦大王乘龙上天，愿深自爱。"太上大喜。即位之后，擢拜中书侍郎。（卷三九八）

一四六、梁孝元字世诚，梁武第七子也，小字七符。初，梁武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生王宫。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户幔，有风回裙。梁武帝意感幸之，采女梦月堕怀中，遂孕。孝元载诞之夕，举室光明，室中有非常香气及紫胞之异。（卷三九八）

一四七、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迁长安。太祖授仪同三司，甚礼待之。炯恐太祖爱其文才，桓闭门却扫，无所交游。时有文章，随即毁弃，不令流布。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已思归之意。奏讫，其夜炯梦见有宫禁之所，兵卫甚严，炯便以情事陈诉。闻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几日可至，若一月内见关出，此恐不复由我。"寤而异之。当时以为恍忽，十余日，便有命放还，遂与王克等并得东归。（卷三九九）

一四八、阴子春尝为东莞太守。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坏临海神庙，当座搛上有一大蛇，役夫下擒，入于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云："有人见苦，被坏宅舍。既无所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二日，方知神念毁庙，因办牲醑，立宇祠之。数日，梦一朱衣人谢曰："得君厚惠，当以州相报。"经月余，魏军欲袭朐山，子春预知，设伏摧破，梁武以为南青州刺史。（卷三九九）

一四九、齐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务农，秋冬入学，经疏之多发自于铉。婴疾在床，夜梦孔子，愤其广为疏例，系而捶之。既寤之后，其疏例焚，寻而病愈。（卷四○○）

一五○、周获梁俘王褒、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至长安。太祖喜曰："晋氏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乃谓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分意。"皆厚待引为宾客。（卷四○五）

一五一、柳遐母尝乳间发疽，医云须人吮脓，遐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卷四一一）

一五二、齐平，东雍州刺史傅伏坚守不降。帝遣韦孝宽将伏子仁宽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儿来报。今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公，又金马脑二酒钟为信。公宜急下。"伏不受，谓孝宽曰："事君有死无贰。此儿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愿即斩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余人临汾召伏。伏出军，隔水相见，问："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捉获，别路入关。"伏仰天大哭，率众入城，于厅事前北面哀号，良久乃降。帝见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对曰："臣三代被任，草命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帝执其手曰："为臣当若此。朕平齐国，唯见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赐伏曰："骨亲肉疏，所以相付。"授上仪同也。（卷四一八）

一五三、初，周万年县令乐运抑挫豪右，时称强直。帝甚嘉之，特许通籍，事有不变，咸令奏闻。至是召运赴行在所，既至，问之曰："卿来日见太子否？"运曰：臣来日奉辞。"帝曰："卿言太子何如人也，"运曰："中人。"时齐王宪等并在帝侧，帝顾之，谓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聪明。唯运独云中人，方验之忠直。"因问中人之状。运曰："班固比齐桓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

为与恶。”帝曰：“我知之矣。”超拜运为京兆郡丞。(卷四二八)

一五四、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员外散骑常侍起超之子。文好新率，不拘旧礼。梁武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德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貌也。”乃以摛为侍读。王为太子，转家令。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谓之宫体。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卷五八五)

一五五、齐主尝问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卷五八五)

一五六、周文州氐酋反，制鄜州刺史高琳讨平之。军还，帝宴群公卿士，命赋诗言志。琳诗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帝大悦，曰：“獯猃陆梁，未时款塞，卿言有验，国之福也。”(卷五八十六)

一五七、齐萧悫字仁祖，为太子洗马。尝于秋夜赋诗。其两句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曰：“萧仁祖之斯文，可谓雕章间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乙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河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颜黄门云：“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箕毕殊好，理宜固然。”(卷五八六)

一五八、王晞为常山王司马。晞恬憺寡欲，不以世务为累。时谓之方叔司马。常游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常山王遣使召晞，晞不时至。明日，承相西阁祭酒卢思道问晞：“昨已朱颜，得无鱼鸟致怪乎?”晞笑曰：“昨陶然，以酒被责，卿辈亦是留连之一物，岂直鱼鸟而已哉!”(卷五八六)

一五九、辛德源尝于邢邵座赋诗，其十字曰：“寒威渐离风，春色方依树。”众咸称善。后王昕逢之，谓曰：“今日可谓寒威离风，春色依树。”(卷五八六)

一六〇、齐魏收以温子升、邢邵不作赋，乃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卷五八七)

一六一、梁宗廪少聪敏，好读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学士。梁主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主美之。(卷五八九)

一六二、陆云，吴郡吴人。曾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经途读其文，叹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于高祖。高祖召兼尚书仪郎，顷之即真。(卷五八九)

一六三、梁简文为侯景所幽，作连珠曰：“吾闻言可覆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轻其礼。有德必昌，兵贱于义，无思不服。”(卷五九〇)

一六四、“吾闻道行则五福俱凑，运闭则六极所钟，是以麟出而悲，岂唯孔子，途穷则恸，宁止嗣宗。”(卷五九〇)

(注：此条当与上一条合，同为简文帝所作二首连珠之一)

一六五、周明帝幼而好学，词彩温丽。捃摭众书。自羲、农已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于世。(卷五九一)

一六六、周太祖大飨群臣。史官柳虬执简书告于庙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孝不才亦由公。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嘱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辨作诰喻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后世以予为口实。”(卷五九三)

一六七、周武帝下令上书者并为表，于皇太子已下称启。(卷五九四)

一六八、王粲才既高辩，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敢措手。(卷五九五)

〔注：此条显非丘悦《三国典略》，应为鱼豢之《典略》〕

一六九、齐主命立三恪，朝士议之。太子少傅魏收为议，众皆同之。吏部侍郎崔瞻以父与收有隙，乃别立议。收读瞻议毕，笑而不答。瞻曰：“瞻议若是，须赞所长；瞻议若非，须诘所短。何容读国士议文，直如此冷笑。”收但惭而竟无言。(卷五九五)

一七〇、齐魏收尝在议曹，与诸博士引据《汉书》，论宗庙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韦玄成传》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寻，迟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卷五九五)

一七一、齐文宣崩，杨愔选其挽歌，令乐署歌之。其魏收四首，阳休之、祖珽、刘逖各二首，卢思道八首入用。于是晋阳人谓思道为八采卢郎。北营刺史李愔戏谓逖曰：“卢八问讯刘二。”逖每衔之。至是，愔上《感恩赋》，自陈文宣之世遇谗谮。逖为帝奏其文诽谤先帝。齐主怒，令鞭之。逖喜曰：“高捶三十，熟鞭之百，何如唤刘二时。”(卷五九六)

一七二、卫襄字叔辽，河东人。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时有白波贼众数万人，官兵诛伐不能平（原书作乎)。贼曰：“使叔辽要我，愿散。”于是襄为移书，即平定。

〔注：此条史事为汉灵帝中平末年白波起义，似为《典略》内容〕(卷五九七)

一七三、梁任果降周。果字静鸾，南安人也。世为方隅豪族，仕于江左，志在立功。太祖嘉其远来，待以优礼。后除始州刺史，封乐安公，赐以铁券，听世传袭。(卷五九八)

一七四、侯景围台城。陈昕说范桃棒，令率所领二千人袭杀王伟、宋子仙，带甲归降。桃棒许之，使昕夜入宫城，密启梁主。梁主大悦，命使纳之，并镌银券赐桃棒，曰："事定日，当封汝为河南王，即有景众，并给金帛女乐，以报元功。"而太子恐其诡诈，犹预不决。（卷五九八）

一七五、刘逖字子长。少好弋猎骑射。后发愤读书，颇工诗咏。行台尚书席毗尝嘲之曰："君辈词藻，譬若春荣，须臾之玩，非宏材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雕悴。"逖报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荣，何如也？"毗笑曰："可矣！"（卷五九九）

一七六、齐王在东山饮酒，投杯怒赫。召魏收于前，立为书曰："朕历数在躬，志清四海。蕞尔秦、陇，久阻风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当训旅誓众，天动云临。朕已下木汾流，成舡晋地。便当躬先将士，人王璧，径掩长安，枭彼凶首。朕与梁国旧敦好睦，闻其奸计，乃欲规谋。宜令上党王涣总勒熊熊，星流风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内外，咸使闻知。"书成，齐主览之，于凶首下足九言曰："虽藏山没水，终不纵赦。"于是遣涣南侵。（卷五九九）

一七七、齐有大儒刘画，眼不学属文，力复缉缀。作赋一首，名为六合，自谓纪伦。魏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其见赋，又愚于名。"（卷五九九）

一七八、邢邵尝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之，乃言曰："邵常于沈休文集里作赋，何意道我偷任语？"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颜之推尝以二公之意问于祖珽，珽曰："见邢、魏之臧否，即任、沈之优劣。"（卷五九九）

一七九、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毁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读《沈文集》，半不能解，何事论其得失？"谓收曰："未有与卿谈。"收去，避之。（卷五九九）

一八〇、高澄嗣勃海王，闻谢挺、徐陵来聘，遣中书侍郎陆昂于滑台迎劳。于席赋诗，昂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亦以敏速见美。（卷六〇〇）

一八一、梁庾肩吾少勤学，能鼓琴，善属文。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谓之曰："吾昔闻汝能作诗，今可作。若能，当贯汝命。"肩吾便操笔立成，诗曰："发与年俱暮，愁将罪共深。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子仙乃释之。（卷六〇〇）

一八二、阴铿字子坚，梁右卫将军子春之子也。徐陵言之于陈主，陈主召使赋新成安乐宫。鉴援笔便就，陈主甚叹赏之。（卷六〇〇）

一八三、齐主如晋阳，尚书右仆射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陛下听览余日，眷言缃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录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齐主命付史阁。初齐武成令宋士素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置于齐主巾箱。阳休之创意，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第（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至是，珽等又改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谓人曰："此可谓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卷六〇一）

一八四、齐魏收以子侄少年，须戒厉，遂著《枕中篇》以训之。（卷六〇一）

一八五、萧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与大临同年。十岁并能属文，尝雪朝入见，梁武帝泳雪，令二童各和，并援笔立成。（卷六〇二）

一八六、齐主以魏收之卒也，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余字。（卷六〇三）

一八七、周萧大圜为滕王逌友，逌问于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隐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逌乃大笑。（卷六〇三）

一八八、齐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齐主乃令收专在史阁，不知郡事。谓收曰："当直笔，我终不学魏太武诛史官。"于是广征百官传，总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帙、一百三十卷。尚书陆操谓杨愔曰："魏收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愔曰："此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过为繁碎。"时论收为尔朱荣作传，以荣比韩、彭、伊、霍者，盖由得其子文略黄金故也。邢邵父兄书事皆优，邵唯笑曰："《列女传》悉是史官祖母。"尚书左丞卢斐、临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书舍人卢潜等言曰："魏收诬罔一代，其罪合诛。"卢思道曰："东观笔殊不直。"斐、庶等与收面相毁辱，无所不至。齐主大怒，乃亲自诘问。斐曰："臣父位至仪同，收附于族祖中书郎玄传之下，收之外亲博陵崔绰，位止功曹，乃为传首。"齐主问收曰："崔绰有何事迹，卿为之立传？"收曰："虽无爵位而道义可嘉。魏司空高允曾为其赞，称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齐主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理合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不能对。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德正其家传甚美，乃言于齐主曰："国史一定，当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称？

谤者当加重罪，不然不止。”齐主于是禁止，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于临漳狱中。（卷六〇三）

一八九、张曜好读春秋，每月一遍，时人比之贾梁道。赵隐尝谓曜曰：“君研寻《左氏》，岂求服虔、杜预之纰缪耶？”曜曰：“何为其然乎？左氏之书备叙言事，恶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几，故厉己温习，非欲诋诃古人之得失也。”（卷六一〇）

一九〇、徐陵子份。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豁然而愈。（卷六一〇）

一九一、齐右什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钜鹿曲阳人。幼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太常博士郑伯猷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悟，乃折节读书，坐版床，积年，版亦为之锐。收尝为《庭竹赋》，以自发名。伯猷谓之曰：“卿不值老夫，犹当逐免。”（卷六一一）

一九二、陈遣通直散骑常侍姚察聘于周。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卷六一二）

一九三、齐徐之才见有人以五色斑阑骨为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问所得处，云：“于冢见髑髅骨，长数寸，试削视，有文理，故用之。”（卷六一二）

一九四、周平蜀还，得乐器者，皆莫之识。太常少卿斛斯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于宝徵《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徵取以合乐焉。（卷六一二）

一九五、齐王鈜字师罗，太安狄郡人。北豫州刺史基之子也。年十三，扬州刺史郭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曰：“诵《孝经》。”元贞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卷六一四）

一九六、梁孝元字世诚。初，年五岁，梁武问曰：“读何书？”对曰：“能读《曲礼》。”梁武曰：“汝试言之。”孝元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及长，精神爽儁。（卷六一四）

一九七、齐许惇无学术与邢劭、魏收等同列，诸人谈说经史，惇隐几而睡，深为胜流所轻。（卷六一四）

一九八、东魏崔暹子达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说《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达拏升高坐开讲，赵郡睦仲让阳屈服之，暹大悦，擢仲让为司徒中郎。邺下为之语曰：“解义两行得中郎。”（卷六一五）

一九九、陈袁宪，枢之弟也。幼聪敏好学。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宪宅西，常招引诸生与之谈论，每有新义出人意表。国子博上引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曰，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引（疑为“弘”）正将登讲座，弟子毕集，及授宪麈尾。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耶？”何、谢递起义端，宪酬对闲敏，神色自若。弘正因谓文豪曰：“卿还谘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卷六一七）

二〇〇、郎基字世业，中山新市人。鲁郡太守智之孙也。泛涉坟籍，清慎无所营求。尝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唯颇令人写书，樊子盖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卷六一九）

二〇一、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初，太子梦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复欲焚书。”既而见热，梦则验焉。（卷六一九）

二〇二、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人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卷六一九）

二〇三、齐封述，渤海修人。廷尉卿轨之子也。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议断平允，时人称之。（卷六三八）

二〇四、太原公洋之赴晋阳也，阳休之劝崔季舒□曰：“一日不朝，其间容刀。”季舒□性好声色，心在闲放，遂不请行，欲恣其淫乐。司马子如等缘宿憾，乃奏暹乃季舒过状，各鞭二百，徙于马城，昼则供役，夜置地牢。（卷六四二）

二〇五、周谍人于齐，为扬州刺史平鉴所获，系之狱。妻生男，鉴因喜醉，擅放免之。既醒知非，上启自劾。齐主特原其罪。（卷六四三）

二〇六、东魏中尉宋游道限外受故选状词。渤海王怒而禁之。狱掾欲为之脱枷，游道不肯，曰：“此王命所着，不可辄脱。”王闻而宥之。（卷六四四）

二〇七、梁湘东王以鲍泉围湘州，久不陷。使平南将军王僧辨代为都督，数泉十罪。舍人罗重懽帅□□三百与僧辨俱发。先令通泉曰：“罗舍人被令送王竟陵来。”泉愕然，顾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贼不足平。”俄而重懽先人，僧辨继之。泉方拂席而坐。僧辨曰：“鲍郎，卿有罪，令旨令我锁卿，勿以故意相待。”罗重懽宣令，即锁之于床侧。泉举止自若，谓重懽曰：“稽缓王师，甘受其罪，但恐后人更思鲍泉之愦耳。”僧辨意甚不平。泉乃为启自申，并谢淹迟之罪。湘东怒解，遂释之。（卷六四四）

二〇八、齐衮州刺史武城县公崔陵恃预旧恩，颇自矜纵。宠妾冯氏假其威刑，恣情取纳，风政不立。为御史所劾，召收系廷尉考竟，遂死狱中。（卷六四十六）

二〇九、齐崔谦迁钜鹿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为之，不忍见血，示耻而已。有贫弱未理者，皆曰：“我自造白鬓公，不虑不决。”在郡七载，狱无停囚。（卷六四九）

二一〇、齐义宁太守荀仲举字士高，颍川汝阴人也。在郡清简，亦工诗咏。尝与长乐王尉粲剧饮，啮粲指至骨。齐文宣知之，赐杖一百。或问其故，云："我那许当时，正疑是鹿尾耳。"(卷六五〇)

二一一、齐冯翊王润，字子泽，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习于吏职。神武尝称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驹也。"初为定州刺史，开府王迥洛、润督独孤拔侵窃官田，受纳赠赂，润案举其事。二人上言："润出送台使，登魏文旧坛，南望叹息，不测其意。"武成宣命于州曰："冯翊王少小谨慎，内外所知，不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远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辈轻相间构，理应从斩，犹以旧人，未忍致法。迥洛决鞭二百，拔宜决杖一百。"(卷六五〇)

二一二、齐主初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运石填泉，牛死无数。(卷六五八)

二一三、胡太后使沙门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户，每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皆启，妇人各出户前。(卷七一七)

二一四、梁武昌太守朱买臣闻元帝议迁都，入劝梁主云："建业旧都，茔陵攸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勿疑，致后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豪决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卷七二六)

二一五、周文育随卢安兴征俚獠有功，除南海令。监卅王励深委任之。励被代，文育与俱下。至大庾岭，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过作令长。南入则为公侯。"文育曰："足钱便可，谁望公侯之事。"卜人曰："君须庾当暴得银至二千两，若不见信，以此为验。"其夕，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旦辞励，励问其故，文育以告，励乃遣之。(卷七二六)

二一六、东魏相齐王澄以舟师还，次于小平津。北岸古冢崩，骨见，铭曰："今卜高原，千秋之后，化为下泉，当逢霸主，必为改迁。"王曰："古人之卜，其何至也。"令更葬之。(卷七二六)

二一七、齐害其废主济南王也。长广王湛惧。高元海为画三策，湛不能断，令郑道谦、吴导世等卜以决之。道谦等曰："不利举事，静则吉。"(卷七二六)

二一八、初邺有卖卜者，相赵隐当大贵。及隐自黄门侍郎迁秘书监，崔肇师呼卜者而问之焉，卜者对曰："公令望虽高，爵位难进。"肇师不悦，终如其言。(卷七二六)

二一九、西魏孝武帝字孝则，孝文皇帝之孙也。性沉厚少言，体有鳞文。初封汝阳公，梦人谓己曰："汝当大贵，得二十五年。"将即位，使吴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贲，曰："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帝曰："何谓也。"遵曰："初登于天，当作天子也，后入于地，不得久也。"(卷七二八)

二二〇、清河王岳，神武从父弟也。初，家于洛邑。神武奉使人洛，常止岳舍。母山氏尝夜起，见神武室中有光，窥而无火，移于东屋，其光复存，以为怪也。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曰："吉。《易》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飞龙九五，大人之卦，当大贵。主人蒙其福。"神武起兵于信都，山氏闻之大喜，谓岳曰："赤光之瑞，今当验矣，可闻从之，共图大计。"岳至信都，神武以为散骑常侍，封山氏为郡君，授女侍中，人侍皇后。(卷七十八)

二二一、齐赵辅和明《易》善筮，后宫诞男女时曰，筮无不中。有人父疾，辅和筮之，遇乾之晋，告之以吉，退而谓人曰："乾为天，天变为魂而升于天，能无死乎？"果如其言。(卷七二八)

二二二、齐许遵，高阳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齐神武引为馆客。自言禄命不富贵，终必横死，是以任情疏诞，多所犯忤。时齐主无道既甚，遵语人曰："多折算来，吾筮此狂夫何时当死。"于是布算满床，大言曰："不出首冬，我乃不见。"(卷七二八)

二二三、高澄嗣渤海王，朝于邺，时有吴士目盲而妙于声相，王使试之，闻刘桃桃板之声，曰："有所系属，当大富贵。王侯将相，多死于其手。譬如鹰犬，为人所使。"闻赵道德之声，曰："亦系属人。"闻太原公之声，曰："当为人主。"闻王之声，崔暹私称之，谬曰："亦有国主也。"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也。"(卷七三〇)

二二四、齐文宣字子进，神武第二子也。娄太后初孕文宣，每夜有赤光照室。既生数月，后乃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文宣忽应曰："得活。"故名侯尼干。鲜卑言有相子也。及长，黑色，大颡兑下，鳞身重踝，瞻视审定，不好戏弄，深沉有大度。晋阳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呼为阿秃师。娄后见其诸子，历问禄位。至文宣，再三举手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卷七三〇)

二二五、梁宣丰侯修参军陈晃善相人。修因法会，将晃自随，令相简文有天下否。晃言："简文九州骨成，必践帝位，而地部过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终。"(卷七三〇)

二二六、东魏御史贾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私引子儒潜观齐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将军脸薄顾速，非帝王相也。"皇甫玉又窃观王于道曰："此不作物，会是垂涕者。"垂涕者谓太原公洋。(卷七三〇)

二二七、齐高归彦尝令皇甫玉相己。玉曰："公位极人臣，必可反。"归彦曰："我为何须反？"玉曰："公有反骨。"(卷七三〇)

二二八、周王轨以隋公杨坚相表殊遇，因人侍宴，阳醉，拨去坚帽，言曰："是何物头额？"帝谓之虽大而却无所至也。皇甫后见坚，又举手自拍其额，帝谓坚曰："皇后道公额也。"帝乃密使来和相坚，和

诡对曰："坚相貌是守节忠臣，宜作总管、大将，作总管则能静肃一方，作大将则能全军破敌。"（卷七三〇）

二二九、初，齐神武之克邺城，于北台上建立神祠，盖布衣时所事也。每祠之日，唯与巫潘妪及数人行事，亲自神宰割，外无见者。至是，齐主焚除此庙，并掷巫于火，令烧杀之。（卷七三四）

二三〇、齐高纬夜梦黑衣贵人送相驱逐，乃向之拜，巫者乌大以厌之。又于芳林园自着破衣裳为穷儿，入市躬自交易焉。筑西鄙诸城，为羌兵鼓噪凌之，多作黑衣人，共相执缚，亲率内参临拒，或实弯弓射人。自晋阳东巡，单马驰骛，前不得有人，解发散而归。（卷七三四）

二三一、崔季舒未遇害，家池莲茎化为人面，着鲜卑帽。妻昼魇魇，悟云："见人长一丈，遍体黑毛，欲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卷七三四）

二三二、侯景之首至于江陵，枭之于市，然后煮而漆之，以付武库。先是谣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军，杀侯景"及首至湖东，付咨议参军宗季长，季长宅东有苦竹町，以景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万计，断头折颈，入宅去来云。季长大惧，设斋迎佛，又有数万鸟自江津飞噪，集其家焉。（卷七三四）

二三三、周白石县男赵文深以题牍之功除魏兴郡守。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少学楷、隶，有钟、王之则。当时书唯文深及冀儁而已。王褒尤善书，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及，改习褒书，竟无所成，转被讥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萧察观而美之。（卷七四九）

二三四、萧子云，齐豫章文献王之子，有文学，工草书，与兄子显、子昭齐名。少子特又善书，梁武帝称之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萧特之书遂逼其父。"（卷七四九）

二三五、后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鸟噪于庭树，萧督恶之，谓山曰："射中者赐一车谷。"其鸟巢并于枝上，山曰："脱一箭中两，请赐两车，臣无车牛，愿官为送。"督许之。于是山射中其二项，督甚欣悦，即令载谷送之。（卷八三七）

二三六、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尝为门客所说，举钱营生。广收大麦，载赴晋阳，候其寒食，以求高价，清明之日，其车方达，又从晋阳载化生向邺城，路逢大雨，并化为泥。息利既少，乃至贫迫，当世之人，莫不笑之。（卷八三八）

二三七、徐陵，东海郯人，梁石右卫率擒之子。园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年数岁，家人携之，以候宝志，宝志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卷作作九）

二三八、周军逼江陵，梁人率步骑开枇杷门出战。初，岭南献二象于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负之以楼，束刃于鼻，令昆仑驭之以战，杨忠射之，二象反走。（卷九〇）

二三九、西魏孝武将为齐太祖所杀，孝武素所乘波斯骝马，命太宰南阳王躍之。将举其鞍，马蹶而死，帝恶之。日晏还宫，至后门，马惊不前，捶之鞭折。入谓潘弥曰："今日幸无他不?"弥曰："过夜半则大吉。"须臾，帝饮酒遇鸩而崩，时年二十五，谥曰"孝武"，殡于草堂佛寺十余年乃葬。（卷八九五）

二四〇、高欢归尔朱荣。刘贵事荣，盛言欢美，荣未之奇也。欢更衣服，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害马，荣命翦之。欢不绊翦，竟不蹄啮，已而起曰："凡御恶人，亦如此矣!"荣遂坐欢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且言尔意。"欢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四方云扰，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但将讨郑俨、徐纥为辞，举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贺六浑意。"荣大悦，曰："尔意即我意也。"自是每参军谋。（卷八九五）

二四一．齐卢潜与特进慕容俨善。俨之将死，谓其子曰："卢尚书教我为人。我死之后，将吾骍马与之。"其子遂以他马与潜。俨丧出得停，不肯进。巫祝为俨声曰："何意不与卢尚书骍马?"其子遵命，俨丧乃行。（卷八九五）

二四二、齐冯子琮被执于省内，以弓弦绞杀之，使内参以库车载其尸归，人无知者。子琮所乘之马。曳缰走，以头扣车，状如号哭，见者异之。车至其门，诸子方握槊，闻库车来，以为赐也，大喜，开视乃哭。（卷八九五）

二四三、齐王北伐，太保领太仆安定王贺拔仁进马，并非骏足，齐王让之，仁对曰："御马超逸，群下不逮。"齐王大怒，免为庶人，命之负炭输于晋阳。（卷八九五）

二四四、周裴果，字戎昭，魏齐州刺史遵之子也。从军征讨，乘黄骢马，衣青袍，每先登陷陈(阵)，时人号为"黄骢年少。"（卷八九五）

二四五、周贺若敦与陈侯瑱相距。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辄纳之。乃别取一马，牵以赴船中，人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岸，乃遣人乘以招瑱，瑱兵迎接，竟来牵马。敦发伏兵掩之，尽殪，后有亡命者，犹谓为诈，不复纳也。（卷八九五）

二四六、梁普通中，童谣言或云："青丝白马"者。侯景乃常乘白马，以青丝为勒，用应谣言。（卷八九五）

二四七、神马者，河之精也。代马，阴之精也。（卷八九七）

二四八、陈桃根于所部得青牛献之。又上织成罗文锦被表二。陈主命于云龙门外焚之，其牛遣还于人。（卷八九八）

二四九、梁出师拒侯景。邵陵王纶次钟离。初，纶将发，营于乐游苑，临贺王正德诣于纶所，始入牙门，有飘风触旗竿而折。至是，将杀牛劳士，一牛走入马厩，抵杀纶所乘骏马，又以两角贯一马腹，载之而行，冲突营幕，军中惊乱。（卷八九八）

二五〇、东魏静帝迁都邺，尚书郎已下尽令乘驴。（卷九〇一）

二五一、齐萧慤为太子洗马。慤字仁祖，常患腰痛，眩，不堪驰马，齐主令乘驴以从，见者笑之。（卷九〇一）

二五二、齐阳休之尝乘骡游于公卿门，略无惭色。（卷九〇一）

二五三、侯莫陈悦既败，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至牵屯山，不知所趣，乃弃马山谷，乘骡而去。（卷九〇一）

二五四、齐高纬以波斯狗为赤虎仪同，逍遥郡君，常于马上设蹬褥以抱之。斗鸡，亦号为开府。马皆籍以毯罽，被以金玉，号为蛟龙仪马。其将合牝牡，则设青卢黼帐，牢具过于诸王婚礼。齐主常亲视焉。（卷九〇四）

二五五、齐广宁王孝珩尝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牵衣而进。（卷九〇四）

二五六、徐之才尝与朝士出游，望郡（群）犬并走，诸人令目之。之才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卷九〇四）

二五七、周命尉迟迥伐蜀，帅甲士一万二千，骑万疋，自散关由固道而入。太祖送于城西，见一走兔，命弟中领军纲射之。纲誓曰："若获此兔，必当破蜀。"俄而获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赏汝佳口。"及克蜀，乃赐侍婢二人。（卷九〇七）

二五八、齐将诛斛律光，有三鼠游于光寝，光每投食与之，一朝俱死床下。（卷九一一）

二五九、徐思王（玉），寿阳人，家本寒微，以捕雁为业。（卷九一七）

二六〇、齐高纬如晋阳，穆后将从辞胡太后于北宫，有雉集于御床，有司获之，不敢以闻。（卷九一七）

二六一、梁临贺王正德，其妹长乐公主，太子家令谢禧之妻也。姿容国色。悦而报之，生子二人，乃烧主第，投婢于火，唱言主死。黄门郎张准有一雉媒。正德见而夺之，准于重云殿法会所骂之曰："张准雉媒非长乐公主，何可略夺?"太子纲恐梁主闻，遣武陵王纪急相解喻，准骂乃止。正德既出，以雉还之。（卷九一七）

二六二、渤海王高欢攻邺，时瑞物无岁不有。令史焚连里木，煮白雉而食之。（卷九一九）

二六三、齐长广王湛即皇帝位于南宫，大赦改元。其日将赦，库令于殿门外建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于光禄大夫司马膺之："赦建金鸡，其义何也?"膺之曰："案《海中星占》曰：'天鸡星动，当有赦。'由是帝王以鸡为候。"（卷九一九）

二六四、庾信自建康遁归江陵，湘东王因赐妾徐氏。妾与信弟挨私通，挨欲求之，无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苍鹅，乃系书于鹅颈。信视之，乃挨启，遂题纸笔曰："畜生乞汝。"（卷九一九）

二六五、高德众正相齐。未诛之前，家有赤鸭，群行于庭，犬来逐，遂成碎血。（卷九一九）

二六六、北齐高纬时有万春鸟，见齐仙都宛上。为造万春堂，以应嘉瑞。（卷九二四）

二六七、元坦为冀州刺史，不恤人事，专为聚敛，性好畋渔，无日不出。秋冬猎禽兽，春夏捕水族，鹰犬常数百头，器纲十余车，自去，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卷九二六）

二六八、齐太山主，武成之长也。母曰胡太后，梦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生于并州，其日有鸮鸣于产帐之上。（卷九二七）

二六九、侯景矫豫章嗣王揀命，禅位于己。将拜受，册命，忽有丹嘴鹊集于册书，又夜有鸺鹠，鸣于太极殿上，景深以为恶，自控弦伺之。（卷九二七）

二七〇、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卷九二七）

二七一、陆法和拒任约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乘轻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还，谓将士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其能踊跃。若待明日攻之，当不损客而自破贼。"（卷九二九）

二七二、梁陆法和至襄阳城北大树下，画地方二尺。令弟子掘，得一龟，长一尺五寸，杖叩之曰："汝欲出此，已数百岁，若不遇我，岂见天子日。"为授三归，龟乃入草去。（卷九三一）

二七三、周天和元年夏，齐冀州人于蚌蛤中得瑶环一双。（卷九四二）

二七四、徐之才初迁豫章王综国常侍，随综入北。有一人患足跟痛，诸医咸莫能识。之才视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之才为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荚。（卷九四二）

二七五、周永定元年夏四月，齐主禁取蟹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卷九四二）

二七六、周天和二年，齐武安妖人与其徒伪云盲躄，因饮泉水下得金佛，其疾并愈。于是远近信之，男女雾集。水中有老黄虾蟆，全如金色，乍出乍没。齐武及百官已下，莫不饮之。（卷九四九）

二七七、梁刘縠常有飞书谤毁，梁主怒曰："刘縠似衣之虱，必须掐之。"（卷九五一）

二七八、宋子仙召吴令沈景，令掌书记。景固辞以疾，子仙怒，命斩之，景解衣就戮。碍于路间桑树，乃更牵往他处，或救之，获免。（卷九五五）

二七九、齐长广郡厅梁木忽作人像，太守恶而刷

去之，明日复出。乡人伐枯桑树，于中得死龙，长尺余，识者以为长广齐太上主太封也，齐氏木得龙为吉象。木枯龙死，非吉征焉。(卷九五五)

二八〇、梁元初，甘露降荆州皂荚树。(卷九六〇)

二八一、齐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将韦孝宽忌之。孝宽参军曲巖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孝宽因令岩作谣言曰："百升飞上天，明月耀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乃间谍遗其文于邺中，齐人用是而杀斛律光。明月，光字也。(卷九六一)

二八二、初，陈文帝以湘州出杉楠，使营造大舰金翅等二百许艘，并诸水战之具。(卷九六一)

二八三、梁侯景未平，王僧辨献嘉桔一带二十五子湘东王。王答之曰："昔文康献桔，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惭色。今景之凶恶既稔，凯歌之声已及。嘉瑞远臻，但增鲠慰。"(卷九六六)

二八四、齐武成宠任东平王俨，而俨器服翫饰，同于齐主。尝于南宫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而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无?"(卷九六八)

二八五、杨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弟就学三十余人。庭有柰树，实落于地，群儿咸争，愔独坐不顾，季父時见之，谓宾客曰："此儿恬裕，有我风。"(卷九七〇)

二八六、齐命通直散骑常侍辛德源聘于陈，陈遣主客蔡佞宴酬，因谈谑，手弄槟榔，乃曰："顷□□闻北间有人为啖槟榔获罪，人间遂禁此物，定尔不□□德"?源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尚书罪状辞耳，犹如李固被责，云胡粉饰貌，搔头弄姿。不闻汉世顿禁胡粉。"(卷九七一)

二八七、齐孝昭北伐库莫奚，至天池，以木瓜灰毒鱼，鱼皆死而浮出。库莫奚窃相谓曰："池有灵鱼，犯之不祥。"乃出长城北道。齐主分兵追击，获牛羊七万，振旅而还。(卷九七三)

二八八、陆纳反湘州，分其众二千人。夜袭巴陵。晨至城下。宜丰侯修出垒门，座胡床以望之。纳众乘水来攻，矢下如雨。修方食甘庶，曾无惧色。部分军旅鼓而进之，遂获其一舰，生擒六千人。纳遂归保长沙。(卷九七四)

二八九、侯景至朱雀街南，建康令庾信守朱雀门。俄而景至，信众撤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着铁面，退隐于门，自言口燥，屡求甘庶。俄而飞箭中其门柱，信手中甘庶应弦而落。(卷九七四)

二九〇、齐主还邺，高丽、新罗并遣使朝贡。先是徐州莲一茎两蒂，占云："异木莲枝，远人入款"。斯其应也。(卷九七五)

二九一、周平齐，齐幼主、胡太后等并归于长安。初武成殂后，有谣云："千钱买果园，中有芙蓉树，破券不分明，莲子随他去。"调甚悲苦，至是应焉。(卷九七五)

二九二、梁萧栋字吉，豫章安王权之子也。侯景以法驾迎栋时，栋与其妃执锄种菜，忽然见逼，骇愕久之。(卷九七六)

二九三、北齐主以邺清风园赐穆提婆，于是宫无蔬菜，赊买于人，负钱三百万。其人诉焉，斛律光曰："此园赐提婆一家足，不赐提婆百官足。"(卷九七六)

二九四、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其子尝啖官厨饼，士文枷之，系狱累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所买菜必于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故绝迹，庆吊不通。(卷九七六)

二九五、北齐太上后宫无限，衣皆珠玉，一女岁费万金，寒月尽食韭牙。(卷九七六)

二九六、齐武成帝皇后胡氏，安定人。魏中书令兖州刺史延之女也。母卢氏怀孕廷之初，有胡僧诣门曰："此宅瓠卢中有月。"(卷九七九)

二九七、周师陷江陵。初，梁主以白檀木为梁武之像，每朔望亲祭之，军人以其香也，剖而分之。(卷九八二)

二九八、齐师伐梁，梁以粮运不继，调市人馈军。建康令孔奂以麦屑为饭，用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卷九九九)

二九九、梁江从简，光禄大夫革之子也。颇有才学，年十七，为采荷调以刺何敬容。其文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敬容弗觉，唯唯嗟其工。(卷九九九)

三〇〇、侯景围台城既急，时诸军于德阳堂前杀马鬻贩，杂以人肉乾。甘露厨中所有乾苔，悉分给军士。(卷一〇〇〇)

〔注：其中第一二七——一三七条，绝非《三国典略》之内容，恐《御览》误记。其文颇类《世说新语》，皆晋代清谈之士互相品评之类。一六八条也不是《三国典略》佚文似为《典略》〕

卷二　辑自《太平广记》

张子信

齐琅琊王俨杀和士开也，武卫奚永洛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忽有鹊鸣，斗于庭而堕焉。子信曰："鹊声不善。向夕若有风从西南来，历树间，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风至。俨使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赴，其妻劝令勿出，因称马坠折腰，遂免于难。(卷七六)

北齐神武

北齐神武，少曾与刘贵、贾智为奔走之友。贵曾得一白鹰，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迥泽，有一茅屋，兔将奔入，犬噬之，鹰兔俱死。神武

怒，以鸣镝射犬，犬毙。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触大家。"因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自云有知，遍扪诸人，言皆富贵。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饮竟而出。还更访问之，则本无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卷一三五）

吴中察声者

后魏末，有吴士至北间，目盲而妙察声。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试之。闻刘桃枝之声曰："当代贵王侯将相死于其手，然譬如鹰犬，为人所使耳。"闻赵道德之声曰："亦贵人也。"闻太原公洋之声曰："当为人主。"闻澄之声，不动。崔暹私掐之，乃谬言："亦国主也。"王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乎？"后齐诸王大臣赐死，为为桃枝之所拉杀焉。而澄竟有蘭京之祸。洋受禅，是为文宣王。（卷二一六）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盖有山，山有香气。别有一仙人，持一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也。其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为凫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有一床一钵。钵圆而床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满则平，溢则倾，置之前殿，以惊满盈焉。〔原缺出处，明钞本作出三国典略〕（卷二二五）

七宝镜台

〔出皇览，御览七一七引作出三国典略。按：此条重，不录〕

萧彪

□□明帝与文士庾信、王褒等游处，有萧彪者，宝寅之子，素好臧否，多所月旦。尝侍坐于帝。帝历问众宾何如，皆□□君子也。次问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问□□□□□□□，答曰："那得是君子。"时获在同州。他日帝□□右诈□□□□□□□□□□□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缘君子事。"彪乃惶惧，顿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遗书寄家，号恸而去。帝度其行□□□□之云："吾□别报冢宰彪还。"信等咸在。彪甚悲喜。□□□□□微笑□视彪巧觉。谓帝曰："北那得是君子。"于□□□□□笑。（卷二四七）

崔子武

齐崔子武幼时，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夜梦一女子，姿色甚丽，自谓云龙王女，愿与崔郎私好。子武悦之，牵其衣裾，微有裂绽。未晓告辞，结带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观之，傍有画女，容状即梦中见者，裂裾结带犹在。子武自是通梦，恍惚成疾。后逢医禁之，乃绝。（卷三二七）

任胄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谋杀高欢，事泄伏诛。其家未之知。家内忽见其头在饭甑上，相召看之，少顷，失所在。俄知被戮。（卷三二七）

晋五胡指掌

[明]张大龄撰　刘后滨整理

《晋五胡指掌》三卷，明张大龄撰。作者同时还撰有《唐指掌》，与本书合称《晋唐指掌》。该书将十六国北朝各政权的兴亡过程加以汇纂，使“兴废始末，焕焉在目”（原叙），所采内容与今本《晋书·载记》不尽相同，便于了解这一时期纷繁历史的主线，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原　叙

晋自刘元海起离石，典午为所囚系，琅琊窜南荒，羯继之，鲜卑继之，氐羌又继之，索虏乘势，遂有中原几二百载，与东晋、宋、齐、梁相始终。他如宇文氏、段氏、乞伏氏、赫连氏、沮渠氏、秃发氏、巴氐、凉氏、李氏、吕氏等，皆夷也。读史者如繁星争曜，往往不得要领。唐自肃、代而下，号令不行於河北，宿将悍帅，生杀自由，与晋诸胡无二。其倏起倏灭，亦大略相符。予窃为汇而纂之，使初学者一览犁然，兴废始末，焕焉在目。益芸窗中半岁之勤，而有是书也。为其展卷可镜，命曰指掌。西陵沈赞阳氏，其父司徒公聚书万卷，建楼贮之，以与四方学者共。故赞阳器业不群，得於尚友，犹欲遍搜密典，以补父籍。闻予二指掌，求观之。不数月，剞劂已告成矣。予谢曰：“君爱我，欲我不朽。我岂敢谓是书即能不朽，独其令稚子辈不苦难於浩汗，则亦窃幸有微益焉。”万历辛丑，长至眉山张大龄书於简端。

卷　上

总论一

自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因忿恨，数杀害长吏，渐为民患。晋武帝太康二年，侍御史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虽今服从，若数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不听。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其略曰：“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此必然之势也。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人户为仇雠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并州诸胡，建安中听其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馀种於荥阳，部户亦以千计，并皆骁勇便利。夫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於夷狄，能不为变！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夫天下之祸，每伏於所忽，惟智者能睹其未萌。郭钦、江统，翘然远览，晋之君臣，诚一听之，岂有五胡之祸哉！彼武帝功成而骄，谓裔夷癣疥，不足虑，故玩而不采。惠帝暗骙无识，吾无责已，乃杜元凯、张茂先诸君子，亦不闻奖拔二子论列，而为国家建久安长治之策。何也？岂天厌司马氏狙诈窃国，而刘渊、石勒辈已潜生於东北之郊乎！当其时，晋方全盛，刘元海父子何见赏於王武子之俦，上东门一啸，王夷甫骇於所闻而追之莫及者，岂尽无所为默定者在也。

总论二

明学士丘琼山论五胡曰：“刘渊，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

黎。种族日繁，其居处饮食，皆日趋於华。惟其骄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无时而可变也。”据丘氏之论如此，及予读史至苻坚斥姚苌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乃知姚氏不在五胡之内，其拓跋氏乎？拓跋创国，与五胡并而据有华夏，历晋宋齐梁，故五胡之盛，未有如拓跋者也。彼姚氏者，当与段氏、宇文氏、赫连、秃发、沮渠等氏同类而并观，而丘文庄据时代先后为论耳。晋谶：石上众马之后，有牛继之。史氏遂书传疑之事，造帷簿，不根於琅邪，曰牛金之子。不知拓跋王业始於什翼犍，犍者，牛也。怀愍北行，翼犍已立，桓玄谋逆，魏帝中原。马后牛继，此为证矣。

匈奴刘氏

刘渊，匈奴呼韩邪之后也，嗣左贤王。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幽冀名儒，多往归之。武帝太康十年，以为匈奴北部都尉。惠帝永熙元年，以为五部大都督，监军事。成都王颖使将兵拒王浚、司马腾。渊从祖宣谓其族人曰：“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今吾众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谋推渊为大单于，使呼延攸告之。渊即白颖，请还说五部以赴国难，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也。颖悦。渊至左国，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都离石，复迁左国城，胡晋归之者愈众。自以汉氏之甥，舅亡甥继，又称汉王，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后部人陈元达为黄门郎，子聪进大单于，族子曜为建武将军。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曜性残暴，渊欲杀之，其母跪请得免。及长，仪观魁伟，拓落高亮，与众不群。好读书，善属文，铁厚一寸，射而贯之。两眉白，目有赤光。聪极重之，以为汉世祖、魏武帝之流。怀帝永嘉元年，刘渊称帝，遣刘聪、石勒等寇太行，赵、卫、黎阳、壶关皆下之。

渊卒，太子和立，疑忌刘聪。安昌王盛曰：“陛下勿信谗，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谁足信哉！”不听，遂攻聪，聪杀和自立。五年六月，呼延攸等兵入洛阳，杀太子诠，执怀帝，士民死者三万馀人，遂发掘诸陵，焚烧宫庙。曜纳羊后，迁帝及六玺於平阳，以帝为光禄大夫、平阿公。秋七月，刘曜陷长安，杀南阳王。六年春正月，汉主聪纳刘殷二女并四女孙於宫，皆以为贵嫔。三月，立刘娥为皇后，起鹍仪殿，将杀谏者，娥上书得免。弑怀帝，有星殒於平阳，化为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聪恶之。四月，秦王业即位於长安，是为愍帝。建兴四年，刘曜复陷长安，帝出降，中丞吉朗死之，汉封帝为怀安侯。琅邪王睿即帝位於建康，改元太兴。是年，愍帝遇弑。

聪荒於酒色，游宫常百日不出，事皆决於中常侍王沈等。立后六人，仪服如后者又八人，屡杀直臣陈元达等。是年卒，太子粲立。聪后年未二十者四人，粲俱烝之。靳准弑粲自立。冬十月，刘曜亦自立於赤壁。十二月，乔太讨准，杀之，而立准之子明。石勒讨明，明走曜。曜灭靳族，改国号赵。石勒亦称赵王，为后赵，始与曜贰。先是，曜世子胤，年十岁，长七尺五寸，多力善射，骁捷如风。靳准之乱，没於鲜卑别部郁鞠。郁鞠闻赵王立，礼而归之，曜悲喜。时已立羊后之子熙为太子矣，将易之而立胤。卜泰不可，胤亦进曰：“父之於子，当爱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颇堪驱策，岂不能辅熙以承圣业乎！”遂封胤永安王。

明帝大宁三年，后赵石生攻赵河南，尽取司、豫、徐、兖之地。成帝咸和三年，复攻蒲阪。曜自将击破之，枕尸二百里，襄国大震。冬十二月，勒召徐光，谋击曜，皆言曜锋不可当，光独赞行。遂命石堪等会荥阳，石虎进拔石门，勒自统步骑，进自大埸，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至成皋，见赵无守兵。大喜曰：“天也！”卷甲而进，曜方与嬖臣饮博，不信勒至。闻亲来色变，遂撤金墉之围，阵於洛西。勒帅步骑四万入洛阳城门，躬擐甲胄夹击之。曜素嗜酒，将战，饮数斗，醉坠马，为堪所执，杀之。太子熙奔上邽，勒遂取长安。四年，石虎拔上邽，杀太子熙等王公以下三千馀人，刘氏亡。

玄羽逸史曰：“自古夷狄为中国患者有矣，未闻入而帝中国也者，有之，自刘渊始。当晋全盛时，渊以壮年游京师，与诸名士遨游成均，持论上下，固彬彬隽爽才也，不过谓由余、金日禅之俦耳。焉知窃伏辇毂，睥睨宫阙，私心曰：‘此可取而代乎。’世儒睹郭钦、江统之说不行，深为司马氏惜，不知此曹渐染华夏之风者，百来年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而骁悍魁桀，拔山贯铁之勇，非华人可得而仿佛也。即使驱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来。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镐方，犯泾阳，围白登，入甘泉，如周汉之事而遂已也。况中国先乱，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然渊每闻诸将屠杀之惨，则深戒谕之，用贤纳谏，恭俭勤劳，卓有中国君人之度。聪以荒淫，承之一传，而归於曜。曜以沈湎，继之数岁，而歼於勒。彼二子少固雄毅，乃晚节如是，岂真胡虏之运乎！死而无种，虽所自取，不可谓无默宰也已。

羯石氏

石勒，羯虏也，世居上党之武乡，有胆力，善骑射。并州大饥，东瀛公腾执诸胡，於山东卖充军实。勒亦被掠卖，为茌平人师欢奴，欢奇其状貌而免之。幼尝随人负贩京师，登上东门，长啸。王衍闻而异之，曰：“此胡雏非常人也。”遣骑追之，逸去。惠帝

末，诸王相攻，海内大扰。勒与汲桑结为盗，桑命勒以石为姓，公师藩叛寇赵魏，桑、勒往从之。兖州刺史苟晞击斩藩、桑等，逃还，更聚众，以勒为前锋，所向辄克。进攻邺，杀新蔡王腾，大掠而去。苟晞击桑，走死，勒降於汉。至常山，众十馀万，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中丘人张宾，好读书，阔达有大志，常自比子房。见勒，喜曰："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共成大事。"乃提剑大呼军门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后数以策干勒，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呼为右侯而不名。又用刁膺为股肱，夔安、孔苌、支雄、桃豹、逯明为爪牙。

永嘉五年，太尉衍送太傅越丧还葬，勒帅轻骑追之，及於苦县，晋兵大败，纵轻骑射之，无一脱者。执衍，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且言少无宦情。又劝勒称尊，勒曰："君少壮登朝，名著四海，身居重位，何得言无宦情耶！破坏天下，非子而谁！"命引出，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独襄阳王范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谓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当可存乎？"苌不可。勒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於是俱排墙杀之，剖越棺，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死，晋兵死者十馀万人，裴妃亦为人掠卖。又陷蒙城，执苟晞及豫章王端。锁晞颈，以为左司马。

冬十月，勒诱杀汉大将军王弥。初，勒与母相失，并州牧刘琨得之，及其从子虎遣使送还勒，因以书招怀。勒厚谢刘琨而书以绝之。虎年十七，残忍无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为犊，多破车，长便不然。汝小忍之。"及长，勇冠三军，每屠城，鲜有遗类，指授攻讨，所向无前。勒更宠任之。六年，引兵据襄国，用张宾之谋也。王浚等攻襄国，大败而还。石虎攻陷邺郡，据之。时王浚兵犹强，谋称尊。勒欲袭之，张宾劝勒卑辞於浚，又劝勒奉表，言欲以三月中旬诣幽州奉上尊号。浚益骄怠，不复设备。勒纂严将袭浚而未发，张宾曰："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后患乎？"曰："然。"宾曰："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必不敢动。吾轻车往返，不出二旬，待彼谋议出师，我已还矣。今宜修笺於琨，纳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岂暇袭我！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达易水。督护孙纬驰白浚，浚将勒兵拒之，而为游统所绐。浚曰："石公来奉戴我耳。"设飨以待勒。晨至蓟，叱开门，犹疑有伏。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塞诸街巷。勒升其厅事，执浚於前，数之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坐观本朝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称尊乎！"即送襄国，斩之。中郎荀绰不屈，勒待以客礼。斩朱硕枣嵩之乱政，戮游统之不忠，籍没相佐亲戚，家赀皆巨万。惟裴宪、荀绰止有书十馀箱，盐米十斛。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为中郎参军。勒以刘翰镇幽州。勒还，翰归段匹䃅，匹䃅遂据蓟城。

时刘曜篡汉，改国号赵。勒亦自称赵王。祖士雅进屯雍丘，恩威大著，自河以南，多叛勒归士雅，练兵积谷，有取河南之志。勒患之，乃下幽州，为士雅修祖父墓，通书求互市。士雅不报书，而许互市，收利十倍。士雅将士降赵，勒斩其首，曰："叛臣逃吏，将军之恶，犹吾恶也。"自是士雅不纳降人，边境休息。泰兴四年，石虎拔幽州，杀段匹䃅。永昌元年，张宾卒，勒哭之恸，每与群臣谋议不合，思宾则流涕弥日。与刘曜岁相攻战，咸和三年，曜自将击破勒兵，襄国大震。勒亲帅兵救之，入洛阳，杀刘曜，追曜太子熙於上邽，又杀之，汉地尽入於勒。即赵天王位，子弘为太子，虎等进爵为王，子弘为大单于。虎以不得大单于，望曰："吾身当矢石，成大赵之业，使黄吻婢儿为大单于。上晏驾，不足复留种矣！"

咸和五年，勒称皇帝。一日大飨群臣，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神武，谋略过於汉高。"勒笑曰："人岂不知，卿言太过。朕若遇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意论古今得失，闻者悦服。其聪明英特，盖性成也。太子弘好属文，敬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将家子（大雅，太子小字）。"光曰："汉祖以马上得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太子直胜残去杀之主也，但中山雄暴多诈，宜渐夺其权。"程遐亦以为言，勒皆不听。他日，徐光又曰："今国家无事，陛下若不怡，何也？"勒曰："晋蜀未平，恐后世不以我为正统。"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荡八州，帝王之统，不在陛下，当复在谁？且陛下不忧心腹而忧四肢乎，中山资性不仁，父子复据权位，而鞅鞅不平，东宫侍宴，有轻皇太子色。臣窃忧之。"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书事，而虎之门可张雀罗矣。虎愈不平。

咸和八年七月，勒卒，太子弘立，虎收程遐、徐光於狱，召其子邃将兵入宿卫。遐、光被杀，夜以勒丧潜瘗山谷，乃备仪卫虚葬於高平原。虎弑刘后，次年弑弘，自立。太子邃谋反，诛，立子宣为太子，蒲洪、姚弋仲皆归之。

冉氏子闵，骁勇善战，多策略，虎养以为子，爱比诸孙。虎为慕容恪所败，斩三万馀级，诸军皆溃，惟闵独全。穆帝永和元年，发诸州四十馀万人治未央、洛阳宫，造猎车千乘，置女官二十四等，取民女三万馀人充之。光禄大夫逯明切谏被杀，财帛山积，犹发前代陵墓，掠其金宝。沙门胡进言於虎曰："胡运将终，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之。"乃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乘，筑华林苑，燃烛夜作，死者数万。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命太子宣祈福於山川。宣乘大辂，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六万，

出金明门。虎升凌云观望之，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为乐耳。"秦公韬有宠於虎，虎欲立以为太子，犹豫未决，宣谋杀韬。待虎临丧，因行大事。韬死，虎惊气绝，方苏欲出临，司空李农止之。事觉，虎囚宣，杀之邺北，穷极惨酷，火焚弃灰，杀其妻子九人。宣幼子才数岁，虎素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大臣不可。儿挽虎衣大叫，至於绝带。虎因发病。

永和五年称皇帝，大赦，而东宫谪戍不在赦例。梁犊因众作乱，攻拔下辨，掠民斧，施一丈长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长驱至长安，众已十万，遂东趋洛阳。李农等统步骑十万讨之，大败。虎惧，以燕王斌同蒲洪、姚弋仲讨之。弋仲将精锐八千至邺，求见虎。虎病，未之见，引入赐食。弋仲怒曰："主上召我来击贼，当面受方略，我岂为食来耶！且上不见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虎力疾见之，弋仲让虎曰："儿死愁耶，何为而病！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使至於为逆。既诛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儿幼，若不愈，天下必乱。当先忧此，勿忧贼。犊等困穷思归，相聚为盗，老羌为汝一举了之。"弋仲峭直，人无贵贱皆敬之，虎亦不之责，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能破贼否?"乃被铠跨马於庭中，策马南驰，不辞而去。遂与斌等击斩犊。

夏四月，虎卒，以彭城王遵、燕王斌、张豺等受遗，立太子世。豺等以太后令杀斌逐遵，而石闵等讨贼归，遇彭城王遵於路，说之长驱入京师，斩豺，废太子世，杀刘后而自立。遵许事成之后，舍其子而立闵为太子。至是立子衍，闵乃杀遵及衍，而立义阳王鉴，又杀胡羯二十万人，并杀鉴自立，国号魏，复姓冉氏。又杀赵王虎三十六孙，尽灭石氏。石祗据襄国称帝，冉闵围之。燕王俊与姚弋仲子襄救祗，大败，冉闵几获之，而祗竟为其将刘显所弑，石氏亡。永和八年，燕慕容恪击冉闵，杀之，尽取赵地。

玄羽逸史曰：石世龙贫贱羯胡，辱在厮养，当其殍丐负贩，羁旅京邑，顾瞻宫阙，凄然长啸，傥亦有刘、项纵观祖龙之志乎，何王夷甫骇耳而怵心也？九州之地，几有其八，岂曰偶然。顾其人恢廓倜傥，外屈身於祖生，内降心於右侯，而至於责王衍，数王浚，其言侃侃有烈丈夫之风，五胡中俱无此规模矣。一传而歼於虎，是胡运之当然，岂人谋哉！虎也穷凶极暴，天假手於冉氏子，至使羯种二十万人，同饱乌鸢。呜呼！惨矣。然当勒追越柩於苦县时，十万晋兵无一脱者，冉闵竟足以报之。古之建国者，深仁厚泽，累数十世，犹力守臣节，不得已而后取，盖杀一不辜而有天下，所不为，此三代所以长久也。司马氏手刃其主，夺之寡妇之怀，安得不生此凶残以鱼肉之耶！假令宁馨之计得行，杀一勒，生一勒，况徐光辈乃欲阴翦中山以安石氏，不亦愚乎？然而早见预防，不失为人臣子之道矣。

鲜卑慕容氏

慕容氏，鲜卑人也，世居辽西。自涉归进拜大单于，遵循中国雅俗，自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故以为氏。晋武帝太康十年，慕容廆来归，以为鲜卑都督。尝以士服谒东夷校尉何龛，龛严兵以见，廆改戎服，曰："主人不以礼待客，客何为哉!"龛闻之，惭。廆娶段国女，生子皝、仁、昭。以其臣慕舆句掌府库，句勤恪廉静，心计默识，不案簿书。以慕舆河典刑狱，河明敏精审，狱讼清简，东夷诸国归之者甚众。少子翰言曰："自古有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从民望，成大业。今连津诸部，寇暴边塞，请数其罪而讨之，一举并吞，则忠著本朝，利归我国，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能及此乎!"遂以翰为前锋，尽并二部，以裴嶷、杨耽为谋主，游邃、封羡、封抽、裴开为股肱，宋该、皇甫岌、岌弟真及封奕等典枢机。

怀愍北去，元帝在江左。廆与刘琨歃血同盟，翼戴晋室，遣长史王济诣建康劝进，以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大兴二年，攻破高句丽段氏、宇文诸部，俘其众，取辽东，皆翰之功也。遣裴嶷来献捷，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国恩，出入省闼，若得复奉辇毂，诚为至幸。但旧京沦没，山陵穿毁，名臣宿将，莫能雪耻，独龙骧竭忠王室，故使臣万里归诚。今臣不反，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孤其向义之心，令懈於讨贼。此臣之所甚惜也。"帝遣使同嶷进廆车骑将军、平州牧、辽东公，立子皝为世子。廆作东观，使皝与诸生同受业。

咸和四年，廆卒，子皝嗣。九年，进镇东大将军。咸康二年，自称燕王，畏赵之强，仍称藩於虎。取段氏之地，遣刘翔来献捷，且求大将军、燕王章玺。朝议谓大将军不处边，异姓不封王。翔力辨，诸葛恢等难之。翔曰："嫠妇犹知惜宗国之陨。今晋室阽危，君等位侔元凯，曾无忧国之心。慕容镇军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辈耳!"皝更上表罪朝臣，乃许之。公卿饯翔於郊，翔举觞曰："昔少康以一旅灭有穷，句践凭会稽而雪仇耻。蔓草犹宜早除，况寇敌乎。今石虎、李寿，志相吞噬，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旦石虎先入，东南可寒心矣。"众服其论。

翰为皝所忌，奔段氏，闻皝悔寤，复归燕，皝竟杀之。 永和元年，有二龙见於燕，宛转游戏，名所见之山曰和龙城，始不用晋年号。四年，皝卒，世子儁立，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图赵。七年，恪取赵中山，号令严明，秋毫不犯。八年四月，与魏主冉闵遇於魏昌之廉台，闵兵三十万，自乘千里马，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以击燕军。燕人夹击，大破之。闵冲中军，阵厚不动，溃围，走马忽毙，为燕兵所执，送龙城，斩之。遂取邺。十月，儁称皇帝。恪荐慕容

垂有命世之才，儁命之守常山，而以恪为大司马、录尚书事，封太原王评上庸王，霸吴王。霸即垂也，皝之少子，皝奇其才而名曰霸，期以霸王之业，意将立之，群臣谏而止。遂为儁所恶，以其尝坠马折齿，更名曰缺，寻以应谶文，又名曰垂。十一年，恪攻段氏，定齐地。升平四年，儁寝疾，谓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属汝，何如?"恪曰："太子虽幼，胜残致治之主也，臣安敢干正统。"儁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重，岂不能辅少主乎!"儁喜曰："汝能为周公，吾复何忧!"以阳骛慕舆根及恪辅政，乃卒。太子暐立，年十一。根忌恪，谋乱，恪诛之。

时主少国疑，诛夷狼籍，内外恟惧，恪举止自若，镇之以静，虚心待士，量才授任，人情大安。

朝廷闻儁卒，谓中原可图，桓温曰："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哀帝兴宁三年，恪与垂取洛阳，沈劲死之，略地至崤、渑，关中大震。秦主坚亦自将屯陕，以备不虞。恪谓僚属曰："吾前入广固不能济辟闾蔚，今定洛阳，使沈劲为戮，虽皆非本情，实有愧於四海。"太和元年，恪有疾，燕主问以后事，恪曰："吴王垂文武兼资，管萧之亚，若任以政，国家可安。"言终而卒。

秦王闻恪死，阴欲图燕，密遣郭辨从匈奴使者入邺。辨微以语舐皇甫真，真正色斥之。辨归，言燕政无纲，惟皇甫真不可欺，丞相评以下如发蒙耳。坚曰："六州之众，岂得无一智士。"太和二年，大司马温伐燕，郗超请举众直趋邺都为上策，次则顿兵河济，控引漕运。温不从，引至枋头，燕人大惧，谋奔和龙。吴王垂曰："臣请击之。若其不胜，走未晚也。"乃帅众五万，以申胤、封孚从，且请救於秦王坚。时温声势亦大，秦君臣皆不欲救。王猛独劝之行，曰："温才非慕容评可敌，若克燕之后，观兵崤、渑，陛下大事去矣。不如退温，温退而燕亦敝，我乃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温闻秦救至，又粮储罄竭，遂焚舟从陆道奔还，行七百里，无水。燕将争欲追之，垂戒宜缓，第以八千骑蹑其后。数日，垂曰："可击矣。"急追之及於襄邑，慕容德先以劲卒伏涧中，与垂夹击，大破之，斩首三万级。秦将苟池又邀击於谯，复大破之。

太傅评愈忌垂威名，太后亦恶垂，日夜与评谋诛垂父子。太宰恪之子楷，以告垂先事诛评等。垂曰："骨肉相残而首乱於国，吾不忍为也，宁避之於外耳。"遂与子令宝农隆及楷等奔秦。秦王坚方惮垂，不敢图燕，闻其来，大喜。郊迎，执手曰："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要当与君平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后还卿本乡，世封於燕，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如龙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将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坚曰："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且业已推诚待之矣。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以为冠军将军。初，燕求救於秦，许割虎牢以西。晋兵既退，燕人曰：行人失辞，有国者分灾救患，理之常也。秦王怒，遣丞相猛率诸将伐燕，取洛阳，攻壶关。燕太傅评将精兵三十万，惮猛不敢进。猛克壶关，所过郡邑降附，燕大震。申胤叹曰："邺必亡矣。然福德在燕，燕复建，不过一纪耳。"太和五年九月，猛入晋阳。十月，长驱围邺，号令严明，燕民按堵，更相谓曰："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猛闻之，叹曰："慕容玄恭可谓古之遗爱矣。"设太牢以祭之。十一月，入邺，执燕主暐及其百官、鲜卑四万馀户於长安，得郡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燕大史黄泓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见耳。"慕容凤年十一，父桓死难，权翼奇其才，谓之曰："儿方以才望自显，勿效尔父，不识天命。"凤厉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人臣之节。君侯之言，岂奖劝将来之义乎。"翼改容谢之，而私言於坚曰："凤慷慨有才气，然狼子野心，终不为人用也。"

晋孝武帝太和八年，秦王坚大举寇晋，八十万众俱为谢玄等所破，惟冠军垂所将三万人独全。坚以千馀骑赴之，垂世子宝劝取坚，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秦，何患不亡。吾将以义取天下，岂负宿心也。"慕容农曰："尊不迫人於险，义声足以动天地矣。"垂从坚至渑池，言曰："北都闻王师不利，轻相煽动，臣请奉诏怀辑之。"坚遣之行，权翼曰："养垂如养鹰，每闻风飚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谨其条笼，岂可解纵所欲哉。"坚不能用，翼曰："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中之变，从此始矣。"翼乃密遣壮士邀之河桥，垂竟警策，而逸至安阳，修好於长乐公丕。丕不得已，迎之入城。会丁零翟斌叛，坚驿书遣垂讨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复之志，不可复假以兵。"丕曰："吾常患在肘腋，今远之於外，不犹愈乎。"乃以羸兵给之，令苻飞龙将千人为副，以谋垂。垂行，募兵旬日，得八千人，夜袭飞龙，尽杀氐兵，而凤亦帅众击斩秦将毛当，垂济河，有众三万。农亦起兵来会。

太元八年正月，垂称燕王，大破秦兵，斩石越。越与当皆骁将，相继败没，秦人骚动。立子宝为太子，封拜王公百馀人。二月图邺，拔其外郭，丕退保中城，垂筑长围守之，关东郡县多附。三月，慕容泓起兵华阴，慕容冲起兵平阳。泓逼长安，众十馀万，遣使谓坚曰："吴王已定关东，可速备大驾，奉家兄皇帝还邺。"坚召暐责之，暐密遣使谓泓曰："吾笼中之物，又燕室罪人，不足复顾。汝勉建大业，听吾死问，即便称尊。"六月，燕将杀泓，以冲为大弟，遂大破秦兵，慕容麟亦拔常山，冲进据阿房。八月，垂解邺围，曰："吾开长乐西归之路，以谢秦王畴昔之恩。"

十年，冲称帝於阿房，号西燕，颇有自得之志，赏罚任情。时垂子柔与孙盛皆在冲所，盛私谓柔曰："十人之长，亦须才过九人。中山王岂能济乎!"五月，攻长安，坚出奔，西燕主人长安。

初，垂以乐浪王温屯中山，归附者相继，争送军粮，府库充溢，以其暇营治宫阙。又以高阳王农为幽州牧，守龙城。农招怀流散，法令宽简，流民日至。垂遂定都中山，曰："乐浪王，吾之萧何也。"十一年正月，垂称皇帝。西燕主冲大失人和，图人弑之，而立其将段随。寻又杀随而立泓之子忠，复弑忠而立河东王永。凡一岁而四易主。永乃称帝於长子，建国几二十年。燕主垂已老，范阳王德曰："永，国之枝叶，僭举位号，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垂曰："司徒意与吾同，吾虽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终不留此贼与子孙也。"遂发中山，出壶关，大破永兵，就围其城，执以归，斩之。时晋太元十八年也。 是年，又遣子宝伐魏，为魏主圭所败。垂自将袭魏平城，克之，得疾而还，卒於上谷，宝立。

先是，段后言於垂曰："太子非济世之才，辽西、高阳，陛下贤子，宜择一人。赵王奸诈，必为国患，宜早图之。"垂曰："汝欲以我为晋献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阳王德妃曰："太子不才，吾为社稷计，言之。主上以我为骊姬，何其苦哉！太子必丧社稷，范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尽，其在王乎?"宝、麟闻之而憾，至是共谋弑皇后。

无何，魏主圭取并州，拔常山，燕主子会与赵王麟相继皆伏诛。燕主屡出奔，魏克中山。燕主为其臣兰汗诱弑。子盛又谋杀汗而自立，久之乃为段玑所弑。太后丁氏，素与盛叔河间公熙通，熙乃得立。熙荒淫无度，卒为养子高云所弑，而云又为冯跋所杀。跋亦自立，燕统绝。而魏兵入中山之时，范阳王德已从滑台称南燕矣。

南燕主更名备。德复失滑台，取广固，以定都。传子超。时汝水再竭，河冻皆合，超惧，问於李宣，宣曰："渑水无冰，由逼京城，近日月也。"未几，太尉裕抗表伐之，以王镇恶为参军，猛之孙也。五月，至下邳，抵琅琊，舍辎重而进。诸将咸请不宜深入，恐燕人坚壁清野。裕曰："吾虑之熟矣，鲜卑不知远计，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敢为诸君保之。"超果尽排群议，欲纵裕入岘，以精骑蹂之。裕过大岘，燕兵不出，举手指天，喜形於色，曰："虏入吾掌中矣。"燕兵悉屯临朐，裕大破之，超单骑走，斩大将十馀人，克广固。超保小城，乞师於秦。秦遣使谓裕曰："今以铁骑十万，屯洛阳，晋不还，当长驱矣。"裕曰："语汝姚兴，我欲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取关洛。今若自送，便可速来。"秦人不敢救，遂执超，数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惟以母托刘敬宣。敬宣初以桓玄之乱，奔南燕，超厚礼之，故也。裕杀王公以下三千人，戮超於建康市，燕慕容氏亡。

玄羽逸史曰：慕容自龙骧以来，世豪东夏，其子孙俱英朗雄杰，发在童孺，天之所兴，其谁废之！太原德业迈於狐赵，吴王才器不下管萧。昔舜生诸冯，东夷之人可以其鲜卑而少之？偿恪而不死，更得明主事之，与吴王垂左提右挈，驱驾才俊，混一之业，指顾而定矣！乃吴王力足以讨评，而不为首乱；时足以取坚，而还其旧兵；威足以困丕，而开以生路，尤人所难者。至於八十之龄，取西燕如拾芥，挫魏兵如发蒙，真太原所谓命世之才也。后来亡国之主，犹自翘然，身在鼎俎，神色不变。盖先世大有功德，故子孙蹶而复奋，不若诸胡之一败涂地。予於和龙之君，独有取尔者以此。太尉裕平燕之日，欲坑广固，得韩范谏而止。呜呼！燕何罪哉！前燕开基，取之刘石。后燕恢复，夺之苻秦。燕何罪哉！而戮之若斯之惨也。太尉此举，不惟远愧三代吊伐之师，且近有怍於玄恭景略矣。惜哉！

鲜卑段氏 附

初，晋武帝太康十年，以慕容廆为鲜卑都督，鲜卑诸国惟段氏最强，廆娶段国女，生子皝及仁、昭。惠帝时，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乱，欲结援夷狄，乃以女妻段务勿尘及宇文部，且表封勿尘为辽西公。务勿尘之子疾陆眷并匹磾、文鸯、侄末抔，俱勇悍，后背浚附石勒，勒袭王浚，诸段不救，竟陷幽州，杀浚，即以浚尚书刘翰行幽州事。翰雅不欲从勒，勒还，遂归匹磾，匹磾进据蓟城。时乐陵太守邵续降勒，匹磾以书邀续同归江东，续子乂在勒所，续不顾而从之。勒围续，匹磾来救，勒引去。并州刺史刘琨志图兴复，与匹磾歃血同盟，翼戴晋室。会疾陆眷死，匹磾兴末抔相图，琨世子群为末抔所得，以群书召琨同袭匹磾，为匹磾逻骑所获。初亦无杀琨意，得潛者言而缢之，自是夷、晋多不附匹磾矣。石勒、石虎急攻之，与弟文鸯并为所执。虎先与为兄弟，欲全之。匹磾著朝服，执晋节，与文鸯、邵续俱不屈而死。末抔尽有其众，数年卒，子牙立，疾陆眷之孙辽杀而代之。慕容翰奔辽，辽爱重其才，使与弟兰攻燕柳城，大破燕兵。翰恐遂亡其国，固止勿追。咸康四年，燕主皝合兵於赵，攻段兰。兰以柳城之役，不用慕容翰之策，大败，亡渔阳、上谷、代郡等四十馀城。翰奔宇文氏，辽遂为慕容恪所执。建元二年，燕灭宇文氏，翰归，为皝所杀，段兰死於令支。段龛代领其众，因石氏之乱，奄有齐地，遣使降晋，以为镇北将军，封齐公。致书於燕主儁，非其称帝。燕遣慕容恪击之。永和十二年，恪大破段龛，兵围广固，燕诸将请攻城，恪曰："龛兵尚众，未有离心。我若尽锐攻之，杀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暂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轻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军中闻之，人人感泣。龛城中人相食，面缚出降，恪悉取齐地，段氏亡。

玄羽逸史曰：辽东西有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其初段氏甚强，慕容得其婚以为幸，故皝之母、垂之先后夫人、德之妃，皆段氏也。以强见忌，卒翦其宗。人中之雄，类不相容，自古而

然，无足怪者。匹磾、文鸯，皆有贤行，刘越石之死，非得已也。君子可以原其心，著朝服、持晋节，不屈而被杀，则志洁而行芳矣。段龛不让燕主儁而以书数其称帝，有匹磾之风，虽亡国破家，固无愧於天下后世也。晋氏诸胡，吾於段国多取之，意在此哉！

氐苻氏

苻氏，氐也，西南夷种，居略阳。先姓蒲，以其家池中蒲长五丈，五节如竹，远近咸称蒲家，因以氏焉。有洪者，以谶得名，骁勇多权略，汉主渊拜平远将军，不受，自称秦州刺史，略阳公。成帝咸和四年，赵石虎取秦陇，尽徙其大族於襄国。洪与姚弋仲同降，虎以为监六夷军事，又进龙骧将军，居枋头。赵主信谗，恶尚书朱轨，会久雨，中黄门谮轨道路不修，虎囚之。蒲洪谏曰："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不止，霁方二日，虽有鬼兵百万，亦未能去道路之泥潦，而况人乎？愿罢苑囿，出宫女，赦朱轨，以副众望。"虎虽不悦，亦不之罪，为之罢诸役，而竟杀轨。

虎死，石闵言於赵主遵曰："蒲洪，人杰也，今镇关中，恐秦雍之地非复国家之有。"遂罢洪。洪怒，归枋头，遣使降晋。穆帝元和六年，自称三秦王，以谶文有"草付者王"，而其孙坚背有"草付"字，改姓苻氏。以雷弱儿、梁楞、鱼遵、段陵为将相，获赵将麻秋以为军师将军，既而为秋所鸩，世子健收秋斩之，遣使来请命。时长安为杜洪所据，健遣鱼遵为前锋，弟雄等帅兵长驱而进。洪走司竹，於是秦雍夷夏皆赴之，遂自称秦天王，分遣使者，问民疾苦，搜罗俊异，凡赵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永和七年，称皇帝。十年二月，大司马温帅师伐秦，自统步骑四万，发江陵，命司马勋出子午谷。健遣太子苌帅众五万，拒温於蓝田。秦兵大败，温进至灞上，三辅郡县皆来降，争持牛酒迎劳，男女夹路观之，耆老有垂涕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初，北海王猛少好学，倜傥有大志，不屑细务，人皆轻之。猛悠然自得，隐居华阴。至是，披褐来谒，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徐曰："江东无卿比也。"署军谋祭酒。温竟以战不利，且粮运不继，乃还。猛辞不就。 健弟雄谦恭泛爱，遵奉法度，甚有时望，永和十年，卒。健痛惜之。雄子坚背有"草付"，名应谶文，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学多能，交结英豪，吕婆楼、彊汪、梁平老皆与之善，嗣东海王。十一年，以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等辅太子生，健卒。初，太子苌拒温，中流矢死，弟生幼，无一目，性粗暴，其祖洪尝戏之曰："瞎儿一泪，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谓健曰："此儿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家。"及长，力举千钧，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且谶文有三羊五眼，乃立之。有星孛大角，荧惑入东井，生杀皇后及太傅毛贵、尚书令梁楞、仆射梁安，以应天变。十二月，又杀丞相雷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於是诸氐离心。次年，杀司空王堕，亦云答天变。时长安大风，伐屋拔木，彊太后以忧卒。太白入东井，有司奏当有暴兵起京师，生曰："太白入井，自为渴耳，何足怪乎！"升平元年，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生乃诛太师鱼遵及其子孙。自以眇目，讳言残缺单只之类，犯者必死。常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以为乐。群臣得保一日，如度一年。

东海王坚素有时誉，与故姚襄参军薛赞、权翼善。翼等密说宜早为之计，勿使他姓得之。坚问吕婆楼，楼曰："仆刀环上人耳，不足以办大事。仆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谋略不世出，宜请而咨之。"坚见猛，如旧识，自谓玄德之遇孔明。会告天变者众，生对侍婢言："阿法兄弟亦何可信，明当除之。"婢以告坚及坚兄清河王法，法、坚夜以兵入斩生。坚以让法，法不可，坚乃去帝号，称天王，诛其幸三十馀人。大赦，改元，立子宏为太子，法为丞相，弟融为阳平公，丕为长乐公，李威为仆射，吕婆楼为司隶，王猛、薛赞为中书侍郎，权翼为黄门侍郎，与猛共掌机密。融好学，明敏过人，耳闻则诵，过目不忘，力敌百夫，骑射冠绝。丕亦有文武才干。威在生时，营护坚，且荐王猛可任国事，坚比之鲍叔牙。

十一月，赐东海王法死，而封其子阳与敷，以王猛为尚书左丞。猛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坚讨冀州牧张平，平养子蚝多力矫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坚令邓羌生擒之，以为虎贲中郎将，置左右，与羌俱号万人敌。 秦大旱，坚减膳彻乐，后妃去罗纨，开山泽之利，息兵养民，旱不为灾。特进樊世疾王猛，坚斩之，群臣惕息，遂以猛领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横，患苦京邑。猛下车，即收德，奏未及报，已陈尸於市，朝廷震栗，奸滑屏气，路不拾遗。坚曰："吾乃今知天下之有法也。"又以兼司隶校尉，时年三十六。一岁五迁，权倾内外，有毁者辄罪之，於是群臣不敢复言。匈奴、鲜卑、没奕干等，皆降。秦王亲临太学，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论议，月一至焉。

帝奕太和三年，大司马温伐燕，至枋头，燕人求救於秦，许割虎牢以西。群臣皆曰："昔桓温伐我，燕不救，今温伐燕，我何救乎！"王猛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不如与燕合兵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乘其敝

而取之，不亦善乎！”遂救燕，温败归，而燕人割地不至，秦乃谋燕，然惮吴王垂威名，不敢发。会垂被谗，与其子令、宝、隆、农及太原王之子楷奔秦，坚大喜，郊迎，以为冠军将军，又爱令、楷之才，皆厚遇之。王猛劝除垂父子，不从。

四年，坚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阳。初，慕容令为王猛署乡导、在行间，而猛临行，私诣垂饮酒，从容言曰："远别将军，何以赠我，使睹物思人。"垂解佩刀。猛至洛阳，赂垂所亲，诈为垂使者谓令曰："吾父子来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仇，秦王亦难终信，闻东朝悔悟，吾将东还，汝可速发。"令迟疑终日，竟奔燕军。猛表令叛状，垂惧走，为追骑所获，坚待之如初，且慰之曰："卿委身投朕，贤子心不忘本，各遂所志，汝何惧为。"

太和五年，王猛克壶关，太傅评将三十万众不敢进，郡县皆望风降附，燕人大震。九月，攻晋阳，张蚝引壮士数百潜入城，大呼斩关，秦兵入。邓羌部将徐成违令，猛将斩之，羌为之请，弗许。羌怒，严鼓欲以攻猛，猛赦之。羌诣猛谢，猛曰："吾试将军耳，郡将尚尔，况国家乎！"猛誓众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受爵明君之朝，称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踊跃，破釜竞进。猛望燕兵之众，谓邓羌曰："今日非将军不能克此勍敌，将军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隶见与者，公勿以为忧。"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寝帐中，兵交不出。猛驰许之，羌乃大饮，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赴燕阵，出入数四，旁若无人。燕兵大靡，俘斩五万馀人。乘胜追击，又降十万众。评单骑走还邺，秦兵长驱围之，号令严明，秋毫无犯。秦王坚亦留李威辅太子，自帅精锐十万，七日而至安阳，宴祖父时故老。 燕主暐奔龙城，坚入邺，郭庆追及於高阳，执以诣坚，封新兴侯，以猛为冀州牧、都督关东六州军事，镇邺。猛遣使循行，观省风俗，劝课农桑，赈恤穷困，收葬死亡，旌显节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除之。燕人大悦。凉州张天锡亦来称藩，东夷、西域朝贡者六十馀国。加猛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秦国大治。坚敕子宏及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初，灭燕时，申胤、黄泓皆言福德在燕，燕当复兴。及孝武宁康元年，彗出，箕尾长十馀丈，经太微，扫东井，历夏至冬犹不灭。太史令张孟言曰："东井，秦分也；尾箕，燕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扫东井，十年之后，燕当灭秦，二十年后，代当灭燕。今鲜卑布列朝廷，臣窃忧之。"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捕之不见，坚皆不以为意。宦官赵整博物洽闻，善为讽谏，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坚，坚与同辇游於后庭。整歌曰："不见雀来入鸳室，惟见浮云蔽白日。"坚改容谢之，命夫人下辇。

宁康四年，丞相猛卒，临终劝勿图晋，请渐除鲜卑、西羌。太元五年，坚迁诸氐於外郡，氐别，其父兄皆恸哭，赵整侍宴，援琴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日缓急当语谁。"坚笑而不纳。

七年，遣将军吕光击西域。十月，会群臣於太极殿，谋伐晋。权翼曰："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未可图也。"石越曰："福德在吴，且彼有长江之险。"坚曰："天道难知，计吾士卒九十七万，投鞭於江，可断其流，长江安足恃乎！且吾已内断於心耳。"阳平公曰："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隙，二也；我数战兵疲，三也。又鲜卑、诸羌，皆在京畿，恐变生肘腋。昔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不记临终之言乎？"言且泣下，亦不听。太子宏及幼子诜、所幸张夫人皆谏，坚曰："天下大事，非妇人孺子所知。"坚素性重沙门道安，安谏，亦不听。独慕容垂、姚苌劝行。遂决意大举，预以晋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先为起第。以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姚苌为龙骧将军，督梁、益诸军，谓之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此官未尝授人，卿其勉之。"窦冲曰："天子无戏言。"坚默然。

太元八年七月，发长安，坚自将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九月至项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阳平等前锋三十万至颍口，诏以谢石、谢玄、刘牢之督众八万拒之。慕容绍言於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十一月，阳平公克寿阳，梁成等屯洛涧，坚留大军后进，帅轻骑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说石等降，序私言於玄曰："秦众至诚，难与敌，今乘其未至，速击之可遂破也。"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趋洛涧，梁成阻涧为阵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军而斩成，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奔溃，赴淮水死者万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陆继进，坚与融登寿阳城，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八公山草木皆以为晋兵，始有惧色。秦兵逼淝水，玄遣谓之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小却，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坚欲使半渡以铁骑蹂之，遂麾兵使却。朱序自陈后呼："秦兵败矣！"遂退不能止。阳平公策马帅退者，马倒，晋人斩之，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自相枕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昼夜不息，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死者什之七八。坚中流矢，单骑走，以千馀骑赴垂军。

是役也，乞伏国仁叛据陇右，丁零翟斌叛攻洛阳，慕容垂叛，收兵与丁零合，绍、农、隆、楷、凤等兵俱起应垂，斩秦将毛当，又斩石越，据关东，自称燕王，围长乐公丕於邺。慕容泓起兵华阴，慕容冲起兵平阳，姚苌起兵北地。泓进逼长安，慕容麟拔常山、中山，冲据阿房，称帝。晋谢玄取河南。冲攻长

安，秦王坚奔五将山，冲入长安，姚苌执坚以归，弑之。太子宏、中山公诜、张夫人皆死。吕光归自西域，据凉州。长乐公丕称帝，竟为冯该所弑，秦苻氏亡。抱罕诸氏立秦疏属苻登为南安王，夷夏归之者数万户，乃破姚苌。闻丕卒，发哀称帝於南安，立世祖神主於军中，所为必启而后行，与姚苌相持数年，败奔平凉，亦竟为姚兴所杀。

玄羽逸史曰：蒲洪以瑞得姓，以谶得名，复以谶改姓，而健遂以谶立子。三羊五眼，几亡其国。东海大鱼，祸及遵族。幸背列草付，天启龙骧，九州之地，遂有其八。海峤献琛，越裳重译，黎庶乐业，髦俊登庸，礼备乐和，辟雍弘化，开辟以来，胡运之盛，未有若斯者也。是何成功之速哉？有王景略为之辅耳。景略之才，不下管葛，而坚举国听之，间者必死，虽名君臣，实肝胆肺腑，故景略得以尽其材。而坚亦勤政爱民，仁恕恭俭。景略死而坚渐骄，伐晋之举，急於混一，说者咸谓鲜卑西羌未之早除。不知景略若在，苌等几上之肉，何能为哉！故景略之存亡则苻氏之兴衰也。彗扫东井，天意谴告，鱼羊食人，神语谆谆。若有所以仁爱之者，益坚生平未有过举，皇穹或不欲遽弃之乎。然五将出奔，自取夷灭，以谶兴而亦以谶亡，有求之而莫得其故者。至其先，蒲长五丈，五节如竹。世岂有五丈之蒲？彼五节者，偿非洪、健、生、坚、丕，五传而遂亡哉吁！亦神矣。

卷　下

索虏拓跋氏

拓跋氏，鲜卑别种，名索头。惠帝元康间，分为三部，一居上谷，一居代郡，一居定襄。居代郡者猗卢，并州刺史刘琨表封代公，徙楼烦、马邑等地，最强盛，尽并诸部。怀帝永嘉二年，将兵二十万击刘曜，曜中七创，伏尸数百里，因大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之赤。刘琨步入营门拜谢。代公乃称王，当欲立少子比延，为长子六修所弑。子普根灭六修自立，寻卒。子郁律立。郁律西取乌孙，东兼勿吉，雄於北方，为贺傉所弑。郁律子什翼犍在襁褓，其母王氏匿裤中，祝曰："天苟存儿，则勿啼。"儿果不啼，得免。贺傉卒，纥罗立，寻出奔，郁律之子翳槐立。翳槐卒，弟什翼犍质於赵，国人欲立其弟孤。孤自诣邺迎犍，而愿以身代质。赵王虎义之，并遣归。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猗卢之政，以代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政事清简，百姓安之。世子寔卒，寔妻，贺野干之女也，有遗腹子，犍名之曰涉珪，奔南部刘库仁。库仁子显欲杀之，珪奔贺兰部，依其舅贺讷。讷弟染干忌其得众心，发兵围之，圭母谓之曰："汝欲於何置我，而杀吾子乎！"染干惭而去。

太元元年，诸部大人共请於贺讷，以归即代王位。时犍久卒，代国无主故也。珪改国号魏，以长孙嵩、叔孙普洛、张衮、许谦、长孙道生等分掌国事。初臣於燕，后见燕主垂老，太子暗弱，遂与燕绝。大破柔然，徙其部众於云中。又破刘卫辰，辰走死，诸部悉降，获马三十馀万，牛羊四百馀万。

晋太和二十年，燕伐魏，珪进军临河，与燕太子宝相拒。时垂已有疾，珪使人邀其使者，尽执之，宝等不闻起居。珪使所执使临河告曰："若父已死，胡不早归。"宝等忧恐，士卒惊扰，珪已使略阳公遵将七万骑塞其南路。十月，燕人烧船夜遁，时河冰未合，故宝不设斥候。忽暴风，冰结，珪得济河，急追至参合陂。有黑气如堤，覆燕军。沙门支昙猛曰："魏军将至之兆。"司徒德请为备，乃遣赵王麟帅骑备非常，麟亦不以为意。旦日，忽见魏军登山下临燕营，宝等大骇。珪纵击之，略阳公遵还兵，击其前，共擒杀五六万人，宝等单骑免。垂力疾，自将袭魏，克平城，过参合陂，见积尸如山，军士哭震山谷，大惭忿，呕血，由是发疾，至上谷，卒。

秋八月，魏主击燕，步骑四十万南出马邑，别遣将袭幽州。九月，取并州。初建行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拔常山，获崔宏，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掌机要。获屈遵，命掌文诰。

安帝隆安元年三月，魏主围中山，宝出奔，魏主进攻。是日，往亡，太史黾崇以为言，魏主曰："纣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兴乎！"遂克中山，置行台，得王永之子宪，喜曰："王景略之孙也。"宠任之。又置行台於邺，迁都平城，遣使循行郡国，正封域，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立官制，协音律。仪曹郎董谧制礼仪，三省郎王福定律令，太史令黾崇考天象，以尚书崔宏为总裁，尊远祖皆为皇帝，自谓轩辕之后，以土德王。分尚书为三十六曹，外署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分主之，而以崔宏通署三十六曹事。珪问博士李先曰："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遂大索遗书，送平城。晋安帝义熙五年，为子清河王绍所弑。绍母，贺太后之妹也，有殊色，魏主欲纳之。太后曰："过美必有不善。"竟纳之而生绍，凶狠无赖。时魏主饵方士丹，火发左右，莫保朝夕。贺氏失宠，子绍遂行大逆。太子嗣诛绍，即位。珪雄勇严明，威行绝域，好贤纳谏，稽古右文，但残忍多杀，故及於祸。谥宣武，庙号太祖。嗣以长孙嵩、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共听政，时人谓之八公。常有事於东庙，外夷助祭者数百国。宋高祖武皇帝刘裕受晋禅，改元永初，寔魏元明帝嗣之太常五年，史家分为南北朝，各纪元矣。

北朝魏太常七年，元明帝饵寒食散，药发，又灾异屡见，崔浩请早建东宫，选贤公卿以为师傅，左右信臣以为宾友，入总万机，出抚戎政。遂立子焘为太

子，使坐正殿，以长孙嵩、安同、奚斤为左辅，坐东厢，西面；以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官总己以听。

太常八年，元明帝殂，庙号太宗。太子焘即位，以罗结为侍中，总三十六曹事。时结已一百七岁，精爽不衰，性忠悫，使兼长秋卿，典后宫。年一百一十乃听归政，有大事，遣骑访之，又十年乃卒。光禄大夫崔浩研精经术，练习制度，常自谓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貌纤妍洁，白如美妇人，独不喜佛法，颇修养性之术，荐嵩山道士寇谦之於魏主。

神麚元年，魏伐夏，取长安，执其主赫连昌以归。赫连定走平凉，称帝，又追灭之。二年，伐柔然，群臣多不欲嗾，太史张渊等言："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崔浩曰："月食宜修刑，且月行掩昴，法曰天子当大破旄头之国。柔然、高车，正旄头也。"公卿又虑南人伺隙，浩力辨南寇必不敢动，柔然可一举而灭。往复百言，魏主大悦。寇谦之私问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诸将顾虑不能深入，使不全举耳。"

秋七月，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袭击之。纥升不设备，遂西走，部落四散。命分车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斩其众，高车诸部前后二十馀万落，皆降获，戎马百馀万匹，畜产无算。循弱水至琢邪山而还。后闻柔然骇散，无复统理，以追兵不至，乃西遁。若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魏主始思浩言，以浩为抚军大将军，常幸其家，问以灾异，仓卒进疏食必为之立。尝每指示高车渠帅曰："此人尪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然胸中所怀，乃过於甲兵。朕前后有功，皆此人教也。"

四年，立子晃为太子。太延五年，以索敞为中书博士，教贵游子弟。敞严而善诱，成立者众。又命常爽置馆於温水之右，教授七百馀人，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儒风大振。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职，以侍郎高允、张炜参典著作。

初，魏主过长安佛寺，沙门饮从官酒，魏主命搜之，大获酿具及窟室妇女。浩因劝尽诛境内沙门，焚毁佛像，塔庙无复孑遗。浩自恃才略，专制朝权，高允曰："崔君其不免乎。"魏主始命浩撰国史时，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郄标佞谄於浩，请以所撰国记刻石，以彰直笔。允曰："湛、标所营分寸，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浩竟从湛等，立石衢路，所书先世事甚详，北人无不忿恚，因共谮浩暴扬国恶。魏主大怒，收浩等於狱。时太子受经高允，为之营救，密令允异词。帝亲鞫允，允曰："浩特总裁，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让太子，太子曰："天威严重，高允小臣，迷乱失次耳。"帝再鞫允，又曰："臣不敢虚，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帝曰："直哉，此人情所虽，而允能之临死不异词，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特赦之。诣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伸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允不为。帝催切，允坚言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泣拜，乃解。帝曰："微斯人，更有数千口死矣。"於是止诛浩等百二十人，夷五族。他日，太子曰："吾欲为卿脱死，而卿终不从。帝怒不测，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史为将来劝戒，使人主有所畏。至於书国家误失，乃为史之大体。臣实与浩共为之，死生荣辱，义当一体。蒙殿下再造之恩，违心苟免，非所愿也。"太子动容称赞。允谓人曰："昔翟黑子受赃事发，吾劝之实首，黑子竟以欺罔而诛。我不奉东宫指导，恐负翟黑子故也。"后魏主亦悔诛浩。宣城公李孝伯谋议宠眷亚於浩，孝伯死，魏主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真君十一年，宋文帝用徐湛之、王玄谟策，伐魏，围滑台，魏主自将救之。十一月至鲁郡，以大牢祠孔子，仆秦始皇峄山碑。十二月，引兵南下，破兖、豫、青、冀等六州，杀掠甚惨，所过赤地无馀，春燕巢於林木，后及宋平。时中常侍宗爱用事，谮太子晃，以忧卒。晃子濬，生四年矣，魏主爱之，常置左右，而追悼景穆太子特甚。宗爱惧诛，兴安元年二月弑帝，立南安王余，自为宰相。十月，又弑余。尚书源贺、陆丽迎濬於苑中，大呼曰："宗爱弑君，皇孙已登天位矣。"众呼万岁，遂执爱，具五刑，夷三族。谥帝太武，庙号世祖。

二年，立子弘为太子。高允好直谏，事有不便，屏人极论。魏主曰："高允真忠臣，朕有过，未尝不面言。朕闻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允与游雅等同征，雅等为侯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至是超拜中书令。时魏百官无禄，允诸子樵采自给，陆丽言之，魏主亲至其家，惟草屋数间，厨中盐菜而已。魏主叹息，赐以粟帛，常呼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崔司徒每谓高生丰才博学，一代所推，但乏矫矫风节，余亦谓然。乃司徒得罪，诏旨临责，声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敷陈事理，词义清辨，人主为之动容，此非所谓矫矫乎。宗爱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此非所谓风节乎。夫人固不易知，此乃管仲所以致恸於鲍叔也。"

帝承世祖威严之后，怀辑中外，民心复安，以和平五年殂，谥文成，庙号高宗。太子弘即位，年十二，丞相乙浑谋反伏诛，冯太后称制，引高允等参决大政。允建议各郡立学，置博士生员。

皇兴元年，魏主亲政，勤於为治，赏罚严明，拔清节，黜贪污，於是郡守始有以廉洁著名者。三年，立子宏为太子，延兴元年遂传位於宏，自称太上皇。时宏生五年，而显祖好黄老浮屠，有遗世之志，始欲禅位叔父子推，君臣不可，乃传位太子。太子虽幼，有至性，魏主病痈，亲吮之。及是，悲不自胜。魏主问其故，曰："代亲之感内切於心。"上皇乃建鹿野浮

屠於苑中，与禅僧居之。时冯太后恣淫，为人发其阴事，乃密鸩弑上皇，复称制，自以失行，常夷灭大臣。高允以老告归，寻以安车征拜镇军大将军、中书监，固辞，不许，太和十一年，卒。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馀年，未尝有谴，虽处贵重，情同寒素，执书吟览，昼夜不去手，海人恂恂不倦，笃亲念故，倾家赈施，卒年九十八，赠司空，谥曰文。始颁禄於百官，诏均田，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十四年，冯太后殂，魏主行三年丧，群臣谏，皆不从。修尧、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养老於明堂。二十年，改姓元氏，初定族姓，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赵郡李为首，咸纳其女充后宫，初纳者皆为妾媵，代北则穆、陆、贺、刘、楼、王、嵇、尉八姓，勋著当代，位极人臣，一同五姓。立子恪为太子。后冯氏以淫废处后宫。 太和二十三年，自行御齐，还至谷塘原，疾甚，谓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寄，唯在於汝。霍子孟、诸葛孔明以异姓犹受顾托，况汝亲贤，可不勉之。"勰泣辞，魏主乃手诏太子曰："汝叔父清规懋德，松竹为心，吾百年后，其听辞蝉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谓勰曰："后宫久乖阴德，吾死可赐自尽，葬以后礼。"遂死。

高祖性至孝，独行三年丧，待诸弟始终无间，爱民好士，制礼定乐，卓有太平之风。彭城王勰力辞相位，魏主强留之，常凄然叹息，然清正俭素，门无私竭。北海王详密谮勰大得人情，乃诏勰以王归第，而魏主左右幸臣茹皓、赵修、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矣。永平元年，魏主因夜宴，鸩杀彭城王勰，高肇谮之也。行路士女，皆为流涕。二年，子诩生。魏故事，子为太子，母赐死。胡充华有娠，同列劝去之，充华不可，私誓曰："若幸而生子，身死不恨。"果生诩。延昌元年，立为太子，自是子立不复杀母。

四年，高宗殂，诩立，高肇伏诛，尊胡充华为太后，称制。后以其妹尚书元乂妻为女侍中。后聪悟，能文章，政事皆手笔自决。时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疏裁抑武人，羽林虎贲士聚尚书省下诟骂，索仲瑀等，以瓦石击省门，又至彝第，曳彝捶辱，焚其第。彝仅有馀息，再宿而死，远近震骇。高欢时在京师，见之，还河朔，倾赀结客，曰："魏政乱矣，财物可常守乎！"胡后尝逼淫清河王怿，使怿专政，元乂与宦官刘腾等谋诛怿，幽胡后於宫，隔绝进奉。刘腾死，禁防稍疏，诏解元乂兵柄。太后复临朝，发刘腾棺，散其骨，赐乂死，以郑俨、徐纥、李神轨为中书舍人，皆得幸於后者也。时嬖幸用事，盗贼蜂起，封疆日蹙，太后自以所为不谨，母子之间嫌疑日深。而秀容川酋长尔朱荣兵最强，官至车骑将军、六州大都督，刘贵、段荣、尉景、蔡儁、高欢、慕容绍宗皆从之。欢遂劝荣举兵清朝，魏主亦密召之。太后乃鸩弑孝明帝，立临洮王世子钊，生四年矣。荣与并州元天穆立彭城武宣王之子子攸，拥铁骑十万，长驱至洛。徐纥、郑俨亡走，太后落发出家。荣执后，并幼主沉於河阴，引丞相高阳王雍而下二千馀人皆戮之，欲谋篡位，不觉形神恍忽，乃称天柱大将军，岁庚戌，与元天穆皆伏诛。尔朱世隆、尔朱兆闻荣死，以六镇反，立长广王晔，而弑子攸于晋阳，是为孝庄帝。是年，复废晔，立广陵王恭，杀司空杨津、太保椿，夷其族。高欢立元朗，自为丞相，讨尔朱氏，灭之，废其主恭，又废朗，而立平阳王修，遂弑故主晔及朗、恭三帝。岁甲寅，适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也。

魏主修为高欢所逼，奔长安，依宇文泰。欢立清河世子善见，是为东魏孝静帝。西魏主修复与宇文泰有隙，泰鸩弑之，是为孝武帝，而立南阳王宝炬。宝炬卒，谥孝文帝。子钦立，钦废，弟廓立，是为孝恭帝。以丙子岁禅于周公宇文觉，称西魏者二十二年而亡。孝静帝以庚午岁禅於齐王高洋，称东魏者十七年而亡。

自代王猗卢建国於晋元康初，凡百年而珪入中原，称大魏皇帝。自魏太祖珪至孝庄帝，凡九主百四十年而魏分东西。分东西者又几二十年馀，而拓跋氏始亡。

玄羽逸史曰：拓跋氏以代北索头小丑，据蕞尔之地，魏晋之初，寥寥部落，仅如鼠嘷穴中耳。乃猗卢一奋，值晋室陵迟，刘越石表授代公，遂有精锐二十馀万。方曜虏盛时，而大破其兵，使曜中七创，几至擒获，尸横伊洛之野，血赭寿阳之山，可不谓雄乎！勤王之功，此为第一，所以开二百馀年之基也。什翼犍裤中馀喘，能修猗卢之业，代用以强。时东渡奄奄，而犍雄代北，无乃牛代马之谶乎。太祖珪窜伏流离，濒死不死，是天之所兴也者。殄灭大燕，尽有中原，规模措置，何逊於两汉哉。太宗守文，足为令主，而太武雄才大略，威服四夷。高宗承之以宽，显祖镇之以静，至於高祖，则彬彬乎有太平之风矣。夫子立母死，此虽胡法，而亦弗陵钩弋之故智也。胡充华何物女子，乃独不畏死，而求生男，男立而竟不死，岂非天乎。魏之社稷，卒靡於斯人手矣，惜哉！魏自猗卢来，俱残忍好杀，凡十六七传，而其主遇弑者十二，沉河者一。尔朱入洛，戮元宗过半。东西既分之后，在齐者尽灭於文宣，在周者卒殄於天元，盖天道好还不爽已。

羌姚氏

姚氏，羌也，居南安赤亭。怀帝永嘉六年，姚弋仲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户，遂降於赵主曜，封平襄公。成帝咸和三年，后赵中山公虎灭其主之族而代之。时弋仲与蒲洪俱降后赵，为六夷左都督、奋武将军。虎自立，弋仲称疾不贺，累召乃至，正色谓虎曰："弋仲尝谓太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耶？"虎虽不平，然察其诚直，亦不之罪。永和元年，以为冠军大将军。赵谪戍梁犊反，所向奔

溃，长驱至长安，众已十万。赵将尽锐攻之，大败，虎惧，命弋仲与蒲洪等讨之。弋仲将精兵八千，至邺求见，虎责让之，因策马南驰，不辞而出，击斩犊，封平西郡公。

虎死，养子冉闵灭石氏，国号魏，石祗称帝於襄国，闵攻之，急求救於燕及弋仲。弋仲遣子襄救之，诫襄曰："冉闵弃仁背义，若不枭擒，必不复见我也。尔才十倍於闵，慎毋纵之。"襄与燕大破冉闵，斩获十馀万。闵单骑走还邺，弋仲怒其不擒闵，杖襄一百。赵将刘显弑祗，弋仲曰："我受石氏厚遇，当为复仇。石氏无种矣，我何归。"遂遣使来降，诏以为车骑大将军，子襄为平北将军。时穆帝太和八年也。

二月，弋仲卒，诏襄屯谯城。襄单骑见谢尚於寿春，尚幅巾待之，欢若平生。襄博学善谈论，名重江东。时殷浩北伐，襄以燕秦方强，未可辄动，乃广兴屯田，训厉将士。浩忌之，遣客行刺，客反以情告襄，浩又阴令将军魏憬袭之。襄斩憬，并其众，而遣参军权翼使於浩。浩曰："身与平北共为王臣，平北举动自专，甚失辅车之理。"翼曰："平北英姿绝世，拥兵数万，而远归晋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辅贤明故也。今将军信谗，隙端在此而不在彼矣。"浩曰："平北生杀自由，又掠吾马，隙岂在我！"翼曰："奸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杀之何害。闻将图平北，故取马以自卫耳。"浩笑曰："何至於是。"浩遂帅众七万伐秦，以襄为前锋。襄伏甲袭之，浩奔谯城，襄济淮，屯盱眙。诏桓温讨之，襄败於伊水，匿精锐水北林中，遣使言曰："承亲帅王师，襄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伏拜路左。"温曰："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便来，何须使人。"襄拒水战，败，奔北山。襄勇而爱人，虽屡战屡挫，民知襄所在，扶老携幼，驰而赴之，温追不及。弘农杨亮在襄所相失，奔温。温问襄之为人，亮曰："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勇过之。"升平六年，襄欲图关中，进屯杏城，秦民归之者数万，遂据黄落。秦遣广平王黄眉、东海王坚、将军邓羌等御之，羌曰："襄恃勇可激而擒也。"遂以三千骑压其垒门，襄怒出战，羌佯败，襄追至三原，羌回骑击之，斩襄，弟苌降。

秦丞相王猛临终时劝秦王曰："鲜卑、西羌，我之仇雠，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不能用。"太元七年，秦王坚谋伐晋，权翼、石越、阳平公融皆以为不可，不听。融又泣言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且臣之所忧，不止於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臣惧变生肘腋。"又不听。八月，大举伐晋，朝臣皆以为不可，独姚苌与冠军垂力劝之行，遂以苌为龙骧将军，督梁、益诸军，谓之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窦冲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兆也。"坚默然。秦果大败於淮南，慕容泓兵起，坚遣钜鹿公睿讨之，以窦冲为长史，姚苌为司马。泓闻秦兵至，惧，帅众将奔关东。睿粗猛轻敌，欲驰兵邀之，苌曰："鲜卑思归，故起而为乱，宜鸣鼓摄之，将奔溃不暇，急则必致死於我矣。"睿不从，反为所杀。苌遣长史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苌惧，走渭北马苑。於是天水尹纬、尹详，南安庞演等纠煽羌豪五万馀家，拥苌为主，自称秦王，旬日得众十万。坚自将击之，苌屡败。军中无井，坚命塞安公谷，苌兵多渴死。会天大雨，苌营中水三尺，营外寸馀而已。坚曰："天亦佑贼乎！"太元十年，秦王坚奔五将山，苌围之，执坚以归，幽之別室，求传国玺。坚叱之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苌复遣右司马尹纬说坚，坚问纬："在朕朝何官？"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卿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宜其亡也。"坚数骂苌求死，苌遣人缢之，太子弘、中山公诜、张夫人皆死。

十一年，苌称皇帝。时苻丕闻变，即位，竟为其下冯该所弑。而苻登则坚之疏属也，亦称帝於南安，与苌相拒。苌获其后毛氏，色美而勇，善骑射，秦兵人，犹弯弓跨马，杀七百馀人，以众寡不敌，被执。苌欲纳之，骂苌而死。苌置酒高会，诸将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贼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苌笑曰："吾不如亡兄者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将十万众，望麾而进，前无横阵，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收罗英俊，三也；董帅大众，人尽死力，四也。朕所以能建功立业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十七年，苌寝疾，杀诸将有威名者。登闻苌病，秣马厉兵，进逼安定。苌小瘳，自出御之，登骇而还。苌夜引兵蹑其后，旦而候骑告曰："贼营已空矣，不知所向。"登惊曰："彼何人，去来不令我觉，谓其将死，忽然复至，吾与此羌同世，何其危哉！"

太元十八年，苌卒，太子兴秘不发丧，帅兵击登，杀之，即位。兴勤於政事，延纳善言，杜瑾等以论事得显拔，姜龛等以儒学见尊礼，古成诜等以文章参机密，秦国亦治。又以龟兹沙门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罗什翻译经论，大营塔寺，由是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兴宠广平公弼，弼结纳朝士，收采名誉，以倾东宫，国人恶之。时荧惑不见八十馀日，魏主召名儒议荧惑所诣，崔浩曰："春秋记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荧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间，庚午主秦，辛为西夷，荧惑其入秦乎！"后果出东井。姚弼、姚愔作乱，伏诛。秦王兴卒，太子泓立。次年，为晋义熙十二年，太尉裕篡严伐秦。八月发建康，十月檀道济克洛阳，王镇恶大破姚绍、沈田子，入武关，太尉裕率诸军入长安，秦主泓出降，姚氏亡。

秦地僭国　赫连　乞伏二氏　附

初，匈奴刘渊族子刘卫宸，拥众漠北，魏主珪击杀之，少子勃勃奔薛干部。薛干送於没奕干，没奕干以女妻之，乃臣於姚氏。勃勃魁岸，美风仪，性辩

慧，兴一见而奇之，与论大事，宠遇逾於勋旧。兴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兴不听，果叛。据朔方，自以大禹之后，称大夏天王，改姓赫连氏。击破薛干等部，其臣请定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姚兴亦一时之雄，未可图也。今专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不如以骁骑风驰，出其不意，使彼疲於奔命，待兴死，我徐取，长安在吾计中矣!"於是侵掠岭外诸城，得秦参军王买德，问以灭秦之策。买德曰："秦德虽衰，藩镇犹强，愿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为军师，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夷夏十万人筑城於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统一万方，名统万城。"阿利残忍有巧思，蒸土筑城，锥入一寸，筑者皆死，造兵器衣甲亦然，造成必有死者。

勃勃闻裕伐秦，曰："裕取关中必矣，然不能久留。若令子弟及诸将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裕果还。勃勃遣兵向长安，裕子义真归建康，勃勃称皇帝。性骄虐，视民如草芥，群臣迕视者凿其目，笑者抉其唇，谏者截其舌，而后斩之。常征隐士韦祖思，祖思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待汝，汝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墨当置我何地耶!"遂杀祖思。元嘉二年，子昌立，魏人取统万，昌走上邽。魏人尽获其王公卿将妇女以万数，马牛羊千万头匹，珍宝无算。追击昌於上邽，执之以归。赫连定称帝於平阳，复取长安。吐谷浑袭定，执之以献於魏主，夏赫连氏亡。

鲜卑乞伏氏，居陇西勇士川，有国仁者事苻秦为前将军。坚败於淮南，乞伏部叛，命国仁讨之。国仁更与之合，众至十万，据陇右，自称单于，置将相，号西秦。太元十三年，卒，弟乾归立。乾归为姚兴所破，奔亡利鹿孤，复降於秦。秦使之镇苑川，恶其渐强难制，以为主客尚书，以世子炽磐监其部众。五年逃归苑川，以炽磐镇抱罕，复称王，加焦遗太子太师，使参军国大谋，谓其子曰："焦生王佐才也，汝事之当如事我。"义熙八年，为乞伏公府所弑，炽磐讨公府而自立。十年，袭南凉，执杀秃发傉檀，并杀其子虎台。常谓群臣曰："宋虽奄有江南，忧虽雄据关中，皆不足与也。魏主奕世英武，贤能为用，吾将举国而事之。"遂遣使人魏，贡黄金二百斤，并陈伐夏方略。元嘉五年，炽磐卒，子暮末立。元嘉七年，夏灭之，西秦乞伏氏亡。

玄羽逸史曰：崤函四塞，自周秦以来，世为帝王所都，晋氏不竞，沦於左衽者百五十年。苻氏之后，又为姚苌所有。太尉裕以益世之才人秦，如风扫残叶，若能镇以数年，绥辑遗民，收其豪俊而用之，关中自安。关中安，然后据江淮之资，引梁益之粟，下函秦之甲，东向以制天下，而魏人亦且敛衽，况勃勃等辈乎！乃以河山百二之地，付之乳臭子，而又令其将帅相图，纵勃勃不来，关中亦不能守，崔浩之徒盖料之审矣。姚氏三世，最英特者襄，而仅死，此不可以成败论。弋仲诚直，有古人之风，兴能守文，又有器略，苌则狙诈之雄也，基浅本拨，何以亢宗。乃勃勃豺狼，枭獍幸免其身，雷霆且破其棺，盖神人共灭之哉。乞伏之强，本不足齿於二氏，顾所据亦关中地，为附之云。

五凉　附

前凉张轨，乌氏人，仕晋为散骑常侍。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乃求刺史凉州，用宋配、汜瑗为谋主，威著西垂。怀帝被执，遣宋配帅步二万趋长安，表请速发大军，以清中原。进太尉、凉州牧、西平公。愍帝建兴二年，卒，子寔嗣。复遣兵入援京师，闻愍帝凶问，令牙门蔡忠奉表建康劝进。太兴三年，寔为妖人刘弘等所杀，寔弟茂讨弘，诛其党与。左司马阴元等以寔子骏尚幼，立茂，茂以骏为世子。大宁元年，赵主曜帅戎卒二十八万击凉州，茂出拒之，以众寡不敌，称藩於赵。赵封茂为凉王，乃大城姑臧。二年卒，世子骏嗣。茂临终谓骏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顺著称，晋室虽微，不可悖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当以白袷入棺。"骏立，以重华为世子。　骏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远近称为贤君。西域诸国皆诣姑臧朝贡，骏遂上疏请北伐。永和元年，自称凉王。是年，卒，子重华嗣。

赵将麻秋等伐凉，重华悉境内兵使裴垣御之。张耽曰："用将不必推宿旧，惟其才耳。主簿谢艾，文武兼资，可用也。"乃遣艾以五千人出，有二枭鸣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枭者胜。"遂进，大破赵帅。秋又帅众八万来攻，围堑数重。重华遣谢艾帅步骑三万进军临河，艾乘轺车，戴白帽，鸣鼓而行。秋望见，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赴之，艾左右大扰。艾据胡床处分指挥，赵人疑有伏，不敢进，遂乘势奋击，大破之。赵人益军二万，命孙伏都会秋长驱，艾又破之。赵主虎叹曰："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众困枹罕，彼有人未可图也。"永和九年，重华卒，子曜灵嗣。庶兄张祚与嬖臣赵长深相结，谢艾被谮，出为酒泉太守。上言权幸用事，公室将危，乞听臣入侍。祚、长等矫遗令以长辅政而不召艾，祚遂废曜灵自立，杀重华妃裴氏及谢艾。河州刺史张瓘起兵，将军宋混应之，祚杀曜灵，瓘等立其弟玄靓而杀祚。瓘既杀祚，肆为苛虐，宋混因众怨杀之，而自辅玄靓。玄靓生八年矣。混忠亮质实，升平四年卒，荐其弟澄辅政。张邕杀宋澄，欲作乱，重华幼弟天锡年十五，有才气，讨邕，诛之。以天锡为大将军辅政，玄靓庶母忌天锡，天锡杀庶母及其党，并弑玄靓而自立，遣司马诣建康请命，又称藩於秦。既骤得大位，遂荒於酒色，不亲政事，又舍其嫡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为世子。太元元年，秦王坚遣将军苟苌、梁熙伐之，先使谕天锡

降，天锡杀其使者。母严氏谏，不听。乃以马建帅众二万为前锋，掌据以三万众军於洪池。建先迎降，据弗能支，大溃，西向稽首，伏剑而死。秦兵至姑臧，天锡降封归义侯，前凉张氏亡，凡九易主。

后凉吕光，亦临渭氐也。秦王坚平凉州，以梁熙为刺史。而晋太元七年，吕光已奉坚命帅众十万伐西域，大破西域诸国，威振穷荒，先世所不能臣者，皆来归附。入龟兹，据其城。城中如长安，市邑宫室甚盛，光欲留居之。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曰："此不足留，将军归，自有福地。"光乃以骆驼二万馀头载外国珍宝，驱骏马万匹，还行至凉州，梁熙谋闭境拒之。杨翰曰："光新破西域，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宜守高梧谷口，夺其水道，彼既穷渴，可以坐制，此上策也。不然，伊吾关亦可据，度此二厄，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不听。张统曰："行唐公洛，秦王介弟，有勇力，若奉为盟主，则光不敢亢。"亦不听。光初闻翰谋，不敢进，杜暹曰："熙文雅有馀，机鉴不足，可急趋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熙方遣兵拒之，其将彭济执熙降於光。光杀之，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主簿尉祐倾险好谗，乃谗杀诸名士，凉人由是不悦。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秦王坚被弑。光闻之，举军缟素，自称酒泉公，寻称三河王。次年，称凉天王，置百官，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沮渠罗仇为尚书，段业为建康太守。后三人见吕氏政衰，皆叛之。隆安三年，光寝疾，谓太子绍曰："今三邻伺隙，吾没之后，以太原公纂统六军，常山公弘管机政，汝恭已无为，委重二兄，庶几可济。若内相猜忌，祸起萧墙矣。"乃以纂为太尉，弘领司徒，诫二公以辑睦辅导太子，乃卒。吕超曰："纂久典兵，弘得众心，二人得兼将相，非少主能驾御也，不如早除之。"绍虽好读书，谦恭而文懦无断，将听之。犹豫间，纂、弘已觉，乃弑之。超奔广武，纂自立，弘欲讨之，纂竟杀弘，以妻子赏将士。侍中房晷曰："弘虽悖逆，亦陛下友慈未至，今弘妻陛下弟妇，弘女陛下侄也，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乎！"纂改容谢之，遂得抚养於宫中。

隆安四年，超自广武将兵入凉州，弑纂而立其兄之子隆，超自都督中外，录尚书事。纂后杨氏出宫，超逼取玉印，曰："已碎之矣。"后杨桓之女，有殊色，超将纳之，谓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卖女与氐，以图富贵，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遂自杀。杨桓奔河西。隆、超多杀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说秦姚兴请讨之，秦使姚硕德将兵直趋姑臧，大败凉兵，隆婴城自守。於是西凉公暠、河西王利鹿孤、张掖公蒙逊各奉表入贡於秦，凉王隆降。元兴二年，秦征吕隆为散骑常侍，以王尚为凉州刺史，后凉吕氏亡，凡二传四主。

西凉公暠，姓李氏，陇西人也，好文学，有令名。初为效谷令，温毅有惠政，北凉段业以为敦煌太守。索嗣言於业，曰："暠不可使处敦煌。"业以嗣代暠，使帅五百骑之官。暠遣宋繇逆击之，嗣败走，暠因表业请诛嗣，称凉公，是为西凉。元兴元年，西凉公闻吕隆败，降於秦。义熙十三年，卒，子歆立，以宋繇录三府事，请命於朝，诏以歆为镇西大将军。歆用刑过当，又好治宫室，於是灾异频仍，张显、氾称皆谏之，不听。北凉王蒙逊欲袭之，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潜师还屯川岩。歆闻蒙逊出，谋乘虚袭张掖，其母尹氏曰："汝新造之国，自守犹惧不足，况蒙逊非汝之敌，岂得轻为举动，非但丧师，殆将亡国。"不从。宋繇叹曰："大事去矣！"歆将步骑三万东出，蒙逊曰："人吾术中矣，然闻吾归，必不敢前。"乃诈为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将进攻黄峪。歆闻之，喜，急进都督涧，蒙逊击之，大败。或劝退保酒泉，歆曰："吾违老母之言以取败，不杀此胡，何面目见老母。"更勒兵战於蓼泉，为蒙逊所杀。蒙逊收礼凉州旧臣，以宋繇为吏部侍郎，掌选事，还姑臧，见尹氏而劳之。尹氏曰："吾老妇人，国亡家破，岂复惜生，愿请一死。"蒙逊厚抚之，娶其女为子牧犍妇。西凉李氏亡，凡二传。

南凉秃发氏，鲜卑别种也。初，吕光据凉州，称三河王，时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乌孤雄勇有大志，外虽奉光，而内实阴俟其隙，徙都廉水川，以广武赵振为左司马，曰："吾得赵生，大事济矣。"振好奇略，教乌孤据凉州。光以乌孤为益州牧，乌孤不受，自称西平王。赵振劝乌孤尽取岭外五郡，称武威王。隆安三年，武威王乌孤卒，弟利鹿孤立。义兴二年卒，弟傉檀立，以马三千匹、羊三万头献秦，求镇姑臧，姚兴许之。征王尚还，尚主簿胡威言曰："臣州僻，远仗良牧仁政，保全至今，奈何以臣等卖羊马乎。昔汉武帝倾天下之赀，开拓河西，以断匈奴右臂，今无故弃五郡忠良华族，以资暴虏，非计之得也。"兴悔之，使人驰止尚。而傉檀已军五涧，逼王尚行矣。傉檀入姑臧，宴群臣於宣政堂，仰视叹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孟祎曰："昔张文王始构此堂，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顺者可以久处。"傉檀善之。姚兴欲取傉檀，遣韦宗觇之。辱檀与宗论当世大略，纵横无穷，宗退叹曰："奇才英器，不必华夏；明智敏识，不必读书。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经之表，复自有人也。"归，言於兴曰："凉州虽敝，傉檀未可图也。"兴不听，果为所败。后辱檀以蒙逊之逼，迁乐都，而焦朗即以姑臧降於蒙逊。义熙十年，傉檀欲袭乙弗部，孟恺谏曰："今年饥馑，南逼炽磐，北忧蒙逊，百姓不安，远征虽克，必有后患，不如俟时而动。"傉檀谓太子虎台曰："蒙逊不能猝来，炽磐兵少易御，尔守乐都，吾不过一月，还矣。"乃大破乙弗等部。炽磐闻傉檀出，帅骑二万攻乐都，比傉檀归，城已陷。炽磐遣使郊迎，待以上宾之礼。岁馀，鸩之，并其子虎台。南凉秃发氏亡，兄弟相代，凡三主。

北凉沮渠罗仇者，匈奴沮渠王之后也。吕光称天王时，置百官，以罗仇为尚书，弟鞠粥为三河太守。鞠粥劝罗仇勒兵取西平，罗仇曰："吾家世忠孝，吕主虽信谗猜忍，然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已而光果杀罗仇并鞠粥。罗仇弟子蒙逊，雄杰多筹策，淑书史，以二丧归葬，会者万馀。蒙逊泣谓众曰："吕王无道，多杀不辜。我欲雪二父之耻，诸君许我乎?"众皆称万岁，遂起兵，据金山。从兄沮渠男成亦合众，共攻建康，说太守段业曰："吕氏政衰，瓦解在目，府君奈何以盖世之才，欲立功於垂亡之国。若俯临鄯州，某等愿奉以为主。"业许之，遂推业为凉州牧，而业以男成为辅国将军，蒙逊为镇西将军，称北凉，取晋昌、敦煌、张掖诸郡。蒙逊阴劝男成攻段业，男成不忍，蒙逊诈令人诬男成谋反，段业收之。男成曰："蒙逊必不利於公，不如暴男成罪恶，云已诛之，而密使男成讨蒙逊，蔑不胜矣。"业不听，杀男成，蒙逊泣谓众曰："吾兄何罪!"遂将兵攻杀段业，而自称张掖公。

义熙十三年，蒙逊诱李歆出，袭而杀之，获其母尹氏，礼用其旧臣，於是河西皆为所有，西域诸国畏之，皆诣蒙逊，称臣奉贡。时魏主珪奄有中原，威行异域，蒙逊又遣使称臣，奉贡於魏。魏主执崔浩手谓凉使曰："汝闻吾崔公乎，此则是也，才略於今无比，朕动止咨之，预陈成败，若合符契。"魏主遂遣李顺至凉。延和元年，复至，蒙逊箕坐隐几，顺正色言曰："不谓此叟无礼至此，不忧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安用见之。"握节径出。蒙逊止之曰："传闻朝廷有不拜之诏。"顺曰："齐桓一匡天下，天子致胙，命无下拜，桓公不敢失臣礼，登拜，受之。君偃蹇若此，岂社稷之福耶!"蒙逊遽起拜。顺归，魏主问凉事，顺曰："蒙逊控制河西逾二十年，绥辑荒裔，群下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终其一世。然礼者，敬之舆，敬者，身之基也。无礼不敬，不复年矣。"魏主曰："何时当灭?"顺曰："蒙逊之子皆庸才，惟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继蒙逊者必此人也。比於其父，皆云不及，殆天所以资圣明乎!"魏主悦。

次年，蒙逊卒，国人以世子菩提幼弱，立牧犍为嗣，请命於魏。魏主谓李顺曰："卿言皆验，朕灭沮渠不远矣。"牧犍立之次年，有老父授书敦煌东门，求之不获。书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张慎曰："昔虢之将亡，神降於莘，愿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不然，恐七年将有大变。"魏太武太延五年，牧犍通於其嫂而进毒魏公主，魏帝大怒，谋於左右崔浩等。浩力赞讨之，李顺以为未可，浩、顺诘难於朝，卒从浩议。魏主使穆寿辅太子监国，使将军嵇敬将精兵二万屯漠南，以备柔然，以源贺之祖曾牧河西，使贺为向导，招慰诸部，魏主自将围姑臧。九月，城溃，牧犍帅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北凉沮渠氏亡。自蒙逊称王，凡二传。

玄羽逸史曰：昔晋室多难，张轨欲保据河西，而张氏九主俱能翼戴本朝，若茂、若骏、若重华，忠孝相传，贤能为之用，故四海鼎沸，而河西小康，其永世而久也，宜哉！吕光骄虐，一传而乱，李暠乘时挟诈，段业文懦无断，及身幸矣，奚后之垂。蒙逊狡焉起疆，奸足以惑众，力足以摧邻，崛强三十载，神人先为之卜历乎？何敦煌老父之书与虢降於莘者如出一辙也。傉檀雄桀，筹略亦长，人多感慕而从之，功业未就死於暴虏，此如刘虞见戕於公孙，姚襄受戮於邓羌，要不可以成败论。夫区区河西，五凉分割，以五小郡而与中原抗衡，刘、石、苻、姚，亶亶虎视，至魏而始定，此其故何也？盖其土饶，饶则畜牧蕃；地险，险则关河隔；俗劲，劲则士卒犷悍。由是无事勤耕牧，有事便技击。又有忠孝智勇之士，起而维持。当汉之衰，马超提一旅，曹孟德几为所摧，况其馀乎？呜呼！此凉之所以为凉也。

西蜀 附

李特，巴州宕渠氏也，特弟庠、流，皆有材武，善骑射，性任侠，州党多附之。及齐万年反，关中荐饥，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汉川者数万家，道路有疾疫，特兄弟赈救之。由是得众心，流民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受流民赂，表言流民十万馀口，非汉中一郡所能容，且令就食巴蜀。及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剑阁，太息曰："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於人，岂非庸材耶!"

时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之。廞谋据蜀，遂厚遇李特兄弟，自称益州牧，置僚属，易守令。李庠劝廞称尊号，廞以为大逆，斩之，而复用特为督将。特攻杀廞，纵兵大掠。初，梁州刺史罗尚表廞非雄才，败亡可待，遂以尚为益州刺史，督广汉太守辛冉等入蜀。特闻之惧，迎献珍玩。辛冉劝尚因会除之，毋滋后患。尚不能从，仍用为将。时朝廷符下秦雍，召还入蜀流民，遣御史冯该督之。特兄弟屡为流民请缓期，兼纳赂於冯该、罗尚，而辛冉则欲杀流民取其资，与李苾其白尚设关搜索，流民遂附李氏。特为大营於绵竹以处之，与流缮甲治兵，冉、苾合兵袭其营，特发伏，大败之。遂称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与蜀民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杀广汉太守张微，又败罗尚等兵，据成都外城。蜀相聚为坞者，皆送款於特。特分流民就食诸坞，尚掩击，斩特。特子荡、雄与李流复称益州牧，击破荆州救兵，取成都。青城山处士范长生常资以军食，故其众败而复振。流死，雄欲迎长生为主，长生不可，雄乃称成都王。光熙元年，称帝，国号成，执手板郊迎长生为丞相，号曰天地大师，时年百岁，国人奉之如神。　雄后任氏无子，有庶子十馀人，群臣请择而立之。雄曰："吾兄

先帝之嫡统，有奇才大功，不幸早世，朕常悼念。今子班仁孝好学，堪荷大任。”太傅骧谏之，不从，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咸和元年，雄死，太子班立，李越弑之而立其弟期。班有贤行，蜀人惜之。期自得志，轻诸旧臣，信任小人，雄业遂衰。

初，巴西处士龚壮父叔皆为李特所杀，壮欲报仇，积年不除丧。成主期诛杀大臣，尤忌李骧之子寿。壮常不应聘，至是往见寿，寿问自安之策，壮曰：“蜀本晋民，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称藩於晋，则福流子孙，名垂不朽，岂徒脱祸而已。”咸康四年，寿袭成都，期缢而死。寿尽杀特、雄子孙而自立，改国号汉，以安车束帛征龚壮为太师，壮不仕，遗赠亦不受。 建元元年，寿卒，太子势立，杀其弟广，并杀谏臣马当、解思明。思明、当有智略，好直谏，临死曰：“国之不亡，以我数人在也。今其殆矣！”自是骄淫不惜国事，谗谄并进，刑罚苛滥，中外离心。群獠始出犍为、梓橦等郡，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四境萧条。永和二年，桓温帅师伐汉，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曰：“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李势无道，且恃险远，不设备，若以精兵万人疾趋，可一战擒也。”温拜表即行，朝议多以深入为忧，惟刘惔以为必克。或问之，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得蜀之后，专制朝廷耳。”温军至青衣，蜀诸将欲设伏以待，将军昝坚不从，引兵向犍为。袁乔劝温弃釜甑，赍三日粮，示无还心。於是温直指成都，三战三捷。昝坚闻之，亦溃。势悉众战於笮桥，矢及温马首。众惧，欲退，鼓吏误鸣进鼓，遂大破之，长驱烧其城门，汉主势狼狈出降，李氏亡，凡五主。

安帝元兴初，毛璩为益州刺史。桓玄反，璩起兵讨之，攻梁州，诛玄，自领梁州刺史，复兼益州，据蜀、巴西。谯纵有重名，为侯晖所逼，欲以为主，纵惧而不当，走投於水，晖引出而请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纵於舆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纵乃自号梁秦二州刺史。璩闻纵反，自洛城步还成都，遣参军王琼率三千人讨纵，又遣弟瑗领四千兵继琼后进。纵遣弟明子及晖拒琼於广汉，琼击破晖等，进至绵竹。明子设二伏以待之，大败琼众，死者十八九。益州营户李腾开城以纳纵。毛璩既死，纵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明子为镇东将军、巴州刺史，率其众五千人屯白帝，自称成都王。明年，遣使称藩於姚兴，将顺流东寇，以讨车骑将军刘裕为名，乞师於姚兴，且请桓谦为助，兴遣之。九年，刘裕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宁朔将军臧熹、下邳太守刘钟、兰陵太守蒯恩等，率众二万，自江陵讨纵。初谋元帅，佥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反隶焉。龄石次於白帝，纵遣谯道福重兵守涪。龄石师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纵遣其大将军侯晖、尚书仆射谯悦屯平模，夹岸连城，层楼重栅，众未能攻。龄石谓刘钟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将由内水，故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军逼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正可因其机而攻之，势必当克。克平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虚实自见，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馀人，因为蜀子虏耳。”从之，翌日，进攻，皆克，斩侯晖等。於是遂进，纵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纵乃出奔，其尚书令马耽封仓库以待王师。及龄石入成都，诛纵同祖之亲，馀皆安堵，使复其业。纵之走也，先如其墓，纵女谓纵曰：“走必不免，只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纵不从，投道福於涪。道福怒谓纵曰：“大丈夫居如斯功业，安可弃哉。今欲为降虏，岂可而得。人谁不死，何惧之甚!”因投纵以剑，中其马鞍。纵去之，乃自缢。道福谓其徒曰：“吾养尔等，正谓今日蜀之存亡，实系在我，不在谯王。我尚在，犹足一战。”士咸许诺，乃散金帛以赐其众，众受之而走。道福独奔广汉，广汉人杜瑾执之。朱龄石徙马耽於越嶲，追杀之。耽之徙也，谓其徙曰：“朱侯不送我京师，灭众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绳而死。须臾，龄石师至，遂戮尸焉。终晋之世，李氏之后，谯氏再乱，旋亡。

玄羽逸史曰：李特兄弟虽包藏祸心哉，令处置得宜，不过雍梁间一大侠。饥民流寓，何代无之，备御之策，发赈之政，殊未之闻，而顾使特小惠得行，盖已倒持太阿之柄矣。朝议纷纷，独云无使入剑阁，不知纵入剑阁者谁也。既纵之入，又驱之出，司马氏之远略，一至是乎！当其凭高抚膺，叹刘禅之庸材，是高隼解其条笼，巨鱼舍之大壑，况有赵廞授以兵柄，辛冉激而成乱，罗尚首鼠进退，李苾、冯该前后纳赂，是拱手而授之以蜀也。贤哉，龚壮，可谓智士，忠孝两全，蜀人不多得也，仇耻既雪，荣利亦远，壮一出而李氏有亡形矣。夫特、雄皆不御之才，乘机际会，凭恃天险，且难永世，不知谯纵何所能为，而敢效井蛙之鸣，奋螳臂之勇，以抗衡於中国也。呜呼！徒苦生灵耳。

南北朝杂记

[宋]刘 敞撰 刘后滨整理

《南北朝杂记》一卷，北宋刘敞（一〇〇八——一〇六九）撰。刘敞，字原父，北宋著名史学家。该书杂记南北朝和隋唐间人物的言行趣事，重在孝行、才略、口辩等方面，可补正史及《资治通鉴》之不足，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此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

庾 诜

齐新野庾诜，少孤，以读书自业。元象算数，皆所妙绝。武献公萧颖胄，疾笃，谓诜曰："推某历数，当无辜否？"答曰："镇星在襄阳，荆州自少福。明府归终于乱代，齐名伊霍，足贵子孙，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尧舜，恨不见清廓天下，息马华山也。"歔欷而终，果如其言。颖胄，赤斧之子。

张 畅

宋张畅常奉持观音。南谯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锁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释之。

萧献明

齐松滋令兰陵萧献明，母患病积年。献明昼夜祈祷。时寒冻，献明下泪，凝结如箸，额上叩血，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献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见。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病即愈。

解叔谦

齐雁门解叔谦，征为朝请，不赴。母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颡祈福，闻空中云："得丁公藤为酒。"便差访医，及本草，无识者。乃崎岖求访。至宜都境，遥见山中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怆然，以藤与之，并示其渍酒之法。叔谦受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疾便愈。

宗元卿

齐南阳宗元卿，有至行。早孤，为母所养。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乡里宗敬，率号宗曾子。

匡 昕

齐庐陵匡昕，隐金华山，服食，不与俗人交。母亡已经数日，昕奔还号叫，母便苏。孝感致也。

曾康祖

齐扶风曾康祖，母患乳痈，诸医不能疗。康祖乃跪，以两手捧乳，大悲泣。母痈即愈。

斛斯丰乐

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乐。武卫斛斯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上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

齐明帝

齐明帝尝饮食，捉竹箸，谓卫尉应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恶，往诰流言，象箸豢腴，先哲唾诫。今睿情冲素，还风反古，太平之迹，唯竹箸而已。"

甄 彬

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苎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苎，於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之有也。"辄以金之半仰酬，往复十馀，坚然不受。因咏曰："五月披羊裘，负薪岂拾遗金也。"彬后为郫令，将行，辞太祖。时同列五人，上诫以廉慎。至于彬，独

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诫也。"

高 允

后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韬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经史。神嘉中，与范阳卢元、赵郡李灵、博陵崔鉴等，以贤俊之胄，同被诏征拜中书侍郎，领著作。与崔浩同撰书，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见原宥。性清俭，虽累居显贵，而志同贫贱。高宗幸其宅，惟草庐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之清贫，岂有此乎！"赐之粟帛。

长孙道生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代人。性忠谨俭素，虽为三公而居处卑陋。出镇之后，子颇加修葺。及还，叹曰："吾为宰相，无以报国，负乘是惧。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宅为。今强寇尚游魂汉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乎！"乃令毁之。时人比之晏婴焉。

李 崇

北齐顿丘李崇，陈留公诞之子。高祖时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槌鼓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时除扬州刺史。崇明察审奸，奸邪惮之，号曰卧虎。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曰："卿州复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在廉让之间。"上称善。后除梁州刺史。

张 融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郎中纬之孙。融神明俊爽，机辩如流。尝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融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融善草隶，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庾杲之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之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

王 俭

齐王俭字仲宝，金紫僧绰之子，侍中昙首之孙。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岁与凡童有异。尝为五言诗曰："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敛衽归山丘。"故论者以宰相许之。后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诣俭求官。俭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之。帝常幸乐游宴，群臣奏乐。帝曰："好音乐孰与朕同?"对曰："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俭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惟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摛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摛乃命左右抽簟制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负之而趋。"

周 颙

汝南周颙，隐居钟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啖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颙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颙历中书侍郎。

王 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问弁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彼所献，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知。且将信誓，有时而爽。而駉駉牧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虚为之名，当是不习水土。"融曰："周穆马迹遍周天下，若骐骥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蹶。"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名其优劣，聊以相访。若于千里必至，圣主将驾之鼓车。"弁不能答。

李 膺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时李膺?"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

商 铿

东郡商铿，名子为外臣，外臣任为廷尉评。铿人谢恩。武帝问："卿名子外臣，何为令其人仕?"铿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上大悦。

萧 琛

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琛尝于御座饮酒于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伏受酒。琛历尚书左丞。

崔 光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怿。崔光名子曰

励、劼、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旁皆有心，卿儿名旁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上大悦。

陈元康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时人谓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

李 谐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嶷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辨。为黄门侍郎，除名。作《述身赋》，其略曰：独浩然而任已，同虚舟而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类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邺下，岂是测影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迁邺？"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圮耿。贵朝何为而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服。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王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

卢 恺

礼部尚书范阳庐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酥，水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恺，中书监子刚之子也。

卢思道

武阳太守卢思道，常晓醉於省门，见从侄赉，赉曰："阿父何处饮来，凌晨嵬峨？"思道曰："长安酒二百价不嵬峨，何嵬峨！"赉，燕郡公景仁之子，中书侍郎景裕之犹子，位历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

阳 玠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机辩。尝谓玠曰："君阳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菹！"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而太仓令张策者，在云龙门与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太子洗马兰陵萧诩，爽俊有才辩，尝谓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放欢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问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宝物。"定州人以绫绮为宝，徐州人以鱼盐为宝。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为宝？"答曰："刺史严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宝也。"邕有愧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弩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弩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怃然不能对。

陆 琇

后魏东平王陆俟，代人也，聪悟有才略。子馛，有父风。高祖文见而赏之，谓朝臣曰："吾尝叹其父知过其躯，此逾于父矣。"为相州刺史，迁太仆。馛子琇，年九岁，馛谓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吾今年老，属汝幼童，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馛奇之，立为嫡。

萧遥欣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少有神采干局。为童子时，有一小儿左右弹飞鸟，未尝不应弦而下。遥欣谓之曰："凡戏多端，何忽弹！此鸟自云中翔，何关人事。"小儿感之，终身不复从弹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

谢 庄

宋谢庄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黄门思之孙。美仪容，善谈论，工书，属文，好言玄理。少为文帝所赏，帝一见之，辄叹曰："蓝田生美玉，岂虚也哉！"庄代颜峻为吏部尚书。峻容貌严毅，常有不可犯之色。庄风姿温美，人有喧诉，常欢笑答之。故时人语曰："颜吏部瞋而与人官，谢吏部笑而不与人官。"庄迁中书令、侍中，谥曰宪庄。家世无年五十者，庄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沦，并知名。

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千载已来，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见乃不异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代推其骁果，以为关张不过也。

谢　朓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沈　约

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讫。"

王　勃

唐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人谓之腹藁。

高　昂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训。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东魏末，齐神武起义，昂倾意附之，因成霸业。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为诗，雅有情致，时人称焉。常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曰："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又有征行诗，曰："陇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顷之，其弟季式为齐州刺史，敖曹发驿。以劝酒，乃赠诗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馀篇甚多，此不复载。

刘献之

后魏刘献之，少好学，尤精诗传。泛观子史，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少也。"又谓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时人有从之学者，献之曰："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人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倘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屦从师，止可博闻强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吾丘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呜呼！先达之人，何自觉之晚也！"由是四方学者慕之。叹曰："吾不如庄周、樗散远矣！"因以疾辞。

卢景裕

范阳卢景裕，太常静之子，司空同之犹子。少好简默，驰骋经史，守道恭素，不以荣利居心。时号居士焉。初，头生一丛白毛，数之四十九茎。故偏好老、易，为注解至四十九而卒。小字白头，性端谨，虽在暗室，必矜庄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对，有若严宾。历位中书侍郎。

沈　约

梁琅琊王筠，幼而清颖，文采逸艳，为沈约所赏。及沈为尚书令，筠为郎。谓筠曰："仆昔与王、谢诸贤为文会之赏，自零落以来，朽疾相继，平生玩好，殆欲都绝。而一文一咏，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复遇盛德。昔伯喈见王仲宣，叹曰：'此王公之孙，吾家书籍万卷，必当相与。'仆虽不敏，请慕斯言。"每商榷书史，评阅篇章，毕夜阑景，以为得志之赏。筠历位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

孔稚圭

齐会稽孔稚圭，光禄灵产之子，侍中道隆之孙，张融之内弟。稚圭富学，与陆慧晓、谢沦为君子之交。圭不乐世务，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历位太子詹事。赠光禄大夫。

李元诚

北齐赵郡李元诚，钜鹿贞公恢之孙，钜鹿简公灵之曾孙。性放诞，不好世务，以饮酒为务。为太常卿，太祖欲以为仆射，而疑其多酒。子骚谏之，元诚曰："我言作仆射不如饮酒乐耳！爱仆射宜勿饮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及孙腾，尝诣元诚。其庭宇芜旷，环堵积圯。在树下以被自拥，独对一壶，陶然乐矣。因见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布褥质酒肉以尽欢意焉。二公嗟叹，各置饷馈，受之而不辞，散之亲故。元诚一名元忠，拜仪同，领卫尉，封晋阳公。卒，赠司徒，谥曰文宣。

陶宏景

丹阳陶宏景，幼而慧，博通经史。睹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迁奉朝请。永平中，谢职隐茅

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也。雅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上庶，禀道服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穆公。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设宝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忏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

萧　特

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遂过其父。"

徐文伯

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有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问文伯，文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补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学行，不屈公卿，不以医自业，为张融所善。历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留一胡芦子，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呻吟，声甚凄苦。秋夫问曰："汝是鬼也，何所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是鬼，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刍作人，按孔定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四处，又针肩膁三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一人来谢曰："蒙君疗疾，复为设祭，除饥解疾，感惠实多。"忽然不见。当代服其通灵。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视之，曰："此发瘕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

羊元保

宋文帝善奕棋，尝与太平羊元保棋。元保戏赌，得宣城太守。当敕除，以为虚受。

孙伯翳

齐太原孙伯翳，家贫，常映雪读书，放情物外，栖志丘壑。与王令君亮、范将军云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职相处。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宜怡神养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以不堪，予亦未能也。"

湘东王绎

梁湘东王绎，博览群书，才辨冠世，不好声色，爱重名贤。与河东裴子野、兰陵萧子云为布衣之交。

张　融

宋张融尝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下，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太祖尝面许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太祖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融与弟宝积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触忤宸扆。"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

何承天

宋东海何承天，徐广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迈。诸佐郎并名家少年，颍川荀伯子嘲之，尝呼为妳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子，妳母何言耶!"

刘　绘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郅类所居名秽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答曰："未审孔某何阙，而居阙里。"绘叹其辞答。

徐孝嗣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时法云师在萧寺，日夕各游。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嗣尝谓法云曰："法师常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

沈文季

齐太祖之为齐王也，置酒为乐。清河崔思祖侍宴，谓侍中沈文季曰："羹脍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脍中乃是吴食，非卿所知。"思祖曰："哭鳖

脍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士。”帝称美，曰：“莼羹颇须归沈。”

沈昭略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遇琅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约，景文之子。

胡谐之

齐豫章胡谐之，初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语傒语，音不正，乃遣宫内数人至谐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问谐之：“卿家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傒语。”上大笑，遍向朝臣说之。谐之，历位度支尚书，豫州刺史。

梁 武

梁高祖尝作五字叠韵，曰：“后牖有榴柳。”会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吴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叹苏姑枯卢。吴均沈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

徐 摛

梁侍中东海徐摛，散骑常侍超之子也。博学多才，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一人病痈，曰：“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又曰：“户上悬帘，明知是箔。鱼游畏网，判是见罾。”又曰：“状非快马，蹋脚相连。席异儒生，带经长卧。”摛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萧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

徐 陵

北齐使来聘梁，访东海徐陵春秋。陵曰：“小如来五岁，大孔子三年。”谓七十五也。

李 谐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郊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馀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渡，尽在江外。”

周 捨

梁汝南周捨，少好学，有才辩。顾谐被使高丽，以海路艰，问于捨。捨曰：“昼则拨日而行，夜则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从风不足为远。”河东裴子野在宴筵，谓宾僚曰：“后事未尝姜食。”捨曰：“孔称不彻，裴曰未尝。”一座皆笑。捨学通内外，兼有口才。谓沙门法云师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师何以捉输石香炉。”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贫道何为不执输？”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谓之曰：“卿名子客，思归之传何其太速！”客曰：“吾名子客者，所以将命四方，礼成告返，那得言速。”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门重公接恕曰：“向来全无菹□□□。”恕父名谐，以为犯讳，曰：“短发粗疏。”重公曰：“贫道如发，□□门种类，以君交聘二国，不辨腠谐。”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既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

陆 乂

北齐散骑常侍河南陆乂，黄门郎卬之子也。卬字云驹，而又患风，多所遗忘。尝与人马，曰云驹。有神符者，尝带符与人渡漳水。至，失符。又笑曰：“刘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陆乂名马作云驹。”

刑子才

北齐中书侍郎河东裴袭。袭字敬宪，患耳。新构山池，与宾客宴集，谓河间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莱。”蓬莱，裴聋也。故以戏之。敬宪初不悟，于后始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反户，高则无害。公但大语，袭亦何嫌。”

北齐王晞

齐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府祭酒卢思道禊饮晋湖，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责？”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晞好文酒，乐山水，府寮呼为方外司马焉。及孝昭立，待遇弥隆，而晞每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之烂熟耳！”

李驹駼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赵郡李驹駼曰：“赤也何如？”驹駼曰：“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驹駼时接客。

卢思道

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

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水，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又卫尉卿京兆杜台卿，共中兵参军清河崔儦握塑，曰："十子成都，止赌一雉。"卢思道曰："翳成都不过一雉。"儦又谓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觉。"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动蛰。"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泽之孙也。散骑常侍陇西辛德源谓思道曰："昨作羌妪诗，惟得五字，云卓陂垂肩井，苦无其对。"思道寻声曰："何不道黄物插脑门。"思道常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骞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骞应声曰："公既姓卢，是卢令之裔。"

徐之才

齐西阳王高平徐之才，博识有口辩。父雄，祖成伯，并善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徵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复为汝公，在三之义，须居其两。"孝徵，仆射莹之子。之才尝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

陆　操

隋屯兵尚书河间陆操，无姿貌，有口辩。尝新婚，太子少保赵郡李□谓之曰："屡逢射雉，几度启颜。"操曰："息妫二子，不言不笑。"

薛道衡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麦，粥食之。谓卢思道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高　爽

高爽，辩博多才。时刘蒨为晋陵令，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蒨为县，蒨追迎，赠遗甚厚，悉受之。答书云："高晋陵自答。"或问其故，曰："刘蒨迎晋陵令耳，何关爽事。"稍迁国子助教。孙挹为兰陵县，爽又诣之，挹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题鼓而云："身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挹体肥壮，腰带十围，故以此激之。

刘　祥

东莞刘祥，恃才傲物。尝谓一驴曰："汝努力。如汝辈，已为人仆矣！"复作连珠，讥讽朝廷。寻被诛。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为幼帝。狂暴，恣行诛戮，出入无度。从者并执铤矛锥锯自随。有忤意，击脑椎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馀皆帝杀之。子孙无在朝者。

高　洋

北齐高洋，以光武中兴，为诛刘氏不尽。於是大诛诸元，死者千馀，弃之漳水。有捕鱼者得爪甲，为之元郎，渔人不忍食之。唯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诛。峦以其女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得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复杀之。自是元氏子孙，老幼贵贱无遗矣。

罗织人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昼卧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倒压床。

萧惠达

北齐平原太守兰陵萧惠达，腰带为鼠啮。杨遵彦以俗事戏之，曰："当迁官。"未几，除家令。寻失职，鼠复啮其靴。遵彦曰："当复得官职。"惠达曰："鼠便为吏部尚书，何关人事。"

北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中，翔州府门无故有小儿脚迹。及拥土，为城雉之状。察之，乃狐媚。是岁安南正起兵于北翔。

五代新说

[唐]徐　炫撰　刘后滨整理

《五代新说》二卷，唐代徐炫撰。徐炫，唐高宗咸亨年间（六七〇——六七四）担任史官。该书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代史实，分门别类为三十篇，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

原　序

余咸亨之始著作东观，以三馀之暇，阅五代之书。后与好事者谈，或以叙存录目，余搦管随记疏之，因而诠次，遂加题目，名曰五代新说，三十篇，分为两卷。

梁高祖武皇帝（姓萧，讳衍，字叔达），初为雍州刺史，举义兵。齐东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齐禅。魏叛臣侯景来降，以为河南王，领寿阳。景与弟犹子临贺王正德。及围台城，城陷，孙永安侯入见帝。帝曰："可一战否？"曰："不可。"叹曰："得既自我，失亦在命，不豫子孙，夫复何恨！"景幽帝于宴居殿，绝膳而崩。立太子为简文帝（讳纲，字世缵）。景幽帝于永福省。少帝引笔自叙曰："有梁王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数至于此，命也何如。"作五言诗曰："天道何茫昧，方途那可相。凤飞逢鸟弋，龙行会鱼纲。"又曰："宝剑还藏狱，神龙逐陆居。有意聊思勿，无情堪著书。"景燕帝，帝知不免，因大酣醉。后以土囊加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栋为太子，俄而篡位。湘东王命太守王僧辨、司空陈霸先击景，破之。诛景，即位为元皇帝，都郢州。魏军围城，帝登城楼观战，为诗曰："落星依远戍，斜月半平林。徵兵资琰玉，垒鼓□□金，单醪投百米，芳饵下千寻。从军所以□，□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杀。将奔，为诗曰："长夜无岁月，安知秋与春。原陵五杏树，空得动耕人。"又曰："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嵩里，终非封禅时。"太尉与司空定议，以帝第九子承制，迎还京师，为皇太子。太尉与北齐通好，司空惧其有变，袭杀之。太子是为敬帝（讳方智，小字法真）。帝即位，封司空为陈王。陈王受禅，以弟为江阴王。

陈高祖武皇帝（姓陈，讳霸先）。即位三年，崩。兄子临川王嗣位，是为文帝（讳旧，字子华）。七年，崩。是为废帝（讳绍宗）。二年，废。文帝弟安成王立，是为先帝（讳赞）。十四年，崩。太子立，是为后主（讳叔宝）。六年，隋灭陈，以后主皈，封长城王。后主惑于张贵妃，常居内游宴，不关政事。故隋师至而莫察。济江陵诗曰：故乡一水隔，风烟两岸通。望极青波里，思尽白云中。

北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讳欢，字贺六浑，渤海人）归魏，拜晋州刺史，进渤海王，位相国。崩。赠齐王，谥献武。嫡子嗣位，是为文襄帝。文襄帝立，追尊高祖为神武皇帝。文襄帝（讳澄，字子惠）嗣位，进位相国。齐王将受禅，为食奴兰荆因进毒食，次崩。谥文襄。太原公嗣位，是为文宣。文宣进位，追尊曰文襄皇帝。显祖皇帝（讳洋，字子进）嗣位相国、齐王，受魏禅。十年，崩。太子立，是为废帝（讳殷，字正道）。即位，从父常山王废帝自立，是为昭帝（讳演，字延安）。一年，崩。徵弟长广王立，是为武成帝（讳湛）。四年，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崩。太子立，是为后主（讳纬，字仁纲）。十二年，周灭齐，以后主归长安，封温公。为诗曰：龙楼绝行迹，凤阙永无因。独知明夜月，遥想邺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讳泰，字黑獭），魏进位太师。崩。谥曰文公。嫡子嗣位，是为闵帝，后追尊为文帝。闵帝（讳觉，字陀罗尼）。嗣位大冢宰，封周。寻受魏禅。依周制摄天王。先帝犹子为冢宰（名护，即晋阳公），执政。以帝受禅。至是，废帝，立帝兄宁都公为天王，是为明帝（讳毓万字法突）。三年，冢宰鸩帝，崩。立帝弟鲁公，是为武帝（讳邕，字妙罗突）。诛冢宰。十八年，崩。太子立，是

为宣帝（讳赟，字乾伯），称天元皇帝。二年，崩。太子立，是为静帝（讳衍）。以清公辅政，进为清王。二年，禅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姓杨，名坚，本姓普六茹氏），受周禅。二十四年，崩。太子立，是为炀帝（讳广，小字阿摩）。十二年，幸江都。宇文化及弑帝于温室。大唐平江南，谥曰炀。

梁武帝两髀骈骨，项上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所居之室，常有云气。人或遇者，体辄肃然。梁元帝背有黑子，相者曰："此大贵之兆也。"

梁武帝张太后忽见庭前菖蒲花，左右无见者。取吞之而孕焉。

齐神武少时，梦履众星而行。曾与同志数人猎于迥泽，泽中茅屋有犬出，噬杀鹰。帝射犬。有三人出，将辱帝。有老母，两目盲，匍匐而出，曰："何敢与太家争！"三子乃止。母言善相暗相。诸人皆云："卿相而已。"至帝，曰："贵不可道。"去数百步，还顾，无所见。齐文宣帝鳞身鱼踝，曾见天开。晋阳有沙门，乍愚乍智，呼为阿秃师。帝与诸童儿见之，历问禄位。至帝，无言，而指天。

周文帝母王氏孕，梦抱子升天，才上至天而坠。故帝未受禅而崩。背有黑子，宛转若龙覆之形。手垂过膝，而有紫光。陈武帝初梦天开数丈，有四朱衣人捧日令上吞之。及觉，腹中犹热。

隋文帝生于冯翊般若寺。有尼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以俗间处之。"乃自抚养。皇妣曾见帝头生角，身有鳞。起，骇而堕地。尼自外至，曰："已惊我儿。"帝额有五柱人项，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梁太子在，率更徐公摛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众皆奔散。摛嶷然曰："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景乃下拜。梁吴兴太守张公，乘侯景使人说之，乃斩之。连击景，景益兵攻城。城陷，戎服坐厅事，临之以刃，终不为屈而死。

梁沈中丞俊见侯景，景怒，横刃于膝，瞋目叱之。俊正色谓景曰："举兵向阙，赦过结盟，血未乾而又翻背。死生有命，岂畏逆臣之刀乎！"不顾而去。景后竟杀之。

北齐东雍州刺史傅公复，周武帝破齐，遣其子招慰之。答曰："此儿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愿斩之号令天下。"及至，高河郡公问至尊所在。曰："已被执入周公。"乃大哭，入厅事，前，北面哀号。然后出降。周帝执其手曰："朕平齐，惟见公一人。"

梁袁光禄昂，母忧，将柩过江，而遇风骇。乃缚衣着柩，誓同沉溺。馀舟皆沉，唯独获全。梁孔金紫体源至孝，每见父手所写，必哀恸流涕。梁刘洗马邑，七岁时，见诸州即泣。母以其畏惧，怒之。答曰："儿早孤，不及识父。闻诸州相似，以故中悲。"因而歔欷，母亦悲恸。

梁陶黄门季直，五岁丧母。母在时，染衣于外。后赎归，抱之号泣。闻者酸感。

北齐赵郡公高献，生三旬而失父。及数岁，读《孝经》至资于事父，则流泣。及丧母，举声则绝，遂长斋骨立。

周幽公文广，患疾经年。母李氏亦以成疾而殁。公居丧，委惙而终。时为诔：母为子殂，子为母死，孝慈之道，极于一门。

北齐李中散岳弟庶为临漳令，以讼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百，死临漳狱中。中散痛之，终身不经临漳。居弟丧，不许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袁氏。

北齐王侍中琳，败于寿春，为陈所杀。故吏仓曹朱瑒与陈徐仆射书，曰："庶孤坟既筑，或非负王之燕。丰碑式树，时留堕泪之人。不使寿春城下，唯传报葛之夫，沧洲岛上，独有悲田之客。"徐义之，领琳首葬之于八公山侧。

北齐王侍中纮侍宴，文宣帝饮酒，曰："快哉，大乐！"侍中曰："亦有大苦。"帝云："何？"曰："长夜荒饮，亡国灭身，所谓大苦。"帝默然。

隋大将军贺公若弼，会突厥来，赐射，一发中的。文帝曰："非弼，无能当之。"命公，公拜而祝曰："若赤心奉国，当一发破之。如其不然，发不中也。"一发破的。帝大悦，曰："此天赐我也。"

陈博士长议，论议温雅。后主于东宫造玉柄麈尾。初成，曰："虽多士如林，堪捉者，独长议耳！"便以授之。令讲老庄文于钟山开善寺。命讲，索麈尾。麈尾未至。敕取松枝以属议，曰："可代麈尾。"即后之一故事耳。

隋二刘生（大刘名焯，河间人；小刘名炫，信都人），结盟为友，好学不倦。虽衣食不继，澹如也。著《五经义疏》，诸论古今滞义，前贤不通者，大刘生皆明之。明人伏其精博。小刘亦亚之，故称二刘。

陈徐仆射陵，文变旧体，多有新意，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初使于齐，齐人留之。致书杨仆射愔曰：“晨看旅历，心起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杨越。朝千悲而掩□，□□□而回肠。何必走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白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路孤坟，恒表乡思之梦。”仆射言而得还。

隋国子房博士时远，炀帝曾问：“天子有女，乐否？”朝臣不对。远乃进曰：“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乐，著于雅颂。”帝悦。

梁王丹阳昕，侍宴，高祖问曰：“朕有无？”答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上称善。

梁柳吴兴恽，少时，高祖问：“读何书？”答曰：“《尚书》。”又问：“有何美句？”应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高祖称善，诏尚公主。

周韩大将军梁，有勇略。破稽胡，胡惮其劲捷，号为著翅人。太祖曰：“著翅之名，宁减飞将？”

周蔡少保祐，与齐转战。齐人有厚衣长刀者，直进。其十步一发，殪之，后有战，被明光甲，所向无敌。齐人谓之铠虎。

隋右屯卫麦将军铁杖，初在陈，以骁勇闻。日行百□里，走及奔马。以为盗，被俘，为官户，配执金。每罢朝，往南随州行劫，明旦及牙阵。帝知而不罪。入隋，屡有军功。及征辽，谓医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叶灸頞，瓜带喷鼻，疗黄不差死儿女子手乎？”遂死于辽东。

北齐将军彭乐，从神武帝与周文帝战于沙苑。入深被刺，肠出不尽，截去复战。

隋折冲郎将沈光，被仕陈，入隋。骁捷绝伦。禅定寺幡竿高十丈，适悬绝断非力所及。光日衔绳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乂，透空而下，以掌抠地，倒行十数步。观者惊骇。征辽东，上冲梯十五丈。城上竞系之而坠。未及地，得过垂絙，接而复上者数四。帝召下，大悦，即为折冲都尉。

梁左率侃，有客失火，烧十馀物，并金宝。闻之，初不佳意。客惧走，追而慰之。

北齐兰陵王长恭，朝退而出。仆从尽散，惟有一人与之独还，无所质问。

梁昭明太子统，性爱山水。游圃汎舟，数请奏女乐，久而不答，徐而咏大中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惭而止。

梁徐仆射勉，曾有乘夜求官，正色曰：“今夕正好谈风月，不宜及公事也。”

梁江会稽革，代还，唯乘一舸，偏欹不得安卧。或曰：“舸偏济险，宜以重物均之。”既无物，及于西陵岸，取石十馀段以实之。

隋房司隶彦谦，清介。曾谓其子曰：“人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

梁吏部郎奉，幼时祖母集诸孙，散枣栗于床上，皆争之，而独不取。问之，答曰：“不敢自取，当待赐。”中表异之。

周绥德陆公通，禄散之亲故，家无馀财。常曰：“凡人患贫而不贵，不患贵而贫也。”

梁陶黄门季直，叹曰：“仕至三千石，始愿毕矣，无为久预人间事。”病归。

陈孔晋陵英，单舸临郡，俸禄恤孤。郡中大悦，号曰神君。

隋齐周赵别驾轨，代还。父老泣曰：“公清若水，请酌一杯奉饯。”受而饮之。

北齐陆法和，初隐于江陵。及侯景反，将任约攻江陵。梁元帝时镇江陵，令兵随法和拒之。至赤沙湖，法和不介胄，沿流而下。乃曰：“彼龙正睡，吾军之龙甚跃。”即命攻之，约大败，逃窜，不知其处。法和曰：“吾先于此洲建一刹，虽名为刹，其实贼标。当往取之。”约果抱刹仰头出鼻。就而擒之。

侯景既破蜀贼，当至，俄而武陵王起兵于襄阳。城北大树下掘得一龟，长尺半。以杖叩之，曰：“汝出入不能已数百年。不逢我者，岂见天日！”后文帝疑其为人，遂还京，白垩涂门，著粗布衣，大绳束腰，危坐终日。天保中归国。死后屋壁破落，其下有书，曰：“十年天子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递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两天共五年。”说者谓娄太后生文宣帝、昭帝、武陵帝。文宣十年，其子废帝百日，昭帝一年。武陵传位后主，共五年焉。

隋安平公宇文恺，迁东西两都，皆云经始。以炀帝北巡，欲夸戎狄，作观风殿。殿上容侍卫数百人，离合为之，施轮轴推移，忽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炀帝大悦。

梁曹江州景宗，乘车按部。谓左右曰："我昔在乡里，骑马快如龙，拓弓劈历声，箭如饿鸠叫。平泽逐鹿，耳后生风，鼻头出火，不知老之将至。今来作贵人，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悒悒使人无气。"

梁陶隐居弘景，少时得葛洪神仙传，尽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天见白日，不觉为远。"遂居句容之句曲山，云是第八洞天，名金陵华阳之天。自号华阳隐居。性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先，隐居母梦青龙自怀而出，并见两天人执香炉诣之。已而娠，生隐居，遂贞隐。与齐宜都王善，王被诛，梦来告别。因访幽中事，遂著梦记。

陈徐仆射陵母臧氏，梦五色云化作凤，集在肩。已而诞之。实志师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长，才学过人，目有青睛，时人以为聪明之相。

沈麟士幼俊敏，七岁听叔父岳言玄，宾散，言无所遗。岳拊其背曰："斯文不坠，其在尔乎！"张永为吴兴守，请麟士入郡。沈闻郡后有佳山水，乃往。停数月。

建康实录

[唐]许　嵩撰　常伯工　李小树整理

《建康实录》二十卷，唐许嵩撰。作者生平不详，仅知为玄、肃宗时人。今人张勋燎有《〈建康实录〉及其成书年代问题》一文（见张著《古文献论丛》），考证颇多收获。本书记述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六朝均建都建康，因以为书名。此书前十卷用编年体，而后十卷用纪传体，并以史注的形式，保留了部分异说和相关材料。重点考察古迹，引据广博，可补正史之缺。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证。有清光绪甘氏刻本、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本、上海古籍本等。此次整理以甘氏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序

司马子长善叙事，古称良史。然班固嫌其疏略，是非颇谬于圣人，言论数篇，以为所蔽。嵩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始自吴起汉兴平元年，终于陈末祯明三年。而吴黄龙已前虽引汉历二十余年，其实吴之首事。及晋平吴太康之后三十余载，复涉西晋之年，洎琅琊东迁，太兴即位元年，始为东晋首年。东晋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禅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禅于齐。齐七帝，二十四年而禅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陈。陈五帝，三十三年止隋开皇元年。陈建首号，梁之末年。梁称元年，齐之季年。齐初即位，宋之余年。则四家终始共用三年，而吴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晋革吴之年，并吴首事之年，总四百年间，著东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实录》。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者也。

吴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实建康宫三百二十一年。

卷一　吴上

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为秣陵，吴改为建业，晋愍帝讳业，改为建康，元帝即位，称建康宫。五代仍之不改。故其书举南朝之事。

建业者，古之金陵地。案：《周礼》牵牛婺女之野，《尚书》禹别九州，曰淮海惟扬州，分为越国，立为扬州，此则扬州之分域（《春秋元命包》曰："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立为杨山。"又云："厥土下湿，而多生杨柳，以为名。"其地北壕淮，东距海。颜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与洛下耳。"）。

昔周太王长子太伯与次弟仲雍让少弟季历位，俱奔江南，百姓从而君之，自号勾吴。太伯所筑勾吴故城，在梅里平墟，今常州无锡县东三十里，故吴城是也。太伯卒，无子，百姓共立仲雍为君。仲雍已下，至周章四代，皆君于吴。武王克纣，因而封之，故春秋时其地属吴。自周章以后十八代，吴王夫差即位，无道，立二十三年，当春秋鲁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为越王勾践所灭，其地乃属越。案《周书》元王四年，即越王勾践四年，当春秋之末，越既灭吴，尽有江南之地（越王筑城江上镇，今淮水一里半废越城是也。案越范蠡所筑城，东南角近故城。望国门桥西北即吴牙门将军陆机宅，故机入晋作《怀旧赋》曰："望东城之纡余"，即此城。在三井冈东南一里，今瓦棺寺阁，在冈东偏也）。勾践后七代，一百四十三年，越王无疆即位，元年当周显王三十六年。越霸中国，与齐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其地又属楚，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

楚威王后一百一十余年，当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兼诸侯，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案，《秦本纪》：渭

南、河上、中山、颖川、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琊、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平原、云中、太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已上三十六郡也），以金陵为鄣郡，于故鄣属今吴兴郡，浙江以东为会稽郡。楚亡以后一十三年，当始皇三十六年，始皇东巡，自江乘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其淮本名龙藏浦，其上有二源。一发自华山，经句容西南流；一发自东庐山，经溧水西北流入江宁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其二源分派屈曲不类人功，疑非秦始皇所开。古老相传方山西渎江土山三十里，是秦始皇开。又凿石硊山西而疏决此浦，后人因名秦淮也）。乃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秦之秣陵县城，即在今县城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故城是也。秦乃罢周时诸侯，置郡县宰守，以秣陵属鄣郡。

汉武帝元封二年，废鄣郡，置丹阳郡，而秣陵县不改，始放虞舜，置一十二州刺史，以领天下诸郡，则《虞书》所谓咨十有二牧，扬州是其一焉。自汉初置扬州，治无定所（案，《舆地志》：汉扬州初理历阳，后理寿春，灵帝末时扬州刺史刘繇为袁述所逼，又徙曲阿也。云云）。晋永嘉中，王敦始为建康，创立州城，今江宁县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即吴时冶城，东则运渎，吴大帝所开，今西州桥水是也（案，《晋书》：孝武太元末会稽王道子为扬州刺史，治东第，时人呼为东府，因号此城为西州。故《传》云东府、西州是也。桥逼州城东南角，因以为名焉）。王莽改丹阳为宣亭郡。后汉初，还为丹阳郡，郡治于宛陵，统一十七县。而扬州因汉不改，所统六郡，为九十二县也（案，前汉初置丹阳郡，即治宛陵。于潜、江、乘、春毅、秣陵、故鄣、句容、泾县、石城、胡熟、陵阳、芜湖、黟、溧阳、末城、丹阳、歙县等一十七县。后汉仍之不改，州所领郡亦依旧焉）。

吴太祖上

太祖大皇帝姓孙氏，讳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人也。其先出自周武王母弟卫康叔之后，武公子惠孙曾耳为卫上卿，因以孙为氏，春秋时孙武为吴王阖闾将，因家于吴，帝乃孙武之后也。

祖钟，父坚（案，《祥瑞志》：钟家于富春，早失父，幼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俭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曰："此山下善，可葬，当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许，顾见我等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返顾，见三人并成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及坚母孕坚，梦肠出绕吴阊门，以告邻母。母曰："此梦安知非吉祥也?"）。坚生，容貌奇异，仕汉为破虏将军、长沙太守。灵帝末，董卓作乱。坚乃自长沙举兵讨卓，破卓军于阳夏。长驱入洛，修祭汉陵庙，屯军城南，甄官井，上见五色气，使人入井，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龙一角缺（案，《后汉记》云：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投于井中，其缺者，是汉元后为王莽逼夺掷玺于地而损之也）。后征刘表于荆州，为江夏太守黄祖伏兵杀之于岘山，兄子贲于坚丧还葬曲阿，收其众归袁术于淮南（案，《英雄记》与此说不同，云：坚以汉初平四年正月七日讨刘表，为表将吕公引兵缘山向坚，坚寻山讨公，公兵士下石中坚，应时死。《别传》云：坚攻荆州，刺史刘表使江夏太守黄祖拒于楚、邓间。祖使将士伏射杀坚于岘山中。二录差尔。坚字文台，少为县吏，年十七与父钟并载，经钱塘匏里，遇海贼胡玉劫南人物于匏里岸上分之。坚望之而启父曰："彼可取。"因登岸，遥指挥处分，似部领。番贼见大惊，将有军众，遂散走。坚独追一骑，收财物而还）。坚生四子，策、权、翊、庠（案，《志》：孙坚生五子，策、权、翊、庠，吴氏所生，仁即戏子。策时年十七，父亡后往见广陵人张纮咨世务事，言雪先君之耻于黄祖，词切意正，涕泣横流。纮心奇之，助成其事，策因委以母及诸弟，径往寿春见袁术，垂涕而言："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同盟结好于南阳，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察其深诚。"术甚异之，以其父众千人配焉。表为汉折冲校尉，使破庐江太守陆康，时汉献帝兴平元年也。明年冬，术以策为殄寇将军。初，袁术表策舅吴景为丹阳太守。及术据寿春而扬州刺史刘繇走渡江，遂逐景奔历阳。策因咨术征繇，领兵千余，骑数十疋，宾客乐从者数百人，兴平二年十二月发自寿阳，比至历阳，众已五六千。济于横江，大破刘繇牛渚营，追败繇于曲阿，转斗千里，郡县归伏。遂东破严白虎于会稽，白虎走，义士许昭匿之。程普请讨，昭策曰："有义于旧君，有诚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遂舍昭，引军屠东冶。白虎降，杀之。改置官吏，镇于会稽。破太史慈于泾口，复任之。以舅吴景复领丹阳太守，南讨豫章、庐陵，定之。时袁术将僭大号于江北，策乃使张纮为书绝之，自领会稽太守，以张昭、张纮等为腹心谋主，遂调时节贡赋于汉。曹操乃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策虽外见受官，内怀三分之计。及袁术败死，其部曲将术家属归庐江太守刘勋。策既定江东，遂引兵与周瑜西渡袭皖城，大破刘勋于庐江，取袁术乘舆百工器物而归。以李术为庐江太守，守皖。初，荆州刺史刘表使黄祖子射来救刘勋，策转破射于西塞之水，而追杀其将刘虎、韩晞于沙羡县，还定豫章。走华歆，以从兄贲领豫章太守，留贲弟辅将兵住南昌。策谓贲曰："僮芝自署庐江太守，见今据豫章，是扼其咽喉而守其门户也。但当伺其形便，因令国仪杖兵而进，一举可定矣。"策《江表传》，后孙质闻僮芝病，

即如策计，引周瑜上巴丘外为形势，遂与其弟辅进庐陵而据之)。时曹操既扼袁绍而不能禁，因与策为好，以弟女配策小弟庠，复为子章取策从兄贲女为夫人。

建安五年四月，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阴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于会稽，图取策。策密知之，讨登，至丹阳，闻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将欲谋渡江迎献帝。初，吴郡太守许贡见策英杰，乃表"策勇盖天下，骁雄似项羽，请朝廷征入，不然必为后患"。策微知，使人遮得其表，而召贡责之，令武士绞杀。及此，兵屯江上，因出猎，马骏，去从骑远，为贡客许昭伏刺之，伤面。时琅琊道士于吉有道术，往来吴中，言事多验，诸将委策拜吉三分之二，策恶之。既至丹徒，责其水旱事，诛吉。自后每独坐，常见吉在左右。及许昭所伤，治疮方差，策性刚，取镜照面，见所伤疮，乃怒曰："大丈夫将建功业，而令面如此，遂掷镜大叫，疮裂而死，时年二十六（案，《搜神记》：既杀于吉，每照镜见吉在其中，顾而不见，如是再三。因掷镜大叫，疮裂。须臾而死也)。以后事付弟权，托长史张昭、张纮辅佐之。临终顾谓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言终而卒。

权临丧未及息，张昭谓权曰："夫为人后者，贵能负荷先轨，克昌堂构，以成勋业。方今天下鼎沸，豺狼满道，此宁哭时？犹开门待盗，未为仁也。"乃改权服，扶上马，使出巡行军伍（案，《江表记》：坚为下邳丞，生权，广颡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必有大贵。随兄策征伐，每立奇谋，策顾权谓众曰："此真诸君将军也。")。是时，吴始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等郡，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客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权既统事，以周瑜、程普、吕范等为爪牙，将军鲁肃、诸葛瑾、步骘、陆逊为腹心宾客，招延英俊而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使太史慈镇海昏，韩当、周泰、吕蒙为剧县长。

建安六年春，策所置庐江太守李术闻策死，遂不从命，乃与权书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还。"权怒，自征之。枭首，屠其城，徙其部曲二万人从东渡江。

八年，以弟翊代吴景领丹阳太守。

九年，大会僚属，以事诛沈友。友字子正，吴人也。弱冠好学，博闻明赡，善文词，多有口辩。时人以友笔妙、舌妙、刀妙，三妙过人。权至吴，征礼之，共论王霸大略，当世之务。友性忠謇，立朝正色，为众所毁，权亦以终不为己用，故杀之。

十年，春，往椒丘，使都尉贺齐讨上饶，分置建平县。是岁，丹阳都尉妫览、郡丞戴员等与边洪谋杀太守孙翊。翊妻徐密与翊亲近孙高、傅婴等谋览、员伏刃杀之，尽诛其党，以览、员首祭翊墓。

十一年，建昌都尉太史慈卒。 慈字子义，东莱黄人。少好学，仕郡奏曹史。会郡与州有隙，曲直以先闻者善。时州章已去，郡守甚恐，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选行，怀郡章，晨夜取道，到洛阳，诣公车门，见州吏，给而取章，因得毁之。说吏与俱亡，出城潜还，通郡章。慈由是知名，既而避州隙，之辽东。北海相孔融闻名义之，馈其家，问讯老母。及黄巾贼围孔融，母急召慈还，令救融。慈单行径至都昌，伺隙入见融，言老母感遇之意，请以求外援，无损府君之兵以却贼。因而开城诡习马射，伺贼之懈，便突围出，求救于刘备，以解都昌之围而还。启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报孔北海也。"后扬州刺史刘繇渡江，慈随之曲阿。会孙策讨繇，慈单骑出候，卒遇策于神亭，策从韩当、宋谦、黄盖等一十三骑。慈便前独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来，乃解。与繇俱奔豫章，道自芜湖，亡入山中，称丹阳太守，立屯府于泾县，寻为策所破，执之，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也？若卿尔时得我何如？"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天下之事，当与卿共之。"拜门下都督，从还吴，迁折冲中郎将，深委任之，每与计议。闻刘繇死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谓慈曰："刘牧往责吾为袁氏攻庐江，其意颇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数千人，尽在公路。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在公路，求索故兵，再往才得千余人，乃令孤攻庐江，尔时事势，不得不为行。但其后不遵臣节，自弃作邪僭事，谏之不从。丈夫义交，苟有大故，不得不离。孤初交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今刘公丧亡，恨不及其生与论辩之。且儿子在豫章，不知华子鱼待遇何如，其部曲复依随之否？卿则州人，昔又从事，诚能往视儿子，并致孤意于部曲。部曲乐来者便与俱来，不乐者且安慰之，并观子鱼所牧御方规，视庐江、鄱阳之民亲附之否，卿手下兵，所将多少，自由意。"慈对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待遇过望。古人报生以死，其于尽节，没而后已。今此使行，不宜多兵，数十人自足往还。"左右闻策使慈，皆密谏慈难测，遣之非计。策曰："诸君语皆非也，孤料详矣。太史子义虽勇烈，非纵横人也。其心有士谟，义重然诺，一意许知己，死生不相负，诸君勿忧之。"自出饯于阊门，把腕别曰："何时当还？"答曰："不过六十日。"如期归告于策曰："子鱼非筹略之才，但自守而已，今庐陵、鄱阳皆不受子鱼之命，海昏上缭，约有六千余家，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尔，发召一民不可得。"策抚掌大笑，遂有并兼之心。乃拜慈为建昌都尉，治于海昏焉，督诸将以拒刘表从子磐。慈身长七尺七寸，美须髯，蝯臂善射，弦不虚发。尝从策讨麻保，贼于屯里缘楼上行骂，以手持楼棼，慈引弓射之，矢贯手著棼。围外万人莫不称善。曹操闻其名，遗书以箧封之，慈发省无所道，但贮当归。及权统事，以慈能制刘磐，专委南方之事。卒时年四十二。

十二年，太夫人吴氏薨，合葬高陵。夫人吴郡钱塘人，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求而娉之。夫人初孕策，梦月入怀，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怀，以告坚。坚曰："日月，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后坚薨，夫人家于舒，抚育孤幼，严于母训。及策统众，夫人助治军国，至多补益（案，《吴书》：坚汉初平四年薨，兴平元年策见袁术，计坚亡时策年十六也）。策功曹魏滕有罪，将欲杀之。时左右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杀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见汝祸及，当先投此井。"策大惊，遽释滕罪。夫人智略事多如此，存下甚得众心。临薨，引见张昭、张纮等，属以后事。

秋，鄱阳有山贼彭虎等聚党数万，使将军董袭讨之。袭身长八尺，武力绝人，声发若雷，贼帅望旗散走。

十三年，春，征黄祖于江夏，屠其城邑，生获祖，枭首于军门，虏其男女数万口而归。分歙置始所、新定、黎阳、休阳，以六县为新都郡。秋，曹操征刘表于荆州，时表已死，子琮举荆州降。时刘备自袁绍南连刘表，在荆州，操既平荆土，因追破备，备走当阳。操乃多修船舫，遗书于权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召示群臣，张昭等议，皆劝权迎之，鲁肃窃谏不可。时命周瑜使鄱阳，行途未远，请追瑜，任以军事。权召瑜，瑜还，意与肃同，权廷论未能决，因起入，周瑜趋后，密说权曰："今拒操，破之必矣。若破操，天下可鼎峙而立，荆州上流当吴有也。"权许之，乃密使鲁肃上往观衅。肃至，遇备已败，遂便止，传权意，见备于当阳长坂，切陈成败事势，将合谋以拒操。权始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案，《地志》：吴大帝亲自吴迁朱方筑京城，南面、西面各开一门，即今润州城也。因京岘立名号为京镇，在建业之北，因为京口。或云汉时已有京口，未详。案，《史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渡江，使赭衣三千凿朱方京岘山东南陇，因名丹徒。今润州见有徒儿浦，即始皇将徒人过此浦因名焉）。备乃使诸葛亮诣权，权乃使周瑜、程普将兵二万随亮与备南拒操，权自将中军一万继之。瑜以黄盖为先锋，取艨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灌以鱼膏，裹以帏幕，上建旌旗龙幡。前遣书报曹操，绐其欲降。时东南风急，因取草舰最著前，系走舸于后，中江举帆俱前，操军士皆延颈观望。去北军二里余，同时火发，火烈风猛，船往如箭，悉烧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飞埃张天。瑜率轻锐，雷鼓同进，大破曹操军于赤壁江口。操走仅获免，北归，留曹仁守江陵。瑜与程普等追破仁军于南郡，瑜为流矢中其右胁，疮甚，卧。仁乃勒兵逼，瑜乃自起，舆行军阵间。仁闻，收军退走。权以瑜领南郡，镇江陵。

十四年，权居京口。刘备诣京口见权，求荆州。周瑜闻之，密上书谏留备处于吴。莫遣还。时彭城太守吕范进说权曰："刘备虽穷迫见归，得雨非池中物，请及今困留之。"权不纳，遥表汉以备为荆州牧，使治公安。自饯备于江上，观望久之，谓备曰："孤与公扫清逋秽，迎帝定都，事宁之日，愿与公乘舟游沧海耳。"备对曰："此亦备之志也。"（案，《刘备传》：备既辞，谓左右曰："孙车骑精爽周赡，其难为下，吾不得再见之矣。"遂日夜兼行上公安也），时曹操闻权以荆州资刘备，大惧，方作书，不觉笔坠于地也。

十五年，分豫章置鄱阳郡，分长沙置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治于陆口。以南中郎将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杀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以徇诸郡，表士燮交址太守兼左将军，南士宾服，自此始也。

是岁，偏将军，南郡太守、都亭侯周瑜卒。瑜字公瑾，庐江舒城人。少有姿貌，与孙策同年。策父坚初起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瑜见策善相友待，推道南大宅舍之策，升堂拜母，有无与同。及策领父众将东渡至历阳，瑜从父尚为丹阳太守，瑜往省之。策驰书报瑜，瑜将乡里数人候策，策大喜，遂共定江东诸郡。累迁至江夏太守。从征克皖城，因得桥公二女，皆国色，策纳大者，瑜纳小者（《江表传》：策尝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为婿，亦足欢矣。"）。及权统事，太夫人敕权以兄事瑜，拜中护军。时权位在将军，诸宾客为礼尚简，惟瑜独尽敬而执臣节。性度恢廓，权甚委之。与张昭等共掌众务，大小关之。及镇江陵，闻益州刘章为张鲁侵寇，乃自诣京说权进取蜀："得蜀，使鲁肃固守其地，北与马超结援，瑜与将军还据襄阳，以蹙曹操，北方可图。"权许之。瑜归江陵，治行，道病卒于巴丘，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流涕而言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赖焉！"及丧还，自至芜湖迎之，丧事费度，一为供给。著令曰："故将军周瑜宾客皆不得问。"瑜有二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修尚公主，拜驸马都尉（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必知之。知之必顾。时人语曰："曲有误，周郎顾。"瑜常有恩信著于吴中，人皆呼为周郎也。案，《江表传》：程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之，普后自敬服，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其谦让服人如此。初，曹操闻周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之，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之。干有容仪，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间，莫与为对，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耶?"干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问，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乎?"瑜曰："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入，设酒食，毕，遣之出，就别馆。后三日，瑜请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凡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

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存，吾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干但笑，终无所言。干还，称瑜雅量高智，非言辞所间。魏人多之。瑜威声既著，刘备、曹操互疑谮之：“瑜筹略万人英也，观其器度广大，恐不久为人臣。”曹操亦有书与权云：“赤壁值军疾疫，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权终委信无别）。

十六年，权始自京口徙治秣陵。

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号石头，改秣陵为建业。是岁，初作濡须坞于江西，以拒曹操。时操以步兵号四十万，列营出濡须口，权以七万当之。使甘宁夜突入操营，斩数级而还。操军大骇，军中鼓噪。权闻笑曰：“足以惊老子否？聊复观卿胆耳。”

十八年，权自与操相持于濡须，使将军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夜入中洲，权使将军严圭、朱桓等率水军击破之，枭其将诸葛虎，并首虏三千人而还。权数挑战，操坚守不出，权乃乘轻舟入濡须，操军士以为挑战，欲击之，操不许，曰：“此孙权欲观吾军部伍也。”敕左右严仗不得妄动。权行五六里，回作鼓吹而归。操见权舟船器械整肃，嗟曰：“生子当如孙权，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案，《魏书》：孙权乘大船来观曹公军，曹公使弓箭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乃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匀船平，乃回。此说不同）权乃为书与操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别纸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乃引还。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掠，征令内移。人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权又征皖城，取之，获太守朱光。魏军尽退，克宁江表，而扬州所统丹阳、吴兴、新都、东阳、临海、建安、豫章、鄱阳、临川、安城、庐陵、南郡等一十四郡，合一百四十八县。

是岁，刘备入蜀，定益州，使关羽镇襄阳。

二十年，权使诸葛瑾往诣备，求荆州，备不与。权征之，置南三郡守，使吕蒙讨定其民，蜀将关羽尽逐出之。权大怒，自上镇陆口，使汉昌太守鲁肃南讨。时曹操又入汉中，备惧操逼，遂遣使与吴求和，乃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属吴。冬，折冲将军、升城督甘宁卒。宁字兴霸，临江人也。少为吏，轻财重士。尝聚健儿年少，好持弓弩带铃，民闻铃声，即知宁来也。出入陆则连骑，水则轻舟，与人相遇，待之甚厚，乃与交欢，不尔即放而夺之。自刘表败归吴，周瑜荐之，以骁果从。权尝曰：“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可以敌也。”

二十一年，权自陆口引兵还合肥，营于津北。魏遣将军张辽拒之，久不战，权乃撤军。过津南，自留千人殿后，与军将举酒乐饮。前部渡将欲尽，辽知之，密使人断桥，以轻骑来袭。权策马至津桥，桥南已拆丈余，给事谷利在后，令权持鞍缓控，利加鞭助马势，遂得超渡。魏人追逼之，利与别部司马凌统以死苦战，身被数疮，贺齐等回军津南，列阵以待之。权既免，至大军，垂泣啮指出血，以为终身之戒。封谷利等为都亭侯。张辽素不识权，权去后因得吴降人问云：“向者紫髯将军长上短下者，是何人？”答曰：“孙将军。”辽惋愕久之，举军叹恨。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祥诣曹操诈降，将谋息兵。操信之，使修好结婚。

是岁，偏将军、都亭侯凌统卒。统字公绩，吴郡余杭人也。年十五，以父功举为别部司马，摄领父兵。尝有宴会，部下将陈勤性刚勇，饮酒使气，凌轹一座。统面折之，勤怒及其父母，统流涕不答。罢出，勤于道又凶悖辱统，统不能忍，引刀砍勤，数日乃死，时人多之。每随权征伐，从陆口还合肥，率左右苦战，免权淮北之难而还。悲痛亲近者皆没无返者，权引袂拭面曰：“公绩，亡者已矣，但使卿在，何患无人。”因留之，常使出入卧内。统为人性好接物，亲贤爱士，轻财重义，有国士风。年二十九卒，权闻之惊起，哀不自胜，使张承作诔致祭。有二子列、封，皆幼弱。权收养于宫中。年八九岁，令葛先授书，十日一教乘马射，呼为“吾家虎子”。

二十三年，权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虎伤马，长史张纮执辔谏曰：“足下继父兄之业，不宜轻脱，逞英雄于猛兽，万一不虞，则大事去矣。”权乃止。秋，横江将军、益阳侯鲁肃卒。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生而失父，家富于财，常散以赈穷乏，结豪士，得乡邑之心。时庐江周瑜为居巢长，闻之往求资粮，肃时有米二囷，各三千斛，直指一囷与瑜。瑜益奇之，乃结侨、札之交。袁术闻而征之，肃见其无纲纪，乃就周瑜于居巢，相与携老弱渡江，住曲阿，见孙策英杰，遂定议共事之。策死，权统事，周瑜乃荐肃才宜佐时。权引肃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日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遗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汉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自无嫌也。”权甚重之。及曹操破荆州，军势盛，群臣议多劝迎之，惟肃与周瑜不听，立计破操，定荆州。后周瑜向江陵，道疾笃，上表以肃自代，进奋武将军，封邑、兵仗、器械、部伍尽瑜之旧属焉，改授横江将军。在荆州，甚得物情，众至万余，肃为人方直严毅，寡于玩饰，内外节俭，治身整齐。在军手不释卷，善属文，思略弘远。卒时年四十六。权举哀素服，蜀诸葛亮闻之，亦发哀三日。

二十四年，秋，权表汉天子，自率陆逊、吕蒙等西征关羽。至大桑浦，拜吕范为建武将军，领丹阳太守，封宛陵侯，使镇建业，谓之曰：“前从卿言，无今日之劳也。今当取之，卿好为我居守也。”八月，刘备称汉中王。冬十一月，大破关羽，定荆州，释魏

将于禁囚，归之。羽退守当阳麦陵城，请降，权召太史吴范问之。范曰："彼有走气，言降诈耳。"密使潘璋等径路邀之，令朱然纳降。觇者还曰："关羽已遁去。"范曰："虽去不免。"权曰："何时得之？"答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待之。及日中，不至。范曰："尚未正中。"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是日，潘璋部将马忠擒羽及子平于章乡，还诛之（案：《虞翻传》，关羽既败，帝令翻筮之，得《节》之《临》，曰："不出三日，当断其首。"果如其言。帝谓翻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也。"案，《蜀志》：关羽字云长，河东解人也。与张飞共事刘备为御侮者也）。汉天子以权为荆州牧、领车骑大将军，封南昌侯。权遣梁禹人贡于汉，以观曹操。

是岁，南昌太守、孱陵侯吕蒙卒。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小江南依姊夫刘当，年十五六，每随当征讨，其母不许，答曰："贫贱难可居，设有功，当得富贵。且不探虎窟，安得虎子！"母听之。后因袁雄见孙策，策奇之，使居左右。及权统事，张昭荐之，从征黄祖，立功拜横野中郎将。与周瑜追曹仁，仁围甘宁于夷陵，急，蒙说瑜进解宁围，先遣三百人寨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及破仁，仁夜遁走，遇寨道，皆舍马步走，蒙蹙之，获马数百疋。拜偏将军，镇上屯。时蜀将庞肃举军来附，周瑜表分其兵与蒙，蒙上书劝权，来归者宜益不宜夺，权从之。时上屯戍将徐硕、宋芝等二人皆死，子弟小弱，权以其众并付蒙，蒙因陈其功劳，不可弃废，宜立其子，乃择师傅训其子弟，天下义之。后代鲁肃领汉昌太守，屯陆口。权因上陆口与议，令北取徐州，以广疆埸。蒙曰："此计未当，纵得徐州亦不能守，不如西取关羽，以据长江。"权从之。竟破羽，定南郡，进封孱陵侯。遇疾，权使舁入宫内，自医之。每为不食，又不能频见，恐其起动，常穿壁伺之，见少可，则喜笑，如不能，则悲不自胜。治护万方，募国内有愈蒙者，赐千金。蒙为人不怀宿怨，如有仇隙毁嫌者，皆擢用之。性不好书，权常使人劝令学问以自益。年四十，卒于宫中。权哭之恸，置守冢三十家，助田五十顷，子霸袭爵。初，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策，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率数十万众水陆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则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陈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又，子明少时，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长，学问开益，筹略奇正，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吾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内不能辩，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位，改汉建安为延康元年。秋，魏将梅敷使南阳长史张俭送款，以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五千家归附，权纳之。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

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阳郡，自宛陵理于建业。

二十七年，夏，四月，刘备称帝号于蜀，即黄初二年也。时权在公安，闻之，自公安下都鄂，改鄂为武昌。召问知星者，将定三分之计。五月，甘露降于建业。秋，八月，城武昌，下令诸将出人从兵仗以自防。冬，十一月，魏使邢贞至，册命权九锡，为吴王。贞入国门犹乘车，军师张昭怒其无礼，责之曰："君谓江东无寸刃可为法耶？何轻慢之甚！"贞遽下车，拜谢。群臣见册命至，议以为宜称汉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昔沛公亦受项羽封为汉王，此盖时宜尔，复何损也？"遂遣中大夫赵咨使魏。魏文帝问曰："吴王何等主？"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军，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又问："吴王颇知学乎？"答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在经略，脱有余暇，博览史籍而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又曰："吴可征乎？"咨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又曰："吴难魏乎？"咨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又曰："吴如大夫者几人？"咨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辈，拨群驱队，不可胜数。"文帝善其对，厚礼之。咨还说权曰："臣观北方，终不能守盟，朝廷承汉四百之余，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人。"权纳之。拜骑都尉。

是年，刘备怨杀关羽，大举兵自来伐。至巫山，诱武陵五溪蛮夷反。权使大将军陆逊拒之，南郡太守诸葛瑾时驻公安，使人送笺，论是非以解于备。或有谗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陆逊知之，表明瑾无此，宜散其意。权书报逊曰："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也，非道不行。玄德昔遣孔明至，孤语子瑜：'卿与亮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子瑜答孤云：'孔明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臣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有此乎？孤前得妄语文疏，即封视子瑜，并手笔与之，得其报，论天下君臣大节一定之分。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可间也。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孤意。"

二十八年，春，正月，蜀军前后连五十余营，分据险地，进升马鞍山。陆逊督诸将随轻重应接，四面

攻围。闰正月，大破蜀军于五屯，斩将搴旗，追奔逐北，尽败诸营，投降者万余，尽得其粮食器物。备走，逊部将孙植斩上兜道，截其径路，要备，备逾山险仅得免，入于白帝城。

二月，权以破蜀事使报魏，魏遣侍中辛毗、尚书桓峙来盟誓，并征任子，权辞不受。秋，九月，魏命曹休、张辽等诸军大出，数道来逼。权令吕范、诸葛瑾等缘江守备，拜陆逊为辅国大将军、郢州牧，封江陵侯、假黄钺，渡江拒魏。以将军朱桓为濡须督，封新城亭侯。魏密遣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欲袭取桓，乃伪扬声东攻羡溪。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桓遣追还羡溪兵，未到，而仁奄至城下。桓时兵吏在者五千人，因敕偃旗卧鼓，外示虚弱，以诱之。仁使子泰来攻，自将万人留为后拒。桓分步兵当仁，身自拒破泰，泰烧营走，追斩数千级。仁退，诸军乘胜破曹休、张辽等，魏引退。镇西将军陆逊等率诸将进表，劝权即王位。冬，十一月，权就吴王位于武昌，大赦，改年号为黄武元年。初置丞相，以阳羡侯孙劭领之，立子登为王太子。十一月，蜀使致书于权，引躬自责，永修旧好。十二月，遣大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报通好焉。泉至蜀，蜀主问曰："吴王何以不答朕书，将无以朕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轹汉室，终夺其位。陛下托以宗室，有维城之重，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因是自名，未合天下之义，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　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姿望，而性嗜酒，每闲居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馔。酒有斗升减，随而益之，不亦快乎？"临卒，谓同类曰："必葬我于陶家侧，庶百岁后化成土，见取为酒壶。"

是岁，改夷陵为西陵。诏扬州置牧，以丹阳太守吕范为扬州牧，以东征将军高瑞领丹阳太守，复自建业徙治芜湖（时扬州所统一十四郡一百四十八县，而丹阳领一十九县）。

二年，春，正月，城江夏武昌宫。改四分用乾象历。自以土行代汉，建寅为岁首。三月，魏军尽退，疆界宁息。夏四月，丞相孙劭、大将军陆逊率君臣上表，称天命符瑞，劝王即帝位。王再让未许，谓群臣曰："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竞焉。"（按，《江表记》：权谓将相曰："往年，寡人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兵欲以助寡人，寡人内嫌其状，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国为剧，故自抑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未尽，今故相解耳。"）

蜀主刘备薨于白帝，王使立信都尉冯熙吊于蜀。五月，甘露降曲阿。冬十一月，蜀使邓芝以马二百疋、锦千端来聘。自是之后，聘使来往为常，各致方物，奖其厚意。

三年，秋，九月，魏大军来寇。曹丕自出广陵，临大江，兵十余万，旌旗数百里。王使诸将谋以拒守，安东将军徐盛设计筑围，作薄落，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多张旗帜于山险，而又缚草为人，衣以甲胄，自武昌至于京口，烽烟相望。诸将以为无益，王然之。魏文帝临江不敢渡，久之叹曰："天固隔我吴魏，彼有人焉。"便退。吴将孙韶先屯于江北，闻魏军退，遣将高寿率敢死士五百人夜于径路要之。魏帝惊，败遁，走寿春，获辎车羽盖而归。

冬，十月晦，日有蚀之。

四年，夏，五月，丞相孙劭薨，谥曰肃。　劭字长绪，北海人。身长八尺。初为北海相孔融功曹，融以为廊庙之才。汉末随刘繇过江，归国，累拜车骑长史，为吴首相，封阳羡侯。初，劭之薨也，群臣众望举娄侯张昭为丞相，王曰："寡人岂为子布所惜，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益也。"

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封醴陵侯。以尚书陈化为太常。　化字元耀，汝南人。少博览众书，气干刚毅，长七尺九寸，雅有威容。初，拜郎中使魏，魏文帝因酒酣，谑化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化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黄旗紫盖，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东，所以文王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词，厚礼送还。王以奉命光国，迁犍为太守。寻追入，迁尚书，顷之，拜太常兼尚书。立朝正色，敕子弟废田桑，绝治产业，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妻早亡，以古事为鉴，不复娶。王闻而贵之，以其年壮，敕宗正以宗室女妻之。固辞不受。年七十，上疏乞骸骨，爰居章安，卒于家，子炽嗣。　雍字元凯，吴人也。少从蔡伯喈学琴，慕其为人，因改名雍。初，以州郡表荐，累迁至尚书，封阳遂乡侯，拜侯还家，而家人不知。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朝廷惮之。自为丞相，其所选用，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访人间及政职所宜，密以言闻，见纳则归于主上，不用，终不泄言，以此见重。

秋七月，皖口言木连理，又地连震。

五年，大将军陆逊奏所在无寇，令诸将广农亩，王许之，称善："孤自率子弟亲受田，车八牛为四耦，与众等均其劳也。"

夏五月，魏文帝崩。

秋七月，苍梧凤凰见。是月，置东安郡，治富春。

冬十一月，陆逊以便宜奏施德缓刑，宽赋息调，王答善之。乃令有司写利害科条，使中郎褚逢赍就逊，令与诸葛瑾同损益之。

卫将军、交趾太守、龙编侯士燮卒。　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少好学，汉察孝廉，补尚书郎，以公事免。寻举茂才，除巫令，累迁交趾太守。汉末，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弟司徒掾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䵋领九真太守，䵋

弟武领南海太守。兄弟并在列郡，雄据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人。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燮体气宽和，谦虚下士，中国人物避难多往依之。每公事稍闲，耽习书传，注解《左氏春秋》、《尚书》古文大义，时天下乱，四方隔绝，而燮不废贡赋。及王使步骘定南土，率兄弟奉承节度，每使贡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悲翠、犀、象，珍奇异果，无岁不至。在郡四十余年，年九十卒。王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已北为广州，拜吕岱为刺史。交趾已南为交州，拜戴良为刺史。以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良与时至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为交址太守，发宗兵拒良，不许人。王敕吕岱与良等讨平之，诛徽，传首武昌。

六年，春，正月，韩当子琮以众叛归魏。

七年，罢东安郡。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以诈诱魏将曹休，献休事七条密表于王。八月，王自幸皖口，使大将军陆逊督中军，全琮、朱桓为左右，三边俱进，大破魏军于夹石亭，俘数万计，尽收其骡马辎重，曹休仅免。冬十月，王下令军中诸将有三罪，然后议之，以将军翟丹有过，亡人魏故也。

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　大司马、南昌侯吕范薨。　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少为县吏，有容仪姿貌，而家贫。县有富人刘氏，女有美色，范求之，母不许。女曰："岂有如吕子衡长久贫耶?"遂与为婚。后避难住寿春，将客百余人过江东。孙策异之，遣往江都迎太妃。还，策待以亲戚，共升堂，饮于太妃前。求退，任为都督，整齐其众，因进言于策曰："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欲与将军共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事不成则俱受其败。"乃授偏将军，内外委任焉。王统事，深重之，尝与严畯论，衡方于吴汉。进领彭城太守，与周瑜同破曹操于赤壁，以功进平南将军，屯大桑，寻人于建业。黄武元年，迁扬州牧。七年，拜大司马，改封南昌侯，印绶始下而薨。王素服举哀。黄龙元年，将下都建业，自过范墓，祭以太牢，执酒呼曰："子衡随我。"言及流涕，左右皆垂泪。范性耿介，有威仪，好奢靡。然勤公奉法，王深委之。(案，《江表传》：权尝谓严畯曰："吕子衡忠笃亮直，性虽好奢，然以忧公为先，不足为损。避袁术自归于兄，已作大将，别领部曲，故忧兄事，乞降为都督。办护修整吾军，加之勤恪，与吴汉相类，故方之。皆有趣，非孤私也。")

卷二　吴中

太祖下

黄武八年，春，正月，公卿百司连上表，劝王正尊号，王犹谦让再三。夏四月，黄龙、凤皇见，武昌、夏口并言之。甲午，公卿再请，王曰："群臣百辟，咸以寡人上副天心，寡人敢辞!"甲申，立坛于南郊，即帝位。柴燎告天，礼毕，法驾旋武昌宫，升太极殿。大赦，改元黄龙元年。建黄龙大牙，常在中军，令诸将进退向之。诏侍中胡综为赋，其略曰："乃律天时，制为神军。取象太乙，五将三门。疾则如电，迟则如云。进止有度，约而不烦。四灵既布，黄龙中央。周列日月，实曰太常。杰然特立，六军所望。"云云。　综字纬则，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将母避乱江东。年十四，为孙策门下客，好学攻文。黄龙初，蜀使修好，帝令综作盟文，文义宛美。自黄龙后，诏诰册命、邻国答书，皆综所为。与是仪、徐祥同典机密。

丁酉，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庙号始祖，陵曰高陵。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策为长沙桓王。立子登为皇太子。内外文武百司皆即位行赏，边军征防各赐勋五转，鳏寡孤独，量给谷帛，百姓并免今年租赋，天下赐酺五日。初，汉末兴平中童谣曰："黄金车，斑兰耳，开阊门，出天子。"阊门即吴西郭门也，夫差所造，帝即吴人。六月，蜀使卫尉卿陈震来庆践位。帝乃立坛，与蜀使盟约：灭魏，中分天下，以幽、豫、青、徐、兖、郓、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有害于吴，蜀伐之；有害于蜀，吴伐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有渝此盟，创祸先乱。

时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就建业死，不就武昌居。"秋九月，帝迁都于建业。(按，《江表传》：汉建安中，刘备尝宿于秣陵，观江山之秀，劝帝居之。初，张纮谓帝曰："秣陵，楚威王所置，名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古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因掘断连冈，故名秣陵。今据所见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会，今宜为都邑。"帝深善之。后闻刘备语，曰："智者意同。"故即帝位，闻谣言而思张纮议，乃下都之。又案，《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以陆逊为上将军，诏辅太子登，留守武昌。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业、太初宫居之，宫即长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县东北三里，晋建康宫城西南。今运渎东曲折内池，即太初宫西门。外池吴宣明太子所创，为西苑（案，其地今在惠日寺后，僧相传呼为"果师墩"）。初，吴以建康宫地为苑，其建业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

十一月，右长史张纮卒，遗令戒子孙无为不善。纮字子纲，广陵人。少游学京师，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汉末，避乱江东。桓王初起，委质于纮。纮为谋主，每出入，谏王持重，不宜轻脱。建安四年，奉使许昌宫。时曹操为司空，辟为掾，兼侍御史。纮心恋昔恩，思还返命，未果。桓王薨而帝统事，操欲纮辅帝内附，拜纮为会稽东部尉。帝不以纮北任介意，至，因为长史。与张昭二人为左右腹心，

一人从征，一人居守。及帝都秣陵，辞还东迎家，道病卒，年六十一。留笺劝帝修德纳善，帝省书，流涕久之。子元，清介高行，官至南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诏立国学，置都讲祭酒。二月，使将军卫温、诸葛直下海求亶、夷二洲，得夷洲数千人而还（案，二洲皆在海中，长老传云：秦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遂遇风皆止此洲不还，世世相承，有数万家。时有会稽东乡人行海遇风至夷洲。其亶洲绝远，不可得到，故温只得夷洲人还也）。

三年，夏，五月，建业有野蚕为茧，大如鸟卵。由拳生野稻，诏改由拳为禾兴县。冬十月，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为嘉禾元年。

春，丞相顾雍奏宜修郊庙社稷，以承天意。诏答未许。

二月，皇子建昌侯虑薨。虑字子智，太祖次子。性聪敏，才兼文武。黄龙初，大臣等奏宜进爵为王，使出镇任，以光大业。帝许之，假节、开府、镇军大将军，临事遵奉法度，敬纳师友，深见宠爱。薨，时年二十。帝为之降损。

夏六月，皇太子登归自武昌，留省侍。以太子少傅、都乡侯是仪为侍中。　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本姓氏，少仕郡，郡相孔融谓曰："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从焉。后避地随刘繇过江。太祖统事，征用之，专典机要。性謇谔，帝以为赵之周舍，累官至侍中，迁少傅，辅皇太子镇武昌。随还，复拜侍中，转仆射。为人谦让，不治产业，又爱惠施。宅在西明门外，甚卑陋。虽处尊官，弊衣单食。帝闻之，幸其宅，求视蔬饭，亲尝之，对而叹息。有所增益，皆让而不受。时或进达，未尝言人之短。卒，时年八十一。

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使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来，奉表称藩请援，并献方物。帝进公卿议，辅吴将军张昭及丞相顾雍等率大臣切谏渊反覆难信，兼险路遥远，顾勿纳之。帝不信，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周贺、贺达、校尉裴潜将兵一万，浮海应接，并赍珍宝九锡备物，封渊为燕王，领幽、青二州十七郡诸军事。

二年，三月，汉献帝崩，率公卿举哀三日。公孙渊果反为魏，魏将田预要击，破周贺、裴潜等于成山，而渊杀张弥、许晏、贺达三人，分其部伍，秦旦、杜德等走于玄兔。

八月，旦等自玄兔走句丽。句丽王见旦、德等甚敬之，曰："此天子边人也。"乃发皂衣使二十五人送归，兼表献方物豹皮千枚，鹖鸡皮十具。帝喜句丽，大怒公孙渊，将自征辽东。尚书薛综等率大臣切谏，帝犹怒。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曰："古来荒服，慌忽无常，不可保也。夫兵革者，前代所以诛暴乱，灭四夷，然皆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议之。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牙之时，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将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远征于此时也。舍近驰远，疲于军力。顾陛下少思之。"帝乃止。冬，十月，诏使中书郎陈恂、谢宏往拜句丽王宫为单于，并赐衣服。恂至，句丽已受魏幽州牧讽旨，不受诏赐，遂郊止吴使，令主薄笮资、带固往与恂、宏相见。恂等怒，乃缚资、固为质，使让句丽。句丽王谢罪，献马百匹，乃释资等，令奉诏赐物而将马还。

三年，夏，六月，帝率六军亲征合肥，别使大将军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张承、孙韶等将兵往广陵、淮阳。魏明帝自东出拒之，帝还军。

九月，朔旦，陨霜伤谷，诛不由君上之应也。时典校事吕壹专威福，帝任之，君臣无敢言。是岁，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

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马二百匹求易珠玑、翡翠，帝曰："此朕不用之物。"乃与交易。八月，雨雹，又陨霜。雹者，阴之胁阳，佞臣小人专任之应。

五年，春，议铸大钱，一当五百，诏吏民输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三月，武昌甘露降于礼宾殿。夏，旱，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

秋，七月，辅吴将军、娄侯张昭薨。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帝素服临吊，祭以太牢，谥文成侯。　昭字子布，彭城人。好学，善谈论，能隶书。从白侯子安受《春秋》众书，与赵昱、王朗俱发名友善。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处士陈琳善之。举茂才，不应，徐州刺史陶谦以为轻己，将拘之，赵昱救免，乃避难江南。及桓王创业，为府长史，一事已上并委之，升堂拜母，如旧好焉。桓王临薨，以后事托昭辅帝。帝即位，以昭为军师将军，每以直谏整齐德行。帝尝于武昌宫临钓台饮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为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坐车中。帝使人呼还，谓曰："作乐，公何为怒？"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帝惭而止。黄龙初，与孙劭、滕耽、郑礼等采周、汉故事，定朝仪。帝即尊号，拜辅吴将军，封娄侯，食邑万户。在宅无事，尝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孝经》注。每有邻国使，命昭辄折之。时帝遣张弥、许晏应接公孙渊，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意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返，取笑天下。"帝不纳，昭切谏止之。帝横刀于膝上，大怒曰："吴之士大夫入则拜朕，出则拜卿，朕之敬卿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朕，失计何也？"昭熟视帝面良久，进曰："诚知言不见用，每竭愚衷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耳。"因即涕泣横流。帝投刀于地，与昭对泣。然竟遣弥、晏，昭忿言不见用，杜门称疾不朝，帝数召起，昭称疾笃。帝恨，塞其门，昭于内又自以土封之。帝后悔过，亲至门呼昭，昭犹称病。帝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帝使人灭火，自责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载而还宫。昭进谢，帝跪止之，坐定，仰而言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

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没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愚浅，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事国志忠，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帝谢之。昭为人容貌矜严，有威风。帝尝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发。”举邦惮之（按，《江表传》：初，帝于群臣皆呼字，唯呼昭曰“张公”，张纮曰“东部”）。初，建安中，吴太后临崩，以江外多虞，召昭与张淮受遗托孤，深委寄之，而命帝以师父事昭，故昭尽忠辅成王业。薨，时年八十一。长子承，少以才学知名，为人壮毅忠谨，甄识人物，拔蔡款、谢景于寒微，并为国士封侯。其妻诸葛恪妹也，见恪叹曰：“败诸葛氏者，元逊也。”性勤于进贤，笃于物数，庶几之流无不造门焉（案，《丹阳记》：“大长干寺道西有张子布宅，在淮水南对瓦官寺门张侯桥所也。”桥近宅，因以为名。其长干是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并是地里名。小长干在瓦官南巷西头，出江也）。

冬十月，彗星见于东方。

六年，春，正月，诏曰：“郎吏者，宿卫之臣，古之命士。间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依四科，不得虚词相饰。”夏，用左执法胡综、左节度顾谭议，定法长吏不许奔丧。诏曰：“遭丧不奔，法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自今已后，长吏不得奔丧废职，有犯者，大辟行治。”

冬，十二月，赤乌群集前殿，大赦，改明年为赤乌元年。

春，正月，侍御史谢宏奏更铸大钱，一当千，以广货，帝许之。

二月，追拜夫人步氏为皇后。后讳练师，临淮淮阴人也。随母徙卢江，卢江为桓王所破，皆东渡。夫人以美丽得幸于帝，生二女：鲁班、鲁育，性不嫉妒，多推进，故久见爱，宠冠后庭。及帝即位，数次欲立为后，公卿意在太子母徐氏，帝不得已，依违十余年。薨，追思之，至是年追拜之，后合葬蒋陵。

秋，七月，典校事吕壹坐奸事伏诛。帝深惭乱法，使中书郎袁礼以诛壹事谢四方诸大臣，兼手诏一一条件，而问时事损益，并责不直言切谏。八月，麒麟见武昌。

二年，春，正月，魏明帝薨。夏，五月，城沙羡。

三年，春，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下州郡劝治农桑，农桑时不得役事。”夏，四月，大赦，诸郡县治城郭，起楼穿堑发渠，以备非常。冬，十一月，诏开仓赈给贫民。十二月，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案，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仓，名曰苑仓。故开此渎，通转运于仓所，时人亦呼为仓城。晋咸和中，修苑城为宫，惟仓不毁，故名太仓，在西华门内道北）。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三尺，鸟兽死者太半。

三月，右将军孙韶卒。　韶字公礼，父河，本姓俞氏，吴人。常随桓王征伐，立功，赐姓孙。初，边鸿与妫览等杀丹阳太守孙翊，河往宛陵诘鸿、览、戴员。员等惧罪，又杀河。韶年十七，收河众归，治京城楼橹，以备御。帝闻之，将还吴，引军夜至城下，试攻之，韶皆乘城传檄备警，讙声动地，帝使人谕止。明日召见，深器之。拜为校尉，统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县，自置长吏。帝即尊号，迁镇北将军。在边十数年，善待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远兵候为务，故鲜有败军之事。帝在武昌，诏屯京，知青、徐、汝、沛等军事。及帝下都建业，朝见，帝问其土人物，韶答屯戍远近，人马众寡，将帅姓名，尽识之。身长八尺，仪貌都雅。帝喜曰：“吾不见汝久，不图进益乃尔。”拜右将军。

夏，四月，使卫将军全琮征魏，掠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中郎将秦傀等与魏将王陵大战芍陂中，斩获千余人。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湘中地。时零陵太守殷礼上书于帝曰：“今天弃曹氏，国内虎争，幼童莅事，取乱侮亡宜于今日。愿陛下亲自御戎，举荆、扬之众，尽强弱之数，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方入淮、泗，凌轹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许、洛之师，势必分散，犄角瓦解，民必内应，将相对向，或失便宜。一军败绩，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践踏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竭，非出兵之策也。”帝善之，不能用。礼字德嗣，云阳人。幼而聪颖过人。顾劭拔于微贱之中，累迁郎中，与辅义中郎将张温使蜀，蜀诸葛亮见而叹曰：“江东菰芦中生此奇才”。使还守郡，卒于官。

五月，皇太子登薨。帝闻惊惋，哀不自胜。诏曰：“国丧明嫡，百姓何福。”下有司谥为宣明太子。太子字子高，帝长子。性谦让好学，既居储位，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张承为都尉，是为四友。谢景、范慎、刁元、羊衜等为宾客，每侍讲东宫，号为多士。登接师友，同布衣之礼，常与共帐同舆。及镇武昌，游猎出入，不践良田，顿息又择空阔之地，而不烦民。曾乘马出，有弹丸过其侧，左右求之，见一人操弹佩丸，咸以为是，词对不伏，从者欲捶之，登使求过丸，比之非类，乃释之。所生母徐氏，废在吴，而日夕思恋，及立为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帝曰：“卿母何在?”对曰：“在吴中。”帝默然。每有赐衣，皆沐浴以服之。立二十一年，年三十三，临终上表进贤劝善，宽刑省赋。“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副民望。诸葛恪、张休、顾谭、谢景皆通敏

有识断，入宜腹心，出可爪牙。范慎、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士之风。羊衜有专对之才。刁元、裴钦、蒋修、虞翻志节外明。凡此诸臣，或宜廊庙，或堪将帅，明习法令，守信固义，有不可夺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选置臣宫，备知情素，敢以陈闻。"帝览之摧感。初葬句容，后三年移葬钟山西蒋陵，置园邑奉守。次子英嗣，封吴侯。

闰六月，大将军、豫州牧诸葛瑾薨。瑾字子瑜，琅琊阳都人也。性宽缓，容貌思度，于时伏其弘雅。少游学博闻，有孝德。汉末，避难渡江，弘咨荐于帝，帝善之。为人善谭论谏谕，未尝切谔人主，粗陈指归，有未合则言他事，物类相求，帝亦解悟。瑾兄弟三人，各事一方，每使往来，兄弟相见，言于公庭，曾无私语。帝即尊位，进拜大将军、豫州牧，封阳都侯。临终遗令素棺殓以时服。长子恪自得侯，次子融袭封振威将军，统部曲镇方外。融多伎艺，好会宾客，在军每休暇，令吏卒不远千里造焉。常访问宾客，其言能者，随其书史、樗蒱、弓弹、犬马，分部别类，与之任性。融乃继进甘果酒肉，自巡床〔此处疑有脱误〕，周流看省，终日不倦，吏士亲附，疆无外事（案，《江表传》：孙峻害诸葛恪，密使无难督施宽等上取融。融不之知，忽闻兵至，犹豫不决，及宽等围城，遂饮毒死，三子见杀。先是公安有灵鼍鸣，时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及此，融果刮金印龟，服之而死也）。

秋八月，陆逊城邾。

冬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其旧迹在天宝寺后、长寿寺前。东发青溪，西行经都古承明、广莫、大夏等三门外，西极都城墙，对今归善寺西南角，南出经阊阖、西明等二门，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其北又开一渎，在归善寺东，经栖元寺门，北至后湖，以引湖水。至今俗呼为运渎。其实古城西南行者是运渎，自归善寺门前东出至青溪者，名曰潮沟。其沟东头今已湮塞，才有处所，西头则见通运渎，北转至后湖。其青溪北源亦通后湖，出钟山西。今建元寺东南角度溪有桥，名募士桥，吴大帝募勇士处。其桥西南角过沟有埭，名鸡鸣埭，齐武帝早游钟山射雉，至此鸡始鸣，因名焉。其沟是吴郗俭所开，在苑陵后。晋修苑城为建康宫，即城北堑也。东自平昌门西出，经阊阖门注运渎，今东头见在建元寺门。西头出今夏公亭前蕃路，西至孝义桥，入运渎。运渎旧有六桥：孝义本名甓子桥。次南有杨烈桥，宋王僧达观斗鸡鸭处。次南出有西州桥，今县城东南角路东出何后寺门。次南有高晔桥，建康西尉在此桥西。今延兴寺北路东度此桥。次南运渎，临淮有一新桥对禅灵渚渡。今之过淮水桥名新桥，本名万岁桥。其青溪上亦有七桥：最北乐游苑东门桥。次南有尹桥，今潮沟大巷东出度此桥。次南有鸡鸣桥，即《舆地志》所谓，今新安寺南东度开圣寺路，度此桥。次南有募士桥。次南有菰首桥，一名走马桥。桥东燕雀湖，湖连齐文惠太子博望苑。隋末辅公祏筑其地为城，唐朝陆彦恭为江宁令，开金华坊坊于郭东，东逼青溪，乃废菰首桥路，而于兴业寺门前东度溪立桥，名曰金华桥。次南有青溪中桥，今湘宫寺门前巷东出度溪。东有桃花园，是齐太祖旧宅，即位后修为园，亦名芳林园。王元长《曲水》诗序云："载怀平圃，乃眷芳林。"即此园也。次南青溪大桥，今县东出向句容大路经此桥。东即陈五兵尚书孙玚宅，西即陈尚书令江总宅，与玚对夹青溪，俱在路北。陶季直《京都记》云："典午时，京师鼎族多在青溪，左及潮沟。"北俗说郗僧施泛舟青溪，每一曲作诗一首，谢益寿闻之曰："青溪中曲，复何穷尽也！"）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皇太子。大赦，改禾兴县为嘉兴县。二月，群臣奏请立皇后及皇子为诸侯王，辞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有功未录，饥寒未恤，猥割土壤以封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朕不取焉。"三月，海监言黄龙见。夏四月，旱，诏禁献御，减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皇后、诸侯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

九月，遣将军陆凯讨定朱崖、儋耳郡。

六年，春，驺虞见新都。

冬十一月，丞相顾雍薨，时年七十六。是月，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薨。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家世农夫，幼好学，居贫，常与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了，诵之亦过。究竟典籍，兼通历数。察孝廉，累迁吏部尚书。时蜀使张奉来聘，帝命公卿宴。奉于座列泽姓名嘲謔，泽不能对。时太子少傅薛综因行酒至奉，代泽答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国，天子之都。"众座欢笑，奉无以对。泽性谦恭，小吏对问，皆与抗礼。人有非短，口未尝言，容貌似不足者，然所闻少穷。尝以贾谊《过秦论》进帝，欲方便讽谕，以明治乱。

十二月，扶南国献乐人。

是岁，诸葛恪大破六安，杀魏将谢景，收其民而还。魏司马懿率军入舒，恪迁于柴桑。

七年，春，二月，以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嘉禾生宛陵。

八月，诏曰："督将亡，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也，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之。"车骑将军朱然、骠骑将军步骘等各上疏言："自蜀还者，言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前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犄角之，反委汉中，还成都。事已彰露，的无所托，宜为之备。"帝良久曰："不然，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以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军？昔魏入汉川，此间始戒严，亦未举制，会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为疑也？且又治国，舟船城

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岂欲御蜀人？言若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果如帝言，而蜀竟无谋。

八年，春，二月，丞相江陵侯陆逊薨。 逊字伯言，吴人也。本名议，世为江东大族，妻桓王女也。逊年二十，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尉，领县事。海昌，今之盐官也。时旱，逊开仓赈穷，百姓怀之。及帝统事，而逊策定山贼，帝用为帐下都督。时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法，扰乱人民。逊入，乃荐式为佳吏，帝曰：“式表卿，卿何称善？”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臣。臣更毁之，是乱圣德。”帝以为长者。后吕蒙卧疾，因上表，言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帝纳之。累迁护军镇西将军，代吕蒙为右部督，征关羽，克公安，定南郡，封华亭侯，持节、扬州牧。多所辟举，及帝定荆州，上表劝帝荐拔英异，以进南土人，深纳其言。黄武初，大破刘备于马鞍山，寻败曹休于夹石，休发背死。逊还军，振旅凯歌入武昌，帝授逊辅国将军、郢州牧，改封江陵侯，敕左右以御盖覆之，出入殿门。凡所赐与，皆御物上珍，群臣莫比。嘉禾中，都护诸军，与诸葛瑾等征襄阳，定安陆、石阳，及为丞相，诏领扬州牧，都督如故时。帝宠鲁王霸，欲废太子和，逊上书谏曰：“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以副至尊，不宜动摇，生恶人心。”表三四上，帝怒，以重臣未即加法，使人责之，逊不胜愤恚而薨。性忠梗，出言无私，立朝肃如也。帝尝以诸子委逊教诲。故建昌侯虑曾于堂前作斗鸭栏，逊见责之，即令毁除。学士南阳谢景与刘廙之谈讲以先刑后礼，逊引大义，诃之曰：“礼长于刑久矣，何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若此之论，不须讲也。”左右失色。为人素俭知足。时年六十三，死之日，家无余财。

夏，五月，震宫门及南津大桥。茶陵县洪水溢出，漂损二百余家。秋，七月，帝游后苑，观公卿射。征西将军马茂、符节朱真、牙门将朱志、无难都督虞钦等谋逆，欲劫公卿袭帝，事觉，夷三族。八月，大赦，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今在县东南七十里。

九年，夏，四月，甘露降武昌宫。

秋，九月，以骠骑大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大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大将军吕岱为上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时用大钱，物贵，百姓不便。诏除大钱，卑物价，使收其钱，镕为器。

十年，春，适南宫，改为太初宫。诏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宫已作二十八年，恐不能用，请别更置。帝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妨损农业。且建康宫乃朕从京来作府舍耳，材柱率细，年月久远，尝恐朽坏。今武昌材木自在，且用缮之。”

冬，十月，大赦死罪。是岁，胡人康僧会入境，置经行所，朝夕礼念，有司以闻。帝曰：“昔汉明帝感梦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滕、竺法兰来中国立经行教，今无乃是其遗类乎？”因引见僧会，其言佛教灭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请。遂于大内立坛结静三七日得之。帝崇佛教，以江东初有佛法，遂于坛所立建初寺。

帝初好道术，有事仙者葛玄，尝与游处，或止石头四望山所，或游于列洲。时忽遇风，玄船倾溺，帝悲怨久之。俄见玄曳履从江上行来，衣不濡而有酒色。玄性好酒，尝饮醉卧门前陂水中竟日，醒乃止。帝重之。为方山立洞元观，后玄白日升天。今方山犹有玄煮药铛及药臼在（案，《舆地志》：赤乌二年为玄于方山立观。又《吴录》云：有术人姚光自言火仙，帝焚之，火灭，光坐灰中，手持一卷，帝看之不识。初，在武昌，日征方士。会稽介象者，帝为立第、给御帐，号为介君。帝每从学匿形法，前后所言皆验。帝曾问象：“鲙鱼何者为上？”象曰：“鲻。”帝曰：“海中鱼不可卒得，且言近者。”象曰：“易得。”因坎地灌水其中，钓之得鲻，以为鲙。仍请使往蜀市姜为齑，初作鲙而去，欲了而还。使者于蜀见张温，温附家书而归）。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三月，太初宫成。周回五百丈，正殿曰神龙，南面开五门，正中曰公车门，东门曰升贤门、左掖门，西曰明扬门、右掖门，正东曰苍龙门，正西曰白虎门，正北曰玄武门。起临海等殿。夏，四月，雨雹，此有德遭险，诛伐过深之应也。云阳言黄龙见。五月，鄱阳言白虎仁。帝曰：“符瑞之应，表德也。朕□臻于兹！书云‘虽休勿休’，公卿百司，勉修所职，以匡不逮，宜各励精，思朕过失。”

秋，丞相、冀州牧、番禺侯步骘薨。 骘字子山，临淮人。性宽雅深沉，能降志辱身，研博道艺，靡不贯览。汉末渡江，单身穷困，与广陵人卫旌种瓜自给，昼则耕斸，以勤四体，夜则端坐，读诵经书（《吴录》：会稽焦矫尝为征羌，今郡之豪也。骘、旌等共修刺奉瓜，以谒矫，矫遇之甚薄。旌耻之，骘辞色自若。及食，矫自飨大案，饭骘等小盘，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饱食。讫辞出，旌怒曰：“宁能忍此！”骘曰：“吾等贫贱，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复何耻为！”旌字子旗，位止尚书）。帝初统事，召骘为主簿，与诸葛瑾、严畯等并著英声于吴中，累迁使持节、征南中郎将、交州刺史，征为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时皇太子登在武昌，与骘书，问远近士君子先后之宜。具条答于时建业人物在荆州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秉、潘濬、裴元、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干等一十一人，甄别行状，因上疏奖劝：“臣闻人君不亲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是以舜命九贤，而天下治。齐桓用管仲，则国治。汉祖揽三杰，以兴帝业。西楚失雄俊，以丧成功。汲黯

当朝，淮南谋寝。郢都守塞，匈奴窜遁。且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于汉北，河、洛有僭逆之丑，诚览英、拔俊、任贤之时，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寻代陆逊为丞相，封侯，督西陵事。在府舍，诲育门人，手不释卷，被服居处有如儒生。喜怒不形于色，宽弘得众，内外肃然，帝深重之。前后所荐，达屈滞，救患难，书数十上，并条疏时事，帝并采用。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卒。　然字义封，本姓施氏，丹阳人，安国将军朱治姊子也。治初未有子，启桓王养为嗣，时年十三，桓王许焉，命召以羊酒贺之。尝与同学结好。及帝统事，年十九，初为余姚长。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立功，迁昭武将军、假节，代吕蒙镇江陵。与陆逊破刘备，断后道，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魏将夏侯尚、曹真等围江陵，内外县绝。真等凿地道，立楼橹，起土山，日夕临城上，弓弩雨射城中，将士皆失色，然神用自若，意气方厉，率吏卒伺间出攻，破贼两屯。攻围凡一百八十日而撤还，威振敌国，改封当阳侯，授左大司马、右军师。寝疾二年，帝日夜不安，医药相望于道。卒时年六十八，帝素服举哀。子绩嗣。

夏，四月，两乌衔鹊坠于东观。丙寅，诏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燎鹊以祭。此羽虫之孽，又黑祥。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东观，典校之府，实天意焉。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秋，八月，癸丑，白鸠见于章安。

冬，右大司马全琮卒。琮字子璜，吴郡钱塘人。父柔，举孝廉，累迁尚书郎、桂阳太守。尝使琮将米数千石往吴中，有所市易。属吴中饥荒，琮皆散用，空船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当今士大夫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柔深奇之。自是北州人士避地多南，依琮居者百数。琮倾家给济之，遂名显远近。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东出，琮上疏请讨关羽，帝与吕蒙阴议征之，乃擒羽。会公安置酒，以琮为偏将军，封当阳亭侯。寻与吕范破魏军洞口，迁绥南将军，改封钱塘侯。帝以吴地险，于富春东安郡，使琮为太守。琮到官，明赏罚，招诱降附，得万余人。征还，尚鲁班公主，进卫将军，领徐州牧、左护军。自为将勇决，当敌临难，奋不顾身。及作督，养威持重，御军任计，不营小利。初，帝欲使太子登出征，大臣不敢言，琮上疏谏之。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词未尝忤旨，每进谏事辄纳受。宗族赏赐，家累千金，然尚谦虚接士，貌无骄色。临终上书，谏帝不征朱崖、夷州，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兵多疾病，必无所获万一之利。卒时年五十二，帝流涕。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夜，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

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洪水溢。说曰，山，阳、君也；水，阴、百姓也。戒君道崩坏，百姓将失其所，亡胤嗣之应也。时宫掖不穆，鲁王霸权倾太子，大将军陆逊、太子太傅吾粲等极谏，帝不纳。粲字孔休，吴郡乌程人也。生数岁，孤城妪见之，谓其母曰：“此儿卿相骨也。”少孤贱，为县小吏，县令孙河奇之。及河为将军，表粲为曲阿丞，治有声。丞相孙劭知之，举为主簿，累拜会稽太守，征入为太傅。粲性忠亮抗直，见鲁王太盛，上表切谏嫡庶不分，非有国之宜。鲁王怒，因谮于帝。帝怒，收禁下狱死。呜呼！以正丧身，悲夫！

冬，十月，全公主鲁班与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数谗太子，帝乃幽闭和于省内。骠骑将军、丞相朱据进曰：“臣闻太子国之本根，立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患。”帝终不受谏，固执废之。据拥太子拒谏，万死不退，大臣泥首再拜，而尚书屈晃复进谏曰：“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峙，不宜摇动太子，以生众心。愿陛下少垂圣恩，老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因叩头流血，词气不挠。帝登白爵观，见其言切，恶之，敕晃等曰：“无事何忽忽！”遂斥还乡里。无难督陈正与五营督陈象等见帝废太子，乃进谏云：“昔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三代不止。”帝大怒晃等，乃左迁朱据为宜都丞。中书令孙弘素恶据耿直，潜以伪诏赐死。竟废太子和为庶人，迁于故鄣。赐鲁霸死，大臣坐诛者十余人。　朱据字子范，吴郡人。少有姿貌，膂力绝人，善论难，才兼文武，累至建义校尉。黄龙初，帝将都建业，召入尚主，拜驸马都尉，迁左将军，封云阳侯，领丞相。年五十七见杀。

十一月，立子亮为皇太子。是月，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有神人授书，告改年、立后。帝大赦，改明年为太元元年。临海罗阳县又有神，自称王表，周旋人间，言语饮食与人无异，而不见其形。有一婢，名纺绩，常随侍。帝闻之，使中书郎季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往迎之。神至建业，敕于苍龙门外立第宅，所经山川之神，辄使与神相闻，言吉凶水旱，往往有验。〔此处疑有缺文〕帝之纳邪拒谏，近之矣！

五月，立皇后潘氏。八月朔，大风，江海溢，平地水一丈。右将军吕据取大船以备宫内，帝闻之喜。是月，风拔高树三千余株，石碑磋动，吴城两门瓦飞落。华覈以为役繁赋重、区务不容之效也。因条奏之，帝曾不省。冬十一月，幸曲阿，祭高陵，大赦。还，风疾，驿征大将军恪为太傅。诏省徭役。

二年，春，正月，帝卧疾，悟和无罪，欲征还，孙弘等固谏，事不再〔此处疑有脱误〕，乃止，封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郎琊王，居虎林。八月，大赦天下，改元神凤元年。皇后潘氏暴崩于内宫。　后谨淑，会稽句章人。后自织室召入，得幸。常说梦有似龙头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少帝。性阴妒，善容媚，自始及卒，谮害无已。既病，宫人侍疾，不堪劳苦，伺其昏卧，共缢杀

之，言中恶，寻而事泄，坐诛者六七人。

三月，帝疾甚，使有司传诏问神人王表请福，表云："国之将兴，听之于人；国之将亡，听之于神。"夏，四月，乙未，帝崩于内殿。遗诏太子太傅诸葛恪与太常滕胤、卫将军孙信等辅太子亮。秋，七月，葬蒋陵。今县东北十五里钟山之阳。

案：帝四十即吴王位，七年，四十七即帝位，二十四年，年七十一崩。群臣上谥为大皇帝，庙曰太祖。帝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故克跨江表，成鼎峙之业。然多嫌忌，果于杀戮。末年滋甚，信用谗说，竟废嫡嗣。初，桓王定江东，遣修贡于汉，汉使刘琬加锡命。琬至江东，见桓王诸兄弟，顾诸人曰："孙氏诸子皆俊杰，然寿并不长，惟中子孝廉权，当有大贵之相，骨体非人臣也，寿又最长，君试记之。"后果成帝业，何见知之明也！

卷三　吴中下

废帝亮

废帝亮，字子明，大帝少子，母潘皇后。赤乌七年，生于内殿。十三年，年七岁，冬，十一月，立为皇太子。神凤元年，夏，四月，乙未，大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太傅诸葛恪辅政，太常滕胤副焉，进群臣爵有差。

秋，九月，桃李花开，此舒缓之应也。初，大帝黄龙二年，筑东兴堤以遏湖水，后征淮南败，由是废。至此，冬十月，诸葛恪率诸军会于东兴，作大堤，左右结山夹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归。

十二月，丙申，大风雷雹。魏耻吴人境筑城，乃遣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来攻，坏堤遏。恪举众四万往救之。遵等敕诸军为浮桥渡，阵于堤上，分攻两城。城所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资、丁奉等为前部，恪自继之。时天寒，雪，魏军会饮，见赞等兵少，犹不持戈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缘堤，大笑，不即严兵。赞等得上，便鼓噪乱斩，魏军扰乱散走，争渡浮桥，桥坏，自投于水，更相蹈藉，没死者数万。擒故叛将韩综，斩之，走诸葛诞。护车马驴骡各数千，器械资粮山积，振旅而归。加恪都督中外诸军事、荆扬二州牧、丞相、阳都侯。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是月。武昌端门灾，改作端门。

建兴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立皇后全尚女，太祖女鲁班所生。班谮废太子和，而劝太祖立亮，以女为妃。及即位，立为后。　尚字子真，吴都钱塘人。以后父故，累迁右卫将军、录尚书事，封永平侯。时全氏为侯者五人，并典兵马，其为侍郎、都尉，左右宿卫甚众，自吴兴已来，外戚之盛莫过也。

三月，诸葛恪伐魏，使司马李衡往蜀说姜维，令同举兵，曰："古人有言，圣人不能违时，时至亦不可失。今敌国政在私门，上下猜隔，兵挫于外，民怨于内。今若大举伐之，吴攻其东，蜀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轻虚之敌，破之必矣。"维然之。恪遂大举郡邑二十万众，渡江围魏新城，久不拔，民疲，士卒多流亡，乃引军还。住江滨，欲起屯浔阳。朝廷数诏征还，使者相属。秋八月，恪至京师，陈兵入府，召中书令孙嘿，责之曰："卿何敢妄数作诏！"嘿惧，因病还家。恪愈作威严，多所罪责，小大吁怨。九月，又治兵向青、徐，左右切谏军旅不宜数动，恪不受谏。

冬十月，大飨公卿，因会，乃杀恪于殿内。以苇席裹尸，蔑束其腰，投于石子岗。时年五十一。先有童谣云："诸葛恪，何弱弱。庐单衣，蔑钩络。何处求，城子阁。"城子阁，反语石子岗也，谣言果验。

恪字元逊，瑾之长子。有才名，少须眉，折额，大口高声，发藻岐嶷，辩论机捷，应答无方，时人莫与为对。太祖奇之，谓瑾曰："蓝田出玉，真不虚也。"自中庶子为太子宾友、左辅都尉。尝从太祖会群臣欢甚，以恪父面长似驴，取驴署曰"诸葛瑾"，示恪，恪借太祖笔书"之驴"二字，太祖大笑，以驴赐恪。他日又从容问曰："卿父与叔父孰贤?"曰："臣父为优。"帝问何故，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为优。"初置节度典军粮，特令恪代徐祥领之，寻为抚越将军、丹阳太守。父瑾闻之，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蜂至鸟窜，难以羁统，恪陈必安之计。时年三十二，拜武骑，威仪鼓吹，道引到府。移书丹阳，吴郡、会稽、新都、寿阳等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疆，立部伍，其从化人，悉令屯居。而使诸将罗兵阻险，莫与交锋，候禾稼熟，则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在山之民，饥困自出者，辄不得执之，任其来往，慰抚之。山越大治，人皆安堵。累迁威北将军，屯柴桑。初，与陆逊不和，尝善誉逊。逊薨，代为大将军、荆州牧，假节，镇武昌。太元末，受顾命。帝即位，独擅内外事，百官总已，以听于恪。恪始为政，罢视听，息校官，原逋债，除关税，崇恩泽，远近欢悦，每一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面。既而北伐，众殆人劳。侍中、武卫将军孙峻等因人不堪，密与帝谋诛之。其夜，恪精爽不安。及明，盥漱闻水及衣裳血腥。将升车，犬又频频引其衣，恪还坐，曰："犬不欲吾行乎?"少间又出，犬复衔衣牵之，恪乃逐犬登车。之宫门，散骑常侍张约、朱思等密书报恪，恪谓滕胤曰："孙峻小子，何能为也。"遂入坐定，酒数行，峻起如厕，解长衣持刀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出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伤左手，峻应手斫，断右臂。武卫皆拔刃欲上殿，峻告曰："所杀惟恪一人，今已死。"悉令复刃，使收其家。家人不知，恪侍婢忽然于中堂脚自离地，顶上柱屋梁，作声云："公为孙峻所杀。"内外

惊扰，中子长水校尉竦与弟步兵校尉建，车载母，建渡江，竦至白都。峻遣将军刘永追斩竦，又逐建于江西数里，夷三族。大赦天下，以峻为丞相、大将军，封富春侯。初，恪出征淮南时，有孝子杖缞经入阁中，侍者白恪，恪诘问之，孝子曰："向不知所入。"中外守备，亦不见之。及出行后，厅栋中折，自新城往来，白虹见其船，又绕其车，果是遇害（按地图，宅在城东二里、元凤观前横路南，是)。

十一月，有五大鸟见于春申，改明年为五凤元年。

春，正月，以大将军左司马李衡为丹阳太守，自芜湖又徙治宛陵。秋九月，魏相司马师废其主芳为齐王。十二月，星孛于牛斗。交阯稗草化为稻，此草妖也。昔三苗亡而五谷变。

二年，春，正月，骠骑将军吕据袭寿春，魏将文钦降，淮南余众数万来奔。秋，七月，孙仪、林恂等谋杀大将军峻，事觉，伏诛。阳羡黑山石自立，曰："当有庶人为帝之祥。"（按，《京房易传》曰："石自立于山，则同姓；平地，则异姓。"干宝以为孙皓承废得立，或云孙休见立之应）大旱，使卫尉冯朝城广陵，以将军吴穰为广陵太守。

三年，春，正月，新作太庙，迁太祖神主，大赦，改太平元年。

二月，用魏将文钦计，大举兵伐魏。八月，遣钦为先锋，以吕据、朱异、刘纂、唐咨等自江都引众军入淮、泗以继之。诸军将发，孙峻饯于石头，因入吕据营，见军御整齐，恶之，乃称心痛而归。遂梦诸葛恪击之，因病甚，表弟偏将军綝辅政。九月丁亥，峻薨。　峻字子远，武烈皇帝靖之曾孙。父恭，位散骑常侍。峻少便弓马，精果胆决。累迁侍中、武卫将军，受遗与诸葛恪辅少帝。既诛恪，督中外诸军事。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辞位，峻曰："鲧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封胤为高密侯。峻性骄矜，多所刑杀，奸乱宫室。与公主鲁班私通，而因孙仪事，用谗，害鲁育公主。薨，时年三十八。

戊子，以孙綝为侍中，辅政。壬辰，太白犯南斗。吕据等至江北，闻綝代峻，大怒，乃表荐卫将军滕胤为丞相，綝不听。癸卯，以胤为大司马。据又密使使与滕胤，谋自广陵引军还讨孙綝，与胤会苍龙门。是夜，风急，据不至，綝使华容勒兵攻胤，杀之。　胤字承嗣，父胄，能属文，太祖待以宾礼。军国书疏，常令损益润色之，早录其功，封胤为都亭侯。胤为人厉行，有威仪，容止可观。每正朔朝会，大臣见之，皆叹重之。年三十，起家中郎，累迁丹阳太守，寻转会稽太守。每断狱讼，察言观色，务尽人情理，有穷厄悲苦之言，对之流涕。太元末，与诸葛恪受遗辅少主，恪每出征，胤常居守，统留后事。胤白日接客，夜省文书，连夜不卧。孙峻辅政，封高密侯，至是遇害。

己酉，遣将军施宽、刘承等将兵逆吕据，左右皆劝据入魏，据曰："耻为叛臣。"遂自杀于新州，夷三族。　据字世议，大司马范次子。

冬十一月，綝为大将军，封永宁侯。

十二月，帝使五官中郎将刁玄告乱于蜀。

二年，春，正月乙卯，诏分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会稽东部为临海郡，豫章东部为临川郡。

夏，四月，帝始临正殿，大赦境内，亲政事。时孙綝有所表奏，皆难问之。又选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人，以大将军子弟有勇者为之将帅。诏曰："朕立此军，欲与之俱长。"日于苑中习焉。自后，常出中书省视先帝故事，诘问左右曰："先帝数有特诏，今大将军关事，但令我书可耶?"左右惧，无以答。

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举兵保寿春叛魏，使将军朱成诣阙上表称臣，兼子靓与长史吴纲及诸牙门子弟为质，请援。秋，七月，诏使大都督朱异、将军唐咨、丁奉、全端等精甲五万，据寿春，大将军孙綝自率众继之，为魏将司马昭所破，将军全端、钱塘侯全泽等与诸葛宗亲十余人，皆降于魏。九月，綝自淮南归，还军。甲申，赦，淮南战死者加爵赏，为举哀。

三年，秋，七月，封齐王奋为章安侯。诏州郡伐宫材。自八月沈阴不雨四十余日，帝以綝专恣自固，嫌忌之。九月，诏黄门侍郎全纪，密令与父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谋诛綝。全纪母，公主从姊也，其夜知谋，以告綝，綝惧。戊午夜，以兵袭宫，取全尚，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綝将废帝，乃召公卿大臣会宫门，议曰："少帝长病昏乱，不可以当大任。"使光禄勋孟宗告宗庙，废之，以状赴近远。尚书桓彝正色不肯署名，綝怒，杀彝。　彝字公长，临湘人也，魏尚书令阶之弟也。累迁尚书，以正直见杀。（按，《吴志》：晋平吴，薛莹入晋，晋武帝问吴之名臣，答曰："桓彝有忠贞之节。"）

庚申，使中郎李崇夺帝玺绶，为会稽王。帝九岁即位，立七年。遣将军孙耽送帝之国，徙全尚家于零陵，迁公主鲁班于豫章。帝年十六，永安二年见杀，崩于候官道上。晋太康中，吴故少府卿丹阳戴显上表，迎尸归葬赖乡。帝幼而聪悟，有成人之鉴。年七岁，为皇太子，见傅相具师资之礼，大臣重之。及即位，政虽非己出，而口不戏言。诸葛恪之诛也，卫将军孙峻收恪，帝大言曰："非我所为。"及孙綝秉政，有奏多所问难，綝惧，称疾不朝。又曾暑月游西苑，方食青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黄门先恨藏吏，乃取鼠粪投蜜中，言藏吏不谨。帝即持吏，吏持蜜瓶入，帝问曰："既盖之，且有掩覆，无缘有此。黄门非有恨于尔耶?"吏叩头曰："彼尝从臣求官席，席有数，臣不与。"帝曰："必此也。"黄门不伏，侍中刁元、张邠请收黄门与藏吏付狱，帝曰："易知耳。"令破鼠粪，粪中犹燥，帝大笑谓元、邠曰："若先在蜜中，

中外俱湿。今乃燥，是黄门所为也。”黄门惧，即自首伏法，左右莫不惊竦矣。

景皇帝

景皇帝休，字子烈，母王夫人。年十七，太元二年，封为琅琊王，居虎林。废帝即位，大将军诸葛恪不欲令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帝于丹阳郡。郡守李衡数以事侵帝，帝上书求他郡，诏徙于会稽。曾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后，心异之。太平三年，九月戊午，孙綝废少帝，而遣宗正孙楷、中书郎董朝往会稽迎帝。帝初不信，楷答具启本意，帝遂行。未至而孙綝悔，欲入宫将图不轨，召百官会议于相府，皆惶惧失色。常侍虞汜进曰：“明公为国伊、周，处将相之位，擅废立之权，上安宗庙，下惠兆民，小大踊跃，以为伊、霍复见。迎王未至，而欲入宫，如是则群下摇动，众听疑惑，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也。”綝不悦。冬，十月，帝至曲阿，有老翁干帝曰：“事久变生，天下喁喁，愿大王速行。”帝善之，即日进布塞亭。武卫将军孙恩行丞相事，率百官以乘舆、法驾迎于永昌亭，立行宫，以武帐为便殿，设御座。已卯，帝至，望便殿止。群臣三请再拜，升殿，谦不即座。户曹尚书前即阶下赞奏，丞相奉玺绶，帝三让，群臣三请，帝曰：“诸侯将相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命。”乃受玺绶，即帝位。百官以次奉引，帝就乘舆，群臣陪位。孙綝迎于土山之半野，拜于道左，帝下车答拜。即日入宫，御正殿，大赦，改元为永安元年。

冬，十月，壬午，诏以綝为丞相、大将军、荆州牧，食五县。以弟恩为御史大夫，弟干、弟闿皆封侯，余功臣行赏有差。綝乃诣阙上书，乞上印绶、节钺，退还田里，帝不许。丹阳太守李衡以前嫌，自拘有司，表列罪失，帝曰：“夫射钩、斩祛，在君为君。”乃使还郡，封威远将军，领丹阳太守。　衡字叔平，襄阳兵家子。汉末入吴，为武昌渡长，闻羊衜有知人之鉴，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书郎才也。”时校事郎吕壹操弄权柄，大臣畏之，莫有敢言者，衜曰：“此非李衡无以困壹。”遂共荐为郎。太祖引见喜之，衡乃口陈吕壹奸短数千言，太祖有愧色。后数月，壹事发坐诛，衡大见显用。累迁诸葛恪司马，干恪府事。恪诛，守丹阳太守。时帝为琅琊王，在郡，人家淫放，衡数以法绳之。妻习氏常谏不可，衡不从。寻而帝立，衡忧惧，谓妻曰：“不用卿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人，先帝赏拔过量，既作无礼，而复逆自猜嫌，逃叛求活北归，复何面目见士大夫乎？且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君可自囚诣狱，表陈前失，请罪。如此，必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衡从其言。衡欲为子孙储业，妻辄不听，曰：“财聚则祸生。”衡遂不言，后密使人于江陵龙阳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树，临死，敕儿曰：“汝母每恶吾治家，故穷如此。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绢壹匹，当足用耳。”衡亡后，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父每欲积财，吾常以为患，不许。七八年来失十户客，不言所之，当是汝父有此故也。恒见汝父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亦可比封侯。’吾答云：‘人患无德，不患不富贵。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今无乃是耶?”子访得之（案，《吴志》：吴末李衡橘园成，岁得绢千匹，家道殷足。至晋咸康中，宅上犹有故枯橘树存焉）。

已丑，封故太子和子皓为乌程侯，弟德为钱塘侯，弟谦为永安侯。庚寅，群臣奏请立后及太子，帝让不受。

十一月，甲午，有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时孙綝既擅废立，权倾人主，一门五侯，并典禁兵，有所陈述，帝敬而不违。自吴朝未之有也。壬子，诏吏家为役有三人五人者，并免父兄一人。永昌亭陪位者，加爵一级。十二月，綝日益横，遂持牛酒进奉于帝，帝不受，赍诣左将军张布，酒酣怨言曰：“初废少主，人多劝吾自取之，吾以帝贤，故迎之。帝非吾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须改图耳。”布以言闻于帝，帝衔之，恐即有变，优诏加赏赐。有告綝反者，帝付綝，綝杀之，而心愈惧。因孟宗求出武昌，帝许之。诏给武库精甲万人。右军将军魏邈言于帝曰：“綝不可使居外，居外必生变。”帝不答。丙寅，武卫将军施朔等密表云：“綝反状已露。”帝省表，与左将军张布、郄乡侯丁奉密谋，因戊辰腊会，使公卿执綝。将入，疑内有变，表称疾，帝使强起之，綝不得已，令外整兵于府：“待吾入后起火，因是可得速出。”及赴会，百僚升殿，而府中火起，綝遽求出看火，帝止之曰：“外兵自多，何劳丞相。”綝起离席，帝目丁奉、张布等，命左右缚綝。綝叩头求徙交州，帝怒曰：“何不徙滕胤、吕据?”叱送斩之，其同谋者皆赦，放杖者五千人。追杀綝弟干、闿于中江，发孙峻冢而剖其棺，断其尸，收其印绶。大赦天下，一切亡官迁徙皆放还。诏：诸葛恪、滕胤、吕据等并无罪见害，并宜改葬，追赠其家，复其田宅。群臣有乞为恪立碑，以铭勋德，博士盛冲以为不合。帝曰：“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冲议是矣。”遂寝之。帝耻与綝等同族，敕除属籍，曰“故峻、故綝”云。綝字子通，与峻同祖，即武烈帝弟靖之玄孙暠之后也。暠生二子，恭、绰。恭生峻，绰生綝。綝辅少主，奏请多见推诘，惧不自安。及救诸葛诞归，便称疾不朝，筑室朱雀桥南，分遣诸弟入宿卫，欲树诸党，专朝自固。少主嫌之，因推孙峻杀朱主事，将欲诛綝。綝乃废少主，迎帝，遂乃肆意，侮慢人神，烧大航及伍胥庙，毁坏浮图塔寺，斩道人。

是月，诏初置五经博士一人、助教三人。

二年，春，正月，诸葛恪故吏临淮臧均上表，论

诸葛恪三世有大功，请收其尸改葬，帝许之。

二月，备九卿官，下诏劝广农事，进用忠贤。以纪亮为尚书令，亮子陟为中书令。每朝列坐，帝以云母屏风隔之。

三年，春，使五官中郎将薛珝聘蜀求马，还，帝问蜀政得失，珝对曰："蜀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闻正言，经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母子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至。是其谓乎！"帝闻之栗然。

二月，西陵言赤乌见。秋，使都尉严密作浦里塘，开丹阳湖田，卫将军濮阳兴率兵会成之。时会稽谣言王亮当还为天子，而宫人告亮使巫祷祠，有司以闻。帝诏黜亮为候官侯，使之国，道上令鸩杀之。分会稽南部为建安郡。是年，得大鼎于建德县，告太庙，作《宝鼎歌》。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溢满。是月，魏相国司马昭杀其君髦。八月，使周奕、石伟行风俗，宣尉将吏，问民劳苦，为黜陟之诏。九月，白龙见布山。吴人陈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门北楼灾。秋七月，黄龙见始兴。

八月，壬午，大风震雷。甲午，有司奏请立皇后。帝乃尊所生王夫人，谥为敬怀皇后，改葬敬陵。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为太皇子，大赦。诏自立四子𩅦、𩃎、𩂫、𩅟等名字，欲令后世易避。

冬，十月，以卫将军濮阳兴为丞相，丁密、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　宗字子恭，江夏人。性至孝，幼从南阳李肃学。其母为作厚褥大被，人问其故，母曰："小儿无德致客，客多贫，故为广被，庶可得气类相接。"宗读书，夙夜不懈，肃奇之曰："卿将相器也。"故长为骠骑朱据军吏，将母在营。既不得志，遇夜雨屋漏，因泣以谢母，母曰："但当勉之，何当泣也！"据后稍知之，除盐池司马。能自结网，捕鱼作鲊寄母，母使送还曰："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母，非避嫌也。"寻迁吴县令。时不得将家之官，宗在官，每得新物，未寄母，不先食之。又母亡时，禁长吏不得奔丧，宗犯禁奔丧，既而诣武昌请拘。大将军陆逊表陈孝行，请于帝，帝降罪。母性耆笋，冬节将至，宗乃入竹林泣，笋为之生，得以供祭。后累迁，位至光禄勋、御史大夫。后主即位，宗避后主讳，改名仁。

以张布为中军督，委万机于布；委军国于濮阳兴。诏中书郎、领博士韦昭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而帝悦意典籍，唯春夏二时出射雉，暂废耳。是年，遣察战往交阯调孔雀、大猪（按，《吴录》：察战是吴时官号。旧阳都有察战巷，在今县城南二里禅众寺前。或云晋庚亮拒苏峻，七战于此巷，亦名七战巷也）。诏召祭酒韦昭、博士盛冲二人入侍讲论，时张布既典宫省，知二人切直，恐发阴失，谏，不许。帝让之，布等叩头谢，而昭竟不入。

六年，春，长沙言青龙见。慈湖言白燕见。豫章言赤雀见。

秋，七月，魏使邓艾、钟会伐蜀。九月，蜀以魏见伐来告，诏大将军丁奉督征西将军留平、将军丁封、施绩等诸军分向寿阳、南郡、沔中救蜀。帝召群臣于前殿，议曰："司马氏得政已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于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者，不忧其本，况彼之事地乎！"军师将军张悌对曰："以臣愚料，则不然。曹操虽功盖天下，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不怀其德。丕、睿承之，继以躁虐，内兴宫室，外拒雄豪，东西驰骋，无岁获安，彼之失人，为日且久。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示平惠，为之谋主以救其疾，民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动，催坚敌如折枯，荡异国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此？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臣伏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本弊，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必克乎！若不克，不过无功，终无奔北之尤，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昔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左右皆嗤之而未信。冬，十月，大将军陆抗上表言成都不守，蜀主刘禅降。帝闻，深忆张悌之言，不乐。诏丁奉等还军。癸未，灾石头小城西南一百八十丈。是月，诏分武陵为天门郡。

七年，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使中书郎刘川发庐江兵讨之。复分交州置广州。八月，癸未，帝遇疾，口不能言，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太子𩅦出拜丞相，帝把兴臂指𩅦托之。丙戌，帝崩于内殿。十二月，葬定陵。年二十四即位，在位七年，年三十一。谥曰景皇帝。

卷四　吴下

后　主

后主讳皓，字元宗，大帝孙，废太子和之长子，一名彭祖，字皓宗。景帝永安元年，封乌程侯。七年八月，景帝崩。时蜀新亡，而交阯数叛，国内震惧，议立长君。而左军万彧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俦，又加之好学"，屡言之于丞相濮阳兴与张布，遂言于朱太后，欲以后主为嗣。后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殒，宗庙有赖，则可矣。"遂定议迎后主。庚寅，即皇帝位，改元兴元年。以濮阳兴为侍中、丞相、领青州牧，上大将军施绩为左大司马，丁奉为右大司马，张布为骠骑将军、加侍中，诸各增班秩。

秋，九月，贬太后为景皇后，称安定宫。追谥父和为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园邑二百家，祖母王氏为大懿皇后，母何氏为文皇后，立夫人滕氏为皇后。后讳芳兰，太常滕胤族女。父牧，五官中郎将。帝为乌程侯时纳为妃，及此，拜后，封牧高密侯。后宠衰，何太后保护，常供养升平宫。天纪四年，随帝北迁，薨于洛阳。冬，十月，封景帝子𩅦为豫章王，次子𩃙为汝南王，次子𩅦为梁王，次子𩅦为陈王，以礼葬鲁育公主。　主字小虎，大帝次女，步后所生，适朱据。初，全主谮王夫人并废太子和，欲立鲁肃王霸为嗣，朱主不听，全主恨之。及少帝即位，孙仪谋杀孙峻，事觉伏诛。全主因谮朱主埋于石子岗（案，《搜神记》：后主欲改葬主，冢瘗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有识主亡时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战监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见一女年三十余，上著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从石子岗上半岗，而以手抑膝长息，小住须臾，进一冢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见。二巫不谋而言同，遂开棺，衣服与所言同尔）。

后主初即位，俭素，发优诏恤民，开仓振穷乏，料出宫女以配无妻者，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及得志，遂粗暴骄恣，多忌讳，好酒，爱杀人，小大失望，丞相濮阳兴、侍中张布等窃悔立之。尚书万彧闻之而构于帝，帝潜怒，使收兴、布等下狱。十一月，诏徙兴交州、布广州，并追道杀之，夷三族。　兴字子元，陈留人。父逸，汉末避乱江东。兴少有名理，太祖时，为上虞令，迁尚书左曹、五官中郎将。使蜀还，拜会稽太守。琅琊王之在郡，兴深相结。及王即位，征为太常卫将军，封外黄侯。时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公卿议不定，兴以为便，就之。迁丞相，与中军督张布为表里。布小女时为美人，及布诛后，帝从容问美人曰："父何在？"美人答曰："为贼所杀。"帝怒，又杀美人。后思之，问左右，左右答："美人有姊，适卫尉冯朝子纯，即布长女也。"后主夺之，入宫拜为左夫人，极宠，废朝事。

十二月，司马昭为魏相国，遣使徐绍赍书来，陈事势利害。

元兴二年，春，正月，分吴郡、丹阳等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

二月，使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宏璆随绍报魏，书两头言白，不著姓，司马昭衔之。陟之奉使也，入境问讳，入国问俗。至魏，魏将王布示之马射，而问陟曰："吴之君子亦能此否？"陟答曰："此军人骑卒之肄业也，非士君子之所宜为也。"布大惭。陟等既至魏，司马昭问："来时吴主如何？"对曰："来时皇帝临轩，百官陪位。"昭飨陟，百寮毕会。问陟曰："彼戍备几何？"答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答曰："疆界虽远，而其险恶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体，靡不受患，至于防护风寒亦数处耳。"昭善之，厚礼而还。

夏，四月，甘露降蒋陵。五月，大赦，改甘露元年。

秋，七月，逼杀景皇后朱氏于苑中小屋，治丧，内外知其非疾，皆痛之。又迁其四子于吴，道追杀𩅦、𩃙二人。后，太祖女鲁育公主生，父据。赤乌末，太祖纳为琅琊妃（按，《吴书》：初，孙峻既用全主谗杀朱主，后随王在郡。王惧，遣后还建业，执手泣别。及至，峻遣后就王。太平中，少帝知朱主为全主谮害，鞫问朱主死意，全主惧，答"皆据二子熊、损所白。"帝遂杀熊、损。损妻，峻妹也。孙𬘭益忌，遂谋废帝立琅琊王。王即位，永安五年，立为皇后。七年，景帝崩，群臣上尊号为皇太后。后主即位，贬为景帝后。是年见杀，合葬定陵）。

九月，西陵督步阐上表，请徙都武昌，后主纳之。镇西将军陆凯见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为患，又时政多谬，黎元穷匮，乃进表谏帝，言："武昌土地，危险硗埆，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故先帝嫌之，迁都于此，且黄龙初有谣云'宁归建业死，不就武昌居。'今陛下动不遵先王之法，而复苦〔此处文字有脱漏。陆凯此疏，备载《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即日，大驾将发，留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

冬，十月，使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于魏吊祭司马文王。后主谓俨曰："今南北通好，以卿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俨对曰："皇皇者华，臣蒙其荣，惧无古人延誉之美，谨厉锋锷，思不辱命。"既至，晋贾充、裴秀皆不能屈，羊祜等与结缟带之好。

十一月，后主至武昌，大赦。分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分桂阳南部为始兴郡。

十二月，晋受魏禅。

甘露二年，春，正月，张俨、丁忠等使晋还。俨道遇病卒，而忠独归。言北方无战备，且弋阳可袭而取。后主大悦，信之，因置酒会公卿大饮，令左右相嘲为乐。常侍王蕃嘲尚书万彧曰："鱼潜于泉，出水吹沫，何则？物有本性，不可横处非分。彧出自溪口，羊质虎皮。"彧答曰："唐虞之朝，无谬举之才；造父之侧，无驽蹇之乘。"由是衔之，蕃即沈醉，后主舆出，因请还，蕃为人有威仪，行动自若，后主不悦。时万彧、陈声等承颜争毁之，后主大怒，叱左右收殿下斩之。太常滕收、征西刘平等苦请不得。　蕃字永元，庐江人。博学多闻，自尚书郎去官，归读书。景帝即位，与贺劭人为常侍。性切直，处朝謇谔，陆凯重之。时年三十九（案，《江表传》：后主将徙武昌，问蕃"射不主皮"，蕃不时答，后主怒之，即于殿上斩蕃。出登来山，令亲近将掷蕃头作虎狼争咋，头皆碎，以示威，使无敢犯者。与《吴录》不同）。

二月，后主既得丁忠定议，欲北伐。右司马丁奉

言忠不可信，师出必无功。后主大怒，不纳。大将军陆凯等固谏不可，乃止。于是自绝于晋。

秋，八月，因得大鼎，改元为宝鼎元年，大赦。以镇西将军陆凯为大丞相，常侍万彧为右丞相。

冬，十月，以永安山贼施但等反，劫后主弟永安侯谦为主，出乌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盖，北入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等逆讨于九里汀之牛屯，获谦，酖杀之。　谦字公逊，太祖孙，故太子和次子。景帝封永安侯（永安，今在湖州武康县。案《吴录》：施但等见后主上武昌，遂谋反。劫谦至秣陵，欲立为帝，择日使召留后丁固、诸葛靓，靓乃与丁固等拒破之）。初，望气者云，荆州有天子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后主上武昌，仍使掘破荆州界大臣名冢，断其山岗。而但等果反，后主自以为得计。闻但平，后主乃使百余精甲鼓噪入建业，杀谦妻子，号曰"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其气。分会稽为东阳郡，分吴、丹阳为吴兴郡，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

十一月，将欲还建业，左丞相、大将军陆凯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夫民，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自顷年已来，君威伤于桀、纣，君明暗于奸雄，君惠闭于群孽。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辜无罪，赏无功，使君有谬误之愆，天为作妖。公卿媚上以求爱，困民以求饶，导君于不义，败政于淫俗，臣窃为痛心。今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当务息役养士，实其廪库，以待天时。而更迁徙倾动，播扰百姓，民吏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国养民之术也。"后主大怒，发凯前后谏表，使近臣赵钦以口诏报凯曰："卿往表言朕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谏非也。但建业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衰耗，可不得徙乎？"凯因重上疏，言后主不遵先帝二十事，曰："臣窃见陛下亲政已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职司不忠，奸党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兴，受之于天，修之由德，岂在宫乎？而陛下盛意驱驰，六军流弊，纵陛下一身安，奈百姓愁苦何？此不遵先帝一也。臣闻有国以贤为本，夏杀龙逄，殷获伊挚，斯前代之明效，今日之师表也。常侍王蕃黄中通理，处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逄，而陛下忿其苦词，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邦内伤心，有识悲悼，咸以吴国夫差复存。以先帝亲贤，陛下反弃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闻宰相国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汉有萧、曹之佐，先帝有顾、步之相。而万彧琐才凡庸之质，昔从家隶，超步紫闼，于彧已丰，于器已溢，陛下爱其细介，不访大趣，策以尊辅，越尚旧臣。贤良愤慨，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爱民过于婴孩，民无妻者以女妻之，见单衣者以帛给之，枯骨不收取而埋之。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纣灭由妖妇，幽、厉乱由嬖妾，先帝鉴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后房无旷积之女。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寡夫，女吟于内。风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忧劳万机，犹惧有失。陛下临祚已来，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乃今庶事多旷，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笃尚朴素，服不纯丽，宫无高台，物无雕饰，故国富民充，奸盗不作。而陛下征调州郡，竭其财力，土被元黄，宫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顾、陆、步、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陈声、曹辅，斗筲小吏，先帝所弃，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晏群臣，抑损醇醴，臣下终日无失慢之色，百寮庶尹，并展所陈。而陛下拘以瞻视之敬，惧以不尽之酒，夫酒以成礼，过则败德，此无异商辛长夜之饮，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汉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若江渚有难，烽燧卒起，则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吁道路，母子死诀，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时，养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复役，赐与钱财，给其资粮，时遣归来，视其弱息。今则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儿从后死，家唯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之，三者朕存之于心。'今则农桑并废，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则浮华者登，朋党者进，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今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赏以劝功，罚以禁邪，赏罚不明，则士民散。今江边将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所在监司，已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阯之乱，实由兹起，是为遵景帝之阙，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之吏，民之仇雠，先帝末年，虽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时，居官者咸久于位，然后考绩黜陟。今莅政无几，便即征召迁转，迎新送故，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狱无冤囚，死者吞声。今则违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录，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愿陛下留意焉。"后主大怒，为其重臣，难以法绳，忍之。

十二月，还自武昌，留卫将军滕牧镇武昌。

二年，夏，六月，起新宫于太初之东，制度尤广，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攘诸营地，大开苑囿，起土山作楼观，加饰珠玉，制以奇石，左弯崎，右临硎。又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堂殿，穷极伎巧，功费万倍（案，《舆地志》：太祖

凿城北沟，北接玄武湖。后主所引湖内水，并解在前卷。晋左太冲作《吴都赋》曰："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榥，连阁相经。阁闼谲诡，异出奇名。左称弯崎，右号临硎。雕栾镂楶，青锁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又曰："高门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渌水。玄阴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夹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案《宫城记》："吴时自宫门南出，夹苑路至朱雀门，七八里，府寺相属。"横塘今在淮水南，近陶家渚，俗谓回军毋洑。古来缘江筑长堤，谓之横塘。淮在北，接栅塘，在今秦淮迳口。吴时夹淮立栅，自石头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南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二十里，至孙林。孙林南上二十里，至板桥。板桥上三十里，至烈洲。洲有小河，可止商旅，以避烈风，故名烈洲。又洲上有小山，形如栗，亦谓之栗洲。吴时烈洲长封洲一百二十步。长干已注，解在前卷)。时大将军陆凯、徐陵亭侯华覈上书谏曰："敌国强大，西蜀倾覆，深可为忧。臣以为安抚修德在急，而功作无益于时。"后主不纳。覈为兼东观令，领右国史。累陈让表，后主使人谓曰："东观儒林之府，非名学硕儒，无以任其职。以卿研精坟典，与班、张、杨、蔡为俦，故授，何乃谦光而自菲薄?"

秋，七月，使大匠卿薛珝营寝室，号曰清庙。

冬，十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寮，中军步骑二千人以灵舆法驾，东迎神于明陵，引见仁等，亲拜送于庭。十二月，仁奉灵舆法驾至，后主遣中使日夜相继，奉问神灵起居动止。巫言见文帝被服颜色如平生，后主悲泣，悉诏公卿诣阙，赐各有差。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后主于金城门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阁。翌日，拜庙荐祭，歔欷悲感，比至七日，三祭，倡伎昼夜娱乐。有司奏："夫祭不欲数，数则渎，宜以礼断情。"乃止。

十二月，新宫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宫。开临硎、弯碕之门，正殿曰赤乌殿，后主移居之。是岁，分豫章、庐陵、长沙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为司徒、司空。初，固尝昼梦松生其腹上，谓人曰："松，十八公也，后十八岁吾其为公乎?"卒如梦焉。

秋，九月，皓出东关，丁奉至合肥。是岁，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入击交阯，为晋将毛炅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为太子，及淮南、东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

十一月，左丞相陆凯卒。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

二年，春，万彧还建业。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三月，天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马施绩卒。殿中列将何定曰："少府枉杀冯斐，擅撤军还。"勖及徐存家属皆伏诛。秋，九月，何定将兵五千人，上夏口猎。都督孙秀奔晋。是岁，大赦。

是岁，左夫人张氏薨，后主哀念过甚，留葬苑内，临哭，数月不出听事。民间讹言后主已死，章安侯奋当立。时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疑其或然，扫除坟茔。后主闻之，车裂俊，夷三族，诛章安侯及其五子。　奋字子阳，鲁王霸母弟。太元二年，封齐王，居武昌。少帝即位，大将军诸葛恪执政，不欲令诸王处江滨兵马地，徙于豫章。奋不从命，恪为书与奋，奋惧奔南昌，逸游无度。恪诛后，径下至芜湖，欲人建业观变。杀傅相，坐废为庶人，徙章安。太平中，又封章安侯，至是，以讹言见杀。

三年春，后主大举将家西上。初，废帝太平元年冬，刁元使蜀还，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遂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魏人，言寿春下童谣曰："吴天子，当西上。"是年，后主闻之，大喜曰："此天命也。"遂载太后已下六宫嫔妾千余人，济自牛渚，陆道西上，呼云"青盖入洛阳"，以从天命。行至华里，遇大雪，途坏，兵士皆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欲死，妃后菜色，兵人不堪，曰："若遇敌，当便倒戈耳。"左右进谏，皆不纳。东观令华覈固争，后主乃遂追前出军伐晋无功事，大司马丁奉斩之。奉字承渊，庐江安丰人。少骁勇，常从征伐，斩将搴旗，曾不退敌。累以功迁冠军将军，封都亭侯。废帝即位，随诸葛恪拒魏军于东兴，为前锋，将三千锐卒先据要害，便令兵人解甲着胄，魏军大笑之，不为备。奉乃纵兵击之，大破魏军，进灭寇将军，改封都乡侯。又从孙峻征淮南，跨马提戈，突人其阵，取文钦而归。景帝立，谋与张布等因腊会杀孙綝，迁大将军、领徐州牧。后主立，进右大司马。至是见谗，追过，斩之，徙家于临川。

冬，十月，苍梧太守陶璜与监军虞汜大破晋交阯太守杨稷，稷降。因定日南、九真，大赦，分交阯为新昌郡。破扶严，置武平郡。

十一月，凤皇集西苑，大赦，改明年为凤皇元年。

秋八月，左丞相万彧以泄禁中语，因会饮毒，不死，自杀。

是月，西陵督步阐反，降晋。　阐字仲思，丞相骘次子。以功封西陵亭侯，继业督西陵。至是，后主征入为绕帐督。阐以累世在西陵，卒见征命，自以为失职，惧谗，乃不应召，据城降晋，使兄子璿往洛阳为质。后主遣大将军陆抗讨擒之，夷三族。

二年，春，宫人贼市百姓物，司市中郎陈声收宫人，绳以法。后主闻之，忿，以他事烧锯断声头，弃其尸于四望山下。

三年，春，临海太守奚熙以疑举兵，断海路，为其部曲所杀，传首建业，夷三族（案，《江表传》：后

主左夫人死，思念之，于苑中作大冢葬之。使工刻桐人于冢内，以为兵卫。多送珍玩之物，不可胜计。葬后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墓大奢，皆谓主已崩，而今立者何氏子也。时后主舅子何都貌似后主，是以百姓有此言。或云章安侯奋当立，故奚熙信讹言，欲还建业。至是年，乃举兵反)。

三月，司徒丁固卒。　固字子贱，会稽山阴人。幼孤，在襁褓中，阚泽见而异之。少居贫，色养，与宗族同寒暖，虞翻深敬异之。累著位廷尉。景帝时，为右御史大夫，曾梦松生腹上，惧，问左右，或占之曰："松字十八公，后十八年，当为公。"至是，果然。

秋，九月，尚书仆射、高陵侯韦昭以嫌收下狱，狱中因吏上书，陈所著《洞纪》，自庖犧已下至秦汉为三卷。又作《官训》一卷，《辩释名》一卷，冀以此求免。后主览书，怪其垢汗，大怒，昭惧，因叩头五百下，两手自缚。右国史华覈率公卿连上表救之，流涕进言曰："昭学业幽邃，国之良臣，年过七十，乞一介余年，以成大吴之备典。"后主益怒，曰："欲书朕过耶！"竟诛之，徙家于零陵。　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善属文，举孝廉，累迁尚书郎、太子中庶子。侍太子和讲在东宫，时宾客蔡颖好博奕，太子以为无益，命昭著论言得失，言词清妙，当世重之。及和废，转黄门侍郎。少帝立，为太史，修撰《吴书》，与华覈、薛莹等参同其事。景帝立，进中书侍郎，领国子祭酒。帝好学，诏令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延入侍讲。后主立，封高陵亭侯，迁尚书仆射兼中常侍，领左国史。时有屡言瑞应，后主问昭，昭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后主衔之。及欲为父和作本纪，昭执不登帝位，宜为传。后主怨，犹是渐见嫌责。昭恐，上表自陈衰老，去职，以成所造之书，后主不听。昭惧成疾，因侍宴，后主竟坐率人以酒七胜为限，若不入口，浇灌取尽。昭素饮不过三胜，时或茶茗代之。及是衰老，见逼忧恐，且酒后又令侍臣折难公卿，嘲弄私短为欢。昭以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故但示难问经义言论。后主以为不承用诏命，又嫌前答筐箧之言，积前后事，遂收下狱死。时年七十三。

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料出亡叛户口。大司马、荆州牧陆抗薨。　抗字幼节，丞相逊嗣子，桓王外孙。年二十袭封江陵侯，累迁立节中郎将。赤乌中，自完城与诸葛恪换屯，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桑果不得妄伐。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后屡以征伐功拜领军大将军、益州牧，寻迁西陵、乐乡、公安等诸军事。因陈时宜于后主一十七条，而切言何定弄权，阉宦专政之事。凤皇初，步阐以西陵降晋，抗率诸将大破晋军而枭阐首。修理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故得将士欢心。时晋以羊祜为荆州刺史，与抗邻境。抗、祜推侨、札之好。抗尝遗祜酒，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诚服之。于时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矣。寻加都督大司马、荆州牧。凤皇二年，就拜之。明年夏，病，上表劝益兵西陵："西陵国之西蕃，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至秋遂薨，时年五十一，晏嗣（案，《吴志》：抗生四子：长晏，次景，次机，次云）。

十二月，诏分郁林为桂林郡。十一月，侍中、太尉范慎薨。　慎字孝敬，广陵人。性多纯直，竭忠知己之君，缠绵三益之友，时人贵之。自侍中出为武昌左都督，治军整齐。后主将迁都，甚惮之，拜太尉。慎恨久为将，老耄请还，军士恋之，陨涕而别（案《范氏家传》：慎著书二十篇，号曰《矫非》）。是岁，大疫。

四年，春，吴郡上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二分，上有年月字，因赦，改元天册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长老相傅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静。"至是，湖忽开通，或云当太平，青盖入洛。后主以问奉禁都尉陈训，训曰："臣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谓人曰："青盖入洛，将有舆榇衔璧之事，非吉祥也。"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又改元为天玺元年。立石刻于严山，纪吴功德（案，《吴录》：其文东观华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谁书。或传是皇象，恐非。在今县南四十里龙山下，其石折为三段，时人呼为段石冈也）。

秋，旱，会稽太守车浚以民饥，表出仓赈贷，后主怒，以浚树恩私，遣人就斩之。时东湖太守张咏以不出算缗，亦遣就斩之，同枭首以徇诸郡。中书令贺邵见后主凶暴骄矜，信惑群邪，政事日弊，乃上表极言而谏。后主深恨，以为谤毁国政，嫌之。既而邵忽中恶风，口不能言。求去职。后主疑其托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所，邵无一言，后主大怒，烧锯以截其头，家属徙于临海。　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以奉公贞正，亲近所惮，乃共谮恶于后主，而与楼玄同见杀。时年四十九。

八月，京下督孙楷降晋。

时鄱阳历阳县有石山临水，高一百丈，其上四十丈有土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不与本体相似，俗谓之"石印"。相传云："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下有祠堂，巫言石印神有三郎。历阳县长表言石印文发，后主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郎言"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省其印文，诈以朱书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遂还以奏。后主大喜曰："吴当为九州都、渚乎？从大皇逮朕四世，太平主非朕复谁！"遣使以印绶拜石印三郎为王，又刻石铭，褒咏灵德，以答休祥。又，吴兴阳羡山有石室，长十余丈，在所表为大瑞。后主乃遣兼司空董朝、太常周处等往阳羡县，封禅国山，大赦，改元天纪元年，以协石文。

二年，夏，五月，右国史、徐陵亭侯华覈卒。覈字永光，吴郡武进人。起家为上虞尉，以文学召人秘府，数以便宜利害事进，谏爱民省役，后主不纳。累迁东观令，领右国史。卒时年六十。

秋，七月，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

三年，夏，四月，合浦部曲将郭马反，杀广州刺史，自称交广二州刺史、安南将军。初，有谶云："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后主闻之，自文武职位有姓公孙者，皆徙广州，不令停江滨（按，后主，大帝孙，亡国之应也。闻马反，大惧曰："此天亡也。"）。

秋，七月，以张悌为丞相、领军师将军，率牛渚督何构、滕循等总戎，自东道缘海向广州。以循为镇南将军、假节、领广州牧，又使徐陵督陶濬等将兵七千会陶璜，自西道向广州。东西俱进，共讨郭马（案《吴志》：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死后部曲兵马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别离，遂与何兴、王族、吴述、殷兴等谋反以据广州。兴攻苍梧，族破始兴也）。

八月，建业有鬼目草生工人黄猗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分。又有买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赤，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圆，径一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草为芝草，买菜为平虑草，遂以为瑞，封猗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案，《干宝传》："黄猗者，吴之土运承汉后，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末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称不改，而贵贱悬殊。即其天谴精微之应也。"）

冬，十月，晋军来伐，大将军司马伷侵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濬逼牛渚，建威将军王戎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人夏口，镇南将军杜预过江陵，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等浮江东下。陶濬等讨郭马，至武昌，闻北军大举，止而不进。时后主不专政事，耽荒无度。上流征镇告变，曾未为心，日集公卿内外淫宴，皆令沉醉。使黄门郎十人，不预酒侍立，为司过之吏，客罢，各奏其失，酒后之愆，罔有不举，并加威刑。采宫女少有不合意者，辄铨杀之。又料取大臣将吏子女十五六者具名拣阅，拣阅不中，乃许出嫁。或生剥人面皮，凿人之目。性酷虐，多猜忌，而任幸岑昏险谀，屠害无日。尚书郎熊睦因讽旨，微有所谏，便使人以刀镮撞杀之，身无完肌。侍中张友，俊才辩捷，以应答高致，恶其有能，以他事诛之。左右侧目，众情所苦，上下离散。晋军已至，无不土崩瓦解者。

四年，春，正月，杜预等破荆州，晋军并进。殿中亲近数百人皆一叩头请曰："今贼将至，兵不起刃，众并离心，愿坐岑昏以谢天下。"后主始惶惧，许之，左右遂争起收昏，杀之。寻遣追，已不及。戊辰，陶濬自武昌奔归，见后主陈："晋上蜀船小，今得二万精甲，乘大舰拒之，自足破贼。"皓授节钺。其夜，众逃散，不能禁。

是月，晋王浑、周浚攻陷江西屯戍，后主使丞相、军师将军张悌，右将军、副军师诸葛靓等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将军孙震，帅众三万渡江逆之，至牛渚，沈莹谓悌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如悉益州之众沿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戎备，名将皆死，幼骇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蓄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也。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此，众心骇惧，不能复整。今宜及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此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战，吴军大败，诸葛靓与五六百人追走，使过迎悌，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谓曰："夫天下存亡有大数，岂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遁耶？莫牵曳之如是。"静流涕放之，去百余步，已见为晋军所杀。《吴录》曰："悌少知名，及处大任，希合时趣，将护左右，清论讥之。"〔按：此处文字有脱漏〕（出也）。

二月，王浑、周浚等进屯横江。后主闻悌军没，甚惧，自选羽林精甲以配沈莹，孙震等，屯于板桥。乙未，乃自为书与舅何构责已曰："昔大帝以神武之略，奋三千士卒割据江南，席卷交广，开拓洪基，欲祚之万代。至朕末德，嗣守成绪，不能怀安黎元，多为咎譻，以违天命。灾暗之变，谓之祯祥，致使南蛮逆乱，征讨未克。闻晋大众，远来临江，庶其劳瘁，比晨摧退，而张悌不返，丧师过半，朕甚惆怅，于今无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乃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朕之罪也。天文玄变于上，万民愤叹于下，观此事势，危同累卵，吴祚终讫，何其局哉！天匪亡吴，朕所招也。瞑目黄壤，当复何颜见四帝乎？公其勖勉奇谋，飞笔以闻。"构，一名植，丹阳句容人，文皇太后弟也。后幼为太子和妃，生后主。及和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后曰："若皆从死，谁当养孤？"遂抚后主及三弟。后主即位，尊为昭献皇后，寻改为文皇太后，称升平宫。

己未，晋龙骧将军王濬总蜀兵沿流直指建业，琅琊王司马伷帅六军济自三山，遣周浚、张乔等破吴军于板桥，莹等皆遇害。后主闻军相次而败，惶迫，乃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计，使太常张夔奉笺并进玺绶于伷曰："昔汉氏失统，九州分裂，先人因时际会，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与晋乖隔。今大晋

龙兴，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道路，远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宏光大。谨遣张夔奉所佩印玺，委质请命，惟垂信纳，惠济元元。"三月辛未，后主遗群臣书曰："朕以不德，忝继先轨。处位积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涂炭，至使一朝社稷倾覆，宗庙无主，没有余罪。孤负诸君，事已难图，覆水不可收也。"壬申，王濬舟师先至石头，后主以草缚，衔璧舁榇，见濬于军门。濬解缚焚榇，以礼相见。癸亥，晋琅琊王伷会诸军入自都城，屯太初宫，收其图籍、府库，总领州郡户口、人吏、兵粮、舟楫、音乐采妓。

乙亥，置酒大会，安东将军王浑酒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无难督周处曰："汉末分崩，三国鼎峙，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　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父鲂，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骑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里患焉。处闻之，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不乐?"父老曰："三害未除，何以为乐?"处问之，答曰："南山白额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害。"处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杀猛兽，又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数十里，处与之俱，三日三夜，人谓已死，相贺。处杀蛟而返，闻乡相庆，始知人患己甚，乃入吴，寻二陆学问。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远耳。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遂励志。有文思，心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为东观令，累迁太常，出督无难（案，《晋书》：吴平后，处入洛，迁广陵太守。郡多滞讼，有经三十年不决者，处一朝决遣之。转楚内史，俄拜散骑常侍。处曰："古人辞大不辞小。"乃先之楚。而郡新经丧乱，新旧杂居，风俗未一，乃敦以教义，又敛骸骨无主者收葬之。然后就征。远近称叹。迁御史中丞，副梁王彤征齐万年于关西，战没死。撰《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集《吴书》未成，卒。三子玘、靖、礼，皆事东晋也）。

是岁，建平太守吾彦闻皓不守，以郡降晋。　彦字士则，吴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才，身长八尺，手格猛兽，膂力绝群。初，为通江吏，时平南将军薛珝仗节南征，军容甚盛，彦观之慨然而叹。有善相者刘札谓之曰："以君相貌，后当至此，不足慕。"少起家为小将，大司马陆抗奇其勇略，拔用之。患众情不允，乃会诸将，密使狂人挟刀跳跃而来，坐上诸将惧而奔走，唯彦不动，举几御之，众服其勇。累迁建平太守（案，《吴录》：王濬将拔吴，造船于蜀。彦觉之，表请增兵为备，皓不从。彦乃析为铁锁，断江路。及晋师临壤，沿江诸城望风降附，或见攻拔。彦坚守，攻之不下。晋军退舍，礼之。及皓亡，始降。武帝拜为金城太守。帝常从容问薛莹孙皓所亡，莹曰："皓为君，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安。败凶之衅由此而作。"帝复问彦，答曰："吴王英俊，宰辅贤明。"帝笑曰："何为亡?"彦曰："天禄永终，历数有属，所以为陛下擒。此盖天时，岂人事也?"张华在坐，谓彦曰："始为名将，积有岁年，蔑尔无闻，窃所惑矣!"彦曰："陛下知我，而卿不闻。"帝甚嘉之。位至长秋卿，卒于官）。

夏，四月，遣使送后主于洛阳，举家西迁。以武帝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洛阳。甲午，晋帝使诏慰劳，封为归命侯。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粟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疋，绵五百斤。拜太子为中郎将，诸子为王者，并拜郎中。每朝会，召后主预之，常指殿谓曰："朕为此殿以待公久矣。"皓曰："臣于江南亦作此座相待。"（案，《三十国春秋》：晋王济尝与武帝棋，时济伸脚在局下，因问皓曰："闻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人臣无礼于其君者，则剥之。"武子大惭，遽缩脚。或侍宴，武帝曰："闻君善歌，令唱汝歌。"皓应声曰："昔与汝为邻，今为汝作臣。劝汝一杯酒，愿汝寿千春。"）后五年，薨于洛阳，葬河南芒山。滕后自为哀策，文甚酸楚（按，后主年二十二即位，十六年，年三十八为晋所灭。入晋为侯五年，薨，年四十二。子孙相承，三代四帝，起壬寅，终于庚子，凡五十九年。七年在武昌，五十二年都建业太初宫）。

初，大帝黄武年中，魏军大举，文帝自至广陵，临江。朝廷危惧，乃召术人赵达筮之。达布算曰："吴衰在庚子，今贼无能为。"帝问庚子远近，曰："后五十八年。"帝笑曰："朕忧当身，不及子孙也。"（案，《吴志》：达，河南人。少好异，用意精密，知东南有王气，可以避难，遂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谓太史丞公孙滕曰："吾先人得此术，欲图为帝王师。至予三世，不过太史郎。"滕求其法，达曰："今已亡。"及太祖即位，令达算在位几年，达曰："汉高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后果如其言。常谓知星者曰："我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足下昼夜暴露望气，不亦劳乎!"帝每问其法，终不言。及死，闻有书，发棺求之，竟无所得。是时，吴有黄象，字休明，善书，中国不及。严武子字子卿，善围棋，时莫与对。宋寿能占梦，十不失一。曹不兴善画，妙动神明。与太祖画屏风，误落笔点，因以为蝇。帝以生蝇，举手弹之。孤城郑妪能相人，知吉凶。吴范占风气。刘淳明天官太乙。此八人世谓之"八绝"也。）

皓在位，天纪末，有窥上国之心，使太卜尚广筮并天下，得《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入洛。"故皓以克平西北为事，不备其亡。时岁，实庚子也。永安二年，三月，有异童子，年可六七

岁，着青衣来，来从群儿戏，诸儿畏问之，答曰："我荧惑星，将有告尔曰：三公锄，司马如。"言讫升天去，渐远，若疋练。自后五年，蜀亡；六年，晋兴。至是，吴为司马如灭之。

案：吴大帝即王位，黄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合五百三十五年矣。

卷五 晋上

中宗元皇帝

西晋孝武太康元年平吴，乃废建业，复为秣陵。分丹杨、南郡为宣城郡，还理于秣陵，在县东南六里，渡长乐桥，古丹杨郡是也。以周浚为扬州刺史，所统十九郡七十四县。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县，仍在秦邑地。而建邺县在故都城宣阳门内，今县城东二里古御街东。

太安二年，夏，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号汉，称神凤元年。使将军石冰寇扬州，诸郡尽没，冰因修建邺宫居之（案，曹宪《扬州记》：晋惠永宁二年，有石浮来建邺，自入秦淮。夏，架湖登岸二百余步，百姓咸曰："石来，石来。"至明年，石冰果入扬州，遂据此地）。冬，十二月，征东将军刘准使右将军、广陵相陈敏渡江，攻破石冰于建邺。

永兴二年十二月，陈敏又据建业，自号扬州刺史，假顾荣为丹阳尹，以甘卓、周玘为将军。敏讽寮佐，进己为楚公，加九锡之礼。时东海王祭酒华谭闻之，与荣书，陈是非，言"敏凡才，无远略。昔齐之王蠋，布衣尔，犹不屈于燕，况足下名重位彰，受恩于国，而党奸邪，自相置署！"荣得书大惭，与甘卓等谋曰："江东事若济，当共成之。然则观形势如何？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骄矜，其败必矣。吾等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阳，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辱及万世！"卓等然之。遂与荣谋遣使密报征东将军刘准，令率兵临江。敏令弟昶将兵拒之，使甘卓屯横江，荣、玘因卓兵杀陈昶，断桥，尽收船于淮水南。敏自出军临大航岸，荣以羽扇麾之，敏众溃散。敏单马北走，玘等追斩于江表。　陈敏字令通，庐江人。少有干能，补尚书仓部令史。赵王伦篡逆，义兵乏食，以敏为广陵度支，令漕运江淮以济中州。属张昌乱，使石冰趋寿春，都督刘准与敏谋破冰等，以功拜广陵相。时在惠帝西迁，四方交争，敏遂有据江东之心。

怀帝永嘉元年，东海王越秉政。秋，七月，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用王导计渡江，镇建业。讨陈敏余党，廓清江表，因吴旧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宫为府舍（按，太初宫本吴之宫。晋平吴后，石冰作乱，焚烧荡尽。陈敏平石冰，据扬州，因太初故基，创造府舍。中宗初渡江，因居此地也）。置丹阳内史官，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戴若思为腹心股肱，接宾客，礼名贤，存问风俗。

永嘉五年，夏，六月，刘曜寇洛阳，京师沦陷，怀帝蒙尘于平阳。司空荀藩移书天下，推琅琊王为盟主。

六年，春，二月壬子，琅琊王驰檄四方，征兵以讨石勒，师次寿阳，勒退河北。

夏，四月丙寅，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山简卒。　简字季伦，河内怀人，司徒涛之第五子。自侍中、吏部尚书出镇襄阳。卒时年六十一，赠仪同三司，归葬建康玄武湖南覆舟之阳。子遐嗣（按，遐字彦林，累拜余姚令。时江左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户口万余。后至太守）。

秋，七月，岁、镇、荧惑、太白，聚牛斗。

十二月，散骑常侍顾荣卒。　荣字彦先，吴人。世为南土著姓。祖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机神郎悟，弱冠仕吴，累迁黄门侍郎。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阳。时人号为"三俊"。拜郎中，历廷尉正。恒纵酒酣畅，谓友人张翰曰："唯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及赵王伦篡位，以荣为子虔大将军府长史。荣初与同寮饮酒，见执炙人貌状不凡，荣因割炙反啖之。人问其故，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及伦败，将诛荣，前执炙者为督率，遂救荣，得免。齐王冏以为大司马主簿，荣惧祸及，终日昏醉，不总府事。转中书侍郎，在职不复饮醉，人或问曰："何前醉而后醒？"荣惧，复饮酒。与乡里杨彦明书曰："吾为齐王主簿，常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后果拜常侍，以世乱辞不受。遂还吴，属陈敏据扬州，假荣右将军、丹阳内史。时敏使甘卓出镇，坚甲利器尽委之。荣因说卓，以图敏。明年，周玘，甘卓与荣及纪瞻等潜谋破敏。及琅琊王睿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谘焉。多有匡谏，王皆纳之。进荐贤良，言贺循等沈潜青云之士，而陆士光金玉之资，甘季思、纪瞻干决殊绝，王皆辟用之。卒官，王哭之恸，欲表赠依齐王功臣格。吴郡内史殷祐上笺论功，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荣好琴书，及卒，家人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往哭之，既而上床，鼓琴数曲，叹曰："顾生复能赏此否？"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子毗嗣。初，陈聆问方士戴洋曰："人言江南当有贵人，顾彦先、周宣佩当是否？"洋曰："顾不及腊，周不见来年八月。"荣果至其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腊。宣佩明年七月晦日亡。

是岁，太子洗马卫玠卒。　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祖瓘，司空、录尚书事。父恒，尚书郎。玠幼而爽异，长好玄理，每一言论，皆以造微。琅琊王澄有高名，尝闻玠言，辄叹息绝倒。以天下大乱，遂扶老母，将家南行，至豫章。大将军王敦长史谢鲲，先相雅贵，相见欣然，言论永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卫玠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

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玠常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怒之容。以王敦非纯臣，而不久留，求向建邺。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先有劳疾，从此遂甚。卒时年二十七，葬新亭东，今在县南十里。时人谓“看杀卫玠。”（按，《地志》：咸和中，王导为扬州刺史，下令曰：“卫洗马明日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具祭奠，以敦旧好。”改葬即此地也，未悉本葬何处）。

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改元建兴元年。五月，使加琅琊王睿左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诏改建邺为建康，改邺郡为临漳。

秋，七月，南郡太守周玘卒于芜湖。　玘字宣佩，征西将军处长子。性刚毅沈断，有父风，而文学不及。闭门洁已，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风而敬惮焉。州辟为从事，虚已备礼，方乃应命。除议郎。太安初，妖贼张昌、丘沈反于江夏，惠帝使监军华宏讨之，不克。玘密结南平内史王矩及江东人士同起义兵，破昌、沈。既毕，玘不言功，散众还家。及陈敏据扬州，与顾荣、甘卓等谋擒敏。琅琊王初镇江左，以玘为仓曹属。吴兴人钱琀谋反，玘率合乡里义众，与郭逸讨之，传琀首于建邺。玘三定江南，开复王略。王嘉其勋，累拜建威将军、吴兴太守。以玘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然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北来人士左右王业，而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己，乃与东莱王恢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渊与诸南士，共奉王以经纬世事。事泄，王秘之，召玘为镇东司马，复改南郡太守。既行，至芜湖，又进爵为公。玘忽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时年五十六。将死，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汝能复之，乃吾子。”

四年，冬，刘曜逼长安，西郡不守。

五年，春，正月，琅琊王出师路北，躬擐甲胄，移檄天下征兵。时有玉册见于临安，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其文曰“长寿万年”，日有重晕，皆以为中兴之象（按，《图经》：江宁，县名，元帝初过江，永嘉中置之。在今县城南七十里，南临浦水。其水源出宣州当涂县下溪村，西流入江，名江宁县也）。

二月，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密诏，令王摄万机，修复陵庙，将雪大耻。王闻愍帝幽于虏庭，王素服出次，举哀恸哭。

三月，西阳王羕及群寮等劝进，王辞不受。羕等固请，王流涕曰：“孤罪人也。不能雪天下之耻。”因欷歔不止，令私奴命驾，将返国。群臣不敢逼，会稽内史纪瞻与长史王导俱入见王，立陈利害。瞻进曰：“今帝失御，宗社虚废，神器去晋，于今二年。陛下特天所授，光阐七庙，以隆中兴。今欲守匹夫之谦，而逆天时，违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虽复倾注于将来，岂得救祖宗之危急哉！臣等区区之诚，不可失也。”王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彻去御座。瞻叱绩曰：“帝座上应星辰，敢动者斩！”王为之改容，群臣因请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之。三月辛卯，琅琊王即晋王位，承制大赦，改元建武元年。初备百官，立宗庙社稷，拜诸参军百余人为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掾属，时人呼为“百六掾”（按，《图经》：晋初置宗庙，在古都城宣阳城外。郭璞卜迁之，左宗庙，右社稷，去今县东二里玄风观即太社西偏，对太社右街。东即太庙地。太庙事已具《孝武》卷中。社立三坛：帝社、太社各一，稷一。一本云：洛阳社二坛，稷一坛。今亦合其制宜者也）。

夏，四月，丙辰，立世子绍为晋王太子，进百官行赏。以王子宣城公裒为琅琊王，以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余进班各有差。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勃海公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遣长史温峤来上表，劝王即尊位。王优令答之，以二公共济艰难，同契一致，抚宁戎夏，动静以闻。

冬，十一月，进司空刘琨为太尉。初置史官，立太学，以干宝、王隐领国史。

是岁，扬州大旱，晋陵内史张闿奏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

建武二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问至。晋王服斩衰居庐。丙辰，王侯百寮上尊号劝进。是日，晋王即皇帝位于建康（按，帝自永嘉元年领江左，至建武二年，积十一年，即帝位。居旧府舍，至明帝亦不改作，而成帝业始缮苑城也）。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琊武王伷之孙，恭王觐之子。初，魏明帝青龙三年冬十一月，张掖郡丹阳川谷坌溢，有石流出，立于川中，有马行列，而牺牛在后，麒麟居东，凤皇处南，白虎处西，八卦分布成文。占者或云“牛继马后”。及宣王秉政，深以牛氏为虑，因征辽东还，遂为二榼同一口贮酒，酖杀大将军牛金。后恭王妃夏后氏与小吏牛钦私通，因产帝。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满室，所藉藁如始刘。及长，白毫生于目角之左，龙颜隆准，目有精光，顾盼炜如也。年十五，嗣位琅琊王。三十二，始镇建邺。四十二，即帝位。戊辰，大赦，改元太兴元年，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绍为皇太子。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蚀之。戊寅，初禁招魂葬（按，《晋书》：东海王越死于郸，尸为石勒所焚。妃裴氏过江，乞招魂葬，帝虽许之，治书御史袁瓌与博士傅纯议，招魂葬是谓埋神，不可从也。帝从之，遂禁断）。

五月，幽州刺史段匹磾执太尉刘琨，囚之。初，王敦见琨劝进表至“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祚者，非大王而谁！”敦大怒，投表于地曰：“读《左传》三十年，一朝为刘琨用却。”因内惮焉。及闻拘系，密使段匹磾杀琨，又惧众反已，遂称有诏收捉。

琨闻敦有使至，不通命，知，谓其子曰："处仲使来而不告我，是杀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因涕泣，悲不能自胜。癸丑，匹磾缢杀琨并子侄四人。时年四十八。琨字越石，魏昌人，汉中山靖王胜之后。少负志气，有纵横才，善交胜已，而颇浮夸。与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乃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累迁位并州刺史。愍帝即位，拜司空，封广武侯，都督冀、幽、并三州军事，寻为石勒所破，穷蹙归匹磾，遇害。初，琨在晋阳时，尝为胡骑所围数重，窘迫无计，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者，皆凄然长叹。中夜因奏胡笳，贼又流涕，有怀土之感。向晓并弃围而去。及帝将中兴于江东，中朝士大夫多过江归帝，朝廷望之，怨琨不至。王处仲曰："江东地狭，不容琨气。"

六月，旱，帝亲雩。诏改丹阳内史为丹阳尹，以薛兼为之（*按，刺史、尹、内史、太守，止是史官。《晋·百官志》云："王临州，则郡有内史；州无王，则惟太守。"尹者，正也。汉置河南尹，晋江左置丹阳尹，盖天子所居，则郡以尹为主者也*）。

是月，置招谏鼓，立诽谤之木。

秋，七月，刘聪死，子粲嗣位。寻为其臣靳准所灭，准自号汉王。

八月，皇太子释奠于太学。

冬，十月，刘曜僭号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作听讼观。十一月，刘聪故将王腾、马忠等诛靳准，送传国玺于刘曜。癸巳。诏旌吴名贤，具条列闻。是岁，武昌太守王谅奏牛生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

二年，春，正月，使冠军将军梁堪、守太常马龟等修复山陵，迎梓宫于平阳，不克而还。五月壬戌，诏去非急之务，非军事所须，皆省之。夏，六月，丙子，罢御府及诸郡丞，置博士员五人。

秋，七月，乙丑，开府仪同三司贺循卒。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其先庆普，汉世传《礼》学，族高祖纯，后汉侍中，避安帝讳为贺氏。父邵，吴中书令。循有操尚，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善属文，举秀才，后迁武康令。陆机表荐，累迁南中郎长史，不就。归与乡里合义讨逆。及陈敏据江外，矫诏以循为丹阳内史，循辞以脚疾。与顾荣等平敏，拜吴国内史。帝镇江左，守职，寻转军司。因与循言及时政事，遂问循曰："孙皓尝烧锯截一贺头，是谁耶？"循未及言，帝悟，曰："贺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无道，臣诚痛深，无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承制，以为军谘祭酒，循称疾不起。帝使舆疾至，亲临谘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跪，乃就加朝服，赐第一区，车马、床帐、衣褥等物，一无所受。时江东草创，循多陈利害，言而必从，进为侍中。以讨华轶功，封都乡侯，固让不受。建武初，拜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宗庙始建，旧仪多阙，循议定七庙。帝践位，迁太子太傅。循自以枕席废顿，臣节不修，累表固让，命皇太子亲往拜焉。后疾笃，表乞骸骨，诏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帝亲临轩，遣使持节，加印绶。循已不能言，指左右，推去章服。驾幸，执手流涕。太子亲临三焉，往还皆拜，儒者为荣。卒时年六十。帝哭之恸，赠司空，谥曰穆。将归葬于吴，皇太子追送近郊，望船流涕。子隰嗣（*按，《晋书》：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雅有知人之鉴，拔杨方于卑陋，卒成名于世*）。

甲戌，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淝。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八月，肃慎贡楛矢石砮。

九月，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卒。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逖少孤，兄弟六人，性最豁荡，不修仪检，年十五六，犹未知书，兄该、纳等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操，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族重之。后乃专学，博涉书记。年二十四，举秀才，不行。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二人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累迁太子舍人。洛京丧乱，遂避地淮、泗。元帝镇江左，征为军谘祭酒，将家居丹徒之京口。西朝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从者，皆杰勇之士。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帝北收遗黎，雪国大耻，帝许之。以逖为豫州刺史，不给铠杖，令自招募。仍将本从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因进屯淮阴，铸兵器，练士卒，转斗而前。大破石季龙、蓬陂坞主陈川。川还襄国，季龙使川将桃豹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军韩潜等进镇东台，与贼同一大城，相守四旬。以布囊盛土，使千余人运上台，如米以示贼，贼饥久，益惧。石勒遣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逖使击破之，获夜堂，豹宵遁走。因进镇雍丘，略定河外，巡抚征戍。时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皆受逖节度，于是，黄河已南尽为晋土。其河上先有堡固及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如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劝督农桑，克己施下，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舞咏恩，其得人心如此。诏进逖镇西将军。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收利十倍，公私丰赡，士马日强。方欲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会朝廷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不平。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乃置妻子于汝南大木山下。进缮虎牢，使从子汝

南太守济率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闵筑垒，未成，而逖病甚。时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历阳陈训谓人曰："今年西北大将军当死。"逖亦见星，曰："此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年五十六卒于雍丘。百姓如丧考妣，皆为之立祠（按，《晋书》：王敦久怀乱逆，畏逖不敢发，至是始得肆其奸雄焉）。

冬，十一月戊寅，石勒僭称赵王于襄国。

是岁，作南郊，在宫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按，《图经》：在今县城东南十八里，长乐桥东篱门外三里。今县南有郊坛村，即吴南郊地）。

三年，春，二月辛未，雨大冰。

三月，燕王慕容廆奉送玉玺三纽。夏，六月，吴郡米庑无故自坏。米庑货籴之屋，无故自坏，此五谷踊贵之象。

秋，七月，诏琅琊国人随在此者近有千户，以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永复为汤沐邑（按，中宗初，琅琊国人置怀德县，在宫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东，后移于宫城西北三里耆阇寺西。帝又创已北为琅琊郡，而怀德属之，后改名费县。其宫城南旧处，成和中移建康县，自苑城出居之。按《南徐州记》，费县西北八里有迎担湖。昔中宗南迁，衣冠席卷过江，客主相迎，负担于此湖侧。至今名迎担湖。世亦呼为迎担洲。在县城西石城后五里余。初，随帝过江有王离妻者，洛阳人，将洛阳旧火南渡。自言受道于祖母王氏，传此火，并有遗书二十七卷，临终始行此火，勿令断绝。火色甚赤，异于余火。有灵验，四方病者将此火煮药及灸，诸病皆愈。转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绝，时人号其所居为圣火巷。在今县东南三里，禅众寺直南出小街。或云齐时复有圣火事，具齐卷内）。

八月，追尊所生夏侯氏为皇太妃。太妃讳光姬，沛国谯人。祖威，兖州刺史。父庄，淮南太守。妃生自华宗，幼而明惠。初，帝嗣立，称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按，《晋书·妃后传》：初，有谶云："铜马入海建邺期。"太妃小字铜镮，而元帝果中兴于江左矣）。

庚申，追尊敬王后虞氏为敬皇后。辛酉，迁神主于太庙。敬皇后讳孟母，济阳外黄人。父豫。后无子。永嘉六年薨，时年三十五，至是追尊（按，《外戚传》：敬皇后父虞豫，少有美称，州郡礼辟，不就。早卒。明帝立，追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子胤嗣，敬后弟也。迁步兵校尉）。

辛未，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冬，十二月，丁未，严设煮盐之法，造私盐者，以半与之。又募人米京师，米一斛与盐四石。是岁，创北湖，筑长堤，以壅北山之水，东自覆舟山西，西至宣武城六里余。后苑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足少不胜也。

四年，春，二月，鲜卑段末波奉送皇帝信玺。庚戌，告太庙受之。癸亥，日斗。

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

是岁，振武将军、梁州刺史、寻阳侯周访卒。访字士达，汝南安成人。汉末避地江南，晋平吴，移家寻阳。祖纂，吴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访少沈毅谦让，果于断割，赒穷振乏，家无余财。为县功曹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侃为主簿，相与结交，以女妻侃子瞻。乡人有盗访牛于冢间杀者，访得之，遣盗密埋其肉，不使人知之。及帝渡江，命访参镇东军事，累迁振武将军。与陶侃征杜弢。弢时作桔槔打官军船舰，访于船上作长岐枨以拒之，桔槔不能为害。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访追彦斩之。将战，访为流矢所中，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时贼强兵众，访知力不可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称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虽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我，宜促渡水而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不能济。时杜弢将杜曾又聚众破陶侃于沔城，帝令访救之，访率众至沌阳。曾等锐意甚盛，访曰："昔人有言，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恒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访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及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甲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大败杜曾，杀千余人。访夜追之，众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也。"鼓行而进，遂走汉、沔。访部将苏温追擒杜曾等于武昌，送王敦斩之。初，王敦惧杜曾之难，谓访曰："擒曾当相论为荆州刺史。"及曾平，后从事中郎将郭舒说敦曰："荆州用武之国，若以假人，将有尾重之患，公宜自领，以访为梁州可矣。"访大怒。敦乃手书譬释，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访投碗于地曰："吾岂贾竖，可以宝碗悦乎！"阴欲图之。敦患之，而惮其强，不敢有异。访威风既著，远近悦服，勇智过人，为中兴名将。性谦虚，未尝论功。或问访曰："人有小善，鲜不自称。卿功勋如此，无一言何也？"访曰："朝廷威灵，将士用命，访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时王敦有不臣之心，访尝切齿。敦怀逆谋，终虑访未敢为非。卒时年六十一。帝哭之恸，立碑于本郡。二子：抚、光（案，《周访传》：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访旅泊宫亭湖庙，庙本灵验，入者皆死，及访憩寝，略无神异。明早如厕，见一老父，访执之，乃化为雄鸭也）。

五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永昌元年。戊辰，大将军、荆州牧王敦举兵反于武昌，谓长史谢鲲曰："刘隗奸邪，将覆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安时济

民。”鲲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言未及卒，敦怒曰：“君至庸才，岂达天理！”发檄四方，以诛刘隗、刁协为名，遣龙骧将军沈充都督吴兴等诸军事。已已，敦上疏曰：“昔太甲初虽不能遵明汤典，幸纳伊尹之勋。汉武雄略，亦惑江充谗妄邪说。”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等。帝大怒，下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将亲御六军，以诛大逆。”二月，内外戒严，征诸徼镇人卫京师，诏公卿以下廷议。丞相王导率昆弟子侄三十余人，诣阙待罪。帝召人见，导前谢曰：“逆臣贼子，何代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下，执手曰：“方托百里之命，卿何言耶！”乃诏大义灭亲，以导为前锋大都督，敕丹阳诸郡皆加军号。以太子右率周筵行冠军将军，统兵三千讨沈充。使镇北将军刘隗军于金城，右将军周札守石头。甲午，帝被甲徇六军于郊外。诏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各率所统以蹑敦后。

四月，敦先锋攻石头军，周札开城纳贼。王导、郭逸、周颉、刁协、刘隗等三道出战，六军败绩。皇太子欲亲率将士自决战，升车将出，中庶子温峤固谏，抽剑断鞅，乃止。尚书令刁协、刘隗并出奔，协至江乘，为其下所杀。隗奔入于石勒。隗字大连，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解褐从元帝，为从事中郎，累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时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诗》称‘杀礼而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已后，宜为其防。”隗为法官，多所弹奏，不避豪强。建兴中，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因奏：“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复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喧哗，观者满路，咸为冤枉之征。请见免相府从事及王导等官。”帝自责过而谢隗。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帝即位，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诸军事，镇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腹心以镇方隅，故以谯王承为湘州，续用隗及戴若思为都督。敦甚恶之，与隗书曰：“顷承圣上顾盼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隗答书曰：“鱼相望于江湖，人相知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得书甚怒。及敦作逆，举兵以讨隗为名。诏征隗还京师，百官迎之于道，隗岸帻大言，意气自若。及人见帝，与刁协奏请诛王氏，帝不从，有惧色。及率兵攻石头，不拔，入宫告辞，帝令避难，雪涕与别。至淮阴，为刘遐所袭，奔于伪赵。

庚午，帝释戎服，使侍中王彬、阮孚宣诏于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是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辛未，大赦。使太常荀崧就拜敦丞相、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进封武昌郡公，邑万户，加羽葆鼓吹。诏百寮见敦于石城，密问戴渊曰：“前日之战，其有余力乎？”若思答曰：“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又问曰：“吾此举动，天下以为何如？。”若思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敦笑曰：“卿可谓能言。”又谓周颉曰：“伯仁，卿何负我？”颉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不能其事，使王师奔丧，以此负公。”敦惮其辞正，不知所答。既出，帝召颉于广室，谓曰“：近日大事，二宫无恙，诸人平安，大将军故副所望邪？”颉曰：“二宫自如明诏，于臣等，故未可知。”时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颉避敦，颉曰：“吾备位大臣，朝廷奔丧，宁可草中求活耶！”

初，司空王导率子弟诣阙下请罪，值颉将人，导呼颉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颉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帝纳其言，与饮酒，既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颉。颉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已，而甚衔之。及敦得志，三问导：“周伯仁、戴若思可为公辅？”导三不答。时参军吕猗说敦曰：“周颉、戴渊皆有高名，瞻视不恒，若不早除，恐为后患。”敦乃同收，害之。路经太庙，颉大言曰：“天地先帝之灵，贼臣王敦顷覆社稷，枉杀忠良，陵虐天地，神祇有灵，当速杀敦。”语未终，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观者为之流涕。时年五十四。与戴渊同杀于石头城东塘颓石上，百姓冤之，至今纪其石。贼平，追赠左光禄大夫。　颉字伯仁，汝南安城人。安东将军浚之子。少有重名，神彩秀彻，司徒掾贲嵩见而叹曰：“汝颍固多奇士。清我邦族，必其人矣。”及帝镇江东中兴，初迁吏部尚书，以醉酒为有司所奏，白衣领职。太兴初，拜太子少傅，寻转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如故。时庾亮谓曰：“诸人咸以君方乐广。”颉曰：“何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初，颉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颇以酒失，为仆射，略无醒日，时人号为“三日仆射”。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谓凤德之衰也。（按，《中兴书》：王敦素惮颉每见颉，辄面热虽冬月仍交扇不休。死后，王导校料中书故事，见颉表救己殷勤，乃执表垂泣，悲不自胜，告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戴渊字若思，广陵人。少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渊以其徒掠之。机见渊坐胡床，指　便宜，知非常人。遂上舫屋上遥谓曰：“卿才器如此，何不学问取禄位，乃与群小行劫耶！”渊因感悟，弃刀流涕，就机。机赏异焉，人洛，荐之。及帝中兴，累迁尚书左仆射，出为幽冀豫兖并雍六州诸军事，镇寿春。王敦举兵，征人，筑垒于大桁北。既而石头不守，遇害。时年五十二。贼平，追赠右光禄大夫。

六月，旱。敦将还屯武昌，不朝而去，多收时望杀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华状，五日而萎落。是月，襄阳太守周虑承敦旨害侍中、荆州牧甘卓于襄阳。

卓字季思，丹阳人。秦丞相茂之后。少忠正，举秀才，累迁离狐令。见天下大乱，弃官东归。陈敏据扬州，深相结托，为子景娶卓女。及周玘、顾荣唱义，邀卓共讨敏，定江南。帝初镇建邺，以为扬威将军，征周馥、杜弢，屡有战功，封南乡侯、湘州刺史。寻改安南将军、梁州刺史，镇襄阳。善于抚绥孤幼，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至，不收其利，皆给贫人，西土称为惠政。及王敦举兵，告卓，卓伪许之，而心不同。及敦将升舟，卓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闻双言，大惊曰："甘侯前与吾言云何，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邪？吾今惟除奸凶耳。卿还言之，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卓不能决。会湘州刺史谯王承遣主簿邓骞来说卓，言："王敦以私憾称兵象魏，此实忠臣义士匡济之时，时不可失。"卓笑曰："桓、文之事，岂吾所能。至于尽力国难，乃其心也。"时敦以卓不至，虑其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至，背敦说，因说卓袭之。卓遂决，曰："吾本意也。"因驰檄远近，陈敦肆逆，遣司马孙双奉表诣台，使参军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克期，令谯王承坚守长沙。京师大喜，诏书迁卓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荆州牧。敦闻大惧，遣卓兄子卬求和。谢卓曰："君此是臣节，不相责也。吾家计急，不得不尔。想便旋军襄阳，当结姻好。"及王师败绩，敦求台驺虞幡以驻卓。卓闻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谓卬曰："吾之所忧，正为今日。每得朝廷人书，以胡羯为先，不意祸起萧墙。且使圣上元吉，太子无恙。吾适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望。不如还军，更思后图。"于是自猪口命旋军襄阳。都尉秦康说曰："今分兵取敦不难，但断彭泽，上下不得相赴，自然离散，可一战而擒也。"卓不从。乐道融亦日夜劝卓讨敦。卓径还襄阳，意气骚扰失常，自照镜不见头，视庭树而头在树上，心甚恶之。家中金柜忽鸣，声似槌镜，清远而悲。巫云："金柜将离，是以悲鸣。"主簿何无忌及家人皆劝令自警。卓转更狠愎，散兵大略，而不为备。故周虑等附敦意，诈云湖中多鱼，劝卓遣左右捕鱼，乃袭害卓，传首于敦。四子蕃等被杀。

秋，八月，琅琊太守孙默叛，奔石勒。冬，十月，沈充陷吴国，新昌太守梁硕起兵反，应充。京师大雾，黑风蔽天，日月无光。十一月乙酉，罢司徒并丞相。

闰月己丑，帝崩于内殿。太宁元年，春二月，葬平陵。陵在今县北九里鸡笼山阳，不起坟。

案：帝年四十二即位，立五年，年四十七崩。谥元皇帝，庙号中宗（按，《晋书·荀崧传》：初，帝崩，群臣议庙号。王敦遣使谓曰："豺狼当道，梓宫未反，祖、宗之号，宜别思详。"仆射荀崧议以为："礼，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纵圣智，光启中兴，德泽侔于太戊，恩惠迈于汉宣。臣敢依前典，上号中宗。"既而与敦书曰："承以长蛇未翦，别详祖、宗。先帝应天受命，以承中兴。中兴之主，宁可随世数而迁毁！敢率丹直，询之朝野，上号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请，专辄之僭，所不敢辞。"敦深衔之）。帝幼有令问，属惠皇之际，王室多故，惟退让，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唯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琊王毛骨非人臣之相。"元康二年，从讨成都王颖，荡阴之败也，叔父东安王繇为颖所杀。帝惧祸及，将欲出奔。其夜，月明，禁卫严警，帝无由得出，甚窘迫。有顷，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驰，因得潜出。先是，颖又令关禁贵人。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以策鞭马，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耶！"吏乃听过。至洛阳，迎太妃俱归东国。东海王越辅政，加帝平东将军，镇下邳。寻迁安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用王导计，怀帝永嘉元年始渡江，镇建邺。初，惠帝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是，帝与西阳王、汝南王、南顿王、彭城王等获济，而帝竟登大位。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颇以酒废事，王导一言，帝命酌，引觞覆之于地，遂绝。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练等帐。宠幸郑夫人衣无文彩。从母弟王廙为母立屋过制，流涕止之。然晋室遘纷，皇舆播越，天命未改，人谋叶赞。元戎屡动，不出江畿，经略区区，仅全吴楚。昔秦望气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及孙权称号，自谓当之。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太康初，平吴，王璿适先至建邺，而吴降款，远归玺于琅琊。武帝咸宁元年八月丁酉，大风折太社树，中有青气属天，占者云："东莞有帝王之祥。"由是徙封东莞王伷为琅琊王，伷即元帝祖。明年，元帝生，天意人事，中兴符也。始西晋乱，武帝子孙无孑遗，社树折之应，常风之罚也。青气，东莞之祥也。

卷六　晋上

肃宗明皇帝

明帝讳绍，字道畿，中宗长子，母豫章君。帝幼而聪哲，年数岁，尝置中宗膝上，会长安使来，中宗因问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日远。"中宗问其故。答曰："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尔。"中宗异之。明日，会群臣又问之，对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异昨日之言？"对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大兴元年，春，三月，改晋王太子立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当代名臣王导、庾亮、温峤等咸亲待之。尝论圣人真假之意，导等不能屈。又习武艺，善抚将士。于时东朝济济，远近属心焉。及王敦执政，知帝神武明断，朝野共钦，

欲谋以不孝废之。会百官，问皇太子何德可称，声色俱厉，必使有言。中庶子温峤对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众皆以为然，敦谋乃止。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己丑，中宗崩。庚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所生荀氏为建安郡君。

二年，春，正月，赤乌见。癸巳，黄雾四塞。二月，葬元皇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三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宁元年。临轩，悬而不乐，丙戌，陨霜，杀草。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灾，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是月，王敦献皇帝信玺一纽。敦将谋篡夺，讽朝廷征已，帝手诏征之。敦下屯于湖阴，帝乃转司空导为司徒，敦自领扬州牧。

五月，蜀李骧寇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崇拒战于堂狼，大破之。崇以道远，不敢穷追渡泸水，逊大怒，发上冲冠，冠尽裂。中夜而卒。　逊字邵伯，魏兴人。累迁魏兴太守。在郡私牛马生驹犊者，秩满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中宗即位，拜宁州刺史，封褒中公。

是月，王敦害从事中郎将周嵩及尚书周札。　札字宣季，义兴人，征西将军处之少子。以豪右自处，累迁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王敦举兵下，攻石头，札不守，开门纳敦，敦用为尚书。兄弟皆居列位，吴士多依附，王敦深忌之。及周筵母丧，送葬者千数，敦益惮焉。钱凤说敦曰："夫有国者患于强逼，自古鲜难，恒必由之。今江东之豪，莫过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氏最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则后嗣可安，国家可保。"敦纳之。因有道士李脱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作逆，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宗党与李脱谋反，遂尽掩札兄弟子侄等同杀之。

嵩字仲智，尚书仆射颛之次弟，狷狭，每以才气凌物。中宗作相，引为参军。及晋王即位，拜奉朝请，累迁御史中丞。时王敦势盛，中宗渐疏王导，嵩因上书言："导忠谅竭诚，义以奉主。虽有不轨之者，父子尚无反顾之义，况兄弟乎？此固旧德，不可弃垂成之业也。"中宗感悟，与导亲如故。及敦破石头，擅朝柄而害颛，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人；为天下人所杀，复何吊焉？"敦甚衔恨，惧失人情，故未加害，用为从事中郎。嵩以兄遇横祸，恒愤愤。敦知之，使妖人李脱诬嵩反，害之。嵩精于事佛，临刑犹诵经（初，颛母李氏冬至举觞赐三子，曰："吾本谓渡江托足无所，不期尔等并贵，列吾目前，复何忧也！"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在母目下。"阿奴，谟小字也。后果寿终，位至侍中，封西平侯。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也）。

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

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极殿柱。

冬，十月，散骑常侍薛兼卒。兼字令长，丹阳人。祖综，父莹，并仕吴显位。兼少清素，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会稽贺循、吴郡顾荣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举孝廉，拜比阳相。中宗镇江左，用为军谘祭酒，累迁左长史，进爵安阳乡侯。中兴建，迁尚书，领太子少傅。自综至兼，三世傅东宫，谈者美之。及帝即位，诏以师傅，加进崇礼。

八月，石勒将石季龙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

冬，十一月，以国饥乏，调刺史已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帝临轩，悬而不乐。庚辰，赦五岁刑已下。

夏，五月，王敦在湖阴谋举逆。帝密知之，自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时有军士疑帝非常人。敦时昼卧，梦日绕其营，惊起曰："此秘黄须鲜卑奴来也。"（按，《晋书》：帝母荀氏，代州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故敦谓帝曰"黄须鲜卑奴"也）于是，使五骑追之，帝已驰还。见逆旅卖饭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以此示也。"俄而敦追骑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晋书》云，帝以水灌粪，令冷。以为信而止），帝仅获免。

丁己，敦病亟，无子，养兄含子应为嗣，矫诏拜其子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而拜含为骠骑大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　含字处弘，少顽凶。以敦故累迁显位，日夜与敦计，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戊午，敦以左司马温峤为丹阳尹，使觇伺朝廷。峤至，具言敦逆状，今病笃，恐左右促其事，请为之备。帝召侍中陈暑往问疾，使密睹形势。钱凤以敦病，惧不讳云〔此处文字疑有脱误〕谋发兵向京师。丙寅，帝乃诏："王敦将帅官僚，唯讨钱凤一人，其余文武无所问罪，其有舍王敦姓名而称大将军者，准军法从事。"丁卯，以司徒王导为镇南将军、前锋大都督，以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尚书卞壶守石头，以应詹为护军将军、督朱雀航南诸军事，以建威将军赵胤等武旅三万，十道俱进，以奋威陶瞻精锐三万继之，水陆齐势。帝亲御六师。以尚书郗鉴、庾亮为左右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征平北将军王邃，平西将军祖约、临淮太守苏峻等并入卫京师。以太宰、西阳王羕总统诸军，以虞潭为会稽太守，使蹑沈充。别遣充乡人沈祯往吴兴谕充，许以为司空。充谓祯曰："三司具瞻之重，岂吾所任？币重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宁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祯因陈祸福成败，苦劝之。充不纳，率兵临发，谓其妻子曰："男儿不竖豹尾，终不还也。"时虞潭举兵于会稽，将建牙，有野鹰飞集帐屋，众惧，潭曰："起大义而刚鸷鸟来，破贼必矣。"敦病转笃，不能统众。兄含谓敦曰："此家事，吾便当之。"戊辰，敦上疏罪状温峤，以诛奸臣为名。以含为元帅，率钱凤、邓岳、周抚等将发。凤问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

郊，何得称天子？但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辛未，含至江宁，王导使人送书与含，广言祸福，劝含还武昌，保其门户，“无党犬羊以肆逆。导虽不武，情在宁国，明目张胆为六军首，宁忠臣死，不无赖生。”含不答。秋，七月，壬申朔，含与钱凤等水陆五万至于南岸，游骑逼淮。温峤乃烧朱雀航，以挫其锋。帝躬率六军，出次南皇堂，欲讨之。知其为物情所畏，密与王导谋曰：“自上人情业业，皆仗敦为势，若闻其毙，众必危殆，因而击之，可破矣。”导遂集宗人，诈云敦死，举哀。众果大危。癸酉，夜募壮士，与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将军陈嵩、段秀等领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明，大破含军于越城，临阵斩前锋何康、邓岳等（《晋书》：岳，陈郡人也，字子遐。勇力绝人，为桓温参军，时人方之樊哙。襄阳城北沔水中有蛟常为人害，岳入水截蛟而出，人皆异之）。敦闻军败，大怒曰：“我兄，老婢儿耳，门户事去矣！”语参军吕宝曰：“吾当自力行。”因势而起，起而复困卧，遂愤惋而死。临绝，召羊鉴及子应曰：“我亡后，应便即位，先立朝廷，置百官，然后营葬事。”俄而敦死。秘不发丧，裹尸以席，蜡涂其外，埋于厅事中，夜与左右纵酒淫乐。王含、钱凤乃率余党，自栅塘西置五城造营（按，《图经》：五城状如却月势，高二丈，相去各二十丈，在今县东二十五里。陶季直《京都记》“五城，边淮带湖，祖道送归，多集此处。”唐景云中，县令陆彦恭于城侧造桥渡淮水，则今之五城桥也）。壬辰，沈充自吴兴率兵万余来会，含等进筑垒于陵口。乙未，贼分军从竹格渚济水，光禄勋应詹拒之不利，含、凤长驱至御街，沈充自青溪引军与含会。至宣阳门，北中郎将刘遐、历阳太守苏峻等率轻骑从南塘出，横击之，贼军大溃，刘遐乘胜追破沈充于青溪。丙申，含等烧营遁走芜湖，与子应乘单舟奔江陵。荆州刺史王舒使人迎之，并沈于江，余党平（《晋书》：王舒子允之，总角时尝随从伯敦。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时饮酒帐中，卧，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之，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允之求还京师，具以敦谋白父。父即与导白帝。及敦平，后累位至会稽内史）。诏御史刘彝往芜湖发瘗出敦，跽而刑之，焚其衣冠，枭首于大航，观者称庆。数旬，尚书令郗鉴启帝听收私葬，诏许之。

敦字处仲，司徒导之从父兄也。伯祖祥，字休徵，魏太尉。祖览，祥异母弟，魏宗正卿。生六子，裁、基、会、正、彦、琛。裁生导，基生敦。敦少有成人之风，尚晋武帝襄城公主，拜附马都尉，除太子舍人。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会宾客，因乐失调，杀美人，一座为之改容，敦神色自若。时又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所，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傲然不视。导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时洗马潘滔见敦曰：“处仲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必为人所噬。”后迁中书监。永嘉末，天下大乱，敦悉以公主时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散之于众。及东海王越辅政，以敦为扬州刺史，潘滔进谏越曰：“今树处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见贼也。”越不从。元帝召为安东军谘祭酒，进左将军，与从弟导同心翊戴元帝于江东，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大兴初，与陶侃、周访讨杜弢，敦以元帅进拜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敦始自选置，于是专擅之迹渐彰。帝安慰之，加侍中、荆州牧。敦既专任阃外，有问鼎之志。帝畏而怒之，遂引刘隗、刁协为腹心。及隗用事，颇间王氏。敦怒，上疏陈之，自尔愤愤不平。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铁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乃率众内向，以诛刘隗为名，既破王师，拥兵石头，多行杀害，肆其劫掠，称疾不朝而去。及帝即位，乃讽朝廷征已，因下镇姑孰。帝使兼太常应詹授敦加黄钺，班剑虎贲二千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又使侍中阮孚赍牛酒犒劳，敦不见，使主簿受诏。敦既得志，暴慢愈甚，诸方贡献多入己府。 含既凶戾，党成不轨。初，敦始病也，梦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梦刁协乘轺车导从，瞋目叱左右执之，意恶而死。敦眉目疏朗，性简脱，口不言财利。武帝尝召时贤，共言技艺之事，敦都不关意，自言唯知击鼓，因振袖扬桴，音节谐韵，神气自若，举座叹其雄爽（按，《晋书》：石崇以奢豪矜物，厕所常有十余婢列侍，置香粉，有容色，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着新，意色无怍。婢相谓曰：“此必能作贼。”又尝荒恣于色，左右或谏之，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并放之）。

丁酉，帝自南皇堂还宫，大赦天下，诏王敦群从被逼者一切无所问，唯其党不原。是月，分遣诸将追逐敦所置宫室及将帅逃者。丁未，义兴人周蹇杀敦所置太守刘芳于郡，祖约逐敦淮南太守任台于寿春，戴渊弟良及周光获钱凤，斩之，沈充奔于吴，故将吴儒诱充于覆壁中，杀之，并传首京师。九月，论平贼功，封王导始兴公，温峤建宁公，卞壶建兴公，庾亮永昌公，余赏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帝谒建平陵，行大祥礼。

是岁，骠骑将军、临湘侯纪瞻卒。 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祖亮，父陟，皆吴三公。瞻少以方直知名。吴平，徙居历阳。察孝廉，不行。寻举秀才，为司马东阁祭酒。太安中，弃官归家，与顾荣共讨陈敏，征为尚书郎。中宗镇江外，引为军谘祭酒，帝亲往瞻宅，与同车而归，加扬威将军。拒石勒，功除会稽内史。时有诈为将军府吏收诸暨令拘之，瞻疑其伪。破槛出令而讯问使者，果伏诈妄。及中宗践位，累拜侍中，领尚书令。上疏谏诤，多所裨益，帝甚嘉其忠烈。因疾上疏自责，因以疾免。寻除尚书左仆

射，屡辞疾笃还第，不许。上疏言郗鉴节操，今孤军在邹山，恐为胡寇所获，请朝廷征还。及帝即位，尝独引瞻于室，慨然忧天下曰："社稷之臣，无复十人。"因屈指曰："君便其一也。"转领军将军，当时服其严毅。虽恒疾病，六军敬惮之，加散骑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谓瞻曰："卿虽病，卧护六军，所益多矣。"贼平，自表还家，帝听之。遣使就拜骠骑将军，以家为府。寻卒，追封华容子，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静默，少交游，而好仁义，有托后者皆为立园宅。少与陆机善，及机遇害，赡恤其家，成其男女，同其所生，立宅于乌衣巷，屋宇崇丽，园池竹木，自足赏玩焉。子景、鉴，并早卒。

是岁，置廪牺署，养天地宗庙牺牲。今在东府城后。

三年，春，二月，戊午，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

三月，戊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赐鳏寡孤独帛，人二疋。

癸巳，征处士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为博士。旭字次龙，临海章安人。有清操，不染流俗。郡守蒋秀请为功曹，秀贪秽，旭正色谏，不纳，乃谢去。及坐事，旭狼狈营送之。永康初，求俊异，旭辞疾归，寻天下大乱。陈敏之逆，唯旭与贺循等守死不从。中宗初，频征不到。及此，王导启立学校，以旭与虞喜俱为隐学，同诏之。

夏四月，诏："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可令太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飡直言，引亮正，想群贤达吾此怀矣。"

已亥，石勒寇河南，司、豫、兖三州并没，将军李矩众溃。 矩字世迪，平阳人，以荥阳守随中宗，加冠军将军，领河南平阳太守，频破刘聪，以功进安西将军。刘聪死，其将靳准杀聪子粲，尽灭刘氏，乃上言"二帝幽没虏庭，今谨杖持梓宫"，请矩上闻。矩驰表于帝，帝使太常韩胤迎梓宫，未至，遇石勒、刘曜破靳准，矩举众南走，坠马死。

五月，以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襄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荆州刺史王舒为都督湘中诸军事、湘州刺史，以刘颉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六月，太子庶子孔衍卒。 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代孙。少好学，谙识古事，朝仪轨制多取正焉。著《春秋后语》十卷。

秋七月，诏："郊祀，天地之重事。自中兴已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祥处，以时置祭。"八月，诏："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述家训，忠孝仁义，静已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

闰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阳王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丹阳尹温峤等并受遗辅太子。丁亥，遗诏"敛以时服，务从简约。"戊子，帝崩于太极东堂。九月辛丑，葬武平陵。在县城北九里鸡笼山阳，与元帝同（按，帝年二十五即位，三年，年二十七崩，谥曰明帝，庙号肃宗。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王敦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崎岖遵养，以弱制强，潜用独断，廓清大祲，改授荆湘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谋弘远矣）。

卷七 晋中上

显宗成皇帝

成皇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太宁三年三月，立为皇太子。闰八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年幼，太后临朝，以司徒王导、中书令庾亮辅政。四年春正月丁亥朔，大赦，改元咸和元年。文武各进位二等，京师百里内复一年租，天下赐酺五日，鳏寡孤独谷帛有差。夏五月，大水。秋八月，温峤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峤表故吏部郎毕卓为长史。（按，《三十国春秋》：卓性嗜酒，太兴末为吏部郎，以酒废职。时比舍郎酒熟，卓因夜竟至瓮所盗饮，醉卧。及旦，主人见之，曰："毕吏部也。"乃命酒饮，尽酪而去。父母恶之，因取船以贮酒于屋中，卓甚喜，入酒中汩浮，来往达明，饮之亦尽。尝谓人曰："左手执蟹螯，右手持酒杯，浮酒池中，足乐一生哉！"）

九月，尚书右仆射邓攸卒，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祖殷，亮直强正，为淮南太守。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盘囊。占者以为水边女，汝字也，断盘囊者，新兽头代故兽头也。今不作汝阴，当作汝南。果迁汝南太守。攸幼以孝德称，举孝廉，为吴王文学，累迁河东太守。永嘉末，天下大乱，遇羯贼，弃所生子而携弟子绥走江东，元帝以攸为太子中庶子。为吴郡太守，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惟饮吴水。人民饥者，辄开仓赈而后报。刑清政明，百姓悦之，为中兴良吏。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一无所受。百姓争牵船泣留之，船不得进，攸乃夜中发去。吴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入为吏部尚书，久之，迁尚书右仆射（《晋书》：攸过江，纳妾甚宠之，询问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感恨，遂不畜妾。后妻不复孕，时人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令邓伯道无儿。"语曰："此天道有知也。夫父子之道，亲亲之义，岂可忍而邀一时之假名，损人伦之大义，安忍也。邓伯道无儿，天道有知。"）。 冬十月，封魏武元孙曹劢为陈留王，以绍魏后。已巳，庾亮诬南顿王宗阴与苏峻谋叛，诛之，贬奏其族为马氏。庚辰，

赦京师百里内五岁已下刑。甲申，征历阳太守苏峻为大司农，峻不受命。

十一月壬子，大阅于南郊，改定王侯国秩，九分食之一。时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是月。

二年，春，正月，新除交、广、宁三州诸军事，广州刺史阮孚卒。孚字遥集，陈留人也，父咸，始平太守。孚属乱渡江，中宗以为安东府参军。逢发饮酒，不以世务婴心。转丞相参军，迁琅琊王裒车骑府长史，进拜散骑常侍。孚性既嗜酒，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肃宗即位，转侍中、吏部尚书，称疾，就家用之。尚书令郗鉴以为非礼，帝曰："就用之，诚不快，不尔便废才。"及肃宗不豫，温峤入受顾命，过孚家，邀同行。升车，乃告曰："主上大渐，江左危弱，实藉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因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宫门，告峤内逼，求暂下，便徒步还家。初祖约好财，孚好蜡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正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咸和初，拜丹阳尹。时太后临朝，政出舅族。孚谓所亲曰："今江东虽累世，而年数实浅，主幼时艰，运终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孰，以吾观之，将兆乱矣。"遂苦求出。王导等以孚疏放，非京兆尹才，乃除交、广、甯三州刺史，未至广州，卒于道。时年四十九。既而明年苏峻作逆，识者以为知机。

三月，益州地震。夏五月，日有食之。护军营牛生犊，两头六足。王导家羊生羔无后足。

冬十一月，历阳太守苏峻、豫州刺史祖约等举兵于江西，以讨庾亮为名。十二月辛亥，峻使其将韩晃入姑熟，屠于湖，害于湖令陶馥。宣城内史桓彝为晃所败，死之。庚寅，京师戒严，以护军将军、中书令庾亮为征讨都督，诏加振威将军司马流为左将军，帅众拒峻前锋，战于慈湖，流败，死之。流字子玉，国之宗室，性懦怯，不闲军旅。时率水步二千，南上遇贼，惧形于色，临阵方食，不知口处，问左右："吾口何在?"既而合战，军败遇杀。

三年，春，正月，征西大将军陶侃率江州刺史温峤等下援京师。丁未，苏峻济自横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军至钟山，领军卞壶帅六军与峻战于山南，王师败绩（案，陈图云，苏峻战场在钟山明庆寺前，晋所谓王师败于陵西，即吴大帝时陵也)。峻因风放火，进烧青溪栅。再破官军，卞壶、羊曼、周导、陶瞻等皆死于栅下，遇害者数千人。壶字望之，济阴冤句人也。祖统，父粹，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号"卞氏六龙，元仁无双"。元仁，粹字也，位中书令。壶弱冠，有名誉，元帝镇江左，召为从事中郎，委以选举，甚见亲仗。转世子师，居师佐之任，尽匡辅之节，一府贵惮。中兴建，迁太子詹事，拜御史中丞。忠于事上，权贵屏迹。累位至尚书令。明帝不豫，壶与王导同受顾命，辅幼主。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壶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称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及皇太后临朝，壶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时王导又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壶奏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举朝震肃。壶裁断切直，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然性不弘恪，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肃宗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尝谓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壶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鄙悕者非壶而谁!"时贵游子弟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时王导以勋德辅政，成帝每幸其宅，尝拜导妇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导闻之曰："王茂弘驽痫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当敢尔耶!"及苏峻作逆，诏以壶为都督加领军将军。峻自钟山破王师，进攻青溪栅，壶与诸军拒之，苦战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眕、盱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尔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汤闻而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孙也，少知名，中宗镇江左，辟为丞相主簿，历晋陵太守。王敦平后，代阮孚为丹阳尹。苏峻作乱，加前将军，率文武守云龙门。峻既破六军，与卞壶、周导、陶瞻等同见害（案，《晋书》：曼性任达，与温峤、阮放等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太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显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期古之八俊。时朝士过江，初拜官，相饰供馔。曼拜丹阳尹，客来早，得佳设，日晏而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时华固为临海太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也)。

是月，峻又追败庾亮于宣阳门内，亮携子弟与郭默、赵胤上奔寻阳，临去谓侍中钟雅曰："以后事相委。"雅曰："栋折榱倾，谁之责欤?"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思效匡复。"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雅遂与司徒王导拥帝于太极殿，荀崧、褚翼等侍左右。峻兵麾戈接于帝座，叱左右下，侍中褚翼曰："苏冠军未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兵人遂散下殿，突入太后后宫，逼辱妃后及左右侍人，群臣奔窜，百姓号泣，震响京师。丁巳，峻矫诏大赦天下，惟不免庾亮兄弟。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峻自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以许柳为丹阳尹。

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壬申，葬明穆太后于武平陵。后讳文君，颍川鄢陵人也。性仁惠，美姿

仪，元帝闻之，聘为太子妃，以德见重。肃宗即位，为皇后。帝即位，尊为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临朝，后辞让数四，不得已而临朝摄万几。后兄中书令亮管诏命，公卿奏事称皇太后陛下。既而京都倾覆，后见逼辱，遂以忧崩，时年三十二。夏五月乙未，峻逼帝迁于石头城，帝哀泣升车，群臣步从。峻以仓屋为宫，分遣管商、张瑾等东寇钱塘吴县（案，《荀崧传》：成帝时，崧子羡年七岁，随崧在石头，峻甚怜之，尝置羡于膝上。羡归谓其母曰："请与儿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遽掩其口）。

丙午，征西大将军陶侃、江州刺史骠骑将军温峤、庾亮等率舟师四万，旗鼓百里，次于蔡州。六月，诸军尽会石头城西北，贼盛，未即决战，议于查浦筑垒。监军李根固争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固，修之，灭贼之术也。"侃等许之曰："若垒不立，卿当腰斩。"根引兵夜修，晓讫，贼众见垒大惊。壬辰，进军白石。九月戊申，司徒王导奔于白石。庚午，陶侃率温峤、庾亮等阵于白石。侃使将军杨谦以军攻于石头，峻轻骑出战，谦诈北奔白石垒，峻逼之，才交锋，峻坠马，侃督军护、竟陵太守李阳临阵斩峻于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为苏峻湖，今在县西北二十里石头城正北，白石垒即在陂东岸。庾亮命脔峻肉，焚其骨。峻弟逸乃发亮父母墓，断棺焚尸。初，峻历阳外营将军鼓自鸣，如人弄槌，峻手自破之，曰："我乡土时有此即城空矣。"俄而为乱夷灭，此听不聪之罚也（案，《晋书·纪》：苏峻初营钟山前，祈钟山之神，许画朱须紫蹄马，碧盖朱络车。后郗鉴入援，又祈钟山，神谓鉴曰："苏峻为逆，人神共愤，当与蒋子文共诛锄之。且峻亦祈我，岂可助之为虐。今以疏相示。"及按收而疏见）。峻字子高，长广掖人。少为书生，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丧乱，所在屯聚，峻亦纠合徒众，结垒于本县，抚弱理朽，远近感恩归者日盛，皆推峻为主。遂群聚射猎于海边青山中。时曹嶷领青州刺史，恶其得众，将讨之。峻惧不敌，泛海南渡，既至广陵，朝廷嘉其远到，累拜兰陵相。同讨王敦逆，以功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公，以江外之任寄之。峻既有功于国，威望渐著，颇有异图。时肃宗崩，帝幼，委政宰辅，护军庾亮恐其兵强难制，下优诏征之。峻素疑亮欲害已，不应命。朝廷使讽谕之，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耶！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乃结祖约为乱，以讨庾亮为名，遂举兵渡江。破王师入宫城，纵兵侵掠，穷凶极暴，残酷无道。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逼令负担登蒋山。裸剥士女，哀号之声，响振内外。为陶侃、温峤等所破，杀之。峻司马任让复立峻弟逸为帅，收兵保石头。

十二月，石勒破刘曜于洛阳，擒之，关中大乱。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头，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等谋奉帝出就陶侃营，事觉，遂使任让将兵入收超、雅，帝持抱超等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让不受诏，杀雅等。及峻平，陶侃得任让，不杀，帝曰："任让是杀我侍中、右卫者，不可宥。"乃杀之。雅字彦胄，颍川人。超字世瑜，琅琊人。少有志尚，中兴初，为中书舍人，累拜中书侍郎，穆后临朝，迁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伍，义兴人多随超，超因统其众以宿卫，为"君子营"。帝即位，与钟雅俱为侍中。帝迁幸石头，大雨，超与雅步卫左右，贼给马，恶而不骑。

丁卯，贼将匡术以苑城归顺，百官赴之。戊辰，峻子硕引军又攻宫城，焚烧堂殿秘阁，皆尽。城内大饥，米斗万钱。庚午，冠军将军赵胤大破祖约于历阳，约奔石勒。二月戊戌，诸军攻石头，李阳、滕含大破苏逸于查浦，含等奉帝幸温峤舟，乘舆反政，群臣顿首号泣请罪。甲午，苏逸以万余人东走延陵湖，将入吴兴，将军王允之追擒于溧阳。初，太宁中有童谣云："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高山谓峻也，石即峻小名也。

时自正月雨至二月，五十日，及灭苏峻党后，淫雨乃霁。兵火之后，宫阙荒残，帝居止兰台甚卑陋，欲营建平园。温峤议迁都豫章，朝士及三吴之豪议都会稽，司徒王导独曰："建康古之秣陵，帝王所居，孙仲谋、刘元德皆云王者之宅，不可改。"遂定议焉。三月壬子，论平贼功行赏，以陶侃为太尉，封长沙公。郗鉴为司空，封南昌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公。追赠死王事者，赠卞壶左光禄大夫，余各有差。尚书郎弘纳上议，讼壶子父三人同死国难，诏改赠骠骑将军，谥忠贞。

夏四月乙未，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始安公温峤薨。　峤字太真，司徒羡弟憺之子。性聪敏，有识量，博学，少以孝悌称。起家为司隶都官从事，奏弹无所避，京都震肃。平北大将军刘琨请为参军，为琨谋主，琨所凭恃焉。及二都倾覆，元帝初镇江左，琨诚系王室，谓峤曰："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乃以峤为左长史，檄告华夷，使峤奉表劝进。峤至，引见帝，具陈琨忠诚，因说社稷无主，天人系望，辞旨慷慨，举朝属目，王导、周顗等并与亲善。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世务，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复何虑。"因屡求反命，不许。除散骑侍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太子深重之，与为布衣之交。肃宗即位，拜侍中，参综机密，寻转中书令。帝倚为栋梁之任，王敦忌之，请为左司马。峤谬为诚敬，深结钱凤，诈立声誉，每曰："钱世仪精神满腹。"凤悦之。丹阳尹缺，敦表以峤为丹阳尹。因饯会，峤自起行酒，至凤，未及饮，峤伪为醉，以手板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敦以为醉，故两释之。及去，即路，凤入说敦曰："峤于朝廷甚密，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为谗贰。"由是，凤谋不行，

而峤还都，遂陈敦之逆状，请为之备。敦闻，与王导书曰："太真别来几日，作如此事！"因举兵表诛奸臣，以峤为首。敦平后，封建甯县公。帝即位，与王导、郗鉴、庾亮、陆晔、卞壶等同受顾命，辅幼主。时苏峻藏祸历阳，陶侃威重荆楚，朝廷以西夏为虞，故使峤为形援，出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下车亲祭徐孺子之墓，收名贤。在镇见王敦画像，曰："岂有天子之贼而图形于都下。"令削去之。及苏峻作逆，京师不守，峤恸哭，使督护王愆期要陶侃下讨峻，推侃为盟主，钲鼓连于百里，直指石头。侃屯蔡州沙浦，峤屯沙门浦，义军屡战失利，又食尽，陶侃怒欲西归，峤固止侃曰："要一战决之。"乃平峻。进录尚书，让不受，固辞还藩。因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峤乃烧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奇怪异状，或乘车马著赤衣者。其夜梦人谓曰："与君幽冥道别，何苦相照？"峤甚恶之。先有齿疾，因拔之中风，至镇卒。时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顾而泣。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为造大墓，迎还葬元明二陵北，幕府山之阳。二子：放之、式之。

秋七月，诏复遭贼郡县租税三年。九月，石勒将石季龙尽屠上邽，灭刘氏大小党族三千余人。冬十月，庐山崩。是岁，天裂西北，有声如雷。征西中郎将郭默为右将军，默过江州，刺史刘胤不礼，送豚一头，酒五斗。默怒，投于江。遂矫诏入城杀胤，表送首京师。

五年，春，正月已亥朔，大赦。除诸将任子(案，《吴书》：时诸将屯戍，并留任其子，为立一馆，名任子馆，地在宋乐游苑西对，今梼元寺门平泽内。晋有江左，其制不改，至此年除之)。庚子，司徒王导以默骁勇，专杀方州，惧其为乱，表默为豫州刺史，使镇武昌。太尉陶侃闻默害刘胤，曰："此必诈也。"即督西阳太守邓伯山水陆讨之，与导书曰："敦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有人杀宰相即用为宰相乎！"遂屠默，斩其父子（案，《晋书》：郭默妻兄陆嘉取官米饷妹，默以为违法，欲杀嘉，嘉惧奔赵。默遂杀妻，以明无私。默，河内淮人)。

二月己巳，会稽太守王舒表献铜漏刻，诏置端门西塾之西。

夏五月，石勒将刘征寇南沙，害都尉许儒。　儒字思行，高阳人。祖勋，吴御史中丞。父延，河间相。儒幼而立行，清素忠烈，有会闵之性。早丁母忧，在殡遇凶贼放火，儒抱柩悲号，贼为救火保护之，所居一里赖全。超服为郡功曹。元帝宅江左，澄洗九流，妙于选举，为司徒参军。出为南沙都尉，县为石勒所寇，遇害。

六月，诏初税田，亩三升。

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于襄国，使其将郭敬寇襄阳，中州流人悉降于勒。

九月，作新宫，始缮苑城，修六门。（案，苑城即建康宫城，六门，按《地舆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晋江左所筑，但有宣阳门。至成帝作新宫，始修城，开陵阳等五门，与宣阳为六，今谓六门也。南面三门，最西曰陵阳门，后改名为广阳门，门内有右尚方，世谓之尚方门。次正中宣阳门，本吴所开，对苑城门，世谓之白门，晋为宣阳门。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皆绣栭藻井，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开御沟，植槐柳。次最东开阳门。东面最南清明门，门三道，对今湘宫巷门，东出清溪港桥。正东面建春门，后改为建阳门，门三道，尚书下舍在此门内直东，今兴业寺后，东度清溪菰首桥。唐景云年中，江宁县令陆彦恭于县东门金华坊东通青溪，乃废菰首桥路，而于兴业寺门前开大道，造金华桥，桥渡青溪，通润州驿。正西南西明门，门三道，东对建春门，即宫城大司马门前横街也。正北面用宫城，无别门。苑城，即吴之后苑也，一名建平园。都城虽经五代而门墙互有修改，事具下卷。)

冬十月，驾幸司徒王导宅，置酒大会，下车入门先拜。十一月，平西将军庾亮表献嘉橘一蒂十二实。是岁，无麦禾。天下大饥，凉州刺史西平公张骏称臣于石勒。

六年，春，正月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二月丙子，追赠故南沙都尉许儒高凉太守，谥曰贞侯。三月壬戌，日有蚀之。癸未，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夏六月，钱唐民猳豕产两子，皆人面，状如胡人，其身犹豕，异之甚也。

是岁，江州刺史，观阳侯应詹卒。　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人也。魏侍中璩之孙。詹幼孤，以孝闻。家富于财，年又稚弱，请族人共居，委其资产，世贤焉。及长，质素，司徒何邵见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掾，累迁南平太守。时王澄为荆州刺史，洛阳倾覆，詹流涕劝澄赴援，驰檄四方，辞义壮烈，见者慷慨，而澄竟不从。及武陵溪蛮反，澄假詹天门、武陵军事。詹巡抚诸蛮，召问酋长所欲，蛮感德义，数郡无虞。后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多金宝，詹一无所取，惟收图书。王敦表为益州刺史，移镇巴东，士庶攀车号泣而送。俄迁后将军，征拜光禄勋。及王敦作逆，明帝问詹计，以詹为都督前锋军事。贼平，迁江州刺史，封观阳县侯。在州疾笃，与陶侃申情好观，励力朝廷，以报幼主。卒，时年五十三，谥为烈(案，《晋书》：詹初与京兆韦泓为友，詹卒，泓制朋友之服，哭之宿草，追赵武祀程婴、公孙杵臼之义，祭詹终身也)。

七年，秋，七月，诏诸养禽兽之属，损费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阳拔新野、襄阳，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进陶侃为大将军。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是月，新宫成，署曰建康宫，亦名显阳宫。开五门，南面二门，东西北各一门(案，《图经》：即今之所谓台城也。今在县城东北五

里，周八里，有两重墙。按《修宫苑记》，建康宫五门，南面正中大司马门，世所谓章门，拜章者伏于此门待报，南对宣阳门，相去二里，夹道开御沟，植槐柳，世或名为阙门。南面近东阊阖门，后改为南掖门，门三道，世谓之天门。南直兰宫西大路出都城开阳门。正东面东掖门，正南平昌门，门上有爵络，世谓之冠爵门，南对南掖门第三重宫墙。南面端门夹门，两大鼓在两塹之南，并三丈八尺围，用开闭城门，日中、哺时、及晚并击以为节，夜又击之持更。其一者本在会稽雷门，相传云洛阳旧物，打之声应洛阳城。孙恩之乱，军人斩破，有双鹤飞去，尔后不复鸣。义熙中始取还，置于此门。其东西门不见名。其宫城西南角外本有池，名清游池，通城中，有乐贤堂，并肃宗为太子时所作。苏峻之乱，宫室皆焚毁，惟此堂独存。其西掖门外南偏突出一丈许，长数十丈地。时百度多阙，但用茆苫。议以除官身各出钱二千充修宫城用。自晋至陈，遂废）。十二月，帝迁于新宫。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朝万国于新宫，四夷列次。帝诏曰："昔长蛇纵暴，宫室焚荡，元恶虽剪，未暇营筑。有司屡陈朝会逼狭，遂作斯宫，子来之劳，不日而成之。既获临御，大飨群后，九宾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矣。思蠲密纲，咸同斯惠，其大赦天下五岁刑以下。"令诸郡举力人能负千五百斤已上者。丙子，石勒使致赂，诏焚之。是月，改苑仓为太仓（案，吴时苑城内有仓名苑仓，亦名仓城。至此治苑为宫，惟仓不改，在西掖门内，是年改名焉）。

四月，以束帛礼高士郭文，举处士翟汤。　汤字道深，寻阳人。笃行廉洁，不屑世事。永嘉末，寇害相仍，汤隐于寻阳南山，盗不犯境。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米饷汤，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讫，便委船归。"使者依旨，汤得船米。乃货易取绢，遂附还宝，宝益愧焉。庾亮表之。征为国子博士，不就。年七十三，卒于家（《晋书·高士传》：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好山水，尚嘉遁。常游名山，历华阴，观石室。洛阳陷，入吴兴余杭大涤山中，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时猛兽为暴，文独宿十余年，竟无所害。恒著鹿裘葛巾，采竹叶木实，买盐米以自供。人或贱价取之，亦即与之。遇有猛兽杀鹿于文庵侧，文以语人，人卖得钱分文。文曰："若取自取，何以相语。"闻者叹服。又有一兽向文张口，文为拔去其鲠骨而去。明旦致一鹿于室前。每有寄宿者，文为之汲水无倦色。余杭县令顾飏与葛洪造之，飏使致韦裤褶，文不纳。飏使置室中，乃至烂于户内，竟不服用。王导为相，使迎至京师，于西园筑台置之。今废冶城中，平墩见在。朝士咸共观之，文颓然箕踞，傍若无人。温峤尝问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也？"文曰："遭世乱耳。"人问："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独无情乎？"文曰："情由忆生，不忆则无情。"又曰："先生独处穷山，若疾遭命，不为乌鸟食乎？"文曰："埋藏者亦为蝼蚁所食。"又曰："猛兽害人，先生独不畏乎？"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兽岂有害人之意乎？"又曰："苟时有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时！"永昌中，大疫，文亦病。王导遗药，文曰："命不在药，天寿，时也。"居冶城七年，一旦忽求还山，导不听，乃逃归临安。及苏峻作逆，而临安独全，人以为知机。自此不复语，但举手指麾。及病笃，临安令万宠候之，问："先生可得几日？"文三举手，果十五日而终。既葬，于座中有木数片反覆书之，上曰金雄记，下曰金雌诗。诗著地烂，皆毁不识。金雄之记，言将来事，多有验也）。

夏五月，有星陨于肥乡，数一。麒麟、驺虞见于辽东。秋七月，石勒死，子弘嗣立。是岁，作北郊于覆舟山之阳，制度一如南郊（案，《地志》：今县八里潮沟后东近青溪，其西即药圃地。义熙中，卢循反，刘裕筑药园垒，即此。更西，即吴时任子馆也）。

九年，春，正月，陨石于凉州，数二。二月丁卯，加张骏为大将军。

夏六月，蜀李雄死，其兄子班嗣伪位。乙卯，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陶侃薨于樊溪。　侃字士衡，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少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达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易酒，撤荐饭马，达重之，言于庐江太守张夔。夔召为督邮，迁主簿，复察孝廉，至洛阳，除郎中。后会荆州刺史刘弘之官，辟侃，信用，累至江夏太守。时陈敏据扬州，令弟恢率军西上，侃拒之，以运船为战舰，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讨官贼，何为不可！"遂破恢等，后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及中宗即位江左，加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益州刺史杜弢举兵反，破荆州，刺史周顗失据，侃率众救之。谓诸将曰："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卿等谁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可足以相济。"侃曰："卿健将也。"贼果来攻，侃击破之。遣参军王贡告捷于王敦。敦以荆州多难，用王贡说，表侃为荆州刺史，镇沔江。寻为杜曾所破，坐免，以白衣领职，佐史争上疏理之，复官，率周访等进讨杜曾。初，王贡以矫命，恐获罪，遂投杜曾。至是，贼众离阻，贡将出挑战，侃遥谓曰："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天下甯有白头贼乎！"贡初横脚马上，闻侃言，改容下脚，辞色甚顺。侃截发为信，贡遂来降，弢、曾等大败。王敦忌侃功，左转为广州刺史。时温邵作梗，岭外诸将请讨之，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于是下书谕之。邵惧而走，追获于始兴，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

外，暮运入于斋内，人或问之，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及王敦反，诏侃领江州刺史。敦平，进都督荆梁雍益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郢士女，莫不相庆。侃性聪敏，勤于吏职，终日危坐，事有万端，曾不遗漏。远近书疏，皆手自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宾。尝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及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中，曰："樗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蓬首自谓宏达。"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嘉，慰赐三倍，若非礼者，则切厉还馈辱之。尝出行，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道傍所见，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佃，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百姓于是勤农，家给人足。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侃恨肃宗崩不在顾命之列，言形于色，谓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推为盟主，侃便戎服。既平峻于石头，庾亮用温峤谋，诣侃拜谢，侃遽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衡耶！"王导入石头城，令取故节，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以平峻功，进侍中、太尉，改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甯七州军事，移镇巴陵。后平襄阳，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上表固让。薨时年七十六，赠大司马。侃在军四十一年，雄毅明断。自南陵至于白帝数千里，道不拾遗。侃性纤密，颇类赵广汉。在武昌时，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植于己门。侃行驻车问曰："此武昌官柳，何因在此？"施惶怖谢罪。时殷浩、庾翼等皆为佐吏，武昌号为多士。侃饮酒每有定限，尝会，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终不许。时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慎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谢安石每云："陶公用法，恒得法外意。"侃少时渔于雷泽，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尝梦身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入其八，唯一门不开，阍者以杖击之，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又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及统八州，握强兵，据上流，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于史，余不见录。

时大旱，诏太官撤膳，省刑，恤孤寡，贬费节用。

冬十一月，石季龙杀石勒太子弘，而自立为天王于邺。

十二月，侍中顾和议奏旧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杂珠等，非礼。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帝纳之。

十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为咸康元年。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米五斛。甲戌诏太常改冕旒饰，用玉珠（案，《江表记》：自晋中兴东迁，旧章多阙，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至此顾和始奏，帝诏太常改之）。二月甲子，帝亲临释奠。夏四月，石季龙寇历阳，诏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亲观兵于广阳门，令诸将分戍（案《晋书·成帝纪》：观兵于广莫门。按《宫苑记》，晋时未有广莫门，据此成帝观兵是广阳门，本史误耳。至宋永初中，始改宫城北平昌门为广莫门。广阳门在今县城东一里半，都城南面西门也。其时石季龙既寇历阳，兵亦不历北门出也）。秋七月，白虹贯日。八月乙丑，荆州长沙武陵龙阳等三县大水，漂屋室，杀人损秋稼。时帝幼冲，权在下之罚也。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岁，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一斗五百价，人相卖。

二年，春，正月，彗星见于奎。二月，算军用税米，空悬五十余万硕，尚书谢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

三月，散骑常侍干宝卒。宝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学，中宗即位，以领国史，累迁散骑常侍。修《晋纪》，上自宣帝迄于建兴，凡五十三年，成二十卷。辞简理要，直而能婉，世称良史。初，父亡，有所幸婢，母忌之，乃殉葬。后十余年，母丧，开冢合葬，殉婢仍活，取嫁之。因问幽冥，考校吉凶悉验，遂著《搜神记》三十卷。将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也。"（案，《三十国春秋》：是年天台令苏韶卒，卒后韶从弟节见韶乘马昼日而行，着黑介帻，黄彩单衣。节问曰："兄何由来？"韶曰："欲改葬。"节因问幽冥之事，韶曰："死者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间而不与生者接。颜回、卜商今见为修文郎。死之与生，略无有异，死虚生实，此有异尔。"节曰："死者何故不复归其尸乎？"对曰："譬若断兄一臂以投地，就剥削之，于兄有患否？死者尸骸亦如此也。"节曰："厚葬爽垲，死者乐乎？"韶曰："何乐之有？"节曰："若然，兄何故改葬？"韶曰："述生时事耳。"言终而不见）。

夏四月，皇后见于太庙。秋七月，诏宾礼三恪，立周汉之后。冬十月，更作朱雀门，新立朱雀浮航。航在县城东南四里，对朱雀门，南度淮水，亦名朱雀桥（案，《地志》：本吴南津大吴桥也，王敦作乱，温峤烧绝之，遂权以浮航往来。至是始议用杜预河桥法作之，长九十步，广六丈，冬夏随水高下也）。

是岁，徐州刺史刁彝上书讼父协功德，朝廷议，诏赠本官，祭以太牢。协字元亮，渤海饶安人也。少好经籍，博闻强记，释褐濮阳王文学。永嘉初，累迁河南尹，未拜，避难渡江。元帝镇江左，用为镇东将军咨祭酒。中兴初，拜尚书左仆射。于时朝廷草创，宪章未立，以协久在中朝，谙练旧事，凡所制度

仪注，皆禀于协焉。太兴初，进位尚书令。协为人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好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元帝甚信任之。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众庶怨望。及王敦构逆，上表罪协，帝使督六军，出拒王敦。王师败绩，协与刘隗俱见帝于太极东除，帝执协、隗手，流涕呜咽，劝令避祸。乃给协等人马，使自为计。协年老不堪乘骑，又素无恩于下，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县东，为人所杀，送首于王敦。中宗痛之，密捕送首者诛之。敦平后，以协出奔不在赠例而贬本官。至是，子彝上疏讼之，执事庾冰下议，追赠本官。

三年，春，正月辛卯，诏立太学于淮水南。在今县城东南七里，丹阳城东南，今地犹名故学。夏六月，旱，地生毛。冬十月丁卯，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四年，夏，四月，蜀将李春杀李期，僭即伪位，国号汉。六月，改司徒为丞相，以太传王导领之。秋八月丙午，分宁州置安州。

五年，秋，七月，使持节、侍中、丞相、领扬州刺史、始兴公王导薨。　导字茂弘，琅琊临沂人。祖览，父裁。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才也。"幼与元帝尤善，在洛阳常劝帝归藩，见天下将乱，遂推心奉戴，有兴复之志。及徙镇建业，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敦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贤皆骑从之。吴人纪瞻、顾荣、贺循，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帝乃使导躬造循、荣等，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导为政务在清净，匡主宁邦，尤见委托，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初，桓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退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时渡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欢宴。周顗中坐而叹江山之异，相对而泣。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而相对泣耶!"众收泪谢之。及中宗即晋王位，累迁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帝登尊位，进侍中、司空，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因祖约举王隐，导始启立典籍，颇具时议。欲立石阙于宫门，未定，后导随驾出宣阳门，乃遥指牛头峰为天阙，中宗从之（案，《地记》：至今此山名天阙山，自朱雀南出沿御道四十里到此山。天宝初改名为仙窟山。山南有芙蓉峰，峰北有大石如卧鼓，其山中空，可坐数十人。其高九尺，上下有小石子，吴之时人呼为石鼓。其山西峰中石窟不测深浅，古老相传云：辟支佛出所。梁武帝于窟穴下置寺，名曰仙窟寺，有一石钵盂，莫知所由来，形状甚古。唐神龙初，郑克俊取将入长安，及开善寺，志公履也）。　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肃宗即位，平王敦后，进封始兴郡公，位太保，司徒如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受顾托之重。帝即位，给班剑鼓吹羽葆盖。及石勒侵阜陵，又石季龙掠骑至历阳，俱加大司马、假黄钺，出讨之。贼退，解大司马，转中外大都督，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汉制罢司徒官，以并之。导善于因事，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练数千匹，卖之不售，而国用不足。导患之，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于是士庶翕然竞服之，练遂踊贵，端至一金。帝既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导妻曹氏，性妒，导令别修馆以安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将恐迟之，所以执尘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不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余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尘尾。"导大怒。及庾亮出镇于外，以帝舅故执朝权，而趋向者多归之。导不能平，尝遇西风尘起，辄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自汉魏已来，群臣不出拜山陵。导以元帝眷同布衣，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悲涕。由是诏百官拜陵，自导始也。薨时年六十四。子悦嗣（案，《晋书》，导有六子，悦、恬、洽、协、劭、荟。悦位中书侍郎，性俭素，帐下有甘果烂败，导令弃之，谓婢曰："无使大郎知也。"悦尝与导奕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郝得为尔耶?"初，王敦构逆，导忧覆族，使郭璞筮之，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后子孙繁衍，竟如璞言。淮即秦淮也）。

八月壬午，复改丞相为司徒，司空庾亮领之。辛酉，以护军将军何充录尚书事。辛酉，侍中、太尉、南昌公郗鉴薨。　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鉴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垅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惠帝累拜中书侍郎，以世乱辞，乡里将亲属避难于鲁之峄山。中宗镇江左，承制假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太宁初，王敦专制，内外危逼，谋仗鉴为外援，拜安西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假节，镇合肥。王敦忌之，表为尚书令。及敦使钱凤、王含人逼京都，众议以苑城小不固，劝大驾自出距战，鉴不许。敦平后，奏免钱凤，母年八十，不坐。帝即位，与王导等同受顾命，挟辅少主。咸和初，领徐州刺史。苏峻反，进位司空，与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拒贼东入之兵。峻平，迁太尉，将拜，谓所亲曰："平生意不及此，值世纷纭，遂至今日。"寻以疾上疏逊位。薨时年七十一。子愔、昙（案，《晋书》：初，鉴属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共饴之。时兄子迈、外孙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已后独

往食，食讫以饭蓄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获存。鉴之薨也，翼时为剡县令。翼追抚养之恩，乃弃官归席苫，心丧三年也)。

是时，始用砖垒宫城，而创构楼观。

六年，春，正月庚戌，以庾翼为安西将军、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将发，献玉柄毛扇，帝疑其故物，侍中刘劭进曰："柏梁云构，匠石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稚恭之进扇，以好不以新。"帝大悦。

二月，燕王慕容皝大破石季龙将石成于辽西，献捷于京师。

秋，七月乙卯，初依中兴故事，朔望听政于东堂。是月，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司徒、永昌公庾亮薨。　亮字元规，明穆皇后兄。父琛，字子美，以建威将军过江，为会稽太守，卒于丞相军谘祭酒。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随父在会稽，嶷然自守，时人皆惮其方严，莫敢造之。元帝镇江左，闻其名，辟为西曹掾。及引见，风情都雅，过于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其妹为皇太子妃。中兴初，拜中书郎，领著作，侍讲东宫。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时王敦在芜湖，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颁远矣。"肃宗即位，进中书监，亮上疏让曰："臣凡庸固陋，偷荣昧进，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则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后二汉，咸以抑后党安，进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东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进，纵不悉全，决不尽败。今之尽败，更犹姻昵。臣历观外戚，或居权宠，四海侧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诛。身既招殃，国为之弊。其故何耶？犹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则信，姻进则疑。疑积于百姓之心，则祸成于重闱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鉴，可为寒心。夫万物之所不通，圣贤因而不夺。冒亲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恭命则愈，违命则苦。臣虽不达，幸察愚心。"帝纳其言而止。时王敦有异心，亮忧惧，以疾去官。寻代王导为中书监。敦平后，与王导受遗诏，辅幼主，后进中书令。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亮。时陶侃、祖约以不在先帝遗诏内，疑亮删除，并有怨言。亮惧乱，出温峤为江州刺史，仍修石头以备之。会南顿王宗谋废执政，亮杀宗而废宗兄羕。宗，帝室近属，羕，国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剪削宗室。琅琊人卞咸，宗之党也，与宗俱诛。咸兄阐亡奔苏峻，亮符峻送阐，而峻保匿之。峻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乱，征为大司农。举朝谓之不可，亮不从。及峻举兵反，至于京都，亮携其三弟怿、条、翼等南奔温峤，与峤共推陶侃为盟主。侃素有憾于亮，下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执政以谢天下。亮甚惧，及见侃，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乃谓亮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耶！"便谈宴终日。亮啖薤，因留白。侃问曰："安用此为。"亮云："故可以种。"侃尤相称叹曰："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乃至石头，又为峻将张曜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尔。"峻平后，亮进见帝，泥首谢罪，乞骸骨逃窜山海。帝劳之曰："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也。"亮乃求出外镇自效，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陶侃薨后，拜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迁镇武昌。时王导辅政，会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以毛宝为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俱戍邾城。又使陶称为南中郎将，入沔中，弟翼为南蛮校尉，镇江陵，以陈嚣为辅国将军，趣子午。亮率大众自进石城，为诸军声援。乃上疏，朝廷议之。会寇陷邾城，毛宝等赴水死。亮以处置失度，陈谢自贬，诏不许。进拜司空，固让不拜。及导薨，征为司徒。薨时年五十二。将葬，何充会之，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三子，彬、羲、龢（案，《晋书》：初，亮所乘马有的颅，殷浩以为不利于主，劝亮卖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惭而止）。

冬十月，林邑献驯象。十一月，复琅琊，比汉丰沛。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玺，许之。

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巳，葬恭皇后于兴平陵。后讳陵阳，京兆人也。镇南将军预之曾孙。祖锡，父　。母裴氏，名穆，太傅主簿遐女。孝武帝立，封裴氏为广德君。初，穆渡江，立第于南掖门外，时以裴氏寿考，故呼为杜姥宅，在今县东北三里东宫城南路西。后少有姿色，及长犹无齿，帝将纳采之日，夜齿生。在位七年，年二十一崩，无子。先是，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至是后崩（案，《外戚传》：乂字弘理，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于江左。王羲之目之曰"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卫玠神清，杜乂形清。"袭封当阳侯，辟公府掾，为丹阳丞，卒。咸康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司徒蔡谟尝言于朝曰："恨诸君不见杜弘理也。"）。

是月，诏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分江乘县西界置临沂县，属琅琊郡（案，临沂县废城在东江独石山，西临大江，在今县北四十里也）。

秋八月，引见群臣，射，宴于延贤堂。九月，罢太仆官。

冬十二月，除乐府杂伎。罢安州。癸酉，侍中、司空、兴平伯陆玩薨。玩字士瑶，吴郡吴人也。父英，兄晔。晔与玩少有雅望，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晔位尚书。玩器量淹雅，元帝引为丞相参军。时王导初过江左，思结人情，求婚于玩。

玩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其轻易权贵如此。明帝即位，累迁进位侍中，以疾辞，后进吏部尚书，又让不拜，转尚书左仆射。苏峻反，玩潜说匡术，以苑城归顺。贼平，以功封兴平伯，除尚书令。玩自辞让，诏优答不许。寻而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薨，朝野咸以为三良既没，邦国殄瘁，以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空，玩既不得已受拜，退谓宾客曰："国家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也。"谈者以为知言。玩友人诣玩，索杯酒，泻置梁柱间，咒曰："当今乏材，以尔为柱石，莫倾人梁栋耶。"玩笑曰："戢卿良箴。"玩虽登公辅，谦让不辟掾属。成帝劝之，玩不得已，而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诱纳后进，谦若布衣，搢绅之徒，皆荫其德。后疾笃，上表乞骸骨。薨，时年六十四。诏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子始嗣（案，《晋书》：玩次子纳，字祖言，累迁位至尚书令。见会稽道子少年专政，委任群小，乃望宫门而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朝士咸服其忠纯如是也）。

是月，东阳太守张虞表称郡民许孜纯孝，诏旌表门闾，蠲复其子孙。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遭父母丧建墓于县之东山，庐于墓，自负土成坟，乡人或愍孜羸惫，助其负土，昼则不逆，夜并除之。遣妻还本家，一身自处，鸟兽游之。时有鹿犯其松柏，孜悲叹曰："鹿独不念我乎！"明日，虎杀其鹿于松所，孜见鹿死，倍复惆怅，取而埋之。虎复出于孜前，自扑而死。孜益叹息之，又埋其虎。自后无犯纤介，白鹿、野雉尝就驯宿。年八十余，卒。邑人号所居为孝顺里。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天下。

二月，豫州刺史庾怿送酒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疑其有毒，与犬，犬毙，允之惧，表帝。帝怒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服药而死。

三月，以武悼杨皇后配飨武帝庙廷。

五月，有马色赤如血，入于殿前，盘旋走出，莫知其处。六月庚寅，帝不豫，诏以琅琊王岳为嗣，曰："琅琊王岳，亲则母弟，体则仁长，君人之风，允塞时望。肆尔王公卿士其辅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壬辰，引武陵王晞、会稽王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并受遗顾命。癸巳，帝崩于西堂。秋十月丙辰，葬兴平陵，在县北七里鸡笼山阳，与元帝同处。按帝年五岁即位，立十八年，年二十二。谥曰成皇帝，庙号显宗。帝少聪敏，有成人之量。初，南顿王宗之诛也，帝不时知，及苏峻平后问庾亮曰："白头翁何在？"亮曰："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亮惧，变色。然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及长，颇留心于万机，务在简约。尝欲于后园作射堂，计用四十金，以为劳费，乃止。雄武之度，虽愧于前王，恭俭之德，足追踪于往烈矣。

卷八　晋中中

康皇帝

康皇帝讳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为王，二年徙封琅琊王，咸康五年领司徒。八年夏，六月庚寅，显宗不豫。时庾冰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虑易世之后，戚属疏远，将为他人所制。乃谋说显宗曰："国有强敌，宜立长君。"显宗信而从之，遗诏以琅琊王为嗣。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诏："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长，皆不得辄离所局而来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为琅琊王，奕为东海王。时帝在谅阴，委政中书监庾冰等。秋七月，葬成帝于兴平陵。帝亲奠于西阶，既发引，徒行至阊阖门，升素舆，至陵所。九月，诏琅琊国及府吏进位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增文武位二等。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振恤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夏五月，旱。六月壬午，束帛征处士南阳翟汤、会稽虞喜。

秋七月，慕容皝大破石季龙。石季龙将戴开率众来降，诏曰："慕容皝摧殄羯寇，斩获八千余人，将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筹量。"以安西将军庾翼为征讨大都督，迁镇襄阳。以辅国将军、琅琊内史桓温为前锋，假节，率众人临淮。　八月，蜀李寿死，子势嗣伪位。　冬十月辛巳，以骠骑将军何充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录尚书，辅政。十一月己巳，大赦天下。高句丽遣使朝献。

二年，秋，八月，罢绝倒悬橦之伎。九月丙申，立皇子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冬十月乙丑，葬崇平陵，在今县城东北十五里钟山之阳，不起坟。按，帝年二十一即位，立三年，年二十三。谥曰康皇帝。初，庾冰权政当朝，制度年号，再兴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谓冰曰："郭璞谶云'立始之际丘山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讳也。君侯忘郭生之言邪？"冰瞿然，既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验。

按，《寺记》：帝时置两寺，褚皇后立延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沟西岸。中书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废也。

孝宗穆皇帝

穆宗讳聃，字彭子，康帝长子。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己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临朝摄政。

冬十一月庚辰，车骑将军庾冰卒。冰字季坚。时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与诸弟动必合礼，为世所重，亮

尝目冰为庾氏之宝。起家累迁吴国内史，与王舒击破苏峻将张健。峻平后，以功封侯，不受，累迁中书监、都督扬豫兖三州诸军事。时王导新薨，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而冰乃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称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而冰颇任威刑。殷融谏之，冰曰："前相之贤，犹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谓冰曰："顷天文错度，足下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尔。"及显宗疾笃，时有妄为尚书符，敕宫门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气自若曰："必是虚妄。"推问，果诈，众心乃定。康帝即位，进车骑将军。冰惧权盛，乃求外出。会弟翼将伐石季龙，遂出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镇武昌。帝即位，献后临朝，乃征冰辅政，冰辞以疾笃，寻卒于镇。冰天性清慎，及卒，无绢为衾，又室无媵妾。有七子，后以罪并为桓温所诛。初，冰令郭璞筮，卦成，曰："子孙必有大祸，唯用三阳可以有后。"故以长子希镇山阳，第三子友为东阳，遂挈家于暨阳。及后坐诛族，唯友获全。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听政，大赦，改元。夏四月壬戌，诏会稽王昱录尚书六条事。是月，石季龙将路永屯于寿阳。

秋七月，方士戴洋卒。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苏。言死时天使其为酒藏吏，授符录，给吏从幡麾，将往蓬莱、昆仑、积石、太室等诸山，既而遣归。及长，善风角，好道术，妙解占侯。吴末为台吏，时童谣歌曰："猗童蒋山，流渡江洋。"知吴必亡，遂托病还乡里。怀帝末，堂邑令孙混欲迎家累，洋曰："此地当败，得腊不得正，岂可移家于贼中乎！"混便止。岁末，陈敏作逆，使弟昶攻破堂邑。都水马武见洋有道术，召将赴洛，洋梦神人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扬州后五年当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时王敦出镇荆州，洋谓吴兴陈瑾曰："王敦南上半路而住，当还作贼。"及敦在武昌，后南方有云如牛，北向，洋语华谭曰："此王敦举兵之应也。"初，祖约镇谯，请洋为中典军，约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地赤如丹血丸丸，当有下反上者。"约问洋曰："吾还东何如留寿阳，留寿阳何如入胡？"洋曰："东入失半，入胡灭门，留寿阳尚可。"寻而牵胜率叛约，约率众将家属奔于石勒，勒果尽诛约。后庾亮代陶侃镇武昌，引洋问气候。洋曰："天有白气，丧必东行。"后近城东家夜半望见城内有数炬火，从城上出，如大车状，白布幔覆，与火俱出城东北行，至江乃灭。洋闻叹曰："此与前白气同。"时亮欲移镇石城，或问洋当不，洋曰："不当。"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于己酉，还下秣陵。其见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宝屯邾城。九月，洋言于亮曰："毛豫州合今年受死。闻昨朝大雾晏风，当有怨贼报仇。"后贼果陷邾城而去。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也？"洋言："今石季龙亦当受死，且不忧贼，但忧公病耳。"亮曰："如何？"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灾，公若去此二州，即可。"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苏峻时，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至今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神人也。"或问曰："庾公可得几时？"洋曰："见明年。"时亮已不识人，咸以为妄，果经正月一日而薨。

庚午，使持节、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宁七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征西将军、都亭侯庾翼卒。翼字稚恭，司徒亮之少弟。风仪整俊，当世莫俦。善草隶书，子弟皆效之，后王羲之书盛，内外宜重，翼甚不平。在荆州寄书于家曰："儿子辈憎家鸡，好野雉。"常见殷浩、杜乂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议用所任耳。"

九月丙申，皇太后诏曰："今百姓劳弊，其共思详所以赈恤之。"

是岁，镇东将军、会稽内史孔愉卒。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其先世居梁国，曾祖潜，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愉年十三而孤，养祖母以孝闻，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齐名，时人号"会稽三康"。吴平，愉迁于洛。惠帝末，归乡里，行至江淮间，遇石冰、封云为乱，逼为参军，不从。迳东还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穑、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永嘉末，中宗辟为参军，寻求去，莫知所在。建兴初，始出应召，为丞相掾，以讨华轶功，封余不亭侯。愉曾行经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买而放之溪，龟中流左顾者数四。及是，铸侯印而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告愉，愉悟，乃佩焉。建武，拜中书郎，出为司徒左长史。肃宗即位，累进位侍中、太常卿。及苏峻反，愉朝服守宗庙。贼平，迁左仆射。后王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已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寻省左右仆射，以愉为尚书仆射。愉年及悬车，累乞骸骨，诏不许，拜护军将军、会稽内史。时句章县有汉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任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堂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受。病笃，遗令敛以时服，卒。时年七十五。子訚嗣，位侍中（按，《晋书》：愉有三子，中子汪，孝武时位侍中，少子安国，孝武时亦至侍中。帝崩，服缞绖，涕泗，因形体羸瘦，见者以为真孝。官至尚书右仆射。愉弟群，字敬林，嗜酒，王导谓曰："卿恒饮酒，岂不见酒家覆巾乎？日月久即糜烂。"群答曰："公不见肉，用糟淹更坚。"尝与亲故书曰："今年田

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蘖事。”位至侍中，卒)。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乡侯何充卒。充字次道，庐江灊人，吴光禄大夫祯之曾孙。幼而好学，风韵闲雅，以文义见称。初辟大将军王敦府掾。时敦兄含为庐江太守，贪污，敦尝于座中称曰：“家兄在郡佳政，庐江人士咸称之。”充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由是忤意。左迁东海王文学。敦败，累位中书侍郎。少与王导善，尝诣导，导以尘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君坐也。”显宗即位，拜黄门侍郎。平苏峻，出为会稽内史，在郡寻征侍中，辞不拜，转丹阳尹。时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社稷无虞矣。”诏加吏部尚书。王导薨后，与中书监庾冰参录尚书事，进尚书令，加领军。充以内外统任难处，上疏固辞，许之，徙中书令。时显宗寝疾，庾冰兄弟以舅氏当朝，谋立康帝为嗣，充建议以父子相传，先王旧典，不宜改易，冰等不从。既而康帝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日。”帝有惭色。建元初，庾冰出镇江州，以充为扬州刺史。先是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为兵，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议不成。俄而，帝疾笃，庾冰等意在简文，充议立皇太子，奏可。帝既立，献后临朝，诏加中书监、录尚书事。庾冰卒后，专辅幼主，以桓温为征西将军、领荆州刺史。每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为劳矣。”充为宰相，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谈者以此重之。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至贫乏，乃获讥于世。阮裕尝戏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充问其故，裕曰：“我图数千户郡尚未能得，卿图作佛，不亦大乎！”于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何佞于佛，二郗谄于道。”充能饮酒，雅为刘惔所贵，每云：“见次道饮，令人欲倾家酿。”言其能温克也。卒，时年五十五。

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谟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与会稽王昱辅政。夏五月，西平公张骏薨，子重华嗣立。

冬十月，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温表罗含为别驾。问于众曰：“此何如人？”或答曰：“可谓荆楚之杞梓。”温曰：“此江海之琳琅，岂惟荆楚而已。”含字君章，桂阳人。少孤，叔母朱氏所养，好学。昼卧，梦五色鸟飞入口，意怪之。朱氏曰：“梦吞五色，此文章，汝后当善文。”自长沙相致仕，白雀栖堂。十一月辛未，安西将军桓温伐蜀，拜表辄行。十二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半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温克成都，蜀主降，益州平。以周抚为益州刺史，镇彭模。是月，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丁巳，桓温执蜀主李势归于京师，封势归义侯。七月，范文立范贲为帝。

冬十二月，以侍中刘惔为丹阳尹。　惔字真长，沛国相人。少清雅标奇，桓温尝造之，因问惔：“会稽王道子谈论进耶？”惔曰：“极进，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复谁？”惔曰：“故在我辈后。”温乘雪欲猎过惔，惔见其急装，问曰：“老贼欲持此何作？”温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何得坐谈！”惔与许询至友，及询出郡，惔九日七日诣之，谓询曰：“卿为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时惔为尹，询宿至室，室甚丽，询曰：“若此保全处，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

询字玄度，高阳人。父归，以琅琊太守随中宗过江，迁会稽内史，因家于山阴。询幼冲灵，好泉石，清风朗月，举酒永怀。中宗闻而征为议郎，辞不受职，遂托迹居永兴。肃宗连征司徒掾，不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至今此地名为萧山。遂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珍异，悉皆是给。既成，启奏孝宗，诏曰：“山阴旧宅为祇洹寺，永兴新居为崇化寺。”询乃于崇化寺造四层塔，物产既罄，犹欠露盘相轮。一朝风雨，相轮等自备，时所访问，乃是剡县飞来。既而，移皋屯之岩，常与沙门支遁及谢安石、王羲之等同游往来，至今皋屯呼为许玄度岩也（按，《许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卒，后戴安道尝经其墓，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尔。”）。

四年，秋八月，进安西大将军桓温为征西大将军。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儁嗣伪位。冬十二月，豫章人黄韬造妖，自号孝神皇帝，聚众寇临川，太守庾条讨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石季龙僭皇帝位于邺。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使朱焘破范贲，获之。伪赵石季龙死。五月，假慕容儁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大单于、燕王。冬十一月，甘露降崇平陵玄宫前殿。

十二月，征北大将军、都乡侯褚裒薨。裒字季野，康献皇后父也。祖䂮，父洽。裒少有简贵之风，谢安尝云：“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始为郗鉴参军。平苏峻后，累迁将军，领中书令。帝即位，皇后临朝，裒以后父进录尚书事。尝自以近戚，惧获讥嫌，固辞请居藩，出为徐兖二州刺史、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京口。薨时年四十七，墓在丹徒县南七里。初，裒总角时曾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骇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少年何以乃尔。二十年外，吾言方验。”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献皇太后临朝，有司以裒皇太后

父，议加不臣之礼。歆嗣位，至秘书监。

六年，春，正月，帝临朝，以哀丧故，悬而不乐。闰月，赵冉闵杀石鉴僭天王位，国号魏氏。鉴弟祗又僭位于襄国。丁丑，彗星见于亢。己丑，氐帅符洪遣使来降，以为氐王，封广川郡公。秋八月，符洪子健率众入关，遣参军杜伯献捷京师。

冬十二月，司徒蔡谟废为庶人。谟字道明，陈留人。以孝廉随中宗过江，累迁位，拜司空、太尉。成帝元会，将作乐，宿悬于殿，所司奏非祭祀燕飨则无设乐之制。谟上议临轩宜有金石之乐，遂从谟议。临轩作乐，自此始也。及帝临轩，以司徒称疾，数召不至，为有司奏，至是免官。初，谟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顿，方知非蟹。诣谢尚说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勤学》死。"（按，《晋书》：谟废后数年，诏为光禄大夫，辞不受。陈病笃，乞骸骨，就赐几仗。时又有苟道明、诸葛道明，皆有名，时人语曰："京师三明。"诸葛道明名恢，父靓，吴亡入洛。值乱又奔江东，为临沂令。王导戏争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时言驴马，不言马驴，岂驴胜马也!"）

七年，春，正月辛丑，符健僭称秦王，赦关中。

秋七月甲辰，涛水入石头，溺死者数百人。九月，峻阳、太阳二陵崩，帝素服临于太极殿三日，遣兼太常赵拔修复山陵。冬十一月，石祗将姚弋仲来降，以为大单于，封高陵公。弋仲子襄，为平北将军、平乡公。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蚀之。壬辰，符健僭帝号于长安。乙巳，雨木冰。二月，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阳，修卫五陵。

夏四月，冉闵为慕容儁所灭。儁僭帝位于中山，国号燕。八月，冉闵子智以邺来降，安西将军谢尚使建武将军、濮阳太守戴施应之，进据枋头。会冉智行人刘猗至，施乃止猗，使求传国玺，猗归以告智。智犹豫不许，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七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可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即送，当遣单使驰白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遥知卿等至诚，必重发兵相救。"冉智与蒋幹谋，信之，乃出玺付融。融诣施，施使融赍玺驰还寿春，谢尚使振武将军胡彬率骑三百卫送京师，告太庙，百寮毕贺（按，玺，传秦始皇造也，方四寸，以玉为之，上蟠蛟螭，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秦传汉，入魏，魏入西晋。晋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属伪赵。冉闵诛石勒，而玺又入冉闵。自永嘉末洎永和八年，凡四十二年而玺始归于晋也）。九月，中军殷浩率众北伐。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丙寅，皇太后与帝同拜建平陵。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讨林邑范佛于日南，破其五十余垒。秋七月丁酉，地震，有声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间王钦往洛阳修复五陵。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临朝，以五陵未复，悬而不乐。前凉张祚僭帝号于姑臧。二月己丑，太尉桓温伐关中。三月，废殷浩为庶人，以前会稽内史王述为扬州刺史。夏四月己亥，桓温大破前秦符健子苌于蓝田。六月，王师败于白鹿原，温引还。是岁，三麦不登。

十一年，春，三月辛亥，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称病去官归，诫告誓于父母墓。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父旷，淮南太守。元帝过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奇之。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由是知名。及长，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重，尝谓曰："汝是吾家佳子弟也。"陈留阮裕为王敦主簿，有重名，敦以羲之不减主簿，与王承述之父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人求女婿于导门，令就东厢遍观子弟。使者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年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此正佳婿。"访之，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起家为秘书郎，累迁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寻拜右将军、会稽内史。时扬州刺史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为书与浩，言国家安危在于内外和不和，又为书止浩北伐，浩并不从，遂为笺与会稽王，陈浩不宜北伐，言古圣人外宁犹有内忧，今外不宁而内忧已深。劝诸军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须立根势，然后举谋未晚，皆不从。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及为会稽，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时高士许询、孙绰、李充、支遁并居东土，羲之尝与同志宴会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序，以申其志。时人以潘岳《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之甚喜。性爱鹅，闻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来，烹鹅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道士养鹅，羲之往观焉，意悦，因求之，道士曰："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深以为乐。又尝往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累日。尝居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叹惋，因谓姥曰："无苦，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金耶。"姥如其言，人竞买之。后姥复将数扇来请书，羲之笑而不答。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雁行。"初，羲之书不胜庾翼、郗愔，及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时骠骑将军王述少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深为恨。后朝廷征述为扬州刺史，羲之耻为麾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

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乃称疾罢郡，于父母墓前自誓，去荣禄，毕志林泉。遂任性弋钓，与许迈等供修服食之事。游名山，不远千里。　迈字叔元，一名映，丹阳人也。家世冠族，祖上，侍中、散骑常侍。父副，秘书监，封西城侯。生七子，迈与穆皆得道，天降玉板，署上清真人。羲之每造，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迈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皆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传，述灵异之迹十卷。迈因远游名山不归，改名为玄，字远游，与妻孙氏书告别，令改醮，有答书在《妇人集》中。　羲之有七子，五子知名。玄之早亡。次凝之，亦工草隶。　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发，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兵曹参军，冲尝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冲曰："公岂得独擅一车!"时吴中有一家种好竹，徽之便出造竹下讽啸，不顾主人，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以此赏之，尽欢而去。尝寄空宅中，便令种竹。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耶!"时在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皎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即命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邪!"尝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献之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自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矣。"徽之谓术人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人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尔。今君与弟算俱尽，何可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哭恸，既而上灵床，取献之遗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乎！子敬，人琴俱丧。"因倾绝。卧疾，月余而卒。子桢之字公干，历位侍中。时桓玄为太尉，朝臣毕集，问桢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为气咽。桢之曰："亡叔一时之杰，公是千载之英。"一坐皆悦（以下有缺文）。

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恸过礼，亲戚异之。八岁，神悟夙成。鲲尝携之送客，或曰："此儿一座之颜回也。"尚应声答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席宾莫不叹异。年十余岁，遭父忧，丹阳尹温峤吊之，尚号咷极哀。既而收涕告诉，举止有异常童，峤甚奇之。及长，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于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司徒掾，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否?"尚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累位至江夏、义阳、随三郡太守。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尚数诣翼谘谋军事，翼呼共射，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即以副鼓吹给之。尚性清简，至官，悉坏布帐，分军士作襦裤。寻转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镇寿春，进讨符健将张遇于许昌，为遇所败，后以获玺功，迁尚书仆射、镇西将军。在寿春，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金石之乐，自尚始（按，《塔寺记》：今兴严寺即谢尚宅也，南直竹格巷，临秦淮，在今县城东南一里二百步。尚尝梦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气至，冲人必死，行当其锋，家无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头刻作塔形，见有气来可拟之。"尚寤，惧，来辰造塔寺，遂刻小塔施杖头，恒置左右。后果有异黑气遥见西南，从天而下，始如车轮，渐弥大，直冲尚家。以杖头指之，气便回散，阖门获全。气所经处，数里无复孑遗。遂于永和四年舍宅造寺，名庄严寺。宋大明中，路太后于宣阳门外大社西药园造庄严寺，改此为谢镇西寺。至陈太建元年，寺为延火所烧，至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修复，孝宣帝降敕，改名兴严寺至今也)。

升平元年六月，前秦符坚杀符生而自立为帝。秋七月，符坚将张平以并州来降，拜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天下赐酺三日，鳏寡孤独孝义力田米各有差，逋租宿债，一切放免。冬十月，皇后见于太庙。　二年，春，正月，司徒会稽王昱归政事。三月，佽飞督王饶献鸩鸟，帝怒，鞭饶二百，使焚鸟于四达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慕容儁尽陷河北之地。

秋八月，安西将军谢弈卒。　弈字无弈，鲲之次子，累位桓温府司马。温尚南康公主，主忌，温甚惮之，动经年不入其室。弈每以酒逼温，温逃酒入主门，弈遂升温厅事，更命酒引一直兵共饮，谓之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怪也。"公主谓温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按，《三十国春秋》云：谢鲲为桓温司马，升平二年七月卒。所逼桓温入主门，即是鲲。按谢尚、弈，并是鲲子。尚年十岁，遭父忧，年十五卒。升平五年五月尚死，七月弈亡，无容此岁谢鲲始卒。鲲历职又不为桓温司马，曾为王敦司马。永昌元年王敦举兵破京师，镇石头，不朝而去。鲲谏合入朝，敦不从。斯《晋史》又明，萧方等记事，何至于误哉!）十一月，雷，地震。

三年，春，二月，凉州城东泥中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三月甲辰，诏以比年出军，粮运不继，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

是岁，诏复辅国将军、豫州刺史、州陵侯毛宝本封。　宝字敬真，荥阳阳武人。王敦用为临湘令。后苏峻作逆，温峤以兵千人属之，使为前锋，次于茄子浦。时峻送米万斛，馈祖约于江西，宝率所领，登岸破之，悉获其米。峤嘉之，表为庐江太守。时祖约党桓宣背约，屯于马头，约使祖焕、桓抚攻之，宝悬军救宣，大为焕所破。箭中宝髀彻鞍革，使人踏鞍拔

箭，血流满靴，夜奔船所。行到，先哭战亡将士，洗疮讫，夜还救宣。至营，焕等引退，宝因进破祖约于合淝。寻召还讨苏峻于石头，峻死，匡术以苑城降陶侃。侃使宝守苑城，贼遣韩晃攻之，宝登城射杀十数人。晃问宝曰："君是毛庐江耶？"宝曰："是。"晃曰："君名壮勇，何不出斗。"宝曰："君若健将，何不入斗。"晃笑而退。战平，以功封州陵侯。庾亮西镇上明，请为辅国将军，谋北伐，上表进宝豫州刺史，守邾城。石季龙遣其子鉴与将军夔安、李菟等来攻邾城。宝求救于亮，亮惧，不时遣军，城遂陷。左右突围，赴江死者六七千人，宝亦溺死。诏以宝之倾败，不加追赠，至是始议复之（按，《毛宝传》：初，宝在武昌军，人有于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养之渐大，放诣江中。邾城之败，养龟人披铠持刀自投于水，如觉坠一石上，视之乃先所养白龟，长五六尺，送至东岸，遂免。宝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子珍、球、璩、璠、瑾、瑗等六人，璩最知名）。

四年，春，二月，凤将九雏再见于丰城，众鸟随之。夏四月，姑臧泽中有火，此火亦沴水之妖。明年，凉王张天锡杀执政张邕。秋七月，以军役繁，省用彻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温为南郡公，弟冲为丰城公，子济为临贺公。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天下，赐鳏寡孤独米人五斛。二月，南掖门马足陷地，得铜钟一，有二四字（按：南掖门是建康宫南面东门，陈朝改为端门，南出都城开阳门，即宣阳东门也）。夏四月，大水，桓温使弟豁取许昌。凤皇见于沔北。五月，帝不豫。丁巳，崩于显阳殿。秋七月戊午，葬永平陵，在今县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阳，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按：晋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鸡笼山之阳，阴葬不起坟。康、简文、武、安、恭五陵，在钟山之阳，亦不起坟。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坟也）。帝年二岁即位，立十七年，年十九崩。谥穆皇帝，庙号孝宗。按帝时置僧尼寺三所，何皇后寺，在县东一里，南临大道。彭城敬王造彭城寺，在今县东南三里，西大门临古御街。镇西将军谢尚造谢寺，今改名兴严寺，即延兴寺，东隔运沟东岸也。

哀皇帝

哀帝讳丕，字千龄，成帝长子。咸康八年，封为琅琊王。升平三年，除骠骑大将军。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琊王丕，中兴正统，合当储贰。往以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于是，百官备法驾，迎琅琊王。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封弟东海王奕为琅琊王。秋八月己卯，夜，天裂，广数丈，有声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以章穆何皇后居永安宫（按：宫本东海王弟修以为宫，在今县城东北七里。近宫东北角，桓玄修南州折其林木，移入西宫，以地为隶射宫也）。冬十二月，加凉州刺史张元靓为大都督、陇右诸军事、陇西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朔，大赦，改元，减田税，亩收二斗。二月丙子，尊所生妃周氏为皇太妃。三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夏四月，旱，诏出轻系赈困乏。丁丑，凉州地震，浩亹山崩（按，《五行志》：前凉灭亡之兆）。前燕将吕护寇洛阳。五月丁巳，北中郎将庾希、邓遐等舟师救洛口，破吕护，护退走小平津。秋七月，西中郎将袁真进次汝南，运米五万斛以馈洛阳。

前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殷浩卒于东阳之信安。 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也。父羡字洪乔，将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书百余函，羡行次板桥浦，皆投之江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也。"其资性介立如此。终于光禄勋。浩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谈则辞屈，著篇则融胜，由是浩为风流谈论者所宗。或问浩曰："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将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财而梦秽。"时人以为名言。起家累迁司徒左长史，除侍中、安西军司，并称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十年，于时拟之管、葛。王濛、谢尚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因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反，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康帝建元末，庾冰、何充相继卒。简文始综万机，卫将军褚裒乃荐浩为扬州刺史。浩上疏陈让，固请，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故简文引浩为心膂，于是与温颇相疑贰。浩既参朝权，擢颍川荀羡为义兴太守。时王羲之与浩情洽，密说浩、羡，令与温和同，浩不从。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廷欲遂荡平关、河，进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杨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洛。将发，坠马，时咸恶之。既而以兖州刺史蔡裔等为前锋，师次寿春，会秦符健杀大臣，关中不和，浩请进屯洛阳，修园陵。又求解扬州，专镇洛阳，诏不许。既而姚苌反，浩惧，遁弃辎重，退士卒，为襄所掠，士多亡散。浩又遣王彬等击襄，为襄军所杀，诸军败绩。桓温素恶浩，及闻其败，因上疏罪浩，浩竟坐废为庶人，徙东阳郡之信安县。浩少与温齐名，而每心竞，温尝问浩："君何如我？"浩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也。"温既雄豪自许，每轻浩，及权事专征，深忌之。至是，乘衅谋废浩，温因语人曰："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也。"又谓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型百揆，朝廷用违其才尔。"浩虽放黜，口无怨言，怡神委命，谈咏不辍，家人亦不见其流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浩甥韩康伯随至徙所，经岁还都，浩送至渚侧，咏曹颜远诗云："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因而泣下。后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遣

告之，浩欣然许之。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数四，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绝之。寻卒迁所。子涓嗣。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诏曰："戎旅路次，未得轻简赋役。玄象失度，亢旱为患。岂政事未洽，将有板筑、渭滨之士耶！其搜扬隐滞，蠲除苛碎。"时童谣云："升平不满斗，隆和安得久。"帝闻恶之。大赦。改明年为兴宁元年。

春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琊第。帝奔丧，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众务。夏四月，扬州地震，湖渎溢。五月，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秋七月，张天锡杀张元靓，自称大将军、西平公。丁丑，葬皇太妃。妃姓周氏，汝南人。选入成帝宫，有宠，生帝及海西公，拜为贵人。帝即位，诏崇为皇太妃，仪服同于太后，而葬不附陵庙。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于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马桓温北伐。癸亥，皇太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陈留王世子恢为陈留王。

二年，春，二月，改左将军为游击将军，罢右军、前军、后军五校三将官。癸卯，帝亲耕籍田。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帝幼好黄老，断谷服长生药过分，不豫。辛未，崇德太后临朝摄政（按，《晋书》：哀帝服长生药过度，中毒，不识万机。太后临朝摄政）。夏四月，前燕将李洪侵许昌，王师败于悬瓠，桓温使中郎将袁真阳凿阳仪道以通运，率舟师北伐。五月，以桓温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诏征温入相，温辞不从。秋七月丁卯，复征入朝。八月，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是岁，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窑处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后讳穆之，太原晋阳人也。司徒左长史濛之女。初为琅琊王妃，王即帝位，立为皇后，三年崩。谥曰靖后，无子。濛字仲祖，安西司马讷之子。少放纵，不为乡曲所齿，晚节克己厉行，有风流美誉。善隶书，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居贫，帽败，自入肆买之，妪悦其貌，争遗新帽。与刘惔齐名，时人以惔方荀奉倩，以濛比袁曜卿，凡称风流者，举濛、惔为宗焉。简文为会稽王时，尝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世，谢尚清易令达。"而濛性和畅，与刘惔为简文入室之宾。累迁位司徒左长史。晚求为东阳，不许。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闻之曰："人言会稽王痴，竟痴也！"疾渐笃，于灯下转尘尾，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临殡，刘惔以犀柄尘尾置棺中，因恸哭久之。谢安亦称美之，曰："王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也。"二子：修、蕴。　修字敬仁，明秀有美称，起家为著作郎，迁中军司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临终叹曰："无愧古人，年与之齐矣。"

二月甲午，疾笃。丙申，帝崩于西堂。三月，葬安平陵，在县北九里鸡笼山之阳，元帝同处。帝年二十二即位，立四年，年二十五。谥哀帝。帝虽即尊位，而政不由己，军事权于桓温，机务在于会稽，天子不得自由，故兴宁童谣云："虽复宁转，后无聊生。"　按，帝时置一寺，兴宁二年，僧慧力造瓦官寺，在今县东南三里半并冈东偏也。

废皇帝

废帝讳奕，字延龄，哀帝之母弟。咸康八年，封东海王。穆帝升平四年，拜车骑将军。五年，改封琅琊王。兴宁三年二月，哀帝崩，无嗣。皇太后诏曰："琅琊王明德茂亲，属当储副。"于是百官奉迎于第。丁酉，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三月，前燕慕容恪攻陷洛阳。秋七月己酉，改封会稽王昱为琅琊王，以昱子昌明为会稽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反，自称成都王。桓温使江夏相朱序讨平之。十二月，大赦，改明年为太和元年。

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后讳道怜，车骑将军冰之女。初，为东海王妃，及即位，立为皇后，无子。九月，曲赦梁益二州。是岁，凉州杨树生松，戒曰："不改柯易叶，杨者柔脆之木，今松生其上，非永久之叶，将集危亡之地。"（按，《五行志》：此张天锡灭亡之征）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将庾希有罪，亡入海。冬十月，以琅琊王昱为丞相。是岁，尚书令王述卒。述字怀祖，太原人。祖湛，少有识度，身长七尺八寸，龙颡大鼻，隐德，人谓之痴。父承，早卒。少孤，事母以孝闻。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性沉静，每坐客驰辩，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始辟为中军参军，既见，无他言，惟问以江东米价。述但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累迁会稽内史，以母忧去官，服阕，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初至，主簿请讳，报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门，余无所讳。"加中书监，固让，经年不拜，迁尚书令。述每受职，不为虚让。至是，子坦之谏，以为故事应让。述曰："汝为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让自取美。"述曰："既云堪，何复为让！人言汝胜我，不及也。"后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坦之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以女妻兵也。"及坦之见温，乃辞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尔。"遂止。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验，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人谓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及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始为当时所叹。

但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掷于地。鸡子圆转不止，便下以屐齿踏之，不得，嗔甚，掇内口中，嚼而吐之。及升重位，每以柔克为用。谢奕性粗，尝忿述，极言骂之。述无所应，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复坐。人以此称之。是年，以老上疏乞骸骨，归丘园，诏不许，述竟不起。卒，时年六十六。初，桓温平洛阳，议欲迁都，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事果不行。子坦之嗣。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蚀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风折木。冬十二月，有神降于郧，自称湘女，声与人接，不见其形。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马桓温伐前燕。秋七月，大赦，大破燕将傅末波于林渚。戊子，温进至枋头，为燕将慕容军设伏所破而还。辛丑，慕容垂又追败温后军于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声如雷。是月，豫州刺史袁真以寿阳叛。十一月，桓温自山阳与琅琊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十二月，城广陵而居之。

五年，春，二月，袁真死，陈郡太守朱辅立真子瑾嗣事。三月，桓温征瑾，屠寿阳，枭袁瑾等首。因谓参军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答曰："此未厌有识之情也，公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不世之勋，未足以镇惬民望，其惟废立之事。"温怀信焉。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蚀之。九月，益州妖贼李金根反，立李弘为圣王，梓潼太守周彪讨平之。冬十一月，符坚、王猛伐慕容玮，克邺，虏有燕地。

六年，夏，四月，大赦，赐鳏寡孤独米人五斛。六月，京师及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并大水。冬十一月癸卯，桓温自广陵屯于白石，用郗超谋将诣阙，以图废立。丁巳，讽奏崇德太后。己酉，太后下令废帝为东海王，还第，供卫一如汉昌邑故事。于是，百官入太极前殿，即日温使散骑侍郎刘享收帝玺绂。帝著白袷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兽门。群臣拜辞，莫不歔欷。帝初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风，时又有童谣云："青青御路杨，白马紫缕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帝闻恶之。又见桓温专恣，平生为虑，乃召术人扈谦筮之，卦成，答曰："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竟如其言。有三子，并马缰缢杀之，葬于黄门署北。至简文咸安二年正月，又降为海西县公，徙居吴县西柴里，追贬庾氏为夫人。帝安于屈辱，以保天年，烈宗太元十一年十一月，崩于吴。时年四十五。帝年二十八即位，立六年见废，居吴十二年。　初，桓温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及枋头之败，雄名顿挫，遂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惮帝守道，恐招时议。以宫闱重闷，床第易诬，乃言帝在藩时，夙有痿疾，嬖人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温因具事奏讽康献太后。后时方在佛堂读经，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户前视奏数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笔答云"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初，温始呈奏，虑太后意异，竦动汗流，见于颜色。及诏令出，大喜，遂行废焉。奕出居吴，敕吴国内史刁彝防卫，又使御史颜允监察之。

是年十一月，妖贼卢悚遣弟子殿中监许龙晨到门，诈称太后密诏奉迎。奕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龙曰："大事将捷，奈何用儿女子言乎？"奕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宽宥，岂敢妄动。且太后有诏，便应官属来，何独使汝也？"因叱左右缚之，龙惧而走。奕知天命不可再，深虑横祸，遂杜塞聪明，安于屈辱，去思虑，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时人怜之，为作歌焉。

按，帝时侍中、中书令王坦之造临秦、安乐二寺，在今县南二里半，南门临秦淮水也。

太宗简文皇帝

简文帝讳昱，字道万，元帝之少子。幼而岐嶷，郭璞见之，谓人曰："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及长，清虚少欲，善玄言。永昌元年，封琅琊王，食邑会稽、宣城。咸和初，又徙会稽王。废帝即位，又改封琅琊，领丞相、录尚书事。前后辅穆、哀、废三帝。及太和末，桓温讽太后，废海西公。十一月己酉，温率百官具法驾乘舆迎帝立，于朝堂变服，著平巾帻单衣，东面拜受玺绂。即日即皇帝位，改元咸安元年。庚戌，使兼太尉周颐告于太庙。桓温出居中堂，分兵屯卫。（按，《宗室传》：太宗初即位，未解严，桓温屯中堂。夜警，御史中丞敬王恬奏劾温大不敬请治温罪。温见叹曰："此儿乃敢弹我耶？真可畏也。"）

辛亥，温使弟祕诬逼新蔡王晃与武陵王晞谋反。　晞字道升，元帝中子，出继武陵王哲之后。太兴元年，嗣封武陵王。穆帝初，迁太宰。晞无学术而有武干，为桓温所忌。及帝即位，温乃表晞苞藏亡命，事连袁真。诏免晞官，以王归藩。既而，温寻又谋新蔡王晃反，与晞连结，殷浩及太宰长史庾籍等同谋，收付廷尉，奏请诛二王。帝对之泣，不许。温固执之，帝手诏答温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复敢言。帝先历宰辅三世，温素敬惮。及帝即位，温欲上事自陈，帝引见，对之悲泣。温惧，无色。及行武陵王等诛不果，深恐帝知而安慰之，寻大赦天下。以温为丞相，温不受。辛酉，温旋白石，因上镇姑熟。

十二月戊子，诏京师有经年之储，权停一年之运。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经明年三月不退。尚书右丞顾悦之上表，请诏复殷浩本官。　悦之字君叔，晋陵无锡人。与帝同岁，而头早白，帝问其故，悦之对曰："松柏之姿，经霜益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帝悦。抗表讼浩，疏奏，诏追复本官。位尚书右丞，卒。子凯之，字长康，以文知于时，兼善丹

青，妙绝古今。尝好食甘蔗，每食，自尾至末。或问其故，曰："渐入嘉境。"曾为殷仲堪镇南府参军。将下都，给布帆，至破冢，遇风船破。遗仲堪书曰："地名破冢，真从破冢中出。行人平安，布帆无恙。"为人好隐，桓玄尝以柳叶遗之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凯之深信。及玄造之，将叶鄣身，玄就溺之，凯之大喜，以玄实不见己也。故俗传凯之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按，谢《画品》论江左画人，吴曹弗兴、晋顾长康、宋陆探微等上品，余皆中下品。凯之能运五十匹绢画一像，使心运手，须臾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吴弗兴、晋长康又曾于瓦官寺初置北殿画一维摩，画讫，光耀一月余日。按《京师寺记》：兴宁中，瓦官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直打刹一百万。长康素贫，时以为大言。僧后寺成，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百余日，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谓寺僧曰："第一日开见者，责施十万，第二日开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万钱也。）

是岁，散骑常侍、领著作孙绰卒。绰字兴公，太原郡人也。冯翊太守楚之子。永嘉丧乱，幼与兄统相携渡江。博学善属文，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常鄙山涛，而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鳞矣。"所居斋前种一株松，常自守护，邻人谓之曰："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恐永无栋梁日尔。"绰答曰："枫柳虽复合抱，亦何所施耶！"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而不取询。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荣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除著作佐郎。性通率，好机调，尝与习凿齿同行，绰在前，习凿齿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绰曰："澄之汰之，砂砾在后。"累迁散骑常侍。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原，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孙绰乃疏谏温，温见绰书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耶？"绰少以文才称，于时文士，以绰为冠。卒，时年五十八（按，《孙绰传》：京师每岁除日，行傩令，所谓逐除也。结党连群，通夜达晓，家至门到，责其送迎。孙兴公尝著戏为傩，至桓宣武家。宣武觉其应对不凡，推问之，乃兴公。按《礼》：傩，逐疠鬼也。《论语》云："乡人傩，朝服立于阼阶。"注：傩，驱逐疫鬼也。亦呼为野雩戏。今俗谓傩为野胡，并讹言耳）。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济林邑使贡方物。己酉，岁星犯镇，在须女。三月丁酉，诏非军国戎祀之要，华饰烦费之用，皆省之。重诏内外百司，各勤所职，使善无不达，恶无不闻。癸丑，遣使诣大司马，并问方伯，逮于边戍，宣诏大飨，求其所安。筹量赐给，悉令周普。夏四月，驺虞见南昌。六月，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戊子，护军将军庾希举兵反，于江北自海陵入居京口，桓温使周少孙破之，擒希，斩于建康市，夷三族。六月，太白昼见。

秋七月，帝不豫。壬辰，疾甚，手诏大司马、丞相桓温曰："少子可辅，即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侍中王坦之毁诏，进曰："天下者，宣、元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何得私与人！"帝默然。乙末，立会稽王昌明为太子，以道子为琅琊王。六月，帝崩于东堂。遗诏以桓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冬十月丁卯，葬高平陵。在今县城东北十五里钟山之阳，不起坟。帝年五十二即位，立一年，年五十三。谥曰简文皇帝，庙号太宗。帝少善容止，留心坟典，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尝与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载游于板桥，温遽令鸣鼓吹角，车驰卒奔，欲观其所为。晞大恐，求下车，帝安然无惧色，温由此惮服。及温仗文武之任，而立帝代海西公，帝虽处尊位，常忧废黜。先是荧惑守太微，寻而海西废。及帝登阼，荧惑又守太微，帝甚恶之。时中书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问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请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国家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卫，愧叹之深，言何能谕。"因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然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谢安石称为惠帝之流，支遁尝言曰："会稽有远体而无远神。"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也。

按，简文即位，自立僧寺一，波提寺，今废。

卷九 晋中下

烈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讳曜，字昌明。太宗第三子也。初，太宗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及帝在孕，李太后梦神人曰："汝生子男，必昌明为字。"及产，东方始明，因名之。太宗后闻悟乃泣曰："昌明在尔耶！"兴宁三年，封会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为皇太子。是日，太宗崩。太子即皇帝位。九月甲寅，追尊皇妣王氏为顺皇后。　后讳简姬，太原人。父遐，字桓子，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大夫，追赠特进。后初为会稽王妃，生子道生，以穆帝永和四年母子失意，俱

废，至是追尊之。　冬十一月，妖贼彭城卢悚自广莫门人殿庭，诈云海西公，遣游击将军毛安之讨平。是岁三吴大旱，人多饿，诏所在赈给。

宁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戊申，月掩心大星。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朝，有篡夺之志，顿兵新亭，欲诛执政而废帝。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石，将害之。坦之恐，将欲出奔，谢安止之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见温，坦之前大惧，仓惶倒执手板，流汗沾衣。安石后至，从容高视，良久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须壁后置人?"温笑曰："不能不尔。"遂却兵，欢语移日而罢。丁亥，温拜高陵，为先帝灵责，遇疾而去（按，《晋书》：温初废海西公，兼害殷涓、曹秀、庾倩等。及太宗崩，入拜山陵，左右览其有异，或云"臣不敢"。既登车，失色，顾谓从者曰："向见先帝。"因问涓形状，答曰："肥短。"温曰："向见亦在侧。"归，遂惧而为疾也)。三月丙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以大臣之忧，忧在死亡。癸丑，诏除丹阳竹格等四航税（按，《晋书》：王敦作逆，贼从竹格度，即此航也。今县城西南二里。按《地舆志》：六代自石头东至运署，总二十四所度，皆浮船往来，以税行。直淮对编门大航，用杜预河桥之法。其本吴时南淮大桥也，一名朱雀桥，当朱雀门下渡淮水。王敦作逆，温峤烧绝之，是后权以舶航为浮桥。成帝咸康二年，侍中孔坦议复税桥，行者收直，以具其材。但苑宫初理，不暇，遂浮航相仍。至陈，每有不虞则烧之。复有骠骑航在东府城门渡淮，会稽王道子立，并竹格航。丹阳郡城后航，总四航。在晋时并收税。至是年诏，皆除税不收，放民之往来也)。

秋七月，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于姑孰。　温字元子，谯人。汉五更荣之后。父彝，宣城太守。温生未周而温太真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使试啼。"及闻其声，曰："真英物也。"彝见峤所叹赏，故遂以温为名。峤闻之笑曰："后将易吾姓也。"及长，豪爽有风概，姿貌充伟，面有七星文，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而尚明帝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庾翼荐于肃宗曰："桓温有雄略，愿陛下不以常婿畜之。"帝遇焉，累迁至琅琊内史。咸康七年，出镇江乘之金城（按，《图经》：金城，吴筑，在今县城东北五十里。中宗初于此立琅琊郡也)。建元元年，出都督青、徐诸军事，寻转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永和二年，西伐巴蜀，行见诸葛亮八阵图，指谓左右曰："此常山蛇势也。"（按，《蜀书》：八阵图，诸葛武侯所作，在鱼复平沙上皆聚细石为八阵，行列相去各三丈许。在今夔州白帝城下江水次。每至冬月，水小，行人沿江践踏，毁散殆尽。至夏五六月间，淤潦淹没，其图复如故。及冬水退，次序宛然。实灵异也。）既定蜀，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闻朝廷以殷浩为扬州刺史，仗其北征，甚不平，遂总大将军顺流至武昌。浩惧为逼，奏请驺虞幡住温军。时简文作相，为书与温言社稷计。温还军，拜表陈时利祸福，进位大尉，固让不受。及浩北伐，败于洛阳，遂奏废浩。自此内外权归于温。遂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大破伪秦，进军灞上。百姓皆持牛酒迎温于路，耆老咸相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及入关，而苻健尽芟麦苗，野无可收，军粮不继而还。进位大都督，委任专征。寻又北伐，经金城，见少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叹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涕泣。遂渡淮、泗，长驱大破姚襄于伊水，引军入洛，修谒先帝诸陵，置令检校。乃旋军，上表请迁都。诏改授并、司、冀三州刺史，温辞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寻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受鼓吹，余皆辞。复率舟军次合淝。加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诏入参朝政，温固辞内录，遂成赭圻居之。及鲜卑攻陷洛阳，时简文为相，出会温于洌州，议征讨，温因移镇姑孰。自以雄武专朝，窥窬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代，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时远方一比丘尼有道术，至姑孰求浴，温窃视之。尼倮身先以刀破腹，次断两足，温见恶之，浴竟，问尼。尼曰："君若作天子，亦当如是。"曾经行王敦墓，望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太和四年又北伐，为燕将慕容垂追败，死者过半，甚耻之，引归，表罪袁真。真怒，以寿春叛。明年，平寿春，愠形于色。参军郗超谋劝废立，以益雄威。温从其计，乃诣阙诬废海西公而立太宗。多行杀戮，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既还姑孰，帝使侍中王坦之数征为相，辞不受。寻而太宗崩，遗诏以温辅少主，同诸葛亮、王导故事。温志在篡夺，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允所望，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尔。"及帝即位，使谢安征之入朝，赴山陵。既至新亭，盛气召侍臣，将移晋鼎，不果，因拜陵感疾。归姑孰，病甚，讽朝廷加己九锡。谢安等知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成而薨。时年六十二。诏依霍光故事。有六子，少子玄嗣（按，《晋书》：郭璞谶云："赖子之薨，延我国祚。痛子之殒，皇运其暮。"二子谓元子、道子也。及桓玄得志，杀司马道子，晋祚自此倾矣。初，温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刘琨之俦，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还，得一巧作老婢，问之，乃刘琨伎女。每见温便泣，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温出外，整衣冠，呼婢问之，答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不悦)。

八月壬子，崇德太后临朝摄政。九月，复置光禄

勋、大司农、少府等官。冬十月，西平公张天锡贡方物。是岁，南郡州陵女唐氏渐化为丈夫。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刁彝卒。三月丙戌，彗星见于氐。夏五月壬戌，皇太后诏"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赈贷者即以赐之。"八月，以长秋将建，权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长城人钱步射、钱弘等作乱，吴兴太守朱序讨平之。

三年，春，正月，大赦。夏五月丙午，中书令、徐兖二州刺史、北中郎将、蓝田侯王坦之卒。　坦之字文度，太原人。祖承，以永嘉乱渡江，中宗拜从事中郎。承性宽恕，自东渡江，每遇艰险，人怀危惧，承夷然无忧喜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邺，众亲爱之。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论者以为祖不如孙，孙不及父。父述，性沈静，位至尚书令。坦之弱冠俊茂，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时仆射江彪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曰："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彪乃止。累迁侍中、左卫将军。为人事风格，尤非时俗之辈，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以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杨雄言"庄周放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引三贤之说，以为理当。简文即位，朝事委之。帝临崩，受遗诏。及桓温薨，坦之与谢安共辅幼主，迁中书令、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时谢安石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伎乐，颇以成俗。坦之遗书苦谏之，往返数四（按，《晋书》：谢安与坦之书曰："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复聊以自娱耳。若絜轨迹，崇世教，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诚心而行，独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谓。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方圆不可错用，体韵岂可易处！各顺其方，以弘其业，则岁寒之功宿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体义淹允，加以令地，优游自居，佥曰之谈，咸以清远相许。至于此事，实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见其可。以此为濠上，悟之者得无鲜乎！且天下之宝，故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为不可以天下为心乎？想君幸复三思。"安竟不从也）。坦之初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后经岁，师忽来云："贫道已死，罪福皆不虚。唯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尔。"言讫不见。坦之寻亦病卒。临终与谢安、桓冲书，言不及私，唯忧国家之事，朝野痛惜之。四子：恺、愉、国宝、忱。

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十二月，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甲申，神虎门灾。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见于太庙。皇太后归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临朝，迁改官镇。甲子，谒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诏议狱缓刑，大赦天下。秋九月，符坚将苟苌攻陷张天锡，虏之，尽有凉州之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于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蚀之。诏太官彻膳。

是岁，给事中、散骑常侍、护军长史许穆卒。穆字思元，一名谧。祖尚，父副。穆少知名，简文在藩，为世表之交，起家为太学博士，累迁位散骑常侍、护军长史。虽居蝉冕，心在道德。以第四兄远游嘉遁不返，遂表辞荣。太宗不夺其志。许穆乃宅于茅山，与杨义遍该灵奥，天降玉札，所授为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驾违世。（按，《晋书》：许长史生四子，第三子翙，字道翔，母陶氏，早亡，亦得道。在洞府易迁宫中。翙幼清洁绝世，研精上业，恒居茅山宅。太和中，真诰云后十六年当度东华为上相青童当侍帝农受书为上清仙公与希子并职北帝臣也侍中。翙长兄揆，一名毗，次兄虎牙，一名融，并得道。揆孙灵真，又得道。梁高祖为于山别立祠真馆，长史本宅。梁天监十三年，立为朱阳观，今之紫阳观是也。宅南一井，即长史所穿。南一塘郭朝筑以雍柳，名曰公泉。按《茅山记》：小茅山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上清真人许长史宅，宅今为观，观前有真人灵坛。其山东北又接方隅山，山有燕口洞，洞下有宫室□方□馆。真诰云许掾，以太和五年于茅山北隐化，居此馆也）。

二年，春，正月，诏继绝世，绍功臣之后。闰三月壬午，地震，暴风折木发屋，扬沙石。

秋，尚书令王彪之卒。　彪之字叔武，琅琊人也。父彬，少雅正，与兄廙俱渡江。中宗引为典兵参军。中兴建，累迁位侍中。初从兄敦举兵入石头，帝使彬劳敦。会周顗遇害，彬素相善，先往哭顗，甚恸。而见敦，怪其有惨容，而问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得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复何为者哉！"彬曰："伯仁长者，君之亲友，在朝虽无謇谔，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之极刑，所以伤其死。"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谋图不轨，祸及门户。"而音辞慷慨，声泪俱下。敦大怒，厉声曰："尔狂悖乃可至此，为吾不能杀汝耶！"时王导在座，为之惧，劝彬起谢。彬曰："有脚疾已来，见天子尚欲不拜跪，此复何谢！"敦曰："脚痛孰若颈痛?"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后敦议举兵向京师，彬切谏。敦变色，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耶?"（按，《晋书》：敦从兄棱为豫章太守，敦害之。故彬有此言）。敦平，迁至尚书右仆射。彪之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起家为东海王文学。时从伯导谓曰："选官欲以

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耶！”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复累迁进位侍中、吏部尚书。时简文执政，当南郊，访彪之应有赦。彪之答云：“中兴已来，郊礼往往有赦，愚意常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帝遂从之。时太尉桓温欲北伐，辄下武昌，人情震惧，或说扬州刺史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议且当静以待之，请相王作手书示以成败。浩曰：“决大事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谋，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不进。既而长安人雷弱儿、梁安等诈云杀符健、符眉，请兵应接。会殷浩出镇寿阳，便进据洛营，彪之上疏弱儿、梁安等容有诈伪，浩未宜轻进。寻而弱儿果诈，姚襄反叛，浩大败，退。帝笑谓彪之曰：“果如卿言。卿自顷已来，谋无遗策。”除尚书仆射。出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屏迹，亡户归者内三万余口。桓温下至姑孰，坐免，彪之去郡。顷之，召为仆射。及温将废海西公，百僚震栗，温亦色动，莫知所为。彪之知温不臣迹已著，理未可夺，乃谓温曰：“公阿衡皇家，便可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传》看之，礼度仪注，定于须臾，曾无惧容，温叹曰：“作元凯不当如是耶！”时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朝臣莫有识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当阶，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当须大司马处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于是朝议乃定。及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幼冲，加在谅暗，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彪之不奉命，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行。温薨后，太皇临朝，迁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既老，乞骸骨，不许，转护军将军。谢安欲更营宫室，彪之曰：“中兴初，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朝亦不改制。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修筑。方之汉、魏，诚为俭狭，复不至陋，殆合丰约之中，今自可随宜增修。强寇未殄，不可大兴功力。”安曰：“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任天下事，当保国宁家，朝政惟允，岂以修屋宇为能耶！”安无以夺之。故终彪之世，不改宫室。彪之当朝，纲纪皆如此也。疾笃，诏赐钱三十万以营药。卒，年五十六。二子：越之、临之。

三年，春，正月，尚书仆射谢安石以宫室朽坏，启作新宫。帝权出居会稽王第。二月，始工内外，日役六千人。安与大匠毛安之决意修定，皆仰模玄象，体合辰极，并新制置省阁堂宇名署时政。构太极殿欠一梁，乃有梅木流至石头津。津主启闻，取用之，因画花于梁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门，重楼，皆绣栭藻井，门开三道，上重名朱雀观。观下门上有两铜雀，悬楣上刻木为龙虎，左右对（按，《地图》：朱雀门北对宣阳门，相去六里，名为御道，夹开御沟，植柳。朱雀门南渡淮出国门，去园门五里，吴时名为大航门，亦名朱雀门，南临淮水，俯枕朱雀桥，亦名大航桥也）。夏六月，荧惑守羽林。秋七月，新宫成，内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间（按，《苑城记》：城外堑内并种橘树，其宫墙内则种石榴，其殿庭及三台三省悉列种槐树，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悉垂杨与槐也）。辛巳，帝居新宫。乙酉，老人星见于南方。八月，氐贼韦钟入汉中。

四年，春，正月丙子，谒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伪秦符坚使其子丕攻陷襄阳，执我南中郎将、梁州刺史朱序。三月，大疫。壬戌，诏曰：“狡寇纵逸，藩守倾没，疆场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夏五月，符坚频寇郡县。六月，大旱。戊子，征虏将军、兖州刺史谢玄讨秦将句难、彭超于君川，大破之，余党皆走。秋八月乙未，暴风扬沙走石。冬十二月已酉朔，日有蚀之。

五年，夏，四月，大旱。赦五岁刑已下。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杀内侍二人。甲子，以比岁荒俭，大赦天下。自太元三年已前逋租宿债，皆蠲除之，其鳏寡穷独孤老不能自存者，赐米人五斛。

八月，太常韩伯卒。　伯字康伯，颍川人。母殷浩姊，贤明有行。伯早孤，少酷家贫。年数岁，母为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斗，谓曰：“且著，寻为汝作裈。”伯曰：“已足，不复烦母。”母问其故，答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热，今既著襦，皆当暖也。”母异之。及长，好学清洁，注《周易》下《系》。同郡庾龢目之曰：“思理伦和，我敬韩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累迁位至吏部尚书，改授太常。卒，时年四十九。

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后讳法慧，哀靖皇后之侄。父蕴。蕴子恭，弱冠见仆射谢安，安深敬重之。因帝纳后，乃访选蕴女，帝遂纳焉。后性嗜酒骄妒，帝深患之。乃召蕴于东堂，具说后过，令加训诫。蕴免冠谢，后于是少自改饰。年二十一崩，在位五年。蕴字叔仁，司徒长史濛之子。累迁尚书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蕴无所是非。连状白之，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务存进达，各随其方，故不得者无怨焉。出为吴兴太守，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赈恤，而后表请罪。性亦嗜酒。定后立，迁五兵尚书、本州大中正，封建昌侯。蕴固辞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诸军事、左将军、徐州刺史、假节，镇于京口。后为都督浙江东五郡、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卒，年五十五。次子恭，恭弟爽，尝与会稽王道子饮，道子醉呼爽为小子，爽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道子衔之。及兄恭败，同被诛。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丁酉，初置督运御史官。夏六月己

巳，诏改制度，减烦费，损吏士员七百人。秋九月辛未，卫将军谢安石习水军于石头。冬十月乙卯，有奔星东南，经翼轸，声如雷（《星说》曰：星迹相连曰流，绝迹而去曰奔）。十一月，襄城太守桓石虔大破符坚将阎震、梁成于竟陵，生擒震，斩首七千余级，俘获万人。无麦禾，天下大饥。

七年，秋，八月，东夷五国遣使来贡方物。冬十一月，太白昼见在斗。

是岁，梓潼太守周虓卒于秦之太原。虓字孟威，汝南安成人，镇西将军抚之曾孙。少有节操，累迁梓潼太安。宁康初，前秦符坚使杨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骑数千，送母妻从汉水将投江陵，为坚将朱彤邀而获之，虓遂降于安。送虓于符坚，坚欲以为尚书郎，虓曰："蒙国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任乎！"坚乃止。自是，每入见坚，辄箕踞而坐，呼之为氐贼。坚不悦。属元会，威仪甚整，舆虓来谓曰："晋家元会何如此？"虓攘袂厉声曰："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乃使吕光征西域，坚自出饯之。戎士二十万，旌旗数百里。又问虓曰："朕众力何如？"虓曰："戎夷已来，未之有也。"坚左右以虓不逊，屡请除之，坚待之弥厚。太元三年，虓母终，既殡葬，遂潜归至汉中，坚得之。与符苞谋袭坚，事泄，引虓讯之，虓曰："昔渐离、豫让，燕、晋之微臣，犹漆身吞炭，不忘忠节。况虓世荷晋恩，岂敢忘也。生为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焉！"有司请杀之。坚曰："杀之适成其名。"乃挞一百，徙于太原。后坚复陷顺阳、魏兴二守，皆执节不挠，坚叹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祖冲不食而死，皆晋忠臣也。"虓竟病卒。信至，谢玄亲临哭之。因上疏曰："旌表节义，国之典也。"帝悲之，追赠益州刺史。

是岁，三吴士大夫置东冶，以为饯送所（按，《地图》：名东冶，即国之置铸处，在汝南湾东南，西临淮水，去今县城东八里，桃花园东二里，汝南湾即晋汝南王初过江家于此地）。

八年，春，二月癸未，黄雾四塞。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夏四月甲子，太白昼见在参。

秋九月，伪秦符坚大举兵，自来寇，众号百万。九月，诏司徒琅琊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以卫将军谢安石为征讨大都督，安乃假弟石为都督，举冠军将军谢玄为前锋元帅，西中郎将桓伊、辅国将军谢琰等总戎八万，拒秦军于淮南。冬十月，符坚至项城，使弟融及张蚝等二十万先过淮攻陷寿春，遣梁成、王显、慕容屈等别屯洛涧。玄既渡江，使鹰扬将军、广陵相刘牢之领锐卒五千直指洛涧，大破秦军，斩梁成及弟云，生擒王显、慕容屈等，尽收军实。甲戌，大军逼寿春。初，秦之入也，谢安先遣龙骧将军胡彬援寿春，寿春既陷，彬粮尽路绝，乃使人间行送书于石等，言"今贼盛粮尽，恐不见大军"。秦人逻遮得之，驰白坚云："晋惧，恐谢石等逸，宜速进军。"坚大悦，自项城率军轻骑八万兼道赴寿春，敕：军人有言吾至者，拔其舌而族之。既至，登寿春城壁，见晋军众整齐，又看八公山草木，皆类人形，顾谓弟融曰："此乃勍敌，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乃使朱序来说谢石、玄，广称兵威，欲胁降之。序至，密谓石等曰："今符坚已入寿春，若百万众悉到，莫可与敌。及其未会击之，可得志。"石与玄、琰等闻坚在寿春，请战秦，许之。乙亥，琰进淝北，坚使符融结阵临淝水。玄不得渡，使人谓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请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融众不许，使白坚。坚曰："但却军，令得过，我自以铁骑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遂麾军退，众因乱，不能止。玄、琰与桓伊等涉淝水，鼓噪决战，大破秦军于淝南，临阵斩符融，坚中流矢，众奔溃，自相践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坚与数骑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至，草行露宿，饥冻死者十七八，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山积，牛马驼驴十余万。而朱序、张天锡俱奔归。冬十一月庚申，诏卫将军谢安劳旋师于金城。壬午，立陈留王世子灵诞为陈留王。乙未，拜朱序为龙骧将军，以张天锡为员外散骑常侍。十二月，以寇难初平，大赦，开酒禁，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仇池公杨世奔还陇右，遣使称藩。诏诸将分令进取。

九年，春，正月辛亥，谒建平等四陵。是月，刘牢之克谯城，车骑将军桓冲拔上庸、魏兴、新城三郡。

二月辛巳，使持节、都督荆江梁宁益文广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桓冲卒。冲字幼子，大司马温弟也。有武干，温甚异之。初，父亡后，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质羊，羊主不欲为质，乃言曰："幸为养买德郎。"买德郎，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刺史，厚报之。温亡后，冲进位杨、豫二州刺史，代温秉政。冲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及谢安辅政，冲乃自解扬州，求出外镇。桓氏党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言之。冲不纳，处之淡然，无以为恨，忠言嘉谟，恒尽心力，专都督荆江梁宁益交广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将之镇，武帝饯于西堂，赐钱五十万，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头，犒赐文武，祖道，谢安自送至溧州，冲遂表移镇上明。时符坚举国内侵，冲深以为根本之虑也，以兵三千来赴京师。谢安谓三千人不足为损益，外示闲暇，固不听。下遣报"朝廷处分已定，兵革无阙，宜以防西蕃"。冲闻，谓左右曰："谢安有廊庙之用，无经远之略，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闻破秦军，内惭恚，发病而卒，时年五十七。冲性俭素，而谦虚爱士。尝浴，妻送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妻复送之，曰："衣不

经新，何缘得故！”冲笑而服之。在荆州命处士南阳刘驎之为长史，驎之不屈，亲自往迎之，礼甚恭。逸人刘驎之住在南平阳岐村，冲将造之，值驎之在树采桑，冲遣通驎之。驎之曰：“使君忘其陋贱，猥赐光临，请先诣家君。”冲因诣其父。父命驎之于内取浊酒菜菹，冲令人代驎之斟酌，其父辞曰：“若使官人，非野民之意。”冲为尽欢而去。驎之尝赈穷济急，以身亲其事，村民感焉。远村有一独妪，病将死，谓人曰：“谁当埋我，唯有刘长史。”驎之往看自，为治棺殡之。侍中张元奉诏至江陵，经阳岐村，见一人持生鱼半笼来造船，寄作鲙，及维舟取之，问姓名，即驎之也。玄素闻其名，甚礼重。驎之餐罢即返，竟弗留焉。又辟处士长沙邓粲为别驾，备礼尽恭。粲感其好贤，乃起应命。及临卒，言不及私，唯与谢安书云：“妙灵、灵宝尚小，亡兄寄托不终，以此为恨！”论者益嘉之。及丧下江陵，士女临江号送。有七子。按，《晋书》：嗣、谦、修、崇、弘、羡、怡七人。

三月，进卫将军谢安为太保。符坚将姚苌背坚于北地，自号秦王。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学生一百人。封张天锡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赵统取襄阳，克之。

六月癸丑，崇德太后褚氏崩。后讳蒜子，河南阳翟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都乡侯裒女。少明德，有器概。康帝即位，立为皇后。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帝幼冲，未亲国政，群臣上奏，请后临朝称制。及帝冠，乃归政，居崇德宫。戒公卿戮力辅翼，以匡不逮。哀帝、海西之世，太后复临朝称制。及海西废，简文即位，尊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即位，幼冲，桓温又薨。群臣再启后临朝，帝冠，归政。至是，年六十一，崩。在位四十年，凡三临朝摄政事。初，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兵士陈渎女台有文在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邑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明年，康帝崩，献后临朝，此其祥也。七月戊戌，使兼司空高密王纯之往洛阳修谒五陵。己酉，葬康献皇太后于崇平陵。

八月，诏谢玄出屯彭城，经略中原。玄率诸军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进伐青州，故谓之青州派。时符丕为慕容垂所逼，自邺遣参军焦远进谢玄青铜镜、黄金碗、宛转绳床、玉如意，请救。玄使送于京师。

戊寅，司空郗愔薨。　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太尉鉴之长子。善草隶书。常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玄度等栖心绝谷十许年。方起，至司空。愔子超，超字嘉宾，少卓荦，有旷世之度，桓温辟为参军，累迁中书侍郎，先父卒。案，《三十国春秋》，超既与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愔深恶以诫超。超临亡，谓门人曰：“吾有与桓书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伤为敝。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书。”及卒，愔果悲恸成疾，门人呈此书，皆是与桓温谋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初，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后，见愔怠慢，屐而候，命席便迁延辞避。愔甚不平，叹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耶！”

九月甲午，加太保谢安为大都督、扬州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己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天下。中书侍郎车胤上表，议立明堂辟雍事。庚午，伪秦青州刺史符朗来降。

是月，前荥阳太守习凿齿卒。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博学洽闻，以文笔称。桓温为荆州刺史，辟为从事，寻转西曹主簿，累位迁荥阳太守，以尺牍称善。既罢郡，与桓祕书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每定省舅家，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时有桑门释道安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凡五十四卷。以为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主，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授，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凿齿寻以脚疾废居于里巷。及符坚陷襄阳，与道安俱获于秦。秦主与语，大悦，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征镇书曰：“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尔。”后符坚败，归襄阳。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未行，会卒。临终上疏，并写所著论一篇，陈自晋起继于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案，《晋书》：凿齿为桓温西曹主簿，时温有大志，既平蜀，召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其手问国祚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温疑其难言，乃饰辞云：“如君言，岂独吾福，乃苍生之幸。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必有小小厄运，亦宜说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必无忧虞。五十年外不谕耳。”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以与之。星人驰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为标碣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尝闻干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以此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赍，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日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乃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十二月，伪秦将吕光自称制于河右，号酒泉公。是岁，慕容冲僭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

国学于太庙之南。（案，《舆地志》：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过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旧置博士二人，梁大同中又置正言博士一人，加助教理礼。初显宗咸康三年，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阳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江左无两学，及武帝置国学，并入于今处也）。三月，蜀郡守任权斩符坚将益州刺史李丕，益州平。夏四月，符坚为姚苌、慕容冲所逼，遣使求救。诏太保谢安率众救秦，帝自行西池宴群臣饯安，赋诗者五十八人（案，《地志》：西池，吴宣明太子孙登所创，谓之西苑。中宗即位，明帝为太子，更加修之，多养武士，于池内筑土为台，时人呼为太子西池，今惠日寺后池也）。甲子，安发自石头。五月，符坚奔五将山。六月，坚太子宏自长安来奔，慕容冲人长安。秋七月，老人星见。大旱，井渎皆竭，太官共膳皆资天泉池。

八月丁酉，使持节、侍中、中书监、大都督扬荆等十五州诸军事、卫将军、太保谢安薨。　安字安石，镇西将军尚从弟。父哀，太常卿。安年四岁时，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沈敏，风韵调畅。善行书，弱冠，诣王濛清言良久。安既去，濛子修曰："向客如何？"濛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王导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许玄度、支遁等游处，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扬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征为尚书郎，不起。后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尚书，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累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每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亦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踊，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安徐曰："如此将何归耶？"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其妻刘惔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安曰："丈夫不如此？"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废，安始有仕进之心，时年已四十余矣。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祖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屡违诏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苍生亦将如安石何！"安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欢笑竟日。安出，温问左右："颇尝见我有如此客否？"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令司马著帽。"其见重如此。寻为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顷之，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受简文顾命。时桓温望简文禅己，及此，疑安与王坦之等改遗诏，甚怒。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使召公卿，伏勇士于坐，将害执政。王坦之甚惧，安神色自若，言笑折之，谋竟不行。初，坦之与安齐名，至是方知优劣。温尝以安所作简文谥议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也。"及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物情噂喈，互有异同，唯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及温病笃，讽朝廷加九锡，使袁宏具草。安欲缓其事，见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案，《王彪之传》：桓温既病，讽朝廷求九锡。袁宏为文，以示彪之。彪之叹美其文，谓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时谢安见其文，又频使宏改之，宏乃逡巡其事。既屡引日，乃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少迟回。"宏从之。温亦寻薨。宏字彦伯，少有逸才，曾于牛渚夜自诵所作《咏史》诗。时风清月朗，宏音韵清致。谢尚出为镇西，夜同泊，寻声，尝所未闻，奖叹久之，遂访问，乃袁宏，甚重之。为桓温记室参军。尝著《东征赋》，赋末悉列过江诸贤，而不及桓彝。人或语温，温憾之，召于幕府。因游青山，命宏同乘，行数里，而问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不及吾家君？"宏答曰："贤尊君称谓，非下官敢自专，故未遑启不敢显之耳。"温疑不实，命言之。宏即曰："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殒。则宣城节信也。"温泫然）。　安太元初进位尚书仆射，代王坦之总关中事。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时强寇敌境，边书续至，安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理，人皆比之王导，而文雅过之。每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又领扬州刺史。及帝亲庶政，迁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固让军号。顷之，加司徒，后军文武尽配大府又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杨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太元八年，秦符坚率众号百万，次于淮淝，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乃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留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玄是日有惧心，便不胜。安顾外甥羊昙曰："以墅乞汝。"（今俗谓檀城是也，在今墅城东八里。案，《地图》云：谓之城子墅。宋时属檀道济，谓之檀城。自兴业寺过清溪东二里）安游陟至夜，方还府内，逮明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秦军，有驿书至，时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已破贼。"即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以总统功，进拜太保。既破符坚，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乃进都督荆、杨等十五州诸军事，加黄钺，其本官悉如故。　性好音乐，自弟万丧，遂十年

不听。及登台辅，期功不废乐。衣冠效之，乃以成俗。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植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日费百金，世颇以此讥之，安殊不屑意。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以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后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陷颇相扇构，安遂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而避之。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须经略海内，而归老东山。未就本志，遂遇疾笃。上疏请量宜旋旆，并召子琰解甲息徒。诏遣侍中慰劳，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因怅然谓所亲曰："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逊位，诏遣侍中、尚书谕旨。先是，安发石头，金鼓忽破，又语未尝谬，而忽一误，众怪异之。寻薨，时年六十六。诏赠太傅，谥曰文靖（案，《晋书》：谢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数倍。安本能为洛下诸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以手掩鼻以效之。及至新城，筑埭于城北，后人追思之，因名此埭为召伯埭。案《三十国春秋》：王珣妻谢万女，珣弟珉妇即安女并以大义不终，遂与正氏有隙。珣数辞职，珣母苟氏谓珣曰："苟职非其好，自可固执。天下岂有不死郎！"谢安薨，珣往哭之，乃先过族兄献之叙其哭安之意，献之投袂起曰："吾所望于汝也。"既至安门，谓曰："公平生时不见此，何由而来乎？"珣披拨强前，恸哭而退）。

是月，姚苌杀符坚而僭皇帝位于渭北，亦伪号秦。九月，坚子丕僭帝位于晋阳。冬十月，诏谕淮淝功，追封谢安为庐陵郡公、谢石为南康郡公、谢玄为康乐郡公、谢琰为望蔡郡公、桓伊为永修郡公，余封进各有差。十二月，太白犯岁星。天下大饥。是岁，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伪后燕慕容垂僭皇帝位于中山。

是月，冠军将军、豫州刺史桓石虔卒。　石虔小字镇恶，征西将军豁之子。少有材干，趋捷绝伦。从父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箭，猛兽跳起，石虔亦跳，高于猛兽，猛兽伏，复拔一箭以归，时人服之。后随伯父温讨关中，时叔父冲为符健所围，垂没，石虔跃马赴之，拔冲于数万众之中，三军叹息，威振敌国。时有患虐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见畏如此。后除竟陵太守，以父忧去职。寻而符坚又寇淮南，诏绝哭，起为奋威将军、南平太守。寻进冠军将军，破坚将阎震。冲卒，以冠军将军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久之，命移镇马头，求停历阳，许之。卒后追论平阎震功，进爵作塘侯。

二月戊申，太白昼见，在东井。夏四月，代王拓拔圭始自改称魏。八月庚午，诏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立宣尼庙，在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案，《地志》：齐移庙过淮水北，将山置之，以其旧处立孔子寺，亦呼其巷为孔子巷，在今县东南五里百步长乐桥东一里）。冬十月，后燕慕容垂使将军冯该追斩符丕于东垣，传首京师。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符丕将符登僭即帝位于陇东。

是岁，辽东表送孙盛《魏晋春秋》三十卷。　盛字安国，太原人。盛以学知名，累迁位秘书监，著魏、晋等二国春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温见言枋头失利之过，大怒。盛子放叩头于父，请改之。本遂两存，以正本寄于前燕慕容儁，至是始求得之。案《晋书》：孙盛子放，字齐庄。年数岁，父在荆州，时庾翼子爰客候盛，见放而问曰："安国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诸孙甚盛，有儿如此！"放曰："未若庾翼翼也。"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镇淮阴。丁未，大赦天下。壬子，暴风发屋折木。二月戊寅，荧惑入月。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为皇太妃。

六月，束帛聘处士戴逵。　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莫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见者莫不惊叹其词丽、其器妙。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抱琴而往。逵后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谨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云："夫亲殁而采蘩不返者，不仁之子也。郡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今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德而折其巾角，可无察乎！"太元中，帝连征，郡县敦迫不已，乃逃于吴。吴内史王珣有别馆在虎邱山，逵潜往，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其不返，乃上疏请绝其召命，帝许之。

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赐百官布帛各有差。冬十月，太白昼见于南斗。

十三年，夏，六月，旱。乞伏国仁死，弟乾归嗣伪位，僭号河南王。闰月戊辰，天狗北下有声如雷。秋八月戊子，朔，宁二州刺史费统奏言，嘉瓠生于州界。冬十二月戊子，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杀人。乙未，大风，昼晦，延贤堂灾。丙申，螽斯百堂、客馆、骠骑库皆灾。

庚子，尚书令、卫将军、仪同三司谢石薨。　石字石奴，太傅谢安之弟也。起家秘书郎，累迁尚书左仆射，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与兄子玄、琰破符坚于

淮淝。先有童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故桓豁以"石"名子，邀其功。及坚之败，功虽始于刘牢之洛涧捷，而成于玄、琰，然石时为都督焉，竟是谢安石、石奴等破符坚。迁尚书令，封南康公。兄安薨后，石迁卫将军，加散骑常侍。以疾辞，不许。疾笃，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时年六十二。追赠司空，谥曰襄。子汪嗣（按，《晋书》：石少患面疮，疗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来舐其疮，随舐即差，舐处甚白，故母呼为谢白面。石在职务存文刻，无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勋，遂居清显，而聚敛无厌，取讥于世）。

是岁，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康乐公谢玄薨。 玄字幼度，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弈之子。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垂覆手，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即焚之，于此遂止。及长，有经国才略，起家桓温府为掾，转征西将军桓豁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时伪秦符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于是征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玄次泗口，进救戴逯，大破符坚将彭超于白马。及符坚自率渡淮，玄以八千拒之于淝。诏以功加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封康乐县公。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后会翟辽反黎阳，河北骚动，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送节，尽求解所职。诏慰劳，令且还镇淮阴，以朱序代镇彭城。寻疾笃，苦上表乞归，诏慰劳，给医一人疗疾。玄奉诏便还，病久不差，上疏久之，乃转授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舆疾之郡。卒，时年四十六。子瑍嗣（按，《晋书》：瑍，位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瑍少不惠，而灵运幼有文藻艳逸，玄常称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灵运!"初，玄之会稽也，吏部尚书张玄之亦出为吴兴太守。张玄之名亚于玄，时人称为南北二玄，论者美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襄阳、淮南饶沃之地，各立一县以居之。龙骧将军刘牢之讨彭城妖贼刘黎于皇丘，平之。二月，伪秦将吕光僭号为三河王。是月，扶南贡方物。三月，张道反太山，太山太守向钦击走之。夏四月甲辰，翟辽寇荥阳，执太守张卓。六月，会稽王道子移扬州，理于东第。七月，旱。甲寅，雷震，宣阳门四柱灾。冬十月己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征虏将军朱序破慕容永于太行。三月己酉朔，地震，东北有声如雷。戊辰，大赦天下徒囚。秋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经太微、三台，入文昌、北斗，色白，长十余丈，至后月戊戌，入紫微乃灭。八月己丑，京师地震。冬十月，朱序、刘牢之等大破翟辽于滑台，张援来降。

十六年，春，正月，诏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几三万六千卷。壬辰，鹊巢太极东鸱吻。二月庚申，改筑太庙，秋九月，新庙成（按，《地志》：太庙，中宗置。郭璞迁卜定在今处，事具元帝卷内。及帝即位，常嫌庙东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筑，欲依洛阳改人宣阳门内。尚书仆射王珣奏，以为龟筮弗违，帝从之。于旧地不移，更开墙埤，东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仍之，至陈乃废）。冬十月，新作朱雀门。

十一月，江州刺史、护军将军、永修侯桓伊卒。伊字叔夏，谯国铚人。父景，侍中、长社侯。伊有武干，起家累迁建威将军、历阳太守，进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与谢玄等俱破符坚于淝水，以功封永修侯。伊性谦素，虽有大功，而终始不替。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于溪，素不与伊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而去，客主不交一言。时上嗜酒，司马道子专政昏乱。谢安女婿王国宝谄媚于道子，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国宝谗谀稍行于主相之间。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时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即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桓冲卒后，代冲为都督荆江十郡豫州四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假节。在任数年，征拜护军将军，卒官。赠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烈。临死为表，上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诏嘉其忠诚，深以伤悼。子肃之嗣（《三十国春秋》云：桓伊好挽歌，羊昙善唱乐，袁山松能行路。时人以为三绝）。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债。夏六月癸卯，京师地震。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者。秋七月丁丑，太白昼见。八月，新作东宫，徙左卫营（按，晋初，太子宫在宫西，虽东宫，实有皇后之宫，今去台城西南角外西逼运沟。至此年，烈宗始新于宫城东

南，移左卫营，以其地作之，即安帝为太子所居宫也。义熙中，讨卢循，刘裕坏其林，造舟舰，地在今县东五里护身寺西，在御街东也）。九月，除南郡公桓玄义兴太守。冬十一月癸酉，以黄门侍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冬十二月，旱，自秋不雨，至于是月。

是岁，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朱序卒。序字次伦，义阳人也。父焘，益州刺史。世为名将，以征讨功拜征虏将军。太和初，迁兖州刺史。宁康初，迁为梁州刺史，镇襄阳。时符坚遣符丕围襄阳，序固守，丕率众苦攻之。序疾笃，母韩氏自登城履行，谓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果攻之，人谓此城为夫人城。后督护李伯护反，招贼，城乃没于秦（按《晋书》：初，符丕围襄阳急，李伯护遂密与秦军相应，襄阳遂没。序陷于符坚，坚闻之，反执伯护杀之，以徇戒为人臣不忠者。后符坚南侵，序随至寿春，因坚军败而奔归，拜龙骧将军、琅琊内史、豫州刺史，屯洛阳。讨丁零翟辽，进征虏将军，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后慕容永向洛阳，序破之，退。追至上党之白水。寻又镇襄阳，以老病累表解职，不许。卒，官赠左将军、散骑常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灭。乙未，又地震。夏，六月己亥，始兴、南康、庐陵等郡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闰月，刘牢之破妖贼司马徽于马头。

十九年，夏，六月壬午，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为简文宣太后。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宫曰崇训。是岁，符登为姚兴所杀，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即皇帝位。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庙，呼为小庙。在今县东二里，古迹湮没。后讳阿春，荥阳人也。父恺，字祖元，安丰太守。后少孤，无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长。先适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阳吴氏。中宗为丞相日，敬后先崩，将纳吴氏女为夫人。后及吴氏女并游后园，或见之，言于帝曰："郑氏女虽嫠，贤于吴氏女远矣。"建武元年，纳为琅琊王夫人，甚有宠。后虽贵幸，而恒有忧色。帝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已适长沙王裒，余二妹未有所适，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中宗召王裒为尚书郎，以悦后意。后生琅琊悼王、简文帝、寻阳公主。咸和元年薨。至是追尊之。

三月庚辰朔，日有蚀之。秋七月，太白昼见太微。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女虚至哭星。冬十一月，魏王拓拔圭大破慕容垂子宝于黍谷。是岁，会稽王道子与尚书王珣连上疏荐会稽处士戴逵参侍东宫。会逵病死。

二十一年，春，正月，起清暑殿于华林园。三月，太白昼见于羽林。夏四月，新作永安宫。丁卯，大雨雹。后燕慕容垂子宝嗣伪位。六月，吕光僭即天王位于敦煌。秋八月，岁星犯哭星。

九月庚申夜，帝暴崩于清暑殿。帝幼称聪悟，简文之崩也，时年十岁，至晡不临，左右进谏，答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谢安常叹以为精理不减先帝。即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召狎左右，殆为长夜之饮。吴国内史虞啸父性便酒，帝召与饮，既醉，使虎贲扶之。啸父曰："臣位不及扶，醉不至乱，不宜当此。"时为知言。末年长星数见，帝心甚恶之，夜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耶!"太白连年昼见，地震水旱为变者相属，曾不介意。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缢暴崩。时司马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能推穷其罪。帝初为清暑殿，有识者以"清暑"反为"楚"声，哀楚之征也。俄而帝崩（按，《图经》：武帝游于清暑殿，有一人黄衣，自号天泉池神，名淋岑君，谓帝曰："若见善待，当福祐之。"帝怪恐，投以佩刀。神怒曰："君为不道，将使知之。"因不见，遂闻鼓鞞之音而去。帝乃请大沙门为斋夜转诵，见一臂长三丈来摸经案，甚怪之。后帝与宫妓泛龙舟饮宴于池，有慢神色，乃见形攀龙舟沈帝，遂溺死。与今《本纪》不同。寻考其实，则暴崩清暑殿非缪也）。冬，十月甲申，葬隆平陵。在今县城东北十五里钟山之阳，不起坟。帝年十一即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谥曰孝武皇帝，庙号烈宗。

论曰：前史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迈油云而骧首，济沈川而能跃。少康一旅之众，所以阐帝图，成汤七十之基，所以兴王业。静河海于既泄，补穹圆于已紊。事异于斯，则不由也。简文以虚白之姿，在屯如之会，政由桓氏，祭则寡人。太宗晏驾，宁康纂业，天诱其衷，奸臣自殒。于时土境，西逾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清洛。荆吴战旅，啸吒成云；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纲纪，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料军事。于时上天乃眷，强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恩罕树，道子荒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是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属符坚百六之秋，弃淝水之众，帝号为"武"，不亦优哉！

卷十 晋下

安皇帝

安皇帝讳德宗，武帝长子。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为皇太子。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烈宗崩。辛酉，太子即位。癸亥，以司徒、会稽王道子为太傅，摄政。冬十月，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是月，太傅归政。二月，岁星荧惑皆入羽林。甲寅，尊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追尊所生陈淑媛为安德皇太后。后讳归女，松滋寻阳人。父广，平昌太守。后以美色入宫，宠幸，生帝及琅琊王德文（按《晋书》：皇后以太元十三年崩）。戊午，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等举兵，以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为名。国宝乃坦之中子，少无士操，不修廉隅，贪纵无足，妓妾珍玩，充满后堂。其妇谢安女，安当朝，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国宝自以中兴膏腴之族，甚怨望。从妹既为会稽王道子妃，由是与道子游处，而间毁安焉。及道子专朝，累迁中书令，遂持威权，扇动内外。及弟忱卒，乃表自迎母并忱丧，诏许之。而盘桓不进，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国宝惧罪，衣女子衣，托为王家婢，诣道子告其事。道子为言于烈宗，故得原。国宝性既骄蹇，举动不遵法度。起斋侔清暑殿，烈宗恶其僭侈，国宝惧，复谄于烈宗。及帝即位，进从祖弟绪为琅琊内史，绪亦佞邪。见道子，皆惑之，倚为心腹，其参管朝政，威振内外。迁尚书左仆射，加后将军。悉配东宫兵仗，时人咸嫉之。时王恭、殷仲堪皆以才器，各居名藩，恶道子与国宝等乱政，屡有忧国之言。道子亦深忌惮之，将谋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讨国宝等为名，国宝惶遽不知所为。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相以讨诸侯，国宝许之。珣、胤既至，而未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国宝信之。又问于胤，胤曰："南北同举，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军，恭必城守。昔桓温围寿阳，弥时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诈称诏复其本官，欲收其兵拒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诸侯之兵，乃委罪于国宝。甲申，使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杀之。并斩王绪以谢王恭。恭悦，乃罢兵。戊子，大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龙舟二灾。秋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佺期等复举兵反。八月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于黄龙。九月，使右将军谢琰、前将军王珣南讨。己亥，破庾楷于牛渚。丙子，会稽王道子屯于中堂，会稽王世子元显守石头。己酉，召王珣入守北郊，谢琰入备宣阳门。王恭以司马、辅国将军刘牢之为前锋，次竹里，元显密以重利啖牢之，牢之归降，引军屯新亭，使子敬宣迎击恭，破之。 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蕴之子，武定皇后兄。少有美誉，清操过人。门地高华，深以自负，常有宰辅之望。与王忱齐名，谢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尝从父自会稽至都，王忱访之，见恭所坐六尺簟，忱谓其有余，因求焉。恭辍以送之，遂坐荐上。忱闻而大惊，恭曰："吾平生无长物。"起家佐著作郎，叹曰："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因以疾辞。太元中，累迁丹阳尹、中书令。会稽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时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道子悦之，引与宾客谈论。恭抗言曰："未闻宰相之坐而有失行妇人。"道子甚愧之。后烈宗擢时望以为藩屏，以恭为都督青兖等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寻改前将军。帝即位，会稽王执政，宠任王国宝，委以机权。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惮而忿之。及赴山陵，罢朝，叹曰："榱栋虽新，便有《黍离》之叹矣。"时王绪与国宝谋，欲因恭入觐相王，伏兵杀恭，说于道子，道子亦以恭不可和协，王绪之说遂行，于是国难始结。或劝恭因入朝以兵诛国宝，而庾楷党于国宝，士马甚盛，恭惮之，不能发，恭遂还镇。临别谓道子曰："主上谅暗，冢宰之任，伊、周所难，愿大王亲万机，纳直言，远郑声，放佞人。"辞色甚厉。至镇，遂遣使与殷仲堪、桓玄相结，谋诛国宝，仲堪伪许之，恭大喜，乃抗表京师，论国宝与绪不忠之罪。道子惧，故收国宝及绪，诛之，以谢恭。初，谯王尚之因说道子以宰相权弱，树党自卫。以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鸿说恭，言："尚之兄弟专弄相权，贬削方镇，宜早图之。"恭以为然，谋告殷仲堪、桓玄等。推恭为盟主，克期同赴京师。而恭误，先期举军。遂败，与弟履单骑奔曲阿。恭久不骑乘，髀肥生疮。曲阿人殷确以私船载恭藏于苇席之下，将奔桓玄。至长塘湖，为商人钱强告于长塘捕尉，因擒恭，送之至倪塘。而桓玄、殷仲堪已近朝廷，闻玄等逼，惧其有变，就杀之。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冬月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见执，属一庶子于湖熟令戴耆之，以托桓玄，玄养之。（按，《晋书》列传：王恭性虽抗直，而暗于机会，自矜贵。不闲用兵，尤信佛道。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耶!"）庚申遣太常卿殷茂以王恭死喻殷仲堪及桓玄，玄等走寻阳。冬十月，新野言驺虞见。壬午，仲堪与桓玄等盟于寻阳，推玄为盟主。

十二月己丑，后魏托拔圭僭即皇帝位于平城，号

天兴元年。己酉，南凉秃发乌孤自称武威王于金城，号太初元年。是岁，吴兴长城夏架山石鼓自鸣，声如金鼓。古老云："此石鼓鸣，则三吴有兵。"明年，孙恩作乱（按，《晋书》：夏架山石鼓，长丈余，面径三寸许，其下盘盘石为之）。

三年，春，二月，建康太守段业自称凉王，号天玺元年。是月，仇池公杨盛遣使称藩，献方物。夏六月戊子，南燕慕容德陷青州，害龙骧将军辟闾浑，德遂僭即皇帝位于广固。冬十月，后秦姚兴陷洛阳，执河南太守辛恭静。

十一月甲寅，妖贼孙恩自入上虞攻陷会稽，杀内史王凝之。凝之，羲之第二子，工草隶书。家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笃信焉。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而无备，遂为恩所害。恩既自称征东将军，据会稽，号其党为"长生人"，分遣寇吴兴、永嘉，杀太守谢邈、司马逸等，而吴国、临海、义兴等官守皆遁走，朝廷震惧，内外戒严。诏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东讨。邈字茂度，父铁，太傅安之宗，邈性刚鲠，无所屈挠，颇有理识。累迁侍中。烈宗尝宴乐之后赐侍臣文诏，辞义有所不雅者，邈辄焚毁之，论者多之。帝即位，迁为吴兴太守。孙恩之乱，东破州郡，执邈，逼令北面，邈厉声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按，《晋书》：初，邈妻郗氏，甚妒。邈在先娶妾，郗氏怨怼，与邈书声绝。邈以其书非妇人作，疑门下生仇玄达为之，遂斥逐玄达。玄达怒，投孙恩。及此，并害邈兄弟，殆至灭门）。甲戌，谢琰、刘牢之进至义兴、吴（以下有缺文）十二月，桓玄袭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并遇害。

吕光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是日，光死，吕纂弑绍而自立。

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殷仲堪，陈郡人。祖融、父师。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坚强。"调补佐著作郎。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除尚书郎，不拜。玄以为长史，领晋陵太守。居郡，禁产子不举，久丧不葬，录父母以质亡叛者。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居丧哀毁，以孝闻。服阕，孝武帝召为太子中庶子，甚相亲爱。仲堪尝患耳聪，床下蚁动，谓之牛斗。帝素闻之而不知其人。至是，问仲堪曰："患此者为谁？"仲堪流涕曰："臣进退维谷。"帝有愧焉。复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亲幸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仲堪虽有英誉，议者未以分陕许之。既任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属想，谓有异政。及在州，纲目不举，而好行小惠，夷夏颇安附之。　先是，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间，门前之沟忽起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称徐伯玄，云："感君之惠，无以报也。"仲堪因问："门前之岸是何祥乎？"对曰："水中有岸，其名为州，君将为州。"言讫而没。至是，果临荆州。自在荆州，连年水旱，百姓饥馑，仲堪常食五碗盘，无余肴，饭粒落席间，辍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也。及与桓玄应王恭，后不受诏命，朝廷惮之。然与桓玄素不穆，司马杨佺期屡欲攻玄，玄知，遂举兵攻仲堪。仲堪急召佺期赴战，俱为玄所破，追杀之（按，《殷氏家传》：从兄凯为南蛮校尉，有疾，仲堪往省焉，曰："兄病可忧。"凯曰："兄病不至灭门，弟病深可忧也。"）。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三月，彗星见于太微。以桓玄为后将军、荆州刺史。

夏四月，孙恩复寇浃口，转破余姚，使帐下督张猛别攻，杀内史谢琰。琰字瑗度，太傅安之子，与从兄玄破苻坚，封望蔡公。进卫将军讨孙恩，镇会稽，为张猛所破，并二子肇、峻同见害于塘路（案，《晋书》：后刘裕破孙恩，生擒张猛，送琰子混。混刳肝生食之）。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

秋，七月壬子，皇太后李氏崩于含章殿。八月壬寅，葬简文太后于修平陵。　后讳陵容，出自贱微。始简文为会稽王时，有三子。及道生废，后献王早世，诸姬绝孕十年无子。乃令卜者扈谦筮之，曰："后房有一女，当有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时徐贵人美宠，帝异之，久无子。会高士许迈者，朝臣时望多称其得道。帝从容问焉，迈曰："臣好山水，本无道术，斯事岂所能判！愿陛下当从扈谦之言，以存广接之道。"帝然之。数年乃令善相者遍召诸爱妾示之，皆云非其人。时后在织坊中，形长黑色，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惊曰："此其人也。"帝因召侍寝。后尝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意为吉祥，太宗闻之异焉，遂幸，生烈宗及会稽文孝王。崩，时年五十（案，《后传》：后少时，善相者云终毙于虎。及是，见画虎于屏风，摸之，因有疾而终）。

冬，十一月，以司马元显为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杨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封其子彦璋为东海王。是月，元显逼吏部尚书车胤自裁，而使让御史中丞江绩为朋党，绩忧卒。　江绩字仲元，陈留圉人，护军灌之子。有志气，累迁南郡相。时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应王恭，以要绩与殷凯同行，屡言，绩不从。凯虑绩及祸，于仲堪坐中和解之。绩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获死耳。"一坐皆惧。仲堪惮其坚正，以杨佺期代之。朝廷闻，征为御史中丞。司马元显专政，夜开六门，绩密启会稽王。时车胤亦言："元显骄纵，宜禁制之。"欲连表奏，道子未许。元显闻而谓众曰："江绩、车胤间我父子。"遂令责绩而害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父郁，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见胤于童幼，谓其父曰："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及父卒，家贫，勤学不倦。乏

油，夏月则以练囊盛萤火以照书，冬月躬自燃薪苇。及长，风姿美茂，机悟敏速。桓温辟为从事，累迁征西长史。其时唯吴隐之与胤以寒素博学知名，显于朝廷。性多给，善于赏会，每有盛坐，车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辄开筵待之。拜中书侍郎、领国子博学，除护军将军。时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讽尚书八座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胤不许，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当阳，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岂得为周公！"乃称疾，不署其事。及国宝等疏奏帝，帝大怒，而嘉胤公正，迁吏部尚书。及元显檀权矜慢，遂与江绩密言于道子，事泄遇害。

十二月，段业敦煌太守李暠背业，自称秦凉二州牧、凉公，号庚子元年。

五年，春，三月，众星西流，经牵牛，历太微、紫微。夏五月，孙恩转破以东诸郡，吴国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逊杀段业，自号大都督，北凉州牧。六月甲戌，孙恩奄至丹徒，遣军袭破广陵，京师大震。乙亥，内外戒严，百官入居于省，诏冠军将军高素等守石头，游击将军毛邃屯白石，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领军将军孔安国入次中堂皇。征镇北将军刘牢之，使冠军将军桓不才及刘裕击孙恩，裕等大破恩于蒜山，恩退走。刘牢之令子敬宣与刘裕并军海道穷追，再破恩于扈渎，恩遂进入海。　恩字灵秀，琅琊人。世奉五斗米幻道，叔父泰字敬远，好术幻，狡诳，人多惑之。太元末，为新安太守，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会稽道子诛之。而恩逃于海岛，众闻泰死，皆谓蝉蜕登仙，争往海中资给恩，恩因聚合亡命，志欲为泰复仇。既破州郡，众数十万，至是讨破之（按，《晋书·孙恩传》：泰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得割瓜刀，其主求之，恭曰："当即相还。"至嘉兴，有鱼跃入舟中。因破鱼，得瓜刀。子恭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

秋七月，以辅国司马刘裕为建威将军。癸丑，大角星散摇五色。是岁，大饥，禁酒。

六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元兴元年。荆州刺史桓玄举兵反于江陵，因孙恩乱，托为勤王，移檄京师，罪状司马元显。案，《晋书》帝纪，朝廷初密令司马元显西讨桓玄，以刘牢之为先锋，玄闻大惧，谋保江陵。长史卞范之说于玄，曰："公振威名于天下，司马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又久失人情，若以兵临，土崩之势可翘足待也。"玄信，遂举兵东下。诏以后将军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率众讨桓玄。丙子，建牙于东府，持牙者良久乃正，持黄钺者马倒。丁酉，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屯于溧洲。二月，帝戎服，饯元显于西池，赋诗者九十八人。丁巳，诏兼侍中齐王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败王师于姑孰，齐王柔之、谯王尚之皆遇害。三月，刘牢之在溧洲，与亲信密议曰："桓玄少有雄名，今仗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桓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且如何？玄知牢之疑阻，遣何穆来说牢之。牢之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既见谯王等败，遂遣使与玄交通。外生何无忌与刘裕固谏，不从。己巳，遣子敬宣降于玄。玄大喜，置酒，出法书名画共敬宣观之，玄佐吏莫不相视笑于坐。辛未，刘牢之众进破王师于新亭，大将军元显及世子彦璋，冠军将军毛泰、毛邃等并遇害。

元显字朗君，会稽王世子。以父故，年十六任侍中，累转中书令。时会稽王作相，荒醉，每为长夜饮，不悉朝政，众望去之。元显知，谋夺其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领扬州刺史，以琅琊王德文领司徒。既而道子酒解，见幕下非扬州执吏，方知去职，大怒，而无如之何。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及孙恩作乱，加录尚书事，政无大小一委之。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东第，即今东府城也。于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而元显聚敛不已，富过帝室。然复无良师，正言不闻，谄誉日至，或以为一时英杰，或谓风流名士，由是自谓无敌天下，骄侈日增。帝以其有翼亮功，加都督十六州诸军事。孙恩破后，而桓玄称兵上流，用司马张法顺计，发兵南讨，差池未进。而桓玄奄至新亭，遂退次国学，寻败于宣阳门。使人收之，并其六子同斩于市，时年二十八（案《晋书》：义兴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太妃请以为嗣。刘裕意其诈而案验之，果散骑郎滕羡奴芍药也，诛之。太妃不悟，哭之甚恸）。

壬申，桓玄顿新亭，自称侍中、丞相、录尚书事、假黄钺、羽葆鼓吹，迁会稽王道子为安城王，遣之国，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　牢之字道坚，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曾祖义、父建，世有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沈毅多计画。谢玄北镇广陵，举牢之为参军。时坚入寇，玄以牢之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累以功迁龙骧将军。进平谯城，河南城堡皆承风归顺。寻为慕容垂破于邺东五桥津，牢之窘急，策马跳五丈涧，获免，转为兖州刺史、王恭府司马。及王恭举兵向京师，牢之背恭归朝廷，诏以牢之代恭，都督兖、青、冀、幽等军事。既而又背国依桓玄，玄得志，用为会稽内史，牢之怏怏不平，欲自班渎走据江北拒玄，谘议参军刘袭进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遂趋而出，佐吏多散走。牢之乃自缢新安。长子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俱投慕容超。牢之丧归至丹徒，玄令斫棺斩尸。

夏四月，玄矫诏大赦，改元大亨元年。庚子，出镇姑孰，讽朝廷以诛元显功，别封豫章郡公，自称太尉、扬州牧，总百揆，以从兄谦为尚书仆射。朝事大政，皆谘玄，而小事决于谦。子弟皆封公。又矫诏为

桓温讳，姓名同者并改之。五月，玄欲简汰沙门，非明至理者，悉罢之。又议令沙门致敬王者，匡山惠远法师谏止之（案，《惠远集》：隆安六年，桓公遗书于惠远，言沙门令致敬王者。惠远答书论不可致之意，又言袈裟非朝会之服，钵盂非庙廊之器，军国沙门之像窃所未亡。遂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一论□□□，二论出家，三论求宗不顺化，四论体不兼应，五论形尽神不灭。著是五论，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于王者）。

孙恩复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破恩，追斩万计。恩穷蹙，乃赴海自沈，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徐道覆率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六月，秃发利鹿孤死，弟辱檀嗣伪位。秋八月庚子，尚书下舍灾。冬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后月入太微。

十二月，玄酖杀会稽王司马道子于安城。道子出后琅琊孝王，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年十岁，封琅琊王。烈宗即位，改封会稽国，进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时烈宗不亲万机，与道子长夜饮酣歌为务，好学浮图法，亲昵僧尼，并窃弄权。所亲皆是小竖，官以贿迁，朝政谬乱。左卫将军王荣上疏，论得失四事谏之，极陈祸福，不从。委任奸人王国宝、王绪等。及王恭称兵，乃杀国宝等，以悦于恭。嬖人赵牙、茹千秋皆谄佞进任之心腹，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又使宫人为酒肆，沽卖水侧，道子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为笑乐。烈宗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帝去，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筑，尔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道子既恃宠，乘酒多失，烈宗少恶之，更得博平令闻人奭上疏言专恣任用奸人。益不平，出王恭、殷仲堪、王珣等为外任，以强王室，而潜制道子。道子又收心腹，由是朋党竞扇。时尚书令陆纳望宫阙而叹曰："好家居，纤儿欲坏之。"及帝即位，进太傅、扬州牧，子元显为侍中。及元显夺权，公卿皆去道子，唯尚书车胤往来问讯，元显闻之，使收胤。道子大怒曰："奴狗，断我与士大夫语耶！"桓玄既乘衅，而刘牢之降，元显众溃，奔入相府，问计于道子。道子无佗言，对泣之。玄奏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徙安城，玄使御史杜竹林竟鸩杀之（案，《晋书》：桓玄尝候道子，正遇其醉，宾客满堂，道子张目谓人曰："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长史谢重举手版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圣，功超伊霍，纷纭之议，宜裁鉴览。"道子颔曰："侬知，侬知。"因举酒属玄，玄乃起。由是元益不自安，切齿于道子也）。

是月，曲赦广陵、彭城大逆已下。无麦禾，天下大饥。

二年，春，二月乙卯，桓玄矫诏自称大将军。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六月，加建威将军刘裕彭城内史。秋八月，玄又自号相国，加九锡，备典物，讽帝御前殿策授之，封南平、宜都等十郡为楚王。殷仲文、卞范之促成篡夺事。冬十一月丁丑，矫诏加天子礼乐，使王谧兼太保奉皇帝玺绂禅位于楚。是夜，荧惑犯东上相。壬午，迁帝于永安宫。癸未，移太庙神主于琅琊国。十二月壬辰，玄篡即帝位于姑孰城南九井山，百寮陪列，妄称万岁。又不易帝讳，版为文告天。于是大赦，改元为永始元年，国号大楚。始整肃仪仗，而龙旗竿折。癸巳，以南康平固县奉帝，为平固王，迁居寻阳。追尊父温为宣武皇帝，庙称太祖，爵子弟宗室为王，进封功臣，以王谧为武昌公，殷仲文为东兴公，卞范之为临汝公。戊戌，入于建康宫，逆风迅激，旌旗倾偃。将升太极殿，御床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进曰："良由圣德隆重，厚地所不能载。"玄大悦。乙巳，月奄轩辕第二星。辛亥，帝蒙尘于寻阳。是冬，酷寒过甚，以为朝政失在舒缓，而桓玄苛酷之应也（案：刘向云，"周衰无寒岁，秦灭无燠年。"此之谓也）。

三年，春，正月，玄筑别苑于冶城（案，《地志》：其城本吴冶铸之地，因名焉。王导疾作，因徙移冶山石头城西，以地为西园。故《晋书》成帝幸司徒府，游观西园，即此处也。太兴初，王导请郭文举居之，为筑台，今见在城内近东北角。太元十五年，武帝为江陵沙门法新于中立寺以冶城为名。至是，桓玄尽移僧出居太后寺，以寺为苑。在今县城西墙西废城也。广起楼榭，飞阁复道，延属于宫城也）。戊戌，荧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二月，帝在寻阳。庚寅，夜，涛入石头，漂毁大航，杀人，其声动天。玄大惧。乙卯，建威将军刘裕帅刘毅、何无忌、孟昶、檀凭之等起义兵于丹徒。丙辰，斩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　修字永祖，温弟冲子也。尚简文子武昌公主。及玄篡，用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以刘裕为中军参军。裕起义，斩之，枭首。玄以京口不守，不悦，召左右议，或劝坐逸待劳，使其空行二百里，卒遇大众。卞范之、桓谦等苦争，乃遣将吴甫之进拒，使皇甫敷以精兵三千继之，败刘裕前军，杀檀凭之。　凭之字庆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闺门雍睦，为世所称。从兄子韶昆弟五人，皆幼弱而孤，凭之抚养，若己所生。与刘裕州闾之旧，以宁远将军数与裕同东征，情好日甚密。义旗建，凭之有私艰，墨缞而赴。以建武将军为前锋，而陷于罗落桥，刘裕闻凭之陷，急驰进。戊午，大破吴甫之于江乘，而遇皇甫敷于罗落桥。凭之既死，裕独倚大树，敷纵兵围之，前问曰："你欲何死？"裕怒叱之，敷人马皆仆，裕遂斩敷（案，《三十国春秋》云：皇甫人马既倒，仰谓裕曰："君有天分，愿以子孙相属。"裕杀敷，而善待其子孙。初，义兵举也，刘裕尝与何无忌、魏咏之同会檀凭之舍，时相者晋陵韦叟遍相诸公，皆吉。而目凭之，曰："有急兵厄其候，不过三日，宜深避之，不可轻出。"而果罗落桥之所害也）。玄闻吴甫之及敷等

二军皆没，大惧。使桓谦次陵口，卞范之次覆舟山，多张旗帜。己未，裕率众乘胜进破，因北风放火，烟尘翳天。玄众大溃，轻舟南走。

庚申，刘裕入京师，镇东府，置留台，具百官。以司徒王谧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裕都督杨徐等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州刺史，余并假进军号。壬戌，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辛未，桓玄至寻阳，逼帝西上。丙戌，密诏以幽逼于玄，万机虚旷，令武陵王遵依旧典，承制居东宫，总百揆，加王侍中。乃大赦谋反已下，惟桓玄一祖不宥。刘毅于众问王谧曰："玺绂何在?"谧大惧，奔曲阿。刘裕使孟昶追宥，令复位。

夏四月，武陵王遵称制，行天子事。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等进军蹑玄后，追破玄将庾稚、何澹之于湓口。玄复逼帝东下。五月癸酉，冠军将军刘毅大破玄于峥嵘州。己卯，帝又幸江陵。殷仲文自巴陵奉二后来归。辛巳，荆州别驾王康产、南郡太守王腾之奉帝居于南郡。

壬午，益州都护冯迁斩桓玄于貊盘洲。玄字敬道，一名灵宝，温之孽子也。其母马氏，尝与同辈夜坐月下，流星坠铜盆水中，如二寸火珠，冏然明净，竞以瓢接取，马氏得而吞之，遂有娠，生玄。及产，夜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灵宝。妳媪每抱诣温，辄易人而后至，云其重兼常儿，温甚爱异之。临终，年尚幼，弟冲命以为嗣，袭爵封南郡公。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文武，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惮之。年二十三，始拜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遂弃官归国。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玄自以元勋之门，而负谤于世，乃上疏自理，寝不报。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及王国宝用权，内外骚动，玄因说荆州殷仲堪举兵，与王恭同匡朝政。朝廷乃杀国宝以谢，乃罢兵。时会稽王道子秉政，以玄为广州刺史。隆安初，王恭又起兵讨江州刺史王愉，仲堪给玄兵五千人，以应恭。寻诏玄为江州刺史，玄始得志，袭破江陵，杀仲堪于冠军城。遂收罗荆雍，广树腹心，兵马日盛。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知其志，乃内外为备。玄遂举兵下破王师，频矫诏自改进爵位，杀害朝权，而拥强兵出镇姑孰。本无资力，好为大言，乃诈表请平姚兴，又讽朝廷作诏，不许。众窃笑之。谋欲篡夺，以为代谢之际，宜有符瑞，遂伪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又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郎，而密令让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易，造革纷纭。性贪鄙，好奇异，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十一月，玄矫制使王谧兼太保、领司徒，奉皇帝玺禅位于己。恐帝不肯为手诏，又虑玺不可得，逼临川王宝请帝自为手诏，因夺取玺。比临轩，玺已久出，玄甚喜。及篡位，初出伪诏，改年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赵王伦伪号也。"又改为永始，复是王莽始执权之岁，其兆号不祥如此。伪永始二年，以其妻刘氏为皇后。玄性好畋游，以体大不堪乘马，又作徘徊舆，施转关，令回动无滞。出游水门，飘风飞其仪盖。玄自篡夺之后，骄奢荒淫，游猎无度。又性急暴，呼召严速，直官咸系马省前，禁内欢杂，无复朝廷之体。百姓疲苦，朝野怨怒。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兴复。及皇甫敷败没，玄大惧，乃召诸道术人，推算数为厌胜之法。使桓谦、何澹之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谦等军败，玄率亲信数千人声言赴战，遂将其子升、兄子浚出南掖门，西至石头，具船南奔。初，玄在姑孰，将相星屡变。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入羽林，玄恶之。及败走，腹心劝其战，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经日不得食，左右进粗饭，咽不能下。升年数岁，抱玄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给其乘舆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后至，望见玄备帝者之仪，叹息曰："敬道败中复振，故可也。"玄挟帝西上，至江陵，更署置百官。以奔败之后，严肃法命。刘裕使刘道规、何无忌等追玄，破郭昶之于桑落洲。寻令鄱阳太守徐放下说解义军，放对曰："刘裕为唱义主，刘毅兄为陛下所诛，并不可说也。"玄率舟舰将出，而刘毅与道规等破之，玄众大溃，仅得走追船。时益州刺史毛璩弟子修之，为玄屯骑校尉，诱玄入蜀，玄从之。至枚回，璩参军费恬与毛祐等迎击之，矢若雨，有箭，子升辄拔去之。冯迁抽刀而前，玄曰："何人敢杀天子?"迁曰："欲杀天子之贼尔。"遂斩之。时年三十六。子升曰："我是豫章王，诸军莫见杀。"遂送江陵，斩于市。初，安帝元兴中，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国于楚，衡阳属焉，自篡至败，凡八旬矣。时又有童谣云："长竿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明年斩诸桓。"毅等传玄首枭于大桁。

卞范之，字敬祖，济阴宛句人也。识悟聪敏。桓玄为江州刺史，范之为长史，委以心膂。玄将篡位，范之为侍中，其禅诏文，皆范之辞也。后进尚书仆射，玄平，斩于江陵。

癸巳，乘舆反正于江陵。甲申，诏曰："奸凶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渐，以至播越。赖镇军将军裕英略奋发，忠勇绝世，冠军将军毅等诚心宿著，协同嘉谋。义旗既振，士庶效节，社稷再安，四海齐庆。其大赦天下，凡诸遇胁，一无所问。"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庙。闰月己丑，桓玄扬武将军桓振又陷江陵，刘毅、何无忌退守寻阳，帝复蒙尘于贼营。

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附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后讳法倪，庐江潜人也。父准。后无子，哀帝立，称穆皇后，居永安宫。桓玄篡位，移居入司徒府。路经太庙，后停舆恸哭。玄闻怒，曰："天下禅代常理，何预妇人之事!"乃降为零

陵县君。与帝西上。刘裕平桓玄，迎后还属，戎革之后，与百姓同其丰俭。年六十六崩。在位凡四十八年。准字幼道，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起。时兄充劝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辅，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年四十七卒。升平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封晋兴县侯。子惔，以父志表让不受。

冬十月，卢循寇陷广州，执刺史吴隐之，而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显戮，诏不许。

四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破襄阳，进逼江陵。桓振以帝次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将温楷于柞溪，进次纪南，为振所败。桓振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奔于襄阳，建威将军刘怀肃等讨振，战于沙桥，振中流矢，广武将军唐兴临阵杀振。　振字道全，奋威将军石虔子。少果锐无行，玄篡，以为江夏相、扬武将军。及玄败，挟帝上江陵，振率兵随之。玄死后，遂逼帝于行在，诸桓从之，将欲肆逆，桓谦止之。乃命进辞以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谨奉玺绶，以琅琊王德文领徐州刺史。振自为都督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多选腹心，为帝左右。以帝居江陵，遂为玄举哀，立丧庭，伪谥武悼皇帝。既而叹曰："公昔不早用我，故见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今独作此，安归乎!"遂肆意酒色，多所残害。寻而鲁宗之、刘怀肃等破振军于沙桥，振时醉，见杀于阵。何澹之，桓谦等走投姚兴。　谦字敬祖，温弟冲次子。详正有器望，桓玄用事，累迁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与卞范之拒义军于蒋山，败，随玄之江陵。及桓振作乱逼帝，谦每保护乘舆，及振败，谦奔后秦（案，《晋书》：后，谯纵反，据蜀，遣使称藩于姚兴，闻桓谦在秦，请谦共顺流东讨刘裕。兴问谦，谦因言："臣门素著恩荆楚，今与纵东下，百姓必骇动。"兴曰："水小不容大舟。若纵才力足以济事，亦不假君为鳞羽，宜自求多福。"谦因请行。遣谦至蜀，人士多归之。纵乃置谦于龙格，使人守之。谦泣曰："秦王神矣。"后与纵将谯道福俱下至江陵，人庶投者二万，为荆州刺史刘道规破斩之)。

丁酉，乘舆反正，与琅琊德文幸刘道规舟。戊戌，诏曰："逆臣桓玄，乘衅肆乱，诬罔天人，篡据极位。幸天祚社稷，义旗载捷，狡徒沮溃，朕获反正。斯实宗庙之灵，勤王之勋。岂朕一人，独享斯祐，恩与亿兆，幸兹更始。其大赦天下，改元为义熙元年，唯玄、振一祖不在原例。其赐百姓爵二级，鳏寡孤独谷人五斛。"二月丁巳，留台备法驾乘舆，迎帝于江陵。是月，益州刺史毛璩使将军谯纵、侯晖等讨时延祖于白帝城，晖等因梁州兵不乐东征，遂谋众立纵为主以叛，还攻璩弟于涪，克之，自称成都王。

三月甲午，帝至自江陵。百官望拜于新亭。乙未，群臣诣阙请罪，诏慰曰："此非诸卿之过也。"庚子，诏曰："朕以寡昧，遭家不造。逆臣桓玄乘衅纵慝，穷凶恣虐，滔天泯夏。诬罔人神，肆其篡乱。祖宗之基既湮，七庙之飨斯殄，若坠渊谷，未足斯譬。皇庶有晋，固纵英辅，镇军将军、青徐二州刺史裕，忠诚天发，神武命世，义声一唱，二溟波卷，英风振路，宸居清翳。冠军将军毅、辅国将军无忌、振武将军道规，舟旗遄迈，而元凶传首，回戈叠挥，则荆汉雾廓。俾宣、元之祚，永固于嵩、岱，而宗庸命德，圣哲攸先。镇军可进位侍中、车骑将军、录尚书事。毅进号左将军，无忌右将军、会稽内史。道规辅国将军、荆州刺史。"戊戌，刘裕、何无忌等抗表逊位，诏不许，加裕都督中外诸军事。夏四月戊辰，刘裕旋镇京口。帝饯于东堂。壬申，以卢循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循遣使遗刘裕益智粽子，裕答以续命汤。五月癸未，诏禁绢扇及樗蒲。秋七月庚辰，太白比昼见于翼轸。是岁，凉王李嵩奉表称藩。

二年，夏，四月，无锡献白龟。冬十月，论匡复功进封刘裕豫章公，邑万户。刘毅南平公，五千户。何无忌安城公，刘道规华容公，追封檀凭之曲江公，各三千户。孟昶临汝公、刘藩安陆公、诸葛长民新淦公、魏永之江陵公，各二千五百户，余封赏并有差。

三年，春，二月，刘裕入朝。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及弟叔文、道叔等三人。仲文，陈郡人。南蛮校尉觊之弟。有美才容貌。从兄仲堪荐于会稽王道子，累迁至新安太守，妻即桓玄姊也。闻玄平京邑，弃乡郡投玄。玄将篡，九锡文，仲文辞也。及玄篡位，总领诏命，以元勋，为玄侍中，极奢侈，家累千金。及玄败，因奉二后归义，迁尚书郎。帝反正，仲文上表求自解，不行。刘裕引为长史，冀因是进。既不得志，常居怏怏有不满心，因月朔与众至大司马府，中有老槐树，顾之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寻迁为东阳太守，意弥不平。统于何无忌，至郡不谒，无忌以为轻己，衔之。及府将骆冰谋反，下狱，遂令冰辞引仲文兄弟。刘裕以前党桓玄，因收之，并桓胤、卞承之等同下狱，伏诛（案，《晋书》：仲文初在东阳，照镜不见其面，数日遇害。谢灵运尝云：殷仲文读书半袁豹，而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天分多而见书少也)。

己丑，大赦，除酒禁。夏六月辛卯，荧惑犯辰星，在翼。是月，后秦姚兴将赫连勃勃僭称天王于朔方，国号夏。九月，彭泽令陶潜去职而归，作《归去来》一章，以叙其志。冬十月，秃发辱檀僭凉王位于洛都。后燕高云杀慕容熙，云僭位。是岁，龙骧将军朱绮戍寿阳。婢吹饭，忽有群鸟集甑，竞来啄啖，婢驱逐不去，有猎狗咋杀两鸟，余鸟因共啄杀狗，又啖其肉，唯骨在。

四年，春，正月甲辰，诏刘裕为扬州刺史，自丹徒入居东府辅政。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遵字茂远，元帝孙。年十二袭封武陵，受拜流涕。桓温死后，右将军桓伊造遵，遵大怒曰："何故通桓氏。"左右对曰："桓伊与桓温疏属，无嫌也。"遵曰："我闻人姓木边字，便欲杀之，况诸桓乎!"

夏，四月丙午，进孟昶尚书左仆射，仍领吏部尚书。冬十月，雷，大风拔树。

五年，春，正月辛卯，寻阳地震。二月，南燕慕容超寇淮北，执我平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三月乙亥，大雪，平地数尺。刘裕表伐南燕。甲午，建牙诫严。四月，帝饯裕于西堂。己巳，舟师发京邑，自淮入泗。五月，次下邳，舍舟步进，所向无前。六月，震太庙。丙寅，裕太破燕军于临朐。秋七月，姚兴将乞伏乾归僭称西秦王于苑川。九月戊辰，后燕离班杀其主高云，云将冯跋杀班，自立为燕王。

六年，春，正月，卢循为始兴太守，徐道覆自番禺说循，曰："本停岭外，岂为子孙？实以刘裕难与为敌。今顿兵燕城下，未有还日。以我思归众，掩何、刘如反掌耳。既克京师，挟天子，诛执政，改镇守、倾根本，刘裕纵还，无能为也。"循从之。二月，刘裕克南燕，获主慕容超，归斩建康市，尽平齐地。

三月，广州刺史卢循举兵反，过寇南康，破庐陵、长沙，逼江州，刺史何无忌死于豫章。无忌，东海剡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气，人有不称其心者，辄形于言色。起家为太学博士。时镇东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在京口，每有大事，常与参议之。元显子彦璋封东海王，以无忌为国中尉。及桓玄害彦璋于市，无忌恸哭而出，时人义焉。玄既篡逆，刘毅家居京口，与无忌素善焉，言及兴复之事，无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图乎？"毅曰："天下自有所归，虽强易弱，正患事主难得耳。"无忌曰："天下草泽中非无英雄也。"毅曰："唯有刘下邳。"无忌笑而不答，还以告裕。裕初为刘牢之参军，与无忌相亲结。至是因密共图玄，遂要结毅等同举义兵，袭破京口（案，《三十国春秋》：义起，众令无忌作檄文，无忌重烛为之。其母刘牢之姊，伺于屏风上，见之，喜曰："我不如东海吕母明矣，汝能如此，吾仇雪矣"）。玄闻刘裕及无忌等起兵，甚惧。其党曰："刘裕乌合之众，势必无成，愿不为虑。"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蒱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外生，酷似其舅，三人共举大事，何谓无成。"玄败后，武陵王承制，以无忌为辅国将军，与刘道规追桓玄，大破玄将何澹之。义熙初，迁都督荆、江二州刺史，进镇南将军。卢循作寇，使徐道覆顺流而下，舟槛皆重楼强弩。无忌拒之，为循所败。无忌厉声曰："取我节来！"躬执节以苦战，遂握节而死。诏赠司空。以轻锐而没，朝野痛之。

夏四月，刘裕自广固留左将军刘敬宣为青州刺史。癸未，裕至京师。甲申，刘毅表南征，发自姑孰，大风折木。戊子，卫将军刘毅与卢循战于桑落洲，王师败绩。丙辰，尚书左仆射临汝公孟昶惧贼盛不敌，上表曰："中军北伐，众并不同，赞成此役，唯臣而已。今狂寇乘间，宗庙危逼，臣之罪也。臣请引分以谢天下。"封表毕，归自杀。昶字彦远，平昌人。为桓宏兖州主簿，刘迈与昶不善，每谮于桓玄，昶惧。乃与刘裕等同谋起义，克日共刘毅率六十人入广陵城，斩桓宏，即日以其众过江，会刘毅于京口。累迁位丹阳尹、尚书左仆射。及卢循寇逼，何无忌、刘毅相次败，而刘毅北伐新还，恐不能敌，与诸葛长民议权奉帝过江避贼。刘裕不许，曰："今兵虽少，犹可拒战，大丈夫终不能草间求活。"昶策其弗克，请前死以谢朝廷。裕怒曰："卿且用一战，死复何晚！"昶遂上表，自缢而死（案，《晋·列女传》：昶初起义，谓其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玄，使一生沦陷，决当作贼。卿幸可早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也。"周氏曰："此非妾所难自。君二亲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敢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奉养大家，义无归志。"昶怆然久之，不言而起。妻追昶还坐，日："观君举止，非谋及妇人，不过欲得财物耳。"指抱所生女示昶曰："此儿可卖，亦当不惜，况货财耶！"遂倾资产以给军事。又语叔觊妻云："昨夜梦殊为不佳，在于赤色，先不宜也。有此物，可悉藏之。"觊妻大惧，以为然。所有绛缯悉敛付之周氏，乃置帐中，潜制军服。军仪获举，周有力焉）。

己未，大赦。以刘裕为大尉。乙丑，内外戒严，诏太尉裕出屯石头，徙南岸民居渡淮北，发材板栅石头，使筑柤浦、药园、廷尉三垒。以大司马、琅琊王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屯中堂皇，冠军将军刘敬宣屯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屯丹阳郡，建武将军王仲德屯越城，广武将军刘怀默屯建阳门。六月，循军次三山，先锋度新林，刘裕登石头城而望筹之，曰："贼若新亭直上，须避之。如回泊蔡洲，此成擒耳。"循将徐道覆请于新亭焚舟而战。循曰："不然，我大军未至而孟昶自杀，观其形势，不战而破，不如按甲蔡洲以待之。"初，刘裕望见船向新亭，有惧色，及见回泊蔡洲，喜曰："贼落吾下也。"使宁远将军索邈领鲜卑装虎班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南岸耀兵至于新亭。循军聚而观之，惮于陆战，乃引舰攻石头栅城。神弩乱发，引退设伏，于南岸列阵，裕率毅、诸葛长民拒战，缚以大筏，因风逼之，大破循军于江中，循遁走（案，《三十国春秋》：时有童谣云："官家养芦花作荻，芦生不止自成积。"又曰："芦荻泛泛逐水流，东风吹耳起，那能入石头"）。 丙寅，震太庙鸱吻。秋七月，诏解严，治水军于东府。庚申，遣将军孙季高潜自东洛浮海取广州。甲子，使河间内史蒯恩、王仲德为前锋，追卢循，刘裕自总大军继之。卢循上寇荆州，军败，走寻阳。冬十二月壬辰，裕率诸将大破卢循于豫章。 无锡人年八岁，一旦暴长八尺，髭髯蔚然，三日而死。

七年，正月乙未，刘裕还军京师，进大将军，加班剑二十人。

二月壬午，右将军刘藩追斩徐道覆于始兴，循走交阯。循字子先，小名元龙，范阳人。司空从事中郎谌之曾孙。双眸炯彻，瞳子四转，善草隶书，沙门惠远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孙恩

死后，统众入东阳，刘裕讨之，循走，泛海因奔广州，袭破刺史吴隐之，自行州事，号南平将军，遣使贡献朝廷。以新定桓氏，中外多虞，未遑讨伐，因乃假卢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义熙中，刘裕伐慕容超，循妹夫徐道覆说循举兵度岭，掩袭京邑。既闻刘裕还，众惧，劝循还军，上据荆、湘，以割天下之半。循自新亭上军，循又不听。道覆叹曰："我为卢公所误也，事必无成。使我得遇英雄主，驱驰天下，不足定也！"及刘裕破循，循单舸走还，欲保广州。而孙季高潜以浮海袭陷番禺，收其家，执其父母等。循既度岭，闻广州已平，遂进交阯，至龙编。夏四月，交阯刺史杜慧度诈而败之，循势屈，知不免，先鸩其妻子及妓妾数十人，而舍其乐从死者，遂自投水而死。慧度取其尸，斩之，传首京师。枭于大航。

八年，春，三月甲寅，山阴地陷四尺，有声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杀乞伏乾归，乾归子炽盘诛公府，僭即伪位。

秋八月庚子，征西大将军刘道规卒。道规字道则，太尉裕少弟。性倜傥。平桓玄，累以功封华容公、都督荆益江雍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蜀谯纵使大将军谯道福与桓谦下寇江陵。江陵吏卒皆桓氏义旧，咸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吏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风闻尔等颇怀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有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所得飞书不视，皆焚之，将士大安。及徐道覆率众二万奄至破冢，人情怀焚书之恩，皆无二志。贼平，进征西大将军。卒，时年四十四。

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庚戌，皇后王氏崩于徽音殿。九月，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后讳神爱，琅琊人。父献之。以太元二十一年纳为太子妃。帝即位，立为皇后。后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九崩，无子。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尝共兄徽之、操之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唯寒暄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弟兄优劣，安曰："少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故知之。"每与徽之同在一室，忽火发，微之走出，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少工草隶书。并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父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字，羲之甚以为能。时观者日数百人。桓温曾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驳牸牛，特妙。起家为州主簿，数转秘书丞，选尚新安公主，迁谢安卫将军府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欲使献之题榜而难言之，因说魏使韦仲将悬虚橙书陵云台额事，以谓献之。献之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家公?"答曰："固当不如。"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论者以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书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谢安薨后，议赠同异，献之上疏称"安功德忠诚，实大晋隽辅。"烈宗乃加殊礼。献之后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令自首过，良久对曰："不知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耳。"前妻即郗昙女也。卒于官。安僖皇后立，赠侍中。无子，以兄子静之为嗣，位至义兴太守（案，《献之列传》：尝经吴，闻顾辟强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强方集宾友，献之游历，傍若无人。辟强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介意焉）。

乙卯，太尉刘裕害右将军兖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混字叔源，太保安之孙，尚书仆射琰之子。少有美誉，善属文。初，孝武为晋陵公主求婿，谓王珣曰："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对曰："谢混虽不及真长，不减子敬。"帝曰："足矣。"未几，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脔。"(案，《中兴书》：初，元帝出镇建邺，属永嘉丧乱，天下分离，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将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或曰鵽炙也。故珣以为戏)。混竟尚公主。桓玄得志，尝欲以安宅为营，混曰："邵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静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耶?"玄闻，惭而止。后累迁中书令、左仆射，领选部。时刘裕拜太尉，既拜，朝贤毕集，混后来，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礼，方使四海开衿，谢混何人，而敢独异乎?"乃以手披拨其衿领悉解散，裕大悦之。至是，党刘毅见杀（案，《晋书》：刘裕将受禅，具大阅礼。谢晦谓高祖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自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曰："吾甚恨，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益寿，混小字也）。

庚辰，刘裕表罪刘毅包藏祸心，构逆南夏，以藩、混助乱，志肆奸宄。己丑，裕将讨毅于江陵，以参军王镇恶为前驱。 毅字希乐，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产业。桓弘在兖州，辟为中军参军。及桓玄篡位，毅与刘裕、魏咏之等起义兵，匡复晋室，以功拜抚军将军。初，毅丁忧在家，义旗将兴，遂墨绖从事。既而上表乞终丧礼，不许，进为都督杨豫二州之淮南历阳安丰堂邑等五郡诸军事。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盘龙斋。毅小字盘龙，至此，乃居之。及卢循反，乘虚而进，毅将南征，刘裕乃遣毅从弟藩送书往止毅，毅大怒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耶?"遂投书于地。率军发自姑孰，为循所败于桑落，仅而获免，深不自安，刘裕使慰谕之。及循平后，知物情不在己，请解军府出镇，裕表为荆州刺史。既至江陵，聚兵万余，乃告疾笃，表请藩为副。裕知其贰于己，故诛藩、

混，率众西讨，使王镇恶破之。毅单骑而走，去江陵北二十里，自缢于牛牧寺。经宿，居人以告，乃斩尸于市。毅性刚猛，好陵傲不逊。每读史至蔺相如屈于廉颇，叹其不可能也。曾于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时余人并黑犊。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坐曰："非不能卢，不争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旋转未定，裕厉叱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铁色焉，既而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既西出藩，因欲图裕。时丞相参军胡藩知毅终不为下，因随裕出江宁饯毅，于坐密劝裕杀毅，裕不纳。至是谓藩曰："前从卿言，无今日之举也。"辛亥，以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

冬十一月乙酉，裕至江陵，诛郗僧施，毅党也。僧施，高平人，太尉鉴曾孙。少好文辞，宅于青溪，每清风美景，泛舟溪中，歌一曲，作诗一首。谢益寿闻之曰："青溪中曲复何穷尽！"

甲午，加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是月，沮渠蒙逊僭号河西王于姑臧。十二月，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兰陵太守蒯恩、臧喜等舟师二万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东阳人黄氏生女不育，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之，遂活。是岁，于石头东城内起高楼，加累人于云霄，连珠带于积水，署曰入汉楼。

九年，春，二月，盗开故尚书卞壶墓，剖棺见尸僵，须发苍，面白如生人，两手拳，爪甲穿达手背。诏给钱十万修复之。

三月丙寅，太尉刘裕杀前将军诸葛长民及弟辅国将军黎民、从弟宁朔将军秀之于东府。初，裕西讨刘毅也，以长民监太尉府留后事，长民骄纵贪侈，不恤政务。既闻刘毅被诛，语所亲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因谋欲为乱，遂问刘穆之曰："人间论者谓我与太尉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将军，何谓不平！"长民弟黎民轻狡好利，固劝因裕未还以图之。长民犹豫未发，既而叹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时裕深疑之，骆驿继遣辎重兼行而下，前克至日，百司于道候之，辄差其期。既而轻舟径进，潜入东府。长民惊，出迎之，既入坐，进语素所未尽，皆说焉，长民悦。乃使壮士丁旿于幕后潜入，拉杀之。时人为之语曰："莫跋扈，付丁旿。"黎民骁勇绝人，与捕者苦战而死。　长民字长之，琅琊阳都人。有文武干用，然不持行，无乡曲之誉。初为桓玄参军，后与刘裕谋匡晋室，累迁晋阳太守。卢循之逼，劝刘裕权移天子过江，裕不从。循平，转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寻加前将军（案，《晋书·长民传》：初，长民富贵时，多有异。每卧夜中，辄惊起，跳踉，与人相故，毛循之曾见，问其故。长民曰："见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无以制之。"又屋中柱及椽桷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刀悬斫，应刃隐藏，随复却出。又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又于壁中见巨手，长七八尺，臂大数围，令斫之，豁然不见。未几被诛）。

戊寅，刘裕奏请依庚戌土断，帝从之。夏四月壬戌，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弛湖池之禁。

秋七月，朱龄石克成都，斩谯纵，益州平。纵，巴西南充人也。少谨慎好学，蜀人爱之。起家累迁平西府参军。毛璩为益州刺史，纵与侯晖东伐。时延祖白帝，晖等因梁州兵不乐东征，遂与巴西陈昧谋立纵为主，回兵图璩，破益州，自号秦、凉二州刺史。以义熙元年二月，僭号蜀主于成都，遣使称藩于姚兴，乞师以讨刘裕。是年，裕定刘毅，上至荆州，使朱龄石与甯朔将军臧喜等率众自江陵讨纵，日夜进军，大破侯晖于平模。纵闻晖败，走马出奔，投谯道福于涪。道福怒曰："大丈夫居如此功业，安可弃哉！人谁不死，何惧之甚！"因以剑投之，中其马鞍。纵去之，乃自缢。其伪尚书令马耽封仓库府，以待王师。初，纵之走也，先如其墓，纵女年数岁，谓纵曰："走如不免死，只取辱耳。一等死，死于先人墓可也。"纵不从。

冬十月，论平齐及破卢循功，封刘裕诸子皆为郡公，余各有差。　光禄大夫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也，魏侍中质六代孙。美姿容，善谈论，弱冠而介立。年十余岁，丁父母忧，号泣，行人为之流涕。每至临时，常有双鹤叫，及祥练之夕，复有群雁集庭，时人以为孝感所致。尝食咸俎，以其味甘，掇而弃之。与太常韩康伯邻居，伯母，殷浩姊，贤明，每闻隐之哭声，辍餐投箸，为之悲泣。既而谓康伯曰："若居铨衡，当举如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隐之乃历阶清级，解褐辅国功曹，迁尚书郎，出为晋陵太守。在郡清俭，妻自负薪。入为中书侍郎。烈宗即位，欲用为黄门侍郎，以隐之貌类文帝，乃止。转秘书监、御史中丞。居官禄赐，皆颁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披絮，勤苦同于贫下。广州近海，出珍异，前后刺史多黩货贿。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未至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乃至贪泉所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传此水，一饮直千金。若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食不过菜、干鱼，始终不易。帐下人进鱼，每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去其鱼不食。及卢循冠逼，攻击百余日，因陷，为循所得。刘裕与循书，令遣之，久方得还，装无余资。卜宅数亩地，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寻拜度支尚书、太常卿，以蓬为屏风，不坐毡席。所得俸禄，才留身粮，余分亲族贫者，恒自布衣。以老请致仕，许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钱十万，米三百斛（案，《晋书》：初，隐之为谢石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贫素，令移厨以助其经营。

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此外萧然无办。后至自广州，妻刘氏有沉香一斤，隐之见，遂弃官亭之水。子延之，亦清操，官至鄱阳太守）。

十二月，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太师并献方物。是岁，移秣陵县于斗场桓社之地（按《图经》：在今县东南八里。斗场，村名也）。

十年，六月，西秦乞伏炽盘灭南凉秃发傉檀，为左南公。秋九月丁巳，日有蚀之。冬，城东府（案，《图经》：今城，县东七里清溪桥东南临淮水，周三里九十步，今太宗旧第。后为会稽文孝王道子宅。谢安薨，道子领扬州刺史，于此理事，时人呼为东府。至是筑城，以东府为名。其城东北角有灵秀山，即道子宅内嬖臣赵牙所筑）。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并举兵内向，以讨刘裕为名。辛卯，左将军府参军司马道赐害北青州刺史刘敬宣，道赐自立为齐王，据广固以应司马休之。敬宣字万寿，镇北将军牢之之子。少有孝行。累迁宣甯朔将军、骠骑府参军。时桓玄构逆，逼京师，父牢之出镇将谋同玄，敬宣苦谏不止，遂质于玄。及牢之反，谋袭玄，敬宣奔南燕。刘裕定京邑，手书招之，敬宣驰还，拜辅国参军、晋陵太守。寻转江州刺史，随讨慕容超，迁征虏将军，镇北青州，至是遇杀。（案，《宋书》：刘毅少时，曾为敬宣宁朔参军。时人皆以雄杰许之，敬宣谓不然，曰："此子外宽而内局，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当陵上取祸耳。"毅闻，恨之。后毅为荆州，刺州谓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岂有意乎！"敬宣大惧，白高祖。高祖曰："但使老兄平安无虑耳！"）

庚午，大赦。裕自表西伐。三月，大破司马休之于江陵，宗之于襄阳。初，鲁宗之自负才气，常恐不为执政所容，欲谋不法，乃自为谶，曰："鱼登日，辅帝室。"司马休之闻而招焉。时刘裕又使召宗之，宗之怒曰："刘公遇我如三岁小儿，往年杀韩、彭，无厌及我。"乃执裕使送江陵，而同举兵。夏四月，刘裕追破司马休之、鲁宗之等于襄阳，休之与鲁轨俱奔后秦。五月甲午，论平蜀功，封刘裕子义隆彭城公，朱龄石丰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铜钟六枚。秋七月，京师大水，坏太庙。八月，以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

十二年，春，正月，后秦姚泓使鲁轨寇襄阳。二月，诏刘裕中外大都督，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官。秋七月，裕与琅琊王德文伐后秦，以冠军檀道济、王镇恶等为前锋，造许、洛，中兵参军沈林子等以舟师通石门，宁远将军严纲、朱超石等开钜野，秦之屯戍，皆望风奔散。冬十月丙寅，克洛阳，秦将姚洸降，表修五陵。置守备威仪。己丑，使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竭五陵。十一月，北凉沮渠蒙逊使上表，请率河西戎旅，为前驱效力。

十三年，春，三月，大军进破秦将姚绍于潼关。四月，后魏遣军十万救秦，刘裕使朱龄石败魏将鹅青于河曲，斩青裨将阿薄于。六月癸亥，林邑献驯象、白鹦鹉。秋七月，刘裕率檀道济、王镇恶等入关，别遣镇恶舟师溯河入渭，破姚泓，收其彝器归京师，斩泓于建康市，迁姚宗于江东（按，《三十国春秋》：王镇恶既破秦军于横门，泓奔石桥门降刘裕，裕送泓于建康，斩之，建康百里内草木焦死。又按《晋书》：刘裕定洛阳，平长安，尽收汉魏仪服、乐器、土圭、指南车、记里鼓、秦汉大钟、蟠螭等）。

冬十一月，左仆射刘穆之卒。　穆之字道和，一名道民，东莞莒人也。汉齐王肥之后，世居京口，好学，博览多通。尝与刘裕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船下，见二白龙夹舫。既而至一山，山峰耸秀，树木繁密，意甚悦之。及刘裕讨桓玄，克京城，急须一主簿，何无忌举穆之。穆之贫素，坏布帷为裤，往见裕。裕曰："能自屈，吾事济矣！"从平京邑，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斟酌矫正，旬日，风俗顿改。及扬州刺史王谧薨，时刘裕在京口，刘毅、孟昶甚不欲裕入辅，穆之密言于裕曰："扬州根本所系，若忽假他，便受制于人也。刘、孟、诸葛等，与公同起事，必不为公后，势理岂得居谦自弱?"裕从之。由是入辅政。穆之好宾游，广布视听，朝野同异，莫有不知，巨细一白于裕。故裕听察聪明，皆由穆之力，出征则幕府谋策，留镇权掌，后事举动，一委任之。刘裕素不闲书，穆之劝令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亦其名甚美，裕从之。每纸不过四五字。凡所荐达，不纳不止，每曰："我虽不及荀令君举善，然不举不善。"性能尺牍，常于裕坐与朱龄石共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答不废。累迁太尉司马，丹阳尹诸葛长民死后，事无大小内外，一决穆之。及北征，留府，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远近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疏，耳行听受，口并酬对，不相参涉，悉皆赡举。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食必方丈，未尝独餐（按，《穆之列传》：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其妻江嗣女也，常乞食妻家，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又往。食讫，从乞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须此也。"其妻乃截发市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及穆之为丹阳尹，召妻家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与之。卒，时年五十八。刘裕在长安，闻之，举军惊惋，表赠司徒，追封南昌侯）。十二月，刘裕还自长安。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龙骧将军王镇恶于长安。　镇恶，北海剧人。祖猛，为秦符坚相，父休，河东太守。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兴吾门矣。"故名镇恶。年未弱冠，以符氏乱，流寓客居荆州，意略纵横而无弓马。性果决能

断，刘裕征广固，或荐之，召为青州从事，随破卢循、刘毅，累以功封汉寿子。将从北征，临出，谓刘穆之曰："不定咸阳，誓不济江而还也。"人贼力战，无不克捷。总壮军溯渭，所乘皆蒙艨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见舰溯流而进，舰外不见人。北土素不解舟，皆惊愕为神。既至，食毕，弃船登岸，誓众而进，士卒争先，遂定长安。抚慰百姓，号令严肃，迎刘裕于灞上。裕劳之曰："成吾伯业者，真卿也。"镇恶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裕笑曰："卿学冯异耶！"既而还军，以镇恶本号领安西司马，佐桂阳公义真镇长安。赫连勃勃来寇，遣中军参军沈田子拒之，不进，镇恶曰："公以十岁儿付吾等，而拥强兵不进，寇何由平！"田子怒，反相图，镇恶出军北地，为田子所杀。时年四十六，同死者，兄弟七人。刘裕表赠右将军，子灵嗣。

夏六月，以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加九锡之命。冬十月，赫连勃勃寇长安，败王师于青泥，雍州刺史朱龄石焚长安宫殿，奔于潼关，勃勃追破，龄石死之。　龄石字伯儿，沛郡人也。家世为将，龄石少好习武，常使舅卧听事，下剪纸方寸，帖舅枕，自以刀子悬掷，相去八九丈，百发百中。起家为桓修参军，归刘裕，从征桓玄，启刘裕曰："世荷桓氏重恩，不忍白刃向之。"裕义之。累迁西阳太守，以元帅平蜀，封侯。寻代义真镇关中，死，时年四十。弟超石，同没于青泥。是月，赫连勃勃僭帝位于长安。

十二月戊寅，帝缢崩于东堂。明年正月庚申，葬休平陵，钟山之阳，今县城东北十五里，不起坟。帝年十五即位，立二十三年，年三十七。谥曰安。帝少不惠，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以此获全。初有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欲禅代，乃密使王韶之缢帝而立恭帝，以应之。

恭皇帝

恭皇帝，讳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琊王，历中军将军、领司徒、录尚书事。桓玄执政，进太宰、侍中，衮冕之服。玄篡位，以帝为石阳县公，与安帝俱之寻阳。玄败，西奔协上江陵。及桓振陷江陵，跃马奋戈，直到阶下，瞋目谓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帝乃下床谓振曰："此言岂我兄弟意也。"振乃下拜，复为琅琊王，领大司马。刘裕北伐□□，帝上疏，请率所莅，启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许之。乃与刘裕俱发。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辞陵庙，又上疏曰："臣推毂阃外，将革寒暑，不获展情埏隧，私心罔极。伏愿天慈，特垂听许，使臣微诚粗申，即路无所恨也。"十四年，归京师。冬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刘裕矫称遗诏曰："惟我有晋，诞膺明命，业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属当多难，幸赖宰辅，拯兹六合。方凭阿衡，惟新洪业，而遘疾大渐，将遂不兴。仰惟祖宗灵命，亲贤是荷。咨尔大司马、琅琊王，体自先皇，明德光懋，属惟储贰，众望攸集。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是日，即皇帝位，改元为元熙元年。

元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山陵未厝，不朝会。癸巳，立妃褚氏为皇后。　后讳灵媛，河南阳翟人，义兴太守爽之女。生海盐、富阳二公主。甲午，征刘裕还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夏五月丙戌。秋八月，进刘裕为宋王，移镇寿阳。九月，裕自解扬州牧。冬十二月己卯，太史奏黑龙四见于东方。是岁，建安人阳道无头，正平，本下作女人形体。是岁，省扬州禁防参军，移秣陵县于其地，在宫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长干巷（按，《地志》：在今瓦官寺东北百余步西出是）。

二年，夏，四月，诏征宋王人辅，加殊礼。六月壬戌，刘裕至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以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去，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书赤纸为诏。甲子，帝逊位于琅琊第，秘书监徐广独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曰："徐公将无小过乎?"广收泪而言曰："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忧喜之事，固不同时。"乃歔欷。因辞衰老，乞归桑梓。　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起家为秘书郎，迁中军长史、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奉诏撰车服仪注，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撰国史，经一十二年，勒成《晋纪》四十六卷。迁秘书监，封乐成侯。初，桓玄之篡，安帝出宫，广既陪列，悲恸左右。及宋受禅，不胜哀感，遂去职。卒于家，时年七十四。

秋七月，宋封帝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晋正朔，车骑服色一如旧典，有其文而不备其礼，降后褚氏为零陵王妃。帝自是之后，深虑祸及，褚后常在帝侧，饮食所资，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请后，有间，兵人逾墙入，弑帝于内房。帝年三十四即位，立二年，年三十六见弑。谥恭帝。葬冲平陵，在蒋山之阳，安帝同处。帝幼时，性颇忍急，自在藩国，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之。其后深信浮图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行十许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凉寝食之节，以恭谨闻於时。初，王子年著谶云："帝讳昌明运当极，特申一期延其息，诸马渡江百年中，当值卯金折其锋。"至是，果为刘氏所代。自东晋子孙相承，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终於已未，凡一百二年。并都台城之建康宫。始元帝初过江，称晋王，置宗庙，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元帝称晋王，元年丁丑岁，至禅宋之年庚申发，实一百四年。而丁丑尚继於西晋，庚申终入于宋年，唯一百二年。郭言二百，盖倒其言尔。初，秦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

故秦皇东游以厌之，堑北山，改为秣陵。及孙权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年，考其历数，犹为未也。及元皇之过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其在此矣。

按东晋元帝即位大兴元年，至唐至德元年，合四百四十年。

卷十一　宋上

高祖武皇帝

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姓刘氏，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皇祖靖，晋东安太守。皇考翘，字显宗，郡功曹。帝生，神光照室，甘露降墓树。及长，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伟，雄杰有大度。事继母以孝闻。尝伐荻新洲，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往觇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仍收药而返。

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子恭者，善占墓，帝尝与经墓，问之曰："此墓何如？"子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行止时见两小龙附翼之，樵渔山泽，同侣亦或睹焉。困于贫贱，不修廉隅小节，时人莫能识，唯琅琊王谧独深敬重之。帝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之，遂被逵执。谧密以己钱代偿，以此得释。尝于下邳舍逆旅，会一沙门谓帝曰："江表方乱，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既而忽失僧所在，帝惊而异之。

晋隆安三年，冬，十一月，妖贼孙恩寇会稽，杀内史王凝之。三吴亦应贼，所在蜂起。遣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请帝为参军事，自丹徒往，尽平定郡县。

四年，春，牢之还镇丹徒，以谢琰镇山阴。五月，恩又入山阴，琰战死。冬，十一月，牢之又东讨，帝众严肃，百姓赖之。

五年，春，孙恩又寇海盐，帝翼之而进，筑垒於海盐故治，与贼相拒。城内兵少，戎备不足。帝选敢死士百人，去甲胄，持短兵突贼兵，贼弃甲走。收其器仗，皆以给兵士。战虽连胜，终虑贼众我寡，乃一夜偃旗卧鼓，若已宵遁。旦，使一童子开门，贼问主将安在，曰："已走矣。"信之无备。帝会将士，出其不意，复攻贼，恩乃大败扈渎。高祖追之，海盐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队为前驱，帝曰："吴人不习战，今贼方盛，若前军失利，必丧我师。"翌日将战，帝夜设伏兵，四至皆立旗鸣鼓，贼言："四面有兵。"一时走散。嗣之追奔深入，为贼所败。帝且战且退，死伤略尽，惧不免。至初战地，令左右解死人衣，但示闲暇。贼言："有伏兵以诱我。"乃不敢进。帝乃得徐归。夏，四月，恩浮海入江，至京口，锐卒十万，舟船千馀，自丹徒至于建业，百姓荷担而至。时刘牢之尚在山阴，帝与四百人晨夜兼行，与贼俱会京口。恩率大众登山，帝至，逆击破之，投山巘赴水者不可胜数。恩以棚筏自举，仅得免。犹恃其众，欲掩京师。进及白石，闻牢之还京口，遂退散归。秋，八月，以帝为建威将军、下邳太守。冬，十一月，又追破孙恩于扈渎，恩走临海。

元兴元年，春，荆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杨州刺史司马元显南讨，以刘牢之为前锋，次栗洲。帝以参军从事屡谏牢之，令击玄，牢之不从，使其子敬宣诣玄请和，入京师。牢之镇广陵，怏怏曰："人情去矣。"牢之竟自缢于新洲。玄以从兄修为抚军大将军，镇京口，帝为中军参军、太守如故。孙恩投水死，馀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

玄兴二年，春，正月，玄使帝讨孙恩馀党，帝大破卢循於东阳，追之永嘉，循逸于海。六月，进帝彭城内史。冬，十二月，桓玄篡位。司徒王谧为丹阳尹，卞范之为镇军将军，谢混为侍中。迁天子于寻阳。明年春，帝随桓修入朝。玄妻刘氏谓玄曰："昨见刘德舆，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非人下者也，宜早为其所。"玄曰："方欲北清中原，非刘裕莫足使，若关、陇平定，徐思其宜。"

三年，二月，丁酉，帝还丹徒，潜谋匡复。乙卯，帝因游猎，会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刘毅、毅弟藩、檀韶、韶弟祗，孟昶、昶弟怀玉、刘道规、诸葛长民，同谋者二十七人，愿从者百十人。丙辰平旦，城门开，驰入称有诏，遂擒桓修，斩之以徇。修弟宏，青州刺史，镇广陵。道规为宏中兵参军，孟昶为主簿。昶劝宏其日出猎，未明开门，昶、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直入，宏正啖粥，称有诏，晋帝已复正，斩桓玄首讫。遂斩宏，收其众济江。义军将克京城。初，王元德率扈兴等亦预参议谋，是日，阴据石头。毅兄迈有宠于桓玄，玄以为襄阳太守，尚在建业。帝使陈留人周安穆告之，使为内应，云："天文已著而土木之工不息，此而不乘，宜复何待。"迈甚惧，安穆虑事发，驰归。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迈将谓玄已知其谋，晨起白之。玄惊，封迈为重安侯，又以不执安穆故杀之，乃诛元德等。召群臣廷论，卫将军、杨州刺史桓谦请北拒，玄曰："不然，此兵轻狷，皆出万死，若我偏师失利，则更成其气。今不如屯兵覆舟，使其空行二百里地，无所措手，卒遇大众，莫不振慑。我按甲坚阵，勿与争锋。彼请战不得，势将自走，此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谦固谏，不然。乃遣其将吴甫之、皇甫敷等相继拒义军。先是，帝造游击将军何澹之，左右见帝光耀满室，以告澹之，澹之以告玄，玄不以为意。及闻义兵起，方惧。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虑之深？"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儋

石之储，摴蒱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外甥，酷似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时推帝总徐州府事，孟昶为长史，居守，檀凭之为司马，刘穆之为府主簿。帝率二州之众一千七百人，进及竹里，移檄京师。三月，戊午，逆破皇甫敷等于罗落桥，进败桓谦将于覆舟山，玄出，自西掖门策马石头城，轻舟南逸。王谧率百辟推高祖领杨州，帝固让，以王谧为杨州刺史，留台。朝廷肃然，各守职。王谧命尚书，以帝为使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镇石头；刘毅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广陵相；何无忌辅国将军、琅琊内史；魏咏之建威将军、豫州刺史，镇历阳；孟昶建武将军、丹阳尹；刘道规振武将军，先率兵千人追蹑桓玄。

裴子野曰：桓敬通有文武奇才，志雪馀耻，校动离乱之中，掩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啸命六合，规谋凌取，未及逾年，坐盗社稷，自以名高汉祖，事捷魏晋，思专其侈而莫己知，王谧以民望镇领，王绥、谢混以后进光辉。诸从兄弟，方州连郡，民骇其速而服其强，无异矣。高祖是时，殊方一匹夫也，无千百之众，纠合同盟，雷击三州，曾未及旬，荡清京邑，号令群后，长驱江汉，推亡楚于已拔，拯衰晋于已颠，自羲、轩已来，用兵之速未始有也。自非雄略盖世，天命至止，焉能若此者乎！于是民知攸暨而王迹兴。

刁逵为桓玄西中郎将，镇历阳。玄败，逵归请罪。初，逵与高祖故，数窘高祖，王谧尝救脱之，既而族灭刁氏。

裴子野曰：刁逵，玄之爪牙；王谧，楚之上相。论逆，则王重；定罪，则逵轻。稚远以旧德录万机，长民以宿憾夷七族，以为晋政，偏颇甚矣。且神龙伏於罟网，渔者安知其灵化；霸王匿于人庶，庸夫何以悟其英雄。苟在不悟，则骄之者众，可胜怨乎！是知宋高祖之非弘亮也。同盟多贰，宜乎哉。

丁卯，帝迁镇东府，焚桓温神主于宣阳，作晋主於太庙。命刘穆之斟酌宪章，旬日而典礼毕举。既以之严简，又躬自俭素，贵贱莫敢犯者。夏，四月，戊子，帝推晋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居东宫，百司致敬。大赦。天子为从父，以孔靖为会稽太守。帝东征卢循，谓季恭议欲往会稽收其兵讨桓玄，靖以千里之外难用急，未若畿内，动可集事，帝然之。玄至江陵，复置群官，增法峻刑，遣何澹之、庾顺助郭诠屯湓口。壬辰，以刘毅为西讨都督，统何无忌等四千人发京师。庚戌，大破澹之于桑落洲。是月，刘敬宣自鲜卑来归。五月，桓歆据历阳，魏咏之破之，追败于芍陂，歆走渡淮。癸酉，刘毅等追及桓玄，战于峥嵘州，破之，玄走。己卯，桓玄自江陵逃汉中。荆州别驾王康产、南郡相王腾之奉天子入南郡。时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祐之与费恬送弟丧下，璩弟子修之时为玄校尉，引入蜀，至枚回洲，益州督护冯迁斩玄于貊盘州，传首京师。玄从弟谦走羌中，桓振逃于华容。寻而振又袭陷江陵，追谥玄为武悼皇帝，送玺绂於天子，称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丙午，刘毅、何无忌追及桓振，毅等败绩。六月，丁未，退屯寻阳，使弘愆请罪，于是免毅青州刺史，无忌琅琊太守。

裴子野曰：善乎！宋高之能法也。不先峥嵘，遽议灵溪之罚，使扰攘之时无苟免之志，恩不及私党，法不屈勋臣，使知攸宪，示之以整，不亦可乎。故能使功著而费不烦，威申而将不拔，终静四方，用此道也。

十一月，桓振遣冯该守夏口东岸，桓仙客守偃月垒，孟山图守鲁山，连舰夹江以待刘毅。十二月，壬戌，毅进克巴陵。是冬，卢循盗据广州，以其将徐道覆守始兴郡。

义熙元年，正月，己丑，毅次于马头，桓振挟天子，出营江津。癸巳，众军进次中夏，大破桓谦等。振走沮川，谦逃长安，天子反正。戊戌，刘毅言于天子，令大赦天下，可改元，是为义熙元年。二月，甲子，天子发自江陵，何无忌翊卫，刘毅停夏口。是月，益州民谯纵杀刺史毛璩于成都。三月，桓振又袭荆州，襄阳太守刘怀肃讨之，大破振于沙桥，临阵斩振。振勇冠三军，每一合战，瞋目横矛，众不敢逼。时醉，中流矢，乃擒之。甲午，天子至自江陵。庚午，诏进帝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帝固让，抗表辞归藩。是月，旋镇京口。夏，六月，宥桓胤于新安。胤祖冲克让于晋故也。秋，九月，戊戌，以征北将军魏咏之为荆州刺史。顷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咏之为其客，不出十年，践其位，谈者伟之。十月，以刘藩为辅国将军、青州刺史，镇广陵。

义熙三年，二月，帝入朝。乙卯，旋镇丹徒。秋，七月，加孟昶吏部尚书。八月，遣冠军将军刘敬宣、毛循之率众五千伐蜀。国子博士周祇上书谏于帝曰：“自义旗之建，所征必克，可谓天人交助，和顺之征也。今大难既夷，君臣俱泰，此诚渐无事，宜大宁治民。然蜀贼宜平，六合宜一，非不然也。古人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万有馀里，溯流天险，动经时岁，来往艰阻，雨雪连降。驱三州三吴之人，而投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岂可称计。且溯万里，所在无储，若连兵不解，运漕不继，虽韩、白之将，何以成功。今言可征者，皆云彼亲离众叛，愚谓不然。以一介之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众力离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乌合应募之人，必无千人一心有前无退者矣。夫为治国先言其内，而治其外；先安其近，而怀其远。顷狂狡不息，诛戮相继，未可谓人和也；天险如彼，未可谓地利也。”帝不从。

明年，敬宣至黄武，果无功而还，中流接得毛璩丧，而及家口归之。冬，十二月，戊子，司徒王谧

薨。孟昶使尚书右丞皮沈言于帝，以谢混为杨州刺史。刘穆之说帝曰："古有挟天子而令诸侯，今其时也。如公勋德，岂可为守藩将者乎！刘、孟诸人，与公俱起布衣，以取富贵，位有先后，一时相推，非有妥体心腹，宿昔定分也。杨州，治本，岂可假人？大事草创，用王谧为神州，王绥为分陕，以安当时之心耳，岂是经远大计，理尽于此哉。一失权柄，虽悔无及。今答云己往，於辞实害，宜报昶云：'须入朝量之。'大旨可见。"帝纳焉。

四年，春，正月，诏高祖入辅，申前命，且为杨州刺史、录尚书事。解兖州，以刘藩为刺史。四月，丙寅，进孟昶为尚书左仆射。

五年，春，正月，乙未，夫人臧氏薨。

伪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孟昶曰："师往必克，公其行。"四月，己巳，帝抗表北伐，舟师发自京师，从淮入泗，次于下邳，舍舟步进。燕将公孙五楼说慕容超曰："吴兵轻锐，难与争锋，请断大岘，使不得入，上策也；坚壁清野，芟夷谷麦，中策也；据城待战，下策也。"超曰："引使过岘，我出铁骑蹦之，成擒耳。何遽清野，自取蹙弱。"初谋是役，谏者曰："贼若不出，严守大岘，不则坚壁广固，守而不出，军无资，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谷。谓我孤军，将不能久，必将引我，且出轻战，师一入岘，吾何患焉。"及师逾岘，虏军未出，帝喜曰："天赞我也。"众曰："未见克敌，帝何悦焉？"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馀粮栖亩，人无遗乏之忧。虏堕吾计，胜可必矣。"六月，燕主令贺剌卢等拒临朐，去城四十里，先据巨蔑水。超曰："晋军得水即难败也。"高祖遣先锋孟龙符争先据之，大军有车四千辆，分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矟，轻骑为游军，军令严肃，相戒以整。未及临朐，贼至，遂大战。超自往临朐，留寡弱居守，悉令士卒前拒官军。大战，向日昃，战犹酣。帝命参军檀韶、胡蕃等曰："虏之精兵悉于是矣，必留寡弱居守，子以潜军而翕其后，往必克城，多易旗帜，此乃韩信所以克赵也。且我前出兵海道，往必声之。"韶等鼓行而登，曰："海军至。"超弃城走，军闻城陷，阵恐而动。帝亲鼓击之，临阵斩大将段晖，获超豹尾、玉玺等，归于京师。超等奔广固，众军逼之，克其大城，超婴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馆谷于青土，停江淮转输，抚纳降附，随材任使，华夷响悦，牛酒日至。秋，七月，加帝北青、冀二州刺史。或荐北海王镇恶，召人与语，悦，因留宿。旦日，辟为青州从事。初，超使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刚归，太山守申宣获之，送帝。帝知纲有巧思，令造攻具。超党初未知，乘城曰："汝非张纲，无能为也。"及知纲为军所获，超大惧，求割大岘，献马千匹，称藩以和，帝不许。姚兴既不能救，使使来言曰："今率步骑十万，屯于洛阳，晋人若不退，将涉淮左。"帝谓曰："尔为我报姚兴，我定青州，将过函谷，虏能自送，今其时也。"参军刘穆之遽人，曰："此言不足威敌，容能怒彼。若鲜卑未拔，西羌人至，公何以待之？"帝曰："此兵机也，非子所及。羌若来救，不有先声，今逆□言，是自强也。晋师不出日久矣，羌见伐齐，始将内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之。"九月，进帝太尉。十月，张纲治攻具成，飞楼悬梯，大幔板屋，冠以牛皮，火石不能为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时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千馀人来援，帝夜潜遣军益会之。明旦，恢众五千方道而至，每晋使将到，辄复如之。去者数十，来者数千，虏谓我师方益，愈恐。

六年，春，二月，夜有鸟如苍鹅，飞入帝帐，坐者咸愕，胡蕃独贺曰："苍者，胡也，鹅者，我也，虏将归我之征也。"既旦，悉众攻城。城陷，慕容超逾堞走，追骑获焉。送京师，斩于建康市。徐道覆以帝北伐也，自往番禺说卢循，令袭京师。是月，卢循举兵过岭，冠诸郡。何无忌起寻阳之师，南救诸镇。镇南将军殷闻进说无忌曰："卢循有大志，所经必不伤人，其三吴旧贼，百战馀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将军且留屯豫章，征兵城守，分军石头。彼若围城，攻守者百倍，告我而下，畏吾蹑其背，比尔相持已数十日，荆、豫兵可以大至而合战，亦未晚也。若以此军轻进独克，殆难济乎。"无忌不听，战败，握节而死之。赠侍中、司空，谥忠肃公。帝发自广固，将镇下邳，以经营司、雍。卢循寇逼朝延，征还，次山阳。闻无忌败，卷甲兼行，与数十人造江山上，问行人，知贼未到，喜，济于京口。夏，四月，乙未，至京师，戒严息甲。刘毅表南征，帝止之，毅不从，果败于桑落洲。众皆没，毅登岸走免。卢循闻帝之归，恐，欲以董兵寻阳，西取荆、雍。道覆遣乘胜乃下，贼众十馀万，舳舻且千里，楼船百馀只，败军归，尤言其盛。丙辰，尚书仆射孟昶以贼内逼，曰："臣之罪也。"是夜，饮药自杀。

> 裴子野曰：刘毅北伐，先求南征，非有料于胜败，大惧以威之不立，古人度德而居，相时而动，故能举无悔吝，定霸取威。若毅，为之不量力也。竟则以甚，何以能振？夫左道佐民，幻侠谲诞，足以动众，不足以济功，何哉？国之将亡，必隆妖孽，不有悖主，则有乱臣。若天欲荡震斯疾，使之不殄，尽乱极凶，然后王者兴焉。故其始也，若夜火之集飞虫，虽死不悔；及其末也，如朝阳之照积雪，一旦消除。故有强若卢循，猛如徐道覆，基於邪蛊，何以从彦远之议。迁都为不知矣，从之以死，妇人哉。昔有惧溺而自沈，昶之徒也。

丙寅，刘毅归自桑落洲者十三人，诏还节钺，降为后将军。戊午，帝移镇石头守。乙丑，贼大至，帝筹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六月，进帝太尉、中书监，加授黄钺，馀如故，辞。秋，七月，诸军大破卢循，循自蔡洲退奔

寻阳，遣王仲德追之。帝归东府，治水军，使建威将军孙处率众三千，自海路袭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倾其巢窟，使奔散之日无所归。"初，卢循既下，使荀林寇江陵，桓谦、谯道福率蜀兵为应。谦及枝江，荆人皆谦旧也，并怀二心。刺史刘道规会众，夜开城门，众莫有去者。冬，十月，高祖率刘藩、檀韶等舟师南伐，卢循留别将范崇戍南陵，王仲德破之。十一月，孙处至番禺，攻陷其城，循父嘏奔始兴，处抚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朔，大军次大雷，筑垒。循扬声不攻雷池，中流而进。帝分牛骑，登西岸，率水军与战。参军庾乐生乘舰在后，斩以厉众，士卒乃争破贼。贼泊西岸，步骑飞炬焚其舟，水军乘流逼之，贼退走豫栅左里。甲申，大军至左里，将战，帝麾之，麾竿折，幡沈于水，众咸惧。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胜必矣。"乃大破循军，士卒皆降，卢循单舸走，徐道覆留始兴。帝自左里旋师，天子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

七年，春，正月，乙未，振旅而归京师。进大将军、杨州牧，给班剑二十人。三月，循走番禺，既无所止，乃走爱洲。徐道覆自始兴鸩其妻子而后自杀，叹曰："我不信英雄主，为卢公所误。"夏，五月，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于龙编，及父子函七首于京师，枭于大航。

八年，四月，以刘毅为卫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毅改易官守，请丹阳尹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将有异志。至州，病甚，表请刘藩省疾。高祖知之，自收其党谢混，狱死，而表西伐。藩妻，毅之姨也，帝将图毅而收之。以诸葛长民为豫州刺史，留监府事，刘穆之居东府。长民贻书刘敬宣曰："盘龙狼戾专恣，自取夷灭，世路克清，异端将尽，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惧，以笺示帝。盘龙，刘毅也。元兴中，敬宣曾言："盘龙自伐，一旦遭遇，必凌上取祸。"故长民见伐毅，以敬宣言感动宣，欲与谋高祖，乃引为喻也，故敬宣以示帝。甲申，大军次南州，以参军王镇恶为前锋。冬，十月，镇恶及豫章口，拒江陵二十里，舍舟步进，诫守船者，江津遇卫军朱显之乃战。船人严鼓大发，大破城内。其夜，毅自北门走出，自缢死。十一月，乙卯，大军至江陵，下书劳百姓曰："夫弘奖拯民，必存闵恕，舍网循纲，去烦易理。"

九年，春，以西陵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帅宁朔将军臧熹及下邳太守刘钟等众二万，自江陵伐蜀。初谋元帅，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帝违众拔之，授麾下之半。臧熹，夫人弟也，位出其下，亦隶焉。诫石曰："刘敬宣往至黄武，无功而退。今者师出，应道青衣，贼判由其不意复从内水，如是，涪城之戍必有重兵，若道黄武，正堕其计。令军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黄武，此制敌之策也。"书函署曰："到白帝发之。"诸将虽行，未知所趋。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诸葛长民贪淫骄横，帝每优容之。刘毅既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欲谋为乱。又常谓人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之后，身履危机。今日欲为丹阳布衣不可得也。"及帝西归，甚虑之。辅国将军王诞求先下，帝曰："长民似有疑心，卿讵宜便去。"诞曰："长民蒙公垂盼，今轻身单下，必当无虑，乃可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过贲育矣。"於是先还。帝乃至期克日奄至东府而诛长民兄弟等。是时，民多远本，侨杂者众，帝上疏曰："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披序，分疆画境，各安其居。在昔盛世，民无迁业，故有井田之制。三代以降，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然九服不扰，所托咸旧，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间，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无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宁民虽治，犹有未遑。及大司马桓温以民为政本，伤治为深，故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民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离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臣负荷重任，耻责实深，自非改调解张，无以济治。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所谓父母之邦为桑梓者，戒以生焉终焉，爱敬所托。今所居里也，坟垅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请举庚戌土断之科，庶存所弘，稍与事著，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风，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返本之制，乃速申于当年。"于是依界土断，从之。上又令豪强不得固其湖泽，税民为利。是月，朱龄石次白帝，乃发书，书言："众军悉由外出，臧熹自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馀造黄武。"谯纵果遣道福董兵守涪城。六月，癸未，朱龄石次平模，距成都二百里。谯纵遣大将侯晖、仆射谯诜等至平模，夹岸连城，层楼重栅，众未能攻。朱龄石谓锺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谓何如?"锺曰："不然。前扬声言众军由内水，故谯道福不敢舍涪，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晖之阻兵，非坚垒也，因其惧而攻之，其势必克，克平模则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必矣。若缓兵相持，虚实相见，涪兵复来，难为敌也。若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人同为蜀子虏耳。"石从之，攻皆克，斩侯晖，进次成都。秋，七月，戊辰，谯纵将家出奔，其尚书马耽封仓库以待王师。壬申，朱龄石入成都，纵之走也，如其墓，乃自缢死。龄石戮其尸，传首京师。

十年，夏，五月，乙酉夜，河间王司马国璠帅百馀人逾广陵城，登厅事，太守檀祗惊出，箭及其股，祗语士众曰："贼以暗来，非多也，行五鼓，必散矣。"贼闻鼓，果惧而走。于是悉降祗。是岁，城东府，筑府舍。

十一年，春，正月，盗杀左将军、北青州刺史刘敬宣。初，敬宣夜饮之夕，有芒履长三尺，堕其食

盘，须臾难作。初，谢混负地矜才，罕所容好，虽刘穆之不能下也，遇敬宣而尽欢。或以讥混，混曰："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天下岂有非之邪。"平西录事韩延之，司马休之故吏也，帝招以位，延之报书曰："司马公体国忠贞，款诚待物，今得罪宰相，加之以讨，能无辞乎。席上无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良可耻也。伐人之君，啖人以利，五尺童子孰不知君之心，请与臧洪游于地下耳。"帝省书，顾左右曰："事人当如此！"初，雍州刺史鲁宗之负力好乱，惧不容于时，尝为谶曰："鱼登日，辅帝室。"司马休之闻乃引焉。是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举兵内向，以讨刘裕为名。庚午，大赦，帝白衣西讨。三月，军次江津，司马休之阻岸置阵，帝欲自登，谢晦抱止帝，帝抽剑拟晦，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此曹洪所以济魏武也。"乃止。疾召胡蕃人来，至将斩以励众。蕃谓使者曰："正欲击贼，不得奉命。"因以刀头穿岸傍，劣容脚指，乃腾而上岸，众从之，大破贼。五月，雍州刺史赵伦之破鲁轨于石城，休之来援，不战而走。

裴子野曰：书曰："虑善以动，动惟厥时。"若司马休之，动非其时也。天方厌晋，罔敢知吉，已虽欲得，无乃违天乎？五运无不亡之国，为废姓受朝，贤若三仁，且犹颠沛，而况豪侠哉！昔中原殄寇，道尽于时，四海争秦，岂徒击晋，得实存乎大义，故能遂荒南土，其兴也勃焉，至义熙不异於是矣。而宋家支离，未忘前事，波逆越逸，稛将日寻，岂戡黎之伐宏，少将咎周之徒，孔炽兴废，何其歇欤。

进帝太傅、杨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从事中郎四人。论平蜀功，以朱龄石为丰城公。秋，八月，甲子，以中书侍郎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尚书。

十二年，春，正月，以帝领兖州刺史，加平北将军，增都督南秦二十二州诸军事。三月，伪秦姚兴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乃言于天子，戒严，北伐。夏，五月，庐江霍山崩，获六锺。癸巳，诏帝受雍州刺史，前后部羽葆、鼓吹，班剑为四十人。秋，八月，乙巳，大军进发，奉帝弟琅琊王德文以行。刘义府为中军将军、监留府事，镇石头。以刘穆之为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光禄大夫孔季恭先告老居家，于是愿从，以为军谋祭酒。宁州刺史献帝琥珀枕，命捣碎，付征士疗金疮。九月，军次彭城，以冠军檀道济、龙骧王镇恶、及龙骧王敬为前驱，造许、洛。宁朔刘遵考、中兵沈林子舟师通石门。宁朔朱超石、宁朔参军胡蕃趋半城。龙骧朱才、宁远竺秀、宁远严纲开钜野，皆受督于王仲德。北方屯戍，缘道降伏。十月，众军会洛阳，围金墉，姚铣请降，执归京师。洛阳平。命修五陵，置守卫。

十一月，癸巳，天子使册帝曰："朕以寡昧，仰赞洪基。贼臣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宗祀绝飨，人臣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浦。则我祖宗之业，奄堕于地，七百之祚，翦焉倾覆。若涉渊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厥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攸倚。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六位，庶寮俯眉，四方莫恤。公精贯日月，气陵云汉，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王室，奉歆神祇。此公之大节，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顺流长骛，薄伐峥嵘，献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彩，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辅，宏兹保弼，阜财利用，繁殖生民，编户岁滋，疆宇日启，导德明刑，四海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狼噬旧青，虎视沂、代，介恃遐阻，屡为边毒。公蒐乘秣马，箕入远疆，冲橹四临，万雉俱溃，窃号之虏，显戮司寇，拓土千里，申威陇汉。此又公之功也。卢循妖凶，伺隙五岭，乘虚肆逆，侵覆江、豫，旌拂寰内，矢及王城，朝野丧沮，莫有固志，家献从卜之计，国议迁都之规。公乘辕南济，义形于色，嶷然内湛，视险若夷，妙略奇军，渊谋不世，狡寇穷窘，丧旗遁迹，俾我畿甸，拯于将坠。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换，负舋西夏，凌上罔主，肆志奸暴，附丽协党，扇荡王畿。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大军电埽，神兵风拂，罪人斯得，荆、衡晏清。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扬旍江渍，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涉血万顷，左里之捷，鱼溃鸟散，元凶远迸，传首万里，南海肃清，荒服来洎。此又公之功也。谯纵恃乱，寇窃一隅，王化阻关，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师，授以良图，陵波凭湍，致届井络，僭竖伏锧，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竞，四夷擅威，五都倾荡，园陵幽辱，祖宗怀没世之愤，遗甿有匪风之思。公远齐伊宰纳隍之仁，近同小白灭亡之耻，鞠旅陈师，赫然大号，分命群帅，北徇司、雍，许、郑风靡，巩、洛载清，伪牧逆藩，交臂请罪，百年榛秽，一朝埽涤。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宙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谋冠古，电击强袄，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洽于岁计，扶危静乱，道固于包桑。辨方正位，纳之轨道，蠲削烦苛，较兹划一，淳风美化，盈塞区宇，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亘，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予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王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锡，惟公道冠前贤，勋高振古，而殊典未饰，朕甚忸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郡之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国之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冢社。昔晋、郑启藩，入作卿士，周、邵保

傅，出总二南，内外之任，公实兼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堪，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不总，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尉太傅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杨州刺史为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纲纪礼度，万国是式，乘介蹈方，罔有迁志，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末敦本，务农重稼，采蘩实殷，稼穑惟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烈，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下以义，式遏寇雠，清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干纪，罔有攸纵，是用锡公𫓧、钺各一。公龙骧凤矫，咫尺八纮，括囊四海，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肃之志，仪刑四方，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宋国丞相以下，一遵旧仪，钦哉！其祗服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邦，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加宋公远游冠、相国绿绂，位在诸侯王之上。

十三年，春，正月，追赠高祖靖太常，父翘特进、左光禄大夫，绂绶。军次陈留城，经张良庙，下令曰："夫盛德不泯，义存典礼，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怜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可改构栋宇，修饰丹青，蘋藻行潦，以时致荐。"王镇恶军次潼关，檀道济逼蒲坂，羌并州刺史尹昭据险，道济攻之未能下。沈林子谓济曰："蒲城坚，卒未可下，攻之伤众，守之引日。王镇恶孤军无依，势危力少，潼关天险，必争之地，若姚绍据之，则难图也。不如弃蒲坂，并力潼关，潼关若捷，尹昭不攻自服矣。"济从之。二月，甲戌，沈林子、檀道济、王敬等大破姚绍于潼关。绍之长史姚伯子屯九原，将凭河津以绝粮道，道济争赴之，斩伯子，虏其率。或谓济曰："宜枭之以筑京观。"济曰："不可。师入敌境，于我观义，惧之以威力，则人自为守。且国及伐，其人何罪？"食而遣之。于是周秦保壁，襁负而至。朱龄石率丁昕等为却月阵，大破拓跋圭等数军于河北。五月，戊午，帝次洛阳。七月，癸未，步军入关。八月，众军破姚泓于青泥，走灞上。辛丑，大军次关头。丁未，王镇恶舟师溯河入渭，食毕登岸，斥舟誓众，大破姚平等横门。王敬自平朔门入，泓与数百骑奔石桥。明日，将妻子诣垒门降。泓子年十一，谓泓曰："晋人将逞其欲，不如早自引。"泓不答，其子登桥自投而死，于是君臣面缚以诣垒门，王镇恶执泓属诸吏。长安六万馀户，宫殿壮丽，财宝盈积，王师号令严整，士民悦服，相附日滋。九月，甲子，大军次灞上，王镇恶道迎，帝劳之曰："成吾霸业者，卿也。"镇恶拜曰："明公之力，镇恶何功之有。"帝笑曰："卿欲效冯异耶？"是日，帝入长安，收其彝器、浑天仪、玉圭、指南车、记里鼓、秦汉大钟、魏铜蟠螭等，献于天子，其馀珍宝，颁赐将帅。拜汉长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执姚泓归诣京师，斩於建康市。迁姚宗于江东。天子使使劳师于咸阳。

冬，十一月，进帝爵为王，增国十郡，帝让不受。以桂阳公义真行安西将军、雍州刺史，镇京兆。以王循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留兵万人，以傅弘之领之。将班师，长安父老谓帝曰："残民不见王师百年于兹矣，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垄，千门万户是公家府殿，舍此欲安归乎？"帝为之悯然。镇恶五月五日生，故名镇恶。尝客于渑池，渑池人李方厚遇之，后入关，拔方为渑池令。初，谓方曰："吾忽值英雄主，取万户封侯，当厚报卿。"

十一月，丁亥，尚书左仆射、丹阳尹、中军、西华子刘穆之卒，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左司马徐羡之领丹阳尹。帝闻穆之卒，哭之恸，上疏于天子曰："臣闻崇贤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简劳，义深追远。故司勋秉策，在勤必书，德之休明，没而弥著。故尚书左仆射臣穆之，忠规远画，潜虑密谋，造膝诡辞，莫见其际。"于是重赠侍中、司徒、南昌侯，封一千五百户，谥文宣公。穆之既贵，食必方丈，尝白帝曰："穆之本贫贱，赡生多阙，比来所资，殊为丰泰，自此之外，无一毫负公。"帝亦推心委赖，如左右手尔。穆之外所知闻，无不毕白。虽同闾里戏谑，道途细事，皆具闻。帝多识情伪，穆之之由也。及居东府，副上相帝任，内则穆之，外则谢晦，然二人素不相叶。及穆之卒，谢晦喜形于色。自是朝廷大政皆谘受帝，小事则决之于徐羡之。十二月，旋长安，自洛入河，开汴河以归。

十四年，正月，师次彭城，解严息甲。后沈田子自与王镇恶争功。且王猛之相苻坚也，北人以比诸葛亮，入关之功，又镇恶为首，于时论者深惮焉，故田子因众惧，袭杀镇恶于傅弘之垒。弘之告义真，义真率王智、王修被甲，俄而田子言镇恶反，修乃执田子，专戮斩之。自是胡马凭凌，咸阳危矣。二月，嵩山获玉璧三十二、黄金一饼。汉中成故县水崖崩，获钟十二枚。巩县民宗曜获嘉禾，九穗同颖，献诸天子。诏归于帝，帝固辞。以中军将军刘义符为荆州刺史，中军议郎张节谏曰："储贰至重，四海所系，古来冢子在外，未有为国福者。"乃止。夏，六月，庚寅，始诏受相国九锡之命，引晋使陈备物於庭，帝顾寮佐曰："孤本布衣，始愿不及此。"众人敛衽，将军王弘率尔而言曰："此之谓神物，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谓之简举。

十二月，戊寅，天子崩，琅琊王德文即位，改号。

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子，诏征帝入辅，又申前命，进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汝南、颍川、荥阳十郡，以增宋国。庚申，葬安帝于休平陵。秋，八月，丁巳，迁都寿阳，始受王爵，赦国内五岁刑。以傅亮为中书令。九月，帝解杨州牧。冬，十月，以刘义真为杨州刺史。十一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簴宫悬。进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爵命之号一如旧仪。

二年，正月，帝表让殊礼。是月，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馀枚，帝献之，天子让不受，归诸瑞物，藏于相府。二年，夏，四月，又征入辅。五月，己亥，发自寿阳。六月，壬辰，舟舆泊于石头津渚。恭帝诏曰："夫天造草昧，树之司牧，所以间钧三极，统天成化。故大道之行，选贤与能，隆替无常期，禅代非一族，贯之百王，其来尚矣。晋道凌迟，仍属多故，安皇播越，宗嗣坠泯，则我宣、元之祚永坠于地，顾瞻区宇，剪焉已倾。相国宋王，天纵圣德，灵武秀出，一匡魏运，再造区夏，固已兴亡继绝，拯沦溺矣。故四灵效瑞，川岳启图，玄象表革命之期，华裔注乐推之愿，代德之符，著于幽显，瞻乌爰止，爰集明哲，夫岂延康有归，咸熙告谢而已哉。昔汉德既微，魏祖继其绪，黄运不竞，三后肆其勤，故天之历数，定有攸在。敢忘四代之高踪，横作天人之至望，予其逊位别宫，敬禅于宋。"草诏既成，请帝书之，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咨尔宋王：夫玄古权舆，攸哉邈矣，其详靡得而闻。爰自书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圣君四海，以止戈定大业。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在昔上叶，深鉴兹道。是以天禄既终，唐、虞不得传其嗣；符命来格，舜、禹不得全其谦。所以经纬三才，澄序彝化，作范振古，垂风万叶，莫尚于兹。昔我祖宗钦明，辰居其极，而明晦代序，盈亏有期，剪商兆祸，非唯一世。惟王体上圣之姿，包二仪之德，明齐日月，道合四时，岂伊博施于民，济兹黔庶，固已化洽四海，道备八荒。图纬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于朝，庶民诵于野，亿兆忭蹈，倾伫惟新。自非百姓乐推，天命攸集，岂伊在予，所得独专。是用仰应皇灵，俯顺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天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其允执其中，敬遵典训，副率土之嘉愿，恢洪业於无穷，时膺休祐，以答三灵之眷命。"是日，使持节、兼太保、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谢澹，兼太尉、尚书刘宣范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如唐虞、汉魏故事。帝奉表陈让，晋帝已逊於琅琊王第，百辟拜辞。秘书监徐广独流涕觑欷，谢晦止之，广曰："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忧喜之事，固不同时。"抗表陈让，表不获通。群臣上疏劝进，不许。太史令骆达奏曰："自晋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太白经天，民更主，异姓兴焉。义熙七年，五虹见于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圣人出。十三年，镇星入太微，有立王徙主之兆。元熙元年冬，有黑龙四登于天，《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世之数也'。后汉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让，咸穷于六。"于是群公卿士固请，乃从之。初，汉光武立社于南阳，汉末而其树死。刘备有蜀，乃应之而兴。及晋末年，旧根复萌，至是而茂盛。乃受法驾于南郊坛，柴燎祭于上帝。礼毕，严驾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

永初元年，封晋帝为零陵王，食邑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皆用晋典，上书不言表，答表不称诏，宫于秣陵。封道怜及义庆等五王。

二年，以义真为司徒，以仆射徐羡之为尚书令。听讼华林园，禁淫祀。九月，晋零陵王殂，车驾率百寮，临于朝堂三日，葬以晋礼。以梁州胡帅大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梁州刺史、尚书令、司空，以太子詹事傅亮为仆射。上不豫，以道怜、徐羡之、傅亮、檀道济入侍医药，群臣请祈祷，上不许。以义真为侍中、豫州刺史。上瘳，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

三年，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诫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异，必此人也。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大臣中亦宜有爪牙，以备不祥。后世若有少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癸亥，上崩于西殿，时年六十七，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在县东北二十里，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初，朝廷未备音乐，殷仲文言之，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宁州尝献琥珀枕，光色甚丽，价盈百金，时将北伐，或曰："疗金疮。"上大悦，命碎之，分赐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之，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建，有司奏东西堂施扃脚床，银涂钉。上不许，用直脚床，钉用铁。广州尝献入筒布一端，上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所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帝素有热疾，并病金疮，末年尤极，坐卧常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乎。"即令毁之。制诸主出适，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性尤简易，尝著连齿木屐，好出神武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数十

人。时徐羡之往西州，尝思羡之，便步出西掖门，羽仪络绎追之，已出西明门外矣。诸子旦问起居，入阁脱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礼焉。帝微时，躬于丹徒业农，及受命后，耨耜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留于后。及文帝幸旧宫，见而问焉，左右以实对，帝有惭色。有近侍进曰："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土木，陛下不睹列圣之遗物，何以知稼穑之艰难，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治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称上俭素之德，武帝不答，独言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盛矣哉！

废帝荥阳王

废帝讳义符，小字车兵，武帝长子也。晋元熙元年，进为宋王太子，武帝受禅，立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六月，壬申，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

以永初四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为景平元年，文武各赐位二等。乙巳，虏将达奚印破金墉，进围虎牢。毛德祖于城内掘地，深七尺，旁穿二道出城外，又分为大道，出贼后，募敢死士数百人，随参军范通基出自围外，鼓噪斩虏，虏阵扰乱，斩首数百级，燔其攻具。虏虽暂退，众还复合。拓拔圭又遣平安涉归寇青州。己未，诏征豫章太守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至，谓尚书傅隆曰："选皆出我乎?"隆言："执政徐羡之云：'黄门已下，专以委蔡，已上，众参也。'"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遂不就。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遗令曰："先皇弃世五十馀载，古不封树，汉亦异陵。今将外营别圹，亦无不可。"十二月，大沮渠蒙逊、吐谷浑阿豺遣使贡献。庚辰，爵蒙逊为河西王，以阿豺为安西将军，封浇河公。辛未，富阳人孙法光宗亲反，自号冠军大将军，寇山阴。山阴令陆邵拒之，战柯亭，贼败走。甲子，豫州刺史刘粹遣将军袭许昌，杀西颖川太守庾龙。乙丑，虏骑掠高平。初，虏自河北之败，请修和亲。及闻高祖崩，因丧来寇，河北骚然矣。夏，四月，檀道济北征，次临朐，虏焚攻具去。青州孙琳为御史中丞，以事忤徐羡之，羡之遣琳弟璩自释，琳曰："我触忤宰相，罪止一身，差不及尔，无忙惧。"遂劾免羡之。虽不获命，朝廷惮之。己未，虎牢城陷，虏执司州刺史毛德祖归。初，虎牢围急，城内无水，士马皆渴，皮肤黑爆，人皆患疮，至死无血。城溃，左右扶德祖使逃，德祖曰："义不使城亡而身存!"与众俱执。七月，癸酉，尊帝所生张夫人曰皇太后，宫曰永乐。丁丑，以旱故，诏赦五岁刑已下罪人。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天，指尾，贯摄提，向大角，仲月在尾，季月扫天仓而后灭。帝既即位，多不率礼，范泰上封事，深言其不道及多言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下观而化，疾于影响。臣蒙先朝厚遇，思竭狂瞽，陛下若能留心鉴察，则臣无恨九泉。"辅国将军、交州刺史、龙编侯杜惠之卒，赠左将军。惠之为刺史也，布衣疏食，治国如家，岁荒民饥，以私禄赋十城，门夜不闭，道不拾遗，海表大治。十二月，丙寅，省宁州之江阳为建安郡。是岁，索虏太守死，子焘代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徐羡之、傅亮、谢晦奏曰："先朝不豫，已至大渐，车骑将军义真酣酒，日夜不辍，兼恶言讪主谤朝，并辄匿甲卒，请遵武陵王故事，废为庶人，流于新安郡。"前吉阳令魏郡张约上书讼之曰："臣虽草介，备先黔首，少不自量，颇为高荆。偎伏惟高祖武皇帝挺器神武，抚运龙跃，仰清天步则齐德有虞，俯廓地基则侔功大夏，故虔顺天人，享有万国。虽灵祚攸长，而圣躬不永。陛下继明绍统，遐迩一心，藩王义真，天姿夙茂，素有卓然之美，宜在容良，掩瑕宥过，训之以方。伏思大宋之兴，虽叶应符律，而开基造次，根条未丰。宜广藩屏，使兄弟盛比姬氏。伏愿上考前代兴亡之由，中存武皇缔构之业，下顾苍生颙颙之望。时关内田宥，冒死诣阙，惟恩丹诚，一经天德，退就斧镬，无愧地下。"执政徙约之梁州，道追杀之。初，高祖既缔构，而副贰未育。帝始义熙二年生于京口，及封王，恣其志欲，膂力绝人，解音律，善骑射，于是群小左右多进异端。义真好文爱士，而性又浮躁。谢晦尝言于高祖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高祖曰："庐陵何如?"晦曰："臣请视之。"晦造义真，义真盛欲与谈，晦不甚答，遂言德轻于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羡之等专政，王愈不悦，与前太子左卫率谢灵运、散骑常侍颜延之昵狎过甚。故吏范晏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情性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游耳矣。"及主无谋定，故先黜义真。乙未，以皇弟义恭为冠军将军、南徐刺史。丁未，大风，天有五色云，占曰："天锦有兵。"高丽国遣贡献。发使诛皇弟义真于新安。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来朝，执政讽之。乙酉，皇太后令曰："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不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副，属当大位，穷荒极悖，一至于此。大行在殡，幸灾肆于悖辞，嘉容表于在戚，至三召乐府，鸠集伶官，倡优管弦，靡不备发，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妾，产子就宫，腼然无怍，丑声四远，臣子痛心。及懿后崩背，重加天下，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手推梓宫，抚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媟狎，群下慢戏。兴造万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刑罚苛酷，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皋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朴，殴击无辜。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兆民。远迩叹嗟，人怨神怒，社稷将堕，岂可嗣守洪业，君临万邦。可废为荥阳王，

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镇西将军宜都王仁明，尤笃孝弟，自幼及长，德业冲粹，识心明允，宜纂承皇统，光临亿兆。主者详行旧典，以时奉迎。未亡人婴此百罹，虽存若陨，永悼怯事，抚心崩寒。"徐、傅等将废帝，讽王弘、檀道济求赴国，许弘等来朝。谢晦移家出镇军府，将治府舍，而实伏甲士，出于外屋。以谋告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等为内应，夜邀道济、谢晦领兵居前，羡之等随后，因东掖门开，入自云龙门。盛等先戒宿卫，莫有御者。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沽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大渊池，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兵士进，杀二侍人于帝侧，帝伤指，扶出东阁，就收玺绂。群臣拜送，辞于东宫，遂幽于吴郡。是日，赦死罪已下。檀道济入守朝堂。六月，傅亮率台迎宜都王于江陵，徐羡之使邢安泰杀荥阳王于金昌亭，王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踣之，致殒，乃加刑，时年十九。南郡太守江夷临哭尽哀。

裴子野曰：昔汉武为卫武太子置博望园，延异能之士，而长安阙下竟有流血之衅。高祖宠树荥阳，恣其嗜欲，群小竞进，亦有金昌之祸。苟不纳于义方，必异世而同失。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其衣服饮食，则保节其身。三师并辅其志，进退俯仰如值绳准，骄奢淫佚无自入矣。故以仪型四海，君临万国，奕世休嘉，不陨令问。宋失教诲，则异于斯。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太子、皇子有师、傅二职者，皆台隶也。制其行止，授其礼法，则导达臧否，罔克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无近于今古，谨敕者能训之以啬陋，愚戆者又诱之以凶慝。兴置太子太傅而无师保，其他职掌，率由旧章。诸王无相，置师一人，多耆大夫领之。王临州，则长史行宣通教令。又师傅之流，甚有专恣。独擅威权。由是而言，君子勿用，老成硕德，多见严疏，是以本枝虽茂而端茎实寡，嗣君幼主，世淫奸回，虽恶物丑类，天然习则生常，其来远矣。夫木击折轴，水戾破舟，不以水木而过工匠者，何本其所以然也。降及太宗，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力，宋以此终焉。呜呼！有国有家，其鉴之矣。

先是，有龙见西方，中天腾上，上荫五色彩云，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气。秋，七月，丙寅，法驾自江陵至行宫，傅亮率百官奉玺绂，诣天门上疏："伏惟陛下君临自然，圣明在御，孝悌著於邦家，风猷宣于藩牧，宗庙神器，乃眷西顾。臣奉荷朝列，再睹太平，行台至止，瞻望城阙，不胜喜悦凫藻之情，谨诣阁门拜表以闻。"王答书，使召见，傅亮哭甚哀。既而问二主薨故，悲感呜咽，左右掩泣，莫能仰视，亮流汗不能答。既出，布腹心于镇西司马王华、南蛮校尉到彦之。于时权臣用命，人怀疑惧，议者谓有异图。王华进说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而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王敦之心明矣。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见容。陛下宽恩仁慈，众所知也，是以越次奉迎，冀以见听，悠悠之论，必不然矣。羡之、亮、晦、王弘、道济五人同功，孰肯相让，就怀不允，势必不尔。殿下但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耳。"王曰："君复为吾宋昌也！"留王华以守。甲寅，舟舆发自江陵，中流有黑龙跃负王舟，左右失色，王顾长史王昙首曰："此大禹所以受天命也，吾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舟舆入于京师，丁酉，谒初宁陵，进入中堂，百辟奉玺绂劝进，至三，乃许之。

卷十二　宋中

太祖文皇帝

太祖文皇帝讳义隆，小字车儿，武帝第三子也。晋义熙三年生于京口。十一年，封彭城县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加都督，时年十四。长七尺五寸，博涉经史，善隶书。是岁，来朝，会武帝当听讼，乃遣上讯狱囚，辨断称旨，武帝甚悦。景平初，有黑龙见西方，上荫五色云随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云，望气者以为帝王之符，当在西方。其年，少帝废，百官议所立，徐羡之、傅亮等以祯符所集，备法驾奉迎，入承皇统。立行台于江陵，尚书令傅亮奉表进玺绂，州府佐吏并称臣，请题榜诸门，一依宫省，上皆不许。教州、府、国纲纪宥所统内见刑。是时，司空徐羡之等新有弑害，及銮驾西迎，人怀疑惧，唯长史王昙首、司马王华、南蛮校尉到彦之共明朝臣岂有异志。帝曰："诸公受遗，不容背贰，且劳臣旧将，内外充满。今兵力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发江陵。命王华知州府留后事，令到彦之监襄阳。车驾在道，有黑龙负上所乘之舟，左右失色，上谓王昙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群臣迎拜于新亭。先谒初宁陵，次入中堂。百官奉玺绂，冲让未受，劝请数四，乃从之。

景平二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於太极殿，诏曰："朕闵凶在疚，遭家不造，崇基景业，将坠于地。永乐太后深鉴安危，股肱忠臣协谋同力，用集大命，于予一人。兢兢忧惧，罔识攸处，思与万国，享兹惟新。其大赦天下。"改元为元嘉元年，文武各进位二等，逋租宿调一切放免。戊戌，追复庐陵王国。庚子，诏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武陵公谢晦为荆州刺史，京师精甲多割赐之。将行，色自矜，过辞叔父澹，澹问以年，晦曰："三十有五。"澹曰："昔荀中郎二十七为北府都督，卿方之，老矣！"晦有惭色。癸亥，以徐羡之为侍中、司徒、南平公，王弘司空、建安公，檀道济征北将军、武陵公，傅亮散骑

常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始兴公，食邑各四千户。甲辰，封皇第五弟义恭为江夏王，第六弟义宣为竟陵王，第七弟义季为衡阳王，各食邑五千户。丙午，徐羡之逊位，不许。九月，辛酉，给彭城王义康、谢晦、檀道济鼓吹各一部。丙寅，追尊所生胡婕妤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宁。丙子，立皇后袁氏。冬，十一月，己丑，以王华为侍中。壬戌，追赠后父袁湛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是岁，大旱。置竹林寺（按，《寺记》：元嘉元年，外国僧毗舍阇造。又置下定林寺，东去县城一十五里，僧监造，在蒋山陵里也）。

二年，春，正月，丁酉朔，范泰上疏曰："元正改律，品物惟始。顷旱魃为虐，元阳愆度，通川涩流，异井同竭，故孔子《春秋》贬不雨之旨，《传》曰：'历时而天下不雨，文公不忧雨也。'寻《春秋》之义，察《洪范》之言，王泽不流于四方，伏愿推忠恕之仁，矜不逮之狱，游心民瘼，历意幽冥，如此则包桑可系，危哉无兆，而灾害自消也。故夏桀引百姓之罪，殷汤甘万方之过，天高听卑，吉凶在人。修弊俗者难为风，改正音者易为雅。"书奏，乃弃官如东阳。丙寅，徐羡之、傅亮上疏归政，言"自大礼告终，钻燧三改，大明伫耀，远近倾属。"帝不许。书三上，帝又辞。羡之、亮重请曰："伏愿以宗庙为重，百姓为心，弘大业以嗣先轨，隆圣慈以增徽烈，愚瞽所献，情尽於斯。"帝乃许之。于是徐羡之避位归第，侍中王韶之因说趋复摄职。羡之与高祖有旧见识，无他学术，而局力坚正，沉密少言，忧喜不形于色，及居宰辅，雅允朝望。

> 裴子野曰：昔王凤待罪，杜钦说而起之，终于汉室中兴，王氏覆族。王休泰说徐公，竟速三家之祸。人之多言，鲜有不败，甚哉！夫君子之为人谋也，外审治乱，内定枉直，主于忠信，加以笃诚，故其词寡而利溥，道大而义明，患难静于一朝，风流振乎百世，岂惟喋喋矜耳悦色而已哉。以韶之交谄于乱，惜矣！

辛未，拜郊，大赦天下。二月，乙巳，策秀才于中堂。庚子，征戴颙为国子博士，不就。颙父逵高尚不仕，颙兄勃又隐桐庐山，尝久病，颙慨然曰："本谓随兄得闲，非有心语默，至于穷困，颙之罪也。请行干禄之事，以为药石之资，可乎？"求为海虞令。事未行而勃卒，颙亦止。衡阳王义季镇京口，常与颙会竹林寺，野服鼓琴，谈宴终日。帝闻其好乐，赠正声一部。昔韦元隐于关中，高祖初平姚秦，召之不起。及赫连勃勃陷关中，召元父华为太常，徵元为太子中庶子。元出就职，勃勃怒曰："昔刘公辟之而不至，吾召元而元来，岂谓吾曹不识出处。"遂杀之。丁亥，加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侍中。时同居门下者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皆以为风力桢干，一时冠冕，内待之美，近世莫及。是春，有江鸥百许头集太极殿阶。六月，丙午，吴郡大风，山水涌出五丈，杀居人。秋，八月，甲申，以三辅流人出汉中者置扶风、冯翊二郡。冬，十月，乙卯，中散大夫徐广卒。广世笃学，为时儒所宗，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俗世礼法，皆取决焉。十二月，戊申，蔡廓卒，赠太常。初，刘穆之当朝，士毕集，唯谢混、郗僧施、谢方明、蔡廓等数人不至，穆之为憾。谢混等既诛，蔡廓、方明始就，穆之并称於高祖曰："鼎才也。"廓尝器其小子，谓有己风。与亲故书曰："小儿四岁，器似可，不入非类之室，不共小人之游，故以兴宗为名。"兴宗为之字也。置清园寺，东北去县二里（按，《塔寺记》：驸马王景琛为母范氏，宋元嘉二年以王坦之祠堂地与比丘尼业首为精舍，十五年，潘淑仪施西营地以足之，起殿又有七佛殿二间，泥素精绝，后代希有及者。置严林寺，西北去县四十五里。元嘉二年僧招、贤二法师造）。

三年，春，三月，丙寅，诏罪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三人以废立杀戮事，曰："庐陵王英秀明远，征风播发，鲁卫之寄，朝野属情。羡之等暴蔑专求，忌贤畏逼，构造贝锦，成此无端。罔主蒙上，横加流贬，矫诬先旨，致兹祻害。寄以国命，而翦若仇雠，旬月之间，再肆凶毒，痛感二灵，怨结人鬼，自书契以来，弃常安忍，反易天命，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命司寇肃明刑典。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亲御六师，为其防遏。氛雾既祛，庶几正道，思与亿兆，励精其理。"大赦天下。帝去秋便命修舟舰以备北征，傅亮书与谢晦曰："薄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所惧者多。"谢晦不悟。帝召檀道济，使西讨。王华以为不可，帝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遣召羡之、亮等入省。亮将至，谢晦弟㬭为给事黄门侍郎，直门下，使人送亮书曰："殿中有异处分。"亮辞嫂疾暂还，遣报羡之，羡之乘内人问讯车出南郭，步走新林，缢于陶灶，舁尸付狱。亮至兄迪墓拜辞告罪，追擒廷尉。上亦使以诏谓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羡之子乔、晦子世休并赐死。囚谢㬭於东宫，流亮妻子於建安郡。初，亮父瑗与郗超善，常见二子焉。亮年五岁，超使人解衣持去，曾无吝色，超曰："季乃才流位望，逾远於兄，然保卿家业，其在迪也。"亮早知名，才学强赡，为晋给事黄门侍郎，直西省。高祖欲以为东阳郡，告其兄迪，迪还语，亮通夜不寐，既旦，入见高祖曰："昨承赐教东阳，以徇私计，然亮本愿附凤翼，攀龙鳞，以成宿昔。至于饥寒，未敢蹙蹙。"高祖悦之，用为从事中郎，委任文议。及贵幸，兄迪每诫之，而不即从也。

> 裴子野曰：夫万邦思治，故言归君长，岂一夫行其辛螫。彼苍有情，爱恶治而好乱，就其无情，故用群心所事，以夺天下为家，非常安之道。颠覆厥德，何世无之。道遭圣可为，高阳之遇贤归于伊尹，盖前王已然之规矩，后世立事之宪章。伊尹之废太甲，废之也。霍光之废昌邑，

去之也。事同主异，是以殊途。自斯已后，抑有百虑。晋景则除己之害，桓温即藉己之威，提挈自我，无辩逆顺。如徐、傅之徒，非觊觎者也，求其忠顺，非忘身者也。身既未忘，不能脱屣权柄，诚二君矣，何以取信严君。恶不足信，权由震主，危已之机，疾于激箭。高位厚味，何其久乎！若景平既终，奉身夙退，灭身之祸，庶几可逃。夫贤人君子，受六尺之孤，任尺寸之命，推权变，临大节，系乎存存，难乎存亡矣。

追赠庐陵王侍中、大将军，谥曰孝献王。丁卯，徙骠骑将军义康为荆州刺史。壬申，内外戎严。闰月，乙卯，遣中领军到彦之北征，檀道济为前驱，西伐。帝问策於道济，道济对曰："臣昔与谢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谋略明练，殆难与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恐非所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讨，不战而可擒也。"江夏太守程道惠遣报谢晦，晦以徐、傅诛，忧恐，与南蛮校尉何承天计，发兵决战。以南蛮司马周超为行军，以司马庾登为长史，先举徐、傅哀，次发子弟问，既而发军旅，二三日间，得精兵三万。戊申，大风折木，会稽太守谢方明卒。曾为南郡，至岁暮，囚无轻重皆纵归家，与期三日，如期无不至者。丙寅，以豫章太守郑鲜之为尚书左仆射，以范泰为侍中。泰时脚疾，赐舆以升殿。庚申，帝御舟。丙戌，以彭城王义康及王弘、殷景仁居守。癸亥，谢晦发荆州，军容甚伟，自江陵至于破冢，旌旗相亚。晦抚巡军，凭流叹曰："恨不以为勤王之师。"造夏口，到彦之次彭城。丁卯，竹林监萧钦及谢晦中兵参军孔延秀战，钦败绩于彭城洲，彦之退保隐矶。谢晦至彭城，上疏罪王弘弄威权，而责帝忘义负德。萧钦败，而檀道济次于薄矶。谢晦令其党曰："檀公已诛死。"及闻道济来师，人皆恐惧。戊辰，檀、到等军并舰溯江，俄而便风，扬帆俱济。谢晦军莫能战，皆登岸走，晦单舸归江陵。初，到彦之退，道济军至沙桥，为周超所破，死者过半，及晦还退，弃众归降。谢晦与弟侄北走，至延头戍，戍主，晦故吏也，乃辒晦送京师。丙午，帝自芜湖班师，车驾西至。丙戌，太白昼见。癸未，斩谢晦于建康市，及弟皭、兄子世基、周超等。晦有风姿，须鬓如画。兄瞻，五岁能属文，十岁善言玄理，风华黼藻，独步当时。为给事黄门侍郎，见晦势倾朝廷，乃坚篱隔其庭曰："吾不忍见祸之至也。"先晦而卒。夏，五月，下檀道济于狱，以沙桥之败也。乙未，徙檀道济为征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右将军、豫州刺史。己巳，使使兼散骑常侍，巡行天下。将命方国，同行封畿，亲使刺史、二千石等观长史申述至诚："廉询治体，观察吏政，切求民瘼，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事各为书其条件奏，俾朕昭然有如亲览。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堕乃力。其有深谋远图谠言忠诚之士，使者以闻。"丙午，听讼于延贤堂。自是，每岁三讯。八月，左光禄大夫阮韶之卒。韶之尝为司马道子太傅主簿，蓬首散带，不综其职，自永初已后不复朝请，闭门养志，以终其身。

是岁，秋，旱且蝗，诏使捕之。范泰上疏曰："陛下昧旦丕显，求民之瘼，明断庶狱，无倦政事。理出群心，泽布万里，小小灾变，何以致之？宗宰之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谴，民所不敢诬。有蝗去处，而县官讯问捕之，无益于枯苗，有伤于杀害。臣闻桑谷时成，无假斤斧。"因请宥谢晦妇女囚尚方者，皆从之。冬，十二月，丁卯，前吴郡太守徐佩之，羡之兄子，以不自安，将图来年春正月谋反，伏诛。白雀见于京师太清里。

四年，春，正月，丁亥，曲赦京师百里内。辛巳，郊。二月，乙卯，幸丹徒，车府令请易辇篷，欲用紫皮缘辇席，上以竹篷未至于坏，紫色贵，并不听。三月，丙子，宴丹徒宫，帝乡父老咸与焉。蠲今年租布，原五岁已下刑。丁亥，车驾至自丹徒。戊子，尚书左仆射郑鲜之卒。鲜之自大司马录事参军迁御史中丞，为人亮直，时号格佞。壬寅，采富阳令诸葛闻议，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诏曰："夫岁时有利害之收，而农桑有经常之告，机杼有不辍之勤，而用度有奢俭之异，是以爱民者节其费用，务本者躬其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其以夜继昼，惟勤则遗者。饰章奢侈，有自来矣，然不出奉生送死之诚。今者民人，夏至有五色云命缕之服，以为无用之费博矣。谨率愚管，谓宜禁革。从之。"河南秦绵，性至孝，母葬至墓，留不忍归，乡人于墓所为筑室。三年，吴逵家疫，父母兄嫂并亡，逵夫妻行赁力，负土成七坟十二棺，皆俭而合礼云。至是孔邈等并表荐之，帝各表其门闾。戊辰，甘露降于京师。五月，癸酉，散骑常侍袁瑜荐会稽郭世道，诏改所居曰孝行里，蠲复三世。世道事继母至孝，贫，产子不举，谓妻曰："伤兹以终孝，吾无恨也。"母亡，负土成坟，亲近来助，初皆不许，墓毕，佣力报焉。是月，京师疾疫，使使巡问，给医药。死无家者，赐以棺殓。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丙辰，青黑虹见，东西经天。刘怀敬、刘怀肃、怀慎皆高祖姨兄也，高祖生夕，穆后殂，从母乃断怀敬乳而养高祖，因以寄奴为小字也。王弘之曾为桓谦卫将军，属殷仲文往南州，倾都饯送，谦邀弘之，弘之曰："凡登高送远，贵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未敢扈从。"谦敬其方直也。鲁国孔淳之隐於上虞，谢方明为会稽，固延不致，谓曰："苟不入吾郡，何为入吾山？"淳之笑曰："潜游者未谢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飞沉所至，何问其主。"八月，诏曰："乃者权臣肇乱，吉阳令张约抗疏至诚。事屈群丑，陨命遐荒，参述前踪，赠以一郡，赐钱十万、布百疋。"散骑常侍殷道鸾荐梓桐张楚，母年一百四岁，危疾，楚祈祷恳恻，烧二指誓神，母蒙愈。十一月，辛未，甘露降初宁陵。散骑常侍陆子真荐豫章雷次宗、寻阳陶潜、南郡刘凝之，并

隐者也。潜苦贫，求仕为彭泽令，不屈督邮，弃官而去。及其亡也，颜延之伤而诔之，其序曰："夫璇玉至美，不为池隍之宝；椒桂信芳，且非园林之饰。岂其深而致远哉，盖云殊性而已矣。若乃巢由之雅行，夷皓之峻节，故以父老尧禹，锱铢周汉，绵世遐远，光灵不属，菁华隐没，流芳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道路同尘，辍涂殊轨者多矣。岂所以照末景，泛馀波。有晋征士，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匪称师，文取指达，处言逾见，其嘿在众，不失其直。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谥曰静节征士。"又有刘凝之，率己自任，以老莱、严遵为师友，妻富于财，散之亲故。丘园而居，非绩不衣，非耕不食，吏有租布，一岁三输。荆州刺史衡阳王饷饯十万，凝之甚悦，负出市门，付与饿人，一旦俱尽，其年饥也。吴兴沈道虔好《老》、《易》，居县北，与人捃拾，推己所得以释争者。寻阳翟法赐，四代隐居，皆有高德。法赐亲亡后，不食五谷，结草为衣，不衣布帛。置永丰寺，去县七十里（按，《塔寺记》：元嘉四年谢方明造，本名长乐寺，为同郡延陵有之，改焉毕。置南林寺，建康□□三里，元嘉四年，司马梁王妃舍宅为晋陵公主造，在中兴里，陈亡废）。

五年，正月，庚午朔，大风。司徒王弘逊位，不许。乙亥，诏曰："恭承洪业，临飨四海，风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人之事，鉴寐惟忧。加顷阴阳违序，旱疫之患，仰惟灾戒，责深在予。思所以侧身克己，审详刑狱，上答天谴。下恤民责。群后百司，其各献谠言，直指陈失，勿有所讳。"甲申，阅武於北郊。戊子，京师大水，使使赈赐。夏，四月，河南上白獐。五月，己巳，太白经天，以张邵为征虏将军、雍州刺史。邵为太祖西中郎司马，王华为录事参军，二人共府不穆，及华在朝，多为之惧。邵谓所知曰："子陵方以至公允天下，必不以私隙害正义。"邵是任也，华先举焉。六月，庚戌，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检行赈赡。秋，七月，己丑，大风。八月，壬戌，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阳遂乡侯范泰卒。赠车骑将军，谥曰宣侯。初议赠开府，殷景仁曰："范伯伦素望非重，不可拟议台鼎。"竟不行。既葬，王弘抚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铁，今以此为报。"九月，癸酉夜，有黑气如流星，出奎娄，没羽林。壬戌，散骑常侍荀伯子上言曰："伏见百官位次，陈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以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农后于焦，黄帝后于祝，帝尧后于蓟，帝舜后于陈，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宋、杞、陈并为列国，蓟、焦蔑尔无闻，斯则褒异所承，优于远代之显验也。逮以《春秋》次序，宋居杞、陈之上。臣请零陵位宜升，陈留王宜降爵。"十二月，天竺毗黎国遣使贡献。平原令河南成粲贻书于王弘曰："仆闻轨物设教，随时制宜，世代盈虚，与时消息。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权轴之重，任归二南，斯前代之良谋，今世之显彻。明公位极台鼎，四海具瞻，劬劳夙夜，义同吐握，名实重盛，莫之与俦。天道福谦，宜存损挹。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宜入秉朝政，翊赞皇猷。竟陵、衡阳春秋已长，又宜出授列藩，齐光鲁、卫。明公高枕道德，变理阴阳，则天地和平，灾害不生矣。"初，范泰将死，亦谓王弘曰："天下务广，权要难居。卿弟兄太盛，而彭城王久居南楚，安身之道，其未足乎？"弘累求退。及是，又上疏曰："臣闻异姓为后，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同。故鲁长滕君，《春秋》所美；楚出弃疾，前史垂诫。骠骑臣义康，徽猷渊邈，明德弥劭，宜入总朝务以允民望。昔叔孙未进，楚人所哂；展季在下，臧文贻讥。臣于古人，无能为役，负乘窃位，物将谓何。乞解杨州录事。"优诏答，不听。

是岁，索虏拓跋焘灭西夏，赫连氏尽有关中地。

六年，春，正月，己丑，祀南郊。癸巳，征彭城王义康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入知朝政。以江夏王义恭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以侍中刘湛刚正用法，为南蛮校尉、抚军长史、行荆州事。敕书诫义恭曰："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奢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主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西楚殷广，宜勤接对，府舍池堂，无求改作。讯罪决狱，择善从之，不可专意自决。凡左右所白，不可泄漏，或相谗谤，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宜善察之。官爵赐予，尤宜裁量。供奉一身，皆令有度，奇服异器，慎不可兴。宜与寮吏相见为数，不数则不亲，不亲则视听不博。于言事者，又得自尽。皆急务也，尔其慎诸。"刘湛既西，意甚怏怏。永初末，诸王居忧，多旷士礼，湛为庐陵王从事，禁膳鱼肉。尝在王座，厨人进车螯及酒，湛怒曰："既不以礼自处，又不以礼处人。"趋出。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七月，壬寅，会稽、晋陵、吴郡大风折木。庚寅，裴松之上书言曰："智周则万里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睹。至于馀绪所寄，则接乎尘迹。臣前被诏，使将三国异同注陈寿《国志》。寿书铨简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乃后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漏。臣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龄，注记分错，年月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词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制，抄内以备闻。谨写封上呈。"帝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九月，青州献白兔。十二月，己丑朔，日有蚀之，不尽如镰，星昼见。陇西诸国使使贡献。

七年，春，正月，乙未，康乐侯谢灵运疏孟𫖮谋反，帝不之罪，迁为临川内史。二月，壬戌，雪且雷。三月，戊子，遣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等率师北伐索虏，克复河北。以长沙王义欣监征讨诸军事。去年冬，殷景仁母忧去

职，至是，起景仁为镇军将军，凡在丧曰起，在外曰征，迁曰徙。

裴子野曰："三年之丧，有生之钜痛。既贯天道，实惟民极。中世污隆，或行或否，末世企勉，还尚典刑。而国之重臣，多从权制，因习渐染，遂以成俗。弃衰麻而服冕弁，匪金革而徇寇戎，君子辱乎上，小人通乎下，名教倒置，将安用之。苟非有为，已之可也。

夏，四月，己丑，有司奏西陵县民董阳五世同居，内无异爨。百济林邑国使使贡献。六月，乙卯，爵杨难当为武都王。七月，丁未，侍中王昙首卒，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谥文侯。初，昙首为西中郎长史，高祖诫文帝曰："王昙首沉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昙首与兄弘俱有盛名，家世久为杨州，彭城王心欲其所，尝谓客曰："神州讵可卧理，而王公久病居之。"弘恐，辞疾，终不许。及昙首求为吴郡，上曰："岂有欲建大厦而弃其梁栋，若贤兄谢病，此卿之席也。"到彦之自淮入泗，次东平须昌，虏济州刺史库悉吉烧熇磝，兖州刺史罗秩烧滑台。彦之留司徒从事中郎朱修之守滑台，虏将大赤歇末及荆州刺史鲁轨守虎牢，彦之遣扬武将军王玄谟进逼虎牢，大破虏军。斩大赤歇末等。洛州刺史达奚蝉烧城走，彦之使建武将军杜冀守金墉，诸军进屯灵昌津。司、兖既收，军有喜色，王仲德独忧曰："胡虏虽仁义不足，凶狡有馀，今敛戈北归，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方为三军之忧。"九月，河冰可涉，灵昌众军还固。冬，十月，乙卯，并二豫复为一州，镇寿阳。戊午，初置钱署，铸四铢钱。戊寅，虏逼金墉、虎牢，诸军相继奔走，到彦之焚舟弃甲而归，诏免彦之官。壬辰，以征虏大将军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四万北趋成皋。甲午，西北有赤气，中黑如旌旗。十二月，丙戌，太白昼见。甲午，斩兖州刺史竺灵秀於彭城。灵秀之归也，虏进湘陆，秀谓其众曰："湘陆民为抄，吾先为收其谷，军徐后来。"与麾下前走，师皆没，是以诛之。己亥，夜，京师火延太社北垣。

八年，春，正月，庚寅，置朱崖郡，以属交州。丁酉，道济军次寿阳，与虏将库悉吉战於高梁山，斩之。二月，滑台粮尽，城内熏鼠为食。辛酉，城陷，虏执朱修之以归，自是河南复亡。且道济高梁之捷也，虏来万数，道济三十馀，战辄克敌。滑台既陷，粮且尽，退军，军士有叛者，以饥告虏师，人恐惧。道济夜顿，命军中高唱量沙，散布馀米，明旦去之。虏夜闻量筹，晓见弃粟，谓降者欺已斩之。道济遂全军而返，大为虏所惧服，河畔老小常以檀公相怖。二城既陷，汝阴太守王玄谟上疏言："王途始开，随复沦塞，非惟天时，抑亦人事。虎牢、滑台岂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亦由民惮远役。臣谓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直趋崤渑，征夫无远役之思，吏民有屡休之歌。若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是月，大雩。夏，四月，甲子，檀道济请罪，不许。辛亥，太白昼见，获白雀于左卫府。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己丑，割江南为南徐州、江北为南兖州。以左将军、竟陵王义宣为兖州刺史，镇山阳。是日，大雩。闰月，庚子，诏曰："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旱，便有罄匮。不务原本，丰给靡期。郡守赋止千里，县宰职主亲民，宜乃劝励农桑。"秋，七月，壬戌夜，白虹见于东方。十二月，庚辰，雷。癸亥，罢湘州，复并荆州。

九年，春，二月，辛卯，诏以先朝功臣王镇恶、刘穆之等，皆铭功天府，配祭庙廷。辛亥，华容公王弘薨，赠太保，给节羽葆鼓吹，增班剑六十人，谥文昭公。六月，甲戌，以乐陵、清河、平原、广川四郡为州。以司徒、彭城王义康为扬州刺史，解平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兖州刺史、临川王义恭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壬子，江州献白獐。戊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曰："臣闻乌以反哺托体，羔羊生而跪乳，礼为嘉贽，虽在微禽，犹识学道，矧与人伦而忘愁疾。齐侯复九世之怨，丁兰报木母之耻，取褒于《春秋》，见列于国传。况乃分天之痛，枕戈之戚者哉。按给事黄门侍郎郗敬叔，父兄为晋故荆州刺史殷仲堪所害，仲堪息缅之，永初三年除员外散骑常侍，敬叔元嘉元年除中书侍郎。密迹邻省，经涉三载，每到公庭，必相瞻觌。散骑在前，中书在后，相去之间，不盈咫尺。缙绅视而含哂，义士闻而增叹。夫复仇，礼之所许，法之不禁，若畏王宪，俛俛苟且者，宜退藏于家，与之遐阻。岂可接迹蹑影，腼然无怍，以叨荣禄，笑傲卒岁。且中书、散骑，职为同僚，若使缅之不幸，敬叔当素服吊祭於殷氏之庭乎！自古悖礼，无若斯之甚者也！不有严革，风教将颓。按敬叔率其庸鄙，乏阙典坟，行与道违，心与义塞，息天性之属，遗顾复之思，伤仁败俗，情礼都尽。虽事经旷荡，非肆眚所及。请免敬叔所居官，禁锢终身。情义之败，付之乡论。"有诏理焉。诏有司：盱眙王彭所居曰通灵里，蠲复二世。彭幼丧母，后父亡，将营葬，值天旱，远汲以泥砖，泣号勤悴，一旦大雾，雾歇，于砖灶前有水如池，得以周用。窆讫归，助者或亡其斧，返求之，至向水所，则积旱扬尘，尘有雉浴。乡人异焉。

裴子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民之至德曰孝，所以报本反始，尽性穷神，行莫重焉，教莫先焉。夫茹藿羹藜，父子和悦；易衣并食，兄弟怡怡。所以利不置于有馀，则慈爱隆于不足。承颜禀色，庸浅易敦。若乃贵高九五，富有万国，前聆郑、卫，傍侍绮罗，其始也以宴亵成疏，其渐也以势利嫌隙，由是乎恩乏天然，思轻膝下。今之人互为鱼肉，圣人知其若是，恶其流蔓，故礼以节之，乐以和之。朝夕安否，尝药侍膳，父子之礼也；陈诗齿族，纠合宴私，兄弟之乐也。夫然后礼乐交畅，无相夺伦。孝悌兴于国门，德

教加于百姓，上和三光，旁穆四海，先王化成天下也。祸乱不作，用此道也。昔汉高有宇内，五日一朝，栎阳之礼也。魏文有天下，同气建封若狴牢，四体若仇雠，当涂之制也。迄于宋，有不可言者焉。呜呼！流弊可陈于前，鉴戒无俟于后。

夏，四月，乙亥，宥到彦之为护军将军。己丑，太白昼见。乙未，雨雹，伤牛马鸟兽。八月，癸未，封江夏王义恭子朗为南丰王，奉营阳王祀。第五皇子绍为庐陵王，奉孝献王祀。是岁，司马飞龙自仇池入寇绵竹，破平阴，益州刺史刘道济遣军击之。道济欲以五城人帛氐奴为参军督护，长史费谦固执不可，氐奴怒去，诈其党曰："司马殿下在汤泉山中，五日奉之则大勋可建。"蜀人赵广聚众数千与会，因费谦等贪害百姓，百姓咸思乱，遂入汤泉山，胁沙门程道养，使为司马飞龙，推行益州牧事、车骑大将军，僭号蜀王，称太始元年，围益州刺史刘道济于成都。白氐奴号征虏将军，赵广号镇军将军，众至十万，四面围城，使告道济曰："使君若速送费谦、张熙出，即解。"

临川内史谢灵运于广州弃市。灵运之居也，雅不治职。前临川内史司马协少子来投义故，灵运舍诸正寝为居，始如酣笑，久而不止，非隐其事，讽主者以黩货劾焉。江州部从事收灵运，乃徙广州，敕于南海行刑。灵运名公孙，少而文章秀逸，声誉流闻，冠耀天下。然轻肆躁扰，不可大任。世以为文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之。

是月，刘道济大破蜀贼，因而病。十二月，蜀贼又围益州，破外军。道济既久病，城内以为死也，人情不安。振威将军梁俊说道济曰："将军久病，气力微怯，外有异论。今军人外败，强寇内逼，一旦不虞，忧祸立至。宜称小损，听侍者出外，不然，败矣。"道济然之。呼给使四十人，谓曰："吾不幸久卧，尔等扶侍有劳，今微差矣，可以休息，须召复归。"给事者皆出，众问曰："使君已死几日?"咸曰："无之。"传以相告，城内乃定。

是岁，朱修之归自黄龙。初，修之见获，遇毛修之于桑乾，毛修之三年不敢问其家室，语及国事，问当轴者谁，曰："殷铁。"毛修之叹曰："吾昔在朝，殷时尚少，今日归罪，则巾襟诣门乎。"遂问其子，朱答以甚能自处，修之悲甚，直视不能复言。朱修之后从魏太武伐燕，因奔冯宏，宏以为天子边人，遣之。泛海，未至东莱，舫桅折舟，人大惧，海师因上有飞鸟，知去岸不远，垂长索，船后乃将正。俄而达东莱郡，帝拜为给事黄门侍郎。毛修之竟死于索虏。

十年，春，正月，侍中、左卫率谢宏微卒。宏微为从父混所知，混尝论诸子："灵运博而无检，宣明纳善不周，虽复功济三才，终必以此为疾。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后咸如所言。己未，大赦天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是月，益州刺史刘道济卒，梁俊秘之，不发丧，埋之于斋，使书以会之，遣前后军大破贼，贼乃散走，益州平。六月，阇婆诃罗单国遣使贡献。乙亥，丹阳尹王准之卒。准之自曾祖彪之已来，称为多识，朝廷旧事，问无不对，彭城王每称之曰："如得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足。"准之有遗抄一箧，谓之"青箱学。"秋，八月，置太原郡，以属青州。冬，十月，氐贼次汉中，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州奔江陵，下狱死。

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园，且为江夏、衡阳二王来朝。帝有诏会者赋诗，命太子中庶子颜延之为序，其大略曰："有宋函夏，帝图宏远。高祖以神武定鼎，规同造物；皇上以观文成历，景属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汉之兆在焉。正体流德于少阳，王宰宣哲于元辅。左梁岩磴，右瞰湖源，情深景遽，谈洽日斜。"夏，四月，秦梁二州刺史、横野将军萧思话破氐贼于汉中，汉中平，思话迁郡于南郑。五月，青州献白雀。六月，省魏郡。冬，十二月，扶南诃诸国遣使贡献。置竹园寺，西北去县一里，在今建康东尉蒋陵里檀桥（按，《寺记》：宋元嘉十一年，县城东一里，宋临川公主造）。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郊。癸酉，爵黄龙冯宏为燕王。夏，四月，乙巳，以殷景仁为中书令、护军，以家为府。丙辰，诏曰："宗周以宁，实由多士，汉室之盛，亦在得人。朕寤寐求贤，为日久矣。遗才在野，管库虚朝，永怀前载，惭德深矣。"是夜，京师地震。六月，禁酒。秋，八月，壬申，置南晋寿、北巴郡，以属益州。冬，十月，壬子，太白昼见。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朝。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不朝，会帝疾故也。三月，乙未，散骑常侍、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下狱死。道济威名甚重，见忌于彭城王，时帝久疾，欲先为之所。言于帝，讽入朝，留之累月。会帝有间，将遣归镇，是日，帝疾动，召入省，止焉。道济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之间，引酒一斛，王遂矫诏赐死。道济投帻而语曰："何故毁汝万里长城！"收其妻子，皆从坐。义兴献白兔。夏，六月，高丽国遣使贡献。武昌得古鼎。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殂，追崇为晋皇后。九月，癸丑，封皇子濬为始兴王，第三子骏为武陵王。辛未，附葬晋思恭皇后于冲平陵，备物一如晋典，有司求晋除身，以兼葬职，时前永嘉太守颜延之废处于家，札取延之兼侍中，延之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遂不行。

十四年，正月，辛卯，郊，大赦天下，文武各赐位一等。戊戌，凤凰二见于京师，有鸟随之，改其地为凤凰里。冬，十二月，辛酉，初停贺雪之礼。河南、西河、诃罗单国使使贡献。

十五年，春，二月，京师木连理。夏，四月，黄龙国使使贡献。五月，征北大将军王仲德卒。仲德曾在北，为慕容垂所逐，潦水暴至，不知所如。有白狼

来，对仲德号讫，厉水度，仲德随之，获免。又曾夜行泽中大道，每有炬火照路，后每图白狼祀之。秋，七月，南兖州献白兔。新作东宫，赐将作大匠布帛有差。八月，诏征南郡宗炳为太子中庶子。

裴子野曰：夫动与静，天地之法也；刚与柔，阴阳之道也。得之以生曰人，禀之为灵曰性，备之者谓圣，偏之者谓贤，惨舒动静有所丽，此性分之略也。戴颙奏遍舞于山楹，沈处移大赍于子侄，羊秋足不践闾阖，而终身佩青绸，白圭之操，斯为玷矣。雷次宗斜遥近贤，又似避讳。肖夫隐者，其刘凝之乎。若乃党世位以邀名，事流俗以买誉，交于货贿，冒于酒食，州高县簿，无不必走，荣征重辟，择而后起，是谓路数洿恶，史人所耻论也。

冬，十月，壬子，流星出太白，入紫微，有声如雷。是月，立儒学于北郊，延雷次宗居之，辞入宫掖，乃自华林东阁入讲于延贤堂。明年，尚书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集门徒，多就业者。时上好儒雅，朝臣家俭素之风，乡闾耻轻薄之行，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帝躬亲检行，宽恕被物，庶政宏而不弭，禁纲理而不峻，邦甸穆然，言理政者，以元嘉为称首焉。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阅武于北郊。癸巳，复置湘州。二月，己丑，割长沙、江陵、江夏四县为巴陵郡。五月，丁卯，太白经天。六月，己酉，改封吐谷浑慕容延为河南王。八月，戊午，太白昼见。闰月，戊寅，复分豫州，置南豫州。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劭冠，天下大赦。劭之初生也，帝往视之，帽无故坠地，名劭，训字以为召刀，帝甚恶之，改刀为力焉。武都、河内、林邑并遣使贡献。置上定林寺，西南去县十八里（按，《寺记》：元嘉十六年禅师竺法秀造，在下定林之后，法秀初止其祇洹寺居於此也）。

十七年，春，二月，己巳，夜，黑气经天德。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六月，己酉，太白昼见。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于显阳殿。八月，徐、兖、青、冀大水，使使巡行赈赐。辛亥，葬元皇后于长宁陵，诏史臣颜延之作策文。文成，奏帝，帝伤之，自下笔加其二句："追存悼亡，感今怀昔。"以致深意焉。冬，十一月，戊午，前丹阳尹刘湛有罪伏诛，亲眷并死。殷景仁之毁也。湛不好浮华，慕崔琰之为人，有经国才志，善论理道，言之喋喋，使听者忘疲。初，上为江夏王，荆州西归，日夕引见。及与殷景仁嫌隙构，上私左右曰："刘班初归，吾与言，常候日早宴，虑其将出。比入对之，亦察日早晚，虑其不出。"时帝疾笃，彭城王义康内侍医药，有忧色。帝危殆，敕义康以周公之事，且令具顾命诏草。义康出，流涕以语湛，湛曰："行天下事，岂幼主所堪。"义康不答。湛私与孔胤秀等寻晋成帝崩康帝即位仪注，帝既瘳，微知其事，未之发也。及湛丁艰，伏甲室中，以待上临吊，谋又泄。帝召殷景仁、彭城王入内省，数以湛过。是以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二等。出义康为江州刺史，实幽于豫章太守。义康之败也，东府井水无故涌溢，野雉江鸥集飞内寝。义康将南，叹曰："昔谢述唯劝吾退，刘班唯劝吾进，今述存而班死，吾败宜哉。"甲戌，以殷景仁为杨州刺史、尚书仆射，领太子詹事。十一月，乙酉朔，甘露降于乐游苑。己丑，殷景仁卒。诏曰："尚书左仆射殷景仁秉德弘正，思理明远，翊亮朝端，风猷允集，经纬屯夷，嘉猷克举，绸缪枢秘，献替惟休。方仁良图，以隆国道，徽庸不遂，痛悼兼深，考终之礼，宜存优泰，可赠常侍、司空，谥文成公。"景仁入西州，疾笃，就寝则见刘湛为厉，如是数旬。上为之累息，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车声。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以彭城王义康都督江、交、广三州军事。前龙骧将军巴东扶令育诣阙上书，引汉袁盎谏孝文迁淮南王事："臣闻哲王不逆切谏，以博闻为道；人臣不忘纤夷之罚，以尽言为忠。是故周昌极谏，冯唐面折，所以孝惠克固储嗣，魏尚所以复任云中，彼二臣岂好逆主干时，犯颜违色者哉。"书奏，帝怒，下狱死。

裴子野曰：彼人臣者，禄及其亲，荣庇其后，身以之泰，道以之行。是故君亲临之，有恩有敬，绸缪缱绻，义莫重焉。敬之欲其尊，爱之欲其报，忠谏之道，自此而兴。名实既颓，君臣交丧，猜离悬隔，非近股肱，上则疾务己，好文过而倨隔；下则阶梯缅邈，怀愤懑而莫通。愤懑在心，辞多偏矫，矜倨在己，易以诛残。故逆彼骊龙，自贻齑粉，虽趣肤寸，动及雷霆。若扶令育者，无位于国，挺然万里，触明主所甚讳，是欲行义古之遗直者欤。比夫全躯怀禄之人，有殊间矣。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于彭城之戮，自斯已后，谁易由言。有宋累叶，罕闻谅直，岂骨鲠之气乃愧前古，抑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张约陨于权臣，扶育毙于哲后，宋之鼎镬，吁，可畏哉！

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书删定郎官。夏，四月，汝阴献白雉。五月，南徐献白燕，吴郡献白雀，彭城献白乌。甲申，甘露降临川王园。河水溢泛，害居民，使巡行赈赐。七月，壬辰，夜，天有光通照。冬，十月，剡县献白鸠。氐贼杨难当僭称秦王，立后及太子，置百官，灾异多降，复自贬为武都王，倾国南寇，欲王于蜀，遣别将傅冲寇汉川，刺史刘道真拒破之。十一月，氐克攻萌，晋寿太守申悝进及涪城，巴西太守刘道锡婴城固守，氐不能拔，乃退。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帝，帝尝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蒨玉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帝改容谢焉。十二月，河南、肃慎、高丽、林邑、苏摩黎并令使贡献。

十九年，春，正月，乙未，中散大夫羊欣卒。欣以晋隆安中，司马元显使欣书扇，欣不奉命，元显取

为后军舍人，伍众为耻，欣淡然自若。二月，宣城野蚕成玺。三月，乙未，太白昼见。壬寅，帝亲临儒学，征士雷次宗以巾幡近侍王公卿士，迄夕罢，赐诸生帛有差。诏曰："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四月，甲戌，大赦天下。以何尚之领国子祭酒，中散大夫裴裕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领国子博士。于时朝廷硕学，推裴、荀、何、傅。傅隆长于为政，承天病于疏旷，伯子通脱率易，不以镇重自居，裴西乡清简恬素，最以不竞为法，位不逾于三子，名则差焉。颜延之亦号博闻，而刚愎潜忌，时人恶之，名"颜虎。"五月，罢扬州府佐吏。京师大水，使使赈赐。刘道真征仇池，自正月至此月始克之。杨难当奔於索虏，伪丞相万寿率左右归降。难当既走，以辅国司马胡崇之为秦州刺史，将就镇焉。秋，八月，甲戌晦，日有蚀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为彗，入于文昌，贯五车，扫毕，拂天节，经天苑，季冬乃灭。冬，十月，蠕蠕国遣使贡献。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刘道产卒。道产在州，惠化大行，有岭蛮不宾者，悉出居樊河，村落相望，百姓歌之，号曰"襄阳乐。"及丧东还，汉滨群蛮缞绖号哭，送之千馀里。十一月，丙申，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灭绝，将涉千祀，怀仁感事，意有慨然。奉圣之胤，速议招集。于先庙地，特为营造，给祠直令，四时享祭。并下鲁郡修学舍，蠲墓侧五户，剪除扫洒。"婆皇国使使贡献。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郊。开万春、千秋等门。二月，甲戌，阅武于北郊。是月，胡崇之未至仇池八十里，遇后魏将拓拔齐，战败于浊水，执崇之，馀兵奔西郑。夏，四月，甲午，封第五皇子诞为广陵王。六月，吴郡献白龟，秣陵县言白雀见。初，刘道真征仇池也，郡帅掠居民，盗善马，为有司所劾，至是下狱死。秋，八月，壬子，加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侍中。上曰："侍中领卫，皆为宰相鸿渐，江左罕授，故以此处卿。"演之辞谢就职。其居显要，能谦约自保，上尝赐以女乐，让不敢当。冬，十一月，辛丑，太白昼见。十二月，壬午，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故一夫不耕，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顷有贫罄之家，诚由政德不举，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其有游食之徒，咸令附业。朕当亲率百辟，致礼甸侯，庶几素诚，将彼斯民。"百济、倭国使使贡献。自去秋迄乎是秋，水旱伤稼，民多饥，诏郡国开仓赐粮种。

二十一年，春，正月，复禁酒，恤饥也。辛酉，躬耕帝籍，下诏大赦天下，一切逋负，自十九年已前并放免。二月，庚辰，以沈演之为中领军。辛卯，封第七皇子宏为建平王。三月，甲戌，太白经天。夏，四月，晋陵民徐耕以米千斛助恤饥民。六月，京师霖雨，使使赈赐。七月，甘露降乐游苑（按,《舆地志》：县东北八里，晋时为药圃，卢循之筑药园垒，即此处也。其地旧是晋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坛出外，以其地为北苑，遂更兴造楼观于覆舟山，乃筑堤壅水，号曰后湖。其山北临湖水，后改曰乐游苑。山上大设亭观，山北有冰井，孝武藏冰之所。至大明中，又盛造正阳殿。梁侯景之乱，悉焚毁。至陈天嘉二年，更加修葺，于山上立甘露亭。陈亡，并废)。八月，庚辰，徐湛之母会稽长公主薨。主臧后所生，起自布衣，故见尊重。彭城王既徙，上尝宴于主第，酒酣，主下席叩头流涕，帝自起扶之，问其故，答曰："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帝挥泪指蒋山曰："若其有此，则负初宁陵。"是以毕主身，义康无恙。九月，甲申，后魏拓拔帝灭沮渠，尽有河西地。冬，十月，丙子，起徐湛之本职丹阳尹，于郡设丧位。乙亥，令之国。丙子，雷且电。十一月，湘州献赤鹦鹉。何承天上《元嘉历》云："君当顺天以求命国，为令以相天也。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九度。汉《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后汉《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牛二十度。臣以月蚀验之，则《景初》冬至，应在牛十七度。又后汉至春分日长，秋分日短，若遇半刻，则二至之间，而有短长。诚由春分近夏至，故长；秋分近冬至，故短也。"又奏改刻漏二十五箭，帝并从之。

裴子野曰：夫历以端时，时以颁政，政成而民不僭，晷叶而时不违。先王历象日月，钦若昊天，敬授民时，谓是物也。后世穿凿，拘於禁忌，推步盈虚，其细由己。削远以附近，毁雅以敦俗，多鄙俚之说，乱采索之旨，由是缙绅先生不以阴阳为学。及何承天能正累代遗术，博物君子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初班《元嘉历》。壬辰，抚军将军、武陵王骏为雍州刺史，南平王铄为九将将军、豫州刺史。以二豫为一州。三月，壬戌，封第八皇子祎为东海王，第九皇子昶为义阳王。三月，乙未，皇太子劭释奠于国学，赐王公而下帛有差。六月，武昌获古鼎，豫章获钟。秋，七月，迁南州群蛮四万一千口于丹徒。刘道产卒而襄阳蛮人武陵，镇主淳于垣遣中兵参军击破之，故徙也。八月，甲午，太白昼见。是月，开酒禁，有年也。九月，乙酉，建宇於武帐冈。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有馔。日旰，食不至，皆有饥色，上诫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等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也。

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训也！是谓宜其为君。夫为君，侈兴于有馀，俭生于不足，物之数也。欲其隐约，莫若穷贱；纵其骄蹇，莫若尊荣。自河徂亳，殷宗所以克隆；治陶播稼，岐周所以聿兴。习其险艰，利以任使，达其情伪，易以躬临。是以居世之懿德，字民之要道，不可忽焉。太祖若能率此训也，俾之难其志操，卑其礼秩，教民成德立功，然后授以政事，则无怠无荒，可播之于九服矣。初，高祖思固本枝，崇树

强干，后世遵守，迭据方岳。及乎太祖之初，开明之季，绝恩于衾衽者数十人。国之存亡，既不是系，早肆民上，非善诲也。

冬，籍田，获嘉禾。十月，己未，太子詹事范晔、员外散骑常侍孔熙先等奉大将军谋反，伏诛。丁酉，免侍中彭城王为庶人，绝属籍，幽于安城郡。

孔熙先者，广州刺史默之子，有才略，颇涉学，不为当世所知，愤愤不得志。且善占星，言江州分野出天子，帝当见残于骨丹。因与谢综等密谋奉大将军反。熙先谓范晔曰："潜图构于表里，疾雷奋于肘腋，昔毛玠竭节，不容于魏武；张温毕议，见逐于孙权。彼二人者，国之信臣，朝之俊乂，岂瑕疵暴露，言行玷缺，然后至于祸辱哉？且崇树圣明，至德也；大业洪名，美号也。三王五伯所以覆军败将而争之者也。一朝含垢，不亦可乎！"晔为彭城王吏，及王太妃殂，晔为吏部郎，与司徒属王深及弟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王大怒，左迁宣城太守。后因孔熙先议，谋立大将军义康，而密要徐湛之，湛之初与同及"武帐之会"也。逆谋窍发，许耀侍上，持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座散，徐湛之以其谋闻於上，帝使探索其事始末，悉得檄文，于是收范晔等亲党，皆弃市。晔善草隶，书称妙，著《后汉书》九十卷，起建武，迄于延康，为一代良史。然薄德浅行，家礼不足，见收之日，妓妾不胜珠翠，老母唯有二厨盛樵薪。熙先先在狱，上使使谓曰："朕知卿才智如此，早相器任，庶不及今日。"熙先乃上书，言其首谋之事，多言天文事，诫上严慎骨肉，又请其祖察、父默集，及默所撰《穀梁传》，乞还家，上许之。初，谢综交熙先也，弟约不预，每诫兄曰："此人轻事好奇，不近于道，观其嬉戏，不料敌之强弱，每服药石，便谓羽化可期，果锐无检，未可与狎。"初，晔方进，何尚之察其意趣，言于帝，请出晔为广州刺史，帝曰："始诛刘湛，复出晔，人谓卿等不能容才，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也。"

>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据盖俗之量，则闵常均之下。其能导之以礼，将之以识，作而不失于义，行而不犯于礼，殆难为乎！若刘仁弘之刚毅，才堪上相；范蔚宗之思致，名出凡庸。然皆切志而贪权，务才而徇逆，天符所覺，以欲干时，及罪曝刑加，子父相哭，累叶风素，殒於一朝。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

有司奏徐湛之昵比匪人，关预逆党，事起积岁，方始归闻，请免官则削爵，收付廷尉，帝不许。湛之惧，诣阙上疏自理，优诏答之。是冬，浚淮，起湖熟田千馀顷。置延寿寺，西北去县八十里（按，《寺记》：元嘉二年义阳王昶母谢太妃造，隋末废，上元二年重置。又名延熙寺）。

二十三年，正月，庚申，以孟顗为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二月，交州献白鹿。丁卯，后魏寇兖、豫、青、冀四州，刺史申维拒破之。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交州刺史檀和之、安西将军萧景宪、宪副将宗悫等帅师攻林邑国，破之。林邑王范阳迈悉国之昆仑，兵皆乘象以斗，士卒不能当。宗悫曰："吾闻狮子伏百兽，试为之，可以逞。"乃削木为首，编毛为身，力士数人蒙之以振。克日又战，师乃望阵而驰，其象奔进，贼军乃溃走，因灭其国。纳口二万馀，金五万斤，其无名之宝不可胜算。悫奉以归，于其至也，唯行时巾栉衣服，上闻而嘉焉，擢为太尉、中兵参军。悫叔父炳，荆楚高人，子弟皆以琴书相尚，悫独感激，好功名。悫尝遇炳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叹曰："汝若不富贵，必败吾宗。"为江夏国上将军，十五年不改职。至是始大知名。乙亥，以北地段英为都督关陇诸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后魏破之，死。其将河东薛安都弃众，南之国。九月，乙卯，上临试诸子于国学，赐学官帛有差。吴郡获野稻，嘉禾秀于华林园殿，甘露降于长宁陵。

是岁，堰玄武湖于乐游苑北，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役及居民，民有怨者。是岁，置华林园东五里（按，《地舆志》：吴时旧宫苑也，晋孝武更筑立宫室，宋元嘉二十二年重修广之。又筑景阳、武壮诸山，凿池名天渊，造景阳楼以通天观。至孝武大明中，紫云出景阳楼，因改为景云楼。又造琴堂，东有双树连理，又改为连玉堂。又造灵曜前后殿，又造芳香堂、日观台。元嘉中，筑蔬圃，又筑景阳东岭。又造光华殿，设射棚。又立凤光殿、醴泉堂、花萼池。又造一柱台、层城观、兴光殿。梁武又造重阁，上名重云殿，下名兴光殿，及朝日、明月之楼，登之而阶道绕楼九转。自吴、晋、宋、齐、梁、陈六代互有构造，尽古今之妙，陈永初中，更造听讼殿。天嘉三年，又作临政殿，其山川制置，多是宋将作。大匠张永所作其宫殿数多旧来不用，乃取华林园以为号。陈亡，悉废矣）。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寅，以徐湛之为中书令、领太子詹事。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蠲除秣陵今年田租米，籍田华林园，职掌畴量赐之。二月，京师木连理。三月，甘露降景阳山。夏，四月，河、济俱清。六月，京师疾疫，使使巡行，给医药。初行大钱，一当细钱二。是时，民或盗铸，始剪古钱。议其禁，沈演之议："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于周世，所以丰财通利，实国富民。若以大当两，则国用难朽之货，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既而钱形不一，民不之便。是时，刘秀之为梁州刺史，初令民用钱而遂行之，而江湖之南多以布米为货，钱之所行，未皆普也。八月，御史中丞何承天将迁廷尉，且欲为吏部郎，便自举代。既受旨出，为人言之，以漏敕得罪，卒于家。十月，壬辰，盗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时胡藩有十七子，不遵法度，第十四者曰遵世，同范晔逆

谋，帝以藩功臣，匿其事，敕江州以他罪杀之。十六弟诞世，以群从秘兵二百馀人攻郡，杀桓隆之，将奉故彭城王以作乱。值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归，便道讨平之。乃夺藩封邑，徙其子于交州。十一月，甲寅，封第十皇子浑为汝阴王。是岁，徐、兖、青、冀大水。

二十五年，春，正月，使使巡行四方，贷粮种。二月，庚寅，诏曰："安不忘危，经世之所尚；治兵教战，有国之恒典。故服训明耻，然后少长知禁。顷戎政虽修，而号令未当。今宣武场始成，便可克日大习众军，校猎，讲武事。"闰月，乙酉，大搜。辛亥，雨雹。吏部尚书庾炳之有罪，免。上始临朝，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宏微、刘湛等，号曰"五臣"，亚以范晔、沈演之、庾炳之。庾炳之后则徐湛之，又何尚之、王僧绰，以终元嘉之世。炳之无文学，性强急轻浅，既居选部，好诋詈宾客，且通货贿，士咸怨之。是时，请急还家，尚书令史谘事，一人善弹，一人工歌，留与宿，有司以违制奏焉。上以其事问何尚之，尚之因言炳之罪，上欲去其丹阳尹，再问尚之，尚之开启对曰："臣乏贾生应对之才，又乏汲黯犯颜之直，至于侍坐，多不能尽。庾炳之事迹，异口同音，咸无善声。古今未有受货数万而得高官厚禄如炳之者，唯明主审之。古人有言：无赏无罚，尧舜不能为治。陛下岂可坐于皇家之重，迷一凡人在可否之间，臣不敢苟陈管窥。今狂直明白炳然，睿主哲王，反更小结。"帝乃可。有司逐炳之归田里，以寿终，幸也。三月，庚辰，校猎宣武场。夏，四月，新作阊阖、广莫等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曰津阳。丁卯，太白经天。丁丑，青龙见于玄武湖南。五月，乙卯，罢当两大钱。戊戌，黑龙见于玄武湖。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马元瑜薨。时始兴王濬，潘淑妃之子，以母宠故，出人后宫不禁，遂通于第四妹海盐公主，出适丹阳尹赵伯符子倩，倩入宫而怒，肆骂搏击，引绝帐带。闻于上，上有诏离婚，罪主所生蒋美人。伯符惭，发病死，赠西平将军，常侍如故。侍中、特进、太子少傅王敬宏卒于吴兴舍亭山，赠开府仪同三司。敬弘辞职东归，深见礼重，清简方正，子弟岁中不过一再相见。子恢之尝为秘书郎。上将为庐陵王纳其女，辞曰："臣女稚年，先许孔淳之息。"乃使恢之求奉朝请，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无竞之地。"上皆许之。方其在位，帝常问得失，敬弘对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裴子野曰：有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王公之谈，为不类矣。居官不事，以敌为名，正始、元康之风，中原所败也。纵而勿检，致治难哉。

秋，八月，甲子，封第十一皇子彧为淮阳王。华林园嘉禾秀。九月，辛未，以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领汝、渭之地。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乙亥，幸丹徒宫，大赦，复除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所行经县，并蠲免田租之半。癸亥，使使祭晋故司空、肃公何无忌墓。壬午，婆皇国、婆达国并遣使贡献。冬，十月，庚子，改封广陵王诞为南郡王。癸卯，彗星见于太微。甲辰，以杨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兖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济国遣使贡献。二月，魏军攻悬瓠。以军兴，减百官俸禄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俸禄同内百官，于是县丞尉、并同减矣。戊寅，罢国子学。秋，七月，庚午，遣建宁将军王玄谟拒魏军，以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总统诸军。冬，十一月，丁未，大赦。十二月，庚午，魏太武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都下震惧，咸荷檐而立。壬午，内外戒严，沿江六七百里舰舳相接。始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石城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向使檀道济在，此虏敢犯我境耶？然侵北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岂得无惭。贻士大夫之忧，在予过矣。"甲申，使使馈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自瓜步退归，俘广陵居人万馀家，北徐、豫、青、冀、二兖州杀戮不可胜计，所过州县，无遗矣。二月，甲戌，降太尉、领司徒、江夏王义恭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壬午，帝幸瓜步。是日，解严。三月，乙酉，车驾还宫。丙申，拜初宁陵。大旱。四月，癸酉，婆皇国遣使贡献。己卯，彗星见于昴。是月，都下疾疫，使使给药。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丁巳，婆皇国、河南国并遣使贡献。壬午，彗星见太微，中对帝坐。秋，七月，甲辰，进安东将军、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八月，癸酉，梁邹斩司马顺则。是秋，猛兽人郭为灾。冬，十月，高丽国遣使贡献。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徙彭城流人、淮南流人于姑熟，合千馀家。是岁，魏西平元年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诏："经寇六州，仍连水涝，可量加救赡。"二月，乙未，雷且雪。庚午，封皇子休仁为建安王。三月，壬午，大风拔木，都下灾。夏，四月，戊午，诃罗国遣使贡献。秋，七月，壬辰，封汝阴王浑为武昌王、淮阳王彧为湘东王。丁酉，大司农、太子仆、廷尉监宫。九月，丁亥，以西平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壬寅，杨州刺史、庐陵王绍薨。十二月，戊申，黄雾四塞。辛未，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录尚书事如故。

是岁，魏侍中、常侍宗爱构逆，大国皇子乃奉南安王余为帝，改元永平，寻又废余。殿中尚书长孙竭、尚书陆丽奉皇孙，是为魏武皇帝，改元兴安。

三十年，春，正月，乙未朔，会群臣于太极殿。有青黑气从东南来，覆映宫上。戊寅，以司空、荆州

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司徒、中军将军、杨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子，使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众军伐西阳之蛮。二月，甲子，元凶劭构逆，弑帝，崩于含章殿，时年四十七，谥曰景皇帝，庙号中宗。三月，癸巳，葬长宁陵。陵在今县东北二十里，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八赤。孝武帝践祚，追谥为文皇帝，庙号太祖（按，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加以在位日久，唯简静为心，于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目，自江左已来未之有也。又性节俭，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篷，故改易之。又辇席旧，欲以紫皮缘之，上皆不许，其勤俭率此类也）。

卷十三　宋下上

中宗世祖孝武皇帝

世祖孝武皇帝讳骏，字龙休，幼名道民，文帝第三子，六岁以元嘉十二年封武陵郡王。自江左已来，襄阳未有皇子镇，太祖欲经略关河，故以武陵王为雍、泰、荆、江四州六郡诸军事、抚军将军、雍州刺史。三十年，以西中郎将移镇西阳，闻元凶构逆，遂垂涕召沈庆之及僚佐等议。初，庆之统武陵军，事世祖在镇，元凶尝密与庆之书，令致世祖。庆之入，帝疑之，称疾不敢见。庆之突入前，以元凶书呈帝，帝悲泣，求入内与母别。庆之曰："下官受先帝厚命，今日唯力是视，殿下何疑？"帝前拜曰："国家安危，在将军也。"即日令勒兵处分，内外军事，一委庆之。以主簿颜峻为谘议，掌总文书。议定，庆之即戎勒兵，峻乃进曰："今步兵少，力薄，宜待众军集。"庆之怒曰："方兴大事，而黄口小儿参预，此祸至矣，宜斩以徇。"峻惧再拜，以谢庆之。庆之曰："君但知笔札事。"庚寅，使颜峻驰檄四方，言劭凶异，杀害君父，毒流王公卿士。三月，乙未，建牙于军门。是日，众军发自西阳，以宁朔将军柳元景为都督前锋。丁酉，军次寻阳，四方征镇不谋同举，所在云集。是时，会稽太守、随王诞以众兵次于西陵，刘秀之充前军来会。四月，己未，武陵军次于溧州，筑垒，归者相属。时帝中风暴疾，殆将数旬，颜峻惧闻于众，拥王于膝上，亲视起居，内外军政，室内经略，间以文教书檄，应接遐迩。自舟中甲士，亦不知帝之危疾也。壬戌，柳元景众军大破元凶等于新亭，退至于涧，劭军人马投涧死者不可胜数，涧水为之不流，至今犹呼为死马涧。劭走马还台城，江夏王义恭自东堂与数十人出奔，济于冶渚，策马诣新亭，于马上上疏劝进。戊辰，帝迁营于新亭。己巳，百寮奉玺绂，帝泣下，固辞。江夏王再拜，三辞，因设坛，即帝位于营所。改新亭为中兴亭，下诏大赦天下，进文武爵位二等，赏士卒各有差，孤独不能自存者，皆赐谷帛。以江夏王义恭领太尉、录尚书六条事，给鼓吹、班剑、黄钺，进颜峻为侍中。五月，丙子，擒元凶于太仓井。庚辰，臧质以甲仗百人入守朝堂。辛巳，车驾幸龙丹，迁于东府。群臣请罪，诏曰："巨逆作乱，人伦道尽，王公卿士，受制凶威，事难势屈，无所追谢。"甲申，尊所生路淑婉为皇太后。诏褒故太子左卫率袁淑，特加殊礼，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追死王事，赠徐湛之散骑常侍、司空，谥曰忠烈公。江湛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谥曰忠简公。王僧绰谥曰忠愍侯。以柳元景为前锋军。甲午，初竭长宁陵。追赠卜天兴龙骧将军。六月，丙午，谒太庙，还登太极殿，哭尽哀，百官陪位，莫不下泪。初置殿门及上阁门，屯兵。丁亥，诏诸司薄己厚民，去烦从简，悉宜施行。辛未，大纪勋行赏，封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随王诞为竟陵王，各五千户。封臧质始兴郡公，沈庆之南昌郡公，柳元景曲江公，各三千户。宗悫洮阳侯，刘延孙东昌侯，颜峻建武侯，各二千户。徐遗宝益阳侯，五百户。庚子，复置南兖州。丙子，使使兼散骑常侍，巡行天下。蠲寻阳租布三年。己亥，立皇后王氏。丙申，置卫尉官。诏使建平王宏迎皇太后于寻阳。庚子，上谥大行皇帝庙号太祖。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辛酉，下诏任百姓采捕，贵戚不得竞利。壬戌，皇太后至自寻阳。八月，乙亥，以王僧达拜护军将军。僧达时自负才地不称所望，遂上表陈让曰："臣有志于学，无独见之敏；有道在身，无遍览之识。固不足以达言治世，备办时宜。窍谓当今之务，唯在先恤庶心，从民之欲，如使臣享厚禄，居重荣，衣狐望熊而无事于世者，固不能安也，护军之任，不敢处。"书奏帝，帝知其不惬志。甲午，以僧达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封营道侯。九月，壬寅，侍中谢庄上疏："宜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依分铨用。若任得其才，举主延赏，有不称职，宜及其坐。凡所莅民之职，宜遵六年之限。"初，太祖代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及迭代刺史，或十馀年，至是时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民以三周为满，故庄复表论之。冬，十月，癸未，听讼于阅武堂。琅琊献白鹿。高丽使贡方物。十二月，罢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官。

孝建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拜南郊，大赦，改元。壬寅，立皇子子业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悌力田有差。诏长史劝尽地宜，务农食，举孝秀。凡弃产业而窃荣位者，皆禁锢，还田里。尚书百官之本，曹局事无巨细，悉令归诸令仆。诏中书录事参军周朗献谠言，曰："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七至二十，尽使修武。女子十五不嫁，宜坐家人。地堪滋养，悉种麻稻，巷陌悉树桑柘，列庭皆植竹栗。宫掖金翠，工人奇伎淫器，皆请焚之。锦绣罗縠，小民皆不得服。帝王子、帝弟，何必长史、参军，但宜置宾师傅官以辅之。"是月，新作正光殿。诏铸四铢钱。时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始兴公臧质握强兵，据冲要，辄散钓矶仓米，心惭不安。乃要豫州

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司州刺史鲁秀等说南郡王义宣曰："夫有震主之威，鲜能全者。万物系心于公，声迹已著，见机不作，将为他所先。今命徐、鲁驱西北精兵来屯江上，质帅九江楼舰盘据中流，为公前驱，天下已半，公以八州大众，凤翔云动，龙舟徐迈，虎视川陆，虽韩、白复生，亦不能为建业之计。少主失德，天下闻之，沈、柳小将，不足为意。夫不再至者，年齿也，不可失者，徐、鲁也。质常恐先朝露填沟壑，不得养其膂力，为公扫除，虽悔黄泉，复何及也！"义宣许之，使使报鲁爽、徐遗宝于寿阳，爽等杀长史韦处穆，登坛，自进号征北大将军，戴黄标，遗法物。命书二札，一曰丞相刘今补为天子，名义宣；二曰车骑将军臧今补为丞相，名质。使户曹宋兴报归江陵，使使京师，誓其亲属。二月，己巳朔，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辛未，丞相、荆襄二州刺史、南郡王义宣举兵反，自号建平元年。乙亥，曲赦司、豫二州，加柳元景抚军，以王玄谟为豫州刺史、辅国将军，师次梁山。三月，癸亥，内外戒严。假江东王义恭黄钺，都督众军。辛丑，柳元景为雍州刺史，出次采石。以沈庆之为镇军将军，率安都西讨鲁爽。夏，四月，丙戌，左将军薛安都等大破鲁爽于小岘，斩首传京师，豫州平。丙子，庆之等还师以益元景，次于南州。五月，甲辰，义宣至芜湖，而臧质逼梁山，使谓义宣曰："今日万人次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守梁山，王玄谟必不敢出。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义宣不用质计，尽锐攻梁山，陷其西垒，王玄谟使崔勋之来救，皆没，王师大惧。元景闻之，欲卷甲赴之，桓护之谏："不如分兵为援，将军自镇南州，元景乃留老弱自守，悉其精锐，多张旗帜向梁山。"甲寅，王玄谟帅众军与臧质大战于梁山，质败走，义宣自芜湖赴焉。玄谟纵兵苦战，薛安都继出乘之，贼等大败，船舫鳞沓，桓护之命火焚之。时东风急，火猛，延烧西屯兵。义宣单舸南走，闭航而泣。是日，桓护之、朱修之等帅师南定遗寇。乙未，解严。六月，臧质走归寻阳，焚府舍，尽家西向武昌，无所据，投于南湖，摘莲实为食。戊辰，追兵至南湖，质急投水中，折荷蒙首，军士遥射之，贯腹，肠出绕蕴藻，就斩之，传首京师，子孙皆弃市，而漆首藏于府库。甲戌，大论功计赏，进柳元景、沈庆之并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王玄谟前将军，封曲江侯。朱修之荆州刺史、西昌侯。庚寅，修之至江陵，杀义宣并其十子、馀党竺超民、徐寿之等。诏绝义宣属籍，废为庶人。癸未，分杨州，浙江东五郡为东杨州，治会稽，而杨州仍领十五郡。又分荆、襄、江等三州八郡为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于京师。戊子，诏罢录尚书。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蚀之。是月，会稽大水，平地八尺。冬，十月，荧惑犯进贤里。戊寅，褒孔子同诸侯之制，寝庙合祭祀。丁丑，置安陆郡，属郢州。初令王侯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不臣于封君，罢官不追。诸王在镇，常行不过六队，车舆不得油幢，听事不得南向，施帐幡，国臣不得跣登国殿，传命不得朱服，鄣扇不得雉尾。十一月，癸未，诏褒侍中张敷孝道淳深，改其所居曰孝张里。复置郡都水使者官。是月，始课南徐州租。甲申，甘露降长宁陵。十二月，征朱年为太子舍人。年，会稽人也，以孝行闻。初，母以冬亡，殓衣无絮，年终身不衣绵。隐居会稽山南，以樵采为事，每束柴置路间，随取者任留价而去。

二年，春，二月，婆皇国遣使贡献。丙寅，始兴公沈庆之请老归，帝听以公就第，月给钱十万，米百硕，使何尚之豫往，累陈上意，庆之笑曰："沈公不学何公，往而复来。"尚之有惭色。夏，四月，司马石亡命，反于淮南，推立夏方进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众。豫州刺史王玄谟讨平，斩之怀、汝间。壬午，以王玄谟为雍州刺史，以交州刺史檀和之为豫州刺史。初，和之在交州，有威名，盗贼屏迹。独出猎，虎伏不敢起，故帝用以镇怀、汝。秋，七月，镇西将军、郢州刺史萧思话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穆侯。八月，庚申，征虏将军、雍州刺史、武昌王浑在襄阳与左右戏，造书檄，自署为楚王，号元光元年，置百官。长史王翼之得其檄，封奏。帝使中书舍人戴明宝往责之，有司奏废为庶人，自杀，时年十七。九月，己巳朔，齐郡广饶县上言嘉禾生，异亩同穗。丁亥，阅武于宣武场。诏孝建元年已前罪不放，悉听还本，犯衅家子弟，随才置吏。十月，壬午，征江夏王义恭为杨州刺史，以建平王宏为中书令。十一月，戊子，王僧达上表自解，帝以辞不逊，付门下免官。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以骠骑将军建昌公到彦之、卫军将军新建文宣侯王华、豫宁文侯王昙首配食太庙。壬子，皇太子纳妃何氏。二月，辛未，策孝秀于东堂。是月，丁丑，初制朔望临西堂接群臣受奏事。是月，豫州刺史檀和之卒，赠安北将军，谥壮侯。闰三月，己丑，白兔见平原，获以献。癸酉，鄱阳王休业薨，文帝第十五子，董美人生。夏，四月，初禁民车及酒器用铜。戊戌，太白犯舆鬼。秋，八月〔此处月序疑有误〕，甲午，太白入心。五月，辛酉，初令荆、雍、豫、兖、徐、青、冀等七州养马，复其赋役。六月，□未，听讼于华林园。秋，八月，太常颜延之卒，赠特进，谥献子。九月，壬子，诏颜峻右将军、丹阳尹，峻固辞，表十奏，帝乃许。使中书舍人戴明宝抱峻登车，载之郡舍，赐以布衣一袭。

四年，正月，辛亥朔，改元为大明元年，大赦，赐高年孤寡粟帛各有差。辛未，使使巡行赈贷。三月，壬戌，初命大臣加班剑者不得入宫城门。时梁獠请内属，以为□郡。夏，四月，京师疾疫。丙申，使使给医药，死无以殓者，官为埋殡。五月，壬子，紫气出景阳楼，状如烟，回薄久之。诏改景阳为庆云楼。戊午，嘉禾一株五茎，生清暑殿鸱吻中。六月，丁亥，以颜峻为东杨州刺史，刘秀之为丹阳尹（按，

《宋略》：秀之从子澥，性刚猛，有才气，素轻易之。时仕吴兴太守，闻秀之为尹，书与故人曰："吾家黑面阿秀乃居刘安众处，朝廷不为多士。"）庚子，白兔见即墨，获以献。秋，七月，京师获三脊茅。江夏王义恭率百官请奏封禅事，奏曰："陛下睿孝缔基，灵武继业，道溢兴殷，功先复禹。日者河镜海湛，景曜阶平，祥浃郊林，气凝宫沼。伏愿俯藉民心，仰协乾意，威风后诏，百辟下齐，郊掩瀛里，坛集神光，山称万岁。臣生属吉辰，方待大礼。"帝犹谦让。辛未，以并、雍二州三郡十六县开一郡，郡四县。刺史王玄谟请断，流民当时不愿属籍，罢之。或谤玄谟反，玄谟驰使白启帝，帝报曰："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了，聊复伸卿眉头。"玄谟为人性严少笑，眉头常不伸，故帝以此戏之。八月，甲申，青州上言嘉禾生，异亩同穗。戊戌，初置阳平郡，属兖州。冬，十月，丙申，诏："有怀诚抱志，拥郁衡闾，失理负谤，未闻朝听者，皆躬自申奏，听政之日，朕亲览焉。

二年，春，正月，丙辰，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奉。三月，丁未，建平王宏薨，赠侍中，给班剑二十人，谥曰宣简。乙未，停太官膳牛，以农时也。夏，四月，辛丑，地震。五月，戊申，吏部尚书何偃卒，赠光禄大夫，谥靖子。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书一人，罢五兵尚书，徙都官尚书谢庄为吏部尚书。帝恶选官权重，故分曹以减其势。乙卯，有司奏晋陵余齐民少俊孝行，改所居为孝义里。秋，七月，甲辰，彭城民高阇自云见龙出于井中，当贵，谋反为天子，事觉，伏诛。己酉，太白入东井。八月，丙戌，帝以高阇事，诏收王僧达下狱，赐死。九月，庚戌，置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官。

三年，春，正月，夜，通天薄云，四方生赤黄气，长三四尺，乍见，寻皆灭。二月，乙亥，以杨州六郡为王畿，并东杨州治会稽，将置司隶，以元凶尝置，故止。甲子，复置廷尉监官。三月，土守牵牛。己亥，司空、竟陵王诞杀兖州刺史桓阆，据广陵城反。己巳，内外戒严，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帅师伐北，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并引军来会。司空参军何康弃母逾城出降（按，《宋略》：康时为竟陵王府参军闻沈庆之逼，招范义□曰："事必不振，子将行乎？"义曰："子不可以背母，义不可以弃君，人生若何！"康曰："□不为己。"遂弃母出降。诞闻之，怒，为高木缚康母，绝食□□□□而死）。辛亥，诞烧郭邑，驱居民于城内。癸丑，庆之至广陵，起长围，诞连战败，乃自登城巡师，因呼庆之曰："沈公君垂白之年，何苦来此！"庆之曰："朝廷以君不足烦壮少，故老夫来耳。"帝乃封送章及二剑授庆之，其一曰"竟陵县侯千户"，募擒刘诞；二曰"建兴县侯三百户，"募先登。诏庆之立烽于桑里，克外城即举一烽，克内城举二烽，擒诞举三烽。甲子，帝御六师，出宣武堂。夏，五月，建城侯颜峻死于狱中。七月，己巳，沈庆之克广陵。斩皇弟诞，传首京师，杀城中男口五千馀人，妇女为军赏。其刑者，皆先鞭其面，乃斩其首归淮滨，以筑京观。贬诞族为留氏

诞字休文，文帝第六子，母殷修华。迁骠骑将军、都督南兖州诸军事。以好士见疑，心不自安，遂据广陵反。诞初修武城，自出巡检功人，或大呼曰："大兵将至，何以为辛苦百姓！"执而问，曰广陵人，姓夷名孙。云："大祸将至，何不立六顺门？"诞曰："六顺门何也？"答曰："古语有之，祸不入六顺之门。"诞杀之。将举兵，兵士初梦人告之曰："取官发为稍。"睡既觉，问如是数十人。诞又经自夜坐，有光满室，诞深恶之而不自免。

辛未，大赦天下，解严。王畿内贫者蠲租布一年。八月，丙戌，分淮南北，复置二豫州。九月，月在胃而蚀。己巳，诏无留狱。壬辰，初筑上林苑于玄武湖北，今县北十三里，见有古池，南俗呼为饮马塘，其西见有望宫台。冬，十月，诏来岁可使六宫嫔妃修亲桑之礼。十一月，肃慎重译献楛矢、石砮，西城献舞马。十二月，辛未，初置谒者仆射官。

四年，春，正月，乙未，祀南郊，帝耕籍田，大赦天下。逋租宿债，一切原除，孝悌力田，随才擢用，鳏寡孤独，赐谷有差。三月，庚申，皇后躬桑于西郊。夏，四月，癸卯，以南琅琊郡隶王畿。五月，月入太微。丙申，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赠特进，谥曰敬侯。庚寅，以南下邳郡并入彭城。六月，太白犯井。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薨，赠司徒，谥简穆公。十月，流前庐陵内史周朗于宁州，道杀之。

朗字义利，汝南人。少爱奇，以江夏王太尉府参军累迁庐陵内史，因猎，火逸烧郡廨屋，以私财偿之。初，朗奏谠言，帝衔之，及丁母忧，便诬朗失丧礼，迁之。将行，朝无送者，唯侍中蔡兴宗独往造别，帝怒，左千兴宗。

十二月，戊辰，改细作署令为左右御府令。丙戌，复置大司农官。丁未，倭国遣使贡献。

五年，春，正月，雪。戊子，花雪降江夏王衣，散为六出，有司奏以为瑞，帝悦之。庚寅，彭城民孙薛亡军，当斩，其兄棘诣郡请身代弟，曰："棘为家长，弟之逋逃，罪由棘也。且亡母遗命，以薛最少为属，今乞与身代薛。"薛亦请曰："薛三岁丧父，所恃者兄，兄虽怜薛，薛何忍。"兄弟二人争死，未定刑。棘妻出谓棘曰："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季叔。且先姑临终忧叔为累，竟未婚立家道，君今已有二儿，死复何恨。"彭城太守张岱异而奏之，帝诏原薛罪，加兄棘辟命。己酉，新昌献白孔雀。二月，阅武于玄武湖西。三月，甲戌，幸江乘，使使祭太保华容公王弘、宁文侯王昙首于墓。是夜，众星西流。夏，五月，嘉瓜生建康蒋陵里，丹阳尹王僧朗表献之。癸酉，初制宗室期亲月给钱十万。壬戌，南徐州献白鹿。是月，

新作明堂于丙巳之地，始宗祀皇考太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六月，赤乌见蜀郡，益州刺史刘思孝获以献。壬子，分广陵，置沛郡，省东平郡，并入广陵。八月，戊子，封皇子为郡王。乙丑，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庚辰，初令方镇所假白板郡县，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九月，甲寅，日有蚀之。丁卯，幸琅琊郡，讯狱。甲戌，迁南豫州于淮南。庚戌，河、济清。闰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薨。丙申，初筑驰道，自间阖抵大航，北自承天门抵玄武湖。冬，十一月，丁酉，增置少府丞一人。己巳，甘露降新安王第。甲戌，初令民户输布四疋。是岁，始怀士族，离婚者补将吏。于是民多逃亡，王役弗增，而盗贼代起，侍中沈怀文固谏，不听。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乙未，置五官中郎将、左右郎将官。是月，策秀士、孝子于中堂，杨州秀士顾法秀对制问曰："源清即流深，神胜则形全，躬化易于上风，体训甚于草偃。"上览之，疾其谅也，投策于地。二月，月犯左角。戊午，甘露降于京师。乙未，复百官秩。五月，改豫州之南梁郡为淮南郡，以淮南故郡并入宣城于姑孰。丁未，侍中、广陵太守沈怀文以正左迁，下狱死。丙午，青雀见华林园。夏，四月，新作朱雀门。淑妃殷氏卒，赠贵妃，谥曰宁，班亚皇后。丙戌，初置阴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六月，辛酉，刘延孙卒，赠司徒，给班剑三十人，谥文穆公。秋，七月，甲申，地震，有声如雷。八月，辛未，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表嘉禾生乐陵县界。乙亥，置青台令。初，武帝自永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之学。自大明之代，好作词赋，故置此官，考其清浊。冬，十月，壬申，葬宣淑妃殷氏于龙山。十一月，己卯，会稽太守张畅卒，谥宣子。初，畅爱其弟子辑，临死欲与合葬。论者谓张少微，於是乎黩。至爱莫若父子，同穴可乎！

七年，春，正月，癸未，诏于玄武湖大阅水军，并巡江右，讲武校猎。时帝多狎游，置酒高会，酣适之间，多诟辱朝士。尝嘲王彧以其父讳，吏部郎江智渊正色曰："陛下进人以礼，无宜此戏。"帝怒曰："卿江僧安儿，居然相惜。"智渊伏涕，自是诟之无度。智渊不堪其耻，退而自杀。癸巳，以王畿之内郡属南徐州。二月，甲寅，车驾西巡，济江，立行宫于历阳�石浦。丙辰，诏使使祭南岳霍山，大蒐于乌江县榜口。癸未，祭六合山。庚申，分秦郡历阳，置临江郡，即所在也。壬戌，飨于行宫，大赦天下。行李所经，免今年租布。赐民男子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巡问疾苦，如有一介之善，随才铨用。癸亥，幸尉氏县，观温泉。三月，汝南献白燕。夏，四月，诏非临军阵，不得专杀人。是月，大风折和宁陵华表。秋，七月，乙酉，高丽王高琏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八月，南徐州献白龟。时大旱，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诏太官彻膳，大赦天下。自大明七年已前，一切放免。亲幸秣陵，讯狱囚。冬，十月，壬寅，太子子业冠于太极前殿，赐王公已下帛有差。丁未，车驾南巡，百姓有冤厄屈滞，皆听自面朕陈诉。自江宁县南登山，及陵望台。甲子，馆行宫于南豫州城。丙寅，听政于行所。十一月，丙子，小会行所。登白纻山，使使祭晋大司马桓温、毛璩等墓，置守冢三十户。讯溧阳狱囚于行所。戊子，幸梁山，诏为山下征元凶军士战死者举哀，加赏赐，三世复除。癸巳，登梁山，大阅水军于中江，二白雀集于华盖。十二月，立双阙于梁山。

八年，春，正月，宗祀于明堂。安北将军、雍州刺史刘秀之卒，赠侍中，谥忠诚公。二月，辛丑，领军朱修之卒，赠侍中、特进如故，谥贞侯。时大旱，七年不登，迄乎是岁，三吴尤甚。米有价无籴所，富人贯珠玉、锦绣，相交枕死于道路。建康、秣陵两县为薄粥赋之。前年，会稽雨绩于山泽，绩初如纻麻，晚似地毛。至是饥人将拾，死不能□，横尸原野，如乱麻焉。己亥，诏公卿致祭山岳祈雨，以穄谷种付以东诸郡县。四月，雨雹。荆州献白雉。诏杨州立左学于山阴，置儒林祭酒各一人。壬子，以吴郡太守顾悌之为吏部尚书，加给事中。乙卯，帝寝疾，顾命江夏王义恭为中书监，柳元景为尚书令，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其典师旅悉沈庆之，尚书事委颜师伯，外监事委王玄谟。五月，庚申，帝崩于玉烛殿。秋，七月，丙午，葬景宁陵，在今上元县南四十里，岩山之阳。帝年二十五即位，立十一年，年三十五，谥曰孝武皇帝，庙号世祖。

少　帝

少帝讳子业，字法师，孝武长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三十年，元凶构逆，世祖讨之，被囚于侍中下省，江夏王义恭保护之。世祖即位，为太子。大明二年始出居东宫。八年，夏，五月，庚申，世祖崩。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文武进位有差。六月，有流星大如斛，赤色有光，照见人面，尾长一丈，从参北出，东行直下，经东井，通南河没。戊寅，复分宣城为淮南郡，复淮南为梁山郡。七月，癸酉，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居永训宫。乙卯，罢南北二驰道。丙辰，追崇献妃何氏为献皇后。己丑，皇太后崩于含章殿。九月，乙卯，祔葬孝穆皇后于景宁陵。冬，十月，太白守房。十二月，乙酉，复王畿为杨州，浙江已东为东杨州。　永光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二月，己巳，初减郡县禄秩之半。戊午，诏赐沈庆之执仗、三望车，给亲信三十人。甲申，月入南斗。庚寅，初铸二铢钱。夏，六月，庚午，荧惑入东井。光禄大夫宗悫卒，赠征西将军，谥肃侯。秋，七月，己酉，有星入紫微，经北极。八月，辛酉，诛越骑校尉戴法兴。壬戌，帝始亲政事，狂暴益甚，内外危惧。柳元景、颜师伯等欲废帝而立江夏王，以告沈庆之。庆之与王素不协，遂发其事于帝。癸酉，帝自率宿卫兵杀太

宰、江夏王义恭于第，及诸子。

义恭，高祖第四子，姿质端丽，高祖特爱之。帝即位，封为江夏王，出为荆湘等八州刺史。性褊急，朝廷为书戒之曰："拘忌褊心，魏武之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元嘉十六年，进位司空、录尚书。二十一年，入为太尉。元凶构逆，进位太保。世祖讨元凶，至新亭，元凶杀其子十二人。世祖即位，拜太傅，兼尚书令。性嗜不恒，奢侈无度。曾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及帝无道，柳元景等欲立王，帝知，自率兵杀之，时年五十三。使使抉出义恭睛，渍于蜜中，谓之"鬼目。"召柳元景，以兵杀于都街。又杀颜师伯于路。（按，《宋略》：初，世祖性急，朝臣不敢妄相从。既崩之后，江夏王与颜、柳私相贺曰："无横祸矣！"及山陵后，王公大臣声酒驰逐，不舍昼夜，及少主凶悖，内外忧惧，人不自安，不能辅之德义，而欲谋之废立。语有之曰："君不君，臣不臣。"世祖之朝见之矣）。

景和元年，文武各进位二等。乙亥，诏天下秀、孝随才擢用。帝释素服，御锦衣。庚辰，罢东杨州。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东府城为未央宫。甲戌，以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阳宫。乙未，复南北驰道。九月，丁卯，幸湖熟县，始奏鼓砍。甲辰，废抚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发宣贵妃殷氏墓。追憾世祖，将掘景宁陵，太史奏，于帝不利，乃止（按，《宋书》：新安王子鸾，殷淑妃所生，世祖盛宠贵妃，素疾帝，常欲废之，故帝追恨矣）。是日，诏收吏部尚书谢庄。初，贵妃薨，世祖诏庄为诔，曰："赞轨尧门，方汉钩弋。"帝在东宫，怨之。及此下狱，谓曰："卿当彼时，知有东宫否?"戊申，徐州刺史、义阳王昶闻江夏王之诛，恐，举兵将袭帝。帝闻，喜曰："自我即位，未曾戒严，令人悒悒。"己酉，内外戒严，征兵北伐。以沈庆之为前驱。昶闻王师来，内无亲附，遂弃家而载爱妾出彭城北门，奔后魏。戊午，诏亲往彭城，将耀威宋野。是日，于白下济江，幸瓜步城。初听民私铸钱，沈庆之请也。十月，丙寅，帝旋于京师。庚辰，爵宫人谢氏为贵妃夫人，加虎贲钑戟，銮辂龙旗，出警入跸。实帝姑新蔡公主也，出嫁何迈，帝召还宫，伪称主薨，宫婢殡之，归于何氏。迈见公主纳，心不安，恐祸及，乃结恶少，伺帝出入，将执废之。谋泄，十一月，帝自率兵诛之（按，《宋书》：于时，帝室子女淫荡，率多刚躁。王藻尚高祖女广陵长公主，下狱死。藻父偃，初亦尚世祖少女永嘉公主，公主常裸，偃缚之庭树，时天寒夜雪，噤冻久之。偃兄排闼诟，主得免。于时贵门子弟咸以尚主为忧。迈素豪侠，好剑士，出入从者满路。及主被纳，故惧而见害）。癸巳，始兴公沈庆之薨，赠侍中、太保，给銮辂辒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谥忠信公。甲戌，进帝姊山阴公主。主性淫泆，无礼甚，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一驸马，事不均平，乃何如此?"帝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朝士袁愍孙、吏部褚渊等美于貌，公主尝请帝，求十夕，渊等奉诏往，而终不渝。帝促愍孙，迫之使走，愍孙雅步如常，顾而言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公主出就渊，渊竦立，主曰："观君髭须，乃丈夫，何无男子之气?"渊曰："不敢以为乱阶。"时少主凶悖，多杀害，喜怒不常。于时通官大臣，日被构成，朝廷危惧，内外骚然。东海、建安、湘东、山阳等四王，皆帝叔也，尝被拘录。号建安曰馀王，山阳曰贼王，湘东尤肥曰猪王，锁而笼之。湘东尝失音，帝敕左右"屠猪。"建安王绍护之曰："猪未可杀。"帝曰："何?"对曰："应待太子生，取其肝肺。"帝喜，敕付廷尉。壬寅，立皇后路氏（按，《宋书》：路道庆女也）。始用金石之乐。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皇太子生。是月，大赦天下（按《宋略》：太子，少傅刘蒙之子也。闻蒙之妻在坐，召入宫，既生子男，将立为太子）。太史始奏湘东有天子气，帝将南巡以厌之，刻取明旦诛四叔乃行。诸王见幽日久，计无所出，乃与阮佃夫、李道儿等阴谋执帝。时直阁将军柳先世与姜产亦有此谋，未知所立。及闻佃夫所说，遂告中书舍人戴明宝，明宝响应，诬言："华林后堂有鬼。"十一月，戊午夕，帝同建安王、山阳王、山阴公主向华林后堂自射鬼，直阁将军宗越、童太一、谭金，乃帝腹心也，并宿于外。主衣寿寂之、姜产乃怀刀以入，弑帝，帝惊，引弓射寂，不中，寂乃刃帝而死，时年十七。即位一年见杀，既而殿省仓卒，未知所为。建安王休仁就秘书省，延湘东王，湘东王跣至西堂，升御座，召朝臣，称太皇太后令，数少帝子业忍酷，害大臣，不堪君临万国。以卫军湘东王，体自太祖，可继宗庙社稷。庚辰，葬少帝于南郊坛，诛同产豫章王子尚，出山阴公主。初，王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闻之，语侍者曰："将刀来，破我腹肠，那得生如此儿。"既居尊位，凶狂非分，每召诸王妃、主列于前，以配左右。南平穆王敬猷妃江氏不受命，帝怒，杀其三子，而鞭妃一百。

卷十四　宋下

太宗明皇帝

太宗明皇帝讳彧，字休炳，小字荣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戊辰生，二十五年，封淮南王，二十九年，改封湘东王。孝武践祚，累迁镇军将军。景和中，位雍州刺史，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是岁，入朝。时废帝诛戮大臣，疑畏诸父，收上付廷尉，将加祸害者数十。既而上意定，明旦应就祸。上先已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谋，废帝左右常虑祸，人人有异志，唯直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等数人为其腹心，并有干力，在殿省，莫敢动。是夜，

贼等并外宿，佃夫、道儿固结寿寂之等，戮废帝于后堂，时十一月二十九日也。事定，尚未知所为，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奉引上西堂，登御座，召见诸大臣。于时事出仓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犹著乌帽。座定，休仁呼主衣以纱帽代，引备羽仪。虽未即位，凡众事悉称令书。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阴公主并赐死，宗越、谭金、童太一谋反伏诛。十二月，庚申朔，以司空、东海王祎为中书监、太尉，进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新除骠骑将军、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杨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隆王子绥为江夏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赐人爵二级。辛未，改封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壬申，以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癸酉，诏分遣大使广求人瘼。乙亥，追尊所生母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戊寅，改太皇太后为崇宪太后，立皇后王氏。壬戌，罢二铢钱。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镇军长史邓琬为其谋主，雍州刺史袁顗赴之。壬申，谒太庙。甲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临海王子顼并举兵同逆。

二年，春，正月，乙未，晋安王子勋僭即伪位于寻阳，年号义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反。甲午，内外戒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诸军事，统众军南讨。丙戌，徐州刺史申令孙、司州刺史庞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湖州刺史行军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益州刺史萧慧开、梁州刺史柳元怡并同逆。丙午，车驾亲御六军于中兴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豫州刺史，统诸军西讨。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山阳太守程天祚等并举兵反。镇军将军、巴陵王休若统众军东讨。壬子，崇宪皇太后崩。二月，乙丑，曲赦吴兴、晋陵、义兴、山阳郡。以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右仆射，以吴兴太守萧道成东讨，平晋陵。癸未，曲赦江南五郡。丁亥，建武将军吴嘉公率诸军破贼于吴兴、会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诛。辅国将军萧道成前锋东讨，辅国将军刘勔前锋西讨，贼刘胡众四万，据赭圻。三月，庚寅，抚军将军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辅国沈攸之代为南讨前锋，贼稍盛。袁顗顿鹊尾，连营至芜湖，众十馀万。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总统北讨诸军事。戊戌，贬寻阳王子房爵为松滋县侯。癸卯，令人入米七百硕除郡，减此有差。壬子，断杂钱，专用古文钱。癸丑，原赦杨、徐二州囚系，凡逋亡一无所问。夏，五月，丁酉，曲赦豫州。甲寅，葬崇德皇太后于循宁陵。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杨僧嗣为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八月，己酉，司徒、建安王休仁帅众军大破贼，斩伪尚书仆射袁顗，进讨江、郢、荆、襄、雍五州，平之。晋安王子勋、安陵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同党皆伏诛。诸将帅封赏各有差。九月，乙酉，曲赦江、郢、荆、襄、雍五州守宰，不得离职。癸巳，六军解严，大赦，赐文武爵一级。戊戌，以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元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镇军将军。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兴、松滋王子房并赐死。丁卯，以郢州刺史沈攸之为中领军，与张永俱北伐。戊寅，立皇子昱为皇太子。曲赦杨、南徐二州。十二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为新安王。薛安都要引魏军，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南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是岁，即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农役将兴，诏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杨、豫二州。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赈贷各有差。二月，甲申，为战亡将士举哀。丙子，赦青、冀二州。夏，四月，丙戌，诏以故丞相江夏文宪王、故太尉巴东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兴襄公沈庆之、故征西将军阳肃侯宗悫陪祭孝武庙廷。庚子，立桂阳王休范第三子德嗣为庐江王，立侍中刘韫第三子鈗为南丰王，以奉庐江昭王、南丰哀王祀。五月，丙申，诏宣太后崇陵禁内坟瘗迁徙者给葬直，蠲复其家。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仆射。秋，八月，壬寅，以中领军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众北侵。癸卯，大赦。景午，遣吏部尚书褚彦回慰劳缘淮将帅，随宜量赐。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已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赐北伐将士。甲子，典赦徐、兖、青、冀四州。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为始平王。戊子，蠕蠕国遣使朝贡。辛丑，复郡县公田。进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泽拾寅为征西大将军。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仁为江夏王。高丽、百济等并遣使朝贡。是岁，魏皇兴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宫。己未，祀南郊，大赦。乙亥，零陵王勖薨。二月，乙巳，光禄大夫王玄谟薨。三月，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引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夏，四月，己卯，复减郡县田禄之半。丙申，改封东海王祎为庐江王，山阳王休祐为晋平王。辛丑，蠕蠕国、河南国遣使朝贡。五月，乙巳，曲赦广州。秋，七月，戊辰，诏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额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戍。五人已下止相逼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赴远州。若遇赦，原断徙犹黥面，依旧移，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谪。"及上崩，其例乃寝。庚午，上备法驾幸东宫，小会，赦杨、南徐、兖、豫四州。冬，十月，癸酉，日有蚀之。发诸州兵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亲耕籍田，大赦，赐力田爵一级。乙丑，魏克青州，执刺史沈文秀。三月，庚申，以太尉、庐江王祎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南豫州刺史。五月，己巳，河南国遣使朝贡。六月，辛未，立晋平王休祐子宣曜为南平王。癸酉，以军兴已来，百官断奉，以给生食。秋，七月，壬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九月，甲寅，立长沙王纂子延之为始平王。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十一月，丁未，魏人来聘。十二月，庚申，分荆、益二州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乙亥，初制二年一祭南郊，一年一祭明堂。二月，甲寅，大赦。夏，四月，己亥，立皇子燮为晋熙王。六月，癸卯，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杨州刺史，以尚书仆射袁粲为右仆射。己未，改临贺郡为临庆郡。追东平王休倩为临庆王。秋，七月，丙戌，临庆王智井薨。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赞为武陵王。十一月，高丽遣使朝贡。十二月，癸巳，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隔在异域者，悉使婚宦。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骑奏举郎。二月，癸丑，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进号征西大将军，及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并开府仪同三司。甲寅，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祐薨。三月，辛酉，魏人来聘。壬戌，蠕蠕国遣使朝贡。四月，辛丑，减天下死罪一等，凡敕系滞，悉遣之。五月，戊午，鸩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为尚书令，褚彦回为右仆射。丙戌，追免晋平王休祐为庶人。秋，七月，丁巳，罢散骑奉举郎。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赐死。八月，戊子，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庚寅，帝疾间，大赦。戊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冬，十一月，戊午，百济国遣使朝贡。是岁，魏献文帝禅位于太子，为孝文皇帝，改元曰延兴。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未痊，改元。丁巳，巨人迹见西池冰上。会皇太子文贡计于东宫。三月，癸丑朔，林邑国遣使朝贡。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渐，加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位司空，以中领军刘勔为尚书右仆射，镇东将军蔡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郢州刺史沈攸之进号安西将军，袁粲、褚彦回、刘员、蔡兴宗、沈攸之入问疾，被顾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幕府山高宁陵。帝少而和令，风姿端雅，少失所生，养於路太后房内。大明中，诸弟多见猜忌，唯上见亲，常侍太后医药。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已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行于世。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宽仁待物，诸军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异，莫不尽力。及平定天下，逆党多被全宥。有才能者并见拔用，如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于华林园茅堂诵《周易》，常自临听。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犯者必加罪戮。改"騧"马字为马傍作瓜，以"騧"似"祸"字故也。又尝以南苑借张永，云"给三百年，期满更启。"复命问曰："永不以为少乎?"其事类如此。宣阳门，闻人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左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顿首谢罪，久之方释。路太后停尸漆床，移出东宫，上尝幸宫，见之，怒甚，免中庶子，职局以之坐死者数十人。内外尝虑所犯，人不自得。宫内禁忌尤甚，移床修壁，必先祭神，使文词咒策，如大祭飨。阮佃夫、杨运长、王道隆皆擅威权，言为诏敕。郡守令长，一缺十除，内外浑然，官以贿进。王、阮之家，富于公室。中书舍人胡母颢者亦专，所进奏无不可，时人语曰："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橐。"禾绢，谓上也。及泰始、泰豫之际，更忍虐好杀，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刳斮断截者。禁中凛凛，若践刀剑。夜梦人曰："豫章太守刘愔反。"遣使就郡斩之。经略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虚，内外百官，并断俸禄。又令小黄门于殿后埋钱，以为私藏。性嗜味，以蜜渍鱁鮧，一食数升。啖猪肉炙，尝至二百脔。奢费无度，预为服侈。每有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人不堪之。其馀事迹，别见众篇。

后废帝

后废帝讳昱，字德融，明帝长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卫尉府。明帝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为小字，故帝小字惠震，其余皇子并如之。泰始二年，立为皇太子。三年，始制太子改名石山，安车，乘象辂。六年，出东宫。又制太子元正朝贡，兖冕，九章衣。泰豫元年，四月，己亥，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以尚书袁粲为护军将军，褚彦回共辅朝政，班剑依旧，入殿。六月，壬辰，诏遣大使分行四方，观采风谣，问其疾苦，求政善恶。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秋，七月，戊辰，崇拜帝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八月，戊辰，新除秘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蔡兴宗薨。冬，十一月，乙亥，新除郢州刺史刘彦节为尚书左仆射。蠕蠕国、高丽国并遣使朝贡。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壬寅，诏自元年以前徙放者，并听还本土。魏人来聘。夏，六月，乙卯，寿阳大水，遣使赈恤。秋，八月，都下旱。庚子，陈留王曹铣薨。九月，丁亥，立衡阳王休嶷子伯玉为南安王。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蚀之。乙巳，进司空、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位太尉。癸卯，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为始安王。是岁，利浮南遣使朝贡。

二年，夏，五月，壬午，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庚寅，内外戒严，以中领军刘勔、右卫将军萧道成为前锋，南讨，出屯新亭，征北将军

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卫将军袁粲、中军将军褚彦回入卫殿省。壬辰，贼奄至，攻新亭垒，萧道成拒击，大破之。越骑校尉张敬儿斩休范，党杜墨蠡、丁文豪分兵向朱雀航，刘勔拒贼，贼缢死之。右将军王道隆奔走，遇害。张永溃于白下，沈怀明自石头奔散。甲午，护军典签萧恬开东府纳贼，入屯中堂。羽林监陈显达击大破之。丙申，张敬儿等又破贼，进平东府城，枭群贼党羽。赐封爵各有差。丁酉，诏瘗战败亡者，大赦，解严，文武俱进位一等。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并举义兵赴建业。己亥，蠕蠕国遣使朝贡。六月，癸卯，晋熙王燮遣军克寻阳，江州平。丙午，改辅师将军，还为辅国将军。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为邵陵王。乙酉，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进号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九月，丁酉，以尚书、新除卫将军袁粲为中书监，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加护军将军褚彦回为尚书令。冬，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赐人爵一级，为人后及三老孝悌力田者爵二级。大酺五日，赐王公以下各有差。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跻为江夏王，赞为武陵王。

三年，春，正月，辛巳，祠南郊及明堂。三月，己巳，都下大水。六月，魏人来聘。秋，七月，庚戌，以兼司徒袁粲为尚书令。九月，景辰，征西大将军、河南王吐谷浑拾寅进号车骑征西大将军。是岁，浮南国、高丽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己亥，耕籍田，大赦，赐力田爵一级。六月，乙亥，加领军萧道成尚书左仆射。秋，七月，戊子，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乙亥，内外纂严，遣车骑将军任农夫、冠军将军黄回北讨，护军将军萧道成总统众军。曲赦南徐州。始安王伯融、都乡侯伯猷并赐死。乙未，克京城，斩景素，同逆皆伏诛。是日，解严。丙申，大赦，封赏各有差。八月，丁酉，立皇弟翙为南阳王，嵩为新兴王，袆为始兴王。九月，戊子，骁骑将军高道庆有罪，赐死。乙丑，车骑将军、杨州刺史、安成王准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是岁，魏承明元年，太上献文皇帝崩。

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谋废立事，皆伏诛。五月，地震。六月，甲戌，诛司徒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大赦。七月，戊子夜，帝遇弑于仁寿殿，时年十五。癸丑，皇太后令贬帝为苍梧郡王，葬丹阳秣陵县郊坛西。初，帝之生夕，明帝梦一人乘马，马无头及后足，有人谓明帝曰："太子也。"及在东宫，五六岁时始就书，而惰业好戏，主师不能禁。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顷乃下。年渐长，喜怒乖节，左右失旨者，辄手加扑打。徒跣蹲踞，以此为常。主师以白明帝，帝辄敕帝所生，严加捶训。及嗣位，内畏太后，外惮诸大臣，犹未得肆志。自加元服，变态转兴。三年秋冬间，便好出游行，太妃每乘青犊车，随相检摄。帝渐自放逸，太妃不能禁。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或入市廛，遇慢骂，则悦而受焉。或往营署，日暮乃归。四年春夏，弥数，自京城克定，意志转骄，无日不出，与左右解僧智、张五儿恒相驰逐。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返，或晨出暮还。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若为鬼神所凭。人间扰惧，尽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常著小袴，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虐害。有白棓数十，各有名号。钳凿锥锯之类不离左右，为击脑槌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常见卧尸流血，然始为乐。尝以铁锥锥人阴破，左右有敛眉者，帝大怒，令此人裸形正立，以矛刺洞之。于曜灵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与左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为酒肉之费。或单骑出游，逢人婚姻、葬送，辄就挽歌。与小儿同聚，饮酒为乐。阮佃夫腹心人张羊，为佃夫委信，佃夫败，叛走，复捕得之，帝自于承明殿前以车轹杀之。又杀杜延载、杜幼文、孙超，皆躬运矛铤，手自脔割，刑及婴孩。察孙超有蒜气，剖腹视其所食。执杜幼文兄叔于玄武湖北，帝驰马执战矛，自往刺之。又好行盗掠，时吴兴沈勃多宝货，帝将数十人劫之，挥刀独前，左右未至，勃时居丧在庐，帝望见便投铤，不中。勃知不免，手挎帝耳唾骂之曰："汝罪逾桀纣，屠戮无日。"寻遂见害。帝自脔割，肌骨肠胃莫不分割。又制露车一乘，施篷乘以出入，从者不过数十人，羽仪追者恒不及，又各虑祸，亦不敢追，唯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凡诸鄙事，过目即能。能锻金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尝吹篪，执管便韵。天性好杀，以虐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内史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惧，夕不及旦。领军将军萧道成与直阁将军王敬则谋之。七月，戊子，帝微行出湖北，单马先走，羽骑禁卫随后追之。左右张五儿马坠湖，帝怒，取马置明光亭前，驰骑刺马，屠割之。与左右作羌胡伎小乐。又于岗峦赌跳，因乘露车，从者二十余人，无复卤簿羽仪，往青园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夕还。先是，左右杨玉夫常得意，而数日忽然见憎，遇辄切齿，谓人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玉夫大惧。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织女度报己，因与内人穿针讫，大醉仁寿殿东阿毡幄中。时帝出入无恒，省内诸阁，夜间不闭，且廊下畏相连，无敢出者。宿卫内外，无相禁摄。王敬则先结玉夫及徐左右陈奉伯、杨万年等合二十五人，其夕，敬则出外，玉夫候帝眠熟，至二更，与万年同入毡幄中，取千牛刀行杀之。

顺帝

顺皇帝讳准，字仲谟，小字智观，明帝第三子

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城王，拜抚军将军。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废帝即位，加杨州刺史。元徽二年，加都督杨、南豫二州诸军事。四年，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班剑三十人。及废帝崩，萧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是岁，魏太和元年。

升平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赐文武位二等。甲午，镇军萧道成出镇东城，辅政。丙申，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萧道成司空、录尚书事。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以司徒褚彦回为卫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抚军刘彦节为尚书令，加中军将军。辛丑，以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仆射。癸卯，车驾谒太庙。八月，壬子，遣使赈恤，蠲除税调。癸亥，司徒袁粲镇石头。戊子，崇拜帝所生陈昭华为皇太后。庚午，司徒萧道成让职。庚辰，以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如故。九月，己丑，诏州郡搜揭幽仄。乙酉，庐陵王皓薨。冬，十一月，丁酉，倭国遣使朝贡。十二月，丁巳，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不从执政。丁卯，萧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萧嶷镇东府。戊辰，中外纂严。壬申，司徒袁粲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甲戌，大赦。乙亥，以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除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吴郡太守刘遐据郡，不从执政，辅国将军张怀政斩之。闰月，辛巳，屯骑校尉王宜兴贰于执政，见诛。癸亥，沈攸之攻围郢城，前军长史柳世隆固守。己亥，中外戒严，骠骑大将军萧道成假黄钺，出新亭。

二年，春，正月，丁卯，沈攸之自郢州奔散。己巳，华容县人斩攸之首送之。辛未，雍州刺史张敬儿克江陵，荆州平。景子，解严。以新授侍中柳世隆为右仆射，以萧道成旋领东府。二月，庚辰，以王僧虔为尚书令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癸未，以萧道成加授太尉，以卫军将军褚彦回为中书监。丙申，曲赦荆州。西武抚军、杨州刺史、晋熙王燮进号中军、开府仪同三司。三月，乙未，日有蚀之。夏，四月，南兖州刺史黄回贰于执政，赐死。五月，戊午，以倭国王武为安东大将军。六月，丁酉，以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九月，乙酉朔，日有蚀之。丙午，加太尉萧道成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为太傅，领杨州牧，赐殊礼。以杨州刺史、晋熙王燮为司徒。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谢氏，降死罪已下囚。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刘琨息颁为南丰县王。癸亥，诛临丰侯刘晃。甲子，改封南阳王翙为随郡王。十二月，丙戌，皇后见于太庙。是岁，蠕蠕国、高丽国、倭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辛亥，领军萧颐加尚书左仆射，进号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景申，地震建阳门。三月，癸亥朔，日有蚀之。甲辰，加太傅萧道成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庚戌，诛临川王绰。夏，四月，壬申，进齐公萧道成爵为齐王。安西将军、武陵王赞薨。辛卯，帝禅位于齐王。壬辰，逊于东邸。是日，王敬则以兵陈于殿廷，帝犹居于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阉竖索，得帝焉。扶幸板舆，黄门或促之，帝怒，抽刀投之，中项而殒。帝既出，宫人行哭，俱迁。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及齐受命，封帝为汝阴王，居丹徒宫，侍以不臣之礼，齐兵为卫。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闻外有驰马者，惧乱作，监人杀王，而以疾赴，齐人德焉，赏之以邑。六月，乙酉，葬于遂宁陵，谥曰顺帝。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列　传

徐湛之字孝源，东海郯人，司徒羡之兄孙。祖钦之，父远之尚高祖长女会稽长公主。湛之幼孤，为高祖所爱。常与江夏王义恭寝食，不离帝侧。元嘉元年，东宫始建，起家补太子洗马，累迁太子詹事，加侍中。高祖微时，自于新州伐荻，有纳布衫袄，是敬皇后手自作也。后文帝时，害彭城王义康等，长公主将掷殿前以示上曰："汝家本贱贫，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湛之服色鲜丽，游宴奢侈。时安成公何勖，无忌子也。临汝公孟灵休，昶之子也。各奢豪。京师语曰："安成食，临汝饰，湛之二事兼美之。"以范晔事发，出为南兖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入为丹阳尹，转尚书仆射。后与江湛并居权要，世谓之"江徐"二宫巫蛊事发，上将废劭，赐死，上与湛之等连议不决，其夕向旦，劭入杀文帝，湛之趋北户，未及开而见害，时年四十四。世祖即位，追赠司空，与王僧绰、江湛三家，诏加优恤，常给廪，子恒之嗣。

江湛字徽渊，济阳考城人也，湘州刺史夷之子也。好学，善弹棋鼓琴。为著作，累迁至侍中、吏部

尚书。家贫，不营财利，饷馈一无所受，身无兼服馀食。尝为上召，值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起。及元凶入杀上，湛省中闻叫噪声，乃匿旁小屋，劭遣取之，据窗受害，时年四十六，五子皆见杀。世祖即位，赠黄门侍郎。

王僧绰，琅琊临沂人。少有大成之度，众以国器许之。年十三，袭豫章侯。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累迁尚书史部郎。参掌选职，藻品人物，拔才举能，咸尽其分。拜侍中，时年二十九。太祖尝以后事为念，大相付托，朝政大小，皆与参焉。后元凶篡弑，时文帝独与僧绰、江湛、徐湛之谋议，未决。明旦，元凶入宫害文帝，而诛江、徐，转僧绰为吏部尚书，寻以僧绰所启废诸王事，乃收害焉，时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诸王侯，以为与僧绰有异志也。初，太社西有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皓流徙其家。晋有江左，初为周凯颉、苏峻宅，其后为袁贞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凶败。后给与臧焘，亦频遇丧祸，世称凶地。王僧绰常以正达自居，宅无吉凶，请为第。始就修筑，未居而败。子俭嗣为齐尚书仆射。

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曾祖含，父颙，延之少孤，居贫，自负南郭数顷，室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好饮酒，不拘细行，年三十，犹未婚。起自豫章公世子参军，累迁，出为始安太守，征入为中书侍郎，后拜秘书监。太祖赏爱释惠琳，尝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子同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座，岂可刑馀居之。"性真，言无回隐。居身清约，不求财利，布衣疏食，独酌郊野。元凶立，以为光禄大夫。子峻，为世祖南中郎，世祖入造书檄。延之与灵运词彩齐而迟速悬绝，尝俱入，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立成，灵运久之乃就。帝问优劣于鲍昭，昭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世祖登位，为金紫光禄大夫。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赠特进。自潘安、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左称颜延之、谢灵运为"颜谢"。

臧质字含文，东管莒人。父熹，字义和，敬皇后弟也。尝与溧阳令阮崇共猎，值虎直前，独射之，应弦而倒。质少好鹰犬。高祖即位，累迁太子左卫率。太祖即位，魏拓拔焘与质书曰："尔不闻童谣云耶：'虏马饮江水，卯年佛狸死。'此冥期使然，非复人事也哉。"苦攻城，三旬不下，虏乃退。元凶践位，以为丹阳尹。后世祖时，为车骑将军，封始兴公。同南郡王义宣作逆，以孝建元年为沈庆之破于梁山，军败南走，追斩于南湖，传首京师。

鲁爽小字女生，扶风郿人也。祖宗之，晋末位至镇北将军，封南阳公。子执，一名象齿，爽之父也。高祖初举兵，因拟走北，尽室入羌中，虏以执为荆州刺史。世祖平元凶，自表求归宋。元嘉二十八年，执死，爽代为荆州刺史，镇长社。幼染殊俗，无华风，使酒，数有过失，拓跋焘怒，欲诛之。爽惧，因从拓拔，遂与次弟秀南归。世祖大悦，以爽为征虏将军、司州刺史，秀为辅国将军。子弟过者，随才迁用，即元嘉二十八年也。魏虏皆毁其坟。二十九年，入朝。三十年，元凶弑逆，世祖平元凶，以为左将军。南谯王义宣反，与臧质谋举兵，称建平元年。爽于是送所造服舆之江陵与义宣，为薛安都破于小岘，乃传首京师。

沈攸之字仲达，吴兴武康人也，庆之从父兄子。世祖与元凶战于新亭，立功，累迁左将军。晋世京邑二岸，杨州旧置都部从事，分掌二县非违。孝建已来，攸之掌北岸，会稽孔璪掌南岸，后罢之。太宗即位，四方多叛，攸之与王玄谟等南上平定，进至夏口，便有异图。太祖崩，与蔡兴宗平桂阳王休范乱，进位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废帝崩，萧道成辅政，遣其子沈元琰进父攸之为车骑大将军，攸之曰："吾宁为王陵死，不作贾充生。"又太后赐攸之烛十挺，剖之，得手令曰："国家之事，悉以相委。"明日，遂起兵。初时有象三头至江陵城北数里，攸之自出将杀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马障泥，其后刺客事发。废帝殒，顺帝立，攸之遂发兵，战士十万，铁马三千匹，泗州刺史张敬儿等皆响应。至夏口，沙门僧粲见攸之发江陵，筮曰："必不至京邑。"及攻郢城不下而溃，走向江陵，闻城已为张敬儿所据，遂自缢死。村人斩首，传送京师。

王僧达，琅琊临沂人，太保弘之少子。太祖闻僧达早惠，召见于德阳殿，嘉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少好学，善属文。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于扬烈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乃原不问。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世祖下平元凶，为人所说，归世祖于鹊头，拜长史。及元凶平，累为尚书右仆射，转护军、中书令，寻出为吴郡太守。使主簿劫东台寺富沙门，得财数万，宅于吴，坐免官。后竟因高阇事下狱死，年三十六，子道琰。

颜峻字士逊。琅琊临沂人，光禄延之子。太祖尝问延之曰："卿诸子谁有卿风?"延之对曰："峻得臣笔，测得臣文，伯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谁得卿狂?"延之曰："不可及也。"峻为世祖抚军主簿，补益悉心。以平元凶功，迁侍中，封达成侯，转吏部尚书，留心选举。后谢庄代峻领选，峻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微笑答之，时人谓之语曰："颜峻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南郡王义宣反，后迁领军将军，寻代褚湛之为丹阳尹。以立议鹅眼、蜒环等钱，加中书令。后以切直谏争，又自谓恩旧莫比，当务居中，永执朝政，而所陈多不被纳，遂求出为东杨州刺史。忧惧无计，而每对亲故，言颇愤怨，而说朝事违谬，人主得失。及王僧达被诛，陈峻忿怼，上遂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付廷尉治罪，未即大戮，且止免官。后陈启谢罪，乞性命。上愈怒，以竟陵王诞逆发，因此陷之，言通于诞，诏下狱死，徙子辟疆于交州，道杀之。

朱修之字恭祖，义阳平氏人。父谌，益州刺史。修之自州主簿累迁中郎将，随到彦之征魏虏，守滑台。为虏所围累月，粮尽，外援不至，遂陷没。初，母闻修之被围，常悲忧。忽一旦，乳汁惊出，母号恸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复有乳，今如此，儿必没矣。"后闻至修之，果是此日城陷。拓跋敬嘉其守节，以为侍中。后鲜卑冯弘称燕王于黄龙，拓拔焘伐之。人遂说弘，令修之归求救。乃发使，遂泛海。未至东莱，遇猛风，船失柂，海师虑，向海北，垂长索，船乃正。海师仰望，见飞鸟，知去岸近，寻至东莱郡。元嘉九年至京师，上以为黄门侍郎，累迁江夏内史。元凶弑逆，孝武即位，为荆州刺史。南郡王反平后，以功封南昌侯。治身清约，法令严明。寻征为左民尚书，转领军将军。去镇，秋毫无犯。在州已来，不燃官烛油，及牛马食，皆以私钱裨之。然薄于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贵为刺史，未尝供赡。往姊家，姊为设菜羹粗饭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贫家好食。"进之致饱。卒，赠大将军，子雍嗣。

宗悫字元幹。南阳涅阳人。叔父炳，字少文，高尚不仕。少时，炳尝问悫志，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贵，必破我门户也。"起为辅国将军参军，十五年不改官。后除安西将军，随檀和之破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逆，以具装被象。悫以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拒，象见，果惊，奔败，贼众溃。遂克林邑，收其珍异，皆是未名之宝，金银各六万两。太祖嘉之，以为南中郎谘议参军，领中兵。世宗即位，累迁西平将军、洮阳侯，转左卫将军、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卒，赠征西将军，子元宝嗣。

柳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凭，冯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马，以朝廷北伐，为中兵参军，与薛安都破魏军，入狐关，前无坚敌。迁宁朔将军，入为世祖讨元凶，为前锋，宗悫、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既破元凶于朱雀门，进侍中、前将军、雍州刺史、曲江公。以破义宣、臧质、鲁爽等于姑熟，多张旗帜。加开府，改封巴东公。寻为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京邑。世祖遗诏迁尚书令、丹阳尹。元景起自将帅，及当朝，有弘雅之风。多事产业，居南岸，有菜园数十亩。后为废帝所害。太宗即位，追赠太尉。

颜师伯字长渊，琅琊临沂人，东杨州刺史峻族兄也。父邵，以谢晦败，服药死。师伯少孤，涉猎书传，以安北将军入讨元凶。世祖即位，迁黄门侍郎，封平都县子。以青州刺史大破魏虏，斩河南公，进吏部尚书。世祖崩，受遗诏辅少主，为尚书右仆射。废帝即位，居权，与柳元景同诛，年四十四，七子皆见杀。太宗即位，赠太尉。

沈庆之字弘先，吴兴武康人也。兄敞之，为赵伦之征虏参军。庆之未冠，随乡族击孙恩，屡捷。后乡族流散，庆之归耕。年四十，未知名。乃往襄阳省兄敞之，伦之见奇之，令子伯符拔为中兵参军。后檀道济称于太祖，言其晓兵，稍得接引，出入禁省，遂转为正员将军。刘湛被收之夕，召庆之，庆之戎服，履袜缚裤入，上见惊曰："卿何故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呼队主，不容缓服。"乃遣收吴兴、刘斌，杀之。后为建威将军，迁世祖中兵参军，随西上平定诸山贼，群蛮皆稽颡。庆之先患头风，好著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每见庆之军，辄惧曰："苍头已复来矣!"元嘉二十七年间，太祖将北伐，以庆之为步兵校尉。庆之曰："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人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事何由济?"上大笑。及北伐，果无功。王玄谟等退，虏大进。后随世祖讨淮、汝蛮，会元凶立，庆之说世祖曰："萧斌妇人不足数，其馀皆易与耳。"遂与谋，下平元凶。初，庆之统诸军事击蛮，从孝武至五州，元凶密与庆之书，令杀孝武。庆之入，孝武称疾不见，庆之突前，以元凶书呈孝武。孝武泣，求入内与母辞，庆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唯力是视，殿下何疑?"帝再拜曰："家国安危，悉在将军。"即日勒兵处分。主簿颜峻曰："宜待众军。庆之曰："方兴大事，而与黄口小儿参预，此祸至矣。宜斩以徇军。"峻再拜，庆之曰："君但知笔札之事。"世祖立，以为领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封南昌公，镇盱眙。及鲁爽等反，遣庆之与薛安都等往讨之，斩爽，进庆之镇北大将军。寻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兴公。大明三年，竟陵王诞据广陵，以庆之统诸军平广陵，进司空，给吏五十人，门施行马。庆之居在西明门外，有宅四所，又有园在娄湖。世祖崩，受遗诏。废帝即位，加儿杖，给三望车，进太尉。帝使庆之从子攸之赍药酒饮死之。年八十，赠太尉。

萧思话，南兰陵人也，孝懿皇后弟子也。父原，琅琊太守。思话年十五，未知书，以遨游为意。好骑射，侵暴，邻里患之。自尔折节，数年，遂有令誉。好书史，善弹琴。时高祖一见，便以国器许之。颇能隶书，解音律。年十八，除大司马参军，累迁至振威将军、青州刺史。以虏南寇，退镇，征下廷尉。初在青州，尝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忽于斗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斗覆而双鹊殒，其不祥乎。"既而被系。时氐帅杨难当寇汉中，起为横野将军、梁秦二州刺史，遂杀难当，平汉中。元嘉二十三年，除侍中、左卫将军。尝从太祖登钟山北领，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银钟酒而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借府库九人，太祖戏之曰："文人终不为田父于里间，何忧无人使耶?"元凶弑立，以为徐、兖二州刺史，思话率部曲归彭城以应世祖。世祖登位，征为中书令、丹阳尹。以外戚令望，历十二州，杖节监督者九焉。长子惠开。

刘延孙，彭城吕梁人也，雍州刺史道产子。举秀才，累迁世祖侍中、前军将军，封东昌侯，转尚书右

仆射。延孙病，不任拜起，上使乘板船，自溪至平昌门入尚书。明年乃卒，赠司徒。

刘秀之字道寂，东莞莒人，司徒穆之从兄子。世居京口。祖爽，山阴令。父仲道，馀姚令。秀之少孤，尝与诸儿戏厅前，忽有大蛇来势甚猛，皆惊呼而走，秀之不动。何承天以女妻之。自建康令累迁至益州刺史。元凶平，复以破南谯王功，封康乐侯，进丹阳尹。初，从叔父穆之为丹阳令尹，子弟皆于厅事饮宴。谓诸子弟曰："尔试以栗遥掷柱孔，中者后必得此郡。"唯秀之独中焉，后果然。以广陵王平后，进尚书左仆射，为安北将军、雍州刺史。卒，赠司空。

顾琛字弘玮，吴郡人。曾祖和，祖履之，父琰。不好浮华，以尚书库部郎至常侍，年八十六。

顾恺之字伟人，吴郡人也。高祖谦字公让，为平原内史陆机姊夫。父黄老。恺之初为郡主簿，迁护军司马。时彭城王义康与殷、刘隙著，遂辞脚疾，免之。每夜于床上行脚，家人异之，莫晓其意。及义康徙废，朝廷多受祸，恺之竟免。后起江阴令，累迁右光禄大夫。恺之心迹全清，独无所豫，太祖甚嘉之。转左将军、湘州刺史。家门雍穆，有五子：约、缜、绰、绲、缉。时绰丰财，民多负债，恺之召收其文契，皆烧之，宣言远近："负三郎债，皆不须还。"后卒于湘州，谥曰简子。

周朗字义利，汝南安城人。父淳，官至侍中。兄峤，尚高祖女宣城公主，有二女，妻建平王宏、庐陵王祎。朗少爱奇，初为江夏王义恭太尉参军，迁庐陵内史。因猎火逸烧郡廨屋，以私秩偿修之。后坐母忧诬失孝行，迁宁州，道杀之。

宗越，南阳叶人也。本河南，晋乱，徙南阳，因为县人。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使长史范凯之修次氏族，辩高卑。因为凯之黜以役门，出补郡吏。父为蛮所杀，后市中得仇人，刺杀之。世祖镇襄阳，累用为扬武将军，领队主。元嘉二十八年，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世祖即位，频破反逆，累迁司州刺史。前废帝以为游击将军。越等既为废帝尽心，及太宗即位，不自安，谋作难。沈攸之白帝，收越下狱，死之。越善立营阵，好杀害，御众严酷，动用军法。时王玄谟御下亦少恩，将士谓之语曰："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尚可，宗越更杀我。"

谭金，南荒中伧人也。常随薛安都征伐，以功共破元凶梁山，遂迁屯骑校尉。废帝诛群公，金为所用，封平都县男。

童太一，东管人也。官至大将军，而与宗越同死。

吴喜，吴兴临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改为喜。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沈演之为领军将军，进为主图令史。至世祖即位，迁河东太守。太宗即位，以四方叛逆，假建威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喜率兵东讨，平定荆州，迁前将军，恣意剽虏，后寻赐死于所居。及死，发诏，赠赙极厚。

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及臧质临郡而讨元凶，回随质有功，免军户。又随质往江州，擢为队主。自质反梁山，败走，遇赦原，委任如初。后累功。至太祖即位，四方叛，以回为河朔将军，使募江西楚人，得八百，隶刘勔西讨。累迁为将校尉，封葛阳侯。废帝元徽初，桂阳王休范为逆，回隶萧道成，于新亭有功，转骁骑将军，封闻喜侯。及破建平王景素，迁右卫将军。后沈攸之反，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未发，在新亭而与袁粲等谋攻台城，讨齐王道成。不果，齐王抚之如旧。攸之平后，率众还，封安陆郡公、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寻被齐王表其罪，诏诛之。

邓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父胤之，光禄勋。琬初为南海太守，累迁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前废帝狂悖，景和元年十一月，子勋即日戒严，戎服出听事，集僚佐议废昏立明。使宣告内外，驰檄远迩，以谋王室，左右赞成。以琬为前锋军，掌内外。及太祖杀帝定位，使子勋，子勋不受命，征兵四方，遂会同逆，宗室王公皆会，建牙于鹊尾。传檄四方及京师，购太宗万户侯，馀各有差。琬乃称说符瑞，造舆服，以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子勋即伪位于寻阳城，以景和三年为义嘉元年。子勋平，琬亦为张悦伏甲斩首送建邺。

刘胡，南阳涅阳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后单名胡焉。出身郡将，稍至队主。口善处分，讨伐诸蛮，往无不捷。明帝即位，除越骑校尉。同邓琬反，立子勋为天子。军败，走竟陵，引刀自刺。蛮人至今畏之，小儿啼，语曰："刘胡来。"便止。

袁觊字国章，陈郡阳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珣，吴郡太守。觊为太子洗马，累迁吏部尚书，封新涂县子。前废帝深重之，俄而意趣乖异，宠待顿衰。恐祸及，求出。沈庆之为言，出为雍梁四州，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觊舅蔡兴宗谓之曰："襄阳星恶，岂可冒邪。"觊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本愿生出虎口。且天道辽远，何必皆验。如其有征，当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狈上路。恒虑见追，行至寻阳，曰："今知免矣。"与邓琬款狎，每清闲，必尽日穷夜。觊与琬人地本殊，众知有异志矣。觊遂谋与邓琬、刘胡诈被皇太后使令，起兵建牙，奉晋安王子勋即大位。进觊为安北将军，率楼船于艘及战士二万，来入鹊尾。寻而刘胡叛走，觊亦寻遁走。至鹊头，鹊头戍主薛伯珍杀觊，而传首诣军主，觊年四十七。太宗流其尸于江，弟子彖密致丧于石头后岗，诸子悉诛。

孔觊字思远，会稽山阴人。父邈。觊少骨鲠，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早知名，举扬州秀才，累迁至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太宗即位，征为詹事。时上流多叛，使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既至而说觊，

言废帝侈费，国家倾危，使其举兵。𫖮从之，遂起兵，檄四方，以泰始二年正月。𫖮子弟在京者皆逃还，𫖮为前锋，度浙江。吴兴太守王昙、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等一时响应。太宗使建威将军沈怀明、巴陵王休若等统军东讨，诸军散进，大破之，皆斩首京邑。及萧道成、张永继进，大破之于晋陵，而𫖮众散窜于山崤，为村人所缚，诣上虞令王宴。宴斩首，孔璪亦被杀。𫖮临死索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时年五十一。

谢庄字希逸，陈郡人，太常弘微子也。七岁属文，长，美容仪。太祖异之，顾仆射殷景仁曰："蓝田生玉，岂虚哉。"为始兴王濬法曹参军，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圆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别，合之则宇内为一。元嘉二十七年，累迁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初，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延之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乃以延之答语庄。庄应声答曰："延之亦曾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久不归'。"帝抚掌竟日。世祖平元凶，累拜侍中、右卫将军。平时以搜材路狭，乃上表言之，寻转吏部尚书，居选部。与江夏王书，固辞。帝以为吏部犹轻，下诏，于是置吏部尚书二人，省五兵尚书，庄与度支尚书顾恺之并补选部职。时河南献舞马，使庄作《舞马赋》，又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迁侍中，领前将军。及废帝即位，进金紫光禄大夫。太宗即位，转中书令。年三十六卒。所著文章四百馀首。长子飏，晋平太守。女为顺帝后。庄有五子：飏、朏、颢、嵸、瀹，世谓庄名子以风、月、景、山、水。初，庄为孝武殷淑妃诔，而用汉昭事，云："赞轨尧门。"废帝在东宫，衔之。及即位，召问谓庄曰："卿昔作《殷淑妃诔》，颇知有东宫否?"将诛之，留尚方。太宗即位，乃出之。

王景文，琅琊临沂人也。名与明帝同讳，景文其字也。父僧朗，官至尚书右仆射。景文美风姿，好言玄理，少与谢庄齐名。起家太子太傅主簿，累迁右仆射。景和元年，太宗即位，平定四方，征为左仆射，领吏部，为杨州刺史，封江安侯，加詹事，常侍如故。时东宫詹事用人虽美，职次止可比中书令。又进领太子太傅、常侍、仆射、扬州如故。景文固辞太傅，上遣仆射褚渊宣旨，以古来比例大事诘难之，不得已，乃受拜。时太子及诸皇子并小，上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时景文外戚贵盛，求解杨州，上诏答之。上既有疾，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中夜，对客棋，赐药酒死。

殷孝祖，陈郡长平人也。曾祖羡，晋光禄勋。父祖官并不达。孝祖少诞节，好酒色，有气干。世祖即位，以为积射将军，频大破逆党。前废帝景和元年，迁兖州刺史。太宗即位，四方叛，累迁冠军将军，督前锋诸军事。先有诸葛亮筒袖铠、铁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赐孝祖。泰始二年三月三日，与贼合战于赭圻，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将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射者十手攒射，欲不毙，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赠建安县侯，谥曰忠。

刘勔字伯猷，鼓城安上里人也。祖怀义。父颖之，汝南太守。勔少有志节，兼好文义。家贫，为广州增城令，奉使诣京都，太祖引见之，酬对称旨，除宁远将军。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征讨有功，拜散骑常侍、中领军。太宗崩，命为尚书右仆射，辅废帝，加兵五百人。后桂阳王休范为乱，奄至京邑，加勔领军，置佐吏，镇石头。与贼战朱雀航南，战败，临阵死。事平，赠司空，子悛嗣。

萧惠开，南兰陵人也，思话之子。初名开，后改为惠开。少有风义，涉猎文史。家虽贵戚，而居服简素。初为秘书郎，累迁黄门侍郎。丁父艰，居丧有孝性。家素事佛，凡为父造四寺：南岗下，名曰禅岗寺；于曲阿旧乡宅，名曰禅乡寺；于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于所封邑封阳县；名曰禅封寺。寻除袭封侯。妹适桂阳王休范，女又适世祖子。发乃为豫章内史，入为御史中丞、益宁二州刺史。惠开素有大意，至蜀，广树恩德。太宗即位，进号征西将军。以晋安王子勋逆事故，明帝遣宗人宝首水路慰劳。六年，除少府，不得志。寺门所住斋前，种萱草甚美，惠开悉划除，别种白杨。年四十九卒，子睿嗣。

殷琰字敬珉，陈郡长平人。父道鸾，右军长史。琰少为太祖所知，初为江夏王征北参军，累迁豫州刺史。时晋安王子勋叛，以琰为司马，不与同逆，而土人前将军杜叔宝又逼之，琰不得已而同之。及刘勔破诸逆，而上使王道隆赍诏宥琰罪，及与琰书，化令归顺云："足下明识渊见，想必不俟终日。"琰本无反心，事由力屈，时杜叔宝亦有降意。又进攻城，筑长围，并用草茅苞土，本以塞堑。城上以火箭射之，草未及，后土续至，堑欲满，城内以铁珠灌之，珠流深得入草，于是火燃草尽。及寻阳遂降，诸将面缚请罪，勔并抚宥之，无所诛戮。后除少府，卒。初在寿阳被攻围，百姓怀其德。

薛安都，河东汾阳人也。世为强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宋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太守。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为秦、雍二州都督。虏主拓跋焘击芮芮败，安都起义，袭得弘农归国。太祖延见之。求北构扇河陕，招聚义众，上许之。为建武将军、弘农太守，所向克捷，而在《柳元景传》。及世祖下平元凶，除右将军，率所部骑前锋，直入殿庭，贼数百人，一见奔散。以功封南乡男。初，征关、陕，至臼口，梦仰头视天，正见天门开，谓左右曰："天门开，乃中兴之象。"及鲁爽叛，上遣

安都率步骑据历阳，追爽至小岘，刺爽，斩之。爽世号骁勇，生习战阵，咸言万人敌。安都单骑直人，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颜良，不之过也。进爵为侯。以景和初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太宗即位，安都将举兵，同晋安王子勋为逆。太宗使沈攸之、张永以重兵迎之，安都虑不免罪，遂降魏虏。魏虏遣将救之，永等退。虏授安都徐州刺史，封河东公，诏还桑乾。后数年，死在虏中，时年六十。

沈文秀字仲远，吴兴武康人，司空庆之之弟子。父劭。文秀以庆之贵，后累迁青州刺史。时前废帝狂悖，内外忧危，文秀将之镇，部曲出屯白下，乃说庆之，因此众力图之，庆之不从。后废帝果杀庆之，又遣直阁江方兴领兵诛文秀，兵未至，太宗已定乱。时晋安王子勋反，朝廷征兵于文秀，文秀遣刘弥之三军赴朝廷。时薛安都已同子勋反，遣使要文秀，文秀即令弥之回应安都。弥之寻归顺，则北海、平原、清河等并起义兵，推文秀为主，进军寻阳，平定。太宗遣尚书崔元孙慰劳诸义兵，遣文秀弟文炳持诏赦文秀罪。后破虏军，太宗进号右将军，封新城侯。魏围青州久之，太宗遣兵，并不敢进，乃为虏所陷。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士卒为之用命，无敢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五年，正月，为虏陷。败之日，解释戎服，夜缓服，命左右取所持节。虏既入城，兵刃交至，问曰："青州刺史何在?"沈文秀厉声答曰："身在。"因囚执之，出剥衣服，将见白曜于城西南角楼。偏溥令拜之，文秀曰："各为二国大臣，无相拜礼。"曜命还衣服，设酒食，送桑乾。十九年，齐元明四年，病死，年六十一。

袁粲字景倩，陈郡阳夏人也，太尉淑兄子。父濯，杨州秀才，早卒。祖哀其幼孤，名曰愍孙。时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母琅琊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躬事纺绩，以供朝夕。愍孙少好学，有清才，早以立操见知。初为杨州从事，及世祖即位，累迁侍中、吏部尚书。粲尝为海陵太守，在郡梦日坠其胸上，自惊觉，寻被征管机密。粲少有风操，尝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其文略曰："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尝谓人曰：'昔有一国，国中有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泉，无不狂。惟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矣。"世祖时，求改名粲，不许。明帝时，改为粲，字景倩焉。后迁领军将军，仗士三十人，入六门，转尚书仆射，领吏部，复加中书令。上于华林园茅堂讲《周易》，粲为执经。又知东宫事。七年，迁尚书令。太宗崩，与褚渊等受遗顾命，加班剑，给鼓吹。后废帝即位，丁母忧。葬毕，摄令亲职。加卫军将军，不受。中使相望，终不受。性至孝，居丧毁甚，及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卫，置佐史。及乎贼至掖门，粲曰："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尤壮，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平后，授中书监，即号开府，领司徒。以杨州解为府，固不可移，终服乃受命。时粲与萧道成、褚渊、刘道递日入直，平决万机，时谓之"四贵"。粲闲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谘决。或高咏对之，时立一意，则众莫能改。好饮酒吟讽，独酌庭中，以此自适。及顺帝即位，迁中书监、司徒，待中如故。时齐王居东府，使粲镇石头，望气者曰："石头气甚凶，往必有祸。"粲不答。又给油络通幰车，仗士五十人。时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命，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遂与丹阳尹刘秉、王蕴结反诸将帅黄回等，遂以昇明元年与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克日矫太后令，使蕴、伯兴等率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回等皆外来应。未及夜而刘秉载妇女席卷就粲，事泄。王蕴闻刘秉已奔，曰："今年事败矣!"竟为齐王所破，收蕴、伯兴，斩之。使军主戴僧静与薛渊等攻围，粲子最独卫粲，为僧静等斩之，父子俱死，年五十八。齐永明初，诏改葬粲等。初，宋太宗时，粲与萧惠开、周朗同车行，逢大航闭，驻车。惠开自照镜曰："无年可仕。"朗执镜曰："视死如归。"粲最后曰："当至三公而不终。"果各如其言。

何子平，庐江灊人也。以元凶平后为海虞令，县禄唯供养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或疑其俭薄，子平曰："禄本在养亲，不在为己。"问者惭退。母亡，以丧乱之年，未及葬，常悲恸不绝。所居屋败，不蔽风雨，兄子伯与将伐茅草为葺之，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昇平初，乃卒。

王镇之字伯重，琅琊临沂人也。曾祖廙。父随之。镇之初为剡、上虞令，累有清绩，迁广州刺史。高祖谓曰："镇之少著清绩，必将继美吴隐，岭南之弊，非此人不康。"后至祠部尚书。

阮长之字茂景，陈留尉氏人也。祖思旷，金紫光禄大夫。父普之。长之初为诸府参军，迁临海太守。母亡，不胜忧。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人后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计月分禄。长之尝为武昌太守，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去。发京师，亲故或以器物赠别，得便缄录。后归，悉还。元嘉十一年卒。

江秉之字元叔，济阳考城人也。祖通，晋太常。父纂，给事中。秉之少孤，宋受禅，以山阴令累拜临海太守。初，山阴为剧县，人户三万，政事繁扰，秉之御繁以简，常得无事。及至临海，卒所得秩，悉散之亲故，妻子等常不免饥寒。有劝营田者，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夫竞利。"在郡作书案一枚，及去官，留付郡库。

陆徽字休猷，吴郡人也。辟令主簿，累迁平越中

郎将、广州刺史。荐士于朝曰："臣闻霜凌茂颖，贞柯必振；风漾长波，清流斯挹。是以袁盎挥誉于西京，韩延播德于东夏。伏见广州别驾从事朱方嗣，字少豫，年五十，治业冲夷，秉操坚白，行称私庭，能著官政。民非世禄，官无通资。"后丁母忧，卒。

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颙年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与兄勃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颙制十五部。又自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后游桐庐，又多名山，兄弟因居焉。勃病，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居人共为筑室。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篇论》，注《礼记·中庸篇》。三吴将守要同游野泽，堪行便去，不为矫介。高祖命为太尉参军，后累征不起。元嘉初，又征为常侍，不起。后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孙劭迎颙于黄鹄山之竹林园舍，林涧甚美，因憩于此涧。常为义季弹琴，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皆新声，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常谓黄门侍郎张敷曰："□东巡之日，当宴于戴公山下也。"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颙特善其事，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时议面恨瘦，工人不能改。颙曰："非面瘦，臂胛肥耳。"及减臂胛，患即除，无不叹服。元嘉十八年卒，年六十四。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年十二，从豫章太守范甯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当时，同门称为"颜子。"闲居读《易》、《老》，入庐山事沙门惠远。时彭城刘遗民遁庐山，陶渊明亦居彭泽山，时谓之"寻阳三隐。"续之终身不娶，好游名山。注稽康《高士传》。高祖即位，乃召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临幸。后疾，居钟山，卒。通《诗》六义及《礼论》，注《公羊传》，皆行于世。

王弘之字方平，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从叔献之重焉。晋隆安中，为司徒主簿，性好山水，病归。时殷仲文还姑熟，桓谦要弘之送别，弘之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为右仆射，尝解貂裘乞弘之，弘之即著以采药。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尝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留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焉。元嘉四年卒，子昙生。

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阳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少慕老莱、严子陵为人，立屋野外，非力不食，妻梁氏不慕荣华。夫妻共乘薄笨车，出市买易，周用之外，辄以施人。数征不起，为村里所诬，一年三输公调，求辄与之。时荆州饥，衡阳王义季遗钱十万，凝之得，大喜，将钱至市门，睹有饥色者，悉分与之。好山水，一旦泛江湖，隐于衡山高岭，绝人事。以元嘉二十五年卒。

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以贩纻为业。法兴与二兄延寿、延兴并修慕学，延寿善书，法兴好学。山阴有陈戴者，家富，有钱三千万。乡人盛云："戴硕子三男，敌陈戴三千万钱。"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后为世祖征虏记室，使典签。世祖即位，累迁至南台御史，同中书舍人，转给事中，太子旅贲中郎将。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家累千金。废帝即位，迁骑校尉。时巢尚之为始兴王濬侍读，转至中书，与法兴执权威，行内外。废帝未亲万机，凡诏敕悉决法兴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江夏王义恭皆空名而已。后为阉人华愿儿鬼谋言于上云："百姓以法兴为真天子。"帝怒，免官还田里，赐死。巢尚之出为新安太守，卒。

阮佃夫，会稽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为台小吏。太宗初，出阁选为主衣。景和末，太宗被拘于殿内，住在秘书省，为帝所疑，大祸将至。其夜，佃夫与王道隆、李道儿等共谋废立，时景和元年。帝出华林堂后园射，佃夫与内官侍卫连谋，杀帝于华林园堂中。建安王休范与山阳王祐时随帝在堂，觉，奔景阳山。太宗即位，论功封佃夫建成侯。佃夫与王道成、杨运长等并执权，亚人主，方于巢、戴，蔑如也。宅舍园池，诸王莫比奢侈，罗锦、女伎冠绝。每制一衣一物，京师莫不效法焉。于宅开渎，东出十里许，塘岸齐整。每奏女乐，泛轻舟，若有宾客十数时至，于珍羞必备。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而促车人虎贲中郎将，傍马者员外郎。太宗崩，废帝即位，佃夫权任转重。元徽初，迁黄门侍郎，寻拜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仍管内任。时废帝猖狂，游走无度，内外惶惧。佃夫密与直阁将军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宝等谋，因帝出江乘射雉，执废之，而立安成王。会帝不成向江乘，其事不行。干天宝以其谋告帝，乃收佃夫、伯宗、幼等，赐死。

晋义熙十三年，嵩山获玉璧三十二，沙门法称曰："璧，刘氏卜世之数也，《本志》曰：'三十年一世。'三十二者，二世也。"宋有天下实六十。初，零陵作官不得，终为黔首。而宋氏八帝，遗命者五主，存命者三君。往复报施，如斯之速也。谓天盖高，何其察也！宋高祖武帝以盖世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克国得隽，奇略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晋宣。怀荒伐叛之劳，夷边荡险之力，百战百胜，有可得而论者矣。拔足行间，却孙恩蚁聚之众；一朝奋臂，扫桓玄磐石之宗。万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回戈；五兵内起，则丘岭无馀妖残孽。命孙秀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龄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交为表里，董率虎旅，以俟中原。石门、钜野之隘，指麾开辟；鹊头、灞上之阻，曾莫藩

离。虏其酋豪，迁其重器，登未央而洒酒，过长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于是倒载干戈，休兵四水，彤弓纳陛，肇有宋都，然后请号上帝，步蹑前王。零陵去之而无猜心，高祖受之而无愧色，古之所谓义取天下者，斯之谓焉。其提挈创业，则魏、孟、何、刘；辅相总持，则穆之、徐羡。镇恶、道济经其武，傅亮、谢晦纬其文。长沙以家第共艰难，烈武以清贫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云霏雾集，若榱椽之构大厦，众星之仰河汉。或取之于民誉，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呈，智能咸效。爵不妄加，官不私谒。晋末以荒淫混乱，阿党容纵，莫不扫荡革易，与之更始。君行卑而咸不为奢，民勤戍而下无怨讟。品令宥密，赏罚端平。远无不怀，迩无不附。属为州郡者，则南过交阯，西苞剑阁，北划大河而境东海，七分天下而复其四。永初末岁，天子负扆矜怀，以燕、代戎虺，岐、梁重梗，将誓六师，届桑乾而境北狄。三事大夫顾相谓曰："待夫振旅凯入，乘辕南返，请具银绳琼检，昭告东岳。"既而洮颒不兴，即年厌世，荥阳狎于不顺，以败皇舆。太祖宽肃宣惠，大成先志。表越二昆，来膺宝命。沈明内断，不欲由甯氏挠权逼使，芒刺在躬。亲临朝政，率遵恭法，斟酌先王之典，弘宣当世之宜。民乐其生，鲜陷刑辟。仁厚之化，既以播流，率土欣欣，无思不悦。每车驾巡幸，箫鼓所闻，百姓皆扶老携幼，想望仪刑。爱之乐之，孜孜如不足尔。初，徐、傅伏诛，继求内相，王弘处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不违。王华、殷景仁以中熙帝载，谢弘微、王昙首以沈密赞枢机。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以体国彰义正，谢方明、刘道产以德爱称良能。高闲则王全明，清贵则方续。文章则颜延之、谢灵运，有命世之巨才；儒雅则裴、荀、何、傅，为师表之高学；□□则徐亮，骨鲠则袁粲、粲子广，建言忠益则范泰、何尚之。其宗室藩翰，帝弟，帝子江夏、衡阳、南昌、庐陵、随王、建平、临川、新渝，或倩令夷宵，或文敏沾洽，皆博爱以礼。率土明美，流誉三四十年，为多士矣。上亦蕴藉义文，思弘儒术。庠序建于国都，四学分于家巷。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束帛宴语以观之。莫不敦阅诗书，沐浴礼义，淑慎规矩，斐然向风。其行修言道者，然后登朝受职；威仪轻佻者，不齿于乡闾。公宫非傧羽不来庭，私家非轩盖不逾国，冠冕以之，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兴，武功亦慕，命将受律，指日如期。檀、萧薄伐，则南澄象酒；刘裴爰整，则西践仇池。良驹巨象，充塞外厩；奇琛宝货，下逮百寮。禽兽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绳山航海之译，岁且十余。江东已来，有国有家，丰功茂德，未有如斯盛者也！然值北方强，周、韩岁扰，金墉、虎牢，伐有得失。二十七年，偏师克复河南，横挑强胡百万之众。匈奴遂跨彭泽、航淮浦，设穹庐于瓜步，请公主以和亲。于时精兵猛将，婴城而不敢辟；谋臣智士，折挠而无所称。天子三朝燕飨，单于临江高会。于是起尽室之财，轴舻千里，缘江而阵。我守既严，胡兵亦急，且知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归退。我追奔之师，櫜弓裹足，系虏之民，流离道路，江、淮已北萧然矣。重以含章巫蛊，始自三逆，殿杀酷帝，史之于闻。仲尼以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当历数，正位震居，聪明徇达，博文强识。威可以整法，智足以胜奸，人君之略，几殆备矣。时之风流领袖，则谢庄、何偃、王元长、蔡兴宗、袁顗、袁粲。御侮将则沈庆之、柳元景、宗悫、朱修之。或清华以秀雅，或骁果以生类。固以轨道廊庙之中，方驾向时之略。若颜峻，经纶忠烈，乃躬谅直，虽晋之狐、赵，无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间，方逞其欲，言拒谏违，天下失望。而有世祖于才明，少以礼度自肃，思武皇之节俭，追太祖之宽恕，则汉之文、景，曾何足论！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纵，师旅荐兴，边鄙促迫，人怀苟且，朝无纪纲。内宠方议其安，外物已睹其败矣。世祖登遐，既委重于二戴；太宗晏驾，亦托孤于王、阮。沟近之道归，冲人之蠹如一。然宋祚未绝于永光，重以宗之见窘，水德遂亡，实由强臣之受辱。且顾命群公，从容自若，懦伊、霍之机，倚靡唐、虞之际，于是蔚炳胥变，命就迁俯仰之间，兴衰易觌之矣。周自平王东迁，崎岖河、洛，其后二十四世，而已始亡之。汉自章、和既降，颠覆阉竖，其后百有余载，而献始禅之。何则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徒天时，有人事矣。开鸿荒者难为虑，因成事者易为力。曹、马规模，悬乎前载，苟有斯会，实启英雄。而况太宗为之驱驰，先颠其本，根既蹶，枝叶自摧。斯则始于人事者。昔二代将亡，殷辛、夏癸，相去数百年间，异代而复出。宋自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载，而除过于两君，斯则天之所弃于前王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虽欲勿丧，其可得乎！若乃拯厥涂炭，驭逆取欲者，汤、武之功也；锄当路，饰揖让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岂应天从民，道有优劣，故宗庙社稷，修短有数乎？不然，何则殊途缅邈，如斯之远也？夫山岳崩颓，必有朽坏之隙；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是以临危亡而抚运，未有不扼腕留连者也。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宋氏成败得失，验乎行事。设而言之，载于篇籍矣。系叙其所创业垂统，而怀其旧俗遗风，徐烈将不啻然建乎。贤人君子，英声馀论，以附于兹。子野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十三年受诏撰《起居注》，十六年，重被诏续成何承天《宋书》。其年，终于位。书则未遑述作。齐兴后十余年，定之新史，既行于世。子野生乎太始之季，长于永明之间，家有旧书，闻见交接。是以不量深浅，因宗之新史，以为《宋略》二十卷篇。剪裁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宜，志以为名。若夫黜恶彰善，臧否与夺，则质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岂以勒成一家，贻之好事，盖司典之后，而不敢忘焉。裴子野曰："余齐末无事，聊撰此

书。近史易行，颇见传写，比更寻读，繁秽犹多，微重刊削，尚未为详定。"

卷十五　齐上

太祖高皇帝

太祖高皇帝姓萧，讳道成，字绍伯，小名斗将，汉相国何二十四代孙。何初居沛，何孙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里。晋元康元年，乃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帝四世祖淮阴令整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侨而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而才力过人。初为宋建威大将军府参军，累迁汉中太守，追破主帅杨难当于峨山，乃平梁州，入为右军将军。元嘉二十五年，梁士思之，为于峨山立庙。

太祖以宋元嘉四年丁卯岁生，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年十三，从雷次宗学于鸡笼山，受《礼》及《左氏春秋》。二十三年，随戍沔口，初为左军中兵参军。二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破二垒。文帝崩，累迁自建康令，为右将军，大破薛索儿于石梁。明帝即位，授南兖州刺史、冠军将军。而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且民间流言，萧姓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泰始七年，征赴京师，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明帝崩，诏为右卫将军，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褚渊等共掌机事。及苍梧王立，元徽二年，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叛于寻阳，众二万发湓口，太祖议分兵屯守，出镇自新亭，单车白服。宋天子加太祖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平南将军。筑新亭城未毕，贼前驱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将军高道庆、陈显达浮舸与贼水战，自新亭北至赤岸，大破之，烧其船舰。贼上新亭，休范乘肩舆率众至，而太祖大破之，张敬儿斩休范首。而贼将丁文豪仍设伏，破台军于皂荚桥，至朱雀航。而太祖使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散讨诸贼。时休范典签许公与等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惧，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太祖得而烧之，喻遣还。乃振旅凯入，百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迁镇军将军、兖州刺史，进爵为公，邑三千户。休范平后，苍梧王凶暴猜忌，欲加大祸，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今若害之，后谁为汝着力也？"乃止。太祖加忧惧，后常欲以太祖脐为射的，仅得免。乃与二十五人谋反，与杨玉夫等同谋杀苍梧王，而迎立汝阴王。其夜，王敬则驰苍梧首于太祖，太祖夜入承明门，乘所骑赤马入殿内。及太祖践祚，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龙骧，赤色也。及沈攸之矫太后令下都，京师恐惧。太祖入居朝堂，命诸将西讨之。袁粲、刘彦节等谋于石头，皆杀之。彦节走额檐湖，王蕴走斗场，追擒斩之。粲无继世之调，而流放好酒，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谓彼知故，到门求通，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邀尔。"竟不相见。初，苍梧之废也，彦节于集议，路逢弟韫，曰："今日之事，故当归兄耶？"彦节曰："吾等以让领军矣。"韫自捶胸曰："君肉中讵有血乎！"诏假太祖黄钺，率大众出新亭中兴垒，以拒攸之。攸之败，传首京师。进太祖太尉、都督徐兖等十六州诸军事。己酉，增班剑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加羽葆鼓吹。

自大明、太始已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辅政，罢御府，省二尚方诸饰玩，集兼不得以金银锦绣为缘器等。九月，进位领杨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将、掾属各四人。三月，甲辰，诏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王公上，加相国绿绂绶。三让，公卿敦劝，乃受。宋帝策命，诏齐国初建，给钱帛万。四月，癸酉，进齐公爵为王。卫将军褚渊奉策授玺绂、金虎符第一至第五，锡兹玄土，苴以白茅，改立王社。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一依天子仪。辛卯，宋帝禅位，便逊位别宫，诏依唐虞、魏晋故事。是日，宋帝逊位东邸，备羽仪，出东掖门，曰："何不进鼓吹？"左右无有答者。壬辰，策命齐王，遣使持节、兼太保、雩都县侯褚渊，兼太尉王僧虔，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太祖三辞，宋帝王公已下固请，太史令、将作匠文建陈符命曰："六，亢位也。汉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和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右仆射王俭奏："被宋诏逊位，臣等参议，宜克日舆驾受禅，撰立仪位。"太祖乃许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礼毕，车驾还宫，临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为建元元年。封宋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故县，行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晋、宋故事，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宋诸王降为公，公主为县君，诏封降有差。有司奏除《元嘉历》为《建元历》，木德盛卯终未，以正月卯社，十二月未腊。丙辰，诏遣大使巡行四方。己未，汝阴王薨，谥为顺帝。追尊皇考曰宣皇帝，妣曰孝皇后。追尊兄道度、道生为王。庚辰，七庙立主，备法驾，即于太庙。甲申，立皇太子赜，见刑人重者降一等。立皇太子嶷等为王。乙酉，葬顺帝于遂宁陵。秋，七月，诏南兰陵桑梓本乡，长蠲租布。武进，王业所基，复十年。丙子，立彭城刘胤为汝阴王，奉宋帝后。

二年，三月，己亥，高丽、吐谷浑遣使贡献，进高丽王高琏为乐浪公。九月，葬皇太子妃穆氏休安陵。时议欲立石志，不出礼典，起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自尔已来，共相祖习。储妃之〔此处文字有脱漏〕。举体生毛。至

元徽四年，沈攸之事起，上以中流可以待敌，据溢口城，为战守之备。太祖闻，喜曰："真我子也。"齐国建，为齐世子，以石头为世子宫。太祖即位，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即位，大赦。征镇州郡令长、军屯部伍，各行丧三日，不得离任。乙丑，以司徒褚渊录尚书事，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六月，立皇太子长懋。丙寅，立皇太子妃王氏。八月，褚渊薨。

永明元年，正月，车驾南郊，大赦，改元。内外群僚各举所知而随分登叙。下诏改葬袁粲、刘彦节，褒赞前功，而沈攸之得送丧，还旧墓。二月，荧惑人太微。时中书舍人各住一省，时谓之"四户"。既总重权，而势倾天下。玄象失度，史官请行祈禳之礼，王俭曰："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乃具奏舍人吕文显等专权，上纳而不改。

二年，秋，七月，车驾幸青溪旧宫，奏金石乐，在位者赋诗。戊申，幸玄武湖。

三年，八月，乙未，幸中堂，听讼。

四年，春，正月，甲申，籍田。礼毕，车驾幸阅武堂，劳酒小会。

五年，三月，戊子，幸芳林园，禊宴。九月九日，登商飚馆，馆所立在孙陵岗，世呼为"九日台"也。

六年，春，正月，听览京师二百狱囚。

七年，五月，王俭薨。

八年，六月，大雷，而有黄光竟天照地，状如金色，王融上《金天颂》。王摛曰："此荧惑光，非金也。"十月，桃李再花，占曰："人君妃妾过制，虚饰无实，今则桃李再花。"时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内茅室皆暴露。

九年。十年。

十一年，春，正月，丙子，皇太子长懋薨。夏，四月，甲午，立皇孙昭业为皇太孙，立妃何氏，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七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车舆始登阶，而殿屋鸣咤，上恶之。戊寅，大渐，诏曰："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尚书中务，悉委王晏、徐孝嗣等。军旅捍边，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等。"又诏："不得宝器入梓宫。"是日，上崩，年五十四，庙号世祖，谥武皇帝。上刚毅有断，治教大体，以富国为先，颇好游宴。九月，葬景安陵。初，十一年秋，七月，月入太微。先是，匈奴中谣言云："赤火南流丧南国。"于是匈奴始视为寇。帝方患而忧之，是岁，果有沙门从北来，赍此火而至，火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治疾，贵贱争取之，多得其验，二十馀日，京师咸云："圣火。"诏使吏浇灭之。而民亦有窃蓄者，治病先斋戒，以火炙桃板，七炷而疾愈，吴兴丘国宾，好事士也，窃还乡邑。邑人杨道庆虚疾，二十年间，形容骨立，依法炙板，一炷能坐，即全瘥。是月，帝崩。

史臣曰："齐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潜用，泰始开运，大拯时艰。及苍梧暴虐，衅结朝野，而百姓懔懔，命悬朝夕。权道既行，兼济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难以假人；群方戮力，实怀尺寸之望。岂惟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归功与能，事极乎此。武帝云雷伊始，功参佐命，虽为继体，事实艰难。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受任，不革旧章。明罚厚恩，皆由己出。外表无尘，内朝多豫。机事平理，职贡有常。府藏内充，鲜人劳役。宫室苑囿，未足以伤财。安乐延年，众庶所同，幸亦有齐之良主也。

废帝郁林王

郁林王昭业字元尚，文惠太子长子也，小名法身。文惠薨，立昭业。二十岁为皇太孙，居东宫。世祖永明十一年七月崩，太孙即帝位。辛酉，追尊文惠为世宗文皇帝，尊太妃为皇太后，立何氏为皇后。初，昭业年五岁，戏高帝床前，方拔白发，召问太孙曰："我谁邪?"答曰："太公。"高帝笑曰："岂有为人曾祖拔白发乎。"即掷镜、镊。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诏百寮陈得失，各举所知。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废帝为郁林王。昭业美容止，好隶书,。世祖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重之。出入常禁其起居，节其用度。昭业尝谓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絷，不如作市井屠沽富儿百倍矣。"及即位，极意赐与，动百数十万。未期之间，世祖库储钱亿数垂尽。而开主衣库，与皇后、宠姬观之，人人恣意所欲取之。诸宝器以相击剖破碎之，以为笑乐。居常裸袒，着红縠裈杂彩袒服。好斗鸡，密买鸡至千价。世祖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断用之。与武帝幸姬霍氏淫通，长留宫内，声云度霍氏为尼，以馀人代之。何皇后亦乱，斋阁通夜洞开，内外混杂。西昌侯鸾屡谏，不纳，乃疑鸾有异志。鸾惧变，先谋废帝。二十二日，使萧谌、坦之等于省诛帝羽翼曹道刚、朱隆之等，率兵自尚书省人云龙门，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门，三失履。帝在寿昌殿，闻外变，走向爱姬徐氏户，拔剑自刺，不中，以帛绵缠头，舆接出延德殿。谌初入宿卫，将士皆执弓楯相拒，谌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信之。及见帝出，各欲自奋，帝竟无言。及被杀，时年三十三。舆尸出徐龙驹宅，殡葬以王礼，馀党亦见诛。明日，乃宣令而立海陵王。

废帝海陵王

海陵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郁林即位，封为新安王。其年，郁林废，尚书令、西昌侯鸾议立昭文为帝。

延兴元年，秋，七月，丁酉，即皇帝位。以西昌侯鸾为录尚书事、杨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天下，改元。九月，癸未，诛司徒鄱阳王锵、大将军随王子

隆、南兖州刺史安陵王子敬、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于是三王遂起兵，遣中护军王元邈讨诛之。己未，鸾假黄钺，内外纂严。丁酉，进宣城公鸾为太傅，加殊礼，进为王。而尽诛诸王为藩镇者。以宣城王辅政，帝起居皆谘而后行。常思蒸鱼菜，太官令答："无录公命。"竟不献。十月，辛亥，皇太后令以嗣主幼冲，庶政多失，宗王内侮，藩戚外叛，自非树长君，无以镇渊器。太傅宣城王胤体宣皇，钟慈太祖，宜入承替命，帝降海陵王。建武元年，诏海陵王依汉东海王故事。十一月，称王有疾，遣御师占视，乃殒之，时年十五，谥曰恭王。先是，宝志沙门住东宫，常从平昌门入，忽云门限上血污人衣，褰裳走过。俄而载帝尸自此门出，帝颈血流于门限。

史臣曰：郭璞称永昌之占，二日之象，而隆昌之号亦同焉。按汉灵帝中平六年四月崩，太子辨十岁即位，改光熹元年。张让、段珪诛后，改为昭宁。董卓辅政，改为永汉。卓废帝为弘农王，一百七十日鸩之。九月，立灵帝子协，却号初平，一年四号也。晋惠帝太平二年，长沙王反，事败，成都王颖改元为永安。颖自郢奔，河间王复改元为永兴，一岁三号也。隆昌、延兴、建武亦三号，故知丧乱之轨，逾千载而必同之矣。

高宗明皇帝

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小名玄庆。少孤，太祖抚育，过于诸子。宋泰豫元年，为安吉令，有严能之名。累迁辅国将军、淮南太守。太祖践祚，迁侍中，封西昌侯。世祖即位，为度支尚书，转左卫将军，清道而行。迁左仆射。海陵王立，为录尚书事，镇东府，加黄钺、班剑，进为宣城王。太后废帝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为第三子也。群臣三请，乃受命。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建武元年，大司马王敬则等十三人并进封邑户。诏省尚方雕刻，新林苑地悉以还百姓。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帝，妃为懿皇后。戊子，立皇子宝卷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自辅政所诛十八王，是月复属籍，冬，封子为侯。

二年，夏，六月，诛西阳、南海、邵陵等三王而杀萧谌。八月，纳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已下赐有差。十二月，诏晋、宋诸陵，悉加修理。

三年，冬，十月，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有差。

四年，春，大赦。庚辰，诏人产子者，蠲父母役一年；新婚者，蠲夫役一年。

永泰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丁未，诛河东、临贺、西阳、永阳、南康、衡阳、湘东、南郡、巴陵、桂阳等十王，子皆死之。四月，甲寅，改元，大赦。丁未，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夏，五月，使辅国将军刘山阳东讨，斩敬则。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时年四十七。遗诏以沈文季为左仆射，江祏为右仆射，封江祀侍中，刘暄卫尉卿。军政大事，内外皆委徐孝嗣、遥光、萧坦之等，为心膂之任。葬兴安陵，谥明皇帝，庙号高宗。

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人夫，存其俭约。舆辇舟乘，剔去金银，还主衣库。太官进膳，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馀充晚食。"而世祖掖庭，中宫服御，一无所改。性多猜虑，故亟行诛戮。而出入互唱，南出唱北，东行唱西而示。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信道术，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厌之。巫云："后湖水头径入宫内，致帝有疾。"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意塞之，欲南引淮流，会帝崩，事寝。

废帝东昏侯

东昏侯宝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贤，高宗辅政，改焉。建武元年，立为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高宗崩，太子即位，改元。

永元元年，十一月，立皇子诵为皇太子，赐为父后者爵一级。丙辰，杨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遣领军萧坦之讨平之，传首。九月，壬戌，以频诛大臣，大赦天下。十一月，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反。十二月，显达至京师。乙酉，斩首，馀党尽平。

二年，三月，诏使崔惠景讨豫州刺史裴叔业及兄子植。惠景时为平西将军，于广陵起兵反，袭京师。徐州刺史、江夏王宝玄以京城纳之。乙卯，帝使领军王莹屯北篱门，惠景破之，遂入京师。豫州刺史萧懿起义兵，大破惠景。诏曲赦京邑，江夏王宝玄伏诛。十月，害尚书令萧懿。十一月，甲寅，萧颖胄起兵于荆州。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萧衍起兵于襄阳。

三年，二月，诏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严。三月，丁未，衍立南康王宝融即皇帝位于江陵。癸丑，遣平西将军陈伯之西征。八月，以光禄张瓌镇石头，以太子左卫率李居士总督诸军，屯新亭。是日，义军至南州，李居士败新亭，降义军。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义军。十二月，王珍国、侍中张稷率兵入殿废帝，时年十九。

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常夜捕鼠达旦为乐。高宗临崩，属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数诛大臣，委任群小。性讷涩少言，惟亲阉竖及左右。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骑马日夜于后堂戏，叫呼倡伎。以五更就卧，至晡方起，王侯朝臣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时遣出。台阁奏案，月数十日不报。初，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才竟，便还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寮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位，匆遽便罢。陈显达平后，出游走，逐居民于郊外，数十里皆空家尽室。巷陌悬幔高为障，置仗人防守，谓之"屏除"，或周环京邑。是时，一月二十余

出，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士庶不辩。出不言定所，夜出夜返，火光烛天，鼓吹鸣钹。晤地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所，郊郭帷翳。四民皆废业，樵苏路断。又于后宫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尽用雕彩，以麝杂香涂壁。时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贵妃潘氏服御，极选珍异，主衣库旧物不复充用，琥珀钏一只直一百七十万。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又立紫阁诸楼，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种好树美竹，征求民家，望树便取，朝栽暮拔，道路相继，又于宫中立市，太官乃朝进酒肉肴果，使宫人阉竖，共为裨贩，潘妃为市令，帝为市魁，将斗者就潘氏判决。苑中作土山，筑渠立堰。以新蔡人徐世标为直阁将军，杀戮皆用。其党茹法珍、梅虫儿等专权，内外缄口。及义师至近郊，乃聚兵为固守之计，而信鬼神，迎拜蒋子文为相国、杨州牧，封钟山王。时范云谓朱光尚曰：“卿是天子要近人，当思谏诤。”光尚曰：“至尊不可谏正，当以鬼神达意。”后市马惊，光尚曰：“先帝嗔，不许数出。”帝大怒，乃拔刀与光尚寻觅，不见，乃缚草作高宗形，北面斩之，悬首苑门上。潘妃生女百日死，帝斩衰绖杖，群臣来吊，盘地坐，举手受执。及将军席豪死，于是闭城自守，城内军事一委任王珍国。而闻外鼓吹叫声，披大红袍，登景阳楼屋上望，弩几中之，士卒怨之，不为致力。募兵出战，至城门皆坐甲自守。恐城外有伏，乃烧城旁府署，六门之内皆尽。于四掖内相聚为市，贩牛马肉。及义师至，便敕太官，备百日粮。而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等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耶？而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板，启为防城之具，帝曰：“拟修殿。”竟不与。故王珍国、张稷等见不能用计，惧祸及，故反，率兵入殿。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人，起出北户，欲还宫。阉人黄泰平以刀伤其膝，仆地，顾曰：“奴反耶！”直后阁张齐遂斩首，送梁王。宣德太后令言其凶恶，追封为东昏侯，法珍等伏诛。初，义师筑长围，帝乃着五色衣服，登城望贼，还辄与六宫御刀，在华光殿共立单垒，别制铠仗，多用金玉。亲自攻垒，诈作战败被疮，扳㧊将去将来，相对为乐。

和帝

和帝讳宝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随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督九州军事。二年，十一月，甲寅，长史萧颖胄奉王举兵。其日，太白及辰星俱见西方。乙卯，教纂严。景辰，以雍州刺史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戊午，衍表劝进。十二月，乙亥，群僚劝进，并不许。壬辰，骁骑将军夏侯亶自建业至江陵，称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临亿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置僚属。”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虫儿、茹法珍等不在例。是日，长星见，竟天。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己巳，群僚上尊号，立宗庙及南北郊。

中兴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为中兴，文武赐位二等。是夜，彗星竟天。以相国左长史萧颖胄为尚书令，加雍州刺史萧衍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以晋安王宝义为司空，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景午，有司奏封庶人宝卷为零陵侯，诏不许。又奏为涪陵王，诏可。夏，四月，戊辰，诏凡东讨众军及诸向义之众，普复除五年。秋，七月，丁卯，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景子，平西将军陈伯之降。九月，己未，诏假黄钺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冬，十一月，壬寅，尚书令、镇国将军萧颖胄卒。十二月，景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东大将军萧衍为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杨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宝夤为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杨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乙酉，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临朝，入居内殿。壬寅，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守尚书令。甲寅，加大司马萧衍位相国、梁公、备九锡礼。二月，壬戌，诛湘东王宝晊。景戌，进梁公萧衍爵为王。三月，辛丑，鄱阳王宝夤奔魏。诛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贞。庚戌，车驾东归至姑熟。景辰，逊位于梁。丁巳，庐陵王宝源薨。四月，辛酉，禅诏至，皇太后逊居外宫，梁受命，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戊辰，巴陵王殂，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葬恭安陵。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邑而迁帝焉，以问范云，云俯首未对。沈约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武颔之。于是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酒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先是，文惠太子与才人共赋七言诗，句后辄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验。又永明中，望气者云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于其处大起楼苑宫观，武帝屡游幸以应之。又起旧宫于青溪，以弭其气。而明帝旧居东府城西，延兴末，明帝龙飞，至是梁武帝众军城于新林，而武帝旧宅亦在，征虏百姓皆著下屋白纱帽，而反裙覆顶。东昏曰：“裙应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断之。于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为猥贱乎！东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狭，后果有逐鹿之事。东昏宫里又作散叛发，反髻根向后，百姓争学之。及东昏狂惑，天下散叛矣。东昏又与群小别立帽，褰其口而舒两翅，名曰“凤度三桥”。裙向后，总而结之，名曰“反缚黄丽”。东昏与刀敕之徒亲自着之，皆用金宝，凿以璧珰。又作著调

帽，镂以金玉，间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旧宅在三桥，而"凤度"之名，凤翔之验也。"黄丽"者，"皇离"。为日而反缚之，东昏戮死之应也。"调"者，梁武帝至都，而风俗和调。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胸，名曰"假两"，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储"两"而"假"之，明不得真也。东昏诛，其子废为庶人，假两之意也。

史臣曰：郁林地居长嫡，瑕衅未彰，而武皇之心，不变周道，故得保兹守器，正位尊极。既而愆鄙内作，兆自宫闱，虽为害不远，而足倾社稷。郭璞称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号，实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当负荷，乘机而作，大致歼夷，流涕行诛，非云义举，事苟非安，能无内愧。既而自树本枝，极胤孤弱，贻厥所授，属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义，往贤垂范，备而之禅，术士诫之。东昏以"卷"名，"藏"以终之，其兆先征，盖亦天所命矣。

列 传

柳世隆　张　瓌　桓崇祖　张敬儿
王敬则　陈显达　刘怀珍　李安民
王玄载　崔祖思〔残〕　刘善明〔缺〕
苏　侃〔缺〕　桓荣祖〔残〕　吕安国
周山图　周盘龙　王广之　薛　渊
戴僧静　桓　康　焦　度　庾杲之
高帝十九男

柳世隆字彦绪，河东解人也。祖凭。世隆少有风器，伯父元景，为宋尚书令，爱赏之。言于宋孝武，召见，帝曰："此儿将来复是三公也。"宋累迁虎威将军、上庸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绝公也。"以沈攸之叛，守郢城有功，事定，征为侍中，迁尚书右仆射、贞阳侯。齐太祖践祚，自母忧起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进为公。帝问褚渊曰："向见柳世隆毁瘠过礼，使人恻然。"渊曰："世隆至性天深，丧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励风俗。"世隆性好书，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转尚书令。尝自云马稍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逸，甚得世誉。以疾逊位，永明九年卒。诏给东园秘器、朝服，赠司空，班剑鼓吹，葬于倪塘。著《龟经秘要》二卷，见行于世。

张瓌字祖逸，吴郡吴兴人也。祖裕。父永，为晋左光禄，晓音律。宋孝武问永太极殿前钟声嘶，永答曰："钟有铜滓。"乃叩钟求其处，凿而去之，声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府参军，以遭父丧，还吴。初，刘彦节有异图，弟遐为吴郡守，聚师三千，太祖密遣瓌取遐。瓌领兵直入吴郡，斩遐，郡内莫敢动。太祖以告孙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掷，出手得卢矣。"即授吴郡太守，封义成侯。世祖即位，为左尚书，领右军，及郁林之废，见朝廷多难，恒卧疾，而居室妓妾盈房，生子十馀人。尝云："中应有好者。"梁天监中卒。

桓崇祖字敬远，下邳人也。族姓豪强，石季龙时，自洛阳徙鄴。曾祖敞，为慕容吏部尚书。祖苗，自宋武征广固，率众归降，仍家下邳，官龙骧将军。父询之，宋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干略，伯父豫州刺史护之谓门宗曰："此儿必大吾门，汝等不及也。"太祖在淮阴，崇祖时戍帛山，即受都督，祇奉甚至。及平沈攸之，复迁冠军将军、兖州刺史。初，下邳见太祖，谓妹夫皇甫肃曰："此真吾君也。"太祖亦曰："韩、白不及。"太祖践祚，为豫州刺史，镇寿春，尽力奉边。建元二年，虏遣刘昶，马步号二十万寇寿春。崇祖著白纱帽，肩舆登城指挥，大破虏军。启至，上笑曰："今真得其人矣。"进平西将军。崇祖闻陈显达增给军仪，乃启上求鼓吹，上敕曰："韩、白何可不与。"遂给鼓吹一部。世祖即位，征还，为五兵尚书。永明元年，诏称与荀伯玉构扇边荒，诛之，时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张敬儿，南阳冠军人也。本名狗儿，宋明帝以其名鄙，改之。父丑，为蜀郡将军。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射猛兽，发无不中。以补府将击蛮贼，累功为南阳太守。后佐太祖大破桂阳王于新亭，亲诈降，斩休范首，以功迁为雍州刺史、骁骑将军。以平沈攸之，封襄阳侯。太祖即位，为中军将军。太祖崩，遗诏加开府仪同三司。将拜，谓其妻曰："我拜后，府开黄阁。"因口自为鼓吹声，其妻谓曰："吾尝时梦一手热如火，而君为南阳郡；元徽中，梦半身热，而君得本州；今复梦举身热矣。"有阉人闻之，以事达世祖。世祖疑有异志，使收之。敬儿脱冠投地曰："用此物误我。"于是伏诛。子道庆，见宥。

王敬则，晋陵南沙人。母为女巫，敬则生而胞紫色，谓人曰："此儿必有鼓角相。"人笑曰："得为人吹角可矣。"及年长，两腋下生乳，各长数寸，梦骑五色狮子。年二十馀，善拍张，好刀剑，补刀戟，跳高与虎幢等。宋明帝即位，为直阁将军，封重安县子。敬则少于草中遇虫如乌豆，集其身，摘去乃脱，其处皆流血。敬则恶之，诣道士卜，云："此封侯之瑞也。"果如其言。出补暨阳令。性倜傥不羁。初，屠狗商贩，遍于三吴。尝与暨阳县吏斗，曰："我得暨阳，当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暨阳，我亦得司徒公矣?"及作暨阳，召吏谓曰："汝何时得司徒公邪?"竟善遇之。及佐破桂阳王，遂尽力于太祖。太祖即位，以杀苍梧功，迁安东将军、吴兴太守，封浔阳郡公。世祖十一年，累迁司空。出为会稽太守。初，在吴兴，出行市，见屠肉枅，叹曰："吴兴昔无此枅，是我少时在此所作也。"海陵王立，进位太

尉。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初，为散辈使虏，于北馆种杨柳，后员外郎虞长曜北使还，敬则曰："我昔种杨柳，今若大小?"长曜曰："北人以为甘棠。"敬则从世祖，尝宴于华林，群臣各出其技，敬则脱章服，袒髀，以片绢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上不悦，曰："岂闻三公为此!"对曰："臣拍张，故得三公。"而拍张，当时以为名誉。明帝即位，为大司马。台使拜授日，而雨大洪注，敬则不悦。及使萧坦之将赍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敬则忧惶。上知，使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慰其父。虽然，愈益猜忌，高宗疑焉。后竟起兵反，过浙江，诸子在京省，帝尽杀之。遣将军左兴盛等讨之。敬则遇兴盛，遥告敬则曰："公儿死已尽，公如许作底。"官军不敌，欲退，马军主胡松领马军突之，敬则大败。兴盛军容袁文旷斩之，传首京师，时年七十。初，敬则东起，高宗疾笃，朝廷仓卒，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或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盖谚云檀道济避虏也。

陈显达，南彭城人也。宋以劳驱使，迁濮阳太守。桂阳王反，大败贼丁豪等于杜姥宅，矢中左眼，拔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者善禁，先以钉钉柱，妪禹步作气，钉即出，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以功封彭城侯，再迁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太祖即位，为安西将军、益州刺史，山夷震服。永明八年，征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给鼓吹。显达性谦厚，多智计，有子十馀人，诫之曰："我本不及此，汝勿以富贵陵人。"高宗之世，进位太尉、鄱阳公。常不自安，每自卑下。及北讨，督平北将军崔惠景等军。围马圈城四十日，人据城，而魏孝文帝率十万骑自至，齐军败，显达走，以军主崔恭祖布囊裹担而仅免。以为江州刺史，镇溢城。东昏立，无道，杀害贤良。显达惧祸，十一月，遂举兵。朝廷遣胡松等拒于采石，大破之，松军败，京邑震骇，遂于新林多置屯火于岸。十二月，潜军夜渡，取石头，入宫城，与官军战于西州。显达败走西州乌榜村，骑官赵潭注矟刺落马，斩于篱门侧，血洒澢篱，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时年七十三，诸子皆伏诛。

刘怀珍字道玉，平原人，汉胶东王后。伯父奉伯，为宋陈郡太守。怀珍幼随奉伯在寿阳。时刺史出猎，百姓观之，怀珍独避不视，伯父异之曰："此儿方兴吾宗也。"本州辟主簿。自宋文以来，数有军功，迁至将军，封中宿侯。太祖辅政，以布衣之旧，征为相国左司马。建元初，改封宣城侯，寻转光禄大夫。子灵哲，字文明，累迁至前将军、兖州刺史。母病，灵哲躬自祈祷，梦见黄衣公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灵哲觉，如其言，乃立愈。

李安民，兰陵承人也。父钦之，殿中将军。随父没虏，率部曲自拔南归。累迁冠军司马、广陵太守。初，讨晋安王子勋，事平，明帝大会新亭，劳诸军主，樗蒲官赌，而安民五掷皆卢，帝大惊。帝自谓安民曰："卿面方如田，此封侯相也。"及太祖即位，为中领军，封康乐侯。家国密事，太祖唯与安民论议。每谓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复细览也。"世祖即位，迁尚书仆射。以疾辞退，为安东将军、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厅事，太守至，必先杀牺下牛祭。安民奉佛，不与牛祭，而设八关斋，俄而牛死，埋于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也。

王玄载字彦休，下邳人也。建元二年，为梁、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时为方伯，封河阳侯。永明四年卒。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东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七世孙。父僧护。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史。为都昌令，随青州刺史桓护之入尧庙，庙有苏侯像偶坐，护之曰："唐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祖思曰："使君若清荡此坐，则是尧庙重去四凶之伍也。"遂相与除杂神。太祖在淮阴，祖思闻风，自从之。及宋初，议封太祖为梁公，祖思启太祖曰："谶云：'金刀利刃齐刈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从之。太祖即位，迁征虏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因启陈〔此处文字有脱漏〕。

〔桓荣祖……〕犬羊乎？宋孝建中，为后军参军。事太祖，累迁宁国将军、东海太守。荣祖善弹，登西楼，见海鹄群翔，谓左右："当生取之。"于是弹其两翅，毛脱尽，坠地无伤，养毛生后飞去，其妙如此。佐命勋，封将乐县子。永明二年，迁冠军、兖州刺史。九年，卒。

吕安国，广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将领见任，隐重有干局，副刘勔破殷琰于寿阳，以功第一，封彭泽男。累以军功，迁金紫光禄大夫。永明八年，卒。

周山图字季寂，义乡人也。贫微，于书题甚拙，不事产业。有气干，以军功累迁左中郎将，众称其勇，呼为"武原将"。以佐太祖辅政，出征有功，封晋兴县男。世祖即位，迁竟陵王镇北司马。及疾，上手敕问疾，寻卒。

周盘龙，北兰陵人也。盘龙胆气过人，尤便弓马。随军讨击，陷阵先登，累迁龙骧将军，封晋安子。建元二年，助桓崇祖拒魏，大破之，上闻大喜，送金钗二十枚与盘龙爱妾杜氏，手敕曰："饷周公阿杜。"转太平子。敕令助成买与虏拒战于淮阴角城，父子二人冲突出入，萦扰数万众。迁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后为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对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病卒。子奉叔，勇力绝人。少随父征讨，得直阁将军。善骑马，郁林从其学骑。后迁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后为高宗所杀。

王广之字士林，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马，有勇力。初为马队主。累迁左卫将军。世祖见其子珍国，异之，曰："珍国大堪事，卿可谓老蚌。"卒于江州刺史，进应城公。

薛渊，河东淮阴人也，宋州刺史安都从子。本名道渊，避太祖偏讳，改焉。安都降虏，而亲族皆入北。太祖镇淮阴，渊来奔，委身事太祖。隆昌元年，封司州刺史，卒。

戴僧静，会稽永兴人也。少有胆力，便弓马。初，祖俙谋乱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静自归太祖，为北徐州刺史，徙高平太守，卒。

桓康，北兰陵承人也。勇而骁果。宋末随太祖及世祖起义，为郡所絷，众皆散，而康装担，一头贮穆后，一头贮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负置山中。与门客萧欣祖四十馀人相结，破郡狱，出世祖。郡兵追急，康死战，破之。随世祖起义，坚阵，膂力绝人，所经村邑，恣其行暴。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而辟疟，无不立愈。建元元年，封吴平县伯、后军将军。明年，大破魏虏，为持节都督、青州刺史，卒。

焦度字文绩，南安氐人也。祖文珪，避难奔丧，居仇池。元嘉中，侨立天水郡略阳县，乃属焉。度少有气干，便弓马。孝武初，青州刺史颜师伯出镇滑台，差度领幢主送之。后破虏有功，拔为辅国府参军。孝武见而谓师伯曰："真健物也。"补晋安王子勋夹毂队主。子勋起兵，以度为龙骧将军。事败，逃于宫亭湖中为贼，江州刺史王景文诱降之。沈攸之事起，拒攸之于郢城，登楼骂辱攸之，攸之攻，不能下，至今呼此楼为"焦度楼。"事宁后，以功为直阁将军，封东昌县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功参军。杲之幼有孝行，起家奉朝请，累至王俭卫军府长史。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景行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世呼俭府为"芙蓉池。"故缅书美之也。转黄门侍郎。杲之风范和润，善音吐。世祖令对虏使，叹其风姿之美。王俭在坐，曰："杲之为蝉冕所照，更生光彩。"选左卫率，上表退蝉冕及章，上不许。杲之从孙复，家富于财，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以为有方伯之□，无冻馁之忧。后江陵乱，竟饿死。又有都督褚萝，面甚尖危，从理入口，竟不乏衣食而终。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及豫章文献王嶷，谢贵嫔生临川献王映、长沙威王晃，罗太妃生武陵昭王晔，任太妃生成恭王皓，陆修容生丹阳王铄，何太妃生始兴王鉴、宜都王鏗，欧贵人生钧，张嫔妃生江夏王锷、河东王铉，李美人生南平王锐。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卷十六

列传

王　琨　何　戢　王延之　阮　韬
张　绪　虞玩之　刘　休　谢超宗
刘　祥　虞　琮　萧赤斧　刘瓛（弟琎）
陆　澄　张　融　周　颙　萧坦之
谢　瀹　徐孝嗣　沈文季（兄子昭略）
王　慈　陆惠晓　王　融　谢　朓
孔稚珪　崔惠景　丘灵鞠　檀　超
齐宗室及诸王（元道　钧　道生　凤　遥光〔残〕　遥欣〔缺〕　遥昌〔缺〕　缅〔缺〕）
王秀之〔缺〕　蔡　约〔缺〕　萧惠基〔缺〕　刘　绘〔缺〕　王　奂〔缺〕
张　冲〔缺〕　文惠太子四男〔缺〕
明帝十一男〔缺〕　裴叔业〔缺〕　陆　厥〔缺〕　崔慰祖〔缺〕　祖冲之〔缺〕　贾　渊〔缺〕　傅　琰〔缺〕
虞　愿〔缺〕　刘怀慰〔缺〕　裴昭明〔缺〕　沈　宪〔缺〕　孔琇之〔缺〕
褚伯玉〔缺〕　明僧绍〔缺〕　顾　欢〔残〕　臧荣绪　宗　测　吴　苞　杜京产　徐伯珍　邵　荣　吴远之　乐颐之　江　泌　纪僧真　茹法亮　吴文显
魏　虏

王琨，琅琊人。祖荟，父怿。以侍婢生。初，琨名昆仑，怿后娶南阳乐元女，无子，故名琨，立为嗣。少谨笃，为从伯父司徒谧爱重。官至尚书。初，为吏部郎，不受私属。出为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宋顺帝即位，进右光禄大夫。顺帝逊位，百寮陪列，琨攀画输獭尾恸泣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噎不自胜，百官人人雨泪。齐高帝即位，领武陵王师，加侍中。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使谓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微，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寻解王师。及高帝崩，琨闻国讳，牛不在宅，去台数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谓曰："故宜待车，有损国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应尔。"遂得病，卒。赠左光禄大夫，年八十四。琨谦恭谨慎，老而不渝。朝会必早起，简阅衣裳，料数冠帻，如此数四，或为轻薄所笑。

何戢字惠景，庐江潜人。祖尚之，宋司空。父偃，金紫光禄大夫。戢尚宋孝武山阴公主，主就帝求褚渊内侍，渊乃与戢同居月馀，终不从主意，由是厚申情好。累至吏部尚书。戢美容仪，动止与褚渊相慕，时人呼为"小褚公"。初，孝武赐戢蝉雀扇，善画人顾景秀所画。时吴郡陆探微、顾彦先皆能画，叹其巧绝，戢因王晏献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

王延之字希季，琅琊人。父昇之，宋都官尚书。延之出继伯父粲之。从父静默，不交人事。举秀才，累至吴郡守，入为左仆射。宋祚衰，太祖辅政，朝野之间，人怀彼此，独延之与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世人语曰："二公治平，不送不迎。"太祖善之，出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与阮韬俱是宋领军刘湛外甥，并有才誉。湛爱之曰："韬后当为第一，延之次焉。"延之甚不平。迁中书令，转特进。卒，子纶之，位至侍中。

阮韬字长明，陈留人也，晋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孙也。初，宋孝武选侍中四人，须有风貌，王彧、谢庄一双，韬与何偃为一双。常充兼假，至始兴王师，卒。

张绪字思曼，吴郡人。祖茂度，会稽太守。父演，太子中舍人。绪少知名，叔父镜谓人曰："此儿，今世乐广也。"举秀才，袁粲言于明帝曰："臣观思曼，有正始之遗风，宜为宫职。"拜侍中、中书。齐建元元年，转中书令。王俭尝谓人曰："北都中觅张绪，过江未有也，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否?"初，刘悛为益州刺史，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帝命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因晏，玩赏咨叹，曰："此柳风流可爱，甚似思曼少年。"以绪为太常卿、国子祭酒。用王延之代绪为侍中、中书令，世人以此选得人，比晋朝用王子敬代王季琰也。世祖即位，为吏部尚书。初，绪每朝见，太祖目送之，谓王俭曰："绪以位尊我，我以德贵绪。"绪口不言利，家不蓄财，不受私属。若清谈端坐，或竟日不食。卒，年六十八。遗命作芦葭辒车，灵床置杯水香火。从弟融，敬重事之如亲兄，置酒于灵前，酌酒恸哭曰："阿兄风流顿尽。"子克嗣。

虞玩之字茂瑶，会稽人。祖宗，晋库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闲刀笔，涉书史。官至左丞，上表陈府库钱帛，器械用度，虑不支月。太祖辅政，镇东府，朝廷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太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蒵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三十一年矣，初拜征北行佐所买，贫士未办易之。"太祖善之，因赐新屐。不受，曰："著精日久，弊不可捐，所以不当殊赐。"累位骁骑将军、黄门侍郎。世俗多巧伪，玩之请置校籍官以防之。年老有疾，请退，表曰："四十仕进，七十悬车，壮即驰驱，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授命于道消之辰，效节于百揆之日，忠之效也。庆隆于文明之初，荷泽于龙飞之运，命之偶也。不谋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惭李陵，而忝居门下。尧舜无穷民，臣亦通矣。年过六十，不为夭矣。荣期之三乐，东平之一善，臣俱尽之矣。"上省表，许之。东归，王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归乡，造大宅，数年后卒。员外郎孔瑄就俭求会稽王官，俭方盥洟，投皂荚于地，曰："卿乡俗恶，虞玩之至死烦人。"

刘休字弘明，沛郡人。父超，九真太守。休初为宋明帝湘东常侍，转征北参军。颇有好尚，尤嗜饮食。休多艺能，爰至鼎味，问无不解，遂见亲赏，长直殿内。帝素肥痿，不能御内，诸王妓妾怀孕者，密使献之入宫，生子，乃幽其母。顺帝是桂阳王休范子，苍梧王亦非帝子，乃陈太妃先为李道儿妾，故后苍梧王微行，每自称曰"李将军"。帝憎妇人妒忌，朝官妻有妒者，必为鞭之。休妻王氏亦妒，帝使人就宅鞭二十，后令开小店，使王氏卖埽帚皂荚以辱之。休卒豫章太守。

谢超宗，陈郡夏人。祖灵运。父凤，宋元嘉中因事徙广州，超宗元嘉末方还。好学，有文章。与惠休道人往来。孝武出策秀孝格，五问并得上上。作《殷淑仪诔》，孝武见，叹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再出。"为太祖长史，坐公事免，自诣东府门通谢，其日风寒惨厉，太祖谓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饮酒数瓯，辞气横出，太祖对之甚欢。太祖即位，转黄门侍郎。在直省常醉。上忽召见，语及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佛出亦无奈何。"以失仪出为南郡王司马。后以怨望免官。十年禁锢。后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曰："落水三公，坠车仆射。"前后言诮，布在朝野。及渊出水，沾湿，超宗又笑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用。"渊大怒，曰："寒士不逊。"超宗曰："不能卖袁粲，焉得免寒士。"以张敬儿女为子妻，帝甚疑之。及收下廷尉，一宿发尽白。诏徙越州，自尽。

刘祥字显征，东莞莒人。父敳，太宰从事。祥为宋巴陵王参军。少好学，性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是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撰《宋书》，讥斥之。为临川王骠骑从事。初，王奂为仆射，与奂子融同载，行至中堂，见路人驱驴，祥曰："驴，汝好为之，如汝人才，皆可为令仆矣。"著《连珠辞》十五首以寄怀，云："希世之宝，违世必贱，伟俗之器，无圣则沦。是以明璧黜于楚岫，章甫穷于越人。"上令御史任遐奏付廷尉，徙广州，不得意，纵酒而卒。

虞琮字景豫，会稽馀姚人。父秀之，黄门侍郎。琮有谨行。初，世祖始为从事，家甚贫薄，琮推国士之眷，数相分与，行必呼帝同载，上甚德之。昇明中，为世祖中兵谘议。家富，奴婢无游手者。虽在南土，而会稽滋味无不毕至。及明帝即位，琮乃辞疾，不陪位，帝使尚书令王晏赍废立事示琮，以琮旧德，引参佐命。琮谓晏曰："主上圣明，公卿戮力，宁假朽老臣赞维新乎？不敢闻命。"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遗直也。"众议乃止。称疾笃，求东归，转光禄大夫，卒。

萧赤斧，南兰陵人，太祖从祖弟。父始之，冠军

参军。赤斧历官谨慎，为太祖所知。太祖辅政，顺帝逊位于丹阳故所立宫，上令赤斧监送，至薨乃还。迁雍州刺史，在公勤奉公事，封南里伯。永明三年，卒。家贫，无绢为衾，上闻之，赐赙钱五万，材一具，布百疋。

子颖胄字云长，弘厚有父风。起家太子舍人，从太祖登石头烽火楼，赋诗称旨。和帝出荆州，以颖胄为冠军将军、行荆州事。初，雍州刺史梁王起义，与颖胄，劝同举兵。颖胄未决，而朝廷使巴西太守刘山阳领兵三千上荆州，就颖胄谋袭雍州。梁王又使王天虎等扬声云："刘山阳上，并袭荆、雍。"遂与梁王定谋，斩天虎首送山阳，发兵及百姓车牛往襄州。山阳上就颖胄，颖胄使岷山太守刘孝庆伏兵，斩山阳首送梁王。梁王发兵，留颖胄知后事，檄告京师。永元三年（东昏年号），正月，立和帝于荆州。初，荆州大风雨，龙入柏斋中，柱壁上有爪足处，刺史萧遥欣恐，不敢居。至是，南康王宝融立为和帝，遂以为嘉瑞殿。中兴元年，三月，迁颖胄为中书令，领吏部，监八州军事，荆州刺史。八月，鲁休烈、萧璝破汶阳，至上明，荆土尚振。颖胄遣军主蔡道弘上明拒璝。十二月，颖胄忧虑发气，卒。和帝密诏梁王，报颖胄凶，秘不发丧，时年四十。及平定，闻者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监元年，追封巴东郡公。

刘瓛字子珪，沛国相人，晋丹阳尹惔六世孙。父惠，治书御史。瓛初举秀才，丹阳尹袁粲坐于后堂，指庭前柳树，谓曰："人谓此是刘尹时树，每想高风，今复见卿清德，可谓世不衰矣。"荐为秘书郎。太祖即位，累至总明观祭酒、会稽县丞，从学者数百人。瓛姿状纤小，而名冠当朝，京师士子，莫不下席受业。瓛性谦下，不以高名自处。居住檀桥，有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不敢指斥，呼为清溪焉。竟陵王子良亲往谒之，表世祖，为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瓛曰："室美岂为人哉，华宇岂我宅也。"未徙居，遇疾，卒，年五十六。瓛有至性，年四十，未有婚对。后娶王氏，寻又出之。梁天监中，武帝为立碑，谥曰贞简先生。

弟琎字子璥，性方轨正直。初，为武陵王晔参军，晔与寮佐饮，自割鹅炙。琎曰："殿下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请退。尝与友人孔彻同舟，彻留目观岸上女子，琎举席自隔，不与同坐。兄瓛尝夜隔壁呼之，琎初不应答，方下床着衣，行及帘外，然后应之。瓛怪其久，琎曰："向者束带未竟，恐乖礼也。"卒射声校尉。

陆澄字彦渊，吴郡人。祖邵，临海太守。澄少好学，行坐眠卧，手不释卷。起家太学博士，以评议经典，迁秘书监。初，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昔单于以与苏武。"子良复细视器底，有字仿佛可识，如澄所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卒，年七十。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

张融字思光，吴郡人。父畅，宋会稽太守。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陆修静以白鹭羽尘尾扇遗融，曰："此既异物，以奉异人。"仕宋为封溪令，被獠贼执，将欲杀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尝泛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方咏曰："干鱼自可还其本乡，肉脯复何为者哉。"又作《海赋》，还，示顾恺之，恺之曰："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立取笔注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足也。融尝与王僧虔书曰："融，天地之逸民也。进不辨贵，退不知贱，兀然造化，忽若草木。"每自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善草隶书，自号其能。太祖尤善之，见融，尝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与何戢善，，尝往诣戢，为从者误通尚书刘澄宅，融入门，乃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熟视澄良久，曰："都不是。"乃出。其为异如此。迁司徒从事中郎。假东出，世祖问所住止，曰："臣陆居无屋，舟居无水。"上问融从兄绪，绪曰："融近东出，未有居处，权牵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北虏闻融名，上使融往对，北使李道固曰："张融是宋彭城长史张畅子否?"融频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播六夷。"豫章王大会宾僚，融食炙，始行毕，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盐蒜，口终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观之。性孝义，母忌月，三旬皆不听音乐。司马竺超民尝救其父畅之难，后超民有孙微，冬月遭母丧，家贫，融往吊之，悉脱身上衣以赙之，披牛衣而还，建武四年，卒。

周颙字彦伦，汝南安城人，晋光禄大夫顗七世孙。祖虎头，员外散骑常侍。父珣。颙少为族祖朗所知，府台立为殿中郎。音辞雅丽，出言不穷，尤长佛理，著《三宗论》。尝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甚机辩，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

萧坦之，南兰陵人也。父欣，有勋于世祖，至武进令。坦之与萧谌同族，初为殿中参军，以文惠见用，累位侍中、领军。高宗崩，东昏立，而始兴王遥光谋反，坦之自淮南岸夜逾墙，科头著裩，走归宫城，假节督众军讨遥光，屯湘宫寺。事平，迁尚书左仆射、丹阳尹，进封公。二十馀日，帝使延明主帅黄文济领兵围其宅，诛之。坦之肥黑，无须，语声嘶，时人号"萧哑"。刚狠专执，群小畏而憎之。

谢瀹字义洁，阳夏人。祖弘微，宋太常。父庄，金紫光禄大夫。瀹七岁，王彧见而异之，言于宋孝武。褚渊以女妻之。初，兄朏为吴兴郡，瀹送别，朏

指瀛口曰："此唯宜饮酒。"故建武朝，专以长酣为务，方得寿终。瀛拜车骑参军。以明帝废郁林即位，宴群臣，尚书令王晏等与席，瀛独不起，曰："陛下受命，应天从人，王晏以为己力。"献觞，遂不见报。上大笑解之。及王晏初得班剑，瀛谓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惮之，谓江祏曰："彼上人者，难为酬对。"帝起禅灵寺，敕瀛为碑文。永泰元年，卒。

徐孝嗣字始昌，东海郯人。父聿之，著作郎，并为宋元凶所杀。初，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嫁，不愿有子，自床投地及服药，令胎坠，而更坚。及生，小字遗奴。而挺立，风仪端简。年八岁，袭爵枝江县侯，尚孝武乐康公主。除著作。太祖建元初，兼侍中。王俭目之为宰相才。转御史中丞，累至吏部尚书，台阁事悉以委之。王俭卒后，为五兵尚书。明帝谋废郁林，孝嗣奉旨，即还家草太后令，戎服随入殿廷，于袖中出太后令，明帝大悦。即位后，加中军大将军，定策元勋，进爵为公。孝嗣性好学，器量弘雅，不以权势自居。建元之世，恭己自保，朝野称之。孝嗣初在率府，昼卧斋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惊起，走数步，壁寻崩，压床。建武四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明帝崩，受遗托辅幼主。东昏即位，多失德，孝嗣不敢谏之。江祏见诛，内怀忧惧，进拜司空。初，虎贲中郎将许准有胆力，领军隶孝嗣，陈说事机，劝行废立，孝嗣不能决。群小反憎恶，遂劝帝除之。其冬，被召之华林省，遣茹法珍赐药酒。孝嗣容色不变，少能饮酒，饮酒至斗馀，卒，年四十七。长子尚世祖女武康公主，第三子尚明帝女山阴公主，并同见杀。中兴元年，和帝诏赠孝嗣太尉。

嗣子琨字君蒨，仕梁湘东王。尝出军，有人将妇从役，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诛女子；将惭孙武，遂欲驱战妇人。"君蒨应声曰："项籍壮士，犹有虞兮之歌；纪信功成，乃资姬人之力。"竟卒于官。

沈文季字仲达，吴兴武康人。父庆之，宋司空。孝建三年，文季家辟州主簿。景和之难，兵人围宅，文季挥刀驰马而去，收者不敢逼，遂得免。明帝立，迁黄门侍郎。文季饮酒至五斗，妻王锡女亦饮三斗，对饮竟日，而视事不废。风彩棱岸，善于进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文季为冠军将军，督钱塘军事。文季杀攸之弟，及宗族尽灭之，衔景和之害也。齐建元初，为太子右卫率，封南丰侯。世祖即位，转太子詹事。世祖谓文季曰："南土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尤善应对，能塞及弹棋，塞用五子也。迁中护军，以家为府。延兴元年，迁左仆射。明帝加尚书令。东昏即位，多行杀戮，方知世乱，乃辞以老病。后与徐孝嗣见害于华林省，年五十八，朝野冤之。和帝中兴，追赠司空。

兄子昭略，至冠军将军。与文季同召入省，例赐药酒。昭略骂徐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即以瓯投其面曰："使作破面鬼。"死时言笑自若，年四十馀。弟昭光，亦见杀。

王慈字伯宝，琅琊人，司空僧虔子。年八岁，外祖宋江夏王义恭于内斋施宝物，恣任所取。慈乃取素琴、古砚，义恭善之。累位侍中，以脚疾，齐武帝敕听乘车在仗后，自江左以来，少此例也。子观，尚世祖女吴县长公主。慈至冠军将军、东海太守。有女为江夏王锋妃。谢凤字超宗，尝候僧虔，仍往东斋诣慈。慈正学书，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慈曰："我不及，有如鸡之比凤。"超宗狼狈而退。永明九年，卒，赠太常。

陆惠晓字叔明，吴郡吴人，晋太尉玩之玄孙也。自玩至惠晓祖万载，世为侍中，皆有名行。惠晓伯父仲元又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父子真，仕宋为海陵太守。惠晓清介正直，不杂交游。张绪常曰："此江东裴秀、乐广。"举秀才，历诸府参军。世祖辅政，除尚书殿中郎，邻族来贺，惠晓举酒曰："陆惠晓年逾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等以为庆邪?"自太傅祭酒出为武陵王征虏将军，与刘琎行至吴，琎谓人曰："吾闻张融与惠晓并宅，其间有水，必应异味。"遂命驾往，酌而饮之，曰："饮此水，则鄙吝之萌尽矣。"惠晓后迁竟陵王长史。或谓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退。"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欲以无礼处人。"又曰："贵人不可轻，而贱者乃可轻，人生何用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官位。以吏部为辅国、南交州刺史。何点常云："陆惠晓心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世人谓之实录。初，欲用惠晓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有三子：僚、任、倕，各有美名。

王融字元长，琅琊人。祖达。父道琰，庐陵内史。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举秀才，自晋安王参军迁秘书监、中书郎。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融因此上疏，开张北侵之议。图成，上置琅琊城射堂 壁上，游幸观焉。初，世祖宴芳林园，禊饮，令融为《曲水诗序》，举世称之。后迁中书郎，尝抚心叹曰："为尔寂寂，邓禹笑杀人。"及北虏动，竟陵王子良拔融平朔将军，以文藻捷速，子良特相友善。融躁于名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尝诣王僧祐，遇沈昭略，素未相识，昭略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余出于扶桑，入于濛谷，照耀天下，何人不知，而卿有此问?"昭略曰："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长东隅，居然应嗜此族。"其高自标置如此。世祖疾笃，子良侍医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乃戎服坐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上既苏，召太孙入殿，朝事委高宗。融乃去戎服坐省中，叹曰："公误我。"郁林即位十数日，使中丞孔稚珪奏，收下廷尉，诛之，年二十七。文集行于世。

谢朓字元晖，陈郡阳夏人。祖述，吴兴太守。

父伟，散骑侍郎。朓有美名，文章绝世。起家豫章王东阁祭酒，累至吏部郎。善草隶，长于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敬皇后迁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后江祏与弟祀及刘沨，刘晏同侯朓，朓曰："可谓带二江之双流。"以嘲弄之。祏转不堪，至是构而害之。诏暴其过恶，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狱死，时年三十六。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祖道隆，位侍中。父灵产，晋安太守，罢归，奉道，于禹井山中立馆，明解星文。太祖问沈攸之事，言其必败，迁为光禄大夫，饷白羽扇、素隐机，曰："君性好古，故遗古物。"稚珪少好学，有美誉。起家太祖记室，与江淹对掌辞笔。初，江左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稚珪删注修改。与竟陵王议，务在从轻，曰："仲尼有言：'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与杀不辜，宁失有罪。'则断狱之职，古所难矣。"珪表上律文二十卷，国学置律助教，依《五经》例，策试上高第，便擢用之。稚珪风韵疏清，不乐世务。居宅营小山，凭几独酌，多饮七八斗，旁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翦，而多蛙鸣，人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尝鸣鼓吹候之，闻群蛙鸣，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听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惭色。永元二年，起为都仓尚书。圭疾，东昏屏除，以床舆走，乃疾甚而卒。

崔惠景字君山，清河武城人也。父系之，司州别驾。惠景为国子生，仕宋至宁朔将军。齐受禅，封乐安侯。世祖即位，进冠军将军。东昏立，迁辅国将军。初，徐世标专权，惠景备员而已。及东昏诛旧臣宿将，不得自安。明年，裴叔业以寿阳降魏，即授惠景平西将军，往寿阳，军顿白下。将发，帝长围屏除，出琅琊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楼上，召惠景，惠景单骑进围内，才交数言，拜辞而去。既出，至广陵北数十里，召会诸军，顿军广陵。停二日，便济江，将众袭京口，江夏王宝玄内应之，合二镇兵，以奉宝玄向京师。军到查硎，竹坎人万副儿善射，能捕虎，□说惠景曰："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宜从钟山龙尾上，出其不意。"惠景从之，遣人自西岩夜下，鼓叫临城中，台军惊散。帝遣将军左兴盛率军拒北篱门，便退走。惠景引军入乐游苑，突进北掖门，长围逼内东府，而石头、白下、新亭皆奔。惠景使擒兴盛于淮渚荻舫中，杀之。烧兰台府署为战场，称宣德太后令，废帝为吴王。帝密诏豫州刺史萧懿、军主胡松、李居士数千人，自采石济岸，过顿越城，举火，台城中鼓叫称庆。惠景使子觉将兵渡南岸，合战，觉军大败，赴淮死，觉单马退。皆诣城降。惠景乃与腹心人潜至蟹浦，为渔人所斩，以头内鳝篮中，担送京师，年六十三。先是，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称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门，仕至杨州议曹从事。事方泄，明帝令东还，始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惠景之应也。

丘灵鞠，吴兴乌程人。祖系，秘书监。灵鞠少好学，善属文。举上计，为东州辟从事，累至东观祭酒参军，掌国史。灵鞠曰："人居官愿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为骠骑。不乐武弁，改为常侍。性好酒及臧否人物，在沈渊坐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也。"灵鞠宋时文名甚盛，人齐，拜车骑长史，卒。又著《江左文章录序》，起元兴，讫元熙。文集行于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祖弘，宋琅琊太守。超少好文学，放诞任气。解褐为西州曹掾，累至国子博士。自比晋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为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天文》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家，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烈女》等传。超史功未就而卒官，江淹成之，撰犹不备也。时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世，其《序》曰："《尚书·尧典》谓之古书，则附所述通谓之《齐书》，名为《河洛金柜》。"

衡阳元王道度，太祖长兄。与太祖同受业于雷次宗，宣帝问二儿优劣，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明，皆良璞也。"为安定太守，卒于宋。太祖即位，追封。无子，以太祖第十一子钧为后。

钧字宣礼，好学，常手细字书《五经》，一部为一卷，置之巾箱中。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有坟索，何须此蝇头细书别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经》，检阅且易，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之，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始安贞王道生，太祖次兄。宋奉朝请。太祖即位，追封为王。建武元年，追封为景帝，妃江氏为景皇后，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子凤、鸾，鸾即明帝。

凤字景慈，宋正直郎，卒。追谥始安靖王，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

子遥光字元晖，嗣。生有躄病，高宗崩，遗诏辅东昏，为侍中、中书令。明于吏事，见东昏虐害，乃与江祏兄弟谋自树立。弟遥欣拥兵上流，死荆州，还丧，停东府。遥光见江祏遇害，忧惧，遂收集二州部曲，于东府门召丹阳尹，告以讨刘暄为名，破东冶，出囚，上方取器仗〔此下文字有大段脱漏〕。

〔*顾欢……*〕谓之尸解仙化焉。还葬旧墓，连理生其侧。世祖语欢诸子，撰欢文义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无异，而学者互相非毁，欢著《夷夏论》。又著《三教论》，注王弼《易》二《系》及《孝经》、《老子》等。

臧荣绪，东莞莒人也。父庸，国子助教。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纯笃好学，括东西二晋为一书，纪录志传一百一十卷。隐居京口，著《五经序

论》。常以宣尼生于庚子日，其日，陈《五经》以拜之。自号披褐先生。初，与关康之俱隐京口，四十年不出门，号“京口二隐。”

宗测字敬微，南阳人，宋征士少文之孙。少静退，家甚贫。豫章王嶷征为参军，不起。测答府云：“何为谬伤海鸟，横斤山木。”母丧，身自负土，植松柏。嶷复遣书请之，辟为参军。测答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云，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鸟慕哉。”永明三年，诏征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写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图》于壁上。测长子宾臣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禄还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陆王子敬、长史刘寅以下皆赠送之，测无所受，赍《老子》、《庄子》二书自随，子孙拜辞悲泣，测长笑不视，遂往庐山，止祖少文旧宅。建武二年，征为司徒主簿，不就，卒。

吴苞亦隐士，常以一壶自随。一旦谓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挺，以照七尺之尸。”遂亡。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杜子恭玄孙。父道鞠，州从事。京产好恬静，专学黄老。以洁静为心，廉虚成性。通和发于天挺，敏达表于自然。隐太平山，征为员外散骑常侍，京产曰：“庄叟持钓，岂为白璧所回。”辞疾不就。年六十四，卒。

徐伯珍，东阳人。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叶及以铁钉画地学书，兼明道术。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谓之九岩山，后汉龙丘苌隐处也。山多龙须柽柏，望之五彩，世人呼为妇人岩，伯珍居之。兄弟四人皆白首，世呼作“四皓”。俱年八、九十卒。

武陵邵荣兴，八世同居。建武三年，明帝表其门闾。

义兴吴远之，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力夫，以营棺冢。建元三年，诏表门闾。

乐颐之字文德，南阳人，世居南郡。少性至孝，养母甘厚。湘州刺史王僧虔引为主簿，闻僚佐非人，弃官而去。初，吏部郎庾杲之常候颐之为设食，唯枯鱼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于茅季伟，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从事。

江泌字士清，济阳考城人。父亮之，员外郎。江泌少贫，昼日则斫屧为业，夜乃读书，随月光，光斜则握卷升屋。性行仁义，衣弊虱多，以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为国子助教，牵车至染乌头，见一老翁步行，下车载之，自徒步而归。建武中，卒。

纪僧真，丹阳建康人。因萧慧开之言，故请事太祖，太祖用为冠军参军。僧真梦蒿艾生满江，惊觉，以白太祖，太祖曰：“诗人采萧，萧，艾也，萧生断流，卿勿言也。”其见亲如此。太祖初在淮阴治城，得一锡趺，长数尺，下有篆文，莫能识之。僧真曰：“何须更辩文字，久远之物，九锡之征也。”太祖在淮阴，令僧真视上手迹，学署之，至是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能辩。”太祖拜中书舍人，封新阳县男。上临崩，令典遗诏。为人有雅士之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能及。”于诸权要最得顾盼。母葬，开墓得两头蛇，五色。明帝即位，以僧真历朝驱使，出为广陵内史，卒。

茹法亮，吴兴武康人。宋大明中，出身为小吏。齐太祖用为冠军府参军。世祖即位，为中书通事舍人，与吕文显并以奸佞谄事武帝。东昏立，出法亮为大司农。中书，势利之职，法亮不乐去，固辞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去，卒官。

吕文显，临海人。与茹法亮等迭出入为舍人，并见亲幸。建元、永光之世，至尚书右丞、少府卿，卒。

魏 虏

魏虏，匈奴种也，姓拓拔氏。披发左衽，亦呼之为“索头虏。”魏自什翼主，始治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未始土著立居处。至佛狸破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四角，起楼、女墙，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十一阙，阙内立庙，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二十一间瓦屋，其西立土社。佛狸所居塞居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妃妾住土屋。婢使迁馀人，织绫绵贩卖逐利。太官八十馀窖，窖贮四五千斛。城郭绕宫，悉筑为防。大者四五百家。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尝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于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国纪》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决国事。诸曹军府悉署官员，皆使通知虏汉语，以为传译。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

泰始五年，万民禅位子宏，自称太上皇，宏立，号延兴元年。至六年，万民死，谥献文皇帝，改号承明。当此即宋元徽四年也。丁巳岁，以太和元年，宏闻齐太祖受禅，其冬，使丹阳王刘昶为太师，来寇司州。齐使车僧朗使北虏，虏问僧朗曰：“齐辅宋日浅，何故促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亲当革禅；魏、晋匡辅，贻厥子孙。岂二圣促促于天位，两贤谦谦以独善？事宜各异，宁得一揆？苟曰事宜，故以应物。”虏又问曰：“齐王有何功业？”僧朗曰：“主上圣性宽仁，天识宏远，大定凶党，戮力佐朝三十馀年，经纶夷险十五六载，此功可谓极矣。”世祖即位，虏使李道固报聘，世祖于玄武湖水步军讲武，登龙舟引见之。自此岁使来，疆场无事。自佛狸已来，稍渐华典。平城南五十里，有索干水定襄界，世号为索干都，土气凝寒，六月雨雪，遂迁都洛。仍使蒋少游窥京师宫殿楷式而去。九年，将议迁都。十年，世祖使

司徒参军范云、萧琛北使，宏在西郊祠天坛处，以绳相交结络，细水祓帐，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伞"，一云"百子帐"。于此下宴引朝臣及齐使。宏皆自应接，甚重齐人。宏谓左右曰："江南多好臣。"宏侍中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数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不易主。"宏大惭。十一年，宏遣露布，并遗世祖书，称南人，世祖广召募。会世祖崩，宏闻，乃退师。

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节、安南大将军、行尚书符腾诏："皇师电击，旌旗南指，誓清江祲，志廓衡霭。会行人审：知彼有大故，以《春秋》之义，闻哀寝伐。爰敕有司，辍銮止辂。"故以往示，并遣使吊齐问讳。隆昌元年，齐遣使刘勃等聘宏。宏是岁徙都洛阳，改姓元氏。宏闻齐高宗立，非正嗣，乃自率大众，分寇司、徐、梁、豫等四州，齐建武二年春也。宏入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坐辇边皆三廊揭剌，有梨多白真朓。铁骑为群，前后相接。出军，皆乌漆楯槊，缀以黑虾蟆幡，牛车、驴、骆驼等。不攻城，登八公山，赋诗而去。宏纳冯太后兄昌黎王冯涉二女，大者为昭仪。小者为皇后，生太子洵。洵意不乐，思归桑乾，私置马三千匹于河阴，皇后召而执之，告宏，宏怒，徙洵于无皋城河桥北二十里，寻杀之。遂立大冯为皇后、立恪为太子。

四年，宏大举向南阳，将破雍州。以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犛角，呼沸天地。使咸阳王禧围南阳，自新野皆陷之。宏缚新野太守刘思忌，问曰："何不早降?"忌曰："宁为南鬼，不作北臣。"乃杀之。寻破崔惠景于邓，进樊城，临水而去。宏疾，崩，谥孝文皇帝。是年，王肃在虏，为制官，官司品秩，一如中国。凡有九品，各有二。肃初为道人，奔虏，自说家被诛戮，宏为流涕，乃以第六妹妻之，即虏彭城主也。封肃平原公，为起宅舍。　宏太子恪立，号景明元年，即齐永明二年也。初，佛狸之朝，讨反胡于长安，有道人射杀虏三郎将斛浴真，佛狸大怒，悉毁浮图，杀道人将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之。后乃感恶疾，自是敬畏，乃立塔寺。及宏，大兴佛事。

诸蛮种数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布谷，在荆、湘、雍、郢、司五州界。宋世封西阳蛮侯梅或丘为高山侯，田野山为威山侯，梅加羊为扦山侯。齐太祖即位，数为寇，皆讨平之，收其部落，使戍汶阳。汶阳本临淄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狎，兼贯行，水白田肥，桓玄割为都，南接巴、巫。太祖置巴州以畏静之。蛮俗衣布徒跣，或堆高髻，或翦发，兵仗以金银为饰，使弩射。

东夷高丽国，与魏虏接界。太祖建元元年，进封号，以高丽王琏为骠骑大将军、乐浪公如故。三年，使贡方物。琏年百馀岁乃卒。隆昌元年，高云立为高丽王、乐浪公、征东大将军，其官位加长史、司马、参军之属。拜则申一脚，坐则跪，行则走，以为恭敬。国有银山，采为货，并人参、貂皮。重中国彩缬，丈夫衣之。亦重虎皮。

百济，弁辰之国。起晋世，受蕃爵。自置百济郡，在高丽东北。齐建元二年，其王弁都使贡方物。永明二年，魏虏征之，大破百济王弁都。

新罗国，三韩种也。

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中岛上。汉末，以女人立为王。

南夷林邑国，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连九德郡，秦朝故临邑县也。汉末，称王。晋太康五年，使人贡献。宋太初元年，林邑王范阳迈母初生，梦天人以金藉之，光色奇异。夷人谓金之精者为"阳迈"，若中国云"紫磨"者，故以名之。王服天冠，身披香缨络。国人凶粗善斗，吹海螺为角，人皆倮形。人死，焦其舍，食肉，以火焚其骨，粉于水中，谓之水葬。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贱男而贵女，以婆罗门引婿，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为成礼，色黑为上。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大海西湾中，广三千馀里，有江向西流入海。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为激国人混瑱所破，降为妻，而遂治其国，子孙相传。晋末，始通职贡。其后王姓桥陈如，名阇耶跋摩。晋惠帝永熙二年，阇耶始因天竺道人那伽仙而遣使于中国，奉表献金缕龙王座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瑠璃苏铉一口、玳瑁栉一枚。诏回紫绛、地黄、碧绿绫各百匹。扶南人黠惠智巧，居重阁，以木栅为城。出大蒻叶，长八九尺，编此叶以盖作屋，人民亦为阁居。或为大船，长八九丈，广六七尺，头尾似鱼。国王行乘象，妇人亦然。好斗鸡狗为戏。无牢狱，有争讼者，以金指镮投沸汤中，令交取之。土出芭蕉、甘蔗、石榴、槟榔等果。

蠕蠕国，虏塞外杂胡也，编发左衽。晋世，什翼珪入塞后，蠕蠕逐水草，居匈奴，威伏西域。土气早寒，所居穹庐毡帐。刻木记事，无文字。宋世，尝言南方姓名齐者当为天子。宋顺帝昇明二年，太祖辅政，遣王洪范使，克期共伐魏虏。其相国刑基祇罗回表言："《京房谶》云：'卯金十六，草肃应王。'"建元二年，八月，蠕蠕发四十万南侵，去平城七八里，于燕然山纵猎而去。后二年、三年，频献狮皮。永明元年，王洪范始还京师，经途三万馀里。后十年，为丁零胡所攻，蠕蠕南徙。

河南国，匈奴种也。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赀"，一谓之"赀虏。"鲜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浑与廆分争，子孙领其部落，以吐浑为氏，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馀里。犬戎有四，一在青水，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贺川。初，逐水草，后稍为宫室。初始受爵命，河南吐谷浑拾寅为持节、车骑大将军、秦河二州刺

史。齐太祖建元元年，进号骠骑大将军。卒，子易度侯为河南王。卒，世子休留残为河南王。齐使丘冠先至河南拜受，为休留残推坠深谷中，杀之。丘冠先字元通，吴兴人，晋吏部郎杰六世孙也。

王杨氏、符玄同出洛阳，汉世，居仇池。建安中，有百须玄王。晋代，有杨茂搜。宋令裴方明伐玄，克仇池。王杨文德加武都王，兼仇池公。太祖即位，诏又封之。

宕冒羌，西羌种也。各有酋豪领部落，在汧、陇间。宋末，宕冒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建元元年，太祖进号镇西将军。卒，子孙为宕冒王。使求杂书，帝以《五经集论》等赐之。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之贺。

卷十七　梁上

高祖武皇帝

高祖武皇帝姓萧，名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兰陵中都人，汉相国何之后，而与齐朝同承淮阴令整。整生皇高祖锗，位济阴太守。锗生皇曾祖副子，位州治中从事。副子生皇祖道赐，位南台治书侍御。道赐生皇考顺之，字文纬，齐高祖族弟。参预佐命，封临湘侯。累至领军将军、丹阳内史。高祖以宋大明元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初，皇妣张氏常梦抱日，已而有孕，乃生帝。帝生有奇异之光，两骻骿骨，状貌殊特，顶上隆起，日角龙颜，重岳虎顾，舌文为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日无影。为儿童，能蹈空而行。有文在左手，曰“武。”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流辈咸推许焉。所居宅常若有云气，人有遇者，体辄肃然。起家巴陵王参军，迁卫军王俭府东门祭酒，王俭一见，深相器异，请为户曹属，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为“八友。”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迁随王谘议。行经牛渚，逢风，入泊龙渎，有一老人谓曰：“君龙行虎步，贵不可言。天下将乱，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以皇考艰，去职。齐明帝辅政，为宁朔将军，镇寿春。服阕，拜黄门侍郎，入直殿省。与萧谌等定策，封建阳侯。

建武二年，虏寇司州，以高祖为冠军讨之，进战，魏军弃围走。还，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四年，败魏军于雍州，进使持节、雍梁南北秦四州军事、雍州刺史。其月，齐明帝崩。及东昏侯立，而杨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使分日帖敕，世所谓“六贵。”高祖闻之，谓从舅张弘策曰：“政事多门，乱其阶矣。《诗》云：‘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此六贵也！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号为‘八要’，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馀人，皆口擅王命，权行国宪。今有六贵而何得理？嫌隙若成，方将诛灭。当今避难，唯有此地。但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然诸弟在都，恐不离患，须与益州图之。”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颍州事。使弘策诣郢，陈计于懿，云：“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作。今六贵争权，人握邦宪，制王画敕，各欲专威。始安将为赵伦，形迹已见。蹇人上天，信无此理乎。徐孝嗣才称柱石，听人穿鼻，幸图身计，不可后人。智者见机，无待终日。”懿闻，色变，心不之许。

是岁，高祖到襄阳，潜造器械，伐竹木，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所住斋常有五色气迴转，状若蟠龙，其上紫云腾起，形如伞盖，望者莫不异焉。

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等谋之，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之厅事，谓曰：“武王会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虐暴主，诛戮朝贤，生民涂炭。卿等同心嫉恶，共兴义举，良在兹日。”是日，建牙于军门，收拾甲士三万馀人，马一千匹，船三百艘。高祖谓张弘策曰：“夫用兵之道，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乃使行人封空函，以疑刘山阳，而定荆土。引荆州军下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宝融为相国，以高祖为征东大将军，封公，给鼓吹一部。戊申，高祖发襄阳，留弟伟守城，总州府事。录事郎臧知韩漕。移檄京师。命长史王茂与竟陵太守曹景宗为前将军，出汉口，轻兵沿江逼郢城。大破刺史张冲军于石桥，追斩于九里亭，高祖筑汉口城以守。时张冲军复以长史程茂为主。

己巳，南康王宝融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二年为中兴元年，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高祖为左仆射、假黄钺，西台置百官、司马。七月，袭破上流，征镇相继归款。八月，前次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孰，奔归，东昏又使屯破墩。高祖悉大军据姑孰，使曹景宗、萧颍达领马步进屯江宁。东昏征虏将军李居士率马步逆战，击破之，进与新亭城主江道林大战于路，生擒之。而次新林。使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据皂荚桥，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屯离门。李居士收散军，犹据新亭垒，请东昏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荡然矣。十月，石头军主朱僧勇率水军二千归义。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率胡虎牙等，列阵于航南大路，珍国决死战，大败，投淮死者与航等，追兵乘之以济，诸军相望大溃。追至宣阳门，东府、石头、白下等诸军并降。壬午，高祖镇石头，命众军围城。十一月，东昏悉烧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众二十万，高祖筑长围逼之。

十二月，丙寅旦，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首送高祖。遣使晓谕，南徐、兖及四方屯戍

悉降。乃分遣宗党镇守，而使吕僧珍勒兵封库及图籍。嬖庶凶党王咺之已下四十八人并诛之。宣德皇后下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依汉海昏故事。授高祖中书监、杨徐军事、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杨州刺史，封建安公，食邑万户，给班剑四十人，假黄钺，依晋武陵王司马遵承制故事。己卯，高祖入屯阅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祸延动植，虐被人鬼，社稷之危，几于累卵。吾身藉皇宗，曲荷先顾，受任边疆，推毂万里，投袂受戈，克殄多难。凡厥负衅，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已下四十八人不在原例。"又下令曰："一切淫刑、滥罚、赋役并原放。今明昏递运，大道公行，思治之氓，来苏兹日。"

二年，正月，齐和帝自江陵遣侍中席阐文、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京邑。追赠高祖皇祖散骑常侍，皇考侍中。戊申，宣德皇后临轩，入内殿，大司马承制，百寮致敬如前。诏进高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寻进相国，封十郡，为梁王，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王公之上。加相国绿绂绶，任总百司。高祖固辞。

二月，府寮劝进。是日，焚东昏淫奢异服都六十二事于都街。乙丑，南兖队主陈文兴于城内凿井，得镂骐骥、玉璧、水精环各二枚。又凤皇见建康县桐下里。宣德皇后称美符瑞，归于相国府。丙寅，诏："梁国初建，可依旧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臣闻以言取士，士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谓才生于世，穷达惟期，而风流遂行，驰骛成俗，媒孽夸衒，利尽锥刀。遂使官人之门，肩摩毂击，岂直暴盖露冕，不避寒暑，兼乃戢屦杖策，风雨必至。良由乡举里选，不师古始。请自今选曹，精加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涘，造请自息。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此实巨蠹，尤宜刊革。"诏依表施行。丙戌，诏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南谯益梁国，并为二十郡。帝固辞，有诏断表。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寮敬请。正月，辛卯，延陵县华阳逻主戴平牒称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弥蔓数里。正月己酉，逻将潘道益于山石穴中得毛龟一。三月辛酉，逻将徐灵符又于山东见白獐。丙寅平旦，山上云雾四合，须臾有玄黄色，状如龙形。长十馀丈，乍隐乍见，久乃西北升天。"寿张县见骐骥一物。己未夜，郢城有一物如兽，色白而长，攀树而泣，若将别者，因投城外黄鹤矶水中。庚申，郢州降梁，梁王曰："何意骂义军？"朱晓曰："明公试思，桀犬何尝不吠尧？"王以为知言。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毛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进号，依旧仪。丙辰，齐帝禅位於梁王，王即位於姑孰，依唐虞、晋宋故事。

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下令："今归别宫。"壬戌，齐帝使侍中、持节、兼太保、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侯悉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王其陟元后，君临万方，式传洪业，以答上天之休命。"高祖抗表陈让，于是齐百官、豫章王綝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高祖，高祖谦让不受。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事并明著。群臣等固请，乃从之。

夏四月，丙寅，高祖即位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礼毕，备法驾，还建康宫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元，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壬午，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一依齐典，行齐正朔。降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后王氏为巴陵王妃。诏降前代王公，封爵悉皆除省，唯宋汝南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张氏为献皇后，妃郗氏为德皇后。谥兄懿为长沙王。诏封文武各有差。以弟宏为临川王、杨州刺史，弟秀为安成王，弟伟为建安王，弟恢为鄱阳王，弟澹为始安王。诏后宫乐府，一切放还。己巳，巴陵王薨于姑孰，谥为和，送终一依宋顺帝故事。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举沦滞，求遗隐，问百年，蠲狱讼。天下有罪，许人赎。论复兰陵武进县。依前世之科，乃立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欲有横议，投谤木函。五月，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使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讨平之。伯之奔魏。丁未，诏中书监等八人参定律令。林邑国、于陁利国各遣使贡方物。十二月，乙未，立小庙。甲子，立皇子统为太子。是岁，旱，米一斗五千文，人多饿死。立长干寺。（案，《寺记》：寺在秣陵县东长干里，内有阿育王舍利塔，梁朝改为阿育王寺。昔佛涅槃后，周敬王朝，阿育王造八万四千舍利塔，此其一焉。又案《梁书》，大同二年八月，高祖改阿育王塔，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此塔比吴朝，因孙綝乱，曾毁废之，塔亦同泯。平吴后，诸道人于旧所建立焉。晋末宋初，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程安造小塔，未成而亡，弟子僧明继而修立。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盘。其后离石县人刘萨阿因死更苏，便出家，名惠达。行礼次至丹阳，未知阿育王塔处，乃登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因就礼拜，果见先置塔所，方知必有舍利。乃对众掘地一丈，得三石碑，各长六尺，中碑下有铁函，函内有银函，函内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近北对简文所造四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加三层，即高祖所开者也。高祖初穿三四尺，得龙甲；九尺许，方得石。石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缕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又有瑠璃碗，碗得四舍利及爪发，爪有一枚，为沉香色。高祖至寺大会，造二刹，各以金罂、瓷罂重盛舍利爪发，内七宝塔中。又以石

函盛宝塔，分入刹下，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地中有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何怪，乃令人于光处剖视之，得金像，悝乃下车载像，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悝令御人任牛所之，牛直牵车至寺，悝因留像付僧。每至中夜，尝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经一岁，临安县渔人张系世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水上，系世取以送县，县以送台，乃施于像足，宛然相当。又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县人董宗之采珠没水底，得光焰，交州押送台，以施像上，又合焉。自咸安历隆安，二十馀年，光趺如其初。高悝得像后，西域有胡僧五人来诣悝，曰："昔于天竺得阿育王所造像，来过邺下，值胡寇乱，埋像於河边，寻失所在。五人尝一夜梦像语曰："吾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悝乃送五僧至寺，诸僧见像，嘘欷流涕，像便放光，耀烛殿宇。又瓦棺寺僧惠邃欲摸写像形，寺主僧虑亏损金色，谓邃曰："若能请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许也。"邃便恳拜请之，其像即转坐，放光西向，当使摸之。又铜花趺上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后有三藏□□邠跋摩识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及梁朝敕除市侧数百家以广寺域，堂殿楼阁，颇极轮奂。其图诸经变相，并是张僧繇□丹青之功，为其冠绝。陈亡，寺内殿宇悉皆焚烬。今见有石塔三层，高一丈二尺，□□□尺，形状殊妙，非人工焉，鸟雀不敢栖息。《西京记》：光福坊大兴寺殿内有□□□金像，历宋、齐、梁、陈，数有奇异。陈国亡，忽面自西向，虽止之，还尔。隋文帝载入□□内中供养，后移置此寺。寺众以殿大像小，不可当阳，置之于北面，明日乃自转正，□□咸惊，复置北面，明还复转南面，众乃忏谢，不复更动。又靖安□崇敬寺有石像一躯，高五尺，制作粗恶，甚有灵验，传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其女貌丑，尝自慨恨，多作佛象，及成，皆类，如此千数，乃至诚祈祷，忽感佛见形，更造诸像，相好方具。其父使鬼神遍散诸像于天下，此石像是其一也。）

天监二年，四月，己卯，尚书删定法度，上《梁律》二十卷、《科》四十卷。扶南、龟兹、中天竺国各遣使贡方物。交州进鹦鹉，能歌，不纳。置法王寺，北去县二十里（案，《塔寺记》：武帝造。其地本号新林，前代苑也。梁武义军至，首祚王业，故以法王为名。大同九年於寺侧起王游苑，尚书令沈约为寺碑文，美武功也）。置永建寺，北去县六十里，李师利建造。置佛窟寺，北去县三十里，僧明庆造。其寺拓山岩，殊称形胜，遂因佛窟而名。置永修观，东南去县五十里，五月六日武皇帝造。至贞观六年，为数不过五人，乃并入县内。

三年，天下多疾疫。

四年，正月，癸卯，诏："自今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五月，建康县定阴里生嘉禾，一茎十二穗。六月，立孔子庙。十月，大举北伐。十二月，天清朗，西南有电光，闻雷声者。三岁大穰，谷一斛三十文。置敬业寺，礼部侍郎卢法震造。五年，正月，丙午，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剑二，始丰获八目龟一。置净居寺，北去县六十二里，颍州刺史刘威造。

六年，诏隐沦之士，皆令自陈。三月，有象入京师。四月，置左右骁卫、左右游击将军。七月，甲子，太白昼见。丙寅，置桂州。八月，戊戌，大风折木，京师大水，涛入御道七尺。乙亥，改阅武堂为德阳堂，听讼堂为议贤堂。置光宅寺，西去县十里。武帝舍宅造寺，未成。于小庄严寺造无量寿像，长一丈八尺，及铸铜不足，帝又给功德铜三千斤，台内送铜未至像处，已见铜车到鑪所，于是就治，一灌便足。在后台司铜至，方知向来送铜，灵感所至。及开模像以成丈九，而相好不差。又有大钱二枚，见衣条上，竟不消铄。其年九月，欲移像过寺，未移前，淮中估客每夜辄闻大桥上数百人修道路，往视，不见人。俄而像度，光彩辉焕，观者莫不归心。又《东都记》云：秘书省内著作院后，有梁武帝及名臣沈约、范云、周嗣已下三公数十人铜像。初，梁武帝登极，乃立私宅为寺，寺内有此像。后长庆中，李千里为明堂采木使，船载至东都，置于省内。置明庆寺，后阁舍人王昙明造，去县十八里。寺内有泉水清沏，陈、梁已前，尝取供御愈疾。寺碑，太子舍人陈昭之文。

七年，夏四月，乙卯，太子纳妃，赦大辟已下罪。五月，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等卿，又增太府、太舟，充为十二卿。六月，辛酉，复建修二陵，周迴五里，改陵监为陵令。七月，壬辰，置童子奉车郎。置涅槃寺，在县北二十里，沙门僧宠造。峰顶又有翠微寺，天晴日暖，望见广陵城在目前，水陆之远，盖二百里。前润州毕构因行属城，造于山顶，怀止之分，勒石为铭。

八年，正月。诏能通一经，始末无差，许以叙录。

九年，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南岸起后渚篱门，连于三桥。三月，己丑，舆驾幸国子学，亲临讲席，赐祭酒已下帛有差。四月，丁巳，选尚书五都令史，革用士流。是岁，置本业寺，西去县五十里，比丘净洁造，在蒋山里。

十年，春，正月，亲祠部南郊。六月，异莲一茎三花，生乐游苑。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声，赤气下至地。冬，十二月，山车见于临城县。庚辰，马鲜卑大破魏军，斩馘十万，后克朐城。是岁，初作宫城门三重及开二道。置解脱寺，在县西南六里，武帝为德皇后造，太清里内。

十一年，二月，新昌、济易二郡野蚕成茧。癸丑，齐宣德太妃王氏薨。

十二年，正月，诏掩骼埋胔。辛巳，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六月，己巳，太庙增基九尺。庚子，太极殿成。

十三年，二月，丁亥，舆驾躬耕籍田，孝悌力田增爵一级。老人星见。乙亥，立皇子纶为邵陵王，绎为湘东王，纪为武陵王。八月，作浮山堰。时都下讹言，有魋鬼取人肝肺以饲天狗，百姓大惧。置劝善寺，去县西北十八里，帝为贤志造。

十四年，正月，乙巳，皇太子冠，大赦天下，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巳下有差，停远近上庆礼。

十五年，诏以兵驺奴婢六十者，皆免为庶人。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诏尤贫家勿收今年三月调，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及优蠲产子之家，恤理冤狱，并赈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二月，辛亥，籍田。甲寅，赦罪人。三月，景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宫纹锦饰，并断仙人鸟迹之形，以为亵衣，裁翦有乖仁恕。于是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其山川诸祀则否。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

十七年，春，正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三月，景寅，改建安郡王伟为南平王。

十八年，四月，丁巳，大赦天下。七月，甲申，老人星见，置惠日寺（案，西南去县二里，阮翻舍宅造之，在建西尉定阴里。旧说云大同八年丹阳尹王龄造，今在县东二里。考其二迹不同。此惠日寺，是宋之禅林寺王修仪为尼净秀立精舍，新蔡公主为佛殿。泰始三年，明帝助修，号曰禅林，济惠文起房。如此之状，历历明矣。隋末乱离，并从毁坏。皇初，杜伏威与辅公祏等共修殿内丈六金像并左右来侍，始武德四年，止六年正月十五毕功。寺西废禅林寺亦并入禅林之域。其年，公祏背畔，七年，李孝恭来讨，为军火所及。贞观七年，始移乃惠日之名于此矣）。

十九年，春，正月，改天监为普通元年，大赦天下。丙子，日有蚀之。扶南、高丽遣使贡献。三月，丹滑国贡献。四月，河南国贡献。七月，江、淮、海三渎并溢。九月，乙亥，夜有日见于东方，光烂如火。是岁，魏明帝正光元年也。置大爱敬寺，西南去县十八里，武帝为太祖文皇帝造。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像，量之，剩二尺，成丈八形。次衣文及手足，更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寺主僧治重量，又剩七寸，即是，长二丈矣。大同四年，移入大殿，敕主书吴文宠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即长二丈七寸，岂非精诚所感耶？置永明寺，西北去县五十里（案，《寺记》：南平襄王造。大唐武德六年废，上元二年五月奉敕重造）。置果愿尼寺，西南去县五十里，东阳太守王均造。须陁寺，去县十七里。

二年，春，正月，辛巳，祠南郊。诏置独孤园以恤孤幼。戊子，大赦。二月，辛丑，祀明堂。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诏曰："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因徙籍田于东郊外十五里。五月，已卯，琬琰殿火，延烧后宫三千馀间。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开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十二月，百济、新罗遣使贡献，以百济王馀隆为宁东大将军。

三年，五月，诏公卿百寮各上封事，连帅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八月，甲子，婆利白堤国遣使贡献。十一月，造猛信尼寺，西北去县五十里，后阁主书高僧猛造，在钟山西北，梁绍泰二年废。上元二年，敕令重造福静寺，西北去县六里，定修义造。

四年，十二月，给事王子云议铸钱。狼牙修国遣使贡献。

五年，六月，乙酉，龙斗于曲阿陂，西行至建陵，所过树木皆折，地开数十丈。征北将军元澍率众侵魏。置众造寺，西南去县五十里，后阁舍人吴庆之造。置善觉尼寺，在县东七里，穆贵妃造，其殿宇房廊刹置奇绝，元帝绎为寺碑。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来降，封始兴郡王。

七年，正月，诏在位郡县各举所知，凡是清廉，咸须闻荐。十一月，河南、高丽、林邑、滑国并遣使贡献。

八年，正月，甲戌，大赦，改元。

大通元年，辛未，祀南郊。诏流亡者复其宅业，蠲役五年，尤贫者勿令出今年三调，孝悌力田赐爵一级。帝创同泰寺，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取返语"以协同泰"为名。帝晨夕讲议，多游此门。寺在县东六里（案，《舆地志》：在北掖门外路西，寺南与台隔，抵广莫门内路西。梁武普通中起，是吴之后苑，晋廷尉之地，迁於六门外，以其地为寺。兼开左右营，置四周池堑，浮图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馀所。宫各象日月之形，禅窟禅房，山林之内，东西般若台各三层，筑山构陇，亘在西北。柏殿在其中，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起寺十馀年，一旦震火焚寺，唯馀瑞仪，柏殿，其馀略尽。即更构造，而作十二层塔，未就而侯景作乱，帝为贼幽馁而崩）。帝初幸寺，舍身。改普通八年为大通元年。五月，丙寅，成景隽克临潼、竹邑。十月，庚戌，魏东豫州刺史元庆降。十一月，丁卯，萧藻为都督，镇涡口，侵魏。是岁，林邑、师子、高丽等国各遣使贡献。置园居尼寺，北去县四十三里，大通四年舍人袁䫖造。

二年，二月，筑寒山堰。四月，戊戌，魏尔朱荣废君杀主，胡太后临朝。时魏大乱，魏王子北海、临淮、汝南等并割地来奔。又郢州、北青州、南荆州皆以地来降。十月，帝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令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兵以送还北。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降。

三年，十月，改中大通元年，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夏，四月，癸巳，陈庆之拔魏梁城，进屠考城，擒魏济阴王晖业。五月，又进克虎牢。魏庄帝出

居河北，元颢入洛阳，僭号建元元年，称建武皇帝。六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万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九月，辛未，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大会，上释服，御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用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法座，为大众讲《涅槃经》。癸卯，群臣以钱亿万奉赎皇帝，众僧默许。乙酉，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宫，三请，乃许。帝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十月，己酉，又大会，设四部，道俗五万馀人。会毕，帝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十一月，盘盘、蠕蠕国并遣使朝贡。置禅岩寺，西北去县三十五里，大通元年严祛之造，贞观六年废。上元二年敕重造。

二年，四月，癸丑，幸同泰寺。六月，林邑、扶南遣使贡献。八月，幸德阳堂。

三年，四月，己巳，太子统薨，谥曰昭明。六月，癸丑，立昭明太子子欢、誉并为郡王。是月，丹丹国使贡献。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大赦，赐为父后者爵一级，及忠孝文武清勤并如之。庚寅，皇宗族有服属者，并赐汤沐食邑。九月，狼牙修国遣使贡献。是岁，吴兴生野稻，饥者赖焉。十一月，幸同泰寺，讲《般若经》。十二月，魏渤海王高欢举兵于信都，别奉渤海太守元朗为天子，改元，号中兴。其年二月，尔朱隆等已立献文孙广陵王元恭于洛阳，改元号普泰。

四年，二月，封诸王嫡子为王。庚子，皇子邵陵王纶有罪，免为庶人。是日，高欢平尔朱氏，废元恭，以鸩杀之，谥曰节闵，年三十五。又中兴王元朗自以疏属，逊位别邸。高欢立孝文孙平阳王修于洛阳，改元永兴，又改永熙。七月，甲辰，星殒如雨。十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上所释《孝经》义。十二月，高丽遣使朝贡。是岁，魏相高欢以女妻孝武帝元修为后。

五年，正月，辛卯，祠南郊，忽闻异香三随风至，及行事，奏乐迎拜。拜毕，有神光圆照满坛上，五色，食顷乃灭。戊申，京师地震。己酉，长星见。五月，戊子，京师大水，御道通船。海南、波斯、盘盘遣使朝贡。置法苑寺，北去县五十里（案，《寺记》：大通五年张文达造，一名广化寺。贞观六年废，上元二年奉敕重造）。

六年，二月，亲耕籍田，大赐孝悌力田。三月，百济遣使贡方物。四月，丁卯，以信都将军元庆和率众北侵魏，闰八月，魏孝武帝西入关，都长安，以宇文泰为丞相。孝武又与宇文泰不平，至十一月，遇鸩崩。泰立孝文孙南阳王宝矩为文帝。初，魏武入关，高欢立孝文曾孙清河王亶世子善见，都邺，改为天平，号东魏，魏于是始分为两。十二月，西南有雷声止地。

七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

大同元年，高丽、丹滑、波斯等国朝贡。壬戌，上幸同泰寺，铸银像。十月，黄尘如雪。十二月，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魏梁州刺史元罗降。是岁，西魏文皇帝大统元年。置头陁寺，东北去县二十二里（案，《寺记》：舍人石兴造。其寺在蒋山顶第一峰，殿后有泉井，与江、淮水通，随潮水增减，非常灵异，累世仍旧）。万福尼寺，北去县十八里，吴僧畅造。本愿尼寺，湘州刺史萧环造。岩栖观，去县东南六十里，贞观六年并入洞元观。

二年，正月，诏求谠言，及令文武官举士。十一月，乙亥，诏大举兵北侵魏。壬午，幸同泰寺，设无碍大斋。十一月，雨尘如雪，揽之盈掬。乙亥，大兵班师。都下地生白毛，长二尺。壬午，魏遣使来和，诏许之。置慈恩寺，东南去县二十五里，邵陵王纶造。普光寺，东南去县八十里，安丰县令张延造。化成寺，东北去县七十里，江宁县令陶道宗造。福兴寺，东北去县一百里，袁平造。善业尼寺，东北去县五十里，萧恪造。寒林寺，西北去县三十五里，常侍陈景造。

三年，四月，辛丑夜，朱雀门灾。壬寅，大雨灰，黄色。七月，东魏遣人来聘。闰九月，使散骑常侍张皋报聘东魏。冬，地大震，年饥。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邵陵王纶造，在丹阳县之左，隔邸旧开东门，门对寺。梁末贼起，遂延烧。至陈，尚书令江总舍书堂于寺，今之堂是也。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置玉清观，西北去县五十八里，南康令殷哲造。

四年，三月，河南、蠕蠕国朝贡。东魏人来聘。七月，散骑常侍刘孝仪聘东魏。八月，甲辰，诏淮南十二州饥馑，逋租宿债勿收。九月，阅武于乐游苑。十二月，国子助教黄侃表上《礼记疏义》五十卷。置洞灵观，在县南四十里，陈宣远所造。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礼大赐官。丁巳，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今南北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二郊请用素辇，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将军及太仆。"诏付尚书博议施行，改素辇为大同辇。八月，扶南献生犀。十一月，魏人来聘，遣侍中柳豹聘之。是时，都下讹言，云天子取人肝以饲天狗，大小相惊，日晚闭门持刀杖，数月乃止。

六年，二月，己亥，耕籍田。五月，乙卯，河南王遣使献马及方物，求经论十四条，并请制所定《涅槃经》、《般若、金光明经讲疏》一百三卷。七月，东魏人来聘。九月，始兴太守献嘉禾，一茎十七穗。

七年，二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宕昌、蠕蠕各遣使贡物。百济王求《涅槃经疏》及医工、画师、《毛诗》博士，并许之。

八年，正月，安城郡刘敬躬反，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中兵参军讨平，擒送都下，斩之。十一月，丙子，诏所在役女丁罢之。是岁，交州贼李贲攻刺史萧谘，奔越州。

九年，正月，丙申，地震，生毛。置江潭苑，去县二十里（案，《地志》：武帝自新亭凿渠通新林浦，又为池并大道，立殿宇，亦名王游苑，未成而侯景乱）。

十年，春，李贲窃号交趾，置百官，改天德元年。三月，甲午，幸兰陵。庚子，谒建陵。陵上有紫云覆，久而乃散。帝望陵流涕，所沾草木变色。陵旁先有枯泉，是时流水香洁。辛丑，帝哭于修陵，又于皇基寺设法会，赐兰陵老少位各一阶。所经县邑，放今年租调，因赋《还旧乡诗》。己酉，幸京口，登北固楼，因改为北顾。又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迎候者数千人，各赐钱三千文。五月，新州刺史卢子雄兄弟被诛，乃举兵反，广州刺史萧映讨平之。十一月，大雪三尺。

十一年，正月，震华林园光严殿，帝自贬，拜谢上天，累刻乃止。置履道寺，西北去县二十五里（案，《注宣集》：贞威将军、给事、后阁舍人章法护建）。置渴寒寺，西北去县二十五里。

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口石璧邪起舞，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又青虫食陵树叶俱尽。癸丑，交州刺史杨瞟克交阯嘉宁城，李贲走入屈獠洞，交州平。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讲《三惠经》，乃舍身为奴。四月，皇太子已下群臣出钱亿万奉赎。是夜，同泰寺为天火所烧略尽。六月，辛巳，天有声如雷及风水相薄之音。七月，甲子，诏今已后有犯罪，非大逆及杀父母已下，并勿坐。丙寅，诏通用足陌钱。甲午，渴盘陁国贡方物。

二年，正月，改太清元年。北齐高欢薨。二月，白虹贯日。庚辰，东魏司徒、濮阳王侯景率河南十三州地归降，使行台丁和奉表，帝许之。壬午，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甲辰，以司州刺史羊鸦仁、桓和等率兵应接侯景。乙巳，帝升光严殿讲《三惠经》，又舍身，群臣以亿万奉赎，僧众默许。百辟诣凤庄门上表请帝，帝三答，皆称顿首。丁亥，服衮冕还宫，幸太极殿如初即位之礼。是日，神马出，太子献《宝马颂》。六月，以雍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总督缘边初附之州。以大将军侯景为录尚书。十一月，军至寒山，为后魏慕容绍宗大败之，萧明被执。置幽岩寺，北去县四十里，永康公主造（案，《释法论集》：牛头山佛窟寺。《大毗昙师传》云：承圣二年，法师入秣陵青山，始创舍名曰幽岩，与佛窟相去十里。毗昙所立不云永康矣）。立仪香尼寺，西北去县五十里，宫获造。

二年，正月朔，两月相承如钩，见西方。诏大臣各举所知。己亥，交州刺史杨瞟、司马陈霸先破屈獠洞，斩李贲，传首京师。六月，天裂于西北，长十丈，阔二丈，光出若电，声动如雷。七月，使常侍谢珽于东魏，结和。八月，侯景败归，自寿阳举兵反。十月，攻下马头，破历阳，自采石临江。诏邵陵王纶讨景。景自横江渡于采石，辛亥，至京师。十一月，郡陵王入援京师。乙酉，战于玄武湖东而保爱敬寺，为贼所破。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时柳仲礼等人援京师，以仲礼为都督。置灵隐寺，西北去县五十里，炅待公所造。

三年，正月，丁巳，侯景破仲礼于青塘。壬午，火守心。乙酉，太白昼见。三月，乙卯，景攻陷宫城，纵兵大掠。己巳，景自矫诏为大丞相。四月，乙酉，高祖以所求不供，以忧愤寝疾。五月，丙辰，帝幽馁而崩于净居殿，年八十六。辛巳，迁大行皇帝于太极殿。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乙卯，葬于修陵。

高祖自舍身后，或书经坐禅，尽日不食。又于元光殿坐师子座，讲《金字经》文。于王明殿施素床瓦器以用。性纯孝，年六岁，献皇后崩，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及文皇帝崩，初为齐王谘议，在荆州，闻问便投地绝浆。及居宸极，手不释卷，常至于夜，灯烛不绝。先著《孝经义》，《周易》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毛诗问答》、《尚书大义》、《中庸讲论》、《老子疏》，凡二百馀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馀卷。又制《涅槃》、《大明》、《三净》等经义疏数百卷。又撰《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天性锐敏，下笔成章。又著《文集》一百卷。又撰《金策》三十卷。明诸医问、卜筮、阴阳、律候并决之。善隶书，解骑射弓马，莫不奇妙。衣服俭素，冬衣不绵，一冠二年，一被三年。年五十九，即断房室。六宫无锦绣之节。不饮酒，不听音乐。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鼓扇玄风，兴重儒素。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留连释老。

侯景立皇子纲为简文帝。

太宗简文皇帝

简文帝字世赞，名纲，武帝太子。太清三年五月，武帝崩，侯景立帝，改元大宝元年。

二年，八月，侯景废帝，立豫章王栋。使吕季略送诏，令帝写之，帝书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呜咽不能自止，贼众皆为掩泣。十一月，帝遇害，谥简文帝，庙号太宗，年四十九。豫章王栋即位。其年，十一月，景又废帝，自称汉（案：豫章王栋，即昭明太子子欢之子。欢之子长曰栋，次曰□，小曰椁。景既废帝，自立为汉王，改太始元年，立一百日而败。伪太始元年，是大宝二年也）。六月，征南将军陈霸先从南康下顿西昌。时湘东王绎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众军，下讨侯景，师次湓城。陈霸先率杜僧明、侯安都等甲兵三万，将往会焉，先遣长史沈衮奉表江陵，劝湘东王进位。十一月，王授霸先都督东阳新安会稽临淮永嘉五郡军事、平东将军、扬州刺史。

三年，正月，发僧辩等诸军，自湓城与霸先会于白茅津，共登洲，立坛刑牲，饮血盟约，同心并力，进讨侯景。词理悲切，泣下沾衣。词曰："贼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无状，构造奸恶。违背恩义，掠我国家，毒害生民，移改宗庙。我高祖聪明睿圣，光宅天下，劬劳兆庶，五十馀年。侯景以穷见归，抚之如子。顾我高祖，于景何薄？百姓于景何辜？而景肆长戟以凌蹙朝廷，骋锯牙而残害百类。皇枝襁褓之上，皆穷刃极俎，岂有人臣，忍闻此痛！臣僧辩、霸先，荷湘东王泣血之寄，摩足之恩，抽肠沥胆，誓诛奸逆。雪天地之怨耻，报君父之仇雠，同心叶和，罔有违戾。若一欺负，明灵殛之。"二月，大军进姑孰，先锋次蔡洲。侯景登石头，望官军之盛，不悦。密谓左右曰："彼军上有紫气，不可当也。"乃使卢晖恪守石头，自于石城北筑数垒而据高岭，以拒霸先。霸先于石城西北连营三栅，至落星山，左右俱进。霸先谓军吏曰："善用兵者，如常山地，令其救首尾，困而无暇，于是不日平定侯景矣。"陈霸先进屯京口（案，《梁书》云：王僧辩破侯景，景之走也，郭元建举广陵以归款请降。景子鉴奔清江，说元建曰："我曹梁氏雠，岂能相活耶？"遂与建谋反，降北齐。齐使将军辛术来援广陵，霸先将欲往广陵纳军，至欧阳，闻元建已投北齐，遂还军京口）。

世祖元皇帝

元帝讳绎，武帝子。先封湘东王、荆州刺史。大宝二年即位于江陵，改号承圣元年。以陈霸先为司空、南徐州刺史。岳阳王萧督引西魏军寇江陵。

三年，十月，西魏将于谨围江陵。十一月，城陷，帝为魏人所杀，年四十七。

敬皇帝

敬皇帝讳方智，元帝第九子。先封晋安王、江州刺史。霸先、僧辩以承圣三年十二月迎入建康，即位，改元绍泰元年。是月，萧督立于江陵，号泰安元年，称后梁。五月，北齐送萧懿第五子贞阳侯渊归主梁嗣。七月，僧辩纳之。立为帝，以敬帝为太子。霸先闻之，遣使四谏，不从。霸先愤，密谓所亲曰："武皇盘石之宗，远布四海，至于克雪雠耻，宁济艰难，唯孝元而已。功业茂盛，前代未闻。我与王公俱受重寄，声犹在耳，语未绝音，岂期一旦，便有异同。嗣主，武皇子孙，元帝之子，海内瞩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生致废黜？远求夷狄，假立非次，观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与徐庆、侯安都、周文育等谋反，水陆俱进，袭王僧辩。使周文育率勇士夜至石头北，逾垣而入，霸先自引军入南门。左右告僧辩外有军，僧辩惊起，未及召军主，而周文育与僧辩子颇战于庭。霸先攻南门而入，僧辩大败，窘急，登城南楼。霸先因风纵火，僧辩就擒，缢而斩之。遂废贞阳侯，而复方智为帝，改绍泰元年。进霸先都督中外军事、车骑大将军、杨州牧，司空如故，班剑、鼓吹。时义兴太守韦载、震州刺史杜龛等闻僧辩之诛，遂举兵反于吴兴，霸先自往讨之。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约等闻霸先不在，密招北齐举兵，乘虚渡江，掩至阙下。侯安都拒之，乃据石头。霸先闻之，卷甲还都。十一月，北齐遣兵五千渡江，据姑孰，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刘士荣等及淮州刺史柳达摩，以兵一万于湖墅，以米三万石、马千匹潜渡，据石头。霸先命侯安都水军夜袭湖墅，烧齐船舫；令周铁虎率舟师断齐运输；霸先自领精骑出西明门，以袭齐军。十二月，尽命众军，分部对冶城，以船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拒淮据之，霸先督众军疾战，纵火烧栅，烟尘涨天，齐人败走。使侯安都水军追破嗣徽，嗣徽单舸走，达摩等合众军入保石头。霸先于石头南北岸绝其汲路，又堙塞城东门，城中诸井无水，水一合质米一升，米一升质绢一匹，或炒米而食之。达摩谓其众曰："我在此闻谣言云：'石头捣两裆，捣青复捣黄。'昔侯景著青色，已倒于此，今吾徒衣黄，岂不是谣言验乎！"庚辰，达摩请和，霸先伪许之，与城外盟约，任其将士南北。辛酉，霸先陈兵石头南门，送齐人北归，及至，皆杀之。

二年，三月，齐将萧轨、东方老、裴英、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徐嗣徽众军十万出栅口，向梁山，顿军芜湖。五月，丙申，齐军至秣陵故城。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庆屯马牧，霸先自率宗室王侯朝臣等，立坛于司马门外仁虎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食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观者，益加奋勇。辛丑，齐军于秣陵东跨淮上桥，引兵度，自方山进及倪塘，游骑至城下，震恐。霸先潜以兵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军行台赵彦琛于瓜步，获其舟粟之辎重。是日，天子总羽林禁兵，顿长于寺。六月，甲辰，齐兵度钟山龙尾，据幕府山。霸先又遣长明水军出江乘，断齐人运粮。齐人大饥，杀马以食之。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将屯北郊坛。霸先引军自覆舟山东移于郊南，与齐人对阵。其夜。大雨雷电，暴风拔木，平地水深一丈馀。齐军日夜坐立泥中，悬鬲而爨，足指皆烂。而城中及潮沟北水退路乾，官军常得乾地。时食尽，霸先惧，军人皆给麦饼，兵士甚馁。会陈蒨自东阳送米二千石，鸭千头，霸先乃炊饭煮鸭，誓军士一战乃克之。及旦，身计裹粮肉数脔毕，自率麾下于幕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侯安都自白下断其后，齐师大溃，相藉死者不可胜计，生执徐嗣徽，斩之以徇。追奔至江乘摄山，虏萧轨、东方老、裴英、李希光、王僧智等四十六人。其馀军士得窜至江者，自卢龙缚筏以济，中流筏废，溺死者不知几极。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唯任约、王僧愔获免。丁已，霸先出南州，烧贼船。乙未，斩徐嗣彦、傅野猪于建康市，诛齐将等于城下，改元。

太平元年，秋，九月，天子进霸先位丞相、录尚

书事、扬州刺史、义兴郡公。

二年，正月，又加霸先班剑三十人，置丞相别榻，霸先房从，悉追赠之。二月，广州刺史萧勃反，沿江而下。南江州刺史余须以兵应之，霸先令周文育讨平之。八月，甲午，进霸先位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给前后羽葆，置皂轮。九月，进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授玺绂、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陈国置官属，一依旧典。十月，进爵为王，加冕旒，建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舞八佾，设钟簴宫悬，陈台并依齐末故事。辛未，敬帝禅位于陈王。乃命太尉王通、长史王玚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敬帝方智逊位别宫。霸先三让，群臣同请。以太平二年十月乙亥，霸先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礼毕，舆驾还建康宫，临太极殿，大赦，改永定元年。奉帝为江阴王，行梁正朔，服色一依前典。

史臣曰：唐郑国公魏徵曰："梁太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才多艺。爰自诸生，有不羁之度。属昏凶肆逆，天伦及祸，纠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激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武大略，固无得而称焉。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今乃布德施惠，悦近来远，大修文教，盛饰礼容，声振寰区，泽浸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已来，未若斯之盛也！或终夜不寝，终日不食，非全道以制物，唯饰智以警愚。卑心遗荣，虚厕仓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宇，非有切身之累。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通于所难，而滞于所易，可谓神有所不足，智有所不及矣。及夫精华稍竭，凤德已衰，惑于听受，权在邪佞，储后百辟，莫能尽言。躁险之心，暮年逾甚。利而后动，愎谏违卜，开门揖盗，弃好即雠，衅起萧墙，祸成戎羯。身殒非命，灾被亿兆，衣冠毙于锋镝之下，老幼粉於戎马之足。瞻彼《黍离》，痛深周庙；永言《麦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为危，既成而败，颠覆之速，书契所未闻也。"

伪汉侯景字万景。父标，本朔方人，移家于雁门。少骁勇，有胆力。魏末迁北镇戍兵，稍立功效。魏胡太后临朝，朝政紊乱，天柱将军尔朱荣自晋阳入杀胡氏，景以私众见，荣甚奇之，即委之典军事。会荣南逼，命景先驱，以功拜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欢微时，与景相友好。及欢入洛诛尔朱氏，景复以众归之，仍为欢委用。景残虐，驭军严整，然破掠所得财物，皆颁赐将士，故人人咸为之用命，所向多捷。后为河南道大行台，位司徒，言于欢曰："请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作太平寺主。"欢壮其言，使拥众十万，专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体。及欢疾笃，谓子澄曰："侯景狡猾多智，反覆难知，我死后，必不为汝用。"乃以书召之。景惧祸，乃以梁太清元年，遣行台郎中丁和上表请降，梁武封为河南王。又遣行台左丞王伟诣阙，请立元贞为魏主，梁乃封贞咸阳王，资以乘舆副御。高澄又遣慕容绍宗追破景，入涡阳，食尽，士卒散。景乃收散卒，得八百人，奔寿阳。尔后征求稍阙，表疏跋扈。鄱阳王范镇合肥，司州刺史羊鸦仁素称景有异志，梁相朱异曰："景数百叛虏，何能为事？"抑而不奏。景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乃密使要结，以为内应。八月，景发兵，济自历阳，高祖命邵陵王纶督众军，巡江防遏。萧正德屯丹阳，至是，率兵与景会合。景乘势，遂至阙下，西丰公大春弃石头走，景遣将于子悦据之。景乃立正德为帝于仪贤堂，改元曰正平。正德拜景天柱将军，以女妻之。又攻陷东府城，城内文武百官裸身而出，使交兵杀之，死者三千馀人。又起土山以临台城，纶马步三万以据钟山。景于覆舟山列陈，南安侯骏众退，军乱，败绩。十二月，景引玄武湖水灌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烧劫府寺营卫市肆，郭区内外，居人略尽。湘东王世子方矩、李迁哲、羊鸦仁、任尊等援军四方云合，众号百万。景乞和，宣城王大器、仆射王〔此处文字有脱漏〕。

卷十八　梁下

后妃传略

太祖献皇后　高祖德皇后　太祖简皇后

高祖丁贵妃　高祖阮修容　孝元徐妃

太祖献皇后张氏，讳尚柔，范阳方城人。祖惠，宋濮阳太守。母萧氏，即文帝从姑。宋元嘉中，嫔于太祖，生长沙宣王懿、永阳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尝于室中忽见庭前菖蒲花开，光纷昭灼，非世所有。后惊问左右，左右不见。后曰："尝闻见者富贵。"因取吞之。是月，生高祖。将产，夜，后见庭中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阳王畅、昭义长公主令嫕。宋明帝太始七年，殂于秣陵同夏里舍，葬晋陵武晋县东山。天监元年五月，追尊号为献皇后。父穆之，字思靖，晋司空华六世孙，官至交阯太守。

高祖德皇后郗氏，讳徽，高平金乡人。祖绍，宋祭酒。父烨，太子舍人。初，后之母宋文帝女寻阳公主方孕，梦人告云："当生贵子。"及生后，有赤光照空。后幼聪明，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高祖娉焉。生永兴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嬛、永乐公主玉环。高祖在雍州，后殂于襄阳官舍，年三十二。高祖即位，追为德皇后。后性妒忌，及终，化为龙，入后宫井中，通梦於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是井上设衣服、百味祀

之，故帝竟不立后（按，《东京记》：皇城西南洛水北有分縠渠，北，隋朝有龙天王祠，俗传梁武帝郗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册命，因忿怼，乃投殿庭井中。众赴井救之，已化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乃册为龙天王。使井上立祠，朱粉涂饰，加以杂宝，每有所御，必厚祭之，巡直洒扫。自梁历陈，享祀不绝。陈灭，乃迁其祠于京城道德寺，大业初，又移于此地置祠。祠内有星辰日月，阎罗司命，五岳四渎，大龙神象。蒋州沙门法济尝住祠中，以事龙天王神。济有二竖子，一善吹笙，一善方响，每日以朝暮作乐，济为神所感，着衣鼓舞而不自觉，今向北，即上阳宫也。）

太宗简皇后王氏，讳灵宾，琅琊临沂人。祖俭。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见曰："吾家女师也。"天监十一年，拜晋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连、长沙公主妙䂮。大通三年，拜太子妃。太清三年二月，薨于永福省，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尊为后，葬庄陵。父骞，字思叔，高祖受禅，迁中书令。高祖造爱敬寺，骞庄在寺侧，有田八十顷，晋王导赐田也。从求不得，遂估市评田价，以还直。终吴兴太守。

高祖丁贵妃，讳令光，本谯国人，居襄阳。妃生于樊城，有神光之异，紫气满室，故以"光"为名。高祖临襄州，丁氏因人闻，高祖纳焉，时年十四。贵妃生而有赤志在左臂，治之不灭，至是，无何忽失所在。尝于供养经案侧仿佛若见有神人，心异之。高祖起义初，生昭明太子，贵妃与太子留在雍州。京邑平，乃还京师。天监元年，为贵妃，位在三夫人上，居显阳殿。太子定位，奏备典章，言则称令。贵妃性不好华饰，仁恕接下，皆得欢心。普通七年，薨，年四十二。太宗即位，追尊穆太后。父仲迁，官至兖州刺史。

高祖阮修容，讳令嬴，本姓石，会稽馀姚人。初，齐始安王遥光纳之，败后，始入东昏宫。高祖平定京师，纳为婇女。天监七年八月，生元帝，寻拜修容。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年六十七。元帝追尊文皇宣后。

孝元徐妃，讳昭佩，东江剡人。祖孝嗣，太尉、文忠公。父混，侍中。初为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矩、益昌公主含贞。徐妃无容质，帝三、二年一人房，妃怨之。又以帝眇一目，后每帝至，必为半面妆，帝大怒，出妃，而谴死之。

太子诸王传略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怀太子

昭明太子讳统，字德施，小字维摩，高祖长子，母丁贵嫔。以齐中兴元年生于襄阳。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太子。生而聪惠，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诸经，了义。二年五月，始出居东宫，恒不乐。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八年，于寿安殿自讲《孝经》。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绥缨，至是，诏加金博。太子美姿容，善举止，读书数行俱下，能属文，下笔不加点。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于宫中立惠义殿，专为注习之所。召名僧，自立三纬法义。及贵妃薨，水浆不人口，哭不辍声，高祖使顾协宣旨戒之。体素伟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太子精於广断，纤发必晓，法多全宥，天下称仁。接引才学，讨论坟籍，于时东宫有书三万馀卷，文学之盛，宋以来未之有也。性好山水，于元圃穿渠筑植，更立池亭，与朝士名贤游乐其中。番禺侯盛轨言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徐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在东宫二十九年，不蓄声乐。每雨雪，使亲信周行闾巷，贫乏之家，皆有赈救。后忍疾，恐帝忧，尝自勉力。及困笃，不许左右启闻。四月辛巳，薨，时年四十一。高祖幸东宫，临哭尽哀，谥曰昭明。五月庚辰，葬安宁陵（按，《陈书》：岳阳王即位，追尊昭明皇帝。陵在建康县北三十五里。朝廷惊惋，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所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美者为《英华集》二十卷，又《文选集》三十卷，今皆行于世）。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长子也，普通四年丁酉生。大通三年，封宣城王。太宗即位，六月，立为皇太子。大宝二年八月，逆贼侯景废太宗，并害太子，时年二十八。太子性宽和，神用端嶷，在于贼中，每不属意。贼以太子有器度，惮之，故见害。元帝追谥为哀太子。

愍怀太子方矩字德规，元帝第四子也。元帝承制，拜为太子，改名元良。承圣元年，为皇太子。魏师陷江陵，太子与元帝同被害。敬帝追谥愍怀。

>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孟轲有言："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韦带之士，在于陇亩之间，终日为之，其利亦已博矣乎。暨处重明之位，居正体之尊，克念无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远之。

功　臣

王　茂　曹景宗　柳庆远　萧颖达
夏侯详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超
张弘策　庾　域　郑绍叔　吕僧珍
柳　惔　韦　睿　范　云　江　淹

王茂字休远，太原祁人。父天生，宋末为将军，克司徒袁粲，拜为梓桐、巴西二郡太守。茂年数岁，大父深见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成门户者，必此儿也。"及长，身长八尺，美容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请，拜襄阳太守。高祖起义，私于张弘策，请立和帝。高祖义师下，每以茂为前锋。建康平，拜领

军将军，进司空，加骁骑、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薨，年六十，谥忠烈。子贞嗣。

曹景宗字震武，新野人。父欣之，宋征虏将军、徐州刺史。善骑射，好读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大丈夫当如此!"齐建武中，为游击将军。高祖起义，景宗使杜思仲劝高祖迎立南康王宝融于襄阳。为高祖前锋，累破诸城，次江宁，鼓噪而进，至皂荚桥筑垒。及建康平，拜右将军。天监元年，进平西将军，封竟陵侯。大破魏军于钟离，封竟陵公，拜侍中，给鼓吹一部。景宗为人自恃性躁，不能沉默。出行尝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重，人所具瞻，不宜如此。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少年辈数十骑，驰骋拓弓，作霹雳怒发，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鹿，射之，渴饮血，饥食肉，觉耳后风生，鼻头火出，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静不得，路行欲开车幔，小人辄言须闭置向车中，如三日新妇，悒悒使人无气也。"七年，迁安南将军、江州刺史，赴任，卒于道，谥壮。子皎嗣。

柳庆远字文和，河东解人。伯父元景，宋太尉。庆远累仕，至齐初，为魏兴太守，左转襄阳令。高祖临雍州，以纲纪辟为别驾从事。庆远谓所亲曰："方今天下将乱，英雄必起，庇人定霸，其吾君乎。"因尽心协赞。及义兵起，居帷幄，为谋主。从军东下，身先士卒。建康平，入为侍中。高祖受禅，封云安侯、征虏将军、雍州刺史。上饯之新亭，高祖谓曰："卿当衣锦还乡，朕亦无西顾之忧矣。"卒于官。子津嗣。初，从父兄卫将军世隆谓庆远曰："吾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亚台司，适又梦吾以褥席与汝，汝必光我门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

萧颖达，兰陵人，齐光禄大夫赤斧第五子。少好勇，为西中郎外兵参军。高祖起义，立和帝于江陵，以颖达为冠军，随高祖东下。高祖受禅，为前将军、丹阳尹。九年，迁卫将军。卒，年三十四。诏给东园秘器。

夏侯详字叔业，谯国人。年十六，丧父，庐于墓侧，尝有三足雀来集庐户间。服阕，太守殷琰召补主簿。宋明帝太始年初，琰以兵叛，明帝使刘勔兵围之，详为琰出说刘勔，勔退舍，琰遂出降。累迁至西中良司马、新兴太守。高祖起义，西台建，以详为中领军，凡国大事，多决于详。高祖围郢城未下，详献策略曰："量我众力，度贼帐粮，窥彼人情，观之形势，若使贼众食少，故宜计月讨之。若食多力宽，宜悉众攻之。若使粮力俱足，非围守所屈，便宜散金宝反间，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日进，此魏武所以定大业也。"天监元年，高祖征为侍中，封丰城县公。寻进湘州刺史、尚书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四。先是，荆州城局参军吉士瞻，因浚万人仗库火防池，得金带钩，隐起文曰："锡汝金钩，既公且侯。"士瞻妻，详之兄女，乃窃与详，详喜，佩之。及是革命，详果封侯，而士瞻不锡茅土。

蔡道恭字怀俭，南阳冠军人。父郴，宋益州刺史。道恭累战功，为南康王中兵参军。义兵起，和帝即位，迁右卫将军。天监初，论功臣，封汉寿侯、司州刺史。魏攻围之，相持百日，内外相拒。道恭疾笃，以后事付兄子野。其年五月，卒。魏攻陷之。后诏购其丧，葬襄阳。子澹嗣。

杨公则字君安，冀州天水人。父仲怀，豫州刺史。公则为宋义熙太守，氐贼攻陷白马城，公则奔马逃归，为西中郎参军。萧颖胄协同义举，以公则为辅国将军，率众东下。初，荆州诸军皆取其节度，与高祖会，平建康。高祖立，进号平南将军，封宁都县侯。假节北讨，至寿春，疾笃，卒，年六十一，谥曰列侯。子瞟嗣。

邓元超字仲居，南郡当阳人。少有胆气，膂力过人。性任侠好施，乡里多附之。以军功迁武宁太守，大破魏军于义阳。高祖起义，率众与高祖会夏口，累进破城邑。至京师，筑垒于建阳门外。及建康平，封当阳侯，进号左将军、益州刺史。入蜀，平成都，送益州刺史刘季连归京师，高祖大悦，进元超平西将军。元超临军，并称善政，口不论财色，性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蜀土大治，翕然称之。二年，以母老乞归，征为左将军，封西昌侯。救汉中，拒魏于南郊，魏军大至，以不忧军事下狱，自缢死。子敛嗣。

张弘策字真简，范阳方城人，文献皇后之从弟。弘策幼以母忧，三年不食盐菜。兄弟友爱，虽各有家室，皆常同卧起，不归私室，时称为"姜肱兄弟。"常从高祖，入其室，觉有烟云之气，体辄肃然，弘策由是时加敬异。建武中，弘策因问家国吉凶，高祖曰："明年都邑乱，死人如麻，齐之历数，自兹已矣。梁、楚、邓、荆、汉有英雄起焉。"弘策曰："圣人何在？为已富贵？为复在草泽中?"高祖笑曰："光武有言：'安知非仆。'"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及高祖代曹武监雍州事，弘策心喜曰："昔夜之言，今将验矣。"高祖笑曰："舅勿多言。"乃从之雍。五年，齐明帝崩，初诏高祖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为录事参军、襄阳令。高祖密为储备，谋猷唯弘策而已。义师起，以弘策为辅国将军，主领万人，督后部事。建康平，高祖使与吕僧珍入清宫掖，封府库。迁卫尉卿、洮阳县侯。东昏馀党因运荻入北掖门，至夜，乱，烧神兽门、总章观，入卫尉府而害弘策，年四十七。高祖恸哭，赠车骑将军。子恤嗣。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为梁州录事参军、华阳太守。魏攻南郑，州有空仓数十间，域手自封题，指目将士曰："此中粟皆满，可支二年。"众心乃安，虏退。高祖起义兵，书招域为西台，领行选。从高祖东下，而和帝加高祖黄钺。天监初，为巴西、梓潼二郡守，封广牧县子。卒于郡。

郑绍叔字仲明，荥阳开封人。少结高祖，为心

腹。高和起兵，为冠军将军，从东下，平江州，留绍叔督粮运，无阙。天监初，入为卫尉卿，封东兴县侯。初，载阳为魏所陷，司州移镇南郑，以绍叔为司州刺史，至郡，创立城郭，修兵器，开田亩，百姓安之。入为左卫将军、司豫大中正。疾笃，诏还家，卒，赠东园秘器。子贞嗣。

吕僧珍字元瑜，东平范阳人，世居广陵。起自寒贱，幼，人相之曰："此儿有奇声，封侯之相。"及长，身长七尺七寸，容貌甚伟。事梁文帝，为门下书佐。及高祖临雍州，命为中兵参军，委之心膂。乃阴养死士，归者甚众。高祖按行起造，多伐竹木，以茅覆之，若山焉。僧珍独悟之，私具橹数千张。义兵起，召僧珍及张弘策定义。明旦，发兵，用为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及进，每为前锋。平京邑，高祖受禅，拜冠军将军，封平固县侯，入直中书省，总知宿卫。天监四年，高祖欲赏之，使为本州，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在任不私亲戚，从父兄子光以贩葱为业，而欲求官，僧珍曰："吾荷国厚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返葱肆。"姊适王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处，不以为耻。在州百日，征为领军。十年，病卒。

柳惔字文通，河东解人也。父世隆，齐司空。惔仕齐，为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高祖起义，举汉中应之。高祖迁右仆射、湘州刺史、曲江侯。卒，子照嗣。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汉丞相贤之后，世为三辅著姓。祖玄，隐长安南山。袁顗为雍州刺史，引为主簿，累迁上庸太守。高祖起义，督率郡人，伐竹为栰，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高祖见之喜曰："他日见君面，今日见君心，吾事就矣。"及至郢城，顾睿曰："乘骐驎而不乘马，焉遑遑而更索?"即日拜江夏太守，行郢州事。及即位，迁辅国将军、豫州刺史，封梁都子。天监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围北徐州昌义之于钟离，高祖召睿与曹景宗救之，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军大破魏兵，元英脱身走，军人投水死者十馀万，所获金资牛马不可胜数。以功封平北将军、宣武校尉、雍州刺史。睿初起义乡里，客阴双光泣以止睿，睿还为本州，双光于道左祗候，睿笑谓双光曰："若从公言，今乞食于路矣。"饷牛十头。征入，为散骑常侍，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高祖甚礼敬之，除护军。居家，俸赐悉分亲戚。卒于家，子於嗣。

范云字彦龙，南都舞阴人。善属文，能尺牍，下笔成文。父抗，为郢府参军。云起家郢州西曹书佐。齐竟陵王为丹阳，用为主簿，与高祖同遇于竟陵西邸。及高祖起义，定京邑，东昏诛，云在城内，衔命出，高祖留之参帷幄，拜黄门侍郎，与沈约同心辅赞。后迁侍中。柴燎南郊还，云参乘，高祖升辇，谓云曰："朕之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云曰："亦愿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迁常侍、吏部尚书。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以旧恩见拔。初，高祖常与云同宿顾嵩舍，嵩妻产，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云起曰："王当仰属，相以见归。"因是尽心高祖。高祖定东昏，纳其妃余氏，颇废政事。云与王茂切谏之，曰："昔汉祖居山东，贪财好色，及入关定秦，财帛不取，子女不幸，范增已畏其大。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风望声，奈何袭昏乱之迹，以女德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云之言是，望明公以天下为念。"高祖嘿然。云便疏请以余氏赉王茂，高祖意许之。后迁左仆射，任寄隆重，书牍盈案，宾客满门，云皆应答如流，无所拥滞。官曹文墨，迁摘如神。及卒，高祖临之。有《策略》三十卷。子孝才嗣。

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少孤而好学，沉静少交游，善属文。起家宋南徐州从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随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犯罪下狱，辞连淹，言受金，系之。淹自狱中上书曰："昔者贱臣叩心，飞霜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士伏尸而不顾者，以此也。下官闻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为徒语，今乃知之。伏愿大王暂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俗，进不卖名声于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馀，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缺，迹坠照宪，身陷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闻，亏名为辱，亏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阴，左右无色，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退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启丹册，并图青史。宁争分寸之末，竞锥刀之利哉。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摩骨，远则直生取疑于盗金，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彼之二才，犹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至如下官，当何言哉。夫以鲁连之智，辞禄而不返；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洛，荣光塞河。西洎临洮、狄道，北距飞狐、阳原，莫不寝仁沐义，照景饮醴而已。下官抱痛圜门，含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邱之

魂，不愧于沉首；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景素得书，即日出之。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高第。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众咸劝因此举事。淹每陈：“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祇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景素不纳。后高祖辅政，闻其才名，召为驾部郎中。时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兵强，帝忧闷，谓淹曰：“天下纷纷若是，君谓何如？”淹对曰：“昔项强而刘弱，袁众而曹寡，羽令诸侯，卒有剑歌之辱；绍跨四州，竟为奔北之虏，此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且公雄武奇略，一胜；宽容仁恕，二胜；贤能毕力，三胜；民望所归，四胜；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彼且锐志而器小，一败也；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缙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帝笑曰：“君谈过矣。”高帝相国建，为记室参军，而掌诏册表记，典国史。少帝即位，为御史中丞，多所纠弹，内外肃然。明帝辅政，谓淹曰：“自宋世已来，不复有严明中丞，今日可谓独步矣。”明帝即位，迁秘书监。及高祖义军入，淹微服来奔，高祖迁吏部尚书。天监元年，为左将军，封临沮县伯。谓弟子曰：“吾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功名既立，只欲归身草莽。”其年，疾，迁金紫光禄大夫，卒。淹以文章名显，晚年才思稍退，时人谓之才尽。所著述百馀篇，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淹尝为宣城守，罢归，船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疋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邱迟，谓曰：“馀此数尺，既无用，乞君。”淹自此文章踬矣。又尝宿冶亭，梦一人自称郭璞，曰：“吾有笔在卿处，可相还。”淹探怀，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文，不复丽美矣。

后梁中宗宣皇帝

中宗宣皇帝讳督，字理孙，武帝之孙，昭明太子统第三子。幼好学，善属文，尤长佛义，特为武帝所赏。封岳阳郡王，知石头戍事。昭明薨，武帝舍督兄弟而立简文帝纲，内常愧之。后以会稽人物繁富，一郡之会，遂以督为东杨州刺史，用慰其心。督以昆季不得为嗣，常怀不平。又以武帝衰老，朝夕糠粃，有败亡之渐，遂蓄聚财货，门通宾客，招募轻侠，折节下士，有勇敢者故多归焉。中大同元年，除都督雍梁五州军事、校尉。督以襄阳形势之地，又武帝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战伐可以图霸功。遂克已励节，树恩于百姓，务修刑政，志在绥养，于是境内称治。太清二年，武帝以督兄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而张缵为雍州以代督。缵恃其才望，志气轻骄，轻督少年，州府迎候有阙。督衔之，及至镇，乃托疾不与缵相见。后闻侯景作乱，颇凌蹙缵。缵惧为所擒，乃轻舟夜遁。将之雍部，复虑督拒之。元帝时镇江陵，与缵将图之，以毙督兄弟。会元帝与誉各率所部邻入援京师，至江口，属侯景请和，诏止援军。誉自江口将旋湘镇，缵时在江陵，贻梁元帝书曰：“河东今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元帝甚惧，乃凿船沈米，斩缆而归，令其子方等与王僧辩相继攻誉。誉告急，诣督，督大怒。缵将述职，至州，督迁延不授替，乃以西城居之，军民之政，犹归于督。督以构其兄弟事始于缵，将密图之。其将杜岸招缵出奔，缵乃服妇人衣，乘青布舆，与亲信十人出。杜岸驰报督，督遣兵讨擒之。乃率众兵二万，骑千匹，伐江陵以赴之。元帝大惧，乃遣参军庾奂谓督曰：“正德以乱，天下崩离，汝复效尤，将欲谓何？吾家先宫遗爱，故以汝兄弟见嘱，今以侄伐叔，道复安在？”督谓奂曰：“家兄无罪，屡见攻围，同气之情，岂可坐观成败！七父若顾先宫，岂应若是？如能追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阳。”督攻江陵栅，不克，其将杜岸惧督不振，以其属降于江陵。督众大骇，其夜遁归襄阳。督既与江陵构隙，恐不能自固。时西魏恭帝二年，乃遣人称藩于西魏，请为附庸。魏相周国公宇文泰会于丞相府，东阁祭酒荣权使焉。元帝使柳仲礼率众围襄阳，督惧，乃遣其妻王氏、世子寮为质，请救。周公遣关麻、杨忠等率兵援之。杨忠擒柳仲礼于湍头，督乃获安。周公使督表嗣位，督以未有玺命，辞不敢。周公令常侍郑穆及荣权持节，册命督于襄阳。升坛受拜，置百官，承制。

恭帝三年，三月，督留蔡大宝居守，乃自襄阳朝西魏。魏相周公宇文泰薨，子觉嗣。十二月晦日，魏恭帝禅位周王宇文觉，称后周，号元年，都长安，称大周天王。正月，谓：“梁王来此，欲相见乎？”遂召见。因说周王伐江陵。周乃使太尉长孙俭、万纽于谨征江陵。戕元帝，乃立督为梁王，居江陵东城，资以一州之地。其襄阳之地，统归之于周。督称皇帝，即位于江陵，改年号大定元年，称后梁，追尊父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统妃蔡氏为昭明皇后。又尊其所生龚氏为皇太后，立妻王氏为皇后，岿为皇太子。上疏于周明帝毓，频年称臣，用其正朔。爵命、服色，自依梁典。周明帝乃使梁王立统嗣，居于东城，号曰“助防”。初，平江陵，督将尹德毅说督：“请周太尉长孙俭、将军万纽于谨等为欢宴，彼无我虞，因伏武士执之。于是分命果毅，掩其营垒，斩馘逋周，俾无遗类。唯江陵百姓，抚而安之。王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此万世一朝也，晷刻之间，大功可立。”督不从之，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周待我甚厚，未可背约。若如卿计，则邓祁侯所谓‘人不食吾馀’也。”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反失襄阳之地。督乃追悔，深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于此。又见邑居毁坏，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怀忧愤，乃著《改耻赋》以见意。督在位八年，年四十四，当后周武帝保定四年薨，群臣葬于平陵，谥曰宣帝，庙号中宗。

督少有大志，不拘小节，虽名猜忌，而知人善

任。抚下将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饮酒，安于俭素。又恶见妇人，虽相去之数尺，遥闻其臭。经御妇人之衣，不复更着。又恶见人毛发，所幸者，必方便以避之。著《文集》十五卷，内典《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义疏四十六卷，并行于世。疆土既狭，居常怏怏，每诵"老马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未尝不盱衡扼腕叹吒者久之。遂以忧愤，发背疽而薨。

后梁世宗孝明皇帝

世宗孝明皇帝讳岿，字仁远，中宗第三子。大定元年，立为太子。八年，宣帝崩，太子即位，号天保元年。春，正月，尊祖母龚氏为皇太后，所生曹贵妃为皇太妃。

至五年，春，正月，陈湘州刺史华皎、巴州刺史戴僧翔来附，乃请伐陈。岿乃求周师势援，大为陈将吴明彻所破。彻进逼江陵，引江水灌城，明帝出顿纪南。王操合周军，共以击之，明彻遂退，明帝乃复入江陵。

六年，即陈光大二年，陈文帝弟安城王顼废少帝伯宗为临海王，自立为宣帝。

七年，八月，陈又遣司空章昭远来寇，明帝与周将陆胜同破之。以华皎为司空，以僧翔为车骑将军。

九年。十年，使华皎入周，周以基、平、都等数州归于梁。是岁，周诛宇文护，周改元建德。

十一年。十二年，周武废佛道二教，着短穿衣。

十三、十四、十五年，周高祖武帝平北齐，封齐太子高纬为温国公，只得传国玺，入周。明帝入周贺平邺，周武帝厚加礼送。

十六年，周武帝崩。

十七年，周宣帝赟禅位于太子衍，衍立，是为静帝。

十八年。十九年，周静帝禅位於隋公杨坚，坚封周帝为介国公。

二十年，是岁，隋开皇二年，隋朝营新都于陇首川。是岁，陈宣帝顼崩，太子叔宝立。隋文帝遣使以礼聘明帝女为晋王广妃，又以明帝子尚隋兰陵公主，遂通好焉。后使隋，隋加礼相持待，使谓梁主："久滞荆楚，未复旧都，故乡之念，良轸怀抱，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旆耳。"

二十一年，陈之至德元年。

二十二年〔此处文字有脱漏〕二十三年，五月，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葬显陵，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

帝性机辩，有文学，抚御能得其下欢心。孝悌仁慈，有人君之量。四季祭享，未尝不悲慕流涕。尤俭约，御下既有方，境内共言其治，邦国无事。所著《文集》及《孝经》、《周易》义记及《小大乘幽微》，并行于世。

莒公讳琮，字温文。性倜傥不羁，博学有文义，立为皇太子。天保二十三年五月，帝崩，即帝位，改号广运元年。

二年，率其臣下二百馀人朝隋，隋文帝留之，使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攻江陵。江陵不守，帝叔父岩及弟瓛等举居人奔于陈。隋拜琮为柱国将军，封莒国公。

自宣帝詧即位大定元年乙亥，至琮广运二年丁未，凡三十三年。詧子嶚、岩、岑俱为王。岿子瓛、琢、珣、玚、瑀并皆为王。自后梁之兴，蔡大宝为股肱，王操为心腹，魏益德、尹正、薛晖、许孝敬、薛寅为爪牙，甄元成、刘为、岑善方、傅褚珪、蔡大荣典众务。张绾以旧齿历显位，沈重以论学蒙厚礼，自馀多所奖拔，咸尽其器任。及明帝纂业，亲贤并用为将相，故保其疆土，安于民人。

后梁功臣

蔡大宝　王操　宋如周　袁敞　岑善方

蔡大宝字敬位，济阳考城人。父默，梁尚书议曹郎。大宝少孤，而笃学不倦，能属文。詧初出第，徐勉之荐为侍读，兼管记室。詧莅襄阳，迁咨议参军。及元帝伐河东王誉，使大宝于江陵，元帝悦之。使注所制《玄览赋》，三日而毕，元帝大奇之。及詧为梁王，拜吏部尚书，军国之事，咸委决焉。及宣帝即位，拜太子少傅。明帝嗣位，册司空，卒。性严整，文学词赡，内外诰令皆掌之，人云宣帝有大宝，犹蜀先主之孔明。著《文集》三十卷，撰《尚书义训》。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晋阳人，宣帝龚太后之外弟。父景休，临川内史。操性敦厚，有筹略，博涉经史。初为帝外曹参军，及即位，迁大将军、郢州刺史。明帝即位，授尚书仆射。及陈将吴明彻为寇，帝出顿南纪，操巡抚将士，莫不用命。江陵获全，操之力也。及卒，明帝举哀，流涕曰："天不使我荡平江表，何夺吾相之速也。"

宋如周，南阳人。有才学，容止详雅，为度支尚书。如周面狭长，宣帝尝戏之曰："卿何为谤《法华经》?"如周踧踖，白陈不谤。帝又言之，如周不悟而出。言告蔡大宝，大宝知其旨，笑谓之曰："君当不谤馀经，止应不信《法华》。《法华》云：'闻经随喜，面不狭长。'"如周乃悟。如周素宽雅有才，子希颜，最知名。

袁敞，陈郡人。祖粲，仕司空。父士俊，安城内史。敞少大器量，博涉经史。以吏部尚书使于周，初，主者以敞班在陈使之下，敞固不从命，曰："昔陈之祖父，乃梁朝诸侯之下吏，弃忠与义，盗有江东。今之朝宗万国以礼，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使者之后，恐彝伦失序，非使臣之所望焉。"周武帝乃招敞与陈使人异日而进。使还称旨，迁侍中。后随琮入隋，授谯州刺史。

岑善方字思远，南阳人，汉征南将军舞阴侯彭之后。祖惠甫，齐南彭城太守。父昶，梁散骑常侍。善方少立志操，雅重名节，为当世所许，拜岳阳王记室

参军。及宣帝即位，累迁中书舍人，与蔡大宝分典机务，帝常推心焉。拜吏部尚书。数使于周，称旨，拜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长宁公。卒。有子六人，元之、象之、利之仕隋，邯郸令文本最知名。

卷十九 陈上

高祖武皇帝

高祖姓陈氏，讳霸先，字兴国，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邱长寔之后，本居颍川。寔元孙，晋太尉准。准生匡，匡生达，永嘉初为丞相掾，随晋南迁，拜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常谓所亲曰："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焉，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达生康，康复为丞相掾。晋成帝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高祖，即康之九世孙也（案，《陈书》：达生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书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骑侍郎高，高生怀安令咏，咏生安城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缵）。父文缵，不仕。文缵以梁天监二年岁次癸未生高祖。少倜傥有大志，意气雄杰。好史籍，读书，长于谋策。明纬候、孤虚、遁甲，又善武艺。不事产业，家贫，每以捕鱼为事。身长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髭生连骨。普通中，尝游义兴，馆于许氏。夜梦天开数丈，有朱衣四人，捧日而至，纳于高祖口中。惊觉，腹内犹热，心独喜之。

初仕乡为里正，后逃于义兴，吴兴太守萧映过，从之建业。映遂用为夹砦吏，寻转为油库长。既而映镇广州，奏高祖为中直兵参军，从至广州。映令高祖招集士马。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失德，土人李贲连结郡县反，而高、新二州刺史卢子雄等不进讨贼，皆伏诛。雄子略与孙冏子孙及杜天合等以兵攻广州，高祖率兵大破贼军，虏杜僧明等。是岁，梁大同十年。梁高祖闻，深异之，遥授直阁将军，封新枋县子。遣使图其形貌入观之。既而萧映卒，高祖送映丧至大庾岭，梁帝诏高祖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刺史杨瞟南讨李贲，定交趾。初，杨瞟委高祖经略众军，发自番禺。萧勃为定州刺史，于江西相会。勃知军士惮其远役，阴购诱之，因诡说留瞟。瞟问计于高祖，高祖对曰："交趾叛涣，罪由宗室，遂使僭乱数州，弥历年稔。定州复欲昧利自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故当死生以之，岂可畏惮宗室，抵拒邦宪？今若夺沮其众，何必交州讨贼。问罪之师，回则有所指矣。"于是勒兵鼓行而进。梁大同十六年六月，军至交州，贲众数万于苏麻江口城栅，以拒官军。瞟推高祖为前锋，所向摧陷。贲走曲彻湖，于屈獠洞界立砦，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惮之，顿于湖口，不敢进。高祖谓诸将曰："我师已老，将复疲劳，岁月相持，恐非良计。且孤军无援，人人心腹。若一战不捷，岂得生全。今籍其屡奔，人情未固，夷獠乌合，易为摧殄，只当共出百死，决力取之。无故停留，王事去矣。"诸将默然，莫有应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众，乘流先进，众军鼓噪随之，贼众大溃。贲窜入屈獠洞中，洞中人斩贲，传首京师。李贲兄天宝遁于九真，因逼寇爱州，梁太清元年，高祖讨天宝，平之。除振远将军、西江督护、高要太守。

梁太清二年，侯景作乱，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同侯景，高祖知之，击破之，杀景仲，而迎定州刺史萧勃为广州刺史。及京师不守，高祖遣杜僧明、胡颖等将兵二千屯于岭上，遂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以救京师，侯安都、张偲等率众来附。将东下，萧勃闻之，使钟休悦留高祖，不许度岭。言："侯景骁雄，天下无敌，援军前后，无敢当峰。岭北王侯，又已自相屠戮。君之疏外，岂可暗投？未若且住始兴，以张形势。"高祖泣谓休悦曰："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吾行计决矣。"勃既不能止，因令蔡路养等以兵遏高祖军。

大宝元年，正月，庚午，高祖于始兴大破蔡养、谭远军于大庾岭，高祖进镇南康。南康，今之虔州。乃遣使间道往江陵，禀承节度于梁湘东王萧绎，是为元帝。帝承制授高祖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高祖乃修南康古城居之。人常远望，见城上有紫云气垂覆，左右深结事之。寻迁南江州刺史，改封长城侯。

大宝二年，六月，高祖发自南康，下顿西昌（案，《陈书》：南康赣石水，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为难。自高祖之发，水暴涨高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时有龙见于水滨，约高五丈，五彩鲜明，军人观者大欢庆焉）。时湘东王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众讨侯景，师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侯安都等戈甲三万，将往会焉。高祖闻西军乏粮，乃分三十万斛米以资西军（案，《陈书》：高祖自下南江，有军粮五十万石。闻西军乏粮，乃分三十万资之）。是年，侯景废简文帝，嗣而〔此处文字有脱漏〕月五日，龙见于御路，自太社至于象魏。

太平二年，春，正月，加高祖班剑三十人，置丞相别榻，以近扆坐。追赠高祖考侍中，加金章紫绶，封义兴郡公，谥曰恭。又追赠高祖兄道谈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昭烈。弟休光侍中、使持节、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谥曰忠壮。各邑二千户。遣侍中、仆射陆缮策拜长城夫人章氏为义兴国夫人，追赠章夫人祖侍中。追封高祖母许氏为嘉兴县君。二月，广州刺史萧勃反，沿江而下，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之。高祖命侯安都讨平之。秋，八月，甲午，进高祖位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前后羽葆鼓吹，皁轮车。九月，进加相国，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十月，戊辰，进爵为王，加二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

八佾，设钟簴宫悬，陈台百官，一依旧式。辛未，梁敬帝禅位于陈王，策命曰：“惟王乃圣乃神，钦明文思，二仪并运，四节合叙，天锡勇智，人挺雄杰。爰初投袂，日夜勤王，王公卿士，莫不攸属，敬从人神之愿，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王其允执厥中。乃命太保王通、太尉长史王玚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是日，梁敬帝方智避位于别宫。高祖三让，群臣固请。以梁太平二年冬十月乙亥，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礼毕，舆驾旋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丁丑，冬，十月，乙亥，先是，氛雾雨雪，昼夜晦暝，至此日，景气清晏。诏，百官文武进位有差，先系囚徒，一切释放。奉梁帝为江阴王，居晋陵，行梁正朔，车骑服色，一依前准，宫馆资待，务尽优假。又降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丙子，舆驾幸钟山，祀蒋帝庙。遣使宣劳四方。庚辰，诏出佛牙于杜母宅，集四部设无遮大斋，帝出大司马门致礼。辛巳，追尊皇考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氏为景太后。追谥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追谥世子克为孝怀太子。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为瑞陵，昭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园邑故事。追封兄道谈为始兴郡王，谥曰昭烈。追封母弟休光为南康郡王，谥曰忠壮。乙酉，立删定郎刊定律令。十一月，封兄子蒨为临川王，遥袭；封昭烈王子顼为始兴王，礼昭烈后，遥袭；封忠壮王子昙朗嗣南康王后。

永定二年，春，正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以奉梁后，令兵向建康，使招北齐为援，齐乃进兵助之。四月，甲子，驾亲祀太庙。戊辰，重云殿东鸱吻有紫烟出，属天。五月，辛酉，帝幸大庄严寺，舍身。壬戌，王公已下奉表请还宫。六月，诏司空侯瑱、徐度等讨王琳。七月，新作太极殿，欠一柱，忽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自流泊陶家后渚，监军邹子度以闻。诏起部尚书蔡俦兼将作大匠，取木以构之（案，《梁书》：侯景作乱，王僧辩平之，纵军士入宫探取，火烧宫及太极殿，兼西堂省寺。陈有天下，至此复之耳）。冬，十二月，甲子，又幸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舍乘舆、法驾。群臣备礼奉迎，还宫。

三年，春，正月，丁酉，大雪，太极殿前有龙迹见。甲午，广州有仙人见于罗浮山小石楼，长三丈，通身洁白，衣服丽楚。夏四月，豫章太守熊昙朗反，杀江州刺史周文育。育字景德，义兴阳羡人。五月朔，日有蚀之。有司奏：“旧仪，御前殿合服朱纱袍、兖冕之服。”自今永可为准。丙寅，扶南使贡方物。乙亥，周文育丧至，帝素服哭于朝堂，哀恸甚，因发疾。六月，丁酉，帝不和，遣太宰、尚书左仆射王通以疾告太庙；太宰、中书令谢哲告太社及南北郊。癸丑，夜，荧惑在心，诏赐尚书令沈众死。

众字仲监，吴兴武康人。祖约。父璞。众好学，颇有文词，起家南平王参军。高祖即位，迁侍中。性鄙于财，而不洁于己。每于朝会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又薄于奉养。在朝常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及囊麦饣食之。朝士咸共笑其所为。性急于忿恨，非毁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遂赐死。

帝渐疾甚，诏迎临川王蒨入纂大业。丙午，高祖崩于璇玑殿。秋，七月，甲寅，大行皇帝迁殡于太极西阶。丙申，葬于万安陵，在今县东南三十里，彭城驿侧，周六十步，高二丈。帝年五十五即位，在位三年，年五十八。谥武帝，庙号高祖。

帝神武莫俦，英谋独断。性贵俭素，志贱浮华，常膳进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用瓦器蚌盘，肴庶珍羞，才足而已。自总军要及即位，玉帛子女，悉颁将士，歌童乐伎，不列于前。末年躬俭弥笃。

世祖文皇帝

帝讳蒨，字子华，始兴昭烈王长子（案，《陈书》：昭烈王是高祖第二兄子也），少沉敏，有识量，美容仪，精经史。高祖甚爱之，常称：“此儿吾家英秀也。”梁太清初，蒨曾梦两日斗，一大一小，大者光灭堕地，蒨取而怀之。侯景之乱，避地于临安县郭文举旧宅。及高祖与王僧辩东下，帝为侯景所收，以幽禁之，数欲加害。会景败，乃免（案，《陈书》：侯景初闻高祖举义兵，景怒，使收世祖及衡阳献王，囚之。初，世祖见收，乃密怀一小刀，冀因便而害景。及至，以付郎中王翻幽守，故事不获行。高祖既围石头，欲加害者数矣）。起家为吴兴太守。高祖讨王僧辩，先密令世祖防备。僧辩腹心人震州刺史韦载、杜龛等据吴兴，遣使掩袭蒨，士卒皆惶恐失色，而帝独言笑，处分益明。及高祖遣周文育讨杜龛，蒨已先攻下之，拜为会稽太守。高祖即位，进封临川王，拜侍中、安东将军。

永定三年，六月，丙午，高祖崩，遗诏征帝入纂皇储。甲寅，至自南皖，辞让再三，群臣内外固请。其日，入居中书省。皇太后令曰：“昊天不吊，上玄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诸孤藐尔，反国无期，须立长君，以宁宇县。侍中、临川王四海宅心，可膺宝箓。”是日，具礼仪，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公卿百官进位一等。尊皇后为太皇后，诏封子伯茂为始兴郡王，继昭烈之后。赐为父后者爵一级。

伯茂字郁之，初，昭烈王仕梁，为东宫直，后值侯景乱，中流矢卒。高祖即位，追赠骠骑大将军、太傅、杨州牧、始兴郡王。生帝及安成王顼。梁江陵陷，安成王迁于关右，高祖袭封安成王为始兴祀。及帝以本宗之飨，诏改封嗣王顼为安成王，封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祀。初，东征北军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悉入于秘府。帝以伯茂好书，赐之，由是大工草隶。

秋，七月，尚书八座奏请立皇后及诸王太子。八月，辛酉，立皇子伯宗为皇太子，立妃沈氏为皇后。十一月，乙卯，王琳进寇大雷，前锋逼梁山。诏太尉

侯瑱御之。十二月，大赦，改号天嘉元年。

正月，赐鳏寡孤独孝悌力田粟各五斛。甲寅，发使宣劳四方。二月，辛卯，老人星见。丙申，侯瑱大破王琳于梁山，败齐军于博望，擒王琳下将刘伯球。王琳及梁王萧庄走齐之钟陵。

三月，丁巳，江州刺史周迪追斩贼帅熊昙朗于新淦。

昙朗，豫章南昌人，世为郡著姓。昙朗跅弛不羁，有膂力，容貌甚伟。侯景之乱，因聚少年卒据丰城县，多为劫盗。梁元帝平侯景，拜巴西太守。江陵陷后，遂劫掠邻县，缚卖居民，山谷之中，最为巨患。高祖即位，以昙朗南川豪帅，拜飚猛将军、桂州刺史，与周文育讨余孝励。既而反害文育，尽收其众以应王琳，乃修新淦县城居之。及王琳东下，南川兵为昙朗所梗。江州刺史周迪与高州刺史黄法氍等，会兵攻昙朗，昙朗败走，入山村，村民斩之，传首京师，悬于朱雀观。于是尽收其宗党，无少长皆弃市。

是月，骠骑将军、湘州牧、衡阳王昌薨于鲁山江中。夏，四月，丧至，帝亲临，诏谥献王，立第七子伯信为衡阳王，奉献王祀。六月，壬辰，葬梁元帝于江宁旧茔，车旗礼章，并依梁典，帝临于太极前殿，百寮陪哭。秋，八月，戊子，诏非兵器及国用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九月，乙卯，周将独孤盛与贺若敦等水陆引军趋巴湘，两道俱进。太尉瑱自浔阳往破盛等于杨叶洲。是岁，以侍中、国子祭酒周弘正使长安，迎帝弟安成王顼，周人并留之。

天嘉二年，正月，高丽、倭国及百济并遣使贡方物。六月，齐人通好。冬，十月，乙卯，东夷遣使朝贡。乙未，领大著作虞荔卒。

荔字山坡，会稽馀姚人。祖权。父俭。荔幼而聪敏，年九岁，太常陆倕问《五经》几十条，荔随问应答无遗误。及梁末，将母入台城，寻遇城陷，情礼不申，由是蔬食布衣，不听音乐。及陈受禅，世祖嗣位，除太子中庶子，寻领大著作。荔第二弟寄寓于闽中，为陈宝应留连，不得还，荔每言之流涕，帝哀之曰："我有弟在远，此情甚切，他人岂知。"乃敕宝应求寄，宝应终不遣。荔亦感疾，年五十九，卒。柩还乡里，世祖亲送，人以为贵。子世基、世南，并知名。

寄字次安，年数岁，有人嘲之曰："郎君姓虞，必定无智。"寄应声曰："文字不辨，岂得非愚。"客大惭。陈宝应破后，乃归朝，拜大中大夫。

是岁，南安将军周迪不受征，与留异结构谋逆。

天嘉三年，正月，庚戌，设帷于南郊，告胡公以配天。是月，后梁萧詧薨，子岿代立。二月，安成王顼自后周还。帝见之，大喜。以功进周弘正位金紫光禄大夫，以安成王顼为司空。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三月，周迪、留异等举兵反，令司空侯安都破于桃枝岭。

四年，三月，甲申，留异等走投闽州刺史陈宝应，宝应纳之。五月，己巳，太白昼见。是日，侯安都自尽。

安都字成师，始兴曲江人。善书，能鼓琴，好骑射。自始兴内史主簿招集兵马，得三千人讨侯景。与高祖攻破蔡路养，下平侯景有功，梁元帝封为猛烈将军。随高祖镇京口，定计入诛王僧辩，自石城北舍舟登岸，被甲带长刀，逾城北女墙而入僧辩卧室。以功授散骑常侍、南徐州刺史。既而秦郡太守徐嗣徽等引北齐入寇，安都领水军，于中路断贼粮运，并收其家口、骡马、鹰犬及嗣徽所弹琵琶。嗣徽大惧，请和，时绍泰元年也。明年，嗣徽又入丹阳，至胡孰。高祖使安都拒之，大战，破于高桥，斩徽，生擒齐仪同乞伏无芳，追败于蒋山龙尾及幕府山。累以战功，封曲江公，给鼓吹一部。世祖嗣位，讨留异于桃枝岭，中流矢，血流至踝，容色不变。收其妻子、人马、甲仗，振旅而归。自以勋庸，渐高骄恣。数招文武之客阴铿、褚才、张正见等。每有表启，事所未尽，乃开封，更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自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日?"帝佯不应。乃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亦明公之力也。"或坐御床，宾客称寿。后重云殿灾，安都带甲而入。帝恶之，出为江吴二州刺史、征南大将军。自京口还都于石头，世祖引安都宴于嘉福殿，又集会将帅于朝堂，坐上收安都，囚之西省。出中书舍人蔡景历表，以示于朝，数安都之罪，诏速刑书。是日，安都上表陈谢，自杀。

六月，丁未夜，白虹两道，出北斗间。秋，七月，乙未，皇太子纳妃朱氏，在位文武赐帛有差。九月，辛丑，周迪复寇临川，诏护军将军章昭达讨平之。十二月，昭达军次建安，讨陈宝应。丙申，大赦殊死已下。

五年，四月，庚子，太白岁星合在奎中。十一月，章昭达擒陈宝应、留异等。

异，东阳长山人。少豪，多聚恶少，凌侮贫贱，守宰皆患之。起家为梁朝蟹浦戍主。绍泰二年，自安固令有应接功，领东阳太守，封永兴县侯。累迁散骑常侍、信威将军。陈文帝长女安丰公主配异第三子贞臣。征异为南州刺史，异不进，寻改东阳太守。异遣长史王渐入朝，还言朝廷虚弱，异信之。外示臣节，内怀两端。遣使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于王琳，分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帝使侯安都讨之。异本谓官军自钱塘江上，安都乃密由会稽、诸暨，步道袭之。异闻兵至，走桃枝岭。安都进破之，异与第二子忠臣及周迪等奔陈宝应。

宝应，晋安侯官人，世为闽土四姓，多变诈。梁朝，晋安数为反叛，屡杀守将。陈宝应因官军乡导，讨平之，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帝嗣位，录其功，命入宗室，并遣使条其子女，无大小并加封爵。及安都讨留异，宝应乃遣兵助异。帝大怒，命章昭达督众军由建安南道度岭，又命余孝顷督会稽、东阳、

临海、永嘉等兵讨之，诏宗正绝其属籍。宝应遂据建安湖际，逆拒王师，水陆为栅。昭达至，深沟高垒，不与战。达命军士伐竹木为筏，俄而水盛，遂乘流放筏，突其水栅，而使步骑薄之，宝应众溃。追擒于草中，并留异等同逆者，俱送建康市斩之。是日，诏讨陈宝应将士亡者并与棺木，递还本土。

六年，正月，乙酉，皇太子加元服，王公已下，赐各有差。六月，周人来聘。七月，癸未，大风自西南至，才广百馀步，激坏灵台候馆。甲申，仪贤堂前架无故自坏（案：仪贤堂，吴时造，号为中堂。在宣阳门内路西，七间，亦名听讼堂。每年策孝廉秀才，考学士学业。岁暮，习元会仪于此。前在鸿胪寺，西南卫尉府，南宗正寺、太仆寺、大弩署、脂泽库，更南即太史署、太府寺。东南角逼路，宣阳门内过东，即客省、右尚方。并在今县城东一里二百步，元凤观后隔路，仪贤堂更近北也）。丙戌，临川太守骆牙斩周迪于山穴，传首建康，枭于朱雀门。

迪，临川人。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梁元帝平侯景，以功迁振远将军。高祖秉政，加江州刺史。及即位，王琳东下，至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顷相合，众二万来趋唐，连八城以逼周迪。迪使周敷率兵顿临川故郡，迪自断江口，与樊猛等战，大破之，屠其八城，生擒李钦，樊猛、余孝顷，递送至建康市。收其器械，军实山积，虏其人马，并自纳之。永定二年，以功进迪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鼓吹一部。王琳既平，帝征迪出湓城，令子入朝。迪乃顾望生疑，不至。及帝录破熊昙朗功，加周敷、黄法氍等官赏，迪甚不平，遂阴与留异相结。及王师讨异，迪疑恐不安，乃令弟方与率众袭周敷于豫章，不利而退。三年，帝使章昭达讨迪，迪众溃，妻子悉擒。乃脱身逾岭，赴晋安，依陈宝应，宝应使兵助之。明年，秋，复越东兴岭，世祖使程灵洗等破之。迪窜山穴中，日月既久，遣人潜出临川郡买鲑鱼，使人脚痛，舍于邑子。邑子告太守骆牙，牙执之，令取迪自效。因使勇士随入山中，诱迪出猎，伏兵斩于道傍，传首京师。

七年，春，二月，丙子，大赦，改元为天康元年。三月，己卯，进司空、安成王顼为尚书令。夏，四月，癸酉，帝崩于有觉殿。丙戌，葬永宁陵（陵在今县东北四十里陵山之阳，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帝年四十即位，在位八年。群臣上谥曰文皇帝，庙号世祖。

帝起自布衣，知百姓艰难疾苦，国家资用，务在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妙识真伪，下不容奸，一夜内刺闺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每鸡人伺漏，传签于殿中者，令投之于阶石上，使锵然有声，云："吾虽眠睡，亦令惊觉。"其终始自强，梗概如此。

废皇帝

帝讳伯宗，字奉业，文帝嫡子。梁承圣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春，二月，戊辰，拜临川王世子。三年，文帝嗣位。八月，立为皇太子。自梁侯景乱离，东宫焚火，太子居永福省。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文帝崩。是日，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内外复职。远方悉停赴丧。五月，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司空、安成王顼为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始兴公伯茂为征东将军，袁枢为尚书左仆射，沈钧为右仆射。七月，丁酉，立妃王氏为皇后。后讳少姬，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固之女，天嘉四年聘为太子妃。

固字休坚，琅琊临沂人。祖汾。父林。固少涉史籍，以梁帝外生，封英口亭侯。举秀才，起家为尚书郎、太子洗马。高祖即位，累迁至侍中，礼遇甚厚。性信佛法，尝禅坐诵经。又妙于玄言。使聘魏国，宴飨，请救一羊，羊于固前跪足而拜。又宴昆明池，魏朝以固南人，嗜鱼，大设罔罟于水中。固以佛法咒之，一无所获。

冬，十月，享于太庙。十一月，乙亥，周人来吊。

二年，春，正月，改光天元年。辛卯，祠南郊，大赦。二月，南豫州刺史余孝顷反，伏诛。五月，湘州刺史华皎反，引后周为援。六月，诏征南大将军淳于量讨平之。七月，戊子，立皇子至泽为太子。九月，周将元定入郢州，与华皎水陆俱进。淳于量、吴明彻等逆击，大破之，皎单舸奔江陵。擒元定，送建康。

三年，春，正月，以侍中、安成王顼为太傅，领司徒，杨州牧，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庚子，以淳于量为中军大将军。四月，辛巳，太白昼见。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献玉玺一纽。六月，丁卯，彗星见。九月，新罗、林邑、狼牙修国并使朝贡。时安成王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等恒在禁中，参决众务。而安成王为杨州刺史，左右甲仗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十一月，刘师知、到仲举等见安成秉政，恶其权重，阴说于帝，矫太后令，下诏安成王曰："今四方无事，可迁东府，经治州务。"安成将出，毛喜驰入止之，曰："王今出外，便受制于他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不可得也。此必师知等矫诏太后之令，请覆之。"安成大惧，乃称疾，召师知，留与语。遂遣毛喜入言，白于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出以报安成，安成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过，乃自草敕，收师知付廷尉狱，赐死。自是政事大小，皆决于安成王。王以上流多反叛，乃讽慈训太后。甲寅，太后令废帝为临海王，送之藩邸。诏曰："太傅、安成王顼，固天生德，齐圣广深，二后钟心，三灵伫眷。自先朝不豫，任总宅心，威惠相宜，刑礼兼设。且地彰灵玺，天表长彗，除旧布新，贞祥咸显。文皇知子之鉴，事甚帝尧，传弟之怀，允符太伯。今可崇立贤君，内外宜依旧典，以舆驾奉迎。"是日，废帝

出居别第，乙卯，薨，年十九。

帝仁弱，无人君之量，世祖每虞不堪继业。既居家嫡，废立事重，是以依违积年。及将大渐，召高宗谓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达旨，良久方悟，乃拜伏流涕，固辞。其后宣太后依先帝之旨，乃此废帝焉。

卷二十　陈下

高宗孝宣皇帝顼

高宗孝宣皇帝讳顼，字绍世，世祖母弟，始兴昭烈王第二子。梁中大通二年辛酉，生于乡里，产夕，有赤光满室。帝少宽大多智略。及长，美容仪，身长八尺，垂手过膝。有勇力，善骑射。高祖平侯景，梁元帝使征高祖子侄入侍，帝赴江陵，累官至直阁将军、中书侍郎。忽酒醉，假寐于室，马军主李总见是大龙，乃惊走，人密奇之。江陵陷，帝随例迁于关右。高祖即位，永定初，遥袭封为始兴郡王。文帝嗣位，遥改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还，累至侍中。废帝立，进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寻转太傅、扬州牧。

光天二年，十一月，甲寅，慈训太后黜废帝为临海王，而召帝入。

三年，正月，甲午，改元太建元年，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进文武位一等。复太皇太后尊号曰皇太后，退文皇太后为文皇后。

后沈氏，字妙姬，吴兴武康人，建成侯法深之女。永定元年，策为临川王妃。世祖即位，为皇后。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及安成秉政，后忧闷，计无所出，乃赂宦者蒋裕，令诱建安人张安国，使据郡反，因此以图安成。寻而事觉，遂诛安国等。及帝立，乃黜后为文皇后（按，《陈书·后传》：陈亡入隋，大业初，自长安东归江南，顷之，卒）。

乙未，谒太庙，立妃柳氏为皇后，以嫡子叔宝为皇太子，封诸子为郡王。丁酉，使御史出四方观行风俗。以沈钦为左仆射，徐陵为右仆射。辛丑，礼南郊。七月，辛卯，太子纳妃沈氏，王公已下赐帛有差。十月，广州刺史欧阳纥据南海反，诏章昭达讨平之。

纥字奉圣，长沙临湘人。父頠，梁左卫将军。纥随兰钦南征东獠，擒陈文彻，获辎重，及献铜鼓，累代无此器。高祖即位，进散骑常侍，封山阳公。纥有干略，天嘉四年，除黄门侍郎，迁安远将军，袭封阳山郡公，都督交广越定明新高合罗爱建宜黄利双石等十九州军事、广州刺史。在州十馀年，威名著于西越。帝以纥久在南方。意大疑之。太建元年，诏征还朝廷。纥惧，未敢就。左右乃劝令反，遂举兵攻衡州。衡州刺史钱道戢告变，帝遣章昭达讨擒纥，送京师，年三十三，家口籍没（按，《陈书》：江总，纥之故人，收其子询抚养之。及长，善草隶书，博学，著《艺宣》百卷。皇朝位银青光禄大夫也）。

太建二年，春，正月，丙申，太皇太后崩于紫极殿，祔葬万安陵，谥曰宣太后。

太后字要儿，幼为章氏养，因姓章氏。母苏氏，尝遇道士以龟遗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征。"及期，生后。产夕，紫光照室，因失龟所在。后少聪慧，美容仪，手爪长五寸，红白，每有期功之服，则一爪先折。后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词》。高祖永定元年，立为皇后。及高祖崩，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策，秘不发丧，乃诏世祖入纂皇业。世祖即位，尊为太后，居慈训宫。光大元年，下令黜废帝，命宣帝嗣业。至是崩，年六十五。

四月，乙巳，太白昼见。五月，齐人来吊。

太建三年，辛卯。正月，癸丑，以著作徐陵为尚书仆射。辛酉，祀南郊。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籍田。三月，大赦。五月，丹丹、天竺、盘盘等国贡方物。八月，辛丑，太子释奠于太学。十二月，壬辰，章昭达薨。

昭达字伯通，吴兴武康人。性倜傥，轻财尚气。少时尝遇相者，谓达曰："卿容貌大善，须小亏损，当富贵耳。"后因醉坠马，鬓角小伤，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乱，昭达募乡人援台城，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侯景平后，与文帝结君臣之分。及王僧辩诛后，杜龛反，遣杜泰攻长城，世祖命昭达总知城内兵事，以拒杜龛。龛等退走，追讨平之。累战功，拜交州刺史。随侯安都拒王琳于沌口，为前锋，破琳，册勋为都督巴、郢、武、源四州诸军事，封欣乐县侯，给鼓吹一部。天嘉四年，陈宝应与周迪等寇临川，诏昭达为都督，讨平之。进位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初，世祖曾梦昭达升于台铉，及旦，以梦告之。至是侍宴，世祖顾昭达曰："卿忆梦否？何以偿之？"昭达谢之曰："当效犬马，以尽臣节。"太建初，讨欧阳纥于岭南，以功拜司空。一年，率师征萧岿。岿与周军大蓄船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程文秀乘轻舟袭之，焚其舟楫。周兵又于峡下南岸筑垒，名曰"安蜀城"，兼令于江上引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攻其城，降之。薨，时年五十四。

太建四年，八月，辛未。周遣使来聘。丁丑，景云见。九月，庚子朔，日有蚀之。诏徐庆、杜棱、程灵洗等配食武帝庙庭，章昭达配食文帝庙庭。十一月，己亥夜，地大震。十二月，卫尉卿许亨卒。

亨字亨道，高阳新城人，晋征君许询字元度六代孙。祖勇惠，齐冗从仆射，父懋，梁始平天门二郡太守、太子庶子、散骑常侍，以学闻，撰《毛诗风雅比兴义》十五卷。亨少传家业，有节行，博通群书，多识前代旧事。解褐梁安东王行军参军，兼太常博士，迁太尉从事中郎。晋安王承制，授给事黄门侍郎。高祖即位，拜太中大夫，领大著作，修《梁史》。初，

高祖诛王僧辩，父子数人，同瘗一穴，至是无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请葬僧辩，世祖许之。乃与徐陵、张种、孔奂等以家财营葬具，凡七柩，自石头城改窆于方山东南。亨卒，时年六十四。所撰《齐史》五十卷，《文集》六卷。子善心，入隋，位至尚书度支郎，有应对才，迁礼部侍郎，有集二十卷。后为宇文化及所害。

五年，春，二月，夜有白气如虹，自北斗贯紫微宫。三月，丙戌，西衡州献马生角。诏吴明彻为征讨大都督，北伐，统军十万，发自白下。四月，大破齐师于淮南。九月，壬辰晦，夜明。乙巳，吴明彻克寿阳，斩王琳，传首京师，枭于朱雀航。

王琳，太原人。少无学业，而强记内敏，事多记识，军中万人，尽记名姓。累官梁元帝司空。梁敬帝太平二年，见高祖方盛，梁祚渐衰，惧梁社稷将亡，遂与诸将谋迎梁元帝孙永嘉王庄于北齐，归，立为主，号天启元年。正月，设坛于南浦之南，备法驾，即帝位，幸江夏新宫，临定武前殿。以琳为都督中外军事。天嘉二年，世祖遣侯安都讨，大破之。琳与萧庄俱奔齐，齐以庄为杨州刺史，与王琳镇寿春。至是，吴明彻破之。

是岁，诸军略地，所在皆克捷，淮南诸郡悉平之（按，《梁书》：自侯景乱江右，淮北州郡皆没北齐。及江陵陷失，高祖辅政，而徐嗣徽、任约等招引北齐，军变江南。高祖即位，王琳，复起上流而败，西据寿阳以归于齐。高宗即位，五年大举，始收淮南之地）。

六年，正月，壬戌，大赦江右、淮北诸州。甲申，周人来聘。二月，壬辰，耕籍田。四月，庚子，彗星见。八月，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卒。

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晋仆射𫖮九代孙。祖颙。父宝。弘正幼聪惠，年十五，为国子生，季春入学，孟冬应举。解褐梁晋安王主簿，累国子博士。初梁武帝於城西立士林馆，延弘正居之以讲授，听者倾朝。尝启梁主，决定《周易》疑义凡五十条。性博物，善占。大同末，知天下将乱，谓弟弘让曰："国家厄运，数年当有义兵起，吾与汝何处逃刑?"及梁纳侯景之降，弘正曰："乱阶此矣。"梁元帝平侯景，征弘正为黄门侍郎，累迁散骑常侍。与王褒论利害，谏元帝下都建康。荆峡人士皆云："周、王比是东人，悠求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曰："若东人劝东下，谓非良计，即西人欲西，岂成良策?"元帝大笑，竟不还都。及魏平江陵，弘正遁归建康。高祖践祚，拜太子詹事。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使长安，迎安成王。三年，还，授金紫光禄大夫，进右仆射。弘正善玄言，明释典，虽名僧硕德，皆请质疑滞。卒，时年六十。所著《易疏》十六卷、《论语疏》十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文集》二十卷。子坟，官至吏部郎（按，《陈书》：云弘让亦博学，天嘉初，以白衣领太常卿、金紫光禄大夫。犹子确，位南平府长史，行杨州事，代称良吏也）。

七年，春，正月，乙亥，卫将军樊毅克潼州城。辛巳，祠南北郊。三月，诏豫、二兖、谯、徐、合、霍、南司、定等九州及所部在北诸郡置云旗义士，往与大军及诸镇守备防御。四月，庚寅，豫州刺史陈桃根献青牛，诏还百姓。乙未，桃根又献织成罗文锦被表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六月，丙戌，诏北征将士死王事者，克日举哀。乙酉，改作云龙、神虎二门（按，《宫殿簿》：云龙是二重宫墙东面门，晋本名东华门，东出东掖门，梁改之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神虎门，是第二重宫墙西面门，晋本名中华门，西出西华门，晋本西掖门，宋改名西华门，东入对第二重宫墙千秋门）。秋，闰九月，壬辰，吴明彻大破齐军于吕梁。是月，甘露三降乐游苑。丁未，幸乐游，采甘露，宴群臣，诏于苑内覆舟山上立甘露亭。十一月，甲子，南康郡献瑞钟一口。是岁，殷不害自周还。优诏拜司农卿，寻迁光禄大夫。

不害字长卿，陈郡长平人。祖汪。父高明。不害性至孝，少知名，家世俭约，居甚贫窭。年十七，事梁，累迁平北府咨议参军。侯景乱，台城陷，文武奔散，惟不害与徐摛侍梁简文于永福省。及简文幽絷，请不害同处，侯景许之。不害供侍益谨。简文夜梦吞一块土，意恶之，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晋文出奔，野人遗块，卒反其国。"简文曰："若神道有知，尚冀言之不忘。"及元帝即位，拜廷尉卿。寻又江陵陷，因失母所在。常甚寒雪，冻死者填满沟壑。不害涕泣号呼，寻见死人在沟者，则身自捧视，举体冻僵，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凭尸而哭，行路为之悲哀。及殡后，与王褒、庾信等同人长安，布衣蔬食。至此年，方得还。累进给事中（按，《陈书》：后祯明三年，隋灭陈，又西入隋，卒于道中）。弟不疑、不占、不齐、不佞。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紫云见。拜吴明彻为司空，录左仆射。王克为右仆射，九月，立皇子叔彪为淮南王，叔齐、叔文皆为郡王。

九年，丁酉。春，正月，后周灭北齐（齐王高纬方禅位于其太子恒，改元承光。周师平邺，纬与恒赴长安。齐五帝二十八年）。二月，壬子，舆驾耕籍田。七月，庚辰，大风雨，震万安陵华表。癸卯，震瓦官寺重门，一女子死。十月，吴明彻大破周将梁士彦于吕梁。修东宫城。十二月，移皇太子居新宫（按，《舆地志》：其地本晋东海王第，后筑为永安宫，穆帝何皇后居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始筑为东宫。齐末为火灾焚尽。梁大监五年，更修筑于故齐地，盛加结构。侯景乱，又烧尽。陈初，置太子于永福省，至此居新宫）。

十年，春，正月，己巳，以中领军、庐陵王伯仁为平北将军。是月，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韦载卒。

载字德基，京兆杜陵人。祖叡。父正。载少聪

惠好学，年十三，沛国刘显问《汉书》中十事，随问随答，略无疑滞。自历职位，常乐退静。有田十馀顷，在江乘县之白山，遂辞疾去官，筑室居焉。屏绝人事，吉凶庆吊，无所往来，不入西篱门或十年。年五十八，卒于家。

夏，六月，大雨，震大皇寺刹、庄严寺露盘、重阳阁东楼、千秋门内槐树、鸿胪寺府门。是月，司空吴明彻薨。

明彻字通照。秦郡人。父树，梁右军将军。明彻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坟茔未修，家贫未办，乃勤力耕种。遇大旱，苗稼焦枯，明彻哀愤，每至田中号哭，仰天告诉。居数日，有自田问者，云苗已更生。明彻疑之，及往，果如所言。至秋，大获，足充葬用。有尹生善占墓，谓其兄曰："君家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来经墓所，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征也。"至时果有应。明彻，树之小子也。起家梁东宫直后。侯景乱，天下饥，明彻有粟麦三千馀斛，见乡里饥，乃白诸兄曰："当今草窃，人不图生，既有粟麦，可与乡里人共之。"于是计口平分，同为丰俭，群盗闻而避之。高祖镇京口，深相要结，降阶执手。明彻妙解天文、孤虚、遁甲，高祖奇之，以梁承圣三年，请为戎昭将军。高祖践祚，拜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宣帝太建五年，加侍中、都督征讨诸军事。北伐，赐女乐一部，封南郡公，总戎十万，发自京师，所向皆克捷。八月，进逼寿阳，王琳拒守，明彻乘夜攻之，中宵而溃，琳等退据相国城及金城。明彻遏淝水以灌之，城中苦湿，多腹病，手足皆肿，死者十有六七。齐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诸将皆曰："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吾知其不敢战也。"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擒王琳，斩之，传首京师。宣帝优诏褒崇，加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就寿春授册明彻，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其旗鼓戈甲，登坛拜受，成礼而退，士卒无不踊跃。六年，率诸将渡淮北。七年，闰九月，大破齐军于吕梁。八年，进位司空。九年，诏明彻北侵。军至吕梁，周将梁士彦拒战，频破之。会明彻苦背疾，拔军至清口，众军皆贵。明彻穷蹙就执，以忧遘疾，卒于长安。

九月，乙巳，立方明坛于娄湖，临坛誓众。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颁下四方，上下相警，以备周人。

十一年，己亥，春，正月，龙见于南兖州永宁楼侧池中。七月，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丁卯，于大壮观阅武。十一月，戊午，周将梁士彦围我寿阳，克之，又克霍州。是月，以始兴王叔陵为征讨大都督，率水步众军，以拒周师。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郡、历阳、北谯、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以归建康。周又进克谯、北徐二州，乘胜而前。自是淮南之地，复尽归于周矣。

十二年，庚子，六月，大风吹坏皋门中阃。是月，黄门侍郎顾野王卒。

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也。祖子乔。父烜。野王幼以儒术知名，年七岁，诵《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十二随父之建安，乃撰《建安地记》二篇。及长，遍观经史，精记熟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玉篆奇字，无所不通。起家梁太学博士、中领军府记室。陈有天下，迁黄门侍郎、光禄卿。年六十二，卒。野王少笃学，在物无过辞失色，观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励精力行，皆人莫及。又善丹青，曾于东府六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世人称为二绝。又撰《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十卷、《分野枢要》一百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记传》二百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

秋，八月，乙未，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以所统九州八镇之地来降，诏消难为大都督，充九州八镇诸军事，迁司空，给鼓吹女乐一部，率众江北，授之大军，北伐。是月，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众趋历阳，陈惠纪趋南兖州。庚午，散骑侍郎淳于陵克临江郡。癸酉，鲁广达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九月，周临江太守刘显光率众来降。是月，天东南有声，如风水相激，三夜乃止。丁亥，周将王延贵率众来援历阳，任忠击破之，擒延贵以送建康。己酉，周广陵义军主曹药率众来降。

十三年，辛丑，以晋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袁宪为右仆射。二月，乙亥，亲耕籍田。四月，乙巳，分衡州始兴郡为东衡州，以本衡州为西衡州。七月，征君马枢卒。

枢字要理，扶风郿人，寓居京口。祖灵庆。枢少好学，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引为学士，命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三部一齐发题，论者纵横，枢随问剖判，应接如流，论者拱默而退，纶甚奇之。及征侯景，留书二万馀卷与之。常闲居，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束名实则刍芥柱下之言，玩清虚则糠秕席上之论。稽之笃论，亦各从其所好。"乃隐於茅山，有于焉之志。陈天嘉元年，世祖征为度支尚书，辞不应命。每王公大人有馈饷，辞不获免者，十分受一。属世乱。所居盗贼不入，依托者数百家，皆得全。枢目精洞黄，能视暗中物。常有白鹭一双，巢其庭树，驯狎栏庑。年八十六，卒。撰《道觉论》，行于世。

九月，癸亥夜，大风从西北来，发屋振树，大雨雹。十二月，辛巳，彗星见西南。是岁，周静帝宇文衍逊位于隋文帝杨坚，改元开皇元年。周三代五帝，二十五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帝不豫。甲寅，崩于宣福殿。二月，癸巳，葬显宁陵。帝年四十即位，在

位十四年，年五十四。谥曰孝宣帝，庙号高宗。有子四十二人，遗诏："庶事务从俭约，金银之饰，不以入圹，明器皆令用瓦。"初，帝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实允天人之望。于时国步初弭，创痍未复，淮南之地，并入于齐。帝志复旧境，返侵地，而强弱悬绝，适足为擒。及周灭齐，乘胜而举略地，又至江际，自此怀惧。既而力修城隍，为捍御之备，获铭曰："二百年后，当有痴人修吾破城者。"时莫测所从云。

后主长城公叔宝

后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宣帝嫡长子。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天嘉三年，立为安成王世子。大建元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兴王叔陵构逆。

叔陵字子嵩，高宗第二子。承圣中，生于江陵。天嘉三年，封康乐侯。少有机辩，徇声名，强梁无所摧屈。太建元年，封始兴王，出使江、郢、晋三州军事。始年十六，政自己出，寮佐莫敢预焉。弟叔坚争宠，招致宾客，每朝会卤簿，不肯为先后，必分道而趋，高宗不之知。与叔坚、后主同侍疾，便阴有异志，乃命典药吏曰："锉药刀甚钝，可砺之。"及高宗崩，仓卒之际，速命左右取剑，左右不寤，乃取朝服、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知有变，伺之。翌日，小殓，叔陵取锉药刀趋进，斫后主中项，后主闷绝于地。太后与后主乳母东安君吴媪以身蔽之，叔坚自拖叔陵，并夺其刀，将欲杀之，后主不能处分。叔陵多力，自奋得脱，突出云龙门，入东府，召左右，断青溪桥道，放东城囚以为战士。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马。仍自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门以召百姓。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以后主命召萧摩诃讨之。叔陵又遣记室韦谅送鼓吹与摩诃，仍谓曰："事捷，必以公为台鼎。"摩诃不报。当日，执将军戴温、谭骐驎二人，送台斩之。叔陵自知不济，乃入内，沉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於井中，部麾下度小航，将趋新林。萧摩诃追擒于白杨路，斩首送台，流尸于江中。

丁巳，后主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大赦，如宣帝故事，以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大将军。尊皇妣为太后，居柏香殿。

太后讳敬淑，姓柳氏，河东解人。父偃，尚梁武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太宝中，鄱阳太守，卒官。后高宗赴江陵，梁元帝以后配焉。生后主。江陵陷，与后主俱留穰城。文帝天嘉二年，高宗自周还，立为安成王妃。及即位，为皇后。后美姿容，身长七尺二寸，垂手过膝。初，钱贵妃甚宠，后倾心下之，每有供奉之物，其上者推于贵妃，而自御其次者。高宗崩，叔陵为乱，后主赖后及吴媪救护得免。是际，新失淮南之地，国遭大丧，后主又病疮，不能听政。百司众务，假以后主命，实皆决于太后也。（按，《陈书》：后陈亡后入长安，隋大业十三年薨于东都，年八十三）。

甲戌，于太极殿设无碍大斋。诏内外百官各荐一人。是月，右卫将军、秘书监傅縡下狱死。

縡字宜事，北地灵州人。父彝，梁临沂令。縡幼聪敏，七岁能诵古诗赋至十馀万言。长为世祖撰史学士，累迁安成王记室。縡笃信佛教，从兴皇寺惠朗法师受《三论》，尽通其学。初，有大心寺昙法师著《无净论》以诋之，縡乃为《明道论》，用释其难。后主即位，拜秘书监、中书舍人，掌诏诰。为文典丽，性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然木强不持捡操，负才使气，凌侮人物，朝士多衔之。初，施文庆、沈客卿便佞亲幸，而縡益疏，庆等因共潛毁受高丽使金，后主收縡下狱。縡素刚，因狱中上书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爱下人，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是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小人在侧，宦监弄权，恶忠直如仇雠，视百姓如草莽，公行货贿，众叛亲离。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书奏，后主大怒，顷之，意解，遣使谓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否？"縡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心可改。"后主益怒，命宦者李善庆穷治其罪，遂赐死狱中，年五十五。有《文集》十卷行世。

四月，丙申，立子胤为皇太子，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已下赉帛有差。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自建康至荆州，江水色赤如血。八月，丁酉，天赤如火。九月，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又大赦天下。辛亥夜，天东北有声如虫飞，渐移西北。乙卯，太白昼见。

至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秋，八月，丁卯，以长沙王叔坚为司空。九月，丁巳，天东南有声如虫飞。冬，十月，封弟九人为郡王（按，《陈书》：封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阳山王、叔穆为西阳王、叔俭南安王、叔澄南郡王、叔兴武陵王、叔韶乐山王、叔纯新兴王）。十二月，丙辰，头利国遣使朝贡。戊午夜，天开，自西北至东南，其内青黄杂色，隆隆若雷声。是岁，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

陵字孝穆，东海郯人。祖超之。父摛，梁昭戎将军、太子左卫率。母王氏常梦五色云化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年数岁，家人携见宝志上人，志以手摩顶，曰："天上石骐驎也。"光宅寺慧云法师每嗟陵早就，谓之颜回。八岁能属文，十三通《庄》、《老》。长乃口辩纵横。起家宁蛮府参军，累迁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馆宴之日，甚热，魏之主客魏收谓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公。"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仆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留陵数年，后随贞阳侯萧渊明归。陈有天下，累官吏部尚书，领大著作、尚书仆射。自陈创业，文檄、军书及受禅制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

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于后进者，接引无倦，世以此重之。有集三十卷。子四人：俭、份、仪、僔，皆至班位。

陵第三弟孝克，少通玄理，晓《五经》正义，解褐梁太学博士。性至孝，值侯景乱，京邑大饿，死者十有八九，孝克养母，饘粥不给。其妻，领军将军臧氏女，有容色，孝克谓妻曰："今饥荒如此，交阙供养，欲假卿于富家，望其彼此相济，如何？"臧氏初不许之，孝克乃私与媒者商量，嫁与侯景将孔景行，从左右以逼之，臧氏涕泣而出，所得谷帛，悉以养母。孝克乃自剃发为沙门，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给焉。臧氏犹念旧恩，亦数私致饷馈，故不之绝。后景行战死，世平，臧氏伺孝克于涂中，累日乃见，谓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孝克嘿然无答，于是归俗，更为夫妻。天嘉中，征为剡令，累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每侍宴会，无所啖，至席散，当其前羞膳减损，高宗密记伺之，见孝克取珍果内绅带中，归以遗母，高宗咨嗟久之。自后宴飨，孝克前馔，并遣将归饷母。后主即位，迁都官尚书。陈亡，随例入长安。家徒壁立，母患，思粳米粥，不能办。母亡后，遂终身啖麦。有遗粳米者，对之而泣。开皇十九年，卒于长安。有子万载，位至隋太子洗焉。

至德二年，甲申。正月，丁卯，分遣八使巡省风俗。夏，四月，以江总为右仆射。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赐帛有差，孝弟力田为父后者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石。

至德三年，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三月，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四月，丰州义军主陈景翔斩大宝，传首京师。八月，戊子，老人星见。十一月，诏修孔子庙。辛巳，幸长干寺，大赦。高丽、百济使来朝贺。

至德四年，九月，幸玄武湖，肄舻舰阅武，宴群臣，赋诗。十月，以江总为尚书令，谢伷为尚书右仆射。

祯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乙未，地震。四月，光禄大夫毛喜卒。

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好学，善草隶书，起家为梁西昌侯参军。高祖镇京口，命喜与高宗俱往江陵谒元帝，帝以喜为尚书。及江陵陷，高宗迁关右，喜走郢州。及高宗还，喜自郢州奉迎。高宗遣入关，以家属为请。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能结二国之好者，卿也。"遂将柳皇后及后主还。初，世祖谓高宗曰："我诸子皆以'伯'为名，汝诸儿宜以'叔'为称。"高宗以访于喜，喜即条自古名贤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馀人以答世祖，世祖称善。世祖崩，仆射刘仲举与右卫将军韩子高等知朝望有归，乃矫太后令，遣高宗还东府。喜入谏高宗曰："陈有天下日浅，海内未夷，万邦恐悚，皇后深惟社稷之计，令王入省，共治庶绩。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伏愿三思。"须臾奏闻，竟如其仪。后主即位，山陵未逾年，置酒作乐，命喜，喜不怿，欲进谏。及升阶，后主已醉，喜佯为心疾，仆阶下，舁去。寻负气，出为南安内史。祯明元年，征还，百姓沐其惠政，追送者数百人。道卒，年七十二。

秋，九月，庚寅，梁太傅平安王萧岩、荆州刺史萧巘以其文武官寮家属济江还。十月，以萧岩为平东将军。乙亥，割杨州吴郡置吴州，以钱唐县为郡，属焉。是岁，起部尚书孙玚卒。

玚字德琏，吴郡吴人。祖父惠。父修道。玚少倜傥，博学经史。起家梁临川王参军。累进平南府司马。陈高祖即位，迁散骑常侍、都督荆郢武巴湘五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天嘉初，封定襄侯。世祖尝从容谓玚曰："昔朱买臣愿为本郡，卿有意乎？"乃授持节、安东将军、吴郡太守，给鼓吹一部。将辞，乘舆幸近畿饯送，乡里荣之。宣帝太建四年，除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后主嗣位，拜散骑常侍，兼起部尚书。玚兄弟笃睦，性通泰，有财皆散之亲友。居处奢豪，宅在青溪东大路北，西临青溪，溪西即江总宅。玚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童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车不绝。及出镇郢州，乃合十馀船为一大舫，于中立池亭，枢芰荷。良辰美景，宾僚毕集，泛长江，置渌酒，亦一代之胜赏。又立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而处己率易，不以名位骄物。又深有巧思，多所创立。及卒，尚书令江总为之铭志，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遣左户尚书蔡征就宅宣敕镌之。其词略曰："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迳，何处山阿？今朝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灵多。功名未勒，此意如何？"世论以为荣。子让，早卒（按，《陈书》：次子训，知名，入隋，为高康太守）。

祯明二年，春，正月，立皇子恮为东阳王，恬为钱唐王。夏，四月，戊申，群鼠无数自蔡州岩入石头，缘淮至于青塘两岸，数日自死，随流入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甲午，东治铸铁，有物赤色如火，大数升，自天坠熔所，隆隆有声，如雷，铸铁飞出墙外，烧人家。庚子，废皇太子胤为吴兴王，立始安王深为皇太子。丁巳，大风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淮渚暴溢，漂没船舫。己酉，帝幸幕府山，大猎。

初，隋文帝受周禅，甚敦邻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举，闻宣帝崩，乃命班师，遣使赴吊，行敌国之礼，书称姓名顿首。而后主益骄怠，答书甚慢，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览书，不悦，以示朝臣。清河公杨素以为主辱臣死，再拜请罪。襄邑公贺若弼等并求致讨。

后主意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幸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以从者千馀人。后主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姚察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

彩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而复盛修造，起土功，税市税船，征取百端，刑罚酷滥。初，覆舟山及蒋山松柏林冬月恒出木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俗呼为“雀饧”，前后灾异甚多。又有神人自称老子，以游都下，与人言而不见形，言吉凶多验。经三四年乃去，船下有声云：“明年乱。”视之，得婴儿，长三尺，无头。又蒋山众鸟鼓翼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康城自坏。又青龙出建阳门，井中涌赤雾，地生白黑毛。又大风拔朱雀门。又临平湖旧常草塞不通，忽然自通，此湖孙皓末年已曾开通（按，《吴书》、《江表传》云：自汉末年，吴郡临平湖草塞不通，吴后主末，忽然自开。故老相传，此湖开，即太平。及晋平吴，天下一统。永嘉初，又草秽。祯明初，又忽开通)。时后主又自梦黄衣围城，有血沾阶，至卧床头而火起。又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见，以为妖精。后主乃自卖身于佛寺为奴以禳之。又于郭内大皇寺造七层塔，未毕功而火从中起，飞向石头城，烧人家无数。又使人采木于湘州，栰下至牛渚矶，尽没水中。既而渔人见栰浮于海上。乃起齐云观，未就，国人歌曰：“齐云观，贼来无际畔。”始，北齐末，诸省官人皆称“省主”，未几而灭。至是，朝官亦称“省主”，识者以为省主，主将见省之兆也。

隋文帝谓高颍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阻一衣带之水，不拯苍生涂炭？”乃命大作战船。群臣曰：“伐国大事，事宜密之。”文帝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柿流下于江，彼若能改，吾又何求？”后主殊不知悟，文帝益忿，乃敕晋王广为元帅，督八十总管致讨。先送玺书，暴后主二十恶。又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及隋军继下，江滨镇戍，相继奏闻，施文庆、沈客卿掌机密，并抑而不言。及隋军临江，诸防戍船舻悉还都下，江中无一斗舰。上流诸军镇兵士，皆阻杨素军，不得下。后主闻隋军临江，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人再至，皆并摧没。今虏虽来，必应自败。”孔范亦言无渡江之理。但奏伎纵酒，作诗不辍。有东宫学士张讥，因皇太子以进谏曰：“强寇侵境，沿江无御敌之备，请停内宴，以调军事。”后主大怒。

讥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宝。父仲悦，梁尚书祠部郎。讥幼好学，爱玄言，受业于周弘正。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与袁宪侍讲于文德殿，敕令论议，诸儒莫能先发，讥整容而进，咨审循环，辞令温雅。梁帝器之，赐裙、襦、绢等，曰：“表卿稽古之力。”进位国子博士。后主在东宫，新造玉柄麈尾成，后主执之曰：“当今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自授讥。乃令于温文殿讲《庄》、《老》。后主即位，荒怠前政。及隋军逼江，孔范等言无渡江之理，唯讥知其必济，又进谏，请恤军士。后主大怒，收下狱。或救者，仅获免。城陷，随例入长安，终不仕。讥性恬雅，所居宅舍，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庄》、《老》，教授门徒。年七十六，卒。所著《书》、《易》、《礼》、《诗》、《庄》、《老》等疏共一百卷，皆入秘阁。子孝则嗣。

祯明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后主昏睡，至晡乃醒。是日，隋将贺若弼从广陵济京口，韩擒虎从横江济采石，南北俱进。缘江镇戍，望风尽走。丙辰，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告变。是日，后主方下诏曰：“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为皇畿大都督，樊猛为上流大都督，樊毅为下流大都督，司马消难、施文广并为大监军，重立赏格，分兵镇守要害，僧尼道士尽皆执役。庚午，贺若弼陷南徐州。辛未，韩擒虎陷南豫州。后主遽诏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追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阇寺，鲁广达屯白土冈，神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镇东将军任忠屯朱雀门。辛巳，贺若弼进白土冈东南，大破陈军，士卒奔北。弼乘胜破鲁广达、萧摩诃等于乐游苑，游骑次宫城，烧北掖门。是日，韩擒虎率众自新林石子墩进，大将军任忠出降。乃引擒虎径至朱雀航，趋宫城，自南掖门入。文武百司皆遁出，惟尚书令江总、吏部尚书姚察、侍中王宽、度支尚书王援等居省中。尚书仆射袁宪、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二人居殿中，以侍后主。俄顷隋兵至，宪、韵二人劝后主端坐殿上，正色待之。后主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乃将张丽华、孔贵嫔二妃入景阳楼井中。宪、韵等苦谏，以身蔽井，后主不从，与之力争，久之方得入。二人拜哭而去。

袁宪字德章，陈郡人，尚书仆射枢之弟。幼聪敏，年十四，召为国子正言生。在学一年，博士周弘正深重其才，举高第，以贵公子选尚梁简文女南海公主。起家秘书郎，累迁南康内史。入陈，位仆射。祯明三年，隋伐陈，军人烧北掖门，朝士皆散走，独宪与夏侯公韵入殿侍后主。后主谓曰：“我从来待卿不先他人，今日见卿，可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及隋兵入阁，后主遑据避匿，宪正色曰：“北军兵人，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整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见侯景故事。”后主不从，因下榻驰去。宪从出后堂，至景阳殿，后主投下井中，宪等拜哭而去。国陷，入隋，文帝嘉其雅操，授开府仪同三司、昌州刺史。开皇十八年，卒。赠大将军、安成郡公，谥曰简。长子承家，仕隋至秘书丞。

是日，隋军虽乱，沈皇后居处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闭阁而坐，舍人孔伯鱼侍侧。及隋军叩阁入，深安坐劳之曰：“戎旅在涂，不至劳乎？”即而隋军求后主不得，因窥井呼之，后主初不应，欲下石，如闻吴人叫声。乃以绳引之，惊其太重，俄与张丽华、孔贵嫔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闻之，大惊。开府鲍宏曰：“东井上于天文为秦分，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丙戌，隋晋王广入据台城，送后主于东宫，

命斩张贵妃于青溪桥。

妃姓张氏，字丽华，襄阳兵家女。素贫贱，父兄织席为业。后主为太子，以选入东宫，侍龚良娣给使。后主见悦之，因得幸，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贵妃。始兴王叔陵构乱，后主被伤，卧于承香阁中，诸妃并不能进，唯贵妃侍焉。至德二年，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等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窗牖、户壁、栏槛皆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宝珍丽，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风一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果。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阁上，宫人有文学如袁大舍等，并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同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诸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皆此之类也。张丽华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轩槛，宫中遥望，杳若神仙。兼有才理，辩识强记，善候人主颜色，荐引宫女，假鬼道以惑后主。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临儿先进之。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有不能记者，贵妃并为疏条，无所遗脱。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宫。更于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致，贿赂公行，纲纪瞀乱。及隋军陷城，与后主俱入井中。后为晋王广斩于青溪。

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卿士、内外文武百司发自建康，而入长安。隋文诏京城权分人家第宅，以礼接待之。遣使迎劳，使人还奏曰："后主已下，在路五百馀里，累累不绝。"文帝叹曰："一人无良，以至于此。"及至京师，列舆服器皿等于庭，引后主及二太子、诸王弟二十八人，及司空司马消难、尚书令江总、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征西将军樊毅、安北将军鲁广达、镇东将军任忠、吏部尚书姚察、中书令蔡徵、散骑常侍王元规等二百馀人，帝使纳言宣慰。内使宣诏让后主，后主伏地，屏息不能祇对，并赦宥之，赐封长城侯。文武皆随才擢用。诏下江南，陈文、武、宣帝陵，各给五户看守之。给赐后主甚厚，常引同三公之席。敕乐府不奏吴音之乐，恐伤其心。至仁寿四年冬十一月壬子，终于洛阳，葬河南之芒山。沈皇后自为哀策，词甚酸楚。

后讳务华，吴兴人，仪同三司沈君理之女。母，高祖女会稽公主，早亡，后年幼，哀恸过礼。大建三年，纳为太子妃。后主即位，立为后。性端静，好学，工书。当张贵妃盛宠，势倾后宫，澹然居求贤殿，未尝有怨已之容。居处俭约，衣无锦绣，左右近侍，才留五人，唯寻阅图史及佛经。陈亡，与后主俱人长安。及后主薨，后感其家国亡灭，自为哀诔，词甚悲切（按：后主年三十即位，立七年，年三十七，以陈祯明三年当隋开皇九年正月二十日，国亡，入隋，封为长城侯。十五年，年五十二，薨，有子二十二人）。

初，陈高祖即位日，其夜，奉朝请史普直宿省中，梦有人自天而下，导从数千人。至太极前殿，北面执策，策金字曰："陈氏五帝三十四年。"又后主在东宫，有妇人突入，唱曰："毕毕国国主主。"寻而不见。又尝有一足鸟集于殿廷，以嘴画地成文，曰："独足上高台，茂草化为灰。欲知我家处，朱门向水开。"解者以为独足盖指后主独行无众，茂草言荒秽也，隋承火运，草得火，故为灰矣。及后主至京师，与其家属馆于都水台，所谓"上高台"，"当水开"者。其言皆验。

初，宣帝器宇弘廓，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未及而崩。即承萎茶之后，志纂鸿运，拓土开疆。晚致吕梁之败，江左日蹙。后主因削弱之馀，灭亡之运，加以荒淫沈败，酒色过度，梁末童谣曰："可怜巴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黄尘污人衣，皂荚相料理。"及王僧辩灭，群臣以谣言奏，高祖曰："王僧辩本乘巴马以击侯景，马上郎，王字也。尘为陈也。"世不解皂荚之义。及陈灭于隋，隋氏姓杨，杨，羊也。说者以江东人谓羖羊角为皂荚，言终灭于隋，夫兴废之兆，其由来定矣。

陈朝功臣

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十代孙，宋光禄大夫洪五代孙。祖奋，父经，皆列职中外。总性至孝，少孤，养于外家萧氏。好学，年十八，起家梁武陵王法曹参军，累至太子洗马。侯景乱，随舅萧勃在广州。侯景平后，梁元帝征为明威将军。入陈，累位司徒左长史、太常卿、尚书令、中权将军。入隋，为上开府。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

萧摩诃字元胤，南兰陵人。祖靓。父谅，卒于始兴。摩诃少孤，姑夫蔡路养收养之。少果毅，有勇力。高祖破路养，摩诃出战，败，归侯安都。常从征伐，先登陷阵，累至巴山太守。太建五年，随吴明彻北伐，济江攻秦郡。齐军大至，众十馀万，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又有西域胡人，妙闲弓矢，弦不虚发，来气甚锐，众军尤惮之。明彻自起酌酒饮摩诃曰："关羽斩颜良，正今日矣。"摩诃饮讫，驰马挺身入齐军，遥掷铣钡，击中胡人，又斩十馀"大力"者而还。齐兵莫不惊慑。后从战吕梁，突众，手夺齐军大旗。屡以战功，进骠骑大将军、侍中、光禄大夫。旧制，三公黄阁厅置鸱尾。后特诏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厅

事、寝堂并置鸱尾。仍纳其女为皇太子妃。及隋军来，韩擒虎、贺若弼进至钟山龙尾，后主谓摩诃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摩诃引兵于贼军南偏，镇东大将军任忠次之，护军樊毅、尚书孔范又次之。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各不相知。遂战，鲁广达率所部俱进，阵未合，士卒溃散，摩诃无所用力，为隋军所执。及京师陷，后主为隋人守卫于内省，摩诃请弼曰："今为囚虏，命在须臾，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许之。摩诃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进之，辞诀而去，守卫者皆不能仰视。入隋，为开府。后同汉王谅反于并州，伏诛。

樊毅字智烈，南阳人。祖方兴，梁同州刺史。父文炽，梁益州刺史。叔父文皎，侯景乱，战死于青溪。毅陈平入关，顷之，卒。

鲁广达字遍览，吴州刺史悉达之弟。广达少聪悟，慷慨爱宾客，累至壮武将军、晋州刺史。及王僧辩之下平侯景，广达出境候接，资奉军储。僧辩谓沈炯曰："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进位散骑常侍。陈有天下，累以功劳至安南将军、侍中，转安北将军。入隋，悲怆本朝沦没，发疾而卒。

任忠字奉诚，小名蛮奴，汝阴人。少孤微，不为乡里所齿。多计略，膂力兼人，善骑射。侯景之乱，率乡里少年随晋熙太守梅伯龙讨景，累迁荡寇将军。陈有天下，进号征南将军，给鼓吹一部。寻加侍中、信安郡王，出为吴兴内史。及隋军到白土冈，忠驰入启白："当具舟楫，以就上流。臣以死奉卫。"后主信之，令宫人装束以待，久望不至。既而忠已率数十骑往石子冈，降于韩擒虎。后入隋，为开府仪同三司，卒。隋文帝常因宴集，谓群臣曰："我常恨初平陈之日，不先斩任蛮奴，以惩不忠。"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抚军景历之子。徵幼聪敏。累迁吏部尚书，为人清简无事。京城陷，入隋，为民部尚书、给事中。有口辩，多所详究，至于士流官宦、皇宗戚属，及朝仪制度、宪章轨则、户口风俗、山川土地，问无不对。子翼，位至司徒。

姚察字伯审，吴郡武康人。六岁，诵书万馀言。十二能属文。起家梁朝司文侍郎。梁室倾乱，崎岖采野实，以供给养，入于己分减推诸弟姊，乃至故旧亦皆相分，自甘藜藿。虽乱离之中，笃学不废。陈有天下，累进位尚书祠部郎中，转秘书监，领著作。入隋，为秘书郎，别敕成梁、陈二代史。隋文帝常召察，谓朝臣曰："我平陈，唯得察一人而已。"大业二年，卒于东都。

王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祖宝。父伟，早卒。元规八岁而孤，随母舅氏往临海郡。年十二，郡豪刘瑱有财巨万，欲以女妻之。母将许焉，元规泣谏曰："姻不失其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匪类。"母感其言而止。梁时，山阴县有暴水，流漂居人。元规唯有一小船，仓卒引其母妹并姑侄等并入船。留其男女三人，阁于树杪。及水退，俱获全济，世人称其志行。少好学，起家为梁相国左常侍。陈有天下，累迁散骑常侍、南平王府参军。自梁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祯明三年，入隋，为秦王府东阁祭酒，年七十，卒于广陵。所著《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

十六国春秋别本

[北魏]崔　鸿撰　曹道衡整理

《十六国春秋别本》十六卷，题北魏崔鸿撰。崔鸿字彦鸾，东清河（今山东北部）人，卒于魏孝明帝孝昌（五二五——五二七）年间。据《隋书·经籍志》、《十六国春秋》原书凡一百卷，又有"纂录"十卷。一百卷本已佚（今存《汉魏丛书》本乃明人伪托）。这个《别本》仅录各国君主事迹。这部"别本"，《四库总目》对它取存疑态度，但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则以为尚可信。今以《太平御览》等书校之，可见全书基本上与《御览·偏霸部》所引《十六国春秋》相同，当即取自《御览》诸书，虽或出后人抄摘，但无伪托窜乱成分，未可轻弃。此本据文渊阁《四库》本，校以《晋书》、《华阳国志》、《太平御览》及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除个别错字加以订正外，有些文字欠通顺处，亦据《御览》、《晋书》略加校改。

卷一　前赵录

刘　渊

刘渊字元海，新兴匈奴人。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千有余岁至冒顿，袭破东胡，西走月氏，服丁零，内侵燕代，控弦四十万。汉祖患之，使刘敬奉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子孙遂冒姓为刘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后汉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左贤王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师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虽分属五部，皆家于晋阳汾涧之滨。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有一白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征也。"自是十五月而生渊。渊生左手有文曰："渊海。"遂以为名。幼而好学，不舍昼夜。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等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之无武，绛、灌之无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耻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文学、武事并皆妙绝。猿臂善射，膂力过人，身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咸熙中，为侍子在洛阳，晋文帝深待之，时东莱王弥等皆凭结。浑又屡言之武帝，帝召见与言，大悦之。后谓王济曰："刘元海容貌风仪，机谈鉴智，虽金日磾无以加也。会父豹卒，帝以渊代为左部帅，转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大安中，惠帝失政，诸王迭相残废，州郡奸豪所在蜂起。从祖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议曰："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兴复在此时矣。左贤王渊，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共推刘渊为大单于。刘渊曰："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娄。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生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武，何呼邪韩足道哉！"宣等称善。

元熙元年，迁于左国城，晋人东附者数万。宣等上尊号，渊曰："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待宇宙混一，当更议之。"十月，为坛南郊，即汉王位，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拜授各有差。四部之东莱王弥起兵青徐，遣使来降，拜镇东大将军、青州刺史、东莱郡公。四月，汲桑叛，自称赵王，选置州郡。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

帅众来降。永凤元年七月，凤凰集于蒲子。丞相刘宣等六十四人上尊号。十月，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以卫军和为大将军，抚军聪为车骑大将军，建武曜为龙骧大将军。河瑞元年，迁都平阳，汾水得玉玺，大赦改元。二年，以大司马梁王和为皇太子。八月，渊寝疾，以刘洋为太尉，延平为太宰，司徒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薨于光极殿。太子和即位。聪自西明门攻斩和于西室。九月，葬渊于永光陵，谥曰：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刘　聪

刘聪字玄明，一名载，渊第四子。母张夫人孕，梦日入怀，寤而告渊。渊曰："吉征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聪，夜有日光之异。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余。幼而聪悟，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

永嘉四年，僭即帝位于光极前殿，大赦，改元光兴元年。以卫尉呼延晏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川。命东莱王弥，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军会之。晏比及河南，十二败晋帅，长驱围洛阳，陷之。纵兵大掠，幽晋帝于端门，害太子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于平阳。大赦，改元嘉平元年。二月，内晋帝，进号仪同三司会稽郡公。聪引帝入宴，谓曰："卿为豫章王时，朕曾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作乐府歌文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时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赠朕柘弓、银砚，颇忆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耳。"聪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三年，春正月，宴于光极前殿，逼晋帝行酒，庾珉、王隽等起而大哭，聪恶之。二月丁未，怀帝崩于平阳，于是诛珉等。三月，立贵嫔刘氏为皇后。四月，愍帝即位于长安，车骑曜等攻长安。河东地震，雨血于平阳。建元元年正月，黑雾四塞，著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夜时，日落地，三日相承，出于西方。东行平阳地震，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行逶迤，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甚恶之。癸未，刘氏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在陨肉之旁。己丑，刘氏卒，乃失此肉，哭声亦止。十一月，以晋王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数步，宫中鬼哭。

麟嘉元年，武库陷，入地一丈五尺。聪自去冬至是遂不复受朝贺，军国之事，一决于粲。立市于后庭，与宫人宴戏，或三日不醒。秋七月，河东大蝗，唯不食粟豆。司隶靳准率部民收而埋之，哭声闻于十余里，后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大司马曜攻陷长安外城。九月，犬与豕交于宫门。有豕著进贤冠，升聪御座，犬冠武冠带绶，与豕并升，俄而斗死殿上，宿卫莫有见其入者。长安饥甚，死过半，麴允为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势不自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笺降曜，敞随使者至，帝肉袒牵羊，舆榇衔璧，出降东门。曜受璧焚榇，迁愍帝及司徒梁汾、骠骑麴允等诸臣百余人至于平阳。聪临光极殿，帝稽颡，与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聪大怒，允自杀。以帝为光禄大夫、怀安侯。以大司马曜假黄钺、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东平王约卒。十一月，聪校猎上林，以晋帝行车骑大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观者皆指帝曰："此故长安天子，"聚而观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飨于光极前殿，聪欲观晋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使帝执盖，多有涕泣，或有失声者。尚书郎辛宾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斩之。戊戌，愍帝崩于平阳。

三年，聪所居螽斯则百堂灾，焚其子会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聪闻哀塞气绝。自此鬼哭宫中，至于九月，夜声不绝。四月，尚书令王鉴、崔懿之等极谏，聪大怒，收鉴等杀之。秋七月，鬼哭于光极殿，聪昼见东平王约，甚恶之。征秦王曜为丞相，录尚书事，固辞，仍以丞相领雍州牧。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癸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元汉昌。葬宣光陵，谥曰武皇，庙号烈宗。八月，以丞相曜为相国、大都督。司空靳准为大将军，领尚书。粲荒耽酒色，游宴后庭，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遂勒兵入宫，执粲，数而杀之，追谥灵帝，刘氏无所存，男子尽刑于市，发掘二陵，焚烧宗庙，鬼大哭，声闻百里。准自号汉大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晋。相国曜自长安赴难。永嘉元年十二月，大将军东平王约卒，一指犹暖，遂不殡殓，至甲戌，乃苏。言见渊于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昆仑山三日，而复反于不周，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宫室壮丽，号曰蒙珠离国。渊谓约曰："东北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但还，后年当来，见汝不迟!"不久，约拜辞而归，道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后年来，必见过，当以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机下，俄而苏，谓左右曰："机上取囊来，"左右取得，开，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驰使奏呈，聪曰："若当如此，吾不惧死也。"及聪以戊寅岁薨，与此玉并葬焉。

刘 曜

刘曜字永明，渊之族子，少孤，见养于渊。幼而聪慧，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铁厚一寸，射而洞之。身长九尺三寸，手垂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不过百余根，皆长三尺。

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宴等自平阳来奔，上尊号于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靳准左右军骑乔太、王腾等杀准，奉六玺来降。二年，夏四月，徒都长安。立子熙为皇太子。六月，缮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令曰："盖王者之兴，必帝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庶民，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复以大单于为太祖，其议以闻。于是，太保呼延宴等议曰："今宜承晋母子传号，以光文本封卢奴，中山之属城。陛下勋功茂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宜革称大赵，遵以水行。"曜从之，于是以冒顿配天，渊配上帝。

三年五月，西明门内大树风吹折，经一宿，树拔变为人形，发长一尺，须眉三寸，皆黄白色，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著履之形。唯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生柯条，遂为大树，枝叶甚茂。四年，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曰："臣等伏闻敕旨将营建寿陵，周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椁，黄金饰之。臣闻尧葬穀林，市不改肆。颛顼葬高阳，下不及泉。圣王之于终事如是。秦始皇下锢三泉，周轮七里，身亡之后，毁不旋踵，暗王之于终也如此。从丧乱以来，汉帝诸陵，咸见践辱，唯霸陵独全。此虽太宗之达至然，抑亦释之之功。兴亡奢俭，炯然于前，唯陛下览之。"曜大悦。终南山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以为己瑞，群臣咸贺。中书监刘均曰："山崩石坏，国倾民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怃然改容。

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晋惠后也，洛阳之陷纳之。六年正月，天裂，广一丈余，长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率众四万人寇扰河东，进蒲坂，曜选中外精锐自潼关北济，虎惧，引师而还。曜追而败之，枕尸一百余里，虎奔朝歌，遂攻石生于金墉，分遣诸将攻讨，及于河内。十二月，勒自帅众拒之，阵于洛西，曜性少而酗酒，末年尤甚，将战，饮数斗，常乘赤马无故跼顿，乃乘小马北出，复饮斗余，至西阳门，挥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帅遂大溃，曜昏醉奔退，而马陷石渠，坠于冰上，为堪所执。勒将还襄国，喻曜使与太子毗书，令速降。曜但敕毗与诸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为勒所杀。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大司马南阳王胤等议，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胜追战，枕尸千里，上邽溃，虎执毗及王公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

自刘渊建号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载。

卷二 后赵录

石 勒

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庭中。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幼而力耕，每闻鞞铎之声，或在前后，归以告其母，母以作劳耳鸣，非不祥也。会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山东，卖充军实，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亦在中，东至平原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每夜于野，尝闻鼓角之声，诸奴亦闻，归以白懽，欢懽而免之。懽家邻于马牧率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而佣于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旁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俄而见一老父，谓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应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阳、夔安等十八骑，复东如赤龙诸苑中，乘苑马、远掠缯宝，以赂汲桑。永兴元年，关东所在盗起。

二年，阳平人公帅蕃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以勒为名。永嘉元年，勒归刘渊，拜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渊薨，聪袭位，刘曜、王弥围洛阳，勒帅精骑二万会之。王弥既平洛阳，将先诛勒，勒请弥燕于已营，手斩弥而并其众。将军郭默获沙门竺浮图澄，以其有道术，进之于勒，试之有效，甚尊重之。

前赵嘉平二年，张宾说勒曰："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势之固，可择此二邑而都，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王业可图。"石勒于是进据襄国，聪授勒都督幽、冀、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本郡公，邑万户。三年，以征虏将军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篡夺之谋，兆于此矣。前赵嘉麟元年，刘琨遣姚澹帅众来讨，勒与战，澹军大败，琨长史李弘以并州来降。七月，刘聪疾甚，以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受遗辅政。勒固辞，乃止。刘曜称尊号，将授勒太宰、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跸，如曹公辅汉故事。曜闻平乐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尔所呼耶。"征虏虎与左右长史张敬、张宾等上号曰："大司马虽位冠九台，非伯者之号，请改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魏王在邺故事，以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十一月，勒即位，改元，称为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二年令曰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至于烧葬，令如本俗。八月，始置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作金银大辂，黄屋左纛。天子礼乐，于斯

备矣。三年，黎阳民陈武妻产三男一女，上书自陈。令曰："昔周之兴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谓度过姬祥，美如曩日。其赐乳妇一人谷百石，杂缯四疋，庶以肃迎嘉祥。"冬十月，勒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勒曰："李阳，壮士也。孤方取之，何以不来？父老归语，令速来，沤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雠匹夫乎？"令曰："武乡，吾之丰沛也，其复之三世。"十一月，李阳至，勒与酣谑，引阳臂笑谓之曰："卿虽老，臂中犹有力，颇复与人斗。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赐里第一区，拜为都尉。阳与勒邻居岁，常争沤麻池，迭相殴击。

四年二月，拜子弘为世子。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常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侯耳！"其天资英达如此。八年八月，修三台。十月，以世子卫将军弘镇邺。大和十年，刘曜围洛阳，襄国大震。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自大堨。先是，流澌风猛，军至，冰泮清和。济毕，流澌大至。勒以为神灵之助，命曰灵昌津。战于西门，曜军大溃，石堪执曜送之。二年，曜子熙等去长安，奔于上邽。车骑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奉传国玉玺送之。秦陇悉平。

建平元年二月，车骑石虎等上尊号，勒不许，固请，勒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月，郡臣又固请，以名位不正，宜即尊号。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二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勒大悦。四月，勒如邺，议营新宫。延尉续咸谏曰："臣闻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阶三尺，美彰于《诗》、《书》。汉文惜百金，不营露台，称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琼台瑶陛，楚章华、秦阿房，资财内竭，华夷外叛。"勒诏曰："且敕停作，以申吾直臣之气。"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为大司马，程遐开府仪同。是月，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万余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此非为灾，天意欲吾营邺都耳。"于是营之。

勒以成周汉、晋旧京，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三年正月，大飨于建德殿，酒酣，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上也？"光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武，三五以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已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健而争先耳。倘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群臣皆称万岁。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乡有蛇鼠相斗于安定府间，二日蛇死。临泾马生角，长安城中鸡鸣，音皆曰基慈。安定厅事前后闻诵书声，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陨石于肥乡。六月，勒寝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弘、中常侍严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阁，伪谥明皇帝，号高祖。

石　弘

石弘字大雅，勒第三子。母程夫人，右光禄遐之妹。建平元年，立为太子，虚衿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得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勒大悦。程遐言于勒曰："中山怏怏，不可以辅少主，乞早除之，以便大计。"勒不从。勒薨，虎执政，临轩召子冀州刺史遂统兵入禁，宿卫文武无不奔散。弘大惧，策拜中山王虎为丞相，以十三郡封为魏王，又加九锡。虎伪让，后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改熙丘为魏国，沿魏郡至黎阳。十月，弘赍玺绶亲请魏公，喻禅意。虎曰："弘昏昧愚暗，处丧无礼，不可以君临万国，奉承宗庙，便当废之，云何禅让？"十一月，废弘为海阳王，弘就车，容色自若，幽弘及程后、南阳王恢于崇训宫，寻杀之，时年二十二。

石　虎

石虎字季龙，勒之从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谓之勒弟。晋永兴中，与勒相失。嘉平元年，刘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时年十七。性残忍，好驰猎，喧游无纪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每患之。勒白王曰："此是凶暴，无使军人杀之，声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犊子小时多能破车，汝当小忍，勿怯之。"至十八，检摄恭谨，严重爱士，弓马迅捷，勇冠当时，勒深喜焉，拜征虏将军。性酷虐无道，军中勇干策略与已侔者，辄因事害之。至于降城陷垒，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勒屡加责诲，而行意自若。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信弥隆，仗以专征之任。既废杀弘，称居摄赵天王。

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虎荒游废政，外耽营缮，使太子还省者，以书奏事，选守牧，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三月，南游，临江而旋，京师大震。是日，观省台城，赐匠有差。九月，迁都邺宫。三年，徙洛阳钟簴、九龙、翁仲等于邺。是岁，太武殿东西宫皆就，太武殿基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起灵风台、九殿于显阳殿后，选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后庭服绮谷，玩珍奇者万余人。内置女官十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缅缴上下，虎试而悦之。三年，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上皇帝尊号，安等方人，

而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斩成公段于阊阖门。即天王位南郊，大赦。亲王贬为郡公，藩王为县侯，太子邃总百揆。其后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悬管而入，或夜百骑宿于宫臣家，淫其妻妾。装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纳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虎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为可，或呈之虎，怒曰："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棰，月至再三。邃甚愠，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事发，幽邃于东宫，杀之，及妃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尽赐死，合一棺埋之。诛其宫臣友党二百余人，立河间公宣为太子。建武六年，追尊号考乐平敬公为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党、孟门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乡有雄虎变为雌，产一狼子，七日噬虎脑而杀之。后三日，狼子亦死。佛图澄闻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辄随流，用工五百余万不成。虎如灵昌津，沉璧告诚，璧滚于渚上，水波上腾津所，殿观莫不倾坏，压死者百余人。虎恚甚，斩工匠而还。十一年，发雍梁十六万人成长安未央宫，又发司、豫、荆、兖二十六万人成洛阳宫。十三年二月，虎亲耕籍田于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梦龙飞西南，自天落地，旦而问澄公。公曰："祸将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韬起宣光殿于太尉府，梁长九丈。太子宣视而恶之，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丈。宣闻之，恚甚，谓杨柸、牟成等曰："韬凶竖悖逆，敢违我如是，汝等能杀之者，吾入宫，尽以韬之国分封汝等。韬既死，主上必亲临丧，因行大事，无不济矣。"杨柸等许诺。八月，杀韬，宣奏之，虎哀绝久之乃苏。召太子宣锁之于郊北，火焚杀之。别立太子于东堂。虎曰："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肠秽恶，故生凶儿子，年二十便欲杀父。今世乃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齐公世为皇世子，立昭仪刘氏为皇后。十一月，享群臣于太武殿前，佛图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发石而视之，有棘子生焉。冉闵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已，雷，大霖雨。虎问佛图澄，澄曰："其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

大宁元年正月，虎僭即皇帝位于郊，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门从雍州来，称见佛图澄西入关，虎掘之无尸，唯有一石。虎恶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因而寝疾，四月薨于金华殿。（《晋书》曰："季龙始咸康元年，僭位立，此太和六年，计在位十五年。"）

世子即位，尊刘后为太后，彭城王遵先镇关右，至是勒兵而还，戎卒九万，次于荡阴。石闵为前锋都督，太后授遵丞相，加九锡，增封十郡。己丑，遵至安阳亭贯甲曜兵，入自凤阳门，升太武前殿，尽哀，退如东阁。群臣敦劝即位，大赦，封世为谯王，邑万户。废太后刘氏为昭仪，寻皆杀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张氏为皇后，大司马义阳王鉴为太傅，沛王冲为太保，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甲午，太武殿灾，诸门观阁荡然。其乘御服，烧者大半，光焰照天，月余乃灭。已未，雨血，周遍邺城。六月，葬虎显原陵，伪谥武皇帝，庙号太祖。十一月，石闵劫司空李农及右卫王基，密谋其废遵。闵使将军苏彦、周成帅甲士三十八人，执遵于南台如意观。遵时方与妇人弹棋，问周成等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鉴，复能几时?"遂杀之于琨华殿，诛郑太后、张皇后。遵字大祗，虎第九子，凡在位者百八十三日。鉴即位，大赦，以石闵为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鉴使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等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伪不知，夜斩松等于西中华门。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帅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而问其故，伏都曰："闵、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严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好陈力，勿忧无报也。"伏都等攻闵，不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门至琨华，横尸相枕，诸胡羯无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初，青龙元年正月，石闵欲灭二石之号，议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国，继赵李。'谶书炳然，且德星镇卫，宜改号大魏，易姓李氏。又大赦，闰月，改元。废鉴杀之，诛虎孙三十八人，尽殆石氏。鉴在位一百三日，鉴字大郎，虎第三子也。

石闵

石闵字永曾，虎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于河内，获瞻，时年十二。长而勇悍，便弓马，临阵不顾。勒奇之，曰："此儿壮健可嘉"，命虎子之。历位左积射将军，封西华侯。闵幼而果锐，虎抚之如孙。及长，身长八尺，善谋，勇力绝人。虎即位，封为修武侯，历位北中郎将。虎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

永兴元年闰月，司徒申钟、司空郎闿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僭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号称大魏，复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为太后，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以司马李农为太宰，诸子皆封为县公。新兴王祗闻石鉴之死，称尊号于襄国，改元永宁。石祗遣相国汝阴王石琨帅众十万伐邺。六月，进据邯郸。闵尽众拒之，琨军大败。二年三月，闵攻襄国百余日，祗怯，乃去皇帝之号，改称赵王。遣太尉张奉乞帅于慕容儁。中军张春请救于姚弋仲。三月，祗相国汝阴王琨自冀州

救祇，弋仲复遣子襄帅骑三万八千，隽遣将军悦绾帅甲士三万，劲卒十三万，四方攻之，祇冲其后，闵帅大败。闵与十余骑奔还邺，祇使刘显帅众十万，追奔伐邺，闵尽众出战，大败之，追奔至于阳平。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石祇为效。四月，刘显杀祇，及其丞相乐安王炳、太保张举等。遣拜显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刘显称尊号襄国。三年二月，刘显帅众伐常山，太守苏彦告难，闵师八千救彦，败显于常山，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军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以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民于邺。

三月，慕容儁已克幽蓟，略地至于冀州。闵帅骑击之，与慕容恪遇于魏昌城，恪方阵而前，闵众寡不敌，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溃围东奔，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遂为恪所擒，送之于蓟。儁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敢妄称天子?"闵曰："当此天下大乱，尔曹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评帅众围邺。五月，送闵于龙城，告廆皝庙而杀之。邺中饥，人相食，虎时宫人被食略尽。冉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降儁。八月，长水校尉马愿、龙骧将军田香、开门降评。蒋干悬缒而下，奔于仓垣。评送闵后董氏、太子智、大尉申钟及诸王公卿于蓟。初、慕容儁斩闵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木悉枯，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雹，是岁太和八年也。

卷三 前燕录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瑰，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人居辽西，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跋意甚好之，遂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祖木延，左贤王，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勋，进拜单于，迁邑辽东。于是渐变土风，自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姓。廆身长八尺，有大度，晋安北将军张华一见奇之，谓曰："君后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涉归卒，弟耐立，将谋杀廆，廆亡，潜于辽东徐郁家。太康元年，国人杀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迁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谓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浚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皆让不受。擢举贤才，官方授任。鲁国孔慕，宿德清望，请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受业焉。大兴四年，晋遣谒者拜廆使持节，督幽、平、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郡公。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咸和元年，加侍中，位特进。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于青山，晋遣使者赠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襄公。皝为燕王，追谥武宣王。儁称尊，追尊武宣帝，庙号高祖。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二子，小字万年。长七尺八寸，雄毅善权略，博学多材艺。晋建武元年，振武将军。永昌初，拜左贤王。太宁末，拜平北将军、朝鲜公。咸和八年六月，即辽东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九年八月，晋遣谒者拜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承制一如廆故事。七年七月，立子儁为世子。四年，以左司马封奕为长史。九月，奕等以皝任重位轻，宜称燕王。于是上议。

十月，僭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境内，改备群司，以封奕为相国，追尊先公为武宣王，先妣为王后。起文昌殿，出入警跸，立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儁为太子。是岁，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晋使鸿胪郭忱持节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其余官皆如故。封诸功臣百余人。九月，迁都龙城。十二年四月，有黑龙一、白龙一见于龙山。皝率群寮观之，去龙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赦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皝雅好文籍，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并以教胄子。十四年，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通经秀异者，擢充近侍。十月，飨群僚于承乾殿，右长史宋谚性贪，赐布百疋，令自负而归，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皝因见白兔，驰射之，马倒被伤，辇而还宫。引太子儁，嘱以后事，谓曰："今中原未平，方建大事，委贤任哲，此其时也。恪智勇无侪，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殿，年五十二。冬十二月，葬龙山。谥文明王。儁称尊，追尊曰："文明皇帝，庙号太祖，陵曰龙平。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贺赖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异，身长八尺一寸。善为文，雅好辞赋，至于器物车室，皆著潜以为劝戒。皝之八年，晋遣使者拜皝燕王，以儁为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十一年，进拜使持节镇东将军。皝薨，即燕王位，赦其境内，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正月。闻赵魏大乱，乃严兵，将为进取之计。七月，晋使谒者陈沈拜儁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元玺元年正月，司南车成，儁大悦，告于皝庙。四月，遣辅国恪、相国奕讨冉闵，战于魏昌廉台，闵师大败，擒送之。闵大将军蒋干辅闵子智，固守邺城，遣辅弼评

等帅骑一万以讨之，邺北郡县悉降。辅国奕等二百一十人劝称尊号、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闻也。"八月，克邺，辅弼评等送闵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并乘舆服物及六玺送于中山。传国玺，蒋干先以送晋。儁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得之。"赐闵妻号奉玺君，封冉智为海滨侯，以辅弼评为司州刺史，镇邺。

十月，辅国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玺。十一月，僭即皇帝位于正阳前殿，大赦改年。时晋遣使诣儁，谓之曰："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庚午，书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浑氏为皇后。升平元年正月，复立中山王暐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年曰光寿。初，廆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皝将出避难，欲乘之，马悲鸣蹄齿，人莫能近。皝曰："此马见异先朝，孤尝仗之济难，今不欲出者，盖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寻奔退，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岁，而骏逸不亏。儁比之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儁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是像成而马死。十一月，自蓟迁邺。三月，入邺宫，大赦。缮殿宫，复铜雀台。以吴王垂为东夷校尉、平州刺史，镇辽东。

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树自拔，根出，得璧二十七，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异常玉，儁以为岳神之命，遣尚书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辽西获黑兔。三年三月，儁夜梦石虎齿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部棺出尸，踏而骂之曰："死人安敢梦生天子!"遣御史中尉杨约数其残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儁寝疾，谓大司马恪曰："吾患惙然，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虑其未堪。家国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去暴，不可以乱正统。"儁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也?"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复何忧。"四年正月，儁薨于应福前殿，年五十三，伪谥景昭皇帝，庙号烈祖，葬龙陵。儁雅好文籍，性严重，未曾以慢临朝。虽闲居宴处，亦无懈怠之色。

慕容暐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元玺三年、封中山王，寻立为皇太子。光寿四年，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太原王恪为太宰，录尚书，行周公事，专百揆。上庸王评为太傅，赞朝政。司空阳骛为太保，王垂为河南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兖州牧，镇梁国。四年正月，暐南郊。十月，太尉奕迎神于和龙。初，暐委政太宰恪，专受经于博士王劝、助教尚锋、秘书郎社铨，并以明经，讲论左右。至是通诸经，祀孔子于东堂，以劝为国子祭酒，锋国子博士，铨散骑侍郎。其执经侍讲，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邺，自称湘女，有声，与人相接，数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贵妃可朱浑氏为皇后。六月，晋大司马桓温率众五万来伐，遂至枋头，吴王垂大败之，斩获三万余级，温奔还淮南。垂既败温，威德弥振，太傅评大不平之，太后遂与评谋杀垂。十二月，垂出奔秦。

十一年六月，秦辅国将军王猛、镇南将军杨安，率众六万来伐，以太傅评、下邳王历等帅精兵三十万拒秦帅于潞川。州郡盗贼大起，邺中怪异非常。十月，评及猛战于潞川，评师败绩，单骑遁还。猛乘胜追奔，长驱至邺。十月，苻坚帅众会猛来攻拔邺，城外乱，散骑侍郎徐蔚等率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民子弟五百人，夜开城门引纳秦师。暐与太傅评、左卫将军孟高等数十骑出奔昌黎。坚遣将军郭庆帅骑五千追之，及暐于高阳。秦将巨武执暐，将缚之。暐曰："汝何小人，而敢缚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诏缚贼，何谓天子耶?"执暐送邺，坚问其奔状。暐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陵墓耳。"坚哀而释之，令还宫，率文武出降。坚入邺宫，升正阳殿，徙暐及王公已下并诸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封暐新兴郡侯，邑五千户，寻拜尚书。坚征台城，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淮南之败，随坚还长安。既而吴王垂攻苻丕于邺，中山王冲起兵关中，暐谋杀坚，事发，为坚所诛，年三十五岁。及德僭称尊号，伪谥幽皇帝。

卷四　前秦录

苻　洪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孙强盛，世为氐酋。其后家池生蒲，长五丈，节如竹形，时咸异之，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母姜氏，寝产洪。先是，陇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为部帅，好学，多权略，善骑射，属刘氏之乱，乃散千金，招延俊杰之士，襁负奔之，推为盟主。刘聪遣使拜平远将军，不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群氐推为首，刘曜以洪为氐王。及曜败于洛阳，洪率部人西保陇山。石虎将军攻上邽，洪诣虎降，虎亲出迎之。拜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委以西方之事。石虎灭石生也，洪说虎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虎从之。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曲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将。冉闵言于虎曰："苻洪雄果，其诸子并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闵又以为言，遵乃去洪都督，洪怨之，乃遣使降晋。后石鉴杀遵，所在兵起，洪有众十余万。

永和六年，帝以洪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

事、冀州刺史、广州郡公，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矣。”军师将军麻秋说洪西都长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宴鸩洪，将并其众。世子健收斩秋。洪将死，谓健曰：“所以未人关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终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伪谥惠武帝。

苻　健

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梦大罴而孕健。及长，勇果便弓马，好施善事人，甚为石虎父子所亲爱。虎虽外礼苻氏，心实忌之，乃阴杀其诸兄，而不害健。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号，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西诸军事、雍州刺史。于是尽众西行至盟津，起浮桥以济，济讫焚桥，三辅堡壁悉降。十一月，人都长安。于是长史贾玄硕等依诸葛亮、刘备故事，表健为秦王。玄硕等为上尊号，健伪让再三，乃从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晋永和七年为皇始元年。追尊父洪为太祖武惠皇帝，缮宗庙社稷于长安。立妾强氏为天王皇后，子苌为天王太子，菁为平原公，生为淮南公，弟雄为丞相，东海公。其余封授各有差。是年，野蚕成茧，野禾被原，百姓采野茧而衣，野粟而食，关西家给人足。

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请宜依汉晋兼皇王之美，不可过自谦冲，同赵之初号，健从之，僭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大赦，诸公进爵为王，立五等之封，以次进之。二年正月，下书曰：“其自公卿已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或献书规谏，或面陈朕过，其悉以闻。勿惧贵贱。”四年，丞相东海王雄卒，赠相国，进封魏王，谥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建武中，拜龙骧将军。雄头大足短，故军中称为大头龙骧。健甚重之，曰：“元才，吾之姬旦。”是年四月，立淮南王生为皇太子。六月，健寝疾，引太帅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等，嘱以后事，受遗辅政。乙酉，薨于太极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伪谥明皇帝，庙号世宗。永兴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号高祖。

苻　生

苻生字长生，健第三子。幼而粗暴，昏醉无赖。祖洪甚恶之，无一目，七岁，洪戏之，问侍者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耶!”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为尔不已，吾将以汝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及长，力举千钧，走及奔马。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群臣奏：“先帝晏驾甫尔，不宜改号。”生怒不从，穷推议主。寿光元年七月，杀右仆射段纯，以太子门大夫赵韶为仆射，太子舍人赵诲为中护军，著作郎佐董荣为尚书，并以佞幸进也。九月，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言于生曰：“比频有客星孛于大角，荧惑入于东井。大角为帝座，东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国有大丧，大臣戮死。愿陛下遂追周文，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亦足以塞大丧之变。”于是杀皇后梁氏。诛太傅录尚书毛贵、车骑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后，安之女孙。又诛丞相雷弱儿，诸羌悉叛。弱儿，南安羌酋也。生虽在谅闇，游饮荒淫，杀戮无道，弯弓露刀，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未几，后妃公卿已下至于仆隶、诛五百余人。二年正月，嬖臣右仆射董荣言于生曰：“日蚀之灾，宜以贵臣应之。”生曰：“唯有大司马，国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从之，诛司空王堕壬戌，飨群臣于太极前殿，饮酒、乐奏，生歌以和之。命尚书令辛采典劝，既而怒曰：“何不强酒？犹有坐者。”引弓矢射采，杀之。于是百僚大惧，无不引满，昏醉污服，失冠蓬头僵仆，生以为乐。

三年四月，姚襄遣姚兰等帅众二万七千进据黄洛，生遣兵苻黄眉、东海王坚、建节将军邓羌等，步骑万五千以讨之。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骑拒襄，大战获襄。襄有骏马日行千里，是战也，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归。初，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东海，苻坚封也，时为龙骧将军，第在洛门之东。生荒暴日滋，残虐弥甚。群臣朔望，漏尽诣见，生曰：“日尽午，须待宴讫。”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饥弊，或至申酉间方出。临朝辄怒色厉，惟行杀戮。或连月昏醉，弗堪省览。或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或生剥牛羊驴马，活阉鸡鸭，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生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观以为乐。宗室旧勋，亲戚忠良，杀害略尽，朝士奔走草野，皆曰：“从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过十年。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头，杀者动有千数。生夜对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当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梦神告曰：“且将祸集汝门，惟先觉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会侍婢来告，乃与特进梁平老、强汪等帅壮士数百人，潜人云龙门，东海王坚与吕婆楼帅麾下三百余人鼓噪继进，宿卫将士皆舍杖归坚。生犹昏寝不寤，坚众既至，生惊问左右曰：“此辈何等人?”引生置别室，废为越王，俄而杀之。时年二十三。伪谥厉王，封子馗为越侯。

苻　坚

苻坚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赵建武中，母苟氏祈子于西门豹祠，归而夜梦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坚，有神光之异，自天烛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

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秘录而莫之传也。姿貌魁杰，臂垂过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爱之，名坚头。因而谓健曰："此儿头大重身长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赵右光禄大夫、司隶校尉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遇坚于路，异之，执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于此，不畏司隶缚耶?"坚曰："司隶缚罪人，不缚小儿戏也。"统顾左右曰："此儿有霸王之相。"后遇之，统下车谓曰："苻郎当大贵，但仆不及见，如何。坚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岁，请就师学。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健之入关也，次于曲沃，梦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坚为龙骧将军。旦而为坛于曲沃，健泣谓坚曰："先王昔受此号，汝父曾为之，今若复为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学多才艺。年十一，便有经略大志。

坚既杀苻生，永兴元年六月，去皇帝之号，僭称大秦天王，即位太极殿。诛董龙等二十余人，改寿光三年为永兴元年。追尊父为文桓皇帝。世子宏为皇太子。兄清河王法为丞相，录尚书事。永安公苻侯为太尉，诸王皆贬爵为公。苻柳为尚书令。封弟融为阳平公，双河南公，子丕为长乐公，晖为平原公，熙为广平公。李威为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席宝为丞相长史，王猛为中书令，侍郎权翼为黄门郎，诸公卿为生所诛者，悉复本官。十月，丞相东海公法以疑忌赐死，苟太后之意也。坚性友爱，与法诀于东堂，恸哭呕血。二年四月，坚如龙门五畤。六月，如河东，祀后土。八月，自临晋登龙门，顾谓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权翼对曰："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险，深愿陛下追踪唐虞，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坚大悦，至韩原，观晋魏颗鬼结草抗秦军之处，赋诗而归。

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禅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坚下书曰："咸阳内史猛言彰出纳，所在著绩，有卧龙之才，宜入赞百揆，丝纶王言。可徵拜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中丞邓羌，性鲠直，与猛协规齐志，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风，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令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为吏部尚书，迁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为司隶，侍中、领迁如故。猛上疏曰："伏见阳平公融，明德懿亲。光禄西河任群！忠贞淑慎。处士朱彤，博识聪辨。并宜左右弥纶，晖赞九棘。愚臣庸鄙，请避贤路。"坚曰："机务俟才，允属明哲。朝野所望，岂容致辞。所举融等，寻别铨授。"于是以融为侍中中书监兼右仆射。任群为光禄大夫，领太子家令。朱彤为中书侍郎，领太子庶子。三年九月，凤凰集于东阙，大赦其境内。初，将为赦，与左仆射猛、右仆射融密议于露堂，悉屏左右，坚自为赦文，猛、融进纸笔。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于笔端，驱而复来坚所听之，久而乃去，俄而长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令大赦。"有司以闻，坚惊谓融、猛曰："事何从而泄?"于是敕外推穷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于市，曰："官令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苍蝇乎！声状非常，吾固恶之。"四年七月，黄龙见于成纪，梁山崩。五年，白虎见天水。

六年，遣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铿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余人，皆拜令长。五年六月，晋大司马桓温伐燕，次于枋头，燕师屡败，遣散骑侍郎药嵩来乞于坚，请割武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邵羌帅步骑救燕，温败归。是月京兆尹王攸上书，献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贵孝养；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无偏党；六曰养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贤；八曰惩恶显善；九曰伐叛讨逆；十曰易简弘大。坚纳之，以攸为谏议大夫。

十一月，燕车骑吴王垂奔秦。桓温既走，慕容暐悔割河、沧之地以赂秦，乃曰："行人失辞，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坚大怒。六年，令辅国王猛，帅镇南阳安、虎牙将军张蚝、建节邓羌等步骑六万讨平燕冀。八月，猛攻克壶关，暐遣太傅上庸王评等帅四十万屯于潞川。猛觇知评卖水鬻薪，不抚将士，有可乘之会，大笑，谓杨安等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尚不足为虑，况十万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陈于渭原，猛誓众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克进，猛望评师之众，恶之，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也。成败之机，在斯一举也。将军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寝而不应。猛乃驰就，许之。于是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评军，出入数四，傍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重，战及日中，燕师败绩。进师围邺。七日，坚至于安阳故宅，引诸耆老语及祖父旧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潜如安阳迎坚，坚谓之曰："昔亚夫不出军迎汉文，将军何以临敌而背众乎?"猛曰："臣每览亚夫之事，常谓前却人主，以此而为名将，窃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击垂亡之虏，若摧枯拉朽，何足忧也。"戊寅，克邺，慕容暐出奔，将军郭庆执暐于高阳，送之。辛已，坚入邺宫，大赦，阅其图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恪、太傅评之第、尽赐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八人。猛辞，坚曰："昔魏绛和戎，犹有金石丝竹之赏，山甫翼周，实受四牡之锡。卿功超二子，任过管、葛，安得辞也。其敬受之。无逆朕命。"以邓羌为散骑常侍、

安定太守、真定郡侯，邑三千户，赏潞川之功。

七月七日，坚如洛阳，下书曰："士死知已，犹来格模。故乔公一言，魏祖追恸。赵司隶高平徐统往在邺都，识朕于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子孙诣行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攀为琅琊太守。攀，统之少子，以旧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人为丞相、中书监、司隶校尉。猛固辞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辞不拜。乃停司徒之授。四月，天鼓鸣，彗出于箕尾，长十余丈，或名蚩尤旗，经太微，扫东井，自夏及秋冬不灭。太史令张猛言于坚曰："尾，燕之分野，而扫东井。东井，秦之分。灾深祸大，十年之后，燕灭秦之象。二十年之后，燕当为代所灭。慕容暐父子兄弟，亡虏也，而布列朝廷，贵盛莫二，宜除渠帅，以宁皇秦。若旦诛鲜卑，不夕灭客彗者，臣请就妖言之戮。"坚不纳，更以暐为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太守。

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龙，汉阳人，苟太后姑子。少与苻雄结刎劲之交，苻生屡欲诛坚，赖威以免，坚深德之，事威如父。诛苻生及法，皆威与太后潜决大谋，遂有辟阳之宠。雅重王猛，劝坚以国事任之。坚常谓猛曰："李公知卿，犹鲍叔之于夷吾，罕虎之于子产。"猛兄事之。夏四月，坚下书曰："巴夷险逆，寇乱益州，招引吴军，为唇齿之势。特进、镇军将军、护羌校尉邓羌，可帅甲士五万，星夜赴讨。"五月，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二万，以应巴獠。晋威远将军桓石虔帅众二万入据垫江，张育自号蜀王，称藩于晋。八月，邓羌败晋师于涪西，击张育、杨光，屯于绵竹，皆斩之，益州平，羌勒铭于岷山而还。十二月，羌至自成都，坚引见东堂，谓之曰："将军之先仲华，遇汉世祖于前；将军复逢朕于后，何邓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谓光武之遇仲华，非独仲华遭光武。"坚笑曰："将军盖以自况，非直将军之幸，亦朕之遇贤。"十一年正月，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劝为国子祭酒。坚雅好文学，英儒毕集，纯博之精，莫如劝也。终于太子少傅。

五月，猛寝疾，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神，无不周备。以猛少瘳，赦殊死。七月，坚临省疾，问以后事。猛曰："晋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殁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雠，终为大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卒，时年五十一。坚哭之恸，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赠侍中、丞相，余如故，谥武襄。朝野巷哭三日。

十二年正月癸巳，高陆民穿井得龟，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养之，食之以粟。四月，坚下书曰："凉州刺史张天锡，虽称藩受位，而臣道未纯，可遣步兵校尉姚苌等自石城津伐天锡。"天锡率劲勇五万来拒，战于赤岸，凉师大溃。天锡率骑数千，奔还姑臧，致笺请降于苌。甲午，大军至姑臧，天锡乘素车白马面缚舁榇，降于军门。苌释缚焚榇，送之长安。诸郡县悉降，凉州平。九月，以梁熙为持节、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镇姑臧。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封天锡重光县之东宁乡二百户，号归义侯，拜北部尚书，迁右仆射。初，苌等将征天锡，坚为其立第于长安，至是而居之。

十三年，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之辅，中国得之者昌。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并遣求之。

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彻乐减膳，出宫女以迎和气。八月，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苟太后、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著作郎董朏虽更书时事，然千不留一。八年三月，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十月，坚引群臣于太极殿，议曰："东南一隅，未宾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讨之，计其精卒九十七万，吾将先启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与阳平公之任，非诸将之事。左右仆射权翼、沙门道安、阳平公融、尚书石越等上书固谏，前后数十，坚不纳。十九年，晋车骑桓冲率众十万寇襄阳，遣其前将军刘波攻沔北。坚大怒，遣其子征南钜鹿公睿、冠军慕容垂、左卫毛当等将步卒五万救襄阳。坚下书曰："吴人敢恃江山，屡寇王境，宜时进讨，以清宇内。便可戒严，速修戎备，发州民，则十丁遣一，兵居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朕将登会稽，复禹绩，伐国存君，义同三王。其以司马昌明为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郎，势还不远，可并为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将军阳平公融、骑从张蚝、抚军大将军高阳公苻方、卫军梁成、平南慕容暐、冠军慕容垂，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坚发长安，戎长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融等攻寿春，晋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陆七万，败坚于肥水。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于淮北，顾谓夫人张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潸然流涕。

坚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比至洛阳，百官威仪、军容粗备。未及关而垂有二志，说坚请巡抚燕岱，并求拜墓，坚许之。权翼固谏以为不可，坚不从。坚至自淮南，次于长安东之行宫，入告罪子太庙。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长乐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飞龙讨之。垂南结丁零，杀飞龙，尽坑其众。垂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城。慕容暐弟泓先为北城长史，闻垂攻邺，亡命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还屯华阴。暐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坚遣将军强永率骑击之，为泓所败，泓众遂盛，自称大都督、雍州牧、济北王，推叔父垂为丞相、大司马、冀州牧、吴王。坚谓权翼曰："吾不从卿言，鲜卑至是。关东之地，吾不复与之争，若将泓何？"翼曰："寇不可长，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

乱，不暇近逼，今玮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于畿甸，实社稷之忧，宜遣重将讨之。”坚乃以广平公熙镇蒲坂。苻睿为都督，配兵五万，姚苌为司马，讨泓于华泽。平阳太守慕容冲起兵河东，有众二万，进攻蒲坂，命窦冲讨之。苻睿勇果轻敌，至华泽，败绩，被杀。坚大怒，苌惧诛，遂叛。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大破之，冲奔于泓。泓至十万余，遣使谓坚曰：“秦师倾败，将兴复大燕，吴王以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坚怒，召玮责之，玮叩头流血陈谢。坚久之曰：“此自三竖之罪，非卿之过。”复其位，待之如初。命玮以书招谕垂及泓、冲，使息兵还长安，恕其反叛之罪。而玮遣使谓泓曰：“今秦数已终，当不复能久立，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勉建大业，以兴复为务。”泓于是进向长安，改年曰燕兴。坚率步骑二万讨姚苌于北地，姚苌率众七万来攻，坚为苌所败，闻慕容冲去长安一百余里，引师而归，使苻方戍骊山，拜苻晖都督中外诸军事，配兵五万，拒冲。晖师败绩。坚入，以尚书姜宇与苻琳率众三万击冲于灞上，为冲所败，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据阿房城，进逼长安。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从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长乐公苻丕在邺，粮竭、马又无草，削松木而食之。会丁零叛，慕容垂引师去邺，始具西问，知长安危逼，乃遣从弟求救于谢玄。

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称尊号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众登城，坚身贯甲胄，督战拒之，飞矢满身，流血被体。时虽兵寇危逼，冯翊诸堡壁，犹有负粮冒难而至者，多为贼所杀。先是，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杨定健儿应属我，宫殿台观应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寻而不见人迹。城中有书曰：“《古符传贾录》载‘帝出五将久长得’。”又谣曰：“坚入五将山长得。”坚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脱如此言，天或导予。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自将张夫人及中山公诜率骑数百出如五将山。六月，太子宏寻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冲入据长安。坚至五将山，姚苌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十数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俄而忠至，执坚以归新平县，幽之别室。苌求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箓可以为惠。”坚嗔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乎！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苌又遣右仆射尹纬说坚，求为尧舜禅代之事。坚曰：“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因问纬曰：“卿于朕朝作何官？”对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卿宰相才，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八月，缢于新平佛寺中，时年四十八。张夫人、中山公诜等皆自杀。三军莫不哀恸。苌欲匿杀之名，乃谥为庄烈天王。长乐称号，伪谥坚为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归晋，历位辅国将军，桓玄篡位，以为梁州刺史。

苻丕

苻丕字永叙，坚之长庶子。少而聪慧好学，坚与之言将略，嘉之。才干亚于苻融，为将善收士卒。时出镇于邺，东夏安之。坚败归长安，为慕容垂所逼，自邺奔于枋头。坚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复入邺城，将收兵赵魏，西赴长安。会平州刺史苻冲帅幽并人众击慕容垂，频为垂将带方等所败，乃率众三万进屯壶关，使招丕。丕乃去邺，帅兵六万进潞州，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据晋阳。始知长安不守，坚为姚苌所杀，乃举哀晋阳，僭即皇帝于晋阳南，立坚行庙，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为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吕光自西域还师。

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称尊号。二月，慕容冲左将军韩延杀冲，立段随为燕王，改年昌平。正月，丕以吕光为车骑将军、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苌僭称尊号，氐有啖青者谓诸将曰：“狄道长苻登，虽王室属疏，而志略雄明，请共立之以赴大驾。”于是推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雍、河二州牧，率众五万，东下陇右，据南安，驰使请命。八月，丕以登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南安王，持节、雍州牧，因其所称而受之。九月，丕下书：“鲜卑慕容永，我之骑将，首乱京畿，祸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帅禁卫虎旅覆而取之。”十月，与慕容永战于襄陵，王师大败。丕惧，率其众数千南奔东垣，晋扬威将军冯该自陕要击斩之，送丕首于江东。苻登称尊号，谥为哀平皇帝。

苻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马。登少勇有壮气。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将，迁羽林监、长安令，坐事黜为狄道长。太平二年，与姚苌战于格奴坂，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吉城奔登，登乃具丕死闻，于是为丕发丧行服，为坛于陇东，僭即皇帝位，改太平二年为太初元年。

十二月，立坚神主于军中，引师而告坚神主曰：“今收合义旅，众余五万，星夜电迈，直造贼庭，庶上报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耻。”二年，登次于瓦亭。九月，进据胡空堡，戎夏归之者十有余万。姚苌掘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埋之。三年，登次朝那，姚苌据武都，相持累战，互有胜负。以登战胜，谓坚神将所助，亦于军中立坚神主，谓曰：“往年新平之祸，非苌之罪。陛下假臣龙骧，曰：‘朕以龙骧建业，卿其勉之’！明诏昭然，言犹在耳。岂假手苻登而图臣，忘前征时言耶？今为陛下立神像，可归休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四年正月，登升楼谓苌曰：“自古安有杀君及立神像？”大呼曰：“杀君贼姚苌，出来与汝决之，何为枉害无辜？”苌惮而不应。苌自立坚神像，战未有利，军每夜惊，乃斩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长安。七月，登攻新

安，姚苌救之，登引退。

八年十二月，姚苌薨。九年，登闻苌死，喜曰："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尽众而东。四月，登从六陌趣废桥，与将尹纬据桥以待之。登与纬大战，为纬所败。登单马奔雍。初、登之东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闻登败，弃城出奔，登至无归，乃奔平凉。收集遗兵人马毛山。七月，兴攻登于马毛，登遣子崇质于陇西鲜卑乞伏乾归，结婚请援。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兴战于山南，为兴所败，死之。时年五十二。子崇奔于湟中，僭称尊号，改年延初，谥登为高皇帝。十月，崇为乾归所逐，奔于杨定，与崇帅众二万攻乾归，为乾归所败，崇、定皆死之。

自苻健皇始元年，岁在辛亥，晋永和七年。是岁，岁在甲午，四十四年，晋大元十九年也。

卷五 后秦录

姚戈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长，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当七世孙填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赤亭。那玄孙柯为魏征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柯生戈仲，少而聪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乱，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雍州刺史，护羌校尉，扶风公。刘曜以弋仲为平西将军。石虎废石弘自立，弋仲称疾不贺，虎累召之，乃赴。太宁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将军。石祗称尊号于襄国，以仲为右丞相。石祗为刘显所弑，仲乃与燕连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诫诸子曰："我死之后，汝归晋家，竭尽臣节。"乃使使降晋。晋永和七年，拜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诸军事、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时年七十三。后仲尸柩为苻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苌称尊号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陵曰高陵。

姚 襄

姚襄字景国，戈仲第五子，雄武多才艺，能明察，善抚纳，士民爱敬之，咸请为嗣。仲以襄非嫡，不许。石祗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丸校尉。晋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丘县公。戈仲薨，率户八万，南至荥阳。晋处襄于谯城。遣五弟为任，单骑渡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一面交款，便若平生。扬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遣谢万讨，襄逆击破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朝廷大震，襄方轨引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据许昌。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晋征西大将军桓温，自江陵伐襄，温至伊水，襄御围之，为温所败。襄奔还洛阳，率数千骑奔于北山，百姓随襄者四千余户。襄寻从北山，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遣辅国将军姚兰略地鄜城，苻生遣苻飞龙拒战，率众西引，与苻坚战于三原，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苌僭尊号，追谥魏武王。

姚 苌

姚苌字子茂，戈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聪哲，多权略，不修行业。兄襄为苻坚所杀，苌率诸弟降于苻生。坚以苌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潞川之战，累有殊功，迁左卫将军，累授幽州刺史。苻坚伐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二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祥之征也。"坚默然。

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叛坚，坚遣子睿讨之，以苌为司马。既而为泓所败，睿死之。苌遣参军姜协谢罪，坚怒杀之。苌惧，奔于渭北，归者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改元，称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冲人长安，司隶崔翼、尚书赵迁等数百人来奔。苌闻苻坚在五将山，遣骁骑吴忠率骑围之，苌自故县如新平，吴忠执坚送之。苌将求禅代，坚不许。慕容冲遣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盖来战于新平，大破之，盖率麾下数千人来降。

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年，国号大秦，改长安为常安。追尊考弋仲为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子兴为皇太子。秋七月，苌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万户于安定。八月，以太子兴镇长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长安。六年，大败苻登于长安。七年三月，苌寝疾，遣镇东姚欣德守长安，召太子兴诣行在所。八年十月，苌如长安，至于新支堡，疾笃，舆疾而进。十二月，至长安，召太尉姚旻、仆射尹纬等受遗诏辅政。苌曰："吾气力转微，将不能复临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谓兴曰："有毁此诸人者，慎勿受之。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既备，吾无恨矣。"庚子，薨于永安宫，年六十四。谥武昭皇帝，葬原陵，庙号太祖。

姚 兴

姚兴字子略，苌之少子。苌薨，秘不发丧。皇初元年，乃发丧行服，即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泾阳，与苻登战于山南。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二年，以叔父绪为晋王，征西将军硕德为陇西王，弟崇为齐公，显为常山公。三年，以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坂。四年二月，遣齐公崇伐洛阳。弘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克洛阳，以东平公绍为都督山东诸军事、豫州牧，镇洛阳。四年五月，遣大将军陇西王硕德率步骑六万伐吕隆于凉州。先是，吐藩傉擅据西平，沮渠蒙逊据张掖，李暠据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硕德从金城济河，直趣广武，迳苍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辅国超、龙骧邈等率众拒硕德，硕

德大破之，生擒邈。傉檀、蒙逊、李暠等各修表奉献。九月，隆奉表请降，兴答报嘉美，以隆为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鸠摩罗什至长安。七年正月，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听什说佛经。九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称藩。十年，与魏通和，贡马千匹。十一年，蜀谯纵遣使称藩。十六年五月，兴寝疾于内，太子泓以兵屯东华门，侍疾于谘议堂。尚书广平公弼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持兵于第，兴疾损，升前殿，百官咸会。征虏刘羌泣曰："陛下寝疾数旬，奈何忽有斯事。"兴曰："朕过庭无训，使诸子不穆，愧于四海。"兴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书令，以公就第。十七年十二月，兴疾重，广平公弼告病不朝，集兵于第。兴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兴疾甚，遣收广平公弼第中甲杖，纳之武库。于是弼党率甲士攻端门，殿中上将军敛曼高勒兵拒战，不得入，遂烧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丁未，薨于殿。年五十三。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

姚泓字元子，兴长子也。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又多疾病。兴将以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为太子。泓尝受经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兴如平凉，留泓总后事，冯翊人刘厥聚众据万年以叛，泓遣镇军彭白狼率东宫禁兵讨之，斩厥，赦其余党。

兴薨，泓即位，大赦，改元为永和元年，庐于谘议堂。既葬，乃亲庶政，内外百寮，增位一级。令文武各尽直言，勿有所讳。仇池公杨盛攻陷祁山，遂逼秦川，泓遣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与平追盛，及于竹领，姚赞率陇西太守姚秦都、略阳太守王焕以禁兵赴之。赞为盛所败，秦都、王焕皆战死。赞至秦州，退还仇池。先是，天水冀县石鼓鸣，声闻数百里，野鸡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声者八，山崩舍坏，咸以为不祥。及嵩将出，群僚固谏，不听。识者以为：秦州泓之故乡，将灭之征也。赫连勃勃攻陷阴密，执秦州刺史姚军都，坑将士五千余人，进兵侵雍，遂据抄掠郿城。姚绍及征虏尹昭、镇军姚洽等率步骑五万讨之，战于马鞍坂，勃勃兵败，走还秦。而晋相刘裕总大军伐泓，次于彭城，遣檀道济、王镇恶入自淮肥，攻漆丘、项城。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泓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晋师遂入颍口，所至多降服。

姚绍闻晋师之至也，驰还长安，言于泓曰："晋师已过许昌、豫州，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无能为也。如其不尔，晋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将若之何?"吏部郎懿横又以齐公姚恢有忠勋于国家，未有殊赏，今致之死地，安定人人自危恐，必生变，宜征还朝廷，以慰其心。"泓并不从，晋师至成皋，征南姚洸时镇洛阳，部将赵玄说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骇惧，众寡势殊，难以应敌。宜摄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师之援。不可出战，如战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师无损败，吴寇终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于坚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洸用姚禹、阎恢之谮，卒遣玄出战，会阳城、成皋、荥阳、虎牢诸城，悉皆降于道济。玄战败，死于百谷。道济进至洛阳，洸惧出降。

泓母弟懿险薄，用其司马孙畅谋，欲袭长安，诛姚绍，废泓而自立。遂举兵僭号，传檄州郡，时征北姚恢亦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室宇，以车为方阵，自北雍州趋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欲除君侧之恶，军势甚盛。泓见内外离叛，晋师渐逼，岁旦朝群臣于前殿，凄然流涕，群臣皆泣。姚绍率轻骑先赴难，姚赞亦率诸军还长安，遂击杀恢及其三子。泓乃进绍太宰、大将军、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率武卫姚鸾等距晋师于潼关，道济固垒不战，绍遣左长史姚洽等屯于河北，欲绝道济租输，为沈林子所败，众皆没焉。绍忿恚发病，呕血而死。泓遣使乞师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等进据河内，为泓声援。刘裕次于陕城，泓使姚裕率步骑八千距之，泓躬将大众继发。裕为沈田子所败，泓退次于灞上，姚赞距晋师于关西，姚难屯于杏城。时大霖雨，渭水汎溢，王镇恶水陆兼进，追及姚难。泓自灞上还军，次于石桥以援之。晋师进据郑城，泓使姚裕、尚书庞统屯兵宫中，姚洸屯于沣西，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姚丕守渭桥，胡翼度屯石积，姚赞屯灞东，泓军于逍遥园。镇恶夹渭进兵，破姚丕于渭桥，泓自赴之，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见而退。姚谌、姚烈、姚宝等皆死于阵。泓单马还宫，镇恶入自平朔门，泓与姚裕数百骑出奔于石桥。

赞闻泓败，召将士告之，皆以戈击地，攘袂大哭。胡翼度弃众奔晋。赞夜率诸军会泓于石桥，晋师已固诸门，赞军不得入，众皆惊散。泓计无所出，谋欲降晋，其子佛念年十二，谓泓曰："陛下今虽降晋，刘裕待人无礼，终必不全。愿自我决。"怃然不答，遂登宫墙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晋。东平公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九月，裕至长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之，时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焦死。

自姚苌白雀元年岁在甲申至于是岁在丙辰，三十有三岁。

卷六　蜀录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及高祖为汉王，始募

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愿出关，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后繁昌，分为数十姓。及魏武克汉中，特祖父虎将五百家归魏，魏武嘉之，迁略阳（一云洛阳），拜虎等为将军。徙内者亦万余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弘农，所在号巴氐。虎子慕为东羌猎将，慕生有五子，辅、特、庠、流、骧。特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天水、略阳、扶风、始平诸郡皆被兵，频岁大饥，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至剑阁，顾盼崄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同移者阎武等咸叹异之。初、流民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

永康元年，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谋叛，潜有刘氏割据之志。滕率众入内，廞遣众迎之，战于西门，滕败走，廞获杀之。廞自称大将军、益州牧。特弟李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等以四千骑归广廞，廞以庠为灭寇将军，使断北道。庠素东羌之良将，晓兵法，部阵肃然。廞恶其齐整，杀之。复以特为督将，特兄弟既怨廞，引兵归绵竹。廞恐朝廷疑己，遣长史费远等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之石亭，密收合得七千余人，夜袭远军，远军大溃，因放火烧之，死者十八九。进攻成都，廞闻兵至，惊怕不知所为。李苾等夜斩关走，文武尽散。廞独与妻子乘小船走至广都，为其下人朱竺所杀。先是，梁州刺史罗尚闻廞叛，上表称廞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事终无成，愿欲征之。惠帝遣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率七千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尚甚悦。

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镇北将军，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镇东将军，弟骧骁骑将军，少子雄为前将军，以相统领，进兵攻尚于成都，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拒。大安二年，部下推特为大将军，大赦，改元为建初元年。益州从事任回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今又分散人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时也。可告诸村，密刻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遣大众奄袭特营。尚出逆战，到官桑，特军败绩，死之。雄称成都王，追谥景王，及称尊号，追尊曰景皇帝，庙号始祖。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子也。少好学，便弓马，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贲、育之勇，举为东羌校尉，平赵廞于成都。晋朝论功，拜奋威将军，封武阳侯。建初元年，特既见杀，流自称大将军、益州牧。九月，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李骧也）高明仁爱，识量多奇，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军，以为成都王也。"遂薨，年五十六。诸将共立雄为主，雄称尊，追谥流秦文王，子龙嗣。

李雄

李雄字仲隽，特第三子，母罗氏，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既而生荡。后罗氏汲水，忽然如寐，梦大蛇，绕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荡以李流世卒。雄长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将贵，其相有四目如重云，鼻如龟龙，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为大贵，位过三公不疑。"雄少有烈气，有识者皆器重之。特称益州牧，以雄镇梓潼，又拜前将军。流薨，雄称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之士，雄欲迎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曰："推步大元，五行大会甲子，祚钟于李，非吾节也。"

建兴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约法七章。以叔父骧为太傅，兄虎威为太保。晏平元年三月，范长生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于大门，执版延坐。长生请雄对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

夏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国号大成。追尊父特为景帝，母罗氏为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长生为天地大师之号，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为皇后。八年四月，范长生卒，以其子侍中贲为丞相。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为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寝疾。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谥武皇帝，庙号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袭位。

李期

李期字世运，雄第四子。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雄薨，班即位，雄子车骑将军越自江阳奔丧，以期与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临，越杀班于殡宫。班字世文，雄兄荡第四子，雄妻任氏无子，养班为子。越既杀班，于是矫太后令，罪状，谥厉太子。立期为主。甲子，期僭即皇帝位，玉恒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立妻阎氏为后。四月，大将军汉王寿率步骑一万自涪向成都，期不虞至，预不设备，至即克城，屯兵宫门，杀相国建宁王越、尚书令景骞、尚书田褒等，废期为邛都县公，幽之别宫。期自杀，年二十五，谥曰幽公。

李寿

李寿字武考，特季弟骧之少子。少尚礼容，敏而好学。雄奇其才器，以为足荷重任，封为建宁王。雄薨，期立，改封汉王，领梁州刺史，治涪城。寿见期兄弟十余人并有强兵，惧不自全，阴谋据成都称藩于晋，乃誓文武，得数千人，袭成都，克之。纵兵掳

掠，数日乃定。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咸康四年为汉兴元年。追尊父骧为献皇帝。三年六月，寿下书曰："吴会遗烬，久逋天诛，今将大兴百万，躬行罚。九月，大阅军士七万余人，舟师溯江而上，过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群臣曰："国小众寡，吴会险远，图之未易。"叩头泣谏，乃止。兵人咸称万岁。十月，讲礼于太学，举明经者，封好学侯。四年，以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六年，分宁州乾右、永昌、云南、朱提、越巂、河阳六郡为汉州。四月，寿寝疾，常见李期为祟。八月薨，年四十，谥昭文皇帝，庙号中宗，葬安昌陵。

李 势

李势字子仁，寿之长子。身长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善于俯仰，时人异之。寿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阎氏为皇太后，妻季氏为皇后。嘉宁二年，晋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来伐，势大发军御之。镇东李位都逆往降。温达成都之十里陌，势众自溃。三月，温至城下，纵火烧其大城诸门。势众惶惧，无复固志，势乃夜开东门，走九百里，至晋寿，然后送降文于温。势寻舆榇面缚军门，温解缚焚榇，送势及叔父福（《载记》云："及弟福。"）等十余人于建康。晋封为归义侯。升平五年，卒。常璩字道将，蜀成都人，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辟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云。宕渠，古賨国，今有賨城。秦始皇时有长人，长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母敬曰："五百年，其地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雄之称尊号，祖先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之。谯周云："我死后三十年，当有异人入蜀。"又著谶云："广汉城北有大贼曰流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克。"又惠帝之世，蜀童谣曰："江桥头，阙下市，成都北门十八子。"至是而应焉。

李特以晋永宁元年岁在辛酉起兵，至势嘉宁二年晋永和三年岁在壬戌而降晋，合四十七年。

卷七 前凉录

张 轨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汉常山王耳十七世孙。祖烈，魏外黄令，父温，太官令。母陇西辛氏。轨少好学明经与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太子舍人，与京兆杜预善，以所注《易》遗之。太康中，为尚书郎、太子洗马、中庶子，迁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司马。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追窦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观，轨喜曰："霸者之兆。"乃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拜凉州刺史，课农桑，拔贤才，置崇文祭酒，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永兴二年，拜安西将军封乐乡侯。惠帝崩，遣长史北宫纯、司马纂、别驾阴监奉表京师。是岁，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黄龙出于临羌河，发水升天，身长十余丈。五年，帝遣使拜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荣命未至，而刘曜攻陷长安，迁晋帝于平阳。建兴元年，晋愍帝即位于长安，遣使者拜轨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让不受。三年，进拜太尉、凉州牧。以轨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抚军，副凉州刺史。五月，轨寝疾，立子寔为世子。己丑，薨于正寝，年六十。葬建陵，册赠侍中、太尉，谥武穆，张祚僭号，追尊武王，庙号太宗。

张 寔

张寔字安逊，轨之世子也。学尚明察，敬贤爱士，晋举秀才，除尚书郎。永嘉元年，固辞骁骑将军，请还凉州，帝许之。改授议郎、西中郎将。建兴元年，长史张玺等表寔嗣位。十月，帝遣使授西中郎将凉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将降刘曜，进寔侍中、司空、凉州牧。三年，始知刘曜逼迁天子平阳，大临三日。五年，南阳王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年号建康，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三千户。六年六月，京兆人刘弘挟左道以眩惑百姓，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怀刀入内，斩寔于外寝，时年五十。葬宁陵，晋王宝册赠寔大司马，凉州牧，谥曰元公。张祚僭号，追尊曰明王，庙号高祖。母弟茂嗣、以寔子幼嗣。茂字成逊，实之母弟，虚靖好学，不以势利为心。建兴元年，相国南阳王宝辟从事中郎，又荐为给事黄门侍郎，皆不就。二年，征为侍中，又以疾固辞。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领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马阴元等以寔既被害，子骏冲幼，宜立长君，乃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以平西将军行都督凉州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九月，立寔子骏为世子。三年，刘曜遣鸿胪拜茂太师、凉王。四年，茂寝疾，执骏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见称，自汉以来，世执忠顺，汝谨守忠节，毋或失堕。"薨于正寝，年四十八。刘曜遣使赠太宰，谥成烈王。张祚僭号，追尊曰成王，庙号太宗。

张 骏

张骏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伟，十岁能属文。茂之四年，拜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刘曜遣使拜大将军、凉州牧。元年正月，亲耕藉田。二月，始承晋元帝崩问，大临三日。四年十二月，刘曜为勒所擒，曜太子毗及刘胤等率众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称天王，遣使拜骏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加五锡之礼。八年，群僚劝骏称凉王，置百官。骏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请立世子，乃立重华为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礼献女妹好，号曰美人，

立宾遐观以处之。十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骏避正殿，素服，命群寮极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命西曹掾集阁内外事付索绥，以著《凉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十九年田于建西，逾玉石县。九月，改玉石县为金泽县。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车服旌旂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既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禹贡》：昆仑在临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晋遣策赠大司马，谥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张祚僭号，追尊文王，庙号世祖。

张重华

张重华字泰临，骏第二子，宽和懿重，沉毅少言。骏薨，右长史任处上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太尉、凉州牧、护羌校尉、西平公、假凉王，大赦境内。三年九月，晋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陇右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重华以位号未称，怒不受诏。群寮上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五年重华宴群寮于闾豫庭，论讲经义。顾问索绥曰："孔子妇谁家女？老聃父字为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还山乎？"绥曰："孔子妇姓亓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果，胎刖无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无妻，与邻人益寿氏老女野合，怀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还否，臣尚未悉。"重华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长安，有四皓冢，为不还山也。"七年十月，重华寝疾临春坊，遣左长史马岌荣拜子灵曜为世子，大赦境内。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显陵。张祚僭号，追谥桓王，庙号世祖。

张　祚

张祚字太伯，骏之长庶子，博学雄武，有政治之才。骏之二十一年，拜延兴太守，封宁侯。重华薨，子灵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长史赵长等矫称遗令，以祚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抚军太将军、辅政。十二月，赵长等议以灵曜冲幼，世难未夷，宜立长君，废曜为宁凉侯，立祚为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赵长等议僭即王位于谦光殿，大赦，改元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为皇后，子太和为太子，封弟天锡为长宁侯，重华少子玄靖为凉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称玄宴，与人交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之福利，祚甚信之。征东张瓘遣兵传檄，废祚还第，复立灵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骁骑将军宋混兄修，素与祚有隙，大惧。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晋，众至万余人，还向姑臧。祚遣阳秋胡将灵曜于苑，拉其腰而杀之，埋于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泽，为灵曜发哀。闰月，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观，张琚、张嵩杀祚守卒，死者四百余人，斩西门关纳混，领军赵长开宫门以应琚，长驰入殿中，大呼称万岁。祚以长败贼，下观劳之，长奋槊刺祚中额，奔入万秋阁，为厨士徐里所杀。以庶人礼葬之。天赐即位，备礼改葬于愍陵，追谥威王，封子延坚为金泽侯。

张玄靖

张玄靖字元安，重华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张琚等上玄靖为大将军、凉州牧、护羌校尉、西平公，时年七岁。张瓘至姑臧，推玄靖为大将军、凉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四年五月，东苑大冢上忽有灾，池东天泽地燃，广袤数丈。执法御史杜逸言于瓘曰："此皆变之大者，可就禳之。"瓘征兵数万，集于姑臧，谋讨宋氏。混与弟澄及左右壮士杨和等四十余骑奔入南门外，令诸营曰："张瓘得罪，被太后诏诛之。"俄而众至二千，拥瓘率众出战，混击败之，众悉去，瓘自杀。混入见玄靖，以混为使持节中外都督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酒泉郡侯，辅政。五年六月，大旱、令诸祈雨之官咏《云汉》诗。儒林祭酒索绥曰："《云汉》陈周宣之美，非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汉，虞丘不贺。今辞与事违，恐非致泽之意也。"绥字士艾，敦煌人，父敢为司徒。绥家贫好学，举孝廉，为记室祭酒，母丧去职。后举秀才，著《凉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六年，宋混卒。天锡以使持节都督诸军辅政。八月，右将军齐南等议，以靖多难，务须立长君。劝天锡自立。闰月，天锡遣肃等夜害玄靖，时年十四，葬平陵，谥冲王。

张天锡

张天锡字纯嘏，骏之少子。母曰刘美人，玄靖即位，年十八。谒于太庙，尊母刘氏为太后。元年四月，秦遣鸿胪回国拜天锡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臧北山杨树生松叶，西苑牝鹿生角，东苑铜佛生毛，延兴地震，陷裂水出。天锡避正殿，引咎责谢。晋遣使拜陇右关中诸军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国火，燃于泥中、三十所。苻坚复有兼并之规，天锡大惧，遣从事中郎韩博奉表于晋人，与桓温书，克其年大举，都会上邽。十年，以世子怀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高昌郡公，次子大豫为世子。豫母焦氏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动，土楼崩。天锡疾，美人阎姬、薛姬皆自杀。二姬因色并有殊宠，天锡每谓之曰："汝二人将何以报我，我死之后，岂可更为人妻?"皆曰："尊若不讳，妾请效死于前，洒扫于地下，无他志。"十月，天锡疾瘳，大赦境内，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礼。十三年五月，苻坚遣武卫将军句长等率众来伐，天锡遣中卫将军史景等拒战赤岸，为秦所败。天锡纳左长马芮之言，面缚降秦，东徙长安，拜归义侯、北部尚书，

迁右仆射。随苻坚败于淮南。又入晋为员外散骑常侍，复本封。薨，赠镇西将军，谥悼公。

张轨以晋永宁九月辛已岁牧凉州，至天锡败亡之岁，岁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卷八 西凉录

李暠

李暠字玄盛，陇西狄道人也。汉前将军广十六世孙，广子侍中敢之后。李氏世为西州著姓，祖父弇，前凉武卫将军，天水郡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坚，幼有令名，世子侍讲，年十八卒。暠，昶之遗腹子，少而好学，沈敏有器度。后凉龙飞二年，建康太守段业自称凉州牧，号神玺元年，拜暠效穀令。二年，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暠为敦煌太守。段业复暠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暠为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弇凉景公，父昶凉简公，以瑶为征东将军。二年正月，于南门起静恭堂，以议朝政。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以作鉴戒。五年正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四百人。四月，敦煌有葛缘木而生，作黄乌之形。世子谭卒。九月，立第二子歆为世子。正月，大赦改年为建初元年。三月，宴于曲水，命群寮赋诗，暠亲为之叙文，写诸葛亮《训厉》以戒诸子。十三年正月，寝疾，顾命长史宋繇曰："吾终之后，嗣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二月，薨于恭德殿，年六十。葬建世陵，谥昭武王，庙号太祖。初，暠为群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谓张氏之业不足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傉檀入姑臧，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初，河右不生楸槐。张骏之世，取秦陇植之，皆死，至是而酒泉言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树赋》，又作《妇辛氏诔》自余赋数十篇。

李歆

李歆字士业，暠第二子。暠薨，左长史宋繇等上为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大赦，改年为嘉兴元年。七月，歆闻蒙逊南伐西秦，中外戒严，将攻张掖。尹太后以为不可，宋繇亦谏，歆怒不从，遂率步骑三万东伐，次于都渎涧，蒙逊自浩亹来，战于怀城，歆败，左右劝还。歆曰："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也。"勒众复战，败于蓼泉，为逊所杀。歆弟骁骑将军翻、击虏将军豫等西奔敦煌，蒙逊遂入酒泉。翻及敦煌太守恂兴诸子等弃敦煌，奔于北山，郡人宋承、张弘等以恂在郡有惠、密信招恂，恂率千骑入于敦煌，宋承、张弘等推恂为凉州刺史。逊率众二万攻恂，宋承等开门出降，恂自杀。恂，暠之第六子也。逊获翻子宝徙于姑臧，岁余，北奔伊吾，后二十余年，至魏太平三年，宝至伊吾，率流人及虏骑南袭敦煌，据之，遣使降魏。魏以宝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玉门以西。宝宽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敦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谥宣公。

自暠元年岁在庚子，至为蒙逊所灭，二十一年。

卷九 北凉录

沮渠蒙逊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逊好学，涉群史，雄烈有英略。后凉龙飞二年，逊伯父罗仇、麹粥从吕光征河南，光前军大败，皆为光所杀，宗部会葬者万余人，逊哭谓众曰："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吕王耄荒，虐民无道，岂可坐观成败，不上继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黄泉?"众咸称万岁，遂立盟约，一旬之间，众至万余，与从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改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业以逊为张掖太守，男成为辅国大将军，委以军国之任。永安元年三月，逊以为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安西太守。四月，业收男成赐死。逊闻男成死，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往见屠害，诸军能为报仇乎!"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而从之，北至氐池，众逾一万。业遣右将军田昂、武卫将军梁中庸等攻侯坞，逊自氐池救之，昂率骑五百归逊，军遂大溃，中庸来奔。五月，逊至张掖，田昂兄子承爱斩关纳逊，业左右散走。逊大呼曰："镇西何在?"军人曰："在此。"业曰："孤单飘一己，为贵门所推，可见乞余命，投身岭南，庶得东还与妻子相见。"逊遂斩之。六月，右长史梁中庸等推逊为大将军、凉州牧，大赦改元。永安四年，秦鸿胪梁斐拜逊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

九年二月，两月并出。正始元年冬十月，迁都姑臧。十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谦光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三年四月，立子德政为世子。三年二月，与西秦通和，逊西巡，遂循海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图，命中书侍郎张穆为赋铭于寺前。十四年，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九月，堂成，遂宴群臣，论谈经传，顾谓郎中刘炳曰："仲尼何如人也!"炳曰："圣人也。"逊曰："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事推移。畏于匡，辱于陈，伐树削树削迹，圣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对。逊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内。昔鲁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游于海中，与鲁人木杖，令闭目乘之，使归告鲁侯，筑城以备寇。鲁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龙也。其以状告，鲁侯不信，俄而有群

雁数万，衔土培城，鲁侯信之，大城曲阜。讫而齐寇至，攻鲁不克而还。此其所以称圣也。”义和元年十二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逊太傅、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三年夏四月，逊寝疾，立子茂虔为世子，薨于路寝。五月，葬元陵。谥武宣王，庙号太祖。

沮渠茂虔，逊第三子，聪颖好学，和雅有度。义和三年，立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将军、录尚书。逊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为永和元年，立子封疆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年五月，西中郎将敦煌太守沮渠唐儿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见于郡城东门，投书，忽然不见。其书一纸，八字满之。文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虔访于奉常张慎，慎曰：“昔虢将亡，神降于莘。深愿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庆。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虔不悦。”七年正月，朝群臣于谦光殿，有狐在于东序，门者不见其人，左右以告，搜之不获。二月，端门崩。初、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衔，有石象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庙基陷。六月，当阳门崩。魏常山王赤坚率众至姑臧，虔婴城拒守。九月，面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拜虔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八年，死。赐谥哀王。

自逊永安元年岁在辛丑至是岁庚寅，三十九载。

卷十　后凉录

吕　光

吕光字世明，略阳人，其先自沛迁略阳，因家焉。世为氐酋。父婆楼，字广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赵建武中生于枋头，夜有神光之异，故名焉。年十岁，与诸儿童游戏邑里，为战阵之法，童儿咸推为主，而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毅凝沈重，宽简有大量。人莫之知，唯王猛异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坚，举贤良，除美阳令，民夷惮爱，邻境肃清，迁鹰扬将军，以功赐爵关内侯。

建元十九年，以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隆等率步骑七万讨西域。十二月至龟兹，龟兹王帛纯捍命不降。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渠高垒，广设疑兵，为木人，被甲罗之垒上，以为持久之计。二十年五月，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于狯胡，狯胡王遣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乃以草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姑默，宿尉头等国及诸胡内外七十万人，光迁营相接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遊军弥缝其阙。秋七月，战于城西，大败之，帛纯逃奔，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广轮与长安城等。城中塔庙千数，帛纯宫室壮丽，焕若神居。胡人奢侈，富于生养，家有蒲桃酒，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诸国贡款属路，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秦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进封顺乡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三月，引还，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异千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九月，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太安元年，苻丕以光为车骑大将军、凉州牧，领护西域大都督、酒泉公。

光始闻苻坚为姚苌所害，奋袂哀怒，三军缟素，大临于城南，传檄诸州，期孟冬大举。谥坚为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内，改建元为太安。十一月，群寮劝进曰：“长蛇未殄，方扫国难，宜进位元台。十二月，上光为侍中、中外都督、陇右诸军、大将军、梁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逍遥园，白燕翔于酒泉，众燕成列而从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于是群寮奉表请崇进名号。二月，僭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犹摄州县事。三年九月，大庙新成，追尊父为景昭王，祖为宣公，曾祖为恭公，高祖为敬公。龙飞元年，五龙见于浩亹，群臣咸贺，劝光称号，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备置群司，立世子绍为太子。四年九月，光寝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绍为天王，光自号太上皇帝，以子纂为太尉，弘为司徒。诏曰：“吾疾病不济，吾终之后，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今外有强寇，民心未宁，汝兄弟辑睦，贻厥万世，若内相图，则祸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薨，葬高陵。谥武皇帝，庙号太祖。

吕　纂

吕纂字永绪，光之长庶子，母赵淑媛。少便弓马，不好书。太安元年，至于姑臧。光临薨，执手戒之曰：“汝性粗武，深为吾忧。开基既难，守成不易。善辅永业，勿听谗言。”光薨，绍秘不发丧，纂排阁入，哭尽哀而出。绍惧，以位让之，曰：“兄功高年长，宜承大统。”纂曰：“臣虽长，陛下国家之嫡，不可以私爱而乱大伦。”骁骑吕超谓绍曰：“纂临丧不哀，步高视远，观其举止，恐成大变，宜早除之。”纂闻超谋，遂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入自青角门，升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吕超出奔广武。纂遂僭即天王位，改龙飞四年为咸宁无年，谥绍隐王。纂游出无度，荒耽酒色。常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马谏，不纳，番乐太守吕超，擅伐鲜卑思盘，思盘诉超于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当杀卿，然后天下可定。”超顿首曰：“不敢。”纂引诸臣宴于内殿，吕隆屡劝纂酒，已至昏醉，乘步挽车，将超等游于内，至琨华堂东阁，超取剑击纂，纂下车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将军魏盖入斩纂首以徇，隆既纂

位，谥灵帝，葬白石陵。

吕　隆

吕隆字永基，光弟宝之子，既杀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宁三年为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宝为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勋，拜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鸿胪恒教拜隆征北大将军、都督河西诸军、凉州牧、建康公。三年，隆以二凉之逼，遣超赍珍宝，请迎、于秦，遣尚书左仆射齐难，率步骑四万来迎。隆率户一万随难东迁。既至长安，秦以隆为散骑常侍，尚书、公如故。超为安定太守，其后坐与姚兴少子广川公弼谋反，诛。

自光以乙酉岁据凉州，至于是岁，岁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卷十一　后燕录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兰淑仪。垂少有器度，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皝甚宠之，常曰："此儿阔达好奇，终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业。因堕马伤前二齿，慕容儁即王位，因改名缺，外以慕郤缺为名，内恶而改之。寻以谶记之文，去夬，以垂为名。及儁僭称尊号，封吴王。

建熙十年以车骑大将军败桓温于枋头，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评深忌之，垂遂出奔秦。苻坚闻垂至，大悦，郊迎，执手，礼之甚重。王猛恶垂雄略，劝坚杀之，坚不从。以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历京兆尹。苻坚败于淮南，垂军独全，坚以千余骑奔之。世子宝言于垂曰："国家倾丧，皇纲废弛，当隆中兴之业，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属坚。垂至渑池，言于坚曰："王师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轻重，请奉诏辑宁朔裔。且龙、邺旧都，陵庙所在，乞过展拜，以申罔极。坚许之。权翼谏曰："垂爪牙名将，今之韩，白，且世豪东夏，志不为人下，顷以避祸归诚，非慕德而至也。恐冠军之号，不饱其志，列地百里，未满其心。且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便高扬，遇风尘之会，必有凌霄之志。"坚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许之。匹夫犹重信，况万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轻忽社稷，臣见往不见其还，关东之变，垂其首乎。"自凉马台结草筏而渡，至安阳，修笺于长乐公丕，垂至，馆之于邺西。会苻晖告丁零翟斌聚众四千，谋逼洛阳。丕于是配垂兵三千，遣广武将军苻飞龙率氐骑一千为垂之副。丕戒飞龙曰："垂为三军之统，卿为垂谋之主。"苻晖告急，简书相寻，垂方图飞龙，停河内不进，悉诛氐兵，命左右杀飞龙，济河焚桥，众三万，至洛阳。苻晖闭关门拒守，不与交通。翟斌率众会垂，劝称尊号。垂曰："新兴侯国之正统，孤之君也。若以诸军之力，得平关东，当以大义喻秦，奉迎反正，诬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称大将军、燕王承制行事。翟斌为建义将军，封河南王。弟德为范阳王。众至二十万，济自石门，长驱攻邺。

元年正月，朝群僚于清阳宫，以暐在长安，依晋愍帝在平阳，中宗称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为燕元元年，立太子宝为燕太子。攻拔邺郛，丕固守中城。垂堑而围之。于魏郡肥乡筑新兴以置辎重，进师攻邺，开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丕弃邺奔并州，以鲁阳王和为南中郎将，镇邺。十三年，垂定都中山。

建兴元年正月，群僚劝垂正尊号。辛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建兴，立子宝为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宝率众八万伐魏，范阳王德为之后继，魏闻宝将至，徙于河西，宝临河不敢济，引师还，次于参合，俄而魏军大至，三军奔溃，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众出参合，太子宝出天门，垂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死者父兄各皆号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筑燕昌城而还。宝等至云中，闻垂疾，皆引归，及垂子平城。夏四月，薨于上谷之沮阳，年七十二，谥武成皇帝。庙号世祖。

慕容宝

慕容宝字道祐，垂第四子，元玺四年生于信都，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从己。段后谏垂曰："太子资质雍容，柔而不断，非济世之雄。辽西、高阳陛下嗣之贤者，宜择一树之。"垂不纳，谓曰："汝谓我为晋献公乎。"

建兴十一年四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为永康元年。宝遣将军赵王麟逼段后曰："常谓主上不能嗣守大统，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尚逼杀母，岂复能保守社稷？吾岂惜死，念国灭不久。"遂自杀。八月，立妃段氏为皇后，濮阳公荣为皇太子。二年正月，魏使修和，宝不许。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书慕容皓谋杀宝立赵王麟，宝与太子荣等万骑就清河王会于蓟，以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五月详遂僭称尊号。九月，麟率众入中山，杀详。麟复僭尊号。中山饥，麟出据新市，与魏师战于义台，败绩，南奔。魏入中山。宝遣御史中丞兼鸿胪鲁遂持节授司空范阳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封侯牧守。三年二月，宝发龙城，以抚军慕容腾为前军，步骑三万，将南伐，次于乙连，长上段速骨、宋赤眉因民之惮远役，杀司空乐浪王宙。众既幸乱，投仗奔走。宝驰还龙城，又与长乐王盛等南奔。尚书兰汗杀速骨等十余人，奉太子荣，承制大赦，遣迎宝还于蓟。宝欲北还，盛等咸以汗忠款虚实

未明，宜就范阳王德，宝从之。乃自蓟而南。四月，宝至邺邺中遗民固请留之，宝不从，南至黎阳城，西闻范阳王德称制，惧而退，乃还龙城，次于广都。兰汗又遣左将军苏超迎宝，具申款诚，忠节无差。宝于是命发，汗遣弟难率五百骑迎宝至龙城，汗引宝入于外邸，杀之，年四十四。杀太子荣及王公卿士百余人。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年号青龙。七月，长乐公盛袭诛汗。盛即位，伪谥宝惠愍皇帝，庙号烈祖。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运，宝之庶长子。秦建元十年，生于长安。二十年，苻坚诛慕容氏，盛东奔，既至，垂问以西事，画地成图。垂笑谓之曰："昔魏武抚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爱孙，有由来矣。于是封长乐公。建兴六年，领北中郎，镇蓟，进爵为王。及宝为兰难所杀，盛驰赴哀，因潜结大众，谋讨难及汗等，斩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庙，大赦，改元青龙。谦捐自卑，不称尊号，以长乐王称制，诸王贬爵为公。东阳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号，盛不许。十月，根等又请，盛许之。丙子，僭即皇帝位。正月，朝群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为长乐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号，称庶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将军慕容国谋率禁兵袭盛，前将军段机等因众心阻动，潜于禁中，鼓噪大呼。盛闻变，率左右出战，众皆披溃。俄有一贼从暗中击伤足，遂取辇升前殿，召叔河间公熙，嘱以后事。熙未至而薨，年二十九。伪谥昭武皇帝，庙号中宗。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长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常山。建兴八年封河间王。永康初，随宝奔龙城，拜司隶校尉。长乐元年，迁仆射、中外都督，领昌黎尹。盛薨，僭即皇帝位，大赦，改长乐三年为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见州郡耆旧于东宫，与言，问以民间疾苦。司隶部民刘瓒对问称旨，拜带方太守。是春，大治宫室，至四月，立苻贵人为昭仪。五月，筑龙腾苑，广十里余，役徒二万。起景云山于苑内，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苻昭仪凿曲光海、青凉池，季夏暑热，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四年二月，昭仪苻氏卒，立苻贵嫔为皇后。九月，苻后游畋，熙从之，北登白鹿山，东过青岭，南临沧海。冬十一月，乃还。百姓苦之，士卒为狼虎所害及冻死者五千余人。五年十月，拟邺之凤阳作弘光门，累级三层。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梦月化为五白龙，梦中占之曰："月臣也，龙君也，月化为龙，当有臣为君。"寤而告人曰："国祚其将尽乎？是月苻后起太华殿，高承光一倍，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谏，熙大怒，斩之。后尝季夏思冻鱼鲙，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不得，加以大辟。四月，苻后崩，熙悲号躄踊，若丧考妣，拥其尸而抚之曰："体已就冷，命遂断矣。"于是僵仆绝息，久而乃苏。服斩缞，食粥。百僚于宫内设位哭临，使有司按校，哭者有泪，以为忠孝；无泪则加罪。群臣震惧，莫不含辛以为泪。高阳王妃张氏，熙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为殉。乃毁其襚鞾，中有弊毡，遂赐死。三女叩头求哀，熙弗许。营陵周轮数里，下涸三泉，内图画尚书八座之像。熙曰："善为之，朕将随后入此陵。"辒车高大，毁北门而出。中卫将军冯跋、左卫将军张兴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与跋从兄万泥等三十二人结盟，推夕阳公慕容云为主，发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门，入宫授甲，闭门拒守。中黄门赵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盗耳，朕还当诛之。乃收发贯甲，驰还赴难，夜至龙城，攻北门不克，遂入龙腾苑，左右溃散。熙微服逃于林中，为人执送，云等杀之。年三十二，葬徽平陵，谥曰昭文皇帝。

慕容云

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养子，祖父高和，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宝之为太子，云以武艺给事东宫。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熙葬后，冯跋诣之，告以大谋，云惧，跋等强之。四月，即天王位，复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为正始元年。国仍号大燕。以冯跋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武邑公。慕容归为辽东公，立燕之宗社。三年冬十月，云临东堂，幸臣离班、桃仁怀剑执纸而入，称有所启，抽剑击云。云以几拒班，桃仁进而杀之。立冯跋为主。跋即位，伪谥为惠懿皇帝。

始垂以丙戌之岁建号中山，至冯跋之岁，岁在已酉，二十四年。

卷十二　南凉录

秃发乌孤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八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孤子寿阗立，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壮果多谋略。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榆于金山，又杀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能死，从弟务凡代立。凡死，孙推斤立。斤死，子思复鞬立，部众转盛，遂据凉土，鞬卒，子乌孤袭位，养民务农修结邻好。吕光封乌孤广武郡公、益州牧、左贤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生。以弟鹿孤为骠骑将军，傉檀为车骑将军。二年，改称武威王。三年正月，徒于乐都。八月，孤因酒走马，马倒伤胁。笑曰："几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顾谓群臣曰："方难未靖，宜立长君。"言终而薨。在王位三

年，伪谥武王，庙号烈祖。

利鹿孤

利鹿孤，乌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改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延耆老，访政治。二年群臣固请即尊号，不许。九月，僭称河西王。三年三月，寝疾，令曰："昔我诸兄弟传位非子者，盖以泰伯三让，周道以兴故也。武王创践宝历，垂诸樊之试，终能克昌家业者，其在车骑乎。吾寝疾惙顿，是将不济。内外多虞，国机务广，且令车骑经总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薨，谥康王，葬西平陵。

傉 檀

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机警，有才略。建和三年袭位，僭号凉王，迁于乐都，改为弘昌元年。秦遣使拜车骑将军、广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授河右诸军事、凉州刺史，镇姑臧。七月宴群臣于宣德堂，仰视而叹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居。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祎进曰："张文王筑城苑、缮宗庙，构此堂，为贻厥之资，万世之业。秦师济河，谁然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载，十有二主。唯信顺可以久安，仁义可以永固。愿大王勉之！"檀曰："非子无以闻谠言也。"八月，以镇南大将军文支镇姑臧，檀迁于乐都，虽受制于秦，车服礼制，一如王也。十一月，迁于姑臧。

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即凉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台为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归为南中郎将，领昌松太守。归隽爽聪悟，檀甚宠之，年始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檀览而喜之，拟之曹子建。七年，傉檀议欲西征乙弗，孟恺谏曰："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南逼炽盘，北迫蒙逊，今远征虽克，后患必深。"傉檀曰："孤将略地，卿无阻众。"谓其太子虎台曰："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逊近去，不能卒来，旦夕所虑，唯在炽盘。彼名微众寡，易以讨御。吾不过一月自足周旋，汝谨守乐都，无使失坠。"傉檀乃率骑数千，西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羊四十余万。炽盘乘虚来袭，一旦而城溃，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谓众曰："今乐都为炽盘所陷，卿等能与吾籍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者，是所望也。遂引师而西，众多逃返，遣征北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傉檀曰："蒙逊、炽盘昔皆委质于吾，今而归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广，匹夫无所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宁见妻子而死，遂归炽盘。六月，至西平，盘遣使郊迎，以上宾之礼。岁余，为炽盘所鸩。谥景王，时年五十一。虎台亦为炽盘所害。少子保周归魏，魏以为张掖王。

自乌孤太初元年岁在丁酉至檀薨之岁，十有八岁。

卷十三 南燕录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皝每对诸宫人言，妇人妊娠梦日入怀，必生天子。公孙夫人方妊。梦日入脐中，独喜而不敢言。晋咸康二年昼寝，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儿易生，似郑庄公，长必有大德。"遂以德为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毁过礼。年十八，长八尺二寸，额上有日角偃月重文。元玺初，封梁公。建熙初，进号安北将军，封范阳王。入为魏尹。秦灭燕，徙于长安。秦伐凉，德请征自效，后为张掖太守。

苻坚伐晋，垂请德为副，坚败，德乃随垂如邺。垂称燕王，复封范阳王。建兴元年，为司隶校尉。八年，拜司徒。垂临薨，谓太子宝曰："邺是旧都，宜委范阳王。永康元年，以德镇邺。及宝失中山，自龙城奔邺，以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义台来奔，因说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胜攻邺，虽粮储素积，而城大难固。且人情沮动，不可以战。及魏军未至，拥众南渡，就鲁阳王和，据滑台而聚兵积谷，伺隙而动，计之上也。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从，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使恋旧之士，有所依凭。广开恩信，招集遗黎，可一举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劝德南徙，于是许之。隆安元年正月，德率户四万三千，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徙滑台。黎阳魏军垂至，三军危惧，欲堡据黎阳，昏日流澌水合，是夜济讫，冰亦寻消。德大悦，改黎阳津为天子津。

德入滑台，赵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倾陷，龙都萧条，赵魏遗黎，鹄企皇泽，伏愿仰承俯顺，以承宗庙，谨上皇帝尊号。"德许之，令曰："假顺来议，且以燕元故事，统符行帝制奏诏而已。"改永康三年为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进有差。宝自龙城南奔至黎阳城西数里，伏于河西，遣中黄门赵思告北地王钟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于乙连，今失据来此，呼丞相奉迎。"钟驰使白状，宝遣思之后，见采樵者，知德称帝，俱而北奔。初、苻登既灭、登弟广率所部二千来降，拜冠军，处之乞活堡。至是复叛，称秦王。德留抚军鲁阳王和守滑台，德率众攻广，斩之。和长史季辨杀和，以滑台降魏。德曰："苻广虽平，抚军失据，进有强敌，退无所托，计将安出。"尚书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地方二千里，户余十万，四塞之固，可谓用武之国。"德犹预未决，于是遣牙门苏抚问沙门朗公，报曰："山栖绝俗之士，不应预闻朝议，但有待之累，非有托无以立。陛下今来，即朗之檀越。敬览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术矣。"抚又问以年世，朗以《周易》

筮之曰："燕衰庚戌。"抚曰："几何？"曰："年则一纪世则及子。"抚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岂关人哉。"抚秘不敢言。德大悦。三月，德引师而南，五月，次薛城，八月入广固，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为建平元年。又曰："汉宣悯吏民犯讳，故改名。朕今增一备字，以为复名，庶开臣子避讳之路。"于是叙赏有差，新旧咸悦。十月，太极端门并就，以公匠张刚为材官将军、上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聪、青州刺史鞠仲来朝，宴于延贤堂。酒酣，德笑谓群臣曰："朕虽寡薄，恭己南面，在上不骄，夕惕于位，可称自古何等王也？"仲曰："陛下中兴之圣后，少康、光武之俦也。"顾命左右赐仲帛千匹。仲疑多陈让。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戏卿乎？卿饰对非实，故亦虚言相赏，赏不谬加，何足谢也。"韩范进曰："臣闻天子无戏言，忠臣无妄对，今日之论可谓君臣俱失。"德大悦，赐范绢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齐城，登营丘，望见晏婴冢，顾左右曰："礼，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一贤人，达者而生安近市，死葬近城，岂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谟对曰："孔子称臣先人平仲贤矣，岂不知高其梁，丰其礼，盖政在家门，故俭以矫世。存居湫隘，卒岂择地而葬乎？所以不远门者，犹冀悟平生意也。"德悦之。三月，以太牢祀汉城阳景王庙，遂北登社首山，东望鼎足，因目牛山，问谟以齐之山川、贤哲故事。谟历对详辨，画地成图，德深嘉之，拜尚书郎。

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鸡皆惊搅飞散。三月，德疾动经旬，几于不振。会前尚书右丞曹默自冀州来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五年正月，兄子超自秦还。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笃，梦跳曰："汝既无子，何不早立超为太子，不尔，恶人生心。"戊午，引见群臣于东阳殿，议立超为太子。俄而震起，百寮惊越，德亦不安，还宫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后事。执超手曰："德若至晓，更见公卿，顾托以汝，死无所恨。"数目视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召中书作诏立超，可乎？"备德开目颔之，是夕薨于显安宫，年七十，为十余棺，夜分出四门，潜瘗山谷，莫知其尸所在。虚葬于东阳陵，谥献武皇帝，庙号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秦灭燕，以纳为广武太守。数岁，去官，与母公孙太妃就弟德家于张掖。德从苻坚南征，留金刀辞母而去。及垂起兵山东，张掖太守苻昌诛纳及德之诸子，公孙太妃以耄不合刑。纳妻段氏以怀妊未决，执于郡狱，狱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公孙氏临卒，授超金刀，曰："闻汝伯已兴于邺都，吾朽病将没，相见理绝，汝脱得东归，可以此刀还汝叔也。"后因吕隆归秦，徙凉州民于长安。超因而东归，母谓超曰："母子得全济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报，天不祐人乎。今虽死，吾欲为汝纳其女以答厚惠。"于是纳之。超至长安，徉狂行乞，由是往来无禁。济阴人宗正谦善卜相，西至长安，卖术于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谦相，谦奇其姿貌，超乃内断于心，不告母妻。辞母诣霸上，乃与谦俱归，至诸关禁，自称张伏生。二十日达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广固，呈以金刀，且宣祖母临终之言，德抚之号恸。超身长八尺，腰九围，姿器魁杰，有类于德。德爱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置佐。十一年，立为太子。己未，僭即皇帝位，太赦，改建平六年为太上元年。三年七月，遣中书令韩范聘秦，姚兴许还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员外散骑常侍韦宗还聘，赠以千金。超复遣右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姚兴大悦。还超母妻。十月，华发长安，宗正元驰先反命，超悦，遣征虏公孙五楼率骑二千迎于境上，超亲率六宫迎于马耳关。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王为穆皇帝，母段氏为皇太后，居长乐宫。妻呼延氏为皇后。五年二月，晋相刘裕率众来伐。三月，晋师渡淮，超闻晋军之盛，自率众四万拒战，大败，奔还广固，徙郭内民入保小城，晋攻陷大城，长围列守。超请为藩臣，以大岘为界，裕不许。六年正月，超登天门，朝群臣于城上，杀马以飨将士，文武皆有迁授。二月，尚书悦寿开门纳晋师，超出奔，为晋师所执，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杀鲜卑王公以下三千余人，以男女万余口为军赏。

始建平元年岁在己亥僭号，居齐，至为刘裕所灭，在己酉，凡二十一年。

卷十四　西秦录

乞伏国仁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其先自漠北南出太阴山。五世有祐邻者，晋太始初，率户五万，迁居高平川。邻卒，子结权立，迁于牵屯。结权卒，子利那立。利那卒，弟祁泥立。祁泥卒，利那子术延立，迁于苑川。述延卒，祁泥子傉太寒立。石勒之灭刘曜也。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太寒卒，子司繁立，秦皇始中，迁于度坚山。建元七年，秦将王统来伐，繁率骑三万拒统于苑川，统潜袭度坚山，部民五万余落，悉降于统。司繁乃诣统归降，苻坚拜南单于，留之长安。后以为镇西将军，镇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称，司繁卒，国仁即位，闻坚征晋奔败，国仁收众至十余万。又闻坚为姚苌所杀，于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为建义元年，置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筑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苻登遣使拜仁大将军、苑川王。四年六月，薨，伪谥曰烈王，庙号烈祖。

乞伏乾归

乞伏乾归，国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群寮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归为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为太初元年，立边氏为后，以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九月，迁于金城。二年正月，苻登遣使拜为大将军、金城王。六年，立子炽盘为太子。七年，登遣使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黄钺，加九锡之礼。十月，氐王杨定步骑四万来伐，乾归勒众而进，大败定军，斩定及首级万有七千，于是尽有陇西之地。

十二月，僭称秦王，大赦。八年，吕光来伐，归乃称蕃，遣子勃勃为质，既而悔之。十三年，秦征西大将军姚硕德率众来伐，入自南安峡，归次于陇西，以拒硕德。兴潜师继发，乾归闻兴将至，率轻骑数千侯兴，俄与中军相失，为兴追骑所逼，战败，遁归苑川，乃率骑数百驰至允吾。秃发利鹿孤逆归，处之于晋兴。乾归将叛，谋泄，惧为利鹿孤所害，谓其子炽盘曰："姚兴方盛，吾将归之。今送汝兄弟及汝母为质，于是送炽盘兄弟于西平，乾归遂奔长安。姚兴大悦，拜持节都督河南诸军事、河州刺史、归义侯。十四年，遣乾归还镇苑川，尽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乾归至自长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十一月，又朝于长安。二十年，姚兴虑乾归终为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书，以其子炽盘为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一年，炽盘以长安乱将始，乃招结诸部，筑城于嵻崀山以据之。更始元年，乾归随姚兴如平凉，炽盘攻枹罕，克之，遂遣使来告乾归。乾归奔还苑川，遂如枹罕，留炽盘镇之。乾归将众二万，迁于度坚山，诸将劝称王。七月，僭补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本位。四年五月，乾归畋于五鸡山，有枭集于其手，乾归恶之。六月，为兄子公府所杀，公府出奔。炽盘迁于枹罕，遣弟广武将军智达追擒公府于嵻崀山南，轘裂之。八月，葬乾归于枹罕陵，仍伪谥武元王，庙号高祖。

乞伏炽盘

乞伏炽盘，乾归长子。乾归薨，自称大将军、河南王，改元为永康元年。以尚书令翟勍为相国，封拜各有差。二年，炽盘讨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掘达于渴浑川，大破之，俘获男女二万三千。五年正月，有五色云起于南山，盘大悦，谓群臣曰："吾今年应有所定，王业成矣。"于是缮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闻傉檀西征，率步骑二万袭乐都。傉檀降，遂并南凉，兵强地广。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秃发氏为王后。四年，炽盘子元基自长安逃归，拜尚书左仆射。建弘元年，立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改元大赦。炽盘寝疾，顾命太子慕末，乃薨于外寝。六月，葬武平陵，谥文昭王，庙号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炽盘之第二子。幼而好学，有文才。建弘元年，立为太子。炽盘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为永弘元年。二月，立万载为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慕末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五千，东如上邽为赫连定所拒，遂国南安。十一月，魏遣尚书库结率骑五千迎慕末，卫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遂下令止之。库结引还。四年，赫连定遣其叔北平公韦代率众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传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逾城奔代，末乃衔璧出降，送于上邽，及宗族五百余人，悉为赫连所诛。

自国仁建义元年乙酉岁，至辛未，四十七年。

卷十五　北燕录

冯　跋

冯跋字文起，长乐信都人，其先毕万之后也，子孙食采冯乡，因以氏焉。晋永嘉之乱，祖父和避地上党。父安，雄武有器量，为慕容永将，永灭，跋东徙和龙，家长谷中。跋夜梦天门开，神光赫然，烛于庭中。永康末，拜中卫将军。建始元年，与二弟结谋袭杀慕容熙，立高云为主。正始元年，以跋为中外都督、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封武邑公。太平元年，云为其幸臣离班、桃仁所杀，帐下督张泰、李桑诛班及仁，群臣推跋为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义贵适时，不必改作，故陈氏代姜，不徙齐号，即号燕国。改为太平元年。"追尊祖和为元皇帝，父安为宣帝，子永为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领大单于，内置四辅。七年，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简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浑地燃，一旬乃灭。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赵寿女既嫁化为男，娶妻而无子。跋问诸群臣曰："此何祥？"尚书左丞傅权对曰："汉世雌鸡为雄，阴变为阳，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妇人专宠，王莽篡位。今女为男，臣将为君之征。"跋曰："将何以禳之！"权曰："桑谷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中兴。荧惑守心，宋景责躬，延龄二纪。唯修身崇善，可以转祸为福。"十八年八月，立子翼为太子，跋戒之曰："吾闻君人以学为本，不学无以立，尊敬师傅，人伦之始，汝其夙夜虔虔，钦承明训。"二十二年八月，跋寝疾，召中书监申秀、侍中杨哲于内寝，谓之曰："吾患当不济，卿等善相吾子，参决万儿。"九月，跋疾甚，辇而临轩，命太子翼勒兵听政，以备非常。宋夫人规立其子受，恶翼听政，谓之曰："上疾将瘳，奈何便欲代父临天下乎？"翼性仁弱，遂还东宫，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矫绝内外，遣阍寺传问而已。翼及大臣皆不得见。跋弟弘于是与壮士数十人，裹甲入禁中宿卫，皆不战而散。宋夫人命闭东阁，弘

家僮库斗头劲捷有勇力，逾阁而入，至于皇堂，射杀御女一人。跋惊惧而薨。弘遣修城告曰："天降凶祸。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丧，疑有逆谋，图危社稷。吾备太弟之亲，遂摄大位，以宁国家。"百官叩门入者，进阶二等。太子翼率东宫兵出战，败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赐死。命宗正冯哲、黄门卢招典葬事于东宫。葬跋于长谷陵，伪谥文成皇帝，庙号太祖。

冯　弘

冯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云篡位，拜中领军，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书右仆射，改封中山公，迁尚书令、司徒、录尚书事。弘即天王位，大兴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为皇后。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为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数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衔马尾，后者迭相衔尾而渡，识者以为民迁之象。七月，魏师来伐神高。八月，石城、辽东、营丘、城周四郡并降魏。九月，魏师还。徙民四万余户而西。三年六月，魏永昌王来伐。五年四月，遣右卫孙德乞师于宋。十二月，又遣尚书阳伊请迎于句丽。六年三月，端门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建兴公虞弼、东平公鹅青来攻，克白狼。句丽将葛居、孟光率众数万随阳伊来迎，屯于临川。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惮迁，开门而引魏军。魏军疑而不赴，生遂勒众攻弘，弘引句丽兵入自东门，与生战于阙下，生中流矢卒。句丽军既入城，取武库甲以给其众，城内美女皆句丽军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龙城见户东徙，焚烧宫殿，火一旬不绝。令妇人被甲居中，阳伊等勒精兵于外，而居光率骑后殿，方轨而进，前后八十余里，魏兵追至辽水，不击而还，遣使征弘于句丽。后二年，为句丽所杀，伪谥昭成皇帝。

自冯跋太平元年岁在乙酉，至弘灭亡之岁丙子，二十八载。

卷十六　夏录

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朔方人，匈奴左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曾祖名武，前赵嘉平中，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丁零中郎将。祖父豹子，后赵建武中，拜平北将军、左贤王。父卫辰，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因秦末兵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姚苌拜辰大将军、河西王、大单于。魏师来伐，辰遣子力俟提率骑二万拒战河东，为魏所败，遂乘胜济河，攻克钱来，执辰杀之。勃勃，辰第三子，奔秦高平公没奕干，奕干妻之以女。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仑献马八千匹于秦，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二万袭杀高平公没奕干而并其众，众至数万，自称天王大单于。大赦，改弘始十年为龙升元年，置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称大夏。以大兄右地代为丞相，代公，发岭北民夷十万，于朔方黑渠之界，营起京城。大赦，改龙升七年为凤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迁幽朔，改姓姒氏，后从母为刘氏。从母姓，非礼也。古之氏族无常，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统者，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为后，立子璝为太子。四年九月，刘裕灭秦人于长安。十二月，裕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勃大悦，遂图进取之计，遣太子璝率骑二万南伐长安。五年，义真遣龙骧将军沈田子率众逆战，璝击败之，退屯刘回堡。八月，勃勃进据咸阳，刘裕大惧，乃召义真东镇洛阳，勃勃入长安。

正月，群臣劝勃勃称皇帝。三月筑坛于霸上，即皇帝位，大赦，改凤翔六年为昌武元年。冬十月以太子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镇长安。十一月，勃勃还统万（*统万，勃勃所都之城名也*）。以宫殿大成，赦其境内殊死以下，改昌武二年为真兴元年，刻石都南，颂纪功德。四月，追尊父卫辰曰桓皇帝，庙号太祖，母苻氏为皇太后。祖父豹曰宣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高祖训儿曰元皇帝。五月，雨鱼于统万。二年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年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六年，勃勃将废太子璝为秦王，以酒泉公伦为太子。璝闻将废已，率众七万北伐伦，伦率骑三万拒之，战于平城为璝所败，伦死之。太原公昌率骑一万袭杀璝，率众八万五千归于统万。勃大悦，立昌为太子。七月，勃勃寝疾甚，辇升永安殿，召群臣嘱以后事，薨于永安殿，年四十五。谥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庙号世祖。

赫连昌

赫连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长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薨，即位于永安台，大赦，改真兴七年为永光元年。七月，杏城刘睹川有青石大如马头，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见而送之。十月，魏乘虚来伐。三年五月，战于黑渠，为魏所败。昌与数千骑奔还，魏追骑亦至，昌留河内公费连乌提守高平徙诸城民七万户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军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溃，昌奔秦州，魏东平公鹅青追擒之，送于魏。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为魏所杀。

赫连定

赫连定，勃勃第五子。凤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镇长安，率众赴安定，进封平原王、大将军、领司徒。昌为魏所擒，定遂率遗众数万，据平凉，僭称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为胜光元年。进征南大将

军白兰王吐谷浑莫璝为开府仪同三司、河南王。十月，畋于阴盘，登苛蓝山而望统万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乎。使天假朕年，当与诸卿建王季之业。"既而有狐群百数鸣于定傍，令射之，无所获，定恶之。曰："此大不善，咄咄天道，复何言哉。"三年，秋，魏军来袭。十月，克安定，进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万户，西奔上邽。四年，河南王莫璝因戎狄之众，东面以争天下。魏遣益州刺史没利延、宁州刺史拾虎率骑三万来伐，遂擒定，送于魏。

勃勃初号龙升元年，岁在丁未，至是，岁在辛未，二十五年也。

三十国春秋辑本

[清]汤　球撰　秦海霞整理

《三十国春秋》本有两部：其一，为南朝·宋·武敏之撰。武敏之生平不详。原书一百卷，早佚。其二，为南朝·梁·萧方等撰。萧方等（五二八——五四九），系梁元帝萧绎之子。原书为三十卷，早佚。两书内容均为记载三国两晋史事。清代学者汤球（一〇八四——一八八一），将这两部久佚之书辑出，并将其它十余种散佚的十六国史书佚文同时辑出，附录其后，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较有价值的辑佚文献。流行版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此次整理以广雅书局刊本为底本。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

魏嘉平元年，魏帝谒陵，曹爽及弟羲、训、彦皆从。高祖命授兵，召公卿于庙堂，奏皇太后，废爽。丁酉，斩爽、羲、训、彦，夷三族。（《御览》六百四十七）

文帝器重魏舒，而舒不为人知。晋吏部郎魏衡谓侄舒曰："汝后得为小县长。"舒曰："堪为八百户长，将老嫂入官舍，即斯愿毕矣。"（《御览》五百十七）

钟会荐于文帝曰："裴楷清通。"裴楷常建为别宅，宅甚美丽，楷兄欲之，楷别让之。其性有大度，皆斯类也。（《御览》五百十六）

泰始四年，策免石苞官。（《通鉴考异·晋纪》）

五年，二月，以羊祜都督荆州，镇襄阳。时祜有平吴之志，方树基址，擢王濬为巴郡太守，将委以巴峡之任。祜兄子暨谓祜曰："观濬为人，志大者侈，不可专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识者曰："祜可谓能举善矣，知人则哲，叔子之谓乎?"（《御览》五百十二）

晋泰始五年，夏四月，地震，大疫。上命医以驷马小车驰救疗。（《书钞·医类》）

泰始七年，吴建衡三年，吴孟仁卒。吴司徒孟宗少从南阳李肃学，母为作厚褥大被，或问故，曰："小儿无德可容，而学者多贫，故为广被，可得气类相接也。"（《御览》五百十一）

泰始八年，二月（《武纪》在七年七月），以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事。（《通鉴考异·晋纪》）

八年，十一月，贾充与朝士宴饮，庾纯醉，与充争言，诏免纯官。（《通鉴考异·晋纪》）

八年，卫瓘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欲启而未敢。（同上）

咸宁元年（吴天册元年），孙皓纳张布女，有宠而死，厚葬之。民有讹言，遂诛奚熙，并杀章安侯奋。（同上）

四年（吴天纪二年），吴收张尚，岑昏等泥头请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广州。（同上）

四年，羊祜卒。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闻。蔡氏每叹曰："羊叔子可谓能养，今颜叔子也。其诸葛孔明之亚乎?"（《御览》五百十三）

五年，十一月，晋大举伐吴。吴王皓闻师之将兴也，乃使刘恪守牛渚，使张悌造攻车于戏场。（《御览》三百三十六）

太康元年，杜预与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方春水生，难于久驻。"《杜预传》作："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通鉴考异·晋纪》）

元年，四月，甲子，王浑斩张悌。丙寅，吴杀岑昏，与何桢书。庚午，送降书。壬申，濬入石头。甲申，封归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阳。（《通鉴考异·晋纪二》）

王济尝与武帝棋，济伸脚在局下，因问皓曰："闻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见人臣无礼于其君者，则剥之。"武子大惭，遂缩脚。（《御览》三百七十二）

元康元年，楚王玮矫诏召三十六军。太康之初，吴寇新殄，未盈一纪，干戈已寻，虮虱生于甲胄，燕雀处于帷幄。（《御览》三百五十五）

元康四年，七月，傅咸为司隶。五年，五月，始

亲职，十月卒。（《通鉴考异·晋纪四》，《晋书》本传作“四年卒”）

元康五年，闰月（依《通鉴考异》补），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史通·诸晋史》云：《异苑》称如此，《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

元康八年，李特就谷入蜀（《通鉴考异·晋纪》）。

晋永康元年，正月，大会，有鸠入御坐武帐中，拂司空张华之冠。（《初学记》二十六）

永康元年，中台星拆，张华子韪劝华逊位，不从。张华善天文、解望气，元康初尝与鄱阳雷孔章共夜登楼，而见一气起牛斗间，华谓孔章曰：“此何气也？”对曰：“其宝剑乎？”（《初学记》二十四）

永康元年，孙秀议加赵王伦九锡。刘颂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闻有九锡之命。”伦党大怒，谋害颂，颂惧，自杀。（《通鉴考异·晋纪五》）

二年，伦将篡位，义阳王威执诏示嵇绍，曰：“圣上法尧舜之举，卿其然乎？”绍厉声曰：“有死而已，终不有二。”威怒，拔剑而出。及惠帝迁于金墉城，唯绍固志不渝，从直于金墉，绝不通伦，时人皆为之惧。（《通鉴考异·晋纪》）

齐王冏谋讨赵王伦，未发，会离狐王盛、颖川处穆聚众于浊泽，百姓从之，日以万数。伦以其将管袭为齐王军司，讨盛、穆，斩之，冏因收袭，杀之。（《通鉴考异·晋纪六》）

永宁元年（即永康二年也），正月，张轨出为凉州刺史，以阴澹等为谋主。索统善占梦，澹从求占，昼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索统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冰上人与冰下人语，为阳请阴，媒介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君其为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耄矣，不为媒矣。”既而太守田约因策为子求张氏女，恰至仲春而成婚。（《白帖》，案此引作崔鸿《三十国春秋》）

永宁元年，齐王冏辅政，辟刘殷为祭酒。刘殷字长盛，七岁丧其父，哀毁逾礼。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泽中恸哭，有堇生，得斛余。（《御览》九百八十）

永宁元年，王蕤、王舆谋废冏，事觉。八月，诏废蕤为庶人，诛舆三族，徙蕤于上庸，杀之。（《通鉴考异·晋纪》）

太安二年，正月，李特僭位，改年。（《通鉴考异·晋纪七》）

二年，十月，成都王颖御长沙王乂于建春门，陆机败，遁走。颖诛机及弟云，夷三族。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于云及机，建春门之败，机众多丧，牵秀谮之于颖，言机持两端，孟玖复构之于内，使牵秀斩机。

初，机之专征，请孙承为后军司马，至是，收承下狱，考捶数百，两踝骨见，终言机冤。吏知承义烈，谓承曰：“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爱身？”承仰天叹曰：“陆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顾於吾，吾危不能济，死复相诬，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门人费慈自诣颖，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惟不负二陆，死自吾分，卿何为尔耶？”慈曰：“仆又安可负君而求生乎？”固明承冤，玖又疾之，亦并见害。（《御览》四百二十）

二年，十二月，杀长沙王颙。（《通鉴考异·晋纪七》）

永兴元年，成都王颖诛黄门孟玖。于是，东海王越、高密王简（疑即略）皆惧，奔国。琅琊王睿又将出焉，而儆禁甚密，颖又先下诸津，禁止诸贵人，王至河阳乃见拘焉。宋典后至，以鞭拂之曰：“舍长官禁贵人，而尔见止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国。（《御览》三百五十九）

永兴元年，十月，李雄自称成都王，刘渊自称汉王。（《通鉴考异·晋纪》）

永兴二年，六月，李雄即帝位，改元大武。（《通鉴考异·晋纪八》）

光熙元年，东海王越杀河间王颙。（同上）

怀　帝

永嘉四年，汉刘聪光兴元年，氐蒲洪自称略阳公。前秦蒲洪，父怀归，为部落小帅，其母姜氏，因寝产洪，惊悸而寤。（《御览》三百六十一）

永嘉五年，蜀王李雄攻谯登于涪城，无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食之，一无叛者。（《御览》三百二十）

永嘉五年，成玉衡元年，汉嘉平元年，汉陷洛阳，迁帝于平阳，聪以帝为平阿公。明年二月，乃封帝会稽公。（《通鉴考异·晋纪九》）

永嘉六年，刘聪引上入谯，谓上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相造，卿赠朕以柘弓银砚，卿忆否？”上曰：“安敢忘之？且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初学记》二十一）

王敦谋害王澄，而澄众有二十人，持铁马鞭为卫。（同上，二十二）

汉赵置殷、卫等州。前赵殷州刺史杜广，初为刘景厩卒，以马肥良引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问之，广流涕申款有章条。景执其手曰：“吾罪人也，久负贤者。”谓妻曰：“为女求夫，不觉厩中有麒麟。”于是妻之。（《御览》五百十九）

愍　帝

愍帝名子业，或作业（《通鉴考异·晋纪九》）。

建兴二年，三月，癸酉，后勒取幽州。壬午，勒晨至蓟。（《通鉴考异·晋纪十一》）

建兴四年，汉麟嘉元年，丙寅，丞相睿斩都运令史淳于伯于建康。于是，以刀拭柱，血逆流，至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御览》四百四十六）

建兴四年，汉刘聪子约卒。汉大将军东平王约，汉王聪戏之曰："汝诵何书？味何句也？"约曰："臣诵《孝经》，每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至于'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未尝不反覆诵之。"聪大悦。（《御览》六百十）

元　帝

建武元年，凉遣韩璞伐汉。初，永嘉中，童谣云："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观。"（郭茂倩《乐府》八十八）

李矩降刘阳而袭击之。刘阳少骁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却行百步。（《御览》四百二十六）

大兴元年，汉刘曜光初元年，汉主聪卒，子粲立，靳准杀之，复杀王延。王延，九岁丧母，行孝有闻，后母卜氏御之无道，延事弥谨。卜常取蒲穰败麻与之贮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鱼，延用冰恸哭，而得与之，卜乃心悟，抚之如所生也。（《御览》五百十）

大兴元年，蒲洪降刘曜。（《御览考异·晋纪十三》）

大兴三年，凉张茂永元元年，后赵石勒二年，石勒遣石良率精骑五千掩李矩营，生执矩外甥郭诵之弟元，教元作书与诵，说云："去年东平曹嶷西宾猗卢，矩如牛角，何不归命？"勒与诵书，饷麈尾马鞭，说宾礼贤弟，相同断金，往物为信。矩所领将士并欲归勒，矩知众之去，已乃率众来归。（《御览》三百五十九）

大兴四年，王敦令郭璞筮卦，曰："明公起事，祸必不久。"敦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日中。"引出斩之，璞曰："当何之？"曰："南山之首。"曰："我知之矣，必在双柏之间乎？"时有鹊巢而甚茂。（同上，九百五十四）

永昌元年，五月，王敦杀甘卓。甘卓将被诛，引镜不见其头。（《御览》七百十七）

明　帝

太宁元年，陈安奔陇城，前赵将刘贲驰将追之，石虎止贲曰："穷寇归兵，不可迫也。我士卒连胜，皆已怠矣，以骄怠之卒，当致死之众，恐无万全之利。"贲曰："不然。彼锐气尽矣，众心乖阻，人怀苟免，莫有斗志。我卒乘猛气甚盛，皆一当十，岂其衰沮之余，所能抗也？"贲躬先士卒，战辄败之，遂围安于陇城。（《御览》二百九十九）

成　帝

晋咸和二年，温峤与陶侃起义兵伐苏峻，帅师四万，直指石头，侃泊加子洲（《御览》六十九）。

三年，峻兵犯阙。苏峻作逆，领军卞壶以王师败绩，遂单骑赴难，三子眕旺随之，俱殁。母裴氏抚尸而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天何恨乎？"征士瞿汤闻之，叹曰："父死于前，子殁于后，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可谓贤矣。"（《御览》五百十一）

温峤等入讨峻，迁帝于石头，殷羡之劝趋石头。光禄勋殷羡之还豫章，贵游多凭寄书，羡之至板桥，投书于江，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初学记》六）

咸和五年，赵建平元年，江州刺史刘胤自武昌以有疾被征为右将军，而王舒未至，犹在盆口。后将军郭默旋而过，胤不礼之。腊日，遗默酒五升、豚一头。默大怒，投之于江，遂与故将张丑、宋侯、孟纯等矫诏入城门，莫有御者。胤独与其妾寝，默至，斩于床下，及其司马张满、参军荀楷、李爨。傲默故也。（《御览》三十三）

咸和九年，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王隐始成《晋书》，合八十八卷。家贫无纸，未成其志，遂南游，投陶侃於荆州，又江州投庾亮，乃获其纸墨，始书就焉。（《初学记》二十一）

咸和九年，石虎即位，改元永熙。（《通鉴考异·晋纪十七》）

咸康三年，石虎僭称赵天王。赵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上盘置燎，下盘置人。咸康三年，正月，赵夔安等上尊号，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二十余人。赵王虎恶之，腰斩成公段。（《通鉴考异·晋纪十七》）

康帝　穆帝

永和元年，赵造猎车千乘。石季龙将猎，辄冠金镂之帽。（《御览》六百八十七）

永和二年（李汉嘉宁元年，凉张重华永乐元年）九月，燕杀慕容翰。（《通鉴考异·晋纪十九》）

永和三年，赵将麻秋命黑槊龙腾三千人驰击谢艾军。艾左右扰动，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踞胡床而麾众，赵人以为有伏，惧而不进。（《御览》四百三十六）

永和五年，赵以谪卒、高力等戍凉州，定阳人梁犊因民心怨赵也，谋兵东还。犊自称大将军，率众攻下办，克之。犊军人（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虽无甲兵，所在略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拟向崩溃。（《御览》二百九十九）

永和六年，（魏冉闵永兴元年赵石祗永宁元年）闰正月。（《通鉴考异·晋纪二十》）

三月，赵新兴王祗即皇帝位。（同上）

永和八年，燕慕容儁元玺元年，秦主苻健皇始二年，并称帝。姚襄来归。姚襄南至荥阳，与高昌李历战于麻田，马中流矢死，弟苌下马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苌曰："但令兄济，此竖子何敢害苌！"会救至，俱不死。（《御览》三百二十五）

姚苌单骑度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于寿阳，幅巾以待之，一面如旧相识。（《御览》四百八）

永和十年，凉张祚和平元年，伪前梁（当作凉）张重华（当作张瑶）在梁州欲诛西河张祚，祚厩马数

十匹同时皆无尾，未几祚遇祸。（李冗《独异志·下》）

升平四年，燕主暐建熙元年，朝廷闻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史通·摸拟》）

哀帝　帝奕　海西公

太和六年，十一月，被废，桓温使刘享收帝玺绶。（《通鉴考异·晋纪一十五》）

简文帝　孝武帝

太元元年，凉亡。凉天水太守史稜暴疾死，五日而苏，云见凉光殿皆生白瓜，及秦使梁熙灭凉，小字白瓜也。（《事类赋注》二十七）

太元二年，秦平诸国后，示人以侈，置左右镇郎及拂盖郎，申香为拂盖郎，长一丈九尺。（《初学记》十九）

秦王苻坚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服御物，极珍饰之奇。尚书金部郎裴元略谏曰："愿陛下遵采椽之不斫，鄙琼室而不居。"坚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闻过乎？"（《御览》四百五十六）

太元四年，秦以苻洛为益州牧。苻洛，雄勇多力，猛气绝人，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苻坚深惮之，故常为边守。（《御览》四百三十六）

太元八年，秦大举入寇，秦王坚下书曰："吴人敢恃江山，僭称大号，轻率犬羊，屡窥王境，朕将巡狩省方，登会稽而朝诸侯，复禹绩而定九州，今王师所拟，必有征无战，伐国存君，义同一体。"（《御览》三百二十二）

太元九年，燕慕容垂元年，后秦姚苌白雀元年，慕容垂攻邺，苻丕遣其从弟就请救，乃遗谢玄青铜镜、黄金婉转绳等以之为信。（《初学记》三十五、《御览》七百十七）

太元十七年，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晋黄门郎殷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于水，乃接焉。旬日之中，前门之沟忽起为岸，是夕，有人通梦于仲堪，自称徐伯："感君之惠，无以报。"仲堪因问门岸为何祥乎？对曰："水中之岸，其名为洲，君将为洲也。"言终而没。（《御览》五百五十一）

太元二十一年，燕慕容宝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凉吕光龙飞元年，后燕慕容垂遣其子宝步骑七万伐后魏，战于参合陂，大败，宝以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宝恨参合之败，屡言魏有可乘之机，由是，自率大众伐魏。至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却还，道卒。（《御览》三百二十三）

安　帝

隆安元年，南凉秃发乌孤太初元年，北凉段业神玺元年，乌孤称西平王。后凉秃发乌孤七世祖寿阗之在孕也，母梦一老父被发左衽，乘白马，谓曰："尔夫虽西移，终当东归，至京，必生贵男，长为人主。"言终胎动而寤，后因寝，生寿阗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以秃发为号，寿阗为名。（御览三百六十一）

凉沮渠蒙逊叛，据金山。沮渠蒙逊，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因以官为氏。少牧羊，卧息田畔，忽见沙门以手摩其头曰："尔后当王，此土不久苦焉。"言终而灭。（"同上"八百三十六）

隆安二年，燕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兴元年，慕容德元年，燕蘭汗杀宝。盛子太原王奇起兵于外。

燕金紫光禄大夫高平公歆〔此处疑有脱误〕初，歆伯父在光禄大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仪容伟茂，志节果当，有佐命之功，显吾门者，必汝也。"（《御览》五百十二）

隆安三年，燕长乐元年，秦弘始元年，凉吕纂咸宁元年，南燕慕容德传檄青州。燕征其东莱太守王鸾。鸾身长九尺，腰带十围，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燕王德见而奇其魁伟，赐之食，一进一斛余，德惊曰："所啖如此，非耕而能饱，但才貌不凡，堪为贵人，可以一县试之。"由是拜逢陵长，甚有治绩。（《御览》三百七十七）

隆安四年，南燕建平、南凉秃发利鹿建和元年，西凉李暠庚子元年，凉州人胡安据盗发凉州人张骏墓，见骏貌如生，得赤玉箫、紫玉笛。（《初学记》十六）

凉州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珊瑚马鞭、马瑙钟、黄金勒。（《御览》三百五十八）

十一月，北凉李暠自称凉公。敦煌太守李暠表于段业，暠称尽忠不贰，横为李嗣所谗，请业杀嗣。暠自归。嗣败，业乃杀嗣，遣使谢暠。初，嗣与暠结刎颈之交，嗣常以宗族托暠曰："我身犹子身，勿为疑也。"及是，暠反为嗣所构，暠乃恨之。（《御览》四百八）

隆安五年，燕慕容熙光始元年，凉吕隆神鼎元年，北凉沮渠蒙逊永安元年，后凉吕超杀其君纂，后杨氏国色，超将妻之，谓其父恒曰："后若自杀，祸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大人本卖女与氐羌，以图富贵，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恒不能强，乃自杀（《御览》三百八十）。

李暠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堂成，图赞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贞女，暠自为序，以明鉴戒，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堂，暠颂之。（《御览》百七十六，案，此引作《三十国春秋·西凉传》）

元兴三年（魏天赐元年），刘裕等起兵讨桓玄，诛之，帝复位，王谧与众议，推刘裕领扬州，裕辞，乃以谧为侍中，领扬州。初，裕名位微薄，盛流不知，谧独奇之。裕尝与刁逵摴蒲输直，逵缚之马柳，谧代还之，由是德谧。

萧方等曰："夫蛟龙潜伏，鱼虾亵之，是以汉高赦雍齿，魏武免梁鹄。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万乘之隙哉！今王谥为公，刁逵亡族，酬恩报怨，何其狭哉！"（《通鉴考异·晋纪三十五》）

义熙元年（南燕慕容超太上元年，西凉建初元年），卢循为广州刺史。循遗刘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续命汤。（《御览》九百七十二引作《十三国春秋》，《类聚》八十七引作《三十六国春秋》）

高句骊以千里马、生罴皮、障泥献于南燕，燕王超大悦，答以水牛、能言鸟。（《御览》三百五十九）

义熙三年，燕高云正始元年，夏赫连勃勃龙升元年，燕王熙后苻氏卒，徒跣送葬，冯跋拒而弑之，立云。燕王慕容熙后苻氏尝季夏思冻鱼脍、仲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之，不得，加之以辟焉。（《御览》十一）

义熙五年，魏拓跋嗣永兴元年，燕冯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刘裕攻南燕，得燕人张纲，治攻具，既成，设飞桥悬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御览》三百三十六）

义熙六年，丁亥，中军刘裕悉众攻燕，众咸谏曰："今往亡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之。燕王慕容超走，追获焉。裕责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无余言，唯以母托刘敬宣而已。

萧方等曰："美哉其言也，言必己亲，终不忘孝，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信乎！"（《御览》三百二十六）

徐道覆闻刘裕北伐，劝卢循袭建康，卢循寇京邑，芙蓉舰千余艘。（《初学记》二十五）

朝廷急征裕，裕引兵还。刘裕次山阳，闻何无忌败绩，卷甲兼行，将济江而风急，众咸难之。裕曰："若有天命，风当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风止。（《御览》六十）

义熙七年，以刘裕为太尉、中书监。裕既拜，朝贤毕至，仆射谢混后来，衣冠倾纵，颇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谓之曰："何谓旁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化，方使四海解衿，谢混何人，而敢独异乎?"乃以手板披拨其衿，领悉皆解散，裕大悦。（《御览》四百六十四）

义熙八年，西秦乞伏炽磐永康元年，北凉玄始元年，刘毅为荆州，请从弟藩以自副。刘裕以诏书罪状，毅与藩及谢混共谋不轨，赐藩、混死，帅师袭荆州，杀毅。安帝时，以刘镇之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不受。镇之，毅季父，义熙初谓毅及藩曰："汝辈才力势运足以得志，当身争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财，又不受汝罪累。"每见毅等道从吏卒到门，辄骂诟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数百步止，与白衣数人而进，仪卫悉不自随。及至毅败，无不服其先见，而刘裕甚敬遇之。（《御览》五百十二）

晋义熙九年，夏凤翔元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壸墓，剖棺掠之，壶尸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御览》五百五十七）

义熙十一年，二月，姚兴卒。（《通鉴考异·晋纪三十九》）

义熙十三年，西凉李歆嘉兴元年，秋七月，太尉裕克秦入长安，王镇恶随宋高祖入关中。初，镇恶流寓崤渑，崤渑人李方厚待之，镇恶曰："待吾仁英雄主，取万户侯，乃厚相报。"方笑曰："本县足矣。"镇恶力不绝人，不闲弓马，略通诸子、兵书，纵横有智计，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镇恶升堂拜母，拔方渑池令。（《御览》四百八）

晋安帝时，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弃市，如常刑。（《御览》五百十一）

恭帝

元熙元年，夏王勃勃自号真兴元年，夏刻石都南，颂其功德曰："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德，仰协时来，俯从民望，属奸豪鼎峙之际，群凶岳立之秋，故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即有征无战，五稔之间，而治风宏阐矣。"（《御览》三百二十二）

元熙二年，西秦乞伏炽盘建弘元年，西凉李恂永建元年，西凉从事中郎将张显言于凉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应桓文之运，流剽万里，为西夏所推，平西域，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为殿下开创崇规，贻厥孔谋者也。"（《御览》三百二十二）

武敏之《三十国春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杀檀道济及其参军高进之与薛彤。

高进之沛国人。父瓒，有拳勇，尝送友人之丧，丧反，友妻为土宦所掠，瓒救之，杀七人，而友妻亦刎颈死，遂亡命江湖。进之生十三年，母刘死，葬毕，走四方，求父不得，乃谒征北将军刘牢之。牢之高会，进之入幕，推上客而踞其坐，大饮嚼，一坐大惊。牢之揖客，问所长，进之曰："善以计数中密事。"牢之问部下甲兵刍粮，进之布指算，不爽，乃辟行军司马。居五日，进之曰："刘公猜而不忍，怨而好叛，不去，必及祸。"遂去之。

与下沛薛彤为友，因薛交檀道济，三人者，志义相合，刑牲盟生死。从道济征桓玄，得首将王雅，败桓兵于奔牛塘，又杀路雍岐，得天子旌节与桓所乘舟。事平，以功让道济。及围广固，进之作攻具，甚精巧，事平，授广固相。徐羡之、傅亮等谋废立，招道济，道济谋于进之，进之曰："公欲为霍光乎？为曹操乎？为霍，则废；为曹，则否。"道济惊问，进之曰："公欲辅宋，则少帝不废，琅琊王不立，天下非宋有也，故必废。如欲自取，则长乱阶，逢愚君，

修德布惠，招罗腹心，天子非公而谁，故必不废。”进之此时案腰间刀伺道济，有异言，则杀之。道济趋下阶，叩头曰：“武皇帝在上，臣道济如有异心，速殛之。”乃与进之定议，不为戎首，亦不相阻也。及谢晦反，兵锐，道济忧之，进之诈道济书致晦，与之连，晦喜，不设备，悉精锐蔽江下。进之遂间道入江陵，扬言曰：“檀江州率重兵败谢晦于江中，斩其首以徇。”故晦党闻之解体，部下闭门拒之，事平，为司空参军。

后到彦之伐魏，知其名，乞与同行，进之告仆曰：“到公必败，吾言则惑军，否则及难。”遂请护粮，乃免。道济晚年惧祸，其夫人刘遣婢问进之，进之曰：“道家戒盈满，祸或不免。然司空功名盖世，如死得所，亦不相负。”夫人泣语道济，道济意狐疑，亡何，被收，道济目光如炬，脱帻投地曰：“坏汝万里长城！”薛彤曰：“身经百战死，非意外事。”进之掀髯笑曰：“累世农夫，父以义死友，子以忠死君，此大宋之光。”坐地就刑，神色不变。进之无眷属，仆鲁健从进之死，故无收其尸者。薛彤下沛人，死后，其子负骨归葬，求进之骨，不得，以其带同父棺葬焉。（见《高慕家谱》。案萧方等《三十国春秋》，《隋志》云：起汉建安，讫晋元熙。家《中兴书目》云：起宣帝，迄恭帝，皆不云及宋时事，则此为武敏之之书无疑，故姑录出以俟考。）

和苞《汉赵记》

刘聪嘉平三年，廷尉陈元达极谏，聪怒，将斩之。聪时幸逍遥园李中堂，元达抱堂下树，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聪勉听之。于是，易李堂为愧贤堂。（《初学记》二十四，《御览》百七十六）

鲁阳侯王广，字广之，为西扬州刺史。晋末，聚众避世，为蛮梅芳扇动山夷围广，城陷，蛮囚广，将诣芳。广女有美色，芳引人，甚有宠，人经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斩芳，芳惊起曰：“何故反耶?”王骂曰：“蛮畜！我欲诛反贼等，何谓我反乎？吾闻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无状，害人父母，而复无礼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诛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杀，我但恨不得枭汝首于通衢，以塞大耻。”辞气猛厉，色无变容，乃自杀，时年十五。（《御览》四百十四）

今上（曜也）杀晋散骑常侍梁纬，召妻辛氏，伏地大哭，仰白今上曰：“妾闻女不再醮男以义烈闻。妾夫已死，理无独生，乞就辟有司，地下以事舅姑。且妇人再聘，明公亦安用哉?”遂号哭不止。上曰：“贞妇也，其任之。”亦自杀。（《御览》四百四十）

刘聪麟嘉三年，太子粲讨赵同、郭默于洛阳。默使耿惟等夜北渡河，袭太子营，飞梯腾栅而入。太子勒兵于东北，穿栅而去。（《御览》三百三十六）

今上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众十余万人，造攻车飞梯，攻平阳小城。今上遣骑万五千，曳柴扬尘，噎于山谷，寻汾州向平阳内外击之，勒师溃。（《御览》二百三十六）

光初六年，今上讨陈安于陇城。城内得安死〔此处文字疑有脱误〕，陈安奋刀，左右俱发。陇上语曰：“陇上壮士有陈安，丈八蛇矛左右槊。”（《御览》四百九十六）

刘渊徒治平阳，于汾水中得白玉玺，广四寸，高二分（一作得白玉，高四寸二分），龙纽。文曰：“有新保之。”（《事类赋注九》、《御览》八百四。按以下皆引作《赵书》，疑亦和苞之书，盖田融《赵书》皆记石事，所以一曰《二石集记》，不言及汉赵，故姑附于汉《赵记》之后，以俟考。）

赵染袭长安，秦王业奔射雁楼，格战至天明，不拔。（《御览》百七十六）

刘曜于龙门河水中得一玉玺，文云：“克寿永昌”。曜以为天锡神玺，斋九日而受之。（《书钞》百三十一，《御览》六百八十二）

刘曜讨陈安于陇城下，小将刘永、赵牢、路松多坚戍不下，城内得安死，乃谣曰：“陇上健儿曰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騄骢骏马铁锼鞍。七尺大刀配齐镮，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決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騄骢攀岩悲。天大降雨追者休，阿呵呼呜呼奈子乎，呜呼阿呵奈子何!”（《御览》三百五十三，又四百六十五）

王度《二石传》

石勒传

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骑射。晋永康中，流宕山东，寄旅平原茌平界，与平原茌平人师欢家庸耕。耳恒闻鼓角鞞铎之音，勒私异之（以上亦见《御览》三百三十八，又八百二十二，皆引作《石勒别传》）。初，勒乡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长，类铁骑之象；园中生人参，葩叶甚盛。于时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貌奇异，有大志量，其终不可知。”劝邑人厚遇之（自“园中”以下亦见《御览》九百九十一），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杰并起，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为左前督。桑败，共推勒为主。攻下州县，都于襄国（《世说新语》注四），勒称赵王。令武乡耆旧赴襄国，拜李阳参军都尉。勒微时，居与邑人李阳相近，阳性刚愎，每轻勒，与争沤麻池，共相打拱，互有胜负。（《御览》四百九十六引作《勒别传》）

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谏勒，不从，出猎坠马，顾左右曰：“不从主簿之言，而致坠马。”赐朗织百疋，以旌忠亮。（《御览》八百

三十二)

以咸和三年改元曰太和。茌平令师欢上黑兔，令曰："按记应，白兔为瑞，此黑兔，曰祥。"外检典旧，议者以为黑兔见，水德之祥，往公孙臣以为汉家土行，当有黄龙为瑞，后黄龙见于成纪，遂从土德。今大赵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阴兽；玄，水色，黑色，见以表应行，以推之黑兔，上应云云。(《类聚》九十九)

后僭正号。(《世说注》四)

死谥明皇帝。(《世说注》四)

石虎传

石虎，字季龙，勒从弟。年十七八，身长七尺五寸，好弓马射猎，迅健有勇力，同时等类，多畏惮之。(《御览》三百八十六引作《石虎别传》)

武乡长城县民韩强，在长城县西山岩石阙中得玄玺一所，方四寸，厚二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御览》六百八十二引作《石虎别传》，《书钞》百三十一误作《石勒别传》)

十三年（永和三年），春二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后率三夫人、命妇祠先蚕于近郊。是岁，八月雨雪，大寒，行旅冻死。(《御览》三十四引作《石虎别传》)

王度《二石伪事》附

刘曜躬领将士二十七万众，大举征勒，勒养子生为卫将军，领三千人镇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觉勒军卒至。天晓，曜军当攻金墉城，勒军入，正与曜军相遇，即交战，曜军大败，登时生擒曜身。(《御览》三百二十六)

石虎建康二年，迁都邺宫，照一大镜，不见头(《书钞》百三十六，按此引作《三石遗事》)

郭权降石虎，虎问权曰："卿若得吾者，当杀否?"权曰："若当时得至尊，必杀不疑也。"虎曰："卿健将也。"因与共言事。(《御览》二百七十五)

石虎攻中山，得郑略之妹为妻，至相敬待。下阙无儿，郑复生男，崔求养，郑不许，一月卒病死。郑谗崔"谓妾多养胡子"，虎时踞胡床于庭中，大怒，索弓箭，崔闻欲杀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杀妾，乞听妾言。"虎不听，但言"促还坐，无预卿。"崔便去来，未至，虎于后射之，中腰而覆。(《御览》三百七十一)

佛图澄死时，众官皆殡敛，以澄生所持金锡杖、银钵盂内著棺中，为其埋石作椁。葬毕经年，冉闵后故发椁，开棺视之，了不见体骨处所，唯见杖钵存焉。(《御览》五百五十二，又七百十，《书钞》百三十三引略，又作《三石遗事》)

石混（虎小男）降，说邺中有凤皇，将九雏在延明门外道西。(《御览》九百十五)

石混说建武十四年，忽有烂马一匹，有四目，倚著殿中，十余日突去，不知所在。(《占经》一百十六)

范亨《燕书》

高祖武宣皇帝纪

高祖慕容廆，少有大度，雄略杰出。晋安北将军张华雅有人鉴，镇蓟总御诸部。高祖弱冠往见，华甚异之，谓高祖曰："君必为命世之器，匡时济难者也。"脱所著帻簪以遗高祖，结殷勤而别。(《御览》四百七十八，又六百八十八)

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单于涉归卒。(《通鉴·晋纪·考异三》)

太康四年，慕容涉归卒，弟删篡立（同上)。

删谋杀廆，廆亡。国人杀删，迎廆，立之。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难，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发视，无所见，遂免。(《御览》七百九)

太安元年，素怒延围廆于棘城。遂出击，大破之。(《通鉴·晋纪·考异六》，按《载记》作"素延"，而云《燕书·纪·传》皆谓"素怒延"，《燕·传》则不知何人)

晋室大乱，高祖（二字疑系"琅邪"之误）方经略江东，高翔说高祖曰："自王公政错，士人失望，襁负归公者，动有万数。今王氏败没，而福星见尾箕，其兆可见也。今晋室虽衰，人心未变，宜遣贡使江东，亦有所尊，然后仗义声以扫不庭，可以有辞于天下。"高祖深纳焉。(《御览》四百六十二)

破鲜卑宇文部，获皇帝玉玺，使裴嶷送建邺以献捷。裴嶷至自建邺。大兴四年，以慕容廆为车骑大将军、平州刺史。(《通鉴·晋纪·考异十三》)

太宁三年，石勒使乞得归来伐。廆遣世子皝击之，以仁为左翼。乞得归拒皝，遣兄子悉拔雄拒仁。(同上，十五)

太祖文明皇帝纪

咸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会邺使至，云太子邃在后恣酒，入宫杀害，石主大恐，狼狈引还。(《通鉴·晋纪·考异十七》)

初，帐下吴胄使邺还，说："四月浴佛日，行像诣宫，石太子邃骑出迎像，往来驰骋，无有储君体。"王曰："古者观威仪以定祸福，此子虎之副贰，而轻佻无礼，将不得其死。"然及石主东归，留邃监国，荒败内乱，以致诛戮。(同上)

咸康六年，燕王皝袭赵，略燕、范阳二郡男女数千口而还。(《通鉴·晋纪·考异十八》，《载记》作"掠徙幽冀三万余户")

太祖皝八年（咸康七年），使杨裕、唐柱等筑龙城、立门阙、宫殿、庙园、藉田，后遂改为龙城县。（《御览》百九十二）

建元二年，八月，皝遣世子儁帅前军，帅评等击代（《通鉴·晋纪·考异十九》，按《载记》未记此事。）

建元二年，皝伐宇文逸豆归。遣南罗大涉夜干（《载记》作“涉弈於”）逆战。（同上）

烈祖景昭皇帝纪

永和五年，赵乱。四月，集兵二十余万，为进取之计。（《通鉴·晋纪·考异二十》）

永和八年，三月，已酉，冉闵杀刘显及其公卿以下百余人。（同上，二十）

冉闵妻得玺以献，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元玺”。元玺元年，蒋幹遣侍中缪嵩、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欲亡匿，私行数里，忽黄雾四塞，迷路不得进，乃复故道还，易取行玺，始得去。（《书钞》百三十一《事类赋注》三，《御览》十五，又六百八十）

寿光二年，升平二年，十二月，晋荀羌寇泰山，杀太守贾坚。（《通鉴·晋纪·考异二十二》）

少帝纪

兴宁初，玮使慕容评寇许昌、悬瓠、陈城，并陷之，遂略汝南诸郡。兴宁元年，汝南太守朱黎（《晋纪》作朱斌）袭许昌，克之。（《通鉴·晋纪·考异二十三》）

太和四年，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阳，明年正月，拔洛。（同上，二十四）

王猛与慕容评相遇于潞川也，评鄣固山泉，鬻水与军人，绢匹水二石。（《水经注》十）

世祖成武皇帝纪

建兴十年，慕容宝自河而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策吊之，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轝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水经注》十三）

献庄皇帝纪

慕容令（垂世子，《载记》作全）之奔还邺，建熙元（当作十一）年二月也。（《通鉴·晋纪·考异二十四》）

烈宗惠愍皇帝纪

愍帝时有异爵，素质绿首，集于端门东园树，栖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异爵，故大赦，名东园曰白爵园。（《类聚》九十九，《御览》八百二十四，按《载记》作昭武时事）

中宗昭武皇帝纪

秋，七月丁卯，昭武帝营新殿，昌黎大棘城县河岸崩出铁筑头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乐民郭陵见之，诣阙言状，以是日到，诏曰：“经始崇殿而筑具出，人神允协之应也。”赐陵爵关外侯。（《御览》百七十五，又七百六十二）

昭文皇帝纪

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玺玉鼎。（《御览》八百四）

昭文帝时左部民得紫璧以献。（同上，八五六）

慕容仁传

从世子皝击乞得归，归遣兄子悉拔堆拒仁，仁击悉拔堆，斩之。（《通鉴·晋纪·考异十五》）

慕容翰传

翰尝临阵，为流矢所中，病卧，岁时不出，久后渐差，试马。或告称翰病而私习骑乘，疑欲为变，乃赐翰死。（《通鉴·晋纪·考异十九》）

慕容恪传

慕容恪之威声震于外敌。初，烈祖崩，晋人喜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忧方重耳。”（《御览》四百六十九）

王诞传

初，王诞亡归李臻，说臻讨王浚，臻遣其子咸击之。庞本与臻有隙，乘虚袭杀臻，遣人杀咸，诞亡归慕容廆。（《通鉴·晋纪·考异九》）

周存传

周存，字道名，上谷渔阳人。王彭祖叛，母遇寇，流离失所，时在分崩，州郡隔异。存冒难寻求，自河以北，无不周遍，存亡无问。后传在昌黎，而时已属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统，存径投高祖。高祖客之，为置酒于坐，问存：“君失母来几年？相见当识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寻声而对，辞甚悲酸，举坐莫不慷慨，高祖亦为之动容由是，意遇倍加。

存停期年，不得母问，将辞归，高祖意欲留之，而未显也，存觉微旨，陈谢曰：“聂政、荆轲，刺客之流，意气之激，顾甘死奉韩。今明公无求于征用，而见接以国士，应终身奉给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审存亡，弟小无所依倚，寝食未敢废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求辞，今存披肝以表情，愿明公恕之。”高祖矜而听去。（《御览》四百十三）

慕舆根传

慕舆根善射。尝从行猎，有一野羊，立于悬崖，

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发而中。（《御览》七百四十四）

宋该传

宋该，字宣恒，为左长史。太祖会群僚，以该性贪，故赐布百余疋，负而归，重不能胜，乃至僵顿，以愧辱之。（《类聚》八十五，《御览》四百九十，又八百二十）

李洪传

李臻遣其子成击王浚。（《通鉴·晋纪·考异九》）

申弼传

烈祖常从容问诸侍臣曰："夫口以下动，乃能制物；铁钻为用，亦噬嗑之意，而从上下，何也？"弼答曰："口之下动，上使下也；铁钻之用，上斩下也。"烈祖称善。（《御览》三百六十七）

贾坚传

贾坚，字世固，弯弓三石余。烈祖以坚善射故，亲试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坚使射，曰："能中之乎？"坚曰："少壮之时能令不中，今已老年，正可中之。"恪大笑。射发一矢，拂脊，再发一矢，摩腹背，附肤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复能中乎？"坚曰："所贵者以不中为奇，中之何难？"一发中之。坚时年六十余矣，观者咸服其妙（《御览》七百四十四）。烈祖问坚年，对以受新命，始及三载（坚本冉闵章武太守，永和七年为慕容评所擒）。烈祖悦其言，拜乐陵太守。（《通鉴·晋纪·考异二十一》）

梁琛传

梁琛使秦，琛从兄弈先在秦，为尚书郎，会罢，秦主欲令琛止弈舍，琛语有司曰："昔诸葛亮兄弟各处二国，及其聘集，公朝相见，退无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诣弈。弈数就邸舍，因问东国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据，兄弟并蒙附宠，论心各有所在，今欲以东国事语君，恐非西国之所欲闻，何以见问？"（《类聚》二十二，《御览》四百二十九）

孟高传

孟高，字宏义，长壮有雄姿。慕容暐即位，左迁卫将军，出避难，将向龙都，禁卫四散，唯高及殿中将艾郎等千余骑从行，达福禄，逢贼，高独力战，贼射杀之。（《御览》四百十七）

皇甫真传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从辅国恪讨擒冉闵，即南围拔邺。邺，石氏旧都，城内珍玩宝货充溢，真无所取，唯存恤人物，收敛图籍。真上疏曰："臣辄以家奴婢五十口、马七匹、牛四十头以助军资。"（《御览》四百二十六）

秦遣郭辩从匈奴使诣邺观隙，真觉其奸，白暐，请诘之，评不许。太和二年，燕建熙八年，皇甫真为太尉，郭辩至燕。（《通鉴·晋纪·考异二十三》）

邺城失守，秦主初入，临前殿，燕群臣数百人皆集东掖门，见侍中王猛来，真等望马首拜之。明日，更见真，乃"卿"猛，猛曰："昨拜朝卿，何恭慢之相违？"真答曰："卿昨为贼，朝是国士，吾宜拜贼而卿国士，亦何所怪也。"猛嘉之。（《御览》五百四十二）

鲜于休传

鲜于休，有才器伎干，辟为左光禄大夫曹属。（《御览》二百四十九）

罗腾传

罗腾，字叔龙，工围棋，究尽其妙，独步当时。俄而，右北平乐抄少儁出，与齐焉。（《御览》七百五十三）

公孙凤传

公孙凤，上谷人。少帝建熙六年，隐于昌黎之域。冬衣单布，寝于土床上；夏则并餐茹于一器，停使蛆臭，然后乃食，人咸异之，莫能测也。（《御览》七百，又八百四十八，《书钞》百四十三引作"孙凤"）

田融《赵书》

石勒与汲桑往来。汲桑，清河具邱人，年二十余，力扛百钧，呼闻数里，时人服之。（《御览》三百八十六）

汲桑自号大将军，以勒为前驱，攻邺，入之。南击充州，为苟晞所败，桑走死。汲桑六月盛暑而垂重裘累茵，使十余人扇之，扇者悉罢，桑恚不得清凉，斩扇者。时军中为之谣曰："奴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识寒暑断人头"。（《类聚》十九，《书钞》百二十九，《御览》十一）

石勒与刘零等攻魏郡。刘零，阳平人，年二十余，常厮役于县，力制奔牛，走及驰马。（《御览》三百八十六）

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长史刁应劝勒降晋，勒愀然而啸，张宾劝勒还北，勒欣然攘臂曰："宾计是也，应宜斩，明其性怯，可退为将军。"（《御览》三百九十二，又四百九十九）

石勒十四年，五月，飞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蚕，七八日，作蚖，蜕飞（《类聚》引作："七八日作虫，四日则飞"），周遍河朔，百草无遗，唯不食三豆及麻。（《开元占经》百二十，《类聚》一百）

后石率精骑五千袭邵续，一战生擒续于青邱，钳颈举手于襄国，□阳城门顿首称囚。(《御览》六百四十四)

前石召构殿巧手三千人，发阳平等十郡车、牛五千乘，运土筑建德殿台。取土城西南墩内，得圆石，状若水碓，其铭曰："律权"。石重四钧，上有文曰："同律度量衡，有辛氏所造。"议者未之详，或以为瑞，参军续咸曰："王莽时物。"(《书钞》百十二，《御览》十六，又五十一，又百七十五)

黎阳民陈武妻产三男一女，勒赐乳母谷帛，以为休祥。(《御览》二百一十一)

国丰市五日一市。(《御览》八百二十七)

前石数出游猎，每亟驰骋，主簿程琅谏，前石驰逐自若。草间有瓦木，驰马触之，马即死，前石亦危殆，体小不稳，还宫叹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何及。"(《御览》四百五十四，按惟此明标田融《赵书》，余则称《赵书》，未标名)

刘曜攻石勒，将战，曜饮，乘醉乘大赤马，无故踯躅，不可近，于是退赤马。及合阵，败走，曜体素壮，马小不胜，陷冰，为石堪所擒也。(《御览》六十八)

佛图澄亦谓必擒刘曜。前石有佛图澄，号曰："大和尚常乘板辇于大水上。"(《书钞》百四十)

太和二年，正月，具礼乐，朝群后，侍郎邵恭执麾不降，常侍畦洪执义不弹，皆下理官。(《书钞》百二十)

石虎等破刘曜子熙于上邽，获马二百匹，赤罽金银步义弓鞬三十具。(《书钞》百二十六《御览》二百五十)

裴宪撰《三正东耕仪》。(《书钞》百二十七，又百二十九)

《东耕仪》：直殿中监，铺席于侍臣之南，北面，解匣出御耒，跪授黄门侍中，侍中释剑擎跽，以颖受尊。太常赞曰："皇帝亲耕藉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礼，侍中跽取耒与侍郎，以授殿中监，监复韬匣。"(《御览》八百二十二)

中书令徐光奏请以《东耕仪》亲耕，改服宜服，介帻、青缣、袴褶。(《书钞》百二十七，又百二十九，《御览》六百九十五，又八百十八)

徐光，字秀武，顿邱人。父以牛医为业。光年十四五，为将军王阳秣马，光但书马柳（系马柱）屋柱为《诗·颂》，不亲马事。(《类聚》五十六御览)

皇后出蚕，乘羽盖金华车。(《书钞》百四十)。

前石时，暴风雷雨，霹雳震台坏署，妇人震死，瘗之三日，重霹雳出之。(《御览》八百七十六)

石勒时，断寒食，忽暴风霹雷，雨雹大者如弹丸，平地水深三尺。勒大惊，复令民寒食如故。(《书钞》百四十三)

前石临安县，马生角在耳，长有七寸，摇之则动。(《占经》百十八)

前石时，安定太守邵琨上言，蛇与鼠斗于门中，而蛇自死。(同上一百二)

前石时，淳觚白羌妇人产卵，大如盂，剖之，有虫如巨蚁，二足立行。(《御览》九百四十四)

前石时，有石陨魏郡邺县东北六十里间罢地。初有黑黄云如幕，长数十疋，交错，声如雷，霹雳堕地，热气起连天。时左右有私锄者，皆震叠。尘止，经视之，上犹带热，求觅，见有一石，方一尺，青色，而轻挠之，音若磬。二十一日，前石死。(《占经》七十六)

前石死，调大臣子弟六十人为挽郎，引锦一疋。(《御览》八百十五)

王洛生，石勒欲挫其权豪，洛生在狱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溃其腹，出胃而死。(《御览》三百七十八)

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贵，肇在军中不能自达，人送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将军。以肇无才力，每高选参佐辅之。为聘广川刘典女，肇甚惧之。拜长乐太守，治官每入门，动称"阿刘，可尔不可尔?"时人以为嗤谣。(《御览》四百九十九)

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盗官绢数百疋，下狱，以八座议宥之。后每设大会，使与俳儿著介帻黄绢单衣，优问延曰："汝为何官，在我俳中?"答曰："我本为馆陶令，计二十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俳中。"以为大笑。(《类聚》八十五，《书钞》百十二，《御览》五百六十九，又六百九十一)

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水经注》九，按此引作《赵记》)

石虎，字季龙，勒从弟也。征伐每斩将搴旗。勒死，诛勒诸儿，袭位。(《世说注》二)

将军张珍领郡县民丁万人徙洛阳六钟，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钟一没盟津中。(《御览》五百七十五)

石虎造庭燎于橦末，高十丈，上盘置燎，下盘安人，以待燎，絙缴上下。(《类聚》八十《御览》八百七十)

石虎聘崔氏为夫人，无宠，所爱郑夫人有百日女，病，谓崔误与药，以告后石，虎作威，问之，崔言外舍见小子以少唾其容作祟，非药也。后石怒之，一箭通中而死。(《御览》三百八十七)

从幽州大道滹沱河造浮桥，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宫。(《类聚》八十八，《御览》九百五十六)

临元侯崔约，字道恭。与太子詹事羯孙珍朝会，珍患目痛，问约用何方治为佳，约戏言唯溺取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止可溺中。"珍入奏，天子怒，约父子伏诛。(《御览》六百四十五)

后石造猎车千乘，辕长三尺。(《御览》七百七十五)

石虎子韬以琉璃爵、螺杯劝客酒。(《御览》七百六十)

石虎建武十四年，东南卒有云，黑稍分为三疋，又贯日，日没后，分为七枚，相去数十丈。其间有白云，如鱼鳞。虎子韬曰："当有刺客。"后果为太子宣所杀。(《御览》八百七十七)

前石有佛图澄，号曰大和尚，道法大行，建武末卒，葬于邺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数年矣。(《书钞》九十二，《御览》百九十五)

宣咸卒后五年，石虎梦见咸涕泗嘱其子奋，虎曰："非心虑所逮也，通梦之言，信而有征，奋今何在?"左右对曰："为赵郡守。"于是即擢廷尉，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梦而登列卿也。(《太平广记》二百七十六)

冉闵攻石遵，遵方与女子弹棋，兵至，杀之。(《御览》七百五十四)

燕人庞世为光禄勋，奏案豪强，苛克人物，咸惧疾之，及卒，门无吊客。时人为之谣曰："庞家之巷，车马鳞鳞。泥丸之日，门无吊宾。吊宾不来，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亲。"(《御览》四百六十五)

吴笃《赵书》

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献珊瑚、琉璃、氍毹、白叠。(《御览》八百二十，按《载记》惟云"大宛使献其方物")

常璩《蜀李书》

武皇帝，讳雄，字仲儁，始祖第三子。身长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将贵。其相有四：目如重云，鼻如龟龙(按《白帖》引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人鼻如飞龙。"《蜀志》疑即《蜀李书》，即"龟"字似当作"飞"。)，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为贵人，位必过三公，不疑也。"帝每周旋乡里，有识者皆器量之。有刘化者，道术士也。太康中，每语乡里曰："李仲儁有大贵之表，终为人主也。"(《御览》三百六十，又三百六十六)

武帝讳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梦双蛇自门升天，一蛇中断，及生，后常言："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贵者。"后果李荡早卒，李雄王蜀。(同上，三百九十八)

武皇帝雄泰武三年，白鸟赤足来翔，帝以问范贤，贤曰："乌有反哺之义，必有远人怀惠而来。"果关中流民请降。(《类聚》九十二按此引作《蜀李雄书》)

蜀才，姓范名长生，一名，贤，隐居青城山，自号蜀才。李雄以为丞相。(《释文·序》注解传述人注：按《颜氏家训·书证篇》引《李蜀书》，一名《汉之书》，云："姓范，名长生，自号蜀才。)

贾夷，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内移河东。少仕晋台，为仓部令史，怀帝时，为安富令。中原丧乱，玉衡七年归国。武帝素闻夷名，市之，皇子雅生，因名贾夷。(《御览》三百六十二)

武帝诸将进金银，或以得官者，杨裒谏曰："陛下为天下主，何得以官卖金耶?"帝谢之。(《御览》三百十二)

哀帝即位，有白气二道带天，望气者言："宫中有伏兵。"果为邛都公所害也。(《御览》八百七十七)

王景晖《南燕书》

姚秦皇初三年，岁在丁酉，于长安渭滨得赤玺，上有文字，曰："天命燕德。"(《初学记》六，《书钞》百五十八)

车频《秦书》

苻坚，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诈称谶文，改曰符，言己当王，应符命也。(《世说注》四)

苻坚母苟氏浴漳水，经西门豹祠，归，夜梦若有龙蛇感己，遂怀孕，而生坚。(《御览》三百六十)

坚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诞，肩背有赤色隐起，状若篆文，曰："草付之祥，"因为苻氏。(《世说注》四，《御览》三百六十九，又三百七十一)

幼有美度。石虎司隶徐统名知人，坚六岁时，尝戏于路，统见而异焉，问曰："苻郎，此官街，小儿行戏，不畏缚邪?"坚曰："吏缚有罪，不缚小儿。"统谓左右曰："此儿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儿状貌甚丑，而君以为相贵异，何也?"统曰："非尔等所及知也。"(《世说注》四，《御览》三百八十二)

石氏乱，伯父健及父雄西入关，坚时年十二，未有军号。健梦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肩头为龙骧将军。肩头，坚小字也，健即拜为龙骧将军，以应神命。(《世说注》四，《书钞》、《御览》二百三十九)

后健僭帝号，死，子生立，凶暴，群臣杀之，而立坚。(《世说注》四)

苻生寿光三年，二月，太白犯东井，太史奏曰："必有暴兵。"生曰："星入井者，必将渴耳，何怪也?"时长安谣曰："百里望空城，蔚蔚何青青。瞎儿不知法，仰目不见星。"其年，苻法杀生，而坚代立，是其应也。(《开元占经》五十)

坚立时，有黄云五色，回绕台观，时以景云瑞，赐民酺五日。(《类聚》九十八，《御览》八)

苻坚欲赦，与王猛、苻融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大苍蝇集于笔端，驱而复来。俄而长

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属耳之垣，事何从泄也？"敕穷之，咸言有一小儿，衣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苍蝇乎？"（《御览》九百四十四）

王猛攻邺，慕容评拒猛，而恒卖水与军人，众思为乱，猛因得破之。（《类聚》八，《御览》八百二十八）

苻坚建元六年，四月，天苑有大星，色甚白，占者以为太平之祥，乃立望气台于宫左。冬十一月，平燕国，擒慕容暐。（《占经》七十七）

初，慕容暐在邺，居石虎宫，梦虎啮其臂，募人求虎殡所在。女子李免告暐在东明观下，掘得之，尸僵不毁。暐裸而骂之曰："死胡敢梦生天子！"鞭挞毁辱，投之漳河，河流迅疾，终不移转。暐后为臣虎所执，乃悟而悔焉。苻坚以李免无状，无少长悉坑之。（《御览》五百四十九）

苻坚幸太学，以《周官礼注》无师，以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使生徒就宋授业焉。太常居家，虽流移苦寒，常自负《周官》，终不敢舍。（《书钞》百一，按此引作车胤《秦书》）

苻坚时，关陇乂安，百姓丰乐，民歌之曰："长安大街，两边种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类聚》十九，《御览》九百十六）

建元八年，五月，遣少弟阳平公融镇邺，停灞东。苟太后以融少子，忧甚，比发，三出送之，垂引〔此处文字疑有脱误〕夜窃往，内外莫知。太史令魏述奏天市南门内有后妃移动之象，坚检而知之，惊曰："天道与人何其不远！"遂重星占。（《占经》九十）

苻坚建元九年，四月，有客星出尾箕，长十余丈，状如彗而末曲，或名蚩尤旗，拂于东井，自夏及冬不灭。太史令张益、孟光奏："彗起尾箕，尾箕，燕分，而扫东井，东井，秦分，燕首尾乱于秦。东胡鲜卑历世称燕，今慕容暐父子兄弟，亡处而不报圣朝，职爵鳞次，执权乘势，驰轮跃马，贵荣莫与为二，宜小抑退，除其渠帅。夫蝮蛇螫手，壮夫解腕，玄像告兆，事应无差。"坚不纳，后慕容氏遂称王于燕地。（《占经》八十九）

以安车征隐士乐陵王劝为国子祭酒。苻坚征隐士张巨和至长安，赐以冠衣，和以秃辞。（《御览》七百四十）

苻坚时，沙门竺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尝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叠阁，虽素饰不同，并以静外致称。（《水经注》八）

建元十五年，遣长乐公丕攻没襄阳。（《世说注》四）

苟苌围襄阳，作飞云梯以攻城，克之。（《书钞》、《御览》三百三十六，按《书钞》引作车颖《秦书》）。

先是，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民穿井，得龟，大二尺六寸，背文负八卦古字。坚藏之太卜，因而以石为池养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问吉凶，名为客龟。太卜佐高虏梦客龟言："我将归江南，不遇，死于秦。"高于梦中自解曰："龟三万六千岁而终，终必亡国之征也。"为谢玄破于淮肥，自缢新城浮图中，秦祚因即沦矣。（《水经注》十九）

坚平诸国之后，示人以侈。苻坚时有申香，长十尺以上，为拂盖郎。（《御览》三百七十七）

苻坚时，西域献翠鸟四头，雄雌各二，以笼盛之，月余并死。（同上，九百二十四）

苻坚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晋人为之题目，谓胡人为侧鼻，东夷为广面阔额，北狄为匡脚面，南蛮为肿蹄。方方以类名也。（同上，三百六十三）

苻坚建元十八年，新平县民耕地获玉器。初，有金雕者，颇知图记，王猛以为左道，劝坚诛之。雕临死表坚曰："新平地，古颛项墟，其故里有白鸡间，《记》言此里应出古帝王宝器。"至是果得之。（《御览》七百五十六）

苻坚建元十八年，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献美女。国在百济东，其人多美发，发长丈余。（《御览》三百七十三，又七百八十一）

苻坚时，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朝贡，坚曰："卿言海东之事，与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犹中国时代变革，名号改易。"（同上七百八十一）

苻坚使熊邈造金银细镂铠，金为綖以缧之。（《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五）

建元十九年，大兴师伐晋，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乃遣告晋曰："已为晋君于长安城中建广夏之室，今故大举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世说注》四）

征处士王嘉于到兽山。王嘉在东陈阳谷口，凿岸为穴而居之。诸有从其学者，人各一穴，遂至百穴。（《文苑汇隽》四）

慕容垂复围邺，百姓不得复田，民以桑椹为粮，相啖略尽。（《御览》九百七十三）

释道安为慕容儁所掠，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世说注》六）

尚书令苻雅为人乐施，乞人填门。尝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后日贫耳。"忽一日不施则意不泰。时人为之语曰："不为权翼富，宁作苻雅贫。"（《御览》四百八十七）

苻登，坚族曾孙。坚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为度，故战所向无前。（《御览》三百五十六，《书钞》百二十一引作车颖《秦书》）

苻登率万人直到姚苌营下，同声向哭，哀号动地。苌心恶之，与其众议，亦哭相应。（《御览》四百八十七）

苌以登立坚神主于军中，频战辄胜，亦于军中立坚神象以请福。姚苌自为坚神像，战未有利，军中士众出入，并惊恐，皆云畏苻主像，苌严鼓斩之，以首送苻登。（《御览》三百九十六）

裴景仁《秦记》

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长五丈，节状如竹，咸以异之，谓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后以谶文"草付应王"，遂改姓为苻。（《类聚》八十二，《御览》九百九十九）

苻健至长安，贾玄等上尊号，依旧仪，立百官，设坛城，南于渭水之阳。（《初学记》六引作裴景仁《秦书》。《书钞》百五十八引作《苻书》）

苻健皇始元年，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入秦州，获尚书赵琨，杀而弃其尸。琨子焕求父尸，不得，乃悲号不已，俄有群鸟悲鸣，从山而来，来而复反，寻鸟向山，乃得父尸。（《御览》四百十一）

苻健皇始四年，新平县有长人见，语百姓张靖曰："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新平令以闻，健以为妖妄，下靖狱。是月，会大雨霖，河渭溢，蒲坂津监寇登于河中得只履，长七尺二寸，称履五指，长尺余，指尺（一作文）深一寸，登以献，健叹曰："覆载之中，何所不有？张靖所见，定不虚也。"因赦靖。（《书钞》百三十六，《御览》六百九十八）

苻健皇始四年冬，山鸡来入人家栖宿，养子而去，群聚傍渭水而游翔，与家鸡无异。（《初学记》六，《书钞》百五十八）

苻健皇始五年，凤皇降渭滨杜陵南原，三日而去。（《御览》五十七）

苻坚祖洪见坚状貌，欲令头坚腹软，字之曰坚头。（《类聚》十七，《御览》三百六十四）

苻坚幸太学，问博士经典，博士卢壶对曰："《周官礼注》未有其师。"永固坚字〔此处文字疑有脱误〕以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自非此母无可授后生。于是就宋立沟室书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授业焉，拜宋爵号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四按二书皆引作裴景仁《前秦记》，《类聚》六十九引作《秦记》，《书钞》百三十二）

苻坚讨姚苌于北地，断其运水之路，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苌营，营中水深三尺，周营百步之外，寸余而已，于是苌军大振。坚方食，抚盘而诟曰："天其无心，何故降泽贼营！"（《史通》六引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

初，长安谣云："凤皇凤皇止阿房。"苻坚遂于阿房城植桐数万株以待之。其后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凤皇。（《类聚》八十八，《事类赋注》二十五，《御览》九百五十六，按此皆引作《秦记》）

谢玄进据彭城，淮阴太守高素伐青州，朗为青州，降。苻朗，字元达，坚从兄。性宏放，神气爽悟。坚常曰："吾家千里驹也。"坚为慕容冲所围，朗降谢玄，用为员外散骑侍郎。吏部郎王忱与兄国宝命驾诣之，沙门法汰问郎曰："见王吏部兄弟未？"郎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丑而才，国宝美而狠故也。苻朗渡江，尝与朝士宴集，时贤并用唾壶，朗欲夸之，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就唾而含出，坐者以为不及之远矣。（自渡江以下依《御览》三百八十七引校补）又善识味。会稽王道子为设精馔，讫，问关中之食孰若于此？朗曰："皆好，唯盐味小生。"即问宰夫，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恒半露。"问之，亦验。又食鹅炙，知白黑之处，人不信，既而咸试而记之，果然，无毫厘之差。（食鹅炙以下亦见《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九十九，《御览》"苻朗"误作"苻般"）著《苻子》数十篇，盖老庄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后众谗而杀之。（《世说注》七）

姚苌围苻坚，遣仆射尹纬诣阙陈事。坚见纬貌魁梧，志气秀杰，腰带十围，瑰伟异常，惊而问曰："卿于朕世何所为作？"纬答曰："尚书令史。"坚笑曰："卿，宰相才也。"（《御览》三百七十七）

吕光破龟兹，始获鸠摩罗什。光死，子缵立，戏弄鸠摩罗什，或共棋博，及杀子，云："斫胡奴头。"什曰："不斫胡奴头，其胡奴斫人头。"后，缵弟越字胡奴，果斫缵头。（《御览》七百五十四）

姚和都《后秦记》

姚襄垂臂过膝。（《御览》三百六十九）

姚襄遣参军薛瓒使桓温，温以胡戏瓒，瓒曰："在北曰狐，在南曰狢，何所问也？"（同上九百九）

魏武王姚襄礼待杨亮，亮奔桓温，温问亮曰："襄何如人？"答曰："天下杰也，神明器度，故是孙策之畴，而雄武过之。"（《御览》四百四十六）

姚襄将与苻广眉战，谓将军王钦卢曰："吾数行，常有异光引吾前，状如导驱，数日来，忽复不见，意恶之，此何祥也？"钦卢不对。即与眉战，死于陈（《占经九》十九）

姚苌以太元九年称秦王，以狄伯奇为从事中郎。狄伯奇，少曾游猎，得豹，见其文采炳焕，遂自感叹，始学书艺。（《御览》八百九十二）

姚苌大破苻登，置酒高会，诸将各曰："若值魏武王，寻破此贼，陛下将牢大过。"上叹曰："吾不如亡兄者四。身长八尺五寸，垂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当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直突，前无横阵，二也；究览古今，讲论道艺，驾御群贤，收罗俊异，三也；总领大众，经履险难，大小悦称，人尽死力，四不如也。"（《御览》四百四十六）

姚兴种葱，皆化为韭，其后兵戈日盛。(《御览》九百七十七，按此引作《后秦书》)

后帝泓，字元时，东宫生，邵宏言于父曰："君之于臣，先生之与其门人，名之可也，至于同官之于僚党，同姓之于昆弟，同门之于朋友，可以称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传》曰'名不如字者'，非谓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谓为人所字，则近乎见尊，为人所名，则近乎见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义而择其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职，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币，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隐疾，所以显其名也；遍告内外，所以昭其名也；书而藏之，所以宝其名也；贱者避焉，所以贵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礼，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为本，故尊；为末，故卑。尊，故其礼详；卑，故其事略也。且妇人无名，故贱于丈夫；野人无名，故贱于学士。名者，己之所以事尊，尊者之所以命己；字，则己之所以接卑，卑者之所以称己，未有用之于尊而为卑，用之于卑而为尊者也。"(《御览》三百六十二)

姚泓永和元年，天水冀石鼓鸣，闻数百里，野雉皆雊。(《事类赋注》十一，《御览》五百八十二)

张谘《凉记》

天锡，字公纯，椴安定乌氏人，张耳后也。曾祖轨，永嘉中为凉州刺史，值京师大乱，遂据凉土。天锡篡位。自立为凉州牧。苻坚使将姚苌攻没凉州，天锡归长安，坚以为侍中、北部尚书、归义侯。从坚至寿阳，坚军败，遂南归，拜散骑常侍、西平公。(《世说注》二，案此引作张资《凉州记》，下同)

天锡明鉴颖发，英声少著。(同上)

刘昞《敦煌实录》

晋安帝隆安元年，凉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虎道边，虎化为人，遥呼暠为西凉君，暠因弯弧待之，又遥呼暠曰："有事告汝，无疑也。"暠知其异，投弓于地，人乃前曰："敦煌空虚，不是福地，君之子孙王于西凉，不如从酒泉。"言讫乃失。暠乃移都酒泉。(《御览》百六十五)

宋质直破虏有威名。儿啼，恐之即止；虏相恚曰："使汝行逢宋都督。"(同上，二百七十九)

王琴卒，有盗开琴冢者，见琴与人樗蒲，以杯酒赐盗，盗者惶怖，既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其夜，有神至城门，自言："我是王孟曾使也。今有人发孟曾冢，以酒黑其唇，明日入城有黑唇者是也。但至，可以验而擒之。"须臾马还流汗。盗明诣城门，不觉唇黑，城门乃缚，，诘之，如神言。(孟曾，琴之字。《御览》三百六十八，《独异志》，《白帖》)

童巽，字子举，有才学。太守京兆谅举巽上掾，历主簿、功曹。谅卒官，巽衰绖送丧，道遇寇虏，众皆散走，巽身蔽柩哭，呕血，贼欲破棺，巽叩头救请，头破流血，贼义而释之，由是显名。(《御览》四百二十一)

索苞，有文武材，举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克敌，勇冠三军，时人比之关羽。宋澄于金城为步羌三千人所围，穷守孤埴，垂当破没，苞以完骑五千，奋剑突阵径入，与澄对坐埴头，拊掌大笑。羌皆□楯擢刀，四面直前，苞谓澄曰："君但安心，观我击之。"乃除驱弓，按矢绕埴射之，莫不应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杀三十余人，创夷者百计，羌即散走，称神。(同上，四百三十七)

范固，字孔完，大将军掾纯之孙也。推家财百万与寡弟妇，二百万与孤兄子，于是三府竞辟，皆不就。(《御览》五百十二)

索成，伯夷。成善鼓筝者，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时人号曰"雍门周"。(同上，五百七十六《书钞》百一十)

张存善针，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针，缩奴脚，欲使，则针解之。(同上，八百□十)

侯瑾，字子瑜，解鸟语，常出门见白雀与群雀同行，慨然叹曰："今天下大乱，君子小人相与杂。"(同上，九百二十二)

索充梦一虏脱上衣来诣充。索纨占曰："虏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虏阴类，君妻当生男也。"已后果验。(《广记》二百七十六)

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赤衣，桶一手把两杖，极打之。索纨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字也；两杖，箸之象；极打，肉食也。过三日，过三家，皆得肉食矣。"(同上)

凉文王张骏梦一人鬓眉皓白，自称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问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孙亮为祁连令矣。(同上)

汉灵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蛇长六尺，夜于御前当轩而见。(《续汉志》注十七)

喻归《西河记》

姑臧，匈奴故曰盖藏城也。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盖鸟城。(《初学记》八)

西河无蚕桑，妇女著碧缬，裙上加细布裳，且为戎狄性，著紫缬襦袄，以外国异色锦为袴褶。(《御览》六百九十五，又八百十四)

凉州罪人于市将刑，忽有一白雄鸡，飞于人边请命，引颈长鸣，伏地向吏，驱之，去辄来。刺史张义免其坐。(同上，九百十八)

张骏立谦光殿，成，后池中有五龙，昼日见，移

时乃灭。水通，变绿色。骏即为铜龙以厌之。骏卒，不胜此殿。(同上，九百三十)

高闾《燕志》

慕容熙造逍遥宫。(《初学记》二十四)

光始五年春，慕容熙与苻后征高丽，至辽东，为冲车驰道以攻之。(《御览》三百三十六)

李陵居长谷之东，先主与高云游谯往来，每憩其家，陵与其妻王氏每夜自赍酒馔而至。(《御览》四百七十五)

冯跋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于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产妖，傍人莫觉，俄而失之。乃暴荀妻于社，大雨普洽。(《御览》十一)

张诠《南燕书》

慕容德以右仆射封嵩为左仆射尚书，韩谆为右仆射。时嵩、谆并年三十。又以嵩弟融为西中郎将，谆弟轨为东中郎将。嵩等俱拜，帝临轩诏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方谢，帝顾曰："跃二龙于长衢，骋双骥于千里。"朝野荣之。(《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十一)

德将死，以超为皇太子。超，德兄北海王纳之子。慕容纳，沈静深邃，外讷内敏。(《御览》四百六十四)

凉州记

[北凉]段龟龙撰　秦海霞整理

《凉州记》，一作《凉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八卷。北凉段龟龙撰。龟龙，《晋书》无传，生平不详，仅知其官至北凉著作佐郎。该书久佚，现有三种辑佚本存世。其中以清·张澍的辑本影响较大。辑文二十余条，主要记载后凉国主吕光的有关史事，兼及河西走廊在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变迁与民族关系。此次整理，即以收录于《二酉堂丛书》的张澍辑本为底本。

吕光，字世明。连结豪贤，好施待士。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沈重，质略宽大，有度量，时人莫之识，惟王猛布衣时异之，曰："此非凡人。"（《太平御览》）

澍按，光，略阳氐人，吕婆楼之子，以石氏建武四年生于枋头，夜有神光，举家异之，遂以光为名。"寅"字当作"肉"，"肉"字，古作"宍"因形近而误。

吕光左肘生肉印，及征南城，印内隐起文字，曰"巨霸。"（《太平御览》）

澍按，《后凉录》：光伐龟兹，王帛纯拒命不降，光军城南五里为营，肘肉印成文。此止云征南城，未分析。

吕光太安二年，龟兹国使至，贡宝货、奇珍、汗血马，光临正殿，设会文武博戏。（《太平御览》）

吕光时，敦煌太守宋歆献同心之梨。（《初学记》）

澍按，《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宋歆，姑臧人。《艺文类聚》引无宋歆二字。此系太安三年事。

吕光太安三年，白雀巢于阳川令盖□室。（《太平御览》）

澍按，"盖"一引作"郭"误。后凉光下令诸臣为之赋，时献赋及诗者凡百余人。

吕光时张掖金泽有麟见，群兽皆从，改元麟嘉。（《太平御览》）

澍按，《后凉录》作金泽县。《艺文类聚》引元作年，此时为晋孝武大元十四年三月。光即三河王位于南郊，置百官，改元也。

吕光太安三年，白燕游酒泉郡，黑燕列从。（《艺文类聚》）

澍按，《太平御览》引"三年"作"年间"，又按，《后凉录》作"太安二年，秋七月，白燕翔于酒泉，众燕成列而从之。"此作三年，讹。

吕光称王，遣使市六玺于于阗。（《太平御览》）

澍按，此麟嘉元年事，又造刀一口，铭其背曰"麟嘉"。

凉王吕光麟嘉二年，吕沮渠罗仇为西宁太守。往年蝗虫所到之处，产子地中，是月尽生，或一顷二顷，覆地跳跃，宿皆变异。王乃躬临扑虫，幸扬川涤水北，大驾所到，虫寻殄尽，是以麦苗损耗无几。（《艺文类聚》）

吕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献火浣布、善驿马。（《太平御览》）

吕光龙飞二年，太常郭黁反叛，黁以笺书，招诱杨轨，推为盟主。轨性直，不虑黁之倾危，西河太守程肇谏轨曰："将军之于吕主，可谓臭味是同，今欲释同心，托异类，背龙头，寻蛇尾，非将军之高算也。"（《太平御览》）

澍按，《后凉录》：姑臧凉人张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余人反于休屠城，与黁共以书笺，招诱后将军杨轨，推为盟主。程肇谏云云。轨不从，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郭黁略地之际，王孙八人年幼，□□乳母先在东苑，黁遂尽投王孙于锋刃之上，或枝分节解，饮血盟众，睹者无不掩目寒心，而黁意骁然。（《太平御览》）

澍按，郭黁，西平人，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性褊酷，不为士庶所附。战败奔降西秦，乾归败，入仕姚兴，为太史令，为兴杀。

吕光时，州人陈冲得玉玺，博三寸，长四寸，光泽无文，向日视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当王。(《北堂书钞》《太平御览》)

澍按，《后凉录》“陈冲”作“陈平仲”，“博”作“广”，“光泽无文”作“直看无文字。”又按此太安三年事。

吕光时，有任射者得罪（澍据《后凉录》补此二字），自匿，为王欣家奴发觉，应死。射有奇巧，王尔、鲁般之俦也，故赦之。及大殿岁久倾败，任射运巧致思，土木俱正。(《太平御览》)

吕光破龟兹，始获鸠摩罗什。光死，子缵立，戏弄罗什，或共棋博。及杀子，云斫胡奴头，什曰：“不斫胡奴头，胡奴斫人头。”后，缵弟字曰胡奴，果斩缵头。(《太平御览》)

澍按，缵，《后凉录》作纂，为吕超所杀，超，光弟宝子，小字胡奴，一引作《秦记》。

吕纂咸宁二年，夜见龙出东厢井中，行大殿，每蟠卧，旦见其鳞甲足迹沿有湿处。(《太平御览》)

澍按，吕纂一引作慕容氏，误。又按《后凉录》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又有黑龙行于当阳九宫门，改为龙兴门。

吕纂咸宁二年，胡安璩等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箫、紫玉遂、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太平御览》)

澍按，《后凉录》胡安璩作胡璩，一作胡安枚。纂诛璩党五十余家，遣使吊祭，骏缮修其墓。《太平御览》又引云：盗发张骏陵，得鞭饰以珊瑚。又引云：有人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又引云：胡安璩等发张骏墓，得玛瑙钟、白玉樽，受三升琉璃榼。

太常卿杨颖上疏谏吕纂饮酒过度，出入无恤，纂曰：“不有直亮，谁匡邪僻之君也?”纂虽有此谏，终不能改。(《太平御览》)

澍按，《后凉录》：咸宁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无度，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杨颖谏云云。

吕纂常与左右因醉骋驰游猎，或马奔于坑堑之间，侍御史王回、中书侍郎王儒控马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舆辇之安，冒奔驰之危、衔橜之变，动有不测之祸。愚臣窃所未安，敢以死争，愿陛下宜忆袁盎揽辔之言，不令臣等受讥千载。”纂不纳。

澍按，《初学记》引云：纂渐驰游猎，或马奔沟堑之间。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马谏曰：“陛下宜忆袁盎揽辔之言。”所引不全，据《十六国春秋》补之，“宜忆”《后凉录》作“远思”。

隐王张美人，生色壮艳，出家为道。吕隆逼之，乃自投张掖门楼，双股顿折，口诵经，颜色自若，俄而死。(《太平御览》)

澍按，张氏，敦煌人，隐王吕绍之美人。年十四，绍见杀，便请为沙门。

吕纂明光宫在渐台西，以金玉珠玑为帘箔。(《北堂书钞》《太平御览》)

澍按，吕纂，一引作吕光。

永嘉五年，枹罕令严羌妾产一龙一鹫，鹫寻飞去，龙十五日，风雨迎之。大风歘拔张掖郡大树，经宿还立。(《北堂书钞》)

澍按，《太平御览》引作《前凉录》。

李暠三日谯于曲水，命群寮赋诗，暠为之序。(《太平御览》)

先酒泉南有铜驼山，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太平御览》)

澍按，一引作《北凉录》。

焉支山，在郡西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蓄牧，与祁连山同。一名删丹山。(《太平御览》)

澍按，郡指酒泉。《酉阳杂俎》言，祁连有四味木，未审即五木否。又一引无末五字。

有青盐池出盐，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太平御览》)

澍按，《西域记》云：西海南有青盐池，盐方半寸，食味甚美。《真腊记》云：山间有石，味胜于盐，可琢为器。《梁杰公传》言：交河之间掘碛下数尺，有紫盐，如红如紫，色鲜而甘，其下丈许，有盐珀。《北户录》：张掖池中生桃花盐，色如桃花，随月盈缩。今宁夏凉州地盐井所出青盐，四方皎洁如石。山丹卫即张掖地，有池，产红盐，色红。此二盐，即戎盐之青赤二色者。

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牛，乳酪浓好，夏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酪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又有仙人树，行人山中饥渴者，辄食之饱，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见。(《太平御览》)

澍按，《唐书》：武德二年，凉州刺史安修仁献百年酥，云饮之可延寿。

昌松县有鸾鸟城，魏改为神乌县，张轨时有五色鸟集于其处，筑城。（《艺文类聚》）

张天锡，字公纯，䝞安定乌氏人，张耳后也。曾祖轨，永嘉中为凉州刺史，值京师大乱，遂据凉土。天锡篡位，自立为凉州牧。苻坚使将姚苌攻没凉州，天锡归长安，坚以为侍中、比部尚书、归义侯。从坚至寿阳，坚军败，遂南归，拜散骑常侍、西平公。

澍按，《晋中兴书》曰：天锡，后以贫拜庐江太守，薨，赠侍中。又按《世说新语》：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天锡明鉴颖发，英声少著。

澍按，此二则系张谘《凉州记》，《世说》注引之，附于此。又按《晋书》：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擒，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人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鸮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契吴山，在县北七十里。赫连勃勃北游契吴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海，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壮丽者也。"（《太平御览》）

可蓝山，一名都卢山，皆泾水源，与笄头山连亘。赫连定胜光二年，畋于凉州，登可蓝山，望统万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业，岂有今日乎？"（《太平御览》）

澍按，可蓝山在平凉县，接百泉界。

赫连定据平凉，登此山，有群狐绕之而鸣，射之，竟不得一，定乃叹曰："咄咄！此亦怪事也。"（《太平御览》）

澍按，以上三则系赫连氏《凉书》，附录之。

沙州记

[南朝·宋]段　国撰　秦海霞整理

《沙州记》，一作《吐谷浑记》（据张澍推定）。《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南朝·宋·段国撰。段国，史书无载，生平不详。据题记可知他封爵为新亭侯。该书久佚，清·张澍有辑本一卷。所辑内容主要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地区的自然地理，兼及人文风俗。其后的《附录》，即是《太平寰宇记》所载《吐谷浑始末》。此书对研究北朝的西北史地问题和吐谷浑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作用。此次整理，以收录于《二酉堂丛书》的张澍辑本为底本。

浇河西南百一十七里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乾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太平御览》、《水经注》）

澍按，浇河城，一名故廓城，相传赵充国所筑。晋永宁时，拜吐谷浑主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即理此地也。《水经注》：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又云，浇河故城北有二城，东西犄角。

嵻城东北三百里有层城，城临洮水。建初三年，羌攻南部都尉于临洮，上遣行车骑将军马防与长水校尉耿恭救之，诸羌退聚洮阳，即此城也。（《水经注》）

西宏城东有西嵻城，因山为名，可容八百余人。（太平寰宇记）

从东洮至西洮，百二十里。（《水经注》）

澍按，《后汉书·马防传》注：东洮即索西县，故城在今岷州政和县东，亦名临洮东城，亦谓之赤水城。又按，《后汉书》注引“百”上有“一”字。

洮水与垫江水俱出嵻台山，山南即垫江源，山东则洮水源也。（《初学记》、《太平御览》、《水经注》）

澍按，《太平御览》“即”作“为”，“则”作“即”。又按，郦善长说，垫江即《山海经》：之白水。《山海经》白水出蜀，郭景纯注：从临洮之西倾山，东南流入汉，而至垫江。故段国以为垫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嵻台即西倾之异名。

洮水出疆台山东，嵻台，西倾之异名也。其水东北流迳吐谷浑中，又东北迳曾城北，又东迳临洮县故城北，又北迳降狄道，故城西左会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太平御览》）

枹罕城西，有麻垒，垒中可容万众（《水经注》）。

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相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水经注》、《初学记》）

澍按，郦善长曰：桥在清水川东也。

仇池山，号百顷，上有百顷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万夫莫回。（《初学记》）

澍按，回宜作向。

六月二十六日，发龙涸，昼夜肃肃常寒，不复得脱襦袴，将从七十二人，面尽黎黑，口唇青淤。（《太平御览》）

自龙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肃肃，常有风寒，七月雨便是雪，遥望四山，皓然皆白。（《太平御览》）

龙涸北四十里，有白马关。关甚险峻，使十八人固险，虽万夫亦不能前。（《艺文类聚》）

寒岭去大阳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鼬，无尾。（《太平寰宇记》）

鸟鼠同穴，山鸟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无尾。凡同穴，地皆沃肥，壤尽软熟，如人耕，多生黄花、紫草。（《太平御览》）

澍按，沈约《宋书》：沙州甘谷岭北有雀鼠

同穴，或在山岭，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花、紫草，便有雀鼠同穴也。《寰宇记》引"色小白"作"而小白"，"尽"作"盖"。

芊鹘山，多岩石，少树木，甚似鲁国南邹山，傍山北行三十里，远眺顾瞻百里，但见峻岭巉岩，无尺木寸草。(《太平御览》)

澍按，寸草，《寰宇记》引作把草，芊鹘山，《寰宇记》作芋膊山。

芊鹘岭东北二百里，有大山，遥望甚似东岳岱山，极高大险峻，颇有灵验，羌胡父老传云：是西王母樗蒱山。(《太平御览》)。

澍按，山有盐池，在敦煌县西南。

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渡三十里海，即此女国也。(《太平寰宇记》)

澍按，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主，王姓苏毗，字末羯，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以丈夫惟以征伐为务也。

大白兰千二百里，有可兰国，风俗卑陋。从开辟来，口不知肉味，目不识五色，耳不闻六律五声，是西夷中不臧者。土无所出，直大养群畜而已。户落万余，其人顽弱，见异人，举国便走。(《太平御览》)

白兰国人年五十以上，齿皆落，将因地寒、多瘴气也。(《太平御览》)

澍按，白兰国，西羌别种，后周时兴焉。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叱利模，徙东界郡鄂。风俗物产与岩昌同。武帝保定元年，朝献使至。

自大岭岭北乙沸界屈海，海西南三百里有盐，从阔半寸，形似石，味甜美，无忝河东也。(《北堂书钞》)

乞弗虏之地不种五谷，惟食苏子。(《本草注》)

澍按，乙弗敌在吐谷浑北，国有屈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惟食鱼与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

塞北有数山，皆培塿小山。(《北堂书钞》)

附　录

《寰宇记》云：吐谷浑，即辽东鲜卑也。西晋时，酋帅徒河涉归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廆代统部落，别为慕容氏。

浑，庶长；廆，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廆怒，遣使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弟异部牧马，何不相远，而令马斗?"浑曰："马是畜生，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致斗，斗起于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拥马西行，乃西附阴山（今朔方之北)。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西，止于枹罕。

其后子孙据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于白兰，在益州西北（其松山在今合州郡境今临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州郡之地)。至其孙叶延，以《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自吐谷浑至孙叶延、曾孙视罴，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称骠骑将军、沙州刺史，阿豺兼并羌氐，号为强国，遣使诣宋朝贡。

阿豺死，弟慕璝立，遣兵击乞伏茂蔓，茂蔓东奔陇右，慕璝据有其地。其时赫连定据长安，为后魏主所败，拥户口十万余，西次罕犴，慕璝大败之。后弟慕延立，太武帝遣兵击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兰，攻破于阗国，南依罽宾，七年乃还旧土。

慕延死，阿豺兄树洛于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至元孙夸吕立为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数千里。其西北诸杂种谓之阿赀虏。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贺川，西有黄沙，南北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不生草木，虽有城郭不居，而随逐水草。

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其主椎髻，以皂为衣，其妻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幕罗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兵器有弓刀甲矟。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后母及嫂等，与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性贪婪，忍于杀害。

后周明帝武成初，夸吕冠凉州，诏贺兰祥率兵讨破之，又攻拔其洮阳、况和二城，置洮州（今临洮郡）而还。武帝天和初，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以其地为扶州。(今同昌郡）二年，复遣使来献。建德五年，其国大乱，高祖诏皇太子征之。军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

隋开皇中，夸吕侵宏州（今在安化郡马领县界)，遣上柱国元谐击之，悉发国中兵，自曼头至树敦，甲骑不绝，谐频击破之。夸吕率其亲兵远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吕在位且百年，死以后，还以慕容为姓，其子伏允立。

炀帝初，伏允遣子顺来朝，帝令铁勒袭，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复令亲王雄出浇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十余万口。伏允思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祈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张掖酒泉郡之

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郡也）。于是留顺不之遣，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党项。隋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及顺复其故地。

唐贞观中，李靖、侯君集破灭之，伏允远遁，为左右所杀。其子大宁王顺归降，于是重建其国，封顺为平西郡王，仍加趉胡吕乌可汗之号，旋又为其下所杀。十年，立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主其国，自称衰弱而吐蕃强盛。高宗时，为其破灭，诺曷钵以余众复来降。中间，叛去，于灵州之境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其故地并没于吐蕃，后又封渠帅，慕容宣超为青海王。

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曰："部落或拟移就秦陇，或欲移近丰灵（秦，今天水郡；陇，今汧阳郡；丰，今九原郡；灵，今灵武郡），宜渐去边隅，使居内地，用为防闲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为，并是偏见之一端，未为长久之深策。若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如在丰灵，复与默啜密迩，必以虑其翻复，须有迁移。纵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眈迩乙句贵，往年王孝杰奏请，自河源军徙居灵州，及其逃叛之日，穿监收掠马郡〔此处文字疑有脱误〕，所在伤夷，大损州县，是则迁居中土无益之明验矣！往者素和贵，虽背圣化，只从当所居地叛走，其于中国无所损伤，但失小许吐谷浑耳，岂以句贵之为害同日而语哉！今吐谷浑之降者，非驱略而来，皆是渴慕圣化，冲锋突刃去蕃而至者也。臣谓宜当循其情以为制，勿轻扰之，使其情地稍安，则系恋之心亦厚。当凉州降者（今武威郡），则宜于凉州左侧安置之；当甘州（今张掖郡）肃州降者（今酒泉郡），则宜于甘肃州左侧安置之；当瓜（今晋昌郡）沙降者，则宜于瓜沙左侧安置之。但吐谷浑所降之处，皆是旧居之地，斯辈既投此地，实有恋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使居之，其情易安，因数州而磔裂之，则其势自分。顺其情，分其势，而不扰于人，可谓善夺戎狄之权矣，何必要攒聚一处如一国，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脱有异志，则一时尽去，伤害州县，为害患虑深，何如分置诸州，使每州皆得吐谷浑所使，若欲有他怀，必不能远相连结，臣愚辄以为胜策。如允臣见，在所置之处，仍请简取当处强明官人，于当处镇遏之，则小小为非亦易杜绝。兼每使达蕃情、识利害者，共宜超兄弟一人，岁往巡抚，以抚护之，无使侵削。其生业日就，乐恋自亦深矣。如此，臣实以为羁縻戎狄之良策，设使后有去就，不过边州失小许吐谷浑，终无以伤中国。今此辈心悠扬而无定主，未知所安，必在早安定置之计，无令惊扰，速生边患。"

至垂拱四年，诺曷钵卒，其子宣超嗣立。圣历三年，授宣超左豹韬员外大将军，仍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宣超卒，子曦皓立。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安乐州，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节度副史、左金吾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几，卒，其封袭遂绝。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

《寰宇记》又云：其地四时恒有□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天晴，则气飘沙砾，有麦无谷。其青海周围千余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冬收之，马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吐谷浑常得波斯草马放入海，马因生骢驹，皆日行千里，故时盛称青海骢马。

扜泥城，一名东故，一名楼兰，都在国西二千八百里，故鄯善国都也。《魏书·西域传》曰：真君三年，鄯善王帛龙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按，其后为吐谷浑所并。

扜零城，小宛国王治，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婼羌接土。《十三州志》小宛并于鄯善，是。

龙夷城，汉西海郡，治石国，西北三百里，故契翕虏所治。

曼头城，在国西南二百里。按，后魏真君六年，遣高凉王郡讨吐谷浑，军至曼头城。即此邑。在国西南五百里，隋河源郡所治也。国南又有新律国，又有长源城。已上城，见梁载言《十道志》。

平陈记

佚名氏撰　秦海霞整理

《平陈记》，作者及其年代无考。《说郛》所载九条，主要涉及南朝陈后主与其后妃、侍臣的传说和亡国前后的轶闻。多为神异怪诞之谈，其中所含失政导致亡国的警世之意，固有其价值。此次整理，即以《说郛》本为底本。

狎客

陈主愈骄荒于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宗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

沈后诗

其皇后沈氏者，望蔡侯君理之女也。以张贵妃权宠，动经半年不得一御。陈主尝至沈后处，暂入，即还，谓后曰："何不留我也?"沈后为诗曰："谁道不相忆？见罢便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为留！"

妖异

时有人自称老子，游于建康，与人对语而不见形，所言吉凶多验，得酒辄酗之。陈主夜梦黄衣人围城，乃尽去绕城橘树。又舡下有声，云明年乱，视之，得婴儿，长三尺，而无头。蒋山众鸟鼓两翼以拊膺曰："奈何帝都城，无故自坏。"地生白毛，见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饭，忽变为血。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见。

齐云观

省主起齐云观，国人歌曰："齐云观，寇来无际畔。"

省主

始，鄴都将七官人多称省主，未几而灭，至是，举朝亦有此称。

桃叶谣

先是，江东谣多唱王献之"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及大军迎于六合镇，其山名桃叶，果乘陈舡而渡。

梦验

初，陈武帝即位，夜，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陪位阙庭，还宿于黄门侍郎孔宗范舍，梦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导从数十，至太极殿北，而手执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看毕，凌空而上。既觉，为宗范说之，宗范曰："吾年已多，此梦若验，其子孙忧之。"至是，溥尚存焉。

妇唱之谶

又，陈主在东宫时，有妇人突入，唱曰："毕国至。"有乌一足，集其殿廷，以嘴画地成文："独足上高台，盛草变为灰。欲知我家处，朱门向水开。"识者以为：独足，盖以指陈主独行无众；盛草，言荒秽；隋，火德，至得火而灰；及至长安，与其属馆于都水台，所谓上高台、向水开。或云陈主名叔宝，反语为少福，亦败亡之征焉。

侍宴奏诗

陈主既至，隋宥之，给赐甚厚，班同三品。及从东巡，登邙山，侍宴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并表请封禅，隋文优诏谦让，不许。

童谣

陈主，字秀元，小名黄奴，陈宣嫡长子也。以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终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于邙山。初，梁末童谣曰："可怜巴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污其衣，皂荚相料理。"及王僧辨死，齐之群臣以谣言曰于齐文宣曰："僧辨本色巴马，于击侯景；马上郎，王字也；尘，陈字也。"文宣问其"皂荚"，咸谓莫能知。既而陈灭于隋，说者以江东谓羝羊角"皂荚"，即隋氏姓也。

风土记

[晋]周　处撰　邬文玲整理

《风土记》一卷，西晋周处撰。该书佚，保存在《说郛》中的五条材料，系记载越、蜀两地岁时节俗的宝贵史料。此次整理即以《说郛》本为底本。

越俗，饮宴即鼓盘以为乐。取太素圆盘广尺六者，抱以着腹，以左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应节而舞。阳羡县东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潜行地中，云无所不通，谓之洞庭地脉。

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此日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

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浔阳记

[东晋]张僧鉴撰 尚 虹整理

《浔阳记》二卷。东晋张僧鉴（一作僧监）撰。《补晋书·艺文志卷三》记载："张僧监，南阳人，父须无，徙寻阳，世为州别驾从事。僧监善属文，先是须无尝作《九江图》，具载八州曲折成江者九，僧监因之遂作《浔阳记》"。《说郛》（宛委山堂本）采得九节。今从此本整理。

庐山顶上有湖，广数顷，有杨梅山桃。止得于上饱啖，不得将去。

庐山西南有康王谷，又有北岭城。天欲雨，辄闻鼓角萧管之声。

鸡笼山下，涧中有数处累石，若有人功。水常深尺余，朝夕辄有涌泉溢出，如潮水，时刻不差，朔望尤大，号为潮泉。

溢城，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此城，自标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有石铭云："汉六年，颍阴侯所开。十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巳瑞，时咸异之。井甚深，大江有风浪，此井辄动。土人呼为浪井。

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远客。因以为名焉。浔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片少见一蛟死，浮出。

黄金山有柟树，一年东边荣西边枯，后年西边荣东边枯，年年如此。张华曰交让者，此是也。

麻姑山上，人登之，有物人形，眼、鼻、口、面、无臂、脚，俗名之枫子鬼。

三齐略记

[晋]伏 琛撰 尚 虹整理

《三齐略记》一卷，晋伏琛撰。史志未载此书，伏琛生平不详。今从《说郛》（宛委山堂本）整理。该本共辑得九节，未注出处。内容均为山水地志一类。其余辑本有王仁俊、黄奭等人所辑。

尧山在广固城西七里，尧巡狩所登，遂以为名。山顶立祠，祠边有柏树，枯而复生，不知几代树也。

台城东南有蒲台，台高八丈，秦始皇所顿处，在台下萦马。至今蒲生犹萦，似木杨而堪为箭。阳城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如相随行，青翠可掬也。

海上蜃气，时结楼台，名海市。

不夜城，在阳廷东南，盖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异之也。

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求为相见，神云："我形丑，莫图我形，当与帝相见。"乃入海四十里，见海神。左右莫动手，工人潜以脚画其状。神怒曰："帝负约，速去。"始皇转马还。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画者溺死于海，众山之石皆倾注，今犹岌岌东趣。

曲城齐城东有万岁水，水北有万岁亭。

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遗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坚韧异常。土人呼为康成书带草。

始皇祭青城山。筑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鱼，水变色如血者数里，于今犹尔。

丹 阳 记

[晋]山谦之撰　尚　虹整理

《丹阳记》史志未载此书，作者字里不详。该书久佚，今有陶元仪、黄奭辑本。《说郛》（宛委山堂本）辑该书凡七节，未注出处。今从《说郛》整理。

慈母山

江宁县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目伶伦采竹嶰谷，其后惟此竿见珍，故历代常给乐府。而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采之，王裘洞萧即称此也。其竹圆致，异于众处。

烈　洲

江宁烈洲，吴旧津所也。内有小水，堪泊船，商客多停以避烈风，故以名焉。王浚伐吴，宿于此。简文为相时，会桓玄之所也。亦曰漂洲。洲上有山，山形似栗伏滔，《北征赋》谓之烈洲。

蒋　山

京师南北，并有连领，而蒋山独隆崛峻异。其形象龙，实阳都之镇也。

新　亭

京师三亭。新亭，吴旧亭也。故基沦毁，隆安中，丹阳尹司马恢移创今地。谢石创征，三吴缙绅创冶亭，并太元中。

石　城

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初，始加砖累甓，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亦谓之石首城也。

蒋　陵

蒋陵因山以为名，吴大帝陵也。

张侯桥

大长安道西张侯桥者，本张子布宅处也。

交州记

[晋]刘欣期撰　尚　虹整理

《交州记》一卷，史志不载此书，作者字里不详。久佚。今有多种辑本，其中曾钊《岭南遗书》第五集中，曾氏据《御览》采得约七十节，颇为详备，诸辑本无出其外。另有《说郛》本，黄奭《汉学堂知不足斋丛书》、陶栋《辑佚丛刊》等。今从《说郛》整理。

竹　鼠

竹鼠，如小猫大，食竹提，出封溪县。

金踶屐

赵妪者，九真军安县女子。乳长数尺，不家，入山聚群盗，常着金擒踶屐。

古度树

古度树，不花而实，实从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实中如有蒲梨者，取之为粽，数日不煮，皆化成虫，如蚁有翼，穿皮飞出，著屋正黑。

多感子

多感子，黄色，围一寸。

柳　浆

柳子有浆，截花以竹筒承其汁，作酒饮之，亦醉也。

合浦杉

合浦东二百里，有一杉树，叶落入风，入洛阳城内。汉时善相者云："此休征当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树，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

土肉为臛

九真太守陶璜立郡筑城，于土穴中得一白色，形似蚕蛹，无头，长数十丈，大余围，软软动，莫能名。割腹有肉如猪豚，遂以为臛。甚香，龚璜啖一杯，三军尽食。

鲎　炙

鲎鱼，其形如龟，十二足，子如麻，子可为酱，色黑，足似蟹，在腹。雌负雄而行，南方作炙啖之。

永嘉郡记

[南朝·宋]郑辑之撰　尚　虹整理

《永嘉郡记》一卷，南朝·宋郑辑之撰。史志未载此书，久已散佚，今有《说郛》、《黄氏逸书考》等辑本。《说郛》本凡五节，未注出处，孙诒让据传注类书采摭，凡五十余节，颇详备。今从《说郛》宛委山堂本整理。

三原湾

乐城县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镜，向昔有得一死鲇者，謦大五六围，一謦辄得数十斛鲊。此湾无所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湾，无所不容。

竹　青

青田县有草叶似竹，可染碧，名为竹青。此地所丰草，故名青田。

青田鹤

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双白鹤，年年生子，长大便去，只恒余父母一只耳。精白可爱，多云神仙所养。浮丘公《相鹤经》云："青田之鹤。"

竹中高士

乐城张廌者，隐居颐志。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常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与相见。郡号为竹中高士。

官　梨

青田村人家多种梨树，名曰"官梨"，子大一围五寸，恒以供献，名为"御梨"。吏司守视，土人有未知味者，梨实落至地，即融汁。

始兴记

[南朝·宋]王 韶撰 尚 虹整理

《始兴记》史志无载，内容为山水地志。久佚。目前有曾钊、黄奭、陶元仪、王仁俊等人辑本。曾氏据《文选》注、《太平广记》、《寰宇记》等唐宋类书采得二十八节。《说郛》本凡十节，未注出处，所收有出曾本之外者。今从《说郛》(宛委山堂本)整理。

郡东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彻。

秦贵阳县阁下鼓，自奔逸于临武，因名“圣鼓”。今临武有圣鼓城。

始兴城西百余步，有栖霞楼，临川王营置，清暑游焉，罗君章居之，因名为“罗公洲”。楼下洲上，果竹交荫，长杨傍映，高梧前疏，虽即城隍，趣同丘壑。

含涯有三城：白沙城，马鞍城，白鹿城。

含涯有白鹿城。晋咸康中，郡人张鲂作令十年，甚有惠政，白鹿群游，取一而献之，故以为名。

含涯县有尧山，尧巡狩至于此，立行台也。

县下流有石室，内有悬石，扣之声若磬，响十余里。

秦凿杨山，桂杨山阁下鼓便自奔逸，息于临武，遂之始兴，洛阳遂名“圣鼓”。

桂阳贞女峡，传云秦世有数女，取螺于此，遇风雨，一女忽化为石人。今形高七尺，状如女子。

英德一名浈阳峡，崖壁千仞，猿狖不能攀。昔有樵者，见飞仙于此。

宜都记

[晋]袁山松撰　尚　虹整理

《宜都记》未见载于史志，或称《宜都山川记》。作者袁山松（一作袁崧），陈郡阳夏人，博学能文，官至吴郡太守，曾著《后汉书》百篇。该书久佚，有《说郛》、黄奭辑本。《说郛》本辑得七节，今从此本整理。

银山县有温泉，注大溪，夏才暖，冬则大热，上常有雾气，百病久疾，入此多愈。

兽牙山有石壁，其文黄赤色，有牙齿形勾。

限山县东六十里有山，名下鱼城，四面绝崖，唯两道可上，皆险绝。山上周回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人田种于山上。昔永嘉乱，士人登此避贼，守之经年，食尽，取池鱼掷下与贼，以示不穷，贼遂退散，因此名为下鱼城。

峡中猿鸣至清，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为三声泪沾衣。"

自西陵泝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山行周围，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

西陵江，南岸有山孤秀，从江中仰望，壁立峻绝。人自山南上至其岭，岭容十许人，四面望诸山，略尽其势，俯临大江，如萦带焉，视舟船如凫雁矣。

宜都山，绝崖壁立数百丈，有三大烬插其崖间，望可长数尺。传云尧洪水，人泊船此旁，爨余，故曰插灶崖也。

洛阳记

[晋]陆　机撰　刘后滨整理

《洛阳记》一卷，晋陆机（二六一——三〇三）撰。陆机，字士衡，西晋著名文学家。该书记洛阳的布局结构及宫观楼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楼橹，外有沟渠。

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也。

云台高阁十四间，乘风观阁十二间。

洛阳南宫有承风观，北宫有增喜观，城外有宣阳观、千秋、鸿地、泉城、扬威、石楼等观。城外有鼎中观。

宫中有临高、陵云、宣曲、广望、阆风、万世、修龄、总章、听讼，凡九观。皆高十六七丈，云母窗，日曜之，有光。

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按：金，市名。商观西兑为金，故曰金市。

铜驼街，在洛阳宫南，金马门外，人物繁盛。俗语云："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街上集少年。"

汉洛阳四关。东成皋关，南伊阙关，西函谷关，北孟津关。

城南五十里有大谷，旧名通谷。

紫微宫有一柱观。

荆州记

[晋]盛弘之撰　刘后滨整理

《荆州记》三卷，晋（一作宋）盛弘之撰。该书记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山川形势、风景名胜及志怪传说，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方志。《隋书·经籍志》著录，后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芙蓉峰，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上有泉飞流。如一幅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为名。

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绿城边堤，悉植细柳。绿条散风，青阴交陌。

雁塞，北接梁州汶阳郡。其间东西岭，属天无际，雁飞翥，至此即回翼。唯一处稍下，每雁飞达，则娇翮裁度，下处而过，故名雁塞。

武陵武阳县有石帆山，若数百幅幌。

随郡北界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浚一井，则众井水皆动。

巴东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十围。传云是公孙述楼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湖阳县，春秋蓼国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为石室避之，悉以文石为阶砌，今犹存。

狠山县有一山，独立峻绝。西北有石穴，以独行百步许二大石，其门相去一丈许。俗名其一为阳石，一为阴石。水旱为灾，鞭阳石则雨，鞭阴石则晴。

湘东有雨母山，山有祠坛。每祈祷无不降泽，以是名之。

耒阳县有雨濑。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偏降，应随方所，其信若符刻。

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於此而学，因留故梁湘东王云访酉阳之逸典，是也。

南阳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极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即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三十，中寿百馀，七十犹以为夭。汉司空王畅、太傅袁隗，为南阳令，县月送三十馀石，饮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广父患风羸，南阳恒汲饮水，此疾遂瘳。此菊短，葩大，食之甘美，异於馀菊。广又收其实，种之，京师遂处处传置之。

筑阳县粉水，源出房陵。取其水为粉，鲜洁异於馀水矣。

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曰："洲不满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为两，以克百数。僭号旬时，身屠宗灭，及其倾覆，洲亦消毁。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龙飞江表。元凶之祸，此洲还没。

新阳县惠泽中有温泉，冬月未至，数里遥望，白气浮蒸如烟，上下采映，壮若绮疏。又有车轮双辕形，世传昔有玉女，乘车自投此泉。今人时见女子，姿仪光丽，往来倏忽。

沌阳县至沔口，水北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马骑城，周回五里，高一丈。

富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

富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楼则见所谓昭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荆门上合下开，开达山南，有门之形，故曰荆门。

江陵有潜室，人时见之，辄有兵寇。

南 康 记

[晋]邓德明撰　刘后滨整理

《南康记》卷无考，晋（一作宋）邓德明撰。该书记南康（先治雩都，今江西于都县；后移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市）风景名胜、志怪传说及人物逸事，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方志。全书已佚，《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多有引用。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神　阙

南康县归义山，去县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数丈，远望嵯峨，灵阙腾空。故老谓之神阙。

金　鸡

于都县有金鸡石，傍有穴。宋永初中，见金鸡栖翔此穴，颇时飞鸣。又云覆笥山。平湖有石雁，浮在水，每至炎气代序，则飞翔若知感候。

梓　树

梓潭昔有梓树巨围，叶广丈馀，垂柯数亩。吴王伐树作船，使童男女挽之。船自飞下，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时有歌唱之音。

石　桃

南康五山有石桃，故老云："古有寒桃，生於巅颠隐沦之上。将大取其实，因变成石焉。"

鹨　鸟

归美山有石室，色如黄金，号为金室。有鹨鸟，形色鲜洁，自爱羽毛。其只者，或鉴水向影，悲鸣自绝。方知孤鸳对镜，为不虚矣。

玉　台

于都君山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响像羽人之馆。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舞唱之节。

青竹杖

南野县有汉监匠陈邻，其人通灵。夜尝乘龙还家，其妇怀身。母疑与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邻乘龙。龙至家辄化青竹杖，邻内致户前，母不知，因将杖去。须臾，光彩满堂，俄尔飞失。怜失杖，乃御双鹄还。

浔阳四隐

晋翟庄，字祖休，汤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州致礼命，并不就。庄子矫，亦高节，家居无事，好种竹。辟命屡至，叹曰："吾焉能易吾种竹之心，以从事於笼鸟盆鱼之间哉!"竟不就。矫子法，赐节概尤佳。武帝以散骑郎召容，勉之就聘。乃正色曰："吾家不仕四世矣!使白璧点污可乎?"亦不从之。祖父子孙皆有行义，世称浔阳四隐。

南雍州记

[晋]王　韶撰　刘后滨整理

《南雍州记》，卷无考，晋王韶撰。又《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宋郭仲产撰《南雍州记》三卷，当为另书。该书记南雍州（侨置于襄阳，治今湖北襄阳）山川名胜，并记诸葛亮故宅，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方志。全书已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

太和山

武当山，山高巃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於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兽所逐。

粉　水

萧何夫人渍粉处也。

酒　泉

福禄城，谢艾所筑。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饮此泉水，见有金色从山中照水，往取得金。故名。

辛居士家

辛居士名宣仲，家贫。春月，鬻笋充肠。酌，截竹为罂，用充盛置。人问其故，宣仲曰："我惟爱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并耳。"

诸葛故宅

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井深五丈，广五尺，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宅西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为乐山。先有人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

乐善台

高齐之后有堂，堂西有射堂五间。射堂南有大池，池上有台，名曰乐善台。

会稽记

[晋]孔　晔撰　刘后滨整理

《会稽记》，卷无考，晋孔晔撰。该书记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山川名胜及当地人物轶闻趣事，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方志。全书已佚。此次整理本以《说郛》辑本为底本。

轶云蔽日

四明山，高峰轶云，连岫蔽日。

秦　望

会稽秦望山，为众峰之杰，陟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县嶝孤危，峭路险绝。记云：扳萝扪葛，然后能升山。上无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礁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馀之旧都也。

映　发

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榦竦条。澄壑镜彻，清流写注。

白　楼

江夏太守宋辅，於重山南白楼亭立学教授。沛国桓俨避地至会稽，闻陈业贤而往候之。不见，临去入交州，留书系白楼亭柱而别。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亭在山阴，临流映壑也。

广 州 记

[晋]顾　微撰　刘后滨整理

《广州记》，卷无考，孙吴至西晋时人顾微撰。顾微字子欢，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另撰有《吴县记》等。文中记“永泰”中事，永泰为南朝齐明帝和唐朝代宗年号，疑为后人窜入。该书记广州（治番禺，今广州市）山川名胜、轶闻传说、物产风情等，包括“五羊”来由，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方志。全书已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於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

桂父常食桂叶，见知其神，尊事之。一旦与乡曲别，飘然入云。

郁林郡山东南有一池，池边有一石牛，人祀之。若旱，百姓杀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礼毕，则天雨太注，洗牛背，泥尽即晴。

百管溪，周回丈馀，水极沸涌，如猛火煎油声。

海中有文魮鸟，头尾鸣，似磬而生玉。又曰，海中多朱鳖，状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

平定县东巨海有騂马，似马牛尾，一角。又云平定县巨海有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为之开。

熙安县东南有固冈，高数十丈，冈西面为羊肠道。说者云，尉陀登此望汉。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写书。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砚中使。

益智，叶如蘘荷，茎如竹箭。子从心中出，一枝有十子，内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为粽子，味辛。

熙安县有孤古度树生，其号曰古度。俗人无子，於祠炙其乳，则生男，以金帛报之。

五子树，实如梨，里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乱、金疮。

熙安县东北有菖蒲涧，盘石上，水从上过，味甘冷，异于常流。

蛮俚不蚕，采木绵为絮。

藤类有十许种。续断，草藤也，一曰诺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则断取汁饮之。治人体，有损绝。沐则长发。去地一丈断之，辄便生根至地，永不死。

鬼目，益知直尔。不可啖，可为浆也。

鬼目树，似棠梨。叶如楮，皮白，树高。大，如木瓜；而小耶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又有草昧子，亦如之，如可为糁用。其草似鬼目。

雍菜，生水中，可以为菹也。

山有凤鸾栖宿，食其实。出东有溪曰罗阳，永泰中，暑雨涨，有一竹叶，若芭蕉叶大，随水出。

广　志

[晋]郭义恭撰　刘后滨整理

《广志》,卷无考，晋郭义恭撰。该书记各地物产之特异者，包括动物、植物、玉石等，尤其记各种瓜果甚详，是一部对于研究物产分布和社会生活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全书已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

木实曰槟榔，树无枝，略如桂。其颠，生隧而秀，生棘针，重叠其下。彼方珍之，以为口实。亦出交趾。

龙眼树，叶似荔枝，蔓延，缘木生。子六如酸枣，色异，纯甜无酸。

荔枝，青华朱实，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石榴。

薇芜，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蕙草，绿叶，紫花，魏武帝以为香，烧之。安息雀，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馀，食大麦，卵如瓮。

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国。赤玉，出夫馀。瑜玉、玄玉、水苍玉、皆佩用。

莫难珠，其色黄，生东海。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皆径寸，或围二寸已上，出黄支，形至圆，置之平地，终日不停。

临邛有粉井，得水汰粉，则益光。

独木之桥曰榷，亦曰彴。

珠崖人皆巢居。《珠崖传》曰：男女皆椎紒，或被发徒跣。有黄甘，一核。有成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苍黄。犍为南安县，出黄甘。

蜀名梅为藤，大如雁子。海藤皆可以为油，黄梅以熟藤作之。

黍有（此句文字似有脱漏）燕颔之民，又有驴皮黍，又曰牛黍。南尾秀成赤黍，马华大黑黍，或云秬黍。有温屯黄黍。

宛鹑，大於北鹑，以供御。

有雉鹰，有菟鹰。一岁为黄鹰，二岁抚鹰，三岁青鹰。□鹰获麞。

鸡有美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种。大者蜀，小者荆。白鸡金骹者美，并州所献。吴中送长鸣鸡，长倍於常鸡。永昌郡无鸡。

林檎，似赤奈子，亦名黑禽，亦名来禽。言味甘，熟则来禽也。

荥阳有白杏，邺中有赤杏、有奈杏。

陈仓胡桃，薄皮多肌。阴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碎。

蜀汉既繁芋，民以为资。凡十四芋。有君子芋，大如斗魁。有百果芋，魁大，子繁多，亩牧百斛，种一百亩，叶以养彘。

瓜之所出，以辽东、庐江、敦煌之种为美。有乌瓜、鱼瓜、狸头瓜、蜜箭瓜、女臂瓜、龙蹄瓜、羊髓瓜、缣瓜。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有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有桂枝瓜，长二尺馀。蜀地温，良瓜冬熟。有春日瓜，细小，小瓣宜藏，正月种，三月熟。有秋泉瓜，秋种，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苍黑。

永昌有汉竹，围三尺馀，大者一节受一斛，小者数升，为经楔榼。

洛阳北邙张公夏梨，海内唯有一树。常山真定梨、山阳钜野梨、梁国睢阳梨、齐郡临淄梨。广都梨，又云钜鹿豪梨，重六斤，数人分食之。上党梈梨，小而加甘。新丰箭谷梨。关以西弘农、京兆、右扶风界诸谷中梨多供御。阳城秋梨、夏梨。

河东安邑枣，东郡谷城紫枣，长二寸。西王母枣，大如李核，三月熟，在众果之先。洛阳宫后园、河内汲郡枣，一名墟枣，一名安益枣。东海蒸枣。洛阳夏后枣。安平信都大枣。单父枣。梁国夫人枣。大白枣，一名日蹙咨，小核多肌。三星枣，骈白枣，灌枣，此四者，官园所种。枣有狗牙、鸡心、牛头、羊矢、猕猴、细腰之名，又有玄枣、大枣、崎廉枣、桂枣、夕枣之名。

邺中记

[晋]陆　翙撰　刘后滨整理

《邺中记》，卷无考，晋陆翙撰。该书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宫殿楼台苑囿，建都于邺的曹魏、后赵之典章故实，以及邺郡风俗等，尤以记后赵石虎时轶事最详，是了解后赵政权史事的重要史料。此次整理以《广汉魏丛书》本为底本。

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凤凰以木作之，五色漆画，脚皆用金。

邺宫南面三门。西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下开二门。又安大铜凤于其巅，举头一丈六尺，门窗户（案此句疑有缺字），朱柱白壁。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案：此条见《太平御览》）。　凤阳门五层楼，去地三十丈，安金凤凰二头。石虎将衰，一头飞入漳河，会晴日，见于水上。一头以铁钉钉足，今存。（案：《太平寰宇记》引《邺中记》云：魏太祖都城之内，诸街有赤门。南面西头曰凤阳门，上有凤二枚，其一飞入漳水，其一仍以锁绊其足。邺人旧故曰："凤阳门南天一半，上有金凤相飞唤，欲去不去著锁绊。其文与此详略互异。）

石虎于魏武故台立太武殿，窗户宛转画作云气，拟秦之阿房，鲁之灵光。流苏染鸟翎，为之以王色，编蒲心荐席（案此条见《太平寰宇记》）。

石虎太武殿，悬大绶于梁柱，缀玉璧于绶。

石虎太武殿，西有昆华殿，阁上辄开大窗，皆施以绛纱幌（案此条与下一条俱见《太平御览》）。

石虎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门徘徊，反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粲丽。四月八日，九龙衔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沟水注浴时，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又安玉盘，受十斛。又安铜龟，饮秽水出后，却入诸公主第。沟亦出建春门东。又显阳殿后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之，室中临池，上有石床。

石虎以胡粉和椒涂壁，曰椒房（案：此条见《说郛》）。

邺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宫，临漳水。凡此诸宫，皆有夫人侍婢，又并有苑囿，养獐鹿雉兔。虎数游宴于其中（案：此条与下一条俱见《太平御览》）。

自襄国至邺，二百里中，四十里辄一宫。有一夫人侍婢，数十黄门宿卫。石虎下辇，即止。凡所起内外大小殿台行宫四十四所。

铜爵、金凤、冰井、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建安十五年，铜爵台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植援笔立就。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铜爵台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至后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于铜爵台上起五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监、女伎。三台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床，施蜀锦流苏斗帐，四角置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戌屏风床，床上细直女三十人，床下立三十人。凡此众妓，皆宴日所设。又于铜爵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蕃客，曰圣井。又作铜爵楼，巅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南则金凤台，有屋一百九间，置金凤于台巅，故名。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热之，虽尽，又谓之石炭。又有窖粟及盐，以备不虞。今窖上石铭尚存焉。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以金屈戌，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案：此条见《河朔访古记》）。

石季龙于冰井台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赐大臣（案：此条见《太平御览》）。

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曜（案：此条见《艺文类聚》）。

凉马台高三十尺，周迴五百步，后赵石虎所筑。建武六年，虎都邺，洗马于洹水，筑此台以凉马，故

以名云。

赵王虎建武六年，造凉马台，在城西漳水之南。虎常于此台简练骑卒。虎牙宿卫，蛇云腾（案此句疑有缺字）黑矟骑五千人，每月朔望阅马于此台，乃于漳水之南张帜鸣鼓，列骑星罗，虎乃登台射箭。箭一发，五千骑一时奔走。从漳水之南齐走至于台下。队督以下皆班赉。虎又射一箭，骑五千又齐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骑流散攒促，若数万人，皆以漆矟从事，故以黑矟为号。季龙又常以女伎一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鞋，游台上（案：此条见《说郛》）。

石虎以五月发五百里内民万人，筑华林苑垣，在宫西，周环数十里。群臣或谏，虎不从。到八月，天暴雨雪，深三足，作者冻死数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时，天降此变。"虎诛起部尚书朱轨以塞天灾。

华林苑，在邺城东二里，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回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园。虎于园中种众果，民间有名果，虎作虾蟆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搏掘根，面去一丈（案：《说郛》引此条，句下有"深一丈"三字），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

华林园中千金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三月三日，石季龙及皇后、百官，临水宴赏。又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三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案：此条见《太平御览》）。

铜钟四枚，如铎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广一丈二尺，小面广七尺。或作蛟龙，或作鸟兽，绕其上（案：此条见《初学记》）。

石虎正会于正殿，南面临轩，施流苏帐，皆窃拟礼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玺，玄衣纁裳，画日月火龙，黼黻华盖粉米。寻改车服，著远游冠，前安金博山，蝉翼丹纱，里服大晓。行礼，公执圭，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一如旧礼。充庭车马、金根、玉辂、革辂数十（案：此条与下三条俱见《太平御览》）。

虎正会，殿前作乐，高絙、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橦，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橦著口齿上，亦如之。设马车，立木橦其车上，长二丈，橦头安横木，两伎儿各坐木一头，或鸟飞，或倒挂。又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案：《太平寰宇记》载此条云：作戏马令人于马上屈一脚，马上立书而字皆正好。又衣伎儿作猕猴形走马，或在头尾卧侧纵横，名为猿骑。其文与此小异。）

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于东箱，西向，龙口，金樽，受五十斛。（案《太平寰宇记》载此条云：作金龙吐酒于殿前，金樽可容五十斛，供正会。其文与此小异。）

石虎正会，殿前设百二十枝灯，以铁为之。

石虎正会，殿庭中端门外，及阊阖门前，设庭燎各二合六处，皆丈六尺。

石虎正会，置三十部鼓吹，三十步置一部，十二皆在平阁上，去地丈馀。又有女鼓吹。

虎大会，礼乐既陈，虎缴西阁上窗幌，宫人数千陪列看坐，悉服饰金银熠熠。又于阁上作女伎数百，衣皆络以珠玑，鼓舞连倒（案此句疑有讹字）。琴瑟细伎毕备。

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其馀床皆局脚，高下六寸。后宫别院中有小形玉床。

石虎御床，壁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青绨光锦，或用绯绨登高文锦，或紫绨大小锦。丝以房子绵，百二十斤白缣里，名曰复帐。帐门角安纯金银鉴镂香炉，以石墨烧集和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统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案《太平御览》载此条无"囊受三升"以下二十字）。春秋但锦帐，里以五色缣，为夹帐。夏用纱罗，或綦文丹罗，或紫文谷，为单帐。

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画，皆为五色花也。

石虎作褥，长三尺，用金缘之。

石虎作席以锦，杂以五香，施以五采，綖编蒲皮，缘之以锦（案此条见《初学记》）。

石虎作金银钮屈戌屏风，衣以白缣，画义士、仙人、禽兽之像，赞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则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随意所欲也。

石虎三台及内宫中镜，有径二三尺者，纯金蟠龙雕饰（案此条与下一条俱见《太平御览》）。

石虎作云母五明金箔莫难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彩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帖其中，细缕缝其际。虽罨画而彩色明彻，看之如谓可取，故名莫难也。虎出，时以此扇夹乘舆，亦用牙桃枝扇，其上竹或丝，沈色，或木兰色，或作紫绀色，或作郁金色。

石虎大会，上御食游槃两重，皆金银参带，百二十盏，雕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游槃则圆转也（案此条见《说郛》）。

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嫔，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幔、车服灿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

石虎临轩大会，著碧纱袍（案《太平御览》载此条作丹纱袍）。

石虎改虎头鞶囊为龙头鞶囊。

邺中为石虎讳，呼白虎幡为天鹿幡。

石季龙左右直卫万人，皆著五色细铠，光耀夺目（案此条见《说郛》）。

季龙猎，著金缕织成合欢帽。

石虎时著金线合欢裤（案《太平寰宇记》载此条云：虎每猎，著金线织成合欢裤）。

石虎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著锦裤佩玉（案此条见《太平御览》）。

石虎征讨，所得美女万馀，以为宫人，简其有才艺者为女尚书（案《太平寰宇记》载此条云：又拣宫人有才艺者为女尚书。八座、侍中、纳言皆貂珰直侍。其文与此详略互异）。

广陵公陈逵妹，才色甚美，发长七尺，石虎以为夫人。

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蝉，直侍皇后。

石虎以宫人为女官门下通事，以玉案行文书（案此下三条俱见《太平御览》）。

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著紫衣巾蜀锦裤褶（案《太平寰宇记》引此条云：皇后出，从女骑千人为卤簿，脚著五文织成袜，手握雌黄婉转弓。其文与此互异。）

石虎皇后女骑，腰中著金环，参镂带。

石季龙宫婢数十，尽著皂褠，头著神弁，如今礼先冠。石虎有指南车及司里车。又有舂车，木人及作行碓于车上，车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麦一斛。凡此车皆以朱彩为饰，惟用将军一人。车行则众并发，车止则止。中御史解飞、尚方人魏猛变所造。（案《说郛》引此条云：解飞者，石虎时工人，作旃檀车，左毂上置碓，右毂上置磨，每行十里磨麦一石，舂米一斛。其文与此小异。）

石虎性好佞佛，众巧奢靡，不可纪也。尝作檀车，广丈馀，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馀木道人，长二尺。馀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亦解飞所造也。

石虎少好游猎，后体壮大，不复乘马。作猎辇，二十人担之，如今之步辇。上安徘徊曲盖，当坐处安转关床，若射鸟兽直有所向关，随身而转。虎善射，矢不虚发（案此条与下二条俱见《太平御览》）。

织锦署在中尚方。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

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锦、织成署皆数百人。

石虎御府罽，有鸡头文罽，鹿子罽，花罽。

石虎种双长生树，根生于屋下，枝叶交于栋上。是先种树，后立屋。安玉盘，容十斛于二树之间（案此条见《太平寰宇记》）。

华林园有春李，冬华春熟。

石虎园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碗盏，其味不酸。

石季龙大飨群臣于太武殿，佛图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视殿石有棘生（案此条见《说郛》）。

孟津河东去邺城五里，有济北郡谷城县，有谷城山，是黄石公所葬处。有人登此山，见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鲜明。石虎使采取以治宫殿，又免谷城令，不奏闻故也。

佛图澄死后，有人于陇上见之。石虎令开视其墓，惟有一石。虎曰："石者，朕也。葬吾而去，吾其死矣。"果然（案此条见《太平寰宇记》）。

石虎太子宣，与母弟蔡公韬迭秉政事。宣嫌终有代己之势。八月社日，韬登东明观游，暮还酌宴，作女伎，罢，宣遣力士钜鹿杨材等十馀人，夜缘梯入韬第，斫杀之（案此条见《太平御览》）。

附　录

当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堰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后史起为邺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魏田数百顷，魏益丰实。后废堰，田荒，更修天井堰，引邺城西面漳水，十八里中细流东注邺城，南二十里中作二十堰。

魏武于铜爵台西立二台。《魏都赋》云：三台列峙而峥嵘（案此条见《太平寰宇记》）。

邺中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龟，大逾方丈，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案此条见《河朔访古记》）。

惠帝师败荡阴，千官皆走，独嵇绍端冕帝侧，以身捍主，遂至见害，血溅御衣。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也。"诏葬县南，因名此地为浣衣里（案此条见《太平寰宇记》）。

紫陌宫，在临漳县城西北五里，石虎建于紫陌桥侧。及齐时，因修为济口。帝巡幸，及往并州，百官相饯，莫不至此而别。文宣尝西巡，百官辞于紫陌。帝使稍骑围之，曰："我举鞭一时刺杀。"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黄门侍郎是连子阳进曰："陛下如此，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须杀。"乃命解围。将行，见魏孝静帝及高隆之于道左，以酒酹之。至晋阳，又并见之。孝静曰："我不负君，何意发我冢？"隆之曰："臣无罪，何意诛臣儿？"文宣乃使封魏帝陆及隆之冢也。

邺俗，冬至一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盘相问遗，不为介子推也。

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按玉烛宝典，今人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别以饧沃之。

关中记

[晋]潘　岳撰　刘后滨整理

《关中记》，卷无考，晋潘岳撰。潘岳字安仁，西晋文学家，以聪颖貌美著称，著《闲居赋》等。该书记关中（今陕西大部）山川形势及长安（今西安）宫殿等，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方志。全书已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长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所传，盖凿龙首山土为城。又诸台关亦尔。终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山。

昆明池曰神池、灵沼。尧治水讫，停船此池，盖尧已有池。汉代因而深广之。

泾与渭、洛，为关中三川。与渭、灞、浐、涝、潏、沣、滈，为关中八水。

未央宫，周旋三十三里，街道十七里。有台三十二，池十二，土山四，宫殿门八十一，掖门十四。宫殿及台，皆疏龙首山土以作之。殿基出长安城上，非筑也。

未央宫东有鸳鸯殿。

宣帝少依许氏，长於杜县，乐之。后葬於南原，立庙於曲池之北亭，曰乐游原。

龙首山，首枕渭之南崖，尾达樊川，首高尾下，在长安城南。

汉筑长安城及营宫殿，咸以堙平。至今坊市，北据高原，南望爽垲，视终南如指掌。

齐谐记

[南朝·宋]东阳无疑撰　刘后滨整理

《齐谐记》，卷无考，晋宋间人东阳无疑撰，作者事迹不详。该书记晋时神鬼怪异之事，宣扬佛家报应思想，其离奇故事皆以社会人事为依托。该书至赵宋时已亡佚，常见的辑佚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鲁迅《古小说钩沉》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此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

吴当阳县有董昭之者，曾乘船过钱塘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并引作当阳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著一短芦，一头回，复向一头，甚遑遽（《太平广记》引江中下无央字，见下无有字，芦下无一头八字，遽作惧。《御览》作著一短芦，甚迫遽）。昭之曰："此畏死也。"（广记畏死为遑惧无昭之曰及此也二字）便以绳系此芦（《艺文类聚》无此句，《广记》便作因，无此字），欲取著船头。船中人骂："此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蹋杀之。"昭甚怜此蚁（《御览》作著船头，《广记》作著船，并无欲取及船中人骂以下二十一字）。船至岸，蚁缘绳得出（《艺文类聚》无此二句，《御览》作蚁缘绳出，《广记》作船至岸，蚁得出。互校补正）。其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艺文类聚》、《御览》并无其字，《广记》作其夜梦一乌衣人谢），曰："仆不慎堕江，惭君济活。仆是虫王（《广记》作曰仆是蚁中之王也，感君见济之恩），君后若有急难之日，当见告语。"（《艺文类聚》无后字，《御览》作君若急难之日，当见告，《广记》作君后有急难当相告）历十馀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馀姚。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云："可急投馀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及也。"既悟，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馀杭山。旋遇赦，遂得无他。（《艺文类聚》、《御览》并无历十馀年以下。《艺文类聚》作后昭之遇事系，蚁领群蚁穴狱，遂得免。《御览》作后昭遇事系狱，蚁穴狱，遂得脱。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十七；《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九；《太平广记》卷六百七十三。）

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宅，云是蚕室，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门备之七祠。今州里风俗，望日祠门，其法先以杨枝插门而祭之，其夕则迎紫姑以下。刘敬叔《异苑》云：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云子婿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紫，可出。《异苑》又云：於厕间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室而去，自尔正著以败衣，盖为此也。《洞览》云：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至正月可以见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厕之间必须净，然后能致紫姑。（《太平御览》卷三十，又卷八百二十五引，云：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室，云我是蚕神，能见祭，当令蚕百倍。今人正月末作糕糜为此也。）

东阳郡朱子之，有一鬼恒来其家。子之儿病心痛，鬼语之："我为汝寻方云烧虎丸，饮即差。汝觅大戟与我，我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与鬼，鬼持戟去。须臾还，放戟中庭，掷虎丸著地，犹尚暖（《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太平广记》卷三百十八）。

馀杭县南巷中，有一人，佚其名，路入山得一玉肫，从此以后，所向如意，家遂殷富。（《太平御览》卷八百五）

馀杭县有一人，姓沈名纵，与父同入山，至夜三更，忽见一人，著纱帽，披绛绫袍，云是斗山王。斗山在馀杭县。（《太平御览》卷八百十六；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九引《齐地记》云：馀杭县有民家，近山。尝一夕，其民与父同入山，至更馀，忽见一人著绛绫袍，云是斗山王。按齐地乃齐谐之讹。）

江夏郡安陆县，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儿忽得时行病，病后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馀米，其家供给五年，乃至罄贫。语曰："汝当自觅食。"后至一家，门前已得筥饭，又从后门乞。其人答："实不知君有两门，腹大饥不可忍。"后门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啖两畦，便大闷极，卧地。须臾，

至大吐，吐一物似龙出地，渐渐大。须臾，主人持饭出，腹不能食，遂撮饭内著向所出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九；《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三引食斛馀米家至罄贫二句。陈禹谟补注同，唯后门乞上有又从二字，据补。）

周子有女，啖脍不知足，家为之贫。至长桥南，见罛者挫鱼作鲊，以钱一千，求一饱食，五斛便大吐，有蟾蜍从吐中出，婢以鱼置口中，即成水。女遂不复啖脍。（《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二）

广陵（《广记》作广汉）王琼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或复谈议，诵诗书，知古今，靡所不谙。问："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与之同姓耳。"问："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飞来去（《广记》作在天上作仙人，无飞来去三字），受福甚快，非复畴昔也。"（《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三，《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一）

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御览》讹作太朱）县吴道宗，少失父，单与母居（《广记》无单字），未娶妇（《御览》无此句）。会道宗收债不在家（《广记》作会道宗他适），邻人闻其（《广记》无其字）屋中砰磕（广记作窣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班虎在其室中（《广记》作在屋中）。乡曲惊怕，恐虎入食其母（《广记》作邻人恐虎食道宗母），便（《广记》作遂）鸣鼓，会里（御览无里字）人共往（广记无往字）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御览作其）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御览无平字），不解此（广记作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当有变化事。"后一月日，便失其母（《广记》作后一月忽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班虎。百姓患之，发人格击之，杀数人（《广记》作众共格之，伤数人）。后人射虎，箭带膺（《御览》作射虎中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广记作死）。经数日后，虎还其家，卧床上（广记无此句），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子号泣而葬其母（《广记》引至此作葬之如母），如法朝暝哭临。（《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六）

晋（《御览》无晋字）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薛道询（《广记》作师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忽得时行病，差后发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犹多剧失踪迹，遂变作虎（广记了了下作忽发狂变为虎），食人不可复数（《广记》作不可记）。后（《御览》无后字）有一女子，树上采桑，虎往（《广记》无往字）取食之。食（《广记》无食字）竟，乃藏其钗钏於山石间。后还作人，皆知取之（《广记》作后复人形，知而取之）。经一（《广记》无一字）年还家，复（《御览》无复字）为人，遂出都（《广记》无都字），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询（《广记》作宣）自云："吾昔（《广记》无昔字）曾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啖（《广记》作啗）人一年中。"兼道其处所、啖人姓名（《广记》无一年中二句，作言其姓名）。其（《广记》无其字）同坐人，或有食父兄子弟者，於是号哭，捉以付官（《广记》作捉送官），遂饿死建康狱中。（《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六）

晋孝武大元八年，富阳民麻姑（《御览》作麻治）者，好啖脍。江北（《御览》有江北二字）华本者，好啖鳖臛。二人相善，麻姑见一鳖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鳖，便取作臛。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啖一脔，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啖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脍，唤麻姑。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本因唤家人捧蛇皮来，麻姑见之，呕血而死。（《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二引云：江南有麻治者，为人好啖脍。江北华本者，得一大蛇，唤麻治为脍，得食甚美，苦索鱼名。华本因醉唤取蜷皮、馀肉出，麻治见之，大吐鳖，欧血死。又卷八百六十一引云：江北华本者，为人好鳖臛二句。）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於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曰："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以刀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馀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八）

广州刺史丧还，其大儿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儿四年复病死。或教以一雄鸡置棺中，此鸡每至天欲晓，辄在棺里鸣三声，甚悲彻，不异栖中。鸣一月日，后不复闻声。（《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一）

张然滞役多年，妇遂与奴私通。后归，奴与妇谋然。狗注精舐唇，视奴。然曰："乌龙与手。"应声荡奴，奴失刀朴。然取刀杀奴也。（《白孔六帖》卷九十八）

国步山有庙，有一亭，吕思与少妇投宿。失妇，思食逐觅，见大城有厅事，一人纱帽，冯几，左右竞来击之。思以刀斫，计当杀百馀人，馀者便乃大走，向人尽成死狸。看向厅事，乃是古时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见一群女子在冢里。见其妇，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数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脚面成狸者。须臾天晓，将妇还亭，亭吏问之，具如此答。前后有失儿女者，零丁有数十。吏便敛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随家远近而报之，各迎取於此。后一二年，庙无复灵。（《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八）

梁州记

[南朝·宋]刘澄之撰　刘后滨整理

《梁州记》，卷无考，南朝宋刘澄之撰。刘澄之，刘宋宗室，撰有《扬州记》、《荆州记》、《江州记》等。该书记梁州（治南郑，今陕西南郑）山川名胜，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方志。全书已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多有引用。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武侯垒

武侯垒东南有定军山。入山八十馀里，有诸葛武侯墓。钟会征蜀，至汉州，祭亮之墓，令军士不得於墓刍牧樵采。今松柏、碑铭俨然。

白水关

关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关，李固解印绶处也。

温泉

汉水南有温泉，周围数千步。冬夏常沸涌若汤，其热可熟鸡子。

盟坛

沔阳城在汉水南，旧萧何所筑也。刘备为汉王，权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门外有盟坛犹存。

诸葛井

诸葛亮宅有井，深四尺馀，口广一尺五寸。累砖如初开云。

雁塞

梁州县界有雁塞山，传云此山有大池，水雁栖集之故，因名曰雁塞。

鄱阳记

[南朝·宋]刘澄之撰　刘后滨整理

《鄱阳记》，卷无考，南朝宋刘澄之撰，《说郛》辑本作晋刘澄之撰。文中记隋开皇中事，当后人窜入，或另有所本。该书记鄱阳郡（治今江西鄱阳县）山川名胜，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方志。全书已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清湾

清湾，在县东南七里。隋开皇中，太守梁文谦莅官清洁，取此湾水以自供。后人思其德，号为清湾。

沙堆

新昌水有一沙堆，在县东北五十里。其形状如覆船，鲜净特异。每年丰稔，其沙即堆积如旧。若砂移向岸，其年俭。古来相传，以为常验。

白云城

白云在县西南，旁对干越亭而峙焉。跨古城之危，啖长江之深。随州刺史刘长卿题诗曰：孤城上与白云齐。因以白云为名。

三铁镬

弋阳岭上多密岩，宋元嘉中，有人见其岩内三铁镬，镬各容百斛，中生莲花。他日往寻，不知所在。

望夫冈

鄱阳西有望夫冈。昔县人陈明与梅氏为姻，未成，而妖魅诈迎归去。明请卜者决，云西北行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见大穴，深邃无底，以绳悬入，遂得其妇。乃令妇先出，而明所将邻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妻乃自誓执志，登此冈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魏晋世语

[晋]郭　颁撰　刘后滨整理

《魏晋世语》，卷无考，晋郭颁撰。该书记魏晋间名人轶事，可补正史之缺，有一定史料价值。全书已佚。此次整理以《说郛》辑本为底本。

刘放、孙资，共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

司马景王命中书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经时竭思不能改，心有形色。中书郎钟会察有忧色，问松，松以实对。会取草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当，尔耶?"松曰："钟会也。"王曰："如此，可大用，真王佐才也。"卞伯玉赴中书，诗曰：跃鳞龙凤池，挥翰紫宸里。

杜夷字行齐，为儒林祭酒。皇太子凡三至夷舍，执经问义。

刁协迁尚书令，诏曰：尚书令协，抗志高亮，才鉴博朗，朕甚喜之。

范宁字武子，少好学，多所通览。拜中书郎，专掌西省。居职，多所献替，有益政道。

孔演字元舒，晋国建，与庾亮俱补中书侍郎。于时中兴肇建，庶事草创，演经学博通，又练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亲爱之。

刘超字世逾，迁中书舍人。时台省初建，内外多事，超出纳书命，以忠慎称。理身清苦，衣不重帛。

徐邈字景山，以儒素坐好学，尤善经传。烈宗始览典籍，招延礼学之士。后将军谢安举邈应选，补中书舍人，专在西省，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每预顾问，辄有献替，多所补益。烈宗甚爱之。

孙盛字安国，为秘书监，加给事中。笃尚好学，自少至长，常手不释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国阳秋》。

郭璞，太兴元年奏《南郊赋》。中宗嘉其才，以为著作佐郎。

殷浩北伐，江逌为长史，逌取数百鸡，以长绳连脚，皆系火，一时驱放，飞过堑，集于羌营，火皆燃。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　肖　岢　肖　仁整理

《世说新语》约成书于南朝宋元嘉（四二四——四五三）年间，临川王刘义庆（四〇三——四四四）撰，据学者考证，实为多人编纂。原本八卷，南朝梁刘孝标注时分为十卷，现今通行的三卷本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篇，一千一百余则，据说为北宋晏殊删并。《世说新语》内容广博，大部分为汉末魏晋名士的生活片断、佚事传闻，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该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研究当时历史状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以涵芬楼影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加以点校。

上卷　上

德行第一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未行，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尤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初，桓南郡、扬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此子珪璋特达，机警有锋。”

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阼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早。”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早；比之甘罗，已为太老。”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沈辞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俭，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此!”于是受而服之。

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

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仁祖闻

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卞令。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骠骑亡后，征褚公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丧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谢中郎经曲阿后湖，问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谢曰："故当渊注渟著，纳而不流。"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谢万作豫州都督，新拜，当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谢疲顿。于是高侍中往，径就谢坐，因问："卿今仗节方州，当疆理西蕃，何以为政？"谢粗道其意。高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谢遂起坐。高去后，谢追曰："阿酃故粗有才具。"谢因此得终坐。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浩然。"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四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鸮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静，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此议，裁之圣鉴。"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

桓玄诣殷荆州。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有'贤贤易色'也！"

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

谢混问羊孚："何以器举瑚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上卷　下

政事第三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秋，王济剔嬲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贾充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暗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冲乃粗下意。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成帝在石头，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事平之后，陶公与让有旧，欲宥之。许柳儿思妣者至佳，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并斩二人。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

何骠骑作会稽，虞存弟謇作郡主簿，以何见客劳损，欲白断常客，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正与謇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当如所白。汝何处得此人？"謇于是止。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对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王大为吏部郎，尝作选草，临当奏，王僧弥来，

聊出示之。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

文学第四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我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何宴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宴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遂相与为友。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语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昔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

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在阿堵上。"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

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绝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殷、谢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

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余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咏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

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谢后出以示顾君齐，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

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另作，无复向一字。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有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

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

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

桓玄下都，羊孚时为兖州别驾，从京来诣门，笺曰："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蕴。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见笺，驰唤前，云："子道，子道，来何迟!"即用为记室参军。孟昶为刘牢之主簿，诣门谢，见云："羊侯，羊侯，百口赖卿。"

中卷 上

方正第五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

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

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戎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曰："皇太子圣质如初。"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

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请裴追之，羊去数里住马，既而俱还杜许。

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令。故事，监、令由来共车。峤性雅正，常疾勖谄谀。后公车来，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勖方更觅车，然后得去。监、令各给车，自此始。

山公大儿著短帢，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

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准横怒，遂与杖遣之。雄后为黄门郎，刘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诣刘，再拜曰："向受诏而来，而君臣之义绝，何如？"于是即去。武帝闻尚不和，乃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犹绝？"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武帝从之。

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冏咨事。冏设宰会，召葛旟董艾等共论时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贞烈，赵王伦为相国，忱为太傅长史，乃版以参相国军事。使者卒至，忱深惧豫祸，不暇被马，于是帖骑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遂得免。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树，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元皇帝既登阼，以郑后之宠，欲舍明帝而立简文。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且明帝以聪明英断，益宜为储副。"周、王诸公并苦争肯切，唯刁玄亮独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虑诸公不奉诏，于是先唤周侯、丞相入，然后欲出诏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阶头，帝逆遣传诏，遏使就东厢。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阶。丞相披拨传诏，径至御床前，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由此皇储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诸葛恢大女儿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治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治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迳便出。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顾孟著常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

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未大醉，帝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周伯仁为仆射，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杀之。后数日，诏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当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处仲狼抗刚愎，王平子何在？"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对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

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钟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

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乱离之后，百姓凋弊。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临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

孔车骑与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术，宾从甚盛。因往与车骑共语。中丞初不视，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术大怒，便欲刃之。车骑下车，抱术曰："族弟发狂，卿为我宥之！"始得全首领。

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颐见陶公，拜，陶公止之。颐曰："梅仲真膝，明日岂可复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帝有惭色。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

桓大司马诣刘尹，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进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桓甚有恨容。

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中郎年少时，江虨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江闻而止。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

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

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后为东曹参军，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讯，简都无言。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宣武亦无怪色。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阮光禄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刘许，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刘尹时为会稽，乃叹曰：“我人，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

桓公问桓子野：“谢安石料万石必败，何以不谏？”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有何严颜难犯！”

罗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答曰：“相识已多，不烦复尔。”

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摇。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温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谢公闻羊绥佳，致意令来，终不肯诣。后绥为太学博士，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谢曰：“推人正自难。”

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

王恭欲请江庐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江曰：“卿亦复须邪？”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

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太傅醉，呼王为“小子”。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孰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

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

刘庆孙在太傅府，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

王夷甫长裴公四岁，不与相知。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计！"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何所稍严。"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闲事。"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孰。许上床便咍台大鼾。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有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庾太尉与苏峻战，败，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射，误中柂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贼！"众乃安。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

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论者以劭为优。

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人，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相遇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遂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坚游魂近境，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

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何敢诪张！"谢徐抚掌而笑曰："卫军，僧弥殊不肃省，乃侵陵上国也。"

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早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识鉴第七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可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晋宣武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

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卫玠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我老，不见其大耳！"

刘越石云："华彦夏识能不足，强果有余。"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

王子平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

王大将军始下，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致力。乘中鸣云露车径前，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帝寻崩，得免。后兼三公，署数十人为官属。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长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厄，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作意表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闻应当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曰："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小庾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战。"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此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

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

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者，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王恭随父在会稽，王大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果如其言。

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置郡于酆阴。是时胤十余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清通于多士之世，官至选曹尚书。

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局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事定，诏未出，王珣问殷曰："陕西何故未有处分？"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任己。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

中卷　下

赏誉第八上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廧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羊公还洛，郭奕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车骑掾。早卒。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揩清通。"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王戎曰："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既还，浑问济："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诸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

有问秀才："吴旧姓如何?"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 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洛中雅雅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荪，是播子。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

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敳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

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

赏誉第八下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庾子躬有废疾，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

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

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俊异。庾文康云："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事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庾太尉少为王眉子所知，庾过江，叹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劭长，董仲道卓荦有致度。"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问讯中郎，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寻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俱至，酬酢终日。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在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

王长史是庾子躬之外孙，丞相目子躬云："人理泓然，我已上人。"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

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

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

周侯于荆州败绩,还,未得用。王丞相与人书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遗?"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

王大将军称其儿云:"其神候似欲可。"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王平子与人书,称其儿"风气日上,足散人怀"。

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

王丞相云:"刁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峰距。"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

王丞相召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世彦识器理政,才隐明断。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位望殊为陵迟,卿亦足与之处。"

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来,来,此是君坐。"

丞相治扬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

王丞相拜司徒而叹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

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

世目杨朗:"沉审经断。"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杨氏作公方未已。"谢公云:"朗是大才。"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

何次道尝送东人,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称。庾公顾谓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稚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

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

庾稚恭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

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萧中郎,孙承公妇父。刘尹在抚军坐,时拟为太常。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还,无所不堪。"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亹亹,为来逼人。"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

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

王司州与殷中军语,叹云:"己之府奥,早已倾写而见;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

会稽孔沈、魏颢、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颢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风林中,为自遒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

庾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

王长史云:"江思悛思怀所通,不翅儒域。"

许玄度送母,始出都,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

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

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

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或云："尚自然令上。"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

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

王、刘听林公讲，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复更听，王又曰"自是钵釪后王、何人也。"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大宗虽衰，魏氏已复有人。"

简文云："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长史与大司马书，道渊源"识致安处，足副时谈。"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

桓公语嘉宾："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行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

简文语嘉宾："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言，亦乃无过。"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

王右军道东阳。"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王长史与刘尹书，道渊源"触事长易。"

谢中郎云："王修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刘尹先推谢镇西，谢后雅重刘，曰："昔尝北面。"

谢太傅称王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

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

人问王长史江彪兄弟群从。王答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

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

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刘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

谢镇西道敬仁："文学镞镞，无能不新。"

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

世称"荀子秀出，阿兴清和。"

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

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

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天道无知，使伯道无儿。"

谢公与王右军书曰："敬和栖托好佳。"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谢公语王孝伯："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

许掾尝诣简文，尔时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殷允出西，郗超与袁虎书云："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勿以开美求之。"世目袁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

谢车骑问谢公："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谢公领中书监，王东亭有事应同上省。王后至，坐促，王、谢虽不通，太傅犹敛膝容之。王神意闲畅，谢公倾目。还谓刘夫人曰："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

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愔愔竟夕。"

范豫章谓王荆州："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讶服。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至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

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

殷仲堪丧后，桓玄问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品藻第九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劭、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颛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颇方陈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颇、乐广友善，遣见之。颇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

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

会稽虞𩦎，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其人有才理胜望。王丞相尝谓𩦎曰：“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𩦎未达而丧。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颛比臣，有国士门风。”

王大将军下，庾公问：“闻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阿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左右蹑公，公乃止。

人问丞相：“周侯何如和峤？”答曰：“长舆嵯櫱。”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曰颖、曰敞。时论以颖比邓伯道，敞比温忠武，议郎、祭酒者也。

明帝问周侯：“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周曰：“陛下不须牵颛比。”

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祎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镇西问祎：“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镇西妖冶故也。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庾公问丞相：“蓝田何似？”王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

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

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

何次道为宰相，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旷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条而已。"

王右军少时，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

郗司空家有伧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问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人问殷渊源："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桓公少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

未废海西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奕奕神令。"王、刘善其言。

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长。"

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

桓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

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遏、胡儿并在坐，公问李弘度曰："卿家平阳何如乐令?"于是李潸然流涕曰："赵王篡逆，乐令亲授玺绶。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

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传人语，不能复语卿。"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我何如苟子?"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苟子，然会名处多。"王笑曰："痴!"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邪?"

刘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苏则孙，愉子也。

刘尹目庾中郎："虽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拟道。"

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润于林道。"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而缠绵纶至。"又曰："右军诣嘉宾。"嘉宾闻之云："不得称诣，政得谓之朋耳。"谢公以嘉宾言为得。

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已还，吾皆百之。"

王僧恩轻林公，蓝田曰："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口欲

制支。”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啖尽。”

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谢公问孙僧奴：“君家道卫君长云何？”孙曰：“云是世业人。”谢曰：“殊不尔，卫自是理义人。”于时以比殷洪远。

王子敬问谢公：“林公何如庾公？”谢殊不受，答曰：“先辈初无论，庾公自足没林公。”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曰：“先辈初不臧贬‘七贤’。”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

谢太傅谓王孝伯：“刘尹亦奇自知，然不言胜长史。”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

王孝伯问谢太傅：“林公何如长史？”太傅曰：“长史韶兴。”问：“何如刘尹？”谢曰：“噫！刘尹秀。”王曰：“若如公言，并不如此二人邪？”谢云：“身意正尔也。”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谢曰：“阿敬近撮王、刘之标。”

谢公语孝伯：“君祖比刘尹，故为得逮。”孝伯云：“刘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袁彦伯为吏部郎，子敬与郗嘉宾书曰：“彦伯已入，殊足顿兴往之气。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有人问袁侍中曰：“殷中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

王珣疾，临困，问王武冈曰：“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

王孝伯道谢公“浓至”。又曰：“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

王孝伯问谢公：“林公何如右军？”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

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规箴第十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悯之，即敕免罪。

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悯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上谏曰：“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人几？”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

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飏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预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疾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令婢：“举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令婢路

上僭粪。平子谏之，并言不可。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急捉衣裾，将与杖。平子饶力，争得脱，逾窗而走。

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

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以后，日亡日去耳。"敦又称疾不朝，鲲谕敦曰："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时人以为名言。

元皇帝时，廷尉张闿在小市居，私作都门，早闭晚开。群小患之，诣州府诉，不得理；遂至挝登闻鼓，犹不被判。闻贺司空出，至破冈，连名诣贺诉。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张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贺出辞见之，曰："此不必见关，但与君门情，相为惜之。"张愧谢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早已毁坏。"

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后朝觐，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临还镇，故命驾诣丞相。丞相翘鬓厉色，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矜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苏峻东征沈充，请吏部郎陆迈与俱。将至吴，密敕左右，令入阊门放火以示威。陆知其意，谓峻曰："吴治平未久，必将有乱。若为乱阶，可从我家始。"峻遂止。

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著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是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孔岩戒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王大语东亭："卿乃复论成不恶，那得与僧弥戏！"

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惰者，袁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咏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桓南郡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陈不整，麏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箸腰中，玄问："用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此欻欻，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

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

捷悟第十一

杨德祖为魏公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提"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并谓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甚惜，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椑楯，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

王敦引军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尹，帝令断大桁，故未断，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

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郗于事机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于道上闻信至，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

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摄如此。

夙慧第十二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著箪，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箪，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长跪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何晏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因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度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小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因指语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泣恸，酸感傍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即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常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摧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时，权重未在己。及济坚作相，忌兵畏祸，与稚恭历同异者久之，乃果行。倾荆、汉之力，穷舟车之势，师次于襄阳，大会寮佐，陈其旌甲，亲援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悉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奇拔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桓公读《高士传》，至於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小字镇恶，年十七八，未被举，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尝住宣武斋头。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遂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

陈林道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甚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

王司州在谢公坐，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

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玄时事形已济，在平乘上笳鼓并作，直高咏云："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下卷　上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

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周伯仁道桓茂伦：“嵚崎历落，可笑人。”或云谢幼舆言。

周侯说王长史父：“形貌既伟，雅怀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

祖士少见卫君长云：“此人有旄杖下形。”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凤毛。”

林公道王长史：“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

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可住帐里。”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如何？”王曰：“相王作辅，自然湛若神君。公亦万夫之望，不然，仆射何得自没？”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舆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庾长人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

“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轻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企羡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君，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大喜。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伤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王子敬与羊绥善。绥清淳简贵，为中书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语东亭云：“是国家可惜人。”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哀！”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桓玄当篡位，语卞鞠云：“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丧羊孚，爪牙失索元，而匆匆作此诋突，讵允天心？”

栖逸第十八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

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啮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廞得笺命，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

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遂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谓有道术，为生立庙。今犹有孔郎庙。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讦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

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兄病笃"。狼狈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郗尚书与谢居士善，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

贤媛第十九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如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倾之，允至。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家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贾充前妇，是李豐女。豐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娶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

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祔，葬遂定。

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

李平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才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卞鞠见几恶，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归，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

闺房之秀。”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

韩康伯母殷，随孙绘之之衡阳，于阖庐州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孙，时来问讯。谓鞠曰：“我不死，见此竖二世作贼!”在衡阳数年，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殷抚尸哭曰：“汝父昔罢豫章，征书朝至夕发。汝去郡邑数年，为物不得动，遂及于难，夫复何言!”

术解第二十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荀勖在晋武帝坐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炊也。”坐者未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

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

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

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

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磊磊三坟，唯母与昆。”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王问：“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有常所给使，忽叩头流血。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为诊脉处方。始服一剂汤，便愈。于是悉焚经方。

巧艺第二十一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

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恸，宅遂空废。

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顾长康道：“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宠礼第二十二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

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何以瞻仰?"

桓宣武尝与参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复有袁参军，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复何所疑?"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

孝武在西堂会，伏滔预坐。还，下车呼其儿，语之曰："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范之为丹阳尹。羊孚南州暂还，往卞许，云："下官疾动，不堪坐。"卞便开帐拂褥，羊径上大床，入被须枕。卞回坐倾睐，移晨达莫。羊去，卞语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负我。"

任诞第二十三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公容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容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容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容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母也。

任恺既失权势，不复自检括。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裒败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门，拉攞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

刘道真少时，常鱼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值，然后得还。经此数四。

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王、刘共在杭南，酣宴于桓子野家。谢镇西往尚书墓还，葬后三日反哭。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著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慊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袁彦道有二妹：一适殷渊源，一适谢仁祖。语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歧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云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王子猷诣郗雍州，雍州在内，见有毾㲪，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还家。郗出觅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郗无忤色。

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早，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溧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讵减魏阳元。"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馔之费，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处之怡然，不异胜达。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

恒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卫军云："酒正引人著胜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

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简傲第二十四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公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

高坐道人于丞相坐，恒偃卧其侧。见卞令，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

桓宣武作徐州，时谢奕为晋陵，先粗经虚怀，而乃无异常。及桓还荆州，将西之间，意气甚笃，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每曰：“桓荆州用意殊异，必与晋陵俱西矣。”俄而引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遂因酒，转无朝夕礼。桓舍入内，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著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著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咏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下卷　下

排调第二十五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

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欢哗少智谞，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弓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宝耳。”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牸，有盘辟之好。”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许思文往顾和许，顾先在帐中眠，许至，便径就床角枕共语。既而唤顾共行，顾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体上所著。许笑曰：“卿乃复有行来衣乎？”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举征胡，既成行，止镇襄阳。殷豫章与书，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褚季野问孙盛：“卿国史何当成？”孙云：“久应竟，在公无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蚕室中？”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所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其语拙，问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榻腊亦放，何必其铃铃邪？"

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侍中谢公见桓公，拜，桓惊笑曰："安石，卿何事至尔？"谢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后！"

郗重熙与谢公书，道："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不知桓公德衰？为复后生可畏？"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砂砾在后。"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为佐。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刘尔日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趋来，氃氋而不肯舞，故称比之。

魏长高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郗嘉宾书与袁虎，道戴安道、谢居士云："恒任之风，当有所弘耳。"以袁无恒，故以此激之。

范启与郗嘉宾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余润。"郗答曰："举体无余润，何如举体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烦，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范容期见郗超俗情不淡，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郗未答，韩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虚？"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

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布飒，顾苦求之，乃得发。至破冢，遭风大败。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飒无恙。"

苻朗初过江，王咨议大好事，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终无极已。朗大患之。次复问奴婢贵贱，朗曰："谨厚有识，中者，乃至十万；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耳。"

东府客馆是版屋。谢景重诣太傅，时宾客满中，初不交言，直仰视云："王乃复西戎其屋。"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

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王曰："卿莫近禁脔！"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

"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

祖广行恒缩头。诣桓南君,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

桓玄素轻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肃慎贡其楛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

轻诋第二十六

王太尉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何所难?"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

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著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

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豘、虎犊,还其所如。"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

谢镇西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士,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东,甚为谢仁祖所重。既出,不为王、刘所知。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觚中,为人作议论。"高柔闻之,云:"我就伊无所求。"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实亦无可与伊者。"然游燕犹与诸人书:"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

刘尹、江虨、王叔虎、孙兴公同坐,江、王有相轻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词色甚强。刘尹顾谓:"此是瞋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

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

蔡伯喈睹睐笛椽,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王右军闻,大嗔曰:"三祖寿乐器,虺瓦吊,孙家儿打折。"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帢,綌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车骑曰:"中郎衿抱未虚,复那得独有?"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

是先写，无复谢语。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殷颢、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尝俱诣谢公，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于是庾下声语曰："定何似？"谢公续复云："巢颊似镇西。"庾复云："颊似，足作健不？"

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

苻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讷在坐。"

王兴道谓：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蒸食不？"

假谲第二十七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绍年少时，曾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乃著戎服，骑巴滇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愒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行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值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陶公自上流来，赴苏峻之难，令诛庾公。谓必戮庾，可以谢峻。庾欲奔窜，则不可；欲会，恐见执，进退无计。温公劝庾诣陶，曰："卿但遥拜，必无它。我为卿保之。"庾从温言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衡？"毕，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责躬，深相逊谢。陶不觉释然。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彪乃诈厌，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语笑欢

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瘗在此，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

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黜免第二十八

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厷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桓公坐有参军椅蒸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

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

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仍上表曰："应割近情，以存远计。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

俭啬第二十九

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将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书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卫江州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趋使草木。"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郗公大聚敛，有钱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褶，以手擎饮食。蒸豘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豘。"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搤腕。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

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余衵，因直内著曲阁重闺里，不听人将出。遂饥经日，迷不知何处去。后因缘相为垂死，乃得出。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彭城王有快牛，至爱惜之。王太尉与射，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王遂杀啖。

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子手馨，强来捉人臂！"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谗险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亦有精理。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荐王珣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及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珣，垂至，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倾夺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召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珣。

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于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

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

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复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强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

阮思旷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佑。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宿命都除。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废海西后，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语，陈废立之意。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道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

桓车骑在上明畋猎。东信至，传淮上大捷。语左右云："群谢年少，大破贼。"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玄意色甚恶。

纰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一月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己之过，一相开悟，可谓德教。

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维谷。"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虞家富春，近海，谓帝望其意气，对曰："天时尚暖，鮆鱼虾鲑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

王大丧后，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国宝大喜，而夜开阁，唤纲纪话势，虽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晓遣参问，都无此事。即唤主簿数之曰："卿何以误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

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

仇隙第三十六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刘玙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玙、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

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虽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馔。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

应镇南作荆州，王修载、谯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坐上宾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谯王丞致祸，非大将军意，正是平南所为耳。"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便欲斫，修载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

王东亭与孝伯语，后渐异。孝伯谓东亭曰："卿便不可复测！"答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云何耳。"

王孝伯死，悬其首于大桁。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孰视首，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

桓玄将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许袭之。庾夫人云："汝等近，过我余年，我养之，不忍见行此事。"

俗　说

[南朝·梁]沈　约撰　刘后滨整理

《俗说》三卷，今辑本一卷，南朝梁沈约（四四一——五一三）撰。沈约字休文，萧梁时吴兴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有《宋书》传世。《俗说》记东晋和南朝刘宋时社会上层人物的佚闻杂事，有的纯属家务琐事和调笑戏谑，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如记皇后戴指环等习俗。全书已佚，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鲁迅《古小说钩沉》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此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

谢景仁为豫章主簿，在桓元门下。元闻其善弹筝，便呼之。既至，取筝令弹（《北堂书钞》一作令其弹之），因歌秋风，意气殊远，元以此知（《北堂书钞》一引作甚重，《太平御览》知作奇）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三，又卷一百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五）。

孝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迁为邺令。乔有精神，每月朔常诣台朝，明帝怪其来数，而无车骑，密令太子史候望之。言临至时常有双凫从东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网，但得一双舄耳。使尚方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郎屐履也（《北堂书钞》卷七十八）。

桓灵宝在南州时，自讲《庄子》七篇，一日更说（《北堂书钞》卷九十八）。

司马郎君时贵，好作妓堂，然香烟薰之，屋为之黑（《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一）。

谢安小儿时，便有名誉，流闻远国。慕容廆饷谢白狼毦一㲪，谢时年十三（《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一；《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谢仁祖年少时，喜著刺文（《北堂书钞》作水）裤出郊郭外。其叔父诮责之，仁祖於是自改，遂为名流（《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九引至郊郭；《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五引有外字及下三句）。

桓元作诗，思不来，辄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鸣鹤响九皋。叹曰："鼓吹固自来人思。"（《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艺文类聚》卷六十八）

徐干木年少时，尝夜梦见乌从天上飞，衔伞树其庭中，如此凡三过（《御览》有过字），又作恶声而去。徐后果得伞以（《御览》有果得四字）恶终（《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览》卷七百二）。

丞相从事中郎王文英枕自作声。（《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四）。

桓豹奴病劳冷，无毡可卧，桓车骑自撤已眠毡与之（《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览》卷七百八）。

晋哀帝王皇后有一紫磨金指镮，至小，可第五指带（《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六）。

桓大司马弟琙性能啖，食兼数人，桓每恶之，设必倍丰。琙食竟，复就兄索食（《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三；《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九引云：桓琙性啖嚛犬，大司马每嗔琙，时从兄索食）。

晋简文集诸谈士夜坐，每自设粥（《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四）。

傅亮北征，在黄河中，垂至洛，遥见嵩山。于时同从客在坐，问傅曰："潘安仁《怀旧赋》云：前瞻太室，傍眺嵩邱。嵩邱、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书写误耳。"（《艺文类聚》卷七）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御览》到作舟，无之字），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御览》作观）曰："青溪之（《御览》作中）曲，复何穷（《御览》作可）尽。"（《艺文类聚》卷九；《太平御览》卷六十七）

桓元宠丁期，朝贤论事，宾客聚集，恒在背后坐，食毕，便回盘与之。期虽被宠，而谨约不敢为非。元临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艺文类聚》卷三十三；《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八引云：桓元宠丁牛期，食毕便回槃与之）。

张敷（《御览》讹作邀）从彭城还，请假当归东。傅亮时为宋台侍中，下舫中与张别（《艺文类聚》作传亮下船与别，据《御览》补），张不起，授两（《御览》有两字）手著舫户外，傅遂下执其（《御览》有其字）手，孰视张面（《御览》有面字），曰："楂故

(《御鉴》无故字）是梨中（《御览》作之）不臧者。”便去（《艺文类》聚卷二十九；《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十四）。

阮光禄大儿丧，哀过，遂得失心病。服除后，经年病瘳（《艺文类聚》卷三十四引至心病；《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一引有服除七字）。

宋祎是石崇妓绿珠弟子，有国色，善吹笛。后在晋明帝宫，帝疾患危笃，群臣进谏，请出宋祎。时朝贤悉见，帝曰：“卿诸人谁欲得者？”众人无言。阮遥集时为吏部尚书，对曰：“愿以赐臣。”即与之（《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又卷十八引至帝宫，在作入脱晋字；《北堂书钞》卷一百十引至善吹笛；《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一，又卷五百六十八）。

宋祎死后，葬在金城南山，对琅琊郡门。袁山松为琅琊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祎冢，作行路难歌（《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七）。

谢仁祖妾阿妃有国色，甚善吹笛。谢死，阿妃誓不嫁。郗昙时为北中郎，设权计，遂得阿妃为妾。阿妃终身不与昙言（《艺文类聚》卷四十四）。

江夷为右仆射，主上欲用其领詹事，语王准：“卿可觅此例。”准对曰：“臣当出外寻访。”准后见主上，问：“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谢琰右仆射领詹事。”琰即谢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五）。

殷仲堪在都，尝往看棋，诸从瓦官寺前宅上。于是袁羌与人共往窗下围棋。仲堪在里问袁《易》义，袁应答如流，围棋不辍。袁多傲，然殊有馀地。殷撰辞攻难，每有往复（《艺文类聚》卷七十四）。

桓豹奴善乘骑，亦有极快马。有一诸葛郎，自云能走与马等。桓车骑以百疋布置埒，令豹奴乘马，诸葛竞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诸葛恒与马齐，欲至埒头，去布三尺许，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又卷八百二十）。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於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大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九）。

释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广一寸许，著臂如钏，将可上下，时人谓之印手菩萨（《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九）。

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曰：“此洪洞，容卿等数百人。”（《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一）

有人诣谢益寿，云：“向在刘丹阳坐，见一客殊毛。”谢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须，故云耳（《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四）。

王僧敬，神明俊彻，为一时之标。桓元时集聚宾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复觉有馀人，坐无王，便觉殷仲文、谢益寿为佳。王僧敬兄弟列坐斋中，见之若神。小人从户前过，皆肃然毛竖（《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三）。

谢仆射、陶太常诣吴领军，坐久，吴留客作食。日已申，使婢卖狗供客，比得一顿食，殆无复气力可语（《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又卷四百八十五）。

桓宣城丧后，家至贫，孔夫人疾患须羊解神，不能得。桓温以弟买得质羊，羊主家富，谓桓言：“仆乃不须买得郎为质，但郎家贫，幸可为郎养。”买得郎耳，车骑冲也。后江州出射堂射，羊主东边看，车骑犹识之，呼来问：“公识我否？”答云不识，桓公曰：“我是昔日买得郎也。”（《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二）。

王孝伯起事，王东亭殊忧惧。时住在募士桥下，持药酒置左侧，诸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门前，若见人骑傧从东，汝可取酒药与我。俄有行人乘马过，翼便进酒。王语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语翼：“汝儿杀我。”（《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九）。

谢万诣简文，万来无衣帻可前，简文曰：“但前，不须衣帻。”即呼使人。万著白纶巾，鹄氅丧，履板而前。既见，共语，移日，大器之（《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五）。

刘柳为仆射，傅迪为左丞。傅大读书而不解其义，刘唯读老、庄而已。傅道刘云：“止读十二卷，何足本人。”刘道傅云：“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太平御览》卷六百十六；《北堂书钞》卷九十八引傅迪二句）

殷伯仁（一引作弟）为何无忌参军，在浔阳与何共樗蒱。何得百万便住（一作得何百便住），何守语求赎决，不听，何大怒，骂殷曰：“戆子敢尔，取节来。”殷犹傲然，谓何曰：“朝廷授将军三千羸兵狗头节（《北堂书钞》作杖疏节），以威蛮獠，宁令妄自尊大耶！”（《北堂书钞》有宁令句）乃复拟议国士异事，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狱中。殷歌啸自若，经一日，遂恚死（《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一，又卷七百五十四引至骂殷，无何守八字；《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引云：殷伯弟为何无忌参军，下接何骂殷曰至妄自尊大耶）。

车武子妇，大妒，夜恒出掩袭车。车后呼其妇兄颜熙夜宿，共眠，取一绛裙挂著屏风上。其妇果来，拔刀迳上床，发欲刃床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惭羞而退（《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六）。

刘真长小时，居丹徒，家至贫，织芒履以养母（六字据《御览》补）。剧方回数出南射堂射，刘往市卖履，路经射堂边。过人无不看射，刘过，初不回顾。方回异之，遣问信，答云：“老母朝来未得食，至市货履，不得展诣。”后过，剧呼之使来与共语，觉其佳（《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八，又卷四百八十五引云：刘真长少时居丹徒，家至贫，织芒履以养母）。

桓元在南州，妾当产，畏风，应须帐。桓曰："不须作帐，可以夫人故帐与之。"（《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九）

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荀妇大妒，恒在介子斋中，客来便闭屏风。有桓客者，时在中兵参军，来诣荀谘事，谕事已讫，为复作馀语。桓时年少，殊有姿容，荀妇在屏风里，便语桓云："桓参军，君知作人不？论事已讫，何以不去。"桓狼狈便走（《太平御览》卷七百一）。

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前，叩屏风，呼万起（同上）。

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送还（一引有此二字），主问之，顾答曰："那可点睛？点睛便语。"（《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又卷七百五十引无可二字，作点眼睛便欲能语）

何承天、颜延年俱为郎，何问颜曰："藿囊是何物？"颜答曰："此当复何解耶？藿囊将是卿言？腹中无所有，纯是藿。此是世俗相调之辞也。"（《太平御览》卷七百四）

桓元取羊欣为征西行参军，元爱书，呼欣就坐，乃遣信呼顾长康与共论书。至夜良久，乃罢。（《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七）

毛泰买一玉洼，八十八分（《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九）。

王庆孙为襄阳都督，后之镇，尔时沔中蛮盛，断道，缚得王去。将还家，语王云："汝是贵人，试作贵人行者。"驱逼不得已，王便行。蛮以其贵人不堪苦使，令与妇女共碓下舂（《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九）。

王子敬学王夷甫，呼钱为阿堵。后既诏出赴谢公，主簿过会下，与掷散当。其夕，手自抱钱，钱竟明日已后云："何至须阿堵物。"（《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九）

王东亭尝之吴郡，就汰公宿。别，汰公设豆藿糜，自啖一大瓯。东亭有难色，汰公强进半瓯（《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九）。

桓石虎是桓征西儿，未被举时，西出猎，石虎亦从猎。围射虎，虎被数箭，伏在地。诸将谓石虎曰："恶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恶子，答曰："可拔耳。"恶子於是迳至虎边，便拔得箭，虎跳越，恶子亦跳，跳乃高，虎还伏。恶子持箭便还（《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二）。

齐沈僧照，别名法朗，攸之之孙也。记人吉凶，颇有应验。尝校猎，中道而还，左右问何故，答曰："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问："何以知之？"曰："向闻南山虎啸，知耳。"俄而使至（同上）。

京下刘光禄，养好鹅，后军从京还镇寻阳，以一只鹅为后军别，纯苍色，颈长四尺许，头似龙。此一只鹅，可堪五万，自后不复见有此类（《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九）。

殷芸小说

[南朝·梁]殷　芸撰　刘后滨整理

《殷芸小说》，又作《小说》，十卷，南朝梁殷芸（四七一——五二九）撰。殷芸字灌蔬，位至秘书监，司徒左长史。该书是我国第一本以"小说"名书的著作，记事上起周秦，迄于宋齐，是一部亘贯古今的野史杂记，也保存了一些正史不载的珍贵文献。全书已佚。有鲁迅《古小说钩沉》本，余嘉锡辑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周楞伽辑本等。

晋明帝启元帝："臣绍言。伏蒙吉日沐头，老寿多宜，谨拜贺表。"答云："春正月沐头，至今大垢臰，故力沐耳。得启，知汝孝爱。当如今言，父子享禄长生也。"又启云："沐伏久劳极，不审尊体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极也。"（出《晋教》。此卷并秦汉晋宋诸帝）

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言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后帝问左右："见宗室有白头老翁何在?"答："同苏峻，已诛。"帝闻之流涕。后颇知其事，每见诸庾道枉死。帝尝在后前，乃曰："阿舅何为云人作贼辄杀之，人忽言阿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云："鼠何以作尔形语?"帝无言，唯大张目熟视，诸庾甚惧。（出《杂语》）

宣帝问真长："会王如何?"刘惔答："欲造微桓。"曰："何如卿?"曰："殆无异。"桓温乃喟然曰："时无许、郭，人人自以为稷、契。"（出《杂记》）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谓孙曰："此是啖石客。"简文闻之，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视之，孝伯时罢秘书丞，在坐。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有验。"简文集诸谈士，以致后客前客，夜坐每设白粥，唯然灯。灯暗，辄更益炷。（出《世说》）

佛经以为袪治神明，则圣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冶之功，故不可轻。"（出《郭子》）

简文帝为抚军，所坐床上尘，不令左右拂，见鼠行之迹为佳。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打杀之。意不悦，门下起弹辞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出《语林》）

晋孝武年十三四时，冬天昼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绢裙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云："体宜有席。陛下昼过冷，夜过热，非摄养之术。"帝曰："夜静。"谢公叹曰："上理不减先帝。"（出《世说》）

孝武未尝见驴，谢太傅问曰："陛下想其形当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当似猪。"（出《世说》）

武帝尝於殿北窗下清暑，忽见一人着白袷黄黄练单衣，举身沾湿，自称是华林园中池水神，名曰琳琇君。语帝，若能见待，必当相祐。帝时饮已醉，便取常佩刀掷之，刃空过无碍。神忿曰："已不能佳士见接，乃至於此，当知之。"居少时，而帝暴崩。（出《幽明录》）

宋国初建，参军高纂启云："欲量作东西堂床六尺五寸，并用银度钉，未敢辄专。"宋武手答云："床不须局脚，直脚自足。钉不烦银渡，铁钉而已。"（出《宋武平教》）

郑鲜之、王智、傅亮启宋武云："伏承朝见南蛮，明是四废日，来月朝好，不审可从群情，迁来月否?"宋武手答云："劳第足下勤至，吾初不择日。"（出《宋武平教》）

介子推不出，晋文公焚林求之，终抱木而死。公抚木哀嗟，伐树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将起於此。（出《异苑》此卷并周六国前汉人）

王子乔墓在京茂陵，国乱时，有人盗发之，都无所见，唯有一剑悬在空中。欲取之，剑便作龙鸣虎吼，遂不敢近。俄而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而多以剑代其形，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出《世说》）

老子始下生来，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为人黄色，美眉，长耳，广额，大目，疏齿，方口，厚唇，耳有三门，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出顾玄《仙濑乡记》）

颜泉（唐神尧讳渊）、子路共坐于门，有鬼魅求

见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伟。子路甚惧，颜渊纳履拔剑而前。於是化为蛇，遂斩之。孔子叹曰："仁者必有勇。"

安吉县西有孔子井，吴东校书郎施彦先复居井侧。先云："仲尼聘楚，为令尹子西所谮，欲如吴，未定，逍遥此境，复居井侧，因以名焉。"（出山谦之《吴兴记》）

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华到秋，不得久茂。日数将冬，时讫将老。子独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与下人有仇怨，盖所居者然。子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坛，上叶干青云，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骐麟，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此木非与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叶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求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不极席，男欢不毕输。痛夫！痛夫二君。"苏秦、张仪答书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游心青云之上，饥必啖芝草，渴必饮玉浆，德与神灵齐，明与三光同，不忘将书，诚以行事。仪以不敏，名问不昭，入秦斥霸，欲翼时君。刺以河边，喻以深山，虽复素暗，诚衔斯旨。"（出《鬼谷先生书》）

张子房与四皓书云："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间，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汉受命，祯灵显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当此时，辉神爽乎云霄，濯凤翼於天汉，使九门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阙之下，有神气之宾。而渊游山隐，窃为先生不取也。良以顽薄，承乏忝官，谓绝景不御，而驾服驽骀。方今元首，钦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则延企，坐则引领，日仄而方丈不御，夜寝而阊阖不闭。益皇极须日月以扬光，后土待岳渎以导滞。而当圣世，鸾凤林栖，不翔乎太清，骐骥岳遁，不步於郊莽，非所以宁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写至言，想料翻然不猜其意。张良白。"四皓答书云："窜蛰幽薮，深谷是室，岂悟云雨之使，奄齐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汤之旷泽，礼隆乐和，四海克谐，六律及於丝竹，和章应於金石，飞鸟翔於紫阙，百兽出於九门。顽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尝践阊阖，目未曾见廊庙，野食於丰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望日晦然后知三旬之终，睹霜雪然后知四时之变，问射夫然后知弓弩之须，讯伐木然后知斧柯之用。当秦项之艰难，力不能负干戈，携手逃走，避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水似济，遂使青蝇盗声於长鸡，鱼目窃价於隋珠。公侯应灵挺特，神父授策，盖无幽而不明也，岂有烹鼎和味，而愿令菽麦厕方丈之御？被龙服衣，而欲使女萝上绀绫之绪？恐汨泥以浊白水，飘尘以乱清风，是以承命倾筐，闻宠若惊。谨因飞龙之使以写鸣蝉之音，乞守兔鹿之志，终其寄生之命也。"（出《张良书》）

晋简文云："汉世人物，当推子房为标的。神明之功，玄胜之要，莫之与二。接俗而不亏其道，应世而事不婴，玄识远情，超然独迈。"（出《简文谈疏》）

湘州有南寺，东有贾谊宅，宅有井，小而深，上敛下大，状似壶，即谊所穿。井傍局脚食床，容一人坐，即谊所坐也。（出盛弘之《荆州记》）

谊宅，今为陶侃庙，时种甘，犹有存者。（出庾穆之《湘州记》）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像，问东方朔："此何人？"曰："古之愚夫。"帝曰："天下廉士，何为愚夫邪？"对曰："贤者居世，与时推移，不凝滞於物。何不泛泛如水中之凫，与波俱逝，何自苦於首阳乎？"（出《朔传》）

俞益期，豫章人，与韩康伯道至交州，闻马援故事，云："交州在合浦徐闻县西南，穷日南寿灵县界。传云：伏波开道，篙工凿石，犹有故迹。又云：此道废久壅塞，戴桓沟之，乃得伏波时故船。昔立两铜柱於林邑岸，岸北有遗兵十余家，居寿灵之南，悉姓马，自相婚姻，今二百户。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犹与中华同。"（出俞期笺。此卷并后汉人物）

袁安父母亡，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边三书生，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曰："当此，世为贵公。"别行数步，顾视，皆不见。因葬其地，后果位至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三公焉。（出《幽明录》）

崔骃有文才，其县令往造之。骃子瑗年九岁，书门曰："人虽干木，君非文侯，何为光光入我里闾？"令见之，问骃，　曰："必瑗所书。"召瑗，将诘所书，乃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出《世说》）

马融历二县两郡七年，在南郡四年，未尝论刑杀一人。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笛声一发，感得蜻蛚出吟，有如相和。（出《融列传》）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送车千乘，诣大槐客舍而别。唯李膺与林宗共乘薄笨车，上大坂，观者数千人，望之眇若松、乔之云汉。（出《膺家传》）

徐穉亡，海内群英论其清风高致，乃比夷齐，或参许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号曰思贤亭。（出《穉别传》）

何颙妙有知人之鉴。初，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出《异苑》）

李膺常以疾，不迎宾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舆出门迎之。（出《李膺家录》）

张衡亡月，蔡邕母方娠，此二人才貌相类，时人云邕即衡之后身也。（出《世说》）

郭玄葬城东，后墓坏，改迁历阜。县令车子义为玄起墓亭，名曰昭仁亭。（出《玄别传》）

谢子微见许子政虔及弟绍，曰："平与之渊，有夔龙出矣。"（出《世说》此一卷后汉人物也）

汝南中正周裴，表称许劭高节遗风，与郭林宗、李元礼、卢子干、陈仲弓齐名。劭时有知人之鉴。自汉中叶以来，其状人取士，援引扶持，进导招致，则

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乱，断冤滞，摘虚名，诚未有如劭之懿也。尝以简别清浊为务，有一士失其所，便谓投之潢污。虽负薪抱关之类，吐一善言，未曾不有寻究欣然。兄子政常抵掌击节，自以为不及远矣。劭幼时，谢子微便云："此贤当持汝南管钥"。樊子昭帻责之子，年十五六，为县小吏，劭一见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后果有令名。（出《劭列传》）

祢正平年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交，时衡年未满二十，而融已五十余也。（出《衡列传》）

孔文举中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暝，门人忿然曰："君责人太不以道。今暗若漆，何不把火照我，当得钻火具，然后得火。"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文。"（出俳谐文）

曹公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云："操白。足下不遗，贤子见辅，令军征事大。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应掌，而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谨赠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枝一枚，官绢五百疋，钱六十万，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牸牛二头，八百里骅骝一匹，戎装金鞍辔十副，铃毦一具，　使二人侍卫之。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靽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概然成（一作承）纳，不致往返。"杨太尉答书云："彪白。小儿顽卤，常虑当致倾败。足下恩矜，延罪迄今，闻问之日，心肠酷裂。省览众赐，益以悲惧。"曹公卞夫人与太尉夫人袁书。"卞顿首顿首。贵门不遗，贤郎辅位，方今戎马兴动，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计事须谘。官立金鼓之节，而闻命违制，明公　辄行军法。伏念悼痛酷楚，情不自胜。夫人多容，即见垂恕。故送衣服一笼，文绢一百匹，房子官锦百斤，私所乘香车一乘，牛一头。诚知微细，以达往意，望为承纳。"杨太尉夫人袁氏答书："袁顿首顿首。路岐虽近，不展淹久，叹想之情，抱劳山积。小儿疏细，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明公所赐已多，又加重赍礼，颇非宜荷受，辄付往信。"（出魏武、杨彪传）

司马德操初见庞士元，称之曰："此人当为南州冠冕。"时士元尚少，及长，果如徽言。（出《徽传》）

颍川太守朱府君，以正月初见诸县史，燕。问功曹郑劭曰："昔在京师，闻公卿百僚叹述贵郡前贤后哲，英雄瑰玮，然未睹其奇行异操，请闻遗训。"对曰："鄙颍川本韩之分野，豫之渊薮。其於天官，上当角亢之宿，下禀嵩少之灵，受岳渎之精，托晋楚之际，处陈郑之末。少阳之气，太清所挺。是以贤圣龙蟠，俊彦风举。昔许由、巢父，出於阳城，樊仲甫又出阳城，留侯张良又出於阳城，胡元安出於许县，灌彪义山出於昆阳，审寻初出於定陵，杜安、伯夷又出於定陵，蔡道（一作遵）出於颍阳。"府君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彦祖，皆辞徵礼之宠，恐贵郡未有如此者也。"邵公对曰："昔许由耻受尧位，洗耳河渭，樊仲甫者，饮牛河路，耻临浊流，回车旋牛。二周公但让公卿之荣，以此准之，天地谓之咫尺，不亦远乎？"（出郑邵公对颖川太守）

刘祯以失敬罢，文帝曰："卿以不谨。"文宪答曰："臣诚痛短，亦缘陛下纲目不疏。"文帝出游，祯见石人，曰："问彼石人，彼服何粗。何时去卫，来游此都。"（出《世说》。此卷并魏上人）

魏王北征，逾升岭，眺瞩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蒸出外，故草木焦灭。"遽令凿看，果是大墓，矾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障山，而见此异。曹武北征，粲犹在江南，以此为言。（出《异苑》）

管宁避难辽东，还，泛海，遭船倾没。乃思其愆过："吾曾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过必在此。"（出《异苑》）

王朗中年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与子侄宴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茂先称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盖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遇子弟甚整雅，闲室之内，俨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二门之中，两不失其雍熙之轨度焉。（出《世说》）

中华佛法虽始于汉明帝，然经偈故是胡音。陈思王登渔山，临东阿，闻岩岫有诵经声，清婉遒亮，远谷有流响，肃然灵气，不觉敛襟祗敬，便有终焉之志。诸曹解音，以为妙唱之极，即善则之。今梵呗皆植依拟所造也。植亡，乃葬此土。（出《异苑》）

傅巽有知人之鉴，在房州，目庞统为半英雄。后统附刘备，见待次诸葛亮，如其言。

平原人有善治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出《笑林》）

董昭为魏武重臣，后失势。文明之世，下为卫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其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迁为司徒。（出《语林》）

晋抚军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隽伤其道。"（出《郭子》）王辅嗣注《易》，笑郑玄，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久，忽闻外阁有着屐声，须臾即入，自云是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穿凿文句，而妄讥老子？"极有怒色，言竟便退。而辅嗣心生畏恶，经少时，乃暴疾而卒。（出《幽明录》）

景王欲诛夏侯玄，意未决，间问安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否？"孚云："昔赵俨葬儿，汝来，半坐迎之。太初后至，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杀之。（出《语林》）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看。致之怀中，既诣宅，畏其有难惧，不敢相示。出户，遥掷而去。（出《世说》）

锺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吮一纸书，人云是阮

步兵书。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出《语林》）

阮德如每欲逸走，家人常以一细绳横系户前，以维之。每欲逸，至绳辄返。时人以为名士狂。（出《世说》）

德如尝於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着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出《幽明录》）

桓宣武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复闻诸葛丞相，今与谁比，意颇有矜。答曰：“葛公在此，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出《杂记》。此卷并吴、蜀人）

武侯躬耕南阳，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都也。（出《异苑》）

襄阳郡有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水台。宅西有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而为梁甫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出《襄阳记》）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而刘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关君?”答曰：“不。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辄顾视之，行殆不复前。（出《语林》）

颜邵为豫章，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有人开阁径前，状若方相，说是庐山君，与邵谈《春秋》。灯火尽，烧《左传》以续之。鬼反和逊，求复庙，笑而不答。（出《志怪》）

沈峻，珩之弟也，甚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人良久，谓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相送，而无粗者。”温嘉其能自显其非。（出《笑林》）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曰：“向人前呼其父字，为是礼邪?”恪笑而答曰：“向天穿针，不见天怒者，其轻於天，意有所在耳。”

孙皓初立，治后园，得一金像，如今之灌顶佛。未暮，皓阴病不可堪，采女有奉法者，启皓取像香汤浴之，置殿上烧香忏悔，痛即便止。（出《志咸彻心记》）

王安丰云：“山巨源初不见《老》、《易》，而意暗与之同。晋武帝讲武于宣扬场，欲偃武修文，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武用兵本意。后寇盗蜂合，郡国无备，不能复制，皆如公言。”时以为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会。王夷甫亦叹其暗与道合。（出《世说》。此卷并晋江左人）

羊、琇骄豪，捣炭为屑，以香和之，作兽形。（出《列传》）

羊雅、舒琇冬月酿酒，令人抱瓮暖之，须臾复易其人，酒既速成，味仍嘉美。其骄豪此类。（出《语林》）

夏侯湛作周诗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风诗。（出《世说》此卷并晋江左人）

孙子荆新除妇服，作诗示王武子。武子曰：“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览之，凄然生伉俪之重。（出《世说》）

裴仆射頠，时人谓言谈之林薮。（出顾别传。此卷并晋江左人）

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出《语林》）

士衡河北郡督，已遭间构，内怀忧懑。闻其鼓吹，谓司马孙游曰：“我今闻之，不如闻华亭鹤唳。”（出史）

阮瞻作《无鬼论》，忽有人谒阮，曰：“鬼神之道，古今圣贤共传，君何独言无? 即仆便是。”忽异其形，须臾消灭。后年余，遇疾而卒。（出《列传》）

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人莫能屈，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诣岱，岱理稍屈，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因耳。今奴已叛，牛已死，此日得相制矣。”言讫失书生，明日而岱亡。（出《杂记》）

右钞殷芸小说。其书载自秦汉迄东晋江左人物，虽与诸史时有异同，然皆细事，史官所宜略。又多取刘义庆《世说》、《语林》、《志怪》等已详事，故钞之特略。然其目，小说则宜尔也。至于目若岩电事，或云裴令公姿容爽俊，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卧，闻王来，强回视之。夷甫出，语人曰：“双眸烂烂，如岩下电。精神挺动，故有小恶耳。”（出《世说》）

或云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出《语林》）

俱收并录，并无考订，则其书亦可。

冥通记

[南朝·梁]陶弘景撰　刘后滨整理

《冥通记》三卷，南朝梁陶弘景（四五六——五三六）撰。陶弘景字通明，南朝著名道士。该书托为陶氏弟子周子良记感遇仙人事，陶氏在周死后编按成书，主要讲授道教戒条及修养方法。该书有《道藏》本、《丛书集成》本、《说郛》本等。此次整理以《说郛》本为底本，作一卷，撷取原书第一卷而成。

夏至，日未中，少许在所住户南床眠。始觉，仍令善生下帘。又眠未熟，忽见一人，长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多，少有须，青白色，年可四十许。著朱衣赤帻，上戴蝉垂，缨极长，紫革带广七寸许，带鞶囊，鞶囊作龙头。足著两头舄，舄紫色，行时有声，索索然。从者十二人，二人提裙，作两髻髻，如永嘉老姥髻，紫衫，青裤，履缚裤极缓。三人著紫裤，褶平巾帻，手各执简，简上有字，不可识。又七人，并白布裤褶，自履褶悉有所执，一人挟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书，一人持纸笔大砚，砚黑色，笔犹如世上笔，一人捉伞，伞状如毛羽，又似彩帛，斑驳可爱。伞形圆深，柄黑色，极长。入屋后，倚檐前。其二人并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书。挟席人舒置书床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缕如茀子，但伞缕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户，并倚子平床前，此人始人户，便皱面去，居太近，后仍就座，以臂隐书案。

于时笔及约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内格中，移格置北头，问左右："那不将几来?"答云："官近行，不将来。"乃谓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无愆，故来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未答。仍问曰："今日吉日，日日欲中，卿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晓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恒贪眠。"又答："体羸，有小事竟觉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无苦。"因风起，吹伞欲倒，仍令左右看伞，赤豆在庭中成走来，垂至伞边，左右以手格去。

郎善又来架子上取坂，触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问："那得此小儿子?"子良答："家在钱塘，姓俞，权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见之，又问："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荫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为人所归投。"又语子良曰："卿父昔不无小过，释来已三年，今处无事地。自云坟冢在越，虽自羁回，亦不愿移之。南头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来，有文书事未了，不果。明年春当生王家，以其前过未尽，故复出世。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录籍卿，大命乃犹馀四十六年。夫生为人，实依依於世上；死为神，则恋恋於幽冥。实而论之，幽冥为胜。今府中缺一任，欲以卿补之。事目将定，莫复多言。来年十月当相召，可逆管办具，故来相告。若不从此命者，则三官符至，可不慎之。"予良便有惧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种罪，何为得补吾洞中之职。面对天真，游行圣府，自计天下，无胜此处。"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无小愆，可自思悔谢。若不尔者，亦为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滥无辜，起止饮食，悉应依科。卿复相告，言穷於此。今还所任，方事犹疑，冀非远耳。卿勖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气，知之无嫌。"

便下席，未出户，见门上有令春、刘白等（令春是姨母间裸子，刘白是白从子），乃又曰："勿令小儿辈逼坛靖，靖中有真经，前失火处，大屋基，今犹有吏兵防护，莫轻涔慢。其辈无知，事延家主，卿姨病源乃重，虽不能致毙，亦难除。"子良因问："不审若为治疗？股中又有结病，何当得除?"答曰："不可即除，岁月之间不知若为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别当向卿言。"令春等去，便下阶而灭。

二十七日二更中，开眼见一人，在床前，容质端正，有须，须甚厚，细眉目，年可二十余，颜状甚可爱。著芙蓉冠，垂青缨甚长，著衣状如单衣，而有朱青黄白相杂厕，似锦复非素。腰带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帅来时烛光也。独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尔为丞，已遣丞帅来相报。事已定，吾今来教尔修道之方。可从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纸疏之。

高士传

[晋]皇甫谧撰　刘后滨整理

《高士传》三卷，晋皇甫谧（二一五——二八二）撰。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西晋文学家。该书是上古传说时代至魏晋间归隐不仕的高士传记。有《汉魏丛书》本、罗振玉所辑排印本等。此次整理以《古今逸史》本为底本。

序

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洪崖先生创高道於上皇之代，许由善卷不降节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义，礼有玄纁之制。诗人发白驹之歌，春秋显子臧之节。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礼贤者。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史班之载，多所阙略。梁鸿颂逸民，苏顺科高士，或录屈节，杂而不纯。又近取秦汉，不及远古，夫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馀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

卷　上

被　衣

被衣者，尧时人也。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

王　倪

王倪者，尧时贤人也，师被衣。啮缺又学於王倪，问道焉。啮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鰌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啮　缺

啮缺者，尧时人也。许由师事啮缺，尧问於由曰："啮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巢　父

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闻贪言，负吾之友矣！"遂去，终身不相见。

许　由

许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也。为人据义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后隐於沛泽之中。尧让天下於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於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於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於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没，葬箕山之巅，亦名许由山，在阳城之南十馀里。尧因就其墓，号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绝也。

善　卷

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得道，乃北面师之。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绨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尧时人也。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让之，亦对之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　父

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馀，而击壤於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户之农

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也，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时贤人也。年八岁而舜师之。啮缺问於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已为马，一以已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后舜让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终。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处之高而视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季子大惊，既谢而问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费无忌之谗杀伍奢，奢子员亡将奔吴。至江上，欲渡，无舟。而楚人购员甚急，自恐不脱，见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剑以与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不受，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爵执珪，金千镒。吾尚不取，何用剑为？"不受而别，莫知其谁。员至吴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辄祭之，曰："名可得闻而不可得见，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齐人也。抗厉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见。公叹曰："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则无以助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则无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见焉。桓公以此能致士，为五霸之长。

弦　高

弦高者，郑人也。郑穆公时，高见祝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及晋文公之返国也，与秦穆公伐郑，围其都。郑人私与秦盟，而晋师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郑。居三年，晋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西、乞白乙帅师袭郑。过周反滑，郑人不知。时高将市于周，遇之，谓其友蹇他曰："师行数千里，又数经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无备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进矣。"於是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师，且使人告郑为

备。祀于亡奔齐，孟明等返至都，晋人要击，大破秦师。郑于是赖高而存。郑穆公以存国之赏赏高，而高辞曰："诈而得赏，则郑国之政废矣。为国而无信，是败俗也。赏一人而败国俗，智者不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

商　容

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阳，陈人也。生於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曰聃。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望气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五千余言，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於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

老莱子

老莱子者，楚人也。当时世乱，逃世，耕於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席，饮水食菽，垦山播种。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驾至莱子之门。莱子方织畚，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老莱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仲尼尝闻其论，而蹙然改容焉。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终也。

林　类

林类者，魏人也，年且百岁。底春披裘，拾遗穗於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於野，顾谓弟子曰："彼叟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请行，逆之陇端，面之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子贡叩之不已，乃仰而应曰："吾何悔邪？"子贡曰："先生少不勤行，长不竞时，老无妻子，死期将至，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林类笑曰："吾之所以为乐，人皆有之，而反以为忧。少不勤行，长不竞时，故能寿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故能乐若此。"子贡曰："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子以死为乐，何也？"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贡闻之，不喻其意。还，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

荣启期

荣启期者，不知何许人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游于泰山，见而问之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矣，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荷　蒉

荷蒉者，卫人也。避乱不仕，自匿姓名。孔子击磬於卫，乃荷蒉而过孔氏之门，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硁硁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孔子闻之，曰："果哉，末之难矣。"

长沮桀溺

长沮桀溺者，不知何许人也。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石门守

石门守者，鲁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隐姓名，为鲁守石门，主晨夜开闭。子路从孔子，石门而宿。问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讥孔子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时人贤焉。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许人也。子路从而后，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见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陆　通

陆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姓，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通见楚政无常，乃佯狂不仕，故时人谓之楚狂。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却曲却曲，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孔子下车，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楚王闻陆通贤，遣使者持金百镒，车马二驷，往聘通，曰：“王请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应。使者去，妻从市来，曰：“先生少而为义，岂老违之哉！门外车迹何深也。妾闻义士非礼不动。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亲织以为衣，食饱衣暖，其乐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负釜甑，妻戴纴器，变名易姓，游诸名山，食桂栌实，服黄菁子，隐蜀峨眉山，寿数百年。俗传以为仙云。

曾　参

曾参，字子舆，南武城人也。不仕而游，居於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鲁哀公贤之，致邑焉。参辞不受，曰：“吾闻受人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君不我骄，我岂无畏乎！”终不受。后卒于鲁。

颜　回

颜回，字子渊，鲁人也，孔子弟子。贫而乐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寝。孔子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馆粥；郭内之圃十亩，足以为丝麻。鼓宫商之音，足以自娱；习所闻於夫子，足以自乐。回何仕焉？”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　宪

原宪，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弹琴。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閭，巷不容轩，来见原宪。原宪韦冠纵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已，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子贡逡巡而有惭色，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卷　中

汉阴丈人

汉阴丈人者，楚人也。子贡适楚，过汉阴，见丈人为圃，入井抱瓮而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机於此，后重前轻，挈水若抽，其名为槔，用力寡而见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於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愕然，惭，俯而不对。有间，丈人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智，独弦歌以卖名声於天下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贡卑陬失色，顼顼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

壶丘子林

壶丘子林者，郑人也。道德甚优，列御寇师事之。初，御寇好游，壶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乐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壶丘子曰：“御寇之游，固与人同，而曰固与人异。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物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於物，内观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备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为不知游，将终身不出，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许人也。列御寇师焉，兼友伯高子而进于其道。尹生闻之，从列子居，数月不省舍，因间请蕲其术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怼而请辞，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数月，意不已，又往从之。列子曰：“汝何去来之频？”尹生曰：“曩章戴有请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复脱然，是以又来。”列子曰：“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将告汝所学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老商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今汝居先生之门，曾未浃时，履虚乘风，其可得乎！”

列御寇

列御寇者，郑人也，隐居不仕。郑穆公时，子阳为相，专任刑法，列御寇乃绝迹穷巷，面有饥色。或告子阳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子阳闻而悟，使官载粟数十乘而与之。御寇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之。入见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非命也哉！"御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郑人杀子阳，其党皆死，御寇安然独全。终身不仕，著书八篇，言道家之意，号曰《列子》。

庄 周

庄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学老子。为蒙县漆园吏，遂遗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钓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二千岁矣，巾笥而藏之於庙堂之上。此龟宁无为留骨而贵乎？宁生曳尾涂中乎？"大夫曰："宁掉尾涂中耳。"庄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涂中。"或又以千金之币迎周为相，周曰："子不见郊祭之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人太庙，欲为孤豚，其可得乎？"遂终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晋人也。少贫且贱，心志不遂，乃治清节，游西河，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就造其门，段干木逾墙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庐而轼。其仆问曰："干木布衣也，居轼其庐，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贤者也。不移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吾敢不轼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又请为相，不肯。后卑己固请见，与语，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过齐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东郭顺子

东郭顺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师事之，而为魏文侯师友，侍坐於文侯，数称溪工。文侯曰："溪工子之师耶？"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故无择称之。"文侯曰："然则，子无师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师谁耶？"子方曰："东郭顺子也。"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子方曰："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则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择何足以称之？"子方出，文侯曰："远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智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真土梗耳，夫魏真为我累耳。"

公仪潜

公仪潜者，鲁人也，与子思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为相。子思曰："公仪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蔬食饮水，伋亦愿在下风。如以高官厚禄为钓饵，而无信用之心，公仪子智若鲁者，可也，不尔，则不逾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为君操竿下钓，以伤守节之士。"潜竟终身不屈。

王 斗

王斗者，齐人也，修道不仕，与颜歜并时。曾造齐宣王门，欲见宣王。宣王使谒者延斗人，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於王何如？"谒者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王趋而迎之於门，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之爱尺縠也。"王曰："何谓也？"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国，非左右便辟则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王起谢曰："寡人有罪於国家矣！"於是举士五人，任之以官，齐国大治，王斗之力也。

颜 斶

颜斶，齐人也。宣王见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继曰："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太牢，乘安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辞去，曰："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遂辞而去。

黔娄先生

黔娄先生者，齐人也，修身清节，不求进於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辞不受。齐王又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为卿，又不就。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黔娄子》，终身不屈，以寿终。

陈仲子

陈仲子者，齐人也。其兄戴为齐卿，食禄万钟。仲子以为不义，将妻子适楚，居於陵，自谓於陵仲子。穷不苟求，不义之食不食。遭岁饥，乏粮三日，

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实之虫者，三咽而能视身。自织履，妻擘纩以易衣食。楚王闻其贤，欲以为相，遣使持金百镒，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谓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谢使者，遂相与逃去，为人灌园。

渔 父

渔父者，楚人也，楚乱，乃匿名隐钓於江滨。楚顷襄王时，屈原为三闾大夫，名显於诸侯，为上官靳尚所谮，王怒，放之江滨，被发行吟於泽畔。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於斯？"原曰："举世混浊而我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不凝滞於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汩其泥？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歠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闭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出置阜乡亭而去，留赤玉舄为报，留书与始皇曰："后数十年求我於蓬莱山下。"及秦败，安期生与其友蒯通交往，项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於安期生，为道家之宗焉。

乐臣公

乐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后别从赵。其族乐毅，显名於诸侯。而臣公独好黄老，恬静不仕。及赵为秦昭王灭，臣公东之齐，以《老子》显名，齐人尊之，号称贤师。赵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盖 公

盖公者，齐之胶西人也，明《老子》，师事乐臣公。汉之起，齐人争往于世主，唯盖公独遁居不仕。及汉定天下，曹参为齐丞相，尽延问长老诸生以百数，何以治齐。人人各殊，参不知所从。闻盖公善治黄老，乃使人厚币聘之。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遂推此类，为参具言之。参悦，乃避正堂舍之，师事之，齐果大治。及参入相汉，导盖公之道，故天下歌之。盖公虽为参师，然未尝仕，以寿终。

四 皓

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己。

黄石公

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乱，自隐姓名，时人莫知者。初张良易姓为长，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与黄石公相遇。未谒，黄石公故坠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诈，愕然欲殴之，为其老人也，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惊。公行里所还，谓良曰："孺子可教也。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愈怪之，复跪曰："诺！"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与老人期，何后也？"后五日早会，良鸡鸣往，公又先在，复怒曰："何后也！"后五日早会，良夜半往。有顷，公亦至，喜曰："当如是。"乃出一编书与良，曰："读是，则为王者师矣。后十三年，孺子见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见。良旦视其书，乃是太公兵法。良异之，因讲习以说，他人皆不能用。后与沛公遇於陈留，沛公用其言，辄有功。后十三年，从高祖退济北谷城山下，得黄石，良乃宝祠之。及良死，与石并葬焉。

鲁二征士

鲁二徵士者，皆鲁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孙通白征鲁诸儒三十余人，欲定汉仪礼。二士独不肯行，骂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而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后可举。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 何

田何，字子庄，齐人也。自孔子授《易》，五传至何。及秦禁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何传之不绝。汉兴，田何以齐诸田徙杜陵，号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东武王同子仲、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等，皆显当世。惠帝时，何年老家贫，守道不仕。帝亲幸其庐，以受业，终为《易》者宗。

王 生

王生者，汉文景时人也。善为黄老，退居不仕，

与南阳张释之交，当时释之为公车令，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於是释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迁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为帝，是谓景帝。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乃见上谢之，景帝不过也。王生尝与释之及公卿召会，庭中立，王生袜解，顾谓释之："为我结袜。释之前跪而系之。既退，或让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系袜乎?"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於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系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皆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挚　峻

挚峻，字伯陵，京兆长安人也。少治清节，与太史令司马迁交好。峻独退身修德，隐於阱山。迁既亲贵，乃以书劝峻进，曰："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峻报书曰："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於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游余齿耳。"峻之守节不移如此。迁居太史官，为李陵游说，下腐刑，果以悔吝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阱，阱人立祠，号曰阱居士，世奉祀之不绝。

韩　福

韩福者，涿人也，以行义修洁著名。昭帝时，将军霍光秉政，表显义士，郡国条奏行状。天子谓福等五人行义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进。元凤元年，诏策曰："朕愍劳福以官职之事，赐帛五十疋，遣归。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福归，终身不仕，卒于家。

成　公

成公，成帝时人。自隐姓名，常诵经，不交世利，时人号曰成公。成帝出游，问之，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长陵人也。少治《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师焉。望之不以见敬为高，愈日损退，为巫医於民间。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学。扶风耿况、王汲等皆师事之，从受《老子》，终身不仕，道家宗焉。

宋胜之

宋胜之者，南阳安众人也。少孤，年五岁失父母，家于谷城聚中，孝慕甚笃，聚中化之。少长，有礼。胜之每行见老人担负，辄以身代之，猎得禽兽，尝分肉与有亲者。贫依姊，居数岁，乃至长安，受《易》，通明以信义见称。从兄褒为东平内史，遣使召之，胜之曰："众人所乐者，非胜之愿也。"乃去，游太原，从郇越牧羊，以琴书自娱。丞相孔光闻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张仲蔚

张仲蔚者，平陵人也，与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

严　遵

严遵，字君平，蜀人也。隐居不仕，常卖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卜讫，则闭肆下簾，以著书为事。杨雄少从之游，屡称其德。李强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为从事足矣!"雄曰："君可备礼与相见，其人不可屈也。"王凤请交，不许。蜀有富人罗冲者，问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无以自发。"冲为君平具车马衣粮，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余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余。"冲曰："吾有万金，子无儋石，乃云有余，不亦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予家，人定而役未息，昼夜汲汲，未尝有足。今我以卜为业，不下床而钱自至，犹余数百，尘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余而子不足邪?"冲大惭。君平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也。"时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隐人也，见汉室衰，乃自隐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余。王莽时，徵故光禄大夫龚胜，欲为太子师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胜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会敛者数百人，老父痛胜以名致祸，乃独入哭胜，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毕而趋出，众莫知其谁也。

韩　顺

韩顺，字子良，天水成纪人也，以经行清白，辟州宰，不诣。王莽末，隐於南山。地皇四年，汉起兵於南阳，顺同县隗嚣等起兵，自称上将军，西州大震。唯顺修道山居，执操不回。嚣以道术深远，使人赍璧帛，卑辞厚礼聘顺，欲以为师。顺因使谢嚣曰："礼有来学，义无往教。即欲相师，但入深山来。"嚣

闻矍然，不致强屈。其后嚣等诸姓皆灭，唯顺山栖安然，以贫洁自终焉。

郑　朴

郑朴，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杨雄盛称其德，曰谷口郑子真。耕於严石之下，名振京师，冯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绝。

李　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负担，男女不错行。弘尝被召为县令，乡人共送之，元无心就行，因共酣饮，月余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游奔，不之官。惟杨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间。"

向　长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於莽，固辞乃止。潜隐於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闵　贡

闵贡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仲叔食无菜，遗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烦耳，今更作烦邪！"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檄而去 。复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其令闻，敕吏常给焉。仲叔怪，问知之。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寿终。

卷　下

王　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少立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徵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让位於霸，故梁令阎阳毁之曰："太原俗党，儒仲颇有其风。"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徵不至，以寿终。

严　光

严光，字子陵，会稽馀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学。及帝即位，光乃变易姓名，隐逝不见。帝思其贤，乃物色求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车玄纁聘之，三反而后至。司徒霸与光素旧，欲屈光到霸所语言，遣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 语也。天子徵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书，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而言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其偃卧。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徵，不至。年八十，终於家。

牛　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为布衣时，与牢交游，尝夜共讲说谶言，云：刘秀当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万一果然，各言尔志。"牢独默然。世祖问之，牢曰："丈夫立义，不与帝友。"众大笑。及世祖即位，征牢，称疾不至。诏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辄奉诏就家存问。牢恒被发称疾，不答诏命。

东海隐者

东海隐者，不知何许人也，汉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节徵用，历位至一年。复还，通友，不肯见，而让之曰："不有忠信奇谋，而取大位，自知无德，曷为致此？而复遽去，何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距良，终身不纳。论者高之。

梁　鸿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遭乱世，受业太学，博览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他舍。鸿乃寻访烧者，问其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为少，鸿又以身居作，执勤不懈。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於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执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丑，择对不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下请，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顷，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肃宗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有顷，又去，适吴，居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乃方舍之於家。鸿潜闭著书十馀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於吴要离冢旁。

高恢

高恢字伯达，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经，恬虚不营世务，与梁鸿善，隐於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匿耀，终身不仕焉。

台佟

台佟字孝威，魏郡邺人也。不仕，隐武安山中峰，凿穴而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执枣栗为贽见佟，语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正性，存神养和，不屏营於世事，以劳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绥抚牧养，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隐逸，终身不见。

韩康

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游名山采药，卖於长安市中。口不二价者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买药於康，怒康守价，乃曰：“公是韩伯休邪？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欲避名，今区区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徵不至。桓帝时，乃备玄纁安车以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发至亭。亭长以韩徵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寿终。

丘䜣

丘䜣字季春，扶风人也。少有大材，自谓无伍，傲世不与俗人为群。郡守始召见，曰：“明府欲臣䜣耶？友䜣邪？师䜣邪？明府所以尊宠人者，极於功曹，所以荣禄人者，已於孝廉。一极一已，皆䜣所不用也。”郡守异之，不敢屈。

矫慎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慕松、乔导引之术，隐遁山谷，与南郡太守马融、并州刺史苏章乡里并时，然二人纯远不及慎也。汝南吴苍甚重之，因遗书以观其志，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宴，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於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从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慎不答。年七十年馀，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於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马瑶隐於汧山，以兔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节，以《春秋》教授，隐身不仕。庞参为汉阳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与言，但以韭一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於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傲，参思其为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谕太守清也；投一本韭者，欲谕太守击强宗也；抱孙儿当户者，欲谕太守开门恤幼也。”终，参去不言。诏徵不至，及卒，乡人图画其形，至今称任徵君也。

挚恂

挚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孙也。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属文，词论清美。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骥等，自远方至者十馀人。既通古今，而性复温敏，不耻下问，故学者宗之。尝慕其先人之高，遂隐於南山之阴。初马融如恂受业，恂爱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后果为大儒，文魁当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荐恂行侔颜闵，学拟仲舒，文参长卿，才同贾谊，实瑚琏器也，宜在宗庙，为国顾辅。由是公车徵，不诣。大将军窦武举贤良，不就。清名显於世，以寿终，三辅称奖。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人也。学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关西号为大儒，弟子自远而负笈尝数百人。真性恬静，寡欲不涉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惧然，不敢复言。凡辟公府、贤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荐真。曰：“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臣愿圣明就加衮职，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凤矣。”会顺帝西巡，羽又荐之。帝虚心欲致，前后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遁形远世，岂饮洗 耳之水哉！”遂深自隐绝，

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

汉滨老父

汉滨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 稚

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经行，高於南州。桓帝时，汝南陈蕃为豫章太守，因推荐稚於朝廷。由是五举孝廉、贤良，皆不就。连辟公府，不诣，未尝答命。公薨，辄身自赴吊。太守黄琼亦尝辟稚，至，琼薨，归葬江夏。稚既闻，即负笈徒步，豫章三千馀里至江夏琼墓前，致酹而哭之。后公车三徵，不就，以寿终。

夏 馥

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诸生，质直不苟，动必依道。同县高俭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闭门不与高、蔡通。桓帝即位，灾异数发，诏百司举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赵戒举馥，不诣，遂隐身久之。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等专朝，禁锢善士，谓之党人。馥虽不交时官，然声名为节等所惮，遂与汝南范滂、山阳张俭等数百人并为节所诬，悉在党中。诏下郡县，各捕以为党魁。馥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已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服易形入林虑山中，为冶工客作，形貌毁悴，积佣三年，而无知者。后诏委放，俭等皆出，馥独叹曰："已为人所弃，不宜复齿乡里矣！"留赁作不归，家人求不知处。其后，人有识其声者，以告同郡止乡太守濮阳潜，使人以车迎馥，馥自匿不肯，潜车三返，乃得馥。

郭 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闻，身长八尺馀，家贫，郡县欲以为吏，叹曰："丈夫何能执鞭斗筲哉！"乃辞母，与同县宗仲至京师，从屈伯彦学《春秋》，博洽无不通。又审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陈梁之间。步行遇雨，巾一角垫，众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争往从之，载策盈车，凡太知之于无名之中六十馀人，皆言后验。以母丧归，徐稚来吊，以生刍一束顿太庐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大常，赵典举有道，皆不就，以建宁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少有名节。同县缑氏女玉为父报仇，外黄令梁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养，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之。蟠父母卒，哀毁思慕，不饮酒食肉十馀年，遂隐居学治京氏《易》，严氏《春秋》，小戴《礼》，三业先通，因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学无常师。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病困，以身托蟠。蟠即步负其丧，至济阴，遇司隶从事於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符传护送蟠，蟠不肯，投传於地而去。事毕，还家。前后凡蒲车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寿终。

袁 闳

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筑室于庭中，闭门不见客。旦幕於室中向母礼拜，虽子往亦不得见也，子亦向户拜而去。首不著巾，身无单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车两徵，不诣。范滂美而称之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可谓至贤矣。"

姜 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闻。肱年最长，与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亲友。及长，各娶，兄弟相爱，不能相离。肱习学五经，兼明星纬，弟子自远方至者三千馀人，声重於时。凡一举孝廉，十辟公府，九举有道，至孝、贤良、公车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应徵辟。建宁二年，灵帝诏徵为犍为太守，肱得诏，乃告其友曰："吾以虚获实，遂籍声价。盛明之世尚不委质，况今政在私门哉！"乃隐身遁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诏。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於家。

管 宁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灵帝末，以中国方乱，乃与其友邴原涉海，依辽东太守公孙度，虚馆礼之。其后中国少安，人多南归，唯宁不还。黄初中，华歆荐宁，宁知公孙渊必乱，乃因徵辞还，以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就。宁凡徵命十至，舆服四赐，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五年未尝箕踞。榻上当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旧布单衣加首絮巾。辽东郡国，图形於府殿，号为贤者。

郑 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汉尚

书。玄少好学，长八尺馀，须眉美秀，姿容甚伟。习《孝经》、《论语》，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大将军何进辟玄，州郡迫协，不得已而诣。进设机杖之礼以待玄，玄以幅巾见进，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后十馀辟，并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学，隐山不营名利，时人称安曰任孔子。连辟不就。建安中，读《史记·鲁连传》，叹曰："性以洁白为治，情以得志为乐，性治情得，体道而不忧，彼弃我取，与时而无争。"遂终身不仕，时人号为任徵君云。

庞公

庞公者，南都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人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於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於垄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汉阳上邽人也。少失父，独以母兄居，治《书》、《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国桥玄为汉阳太守，召岐，欲以为功曹。岐称病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后杀岐。益争之，玄怒益，挝之。益得杖，且谏曰："岐少修孝义，栖迟衡庐，乡里归仁，名宣州里，实无罪状，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广。其母死，丧礼毕，尽让平水田与兄岑，遂隐居，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於天下，营业者三百馀人。辟州从事，不诣。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后举贤良，公府辟以为茂才，为蒲坂令，皆不就，以寿终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颍川人也。少有俊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号曰八龙。阖门悌睦，隐身修学，动止合礼。弟爽字慈明，亦以才显於当时。或问汝南许章曰："爽与靖孰贤?"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太尉辟，不就。及卒，学士惜之，诔靖者二十六人。颍阴令丘祯追号靖曰玄行先生。颍川太守王怀亦谥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应袁绍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陈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处不同。勉卒高尚，义不相屈。"昭乃隐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汉末。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於河之滨，独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设席，又无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汗皆如泥滓，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迕视，口未尝言，虽有警急不与人语。后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后百馀岁卒。

博物志

[西晋]张　华撰　孟艳红整理

《博物志》，一作《博物记》，十卷，西晋张华（二三二——三〇〇）撰。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今河北涿州）人。“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晋书·张华传）》曾任曹魏的太常博士、佐著作郎、中书郎。晋时任黄门侍郎、中书令等，封关内侯。张华以家富藏书，博闻强记，名重一世，为众所推服，朝廷诏诰皆由其草定，有台辅之望；时人每以人所不知之事物询问张华，皆能有问必答。后为赵王伦所杀。《博物志》，《晋书·张华传》著录为十篇。今本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曾有佚逸。此书内容庞杂，包括地理、传说、神怪、方术、礼乐服饰、人物、物产、虫鱼鸟兽等内容，这一方面反映了张华知闻之广博，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般知识和信仰。本书有许多版本，最重要的是范宁的点校本《博物志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〇）。但作者在工作时没有与四库全书本对校，许多作者认为错误并找到许多傍证以说明文字有误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多不误。鉴于此，此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卷　一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而鉴焉。

地理略，自魏氏日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偏域也。

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东至蓬莱，西至陇右，后跨京北，前及衡岳。尧舜时万里，三代时七千里，亦无常，随德优劣也。

尧别九州，舜为十二。

秦前有蓝田之镇，后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陇蜀，西通流沙，险阻之国也。

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

周在中区，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面少室，北背太岳。三河之分，雷风所起，四险之国也。

魏前枕黄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蓝田之宝，浮池之渊也。

赵东临九州，西瞻恒岳。有沃瀑之流，飞狐井陉之险，至于颍阳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也。

齐南有长城，巨防阳关之险；北有河济，足以为固；越海而东，通于九夷；西界岱岳，配林之坂。险固之国也。

鲁前有淮水，后有岱岳，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广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濊，有孟潴之泽。砀山之塞也。

楚后背方城，前尺衡岳，左则彭蠡、右则九疑、有江汉之流。实险阻之国也。

南越之国，与楚为邻，五岭已前至于南海。负海之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

吴左洞庭，右彭蠡。后滨长江，南至豫章。水戒险阻之国也。

东越通海，处南北尾间之间，三江流入南海，通东瓯。山高海深，险绝之国也。

卫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过汉上，左通鲁泽，右指黎山。

赞曰：地理广大，四海八方。遐遗别域，略以难详。侯王设险，守国保疆。远遮川塞，近备城隍。司察奸非，禁御不良。勿恃危厄，恣其淫荒。无德则败，有德则昌。安屋犹惧，乃可不亡。进用忠良，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

地

天地初不足，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后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注焉。

昆仑山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广十万里。地有二千六百轴，犬牙相举。

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

《考灵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七戎、六蛮、九夷、八狄，经总而言之，谓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

地以名山为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三尺以上为粪，三尺以下为地。

山

五岳，华、岱、恒、衡、嵩。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极处，亦如东海不知所穷尽也。

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水

漠北广远，中国人鲜有至北海者。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北伐单于，至瀚海而还，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闻北海，言苏武牧羊之所，去部落甚迩。只一池，号北海。苏武牧羊当在于是耳。北地见有苏武湖，非北溟之海）。

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东海广漫，未闻有渡者。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穷，携家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绝也。

《史记·封禅书》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神人所集，欲采仙药。盖言先有至之者。其鸟兽皆白，金银为宫阙，悉在渤海中，去人不远。

四渎，河出昆仑墟，江出岷山，济出王屋，淮出桐柏。

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鸟鼠，汉出嶓冢，洛出熊耳，淫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汶出泰山。水有五色，有浊有清。汝南有黄水，华山有黑水、泞水。渊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泽通气以兴雷，云气触石，肤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惊骇，山河为墟也。

山水总论

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赏封内名山者，通灵助化，位相亚也，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以亡。海投九仞之鱼，流水涸，国之大诫也。泽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迟。白黑不别，大乱之征也。

《援神契》曰：五岳之神圣，四渎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

五方人民

东方少阳，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阳，土下水浅，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阴，土平广深，其人广面缩颈。

中央四析，风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蚌螺蛤以为珍味，不觉其腥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

有山者采，有水者渔。山气多男，泽气多女。平衍气仁，高陵气犯，丛林气躄。故择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则产好人。

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虫之所，近此则死，气阴匿之处也。

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瘿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东多此疾肿，由于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也（卢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吴楚无此病，盖南出黑水水上然也。今处不流泉之界者，固无此病也）。

物　产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气也。山有沙者生金，有谷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为车马，中芝为人形，下芝为六畜。土山多云，铁山多石。五土所宜，黄白宜种禾，黑坟宜麦黍，苍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则利百倍。

和气相感则生朱草，山出象车、泽出神马，陵出

黑丹，阜出土怪，江出大贝，海出明珠。人主寿昌，民延寿命，天下太平。

名山大川，孔穴相纳。和气所出，则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龙灵龟行于穴中矣。

神宫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灵芝、神草，有英泉，饮之，眠三百岁乃觉，不死。去琅琊四万五千里。

三株树生赤水之上。

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有赤泉，饮之不老。多大蛇，为人害，不得居也。

卷　二

外　国

西海内西北有轩辕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渚沃之野，鸾自舞，民食凤卵，饮甘露。

白民国，有乘黄，状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岁。

君子国人，衣冠带剑，使两虎。民衣野丝，好礼让，不争。土千里，多薰华之草。民多疾风气，故人不蕃息；好让，故为君子国。

三苗国。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征之，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

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帝尧司徒驩兜之后民，常捕海岛中，人面鸟口。去南国万六千里，尽似仙人也。

大人国，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头，其儿则长大，能乘云而不能走，盖龙类。去会稽四万六千里。

厌光国民，光出口中，形尽似猿猴，黑色。

结胸国，有灭蒙岛。奇肱民善为拭，扛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至，吹其车至豫州，汤破其车，不以视民。十年，东风至，乃复作车遣返，而其国去玉门关四万里。

羽民国，民有翼，飞不远。多鸾鸟，民食其卵。去九嶷四万三千里。

穿胸国。昔禹平天下，会诸侯会稽之野，防风氏后到，杀之。夏德之盛，二龙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还。至南海，经防风，防风之神二臣以涂山之戮，见禹，便怒而射之，迅风雷雨，二龙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死之草，是为穿胸民。

交趾民在穿胸东。

孟舒国民，人首鸟身。其先主为雷氏，驯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凤凰随焉。

异　人

《河图玉板》云：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大秦国人长十丈，中秦国人长一丈，临洮人长二丈五尺。

禹致群臣于会稽，防风氏后至，戮而杀之。其骨专车长狄侨如，身横九亩，长五丈四尺，或长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足迹六尺。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国僬侥氏，长三丈。

《时含神雾》曰：东北极人长九丈。

东方有螗螂沃焦防风氏，长三丈，短人身九寸。远夷之民，雕题黑齿穿胸儋耳大足岐首。

于利国人，一手二足，拳反曲。

无启民，居穴食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细民国，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穴居处，二国同类也。

蒙双民。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颈、二头、四手，是为蒙双民。

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东大海中。

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

呕丝之野，其女子端跪据树而呕丝，北海外也。

江陵有猛人，能化为虎。俗又云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足无踵。

日南有野女，群行若丈夫，状皛目，裸袒无衣禣。

异　俗

越之东有骇沐之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父死则负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与同居（周日用曰：既其母为鬼妻，则其为鬼子，亦合弃之矣）。

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

秦之西有义渠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之即烟上，谓之登遐，然后为孝。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中国未足为非也。此事见《墨子》（周日用曰：此事庶几佛国之法，宜如是乎？中国之徒不如是也）。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

毌丘俭遣王领追高句丽王宫，尽沃沮东界。问其耆老，言国人常乘船捕鱼，遭风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沉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燋铜为镝，涂毒药于镝锋，中人即死，不时敛藏，即腹胀沸烂，须臾肌肉都尽，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药法语人。治之：饮妇人月水及粪汁，时有差者。唯

射猪犬则无恙，以其食粪故也。燋铜者，故烧器，其长老唯别燋铜声，以物杵之，徐听其声，得燋毒者，便凿取以为箭镝。

景初中，苍梧吏到京，云广州西南接交州数郡，桂林、晋兴、宁浦间，人有病将死，便有飞虫大如小麦。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气绝，来食亡者。虽复扑杀有斗斛，而来者如风雨，前后相寻，续不可断，截肌肉都尽，唯余骨在便去尽。贫家无相缠者，或殡殓不时，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则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虫恶梓木气，即以板鄣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虫便不敢近也。入交界便无，邻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异产

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舆间，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鸾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即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一说汉制献香不满斤，西使临去，乃发香物如大豆者，拭著宫门，香气闻长安数十里，经数月乃歇。

汉武帝时，西海国有献胶五两者，帝以付外库，余胶半两，西使佩以自随。后从武帝射于甘泉宫，帝弓弦断，从者欲更张弦，西使乃进，乞以所送余胶续之。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胶为水，注断弦两头相连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头，终不相离。西使曰：可以射，终日不断。帝大怪，左右称奇，因名曰续弦胶。

《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即洁，刀切玉如脂。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

魏文帝黄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献石胆二十斤，四年献三斤。

临邛火井一所，从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盐得盐，人于家火即灭，讫今不复燃也。酒泉延寿县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徐公曰：西域使王畅说石流黄出足弥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黄数十丈，从广五六十亩。有取流黄昼视孔中上状如烟而高数尺，夜视皆如灯光明，高尺余。畅所亲见之也。言时气不和，皆往保此山。

卷　三

异兽

汉武帝时，大宛之北，胡人有献一物，大如狗，然声能惊人，鸡犬闻之皆走，名曰猛兽。帝见之，怪其细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即低头著地，帝为反观，见虎如此，谓欲下头作势，起搏杀之。而此兽见虎甚喜，舐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搦鼻下去，下去之后，虎尾下头起。此兽顾之，虎辄闭目。

后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师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尝从军数百击之，师子哮吼奋起，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起上帝车轭。师子将至，此兽便跳起，上师子头上，师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师子一还。来至洛阳，三千里鸡犬皆无鸣吠。

九真有神牛，乃生谿上。黑山时共斗，即海沸黄。或出斗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则霹雳，号曰神牛。

昔日南贡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于九真，及至南海百有余日，其雌涂土著身，不饮食茎草。长史问其所以，闻之辄流涕矣。

越雋国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经日肉生如故。

大宛国有汗血焉，天马种。汉魏西域时有献者。

文马，赤鬣，身色似若黄金，即古之乘黄，今谓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乃得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猳玃化之子孙，大约皆有玃爪者也。

小山有兽，其形如鼓，一足如蠡。泽有委蛇，状如毂，长如辕，见之者霸。

猩猩若黄狗，人面能言。

异鸟

崇丘山有鸟，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飞，名曰蝱。见则吉良，乘之寿千岁。

比翼鸟，一青一赤，在参嵎山。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曰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升器。其户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垩，赤白相次，状如射侯。伐木见此树，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见鸟，鸟亦知人不见已也。鸣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树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树去。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往伐也。若有秽恶，乃犯其树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时欢乐，便作人

悲喜，形长三尺。涧中取石蟹，就人火间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异　虫

南方有落头虫，其头能飞。其种人常有所祭祀，其虫即至，故因取之焉。其飞因晚便去，以耳为异，将晓还，复著体。吴时往往得此虫也。

江南山谿水中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著处发疮，不治则杀人。今蠼螋虫溺人影，亦随所著处生疮（卢氏曰：以鸡肠草捣涂）经日即愈。周日用曰：万物皆有所相克。愚闻以霹雳杀击鸟影，其鸟应时落地，虽未尝试，以是类推，必有之）。

蝮蛇秋月毒盛，无所蜇螫，啮草木以泄其气，草木即死。人樵采，设为草木所伤刺者，亦杀人。毒甚于蝮啮，谓之蛇迹也。

华山有蛇名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两头。触其一头，头至；触其中，则两头俱至。孙武以喻善用兵者。

异　鱼

南海有鳄鱼，状似鼍，斩其头而乾之，去齿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东海中有牛体鱼，其形状如牛。剥其皮悬之，潮水至则毛起，潮水去则毛伏。

东海蛟错鱼生子，子惊，还入母肠，寻复出。

吴王江行食鲙有余，弃于中流，化为鱼。今鱼中有名吴王鲙余者，长数寸，大者如箸，犹有鲙形。

广陵陈登食脍作病，华佗下之，脍头皆成虫，尾犹是脍。

东海有物，状如疑血，从广数尺方员，名曰鲊鱼，无头目处所，内无脏，众虾附之，随其东西，人煮食之。

异草木

太原晋阳以北生屏风草。

海上有草焉，名蒒，其实食之如大麦。七月稔，俗名曰然谷，或曰禹余粮（蒒音师）。

尧时有屈轶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

右詹山草，帝女所化。其叶郁茂，其华黄，实如豆，服者媚于人。

止些山多竹，长千仞，凤食其实，去九疑万八千里。江南诸山郡中大树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椹。食之有味而每毒杀人，云此物往往自生毒。或云蛇所著之物。枫树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饮土浆即愈。

卷　四

物　性

九窍者，胎化；八窍者，卵生。龟鳖皆此类，咸卵生影伏。

白鹢，雄雌相视则孕。或曰雄鸣上风，则雌孕。

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旧有此说，余目所未见也。

大腰无雄，龟鼍类也。无雄与蛇通气则孕。细腰无雌，蜂类也。无雌则负别虫于空木中，七日而化，盖取桑蚕，即阜螽子咒而成子。《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也。

蚕三化，先孕而后交，不交者亦产子。子后为蚕，皆无眉目，易伤，收采亦薄。

鸟雌雄不可别，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

鹊巢门户背太岁，向太乙，智也。

鹳雉长毛，雨雪，惜其尾，栖高树杪，不敢下食，往往饿死。闻魏景初中时人所说。

鹳，水鸟也。伏卵时则不鸣。卵冷，取矾石。用绕卵，以时助燥气。

山鸡有美毛，自爱其色，终日映水，目眩则溺死。

龟三千岁游于莲叶，巢于卷耳之上。

屠龟，解其肌肉，唯肠连其头，而经日不死，犹能啮物。鸟往食之，则为所得。渔者或以取鸟，遇神蛇复续。

蛴螬以背行，快于用足。

《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鹆不渡济水，鲁国无鸜鹆来巢。记异也。

橘渡江北化为枳，今之江东甚有枳橘。

百足，一名马蚿，中断成两段，各行而去。

物　理

凡月晕，随灰画之，随所画而阙（《淮南子》云，未详其法）。

麒麟斗而日蚀，鲸鱼死而彗星出，婴儿号而母乳出，蚕咡丝而商弦绝。

《庄子》云：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积艾草三年后烧，津液下流成铅锡。已试有验。

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以手搅之。得水，则焰起，散卒不灭。此亦试之，有验。

庭州灞水，以金银铁器盛之皆漏，唯瓠叶则不漏。

龙肉以醯渍之，则文章生。

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库火，积油所致也。

物 类

烧铅锡成胡粉，犹类也；烧丹朱成水银，则不类。物同类异用者。

石　魏文帝所记诸物相似乱真者：碱砆怪石以美玉；蛇床乱蘼芜；荠苨乱人参；杜衡乱细辛；雄黄似石流黄；鳊鱼相乱，以有大小相异；敌木乱门冬；百部似门冬；房葵似狼毒；钩吻草与荇华相似。拔楔与草薢相似，一名狗脊。

药 物

乌头、天维、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各异也。

远志苗曰小草，根曰远志。

芎穷苗曰江蓠，根曰芎蒡。

菊有二种，苗花如一，唯味小异，苦者不中食。

野葛食之杀人，家葛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传》云：松柏脂人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无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无茯苓。或云烧蜂巢所作。未详此二说。

地黄、蓝首、断心，分根复种，皆生。女萝寄生兔丝，兔丝寄生木上，生根不着地。槿花朝生夕死。

药 论

《神农经》曰：上药养命，谓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当其药应以病也。违其药、失其应，即怨天尤人，说鬼神矣。

《神农经》曰：药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杀人，凡六物焉（一曰钩吻，似黄清，不相连根苗独生者是也。二曰鸩，状如雌鸡，生中山。三曰阴命，赤色，着木悬其子，出海中。四曰内童，状如鹅，亦生海中。五曰鸩，羽如雀，黑头赤喙。六曰蜻蛴，生海中，雄曰蛴，雌曰蜻也）。

《神农经》曰：药种有五毒，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卢，汤解之；四曰天雄，乌头大豆解之；五曰班猫，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汗解，多食饮二升。

食 忌

人啖豆三年，则身重，行止难。

啖榆则眠，不欲觉。

啖麦稼，令人有力健行。

饮真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肌肥粗燥。

食燕麦，令人骨节断解。

人食燕肉，不可人水，为蛟龙所吞。

人食冬葵，为狗所啮，疮不差，或致死。

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

雁食粟，则翼重不能飞。

药 术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涂鬓须，不白。涂讫，着油单裹，今温暖，候欲燥未燥间洗之；汤则不得着晚，晚则多折。用暖汤洗讫，泽涂之。欲染，当热洗，鬓须有腻不着药，临染时亦当拭须燥温之。

陈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熟地，遍蹋之，朝种暮生，远不过经宿耳。

陈葵子秋种覆盖，令经冬不死，春有子也（周日用曰：愚闻熟地植主菜兰，将石流黄节于其上，以盆覆之，即时可待。又以变白牡丹为五色，皆须沃其根，以紫草汁则变紫，红花汁则变红。并未试，于理可为。此出《尔雅》注）。

烧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着湿地，生罗勒。

蟹漆相合，成为神仙药服食方云。

戏 术

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

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

《神农本草》云：鸡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段黄白浑杂者，煮及尚软，随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渍数宿。既坚，内着粉中。佳者乃乱真矣。此世所恒用，作无不成者。

烧白石作白灰既讫，积著地，经日都冷，遇雨及水浇，即更燃，烟焰起。

五月五日埋蜻蜓头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蚀，则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门。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肢体，终身不灭，唯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传云，东方朔奏汉武帝试之，有验。

取鳖，挫令如棋子大，捣赤苋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地中，经旬，脔脔尽成鳖也。

卷 五

方 士

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周日用曰：操虽好奇而心无道，如何招引方术之人乎？如因左元放。而将欲杀之，若非变化，必至灭身，故有道者不合亲之矣。既要试术，则何可乎！）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佗字元化、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河南卜

式、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阳城郄俭字孟节、卢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长统所说，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左慈能变形、幻人视听、厌胜鬼魅，皆此类也。《周礼》所谓怪民，《王制》称挟左道者也。

魏时方士，甘陵甘始，卢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善辟谷不食，悉号二百岁人。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于魏，不使游散。甘始老而少容，曹子建密问其所行，始言本师姓韩、字世雄，尝与师于南海作金，投数万斤于海，又取鲤一双，一鲤傅药游釜中，若处渊；其无药者，已熟而食。言此药去此逾远万里，已不可行，人不能得也。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与养性法，皆可仿用。大略云：体欲常少，劳无过虚，食去肥浓，节酸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春夏泄泻、秋冬闭藏。详别篇。武帝行之有效。

文帝《典论》曰：陈思王曹植《辩道论》云，世有方士，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卢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俭善辟谷，悉号二百岁人。自王与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为调笑，不全信之。然尝试郄俭辟谷百日，同与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能如是。左慈脩房中之术，可以善终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王使郄孟节主领诸人。

近魏明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燋，入水不冻。杜恕为太守，亲所闻见，皆有实事。(周日用曰：焦孝然迩河居一庵，大雪庵倒，人以为死而视之蒸气于雪，略无变色，时或折薪惠人而已，故魏书云，自羲皇以来，一人而已)。

颍川陈元方、韩元长，时之通才也。所以并信有仙者，其儿时所传闻，河南密县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复来还，语其家云："我得仙。"因与家人辞诀而去，其步渐高，良久乃没而不见。至今密县传其仙去。二君并信有仙，盖由此也(周日用曰，岂淮二子乎)。

桓谭《新论》说：方士有董仲君，罪系狱，佯死，臭自户出，既而复生。

黄帝问天老曰："天地所生，岂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曰钩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钩吻之杀人，不信黄精之益寿，不亦惑乎!"(周日用曰，草既杀人验无益寿者也。若杀人，无验则益寿。不可信矣)。

服　食

左元放荒年法：择大豆粗细调匀，必煮熟，按之令有光焰，气彻豆心内。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顿服讫，其鱼肉菜果不得复经口，渴即饮水，慎不可暖饮。初小困十数日，后体力壮健，不复思食。

一法：服三升为剂，亦当随人，先食多少，增损之。丰年欲复食者，煮葵子及脂苏服肉羹，渐渐饮之，须豆下乃可食。豆未尽而以实物塞肠，则杀人矣。此未试，或可以然(周日用曰：一法蜡涂黏饼。炙饼令熟，即涂之以意量多少。即食之。如常渴即饮冷，水，忌热茶耳)。

《孔子家语》曰："食水者乃耐寒而善浮，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石者肥泽而不老，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仙传》曰："杂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钟焉。"

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月乃解。所食逾少，心逾开；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损焉。

辨方士

汉淮南王谋反被诛，亦云得道轻举(周日用曰：《汉书》云淮南自刑，应不然乎，得道轻举，非虚事也，至今维扬境内马迹犹存，且日与八公同处，皆上品真人耳。既谈道德，肯图叛逆之事，况恒行阴德好书艺，不善弋猎。《淮南内书》言，神仙黄白之术去反事远矣。夫古今书传，多黜仙道者，虑帝王公侯废万几，而慕其道，故隐而不书，唯老朋不可掩而云三百岁，后西游流沙，不知所之。庚书云：蜀有女道士谢自然白日上升，此外历代史籍未尝言也)。

钩弋夫人被杀于云阳，而言尸解柩空(周日用曰：史云夫人死大风，拔树扬沙揭石，亦不云尸解柩空)。

文帝《典论》云：议郎李覃学郄俭辟谷，服茯苓，饮水，中寒泄痢，殆至殒命。军祭酒弘农董芬学甘始鸱视狼顾，呼吸吐纳，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寺人严峻就左慈学补导之术，阉竖真无事于斯，而逐声若此。

又云：王仲统云，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间行其术，亦得其验。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元方年三百岁，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药，亦云有验。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鸠宝秘书》。及子向缄而奇之，信黄白之术可成，谓神仙之道可致，卒亦无验，乃以罹罪也(周日用曰：神仙之道，学之匪一朝一夕而可得黄白者也，仍须有。分升腾者应须有骨，安可偶然而得效也)。

刘根不觉饥渴，或谓能忍盈虚。王仲都当盛夏之月，十炉火炙之不热，当严冬之时，裸之而不寒。恒山君以为性耐寒暑，恒山以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前者已述焉。

司马迁云，无尧以天下让许由事。扬雄亦云夸大者为之。扬雄又云无仙道，桓谭亦同。

卷　六

人名考

昔彼高阳，是生伯鲧，职典水土，取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宫括、散宜生、闳天、太颠。

仲尼四友：颜渊、子贡、子路、子张。

瞀参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古之善射者甘蝇，蝇之弟子曰飞卫。

平原管辂善卜筮、解鸟语。

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叶，字长绪，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初，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乃谓之曰："君才过人而体陋，非女婿才也。"凯有风貌，乃妻凯，生叶，即女所生。

太丘长陈寔，寔子鸿胪卿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渐少减，故时人为之语曰："公惭卿，卿惭长。"

文籍考

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郑玄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尝为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以为敬。

何休注《公羊传》，云何氏学有不能解者。或答云："休谦词。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已。"此言为允。

太古书今见存有《神农经》、《山海经》。或云大禹作《周易》。蔡邕云《礼记·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曰：《礼记》疏云，第一是吕不韦《春秋》，明吕氏所制。蔡邕云，周公未之详也）。

《谥法》、《司马法》，周公所作。

余友下邳陈德龙谓余言曰："《灵光殿赋》传为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尝之泰山，从鲍子真学算，过鲁国，见都殿赋之。还归本州，溺死湘水，时年二十余也。"

地理考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关中，号为宗周。秦为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万人，庭中受十万人。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在杜城南三里，葬于旁。

周时德泽盛，蒿大以为宫柱，名曰蒿宫。

姜嫄祠在雍城，长安西南三十里。

盗跖冢在太阳县西。

赵鞅冢在临水县西。

始皇陵在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回六七里，今在阴盘县界北。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其功力或隐不见，如骊山水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又此土无石，于渭北诸山运取大石，故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今陵余石大如覆土屋。"其余功力皆如此类（卢氏曰：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宝多，故高作陵围山者，使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项羽事衡之时发其陵，未详其至棺否）。

旧洛阳字作水边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复去佳加水，变雒为洛焉。

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荆州图经》曰，湘君所游，故曰君山。

《南荆赋》，江陵有台甚大而有一柱，众木皆拱之。

典礼考

三让：一曰礼辞，二曰固辞，三曰终辞。

汉承秦，群臣上书，皆曰"昧死言。"

王莽盗位，慕古法，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

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论之。至汉文帝，感太仓公女之言而废之。班固著论宜复。迄汉末魏初，陈纪又论宜申古制，孔融亦云可复，欲申之。钟繇、王朗不同，遂寝。夏侯玄、李胜、曹义、丁谧建私议，各有彼此，多云时未可复，故遂寝焉。

上公备物九锡：一，大辂各一，玄牡二驷；二，衮冕之服，赤舄副之；三，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四，朱户以居；五，纳陛以登；六，虎贲之士三百人；七，铁钺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瓒副之。

乐　考

汉末丧乱，无金石之乐。魏武帝至汉中，得杜夔旧法，始复设轩悬钟磬，至于今用之，依夔也。

服饰考

汉末丧乱，绝无玉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于王粲。

古者男子皆丝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无帻，故虽凶事皆著冠也。

汉中兴，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帢，于是遂废，唯二学书生犹著也。

器名考

宝剑名纯钩、湛卢、豪曹、鱼肠、巨阙五剑，皆欧冶子所作。龙泉、太阿、工市三剑，皆楚王所问者。

风胡子因吴请干将，欧冶子作。干将，阳龙文；莫邪，阴漫理。此二剑，吴王使干将作；莫邪，干将妻作也（夫妻甚喜作剑也）。

赤刀周之宝器也。

物名考

古骏马有飞兔、腰袅。

周穆王八骏：赤骥、飞黄、白蚁、华骝、騄耳、騧骗、渠黄、盗骊。

唐公有驌驦。

项羽有骓（周日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吕布有赤兔，皆后来之良骏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晋灵公有畜犬名獒。

韩国有黑犬名卢。

宋有骏犬曰誰。

犬四尺为獒。

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徐州人谓尘土为蓬块，吴人谓跛跌。

卷　七

异　闻

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岂河伯耶?

冯夷，华阴潼乡人也。得仙道，化为河伯，岂道同哉!

仙夷乘龙虎，水神乘鱼龙，其行恍惚，万里如室。

夏桀之时，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男女杂处，十旬不出听政，天乃大风扬沙，一夕填此宫谷。又为石室瑶台关，龙逢谏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则亡。"以龙逢为妖言而杀之。其后复于山谷下作宫，在上耆老相与谏，桀又以为妖言而杀之。

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若疾雷之声。昌问于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徙族归殷。

武王伐纣，至盟津渡河，大风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风波立霁。

鲁阳公与韩战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返三舍。

太公为灌坛令。武王梦妇人当道夜哭，问之，曰："吾是东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坛令当道，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雨过，以毁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过。

晋文公出，大蛇当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梦天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觉而视蛇，则自死也。

齐景公伐宋，过泰山，梦二人怒。公谓太公之神，晏子谓宋祖汤与伊尹也。为言其状，汤皙容多发，伊尹黑而短，即所梦也。景公进军，不听，军鼓毁乃散师，不果伐。

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沸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乃葬之徐界中，今见云狗垄。偃王既主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三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服从偃，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之，遣使乘驿，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

昔夸父与日相逐走，渴饮于河谓，不足，北饮大泽。未至，渴而死，弃其策杖化为邓林。

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河伯欲之。至中流，阳侯波起，两蛟挟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跃而归之，子羽毁而去。

荆轲字次非。渡河，蛟夹船，次非不走，断其头而风波静。除（周日用曰：余尝行经荆将军墓，墓与羊角哀冢邻。昔安伯施云，为秦将军所迁，乃在此也。其地在苑陵之源，曾见其墓碑。将军名轲，次非字也）。

东阿王勇士有蓄丘訢，过神渊，使饮马。马沈，訢朝服拔剑入水二日一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随击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汉滕公薨，出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跼地悲鸣。跑蹄下地，得后室，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卫灵公葬，得石椁，铭曰："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

汉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死，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高原，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乘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

元始元年，中谒者沛郡史岑上书，讼王宏夺董贤堕绶之功。

灵帝和光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言：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体貌完全。后翻感梦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吾棺椁，求见掩藏。民有襁褓视者，无疾而卒。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著宫内，常置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过礼，遂死焉。（见述异说）

汉末发范明友冢，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

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似。此奴常游走于民间，无止住处，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闻之于人，可信而目不可见也。

大司马曹休所统中郎谢璋部曲义兵奚侬息女，年四岁病疫故，埋葬，五日复生。太和三年，诏令休使父母同时送女来视。其年四月三日复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向墟邑采桑，闻儿生活，今能饮食如常。

京兆都张潜客居辽东还，后为驸马都尉关内侯，表言：故为诸生，太学时，闻故太尉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雏，飞翔近地。市人掷之，稍下堕。民争取之，即为一员石，言县府。颢令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表上之，藏于官库。后议郎汝南樊行夷校书东观，表上言，尧舜之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竟宁元年，南阳郡中雨谷，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黄，味如麦。下三日，生根叶，状如大豆初生时也。

代城始筑，立板干，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于泽中，自立结草为外门，因就营筑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为九门，故城处为东城。

卷　八

史　补

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

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处士东鬼槐责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攻城围郭，盖禹始也。

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乃小子，发取周庭梓树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棫柞。觉，惊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万物自来。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东流。天不享于殷，自发之生于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东流，天下飞蝗满野，命之在周，其信然乎。

武王伐殷，舍于畿，逢大雨焉。革舆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战于牧野。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辞达而勿多也。"祝雍曰："近于民，远于佞；近于义，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

陛下离显，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禄，钦顺仲夏之吉日。遵并大道，郊域康阜，万国之休灵，始加元服。推远童稚之幼志，弘积文武之宠德，肃勤高祖之清庙。六合之内，靡不蒙德，岁岁与天无极。右孝昭周成王冠辞。

止雨祝曰：天生五谷以养人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谷，如何、如何。灵而不幸，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绿绳萦而胁之。

请雨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神降甘雨。庶物群生，咸得其所。

《礼记》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问于邹曼父之母，乃合葬于防。防墓又崩，门人后至，孔子问来何迟，门人实对，孔子不应。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修墓，将济。何晏、夏侯玄、王肃皆云无此事，注记者谬。时贤咸从之。（周日用曰：四士言无者，假人何故而述之，在葸所见，实未之误矣。且征在与梁纥野合而生事多隐之，况孔子生而父已死，既死何以知之？非问曼父之母，安得合葬于防也？）

孔子东游，见二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小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小儿曰："我以日出时远而日中时近。"一小儿曰："日初出时大如车盖，及日中时，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日当中向热者，炎气直下也。譬犹火气直上而旁者其炎凉可悉耳，足明初出近而当中远矣。岂圣人不能决乎？）

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神牵率子路，子贡说之乃止。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曰：有以告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卢氏曰：以其时非应，故孔子泣而感之，麟口吐三莑，盖天使报圣人）。

《左传》曰：叔孙氏之车子钼商获麟，以为不祥。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归。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申、竿不挠。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旨，于一日遂辞归。秦青乃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叹其神妙。去过逆旅，凡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喜欢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遗声也。

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籍艿燔林，烨赫百里。有人从石壁中出，随烟上下，若无所经涉者。襄子以为鬼物，徐察之，乃人也。问其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为石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所入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闻之，问于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

"以商所闻于夫子。和者同于物，物无得而伤阂者，游金石之间，及蹈于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能也。虽然，试语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为之也。"文侯大悦。

更羸谓魏王曰："臣能射，为虚发而下鸟。"王曰："然，可试于此乎？"适闻有鸟从东来，羸虚发而下之也。

澹台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灭明曰："此命也。与蝼蚁何亲，与鱼鳖何仇？"遂使勿葬。

《列传》云：聂政刺韩相，白虹为之贯日。要离刺庆忌，彗星袭月。专诸刺吴王僚，鹰击殿上。

齐桓公出，因与管仲故道，自敦煌西涉流沙往外国。沙石千余里，中无水，时则有沃流处，人莫能知。皆乘骆驼，骆驼知水脉，遇其处辄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处掘之，辄得水。

楚熊渠子夜行，射寝石以为虎伏，矢为没羽。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太华髻，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立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

君山有道与吴包山潜通，上有美酒数斗，得饮者不死。汉武帝斋七日，遣男女数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饮之，东方朔曰："臣识此酒，请视之。"因一饮至尽。帝欲杀之，朔乃曰："杀朔若死，此为不验。以其有验，杀亦不死。"乃赦之。

卷　九

杂说上

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者、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

黄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数百年，故曰黄帝三百年。

上古男子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学古知之矣。贫者不胜其忧，富者不胜其乐。"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伐之，西夏亡。昔者玄都贤鬼神道，废人事，其谋臣不用，龟策是从，忠臣无禄，神巫用国。

榆炯氏之君孤而无徒，曲沃进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氏以亡。昔者清阳强力，贵美女不治国而亡。

昔有洛氏宫室无常，囿池广大，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以亡。

《神仙传》曰：说上据箕尾为宿，岁星降为东方朔。传说死后有此宿，东方生，无岁星。

曾子曰：好吾者知吾美矣，恶我者知吾恶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

箕子居朝鲜，其后伐燕，复之朝鲜，亡入海，为鲜国。师两妻黑色珥两青蛇，盖勾芒也。

汉兴多瑞应，至武帝之世特甚，麟凤数见。王莽时，郡国多称瑞应，岁岁相寻，皆由顺时之欲，承旨求媚，多无实应，乃使人猜疑。

子胥伐楚，燔其府库，破其九龙之钟。

蓍一千岁而三百茎，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于本为上吉。筮必沐浴，斋洁焚香，每月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龟亦然。明夷曰，昔夏后筮，乘飞龙而登于天，而使华陶占之，陶曰："吉"。昔夏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

昔舜筮登天为神，占之有黄龙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占于蓍老，蓍老曰吉。桀筮伐唐而占于荧惑，曰不吉。昔鲧筮注洪水，而占于大明，曰不吉，有初无后。

蓍末大于本，为上吉，次蒿，次荆，皆如是。龟蓍，皆月望浴之。

水之怪为龙罔象，木石之怪为夔魍魉，土之怪为坟羊，火之怪为宋无忌。

斗战死亡之处，其人马血积年化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见。行人或有触者，著人体便有光，拂拭便分散无数。愈甚，有细咤声如炒豆，唯静住良久乃灭。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差。今人梳头著髻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

风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风穴如电，突深三十里，春风自此而出也。何以知还风也？假令东风，云反从西来，诜诜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风矣。所以然者，诸风皆从上而下，或薄于云，云行疾下，虽有微风不能胜上，上风来则反矣。

春秋书鼷鼠食郊牛，牛死，鼷鼠类最小者，食物当时不觉痛。世传云，亦食人项肥厚皮处，亦不觉。或名甘鼠。俗人讳此所啮，衰病之征。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卷　十

杂说下

妇人妊娠未满三月，着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祥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周日用曰：知女则可依法，或见是男，如何？余闻有定法，定母年日月与受胎时日算之，遇奇则为男，

遇偶则为女。知为女胎，即可依法)。

妇人妊身，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罴虎豹并及射鸟、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鲤鱼头。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所谓父母胎教之法(卢氏曰：子之得清纯滋液则生仁圣，得错乱之气则生贪淫。子因母气也)。故古者妇人妊娠，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见兔，令儿唇缺。又不可啖生姜，令儿多指。

《异说》云：瞽瞍夫妇凶顽而生舜，叔梁纥淫夫也，征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安在有胎教也(卢氏曰：夫甲及寅年生者圣，以年在岁德，在甲寅之年生者则然矣。亦由先天也，亦由父母气也。古者元气清，故多圣，今者俗淫阴浊，故无圣人也)。

豫章郡衣冠人有数妇暴面于道，寻道争分铢以给其夫舆马衣资。及举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给先者。虽有数年之勤，妇子满堂室，犹放黜以避后人。

诸远方山郡幽僻处，出蜜蜡，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遂持器归。

人藉带眠者则梦蛇。

鸟衔人之发梦飞。

王尒、张衡、马均皆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人曰："我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人以冷水自渍至膝，可顿啖数十枚瓜；渍至腰，啖转多；至颈，可啖百余枚。所渍水皆作瓜气味。此事未试。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汤自渍即愈，汤亦作酒气味也。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当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人有山行堕深涧者，无出路，饥饿欲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饥，体殊轻便，能登岩岸。经数年后，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本质。

天门郡有幽山峻谷，而其土人有从下经过者，忽然踊出林表，状如飞仙，遂绝迹谷中。如此甚数，遂名此处为仙谷。有乐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飞仙，往往得去。有长生意思人，疑恐是妖怪，乃以大石自坠，牵一犬入谷中，犬复飞去。其人还告乡里，募数十人执杖揭山草伐木至山顶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其高隐人，耳如簸箕。格肘刺杀之，所吞人骨积此左右已成封。其蟒开口广丈余，前后夫人皆此蟒气所噏上，于是此地遂安稳无患。

搜神记

[晋]干　宝撰　田　垣　田　雨整理

《搜神记》，东晋史学家干宝撰，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史部类。原书三十卷。今传二十卷，为明胡应麟辑，共四百六十四则，最早刊于明万历年间胡震亨《秘册汇函》。今据《四库全书》本标点。《搜神记》内容主要有历史异事、仙道法术、神灵感应、精怪变化、神话传说等。作者搜集古来各种神异事迹，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该书不但有助于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亦有助于了解当时人们的历史观念。

序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干宝令升。

卷　一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游人间。今之雨师本是焉。

赤将子舆者，黄帝时人也。不食五谷，而啖百草华。至尧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于市门中卖缴，故亦谓之“缴父”。

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之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七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松者，简松也。时受服者，皆三百岁。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姓钱，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常食桂芝。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讫，地则有两虎迹。

师门者，啸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为孔甲龙师。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学仙于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蜺，而持药与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须臾，化为大鸟。开而视之，翻然飞去。

冠先，宋人也。钓鱼为业，居睢水旁百余年。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冠带。好种荔，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后数十年，踞宋城门上，鼓琴数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琴高，赵人也，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

取龙子，与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鱼出，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乃复入水中去。

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安公骑之，从东南去。城邑数万人，豫祖安送之，皆辞诀。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当得道。"积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诀。

鲁少千者，山阳人也。汉文帝尝微服怀金过之，欲问其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应门。

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诣门求见。门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难之曰："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毛羽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汉成帝时，入嵩山学道，遇异人，授以秘诀，遂得仙，能召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语曰："君能使人见鬼，可使形见，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笔砚书符。"因以叩几。须臾，忽见五六鬼，缚二囚于祈前。祈熟视，乃父母也。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死。"叱祈曰："汝子孙不能光荣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亲如此！"祈哀惊悲泣，顿首请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汉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为邺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尝自县诣台。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临至时，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罗张之，但得一双舄。使尚书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蓟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数百人，饮啖终日不尽。去后皆见白云起，从旦至暮。时有百岁公说："小儿时见训卖药会稽市，颜色如此。"训不乐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与一老公共摩娑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

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中丐，市中厌苦，以粪洒之。旋复在市中乞，衣不见污如故。长吏知之，械收系，著桎梏，而续在市乞。又械欲杀之，乃去。洒之者家，屋室自坏，杀十数人。长安中谣言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谷城乡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数死而复生，时人为不然。后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辄在缺门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复雨，水五日必止。"止则上山求祠之，但见平衣杖革带。后数十年，复为华阴市门卒。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座，公笑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席，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鲈，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下见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后经岁余，公使还，果增二端。问之，云："昔某月某日，见人于肆下，以公敕敕之。"后公出近郊，士人从者百数。放乃赍酒一罂、脯一斤，手自倾罂，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饱。公怪，使寻其故。行视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阴欲杀放。放在公座，将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谁是。后人遇放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于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也哉！

孙策欲渡江袭许，与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吉耶？而先趋附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策既杀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疮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吉，琅邪人，道士）。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住建安方山。从其师白羊公杜受玄一无为之道，能变化隐形。尝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饷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不教。吴主怒敕缚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

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验。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恶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有大风荡綝车，车为之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皆无见者。俄而景帝诛綝。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经》。与客对食，言及变化之事，客曰："事毕，先生作一事特戏者。"玄曰："君得无即欲有所见乎?"乃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之属使舞，应节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尝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书符著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

吴猛，濮阳人。仕吴，为西安令，因家分宁。性至孝。遇至人丁义，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术大行。尝见大风，书符掷屋上，有青乌衔去，风即止。或问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风，道士求救。"验之果然。西安令干庆死已三日，猛曰："数未尽，当诉之于天。"遂卧尸旁数日，与令俱起。后将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划江水，横流，遂成陆路，徐行而过。过讫水复，观者骇异。尝守浔阳参军周家，有狂风暴起，猛即书符掷屋上，须臾风静。

园客者，济阴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终不娶。尝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神女夜至，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食蚕。得茧百二十头，大如瓮，每一茧缫六七日乃尽。缫讫，女与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如至孝，天帝令我助如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汉时有杜兰香者，自称南康人氏。以建业四年春，数诣张傅。傅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从?"傅先名改硕。硕呼女前视，可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作诗曰："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轮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鸡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硕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硕食尽，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岁东方卯，当还求君。"兰香降时，硕问："祷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无益。"香以药为消魔。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钦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游，驾辎軿车，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饮啖奇异，馔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其文曰："飘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一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扬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暗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簏，取织成裙衫两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游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车马，似知琼。驱驰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控左援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

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

卷　二

寿光侯者，汉章帝时人也。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妇因以安。又有大树，树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鸟过之亦坠。侯劾之，树盛夏枯落，有大蛇长七八丈，悬死树间。章帝闻之，征问。对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乃设法，三人登时仆没无气。帝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即使解之。或云汉武帝时，殿下有怪，常见朱衣披发相随，持烛而走。帝谓刘凭曰："卿可除此否?"凭曰："可。"乃以青符掷之，见数鬼倾地。帝惊曰："以相试耳!"解之而苏。

樊英隐于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计十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昞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昞次禁杨柳为生稊。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昞师事之。后登身故，昞东入长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惊怪，昞笑而不应，屋亦不损。

赵昞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帷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民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赵昞贵尚清俭，祀神以东流水，削桑皮以为脯。

陈节访诸神，东海君以织成青襦一领遗之。

宣城边洪为广阳领校，母丧归家，韩友往投之。时日已暮，出告从者："速装束，吾当夜去。"从者曰："今日已暝，数十里草行，何急复去?"友曰："此间血覆地，宁可复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欻发狂，绞杀两子，并杀妇；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创。因走亡。数日乃于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

鞠道龙善为幻术。尝云："东海人黄公，善为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诏遣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

谢紏尝食客，以朱书符投井中，有一双鲤鱼跳出。即命作脍，一坐皆得遍。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虫，亦名大灵。又养鳄鱼十头，若犯罪者投与鳄鱼，不噬，乃赦之。无罪者皆不噬，故有鳄鱼池。又尝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皇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

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 非耶? 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吴孙休有疾，求觋视者，得一人，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妇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觋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冢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厚赏，而即信矣。"竟日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白头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不复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实上。"

吴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著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著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从石子冈上。半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更进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合。于是开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今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著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曰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谢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随从小鬼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

卷　三

汉永平中，会稽钟离意，字子阿，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䜣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薄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意召孔䜣问："此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悬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头出之。

段翳，字元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挝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

右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设案，有不清尘土投污之。炊临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篋簏中起，衣物尽烧，而篋簏故完。妇女婢使，一旦尽失其镜，数日，从堂下掷庭中，有人声言："还汝镜。"女孙年三四岁，亡之，求不知处。两三日，乃于圊中粪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许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当有老青狗物，内中侍御者名益喜，与共为之。诚欲绝，杀此狗，遣益喜归乡里。"仲英从之，怪遂绝。后徙为太尉长史，迁鲁相。

大尉乔玄，字公祖，梁国人也。初为司徒长史。五月末，于中门卧。夜半后，见东壁正白，如开门明。呼问左右，左右莫见。因起自往，手扪摸之，壁自如故。还床复见，心大怖恐。其友应劭适往候之，语次相告。劭曰："乡人有董彦兴者，即许季山外孙也。其探赜索引，穷神知化，虽眭孟、京房，无以过也。然天性褊狭，羞于卜筮者。"间来候师王叔茂请往迎之，须臾便与俱来。公祖虚礼盛馔，下席行觞。彦兴自陈："下土诸生，无他异分，币重言甘，诚有踧踖。颇能别者，愿得从事。"公祖辞让再三，尔乃听之。曰："府君当有怪，白光如门明者，然不为害也。六月上旬鸡鸣时，闻南家哭，即吉。到秋节，迁北行郡，以金为名。位至将军三公。"公祖曰："怪异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于所不图? 此相饶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杨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钜鹿太守，"钜"边有"金"。后为度辽将军，历登三事。

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东莱王基，字伯舆，家数有怪，使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卦。"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占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客（一作官）舍久远，魑魅罔两，共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者，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者，直老铃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见象而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数，非妖咎之征，自无所忧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野鸟一雊，武丁为高宗；桑谷暂生，太戊以兴。焉知三事不为吉祥? 愿府君安身养德，从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后卒无他，迁安南督军。后辂乡里乃太原问辂："君往者为王府君论怪，云'老书佐为蛇，老铃下为乌'。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贱乎? 为见于爻象，出君意乎?"辂言："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 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定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鲧，天子之父；赵王如意，汉高之子。而鲧为黄能，意为苍狗，斯亦至尊之位，而为黔喙之类也。况蛇者协辰巳之位，乌者栖太阳之精，此乃腾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书佐、铃下，各以微躯化为蛇乌，不亦

过乎。"

管辂至平原，见颜超貌主夭亡，颜父乃求辂延命。辂曰："子归，觅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卯日，刈麦地南大桑树下，有二人围棋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尽为度。若问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棋。颜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贪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叱曰："何故在此!"颜惟拜之。南面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活。"颜拜而回。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使辂筮之。辂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远，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无复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义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辂筮其所由。辂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著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于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庐人也。性深沉，有思义。少为书生，能《易》筮，善厌胜之术。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为使其反死。"乃以朱书手腕横文后三寸，为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

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尔。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卖新鞭者，便就买还，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万余。于是业用既展，病者亦无恙。

谯人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大愕惧，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免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护军张劭，母病笃。智筮之，便西出市沐猴，系母臂，令傍人槌拍，恒使作声，三日放去。劭从之。其猴出门，即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纯，行至庐江，劝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从。璞将促装去之，爱其婢，无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投符于井中。数千赤衣人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赵固所乘马忽死，甚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宜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顷之，马即能起，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亦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扬州别驾顾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迹访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其大非常。有顷遂灭。

义兴方叔保得伤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厌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从西来，径往临。叔保惊惶，病即愈。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货殖至成都，求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颠覆，独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邻比，欲媾终身之好，俟旋归，将致毒谋。旻既至，妻约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将晡，呼旻洗沐，重易帨。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坚不从。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觉，惊呼，邻里共视，皆莫测其由。遂被囚击系讯。狱就，不能自辨。郡守录状，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终无验耳。"左右以是语上达。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问曰："汝邻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杀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谓僚佐曰："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诚遇明即活之效。

隗炤，汝阴鸿寿亭民也。善《易》。临终书板，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虽尔，而慎莫卖宅也。到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板往责之，勿负言也。"亡后，果大困，欲卖宅者数矣，忆夫言，辄止。至期，有龚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赍板责之。使者执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负钱，此何缘尔邪?"妻曰："夫临亡，手书板，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叹曰："妙哉隗生！含明

隐迹而莫之闻，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其妻曰：“吾不负金。贤夫自有金，及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罂，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还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费厌胜之术。刘世则女病魅积年，巫为攻祷，伐空冢故城间，得狸鼍数十，病犹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发时，张囊著窗牖间。友闭户作气，若有所驱。须臾间，见囊大胀，如吹，因决败之。女仍大发。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张之，施张如前，囊复胀满。因急缚囊口，悬著树，二十许日，渐消。开视，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会稽严卿，善卜筮。乡人魏序欲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著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余小毒，止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序家无恙。

沛国华佗，字元化，一名旉。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苦脚左膝里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头，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许，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瞳子，又逆鳞耳。以膏散著疮中，七日愈。

佗尝行道，见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声，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卷　四

风伯、雨师，星也。风伯者，箕星也；雨师者，毕星也。郑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雨师一曰屏翳，一曰号屏，一曰玄冥。

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者，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洁，则女人见。”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为东海妇。欲归，今为灌坛令当道有德，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其德也。”文王觉，召太公问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风，从太公邑外而过。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班。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欣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宋时，弘农冯夷，华阴潼乡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

吴馀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因问：“女郎何姓?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

中绎络把火，见城郭邑居。既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伯信”。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笑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会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遂以丝布单衣及纱袷、绢裙、纱衫裈、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发遣去。”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容从关东来，将入函关。西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问郑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使也。愿托一牍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树，果有人来取书。明年，祖龙死。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渡，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后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屡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裈衫。

宫亭湖孤石庙，尝有估客至都，经其庙下，见二女子，云：“可为买两量丝履，自相厚报。”估客至都，市好丝履，并箱盛之。自市书刀亦内箱中。既还，以箱及香置庙中而去。忘取书刀。至河中流，忽有鲤鱼跳入船内。破鱼腹，得书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时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遁”之“蛊”，名曰“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深尺余。郡纪纲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此是郯亭驴山君使，至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遂去，不复见。

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君，乃求如愿。使逐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宰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见兖州，自称樊道基。有妪，号成夫人。夫人好音乐，能弹箜篌。闻人弦歌，辄便起舞。

沛国戴文谋，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于室内窃言之。妇曰：“此恐是妖魅凭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飨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遂不见。

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家赀巨万。常从洛归，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一好新妇，从竺求寄载。行可二十余里，新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麋竺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私请之。妇曰：“不可得不烧。如此，君可快去，我当缓行。日中必火发。”竺乃急行归，达家，便移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

汉宣帝时，南阳阴子方者，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尝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数十。故后子孙尝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南角。举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后年年大得蚕。今之作膏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见一小石，形像偶

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佑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

汉阳羡长刘玘，尝言："我死当为神。"一夕饮醉，无病而卒。风雨失其柩，夜闻荆山有数千人噉声。乡民往视之，则棺已成冢。遂改为君山，因立祠祀之。

卷　五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佻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赤父死焉。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自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新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会稽鄮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挺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座，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啖鲤，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著船，挟暮来至逻所。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大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将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拔刀隐树侧。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著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著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曰："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归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妪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不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妪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笃，殆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三千，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欷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其明日又来。祐曰：

"卿许活吾，当卒恩否?"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祐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簪之。出入辟恶灾，举事皆无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乃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视之。"式叩头流血。良久，吏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已，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累为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至三日日中时，果见来取，便死。

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间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摄，刘京上言："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数梦人谓曰：'吾天使也，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出。'亭长起视，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卷 六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

夏桀之时，厉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周显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汉昭帝之末，陈留昌邑社亡。京房《易传》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乱，社稷亡也。"故会稽山阴琅邪中有怪山，世传本琅邪东武海中山也。时天夜，风雨晦冥，旦而见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时东武县山，亦一夕自亡去。识其形者，乃知其移来。今怪山下见有东武里，盖记山所自来，以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极之异也。此二事，未详其世。《尚书·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虹霓。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亦人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冲风暴雨，此天地之奔气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兵甲将兴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

晋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脱化为蜮，射人。

周隐王二年四月，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水泽，今历湖是也。不知何时。《运斗枢》曰："邑之沦，阴吞阳，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郑有一妇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晋有豕生人。吴赤乌七年，有妇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阳君之御人产二龙。

鲁庄公八年，齐襄公田于贝丘，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刘向以为近豕祸也。

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

鲁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其邑中也。"

鲁定公元年，有九蛇绕柱。占以为九世庙不祀。乃立炀宫。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上无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为丈夫。与妻，生子。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女化为男，妇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游朐衍，有献五足牛。时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见于临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雨，龙现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

汉文帝十二年，吴地有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向上也，吴将反之变云。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文帝后元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

汉景帝元年九月，胶七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为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敢举兵以向京师也。其后遂有七国之难。至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赵王伦篡乱之应也。

汉景帝三年，邯郸有狗与彘交。是时赵王悖乱，遂与六国反。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悟，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泗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中。"燕王旦之谋反也，又有一乌一鹊，斗于燕宫中池上，乌堕池死。《五行志》以为楚、燕皆骨肉藩臣，骄恣而谋不义，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而水色者死。楚炕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乌众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颛征劫杀，厥妖乌鹊斗。"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者。刘向以为近牛祸。内则思虑霿乱，外则土功过制，故牛祸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汉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自赵人江充起。

汉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时燕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芜莱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往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宣帝中兴之瑞也。

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昭帝时，昌邑王贺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至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铃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至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五行志》以为王氏之应。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又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宣帝之世，燕、岱之间，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廷尉范延寿断之曰："此非人类，当以禽兽，从母不从父也。请戮三男，以儿还母。"宣帝嗟叹曰："事何必古？若此，则可谓当于理而餍人情也。"延寿盖见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论人妖将来之验也。

汉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樛结，大如弹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故处。说曰："凡枯断复起，皆废而复兴之象也。是世祖之应耳。"

汉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藁、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为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十。时议臣以为恐有炎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正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贵显之占。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为害。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之象云。京房《易传》曰："臣私禄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击，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于《洪范》，皆犬祸，言不从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男子孙通等，闻山中群鸟戴鹊声，往视之，见巢燃，尽堕池中，有三戴鷇烧死。树大四围，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

后卒成易世之祸云。

成帝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枝如人头，眉目须皆具，亡发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髭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其后有王莽之篡。

成帝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飞去。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雀，诸侯销。"又曰："生非其类，子不嗣世。"

汉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五行志》以为：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一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颛，木仆反立，断枯复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啬生子。未生二月前，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后三日，有人过，闻儿啼声，母因掘收养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曰："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故后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

汉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既棺殓，积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当死。"太守谭以闻。说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厥妖人死复生。"其后王莽篡位。

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有女子生儿，两头异颈，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政将变更。厥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两颈，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媟渎出；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汉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乌生子，三足，大如鸡，色赤，头有角，长寸余。

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治家属，扬兵京师也。

汉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县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时，梁太后摄政，梁冀专权，擅杀诛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冤之。其后梁氏诛灭。

汉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腰步者，足不在下体。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妻孙寿所为，京都翕然，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踧眉啼哭；吏卒掣顿，折其腰脊，令髻邪倾；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冀举宗合诛。

桓帝延熹五年，临沅县有牛生鸡，两头四足。

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估服。行至舍间，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谣也。其后天下大乱。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飞龙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自称黄天，有众三十六万，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至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诳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趋信，荆扬尤甚。乃弃财产，流沉道路，死者无数。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

灵帝建宁中，男子之衣，好为长服，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裾，而上甚短。是阳无下而阴无上，天下未欲平也。后遂大乱。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有妇食夫，河南有夫食妇。夫妇阴阳二仪，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阴阳相侵，岂特日月之眚哉。灵帝既没，天下大乱，君有妄诛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残，骨肉为仇，生民之祸极矣，故人妖为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论，以测其情也。

灵帝熹平二年六月，洛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

属。因其疲倭，牵而胜之。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许。其一枝，宿昔暴长，长一丈余，粗大一围，作人状，头目鬓须发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侧有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鬓。其于《洪范》，皆为木不曲直。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

灵帝光和二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是之后，朝廷霿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逾此。

光和四年，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服白衣。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见。

光和七年，陈留济阳、长垣，济阴，东郡，冤句、离狐界中，路边生草，悉作人状，操持兵弩。牛马龙蛇鸟兽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头目、足翅皆备，非但仿佛，像之尤纯。旧说曰："近草妖也。"是岁有黄巾贼起，汉遂微弱。

灵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洛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两头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怀陵上有万余雀，先极悲鸣，已因乱斗相杀，皆断头，悬著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诸怀爵禄而尊厚者，还自相害，至灭亡也。"

汉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者。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灵帝之末，京师谣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所执，公卿百僚，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还。

汉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有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

献帝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为女子。时周群上言："哀帝时亦有此变，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山阳公。

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言自中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表又当死，因以丧败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容去州数百里，即遣马里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是岁为魏文黄初元年。

魏黄初元年，未央宫中，有鹰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龙中，明帝为凌霄阁，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魏齐王嘉平初，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鷇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宣帝起，诛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

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差动，吴城两门飞落。明年，权死。

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址稗草化为稻。昔三苗将亡，五谷变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大石自立。是时，孙皓承废故之家，得复其位之应也。

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乌程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盖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也。

卷　七

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案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

之”。

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篾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兆也。

晋太康四年，会稽郡蟛蜞及蟹，皆化为鼠，甚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始成，有毛肉而无骨，其行不能过田塍。数日之后，则皆为牝。

太康五年正月，二龙见武库井中。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是后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刘、石僭窃神器，皆字曰“龙”。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获两足虎。虎者，阴精而居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兽见于河间。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当有兵革起于四方。”后河间王遂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付托不以至公，思瞀乱之应也。

太康中，有鲤鱼二枚现武库屋上。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是兵之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现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及惠帝初，诛皇后父杨骏，矢交宫阙。废后为庶人，死于幽宫。元康之末，而贾后专制，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此贾后专妒之征也。

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髻。始自宫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怀、惠之事。

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反覆，至危也；杯盘，酒器也。而名曰“晋世宁”者，言时人苟且饮食之间，而其智不可及远，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毡为绍头及络带、袴口，于是百姓咸相戏曰：“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夫毡，胡之所产者也。而天下以为绍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自后杨骏被诛，太后幽死，杨柳之应也。

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及帝晏驾，王室毒于兵祸。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戴之，以当笄。男妇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

晋元康三年闰二月，殿前六钟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贾后杀杨太后于金墉城，而贾后为恶不悛，故钟出涕，犹伤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乱，由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女体化而不尽，男体成而不彻，畜妻而无子。

元康五年三月，临淄有大蛇，长十许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迳从市入汉阳城景王祠中，不见。

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其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

元康七年，霹雳破城南高禖石。高禖，宫中求子祠也。贾后妒忌，将杀怀、愍，故天怒。贾后将诛之应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效为乌杖，以柱掖。其后稍施其镦，住则植之。及怀、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丧败。元帝以藩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

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其后遂有刘、石之乱。

惠帝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惊叹，相告曰：“石来！”寻而石冰入建邺。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竟入，而门卫不觉者，宫室将虚，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后帝迁长安，宫阙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张骋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怖，因绐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犬又言曰：“归何早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县有善卜者，骋从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兵起，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头，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几而败。于是一郡破残，死伤过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有败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或云见狸衔而聚之。世之所说：“屩者，人之贱服，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弊

之象也。道者，地里，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今败屩于道者，象下民疲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也。”

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

晋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详婢生一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尾黄色，大如碗。

永嘉五年，枹罕令严根婢产一龙、一女、一鹅。京房《易传》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时帝承惠帝之后，四海沸腾，寻而陷于平阳，为逆曜所害。

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饿死。”于是果有刘、石之乱，天下饥荒焉。

永喜五年十一月，有蝘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临”之“益”，曰：“此郡之东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无锡县欻有四株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蝘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东西数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

永嘉中，寿春城内有豕生人，两头，而不活。周馥取而观之。识者云：“豕，北方畜，两头者，无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专利之谋，将自致倾覆也。”俄为元帝所败。

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笺单衣。识者怪之，曰：“此古练缞之布，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其后怀、愍晏驾。

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帢。此缟素凶丧之征也。初，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其后二年，永嘉之乱，四海分崩，下人悲难，无颜以生焉。

晋愍帝建兴四年，西都倾覆，元皇帝始为晋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县吏任乔妻胡氏，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脐以下，各分。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按《瑞应图》云：‘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亩同颖，谓之嘉禾。’草木之属，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灵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休显见生于陈东之国，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跃，谨画图上。”时有识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难也。以臧文仲之才，犹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载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学。古人有言：‘木无枝，谓之瘣，人不学，谓之瞽。’当其所蔽，盖阙如也。可不勉乎!”

晋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大旱。十二月，河东地震。去年十二月，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是时淳于伯冤死，遂频旱三年。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又冤气之应也。

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应也。

太兴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谅有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余人以绳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后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太兴二年，丹阳郡吏濮阳演马生驹，两头，自项前别。生而死。此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其后王敦陵上。

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又有女子，阴在首，居在扬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则天下大乱；若在腹，则天下有事；若在背，则天下无后。”

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灾，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旧说所谓“滥灾妄起，虽兴师不能救之”之谓也。此臣而行君，亢阳失节。是时王敦陵上，有无君之心，故灾也。

太兴中，兵士以绛囊缚紒。识者曰：“紒在首为乾，君道也。囊者为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缚紒，臣道侵君之象也。”为衣者，上带短，才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为袴者，直幅无口、无杀，下大之象也。寻而王敦谋逆，再攻京师。

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说曰：“《易》说：‘枯杨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

旧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数也。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将执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为八，将未备夺已备也。此殆敦之擅权，以制朝廷之柄，又将以无德之材，欲窃非据也。”

晋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传》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寻有王敦之逆。

卷　八

虞舜耕于历山，得玉历于河际之岩。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舜龙颜大口，手握褒。宋均注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从劳苦，受褒饬，致大祚也。"

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吕望钓于渭阳，文王出游猎。占曰："今日猎得一兽，非龙非螭，非熊非罴。合得帝王师。"果得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同车载而还。

武王伐纣，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扬波于河。众甚惧，武王曰："余在，天下谁敢干余者！"风波立济。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氤气起，乃呼颜回、子夏同往观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打麟，伤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松，名时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乎？"儿曰："吾所见一禽，如麕，羊头，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儿发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日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时，为立祠陈宝。其雄者飞至南阳，今南阳雉县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祠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雉县来，入陈仓祠中，有声殷殷如雄雉。其后光武起于南阳。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其年数则错，未知邢史失其数耶？将年代久远，注记者传而有谬也？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娱游者，日有十数。孙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忽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归于司马。"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耸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曳一疋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是归于司马也。

都水马武举戴洋为都水令史。洋请急还乡。将赴洛，梦神人谓之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后五年，扬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梦。

卷　九

后汉中兴初，汝南有应枢者，生四子而尽。见神光照社。枢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子孙宦学，并有才名。至玚，七世通显。

车骑将军巴郡冯绲，字鸿卿，初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二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许季山孙宪，字宁方，得其先人秘要。绲请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后三岁，当为边将，东北四五里，官以东为名。"后五年，从大将军南征。居无何，拜尚书郎、辽东太守、南征将军。

常山张颢，为梁州牧。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后议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尧舜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颢后官至太尉。

京兆长安，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来，为我祸也，飞上承尘；为我福也，即入我怀。"鸠飞入怀。以手探之，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钩。遂宝之。自是子孙渐富，资财万倍。蜀贾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与贾。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贾亦数罹穷厄，不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于是赍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故关西称"张氏传钩"云。

汉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梦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语未已，而门有老妪，可八十余，头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渍。雨止，送至门。乃谓比干曰："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如此算。"

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尝诣野王，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曰："男。""书之，十五以兵死。"复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后十五载，诣主人，问所生儿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当为公矣。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鹏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谊发书占之，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谊忌之，故作《鹏鸟赋》，齐死生而等祸福，以致命定志焉。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汉，谋举义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鹅雁数十，在中庭，有狗从外入，啮之，皆死。惊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数有怪：一犬著冠帻绛衣上屋，欻有小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

吴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顷复起，犬又衔衣，恪令从者逐之。及入，果被杀。其妻在室，语使婢曰："尔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瞻视，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吴戍将郑喜，杀猪祠神，治毕悬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后人白喜谋叛，合门被诛。

贾充伐吴时，常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径。勤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者，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戆，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诛。"充因叩头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系嗣死于钟虡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世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得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错，经日乃复。至后，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金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终。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镇荆州。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从来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炒，亦变为虫。其火愈猛，其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龛所杀。

卷　十

汉和熹邓皇后，尝梦登梯以扪天，体荡荡正清滑，有若钟乳状，乃仰噏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舐之，斯皆圣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怀。以告坚曰："妾昔怀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

汉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贺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禄也。衮职有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

周擥啧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困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唯有张车子应赐钱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于是夫妇戮力，昼夜治生，所为辄得，赀至千万。先时有张妪者，尝往周家庸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妪曰："今在车屋下而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周乃悟曰："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于周家。

夏阳卢汾，字士济，梦入蚁穴，见堂宇三间，势甚危豁。题其额曰"审雨堂"。

吴选曹令史刘卓，病笃，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著衫污，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之。

淮南书佐刘雅，梦见青蜥蜴从屋落其腹内。因苦腹痛病。

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后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果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

汉灵帝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寻亦崩。

吴时，嘉兴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盐，伯始迎之，以助。石昼卧，梦上天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匹，云："明日当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梦觉，语本、思云："死期。可急还，与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惧不得见家也。"间一日，三人同时死。

会稽谢奉与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谢忽梦郭与人于浙江上争樗蒲钱，因为水神所责，堕水而死，已营理郭凶事。及觉，即往郭许，共围棋。良久，谢云："卿知吾来意否?"因说所梦。郭闻之怅然，云："吾昨夜亦梦与人争钱，如卿所梦，何期太的的也!"须臾如厕，便倒气绝。谢为凶具，一如其梦。

嘉兴徐泰，幼丧父母，叔父隗养之，甚于所生。隗病，泰营侍甚勤。是夜三更中，梦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头，发箱，出簿书示曰："汝叔应死。"泰即于梦中叩头祈请。良久，二人曰："汝县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语二人云："张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当为汝活之。"遂不复见。泰觉，叔病乃差。

卷十一

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铩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世复有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刘向曰："诚之至也，而金石为之开，况于人乎！夫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数发，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抚弓，猿即抱木而号。及六国时，更嬴谓魏王曰："臣能为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于此乎?"嬴曰："可。"有顷，闻鸟从东方来，更嬴虚发而鸟下焉。

齐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鼋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杀之，乃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拔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汉武时，苍梧贾雍为豫章太守，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中咸走来视雍。雍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许嫁而不果。良怒，杀之，断其头而归，投于灶下，曰："当令火葬。"头语曰："使君，我相从，何图当尔!"后梦见曰："还君物。"觉而得昔所与香缨、金钗之属。

周灵王时，苌宏见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骇。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后汉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少给佐吏，浆水不交。为从事，大小毕举，郡县敛手。时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辅以五官掾，出祷山川，自誓曰："辅为郡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调和阴阳，至令天地否隔，万物枯焦，百姓喁喁，无所控诉，咎尽在辅。今郡太守内省责己，自曝中庭，使辅谢罪，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誓，若至日中无雨，请以身塞无状。"乃积薪柴，将自焚焉。至日中时，山气转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

何敞，吴郡人。少好道艺，隐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庆洪遣户曹掾致谒，奉印绶，烦守无锡。敞不受。退，叹而言曰："郡界有灾，安能得怀道。"因跋涉之县，驻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后举方正、博士，皆不就。卒于家。

后汉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为狱吏，执法详平。为小黄令时，属县大蝗，野无生草，过小黄界，飞逝不集。刺史行部，责栩不治。栩弃官，蝗应

声而至。刺史谢，令还寺舍。蝗即飞去。

王业字子香，汉和帝时，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斋素，以祈于天地："当启佐愚心，无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不作，山无豺狼。卒于湘江。有二白虎，低头曳尾，宿卫其侧。及丧去，虎逾州境，忽然不见。民共为立碑，号曰："湘江白虎墓"。

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周畅，性仁慈，少至孝，独与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啮其手，畅即觉手痛而至。治中从事未之信，候畅在田，使母啮手，而畅即归。元初二年，为河南尹，时夏大旱，久祷无应。畅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为立义冢，应时澍雨。

王祥字休征，琅邪人。性至孝。早丧新，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继母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跃出冰上。延取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于是心悟，抚延如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后母至孝。母患痈肿，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寝。乃梦一小儿语母曰："若得鲤鱼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寿。不然，不久死矣。"母觉而告僚。时十二月冰冻，僚乃仰天叹泣，脱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决僚卧处，冰忽自开，一双鲤鱼跃出。僚将归奉其母，病即愈，寿至一百三十三岁。盖至孝感天神，昭应如此。此与王祥、王延事同。

盛彦字翁子，广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彦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闻彦暂行，取蛴螬炙饴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于此遂愈。

颜含字宏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医人疏方，须蚺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

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公养。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馔，二也。乃于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

新兴刘殷，字长盛，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尝见齿。事曾祖母王氏。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岁方尽。及王氏卒，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甚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灭。后有二白鸠来，巢其树庭。

杨公伯雍，洛阳县人也。本以侩卖为业。性笃孝。父母亡，葬无终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无水，公汲水，作义浆于坂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其中。"杨公未娶，又语云："汝后当得好妇。"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数岁，时时往视，见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徐氏笑以为狂，因戏云："得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玉田中，得白璧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天子闻而异之，拜为大夫。乃于种玉处，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顷地，名曰"玉田"。

衡农字剽卿，东平人也。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风，频梦虎啮其足。农呼妻相出于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三十余人，唯农夫妻犹免。

罗威字德仁，八岁丧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后授其处。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父仪，为文帝所杀。裒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泣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

郑弘迁临淮太守。郡民徐宪，在丧致哀，有白鸠巢户侧。弘举为孝谦，朝廷称为"白鸠郎"。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而下云。"

犍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贤及夫人，令勤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贳，年三岁。乃各作绣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至十二月十五日，父丧不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泣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云："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肃登承上尚书。乃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食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后盗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姑。太守闻之，捕杀盗贼，赐妻缣帛，以礼葬之。

庾衮字叔褒，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盛，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余旬。疫势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衮亦无恙。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汉末，零阳郡太守史满有女，悦门下书佐，乃密使侍婢，取书佐盥手残水饮之，遂有妊。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儿出，使求其父。儿匍匐直入书佐怀中，书佐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书佐。

鄱阳西有望夫冈。昔县人陈明，与梅氏为婚，未成而妖魅诈迎妇去。明诣卜者，决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见一大穴，深邃无底。以绳悬人，遂得其妇。乃令妇先出。而明所将邻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妇乃自誓执志，登此冈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后汉南康邓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终无怨言。时伯考怪而问之。元义子朗，时方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夭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以烧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因此遂绝。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谁，对云："夫遭烧死。"遵敕吏舁尸到，与语讫，语吏云："死人自道不烧死。"乃摄女，令人守尸，云："当有枉。"吏白："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

汉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游太学。后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后元伯寝疾甚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征晨夜省视之。元伯临终，叹曰："恨不见我死友。"子征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忘我，岂能相及？"式恍然觉悟，悲叹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卷十二

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苟禀此气，必有所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谷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憞而悍，食

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气者神明而长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无雄，细腰无雌。无雄外接，无雌外育。三化之虫，先孕后交；兼爱之兽，自为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萝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虫土闭而蛰，鱼渊潜而处。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乎时者亲旁——各从其类也。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数之至也。春分之日，鹰变为鸠；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故腐草之为萤也，朽苇之为蛬也，稻之为蛩也，麦之为蝴蝶也——羽异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无知化为有知而气易也。雀之为獐也，蛬之为虾也——不失其血气而形性变也。若此之类，不可胜论。应变而动，是为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眚。故下体生于上，上体生于下，气之反者也；人生兽，兽生人，气之乱者也；男化为女，女化为男，气之贸者也。鲁牛哀得疾，七日化而为虎，形体变易，爪牙施张，其兄启户而入，搏而食之。方其为人，不知其将为虎也；方其为虎，不知其常为人也。故晋太康中，陈留阮士瑀伤于虺，不忍其痛，数嗅其疮，已而双虺成于鼻中。元康中，历阳纪元载，客食道龟，已而成瘕。医以药攻之，下龟子数升，大如小钱，头足咸备，文甲皆具，惟中药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气，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从此观之，万物之生死也，与其变化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已，恶识所自来。然朽草之为萤，由乎腐也；麦之为蝴蝶，由乎湿也。尔则万物之变，皆有由也。农夫止麦之化者，沤之以灰；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其与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中之怪，龙、罔象；土中之怪，曰羵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岁儿。赤目，黑色，大耳，长臂，赤爪，索缚则可得食。"王子曰："木精为游光，金精为清明也。"

晋惠帝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忽闻地中有犬声隐隐。视声发处，上有小窍，大如蟥穴。瑶以杖刺之，入数尺，觉有物。乃掘视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于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当养之。"以目未开，还置窍中，覆以磨石。宿昔发视，左右无孔，遂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祸福。至太兴中，吴郡太守张懋，闻斋内床下犬声，求而不得。既而地拆，有二犬子。取而养之，皆死。其后懋为吴兴兵沈充所杀。《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无伤。"《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贾；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无伤也。此物之自然，无谓鬼神而怪之。然则贾与地狼，名异其实一物也。"《淮南毕万》曰："千岁羊肝，化为地宰；蟾蜍得苽，卒时为鹑。"此皆因气化以相感而成也。

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尝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闻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见耳。"

王莽建国四年，池阳有小人景，长一尺余，或乘车，或步行，操持万物，大小各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盗贼日甚，莽竟被杀。《管子》曰："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然池阳之景者，或庆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蚳。蚳者，一头而两身，其状若蛇，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

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值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寸许，状似六畜，头似猕猴。

秦时，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度堕地，噫吒甚愁，体气甚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和平。桓以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

江汉之域，有貙人。其先，禀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曾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坐。因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忽被县召，夜避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为人，好著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或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猳国马化之子孙

也。

临川间诸山，有妖物，来常因大风雨，有声如啸，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顷便肿，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缓。急者不过半日间，缓者经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迟则死。俗名曰“刀劳鬼”。故外书云：“鬼神者，其祸福发扬之验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然则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气分则性异，域别则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阳，死者主阴，性之所托，各安其生。太阴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五六升器，户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垭，赤白相分，状如射侯。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见鸟，鸟亦知人不见，便鸣唤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犯其止者，则有虎通夕来守，人不去，便伤害人。此鸟白日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尺，至涧中取石蟹，就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庐江翫、枞阳二县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时闻哭声，多者至数十人，男女大小，如始丧者。邻人惊骇，至彼奔赴，常不见人。然于哭地必有死丧。率声若多则为大家，声若小则为小家。

庐江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有男女，可长四五丈，能啸相唤，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

汉光武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

汉永昌郡不违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辄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有声，如有所投击。内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弹”。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过十日，皆死。

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蛊者，乃张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蛊，多用蘘荷根，往往验。蘘荷或谓嘉草。

鄱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相伯归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

卷十三

泰山之东，有澧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则泉出如飞，多少足用。若或污漫，则泉止焉。盖神明之尝志者也。

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至今犹存。故张衡作《西京赋》所称“巨灵赑屃，高掌远蹠，以流河曲”，是也。

汉武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县霍山之上，无水。庙有四镬，可受四十斛。至祭时，水辄自满，用之足了，事毕即空。尘土树叶，莫之污也。积五十岁，岁作四祭。后但作三祭，一镬自败。

樊东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烧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验。

空乘之地，今名为孔宝，在鲁南山之穴。外有双石，如桓楹起立，高数丈。鲁人弦歌祭祀。穴中无水，每当祭时，洒扫以告，辄有清泉自石间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验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有妪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秦时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试问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西域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道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乃知朔言有旨。

临汜县有廖氏，世老寿。后移居，子孙辄残折。他人居其故宅，复累世寿。乃知是宅所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

丹汁入井，是以饮水而得寿。

江东名“馀腹”者，昔吴王阖闾江行，食脍有余，因弃中流，悉化为鱼，今鱼中有名“吴王脍馀”者，长数寸，大者如箸，犹有脍形。

蟛螁，蟹也。尝通梦于人，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

南方有虫，名蠋蝺，一名蝍蠋，又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虽潜取其子，母必知处。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故《淮南子术》以之还钱，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谓蚴蝓，细腰之类。其为物，雄而无雌，不交不产。常取桑虫或阜螽子育之，则皆化成己子。亦或谓之“螟蛉”。《诗》曰：“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是也。

木蠹生虫，羽化为蝶。

猬多刺，故不使超逾杨柳。

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以弱水之深，又环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育滋长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裂，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人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铸，为阳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铸，为阴燧（言丙午日铸为阳燧，可取火；壬子夜铸为阴燧，可取水也）。

汉灵帝时，陈留蔡邕，以数上书陈奏，忤上旨意，又内宠恶之，虑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至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声，曰：“此良材也。”因请之，削以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尝至柯亭，以竹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发声辽亮。一云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东间第十六竹椽，可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卷十四

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体而生，二头，四手足，是为蒙双氏。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中，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霸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视觅，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天不复雨。衣服褊裢，言语侏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繻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槀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曰：“有气如鸡子，从天来下，故我有娠。”后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枥中，马复以气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其夺己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冰，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馀。

古徐国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有犬名“鹄苍”，衔卵以归，遂生儿，为徐嗣君。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葬之徐里中。见有狗垄在焉。

斗伯比父早亡，随母归，在舅姑之家。后长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耻女不嫁而生子，乃弃于山中。妘子游猎，见虎乳一小儿，归与妻言。妻曰：“此是我女与伯比私通，生此小儿。我耻之，送于山中。”妘子乃迎归养之，配其女与伯比。楚人因呼子文为“谷乌菟”。仕至楚相也。

齐惠公之妾萧同叔子，见御有身。以其贱，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顷公于野，又不敢举也。有狸乳而鹯覆之，人见而收，因名曰“无野”。是为顷公。

袁剑者，羌豪也。秦时，拘执为奴隶，后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来为蔽，故得不死。诸羌神之，推以为君。其后种落炽盛。

后汉定襄太守窦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长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将葬，未窆，宾客聚集。有大蛇从林草中出，径来棺下，委地

俯仰，以头击棺，血涕并流，状若哀恸，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

晋怀帝永嘉中，有韩媪者，于野中见巨卵，持归育之，得婴儿，字曰“撅儿”。方四岁，刘渊筑平阳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儿应募。因变为蛇，令媪遗灰志其后。谓媪曰：“凭灰筑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渊怪之，遂投入山穴间，露尾数寸，使者斩之，忽有泉出穴中，汇为池，因名“金龙池”。

元帝永昌中，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诣阙自陈，留于宫中。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即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迫，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蚕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案《天官》，辰为马星。《蚕书》曰：“月当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周礼·夏官·马质》“禁原蚕者”注云：“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其伤马也。”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菀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惊，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为怪草，其叶郁茂，其华黄色，其实如兔丝。故服怪草者，恒媚于人焉。

荥阳县南百余里，有兰岩山，峭拔千丈。常有双鹤，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传云：“昔有夫妇，隐此山数百年，化为双鹤，不绝往来。忽一旦，一鹤为人所害，其一鹤，岁常哀鸣。至今响动岩谷，莫知其年岁也。”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

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鼋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鼋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于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鼋肉。

魏黄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独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于壁穿中窥之，不见人体，见盆水中有一大鳖。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视之积日，转懈，自捉出户外，其去甚驶，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此与江夏黄母相似。

吴孙皓宝鼎元年六月晦，丹阳宣骞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为鼋。其状如黄氏。骞兄弟四人，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坎，泻水其中。鼋入坎游戏，一二日间，恒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跃，入于深渊。遂不复还。

汉献帝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訇訇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子，辄失去。如是数岁，人甚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阴藏户间，窥伺之。果复重来，发声如前。闻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良久，于室隅间有所中。便闻呻吟之声曰：“唷，唷，宜死。”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了不相当，貌状颇类于兽。遂行推问，乃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人咸以为此翁。

卷十五

秦始皇时，有王道平，长安人也。少时，与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为夫妇。寻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堕南国，九年不归。父母见女长成，即聘与刘祥为妻。女与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刘祥。经三年，忽忽不乐，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死经三年，平还家，乃诘邻人：“此女安在?”邻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与刘祥。今已死矣。”平问：“墓在何处?”邻人引往墓所。平悲号哽咽，三呼女名，绕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与汝立誓天地，保其终身。岂料官有牵缠，致令乖隔，使汝父母与刘祥；既不契于初心，生死永诀。然汝有灵圣，使我见汝生平之面。若无神灵，从兹而别。”言讫，又复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问平：“何处而来？良久契阔。与君誓为夫妇，以结终身，父母强逼，乃出聘刘祥，已经三年，日夕忆君，结恨致死，乖隔幽途。

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损，可以再生，还为夫妇。且速开冢破棺，出我即活。”平审言，乃启墓门，扪看其女，果活。乃结束随平还家。其夫刘祥，闻之惊怪，申诉于州县。检律断之，无条，乃录状奏王。王断归道平为妻。寿一百三十岁。实谓精诚贯于天地，而获感应如此。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秘书郎王导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年少女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氏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来，今却得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凭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后文合欲验其实，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人问女，所言皆同。乃大惊叹，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母回去。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过西门外，适见外兄刘伯文，惊相劳问，涕泣悲哀。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为家人所葬埋，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尸曹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殓，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耶？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比舍蔡仲，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闻之，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与黑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佗。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佗，我当从府君出案行部，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耶？”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大。”良久，谓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疠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至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也。”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瘗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鄳贾和姊病在邻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

会稽贺瑀字彦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死三日，复苏。云：“吏人将上天，见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层有印，中层有剑，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门吏问何得，云：‘得剑。’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剑，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来，称社公。

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箓，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庐、衡等山。既而遣归。”妙解占候，知吴将亡，托病不仕，还乡里。行至濑乡，经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经老君祠而不下马，未达桥，坠马死者否？”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

吴临海松阳人柳荣，从吴相张悌至扬州。荣病死船中二日，军士已上岸，无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缚军师！人缚军师！”声甚激扬，遂活。人问之。荣曰：“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悌，意中大愕，不觉大叫言：‘何以缚军师！’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荣便怖惧，口余声发扬耳。”其日悌即战死。荣至晋元帝时犹存。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日，见病人死，然后省觉。觉则具说，家中人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当

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乃语兄云：“当活。”

晋咸宁二年十二月，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自治，死于张家。棺敛已久。家人迎丧，旐每绕树木而不可解。人咸为之感伤。引丧者忽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尔有命，当复更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旐乃解。及还家，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便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其弟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于是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遂与出之。将护累月，饮食稍多，能开目视瞻，屈伸手足，不与人相当。不能言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如此者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含乃弃绝人事，躬亲侍养，以知名州党。后更衰劣，卒复还死焉。

羊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镮。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置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郭后崩，哭泣过哀，遂死。

魏时，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冢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耶？将一朝欻生，偶与发冢者会也？

晋世杜锡，字世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姿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吴孙休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又铸铜人数十，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侍列灵坐。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发已班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辈共举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长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柩明器，悉毁烂无余。唯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左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即生疮。至死不差。

卷十六

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

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辞有《薤露》、《蒿里》二章，汉田横门人作。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

吴兴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一黑衣白袷客来，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门生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著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魏，为领军将军。其妇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虚耳，不足怪也。”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之。”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济：“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消息。辰

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

汉不其县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西人见辽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语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为？"人惧，不敢斫，因为立庙祠祀。吏民有欲发视者，皆无病而死。

温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护军校尉，行部至陇西，为隗嚣将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节挝杀人。贼趋欲杀序，荀宇止之曰："义士欲死节。"赐剑，令自裁。序受剑，衔须著口中，叹曰："无令须污土。"遂伏剑死。更始怜之，送葬到洛阳城旁，为筑冢。长子寿，为印平侯，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语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亦何足怪。"颖乃还眠。向寐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汪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

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安县，暮宿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肋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夏侯恺字万仁，因病死。宗人儿苟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其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妆面上有黑点。

晋世新蔡王昭，平犊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出。后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

吴赤乌三年，句章民杨度至余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载。度受之。鼓琵琶数十曲，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度怖几死。

琅琊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促伯颈著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两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后月余，又佯酒醉夜行，怀刃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恐又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杀之。

汉武建元年，东莱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见三奇客，共持面饭至，索其酒饮，饮竟而去。顷之，有人来，云见三鬼酣醉于林中。

吴先主杀武卫兵钱小小，形见大街，顾借赁人吴永，使永送书与街南庙，借木马二匹，以酒噀之，皆成好马，鞍勒俱全。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

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之外。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欷流涕，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 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时节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趋入阁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称姓名，叙起居，既毕，命东榻而坐。即治饮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会可三宵，不可久居，当有祸矣。然兹信宿，未悉绸缪，既已分飞，将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度当时荒忙出走，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 度具以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尚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柩视之，原葬悉在，唯不见枕。解体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 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充便著讫，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欷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可令女郎妆严。"且语充云："君可就东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已毕。"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传教将一人，提襆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复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犊车，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充见之忻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

还充，又与金鋺，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鋺可顾儿。恩爱从此别，断肠伤肝脾。"充取儿、鋺及诗，忽然不见二车处。充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充后乘车入市卖鋺。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欻有一老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其婢言。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鋺，著棺中。可说得鋺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之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鋺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有名天下。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止宿，辄有死亡。其厉厌者，皆亡发失精。寻问其故，云："先时颇已有怪物。其后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亭卒白：'楼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栖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一死妇，大惊。走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

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裲裆。伤左髀，以裲裆中绵拭血。

卷十七

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墉下，皆亡取之。又买李幼一头牛，本券在书箧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从婿家来，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诸弟，衰绖到来迎丧，去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十余人相追。汉直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直，谓其鬼也，怅惘良久。汉直乃前为父拜。说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闻见，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为。

汉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厮役小吏。乃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遂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没，号曰贞节先生。

吴人费季，久客于楚。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出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矣。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乃以著户楣上。临发，失与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其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时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乃归还。

余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常见，悦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云："无以相报。若有官事，某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国曰："仆宁肯请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复见来，便当斫之。"后果得怪。

吴孙皓世，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隙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后久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遇，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试为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为掊刮，见有趾迹。诞因大惊。乃详问之，具道本末。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忽见鬼魅入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惟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詈之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既设，魅乃取厕中草粪，布著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于是道士罢

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与妪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否?"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司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者。三年后去，不知所在。

魏黄初中，顿丘界有人骑马夜行，见道中有一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跃马前，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捉之，惊怖暴死。良久得苏，苏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已，因说："向者事变如此，今相得为伴，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且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语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惧耶?"对曰："其身如兔，两眼如镜，形甚可恶。"伴曰："试顾视我耶?"人顾视之，犹复是也。魅便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乃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状如是。

袁绍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共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苏，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著皂角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后，复一人，著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昔临庐山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去后，君为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疋绢。群不与。曹公遣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遣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湖，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余，面如方相，从竹中出，迳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辞汝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卜。卜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扣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后十日，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云。

晋惠帝永康元年，京师得异鸟，莫能名。赵王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问人。即日，宫西有一小儿见之，遂自言曰："服留鸟。"持者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于户中。明日往视，悉不复见。

南康郡南东望山，有三人入山，见山顶有果树，众果毕植，行列整齐，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饱，乃怀二枚，欲出示人。闻空中语云："催放双甘，乃听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于鼻中入，盘其头中，觉哄哄，仅闻其脑间食声咂咂，数日而出。寻复来，取手巾缚鼻口，亦被入。积年无他病，唯患头痛。

卷十八

魏景初中，咸阳县吏王臣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寝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声曰："文约，何以不来?"头下枕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来就我饮。"至明，乃饭臿也。即聚烧之，其怪遂绝。

魏郡张奋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财散，遂卖宅与程应。应入居，举家病疾，转卖邻人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曰："细腰。"细腰应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便去。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为谁?"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为谁?"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为谁?"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复为谁?"曰："我，杵也。今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五百斤，钱千万贯，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宁。

秦时，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树。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辄有大风雨。树创随合，经日不断。文公乃益发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犹不断。士疲还息，其一人伤足，不能行，卧树下，闻鬼语树神曰："劳乎攻战?"其一人曰："何足为劳。"又曰：

"秦公将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发，以朱丝绕树，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无言。明日，病人语所闻。公于是令人皆衣赭，随斫创，坌以灰。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青牛出豐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髻解被发，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头骑。

庐江龙舒县陆亭，流水边有一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妇人，著绣衣，自称曰："我，树神黄祖也，能兴云雨，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鱼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大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刘表、袁术相攻，龙舒之民皆徙去，唯宪里不被兵。

魏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去鄢陵，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枝叶扶疏，盖地数亩，不生谷，遣客伐之。斧数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树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严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杀四五头，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怡然如旧。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者乎?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考，白日绣衣荣羡，竟无他怪。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不数斧，忽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

吴时，有梓树巨围，叶广丈余，垂柯数亩。吴王伐树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牵挽之。船自飞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时有唱唤督进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讲诵，有客来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则是鼷鼠。"客遂化为老狸。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狐不从，乃持刺谒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胜。比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擿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乃扫榻延留，留人防护。此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致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防御甚严。时豐城令雷焕，字孔章，博物士也，来访华，华以书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猎犬试之?"乃命犬以试，竟无惮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华闻益怒曰："此必真妖也。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复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见。"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华曰："世传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经千年。"乃遣人伐华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儿来，问使曰："君何来也?"使曰："张司空有一年少来谒，多才巧辞，疑是妖魅。使我取华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听我言，今日祸已及我，其可逃乎!"乃发声而泣，倏然不见。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将木归，燃之以照书生，乃一斑狐。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乃烹之。

晋时，吴兴有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塍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乃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有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

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诰下消息，辄预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买羊肝，于前切之，脔随刀不见，尽两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举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曰："某月某日，诏书当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在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谓神曰："今职在刺举。若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

答曰："诚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即无声。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羡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灵孝无故逃去，羡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羡久不见，囚其妇，妇以实对。羡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遂避去。羡使人扶孝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眝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无妖怪。

北部督邮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许，大有才决，长沙太守到若章孙也。日晡时到亭，敕前导人且止。录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书，便留。"吏卒惶怖，言当解去。传云："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须臾便上。未暝，楼镫阶下复有火。敕云："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吏知必有变，当用赴照，但藏置壶中。日既暝，整服坐，诵《六甲》、《孝经》、《易》本讫，卧有顷，更转东首，以拏巾结两足，帻冠之，密拔剑解带。夜时，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脱，几失再三。以剑带击魅脚，呼下火上照，视之，老狐正赤，略无衣毛。持下烧杀。明旦，发楼屋，得所髡人髻百余。因此遂绝。

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

陈郡谢鲲，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夜四更，有一黄衣人，呼鲲字云："幼舆，可开户。"鲲澹然无惧色，令申臂于窗中。于是授腕，鲲即极力而牵之，其臂遂脱，乃还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寻血取获。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

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著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

司空南阳来季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声气，熟是也。孙儿妇女，以次教戒，事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绝，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数年，家益厌苦。其后饮酒过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阳王瑚，字孟琏，为东海兰陵尉。夜半时，辄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叩阁，迎之则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白躯犹故，至阁便为人。以白孟琏，杀之乃绝。

桂阳太守李叔坚，为从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当杀之。"叔坚曰："犬马喻君子，犬见人行，效之，何伤？"顷之，狗戴叔坚冠走，家大惊。叔坚云："误触冠，缨挂之耳。"狗又于灶前畜火，家益怔营。叔坚复云："儿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此有何恶。"数日，狗自暴死，卒无纤芥之异。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提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顾有一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俟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顾视妇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声，衣盖飞散，视之是大苍獭，衣散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

魏齐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在厅事上，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急往，不应。鼠还穴。后至期复出，更冠帻皂衣而语曰："周南，尔日中当死。"亦不应。鼠复入穴。须臾复出，出复入，转行数语如前。日适中，鼠复曰："周南，尔不应死，我复何道。"言讫，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

安阳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著皂单

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诺。“见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似未寝。”乃喑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赤帻者，呼亭主，问答如前，复喑嗟而去。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向者呼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曰:“向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父也。”曰:“汝复谁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得独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卿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西舍得老雄鸡父。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

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吏启不可，应不听。迸从者还外，惟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顷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著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旋又有叩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部郡、府君，不应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竟，而部郡忽起至应背后。应乃回顾，以刀逆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出，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伤数下，应乃还卧。达曙，将人往寻，见有血迹，皆得之。云称府君者，是一老狶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绝。

卷十九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富。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晋武帝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长十许丈，居厅事平橑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有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攻击移时，然后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争山地，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杖戟将入，问:“汝等何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

荥阳人张福，船行还野水边。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来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船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船边。三更许，雨晴月照，福视妇人，乃是一大鼍，枕臂而卧。福惊起，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长丈余。

丹阳道士谢非，往石城买冶釜。还，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釜，意苦搔搔不安。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喏。曰:“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谁?”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鼍。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鼍之辈，徒费酒食祀之，急具锸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著皂衣高冠，大咤，声动左右。子贡进，问:“何人耶?”便提子贡而挟之。子路引出，与战于庭。有顷，未胜。孔子察之，见其甲车间时时开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车，引而奋登?”子路引之，没手仆于地，乃是大鳀鱼也，长九尺余。孔子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丧斯文，以是系予之命乎?不然，何为至于斯也?”弦歌不辍。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壁，婢误以履践之，杀一人。须臾，遂有数百人，著衰麻服，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

下。视之，皆是鼠妇。婢作汤灌杀，遂绝。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阕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陈仲举微时，常宿黄申家。申妇方产，有扣申门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闻屋里有人言：“宾堂下有人，不可进。”扣门者相告曰：“今当从后门往。”其人便往。有顷，还。留者问之：“是何等？名为何？当与几岁？”往者曰：“男也，名为‘奴’。当与十五岁。”“后应以何死？”答曰：“应以兵死。”仲举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儿当以兵死。”父母惊之，寸刃不使得执也。至年十五，有置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为木也，自下钩之，凿从梁落，陷脑而死。后仲举为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饷之申家，并问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举闻之，叹曰：“此谓命也。”

卷二十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苏易者，庐陵妇人，善看产，夜忽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圹，厝易置地，蹲而守。见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怪之，乃为探出之，有三子。生毕，牝虎负易还。再三送野肉于门内。

哙参，养母至孝。曾有玄鹤，为弋人所射，穷而归参。参收养，疗治其疮，愈而放之。后鹤夜到门外，参执烛视之，见鹤雌雄双至，各衔明珠，以报参焉。

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死。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

隋县溠水侧，有断蛇丘。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元帝时，以讨华轶功封侯。愉少时，尝经行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之，放于余不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过。及后以功封余不亭侯。铸印而龟钮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闻。愉乃悟其为龟之报，遂取佩焉。累迁尚书左仆射，赠车骑将军。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吴富阳县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著一短芦，走一头回，复向一头，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骂：“此是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蹋杀之。”昭意甚怜此蚁，因以绳系芦著船。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不慎堕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狱余杭。昭之忽思：“蚁王梦，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两三蚁著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人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于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得免。

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狗，字曰“黑龙”，爱之尤甚，行坐相随，饮馔之间，皆分与食。忽一日，于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于草中，遇太守郑瑕出猎，见田草深，遣人纵火爇之。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获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乏，致毙于侧。俄尔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甚讶其事。睹火踪迹，因尔恸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具棺椁衣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冢，高十余丈。

太兴中，吴民华隆养一快犬，号“的尾”，常将自随。隆后至江边伐荻，为大蛇盘绕，犬奋咋蛇，蛇死。隆僵仆无知，犬彷徨涕泣，走还舟，复反草中。徒伴怪之，随往，见隆闷绝，将归家。犬为不食，比

隆复苏，始食。隆愈爱惜，同于亲戚。

庐陵太守太原庞企，字子及。自言其远祖不知几何世也，坐事系狱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诬服之。及狱将上，有蝼蛄虫行其左右，乃谓之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饭与之。蝼蛄食饭尽去，顷复来，形体稍大，意每异之，乃复与食。如此去来，至数十日间，其大如豚。及竟报，当行刑。蝼蛄夜掘壁根为大孔，乃破械，从之出去。久时遇赦得活。于是庞氏世世常以四节祠祀之于都衢处。后世稍怠，不能复特为馔，乃投祭祀之余以祀之。至今犹然。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谓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灭门。

冯乘虞荡，夜猎，见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荡，汝射杀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时荡死。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薮。欻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陈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曰："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我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轮奂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姊姒辈分养蚕，已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

搜神后记

[晋]陶　潜撰　谭　轲　谭　昰整理

《搜神后记》又作《续搜神记》或《搜神续记》，为《搜神记》的续书，约成书于南朝宋（四二〇年——四七九）时期。旧题晋陶潜（三六五年——四二七）撰，但据学者考证，“其为伪托，固不待辨”。今本凡十卷一百一十余则，为后人纂辑，最初刊于明《秘册汇函》。《搜神后记》记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奇闻异事，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仙佛神迹，二、世态人情，三、人鬼之恋，四、人不畏邪。对于了解和研究当时的社会思想、风俗习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本书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加以点校。

卷　一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游观。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投食于穴中。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遂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坠者不愿停。棋者曰：“从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饿，取井中物食。”坠者如言，半年许，乃出蜀中。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大夫。所饮者，玉浆也；所食者，龙穴石髓也。”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莹珠，一名洁玉。见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履于绝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已知，追还，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与根等，语曰：“慎勿开也。”于是乃归。后出行，家人开视其囊，囊如莲花，一重去，一重复，至五盖，中有小青鸟，飞去。根还知此，怅然而已。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壳如蝉蜕也。

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即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渔人姓黄名道真）。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人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为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乃诣太守，说如

此。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也。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薪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砍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平乐县有山临水，岩间有两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为"目岩"。

始兴机山东有两岩，相向如鸱尾。石室数十所。经过皆闻有金石、丝竹之响。

中宿县有贞女峡。峡西岸水际有石如人影，状似女子。是曰"贞女"。父老相传，秦世有女数人，取螺于此，遇风雨昼昏，而一女化为此石。

临城县南四十里有盖山，百许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与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鲤一双，今人作乐嬉戏，泉故涌出。

卷　二

吴舍人名猛，字世云，有道术。同县邹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烧香。忽有虎抱政儿超篱去。猛语云："无所苦，须臾当还。"虎去数十步，忽然复送儿归。政遂精进，乞为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儿时，在父母傍卧，时夏日多蚊虫，而终不摇扇。同宿人觉，问其故，答云："惧蚊虫去啮我父母尔。"及父母终，行伏墓次。蜀贼纵暴，焚烧邑屋，发掘坟垅。民人迸窜。猛在墓侧，号恸不去。贼为之感怆，遂不犯。

谢允从武当山还，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为曹公致鲈鱼者，允便云："此可得尔。"求大瓮盛水，朱书符投水中。俄有一鲤鱼鼓鳍水中。

钱塘杜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腹，得瓜刀。

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手推之。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沛国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客从门过，因乞饮，闻其儿声，问之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还内省过，何以至此?"主人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语客曰："记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蔷茨，各与食之。既而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闻言，遂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讫，便闻其子言语。周亦忽不见此道人。

天竺人佛图澄，永嘉四年来洛阳，善诵神咒，役使鬼神。腹傍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侧，从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

石虎邺中有一胡道人，知咒术。乘驴作估客，于外国深山中行。下有绝涧，窅然无底。忽有恶鬼，偷牵此道人驴，下入绝涧。道人寻迹咒誓，呼诸鬼王。须臾，即驴、物如故。

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尺余，便于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词呵叱，投掷内外，不见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发火。巫祝厌劾而不能绝。适值幸灵，乃要之。至门，见符索甚多，并取焚之。惟据轩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绝。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常系所住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东行三十里，当有邱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持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于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飞走。众勇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赀给，璞得过江左。

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盛水，置床张二角，名曰'镜好'，以厌之。至某时，撤罂去水。如此其灾可消。"至日忘之。寻失铜镜，不知所在。后撤去水，

乃见所失镜在于罂中。罂口数寸，镜大尺余。王公复令璞筮镜罂之意。璞云："撤罂违期，故致此妖。邪魅所为，无他故也。"使烧车辖，而镜立出。

中兴初，郭璞每自为卦，知其凶终。尝行经建康栅塘，逢一趋步少年，甚寒，便牵住，脱丝布袍与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受而去。及当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为求属，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为之歔欷哽咽。行刑既毕，此人乃说。

高平郗超，字嘉宾，年二十余，得重病。庐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超令试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寻愈。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而绊之，置东檐下，却后九日景午日午时，必当有野雌雉飞来，与交合。既毕，双飞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时正羸笃，虑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余矣。一周病差，何足为淹。"然未之信。或劝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轩之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飞入笼，与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书郎。

卷　三

程咸（一作程武）字咸休。其母始怀咸，梦老公投药与之："服此当生贵子。"晋武帝时，历位至侍中，有名于世。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观望，有铜瓮水在其侧。忽见一流星，夜从天直堕瓮中。惊喜共视，忽如二寸火珠，流于水底，炯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当谁应之。"于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阿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桓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临淮公荀序，字休玄。母华夫人，怜爱过常。年十岁，从南临归，经青草湖，时正帆风驶，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数十里，洪波淼漫，母抚膺远望。少顷，见一掘头船，渔父以楫棹船如飞，载序还之，云："送府君还。"荀后位至常伯、长沙相，故云府君也。

庐陵巴邱人文晁（一作周冕）者，世以田作为业。年常田数十顷，家渐富。晋太元初，秋收已过，刈获都毕，明旦至田，禾悉复满，湛然如初。即便更获，所获盈仓。于此遂为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县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来诣全家，诣曰："君有钱一千万，铜器亦如之，大柳树钱在其下，取钱当得尔。于君家大不吉。仆寻为君取此。"便去。自尔出三十年，遂不复来。全家亦不取钱。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遂入佛图，搜掠财宝。先是，诸供养具别封置一室。贼破户，忽有蜜蜂数万头，从衣簏出，同时噬螫。群贼身首肿痛，眼皆盲合，先诸所掠，皆弃而走。

蔡裔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儿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盗俱陨。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瘕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视之，得一白鳖，赤眼，甚鲜明。乃试以诸毒药浇灌之，并内药于鳖口，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尿溅鳖，鳖乃惶骇，欲疾走避尿，因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取白马尿以灌鳖上，须臾便消成数升水。病者乃顿服升余白马尿，病豁然愈。

太尉郗鉴，字道徽，镇丹徒。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淡淡欲吐。因归，乃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长尺余，尚活动摇。乃挂著屋檐前，汁稍稍出，蛇渐焦小。经一宿视之，乃是一茎蕨，犹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时，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后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才减升合，便以为不足。非复一日。家贫。后有客造之，正遇其饮复茗，亦先闻世有此病，仍令更进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绉，状如牛肚。客乃令置之于盆中，以一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歙之都尽，而止觉小胀。又加五升，便悉混然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问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二瘕。"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时，梅元龙为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语梅云："吾昨夜忽梦见作卒，迎卿来作泰山府君。"梅闻之愕然，曰："吾亦梦见卿为卒，著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同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至二十七日晡时，桓忽中恶腹满，就梅索麝香丸。梅闻，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华歆，字子鱼，为诸生时，常宿人门外。主人妇夜产。有顷，两吏来诣其门，便相向辟易，欲退，却相谓曰："公在此。"因踟蹰良久。一吏曰："籍当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鱼拜，相将入。出，并行共语曰："当与几岁？"一人云："当与三岁。"天明，子鱼去。后欲验其事，至三岁，故往视儿消息，果三岁已死。乃自喜曰："我固当公。后果为太尉。"

宋时有一人，忘其姓氏，与妇同寝。天晓，妇起出。后其夫寻亦出外。妇还，见其夫犹在被中眠。须臾，奴子自外来，云："郎求镜。"妇以奴诈，乃指床

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间来。"于是驰白其夫。夫大愕，便入。与妇共视，被中人高枕安寝，正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神魂，不敢惊动。乃共以手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心怖不已。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错，终身不愈。

董寿之被诛，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见寿之居其侧，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寿之都不应答。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妻疑有异，持火出户视之，见血数升，而寿之失所在。遂以告姑，因与大小号哭，知有变，及晨，果得凶问。

宋时有诸生远学。其父母燃火夜作，儿忽至前，叹息曰："今我但魂尔，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柴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言。

卷 四

晋时，东平冯孝将为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余，独卧厩中，夜梦见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今已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马子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乃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地，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则愈分明，始悟是所梦见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渐渐额出，次头面出，又次肩项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设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寝息。每诫云："我尚虚尔。"即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日至，乃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辞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醊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息。令婢四人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渐渐能开，口能咽粥，既而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儿一女：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云。

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渐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

晋太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后大得利，焉杀良取物。死十许日，良忽苏活，得归家。说死时，见友人刘舒，舒久已亡，谓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斗争，吾实忿之，作一兕于庭前，卿归，岂能为我说此耶？"良故往报舒家，其怪亦绝。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父守尸。至于三更，崛然起坐，抟妇臂上金钏甚遽。父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为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后数日，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咒埋。

郑茂病亡，殡殓讫，未得葬，忽然妇及家人梦茂云："己未应死，偶闷绝尔，可开棺出我，烧车缸以熨头顶。"如言乃活。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厩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闻。入厩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可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乡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视我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见一大黄斑虎从草中出，奋迅吼唤，甚可畏怖。二人大骇。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云："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得知，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体，事事详悉，了无他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大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醒，唤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籴，有蛮师云有此术，乃以三尺布，数升米糈，一赤雄鸡，一升酒，授得此法。"

卷 五

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

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不可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任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晋太康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俗沙门。常行经清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人。"昙遂梦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清溪庙中姑。"如此一月许，便病。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清溪庙神。诸君行过，当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声音如昔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思一闻之。"其伴慧觏便为作呗讫。其神犹唱赞。语云："岐路之诀，尚有凄怆。况此之怪，形神分散。窈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涕泣。

王导子悦为中书郎，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导潜为祈祷者备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一皆藏闭。及悦疾笃，导忧念时至，积日不食。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问是何人。曰："仆，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尔。公勿复忧。"导因与之食，遂至数升。食毕，勃然谓导曰："中书命尽，非可救也。"言讫不见。悦亦陨绝。

会稽鄮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路忽见一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辄空中得之。常思脍，一双鲤自空而至。

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忽急突入蒋侯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

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杀。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

豫章人刘广，年少未婚。至田舍，见一女子，云："我是何参军女，年十四而夭，为西王母所养，使与下土人交。"广与之缠绵。其日，于席下得手巾，裹鸡舌香。其母取巾烧之，乃是火浣布。

桓大司马从南州还，拜简文皇帝陵，左右觉其有异说。登车，谓从者曰："先帝向遂灵见。"既不述帝所言，故众莫之知。但见将拜时，频言"臣不敢"而已。又问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为人肥短，黑色，甚丑。"桓云："向亦见在帝侧，形亦如此。"意恶之，遂遇疾，未几而薨。

卷 六

汉时，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至家，见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与丈人共宿，呼邻人家女自伴，夜共弹空篌。问其姓名，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绥复一缠。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闻阿登，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

汉时诸暨县吏吴详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来，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独居，又无邻里，唯有一孤妪。相去十余步尔。"详闻甚悦，便即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详设食。至一更竟，忽闻一妪唤云："张姑子。"女应曰："诺。"详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独妪也。"二人共寝息。至晓鸡鸣，详去，二情相恋，女以紫手巾赠祥，详以布手巾报之。行至昨所应处，过溪。其夜大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冢尔。

庐江筝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筝笛弦节之声及香气氤氲。渔人又梦人驱遣云："勿近官船。"此人惊觉，即移船去。相传云曹公载数妓，船覆于此，今犹存焉。

卢充猎，见獐便射，中之。随逐，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问铃下，铃下对曰："崔少府府也。"进见少府，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为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毕，以车送充至家。母问之，具以状对。既与崔别后，四年之三月三日，充临水戏。遥见

水边有犊车，乃往开车户。见崔女与三岁儿共载，情意如初。抱儿还充，水与金碗而别。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大冢，相传云是鲁肃墓。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亡，王平其冢以葬。后数年，伯阳白日在厅事，忽见一贵人，乘平肩舆，与侍从数百人，马皆浴铁。径来坐，谓伯阳曰："我是鲁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许年。君何故毁坏吾冢？"因顾左右："何不举手！"左右牵伯阳下床，乃以刀环击之数百而去。登时绝死。良久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寻便死。一说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冈。夜梦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若不如我，不复得还。"后于灵座褥上见血数，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

承俭者，东莞人。病亡，葬本县界，后十年，忽夜与其县令梦云："没故民承俭，人今见劫，明府急见救。"令便敕内外装束，作百人仗，便令驰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雾，对面不相见，但闻冢中破棺声。有二人坟上望，雾暝不见人往。令既至，百人同声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坟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坏，令即使人修复之。其夜，令又梦俭云："二人虽得走，民悉志之：一人面上有青志，如藿叶；一人断其前两齿折。明府但案此寻觅，自得也。"令从其言追捕，并擒获。

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时，在丹徒，忽梦见一人，自说己"是上虞人，死亡，浮丧飘流江中，明日当至。君有济物之仁，岂能见移？著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殷明日与诸人共江上，看见一棺，逐水流下飘，飘至殷坐处。即令人牵取，题如所梦。即移著冈上，酹以酒饭。是夕，又梦此人来谢恩。

晋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求索寄载，云："我家在韩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时至韩冢，此人便去。逊遣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径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径入诸冢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人经冢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冢呼曰："载公。"有出应者。此人云"我向载人船来，不与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云："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斛篇，长二丈许，径来向船，逊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今日即打坏奴甘罗。"言讫，忽然便失，于是遂进。

晋元熙中，上党冯述为相府吏，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马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如何得渡？君正欲见杀尔。"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丧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径得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

安丰侯王戎，字浚冲，琅邪临沂人也。尝赴人家殡殓。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厅事上。安丰作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亦有事，故来相从。然当为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赤车，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禳之。"因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趋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持斧而出。

李子豫，少善医方，当代称其通灵。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余年，殆死。忽一夜，闻屏风后有鬼谓腹中鬼曰："何不速杀之。不然，李子豫当从此过。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对曰："吾不畏之。"及旦，许永遂使人候子豫，果来。未入门，病者自闻中有呻吟声。及子豫入视，曰："鬼病也。"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鼓转，大利数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宋元嘉十四年，广陵盛道儿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乡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婚。道儿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之气，举门户相托。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中正值民将巫祝祝之。至须臾顷，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迸走出祠去。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伺望。望见沙门，皆有怖惧。须臾，二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回于是信佛，遂精诚奉事。

有一伧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设网后未竟，伧小儿窃取前网，仍以罨捕，即缚得鬼。

庐江杜谦为诸暨令。县西山下有一鬼，长三丈，著赭衣裤穿褶，在草中拍张。又脱褶掷草上，作"懊恼歌"。百姓皆看之。

会稽朱弼为国郎中令，营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谢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书多张功赏，长百余万，以其赃诬弼。而实自入。子木夜寝，忽闻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顷而到子木堂前，谓之曰："卿以枯骨腐专可得诬，当以某日夜更与对证。"言终，忽然不见。

夏侯综为安西参军，常见鬼骑马满道，与人无异。尝与人载行，忽牵人语，指道上有一小儿云："此儿正须大病。"须臾，此儿果病，殆死。其母闻之，诘综。综云："无他，此儿向于道中掷涂，误中一鬼脚。鬼怒，故病汝儿尔。得以酒饭遗鬼，即差。"母如言而愈。

顺阳范启，母丧当葬。前母墓在顺阳，往视之，既至而坟垅杂沓，难可识别，不知何所。袁彦仁时为豫州，往看之，因云："闻有一人见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觅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颜状如此。"即开墓，棺物皆烂，冢中灰壤深尺余。意甚疑之。试令人以足拨灰中土，冀得旧物，果得一砖，铭云"范坚之妻"。然后信之。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也，与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当相报。语后经年，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惟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忽然不见。坦之寻亦卒。

乐安刘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彷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裤。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亵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家。向夜，举家作粥糜，食余一瓯，因泻葛汁著中，置于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后，闻鬼从外来，发盆啖糜。既讫，便掷破瓯走去。须臾间，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已防备，与斗。亦不敢入。至四更，然后遂绝。

卷　七

庐陵巴邱人陈济者，作州吏，其妇秦，独在家。常有一丈夫，长丈余，仪容端正，著绛碧袍，采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间。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数年。比邻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至水侧，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乃纳儿著瓮中。此丈夫以金瓶与之，令覆儿，云："儿小，未可得将去。不须作衣，我自衣之。"即与绛囊以裹之，令可时出与乳。于时风雨暝晦，邻人见虹下其庭，化为丈夫，复少时，将儿去，亦风雨暝晦。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所畏也。"从此乃绝。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断。旦往观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明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挛头担归，云："至家，当斧砍燃之。"未至家二三里，闻笼中倅倅动。转头顾视，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并令断得大蟹。"王曰："如此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姓字，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字，当复何计，但应就死。"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声。土俗谓之山獭，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

刘聪伪建元元年正月，平阳地震，其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尝有哭声，昼夜不止。数日聪后刘氏，产一蛇一兽，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于陨肉之旁。俄而刘氏死，哭声自绝。

晋中兴后，谯郡周子文，家在晋陵。少时喜射猎，常入山，忽山岫间有一人，长五六丈，手捉弓矢，矢镝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忽出声唤曰："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觉应曰："喏。"此人便牵弓满镝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厌伏。

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采茗。忽遇一人，身长丈余，遍体皆毛，从山北来。精见之，大怖，自谓必死。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入大丛茗处，放之便去。精因采茗。须臾复来，乃探怀中二十枚橘与精，甘美异常。精甚怪，负茗而归。

会稽盛逸，常晨兴，路未有行人，见门外柳树上有一人，长二尺，衣朱衣朱冠，俯以舌舐叶上露。良久，忽见逸，神意惊遽，即隐不见。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云："汝看我背后。"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怕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吃食尔。"于是婢为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复来。"良久乃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殆尽。

宋襄城李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来凶不可居，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居，子孙昌炽。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已后，便为吉宅。居者住止，心无所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

许，正白。便还取刀中之，中断，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反斫杀李。持至坐上，斫杀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异姓无他。颐尚幼，在抱。家内知变，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大怖，与奴共击之，不胜而走。告家人，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不知所在。月余，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卷 八

王机为广州刺史，入厕，忽见二人著乌衣，与机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如乌鸭。以问鲍靓，靓曰："此物不祥。"机焚之，径飞上天。寻诛死。

晋义熙中，乌伤葛辉夫，在妇家宿。三更后，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

诸葛长民富贵后，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同宿，见之惊愕，问其故，答曰："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无以制之也。"后来转数屋中柱及椽桷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刃悬斫，应刃隐藏。去辄复出。又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于壁见有巨手，长七八尺，臂大数围。令斫之，忽然不见。未几伏诛。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火，忽见帐带自卷自舒，如此数四。须臾间，床前闻狗声异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见一死人头在地，头犹有发，两眼尚动，甚可憎恶。其家怖惧。乃不持出门，即于后园中瘗之。明日往视，乃出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日复出，乃以砖头合埋之，遂不复出。他日，其母便亡。

王绥字彦猷，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荆州刺史，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

晋永嘉五年，张荣为高平戍逻主。时曹嶷贼寇离乱，人民皆坞垒自保固。见山中火起，飞埃绝焰十余丈，树颠火炎，响动山谷。又闻人马铠甲声，谓嶷贼上，人皆惶恐，并戒严出，将欲击之。乃引骑到山下，无有人，但见碎火来晒人，袍铠马毛鬣皆烧。于是军人走还。明日往视，山中无燃火处，见髑髅百头，布散山中。

新野赵贞家，园中种葱，未经摘拔。忽一日，尽缩入地。后经岁余，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淦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夜照见一白鹿，射中之。明寻踪，血既尽，不知所在。且已饥困，便卧一梓树下。仰见射箭著树枝上，视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此，于是还家，赍粮，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树微有血，遂裁截为板二枚，牵著陂塘中。板常沉没，然时复浮出。出，家辄有吉庆。每欲迎宾客，常乘此板。忽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还复浮出。仕宦大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在郡经年，板忽随至石头。外司白云："涛中板入石头来。"友惊曰："板来，必有意。"即解职归家。下船便闭户，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豫章。尔后板出，便反为凶祸，家大轗轲。今新淦北二十里余，曰封溪，有聂友截梓树板，涛牂柯处。有梓树，今犹存。乃聂友向日所截，枝叶皆向下生。

卷 九

钱塘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合船载之。后成白鹭，飞去。杜恶之，便病死。

丹阳人沈宗，在县治下，以卜为业。义熙中，左将军檀侯镇姑孰，好猎，以格虎为事。忽有一人，著皮衣裤，乘马，从一人，亦著皮裤，以纸裹十余钱，来诣宗卜，云："西去觅食好，东去觅食好?"宗为作卦，卦成，告之："东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饮，内口著瓯中，状如牛饮。既出，东行百余步，从者及马皆化为虎。自此以后，虎暴非常。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窅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饥甚，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转相狎习。熊母每旦出，觅果食还，辄分此人。赖以延命。熊子后大，其母一一负之而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于是跃出。竟得无他。

淮南陈氏，于田中种豆，忽见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缬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湿。其壁先挂一铜镜，镜中见二鹿，遂以刀斫获之，以为脯。

晋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后宫养一猕猴，在妓女房前。前后妓女，同时怀妊，各产子三头，出便跳跃。昭方知是猴所为，乃杀猴及子。妓女同时号哭。昭问之，云:"初见一年少，著黄练单衣，白纱帢，甚可爱，笑语如人。"

会稽句章民张然，滞役在都，经年不得归。家有少妇，无子，惟与一奴守舍，妇遂与奴私通。然在都养一狗，甚快，名曰"乌龙"，常以自随。后假归，妇与奴谋，欲得杀然。然及妇作饭食，共坐下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笑。"然未得啖，奴已张弓矢当户，须然食毕。然涕泣不食，乃以盘中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数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

否？”狗得食不啖，惟注睛舐唇视奴。然亦觉之。奴催食转急。然决计，拍膝大呼曰：“乌龙与手！”狗应声伤奴。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妇付县，杀之。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爱怜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燎原，风势极盛。狗乃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之。尔后生因暗行，堕于枯井中，狗呻吟彻晓。有人经过，怪此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有厚报。”人曰：“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云：“以狗相与。”人即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归。

晋穆、哀之世，领军司马济阳蔡咏家狗，夜辄群众相吠，往视便伏。后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黄衣，白帢，长五六尺，众狗共吠之。寻迹，定是咏家老黄狗，即打杀之。吠乃止。

代郡张平者，苻坚时为贼帅，自号并州刺史。养一狗，名曰“飞獒”，形若小驴。忽夜上厅事，狗上行，行声如平常。未经年，果为鲜卑所逐，败走，降苻坚，未几便死。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忻。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真者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是一黄狗，遂打杀之。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病死。

林虑山下有一亭，人每过此，宿者辄病死。云尝有十余人，男女杂合，衣或白或黄，辄蒲博相戏。时有郅伯夷，宿于此亭，明烛而坐诵经。至中夜，忽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并坐蒲博。伯夷密以烛照之，乃是群犬。因执烛起，阳误以烛烧其衣，作燃毛气。伯夷怀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唤，遂死成犬。余悉走去。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一沙门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便走，来投入此道人膝中，穿头向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将去杀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觉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其炙，炙犹动摇。乃破出视之，故是一脔肉耳。道人于此得疾，遂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卒。

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有一阱，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奸人女名。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

襄阳习凿齿，字彦威，为荆州主簿。从桓宣武出猎，时大雪，于江陵城西，见草上雪气出。伺观，见一黄物，射之，应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带绛绫香囊。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恐不乐，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答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至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斐觉，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魅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欲试府君耳。能一相赦，当深报君恩。”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变为魅，垂化为神，而正触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难，但呼我字，便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小开被，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明夜有敲门者，斐问是谁，答曰：“伯裘。”问：“来何为？”答曰：“白事。”问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贼奴发也。”斐按发则验。每事先以语斐。于是境界无毫发之奸，而咸曰圣府君。后经月余，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侯谋杀斐。伺傍无人，便与诸侯持杖直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救我！”即有物如伸一匹绛，剨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缚取。考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去，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

卷　十

长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边。有女子渚次浣衣，觉身中有异，后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鲢鱼。女以己所生，甚怜异之。乃著澡盘水中养之。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为“破阻”，小者为“扑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举头望母，良久方去。经年后，女亡，三蛟子一时俱至墓所哭之，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嗥。

安城平都县尹氏，居在郡东十里日黄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儿年十三，守舍，见一人年可二十许，骑白马，张伞，及从者四人，衣并

黄色，从东方而来。至门，呼尹儿："来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伞覆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马五色斑，似鳞甲而无毛。有顷，雨气至。此人上马去，回顾尹儿曰："明日当更来。"尹儿观其去，西行，蹑虚而渐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将淹尹舍，忽见大蛟长三丈余，盘屈庇其舍焉。

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

吴兴人章苟者，五月中，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锸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某甲。"或言："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雳杀奴。"须臾，云雨冥合，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无知雷公也。雷公若来，吾当以锸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向蛇穴中，蛇死者数十。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一丈，著黄衣，白带，径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日当战。君可见助，当厚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日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蛇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蛇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猎，所获甚多，骤至巨富。数年后，忽忆先所获多，乃忘前言，复更往猎。见先白带人告曰："我语君勿复更来，不能见用。仇子已大，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皆长八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

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

晋太元中，有士人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遣发，又令乳母送之。既至，重车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外。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乃是蛇眼。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见人卖一白龟子，长四五寸，洁白可爱，便买取持归，著瓮中养之。七日渐大，近欲尺许。其人怜之，持至江边，放江水中，视其去。后邾城遭石季龙攻陷，毛宝弃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于时所养龟人，被铠持刀，亦同自入。既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水裁至腰。须臾，游出，中流视之，乃是先所放白龟，甲六七尺。既抵东岸，出头视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犹回首视此人而没。

拾 遗 记

[晋]王　嘉撰　邬文玲整理

《拾遗记》（一名《王子年拾遗记》）十卷，东晋王嘉撰，南朝梁萧绮录。王嘉字子年，东晋方士。该书前九卷记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以迄东晋各代异闻，末一卷记昆仑、蓬莱等仙山事物，是一部志怪小说集。此书有《古今小史》、《稗海》、《汉魏丛书》、《世德堂》、《百子全书》本等。此次整理以《百子全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春皇庖牺

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或人曰：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时，且闻圣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开辟，于时日月重轮，山明海静。自尔以来，为陵成谷，世历推移，难可纪算。比于圣德，有逾前皇。礼义文物，于兹始作。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取以修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谓伏羲。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故曰宓牺。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类莫不尊焉。以木德称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谓太昊。昊者明也，位居东方，以含养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曰木星。

炎帝神农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阜。圣德所感，无不著焉。神芝发其异色，灵苗擢其嘉颖，陆地丹蕖，骈生如盖，香露滴沥，下流成池，因为豢龙之圃。朱草蔓衍于街衢，卿云蔚蔼于丛薄，筑圆邱以视朝日，饰瑶阶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八音克谐，木石润泽，时有流云洒液，是谓霞浆。服之得道，后天而老。有石磷之玉，号曰夜明。以暗投水，浮而不灭。当斯之时，渐革庖牺之朴，辨文物之用。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峻锾，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气冠其上。人升于其间，雷霆之声在于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缄縢也。

录曰：谨按《周易》云，伏羲为上古，观文于天，察理于地，俯仰二仪，经纶万象，至德备于冥昧，神化通于精粹。是以图书著其迹，河洛表其文，变太素之质，改淳远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维之义乃张，礼乐文物，自兹而始。降于下代，渐相移袭。《八索》载其遐轨，《九邱》纪其淳化，备昭籍策，编列柱史。考验先经，刊详往诰，事列方典，取征群籍，博采百家，求详可证。按《山海经》云，棠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闾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真俗朴，理会冥旨，与四时齐其契，精灵协其德，祯祥之异，胡可致哉。故使迹感诚著，幽祇不藏其宝，祇心剪害，殊性之类必驯也。以降露成池，蓄龙为圃。及乎夏代，世载绵绝，时有豢龙之官。考诸遐籍，由斯立矣。

轩辕黄帝

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母曰昊枢，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称王也。时有黄星之祥。考定历纪，始造书契。服冕垂衣，故有衮龙之颂。变乘桴以造舟楫，水物为之祥踊，沧海为之恬波。泛河沈璧，有泽马群鸣，山车满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图籍，使九行之士以统万国。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义。以观天地，以祠万灵，亦为九德之臣。薰风至，真人集，乃厌世于昆台之上，留其冠剑佩舄焉。昆台者，鼎湖之极峻处也，立馆于其下。帝乘云龙而游，殊乡绝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铸器，皆铭题。及升遐后，群臣观其铭，皆上古之字，多磨灭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记其年时，辞迹皆质。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于兰蒲席

上，燃沈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沈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事出《封禅记》）。帝使风后负书，常伯荷剑，旦游洹流，夕归阴浦，行万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尘，足践则陷，其深难测。大风吹沙如雾，中多神龙鱼鳖，皆能飞翔。有石蕖青色，坚而甚轻，从风靡靡，覆其波上，一茎百叶，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澜，言沙涌起而成波澜也。仙人甯封，食飞鱼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游沙海七言颂云："青蕖灼烁千载舒，百龄暂死饵飞鱼。"则此花此鱼也。

少 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谯戏，奏便娟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四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俗谓游乐之处为桑中也。《诗》中《卫风》云"期我乎桑中"，盖类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维八埏眇难极，驱光逐影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

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余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穷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金鸣于山，银涌于地；或如龟蛇之类，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龙凤之状；有山盘纡，亦如屈龙之势；故有龙山、龟山、凤水之目也。亦因以为姓，末代为龙丘氏，出班固《艺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异传》。

颛 顼

帝颛顼高阳氏，黄帝孙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滨，遇黑龙负玄玉图。时有一老叟谓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颛顼生，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其夜昌意仰视天，北辰下化为老叟。及颛顼居位，奇祥众祉，莫不总集。不禀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灵，群后执珪以礼，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锡以钟磬，受武德者锡以干戈。有浮金之钟，沈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则声振百里。石浮于水上，如萍藻之轻，取以为磬，不加磨琢。及朝万国之时，乃奏含英之乐，其音清密，落云间之羽，鲸鲵游泳，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克伐。未用之时，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

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国。人皆衣羽毛，无翼而飞，日中无影，寿千岁。食以黑河水藻，饮以阴山桂脂。凭风而翔，乘波而至。中国气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为饰。献黑玉之环，色如淳漆。贡玄驹千疋，帝以驾铁轮，骋劳殊乡绝域。其人依风泛黑河，以旋其国也。

暗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实如枣，群仙饵焉。韩终采药四言诗曰："暗河之桂，实大如枣。得而食之，后天不老。"

高 辛

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女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游于伊洛。帝乃期焉，纳以为妃。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为八神，亦谓八翌，翌，明也，亦谓八英，亦谓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万象，亿兆流其神睿焉。

有丹丘之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于厨也。玛瑙石类也，南方者为之胜。今善别马者，死则破其脑视之，其色如血者，则日行万里，能腾空飞。脑色黄，日行千里。脑色青者，嘶闻数百里。脑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脑色白者，多力而怒。今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国人听马鸣，则别其脑色。丹邱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马脑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中国人有用者，则魑魅不能逢之。一说云马脑者，言是恶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诸妖魅，填川满谷，积血成渊，聚骨如岳。数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垩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为丹石，则玛瑙矣。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铸以为器也。当黄帝时，玛瑙瓮至，尧时犹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谓之宝露，以班赐群臣，至舜时，露已渐减。随帝世之污隆，时淳则露满，时浇则露竭，及乎三代，减于陶唐之庭。舜迁宝瓮于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宝露坛。舜于坛下起月馆，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赐。时有云气生于露坛，又迁宝瓮于零陵之上。舜崩，瓮沦于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罗之流为小溪，迳从长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瓮，可容八斗，以应八方之数，在舜崩之堂前。后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后汉东方朔识之，朔乃作《宝瓮铭》曰："宝云生于露坛，祥风起于月馆，望三壶如盈尺，视八鸿如萦带。"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此三山上广、中狭、下方，皆如工制，犹华山之似削成。八鸿者，八方之名。鸿，大

也。登月馆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萦带者矣。

唐尧

帝尧在位，盛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来服，分职设官，彝伦攸叙。乃命大禹，疏川潴泽。有吴之乡，有北之地，无有妖灾。沈翔之类，自相驯扰。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之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青鹇，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鹇鸣，时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鸣薮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像其形，铭赞至今不绝。

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则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复记其出没。游海之人，犹传其神仙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昼则通昽不明，夜则照耀穴外，虽波涛瀼荡，其光不灭，是谓阴火。当尧世，其光烂起，化为赤云，丹辉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铭曰沈燃，以应火德之运也。

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枭鸱逃于绝漠。有秖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其遗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于国都，舜以师道尊之，言则及造化之始。舜禅于禹，五老去不知所从。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长星出，薰风四起，连珠合璧，祥应备焉。万国重译而至。有大频之国，其民来朝，乃问其灾祥之数。对曰："昔北极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隐于日中。有巨鱼大蛟，莫测其形也，吐气则八极皆暗，振鬐则五岳波荡。当唐尧时，怀山为害，大蛟萦天，萦天则三河俱溢，海渎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时通壅，至圣之治，水色俱澄，无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乱天下，则巨鱼吸日，蛟绕于天，故诬妄也。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坠，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后来为之回惑，托以无稽之言，特取其爱博多奇之间，录其广异宏丽之靡矣。

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雀，丹州而来，吐五色之气，氤氲如云，名曰凭霄雀。能群飞衔土成丘坟。此鸟能反形变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则为禽，行地则为兽，变化无常，常游丹海之际。时来苍梧之野，衔青砂珠积成垄阜，名曰珠邱。其珠轻细，风吹如尘起，名曰珠尘。今苍梧之外，山人采药，时有得青石，圆洁如珠，服之不死，带者身轻，故仙人方回游南岳七言赞曰："珠尘圆洁轻且明，有道服者得长生。"

冀州之西二万里，有孝养之国，其俗人年三百岁，而织茅为衣，即《尚书》"岛夷卉服"之类也。死，葬之中野，百鸟衔土为坟，群兽为之掘穴，不封不树。有亲死者，克木为影，事之如生。其俗骁勇，能吃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钧。以爪画地，则洪泉涌流。善养禽兽，入海取虬龙，育于圜室，以充祭祀。昔黄帝伐蚩尤，除诸凶害，独表此处为孝养之乡，万国莫不钦仰，故舜封为孝让之国。舜受尧禅，其国执玉帛来朝，特加宾礼，异于余戎狄也。爰及鸟兽昆虫，以应阴阳。至亿万之年，山一轮，海一竭，鱼蛟陆居，有赤乌如鹏，以翼覆蛟鱼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鱼吸日之光，冥然则暗如薄蚀矣，众星与雨偕坠。舜乃祷海岳之灵，万国称圣。德之所洽，群祥咸至矣。

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脱骨于旷泽之中。鱼龙同穴而处。其国献毛龙，一雌一雄，放置豢龙之宫，至夏代养龙不绝，因以命族。至禹导川乘此龙，及四海攸同，反放河汭。

录曰：按《春秋传》云"星陨如雨，而夜犹明。"《淮南子》曰："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鱼死而彗星见。"夫盈虚薄蚀，未详于圣典。孛彗妖沴，著灾异于图册。麒麟斗，鲸鱼死，靡闻于前经。求诸正诰，殆将昧焉。

录曰：自稽考群籍，伏羲至于轩辕、少昊、高辛、唐、虞之君，禅业相袭，符表名类，未若尧之盛也。按《易纬》云：尧为阳精，叶德乾道，粤若稽古，是谓上圣，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禅业有虞，所谓契叶符同，明象日月。盖其载历遐旷，算纪绵远，德业异纪，神迹各殊。考传闻于前古，求佥言于中世，而道教参差，祥德递起，指明群说，能无髣髴。精灵冥昧，至圣之所不语，安以浅末贬其有无者哉。刘子政曰："凡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何则？神化欻忽，出隐难常，非肤受之所考算，恒情之所思测。至如龙火鸟水之异，云风麟虫之属，魍魉百怪之形，欻忽之像，凭风云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祥备于夏鼎，信莫记于山经。贯月查之诞，重明桂实之说，阳燎出于冰木，阴虫生于炎山，易肠倒舌之民，脱骨龙肉之景，凭风云而托生，含雨露而蠢育，已表怪于众图，方见伟于群记。茫茫遐迩，眇眇流文，百家迂阔，各尚斯异，吁！非守文于一说者矣。

夏　禹

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沈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惊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则鼋鼍而为梁，逾翠岑则神龙而为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践羽山之地，皆圣德感鲧之灵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文，鲧字或鱼边玄也。群疑众说，并略记焉。

录曰：书契之作，肇迹轩辕，道朴风淳，文用尚质。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绝，载历绵远。列圣通儒，忧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绳之书，虫章鸟篆之记，或秘诸岩薮，藏于屋壁。或逢丧乱，经籍事寝，前史旧章，或流散异域。故字体与俗讹移，其音旨随方互改。历商、周之世，又经嬴、汉，简帛焚裂，遗文残泯。详其朽蠹之余，采捃传闻之说。是以己亥正于前疑，三豕析于后谬。子年所述，涉乎万古，与圣叶同，摘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据。《尚书》云："尧殛鲧于羽山。"《春秋传》曰："其神化为黄熊，以入羽渊。"是在山变为熊，入水化为鱼也。兽之依山，鱼之附水，各因其性而变化焉。详之正典，爰访杂说，若真若似，并略录焉。

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当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将末，九鼎咸震，皆应灭亡之兆。后世圣人，因禹之迹，代代铸鼎焉。禹尽力构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其遗象也。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录曰：夫神迹难求，幽暗罔辨，希夷仿佛之间，闻见以之衔惑。若测诸冥理，先坟有所指明。是以彭生假见于贝邱，赵王示形于苍犬，皆文备鲁册，验表齐汉。远古旷代，事异神同。衔珠吐烛之怪，精灵一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迹，杳漠神源，非末俗所能推辨矣。观伏羲至于夏禹，岁历悠旷，载祀绵邈，故能与日月共辉，阴阳齐契。万代百王，情异迹至，参机会道，视万龄如旦暮，促累劫于寸阴。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殷　汤

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夜梦神母谓之曰："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狄乃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虽遭旱厄，后嗣兴焉。

传说赁为赭衣者，舂于深岩以自给。梦乘云绕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岁余，汤以玉帛聘为阿衡也。

纣之昏乱，欲讨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惑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怨。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乱以烽燧之光。纣乃回惑，使诸国灭其烽燧。于是，亿兆夷民乃欢，万国已静。及武王伐纣，樵夫牧竖，探高鸟之巢，得玉玺，文曰："水德将灭，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纪殷之世历已尽，而姬圣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归周。故蚩蚩之类，嗟殷亡之晚，望周来之迟矣。

师延者，殷之乐人也。设乐以来，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拊一弦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年已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欲极刑戮。师延既被囚系，奏清音、流徵、涤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说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绝矣。

录曰：《三坟》、《五典》，及诸纬候杂说，皆言简狄吞燕卵而生契。《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说怀感而生，众言各异，故记其殊别也。传说去其舂筑，释彼佣赁，应翘旌而来相，可谓知几其神矣。同磻溪之归周，异殷相之负鼎，龙蛇遇命，道会则通。斯则往贤之明教，通人之至规。乐天知命，信之经言也。死且不朽，是谓名也。乌无声誉于后裔，扬风烈于万祀。譬诸金玉，烟埃不能埋其坚贞。比之泾濮，淄渭不能混其澄澈。师延当纣之虐，矫步求存，因权取济，观时殉主，全身获免。所谓困而能通，卒以智免。故影被丹青，形刊金石，爱其和乐之功，贵其神迹之远矣。至如越思计然之利，镌金以旌其德，方斯蔑矣。

周

周武王东伐纣，夜济河。时云明如昼，八百之族，皆齐而歌。有大蜂状如丹鸟，飞集王舟，因以鸟画其旗。翌日而枭纣，名其船曰蜂舟。鲁哀公二年，郑人击赵简子，得其蜂旗，则其类也（事出《太公六韬》）。武王使画其像于幡旗，以为吉兆。今人幡信，皆为鸟画，则遗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霆之声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澜之声在上。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考国之正朔，则序历与中国相符。王接以外宾礼也。

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至于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仙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文彩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也。及成王崩，冲飞而去。孔子相鲁之时，有神凤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复来翔。故云：凤鸟不至，可为悲矣。

五年，有因祇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飘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来献，有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杂珠锦，文似贯珠佩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勤十顷，能致嘉颖。"

六年，燃邱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经历百有余国，方至京师。其中路山川不可记，越铁岘，泛沸海、蛇洲、峰岑。铁岘峭砺，车轮刚金为辋，比至京师，轮皆铫锐几尽。又沸海汹涌如煎，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舟底，蛟龙不能近也。又经蛇洲，则以豹皮为屋，于屋内推车。又经蜂岑，燃胡苏之木，此木烟能杀百虫。经途十五余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使发其国之时并童稚，至京师须皆白。及还至燃邱，容貌还复少壮。比翼鸟多力，状如鹊，衔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遇圣则来集，以表周公辅圣之祥异也。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异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衣裳，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群犀、象、狮子、龙蛇、火鸟之状，或变为虎兕，口中生人，备百戏之乐，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欻忽，衒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猴伎，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昼而假寐。忽梦白云蓊蔚而起，有人衣服并皆毛羽，因名羽人。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欲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而请受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寤，而血湿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乐。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复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中有续脉明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请此药，贮以玉缶，缄以金绳。王以涂足，则飞天地万里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

二十四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仄影。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沈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沈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祇之祠。缀青凤之毛为二裘，一名燠质，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厉王流于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于彘土。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赎其死，则价值万金。

录曰：武王资圣智而克伐，观天命以行诛，不驱熊罴之师，不劳三战之旅，一戎衣而定王业，，凭神力而协符瑞。至于成王，制礼崇乐，姬德方盛，营洛邑而居九鼎，寝刑庙而万国来宾。虽大禹之隆夏绩。帝乙之兴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继后稷之先基，绍公刘之盛德，文武之迹不坠。故《大雅》称为"令德"。播声教于八荒之外，流仁惠于九围之表，神智之所绥化，遐迩之所来服，靡不越岳航海，交尽于辽险之路。瑰宝殊怪之物，充于王庭。灵禽神兽之类，游集林御。诡丽殊用之物，镌斫异于人功。方册未之或载，篆素或所不纪，及乎王人风举之使，直指逾于日月之陲，穷昏明之际，覗风星以望路，凭云波而远逝。所谓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祀陵衰。昭王不能宏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田。水滨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

周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黄金碧玉之车，傍气乘风，起朝阳之岳，自明及晦，穷宇县之

表。有书史十人，记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随王之后以载其书也。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马，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远谋，使迹毂遍于四海，故绝异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录曰：夫因气含生，罕不以形相别。至于比德方事，龙马则同类焉。是以蔡昙观其智，忌卫相其才，抑亦昭发于图纬，而刊载于宝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祯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铜玉传其象。至如騄耳、骅骝、赤骥、白骥之绝，黄渠、山子、逾轮之异，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遥碣石而铄倒景，排阊阖而轶姑徐，非夫归风弥尘之迹，超虚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绛宫而骧首，指琼台而一息，繄可得而齐影矣。至于《诗》、《书》所记，名色实多，骍骆丽乎垌野，皎质耀乎空谷，或表形骃紫，被乎青玄，难可尽言矣。其有龙文、騕褭之伦，取其电逝而飚逸，䮄、駬、駃、騠之俦，亦腾骧以称骏，莫不待盛明而皆出，历代之神宝矣。次有蒲梢，啮膝、鱼文、骊驹之类，或擅名于汉右，或珍生于冀北，备饰于涓正，填列于帝皂，进则充服于上襄，而骖骊于瑶辂，退则羁弃于下圉，思驭于帝闲，俟吴班、秦公之见识，仰天门弥远，窥云路而可难哉。使乎韩哀、孙阳之复执靶，岂伤吻敝策伏匿而不进焉。自非神彻幽遐，体照冥远，驱驾群龙，穷观天域，详搜迥古，靡得俦焉。

三十六年，王东巡大骑之谷，指春宵宫，集诸方士仙术之要，而螭、鹄、龙、蛇之类，奇种凭空而出。时已将夜，王设长生之灯以自照，一名恒辉。又列璠膏之烛，遍于宫内。又有凤脑之灯。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灯七八尺，不欲使光明远也。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共玉帐高会，荐清澄琬琰之膏以为酒。又进洞渊红花，嵰州甜雪，昆流素莲，阴岐黑枣，万岁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莲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枣者，其树百寻，实长二尺，核细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东五万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树百围，其花青黑，万岁一实。郁水在磅礴山东，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谓沈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长千常，七尺为常也。条阳山出神蓬如蒿，长十丈。周初，国人献之，周以为宫柱，所谓蒿宫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实白大如瓜，香闻数里，奏环天之和乐，列以重霄之宝器。器则有岑华镂管，咈泽雕钟，员山静瑟，浮瀛羽磬，抚节按歌，万灵皆聚。环天者，钧天也。和，广也（出《穆天子传》）。岑华，名也，在西海，山有象竹，截为管吹之，为群凤之鸣。咈泽出精铜，可为钟铎。员山，其形员也，有大林，虽疾风震地，而林木不动，以其木为琴瑟，故曰静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为磬，磬者长一丈，轻若鸿毛，因轻而鸣。西王母与穆王欢歌既毕，乃命驾升云而去。

鲁僖公

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木，木似柏而枝长柔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寿之华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呼曰仁鸟。俗亦谓鸟白臆者为慈鸟，则此类也。

录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考以《竹书》蠹简，求诸石室，不绝金绳，《山经》、《尔雅》，及乎《大传》，虽世历悠远，而记说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跻之极，殊乡异俗，莫不臆拜稽颡。东升巨人之台，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鼋鼍之梁，北经积羽之地，觞瑶池而赋诗，斯井泊而游博，勒石轩辕之丘，绝迹玄圃之上。自开辟以来，载籍所记，未有若斯神异者也。

周灵王

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于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则五星精也。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汤，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锄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系角之绂尚犹在焉。夫子知命之将终，乃抱麟解绂，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时，及解绂之岁，垂百年矣。

录曰：详观前史，历览先诰，《援神》、《钩命》之说，六经纬候之志，研其大较，与今所记相符。语乎幽秘，弥深影响。故述作书者，莫不宪章古策，斟酌旧文，盖以至圣之德烈广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尽其真极。昆华不足以匹其高，沧溟未得以方其广，含生有识，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钟周季，王政浸缺，愍大道之将崩，惜文雅之垂坠，乃搜旧章而定五礼，采遗音而正六乐，故以栋宇生民，舟航万代者也。所谓崇德广业，其谓是乎。孟子云：“千年一圣，谓之连步。”自绝笔以来，载历年祀，难可称算，故通人之言，有圣将及，后来诸疑，更发明其章也。

二十二年，起昆昭之台，亦名宣昭。聚天下异木神工，得崿谷阴生之树，其树千寻，文理盘错，以此一树，而台用足焉。大干为桁栋，小枝为栭桷。其木有龙蛇百兽之形，又筛水精以为泥。台高百丈，升之

以望云色。时有苌弘能招致神异。王乃登台望云气蓊郁，忽见二人乘云而至，须发皆黄，非世俗之类也。乘游龙飞凤之辇，驾以青螭，其衣皆缝缉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时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为雪霜"，引气一喷，则云起雪飞，坐者皆凛然，宫中池井，坚冰可琢。又设狐腋素裘、紫罴文褥，罴褥是西域所献也，施于台上，坐者皆温。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为炎"，乃以指弹席上，而暄风入室，裘褥皆弃于台下。时有容成子谏曰："大王以天下为家，而染异术，使变夏改寒，以诬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苌弘而求正谏之士。时异方贡玉人、石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有玉人，机戾自能转动。苌弘言于王曰："圣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苌弘幸媚而杀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见其尸矣。

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献玉驼，高五丈，虎魄凤凰，高六尺，火齐镜，广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语，则镜中影应声而答。韩房身长一丈，垂发至膝，以丹砂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百余步。周人见之如神明矣。灵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录曰：夫诱于可欲，而正德亏矣，惑于闻见，志用迁矣，周灵之谓乎。尔乃受制于奢，玩神于乱，波荡正教，为之偷薄，淫湎因斯而滋焉。何则？溺此仙道，弃彼儒教，观乎异俗，万代之神绝者也。及其化流遐俗，风被边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气之所含养，而使鬼物随方而竞至，奇精自远而来臻，穷天区而尽地域，反五常而移四序，恍惚形象之间，希夷明昧之际，难可言也。穷幽极智，伟哉伟哉。凡事君尽礼，忠为令德。有违则规谏以竭言，弗从则奉身以求退。甚能剖身碎首，莫顾其生，排户触轮，知死不去。如手足卫头目，舟楫济巨川，君臣之义，斯为至矣。而弘违"有犯无隐"之诫，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见于夷戮，可为哀也。容成、苌弘不并语矣。

师旷者，或出于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辨音律，撰兵书万篇。时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难详也。晋平公之时，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熏目为瞽人，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不记师旷出何帝之时。旷知命欲终，乃述《宝符》百卷。晋战国时，其书灭绝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惟有黄发老叟五人，或乘鸿鹤，或衣羽毛，耳出于顶，瞳子皆方，面色玉洁，手握青筠之杖，与聃共谈天地之数。及聃退迹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术，四海名士，莫不争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壶中有黑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经》，垂十万言。写以玉牒，编以金绳，贮以玉函。昼夜精勤，形劳神倦。及金壶汁尽，二人刳心沥血，以代墨焉。递钻脑骨，取髓代为膏烛。及髓血皆竭，探怀中玉管，中有丹药之屑，以涂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经成工毕，二人亦不知所往。

录曰：庄周云："德配天地，犹假至言。"观乎老氏，崇谦柔以为要，挹虚寂以归真，知大朴之既漓，发玄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虚无，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贵其德，叶以神灵，极譬其人以为龙矣。师旷设数千间，卒具春秋之末。《抱朴子》谓为"知音之圣"也。虽容成之妙，大挠之推历，夔、襄之理乐，延州之听，故未之能过也。

师涓出于卫灵公之世，写列代之乐，造新曲以代古乐，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芝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风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沈云之操。以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灵公情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趋阶而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沈湎淫漫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其声而亲政务，故卫人化其美焉。师涓悔其乖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蘧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

录曰：夫体国以质直为先，导政以谦约为本。故三风十愆，《商书》以之昭誓。无荒无怠，《唐风》贵其遵俭。灵公违诗人之明讽，惟奢纵惑心，虽追悔于初失，能革情于后谏，日月之蚀，无损明焉。伯玉志存规主，秉亮为心。师涓识进退之道，观过知仁。一君二臣，斯可称美。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许以上大夫之位，处于层楼延阁之上，以望气象。设以珍食，施以宝衣。其食则有渠沧之凫，煎以桂髓；丛庭之鹦，蒸以蜜沫；淇漳之鳣，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兰苏；华清夏洁，洒以纤缟。华清，井之澄华也。饔人视时而叩钟，伺食以击盘，言每食而辄击钟磬也。悬四时之衣，春夏金玉为饰，秋冬以翡翠为温，烧异香于台上。忽有野人被草负笈，扣门而进，曰："闻国君爱阴阳之术，好象纬之秘，请见。"景公乃延之崇堂。语则及未来之兆，次及已往之事，万不失一。夜则观星望气，昼则执算披图，不服宝衣，不甘奇食。景公谢曰："今国丧乱，微君何以辅之？"曰："德之不均，乱将及矣。修德以来人，则天应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赐姓曰子氏，名之曰韦，即子韦也。

录曰：宋子韦世司天部，妙观星纬，抑亦梓慎、裨灶之俦。景公待之若神，礼以上列，服以绝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虽谓大禽之旨，华蕤龙衮之服，及斯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赐姓，亦缘事以显名，号司星氏，至六国之末，著阴阳之书（出班固《艺文志》）。

越谋灭吴，蓄天下奇宝、美人、异味进于吴。杀三牲以祈天地，杀龙蛇以祠川岳。矫以江南亿万户

民，输吴为佣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即西施、郑旦之别名），以贡于吴。吴处民以椒华之房，贯细珠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魂，谓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军乱入，见二女在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朽株，尚为祠神女之处。初，越王入国，有丹乌夹王而飞，故句践入国，起望乌台，言丹乌之异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闲算术者万人，收四海难得之货，盈积于越都以为器。铜铁之类，积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堑，谓之宝井。奇容丽色，溢于闺房，谓之游宫。历古以来，未之有也。

录曰：《易》尚谦益，《书》著明谟，人臣之体，以斯为上。《传》曰："知无不为，忠也。"范蠡陈工术之本，而句践乃霸，卒王百越，称为富强，斯其力矣。故能佯狂以晦迹，浮海以避世，因三徙以别名，功遂身退，斯其义也。至如宝井、游宫，虽奢不惑。夫兴亡之道，匪推之历数，亦由才力而致也。观越之灭吴，屈柔之礼尽焉，荐非世之绝姬，收历代之神宝，斯皆迹殊而事同矣。博识君子，验斯言焉。

燕昭王

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迹影，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瑶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缨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鸾翔，而歌声轻扬。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末曲曰旋怀，言其支体缠蔓，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荃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郁茂，以熏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喷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穟，穟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则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穟。麟文者，错杂宝以饰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昭王复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异，处于崇霞之台，设枕席以寝讌，遣侍人以卫之。王好神仙之术，玄天之女，托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游于汉江，或伊洛之滨。

四年，王居正寝，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于仙道，欲学长生久视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游昆台之山，见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若冰雪，行如处子，血清骨劲，肤实肠轻，乃历蓬、瀛而超碧海，经涉升降，游往无穷，此为上仙之人也。盖能去滞欲而离嗜爱，洗神灭念，常游于太极之门。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群，迷心动虑，所爱之容，恐不及玉，纤腰皓齿，患不如神。而欲却老云游，何异操圭爵以量沧海，执毫厘而回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彻色灭味，居乎正寝，赐甘需羽衣一袭，表其墟为明真里也。

七年，沭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述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炫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雰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雰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渐入云里。又如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怀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

八年，卢扶国来朝，渡河万国方至。云其国中山川，无恶禽兽，水不扬波，风不折木。人皆寿三百岁，结草为衣，是谓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让。寿登百岁以上，相敬如至亲之礼。死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瘗掩其尸。闾里助送，号泣之音，动于林谷，河源为之流止，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于口，至死者骨为尘埃，然后乃食。昔大禹随山导川，乃旌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

录曰：夫含灵禀气，取象二仪。受命因生，包乎五德。故守淳明以修身，资施以为本。义缘天属，生尽爱敬之容。体自心慈，死结追终之慕。盖处物之常情，有识之常道。是以忠谏一至，则会理以通幽，神义由心洞，祇灵为之昭感。迹显神著，表降群祥，行道不违，远迩旌德。美乎异国之人，隔绝王化，阙闻大道，语其国法，华戎有殊，观其政教，颇令殊俗。礼在四夷，事存诸诰。孝让之风，万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诸神异。有谷将子，学道之人也，言于王曰："西王母将来游，必语虚无之术。"不逾一年，王母果至，与昭王游于燧林之下，说炎帝钻火之术。取绿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状如丹雀，来拂于桂膏之上。此蛾出于员丘之穴，穴洞达九天，中有细珠如流沙，可穿而结，因用为佩，此是神蛾之火也。蛾凭气饮露，飞不集下，群仙杀此蛾合丹药。西王母与群仙游员邱之上，聚神蛾以琼筐盛之，使王童负筐，以游四极，来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转神丹。"王母弗与。

昭王坐握日之台，参云，上可扪日，时有黑鸟白头，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悬照于室内，百神不能隐其精灵。此珠出阴泉之底，阴泉在寒山之北，员水之中，言水波常圆转而流也。有黑蚌飞翔来去如五岳之上。昔黄帝时，雾成子

游寒山之岭，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飞矣。至燕昭王时，有国献于昭王，王取瑶漳之水，洗其泥沙，乃嗟叹曰："自悬日月以来，见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岁一生珠也"，珠渐轻细。昭王常怀此珠，当隆暑之月，体自轻凉，号曰"销暑招凉之珠"也。

秦始皇

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虎，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山泽之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目，相随而行，毛色相似，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灭，宝剑神物，随时散乱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曰："臣少时蹑虚却行，日游万里。及其老朽也，坐见天地之外事。臣国在咸池日没之所九万里，以万岁为一日。俗多阴雾，遇其晴日，则天豁然云裂，耿若江汉，则有玄龙黑凤，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继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则碎，状如粟，一粒辉映一堂。昔炎帝始变生食，用此火也。国人今献此石，或有投其石于溪涧中，则沸沫流于数十里，名其水为焦渊。臣国去轩辕之邱十万里，少典之子采首山之铜，铸为大鼎。臣先望其国，其金火气动，奔而往视之，三鼎已成。又见冀州有异气，应有圣人生，果有庆都生尧。又见赤云入于酆镐，走而往视，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弥信仙术焉。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邱碧树，郦水燃沙，贲都朱泥，云岗素竹；东得葱峦锦柏，漂槎龙松，寒河星柘，玩云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渊羽昼，涤漳霞桑，沈塘员筹；北得冥阜乾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二人腾虚缘木，挥斤斧于空中，子时起工，午时已毕。秦人谓之子午台，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疑也。

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尝息大树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问："二子何勤苦也？"仪、秦又问之："子何国人？"答曰："吾生于归谷。"亦云鬼谷，鬼者归也。又云归者，谷名也。乃谓其术，教以干世出俗之辩，即探胸内得二卷说书，言辅时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归相近也。"

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赵高谋杀之。子婴寝于望夷之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须鬓绝青，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而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子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言，谓子婴曰："余是天使也。从沙邱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名欲相诛暴。"翌日乃起，子婴则疑赵高，囚高于咸阳狱，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终丹法，冬月坐于坚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及高死，子婴弃高尸于九达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子婴所梦，即始皇之灵。所著玉舄，则安期先生所遗也。鬼昧之理，万世一时。

录曰：夫含灵挺质，罕不羡乎久视，祈以长生。苟乖才性，企之弥远。何者？夫层宫峻宇肆其奢，绰约柔曼纵其惑，《九韵》、《六英》悦其耳，喜怒刑赏示其威，精灵溺于常滞，志意疲于驰策，销竭神虑，翦刻天和。秦政自以功高三皇，世逾五帝，取惑徐市，身殒沙邱。燕昭能延礼群神，百灵响集。并欲弃机事以游真极，去尘垢而望云飞，譬犹等沟浍于天河，齐朝菌于椿木，超二仪于昆峦，升一匮而扳重汉。何则望之与无阶矣。《抱朴子》曰："学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虽微鉴仙体，而未入玄真。盖由褊惑尚多，滞情未尽。至于神通玄化，说变万端，故曰徐行云垂之俦，驾影乘霞之侣，可得齐肩比步焉，与之栖息也。穷神绝异，随方而来；炫绝殊形，越境而至。托神以尽变，因变以穷神，触象难名，灵怪莫测。《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术，出于万毕之家。"方毳羽于洪炉，炎烟火于冰水，漏海螺船之属，飞珠沈霞之类，千途万品，书籍之所未详。自神化以来，神奇莫与为例，岂末代浮诬，所能窥仰，夭龄修短之所效哉。今观子年之纪，苏、张二人，异辞同迹，或以字音相类，或以土俗为殊，验诸坟史，岂惟秦、仪之见异者哉！

前汉上

汉太上皇微时，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时所作也。上皇游酆沛山中，寓居穷谷里，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者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慎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而无疑色。工人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公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木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罔两，莫能逢之，斫

玉镌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砥敛锷，终为鄙器。”上皇则解匕首投于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昼晦，及乎剑成，杀三牲以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云是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字，记其年月。”及成剑，工人视之，其铭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常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吕后藏于宝库。库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状如龙蛇。吕后改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名曰“灵金内府也”。

录曰：夫精灵变化，其途非一，冥会之感，理故难常。至如坟谶所载，咸取验于已往，谣歌里说，皆求征于未来，考图披籍，往往而编列矣。观乎工人之说，谅妖言之远效焉。三尺之剑，以应天地之数，故三为阳数，亦应天地之德。按《钩命诀》曰：“萧何为昂星精，项羽、陈胜、胡亥为三猾。”国为木德，汉叶火位，此其征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称车书同文轨，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姓韩名稚，则韩终之嗣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使，闻圣德洽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有东极出扶桑之外，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自乳已来，有灵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人言，令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曰：“五运相承，迭生迭死，如飞尘细雨，存没不可论算。”问：“女娲以前可闻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搅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自轩皇以来，屑屑焉以相诛灭，浮靡嚣动，淫于礼，乱于乐，世德浇讹，淳风坠矣。”稚以答闻于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达理者，难可语乎斯远矣。”稚于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诸方士立仙坛于长安城北，名曰“祠韩馆。”俗云：“司寒之神，祀于城阴。”按《春秋传》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乱也，定是“祠韩馆。”至二年，诏宫女百人，文锦万疋，楼船十艘，以送泥离之使，大赦天下。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命龙膏之灯以照舟内，悲不自止。亲侍者觉帝容色愁怨，乃进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国，酒出洪梁之县，此属右扶风，至哀帝废此邑，南人受此酿法。今言云阳出美酒，两声相乱矣。帝饮三爵，色悦心欢，乃诏女伶出侍。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著衣枕，历月不歇。帝弥思求，终不复见，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后常思梦之，或欲见夫人。帝貌憔悴，嫔御不宁。诏李少君与之语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见，不可同于帷幄。暗海有潜英之石，其色青，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悟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言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愿得楼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暗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图，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轻纱幙里，宛若生时。帝大悦，问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近观乎？且此石毒，宜远望，不可逼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少君乃使舂此石人为丸，服之，不复思梦。乃筑灵梦台，岁时祀之。

元封元年，浮忻国贡兰金之泥。此金出汤泉，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金状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铸，其色变白，有光如银，即银烛是也。常以此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此泥为玺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武帝崩后，此泥乃绝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成渊，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溯，随流屈直。其水激石之声，似人之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谓之“淫泉”。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濑，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昔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而飞，至淫泉。后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张善该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凫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环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汉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沈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史记》略而不录。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也。石体甚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侍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侍者乃却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风。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水同其洁澈。侍者谓冰之无盘，必融湿席，乃合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以为乐。

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家犹有此器，而多残破。及王莽之世，不复知其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心，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泉故馆，更以余鸡混之，得其种类而不能鸣。谏者曰："《诗》云：'牝鸡无晨'，一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鸡不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行至西关，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故谣言曰："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有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弥多，宫掖中生蒿棘，家无鸡鸣犬吠。此鸡未至月支国，乃飞于天汉，声似鹍鸡，翱翔云里。一名暄鸡，昆、暄之音相类。

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有祈沦之国。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其国人缀草茅为绳，结网为衣，似今之罗纨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国献网衣一袭。帝焚于九达之道，恐后人征求，以物奢费。烧之烟如金石之气。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国，人皆善啸，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则声清亮，春夏则声沈下。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亦曰两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则啸声逾远。故《吕氏春秋》云"反舌殊乡之国，"即此谓也。有至圣之君，则来服其化。

录曰：汉兴，继六国之遗弊，天下思于圣德，是以黔黎嗟秦亡之晚，恨汉来之迟。高祖肇基帝业，恢张区宇。孝惠务宽刑辟，以成无为之治，德侔三王，教通四海。至于武帝，世载愈光，省方巡岳，标元崇号，闻礼乐以恢风，广文义以饰俗，改律历而封建禅，祀百神以昭群瑞。虽钦明茂于《唐书》，文思称于《虞典》，岂尚兹焉。观乎周、孔之教，不贵虚无之学。武帝修黄老，治却老之方，求报无福之祀。是以张敞切言，使远斥仙术，指以苌弘、楚襄怀、秦皇、徐福之事，故新垣之徒，卒见夷戮。夫仙者尚冲静以忘形体，守寂寞而祛嚣务。武帝好微行而尚克伐，恢宫宇而广苑囿，永乖长生久视之法，失玄一守道之要，悔少翁之先诛，惑栾大之诡说。至如李夫人缅心昵爱，专媚兰闺，思沈魂之更生，饬新宫以延伫，盖由嬖惑之宠过炽，累心之结未祛，欲竦身云霓之表，与天地而齐毕，由系风晷，其可阶乎？虽未及玄真，颇参神邃，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万象无所隐其精灵。考诸仙部，验以众说，未有异于斯乎。夫五运递兴，数之常理，金土之兆，魏晋当焉。董偃起自贩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宠，窃幸一时，富倾海宇，内蓄神异之珍，衒非世之宝。一朝绝爱，信盛衰之有兆乎。夫为棺椁者，以防蝼蚁之患，为敛骨之具，圣人使合其正礼，恶其逾费，疾其过薄。至如澹台灭明之俭，盛姬、秦皇之奢，皆失于节用。嗟乎！形销神灭，欻为一棺之土，为陵成谷，琼珣美宝，奄为烬尘，斯则费生加死，无益身名也。冥然长往，何忆曩时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敛手足形，圣人以斯昭诫，岂不尚哉。

前汉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葳蕤，芬馥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以为戏弄。《楚辞》所谓"折芰荷以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千叶，根浮水上，实沈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时命水嬉，游宴永日。士人进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犹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为船，木兰为舵，刻飞鸾翔鹢，饰于船首，随风轻漾，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帝乃大悦。起商台于池上。及乎末岁，进谏者多，遂省薄游幸，堙毁池台，鸾舟荷芰，随时废灭。今台无遗址，沟池已平。

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背明之国，来贡其方物。言其乡在扶桑之东，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常暗，宜种百谷，名曰融泽，方三千里。五谷皆良，食之后天而死。有浃日之稻，种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夭而有寿；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肠稻，食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食之益髓；有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龙粟，叶屈曲似游龙也；有琼膏粟，白如银，食此二粟，令人骨轻。有绕明豆，其茎弱，自相萦缠；有挟剑豆，其荚形似人挟剑，横斜而生；有倾离豆，言其豆见日，叶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麦，延寿益气；有昆和麦，调畅六府；有轻心麦，食者体轻；有醇和麦，为曲以酿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麦，穗中有露，味甘如饴。有紫沈麻，其实不浮；有云冰麻，实冷而有光，宜为油泽；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烛，是苣藤也，食之延寿，后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长一丈，叶如车轮，根大如毂，花似朝虹之色。昔齐桓公伐山戎，国人献其种，乃植于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视如列烛，昼则无光，自消灭也。有紫菊，谓之日精，一茎一蔓，延及数亩，味甘，食者至死不饥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复成茅也，谓之灵茅。有黄渠草，映日如火，其坚韧若金，食者焚身不热；有梦草，叶如蒲，茎如蓍，采之以占吉凶，万不遗一；又有闻遐草，服者耳聪，香如桂，茎如兰。其国献之，多不生实，叶多萎黄，诏并除焉。

元凤二年，于淋池之南起桂台，以望远气。东引太液之水，有一连理桂树，上枝跨于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与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兰云鹢之舟，穷晷系夜，钓于台下，以香金为钩，缃丝为纶，丹鲤为饵，钓得白蛟，长三丈，若大蛇，无鳞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为鲊，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赐群臣。帝思其美，渔者不能复得，知为神异之物。

二年，含涂国贡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万里，鸟兽皆能言语，鸡犬死者，埋之不朽。经历数世，其家人游于山阿海滨，地中闻鸡犬鸣吠，主乃掘取，还家养之，毛羽虽秃落更生，久乃悦泽。"

张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丧尽礼。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飞鸟衔火夹之，登山济水，号泣不息，未尝以险难为忧，虽夜如昼之明也。以泪洒石则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泪浸地即醎，俗谓之醎乡。至昭帝嘉其孝异，表铭其邑曰"孝感乡"，四时祭祀，立庙焉。

录曰：夫心迹所至，无幽不彻，理著于微，冥昧自显。玄曦回鲁阳之戈，严霜感匹夫之叹，在于凡伦，尚昭神迹。况求之精爽，以会蒸蒸之心，木石为之玄感，鸟兽为之驯集。元纬哀号，春花以之改叶；叔通晨兴，朝流欻生横石；辛缮表迹于栖鸾，卫农示德于梦虎，郅氏之行，类斯道焉。按汉昭帝时，有黄鹄下太液池，今云淋池，盖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嘉谷玄稷之祥，亦不说今之所生，岂由神农、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称，非近俗所食。诠其名，华而不实。及乎飞走之类，神木怪草，见奇而说，万世之瑰伟也。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傍起宵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绨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既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带玄绶，簪佩虽如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宵游宫，乃秉烛宴幸，既罢，静鼓自舞，而步不扬尘。好夕出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觉其行快疾，闻其中若风雷之声，言其行疾也，名曰云雷宫。所幸之宫，咸以毡绨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虽惑于微行昵宴，在民无劳无怨。每乘舆返驾，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舍于道傍，国人之穷老者，皆歌万岁。是以鸿嘉、永始之间，国富家丰，兵戈长戢。故刘向、谷永，指言切谏。于是焚宵游宫及飞行殿，罢宴逸之乐。所谓从绳则正，如转圜焉。

帝常以三秋闲日，与飞燕戏于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贵其不沈没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桂为柂枻。及观云棹水，玩撷菱蕖，帝每忧轻荡，以惊飞燕，命佽飞之士，以金锁揽云舟于波上。每轻风时至，飞燕殆欲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裙，常怨曰："妾微贱，何复得预缨裙之游？"今太液池尚有避风台，即飞燕结裙之处。

录曰：夫言端扆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兴居有节，进止有度，出则太师奏登车之礼，入则少师荐升堂之仪，列旌门以周卫，修清宫以宴息。成帝轻南面之位，微游嬺幸，好感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谏。《书》不云乎："弗矜细行，终累大德"，斯之谓矣。

哀帝尚淫奢，多进谄佞。幸爱之臣，竞以妆饰妖丽，巧言取容。董贤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贤更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故使宛转便易也，宫人皆效其断袖。又曰，割袖恐惊其眠。

后　汉

明帝因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敦煌献异瓜种，恒山献巨桃核。瓜名穹隆，长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饴。父老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崆峒灵瓜，四劫一实，西王母遗于此地，世代遐绝，其实颇在。"又说巨桃霜下结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于霜林园。园皆植寒果，积冰之节，百果方盛，俗谓之相陵，与霜林之声讹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万岁矣，安可植乎？"后崩，内侍者见镜奁中有瓜桃之核，视之涕零，疑非其类耳。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来贡异瑞。有鸟名鸩鹊，形高七尺，解人语。其国太平，则鸩鹊群翔。昔汉武时，四夷宾服，有献驯鹊，若有喜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鹊，"盖其类也。《淮南子》云："鹊知人喜"。今之所记，大小虽殊，远近为异，故略举焉。

安帝好微行，于郊垌，或露宿起帷宫，皆用锦罽文绣。至永初二年，国用不足，令吏民入钱者得为官。有琅琊王溥，即王吉之后。吉先为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钱至亿庾，一土三田，军门主簿。"后以一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字也。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簿。积善降福，明神报焉。

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彻。乘船以游漾，使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以执篙楫，摇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者，以奏招商之歌，以来凉气也。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逾。"渠中植莲大如盖，长一丈，南国所献。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则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帝嗟曰："使万岁如此，则上仙

也。”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内竖为鲈鸣。于馆北又作鸡鸣堂，多畜鸡，每醉迷于天晓，内侍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乃以炬烛投于殿前，帝乃惊悟。及董卓破京师，散其美人，焚其宫室。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烛处，夕夕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立小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扫除矣。

录曰：明、章两主，丕承前业，风被四海，威行八区，殊边异服，祥瑞辐辏。安、灵二帝，同为败德。夫悦目快心，罕不沦乎情欲，自非远鉴兴亡，孰能移隔下俗。佣才缘心，缅乎嗜欲，塞谏任邪，没情于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凭威猛以丧家国，肆奢丽以覆宗祀，询考先坟，往往而载，佥求历古，所记非一。贩爵鬻官，乖分职之本，露宿郊居，违省方之义。成、安二帝，载世虽远，而乱政攸同。验之史牒，讯诸前记，迷情狗马，爱好龙鹤，非明王之所闻示于后也。内穷淫酷，外尽禽荒，取悦耳目，流败万世。是以牝妖告祸，汉灵以巷伯倾宗。酒池裸逐之丑，鸣鸡长夜之惑，事由商乙，远仿燕丹，异代一时，可为悲矣。

献帝伏皇后，聪惠仁明，有闻于内则。及乘舆为李傕所败，昼夜逃走，宫人奔窜，万无一生。至河无舟楫，后乃负帝以济河，河流迅急，惟觉脚下如有乘践，则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拥遏于帝。帝伤趾，后以绣缎拭血，刮玉钗以覆于疮，应手则愈。以泪湔帝衣及面，洁静如浣。车人叹服，虽乱犹有明智妇人。精诚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录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夺其坚色。兰桂可折，而不可掩其贞芳。伏后履纯明之姿，怀忠亮之质，临危受命，壮夫未能加焉，知死不吝，冯媛之俦也，求之千古，亦所罕闻。

汉兴，至于哀、平、元、成，尚以宫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弘侈，东都继其繁奢，既违采椽不斫之制，尤异灵沼遵俭之风。考之皇图，求诸志录，千家万户之书，台卫城隍之广，自重门构宇以来，未有若斯之费溢也。孝哀广四时之房，灵帝修裸游之馆，妖惑为之则神怨，工巧为之则人虐，夷国沦家，可为恸矣。及夫灵瑞、嘉禽，艳卉、殊木，生非其壤，诡色讹音，不禀正朔之地，无涉图书所记，或缘德业以来仪，由时俗以具质，咸得而备祥矣。历览群经，披求方册，未若斯之宏丽矣。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庭中起高阁长庑，置衡石于其上，以称量珠玉也。阁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四垂，昼视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月昼星富无匹。”其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家为“琼厨金穴”。况小心畏慎，虽居富势，闭门优游，未曾干世事，为一时之智也。

录曰：夫后族之盛，专挟内主之威，皆以党嬖强盛，肆嚣于天下，妖幸侵政，擅椒房之亲。在昔魏冉，富倾嬴国；汉世王凤，同拜五侯。馆第僭于京都，嫱姬丽于宫掖，瑰赂南金，弥玩于王府，缇绣雕文，被饰于土木，高廓洞门，极夏屋之盛，文马朱轩，穷车服之靡，自古擅骄，未有如斯之例。虽三归移于管室，八佾陈于季庭，方之为劣矣。郭况内凭姻宠，外专声厉，远采山丹之穴，积陶朱、程郑之产，未足称其盛欤。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财势，秉温恭之正，守道持盈，而自兢慎足，可谓知几其神乎。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授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

贾逵年五岁，明慧过人。其姊韩瑶之妇，嫁瑶无嗣而归居焉，亦以贞明见称。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逵隔篱而听之。逵静听不言，姊以为喜。至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贫困，未尝有教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耶?”逵曰：“忆昔姊抱逵于篱间，听邻家读书，今万不遗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文通遍。于闾里每有观者，称云振古无伦。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

何休木讷多智，《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莫不咸诵也。门徒有问者，则为注记，而口不能说。作《左氏膏肓》、《公羊废疾》、《谷梁墨守》，谓之“三阙”。言理幽微，非知机藏往，不可通焉。及郑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

任末年十四时，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险阻。每言：“人而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菴，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缚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更以静衣易之。非圣人之言不视。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若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奥，非正典籍所载，皆注记于柱壁及园林树木，慕好学者，来辄写之。时人谓任氏为“经苑”。

曹曾，鲁人也。本名平，慕曾参之行，改名为曾。家财巨亿，事亲尽礼，日用三牲之养，一味不亏于是，不先亲而食新味也。为客于人家，得新味则含

怀而归。不畜鸡犬，言喧嚣惊动于亲老。时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则甘泉自涌，清美于常。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及国难既夷，收天下遗书于曾家，连车继轨，输于王府。诸弟子于门外立祠，谓曰曹师祠。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故谓氏为“书仓”。

录曰：观乎刘向显学于汉成时，才包三古，艺该九圣，悬日月以来，其类少矣。逮乎后汉，贾、任、曹之学，并为圣神，通生民到今，盖斯而已。若颜渊之殆庶几，关美、张霸，何足显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门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惭焉。贾氏之姊，所谓知识妇人鉴乎圣也。

魏

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酂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灵芸年至十五，容貌绝世，邻中少年夜来窃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乃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以文车十乘迎之，车皆镂金为轮辋，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光气辟恶厉之疾。此香腹题国所进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傍，一里一铜表，高五尺，以誌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七字是妖辞也。为铜表誌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置台下，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土上出金，是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改灵芸之名曰夜来，入宫后居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胜，况乎龙鸾之重”，乃止不进。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帷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

录曰：五帝之运，迭相生死，起伏因循，显于言端。童谣信于春秋，谶辞烦于汉末，或著明先典，或托见图记。佥详《河》、《洛》，应运不同。唐尧以炎正禅虞，大汉以火德授魏，世历沿袭，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事而来。既而柔曼之质见进，亦以裁缝之妙要宠，媚斯婉约，荣非世载，取或一朝，去彼疑贱，延此华轩。

魏明帝起凌云台，躬自掘土，群臣皆负畚插，天阴冻寒，死者相枕。洛、邺诸鼎，皆夜震自移。又闻宫中地下有怨叹之声。高堂隆等上表谏曰：“王者宜静以养民，令嗟叹之声，形于人鬼，愿省薄奢费，以敦俭朴。”帝犹不止，广求瑰异，珍赂是聚，饰台榭累年而毕。谏者尤多，帝乃去烦归俭，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众祥皆应。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土王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苑囿及民家草树，皆生连理。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则合为一茎，万不遗一，谓之神草。沛国有黄麟见于戊己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己之坛，黄星炳夜。又起昴毕之台，祭祀此星，魏之分野，岁时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六经》、《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蜀，问彰取便利行师之决。王善左右射，学击剑，百步中髭发。时乐浪献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槛，枭殷之徒，莫敢视。彰曳虎尾以绕臂，虎弭耳无声。莫不服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斤钟，置崇华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动。彰乃负之而趋。四方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并巴蜀，如鸱衔腐鼠耳。”彰薨，如汉东平王葬礼。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者皆言，昔乱军相伤杀者，皆无棺椁，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欢于地，精灵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国史撰《任城王旧事》三卷，晋初藏于秘阁。

建安三年，胥徒国献沉明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鸣，乃杀牲以祀之，当鸣处掘地，则得此鸡。若天下太平，翔飞颉颃，以为嘉瑞，亦为宝鸡。其国无鸡犬，听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之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帝宝鼎元年，西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于室中鸣翔，盖此类也。《洛书》云：“皇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灵禽之园，远方国所献异鸟珍兽，皆畜此园也。昆明国贡嗽金鸟，人云：“其地去燃州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而色黄，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故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蓄于灵禽之园，饴以珍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帝时，人有献神雀，盖此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屋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精为户牖，使内外通光。宫人争以鸟吐之金，用饰钗佩，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

得帝王心？”于是，媚惑者乱争此宝金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幸也。魏氏丧灭，池台鞠为煨烬，嗽金之鸟，亦自翱翔。

咸熙二年，宫中夜有异兽，白色光洁，绕宫而行，阉宦见之，以闻于帝。帝曰：“宫闱幽密，若有异兽，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见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视，惟见血在地，不复见虎。搜捡宫内及诸池井，不见有物，次检宝库中，得一玉虎头枕，眼有伤，血痕尚湿。帝该古博闻，云：“汉诛梁冀，得一玉虎头枕，云单池国所献，检其颔下，有篆书字，云是帝辛之枕，尝与妲己同枕之，是殷时遗宝也。”又按《五帝本纪》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历年所，代代相传。凡珍宝久则生精灵，必神物凭之也。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飞翔来去。有司闻奏，帝所罗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于是以金为樊，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白色叶于金德，师旷昔时人也，古今之义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时，梦人遗之一箧衣，云：“夫人必产贤明之子也，为帝王之所崇。”母记所梦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辩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终日不息，应对如流，无有凝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之言不谈，子游、子夏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生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果符元所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恸哭之音，动于林野，翔鸟为之凄鸣，走兽为之吟伏。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近而拜，畴泣不自支，因相与进鸡酒。畴醉，虞曰：“公孙瓒求子甚急，宜窜伏以避害。”畴拜曰：“闻君臣之义，生则尽礼，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贞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畴亦醉醒。

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让帝，其马号曰“白鹄”。此马走时，惟觉耳中风声，足似不践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马共济，行数百里，瞬息而至，马足毛不湿。时人谓乘风而行，亦一代神骏也。谚曰：“凭空虚跃，曹家白鹄。”

录曰：王者廓万宇以为邦家，因海岳以为城池，固是安民养德，垂拱而治焉。去乎游历之费，导于敦教之道，无崇宫室，有薄林园。采椽不斫，陶唐如斯昭俭。卑宫菲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伤财弊力，以骄丽相夸，琼室之侈，璧台之富，穷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于春秋。王室凌废，城者作讴，疲于勤劳。晋筑虒祈之宫，为功动于民怨，宋兴泽门之役，劳者以为深嗟。姑苏积费于前，阿房奢竭于后，自以业固河山，名超万世，覆灭宗祀，由斯哀哀。窃观明帝，践中区之沃盛，威灵所慑，比强列代，祯祥神宝，史不绝书，殊方珍贡，府无虚月，鼎据三方，称雄四海。而圣教微于尧、禹，列代劣于姬、汉，东鲠闽、吴，西病邛蜀，师旅岁兴，财力日费，不能遵养黎元，远瞻前朴，宫室穷丽，池榭肆其宏广，终取夷灭，数其然哉。任城渊谋神勇，智周祥艺，虽来舟、逢蒙剑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畴事死如生，守以真节，精诚之至，通于神明。曹洪忠烈为心，爱亲忧国。此穆满之骏，方之白鹄，可谓齐足者也。

吴

孙坚母妊坚之时，梦肠出绕腰，有一童女负之，绕吴阊门外，又授以芳茅一茎，童女语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赐母以土，王于翼、轸之地，鼎足于天下，百年中应于异宝授于人也。”语毕而觉，旦起筮之。筮者曰：“所梦童女负母绕阊门，是太白之精，感化来梦。”夫帝王之兴，必有神迹自表，白气者，金色。及吴灭而践晋祚，梦之征焉。

录曰：按《吴书》，云：“孙坚母怀坚之时，梦肠出绕阊门，与王子之说为异。夫西方金位，以叶晋德，兴亡之兆，后而效焉，盖表吴亡而授晋也。夫六梦八征，著明《周易》，授兰怀日，事类而非。及吴氏之兴，年嘉禾之号，芳茅之征信矣。至晋太康元年，孙皓送六金玺，云：“时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夫孙氏擅割江东，包卷百越，吞席汉阳，威惕中夏，富强之业，三雄比盛。时有未宾，而兵戈岁起，每梗心于邛蜀，愤慨于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师旅，遵之以俭素，去以游侈之费，塞兹雕靡之涂，不欲使四方民劳，非无玉工也。固能轻彼池山，贱斯棘实，汉鄙盈车之屑，燕弃璞于衡庑，沈河底谷，义昭攸古，务崇简约，岂非高软。及乎吴亡时，以六代金玺归晋，坚母之梦验矣。

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采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贵足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拼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

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常在军旅，每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幙，舒之则广纵一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幻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吴亡，不知所在。

吴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输入织室，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同幽者百余人，谓夫人为神女，敬而远之。有司闻于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戚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见而喜悦，以琥珀如意抚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况在欢乐。”乃命雕轮就织室，纳于后宫，果以姿色见宠。每以夫人游昭宣之台，志意幸惬，既尽酣醉，唾于玉壶中，使侍婢泻于台下，得火齐指环，即挂石榴枝上，因其处起台，名曰环榴台。时有谏者云：“今吴、蜀争雄，还刘之名，将为妖矣。”权乃翻其名曰榴环台。又与夫人游钓台，得大鱼，王大喜，夫人云：“昔闻泣鱼，今乃为喜，有喜必忧，以为深戒。”至于末年，渐相谮毁，稍见离退。时人谓夫人知几其神。吴主于是罢宴，夫人果见弃逐。钓台基今尚存焉。

录曰：赵、潘二夫人，妍明伎艺，婉娈通神，抑亦汉游洛妃之俦，荆巫云雨之类，而能避妖幸之嬖，睹进退之机。夫盈则有亏，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故明矣。语乎荣悴，譬诸草木，华洛张弛，势之必然。巧言萋萋，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见列于前周，班、赵载详于往汉。异代同闻，可为叹也。

黄龙元年，始都武昌。时越巂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声音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时人以为吉祥。是岁迁都建业，殊方多贡珍奇。吴人语讹，呼背明为背亡鸟，国中以为大妖，不及百年，当有丧乱背叛灭亡之事，散逸奔逃，墟无烟火。果如斯言。后此鸟不知所在。

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尺，腾入舟中，母祝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萦而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邻中相谓曰：“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鹤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吴王阖闾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宝、异剑，穷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云覆于溪谷，美女游于冢上，白鹄翔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今出于世，当使子孙位超臣极，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鹄。”及承生，位至丞相、辅吴将军，年逾九十，蛇鹄之祥也。

录曰：国之将亡，其兆先见。《传》曰：“明神降之，观其德也。”及归命面缚来降，斯为效矣。蛇、鹄者，虫禽之最灵，张氏以为嘉瑞。《吴越春秋》、百家杂说云：吴王阖闾，崇饰厚葬，生埋美人，多藏宝物。数百年后，灵鹤翔于林壑，神虎啸于山邱，湛卢之剑，飞入于楚。收魂聚怪，富丽已极，而诡异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讥其骄惑，嬴博杨孙，君子贵其合礼。观夫远古，恒详中代，求诸事迹，俭泰相悬。至如末世，渐相夸娇，生恣淫湎，死则同殉，委积珍宝，埃尘灭身，乖于同穴，可为叹欤。

吕蒙入吴，吴主劝其学业，蒙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尝在孙策座上，酣醉忽卧，于梦中诵《周易》一部，俄而惊起。众人皆问之，蒙曰：“向梦见伏羲、周公、文王，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贞明之道，莫不精穷极妙。未该玄旨，故空诵其文耳。”众座皆云：“吕蒙呓语通《周易》。”

录曰：夫精诚之至，叶于幽冥，与日月均其明，与四时齐契，故能德会三古，道合神微。若郑君之感先圣，周盘之梦东里，迹同事异，光被遐荣，索隐钩深，妙于玄旨。孔门群说，未若吕生之学焉。

孙和悦邓夫人，常置膝上。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误伤夫人颊，血流污裤，娇姹弥苦。自舐其疮，命太医合药，医曰：“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此痕。”即购致百金，能得白獭髓者厚赏之。有富春渔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则逃入石穴。伺其祭鱼之时，獭有斗死者，穴中应有枯骨，虽无髓，其骨可合玉春为粉，喷于疮上，其痕则灭。”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点如朱，逼而视之，更益其妍。诸嬖人欲要宠，皆以丹脂点颊而后进幸。妖惑相动，遂成淫俗。

孙亮作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与爱姬四人，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惟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殊方异国所出，凡经践蹑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丽居香，洛珍香，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舆席，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乱之。所居室名为“思香媚寝”。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长而体貌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乃诫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继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麋竺用陶朱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货拟王家，有宝库千间。竺惟能赈生恤死，家内马厩屋仄有古冢，有伏尸，夜闻涕泣声。竺乃寻其泣声之处，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诉云："昔汉末妾为赤眉所害，叩棺见剥。今袒在地，羞昼见人，垂二百年，今就将军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体。"竺许之，即命之为棺椁，以青布为衣衫，置于冢中，设祭既毕。历一年，行于路西，忽见前妇，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语竺曰："君财宝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芦杖一枚，长九尺，报君棺椁衣服之惠。"竺挟杖而归。所住邻中，常见竺家有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谓竺曰："将非怪也？"竺乃疑此异，问其家僮，云："时见青芦杖自出门间，疑其神，不敢言也。"竺为性多忌，信厌术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数日，忽青衣童子数十人来，云："麋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恤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此火，当使财物不尽。自今以后，亦宜防卫。"竺乃掘沟渠周绕其库。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火盛之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覆于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鹳鸟之类，以禳火灾，鹳能水于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数千头，养于池渠中，以厌火。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惧为身之患害。"时三国交锋，军用万倍，乃输其宝物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绣毡罽积如丘垅，骏马万疋。及蜀破后，无复所有，饮恨而终。

周群妙闲算术谶说，游岷山采药，见一白猿从绝峰而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书刀投猿，猿化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迈也，忘其年月，犹忆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术。至颛顼时，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尤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迩来世代兴亡，不复可记，因以相袭。至大汉时，有洛下闳，颇得其旨。"群服其言，更精勤算术，及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奔吴。皆云："周群详阴阳之精妙也"。蜀人谓之"后圣"。白猿之异，有似越人所记，而事皆迂诞，似是而非。

录曰：孙和、孙亮、刘备，并惑于淫宠之玩，忘于军旅之略，犹比强大魏，克伐无功，可为嗟矣。周群之学，通于神明，白猿之祥，有类越人问剑之言，其是迂诞，若是而非也。夫阴阳递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灭。《淮南子》云："方诸向月，津为水，以厌火灾。"夫麋氏富于珍奇，削方诸为鸟兽之状，犹土龙以祈雨也。鵁鶄之音与方诸相类，盖声之讹矣。羽毛之类，非可御烈火，于义则为乖，于事则违类，先《坟》旧《典》，说以其详焉。

晋时事

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条苒弱，状似金蓥。时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隐蔽不听外人窥视。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之术，云："此草以应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是其祖也。馥好读书，嗜酒，每醉时，好言帝王兴亡之事。善戏笑，滑稽无穷，常叹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清曲蘖，八薮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泽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禀天地之精灵，不知饮酒者，动肉含气耳，何必木偶于心识乎？"好啜浊糟，常言渴于醇酒。群辈尝弄狎之，呼为"渴羌"。及晋武践位，忽思见馥立于阶下，帝奇其倜傥，擢为朝歌邑宰。馥辞曰："老羌异域之人，远隔山川，得游中华，已为殊幸，请辞朝歌之县，长充养马之役，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纣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复呼渴。"馥于阶下高声而对曰："马圉老羌，渐染皇化，溥天夷貊，皆为王臣，今若欢酒池之乐，更为殷纣之民乎？"帝抚玉几大悦，即迁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为善政，民为立生祠。后以府地赐张华，犹有草在，故茂先《金蓥赋》云："擢九茎于汉庭，美三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乎相乱。"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为三树，枝叶似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擅权之事，时有杨骏、杨瑶、杨济三弟兄，号曰"三杨"。马圉醉羌所说之验。

录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优孟之俦，因俳说以进谏。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与华同，片言窃讽，媚足规范。及其俳谐诡谲，推辞指诫，因物而刺，言之者无罪，抑亦东方曼倩之俦欤。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肠烂肠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为深诫。未若甘并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烟霞，咀食沆瀣，迅千灵于一朝，方尘劫于俄倾，何可淫此酣乐，忘彼久视者乎？夫物有事异而名同者，自非穷神达理，莫能遥照。岂可假于诐辞，专求于邪说。天命有兆，历运攸归，何可妄信于谣讹，指怪于纤草？将溺所闻，信诸厌术，可为嗟乎。

咸宁四年，立芳蔬园于金墉城东，多种异菜。有菜名曰芸薇，类有三种，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烂熳，春夏叶密，秋蕊冬馥，其实若珠，五色，随时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为上蔬，其味辛。色黄为中蔬，其味甘；色青者为下蔬，其味咸。常以三蔬充御善，其叶可以藉饮食，以供宗庙祭祀，亦止人渴饥。宫人采带其茎叶，香气历日不歇。

录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类也。《草木蔬》云"其实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疑是卉。或云神类非一，弥相惑乱。可以疗饥，其色必紫，百家杂说，意旨相符。论其形品，详其香色，虽移植芳圃，芬美莫俦，故薰兰

有质，物性无改，产乖本地，逾见芬烈，譬诸姜桂，岂因地而辛矣。当此一代，是谓仙蔬，实为神异。

张华为九酝酒，以三薇清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麦熟而获之。蘖用水渍麦，三夕而萌牙，平旦鸡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之酿酒，醇美，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叫笑摇荡，令人肝肠消烂，俗人谓为“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两说同而事异也。闾里歌曰：“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言耽此美酒，以悦一时，何用保守灵而取长久。至怀帝末，民间园圃皆生蒿棘，狐兔游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荧惑犯紫薇，若不早避，当无洛阳。乃诏内外四方，及京邑诸宫观林卫之内，及民间园圃，皆植紫薇，以为厌胜。至刘、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绝也。

晋太康元年，白云起于灞水，三日而灭。有司奏云：“天下应太平。”帝问其故，曰：“昔舜时黄云兴于郊野，夏代白云蔽于都邑，殷代玄云覆于林薮，斯皆应世之休征，殊乡绝域，应有贡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献火浣布万疋。其国人称：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烟色以随四时而见，名为净火。有不洁之衣，投于火石之上，虽滞污渍淹，皆如新浣。当虞舜时，其国献黄布，汉末献赤布，梁冀制为衣，谓之丹衣。史家云：“单衣今缝掖也。”字异声同，未知孰是。

录曰：帝王之兴，叶休祥之应，天无隐祥，地无蓄宝，是以因神物以表运，见星云以观德。按《周官》有冯相氏，以观祥录之数。晋以金德，故白云起于灞水。《山海经》及《异物志》云：“燃州之兽，生于火中，以毛织为布，虽有垢腻，投火则洁净也。”两说不同，故偕录焉。

因墀国献五足兽，状如狮子，玉钱千缗，其形如环，环重十两，上有“天寿永吉”之字。问其使者，五足兽是何变化，对曰：“东方有解形之民，使头飞于南海，右手飞于东山，左手飞于西泽，自脐已下，两足孤立。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落玄州之上，化为五足兽，则一指为一足也。其人既失两手，使旁人割里肉以为两臂，宛然如旧也。”因墀国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铁为车轮，十年方至晋。及还，轮皆绝锐，莫知其远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其使不食中国滋味，自赍金壶，壶中有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岁。其国有大枫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荫于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净扫洒，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为三皇之像：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上有漆痕深三寸。床上有竹简长尺二寸，书大篆之文，皆言开辟以来事，人莫能识。或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是苍颉造书之处。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绠引汲也。其国人皆多力，不食五谷，日中无影，饮桂浆云雾。羽毛为衣，发大如缕，坚韧如触，伸之几至一丈，置之自缩如蠡。续人发以为绳，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常来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衔玉杓以授子晋，子晋取而食之，乃有云起雪飞。子晋以衣袖挥云，则云雪自止。白蛙化为双白鸠入云，望之遂灭。皆频斯国之所记，盖其人年不可测也。使图其国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华云：“此神异之国，难可验信。”以车马珍服送之出关。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出，献而铸为砚也。赐麟角笔，以麟角为笔管，此辽西国所献，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为永平元年，常山郡献伤魂鸟，状如鸡，毛色似凤。帝恶其名，弃而不纳，复爱其毛羽。当时博物者云：“黄帝杀蚩尤，有貔、虎误噬一妇人，七日气不绝，黄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椁。有鸟翔其冢上，其声自呼为伤魂，则此妇人之灵也。”后人不得其令终者，此鸟来集其国园林之中。至汉哀、平之末，王莽多杀伐贤良，其鸟亟来哀鸣。时人疾此鸟名，使常山郡国弹射驱之。至晋初，干戈始戢，四海攸归，山野间时见此鸟。憎其名，改伤魂为相弘。及封孙皓为归命侯，相弘之义，叶于此矣。永平之末，死伤多故，门嗟巷哭，常山有献，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国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似盖。亦云月出则叶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中，因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将种还胡中，至今绝矣，池亦填塞。

祖梁国献蔓金苔，色如黄金，若萤聚之，大如鸡卵，投于水中，蔓延于波澜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宫中穿池，广百步，时观此苔以乐宫人。宫人有幸者，以金苔赐之，置漆盘中，照耀满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则如火光。帝虑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诏使除苔塞池。及皇家丧乱，犹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伦爱婢名翔风，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始十

岁，使房内养之，至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奇异，视如瓦砾，积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辩识其出处者。乃使翔风别其声色，悉知其处。言西方北方，玉声沈重，而性温润，佩服者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翔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尝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翔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萦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皇之冠。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恒舞。欲所有召，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扬。又屑沈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形者赐以真珠百琲，有迹者节其饮食，令身轻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风年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云"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石崇受谮润之言，即退翔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而作五言诗曰："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芳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

石虎于太极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珮，风至铿锵，和鸣清雅。盛夏之时，登高楼以望四极，奏金石丝竹之乐，以日继夜。于楼下开马埒射场，周回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画。于埒傍聚金玉钱贝之宝，以赏百戏之人。四厢置锦幔，屋柱皆隐起为龙凤百兽之形，雕斫众宝，以饰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诸羌氐于楼上。时亢旱，舂杂宝异香为屑，使数百人于楼上吹散之，名曰芳尘。台上有铜龙，腹容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嗽酒，风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台，用以洒尘。楼上戏笑之声，音震空中。又为四时浴室，用鍮石碔砆为堤岸，或以琥珀为瓶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縠为囊，盛百杂香，渍于水中。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千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名曰焦龙温池。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共宫人宠嬖者解媟服宴戏，弥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罢泄水于宫外，水流之所，名温香渠。渠外之人争来汲取，得升合以归，其家人莫不怡悦。至石氏破灭，焦龙犹在邺城，今池夷塞矣。

录曰：居室见妒，故亦奸巧之恒情，因娇湎嬖，而非锦之辞入。至于惑听邪谄，岂能隔于求媚。凭欢藉幸，缘和嫟而相容。是以先宠未退，盛衰之蒙兆矣。一朝爱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刻之辞乃作。石崇功擅时资，财业倾世，遂乃歌拟房中，乐称恒舞，季庭管室，岂独古之贬乎。石虎席卷西京，崇丽妖虐，外僭和鸾文物之仪，内修三英九华之号，灵祥远贡，光耀旧都，珠玑丹紫，饰备于土木。自古以来，四夷侵掠，骄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业，莫此比焉。

昆仑山

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四面有风，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四面风者，言东南西北一时俱起也。又有祛尘之风，若衣服尘污者，风至吹之，衣则净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雾，著草木则滴沥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洒焉，以瑶器乘之如饴。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第六层有五色玉树，荫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烛。第三层有禾穗，一株满车。有瓜如桂，有奈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第五层有神龟，长一尺九寸，有四翼，万岁则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层山形渐小狭，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最下层有流精霄阙，直上四十丈。东有风云雨师阙。南有丹密云，望之如丹色，丹云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龙螭，皆白色，千岁一蜕其五脏。此潭左侧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肠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为脂。北有珍林别出，折枝相扣，音声和韵。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红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莱山

蓬莱山，亦名防邱，亦名云来，高二万里，广七万里。水浅，有细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净，仙者服之。东有郁夷国，时有金雾。诸仙说此上常浮转低昂，有如山上架楼，室常向明以开户牖，及雾灭歇，户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国，缀鸟毛以为衣，承露而饮，终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银、苍环、水精、火藻为阶。有冰水、沸水，饮者千岁。有大螺名躶步，负其壳露行，冷则复入其壳。生卵著石则软，取之则坚，明王出世，则浮于海际焉。有葭红色，可编为席，温柔如罽毳焉。有鸟名鸿鹅，色似鸿，形如秃鹙，腹内无肠，羽翮附骨而生，无皮肉也，雄雌相眄则生产。南有鸟名鸯鸳，形似雁，徘徊云间，栖息高岫，足不践地，生于石穴中，万岁一交则生雏，千岁衔毛学飞，以千万为群，推其毛长者，高翥万里。圣君之世，来入国郊。有浮筠之竿，叶青茎紫，子大如珠，有青鸾集其上。下有沙砺，细如粉，柔风至，叶条翻起，拂细沙如云雾。仙者来观而戏焉，吹风竹叶，声如钟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峦雉。东方龙场，地方千里，玉

瑶为林，云色皆紫。有龙，皮骨如山阜，散百顷，遇其蜕骨之时，如生龙。或云："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者，著地凝坚可为宝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壶盛数斗膏以献昭王。王坐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灯以火浣布为缠。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视人物之影如镜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质方一丈则重一两。昭王舂此石为泥，泥通霞之台，与西王母常游居此台上。常有众鸾凤鼓舞，如琴瑟和鸣，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台左右种恒春之树，叶如莲花，芬芳如桂，花随四时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贡焉，列国咸贺。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忧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沈生，如今之沈香也。有草名濡奸，叶色如绀，茎色如漆，细软可萦，海人织以为席荐，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则列坐方国之宾。莎萝为经。莎萝草细大如发，一茎百寻，柔软香滑，群仙以为龙骨之篸。有池方百里，水浅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为器，可作舟矣。百炼可为金，色青，照鬼魅犹如石镜，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 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名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望水间有五色云，就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有树名影木，日中视之如列星，万岁一实，实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轻。上如华盖，群仙以避风雨。有金峦之观，饰以重环，直上千云。中有青瑶为，覆以云纨之素，刻碧玉为倒龙之状，悬火精为日，刻黑玉为鸟，以水精为月，青瑶为蟾兔。于地下为机棙，以测昏明，不亏弦望。时时有香风泠然而至，张袖受之，则历年不歇。有兽名嗅石，其状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饮浊水，嗅石则知有金玉，吹石则开，金沙宝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状如菖蒲，食叶则醉，饵根则醒。有鸟如凤，身绀翼丹，名曰藏珠，每鸣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饰仙裳，盖轻而耀于日月也。

员峤山

员峤山，一名环邱。上有方湖，周回千里。多大鹊，高一丈，衔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鹊衔粟飞于中国，故世俗间往往有之。其粟食之历月不饥，故《吕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东有云石，广五百里，驳骆如锦，扣之片片则蓊然云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为蜜。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龟，八足六眼，背负七星日月八方之图，腹有五岳四渎之象，时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视有白光，可以为杖。南有移池国，人长三尺，寿万岁，以茅为衣服，皆长裾大袖，因风以升烟霞，若鸟用羽毛也。人皆双瞳，修眉长耳，餐九天之正气，死而复生，于亿劫之内，见五岳再成尘。扶桑万岁一枯，其人视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肠之国，甜水绕之，味甜如蜜，而水强流迅急，千钧投之，久久乃没。其国人常行于水上，逍遥于绝岳之岭，度天下广狭，绕八柱为一息，经四轴而暂寝，拾尘吐雾，以算历劫之数，而成丘阜，亦不尽也。

岱舆山

岱舆山，有员渊千里，常沸腾，以金石投之，则烂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黄烟从地出，起数丈，烟色万变。山人掘之，入数尺，得焦石如炭，灭有碎火，以蒸烛投之，则然而青色，深掘则火转盛。有草名莽煌，叶圆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则焦，刈之为席，方冬弥温，以枝相摩则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鸟兽行则没足。风吹沙起若雾，亦名金雾，亦曰金尘。沙著树粲然，如黄金涂矣。和之以泥，涂仙宫，则晃昱明粲也。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轻，或似履舄之状，光泽可爱，有类人工。其黑色者为胜，众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驾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岁不饥。玉梁之侧，有斑斓自然云霞龙凤之状，梁去玄流千余丈，云气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寻，可为舟航，谓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长千寻，细枝为舟，犹长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辉耀，谓之苍芝。萤火大如蜂，声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黄者无肠，倒飞腹向天。白者脑重，头垂自挂。黑者如鸟，至千岁形变如小燕。青者毫毛长二寸，色如翠。赤者止于石穴，穴上入天，视日出入恒在其上。有兽名啾月，形似豹，饮金泉之液，食银石之髓。此兽夜喷白气，其光如月，可照数十亩，轩辕之世获焉。有遥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叶细长而白，如忘忧之草，其花叶俱香，扇馥数里，故名遥香草。其子如薏，中实，甘香，食之累月不饥渴，体如草之香，久食延龄万岁，仙人常采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剑利，土亦钢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划水，开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蟾兔为之倒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鲵，以之泛海，鲸鲵为之深入。六名灭

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伏。八名真刚，以切玉断金，如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也。其山有兽，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为窟，亦食铜铁，胆肾皆如铁。其雌者色白如银。昔吴国武库之中，兵刃铁器，俱被食尽，而封署依然。王令检其库穴，猎得双兔，一白一黄，杀之，开其腹而有铁胆肾，方知兵刃之铁为兔所食。王乃召其剑工，令铸其胆肾以为剑，一雌一雄，号干将者雄，号镆铘者雌。其剑可以切玉断犀，王深宝之，遂霸其国。后以石匣埋藏。及晋之中兴，夜有紫色冲斗牛。张华使刘焕为丰城县令，掘而得之，华与焕各宝其一。拭以华阴之土，光耀射人。后华遇害，失剑所在，焕子佩其一剑，过延平津，剑鸣飞入水，及入水寻之，但见双龙缠屈于潭下，目光如电，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忘老，虽《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常绕山以游宴，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风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其山又有灵洞，入中常如有烛于前。中有异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药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楼琼宇，宫观异常，乃见众女霓裳，冰颜艳质，与世人殊别。来邀采药之人，饮以琼浆金液，延入璇室，奏以萧管丝桐，饯令还家，赠之丹醴之诀。虽怀慕恋，且思其子息，却还洞穴，还若灯烛导前，便绝饥渴而达旧乡。已见邑里人户，各非故乡邻，唯寻得九代孙。问之，云："远祖入洞庭山采药不还，今经三百年矣。"其人说于邻里，亦失所之。

录曰：按《禹贡》山海，正史说名山大泽，或不列书图，著于编杂之部。或有乍无，或同乍异，故使览者回惑而疑焉。至如《列子》所说员峤、岱舆，瑰奇是聚，先《坟》莫记。蓬莱、瀛洲、方丈，各有别名。昆吾神异，张骞亦云焉。睹华戎不同寒暑，律人貘禽，至其异气，云水草木，怪丽殊形，考之载籍，同其生类。非夫贵远体大，则笑其虚诞。俟诸宏博，验斯灵异焉。

佛国记

[东晋]法　显撰　尚　虹整理

《佛国记》，一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隋·志》记为《法显传》二卷及《法显行传》一卷，其实二者异名同实，一详一略而已。法显（三四二——四二三），东晋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舍身奉法，乘危履险，远赴天竺取经，回来后与他人合译佛经，并撰写其游历途中详细见闻，成《佛国记》一书。该书流传版本较多，有不少印本和古抄本。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章巽先生校注之《法显传》，前言叙其版本源流甚详，可资参考。今从《说郛》（宛委山堂本）整理。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已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初发跡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其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其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言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住此一月日。

复西北行十五日，到偒彝国。偒彝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法显得符行堂公孙经理，住二月余日，于是还与宝云等共。为偒彝国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遂得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国主安堵法显等于僧伽蓝。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

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腕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与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焚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摇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其，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四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岭东六国诸王，所有上价货物，多作供养，人用者少。

既过四月行像，僧绍一人，随胡道人向罽宾。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

住此十五日已，于是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到于麾国安居。

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

合。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诣四方沙门，皆来云集已，庄严众僧坐处，悬缯幡盖，作金银莲华，著缯座后，铺净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养，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时。王作会已，复劝诸群臣设供供养，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养都毕，王以所乘马，鞍勒自副，使国中贵重臣骑之，并诸白毡、种种珍宝、沙门所须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布施已，还从僧赎。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耳。众僧受岁已，其晨辄霜，故其王每赞众僧，令麦熟然后受岁。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色似佛钵。又有佛一齿，国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尽小乘学。自山以东，俗人被服，粗类秦土，亦以毡褐为异。沙门法用转转胜，不可具记。其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

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

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术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日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

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驿所记，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众僧问法显：“佛法东过，其始可知耶?”显云：“访问彼土人，皆云古老相传，自立弥勒菩萨像后，便有天竺沙门赍经、律过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计于周氏平王时。由兹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继轨释迦，孰能令三宝宣通，边人识法。固知冥运之开，本非人事，则汉明之梦，有由而然矣。”

渡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佛法盛甚，名众僧住止处为僧伽蓝，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若有客比丘到，悉供养三日，三日过已，乃令自求所安常。传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国已，佛遗足跡于此。跡或长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度恶龙处亦悉现在。石高丈四，阔二丈许，一边平。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发，向佛影那竭国。法显等住此国夏坐。

坐讫，南下，到宿呵多国。其国佛法亦盛。昔天帝释试菩萨，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即成道，与诸弟子游行，语云：“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于此处起塔，金银校饰。

从此东下五日行，到犍陀卫国，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处。佛为菩萨是，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金银校饰，此国人多小乘学。

自此东行七日，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复东行二日，至投身餧饿虎处。此二处亦起大塔，皆众宝校饰。诸国王、臣民，竞兴供养，散华然灯，相继不绝。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为四大塔也。

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佛昔将诸弟子游行此国，语阿难云：“吾般泥洹后，当有国王名罽腻伽，于此处起塔。”后腻伽王出世，出行游观时，天帝释欲开发其意，化作牧牛小儿，当道起塔。王问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于是王即于小儿塔上起塔，高四十余丈，众宝校饰。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传云：“阎浮提塔，唯此为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许。佛钵即在此国。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校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可有七百余僧，日将中，众僧则出钵，与白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至暮烧香时复尔。可容二斗许，杂色而黑多，四祭分明，厚可二分，莹微光泽。贫人以少华投中便满，有大富者，欲以多华而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不能满。

宝云、僧景只供养佛钵便还。慧景、慧达、道整先向那竭国，供养佛影、佛齿及顶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达一人还，于弗楼沙国相见，而慧达、宝云、僧景遂还秦土。慧应在佛钵寺无常。由是，法显独进向佛顶骨所。

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国界醯罗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校饰。国王敬重顶骨，虑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开户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顶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椹，碟下，琉璃钟覆上，皆珠玑校饰。骨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后，精舍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螺，敲铜钹。王闻已，则诣精舍，以华香供养。供养已，次第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王朝朝如是供养、礼拜，然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无懈倦。供养都讫，乃还顶骨于精舍。中有七宝解脱塔，或开或闭，高五尺许，以盛之。精舍门前，朝朝恒有卖华香人，凡欲供养者，种种买焉。诸国王亦恒遣使供养。精舍处方四十步，虽复天震地裂，此处不动。

从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国城，是菩萨本以银钱贸五茎华，供养定光佛处。城中亦有佛齿塔。供养如顶骨法。城东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锡杖，亦起

精舍供养。杖以牛头栴檀作，长丈六七许，以木筒盛之，正复百千人，举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养。彼国土亢旱，府国人相率出衣，礼拜供养，天即大雨。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余步，观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转近转微，仿佛如有。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模写，莫能及。彼国人传云，千佛尽当于此留影。影西百步许，佛在时剃发剪爪，佛自与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为将来塔法，今犹在。边有寺，寺中有七百余僧，此处有诸罗汉、辟支佛塔乃千数。

住此冬二月，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过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

南到罗夷国。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学。住此夏坐。

坐讫，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亦有三千许僧，皆小乘学。

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两岸皆平地。过河有国，名毗荼。佛法兴盛，兼大小乘学，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作是言："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悉供给所须，待之如法。

从此东南行减八十由延，经历诸寺甚多，僧众万数。

过是诸处已，到一国，国名摩头罗。又经捕那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佛法转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铺毡于地，对上座前坐，于众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式，相传至今。

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行及酤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

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圃园、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床褥、饮食、衣服，都无缺乏，处处皆尔。众僧常以作功德为业，及诵经、坐禅。客僧往到，旧僧迎逆，代担衣钵，给洗足水，涂足油，与非时浆。须臾，息已，复问其腊数，次第得房舍、卧具，种种如法。众僧住处，作舍利佛塔、目连、阿难塔，并阿毗昙、律、经塔。安居后一月，诸希福之家劝化供养僧，作非时浆。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香华，通夜然灯。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大目连、大迦叶亦如是。诸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以阿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故。诸沙弥多供养罗云。阿毗昙师者，供养阿毗昙。律师者，供养律。年年一供养，各自有日。摩阿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众僧受岁竟，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各持种种衣物、沙门所须，以布施僧众。僧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来，圣众所行威仪法则，相承不绝。

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正有河水。

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有国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为母说法来下处。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诸弟子知。未满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遥见世尊，即语尊者大目连，汝可往问讯世尊。目连即往，头面礼足，共相问讯。问讯已，佛语目连："吾却后七日，当下阎浮提。"目连既还，于时八国大王及诸臣民，不见佛久，咸皆渴仰，云集此国，以待世尊。时优钵罗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国王、臣民皆当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见佛？"即以神足化作转轮圣王，最前礼佛。佛从忉利天上来向下，下时化作三道宝阶：佛在中道七宝阶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银阶，在右边执白拂而侍；天帝释化作紫金阶，在左边执七宝盖而侍。诸天无数从佛下。佛既下，三阶俱没于地，余有七级现。后阿育王欲知其根际，遣人掘看，下至黄泉，根犹不尽。王益信敬，即于阶上起精舍。当中阶作丈六立像，精舍后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师子，柱内四边有佛像，内外映彻，净若琉璃。有外道论师与沙门诤此住处，时沙门理屈，于是共立誓言："此处若是沙门住处者，今当有灵验。"作是言已，住头师子乃大鸣吼见证，于是外道惧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后人于此处起浴室，浴室犹在。优钵罗比丘尼初礼佛处，今亦起塔。佛在世时，有翦发、爪作塔，及过去三佛并释迦文佛坐处、经行处，及作诸佛形像处，尽有塔，今悉在。天帝释、梵天王从佛下处亦起塔。此处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众食，杂大、小乘学。住处一白耳龙，与此众僧作檀越，令园内丰熟，雨泽以时，无诸灾害，便众僧得安。众僧感其惠，故为作龙舍，敷置坐处，又为龙设福食供养。众僧日日众中别差三人，到龙舍中食。每至夏坐讫，龙辄化形作一小蛇，两耳边白。众僧识之，铜盂盛酪，以龙置中。从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问讯，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国丰饶，人民炽盛，最乐无比。诸国人来，无不经理，供给所须。

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恶鬼名也。佛本化是恶鬼。后人于此处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罗汉，以水灌手，水沥滴地，其处故在。正复扫除，常现不灭。此处别有佛塔，善鬼神常扫洒，初不

须人工。有邪见国王言："汝能如是者，我常多将兵众住此，益积粪秽，汝复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风，吹之令净。此处有百枚小塔，人终日数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边置一人已，复计数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蓝，可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处、泥洹地，大如车轮。余处生草，此处独不生。及晒衣地处，亦不生草。衣条著地迹，今故现在。法显住龙精舍夏坐。

坐讫，东南行七由延，到罽饶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为诸弟子说法处。传云：说无常、苦，说身如泡沫等。此处起塔犹在。

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林，名呵梨。佛于此中说法、经行、坐处，尽起塔。

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国。出沙祇城南门道东，佛本在此嚼杨枝，刺土中，即生长七尺，不增不减。诸外道婆罗门嫉妒，或斫或拔，远弃之，其处续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经行、坐处，起塔故在。

从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萨罗国舍卫城。城内人民稀旷，都有二百余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爱道故精舍处，须达长者井壁，及鸯掘魔得道、般泥洹、烧身处，后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诸外道婆罗门生嫉妒心，欲毁坏之，天即雷电霹雳，终不能得坏。出城南门千二百步，道西，长者须达起精舍。精舍东向开门户，两厢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轮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净，林木尚茂，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见佛，即刻牛头栴檀作佛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泥洹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最是众像之始，后人所法者也。佛于是移住南边小精舍，与像异处，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层，诸国王、人民竞兴供养，悬缯幡盖，散华烧香，然灯续明，日日不绝。鼠衔灯炷，烧花幡盖，遂及精舍，七重都尽。诸国王、人民皆大悲恼，谓栴檀像已烧。却后四五日，开东小精舍户，忽见本像，皆大欢喜，共治精舍，得作两重，还移像本处。

法显、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尚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

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在此。佛为说法，尽还得眼。盲人欢喜，刺杖著地，头面作礼。杖遂生长大，世人重之，无敢伐者，遂成为榛，是故以"得眼"为名。祇洹众僧中食后，多往彼榛中坐禅。祇洹精舍东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请佛及僧，此处故在。祇洹精舍大援落有二门，一门东向，一门北向。此园即须达长者布金钱买地处也。精舍当中央，佛住此处最久。说法、度人、经行、坐处，亦尽起塔，皆有名字，乃孙陀利杀身谤佛处。

出祇洹东门，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种外道论议，国王、大臣、居士、人民皆云集而听。时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妒心，及怀衣著腹前，似若妊身，于众会中谤佛以非法，于是天帝释即化作白鼠，啮其腰带断，所怀衣堕地，地即劈裂，生入地狱。及调达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狱处，后人皆标识之。又于论议处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许，里有坐佛。其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与论议处精舍夹道相对，亦高六丈许。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时，世尊精舍影则映外道天寺；日在东时，外道天寺影则北映，终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扫洒、烧香，然灯供养。至明旦，其灯辄移在佛精舍中。婆罗门恚言："诸沙门取我灯，自供养佛。"为尔不止。婆罗门于是夜自伺候，见其所事天神，持灯绕佛精舍三帀，供养佛已，忽然不见。婆罗门乃知佛神大，即舍家入道。传云：近有此事。绕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尽有僧住处，唯一处空。此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众，亦皆乞食，但不持钵。亦复求福，于旷路侧立福德舍，屋宇、床卧、饮食，供给行路人及出家人、来去客，但所期异耳。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舍卫城东南四里，琉璃王欲伐舍夷国。世尊当道侧立，立处起塔。

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维，是迦叶佛本生处。父子相见处、般泥洹处，皆悉起塔。迦叶如来全身舍利亦起大塔。

从舍卫城东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楼秦佛所生处。父子相见处、般泥洹处，亦有僧伽蓝起塔。

从此北行，减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处。父子相见处、般泥洹处，亦皆起塔。

从此东行，减一由延，到迦维罗卫城。城中都无王民，甚如丘荒，只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白净王故宫处，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时。太子出城东门，见病人回车还处，皆起塔。阿夷相太子处，与难陀等扑象、捔、射处，箭东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后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饮之。佛得道还见父王处。五百释子出家，向优波离作礼，地六种震动处。佛为诸天说法，四天王守四门，父王不得入处。佛在尼拘律树下东向坐，大爱道布施佛僧伽梨处，此树犹在。琉璃王杀释种子，释种子先尽得须陀洹，立塔，今亦在。城东北数里有王田，太子树下观耕者处。

城东五十里，有王园，园名"论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举手攀树枝，东向生太子，太子随地行七步，二龙王浴太子身，浴处遂作井。及

上洗浴池，今众僧常取饮之。凡诸佛有四处常定：一者成道处；二者转法轮处；三者说法论议伏外道处；四者上忉利天为母说法来下处。余则随时示现焉。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稀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

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有国名蓝莫。此国王得佛一分舍利，还归起塔，即名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有龙，常守护此塔，昼夜供养。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万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龙便现身，持阿育王入其宫中，观诸供养具已，语王言："汝供若能胜是，便可坏之持去，吾不与汝争。"阿育王知其供养具非世之有，于是便还。此中荒芜，无人洒扫。常有群象以鼻取水洒地，取杂华香而供养塔。诸国有道人来，欲礼拜塔，遇象大怖，依树自翳，见象如法供养。道人大自悲感；此中无有僧伽蓝可供养此塔，乃令象洒扫。道人即舍大戒，还作沙弥，自挽草木，平治处所，使得净洁，劝化国王作僧住处，已为寺。今现有僧住。此事在近。自尔相承至今，恒以沙弥为寺主。

从此东行三由延，太子遣车匿、白马还处，亦起塔。

从此东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蓝。

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彝那竭城。城北双树间希连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须跋最后得道处，以金棺供养世尊七日处，金刚力士放金杵处，八王分舍利处，诸处皆起塔，有僧伽蓝，今悉现在。其城中人民亦稀旷，止有众僧民户。

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诸梨车欲逐佛般泥洹处。而佛不听，恋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堑，不得渡。佛与钵作信，遣还其家。立石柱，上有铭题。

自此东行五由延，到毗舍离国。毗舍离城北，大林重阁精舍佛住处，及阿难半身塔。其城里本菴婆罗女家，为佛起塔，今故现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罗女以园施佛，作佛住处。佛将般泥洹，与诸弟子出毗舍离城西门，回身右转，顾看毗舍离城，告诸弟子："是吾最后所行处。"后人于此处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上流有一国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特，王即取养之。遂便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王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忧。但于城东作高楼，贼来时置我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贼到时，小夫人于楼上语贼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仰向张口。"小夫人即以两手拘两乳，乳各作五百道，堕千子口中。贼知是我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于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犹在。后世尊成道，告诸弟子："是吾昔时放弓仗处。"后人得知，于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儿者，即贤劫千佛是也。佛于放弓仗塔边告阿难言："我却后三月，当般泥洹。"魔王娆固阿难，使不得请佛住世。

从此东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后百年，有毗舍离比丘错行戒律，十事证言佛说如是。尔时诸罗汉及持戒律比丘凡夫者。有七百僧，更检校律藏。后人于此处起塔，今亦在。

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难从摩竭国向毗舍离，欲般涅槃，诸天告阿阇世王，即自严驾，将士众追到河上。毗舍离诸梨车闻阿难来，亦复来迎，俱到河上。阿难思惟："前则阿阇世王致恨，还则梨车复怨。"则于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烧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边。于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还归起塔。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巴连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墙阙，雕文刻镂，非世所造。今故现在。阿育王弟得罗汉道，常住耆阇崛山，志乐闲静，王敬心请于家供养。以乐山静，不肯受请。王语弟言："但受我请，当为汝于城里作山。"王乃具饮食，召诣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请，无坐席，各自赍来。"明日诸大鬼神各持大石来，辟方四五步，坐讫，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于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长三丈，广二丈，高丈余。有一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婆迷，住此城里。爽悟多智，事无不达，以清净自居。国王宗敬师事，若往问讯，不敢并坐。王设以爱敬心执手，执手已，婆罗门辄自灌洗。年可五十余，举国瞻仰。赖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众僧。于阿育王塔边造摩诃衍僧伽蓝，甚严丽。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众。威仪庠序可观。四方高德沙门及学问人，欲求义理，皆诣此寺。婆罗门子师亦名文殊师利，国内大德沙门、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蓝。

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轮车，缚竹作五层，有承栌、揠戟，高二丈余许，其状如塔。以白毡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像。以金、银、琉璃庄校其上，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婆罗门子来请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然灯，伎乐供养。国国皆尔。其国长者、居士，各于城中立福德医药舍，凡国中贫穷、孤独、残跛一切病人，皆诣此舍，种种供给。医师看病随宜，饮食及汤药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坏七塔，作八万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二里余。此塔前有佛脚跡，起精舍，户北向塔。塔南有一石柱，围丈四、五，高三丈余。上有铭题，云："阿育王以阎浮提布施四方僧，还以钱赎，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于此作泥犁城。

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余，上有师子。柱上有铭，记作泥犁城因缘及年数、日月。

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释将天乐般遮弹琴乐佛处。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一一以指画石，画迹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蓝。

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还，于此村中般泥洹，即此处起塔。今亦现在。

从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阇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蓝。出城西门三百步，阿阇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严丽。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里。五山周围，状若城郭，即是萍沙王旧城。城东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连初见頞鞞处，尼犍子作火坑、毒饭请佛处，阿阇世王酒饮黑象欲害佛处，城东北角曲中，耆旧于巷婆罗园中起精舍，请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养处，今故在。其城中空荒，无人住。

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未至头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于此坐禅。西北三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于中坐禅，天魔波旬化作鵰鹫，住窟前恐阿难。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鹫窟山”。窟前有四佛坐处。又诸罗汉各各有石窟坐禅处，动有数百。佛在石室前，东西经行。调达于山北崄巇间，横掷其石伤佛足指处，石犹在。佛说法堂已毁壤，止有砖壁基在。其山峰秀端严，是五山最高。

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上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收泪而言：“佛昔于此住，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还向新城。

出旧城北行三百余步道西，迦兰陀竹园精舍，今现在，众僧扫洒。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赊那。尸摩赊那者，汉言弃死人墓田。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宾波罗窟，佛食后常于此坐禅。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阴中有一石室，名车帝。佛泥洹后，五百阿罗汉结集经处。出经时，铺三空座，庄严校饬，舍利弗在左，目连在右。五百数中少一阿罗汉。大迦叶为上座。时阿难在门外不得入。其处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诸罗汉坐禅石窟甚多。出旧城北东下三里，有调达石窟。离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经行，思惟是身无常、苦，空，不得净观，厌患是身，即提刀欲自杀。复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杀。又念虽尔，我今但欲杀三毒贼。便以刀自刎。始伤，再得须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断已成阿罗汉果，般泥洹。

从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内亦空荒。复南行二十里，到菩萨本苦行六年处，处有林木。从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按树枝得攀出池处。又北行二里，得弥家女奉佛乳糜处。从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树下石上，东向坐食糜。树、石今悉在，石可广长六尺，高二尺许。中国寒暑均调，树木或数千岁，乃至万岁。

从此东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萨入中，西向结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当有神验。”石壁上即有佛影现，长三尺许，今犹明亮。时天地大动，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去此西南行，减半由延，贝多树下，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诸天说是语已，即便在前唱导，导引而去。菩萨起行，离树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萨受之。复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飞来，绕菩萨三帀而去。菩萨前到贝多树下，敷吉祥草，东向而坐。时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魔王自从南来试，菩萨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变老。自上苦行六年处，反此诸处，后人皆于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观树受解脱乐处；佛于贝多树下东西经行七日处。诸天化作七宝屋供养佛七日处；文鳞盲龙七日绕佛处；佛于足拘律树下方石上东向坐，梵天来请佛处；四天王奉钵处；五百贾客授麨蜜处；度迦叶兄弟师徒千人处，此诸处亦起塔。佛得道处有三僧伽蓝，皆有僧住。众僧民户供给饶足，无所乏少。戒律严峻，威仪、坐起、入众之法，佛在世时圣众所行，以至于今。

佛泥洹已来，四大塔处相承不绝。四大塔者：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般泥洹处。阿育王昔作小儿时，当道戏。遇释迦佛行乞食，小儿欢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还，泥经行地。因此果报，作铁轮王，王阎浮提。乘铁轮案行阎浮提，见铁围两山间地狱治罪人，即问群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阎罗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狱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狱治罪人耶？”即问臣等：“谁能为我作地狱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极恶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求恶人。见泄水边有一长壮、黑色、发黄、眼青，以脚钩兼鱼，口呼禽兽，禽兽来便射杀，无得脱者。得此人已，将来与王。王密敕之：“汝作四方高墙，内殖种种华果，并好浴池，庄严校饰，令人渴仰。牢作门户，有人入者辄捉，种种治罪莫使得出。设使我人，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狱王。”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门，狱卒见之，便欲治罪。丘惶怖，求请须臾，听我中食。俄顷得有人入，狱卒内置碓臼中捣之，赤沫出。比丘见已，思惟此身无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罗汉。既而狱卒捉内镬汤中，比丘心颜欣悦，火灭，汤冷，中生莲华，比丘坐上。狱卒即往白王，狱中奇怪，愿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狱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随入。比丘为说法，王得信解，即坏地狱，悔前所作众恶。由是信重三宝，常至贝多树下，悔过自责，受八斋。王夫人问：“王常游何处？”摩臣答言：“恒在贝多树下。”夫人伺王不在时，遣人伐其树倒。王来见之，迷闷躃地。诸臣以水洒而良久乃苏。王即以砖累四边，以百甖牛乳灌

树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树不生，我终不起。"誓已，树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今高减十丈。

从北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处不容人，下入极远，有旁孔，迦叶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叶本洗手土，彼方人若头痛者，以此土涂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诸罗汉住，彼方诸国道人年年往供养迦叶，心浓至者，夜即有罗汉来，共言论，释其疑已，忽然不现。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师子、虎、狼，不可妄行。

法显还向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旷野，佛所住处，今现有僧。

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国波罗㮈城。城东北十里许，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将成道，诸天于空中唱言："白净王子出家学道，却后七日当成佛。"辟支佛闻已，即取泥洹，故名此处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后人于此处起精舍。佛欲度拘驎等五人，五人相谓言："此瞿昙沙门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况入人间，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来者，慎勿与语。"佛到，五人皆起作礼处。复北行六十步，佛于此东向坐，始转法轮度拘驎等五人处。其北二十步，佛为弥勒授记处。其南五十步，翳罗钵龙问佛："我何时当得免此龙身?"此处皆起塔，见在。中有二僧伽蓝，悉有僧住。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国，名拘睒弥。其精舍名瞿师罗园，佛昔住处。今故有众僧，多小乘学。

从东行八由延，佛本于此度恶鬼处。亦尝在此住，经行、坐处皆起塔。亦有僧伽蓝，可百余僧。

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国名达嚫。是过去迦叶佛僧伽蓝，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间石室；第二层作师子形，有四百间；第三层作马形，有三百间；第四层作牛形，有二百间；第五层作鸽形，有百间。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绕房而流，周围回曲，如是乃至下重，顺房流，从户而出。诸层室中，处处穿石，作窗牖通明。室中朗然，都无幽暗。其室四角头穿石，作梯磴上处。今人形小，缘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蹑处。因名此寺为波罗越，波罗越者，天竺名鸽也。其寺中常有罗汉住。此土丘荒无人民居，去山极远方有村，皆是邪见，不识佛法、沙门、婆罗门及诸异学。彼国人民常见人飞来入此寺。于时诸国道人欲来礼此寺者，彼村人则言："汝何以不飞耶？我见此间道人皆飞。"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达嚫国险，道路艰难，而知处欲往者，要当赍钱货施彼国王，王然后遣人送，展转相付，示其迳路。法显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说之耳。

从波罗㮈国东行，还到巴连弗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传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于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复于此众中得《杂阿毗昙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经》，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又得《摩诃僧祇阿毗昙》。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

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

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国。佛精舍、经行处及四佛坐处，悉起塔，现有僧住。

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

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国大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直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佛至其国，欲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蹑王城北，一足蹑山顶，两跡相去十五由延。于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庄校，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其国前王遣使中国，取贝多树子于佛殿旁种之，高可二十丈。其树东南倾，王恐倒，故以八九围柱拄树。树当拄处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围许，柱虽中裂，犹裹在其外，人亦不去。树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无倦。

城中又起佛齿精舍，皆七宝作。王净修梵行，城内人信敬之情亦笃。其国立治已来，无有饥荒丧乱。众僧库藏多有珍宝、无价摩尼，其王入僧库游观，见摩尼珠，即生贪心，欲夺取之。三日乃悟，即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愿僧立制，自今已

后，勿听王人其库看，比丘满四十腊，然后得人。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屋宇严丽，巷陌平整。四衢道头皆作说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五六万僧，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五六千人众食，须者持本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王庄校大象，使一辩说人，著王衣服，骑象上，击鼓喝言："菩萨从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国、妻、子及挑眼与人，割肉贸鸽，截头布施，投身饿虎，不悋髓脑，如是种种苦行，为众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九年，说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众生缘尽，乃般泥洹。泥洹已来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世间眼灭，众生长悲。却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饬巷陌，办众华香、供养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像，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然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九十日乃还城内精舍。城内精舍至齐日则开门户，礼敬如法。

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门，名达摩瞿谛，其国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许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

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诃罗，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门，戒行清洁，国人或疑是罗汉。临终之时，王来省视，依法集僧而问："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实答，言："是罗汉。"既终，王即案经律，以罗汉法葬之。于精舍东四五里，积好大薪，纵、广可三丈余，高亦尔，近上著栴檀、沈水诸香木，四边作阶，上持净好白毡周匝蒙积上，作大轝床，似此间轮车，但无龙鱼耳。当阇维时，王及国人、四众咸集，以华香供养。从轝至墓所，王自华香供养。供养讫，轝著阇上，酥油遍灌，然后烧之。火然之时，人人敬心，各脱上服，及羽仪、伞盖，遥掷火中，以助阇维。阇维已，即检取骨，即以起塔。法显至，不及其生存，唯见葬时。王笃信佛法，欲为众僧作新精舍。先设大会，饭食僧。供养已，乃选好上牛一双，金银、宝物庄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顷四边，然后割给民户、田宅，书以铁券。自是已后，代代相承，无敢废易。

法显在此国，闻天竺道人于高座上诵经，云："佛钵本在毗舍离，今在犍陀卫。竟若干百年（法显闻诵之唯，有定岁数，但今忘耳），当复至西月氏国。若干百年，当至于阗国。住若干百年，当至屈茨国。若干百年，当复来到汉地。住若干百年当复至师子国。若干百年，当还中天竺。到中天已，当上兜术天上。弥勒菩萨见而叹曰："释迦文佛钵至。即共诸天华香供养七日。七日已，还阎浮提，海龙王持入龙宫。至弥勒将成道时，钵还分为四，复本频那山上。弥勒成道已，四天王当复应念佛如先佛法。贤劫千佛共用此钵。钵去已，佛法渐灭。佛法灭后，人寿转短，乃至五岁。十岁之时，糯米、酥油皆悉化灭，人民极恶，捉木则变成刀、杖，其相伤割杀。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恶人相杀尽已，还复来出，共相谓言："昔人寿极长，但为恶甚，作诸非法故，我等寿命遂尔短促，乃至十岁，我今共行诸善，起慈悲心，修行仁义。"如是各行信义，展转寿倍。乃至八万岁。弥勒出世，初转法轮时，先度释迦遗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三归、五戒、斋法，供养三宝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缘者。法显尔时欲写此经，其人云："此无经本，我止口诵耳。"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又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

又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主人恐人来多，即斫绳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著水中。法显亦以军持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弥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

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验。"法显本擅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尔，今已过其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形迹、未知是何许。

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刘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船泛海而至，即将人从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刘法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夏坐讫，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诸师出经律。

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沙河已西，迄于天竺，众僧威仪法化之美，不可详说。窃唯诸师未得备闻，是以不顾微命，浮海而还，艰难具更，幸蒙三尊威灵，危而得济，故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

是岁甲寅。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异苑

[南朝·宋]刘敬叔撰　孟艳红整理

《异苑》十卷，宋刘敬叔撰。敬叔，正史无传，《异苑》一书也早已亡佚，直到明代胡震亨从书贾的旧书堆中检出，说是宋纸抄本，买归后作了校订，刊刻入《宝册汇函》中。同时他还根据史籍，对敬叔生平进行了勾勒，说他是东晋及南朝宋人，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刘毅等起兵反晋，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国郎中令。后为刘毅所构，免官。据此书中所记，还任过长沙景王骠骑将军。此书多记神怪之事，是著名的志怪小说，其中也反映了当时许多社会风尚和民间信仰，可补史证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虽有所佚失及后人增补，但“核其大致，尚为完整，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甸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本书最好的版本是范宁的校注本（中华书局，一九九六年）。其所用底本为《津逮秘书》本。清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书亦作过有限的校订，故此次整理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　一

古语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绛，故俗呼美人虹。郭云：红为雩，俗呼为美人。

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澳，须臾翕响便竭。愿辇酒灌之，随投随涸，便吐金满釜，于是灾弊日祛而丰富岁臻。

太原温湛婢见一妪向婢流涕，无孔窍，婢骇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长舒，上没霄汉。

长沙王道怜子义庆在广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饮其粥。义庆掷器于阶，遂作风雨，声振于庭户，良久不见。

衡阳山、九嶷山皆有舜庙，每太守修理、祭祀洁敬则闻弦歌之声。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县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时西王母献。

衡山有三峰，极秀。其一名华盖，又名紫盖。天景明澈，辄有一双白鹤回翔其上。一峰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闻讽诵声，清响亮彻。一峰名芙蓉，最为疏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上有泉飞派，如一幅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净，异于常处。民为立庙在汨潭之西岸侧，盘石马迹尚存，相传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

寻阳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岭，便闻长啸声，甚清澈。及至峰顶，见一人箕踞石上。

会稽天台山虽非遐远，自非卒生忘形则不能跻也。赤城阻其径，瀑布激其冲，石有莓苔之险，渊有不测之深。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籍庙，自号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殷康常往开之，风雨晦冥，乃止。

钓矶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

乘矶山，下临清川。昔有渔父宿于川，夜半，闻水中有弦歌之音，宫商和畅，清弄谐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内有石案，置石书二卷。

永宁县涛山有河，水色红赤，有自然石桥，多鱼獭异禽。阴雨时尝闻鞞角声甚亮。

凉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师于此者，积尸数万，从是有大风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时闻有鼓角声。

吴孙权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漕句容，中道凿破

瑶，掘得一黑物，无有首尾，形如数百斛舡，长数十丈，蠢蠢而动。有顷，悉融液成汁，时人莫能识得此。之后，遂获泉源，或谓是水脉。每至大旱，余渎皆竭，惟此巨流焉。

东乡太湖，吴庚申岁，于此有一军士五百人将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约令水涸。夜梦人云："塘水速竭，若见巨鳞，慎勿杀也。又有铜釜，并不可发。"明，往尺水翕然而尽，得白鱼，形状非常。小人贪利，剖而治之，见昨所祭余食充溢肠内。须臾，复得釜，又取发，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时没溺，唯督监得存，具说事状。于今犹名此湖为五百陂。

永嘉郡有百簿濑，郡人断水捕鱼，宰生祷祭，以祈多获。逾时了无所得，众侣忿怨，弃业将罢。其夕并梦见一老公云"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闻有跳跃声，惊起共看，乃是大鱼，斲以为脍，顿获百簿，故因以百簿名濑。

晋吴隶为鱼塞于云湖，有大鱼化为人，语隶云："晚有大鱼攻塞，切勿杀。"隶许之。须臾，有大鱼至，群鱼从之，隶同侣误杀大鱼。是夕，风雨晦冥，鱼悉飞上木间，因号为飞鱼径。

兰陵昌虑县郧城有华山，山上有井，鸟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团翅。此鸟见则大水，井又不可窥，窥者不盈一岁辄死。

浔阳璺椿世居长沙，宅有古井，每夜辄闻有如炮竹声，相承谓之龙叱。

句容县有延陵季子庙，庙前井及渎恒自涌沸，故曰沸井。于今犹然，亦曰沸潭。

陈郡谢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见二龙甚分明，行道住观，莫不嗟异。有人入井，始知是砖，隐起作龙形。

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河东毌丘俭字仲恭，尝征沃沮，使王颀穷其东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随波流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但两袖顿长三丈。

卷　二

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

晋武帝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打之则鸣矣。"于是如言，音闻数十里。

晋中朝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加鼎于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台中外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博士东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校果然。

晋惠帝元康五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王莽头等三物。中书监张茂先惧难作，列兵陈卫。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

晋康帝建元中，有渔父垂钓，得一金锁。引锁尽，见金牛，急挽出牛，断，犹得锁长二尺。

晋太元中，桂阳临武徐孙江行，见岸有钱溢出，即攀着船中，须臾悉变成土。

晋义熙中，庞猗为宜都太守，御人牧马于野，见一铜炉，上熖带锁而行，持归以呈猗。遂槛盛逸下荆州无都北乃〔按：此处疑有缺误〕，忽风雨，有叫声，火光烛天，径来趋船，失炉所在。

义熙中，新野黄舒耕田得一舡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长守富也。"舒不能从，遂成土壤。

晋时钱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乘者，辄漂荡摇扬而不可禁。常鸣鼓，钱塘江头凌浪如故，惟船吏章粤能相制伏。及粤死，遂废去。

海西太和中，会稽山阴县起仓，凿得两大船，船中有钱，皆轮文。时日向暮，凿者驰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严。至明旦失钱所在，惟有船存，视其状，悉有钱处。

苻坚建元年中，长安樵人于城内见金鼎，走白坚。坚遣载取，到化为铜，鼎入门，又变成大铎。

西河有钟在水中，晦朔辄鸣，声响悲激，羁客闻而凄怆。

越崔门会元县有元马河，有铜钫船，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长山朱郭夫妻采澡涧滨，见二铜釜，沿流而下。取之而归。有员盖满中铜器，光辉曜目，自然作声。郭惧，运盖北山埋之，而后卖釜与人。共载出为货，船无故自覆，失釜所在。

上党侯亮之于江都城下获一石磨，下有铜马。

弘农杨子阳闻土中有声怕，掘得玉豘，长可尺许，屋栋间乃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昼夜不息，米坠既止。忽有一青蛇长数尺，住在梁上，每落粪，辄成碎银子。阳获银米，遂为富儿。锻银作器化卖，倍售余家，市者随以破灭。

永康王旷井上有洗石，时见赤气，后有二胡人寄宿，忽求买之。旷怪所以，未及度钱，子妇孙氏睹二黄鸟斗于石上，疾往掩取，变成黄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内空段有二鸟处。

西域句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铁及手承取，即便对过，惟瓠芦盛之者则得饮之，令人身体香净而升仙。其国神秘，不可数遇。

月支国有佛发，盛以琉璃罂。

南康归美山石城内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实，任意取足。脱持归者，便遇大蛇，或颠仆失径，家人啖之辄病。

阳羡县小吏吴龛于溪中见五色浮石，因取内床头，至夜化成女子。

河内司马元允元嘉中为新釜令，丧官。月旦设祭，柑化而为鸾。

晋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结实如麦，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晋太元中，南郡忻陵县有枣树，一年忽生桃、李、枣三种花子。

汉兴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时，刘玄德军于沛，年荒谷贵，士众皆饥，仰以为粮。

北方有白桑椹，长数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筼筜竹，节中有人，长尺许，头足皆具。

元嘉四年东阳流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连理，野人无知，谓之祸祟，欲斫杀之。

汉安帝元初三年，平陆有瓜异处同蒂，共生一瓜，时以为嘉瓜。

晋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浚园生瓜三茎一实。

晋安平有越王余筭蔌，长尺许，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曾于舟中作筹筭，有余者弃之于水生焉。

薯蓣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药，又复可食。野人谓之土藷。若欲掘取，默然则获，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随所种之物而像之也。

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铧，便闻土中呻吟声，寻音而取，果得人参。

交州诸菌以叶涂人躯，便举体菌生。生既遍，便就朽烂，肌肉消腐。

隋县永阳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为神农窟。窟前有百药丛茂，莫不毕备。又别有异物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绿，晡黄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卷　三

晋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于是飞去。

罽宾国王买得一鸾，欲其鸣不可，致饰金繁，飨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睹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

张华有白鹦鹉，华每出行，还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答曰："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后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公犹强之，至庭为鹯所搏，教其啄鹯脚，仅而获免。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五月五日剪鸲鹆舌，教令学人语声，尤清越，虽鹦鹉不能过也。

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鸲鹆舌，每教令学人语，遂无所不名，与人相顾问。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听辄移时。

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苍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韦仲将为之赋其事。

晋义熙三年，朱猗戍寿阳，婢炊裤，忽有群鸟集灶，竞来啄啖，驱逐不去。有猎犬咋杀两鸟，余鸟因共咋杀犬，又啖其肉，唯余骨存。

杜鹃始阳相催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使呕血死。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法，当为大声以应之。

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置牕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致。终日不辍，处宗由此玄言大进。

晋义熙中，羌主姚毗于洛阳阴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于九皋。养之此沟。

傅承为江夏守，有一双鹅失之三年，忽引导得三十余头来向承家。

武陵龙阳虞德流寓溢阳，止主人夏蛮舍中。忽见有白纸一幅，长尺余，标蛮女头，乃起扳取。俄顷有虎到户而退，寻见何老母，标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语蛮，于是相与执杖伺候。须臾虎至，即格杀之。同县黄期具说如此。

彭城刘广雅以晋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都，路经竹里亭，于逻宿。此逻多虎，刘极自防卫，系马于户前，手执戟布于地上。中宵与士庶同睡，虎乘间跳入，跨越人畜，独取刘而去。

晋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门，仿佛见一女子，因言曲相调，便要桓入草中。桓悦其色，乃随去，女子忽然变成虎，负桓着背上，径向深山。其家左右寻觅，惟见虎迹，旬日，虎送桓下著门外。

扶南王范寻常畜虎五六头及鳄鱼十头。若有讼，未知曲直，便投与鱼虎，鱼虎不食则为有理。秽貊之人祭虎为神，将有以也。

永初中，邵都梁冯恭醉卧于山路。夜有虎来，以头枕其背。恭中宵辗转，以手搏之，复大寝。向晓始

醒，犹见虎蹲在脚后，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兽藏于山穴，穴里不得见秽及伤残，见则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内，余伴执杖隐在岩侧，熊辄共兴出人，不致伤损，傍人仍得聘其矛。

熊无穴，或居大树孔中。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

元嘉初，青州刘幡射得一鹿，剖腹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幡从而拔塞，须臾复还倒。如此三焉，幡密求此种类，治伤痍多愈。

始兴郡阳山县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见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牵挽得出，病者即起，相与踊陆，状若欢喜。前象复载人就一污湿地，以鼻掘出数条长牙，送还本处。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因语云："我田稼在此，恒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复见侵。"便见踯躅如有驯解，于是一家业田绝无其患。

晋义熙十三年，余为长沙景王骠骑参军，在西州得一黄牛，时将货之，便昼夜衔草不食，淹泪瘦瘠。

苻坚为慕容冲所袭，坚驰骑马堕而落涧，追兵几及。计无由出，马即踟蹰临涧，垂缰与坚。坚不能及，马又跪而受焉。坚援之，得登岸而走庐江。

晋隆安初，东海何澹之屡入关中。后还，得一犬，壮大非常，每出人辄已知处。澹之后抱疾，犬亦疾，寻及于亡。

楚王与群臣猎于云梦，纵良犬逐狡兔，三日而获。之其肠似铁，良工曰："可以为剑。"

西域有鼠王国，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金环枷。商估：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咒愿，更获无他。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俗谚云：鼠得死人目睛则为王。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搏之，跳跃而去。秦川有之。

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污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前废帝景和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雨南陇，夜有大鼠，形如㹠子，浮水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怒愍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后同县吕庆祖牵狗野猎暂过，遂啮杀之。

貂出句丽国，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见之，形貌类人，长三尺，能制貂，爱乐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边，须人持皮去，乃敢取刀。

吴孙皓时，临海得毛人。《山海经》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蒋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后，喜来犯人，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当自却耳。一名曰超空，可燕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浑。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龙，有五色赤角，名曰飞龙。见之皆可呼其名，不敢为害。《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

陆机尝饷张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鱼，质状非常，乃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

张永家地有泉出，小龙在焉。从此遂为富室。逾年，因雨腾跃而去，于是生赀，日不暇给。俗说云与龙共居，不知神龙效矣。

晋太元中，东阳西寺七佛屋龛下有一物出，头如鹿，有法献道人迫而观之，于是吐沫喷洒，气若云雾。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头复出，寻觅其处，亦无孔穴，年年有声，殷若小雷。

晋义熙中，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居室内地忽自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有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

赵牙行船于阖庐，见水际有大槎，人牵不动。牙往举得之，以着船，船破，槎变为龙，浮水而去。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持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曰："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

荆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极深，常有蛟杀人，浴汲死者不脱岁。升平中，陈郡邓遐字应遥为襄阳太守，素勇健，愤而入水，觅蛟得之，便举拳曳着岸，欲斫杀。母语云："蛟是神物，宁忍杀之？今可咒，令勿复为患。"遐咒而放焉。自兹迄今，遂无此患。一云遐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自挥剑，截蛟数段，流血水丹，勇冠当时，于后遂无蛟患。

鲁国中牟县蒙山上有寺废久，民欲架屋者，辄大蛇数十丈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

新野苏卷与妇佃于野舍，每至饮时，辄有一物来，其形似蛇，长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异而饷之，遂经数载，产业加厚。妇后密打杀，即得能食病，日进三斛饣，犹不为饱，少时而死。

晋中朝武库内封闭甚密。忽有雉雊，时人咸谓为怪。张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即使搜库中，雉侧果得蛇蜕。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屡雊，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

晋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又吴郡桐庐人常伐余遗竹，见一竹竿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此亦竹为蛇、蛇为雉也。

丹阳钟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见有一蛇长二尺许，文色似青，琉璃头，有双角，白如玉。感而畜之，于是赀业日登。经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继殒毙。此蛇来吉去凶，其唯龙乎？

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莲花，正白。

吴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担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舟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系，方见烹臛。虽然，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计从安簿?"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建业，权命煮之，焚柴万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树乃熟。"献者乃说龟树共言，权使人伐桑树煮之，龟乃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见一龟大如车轮，四足各摄一小龟而行。又有百余黄龟从其后。三人叩头请示出路，龟乃伸头，若有意焉。因共随逐，即得出路。一人无故取小龟，割以为臛食之，须臾暴死，惟不啖者无恙。

鲻鱼，凡诸鱼欲产鲻，辄以头冲其腹。鲻鱼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触。故世人谓为众鱼之生母也。

晋义熙五年，卢循自广州下，泊船江西，众多疫死。事平之后，人往蔡州，见死人发变而为鳣。今上镇西参军与司马张逝瞻河际有一棺，棺头有鳣，众试令拨看，都是发，亦有未即化者。一说云，生以秫潘沐，死则发变为鳣。又昔有人食，不能无鳣，死后改棺，鲴满棺中。鲴即鳣也。

司马休遣文武千余人迎家人违南郡。值风泊船上岸伐薪，见聚肉有数百斤，乃割取还，以镬煮之，汤欲热，皆变成数千虾蟇。

蝴蝶变作鳖。

鹦鹉螺形似鸟，故以为名。常脱壳而游，朝出则有虫，类如蜘蛛，入其壳中螺。夕还则此虫出。庾阐所谓鹦鹉内游，寄居负壳者也。

晋明帝尝欲肆肯闭而不谋，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须臾亡去。帝窃异焉，令人寻看，即蝇所集处辄传有诏，喧然已遍矣。

有小虫形色如大豆，咒令叩头，又咒令吐血，皆从所教，如似请放稽颡。辄七十而有声，故俗呼为叩头虫也。

缢女虫也一名蚬，长寸许，头赤身黑，恒吐丝自悬。昔齐东郭姜既乱崔杼之室，庆封杀其二子，姜亦自经。俗传此妇骸化为虫，故以缢女名虫。

卷　四

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即灭。其年蜀并于魏。

孙钟富春人，坚父也。与母居，至孝笃性，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为设食出瓜，礼敬殷勤。三人临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见之厚，欲连世封侯，欲数世天子。"钟曰："数世天子故当所乐。"因为钟定墓地，出门悉化成白鹄。一云，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尝刻邺宫屋材，云后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宫。及晋惠帝幸邺宫，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见刻字，计年正合。

王敦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躬往觇之。敦时昼寝，梦日环其城，乃卓然惊寤，曰："营中有黄头鲜卑奴来，何不缚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

晋简文既废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阳令在帝面前祷，至三更，忽有黄气自西南来，逆室前。尔夜幸李太后而生孝皇帝。

刘曜隐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饰，背有铭云："神剑服御除众毒"。

石勒为郭敬客时，襄国有谶曰："力在左，革在右，让无言，或入口。"让去言为襄字，或入口乃国字也。勒后遂都襄国。

石勒伐刘曜于洛阳，从大河南济。时河冻，将合军至而水自泮，舟楫无阂，遂生擒曜，谓是神灵之助，命曰灵昌津。

晋时长安谣曰："秦川城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间，关内歼破，浮血飘舟，张轨拥众一方，威恩共著。

凉州张骏字公彦。九年天雨五谷于武威，炖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麦。

凉州张祚伪和平中有神见于玄武殿，自称玄冥，与人言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之福利，祚甚信之。

凉州张重华遣谢艾伐麻狄，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者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

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果大破之。

宋武帝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洲，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往视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仍收药而返。

临淄牛山下有女水，齐人谚曰：“世治则女水流，世乱则女水竭。”慕容超时乾涸弥载，及天兵薄伐，乃激洪流。

秦世有谣曰：“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饣，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邱当灭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圹既启，于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冢壁，政甚恶之，乃远沙邱而循别路，见一群小儿辇沙为阜，问云沙邱，从此得病。

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裂，梁无故自折。凡宗庙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刊安居，摧陷是焊绝之祥也。

晋惠帝时，人有得一鸟毛，长三丈，以示张华。华惨然叹曰：“所谓海凫毛也。此毛出则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晋惠帝永康元年，帝纳皇后羊氏。后将入宫，衣中忽有火光，众咸怪之。自后蕃臣搆兵，洛阳失御，后为刘曜所嫔。

晋永嘉元年，车骑大将军、东瀛王司马腾字元迈，自并州迁镇邺。行次真定时，久积雪而当其门，前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口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焉。或谓马无齿则不得食。未几晋遂大乱，腾后为汲桑所杀。

董养字仲道，陈留浚仪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荣。永嘉中洛城东北角步广里中地陷，有二鹅出焉，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养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鹅，苍者胡象，后胡当入洛；白者不能飞，此国讳也。”

晋孝武太元末，帝每闻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音，于是请僧斋会。夜见一臂长三丈许、手长数尺来摸经案。是岁帝崩，天下大乱，晋室自此而衰。

晋孝武太元末有谶曰“修起会稽”。其后卢修果从会稽叛。

晋义熙十一年，京都火灾大行，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犹自不绝。时王弘守吴郡，昼坐厅视事，忽见天上有一赤物下，状如信幡，遥集南人家屋上，须臾火遂大发。弘知天为之灾，故不罪始火之家。识者如晋室微弱之象也。

隆安初吴郡治下狗常夜吠，聚皋桥上。人家狗有限而吠声甚众，或有夜觇视之，见一狗有两三头者，皆前向乱吠。无几有孙恩之乱。

晋海西公时有贵人会，因藏彄欸，有一手间在众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举坐咸惊。寻为桓大司马所杀。旧传藏彄令人生离，斯验深矣。

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陵县民穿井得大龟三尺六寸，背文负八卦古字。坚命作石池养之，食以粟。后死，藏其骨于太庙。其夜庙丞高虏梦龟谓曰：我本出将归江南，遭时不遇，陨命秦庭。即有人梦中谓虏曰，龟三千六百岁而终，终必妖兴，亡国之征也。未几为谢玄破于淮淝，自缢新城浮图中。

慕容貥出畋，见一老父曰：“此非猎所，王宜还也。”貥明晨复去，值有白兔，驰马射之，坠石而卒。

西秦乞伏炽磐都长安，端门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闻磕磕有声，惊起照视，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时东羌西虏共相攻伐，国寻灭亡。

佛佛虏凶虐暴恶，常自言国名佛佛，则是佛中之佛。寻被震死。既葬，而复就冢中霹雳其柩，引身出外，题背四字，表其凶逆而然也。国少时为涉去所袭。元嘉十九年，京口霹雳杀人，亦自题背。

凉州张寔字安逊，夜寝，忽见屋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乃灭。寔甚恶之，寻为左右所害。

卢龙将寇乱京师，谣言曰“十丈瓦屋，芦作柱，薙作栏”。未几而败。

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身长。如此数日，头遂出屋。假究为刺史，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

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陶侃左手有文直达中指，上横节便止。有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若彻于上，位在无极。”侃以针挑令彻，血流弹壁，乃作公字。又取纸裹，公迹愈明。

桓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儿生有奇曜，宜目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复言为神灵宝，犹复用三。既难重前，却减神一字，名曰灵宝。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飞入其手，占者以为封爵之祥。

东莞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凤凰集其庭，相人韦薮谓之曰：“子必协赞大猷。”

徐羡之年少时，尝有一人来谓曰：“我是汝祖。”羡之拜，此人曰：“汝有贵相而有大厄，宜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过此，位极人臣。”后羡之随亲之县，住在县内，尝暂出而贼自后破县，县内人无免者，鸡犬亦尽，惟羡之在外获全。

晋陵韦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见庭前井中有人出，齐长尺余，被带组甲，麾伍相应，相随出门。良久乃尽。朗兄数颇善占筮，尝云：“吾子当至刺史。”后朗历刺青、广二州。

晋贾谧字长渊，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震谧斋屋，柱陷入地，压毁床帐。飘风吹其朝服上天

数百丈，久之乃坠于中丞台。又蛇出其被中。谧甚恐，明年伏诛。

晋孝武太元年，刘波字道则，移居京口。昼寝，闻屏风外怛咤声，开屏风，见一狗蹲地而语，语毕自去。波，隗孙也，后为前将军，败，见杀。

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搜觅，了不见人。刘明年竟被诛。

河南褚裒字季野，将北伐，军士忽同时唱言“可各持两楯。”复相谓曰“一人焉用两楯为！”及败北，抛戈弃甲，两手各持一楯，蒙首而奔。

晋安帝义熙三年，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尝照镜，不见其面，俄而难及。

元帝永昌元年，丹阳甘卓将袭王敦，既而中止。及还家，多变怪，自照镜不见其头，乃视庭树，而头在树上，心甚恶之。先时，历阳陈训私谓所亲曰：“甘侯头低而视仰，相法名为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领兵则可以免。”至是果为敦所袭。

东晋谢安字安石，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谢头来，久之乃失所在。妇具说之，谢容色无易，是月而薨。

晋阮明泊舟西浦，见一青衣女子弯弓射之，女即轩云而去。明寻被害。

义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丧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须臾下地，复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绥怀贰伏诛。

晋隆安中，高惠清为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群鼠更相衔尾，自屋梁相连至地。清寻得疰疾，数日而亡。

晋桓振在淮南，夜闻人登床声，振听之，隐然有声。求火看之，见大聚血。俄为义师所灭桓振，玄之从父弟也。

义熙中，刘毅镇江州，为卢循所败，褊懆逾剧。及徙荆州，益复怏怏，尝伸纸作书，约部将王亮连兵作逆。忽风，展纸不得书，毅仰天大诟，风遂吹纸入空，须臾碎裂，如飞雪纷下。未几，高祖南讨，毅败擒斩。

永初中，北地传亮为护军，兄子珍住府西斋。夜忽见北窗外树下有一物面广三尺，眼横竖，状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灭。后亮被诛。

元嘉中，高平檀道济镇浔阳，十二年入朝，与家分别，顾瞻城阙，歔欷逾深，识者是知道济之不南旋也。故时人为其歌曰：“生人作死别，荼毒当奈何。”济将发舟，所养孔雀来衔其衣，驱去复来，如此数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诛。道济未下，少时有人施罟于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凿若新。使匠作舴艋，勿加断斧。工人误截两头，檀以为不祥。杀三巧手，欲以塞侃言。匠违约加斲，凶兆先搆矣。

檀道济居清溪，第二儿夜忽见人来缚己，欲呼不得，至晓乃解，犹见绳痕。在此宅先是吴将步阐所居，谚云：扬州青，是鬼营。清溪青，扬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诛。

东海徐羡之字宗文，尝行经山中，见黑龙长丈余，头有角，前两足皆具，无后足，曳尾而行。后文帝立羡之，竟以凶终。

太元中王公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

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猷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讫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终不食投地，大怒。少顷，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矣，乃大惊愕，反属目睹，其首在空中挥霍而没，至州便殒。

彭城刘敬宣字万寿，尝夜与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只芒履于座，坠敬宣食盘上，长三尺五寸，已经人著，耳鼻间并欲坏，顷之而败。

安国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卧于当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蹋我！”未几豫死。

卞伯玉作东阳郡，灶正炽火，有鸡遥从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燋，鸣啄如故。伯玉寻病殒。

张仲舒为司空，在广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间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以笺纸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驶。仲舒恶而焚之，犹自数生，府州多相传示。张经宿暴疾而死。

谢灵运以元嘉五年忽见谢晦手提其头，来生别床，血色淋漓，不可忍视。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满箧。及为临川郡，饤中欻有大虫，谢遂被诛。

谢晦在荆州，见壁角间有一赤鬼，长可三尺。来至其前，手擎铜盘，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须臾而没〔按：疑有缺〕。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长二尺，落充妇与妹前，令婢挟掷。婢才出户，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睛。到六年三月，合门时患，死亡相继。

新野庾寔妻毛氏尝于五月五日曝荐席，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上卧，惊怛便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传仲夏忌移床。

卷　五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姑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婿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流波漂至今庙处。铃下巫人当令殡殓，不须坟瘗，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时见水雾中暖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没溺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也。

宫亭湖庙神甚有灵验，商旅经过，若有祷请，则一时能使湖中分风，沿溯皆举帆利涉无虞。

秦时中宿县十里外有观亭江神祠，坛甚灵异。经过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晋中朝有质子将归洛，反路见一行旅，寄其书云："吾家在观亭，亭庙前石间有悬藤，即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应者。"及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没。寻还云："河伯欲见君。"此人亦不觉随去，便睹屋宇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今俗咸言观亭有江伯神也。

汉武帝时，夜郎竹王神者名兴初，有女子浣于豚水，见三节大竹流入足间，推之不去。闻其中有号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所破之竹弃之于野，即生成林。王尝从人止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并存。后汉使唐蒙开牂牁郡，斩竹王首，夷獠咸诉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太守吴霸以闻。帝封三子为侯，死配食父庙。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县吏李瑫，义熙中遭事在郡，妇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白鱼跳落妇前。剖腹，得所愿钗，夫事寻散。

晋永嘉中，吴相伍员庙，吴郡人叔父为台郎在洛，值京都倾废，归途阻塞。当济江，南风不得进。既投奏，即日得渡。

陶侃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以君长者，故来相报。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处，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

侃家童千余人，尝得胡奴，不喜言，尝默坐。侃一日出郊，奴执鞭以随，胡僧见而惊礼，云此海山使者也。侃异之，至夜失奴所在。

晋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所诛，便失所在。灵怪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龟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双之神为是物凭也。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榖扶疏，鸟尝产育其上。晋太元中，陈郡谢庆执弹乘马，缴杀数头，即觉体中栗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

余杭县有仇王庙，由来多神异。晋隆安初，县人树伯道为吏，得假将归，于汝南湾觅载，见一朱舸，中有贵人，因求寄。须臾，如睡，犹闻有声，若剧甚雨。俄而至家，以问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谢而还。

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已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火发荡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

晋义熙中虞道施乘车出行，忽有一人著乌衣，迳来上车，云令寄载十里许耳。道施试视，此人头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异于始时。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临别语道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汝相容。"因赠银铎一双而灭。

晋时信安郑徽年少时登前桥，仿佛见一老翁以一囊与徽，云："此是君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忽失所在。徽密开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之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徽年八十三，病笃，语子弟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于是遂绝。

陈虞字君度，妇庐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后一夕复会，弦管无声，歌者凄忾。杜氏尝梦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将来。"婢先与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人。神被服将剥夺，毕加取影象，焚剉而后去。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伔，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投，便自跃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鸟伤陈氏有女未醮，著屐径上大枫树颠，了无危惧，顾曰："我应为神，今便长去。惟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举手辞诀，于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人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黄犬设祀于树下。

剡县西乡有杨郎庙，县有人一先事之，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褚共至神舍，烧神座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回骑而去，陇遂得瘘病死。

晋武太始初，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传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接宾。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殒。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长山张舒奄见一人著朱衣，平上帻，手捉青柄马鞭，云如汝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卜占，勿贪钱

贿。”舒亦不觉，受之。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会稽余姚钱祐夜出屋，后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之时，至一宫府，入重门，见一人凭几而坐，形貌伟壮，左右侍者三十余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术数之法，故令虎汝。汝无惧也。”留十五昼夜，语诸要术，尽教道之方。祐受法毕，便遣令还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门，乃见归路。既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卒。

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逮至东方塑，审以占众事，自此以后，秘而不传。晋宁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著黄皮衣，竹筒盛此书以授法味，无何失所在，遂复传流于世云。

历阳石秀之，倏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语之云：闻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陈云：刘政能造。其人乃去。数旬而刘殒，石氏犹存。刘作几有名，遂以致毙。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空朽，每雨水辄满溢。有估客载生鳣至此，聊放一头于朽树中，以为狡狯。村民见之，以鱼鳣非树中之物，咸谓是神，乃依树起屋，宰牲祭祀，未尝虚日，因遂名鳣父庙。人有祈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返，见其如此，即取作臛，于是遂绝。

吴猛还豫章，附载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视船下有两龙载之，船不着水。

陶侃字士行，微时遭父艰，有人长九尺，端悦通刺，字不可识，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晋，君有巨相，故来相看。于是脱衣帢服仙羽，升鹄而腾飚。

晋太元末，湘东姚祖为郡吏，经衡山，望岩下有数年少并执笔作书。祖谓是行侣休息，乃枉道过之。未至百许步，少年相与翻然飞飚，遗一纸书在坐处，前数旬古时字，自后皆鸟迹。

东阳徐公居在长山下，常登岭，见二人坐于山崖对饮。公索之，二人乃与一小杯。公饮之遂醉，后常不食，亦不饥。

昔有人乘马山行，遥望岫里有二老翁相对摴指，遂下马造焉。以策注地而观之，自谓俄顷，视其马鞭，摧然已烂，顾瞻其马，鞍骸枯朽。既还至家，无复亲属，一恸而绝。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一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道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

沙门释慧远栖神庐岳，常有游龙翔其前。远公有奴，有石掷中，乃腾跃上升。有顷，风云飚□。公知是龙之所兴，登山烧香，会僧齐声唱偈，于是霹雳回向投龙之石，云雨乃除。

沙门竺慧炽，新野人，住江陵四层佛寺。永初二年卒，弟子为设七日会。其日将夕，烧香竟，沙门道贤因往视炽弟子。至房前，忽暖暖若人形，详视乃慧炽也。容貌衣服不异生时，谓贤曰：“君且食肉美否?”曰“美”。炽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鬼地狱。”道贤惧耆，未及得答，炽复言：“汝若不信，试看我背后。”乃回背示贤，见三黄狗形，半似驴，眼甚赤光，照户内，状欲啮炽而复止，贤骇怖闷绝，良久乃苏。

灵味寺在建康钟山蒋林里，永初三年沙门法意起造。晋末有高逸沙门，莫显名迹，岩栖谷隐，常在钟山之阿。一夜，忽闻怪石崩坠，声振林薄。明旦履，惟见清泉湛然，聚徒结宇，号曰灵味。

武陵宗超之奉经好道，宋元嘉中亡。将葬，犹未阖棺，其从兄简之来会葬，启盖视之，但见双屐在棺中云。

元嘉中丹阳多宝寺，画佛堂作金刚。寺主奴婢恶戏，以刀刮其目眼，辄见一人甚壮，五色彩衣，持小刀挑目睛，数夜眼烂，于今永盲。

汲都卫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尝诵经长斋，非道不行。家常饭僧，时日将中，母出斋堂，与诸尼僧逍遥眺望，忽见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是天钵，中满香饩，举坐肃然，一时礼敬。母自分行斋人食之，皆七日不饥。此钵犹云尚存。士度以惠怀之际得道。

太原王玄谟字彦德，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世音》千遍则免。”玄谟梦中曰：“何可竟也？仍见授。”既觉诵之，且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唱停刑。

释僧群清贫守节，蔬食持经，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传是群仙所宅。群因绝粒，其庵舍去石盂隔一小涧，日夕往还，以木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就唼，群永不得过，欲举锡杖拨之，恐有转伤，因此回，遂绝水，经数日死。临死向人说年少时曾折一鸭翅，验此以为现报。

卷　六

晋宣帝诛王凌后寝疾，日见凌来逼，帝呼曰：“彦云缓我。”身上便有打处。贾逵亦为祟，少日遂薨。初，凌既被执，过贾逵庙呼曰：“贾梁道，王凌魏之忠臣，唯尔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晋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坐上，脱头置其傍，悉取果食鱼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寻有永嘉之乱。军还，世宗殂而无子。后有巫见帝，涕

泗云："国家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诉怨得伸故也。"爽以势族致诛，玄以时望被戮。

晋嵇中散常于夜中灯火下弹琴，有一人入室，初来时面甚小，斯须渐大，遂长丈余，颜色甚黑，单衣草带。嵇熟视良久，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

晋邹湛南阳人。初，湛常见一人自称甄舒仲，余无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积土败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子舍西土瓦中人也。"检之果然，乃厚加殡殓。毕，梦此人来谢。

晋清河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久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见一年少，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服其能，无以酧抗，乃提纬古今，总验名实，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问逆旅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冢尔。"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说陆云独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云时饥之，因而诣前。至一家，墙院甚整。便寄宿。见一年少，可二十余，丰姿甚嘉，论叙平生，不异于人。寻共说老子，极有辞致。云出临别，语云："我是山阳王辅嗣。"云出门，回望向处，止是一冢，云始谓俄顷已经三日，乃大怪怅。

晋永嘉中，朱彦居永宁，披荒人舍，便闻管弦之声，及小儿啼呼之音。夜见一人身甚壮大，呼杀其犬。彦素胆勇，不以为惧，即不移居，亦无后患。

晋永嘉中，李谦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广州，夜集坐倦，悉寝，惟谦独挥弹未辍，便闻窗外有唱佳声，每至契会，无不击节。谦怪，语曰："何不进耶?"对曰："遗生已久，无宜于突。"始悟是鬼。

刘聪建元三年，并州祭酒桓回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昔乐工成凭今居何职? 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回问姓字，曰："我吴郡麻子轩也。"言毕而失。回见凭，具宣其意，凭叹曰："昔有此人，计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彦舒闻之，为造祝，文令凭设酒饭祀于通衢之下。

晋太元中，桓轨为巴东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儿道生随轨之郡，坠濑死。道生形见云："今获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暂还。"母哀至，辄有一黑乌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从此便不得复哭。

晋颍川荀泽以太元中亡，恒形见。还与妇鲁国孔氏嬿婉绸缪，遂有妊焉。十月而产，产悉是水，别房作酱，泽曰：汝知丧家不当作酱而故为之。今上官责我数豆致劬不复堪经，少时而绝。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见妇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猛妇举手指挥，状如遮护。须臾有一胡人荷戟而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婿乃得免。

晋新野庾绍之字道遐，与南阳宋协中表之亲，情好绸缪。桓玄时，庾为湘东太守，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一小儿通云："庾湘东来。"须臾便至，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顾?"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耳。"协问鬼神之事，绍辄漫略，不甚谐对，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末复求酒。协时时饵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执杯还置云："有茱萸气。"协曰："卿恶之耶?"绍云："上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为人语声高壮，此言论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屐声，极有惧色，乃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得复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

晋义熙三年，山阴徐琦每出门见一女子，貌极艳丽，琦便解银铃赠之。女曰："感君佳贶。"以青铜镜与琦，便结为伉俪。

晋义熙中，乌伤葛辉夫，在女家宿。至三更，竟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为蝴蝶，缤纷飞散。忽有一物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

义熙中，高平檀茂崇丧亡，其母沛郡刘氏昼眠，梦见崇手执团扇，云："崇年命未尽，横被灾厉，上永违离。今以此扇奉别。"母流涕惊觉，果于屏风间得扇，上皆如蜘蛛网络，抚执悲恸。

义熙中，长山唐邦闻扣门声，出视，见两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将至县东岗殷安家中。家中有人语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滥取唐邦!"救鞭之，遣将出。唐福少时而死。

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章郡，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晋太元中，吴兴许寂之忽有鬼于空中语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灵车，鬼共牵走，车为坏。寂之有长刀，乃以摄置瓮中，有大镜亦摄以纳器中。

晋元兴中，东阳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从其妾董床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埳甚滑泽有泉，遂与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儿疾疟，公曰："此应得虎耶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阴，尚余暖气，使儿炙啖，疟即断绝。公常使董梳头发如野猪毛，牙之后诣祭酒上章于是绝迹。乃作沸汤，试浇此埳，掘得数斛大蚁，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大夫，见刀，操黄金一饼求以易刀，及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粪。计此，乃牙之家鬼。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尝自京归，未至二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宿。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居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过嫌? 保无虞，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

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乃俱起执别。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

南平国蛮兵在姑孰，便有鬼附之，声呦呦细长，或在檐宇之际，或在庭树上。每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事，事有验。时郄倚为长史，问当迁官，云：“不久持节也。”寻为南蛮校尉。子为国郎中，亲领此土，荆州俗谚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灵侯。

昔有老姥，雨夜纺绩，断失其镬所在。姥独骂云：“何物鬼担去!”户外即有应声言：“暂借避雨，实不偷镬。宜就觅之。”姥惊惧，窥外，略无所见，镬亦寻获。

吴兴袁乞妻临终执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言不忍也。既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见其死妇语之云：“君先结誓，云何负言!”因以刀割其阳道，虽不致死，人性永废。

临川聂包死数年，忽诣南丰相沈道袭作歌，其歌笑甚有伦次，每歌辄作“花上盈盈正闻行，当归不闻死复生。”事异辞怪。

琅琊王凝之字叔平，妻左将军夫人谢氏奕之女也。尝频亡二男，悼惜甚过，哭泣累年。若居至艰，后忽见二儿俱还，皆若锁械，慰免其母，宜自宽割。儿并有罪，若垂哀怜，可为作福。于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琅琊王骋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妇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之墓在会稽，假瘗建康东冈。既窆反虞，舆灵入屋，凭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嗔声曰：“何不作挽歌，今我寂寂上道耶!”骋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

沙门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尺毾㲪，光彩耀目，作百种形象。又有沈香八尺板床，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为广州刺史，大儿邵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乃杀而籍没家财焉。法存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日，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邵之比至扬都，亦丧。

河内司马惟之奴天雄死后还，其妇来喜闻体有鞭痕而脚著锁，问云：“有何过，至如此?”曰：“曾因醉窃骂大家，今受此罪。”

陈郡颜延之字延年有爱妾，死，延之痛惜甚。至以冬日临哭，忽见妾排屏风以压延之，延之惧，坠地，因病卒。

永初中，张骥于都丧亡。司马茂之往哭，见骥凭几而坐，以箸刺粔籹食之。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入厩中，便有鬼怪，中宵笼月，户牖少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三月，举家悉得时病，既而渐差。

刘元字幼祖，少与武帝善，而轻何无忌，遂不相得。乃去游吴郡虎邱山，必欲留焉。夜临风长啸，对月鼓琴，于剑池上忽闻环珮音，一女子衣紫罗之衣，垂钿带，谓元曰：“吴王爱女，愿来相访。”元曰：“吴王爱女，岂非韩重妻紫玉耶?”遂与元偕行，谓元曰：“闻君与刘裕相得，裕是王者，然与何无忌不美。此人恐为君患。若北还仕魏朝官，亦不减牧伯。”言旋忽不见，乃在一大陵松树下约去虎邱三里许，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

元嘉二十年，王怀之丁母忧。葬毕，忽见树上有妪，头戴大发，身披白罗裙，足不践柯亭然虚立。还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变作向树杪鬼状，乃与麝香服之，寻复如常。世云麝香辟恶，此其验也。

元嘉中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招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挞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疑有缺)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

元嘉中，颍川宋寂昼忽有一足鬼长三尺，遂为寂驱使，欲与邻人摴蒱而无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杨枝于户间，作之即烧灼，黑白虽分明但朴耳。

元嘉十二年，长山郭悖病亡。后儿孙见悖著帻布裙，在灵床上呼孙，与语云：“今得七日假，假满将去。二小鬼捉袱在门，可就取也。”孙求袱即得。人云：“汝叔从都还，得锽犁镈，可试取看。”便以呈之，仍以两铁钳加苍苍作声，语孙曰：“我无复归缘。”从此而绝。

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绝。

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美色。宋孝建年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如人裸身形，长丈余，胸臂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呼为黄父鬼，来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为小鬼，或为妇人，或如鸟兽足迹，或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也。

元嘉十四年，徐道饶忽见一鬼自言是其先人。于时冬日，天气清朗，先积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谷。天方大雨，未有晴时，饶从其教，鬼亦助辇，后果霖雨。时有见者，形如猕猴。饶就道士请符，悬著窗中，见便大笑云：“欲以此断我，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而不复进。经数日，叹云：“徐叔宝来，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于是遂绝。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扬州右尚方间桓徐州故宅。

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仍闻擘萝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一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宫下来过旧居。"乃留不去。或鸟头人身，举面是毛，掷洒粪秽，引弓射之，应弦而灭，并有绛汁染箭。又睹一物形如猴，悬在树标，令人刺中，其体堕地淹没，经日反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饣授之，顿造二升。经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松罗床帐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菊，路逢一鬼，著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问："何以恒掷秽污？"答曰："粪污者，钱财之象也。投掷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氎诵咒文，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于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人众数十一人，戴帻送书，粗纸有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坐依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鬼有叔操丧，哭泣答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铨次。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刹，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之。清先奉使燉煌，忆见此僧。清有婢产，于此遂绝。

句章人吴平，州门前忽生一株青桐树，上有谣歌之声。平恶而斫杀。平随军北征，首尾三载，死桐欻自还立于故根之上。又闻树巅空中歌曰：死桐今更青，吴平寻当归。适闻杀此树已复有光辉，平寻复归如见。

卷　七

汉武帝冢里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郿市买得此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山冈，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矾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得大墓，有矾石满茔。仲宣博识强记，皆此类也。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障山而见此异。魏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谬。

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

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饮先辄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梦一人曰："吾止此冢二百余年，谬蒙惠泽。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人飨吾佳茗，虽泉坏朽骨，岂忘翳桑之报。"遂觉。明日晨兴，乃于庭内获钱十万，似久埋者，而贯皆新提。还告其儿，儿并有惭色，从是祷酹愈至。

晋隆安中，颜从尝起新屋，夜梦人语云："君何坏吾冢？"明日床前亟掘之，遂见一棺，从便为设祭，云："今当移好处，别作小冢。"明朝一人诣门求通，姓朱名护，列坐乃言："我居四十年，昨蒙厚贶，相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仆巾箱中有金镜，愿以相助。"遂于棺头巾箱中取金镜三枚赠从，忽然不见。

晋司空郗方回葬妇于骊山，使会稽郡吏史泽治墓，多平夷古坟。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冢发，闻鼓角声。

颍川诸葛闾字道明，墓在扬州庄蒋山之西。每至阴雨，冢中辄有弦歌之声。

朱文绣与罗子锺为友，俱仕于梁。绣既死，子锺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鸡山，绣葬于其中。北九里有雉涧，埋锺于其内。绣神灵变为鸡，锺魂魄化为雉，清鸣哀响，往来不绝，故诗曰：鸡山别飞响，雉涧和清音。

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间。占者云有王气。宣武仗钺西下，停武昌，令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无头脚，时亦动摇，斫刺不陷，乃纵著江中，得水便有声，如雷向发长川。熙后嗣沦胥殆尽。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

海陵如皋县东城村边海岸崩坏，见一古墓，有方头漆棺，以朱题上云："七百年堕水，元嘉二十载三月坠于悬巘。"和盖从潮漂沈，辄溯流还依本处。村人朱护等异而启之，见一老姥，年可七十许，皤头著桂，鬓发皓白，不如生人，钗髾衣服，粲然若新，送葬器物，枕履悉存。护乃赍酒脯施于柩侧。尔夜护归梦见姥云："向获名贶感至无已。但我墙屋毁发，形骸飘露。今以值一千乞为治护也。"置钱便去。明觉，果得，即用改殓移于高阜。

广陵郡东界有黄公冢高坟二所，前有一井，面广数尺，每旱不竭。有人于其中得铜釜及罐各一。又云江都郡东界有黄公坟三所，阴天恒闻有鞞角之声。

即墨有古冢，或发之，有金牛塞埏门，不可移动，犯之则大祸。

嵇康字叔夜，谯国人也。少尝昼寝，梦人身长丈余，自称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东三里林中，为人发露，乞为葬埋，当厚相报。康至其处，果有白骨，胫长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复梦长人来，授以广陵散曲。及觉，抚琴而作，其声正妙，都不遗忘。高贵乡公时康为中散大夫，后为锺会所谗，司马文王诛之。

晋会稽张茂字伟康，尝梦得大象，以问万雅，雅曰："君当为大郡守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也。故为大郡。然象以齿焚其身

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杀之而取其郡。

邓艾庙在京口新城，有一草屋，毁已久。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也，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邓庙，为立瓦屋。

晋明帝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遂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

陶侃梦生八翼，飞翔冲天，见天门九重，已入其八，惟一门不得进，以翼搏天。阍者以杖击之，因堕地，折其左翼。惊悟，左腋犹痛。其后都督八州，威果震主，潜有窥拟之志，每忆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晋温峤至牛渚矶，闻水底有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传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帻。其夜梦人，谓曰：“与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峤甚恶之，未几卒。

苻坚将欲南师也，梦葵生城内。明以问妇，妇曰：“若征军远行，难为将也。”坚又梦地东南倾，复以问，云：“江左不可平也，君无南行，必败之象也。”坚不从，卒以败。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后如其言。

晋武太元二年，沙门竺慧猷夜梦读诗五首，其一篇后曰：陌南酸枣，树名为六奇木。遣人以伐，取载还柱马屋。

太元中，太原王戎为郁林太守，泊船新亭眠，梦有人以七枚椹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

晋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

晋义熙初，乌伤黄蔡于查溪岸，照射见水际有物，眼光彻其间，相去三尺许，形如大斗。引弩射之，应弦而中，便闻从流奔惊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经年与伴共至一处，名为竹落岗，去先所二十许里，有骨可长三丈余，见昔射箭，贯在其中。因语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于此。”拔矢而归，其夕梦见一长人责诮之曰：“我在洲渚之间，无关人事，而横见杀害。怨苦莫伸，连时觅汝，今始相得。”眠寤患腹痛而殒。

晋太原郭澄之字仲靖，义熙初，诸葛长民欲取为辅国谘议，澄之不乐，后为南康太守。卢循之反自广州，长民以其无先告因骋私恶收澄之，以付廷尉，将致大辟。夜梦见一神人以乌角如意与之，虽是寤中，殊自指的既觉，便在其头侧，可长尺余，形制甚陋。澄之遂得无恙。后从入关，赍以自随，忽失所在。

义熙中，商灵均为桂阳太守，梦人来缚其身。将去，形神乖散。复有一人云：“且置之，须作衡阳，当取之耳。”商惊寤惆怅。永初三年，除衡阳守，知冥理难逃，辞不得免，果卒官。

商仲堪在丹徒，梦一人曰：“君有济物之心，岂能移我在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流下，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酹以酒食。其夕梦见其人来拜谢。一云，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间门前之沟忽起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称徐伯玄，云：“感君之惠，无以报也。”仲堪因问：“门前之岸是何祥乎?”对曰：“水中有岸，其名为洲。君将为州。”言终而没。

蒋道支于水侧见一浮楂，取为研制，形象鱼，有道家符谶及纸，皆内鱼研中，常以自随。二十余年忽失之，梦人云：“吾暂游湘水，过湘君庙，为二妃所留，今复还，可于水际见寻也。”道支诘旦至水侧，见罾者得一鲤鱼，买剖之，得先时符谶及纸，方悟是所梦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气，直上入云，后人有过湘君庙，见此鱼研在二妃侧。

刘穆之东莞人，世居京口，初为琅琊府主簿，尝梦与武帝泛海，遇大风，惊俯视，船下见二白龙夹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耸秀，意甚悦。又尝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老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

景平中，颍川荀茂远至南康，夜梦一人，头有一角，为远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问是何职，答曰：“官生于水。”于是而寤，未解所说。因复寐，又梦部伍至扬州水门，堕水而死，作棺既成。远入中自试，恨小，即见殡殓，葬之渚次，怅然惊觉，以告母兄。船至水门过，果落江而殒，丧仪一如其梦。

吴兴沈庆之字弘先，废帝遣从子攸之赍药赐死，时年八十。是岁旦庆之梦，有人以两匹绢与之，谓曰：“此绢足度。”寤而谓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两匹八十尺也，足度无盈余矣。”遂死，初，庆之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梦者为之解曰：“君必大富贵，然未在旦夕间。”其故，答云：“卤簿固是宝贵容厕中，所谓后帝也。知君富贵不在今日。”

临川太守谢灵运，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卷　八

后汉时，姑苏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励，从者六七人，遍扰居民，欲掩害之，即有风雨，郡兵不能掩。术士赵晃闻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见之乎?”乃净水焚香，长啸一声，大风疾至，闻室中数十人响应。晃掷手中符如风，顷若有人持物

来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随复旋风拥去，晃谓守曰："可视之！"使者出，门人已报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长三丈，断首路旁，其六七从者皆身首异处，亦鼋鼍之属。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人，晋惠帝时为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于廊下督邮传中治事，无敢在厅事者，惟广处之不疑，常白日外户自开，二子凯模等皆惊怖，广独自若，顾见墙有孔，使人掘墙，得狸而杀之，其怪遂绝。

晋怀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奭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奭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设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兄以藤杖击女，即化成白鹤，翻然高飞，奭恍惚年余乃差。

晋太元中，桓谦字敬祖，忽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岊中出，精光耀日，游走宅上，数百为群，部障指挥，更相撞刺。马既轻快，人亦便捷，能缘几登灶，寻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槊刺取，迳入穴中。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寂不复出，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谦后以门衅同灭。

太元中，吴兴沈霸梦女子来就寝，同伴密察，惟见牝狗每待霸眠，辄来依床，疑为魅，因杀而食之。霸后梦青衣人责之曰："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加耻杀！可以骨见还。"明日，收骨葬冈上，从是乃平复。

晋孝武太元十二年，吴郡寿颁道志边火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

吴郡岑渊为吴郡时，大司农卿碑注在江东湖西。太元中，村人见龟载从田中出，还其先处，萍藻犹著腹下。

晋太元末，徐寂之尝野行，见一女子操荷举手麾寂之，寂之悦而延住。此后来往如旧，寂之便患瘦瘠，时或言见华房深宇芳茵广筵，寂之与女觞肴宴乐。数年，其弟晬之闻屋内群语，潜往窥之，见数女子从后户出，惟余一女，隐在篑边。晬之径入，寂之怒曰："今方欢乐，何故唐突！"忽复共言云篑中有人，晬之即发看，有一牝猴，遂杀之，寂之病遂瘥。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复。

晋义熙中，乌伤人孙乞赍父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身紫衣。尔夕电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杀，伞是荷叶。

晋义熙中，永嘉松阳赵翼与大儿鲜共伐山桃树，有血流，惊而止。后忽失第三息所在，经十日自归，空中有语声，或歌或哭，翼语之曰："汝既是神，何不与相见！"答曰："我正气耳。舍北有大枫树，南有孤峰，名曰石楼，四壁绝立，人兽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儿著树杪及石楼上，举家叩头请之，然后得下。"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高祖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人有嫁女，未及升车，女忽然失怪，出外殴击人，乃自云已不乐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遂击鼓以术咒疗，春以为欺惑百姓，刻期须得妖魅。翼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钉钉其头，至日中时，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鼍从江中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鼍自分死，冒来先入慢与女辞诀，女遂恸哭云，失其姻好。于是渐差。或问巫曰："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鼍是其对。所获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灵验，皆杀之。

元嘉初，建康大夏营寡妇严，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曰："我华督造府，径沿西墙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变为鼍，察其所出入处，甚莹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鼍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乃绝。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双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蒋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着青裙白帬，来就其寝，每听闻荐下有声，历历发之，见一青色白缨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清芬奁乃螺壳香则菖蒲根于时咸谓双暂同阜螽矣。

河东常丑奴将一小儿湖边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时日向暝，见一少女子姿容极美，乘小船载莼，径前投丑奴舍寄住，因卧，觉有臊气，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户外，变为獭。

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来往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宴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

元嘉十八年，广陵下市县人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时有海陵王纂者能疗邪，疑道香被魅，请治之，始下一针，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元嘉十九年，长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狸，剖腹复得一狸，又破之更获一狸，方见五脏。三狸虽相包怀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为怪，以皮挂于屋后。其夜有群狸绕之，号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无他。

余姚县仓封印完全，既而开之，觉大损耗。后伺之，乃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密令毁龟口，于是不复损耗。

琅琊费县民家恒患失物，谓是偷者，每以扃钥为意，常周行宅内，后果见篱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泽，有踪迹，乃作绳驱放穿穴口。夜中忽闻有摆扑声，往掩得一髻，长三尺许，从此无复所失。

永康舒寿夫与同里猎于远山，群犬吠深茂处，异而看之，见树下有一老公，长可三尺，头须蒙然，面皱齿落，通身黄服，裁能动摇。因问为是何人，而来在此。直云"我有三女，姿容兼多伎艺，弹琴歌诗，闲究五典。"寿夫等共缚束令出女，公曰："我女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呼，不可得来。请解我绳，当呼女也。"猎人犹不置。俄而变成一兽，黄色四足，其形似皋，又复似狐，头长三尺，额生一角，耳高于顶，面如故。寿夫等大惧，狼狈放解，倏忽失处。

晋广州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箓，乃寿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生一男一女。

鄢阳陈忠女名丰，邻人葛勃有美姿，丰与村中数女共聚络丝，戏相谓曰："若得婿如葛勃，无所恨也。"(疑有缺)

临海乐安章沉年二十余，死经数日，将敛而苏，云：被录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断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年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一只及臂上杂宝，托沉与主者求见救济。沉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沉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窟，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沉共宿嬿接，更相问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吴县乌门，临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沉先为护府军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到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寝嬿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赐。

瞽瞍生舜征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妇人妊孕，未满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井水详观影而去，勿返顾，勿令婿见，必生男。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怀妊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以出，长为将，今犹存，名胡儿。

元嘉中，高平平邱孝妇怀妊，生一团冰，得日便消液成水。

魏郡徐逮字君及，妇昌平孟氏生儿，头有一角、一脚，头正仰向，通身尽赤，落地无臂，乘虚而去。

太原温盘石母怀身三年然后生，堕地便坐而笑，发覆面，牙齿皆具。

丹阳县庆妇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备，即杀之，儿经六日死，母无他异。

长山赵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痒，搔之成疮，儿从疮出，母子平安。

刘毅讨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与玄，遂宠擅诸姬，有身。及玄败，郭还，遂产一儿、一鼠，毅怒杀儿，鼠走枯莽中。其后郭病死方殓，鼠忽来跳入棺内。

元嘉中，沛国武漂之妻林氏怀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入柩中，要须割出。妻乳母伤痛之，乃抚尸而祝曰："若天道有灵，无令死被擘裂!"须臾尺面赧然上色，于是呼婢共扶之，俄顷儿堕而尸倒。

汉末大乱，宫人小黄门上墓树上避兵，食松柏实，遂不复饥，举体生毛，长尺许。乱离既平，魏武闻而收养，还食谷，齿落头白。

吴天门张某冬月与村人共猎，见大树下有蓬庵，似寝息处而无烟火。须臾见一人，形长七尺，毛而不衣，负数头死猿。与语不应，因将归，闭空屋中十余日，复送故处。

晋咸宁中，鄱阳乐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猎为业。每入山，与子俱行。后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儿悲号，鹿跳跃远去，遂失所在。其子终身不复弋猎。至孙，复习其事。后忽射一白鹿，乃于两角间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乡居年月在焉。睹之悔懊，乃烧弓矢，永断射猎。

晋太康中，荥阳郑袭为广陵太守，门下驺忽如狂，奄失其所在。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虎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著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远遁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林麓即变成三足大虎，所竖一足即成其尾也。

晋太元十九年，鄱阳桓阐杀犬祭乡里绥山。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于巫曰："桓阐以肉生贻我，当谪令自食也。"其年忽变作虎，作虎之始，见人以斑皮衣之，即能跳跃噬逐。

胡道洽者，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诫子弟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殓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

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黄秀无故入山，经日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秀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云："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儿哀恸而归。逾年伐山人见之，其形尽为熊矣。

陈郡谢石字石奴。太元中，少患面疮，诸治莫愈。梦日环其城，乃自匿远山，卧于岩下，中宵有物来舐其疮，随舐随除。既不见形，意为是龙，而舐处悉白，故世呼为谢白面。

元嘉中，章安有人啖鸭肉，乃成瘕病，胸满面赤，不得饮食，医令服秫米沛，须臾烦闷，吐一鸭雏，身啄翅皆已成就，惟左脚故缀昔所食肉，病遂获差。

山阴有人尝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鸣，每劳辄剧食，乃止。

有人误吞发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张口时见喉中有一头出，受膏乃取小钩为饵，而引得一物，长三尺余，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悬于屋间，旬日融尽，惟发在焉。

卷　九

后汉郑玄字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寝，梦一老父以刀开腹心，倾墨汁着内，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筭玄，玄当在土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蹰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此而归。玄用免焉。一说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筭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筭，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

管辂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之卜曰："当在西面穷墙中。可视诸邱冢中，牛当悬头上。"向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辂为藏己牛，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

洛中小人失妻者。辂为卜，教使明旦于东阳城门中伺担豚人牵与共斗，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瓮，妇从瓮中出。

中书令纪玄龙，辂乡里人也。辂在田舍，尝候远邻主人苦频失火，辂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当有一角巾诸生驾黑牛故车，来必引留，为设宾主，此能消之。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听，遂留当宿。意大不安，以为图己。主人罢入，生乃持刀出门外，倚两薪积间侧立假寐。忽有一物直来过前，状如兽，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惊，举刀斫，便死，视之，则狐。自是主人不复有灾。

时有利漕治下屯民捕鹿者，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语云："此有盗者，是汝东巷中第三家也。汝径往门前，候无人时，取一瓦子，密发其碓屋东头第七椽，以瓦著下，不过明日食时，自送还汝。"其夜盗者父忽患头痛，壮热烦疼，亦来诣辂卜，辂为发祟，盗者具服，令担皮肉还藏着故处，病当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语使复往如前，举椽弃瓦，盗父亦差。

都尉治内史有失物者，辂使明晨于寺门外看，当逢一人，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自当得之。暮，果获于故处。

安德令刘长仁闻辂晓鸟鸣，初不信之，须臾有鸣鹊来，在阁屋上，其声甚急。辂曰："鹊言东北有妇昨杀夫，牵引西家人夫娄离。候不过日，在虞渊之际，告者至矣。"到时，果有东北同伍民来告，如辂言。

辂尝至郭恩家，有飞鸠来，在梁头鸣甚悲。辂曰："当有老公从东方来，携肫一头，酒一壶来候。主人虽喜，当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鸡作食，箭从树间激中数岁女子手，流血惊怖。

馆陶令诸葛原字景春，迁新兴太守。辂往饯之，宾客并会。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蓄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得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

平原太守刘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鸡毛置器中，使辂筮之。辂曰："内方外员，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邠曰："此郡官舍，连有变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辂曰："或因汉末之乱，兵马扰攘，军尸流血，污染邱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愿安百禄以光休宠。

清河王经字君备，去官还家，辂与相见经，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烦作卦。"卦成，辂曰："爻吉不为怪也。君夜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君怀中，殷殷有声，肉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妇人觅索余光。"经大笑曰："实如君言。"辂曰："吉迁官之征也。"顷之，为江夏太守。

晋南阳赵侯少好诸异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闭目吹气，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地作狱，四面开门，向东长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会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说以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脱，乃稽颡谢过，著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

颍川庾嘉德善于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云："君可出东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车者，无问识否，但就其载。得与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径便升车，曹大骇呼生，惊奔入草，刺一死

尸下，视乃其婢也。

北海任诩字产期，从军十年乃归。临还，握粟出卜，师云："非屋莫宿，非食时莫沐。"诩结伴数十共行，暮遇雷雨，不可蒙冒，相与庇于岩下。窃意非屋莫宿戒，遂负担栉休。岩崩，压停者，悉死。至家，妻先与外人通，情谋共杀之，请以湿发为识。妇宵则劝诩令沐，复忆非食时莫沐之忌，收发而止。妇惭愧负怍，乃自沐焉，散发同寝。通者夜来，不知妇人也，斩首而去。

河间沐坚字壁强，石勒时监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乃为坚形，以刃矛斫刺，咒令倒毙。坚寻得病，苦被捶割，于是遂殒。

晋咸宁中，高阳新城臾为泾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鉴，辄见所署置之人衣冠俨然。百姓信惑，京都翕集，收而斩之。

扶南国治生皆用黄金僦船东西，远近雇一斤。时有不至所届，欲减金数，舡主便作幻诳，使船底斫折，状欲沦滞海中，进退不动。众人惶怖，还请赛船合如初。

元嘉初，上虞孙溪奴多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后出民间，破宿瘦辟遥彻腹内而令不痛。治人头风，流血滂沲，嘘之便断，疮又即敛。虎伤蛇噬，烦毒随死，禁护皆差。向空长啸，则群鹊来萃。夜咒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于长山为本主所得，知有禁术，虑必亡叛，的缚枷锁，极为重复，少日已失所在。

永嘉阳童，孙权时俗师也。尝独乘船往建宁，泊在渚次，宵中忽有一鬼来，欲击童，童因起，谓曰："谁敢近阳童者?"鬼即稽颡云："实不知是阳使者童。"便敕使乘船，船飞迅驶，有过猛帆，至县乃遣之。

荥阳郑鲜之字道子，为尚书左仆射。女脚患挛癖，就王仆医，仆阳请水浇之，余浇庭中枯衰树，树既生，女脚亦差。

卷　十

介子推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割股之功，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将起于此。

田文母，嬖也，五月五日生文，父敕令勿举，母私举文长成，童以实告之，遂启父，曰："不举五月子，何也?"父云："生及户损父。"文曰："受命于天，岂受命于户。若受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耶!"父知其贤，立为嗣齐，封为孟尝君，俗以五月为恶月，故忌。

魏安禧王观翔雕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雕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吴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雕而献之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臣闻大王之好飞也，故敢献雕，安知大王之恶此也。可谓知有用之雕鸟，未悟无用之雕鸟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

东阳颜乌以纯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所居之村。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至孝，故慈乌来萃，衔鼓之兴，欲令聋者远闻，即于鼓处置县，而名为鹄伤。王莽改为乌孝，以彰其行迹云。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陈留蔡邕字伯喈，避难过吴，读曹娥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僚，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止平也。"衡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

管宁字幼安，避难辽东，后还泛海遭风，船垂倾没，宁潜思良久，曰："吾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过恐在此。"

魏徐邈字景山，为尚书郎，时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从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渡辽，鲜于辅进曰："醉客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免。后文帝幸许昌，见邈，问曰："颇复中圣人否?"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

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妻郭氏为人凶妒。生儿犁民，年始三岁，乳母抱之当阁，犁民见充外入，喜笑，充就乳母怀中不呜撮。郭遥见，谓充爱乳母，即鞭杀之。儿恒啼泣不食他乳，经日遂死，郭于是终身无子。

晋司隶校尉高平满奋字武秋，丰肥肉溃肤裂，每至暑夏，辄膏汗流溢。其有爱妾夜取以燃照，炎灼发于屋表，奋大恶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乱，奋为所烧，皎若烛光。

晋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卧，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惧，而放独自若，云微觉有声，不足为惊。

浔阳周虓字孟威，晋宁康中镇于巴西，为苻坚所获，守节不屈。坚使使者迫虓清道，虓躬治逵陌，谓使者曰："烦君与语氐贼苻坚，何至仰烦国士如此。"又潜图袭坚，坚闻之曰："貉子正欲觅死，杀之适足成其名耳。"乃若加拷楚，不食而卒。敛已经旬，坚怒犹未歇，剖棺临视，虓尸欻回眸断，齿鬓髭张，列睛瞳明亮，回盼瞩坚，坚睹而喜称，乃厚加赠赙。

汝南殷陶市同县张南宅，掘地得钱百万金千斤，即以还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宝为君出。"终不肯

受。陶送付县。

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伦字君文，求尸积日不得，设祭冰侧，又笺与河伯投笺。一宿岸冰开，尸手执笺浮出，伦又笺谢。

蜀郡张贞行船覆溺死，贞妇黄因投江就之。积十四日，执夫手俱浮出。

顺阳南乡杨丰与息名香于田获粟，因为虎所噬。香年十四，手无寸刃，直搤虎颈，丰遂得免。香以诚孝至感，猛兽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赐贷之谷，旌其门闾焉。

崔景贤为平昌郡守，有惠民政，尝悬一蒲鞭而未尝用。

任城王六月沉饮，忽失所在，人以为中酒毒而化。

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炙，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褫取饴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

太原孙广头上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期丧、大功，小则小功、缌服。

有人姓刘，在朱方人，不得共语。若与之言，必遭祸难，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忻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恤！"须臾火燎，资蓄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刘鸺鹠。脱遇诸涂，皆闭车走马，掩目奔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

晋陵曲阿扬暁财数千万，三吴人多取其直，为商贾治生，辄得倍直。或行长江，卒遇暴风，及劫盗者。若投暁钱，多获免济。暁死后，先所埋金皆移去，邻人陈家陈尝晨起，见门外忽有百许万镪，封题是扬暁姓字，然后知财物聚散，必由天运乎！

幽明录

[南朝·宋]刘义庆撰　孟艳红整理

《幽明录》一卷，题为刘义庆撰。义庆，南朝宋宗室，负文名，曾撰有《世说新语》。《幽明录》志神怪离奇之事，属典型志怪小说。其内容反映当时佛、道、神怪混杂流行的情况，可据以研究当时的社会风尚及士人的价值趋向。

硕县下有眩潭，以视之眩人眼，因以为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过此陂，见一大蛟死在陂上，不得下。无何，见一人长壮乌衣立于岸侧，语行人云："昨下陂不过而死。可以报眩潭。"行人曰："眩潭无人，何可报?"乌衣人曰："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旨。须臾，潭中有号泣声。

晋元熙中，桂阳郡有一老翁。常以钓为业。后清晨出钓，遇大鱼食饵，掣纶甚急，船、人奄然俱没。家人寻翁于钓所，见老翁及鱼并死，为钓纶所缠。鱼腹下有丹字，文曰："我闻曾潭乐，故纵担潭来。磔死弊老翁，持钓数见欺。好食赤鲤鲙，今日得汝为。"

太元年中，临海有巫李，不知所由来。能卜相作符水，治病多愈，亦礼佛读经。语人曰："明年天下当大疫，此境尤剧。又二纪之后，此邦则守。西北大郡，偃尸横路。"时汝南周叔道罢临海令，权停家，直云："周令今去，宜南行，必当暴死。"便指北山曰："后二十日，此山之下应有异□者事彰也。"后十余日，大石夜颓落百丈，碎磕若雷。庾指为临海太守，过之，周设馔作伎。至夜，庾还舫口。天晓，庾自披屏风，呼叔道："何痴不起。"左右抚看，气绝久矣。到明年，县内病死者数千。

徐琦每见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银铃赠之。

董卓信巫，军中常有巫都言祷求福利。言从卓求布，仓卒无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笔便书巾上，如作两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举，谓卓曰："慎此也!"卓后为吕布所杀，后人则知咒吕布也。

淮南牛渚津，水极深，无可算计。人见一金牛，形甚瑰壮，以金为锁绊。

耒阳县东北有芦塘，淹地八顷，其深不测。中有大鱼，常至五日一跃，奋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跃出水，则小鱼奔进，随水上岸，不可胜计。

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有亲，侨住谟家。暂停数宿，过期不返。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得暴病，患心腹痛，胀满不得吐下，某时死。"主人殡殓，谟悲涕相对，又云："我病名乾霍乱，自可治。但人莫知其药，故今死耳。"谟曰："何以治之?"甲曰："取□□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所验之，果死。问主人，病时日皆与梦符。后有乾霍乱，试用辄差。

会稽施子然，有一人身著练单衣帢，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曰："仆姓卢名钩，家在坛谿，边临水。"复经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故堤，忽见大顷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称卢钩，反音则蝼蛄。家在坛谿，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自是遂绝。

晋司空郗方回葬妇于禹山，使会稽郡吏□史泽治墓，多平夷生坟，复□处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冢发，闻鼓角声，自是每如此。

元嘉初，散骑刘隽家在丹阳郡。后常闲居，而天大□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狯而并不沾濡。隽疑非人，俄见其争一瓠壶，子隽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隽出问，人前得一壶而泣曰："此是小儿物，不知何由在此。"隽具说之。

清河崔茂伯女结婚裴氏，刻期未至，女暮已提一金罂受一升许，径到裴床前立，以罂赠裴。

顾长康在江陵爱一女子。还家，长康思之不已，乃画作女形，簪著壁上，簪处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进。

余杭人沈纵，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左右导从四百许，前车辎重，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燃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斗山王，在余杭县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祐助。"遂去。后入山，得一玉枕，纵从此如意。

桓玄既肆无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道子於安城。玄在南州，忽见一平上帻人持马鞭，通云："蒋侯来。"玄惊愕然，便见阶下奴子御幰车，见一士大夫，自云是将子文，君何以害太傅，与为伯仲。顾视之间，便不复见。

广陵韩晷字兴彦，陈敏反时，与敏弟恢战于寻阳，还，当下马，觉鞭重，见有录锦囊，中有短卷书著鞘，皆不知所从来。开视之，故縠纸佛神咒经。

成彪兄丧，哀悼情气，昼夜哭泣。后钓于泽，经所其饮处，释纶悲感。有大鱼跳大船中，俯视诸小鱼，彪仰天号恸，俛而见之，悉放小鱼，大者便跳出船去。夜见兄来共语，提二十罂酒、一盘梨，就之引酌相劝。

襄阳城南有秦民墓，为性至孝。亲殁，泣血三年，人有为其□蓼莪诗者，民闻其义，涕泗不自胜。

孙权时，南方遣吏献簪。吏过宫亭湖卢山君庙，请福。下教于巫，求吏簪。吏叩头曰："簪献天子，必乞哀念。"神云："临入石头，当相还。"吏遂去。达石头，有三尺鲤鱼跳入船，吏破腹得之。

安闻者，安成之俗师也，善于幻术。时王凝之为江州，向王当行，阳为王刷头，簪荷叶以为帽，与王著。当时亦不觉帽之有异。列坐之后，荷叶乃见，举座惊骇，王乃知之。

晋朱黄祖奉亲至孝，母病笃，夜祷于天。天汉开，时有一老公将小儿持箱自通，即以两丸药赐母，服之患顿消，因以停宿。夜中厅事上有五色气际天，琴歌清好。祖往视之，坐斗帐里，四角及顶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鹅子，□彩炫耀。

晋太康元年，余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过庙乞福。既去，已行五六里，忘履。未及取，一白衣人持履后至，云官使还君，化为鹄，飞入田中。

石勒问佛图澄："刘曜可捡，兆可见否?"澄令童子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咒。有顷，举手向童子掌内，晃然有异，澄问有所见否，曰："惟见一军人，长大白皙，有异望，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捡曜。

刘松在家，忽见一鬼，杖剑斫之。鬼走，松起逐，见鬼在高山岩石上卧，仍往逼突，群鬼争走，遗置药杵臼。及取余药回，将还家，为人合药时，临熟取，一经此臼者无不效验。

广陵有冢，相传汉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过，见地有数十具磨，取一具持归，暮即叩门，求磨甚急，旦送著故处。

平都县有南陂，上有冢，行人于陂取得鲤。道逢冢中人来，云："何故取吾鱼!"夺著车上而去。

始兴云水源有汤泉，每至霜雪，其上蒸气高数十丈，泉山常有细赤鱼出游，莫有获者。

巴北县金冈以上卅里，名黄金濑。古有钓于潭，获一金锁，引之满一船。金牛出声儿，奔壮奋跃还潭，锁久乃尽。钓人力斫得数尺，故潭濑取名。

桓玄在南郡国第居时，出诣殷荆州。于鹄穴逢一老公，骑青牛，形色瑰异。桓即以所乘马易牛。乘至零陵，驶非常，因息驾饮，牛乃竟入水不出。桓遣觇守终月，绝踪也。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迁为南徐州。先于蜀中载一青牛下，常自乘之，恒于目前养视。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丧未还都，先遣驱牛回宅，牛不肯行，人知其异，即止。待丧既下船，便随去。

桓冲镇江陵，正会夕，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督祝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当启活也。"牛应声而拜，众甚异之。都督复谓曰："汝若遍拜众人者，真往。"牛涕殒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醉止，得启，冲闻之叹息，召督痛加鞭罚。

护军琅琊王华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齿已长，华后梦牛语之曰："衰老不复堪苦。载二人尚可，过此必死。"华谓偶尔梦，与三人同醉载还府，牛果死。

曲阿虞眩所居宅内有一皂荚树，大小围高十余丈，枝条扶疏，荫覆数家，诸鸟依其上。眩令奴斫上枝，因坠殆死，空中有骂詈者，言"虞眩，汝何意伐家居"，便以瓦石推掷，大小并委顿如屯，一年便消灭。

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为毛璩参军。至涪，夜群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体上皆毛，于窗棂中执仲宗臂。仲宗大呼，左右来救之，鬼乃去。

石虎时，太极殿图贤人之象，头缩入肩中。

义兴周起出为谢脢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夜遥见屋里白光，一死人头在地，血流甚。大惊怪，即便失去。后起被法。

太原王仲德，年老。少时遭乱避胡贼，绝粒三日。草中卧，忽有人抉其头，呼云"可起陷枣"。王便寤，瞥见一小儿长四尺，即隐，乃有一囊乾枣在前，啖之小有气力，便起。

河南人赵良，与其乡人诸生之长安。至新安界，遇霖雨粮乏，相谓曰："饥那得美食邪!"应时羹饭具备，有人声，语云："进疏食。"众取啖之，各得饱。

谢安、石当桓温之世，恒惧不全。夜忽梦乘桓车，行十六里，见白鸡而止，不得复前。莫有解此梦者。及温后代居宰相，历十六年，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年。见鸡住者，今太岁在酉。吾病殆将不起乎。"少日而卒。

蔡廓作豫章郡，未发，大儿始迎妇在路，次儿欲妇度舡，衣挂舡头，遂堕水，即没。徐羡之作扬州，登敕两岸，厚赏渔人及昆，命其寻觅，至二更不得。妇哀泣之间，仿佛如梦闻而告之曰："吾今在卿舡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工没觅，果见尸坐在舡下。初出水，颜色如平生。

宫亭湖边傍右间有石数枚，形圆若镜，明可鉴人，谓之"石镜"。后人过，以火燎一枚，其人眼遂

失明。

晋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达九皋。

楚文王少时好猎，有人献一鹰，文王见之，爪距神爽。殊绝常鹰，故为猎于云梦。置网布野，烟烧涨天，毛群羽族，争噬竞搏。此鹰轩颈瞪目，远视云际，无搏噬之志。王曰："吾鹰所获以百数，汝鹰曾无奋意，将欺余耶?"献者曰："若效于雉兔，臣岂敢献。"俄而云际有一物，凝翔鲜白，不辨其形，鹰便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两翅，广数十里，两口边有黄，人莫能识。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文王乃重赏之。

项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卖衣市刀，图欲报仇。后手刃之于众中。吏捕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后令出猎，逐鹿入草，草右有深井数处，马将趋之，忽见一老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将射之，老曰："此中有井，恐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老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恩。"因灭不见。令感，在官数年，多惠于民。

桂阳罗君章，二十许，都未有意学问。常昼寝，梦得一鸟卵，五色杂光，不似人间物。梦中因取吞之，于是渐有志向，遂更勤学，读九经，以清才闻。

句华人至东海野还，暮不至门，见路傍有小屋，灯火相应。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去弹琴箜篌。至晓，此人射去，问其姓字，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帘，一缓复一绝。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

乐安县事故经荒乱，人民饥死，枯体填地。每至天阴将雨，辄吟呻叹声，聒耳如蛙。

建德民卢敬如厕，有一人授手内草与之，不睹其形，如此非一遇。后至厕，久无送者，但闻户外斫声。窥之，正见死奴与死婢争先进草，奴适在前，婢便于后挝之，由此辄两相击。食顷，敬欲出，婢、奴阵势方未已，乃厉声叱之，奄如火灭，自是遂绝。

桓大司马镇赭圻时，有何参军，晨出，行于田野中，溺死人髑髅上。还，昼寝，梦一妇人语云："君佳人，何以见秽污！暮当令知之。"是时有暴虎，人无敢行及夜出者。何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趋穴欲溺，虎来咬断阴茎，即死。

晋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贱人，简文无子，曾遍令善相者相宫人，李太后给皂役，不豫。为相者指之："此当生贵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会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验，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见。乃令人画作虎象以厌之，因以手抚欲打虎戏，便患手肿痛，遂以疾崩。

海中有金台，出水百丈，结构巧丽，穷尽神工。横光岩渚，竦曜星汉。其内有金儿雕文备制，上有百味之食。

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冈。夜梦鲁肃嗔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公、鲁肃与弟争墓。后于坐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杀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

寻阳参军梦一妇人前跪，自称："先葬近水，沦没。诚能见救，虽不能富贵，可令君薄免祸。"参军答曰："何以为志?"妇人曰："君见渚边上有银钗，即我也。"参军明旦觅，果见一毁坟，其上有钗。移置高燥处。却十余日，参军行至东桥，牛奔直趣水，垂堕，忽转正，得无恙也。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气，叔子于是乃自掘断墓。后相者又云"此墓犹当出折臂三公"。叔子止骑乘，及为襄阳县督，盘马落地，遂折臂。

淮南郡有物夜髡人发。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置黐以涂壁。夕有数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屋檐下已有数百人头髻。

晋孝武帝于殿北窗下清暑，忽见一人著白夹黄绿单衣，举身沾湿，自称"华林池水中之神，名曰淋岑。君若善见待，当相福祐"。时帝饮已醉，取所佩刀掷之，刀空过无碍。神忿曰："不以佳事垂接当令知已而。"居少时，暴崩。皆呼此是为祸也。

谯郡胡馥之娶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之恸："汝竟无遗体，怨酷何深。"妇忽然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君可暝。后见就如平生，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复曰："亡人亦无生理，可别作屋见置。瞻视满十月，然后殡尔。"未几，觉妇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灵产。

海陵民黄寻父家贫。常大风雨，散钱飞至其家，拾而得之。寻后巨富，钱至数千万，遂擅名于江表。

苻坚时有射师，经嵩山，望见松树有一双白鸟，似鹊而大。至树下，又见一蛇，长五尺许，上树取鸟。未至鸟一丈，鸟便欲飞，蛇张口翕之，鸟不得去。缤纷一食顷，鸟转欲困。射师引弩射三矢，蛇陨而鸟得飏去，于百余步山边整理毛羽。须臾，云晦雷发，惊耳骇目，射师惊慑，不得旋踵。而鸟徘徊其上，毛落纷纷，似相援。如此数阵，云电息灭，射师得免，已而鸟亦高飞。

山阴县九侯神山上有灵坛，坛前有古井，常无水。及请告神，即水涌出，供用足乃复渐止。

巴北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复活。云死时土地神将送诣太山，入过礼舍门前、土地神问吏："此是何等舍?"门吏曰："道人舍。"从人指巫师为道人也。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数千屋皆县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唱偈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文书名已至太山门，而身又不到惟人。土地神云，道见数千间瓦屋，即问吏言道人，即以付之，于是遣神即录取。礼观未遍，见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遂欲撞之，便怖走，还出门，神已在门迎捉。太山府君问礼云：

"卿在世间皆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或杀牛犊猪羊鸡鸭。"府君曰:"汝罪应上热熬。"便牵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著熬上,宛转身体,身体焦烂,求死不死,一宿二日。府君问主者:"礼寿命应尽,为顿夺其命?"校录藉,余算八年,乃命将录求牛头复以铁叉叉著熬边。府君曰:"令遣卿归,终其余算,勿复杀生淫祠。"礼乃还活,不复为巫师。

弘农徐俭家有一远来客寄宿,有马一匹,中夜惊跳,客不安,骑马而去。一物长丈余,来逐马后,客射之,闻如中木声。明日寻昨路,见箭著一碓棚上。

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女,其夫从役,走赴国难,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为石。

宋高祖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人有嫁女,未及升车,忽便失性,出门殴击人乘,云已不乐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将女,巫江际击鼓,以术祝治疗。春以为诓惑百姓,制期须得妖魅。后有一青蛇来到巫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前,更以赤朱书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鼍从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鼍随后催逼。鼍自忽冒死先来人慢与女辞诀,女痛哭云"失其好",因自此渐差。或问巫曰:"三魅者归于何物?"巫云:"蛇是传通,鼍是媒人,龟是其对。"所获二物悉示春,春始知灵验。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一作晟)、阮群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余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了无登路,攀葛乃得至,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眼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糁。相谓曰:"此去人径不远。"度出一大谿,谿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二女便呼其姓,如与有旧,相见忻喜。问来何晚,即因要还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角县铃上金银交错,床头各十侍婢,便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阻,向西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饭、山羊脯甚美,食毕行酒,有群女来,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贺女婿来"。酒甘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此,乃宿福所招,与仙女交接,流俗何所乐哉。"遂住半年,天气常如二三月。晨、肇求归不已。女仍仙主,女子有三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全异,无复相识,问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

文翁常顾断大树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中口一丈八尺处,后果为郡。

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栖笼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宗谈玄,极有言致,终日不辍,处宗因此玄功大进。

河东贾弼,小名盐儿,甚谙究世谱。义熙中,为琅琊府参军,夜梦有一人大鼻而瘥、齞甚多、瞯目,请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乃于梦中许易。明朝起,自不觉,而人悉惊走。琅琊王大惊,遣传教呼视。弼到,琅琊遥见,起还内。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因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弼坐自陈设,良久并遣人至府检问,方信。后能半面啼,半面笑,两手各捉一笔俱书,辞意皆美,此为异也,余并与人同。

襄邑县南有濑乡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洁斋,入汲一井,余八井水并动。

王丞相见郭景纯,请为一卦,卦成,郭意甚恶,云:"有震厄。公能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如公长,置常寝处,灾可消也。"王从之,数日果震,柏木粉碎。

吴兴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妇美色,而眇中弟恒往就之,客私怀忿怒,具以白眇,曰:"中郎作此,甚为无理,愿尊敕语。"眇以问弟,弟大骂曰:"何缘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格杀。客初犹不敢,约属分明。后来闭户,欲缚之,便变成大狸,从窗中跳出。

董仲舒下帷独咏,有客来诣,语遂移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天欲雨,仲舒因此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狸,则是鼷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狐狸而去。

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地出,言终祚,后数日必当死。终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户,必死。须臾犬至,果然。终祚乃下声,语其奴曰:"明日入市,雇十担水来。"鼠便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浇取我,我穴周流,无所不至。"竟日浇灌,了无所获。密令奴吏借三十余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时处在屋上,奴各围鼠,云:"阿周盗二十万钱。"开库,实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终祚尝为商贾,闭其户而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远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时桓玄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万,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 万。还室牢闭,一无所失,鼠亦绝,后遂富积。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从京还,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废屋中。雨止月朗,遥见一女子求止屋檐下,便有恐难之音,仍解腰中卷绳,悬屋梁自缢。又觉屋檐上有如牵绳者,此人密以刀断卷绳,又斫屋上,见一鬼西走。向曙,女气方苏,能语,云家在村,因母责之求死。此人归向女父母说其事。或是天运使然,因以女嫁为妻。

义熙中,江乘聂湖忽有一板,广数尺、长二丈余,恒停在此洲谿。采菱及捕鱼者资此以自济。后有数人共乘板入湖,试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没,数

人溺死。

嵩高山北有大穴，晋时有人误堕穴中，见二人围棋，下有一杯，自饮，亦与堕者。饮竟，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堕者曰："不愿停。"棋者曰："从西行，有大井，其中有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去。若饿，取井中物食之。"堕者如言，又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问张华，华曰："此仙馆也。所饮者玉浆也，所食龙肉石髓。"

阮瞻素秉无鬼论，世莫能难，每自谓理足，可以正幽明。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与言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善，鬼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邪? 即仆便是鬼。"遂变为异形，须臾消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年余病卒。

吴兴徐长夙与鲍南海神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谓徐宜有纳誓，徐誓以不仕，于是受箓。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县乡翕然有美谈，欲用为县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其七，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箓耳。"徐乃还箓，遂退。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著履声，须臾进，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辄穿凿文句，而妄说诋老子。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嗣心生异恶，少时遇病而卒。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病疟，逃于社中，得素书一卷，遣效百鬼法，所效辄效。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曰："此肃霜之神。"效之出来，变形如奴，送书京师，朝发暮返，作使当千人之力。

晋世王彪之年少未冠，尝独坐斋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生，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当见一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可得免矣。"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会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归。斋中复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曰："能用吾言，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后皆如母言。

东昌县山有物，形如人，长五尺，裸身披发，发长五六寸，常在高山岩石间住，喑哑作声而不成语，能啸相呼，常隐于幽昧之间，不可恒见。有人伐木，宿于山中。至夜眠后，此物抱子从涧中发石取虾蟹，就人火边烧煮以食儿。时人有未眠者，密相觉语，齐起共突击，便走而遗其子，声如人啼也。此物便男女群共引石击人，趣得子然后止。

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翦鸲鹆舌，教令学语，遂善能效人语笑声。司空大会吏佐，令悉效四座语，无不绝似。有一佐齆鼻，语难学，学之未似，因内头于瓮中以效焉，遂不异也。主典人于鸲鹆前盗物，参军如厕，鸲鹆伺无人，密白主典人盗于种一二条列，衔之而未发。后盗牛肉，鸲鹆复白参军，参军曰："汝云盗肉，当应有验。"鸲鹆曰："以新荷裹著屏风於检之。"果获，痛加治。而盗者怨患，以热汤灌杀之，参军为之悲伤累日，遂请杀此人以报其怨。司空曰："原杀鸲鹆之痛，诚合治。然不可以禽鸟故而极之于法。"令止五岁刑也。

吴兴钱乘，孙权时曾昼卧久不觉，两吻沫出者数升，母怖而呼之，问何为，曰："适见一老公食以熇筋，恨未尽而呼之。"乘本尫瘠，既尔之后，遂以力闻，官至无难监。

魏武帝猜忌晋宣帝父子非曹氏纯臣，又常梦三匹马在一槽中其食，觉犹忆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见，并云："防理自多，毋为横虑。"帝然之。后果移器，悉如梦焉。

王丞相茂弘，梦人欲以百万钱买大儿长孙。丞相甚恶之，潜为祈祷者。掘地作屋，得一窖钱，料之百万亿，大惧，一皆藏闭，俄而长孙亡。

陇西秦嘉，字士会，俊秀之士。妇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誉。桓帝时，嘉为曹掾赴洛，淑归宁于家。昼卧，流涕覆面，嫂怪问之，云适见嘉自说往律乡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丧，一客赍书还，日中当至。举家大惊。有顷书至，事事如梦。

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辔走归，从者悉追马，至暮不反。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已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语，络绎把火，寻城郭邑者，至便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伯"。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容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送丝布单衣及纱袷。绢裙纱衫裈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来三日后，大会客拜合，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泣涕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迈、兄丧，因还婚宦。

江淮有妇人，为性多欲存想，不舍日夜。常醉，旦起见屋后二小童甚鲜洁，如官小吏者，妇因欲抱持，忽成二扫帚，取而焚之。

锺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僚友问其故，云："尝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无此。"殷勤呼人，亦有不忍，乃微伤之。便出

去，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冢，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绣裲裆，伤一髀，以裲裆中绵拭血，自此便绝。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夜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径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黡深，目无瞳子，唇寒齿露，手执黄丝。仙即奔走，投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燧。

孙权病，巫启云："有鬼著绢布，似是故将相。呵叱，初不顾，径进入宫。"其夜，权见鲁肃来，衣巾悉如其言。

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船人以猪为祷，及祭，但豚肩而已。尔夕，伦寻梦见一翁一媪，鬓首苍素，皆著布衣，手持桡楫，怒之。明发，辄触砂冲石，皆非人力所禁。更设厚馔，即获流通。

桂阳人李经与朱平带戟逐焉，行百余步，忽见一鬼长丈余，止之曰："李经有命，岂可杀之。无为必伤汝手。"平乘醉直往经家，鬼亦随之。平既见经，方欲奋刃，忽仡然不动，如被执缚，果伤左手指焉。遂立庭间，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语汝，云何不从。"言终而灭。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尝谓无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云："某日决杀，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间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邪?"母云"无"，相率而去。

邓艾庙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艾庙，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有一蛇来，绕之数匝，女家追寻见之，以酒脯祷祠，然后得解。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之。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颡声。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未至惠怀县，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理。"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变，必欲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覆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尔违。"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帻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卤簿导从如方伯，乘马，与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子八人夹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傍边岸上张幔屋，舒帘席，社公下，隐漆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瑇瑁为手巾笼，捉白麈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锺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仆既老悴，已有室家，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相守至天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却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帻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帻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妇病遂亡。

隆安初陈郡殷氏为临湘令，县中一鬼，长三丈余，跂上屋犹垂脚至地。殷入，便来命之。每摇屏风动窗户，病转甚。其弟观亦见，恒拔刀在侧，与言争，鬼语云："勿为骂我，当打汝口破。"鬼忽隐形，打口流血，后遂喎僻成残废人。

吴中人姓顾，往山舍，昼行去舍十余里，但闻西北隐隐，因举首见四五百人，皆赤衣，长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围之。顾气奄奄不通，辗转不得，旦至晡，围不解，口不得语，心呼北斗。又食顷，鬼相谓曰："彼正心在神，可舍去。"豁如雾除。顾归舍疲极，卧。其夕，户前一处火甚盛而不然，鬼纷纭相就，或往或来，呼顾谈，或入去其被，或上头而轻于鸿毛，开晨失。

晋桓豹奴为江州时，有甘录事者，家在临川郡治下，儿年三十，遇病死，埋著家东群冢之间。旬日，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声，可百许人，径到甘家，问录事在不，故来相诣，贤子亦在此。止闻人声，亦不见其形也。乃出数罂酒与之，俄顷失去，两罂皆空，始闻有鼓声。临川太守谓是人戏，必来诣己，既而寂尔不到，闻尔说之大惊。

晋升平元年，郯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忽然有身，邻家小人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

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其相许。邻人生男，此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欣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家先人来至门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食啖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问妇，妇惧，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

郯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善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乐。明日，以符贴壁。章欲近，行已泛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

蔡谟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妪上著黄罗半袖、下著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晋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殡埋于徐祚田头。祚后宿息田上，忽见有冢，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暝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将祚上灵座，大食减，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谓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走出，祚即形露，家中人大惊。具问，祚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命儿回观乡闾。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慎、尽忠、孝顺、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内记人罪过，越限拨脚则忘事矣。

晋左军琅琊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谪，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

桓恭为桓石氏参军，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陷穴，详视是古墓，棺已朽坏。桓食，常先以鲑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后眠始觉，见一人在床前，云："吾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嗣绝灭，烝尝莫寄。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依君籍，当应为宁州刺史。"后果如言。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搏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却，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君小差，为鬼作食，其谭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云："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

晋义熙五年，彭城刘澄常见鬼。及为左卫司马，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语，见一小儿赭衣，手把赤帜，团团似芙蓉花，数日，巢大遭火。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常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笑，便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蚤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

鄞县故尉赵吉，常在田陌间，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边。后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外。远方人行十余步，忽作蹇。赵怪问其故，远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戏耳。"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柩已毁。谢立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第进及东安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云："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凶丧破，皆由此也。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褴褛。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舡盖川而来，径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媒劝厉强出。未至舡，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赠以缯绛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酧接之礼。女然后发遣，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骂，遂懊叹卒。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舡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哅哅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沈覆之患。衡阳

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而见形径进，呼主人，其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命绪施设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命人跪拜授闱里，不得开视。复有一人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叩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

晋太元中，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耀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晨已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

侯官县常有阁下神，岁终，诸吏杀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断之。经一年，曾迁作建威参军。当去，神夜来问曾：“何以不还食？”声色极恶，甚相谴责。诸吏便于道中买牛共谢之，此神乃去。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标姓字，则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禀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张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世高。以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年数，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年少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嵇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形便去，世高亦还舡。有一少年上舡，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广州客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鼻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事佛精进。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去，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人并闭目，倏忽二人却已各易矣，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子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笳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常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表，无暂露也。

晋有干庆者，无疾而终。时有术士吴猛语庆之子曰：“干侯算未穷，我试为请命，未可殡殓。”尸卧静舍，唯心下稍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许，庆苏焉，旋遂张目开口，尚未发声，阖门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乃起。吐血数升，兼能言语，三日平复。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旋，对次未至，俄见吴君北面陈释，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皆见迎接吴君，而吴君与之抗礼节，不知悉何神也。

太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而焉害良，以苇裹之，弃之荒草。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籍，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此邪？”良然之。既苏，乃诣官诉，李焉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

北府索卢真者，本中郎荀羡之吏也，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经一宿而苏，云见羡之子粹，惊喜曰：“君算未尽，然官须得三将，故不得便尔相放。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当以相代。”卢真即举弓颖，粹曰：“颖堪事否？”卢真曰：“颖不复下已。”粹初令卢真疏其名，缘书非鬼用，粹乃索笔自书之，卢真遂得出。忽见一曾邻居者，死已七八年矣，为太山门主，谓卢真曰：“索都督独得归耶？”因属卢真曰：“卿归，为谢我妇，我未死时，埋万五千钱于宅中大床下，本欲与女子市钏，不意奄终，不得言于妻子。”卢真许之。及苏，遂使人报其妻，已卖宅移居武进矣，因往语之，仍告买宅主令掘之，果得钱如其数焉，即遣妻与女市钏。寻而弓颖亦亡。时辈共奇其事。

琅琊人姓王，忘名，居钱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时有二十余人皆乌衣，见录云，到朱门、白壁床，如宫殿，吏朱衣素带、玄冠介帻，或所被著悉珠玉相连结，非世中仪服。复将前，见一人长大，所著衣状如云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余孤儿尚小，无依奈何，便流涕。

此人为之动容，云："汝命自应来，为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诉云："三年不足活儿。"左右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诣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阑中有猪，可杀以饴作儿。"广至女家，有拚掌欣舞之声。广披篱，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噪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吃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逾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死，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娶女为妇。

有新死鬼，形瘦疲顿，忽见生时友人，死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便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辇麦与之。至暮，磨数十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大墟西头，入一家奉道门，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又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益辇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暮得五十斛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与卿家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以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遇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为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前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比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便如师言，鬼果大得食。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

广陵刘青松，晨起见一人著公服赍版，云用为鲁郡太守，投版便去，去后亦不复见版。来日复召曰："君便应到职。"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处分家计，洗浴。至晡，见车马吏侍左，青松奄忽而绝，家人咸见其升车，南出百余步，渐高不见。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已获济，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惙然，未有□思。作一羹无由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叩床□□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见一千钱在外，又见一乌□帻子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用之。

吕顺丧妇，更娶妻之从妹，因作三墓，构累垂就辄无成。一日顺昼卧，见其妇来就伺寝，体冷如冰。顺以死生之隔，解语使去。后妇又见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复何限，汝乃与我共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妇俱殪。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如平生，多在妻皋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鬼来渐疏，时或暂来，辄忿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邪。"从女在内纺绩之具，遂见空中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循其儿头，曰："吾不幸早世，令汝穷之。愧汝念汝，情何极已。"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经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王卒，后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今为卿得妇。当以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埽除设床席待之。"到日，都密埽除施设，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屏帐自施，发视其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和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著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人舡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云："朝发。"矩怪问之，杜答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此，到广州可视耳。"矩到数月，悁悒，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恶，因疾卒。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窗下眠，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覆，妇人至床边，取锦裳覆之，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妇人复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皆如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耳。"即与吏假，始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计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常夜在月中坐，临风鸣弹。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其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便。"因授以《广陵散》，贺遂传之，于今不绝。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为相县令，居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问讯，遂共通情，随婢还

家，仍住不复去。巢恐为祸，夜辄出婢，闻与婢讴歌言对，大小悉闻，不使人见，见形者唯婢而已。恒得钱物酒食，日以充足，每与饮，吹笛而歌，歌云："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

晋义熙中，范寅为南康郡时，赣县吏说，先入山采薪，得二龟，皆如一尺盘大。薪未足，遇有两树骈生，吏以龟侧置树间，复行采伐。去龟处稍远，天雨懒复取。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先龟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所夹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和，刻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申!"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死。当就殡敛，发箧中，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怯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至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会明年七月，复有一案四封文书，云"陈康为主簿。"觉后，康至，曰："今来当谒。"攸闻，益惧，问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当为巫师，死作社公。明年，妻果产，后如其言矣。

有贵人亡后，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奉先问："还有情色乎?"答曰："某已至其家问婢。"后觉，问其婢，云："此日魇，梦郎君来。"

徐羡之为王雄少傅主簿，梦父作谓曰："汝从今已后，勿渡朱雀桁。当贵。"羡之后行半桁，忆先人梦，回马而桁折，以此除主簿，后果为宰相。

元嘉九年，征北参军明禴之值，从者夜眠，大魇，禴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药，服之遂差。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年三十五，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卒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体屈伸。停尸十日，气从咽喉如雷鸣，眼开，索求饮食，便起。说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人扶两腋，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锡铁崔嵬，从城西门人，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于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衣，将泰名在第三十。须臾将人，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人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过，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名各不同，主者言，许汝等□□，遣六部督录使者常在人间，疏记所作善恶，以相检校。人死有五恶，道杀生祷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舍安隐无为。泰答，一无所为。□□□□□毕，使为水官临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令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女六千人，有大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大，四边皆有剑，树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堕大剑，下贯其身体，云："此人咒诅骂詈，夺人财物，假伤良善。"见泰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见二人赍文书来，敕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为有寺中县幡盖，烧香转法华经咒，救解生时罪过，出就福舍，已见自然衣服往诣一门，云开□□□有重三黑门，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门，见大殿，珍宝辉日，堂前有二师子。并伏象，一金玉床，云名师子之坐。见一人身可长丈六，姿颜金色，顶有日光，坐此床上，沙门立侍甚众，四坐名真人菩萨。见泰山府君来，作礼。泰问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师，便闻佛言。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人，皆令出，应时云有万九千人，一时得出地狱。"即时见呼十人，当上生天，有车马迎之，升虚空而去。复见三城，纵广二百余里，名为更变形城，云生来不问道，死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於此城受更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当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床，是受变身形之路。从共所趣，去杀者云，当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鹜蛇身。恶舌者，作鸱鸮鸺鶹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牛鱼鳖之属。大屋下有地房，一户北向，一户南向，呼从北户，又出南户者，皆变身形作鸟兽。又见一城，纵广十里，其瓦房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又见一城，广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万指，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过，相仆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以何为乐?"主者言："惟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又问："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其过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文和何故死，来使开滕检年犯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父母及一弟县幡盖，诵法华经，作福也。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前见，妇曰："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自荼毒已来，何时至内?"妇曰："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妇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床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诸生壮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诸生笑谓鬼曰："汝止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谓我少指耶?"乃复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斫之，得老雄鸡，杀之遂绝。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缞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匹，女抱二束刍填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鹭，烹食之，肉味甚美。

宋永兴县吏锺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掬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

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与数人言笑，或云："当载谁女?"复一人云："家已多。"后夜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余之拔刀出后户，见一人黑色，大骂曰："我湖长，来诣汝，而欲杀我!"即唤群伴："何不助余乎!"余之即奋刀乱斫，得一大鼍及狸，杀之。

庾宏为竟陵王府，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傍有文欣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在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红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

汉武帝宴未央殿，方啖黍臛，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目赪皱，发皓白，拄杖偻步，笃老之极，帝问曰："客姓字何？居在何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为藻，水水之精。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尔。仰头看梁，而复俯指下脚，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后幸瓠子河，闻水底有弦歌之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缨佩甚鲜，皆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余，凌波而出，衣下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前。帝问曰："闻水底奏乐，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胜欢喜，故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曰："故赍乐来，安敢不奏。"其最长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越梁栋。又二人鸣管扶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曰："不足当雅贶。"老翁等并起拜，受爵各饮数升不辞，献帝一紫螺谷，中有物状如牛脂，帝问曰："朕暗，无以识此物。"曰："东方生知之耳。可更以珍异见贻。"老翁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渊底，倏忽还到，得一大珠，径数寸，明曜绝世。帝甚弄玩，翁等忽然而隐。帝问朔："紫螺谷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产难者，试之，殊有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泽。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欢此事，又服朔之奇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纳，有色，徐密乐之。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摹其四体，便觉缩小，因化为鼠而走。

渭河郡 太守至，前后辄死。新太守到，如厕，有人长三尺，冠帻皂服，示府君于某日死。太守不应，意甚不乐，催使吏为作主人。外颇怪。至其日，日中如厕，复见前怪，言会君今日日中当死。三言亦不应。乃言府君当道而不道，鼠为死，乃顿仆地，大如豚，郡内遂安。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语曰："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至期，更冠帻皂衣而出，曰："周南，尔以日中死。"亦不应。鼠后钻入穴。日适中，鼠又冠帻而出，曰："周南，汝不应我，我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

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妇桓氏忽见林还共寝处，不肯见子弟。兄子来见林，林小开窗出面见之，后饮酒醉，形露，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

晋太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固身，犬遂咬蛇死焉，而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隆闷绝委地。载归家，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间，犬终不食。自此爱惜同于亲戚焉。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热，用以烹煮，可使食成。势尽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无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名。雷焕，元康中入洛，乃赍以示华，华云：洛下有一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曾见此穴，夫自送视之。"至穴，妇推夫坠穴至底，妇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

颠坠恍惚，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稍强。周惶觅路，乃得一穴，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小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粳米香，啖之芬美过之，于以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而行。食此物既尽，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又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测，就明广而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郛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瑰为饰，虽无日月，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所闻也。便告请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前进。凡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告饥馁。长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捋亦取。后捋令啖食，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人便复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示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龙涎；似泥者，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止饥而已。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谿，闻贼至，走还，正见墙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谿边，将杀之，谿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间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捨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女娥潭。

有一国，与罗刹相邻人。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已后，国中人家，各专一日，当分送往，勿复枉杀。"自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舍别之际，父母哀号，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赖焉（珽案：此条原抄本阙字甚多，今依《太平广记》一百十二卷校补）。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树，阴映甚佳。后霖雨，独在庭，忽有一小吏，云："承云府君来。"乃见承云著通天冠，长八尺余，自叙为方伯某弟三子，有隽才，方当与君周旋，明日觉树下有异，每晡后无人，辄有一少年就奇语戏，或命取饮食，如是半年，奇气强壮，一门无疾。奇后适别墅，其仆客三人送护，言树材可用，欲货之，郎常不听，令试其斩斫之，奇还快之，神亦自尔绝矣。

还冤记

[北齐]颜之推撰　刘后滨整理

《还冤记》（一名《冤魂志》）三卷，南北朝时人颜之推（约五三一——五九一年）撰。颜之推字介，生于南朝梁，历仕梁、西魏、北齐、北周，亡于隋。该书记报应故事，大多附会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以晋宋间人事为主，有的为写实，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该书有《宝颜堂秘笈》本、《续百川学海》本、《唐宋丛书》本、《说郛》本等，皆有散佚。此次整理以《说郛》本为底本。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玄谓持刀者曰："我头多筋，斫之必令即断，吾将报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数疮，然后始绝。寻见玄。绛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缓我。"少时而死。

琅琊诸葛覆，永嘉年为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送职。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丧欲还。覆门生何法僧贪其资货，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尔夜，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亡父事，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违奉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歔欷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困卧窗下床上，以头枕窗。母视见眠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於是举家号泣，便发闻。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所梦，托二徐验之。二徐道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日，如鬼语。乃收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杀之，更差人送丧扬都。

晋夏侯玄，字太初，亦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玄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内颈中。既毕，还自安，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寻而景王薨，遂无子。其弟文王封次子为齐，继景王后。攸薨，攸子因嗣立，又被杀。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弟云我国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

汉孙策既定会稽，引兵迎汉帝。时道人于吉在策军中，遇天大旱，船路艰涩。策尝自出督切军中人，每见将士多在吉所，因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转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当受诛。俄顷之间，云雨滂沛，未及移时，州涧涌溢。时并来贺吉，免其死。策转忿恚，意竟杀之。因是策颇愍，常每仿佛见吉。复出射猎，为刺客所伤，治疗将差，引镜自窥，镜中见吉，顾则无之。如是再三，遂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

鲁桓公夫人文姜者，齐襄公之妹也。桓公与文姜俱朝于齐，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谴责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与桓公饮□。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车。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胁，桓公薨于车上。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及，无所归咎恶。何辞以告于诸侯，请以彭生除耻辱也。"齐人归罪于彭生而杀之。后襄公猎于贝丘，有太豕，从者曰："臣见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见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而还。其臣连称管至甫二人作乱，遂杀襄公焉。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吴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臣公孙圣，投于余杭山之下。今道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尝有应。"嚭乃向余杭之山呼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王大惧，仰天叹曰："苍天，苍天！寡人岂可复归乎！"吴王遂死不反。

晋安定张祚，以永和中作凉州刺史，因自立为凉王。河州刺史张瓘，士众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进图瓘，瓘率众拒祚，祚遂为瓘所杀。瓘后数见祚来，部从铠甲，举手指瓘云："底奴，要当截汝头。"瓘人姑臧，立张玄静为凉王，自为凉州牧。又谋废玄静，而自王。事未遂，尝与玄静同车出城西门，桥梁牢壮，而忽摧折。刺史旧事，正旦放鸟。瓘所放，出手辄死。有鹊来巢广夏门，弹逐不去，自往看之，守敦煌宋混遣弟澄即于巢所害瓘。瓘临命语澄曰："汝荷婚姻，而为反逆，皇天后土，必当照之。我自可死，当令汝剧我矣。"混自为尚书令，辅政，有疾，尽日

见璀从屋而下，奄人柱中。其柱状若火烧，掘土则无所见。混因病死。澄又然灯，油变为血，厩中马一夕无尾，二岁小儿作老公声。呼曰：“宋混，澄斫汝头。”又城东水中出火。后三年，澄为张邕所杀。晋西域校尉张颀以怨杀鞠俭，临死有恨言。后颀夜见白狗，自拔剑斫之，不中。顷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劫掠。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微密寻捕，遂擒龙等。取龙，引一人，是太乐伎，忘其姓名。劫发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列，随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贵宾客并相明证。陶知在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遂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伎精能，又殊辨慧，将死之日，亲邻知识看者甚众。伎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死，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殒泣。经月余，陶遂夜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不忿。诉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惊寤，俄而倒绝，状若风癫，良久方醒。有时而发，辄夭娇头，反着背，四日而亡。亡后，家便贫顿，一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邓琬立刺史晋安王子勋为帝，以作乱。初，南郡太守张悦得罪，镇归杨都。及湓口，琬赦之，以为冠军将军，与共经纪军事。琬前军袁颢既败，张悦惧诛，乃称暴疾，伏甲而召邓琬，既至，谓之曰：“卿始此祸，而欲卖死少帝乎？”命斩于床前，并杀其子，以琬头至。五年，悦寝疾，见琬为厉，遂死。

宋齐豫章王萧嶷亡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应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我利不断。吾已诉，先许还东□□判此事。”便怀出青纸文书，示文季，云与卿少旧，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惧不敢传。少时，文惠太子薨。

魏城阳王元徽，初为孝章帝画计杀尔朱荣，及尔朱兆入洛，害孝庄，而徽惧，走投洛阳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尔朱兆购徽万户侯，祖仁遂斩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赏侯，兆乃梦徽曰：“我金二百斤，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觉，曰：“城阳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无金银。此梦或实。”至晓，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见徽曰：“足得相报矣。”祖仁款得金百斤，马五十匹，兆不信之。祖仁私敛戚属，得金三十斤，马三十匹，输兆，犹不完数。兆乃发怒，悬头于树，以石捶其足，鞭捶杀之。

汉窦婴字王孙，汉孝文帝窦皇后从兄子也，封魏其侯，为丞相，后乃免相。及窦皇后崩，婴益疏薄无势，黜不得志，与太仆灌夫相引荐交结，其欢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异父同母弟田蚡为丞相，亲幸纵陷，使人就婴求城南田数顷。婴不与曰：“老仆虽弃，丞相并贵，宁可以势相夺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诏列侯宗室皆往贺蚡。灌夫为人狂酒，先尝以醉忤蚡，不肯贺之。窦婴强与俱去，酒酣，灌夫引酒至蚡，蚡曰：“不能满觞。”夫因言辞不逊，蚡遂怒曰：“此吾骄灌夫之罪也！”乃缚夫，谓长史曰：“有诏召宗室，而灌夫骂座不敬，奏其在乡里豪横，处夫弃市。”窦婴还，谓其妻曰：“终不令灌夫独死，而婴独生！”乃上事具陈，灌夫醉饱，事不足诛。帝召见之，婴与蚡互相言短长，帝问朝臣，两人谁是？朝臣多言婴是，王太后闻，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藉吾弟。我百岁后，当鱼肉之。”及出，蚡复为婴造作恶语，用以闻上，天子亦以蚡为不直，特为太后故，论婴死。婴临死，骂曰：“若死无知则已，有知，要不独死！”后月余，蚡病，一身尽痛，若有打击之者，但号呼叩头谢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见窦婴、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

晋大将军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头，梦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还姑熟，遇病，白日见刁乘轺车道从吏卒来，仰头瞑目，乃入摄录敦。敦大怖，逃不得脱。

河间国兵张鹿、经旷，二人相与谐善。晋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钟岭坐于山椒，鹿酗酒失性，拔刀斩旷。旷母尔夕梦旷自说为鹿所杀，杀尸涧中，脱裈覆腹，寻觅之时，必难可得，当令裳飞起以示处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谋叛逸。出门辄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晋山阴县令石密先经为御史，枉奏杀典客令万默。密白日见默来杀，密遂死。

晋大司马桓温力业殊盛，负其才力，久怀篡逆。废晋帝为海西公，而立会稽王，是为简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马游猎，温常忌之，故加罪，状奏免晞及子综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综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清等谋反，频请杀之。诏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杀涓，父浩先为温所废。涓颇有气尚，遂不诣温，而与晞游，温乃疑之。庾清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强，所以并致极法。简文寻崩，而皇太子立，遗诏委政於温，依诸葛亮、王导旧事。温大怨望，以为失权，僭逼愈甚。后谒简文高平陵，方欲伏，见帝在坟前，举衣语温云：“家国不造，委任失所。”温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车，为左右说之。又问殷涓形状，答以肥短，温云：“向亦见在帝侧。”十余日便病，因此忧懑而死。

秦姚苌，字景茂，赤亭羌也。父戈仲事石勒，石氏既灭，苌随其兄襄与苻永固战于三原，军败，襄死。苌乃降永固，即受禄位，累加爵邑，及转龙骧将军，督梁、益州诸军事。永固谓之曰：“朕昔以龙骧建业，此号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宠任优隆如此。后随永固子毅讨慕容泓，为泓

所败，毅独死之。苌遣长史诣永固谢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苌益恐惧，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树置。永固频为慕容冲所败，冲转侵逼，永固又见妖怪屡起，遂走五将山。苌即遣骁骑将军吴中围永固，中执永固以送。苌即日囚之，以求传国玺，及令禅让。永固不从，数以叛逆之罪，苌遂杀之，遂称帝。后又将永固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苌遇疾，即梦永固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苌甚悚惧，走入后帐，宫人逆来刺鬼，误中苌阴。鬼即相谓曰："正着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余。忽然惊寤，即患阴肿。令医刺之，流血如梦。又狂言曰："杀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苌罪。愿不赐枉。"后三日，苌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弟四子期从叔寿，袭期，而废为邛都公，寻复杀之，而寿自立。寿性素凶狠猜忌，仆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诛之。无几寿病，恒见李期、蔡射为祟，呕血而死。

宋高平金乡张超与同郡翟愿不和，愿以宋元嘉中为方与令，忽为人所杀，咸疑是超。超后除金乡县职，解宜还家，人山伐木。翟兄子铜乌执弓持矢，并赍酒醴，就山贶之。斟酌已毕，铜乌曰："明府昔害我叔，无缘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铜乌其夜见超云："我不杀汝叔，枉见残害。今已上诉，故来相报。"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张稗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有姿色，邻人求聘为妾。稗以旧门之后，耻而不与。邻人愤之，乃焚其屋，稗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稗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呕血而死。邦死之日，邻人又见稗排门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若知之。"邻人得病，寻亦殂殁。

宋世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温富，尝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以元嘉中俱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大举，庆祖□咸谓为害。无期赏羊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鬼而有灵，使知。"其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教子畦畴，不理讦，当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啮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头，我曳著后门。初见杀时，诸从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着壁。"言毕而灭。无期早旦以告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破伤。录奴语，验具伏。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头如被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杀牧牛寺僧主，云藏桓家儿度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夜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见杀贫道?贫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弥羸瘦。当发杨都，时多有争竞，侵凌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夜单骑突出，投牧牛寺。僧曰："抚军昔枉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报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亡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於寺，杀之。"毅便叹叱，出寺后岗上大树自缢而死也。

汉世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子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股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劳问之?'寿因捉妾臂曰：'少爱有色，宁可相乐耶?'妾时怖惧，不肯听从。寿即以刀刺胁，一创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杠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自归於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致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诉于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杀，上报德之。

汉时有王忳字少林，为郿县令。之县，到厘亭，亭常有鬼杀人。忳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盖，忳以衣与之，乃进曰："妾本洁令妻也，欲往之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余口，埋在楼下，夺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忳曰："当为汝报之，勿复妄杀良善耶!"鬼捉衣而去，忳旦收游徼，诰问即服。收同谋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殡葬，亭永清宁。人谣曰："信哉!少林世无偶，飞被走马与鬼语。"飞被走马，别为他事，今所不录。

宋东海徐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陈氏凶虐，志灭铁臼。陈氏产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铁杵，欲以杵捣铁臼也。於是棰打铁臼，备诸苦毒，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恣意行其暴酷。铁臼竟以冻饿被仗而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片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今得天曹符来取铁杵，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宾客不见其形，皆闻其语。于是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搏颊为设祭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酬谢。"陈夜中窃语道之，鬼厉声曰："何敢道我，今

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响，如椽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了无异。鬼又骂镇杵曰：“汝既杀我，安坐宅上，以为快也?”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焰大猛，内外狼狈，俄尔自灭，茆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歌云：“桃李花，严霜落。柰何桃李子，严霜早已落。”声甚伤切，似是自悼，不得长成也。于是镇杵六岁，鬼至，便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打处青黛，月余而死。鬼便寂然无闻。

魏司马宣王，功业日隆，又诛魏大将军曹爽，篡夺之迹稍彰。王陵时为扬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年长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华歆以陵阴谋告宣王，宣王自将中军讨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势穷，乃单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还京师。陵至城，过贾逵庙侧，陵呼曰：“贾梁道，吾固尽心於魏之社稷，惟尔有神知之。”陵遂饮药死，三族皆诛。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见陵来，并贾逵为祟，因呼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支毾㲪，作百种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谈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谈因存豪纵杀之，而籍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魂如此经旬月，王谈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劭之至扬都，又死。

宋沮渠蒙逊时，有沙门昙摩忏者，博达多识，为蒙逊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顺拜蒙逊为凉王，仍求昙摩忏，蒙逊怯而不与。摩谶意欲入魏，屡从蒙逊请行，蒙逊怒杀之。既而左右白日见摩忏，以剑击蒙逊，因疾而死。

汉时王济左右尝于暗中就婢取济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从我，我当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济郎令人杀之。此人具自陈诉，济犹不信。故牵将去，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於天。”后济乃病，忽见此人语之曰：“前具告实不见理，今便应去。”济数日卒。

汉时游殷字幼齐，汉世为羽林中郎将。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轸遂诬构杀之。殷死月余，轸得病，目精脱，但伏罪伏罪。游幼齐将鬼来，於是遂死。

晋富阳县令王范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尝出行不还，帐内都督孙元弼闻丁丰户内有环珮声，觇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元弼叩户面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发，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珮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辨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胫，曳将去入荒泽中。电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录。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狱，名在黄泉下，专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扬都，诣范，未敢说之，便见鬼从外来，迳入范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魇，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苏，十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三月三日，临水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将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殂。

晋时张骏据有凉州，忌害镇军将军武威都鉴，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讽其主簿魏纂，使诬鉴谋反，骏逼鉴自杀。后三年纂病，见鉴在侧，遂死。

晋时羊聃字懿彭，祖晋世庐陵太守。为人刚克粗暴，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杀。征西大将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有司奏聃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谴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中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下狱所赐命。聃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遵启：“聃罪不可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发言摧鲠，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毙，朕亦何颜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恩。”于是除名为民。少时聃病，恒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经宿而死。

晋时会稽孔基，勤学有志操，凭结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为师，而敞子并凶狠，趣尚不同。基屡言之於敞，此儿常有忿恚。敞寻丧亡，服制既除，基以宿旧，乃赍羊酒往看二子。子犹怀宿怨，潜遣奴于路侧杀基。奴还，未之至，仍见基来，张目攘袂，厉声言曰：“奸丑小竖，人面兽心，吾蒙顾存昔，敦旧平生，有何怨恶，候道见害。谩天忘父，神人不容，要当断汝家种。”从此之后，数数见形。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络绎往看，已毙于地。次者寻复病殂。兄弟无后。

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年一日死。

梁四公记

[唐]张　说撰　陈尚君　汪习波整理

《梁四公记》一卷。宋人记作者有数说：《新唐书·艺文志》作卢诜撰，《中兴馆阁书目》作梁载言撰，《直斋书录解题》则作张说撰。今人据唐顾况《戴氏〈广异记〉序》有"国朝燕公《梁四公传》"一语，断为张说撰，当近是。说（六六七——七三一），字道济、说之，洛阳人。睿宗至玄宗时三度为相，封燕国公，诗文皆有名，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原书早已失传，今存宛委山堂《说郛》本，为明清人从《太平广记》中录出之一节。《太平广记》凡收三段，今即据以录出，并以《太平御鉴》所引校改。另今人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录宋元典籍中记四公事，颇有出《广记》外者，推测此书另尚有佚文，今节录其说附后，俾便参考。

梁天监中，有蜀闯（上音携，下琛去）、䶵杰（上万。下杰）、䍧𩿡（上蜀。下湍）、仉䝟（上掌。下睹）。四公谒武帝，帝见之甚悦。因命沈隐侯约作覆，将与百寮共射之。时太史适获一鼠，约匣而缄之以献。帝筮之，遇《蹇》䷦（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离上）。帝占成，群臣受命献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决，寘诸青蒲。申命闯公揲蓍。对曰："圣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辩物，何取异之?"请从帝命卦，时八月庚子日巳时。闯公奏请沈约举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读帝占曰："先《蹇》后《噬嗑》是其时，内《艮》外《坎》是其象。《坎》为盗，其鼠也。居《蹇》之时，动其见嗑，其拘系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艰贞'，非盗之事。'上九，荷校灭耳，凶。'是因盗获戾，必死鼠也。"群臣蹈舞呼万岁，帝自矜其中，颇有喜色。次读八臣占词，或辩于色，或推于气，或取于象，或演于爻。或依鸟兽龟龙，阴阳飞伏。其文虽玄远，然皆无中者。末启闯公占曰："时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阴阳晦而人文明，从静止而之震动，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为鼠，辰与《艮》合体。《坎》为盗，又为隐伏，隐伏为盗，是必生鼠也。金数于四，其鼠必四。《离》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则昃，况阴类乎?《离》之《繇》曰：'死如、弃如'，实其事也。日敛必死。"既见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闯公曰："占辞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请剖之。"帝性不好杀，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是日，帝移四公于五明殿西阁，示更亲近，其实囚之。唯朔望、伏腊，得于义贤堂见诸学士。然有军国疑议，莫不参预焉。

大同中，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遣使献方物。帝令有司设充庭法驾，雅乐九阕，百寮具朝服如元正之仪。帝问四公："异国来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𩿡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辅政，越裳氏重译来贡，不闻爵命及之。春秋郑楚之君，爵不加子。设使其君躬聘，依《礼经》，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谓𩿡公更详定之。俄属，暴风如旋轮，曳帝裙带。帝又问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请他日议之。帝不怿，学士群诽之。向夕，帝女坠阁而死，礼竟不行。后诘之，对曰："旋风袭衣，爱子暴殒，更何疑焉。"

高昌国遣使贡盐二颗，颗如大斗，状白似玉。干蒲桃、刺蜜、冻酒、白麦面，王公士庶皆不之识。帝以其自万里绝域而来献，数年方达，文字言语与梁国略同；经三日，朝廷无祇对者，帝命杰公迓之。谓其使曰："盐一颗是南烧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烧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麦面是宕昌者，非昌垒真物。"使者具陈实情："面为经年色败，至宕昌贸易填之。其年风灾，蒲桃刺蜜不熟，故驳杂。盐及冻酒，奉王急命，故非时尔。"因又问紫盐医珀，云："自中路，遭北凉所夺，不敢言之。"帝问杰公群物之异，对曰："南烧羊山盐文理粗，北烧羊山盐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彻如冰，以氈橐煮之可验。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

坏。今臭其气酸，洿林酒滑而色浅，故云然。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垒白麦面烹之将熟，洁白如新。今麦如泥且烂，由是知蜜麦之伪耳。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数尺，有末盐。如红如紫，色鲜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磬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末而服之，攻妇人小肠症瘕诸疾。彼国珍异，必当致贡，是以知之。"

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綖，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赍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四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蝑蟹髯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冰雪，意烛龙所居。昼无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观北极。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饮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马，毛洁白，长尺余。有貂大如狼，毛纯黑，亦长尺余。服之，御寒。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谑，以为诳妄。曰："邹衍九州、王嘉《拾遗》之谈耳。"司徒左长史王筠难之曰："书传所载：'女国之东，蚕崖之西，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无夫蛇之理，与公说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 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夫之国，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论。"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余力。又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圆尺余，明彻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与使者论其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访往昔存亡。又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伏，具言情实。间岁，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缉木皮所作，一是续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何别也? 以阳燧火山阴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黏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爇。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圆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余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 其价千金，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诸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 ? 必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故其多闻强识，博物辩惑。虽仲尼之详大骨，子产之说台骀，亦不是过矣。

后魏天平之岁，当大同之际，彼此俗阜时康，贤才鼎盛。其朝廷专对，称人物士流。及应对礼宾，则胥公独预之。为问答，皆得先鸣。所以出使外郊，宴会宾客，使彼落其术内，动挫词锋。机不虚发，举无遗策，胥公之力也。

魏兴和二年，遣崔敏、阳休之来聘。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博学赡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律历、医方、药品、卜筮。既至，帝选硕学沙门十人于御，对百寮与之谈论，多屈于敏。帝赐敏书五百余卷，他物倍之。四公进曰："崔敏学问疏浅，不足上轸冲襟。命臣胥敌之，必死。"帝从之。初江东论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疏征核；有《中观论》，以乘寄萧然。言名理者，宗仰其术。北朝有《如实论》，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敏总南北，二业皆精。又桑门所专，唯在释氏。若儒之与道，蔽于未闻。敏兼三教而擅之，颇有

德色。胥公尝于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皆穷理尽妙。胥公貌寝形陋，而声气清畅。敏既频胜群僧，而乃傲形于物。其日，帝于净居殿命胥公与敏谈论，至若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数，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扬六艺百氏。与敏互为主客，立谈绝倒，观者莫不盈量忘归。然敏词气似沮于胥，不自得，因而成病。舆疾北归，未达中路而卒。（以上见《太平广记》卷八一）

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余尺。有长城乃仰公昽误堕洞中，旁行，升降五十余里，至一龙宫。周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宫室门阙，龙以气辟水，霏如轻雾，昼夜光明。遇守门小蛟龙，张鳞奋爪拒之，不得入。公昽在洞百有余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仿佛识得归路，寻出之。为吴郡守时，乃具事闻梁武帝，帝问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罗浮两山间穴谿，一通枯桑岛东岸。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宝珠。"帝闻大嘉，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有会稽郡鄮县白水乡郎（郎原作即。据明钞本、陈校本改）庾毗罗请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烧杀鄮县东海潭之龙百余头，还为龙所害。汝龙门之宄也，可行乎？"毗罗伏寔，乃止。于是合浦郡洛黎县瓯越罗子春兄弟三人，上书自言："家代与陵水、罗水龙为婚，远祖矜能化恶龙，晋简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龙。今龙化县，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龙，刚猛难化，臣祖化之，化石龙县是也。东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铜鼓、石头等诸水大龙，皆识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孙，请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龙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谨赍至都，试取观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风雨、召戎虏之龙，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龙。"又问曰："汝有西海龙脑香否？"曰："无。"公曰："奈之何御龙？"帝曰："事不谐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龙脑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扬道义，许谧、茅容乘龙，各赠制龙石十斛，今亦应在。"请访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华龙（许本、龙作阳）隐居陶弘景得石两片。公曰："是矣。"帝敕百工以于阗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发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鱼胶之，成二缶，火烧之。龙脑香寻亦继至。杰公曰："以蜡涂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赍烧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龙宫，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问。以其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千岁龙能变化，出入人间，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命子春乘龙，载珠还国。食顷之间便至，龙辞去。子春荐珠，帝大喜。得聘通灵异，获天人之宝，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骊龙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间之上者。杂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贵。"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谓杰公虚诞，莫不诘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余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无风雨雷电水火刀兵诸毒厉。骊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无蛇虺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当其凹处，有臼如铁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数尺，无瑕者为之上，有瑕者为下，蚌珠生于其腹，于时与月盈亏。蛇珠所致，隋侯哙参，即其事也。"又问蛇鹤之异，对曰："使其自适。"帝命杰公记蛇鹤二珠，斗余杂珠，散于殿前。取大黄蛇玄鹤各十数，处布珠中间。于是鹤衔其珠，鸣舞徘徊；蛇衔其珠，盘曲宛转。群臣观者，莫不叹服。帝复出如意、龙、虫等珠，光之远近，七、九之数，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龙宫得食，如花如药，如膏如饴，食之香美。赍食至京师，得人间风日，乃坚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为奉车都尉，二弟为奉朝请，赐布帛各千匹。追访公昽往不为龙害之由，为用麻油和蜡，以作照鱼衣，乃身有蜡气故也。（《太平广记》卷四一八、《太平御览》卷八〇三）

天目山人全文猛于新丰后湖观音寺西岸，获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盘蹙，如有夜光。文猛以为神异，抱献之梁武。梁武喜，命置于大极殿侧。将年余，石忽光照廊庑，有声如雷。帝以为不祥，召杰公示之。对曰："此上界化生龙之石也，非人间物。若以洛水赤砺石和酒合药，煮之百余沸，柔软可食。琢以为饮食之器，令人延寿。福德之人，所应受用。有声者，龙欲取之。"帝令驰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为瓯，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余屑，置于旧处。忽有赤龙，扬须鼓鬣，掉尾入殿，拥石腾跃而去。帝遣推验，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斗龙所竞之石。其瓯遭侯景之乱，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一八）

附　录

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上云："梁武帝谦恭待士，大通中有四人来，年七十余，鹑衣躧履行丐，经年无人知者。帝召入仪贤堂，给汤沐，解御服赐之。帝问三教九流及汉旧事，了如目前，帝心异之。举朝无识者，唯昭明太子识而礼重之。四人喜，揖昭明如旧交。时目为四公子。"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云："大通中，帝谦恭待士，忽有四人来，貌可七十，鹑衣躧履，入丹阳郡建康里，行乞经年，无人知。帝居同泰寺讲佛经，僧瑳、永安僧慥，通会妙旨，与之谈论。四人同谒，二僧柱口。帝惊，召入仪贤殿，给汤沐。帝问三教九流及汉朝旧事，了如目

前。问其姓名，一人曰姓䍐（音携）名闯（琛去声），一人曰姓䬞（音万）名杰（音杰），一人曰姓䴊（音睐）名黼（音湍）一人曰姓仉（音掌）名䏁（音都），合朝无识者，惟昭明太子识之。四人喜，揖昭明如旧交，目为四公子。”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曰：“梁四公子，一人姓䏁（音携）名闯（方禁反），孙原人；一人姓䏁（音万）名杰（音杰），天齐人；一人姓蜀（音蜀）名黼（音湍），浩澶人（上音告，下音门）；一人姓仉（音掌）名䏁（音睹），五阮人。昭明太子曰：蜀出扬雄《蜀记》；闯出《公羊传》；䬞出《世本》，字亦作简，出《三齐记》；杰出《竹书纪年》；蜀出《索纬》、《陇西人物志》；黼出《世本》及《广雅》；仉出《太乙符》；䏁出《史记》。孙原，𧆞山名，浩澶，洮湟之间二水名；五阮，雁门也。”以上除四公姓名，皆不见《广记》引文中，亦是此记佚文。元吴莱有《观梁四公记》诗（《渊颖吴先生文集》卷四）有云：“发挥众女国，充拓扶桑宫。巨鹜产骏逸，灵貂披蒙茸。非欤沉渊鼎，或者射日弓。”中沉渊鼎、射日弓不见《广记》。陆友《砚北杂志》卷下云：“都下有姓仉者，杜伯原以为仉乃瓜氏之讹耳。余谓伯原曰：此梁四公子仉䏁之后也。仉音掌。䏁音睹，五院人。”称仉䏁五院人，前引《文昌杂录》亦云，唯作五阮。吴、陆皆亲见此记，知书元时尚存。（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一四七至一四八页）

云仙杂记

[唐]冯　贽撰　任士英整理

《云仙杂记》十卷。唐冯贽撰。杂记古人逸事，传记集异之说。自称书乃取经史子集二十万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余帙而成。所引书目，既有《战国策》、《淮南子》、《抱朴子》、《孔子家语》、《穆天子传》等，亦有《朝野佥载》、《酉阳杂俎》、《金銮密记》、《妆楼记》及《南部新书》、《北梦琐言》、《开元天宝遗事》等唐五代及北宋时著作，更有引《通鉴》之书者，旧署作者冯贽为唐人，盖假托也。自称书成于天复元年（九〇一），不足信。《四库提要》称为"伪书"可信。但讲"所引书目皆历代史志所未载"，并不符实。编次不分门类，曰"杂记"，亦纪其实也。《四库全书》子部据叶盛菉竹堂刊著录本最为通行，今据以标点整理。原序删。

卷　一

幽人笔

司空图隐于中条山，芟松枝为笔管，人问之，曰："幽人笔正当如是。"（《汗漫录》）

飞云履

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作飞云履，玄绫为质，四面以素绢作云朵，染以四选香，振履则如烟雾。乐天著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云，计不久上升朱府矣。"（《樵人直说》）

孙登琴

孙登琴遇雨必有响，如刃物声，竟因阴雨破作数截，有黑蛟踊去。（《金徽变化篇》）

棋声与律吕相应

元顺本棋枰声与律吕相应。盖用响玉为盘，非有异术也。（《棋天洞览》）

红白二墨

楚王灵夔使人造红白二墨为戏，及书写衣服，黑衣用白书，白衣用红书，自成一家。（《大唐龙髓记》）

龙耳李

崔奉国家一种李，肉厚而无核。识者曰："天罚乖龙，必割其耳，耳血堕地，故生此李。"（《琴庄美事》）

硫黄碗

元载饮食，冷物用硫黄碗，热物用泛水磁器。器有三千事。（《枢要录》）

梦裁锦

萧颖士少梦有人授纸百番，开之皆是绣花。又梦裁锦，因此文思大进。（《文笔襟喉》）

无尘子

方镕隐天门山，以棕榈叶拂书，号曰"无尘子"。月以酒脯祭之。（《高士春秋》）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宫中花开，则以重顶帐蒙蔽栏槛，置惜春御史掌之，号曰"括香"。（《玉尘集》）

黑松使者

玄宗御案墨，曰"龙香剂"。一日，见墨上有小道士如蝇而行。上叱之，即呼万岁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龙宾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赐掌文官。（《陶家瓶余事》）

柳神九烈君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闻有弹指声，固言问之，应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

第无疑。果得蓝袍，当以枣糕祠我。”固言许之。未几，状元及第。(《三峰集》)

六鼻镜生云烟

黄巢陷京城南，唐王氏有镜，六鼻常生云烟，照之，则左右前三方事皆见。王氏向京城照之，巢寇兵甲如在目前。上平都邑，以映日纱囊取入禁中。(《纂异记》)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吾秽，令汝文而不贵。”(《文览》)

玄山印记

陈茂为尚书郎，每书信印记曰：“玄山典记”，又曰“玄山印”。捣朱矾，浇麝酒，闲则匣以镇犀，养以透云香，印书远数十里，香不断。印刻，胭脂木为之。(《玄山记》)

水玉数珠

房次律弟子金图，十二岁时，次律徵问葛洪仙箓中事，以水玉（一云玄珠）数珠，手节之，凡两遍，近二百事，琅琅诵之不止，次律赏以转枝梨。(《童子通神集》)

为梨花洗妆

洛阳梨花时，人多携酒其下，曰为梨花洗妆。或至买树。(《唐余录》)

笼桶衫柿油巾

杜甫在蜀，日以七金，买黄儿米半篮，细子鱼一串，笼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养之粗者。(《浣花旅地志》)

石斧铭

玄针子得石斧铭，曰：天雷斧，速文步，敲石柱。子如其言。诗如蒸云，千步千首。(《清异志》)

棠木印

张宝凡衣服采帛皆以所任官印印之，白黄物以墨，红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贤於掌库远矣。”文字亦然。人收宝文以有棠木印者为真。(《张宝就印录》)

凤窠群女

姑臧太守张宪使倡妓戴拂壶中锦仙裳，密粉淡妆，使侍阁下。奏书者，号传芳妓；酌酒者，号龙津女；传食者，号仙盘使；代书札者，号墨娥；按香者，号麝姬；掌诗藁者，号双清子。诸倡曰凤窠群女，又曰团云队曳云仙，亦佳话云。(《姑臧前后记》)

地仙圆

虢州别驾窦淝，以当归为地仙圆，曰“使血海增光。”以枣木为杵臼，号“金刚骨”。(《三堂往事》)

凉　物

房寿六月召客，坐椰竹簟，凭狐文几，编香藤为俎，刳椰子为杯，捣莲花制碧芳酒，调羊酪造含风鲊，皆凉物也。寿劝吴田以镰铲瓮，田惧其深曰：“但见龙门溪水濯。”麹蘖肠耳！(《叩头录》)

梅妆阁

郭元振落梅妆阁，有婢数十人。客至，则拖鸳鸯襕裙衫，一曲终，则赏以糖鸡卵，明其声也。宴罢，散九和握香。(《叙闻录》)

洛阳岁节

洛阳人家，正旦，造丝鸡、蜡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儿，食玉梁糕，寒食，装万花舆，煮杨花粥；端午，术羹、艾酒，以花丝楼阁插鬓，赠遗辟瘟扇；乞巧，使蜘蛛结万字造明星酒，装同心脍；重九，迎凉，脯羊肝饼，佩瘿木符；冬至，煎饧，彩珠，戴一阳巾；除夜，铜刀刻门，埋小儿砚，点水盆灯；腊日，造脂花馁。(《金门岁节》)

梅檀寺春秋二会

梅檀寺悟本书春秋二会，敛牛乳为龙，华饭供献，结彩钱为幡盖，设客以吴兴，脔团糟授戒者，施以般若钱。求男者，解密珠珰。(《僧国逸录》)

搔首问青天

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搔首集》)

清高门户

乐天语人曰：“吾已脱去利名枷锁，开清高门户，但莲龛子母丹，不知何时可成?”(《自庆传》)

午桥庄

裴令临终，告门人曰：“吾死无所系，但午桥庄松云岭未成，软碧池绣尾鱼未长，《汉书》未终篇，为可恨尔!”(《晋公遗语》)

养砚墨笔纸

养笔，以硫黄酒舒其毫；养纸，以芙蓉粉借其

色；养砚，以文绫盖，贵乎隔尘；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远湿。逢溪子遵之。(《文房宝饰》)

迷香洞

史凤，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异者，有迷香洞、神鸡枕、锁莲灯；次则交红被、传香枕、八分羹；下列不相见，以闭门羹待之。使人致语曰："请公梦中来。"冯垂客于凤，罄囊，有铜钱三十万，尽纳，得至迷香洞。题九迷诗于照春屏而归。(《常新录》)

袖里春

玄宗为太子时，爱妾号鸾儿，多从中贵董逍遥微行。以轻罗造梨花散蕊，裛以月麟香，号袖里春。所至暗遗之。(《史讳录》)

金凤凰

周光禄诸妓，掠鬓用郁金油，傅面用龙消粉，染衣以沈香水。月终，人赏金凤凰一只。(《传芳略记》)

三贤松

朝真观九星院，有三贤松三株，如古君子。梁阁老妓英奴，以丽水囊贮香游之，不数日，松皆半枯。(《事略》)

芋魁遭遇

李华烧三城绝品炭，以龙脑裹芋魁煨之。击炉曰："芋魁遭遇矣。"(《三贤典语》)

山神以丰年相报

琴叟耕凤岭之田，以虎纹巾裹犁。推之曰："劳吾躬耕，山神必以丰年相报。"已而果然。(《凤翔退耕传》)

绾龙台

李神遇以枫溪铁造绾龙台，为宴灯，花灯八层，间以三缝锦褾，点紫菱，油燃凤缕。(疑尚缺文。出《据摭精华》)

吴兴米

吴兴米，炊之甑香；白马豆，食之齿醉。虢国夫人厨吏邓连，以此米捣为透花糍，以豆洗皮作灵沙臛，以供翠鸳堂。(《品物类聚记》)

扫露明轩

王施避巢冠入天台山，主人贺理以牛粥练扃。施谢曰："公乃命司延我光景，当为扫露明轩，永为明公下吏。"(《芳贤传》)

吞云梦泽

张曲江语人曰："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泽，笔头涌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徵文玉井》)

卷　二

田　水

声遇吾师丈人

渊明尝闻田水声，倚杖久听。叹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渊明别传》)

龙须友

郄诜射策第一，再拜其笔曰："龙须友，使我至此。"后有贵人遗金龟并拔蕊石簪，咸与弟子，曰："可市笔三百管。"退而藏之，贮以文锦，一千年后，犹当令子孙以名香礼之。(《龙须志》)

隐士衫

成芳隐麦林山，剥苎织布，为短襴宽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称隐士衫。(《梁福庐陵记》)

俗耳针砭诗肠鼓吹

戴颙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曰："往听黄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汝知之乎？"(《高隐外书》)

半月履

赵廷芝，安成人。尝作半月履，乃裁千纹布为之。更托以精银，缜以绛蜡。唐辅明过之，因夺取以贮酒，已乃自饮。廷芝问之，辅明笑曰："公器皿太微，此履有沧海之积耳。"(《妙丰居士安成记》)

菱角巾

王邻，隐西山，顶菱角巾。又尝就人买菱，脱顶巾贮之。尝未遇而叹曰："此巾名实相副矣。"(董慎《续豫章记》)

大鲤五色

孙愿夜行横塘，见池中大鱼，映月吸水，移时不去。池外数步，有一小坎，正涵北斗，有虾蟆数十，共来饮啜。愿异之。明日，汰池中，惟有一大鲤，身已五色，复来坎所访求，虾蟆得三足者数。(冯玉云《金溪记》)

烟姿玉骨

袁丰居宅后有六株梅，开时为邻屋烟气所烁，屋乃贫人所寄，丰即涂泥塞灶张幕蔽风。久之，拆去其屋，叹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无倾城笑耳！即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与比驱争先。然脂粉之徒，正当在后。"(张洞林《桂林志》)

日 精

陆展郎中见杨梅，叹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若无蜂儿采香，谁胜难和之味？"即以竹丝篮贮千枚，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常奉真《湘潭记》）

火筯如两仪

朱符谓火筯如两仪，成变化不可缺一。本明大师在坐曰："当以玉为之，贵能不热。"（李明之《衡山记》）

羔羊挥泪

程皓以铁床熁肉，肥膏见火则油焰淋漓，皓戏言曰：羔羊挥泪矣。"又云："我以三十万钱偿铁匠，而得此奉养，岂不太过！"（方德远《金陵记》）

屋龙更衣

饶子卿隐庐山康王谷，无瓦屋，代以茅茨。每年一易茅，谓之屋龙更衣。或时雨湿致漏，则以油幄承梁，坐于其下。初不愁叹。（十三贤共注《庐山记》）

掌有卧蛇文

傅咸掌有卧蛇文，指甲上隐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过人。（逍遥公《南康记》）

栗木为关

凡门以栗木为关者，夜可以远盗。（《从容录》）

九华半臂

关文衍为散骑常侍，画九华山图于匀绫半臂，号九华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云泉之内。"（时逢《青阳记》）

迁官面长额有光气

郭汾阳每迁官，则面长二寸，额有光气，事已乃复。（《陇王书》）

壶中景

石崇砌上，就苔藓刻成百花，饰以金玉，曰："壶中之景，不过如是。"（《耕桑偶记》）

辨琴秦楚声

李龟年至岐王宅，闻琴声曰："此秦声。"良久，又曰："此楚声。"主人入问之，则前弹者，陇西沈妍也。后弹者，扬州薛满。二妓大服。乃赠之破红绡、蟾酥麨。龟年自负，强取妍秦音琵琶，捍拨而去。（《辨音集》）

临光宴

正月十五夜，玄宗于常春殿张临光宴。白鹭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闽江锦。荔支千万颗，令宫人争拾，多者赏以红圈帔、绿景衫。（《影灯记》）

水松牌

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白为题讫，僧献玄沙钵、绿英梅、檀香笔、格兰缣袴、紫琼霜。（《海墨微言》）

泛春渠

汝阳王琎，取云梦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银龟鱼，浮沉其中，为酌酒具。自称酿王兼麹部尚书。（《醉仙图记》）

百花狮子

曲江贵家游赏，则剪百花装成狮子相送。遗狮子有小连环，欲送则以蜀锦流苏，牵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与醉人看。"（《曲江春宴录》）

桃花纸

杨炎在中书后阁，糊窗用桃花纸，涂以冰油，取其明甚。（《凤池编》）

酒器九品

李适之有酒器九品：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盏、瓠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蓬莱盏上有山，象三岛，注酒以山没为限。舞仙盏有关，捩酒满则仙人出舞，瑞香球子落盏外。（《逢原记》）

暖香满室如春

宝云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不燃薪火，暖香一炷，满室如春。人归，更取余烬。（《云林异景志》）

啼猿生蕨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啼一声，遽生万茎。（《穷幽记》）

买春钱

进士不第者，亲知供酒肉费，号买春钱。（《承平旧纂》）

苦 吟

孟浩然眉毫（一作毛）尽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至，走入醋瓮，皆苦吟者也。（《诗源指诀》）

蜕龙牙

取蜕龙牙一枚，手握之，临局自然机变横出。（《手参棋诀》）

碎金面棋盘

苏尚书八十犹参禅，大沩访之，以手拍碎金面棋盘，尚书寻有悟解。(《旧相禅学录》)

琴价与武库争先

嵇康抱琴访山涛，涛醉欲剖琴。康曰："吾卖东阳旧业以得琴。乞尚书令河轮珮玉，截为徽货，所衣玉帘中单买缩丝为囊，论其价，与武库争先。汝欲剖之，吾从死矣。"(《金徽变化篇》)

围棋夺造化

王勃围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诗。勃犹诧之，向人曰："吾材夺造化，虽一时之间，百用亦可。"(《棋天洞览》)

墨纹如履皮

墨纹如履皮，磨之有油晕者。一两可染三万笔。(成老伯《墨经》)

换茶醒酒

乐天方入关，刘禹锡正病酒。禹锡乃馈菊苗齑芦菔鲊，换取乐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蛮瓯志》)

肠胃文章映日

元稹为翰林承旨，朝退，行钟廊。时，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气勃勃然。百僚望之曰："岂肠胃文章，映日可见乎！"(《常朝录》)

天峰煤与绫文刺孰胜

卢杞与冯盛相遇于道，各携一囊。杞发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针鱼脑，入金溪子手中，录《离骚》古本，比公日提绫文刺三百，为名利奴，顾当孰胜?"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大唐龙髓记》)

粥饲鸠

蔺先生，坐琴庄，食兰香粥。有鸠至阶上，先生以匙掷饲之，渐进至肩，遂尽此粥。后日，鸠以千百至，先生皆饲之。(《琴庄美事》)

花簪压损帽檐

梁绪梨花时，折花簪之，压损帽檐，至头不能举。(《祥云志》)

翡翠指环

何充妓于后阁，以翡翠指环换刺绣笔。充知，叹曰："此物洞仙与吾，欲保长年之好。"乃令苍头急以蜻蜓幔赎之。(《妆楼记》)

赤将军

哥舒翰有马，曰赤将军。翰爱之甚，常以朝章如其背。曰"过吾北林儿远矣。此骏材也。"(《马癖记》)

地　脂

高展为并门判官。一日见砌间沫出，以手撮之，试涂一老吏面上，皱皮顿改，如少年色。展以谓必神药，问承天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发瓴，已无所睹。(《方镇编年》)

胡麻啖犬

以胡麻麸啖犬，则光黑而骏，使猎必大获狐兔。又可得三十岁。(《好事集》)

得意田

云阳段氏，值丰年则尽取金钱埋之，九里皆满，曰："有得意田，遂可弃无用金。"(《丰年录》)

卷　三

过门钱

龙山康甫，慷慨不羁，每日置酒于门，邀留宾客。不住者，赠过门钱，日费酒者鹤嘴瓶二十。(《放怀集》)

虞永兴书

有人收得虞永兴与圆机书一纸，剪开字字卖之。磬卿一字得麻一斗，鹤口一字得铜砚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头，随人好之浅深。(《字锦》)

一醉六日

张麟一醉六日，啮柱几半。(《醉录》)

起宅刷以醇酒

莲花巷王珊起宅，毕其门，刷以醇酒，更散香末，盖礼神之至。(《宣武盛事》)

题梁字

范溥题听事梁，每字以木莲花承之，岁旦一开。次日，复上之。(《河中记》)

郇公厨

韦陟厨中，饮食之香错杂。人入其中，多饱饫而归。语曰："人欲不饭筋骨舒，夤缘须入郇公厨。"(《长安后记》)

厕上以术汤盥手

陈宛盛其居止，厕上以术汤盥手，槐板覆蔽粪

穴，为都城第一。(《洛阳要记》)

书北山移文

乐天女金銮，十岁忽书北山移文，示家人。乐天方买终南紫石，欲刊文士传，遂辍以勒之。(《丰宁传》)

争春馆

扬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数十畷。每至烂开，张大宴。一株令一倡倚其傍，立馆曰："争春"。开元中，宴罢夜阑，人或云"花有叹声"。(《扬州事迹》)

薛家士风

成都薛氏家，士风甚美。厨司以半瓠为杓，子孙就食，虾羹肉脔一取之，饭再取之。(《蜀普录》)

食蒲桃

杨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涩，当在太原尹相授。"(《河东备录》)

梅聘海棠橙子臣樱桃

黎举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橙子臣樱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时不同耳！然牡丹、酴醾、杨梅、枇杷，幸为执友。(《金城记》)

桧生药圆

幽燕思仙驿后有五树桧，忽生药圆，试摘服之，往往疗疾有验。(《幽燕记异》)

过厅羊

熊翻每会客，至酒半、阶前旋杀羊，令众客自割，随所好者，彩绵系之，记号毕，烝之，各自认取，以刚竹刀切食。一时盛行，号"过厅羊"。(《青州集记》)

软漆缠桑枝为篱障

杜胜宅以软漆缠桑枝，编为篱障。雨一过，黑光照四面，时通甫爱之，欲以铜官第取，不应。(《邺郡中录》)

嚼鸡舌香

饮酒者，嚼鸡舌香则量广。浸半天，回则不醉。(《酒中玄》)

能　诗

能诗之士，雨泡灭则得意，香烟断而成吟。(《白氏金锁》)

朱书禹字渡江河

渡江河者，朱书"禹"字佩之，免风涛，保安吉。(《禹功记》)

尽数天星遍知棋势

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止戈集》)

雌雄树

九仙殿银井有梨二株，枝叶交结，宫中呼为雌雄树。(《金銮密记》)

作诗如绣花

作诗如绣花女令笼络枝叶而已。无过不及乃善。(《锺嵘句眼》)

化玉膏

卫玠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润，终不枯槁。(《金台录》)

贮兰蕙

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汗漫录》)

百齿梳

孙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齿梳，用之，养生要法也。(《樵人直说》)

科斗箸　鱼尾匙

向范待客，有漆花盘、科斗箸、鱼尾匙。(《枢要录》)

唾地成文

有人谒李贺，见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文笔襟喉》)

菖蒲当拜此君

王徽之以菖蒲映竹，曰："菖蒲止以九节为贵，而此君面目耸然，正当再拜此君。而此君亦安得而不受之耶！"(《高士春秋》)

界尺笔槽

有借界尺笔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韩直木如常，孤竹君无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节矣！"主人为之大笑。(《玉尘集》)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痒。久之叹曰："妨吾声律，半工夫矣。"(《陶家瓶余事》)

萱草浣衣

郑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辄云："郎君尘土太多，令人手皮俱脱。"(《三峰集》)

虎毛红管笔

有傲马生甚贫，遇人与虎毛红管笔一枚，曰："所须但呵笔即得之。然夫妻之外，令一人知，则殆矣！"时方盛行凝烟帐、风篁扇，皆呵而得之。一日晚，思兔头羹，连呵遽得数盘。夫妻不能尽，以与邻家。自是笔虽存，呵之无应矣。(《纂异记》)

一诗辄洗其笔

白傅每一诗，辄洗其笔。(《文览》)

句中喜得鱼竹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间，喜色可掬。又见网师得鱼，尤甚喜跃。友人问之，答云："吾适得句，中有鱼竹二物，不知竹有几节、鱼有几鳞？疑致疏谬，今见二物，吾心乃释然矣。"(《玄山记》)

洪儿纸

姜澄十岁时，父若无纸，澄乃烧糠协竹为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儿，乡人号"洪儿纸"。(《童子通神录》)

束修羊

倪若水藏书甚多，列架不足，叠牕安置，不见天日。子弟直日，看书借书者，先投束修羊。(《唐余录》)

惠一丝两丝

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浣花旅地志》)

蕨成金钗

王鲸逢卖蕨姥，黄衣破结，有饥色。悯之，乃以千钱买蕨，姥谢而去。及归，蒸于乌头甑，尽成金钗。盖姥非常人也。(《清异志》)

鸡鸭卵壳

张宝尝使子弟巡市，乞鸡鸭卵壳，鸡卵以煮药，鸭卵以金丝缕海棠花，名鲛胎盏。醉后畏酒，时多用之。(《就印录》)

八梭绫

�中老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匹直米六筐。(《摭拾精华》)

染花奁

郭代公爱姬薛氏，贮食物以散风奁，收妆具以染花奁。(《品物类聚记》)

文享媚香无忝

张说携丽正文章谒友生，时正行宫中媚香，号"化楼台"。友生焚以待说，说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无忝。"(《征文玉井》)

少延清欢

陶渊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杂投之。曰："少延清欢数日。"(《渊明别传》)

笔文章货

罗隐喜笔，工苌凤，语之曰："笔，文章货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价。"即赠雁头笺百幅。士夫闻之，怀金同价，或以采罗大组换之。(《龙须志》)

降龙道者

戴颙见降龙道者，曰："生死外人，愿陈三拜，献护经帘、青铜磬。"(《芳贤传》)

何征君隐吴郡

何征君隐吴郡，多游临华寺九金堂、饮鹿塘、灵宝院、函星洞。(《高隐外书》)

西昌逸士

郎咏隐西昌，采樵为业，或担至都中，人买之，则曰："我西昌逸士，酒中人也。今献公所阙，公当惠我所好。"(《庐陵记》)

享鹿肉

黄升日享鹿肉三斤。自晨煮至日影下门西，则喜曰："火候足矣。"如是四十年。(《安成记》)

猎蝇记室

卢记室多作脯腊，夏则委人，于十步内，扇上涂饧以扑蝇，脯以青纱障，隔尘土。时人呼为"猎蝇记室"。(《金溪记》)

种蔬助鼎俎

宋宇种蔬三十品，时雨之后，按行园圃，曰："天茁此徒助子鼎俎，家复何患！"(《豫章记》)

蓄　鸭

富扬庭蓄鸭万只。每饲以米五石，遗毛覆渚。(《桂林记》)

卷　四

石鳖衔赋题

高郢夜课于丰亭，忽见一鳖在案上，视之石也。郢异其事，取千题散置楮中，祷祝，令石鳖衔之，以卜来事。既而，石鳖举头，乃是《沙洲独鸟赋》题出，果然。其年首选。(《湘潭记》)

自负书剑

凌倚隐衡山，往来自负书剑，削竹为担，裹以乌毡。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衡山记》)

松精成使者

茅山有野人，见一使者，异服牵一白羊，野人问居何地，曰："偃盖山"。随至古松下而没，松形果如偃盖。意使者乃松树精，羊乃茯苓耳。(《金陵记》)

龙窠石

中山僧表坚，面多瘢痕，偶溪中得石，如鸡子。夜觉凉冷，信手磨面，瘢痕尽灭。后读《博异志》曰："龙窠石磨疮瘢大效。"(《庐山记》)

召客念无鱼

蕴蠙郎中，召客无鱼。念曲江多有而禁钓，乃令掌吏用油幕偷数头，适济其事。(《承平旧纂》)

金鸡抱卵时

封少卿问禅于龙华厚参师，曰："金鸡抱卵时如何？"少卿归而默坐三年，不能领解。至于发狂而死。(《禅学录》)

胡松节支琴

白傅用胡松节支琴。(《金徽变化篇》)

窃咽棋子

李杓直与人棋而败，乃窃数子咽之。寻问，乃鼓局大怒。(《棋天洞览》)

墨染纸不昏

墨染纸，三年字不昏，暗者为上。(《成老相墨经》)

茶燋缚奴投火

陆鸿渐采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燋烁。鸿渐怒以铁绳缚奴投火中。(《蛮瓯志》)

袖饼班中

于琮班中，有时袖饼而食。或以遗同列。(《常朝记》)

石莲匣

许芝有妙墨八厨，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焉。(《大唐龙髓记》)

鹅 黍

蔺先生上隐亭望九里山，七日不能下，但食鹅黍二十段。(《琴庄美事》)

粉指印青编

徐州张尚书，妓女多涉猎。人有借其书者，往往粉指痕并印于青编。(《妆楼记》)

一里更二马

校书郎李蟠，蓄马甚多。出游，则一里更二马。借给供应，可逮十家。(《马癖记》)

旋风笔

魏博田承嗣，签治文案如流水。吏人私相谓曰："世罕有此旋风笔。"(《方镇编年》)

赠相得以鸠

毛傅好食鸠，人与己相得者、必以鸠赠之。一见李翱，赠十二篮。(《好事集》)

物价至微

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落买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一首兼与之。(《丰年编》)

夜飞蝉

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放怀集》)

羲之鬼

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有羲之鬼。(《字锦》)

竹枝曲

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醉录》)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恶白发。一日对客，左右进铜镊，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几乎！"(《南康记》)

小儿司命

郭汾阳语子弟曰："西阳庶宝方，小儿之司命，不可不读。"(《从容录》)

青蝇拜贺

术士相牛僧孺，若青蝇拜贺，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讫，归坐家庭，有青蝇作八行立，约数万，折躬再三，良久乃去。(《青阳记》)

葬得石牌

乌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领冈前，红箫陇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亚。重胤依而用之。(《垅

上书》）

贪而图婚

白厚贪而图婚，娶刘纯材女。厚送乌玛十事，麸纸为书。纯材大笑，答以象田珠十升、紫弱千余头。及使家僮撒烛、花盈路，厚闭门大惭。宾客走去。（《耕桑偶记》）

以海驳皮为鼓

凡鼓以海驳（疑是鲛字）皮为之，泥以象骨，则雄而清。用杂皮，则浊而易散云。（《辨音集》）

上元影灯

洛阳人家，上元以影灯多者为上。其相胜之辞，曰："千影万影。"又各家造芋郎君，食之宜男女。仍云送鸡肉酒，用六木瓶贮之，于亲知门前留地而去。（《影灯记》）

软枣糕

宣慈寺每求化人，先留食软枣糕。柳尚书来，方食糕，袖疏欲出，尚书急解连带、绯袍、镤子、鱼袋，施之。（《海墨微言》）

窃 花

霍定与友生游曲江，以千金募人窃贵侯亭榭中兰花，插帽兼自持，住绮罗丛中卖之。士女争买，抛掷金钱。又各以锥刺藕孔，中者，罚巨觥；不中者，得美馔。（《曲江春宴录》）

酒 窟

蘸晋作曲室为饮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砖，铺一瓯酒，计砖约五万枚。晋日率友朋次第饮之，取尽而已。（《醉仙图记》）

诗成裁窗纸

段九章诗成无纸，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九章，字惠文。（《逢原记》）

白羊妆点芳草

午桥庄小儿坡，茂草盈里。晋公每使数群白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赖此妆点也。"（《穷幽记》）

浮萍为鸭作茵褥

浮光多美鸭。太原少尹樊千里买百支置后池，载数车浮萍入池，使为鸭作茵褥。（《云林异景志》）

自为小君裁剪

李绅为相，时俗尚轻绡，染蘸碧为妇人衣。绅自为小君裁剪。（《凤池编》）

贵家棋子

开成中，贵家以紫檀心、瑞龙脑为棋子。（《棋谈》）

弄葫芦成诗

王筠好弄葫芦，每吟咏，则注水于葫芦，倾已复注，若掷于地，则诗成矣。（《诗源指诀》）

好读《离骚》

钱芸士好读《离骚》，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斋。（《姑臧记》）

挼花浸酒

杨恂遇花时，就花下取蕊，粘缀于妇人衣上，微用蜜蜡兼挼花浸酒，以快一时之意。（《三堂往事》）

挑野蔬

郭元申家贫无食，春月，携儿挑野蔬。一日有余，三日不出。（《叩头录》）

簇 酒

辛洞好酒而无资，常携榼登人门。每家取一盏投之，号为"簇酒"。（《叙闻录》）

祭诗以酒脯

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金门岁节》）

碬磨斋

都下寺院，每岁用除日碬磨。是日，作碬磨斋。（《僧园逸记》）

敛 衣

伊处士从众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敛衣"。（《搔首集》）

凌虚宴

齐文宣帝凌虚宴，取香菌以供，品味广。唐则出于石首铜官等处，铜钉菌分丝菌。（《自庆传》）

桃花醋

唐世风俗，贵重葫芦酱、桃花醋、照水油。（《晋公遗语》）

虮肝龙首

毛重教授于导江。春日主人宴之，赋散语曰："虮肝之奉何堪，龙首之攀可望！"主人曰："吾劝以陆源鲭，赏以柳绵肝。"（《文房宝饰》）

卷　五

笔描窗竹影

宗测乐闲静好松竹，尝见日筛竹影上窗，以笔备描之。(《常新录》)

糖蜜莫逆交

陈昉得蜀糖，辄以蜜浇之，曰："与蜜本莫逆交。"(《传芳略记》)

风月常新印宫人臂

明皇开元初，宫人被进御者，日印选以绸缪，记印于臂上，文曰"风月常新"。印毕，渍以桂红膏，则水洗，色不退。(《史讳录》)

念金轮咒

敲两耳珰，服桂心丸，念金轮咒，则所思之人不以存没，是夜必梦见之。(《事略》)

水晶环渡舟

萧整尝登陆浑沙洲，忽水涨不得下，急呼村童，折尘尾、水晶环与之，渡舟而过。(《三贤典语》)

鸣牙饼

许康年谒刘逊，赠逊鸣牙饼千枚，曰："虽微物也，助厨中两日之费。"(《退耕传》)

棠棣之好

李初直遇与人相知，则曰："棠棣之好，何以过此?"喜庆倍常。(《叙闻录》)

金兰簿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编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宣武盛事》)

鸭卵成花

向声能于铛中，以手拨鸭卵成花。(《河中记》)

烛　围

韦陟家宴，使每婢执一烛，四面行立，人呼为烛围。(《长安后记》)

宴客典斟

陈无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后使满，以尽诚敬之道。(《洛都要记》)

金牌盈座

河间王夜饮，妓女讴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丰盈传》)

聚香团

扬州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谢廷皓谒之，坐久饥甚，端入内，袖聚香团啖之。(《扬州事迹》)

待阙鸳鸯社

朱子春未婚，先开房室，帷帐甚丽，以待其事。旁人谓之"待阙鸳鸯社。"(《妆楼记》)

笑春红

阆州参军黄涉婢曰笑春红，死，涉念之。泪洒屏帘，至皆捐坏。(《蜀普录》)

二　花

阮文姬插鬓用杏花，陶溥公呼曰"二花"。(《河东备录》)

三鹿郡公

袁利见为性顽犷，方棠谓袁生已封"三鹿郡公"。盖讥其太粗疏也。(《幽燕记》)

崑岑玉盏

宇文卓方执崑岑玉盏，听左丞檀超高谈，不觉坠地。(《青州杂记》)

坐间牡丹花

宋旻语常带华藻，李孺安曰："时方三月，坐间生无数牡丹花矣。"(《邺郡名录》)

杜鹃唤归

石谊未娶，闻杜鹃唤归，叹曰："此物催人使归，使我何所归耶?"(《金台录》)

遇河神

顾希微，开成二年遇河神屈莫多曰："更二千年，大江所在堤岸，当崩沙九里。"(《禹功记》)

口吻生花

张祜苦吟，妻孥唤之不应。以责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岂恤汝辈!"(《白氏金锁》)

赠诗胜烂黄鱼

皇甫湜谒韩愈，愈赠以诗。湜退有言，怒愈不为置酒。愈曰："岂不胜以烂黄鱼待汝耶!"(《续钟嵘句眼》)

折箸不休

山涛酒后哺啜，折箸不休。(《酒中玄》)

防风粥

白居易在翰林，赐防风粥一瓯。剔取防风得五合余，食之口香七日。(《金銮密记》)

食蛸蛑

鹿宜孙食蛸蛑，炙于寿阳瓮中，顿进数器。(《止戈集》)

群公对雪

群公对雪，尚隆之曰："面堆金井，谁调汤饼?"吴永素曰："玉满天山，难刻佩环!"坐间服其韵精。(《姑臧记》)

屋瓦皆镂

余宗伯屋瓦皆镂窍穴千百，雨则散如真珠。用陈留瓦则坚而易镂。(《三堂往事》)

三年不见羊角

皮蕃去北，而复来鄱阳，食竹笋，曰："三年不见羊角，哀矣。"(《叩头录》)

采星盆

嵇昌蓄采星盆，夏月渍果，则倍冷。(《叙闻录》)

作剪刀

姑园铁作剪刀，以苜蓿根粉养之，裁衣则尽成。墨界不用人手而自行。(《掻首集》)

左捻巾拭面

阳华用左捻巾拭面，倍有光彩。(《自庆传》)

碑　石

李辅国葬父，碑石用豆屑一千团，磨莹如紫玉。碑字四面，镌葵花三百朵。(《晋公遗语》)

清　纸

以竹梢甘露和天南星渍纸，一宿裁之，刀去如飞。(《文房宝饰》)

除夜叹老

裴度除夜叹老，迨晓不寐。炉中商陆火，凡数添也。(《金门岁节》)

印普贤象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僧园逸录》)

三辰酒

玄宗置鞠清潭，砌以银砖，泥以石粉，贮三辰酒一万车，以赐当制学士等。(《史讳录》)

桑木根可作沉香想

裴休得桑木根曰："若作沉香想之，更无异相。虽对沉水香，反作桑根想，终不闻香气。诸相从心起也。"(《常新录》)

早盖能与日轮争功

韩愈刺潮州，尝暑中出，张早盖。归而喜曰："此物能与日轮争功，岂细事耶!"(《传芳略记》)

雷门四老石

王维辋川林下坐，用雷门四老石，灯灭则石中钻火。(《事略》)

握麦芒刁字

牛僧孺进士时，常握麦芒刁字。有缪误，随手删割点定。(《三贤典略》)

麒麟草

元和时，馆阁汤饮待学士者，煎麒麟草。(《凤翔退耕传》)

鱼藻洞

鱼朝恩有洞房，四壁夹安琉璃板，中贮江水及萍藻，诸色虾，号鱼藻洞。(《南康记》)

鼻出黄胶

贺知章忽鼻出黄胶数盆，医者谓饮酒之过。(《从容录》)

数米而食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数米而食，羹不过一箸。(《青阳记》)

庐墓日影为之不移

邓寅庐墓坟土未乾，日影为之不移。(《垅上记》)

饲牛以天麻饭

青齐间遇春耕，则饲牛以天麻饭，仍用锦缕系于角上。(《耕桑偶记》)

高丽丝结

张均妓多丽，弹琵琶曲，顶上有高丽丝结。赵诗争夺，致伤二指。(《辨音集》)

元夜食牛肺犯天枢使

梁郸上元后，忽发变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枢巡使。夜行祷谢，可免。"(《影灯记》)

菖蒲成狮子鸾凤状

僧普寂大好菖蒲，房中以菖蒲种成狮子、鸾凤、仙人之状。(《海墨微言》)

鸭肝猪肚

王缙饮酒，非鸭肝猪肚，箸辄不举。(《醉仙图记》)

吞花卧酒

虞松方春，以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曲江春宴录》)

庭椿不染风

卢携梦人赠句曰："若问登庸日，庭椿不染风。"初，不解其言。后数年，携拜相，庭下古椿一株，虽狂风骤雨，不湿不摇。(《凤池编》)

屋窍如七星

郑广文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窍如七星。(《逢原记》)

日用斗面为糊以供缄封

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宣武盛事》)

面如枣核而中空

杨埏游王铁家，食一物如枣核，而中空，其实面也。埏询其法，铁笑而不言。(《河中记》)

卷　六

读书数真珠以记

于授幼时，家以绿真珠胜为帘押，授读书数真珠以记。日辄一遍。(《长安后记》)

竹粉汤

夏侯钺谒卢怀慎，坐终日，得竹粉汤一盏。(《洛都要纪》)

蜀中厚朴

蜀中厚朴，若酒后采之，紫色荡散，用辄无力。(《穷幽记》)

碎锦坊

晋公午桥庄，有文杏百株，其处立碎锦坊。(《曹林异景》)

百年歌

李观作《百年歌》，王湜请其法。观向湜弹指曰："遗子爪甲清尘，庶几文思有加。"(《诗源指诀》)

梦青龙吐棋经

王积薪梦青龙吐《棋经》九部授己，其艺顿精。(《棋诀》)

白眼蜂

蚕退之后多为乾腊，货之。开元中春末，两市多白眼蜂，如山，市人以此卜丝帛之丰歉。(《丰宁传》)

安石榴

李汉碎胡玛瑙，盘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见之，不疑。既食，乃觉。(《扬州事迹》)

嗜鸭腊

彭几嗜鸭腊，未曝前三日，置镇石之下，时所共服。(《蜀普录》)

壬癸席

申王谓猪既供餐，不宜处于秽处。乃以毡毹粟粥待之，取其毛刷净，令巧工织壬癸席，滑而且凉。(《河东备录》)

敛诸妓钗钿以记意

金城多美妓，贺兰剑曰："吾既临人，私情难展。"遇宴饮则敛夺诸妓钗钿，退以记意。(《金城记》)

沈秘景符

禹导河之际，沈秘景符，以镇五千之水患，后人赖焉。(《禹功记》)

沙上玩味成诗

柳宗元吟《春水如蓝》诗，久之不成。乃取九脚床于池边，沙上玩味终日，仅能成篇。(《白氏金锁》)

吟诗落齿

谢灵运半日吟诗百篇，顿落十二齿。(《续钟嵘句眼》)

绿牝鞍

处士富麟翁，从县令芮通源游兰居寺，通源给以绿牝鞍。(《幽燕记异》)

凤眼窗

龙道千卜室于积玉坊，编藤作凤眼窗，支床用薜荔千年桃，炊饭洒沈水香，浸酒取山凤髓。(《青州杂

记》)

巨栗壳为杯

邺中产巨栗，脱其壳，可以为杯。(《邺郡名录》)

眉分九聚

朱泚眉分九聚，相者告以大贵。泚信之。(《金台录》)

洞天瓶

虢国夫人就屋梁上悬鹿肠于半空，筵宴则使人从屋上注酒于肠中，结其端，欲饮则解开，注于杯中。号“洞天圣酒将军”，又曰“洞天瓶”。(《酒中玄》)

赐成象殿茶果

金銮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金銮密记》)

冰雪至夏价等金璧

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璧。白少傅诗名动于闾阎，每需冰雪，论筐取之，不复偿价，日日如是。(《止戈集》)

蛙　台

桂林风俗，日日食蛙。有来中朝为御史者，朝士戏之曰：“汝之居非乌台，乃蛙台也。”御史答曰：“此非蛙，名圭虫而已。然较圭虫之奉养，岂不胜于黑面郎哉！”黑面郎谓猪也。朝士大赧而退。(《承平旧纂》)

弃官求道

丁系自尚书郎参灵度禅师，弃官修道，日食脱粟二升，诸僧钵水一盂。夏月夜禅，虽飞蚊哂食，终不摇动。坐夏既满，面为破烂。(《旧相禅学录》)

携琴就松风涧响之间

段由夫携琴就松风涧响之间，曰：“三者皆自然之声，正合类聚。”羊昙节以金缕羊要之，曲终不去。(《金徽变化篇》)

出游必携围棋短具

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棋天洞览》)

墨难减者万金不换

凡墨日用之一岁，磨减半寸者，万金不换，然至难得。(《成老相墨经》)

收茶三等

觉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余沥以归。(《蛮瓯志》)

笏囊笏架

会昌以来，宰相朝则有笏架。入禁中，逐门传送至殿前。朝罢，则置于架上。百寮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常朝录》)

徐峰善棋

徐峰善棋，段成式欲尽穷其术。峰曰：“子若以墨狻猊与我，当使子过我十倍。”(《大唐龙髓记》)

瞬碧侯

琴庄有溶溶轩，轩前皆池地也。度池得回筇磴上自在峰，蔺先生日往峰上采蕨。蕨生九股，以酿醋异常。守臣取进之，封峰曰：“瞬碧侯。”(《琴庄美事》)

钱龙宴

洛阳人有妓乐者，三月三日结钱为龙为帘，作钱龙宴。四围则撒真珠，厚盈数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数，得双煮为吉。妓乃作双珠宴，以劳主人。又各令作饧缨带，以一丸饧舒之，可长三尺者，赏金菱角；不能者，罚酒。(《妆楼记》)

王武子好马

王武子好马，非马不行。正旦则柳叶金障泥，上元则满月鞯，清明则剪水鞭，重午则笼娇鞍，八月中秋则玉珑璁络头。重阳则蝉儿鞯，春秋社则涂金鞍，冬至则嘶风鞯，除日则药王鞍。每节日则喂马以明纱豆、蔷薇草。(《马癖记》)

鸾手校尉

钱镠镇吴越，尊贤渴士，使名画工二三十人在。沿江号“鸾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画工以貌奏。镠见之，叹曰：“面有银光，奇士也。”时即召见。(《方镇编年》)

剪刀面月儿羹

柳公权以隔风纱作龙城记。及入朝，名品号锦样书以进。上方御剪刀面、月儿羹，即命分赐。(《宇锦》)

玄　禄

老子始生，其母名之曰“玄禄”。(《集真记》)

大雅之文

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盥手，薰玉蕤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好事集》)

二仪饼

开元中，长安物价大减。两市卖二仪饼，一钱数对；胡桃炙，十钱一柈。(《丰年录》)

槐胶弹子

李少微，子女颇多。每朝退，于亭榭散槐胶弹子数百枚，令诸小儿争取之，以为戏笑。终日不倦，戏已，复收于篋。(《放怀集》)

酒　神

酒席之上，九吐而不减其量者，为酒神。(《醉录》)

九芒珠

王武子以九芒珠穿为纫索，编华架用之，每月洗以鲤鱼涎。(《摭拾菁华》)

石绿镜台

张燕公有石绿镜台，得自明川道士。玄宗闻其有异，取以精炭十车烧之，不变乃已。(《类聚记》)

自课庵

仝子栖每为文，则入自课庵，一文必三草。及十年之后，悟其浅近，必尽付于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征文玉井》)

渊明拜火

陶渊明日用铜钵煮粥，为二食具。遇发火，则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渊明别传》)

笔封九锡

薛稷为笔封九锡，拜墨曹都统，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龙须志》)

墨封九锡

稷又为墨封九锡，拜松燕督护、玄香太守兼亳州诸郡平章事。是日，墨吐异气，结成楼台状。邻里来观，食久乃灭。(《纂异记》)

纸封九锡

稷又为纸封九锡，拜楮国公、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界道中郎将。(《事略》)

砚封九锡

稷又为砚封九锡，拜离石乡侯、使持节即墨军事长史兼铁面尚书。(《凤翔退耕传》)

为花树洗疮止痛

郭文在山间，有石榴杨梅等花为樵牧所伤殆甚，卖簪沽酒以浇花树。人问之，曰："为二子洗疮止痛。"(《芳贤传》)

卷　七

元白两不相下

元微之、白乐天，两不相下。一日同咏李花，微之先成，曰："苇绡开万朵。"乐天乃服。绡练也，苇白而绡轻。(《高隐外书》)

仙人柏叶书

郭天民巧思横生，能摺书简，反覆如柏叶状。乡人谓之"仙人柏叶书。"(《安成记》)

家庖百品

张元厚家庖百品，日日不变。有蔡机缸二千，盛贮皆满。(梁福《庐陵记》)

砚中出白影珠

侯道昌因雨，置龟头砚于檐下承溜以涤之。俄而滴破砚，砚中出白影珠十颗。有患目者，煮珠水洗之，皆愈。(冯正云《金谿记》)

陈蕃待客

陈蕃待客，拌饭以鹿脯；芼羹以牛脯。未尝别为异馔。(董慎《续豫章记》)

桂人好食虾蟆

桂人好食虾蟆，仍重乾茵为糁。赴食者至，以余俎包归，遗儿女，虽污衫不耻。(张洞林《桂林志》)

霜露能染红紫

鹅管山霜可染紫，白庶潭露能染红，为天下冠。恨人无知者。(常奉真《湘潭记》)

蒲桃髻

小儿发初生，为小髻十数。其父母为儿女相胜之辞曰："蒲桃髻十穗胜五穗。"(李明之《衡山记》)

方囊盛金钱

富人贾三折，夜以方囊盛金钱于腰间。微行市中，买酒，呼秦声女置宴。(方德远《金陵记》)

千眼仙人赴东林寺

庐山远法师命尽之日，山中峰涧寺落皆见千眼仙人，成队执幡幢香花赴东林寺，法师死乃止。(十三贤共注《庐山记》)

洛如花

吴兴山中有一树，类竹而有实，似荚状。乡人见

之，以问陆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则生。"（张宝《就印录》）

虱念阿房宫赋

扬州苏隐，夜卧，闻被下有数人齐念《阿房宫赋》，声紧而小。急开被，视之无他物。惟得虱十余，其大如豆，杀之即止。（《清异志》）

甲乙膏

蜀人二月好以豉杂黄牛肉为甲乙膏。非尊亲厚知不得而预，其家小儿三年一享。（《浣花旅地志》）

鱼脊出金钗

宝历中，酉阳人见钓鱼师有鱼，脑贯黄文，爱而买归。食至脊上，出金钗一只，长六寸。（《唐余录》）

团沙捏成睡嵇康

房琯少时，曾至洲渚上，团沙捏成睡嵇康，甚有标态，见者多爱之。（《童子通神录》）

乐音泉

强村有水方寸许，人欲取之，唱《浪淘沙》一曲，即得一杯。味大甘冷，村人因名曰"乐音泉"。（《玄山记》）

石斧欲斫断诗手

杜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随使并诗还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闻之，曰："误矣！欲子斫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文览》）

清水郎君

司马伯殊买得鸭卵一枚，非常珍重。夜犹未食，梦曰："此卵乃徐龙幼子，清水郎君也。不杀将富"。殊乃放之。（《三峰集》）

徐凤仪杖

徐凤仪有一杖，直如笔管。其后每年生一节，二十年每年缩一节，三月，则杖之四面青、赤、白、黑，各开一花。不知何木也。（《陶家瓶余事》）

剑生神芝则天下晏清

成都朱善存家，世宝一剑，每生神芝，则天下晏清。如安史、黄巢之乱，剑皆吐黑烟，属天下不差毫厘。（《玉尘集》）

聚芳图百花带

宗测春游山谷，见奇花异草，则系于带上，归而图其形状，名聚芳图百花带。人多效之。（《高士春秋》）

李花如飞仙

伍贯卿居沅陵，家有李花一株。月夜，奴婢遥见花作数团，如飞仙状上天去。花上露水倏然作雨数千点，花则亡矣。（《枢要录》）

起藁窗上

江揔为文次至吟咏，得意则起藁于窗上，不堪示则投置溷中，久而文遂工矣。（《文笔襟喉》）

蜜浸乌梅解宿酲

陈永阳王宿酲未解，则为蜜浸乌梅，每啖不下二十枚，清醒乃已。（《樵人直说》）

榕　粉

小儿疮痂，以榕粉日傅之，则易瘥而无痕。（《汗漫录》）

灰　山

无棣有灰山，山南有石窍，其中二麦无数，取之不竭。（《三贤典略》）

嗜蛤蜊

吐突承璀嗜蛤蜊，炙以铁丝床，数浇鹿角浆，然后食。（《传芳略记》）

诨　衣

穆宗以玄绡、白书、素纱、墨书为衣服，赐承幸宫人，皆淫鄙之词。时号"诨衣"。至广明中，犹有存者。（《史讳录》）

三样钱买二色酒

西门李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于器中，花亦不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银、铜钱来酤，曰："以我三样钱，买君二色酒，欲辞得乎？"（《常新录》）

大笋中有眼睛

裴晋公于蓝田得一大笋，破之有三四眼睛，而香美过甚。乃与曾序分食之。（《晋公遗语》）

雨点螺磨纸

治纸之昏而不染墨者，用雨点螺磨纸，左右三千下，其病去矣。（《文房宝饰》）

沈休文多病

沈休文多病，六月犹绵帽温炉，食姜椒饭，不尔，则委顿。（《自庆集》）

盲郭璞

路岩幼病，有人称善医禳之术，岩用之不效。叹曰："此盲郭璞也。"(《搔首集》)

净眼僧

传法寺净眼僧，能用药煮乌头！施人治百疾，皆验。又以秽迹咒治癫破，铁城倡除鬼祟，发无不捷。(《僧国逸录》)

竹节中神水

重午日，午时有雨，则急斫一竿竹，竹节中必有神水。沥取和獭肝为圆，治心腹块聚等病。(《金门岁节》)

酿换骨醪

宪宗采凤李花，酿换骨醪。晋国公平淮西回，黄帊金瓶赐二斗。(《叙闻录》)

畏薯药

李辅国大畏薯药，或人因以示之，必眼中火出，毛发皆沥血，因致大病。(《叩头录》)

分香莲

三堂使宅有钩仙池，一种莲子，一岁再结实子十只，其花时香兼桃、梅、萸、菊。郡人传分香莲，不论钱。(《三堂往事》)

雪竹搔头

赵纶妻死，遗雪竹搔头于阶下。不数日，化为杨梅花朵如撒，时人异之。(《姑灭前后记》)

遇棋仙

卞子京遇棋仙，束带拜金铸紫堂，仙仍坐于席上，胜克之利，万不失一。(《手参棋诀》)

焚杜甫诗饮以膏蜜

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诗源指诀》)

藏盘筵于水底

白氏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乐天每命宾客，绕船以百十油囊，悬酒炙沉水中，随船而行。一物尽，则左右又进之。藏盘筵于水底也。(《穷幽记》)

七井生凉

霍仙鸣别墅在龙门，一室之中，开七井，皆以雕镂木盘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云林异景志》)

卷　八

八角玉升

宣帝时，西夷但陁国贡八角玉升，夏以水浇之，则无暑；冬以火迫之，无寒。异事甚众。(《逢夏记》)

失去周字知唐必兴

则天初称周，方具告天册文。有吏人见大周字上有两仙童，长二三寸，执刀划削，斯须视之，失去周字。人知唐必复兴。(《风池编》)

曲江春游

曲江春游之家，以脂粉作红饺，竿上成双挑挂，夹杂画带，前引车马。(《曲江春游录》)

《毛诗》卷染油代烛

倪芳饮后必有狂怪，恬然不耻。或以《毛诗》卷染油代烛，醉游彻晓。(《醉仙图记》)

眉睫间常化佛

清凉僧海丰苦行二十余年，人见其眉睫间，常化佛千百，大如黍米，往来游行，已不觉也。(《清凉僧海》)

好李花致富

终南及庐岳出好李花，两市贵侯富民以千金买种，终庐有致富者。(《耕桑偶记》)

一物如人眼睛

萧余上元夜于宣阳里酒盘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体类美石，光彩射人。余夜游市肆，闲置掌中，每行黑暗衢巷，随身光明，三尺毫末可鉴。后因而飞出。(《影灯记》)

造　笙

初造笙，每管中入荻根，细沙一豆许。遇吹时，飞沙于中，激扬声愈清彻。近世乐工，未有知者。惜夫！(《辨音集》)

乔敷嗜鱼

乔敷嗜鱼而贫，日向渔人贷食。渔人送鱼一斤，则以白垩标门记之。后日，偿价，年律一终，白垩盈门。(《垅上书》)

浮阳笋

九华小民浚池，得物状类竹根。旁有一铭曰："浮阳笋，太古孕；举投酱缶，三年不尽。"民不识字，使人读之，试以豆一斗造酱，投物其中，果三年

不减。(时逢道士《青阳记》)

爪甲间皆出云烟

魏郡开成中大旱，遍祷山岳，或言西沈陆先生道行精明，请之必验。太守以下乃携杏酒青羊，以备牲醪，告于山中。先生受礼讫，对太守呼吸数过，五指连拂之，爪甲间皆出云烟之气，惟中指气象甚盛。先生曰："郡中雨得足，诸县皆获八分，亦可小稔。"已而其说不诬。(《从容录》)

石　鱼

南康有狂人周可大，见鱼必置数十头，食余弃于几上，人谓"随即臭腐"。可大以手摩之，皆为石鱼。后年余，友人访之，见其纸裹石鱼，煨以啖客，新香不异常鱼。(《逍遥公南康记》)

王母惜黄中李过蟠桃

西王母居龙月城，城中产黄中李。花开则三影，结实则九影，花实上皆有"黄中"二字，王母惜之，过于蟠桃。与紫阳真官博戏，则以一二百枚递分胜负。(《集真记》)

重黎盏酌水

宣武判官洪子昇，延嵩山鍊师在宅。值大雨，阶庭弥满。欲上堂户，子升有忧色。鍊师取怀中重黎盏酌水，不满杯而庭砌随已乾矣。(《宣武盛事》)

时元亨鍊真

方山道人时元亨，鍊真厌世三十余年，精唾涕泪俱惜之。七十发不白，走如奔马。宋先生曰："吾以小术，令此子三日即死。"乃于酒中以羊豕脑一拌，啖之。元亨不觉也，饮罢便苦头痛下痢。明日，便出如剥净鸡头肉者二三升许。又明日，元亨果卒。(《河中记》)

孙逢年好酒色老不衰

长安孙逢年，日一醉，无虚席。妓妾曳绮罗者，二百余人。晚年衰惫，齿皆蚛龋，空虚如楼阁，而旧好不衰。(《长安后记》)

王维居辋川地不容尘

王维居辋川，宅宇既广，山林亦远。而性好净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专掌缚帚，而有时不给。(《洛都要记》)

磁石益眼

益眼者，无如磁石，以为盆枕可老而不昏。宁王宫中多用之。(《丰宁传》)

鱼喜鹿胎香

扬州太守间丘惠，会僚友于转沙亭，集境内渔户，令曰："所得鱼多者，有金帛之赏。"有一渔人以肉物作块，散悬于网上，取鱼倍众力。凡十网得鱼三千六百，无甚小者，众惭而退。太守询之，曰："鱼喜鹿胎之香。适散悬者，乃此物也。下网召之，万鱼毕聚矣。"(《扬州事迹》)

降魔寺僧以名召鱼

东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饭五钵，日夜诵经。九函池中鱼知其数，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没。(《蜀普录》)

并、代人喜嗜面

并、代人喜嗜面，切以吴刀，淘以洛酒，漆斗贮之，击鼓集老幼，自以多寡取之，至饱。(《河东备录》)

鹤识字

卫济川养六鹤，日以粥饮啖之，三年识字。济川检书，皆使鹤衔取之，无差。(《金城记》)

洗心糖

茅地经冬烧去枝梗，至春，取土中余根，白如玉者，捣汁煎之，至甘。可为洗心糖。(《幽燕异记》)

桃花丝

青、齐间有一种桃花，盛开时，垂丝至二三尺。采之，练以松脂，递相缠结，织成鞋履，穿往郡下，人皆不辨何物。(《青州杂记》)

秘密泉

甘塘社有一水，方丈莹洁，春夏不竭。旱则祷之，应时雨下。然牛马猪羊饮之，肥泽；鸡鸭鹅雁饮之，必死。乡民缘可以救旱，号"秘密泉"。(《邺郡名录》)

怯夜幡

胡阳白坛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无影，不知何故。因号"怯夜幡"。(《金台记》)

鱼鳖随世安危

大禹治水功成，令江淮河海神曰："鱼鳖衰盛，随世安危。"自此之后，年必小减，使其价递增，以食晚末之民。应天意也。(《禹功记》)

书册以竹漆为糊

凡书册以竹漆为糊，逐叶微摊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画，兼纸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宫中法也。(《白氏金锁》)

真脱丝布

人之为文，语意疏慢者，真脱丝布。文士之病，

莫大乎此。(《锺嵘句眼》)

入酒中沐浴使毛发识味

石裕方明造酒数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饮酒，恨毛发未识其味。今日聊以设之，庶无厚薄。"(《酒中玄》)

龙口渠

翰林有龙口渠通内苑。大雨之后，必飘诸花蕊，经由而出，有百种香色，名不可尽，春月尤妙。(《金銮密记》)

口中现五色牙齿

孔戣好术艺，延接方士，多所传授。能口中现五色牙齿，彩色光绚，一瞬即改。(《止戈集》)

李有九标

萧璃、陈叔达于龙昌寺看李花，相与(阙)香雅细淡洁，密宜月夜，宜绿鬓，宜白酒(阙) (《承平旧纂》)

斗盆烧乳头香

曹务光见赵州，以斗盆烧乳头香十斤，曰："财易得，佛难求。"(《旧相禅学录》)

鼠精李

王侍中家，堂前有鼠从地出，其穴即生李树，花实俱好。此鼠精李也。(《好事集》)

猪肝中有谶书

白浦氏割猪肝，肝中有一纸，大如手，色如新，书云："烟水苍苍，明年无粮。"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纂异记》)

酒 魔

元公辅不饮，群僚百种强之，辞以鼻间酒气已醉。其中一人谓："可用术治之。"即取针挑元载鼻尖，出一青虫如小蛇，曰："此酒魔也。闻酒即畏之，去此何患?"元载是日，已饮一斗，五日倍是。(《玄山记》)

糠 市

洛阳振德坊皆贫民，例享糟糠之薄。贺知章目为"糠市"。(《从容录》)

品物互征古事

房琎至人家，凡阅四筵，摘其品物，互征古事，一一切当。(《河中记》)

卷 九

一杯羹三万钱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费约钱三万。杂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即弃其滓。(《博异志》)

缣系南山树

明皇问富人王元宝、家财多少?对曰："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同上)

心织笔耕

《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请托为文，金帛丰积。人谓"心织笔耕"。(《北里志》)

燕 奴

有卫士于腕间出弹子二丸，皆五色。叱令变化，即化双燕飞腾，名燕奴。又令变，即二小剑交系，须臾，复为丸人腕中。(《洞微志》)

三斗烂肠

殷洪远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烂肠。(《金楼子》)

金菜玉蔬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同上)

无肠公子

蟹曰无肠公子。龟曰先知君。(缺)

骇鸡犀

通天犀中有白纹如丝者，置米其上，以饲鸡，鸡见惊走，名"骇鸡犀"。刻为鱼形，持入水，水辄开。(《抱朴子》)

天 鼓

雷曰天鼓。雷神曰雷公。(同上)

虎狼麋鹿狐鼠称呼

山中寅日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东王父者，麋也；西王母者，鹿也；成阳公者，狐也；社君者，鼠也。(同上)

鹊巢獭穴

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晖日知晏(鸩鸟也)，阴谐知雨(鸩也)。(《淮南子》)

灵运须

谢灵运美须，临刑施南海祗洹寺，为维摩诘须，

寺中宝惜。中宗时，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遣人取之，仍剪弃其余。(《国史纂异》)

没了期

钱镠封吴越王，工役大兴，士卒嗟怨。或夜书府门曰："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镠出见之，命吏书曰："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嗟怨顿息。(《五代史补》)

拔钉钱

赵在礼在宋州，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日制下，移镇永兴，百姓相贺曰："眼中拔却钉矣！可不快哉！"在礼闻之，上表乞还镇，朝廷许之。在礼每口率钱一千，号"拔钉钱"，遂获百万。(同上)

釜中龙

南唐时，有苍头持龙水图来货，或得之，将练为衣。忽釜中云蒸起，见二龙腾跃，穿壁而去。(同上)

黄纸写敕

贞观中，太宗诏用麻纸写敕诏。高宗以白纸多虫蛀，尚书省颁下州县，并用黄纸。(同上)

食玉炊桂

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王。辞行，王曰："曾不少留"。对曰："楚国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王曰："闻命矣。"(《战国策》)

鹬 蚌

赵旦伐燕，蘓代为燕谓惠王曰："臣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啄，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鹬。'两不相合，渔者得而并之。"(同上)

嫠 妇

鲁人有独处室者，邻之嫠妇（寡妇也）亦独处。夜暴风雨，嫠妇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曰："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妇曰："何不学柳下惠，煦妪不逮门之女？"鲁人曰："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下惠之可。"(《孔子家语》)

螳螂搏轮

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御曰："此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以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而避之，而勇士归之。(同上)

铜鹤樽

韩王元嘉有一铜鹤樽，背上注酒，则一足倚。满则正，不满则倾侧。(《朝野佥载》)

鹊尾杓

陈思王有鹊尾杓，柄长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劝饮者，呼之则尾指其人。(同上)

麒麟楦

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无德而朱紫，何以异是？"(同上)

喙长三尺手重五斤

陆余庆为洛州长史，善论事，而缪于决判。时嘲之曰："说事即喙长三尺，判事则手重五斤。"(同上)

鹤鸣鸡树

凤阁侍郎杜景俭，文章知识并高远，时号"鹤鸣鸡树"。(同上)

鸠集凤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为内史，号"鸠集凤池"。(同上)

金刚舞夜义歌

隋诸葛昂高瓒，争为豪侈。昂屈瓒，串长八赤饼，阔丈余，馂籠如柱，酒行，自作《金刚舞》以送之。瓒复屈昂，以车行酒，马行肉，碓斩鲙，碾蒜齑，自唱《夜义歌》以送之。其角胜如此。(同上)

金戺玉阶

明光殿，金玉珠玑为帘箔，金戺玉阶，昼夜光明在桂宫中。(《三辅黄图》)

传 座

长安风俗，元日以后，递饮食相邀，号"传座"。(《南部新书》)

宝 苗

山中有葱，下必有银；有薤，下必有金；有姜，下必有铜、锡；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谓之"宝苗"。(缺)

筑糠三尺

新罗人泛海漂堕鬼国。鬼执之曰："汝能与我筑糠三尺乎？汝欲处长一丈乎？"其人请筑，久不成。乃为鬼拔其鼻如象。(《酉阳杂俎》)

翻绰入水

玄宗尝令左右提翻绰入池水中，复出曰："向见屈原笑臣：'尔遭逢圣明，何亦至此。'"（同上）

龙巢翻

夷陵江或浮大木，蔽塞水面，土人谓之"龙巢翻"。（《北梦琐言》）

见李思戒

明宗不豫，冯道人问，因指果实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见李思戒"。（同上）

一步一计

李克用人魏博，觇之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一步一计。"更令审探，果缚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城而行。鄩军遁己二日矣。（同上）

通神钱

张延赏判度支，有狱颇冤滥。公召吏严戒，旬日须了。明日案上有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亦怒，更促之。明日帖子云："五万贯。"公亦怒，明日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遂止不问。所亲问之，公曰："钱至十万，通神矣。无不可为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也。"（《幽闲鼓吹》）

九花虬

代宗时，范阳贡马，额高九寸，真虬龙也。身被五花纹，号"九花虬"。后以赐郭子仪。（《杜阳杂编》）

上清珠

开元初，罽宾国王贡上清珠，光照一室，有仙人玉女云鹤摇动其中。有水旱兵革之灾，虔视无不应验。（同上）

急　泪

宋世祖谓刘德愿曰："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德愿应声恸哭，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上又令医术人羊志哭贵妃，志亦呜咽极悲。他日有问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通鉴》）

五花馆

荆南旧有五花馆，待宾之上地也。故汉上成纳诗曰："不是上台怜姓字，五花宾馆敢从容。"（《南部新书》）

乌　龙

会稽人张然，滞役，经年不归。妇与奴私通，然养一狗，名曰"乌龙"。后然归，奴惧事觉，欲谋杀然，狗注睛视奴，奴方兴手，乌龙荡奴。奴失刀仗，然取刀杀奴。（《续搜神记》）

须髯如戟

山阴公主淫恣，悦褚彦回，以白帝。帝召彦回，上阁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备见逼迫。彦回整身而立，从夕至晓，略不移志。公主谓曰："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彦回曰："回虽不敏，何敢首为乱阶？"（《通鉴》）

田舍翁十斛麦

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褚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议乎！"（同上）

赤凤凰

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楼阁，兼通昭仪。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女庙，吹埙、击鼓、连臂踏歌《赤凤凰来》曲。后曰："赤凤凰为谁来？"昭仪曰："赤凤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掷昭仪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仪曰："穿其裙，见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帝微闻其事，以问昭仪。昭仪曰："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凤。"帝信之，大悦。（《赵后外传》）

卷　十

蕤宾铁

乐工廉郊师于曹纲。纲曰："教授人多矣，未有此性灵弟子也！"郊常池止弹《蕤宾调》，忽闻芰荷间有物跳跃出岸，乃方响一片，有知者识是"蕤宾铁"也。指拨精妙，致律吕相应，物类相感耳！（《琵琶录》）

截镫留鞭

姚崇牧荆州，受代日，阖境民泣抚马首，截镫留鞭以表瞻恋。（《开元天宝遗事》）

蜂蝶慕香

都下名妓楚莲者，国香无及。每出，则蜂蝶相随，慕其香。（同上）

自暖杯

内库有青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吹，如沸汤，名自暖杯。（同上）

游仙枕

龟兹国进一枕，色如玛瑙。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入梦中。帝名为游仙枕。（同上）

辟寒犀

交阯国进犀一株，以金盘置于殿中，暖气袭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同上）

唤 铁

太白山居士郭休，有运气绝粒之术。以绳系一铁片子，鸟兽闻之，即集庭下，召曰"唤铁"。（同上）

冰 山

进士张彖，力学有大名。杨国忠用事，争诣门。彖独不往。曰："尔辈谓杨公之势可倚如太山耶！以吾所见，乃冰山也。皎日一照，则当误人。"后登第为华阴尉，叹曰："丈夫有凌云盖世之志，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抬头不得。"遂拂衣长往。（同上）

花 茵

学士许慎与亲友宴花圃中，聚花铺座，曰："吾自有花茵，何消坐具?"（同上）

风流薮泽

长安平康坊，妓女所居，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其中。时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同上）

笔头生花

李太白少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同上）

百宝栏

上赐国忠木芍药，国忠以百宝为栏。（同上）

吸花露

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傍花枝，口吸花露润肺。（同上）

含玉咽津

贵妃素有肉体，苦热肺渴。每日含一玉鱼，藉其凉津沃肺。（同上）

夜明枕

虢国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灯烛。（同上）

粲 花

李白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时号李白粲花之论。（同上）

二鹘掷卵

喜陵江上见二鹘掷卵，相上下以接之。盖习其飞也，其胎教之意乎？又翅羽未成，跃出巢穴，往往堕崖而死。其天牲俊勇，是亦躁进之类。（缺）

山鸡自爱

山鸡自爱其色，终日映水，目眩则溺死。（缺）

天心月胁

皇甫湜称愈文曰："穿天心，出月胁。"（缺）

茗 战

建人谓斗茶为"茗战"。（缺）

金鹿银麠

天子北征，曹奴之人觞天子于洋水之上，赐金鹿银麠。今有地上得银犹金狗之类，皆古赂远人奇货。（《穆天子传》）

温柔乡

成帝谓合德为温柔乡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帝求白云乡也。"樊妮贺曰："陛下真得仙者。"合德号为婕妤。（《赵后外传》）

六甲行厨

左慈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葛洪传》）

老子仆徐甲

老子西度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从之问道。老子大惊，舌聃然，故号"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仆徐甲，约日直百钱，自随二百年，计欠七百二十万钱。甲诣关，令索所欠。令问老子，对曰："甲久应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张口向地，符出，丹书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异，叩头请命，复以符投骨上，甲乃复生。（缺）

龙 床

韩志和有道术。宪宗时，献一龙床，坐则鳞鬣爪角皆动。又于御前以蝇虎子数十，令分队舞《梁州曲》，皆中音节。（《沈玢传》）

九色凤雏

东方朔游房林之野，获九色凤雏。（《洞冥记》）

怀梦草

钟火山有香草，武帝思李夫人，东方朔献，帝怀之，即梦见。名怀梦草。（同上）

青鹳

羽山之北，有鸟曰："青鹳"。声如钟磬。世语曰："青鹳鸣时太平。"(《拾遗记》)

宝井

范蠡收四方难得之货，或藏之井堑，谓之"宝井"。丽色溢于闺房，谓之"游宫。"(同上)

琼厨金穴

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声不绝，人谓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东京谓况家为"琼厨金穴"。(同上)

流香渠

灵帝起裸游馆千间，渠水绕砌，莲大如盖，长一丈，其叶夜舒昼卷，名夜舒荷。宫人靓妆，解上衣，著内服，或共裸浴。西域贡茵墀香，煮汤，余汁入渠，号流香渠。(同上)

书仓

曹鲁积石为仓以藏书，名曹氏书仓。(缺)

如愿

有商人过清湖，见清湖君。君问所须，商曰："但乞如愿。"君许之，果得一婢，如愿即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后因正旦，如愿晚起，商人挞之，走入粪壤中不见。今人正旦以细绳系绵人，投粪扫中，云"乞如愿"。(缺)

金虀玉脍

吴郡献松江鲈鱼，炀帝曰："所谓金齑玉脍，东南佳味也。"(《南部烟花记》)

闪电窗

帝观书处，窗户玲珑，相望金铺玉观，辉映溢目。号为闪电窗。(同上)

龙城录

[唐]柳宗元撰　任士英整理

《龙城录》二卷。旧题作者为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宋人葛峤始编柳集中。但《唐书·艺文志》中并未见著录。书中多记隋唐君相、名士、僧之道之诗文遗事，事涉怪诞传闻，如《明皇梦游广寒宫》、《宁王画马化去》等，皆此类也。事多无可据征。朱熹等人据文本称为宋人王铚托名伪作，《春渚纪闻》中亦持此说。王铚，盖系北宋末年时人。《四库提要》评《增广注释音辩柳集》一书时说："不收王铚伪《龙城录》之类，则尚为谨严。"然《龙城录》自南宋以来题为河东先生作，为词赋家沿为故实，不可复废。传世本有《百川学海》本、《稗海》本等，多于柳集后附，今据四库全书本点校。

卷　上

吴峤精明天文

吴峤，霅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时炀帝元年，过郧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气流萃于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尧即位，方知不诬。峤精明天文，即袁天刚之师也。

魏征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谠论，赞襄万机，诚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遗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征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旦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

上帝追摄王远知《易揔》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远知善《易》，于观感间曲尽微妙，善知人死生祸福。作《易揔》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书，雷雨忽至，阴云腾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电绕室。暝雾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认青翠，莫识其制作也。远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书何在？上帝命吾摄六丁雷电追取。"远知方惶惧据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书立矣。老人责曰："上方禁文，自有飞天保卫。玉笈金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辄混藏缃帙？据其所得，实以告我。"远知战悸，对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传授焉。"老人颐颔，顷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于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纪数也。"远知拜命。次旋风飈起，坼帷裂幔，时已二鼓，明月在东，星斗灿然，俱无影响，所取将书乃《易揔》耳。远知志颇自失，后闭户不出，经岁不食。人因窥阒中，但闻劝酬交欢，竟不知为谁也。光宅中，召至京，玉清观安泊，间或逃去，如此者数次。天后封金紫光禄大夫，但笑而不谢。一日告殖遗言，尸赴东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语，敕葬开明原上。后长寿中，台州有人过海，阻风飘荡，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见画船一叶，渺自天末来，惊视之，乃远知也。渐相近，台人拜而呼之。远知曰："君涉险何至于此？"告台人，此洋海之东十万里也。台人问归计奈何？远知曰："借子迅风正西，一夕可到登州。为传语天坛观张光道士。"台人既辞去，舟回如飞羽，但觉风罼罼而过。明日至登州，方知远知死久矣。访天坛道士，其徒云"死两日矣"。方验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后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时游洛下，人呼为"猴颊郎"。以居常颐下有须，若猿颔也，其上有四靥。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当有身后名。而骨法当刑，然有女当八十年后起家，暴贵，寻亦浸微。"居常不信，后卒如言。丐者岂非异人乎？

房玄龄为相无嗣

房玄龄来买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当世，为时贤相，奈无嗣相绍何?"公怒。时遗直已三岁在侧，日者顾指曰："此儿此儿，绝房氏者此也!"公大怅而还。后皆信然也。

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

韩仲卿一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分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尔!"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傍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须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尔。

李太白得仙

退之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久，共乘之而东去，此亦可骇也。

韩退之梦吞丹篆

退之常说："少时梦人与《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抚掌而笑。觉后亦似胸中如物噎，经数日方无恙。尚由记其上一两字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宁王画马化去

宁王善画马。开元兴庆池南华萼楼下壁上有《六马衮尘图》，内明皇最眷爱玉面花骢，谓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鬣，信伟如也。后壁唯有五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将变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隐语

开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隐语不可解。云"天汉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伤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龙见三头

开元四年，景州水中见一龙三头。时虏中大水，后六日，有风自龙见处西南来，飞屋拔木，半昼暝。

神尧皇帝破龙门贼

神尧皇帝拜河东节度使，九月领大使，击龙门贼毌端儿，夜过韩津口。时明月方出，白露初澄，于小桥下有二人语，言"明日毌大郎死，我辈勤亦不少矣。"神尧停马问，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汉兵也。昨奉东岳命，岳神管押七十人，付龙门助将军讨贼。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憩于此，亦自感伤，兼欲先知于将军尔!"神尧讶其言深切，询其姓氏，但笑谢，言"将军贵人也，其仆卒之贱，分不当逾。"言讫，苍惶辞去。言大队至矣，倏忽不见，倾疾风如过矢，风尘蔽天而过。神尧默喜之。明日破贼，发七十二矢皆中，而复得其矢。信知圣王所向，至灵亦先为佐佑焉。

明皇梦游广寒宫

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师作术，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过一大门，在玉光中飞浮，宫殿往来无定，寒气逼人，露濡衣袖皆湿。顷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其(守门)兵卫甚严，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时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师引上皇起，跃身如在烟雾中，下视玉城崔峨，但闻清香蔼郁，下若万里琉璃之田。其间见有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若游戏，少焉步向前，觉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极寒不可进。下见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甚清丽。上皇素解音律，熟览而意已传。顷天师亟欲归，三人下若旋风，忽悟若醉中梦回尔!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师但笑谢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风中飞舞袖被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丽无复加于是矣。

任中宣梦水神持镜

长安任中宣家，素畜宝镜，谓之"飞精"。识者谓是三代物，后有八字，仅可晓，然近籀篆。云"水银阴精，百炼成镜"。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后中宣南鹜洞庭，风浪汹然，因泊舟，梦一道士，赤衣乘龙，诣中宣言："此镜乃水府至宝，出世有期，今当归我矣。"中宣因问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镜而去。梦回，亟视箧中，已失所在。

夜坐谈鬼而怪至

君海尝夜坐，与退之、余三人谈鬼神变化。时风雪寒甚，窗外点点微明，若流萤，须臾千万点，不可数，度顷入室中，或为圆镜，飞度往来，乍离乍合，变为大声去。而三人虽退之刚直，亦为之动颜。君海与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谚曰："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说鬼，说鬼则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后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诗而化为烬

开元末，裴武公军夜宿武休，帐前见一介胄者，掷一纸书而去。武公取视，乃四韵诗云："屡策羸骖历乱峋，丛岚映日昼如曛。长桥驾险浮天汉，危栈通岐触岫云。却念淮阴还得计，又嗟忠武不堪闻。废兴尽系前生数，休衒英雄勇冠军。"武公得诗，大不悦。纸随手落为烬，信知鬼物所制也。出师，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余薨。

房玄龄有大誉

房玄龄幼稚日，王通说其父，谓"此细眼奴，非立忠志，则为乱贼，辅帝者，则为儒师。"绰有大誉矣。

阎立本有丹青之誉

阎立本画《宣王吉日图》，太宗文皇帝上为题字，时朝中诸公皆议论。东都从幸，上出示图于诸臣，称为越绝前世。而上忽藏于衣袖，笑射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誉。

王宏善为八体书

王宏，济南人。太宗幼日同学，因问为八体书。太宗既即极，因访宏，而乡人竟传隐去，是亦子陵之徒欤？

张昶著《龙山史记注》

沈休文有《龙山史记注》，即张昶著。昶，后汉末大儒，而世亦不称誉。余少时，江南李育之来访余，求进此文。后为火所焚，更不复得。岂斯文天欲秘者耶！

龙城无妖邪之怪

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发箧易衣，尽为灰烬。余乃为文醮诉于帝，帝恨我心，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宁也。

王渐作《孝经义》

国初有孝子王渐，作《孝经义》成五十卷，事亦该备。而渐性鄙朴，凡乡里有斗讼，渐即诣门高声诵《义》一卷，反为渐谢。后有病者，即请渐来诵书，寻亦得愈。其名蔼然。余时过汴州，适会路逢一老人，亦谈此事，颇亦敬其诚也。

晋哀帝著书深阐至理

晋哀帝著《丹青符经》五卷、《丹台录》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阐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术。

卷　下

老叟讲明种蓺之言

余南迁度高乡，道逢老叟，帅年少于路次讲明种蓺。其言："深耕概种，时耘时籽，却牛马之践履去螟蟆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若夫尧汤之水旱，霜雹之不时，则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将书诸神，赞于治民理生者，无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书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师谒余，裹饭从游于秦渭之间，此人官意畏巧而淡然蔽于古器。凡自战国洎于萧梁之间，谱所载者，十得五六，而皆精制奇巧，后世莫迨。然生颇为文思，涩设诸勤求古器，心在于文书间，亦足以超伟于当代也。

贾奭著书仙去

贾奭，河阳人，字师道。与余先人同室读书，为人谨顺。少调官河南尉，才吏也。后五十岁，弃家隐伊阳小水乡和乐村鸣皋山中，著书二十卷，号"鸣皋子。"迩年不知其所终。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讹幻莫之信也。有子竦，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风。

开元藏书七万卷

有唐惟开元最备文籍，集贤院所藏至七万卷。当时之学士，盖为褚元量、裴煜之、郑谭、马怀素、张说、侯行果、陆坚、康子元辈，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阙文。而贼遽兴，兵火交紊，两都灰烬无存，惜哉！

明皇识射覆之术

上皇始平祸乱，在宫所与道士冯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斩关"，又得卦曰"铸印乘轩"。存澄启谢曰："昔此卦，三灵为最善。黄帝胜炎帝而筮得之，所谓，合因、斩关、铸印乘轩，始当果断，终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识之矣！"后即位，应其术焉。

明皇梦姚宋当为相

上皇初登极，梦二龙衔符，自红雾中来，上大隶"姚崇宋璟"四字，挂之两大树上，宛延而去。梦回，上召申王圆兆。王进曰："两木，相也。二人名为天遣，龙致于树，即姚崇、宋璟当为辅相兆矣。"上叹异之。

太宗沉书于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于图籍有交关语言构怨连

结文书数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复禀上当如何？太宗曰："付诸曹吏。"行顷闻于外，有大臣将自尽者。上乃复取文书，背裹一物疑石重，上亲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复省。此与光武焚交谤数千章者，何异？

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绛州翼城人。少时性懵，梦一赤衣人持巨凿破其腹，若内草茹于心中，痛甚，惊寤。自后聪敏，为流辈所尊。开元中，张说表诸朝，上召见延英。上问："曹植《幽思赋》何为远取景物为句？意旨安在？"知章对以"植所谓赋作不徒然，若倚高台之曲，嵎，望且重也；处幽僻之闲深，位至卑也；望翔云之悠悠，嗟朝霁而夕阴。以为物无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顾秋华之零落，岁将暮也；感岁暮而伤心，年将易也；观跃鱼于南沼，使智者居于明，非得志也；聆鸣鹤于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笔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扬《大雅》之哀吟，悯其时也；仰清风以叹息，思濯烦也；寄予思于悲弦，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远，措者大也；重登高以临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烦错，宁翰墨之能传，意不尽也。此《幽思》所以赋也。"上敬异之，擢礼部侍郎集贤院正字。

高皇帝宴赏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者。使夫婉儿稍知义训，亦足为贤妇人，而称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祸成所以无赦于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于世。

魏征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涛"，常以大金罂内贮盛，十年饮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醽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即汉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炀帝酒名。公此酒本学酿于西胡人，岂非得大宛之法！司马迁所谓"富人藏万石蒲萄酒，数十岁不败"者乎？

裴令公训子

裴令公常训其子："凡吾辈但可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为万乘之相，则天也。"

华阳洞小儿化为龙

茅山隐士吴绰，素擅洁誉，神风初，因采药于华阳洞口，见一小儿手把大珠三颗，其色莹然，戏于松下。绰见之，因前询谁氏子？儿奔忙入洞中，绰恐为虎所害，遂连呼相从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见儿化作龙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绰素刚胆，以药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龙亦不见。出不十余步，洞门闭矣！绰后上皇封素养先生。此语贾宣伯说。

贾宣伯有治三虫之药

贾宣伯有神药，能治三虫。止熬黄柏木，以热酒沃之，别无他味。一日过松江，得巨鱼置于水罟中，因投小刀圭药，鱼引吸中即死，取视则见八足若爪利焉。后吴江有怪，土人谓蛟为害。宣伯以数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于水，而水虫莫知数，皆为药死。山人此药云本受之于阁皁山王天师，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书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胁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帝命列仙举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后身耶！谲而可惧，元和元年六月也。

张复《条山集》论世外事

张复，澧州人，饱书性，作《条山集》三十卷，论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隐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罗池石刻

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予于斯欤！

刘仲卿隐金华洞

贾宣伯爱金华山，即今双豁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为"刘先生隐身处"。其内有三十六室，广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刘严字仲卿，汉室射声校尉。当恭显之际，极谏被贬于东瓯，隐亦于此，莫知所终。"即道士萧至玄所记也。山口人时得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寻豁口边，得此者，当巨富。此亦未必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

赵昱斩蛟

赵昱，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从事道士李珏。隋末，炀帝知其贤，征召不起，督让益州太守臧剩强起。昱至京师，炀帝縻以上爵，不就，独乞为蜀太守。帝从之，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会使人往青城山置药，渡江溺使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属男子万人，夹江岸鼓噪，声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顷江水尽赤，石崖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顶戴，事为神明。隋末大乱，潜以隐去，不知所终。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于波面，扬鞭而

过，州人争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荐章。太宗文皇帝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显应侯。昱斩蛟时年二十六，珏传仙去，亦封“佑应保慈先生”。

宋单父种牡丹

洛人宋单父，字仲孺。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

集异记

[唐]薛用弱撰　陈尚君辑录　岳娟娟整理

《集异记》三卷，唐薛用弱撰。用弱字中胜，历官礼部郎中。大和初出为光州刺史，为政严而不残。本书录隋唐间奇异故事，或存名士遗闻，或录神异传说，旨趣雅正，文辞清丽，颇为后人所重视。原书不传，今本有一卷、二卷之分，但均仅十六则。今据《四库全书》本校点，并参校《历代小史》本。另从《太平广记》中辑录逸文三十一则，以为补遗。今人校点本补录此书逸文多达七十一则，其中颇有郭季产《集异记》和陆勋《集异志》误入者，今概不取。

卷　一

徐佐卿

明皇天宝十三载重阳日猎于沙苑，云间有孤鹤徊翔焉，上亲御弧矢，一发而中。其鹤即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欻然矫翰，西南而逝。万众极目，良久乃灭。益州城西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观焉。依山临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习精悫者莫得而居。观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寂，每有自称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风局清古，一岁率三四而至。观之耆旧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来，而佐卿至则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道流之所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谓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为飞矢所加，寻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吾留之于壁上，后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无坠失。"仍援毫记壁云："留箭之时，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驾游行，偶至斯观，乐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挂箭，则命侍臣取而玩之，盖御箭也。深异之，因询，观之道士皆以实对。即视佐卿所题，乃前岁沙苑纵畋之日也。佐卿盖中箭孤鹤耳。究其题处，乃沙苑翻飞口集于斯欤。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宝焉。自后蜀人亦无复有逢佐卿者矣。

王积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所占。积薪栖栖而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姑妇各处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止此矣，吾已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曰："止此已无敌於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已失向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郑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之，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

平等阎

隋开皇中，释子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十尺焉。鸠集金炭，细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於是告报遐迩，大集贤愚，然后选日而寓像焉。及烟焰息灭，启炉之后，其像无成，澄空即深自咎责，稽首忏悔。复坚前约，再谋铸造。精勤艰苦，又二十年，事费复备，则又告报遐迩大集贤愚，然后选日而写像焉。及启炉，其像又复无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请罪，大加贬挫，深自勤励。又二十年，功力复集。乃告遐迩，大集贤愚，然后撰日而写像焉。及期，澄空乃登炉巅，百尺悬，扬声谓

观者曰："吾少发誓愿，祷写大佛，今年八十，两已不成。此更违心，则吾无身以终志矣。况令众善虚费积年，如或踵前失，亦无面目见众善也。吾今俟其启炉，欲于金液而舍命焉。一以谢愆于诸佛，二以表诚於众善。倘大像圆满，后五十年，吾当为建重阁耳。"聚观万众号泣谏止，而澄空殊不听览。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跃，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焉。及开炉，铁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阁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自非殊力，无由而致。开元初，李暠充天平军节度使，出游，因仰大像叹曰："如此相好，而为风日所侵，痛哉！"即施钱七万缗。周岁之内而重阁成就，只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计僧死像成之日至暠，正五十年矣。以释法推之，则暠也得非澄空之后身欤？

裴 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觐亲焉。下驷蹇劣，日势已晚，方至石桥，于是驱马徒行，情顾甚速。续有乘马而牵一马者，步骤极骏，顾珙有仁色。珙因谓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恳诚将丐馀力於吾子，子其听乎？"即以诚告之。乘马者曰："但及都门而下，则不违也。"珙许约。因顾谓已之二僮曰："尔可缓驱疲乘，投宿于白马寺西吾之表兄窦温之野，来晨徐归。"因上马，挥鞭而惊，俄顷，至上东门，遂归其马，珍重而别。乘者驰去极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规，即促步而进，及家瞑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弟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顾瞻。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固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无应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极叫，亦皆不知。但见其亲顾谓卑小曰："珙在何处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耶？何其幽显之隔如此哉。"因思令仆马宿窦氏庄，登即遽返。时夜已深，门闼尽闭，而珙意将往身趣过矣。斯须而至，方见其形僵卧于地，而二僮环泣呦呦焉。珙即举衾以入，情意绝邈，终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见，过者虽极请诉，而曾莫览焉。珙徬徨忧挠，大哭于路。忽有老叟问曰："子其何哉？"珙则具白以事，叟曰："生魂驰鬼马，祸非自掇耶！"因同诣窦门，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因投于此，既而则已绝。"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及归，乃以其实陈於家。余於上都自见窦温，细话其事（按，《太平广记》卷三五八引此则殊异，附录于后）。

孝廉裴珙，家洛阳，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觐亲焉。日晚方至石桥，忽有少年，骑从鹰犬甚众，顾珙笑曰："明旦节日，今当早归，何迟迟也？"乃以后乘借之。珙甚喜，谓二童曰："尔可缓驱投宿于白马寺西表兄窦温之墅，明日徐归，可也。"因上马疾驱。俄顷至上东门，归其马，珍重而别。珙居水南，促步而进，及家瞑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姊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顾。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辈，亦无应者。珙心神忿惑，又极呼，皆亦不知。但见其亲叹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贵人导从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櫜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令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笞之。"既至，而櫜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方见其形僵仆，二童环泣呦呦焉。櫜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因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

萧颖士

兰陵萧颖士为杨府功曹，秩满南游，行侣共济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视颖士，相顾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阳忠烈王也。"颖士是鄱阳曾孙，即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颖士以广众中未敢询访。俟及岸，方将启请，而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心谓非仙则神，虔心向瞩而已。明年，颖士北归，止于盱眙长之署。方与邑长下帘书坐，吏自门遽白云："某吏于某处擒获发冢盗，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缚甚固，旅之于庭，而颖士悬认江中二少年亦缧绁於内。颖士惊曰："斯二人非仙则神。"因具述曩事。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佐验明著，皆云："我之发丘墓，今有年矣。"颖士则以前说再令询之。皆曰："我尝开鄱阳王冢，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鬓斑白，僵卧于石榻，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我舟中遇子，又是萧氏，固是鄱阳胤也。因此启言。我岂有他术哉！"用弱尝闻人之绍续，其或三五世，则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状者，斯岂验欤？

韦 宥

元和中，故都尉韦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热。一日晚凉，乃跨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浅沙乱流，芦苇青翠，因纵辔饮马。而芦枝有拂鞍者，宥因闲援熟视。忽见新丝筝弦周缠芦心。宥即拔芦伸弦，其长倍寻；则试纵之，应手复结。宥奇骇，因置于怀。行次江馆，其家室已维舟入亭矣。宥故驸马也，家有妓乐，即付筝妓曰："我於芦心得之，颇甚新紧，然沙洲江徼，是何自而来？吾甚异之，试施于器以听其音。"妓将安之，更无少异，惟短二三寸耳。方馔，妓即置之赴食，随置复纫。及食罢就视，则已蜿蜒舒展，迭蟠摇动。妓乃惊告，众来竞观，而双眸瞭然矣。宥骇曰："得非龙乎？遽命衣

冠，焚香致敬，盛诸盂水之内，而投于江。才及中流，风浪皆作，蒸云走电，咫尺昏晦。俄有白龙长百丈，挐攫升天，众咸观之，良久乃灭。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陈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岁明经得第，选蕲州参军。秩满，漂寓江淮间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于县东二十里买山筑室，为终焉之计。居处深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境象殊胜。少霞世累早祛，尤谐夙尚。偶一日，沿溪独行，忽得美荫，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觉成寐。因为褐衣鹿帻之人梦中召去，随之远游，乃至城郭处所。碧天虚旷，瑞日曈昽，人俗洁清，卉木鲜茂。少霞举目移足，惶惑不宁。即被导之，令前经历门堂，深邃莫测。遥见玉人当轩独立，少霞遽脩敬谒，主人谓曰："悠于虔心，今宜领事。"少霞靡知所谓。复为鹿帻人引至东廊，止于石碑之侧，谓少霞曰："召君书此，贺遇良因。"少霞素不工书。即极辞让。鹿帻人曰："但按文而录，胡乃拒违！"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内有两幅紫绡文书；一赍笔砚。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写。"少霞凝神搦管，顷刻而毕。因览读之，已记于心矣。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澨。新宫宏宏，崇轩輱輱。雕玳盘础，镂檀疏棨。壁瓦鳞差，瑶阶肪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阒。珠树规连，玉泉矩泄。灵飚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驾，道师冰洁。饮玉成浆，馔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竞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泠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虚语，童初浪说。如毁乾坤，自有日月。清宁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是，少霞方更周视，遂为鹿帻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纸笔，登即纪录。自是，兖豫好奇之人多诣少霞，询访其事。有郑还古者，为立传焉。用弱亦尝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视之，笔迹宛有书石之态。少霞无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尔后脩道尤剧，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梁公仁杰时入奏事，则天令昇座，因命梁公与昌宗双陆。梁公拜恩就局，则天曰："卿二人赌何物？"梁公对曰："争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幸宠遇之服。对臣之袍，臣犹怏怏。"则天业已处分，遂依其说，而昌宗心赧神沮，气势索莫。累局连北。梁公对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范门，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马而去。

王　维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门者，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具其事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之新声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当诣此。"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则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即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於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於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艺。后由此事皆从宽典，至于贬黜亦获善地。今崇义里窦丞相易直私第即圆旧宅也，画尚在焉。维累为给事中，禄山授以伪官。及贼平，兄缙为北都副留守，请以已官爵赎之，由是免死。累为尚书右丞，於蓝田置别业。留心释典焉。（后半据《太平广记》卷一七九补）

王之涣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

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张　镒

张相公镒，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因奏事称旨，代宗面许宰相，恩泽犹厚。张公日日以异，而累旬无耗。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抗声曰："任调拜相!"张惊寤。因思中外初无其人，寻绎不解。有外甥李通礼者，博学善智，张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贺曰："舅作相矣。"张公即诘之，通礼答曰："任调反语是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张公甚悦。俄有走马吏报曰："白麻适下，公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裴通远

宪宗迁葬于景陵，都城人士毕至。时有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于通化门。及归，日势已晚，车驰马骤。自平康北街后，乃有白头妪徒步奔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将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而行。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则问其所居。对曰："崇贤。"即谓曰："与妪同里，今亦将归。若步履不逮，惧犯禁，车中尚可通容，能登车至里门否?"其妪乃荷愧丁宁。因命同载。及至，则珍重辞谢而去。乃於车中遗下小红锦囊，诸女笑而共拾，囊中有白罗制为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诸女惊骇，登弃于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进

赠工部尚书邢曹进，至德以来，名为河朔之健将也，守职魏郡，为田丞嗣所縻曾因讨叛，飞矢中肩，左右与之拔箭，而镞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铁钳，遣有力者挟而出之，痛毒则极，其镞坚然不可摇动，曹进疼楚，计无所施。妻孥辈但为广脩佛事，用希慈荫。数日，则又以索缚身于床，复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进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昼寝，梦见一胡僧入于庭中，曹进则以所苦诉之，胡僧久而谓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当自愈矣。"及寤，登言于医工，医工曰："米汁即泔也，岂宜溃疮哉?"遂令广询于人，人莫谕者。明日，忽有胡僧诣门丐食，因遽召入，而曹进中堂遥见，乃昨之所梦者也。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饧？当知其神验也。曹进遂悟，饧为米汁，况所见复肖梦中。则取之，如法以点，应手清凉，顿减酸楚。既夜，其疮稍痒，即令如前绷缚，用力以拔。钳才及脸，镞已突然而出。后传药，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圣人恩祐显灼，乃若此之明征邪。

韦知微

开元中，士人韦知微者，选授越州萧山县令。县多山魈，变幻百端，无敢犯者。而前后官吏事之如神，然终遭其害。知微既至，则究其窟宅，广备薪采，伺候集聚。因环薪纵火，众持兵刃，焚煞殆尽。而邑中累月踪迹枉绝。忽一日晨朝，有客诣县门，车马风尘，仆驭憔悴，投刺请谒曰："兰陵萧慥。"知微初不疑虑，即延入。上座，谈论笑谑，敏辩无双。知微甚加顾重，因授馆休焉。客乃谓知微曰："仆途经峡中，收得猴雏，智能可玩，敬以奉贶。"乃出怀中小合，开之，而有猕猴，大才如栗，跳踯宛转，识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夸异於宅内。猕猴於是腾跃踊骇，化为虎焉。扃闭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阖门皆为啗噬，孑遗无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闲医药，尤妙针术。显庆中，应制入关。路由华州，阛阓之北，稠人广众，骤观如堵。梁公引辔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疗此儿，酬绢千疋。"即就观之，有富室儿，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才如食箸。或触之，酸痛刻骨。於是两眼为赘所缒，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顷刻将绝。公恻然久之，乃曰："吾能为也。"其父母洎亲属叩颡祈请。即辇千缣，置于坐侧。公因令扶起，即於脑后下针寸许，乃询病者曰："针气已达病处乎?"病人颔之。公遽抽针，而疣赘应手而落，双目登亦如初，曾无病痛。其父母亲眷且泣且拜，则以缣物奉焉。公笑曰："吾哀尔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顾而去焉。

宁　王

宁王方集宾客，宴话之际，鬻马牙人神奴者，请呈二马焉。宁王即于中堂阅试步骤，毛骨形相，神骏精彩，座客观之，不相上下。宁王顾问神奴曰："其价几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缗。"次指曰："此五

百缗。”宁王忻然谓左右曰：“如言付钱，马送上厩。”宾客莫测其价之悬殊，即共咨询。宁王曰：“诸公未喻，当为验之。”即令鞭辔驰驱，往复数四，笑谓坐客曰：“辨其优劣否？”皆曰：“不知。”宁王乃顾千缗者曰：“此马缓急百返，蹄下不起纤埃。”复顾五百缗者曰：“此马往来十过，足下颇生尘埃。以此等裹品其价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补 遗

叶法善

叶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阳叶邑，今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母刘，因昼寐，梦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岁，溺於江中，三年不还。父母问其故，曰：“青童引我，饮以云浆，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颔而留之。弱冠，身长九尺，额有二午，性淳和洁白，不茹荤辛。常独处幽室，或游林泽，或访云泉。自仙府归还，已有役使之术矣。遂入居卯西山。其门近山，巨石当路，每环回为径以避之。师投符起石，须臾飞去，路乃平坦。众共惊异。常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师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於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功满，当复旧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讫而去。自是，诛荡精怪，扫馘凶祆，所在经行，以救人为志。叔祖靖能，颇有神术，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武后监国，南迁而终。初，高宗征师至京，拜上卿，不就，请度为道士，出入禁内。及欲告成中岳，扈从者多疾，凡禖咒，病皆愈。二京受道箓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馀人。所得金帛，并修宫观，恤孤贫，无爱惜。久之，辞归松阳，经过之地，救人无数。蜀川张尉之妻，死而再生，复为夫妇，师识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张死矣。”师投符而化为黑气焉。相国姚崇已终之女，钟念弥深，投符起之。钱塘江常有巨蜃，时为人害，沦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斩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各具于本传。于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历。师年十五，中毒殆死，见青童曰：“天台茁君飞印相救。”于是获苏。又师青城山赵元阳，受遁甲，与嵩阳韦善俊传八史。东入蒙山，神人授书；诣嵩山，神仙授剑。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谓已溺死。七日复出，衣履不濡。云：“暂与河伯游蓬莱。”则天征至神都，请于诸名岳投奠龙璧。中宗复位，武三思尚秉国权，师以频察祆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为三思所忌，窜于南海。广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师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于龙兴新观。远近礼敬，舍施丰多，尽修观宇焉。岁馀，入洪州西山，养神修道。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苍三神人又降，传太上之命：“汝当辅我睿宗及开元圣帝，未可隐迹山岩，以旷委任。”言讫而去。时二帝未立，而庙号年号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诏征入京。迨后平韦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继统。师于上京，佐佑圣主，凡吉凶动静，必预奏闻。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机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请陛下勿开，宜令蕃使自开。”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中番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祖重，精于术数，明于考召，有功于江湖间，谥有道先生，自有传。父慧明，赠歙州刺史。师请以松阳宅为观，赐号淳和，御制碑书额，以荣乡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云鹤数百，行列北来，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云五色，覆其所居。是岁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於上都景龙观，弟子既齐物、尹愔，睹真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十一日，诏赠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岁，所居院异香芬郁，仙乐缤纷，有青烟直上烛天，竟日方灭。师请归葬故乡，敕度其侄、润州司马仲容为道士，与中使监护，葬于松阳。诏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给所须。发引日，敕官缟衣祖送於国门之外。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宫以观灯，尚方匠毛顺心结构彩楼三十馀间，金翠珠玉间厕其内，楼高百五十尺，微风所触，锵然成韵。以灯为龙、凤、螭、豹腾踯之状，似非人力。玄宗见大悦，促召师观于楼下，人莫知之。师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灯亦亚於此。”玄宗曰：“师顷尝游乎？”曰：“适自彼来，便蒙急召。”玄宗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於是令玄宗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误有所视，必有非常惊骇。”如其言，闭目距跃，已在霄汉。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观矣。”即睹影灯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玄宗称其盛者久之。乃请回，复闭目腾空而上，顷之已在楼下，而歌舞之曲未终。玄宗於凉州，以镂铁如意质酒，翌日，命中使托以他事使于凉州，因求如意以还，验之非谬。又尝因八月望夜，师与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其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默记其声，归传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宫还，过潞州城上，俯视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昼，师因请玄宗以玉笛奏曲。时玉笛在寝殿中，师命人取，顷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钱於城中而还。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玄宗累与近臣试师道术，不可殚尽，而所验显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礼敬。其馀追岳神、致风雨、烹龙肉、祛妖伪，灵效之事，具在本传，此不备录。又，燕国公张说尝诣观谒，师命酒，说曰：“既无他客。”师曰：“此有麹处士者，久隐山林，性谨而讷，颇耽于酒，锺石可也。”说请召之，斯须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带数围。使坐于下。拜揖之礼，颇亦鲁朴。酒至，杯盂

皆尽，而神色不动。燕公将去，师忽奋剑叱麹生曰："曾无高谈广论，唯沉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斩之，乃巨榼而已。尝谓门人曰："百六十年后，当有术过我者，来居卯西山矣。"初，师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东数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诣门，号泣求救。门人谓其有疾也，师引而问之，曰："某东海龙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更其任，无过者超证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绩垂成。有婆罗门逞其幻法，住于海峰，昼夜禁咒，积三十年矣。其法将成，海水如云，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将竭矣。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制灵之物，必为幻僧所取。五日午时，乞赐丹符垂救。"至期，师敕丹符，飞往救之，海水复旧，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龙辇宝货珍奇以来报，师拒曰："林野之中，栖神之所，不以珠玑宝货为用。"一无所受。因谓龙曰："此崖石之上，去水且远，但致一清泉，即为惠也。"是夕，闻风雨之声。及明，绕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经冬不竭，至今谓之天师渠。又一说云：显庆中，法善奉命修黄箓斋于天台山，道由广陵，明晨将济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舣舟而候。时方春暮，浦溆晴暖，忽有黄白二叟相谓曰："乘间可以围棋为适乎？"即向空召冥儿。俄有丱童擘波而出，衣无沾湿。一叟曰："挈棋局与席偕来。"须臾，丱童如命，设席沙上，对坐约曰："睹胜者食明日北来道士。"因大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无以味美见侵也。"旷望逡巡，徐步凌波，远远而没。"舟人知其将害法善也。惶惑不宁。及旦，则有内官驰马前至，督备舟楫，舟人则以昨日之所见具列焉，内官惊骇不悦。法善寻续而来，内官复以舟人之辞以启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无挂意。"时法善符术神验，贤愚共知，然内官洎舟人从行之辈忧轸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缆，发岸咫尺，而暴风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顾失色。法善徐谓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鹢首。"既投而波流静谧。有顷既济，法善顾舟人曰："尔可广召宗侣，沿流十里之间，或芦洲葭渚，有巨鳞在焉。尔可取之，当大获其资矣。"舟人承教。不数里，果有白鱼长百尺许，周三十馀围，偃暴沙上。就而视，脑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脔割载归，左近村闾，食鱼累月。（《太平广记》卷二六，云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

王四郎

洛阳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孩提之岁，其母他适，因随去。自后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复录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道出东都。方过天津桥，四郎忽于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识。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选，费用固多，少物奉献，以助其费。"即于怀中出金，可五两许，色如鸡冠。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琚异之，即谓曰："尔顷在何处？今复何适？"对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将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觐。"琚又曰："尔今停泊在何处？"对曰："中桥逆旅席氏之家。"时方小雨，会琚不赍雨衣，遽去曰："吾即至尔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获祗候。"琚迳归，易服而往，则已行矣。因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马，华侈非常。其王处士肩舆先行，云往剑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时物翔贵，财用颇乏。因谓家奴吉儿曰："尔将四郎所留者一访之。"果有张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惊喜，捧而叩额曰："何从得此？所要几缗？"吉儿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儿，即依请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来。"吉儿以钱归，琚大异之。明日，自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郎本约多少耳，逾则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后留心访问，冀一会遇，终不复见之。（《太平广记》卷三五）

李 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馀万。清性仁俭，来则不拒，纳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赖尔辈勤力无过，各能生活，以是吾获优赡。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宁复有意于华侈哉！尔辈以吾老长行，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缄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损尔之给用，资吾之粪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气，行将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尔辈又营续寿之礼，吾所以先期而会，盖止尔之常态耳。"子孙皆曰："续寿自远有之，非此将何以展卑下教敬之心？愿无止绝，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尊旨。"清曰："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总而计之，是吾获数千百丈矣。以此为绍续吾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问。"清笑谓曰："终亦须令尔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劳，于今六十载矣，而曾无影响。吾年已老耄，朽蠹殆尽，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压郡城，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家坐对岚岫，归云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箕，以辘轳自缒而下，以纤縻为媒焉。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尔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当复来

归。"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寞深远，不测纪极。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类不储，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岂久视永年之阶乎！"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行箕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赍酒馔。迟明，大会于山椒，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扪四壁，止容两席许。东南有穴，可俯偻而入，乃弃箕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非人世。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级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清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於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瓯，其色浓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则叩头求哀，又云："无路却返。"众谓清曰："会当至此，但时限未耳。汝无苦无途，但闭目，足至地则到乡也。"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其时才申末，城隍阡陌，仿佛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人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后闾閈，"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自缒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怏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儿疠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自此莫知所往。（《太平广记》卷三六）

玉　女

唐开元中，华山云台观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遍身溃烂臭秽，观中人惧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涧幽僻之处。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过前，遥掷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谓之曰："勉食此，不久当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渐痊，不旬日复旧。初忘饮食，惟恣游览，但意中飘摇，不喜人间，及观之前后左右亦不愿过。此观中人谓其消散久矣，亦无复有访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实而已。后于岩下忽逢前道士，谓曰："汝疾既瘥，不用更在人间。云台观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时投以小石，当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当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后筋骸轻健，翱翔自若，虽屡为观中人逢见，亦不知为玉女耳。如此数十年，发长六七尺，体生绿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过之，则叩头遥礼而已。大历中，有书生班行达者，性气粗疏，诽毁释道，为学于观西序，而玉女日日往来石池，因以为常。行达伺候窥觇，又熟见投石采芝，时节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达乃搴取。玉女远在山岩，或栖树杪，既任采去，则呼叹而还。明日，行达复如此。积旬之外，玉女稍稍与行达争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发，而玉女腾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肤体，仍加逼迫。玉女号呼求救，誓死不从，而气力困惫，终为行达所辱，扃之一室。翌日，行达就观，乃见皤然一媪，尪瘵异常，起止殊艰，视听甚昧。行达惊异，遽召观中人，细话其事。即共伺问玉女。玉女备述始终。观中人固有闻知其故者，计其年盖百有馀矣。众哀之，因共放去，不经月而殁。（《太平广记》卷六三）

赵　操

赵操者，唐相国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国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缗，窜於旗亭下。不日钱尽，遂南出启夏门，恣意纵驴，从其所往。俄届南山，渐入深远，猿鸟一径，非畜乘所历。操即系驴山木，跻攀独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门，既入，有二白发叟谓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顾其室内，妻妾孤幼，不异俗世。操端无所执，但恣游山水，而甚安焉。月馀，二叟谓操曰："劳汝入都，为吾市山中所要。"操则应命。二叟曰："汝所乘驴，货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约，买之而还。"操因曰："操大人方为国相，今者入京，惧其收维。且驴非己畜，何容便货。况系之山门，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过忧苦。"操即出山，宛见其驴尚在。还乘之而驰，足力甚壮。货之，果得五千。因探怀中二叟所示之书，惟卖水银耳。操即为交易，薄晚而归，终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杂药烧炼，俄而化为黄金。因以此术示之于操。自尔半年，二叟徐谓操曰："汝可归宁，三年之后，当与汝会於茅庐。"操愿留不获，於是辞诀。及家，相国薨再宿矣。操过小祥，则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峦树木，皆非向之所经也。操亟返。服阕，因告别昆仲，游于江湖，至今无

羁于世。从学道者甚众，操终无传焉。（《太平广记》卷七三）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观道士符契元，闽人也，德行法术，为时所重。长庆初，中夏，晨告门人曰："吾习静片时，慎无喧动。"乃扃户昼寝。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门，心欲有诣，身即辄至。离乡三十馀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园圃荒芜，旧识故人，孑遗殆尽。时果未熟，乃有邻里小儿攀缘采摘，契元护惜咄叱，曾无应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与未熟，同归摘拾，何苦挂意也。"又曾居条山炼药，乃亦思一游，忽已至矣。恣意历览，遍穷岩谷。道流曰："日色晚，可归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鸣驺，导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阳官不宜避阴官，但遵路而行。"须臾，前导数辈望契元即狼狈奔迸。及官至，谛视之，乃仆射马缌，时方为刑部尚书，素善契元。马亦无恙，与契元晤，心独异之。日已夕矣。迟明，即诣开化坊访马，而与兵部韩侍郎对奕。因留连竟日，而旁察辞气神色，曾无少异，私怪其故。有顷，闻中疾，不旬日而殁。又，给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术者，中朝奉道者多归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闽人也，能于人静日，多神游诸岳。马公事人皆知之。（《太平广记》卷七八）

茅安道

唐茅安道，庐山道士，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从学者常数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隐形洞视之术。有顷，二子皆以归养为请。安道遣之，仍谓曰："吾术传示，尽资尔学道之用，即不得盗情而炫其术也。苟违吾教，吾能令尔之术临事不验耳。"二子授命而去。时韩晋公滉在润州，深嫉此辈，二子径往修谒，意者脱为晋公不礼，则当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纵诞，摄衣登阶，韩大怒，即命吏卒缚之。于是二子乃行其术，而法果无验，皆被擒缚。将加诛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盖师之见误也。"韩将并绝其源，即谓曰："尔但致尔师之姓名居处，吾或释汝之死。"二子方欲陈述，而安道已在门矣。卒报公，公大喜，谓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庞眉美髯，姿状高古。公望见，不觉离席，延之对坐。安道曰："闻弟子二人愚騃，干冒尊严，今者命之短长悬于指顾。然我请诘而愧之，然后俟公之行刑也。"公即临以兵刀，械系甚坚，召致阶下。二子叩头求哀，安道语公之左右曰："请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术，固不与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砚水饮之，而噀二子，当时化为双黑鼠，乱走于庭前。安道奋迅，忽变为巨鸢，每足攫一鼠，冲飞而去。晋公惊骇良久，终无奈何。（《太平广记》卷七八）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性闲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軿阗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独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足，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恃能，意气自若。忽有白叟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洎坐客争前致敬。叟谓子牟曰："向者吹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者乐器常耳！"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之比，而叟以为常常，岂有说乎？"叟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颡求哀，希逢珍异。叟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赍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叟之所在矣。（《太平广记》卷八二）

奚乐山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者，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辋材，某当并力。"主人讶其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洎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锱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时严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贵，乐山遂以所得遍散与寒乞贫窭不能自振之徒，俄顷而尽。遂南出都城，不复得而见矣。（《太平广记》卷八四）

阿足师

阿足师者，莫知其所来。形质痴浊，神情不慧，时有所言，靡不先觉。居虽无定，多寓阌乡。憧憧往来，争路礼谒；山岳檀施，曾不顾瞻。人或忧或疾，获其指南者，其验神速。时陕州有富室张臻者，财积钜万，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挛手足，复懵语言，惟嗜饮食，口如溪壑。父母锺爱，尽力事之，迎医求药，不远千里。十数年后，家业殆尽。或有谓曰："阿足贤圣，见世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

除。"臻与其妻来抵阌乡，叩头抆泪，求其拯济。阿足久之谓臻曰："汝冤未散，尚须十年。愍汝勤虔，为汝除去。"即令选日，于河上致斋，广召众多，同观度脱。仍令赍致其男，亦赴道场。时众谓神通，而观者如堵。跂竦之际，阿足则指壮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举会之人，莫测其为。阿足顾谓臻曰："为汝除灾矣。"久之，其子忽于下流十数步外立于水面，戟手于其父母曰："与汝冤仇，宿世缘业，赖逢圣者，遽此解挥。倘或不然，未有毕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痴。须臾沈水，不知所适。(《太平广记》卷九七)

僵 僧

唐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而村内有窣堵波者，中有僵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触之，登时尘散，众争集视，填咽累日。有许卒郝义曰："焉有此事！"因以刀刺其心，如杴上壤。义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声而绝。李公遂令摽蕝其事，瘗於其下。明日，陈卒毛清曰："岂有此乎！昨者郝义因偶会耳。"即以刀环筑去二齿。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颐大叫，一声而绝。李公又令摽蕝其事，瘗於其下。自是无敢犯者。而军人祈福乞灵，香火大集，往环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军人以钱帛衣装檀施，环一二里而满焉。司空薛公因令军卒之战伤疮重者，许其落籍。居不旬日，则又从军东入，而所聚之财，为盗贼挈去，则无怪矣。至今刀疮齿缺，分明犹在。(《太平广记》卷一〇一)

贾人妻

唐馀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倘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阽於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忽一日夜归，意态遑遑，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萦。"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候，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太平广记》卷二二〇)

魏 淑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授与故职，趋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太平广记》卷二二〇)

李钦瑶

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隶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怿曰："越王轼怒蛙，盖激励官军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即付钦瑶以三矢，令取狐焉。钦瑶受命而驰，适有浅芜三二十亩，狐奔入其中，钦瑶逐之。欻有野雉惊起马足，径入云霄，钦瑶翻身仰射，一发而坠。然后鸣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于是携二物以复命焉，举军欢呼，声振山谷。时回鹘列骑置阵于北原，其首领仅一二百辈，弃军飞马而来，争捧钦瑶，似为神异。仍谓曰："尔非回鹘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太平广记》卷二二七)

卫庭训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凡饮皆敬酬之。恒游东市，遇友人饮于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与之饮。庭训复酬，此人昏然而醉，庭训曰："君未饮，何醉也？"曰："吾非人，乃华原梓桐神也。昨日从酒肆过，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访君。适醉者，亦感君之志。今当归庙，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访也。"言讫而去。后旬日，乃访之。至庙，神已令二使迎庭训入庙。庭训欲拜，神曰："某年少，请为弟。"神遂拜庭训为兄，为设酒食歌舞，既夕而归。来日复诣，告之以贫，神顾谓左右："看华原县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来。"

鬼遍索之，其县令妻韦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韦氏忽心痛殆绝。神谓庭训曰："可往，得二百千与疗。"庭训乃归主人，自署云："解医心痛。"令召之。庭训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许之。庭训投药，即愈如故。儿女忻忭，令亦喜，奉钱留宴饮。自尔无日不醉。主人谕之曰："君当隐贫窘，何苦使用不节乎?"庭训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贫也!"主人以告令，令召问之，具以实告。令怒，逐庭训而焚梓桐神庙。庭训夜宿村店，忽见梓桐神来，曰："非兄之过，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锦江立庙，极盛於此，可诣彼也。"言讫不见。庭训又往濯锦江，果见新庙。神见梦於乡人，可请卫秀才为庙祝。明日，乡人请留之。岁暮，神谓庭训曰："吾将至天曹，为兄问禄寿。"去数日归，谓庭训曰："兄来岁合成名，官至泾阳主簿，秩不满，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饯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释褐授泾阳县主簿。在任二载，分务闲暇，独立厅事，有一黄衫吏持书而入，拜曰："天曹奉命为判官。"遂卒于是夕。(《太平广记》卷三〇二)

崔　圆

天宝末，崔圆在益州。暮春上巳，与宾客将校数十百人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纵观如堵。是日，风色恬和，波流静谧。初，宴作乐，宾从肃如，忽闻下流十数里，丝竹竞奏，笑语喧然，风水薄送如咫尺。须臾渐近，楼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锦绣为帆，金玉饰舟，旄纛盖伞，旌旗戈戟，缤纷照耀。中有朱紫十数人，绮罗妓女凡百许，饮酒奏乐方酣。他舟则列从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严，溯沿中流，良久而过。圆即令访问。随行数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将幸巴剑，蜀中诸望神祇迁移避驾，幸无深怪。"圆骇愕，因罢会。时朝廷无事，自此先为其备。明岁南狩，圆应卒无阙矣。(《太平广记》卷三〇三)

张光晟

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因奉役至华州，盛暑驱驰，心不平。过岳祠，遂脱衣买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惟神聪鉴，当赐诚告。"祀讫，因极饮大醉。昼寝于碑堂，忽梦传声云："唤张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严邃异常，导者云："张光晟到。"拜跪讫，遥见当厅贵人，有如王者，谓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言讫惊寤洽汗，独怪之。后频立战功，积劳官至司农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从，已至开远门，忽谓同行朝官曰："今日乱兵，乃泾卒回戈耳，无所统，正应大掠而过。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久在泾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泾卒扶持，则难制矣。计其仓遑，未暇此谋，诸公能相逐径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诸公持疑。光晟即奔马诣泚曰："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泚曰："愿从公去。"命驾将行，而泾卒已集其门矣。光晟自将逃去，因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及神麢之阵，泚拜光晟仆射平章事，统兵出战，大败而还。方寤神告为征矣。(《太平广记》卷三〇四)

李　纳

贞元初，平卢帅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祐祷于岱岳，斋戒而往。及岳之西南，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馀三四人，杂色服饰，乃从者也。碧衣持弹弓，弹古树上山鸟，一发而中。鸟堕树，从者争掩捉。王祐见前到山下人尽下车却盖，向山齐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车："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从者挥路人，令上车，路人踌躇，碧衣人自挥手，又令人上。持弹弓，於殿西南以弹弓斫地，俯视，如有所伺。见王祐，乃召之前曰："何为来?"祐具以对。碧衣曰："君本使已来矣，何必更为此行。要见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见本使。"遂开西院门引入，见李纳荷校灭耳，踞席坐于庭。王祐惊泣前伏，抱纳左脚，噬其肤。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尤在殿阶，谓祐曰："要见新使邪?"又命一人从东来，形状短阔，神彩可爱。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讫无言，似欠呿而迟者久之，忽无所见，惟苍苔松柏，悄然严静。乃荐奠而回。见纳，纳呼入卧内，问王祐，祐但以荐奠毕，掷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纳。纳曰："祐何不实言?佑故噬吾足?"於是举足，乃祐所噬足迹也。祐顿首，具以实告，纳曰："适见新使为谁?"祐曰："见则识，不知其名也。"纳乃召认出。至师古，曰："此是也。"纳遂授以后事。言毕而卒。王祐初见纳荷校，问曰："仆射何故如此?"纳曰："平生为臣之辜也，盖不得已。如何今日复奚言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五)

沈　聿

贞元中，庶子沈华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别业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于庄之北平原十馀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满，因归农焉。一日昼寝堂之东轩，忽惊寤，见二黄衣吏谓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谓官罢，无事诣府，拒之未行。二吏坚呼，聿不觉随出，经历亲爱洎家人，挥霍告语，曾无应者。二吏呵驱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芜荟，正衙之东街，南北二巨门对启。吏导入北门，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厅上读状，付司责问。聿惶惧而逃，莫知所诣，遂突入南门。门内有厅，重施帘幕，聿危急，径入帘下，则见紫衣贵人寝书案后。聿欣有所投，又惧二吏之至，因声气撼动，紫衣遂寤，熟视聿曰："子为何者?"聿即称官及姓名。紫衣曰："吾与子亲且故，子其知乎?"聿惊惑未对。又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间，亦知张谓侍郎乎?"

聿曰："幼稚时则闻之。家有文集，尚能记念。"紫衣喜曰："试为我言。"聿念："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大悦。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遥拜，呼紫衣曰"生曹"，礼谒甚恭。紫衣谓曰："沈聿，吾之外孙也。尔可致吾意于秋局，希缓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聿谢辞而出，吏伺聿於门，笑谓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钱帛许之。忽若梦觉，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於野外。聿亦无恙。又五日，聿晚于庄门复见二吏曰："冤诉不已，须得郎为证。"聿即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冢，大被论理，候郎对辩。"聿谓曰："此主役之家人银钥擅意也。"二吏相顾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见。其夜，银钥气蹶而卒。数日，忽复遇二吏，谓聿曰："银钥称郎指教，屈辞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为告於生曹，二吏许诺。有顷复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潜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则济矣。"言讫不见。聿乃密择捷马，乘夜独游。聿曾于同州法轮寺寓居习业，因往诣之。及至，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惧贻严君之忧，则径归京，不敢以实启。庄夫至云："前夜火发，北原之牛坊已为煨烬矣。"聿终免焉。（《太平广记》卷三〇七）

凌　华

杭州富阳狱吏曰凌华，骨状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舍吏，当为上将军。"华为吏酷暴，每有缧绁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将死，见黄衫吏赍诏而前，宣云："牒奉处分：以华昔日曾宰剧县，甚著能绩。后有缺行，败其成功。谪官阛阓，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嶷然，委于庸贱。念兹贵骨，须有所归。今镇海军讨逆诸臣，合为上将，骨未圆实，难壮威棱，宜易之以得人，免块然而妄处。付司追凌华，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优恤。"于是黄衫吏引入，有绿冠裳者隔帘语曰："今日之来，德之不修也，见小吏而失禄，窃为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钳槌。俄顷，有缁衣豹袖执斤斧者三人。绿裳赐华酒五杯，昏然而醉，唯闻琢其脑，声绝而华醉醒，复止华于西阶以听命。移时，有宣言曰："亡贵之人，理宜裨补，量延半纪，仍赉十千。"宣讫，绿裳延华升阶，语曰："吾汉朝隐屠钓之人也。盖求全身，微规小利，既殁之后，责受此官，位卑职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叹失其贵骨，此事稍大，非独一人。"命酒与华酌别，饮数杯，冥然无所知。既醒，宛然在废床之上，扪其脑而骨已亡。其侪流赙助，凡十千焉。后十五年而卒。（《太平广记》卷三〇七）

刘元迥

刘元迥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炼水银作黄金，又巧以鬼道惑众，众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师古镇平卢，招延四方之士，一艺者至，则厚给之。元迥遂以此术干师古，师古异之，面试其能，或十铢五铢，皆立成焉，盖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师古曰："此诚至宝，宜何用?"元迥贵成其奸，不虞后害，乃曰："杂之他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辟邪。"师古大神之，因曰："再烧其期稍缓，子且为我化十斤，将备吾所急之器也。"元迥本炫此术规师古钱帛，逡巡则谋遁去。为师古縻之，专令烧金，其数极广，元迥无从而致，因以鬼道说师古曰："公绍续一方三十馀载，虽戎马仓廪，天下莫与之俦。然欲遣四方仰归威德，所图必遂者，须假神祇之力。"师古甚悦，因而询之，元迥则曰："泰岳天齐王，玄宗东封，因以沈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国永年。公能以他宝易其像，则受福与开元等矣。"师古狂悖，甚然之。元迥乃曰："全躯而致，或恐卒不能办，且以黄金十五斤铸换其首，固当获祐矣。"师古曰："君便先为烧之，速成其事。"元迥大笑曰："天齐虽曰贵神，乃鬼类耳。若以吾金为其首，岂冥鬼敢依至灵之物哉？是则斥逐天齐，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泽纯金而易之则可矣。"师古尤异之。则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迥所为，仍命元迥就岳庙而易焉。元迥乃以铅锡杂类镕其外而易之，怀其真金以归，为师古作饮食器皿，靡不办集矣。师古尤加礼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资奉甚厚。明年，师古方宴僚属将吏，忽有庖人自厨径诣师古，于众会之中，因举身丈馀，蹈空而立，大诟曰："我五岳之神。是何贼盗残我仪质？我上诉于帝，涉岁方归。及归，我之甲兵军马，帑藏财物，皆为黄石公所掠去。"则又极骂。复耸身数丈，良久履地。师古令曳去，庖人无复知觉，但若沈醉者数日。师古则令画作戎车战士、戈甲旌旗、及纸钱、绫帛数十车，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迥之奸。方将理之，而师古暴疡，不数日，脑溃而卒。其弟师道领事，即令判官李文会、虞早等按之，元迥辞穷，戮之于市。（《太平广记》卷三〇八）

马　总

马总为天平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傍，总凭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蹙，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总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有所诣，严邃崇闳，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由。然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总因辞退，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为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总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薨。岂马公误听？将祐增其年，以悦其意也？（《太平广记》卷三〇八）

陈导

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见一舟溯流而来，亦宿于此。导乃移舟近之，见一人厖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以同旅相值，因问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厖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厖眉亦随之。导备酒馔，饮经数巡，导乃问以姓氏，厖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来充使。"导又问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见问。君子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耳。"导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苦求之，弁曰："但俟吾从楚回，君可备缗钱一二万相贶，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孑遗。导自别弁后，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以悭鄙为性，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令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财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惟烧导家。弁亦不见。盖以导悭啬，负前约而致之也。（《太平广记》卷三二八）

赵叔牙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问之，其物自称："是鬼，吴时刘得言，窟宅在公床下，往来稍难，公为我移出。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是我妻墓，墓东埋之，后必相报。"叔牙明旦出城视之，信。即日，掘床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来言谢曰："今时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长史。"叔牙至明通状请祈雨，期三日雨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给其所须。叔牙于石佛山设坛。至三日，且无雨。当截耳，城中观者数千人。时与寇邻，建封以为诈妄有谋，晚衙杖杀之。昏时大雨，即令致祭，补男为散骑。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故自当死耳。（明钞本《太平广记》卷三四二，谈刻本误作《祥异记》）

邬涛

邬涛者，汝南人，精习坟典，好道术，旅泊婺州义乌县馆。月馀，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进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顾降于君。"涛视之，乃绝色也。谓是豪贵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于怀，妾何以奉托？"涛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玩于涛寝至，炳以银烛，又备酒食。饮数巡，王氏起谓涛曰："妾少孤无托，今愿事君子枕席，将为可乎？"涛逊辞而许，恩意款洽。而王氏晓去夕至，如此数月。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见涛色有异，曰："公为鬼魅所惑，宜断之。不然死矣！"涛闻之惊，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与符二道，一施衣带，一置门上，曰："此鬼来，当有怨恨，慎勿与语。"涛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见符门上，大骂而去，曰："来日速除之，不然生祸。"涛明日访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来，可以吾咒水洒之，此必绝矣。"涛持水归。至夜，女子复至，悲恚之甚。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于是遂绝。（《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张式

张式幼孤，奉遗命，葬於洛京。时周士龙识地形，称郭璞青乌之流也。式与同之外野，历览三日而无获。夜宿村舍。时冬寒，室内惟一榻，式则籍地，士龙据榻以憩。士龙夜久不寐，式兼衣拥炉而寝，欻然惊魇曰："亲家。"士龙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复寐，又惊魇曰："亲家。"士龙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谓，及晓，又与士龙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龙驻马遥望曰："气势殊佳。"则与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远见士龙相地，则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择葬地乎？此地乃某之亲家所有，如何？则某请导致焉。"士龙谓式曰："畴昔夜梦再惊，皆曰'亲家'，岂非神明前定之证舆？"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贵。（《太平广记》卷三九〇）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医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有二客笑语於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相谓曰："明晨何以为乐？"一曰："无如南海赤岩山弄珠耳！"答曰："赤岩主人嗜酒，留客必醉。仆来日未后，有事于西海，去恐复为萦滞也。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与吾子较技耳。"曰："君将何戏？"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长短粗细，悉如食箸。君何以敌？"答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我霆震一声，尽散其发，每缕仍为七结。"二人因大笑约诺而去。智通异之，即告交友六七人。迟明，先俟之。是时晴朗，已午间，忽有二云，大如车轮，凝于寺上。须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两声，人畜顿踣。及开霁，寺前槐林，劈柎分散，布之於地，皆如算子，小大洪纤，无不相肖。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发悉解散，每缕皆为七结。（《太平广记》卷三九四）

李勉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重也，商贩于此已逾

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炫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瘗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叙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瘗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太平广记》卷四〇二）

刘禹锡

唐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荥泽。首夏独坐林亭，忽然间大雨，天地昏黑，久方开霁。独亭中杏树，云气不散。禹锡就视树下，有一物形如龟鳖，腥秽颇甚，大五斗釜。禹锡因以瓦砾投之，其物即缓缓登阶，止于檐柱。禹锡乃退立于床下，支策以观之。其物仰视柱杪，款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声，屋瓦飞纷乱下，亭内东壁，上下罅裂丈许。先是，亭东紫花苜蓿数亩，禹锡时于裂处分明遥见，雷既收声，其物亦失，而东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锡亟视之，苜蓿如故，壁曾无动处。（《太平广记》卷四二二）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书张镐贬辰州司户。先是，镐之在京，以次女德容与仆射裴冕第三子、前蓝田尉越客结婚焉。已克迎日，而镐左迁，遂改期来岁之春季。其年，越客则速装南迈，以毕嘉礼。春仲，拒辰百里，镐知其将至矣。张斥在远，方抱忧惕，深喜越客遵约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园，而德容亦随姑姨妹游焉。出郡萧条，竹树交密。日暮，众将归，或后或先，纷纭笑语。忽有猛虎出自竹间，遂擒德容，跳入翳荟。众皆惊骇，奔告张。夜色已昏，计力俱尽，举家号哭，莫知所为。及晓，则大发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间。周回远近，曾无踪迹。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为虎暴，乃召仆夫十数辈登岸徐行，其船亦随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内有榻，因扫拂，即之憩焉，仆从罗列於前后。俄闻有物来自林木之间，众乃静伺。微月之下，忽见猛虎负一物至。众皆惶挠，则共阚喝之，仍大击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寻俯于板屋侧，留下所负物，遂入山间。共窥看，云是人，尚有馀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缆，然后船中烈烛熟视，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间之所有。越客深异之，则遣群婢看胗之，虽鬟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肤无少损。群婢渐以汤饮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气安集，俄复开目。与之言语，莫肯应。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张尚书次女昨夜游园，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残骸未获。”闻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询德容，因号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镐。镐凌晨跃马而至，既悲且喜，遂与同归，而婚媾果谐其期。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太平广记》卷四二八）

丁岩

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则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县购，得一虎而酬十缣焉。有老卒丁岩者善为陷阱，遂列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徵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焉。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诮。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罥挂树根而坠阱中。众共嗟骇，谓靡粉于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辘轳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则缠缚腰肢，挥手，外人则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岩因而谓之曰：“尔辈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之命，且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盖以我故也。尔若损我，固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尔不若从吾，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斯亦渡河他适，尔所知者矣。”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其虎谛听，若有知解。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禳群辈之暴。况与试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管界获宁耳。”徵许之。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踯腾，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躯命之计，虽在异类，亦有可观者焉。若暴虎之猛悍，况厄陷阱，得人固当恣其狂怒，决裂噬啮，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岩以图全，而果谐焉，何其智哉！而岩能以言词诱谕，通於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异，况免挂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诚交感之致耳。於戏！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太平广记》卷四二九）

启颜录

[隋]侯　白撰　陈尚君整理

《启颜录》十卷，题隋侯白撰。白字君素，魏郡临漳（今属河北）人。性滑稽，好为诽谐杂说。举秀才，为儒林郎，与杨素狎近。隋高祖闻其名，召于秘书修史，给五品食，月余而死。两《唐志》均以本书为侯白撰，唐宋人则多云不知作者。原书今仅存敦煌遗书斯六一〇卷残本，抄于开元十一年（七二三），存《论难》、《辨捷》、《昏志》、《嘲诮》四篇，凡四十则，另《太平广记》、《类说》等书中尚存逸文六十多则。其中有多则记及侯白谐事，但大半为唐初之事，少数已及高宗时。这些显然不可能为隋初侯白所及见，其作者当为唐开元前人，姓名已无考。本书大量记载周隋至唐初谐谑故事，所记多为真人之事，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文辞晓畅，生动有趣，是中国古代笑话类著作中有重大影响且较早的名著。今参今人王利器及曹林娣、李泉两种辑本，重新辑录校点，分为两卷，以敦煌本为上卷，以《太平广记》等书所引为下卷。

卷　上

论　难

北齐高祖尝以大斋日设聚会。时有大德法师开道，俗有疑滞者，皆即论难，并援引大义，广说法门，言议幽深，皆存雅正。石动甭最后论义，谓法师曰："且问法师一个小义，佛常骑何物？"法师答曰："或坐千叶莲花，或乘六牙白象。"动甭云："法师全不读经，不知佛所乘骑物？"法师又即问云："檀越读经，佛骑物何？"动甭答云："佛骑牛。"法师曰："何以知之？"动甭曰："经云：'世尊甚奇特，'岂非骑牛？"坐皆大笑。又谓法师曰："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今更问法师一种小事：比来每经之上，皆云价值百千两金；未知百千两金，总有几斤？"法师遂无以对。一坐更笑。

高祖又尝作内道场，时有一大德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祖乃令法师升高座讲，还令立其旧义。当时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端，无难得者。动甭即请难此僧，必令结舌无语。高祖大悦，即令动甭往难。动甭即于高座前褰衣阔立，问僧曰："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动甭又翘一脚向后，一脚独立，问僧曰："更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一脚。"动甭云："向有两脚，今有一脚，若为得无一无二？"僧即答云："若其二是真，不应有一脚，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真。"动甭既以僧义不穷，无难得之理，乃谓僧曰："向者剧问法师，未是好义，法师既云：'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今问法师此义，不得不答。弟子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者天子一人，临御四海，法师岂更得云无一？卦有乾坤，天有日月，皇后配于天子，即是二人，法师岂更得云无二？今者帝德广临，无幽不照，昆虫草木，皆得其生，法师岂更得云无是？今既四海为家，万方归顺，唯有宇文黑獭，独阻皇风，法师岂更得云无非？"于是僧遂嘿然无（原脱）以应，高祖抚掌大笑。

高祖又尝集儒生会讲，酬难非一。动甭后来，问博士曰："先生，天有何姓？"博士曰："天姓高。"动甭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学他蜀臣秦宓，本非新义。正经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须假托旧事。"博士云："不知何经之上，得有天姓？"动甭云："先生全不读书，孝经亦似不见。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见《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岂不是天姓？"高祖大笑。

动甭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难云："孔子弟子达者有七十二人。"动甭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人未着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甭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者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知之？"动甭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

'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岂非七十二人?"坐中大悦。博士无以应对。

高祖又尝以四月八日斋会讲说，石动甬时在会中，有大德僧在高座上讲，道俗论难，不能相决。动甬后来，乃问僧曰："今是何日?"僧答云："是佛生日。"动甬即云："日是佛儿。"僧即变云："今日佛生。"动甬又云："佛是日儿。"众皆大笑。

隋卢嘉言尝就寺礼拜，因入僧房，有一僧善于论议，嘉言即与之谈话，因相戏弄，此僧理屈。同座更有二僧，即助此僧酬对，往复数回，三僧并屈。嘉言乃笑而谓曰："三个阿师，并不解樗蒲，何因共弟子论议?"僧即问曰："何意论议，须解樗蒲?"嘉言即报曰："可不闻樗蒲人云：'三个秃不敌一个卢。'阿师何由可得?"弟子观者大笑，三僧更无以应。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夏，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当时朝官及道俗观者数千余人，大德名僧及官人有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无难得者。最在后，有一小儿，姓赵，年始十三，即于众人中出。众以法师辩捷，既已过人，又复向来论议，皆是高名旧德，忽即见此小儿，形容幼小，欲来论议，众咸怪笑。小儿精神自若，即来就座，大声语此僧曰："昔野干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暗梨，出何典诰?"僧即语云："此郎君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小儿即应声报云："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法师既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当时既是夏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既为众人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即以所摇之扇，掩面低头。小儿又大声语云："圆扇团团，形如满月，不藏顾菟，翻掩雄狐。"众又大笑。法师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问并语未得尽，如意头遂摆落。小儿即起谓法师曰："如意既折，义锋亦催。"即于座前，长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众人无不欢笑，惊难称嗟。

辩 捷

齐徐之才有学辩捷，又善医术。尚书王元景骂之才为师公，之才应声答曰："既为汝师，复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陈徐陵为散骑常侍，聘隋，隋文帝时在东都，选朝官有辩捷者，令对南使。当时初夏微热，又徐是南人，隋官一人弄徐陵曰："今日之热，总由徐常侍来。"徐陵应声答曰："昔王肃入洛，为彼制仪，今我来聘，使卿知寒暑。"众遂无答。徐陵时年七十五，复有一人问曰："徐常侍年几?"徐陵又即答曰："小于如来五岁，大于孔子二年。"众人皆笑，又无以报。隋文帝既以徐陵辩捷，频有机俊，无人酬对，深以为羞，乃更访朝官有谁可令使，当时有人举卢思道颇有辩捷，堪令对使。文帝闻之，甚喜，即召思道，令对南使。朝官俱送往见徐陵，徐陵遥见思道，年最幼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即应曰："以公小臣，不劳长者。"须臾坐定，徐陵谓思道曰："昔殷迁顽人，本居兹邑，今之存者，并是其人。"思道应声答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存者唯君一人。"众皆大笑。徐陵遂无以可答。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是有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有一僧甚辩捷，乃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边，其僧乃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盘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云："毗舍阇鬼，乃住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相报。

隋朝令卢思道聘陈，陈主敕："在路诸处，不得共语，致令失脱。"思道既渡江，过一寺中，诸僧与思道设食，亦不敢有言，但处分索饮食而已。后索蜜汤益智劝思道，思道尝之，思道笑曰："法师久服无效，何劳以此劝人?"僧既违敕失脱，且惭且惧。思道至陈，手执国信，陈主既见思道，因用《观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音经》报曰："忽遇恶风，遂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遂无以应。

陈朝又尝令人聘隋，隋不知其人机辩深浅，乃密令侯白改变形貌，着故弊衣裳，诈为贱人供承。客使谓是贫贱，心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语。白心甚不平，未有方便。使人卧问侯白曰："汝国马价贵贱?"侯白即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是伎俩有筋脚，好形容，直三十贯已上；若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直二十贯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直四五贯已上；若弩尾燋蹄，绝无伎俩，旁卧放气，一钱不直。"于是使者大惊，问其名姓，知是侯白，方始惭谢。

越公杨素戏弄侯白云："山东人多仁义，借一而得两。"侯白问曰："公若为得知?"素曰："有人从其借弓，乃云揭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而知二。"越公问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雨，渭水涨不?'报曰：'灞涨。'岂非问一而知二?"越公于是服其辩捷。

昏 忘

隋时王德任尚书省员外，为人健忘，从朝堂还入省，遂错上尚书厅，谓为本厅，乃大声唤番官，因即坐尚书床上，令取线鞋来脱靴。其看尚书人曰："此尚书厅也，尚书在此。"德遂狼狈下阶，而走本厅，未坐，便向厕，付笏与从后番官，把笏立于厕门之侧。德从厕出，见番官把笏而立，即惊问曰："公是何官人?"番官曰："是向者从公人。"德始觉悟。乃取笏上厅坐，顾见向者番官尚立，又更问曰："君是何人?"番官曰："是番官。"德乃执笏近前揖曰："公作官来几番?"番官不知所答，掩口而退。

鄠县有一人多忘，将斧向田斫柴，并妇亦相随。

至田中遂急便转，因放斧地上，旁便转讫，忽起见斧，大欢喜云："得一斧。"仍作舞跳跃，遂即自踏着大便处，乃云："只应是有人因大便遗却此斧。"其妻见其昏忘，乃语之云："向者君自将斧斫柴，为欲大便，放斧地上，何因遂即忘却?"此人又熟看其妻面，乃云："娘子何姓，不知何处记识此娘子?"

隋柳真为洛阳令，恍忽多忘。曾有一人犯罪，合决杖，柳真见其罪状，大嗔，索杖欲打，即脱犯罪人衣裳于庭中，坐讫，犹未行杖，即有一客来觅柳真，柳真引客向房中语话。当时寒月，其犯罪人缘忍寒不得，即暂起向厅屋头向日，取袄子散披蹲地。柳真须臾送客出厅门，还，遥见此人，大叫嗔曰："是何物人，敢向我厅边觅虱?"此人出门径走，更不寻问。

鄠县董子尚村，村人并痴，有老父遣子将钱向市买奴，语其子曰："我闻长安人卖奴，多不使奴预知之，必藏奴于余处，私相平章，论其价直，如此者是好奴也。"其子至市，于镜行中度行，人列镜于市，顾见其影，少而且壮，谓言市人欲卖好奴，而藏在镜中，因指麾镜曰："此奴欲得几钱?"市人知其痴也，诳之曰："奴直十千。"便付钱买镜，怀之而去。至家，老父迎门问曰："买得奴何在?"曰："在怀中。"父曰："取看好不?"其父取镜照之，正见眉须皓白，面目黑皱，乃大嗔，欲打其子，曰："岂有用十千钱，而贵买如此老奴?"举杖欲打其子。其子惧而告母，母乃抱一小女走至，语其夫曰："我请自观之。"又大嗔曰："痴老公，我儿止用十千钱，买得子母两婢，仍自嫌贵?"老公欣然。释之余，于处尚不见奴，俱谓奴藏未肯出。时东邻有师婆，村中皆为出言甚中，老父往问之。师婆曰："翁婆老人，鬼神不得食，钱财未聚集，故奴藏未出，可以吉日多办食求请之。"老父因大设酒食请师婆，师婆至，悬镜于门，而作歌舞。村人皆共观之，来窥镜者，皆云："此家王相，买得好奴也。"而悬镜不牢，镜落地分为两片。师婆取照，各见其影，乃大喜曰："神明与福，令一奴而成两婢也。"因歌曰："合家齐拍掌，神明大歆飨。买奴合婢来，一个分成两。"

梁时有人，合家俱痴，遣其子向市买帽，谓曰："吾闻帽拟成头，汝为吾买帽，必须得容头者。"其子至市觅帽，市人以皂绝帽与之，见其叠着未开，谓无容头之理，不顾而去。历诸行铺，竟日求之不获。最后，至瓦器行见大口瓮子，以其腹中宛宛，正是好容头处，便言是帽，取而归。其父得以成头，没面至项，不复见物。每着之而行，亦觉研其鼻痛，兼拥其气闷；然谓帽只合如此，常忍痛戴之。乃至鼻上生疮，项上成胝，亦不肯脱。后每着帽，常坐而不敢行。属岁朝，子孙当拜岁，先语家中曰："汝子孙欲拜岁者，可早来，阿公若着帽坐待竟，即不见你去。"其朝，老父欲受家人拜岁，不可露头，便戴帽坐待。家人拜岁总至，拜于阶下。老父已戴帽，一无所见。长新妇前拜贺，因祝："愿公口还得出气，眼还得见明，头还依旧动，脚还不废行。子子孙孙俱载帽，长住屋里坐萌萌。"

梁时有一书生，性痴而微有词辩，不曾识羊，有人饷其一羝羊，乃绳系项，索入市卖之。得价不多，频卖不售。市人知其痴钝，众乃以猕猴来换之。书生既见猕猴，还谓是其旧羊，唯怪其无角，面目顿改，又见猕猴手脚不住，只言市人捩去其角，然为猕猴头上无疮痕，不可为验，遂隐忍不言。乃牵猕猴归家而咏曰："吾有一奇兽，能肥亦能瘦。向者宁馨羶，今来尔许臭。数回牵入市，三朝卖不售。头上失却皂荚子，面孔即作橘皮皱。"

隋初有同州人负麦饭入京粜之。至渭水上，时冰正合，欲食麦饭，须得水和，乃穿冰作孔取水，而谓冰孔可就中和饭，倾饭于孔中。倾之总尽，随倾即散，其人但知叹惜，竟不知所以。良久，水清，照见其影，因叫曰："偷我麦饭者只是此人。此贼犹不知足，故自仰面看我。"遂向水打之，水浊不见，因大嗔而去，云："此贼始见在此，即向何处?"至岸，见有砂，将去便归。

隋时有一痴人，车载乌豆入京粜之，至灞头，车翻，复豆于水，便弃而归，欲唤家人入水取。去后，灞店上人竞取将去，无复遗余。比回，唯有科斗虫数千，相随游泳。其人谓仍是本豆，欲入水取之。科斗知人欲至，一时惊散。怪叹良久，曰："乌豆，从你不识我，而背我走去，可畏我不识你，而一时着尾子。"

陈长沙王叔坚性骄豪暴虐，每食，常遣仓曹哺饭至，至食欲饱，即问仓曹云："可罢未?"仓曹若报道可罢，便嗔责云："汝欲饿煞侬。"乃与杖一顿。若报道未可罢，又责云："汝欲胀煞侬。"复令与杖一顿。每一食间，仓曹未尝免杖。后食生菜，令仓曹作生菜樊，至食了已来，更无所问，乃索浆水嗽口。仓曹私喜，谓得免杖。嗽口讫，又责仓曹云："何因生菜第五樊中，都无蓼味?"复令与杖一顿。

隋郑元昌，山东望族，因嫁女与京下仕人，送女入京。在礼席上，男夫妇女亲戚聚会，座上有四五十人。元昌最为尊老，坐居第一，众共观瞻。先不识石榴，席上令饤数颗，元昌取其一颗，并皮食之，觉其味极酢涩，乃谓主人曰："此着嘴饱，欲似未熟，请更为煮之。"座上莫不大笑。

河东下里风俗，至七月七日，皆令新妇拜贺阿家，似拜岁之礼，必须祝愿。有一新妇祝阿家云："七月七日新节，瓜儿屃子落喔。愿阿家宜儿，新妇宜薛。"(河东人呼婿为薛)

鄠县有人将钱绢向市，市人觉其精神愚钝，又见颏颐稍长，乃语云："何因偷我驴鞍桥去，将作下颔?"欲送官府，此人乃悉以钱绢求充驴鞍桥之直，空手还家，其妻问之，具以此报。妻语云："何物鞍桥，堪作下颔?纵送官府，分疏自应得脱，何须浪与他钱绢?"乃报其妻云："痴物，傥逢不解事官府，遣

拆下颔检看，我一个下颔，岂只直若许钱绢?”

虢州录事姓卢，家中有枣新熟，乃谘刺史云：“有新枣愿欲奉公。”刺史甚喜。录事乃令其弟将枣来，送与刺史宅。已通，刺史未取枣间，其弟乃自吃枣总尽。须臾，录事自来问：“使君取枣未?”其弟报云：“向来已自吃尽。”录事大怒云：“痴汉，他唤你作何物人?”其弟报云：“只唤作卢录事弟。”又问云：“何物牛即吃尽如许枣?”其弟又报云：“一颗一颗吃即尽。”录事又嗔云：“此汉是何物体里?”又报云：“吃枣来，体里泻蝍蝍。”录事更无以应，乃惭谢刺史而归。

虢州湖城人常青奴，为性痴钝，简点入军，合养官马，配得一匹骓马。果毅总令所是养马卫士，并通马毛色。青奴通云：“养灰马一头。”果毅嗔其不知毛其为匆，唤马作头，决二十，语云：“明日莫遣不得，即处分；诸卫士勿令教之。”此人即归家，嗟叹不食。其嫂新产在蓐，见其叹恨，即问之：“郎君何所嗟叹?”青奴即云：“果毅遣通养马毛色，通云：‘灰马一头。’果毅遂打二十。”嫂云：“此是骓马一匹，何因唤作灰马一头？正合吃杖，不须悔恨。”青奴大喜，即云：“果毅犹遣明日更通。”嫂曰：“明日通时，果毅必应怪问云是谁教，必不得道是嫂教，可报云：‘是阿兄教。’”青奴到明日通状云：“骓马一匹。”果毅问云：“是谁教你?”青奴云：“是阿兄教。”果毅云：“阿兄何在?”青奴云：“阿兄见在屋里。”果毅又问云：“阿兄在里作何物在?”青奴又报云：“阿兄在屋里新生儿，见向蓐里卧在。”果毅乃大怪笑。寻问，始知是阿嫂。

嘲　诮

北齐徐之才后封西阳王，尚书王元景尝戏之才曰：“人名之才，有何义理？以仆所解，当是乏才。”之才即应声嘲元景姓曰：“王之为字，在言为诳，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馬，施角尾而成羊。”元景遂无以对。

徐之才又尝宴人客，时有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卢字曰：“安毛为虐，在丘为虚，生男成虏，配马成驢。”元明嘿然，一坐欢笑。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亦无以对。

隋朝有一人姓马，一人姓王，二人尝聚宴谈笑，姓马者遂嘲王字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姓王者即嘲马字曰：“馬是你，元来本姓匡，拗你尾子东北出，背上负王郎。”遂一时大笑。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即便屠割。尝以闲暇，访人解嘲。当时即进一人，黑闼即唤令入于庭前立。须臾有一水恶鸟飞过，黑闼曰：“嘲此水恶。”其人即嘲云：“水恶，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黑闼大悦。又令嘲骆驼，“项曲绿，蹄波他，负物多。”黑闼大笑，赐绢五十匹。其人拜谢讫，于左膊上负绢走出，未至屏墙，即遂倒卧不起。黑闼令问：“何意倒地?”其人对云：“为是偏担。”黑闼更令索五十屯同纯绵，令着右膊上将去，令明日更来。其人将绵绢还村，路上逢一相识人，问云：“何处得此绵绢?”其人具说源由。此人即乞诵此嘲语，并问倒地由。此人问讫，欢喜而归，语其妇曰：“我明日定得绵绢。”明日平旦，即于黑闼门外云：“极解嘲。”黑闼大喜，即令引入。当见一猕猴在庭前，黑闼曰：“嘲此猕猴。”此人即嘲曰：“猕猴，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黑闼已怪，然犹未责；又有一老鸱飞过，黑闼又令嘲老鸱，此人又嘲云：“老鸱，项曲绿，蹄波他，负物多。”黑闼大怒，令割却一耳。走出至屏墙，又即倒地。黑闼令问，又云：“偏担。”黑闼又令更割一耳。此人还家，妇迎门问绵绢何在，此人云：“绵绢，割却两耳只有面。”

隋张荣亦善嘲戏，尝与诸知友聚会，乃各相嘲。有一人嘲云：“嘲，抽你皮作马鞭梢。”张荣即报云：“嘲，剥你皮作被袋。”人问曰：“何因不韵?”张荣答曰：“会是破你皮折，多用韵何为?”

隋朝有三四人共入店饮酒，酒味甚酢又薄，三四人乃各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此何义趣?”答云：“有水在。”又次一人嘲酒云：“酒，头似阿滥馆头。”诸人问云：“何因酒得似阿滥馆头?”其人答曰：“非鹅头。”又次至一人嘲云：“酒，向他篱是头，四脚距地尾独速。”诸人问云：“有何义?”其人答云：“更无余义。”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无豆。”其人即答云：“我若有豆，即归舍作酱，何因此间饮酢来?”众乃大欢笑。

国初有人姓裴，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已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陵冬叶不雕，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即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主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贤路?”即推倒。彦博云：“此人非但着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故有此言。彦博如晦乃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

国初贾元逊王威德俱有辩捷，旧不相识，先各知名，无因相见。元逊髭须甚多，威德鼻极长大，尝有一人置酒唤客，兼唤此二人，此二人在座，各问知姓名，然始相识。座上诸客及主人，即请此二人言戏。威德即先云：“千具羖羊历皮，唯裁一量鞣。”诸人问云：“余皮既多，拟作何用?”威德答曰：“拟作元逊

频。"元逊即应声云："千丈黄杨木，空为一个梳。"诸人又问云："余木拟作何用?"元逊答云："拟作威德枇子!"四座莫不大笑。

侯白尝出京城外，路逢富贵公子出游，自放鹞子，负驮极多，骑从鲜洁，又将酒食，野外遨游。白于路上见此公子，即语同行伴云："我等极饥，须得此人饮食。"诸人云："他是达官儿郎，本不相识，何缘可得他饮食?"侯白即云："仰我得之。"即急行趁及公子，问云："郎君臂上唤作何鸟?"其人报云："唤作鹞子。"侯白曰："堪作何用?"其人云："令捉鸟鹊及鹑。"侯白乃即佯惊云："遂不知此伎俩? 白庄上林中有三四窠，生儿欲大，总不纪括，既有如此伎俩，到庄即须养取此鸟。"公子大喜云："庄去此远近?"白曰："二十余里。"此人欲逐向白庄，侯白云："旦来大饿，未得即往。"此人即下所驮饮食，并侯白同行伴数人皆得饱足。食讫，此人鹞子即作声，侯白云："白庄上鸟，身品大小，共公庄鸟相似，唯声不同。"此人问云："公鸟作何声?"侯白云："庄上鸟声作求敕鸠。"此人乃大嗔恨而回。

侯白常共数人同行过村，村中一家，正有礼席，人客聚集。侯白即至门云："白等数人，即是音声博士，闻有座席，故来相过。"此家大喜，即引入对座，与饮食。食饱，主人将筝及琵琶、尺八与白令作音乐。侯白云："白等并不作此音声。"主人问云："客解作何音声?"白云："并解吹勃逻回。"主人既嗔且笑，发遣令去。

隋开皇初，高祖新受禅，意欲上合天心，下顺人望，每诸州奏有祥瑞，皆大喜悦。有人来献瑞物，皆即得官。后有一人甚富，访诸瑞物，若知有处，皆不惜钱。侯白东家有一胡患疳饶睡，家人每日常灸尾翠。侯白即觅富人云："我知有一瑞物，你与我几钱。"富人大喜，即与侯白二十贯钱。白即共作券契，不得翻悔。受钱讫，即引富人至胡家，见胡睡卧，家人正灸，富人云："瑞物何在?"侯白指胡云："此是九尾胡。"富人大嗔云："何得是瑞?"侯白云："若不信瑞，任汝就胡眼看，今见未觉。"富人即欲索钱，侯白出券共争，遂一钱索不得。

尝有一僧忽忆饱吃，即于寺外作得数十个䭔，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食讫，残䭔留钵盂中，蜜瓶送床脚下，语弟子云："好看我䭔，勿使欠少，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此僧即出。弟子待僧去后，即取瓶泻蜜，搵䭔食之，唯残两个。僧来即索所留䭔蜜，见䭔唯有两颗，蜜又吃尽，即大嗔云："何意吃我䭔蜜?"弟子云："和尚去后，闻此䭔香，实忍馋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来嗔，即服瓶中毒药，望得即死，不谓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即吃尽我尔许䭔。"弟子即以手于钵盂中取两个残䭔，向口连食，报云："只做如此吃即尽。"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

有一僧年老痃疾，恒共诸僧于佛堂中转经，即患气短口干，每须一杯热酒，若从堂向房温酒，恐堂中怪迟，即于堂前悬一铜铃，私共弟子作号语云："汝好意听吾铃声，即依铃语。"弟子不解铃语，乃问之，僧曰："铃云：'荡荡朗朗铛铛'，汝即可依铃语荡朗铛子，温酒待我。"弟子闻铃，每即温酒。数日已后，弟子贪为戏剧，遂忘温酒，僧动铃已后，来见酒冷，责之曰："汝何意今日，不听铃声?""为与旧声有别。"僧曰："铃声若何有别?"答云："今日铃声，云但冷冷朾朾，所以有别，遂不温酒。"僧笑而赦之。

卷　下

优　旃

秦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道。秦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贼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优旃曰："善，虽百姓愁费，然大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漆之极易，难为荫室。"二世笑之而止。(《太平广记》卷一六四)

简　雍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造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淫具，与欲酿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酿者罪。(《太平广记》卷一六四)

晏　婴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王谓左右曰："晏婴辞辩，吾欲伤之。"坐定，缚一人来。王问："何谓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今此人生于齐，不解为盗，入楚则为盗，其实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太平广记》卷二四五)

边　韶

后汉边韶字考先，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

孝先潜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太平广记》卷二四五)

张　裔

蜀张裔为益州太守，为郡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遣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许芝遣。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同前）

张　裕

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张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吾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无须，故裕云及之。（同前）

薛　综

吴薛综见蜀使张奉嘲尚书令阚泽姓名，泽不能答。薛综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嘲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也。（同前）

诸葛恪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诘之曰："向人子而字父，为是礼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者，非不明，意有所在耳。"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曰："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令人食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吴主大笑。（同前）

费　祎

孙权尝飨蜀使费祎，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嘲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鸟，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咸称善。（同前）

王戎妻

晋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同前）

杨　修

晋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同前）

孙子荆

晋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云："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同前）

蔡　洪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募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严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同前）

陆　机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机在坐，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同前）

诸葛恢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太平广记》卷二四六）

韩　博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则为刁。"阖坐雅叹焉。（同前）

王　绚

晋王绚，彧之子。六岁，外祖何尚之特加赏异。受《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戏曰："可改为'耶耶乎文哉'"。吴蜀之人，呼父为耶。绚捧手对曰："尊者之名，安得为戏？亦可道草翁之风必舅!"《论语》云："草上之风必偃。"翁即王绚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同前）

孙　绍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太平广记》卷二四七）

魏市人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

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同前）

王元景

北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儒缓，而每事机捷。有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徐谓奴曰："我不作斋，不得为解斋；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同前）

石动筒

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髐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动筒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动筒对曰："是煎饼。"高祖笑曰："动筒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诸人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之。"诸人未作。动筒为谜，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筒曰："承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筒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筒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筒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齐文宣帝曰：□□□□□□□□□□曰："恕臣万死即得。"帝曰："好。"曰：臣昨□□□□□□□□□落蜜瓮里，臣为陛下却还复上天□□□□□□□□□□真乎?"对曰："臣作夜梦随陛下行，落一厕中出来，□□□□舐之。"帝大怒，付所司杀却。曰："臣请一言而死。"帝曰：□□□陛下得臣头极无用，臣失头□□□。"笑而舍之。（同前）

侯　白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辩捷，时莫之比。尝与仆射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即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卒无处见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关中人，白山东人，素尝卒难之，欲其无对。而关中下俚人言音，谓水为霸，山东亦言擎将去为掇（音其朝反。）刀去。素尝戏白曰："山东固多仁义，借一而得两。"曰："若为得两?"答曰："有人从其借弓者，乃曰：''掇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雨，渭水涨否?'答曰：'霸长。'岂非问一知二?"素于是伏其辩捷。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素与白剧谈，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数百尺，公入其中，若为得出?"白曰："入中不须余物，唯用一针即出。"素曰："用针何为?"答曰："针头中令水饱坑，拍浮而出。"素曰："头中何处有尔许水?"白曰："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深坑?"素又谓白曰："仆为君作一谜，君射之，不得迟，便须罚酒。"素曰："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白应声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须作谜，亦不得迟。"白即云："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素曰："君因何学吾作道人谜?"白曰："此是阿历。"素大笑。白仕唐，尝与人各为谜。白云："必须是实物，不得虚作解释，浪惑众人。若解讫，无有此物，即须受罚。"白即云："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口共盏许大。"众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处有物，共盏许大口，而背共屋许大者，定无此物，必须共赌。"白与众赌讫，解云："此是胡燕窠。"众皆大笑。又逢众宴，众皆笑白后至，俱令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谲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应声云："有物大如狗，而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犊子。"白又与素路中遇胡，负青草而行。素曰："长安路上，乃见青草湖。"须臾，又有两醉胡，衣孝重服，骑马而走，俄而一胡落马。白曰："真所谓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谓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诚如言，我辈输一会饮食。若妄，君当输。"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伺之。令曰："君何须，得重来相见?"白曰："公初至，民间有不便事，望谘公。公未到前，甚多贼盗，请命各家养狗，令吠惊，自然贼盗止息。"令曰："若然，我

家亦须养能吠之狗，若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声与余狗不同。”曰：“其声如何？”答曰：“其吠声恸恸者。”令曰：“君全不识好狗吠声。好狗吠声，当作号号。恸恸声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胜，乃云：“若觅如此能吠者，当出访之。”遂辞而出。（《太平广记》卷二四八）

刘 焯

隋河间郡刘焯与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咸与之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同前）

山东人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翁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鹤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边树有骨骴，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戏之曰：“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骴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请以所闻见者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婿曰：“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同前）

吃 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有梯否？”素曰：“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抵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又问曰：“忽命公作军将，有小城，兵不过一千已下，粮食唯有数日，城外被数万人围，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谋计？”低头良久，问曰：“有有救救兵否？”素曰：“只缘无救，所以问公。”沉吟良久，举头向素云：“审审如如公言，不免须败。”素大笑。又问曰：“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为医治？”此人应声云：“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素云：“五月何处得有雪？”答云：“五月无雪，腊月何处有蛇咬？”素笑而遣之。（同前）

李 勣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长大而脔甚阔。道弘将入阁奏事，英公李勣在后，谓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须尔许大？”（同前）

李 荣

唐有僧法执，形容短小，于寺开讲。李荣往共议论。往复数番。僧有旧作诗咏荣，于高座上诵之云：“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此僧未及得下句，李荣应声接曰：“身材二尺半，头毛犹未生。”四座欢喜，伏其辩捷。（同前）

令狐德棻

唐赵元楷与令狐德棻从驾至陕。元楷召德棻同往河边观砥柱，德棻不去，遂独行。及还，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语？”答曰：“砥柱附参承公。”德棻应声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时群公以为佳对。（《太平广记》卷二四九）

崔行功

唐崔行功与敬播相逐，播带桐木霸刀子，行功问播云：“此是何木？”播曰：“是栟榈木。”行功曰：“唯问刀子，不问佩人。”（同前）

边仁表

唐四门助教弘绰与弟子边仁表论议，弘绰义理将屈，乃高声大怒。表遂报曰：“先生闻义即怒，岂曰弘？”弘又报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边又应声曰：“先生虽曰弘，义终不绰。”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归。（同前）

长孙玄同

唐长孙玄同幼有机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永徽中，在京宴会，众因语论及民间事。一人云：“醴泉县去京不远，百姓遂行蛊毒。此邑须远配流，岂得令在侧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处还有百姓，此人复行蛊毒，岂不还更损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处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诸人大喜，同即问之，答云：“但行蛊毒人，并送与莫离支作食手。”众皆欢笑。贞观中，尝在诸公主席，众莫能当。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儿郎，亦有人物。”走令唤段恪来，令对玄同。段恪虽微有辞，其容仪短小。召至，始入门，玄同即云：“为日已暗。”公主等并大惊怪，云：“日始是斋时，何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无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设食，其仓曹是吴人，言音多带其声，唤“粉粥”为“粪粥”。时肴馔毕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粪粥来？”举坐咸笑之。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坐中复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摄祭官祠社，于坛所清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粪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傍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彻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同

前）

松寿

唐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朝堂欲谢。而庆本两耳先卷，朝士多呼为卷耳。时长安令松寿见庆本而贺之，因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同前）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座下数百钱，输已略尽，便欲敛手。傍人谓之曰："何不更戏，觅钱回取之？"抱一乃举手摸钱曰："回，赐也何敢望回！"山东人谓"尽"为"赐"，故言"赐"也。（同前）

邓玄挺

唐邓玄挺人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踏，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又尝与谢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对射，数十发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恶，从来不曾如此。"玄挺应声报云："自须责射，因何尤箭？"众人欢笑，以为辩捷。权玄福任萧机，遣郎中、员外极晚始许出。有郎中厅前逼阶枣树下生一小枣，穿砌砖而出，皆讶焉，既就看。玄挺时任员外郎，云："此树不畏萧机，遂即砖辄枣出。"兵部侍郎韦慎形容极短，时人弄为侏儒。玄挺初得员外已后，郎中、员外俱来看。韦慎云："慎以庸鄙，滥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绿袍员外。"邓即报云："绿袍员外，何由可及侏儒郎中！"众皆大笑。（《太平广记》卷二五〇）

窦晓

唐窦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玮身长露齿。彦玮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玮曰："既已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窦即应声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窦云："乐工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窦云："身长知许，口齿齐崖，岂不是长斋？"众皆大笑。（同前）

杜延业

唐华原令崔思诲口吃，每共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尝语崔云："延业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即须报。"旁人云："他口应须自由，何处遣人驱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赌。杜将一把谷来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输延业。（同前）

路励行

唐路励行初任大理丞，亲识并相贺。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职，亲皆为乐。谚云：'一人在朝，百人缓带。'岂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缓带，并须将却幞头。"众皆大笑。（同前）

千字文语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爱育黎首，用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某人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乙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虽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内则执热愿凉，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脱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咸渠荷滴历，某乙即稽颡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太平广记》卷二五二）

山东佐史

唐山东一老佐史，前后县令，无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试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将身点过。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张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处，以观明府强弱；先唤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县令但点头而已，意无所问。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还即卖之。（同前）

程季明

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颦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唶唶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太平广记》卷二五三）

诸葛恪

吴主引蜀使费祎饮，使诸葛恪监酒。恪以马鞭拍祎背甚痛。祎启吴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护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儿，执鞭之士。"恪启曰："君至大国，傲慢天常；以鞭拍之，于义何伤？"众皆大笑。又诸葛瑾为豫州，语别驾向台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比往诣恪，不相见。后张昭坐中相遇，别驾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乱矣，何咄之

有！”答曰：“君圣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岂唯四凶，亦有丹朱。”（同前）

繁　钦

魏繁钦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孙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听，天地不与；降生之初，状似时鼠，厥性蠢贼，不文不武；粗记粗略，不能悉举。”（同前）

刘道真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为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同前）

祖士言

晋祖士言与钟雅相嘲，钟云：“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钟遂屈。（同前）

卢思道

隋卢思道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许编苦疾，嫌他织锦迟。”思道初下武阳入京，内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谓人曰：“德林在齐，恒拜思道；今日高官，向虽拜，乃作跪状。”思道尝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思道为《周齐兴亡论》，周则武皇宣帝悉有恶声，齐高祖太上咸无善誉。思道尝谒东宫，东宫谓之曰：“《周齐兴亡论》是卿作不？”思道曰：“是。”东宫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思道不能对。（同前）

李　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征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诠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群李愔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愔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同前）

赵神德

唐初，梁宝好嘲戏，曾因公行至贝州，憩客馆中，闲问贝州佐史，云：“此州有赵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宝颜甚黑，厅上凭案以待。须臾，神德人，两眼俱赤，至阶前，梁宝即云：“赵神德，天上既无云，闪电何以无准则？”答云：“向者入门来，案后唯见一挺墨。”宝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国。”又答云：“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宝更无以对，愧谢遣之。（《太平广记》卷二五四）

欧阳询

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着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同前）

刘行敏

唐有人姓崔，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执缚，五更初，犹未解。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至街道逢之，始与解缚，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以能饮，令宴蕃客浑王，遂错与延陀儿宴，行敏咏曰：“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识，终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面甚黑；杜善贤为长安令，亦黑；行敏咏之曰：“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同前）

窦　昉

唐许子儒旧任奉礼郎，永徽中造国子学，子儒经礼，当设有阶级，后不得阶。窦昉咏之曰：“不能专习礼，虚心强觅阶。一年辞爵弁，半岁履麻鞋。瓦恶频蒙摑（音国），墙虚屡被杈（音初皆反）。映树便侧睡，过匮即放乖。岁暮良功毕，言是越朋侪。今曰纶言降，方知愚计喎（音口怀反）。”（同前）

甘　洽

唐甘洽与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计尔应姓田；为你面拨獭，抽却你两边。”仙客应声曰：“甘，计你应姓丹；为你头不曲，回脚向上安。”（《太平广记》卷二五五）

契綟秃

唐京城有僧，性甚机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见嘲之曰：“法师是云中郡。”僧曰：“与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贫道作契綟秃？”其人诈之曰：“云中郡言法师高远，何为是辱？”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贼翻为墨槽，傍边有曲绿铁，翻为契綟秃，何事过相骂邪？”前人于是愧伏。（同前）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无不为隐语嘲之。有

令，口无一齿，常畏见嘲。初至，谓邑吏："我闻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复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数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同前)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栎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丞，何劳罔谈彼。"(《太平广记》卷二五六)

山东人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羹；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太平广记》卷二五七)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侧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齆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仄，为有陈根委翳。"患眼人续下句："不别似兰斯馨，都由雁门紫塞。"(同前)

伛　人

有人患腰曲伛偻，常低头而行。榜人咏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着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同前)

田　媪

唐京城中有妇人姓田，年老，口无齿，与男娶同坊人张氏女；张因节日盛馔，召田母饮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惭愧，无所啖嚼，遣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如此者数矣，田终不悟。归语夫曰："张家母去我大有饮食，临别即云：'惭愧，亲家母空口来，空口云'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无齿。张家母面上有疮瘢，眼下皮急极沾眡，若更有此语，可报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记之。居数日，张复召田，临起复云："惭愧，空口来，空口去。"田母乃熟视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真云："是眼皮沾眡。"合家大笑。(同前)

高敖曹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昙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太平广记》卷二五八)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门地，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姓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太平广记》卷二六〇)

殷　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谓薛黄门曰："自古圣贤，数不过五人：伏羲八卦，穷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农植百谷，济万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礼作乐，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无穷，却知无极，拔乎其萃，出乎其类，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征谏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为宰相。"征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头大面，不识今古，噇（徒江切）食无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轻物也皆此类。(同前)

煮箦为笋

汉人适吴，吴人设笋，问何物，曰："竹也。"归煮其箦，不熟，曰："吴人䡾辘，欺我如此。"(《类说》卷一四)

羊踏破菜园

有人尝食蔬茹，忽食羊肉，梦五脏神曰："羊踏破菜园。"(同前)

命群臣为大言

汉武帝置酒，命群臣为大言，小者饮酒。公孙丞相曰："臣弘骄而猛又刚毅，交牙出吻声又大，号呼万里嗷一代。"余四公不能对。东方朔请代大对，一曰："臣坐不得起，仰迫于天地之间，愁不得长。"二曰："臣跋越九州，间不容趾，并吞天下，欲枯四海。"三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噎不缘食，出居天外卧。"上曰："大哉，弘言最小当饮。"(同前)

书断列传

[唐]张怀瓘撰　任士英整理

《书断列传》四卷。末卷作《书断杂录》。内容系删节唐张怀瓘《书断》而成。张氏《书断》历代都十分推重，为著名书法品评著作。述书体源流，书家品级及小传。此书乃伪托张怀瓘之名而成。从本书卷三《李阳冰》条及卷四《八体》条亦可侧证。只是其内容、文字亦多相类。但应《书断》之三卷相区分。《百川学海》本、《说郛》本为常见，今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标点整理。

卷　一

古　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仿象"是也。

大　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

籀　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酆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

小　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　分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为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飞去。"

隶　书

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章　草

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是也。"

行　书

按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书是也。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飞　白

按飞白书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

草　书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馹，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

汲冢书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准"。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尚书故实》）。

李　斯

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已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望纪功石》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者《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醨。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实。草隶谓华。妙极于华者，义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李斯书，如为冠盖，不易施手。（出《书评》）

萧　何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出羊欣《笔阵图》）

蔡　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明，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出羊欣《笔法》）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为神。"（出袁昂《书评》）

崔　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张　芝

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画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笔而成。作英草行入神。隶书入妙。"

"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出袁昂《书评》）

张　昶

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世，以造行书擅名。既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善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

"宜官书，如雕羽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书评》）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帝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

左　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晖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

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勗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

钟　繇

魏钟繇，字元常。繇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笔阵图》）。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钟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绝伦多奇。（出袁昂《书评》）

钟　会

钟会，字士季，元常少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镆铘焉。会尝诈为荀勗书，就勗母钟夫人，取宝剑。会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勗乃潜画元常形像。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恸，勗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

韦　诞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拏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诞子熊、颖川钟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比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季，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钉榜，未题署。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戒子孙，绝此楷法。（出《书法录》）

卷　二

王羲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祕？"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祕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出羊欣《笔阵图》）

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

又

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尝叹妙跡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此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举家朝飧，唯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云："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十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

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详看，迺叹曰："小人乱真乃玺!"

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礦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榧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失书，惊懊累日。（出《图书会粹》）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郄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出《法书要录》）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造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制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皆入神，八分入能。

又

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晻暧斐亹，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书与所亲曰："子敬飞白，大有直是图于此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纱裓，著往诣。子敬便取裓，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褾略周。自叹比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于是制裓而走。左右果逐及于门外，斗争分裂衣，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子敬往县入欣斋。欣著新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出《图书会粹》）

又

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题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秩，尝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或谓小王为小令，非也。献之为中书令，卒于官。族弟珉代之。时以子敬为大令，季琰为小令。（出《法书要录》）

王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三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曰："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导爱好钟氏书，丧乱狼狈，犹衣带中盛，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

荀舆

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出《尚书故实》）

谢安

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并工书。

王廙

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出《国史异纂》）

戴安道　康昕

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妙绝。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常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士题画像以示子敬，子敬叹能以为西河绝矣。昕，字君明，外国人，官至临沂令。

韦昶

晋韦昶，字文休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尤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则封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乃使刘环以八分书之，后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君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是知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义熙末卒，年七十岁余。文休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

萧思话

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官

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其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运用连岗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涉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穆公。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诸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忏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犹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出《谈薮》）

又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出《南史》）

王　融

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为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书要录》）

萧子云

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至张氏宾护，东都旧第有萧齐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出《尚书故实》）

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齐"。（出《国史》）

萧　特

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遂过其父。"（出《谈薮》）

僧智永

陈永欣寺僧智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觇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

又

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出《国史异纂》）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能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出《尚书故实》）

尝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满。（出《法书要录》）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其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曰："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肤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比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

卷　三

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帝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出《尚书故实》）

购《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辩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

究，不离辩才之处。又敕追辩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辩才院，止于门前。辩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若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甕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辩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来旅雁哀。非君有祕术，谁照不然灰。"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妍蚩略同，彼此讽味，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辩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画《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辩才欣然曰："明日可将来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辩才。辩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辩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临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类，曰："果是响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辩才时言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后，辩才出赴露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凌愬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辩才。辩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御史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取别。"辩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镂瓶一，马脑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勒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榖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辩才不敢将入己用，回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出《法书要录》）

又

一说王羲之，尝书《兰亭会序》。隋末广州好事僧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右军《兰亭书》，二曰神龟（以铜为之，龟腹受一升，以水贮之，龟则动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铁为之，光明洞彻，色如水晶）。太宗特工书，闻右军《兰亭》真迹，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广州僧，而难以力取。故令人诈僧，果得其书。僧曰："第一宝亡矣，其余何爱?"乃以如意击石，折而弃之。又投龟，一足伤，自是不能行矣。（出《纪闻》）

汉王元昌

唐汉王元昌，神尧之子，善行书。诸王仲季并有能名，韩王、曹王亦其亚也。曹则妙于飞白，韩则工于草行。魏王、鲁王亦韩王之伦也。

欧阳询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今古，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书则八体尽能，笔力劲险，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神尧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

又

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出《国史异纂》）

欧阳通

唐欧阳通，询之子。善书，瘦怯于父。尝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紧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陁亦效欧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

也。(出《朝野佥载》)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仕隋为秘书郎。炀帝知其才，嫉其鲠直，一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书监。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大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余，尤所偏工，本师于释智永。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隶、行、草入妙。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右仆射，善书。少则伏膺虞监，长则师祖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显庆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隶、行入妙。亦尝师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伤于疏瘦也。

又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能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出《国史异纂》)

薛　稷

薛稷，河东人，官至太子少保。书学褚，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稷隶、行入能。

又

稷外祖魏仿，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老。反善画，博采古跡，埒于秘书。(出《谭宾录》)

高正臣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习右军之法，睿宗爱其书。张怀素之先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或凭书之，高尝为人书十五纸，张乃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误，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是张公也，乃审详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辨。高尝许人书一屏幛，逾时未获。其人乃出使淮南，临别大怅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与仆书一类，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高皇嫌之，不将入秩，后为鼠所伤，乃持去。张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风调不合，一至于此。"正臣隶、行、草入能。

王绍宗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祖述子敬，钦羡柬之。其中小真书体象尤甚，其行书及章草次于真。常与人书云："鄙夫书翰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后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将余比虞士。以虞亦不临写故也，但心准目想而已。闻虞眠布被中，恒手画腹皮，与余正同也。"承烈隶、行、草入能。

郑广文

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布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出《尚书故实》)

李阳冰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载。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出《国史补》)

张　旭

张旭书得笔法，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书，挥毫大叫，以头搵水墨中，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陆，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

又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其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示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

僧怀素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圣三昧，弃笔堆积，埋山下，号笔冢。(出《国史补》)

卷　四

程邈已下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曰"隶书。"

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小异李斯，见师一时。陈留蔡邕，后汉人，左中郎将。善篆，采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官。善篆、隶，每书，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宜官能为大字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至饮足，削书而退。安定梁鸿，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乃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鸿手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邯郸淳已下

陈留邯郸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名在鸿后。毛弘，鸿弟子，秘书八分皆传鸿法。又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苻坚得摹瑗书，王子敬云"极似张伯英。"瑗子寔，官至尚书，亦能草。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勤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忩忩不暇草。时人谓为"草圣"。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人中云芝书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姜诩已下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并善草。诞最优，魏宫馆宝器皆是诞手。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之题，以笼盛诞，辘轳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诫子孙绝此楷法。诞子少季亦有能称。罗晖赵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起亦善草，不及崔张。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家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三曰狎书，相闻者也。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父书，改易邓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东卫觊，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觊子瓘，为晋太保，采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藁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字。燉煌索靖，张芝姊之孙，晋征西司马，亦善草。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荥阳畅晋秘书令史，善八分。(出王僧虔《名书录》)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书亦真。开元初，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王以献，便留内不出。或云其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灰烬，此书亦见焚矣。(出《国史异纂》)

王廙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吾诸事不足法，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出《尚书故实》)

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买耳。"卢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日久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出《尚书故实》)

桓玄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馓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涴，玄不怿，自是会客不设寒具。(出《尚书故实》)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谓魏徵曰："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徵曰："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于是召见，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咸为证据，一无舛误。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利，为一时之绝，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三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亦胜弃日。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今吾学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得其骨力，形势自生。"(出《谭宾录》)

兰亭真迹

太宗酷好书法，有大王书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一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坐侧，朝夕观鉴赏。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

藏于昭陵。（出《尚书故实》）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许敬宗曰："许国师爱书，可于朝示之。"神功二年，上问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讫，有一卷，臣近已进讫。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目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出《谭宾录》）

二王真迹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榻两本进，分赐诸王，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真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五年敕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褾，每卷分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失坠。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右军真行书唯有《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尚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其书有贞观年旧褾织成字。（出《谭宾录》）

八　体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五十二般。（出《尚书故实》）

李　都

李都荆南从事时，朝官亲熟自京寓书，书踪甚恶。李寄诗戏曰："华缄千里列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钟张虚用力，却教羲献枉劳弃。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厚处，天行时气许教吞。"（出《抒情诗》）

东都乞儿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楷书不如。（出《酉阳杂俎》）

卢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献书帖。德裕得之，执玩颇爱其书。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有善书名。召至，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弘宣持贴久之不对，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状，曰："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太尉弥重之。（出《卢氏杂记》）

岭南兔

岭南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醉失之，大惧。因剪己发为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语其由，因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出《岭南异物志》）

角力记

[北宋]调露子撰 陈尚君 汪习波整理

《角力记》一卷，宋调露子撰。调露子姓名仕历皆不详，从所叙内容看，大约为宋初人。本书记魏晋以来以勇力角抵者的故事，尤详于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分为《述旨》、《名目》、《考古》、《出处》、《杂说》五目，书中征及《释名》、《通俗文》、《晋书》、《北齐书》、《隋书》、《荆楚岁时记》、《吴兴杂录》、《酉阳杂俎》等汉唐古籍，部分未交待出处者亦据他书转引，如管万敌、张季弘等事即录自唐康軿《剧谈录》。本书是至今所知存世最早的角抵专著，书中有不少不见他书的珍贵记载，对研究古代竞技和民俗极为重要。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本书，后传本较少，今本为明姚咨得于江阴，清代吴翌凤、黄丕烈复加校勘，但错讹仍复不少。今据台湾《笔记小说大观丛刊》影印清刊本校点。

序

序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为千古之格言也，而后玩笔砚者，不孰淳素，见竞浮华，有所不知，终身之耻，故有作《齐谐记》、《白泽图》者，有著《乱离》、《妖乱》等志者，有缉《搜神》、《幽明》等录者，惟力也岿然独存。顷于市货故纸束中，得古之杂说，于中一段，说角抵之戏，且多猥俗。愚居闲，遂加润之以故事，演成斯记。或曰："圣人所不言，子何须有述也？"愚则对曰："大道散则德者立，德壤则仁义薄，仁义生则忠孝起也。当仲尼之为也，有所不知，盖阙如也，何必繁细乎？圣人之德已立矣，后宗孔者枝叶异也，儒七墨三是也。是故纪奇异则近怪矣，序离散则近乱矣，纪幽冥则近神矣，述角抵则近力矣。此四类，非孔门寄杂家流也？"或曰："子述此，岂非斯文之类与？"复对曰："志怪者，岂神耶？言力者，岂力耶？昔梁简文帝著《马槊谱》，而不闻萧纲是骑将也。愚今所著，岂出乎稗官之俦也，条理于后。"

述旨

夫角力者，宣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已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之教勇，无勇不至。斯亦兵阵之权舆，急竞之萌渐，天生万物，含血啼息者，无有喜怒之性。六情未始有，从教而得者，本乎天然。且如攻斗力者，始乎阳（本其怒戏），常卒乎阴（欲胜情至，计谲兴被害）。以礼饮，始乎治（尊卑有别，酢酬有次），常卒乎乱（耽酒淫液）。故相搏者，始嬉戏，常卒怒击（今猫犬虎狼，始以轻爪弱牙面相击齿，终则斗），是知喜极则怒生。戏亦气也，气逸而下；斗以气也，气奋而上。戏气发乎脾，斗气生乎肝。故曰：夫有血气，必有斗心也。岂不然也？上古之人淳素，以食饱饮足，或以前肱为格击，手亦未取胜负别，若鸡犬斗敌而已。则知出自然，岂因教训后能耶？上古之□亦同此矣。又以人之性气，犹大泽焉，平时渺弥焉。大风鼓之巨浪起（若人之忿），小风吹之细文生（若人通悦）。若角力之气，中等风作，浪波动摇也，非适非小。则大近于怒，小存于喜。竞力角技，则非喜非怒。此角力，是两徒搏也。且虎有爪牙之利，故以器仗格之，则非徒搏也。人彼此皆空相击，可云徒搏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是也。《释名》云："相搏也，手搏其上，摩挲犹未然也。手上下之言也。"

名目

一、相搏。《谷梁传》："鲁公子季友帅师败莒拿，公子季友谓拿曰：'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季友处下，左右曰：'孟劳。'（惊取刀，鲁宝刀）季友以杀之。"此则始相徒搏，后处其下，左右救之，曰令用刀也。今之用力，可谓相搏也。《释名》曰："搏，四指广搏以击之也。"然且始举手击，要终在扑也。

一、相扑。盖取其见交分胜负之名，则取扑倒为

名故也。《通俗文》云："争倒曰相扑也，言其交相争也，今率土俗间只呼为相扑也。"又《晋书》云："相扑，下技也。"又见《北齐书·诸王传》。相字入声呼。

一、相撍（音费）。蜀土荆襄之间，撍撍则争力竞倒之谓也。相撍之名，《荆楚岁时记》："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撍之戏。"即扑也。俗间或相庳（音堆）扑也，亦曰相叉（丑佳反），皆非雅正。

一、角抵。汉武帝元封二年春，始作角抵戏。应劭曰："角，技也。抵，相触也。"文颖曰："此乐为抵者，两相当也。角力，角技艺、射御，故为角抵。盖杂伎乐也。"颜师古曰："抵，当也。非谓抵触。"文说是也。至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观。至元帝初元五年罢此戏也。今观诸公注解，"角"字义晦昧，盖"角"与"榷沽"同用也，比较量之谓也。角量其抵触，此则相撍也。两两相当，则今之步打、拔河也。疑汉世力夫相对以手击格，谓之角抵也，后世变体，遂一一出场也。《西京赋》云："临回望之广场，呈角抵之妙戏。"注："角抵，戏也。今人两两相当，角力也。"

一、角力。则角量力，其取工巧钝拙，分其胜负，故谓之角力。《晋书》"角，校力"是也。然则名言有雅有俗，雅则曰"相撍"，俗则曰："相扑"。或以方土呼名，尔熟者为俗（荆楚呼"相撍"尔），闻生者为雅（回器上土，斗相扑也）。今会诸名，以"角力"为雅，故以为首目也。究其始，则其来虽远，见史分明，则盛于西汉也。

考　古

若稽诸古，《左传》有"晋侯梦与楚子搏"，《谷梁》公子季友与莒拿搏，又秦堇父与叔梁纥以力相高，皆角力之意也，其来尚矣。西汉作角抵戏，皆其始也，以西汉则盛行矣。魏文帝言奋威刘展有手擘，能空手入白刃，帝持甘蔗为仗，下殿数交，三中其臂。此是单角其手技，非争交竞力也。晋庾东者，阐之父也。武帝时，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能校力。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振殊俗。《晋书》云：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谓弘曰："襄城人不知颍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不足以明优劣。"

北齐南阳王绰字通，以五月五日生，为性凶悖。文宣又无道，奏蝎蛆置浴斛，令宫人裸露卧中，帝绰同观而笑噱。后韩长鸾诬告绰反，后主不忍显戮，使宠（一作龙）胡何猥萠于后园与绰相扑，因格而杀之。宋王敬则，帝令公卿自呈本技所长，敬则红帛纠发拍张。齐曹武，材力之将，为雍州。致钱七十万，为桃虫儿、茹法珍诬而夺之。曰："人传曹武每好风景，招人拍张武戏。"帝果疑之。拍张亦角力也。《齐书》言戏则徒手拍击也，如有操执，则又习战也。

《隋书》：柳彧字幼文，事后周，入隋为侍郎。上疏云："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递相夸竞，至於糜费。请禁之。"

隋有陶氏子，本鄠县人。出家，尪羸，为众所轻，号法通。通愤其欺侮，遂苦告观音。一日归省母，睡卧庭树，口出涎三升，母惊呼起。向梦有人遗三驴驮筋，令啖之，始尽一驮，闻母呼，觉。通觉身有力，举物不以为重。时西番一道人于北门试扑，都无敌者，文帝患之。诏通，令与胡人角力。力者造通，为把赤豆麦，便粉碎。

唐宝历中，敬宗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一更三点方罢。穆宗即位初年，幸神策军，观角抵及百戏，日晏方罢。续三月一日，幸左右军及御诸门，观角抵杂戏。长庆元年，云阳抵人张莅负羽林骑康宪□钱，徵索不偿。醉怒，莅□宪几死。宪男买得年十四，持木插击莅首，破限内，死。刑部奏覆，敕曰："康买得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父可哀，减死一等。"

文宗开成中寒食节，御勤政楼，观角抵。

太和三年，京兆杜公之治蜀也，酷易军政。南蛮蒙嵯巅以兵掠城下，士人多溃散。刑州有善角抵者，多力无对，窘迫剃发，衣衲坐於佛寺庑下。会有蛮三人驰入，伪呼曰："王有急，时续遣兵七十万继至。"坐僧曰："榜可看否？"二人曰："有何不可？"遂展之前。僧乃悉拽之，拉其头，摔于井中。余一乃走。（出《成都记》）

《吴兴杂录》云：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秋瘴气也。

《酉阳杂俎》云：张芬曾为韦南康行军典艺，且过人力。举七尺牌，趯鞠过半塔。弹力五斗，以新涂泥壁弹子，打"天下太平"字。又能拳上倒枕，走十间地不落。

光启中，左神策军王卞由振武军到镇，排设次，命角抵。有一魁岸者无敌，主帅壮之，遂邀三人相次敌之，皆负。时有一秀才在末席，告帅曰："某扑得。"主帅骇其言，坚请敌之。秀才降阶入厨，少顷而出。遂撩绾衣服，握左拳，向魁岸者微笑曰："此儿只消一指必倒矣。"及乎相逼，秀才候魁岸者瞋目相视之际，急展左手而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濯手而登席焉。主帅诘之何术，对曰："此辈怕酱。以涂於掌，此人见，果然自倒尔。"主帅合筵大笑。

唐僖宗弱龄登位，为宦者所狎，多以蹴踘、斗鸭、畋游微行内园，恒排角抵之徒以备卒召。能步打，谓俳优名野猪曰："朕作步打进士，然合得一状元。"野猪曰："或遇尧舜禹汤知举，陛下不免落第。"帝笑而已。

后唐庄宗性多能，癖好俳优并角抵戏。或云："自能此戏。"尝诏王门关曰："胜与作对，供养太后。"又先约之曰："卿不可多让。"门关退谢者数四，又谓之曰："卿一拳倒者，与节制。"及出手，果一拳下而仆。寻除幽州节度使。

唐京兆大宁坊力者张，翰札刺左膊上曰："生不怕阎罗王。"

唐王力奴雇刺工刺其胸，作山亭水榭，树木鸟兽悉备焉。

唐棋客杨河（一作汀）者，不知何许人也，围棋至逸品格，著《四声局图》，甚精悉。止就军府，署随军要籍。而性好相扑，身形魁伟，为人所苦求，必与人敌戏。咸通中，游江囊。僧寺中著棋后，问僧中还有角抵者否？僧曰："皆耄年老宿，闻随军有扑力，可悦群公，愿凭槛以观之。"河只脱宽衣，以脚蹴起庭中，摇帛石再蹴，手接掷高后，接如击踘焉。

唐郝惟谅本江陵人也，聚率男於私家斗武力。尝寒食节，与其徒游於郊外，步蹴角力，因醉於野。迨宵分，始悟入冢间，为人间是葬事也。

元和中，京兆东市恶少季和子，父名拿眼。和子父子性忍，尝攘杀猫狗，为坊市之患。尝臂鹞立於函子行，为紫衣二人怀中出牒云：冥司追（下阙）。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辀，众相推服。一日，与侪辈会於东平酒肆，忽有麻衣掌盖，直人其座便饮，旁若无人。万敌扼腕瞋目，略非所惮，同席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多。乃曰："某与管供奉较弱力，以定后先。请供奉拳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楼柱而立。万敌怒其轻已，欲令殒于拳下，尽力奋以三拳，如扣木石焉。观者咸惊。楼震，其人略不微动，即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可丈余，屼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慄，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俄失所在。万敌寝疾月余，力遂稍减。

咸通中，京兆左军有张季弘，勇而多力。常经胜业坊，遇泥泞深溢，有村人驱驴负薪而至，适当其道。季弘怒之，因提驴四足，掷过水渠数步，观者无不惊骇。后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媪，谓其子曰："恶人归矣，速令备办茶馔，勿令喧噪。"既而愁愤呼叹，咸有所惧。季弘问媪，媪曰："有新妇悖逆，制之不可。"季弘曰："见母忧恐，谓有何事，若是新妇，岂不能其语耶？媪曰："客未知子细，新妇壮勇无敌，从皆畏惧，遂至於此。"弘笑曰："其他即非某所知，若言壮勇，当为主人除之。"母与子遽叩头曰："若此，母子无患矣，虽穷困，当力为酬赠。"顷之，邻伍乡社悉来观视。日暮，妇人荷束薪而归，状貌亦无他异。逆旅后园有磐石，季弘坐其上，置驴鞭於侧，召而谓曰："汝是主人新妇，我在长安即闻汝倚有气力，不伏事阿家，岂敢如此?"新妇谓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新妇分雪，新妇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妇。"其媪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词理。"新妇因而言曰："只如某月日，如某事，岂是新妇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季弘流汗神骇，但言道理不错，阖扉假寐，伺晨而发。及回，问之，新妇已他适矣。

蒙万嬴者，自言京兆鄠县人也。唐僖宗咸通中，选隶小儿园蹴踘，步打球子，过驾幸处，拳球弹鸟，以此应奉。寻人相扑朋中，方年十四五，时辈皆惮其拳手轻捷。及长，擅长多胜，受赐丰厚，万嬴乎号自此起。至昭宗朝，累累供奉，或诸道新进勇者，必悉无疏。五陵年少，幽燕任侠，相从诣教者数百。及随驾凤翔，城婴闭既久，随至华下，教坊杂伎，皆遂分散。入两浙，武肃钱王待之甚丰。与乐工皇甫店相遇，携手见武肃王曰："某与皇甫供奉自小相聚，忆僖宗官家令其就康乃博士处，同唱《鹊踏枝》词，今已二十年也，不期同受遇于此。"遂各领钱帛，令置酒相会，然犹出场累胜。年老，王令指教数人，令主青山伍子胥庙焉。长兴中卒。

浙中李青州者，本齐帅王师范衙内应官都知也。凡所出敌，殊无敌者。时邺中、真定，罗氏、王氏竞招色伎人，故师范厚礼，虑其亡逸。及归梁祖，惧其狷急，遂附两浙进奉纲船，投武肃王。王异，排勇干者抗之，终无胜。后有陈宾形凝而捷，遂扑之，力减其价。李身板形而异，天成中卒。

王愚子者，扬州人也。属杨氏子渭乘中原多故，遂伪立国曰大吴。时愚子形若涂漆，少小时尝梦与金刚对，异物似木薪，如是两转，因觉有力，遂好相扑，少有对偶。伪吴武义年中卒。有子号王八四，幼便受父训，拳手亦高，而性尚儒学，读书间谈不素，亦自嫌粗行次，应奉国主李昇、景、煜，皆好此戏，令充对头供奉，近江南不知所在。

谢建者，扬州人也。身长八尺馀，胸臆博三尺，绝有力，少有对敌，惟李长子相次耳。性略知书，多口述词章，粗有可观。酷於南宗禅学用心，闻归长老精玄学，遂往宗教寺问之，不觉坐折寺碑中断，平常恭□如也。

姚结耳者，江南□人也。膂力过人，少小多扑博为已任，时号"兼河头"、"相扑都知"。伪唐中主深好此技，赏赐异於他人。而克惟性修善，多持念发愿："扑好手者遍，则出家为僧。"如是皆胜，自矜云："举国绝对。"便於庐山开先寺求苦行剃染，寻为禅者。触犯勇气，急作，拟殴其僧，自念："摧挫出家，还起无明，人□欢此。"乃止。犹对请普僧前，将巨树拔其根，劈其支干，褫其皮，如是数枝而止。其僧逃避。

李长子身长八尺，有勇力，多与谢建儒为偶对。掌琼元北人，行客来江南。申鬼子形绝么髍，快健绝伦，本扬州人。自馀眇小不可载，且纪其游者也。

蜀王氏后主为与凤翔李西平茂贞通好，送相扑人述述。次谒魏宗弼，号"六军太尉。"弼子甚好杂艺，游其门四方辐辏。弼子设奇，欲挫述之锋。时有石彦能者，实蜀之高手角力者，且有文性学览，谐谑谈论，稍有可取。故弼子延之为客，号"石校书。"尔日弼子谓述曰："欲见新客之技，奈何无偶对，难见精妙。"时宾设有宗郎中（忘名）、郄环推官，同词

曰："石校书可与新客戏。"彦能逊让者数四，寻被郄揭其巾，见新剃□，遂与出手。为石伺入腰交而倒，述愤其为儒生折，伪入厨求食，取庖刀欲自裁。厨人攒格，弼子以实告："石原是此技人。"厚赏而罢。

出处

凡具勇力之人，侠气之类，合出幽燕，得崆峒之气。然角力者少闻，复仇报义者多。次则五陵、杜、霸，诸陵多性躁急。酒酣之时，好为暴恶气。轻沙之客，翘关扛鼎，扑射壶博。又曰："中黄之士，育获之俦。"注："中黄国俗多勇人。又夏育、乌获，古之力人。"然此技随君主之所好，必逐处而出也，未必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坊则相搏为乐。蜀都之风，少年轻薄者，□□为社，募桥市勇。壮者敛钱备酒食，约至上元，会於学社山前，平原作场。於时新草如茵，□侯人交，多至日晏方了。一对相决而去，或赢者，社出物赏之，采马拥之而去，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王氏有蜀，此色人衣宽衣，贴金花帽，乘脚越异，少壮多随从之。极至强梁，影庇起（一作越）法事极多。孟氏之世，此风浸微，备用而已。有名目者，刘仙子、王胜。三辅之间，此风最盛。自唐灭，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今东京自梁祖以来，恶少者无不业萃其间。旧例：屠羊豕者行，必隶相扑管辖焉，贵益其脂膏尔，此亦近人馔之意也。於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

杂说

淮南杨氏为吴国，有谢建粗知书，口占词句，略堪采取。与惠照寺俗讲法师彦光为深交。一日，建手调味鲜鱼臛，召光公："昨日日所谋善事，今朝已涅槃。所谓物为阇黎，且要早归净土。"光公尔日不赴，有偈子答云："将知善事多磨，今日碍缘特人。烦我火头金刚，别告大权菩萨。"（建亲手造，故谓"火头"。江南将火长为头故云。）古贤集中罕见诗赋及，此儿有见《题墙上画相扑者》曰："愚汉勾却白汉项，白人捉却愚人骰。如人莫辨输赢者，直待墙隤始一交。"（云是吴人顾著作）

吴越武肃王钱氏，每值八月十八日浙江潮水大至，谓之看潮。是日，必命僚属登楼而宴，及潮头已过，即斗牛，然后相扑。王谓人曰："为军家出力而激勇也。"尝有掌筦库者，手握匙牡，因有索取，开销了不可得，主者责之。以匙错误，视其签牌，又是此人。方悟向观角力，不觉手握匙曲戾耳。

旧说角力人多不识字，而性强，庶事言"我能。"曾顾人作书曰："我哥子在魏府衙中，亦祗候供奉。欲寄嘱阵物子去一，气筒一条，拨镂黏竿一条，拨剌札针五条。"遂问写字汉曰："汝'针'字怎生作?"曰："金旁作十。""阿底不得哥子难为文字，须为我作大'针'字。"只得曰："某平常通用只如此作。"曰："勿交涉，此是小'针'字，我交汝作。请教某曰，但作'蒸'字是也。"旁闻绝倒。

又传相扑家母丧，同甲弟兄来说谚。到惠帐前，连叫靴子里十哥。及出，一个弹指曰："大无活计，大小母丧，不能直得报拨镂银棱头哭杖。"

有问曰："诸史止言有力恶少，而不言争倒之形势者何?"对曰："不言相扑，避凡俗也，故微其文矣。上则夏育、乌获、孟贲，近则张洲、铁杖、鱼俱罗等，但言有力能扛鼎，则角抵可知矣。"

又相扑善输者，必为人所谑。长安自子老城到某坊府县发丁力筑沙堤，谑人谓贫负者曰："筑堤奉助喜也。"曰："他自拜拜，何关涉我事?"曰："此非沙堤坟软土，是为汝礓背助也。"盖迎官百戏前引之故也。

昔有沙门有勇气，四方响风，往往相慕，多被相扑。尝与数辈壮夫饮酒，散，连扑皆胜。此僧不知文字，攘臂自负曰："我且为僧僧上了，为僧得了尽输僧。"旁闻绝倒。

续 世 说

[宋]孔平仲撰　徐　鸿整理

《续世说》十二卷，北宋孔平仲撰。该书仿《世说新语》体例，主要记南北朝至唐五代朝野轶事。与《世说新语》相比，《续世说》更重视“发史氏之英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标点整理本以清代钱熙祚订校本为底本，参校《四部备要》本。

卷　一

德　行

梁，刘遵为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与其从兄孝仪令曰：“贤从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贞固，内含玉润，外表澜清，言行相符，终始如一，文史该富，琬炎为心，辞章博赡（原作该博，据《南史》改），元董成采。既以鸣谦表性，又以难进自居。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结去思，野多驯翟，此亦威凤一羽，足以验其五德。”

梁，明山宾性笃实，尝乏困，货所乘牛。既售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疗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追取钱。处士阮孝绪闻之，叹曰：“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

梁，庾域母好鹤唳，域孜孜营求。一旦，双鹤来下，人以为孝感。子子舆亦有孝行。父卒于蜀，子舆奉丧归。至巴东灩滪石，瞿塘大滩，秋水犹壮，子舆抚心长号。其夜五更，水忽退减，安流南下。及度，水壮如旧。时人为之语曰：“灩滪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为庾公。”

梁，顾协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与之，惮其清严，不敢发口，谓人曰：“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

宋，甄彬有行谊。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送还寺库，寺僧以半与彬，坚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负薪，岂受遗金者邪？”

宋，郭世通于山阴市物货，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追还本主钱。主惊叹，以半与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间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

温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余卒。弟彦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为中书侍郎。

陈叔达赐食于御前，得蒲萄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归以遗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遗乎？”因赐物百段。

霍王元轨，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与之言，未尝不自失也。为徐州刺史，与处士刘元平为布衣之交。或问元平王之所长，答曰：“无长。”人问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

太宗谓虞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词；五、书翰。

薛元敬与伯收、族兄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为长离，德音为鸑鷟，元敬年最小为鹓鹐。天策府参军兼记室。时房、杜处腹心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崔仁师治青州逆狱，惟坐魁首十余人，余皆原免。敕使至青州，更讯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无异词。又刑部以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仁师驳议，以为父子天属，兄弟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竟从仁师之议。

唐临为万泉丞，有轻囚十数人。会春暮，时雨，临令归耕种，与之约，令事已自归。令争之，临曰：

"请自当其罪。"令在假，临出囚。囚皆感恩贷，至时毕集诣狱。临由是知名，后为大理卿。高宗亲录死囚，前卿所断者，叫号称冤，临所入者，独无言。帝怪问状，囚曰："唐卿所断，既非冤滥，所以绝意尔。"帝叹曰："为狱者，不当如此耶！"

张文瓘为大理卿，尝有疾，诸囚相与斋祷，愿其视事。当时咸称执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诸囚闻改官，一时恸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为蒲州司法，不忍杖罚，吏人感其恩信，相约曰："若犯徐司法杖，众必斥罚之。"由是争用命，终于代满，不戮一人。时周兴、来俊臣用事，有功为理官，以执改枉狱，前后三经断死，而执志不渝，酷吏为之少衰。时人比之于、张焉，或曰："若狱官皆然，刑措何远。"

陆象先清净欲愆，不以细务介意，言论高远，雅为时贤所服。崔湜每谓人曰："陆公加于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岑义、萧至忠、崔湜咸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尝造请，亦以免祸。

狄仁杰为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郑崇质，母老且病，当使绝域。仁杰曰："太夫人有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乃诣长史蔺仁基，请代崇质行。时仁基与司马李孝廉不协，因谓曰："吾等独无愧耶？"相待如宾。后为平章事，则天谓曰："卿在汝南时，有谮卿者，欲知其人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则天叹息。

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及卒，尚书省及故吏赙赠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约，皆拒而不受。

权皋为安禄山从事，察禄山有异志，欲潜去，又虑祸及老母。天宝十四年，禄山使皋献戎俘于京师。过福昌，福昌尉仲暮，皋妹婿也，密以计约之。比至河阳，诈以疾亟召暮，暮至，皋示已喑，瞪暮而瞑。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袭。既逸皋而葬其棺，人无知者。从吏以诏书还，皋母初不知，闻皋之死，恸哭伤行路。禄山不疑其诈死，许其母归。皋时微服匿迹，候母于淇门。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昼夜南去。及渡江，禄山已反矣。由是名闻天下，其子德舆为相。

泾师作乱，驾幸奉天。兵部侍郎刘乃，卧疾在私第。贼泚遣使，以甘言诱之。乃称疾笃。又令其伪宰相蒋镇，日来招诱，乃托瘖疾炙灼遍身。镇再至，知不可劫胁，叹息曰："镇亦尝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于斯，宁以自辱羶腥，复欲污秽贤哲乎？"歔欷而退。乃闻驾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绝食而卒。

淮西之师。汴帅韩宏，骄矜倔强，常倚贼势，索朝廷姑息。恶李光颜力战，阴图挠屈，计无所施。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乃命使者送遗光颜，冀光颜一见悦惑（原作感惑据《旧唐书》改），而怠于军政也。使者即赍书先造光颜垒，曰："本使令公，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谓来使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家恩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弃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独以女色为乐？"言讫，泣涕呜咽。堂下兵士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其来使，俾领其妓自席上而回。自此兵众弥加激励。

柳公绰丁母崔夫人之丧三年，不沐浴。事继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绰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无私，奏为京兆尹。仲郢谢曰："自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德裕不以为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　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孤绹为宰相，不悦。仲郢与绹书曰："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责既久，其家已空，遂绝蒸尝，诚增痛恻。"绹深叹，与从质正员官。

徐晦为杨凭所荐，凭贬临贺尉，交亲无敢相送者，晦送至蓝田。时权德舆为相，与凭交分最深，闻晦之行，谓晦曰："无乃为累乎？"晦曰："布衣受杨公之眷，方兹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它日为奸邪所谮，失意于外，晦安得与相公轻别？"德舆称之于朝。中丞李夷简请晦为监察，曰："闻公送杨临贺，肯负国乎？"

任迪简为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尝有军宴，行酒者误以醯进。迪简以景略性严，勉为尽之，归而呕血。军士闻之，泣下。及景略卒，军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为帅。

王义方坐与刑部尚书张亮交通，贬儋州吉安丞。贞观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时张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来依义方而卒，临终托以妻子及致尸还乡。义方与皎妻自誓于海神，使奴负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义方之马，徒步而还。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张亮，送皎妻子归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亲在而娶，终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无乳媪，德秀自乳之，数日湩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后兄子婚娶，以家贫无以为礼，求为鲁山令，以诚信化。秩满，结庐陆浑山，有长往之志。属岁饥，庖厨不爨，弹琴读书，怡然自得。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及卒，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

元德秀为鲁山令，有盗系狱。会县界有虎暴，盗请杀虎赎罪，德秀许之。胥吏争曰："盗诡计苟免，擅放官司囚，恐为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负约，如有累，吾自当之。"即破械出之。明日，盗负虎而还。

后唐，刑部侍郎郑韬光，字龙府，自襁褓迨于悬车。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在无官谤，无私过。三持使节不辱君命，士无贤不肖，皆恭已接纳。晚年背伛，时人咸曰："郑伛不迁。"平生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族之间无爱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简，及致政归洛，甚惬终焉之志，卒年八十。

后唐，赵光逢，幼嗜《坟典》，动守规检，人目为"玉界尺"。弟光允为平章事，时谒问于私第，语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清净寡欲端默如此。光逢雨登廊庙，四退邱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绅咸仰以为名教主。

吕兖为沧州节度判官，刘守光攻陷沧州，兖被擒，族诛。子琦年十五，将就戮。有赵玉者，幽蓟义士也，久游兖门，见琦临危，给谓监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气也，幸无滥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负之而行，逾数百里，变姓名，乞食于路，乃免于祸。琦仕石晋至兵部侍郎。高祖将以琦为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已于难，欲厚报之。玉遇疾，琦亲为扶持，供其医药。玉卒，代其家营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诲之甚笃。及其成人，登进士第，寻升宦路，琦之力也。时议者以非玉之义不能存吕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抚赵氏之孤，惟仁义二公得之。燕赵之士流为美谈。

言语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论曰："夫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魏群臣请增京城及修宫室，曰："《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庄不丽，无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宋孝武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繁严，征役过苦，后废帝即位，悉皆削除。由紫极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蔡兴宗于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要以道终始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者（原本"天谒足"，据《南史》改），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其言。

周颙清贫寡欲，终日食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甚机辩。王俭问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远言不虚妄，盖其天性。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

顾欢党道教，袁粲崇佛说。张融曰："道之与道，遥极无二。君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论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人自楚越，鸿常一尔。"

周，贺若敦以有怨言，为宇文护所杀。临刑，呼子弼谓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当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后弼果平陈。

唐太宗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刻血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时，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山泽，不能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银大发，采之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尔。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待我耶?"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太宗指殿柱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搆既成，勿数改易。苟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常其德，劳费实多。"

肃宗欲敕诸将，克长安日，发李林甫冢，焚骨扬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仇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宏尔。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仇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悦，曰："此贼昔日百方危朕，当是时，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尔。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尔，奈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娱乐。一朝失意，远处巴蜀。南方地恶，上皇春秋高，闻陛下此敕，意必以为韦妃之故，内惭不怿。万一感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言未毕，上流涕被面，降阶，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颈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宫，房元龄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纬为户部尚书。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元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元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它语。"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其为当时准的如此。

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语，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史记言动。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若陛下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

魏徵谓太宗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

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龙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长世，福禄无疆；忠臣身陷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

高宗责侍臣不进贤良，众皆莫对。李安期对曰：“天下至广，非无英俊，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嚣谤，以为朋党。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竞为缄默。若陛下虚已招纳，务于搜访，不忌亲仇，惟能是用，谗毁亦既不入（原本“既讹能”，据《旧唐书》改），谁敢不竭忠尽诚？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

高宗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思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君不夺蚕妾，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太劳，取傭则人太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余悉免之。”上从之。

尚方监裴匪躬欲鬻苑中菓菜，收其利。苏良嗣为西京留守，驳之曰：“昔公仪相鲁，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果菜，与下人争利也。”

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上以问刘仁轨，对曰：“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非佳名也。”乃止。

马周有机辩，能敷奏。太宗曰：“我于马周，暂不见，便思之。”岑文本谓所亲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苏、张终贾，正应此耳。”

程名振奏对失旨，太宗动色诘之。名振酬对逾辩，太宗意解，谓左右曰：“房元龄常在我前，每见别嗔余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不见我，向来责让，而词理纵横，亦奇士也。”擢为右骁卫将军。

刘仁轨平百济，浮海西还。仁轨初次行，谓人曰：“天将富贵此公耳！”于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语。

中书舍人徐坚，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张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坚。

张嘉贞欲杖裴伷先，张说争之。嘉贞不悦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相时来则为之，岂能长据（“长”下原衍“久”字，据《旧唐书》删）？若贵臣尽当可杖，恐吾辈行自及矣。此言非为伷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

郑元琇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颉利纳其言，即引还。

唐制，财赋皆入左藏库。太府四时以数闻，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奸无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乃尽输太盈库，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中官领事几三百人，有司不能窥其出入者，殆二十年。杨炎作相，顿首于上前论之：“乞以归有司，度禁中所费，一岁几何，进入不敢亏，如此乃可议政。”德宗下诏从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以为难，中外称之。

崔佑甫为相，淄青李正已畏德宗威德，表献钱三十万贯。上欲纳之，虑正已反覆，欲以计止之，又未有其词，延问宰相。佑甫曰：“请遣使往淄青宣慰将士，便以此钱赐之，使将士深荷圣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财货。”上悦而从之。正已大惭，心畏服焉。

鱼朝恩恶郭子仪，使人发其父墓。及自泾阳入朝，议者虑其搆变，公卿忧之。子仪见帝劳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闻其言，乃安。

周墀初作相，私谓韦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赏刑罚，非公共欲行者，愿不以喜怒爱憎行之。但令百司群吏各举其职，则公敛衽于庙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权也！”墀深然之。

崔群为翰林学士，以谠言正论闻于时。宪宗嘉赏，降宣旨云：“自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书，然后进来。”群以禁密之司，动为故事，自尔学士或恶直丑正，则其它学士无由上言。群坚不奉诏，三疏论奏，方允。

崔群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治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治乱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

殷侑欲舍王廷凑，专讨李同捷。其疏末云：“伏愿以宗社安危为大计，以善师攻心为神武，以含垢安人为远图，以网漏吞舟为至诫。”文宗虽不纳，然深嘉其言。李训之乱，上问以治安之策，侑极言：“委任责成，宜在朝之耆德，新进小生，无宜轻用。”帝深嘉之，赐以锦彩黄金。

文宗召赵宗儒，问以理道。对曰：“尧舜之化，慈俭而已。愿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纳之。

韦温在朝，时与李珏、杨嗣复周旋。及杨、李祸作，叹曰：“杨三李七，若取我语，岂至是耶！”初，温劝杨、李征用德裕，释憾解愠。二人不能用，故及祸。

宪宗季年，锐于服饵，裴潾疏曰：“君之药，臣

先尝之；亲之药，子先尝之，臣子一也。臣愿所有金石练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则自然明验矣。"

训、注之祸，宦者气盛，凌轹南司。延英议事中贵语必引训、注以折文臣。李石、郑覃谓之曰："京师之乱，始自训、注，而训、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对，其势稍抑。缙绅赖之。

幽州杨志诚逐李载义，自为帅。文宗闻之，惊，急召宰相。时牛僧孺先至，上曰："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臣被召，疾趋气促，容臣稍缓息以对。"上良久曰："卿以为不足忧，何也?"僧孺对曰："陛下以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则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诚节钺，锡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顺。"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洒然矣。"

张公艺，郓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亲幸其宅，问其义居所以久，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司马承祯。睿宗问以理国，对曰："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睿宗叹息。

玄宗问吴筠以道法，对曰："道法之精（原脱"对曰"、"道法"四字，据《旧唐书》补），无如五千言，其余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

玄宗幸东都，过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顿使。宋璟谏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将来民受其弊。"上遽命释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释之，是代陛下受德。请令行，待罪朝堂而后赦之。"从之。

宪宗诛李锜，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杀其身，而取其财。陛下闵百姓无告，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税。"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宪宗从容问李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聪明也。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故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晋，桑维翰恐与虏失欢，上疏曰："议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亿，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微臣所见，则曰不然。且以汉祖英雄，犹输货于冒顿；神尧武略，尚称臣于可汗。此谓达于权变，善于屈伸。所损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搆，遂成衅隙，自此岁岁征发，日日转输，困天下之生灵，空国家之府藏，此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外刚内柔，上凌下替，此为屈辱，又非多乎？"

晋天福初，频有肆赦。张允进《驳赦论》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胜其福。'又《汉纪》云：'吴汉疾笃，帝问所欲言，对曰："唯愿陛下无赦耳。"如是何也？盖行赦不以为恩，不行赦亦不以为无恩，为罚有罪故也。窃观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则降德音而宥过，开狴牢以放囚假。有二人讼，一有罪，一无罪。若有罪者见舍，则无罪者衔冤。衔冤者何疏？见舍者何亲？如此乃致灾之道，非救灾之术也。"帝览而嘉之，降诏奖饰，仍付史馆。

江南李昇，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昇后自帘中称叹，以为至言。

卷　二

政　事

宋，交州刺史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爱之。城门夜开，道不拾遗。

武帝以谢方明为丹阳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则以渐移变，使无迹可寻。

山阴剧邑，三万户。前后官长，昼夜不得休息，事犹不举。顾凯之御繁以约，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宋世为山阴务简而事理，众莫及也。

顾宪之为建康令，人号神明。权要请托，长吏贪残，据法直绳，无所阿纵。性又清俭，强力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饮酒，醇者辄号为"顾建康"，谓其清且美焉。

梁，陆襄为番阳内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事，遂相诬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为设酒，令其欢饮，同载而归。人歌曰："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仇共车。"

梁始兴，王萧儋为荆州刺史，有善政。被征还朝，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彼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

梁，徐勉为侍中。时师方侵魏，候驿填委。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归家，群犬惊吠。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它日，亦是传中一事。

谓傅炎父子、沈宪、刘元明相继宰山阴，并有政绩，仲孚又过之。

齐，乐预为永世令，人怀其德。卒于官。有一老

媪担槲蔌叶造市货之，闻预亡，大泣，弃溪中曰："失乐令，我辈孤独老姥，政应就死尔。"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齐，宋世良为清河太守，狱内稆生，桃树、蓬蒿亦满。每日衙门虚寂，无复诉讼者，谓之"神门"。及代，有老人丁金刚，曰："老人年九十，记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彻底。今失贤者，人何以济?"

北齐，许惇为司徒主簿，以明断见知，时人号曰"入铁主簿"。后迁阳平太守，政为天下第一。惇美须髯，下垂至带，号"长髯公"。

宋，阮长之为武昌太守。时郡田禄以芒种为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禄秩皆入后人。长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去。所莅皆有风政，为后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称之。

宋，傅琰与父僧祐并有政绩。炎为武康、山阳令，二县皆谓之"傅圣"。时云："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临淮刘玄明亦有吏能，政事为天下第一。琰子翙代玄明为山阴令，翙谓玄明曰："愿以旧政告新令尹。"玄明曰："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临别当以相示。"既而曰："作县令，唯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策也。"

齐，邱仲孚为山阴令，有声称。百姓谣曰："二傅沈刘，不如一邱"。

文宣因酒酣，提惇须，称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惧，因不敢复长，又号"齐须公"。

魏源怀性宽简，不好烦碎，常语人曰："为政贵当举纲，何必须太仔细。譬如为屋，但外望高显，楹栋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过为严肃。司马韦焜，清河令赵达，并苛刻，唯长史有惠政。时语曰："刺史罗刹怒，司马蝮蛇瞋。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

周，豆卢勣为渭州刺史，有惠政，华夷悦服，大致祥瑞。鸟鼠山俗呼为"高武陇，"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苦之。勣马足所践，飞泉涌出。有白鸟翔止厅前。人谣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人夷，神鸟来翔。"因呼其泉曰："玉浆泉"。

隋，赵轨为齐州别驾。文帝令入朝，父老将送者，各挥涕曰："别驾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壶酒相送。公清如水，请酌一杯水奉饯。"轨受而饮之。

北齐，李仲举为修武令。为政宽简，吏人号曰"宽明"。卢昌衡为平恩令，百姓号曰"恩明"。故时称卢、李"宽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语曰："明断无双有于公，不避强御有次武。"

大业五年，郡国毕集。帝问纳言苏威、吏部尚书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为谁?"威等以宏化太守柳俭对。又问其次，曰："涿郡丞郭绚，颍川郡丞敬肃。"帝赐俭帛二百，绚、肃各一百。

隋，刘旷为平乡令。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争讼绝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张罗。迁临颍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

唐，皇甫无逸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每按部，樵采不犯于人。尝夜宿人家，遇灯炷尽，主人将续之，无逸抽佩刀断衣带以为炷。其廉介如此。

颜游秦为廉州刺史，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

王方庆为广州都督，廉而严，境内清肃。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则天有制褒之，赐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旧凉州粟麦，斛售数千。元振置屯田，数年丰稔，至一缣籴数十斛。

卢奂为南海太守，遐陬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开元以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卢奂也。

尹思贞为司府少卿，时侯知一为司府卿，亦厉威严。吏人为之语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笔。"其为人所服如此。

裴漼父炎之，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军。刺史李崇义以少年轻之，先是州中有积年旧案数百道，崇义促炎之使断之。命书史数人连纸进笔，斯须剖断并毕，文翰俱美，且尽予夺之理。崇义大惊，谢曰："公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是大知名，号为"霹雳手"。

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日，宰臣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出为长沙太守。时京师米麦涌贵，百姓谣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其为政得人心如此。

裴遵庆判吏部南曹。天宝中，海内无事，九流辐凑。每岁，吏部选人，动盈万数，遵庆敏识强记，精核文簿，详而不滞，时称吏事第一。

韦元甫、员锡同在韦陟幕中，元甫精于简牍，锡详于讯覆。时谓员推韦状。

贾明观恃鱼朝恩之势，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既诛，元载纳明观奸计，令江西效用。百姓怀砖瓦候之，元载护之获免。在洪二年，魏少游为观察使，承元载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到州即日杖杀。识者以为减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剑客，历仕郡县有能名，累至神乌令，考绩上上，为天下最，赐名"嗣恭"。

刘晏掌计，雅得其术，赋入丰羡。李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岁。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贯。旧例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阴，久不盈其数，唯巽三年登焉。

李勉在广州，性廉洁，舶船米都不检阅。先是，

舶船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

高崇文为长武城使，练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贞元年，刘辟据蜀叛，杜黄裳荐崇文讨辟。中使卯时宣命，崇文辰时出师五千，器用无阙。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七箸者，斩之以徇，遂平蜀寇。

鱼朝恩以郝廷玉善阵，欲观其教阅。廷玉乃于营内列部伍，鸣鼓角而出，分而为阵，箕张翼舒，乍离乍合，坐作进退，其众如一。朝恩叹曰："吾在兵间十余年，始见郝将军之训练尔。治戎若此，岂有前敌耶！"廷玉凄然谢曰："此非末校所能，临淮王（李光弼）之遗法也。太尉善御军，赏罚当功过，每校旗之日，军士小不如令，必斩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陷驰突，有心破胆裂者。太尉薨变以来，无复校旗之事矣！"

卢坦为寿安令，时河南尹征赋限穷，而县人诉以机织未就，请宽十日，府不许。坦令人户但织而输，勿顾限也，违之不过罚令俸尔。既成而输，坦亦坐罚，由是知名。

马总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扰，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

淮西之师，柳公绰选卒六千，属李听军。既行，公绰时令左右省问其家，如疾病、养生、送死，必厚廪给之。士之妻，冶容不谨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为我辈治家事，何以报效！"故鄂人战每克捷。

卢钧为广州刺史，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自贞元以来，衣冠得罪流于岭表，子孙贫悴不能自还。钧减俸钱为之营槥椟、致医药、毕婚嫁，凡数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义。

张允济为武阳令。曾有行人候晓先发，遗衫于路，行十数里方觉。或谓曰："我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但能回取，物必当在。"如言果得。远近称之，政绩尤异。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开无棣河，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与瀛州贾敦赜、冀州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

贾敦赜为洛州刺史，有异政，百姓树碑于大市通衢。后弟敦寔为洛州长史，又有惠政，百姓复刻石颂美，立于兄碑之侧，时人号为"棠棣碑"。

田仁会为郢州刺史。天旱，仁会自曝祈雨，竟获甘泽，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仓廪既实礼义申。但愿常在不患贫。"

冯元淑，则天时为濬令，有殊绩，百姓号为"神明"。又历浚仪、始平县令，皆单骑赴职，未尝以妻子之官。所乘马午后则不与刍，云令其作齐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俸禄之余，皆供公用，并给贫士人。或讥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为苦也。"

袁滋，字德深，为华州刺史，以宽易清简为政，人甚爱之。徵为金吾卫大将军，以杨于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进。于陵宣言曰："于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后罗拜而去。

冯立为广州都督，尝至"贪泉，"叹曰："此吴隐之所酌泉也。饮一杯水，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岂止一杯，即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阳城为太守，不平其以良为贱，又闵远氓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自是停岁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

玄宗时，蒲州刺史陆象先，政尚宽简，吏民有罪，多晓谕遣之。州录事言于象先，象先曰："人情不远，此属岂不解吾言耶？必欲箠挞以示威，当从汝始。"录事惭而退。象先尝谓人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尔。苟清其源，何忧不治。"

玄宗赐酺三日，上御五凤楼，观者喧隘，乐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严安之为理。严，为人所畏，请使止之，上从之。安之至，以手板绕场画地，曰："犯此者死。"于是三日，指其画以相戒，无敢犯者。

五代，汉，刘审交为汝州防御使，郡人歌之。卒于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状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诏赠太尉。冯道闻之曰："子尝为刘汝州僚佐，知其为人廉平慈善，无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税不能减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馁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于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怀感者，诚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罚宥过，谨身节用，安俸禄，守礼分而已。"

刘知远谓晋高祖曰："愿陛下抚将相以恩，臣请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则枝叶不伤矣。"知远乃严设科禁，宿卫诸军，无敢犯者。有军士盗纸钱一襆，主者擒之，左右请释之，知远曰："吾诛其情，不计其直。"竟杀之，由是众皆畏服。

文　学

齐，谢朓长于五言诗，沈约曰："二百年来无此诗也。"

宋，谢惠连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曰："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宋文帝令群臣作《赤鹦鹉赋》，袁淑文冠当时，见谢庄赋，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

亦一时之杰也。”

梁，王筠为诗能用强韵。沈约尝启武帝言：“晚来名家无先筠者。”又谓王志曰：“贤弟子之文章，可谓后来独步。”谢朓尝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

王筠，字元礼，自序云：“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

颜延年问鲍昭，已与谢灵运优劣。昭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年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间歌谣尔，方当误后生。”时议者以延年、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

齐，衡阳王钧，尝手细写《五经》一部，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对曰：“殿下家有《坟》索，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以便检阅，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矣。”诸王闻而争效之，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梁，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之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

江淹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寄一匹锦，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邱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见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任昉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以昉能为文，约为诗也。昉闻病之，晚节转好作诗，欲以倾沈，然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

梁，郑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时，尝梦与皇侃遇于途，侃谓曰：“郑朗开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义理益进。多苦心热，瓜时，以瓜镇心，起便诵读，其笃志如此。

陈，沈不害通经术，善属文。虽博综经典，而家无卷轴。每制文，操笔立成，曾无寻检。汝南周宏正称之曰：“沈生可谓‘无意圣人者’乎。”

梁，何思澄与宗人逊，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语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矣，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宜在”原讹。据《南史》改）。

北齐，陆又于《五经》最精熟。馆中谓之《石经》，人语曰：“《五经》无对有陆父。”

后魏，李谧少好学，师事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时人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帷，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

隋，薛道衡每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炀帝即位，献《高祖文皇帝诗》，帝览之不悦曰：“此《鱼藻》之义也。”以事杀之。

唐，房玄龄在秦王府十余年，常典管记军符府檄，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藁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吾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如面语。”

岑文本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

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号“十八学士”，图其形状，题其名字爵里，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

李守素尤工谱学，自晋、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肉谱”。

虞世南目为人物志，刘袆之以文藻知名，高宗时与元万顷、范履水、苗楚客、周思茂、韩楚宾，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苏颋机事填委，文诰皆出其手。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涌泉，非吾所及也。”

王方庆赏徐坚文章典实，常称曰：“掌纶诰之选也。”杨再思亦曰：“此凤阁舍人样。如此才识，走避不得。”

杨炎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制诰之美者，时称常、杨焉。

肃宗赏叹李揆曰：“卿门地、人物、文章，皆当代所推。”故时人称为“三绝”。

李贺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

张荐祖鷟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请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鸑鷟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名鷟。蹇味道尝赏之曰：“此生天下无双矣！”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员半千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选中未闻退时。”时因谓之“青钱学士”。

权德舆于述作特盛，《六经》、百氏，游泳渐渍，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时人以为宗匠焉。尤嗜读书，无寸晷暂倦。

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饰。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韩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王起僻于嗜学，虽官位崇重，耽玩无斁，夙夜孜孜，忘于寝食。无书不览，经目靡遗。

柳璨为左拾遗，公卿朝野托为牋奏，时誉日洽。以其博奥，目为"柳箧子"。昭宗召为翰林学士，即以为相。任人之速，古无兹例。

凤阁舍人王勮，勃之弟也。寿春等五王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相相顾失色。勮立召书史五人，各令执笔，口占分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人皆叹服。

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富嘉谟与吴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千变，称为"吴、富体"。

李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馈遗亦巨万。时议以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元稹论杜甫之诗，云："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前人之所独专，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后唐武皇，议欲修好于梁祖。命李袭吉为书云："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梁祖曰："李公斗绝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筭，得袭吉之笔，才如虎添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一夕，梦剖其肠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识日高，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盖以尝梦吞西江文石，遂以为名焉。

卷　三

方　正

梁，徐勉为吏部尚书，尝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时人服其无私。

梁，朱异方贵用事，宾客辐凑，欲引江子一为助。异，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异不为物议所归，未尝造门，其高洁如此。

齐，御史中丞颜见远，梁武帝受禅，见远不食，发愤数日而卒。武帝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陶渊明，侃之曾孙。自以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肯复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深恨，泣以诉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恨责之也？"道穆后见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为愧。"道穆免冠谢。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谢朕。"

北齐，邢峙以经授皇太子，方正纯厚有儒者风。厨宰进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闻而嘉之，赐以被褥缣纩。

北齐，苏琼为清河太守，性清慎不发私书。有沙门道研求谒，意在理债。琼每见则谈问玄理，道研无由启口。弟子问其故，研曰："每见府君径将我入青云间，何由得论地上事？"遂焚债券。

陈，萧引为建康令时，宦者李善度、蔡脱儿多所请托，引一皆不许。或谏曰："李、蔡之权，在位皆惮，亦宜少为身计。"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过免职尔！"

唐，高宗欲立昭仪武氏为后，长孙无忌数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

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李峤、苏味道等十八人形像，号为"高士图"。引朱敬则预其事，固辞不就。史以为高洁、守正如此。

张易之诬魏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张说令证之。说皇惑迫惧，宋璟曰："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缘犯颜流贬，芬芳多矣！或至不测，吾必叩阁救子，与子同死。努力！万代瞻仰，在此举也。"说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张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观占吉凶，言涉不顺，为飞书所告。宋璟为中丞，请穷究。则天曰："昌宗已自首。"璟曰："昌宗事露自陈，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请勒就御史台勘鞫。"则天不悦，杨再思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则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台。俄有敕，特原之，令诣璟谢，璟拒而不见。

宋璟尝侍晏朝堂，张易之兄弟皆为列卿位，举筯待璟。久之方至，先执酒向西拜谢，饮不尽巵，遽称腹痛而归。

中宗时，韦月将告武三思与韦后通，三思讽有司论月将大逆不道，帝诏杀之。宋璟请付狱，帝怒，岸帻出侧门，谓璟曰："朕谓已诛之矣，更何请也？"璟曰："人言三思乱宫掖，陛下不问即斩之，臣恐有窃议者，故请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璟曰："请先诛臣，不然，终不奉诏！"帝乃免月将死，流之岭南。张嘉贞后为相，阅堂案，见璟危言切议，未尝不失声叹息。

李元纮为雍州司户，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磑，元纮断还僧寺。窦怀贞为雍州长史，惧太平公主势，促

令改断。元纮大书判后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怀贞不能夺。

韩休为相，万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岭外。休进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奸，尚不能去，岂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窃见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贪冒，僭拟恣纵，臣请先出伯献，而后罪美玉。"上初不许之，休固争曰："陛下若不出伯献，臣不敢奉诏。"上以其切直，从之。始，萧嵩以休柔和易制，引为同列。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闻之，曰："不谓韩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旨，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尔，非为身也。"

宦官李辅国擅权，判行军司马，潜令军官于人间听察是非，谓之"察事"，忠良被诬搆者继有之。有所追呼，诸司莫敢抗抑。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推断未了，追去释放，莫有违者。每日就银台门决天下事，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李岘为相，叩头论辅国之罪。上悟，赏岘正直。辅国以此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察事"等并停。

崔祐甫性刚直，遇事不回。为中书舍人时，中书侍郎阙。祐甫知省事，与宰相常衮不合。陇州猫鼠同乳，衮以为瑞，率百官称贺，祐甫独不贺。中官诘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贺。猫当食鼠，今受人养育，职既不修，何异法吏不触邪、疆吏不扞敌？恐须申佥宪司，察听贪吏；戒诸边吏，毋失巡徼，使猫能致功，鼠不为害。"代宗深嘉之。

兴元元年，卢杞移知饶州，给事中袁高论其不可。张献恭因紫宸殿对言："高所奏至当。"德宗未悟，献恭复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德宗顾谓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对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献恭守正不挠如此。

张延赏与柳浑同在相位，延赏怙权矜已，而疾浑守正，俾其所厚谓浑曰："相公旧德，但节言，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我谢张相公，浑头断而舌不可禁也。"竟为延赏所挤罢相。

朱泚盗据宫阙，源休劝泚伪迎銮，阴济逆志，乃遣其将韩旻疾趋奉天。时德宗仓黄之中，未有武备，段秀实陷在贼中，以为宗社之危在顷刻，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骆驿，得符，军人亦莫辨其印文，遑遽而回。秀实自度，旻之来已必死。明日，泚召秀实议事，语至僭窃，秀实勃然，夺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贼，恨不斩汝万段！"遂击之。泚举臂自捍，才中其额，流血被面，匍匐而走。秀实遇害。

肃宗尝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玙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监之，所至因缘为奸。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恶少数十自随，宿黄州传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鐍不可启，震破锁而入，曳女巫阶下斩之，所从恶少皆毙。阅其赃，赂数十万。震籍以上闻，仍以赃钱代贫民租税，其中使遣归京，肃宗不能诘。

肃宗欲大用李勉，会李辅国宠任，意欲勉降礼于己。勉不为之屈，竟为所抑，出历汾、虢刺史，后为相。卢杞自新州司马除沣州刺史，袁高奏驳，遂授沣州司马。勉谓德宗曰："众人皆言卢杞奸邪，而陛下独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时人多其正直。

杜亚为东都留守，诬大将令狐运为盗。朝廷遣御史杨宁按之。亚以为不直，密表陈之，宁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狱大宜审，命李元素覆按，乃就决之。亚迎路以狱成告元素，元素验之五日，尽释其囚以还。亚又诬奏元素。元素奏未毕，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复见陛下，乞容尽词。"上意稍缓，元素尽言运冤状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后数月，竟得真盗。元素由是为时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宗在东宫，令近侍讽听献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从。及即位，择太原帅，宰臣进拟，上皆不允，曰："李听不与朕马，是必可任。"以为河东节度使。

杜黄裳为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盗权，黄裳终不造其门。尝语其子婿韦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宁可复开口议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王朝，岂可以官见买？"即拂衣而出。寻拜平章事。

李藩为校书郎，王绍持权邀藩，一相见即用，终不肯就。为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白："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耶？"裴垍言于帝，以藩有宰相器，擢为平章事，与权德舆同在政府。　河东节度使王锷遗赂权幸，有密旨："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遂以笔涂"兼宰相"字，却，奏入云："不可。"德舆失色云："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藩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锷命果寝。史云："藩为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颇后韦贯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卢坦为中丞，裴均为仆射，在班逾位，坦请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为仆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权幸者也。"

武儒衡，字廷硕，气直貌庄，言不妄发。相国郑余庆不事华洁，后进趋其门者，多垢衣败服，以望其知。儒衡谒见，未尝辄易所好，但与之正言直论，余庆亦重之。

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

韦贯之为长安县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实权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数日而诏行。有以贯之名荐于实者，答曰："是与吾同里，极闻其贤，但得识其面而荐之上。"举笏示说者曰："实已记其名氏矣。"说者喜，骤以其语告于贯之，且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受贺矣。"贯之唯唯，终不往，亦不迁，后相宪宗。

韦澳，贯之子也。兄温与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请用澳为御史，谓澳曰："高二十九持宪纲，欲与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轻。"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竟不诣元裕之门。后为京兆尹，会宰相萧邺判度支，而户部缺判，使澳对于延英。宣宗曰："户部缺判使。"澳对以事。上言户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减耗，不奈繁剧，累曾陈乞一小镇，圣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乐。甥柳泚曰："舅特承圣知，延英奏对，恐未得中。"澳曰："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务，必以吾它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错，尔须知时事渐不佳，是吾徒贪爵位所致，尔宜志之。"后出镇河阳，辞于内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有以金帛谢除制者，必叱而斥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财耶?"终无所纳。

韩愈与人交，荣悴不易，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穆宗以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为元稹所间，罢兵权，为东都留守。过京师朝见，先叙朱克融、王廷凑暴乱河朔，受命讨贼无功；次陈除职东都，许令入觐。辞和气劲，感动左右。度伏奏龙墀，涕泗呜咽，穆宗为之动容，口自谕之曰："所谢知，朕于延英待卿。"初，人以度无左右之助，为奸邪排摈，虽度勋德，恐不能感动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扬于殿廷，在位无不耸动。虽武夫贵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李甘，字和鼎。大和中为侍御史。郑注求入相，甘唱言于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后文艺，注何人，敢兹叨窃白麻？若出，吾必坏之!"会李训亦恶注所求相，注之事竟寝。甘犹贬封州司马。

崔从少以贞晦恭逊自处，不交权利，忠厚方严，正人多所推仰。阶品合立门戟，终不之请。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

孔纬，字化文。乾符中为御史中丞。纬器志方雅，疾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为词。纬召三院御史谓之曰："吾辈世荷国恩，身居宪秩，虽六飞奔迫，而咫尺天颜，累诏追征，皆无承禀，非臣之义也。凡布衣交情，旧犹缓急相救（此疑有脱误《旧唐书》作"凡布衣交旧，缓急犹相救卵"）。况在君亲，策名委质，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云："聊营一日之费，俟信宿继行。"纬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岂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辈善自为谋，吾行决矣!"行至褒中，作相孔氏子孙，元和后昆仲贵盛至正卿方镇者六七人，未有为宰辅者，至纬始在鼎司。

李辅国求为宰相，讽仆射联章荐己。肃宗密谓宰臣萧华曰："辅国欲带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荐信乎?"华不对，出问裴勉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华复入奏，上嘉曰："勉固堪大用。"

颜杲卿为安禄山所擒，禄山面责之，曰："汝昨自范阳户曹，我奏为判官，遂得光禄、太常二丞，便用汝摄常山太守，负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曰："我身为唐臣，常守忠义，纵受汝奏署便合从汝反乎？且汝本营州一牧羊羯奴尔，叨窃恩宠，致身及此。天子负汝何事，而汝反耶?"禄山怒甚，缚于东都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节解之。比气绝，大骂不息。杲卿子泉明亦贤。

刘蕡在籍中，文宗大和二年对制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论喧然不平。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谏官、御史扼腕愤发，而执政之臣从而弭之，以避黄门之怨。惟登科人李郃曰："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请以所授官让蕡。"事虽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

顺宗时，叔文之党方盛，侍御史窦群奏屯田员外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又尝谒叔文，揖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何谓也?"群曰："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尔。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傍不复有如君者乎?"韦执谊以群素有刚直名，止之（此疑有脱误，《旧唐书》云："其党欲败群官，韦执谊止之。"）。

裴垍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子自远诣之，垍资给优厚，从容疑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也，垍则必不可。"

僧鉴虚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厚自奉养，吏不敢诘。宪宗时，于頔以赂求出镇，事发连鉴虚，权幸争为之言，上欲释之。中丞薛存诚不可。上遣中使诣台宣旨曰："朕欲面诘此僧，非释之也。"存诚对曰："陛下必欲面释此僧，请先杀臣，然后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而从之，杖杀鉴虚，没其所有之财。

宪宗时，柳公绰为京兆尹。公绰初赴府，有神策小将跃马横街前导，公绰驻马杖杀之。明日，入对延英，上色甚怒，诘其专杀之状。对曰："陛下不以臣无似，使待罪京兆。京兆为辇毂师表，今视事之初，而小将敢尔唐突，此乃轻陛下诏令，非特慢臣。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将军也。"上曰："何不奏?"对曰："臣职当杖之，不当奏。"上曰："谁当奏

者?”对曰：“本军当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当奏；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上无以罪之，谓左右曰：“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裴均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作先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肯为此哉?”

吐突承璀欲立圣德碑，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万缗欲酬之。”宪宗以命李绛，绛立陈立碑为非。诏毁碑楼。

韩公武以财结中外，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大喜，以为相，乃僧孺也。

宪宗时，吐突承璀方贵宠用事，为淮南监军。李鄘为节度使，性刚严，与承璀元相敬惮，未尝相失。承璀归，引鄘为相，鄘耻由宦官进，乃将佐出祖乐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镇，宰相非吾任也。”既至京师，辞疾不入见，不视事，百官到门者皆不见，固辞相位。宪宗以为户部尚书。

武宗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敕淮南监军选十七人献之。监军将请节度使杜悰同选，且欲更择良家美女，教而献之。悰曰：“监军自受敕，悰不敢预闻。”监军再三请之，不从。监军怒，具表其状，上览表，嘿然。左右请敕节度使同选，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监军不复选，擢悰为平章事。悰入谢，上劳之曰：“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佑之子，岐阳公主之夫。

宪宗为陈宏志所弑，宣宗疑郭太后预其谋。又宣宗之母郑太后，本郭太后侍儿，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楼欲自陨。宣宗闻之，大怒。是夕，太后崩，外人颇有异论。宣宗以郑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宪宗。有司请葬景陵外园。礼院检讨官王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宪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诘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宪宗在东宫为正妃，逮事顺宗为妇。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暧昧。太皇太后母天下，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乎?”敏中怒甚，皞词气愈厉。诸相会食，周墀立于敏中之门以候之。敏中使谢曰：“方为一书生所苦，公但先行。”墀入至敏中厅，见皞争辩方急。墀举手加额，叹皞孤直。明日，皞贬句容令。懿宗时，皞还为礼官，申抗前论，卒以郭后祔庙。

昭宗在凤翔，韦贻范为相，多受人赂，许以官。既丁母忧，日为债家所噪，故急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命翰林学士韩偓草贻范起复制，偓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美之。

后唐，李愚行高学赡，有史鱼蘧瑗之风，侃然正色，不畏强御。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辈皆致拜，惟愚长揖。梁末帝责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犹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尔何傲耶?”对曰：“陛下以家人礼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与王无素，安敢谄事。”其刚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领武信节度使右，补阙李起上言：“故事宰相无领方镇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费，厚禄优之尔。”起性悻直，李昊尝语之曰：“以子之才，苟能谨默，当为翰林学士。”起曰：“俟无舌乃不言尔。”

石晋命兵部尚书王权使契丹，权以前世累为将相，未尝有称臣于戎虏者，谓人曰：“我虽不才，今耋矣，岂能稽颡于穹庐之长乎？违诏得罪亦所甘心。”坐此停任。王起曾孙也。

雅　量　原脱标题，今补

宋，徐羡之起自布衣，又无学术，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之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奕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常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常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辨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郑鲜之叹曰：“观徐、傅言论，不复以学问为长。”

梁武帝开讲于同泰寺，会者数万人，南越所献驯象忽狂逸，众皆骇散，唯臧盾、裴之礼嶷然不动。帝甚嘉焉。

宋明帝赐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与客棋，看敕讫，置局下，神色恬然。争劫，竟敛子纳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乃墨启答敕，举赐鸩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自仰而饮之，卒。

齐，萧铿，左右误排楠瘤屏风，倒压其背，颜色不异，言谈无辍。

隋，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宏驾车牛。宏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宏闻，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忽射牛，大是异事。”宏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

李元道尝事李密为记室。密败，官属为王世充所虏，余人惧死，皆达旦不寝，独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忧可免。”众服其识量。

唐，刘仁轨、戴至德，高宗时同为仆射，更日受牒诉。仁轨常以美言悦人，至德必据理诘难，由是誉皆归仁轨。有妪陈牒，误诣至德，览之未终，妪曰：“本谓是解事仆射，乃是不解事仆射，归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时人称其长者。

李昭德、娄师德同秉政，俱入朝。师德体肥行缓，昭德屡待之不至，怒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　其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宠

荣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当笑而受之。”后讨吐蕃，兵败，师德坐贬原州员外司马，因署移牒，惊曰：“官爵尽无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复介意。

唐，许圉师尝有官吏犯赃，事圉师不令推究，但赐《清白》诗以激之。犯者愧惧，遂改节为廉。

河间王孝恭讨辅公祏，李勣等并受孝恭节度。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徐谕之曰：“公祏恶积祸盈，今承命致讨。碗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尽饮而罢。人服其识度能安众。竟擒公祏。

裴行俭平敌，大获环宝。蕃酋将士愿观之，行俭设宴出之。有玛瑙盘，广二尺余，文彩殊绝。军吏王休烈捧盘历阶，足跌，碎之。休烈皇恐，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也。”更不形颜色。有医人合药，失犀、麝而逃；令史试赐马，马倒毁鞍而窜。行俭曰：“皆失误尔。”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兴狱诣市将刑。则天以元忠尝有功，特免死，配流贵州。承敕者将至市，先令传呼，监刑者遽释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后起谢。观者咸叹其临刑而神色不挠。

狄仁杰未入相时，娄师德荐之。及仁杰为相，不知师德荐已，数排毁之，令充外使。则天出荐表示之，仁杰大惭，谓人曰：“吾为娄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娄公远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领乌质牙帐计议军事，时大雪，元振立于帐前，未尝移足。乌质年老，不胜苦寒，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或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军帐，哭之甚哀。娑葛感其义，复与通好。

贾耽在滑州，与淄青李纳相邻。纳时虽外奉朝旨，而常蓄并吞之谋。淄青归卒数千人，路由滑州，大将请馆之城外，耽曰：“与我邻道，奈何野处其兵?”遂馆之城内。淄青将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猎，每出畋不过百骑，往往猎于李纳之境，纳闻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异图。

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病甚，邓惟恭自领州事。朝廷以董晋为汴帅，晋将傔从十余人赴镇。至郑州，宣武迎候将吏无至者。官吏皆惧，劝晋迟留以候事势，晋云：“准敕赴官，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未至汴州十数里，惟恭方来。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仍委惟恭以军政。众服晋达于事体机变，莫测其浅深也。

陆贽出李吉甫为明州长史，久之遇赦，起为忠州刺史。时贽以谪在忠州，议者谓吉甫必逞憾于贽，重构其罪。及吉甫至部，与贽甚欢，不以宿嫌介意。

张建封死，杜兼诬奏李藩摇动军中。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释氏曰：“因果之说，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藩览之，无动色，曰：“某与兼信为报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论，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阙，及召见，望其仪形，曰：“此岂作恶事人耶?”除校书郎。

归登自右拾遗转右补阙，三任十五年。同列常出其下者，多以驰骛至显官。而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尝使僮饲马、马踶僮，僮怒，击折马足，登知而不责。晚年颇好服食，有馈金石之药者，且云：“先尝之矣。”登服之不疑。药发毒，几死，方讯，云：“未之尝。”它人为之怒，登无愠色。常慕陆象先之为人，议者以为登过之。

钱徽为礼部侍郎，段文昌、李绅皆以私书保荐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绅大怒。文昌镇蜀，辞日，面奏徽所放进士不公，徽坐贬为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书进呈，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谨行，安可以私书相证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

裴度在中书，左右忽白失印，闻者失色，度饮酒自如。顷之，左右白曰：“复于故处得印。”度不应。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卷尔。急之，则投之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裴度之平淮西，邻洄曲降卒万人入蔡，又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无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时平定。

孔述睿为史馆修撰，性谦和退静，与物无竞。每亲朋集会，恂恂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时令狐峘亦充修撰，与述睿同职，多以细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让之，竟不争。时人称为长者。

阳城召为谏议大夫，见诸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痛饮，人莫窥其涯际。有谒城者，城引之与坐，辄强以酒。客醉，城辄自饮，客不得已，乃与城酬酢。或客先醉，仆于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怀中，竟不能听客语。城约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贸薪菜盐。凡用几钱，先具之，余悉以送酒家，无留也。”

杨行密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士卒，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猜忌。尝早出，从者断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问，它日复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裴度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处士丁重能阅人，观于琮，谓路岩曰：“某比不

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风仪秀整，礼貌谦抑。如百斛重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则某无复更至门下矣。”其后浃旬，于果登台铉。

魏，银枪军最为凶悍。唐庄宗为晋王时，张彦作乱，引五百人谒王，王斩张彦及其党七人，余众股栗。王召谕之曰：“罪止八人，余无所问，自今当竭力为吾爪牙。”众皆拜伏，呼万岁。明日王缓带轻裘而进，令张彦之卒擐甲执兵，翼马而从，仍以为帐前银枪军。众心由是大服。

石晋，安彦威，少帝母安氏近属也。帝以渭阳待之，而彦威未尝挂于齿牙。及卒，太妃亲至彦威汴京旧第，预其丧事，人方知为太妃之亲。闻者服其谨重。

后唐明宗时，史圭为右丞相，判铨事。冯道在中书，以堂判衡铨司所注官，圭怒，力争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后罢之。晋高祖登极，徵为刑部侍郎，判监盐铁副使，皆道之奏请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远矣。

石晋时，冯道出镇同州，胡饶时为副使，道以重臣希于接狎，饶忿之，每乘酒于牙门诟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谓左右曰：“此人为不善，自当有报，吾何怒焉。”后作乱被杀。

冯道、赵上交、王度迎刘赟为汉嗣主。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变，欲杀道等。上交、度皇怖不知所为，唯道偃仰自适，略无惧色。寻亦获免焉。道微时，尝赋诗云：“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验矣。

五代，周，郑仁诲初事唐骁将陈绍光。绍光恃勇使酒，尝乘醉抽剑，将剚刃于仁诲。左右无不奔避，唯仁诲端立以俟，略无惧色。绍光掷剑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当享人间富贵。”后至枢极。

钱镠与罗隐唱和，隐好讥讽，言镠微时骑牛操挺之事。钱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献诗于镠者云：“一条江水槛前流。”镠以为讥己，杀之。

唐明宗诏张从宾发河南兵数千击范延光，遂与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阳，又扼汜水关，将逼汴州。时羽檄纵横，从官在大梁者，无不汹惧，独桑维翰从容指画军事，神色自若，接对宾客，不改常度，众心差安。维翰尝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时人服其胆略。

石晋以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常牧马犯僧田，僧执而笞之。知远至晋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谕赠劳，众心大悦。

石晋高祖时，张彦泽残虐不法，刑部郎中李涛伏阁极论彦泽之罪，语甚切至。彦泽削一阶，降爵一级。及契丹入京师，彦泽恣行杀戮，士民不寒而栗。涛时为中书舍人，谓曰：“吾与其逃于沟渎而不免，不若往见之。”乃投刺谒彦泽曰：“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谨来请死。”彦泽欣然接之，谓涛曰：“舍人今日惧乎？”对曰：“涛今日之惧，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乡使高祖用涛之言，事安至此？”彦泽大笑，命酒饮之，涛引满而去，旁若无人。

江南李氏齐王景遂，为皇太子弟。尝与官僚宴集，赞善大夫张易有所规谏，景遂方与客传玩玉杯，弗之顾。易怒曰：“殿下重宝而轻士。”取杯抵地碎之。众皆失色，景遂敛容谢之。

箴　规

齐王，俭少时，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儿无名，政恐名太盛。”

王忱嗜酒，醉辄累旬。范泰规之，以为酒既伤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叹久之，曰：“见规者众，未有若此者也。”

隋炀帝时，五月五日，百僚上馈，多以珍玩。苏威献《尚书》一部，微以讽帝，帝弥不平。

隋文帝时，苏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谕上。上为之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

唐，刘子翼性不容非，门僚有短长，面折之。友人李百药常称曰：“刘四虽复骂人，人都不恨。”

玄宗欲讨吐蕃，张说密奏，乞与通和，以息边境。玄宗不从。及瓜州失守，王君奂死，说因获《巂州斗羊表》献之，以申讽谕曰：“使羊能言，必将曰：‘若斗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赖至仁无残，量力取劝焉。”玄宗深悟其意。

韩滉专政，每奏事，或日旰，它相充位而已。柳浑虽滉所引，心实恶之，正色让滉曰：“先相公以狷察为政，不满岁，罢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柰何蹈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愧悔，为灵威焉。

德宗令王叔文直东宫。太子欲言宫市之敝，人皆赞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太子视膳、问安外，不合辄预它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心，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

陆贽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朋友规之，以为太峻。

湖南观察辛京杲，尝以忿怒杀人。论合死，德宗从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问之，对曰：“渠伯叔某于某处战死，兄弟某于某处战死，渠尝从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闵然，改授王傅而已。

蒋文，本名武，因宪宗召对，奏曰：“陛下已诛群寇，偃武修文，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文。”上忻然从之。时帝方用兵两河，文亦因此讽谕耳。

穆宗问：“禳灾祚福，其可必乎？”韦绶对曰：“齐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灾以德也；汉文除秘祝，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灾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当以致谴，非祈禳之道也。”时人主失德，

绥因以讽之。

高宗出猎，在涂遇雨问："油衣若为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畋猎。高宗悦，赐物二百段。

齐，高帝幸华林园宴集，使群臣效技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王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张锡为谈"容娘舞"；宗卿舞"浑脱"；张洽舞"黄麞"；杜元炎诵"婆罗门咒"；李行言唱"驾车西河;"卢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恽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帝从之。于是诵《鹿鸣》、《蟋蟀》之诗。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词有好乐无荒之语，恐忤旨，遂止之。翌日，帝降诏褒美，曰："志在正时，潜申规讽；謇謇之诚弥切，谔谔之操逾明。"赐时服一副。

穆宗见夏州观察使判官柳公权书迹，爱之，以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

后唐，豆卢革为中山王处直辟客。因牡丹会，赋诗讽处直以桑柘为意，言甚古雅。

蜀主王衍奢纵，嘉州司马刘赞献后主《三阁图》，并作歌以讽。

唐明宗与冯道语及年穀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尝记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亦犹是也。"上深以为然。上又问："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流于饿殍，岁丰则伤于穀贱。丰凶皆病，惟农家为然。尝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穀。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唯照逃亡屋。'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民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录之，常讽诵之。

石晋，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大署其门：不通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致书于凝，以为："切近之职，为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绝宾客！身为便，如负国何!"凝奇之。

卷　四

品　藻

齐，何点常称："陆慧晓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常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

刘孝标云："刘讦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刘歊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皆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

陈，武帝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称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将也，然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居危履险不设猜防；侯郎傲诞而无厌，轻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迟词采丽逸，钟嵘著《诗评》云："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取贱文通，而秀于敬子。"其见称如此。

北齐李纬，梁使聘问纬："诸崔平安?"纬曰："子玉以还，雕龙绝矣。"崔暹闻之，怒。纬诣门谢之，暹上马不顾。

东魏，刘昼制《六合赋》一首，言甚古拙，自谓绝伦，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赋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甚于文。"昼不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驰伏而无妩媚。"

唐太宗尝面谈群臣得失；目长孙无忌曰："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尔；唐俭言词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可喜，事朕二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禀性怯懦，未甚更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论议，其所长也。谋常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正，言多有益，而不轻然诺于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优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太宗与群臣谓王珪曰："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济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如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诸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

穆质兄弟俱有令誉而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赞少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

徐坚问张说文人优劣，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问后进优劣，曰："韩休之文，如太羹元酒，虽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

爱，而微少风骨；张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之文，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有玷缺。”坚以为然。

后唐欲用相，安重诲欲用崔协；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学际天人，奕叶轩冕，论才校艺，可敌时辈百人。必舍琪而相协，如弃苏合之丸，取蛣蜣之转也。”

后唐，张文礼素不知书，亦无方略，惟于懦兵之中，萋菲上将。言甲不知进退；乙不识军机，以此军人推为良将。

识　鉴

齐，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悦慕，尝请交焉。勉谓所亲曰：“王郎名高望促，难可轻敝衣裾。”后果陷法。以此见推识鉴。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悟，清慎绝伦。然俊爽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宏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宏识度之远。

开皇中，平陈之后，天下一统，论者咸云将致太平。房彦谦私谓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纳谏诤，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少通初谓不然。及仁寿、大业之际，其言皆验。

李密为隋左亲卫，尝在仗下。炀帝顾见之，谓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也。”帝曰：“个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

唐，刘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纳。窃观太宗，谓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负其才，潜有异志。江夏王道宗尝因侍宴，从容言曰：“君集必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语。”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贰。”俄而，君集谋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杨素称赏封伦，每引与论宰相之务。因抚其床曰：“封郎必据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床曰：“卿终当坐此”。

隋，时天下宁晏，论者咸以国祚方永。房玄龄密告其父曰：“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侵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国家。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待也。”其父彦谦惊而异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号为“知人见”，房玄龄，时年十八，深相嗟挹，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

杜如晦少聪悟，好谈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愿保崇令德。”如晦果为良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鉴，为树神道碑以纪其德。

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馑，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而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高季辅为吏部侍郎，凡所铨叙，时称“允当”。太宗赐以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

则天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之乎?”仁杰曰：“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作文章资历，则今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史矣。岂非文士龊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它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竟召为相，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推荐之力也。

姚崇为灵武军使，将行，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崇亦对曰：“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则天即日召见，以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娄师德为江都尉，扬州长史卢承业奇其才，尝谓之曰：“吾子台辅之器，当以子孙相托，岂可以官属常礼待也”。

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张守珪执禄山送京师，请行朝典。张九龄奏劾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禄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臣请因事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后禄山反，玄宗幸蜀，思九龄之先觉，下诏褒赠，遣使就韶州致祭。

张守珪为幽州果毅，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刺史卢齐卿深礼遇之，常共榻而坐，谓曰：“足下数年外，必节度幽、凉，为国良将，方以子孙相托，岂得以寮属常礼待耶。”

于邵一见樊泽，曰：“将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泽为节将。崔元翰年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当掌诰令。”竟如其言。

萧昕与张镐友善，表荐之曰：“如镐者，用之则为王者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玄宗擢镐为拾遗，不数年出将入相。及安禄山反，昕举赞善大夫来瑱，堪任将帅。思明之乱，瑱功居多。

李吉甫拜相，诏下之夕，感激出涕，谓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归，便入禁署。今才满岁，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宰相之职，宜选擢

贤俊。卿多精鉴，今之才杰，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俱尽。人翕然称之。

柳公绰伯父子华有知人之明。公绰生三日，子华视之，谓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儿，福气吾兄弟不能及，兴吾门者，此人也。”因以起之为字。

裴度自蔡州行营宣谕还，宪宗问诸将之才。度曰：“臣观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不数日，光颜奏：“大破贼军于洄曲。”帝尤叹度之知人。

韩滉有知人之鉴，见杨于陵甚悦。滉有爱女方择佳婿，谓其妻柳氏曰：“吾阅人多矣，无如杨生贵而有寿，生子必为宰相。”于陵自句容尉秩满扬州而生嗣复，滉见之，抚其首曰：“名位果逾于父，杨门之庆也。”因字曰“庆门”。于陵更践中外，以右仆射致仕，终年七十八。嗣复作相。

王、杨、卢、骆，谓之“四杰”。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其后勃溺南海；照邻投颍水；宾王被诛，炯终盈川令，皆如行俭之言。

孙逖为考功员外郎，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则杜鸿渐至宰相，颜真卿为尚书。后年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

李华为进士，著《含元殿赋》万余言，萧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疑其诬词，乃为《祭古战场文》，熏汙之如故物，置于佛书之阁。华与颖士因阅佛书得之，华谓颖士曰：“此文如何？”颖士曰：“可矣。”华曰：“当代秉笔者谁及于此？”颖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华愕然。

路岩初佐崔铉于淮南，为支使，铉知其必贵，曰：“路十终须被作一官。”既而入为监察御史，不出长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监察入翰林也，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岩竟以流窜赐死。

高崇文平蜀，事无巨细，一遵韦南康故事。韦皋参佐请罪，崇文皆释而礼之，草表荐房式等，目段文昌曰：“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

后唐，庄宗平蜀。高季兴方食，闻之失箸。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知不为吾福？”及庄宗遇弑，季兴益重震焉。

后唐，闵帝自终易月之制，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致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李愚私谓同列曰：“吾君延访，少及吾辈，位高责重，事亦堪忧。”众惕息不敢应，果有潞王之事。

江南李璟，为人谦谨。初即位不名大臣，数延公卿论政体。李建勋谓人曰：“主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贺。起居郎高远曰：“我乘楚乱取之甚易，观诸将之才，但恐守之甚难尔。”以边镐守之，后果失之。

夙 慧

齐，王泰，年数岁，祖母集诸孙侄，散枣栗于床，群儿竞之，泰独不取，。问其故，曰“不取，自当得赐。”人皆异之。

袁君正，年数岁。父疾，昼夜不眠，专侍左右，家人劝令暂卧，答曰：“患既未瘥，眠亦不安。”

齐，萧绛五岁，高帝使学凤尾诺，一学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麒麟赐之，曰：“麒麟赏凤尾诺矣。”

陈，陆从典，八岁读《沈约集》，见回文砚铭，援笔拟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孺，年五岁，便机警。有馈其父冬李者，先以一与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见，不容先尝。”

梁，虞荔，年九岁，候太常睦倕，问《五经》十事，荔对无遗失，倕甚异之。弟寄亦聪敏，年数岁，有遗其父，遇寄于门，嘲曰：“郎子姓虞，必当无智。”寄应声曰：“文字不辨，岂得非愚？”客大惭，入谓其父：“此子非常人，文举之流也。”

宋，陶季直年四岁，祖憨祖尝以银四函，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其一。季直独不取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及诸孙，故不取。”憨祖奇之。

梁，谢贞八岁，为《春日闲居诗》。从舅王筠奇之，谓所亲曰：“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

梁，何妥八岁游太学，顾良戏之曰：“汝姓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曰：“先生姓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众咸异之。时萧眘亦有隽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巷。时人语曰：“世有两隽，白杨何妥，青杨萧眘。”

隋炀帝子昭三岁时，于玄武门弄石狮子。高祖与文献后至其所，高祖适患腰痛，举手凭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叹曰：“天生长者，谁复教子。”

陈叔达，陈宣帝第十六子也，封义阳王。年十余岁，尝侍宴，赋诗十韵，援笔便就，仆射徐陵甚奇之。

唐，郑善果，其父诚周大将军，死于王事。善果年九岁袭爵，家人以其婴孺弗之告也，及受册，悲恸擗踊不能自胜。观者为流涕。

李百药年九岁，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复刈郰瑘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曰：“《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瑯琊’”。座间闻者大惊异之。

苏世长，年十余岁，上书于周武帝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问读何书。对云：“读《孝经》、《论语》。”帝问曰：“《孝经》、《论语》何所言？”对曰：“《孝经》云：‘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论语》云：‘为政以

德'。"武帝善其对。

狄仁杰儿童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

苏晋数岁能属文，作《八卦论》。王绍宗见而赏叹曰："此后来王粲也"。

杨绾年四岁，尝因夜宴亲宾，各各举坐中物以四声呼之。众皆未言，绾应声指铁树曰："灯盏柄曲。"闻者惊异。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岁时，读《尚书·汤誓》。问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不为非道。"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郢不能对。

白居易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直指"之"字"无"字，示居易。口未能言，心已默识（案《旧唐书·本传》，《与元稹书》：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此概括其文似有讹脱）。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

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

宪宗皇帝，顺宗长子也。六七岁时，德宗抱至膝上问："汝是谁子，在吾怀中?"对曰："是第三个天子。"德宗异而怜之。

武后时，酷吏横纵。乐思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来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稍悟。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诵庾信《枯树赋》。避谈字，因易其韵云："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

后唐明宗时，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奏："臣孙赞，年五岁，默念《论语》、《孝经》，举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试。"诏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孙，能念儒书，备彰家训，不劳就试，特与成名。"宜赐别敕及第，附今年春膀。

捷　悟

宋文帝令到彦之北伐魏，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一空。一日，上与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例。上问库部郎顾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对有十万，上既问而悔，得琛对甚喜。

梁，萧琛醉伏于御筵。武帝以枣投之，琛取栗掷上，正中面，帝动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报以战栗?"上大悦。

齐高帝时，魏主至淮而退。帝问："何意忽来忽去?"未有对者。张融从下坐抗声曰："以无道而来，见有道而去。"公卿咸以为捷。

齐，刘绘为南康相。郡人有姓赖居秽里刺谒绘，绘嘲之曰："君何秽而居秽里?"此人应声答曰："未审孔子何阙，而居阙里?"

梁时有沙门讼田，武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刘显曰："贞文字为与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宋，巢尚之甚聪敏。时百姓欲为孝武寺，疑其名。尚之应声曰："宜名'天保'。诗云：天保，下报上也。"时服其机速。

隋，刘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嘿识，莫与为俦。左画圆，右画方，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所遗失。

隋，崔颐从驾往泰山，炀帝问："何处有羊肠坂?"颐曰："臣按《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县有羊肠坂。"帝曰："不是。"颐曰："按皇甫士安撰，《地书》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帝曰："是也。"因谓牛宏曰："崔祖浚所谓问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岁，冬初尚衣葛衫。客戏充曰："絺兮绤兮，凄其以风。"充应声答曰："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唐，李泌七岁，召至禁中。玄宗与张说方观棋，使说赋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运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说贺帝得奇童子。

李忠臣尝因奏对，德宗谓之曰："卿耳甚大，真贵人也。"忠臣对曰："臣闻驴耳大，龙耳小。臣耳虽大，乃驴耳也。"上说其言。

孙逖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为《土火炉赋》。逖握翰即成，词理典赡。日用览之骇然，遂为忘年之友。

萧颖士聪警绝伦。尝与李华、陆据同游洛南龙门，三人共读路侧古碑，颖士一阅即能诵，华再阅，据三阅方能记之。议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朱梁，张策年十二，父同尝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于制作奇巧。"同甚宝之。策时在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年为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汉禅，始号"黄初"，元年无二月明矣。鼎文何缪欤!"同大惊，亟取魏志展读之，果验。宗族奇之。

梁太祖过内黄，问曰："此何故名"内黄"?"李挺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故此有内黄。"又曰："在何处?"对曰："秦有外黄都尉理外黄，其故墉今在雍邱；小黄为高齐所废，其故墉今在陈留。"太祖称奖数四。

湖南马希范，唐同光中入贡。庄宗问洞庭广狭，希范对曰："洞庭至狭，若车驾南巡，止可饮马而

已。"庄宗拊背嘉之。

卷　五

赏　誉

宋文帝以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淳俱为侍中。风力局幹，冠冕一时。上尝与四人于合殿宴饮，甚悦。既罢出，上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继也。"

河西王蒙逊遣尚书郎宗舒等入贡于魏，魏主与之宴，执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闻崔浩，此则是也。才略之美，于今无比。朕动止咨之，豫陈成败，若合符契，未尝失也。"

宋文帝与萧思话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思话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曰："相赏有松石间意。"

宋武帝引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萧介染翰便成，文不加点。帝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谢超宗诣齐高帝，其日风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鉴中，张率为待诏，赋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

裴邃庙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郁茂；范云庙在三桥，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经二庙，顾而羡曰："范为已死，裴为更生，之礼邃子也。"

陈宣帝时，张讥为武陵王记室兼东宫学士。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尔。"后主常幸钟山，召从臣坐松林下，敕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顾群臣曰："此即张讥后事"。

魏，陆暐与弟恭之并有时誉。洛阳令贾祯叹曰："仆以老年更睹双璧。"黄门郎孙惠蔚曰："不意二陆复在坐隅。"

魏，傅永，字修期，年二十，友人与之书不能答，请于叔父洪坤。洪坤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唯傅修期尔。"

隋，李德林初仕齐，周武帝平齐，以为内史，谓群臣曰："我当日唯李德林与齐朝作书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意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主圣德，得麒麟凤凰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是陛下圣德感致，有大才用，胜于麒麟、凤凰远矣。"帝大笑曰："诚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师乞致仕。文帝诏曰："七十致仕，本为常人。若吕尚以期颐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常体。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询访。"

北齐，任城王湝称李德林云："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吏部郎中陆卬云："德林文章，浩浩如长河东注，比来所见，后生制作，乃涓浍之流尔。"

李密乘一黄牛，被以蒲鞯。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汉书》。尚书令越国公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及，问："何处书生，耽学如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何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萧铣，禽辅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赐灵寿杖，以助足疾。

张行成师事刘炫，炫谓门人曰："张子体局方正，廊庙才也。"行冲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又试以缀文，操牍便成。行冲大悦，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宝也"。

郗纯子士美，少好学，善记览。父友颜真卿，萧颖士辈尝与之讨论经传，应对如流。既而相谓曰："吾曹异日当交于二郗之间矣。"

武元衡为御史中丞，因延英对罢。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封敖为中书舍人，草"赐阵伤边将"警句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武宗赐之宫锦。封李德裕为卫国公，守太尉制云："遏横议于风波，定奇谋于掌握。逆镇盗兵，壶关昼锁。造膝嘉话，开怀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庆之。德裕口诵此数句，谓敖曰："陆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语，秉笔者岂易得耶?"座中解其玉带以遗，敖深礼重之。

文宗擢魏征五代孙謩为起居舍人，曰："以卿论事忠切，有文贞之风，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谓之曰："卿家有何旧书诏?"对曰："比多失坠，惟簪、笏见存。"上令进来。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郑覃不会我意，此即《甘棠》之义，非在笏而已。"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事学士王义方。义方加重之，尝谓之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义方卒，半千制师服，丧毕而去。高宗尝问"三阵"，半千越次而对以："师若时雨为天阵；足食为地阵；得人和为人阵。"高宗嗟赏之。垂拱中，为宣慰吐蕃使。则天曰："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宜留制也。"即日使入阁供奉。

白居易以诗谒顾况。况曰："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及见首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乃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为之称誉，声名大振。

裴迪，昭宗时为梁祖宾席，转检校司徒，赐号“迎銮协赞功臣”。一日宾佐集谒，梁祖目迪曰：“协赞之名，惟司徒独有之，它人滥处也。”其知重如此。

李珽为梁祖掌记，一日大会将佐，指珽曰：“此真记室也。”

宠 礼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谈论，因与议朝廷大事，遂参权要。宾客辐凑，门车尝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方筵七八，座上常满。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会稽孔觊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凉而已。觊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履失所矣。”

梁，陶宏景隐茅山，武帝每有征讨，吉凶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为晋安王府长史。王深相倚仗，尝于斋中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得预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王纲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笔，奏决于休源前，休源怡然无愧。时人名为“兼天子”。

后周，寇儁，明帝与之同席而坐，顾问洛阳故事。儁身长八尺，须鬓皓然，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帝不觉屡为之前膝。及儁辞还，帝亲执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钦，尚乞言之事，所望于公，宜数相见以慰虚想。”以御舆令于帝前乘出。

隋，高颎，西魏赐姓独孤氏，隋文帝以为左仆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帝尝谓曰：“伐陈后，人云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可间也。”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颎于帝，皆被疏绌，因谓颎曰：“独孤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

隋，李景。杨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预焉，景独无关涉。炀帝曰：“公诚直天然，我梁栋也。”赐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将军而不名。见重如此。

隋，樊子盖屡破杨玄感，炀帝别造玉麟符以代铜兽，谓子盖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尔。”析珪进爵，宜有令谟。是日进爵为济公，言其功济天下，特为立名，无此郡国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必令公贵与国始终。”德林每赞平陈之计，伐陈之后，高祖以马鞭南指云：“待平陈讫，会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东，无及之者。”

裴寂于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引于卧内，呼为裴监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寂让，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勋，同载参乘，非公而谁?”高祖尝宴寂于含章殿，极欢，寂顿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犹未也，要相与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

高祖以姜謩为秦州刺史，云：“衣锦还乡，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长孙无忌。或有密表，言其权宠过盛者，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因召百寮谕之曰：“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又作《威凤赋》赐无忌，命图无忌形像，太宗自作画赞赐之。

杜如晦没后，太宗食瓜而美，遂辍食之半，遣使奠于灵前。又尝赐房玄龄黄银带，顾玄龄曰：“昔如晦与卿同心辅政，今日所赐，惟独见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黄银。”命取黄金带，遣玄龄亲送于灵所。

李勣遇暴疾，验方云惟须灰可疗。太宗乃自剪须，为之和药。勣顿首见血。帝曰：“吾为社稷计，不烦深谢。”

张公谨卒，太宗出次发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飞白书赐马周曰：“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高宗飞白书以赐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启沃，罄丹诚。”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

岑文本从太宗伐辽，至幽州卒。太宗抚视之流涕。其夕，闻警鼓之声，曰：“文本殒殁，情深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命停之。

苏颋葬日，玄宗游咸宜宫，将出猎。闻颋丧出，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遂中路还宫。

裴行俭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高宗谓行俭曰：“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

玄宗以苏颋为中书侍郎。入谢日，玄宗谓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阙，即望宰相论及。宰相皆卿故人，卒无言者，朕与卿叹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陆象先没后，朕每思之，无出卿者。”时李乂为紫薇侍郎，与颋对掌文诰。他日，上曰：“前朝李峤、苏味道，谓之苏、李。今日亦不让之。卿所制文诰，录一本封进，题云‘臣某撰’，要留宫中披览。”其礼遇如此。

魏元忠为中书令，请归乡拜扫。中宗赐锦袍一领，银千两。手敕曰：“衣锦昼游，在乎兹日；散金敷惠，谅属斯辰。”及还，帝又幸白马寺以迎劳之。恩遇如此（元忠至乡里，自藏其银，无所赈施）。

玄宗宠任张说。说为中书令，上亲为诏赐中上

考。及薨，上自制神道碑文，御笔书。赐谥曰“文贞”。

杨绾有疾，代宗每引见延英殿，特许扶入。厘革旧敝，惟绾是恃，恩遇甚厚。既薨，谓左右曰：“天下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下诏，赐谥曰“文简”。

德宗（原作“太宗”，据《旧唐书》改）以“宸扆”、“台辅”二铭赐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铭于起义堂，帝为题额。其崇宠如此。

顺宗以女乐二人赐张茂昭，三表辞让。及中使押犊车至第，茂昭立谓中使曰：“女乐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阳、咸宁、南平、北平尝受此，不让为宜。茂昭无四贤之功，述职入觐，亦人臣常礼，奈何当此宠赐？后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赏？”顺宗深加礼异，允其所让。

裴垍为相，宪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礼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宪宗以李绛直谏，遽宣宰臣令与改官，乃授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谢日，面赐金紫，帝亲择良笏赐之。

武后信重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折廷诤，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仁杰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后唐，明宗从武皇与葛从周战，径犯其阵，奋击如神，梁军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药，手赐卮酒，抚其背曰：“吾见神人也！微吾儿。”儿为从周所笑。

李存审事后唐武皇，性谨厚，宠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审常从，所至立功。从讨赫连铎，冒刃死战，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药，日夕临问。

石晋，高祖委任冯道。尝称疾求退，帝使郑王重贵诣第省之，曰：“来日不出，朕当亲往。”道乃出视事。当时宠遇，群臣无与为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耆年宿将，赐诏不名，但呼王位而已。钱镠以尚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极于人臣，名素高于简册；赠典既无其官职，易名宜示其优崇。”赐谥“武肃”。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举天下之志，而计事者多不谕其意，惟王朴神气劲峻，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惬世宗之意。急于登用，次为枢密使。卒时年四十五，世宗于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恸哭者数四。

闽主王昶，以师傅之礼待叶翘，翘多所裨益，宫中谓之“国翁”。

周太祖时，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辞位。帝遣中使谕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难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礼。朕今于便殿待卿，可暂入相见。”穀见于金祥殿，面陈款悃，帝不许。穀不得已，复视事，未能执笔，诏以三司务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后又九表辞位，罢守本官，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议政事。

任诞

宋，谢灵运以文帝不见任遇，意不平，多称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被奏免官。遂为山泽之游。生业甚厚，奴僮既众，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里，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惊骇，谓为山贼，知是灵运乃安。

颜延年疏诞，不能取容当世。宋文帝传诏召之，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年曰：“浚得臣笔，测得臣文，奂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刘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拘检，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意须此及？”穆之贵为丹阳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进之。

谢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为齐高帝黄门郎，在省常醉。上召见论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之何。”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人问曰：“闻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马，为是司驴。既是驴府，政应司驴。”

齐，尚书左丞谢几卿，性通脱，不拘朝宪。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垆，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如。

谢谌不妄交接，门无杂宾。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

袁粲为中书令，领丹阳，不以事务经心，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负郭，每杖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颇有竹石，粲卒尔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啸咏自得。主人出，语笑款然。俄而车骑羽仪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遇，诣门求进。粲曰：“昨日饮酒无偶，聊相邀尔。”竟不与相见。

梁，萧恭尤好宾客，酣宴终日。时元帝勤心著述，未尝妄进卮酒。恭从容谓曰：“下官历观时人，多有不好欢兴，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陶渊明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乐，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意。贵贱造之，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君可去。”其真率如此。

北齐，王晞为并州司马，人谓之“方外司马”。昭帝欲以晞为侍中，苦辞不受。或劝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充诎少时，鲜不败绩。且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退无地。非不爱作热官，但思之烂熟尔。”

北齐，韩晋明好酒纵诞，每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其俭。朝廷欲处之贵要，必以疾辞，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对名胜，安能作刀笔吏缮故纸乎？”

东魏，侍中王元忠，虽处要任，不以物干怀，唯以饮酒自娱。丞相高欢欲用为仆射，元忠子劝父节酒，元忠曰：“我言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

北齐，崔瞻在御史台，常宅中送食，备尽珍羞，别室独餐，处之自若。有一人，河东人士，姓裴，亦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与交言，又不命匙箸。裴坐观瞻食罢而退，明日自携匙箸，恣意饮啖。瞻曰：“初不唤君食，亦不共君语，遂能不拘小节。昔刘毅在京口，自请鹅炙，亦岂异是？君定是名士。”于是每与之同食。

唐，傅奕驳佛教，平生遇患，未尝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尝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醉酒死。呜呼哀哉！”其纵达皆此类。

卢承庆（原误作“崔永庆”，据《旧唐书》改），临终，戒子敛以常服，不用牲牢，坟高可认，不须广大事办即葬，不须卜择。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有棺无椁，务在简要。碑志但记官号年代，不须广事文饰。

路恕私第有佳园林，自贞元初，李纾、包佶辈，迄于元和末，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从之游。高歌纵酒，不屑外虑，未尝问家事。人亦以“和易”称之。

柳浑好谐谑放达，与人交豁然无隐情。不治产业。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罢相数日，则命亲族寻胜，宴醉而归，陶陶然忘其黜免。时李勉、卢翰皆退罢，相谓曰：“吾辈视柳宜城，悉为拘俗之人也。”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楚宾终日酣宴，家无所藏，费尽复入，待有又出，然未尝言禁中事。醉后人或问之，答以它事而已。

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陆象先，知章族姑子也，与知章相亲善。象先尝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原误“调态”，据《旧唐书》改），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

李白待诏翰林，日与饮徒醉于酒肆中。玄宗有感，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肆中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首，帝颇嘉之。尝沈醉，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沈饮，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相欢。尝月夜乘舟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天上谪仙人也。”

杜甫与严武世旧，武镇蜀，辟甫为参谋，待遇甚隆。甫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就江，纵酒笑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故武诗云：“莫倚善为《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其傲诞如此。

后唐马郁，事武皇庄宗，礼遇甚厚，累官至秘书监。监军张承业权贵任事，与宾僚宴集，出珍果陈列于前。客无敢食者，当郁前者先食必尽。承业私戒主者曰：“他日马监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异日靴中出一铁挝，碎而食之。承业大笑，曰：“为公易之，勿败吾案。”其俊率如此。

容　止

魏，崔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尝谓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

谢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时谢混风鉴为江左第一，尝与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谢览意气闲雅，瞻视聪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觉此生芳兰竟体。”

王彧，字景文，风姿为时之冠。袁粲叹曰：“景文非但风流可悦，乃哺啜亦复可观。”有客及识谢混者曰：“景文方谢叔源则为野父矣。”粲惆怅曰：“恨眼中不见此人。”宋孝武选侍中四人，并以风貌，王彧、谢庄为一双，阮韬、何偃为一双。

褚彦回，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宋景和中，山阴公主窥见彦回，悦之，以白帝。帝召彦回西上阁，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备见逼迫。彦回整身而立，不为移志。公主谓之曰：“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彦回曰：“回虽不敏，何敢首为乱阶？”山阴都尉何戢，亦美容仪，动止与彦回相慕，时人号为“小褚公”。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入。武帝虽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须洁。尝有侍臣，衣带卷折，帝怒曰：“卿衣带如绳，欲何所缚耶？”敬容希旨，故益鲜明。常以胶清刷鬓。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或暑月，背为之焦。

齐，张绪吐纳风流，听者忘倦。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时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

齐，张融，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

身仰首，意制甚多。见者惊异，聚观成市，而融了无惭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龚祈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之，叹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齐神武言崔惾应作令仆，恨其精神太遒。赵郡李浑将聘，梁名辈毕萃，诗酒正讙，惾后到，一坐无复谈话。郑伯猷叹曰："身长八尺，面如刻画；謦欬为洪钟，胸中贮千卷书，那得不畏服?"

北齐，李谐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瘿而举颐；因跛而缓步；因謇而徐言，遂为风流之冠。时人言李谐善用三短。

北齐，崔瞻、崔了约仪望俱华，俨然相映。诸沙门窃观之，以为二天人也。自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酝藉者为潦倒，而瞻终不改焉。

隋，韦艺容貌环伟，每蕃人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蕃人畏惧，莫敢仰视。

伐陈之役，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舻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冯定为太常少卿，因乐成阅于庭中；定立于其间。文宗以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曰："此冯定也"。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阶。文宗自吟定：《送客江南诗》，锡以禁中瑞锦。

崔远文才清丽，风神峻整，人皆慕其为人。当时目为"钉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郑畋文学优深，器量宏恕，美风仪，神彩如玉。

张知謇兄弟五人，厉志读书，皆以明经登第。仪质环伟，眉目疏朗。则天重其才干，又目其状貌过人，命画工写之，赐以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谓两绝。"

玄宗尝炼药于勤政楼下，垂帘观之，兵部侍郎卢绚谓上已起，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绚风标清粹，上目送之，深叹其蕴藉。李林甫以阴计废之。

朱梁，赵凝气貌甚伟，好自修检，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鉴前后照之。对客之际，乌巾上微觉有尘，即令侍妓持红拂以去之。

卷　六

术　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尝置铜铤于酢器中，夜有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魏主每如浩家，问以灾异。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蔬食，不暇精美，魏主必为之举箸，或立尝而还。浩考校汉元以来日星行度，讥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高允。高允以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非十月。浩初犹疑之，后岁余谓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于东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门，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书名。梁武陵王纪宴坐池亭，蛙鸣聒耳。王曰："殊废丝竹之听。"僧昭咒厌十数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复鸣。僧昭曰："王欢已阑，今恣汝鸣。"即便喧聒。

齐，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时，尝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后三年邱山崩，齐亦于此季矣。"屏人命典签李党取笔及高齿屐，题于帘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谓党曰："汝见吾不见也。"十一年武帝崩。

梁，韦鼎明阴阳善相术。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家焉。至德初，尽货田宅寓居僧寺。毛彪问其故。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初鼎之聘周也，尝遇隋文帝，谓曰："观公容貌，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焉。"陈亡，驿召授上仪同三司。

宋，贺瑒伯祖道养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为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尔。"乃以土块加其心上，俄顷而苏。

陈，章昭达少时，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因醉坠马，鬓角小伤。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乱，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后仕陈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时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语忤颜色，以已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虽甚贵，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彦回详密，求换其板。它日，彦回侍明帝，自称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祐具以状言，帝意乃解。

宋，顾欢通解阴阳书，为术数多效验。有病邪者问欢，欢曰："汝家有何书?"答曰："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兴五年，月晕左角，崇以为角虫多死。是岁天下牛死十七八，舆驾巨犗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原本"巨犗"讹"马"，"犗"脱，"同"字据《北史》改补），麋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系冀州狱。别驾崔隆宗就禁慰问之，路曰："昨夜驿马星流，赦须臾当到。"隆宗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檀特师周文召，至岐州，会神武来寇玉壁。檀特曰："狗岂能至龙门也!"神武果不至龙门而还。

北齐，许遵，值文宣无道日甚，遵语人曰："多折算来，吾筮此狂夫何时得死!"于是布算满床，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见也。"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北齐，赵辅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后，辅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则父入土矣。岂得言吉?"父果卒。

北齐，贾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视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躯，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眼（原

脱下“一尺面”三字，“寸”讹“尺”，据《北史》补改）。大将军脸薄盼速，非帝王相也。”

北齐，綦毋怀、文传有、蠕蠕客能算。或指庭中一枣树，令其布算，即知其数，并瓣若干、纯赤若干、赤白相半。于是剥算之，唯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实。

隋文帝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庾季才旦奏：“臣仰观天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为迁徙计。”帝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

杨伯丑好读《易》，隐于华山。隋开皇初，征入朝。见公卿不为礼，无贵贱皆尔汝之。开肆卖卜，有人失马来诣。伯丑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为卿说，且向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如言而往，须臾，有一人牵所失马来，遂擒之。

旋宫之义亡绝已久。唐，祖孝孙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八十四调。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征为正征，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造为纪纲。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

太宗之世，有《秘书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李淳风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宫内，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即杀戮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赐之食曰：“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然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也。”

刘仁轨为陈仓尉，相工袁天纲谓曰：“君终位邻台辅，年将九十。”仁轨为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

裴行俭尤晓阴阳之术，每制敌推阵，先期捷日。尝出阵至单于北塞，晚下营，壕堑方周，遽令移就冈上。将士皆以士众方安，不可劳扰。行俭促之。比夜，风雨暴至，前设营处水深丈余。

萧嵩与吴郡陆象先为僚婿（原作“友”，据《旧唐书》改）。宣州相术夏荣谓象先曰：“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高而有荣寿。”陆果为相。萧亦为相，寿至八十，其子华、孙俛仿皆至宰辅。

高智周少与乡人蒋子慎善，同诣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极人臣，然允嗣微弱；蒋侯官职至薄，而子孙转盛。”智周果作相，子慎为建安尉卒。其子绘谒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绘子捷为刺史，捷子洌为左丞，洌弟涣为给事中。高氏之后殄灭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术士温彬，高宗时已老。临终封一状谓其妻曰：“吾死后年名垂拱，即诣阙献之，慎勿开也。”垂拱初，其妻献之。预陈则天革命及突厥至赵定事。俱验。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时生，有异雀数头，身形甚小，五色毕备，集于庭中树，鸣声清婉。隋太史令史良（原脱“史”字，据《旧唐书》补）至青州，为之占曰：“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彩。日中，正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奋翼而鸣。儿必文藻焕烂，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及长，博文强记，下笔成章，终于秦川令。

薛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也。”太宗朝，上表请为道士。太宗为置紫府观，观中建一清台以考天象。

甄权能针灸。狄嵚苦风患，手不能引弓。权曰：“但将弓矢向垜，一针可愈矣。”针其肩隅一穴，即时能射。其弟立言亦善医。杜淹风毒发肿，立言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胀身瘦，立言曰：“误食发成虫也。”令服雄黄，吐一蛇，如小指大，唯无眼。烧之有发气，尼疾乃愈。

乙弗宏礼能相。隋炀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终当如何？如卿言与朕术不同，罪当死。”宏礼曰：“臣所学相术，凡人之相有类陛下者，不得善终。臣闻圣人不相，故知圣人与世凡不同尔。”（《旧唐书》作“故知凡圣不同耳”此似有衍文）。自是，帝常遣使监之，不得与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没为奴，诣宏礼，曰：“君奴也。”大鼎有惭色，解衣示之。宏礼曰：“自腰以下，当为方岳之任。”后为泗州刺史。

袁天纲善相。则天初在襁褓，天纲来至第中，谓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贵子。”示之。见元爽、元庆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见韩国夫人，曰：“此女亦大贵，又利其夫。”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奥妙，不可易知。”试令行，又令举目。天纲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之主也！”

卢齐卿童幼，问孙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儿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萧县丞。齐卿问时，溥犹未生。

张憬藏相蒋俨云：“自此二年，当得东宫掌兵之官，秩未终而免职，免职之后，厄在三尺土下。据此合死，然后有名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为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时禄绝。”俨后皆如其言。尝奉使高丽，囚地窖中，终六年后得归，及在蒲州，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诀别，自云当死，俄有敕许令致仕。

金，梁凤谓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间，公为宰相，大富贵。"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凤曰："'有一日向东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时，公作相矣！"冕惧其言，深绝之。未几，安禄山反。冕问"三日"之说。梁凤曰："东京日即自磨灭，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间日何转分明。"其后禄山僭号，玄宗幸蜀，肃宗即位于灵武，冕果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叶法善少传符录，尤能厌劾鬼神。尝于东都凌虚观设醮，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愈。

苗晋卿尝遇老父问曰："要知前事乎？"晋卿曰："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曰："晋卿困穷，爱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将相向上，是天子矣！"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晋卿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玄宗崩，摄冢宰三日。

朱梁，仇殷艺术精密，太祖之在长芦也，诸将请攻壁，令军中人负藁二围，寘于积。俄而云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谋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见攻壁象，乃自退乎？"翌日，有骑驰报，丁会以潞州畔。太祖令尽焚其藁而还。

后唐，周元豹有袁、许之术。大略状人形貌，比诸龟、鱼、禽、兽，目视臆断，咸造其理。见王都曰："形若鲤鱼，难免刀儿。"都竟被杀。卢程衣道士服，与同志二人谒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道士甚贵。"至来岁，二子果卒，程后登庸。

五代，周翟光邺，肤革肥皙，善于摄养，仕至枢府。司天监赵延义有袁、许之术，尝谓人曰："翟君外厚而内薄，虽贵而无寿。"（*原脱"而"字，《括类说》引《续世说》篇，与《旧五代史》合*）卒时年四十六。

赵延义，清泰中尝与枢密直学士吕琦同宿于内庭。琦因从容密问国家运祚。延义曰："来年厄会之期，俟遇过别论。"琦询之不已，延义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于刑政则术士不敢言，奈际会诸公罕有卓绝。福德者，下官实有恤纬之僭。"

五代，汉隐帝时，宫中数有怪。大风雨发屋拔木，吹破门扇，起十余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余。帝召司天监赵延义，问以禳祈之术。对曰："臣之业在天文时日，禳祈非所习也。然王者欲弭灾异，莫如修德。"延义归，帝遣中使问如何为修德？延义请读《贞观政要》而法之。

巧 艺

宋时能棋，王抗第一。褚思庄、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思迟，工于斗棋。齐高帝使思庄与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旦不寐。或云："思庄所以品高，缘其思深久，人不能对。"

王僧虔论书云："从祖中书令珉书。"子敬曰："弟书如骑骡骎骎常欲度骅骝前。"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愤。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张翼。"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题后云。右军当时不别，久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

齐，王彩习篆隶。时人语云："三真六草，为天下宝。"

宋，垣荣祖（*原本"垣"讹"搞"，"祖""讹""素"，据《南史》改*）善弹，登西楼见翔鹄云中，谓左右当生取之。于是弹其两翅，毛尽脱，坠地不伤。养毛，生后飞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医，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沦鸡子过多。"取苏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鸡雏，翅、羽、爪、距皆具，凡十三头而病愈。

徐秋夫能医，尝夜有鬼呻吟，声甚凄怆。秋夫问："何须？"答言姓某，家在东阳，患腰痛死。虽为鬼，痛犹难忍，请疗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请为刍人，按孔穴针之。秋夫如言，为灸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埋之。明日见一人谢恩，忽然不见。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唐。谓：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允围棋；徐道度疗疾。"道度，秋夫字也。

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庭前柳树上。明旦痈疽消，树边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痿损。

宋，羊欣字敬元，尤长隶书。年十二夏月，著新绢裙，昼寝王献之，至书裙数幅而去。欣书本工，由此弥善。

宋，有嵇元荣、羊盖者，善弹琴。云传戴安道法，齐柳恽从之学，特穷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恽尝赋诗未就，以笔插琴，客以箸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此始。

齐，刘瑱妹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明帝所诛，妃追伤遂成痼疾。有陈郡殷茜善画，瑱令画王形像并图王所宠姬，共照镜状。如欲偶寝以示妃唾之，因骂云："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萧子云善草隶，武帝论其书曰："笔力劲峻！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尔。"子云出为东阳太守，百济使人求书，望船三十许步拜行前，子云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得金宝数百万。

齐，萧铿善射，常以堋的太阔（*原本"铿"讹"锰""堋"讹"扣""阔"讹"门""的"下衍"大字*

并”据《南史》正）曰：“终日射侯何难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发十中。

齐，萧为遥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

梁，宣城王于东府起斋，令顾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一绝。

梁，颜协工于草隶飞白，荆楚碑碣皆协所书。时又有会稽谢善勋（原脱“勋”字据“南史”补），能为八体六文方寸千言。

自汉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禺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瘦乃臂胛肥耳（此有脱文，《南史》云：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禺看之，禺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减臂胛，瘦患即除，观者叹服。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香气。又一仙人持金瓶以临器上，倾水灌山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凫雁蟾蜍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器皆置清徽前，形似觥而方，满而平，溢则倾。

隋，耿询之巧思若神，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外候天时动，合符契，又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

北齐，马嗣明善医，杨愔患背肿，嗣明以练石涂之便瘥，因此为愔所重，练石法取麄黄石如鹅鸭卵大，猛火烧令赤，纳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里，频烧至石尽取石屑，曝乾捣下徙和醋，以涂肿上无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发热服大黄，僧坦曰：“至尊年高，大黄快药，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梁元帝尝有心腹疾，诸医皆请用平药。僧坦曰：“脉洪实，宜用大黄。”从之，因而疾愈，赐钱百万。

隋，许智藏，秦王俊疾，文帝驰召之。俊夜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今召许智藏必当相苦，奈何?”明夜又梦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避之。”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即死。

隋，何稠有巧思，炀帝伐辽，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城之，其城周回八里及女垣合高千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列一观，观下三门，比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

宇文恺为炀帝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助，人见之者莫不惊骇。

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何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

唐，尉迟敬德善用稍，每单骑入贼阵，贼稍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稍还以刺之。齐王元吉亦善马稍，欲与相校，凡三夺元吉之稍，元吉虽相叹异然，甚以为耻。

虞世南、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太宗以世南有五绝，书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隶书，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自后罕复能继者。稷外祖魏征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采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学，稷于是时特见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尝宴三品于元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刘洎登御床，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付法。”帝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阎立本善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称妙。太宗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诏坐者赋诗，召立本令写焉。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学读书，今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习此末技。”

太宗尝谓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出金帛购王羲之书，天下争献，遂良辨认真伪，一无舛误。

高宗以裴行俭工草书，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与虞世南耳。”

韩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息：“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是曲”原本讹“由是”，据《旧唐书》改），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宴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帝顾托，后嗣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凌都督扬州，谋立荆主彪，毋邱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也。止息者，晋虽暴兴（原本“晋虽”误“倒”，又脱“兴”字。据《旧唐书》补正）终止息于此也。其哀痛躁蹙，惨痛迫胁之旨，尽在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故托之于鬼神也。”

李皋尝运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疾鼓，若挂飒席，又造欹器，进入内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

柳公权初学二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具曰：“此购柳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

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聊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文宗吟讽以为词清意足，令公权题于殿壁，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银锦等，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懿宗时，伶官李可及能转喉为新声，音词曲折，听者忘倦。同昌公主除丧，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玑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绝五千匹，曲终乐关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流涕。可及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即位逐死岭南。

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如此，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以询貌寝陋故也。"

贺知章善草隶书。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

王维书画特臻其妙，笔端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

拂菻即大秦国也，其俗无瓦，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人歊烦，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元宗开元十三年，作水运"浑天仪"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轮，令其自缚，昼夜一周，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击鼓，每辰击钟机械皆在匮中。

后唐，庄宗与梁人隔水相抗，李存进欲造浮桥，军吏曰："河桥须竹索大艑，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今无竹石，窃虑难成。"存进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令军造苇索维大舰数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缆（原脱"植"字据《旧五代史》补）。之初，军中以为戏，月余桥成，制度条直，人皆服其勤智。庄宗举酒曰："存进，吾之杜预也"。

排　调

宋，何尚之与颜延年少好相狎，二人并短小，尚之尝谓颜延年为猿；延年目尚之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问路人云："吾二人谁似猴？"路人指尚之为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尔，君乃真猴。"

宋孝武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与群臣至墓次。谓刘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上悦，以为豫州刺史。又令医人羊志哭，志亦鸣咽。它日，或问志："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嬖人，答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

谢朓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刃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朓当拜吏部郎中，谦抑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

王裕之形状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谓之"弹棋发八势"。

梁武帝赏接到溉，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以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

宋，沈昭略逢王约，张目视之曰："汝为王约耶，何以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奈何王约奈尔痴何。"

齐，柳惔甚重其妇，颇成畏惧。性爱音乐、女妓精丽，惔略无敢视仆。射张稷与惔狎密而为惔妻所敬。稷每诣惔，必先通问夫人。惔欲见妓，常因稷以请，然后惔妻隔幔坐，令诸妓出，惔始得寓目焉。

梁，刘谅为湘东王所善。王一目。尝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王以为刺已，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齐，王俭与王敬则同拜三公。徐孝嗣于崇礼门候俭，因嘲之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

梁，刘之遴尝梦为折臂太守，后果牛奔堕车折臂，为南郡太守。周舍戏之曰："虽复并坐可横，政恐陋巷无枕。"

齐，高爽诣孙抱，了无故人之怀。取笔书鼓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抱形体肥壮，腰带十围爽。"故以讥之。

王伟，侯景之徒也。景败，元帝爱其才将舍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词句"，帝求而观之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帝大怒，以钉钉其舌于柱，剜其肠，颜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讳为戏。王僧虔子慈，谢凤子超宗。慈方学书，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慈曰："慈书比大人，犹鸡之比凤。"王彧之子绚，何尚之子偃。绚五六岁读书《论语》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戏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绚曰："尊者之名安可为戏？"宁可道草上之风必舅。殷淳之子孚，何无忌之子勖，尝供食孚羹尽。勖曰："益殷莼羹。"孚答曰："何无忌讳。"谢庄之子沦，刘勔之子悛，尝同饮。悛曰："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沦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蔡兴宗之子约，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门忏。约曰："众僧今日可谓虔虔？"慈应声曰："卿如此何以兴蔡氏之宗？"张

邵小名“黎”，子敷小名“槌”。文帝戏之曰：“槌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槌何敢比也。”孝武好诋群臣，并使自相嘲讦以为欢笑。一日，使王僧郎戏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谢凤之子超宗，谢庄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凤庄门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趋入。朏曰：“君处臣以礼。”遂不入。

元孚性机辩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顾，尝于室内置酒十缸，缸余一斛，上皆加帽，欲戏孚。适入室见即惊喜云：“吾兄弟辈甚无礼，何为窃入王家，匡坐相对宜早还宅也。”因持酒归，周文拊手大笑。

北齐，宋游道，重交游，存然诺（原本脱“重”字、“存”字。据《北史》改）。时人云：“游道猕猴面，陆操科斗形，意识不关见，何谓丑者必无情。”李构尝因游道会客，因戏之云：“贤从在外宜自迎接，为之通名称族。弟游山游道，出见之，乃猕猴而衣帽也。”

郑译请还治疾，隋文帝召见于醴泉宫，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复爵沛国公、上柱国。高颎戏曰：“笔乾。”译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帝大笑。

北齐，李庶生而天阉，崔谌调之曰：“教弟种须，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请以此方回施贵族艺眉。”世传谌门有癞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齐，孙搴学浅行薄，邢邵尝谓曰：“须臾读书。”搴曰：“我精骑三千足敌君羸卒数万。”搴尝服棘丸，李谐调之曰：“卿应自足，何暇外来？”坐者皆笑。

柳机、柳昂在周朝俱历显要。至隋受禅并为外职。时杨素方用事，因文帝赐宴，素戏机云：“二柳俱摧，孤杨独耸。”

隋，侯白好俳谐，杨素与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

北齐，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则诓，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卢元明云：“在上为虐，在邱为虚。生男为虏，配马成驴。”

梁，宗如周面狭长，萧詧戏之曰：“卿何为谤经？”如周曰：“自来不谤经。”詧大笑：“君当不谤余经，正应不信《法华经》尔。”（案北《周书》此本蔡大宝语）盖《法华经》云：“闻经随喜面不狭长也。”周乃悟。

苏威之子夔，少聪敏，杨素甚奇之，戏威曰：“杨素无儿，苏夔无父。”

隋，柳调为侍御史。杨素曰：“柳条通体弱，独摇不禁风。”调敛板正色曰：“调信无取者，公不当以为侍御史；调信有可取，不应发此言。公当具瞻之地，枢机何可轻发？”素甚奇之。

隋，麦铁杖，因朝集考功郎。豆卢威嘲之曰：“麦是何姓？”铁杖曰：“麦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无以应之。

唐，阎立本为右相，姜恪为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图画，非宰辅之器。时人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虞世基，世南兄也，许善心敬宗父也，同为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

李昭德，则天时为相。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有数点赤，诣阙进之。宰相问其故，对曰：“为此石赤心，所以来进。”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尽反邪？”左右皆笑。

来俊臣与李昭德素不协，乃诬搆昭德有逆谋，因下狱。俊臣以罪，同日被诛。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相谓曰：“今日天雨，可谓一笑一悲矣。”

则天时，三月雪，苏味道等以为瑞，草表将贺。王求礼止之曰：“宰相调燮阴阳，而致雪降暮春，灾也，安得为瑞，如三月雪为瑞，则腊月雷亦为瑞矣。”举朝嗤笑，以为口实。

苗晋卿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为书判之首。众知奭不读书，议论纷然。元宗亲试之，奭持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上怒，贬张倚为淮南太守。敕曰：“门庭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托人。”时，士子皆以为戏笑。

朱泚僭逆，姚令言为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群凶宴乐既醉，令言与休论功，令言自比萧何，休曰：“帷幄之谋，成秦之业，无出予之右者。吾比萧何，子为曹参可矣。”时朝士在贼庭者闻之皆笑，谓休为“火迫酇侯。”

乔琳好谈谐侮虐，为监察御史，与同寮毕耀嘲诮往复。因成衅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讦，坐贬巴州司户。朱泚僭逆，琳掌贼中吏部，选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稳便。”琳答曰：“足下谓此选竟稳便乎？”

李泌为相，奏请罢拾遗补阙，上虽不从，亦不除人，故谏司惟韩皋归登而已。泌仍令收其署飡钱，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故时戏云：“韩谏议难分左右，归拾遗莫辩存亡。”

顾况性好谈谐。柳浑、李泌与之厚，自谓知己。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况不乐，求归于吴。班列群官皆有侮玩之目，人皆恶嫉之。泌卒，况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为宪司所劾，贬饶州司户（此条原本误连上条，今移正）。

关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御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数百人投募，缚元平驰去，既见希烈遗下行地，希烈见其眇小无须，戏谓人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将元平儿来？”因骂曰：“瞎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浅也。”

李实奏不旱，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

屋瓦，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硕米，三间堂舍二千钱。”如此语有数十篇，实以为诽谤，德令遽令杖杀此优。

王士平尚宪宗义成公主，纵恣不法。士平与之忿争，宪宗幽公主于禁中，幽士平于私第。后释之。时轻薄文士蔡南史为团雪、散雪等曲，言游处离异之状，往往歌于酒席，宪宗闻而恶之，欲废进士科。

于頔为苏州刺史。暴横，观察使王纬奏其事，德宗不省。后頔累迁，乃与王纬书曰：“一蒙恶奏，三度改官。”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元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连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还，复作《游元都观诗》。前篇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后篇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到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韩退之戏孟郊云：“公合识安禄山？”郊低头云：“识即不识大知有它。”

豆卢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曰：“大风雷雨拔树，左丞韦蟾贺之。”瑑言及雷、雨之异，蟾曰：“此应相公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贼犯京师，僖宗出幸，瑑死于张直方之第。识者以为风雷不令之兆。

郑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卢江与郡人别云：“惟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

姜师度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掘，虽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纬，时人语曰：“傅忠孝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人传之以为口实。

酷吏郭霸为鬼所杀。时洛阳桥坏，行李病之，至是功毕。则天问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对曰：“百姓喜洛阳桥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王勃为沛王府修撰。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邓元挺为吏部侍郎，既不称职，甚为谈者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选人目为“邓消渴”，为诗牓于道路。自唐以来掌选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与刘瑑相善，而瑑词艺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稍历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作相，逢为郎官，有荐逢知制诰者，瑑以先朝立制给舍须历郡县。而逢未尝治郡，出为巴州刺史。既而沈询、杨收、王铎由学士相继作将相，皆逢同年进士。而逢文艺最优，杨收作相。逢有诗云：“须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凤偶时皆瑞圣，潜龙无水漫通神。”（原脱“潜龙无”三字，据《旧唐书》补）收闻而大衔之，出为蓬州刺史，收罢相入为太常少卿给事中。王铎作相，逢又有诗云：“昨日鸿毛万钧重，今朝山岳一毫轻。”铎亦怨之。以恃才褊急，人士鄙之，终于秘书监。

崔善为为尚书左丞。令史恶其聪察，以其短而身伛嘲之曰：“崔子曲如钩，随例得封侯，髆上全无项，胸前别有头。”高祖购造言者加其罪。

秦宗权为其爱将申丛所执；昭宗御延喜楼受俘。京兆尹孙揆以组练系之，徇于两市。宗权槛中引颈谓揆曰：“尚书明鉴，宗权岂反者耶？但输忠不效尔。”众大笑。

神龙中，每霖雨必闭坊门禳灾（原词穰受据《类说》引《续世说》改）？右卫骑曹宋务先上疏云：“雨赐或愆，貌言为咎，岂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灵？暂闭暂开便欲发挥神道（原伪造据《旧唐书》改）？至今巷议街言，共呼坊门为宰相，谓能节宣风雨，燮调阴阳。如是则赫赫师尹便为虚设，悠悠苍生复何所望？”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闭坊市北门，驾车者甚苦。迁远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调阴阳，致兹恒雨令我迂行。”会中书令杨再思过，谓之曰：“于理则然，亦卿牛劣耳。”（原脱“牛”字据《类说》引《续世说》改）

顺宗册宪宗为太子，中外相贺，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独有忧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闻者哂之。

僖宗善骑、射、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直五十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野猪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昭宗时，秦裴为杨行密守昆山，钱镠使顾全武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尝为僧，裴封函纳款，全武喜，召诸将发函，乃佛经一卷，全武大惭，曰：“裴不忧死，何暇戏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裴乃降。全武劝钱镠宥之，镠从之。时人称全武长者。

昭宗时，李茂贞劫驾幸凤翔。朱全忠围城。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

朱，梁成汭初作僧，后镇荆南。抚缉雕残。时韩建亦披荆棘以缉华州，人号“北韩南郭”。初，沣朗二州本属荆南，乾宁中为土豪雷满所据，汭奏请割隶唐，宰相徐彦若执而不行，汭衔之。及彦若出镇南海，路过江陵，汭犹怏怏语及前事，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者偏州一草贼尔，令公何加兵（“何”下似脱“不”字，《旧五代史》作“盍”）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岭外有黄茅瘴，患者皆发落，乃谓彦若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彦若应声曰：“广南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讥汭曾为僧也。汭终席惭赧。

后唐，庄宗刘后生皇子继岌。后父刘叟以医为

业，诣邺宫自陈。后方与诸夫人争宠，耻为寒族，笞刘叟于宫门。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药笈，令继岌携敝盖相随，自称刘山人来访。后大怒，笞继岌。

后唐，僧诚惠云："能役使毒龙，可致风雨。"其从号为"降龙大师"。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祷祝数旬，略无征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及卒，赐号"法雨大师"。塔曰"慈云之塔"。

石晋，桑维翰，身短面广。每对鉴（原脱"对"字，指据六帖二十一引《续世说》补吴《旧五代史》合），自叹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膀四人，秦王幕客陈保极戏谓人曰："今岁三个半人及第。"以维翰短陋，故谓之半人也。

石晋，王松。契丹北迁，萧翰立许王从益伪署，松为左丞相。汉祖入洛，先降诏谕令受伪命者，可并焚毁，勿至忧疑。于是台司悉敛伪署告牒焚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谓同列曰："此即二十四考中书令也。"

五代周，张可复依晋公霍彦威为青州从事。晋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为奸兔儿。

唐庄宗趋大梁，梁主召宰相谋之，郑珏请自怀传国宝（《类说》引《续世说》作"玺"）诈降，以纾难。梁主曰："今日固不敢爱宝，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原本"弃"作"竟"依《类说》引改）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缩颈而笑。

唐庄宗，或自传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名谓之"李天下"。尝因为优，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颊，帝失色，群优亦骇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岂有两人耶?"帝悦，厚赐之。

湖南高从诲，时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汉、闽、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予，所向称臣，诸国贱之。号"高无赖"。

江南边镐克建州，凡所俘获，皆全之，建人谓之"边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谓之"边菩萨"。既为潭帅，政无纲纪，惟日设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谓之"边和尚"矣。

周行逢兼总湖湘（原作"南"据《类说》引改），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自王达、刘言以来，屡举兵，将吏积功及所羁縻蛮夷，检校官三公者，以千数。行逢生日，诸道各遣使致贺。行逢有矜色，谓徐仲雅曰："四邻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内，弥天太保，遍地司空，四邻哪得不畏!"

江南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冯延巳等虚诞。唐主不听，梦锡曰："奸言似忠，陛下若不悟，亡国必矣。"及臣服于周，冯延巳之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公尝欲致君尧、舜（原脱"欲"字据《类说》引补），何意今日为小朝邪?"（《类说》引"为"上有"自"字）

卷　七

自　新

齐，王洪轨为晋寿太守，多赇贿赂，为州所按，大惧，弃郡奔。建业复为青、冀二州刺史，悔为晋寿时货赇所败，更厉清节。

朱，萧思话十许岁时未知书，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之。自后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

齐，张充，绪之子也。绪归吴，逢充猎。右臂鹰，左牵狗，曰："一身两役，毋乃劳乎?"充拜曰："充闻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请至来岁。"绪曰："过而能改，颜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该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誉。

齐，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尝以过系作部。高帝谓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数往候之，备加责诮。"云："若许某自新，则吞刀、刮肠、饮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释之。

梁，萧恪为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贿赂公行。客有江仲举、蔡远、王台卿、庾仲容皆有蓄积。人间歌曰："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武帝续之曰："主人愦愦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惭，乃折节学问，所历以善政称。

魏，甄琛举秀才入都，颇以奕棋废日。至通夜不止，令苍头执烛，或时睡顿则杖之。奴曰："郎君辞父母仕宦，若读书执烛不敢辞。今乃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乎?"琛怅然惭感，遂诣赤彪（此有脱误《南史》作"遂从许赤彪"），假书研习，闻见日优。

隋，杨汪少凶疏，好与人群斗拳，所殴击无不颠踣。长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解褐周冀王侍读，王甚重之，每曰："杨侍读，吾之穆生也"。

长孙顺德受人馈绢，唐太宗于殿廷赐绢数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尔，杀之何益"顺德后为泽州刺史，折节为政，号为"明肃"。先是长吏多受馈饷，顺德纠摘一无所容，称为"良牧"焉。

太宗以柳亨为光禄少卿。戒之曰："与卿旧亲情素甚厚，卿为人交游过名。今授此职，宜存简静。"亨性好射猎，有"饕湎"之名。此后颇自饬厉，杜绝宾客，约身节俭，太宗亦以此称之。

赵武孟，初以驰骋田猎为事。尝得肥鲜以遗母病，泣曰："汝不读书而田猎，如是吾无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学，遂博通经史，举进士，官至右台御史。

程异以王叔文之党贬。元和初，李巽荐异晓财谷，请弃瑕录用，擢领淮南五道两税使。异自悔前

非，厉已竭节。江淮钱榖之敝多所剗革，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后为宰相。

石晋，王建立位居方伯，为政严烈，其刑失于人者不可胜纪。时人目之为"王垛叠"，言杀人而积其尸也。晚年归心释氏，饭僧营寺，戒杀慎狱，民稍安之。

企羡

齐，王俭，作解散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以自况也。俭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义。

梁，何思澄终日造谒，每宿昔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娄护，思澄欣然当之。

北齐，李神儁晚年无子，见崔瞻才学风流，为后来之秀。叹谓邢邵曰："昨见崔校儿便为后生第一，我遂无此物，见此使人伤怀。"

后魏，明帝灵太后，尝宴华林园。举觞谓群臣曰："袁尚书朕之杜预也。"欲以此杯敬属元凯。令为尽之，侍座者莫不羡仰。

唐，李袭誉好写书，谓子孙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株，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勤此三事，何羡于人。"

唐初，选尚多于贵戚或武臣节将之家。宪宗时，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女婿。德舆作相，郁避嫌辞内职，上颇重学士，不获已许之。且叹德舆有佳婿，遂令宰相于卿士家，选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以尚。岐阳公主人皆辞疾不应，唯杜悰愿焉，仕至三公。

玄宗时太平久，朝廷尊。虽冗官擢居方面，皆自谓"下迁"。倪若水为汴州刺史，见班景倩人为大理少卿，饯于郊，谓之"登仙"恨不得为驺仆焉（景倩时为扬州采访使）。

武后时，宗楚客坐赃，贬。太平公主观其第舍，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尔。"

湖南马希声闻梁太祖食鸡，慕之。日杀五发引顿食鸡臛数盘（*此为脱文，今《旧五代史》缺希声传。《资治通鉴》云："日杀五十鸡为膳，居丧无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阳将发引顿食鸡臛*）。前吏部侍郎潘起，讥之曰："昔阮藉居丧食蒸豘，何代无贤。"

后晋，梁文矩善清静之教，聚道书数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尽其善（*原脱"服食"二字，据《旧五代史》补*）。然病疯痹五十九终。

简傲

王瞻，字明远，负气傲俗好贬裁人物。仕宋为王府参军，尝谒刘彦卿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孙，仆是公子，引满促膝唯予二人。"彦卿不悦。

黄门郎路琼之，太后之兄，庆之之孙也，与王僧达邻居。盛车服以谒僧达。僧达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原脱"人"字据《南史》补*），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诉于孝武帝。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谒王僧达，见辱，乃其宜尔。"

齐，萧子显自负才气，为吏部尚书。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挥而已，衣冠窃恨。

梁，张缵性轻傲，为尚书仆射。时何敬容方盛，宾客辐凑，有诣缵者，辄拒之曰："不能对何敬容残客。"又云："不喜与俗人共事。"出为湘州刺史。吴兴人吴规颇有才学，邵陵王纶引为宾客。缵路经郢州，纶饯之南浦，规在坐，缵不平之。忽举杯曰："吴规庆汝，得陪今宴。"规即时起，规子翁孺，知父被辱，气结便卒。规愤哭，亦殒。规妻深痛夫、子，次日又亡。时人谓张缵一杯酒。杀吴氏三人。

陈，陈暄乃后主狎客，甚见亲昵而侮之。尝倒悬于梁，临之以刃。使作赋，仍限以晷刻，暄援笔即成而傲弄转甚。后主稍不能容，遂缚艾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于发垂泣求，哀声闻于外而弗之释。卫尉卿柳庄在坐遽起拨之，拜谢曰："陈暄无罪。"后主素重庄，乃引暄出，经数日，暄悸而死。

梁，朱异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诲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宋，檀超放诞任气，为州西曹。萧惠开为别驾，稍相凌辱，而超举动啸傲，目惠开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谈咏，自比晋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

梁，卞彬为上虞令，有刚气。会稽太守孟颉以令长裁之，积不能容，脱帻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为此帻尔。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勋门，而傲天下国士。"拂衣而去。

唐，李光弼为太原尹。时节度使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衷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众交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交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令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

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琯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

刘赞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人士鄙之。

于邵为知制诰，诏令温雅（*原脱"诏"字，据《旧唐书》补*），合于典谟。然性太刚，褊简傲。每发言吐论，略无阿徇，忤执政旨。故掌诰二年而官不

迁，罢为比部郎中（案以上系崔元翰事，《旧唐书》与于邵同传，致误属邵耳）。

郑仁表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甚美。尝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刘邺小时投文于其父洎仁，表哂之。咸通末邺为宰相，仁表贬死南荒。

杜审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为时辈所疾。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贰判讫谓人曰："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

后唐，陈乂为常山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帘深处，罕见其面。及为中书舍人姿态倨傲，竟不至公卿，盖器度促狭者也。

尤悔

魏太武率大众至瓜州，声欲渡江。都下震怒，内外戒严，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始宋文帝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

宋傅亮，废少帝迎立文帝。当亮之有贵，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从。及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内怀忧惧，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烛作《感物赋》以寄意。初，奉大驾道路赋诗三首。其一篇有悔惧之辞。自知倾覆，求退无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赞》，称其见微之美云。

唐太宗谓侍臣曰："张亮有义儿五百人，将何为也？正欲反尔。"命百寮议其狱，多言亮当诛。唯将作少监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盛怒，竟斩于市。岁余，刑部侍郎阙，令执政择人，累奏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反形未具，此言当矣。虽不即从，至今追悔。"以道裕为刑部侍郎。

卢祖尚累为郡守，有能名，太宗召为交州都督。祖尚不行，太宗大怒，斩之于朝。寻悔之，复其官荫。

张元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问云在隋任何官？曰："县尉"。又问："以前何官？"曰："流外。"又问："在何曹司？"元素将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褚遂良上疏切谏，太宗曰："朕亦悔此问。"

敬晖与桓彦范、张柬之、崔元暐、袁恕已同诛张易之。中宗反正，洛州长史薛季昶谓曰："二凶虽除，禄产犹在。请因兵势诛武三思之属。"晖与柬之屡陈不可。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韦后之助，潜人宫中，又与韦后通内行相事，反易国政，封晖等为五王，罢政事。晖等既失政柄，每椎床嗟惋或弹指出血。柬之叹曰："皇上畴昔为英主。时素号勇烈，吾留诸武，冀自诛锄尔，今事势已去，知复何道。"

张蕴古，献大宝箴者也。除大理丞。初，河内人李好德语涉妖妄，而素有风癫疾。蕴古以为法不当坐。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相州刺史，情在阿纵。太宗大怒，斩蕴古东市，寻悔之，自是有覆奏之制。

刘黑闼败斩于洺州，临刑叹曰："我幸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以至于此。"

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责之。温彦博、王珪谏，上怒，以为附下罔上。彦博拜谢，珪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明日，上谓房元龄云："自古帝王纳练诚难，朕昨日责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为此不尽言也。"（此似有脱误，《旧唐书》云：公等勿以此尔不进直言也）

太宗辽东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驿祀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劳赐之。

元宗幸蜀，至咸阳望贤宫。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唯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

肃宗时，两京平受伪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群臣随安庆绪在邺者，闻广平王赦陈希烈等，皆悼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诛乃止，上甚悔之。

代宗时，吐蕃犯京师，急起郭子仪。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骑（此有讹脱《旧唐书》云"及是承诏部下唯二十骑"），而后收复京师。上至长安，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用卿不早，以至于此。"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谓其以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既而寮佐多以病去，子仪悔之。悉荐之朝，曰："吴曜误我。"遂逐之。

哀帝时，魏博、罗绍威以牙军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殪八千余家，其余散在州县，攻讨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全忠之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除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后唐，周德威身长，面黑，笑不改容。凡对敌列阵，凛然有肃杀之风，中兴之朝号为名将。胡柳之

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庄宗迫之出战。德威谓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战没。庄宗恸哭谓诸将曰："丧吾良将，吾之咎也。"

后唐，闵帝殂，潞王立。诸军以赏薄怨望，谣曰："除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以闵帝仁弱，潞王刚严，有悔心也。

后唐，张延郎，末帝时以宰相判三司。晋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积。系官货财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衔之。晋高祖入洛送台狱，诛之。其后以选求计使，难得其人，甚追悔焉。

后晋，崔棁知贡举，有进士孔英者，行丑而才薄，宰相桑维翰深恶之。及棁将镆院来辞，维翰曰："孔英来也，盖怩之也。"棁性纯直，因默记之。遂放及第，牓出，人皆喧哗。维翰举手自抑其首者数四，盖悔言也。

湖北高季兴。唐庄宗平定天下，季兴来朝，时论多欲留之。郭崇韬以方推信华夏，请放归藩。季兴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谓孔勍曰："是行有二错，来朝一错，放归一错。"

后晋末年，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契丹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王？"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

周世宗时，河东刘崇召契丹入寇。崇见周军少，悔召契丹，谓诸将曰："吾自用汉军可杀也，何必契丹。今日不唯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既战，崇败遁归（此条原本误属上条今正）。

世宗谓江南钟谟等曰："归语汝主亟来见朕，再拜请过，则无事矣。不然朕欲往观金陵城，借府库以劳军，汝君臣得毋悔乎？"

江南孙晟、钟谟使于周世宗，待之甚厚。时召见饮以醇酒，问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无二心。"及得唐主蜡书诱边将李重，进皆谤毁反间之词。帝大怒，召晟责以所对不实，晟正色抗辞请死而已。问唐虚实，默然不对。送军巡院，更使曹翰与之饮酒，从容问之，终不言。翰乃曰："有敕赐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谨以死报。"乃就刑，并从者百余人皆杀之。贬钟谟擢州司马。既而，帝怜晟忠节，悔杀之，召谟拜少卿。

周世宗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寻亦悔之，末年浸宽，登遐之日远近哀慕焉。



卷　八

栖　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宏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

宋，何铄心疾，无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点、允点以家祸绝昏宦。求隐虎邱山，允居若邪山云门寺。世论以点为"孝隐"，允为"小隐"。又号点为"大山"，允为"小山"，亦曰"东山"。兄弟又曰"何氏三高"。

齐，孔稚珪，字德璋，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翦，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鸣鼓吹候之。闻蛙鸣曰："殊聒人耳"。珪曰："我听鼓吹殆不及此"。

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赋《归去来》以遂志，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义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有疾迁江陵。叹曰："老疾俱至，恐难遍睹名山"。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唯少文传焉。孙测亦隐庐山，鱼复侯子响厚遣赠遗。测曰："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淡然已足，岂容当此横施"。侍中王秀之尤钦慕之，乃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王俭雅重之，赠以蒲褥笋席。

宋，周续之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关康之世居京口，颜延年等十许人当时名士，入山候之。见其散发被黄巾帊，席松叶枕一块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荣绪亦隐京口，时号为"二隐"。臧自号"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璩。有隐操，寡嗜欲。年十八，父为之娶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苦要致之，邱珍孙与僧达书云："却粒之辈，餐霞之人，乃可暂致，不宜久羁。"僧达答云："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古之逸人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薛萝，若已窥烟液临沧洲矣。"

庐度，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居前有池，养鱼皆名呼之。次第来取食乃去。后又会稽钟山，有姓蔡不知名。隐山中养鼠数千头，呼来即来，遣去即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梁，阮孝绪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

末，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南平元襄王闻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骄富贵，但性畏庙堂。若使麏麚可骖，何以异夫骥騄"。

南岳邓先生名郁，断谷三十余年，唯以涧水服云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来临降，乘云而至。从少姬三十，并著绛紫罗绣袿襡，年皆十七八，色艳桃李，质胜琼瑶。谓郁曰："君有仙分故来相寻"。天监十四年，忽见二青鸟悉如鹤大，鼓翼鸣舞移晷方去。郁曰："期会至矣"。是日，无疾而终，山内唯闻香气。武帝令作《邓元传》叙其事。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异操，终身不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观白日，不为远矣"。以茅山为金陵华阳之天，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札以隐居代名。特爱松风，庭馆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画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

梁，刘慧斐、张考秀居东林寺。慧斐于山北构一园，名"离垢园"。时人号为"离垢先生"。论者自远法师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

周韦夐所居之宅，环带林泉，对玩琴书，萧然自逸。文帝贻之以诗，敕有司曰："给河东酒一升"，号之曰"逍遥公"。时人号为居士焉。

唐时，蜀人朱桃椎隐居不仕，沉浮人间。窦轨在益州召见，遗以衣服，逼为卿正。桃椎口竟无言，弃衣于地而走。逃入山中，结庵涧曲。夏则裸形，冬则缉树反自覆。每为芒屦，置之于路，人见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为粥米置本处，桃椎至夕取之，不与人相见。高士廉镇蜀时，以礼致之。及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直视不去。廉每令存问，桃椎见使者，辄入林自匿。

郄纯为谏议大夫，与元载不合，退归东洛，自号"伊川田父"。清名高节传于天下。

孔巢父、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同隐徂徕山，号"竹溪六逸"。白又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

王龟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福里，龟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书斋，吟啸其间，号"半隐亭"。从起河中（原作"东"据《旧唐书》改）于中条山谷中起草堂，与山人道士游。朔望一还府第，后人目为"郎君谷"。起保厘东周，龟于龙门西谷，构松斋棲息。起镇兴元，龟于汉阳之龙山，立隐舍。每浮舟而往，其闲逸如此。后为浙东观察使，为贼所害。

武氏炽盛，惟安平郡王武攸绪，弃官隐嵩山，以琴书药饵为务。中宗即位，以安车备礼征之。攸绪应召至都，又归山中。及三思延秀构逆，诸武多坐诛戮，唯攸绪不预其祸。睿宗即位，又令人安息之。开元二年，攸绪请居庐山，制不许，敕州县数加存问，勿令外人侵扰。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崔咸，锐之子也。锐在泽潞，有道人自称"庐老"。锐馆之于家，一旦辞去，且曰："我死当为君子"，因指口下黑子为志。及生咸果有黑子，其形神即庐老也。锐以"庐老"字之，咸既冠，栖心高尚，志于林壑，往往独游南山，经时方还。尤长于歌诗，或风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惬，必凄怆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悒。

司空图，唐昭宗时见纪纲大坏，深惟出不如处，乃称疾不起。梁将篡唐，柳璨希贼旨陷害旧族，诏图入朝，图惧诛力疾至洛阳，指趣极野（原本"极"作"山"据《旧唐书》改）坠笏失仪，得放还山。图墅（此有脱文，《旧唐书》云：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志。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作"休休亭记"，又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东北楹。既脱柳璨之祸，乃预为寿藏，故人来引之圹中，赋诗饮酒曰："非止暂游此中也"。布衣鸠杖，出则以女仆鸾台自随。岁时村社雩赛祠祷，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

张果隐于中条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瞢然不知其甲子，师夜光善视，果与并坐而不能见。元宗谓高力士曰："吾闻饮堇汁无苦者真奇士也。"会天寒以堇汁饮果，果引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镜视齿焦黑矣。以铁如意击齿藏于带中，乃以红药傅断就寝，良久齿皆生，粲然洁白。后入恒山，不知所之。

田游岩母、妻、子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许由庙东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高宗幸嵩山，亲劳之。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出仕宦，坐与裴炎交结，放还山。

咸亨初，史德义隐居虎邱山。以琴书自适，或骑牛，带瓢出入郾市（原讹"东市"据《旧唐书》改）号为"逸人"。文昌左丞周兴荐之，征为朝散大夫。周兴被诛，亦放归邱壑。

王远知其母昼寝，梦灵凤集其身，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啼声，宝志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也"。远知初入茅山，师陶宏景，炀帝为晋王召见之，斯须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太宗平王世充与房元龄微服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茅山。谓弟子潘师正曰："吾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见署少室伯"。翌日，卒，年一百二十六岁。

潘师正，居嵩山逍遥谷，服松叶饮水而已。高宗召见，问山中所须，师正对曰："所须松树清泉，山中不乏"。

杨国忠方盛，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尔。若暖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遂隐居嵩山。

后唐，许寂字闲之，栖四明山不干时誉。庄宗召

对于内殿，方与伶人调品觱篥事讫。方命坐赐汤果问《易义》，寂退谓人曰："君好淫声不在政矣"。寻请还山，寓居江陵。茹芝绝粒，后为蜀相，与王衍俱徙于东，致政居洛。时寂已年高，精彩犹健。冲漠寡言，时独语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际。

石晋，郑云叟本名遨，弃家入少室山。闻西岳有玉粒松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药，能去三尸。因居华阴与李道殷、罗隐之友善。时人目为三高士。道殷有钓鱼之术，钩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无所不至，云叟目击其事而不求。

轻诋

宋，何偃同颜延年从武帝南郊。偃于路中呼延年曰"颜公"延年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羞而退。

齐，刘祥于朝士多所贬忽，王奂为尚书仆射，祥与奂子融同载行至堂中，见路人驱驴，祥曰："驴好为之，如汝人才皆已作令仆矣"。

刘祥性颇刚疏，轻言肆行。褚彦回辅齐，受禅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事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

王僧达性好鹰犬。何尚之致仕复起，于宅设八关。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达曰："愿郎解放鹰犬，勿复游猎"。僧达答曰："家养一老狗放之去，已复还"。尚之失色。

王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眄，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意，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暘谷，照耀天下，云谁不知？"昭略曰："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生长东隅，居然应嗜此族"。

梁，到溉掌吏部尚书时，何敬容以令参选事，有不允。溉辄相执，敬容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盖以溉祖彦之尝担粪自给"。讥之也。

梁，柳津（原讹"浑"据《南史》改），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

韦黯为太仆卿，而兄子粲已为左卫。黯常怏怏，谓人曰："韦粲已落骅骝前，朝廷是能用才否？"识者颇以此鄙之。

齐，邱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见王俭诗，深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灵鞠宋时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头弛纵无形仪，不事家业，王俭谓人曰："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

齐，卞彬为《禽兽决录》云："羊性狠而淫"，指吕文显；"猪性卑而率"，指朱隆之；"鹅性顽而傲"，指潘敞；"狗性险而狂"，指吕文度。又为《虾蟇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比令仆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暗水，唯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彬自称卞田居。谓其妻为傅蚕室。或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掷五木子，十掷辄鞬。岂复是掷子之拙？吾好掷政极此尔"。

梁，谢朓善饮酒，至数斗醉后辄张眼大骂，虽于贵贱亲疏无所择也。时谓之"谢方眼"。

北齐，文襄嗣位，崔㥄窃言："黄颔小儿堪富贵任否？"文襄知此言欲杀之，赖人救解乃止。㥄进谒奉谢，文襄犹怒曰："金石可销，此言难灭！"

隋，元善以高颎有宰相之具，尝言于文帝曰："杨素麄疏，苏威怯愞，元胄、元闵正似鸭尔。可以付社稷者，唯有高颎"。上初然之，及颎得罪，上以元善之言，为颎游说，深责之。元善先患消渴，以忧惧，卒。

朱粲作贼，好取婴儿蒸而啖之，乃令军士曰："食之美者，宁有过于人肉乎？但令宅内有人，我何所虑"。乃税诸诚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左迁在南阳，粲悉引之，以为宾客。缓遭饥馁，合家俱为所啖。粲败乞降，唐高祖遣常侍段确迎劳之。确因醉侮粲曰："闻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醃猪肉"。

唐，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意沙汰，多损益，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廷，彦博唯骋雄辨与人相语。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

李义府先补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为侍书御史马周称荐之。其后义府为宰相，为侍御史王义方所劾。言初以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词猥亵。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

张嘉贞与张说不相能。嘉贞弟嘉祐赃污事发，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不得入谒。出为幽州刺史，说遂代为中书令。嘉贞惋恨，谓人曰："中书令幸有二员，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益州都督，勑就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嘉贞恨说，因攘袂勃骂，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

张九龄为相性颇躁急，动处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

京兆尹黎干，戎州人也。白事于宰相王缙，缙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礼？"慢而侮人如此。

刘昫《唐书》谓韩退之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傅》，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谬者。又云："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宏，亦端士之用心也。"此史氏之轻（"轻"下似脱"诋"字）。

穆宗时李景俭为谏议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萧俛、段文昌相次辅政，景俭轻之，形于谈谑，二人俱诉之，贬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为谏议大夫。景俭朝退，与冯宿、杨嗣复、温造、李肇、王镒同谒史官独狐朗。乃与史馆饮酒，景俭乘醉诣中书

谒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颖名。面疏其失，词颇悖慢。宰相逊言止之，旋奏贬漳州刺史。

郑世翼人号轻薄，时翟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曰："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以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曰："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诘，拥檝而去。

李林甫闻萧颖士名，欲拔用之。颖士在广陵居母丧，縗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大忿，乃为《伐樱桃赋》，以刺林甫云："擢无庸之琐质，因本支而自庇。洎枝干而非据，专朝廷之右地。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逊如此。

刘总以河朔归朝，穆宗命张宏靖镇之。宏靖庄默自尊，所辟韦雍辈多少年轻薄之士，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个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朱梁，王彦章尝轻唐庄宗曰："李亚子斗鸡小儿，何足可畏。"后战败，夏鲁奇识其语音曰："王铁枪也"，挥稍刺之，马踣，被擒。庄宗曰："尔尝以小儿待我，今日服未？"彦章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石晋，刘处让，以除执金吾有所不及。覃恩之际，又未擢用，一日至中书，宰臣冯道、赵莹、李崧和凝在列，处让因酒酣历诋诸相，道笑而不答。

五代，汉，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何足用哉。"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何自而集？"宏肇嘿然。章尤轻视文士曰："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

汉，贾纬，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目之为"贾铁嘴"。受诏修《高祖实录》，诬桑维翰身没之日，有白金八十铤。又以所撰日历示监修王峻，皆媒孽窦贞、固苏、禹珪之短，历诋朝士之先达者。峻恶之，谓同列曰："贾给事家有子，亦要门阀无玷。今满朝并遭非毁，教士子何以进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为平卢行军司马。

贤 媛

朱萧矫妻羊氏（原作"某氏"据《南史》改）字淑祎。母尝有疾，淑祎于中夜祈祷。忽见神人在灯下自称"杜桑君"，曰："若人无患，令泄气，在亥西南求白石镇之"。言讫不见，明日如言而疾愈。

陶渊明赋《归去来》以遂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为"夫耕于前，妻耘于后"云。

朱百年妻孔氏，百年卒于山中。蔡兴宗为会稽太守，饷孔氏米百斛，孔氏遣婢诣郡固辞，时人美之以比梁鸿。

隋，许善心，不肯从宇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九十三，临丧不哭。抚柩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后十有余日亦终。

唐高祖窦后，隋总管毅之女也。毅谓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许之。乃于门屏画二孔雀，有求婚者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皆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高祖。后善字（此似有脱字《旧唐书》作善书学），类高祖之书，人莫能辨，工篇章，好规戒。

太宗长孙后。太宗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后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愿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答。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所钟爱。及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谏曰："昔汉明帝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若今公主之礼，则有过长公主者，理恐不可。"太宗以征言告后。叹曰："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征宅赐之。后尝著论，诮汉马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贵盛，乃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此乃开其祸端而防其事尔。

太宗，徐贤妃谏伐辽云："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它众，丧已成之我军。"谏造宫室云："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敝。"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谏服玩纤靡云："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

贝州宋廷芬五女：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荀皆有词学。德宗俱召入试以诗赋。问经史中大义，深加赏叹。德宗能诗，若华姊妹应制属和，每进御无不称善。德宗嘉其节，概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微时嫁柴绍。高祖起义兵，绍与妻谋曰："尊公欲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惧后害。为计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别自为计。"绍即间行赴太原，妻乃归鄠县，散家财，赀起兵以应高祖，得兵七万人。与太宗俱围京城，号曰"娘子军"。京城平，封平阳公主。葬时特用鼓吹以赏军功。

郑善果母翟氏，贤明晓政道。每善果理务，翟氏常于阁内听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处事不允，母则不与之言，善果伏于床前，终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厉已为清吏。

崔元暐母卢氏，尝戒子曰："吾见姨兄辛元驭云：'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是恶消息。'吾重此言，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问物所从来。若是俸禄余赀，诚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与盗贼何殊？陶母不受鱼鲊之馈，盖为此也。汝等坐食俸禄，荣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暐遵奉母戒，以清谨见称。

李光弼母李氏，有须髯数十茎，长五六寸。以子贵封韩国太夫人。弟光进亦一品节制。双旗在门，鼎味就养，极一时之荣。

薛元暖妻林氏，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人多讽咏之。元暖卒，其子彦辅等皆林氏训道，登科者多，凡七十人，衣冠荣之。

于琮尚广德公主。黄巢犯阙，僖宗出幸，琮病不能从。贼起为相，琮以疾辞，为贼所害，而赦公主。主视琮受祸曰："妾李氏女也，义不独存，愿与于公并命。"贼不许，公主入室自缢而卒。

令狐峘为吉州刺史，齐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见观察使，皆戎服庭趋。峘以前辈耻为此礼，入告其妻韦氏，亦以抹首庭谒为非。谓峘曰："卿自视何如人？头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礼见映，便虽黜死我亦无恨"。峘曰："喏"。乃以客礼见。映深以为憾，以事奏，贬峘为衢州别驾。

李极迫于襄王煴，伪署内相。心不自安，尝于退朝驻马国门，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罢缀鹓鸳，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南山烟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后死于乱兵。妻卢氏知书能文，有姿色。伏极尸恸哭，贼逼之，至断一臂终不顾，竟为贼所害。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岭南，矩奏请离婚，炀帝许之。德武将与裴别，谓曰："嬿婉始尔，便事分离，远投瘴疠，恐无还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尔于此即事长决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无他志。裴与夫别后常诵经，不御膏泽。因读《列女传》，见称述不改嫁者。乃谓所亲曰："不践二庭，妇人常理，何为以此载于传记乎？"十余年间与德武音信断绝。时有柳直求婚，许之，期有定日。裴以刀断发悲泣绝粮，矩不能夺。德武已于岭表娶尔朱氏为妻，（原脱"尔"字据旧唐书补）及遇赦得还。至襄州闻裴守节，乃出其后妻，重与裴合。生三男四女。贞观中德武终鹿城令，裴岁余亦卒。

樊彦琛妻魏氏。彦琛卒，属李敬业之乱，为贼所获，逼令弹筝，魏曰："我夫不幸亡没，未能自尽。今复见逼管弦，岂非祸从手发耶？"乃引刀斩指弃之地。贼党又欲妻之，以刀加颈胁之，大骂被杀。

武后时，越王贞谋兴复，唯纪王慎不预谋，乃亦坐死。女东光县主楚媛，幼以孝称，适裴仲将相敬如宾。时宗室诸主皆以骄奢相尚，诮楚媛独尚俭素曰："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今独守勤苦将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慎凶问至，楚媛呕血数升，免丧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宪宗以杜悰尚岐阳公主。公主有贤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数十人，公主卑委怡顺一同家人礼，度二十余年人未尝以丝发间指为贵骄。始至则与琮谋曰："上所赐奴婢卒不肯穷屈，奏请纳之"。悉自市寒贱可制者，自是闺门落然，不闻人声。穆宗大渐，命太子监国。

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武氏称制几倾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有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钊闻有是议，密上笺曰："若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庆钟于吾兄"。

长孙皇后侍太宗疾，累月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贞观十年，皇后疾笃，因取衣带之药以示上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尔"。

唐，常侍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石墙因雨隤陷，得钱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它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皆进士及第。

景让为浙西观察使，左都押衙忤意杖杀之，军中愤怒将变。景让方视事，母出坐听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岂得妄杀？万一致一方不宁，岂惟上负天子，使垂老之母衔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请，拜且泣，久乃释之，军中遂安。

潘炎，德宗时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晏女也，京尹有故伺候炎，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炎曰："岂有京尹愿一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炎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孟阳解论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将观之。"因偏召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观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之俦也，不足忧矣。末坐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年，守寿州为杨行密所破。妻王氏闻之，乃部分家仆悉授兵器。遽阖中州之扉，而捕骑已至。遂集家属，出私帑发百僚，合州一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石晋，李从温，在兖州多创乘舆器服。为宗族切戒，从温弗听。其妻关氏素耿介。一日，厉声于牙门曰："李从温欲为乱，擅造天子法物"。从温惊谢，悉命焚之，家无祸败，关氏之力也。

湖南马希范以廖匡战死。遣吊，其母不哭，谓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饱之赐，举族效死未足以报，况一子乎？愿王无以为念。"王以母为贤，厚恤之。

卷　九

惑　溺

宋，颜延年有爱姬。非姬，食不饱寝不安。姬凭宠尝荡延年坠床致损，子竣杀之。延年痛惜甚，至尝

于寝坐上哭曰："贵人杀汝，非我杀汝"。以冬日临哭，忽见妾排屏风以压延年。延年惧，坠地，因病卒。孝武时竣贵用事，称"六贵人"。

北齐，武成见空中五色物，稍近变成一妇人，去地数尺，亭亭而立，食顷变成观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虚所致。"即处汤方服一剂，便觉稍远。又服还变成五色物，数剂遂愈。

唐中宗韦后，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

姜皎，元宗在藩，见而悦之。皎亦委心焉。及即位召为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命之舍敬坐侍（"坐"原作"曲"据《后唐书》改），宴私与后妃连榻，间以击球斗鸡。常呼为"姜七"，而不名也。赐以宫女、名马、珍物不可胜数。尝与皎在殿庭玩一嘉树，皎称其美，遽令徙植于其家。后为太常卿楚国公，又为之下敕辨谤云"悠悠之谈，嗷嗷妄作。丑正恶直，窃生谤言。"

天后时，张昌宗得幸，又荐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付粉施朱，衣锦绣衣。诏置奉宸府以易之为令，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朱敬则上疏云："陛下内宠有薛怀义、易之兄弟，足矣。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髯，左监门卫长史侯祥自云：'过于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义溢于朝听。"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元宗时张玮、王琚、王毛仲皆邓通闳孺之流也。毛仲本高丽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每入侍宴，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元宗或时不见毛仲，则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原本"至"作"镇"据《旧唐书》改）。

徐浩嬖其妾侯莫陈氏，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弹。自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贬明州别驾。

乔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丽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知之下狱死。

太宗俘虏天竺国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自言二百岁云，自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胜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放还本国。

武宗奉道，宠道士赵归真等。筑望仙台于南郊，尊号"中令增明道"字。毁天下释教，以铜像钟磬铸钱，上饵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会昌五年秋冬以来觉有疾而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即位，诛赵归真。流轩辕集于岭南，既而自受箓于刘元静，迎轩辕集于禁中。饵方士药，日觉躁渴，疽发于背遂弃天下。

闽主王曦纳金吾使尚保疑之女，立为贤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杀则杀之，所欲宥则宥之。

黜　免

宋，徐羡之不悦颜延年，出为始安太守。谢晦谓延年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令，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延年后又为刘湛所出为永嘉太守。甚怨愤，作"五君咏"。其咏阮咸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盖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刘湛，大相乖忤。淑乃赋诗曰："种兰忌当门，怀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门非种兰所"。寻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宠任高颎。后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谓侍臣曰："我于高颎胜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螟然忘之如无，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萧瑀以房元龄、杜如晦新用事，亲封伦而见疏，心不能平。上封事论之而辞旨寥落，由是忤旨，废于家。其后又超知政事，累独奏云："元龄以下相与执权有同胶漆，但未反尔"。太宗为之信誓，积久衔之，因瑀请出家，许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诏切责。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颜籀字师古，为秘书少监，多引后进之士为郎校。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人言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谓之曰："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经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戒励也。"（师古父名思鲁）

文德皇后崩，百官缞绖。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咸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

李义府作相，罪恶贯盈。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义府信之，聚敛更急。为人所发，除名长流雋州。朝野称庆，为之语曰："今日巨唐年（原本"巨"作"似"。据《旧唐书》改），还诛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刘祥道推鞫其事，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先多取人奴婢，及败一时奔散，各归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谓此也。

李繁无行，父泌与梁肃友善。肃卒，繁乱其配，士论叹骇。繁坐此积年委弃，起为太常博士。太常卿权德与奏斥之，后除大理少卿。谏官御史章疏相继，出为亳州刺史。

潘孟阳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务游赏，与妇女为夜饮，及归，大失人望，罢为大理卿。宪宗令郑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

唯赈恤贫民无所计算。卿今登车传令，宜体吾怀，勿学潘孟阳所至。但务酣饮游山寺而已。”其为人主薄如此。

张仲方，九龄之族也。为度支郎中。太常谥李吉甫为恭懿，仲方驳之曰：“通敏资性便媚取容，故载践枢衡叠致台衮。大权在已，沈谋罕成，好恶徇情，轻诺寡信（原本“诺”讹脱据《旧唐书》改）。谄泪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宪宗贬仲方为遂州司马，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轲而没。

杨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时号党魁。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儿甚密，街肆恟恟。上闻之不悦，郑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党，乃言此语出于虞卿之从人。上怒收虞卿下狱，其家称冤，自京兆尹再贬虔州司户。

李邕贬钦州遵化县尉，后为滑州刺史。上计京师，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政，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闻。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

元和初，韦执谊贬崖州司户参军。刺史李甲怜其羁旅，乃举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事须州摄军以衙推”。

朱全忠弑昭宗，以裴枢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张廷范为太常卿，枢以为必元帅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淳，不入浮薄之党，观此议论本态露矣”。李振言于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乱纪纲，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有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

五代，李知损仕晋，以受赂谪均州。仕汉以使江淮行止秽杂，谪棣州司马。至周征还，又上章求为过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门岛。知损将行，谓所亲曰：“余尝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后当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后才岁余，卒于海中。

伤逝

梁，王规字威明，卒，皇太子与湘东王绎书曰：“王威明风韵遒正，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实俊人也。一逝过隙，永归长夜。金刀掩铓，长淮绝涸。”

宋，范煜谋逆。子蔼连坐，就刑于市。煜醉，蔼亦醉，蔼取土果皮以掷煜，呼为别驾数十声。煜问曰：“汝瞋我耶?”蔼曰：“今日何缘复瞋? 父子同在不能不悲尔。”煜妻来别，先抚蔼回骂煜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煜干笑而已。蔼幼而洁整，衣服竟岁未尝有点尘，死时年二十。

齐，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铭曰：“半岳摧峰，中河坠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陈，鲁广达为将，阵亡被执，愤慨而卒。江总抚柩恸哭，乃命笔题棺头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灵鞠献挽词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赏。

唐明皇西幸至马嵬驿，杨贵妃缢死瘞于驿西道侧。上皇自蜀还，密令中使改葬于宅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元宗杨皇后，肃宗之母也。元宗命张说为埋铭云：“石兽涩兮绿苔粘，宿草残兮白露沾。园寝阒兮脂粉腻，不知何年开镜奁。”

朱，梁末帝，唐庄宗纳其妃郭氏。许收葬末帝，殷鹏作志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见望陵之妾，九嶷无色空余泣竹之妃。”闻者为之凄然。

汰侈

梁，贺琛言于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竞夸豪，积果如邱陵，列肴同绮绣，习以成俗，日见滋甚。宜严为禁制，导以节俭，纠奏浮华（原本“浮”作“繁”据《梁书》改，《南史》同），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以纯素为先，足正雕流之敝。”

宋武帝时，岭南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以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筑统万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厉刀斧。台榭壮大，皆雕镂图书，被以骑绣穷极文采。魏主入其城顾谓左右曰：“蕞尔之国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间王琛。骏马十余匹，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

徐湛之产业甚厚，室宇园池，伎乐之妙，冠于一时。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资质端美，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雨日，悉以后车载之。文帝每嫌其侈纵。时安成公何勖，无忌之子；临汝公孟灵休，昶之子也，并名奢豪，与湛之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都下语曰：“安成食，临汝饰”。湛之兼何、孟之美。湛之孙绲，字君倩。仕梁为湘东王镇西咨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时襄阳鱼宏亦以豪侈称，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

宋，谢灵运性豪奢，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

梁，萧宏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房数百余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侔于东昏潘妃，宝屧直千万。豫章王综以宏贪吝，遂作《钱愚论》。

鱼宏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龟尽，

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大丈夫生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一时之惊绝。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四面周匝，无一有异。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脚（原本“重”讹“字”据《南史》改）。

陈，孙瑒居家颇失于侈，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童舞女当世罕俦。及出镇郢州，乃合十余船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宫室，穷极侈丽。为妃作七宝羃篱，重不可戴（原作“车不可载”据《北史》改），以马负之而行。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莹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上。

隋，虞孝仁性奢华。伐辽之役，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以自给。

炀帝作西苑，其内为海，海北有龙鳞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翦彩为芰荷，乘舆临幸，则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马上奏之。

唐太宗盛饰宫掖，明然灯烛，与萧后同观之，谓曰：“朕施设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尔”。帝曰：“隋主何知?”萧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诸位设火山数十，尽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数车以甲煎簇之，焰起数丈，香闻数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余车（原作“乘”据《类说》引改），甲煎二百余石。房中不燃膏火，悬宝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观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内所爇是膏油，但觉烟气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风俗奢靡。开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无得服珠玉，锦缕、细绣也。

杨锜、杨铦，韩、虢、秦三夫人，竞开第，各极壮丽。一堂之成，动逾千万。既成，见它人有胜己者，皆辄毁而改为。虢国尤为豪荡，一旦，帅二徒突入韦嗣立宅，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但授韦氏以隙地十亩而已。中堂厩成，召匠圬墁，约钱二百万，复求赏拔。虢国以绛罗五百段赏之，嗤而不顾曰：“请取蝼蚁、蜥蜴，记数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十月幸华清宫。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遗钿坠舄，琴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

天宝九载，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元宗命官姚思艺为司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元宗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极壮丽，不限财力。既成，具幄幕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床二，皆长一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一，方一丈八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瓮一，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它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护役，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仆妾器玩务极鲜华。虽在军中，床帐完具。尝以遗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社尔一无所受。太宗闻之曰：“二将优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为虏所屠，可谓自贻伊咎耳。

韦陟，安石之子。门地豪华，早践清列，侍儿阉阍，列侍左右者千数，衣、书、药、石咸有掌典，舆马僮奴，势逾王家主第。

斐冕性奢侈，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自创巾子号“仆射巾”，初，代鸿渐为相，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视喜见于色，其嗜利若此。

元宗幸蜀，所居后以为道观。节度至，皆先拜而后视事。郭英又镇蜀，移去元宗铸金真容，自居之，颇恣狂荡。取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众畔而奔，为人所杀。

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杜亚在淮南，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

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豪奢，亭馆第宅，力穷乃止，时谓“木妖”。马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及璘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即位，诏毁璘中堂及中官刘忠翼之第，仍命马氏献其园，谓之“奉诚园”。

潘孟阳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行至乐游园，见其宏敞工犹未已，问之左右以孟阳对，孟阳惧而罢工作。

王起富于文学而理家无法，俸料入门即为仆妾所有。文宗以师友之恩恤其家贫，特诏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钱三百千添给，议者以与伶官分给，可为耻之。

段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说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物议贬之。

文宗素恭俭。谓宰臣曰：“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乌。一袍元宗幸温泉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贵往往皆可有，左卫副使张元昌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

中宗安乐公主与长宁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中，而精巧过之。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广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安乐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月影中，各为一

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适拾遗韦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爱之。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之以杂宝，并药臼、槽柜，亦以金银为之，编金镂为之箕筐，赐五百万缗，它物称是。十一年，以保衡为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馅四十橐驼，以饲幸夫。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首饰，以绫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赐自尽。

后唐，李存审，近代良将也。常谓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携一剑而违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帅。其间屯危患难，履锋冒刃。入万死而无一生，身方及此，前后中矢仅百余，乃出镞以示诸子，因以奢侈为戒。"

淮南杨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马，冬以锦帐贮之，夏以罗帱护之。

石晋，张籛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游近效，憩于大冢之上，忽有黄雀衔一铜钱落于籛前而去。归复于衙院昼卧，见二燕相斗毕，各衔一钱落于籛首。前后所获三钱，常秘于巾箱，识者以为大富之兆。籛后为富家积白金万镒，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余人从行，食皆水陆之珍鲜，厚自奉养，无与为比。

孙晟仕江南二十年间，货财邸第颇适其意，以家妓甚众，每食不设食儿，令众妓各执一食器，周侍于其侧，谓之肉台盘，其自奉养如此。

蜀主王衍，奢纵无度，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爇诸香，昼夜不绝。久而厌之，更爇皂荚以乱其气。结缯为山，及宫殿楼观于其上，或为风雨所败，则更以新者易之。或乐饮缯山，经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归，令宫女秉烛炬千余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昼。或酣饮禁中，鼓吹沸腾，以至达旦，以是为常。

湖南马希范奢欲无厌，宫室、园囿、服用之物，务穷侈靡。作九龙殿，刻沉香为八龙，饰以金宝，长千余丈，抱柱相向，希范居其中，自为一龙。其朴头脚长丈余，以象龙角。

石晋，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家甚富，饲马用银槽。

卷　十

直　谏

魏主畋于河西，尚书令古弼留守。诏以肥马给猎骑，弼悉以弱马给之。帝大怒曰："笔头奴敢裁量朕，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锐，故帝常以笔公目之。弼官属皇怖，恐并坐诛。弼曰："吾为人臣，不使人主盘于游田，其罪小；不备不虞，乏军国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灭，吾以肥马供军，弱马供猎，为国远虑，虽死何伤？"帝闻之叹息，赐之以裘马。它日，魏主复畋于山北，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牛车五百乘载之。诏使已去，魏王谓左右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自以马运之。"遂还，行百余里，得弼表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帝曰："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齐，文惠太子幸东田观获稻，谓范云曰："此刈甚快。"云曰："三时之务，亦甚勤劳，愿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谢之，侍中萧缅先不相识，就车握云手曰："不谓今日复闻谠言。"

傅縡谏陈后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爱黔黎，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百姓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兆庶流离，转尸蔽野，贿赂公行，帑藏虚耗，神怒人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因兹而尽。"后主人大怒，竟被赐死。

章华谏后主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更辙，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后主大怒，即日斩之。

宋，明帝起湘宫寺，曰："此是大功德。"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鬻妇，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袁粲在坐，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驰曳下殿，愿徐去无异容。

后周，宣帝德政不修，数行赦宥。乐运上疏曰："臣案周官，国君过市刑人赦，此谓市者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焉，则施惠以悦之也。《尚书》曰：'眚灾肆赦，此谓过误，为害虽大，当缓赦之。'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马之委辔，不赦者痤疽之砺石。'又曰：'惠者人之仇雠，法者人之父母。'吴汉遗言犹云：'唯愿无赦。'王符著论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岂可数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恶乎?'。"

隋，苏威，高祖尝怒一人欲杀之。威伏阁进谏，不纳。上怒甚，将自出斩之，威当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人，良久乃解。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赐马二匹，钱十余万。

隋，刘行本，高祖尝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陛下少宽假之。"上不顾，行本于是正当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当置之于

理，以明国法，岂得轻臣言而不顾也！”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敛容谢之。

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绯袴，俗云利于官。隋高祖以为厌蛊，将斩之。刑部侍郎赵绰曰：“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谓绰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高颎将绰斩之。绰曰：“陛下宁可杀臣，不可杀辛亶。”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如何对？”曰：“执法必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魏郑公，容貌不逾 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郑公神色不移，太宗亦为之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在外皆丽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尔。”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论事故久不已，鹞竟死怀中。太宗尝朝罢，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贺。”上乃悦。

魏王泰有宠于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让之曰：“隋文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顿踬，彼岂非天子儿耶？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耶？”房元龄等皆皇恐流汗拜谢。魏征独正色曰：“臣窃计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上悦，曰：“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及闻征言方知理屈。”

唐俭从太宗幸洛阳苑射猛兽。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殪四豕。有雌彘突其马镫俭投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首，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俭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一兽？”太宗纳之，为之罢猎。

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藏马二万匹。帝盛怒，欲斩太仆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谏曰：“岂容以畜产之故，戮千有余人。敢以死请。”帝瞋目叱之，通顿首曰：“臣一身如死（原本“如作”以据《旧唐书》改），望免千余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于此，今从所请，以旌谏诤。”诸人竟得减死论。

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有台使到州，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书嘉叹云：“古人称一言之重比于千金，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即位，务止奸吏，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吏，受绢一匹，太宗怒，将斩之。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不应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太宗从之，因召百寮谓曰：“裴矩遂能庭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房元龄病笃，谓诸子曰：“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惟东讨高丽，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遂抗表切谏云：“陛下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今兵士之徒无罪，乃驱之行阵之间，委之锋镝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辖车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久长能为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者，乃坐敝中国，所存者小，所损者大。谨罄残魂余息，预代结草之诚。”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事。”

太宗闲居，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邪？非邪？”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之。陛下若以为非，此所谓知恶而不能去也。”太宗虽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太宗所让。王珪、温彦博谏曰：“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愕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当进忠献直，何乃附下罔上，反为孝孙言也？”彦博拜谢，珪独不谢曰：“臣本事前宫，罪当死。陛下置之枢近，待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诮臣，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而罢。明日，帝谓房元龄曰：“昨日责彦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历诸国市马。魏征谏曰：“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又往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惠，诸蕃闻之，以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已失义矣。昔汉文时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銮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乃赏其道路所费之术（“术”字误疑当作“财”。《旧唐书》无此二字）而遣之。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宝剑者，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凡陛下所为，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帝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乃止。

刘洎竦竣敢言，太宗每与公卿持论必诘难往复。洎谏曰：“以至愚对至圣，以极卑对至尊，陛下降恩

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词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义，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

马周上疏云：“古语云：‘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采。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走马射帖，娱悦近臣。孙伏伽谏，以为：“此只是少年诸王之事尔。”太宗览之，大悦。

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宫宇卑小，四方观者有不足焉。”又云：“车驾欲幸九成宫避暑，而太上皇尚留热所，温清之道窃所未安。”又谏：“践祚以来未尝亲享宗庙。”又谏：“驺子倡人鸣玉曳履与朝贤比肩。”太宗深纳之。

高祖幸泾阳校猎，顾谓朝臣曰：“今日畋乐乎?”苏世长进曰：“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曰：“狂态发耶。”世长曰：“为私计则狂，为国计则忠。”

高宗遣宦者缘江采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所在纵暴。苏良嗣在荆州囚宦者，上疏切谏。高宗下诏慰勉，令弃竹江中。孙伏伽谏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有献鹞鸽者。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及太常官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充散伎之服。”高祖大悦，下诏褒赐。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张元素上书极谏云：“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且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敝，恐甚于炀帝。”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魏征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范为侍御史，吴王恪好田猎，损居人，范奏弹之。太宗因谓侍臣曰：“权万纪不能匡正我儿，罪当死。”范进曰：“房元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田猎，岂可独罪万纪?”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范谓曰：“何得逆折我?”范曰：“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太宗乃解。

睿宗时，姚宋秉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数千员。及姚宋出为刺史，太平公主又特为之言，有敕总令复旧。柳泽上疏谏曰：“斜封授官（*句首原衍为字据《旧唐书》删*），皆是仆妾汲引迷谬先帝。今又令叙之，将谓斜任封之人忍弃也，先帝之义不可违也。内外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辈，将有误于陛下矣。故语曰：‘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积小成大，累微起高。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

高季辅尝谏时政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曰：“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异同。张行成跪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示人以隘。”太宗又言：“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行成上疏以为：“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太宗深纳之。

太宗平高昌，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褚遂良谏曰：“岁遣千人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贵菽粟，又倾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起，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废王后立武后。褚遂良谏曰：“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遂良置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贞观十四年，太宗将幸同州夜校猎。时收获未毕，栎阳丞刘仁轨上疏谏曰：“今年甘雨应时，秋稼极盛，元黄亘野，十分才收一二。尽力刈获，月半犹未讫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今供承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愿退旬日，收刈总了，则人尽暇豫，公私交泰。”太宗降玺书嘉之。

则天临朝，刘仁轨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谏。则天玺书慰谕之曰：“卿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初闻此语，宁不惘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

高宗风疾，欲逊位武后。郝处俊谏以为：“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帝乃止。

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作奉天宫于嵩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鸣凤朝阳。”

韦思谦为监察御史曰：“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也。”思谦在宪司每见王公不拜，云：“鹏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

狄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雕敝。上疏曰：“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此则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乎江汉，则是前代之远裔而国家之域中。至前汉时，匈奴无岁不陷边杀略吏人；后汉则西羌侵轶汉中，东寇三辅。入河东上党几至洛阳。由此言之，则陛下今日土宇过于汉朝远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

二帝三王之事业也。以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则恒代之镇重，而边州之备实矣。"

朱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稍宁，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云："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位。岂造攻鸣条，大战牧野，血变草木，头折不周，可同年语乎？然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拯溺不规行，疗饥非鼎食。即向时之妙策，乃今时之刍狗也。伏愿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铓，窒罗织之原，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则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为回波调。众多为谄佞或要荣位，次至谏议大夫杨景白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中宗不悦，中书令萧至忠进曰："此谏官也。"

则天时，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内宴上前博戏。宰相韦安石跪奏曰："蜀商贱类，不合至此。"因顾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为失色。则天以安石词直，深慰勉之。陆元方谓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感远近之人尔。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也。"

卢怀慎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县未经四考不得迁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赃吏削迹簪裾，十数年间不许齿录。

郭子仪婿赵纵为奴当千所告，贬循州司马。留当千于内侍省。张镒上疏以为："太宗之法，奴告主者皆不受，尽令斩决。顷者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告；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贱之辈，悖慢成风主反畏之。动遭诬构，准律。奴婢告主非谋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今赵纵所犯非叛逆而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且将帅之功莫大于子仪。坟土未干，两婿先已当辜，赵纵今又下狱，陛下方诛群贼，大用武臣，虽见宠于当时，恐息望于它日矣。"德宗深纳之，杖杀当千。镒乃召子仪家僮数百，以死奴示之。

裴谞为河东租庸等使。关辅大旱，请入奏计。代宗召见便殿，问谞榷酤之利，一岁出入几何？久之不对。上复问，对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对曰："臣自河东来，其间所历三百里，见农人愁叹，谷菽未种，诚谓陛下先问人之疾苦，乃责臣以利。孟子曰：'治国者亦以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上前坐曰："微公不闻此言。"

元载为宰相，建白："凡论事者，皆须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后奏闻。"颜真卿上疏以为："是自蔽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门式》云：'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许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马二匹，须有乘骑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宝以后，李林甫威权日盛，群臣不白宰相，辄奏事者，托以它故中伤。犹不敢明约百司，先白宰相。然潼关之祸，起于下情不得上通，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萃于圣躬，所从来者渐矣。陛下方当日闻谠言，以广视听，而顿欲隔绝。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危殆之期，翘足而至也。臣诚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元载构于代宗，贬真卿峡州别驾。

肃宗以王玙为相，信妖祠道士李国祯，请建大地婆父等祠（*原本"父"讹"妇"据《旧唐书》改下同*）。昭应县令梁镇上表极言其不可，曰："大地婆父祀典无文言甚不经，义无可取。若陛下特与大地建祖宗之庙，必上天贻向背之责，陛下又何以为祠哉！"

李晟在凤翔谓宾介曰："魏征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行军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备位将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耶？是非在人主所择尔。"叔度惭而退，故晟为相，每当上所顾问，必极言匪躬，尽大臣之节。

宪宗以皇甫镈为相。裴度上疏以为："陛下引一市肆商徒与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损，但于陛下实有所伤。"宪宗以度为朋党，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录先散失宫人名字，令草诏赐浑瑊于奉天寻访，以得为限。陆贽不奉诏，进状谕之以为："清庙震惊，三时乏祀，宜先迎复神主，修整郊坛，然后吊恤死义，慰犒有功。至如中栉之侍，宜后不宜先也。内人散失，已经累月，既当乱离之际，必为将士所私，一闻搜索，必皆怀惧。昔人所以掩绝缨而饮盗焉，盖知为君之体然也。"帝遂不降诏，但遣使而已。

奉天围解，从臣称庆。贾隐林（*原脱"林"字据《旧唐书》补*）抃舞毕奏曰："贼泚奔遁，臣下大庆，此皆社稷无疆之休。然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未改，贼虽奔亡，臣恐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

归登为右拾遗，时裴延龄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连署，无所回避，时人称重。后为散骑常侍。因中谢宪宗问时所切，登以纳谏为封，时论美之。

敬宗时，少列陈岵进注《维摩经》，得濠州刺史。刘宽夫与同列因对论之，言岵因供奉僧进经以图郡牧。敬宗怒谓宰相曰："陈岵不因僧得郡，谏官安得

此言？须推排头首来。”宽夫奏曰：“昨论陈岵之时，不记发言前后，唯握笔草状即是。微臣今论事不当，臣合当罪，若寻究推排，恐伤事体。”帝嘉其引过，欣然释之。

薛廷老与同寮入阁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书进拟，或是宣出。伏恐纪纲渐坏，奸邪恣行。”敬宗厉声曰：“更谏何事？”舒元褒进曰：“近日宫中修造太多。”上色变曰：“何处修造？”元褒不能答，廷老进曰：“臣等职是谏官，凡有所闻即合论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见运瓦木极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已谕。”

敬宗荒恣，屡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韦处厚从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处厚曰：“臣前为谏官，不能先朝死谏，纵先圣好田及色，以至不寿，臣合当诛。然所以不死谏者，亦为陛下尔时在春宫，年已十五。今时陛下皇子，始一岁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诛！”上深感悟，赐以银彩。

韩愈始为监察御史。德宗时也，极谕宫中之敝，贬连州阳山令，后为刑部侍郎；宪宗时也，力言佛骨之事，贬潮州刺史。李绛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论太过。”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盛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宦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明。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嘿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其诚切，改容慰谕之。

李绛作相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东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云：“此嗜欲间事，自有谏官论列。”绛曰：“居常病谏官不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乃极言论奏。翌日，延英宪宗举手谕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并已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

文宗便殿对六学士，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柳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尔。”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栗，公权词气不可夺。

温璋为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杀医官，其家属下狱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谏，以为刑法太深，帝怒贬振州司马。制出，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自缢卒。

元稹为东台御史，召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以箠击伤稹面。执政以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为拾遗，上疏云：“况闻士元踢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臣，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日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

白居易为翰林学士，尝因论事，言：“陛下错。”宪宗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曰：“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杨朝汶以贾人张陟负钱逃匿。于陟家得私簿有负钱人卢载初，云：“是故西川节度使卢坦书迹。”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钱偿之。及征验书迹，乃故郑滑节度使卢群手书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钱已进，过不可复得。”台谏上疏，陈其暴横，度与崔群因延英对极言之。宪宗曰：“且欲与卿商量东军，此小事我自处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上不悦，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数之曰：“向者为尔使我羞见宰相。”遽命诛之。

李渤为谏议大夫。长庆宝历中政出多门，事归邪幸，渤不顾患难，章疏论列，曾无虚日。敬宗虽昏纵亦为之感悟，宝历中肆赦，先是鄠杜令崔发以捕五坊内官被系，立在鸡竿下，内官五十余人持杖殴之。是日，系囚皆释，发独不免，渤疏论之云：“县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上以为朋党，出渤桂管。

太和中，李中敏为司马员外郎。时王守澄、方宠、郑注及诬构宋申锡，后人侧目畏之。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蔽。今致雨之方莫若斩郑注而雪申锡。”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边，谏议大夫郑覃与崔元亮廷奏：“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蕃寇在境，缓急奏报，不知乘舆所在。”又云：“倡优近习，赏赐太厚，况金银货币皆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沾赐与。”帝初不悦其言，顾宰相萧俛曰：“此辈何人？”俛对曰：“谏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过失，臣下尽规，忠也。”乃谓覃曰：“合中奏事，殊不从容。今者有事而陈。朕与卿延英相见。”时久无阁中奏事，覃等抗论人皆相贺。

宪宗时，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御史上疏相属，皆言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补阙独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宪宗不获已，罢为招抚处置等使。师出无功，平仲抗疏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承璀为军器使。

苏安恒谏则天曰："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原讹"下"据《旧唐书》改），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则天不纳其言，亦能容之。

则天时，新丰因风雷山移，乃改县名曰"庆山"，四方毕贺。俞文俊诣阙上书曰："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则天大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杀之。

德宗时，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诬谮时宰，毁诋大臣。陆贽等咸遭枉绌，无敢救者。谏议大夫阳城伏合上疏，与拾遗王仲舒共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议，将加城等罪。顺宗在东宫，为城开解之，城赖以免。时朝夕欲相延龄，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

元宗东封，征突厥大臣扈从。突厥遣阿史德颉利发入朝，元宗发都下至嘉会，顿引颉利发及诸蕃酋长入仗，仍与之弓箭，时有兔起于御马之前，上引弓旁射，舍拔获之。颉利发下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若天上，则不知人间无也。"上因令问饥否，对曰："仰观圣武如此，十日不食犹为饱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驰射，起居舍人吕向上疏谏曰："鸱枭不鸣，未为瑞鸟。猛虎虽伏，岂齐仁兽。突厥安忍残贼，赐以弓箭同逐兽之乐。若荆卿诡动，何罗窃发。暂逼严跸，仰犯清尘，纵殪元方，墟幽土单于为醢，穹庐为污，何塞过责？"上纳其言，遂令诸蕃先发。

太宗平高昌，将以为郡县。魏征谏曰："未若抚其人而立其子，所谓吊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后，陇右空匮。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未见其可。"太宗不从，后亦悔之。

宪宗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官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

开元五年，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将幸东都，玄宗以问宋璟，璟陈："天戒请辍行。"又问姚崇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坏，适与时会。"上大喜，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曰："隋文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纳忠谏，远谄佞。"上弗听。

代宗时，程元振专权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齿，莫敢发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为："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刦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双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陛下以今日之势为安耶？危耶？若以为危，岂得高枕不为天下讨罪人乎？陛下视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逮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恶未悛，则帝王大器，敢妨圣贤，其听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请阖门并斩，以谢陛下。"帝以元振常有保护功，但削官爵，放归田里。

后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此不足惧五也。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优诏奖之。澄言可畏六事，实中当时之病。

后唐明宗时，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滥进，称武士者不闲计策，穷则背军；称文人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谋略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虚设具员，枉费国力，又欲一一考试群臣。"宰相见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愤讲。谏官刘涛、杨昭俭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学士马裔孙谓曰："在德语太凶，其实难容。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尔代朕作诏，勿加在德之罪也。"于是诏引贞观中陕县令皇甫德参上书谤讪。魏征奏曰："陛下思闻得失，只得恣其所陈。若所言不中，亦何损于国家？"又云："昔魏征则请赏德参，今涛等请黜在德，事同言异，何相远哉？"

石晋高祖时，高行周奏修洛阳宫。谏议大夫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所费虽寡，犹多于汉文之露台。况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诚非陛下修宫室之日。请俟海内平宁，营之未晚。"上纳其言，仍赐诏褒之。

湖南马希范用孔目官周陟议，常税之外别令人输米。天策学士拓拔恒上书谏曰："殿下居深宫之中，籍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鼙之音，驰骋遨游，雕墙玉食。府库尽矣而浮费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敛不息。今淮南为仇雠之国，番禺怀吞噬之心，荆渚日图窥伺待我姑息。谚曰：'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罢输米之令，诛周陟以谢郡县，去不急之务，减天兴作之役，无令一旦祸败，为四方所笑。"希范之大怒，以先王旧臣为隐忍之。

唐庄宗患宫中暑湿，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

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官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韬时为侍中枢密使。庄宗乃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暑雨，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后崇韬破蜀，竟以诬死。宦者为之也。

周世宗深怒翰林学士窦仪，欲杀之。宰相范质入奏事，帝望见知其意，即起避之。质趋前伏地叩头谏曰：“仪罪不至死，臣为宰相，致陛下枉杀近臣，罪皆在臣。”继之以泣，帝意解乃释之。

卷十一

忿狷

宋，谢宏微性本宽博，无喜愠。末年尝与友人棋。西南有死势，一客曰：“西南风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于地。识者知其暮年之事，果此岁终（原本“此”为“次”据《南史》改）。

刘瑀与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时，偃迁吏部尚书，瑀犹为右卫将军，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策驷在后，瑀追偃及之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马何迟？”曰：“骐骥罹于羁绊，所以居后。”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青云，何至与驽马争路。”瑀偃同发背疽，瑀疾方笃，闻偃之死，欢跃叫呼，于是亦卒。

萧惠开除少府，加给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面，乃复低头人中耶？”寺内所住斋，花草甚美，惠开悉划除，别种白杨。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发病呕血，吐物如肺肝，卒。

陈傅绰负材使气，凌侮人物，毒恶傲慢，为人所疾。以强谏，后主赐死。死后有屈尾恶蛇来上灵床，当前受祭酹，去而复来者百余日，时时有弹指声。

齐，邱灵鞠领骁骑将军，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至，要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

隋，贺若弼既平陈，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家居。弼怨望愈甚，后数载下狱，文帝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言此二人唯堪饮饣，尔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上数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至炀帝，竟杀之。

苏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归之。后议乐事，夔与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俱为一议，使百寮署其所同。时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党之罪。文帝令杂治之，事皆验。上以《宋书谢晦传》中朋党事，令威读之。威皇恐，免冠顿首谢。上曰：“谢已晚矣。”

唐，萧瑀尝称房元龄以下朋党比周，但未反尔。太宗为之信誓。瑀请出家，太宗曰：“甚知公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瑀旋踵奏曰：“臣顿思量不能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诏切责，出为商州刺史。后薨，谥曰“褊公”。

尉迟敬德与执政不平，尝侍宴庆善宫，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今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悦而罢。

于公异，吴人也，应举时已与陆贽不协。贽在翰苑，闻德宗称公异露布之文，尤不悦。及为相，乃摭公异不为后母所容事，下诏放归田里。公异竟名位不振，憾恨而卒。人惜其才，恶贽之褊急焉。

李翱自负词艺，以为合知制诰，以久未如志，郁郁不乐。因入中书谒宰相，面数李逢吉之过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请告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庐州刺史。

王遂为沂兖海观察使，性狷急，不存大体。而军州民吏久染污俗，率多犷戾。而遂詈将卒曰：“反虏。”将卒不胜其忿，遂被害。

李逢吉欲逐李绅为中丞，以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绅刚褊必与韩愈忿争，制出，果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愈复性讦，言词不逊，大喧物论，乃两罢之。

吴越王钱宏倧。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倧问内牙统军使胡进思：“牛大者肉几何？”对曰：“不过三百斤。”宏倧曰：“然，则吏妄也。”命按其罪，进思拜贺其明，宏倧曰：“公何以知其详？”进思踧踖对曰：“臣昔未从军亦尝从事于此。”进思以宏倧知其素业故辱之，益恨怨。

仇隙

刘毅家在京口，酷贫，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庾悦为司徒长史，要州府僚佐亦来东堂。毅以先至，进白悦曰：“身贫并踬，营一游甚难，君如意人何处不可为适，岂不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客并避，唯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丰，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毅曰：“今年未食子鹅，请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后毅贵用事，悦不

得志，疽发背，卒。

梁，钟嵘为古今诗评，其论沈约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永平中相王爱文，王融等皆宗附约。常曰：“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虽微，故称独步。”谓其词密于范，意浅于江。嵘尝求誉于约，约拒之，故追宿憾，以此为报也。

北齐，崔㥄素与魏收不协。收后专典国史，㥄恐被恶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则魏子收。”缩鼻笑之，憾不释。

魏，毛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陈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罪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非其所长。’”

北齐，文宣崩，当时文士各作挽词十首，择其善者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不过得一二首，唯卢思道独得八首，时号“八采卢郎”。刘逖亦只二首中选。中书郎李愔戏逖云：“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武成时，逖典机密以事中愔。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复前憾曰：“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

唐，刘文静、裴寂，俱从高祖起义。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由是有隙。文静酒后，出言怨望，拔刀击柱曰：“必当斩裴寂尔。”

刘宴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各恃权使气，两不相下。炎坐元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人以为载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怨前事，且以晏与元载隙，憾为载复仇，言晏尝请代宗立独孤妃为后，有夺宗之计，赖崔祐甫救解，犹出晏为忠州刺史，又诬晏与朱泚通书，乞诛之。方下诏暴言其罪，李正已上书表讼宴之冤。炎惧，乃遣五使往诸道声言宣慰，而实推过于上，德宗知而深恶之，遂赐炎死。

窦参为相不悦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为常州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数日，参贬柳州司马。巽为湖南观察使，诬参与藩镇交通，德宗怒，遂赐参死。

李揆秉政，苗晋卿荐元载，揆自恃门望，以载地寒，意甚轻之。曰：“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尘头鼠目之子，乃求官邪。”载衔恨颇深，及载登相位，揆已先贬。因揆徙职奏为试秘书监江淮养疾，揆既无俸，家复贫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给萍泛诸州者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则又移居，故其迁徙去者盖十余州。

大历末，李晟戍剑南，御吐蕃。及师回，以成都官妓高氏随行。张延尝为成都尹，追取之，晟颇衔之，形于词色。贞元初，德宗以延赏为相，晟表论延赏过恶，德宗重违之，改授延赏左仆射。上亦忌晟功名，困吐蕃有离间之言，延赏腾谤于朝，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上诏延赏理晟释憾，同饮极欢。晟荐延赏为相，遂加中书门下平章事。晟请以一子婿延赏女，延赏不许。晟谓人曰：“武人性快，释旧恶于杯酒之间。文生难犯，今不许婚，衅未忘也，得无惧焉?”后延赏竟罢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韦执谊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时时立异，盖欲矛盾以掩其迹。密令人诈叔文曰：“不敢负约，欲共成国家之事故也。”叔文诟怒，遂成仇怨。

赵憬与陆贽同作相。贽恃久在禁庭，持承恩顾，以国政为己任。才周岁转憬为门下侍郎，憬深衔之，数以目疾请告，不堪当政事。因不相协，贽约憬同论裴延龄之奸。既至上前，贽极言延龄诞诞之状，不可任用。德宗不悦，形于颜色，憬默然无言，贽由是罢相。

鲍防为礼部侍郎，常遇知杂窦参，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及参秉政令，防致仕。防谓亲友曰：“吾与萧昕之子齿而与昕同日致仕，非朽迈之致，以余忿见废耳。”防竟以愤终，参亦寻违处厚曰：“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与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

令狐楚，因皇甫镈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楚再贬衡州刺史。时元稹初得幸为学士，素恶楚，与镈胶固希宠，稹草制曰：“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士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楚深恨之。

牛李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纭倾陷垂四十年。文宗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朋党实难。”杨嗣复李珏、郑覃作相，屡争论于上前，李珏曰：“比来朋党亦渐消弭。”覃曰：“近有小朋党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渐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复珏，牛党也，覃，李党也。德裕为相，指摭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贞方有素，无以伺其隙。德裕南迁，所著《穷愁志》引里俗犊子之谶，以斥僧孺，又目为太牢公，其相憎如此。

懿宗令韦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杀医官二十余人，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中。宰相刘瞻召谏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悦。又面谏，上大怒，叱出之。瞻为荆南节度使，保衡又谮衡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贬瞻康州刺史。路岩作相，素与瞻议论不协。既贬康州，岩犹不快。阅十道图以驩州去长安万里再贬瞻驩州司马。僖宗即位，韦路赐死。瞻自虢州刺史召为刑部尚书。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其还也，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瞻闻之改期由它道而入。未几，复作相。初，瞻南迁，刘邺附于韦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邺内惧，召瞻置酒，瞻暴薨。时人皆以邺为鸩之也。

后唐，崔协，父颜融，素与崔荛善。彦融为万年令，荛谒之，彦融未出，荛见按上尺题皆赂遗中贵人，荛知其由径始恶其为人。及彦融除司勋郎中，荛为左丞通札不见曰：“郎中行止鄙杂，故未敢见。”宰相知之改彦融为楚州刺史，卒于任。诫其子曰：“世世无忘荛。”故其子弟常与荛仇。

石晋，桑维翰与冯玉同在中书。会舍人卢櫄秩

满，玉乃下笔除槚工部侍郎。维翰曰："词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议。"因不署名。属维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协。玉以语激少帝，出维翰为开封尹。或谓玉："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亲细猥之事?"玉曰："恐其反尔。"曰："儒生安得反?"曰："纵不自反，恐其教人尔。"

五代，汉王章置酒会诸朝贵。为手势，令史宏肇不闲其事，客省使阎晋卿坐次，宏肇屡教之。苏逢吉戏之曰："坐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宏肇妻阎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讥之，大怒，以丑语诟逢吉。逢吉不应，宏肇欲殴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剑欲追之，杨邠泣止之曰："苏公宰相，公若杀之置天子何地？愿熟思之。"宏肇即上马去。邠与之联镳送至其第而还，于是将相如水火矣。

纰漏

谢凤子超宗，宋帝赏其文，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矣。"时右卫将军刘道隆闻此语，出候超宗曰："闻君有异物可得见乎?"超宗曰："悬磬之室安有异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凤毛。"超宗闻讳徒跣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达暮停待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浅于学术。尝有客姓吉，敬容问："卿与丙吉远近?"客答曰："如明公之与萧何。"

侯景篡梁，王伟请立七庙，并请讳。景曰："何谓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庙。"景曰："前世吾不复忆，惟阿爷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啖是?"众闻咸笑之。

北齐，王皓，从文宣北征，乘赤马。旦蒙霜气遂不复识，自言失马。虞候为求觅不得，须臾，日出，马体霜尽，系在幕前，方云："我马尚在。"

北齐，源师摄祠部，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问："龙所载《六经》何颜色?"师曰："此是龙星非真龙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帝星。"

隋，刘臻为仪同，有刘讷者亦为仪同，俱为太子学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访讷，谓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欲访讷也，谓欲归本家既扣门。臻犹未悟，谓是讷家，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汝亦来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顾眄久之，方悟，怒叱从者曰："吾欲造刘讷尔。"

隋，苏威为仆射，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者乃云："言内无五品之家。"不相应领类如此。

隋，王劭爱自志学至乎暮齿，笃好经史，遗落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惚。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啖。劭弗之觉，惟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闭目，伺而获之。

唐，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李元道为长史。君廓屡为非法，元道数裁正之。后君廓入朝房，元龄即元道之从甥也。元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

旧史，唐绍傅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讲武于骊山下。"绍以修仪注不合旨坐斩，此元宗事也。修史者刘煦，后唐人也，乃谓之今上，盖只用旧史，失于删润尔。

李林甫典选，选人严迥判语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识"杕"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炅尝与严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炅读之曰："蒸尝伏猎。"挺之戏问，炅对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麞之庆。"客视之掩口。

崔敬嗣为房州刺史，供给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每进拟官皆御笔超转者数四。后引与语，乃同姓名人也，为房州刺史者死矣。

第五琦为相，贬忠州长史。既在道，有人告琦受人黄金二百两者，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琦对曰："二百两金十三斤重，忝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凭，伏请准法科罪期。"光以为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请除名配流夷州。驰驿发遣，仍差纲领送至彼。

李克宁初封陇西郡公，进威武郡王，每上疏连称二郡，颇为时人所哂。

来子珣为御史，时有朝士不带靴而朝者，子珣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

李勣征高丽，令元万顷作檄。其语有："不知守鸭渌之险，"莫离只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鸭渌，官军不得人。万顷坐是流于岭外。

李克用擒刘仁恭父子，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

石晋，康福镇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锦衾而坐，客有退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

石晋，卢质为翰林学士，承旨，赐论思主佐功臣。会覆试进士，质以"后从谏则圣"为题，"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仄，质乃五平三仄，大为识者所诮。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许。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贺表云："收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贼。"冯道让琪曰："昨来收复定州，非真定也。"诏曰："契丹既无凶党，真定不是逆贼。"李琪罚俸一月。

唐明宗时，国子司业张溥，奏请复八馆以广生徒。按六典，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是也。而溥云八馆，谬矣。

石晋，冯玉为宰相，尝以"姑息"字问于人，人以"辜负"字教玉，玉乃然之。

俭 啬

魏，司空长孙道生，性清俭。一熊皮障泥数年不易。魏主使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狎侮群臣，各有称目。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谓之"齴"；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怪"。

梁，王筠为临海太守，在郡侵刻，还，资有芒屩两舫。家累千金，性俭啬，外服麄敝，所乘牛常饲以青草。及遇乱，为盗所攻，坠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弃尸空井中。

王琨俭于用财，设酒不过两碗，辄云："此酒难遇盐、豉、姜、蒜之属。"（原本"蒜"作"桂"。据《南史》改）并挂屏风，酒浆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赋之。

梁到溉性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床，旁无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传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齐，高帝镇东府，虞玩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视之，讹黑斜锐齿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履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菹、瀹韭（原讹"韭茹"据《南史》改）、生韭。任昉尝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

魏，李崇家富而俭，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众性吝啬，财帛亿计无分遗，自奉甚薄。每朝会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为工部尚书监，起太极殿，常服布袍，芒履以麻绳为索。又囊麦饭，饥则啖之。朝士共诮其所为。

梁，朱异四方馈遗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所散施。厨下珍羞常腐烂，每月常弃数十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

梁，阴子春虽无它才，而临人以廉洁称。闺门混杂而身服垢污，脚数年一洗，言每洗则失财败事。

北齐，封述厚积财产，一无分馈，虽亲友贫病亦绝拯济，朝野鄙之。一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聘财，及将成礼，犹竞（据《南史》下有"悬违"二字）。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一子娶范阳卢庄之女，述又经府诉云："送骡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皆缘吝啬，致此纠纷。

北齐，库狄伏连鄙吝，其妻病，以百钱买药，每自恨之。家百余口，盛夏人料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冬至日，亲表称贺，其妻为设豆饼，问："豆从来？"云："于马豆中分减。"伏连大怒，典马掌食人并加杖罚。积年赐物，藏在别库，遣一婢专掌管钥，每入库检阅，必语妻子："此官物，不得辄用。"至死唯著敝裤，而积绢至二万匹。被诛籍没，并归天府。

唐，王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犹祭于寝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弗之谴也，因为立庙以愧其心，珪俭不中礼，时论少之。

徐岱吝啬颇甚，仓库管钥皆自执掌，获讥于时。

文宗大和三年，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縠、绫、罗等衣服。帝性俭素，不喜华侈，驸马韦处仁戴夹罗巾，帝谓之曰："比慕卿门地清素，以之选尚，如此中服从它诸戚为之，唯卿非所宜也。"

后唐李克脩为昭义节度使，武皇抚封于上党。克脩性俭啬，不事华侈，供帐饔膳，品数简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诟之。克脩惭愤发疾，卒。

石晋，袁正辞善治生，虽承父旧基，亦自能营构，故家益富。尝于积镪之室有吼声闻于外，人劝其散施以禳灾。正辞曰："此必喝其同辈，宜更增之。"其庸暗多此类也。

石晋，陈保性极鄙吝，所得利禄，未尝奉身，但蔬食而已。每与人奕棋，败则手乱其局，盖惧所赌金钱不欲偿也。及卒，室无妻儿，唯贮白金十锭，为它人所有。

五代，汉，韦恩，在上党五年无令誉可称，唯以聚敛为事。性又鄙吝，未尝与宾佐有酒食之会，有从事欲求谒见者，恩览札而怒曰："必是来猎酒也。"命典客者饮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升性节俭，常蹑蒲屦，盥类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虽左右使令，唯老丑宫人，服饰粗略。

五代，汉，隐帝时，吏部侍郎张允家赀万计而性吝。虽妻子不之委，常自系众钥于衣下而行如环佩（《类说》引下有"声"字）。郭威入京师，允匿于佛殿中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坏而坠，军士掠其衣，遂以冻馁而卒（原脱"馁而"二字。据《类说》并《事文类聚前集》三十六引补）。

周太祖戒世宗以俭葬，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卷十二

假 谲

宋，檀道济伐魏，粮尽而还。军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众恼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军见之，谓资粮有余，以降者为妄而斩之。

魏，刘仁之外示长者内多矫诈。其对宾客破床敝席，麄饭冷菜，衣服敝恶，乃过逼下善候当涂，能为诡激。

唐文宗，萧太后福建人。云："有母弟一人"，文宗诏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夫萧洪诈称国舅，十数年间两授旄钺。事发赐死。闽人萧本又称太后弟，

赐予巨万，官至金吾将军，事闻除名长流爱州。泉州晋江县令萧宏又自称太后弟，按问伪妄配流儋州。

李密初从杨元感，元感败逃避至淮阳，隐姓名自称刘智远，聚徒教授，郁不得志，为五言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藋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来，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苏世长在陕州，部内多犯法，世长莫能禁。乃责躬引咎，自挞于街市。伍百疾其诡，鞭之见血，世长不胜痛，大呼而走。观者盛以为笑，读者方知其诈。

许敬宗掌知国史，虚美隐恶，为子娶尉迟敬德孙女，多得赂遗，及为敬德传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为赐敬得焉。

杜淹与韦嗣福为莫逆之交。相与谋曰："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征，擢居美职，"遂共入太白山中，扬言隐逸，实欲邀求时誉。隋文帝闻而恶之，谪戍江表。

范处讷武三思寮婿也，为太府卿。中宗以谷贵召处讷问其故，三思讽太史奏："其夜摄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则王者与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纳忠，故有所应。"中宗降诏褒述。

崔日知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常谓人曰："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

陈少游为扬州观察使。李希烈陷汴州，声言欲袭江淮，少游惧，乃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寻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然人不知其送款也。刘洽收汴州，得希烈伪起居注，某月曰："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而卒。

李抱真晚节好长生之术，有方士孙季长者为抱真炼金丹。给抱真曰："服之当升仙。"遂署为宾寮，数谓参佐曰："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复梦驾鹤冲天，寤而刻木鹤，衣道士衣以习乘之，凡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将死，不知人者数日矣。道士牛洞元以猪肪谷漆下之，殆尽。病少间，季长复曰："垂上仙何自弃也，益服三千丸。"顷之卒。

裴延龄每奏讨除，皆恣骋诡怪虚妄，它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闻。因计料造神龙寺，前须长五丈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数千条，长八十尺。"上言："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但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又奏："近于左藏库检阅乃于粪土之中，收得十三万两银，其段匹杂货，又百万有余，以充别库羡余。"太府卿韦少华抗疏，以为皆是正数物；陆贽上书，以为延龄险猾售奸，诡谲求媚。

柳泌为宪宗合长生药，自云："寿四百岁。"宪宗服药多躁，为宦官所杀，泌系狱。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易，但灸灼之瘢，浃身而已。

王锷代杜佑镇淮南，善小数，尝有投匿名书者。左右取以授锷，锷内之靴中，靴中先有它书矣。锷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异日，乃以它事连其所告者，按验之以谲众人，人以为神明。

刘君良累代义居，尺布斗粟无私焉。大业末，天下饥馑，君良妻劝其分析，乃窃取庭树上乌雏交置诸巢中，令群乌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乱，争斗之秋，禽鸟尚不能相容，况于人乎？"君良从之，分别后月余方知其计，中夜揽妻发大呼曰："此即破家贼尔。"召诸昆弟哭以告之。于是弃其妻与兄弟如初。

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同蛊惑之。殷始自鄱阳来，用之先言于骈曰："玉皇以公职事繁重，辍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谒见，诡辩风生，骈以为神。殷病风疽，骈有畜犬，闻其腥秽，多来近之。骈怪之，殷笑之曰："殷常于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相识也。"有萧胜者，赂用之求盐城监，骈有难色。用之曰："用之非为胜也。近得上仙者书云：'有宝剑在盐城井中，须一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剑尔。'"骈乃许之。胜至盐城数月，函一匕首以献。用之见，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骈乃饰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为奇字云："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骈得之，惊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将补真官，计鸾鹤不日当降。此际，用之谪限亦满，必得侍幢节同归上清尔。"用之每对骈诃叱风雨，仰揖空际云："有神仙过云表，"骈辄随而拜之。后用之为杨行密所诛，发其中堂得桐人书骈姓名，桎梏而钉之。

李寰镇晋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诞妄。寰生日，恭送一故皂袄子曰："此李西平收复京师时所服也。"恭生日，寰以一破幞头遗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时幞头也。"

朱全忠尝与寮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有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敖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更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朱梁，雷满镇澧朗，于府中浚一深潭，构一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燕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实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遍取所掷实器，戏玩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冠就坐，其诡诞如此。

后唐，庄宗与梁相抗，刘鄩军于宗城。初，鄩在洹水，数日不出，寂无人声。庄宗遣骑觇之，无斥候者，城中亦无烟火，但有鸟止垒上，时见旗帜循环往来。庄宗曰："我闻刘鄩用兵，一日百变，必以诡计误我。"使视城中，乃缚旗于刍偶之上，使驴负之，循环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暮容彦超，汉隐帝时镇郓州，尝召富僧数辈就食。日晏不进馔，大馁而回，如是者累日。他日复召之食，遣庖人致蝇虫于馔中，诸僧立呕，彦超使人验之，则皆已肉食矣。大责其赂，乃释之。

邪 谄

梁武帝时，朱雀门灾。帝曰："此门制狭，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群臣相顾未对，何敬容曰："所谓先天而天弗违。"

永元中，任昉纡意于梅虫儿，东昏中旨用为中书令。昉谢尚书郎王亮，亮曰："卿宜谢梅那勿谢我。"昉惭而退。

北齐，和士开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曾参，士开病，医者云："须服黄龙汤。"士开有难色，参曰："此物甚易，王不须疑惑，请先尝之。"一举而尽。士开深感其意，为之强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炀帝意，阿谀顺旨。帝每谓人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又常劝帝取乐，五日一视事，无效高祖空自劬劳。帝从之，益称其孝顺。

隋，太史令袁充（原讹"李充"，据《北史》改）言："隋兴以后，日景渐长。太平，日行上道。"文帝曰："景长之庆，天之祐也。"改元"仁寿"。百工役作，并加程课以日长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马病蚛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

有荐山人范知浚文学，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宜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韦后乱政。右骁卫将军迦叶志忠上奏曰："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谨进桑条歌十二篇。"宗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表陈符命，解桑条以为十八代之符。

张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晋卿，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裴乾祐先为御史大夫，出为外郡刺史。虽强直有器干，而昵于小人。既典外郡，与令史结友，书疏往反，令伺朝廷事。俄为友生所发，坐流爱州。

长寿中明堂灾，则天欲避正殿，宰相姚琦言："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汉武建宁盛德弥永。《弥勒下生经》云：'当弥勒成佛之时。七宝台须臾散坏。'睹此无常之相，遂成正觉之因。"则天依琦奏，遂不避正殿。

姚琦在桂州时，则天雅好符瑞。琦访岭南诸山川、草木名号，有"武"字者皆以为上符国姓，列奏其事，则天大悦，召为天官侍郎。

杨再思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赋》讥之。时张易之兄弟请公卿大臣宴集或戏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翦纸自帖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纾手举动合节，满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阳之宠，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言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其倾侧如此。

韦巨源为宰相，韦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巨源以为非常佳瑞，请布告于天下。请之中宗，又令画工图其形以示百寮，大赦天下。巨源赞，成妖妄，是岁星坠如雷，野鸡皆雊，咎征若此不闻。巨源有言，盖与后通属籍，固禄位尔。

张嘉贞被召，则天垂帘见之。嘉贞曰："以臣草莱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也。"则天遽卷帘见之，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又尝奏元宗曰："今志力方壮，是效命之秋，更三数年即衰老无能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惮。"

来俊臣罗告裴宣礼七族反，武后薄其罪。殿中侍御史霍献可，宣礼之甥也，言于太后曰："陛下不杀裴宣礼，臣请殒命于前。"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不私其亲。太后不听，献可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武后时，朱前疑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言："梦陛下发白再黑，齿落再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云："闻嵩高呼万岁。"赐以绯鱼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

韦坚广运潭成。陕县尉崔成甫作得宝歌词："白衣缺胯，绿衣锦膊，半臂偏袒，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妇人百余人和之。

陈少游除桂州，畏远官，觊近郡。时中官董秀用事，少游乃宿于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几口？月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然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月费过千余缗。"（原本"过"作"仅"。据《旧唐书》改）少游曰："据此费用俸钱不足，须求外人方可取济。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先输大半，余到官续送，免贵人劳虑不亦，可乎？"秀忻然逾望，厚相结纳。少游言讫泣曰："南方炎瘴深怆，违辞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去，请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又已纳财于元载子仲武矣。秀为之内，载为之外，数日改拜宣州观察使。后移越州，又徙扬州，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

亿万。初结元载每岁馈金帛约十万贯，又纳贿于用事中官骆凤仙、刘清潭、吴承倩等。由是美声达于楚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韩滉判度支，秋霖弥月坏人庐舍；盐池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滉虑盐户乞减税，乃诈奏："雨不坏池，池生瑞草。"上疑之，遣谏议大夫蒋镇驰驲验之，镇与滉仍同上表贺，请宣付史馆置神祠。锡嘉号。

齐映为江西观察使，自以须为辅相，无大过而罢。冀复进用，乃倍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在江西进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诞日端午，为瓶高八尺者以献。

严绶为左仆射、司空，尝预百僚廊下食，上合中使马江朝赐樱桃。绶为两班之首，旧识江朝，叙语次，不觉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大夫高郢亦从而拜，为御史所劾。绶出镇荆南，江朝降一官。

李逢吉与翰林学士李绅不协，逐之岭外。知制诰庞严、蒋防坐绅党左迁，于敖封还诏书。时人皆以敖素与严善诉其非罪，党曰："于给事犯宰相之怒，申庞、蒋之屈不亦仁乎。"及驳奏出，乃是论庞严贬黜太轻，中外无不大噱。

王彦威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权，心希大用。时内官仇士良、鱼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军多以所赐衣服于度支中估判，使曲从厚给其价。开成初，有诏禁止，然趋利者犹希意从其请托。至是彦威大结恩私，凡内官请托无不如意，物议鄙之。

中书主簿滑涣，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求。宰相杜佑、郑絪皆姑息之，佑呼为"滑八"。

孟简佞佛，镇襄阳，以腹心吏陆翰如上都进奏，委以关通中贵。翰持简阴事渐不可制，简怒追至州以土囊杀之以灭口。翰子弟诣阙诉冤，且告简赃状。御史台按验获简赂吐突承璀钱帛共计七千余贯匹，再贬简吉州司马。

崔元略户部侍郎出于宣授。时谏官有疏，指言内侍崔潭峻方有权宠，元略以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辩，上诏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终不能逃父事内官之名。"（原本"终"作"后"据《旧唐书》改）

窦怀贞为御史大夫。时韦后、安乐公主乱政，怀贞谄顺委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讳。娶韦后乳母王氏为妻，自称皇后阿奢。时人或以为国奢，怀贞处之不怍。宦官用权，怀贞尤所畏敬，见无须者或误接之。又附会太平公主，为左仆射，时人语曰："窦仆射前为韦氏国奢，后为公主邑丞。"言怀贞伏事公主同于邑官也（看唐韵音遮吴人呼父也）。

高力士作宝寿寺钟成，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

金吾大将军程百献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百献被发受吊，辟踊哭泣，过于己亲。

李辅国权盛宰相。李揆，山东甲族，位居台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

郭霸为右台御史，初召见于则天，前自陈忠鲠云："往年征徐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食其髓。"则天悦。故时人号为"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卧疾，诸御史尽往省之，霸居后，请示便液曰："大夫粪味甘，或不瘳；今味苦，当即愈矣。"元忠刚直，殊恶之，以其事露于朝士。

则天不豫，令阎朝隐往少室山祈祷。朝隐乃曲申悦媚，以身为牺牲，请代上所苦。

敬宗时，裴度自兴元入觐。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复入中书。京兆尹刘栖楚，逢吉党也，栖楚等十余人驾肩排度。而朝士持两端者日拥度门。一日，度留饮酒，栖楚矫求度之欢，曲躬附度耳而语。崔咸疾其谄伪，举觞罚度曰："丞相不当许所属官嗫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座，客皆快之。

中宗宴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上笑。祝钦明素以儒学著名。吏部郎中卢藏用，私谓诸学士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中宗时，司农卿赵履温，倾家资以奉安乐公主。为之起第舍，筑台穿池无休已。掀紫衫于项，挽公主犊车。公主与韦后作乱被杀，履温驰诣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声未绝，相王命斩之。

后唐郭崇韬，父名"宏豆"。卢革谄奉之，上言请依《六典》改"宏文馆"为"崇文馆"。

后唐，苏循，庄宗将即位，张承业意未欲庄宗遽称尊号，人亦无敢赞成者。循自河中来，入衙城见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庄宗即呼万岁，舞忭，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管，谓之"画日笔"。庄宗大悦，承业深恶之。

后唐，梁翘为给事中，因转对上言："以星辰合度，风雨应时，请御前香一合。"帝亲爇一柱，余令于塔庙中焚之，贵表精至。

何泽为吏部郎中，史馆修撰，尝因起居退，独自迟留，以笏扣头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责。

谗险

梁，徐摛，武帝问以《五经》大义、历代史、百家杂书，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帝加称异，宠遇日隆。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遂乘间白帝曰："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帝谓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临此郡。"遂出为新安太守。

隋，诸葛颖，炀帝所亲幸，出入卧内，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颖因间隙，多所谮毁，时人谓之"冶葛"。

唐高祖校猎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济王元

吉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善蹶，以授世民（此下似脱“曰”字。原衍“乘以逐鹿，马蹶”六字今删），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上大怒，责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顿首，乞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

唐宗室吴国公李孝逸，有破徐敬业之功，时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诬告孝逸自解“逸”字云：“逐走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则天以孝逸尝有功，减死，配徙儋州，寻卒。

萧瑀荐封伦于高祖，高祖以为中书令。太宗嗣位，瑀为左仆射，伦为右仆射。伦素险诐，与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尽变易之。

许敬宗既助立武后，遂谮长孙无忌，遣人上封事，称无忌谋反。帝令敬宗鞫之，敬宗云：“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攘袂一呼啸命同焉，必为宗庙深忧。”又引汉文帝薄昭事。帝竟不亲问，惟听敬宗谗构之说，遂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状，公瑜逼无忌，令自缢。

李靖破突厥，擒颉利。温彦博害其功，奏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太宗大加责让，未几，太宗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已悟，公勿以为怀。”

太宗自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尚书刘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褚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惶。”遂良诬奏曰：“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传少主行尹霍故事，大臣有异意者诛之。”太宗疾愈，诘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周对与洎同，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

李义府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有害物，谓之“李猫”。高宗知其罪，从容戒之，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

李林甫为相，好陷人，世谓林甫“口有蜜，腹有剑”，以其阳与人善，啖以甘言，而阴挤之也。与李适之争权不协，适之性疏，林甫阴中之，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适之心喜其言，它日，从容奏之。元宗大悦，顾问林甫，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为爱己，薄适之言，疏之。适之惧，求为散职，由此罢相，竟贬宜春太守，又胁杀之。

严挺之为绛郡太守，元宗欲进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损之至门，叙故旧云：“当以子为员外郎。”又云：“圣人待贤兄极深，须作一计入京。既见，当有大用。”令损之取绛郡一状云：“有少风气，乞入京师就医。”林甫持状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风气，且授与一闲官。”元宗叹咤久之，林甫奏授员外詹事，便令东京养疾。

李林甫忌杨慎矜受元宗恩遇，诬慎矜是隋家子孙，欲复隋室。慎矜、慎余、慎名俱赐死。令御史卢铉收拷太府少卿张瑄，使诬证慎矜之罪。瑄不肯答，绊其足以木按其足，间撇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长校数尺，腰细欲绝，眼鼻皆血出，谓之驴驹拔撅。瑄竟不答，杖六十，长流临封郡，瑄被杖而死。

王鉷（原作“珙”据新、旧《唐书》改下同）与杨慎矜亲且情厚。慎矜颇汲引之，及贵盛争权，鉷附李林甫构成慎矜之罪，阖门诛灭，既而王鉷亦赤族。史云：“岂天道欤?”

朱泚之乱，德宗卒，迫行幸。后数日崔宁来，上喜甚，宁私谓所亲曰：“圣人聪明爽迈，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潸然出涕。或以告杞，杞谋陷之，诬告宁为泚内应。俯伏歔欷，上信之，使中人引宁于幕后，二力士缢杀之，中外以为冤。

卢杞忌张镒名重道直，无以陷之。以方用兵西边，伪自请行，上固以为不可。乃荐镒为陇右节度，使镒竟为乱兵所杀。

卢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初为御史中丞，尚父子仪病，百官造问，皆不屏姬侍，闻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此人得权，则吾族无类矣。”杞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杨炎、崔宁、颜真卿皆杞所杀也。又激怒李怀光，使与朱泚连衡，袁高奏其恶云：“将校愿食其肉，卿士嫉之若仇。”

李逢吉恶李绅。张又新、李续之、刘栖楚为之鹰犬，同构绅贬端州司马。朝臣表贺，又至中书贺宰相，及门，门者止之云：“张补阙在相公斋内。”俄而，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人皆辟易惮之。与续之等时号“八关十六子。”

姚南仲为郑滑节度使，监军薛盈珍谗毁之，德宗颇疑。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驿奉表，诬奏南仲阴事。南仲裨将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师，伺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愤怒，遂晨夜兼程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辟门，见血流涂地，旁得文洽二缄，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陈首杀务盈事。上闻其事，颇骇异之。南仲虑其衅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耶?”南仲对曰：“盈珍不扰军政，臣自隳陛下法尔。如盈珍辈所在有之，虽羊、杜复生，必不能成岂弟父母之政，师律善陈之制

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虚舟，天与奸回，妒贤伤善，结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谤言，百端中伤裴度，赖李绅、韦处厚救解。逢吉结王守澄，言于敬宗，诬绅曾请立深王为太子，乃贬绅端州司马。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给、李仲言，时号“八关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敬宗知裴度之贤，因中使往兴元即令问讯。度亦自请入觐，逢吉之党坐不安席，如矢攒身。张权舆尤出死力，遂撰谣言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言度有天分，上疏，以度名应图谶，宅据乾冈，不召自来，其心可见。而韦处厚又解析于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汉中来，复知政事，逢吉出镇襄阳。

唐次无故贬斥，久滞蛮荒，孤心抑郁。乃采自古忠贤遭罹放逐，虽至杀身而君犹不悟，著书三篇谓之《辨谤》略上之，德宗省之，犹怒谓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宪宗即位召还，累官至中书舍人。宪宗因阅书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唐次所上《辨谤》书，人君宜时观览。朕疑编录未尽”，命传师广为十卷，号《元和辨谤略》。其序曰：“圣虑先，辨谤何由兴。”

武后禁屠杀。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卢杞恶颜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谓杞曰：“先中丞（奕也）传首至中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问计于杞，杞曰：“诚得重臣为陈逆顺，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为然，命真卿诣许州宣慰。诏下，举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朝廷羞。”真卿竟为希烈所杀。

宣宗令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佳婿，敏中荐郑颢。时颢已婚卢氏，行至郑州，堂帖追还，颢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敏中自相府除邵宁节度使，将赴镇，言于上曰：“郑颢不乐尚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无如臣何。今臣在外，颢必中伤。臣死无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柽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郑郎潜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柽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朱梁，李振，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振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朋附者非次奖升，私恶者数日沉弃。每自汴入洛阳，中必有贬窜。故唐朝士人目为鸱枭耳。

闽主王延钧，好鬼神。巫盛韬有宠，薛文杰恶枢密使吴昂。昂有疾，文杰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仆言：“公但小苦头痛尔，将愈矣。主上或遣使来问，慎勿以它疾对也。”昂许诺。明日，文杰使韬言于闽主，以告文杰曰：“未可信也。”遣使问之，果以头痛对，即收下狱。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昂自诬服，并妻子诛。

五代汉时，陶穀先为李崧所引用，穀从而谮之。崧为苏逢吉所杀。他日，秘书郎李昉诣穀，穀曰：“君于李侍中远近？”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祸，穀有力焉？”昉闻之汗出。

奸佞

宋，郑鲜之事宋武帝。帝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帝有时惭恧变色，亦感其输情。时人谓为“格佞”。

魏，琅琊公主名玉仪，北齐文襄遇诸涂，悦而纳之，遂被殊宠。奏魏帝封焉。文襄谓崔季舒曰：“尔由来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绝异者，崔暹必当谏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文襄不复，假以颜色，居三日，暹怀札坠之于前，文襄问“何用？”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悦，把暹臂入见焉，季舒语人曰：“崔暹常忿我在大将军前每言叔父合杀，及其自作体佞，乃佞过于吾。”

北齐，赵长仁参预朝政，郦孝裕、陆仁惠、卢元亮厚相结托。屏人私语停废公事，人号为“三佞”。

北齐，和士开说武成云：“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患不办？无为自勤约也。”帝大悦，三四日一坐朝，书数字而已，略无言。须臾，罢人。

李轨遣邓晓使于唐，闻轨被执，舞蹈称庆。高祖数之曰：“汝委质于人为来使，比闻轨沦陷曾无戚容，苟悦朕情，妄为庆跃，既不能留心于李轨，何能尽节于朕乎？”竟废而不齿。

封伦素从太宗征讨，特蒙顾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伦又潜持两端。阴附建成，高祖将谋废立，伦故谏而止。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治书侍御史唐临追劾之，改谥谬，黜赠官，削实封。

崔湜，神龙初，桓彦、范敬晖知国政，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使伺其动静。俄而，中宗疏忌功臣，于三思宠渐厚，湜反以桓、敬等计议，潜告三思。桓、敬等徙岭外，湜又说三思宜尽杀之。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贞先为桓敬所恶而绌，湜乃举充此行，桓、敬等闻利贞至，多自杀。

苏味道为宰相，云：“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持两端可矣。”时人号为“苏模棱”。

卢藏用初隐居时，往来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

为“随驾处士”。及登朝趑趄诡佞，专候权贵，奢靡淫纵，获讥于世。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宠荣。元宗欲罪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张九龄曰：“陛下有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奈何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元宗不悦，林甫惘然而退，初无一言，既而谓中贵人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实封，兼以为尚书，九龄执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诉，帝后变色，谓九龄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谢。帝曰：“卿以仙客无门藉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两目不识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言曰（此下原衍“陛下”二字据《旧唐书》删）：“但有才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竟相仙客，逐九龄，林甫代九龄为中书令。

元载附李辅国已得宰相。辅国死，又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载必知之，承意会合，上益信任。后败赐死。毁载父母及祖坟，断棺弃柩，焚家庙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门，角赌之际，伪为不胜而厚偿之。故得一时虚名，而嗜利者悉与之狎。

德宗崩，顺宗寝疾，深居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王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搆，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擢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宰相，俾执谊承奏于外。以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煜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侗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熊望性险薄，大言诡异，务进不已。时京兆尹刘栖楚以不次骤居清贵，广树朋党，门庭无昼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门有同密戚，阴计密画人无知者。文宗即位，贬漳州司户。

元稹为江陵府士曹，为监军崔潭峻所厚。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无何为翰林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枢密魏宏、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嘉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上疏言：“稹与宏、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切。长庆二年，稹拜相，诏下，朝野嗤笑。

郑注本姓鱼，人目之为水族，以药材游长安权豪之家。李愬镇襄阳，得其药力。移镇徐州，以注参决军政。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然专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怒以军情白愬，愬曰：“彼实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或不如旨，去之未为晚也。”愬令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及与语，机辨纵横，尽中其意，遂恨相见之晚。守澄入知枢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款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等皆恶注，左军将李宏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壳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宏楚请以中尉意，召注。伪有口疾，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词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之，忘倦，厚遗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见文宗于洛阳门，赐锦彩。是夕，彗星出东方，长三尺，光芒甚紧。

崔允召朱全忠，自助全忠自岐下还河中。允谒见于渭桥，捧卮上寿，持板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词（原脱“仍自撰歌词”字据《类说》补与《旧唐书》合），赞其功业。史以为自古与盗合从，覆亡宗社未有如允之甚也。

妆 楼 记

[南唐]张　泌撰　任士英整理

《妆楼记》一卷。作者张泌，南唐时人。此书所记以汉唐间迹近香艳、脂粉气者为主，间有抄录正史与其他传世文献者。有《绿窗女史》、《唐人说荟》、《龙威秘书》、《五朝小说大观》、《丛书集成初编》等本，今据宛委山堂《说郛》本标点整理。

玉观音

有女子卸冠者，奉观音大士甚肃。比丘尼往往劝其修净土，云"当作观音，观观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梦见之，然甚小，若妇人钗头玉佛状。一日，其夫寄一玉观音，类梦中所见，自是奉之益笃。

翡翠指环

何充妓于后阁，以翡翠指环换刺绣笔。充知，叹曰："此物洞仙与吾，欲保长年之好。"乃命苍头急以蜻蜓帏幔赎之。

粉指印青编

徐州张尚书，妓女多涉猎。人有借其书者，往往粉指痕并印于青编。

待阙鸳鸯社

朱子春未婚，先开房室，帷帐甚丽，以待其事，旁人谓之"待阙鸳鸯社"。

钱龙宴

洛阳人有妓乐者，三月三日结钱为龙为帘，作钱龙宴。四围则撒真珠，厚盈数寸，以班螺命妓女酌之，仍各具数，得双者为吉。妓乃作双珠宴，以劳主人。又各命作饧绶带，以一丸饧舒之，可长三尺者，赏金菱角；不能者，罚酒。

油花卜

池阳上巳日，妇女以荠花点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龙凤花卉之状则吉，谓之"油花卜"。

桃花颐面

北齐卢士单妻崔氏有才学。春日，以桃花和雪与儿颐面。云"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悦，取红花与儿洗面作妍华"。

十眉图

明皇幸蜀，令画工作十眉图，"横云"、"斜月"皆其名。

丹　脂

吴孙和悦邓夫人，尝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误伤夫人颊，血涔袴带。医者曰："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减痕。"及瘥，有赤点，更益其妍。诸嬖人更以丹脂点颊以要宠。

蔷薇水

周显德五年，昆明国献蔷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灭。"

妖　态

梁冀妻孙寿，色美，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环榴台

吴王潘夫人，以火齐指环挂石榴枝上，因其处台，名曰"环榴台"。

漆画屐

廷嘉中，京师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

剪刀池

剪刀池，昔车胤读书于此。妇以女红佐之，落剪刀于此池。

半阳泉

半阳泉，世传织女选董子经此。董子思饮，吞此水与之，曰“寒”。织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热”。乃拔六英宝钗祝而置之，于是半寒半热，相和与饮。

香　溪

明妃，姊归人，临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尽香。今名“香溪”。

以女名

黄姑，牛郎也。冯妇，勇士也。皆以女名。

待　女

蘭待女子同种则香，故名待女。

夜飞蝉

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

醉来妆

金陵子能作醉来妆。

黄昏散

孙真人“黄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女　奴

猫一名女奴。

不胜匕箸

飞燕骄逸，体微病，辄不自饮食，须帝持匕箸。

王母小女

太真夫人，王母小女也，讳婉罗。

晓霞妆

夜来初入魏宫，一夕文帝在灯下，咏以水晶七尺屏风障之。夜来至不觉，面触屏上，伤处如晓霞将散。自是，宫人俱用胭脂倣画，名“晓霞妆”。

金　凤

除夕，梅妃与宫人戏，镕黄金散泻人水中，视巧拙以卜来年否泰。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首尾足翅，无不悉备。

吉庆花

薛瑶英，于七月七日令诸婢共剪轻彩，作连理花千余朵，以阳起石染之。当午散于庭中，随风而上。遍空中如五色云霞，久之方没。谓之渡河吉庆花，籍以乞巧。

猫　名

张搏好猫，其一曰东守，二曰白凤，三曰紫英，四曰袪愤，五曰锦带，六曰云图，七曰万贯，皆价值数金。次者不可胜数。

女侍中

《北史》：后魏女侍中，视二品。然木后宫嫔御之职。

赠芍药

芍药，一名将离。故郑之士女取以相赠。

燕　支

燕支染粉为妇人色，故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燕支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阏氏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妇人封侯

汉阴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羹颉侯母丘嫂也。樊伉母吕媭，封临光侯。

西施毛嫱皆越女

《庄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践献吴。又毛嫱，司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则二女皆越产矣。

斜　红

斜红绕脸，盖古妆也。

红　潮

红潮，谓桃花癸水也。又名人月。王建诗：“密奏君一知人月”。

雪衣女

广南进白鹦鹉，洞晓言辞，呼为“雪衣女”。一朝飞上妃镜台上，自云“雪衣女昨夜梦为鸷鸟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经》，记诵精熟。

印　臂

开元初，宫人被进御者，日印，选以绸缪记印于臂上。文曰“风月常新”。印毕，渍以桂红膏，则水洗色不退。

作剪刀

姑园戏，作剪刀，以苜蓿稂粉养之。裁衣则尽成墨界，不用人手而自行。

妇人之贵

苗夫人，其父太师，其舅张河东，其夫张延赏，其子弘靖，其婿韦皋。近代妇人之贵，无如此者。

嫂知音

于项令客弹琴，其嫂知，皆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全无琴韵。"

始　影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妇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颜色。

七岁女子

如意中，有七岁女子能诗，则天召见，令赋，遂别兄弟云："别路云初起，蝶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

愁　眉

梁冀妇，改鸳翠眉为愁眉。

妇人卿婿

王安丰妇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礼为不敬，后勿如之。"妇曰："亲爱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谁复卿卿。"

绿珠井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耆老云："汲此井者诞女多美丽。"识者以美色无益，以巨石填之。迨后，虽产女而七窍不完。

女　表

羊辑之女佩在母亡，不饮食，三日而死。乡里号曰"女表"。

女　宗

朱鲍苏之妻不妒，宋公表其闾曰"女宗"。

尼之始

汉听阳城侯刘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听洛阳妇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陈达妹

陈达妹，才色甚美，发长七尺，石季龙以为夫人。

珠　娘

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为珠娘，生男为珠儿。

善临写

刘秦妹，善临写右军《兰亭》及《西安帖》，足夺真迹。秦亦当时翰林书人也。

书　法

书法，蔡邕受于神人，而传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钟繇卫夫人。

如平生

李行修丧妻，偶得树桑老人，以术见其妻，如平生。

寡妇莎

秦赵间有相思草，节节相续，又名断肠草、孀妇草、寡妇莎。

郁　金

郁金，芳草也。染妇人衣最鲜明，然不标日炙，染成衣则微有郁金之气。

盗　写

女儿陈市上酒妇也。朱仲尝于会稽卖珠，一日仲以素书倚酒于女儿家，儿盗写学其术。

化　蝶

瑰裙化蝶。

相思子

相思子，即红豆，赤如珊瑚。诗所谓"赠君频采摘，此物最相思"。

紫云娘

鲁敢遇仙女，曰："尝见紫云娘，诵君佳何?"

四十九妻

彭祖丧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木瓜粉

良人为渍木瓜粉，遮却红腮交午痕。

练行尼

孝文废皇后冯氏，贞谨有节操，遂号练行尼。

女郎花

《诗》曰：木兰开遍女郎花。

蘅芜香

汉武梦李夫人，遗蘅芜香。觉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作　裙

敦煌俗：妇人作裙，孪缩如羊肠，用布一匹。皇甫隆禁改之。

锦　袜

马嵬妪得锦袜一只，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

妒女泉

并州妒女泉，妇人靓妆彩服至其地，必与云雨。一名是介推妹。

乡　里

沈休文，山阴柳家女。诗云："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乡里，谓妻也。《南史·张彪传》呼妻为乡里，云"我不忍令乡里落它处"。

治　家

崔梠夫人治家整肃，妇妾皆不许时世妆。

家　法

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臂。

并枕树

潘章夫妇死，葬冢木交枝，号"并枕树"。

谐谑录

[唐]朱　揆撰　汪习波整理

《谐谑录》一卷，题唐朱揆撰。朱揆生平无考，此书亦未见唐宋人称录，疑出依托。宛委山堂《说郛》本署唐刘讷言撰，讷言为高宗时人，书中则述及五代梁祖及程子宵事，显出伪题。全书凡四十三则，录魏晋至唐谐谑故事，多转录他书，但不注所据，仅有少数几则为此书所独有。今据《唐代丛书》本校点整理，曾参校王利器《历代笑话集》本。

蹲鸱

张九龄知萧炅不学，故相调谑。一日送芋，书称"蹲鸱"。萧答云："损芋拜嘉，惟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以书示客，满坐大笑。

狗枷犊鼻

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最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鸭姓奚

客有曰："犬姓卢，鸡姓朱。"沈尚书曰："鸡既姓朱，则鸭姓奚也。"坐上一人谓鸭姓奚，至今传之。

戏仆

唐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仆。郎中宇文翰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

谑梦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

浣溪沙孔子

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大虫老鼠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陆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负枷

隋河间刘焯与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咸兴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

苍苍在鬓

齐主客郎顿丘李恕，身短而袍长，卢询祖腰粗而带急。恕曰："卢郎腰粗带难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长。"恕又谓询祖曰："卢郎聪明，必不寿。"答曰："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

少卿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卿年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

戏白

有借界尺笔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韩直木如常，孤竹君无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节矣。"

主人大笑。

就　溺

顾恺之痴信小术。桓玄尝以柳叶绐之曰："此蝉翳叶也，以自蔽，人不见己。"恺之引叶自蔽，玄就溺焉。恺之信其不见己，以珍重之。

虾　蟆

欲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从春至夏，裸袒相逐。无地取作，掉尾肃肃。"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傅师善食。杨复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稳耶？"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安障。"

危　诗

桓玄与顾恺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诗。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仲堪眇一目，惊曰："此太逼人。"因罢。

三鹿郡公

袁利见为性顽犷。方棠谓袁生已封"三鹿郡公"，盖讥其太粗疏也。

姓木边

桓伊诣王遵。遵谓左右曰："门何为通桓氏？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

略不识字

人谓邢子才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识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恶白发。一日对客，左右进铜镊。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几乎？"

长柄葫芦

二陆初入洛，诣刘道真。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不？"陆殊失望。

八百钱鸟

南阳太守张忠曰："吾年往志尽，譬如八百钱鸟，生死同价。"

丑妇效颦

刘季和性爱香。常如厕，还辄过香炉上。主簿张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丑妇效颦，见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不栉进士

关图有妹能文。每语人曰："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

石　发

魏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亦至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众怪问之，答曰："我石发。"众曰："君何时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

尧　典

有人将虞永兴手写《尚书》典钱。李尚书选曰："经书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尧典、舜典。"

喷　嚏

玄宗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坐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故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

狂胜痴

吴兴沈昭略性狂。尝醉遇琅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何肥而痴？"约曰："汝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

驴宁胜马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

故是一凤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山驴王

梁祖曰："赵崇是轻薄圆头。于鄂州坐上佯不识骆驼，呼为'山驴王'。"

渐至佳境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

我晒书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破　虱》

《破虱》者，因官妓恶虱，坐客争记虱事戏之，

因纂成录。

所出同

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令人食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牛羊下来

侯白好俳谑。一日杨素与牛宏退朝，白语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

煮 箦

汉人适吴，吴人食笋。问何物，曰："竹也。"归煮其箦不熟。曰："吴人欺我哉!"

食盐醋

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复又何堪?"

阿婆舞

郑傪出妓以宴赵绅，而舞者年已长。伶人孙子多献口号云："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闻阿武歌，今日亲见阿婆舞。"

劫墓贼

廖凝览裴说《经杜工部墓诗》曰："拟凿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说劫墓贼耳。"

奉 佛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似 舅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记 事 珠

[唐]冯　贽撰　任士英整理

《记事珠》一卷。作者题唐人冯贽，恐系托名而作，冯贽事迹在所撰《云仙杂记》中有考辨。不赘述。此书条录汉唐时旧闻与名物，所记与《云仙杂记》多有重合者。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标点整理。另有《五朝小说》、《唐人说荟》、《唐代丛书》、《说库》等本。

读书数真珠以记

于授幼时，家以绿真珠胜为帘押。授读书，数真珠以记，日辄一遍。

玉女进食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谟觞，内有仙书无数，昔之人方曰："读书于内，玉女进以饮食"。

马嵬锦袜

杨贵妃死之日，马嵬媪得锦裍袜一只，遇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

续骨膏

武帝以金弹弹鸟，破其白光琉璃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续骨和稀膏接之，映日而视，初无损处。

自然帘

徐福为始皇作自然之帘，悬于宫门。始皇抱文珠置膝上，其帘便下，去之则帘自卷。不事钩，故又名"不钩"。

无字碑

赵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

安石榴

李汉碎胡玛瑙盘，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见之不疑，既食，乃觉。

香　尉

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涪阳尉，人谓之"香尉"。

蒲桃髻

小儿发初生，为小髻十数，其父母为儿女相胜之辞。曰："蒲桃髻，十穗胜五穗。"

鱼脊出金钗

宝历中，酉阳人见钓鱼师有鱼脑贯黄文，爱而买归。食至脊上，出金钗一只，长六寸。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宫中花开，则以重项帐蒙蔽栏槛，置惜春御史掌之。号曰"括香"。

麹部尚书

汝阳王琎取云梦石瓮，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银龟鱼浮沉其中，为酌酒具，自称酿王，兼麹部尚书。

糠　市

洛阳振德坊皆贫民，例享糟糠之薄，贺知章目为糠市。

碧落侍郎

沈义为仙人所迎，见老人以金按玉盘赐之。后授官为碧落侍郎。

猎蝇记室

卢灵记室多作脯脂，夏则委人于十步内，扇上涂血以扑蝇，脯以青纱障隔尘土。时人呼为"猎蝇记室"。

喷　墨

班孟嚼墨一喷，皆成字在纸，各有意义。

九花虬

代宗时，范阳贡马，额高九斗，真虬龙也。身被五花纹，号“九花虬”。后以赐郭子仪。

茗 战

建人斗茶为“茗战”。

温柔乡

成帝谓合德为温柔乡，曰：“吾老是乡足矣。不能效武帝求白云乡也。”

狐穴诗人

唐末有乔子旷者，能诗，喜用僻事。时人谓之“狐穴诗人”。

宝 井

范蠡收四方难得之货，或藏之井堑，谓之“宝井”。丽色溢于闺房，谓之“游宫”。

琼厨金穴

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声不绝。人谓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东京谓况家为“琼厨金穴”。

妆点芳草

午桥庄小儿坡，茂草盈里。晋公每使数群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赖此妆点也”。

贵家棋子

开成中，贵家以紫擅心，瑞龙脑为棋子。

桃花醋

唐世风俗，贵重葫芦酱、桃花醋、照水油。

眉目如画

马援眉目如画。

篪 声

齐世祖于南康郡作乐，有丝无管，空中闻有篪声，调节相应。

鲛人泪

鲛人之泪，圆者成明珠，长者成玉箸。

歌两曲

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一人相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人疑其一声在鼻。

沈约集

谢秘书平生不嗜书，独爱沈约集。行立坐卧，靡不讽咏。

女郎请书

贞元中，许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请书《江海赋》，碧玉砚，银水玻黎为匣。

恨不读书

沈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尝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聚芳图百带

宗测春游山谷，见奇花瑞草，则系于带上，归而图其形状，名“聚芳图”、“百花带”。人多效之。

沈休文

沈休文多病，六月犹锦帽温炉，食姜椒饭。不尔则委顿。

鹤识字

卫济川养六鹤，日以粥饭啖之，三年识字。济川检书，皆使鹤衔，取之无差。

梨花洗妆

洛阳梨花时，人多携酒其下。曰：“为梨花洗妆”，或至买树。

怯夜幡

胡阳白檀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无影，不知何故。因号“怯夜幡”。

田水声

渊明尝闻田水声，倚杖久听。叹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

卧 蛇

傅咸掌有卧蛇文，指甲上隐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过人。

桃花纸

杨炎在中书，后间糊窗用桃花纸，涂以水油，取其明甚。

得意田

云阳改氏，值丰年则尽取金钱埋之，九里皆满。曰：“有得意田，遂可弃无用金”。

一醉六日

张麟一醉六日，啮柱几半。

裙幄

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藉草而坐，解裙四围，遮绕如奕棋，谓之“裙幄”。

贮兰蕙

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春草

白乐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痒，久之叹曰：“妨吾声律半工夫。”

洗笔

白傅每一诗，辄洗其笔。

杜兰香

神女杜兰香降张硕，硕问祷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无益”。

梦神

梦神曰趾离，呼之而寝，梦清而吉。

书仓

曹曾积石为仓，以藏书。名“曹氏书仓”。

长七寸

李子筇长七寸。

自负书剑

凌倚隐衡山，往来自负书剑，削竹为担，裹以乌毡。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支琴

白傅用胡松节支琴。

诗成裁窗纸

段九章诗成无纸，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九章，字惠文。

弄葫芦成诗

王筠好弄葫芦。每吟咏则注水于葫芦，倾已复注，若掷之于地，则诗成矣。

昆仑玉盏

宇文卓方执昆仑玉盏，听左丞檀超高谭，不觉坠地。

桂苑丛谈

[唐]冯翊子子休撰　任士英整理

《桂苑丛谈》一卷。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桂苑丛潭》一卷，冯翊子子休”撰。后代著录或传刻者，对作者多语焉不详。或有称作者本姓严，冯翊子为号，子休为字者。或有作“冯翊”者。作者当为唐末时江南人。全书总十一条，前十条载咸通（八六〇——八七四）以后传闻，语涉鬼神怪异，后《史遗》条则记唐代琐杂事，兼及前秦、北齐及隋朝之史事与民间俗事等，可资谈助。像《史遗》条载王积薪听姑妇夜弈而学棋一则当取材于唐人薛用弱之《集异记》。以《五朝小说》、《唐人说荟》、《宝颜堂秘笈续集》、《说郛》等本为常见，今据《四库全书》本标点整理。

张绰有道术

咸通初，有进士张绰者，下第后多游江淮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嗜酒耽棋，又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天大晒，命笔题云：“争奈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异之。不喜装饰，多历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饮，若遂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三二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常游盐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酒试之，相竞较力，留系是邑中。醒乃述课得陈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释之。诗所纪惟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长清。”自后狄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在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捣网剪纸鹤二只，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后来。”时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题云：“张绰张绰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却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记绰时事诗极多。

太尉朱崖辩狱

太尉朱崖出镇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文字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者隐用之。且初上之时，交领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鞫成具狱，伏罪昭昭。然未穷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细行而费之，以是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虑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郡众以某孤立，不杂辈流，欲乘此挤排之。”因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俛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从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遣蔽帘子，毕令门不相对，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辈，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

崔、张自称侠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因醉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张真侠士也。”以此人多设酒馔待之，得以互相推许。一旦，张以诗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职，得堰俗号“冬瓜”。张二子，一椿儿，一桂子，有诗曰：“椿儿绕树春园里，桂子寻

花夜月中。"人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等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

后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扶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绝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埋之，开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不可戒欤！"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语

太保令狐相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双勾两日全。"诸宾至而顾之，皆莫能辨。独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点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连'，天字也。'不欠一边'，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双勾两日全'，比字也。以此观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众皆恍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

赏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未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自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辔躬已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无虚日。以其郡无胜游之地，且风亭月榭，既已荒凉；花圃钓台，未惬深旨，一朝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辟池沼，搆葺亭台，挥斤既毕。萃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监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崖左右者，遂令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陶同游，问及往日芦管之事，陶因献朱崖陆邕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喜之，即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徽，每于一觱篥管中，常容三管也，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佳赏之。亦赠其诗，不记终篇。其发端云："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龙吟定不如。"於是赐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职。初，公搆池亭毕，未有名，因名"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盖赏字有尚也。公曰："宣父言徵不言在，言在不称徵。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陷逆，乃为刍豢之地。嗟乎！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厩，亦何异哉！

方竹柱杖

太尉朱崖公，两出镇于浙右。前任罢日，游甘露寺，因访别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诏西行，祗别和尚。"老僧者熟于祗接，至于谈话多空教所长，不甚对以他事。由是公怜而敬之。煮茗既终，将欲辞去。公曰："昔有客遗筇竹杖一条，聊与师赠别。"亟令取之，须臾而至。其杖虽竹而方，所持向上，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天生可爱。且朱崖所宝之物，即可知也。别后不数岁，再领朱方，居三日，复因到院，问前时柱杖何在？曰："至今宝之。"公请出观之，则老僧规圆而漆之矣！公嗟叹再弥日。自此不复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远之物，云"是大宛国人所遗竹，唯此一茎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尝语愚云："往岁江行风阻，未得前去，沿岸野步，望出山岭而去。忽见兰若甚多，僧院睹客来，皆扃门不大，独有一院，大敞其户，见一僧跷足而眠，以手书空，顾客殊不介意。友生窃自思，书空有换鹅之能，跷足类坦床之事，此必奇僧也。直人造之，僧虽强起，全不乐。客不得已而问曰："先达有诗云：'书空跷足睡，路险侧身行。'和尚其庶几乎？"僧曰："贫道不知何许事？"适者尽房门拔匙弃客，不辞而出。呜呼！弥天四海之谈，澄汰簸扬之对。故附于此。

杜可均却鼠

僖宗末，广陵有穷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余，人见其好饮绝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饮，亦不见其醉。盖自量其得所。人有怜之者，命与之饮，三两杯便止。有姓乐者，列酒旗于城街之西，常许以阴雨往诸旗亭不及，即令来此与饮，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无所获，必乃过之，乐亦无阻。一旦遇大雪，诣乐而求饮，睹主事者白云："既已啮损，即须据物陪来。"乐不喜其说，可均乃问曰："何故？"曰："有人将衣物换酒，收藏不谨，致鼠啮坏。"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验否？请书以试之，术或有验，则尽此室永无鼠矣。"就将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踪遂绝，不知何故。杜属府城倾陷之后，秦毕重围之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粒耳。

李将军为左道所误

护军李将军全皋，罢淮海日，寓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一小校，绍介一道人，云能炉火之事，护军乃延而客之。自此，常与之善。一日，话及黄白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万已，来者得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

药物，火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喜其说，顾囊有金带，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用火之后，日日亲自看验。居数日，觉有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数日既满，斋沐而后开，金色粲然，的不虚矣。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一日，道人不来，药炉一切如旧，疑误之。俄经再宿，初且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而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杳无踪迹。

沙弥辩诗意

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友会语愚云：“顷年在京，权寄青龙寺。日见有客尝访寺僧，届宾署属主者，忽遽不暇留连。翌日，复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别时又来，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笔题门而去。词曰：‘龛龙东去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众皆不能详。独有沙弥能解之，众问其由，则曰：‘龛龙去矣，有合字；时日隐也，有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人沙，卒字也。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无踪迹。由客云：‘沙弥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饮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语愚云：

吴王收复浙右之岁明年夏，中夜月莹无云，望江澄澈如昼，诸徒侣悉已禅寂，竟无人踪，禽犬皆息矣。独某默默持课时，亦惜其皎月沉房廊，临江恰幽静。俄有数人自西轩而来，领仆厮辈挈酒壶，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话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与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此景矣。僧窥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来？必是幽灵异人乎？”乃于窗际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罗列果食器皿，随时所有。东向一人，南朝之衣，清扬甚美；西坐一人，北番之服，魁梧鬘鬘；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东向者设礼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简，清瘦多髯。飞杯之顷，东向者语西坐曰：“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果致如是乎?”西坐者乃笑而言曰：“往者贤金昆不竖篱棘，见未萌，吾子岂有向来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头不乐。南向朱衣曰：“时世命也，知复何为？且某又忽至此，二三君子以为何如?”东向者曰：“朝代虽殊，古今一致。俾公纵无满宫，多少承恩者，似有容华妾也，亦恐不脱此难。”北向逢掖衣曰：“此犹可也。大忌者满身珠翠，将何用？唯与豪客拂象床，大患此也。”朱衣欷歔低头而已。东向曰：“今日得恣纵江南之游，皆乏风流矣。仆记云，‘邑人种得西施花，千古春风开不尽’。可谓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行，西坐者曰：“各徵曩日临危一言，以代丝竹，自吟自送可乎?”众曰：“可。”西坐者乃执杯而吟曰：“赵壹能为贼，邹阳解献书。可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次至逢掖举杯而歌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巡至东向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兹路信难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握裹龙蛇纸上鸾，逡巡千幅不将难。顾云已往罗隐耄，更有何人逞笔端?”吟罢东楼晨钟遽鸣，僧户轧然而启，遂欻尔而散，竟无踪矣。僧之聪慧不群，多有遗之者。愚故得而录其略焉。

史 遗

崔英年九岁，在秦王苻坚宫内读书。坚殿上方卧，诸生皆趋，英独缓步，怪而问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纣君，何用畏乎！”又问：“卿读何书?”曰：“《孝经》。”坚曰：“有何义?”曰：“在上不骄。”坚为之起，更问有何义，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爱下，下敬上。”坚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见，陛下至尊，不可再睹洪恩。士或可用则用，何在后期?”坚曰：“须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谏议大夫。

高溆为沧牧，善捕贼，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韦道建曰：“高溆捉贼，无不获矣。得此可为神。”溆乃诈为州县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认之。因获是贼。

高延宗，北齐文帝之弟，纵恣过度，为齐牧，乃于楼上溺，而使人向上，张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粪，以饲左右。

崔弘度，隋文时为太仆卿，尝戒左右曰：“无得诳我。”后因食鳖，问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长安为之语曰：“宁饮三斗醋，不见崔弘度；宁茹三斗艾，不逢屈突盖。”盖，同时虐吏也。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释法庆，炀帝时在长安先天寺，造丈六夹柱像，未成暴亡。时宝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还，良久云：“见宫殿若王者，见法庆在一像前语曰：‘法庆造像未毕，何乃令我死?’检簿者曰：‘命禄俱尽。’像曰：‘须成我矣。可给荷叶以终其事。’”言讫，大智再生。众异之，往问法庆，亦话说其验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叶一枚，斋时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邹凤炽，高宗时人。眉高背曲，住长安怀德坊，富于财，市南山木，每树估一疋，自云：“山木可尽，我绢有余。”乃邹骆驼也。

王积薪随明皇西幸。有司奔从，翰林奕棋者，独王在焉。蜀道隘狭，每止息，道路店舍多为尊官所占，王凄凄无所人。因沿溪深远，寓宿山中，孤姥之

家，但有妇姑，止给薪米。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王宿于檐下，夜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棋一局。"王异之，堂内无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王即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西九南十四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夜及四更，王一一密记，共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北矣，吾二胜九枰耳。"妇亦甘焉。迟明，王具礼请问于老姥。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王则出局，尽平生之妙，而布子未及数十，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因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王即更求其说，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自是，王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势，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有焉。

郑代，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贞其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夕，梦云舆雨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祈何福?"曰："愿丐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视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至母娠，病而不言。张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复怀何为?"将复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之。"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即啼哭。张氏哭，女孩儿即啼哭；罢，即愈。及能言，常戏弄之物，乃采娘后身也。因名曰"叔子。"后及位至柱史。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氏，字鸿渐，名羽。及冠，有文章，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得煎茶之法。著于世。

吴郡顾况，贞元中进士及第，词清妙绝，为韩晋公浙西观察判官。公尝有乳母与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杀阖宅，莫敢言，密令人言于况，令救之。况乃诣公所问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岂伊乳母先犯也?"况对曰："二尺儿亦知公法令禁，何宅内人而违犯！然公年幼时，读书、早起、夜卧、看侍，即要乳母，今年长为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诚宜杀之也。"公悲悟，遽舍之。况后在朝为小著。谐谑轻薄，傲毁朝士，贬信州司马。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长于外家，不齿。及长能文，首出众子，作《道旁孤儿歌》，以讽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张建封书院，怜其才，引为上客。善为画，时因酒兴偶尽得一匹马，为诸小儿窃去，一旦将行营，大叫称"膺失马"。张公令捕之，厢将问毛色，应云："膺马昨夜犹在毡下。"监军怒请杀之。建封与监军先有约，彼此不相违。建封曰："却乞取崔膺军中。"遂舍之。

淮南节度杜佑，先婚梁氏女。梁卒，策嬖姬李氏为正嫡。有敕封邑为国夫人，膺密劝，请让追封亡妻梁氏。佑请膺为表，略云："以妾为妻，鲁史所禁。"又云："岂伊身贱之时，妻同勤苦；宦达之后，妾享荣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亦受命，时议美焉。其后，终为李氏所怒。社日，公命食彘肉，因为李氏置茎而卒。

李銛，錡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錡于浙西反，恸哭，悉驱妻子、奴婢、老幼，量项为枷，自拘于廉使。朝廷闻而薄贬。

司马徒之子邕，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德宗以为未尝见，颇怪邕。令中使就封其树，盖惧宅废，为秦城园也。

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饮酒，吏误以醋供，迪简以李景略令酷，发之必死，乃强饮之，吐血而归。军中人闻，皆泣感。后景略卒，军请为主。自衙佐拜中宪为军使，后镇亦定。

周郑客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一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座不乐。主人为之罢宴矣。

越僧灵彻，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廉使丹，以惠远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之节，虽冬夏云阴月黑，无所差矣。

庐陵官下记

[唐]段成式撰　陈尚君辑校

《庐陵官下记》二卷，唐段成式撰。成式生平已见《酉阳杂俎》说明。本书为其宣宗大中元年至七年（八四七——八五三）间任吉州刺史时所作，吉州又称庐陵，书名缘此。原书已逸。今仅于《类说》卷六存六则，且为节文。另宛委山堂刊《说郛》弓一七引十六则，除第一则《蛙谜》亦见《类说》外，余均见《酉阳杂俎》。此本《说郛》伪书颇多，此十六则是否全出《庐陵官下记》，值得怀疑。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段太尉〈语录〉后》，云本书上编即《语录》，后为《酉阳杂俎》中一章，但今本已逸去，仅商务本《说郛》卷三六引有三则。另据今人周勋初所考，《唐语林》、《唐诗纪事》中各有一则为此书逸文（见《〈酉阳杂俎〉成书考》，刊《选堂文史论苑》）。今汇辑上述诸书逸文，共得二十三则。

栽植经

世传《栽植经》三卷，云木多病酢心，其候皮液俱酸。有能治者，钩去其蠹，木乃茂。

墨涴衣

凡墨涴衣，闭气于水上，作白字即濯之，不过七遍即净。

飕　段

有武将见梁元帝，自陈痴钝，乃讹为飕段。帝笑曰："飕非凉风，段非干木。"

损惠蹲鸱

有人误读芋为羊，因人惠羊，乃谢云："损惠蹲鸱。"

我谜吞得你谜

曹著机辨。有客试之，因作谜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走也坐。"著应声曰："在官地，在私地。"复作一谜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晓。曹曰："我谜吞得你谜。"客大惭。

句　枝

予以坐客聊句，互送为烦，乃取班竹，以白金络首如茶荚，以递送聊句，谓之句枝。或角押恶韵，或煎碗茶为八韵诗，皆谓之杂连。若志于不朽则汰客，拣稳韵无所得辄巳，谓之苦连。句句共押平声好韵不僻者，书于竹简，谓之韵牒。（以上见《类说》卷六）

一夕，予坐客互送连句为烦，乃命工取细斑竹，以白金锁首，如茶挟，以递联名之。予在城时，常与客连句，初无虚日。小酌求押，或穷韵相角，或押恶韵，或煎茗一碗，为八韵诗，谓之杂连。若志于不朽，则汰拣稳韵，无所得辄已谓之苦连。连时共押平声好韵不僻者，出于竹简，谓之韵牒。出城悉携行，坐客句挟韵牒之语，必为好事者所传矣。因说故相牛公扬州赏秀才蒯希逸诗"蟾蜍醉里破，蛱蝶梦中残"，每坐吟之。予因请坐客各吟近日为诗者佳句，有吟贾岛"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马戴"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又"骨销金镞在"。有吟僧无可"河来当塞断，山远与沙平"；又"开门落叶深"。有吟张祜"河流侧让关"，又"泉声到池尽"。有吟僧灵准"晴看汉水广，秋觉岘山高"。有吟朱景玄"塞鸿先秋去，边草入夏生"。予吟上都僧元础"寺隔残潮去"；又"采药过泉声"；又"林塘秋半宿，风雨夜深来"。予识蜀中客庞季子，每云："寒云生易满，秋草长难高。"（《唐诗纪事》卷五七）

借　书

今人云：借书还书，等为二痴。据杜荆州书告耽云："知汝颇欲念学，今因还车，致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古谚云："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也。"

盗

李廓在颍州，获光火贼七人，前后杀人，必食其肉。狱具，廓问食人之故。其首言："某授教于巨盗，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魇不悟者，故不得不食。"两京逆旅中，多画鹳鹆及茶碗，贼谓之鹳鹆辣者，记嘴所向碗子，辣者亦示其缓急也。

梦

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

牡　丹

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无所也。

蝇

长安秋多蝇。成式蠹书，常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聒，其声在翼也。

黥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劄，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今京兆薛公元赏上言，白令里长，潜部约三千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灸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干，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

又

韦少卿少不喜书，嗜好劄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

秦　马

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常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盗　侠

瓦官寺，因商人无遮斋，众中有一年少请弄阁。乃投盖而上，单练𩭾屦膜皮，猿挂鸟跂，捷若神鬼，复建罂水于结脊下，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睹者无不毛戴。

妓　忌

成式曾一夕堂中会，时妓女玉壶忌鱼炙，见之色动，因访诸妓所恶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虱，尤甚。坐客乃兢征虱拿鼠事，多至百余条。予戏摭其事，作《破虱录》。

小　奴

马侍中尝宝一玉精碗。有小奴七八岁，偷弄坠破焉。时马出未归，左右惊惧，忽失小奴，三日寻之不获。有婢晨治地，见紫衣带垂于寝床下，视之，乃小奴蹶张其床而负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

褮

褮，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佐伯姚，挽歌起绋讴。故旧律，发冢弃市。冢者，重也，言为孝子所重，发一坌土则坐，不须物也。

雷

李鄘在北都介休县，百姓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

碧　筒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囷如象鼻，传噏之，名为碧筒杯，以下敩之。

卧箜篌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以上见宛委山堂本《说郛》弓一七）

凉　殿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霤沉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陈体生寒栗，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犹拭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藉，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方万乘也。"（《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一一、《唐语林》卷四）

桦　香

处士许毕云：桦根爇之如煎香。（商务本《说郛》卷三六《酉阳杂俎·语录》）

南岳小录

[唐]李冲昭撰　陈尚君整理

《南岳小录》一卷，唐道士李冲昭撰。冲昭自称弱年悟道，入衡山后频访灵迹，务穷胜迹。有感于兵火之后，文献散失，乃遍阅古碑地志，寻访师资长者，于昭宗天复二年（九〇二）编成本书。书中记载衡山五峰三洞之胜，古来宫观药院之盛，并述及历代道士飞升、灵异之事。为今存最早的南岳志书。今以《正统道藏》本校点。

序

冲昭弱年悟道，近岁依师，洎临岳门，频访灵迹，唯求古来旧记，希穷胜异之事，莫之有者，咸云兵火之后，其文散失。遂遍阅古碑及《衡山图经》、《湘中说》，仍致诘于师资长者，岳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贮箧笥。今据所得，上自五峰三洞，古来宫观药院，至于历代得道飞升之流，灵异之端，撮而直书，总成一卷，目为《南岳小录》。庶道侣游山，得之披览，粗知灵迹之所自云。时壬戌岁冬十月序。

叙　岳

南岳者，《周礼·职方氏》曰："南岳之镇曰衡。"以其分当翼轸，光辅紫宸，钤三气之根，钧五灵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长育之功，称物平施，故谓之衡山。《五岳真形图》云：潜、霍、庐、酾麻、玉笥、洞阳、小沩、九疑、罗浮等十山为之佐命，复有神仙圣境，曰朱陵洞洞天也。又云："山禀灵气，时有异人。"又《福庭志》云："朱陵之天，周环七百里，七十大峰，有五小峰，有二坛，露光青玉，学道居此，度世上升。又青玉坛、洞灵源、光天坛，悉是福地，五岳作镇，皆有高真统治，盖以导云南、养万物、惠群生者也。"

五　峰　祝融峰　紫盖峰　云密峰　天柱峰　石廪峰

祝融峰，去地高九千七百八十丈，在诸峰之北，最高，拥诸峰而直上。有祝融庙基，及青玉坛、光天坛、白璧坛、雷公池、风穴仙梨树、上清院基。峰之东南，有李泌书堂。

紫盖峰，去地高四千五百丈九尺。其形嵯峨，有似麾盖，因以为名。上有仙人池、七真阁，下有紫盖院基、王氏药堂。

云密峰，昔夏禹治水，登此峰立碑，纪其山高下丈尺，皆科斗文字。近代樵人，或有遇者，其碑至灵，隐而不见。又有禹溪及隐真平、断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

天柱峰，其形似柱，因以为名，亦名柱括峰。下有魏夫人石坛，或云魏夫人在此处得道。

石廪峰，远望如仓廪，其上方阔十丈，传云傍通洞府。昔有洞门观，胡浮先生常乘白豹游之。又有小石廪峰，下有舜庙，又有华盖、岣嵝、掷钵、回雁，皆小峰之数。

三　洞　云洞　寿洞　洞真洞

云洞，以其通于仙源而多灵药，是有其名。出紫盖峰，西逾圣寿观，合寿涧南下岳观，分注平野，及有洞真洞。

司天霍王庙

司天霍王庙，在岳观前，去观百余步。本以南方属火，配神曰祝融。玄宗封为司天王，以配夏享，有庙令司人。本庙在祝融峰上，隋代迁移废华薮观而建立，今祝融峰顶有古庙基存焉。

真君庙

真君庙，在岳观之东五十余步。本与司天王同庙各殿。开元中，司马天师上言："五岳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以血食之神，同其雩祀，既协圣旨，爰创清庙。"是岳也，启夏之际，洁斋致醮，兼度道士五人，长备焚修洒扫，即开元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明制也。《五灵经》云："佐治者九人，从吏三百人，羽卫

官三万人，为国家祈真请命之地。”《上真记》云：太虚真人领南岳司命，即炎老君也。潜山真人鲍君副治、霍山真人韩君佐治、金华真人黄君初平、天柱真人左君元放、南霍真人郑君思远、霍林真人许君瑛、丹霍真人周君阳、紫虚元君魏夫人华存，并居佐命之曹，吴越楚蜀之会，皆当司察之。

衡岳观

衡岳观，在华盖峰下。按旧碑，晋太康八年，徐真人灵期、邓真人郁之建置。梁天监二年，周真人静真再加弘葺，武帝赐三百户庄田充基业。至隋大业八年，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观焚修，兴行教法。其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资用。唐贞观二年，太宗重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为国焚修。高宗弘道元年，请叶天师法善封岳，辟方四十里，充宫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畋猎，罢献琛，以为常典。观内有田先生得道降真堂、刘天师真堂，后有尹真人上升坛。其观碑文，隋学士曹宪撰，今见存焉。

招仙观

招仙观，按旧碑文曰：“肇基刘宋，分宇萧齐。”又《别传》，晋咸亨间，徐真人建置。至齐元兴元年七月二日，有住持升玄道士张昙要乘鹤，白日冲天。其夜雷电激吼，天地震动。今观后约一里地，有朝天香坛存焉。唐贞观二年，萧天师灵护，庐陵人，时在岳招仙观，乱后荒凉。天师素能点化之术，遂点化黄白之物，投外藩，转钱物而创观宇。不数年，克致完合。贞观五年，建寻真阁。

九真观

九真观，按碑文，晋太康中邓真人建置徐真人祠。唐开元年中，有王天师仙乔。初，天师为行者，道性冲昭，有非常之志。因将岳中茶二百余壶，直入京国，每携茶器，于城门内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见而异之。问其所来，乃曰：“某是南岳行者，今为本住九真观殿宇破落，特将茶来募施主耳。”于是力士上闻，玄宗召见，嘉叹久之，问曰：“尔有愿否?”对曰：“愿郁郁家国盛，济济经道兴。”上深加礼焉，俾于内殿披度，厚与金帛，津置令归岳中，修创观宇。不数年而完全，道行逾高，声流上国，寻有诏命，封为天师。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又有薛天师季昌，本绵州绵竹县尉，在京舍官入道，志操不群。将归南岳，上闻玄宗，玄宗嘉之，亦厚颁金帛。上命笔赋诗送赠，有序曰：“炼师初解簪裾，栖心衡岳，及登道录，慨然来兹，愿归旧居，以守虚白。不违雅志，且重精修，忽遇灵药志人，时来城阙也。乃赋诗一首宠行云尔。”诗曰：“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将申金阙要，愿奉玉清书。云路三天近，松溪万籁虚。犹期传秘箓，来往候仙舆。”后封天师。天师又师司马天师，玄宗礼重，呼为道兄。凡是观中什物，多是恩赐。临行，又赠金器一百事、银器二百事，绵帛至多，皆有御札。天师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离乱后，焚烧荡然，虽重修舍宇，竟未完复。唯存恩赐钟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师名因节住持，道行出众，营缉至多，声达京师，为王侯所重。今在北岳，封总教大师。观后有白云先生药堂。又有一小池，名甘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旧日亦有甘泉院。

西灵观

西灵观，按《图经》云：“梁天监五年建置。”本女真住持，经兵火后，未暇修营。西有魏夫人仙坛，开元中，有女真薛师在观得道。又于晨溪别构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随行，游历洞府。薛天师常诣之，不与相见，后不知所之。

圣寿观

圣寿观，本灵夏卢尚书名藩书堂，以咸通六年抗表奏舍为圣寿观，观内卢公真堂坛殿俨然，又有层崖峭壁，修竹茂松，涧水潺湲，风景甚异。

九仙宫

九仙宫，本张真人名始珍所居，有石坛，方阔丈余。梁天监三年，有仙者八人，迎张真人于石坛上，同升天去。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史觌奏置宫额，十年十月敕下，宜依所奏行之。

中　宫

中宫，本梁朝王真人灵舆修行上升之处。又大历年，李得琳先生居之得道。

元阳宫

元阳宫，本晋朝陈真人兴明修行上升之处。

上清宫

上清宫，本徐真人灵期修行上升之处。大历七年，有玄和先生张太空居之得道。又大中元年，韩威仪居之得道。

紫虚阁

紫虚阁，有魏夫人仙坛，高一丈二尺，上圆平，约阔一丈，亦名飞流坛。《传》云：“夫人自抚州乘龙飞来至此。夫人，晋太尉舒之女，讳华存，号上真紫虚元君。”有台阁，仪像俨然。又云：“晋咸和年于此修道。”又北去半里，有神溪投龙潭，每修斋毕，投金龙于此。

石室隐真宫

石室隐真宫，大历年中，广成刘先生玄静修行之

处。行三五步冈，夺虎穴而居之，名曰隐真宫，刺史韩皋出俸钱为创会真阁。初，先生在兹十五年余，修道莫有知者。时因太史占之，云有真人星见，隐者在兹岳得道，应于天文。上闻武宗，武宗遽降诏命，委本道监军使遣人赍诏征召。使人到岳，遍寻无所不至。忽一日，中使人行及中宫西南面三里余，历崄攀萝，见一石室，深邃屈曲，有住之家。于是擘藤萝人深，乃见先生凝然而坐。中使宣命，先生初乃佯狂，后即承命。寻赴阙庭，诏封为帝师，号广成先生。却复兹地，未几而羽化。今石室有昔时镌石为醮坛、天宝台、碓硙、瓮缶、棋局、茶灶、灯台，皆就石而琢成之，今悉存焉。

凌虚台

凌虚台，昔有薛天师季昌、周尊师混污相次居之得道。

洞灵台

洞灵台，本李天师明俊居之得道，亦是福地。

添香台

添香台，昔有女真居之得道，今台及圣境存焉。

刘根先生药岩

刘根先生药岩，昔有仙人刘根居之修行之所，在九仙宫之西北，颇甚深邃，亦殊异之境也。

紫盖院

紫盖院，昔有道人建置，乱后唯基址存焉。

白云先生药堂

白云先生药堂，在九真观西。开元中，司马天师承祯本号白云先生，后授贞一先生，尝于此修行。

尹真人坛

尹真人坛，在岳观北百余步，真人讳道全上升之处。

田先生药岩

田先生药岩，在中宫东面百余步。先生讳良逸，元和中修行于此，后得道。

北帝院

北帝院，在岳观东北，去观三里，昔有女真侯练师居之，修行勤于香火，后亦得道。

洞真瀑布

洞真瀑布，在招仙观北，去观三里，瀑布如帘，垂及亭台，碑文纪其胜异。上有朝天坛，昔日张真人昙要上升之处。又下有投龙潭，每修斋毕，投金龙于此也。

王氏药院

王氏药院，咸通间，有术士王生居之。有茂松修竹，流水周绕，及多榧树茶园，今基址存焉。

光天观

光天观，传云融峰院，是观基。

隐真平

隐真平，在云密峰之中，坦然而平，方阔五里，是神仙遨游之所。时人寻之，少有到者。

断石源

断石源，在隐真平水源，有石高数丈，阔数尺而中断，上有镌字云："此有丹砂水，如乳而甘香。有人得掬饮之，可寿至千岁。"寻游者到此间，唯闻石下有流水之声，在左边听即落右边，在右边听即落左边，罕有得者。

朱陵洞

朱陵洞，即三茅洞天，在九仙宫正西三里，有石岩，下有平石，方二丈，是旧时投金简之所，传云朱陵洞之东门也。

前代九真人　出《九仙宫碑》，旧有九仙殿

陈真人兴明，居元阳宫，晋武帝大始元年三月一日上升。

胡浮先生，姓施，名存，居洞门观西峰构虚阁，晋惠帝永康九年四月上升。

尹真人道全，居岳观溪，晋怀帝元嘉元年正月九日上升。

徐真人灵期，居上清宫，宋元徽二年九月九日上升。

陈真人惠度，居古玉清宫，齐武帝永明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升。

张真人昙要，居招仙观，齐延兴元年七月三日上升。

张真人始轸，居九仙宫，梁天监三年七月十三日上升。

王真人灵舆，居中宫，梁天监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上升。

邓真人郁之，字玄寂，居洞门观，梁天监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升。

又有双袭祖、双子辨二人，相次得道。

唐朝得道人　在岳一十四人

殷先生景童，天宝十七年七月三日得道。

萧先生灵护，弘道三年八月十五日得道。

李天师思慕，天宝十四年八月廿六日得道。

何尊师隐其名，天宝二年十月十五日得道。

薛天师季昌，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

王天师仙乔，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傅天师待仙，乾元三年十一月七日得道。

董先生秦仙，大历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玄和张先生太空，大历七年二月八日上清宫得道。

李先生德琳，大历十二年九月五日中宫得道。

田先生良逸，元和六年正月七日在降真院得道。

广成刘先生玄静，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

周尊师混污，会昌二年正月得道。

韩威仪，大中元年上清宫得道。

田先生有弟子陈徵君、冯徵君、张徵君三人，不就徵，皆于天台山相次得道。

《真君传》

汉中垒校尉刘向撰。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

王母者，神人之面，蓬发戴胜，虎爪善啸，岩居，名王母，在昆仑之墟焉。赞曰：

渺渺赤松，飘飘少女。
接手翻飞，冷然双举。
纵身长风，俄翼玄圃。
妙达坎巽，作范司雨。

《田先生写真赞》 萦谷子诸葛黄撰

田先生，实衡之攸民，间世所出，天然真气，生而知道，醇孝养亲，得混朴自然之理，言貌不饰，裘褐垢弊。侯王礼重，我亦不荣，氓隶给轻，我亦不陋。驱役鬼神，意往即至。一入衡岳，逾五十年，九百门人，皆是轩冕，请为法主，一作帝师（广成先生是也），即先生之道，其可知也。仪形可质，图写存焉。自始及今，未有称述，黄承其阙，序以赞云：

灵根独秀，真人间生。
仙非积学，道乃天成。
汪汪德貌，落落神情。
兹形如在，犹可作程。

天坛王屋山圣迹记

[唐]杜光庭撰　李平　陈尚君整理

《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唐末道士杜光庭撰。光庭事迹已另见。本书署“唐广成先生杜光庭撰”，应为作者入蜀前之著作。王屋山在唐东都洛阳以北济源县境，晋唐间为道教名山，列十大洞天之首。本书记王屋山道教传说始于西王母访黄帝于此，并述山中峰峦泉石、洞天灵迹之盛，及唐道士司马承祯等居山行道之灵应。作者身为道徒，于道教灵迹颇多张扬，但所述王屋山道教兴盛状况及山间洞天胜景，颇具史料价值。今据《道藏》本校点。卷末原有唐至元代有关诗文，为元人附入，非原书所有，今并删去。

序

国家保安宗社，金箓籍文，设罗天之醮，投金龙玉简于天下名山洞府。谨按：《道藏·龟山白玉上经》，具列所在去处，十大洞天内，一王屋山清虚小有之洞，周回万里，在洛京西北王屋县，仙人王真人治之。传曰黄帝于元年正月甲子列席于王屋山，清斋三日，登山至顶，于琼林台祷。上帝破蚩尤，遂敕王母降于天坛。母既降，黄帝亲供侍焉。王母乃召东海青童君，召九天玄女，授与破蚩尤之策。黄帝依命，杀蚩尤于冀，天下乃无不克，海内安然。王母遣西方白虎之神，赐黄帝玄羽之衣，乃命帝会于孤竹之野。帝钦命斋戒，严驾而行。既至孤竹，见空中千乘万骑，或有丫髻青衣童子数百人，或五彩羽服，或乘飞龙，或乘飞虎，或乘鸾鹤，或执珠幢锦伞，霓旌绛节，或持如意九曲儿，及前后歌舞妓乐，不可名状。俄见宝车一乘，驾五色班龙九头，上有羽盖九重，中有女仙一人，衣黄裳，戴金冠，隐隐而至。左右侍从，有仙童一人，谓帝曰：“此西王母也。”帝接至，母令仙童二人命帝坐，贺帝曰：“圣躬安，天下宁矣。久即戎事，得无劳乎？”帝谢曰：“赖上帝厚恩，圣母谕教，得宁天下，岂敢称功乎！”母乃命饮筵上花果，樽罍器皿光赫，大小各异，而不能辩其一焉。复遣仙女宋妙英歌《万年长生之曲》。歌宠，母赐帝茹芝数枚，食之不饥不渴。又赐修真七昧之书。授讫，母冲天而去。后三载，于八月一日，母遣西方白虎之神为使，命黄帝时在大隗山受母命。帝即斋戒至洛阳。帝自白坡涉渡至王屋，清斋三日，登山，即八月十五日至顶上，祝香祷焉。俄而西方天香馥郁，自天而下，遍闻山谷。青鸟先至，帝曰：“阿母降矣。”俄而见空中千乘万骑，一如孤竹之仪。既降天坛，帝列席下见仙众，羽服冠简，环佩履舄。帝乃频顾之，母曰：“帝何为哉？”帝曰：“恐左右不谨。”母曰：“帝何不实耶？”帝乃实对。母曰：“天上之服，非凡间之有。此衣非朝礼星辰、国王、父母，不可服也。”帝曰：“朕南面承尊，不敢以羽衣赐人臣。”母曰：“善。”羽衣不拜帝王者，自此始也。帝欲设食，母止之，谓帝曰：“吾之仙众不饥不渴，岂欲造人间之馔乎？”王母诫帝曰：“设欲供养神仙，上界星辰日月，但择吉日，筑坛场，设净席，布香灯花果而已。如无，用清水药苗代之，余皆不可。”言毕，王母赐帝碧霞之浆，赤精之果讫，王母冲天而去。自此每年八月十五日，四方善士云集于此山。此日亦系清虚宫中考校功行仙籍于此山也。又《真诰》云：“玄元帝时，命四海龙神所修天下十大洞天，用强鼓之石，重重相叠，于此尚存焉。”又上方院者，即上访院也。昔轩辕黄帝访寻四山，故曰上访院。后司马承祯改作上方院也。唐睿宗皇帝时，玉真公主于金仙观修道，今即灵都观是也。帝幸真元、金仙二观，与西京相对，出玄武门，渡大河，至东章村，为之曰东章驿。敕东济源县、南河清县、西邵源县、北阳城县四县界分，巡护金仙、真元二观。王屋山自轩辕黄帝后，至晋南岳魏夫人，上帝迁号敕小有洞主。王子登下教，魏华存于小有清虚宫中四十七真受学道毕，南岳灵官仙众自清虚宫迎夫人，赴南岳衡山司命之任矣。盖天地不言，须凭集文籍，开示古传实迹。今录圣境真元，混沌未分，道

气包含妙本；阴阳既判，真形出见玄经。著为图经，俾来者知所自云。

盖闻天玄设象，运日月以璇衡；地道纲维，布山河而列政。有王屋山者，在洛阳京北百余里，黄河之北，势雄气壮。冈阜相连，高耸太虚，倚悬列宿，西接于昆丘，东连于沧海。谨按《龟山白玉上经》曰：“洞天周回万里，山水之源。”《图经》曰：“上则接于昆丘，下即侵于蓬岛。”最高者首名“天坛山”也。《黄帝内传》云：“为之琼林台。”《真诰》云：“琼林者，即清虚小有之别天也。其下即生泡济之水，中有水芝，人得服者长生耳。”

昔黄帝上台，见一级高可及二丈许，下石二级，高可七十尺许，四方壁立，皆造化融成。黄帝于此告天，遂感九天玄女、西王母，降授《九鼎神丹经》《阴符策》，遂乃克伏蚩尤之党。自此天坛之始也。其上多石，可生草木，实为五岳四渎、十大洞天、二十六小洞天神仙朝会之所。每至三月十八日及诸元会日，五更之初，天气清明，辄闻仙钟从远洞中发，寥寥之声，清宛可入耳。将日出，则日气炯炯，可以见生死之情状，观天地之变化。当晓时分别之际，则闻仙鸡报晓，往往飞栖下地，象小于家鸡，其毛如雪。

又坛心有石灯台，四门，中高可丈余，制造甚奇，镇于洞天。诸元会日，灵山真圣皆朝会坛所，考校学仙之人，及世间善恶籍箓之案。是日往往则阴云蔽固，竟日方散。是日有道之士，学修仙之人，投简奏词，醮谢其下。坛隅有《造石灯台小碣记》云：天宝八年，新安尉公使内使宫围令符筵喜因为国为民醮坛置，碣阴刻卢仝、高常、严固。至太和五年，凡字缺损。坛心高突，秀出君峰，每日初出，影西度，掩西方山脊，亦可及千余里。上无飞鸟，风若松声。太虚中孤危而四面无碍，人立于上，冲和血气，状如勇心直胫而立，目视历历，亦可自辨其形影，似凭高眺远，飞越崖谷。长天未晓，身若浮萍，又如精气所乘，飙不得落，此果乃真仙游行之所也。心若不志，销烁其精魂耳，似有怖惧。凡有道之士，身若轻举。天明日朗，则夜闻人语笑之声，或箫鼓奏于其上。

又坛西有悬泉，名曰：“太一泉”。其水味甘如醴，其泉水流如线，落在石斗中，深可数尺，千人饮之不耗，经年不汲如故。次西一石岩，名曰：“黑龙洞”。洞上半崖，高数十丈。有一洞，深二丈许，正射西北天门，名曰“按云庵”。旧有葛梯，人蹬蹑可到。昔太乙元君修道于此。其太一泉水，伏流其下。东为济水。其泉次南有一岩，曰“紫金堂”，昔轩辕黄帝驾憩于此。沿堂侧其道径甚险，至一石门，侧身可上，乃止坛顶。其门名曰“东天门”，门东有换衣亭，坛顶上有三清殿，东西有廊庑。坛畔有四角亭，临崖百尺。凭阑四望，南视嵩峰少室，大河如带。西有王附山。东北有王母三洞。坛东北隅有一石，长丈余，阔尺许，突出崖头，下深百丈。登坛人供侍香火，朝拜王母三洞，心有恐怖者不敢上。石名曰“定心石”。北望析城山，东北望太行。东观日出，如生沧海。四面瞻视，群山卑如丘阜，方显洞天之独尊，高表神仙之圣迹。坛东一峰甚秀，名曰“日精峰”，坛西峰名曰“月华峰”。峰南一平岭，号曰“蹑云峤”，下有一涧，名曰“避秦沟”。西南下十八盘，次南曰“仙人桥”。东有伏龙岭，南一小峰，名曰“鸡子峰”。次下仰天池，次南路有歇息亭，自坛顶至上方院八里，又曰“中岩台”，乃司马子微修行游息之所。前下紫微溪，至阳台观八里，中有仙猫洞、不老泉。观东有燕真人洗耳井仍存，在阳台观东北百余步，俗呼“燕家泉”。其观前分八冈，名曰“八仙冈”。

昔司马承祯天师，河内温城人也，乃西晋司马宣王之后，今温县西二十里招贤城是也，尚有晋三帝坟在焉。唐睿宗皇帝女玉真公主好道，师司马天师。天师住天台山紫霄峰，后睿宗宣诏住上方院。其司马初师嵩岳潘师正，师正师茅山王升真，升真师华阳隐居陶仙翁，其四世不失正道。唐明皇即位，于开元十二年敕修阳台观，明皇御书寥阳殿榜，内塑五老仙像。阳台有钟一口，上篆六十四卦，曰“万象钟”。有坛曰“法象坛”，有钟楼名曰“气象楼”。殿西北有道院，名曰“白云道院”，司马号“白云先生”，有亭曰“松亭”，有先生庙堂。先生撰文一部，曰“白云记”，篆书别为一体，号曰“金翦刀”，流行于世。先生未神化时，注《太上升元经》及《坐忘论》，亦行于世。至开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有双鹤绕坛西北而去。彼时白云自堂中出，闻箫韶之声，此先生显化之验也。王屋县宰崔日用闻奏，明皇异之。先生神化时年八十有九，谥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白云先生”。堂西壁上画先生游行，乘驾黄犊车，白云步步相随。

观西有山神庙，即王屋山神也。天宝年，其神用阴兵助郭子仪破安禄山，后明皇封为总灵明神天王，仍敕修其庙。观南有太山庙，南王屋县去西八里有藏花洞，其水春绿夏赤，秋白冬紫，水味甘美。坛东南附山名“青罗峰”，下有青罗仙人观碑存焉。坛北有五斗峰，通麻笼、药柜二山。王屋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宫，故名曰“王屋”也。药柜山次东有赵老缠，昔赵真人修道于此，及四真人炼丹于此。有石室二十余间，霍仙人修炼于此，名“霍师堂”。坛东南有山名“齐岭”，下有山名“垂簪峰”，又侧有清虚小有洞，洞内周游万里。昔唐建三清殿及清虚观，其洞内有因兵火，居民避乱，秽气所触。民出洞后，有石落，寒合洞门。《真诰》云：“其洞中日月，昼夜光明辉映，朗接太虚，与外日月无异。”此乃为日月伏根也。日曰“神精”，月曰“阴精”，明照在洞天之中。天亦高大，星宿云气，无草木万类。洞宫之中，有金玉之殿，及多宝贝黄金，琉璃琼璧，不可名状。有五阙五山，加于五岳，上生紫林方华，星髓金津，碧毫朱灵，夜紫细实，并壶中洞天之所生

也。人得食之，乃长生神仙矣。洞主王君，掌校仙籍，善恶之录，处事其中矣。太素三元上道君遣青真左夫人郭灵盖、右夫人杨玉华，赍神策玉玺见授王君，为太素清虚真人，领清虚小有洞天。王分主四司，左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给金童玉女各三百人，掌上清玉章太素宝元秘籍。上品九仙灵文，山海妙经，尽掌之焉。又总洞，中明景三天宝录，得乘龙跨虎，金輂琼轮，八景飞舆，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寝宴太极也。小有洞天者，乃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宗首也。仙都所宗，太上所保。故重其任，以委群真矣。元始天王曰："夫小有洞天者，是十大洞天之首，三十六小洞天之总首也。"齐岭东一山，名曰"玉阳山"。山东次南有瀑水如练，长百尺，落半崖。涧下有深潭，名曰"撞钟泓"。其山名西玉阳山。灵灵都宫东北有山名"东玉阳山"，山有洞深百尺，国家时投金龙于此。洞旁有一憩鹤亭，高数丈，上有鹤迹存焉。昔因周灵王太子王子晋与师浮丘公游天坛回，憩鹤于此。天坛四面附山，峰峦涧岭，泉谷胜迹，总目于后。颂曰：

王屋天坛福地元，清虚小有洞天仙。无穷胜境于人物，有感神通今古传。

贞观公私画史

[唐]裴孝源撰　胡吉勋整理

《贞观公私画史》一卷，唐裴孝源撰。孝源，唐初任吏部员外郎、度支郎中。贞观十三年，任中书舍人。本书即撰于此时，序称为唐汉王李元昌所邀而作，录魏晋以来前贤画迹所存及品格高下，起于魏高贵乡公曹髦，迄于唐初，存秘府、佛寺及私家所藏画迹二百九十八卷，画壁四十七所，并说明各卷在梁、隋间收藏、著录情况。此书为著录名画最早的专著，对考察唐前名画保存、著录、作者情况至可宝贵，向为学者所重。今据明刊《王氏画苑》本整理。此本注语多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明人所加，非原书所有，今仍其旧。

序

叙曰：伏牺氏受龙图之后，史为掌图之官，有体物之作，盖以照远显幽，俾列群象。自玄黄萌始，方图辩正，有形可明之事，前贤成建之迹，遂追而写之。至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皆有史掌，虽遭罹播散，而终有所归。及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兴。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或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懿迹，默匠仪形。其馀风化幽微，感而遂至，飞游腾窜，验之目前，皆可图画。且夫艺有精深，学有疏密，前贤品录，益多其流。大唐汉王元昌，天植其材，心专物表，舍运覃思，六法俱全，随物成形，万类无失。每燕时暇日，多与其流商确精奥，以余耿尚，常赐讨论，遂命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及品格高下，列为先后。起于高贵乡公，终于大唐贞观十三年。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其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目为《贞观公私画录》。又集新录官库画，总二百九十八卷，二百三十卷是隋室官库，十三卷是左仆射萧瑀进，二十卷杨素家得，三卷许善心进，十卷高平县行书佐张氏所献，四卷褚安福进，近十八卷先在秘府，亦无所得人名，并有天和年月。其间有二十三卷，恐非晋宋人真迹，多当时工人所作，后人强题名氏。时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序。

宋明帝像　宋景和像　豫章王像　建平王像　江夏王像　零陵王像　王太宰像　羊玄保像　江智渊像　顾庆像（《梁太清目》所无）　孙高丽像　孝武功臣像　勋臣像（张彦远《名画记》又有《王荣像》、《十一人图》、《刘季之像》、《萧史图》、《服乘箴图》、《鵁鶄图》）

右十三卷是陆探微真迹，隋朝官本。

建安山阳二王像　沈昙庆醉像　麻超之徐僧宝像（《梁太清目》中无）　灵台寺瑾统像　毛诗新台图　蔡姬荡舟图（《梁太清目》中无）　刘亮騧马图　高丽赭白马图　蝉雀图　斗鸭图（《梁太清目》中无）　猕猴图

右十二卷并摹写本，非陆真迹，与前十三卷共二十五卷，题作陆探微画，隋朝官本，亦有梁陈题记。

新丰放鸡犬图　二疏图　黄河流势图　盗跖图（张彦远《名画记》又有《于陵子黔娄夫妻像》）

右四卷，魏高贵乡公画，隋朝官本。（《梁太清目》不载）

毛诗北风图（《梁太清》作谢稚画）　毛诗黍离图（《梁太清》止有此图）　卞庄刺二虎图　吴王舟师图　列女图（张彦远《名画记》又有《小列女图》、《楞严七佛图》）

右五卷，卫协画，隋朝官本。

史记列士图　息徒兰圃图　洛神赋图（已上三卷，《梁太清目》中所有，余皆所无）穆天子燕瑶池图　汉武回中图　畋游图（梁太清目有《游猎图》，恐是此）　瀛洲神仙图　杂人风土图

右八卷，晋明帝画，隋朝官本（张彦远《名画记》又有《禹会涂山图》、《殷汤伐桀图》、《洛中贵戚图》，画列女）

濠梁图一卷（《梁太清目》作两卷，并载下二卷）

十弟子图　轻车迅迈图

孝经图（《梁太清目》此下并不载）　狩河阳图　秦王游海图　汾阳醮鼎图　楚令尹泣两岐蛇图　游仙图　孟母图　洛阳平门翻车图

右十一卷，谢稚画，隋朝官本。

王僧绰像　怀香图　蝉雀图　杂竹样（上四卷，《梁太清目》无）　孙公命将图　陆士衡诗会图　王谢诸贤像　名臣像　刺虎图　小儿戏鹅图（云昭明太子像）

右十卷，顾景秀画，六卷隋朝官本。

山阳七贤图（《梁太清目》中无）　醉客图

刀戟戏图　骑马图一卷（一云四卷）

右四卷，毛惠远画，隋朝官本。（张彦远《名画记》又有《叶公好龙图》）

并除图一卷（《梁太清目》止有此卷）　释迦十弟子图　胡僧像　剡中溪谷村墟图

右四卷，毛惠秀画，隋朝官本。

豫章王燕宾图（《梁太清目》中有）　维摩诘变相图　天女像（一本作《天王像》）

东晋高僧像三卷。

无名真貌一卷（三人冠武弁，题云："袁蒨画。"有梁太清年月）　博奕图　三龙图一卷

右七卷，袁倩画，并是梁朝官本，有太清年月号。（张彦远《名画记》又有《苍梧图》）

朝臣像　吴中舟行图　少年行乐图（上二卷《太清目》所有）

右三卷，刘填画，隋朝官本。

豫章王像　唐居人马图。（《太清》所无）

右二卷，蘧师珍画，梁朝官本。

巢由洗耳图　狮子击象图（云宗炳画）

右二卷，题云嵇康画，未详，隋朝官本。（康画，《太清目》中所不载）

讲学图

右一卷，蔡邕画，隋朝官本，有晋宋梁陈年月印记。（张彦远《名画记》又有《小列女图》，邕画，《太清目》所不载）

吴季札像　严君平卖卜图　两京图

右三卷，杨修画，隋朝官本，有晋明帝题记。（《太清目》所不载）

周穆王八骏图　服乘箴图　七命图　金谷园图（已上《太清》所无）

燕氏送荆轲图　王浚弋船图　田家社会图　梵僧图

右八卷，史道硕画，隋朝官本。（张彦远《名画记》：《田家十一月图》）

尚平子图　董威辇诗图　嵇阮像　胡人献兽图　渔父图　十九首诗图　五天罗汉像　杜征南人物图　吴中溪山邑居图　黑狮子图　名马图

右十一卷，戴逵画，隋朝官。本（此下脱）

司马宣王像（麻纸白画）　谢安像（麻纸白画）　刘牢之像　桓玄像　列仙图（上五卷，《梁太清目》所有）　唐僧会像　沅湘像　三天女像　八国分舍利图　木雁图　水府图　庐山图　樗蒲会图　行龙图　虎啸图　虎豹杂鸷图　凫雁水洋图

右十七卷，顾恺之画，九卷隋朝官本。

豫章王像　宋竟陵王像

勋贤图　褚渊袁粲像　张兴像　天竺僧像二卷　射雉图（上八卷《梁太清目》所不载）洛中车马图二卷　越中风俗图二卷　高丽斗鸭图一卷

右十三卷，顾宝光画，隋朝官本。（张彦远《名画记》又有《斗鸡图》）

龙头样四卷四头　青溪侧坐赤龙盘赤龙图二卷　南海监牧进十种马图　夷子蛮兽样一卷（已上五卷皆《太清目》中所无）

右五卷，曹不兴画，二卷隋朝官本。

九州名山图（《梁太清目》所有）朝阳谷神风水图　秦始皇东游图　右三卷，戴勃画，隋朝官本。

立释迦像（《太清目》无）　周盘龙像

右二卷，陆绥画。

黄帝升仙图（《太清目》所有）张子平西京赋图　梁翼人马图

右三卷，史文敬画，梁朝官本。

孙倬像　渔父图（《梁太清目》所有）　王羲之像

右三卷，史艺画。

虎豹图　孔雀鹦鹉图（上一卷《太清目》所有）

右二卷，陶景真画，隋朝官本。

颖川先贤图（得于杨素家）　惠持师像　问礼图　永嘉屋邑图（已上皆《梁太清目》中所有）

右四卷，宗炳画，隋朝官本。

殷洪像（《太清目》所有）　白马寺宝台样　右二卷姚昙度画　南朝贵戚图　车马图　骆简像　牛车图　山阴王像

右五卷，月长生画。

苏门先生图一卷　名臣像一卷（此卷《梁太清目》所无）

右二卷，濮万年画。

维摩诘变相图一卷（《梁太清目》所无）

右一卷，张墨画，隋朝官本。

苏武图　游仙图

右二卷，蔡斌画。

悉达太子纳妃图　灵嘉塔样

右二卷，张善果画，一卷隋朝官本。

（善果画，《太清目》所不载。或云："善果，僧繇之子。"李源序云："以品格高下，岂宜处此？"）

穆天子八骏图　息妫图（一作史道硕画）

右二卷，史粲画。（梁太清目所无）

朱买臣图（《太清目》无）　列女传仁智图　列女传贞节图（《太清》作谢稚画）

右三卷，陈公恩画，一卷是隋朝官本。

王献之像

右一卷，钟宗之画。（或作宗斐）

败春图（《梁太清目》无）

右一卷，王殿画，隋朝官本。

安期先生图

右一卷，谢赫画。（《梁太清目》无）

吴山图　楚人祠鬼图

右二卷，夏侯瞻画。（《梁太清目》作马瞻，疑非是，二卷皆无）

藉田图一卷，全幅长三丈。

右一卷，章惬伯画，隋朝官本。（或作继伯，《太清目》无）

渥洼马图一卷　孝子屏风一卷（《太清》作弘景画）

右二卷，范怀贤画，隋朝官本。（或作怀坚）

文殊像一卷　游春苑图二卷　芙蓉湖醮鼎图一卷　鹿图一卷　鹳鹤弄陂泽图一卷（上六卷，《太清目》所无）

右六卷，梁元帝画，并有题跋印记。（张彦远《名画记》又有《职贡图》）

职贡图三卷　小儿戏鸭图一卷

右四卷，江僧实画，隋朝官本，亦有梁陈年号题。（《梁太清目》所载。（张彦远《名画记》又有《御临轩图》）

五天人样二卷　九子魔图一卷　丁贵人弹曲项琵琶图一卷

右四卷，解倩画，一卷是隋朝官本。（《太清目》无）

弗林图人物器样二卷　鬼神样二卷　外国杂兽二卷

右六卷，西域僧迦佛陀画，并得杨素家。

汉武射蛟图一卷　吴王格虎图一卷　羊鸦仁跃马图一卷　行道天王像一卷　维摩诘像一卷　宝诘像一卷　摩衲仙人像一卷　朱异像一卷　梁宫人射雉图一卷　醉僧图二卷　咏梅图一卷　横泉斗龙一卷　杂人马兵刀图一卷　昆明二龙图一卷　清溪宫水怪图四卷（已上诸画，《太清目》皆无）

右十九卷，张僧繇画，九卷隋朝官本。（张彦远《名画记》又有《梁武帝像定光像》、《田舍儿舞图》）

楞伽会图一卷　宝积变相图一卷

右二卷，张儒童画。（僧繇之子，《太清目》不载）

支道林像一卷

右一卷，聂松画，隋朝官本。（《梁太清目》不载）

斛律金像一卷　邺中百戏图一卷　北齐贵戚游苑图一卷　杂宫苑人物屏风本一卷

右四卷，杨子华画，隋朝官本。（自子华下，皆北地画手，或云梁后改。《太清目》中不載）

齐神武临轩对武骑图二卷　慕容绍宗像一卷　弋猎图一卷　斛律明月像一卷　卢思道像一卷　名马样一卷

右七卷，曹仲达画，六卷是隋朝官本。

周明帝畋游图一卷　弥勒变相图一卷　杂台阁样一卷　隋文帝上厩马图一卷　农家田舍图一卷

右五卷，董伯仁画，一卷是隋朝官本。

隋文帝入佛空像一卷　阿育王像一卷　杨素像一卷　贺若弼像一卷　陈叔英像一卷　擒明卢明月像图一卷　洛中人物车马图样一卷　北齐畋游图一卷　贵戚屏风样二卷（张彦远《名画记》又有《游春苑图》）

右十卷，郑法士画，一卷是隋朝官本。

杂物变相二卷　豆卢宁像一卷　隋朝正会图一卷　幸洛图一卷　贵戚游燕图一卷

右六卷，杨契丹画，一卷是隋朝官本。

法华变相一卷　南郊图一卷　长安车马人物图一卷　杂宫苑图一卷　弋猎图一卷　王世充像一卷

右六卷，展子虔画。（张彦远《名画记》又有《王母图》、《朱买臣覆水图》、《齐后主幸晋阳之图》）

美人诗意图一卷　屋宇样一卷　杂鬼神像三卷

右五卷，孙尚子画。

黄帝战涿鹿图一卷　姜源图一卷（《太清目》作蘧师珍画）　禹贡图二卷　燕太子丹图一卷　蓄史图一卷　孙氏水战图一卷　五岳真形图一卷　纪年诗意图一卷　杂鬼神样二卷

右十一卷皆甚精奇，隋朝以来，私家搜访所得内三卷，近陆探微，先无题记可考。

列女传仁智图　狮子图　畏兽图（已上三卷，《梁太清目》所有）　鱼龙相戏图　吴楚放牧图　村社会集图

右六卷，王廙画，隋朝官本。（本作戴逵，下脱略，补此。（张彦远《名画记》又有《狮子击象图》、《犀儿图》）

已前总二百八十一卷，并无名画十二卷，计二百九十三卷。

晋瓦官寺（有顾恺之、张僧繇画壁，在江宁）

宋法王寺（顾骏之画，在永嘉）

晋龙宽寺（史道硕画，在江陵）

晋本纪寺（史道硕画，在郏中）

齐王观寺（沈标画，在会稽）

魏白雀寺（董伯仁画，在汝州）

魏北宣寺（杨子华画，在邺中）

梁定林寺（解倩画，在江宁）

梁惠聚寺（张僧繇画，在江陵）

梁延祚寺（张僧繇画，在江陵）

梁长庆寺（江僧宝画，在江陵）

梁何后寺（陆整画，在江宁）

梁光相寺（丁光画，在江陵）

梁陟屺寺（张善果画，在江陵）

梁高座寺（张僧繇画，在江宁）

梁景公寺（江僧宝画，在江宁）

梁开善寺（张僧繇画，在江宁）
梁草堂寺（焦宝颢画，在江宁）
梁报恩寺（张儒童画，在会稽）
梁资德寺（解倩画，在延陵）
梁天皇寺（张僧繇、解倩画，在江陵）
北齐大定寺（刘杀鬼画，在邺中）
周海觉寺（董伯仁、郑法士画，在固州）
陈栖霞寺（张善果画，在江宁）
陈兴圣寺（张儒童画，在江都）
陈逮善寺（陆整画，在江都）
陈静乐寺（张善果画，在江都）
陈东安寺（张儒童、展子虔画，在江都，改为常乐寺）
陈终圣寺（董伯仁画，在江陵）
隋西禅寺（孙尚子画，在长安）
隋东禅寺（郑德文画，在长安）
隋惠日寺（张善果画，在江都）
隋永福寺（杨子华画，在长安）
隋灵宝寺（展子虔、郑法士画，在长安）
隋光明寺（田僧亮，展子虔、郑法士、杨契丹画，在长安）
隋敬爱寺（孙尚子画，在洛阳）
隋天女寺（展子虔画，在洛阳）
隋云花寺（展子虔画，在洛阳）
隋清禅寺（陈善见画，在长安）
隋光发寺（董伯仁画，在洛阳）
隋兴善寺（刘乌画，在长安）
隋皈依寺（田僧亮画，在长安）
隋净域寺（张僧繇画，自江外移来，亦有孙尚子画，在长安）
隋恩觉寺（袁子昂画，在洛阳）
隋空观寺（袁子昂画，在长安）
隋隆法寺（范长寿、张孝师画，在长安）
隋宝刹寺（郑法士、杨契丹画，在长安）

右寺四十所，并是名工真迹。今东都古画尚多，未得检阅尔。今集检前踪，取其法度，兼之巧思，维二阎杨陆迥出常表，袁张两家父子，亦得居其次。阎本师祖张公，可谓青出于蓝矣。至于人物衣冠、车马台阁，并得南北之妙。杨、张父子亦谓世不乏贤。博陵大安，诚曰难兄难弟。世之学者，陈善见、王知慎之流，万得其一，固未及于风神，尚汲汲于形似。今人所蓄，多是陈王写搨，都非杨郑之真笔，每将真玩，深宜精别也。

后画录

[唐]僧彦悰撰　陈尚君整理

《后画录》一卷，唐僧彦悰撰。彦悰，太宗时入长安，师从三藏僧玄奘，高宗时住长安弘福寺。长于著述，今存《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三卷、《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及本书。本书前有作者贞观九年（六三五）序，为续陈代姚最《续画品》而作，评及北周、北齐至唐初画家二十七人。最后一则评李凑，为天宝间人，系后人附入，非原书所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其评画见解“最为谬误”。但其中亦有他书未见的画家，足资参考。今据明刊《王氏画苑》本校点，此本稍有残缺，据《津逮秘书》本补全。

序

彦悰为帝京寺录。因观在京名迹，其中优劣差降，甚有不同，若曹、姚之徒，已标前录，张、谢之伍，题之《续品》，沙门之内，弃其数人，但非释氏所宜，故阙而不录。都合二十七人，名曰《后画录》。如郑法轮、太常成嵩、尹伯干长通、竺元标等，虽行于代，未曰名家，若兹之流，以俟来哲。时贞观九年春三月十有一日序。

周中大夫郑法士

取法张公，备该万物。后来冠冕，获擅名家。

隋孙尚孜

师模顾、陆，骨气有余。至于鬼神，性多偏擅，妇人亦有风态。

北齐杨子华

北齐之最，唯公有图。善写龙兽，能致风云。

周常侍田僧亮

自恃生知，不由师授。田家一艺，今古殊绝。

北齐朝散大夫曹仲达

师依周研，竹树山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

唐司平太常伯阎立本

学宗张、郑，奇态不穷。变古象今，天下取则。

隋参军杨契丹

六法颇该，殊丰骨气。山东体制，允属伊人。

隋陈善见

准的郑公，触途成擅。笔媚温润，斯人所长。

南齐殿中将军董伯仁

综涉多端，尤精位置。屏障一种，无愧前贤。

隋江志

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

隋李雅

神气抑扬，独高伦伍。圣僧形制，是所尤攻。

齐周昙妍

师塞北勒，法曹仲达，方韩则有余，比曹则不足。亦若文武创拨乱之功，成王安太平之业。(《名画记》云：塞北勒未详)

宋展子虔　一本作隋

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

隋王仲舒

北面孙公，风骨不逮。精熟婉润，名辈所推。

周袁子昂　一本作梁中书袁昂

禀训郑公，殆无失坠。妇人一绝，超彼常伦。

唐刘褒

点画不多，殆及枢要。鸟雀其变，诚为酷似。

唐靳智翼　效曹不兴

祖述曹公，改张琴瑟。变夷为夏，初是斯人。

唐武骑尉范寿

博赡繁多，有所推尚。至于位置，无待经略。

唐朝散大夫王定

骨气不足，遒媚有余。菩萨圣僧，往往警绝。

唐骠骑尉张孝师

象制有功，云为尽善。鬼神之状，群彦推雄。

唐殷王府法曹王知慎

受业阎家，写生殆庶。用笔爽利，风彩不凡。

唐吴智敏

宗匠梁宽，神襟更逸。终于是门，损益可知。

唐振威校尉檀知敏

栋宇楼台，阴阳向背。历观前古，独有斯人。

唐吐火罗国胡尉迟乙僧

善攻鬼神，当时之美也。有兄甲僧，在其本国矣。

外国鬼神，奇形异貌，笔迹洒落，有似中华。攻改四时花木。

唐振威校尉唐萨陀

无闻伏膺，灵心自悟。如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品。

唐广陵曹参军李凑

挥毫造化，动笔合真。子女衣服，万品千门，筋脉连带，形状奇绝。天宝年中，过之古人。

续画品录

[唐]李嗣真撰　陈尚君整理

《续画品录》一卷，唐李嗣真撰。嗣真（？——六九七），字承胄，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人。明经及第后，贺兰敏之荐直弘文馆。历任义乌、始平令。武后时，擢右御史中丞。因上疏论酷吏，贬潞州刺史，复被诬谋反，流岭南。晚得征还，卒于途中。嗣真博学，晓音律，善阴阳推算术，著述颇多，多已散逸，仅本书得存。本书续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而作，分九品收录魏晋以来画家，但不加评语。附跋谓其剽取姚最《续画品》之说，但所列画者姓名，颇有他书未见者。《四库提要》谓此或即嗣真所作《画人名》一卷，又疑为明人伪托，难以确定。今据明刊《王氏画苑》本整理。

夫丹青之妙，未可尽言，皆法古而变今也。立万象於胸怀，传千祀於毫墨。故九楼之上，备表仙灵；四门之墉，广图贤哲。今之所载，并谢赫之所遗，有可采者，更称一家之集。且古今评画，高下必诠，其中优劣，可以意求诸尔。

湘东殿下

并列至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并剽姚最语。脱落不全，今更不录。

上一品　凡三人

刘褒　桓范　赵岐

上品中　凡三人

陆探微　阎立德　阎立本

上品下　凡三人

王廙　张僧繇　杨契丹

中品上　凡一十九人

卫协　史道硕　曹髦　曹不兴（吴）　顾恺之（东晋）　戴逵　顾宝光　顾景秀（南齐）　袁茜　史敬文　蘧僧珍　陆杲　戴颙　姚昙度　张善果　张德童（谅男）　曹仲达　袁子昂　郑法轮　杨子华　董伯仁

中品中　凡四人

杨循　宗炳　陶景真　展子虔

中品下　凡一十二人

荀勖　王献之　毛稜　顾骏之　谢赫　谢惠连　戴蜀　陆整　江僧宝　解茜　王知慎　刘堇

下品上　凡四人

毛惠秀　史粲　嵇康　高贵乡公

下品中　凡一十八人

王羲之　毛惠远　康元之
陆探绥　范怀珍　梁元帝
聂松　高尚士　外国僧迦陀
吉底俱　摩罗菩提　康菩萨
郑德文　孜尚子　江志
吴智敏　杨须跋　檀知政

下品中　凡八人

晋明帝　蔡赟　范长寿

又

蔡邕　夏瞻　谢雉　刘顼　张墨　戴勃　史艺　刘斌　王微　尹长生　吴暕　张则　濮道兴　陆绍祖　刘彻　康昕　濮万年　朱僧繇　褚灵石　萧贲　张季和　章继伯　谢约　蘧道敏　沈粲　僧惠觉　锺宗斐　王奴儿　丁宽　王殿　陈公息　沈标　虞坚　焦宝愿　嵇宝钧　因僧亮　徐德祖　刘杀鬼　高孝珩　阎思光　解悰　刘乌贼　陈善见　程瓒　李雅　王仲舒　杨德绍　周乌孙

张仲舒　范龙树　倪武端　思静心

右唐御史大夫李嗣真所录，尽剽取姚最之说，上中下三品姓名，则最所无者。嗣真遂不能措一辞其间，不愧于人亦甚矣。

历代名画记

[唐]张彦远撰　朱　红整理

《历代名画记》十卷，唐张彦远撰。彦远（约八一五——约八七五），字爱宾，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宪宗相张弘靖之孙。宣宗时，自左补阙为祠部员外郎，转主客员外郎。懿宗时，历任舒州刺史、兵部员外郎。僖宗乾符中，官至大理卿。彦远以精于书画鉴赏，所著本书及《法书要录》十卷，均为中国书画鉴赏史上集大成的著作，历来为世所重。本书前三卷记历代绘画源流兴废，并辑录六朝以来画论，总论诸大画家之笔法，记各地寺观壁画，兼载绘画收藏、装裱、鉴赏方法。后七卷收上古至唐代三百七十余位画家的传记。近人推尊此书为画史之祖，可为定评。今以明王世贞刊《王氏画苑》本为底本校点整理，曾参考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排印秦仲文、黄苗子校点本。

卷　一

叙画之源流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圣先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牺氏发於荣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於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汉末大司空甄丰校字，体有六书。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奇字，即古文之异者。篆书，即小篆也。佐书，秦隶书也。缪篆，所以摹印玺也。鸟书，即幡信上作虫鸟形状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周礼保章氏掌六书：指事、谐声、象形、会意、转注、假借。皆苍颉之遗法也）洎乎有虞作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广雅》云："画，类也。"《尔雅》云："画，形也。"《说文》云："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释名》云："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故鼎锺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旂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清庙肃而罇彝陈，广轮度而强理辨。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陆士衡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具；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昔夏之衰也，桀为暴乱，太史终抱画以奔商；殷之亡也，纣为淫虐，内史挚载图而归周。燕丹请献，秦皇不疑；萧何先收，沛公乃王。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马后女子，尚愿戴君于唐尧；石勒羯胡，犹观自古之忠孝。岂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乐事。"余尝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观图画上所画，古人也。观画古人，如视死人，见其面而不若观其言行。古贤之道，竹帛之所载灿然矣，岂徒墙壁之画哉?"余以此等之论舆夫大笑，其道诟病，其

儒以食，与耳讨牛鼓簧又何异哉？

叙画之兴废

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洎乎南北，哲匠间出。曹、卫、顾、陆，擅重价于前；董、展、孙、杨，垂妙迹于后。张、郑两家，高步于隋室；大安兄弟，首冠于皇朝。此盖尤所烜赫也。世俗知尚者，其馀英妙，今亦殚论。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积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馀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魏晋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时焚烧。宋、齐、梁、陈之君，雅有好尚。晋遭刘曜，多所毁散。重以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及玄篡逆，晋府真迹，玄尽得之。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刘牢之遣子敬宣诣玄请降。玄大喜，陈书画共观之。玄败，宋高祖先使臧喜入宫载焉。"南齐高帝科其尤精者，录古来名笔，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馀，旦夕披玩。梁武帝尤加宝异，仍更搜葺。元帝雅有才艺，自善丹青。古之珍奇，充牣内府。侯景之乱，太子纲数梦秦皇更欲焚天下书。既而内府图画数百函，果为景所焚也。及景之平，所有画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人高善宝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宫嫔牵衣得免。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令折，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穷矣。"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馀轴，归于长安。故颜之推《观我生赋》云："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而烟扬，史籍已来，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尽丧。"陈天嘉中，陈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颎收之，得八百余卷。隋帝于东京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自古法书；西曰"宝迹台"，收自古名画。炀帝东幸扬州，尽将随驾。中道船覆，太半沦弃。炀帝崩，并归宇文化及。至聊城，为窦建德所取。留东都者，为王世充所取。圣唐武德五年，克平僭逆，擒二伪主，两都秘藏之迹、维杨扈从之珍，归我国家焉。乃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忽遭漂没，所存十亡一二（国初内库只有三百卷，并隋朝以前相承御府所宝）。太宗皇帝特所耽玩，更于人间购求。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因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模写，仍旧装褙，一毫不差。其真者多归易之。易之诛后，为薛少保稷所得。薛没后，为岐王范所得（玄宗弟，谥惠文太子）。王初不陈奏，后惧乃焚之。时薛少保与岐王范、石泉公王方庆家所蓄图画，皆归于天府。禄山之乱，耗散颇多。肃宗不甚保持，颁之贵戚。贵戚不好，鬻于不肖之手。物有所归，聚于好事之家。及德宗艰难之后，有经散失，甚可痛也。自古兵火亟焚，江波屡斗，年代寖远，失坠居多。傥时君之不尚，则阙其搜访；非至人之赏玩，则未辩妍蚩。所以骏骨不来，死鼠为璞，嗟乎！今之人，众艺鲜至，此道尤衰。未曾误点为蝇，惟见亡成类狗。彦远家代好尚，高祖河东公、曾祖魏国公相继鸠集名迹。先是魏国公与司徒汧公（李勉）并佐霍国公关内三军幕府（王思礼），霍公平定两京，魏公之策也。魏公与汧公因其同寮，遂成久要，并列藩阃，齐居台衡，雅会襟灵，琴书相得。汧公博古多艺，穷精蓄奇，魏晋名踪，盈于箧笥。许询、逸少经年共赏山泉，谢傅、戴逵终日惟论琴画。（汧公任南海日，于罗浮山得片石。汧公子兵部员外郎约有于润州海门山得双峰石，并为好事所宝，悉见传授。又汧公手斫雅琴，尤佳者曰"向泉"、曰："韵磬。"汧公在滑州，魏公在西川，金玉之音，山川亡间。画缄瑶匣，以表嘉贶。西川幕客司空曙赋曰："白雪高吟际，青霄远望中。谁言路遐旷，宫徵暗相通。"时汧公并寄重宝，琴解及琴荐咸在焉。）大父高平公与爱弟主客员外郎（彦远叔祖，名谂）及汧公爱子缵（祠部郎中）、缵弟约（兵部员外郎，字存博），更叙通旧，遂契忘言。远同庄惠之交，近得荀陈之会。大父请缵为判官，约与主客皆高谢荣宦，琴尊自乐，终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由是万卷之书尽归王粲，一厨之画惟寄桓玄。李兵部又于江南得萧子云壁书飞白萧字，匣之以归洛阳，授余叔祖，致之修善里，构一亭，号曰"萧斋"。（王涯相倚权势，负之而趋，太和末为乱兵所坏。其萧字本末具余所撰《法书要录》中）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镇太原，不能承奉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无以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曰："张氏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骇不敢缄藏，科简登时进献，乃以钟、张、卫、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顾、陆、张、郑、田、杨、董、展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表上曰："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遗逸，朝观夕览，取鉴于斯。陆下睿圣钦明，凝情好古。听政之暇，将以怡神。前件书画，历代共宝，是称珍绝。其陆探微、萧史图妙冠一时，名居上品。所希睿鉴，别赐省览。"又别进《玄宗马射真图》（永五府同马，陈闳画），表曰："玄宗天纵神武，艺冠前王。凡所游畋，必存绘事。岂止云梦殪兕，楚人美旌盖之雄；浔阳射蛟，汉史称舳舻之盛。前件图，臣瞻奉先灵，素所宝惜。陛下傍求珍迹，以备石渠。祖宗之美，敢不献呈。"（掌书记监察御史李德裕制词）手诏答曰："卿庆传台铉，业嗣弓裘，雄词冠于一时，奥学穷乎千古。图书兼蓄，精博两全。别进《玄宗马射真图》，恭获披捧，瞻拜感咽，圣灵如临。其钟、张等书，顾、陆等画，古今共宝，有国所珍。朕以视朝之余，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观象以省躬，岂好奇而玩物。况烦章奏，嘉叹良深。"其书画并收入内库，

世不复见。其余者，长庆初大父为内贵魏弘简门人宰相元禛所挤，出镇幽州，遇朱克融之乱，皆失坠矣。非戎虏所爱，及事定，颇有好事购得之彦远。时未龀岁，恨不见家内所宝，其进奉之外，失坠之馀，存者才二三轴而已。虽有豪势，莫能求旃。嗟尔后来，尤须靳固。宜抱漆书而兴叹，莫将榧柹以藩身，聊因暇日，编为此记，且撮诸评品，用明乎所业，亦深于史传，以广其所知（后汉孙畅之有《述画记》，梁武帝、陈姚最、谢赫、隋沙门彦琮、唐御史大夫李嗣真、秘书正宗刘整、著作郎顾况并兼有《画评》，中书舍人裴孝源有《画录》，窦蒙有《画拾遗录》，率皆浅薄漏略，不越数纸。僧琮之评最为谬误，传写又复脱错，殊不足看也）如宋朝谢希逸、陈朝顾野王之流，当时能画，评品不载，详之近古，遗脱至多。盖是世上未见其踪，又述作之人，不广求耳？呜呼，自古忠孝义烈、湮没不称者，曷胜记哉，况书画耶？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六法解在下篇），但取一技可采（谓或人物、或屋木、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自史皇至今大唐会昌元年，凡三百七十馀人，编次无差，铨量颇定。此外旁求错综，心目所鉴，言之无隐。将来者有能撰述，其或继之。时大中元年，岁在丁卯。

叙历代能画人名 自轩辕至唐会昌，凡三百七十一人

轩辕时一人

史皇

周一人

封膜

齐一人

敬君

秦一人

烈裔

前汉六人

毛延寿　陈敞　刘白　龚　宽　阳望　樊育

后汉六人

赵岐　刘褒　蔡邕　张衡　刘旦　杨鲁

魏四人

曹髦　杨修　桓范　徐邈

吴二人

曹不兴　吴王赵夫人

蜀二人

诸葛亮（亮子瞻）

晋二十三人

明帝　荀勖　张墨　卫协　王廙　王羲之（子献之）　康昕　顾恺之　史道硕　谢稚　夏侯瞻　嵇康　温峤　谢岩　曹龙　丁远　杨惠　江思远　王濛　戴逵（逵子教勃、弟颐）

宋二十八人

陆探微（探微子绥、绥弟弘肃）　顾宝光　宗炳　王微　谢庄　袁倩（倩子质）　史敬文　史艺　刘斌　尹长生　顾骏之　康允之　顾景秀　吴暕　张则　刘胤祖（弟绍祖、子璞）　蔡斌　濮万年（弟道兴）　史粲　朱僧辩　褚灵石　范惟贤

南齐二十八人

宗测　刘系宗　姚昙度（子释惠觉）　蘧道愍（甥沙门僧珍）　章继伯　范怀珍　钟宗之　王奴　王殿　戴蜀　陈公恩　陶景真　张季和　沈标　谢赫　沈粲　丁光　周昙研　谢惠连　谢约　虞坚　丁宽　刘瑱　毛惠远（弟惠秀、子棱）

梁二十人

元帝（子方等）　萧大连　萧贲　陆杲　陶弘景　张僧繇（子善果、善果，弟儒童）　袁昂　焦宝愿　稽宝钧　聂松　解倩　陆整　江僧宝　僧威公　僧古底俱　僧摩罗菩提　僧迦佛佗

陈一人

顾野王

后魏九人

蒋少游　郭善明　侯文和　柳俭　闵文和　郭道兴　杨乞德　王由　祖班

北齐十人

高孝珩　萧放　杨子华　田僧亮　刘杀鬼　曹仲达　殷英童　高尚士　徐德祖　曹仲璞

后周一人

冯提伽

隋二十一人

阎毗　何稠　刘龙（龙弟衮）　展子虔　郑法士（弟法轮、子德文）　孙尚子　董伯仁　杨契丹　刘乌　陈善见　江志　李雅　王仲舒　阎思光　解悰　程瓒　尉迟跋质那　僧昙摩拙义

唐二百六人

汉王元昌（弟韩王元嘉、滕王元婴） 阎立德（弟立本） 张孝师 范长寿 何长寿 尉迟乙僧 刘孝思 靳智翼 王定 梁宽 吴智敏 康萨陀 王知慎 王韶应 檀智敏 杨须跋 赵武端 范龙树 周乌孙 杨德绍 陈义 殷敎 殷季友 许琨 僧法明 钱国养 左文通 王陀子 牛昭 吴道子 张庆儿 杨惠之 员明 程进 韩伯通 窦弘果 毛婆罗 孙仁贵 谈皎 僧金刚三藏 张遵礼 王绍宗 宋令文 司马承祯 卢鸿 释翛然 郑虔 郑逾 曹霸 李果奴（果奴孙士昉） 韩干 孔荣 陈闳 孟仲晖 杜景祥 王允之 王维 张谔 刘方平 王熊 王象 田琦 窦师纶 江都王绪 李逖 李平钧 崔阳元 李灵 张维亘 李滔 张通 耿昌言（弟昌期） 周古言 严杲 杨德本 具俊 李韶 魏晋孙 蒯廉 白旻 韩嶷（子文肃） 陈庭 高江 车道政 滕王湛然 齐皎（皎弟映） 朱审 王宰 毕宏 杨炎 史瓒 裴谞 韦鉴（弟銮、子鶠） 张璪 陈昙 顾况 沈宁 李生 金忠义 翟琰 刘商 张藏 杨庭光 卢棱伽 姚景仙 武静藏 董萼 陈静心（弟静眼） 程雅 杨垣（垣子爽） 杨仙乔 解倩 冯绍正 姜皎 李思训（弟思诲，思诲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任凑） 薛稷 郎余令 曹元廓 刘行臣 畅詧（子明瑾） 杨宁 杨升 张萱 尹琳 李仲昌 李嗣真 韦无忝（弟无纵） 朱抱一 竺元标 蔡金刚 毛嵩 姚彦山 程逊 董好子 杨树儿 耿纯 任真亮 陆庭曜 畅整 李相国 陈壹 刘智敏 史晟 何君墨 京元成 崔霞 冷元琇 马光业 李蛮子 马树鹰 祝丘 潘细衣 周子敬 段去惑 僧智瑰 殷令名 殷闻礼（子仲容） 刘整 刘之奇 边鸾 于锡 强 梁广 陈庶 陈恪（恪子积善） 戴重席 刘之章 周昉 赵博文（兄博宣） 王朏 郑寓 韩滉 戴嵩（嵩弟峄） 李渐（子仲和） 萧祐 周太素 曲庭 萧悦 张志和 侯莫陈厦 僧道芬 郑町 梁洽 项容 吴恬 王默

论画六法

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之。"彦远试论之曰：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然则，古之嫔擘纤而胸束，古之马喙尖而腹细，古之台阁竦峙，古之服饰容曳，故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至于台阁树石、车舆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顾恺之曰："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台阁一定器耳，差易为也。"斯言得之。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故韩子曰："狗马难，鬼神易。狗马乃凡俗所见，鬼神乃谲怪之状。"斯言得之。至于经管位置，则画之总要。自顾、陆以降，画迹鲜存，难悉详之。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所以气韵雄状，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墙壁。其细画又甚稠密，此神异也。至于传模移写，乃画家末事。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呜呼！今之人，斯艺不至也。宋朝顾骏之常结构高楼以为画所，每登楼去梯，家人罕见。若时景融朗，然后含毫；天地阴惨，则不操笔。今之画人，笔墨混于尘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污绢素，岂曰绘画？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

论画山水树石

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国初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桔苑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吴道玄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又于蜀道写貌山水。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于韦鶠，穷于张通（张璪也）。通能用紫毫秃锋，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混成。又若王右丞之重深、杨仆射之奇赡、朱审之浓秀、王宰之巧密、刘商之取象，其馀作者非一皆不过之。近代有侯莫陈厦、沙门道芬，精致周沓，皆一时之秀也。吴兴郡南堂有两壁树石，余观之而叹曰："此画位置石，道芬迹类。宗偃是何人哉？"吏对曰："有徐表仁者，初为僧，号宗偃，师道芬则入室，今寓于郡侧。年未衰而笔力奋。"疾召而来，徵他笔皆不类。遂指其单复西折之势，耳剽心晤，成若宿构，使其凝意，且启幽襟。迨乎构成，亦窃奇状。向之两壁，盖得意深奇之作，观其潜蓄岚濑，遮藏洞泉，蛟根束鳞，危干凌碧，重质委地，青飚满堂。吴兴茶山，水石奔异，境与性会，乃召于山中，写明月峡，因叙其所见，庶为知言。知之者解颐，不知者拊掌。

卷　二

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

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余见顾生评论魏晋画人，深自推挹卫协（卫协、顾恺之并见第五卷），即知卫不下于顾矣。只如狸骨之方，右军叹重；龙头之画，谢赫推高。名贤许可，岂可容易？后之浅俗安能察之？详观谢赫，评量最为允惬。姚、李品藻，有所未安（姚最、李嗣真也）。李驳谢云："卫不合在顾之上，全是不知根本，良可于悒？只如晋室过江，王廙书画为第一，书为右军之法，画为明帝之师（晋平南将军王廙，字世将）。今言书画，一向吠声，但推逸少明帝，而不重平南。如此之类至多，聊且举其一二。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今粗陈大略，云至如晋明帝师于王廙，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荀勖师于卫协（卫、张同时并有画圣之名）、史道硕，王微师于荀勖，卫协，戴逵师于范宣（荀、卫之后，范宣第一），逵子敦、敦弟颙师于父（已上晋）。陆探微师于顾恺之，探微子绥、弘肃并师于父、顾宝光，袁倩师于陆，倩子质师于父，顾骏之师于张墨，张则师于吴暕，吴暕师于江僧宝，刘胤祖师于晋明帝，胤祖弟绍祖、子璞并师于胤祖（已上宋）。姚昙度子释惠觉师于父，蘧道敏师于章继伯（蘧后胜于章也），道敏甥僧珍师于道敏，沈标师于谢赫，周昙妍师于曹仲达，毛惠远师于顾，惠远弟惠秀、子棱并师于惠远（皆不及惠远。已上南齐）。袁昂师于谢张郑（袁尤得绮罗之妙也），张僧繇子善果、儒童并师于父，解倩师于聂松、蘧道敏（道敏及解倩），焦宝愿师于张谢，江僧宝师于袁陆及戴（江长于画人。以上梁）。田僧亮师于董展（田、杨与董、展声价相侔，田、杨、郑三人同时也），曹仲达师于袁（袁胜曹。已上北齐）。郑法士师于张（张芝高足），法士弟法轮、子德文并师于法士（不及法士也），孙尚子师于顾、陆、张、郑（尚子鞍马树石几胜于法士），陈善见师于杨郑（善见写榻杨郑之迹不辨），李雅师于张僧繇，王仲舒师于孙尚子（已上隋）。二阎师于郑、张、杨、展（兼师于父毗览，在隋朝），范长寿、何长寿并师于张（何劣于范），尉迟乙僧师于父（尉迟跋质那，在隋朝），陈庭师于乙僧（乙僧外国陈庭次），靳智翼师于曹（曹创佛事，画佛有曹家样、张家样及吴家样），吴智敏师于梁宽（宽胜智敏），王智慎师于阎（极类阎之迹而少劣），檀智敏师于董，吴道玄师于张僧繇（又师于张孝师，又授笔法于张长史旭），卢棱伽、杨庭光、李生、张藏并师于吴（各有所长，棱伽、庭光为上足），刘行臣师于王韶应、韩干，陈闳师于曹霸王，绍宗师于殷仲容（已上国朝画人，近代皆不载也）。各有师资，递相仿效，或自开户牖，或未及门墙，或青出于蓝，或冰寒于水，似类之间，精粗有别，只如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阎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田则郊野柴荆为胜，杨则鞍马人物为胜，契丹则朝廷簪组为胜，法士则游宴豪华为胜，董则台阁为胜，展则车马为胜，孙则美人魑魅为胜，阎则六法备该，万象不失。所言胜者，以触类皆能，而就中尤所偏胜者。俗所共推展善屋木，且不知董、展同时齐名，展之屋木不及于董。李嗣真云："三休轮奂，董氏造其微；六辔沃若，展生居其骏。而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此论为当。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著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且如幅巾传于汉魏，幂离起自齐隋，幞头始于周朝（折上巾军旅所服，即今幞头也。用全幅皂向后幞发，俗谓之"幞头"。自武帝建德中裁为四角也），巾子创于武德，胡服靴衫岂可辄施于古象，衣冠组绶不宜长用于今人。芒履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详辩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其或长生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此则非绘画之病也。故李嗣真评董展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其所未习，非其所不至。"如此之论，便为知言。譬如郑玄未辩柎梨、蔡谟不识螃蟹、魏帝终削《典论》（初以其无火浣布，著《典论》言之，刊于太学。后有外国献火浣布，遂削弃《典论》也），隐居有昧药名（陶隐居，本朝多未晓，北地乐名也），吾之不知，盖阙如也。虽有不知，岂可言其不博？精通者所宜详辩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以议乎画。

论顾陆张吴用笔

或问余以顾、陆、张吴用笔如何？对曰："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趋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国朝吴道玄，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张既号'书颠'，吴宜为'画圣人'，假天造英灵不穷。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弯弧挺刃，植柱构梁，不假界笔直尺。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常有口诀，人莫得知。数仞之画，或自背起，或从足

先，巨壮诡怪，肤脉连结，过于僧繇矣。”或问余曰：“吴生何以不用界笔直尺而能弯弧挺刃，植柱构梁？”对曰：“守其神，专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吴生之笔，向所谓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岂止画也？与乎庖丁发硎、郢匠运斤，效颦者徒劳捧心，代斫者必伤其手，意旨乱矣，外物役焉，岂能左手划圆、右手划方乎？夫用界笔直又是死画也。守其神，专其一，是真画也。死画满壁，曷如污墁？真画一划，见其生气。夫运思挥毫，自以为画，则愈失于画矣。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画矣。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不知然而然，虽弯弧挺刃、植柱构梁，则界笔直尺，岂得入于其间矣？”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周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

论画工用榻写

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彩。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六法已具第一卷），以贯众妙。其间诠量，可有数百等，孰能周尽？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惠者，岂可议乎知画？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齐纨吴练，冰素雾绡，精润密致，机杼之妙也。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越雋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绿）、蜀郡之铅华（黄丹也，出《本草》）、始兴之解锡（胡粉），研炼澄汰，深浅轻重，精粗林邑。昆仑之黄（雌黄也，忌胡粉同用）、南海之蚁铧（紫铆也，造粉、燕脂、吴绿，谓之赤胶也）、云中之鹿胶、吴中之鳔胶、东阿之牛胶（采章之用也）、漆姑汁炼煎，并为重采，郁而用之（古画皆用漆姑汁。若炼煎，谓之郁色。于绿色上重用之）。古画不用头绿、大青（画家呼粗绿为头绿、粗青为大青），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千载不剥；绝仞食竹之毫，一划如剑。有好手画人，自言能画云气。余谓曰：古人画云，未为臻妙。若能沾湿绡素，点缀轻粉，纵口吹之，谓之吹云。此得天理，虽曰妙解，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如山水家有泼墨，亦不谓之画，不堪仿效。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三吴之迹，八绝之名。逸少右军、长康散骑，书画之能，其来尚矣。《淮南子》云：“宋人善画，吴人善冶。”（冶，赋色也）不亦然乎？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顾恺之有摹榻妙法）。古时好榻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踪，亦有御府榻本，谓之“官榻”。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榻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榻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顾生首创维摩诘像（见第四卷），有清羸示病之容，隐死忘言之状。陆与张皆效之，终不及矣（张墨、陆探微、张僧繇并画维摩诘居士，终不及顾之所创者也）。

论名价品第

或曰：“昔张怀瓘作《书估》，论其等级甚详，君曷不铨定自古名画，为画估焉？”张子曰：“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况汉魏三国名踪已绝于代，今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若传授不昧，其物犹存，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晋之顾、宋之陆、梁之张，首尾完全，为希代之珍，皆不可论价。如其偶获方寸，便可椷持。比之书价，则顾陆可用钟张，僧繇可同逸少。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褒、蔡邕、张衡（以上四人后汉）、曹髦、杨修、桓范、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兴（吴）、诸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晋宋为中古，则明帝、荀勖、卫协、王廙、顾恺之、谢稚、嵇康、戴逵（已上八人晋）、陆探微、顾宝光、袁倩、顾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人宋）。以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则姚昙度、谢赫、刘瑱、毛惠远（已上四人齐）、元帝、袁昂、张僧繇、江僧宝（已上四人梁）、杨子华、田僧亮、刘杀鬼、曹仲达（已上四人北齐）、蒋少游、杨乞德（已上二人后魏）、顾野王（陈）、冯提伽（后周）之流是也。隋及国初为近代之价，则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郑法士、杨契丹、东善见（已上六人惰）、张孝思、范长寿、尉迟乙僧、王知慎、阎立本、阎立德（已上六人唐）之流是也。上古质略，徒有其名。画之踪迹，不可具见。中古妍质相参，世之所重，如顾、陆之迹，人间切要。下古评量科简，稍易辨解，迹涉今时之人所悦。其间中古可齐上古，顾、陆是也；下古可齐中古，僧繇、子华是也；近代之价可齐下古，董、展、杨、郑是也；国朝画可齐中古，则尉迟乙僧、吴道玄、阎立本是也。若铨量次第，有数百等，今且举俗之所知而言。凡人民藏蓄，必当有顾、陆、张、吴著名卷轴，方可言有图画。若言有书籍，岂可无九经、三史？顾、陆、张、吴为正经，杨、郑、董、展为三史，其诸杂集为百家（吴虽近，可为正经）。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不惜泉代，要藏

篋笥。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直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自隋以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樟，故以屏风为准也）。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直金一万。且举俗间谙悉者，推此而言，可见流品。夫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虽有合作，不得厕于上品。在通博之人，临时鉴其妍丑，只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余曾见小楷，乐毅、虞、褚之流。韦鶠以画马得名，人物未必为人所贵，余见画人物，顾、陆可畴。夫大画与细画用笔有殊，臻其妙者，乃有数体。只如王右军书，乃自有数体。及诸行草，各有临时构思浅深耳。画之臻妙，亦犹于书。此须广见博论，不可匆匆一概而取。昔裴孝源都不知画，妄定品第，大不足观。但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价？

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

夫识书人多识画，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已具第一卷中）。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国初左仆射萧瑀及许善心、杨素、褚安福家并进图画，兼隋代所有，乃成林薮。贞观六年虞世南、褚遂良等奉敕简阅。开元十年十二月太子中允张悱充知按访书画使。天宝中，徐浩充采访图画使。前后不可具载名氏也）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赉。（开元中有商胡穆聿，别识图书，遂直集贤，告许按求。至德中，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许。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辽东人王昌、括州叶丰、长安人田颖、洛阳人杜福、刘翌、河内人齐光，皆别识贩卖。此辈虽怜业好事，而迹类藩身。又有侍御史集贤直学士史维则充使，博访图书，悬以爵赏，所获不少。建中四年徐浩侍郎自云昏耄，奏男璹、前试国子司业兼太原县令窦蒙、蒙弟检校户部员外郎汴宋节度参谋泉，并皆别识，敕并用之。贞元初有卖书画人孙方颙，与余家买得真迹不少。今有男盈，在长安。顷年又有赵晏，皆为别识也）又有从来蓄聚之家，自号图书之府。（开元中邠王府司马窦瓒，颍川人也。右补阙席冀，安定人。监察御史潘履慎，荥阳人也。金部郎中蔡希寂，济阳人也。给事中窦绍、歙州婺源县令滕升，吴郡人也。陆曜，东郡人。福先寺僧胐、同官尉高至，渤海人也。国子主簿晁温，太原人也。雩县尉崔曼倩、永王府长史陈闳，颍川人也。监察御史薛邕，太原人。郭晖，并是别识收藏之人。近则张郎中从申、侍郎惟素，从申子也。萧桂州祐、李方古、归侍郎邓道士、卢元卿、韩侍郎愈、裴侍郎璘、段相邹平公、中书令晋公裴度、李太尉德裕）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浑杂，亦在铨量。是故非其人，虽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则远古亦完全。其有晋宋名迹，焕然如新，已历数百年，纸素彩色未甚败。何故开元、天宝间踪或已耗散？良由宝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于山，珠产于泉，取之不已，为天下用。图画岁月既久，耗散将尽，名人艺士不复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宝玩者，动见劳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便损、不解装褫者，随手弃损，遂使真迹渐少，不亦痛哉？非好事者不可妄传书画，近火烛不可观书画，向风日、正餐饮、唾涕不洗手并不可观书画。昔桓玄爱重图书，每示宾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餐寒具（按寒具即今之环饼，以酥油煮之，遂污物也），以手捉书画，大点污。玄惋惜移时。自后每出法书，辄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拂拭舒展观之。大卷轴宜造一架，观则悬之。凡书画，时时舒展，即免蠹湿。余自弱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弊衣、减粝食，妻子僮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间景，竹囱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常恨不得窃观御府之名迹，以资书画之广博。又好事家难以假借，况少真本。书则不得笔法，不能结字，已坠家声，为终身之痛。画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娱，与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战于胸中，不亦犹贤乎？昔陶隐居，启梁武帝曰："愚固博涉，患未能精。苦恨无书，愿作主书令史；晚爱楷隶，又羡典掌之人。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区区惟恣五欲，实可愧耻。每以得作才鬼，犹胜顽仙。此陶隐居之志也。"由是书画皆为精妙。况余凡鄙于二道，能无癖好哉？（今彦远又别撰集《法书要录》等，共为二十卷。好事者得余二者，则书画之事毕矣）

卷　三

叙自古跋尾押署

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

宋

张则　　袁倩　　陆绥

齐

刘瑱　　毛惠远

梁

沈炽文　唐怀允　徐僧权　孙子真　庾於陵　法象　徐汤　孙达　姚怀珍　范胤祖　江僧宝　满骞

陈延祖　顾操

陈

杜僧谭　黄高

北齐

丁道矜

隋

江总　姚察　朱异　何妥

大业年月日。(奉敕装)

开皇年月日。(内史薛道衡署名跋尾)

亦有开皇年月日。(参军事学士诸葛颖、谘议参军开府学士柳顾言、释智果)

唐朝武德初，秦王府跋尾。(主薄上开府薛收，文学褚亮亦有。褚亮下更署虞世南姓名)

贞观中褚河南等监掌装背，并有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官爵姓名，贞观十一年月日。(兵曹史樊行整装，合若干纸，宣义郎行参军李德颖、数功曹参军金川县开国男平侹、典司马行相州都督府司马苏勖监、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扶风县开国男常授监)

十二年月日。(题署同十一年)

十三年月日。(将仕郎直弘文馆臣王行直装，起居郎臣褚遂良监，司空许州都督赵国公臣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师梁国公臣玄龄，特进尚书右仆射申国公臣士廉，特进郑国公臣徵吏部尚书臣君集，犯法后亦有揩却处，中书驸开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臣杨师道，左卫大将军武阳县开国公臣李大亮，光禄大夫民部尚书莒国公臣唐俭，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河间郡王臣孝恭，刑部尚书彭城县开国公臣刘德威，兼太常卿扶风县开国男臣韦挺，少府监安昌县开国男臣冯长命，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济阳县开国男臣唐皎，亦有不署冯长命、唐皎二人官爵姓名者)

十四年月日。(将仕郎直弘文馆臣张龙树装，某官士廉，某官徵，某官杨师道，起居郎臣褚遂良，亦有蔡臣拗装。其玄龄、士廉、魏徵、师道、君集，官爵姓名并同。师道后有左屯卫大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臣姜行本)

十五年十六年月日。(文林郎臣张龙树装，行起居郎臣褚遂良、杨师道、魏徵、房玄龄，官爵并同上。房玄龄后无已下人姓名)

十七年十八年月日。(守黄门侍郎褚遂良监，亡他人官爵姓名，是开元中割却)

十九年月日。(褚遂良监，亡他人官爵姓名，是开元中割却)

开元中玄宗购求天下图书，亦命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刘怀信等亦或割去前代名氏，以已等名氏代之。开元五年月日。(陪戎副尉王思忠装，亦有张龙树装，王行真装，文林郎直秘书省臣王知逸监。宣义郎行左司御率府录事参军臣刘怀信监，十年赐名匪矜宣义郎行左骁卫率府仓曹参军臣陆元悌监，后至十一年为给事中赐名坚直集贤承让郎行左金吾树长史臣魏哲监，左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上柱国舒国公臣褚无量，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梁国公臣姚崇，秘书监侍读昭文馆学士上柱国常山县开国公臣马怀素，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许国公臣苏颋，银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中监修国史上柱国广平郡开国公臣宋璟)

十年月日。(王思忠装，同上。使承议郎守殿中丞知中尚书作事安昌县开国男臣冯绍正，使朝议大夫校检少府监臣陈义)

十五年月日。(王府大农李仙舟装背，内使尹奉祥监，是集贤书院书画)

建中十年月日。(臣贺遂奇、刘逸山等，检校副使掖庭令如兰芳，副使内寺伯臣宋游环)

已上跋尾押署，书画多同此例。今略举大例言之，余不具载。

叙古今公私印记

太宗皇帝自书贞观二小字，作二小印。〔贞〕〔观〕

玄宗皇帝自书开元二小字，成一印。〔开元〕

又有集贤印、秘阁印、翰林印。(各以判司所收掌图画定印)〔翰林之印〕

又有弘文之印，恐是东宫旧印。印书者，其印至小。〔弘文之印〕

更有元和之印，恐是官印，多印拓本书画。〔元和之印〕

诸好事家印，有东晋仆射周觊印，古小雌字。〔周觊〕

又有梁朝徐僧权印。〔徐〕

唐朝魏王泰印。〔龟益〕

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玉印胡书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驮。〔三藐母驮〕

故润州刺史赠左散骑常侍徐峤之印。〔东海〕

峤之子吏部侍郎会稽郡公徐浩浩子琦印。〔会稽〕

议郎窦蒙印。蒙弟范阳公曹窦臮印。〔窦臮〕

延王友窦永二小字印。〔轨飞〕〔础础〕

金部郎中刘绎印。〔彭城侯书画记〕

起居舍人李造印。〔陶安〕

鄂州司马张怀瓘弟盛王府司马怀环印。〔张氏永保〕

剑州司马刘知章印。〔刘氏书印〕

光禄大夫中书令、上柱国赵国公钟绍京印。〔书印〕

彦远高祖中书令河东公印。〔河东张氏〕

曾祖相国魏国公印。〔乌石侯印〕

祖相国高平公二字小印。〔鹊瑞〕

又有鹊瑞二字同为一印。〔鹊瑞〕

故相国司徒汧国公李勉印。〔李兵印〕

汧国公之子兵部员外郎李约印。〔约〕
又故相赵国公李吉甫印。〔赞皇〕
故御史大夫黎干印。〔黎氏〕
故桂州观察使萧祐印。〔萧〕
故相国晋公韩滉印。〔滉〕
故相国邺侯李泌印。〔邺侯图书刻章〕
故犯法人宰相王涯印。〔永信珍秘〕
仆射马总。〔马氏图书〕
宣州长史周昉印。〔周昉〕
剑州刺史王朏印。〔王朏〕
张敦简印。〔齐臣〕〔常出之印〕
已上诸印记千百年可为龟镜。

又别有〔单侯司马〕〔安阳事侯〕〔益〕〔万古〕〔田氏古事〕〔绮与刘郑〕〔归坐甘来〕〔军司司马〕已上并未寻讨去处，皆是鉴赏宝玩之家印记，并可为验证。〔萧公书印〕〔温氏之印〕〔榻模印信〕又有褚氏印，非褚河南之印也。〔褚氏书印〕〔文经〕〔袁书〕〔永福印信〕此外更有诸家印。署，皆非鉴识，但偶获图书，便即印之，不足为证验，故不具录。若不识图画，不烦审验印记。虽然，自古及近代，御府购求之家藏蓄传授阅玩，其人至多是以要明跋尾，印记乃是书画之本业耳。

论装背褾轴

自昔代已前，装背皆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宋武帝时徐爰，明帝时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自编次图书，装背为妙。梁武帝命宋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又加装护。国朝太宗皇帝使典仪王行真等装褫，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监领，凡图书本是首尾完全著名之物，不在辄议割截移改之限。若要错综次第，或三纸五纸、三扇五扇，又上中下等相揉杂、本亡铨次者，必宜与好处为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何以然？凡人观画，必锐于开卷，懈怠将半，次遇中品，不觉留连以至卷终。此虞龢论装书画之例，于理甚畅。凡煮糊必去筋，稀缓得所，搅之不停，自然调熟。余往往入少细研薰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古人未之思也。汧国公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赵国公李吉甫云背书要黄硬，余家有数帖黄硬，书都不堪也）候阴阳之气，以调适，秋为上时，春为中时，夏为下时，暑湿之时不可用。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纸缝先避人面及要节处，若缝缝相当，则缓急卷舒。有损要令参差其缝，则气力均平，太硬则强急；太薄则失力。绢素彩色，不可捣理，纸上白画，可以砧石妥帖之。宜造一大平案，漆板木界，制其曲直。古画必有积年尘埃，须用皂荚清水数宿渍之，平案扦去其尘垢，画复鲜明，色亦不落。补缀抬策，油绢衬之，直其边际，密其隙缝，端其经纬，就其形制，拾其遗脱，厚薄均调，润洁平稳，然后乃以镂沈檀为轴首，或裹鼊束金为饰。白檀身为上，香洁去虫。小轴白玉为上，水精为次，琥珀为下。大轴杉木漆头，轻圆最妙，前代多用杂宝为饰，易为剥坏。故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罗褾、织成带，以为宫画之褾。或者云书画以褾轴贾害，不宜尽饰。余曰装之珍华，裛之藻绣，缄縢蕴藉，方为宜称。（其古之异锦，具李章武所集《锦谱》）必若大盗至焉，亦何计宝惜？梁朝大聚图书，自古为盛。湘东之败，烟焰涨天，此其运也。况乎私室宝持，子孙不肖，大则胠箧以遗势家，小则举轴以易朝馔，此又时也，亦可嗟乎。

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　会昌中多毁折，今亦具载，亦有好事收得画壁在人家者

西京寺观等画壁

太清宫（殿内绢上写玄元真，是吴）。

荐福寺（天后飞白书额）。净土院门外两边，吴画神鬼，南边神头上龙为妙。西廊菩提院，吴画维摩诘行变。律院北廊张璪毕宏画。西南院佛殿内东壁及廊下行僧并吴画不了。

兴善寺殿内壁画至妙，失人姓名（按裴《录》云："此寺有刘焉画。"恐是）。

西南舍利塔内曹画，西面尹琳画。东廊从南第三院小殿柱间，吴画神，工人装损。三藏院阁画至妙，失人名。

慈恩寺，塔内面东西间，尹琳画，西面菩萨骑狮子，东面骑象。塔下南门，尉迟画。西壁千钵文殊，尉迟画。南北两间及两门，吴画并自题。塔北殿前窗间，吴画菩萨。殿内杨庭光画经变，色损。大殿车轩廊北壁，吴画未了，旧传是吴，细看不是。大殿东廊从北第一院，郑虔、毕宏、王维等画。入院北壁，二神甚妙，失人名。两廊壁间，阎令画。中间及西廊，李果奴画行僧。塔之东南，中门外偏，张孝师画地狱变，已剥落。院内东廊，从北第一房间南壁，常銮画松树。大佛殿内东壁好，失画人名。中三门里两面，尹琳画神。

龙兴观，大门内吴画神，已摧剥。殿内东壁吴画明真经变。北面从西第二门，董谔白画。

唐安寺塔下，尹琳、李真画。北堂内西壁，朱审画山水。

光宅寺，东菩萨院内，北壁东西偏，尉迟画降魔等变。殿内吴生、杨廷光画，又尹琳画西方变。

玄真观，殿内玄元及侍真座上，陈静心画乐天及神。殿内外，程雅、陈静心画。

资圣寺（殷仲容题额）。檀章画中三门东窗间。南北面吴画高僧。大三门东南壁，姚景画经变。寺西门直西院外神及院内经变，杨廷光画。北圆塔下，李真、尹琳绢画菩萨。

宝刹寺佛殿南，杨契丹画涅槃等变相。（与裴《录》同，据裴《录》，亦有郑画，今不见也）　西廊

陈静眼画地狱变。又有杨廷光画。兴唐寺三门楼下，吴画神。东殿般若院，杨廷光画山水等。西院韩干画一行大师真，徐浩书赞。又有吴生、周昉绢画。中三间内东西偏两壁，尉迟画。殿轩廊东西南壁，吴画。

净土院，董谔、尹琳、杨垣、杨桥画。院内次北廊向东塔院内西壁，吴画金刚变，工人成色损。次南廊吴画金刚经变及郗后等，并自题。小殿内吴画神菩萨帝释，西壁西方变，亦吴画。东南角吴弟子李生画金光明经变。讲堂内，杨廷光画。

菩提寺，佛殿内东西壁，吴画神鬼。西壁，工人布色损。佛殿壁带间亦有杨廷光白画。殿内东西北壁并吴画。其东壁，有菩萨，转目视人。法师文淑无何，令工人布色损矣。东壁董谔画本行经变。佛殿上构栏，耿昌言画水族。佛殿内东壁杨廷光画。（据《西京记》合有郑画，今亡）

万安观公主影堂东北小院，南行屋门外北壁，李昭道画山水。

净域寺。（据裴《画录》，此寺有孙尚子画，今不见）

三阶院东壁，张孝师画地狱，杜怀亮书榜子。院门内外神鬼，王韶应画。王什书榜子。（王什、杜怀亮书，人罕知。有书迹甚高，似钟书）

景公寺，东廊南间东门南壁，画行僧，转目视人。中门之东，吴画地狱，并题。西门内西壁，吴画帝释，并题次。南廊吴画。三门内东西画，至妙，失人名。

青龙寺，中三门外东西，王韶应画。殿上东西相向二神，吴生画。

安国寺东车门直北东壁北院门外画神。两壁及梁武帝、郗后等，并吴画并题。经院小堂内外并吴画。西廊南头院西面堂内南北壁，并中三门外东西壁，梵王帝释并杨廷光画。三门东西两壁释天等，吴画，工人成色损。东廊大法师院塔内，尉迟画及吴画。大佛殿东西二神，吴画，工人成色损。殿内维摩变，吴画。东北涅槃变，杨廷光画。西壁西方，吴画，工人成色损。殿内正南佛，吴画，轻成色。

开元观，西廊院天尊殿前，龙虎君明真经变及西壁并杨廷光画。门西窗上下，杨仙乔画。

云花寺小佛殿，有赵武端画净土变。西廊北院门上北面，王知慎画。

宝应寺，多韩干白画，亦有轻成色者。佛殿东西二菩萨，亦干画，工人成色损。西南院小堂北壁，张璪画山水。院南门外，韩干画侧坐毗沙门天王。北下方西塔院下，边鸾画牡丹。

咸宜观，三门两壁及东西廊，并吴画。殿上窗间真人，吴画。殿前东西二神，解倩画。殿外东头东西二神、西头东西壁，吴生并杨廷光画。窗间写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图，陈闳画。

永寿寺三门里，吴画神。

千福寺，（在安定坊。会昌中，毁寺后却置，不改旧额）寺额，上官昭容书。（毁寺后有僧收得，再置却悬之）中三门外东行南，太宗皇帝撰《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西行，楚金和尚法华感应碑（颜鲁公书，徐浩题额），碑阴（沙门飞锡撰，吴通微书）。

东塔院（额高力士书）。涅槃鬼神（杨惠之书）。门屋下内外面，杨廷光白画鬼神，并门屋下两面四五门。

西塔院，玄宗皇帝题额。北廊堂内，南岳智𫖮思大禅师、法华七祖及弟子影。（弟子寿王主薄韩干笔貌遗法，弟子沙门飞锡撰颂，并书）绕塔板上，传法二十四弟子。（卢棱伽、韩干画，里面吴生画，时菩萨现，吴生貌）塔北普贤菩萨、鬼神，似是尹琳画（相传云是杨廷光画。画时笔端舍利从空而落）。塔院门两面内外及东西向里各四间，吴画鬼神帝释，极妙。塔院西廊（沙门怀素手书）天师真，韩干画。此东塔，玄宗感梦置之。楚金真吴画弥勒下生变（韩干正画，细小稠闹）。院门北边碑（颜鲁公书，岑勋撰）。南边碑（张芬书）。向里面壁上碑（吴通微书，僧道秀撰）。造塔人（木匠李伏横）。石作（张爱儿）。石井栏篆书（李阳冰书，石作张爱儿）。东阁肃宗置（西东碑韩释木八分书，王据撰）。天台智者大师碑（张芬书）。佛殿东院西行南院（殿内有李纶画普贤菩萨，田琳画文殊师利菩萨）。

崇福寺（武后题额）。西库牛昭、王陀子画山水。东山亭，刘整画山水。西库门外西壁神，吴画、自题。

化度寺（殷仲容题额）。杨廷光、杨仙乔画本行经变。卢棱伽画地狱变，今残，两头少许耳。

温国寺，净王院，尹琳画。三门内，吴画鬼神。南北窗门，画神，失人名。

定水寺（王羲之题额，从荆州移来）。殿内东壁北二神、西壁三帝释，并张僧繇画（从上元县移来）。余七神及下小神，并解倩画。殿内东壁，孙尚子画维摩诘。其后屏风，临古迹帖，亦妙。中间，亦孙尚子画。东间不是孙，亦妙，失人名。内东西壁及前面门上，并似展画，甚妙。前面有三圆光，皆突生壁窗间。菩萨亦妙。

奉恩寺，中三门外西院北，尉迟画本国王及诸亲族。次塔下小画，亦尉迟画。此是尉迟乙僧宅。

龙兴寺佛殿，郑法轮画。

懿德寺，三门下两壁神、中三门东西华严变，并妙。三门西廊，陈静眼山水。大殿内画极妙，失人名。　胜光寺，西北院小殿南面东西偏门上，王定画行僧及间间菩萨圆光。三门外神及帝释，杨仙乔画。三门北南廊，尹琳画。塔东南院，周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掩障菩萨、圆光及竹，并是刘整成色。

西明寺（玄宗朝南薰殿学士刘子皋书额）。入西门南壁，杨廷光画神，两铺成色损。东廊东面第一

间，传法者图赞，褚遂良书。第三间，利防等。第四间，昙柯迦罗并欧阳通书。寺东崇福寺壁，陈积善画山水。　三阶院，蔡金刚、范长寿画。

净法寺殿后，张孝师画地狱变。东壁，范长寿画（与裴孝源《录》同）西壁，亦妙，失人名。

空观寺，本周时村。佛堂绕壁，当时名手画。佛堂在寺东廊，南院佛殿南面东西门上，袁子昂画。又有三绝，是佛殿门扇孔雀及二龙。

崇圣寺西殿，董伯仁画。东殿，展子虔画（展画，与裴《录》同）。西北，郑德文画。

净景寺（殷仲容题额）。

济度寺（殷仲容题额）。

玄都观殿内，范长寿画。

海觉寺（欧阳询题额）。三门内，王韶应画。小殿前面，董画像。双林塔西面，展画后面，云是郑画，尤妙。　西南院门北壁，画神，失名，甚妙。或云郑法士。

寿果寺殿内，画甚妙，失人名。

纪国寺，西禅院小堂，郑法轮画，甚粹。

褒义寺，殿后东西画，似是王定。佛殿西壁涅槃变，卢棱伽画、自题。西禅院殿内，杜景祥、王允之画。

大云寺，东浮图北有塔，俗呼为七宝塔，隋文帝造。冯提伽画车马并帐幕人物，已剥落。又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面杨契丹画本行经。（据裴《录》此寺亦有展画，其田、杨、郑并同）塔东义手下画辟邪，双目随人物转盼。三阶院西下，旷野杂兽似是张孝师。西南净土院绕殿僧，至妙，失人名。

永泰寺，殿及西廊，李雅画圣像。东廊悬门，杨契丹画。东精舍，郑法士画灭度变相。

总持寺，门外东西，吴画，成色损。佛殿内西面，孙尚子画。三藏院小佛殿内四壁，尹琳、李昌画。堂内李重昌画恩大师影。

庄严寺（两寺并殷令名题额）。南门外白番神，尹琳画。中门外东西，卢棱伽画，两壁甚大。秘书省薛稷画鹤，贺知章题诗，在东秘书厅廊。余令画凤，在书阁柱上，都不成画，不堪观。先亦有小山水在书阁上，今已无。御史台殿中厅，吴画山水。据其画迹，不是吴。又萧桂州祐画山水，将作监刘整画山水。太常寺太卿后厅，梁洽画山水。

禅定寺。（裴孝源《画录》云："有陈善见画。"）

西禅寺。（裴孝源云："有孙尚子画。"）

开业寺。（裴《录》云："有曹仲达、李雅、杨契丹、郑法士画。"）

清禅寺。（裴《录》云："有郑法士画。"）

延兴寺。（裴《录》云："有郑法士、李雅画。"）

已上上都

东都寺观等画壁

福先寺，三阶院，吴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寺三门两头，亦似吴画（系本寺三阶院）

天宫寺，三门，吴画除灾患变。板上二菩萨，张僧繇画（从江南移来）。

长寿寺，门里东西两壁鬼神，吴画。佛殿两轩行僧，亦吴画。菜园精舍内，王韶应画。

敬爱寺，（据裴孝源《画录》云："有孙尚子画。"彦远按：敬爱寺是中宗皇帝为高宗武后置。孙尚子是隋朝画手，裴君所说为谬矣）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东阁弥勒像（张智藏塑，即张寿之弟也。陈永承成），西间弥勒像（窦弘果塑，已上三处像光及化生等，并是刘爽刻），殿中门西神（窦弘果塑），殿中门东神（赵云质塑，今谓水圣神也）此一殿功德，并妙。选巧工，各骋奇思，庄严华丽，天下共推。西禅院殿内佛寺并山（并窦弘果塑），东禅院般若台内佛，事中门两神，大门内外四金刚，并狮子、昆仑各二，并迎送金刚神王及四大狮子，两食堂、讲堂、两圣僧（已上并是窦弘果塑）。大殿内东西面壁画（刘行臣描）。维摩诘卢舍那（并刘行臣描，赵龛成。自余并圣历以后刘茂德、皇甫节恭成）。法华太子变（刘茂德成帅行臣子）。西壁西方佛会（赵武端描）。十六观及阎罗王变（刘阿祖描）。西禅院北壁，华严变（张法受描）。北壁门西，一间佛会及山水（何长寿描）人物等（张法受描，赵龛成）。东西两壁西方弥勒变，并禅院门外道西行道僧（并神龙后王韶应描，董忠成）。禅院内西廊壁画（开元十年吴道子描）。日藏月藏经变及报业差别变（吴道子描，翟琰成。罪福报应是维手成，所以色损也）。东禅院殿内十轮变（武净藏描）。东壁西方变（苏思忠描，陈庆子成）。殿间菩萨及内廊下壁（武净藏描，陈庆子成）。讲堂内大宝帐（开元三年史小净起样，随隐等是张阿轨。生铜作并蜡样，是李正、王兼亮、郭兼子），天后大香炉（高五尺五寸，阔四尺，重二千斤），又大金铜香炉（毛婆罗样，后更加木座及须弥山浮趺等。高一丈二尺，张阿乾蜡样），金铜幡十三口（长一丈二尺，张李八写，并成），画绢幡十三口（金铜脚长一丈二尺，张李八写，并成。又四口，亦长一丈二尺，杂手成。），大院纱廊壁，行僧。中门内已西（并赵武端描。惟唐三藏，是刘行臣描，亦成）。中门内已东，五僧（师奴描）。第六僧已东至东行南头第二门已南（并刘行臣描。已北并赵武端描。或云刘行臣描）。中门西边，纱廊外面（并圣历已后刘茂德描，陈庶子成）。中门内立神，大门内坐神（并刘行臣描）。中门东立神及神之东西两鬼（圣历后有神英法师令何长寿描，却欲重描。神英京兆党，何生洛下众僧党。刘行臣，时人以何生虽善山水，至于画神，不知刘为关东独步，与西京长寿齐名。洛下之意，抑何进刘？不许神英之请，还遣行臣之子茂德，续其父画，今中门东神及两鬼腰已上新接者，亦不迨

其父矣)。其日藏月藏经变有病龙，又妙于福先寺者。殿内则天真山亭院十论经变、华严经，并武静藏画。龙王面上蜥蜴、及怀中所抱鸡，尤妙。山亭院北及门楼内两厢，震亶、支提二神，并刘行臣画，今暗。第二门东神亦行臣画，今暗。(彦远游西京寺观不得遍，惟敬爱寺得细探讨，故为详备)

龙兴寺，西禅院殿东头，展画八国王分舍利。

大云寺，门东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阁上婆叟仙，并尉迟画。黄犬及鹰最妙。

弘圣寺，陈静眼、张志画。

昭成寺，西廊《障日西域记图》，杨廷光画。三门下护法二神，张尊礼画。香炉两头净土变、药师变，程逊画。

圣慈寺，西北禅院，程逊画本行经变。维摩诘拜诸功德，杨廷光画。

弘道观，东封图是吴画，《两京记》乃云非名手画，误也。

城北老君庙，吴画。杜甫诗云："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

光严寺。(裴孝源云："有董伯仁画)

天女寺。(裴云有展画，今不见)

已上东都

会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两京各留三两所，故名画在寺壁者唯存一二。当时有好事，或揭取陷于壁。已前所记者，存之盖寡。先是宰相李德裕镇浙西，创立甘露寺。唯甘露不毁，取管内诸寺画壁，置于寺内。大约有：

顾恺之画维摩诘，在大殿外西壁。

戴安道文殊，在大殿外西壁。

陆探微菩萨，在殿后面。

谢灵运菩萨六壁，在天王堂外壁。

张僧繇神，在禅院三圣堂外壁。

张僧繇菩萨十壁，在大殿两头。

张僧繇菩萨并神，在文殊堂外壁。

展子虔菩萨两壁，在大殿外。

韩干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内。

陆曜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内前面。

唐湊十善十恶，在三门外两头。

吴道子僧二躯，在释迦道场外壁。

吴道子鬼神，在僧伽和尚南外壁。

王陀子须弥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外壁。

(顾画维摩诘，初置甘露寺中，后为卢尚书简辞所取，宝于家以匣之。大中七年，今上因访宰臣此画，遂诏。寿州刺史卢简辞求以进，赐之金帛，以画示百寮，后收入内。)

述古之秘画珍图

古之秘画珍图，固多散逸人间，不得见之。今粗举领袖则有：

《龙鱼河图》、《六甲隐形图》、《五帝钩命决图》、《孝经秘图》、《孝经左契图》、《孝经雌雄图》、《遁甲开山图》、《甘泉宫图》(汉武)、《汉麟阁图》二(武帝一，宣帝一)、《鸿都门图》(孔圣七十子)、《西王母益地图》(舜)、《南都赋图》(戴安道)、《云汉图》(刘褒)、《黄帝明堂图》(汉武)、《五岳真形图》(汉武)、《韩诗图》(十四)、《论语图》(二)、《蚩尤王子兵法营阵图》、《鲁班攻战器械图》、《黄帝攻法图》、《伍胥水战图》、《吴孙子兵法云气图》、《五星八卦二十八宿图》、《十二星宫图》(三)、《日月交会九道图》、《分野璇玑图》(八)、《望气图》(一)、《河图》(十二又八卷)、《诗纬图》(一)、《春秋图》(一)、《孝经谶图》(十二)、《浸潭泥图》(七)、《八卦八风十二时二十八宿音律图》(十一)、《周公成坏吉凶图》(一)、《妖怪图》(四)、《相宅园地图》(一)、《黄帝樊薛许氏相图》(一)、《阴阳宅相图》(一)、《马像图》(一)、《三王相鹰图》(一)、《疗马百病图》(四)、《老子黄庭经图》(一)、《大蒐神芝图》(十二)

《黄帝升龙图》(一)、《山海经图》(六，又钞图一)、《太史公汉书图》(八，又《汉记图》三，太史公画二十八人)、《大荒经图》(二十六)、《河图括地象图》(十一)、《天地郊社图》、《诸卤簿图》(不备录，篇目至多)、《古圣贤帝王图》(二又六)、《古瑞应图》(二)、《魏帝所撰杂画图》(一)、《魏顺应图》(四十)、《大驾卤簿图》(三)、《明帝太学图》(三)、《列仙传图》(一)、《搜神记图》(四，荀)、《百国人图》(一)、《地形图》(一，张衡)、《地形方丈图》(一，裴秀)、《孙子八阵图》(一)、《太一三宫用兵成图》(二)、《浑天宣夜图》(各一)、《日月交会图》(一，郑玄注)、《章贤十二时云雨气图》、《十二属神图》(一)、《神农本草例图》(一)、《周礼图》(十四)、《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江图》(三刘氏，又一张氏)、《吴孙牝牡八变阵图》(二)、、《黄石公五星图》(一)、《占日云气图》(京兆夏氏、魏氏等并有)、《二十八宿分野图》(一)、《风角五音图》、《三礼图》(十卷，阮谌等撰。又十二卷，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敕有司撰，左武侯执旗侍官夏侯朗画)、《忠孝图》(二十卷，唐故凉州都督李袭誉贞观三年撰，奏上嘉之，并传赞)、《尔雅图》(上下两卷，陈尚书令江灌，字德源，至武德中为隋州司马，并著《尔雅赞》二卷，《音》六卷)、《汉明帝画宫图》(五十卷，第一起庖牺五十杂画赞，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传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上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至陈思王曹植为赞传)、《益州学堂图》(十，画古圣帝贤臣七十子，后代又增汉晋帝王名臣，蜀之贤相牧守，似东晋时人所撰)、《鲁庙孔子弟子图》(五，是鲁国庙堂东西厢画图)、《传国玺图》(一，姚察撰，并记。)《洛阳图》(一名《阳宫图状》，杨佺期撰)、《区宇图》(一百二十八卷，每卷首有图，虞茂氏撰)、《职贡图》(一，外国酋渠，诸番土俗本末，仍各图其来贡者之状，金楼子言之梁元帝画)、《中天

竺国图》（有行记千卷，图二卷，明庆三年王玄策撰）、《祥瑞图》（十卷，起天，有黄道，失撰者）、《符瑞图》（上卷，行日月，杨光并集孙氏、熊氏图）、《白泽图》（一卷，三百二十事，出《抱朴子》黄帝巡东海而遇之）、《古今艺术图》（五十卷，既画其形，又说其事。隋炀帝撰）、《灵秀本草图》（六，起赤箭，终蜻蜓，源平仲撰）、《本草图》（二十五，其形状苏敬撰，明庆中事）、《易状图》（一）、《灵命本图》（一）、《辩灵命图》（二）、右略举其大纲，凡九十有七，尚未尽载。

卷　四

轩辕时

史皇，黄帝之臣也。始善图画，创制垂法，体象天地，功侔造化，首冠群工。不亦宜哉。见《世本》，与苍颉同时。

周

封膜，周时人。善画，见《穆天子传》。郭璞云："姓封，名膜。"

齐

敬君者，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妻对之。齐王知其妻美，与钱百万，纳其妻。（刘向《说苑》具载）

秦

列裔骞涓国人。秦皇二年，本国献之。口含丹墨，喷壁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如规矩度，方寸内，五岳四渎列土备焉。善画鸾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见王子年《拾遗录》）

汉

毛延寿（杜陵人）　陈敞（安陵人）　刘白（新丰人）　龚宽（洛阳人）　阳望（下杜人）　樊育（长安人）

已上六人，并永光建昭中画手。时元帝后宫既多，使图其状，每披图召见。诸宫人竞赂画工钱帛，独王嫱貌丽，意不苟求，工人遂为丑状。及匈奴求汉美女，上按图召昭君行。帝见昭君貌第一，甚悔之，而籍已定，乃穷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毛延寿画人，老少美恶皆得其真。陈敞、刘白、龚宽并工牛马，但人物不及延寿。阳望、樊育亦善画，尤善布色。（见葛洪《西京杂记》）

后　汉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多才艺，善画。自为寿藏于郢城，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自居主位，各为赞颂，献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见范晔《东汉书》）

刘褒，汉桓帝时人。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山风图》，人见之觉凉。官至蜀郡太守。（见孙畅之《述画记》及张华《博物志》云）蔡邕，字伯喈（裴孝源所定品第六，伯喈在下品），陈留人。工书画，善鼓琴。建宁中为郎中。校书东观，刊正六经文字，书于太学石壁，天下模学。又创八分书体，为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年六十一。灵帝召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喜震叔节服彪）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见《东观汉记》，并孙畅之《述画》。有《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于代）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高才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浦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耳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云此兽畏人画，故不出也，可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兽，今号为巴兽潭。（见郭氏《异物志》。彦远按：《三齐记》云昔秦始皇见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画之。又按：应劭《风俗通》云公输班见水上蠡形，以足画之。巧者非止于手，运思时亦应乎心也。）

刘旦、杨鲁并光和中画手，待诏尚方，画于洪都学。（二人并见谢承《后汉书》）

魏

少帝曹髦，字士彦（中品），东海定王彩之子。幼好学，善书画。初封高贵乡公，后即帝位。甘露三年卒，年二十（《魏志》有传）。曹髦之迹，独高魏代、谢赫等虽著《画品》，皆阙而不载。彦远今著此书，不必备见其踪迹，但自古善画者即载之。（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传于代，又有于陵子《黔娄夫妻图》）

杨修，字德祖（中品下），华阴人也。有俊才，为丞相主簿，与陈思王友善。武帝以知有馀，又袁氏之甥也，且密于植，遂恶之。（《魏志》有传。《西京图》《严君平像》《吴季札像》并晋明帝题字，传于代）

桓范，字元则，沛国龙穴人。少以才学称，时号智囊，善丹青。在汉为羽林左监，入魏拜大司农。（《魏志》有传）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性嗜酒、善画，为侍中司空都乡侯。年七十六，谥曰"穆"。（《魏志》有传）颜光禄云："魏元阳之射，徐侍中之画是也。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鲼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鲼鱼悬岸，群獭竞来，一时执得。帝嘉叹曰：'卿画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尝执笔，人所作者，自可庶几。'"（见《续齐谐记》）

吴

曹不兴（中品上），吴兴人也。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此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时称吴有八绝。（张勃《吴录》云："八绝者，菰城。郑妪善相，刘敦善星象，吴范善涣风气，赵达善算，严武善棋，宋寿善占梦，皇象善书，曹不兴善画，是八绝也。"）魏赤乌中不兴之青溪，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陆探微见画叹其妙，因取不兴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日霧霈。谢赫云："不兴之迹，代不复见。秘阁内一龙头而已。观其风骨，擅名不虚。在第一品陆之下，卫之上。"李嗣真云："不兴以一蝇辄擅重价，列于上品恐为未当。况拂蝇之事，一说是杨修。谢赫黜卫进曹，是涉贵耳之论。"彦远按：杨修与魏太祖画扇误点成蝇，遂有二事。孙畅之述，《画记》亦云。而李大夫之论，不亦迂阔？况不兴画名冠绝当时，非止于拂蝇得名。但今代无其迹，若以品第，在卫之上，则未敢知。（一人白画，杂纸画龙虎图，纸画青溪龙、赤盘龙、南海监收十种马，夷子蛮并兽龙头四，并传于前代）

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远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孙权尝叹魏蜀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轻幔号为"丝绝"。（见王子年《拾遗录》）

蜀

诸葛亮，字孔明。彦远按：常璩《华阳国志》云："亮以南夷之俗难化，乃画夷图以赐夷，夷甚重之。"

亮子瞻，字思远，善书画，为侍中仆射军师将军。（见《蜀志》）

卷　五

晋

明帝司马绍，字道几（下品上），元帝长子。幼异，有对日之奇。及长，善书画，有识鉴，最善画佛像。蔡谟集云："帝画佛于乐贤堂，经历寇乱而堂独存。显宗效著，作为颂。"大宁中，年二十七，谥曰"明"。帝庙号肃祖。（见《晋书》）谢云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彦远曾见晋帝《豳诗图》，旧目云羊欣题字，验其迹乃子敬也。《豳诗七月图》，《毛诗图》二，《列女》二，《史记列女图》二，杂鸟兽五，《游清池图》二，《息徒兰圃图》，《杂异鸟图》，《洛神赋图》，《游猎图》、《杂禽兽图》、《东王公西王母图》、《洛中贵戚图》、《穆王宴瑶池图》，《汉武回中图》，《瀛州神图》、《人物风土图》，传于代。又画《列女》、《禹会涂山》、《殷汤伐桀图》）

荀勖字公曾（中品下），颍川人，多才艺，善书画。在魏为大将军，掾入晋为侍中中书监、济北侯、光禄大夫、尚书令。太康十年，赠司徒，谥曰"成"。钟会尝诈作勖书，就勖母取宝剑。会于时方造宅，勖潜画会祖父，形于壁。会兄弟入门见之感动，乃废宅。勖画亦会之比也。（见《魏志》及刘义庆《世说》，有《大列女图》、《小列女图》）谢云荀与张墨同品，在第一品卫协下、顾骏之上。

张墨（下品），谢赫云与荀勖并风范，气韵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睹精奥；若取其意外，则方厌膏腴。可与知音说，难与俗人道。（屏风一，杂摩诘像、杂白画一，《捣练图》传于代）

卫协（上品下），《抱朴子》云卫协、张墨并为画圣。孙畅之《述画》云：《上林苑图》，协之迹最妙。"又《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眼睛。顾恺之论画云："《七佛》与《大列女》，皆协之迹。伟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亦协手，巧密于情思。"此画短卷八分，题元和初。宗人张惟素将来，余大父答以名马并绢二百疋，惟素后却索将货与韩侍郎愈之子昶，借与故相国邹平段公家，以模本归于昶。彦远会昌元年见段家本，后又于襄州从事见韩家本。谢赫云："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在第一品曹不兴下，张墨、荀勖上。"李嗣真云："卫之迹虽有神气，观其骨节，元累多矣。顾生天才杰出，何区区荀、卫敢居其上？"彦远以卫协品第在顾生之上，初恐未安。及览顾生集有《论画》一篇，叹服卫画《北风列女图》，自以为不及。则不妨顾在卫之下，荀又居顾之上，则未敢知。（《诗北风图》、《史记伍子胥图》、《醉客图》、《神仙画》、《张仪像》、《鹿图》、《诗黍稷图》、《史记列女图》、白画《上林苑图》、《卞庄子刺虎图》、《吴王舟师图》并传于代，又有《小列女》、《楞严七佛》）

王廙，字世将（上品上），琅邪临沂人。善属词，工书画，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踪。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廙画。王敦用廙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护南蛮校尉，赠侍中，年四十七。（见《晋书》及何法盛《晋中兴书》）廙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时右军亦学画于廙。廙画孔子十弟子，赞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义之可不勖哉！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已之道。"又各为法赞之。（见廙本集，有《异兽图》、《列女仁智图》、《狮子击象图》、《吴楚放牧图》、《鱼龙戏水绢图》、行社齐屏风、《犀儿图》并传于代）王羲之，字逸少（中品下）廙从子

也。风格爽举，不顾常流。书既为古今之冠冕，丹青亦妙。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赠金紫光禄大夫。（见《晋书》。《杂兽图》、《临镜自写真图》、扇上画小人物，传于前代）

羲之子献之，字子敬（中品下），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丹青亦工。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乌驳犉牛，极妙绝。又书《犉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官至中书令。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见孙畅之《述画记》。彦远按：俗称逸少为大令，子敬为小令，非也。子敬为中书令，年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珉年三十八，子敬大令也。季琰乃小令也。逸少官不至中书令，不可呼为大令也）

康昕，字君明（下品），外国胡人，或云义兴人。书类子敬，亦比羊欣。曾潜易子敬题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画又为妙绝，官至临沂令。（孙畅之云胜杨惠，《五兽图》传于代）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上品上），晋陵无锡人。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刘义庆《世说》云："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又云"卿画苍颉古来未有也"）曾以一厨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题之。玄开其后，取之。诳言不开。恺之不疑。是窃去，直云画妙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故人称恺之"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又常悦一邻女，乃画女于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于长康，拔去钉乃愈。（此一节事，亦见刘义庆与《幽明录》，而小不同。云思江陵美女，画像簪之于壁玩之，亦出《搜神记》也）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曰明府当缘隐眼也。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蔽月，画人尝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画裴楷真，颊上加三毛，云楷俊朗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其观者详之，定觉神明殊胜重。嵇康四言诗《画为图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又画谢幼舆于一岩里，人问所以，顾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岩壑中。"又常画中兴帝相列像，妙极一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义熙初，为散骑常侍。（见《晋史》、《中兴书》檀通寓《续晋阳秋》、刘义庆《世说》及顾集）《建康实录》云："谢赫论江左画人，吴曹不兴、晋顾长康、宋陆探微皆为上品，余皆中下品。连五十尺绡画一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遗失尺度，此其难也。曹不兴能之。长康又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画讫，光彩耀目数日。《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刘义庆《世说》云："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疲。"孙畅之《述画记》云："画冠冕而亡面貌，胜于戴逵。"谢赫云："深体精微，笔亡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在第三品姚昙度下、毛惠远上。"李嗣真云："顾生天才杰出，独立亡偶，何区区荀、卫而可滥居篇首、不兴又处顾上？谢评甚不当也。顾生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足使陆生失步、荀侯绝倒。以顾之才流，岂合甄于品汇？列于下品，尤所未安。今顾陆请同居上品。"（彦远以本评绘画，岂问才流？李大夫之言失矣）姚最云："顾公之美，独擅往策。荀、卫、曹、张方之蔑然，如负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绝唱。分庭抗礼，未见其人。谢云声过其实，可为于邑。"张怀瓘云："顾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喻之书，则顾陆比之钟张，僧繇比之逸少，俱为古今之独绝。岂可以品第拘？谢氏黜顾，未为定鉴。"（《梁书·外域传》：狮子国晋义熙初献一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特异，制作非人工力。历晋、宋朝，在瓦棺寺。寺内有戴安道手制佛五躯及长康所画维摩诘，时称三绝。齐东昏侯取玉像为宠妃钗钏，俄尔而东昏侯暴卒。顾画有《异兽古人图》、《桓温像》、《桓玄像》、《苏门先生像》、《中朝名士图》、《谢安像》、《阿谷处女》、扇画《招隐》、《鸾鹊图》、《荀图》、《王安期像》、《列女仙》、白麻纸《三狮子》、《晋帝相列像》、《阮修像》、《阮咸像》、《十一头狮子》，白麻纸《司马宣王像》、一一素纸，《刘牢之像》、《虎射杂鸷鸟图》、《庐山会图》、《水府图》、《司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凫雁水鸟图》、列仙画，《水雁图》、《三天女图》、《三龙图》绢六幅图，山水古贤、荣启期、夫子、阮湘并水鸟屏风，《桂阳王美人图》、《荡舟图》、《七贤》、陈思王诗，并传于后代）顾恺之论画曰：（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小列女（面如银，刻削为容仪，不画生气。又插置丈夫支体，不似自然。然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且尊卑贵贱之形，觉然易了，难可远过之也）、《周本记》（重叠尔纶，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伏羲神农（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芒，居然有得一之想）、汉本记（李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细美，至于龙颜一像超豁高雄，览之若面也）、孙武（大荀首也。骨趣甚奇，二婕以怜美之体，有惊据之则，著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醉客（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神醉耳。多有骨俱然。蔺生变趣佳作者矣）、穰苴（类孙武而不如）、壮士（有奔腾大势，恨

不尽激扬之态）、列士（有骨俱然。蔺生恨意列不似英贤之慨，以求古人未之见也。然秦王之对荆卿，及覆大兰，凡此类虽美而不尽善也）、三马（隽骨天奇，其腾罩如蹑虚空，于马势尽善也）、东王公（如小吴神灵，居然为神灵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七佛及夏殷与大列女（二皆卫协手传而有情势）、北风诗（亦卫手。恐密于精思名作，然未离南中。南中像，与即形布施之象转不可同年而语矣。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惑以众论，执偏见以拟过者，亦必贵观于明识。末学详此，思过半矣）、清游池（不见京镐，作山形势者见。龙虎杂兽，虽不极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七贤（唯嵇生一像，欲佳。其余虽不妙合，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嵇轻车诗（作啸人，似人啸，然容悴不似中散，处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调畅，亦有天趣）、陈太丘二方（太丘夷素似古贤，二方为两耳）、嵇兴（如其人）、临深履薄（兢战之形，异佳有裁，自七贤以来并戴手也）。又恺之《魏晋胜流画赞》曰：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即事。凡吾所造诸画，素幅皆广二尺三寸，其素丝邪者不可用。久而还正，则仪容失。以素摹素，当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镇，使莫动其正。笔在前运，而眼向前视者，则新画近我矣。可常使眼临，笔止隔纸素一重，则所摹之本远我耳。则一摹蹉积蹉弥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内。防内若轻物，宜利其笔重，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画山迹利，则想敷伤。其所以疑用笔或好婉，则于折楞不隽。或多曲取，则于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难以言悉，轮扁而已矣。写自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其于诸像，则像各异迹，皆令新迹弥旧本。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醲也。凡胶清及彩色，不可进素之上下也。若良画黄满素者，宁当开际耳。犹于幅之两边，各不至三分。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又《画云台山记》曰："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暎日。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发迹。东基转上未半，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丈夹冈。乘其间而上，使势蜿蟺如龙，因抱峰直顿，而上下作积冈，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复一峰，是石东邻向者。峙峭峰西，连西向之丹崖，下据绝硐，画丹崖临涧上。当使赫巘隆崇，画险绝之赫。天师坐其上，合所坐石及荫宜，硐中桃傍生石间，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据硐，指挑回面谓弟子。弟子中有二人临下，到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答问而超升，神爽精诣，俯盼桃树。又别作王赵趋一人，隐西壁倾岩，余见衣裾。一人全见室中，使轻妙冷然。凡画人坐时，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鲜。微此正盖山高而人远耳。中段东面，丹砂绝萼及荫。当使嵃嵃高骊，孤松植其上，对天师所壁以成硐，硐可甚相近。相近者，欲令双壁之内，凄怆澄清，神明之居，必有与立马。可于次峰头作一紫石亭。丘以象左阙之，夹高骊绝萼，西通云台以表路。路左阙峰，似岩为根。根下空绝，并诸石重势，岩相承以合。临东硐其西，石泉又见。乃因绝际作通冈，伏流潜降，小复东出，下硐为石濑，沦没于渊。所以一西一东而下者，俗使自欲为图。云台西北二面可一图冈，绕之上为双碣石。象左右阙，石上作孤游生凤，当婆娑体仪，羽秀而详轩，尾翼以眺绝。涧后一段赤岓当使释弁如裂电。对云台西，凤所临壁以成硐，硐下有流清。其侧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饮水，后为降势而绝。凡三段山，画之虽长，当使画甚促，不尔不称。鸟兽中时有用之者，可定其仪而用之。下为硐物，景皆倒作。清气带山下三分，倨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已上并长康所著，因载于篇，自古柱传脱错，未得妙本勘校）

史道硕（上品下），孙畅之云："道硕兄弟四人并善画。道硕工人马及鹅"。谢云："硕与王微并师荀卫。王得其意，史传其似。"（《古贤图》、《金谷图》、《鹅图》、《牛图》、《七贤图》、《士命图》、《蜀都赋图》、《三马图》、《八骏图》、《服乘箴图》、《酒德颂图》、《琴赋图》、《嵇中散图》、《田家十月图》、《马图》、《王骏戈船图》、《梵僧图》、《燕人送荆轲图》，并传于代）

谢稚（下品），陈郡阳夏人，初为晋司徒主簿，入宋为宁朔将军、西阳太守。（宋邓琬传有《稚子》、《列女》、《康侯像》、《列女形仪图》、《列女贞节图》、《列女贤明图》、《列女仁智图》、《列女传一游仙翡翠篇》、《列女辩通图》、《三马伯乐图》、《鸂鶒图》、《孝子图》、《十弟子图》、《三牛图》、《濠梁图》、《轻车迅迈图》、《列女画》、《秋兴图》、《孝经图》、《列女图》、《大列女图》、《康侯图》、《晋宣王及魏名臣像》、杂画一、《楚令尹泣歧蛇图》、《孟母图》、《游仙图》、《秦王游海图》、《洛阳门翻车饼水图》、《汾阴醮鼎图》、《符河阳图》，并传于代）

夏侯瞻（下品），谢云气韵不足，精密有余。擅名当代，事非虚美。在第三品毛惠远下、戴逵上。（《郢匠图》、《高士图》、《倕山图》、《楚人祠鬼神图》，传于代）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能属词，善鼓琴，工书画，美风仪。在魏拜中散大夫，入晋不仕。自以高洁，难期所与。神交者唯王戎、山涛等，为竹林七贤而已。性巧绝，与向秀共锻于柳树下。钟会，贵公子也，往访之。康不礼焉。会构祸康于文帝，时年四十。（见《晋书》。《狮子击象图》、《巢由图》传于代）

温峤，字太真，太原祁人。秀朗有才鉴，善画。明帝时官至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年四十二。赠侍中大将军，追封始安公。谥曰武。（见孙畅之《述画记》、《晋史》）

谢岩、曹龙、丁远、杨惠、江思远，已上五人，兼见孙畅之《画记》。思远，陈留圉人。有孝行高节，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儒林参军。其他辟召，皆不就。年四十九。

王濛，字仲祖，晋阳人。放诞不羁，书比庾翼，丹青甚妙。颇希高达，常往驴肆家画辎车，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画，但人有饮食、美酒、精绢，我何不往也?"特善清言，为时所重。卒时年三十九。官至司徒左长史。（《晋书》有传，事见《中兴书》）

戴逵，字安道，谯郡铚人。幼有巧慧，聪悟博学。善鼓琴，工书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小碑子，为郑玄碑，时称词美书精，器度巧绝。其画古人山水极妙。十余岁时，于瓦棺寺中画。王长史见之云："此儿非独能画，终享大名。吾恨不得见其盛时。"逵尝就范宣学，范见逵画，以为亡用之事，不宜虚劳心思。逵乃与宣画《南都赋》。范观毕，嗟叹甚，以为有益，乃亦学画。逵既巧思，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郄超观而礼之，撮香誓曰云云既而手中香勃然烟上，极目云际，前后徵拜，终不起，太元二十一年也（见《晋书》及《宋书》及逵别传、徐广《晋记》、《会稽记》、郭子、刘义庆《世说》宋朝临川王《冥验记》，此像今在越州嘉祥寺，今亦有逵手铸铜佛并二菩萨，在故洛阳城白马寺。隋文帝自荆南兴皇寺取来）。谢云："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卫之后，实称领袖。"刘义庆云："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见之。谢本轻戴，见之但论琴书而已。戴亡吝色，而说琴画愈妙。谢知其量。"又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秀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惟务光当免卿此语耳。"（务光者，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鼓琴、服蒲薤根，汤将伐桀，谋于光，光曰："非吾事也。"汤曰："伊尹何如?"光曰："强力忍诟，不知其他。"汤克桀，以天下让于光，光曰："吾闻亡道之世，不践其上。况让我乎?"负石自沉于泸水。见《列仙传》。戴逵画有《阿谷处女图》、《孙绰高士像》、《胡人弄猿图》、《濠梁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金人铭》、《三马伯乐图》、《三牛图》、《尚子平》、《白画嵇阮像》、《嵇阮十九首诗图》、《五大罗汉图》、《名马图》、《渔父图》、《邻子图》、《吴中溪山邑居图》、《杜征南人物图》，并传前代）逵子勃（下品），有父风。孙畅之云："山水胜顾"。晋义熙初以散骑郎征不至。（见《宋书》。有《曹长孺像》、《三马图》、《九州名山图》、《秦皇东游图》、《朝阳谷神图》、《风云水月图》，已上并传于前代）

勃弟颙，字仲若，巧思亦逵之流。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传父之琴书丹青，凡所徵辟，并不起。宋太子铸丈六金像于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理，乃迎颙问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既铝（音虑）减臂胛，像乃相称。时人服其精思。年六十四。（见《宋书·隐逸传》及王智深《末记》）

彦远曰：汉明帝梦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长丈六，黄金色。帝乃使蔡愔取天竺国优瑱王画释迦像，仍命工人图于南宫清凉台及显节陵上。以形制古朴，未足瞻敬，阿育王像至今亦有存者可见矣。后晋明帝卫协皆善画像，未尽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至如安道潜思于帐内，仲若凭知其臂胛，何天机神巧也。其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周昉，各有损益。圣贤盼响，有足动人。璎珞天衣，创意各异。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

卷 六

宋

陆探微（上品上），吴人也。宋明帝时常在侍从，丹青之妙，最推有名。（《宋书》有名）谢赫评云："画有六法，自古作者鲜能备之。唯陆探微及卫协备之矣。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激扬可至铨量之极乎。上品之上，亡地寄言，故居标第一。"（第一品第一人）李嗣真云："'亡地寄言，居标第一'。此言过当，但顾长康之迹，可使陆君上品第一。"张怀瓘言："顾陆及张僧繇评者，各重其一，皆为当矣。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比之书，则顾、陆、钟、张也，僧繇逸少也，俱为古今独绝，岂可以品第拘?"彦远以论为当。（有《宋孝武像》、《宋明像》、《孝武功臣竹林像》、《豫章王像》、《严龙像》、《宋元徽像》、《羊玄宝像》、《宋景和像》、《蝉雀图》、《建安山阳王像》、《巴陵王像》、《江陵王像》、《江夏王像》、《建平王像》、《江智渊王悦像》、《王粹像》、《王嗣像》、《阮佃夫像》、《勋臣像》、《孙高丽像》、《一人像》、《勋贤像》、《沈庆之像》、《顾庆之像》、《柳元景像》、《王道隆像》、《王翼之像》、《沈昙庆醉像》、《范惠景母子像》、《高丽赪白马像》、《阿难维摩图》、《鵁鶄图》、《王管像》、《朱升像》、《麻超之、徐僧宝像》、《十一人图》、《五白马图》、《刘亮锅马图》、《狝猴图》、《齐高帝像》、《孔子像》、《十弟子像》、《宋元微像》、《钟期图》、《荣启期》、《孔颜图》、《竟陵王像》、《殷

洪像》、《任侯伯像》、《释僧虔像》、《徐爰、李献、王凯像》、《孙覆著高丽衣》、《刘硕、钱灵度像》、《徐爰、周师之像》、《谢超宗像》、《宋桂阳王宠姬像》、《刘宰之板像》、《王献之板像》、《天安寺惠明板像》、《捣衣图》、《施修林摇锡像》、《江智渊、刘季之像》、《太宰像》、《灵基寺瑾统像》、《蔡姬荡舟图》、《诗新台图》、《斗鸭图》、《萧史图》、《叙梦赋服乘图》，并传于代者也）

子绥（中品），谢云："体运遒举，风力顿挫，一点一拂，动笔新奇。简于绘事，传世盖寡。在第二品顾骏之下、袁倩上。"（《朝臣像》、《王晏萧寅像》、《周盘龙》，麻纸画《立释迦像》，传于世）

绥弟弘肃（中品上），姚最云："最藉庭训，虽所得不多，亦有家法。在张僧繇、毛棱上。"

顾宝光（中品上），吴郡人。善书画。大明中为尚书、水部郎。（见《宋书·陆探微传》云，司徒左曹椽）谢云："全法陆家，师事宗炳，方之绥倩。则优在第四品蘧道愍下、王维、史道硕上。"（《射雉图》、《豫章王像》、《秦始名臣图》、《宋竟陵王像》、《瑾公像》、《鵁鶄图》、《张舆像》、《秦始勋臣像》、《王翼之像》、《勋贤像》、《褚□衣架图》、《天竺僧》、麻纸画洛中卓马、《闻鸡图》、《越中风俗图》，并传于世）

宗炳字少文（中品上），南阳涅阳人。善书画。江夏王义恭尝荐炳于宰相前，后辟召，竟不就。善琴书，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以疾还江陵。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其高情如此。年六十九。尝自为画山水序曰："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且夫昆仑山之大、旷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坚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向。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蒿笔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见沈约《宋书隐逸传》及炳别传）谢赫云："炳于六法，亡所遗善。然含毫命素，必有损益。迹非准的，意可师效。在第六品刘绍祖下、毛惠远上。"彦远曰："既云必有损益，又云非准的，既云六法亡遗善，又云可师效。谢赫之评，固不足采也。且宗公高士也，飘然物外，不可以俗画传其意旨。"（《嵇中散》、《白画孔子弟子像》、《狮子击象图》、《颍川先贤图》、《永嘉邑屋图》、《周礼图》、《惠持师像》，并传于代也。凡六本）

王微字景贤（下品），琅琊临沂人。善书画。尝居一屋，读书玩古不出十余年。《与友人何偃书》曰："吾性知画，盖鸣鹄识夜之机，盘纡纠纷，咸纪心目。故山水之好，一往迹求，皆得仿佛。"竟不就辟。世祖以贞栖绝俗，赠秘书监。微作《叙画》一篇，其略曰："辱颜光禄，书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而工篆隶者自以书巧为高，欲其并辩藻绘，核其攸同。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辩，方州摽镇，阜划漫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亡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曲以为嵩高，趣以为方丈。以叐之画，齐乎太华；杜之点，表夫隆准。眉额颊辅，若晏笈兮。孤岩郁秀，若吐云兮。横变纵化，故动生焉。前矩彼方出焉，然后宫观舟车，器以类聚；犬马禽鱼，物以状分。此画之致也。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圭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披图按牒，效异山海，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画之情也。"（《宋书》有传，及王智深《宋纪序》，在别传）谢赫云："微与史道硕并师荀、卫。王得其意，史传其似。在顾宝光下。"彦远论曰："图画者，所以鉴戒贤愚、怡悦情性。若非穷玄妙于意表，安能合神变乎天机？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各有画序，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因著于篇，以俟知者。"

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幼有才学，初为始兴王濬后军参军。性多巧思，善画。制木方丈图。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作《画琴帖序》，自序其画云。泰始二年卒，官至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中书令。年四十六，赠右光禄大夫，谥宪子。（见《宋书》又庄集）

袁倩（中品上），谢云："北面陆氏，最为高足。象人之妙，亚美前修。但守师法，不出新意，其于妇人，特为古拙，在第二品陆绥下、姚昙度上。"（《徐令麻纸像》，《章王像》、《张畅等像》、《王抗棋图》、《会献图》、《正声伎图》、《御临轩图》、《朝臣十二人图》、《吴楚夜踏歌图》、《豫章王宴宾图》、天女白画，东晋高僧白画，《一龙图》、貌三人像，不题名字，并冠武弁，有太清年月，并行于世。又《维摩诘变》一卷，百有余事，运思高妙，六法备呈，置位无差，若

神灵感会，精光指顾，得瞻仰威容。前使顾、陆知惭，后得张、阎骇叹。又有《苍梧图》，传于前代也）

倩子质，姚最云："风力爽俊，不坠家声。始逾志学之年，便婴颠痫之疾。曾见《庄周木雁图》、《卞和抱璞图》，笔势劲健，继父之美。若方之体物，则伯仁龙马之词；比之书翰，则长胤狸骨之方。虽语迹异途，而妙理同归一致。"

史敬文（中品上。《黄常升仙图》、《乐巽人马画》、《张平子西京赋图》并传于代）

史艺（下品。《屈原渔父图》、《王羲之像》、《孙绰像》，并传于代）

刘斌（下品。《诗黍离图》传于代。）

尹长生（下品。或《作尹虒生像》、《南朝贵戚图》）

顾骏之（中品。严公等像，并传于代）

康允之（中品）

顾景秀（中品上），宋武帝时画手也。在陆探微之先，居武帝左右。武帝尝赐何戢《蝉雀扇》，是景秀画。后戢为吴兴太守，齐高帝求好画扇，戢持献之。陆探微、顾宝光见之，皆叹其巧绝。（《宋文帝像》、《宋谢琨兄弟四人像》、《晋中兴帝相像》、《王献之竹图》、《刘牢之卜见图》、《鹨鹕图》、《王僧绰像》、《蝉雀麻纸图》、《鹦鹉画扇》、《树相杂竹怀香图》、《孙公命将图》、《名臣图》、《刺虎图》、《小儿戏鹅图》，或云是画《昭明太子王谢诸贤图》、《陆机诗图》，并传于代）谢云："神韵气力，不足前修。笔精谨细，则逾往烈。始变古体，创为今范。赋彩制形，皆有新意。"扇画蝉雀，自景秀始也。宋大明中，莫敢与竟。在第二品陆绥上。（彦远按：大明中有顾宝光，景秀岂得独擅也）

吴暕（下品），谢云："体法雅媚，制置才巧。擅美当年，有声京洛。在第二品江僧宝下。"

张则（下品），谢云："意态宏逸，动笔新奇，在吴舵下。"

刘胤祖（下品），官至尚书、吏部郎。谢云："蝉雀特尽微妙。笔迹超越，爽俊不凡。在第三品晋明帝下。"

胤祖弟绍祖（下品），官至晋太康太守。谢云："善于传写。不间构思，鸠敛卷秩。近将兼两，宜有草创。综于众本，笔迹调快。劲滑有余，然伤于师工，乏其士体。其于模写，特为精密。"

胤祖子璞，姚最云："体运精研，亚于胤祖。在梁元帝下。"

蔡斌（下品下。《游仙图》、《苏武像》，并传于代）

濮万年（下品。《苏门先生名臣像》，传于代）

万年弟道兴（下品。《列女辩通图》传于代）

史粲（中品下。马势白画，《八骏图》传于代）

宋僧辩（下品）

范惟贤（诸家并不载品第，唯南齐高帝集名画曰："十二人自陆至范，惟贤亦未见其迹。"）

卷 七

南 齐

宗测，字敬，微炳之孙也（炳已具第六卷）。代居江陵，不应辟召。骠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为参军，测答曰："何得谬伤海鸟，横斤山木?"性善书画，传其祖业。志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隐庐山，居炳旧宅。画阮籍遇孙登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寺佛影台，皆称臻绝。（见《南齐记》）

刘系宗，丹阳人。少便书画，在宋为景陵王子景粹侍书，入齐为东宫侍书，官至骠骑将军、宣城太守。（《南齐书》见载）

姚昙度（中品上），谢云："画有逸才，巧变锋出。魑魅鬼神，皆为妙绝。雅郑兼善，英奇俊拔。天挺生知，出人意表。虽然，洪纤循矩，往往有失。在第三品袁倩下、顾生上。"

昙度子，不知名，出家，法号惠觉（下品）。姚最云："丹青之用，继父之美。定其优劣，嵇聂之流。"（有殷洪像、白马寺宝台样行于代）

蘧道愍（下品），谢云："与章继伯并善寺壁，兼能画扇。人马数分，毫厘不失。别体之妙，可谓入神。"蘧始师章，冰寒于水。

道愍外甥，沙门僧珍，师道愍之画（中品上）。姚最云："嵇、聂之流，与惠觉同品。"（《有姜嫄等像》、《豫章王像》、康居人马，传于代）

章继伯（下品），谢云："与蘧同品。"（《藉田图》绢长三丈，传于代）

范怀珍（中品。或作怀槊，或作怀坚，《涯注马图》、孝子屏风，行于代）

钟宗之（下品。《王攸之等像》、《王柳等像》、《王献之像》，行于代）

王奴（下品。《肃赋图》行于代）

王殿（下品。《曹长孺真》、《列女传舟仪图》、《三马图》、《败春图》传于代）

戴蜀（中品下。《孝子图》、《息妫图》传于代）

陈公思（下品。《列女贞节图》、《列女仁智图》、《朱买臣图》传于代）

陶景真（中品下。《孔雀鹦鹉图》、《虎豹图》传于代）

张秀和（下品。《游清池图》传于代）

沈标（下品），姚最云："亡所偏善，触类涉习。留意铅华，亦有可观。"

谢赫（中品下），姚最云："点刷精研，意存形似。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发，皆亡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眊，与时竟新。别体细微，多从赫始。遂使委巷逐

末，皆类效颦。至于气运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雅壮之怀。然中兴以来，象人为最。在沈标下、毛惠秀上。"（《安期先生图》传于代）

沈粲（下品），姚最云："笔迹调媚，专工绮罗屏障。所图颇有情趣，在张僧繇上。"（彦远云："专工绮罗，亡所他善。不合在僧繇上。"）

丁光，谢云："虽擅名蝉雀，笔迹轻羸，非不精谨，乏其生气。"（彦远云："若以蝉雀微艺，况又轻羸，则猥厕画流固有惭色。"）

周昙研，沙门彦悰云："师塞壮勒，授曹仲达。比曹不足，方塞有余。"（塞壮勒未详）

谢惠连（中品中），陈郡阳夏人。幼有词学，族兄灵运叹服之。官至司徒府参军，以疏放，久不从官。年二十，书画并妙。（《南齐书》具载）

谢约（下品），孙畅之云："综弟也。为卫尉参军。范晔为传。善山水。"（《火山图》并《声妓乐器图》传于代）

虞坚（下品）

丁宽（下品）

刘瑱，字士温（下品），彭城人。少聪慧，多才艺，工书画，饮酒至数斗。画嫔嫱，当代第一。官至吏部郎。（见《南齐书》）谢云："用意绵密，画体简细。笔力困弱，制置单省。妇人最佳，但纤削过差，翻为失真。然玩之详熟，甚有姿态。"（《捣衣图》、《刘长史图》、《少年行乐图》、《朝臣图》、《吴中行舟图》并传于代）

毛惠远（中品上），荥阳阳武人。善画马，时刘瑱善画妇人，并当代第一。官至少府卿。市青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画用，钱六十五万。有言惠远纳利者，世祖敕尚书评价，贵二十八万。杀之，后家徒壁立，上悔痛之。（见萧子显《齐书》）谢云："画体周赡无适不谐，出意无穷，纵横络绎，位置经略尤难比俦。笔力遒媚，超迈绝伦，其于倏忽挥霍，必也极妙。至于定质魄然，翻未尽善。鬼神及马，泥滞于时。"（彦远按：《南齐史》称惠远画马第一，谢乃云："泥滞于时。"曾见《酒客图》，是宫卷。后有题记，笔迹之外，颇有风格。意匠师于顾，《酒客图》、《刀戟图》、《中朝吕士图》、《刀戟戏图》、《七贤藤纸图》、《赭白马图》、《骑马变势图》、《叶公好龙图》并传于代）

惠远弟惠秀（下品下），永明中待诏秘阁。世祖将北伐，命惠秀《画汉武北伐图》，中书郎王融监掌其事。融好功名，秀又善图。画成，帝极珍贵，置琅琊台上，每披玩焉。（见《南齐书》）姚最云："绘事详悉，太自矜持，翻成羸钝。遒劲不及于惠远，精思有过于棱矣。"（《洴除图》、《剡中溪谷邨墟图》、《胡僧图》、《释迦十弟子图》、《二疏图》传于代）

惠远子棱，姚最云："便速有余，真巧不足。善于布置，比之叔父，则床下安床。"

梁

元帝萧绎，字世诚（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聪慧俊朗，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初封湘东王，后乃即位，年四十七。追号元帝，庙号世祖。尝画圣僧，武帝亲为赞之。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梁书》具载）又画《职贡图》并序。善画外国来献之事（序具本集）。姚最云："湘东天挺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理。听讼之暇，众艺之余，时遇挥毫，造化惊绝，足使荀、卫阁笔，袁、陆韬翰。"（《游春苑白麻纸图》、《鹿图》、《师利像》、《鹅鹤陂泽图》、《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

元帝长子方等，字实相，尤能写真。坐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数人。问童儿，皆识之。后因战殁，年二十二。赠侍中、中军将军、扬州刺史。谥"忠庄太子"。（见《梁书》及《三国典略》，《龙马出渥洼图》）

萧大连，字仁靖，简文帝第五子。少俊爽风流，有巧思。洞达音律，工丹青。初封临海县公，官至东扬州刺史、轻车将军。大宝元年，封南郡王，年二十五。（见《梁书》）

萧贲，字文奂（下品），兰陵人。多词学，工书画，曾于扇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仕梁，为河东太守。（见《梁书》）姚最云："雅性精密，后来难比。含毫命素，动必依真。学不为人，自娱而已。人间罕见其迹。"

陆杲，字明霞（中品上），吴郡人也。好词学，信佛理，工书画，与舅张融齐名。初仕齐，后入梁，官至特进扬州大中正。（见《梁书》）谢云："体致不凡，夸迈流俗。时有合作，往往出人。点画之间，动杂灰琯，传于代者盖寡。"

陶弘景，字道明，丹阳秣陵人。幼有异操，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便有长生之志。善琴棋，工草隶，徵为诸王侍读。永明十年，辞禄，止于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好著述，明众艺，善书画。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见《梁书·处士传》）武帝尝欲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朝廷有事，多询之，号山中宰相。

张僧繇（上品中），吴中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毁拆。又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初吴曹不兴图

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武帝龙泉亭。其画草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坼为二，后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一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坼多时，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果于其后购得，疾乃愈。刘长卿为记述其事。张画所有灵感，不可具记。（彦远家有僧繇定光如来像，元和中进入内，曾见维摩诘并二菩萨，妙极者也）姚最云："善图寺壁，超越群公。价等昙度，朝衣野服，古今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皆参其妙。唯公及私，手不释笔，俾画作夜，未尝倦息。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然圣贤晒眄，犹乏神气。岂可求备于一人？虽云晚出，殆亚前哲。在沈粲下。"（彦远以此评最谬）李嗣真云："顾陆已往，郁为冠冕。盛称后叶，独有僧繇。今之学者，望其尘躅，如周、孔焉。何寺塔之云乎？且顾、陆人物衣冠，信称绝作，未睹其余。至于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唯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千变万化，诡状殊形，经诸目，运诸掌，得之心，应之手。意者，天降圣人为后生，则何以制作之妙拟于阴阳者乎？请与顾陆同居上品。张怀瓘云："姚最称：'虽云后生，殆亚前品'。未为知音之言。且张公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纸一二而像已应焉。周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清溪宫水怪图》、《吴王格虎图》、《维摩诘像》、《横泉闻龙图》、《昆明二龙图》、《行道天王图》、《汉代射蛟图》、《杂人马兵刀图》、《朱异像》、《羊仁跃马图》、《摩衲仙人图》、《梁北郊图》、《梁武帝像》、《梁宫人射雉图》、《定光佛像》、《醉僧图》、《田舍舞图》、《咏梅图》并传于代者也）

僧繇子善果（中品。或作张果），李嗣真云："既渐过庭之训，犹是名家之驹。摽置点拂，殊多佳致。时有合作，乱真于父。若长辔远途，亦不追意。一篇之中，自有玉石在田。杨之下、郑法轮之上。"（《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传于代）

善果弟儒童（中品上。《释迦会图《宝积经变》，传于代）

袁昂字千里（中品上），陈郡阳夏人。仕齐，为秘监黄门侍郎。幼以孝称，颇善画。入梁，官至中书监。年八十。赠侍中特进，谥曰"穆正"。（见《梁书》）僧悰云："禀则郑公，亡所失坠。绮罗一施，超彼常伦。"

焦宝愿（下品），姚最云："早游张谢，靳固不传。傍求造请，事均盗道。衣制树色，皆自新意。点黛施朱，轻重不失。在毛棱上、嵇宝钧下。"

嵇宝钧（下品），姚最云："虽亡师范，而意兼真俗。赋彩鲜丽，观之悦情。"（彦远以画性所贵上，然何必师范）

聂松（下品），梁帝云："与嵇同品，言其优劣，僧繇之亚。在解倩上。"（《支道林像》传于代）

解倩（中品下），姚最云："全法遵章，笔力不及。通变巧捷，寺壁最长。"（《丁贵人弹曲项琵琶图》、《五夫人像》、《九子魔图》传于代）

陆整（中品上。御像传于代）

江僧宝（中品下），谢赫云："斟酌袁陆，亲渐朱蓝。用笔骨鲠，甚有师法。象人外，亡所长。在第三品戴逵下、吴暕上。"（《临轩图》、《衔像》、《职贡图》、《小儿戏鹅图》并有陈朝年号传于代）

光宅寺僧威公（中品），姚最云："下笔为京洛所知。"

僧吉底俱，外国人。（中品）

僧摩罗菩提，亦外国人。（中品）

僧迦佛陀（中品），禅师天竺人。学行精悫，灵感极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于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门上有画神，即是迦佛陀之迹。（见《续高僧传》，有《薾菻国人物图》、器物样、《外国兽图》、鬼神画并传于代）姚最云："已上三僧，既华夷殊体，亡以知其优劣。"（彦远按：《梁书·外国传》云："于陀利国王瞿昙备跋陀罗者，亦工画。其国在南海洲上。天监元年四月八日，瞿昙梦一僧相告，云中国今有圣主，十年内佛法大兴。汝可朝贡，不然则汝国不安。梦中与僧同到中国，见梁天子。见而异之，记得梁主形貌，命笔写之，遂遣使并本国画工请写高祖真。上许之，遂还本国。陀罗以高祖真类己画者，盛之实函，日嘉礼敬，以外国能画，故附此记云。"）

卷　八

陈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人。七岁通五经，善属词，能书画。长为鸿儒，天象地理无不毕习。在梁为中领军。时宣城王为扬州，野王善画，王褒善书，俱为宾友，时号二绝。入陈，官至黄门侍郎，年六十三。赠右卫将军。（见《陈书》）

后　魏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敏彗机巧，工书画，善画人物及雕刻。虽有才学，常在剞劂绳墨之间，园湖城殿之侧。识者叹息，少游坦然。以为已任，不告疲劳。官至将作大匠、太常少卿、前将军、都水，兼此四官，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质"。（见《后魏书》。时有郭善明、侯文和、柳俭、闵文和、郭道兴，并以巧思称）彦远以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鄙亡德而有艺也。君子依仁游艺，周公多才多艺，贵德艺兼也。苟亡德而有艺，虽执厮役之劳，又何兴叹乎！

杨乞德，封新乡侯。归心释门，施身入寺。善画佛像，价陵昙度。

王由，字茂道，善书画。摹画佛像，为时所服。

官至东莱太守。(见《后魏书》)

祖班者，东魏人，善画。(见《三国典略》)

北 齐

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广宁郡王、尚书令、大司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艺，尝于厅事壁上画苍鹰，睹者疑其真，鸠雀不敢近。又画《朝士图》，当时绝妙，为周师所虏。授开封县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齐君臣，自弹琵琶，命孝珩吹笛。(见《北齐书》)

萧放，字希逸，梁武帝犹子也。为本朝著作郎，入齐待诏词林馆，善丹青，因于宫中监诸画工。帝令采古来丽美诗及贤哲充画图。帝甚善之，与杨休之同撰《御览》，加镇东大将军、散骑常侍。(见《北齐书》)

杨子华(中品上)，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尝画马于壁，夜听蹄啮长鸣，如索水草。图龙于素，舒卷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见《北齐史》)阎立本云："自像人已来，曲尽其妙，简易標美，多不可灭，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僧琮云："在孙下田上。李六在上品，张下郑上。"(《斛律金像》、《北齐贵戚游苑图》、宫苑人物屏风、《邺中百戏》、《狮猛图》并传于代)

田僧亮(下品)官至三公、中郎将。入周，为常侍。当时之名高于董、展。僧琮云："挺特生知，不由师授。田家一种，古今独绝。在杨子华下。"(窦蒙云："非独田家，众艺皆妙。杨、孙之次，董、展上流。彦远以僧亮画意类于展而不如展之精密也)李云："田、杨声实与董、展相侔，备道形似。田氏野服柴车，名为绝笔，与杨契丹同在上品。董展之下。"

刘杀鬼(下品)，与杨子华同时，世祖俱重之。画斗雀于壁间，帝见之为生，拂之方觉。常在禁中锡赉钜万，任梁州刺史。(见《北齐书·词苑传》)

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公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通记》具载仲达画佛之妙，颇有灵感)僧琮云："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兢于时。"(卢思道、斛律明月、慕容绍宗等像，《弋猎图》、《齐武临轩对武骑名马图》传于代)

殷英童，善画兼楷隶。

高尚士(中品)，徐德祖(下品)，曹仲璞，已上三人并是当时名手。

后 周

冯提伽，北平人也。官至散骑常侍，兼礼部侍郎。志尚清远，后避周末之乱，佣画并汾之间。窦蒙云："寺壁皆有合作，风格精密，动若神契。"彦远按：提伽之迹，未甚精密。山川草树宛然，塞北车马为得意。人物非所长。

隋

阎毗，榆林盛乐人，工篆隶，善丹青。当时号为臻绝。周武帝时拜仪同三司，隋帝爱其才艺，令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拜车骑将军。炀帝令毗修辇辂，多所损益。与宇文恺参详故实，并推巧思。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见《隋书》。时有何稠、宇桂林、刘龙、龙弟衮，并有巧思，绝世过人)

展子虔(中品下)，历北齐、周、隋。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僧琮云："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李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车马，展亡董之台阁。"(法华变、白麻纸《长安车马人物图》、《弋猎图》、杂宫苑南郊、白画《王世充像》、《北齐后主幸晋阳图》、《朱买臣覆水图》并传于代)

郑法士(中品上)，在周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县子。入隋，授中散大夫。僧琮云："取法张公，备该万物。后来冠冕，获擅名家。在孙尚子上。"李云："伏道张门，谓之高足，邻几睹奥，具体而微。气韵標举，风格遒俊。丽组长缨，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至乃百年时景，南邻北里之娱，十月车徒，流水浮云之势，则金张意气，玉石豪华，飞观层楼，间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粿以；杂英芳草，必暧暧然，有春台之思。此其绝伦也。江左自僧繇已降，郑君是称独步。在上品杨子华下、孙尚子上。"(按：郑法轮、郑德文、袁昂、陈善见、刘乌、阎立本皆师郑公，各有形似，识者方辩之。《禽卢明月像》、《阿育王像》、《陈玄英像》、《贵戚屏风》、《洛中人物车马》、《隋文帝入佛堂像》、《北齐畋游像》、《杨素贺若弼像》、并《游春苑图》并传于代)彦远以李大夫所许郑在杨下，此非允当，郑合在杨土。

法士弟法轮(中品上)，李云："属意温雅，用笔调润，精密有余，高奇未足。舆马之际，难与比肩，比其兄为劣。及其辟台苑，恣登临，罗绮如春，芳菲似雪，亦为绝尘也。"僧琮云："法轮精密有馀，不近师匠，全范士体，先图寺壁。本效张公，为步不成，谅非高雅。前贤品第，以此失之。"法士子德文(中品)，李云："笔迹纤懦，英灵销歇。与法轮、刘乌同。"

孙尚子(上品中)，睦州建德县尉。僧琮云："师模顾陆，骨气有余。鬼神特所偏善，妇人亦有风态。在法士下、子华上。"窦蒙云："鞍马树石，法士不如，与顾、陆异迹，岂独鬼神而已?"李云："孙、郑共师于张，郑则人物楼台，当霸雄伯；孙则魑魅魍魉，参灵酌妙。善为战笔之体，甚有气力。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莫不战动。唯须发独尔调利。他人效之，终莫能得，此其异态也。在上品郑下、董展上。"(《美人图》、屋宇鬼神，传于代)

董伯仁（中品上），汝南人也。多才艺，乡里号为“智海”。官至光禄大夫、殿中将军。僧琮云：“综叙多端，尤精位置。屏障一种，亡愧前贤。在陈善见下。”窦蒙云：“楼台人物，旷绝今古。杂画巧瞻，高视孙、田，乃变化万殊，何止屏风一种？”李云：“董与展，皆天生纵任，亡所祖述。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足使先辈名流动容变色。但地处平原，阙江山之助；迹参戎马，少簪裾之仪。此是所未习，非其所不至。若较其优劣，则欣戚笑言，皆穷生动之意；驰骋弋猎，各有奔飞之状。必也三昧轮奂，董氏造其微；六辔沃若，展生居其骏，董有展之车马，展亡董之台阁。”汝南今多画迹，是其绝思。石泉公王方庆观之而叹曰：“向使展、董二人与江东诸子易地而处，张侯已降，咸应病足。”鉴者以为知言。初董与展同召入隋室，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则见轻，后乃颇采其意。古来词人亦有此累。（《周明帝畋游图》、杂画台阁样、弥勒变、《弘农田家图》、《隋文帝上厩名马图》，传于代）

杨契丹（上品中），宫至上仪同。僧琮云：“六法备该，甚有骨气。山东体制，允属伊人。在阎立本下。”（窦云：“契丹之迹，非不推富，比之董展则乏精微。”）李云：“田杨声侔董展。昔田杨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簟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鄣蔽?’杨特托以婚姻，有讨门之好。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车马曰：‘此是吾画本也’。由是郑深叹服。”（光明寺后为大云寺，今长安怀远里也）又宝刹寺一壁佛涅槃变、维摩诘等，亦为妙作，与田同品。（《隋朝正会图》、《幸洛阳图》、《豆卢宁像》、《贵戚游宴图》杂佛变，传于代）

刘乌（下品），僧琮云：“师于郑屏、鄣有功。其于绵密独越伦辈。”李云：“学于郑，不少风格，但未遒耳。”

陈善见（下品），僧琮云：“准的于郑遒媚，温润则不及之。”裴孝源云：“二阎、袁、陆、张之外，学者陈善见、王知慎之流，万得其一。固未及于风格，尚汲汲于形似。今之所蓄，皆善见写榻，都非杨、郑之真矣。”

江志（中品），僧琮云：“笔力劲健，风韵顿挫。模山拟石，妙得其真。”

李雅（下品），为滕王库直（或云秦王）。僧琮云：“神气抑杨，独越伦伍。圣僧形制，是所尤工。”窦云：“佛像鬼神，法士以下，僧繇之亚，契丹善见未可比之。”

王仲舒下品），僧琮云：“北面孙公，风骨不逮，精熟润媚，推于名辈。”

阎思光（下品），解悰（下品），　程瓒（下品），已上三人并隋朝名手。

尉迟跋质那，西国人。善画外国及佛像，当时擅名，今谓之大尉迟。（《六番图》、《外国宝树图》，又有《婆罗门图》传于代）

天竺僧昙摩拙义，亦善画。隋文帝时自本国来，遍礼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县大石寺，空中见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为十二神形于寺塔下，至今在焉。（具《三宝感通记》）

卷　九

唐朝上

唐高祖神尧皇帝、　太宗皇帝、　中宗皇帝、　玄宗皇帝并神武圣哲，艺亡不周，书画备能，非臣下所敢陈述。

汉王元昌，高祖神尧皇帝第七子、太宗皇帝之弟，少博学，能书画。武德三年封鲁王，十年封汉王，为梁州都督，坐太子承乾事废。（《汉画贤王图》，鞍马鹰鹘，传于代）李嗣真云：“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裴孝源云：“六法俱全，万类不失。”）

汉王弟韩王元嘉，亦善书画。天后授之太尉。善画龙马虎豹。

滕王元婴，亦善画。

阎立德（上品下，阎让字立德，以字行于代），父毗在隋以丹青知名。（已上第八卷中具载）与弟立本俱传家业。武德中为尚衣，奉御造衮冕大裘等六服，腰舆伞扇，咸得妙制。贞观初为将作大匠，造翠微玉华宫，称旨，官至工部尚书，封大安县公。显庆元年，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谥曰：“康。”（《文成公主降番图》、《玉华宫图》、《斗鸡图》并传于代）

立德弟立本（上品下），显庆初代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拜右相，封博陵县公。有应务之才，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初为太宗秦王库直。武德九年，命写秦府十八学士，褚亮为赞。（《秦府十八学士驾真图》序曰：“武德四年，太宗皇帝为太尉尚书令，雍州牧、左右卫大将军，新命为天策上将军，位在三公上，乃锐意经籍，怡神艺学，开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国尊贤重道，先于申穆；梁园接士，比德至于邹枚。咸以著范前修，垂光后烈，顾惟菲薄，多谢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　于是芳兰始被，深冠盖之游；丹桂初丛，广旌俊之士。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徒迁，终愧嘤嘤之友。所异过人正训，匡其阙如。侧席亡倦于齐庭，开筵有惭于燕馆。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察，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秦王记室虞世南，参军蔡允恭、颜相时，著作郎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典籤苏勖等。或背淮而致千

里，或通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或弘礼度而成典则，畅词学而铭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词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寻迁库直。阎立本图形貌，具题名字爵里，仍教文学诸亮为之像赞。勒成一卷，号十八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引见。论讨坟典，商略前载，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寝，又降以温颜，礼数甚厚。由是天下归心，奇杰之士感思自效于时，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州云。）贞观十七年，又诏画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上自为赞。（贞观十七年诏曰："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名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司徒赵国公无忌，故司空杨州都督河间元王孝恭，故司空蔡国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郑国文贞公徵，司徒梁国公玄龄，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谢中国公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瑀，故辅国大将军杨州都督褒国忠壮公志玄，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弘基，故尚书左仆射忠国公通，故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郧节公开山，故荆州都督谯国公绍，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顺德，洛州都督郧国公张亮，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故左骁卫大将军郯襄公张公谨，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英国公李勣，故徐州都督胡庄公秦叔宝等，或材准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幄，经纶霸图；或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开；或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占標奇；或受命庙堂，闻士方面，重氛再朗，王略遐宣，契阔中后，劬劳师旅，赞景业于草昧，翼鸿化于隆平，茂绩嘉庸，冠冕列辟，昌言直道，模范缙绅。固以瞻伊吕而连衡，迈方名而长鹜者矣。宜酌故实，弘兹盛典，可并图画于凌烟阁，庶念功臣之怀，亡谢于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后昆）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又鄠杜间有苍虎为患，天皇引骁勇千骑取之。虢王元凤，太宗之弟也，弯弓三十钧，一矢毙之，召立本写貌，以旌雄勇。《国史》云："太宗与侍臣泛游春苑，池中有奇鸟，随波容与。上爱玩不已，召侍从之臣歌咏之，急召立本写貌。阁内传呼画师阎立本，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素，目瞻坐宾，不胜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然性之所好，终不能舍。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务。恪曾立边功，立本唯善丹青，时人谓千字文，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言并非宰相器。咸亨元年，复为中书令。四年薨，谥曰："文贞。"僧琮云："阎师于郑，奇态不穷，像生变故，天下取则。"（窦蒙云："直自师心，意存功外，与夫张郑了不相干。"）裴云："阎师张，青出于蓝。人物衣冠、车马台阁，并得其妙。历观古今，法则巧思。唯二阎、杨、陆，迥出常表；张家父子，稍居其次。"（彦远云："二阎、杨、陆，虽则画美，张家父子，品第居最。裴云：'张在阎下。'此论未当。"）李嗣真云："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至若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尽该毫末，备得人情。二阎同在上品。"（田舍屏风十二扇，位置经略，冠绝古今。元和十三年，彦远大父相国镇太原，诏取之。《西域图》，王知慎亦榻之。《永徽朝臣图》、《昭陵列像图》传于代）彦远论曰："前史称魏明帝起凌云阁，敕韦诞题榜。工人误先钉榜，以笼盛诞钓上，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须发尽白，才余气息，遂戒子孙绝此楷法。谢安尝论其事，子敬正色答曰：'仲将魏之大臣，岂有此事！若如所说，知魏德之不长'。彦远尝以子敬为有识之言。阎令虽艺兼绘事，时已位列星郎，况太宗皇帝洽近侍有援貂之恩，接下臣亡撞郎之急，岂得直呼画师、不通官籍？至于驰名丹表，才非辅佐，以阎之才识，亦谓厚诬。浅薄之俗，轻艺嫉能，一至于此。良可于悒也？"

张孝师（下品），为骠骑尉，尤善画地狱，气候幽默。孝师曾死复苏，具见冥中事，故备得之。吴道玄见其画，因号为"地狱变。"（窦云："迹简而粗，物情皆备。除谢、顾、陆、张、扬、田、董、展外，难可比俦也。"）

范长寿（下品），师法于张僧繇，官至司徒校尉。（《风俗图》、《醉道士图》传于代）僧琮云："博赡繁多，有所雅尚。至于位置，不烦经略。"（窦云："制打提笔，落纸如飞，虽乏窈窕，终是好手。"）

何长寿与范同师法，但微劣于范。范、何并有《醉道士图》传于代，人云是僧繇所作，非也。（刘球《博记》云："张僧繇为《醉僧图》，僧敛钱與立本，添冠子改为道士，殊不近理矣。"）

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具第八卷）。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僧琮云："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窦云："澄思用笔，虽与中华道殊，然气正迹高，可与顾、陆为友。"）

刘孝师，僧琮云："点画不多，皆为枢要。鸟雀奇变，甚为酷似。"彦远云："不止鸟雀，曾见画他物，皆好。"

靳智异，僧琮云："祖述仲达，改张琴瑟。变夷为夏，肇自斯人。在范长寿上。"

王定，官至中散大夫、尚方令。贞观初得名，笔迹甚快。（《本草训戒图》传于代。）僧琮云："骨气不足，遒媚有余。菩萨圣僧，往往惊绝。在张孝师上。"

（彦远按：定画骨气不甚长，既亡骨气，何故惊绝?"）

梁宽、吴智敏，僧琮云："智敏师于宽，神襟更为俊逸。"

康萨陁（中品。或云菩陀），为振威校尉。僧琮云："亡所服膺，虚心自悟。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状。在尉迟下。"（窦云："曾见画人马，措意非高，琮公之语过当也。"）

王知慎（中品下），终少府监。工书画，与兄知敬齐名。僧琮云："师于阎，写貌及之。笔力爽利，风采不凡。在张孝师下。"

王韶应（或作沼象），画鬼神，深有气韵。（窦云："善山水人马。"）

檀智敏（中品），为振武校尉。窦云："师于董伯仁。"僧琮云："栋宇楼台，阴阳向背，历观前古，独见斯人。"（《游春戏艺图》传于世）

杨须跋（中品），赵武端（下品），范龙树（下品），周乌孙（下品），杨德绍（下品），已上五人国初擅名。

陈义，国初丞相，叔达之孙，尤工写貌，玄宗少与之善。特承恩遇，为武德南薰中尚等使、银青光禄大夫、少府监。

殷敫，殷季友，许琨，同州僧法明，已上四人，并开元中善写貌，常在内庭画人物，海内知名，时钱国养未出。（《唐朝七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輦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并殷敫、韦无忝为之，传于代）法明，开元十一年敕令写貌丽正殿诸学士，欲画像书赞于含象亭，以车驾东幸，遂停。初诏殷敫、季友、无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迟回未上绢。张燕公以画人手杂，图不甚精，乃奉追法明，令独貌诸学士。法明尤工写貌，图成进之，上称善，藏其本于画院。后数年，上更索此图，不知所由，赖康子元先写得一本以进，上令却送画院，子元复自收之。子元卒，其子货之，莫知所在，今传榻本。（张说、徐坚、贺知章、赵冬曦、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玄默、东方颢、李子剑、吕回、毋煚、陆去泰、咸廙业、余钦、孙季良，都十七人，其官爵具韦述《集贤记》下卷）

钱国养，开元中善写貌，海内推服。窦云："衣裳凡鄙，未离贱工。格律自高，足为出众。"彦远云："既言凡鄙贱工，安得格律出众？窦君两句之评，自相矛盾。"

左文通，善写貌。

王陁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极佳。世人言山水者，称陁子头、道子脚。（窦云："山水独运，别是一家。绝迹幽居，古今无比。"时有牛诏，亦善山水）

吴道玄，阳翟人。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工画，曾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其书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兖州瑕丘县尉。初名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内教博士，非有诏不得画。张怀瓘云："吴生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也。"可谓知言。官至宁王友。开元中将军裴旻善舞剑，道玄观旻舞剑，见出没神怪，既毕，挥毫益进。时又有公孙大娘，亦善舞剑器。张旭见之，因为草书，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时有张爱儿，学其画不成，便为捏塑。玄宗御笔，改名仙乔。杂画虫像亦妙。时又有杨惠之，亦善塑像，员名程进，雕刻石像，随韩伯通，善塑像。天后时尚方丞窦弘果、毛婆罗，苑东监孙仁贵，德宗朝将军全忠义，皆巧绝过人。此辈并李画迹皆精妙，格不甚高，吴画《明皇受箓图》、《十指钟旭》，传于代）彦远云：亲叔祖主客员外郎谂有《吴画说》一篇。（在本集）

翟琰者，吴生弟子也。吴生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所。

李生，失名，亦吴弟子。善画地狱佛像，有类于吴而稍劣。

张藏，亦吴弟子也。裁度粗快，思若涌泉。寺壁十间，不旬而毕。然六法不及师之门墙，亦好细画。

杨庭光，与吴同时。佛像经变、杂画山水极妙。颇有似吴生处，但下笔稍细耳。

卢棱伽，吴弟子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细。经变佛事，是其所长。吴生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泉货。棱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意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常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居一月，棱伽果卒。（《释教画源》传于代，时有姚景仙，能画寺壁）

武静藏，善画鬼神，有气韵。（东都敬爱寺果山亭院地狱变，画甚妙）

董萼，字重照。开元中多在尚方，善杂画车牛，最推其妙。（《盘车图》，余亦曾模之）

陈静心，善寺壁。弟静眼，善地狱、山水。

程维，善杂画。

杨垣、杨仙乔并长安人，好图佛寺鬼神，垣子爽亦善之。

解倩，善鬼神。

冯昭正，开元中任少府监，八年为户部侍郎。尤善鹰鹘鸡雉，尽其形态，觜眼脚爪，毛彩俱妙。曾于禁中画五龙堂，亦称其善，有降云蓄雨之感。

姜皎，上邽人。善鹰鸟。玄宗在藩时为尚衣奉御，有先识之明。玄宗即位，累官至太常卿，封定国公。开元五年，以事废，复拜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十年复流钦州。

李思训，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艺称于当时，一家五人，并善丹青。（思训弟思诲，思诲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侄凑）世咸重之，书画称一时之妙。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封彭城公。开元六年，赠秦州都督。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

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时人谓之“大李将军”其人也。

思训弟思诲，即林甫之父也。善丹青，任朝散大夫、扬州参军，赠礼部尚书。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与林甫诗曰：“中兴唯白云，身外即丹青。”余曾见其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思训子昭道，林甫从弟也。变父之势，妙又过人。官至太子中舍，创海图之妙。世上言山水者，“称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昭道虽不至将军，俗因其父呼之。

李凑，林甫之侄也。初为广陵仓曹，天宝中贬明州象山县尉，年二十八。尤工绮罗人物，为时惊绝。本师阎令，但笔迹疏散，言其媚态，则尽美矣。

薛稷，字嗣通，河东汾阴人。道衡之曾孙，元超之从子，词学名家，轩冕继代。景龙末为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多才藻，工书画。薛稷外祖魏文贞公富有书画，多虞、褚手写表疏，稷锐意横学，穷年忘倦。睿宗在藩特见引遇，拜黄门中书侍郎、礼工二部尚书。先天二年，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封晋国公。窦怀贞累之，年六十九。尤善花鸟、人物、杂画。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

郎余令，有才名，工山水。古贤为著作佐郎，撰《自古帝王图》。按据《史传》想像风采，时称精妙。

曹元廓，天后朝为朝散大夫、左尚方令。师于阎，工骑猎，人马山水，善于布置。天后铸九鼎于东都，备九州山川物产，诏命元廓画样、钟绍京书，时称绝妙。(《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等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皆传于代，徐峤之题)

刘行臣，善画鬼神，精采洒落，类王韶应。(东都敬爱寺山亭院西壁有鬼神抱野鸡，实为妙手)

畅晉，善山水，似李将军。(晉子明瑾，妙过于父)

杨宁、杨升、(《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以上三人并善画人物。宁以开元十一年为史馆画直，萱好画妇女婴儿。(有《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号国妇人出游图》传于代)

尹麻，善佛事、神鬼、寺壁。高宗时得名，笔迹快利。今京师慈恩寺塔下南面师利普贤极妙。李仲昌、李嗣真并琳弟子，并善佛道鬼神。

韦无忝，官至左武卫将军，善鞍马、鹘象、鹰图，杂兽皆妙。

韦无踪，乃无忝弟，善写貌。

朱抱一，开元二十二年直集贤，善写貌。写张果先生真，为好事所传。

竺元标、蔡金刚、毛嵩、姚彦山。

程逊善寺壁、禽兽。董好子善人物。

杨树儿、耿纯。

任直亮，开元中直集贤，时有画直邵斋钦，书手吉旷，皆解画。

陆庭曜善人物鬼神，有气韵。

畅整、李相国、陈恚、刘志敏、史晟、何君嬰、京元成、崔霞、冷元琇、马光业、李蛮子、马树鹰、祝丘、潘细衣、周子敬、段去惑。

僧智瑰，善山水、鬼神，气韵洒落。

已上皆唐朝以来名手画工，有同兰菊丛芳，竞秀踪迹，布在人间，姓名不可遗弃。

殷令名，陈郡人。父不害，累代工书画。

殷闻礼，字大端，书画妙过于父。武德初为中书舍人、赵王友兼侍读、弘文馆学士。

闻礼子仲容，天后任太仆秘书丞、工部郎中、申州刺史。善书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采。

谈皎，善画人物，有态度。衣裳润媚，但格律不高。大髻宽衣，亦时当所尚。与李凑小相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乐图》并传于代)

僧金刚三藏，狮子国人。善西域佛像。运笔持重，非常画可拟。东京广福寺木塔下素像，皆三藏起样。

张遵礼，善画斗将鞍马、戈矛器械。用笔堑差，小画尤佳。

王绍宗，琅琊人。父修礼画迹与殷仲容相类，亦善书。官至秘书少监。

宋令文，亦书画皆善。

司马承祯，字子微，自梁陶隐居至先生四世传授仙法。开元中自天台徵至，天子师之。十五年至王屋山，敕造阳台观居之，尝画于屋壁。又工篆隶词采，众艺皆类于隐居焉。制雅琴镇名，美石为之，词刻精绝。开元中彦远高王父河东公获受教于先生，玄宗皇帝制碑具述其妙。二十三年尸解白云，从堂户出双鹤，绕坛而上，年八十一，谥“贞一先生”。

卢鸿，一名浩然，高士也。工八分书，善画山水树石，隐于嵩山。开元初，徵拜谏议大夫，不受。

释修然，俗姓裴氏，楚州刺史思训之子。为人恢诞强学，不成一名。好朋从诗酒，善丹青，工山水，晓解丝竹。卒年三十九。(开元中，尝夜醉卧街，犯禁乃为诗曰：“遮莫冬冬鼓，须倾满满杯。金吾如借问，报道玉山颓。”官不罪之，或云道士)

郑虔，高士也。苏许公为宰相，申以忘年之契，荐为著作郎。开元二十五年，为广文馆学士，饥穷坎坷。好琴酒篇咏，工山水、进献诗篇及书画。玄宗御笔题曰：“郑虔三绝。”与杜甫、李白为诗酒友。禄山受以为水部员外郎。国家收复，贬台州司户。

郑逾，善山水。天宝中得名于梁宋间。逾即迁之弟。迁有书名。

李果奴，笔迹调润。天宝中写貌人物及僧佛为妙。元和初有李士昉，即果奴之孙，笔迹及其祖，写貌极妙。在翰林即贤院。

曹霸，魏曹髦之后。髦画称于魏代，霸在开元中已得名。天宝末，每诏画御马及功臣。官至左武卫将

军。

韩干，大梁人。王右丞维见其画，遂推奖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写貌人物，(《龙朔功臣图》、《姚崇及安禄山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述图》，传于代）尤工鞍马。初师曹霸，后自独擅。杜甫赠霸《画马歌》曰："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彦远以杜甫岂知画者，徒以干马肥大遂有画肉之诮。古人画马有《八骏图》，或云史道硕之迹，或云史秉之迹，皆螭颈龙体，矢激电驰，非马之状也。晋宋间顾陆之辈已称改步，周齐间董展之流亦云变态，虽权奇灭没，乃屈产蜀驹，尚翘举之姿，乏安徐之体。至于毛色多騧骝骓驳，无他奇异。玄宗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遂有沛艾大马。命王毛仲为监牧使，燕公张说作《駉牧颂》。天下一通，西域大宛，岁有来献。诏于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谓习之能，逸异并至，骨力追风，毛彩照地，不可名状，号木槽马。圣人舒身安神，如据床榻，是知异于古马也。时主好艺，韩君间生，遂命悉图其骏，则有玉花骏、照夜白等。时岐、薛、宁、申王厩中皆有善马，干并图之，遂为古今独步。禄山之乱，沛艾马种遂绝。韩君端居亡事，忽有人诣焉。称鬼使请马一匹，韩君画马焚之。他日见鬼使乘马来谢，其感神如此。弟子孔荣为上足，陈闳为永王府长史，善画写貌，工鞍马，与韩同时，家蓄图画绝多。(写《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宗图》)

孟仲晖，善写貌，笔迹类陈闳，又似阎令，时有杜景祥、王允之并画，迹与仲晖相近也。

卷　十

唐朝下

王维，字摩诘，太原人。年十九，进士擢第，与弟缙并以词学知名。官至尚书、右丞，有高致，信佛理。蓝田南置别业，以水木琴书自娱。工画山水，体涉今古。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挥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复务细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常自制诗曰："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诚哉是言也。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

张諲，官至刑部员外郎，明易象，善草隶，工丹青，与王维、李颀等为诗酒、丹青之友。尤善画山水。王维答诗曰："屏风误点惑孙郎，团扇草书轻内史。"李颀诗曰："小王破体闲文策，落日梨花照空壁。书堪记室妒风流，画与将军作勍敌。"(画，一作书)

刘方平，工山水、树石，汧国公李勉甚重之。

王熊，官至澧州都督，尝与张燕公唱和诗句，善湘中山水，似李将军。(意绪不卑，但笔迹轻细)

王象有，画《卤簿图》，传于代。或云是熊兄弟。

田琦，雁门人。武德功臣兵部尚书德平之子，善写貌人物，官至汝南太守。尤善八分小篆，写《洪崖子橘术图》，传于代。(本一作僮)

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方、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本师纶，至今传之。

江都王绪，霍王元轨之子、太宗皇帝犹子也。多才艺，善书画。鞍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

时有李逖者，工画蝇蝶蜂蝉之类。

李平钧，宗室也。淮安王神通之曾孙，为江陵府法曹参军、汴州陈留令。平钧工山水、小篆。平钧之叔李权工八分，叔枢工小篆。

崔阳元、李昊、张惟亘、李滔、张通、耿昌言、弟昌期，已上七人并工山水杂画。通尤精赡。

周古言，中宗时善写貌及妇女。(有《宫禁寒食图》、《秋思图》传于代)

时有严杲、杨德本，并吴人，善杂画。

贝俊（一作具俊)、李韶、魏晋孙、蒯廉，已上四人并工花鸟。俊尤工鹰鹘，蒯廉最为妙。

白旻，官至同州澄城令。工花鸟鹰鹘，觜爪鲜利，甚得其趣。旻善歌，常醉酣歌阕，便画自娱。

韩嶷，工妇女杂画，善布色。

时有宇文肃，善小画、金玉镌刻之样、禽兽葩叶之能。高江、车道政二人并善写貌。道政兼善佛事，迹简而笔健。

嗣滕王湛然，贞元四年为殿中监兼礼部尚书，回鹘使。善画花鸟蜂蝶，官至检校兵部尚书、太子詹事，年八十四。

齐皎，高阳人。父玘，检校兵部郎中。皎善外番人马，工山水，学小楷、古篆，善射，晓音律。建中四年，官至泽州刺史，年五十五。彦远大父高平公有重役，皎每以书画及篇章求知焉。至今予家箧笥中犹有齐君少年时书画。观其意趣虽高，笔力未劲，后见其功用至者，则雄壮矣。(一本云名皎)

皎弟映，性雅正，好学，善山水。贞元元年，为中书舍人。二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河间县男。三年贬官夔州，七年为桂府观察使，转江西观察使。十一年赠礼部尚书，谥曰"忠"，年四十八。初映于东都举进士，应宏词。彦远曾祖魏国公为河南尹兼留守，爱其艺，每加奖焉。奏为河南府参军。及魏公罢相为左仆射，映已拜相矣。魏公再入中枢，映已贬官夔州。(一本名映)

朱审，吴兴人。工画山水，深沉环壮，险黑磊落，湍濑激人，平远极目。建中年颇知名。

王宰，蜀中人，多画蜀山，玲珑窳窆，巉差巧

峭。

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许之。改京兆少尹，为左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自宏始也。

杨公南，名炎，华阴人。孝著三代，门树六阙。风骨俊秀，神情爽迈。善山水，高奇雅赡。大历四年为中书门下侍郎，建中元年迁左仆射流贬，年五十五。余观杨公山水图，想见其为人，魁岸洒落也。

史瓒，官至省郎，善画鞍马人物。

裴谞，字士明，河东人。以明经进。画山水极有思。贞元中为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四年为太子宾客、左散骑常侍。五年为兵部侍郎、河南尹。贞元元年，年七十五，赠兵部尚书。

韦鉴，工龙马，妙得精气。

鉴弟銮，工山水松石，虽有其名，未免古拙。

鉴子鶠，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善小马、牛羊、山原。俗人空知鶠善马，不知松石更佳也。咫尺千寻，骈柯攒影，烟霞翳薄，风雨飕飕，轮囷尽偃。盖之形宛转，极盘龙之状。（《天竺胡僧图》、《渡水僧图》、《小马放牧图》并传于代）

张璪，字文通，吴郡人。初相国刘晏知之，相国王缙奏检校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坐事，贬衡州司马，移忠州司马。尤工树石、山水，自撰《绘境》一篇，言画之要诀，词多不载。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彦远每聆长者说璪以宗党常在予家，故予家多璪画。曾令画八幅山水障，在长安平原里。破墨未了，值朱 泚乱京城骚扰，璪亦登时逃去。家人见画在帧，苍忙掣落，此障最见张用思处。又有士人家有张松石幛，士人云亡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松一石在焉。嗟惋久之，作《绘练纪》，述张画意极尽，此不具载。（见《李约员外集》）

陈昙，字玄成，国初丞相叔达之后。明经出身。河南尹严武荐为参军，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辟为从事。贞元十四年官至衡州刺史、邕管经略使兼御史中丞。工山水，有情趣，但峰峦少奇，往往繁碎。

顾况，字逋翁，吴兴人。不修捡操，颇好诗咏，善画山水。初为韩晋公江南判官，又为著作佐郎。久次不迁，乃嘲诮宰相，为宪司所劾。贞元五年贬饶州司户，居茅山以寿终。有《画评》一篇，未为精当也。

郑审，事具彦远所撰《彩笺诗集》。

沈宁，亦善树石山水，有格律。师张璪而少劣。

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少年有篇，咏高情工，画山水树石。初师于张璪，后自造真为意。自张贬窜后，尝惆怅赋诗曰："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惟有张通会，流向衡阳那得知?"或云商后得道。

刘整，任秘书省正字，善山水，有气象。时有刘之奇，亦能山水。

边鸾，善画花鸟，精妙之极。至于山花园蔬，亡不遍写。为右卫长史。花鸟冠于代，而有笔迹。

于锡，善画花鸟及鸡。

强颖，善水鸟。

梁广，工花鸟，善赋彩，笔迹不及边鸾。

陈庶，扬州人。师边鸾花鸟，尤善布色。

陈恪，工山水，师张郑，有气韵。人物、鞍马、虫禽并精于积，善山水，妙过于父。（一云陈格）

戴重席，工子女，极精细。

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长史。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蜂蝶图》、《按筝图》、《杨真人陆真人图》、《五星图》传于代）

赵博文，尚书左丞涓之子也。画子母犬兔，善写貌。应进士不第。兄博宣亦解画。

太原王朏，终剑南刺史。师昉画子女、菩萨，但不及昉之精密。余大父高平公首末提奖之。

郑寓，善果之后也。学昉画天王菩萨，有思。

韩滉，字太冲，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浙东西两道节度使、左仆射同平章事，封晋国公。贞元三年，年六十五，赠太傅，谥"忠肃"。工隶书、章草、杂画，颇得形似。牛羊最佳。

戴嵩，韩晋公之镇浙右署为巡官。师晋公之画，不善他物，唯善水牛而已。田家川原亦有意。

嵩弟峄，亦善水牛。

李渐，官至沂州刺史。善番人、番马、骑射、射雕、放牧。川原之妙，笔迹气调，古今亡俦。

子仲和，能继其艺而笔力不及其父。今相国令狐公奕代为相，家富图画，即沂州外孙家有小画，人马幛是尤得意者。宪宗曾取置禁中，后却赐还，尝以示余。

萧祐，画山水甚有意思。为桂州观察使。

周太素，终尚书郎。善画花鸟、佛像。

曲庭，善山水。格不甚高，但细巧耳。

萧悦，协律郎。工竹一色有雅趣。

张志和，字子同，会稽人。性高迈不拘检，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十卷。书迹狂逸，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肃宗朝官至左金吾卫录事参军。本名龟龄，诏改之。颜鲁公与之善，陆羽等尝为食客。

侯莫陈厦，字重构，工山水，用意极精。

会稽僧道芬、郑町处士（荥阳人）、梁洽处士、天台项容处士、青州吴恬处士（一名玢，字建康），已上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淡雅，梁洽美秀，项容顽涩，吴恬险巧。恬有《画山水录》，记平生所画，在绢素者，凡百余面传之。好事自云："初梦寐有神

人，指授画法。”恬好为顽石，气象深险，能为云而气象蓊裕。

王默师项容，风颠酒狂，画松石山水，虽乏高奇，流俗亦好。醉后以头髻取墨抵于绢画。王默早年授笔法于台州郑广文处。贞元末于润州殁，举柩若空，时人皆云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顾著作知新亭监时，默请为海中都巡。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水耳。为职半年解去，尔后落笔有奇趣。顾生乃其弟子耳。彦远从兄监察御史厚与余具道此事，然余不甚觉默画有奇。

张彦远，河东人，能文工字，学隶书外，多喜作八分书。其家既出累世缙绅之后，且复好事，故藏积图书，如钟、张、卫、索、王、羲、献而下，每至成轴。其大父稔已有书名。初得钟繇笔意，壮岁遂仿献之，暮年人许有羲之风度。盖凡三变而后有成，此其遗风余泽，沾馥后人者特非一日。彦远既世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笔不愧。作者观其为论，以为书非小道，本以助人伦、穷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灵怪不能以遁其形。则知盘礴胸次者固已，吞云梦者八九矣。其流于笔端，自应过人。矧夫历代奇观，一一到眼。而手传心受处，复有家学耶。尝作《法书要录》一十卷，具载古人论书语。且以完传列之，又以九等品第书学人物，自汉至唐上下千百载间，其大笔名流，几不逃彀中矣。更撰《历代名画记》，为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书，则书画之事毕矣。”观其编次之善，果非虚语。又尝以八分，录前人诗什数章，至其仿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右《宣和书谱》本传。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彦远字爱宾。

历代崇道记

[唐]杜光庭撰　李平　党芳莉整理

《历代崇道记》一卷，唐杜光庭撰。光庭生平已另见。此书撰成于唐僖宗中和四年（八八四），时光庭尚为长安太清宫道士。本书历叙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崇奉道教的举措，于唐一代记叙尤详。作者身为道徒，于道教足迹多有夸扬，但于唐代帝王崇道举措，叙述较为翔实，对了解唐代道教流传兴盛状况，多可参考。今据《道藏》本校点，并参校《全唐文》卷九三三录文。

历代崇道记

穆王于昆仑山、王屋山、嵩山、华山、泰山、衡山、恒山、终南山、会稽山、青城山、天台山、罗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观，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秦始皇帝并吞六国，招方士，好长生之术，遣使往蓬莱采不死药，造宫观一百余所，度道士一千七百余人。汉文帝、窦太后并好黄老之术，造宫观七十二所，敕天下如不通黄老经者，不得注官。又亲访河上公问道德之要，天下大治。计度道士一千余人。孝武帝奉道弥笃，感王母降于宫中，遗帝白银像五躯，曰是太上老君之真形也。帝别营三殿而供养之，后移像于柏梁台上，后又移于甘泉宫内。以一殿而并列之，南向设座，自兹始也。又度公主数人，及度道士约五千余人，并造观三百余所。其嵩岳万岁观、泰山登封观、华山集仙观、终南望灵观，王屋通天观，并不得令庶姓居之，以为恒式。其万岁观因帝巡幸而闻山呼，遂舍行宫而为观焉。至孝宣帝时，有上党郡功曹李恽，因入抱犊山采药，于石室内获天书四十余卷，并玉箱玉杖，献于河东郡太守张纯。纯立遣使上进，帝视之大惊，不觉流涕，乃令宣示内外臣僚。时冉癸为主书中郎将，见之泣曰："此是武帝临崩时遗制令葬于梓宫之内，何由至此?"及披之卷后所有臣僚校勘姓名，于今见有存者。帝乃遣使检校茂陵，即又安完如故。帝乃为武帝造观二所，一在长安城内，一在茂陵之下，以奉先帝也。复度道士二十人，以奉香火也。后赤眉之乱，茂陵为贼所发，于梓宫之中，但见有剑一口。方欲取之，其剑忽然哮吼腾空而去。

世祖光武皇帝既平王莽，天下大定。东封礼毕，乃为本朝十一帝追荐。及南阳舂陵名山大川、长安、洛阳，计造观一百二十所，度道士一千八百人。魏明帝为武帝及先太后造观于五都，计一十三所，度道士一百九人，仍诏道书同御史装饰。吴主孙权于天台山造桐柏观，命葛玄居之。于富春造崇福观，以奉亲也。建业造兴国观，茅山造景阳观，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晋武帝于洛阳造通天、洞天、灵仙、灵宝四观，及诸州共二百所。先魏末陇右临洮郡有神人，长三丈，著白衣，垂素发，戴金冠，现于襄武县，告县人王始曰："不久当见太平。"及武帝授禅，果天下一统。帝乃令于所现处造告平观，即李宗之故居也。别度道士七人，并前后所度道士，共计四百七十二人。时吴郡临平湖岸崩，获石鼓一枚，遣使上进。帝问司空张华，此物何用？曰："但以桐木刻作鲸鱼形，扣之必有声，闻于数里。"至惠帝时，于宫中忽夜鸣不已。帝甚恶之，乃迁嵩山万岁观，击之集众，自兹始也。后魏道武帝于云中太原及河朔造观计五十所，度道士六百余人。太武敕令天下造太平观共二百七十五所，度道士一千三百人。帝受箓，改太平真君元年，仍令四方内外上书言太平真君皇帝陛下。自后帝嗣位，并皆受箓。后周武帝于长安造通玄馆，以延羽客。隋高祖文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

皇朝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于隋末大业十三年感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当来必得天下。"到武德元年，晋州浮山县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鬉白马，令吉善行告神尧："汝今得圣理，可于长安城东致一安化宫而安道像，则社稷延长，天下大定。"善行辞，"见天子何以为据?"太上曰："但去，有献石龟者，可以为信。"善行乃告晋州刺史贺若孝义。孝义遂将善行见秦王，具言神人现事，群臣

拜庆。遂差左亲卫帅杜昂与善行于所现处设祭，太上又现，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我不饮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委曲，令人具知。"昂还，乃言神人复现。秦王大悦，乃令昂将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印州治中张达献石龟，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孙兴。千万岁，千万叶。"遂入面奏。高祖大悦，诏授善行为朝散大夫，赐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宪于羊角山立庙，复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太上又现，为善行曰："天子喜欢否?"对曰："大喜。"又曰："疑惑何事?"复对曰："为不知圣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无上神仙，姓李氏，号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记》中有传，亳州谷阳县本庙有枯桧再生为验。我已令周公旦领神兵助国家打刘黑闼，得四月节，即破矣。"孝义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敕善行驰驿往洛阳军所，宣敕示谕。至时果平黑闼，四海大定，枯桧亦重生焉。乃改庙为"庆唐观"，今观内有明皇御制书碑，及列圣真容并在。武德三年，诏晋阳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并赐镂金冠子紫丝霞帔，以预言高祖受命之征也。太宗又加远知银青光禄大夫，并远知预言之故也。羽衣人赐紫衣，自兹始也。高宗龙朔二年，诏洛州长史谯国公许力士，于邙山建上清宫以镇鬼。仙洞掘得古石案，即仙人帛仲理之故基也。及功毕，帝令设醮，太上又现，百官进表称贺，帝大悦。乾封初，帝东封礼毕，回銮亳州，亲谒太上，谨上尊号为"混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仍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又为太宗及文德皇后造东明观于京师，又敕道士宜隶宗正寺，仍立位在亲王之次。

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太上乃现于虢州阌乡县龙台乡方兴里皇天原，遣邬玄崇令传言于天后云："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天后遂寝，乃舍阌乡行宫为奉仙观。后庆山涌出于新丰县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云气，下有神池数顷，中有白鹤鸾凤，四面复有麒麟狮子。天后令置庆山县，其诸祥瑞，具载《天后实录》，以表国家土德中兴之兆也。又舍中岳奉天宫为嵩阳观，以追荐高宗大帝也，竟传位于中宗孝和皇帝。景龙元年，敕天下州郡并令置景龙观，二年改为"中兴观"，三年改为"龙兴观"，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睿宗舍东京宅为"景云观，"又舍太原宅为"唐隆观"，为资荐天皇天后也。

明皇开元中，敕诸道并令置"开元观"，又制《混元赞》，帝亲书，勒之于石。又敕五岳置"真君庙"，又敕上都置"太清宫"，东都置"太微宫"，以太原神尧旧宅为"紫微宫"，潞州潜龙故宅为"启圣宫"，并给衮冕绛纱帷帐交龙门戟，一如宫阙之制。帝又注《道德经》及制序引，诏天下士庶并令家藏一本。两街道众乃以幢幡伎乐自禁中迎引，归于太清宫，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敕置道举，一如礼部之制，帝亲自策之，达者甚众。后蒲州奏，因修紫极宫，掘地获玉石，状如半月。复有仙人杵药之像，扣之有声，颇甚清远。帝令悬于太原玄元庙庭，号之为"偃月磬"。东都留守张琦奏：汝州鲁山县因修仙居古观，获玉瑛，扣之声闻数里。帝令悬于太清宫圣祖庙庭。衢州为建观宇，穿地得鱼一头，长三尺，其状似铁，微微带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莹雕镌，殆非人功所成也。扣之甚响，其鱼亦不能名，遣使来献。帝令宣示百僚，亦不能辨。帝乃呼为"瑞鱼磬"，仍命悬于太微宫，非讲经设斋，不得击之。由是诸观竞以木石模之，以代集众。又诏诸宫悉以宰臣及本道节度使领之，永为常式。帝又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于太清宫，贵有异于九庙也。帝东封，获江淮间三脊茅，乃令于所获之地置灵茅观。及礼毕回，谒圣祖于亳州本宫，亲札《道德经》于石，作大幢，造八角楼，覆之于虚无殿之前。又幸怀州开元观及阌乡奉仙观，为王公万民所请，亦亲札二经，以大石对峙立之，一如太清之制。乃诏授邬玄崇为虢州刺史。开元十七年夏四月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忠奏，大圣祖混元皇帝应现于当管蜀州新津县津兴尼寺佛殿柱上，自然隐起木文，为太上老君圣像。当顶上有华盖，足下前后各有云叶天花，共一十三处。谨差判官益州功曹参军王大镄检覆得状，与本州刺史李忠徇、别驾卢昉、县令李韶、道士僧尼一百三十人状同，方敢上奏。至五月二十四日，敕差内侍林昭隐宣取像柱入京，于大同殿供养。又令两街宫观各赐供养七日，却令进入大内，于今见在。前后瑞应极多，难以具录。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于丹凤门外忽见紫云自西北蔽楼，又见混元乘白马，侍从二童子。二童子谓同秀曰："我昔与尹喜将入流沙之日，藏一匮灵符在桃林故关尹喜旧宅，汝可请帝取之。"同秀具事闻奏，敕差内使李志忠监同秀往陕州桃林县南十二里故函谷关墟求访之。俄有紫云白兔现于枯桑之下，便乃穿掘，下到水际，得石函经匮，玉版朱书细篆。帝闻奏大悦，即令京师列十部乐，歌舞鼓吹，自通化门入。其文于宝舆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于丹凤楼上，身披龙衮，手执金炉，六宫嫔婇，竞于楼上焚香散花，遥自作礼。帝又令乱撒金钱于楼下，纵令士庶分取，以为欢乐。斯须，山呼之声，震动京邑。帝令置宝符于灵昌殿，是夜楼阁林树之上，皆有神灯。乃于正月一日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改桃林县为"灵宝县"。其后三年，帝见灵符有"天宝千载"之字，天宝已应改元之号，遂改年为载，乃于其地长乐亭置天宝观，御制并书灵符铭，立于所获之处。又于大内置"灵符殿"，赐同秀五品正员官。宰相请加尊号为"开元天宝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闰四月，帝梦混元谓帝曰："我在城之西南久矣，当与汝于兴庆相见，可速迎我。"帝谓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临御海内，向三十年，未尝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礼谒真容，为苍生祈福。近因假寐见混元。"具言上事，遂差内使与道

门威仪萧玄裕于城西南寻访。数日，忽于楼观山谷间见有紫云观，白光属天，于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余以进。其日帝在兴庆宫大同殿亲自迎谒，果符兴庆之言，置于内殿供养，仍令所司写真容，分送天下诸道宫观，遂大赦天下。五载，帝梦见混元言："我有灵应，寻当自至。"遂于太白山获灵符玉册，及迎到京，置于灵符殿，亲自供养。仍封太白山神为灵应公，改获符洞为"嘉祥洞"，于山下置"真符县"。乃令诸道置真符观，仍编入史。其年十二月，帝幸华清宫；其月四日，日未出时，忽见骊山顶云物积异，须臾云散，见混元圣祖现于朝元阁上。帝与内人瞻谒，良久乃隐。诏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其新丰县隶入昭应。又封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改朝元阁为"降圣阁"，内出图本，颁示天下，宣付史官。八载，帝获二十七仙玉像于宁州罗川县，敕令迎像入京，一如天宝初迎灵宝符仪注故事。帝亲自制赞，寻改罗川县为"真宁县"，于所获处造通圣观，帝制碑文立之，于今并在。其年六月，大同殿产玉芝一茎，又造金仙、玉芝二观，复度公主二人为道士。又太白山人李浑上言，见混元言："金星洞内有玉版石，记圣皇福寿之符。"敕御史中丞王铁入游谷，行四百余里，求而得之。敕以殊祥颁示中外，乃于其地造灵符观。闰六月丙寅，帝谒太清宫，加五圣尊号，作仲尼四子像，侍立于混元之前。又敕十道大郡置玉芝观，大赦天下。九载，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混元大帝降现，言宝仙洞中有妙宝真符，谓帝取之。"敕刑部尚书张均、工部尚书王倕往取，获之。乃造真灵观。十三载正月，帝谒太清宫，又上混元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混元天皇大帝"，五圣各加谥号。帝加"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十五载，帝幸蜀，混元现于汉中郡三泉县黑水之侧。帝亲礼谒，遂命刻石像真容于所现之处，又于利州益昌县山岭上见混元骑白卫而过，示收禄山之兆。诏封其山为"白卫岭"，于所见之处置"自然观"。又于嵩山置"兴唐观"，成都置"福唐观"。

肃宗至德二载三月十八日，混元现于通化郡云龙岩，初因郡人为国祈福，建大斋会。十八日，忽烟雾异香，氤氲不散，至辰时渐渐开霁，神光照天，因见混元真像立于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执五明之扇，仪相炳然。众尽瞻礼。其山虽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隐。遂具上奏，内出图本，太上皇制赞并序，文繁不录，具编史册，仍示天下。乾元二年，帝夜梦二青童导从至一宫阙，谒见混元。混元衣云霞之衣，冠九凤之冠，坐方席，垂宝盖，凭玉几，执白拂。左右侍卫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罗列极众。帝著绛衣秉圭，立侍于混元之后，游涉山海，经历甚远，帝一一潜记。又见混元须发皆黑，及明，宣下两街，访诸瑞像于务本坊光天观圣祖院，果获黑髭老君之像。图写以进，帝见大悦，一如梦中所睹。乃出帝真容，令侍立于混元之后，仍颁示于天下，普令供养。

代宗初，于楚州安宜县获八宝，因改安宜县为"宝应县"敕于所获处造"宝应观"。遂改元为"宝应元年"，大赦天下。

德宗贞元十年，混元潜使金母累降于果州金泉山，授炼气之术，付女贞谢自然，修习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升，后三月乃归，谓刺史李坚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题神仙之名，时注脚下，云在人间，或为帝王，或为宰辅。神仙入谒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讫，遂却升天。

敬宗宝历二年正月，帝有事于南郊，朝献太清宫，御驾将至长安。县主簿郑翦，忽见老君衣白衣，容状异常，谓翦曰："当此路有井，可速实之。不然，祸在不测。"翦惊惶顾，其地已微陷，遂并力实之，因失老君所在。驾至，具以上闻，百官称贺。诏兵部侍郎韦处厚为碑，起居郎柳公权书，立于实井之侧，乃编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权书碑之际，忽有劲风飒然而起，旋飚不已。乃见混元著紫衣，金冠金履，立于白莲花之上，右手执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公权与镌碑人瞻睹良久，因以物画地记形像。及画毕，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腾空而去。众皆侧身仰视，渐远渐小，没于云中。遂以事上闻，诏编事迹入碑之中，又敕于两京造"延唐观"。

文宗开成二年五月，中书舍人高元裕为阆州刺史，于州北八九里嘉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见崖壁间光彩有异。近而观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发衣章，巾履服饰，无不周备。傍有一人，宽衣大袖，持炉荐香。后一人童子，双髻高束，谨若听命，皆非人力图绘镌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祷，即紫气上浮，又有灵泉自涌。士民请福，无不立效。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画图呈进，乞编入史。诏从之。

武宗会昌元年，敕以二月十五日大圣祖降诞之日为"降圣节"，仍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

懿宗咸通十年九月十日，徐州逆寇庞勋，领从党三千余人来亳州太清宫。其日宫北百姓三百余人，见老君自宫中乘空而南，须臾黑雾遍南川中。群贼迷路，自相杀戮，庞勋溺水而死，群凶自此殄灭。汴州节度使太清宫使李蔚具事上闻，诏曰："吾国家系承混元，教导清净。苦县旧里，圣祖故乡，宫宇具严，庙貌斯设。昨者余妖奔突，纵火将欲焚烧，阴雾覆闭于晴空，狂寇颠迷于道路，散逸原野，遂至诛夷。缅惟玄功，申兹灵贶。"内出青词，又委李蔚虔申告谢，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鹄奏：于天台山修老君殿，于其地穿获得石函册文以进，乞付史馆，颁示四方。诏从之。

广明二年三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奏，据晋州申：龙角山庆唐观老君殿侧柏树上，瑞葛枯死重生。

先是武德中混元应现后，于二树间立殿宇，逾年之后，柏树上忽自生葛蔓，长十余丈，荣茂于常。其后齐王夺嫡，此蔓枯死。旬月之后，自其末青翠再生，齐王遂败。至中宗复位，安史叛逆，朱泚谋乱，皆忽枯落，久而复生。广明元年，黄巢犯阙，其年秋葛蔓枯死，二年春枝叶重茂。又于傍树上别生一枝，旬日之中，长五十余尺，相对繁茂，有异于常。奏诏褒美，编付史官。其后祥异，皆有诏敕，盖美乎葛藟庆其孙谋，瓜瓞昭其远祚，混元流贶，奕叶无穷者也。皇帝驻跸西蜀，中和二年八月九日进到，帝令宣示内外。三年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马含章、孙栖梧等奏，太清宫自乾宁四年，后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或至万，皆窥伺是宫，欲为焚劫，或来攻城邑，或旁犯县城。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浓云，或驱以阴风，或击以雷雹，率皆颠沛，寻至败亡。灵贶益彰，神功罔测。寻诏升真源县为畿县，仍内出青词，修崇告谢，帝即稽首东拜。八月十二日，敕亳州太清宫是混元降圣之里，名高道祖，福荫皇基，九宫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踪在树，累代之祯祥可纪，近年之感应尤彰，所宜严盛于福庭，安可荒凉于静宇？潘稠能施善政，久染真风，广出俸钱，备修宫观。垣墉栋桷，无不精新，像设丹青，弥加焕丽。观图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宫威仪道士吴重玄可赐紫，仍号“凝玄先生”。道士马含章、孙栖梧并赐紫，潘稠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余并如故。其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诏帝房宗室李特立与道士李无为，于成都府青羊肆元中观混元降生旧地，设醮祈真，忽见虹光如弹丸许，渐渐明大，出于殿基东南竹林中，跳踯入西南梅树下没。于没处穿地三尺已来，得宝砖一口，长一尺一寸五分，阔七寸四分，一边厚一寸三分，并有花文；一边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镌刻莹洁，迨非人工。文曰：“太上平中和灾。”九月一日，西川节度使侍中陈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顺天，膺图抚运，凝怀至道，属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达于下土，至德升闻于上玄，符谶允臻，祯祥间出。降太上匡时之命，清中和寇孽之灾，乃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圣祚无疆，克知收复之期，便是清宁之日。”至十二日，帝令宣示百官。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昭度、户部侍郎平章事萧遘、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御史中丞张渎、宗正卿嗣曹王龟年表贺曰：“伏以萑蒲啸聚，车驾省方，天灾流行，国家代有。陛下降成汤罪己之诏，征王者有征之师，顾彼凶妖，即当殄灭。清平既彰于嘉兆，幽赞爰睹其秘文。赤雀衔书，贶岂同于太上；玄龟负卦，庆难比于平灾。况因宗室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踯之瑞，其为感现，可谓丁宁。枢密使李顺融、十浑十二卫都指挥使田令孜表贺曰：“今者又有维城，来于仙观，至诚才发，嘉兆俄呈。现此时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关之紫气，及穿积土，果获古文，验逸势于龙蛇，即知平于枭獍，于冲邃理，颇甚昭明。既太上令与平灾，知中和永昌厥祚。所现全因圣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灵踪，可明天意。且混元圣祖，每逢多难，皆有殊祥，唯彼明征，备书正史。昔于丹凤门上，告田同秀于天宝复国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还宫之庆，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馆。”帝并俞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书，李无为赐紫，仍各赐缣帛三百匹。二十一日又诏曰：“太上玄元大帝与弟子文始先生讲真经于楼观之台，约后会于青羊之肆，便乘云驾，俱入流沙。仙记传闻，地图标载，自周昭至于此日，历数约二千余年，景像寂寥，基踪牢落。今因巡幸，灵贶昭彰，殊光跳跃于庭前，灵篆申明于树下。砖含古色，字验休祯，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祯符乃现，足表玄穹降祐，圣祖垂祥，将歼大盗之兵戈，永耀中兴之事业。须传简册，兼示寰区。已付史官，备令编录，仍模勒文字，告示诸道及军前。其观可改号为‘青羊宫’，仍置殿堂屋宇。侧近属观田地，约有两顷，近来散属黎氓，多植葱蒜，清虚之地，难使熏蒸。已赐钱二百贯，便令收赎，仍给公验，永归靖庐。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无为已赐紫，所宜升奖，用荷庆灵。敬瑄位冠公台，风行郡国，效节于延洪之代，修心于道德之乡，遂令境内消兵，地中呈宝，其为休美，倍可嘉称。”至十月七日，敕高品郭遵泰监建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自获灵瑞之后，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内，遂至清平。驾幸青羊宫，颁赐有差。李特立赐绯，授龙州录事参军。又下诏曰：“太上垂祥，青羊应现，礼宜崇饰，用答殊休。诸道州府紫极宫，宜委长吏如法修饰，仍选有科仪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复京城，有以见大道垂休，圣祖昭祐，洪图延永，唐祚无疆者也。又敕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乐朋龟撰碑立之，伏乞颁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灵贶，实万代之无穷也。

臣今检会从会从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则帝王之盛业，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光庭上进。谨记。

独异志

[唐]李　亢撰　吕玉华整理

《独异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作唐李亢撰，《崇文总目》作李元，《四库全书》本作李尢，皆因形近而歧误。明嘉靖抄本署“前明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冗撰”。唐明州刺史无李冗，仅有李伉在咸通六年（八六五）任，疑即其人。伉，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玄宗相李元纮曾孙。大和二年为邓州向城尉，开成五年为鄜坊节度掌书记。除守明州外，又曾任袁州刺史。本书杂录历代怪异故事，于唐人奇闻琐事亦有所述及，有一定文学和史料价值。原书久逸，传世各本均仅三卷。今据《稗海》本点校整理，并增入明钞本溢出的内容，又补录逸文。

序

《独异志》者，记世事之独异也。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之经籍，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然有纪载所繁者，俱不量虚薄，构成三卷。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

卷　上

伊尹无父，生于空桑中，禹妻化为石，后剖腹而生启。老君耳长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胁而生，及生，鬓发皓白。徐偃王无骨而有圣德。刘邕好食人疮痂。文王四乳。皋陶鸟喙。尧眉八彩。汤臂四肘。禹耳三漏。离娄察见秋毫于十里之外。卫臣弘演开己腹纳懿公之肝。周穆贵为天子，车辙马迹遍于天下，凡游行一亿一万里。

海若居海岛，每至八月即有流槎过。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赍粮乘槎而往，及至一处，见有人饮牛于河，又见织女，问其处，饮牛之父曰：“可归问蜀严君平，当知之。”其人归，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计时，即汝也。”其人乃知随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从舜巡狩，行及湘川，闻舜崩于苍梧，泣下，泪洒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孙吕面长三尺，阔三寸，为卫国贤臣。

东汉赵伯翁尝昼寝，群孙戏其腹上，内七李于脐中。李至烂，流汁出，其家谓其将死。后李核出而无患。

刘曜字永明，须百茎，皆长五尺。

汉中山靖王胜，有男女一百人，其后子孙流衍于今，问之，皆刘裔。

后周独孤信三女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长生周武帝，次生隋炀帝，次生唐高祖。

汉昌邑王贺即位二十七日，积恶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条，为霍光所废。

项羽每叱咤，万人手足皆废。

晋宣王司马懿，自顾见背。

隋有麦铁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发洛阳往宋州为盗，及明却返。宋人因见其所盗之物者，执麦告之，为吏所劾，乃承愆。

淮南程干，本富人，三年间为水火焚荡俱尽。妻茅氏，连八年孪生十六子，相持行乞于市。

梁武帝贵为天子，三舍身为同泰寺奴。

唐郭子仪授中书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钱二万贯，官供二千人，熟食、马料五百石。

郭太后贵极，绵联八朝帝王：代宗外孙，德宗外甥，顺宗新妇，宪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广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涌。

东汉孟业身重千斤，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悬栋间。业启曰：“陛下秤上秤臣，请秤之。虽肉重千斤，而智无一两。”

干宝母妒，当葬父时，潜推一婢于墓中。十余年后，母亡，与父合葬，开墓，婢伏于棺上，久而乃生。问之，如平昔之时，指使无异。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经，入维摩诘方丈室。及归，将书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柳子升妻郑氏，无疾而终，临卒时告子升曰："不离君之身，后十八年更与君为亲。"已而，子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后产一男而卒。

前梁张轨时，抱罕令严根妾产，同夕产一女、一龙、一鸷。

贾弼之夜梦一人，面貌极鮭丑，谓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梦中微有所诺。及觉，临镜大惊，一如梦中见者。左右家人见之，皆奔走。其所异者，两手各执一笔，书之于纸，俱有理例。徐说之，亲戚然后乃信。

魏建凌云阁既成，匠人误钉其额。文帝乃令车绳引上韦诞，题三字而下。顷刻之间，头须皓白。

晋赵末，年八岁，一夕异长，身长八尺，髭须满颔，三日而死。

唐惠卿，荆州庭中有橘树，其末有一实甚大，独异之。由是会宾客，摘而将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于其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阳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乐之，即袒其体，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数日间暴卒。其家恨，杀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数十人，一夕同卒。

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经》有大耳国，其人寝，常以一耳为席，一耳为衾。

贾耽为滑州节度，酸枣县有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双目，旦食，妇以食裹纳犬粪授姑。姑食之，觉有异气。其子出远还，姑问其子："此何物?向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电发，若有人截妇首，以犬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告不孝者。时人谓之"狗头新妇。"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开腹明之，五脏坠地。后遣医工复内入腹，以桑皮细针缝合，经夕复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国公。

有娀简狄氏，吞鸟卵而生后稷。

东汉陆续，岁饥，太守施贫者食，既毕，问之，凡赐六百人，言其姓名，无一参差。

吴王阖闾死，埋剑客三千，以为殉葬。

汉武钩弋夫人，姓赵氏。手本拳，帝纳后，以手伸之，遂展。

王献之常为写《祭晋元帝庙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视日，睛不眩。

廉颇食，尽米一斗，肉十斤。

陶侃，有相者视其手，策文上指，谓曰："策文到指上为三公，贵不可说。"侃以针刺之，通指皆出血，洒墙为公字。

唐大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神异经》有李子昂，长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鹄所吞，居鹄腹中，三年不死。

殷纣为糟丘酒池，广可以泛舟。

张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后，累年寡居，忽梦一人自天而下，压其腹，因而怀孕。乃曰："无夫而孕，人闻弃我也。"徙于代，依东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东方，名之东方朔。或言岁星精，多能，无不该博。

蜀先主刘备，自见其耳。

邹衍吹律，能变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后弃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为虎，遂食其虎，复化为人。当其为虎时，不知其为人；及其为人，又不知其为虎。

申包胥哭于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后周有一人，姓陈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齐年。至四十，儿女又各生孙，孙复生子，子复生孙，相承百年内，其子孙盈数百人。老少悉为炀帝征辽所杀。

东汉灵帝时，有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灵帝时，洛阳女子生时两头四臂。

魏文帝尝著《典论》云，天下无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国进此二物，文帝遂毁《典论》。

古有女木兰者，代其父从征，身备戎装凡十三年，同伙之卒不知其是女儿。

蜀人杨行廉精巧，尝刻木为僧，于益州市引手乞钱。钱满五十于手，则自倾泻下瓶，口〔言"布施"字。〕

汉有黄安，不知何许人，常坐一龟，畏日光。龟每二千年一出头，安坐来见龟五出头矣。

符坚三年，凤凰集于东阁，坚欲赦国中，时无有知者。忽有一童儿，绯帕幕首言于市，曰："官家有赦。"坚复验诘，言赦书日有一苍蝇立于笔端，久而飞去，化为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浙江，风涛甚，有二花蛇龙负舟而过。左右恐惧，惟禹安然无畏。

王濬伐吴，于蜀江造战舰，长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马楼。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堕，足自胫而脱，善击毬、樗蒲戏，又善剑舞、数丹丸，挟二妻，生子数人。至元和末犹在，长安戏场中日集数千人观之。

《燉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其冢，见王樊与人樗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

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门，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发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验而擒之。盗既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言。

唐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国。裴公破吴元济，入其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妊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妇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而产一男。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韩晋公滉镇浙西，威令大行。时陈少游为淮南节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诣晋公，必据而平之。浙右进钱，船渡江，为惊涛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二缗不得，众以钱填其数。滉自至津部视之，乃责江神，因指其钱曰："此钱干，非水中得之者。"问吏，吏具实对。复投词诟责，俄然二缗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宝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析，乃命鼓座于殿阶，击之，满树花发。帝谓左右曰："一曲未终，而花烂然。得不以我为圣耶!"

刘伶好酒，常袒露不挂丝，人见而责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裩袴，君等无事，何得入我裩袴中?"其人笑而退。

唐开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谪见，其灾甚重。"玄宗大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进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内一人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十艘，进士毕集。蒙闻之，乃逾垣走赴，群众惬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风忽起，画舸平沈，声伎、持篙楫者不知纪极，三十八人无一生者。

唐刘闢初登第，诣卜者葫芦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禄。葫芦生双瞽，卦成，谓闢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不得善终。"闢留束素与之。其后脱褐，从韦令公于西川，官至御史大夫，为行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甍，使闢入奏，请益东川。诏未允，闢乃微服单骑，复诣葫芦生。筮之，揲蓍成卦，谓闢曰："吾二十年前常与一人曾卜得'无妄之随'，今复得此卦，非曩昔贤乎?"闢即依阿唯诺。葫芦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闢不甚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之，戮于藁街。

唐贺知章，会稽永真人。进士擢第，太常少卿，秘书监，为太子诸王侍读。性落托放纵，逸思过人。年八十余，因醉赋诗，问左右曰："纸多少?"对曰："有十幅。"乃书告老，乞归乡里。皇帝及皇太子、诸王皆赋送行诗，赐越中剡曲以给之。

孔子行过少陵原，闻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焉："何哭之悲也?"妇人曰："向者刈薪而遗簪。"孔子复问曰："刈薪遗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仁王经》，以祈雨泽。有二人在众中，须眉皓白。讲僧昙林遣人谓二老人曰："罢后可过一院。"既至，问其所来，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龙也，闻至言当得改化。"林曰："讲经祈雨，二圣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为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因而滂沱，某可力为之。"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诣讲席，语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因请问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济生人，岂得升仙?"于是思邈归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晋尚书令卞壶死苏峻之难，葬在上元县。后盗发其墓，见壶鬓发苍白，面色如生，两手皆拳，甲穿于手背，安帝赐钱十万，令改葬焉。

挚虞《要注》云：晋武帝时，有彭权为侍中。帝问"髦头"义，权答曰："秦时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惟畏髦头。"帝乃令虎贲之士戴之，以卫左右。

河东裴章者，其父胄，曾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昙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李氏女。乃三十年余，章从职太原，弃其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髽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经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昙照叙旧。照惊噫久之，谓之曰："贫道五十年前常谓郎君必贵，今削尽，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上帝，以罪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刀划腹于浴斛，五脏堕地遂死。

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尝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长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太宗苦病痢疾，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宝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荜茇方"进。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作，问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荜茇有效。"复令进之，一啜又平复。上问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岂不及汝邪?"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立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隐居茆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飞诏与之参诀。时人谓隐居为"山中宰相"。

梁张僧繇善画，为吴兴太守。武帝每思诸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传往写其貌，如对其面。尝于江陵

天皇寺画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释门之内画此，何也？"对曰："异日赖之。"至后周焚灭佛教，以此殿有儒圣，独不焚之。又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睛。人问之，答曰："点则飞去。"众人以为虚诞，固请点之。顷刻雷霆，二龙乘云腾上，其二不点者犹在。画之通神若此。

晋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见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岁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终焉。

唐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殓。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亡者遂起，与之相搏，家人子弟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并卧一床，长短、形状、姿貌、鬓髯、衣服一无差异。于是聚族不能定识，遂同棺葬之。

汉武陈皇后，本其姑公主馥女也，色衰，弃后宫，乃以黄金五百斤赠司马相如，令作赋。赋成，帝见之，再得宠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龟。每战胜，龟则起。及其败死之日，瘤入一寸。

东汉耿秉镇抚西边，单于匈奴多怀其恩，闻秉卒，有剺面流血哀痛者，举国发丧。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畤，过中部县。县寮有宴，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愿纵之。云醉，因劝加于刑责，于是杖之二十。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之曰："君省相识否？"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余，中唯贮酒糟数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旦夕昏眠。几一月，乃传出之，使人蹙颏鼻额，挼捩肢体、手指、肩髀，皆改于旧，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以为贱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于观察使李铦。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人，而覆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变改人者数代矣。

郑覃历官三十任，未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唐萧瑀尝因内宴，上曰："自知一座最贵者，先把酒。"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相顾未言，瑀引手取杯。帝问曰："卿有何说？"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太宗抚掌，极欢而罢。

唐贞观初，丹阳令王琮三年调集，遭黜。琮甚愤惋，乃赍百千，诣茆山道士叶灵中，求章奏以问吉凶。灵中年九十，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去，缥眇不见。食顷后坠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断。"一岁，琮无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经，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于齐州灵岩寺院，有松一本立于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归，即此枝东向，使吾门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向指，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归，得佛经六百部。至今众谓之"摩顶松。"

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将军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门语曰："余能活此马。"将军遽召见。璞令三十人悉持长竿，东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击，俄顷擒一兽如猿。持归至马前，兽以鼻吸马，马起跃如。今以猕猴置马厩，此其义也。

《说苑》曰：汤时大旱七年，煎沙烂石。于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崇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言未既，天大雨。

汉霍光立宣帝，帝谒太庙为初献。帝行而光在后，帝恐惧，如负荆棘。

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传车垂赤帷裳，琮升车褰帏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善恶，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闻之，振悚耳目。

吴隐之为广州刺史。旧有贪泉，人饮之则贪黩。隐之酌而饮之，兼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又居母丧，过礼，家贫，无以候宵分，常有双鹤至夜半惊唳，隐之起哭，不失其时。

伍员吹箫行乞，食于市。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虚。丁曰："臣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无肯綮，若初发硎，游刃必有余地也。"

郢人以垩漫其鼻，薄如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尽去其垩而不伤鼻。

唐高宗尝苦头风而目闭心乱，乃召医工。工曰："当于眉间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头是汝出血处？"命扑之。帝曰："若因血获差，幸也。"遂针之，血出，溅黼衣，眼遂明而悉复平。天后自抱绘帛以赠医工。

阮籍放旷，有兵家女极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遂往哭之，尽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须，可以挂弓。

唐韩干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干问曰："何缘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画良马，愿赐一匹。"干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干收而用之。

谢灵运临刑，剪其须施广州佛寺。须长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令，文王梦一人哭于当道，问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吾行必以暴风雨，灌坛当吾道，不敢以疾风暴雨也。"梦觉，召太公。三日，果疾风暴雨过境。

晋桓豁镇荆州，有一参军，五月五日采鸲鹆雏，剪其舌，令学人语，经年遂能言。后因大会，豁出之，令遍学座客话。有一人患齆鼻，鸲乃遽飞入瓮中，语与患者无异。举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卢怀慎无疾暴终，夫人崔氏止儿女，不令号哭，曰："公命未终，我得知之。"语曰："公清俭而廉洁，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燕公同时为相，张纳货山积，其人尚在，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鼓橐，为说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匹哉?"言讫复绝。

唐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暮春之月，忽遇游南园，令家仆僮舁至药栏，语曰："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怅然而返。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公视之，三日乃薨。

晋孟嘉，少知名。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甚远。亮问江州刺史曰："闻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认之。"俄然，指曰："彼君少异于众，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为驸马，如厕，左右侍者甚众，敦乃脱衣裸体而登厕，无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贼。"其后果为乱也。

宋武帝未杀殷仲文之时，仲文每照镜，常不见其首，后数日，果为武帝所杀。

汉宣帝时，有人于疏属山石盖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将至长安，乃变为石。宣帝集群臣问之，无一知者，刘向对曰："此是黄帝时窫窳国负贰之臣，犯罪大逆，黄帝不忍诛，流之疏属山，若有明君，当得出外。"帝不信，谓其妖言，收向系狱。其子歆自出，应募以救其父，曰："须七岁女子以乳之，即复变。"帝使女子乳，于是复为人，便能言语，应对如刘向之言。帝大悦，拜向大中大夫，歆为宗正卿。诏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经》。"

汉东方朔，岁星精也。自入仕汉武帝，天上岁星不见。至其死后，星乃出。

东汉王霸，善抚士卒，每有人死者，脱衣殓之。

刘琨，字越石。尝为胡骑所围，救兵不至，城中窘迫无计。琨乃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日中，又奏胡笳。贼皆流涕怀土。至晚复吹之，贼舍围而去。

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吊曰："祸当君，可移于相。"公曰："相，所理国家，不可也。""可移于百姓。"公曰："百姓，国之本，不可也。""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本，不可也。"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赏君。"于是荧惑退三舍。

唐贞元中，李师古暇日常宴其从事，适有日者预坐，师古遣遍视幕客皇甫弼、贾直言之徒，凡十辈。答曰："十日之内，俱有重祸。"又指一从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马厄。"时有从事姓魏者，师古之妻党，移第凿池，积土其傍，上构高亭，极为弘敞，既成，即迎入舍，乐之，饮酣，亭忽摧塌，以其下土弱，不胜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于死。王生因为角马木长钉横贯其脑，立死。

楚昭王与吴战，败走四十步，忽遗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国虽贫，而无一履哉?"王曰："吾悲与其俱出而不得与其俱返。"于是国无相弃者。

隋杨素家富侈之极，家僮数千人，后庭曳罗绮之女亦数千。都会之处，邸店碾硙，不知纪极。性贪营利，心无厌足时，议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苍头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疠，子孙尽死，唯一子续生数旬。群奴欲杀之，分其财。善窃之，将入瑕丘山中。至七岁，出理于官。钟离意为令，杀群奴，表善之忠孝。善后拜郡守。

魏太祖军中粮乏，令主仓吏用小斗。后军众有言，太祖归罪主吏，谓曰："借汝死，令压众谤。"词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于后。曰："此天牛，能粪金，以遗王。"王以为然，即发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张仪随其后开蜀。

汉于公门坏，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门，可容车马。我治狱多阴德，后世必昌。"子定国果为丞相。

殷仲堪节俭，为荆州刺史。每食，饣卜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尧舜，若挞之于市。

禹伤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斩马以祭之，仰天而啸。忽梦神人，自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书者，斋焉。"禹遂斋三日。乃降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

孙坚，字文台。战而堕马，军吏失之。所爱骏马，入营踣地悲鸣，人异之，逐马往，得坚于草中。

王粲尝谒蔡邕，倒屣迎之，满座皆惊，曰："王孙久有异才，吾家书籍悉以赠之。"

越王勾践为吴所败于会稽，将以勉励于众。尝施一器，悬胆于门，出入尝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贺若弼父敦，临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锥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败，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议伤炀帝，为炀帝所杀。

宋刘裕贫贱时，尝盖布被，用牛尾作蝇拂子。及登极，亦不弃之，敕其女彭城公主谨收藏，以遗子孙。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敕天下贡献绫罗锦绮，不令织鸟兽之形，恐裁剪之时，有伤生物之意也。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引海水，利鱼盐，邑人歌之。时瀛州刺史贾敦顺、冀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

楚王铸作三剑，晋、郑求之不得，兵围楚，三年

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晋军血流，郑卒奔走。

晋谢玄，字幼度，有才业，甚为从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罗香囊，安鄙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得焚之。

汉武帝自回中郡，绕一山曲，见一物盘地，状若牛，推之不去，击之不散。问左右，无能知者。东方朔进曰："请以酒一斛浇之。"帝命酒浇之，立散。复问朔。曰："此必秦之故狱，积其怨气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抚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张南菀三百年，敕云："期毕便申。"

汉光武爱惜士卒，每欲发一兵，头须悉白。

东方朔伏日对武帝拔剑割肉，帝令自责。曰："拔剑割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归遗细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责，反自誉也。"蒙赐酒一斛、肉一百斤，令遗细君。

秦穆公亡善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伤人。"皆赐酒沃之。后与晋战，而三百人争死以报恩。

卫玠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无怨怒。

汉阴丈人抱瓮入井，负水灌园。有人教其为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宁自倦败，不可以机为用，有伤真性。"

秦始皇欲观日，乃造石桥海岸，驱使鬼运。始皇曰："欲见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谓始皇左右曰："我形甚丑，勿画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画地图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脱走，仅免死，左右皆陷没焉。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见门阃有血，即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答以少年所教。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山上。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时有西国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胁众。奕对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烧臣，即为圣者。"高祖试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东，乃令胡僧作法。于是跳跃禁咒，火出僧口，直触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烧僧立死。

晋孝武欲为晋陵公主求婿，问王珣曰："得及刘真长、王子敬便足。"珣曰："谢琨不及刘真长，不减王子敬。"帝然之。未几，帝崩。后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谢琨，珣曰："卿勿近禁脔。"元帝初渡江，国内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项肉一斤尤脆美，进充御食。时人以此为"禁脔"。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常匿国贼。御史推鞫，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镦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为猿鹤，君子为鹤，小人为猿。

陈胜以丹帛书"陈胜王"字，置鱼腹中，令卖。有市得者，烹食之，见而怪之，遂立胜为王。

刘备尝乘爱马号"的卢"。居樊城，刘表欲因会杀之，备走，陷檀溪，乃语的卢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马一跃三丈，遂脱难。

任公子为钓，用十五犗，蹲于会稽，期年无所得。一日获大鱼，自荆江东皆厌腥臊。

齐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御者："何马也？"对曰："以公家畜罢而不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遂束物以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矣。

吴起〔吮座疽〕，卒母哭曰："往年吴起吮其父疽，父不旋踵而死。今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也。"

塞翁失马，乡人皆唁，翁曰："未必不为福。"明年，引群马至。人复贺，翁曰："未必不为祸。"子孙、家僮出入多爱乘马，坠折四肢。乡人复唁，翁曰："未必不为福。"又明年，西胡入国，国中但能披甲者，皆征行之。子孙、家僮以残毁免。

卷 中

吴公子光飨王僚，令专诸侍。置剑于蒸鱼腹中，因进鱼，抽剑刺杀王僚。

晋羊祜，字叔子，为荆州守，有恩及闾里。及死，阖境并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讳之。襄阳百姓于岘山立堕泪碑。

王允欲杀蔡邕，马日磾曰："邕逸才多艺，详汉传事，何可害之？"允曰："汉武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今岂可使佞臣执笔，我辈等蒙其讪议耶？"遂杀之。

魏陈寿撰《三国志》，丁廙、丁仪俱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与我千斛米，当为尊公立佳传。"其子不与之。遂不作传。

晋王蒙、刘惔并为中书侍郎，及宋，辅政，俱加侍中。时人故号为"入室之宾"也。

汉赵尧为周昌侍御史，人谓之曰："赵尧乃奇士也，必代君为大夫。"昌曰："尧，刀笔吏。何至此也？"后昌为赵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视尧曰："无以易尧。"乃授尧。

帝问王夷甫曰："寿阳以东常涝，寿阳以西常旱，

何也?”更甫曰：“寿阳以东，吴人，亡国哀音，鼎足强邦，一朝失职，叹愤为阴，阴积成水，故常涝；寿阳以西，中国，新平强吴，美宝尽人，志盈心满，常欢娱，故旱。”

因畅为河南尹，时久旱，祷祠无应，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余具。遽降大雨，年谷丰稔。

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换，唯君所选。”马主因指一妓，彰遂换之。马号曰“白鹘”。后因猎，献于文帝。

《武陵记》曰：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绣锦，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

崔豹《古今注》：齐王后怨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嘒唳而鸣。后王悔恨，闻蝉即悲叹。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百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百，可领之。”缗皆濡湿。父母虽受钱，不知其由。泰归，问焉，乃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法严寺”。

晋王导子悦，年二十，有名，为中书郎。导尝梦人以百万买悦，于梦中领之。导寤，不乐，亟为祈祷。未几，修墙，掘得钱百万，导意恶之，一皆不用。及悦病，导复梦一被甲持刀，自称蒋山侯，索食。食毕，作色谓导曰：“公儿已卖与他。”言讫，觉。翌日，悦卒。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馔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悉化为虎而去。

后汉马略，年十七，闭室读书。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续命而已。乡里谓之“潜龙”。三十，谒桓帝，曰：“我，贤人也。”遂拜关内侯光州刺史。略弃官人海，恶虫猛兽悉避路。

《吕氏春秋》曰：齐有二烈士别于路，相与沽酒共饮。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无须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递相食啖。须臾，酒与肉皆尽而俱死。

梁武帝大清三年，侯景反，围台城，远近不通。简文与太子大器为计，缚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谓景曰：“此必厌胜术，不然即事达人。”令左右射之。及堕，皆化为禽鸟飞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传》曰：房临刑之时，谓人曰：“吾死之后，客星入天井。”举朝皆哀之。

王充《论衡》云：汉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为囚象，凿地为坎，致木人拷讯之，若正罪则木人不动，如冤枉则木人摇其头。精感立政，动神如此。

王子年《拾遗记》曰：燕昭王时，波弋国人贡荼芜之香，若焚，著衣而弥月不绝，过地则土石皆香，经朽木与腐草则皆荣秀，用薰枯骨则肌肉再生。

后汉明帝杨后，花面美色，有颠狂病，发则杀人。唯内傅孟召为文哀怨，后每读之，颠狂辄醒。时人语曰：“孟召文，差颠狂。”

《玉箱记》曰：前汉刘子光西征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间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

齐王奂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孪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于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阳郡民王保幸种田六顷，悉生嘉禾。

周厉王时，北斗与三台并流，不知其所。厉王没后，两主星复见。

《搜神记》：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先有大查当江损行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见；不祭者，辄沈，暗覆行舟。祚造大斧数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汹汹然，波浪振惊，查浮，遂移去，不为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诵祚之德也。

干宝《搜神记》曰：零陵太守史满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余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岁，太守使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门请见，自称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怀中探一物，内懿手中，戒曰：“两世慎勿开，墓中绝。”言讫不见。懿曰：“此或数也。”遂开视之，乃金龙子，长三四寸，背上有铭云：“父子从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禅，世墓中绝，元帝渡江，都建邺。

《三峡录》云：宋顺帝升明二年，峡人微生亮于溪中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之，见一美女道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称高唐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女曰：“数以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不知所终。

成应元事统云：车胤好学，常聚萤光读书。时值风雨，胤叹曰：“天不遣我成其志业耶!”言讫，有大萤傍书窗，比常萤数倍，读书讫即去。如风雨，即至。

汉黄霸为封溪令，部人陈廉携酒并猩猩以献。霸问：“是何物?”人未及应，囊中语曰：“斗酒并仆耳。”霸以其物有灵，开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为三公，武帝委以国事，每月三两归其家，家畜犬见，吠之。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以致如是!”

《越绝书》曰：越王句践既为吴辱，尝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蛙怒，句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助平吴。

《搜神记》曰：冯稜妻死，稜哭之恸，乃叹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复苏。后孕十月，产讫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风雨雷电，路傍有五松树，荫翳数亩，乃封为五大夫。忽闻松上有人言曰："无道德，无仁礼，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闻，始皇不乐，乃归，崩于沙丘。

汉高祖每战，新当矢石，前后被七十二箭，或言灭七十二黑子。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火。中夕，闻窗外有呼者，积出见之，有五六丈夫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旦起视，皆汉古钱，计得一百七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东宫舍人。

后汉刘圣公初得玺绶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绳绕圣公。明日为刘盆子将谢禄缢杀之，亦绕星之象。

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谋金校尉数十员。天下人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尝居南山野中，喜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侮之，多伐树践圃。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俄有二虎，近其居，为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俛首。历数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铜头铁额，食沙啖石，然卒为黄帝所灭也。

《搜神记》曰：宋康王以韩朋妻美而夺之，使朋筑青凌台，然后杀之。其妻请临丧，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台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树，及大，树枝条相交。有二鸟哀鸣其上。因号之曰"相思树"。

黄帝斩蚩尤，冢在高平寿长县，高七丈。时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气如匹绛，时人谓之"蚩尤旗"。

《西京杂记》：弘成子少时，好学，尝有人过门授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聪敏，为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学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为名儒。

晋陶侃微时，丁父艰，将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有一牛眠圩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改葬地。

汉太尉杨震以忠贞见黜，及还洛，叹曰："吾居上司，疾奸臣樊丰之狡不能诛，知帑藏空虚而不能富。"因饮鸩而卒。门人冤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鸟翼一丈三尺，集于柩前，低头垂泪。葬毕，乃飞去。时人以为忠贞所感。

《会稽记》：上虞兰室山，葛玄所隐之处，有隐几化为鹿。鹿鸣，即县令有罪。

司马郊，字子都，隐居华山向五十年，禽兽日游目前，有如家驯。每灌园，不食菜心，以其伤生意。及四时山果熟，果大，大鸟衔，果小，小鸟衔，俱送郊斋中，不知纪极。叹曰："禽鸟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颗。"异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于庭，悲鸣累日而去。

魏陈思王曹植与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尝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爱，不敢肆心。因召植游华林园，饮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缢杀。使者以弓弦三缢不死，而弦皆顿绝，植即惊觉。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后不敢害植。

《华阳国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滨，忽见三节大竹筒至女前，闻竹中儿啼，剖而视之，得一男。收养及长，甚有武才，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

淄川有女曰颜文姜，事姑孝谨，樵薪之外，复汲山泉以供姑饮。一旦，缉笼之下，忽涌一泉，清冷可爱。时人谓之"颜娘泉"，至今利物。

汉杨仆为楼船将军，自以功高，耻为关外人，请以家财移关于新安，有诏从之。

《列子》曰：韩娥过齐雍门，鬻歌假食，既毕，而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复作长歌，于是雍门之人欣跃抃舞不止，乃厚赂遣之。

项籍开始皇墓，探取珠宝，其余不尽取者，有金雁飞出墓外，为罗者所获。

汉武帝元封中，浮圻国贡兰金之泥。其金生于汤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飞鸟不敢过，居人不敢渡。国人于水边，见有此泥，取为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贡于汉，帝取之，常封亟匣以辟邪魅。卫青、张骞皆蒙此泥封玺绶。帝既崩，紫泥遂绝。

石虎于太武殿前造楼，高四十丈，以珠为帘，五色玉为佩。每风至，即惊触似音乐在空。过者皆仰视，爱之。又屑诸异香如粉，撒楼上，风吹四散，谓之"芳尘"。

《吕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恶之，此人无所容是，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悦其臭，昼夜随之，不能抛舍。

晋文公时，有蛇当道而横。文公以为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梦有人杀蛇，曰："何以当圣人道？"觉而见蛇已坏矣。

《庄子》云：齐桓公出游于泽，泽畔见一物，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见人则捧其首。公谓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蛇也，见者必霸。"公后果霸，其国为五霸之首。

魏公子无忌视事，忽有一鹞逐鸠，鸠入公子案下，鹞遂去。令捕鹞，取数百，列于庭下，问之：逐鸠者当伏翅。有鹞伏罪于地，乃杀之，而放其群鹞。

后汉卢景初生，项有一丛白毛，数之得四十九茎。后四十九年卒。

后汉裴安祖，常息大树下，有鸷鸟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触树而死。安祖哀之，置于荫地，俄顷

复生，乃飞去。因寝，见一人衣冠甚伟，拜谢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谢。"安祖年八十而卒。

后汉郑宏为临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夹车而行。宏异之，主簿黄国曰："三公车旁画鹿，君必为相。"后位至太尉。

宋长沙王道怜子义庆，在广陵卧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义庆掷器于阶，虹遂作风雨声，响撼庭户，良久不见。

《列女传》：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问："泣何也？"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泽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远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祸将至矣。"期年，而答子见诛。

伪蜀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来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后有郑美人，势亦宠爱，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姬三人。未几，势为桓温所杀。

吴道子善画神。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图神鬼数壁，以资冥助。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衰服，若常时妆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人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慄。道子于是援毫图壁，俄顷之际，魔魅化出，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是。

晋王恺有牛，号"八百里"，常莹其蹄角。王武子戏与射赌，以金敌之，偶中的，谓左右曰："可生采其心作炙。"至，食一脔而止。

蜀将姜维既死，剖其腹，视其胆如斗大。

左思构《三都赋》，门庭墙溷皆置纸笔，十年乃就。

汉张仓年老而无齿，饮人乳，过百余岁终。常感王陵，母卒后奉陵妻，朝夕侍诺，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阳城者，华阴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随，皆不娶妻。朝廷以谏议大夫征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质于酒家，有得三数斛者。料钱入室，即复赎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随，志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终身不背西坐，其寝西首。

晋桓玄贪秽，金玉不离其手。

吴隐之兄坦之，葬母设祭，每祭，恸绝，至第七祭，呕血而死。

要离羸瘦极，每出，遇顺风即行，逆风即倒。

汉成帝赵飞燕身轻，能为掌上舞。

唐高开道，箭在脑中，使医凿骨取出镞，与客饮酒，谈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临行戒曰："吾甚爱汝，慎勿与人相竞。"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于保身远害，皆如此类也。

苍梧王酷暴好杀，尝自持刀槊行，见人即击刺死之。若一日不杀人，即惨而不乐。

何宴常服妇人之衣。

晋陆云，字士龙。家在吴，久不得家信。有犬黄耳，云摩其背，谓曰："与吾达一书至家，得否？"其犬即摇尾，因以竹筒盛书，置之犬项。旬日达家，得报而还。

陈正为太官，进炙，有发贯炙。光武令斩正，正曰："臣有三罪，请言毕而后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发，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砺，不能断发，臣罪二也；臣与庖人六目同视之，曾不如黄门两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黄门而释正。

汉武帝自甘泉至渭桥，有女浴于渭水者，乳长七尺。上怪问之，答曰："后第七车当知我。"时侍中张宽在第七车，使问之，宽曰："祭天星，斋不严，即此女见。"

梁沈约家书藏十二万卷，然心僻恶，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

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时人谓钱为王老，以有元宝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左右，曰："不见。"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于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耳。"

玄宗幸蜀之时，至东泰山，内臣高力士拢马请下，东北陈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亲辞九庙。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恸极，左右不胜哀咽。

陆贾得南越王赵佗所赠，囊中装万金。归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贾携侍儿竟乐游于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极其滋味承奉，其宝剑珠玉，随身皆赐之，虽非训导，亦为达见。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书生卒然心痛，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帙、金十饼。乃卖二饼，葬书生。其余枕之项下，置素书腹上，而退。其后数年，子都行，有一骏马逐之。既而有认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其儿归葬，金八饼在项下、素书在腹上。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由是子都声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为尚书，人无敢以好衣食见者。武帝叹曰："吾不及毛尚书能移风俗。"

窦婴征七国时，得赐千金。置之庑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谓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丽者也'；发言举事，左右皆曰：'君圣者也。'吾内外不见其过，安得不亡乎？"于是改行易操，后三年，美行于宋，宋人迎之，复位，谥曰昭。

晋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绿李，子熟时惠人，必钻破其核，恐他人种植之。

王澄出为荆州刺史，送者盈路，见路傍树有一鹊巢，乃自解衣上树，探弄鹊雏，傍若无人。

王右军，永和九年曲水会，用鼠须笔蚕茧纸为《兰亭记叙》，平生之札，最为得意。其后虽书数百本，无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萧翼密购得之，爵赏之外，别费亿万。太宗临崩，谓高宗曰："以《兰亭》殉吾，孝也。"遂随梓宫入陵。

汉张骞奉使大月氏，往返一亿三万里，得蒲萄、涂林、安石榴，植之于中国。

汉和亿为畿令，常有一虎害人，亿令设槛，得二虎。亿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亿杀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兽皆出境，吏人以为神君。

后汉郑玄居山东，有疑，莫知所问，遂往入关诣马融。三年不得见。一日融大会，遂见之。登楼问其疑，数十段皆决。语毕，遂归。融谓门人曰："玄既归，吾道东矣。"

晋索綝报兄之仇，手杀四十人。

鲁公仪休为相，归见其妻织，乃焚机而出，谓其妻曰："吾为相食禄，今尔夺百姓之利，使民安归哉？"

韩康伯隐药肆，卖价无二。有二女子买药，不识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无二价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丽国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气自天而下，大如鸡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东明"，善射。王恐为国害，欲杀之。东明走，弯弓射水，鱼鳖浮出而为梁，以渡东明。

魏武帝尝居铜雀台，及终，令妓乐登台望西陵而歌舞。

郑子华之弟子臧，好聚鹬毛为冠，郑伯闻而恶甚，使盗诱杀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以其非法服也。"

晋大医司马程据上武帝雉头裘。诏曰："此裘非当服，损费功用。"遂命火，于殿前焚之。

陶潜在家，每酒熟，即以头上葛巾漉酒，毕，复裹之。

晋羊琇，字稚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瓮，须臾，易之，有顷便可熟。

汉文帝俭约，常集谏书囊而为帐。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晋庚衮，字叔褒。父在常戒衮以酒。及父殁，日饮不止。因责曰："余废先人之戒，何以训人？"乃携挺于墓前，自杖三十。

晋明帝十余岁，未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问曰："日与长安孰近？"答曰："日近。"复问之："何言日近？"答曰："举头见日，不见长安。"帝异之，明日对群臣，复问之，答曰："日远，长安近。"元帝甚惊，问曰："何以与昨日之对有异？"复答曰："只闻人从长安来，不闻人从日边来。"帝愈奇之，立为太子。

管辂年七八岁时，与邻里小儿戏，画地为日月星辰之状，言动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鸡、野鹄尚知天时，况人乎哉！"

舜父瞽瞍纳后妻谗言，尝笞舜。舜见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故能保身于孝道。

黄霸为颍川太守，召吏。方食于野亭，鸟攫食。霸见吏曰："汝为鸟攫食耶？"吏惊，以为霸尽知其行止，后不敢为非。

秦败，豪杰之士争取金玉，唯任氏子独为仓窖贮粟。后谷石万钱，于是金玉宝货尽归任氏。

何邵字敬祖。日供口食，计二万钱，而兼四方珍味，虽三日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吕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轻也。

唐初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东封过其家，问之："何以致然？"公艺执笔，唯书百余"忍"字，余无他言。遂旌表其门。

汉高祖既入关，诸将劫珠玉宝货，唯萧何独收秦格式律令。卒为汉名相，功居第一。

阮修，字宣子。居贫，年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一钱不得。

隋刘君良累代义居，兄弟四人同气。大业末，天下饥馑，其妻欲劝分居，乃窃取庭树中鸟雏置诸窠中，令群鸟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乱，战争之秋，禽鸟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知其计，中夜遂揽妻发，大呼曰："此乃破家贼！"召诸兄弟，哭以告之，而弃其妻，居虽三院，而共一厨。

唐中宗为天后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因抛一石于云中，心祝之曰："我为帝，即此石不落。"遂为树枝阁之。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镜，进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语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浃旬，践居帝位。

荀奉倩与妻情厚，冬月，妇病热，奉倩出，露坐，候体冷，即入熨之。甚为世所讥。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鱼来御舟而过。

河间王孝恭，才智识略时出于众。初受诏征蒲公祏，上有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自省无负神祇，此变应是公祏。时人服其先见。

太公封于齐，宿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谓曰："客寝甚甘，殆非就国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关，遂止。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国人知之。桓公谓管仲

曰："寡人与仲父言，国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圣人乎？今东郭牙安在？"桓公顾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谓三色？"曰："欢欣众悦，钟鼓之色；愁悴哀忧，衰绖之色；猛厉忠实，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东面南面指之，口张而不掩，舌举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朱敬则，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者六所，古今无之。

公仪休相鲁国，入园，见妻莳葵，因拔去，谓妻曰："身为国相，与民争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晋文公出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曰："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邻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逢桑妇而悦，与之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窃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还。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与鸥鸟狎，引数百相从。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可与俱来。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群鸥翔而不下，盖以机萌于心而物惧也。

姚泓将妻子降于刘裕，裕斩之于建康市。凡百里之内，草皆焦而死。

符坚委政于王猛，小大无疑。猛卒，其子皮谋反。坚让曰："丞相临终，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与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验也。"赦而不诛。

唐仪凤中，中书舍人欧阳通起复判馆，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门，然后着鞋。到直省之所，即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尝启齿。归家必衣衰绖，号恸无时。国朝夺情，惟通得理。

汉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晋颜含有孝行。兄几服药过多，死于家。含遂开棺，复生。母妻家人尽勤倦，含弃绝人事，侍兄疾十三年，曾无劳怠。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召门尉陈饶等二十三人，曰："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乎？"饶等皆伏而不对。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难用。"陈饶对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诸已而责诸人。"燕曰："先诸已而责诸人，其云何？"饶曰："三斗之粟，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食；园果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携掷，而士不得一尝；绫纨绮縠，丽靡于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为禄。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轻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铅刀蓄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惭而避席，曰："燕过矣。"

楚王聘庄子，庄子曰："吾闻神龟死三年，置巾藉之而藏之宗庙堂之上。此宁死为贵乎？宁其生曳尾于泥中矣。"遂不赴楚聘。

汲黯不乐为淮阳相，固辞之。帝曰："卿可卧理之。"

卷　下

赵简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举兵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令退军，吏谏曰："君殊有罪而城自坏者，天助也。曷为退？"襄子曰："吾闻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之危，不扼人之险。'使其理城后攻之。"中牟闻之，请降。

太康畋于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挚其母以从。终失国。

汉王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吕后问计于张良。曰："南山有四皓，隐而不仕于秦。太子卑辞延之，若四老人到，扶太子，一助也。"于是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绮里季皆随太子入谒。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从吾儿游，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耻来。今太子贤明，臣故佐之。"于是太子乃定。高祖谓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难动摇矣。"

张嘉祐为相州刺史，至都，询故事。皆云前后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则贬。嘉祐按其图籍，自后周尉迟迥死王事始也。乃为迥立庙，四时享之。后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吴竞加以冕服，而其后皆荣迁去。

汉耿寿昌置常平仓，贱时籴粟，贵时减价，恤民，以成为国之体也。

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气刚直，初为洛阳令，有罪戮于都市，已坐讫。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业之功，特赦免之。承制者走而传呼释元忠。传呼先至，执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岂可求生？"有顷方至。观者咸服其安闲神异也。

隋炀帝无道，杜伏威以齐州叛。炀帝遣陈稜击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额。伏威怒曰："不杀射我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击而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毕，然后斩其首，携入稜军中，稜遂大败。

汉惠帝时，叔孙通讽上曰："古者春有献，今樱桃熟，愿陛下取之。"献果皆自此始。

北齐高洋凶暴，贵嫔薛氏有小过，遽杀支解之。抱其股为琵琶弹之，复叹曰："佳人难再得。"

唐沧景节度李同捷叛，王智兴帅徐泗兵讨于棣州。时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于城上战棚骂智兴，军吏耻之，智兴蒙衣掩耳不忍闻。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击去其首。"智兴喜曰："若中，赏汝千万金。"

乃具抛发一石，正中其首，随石迸落。军中欢叫，城上飞动。

汉承宫威名闻于匈奴，匈奴欲识，使人求见宫。宫启帝曰："域外重人形状魁梧，臣貌丑陋，不如选瓌伟者示之。"帝以大鸿胪卿魏应代之。

东汉宦者张让、赵忠持国权，引用屠沽人登清贵。灵帝语左右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故卒以灭汉者，赵、张是也。

张安世每举进贤达，不令其知。或有诣门谢者，安世亦不见。终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谢恩私门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楼临大道，日夕歌宴击博于上。博者胜，掩口而笑。适有三客过楼下，飞鸢衔腐鼠堕客。客举面，值其笑。二客相与谋曰："虞氏富乐久矣，我不侵犯，何为辱我?"乃聚众灭其家。谚曰："骄奢之灾，祸非一致。"

汉邴丹曼容养志乐，外权势，仕至六百石，即免归，畏权而祸至也。

张衡死，蔡邕生，时人以邕为张衡后身。

唐初有阚稜者，善用长刀，刀长丈余，每下刀，毙数人。莫有嗣者。

薄昭，汉文帝舅。以其杀汉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丧服哭之。昭遂自尽。或云：昭侍饮，酌酒不满，一郎纠之。昭既归，使人持刀杀纠者。帝闻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质皆人，而足如马蹄，谓之"马蹄突厥"。

窦滔久戍，其妻苏氏能词，织锦为回文诗，叙离间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纵横读之皆有旨义。

贾达年五岁，姊抱听邻家读书，及长，俱能通经籍。姊问曰："吾未尝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听读书，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群书。天下闻名，载粟帛受业，而家大富。时人以为贾达"舌耕"。

钟繇年七十而纳正室。

卫青，本平阳公主家参乘。驸马曹寿卒，敕令择国中贵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贵，主问之曰："是常为我参乘，如之何?"使者答曰："当世无如将军者。"遂尚平阳公主。

汉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纵横。帝怒，乳母流于边，入辞帝。郭舍人谓曰："母今出时，但屡顾我，当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顾舍人。舍人骂曰："妪回顾，何为?帝壮矣，岂假汝乳耶!"帝于是悦，遂不流乳母。

秦优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动。时天雨甚，武士被盾立于廷，优旃欲救之，戏曰："被盾郎，汝虽长，立雨中；我虽短，立殿上。"始皇闻之，乃命徙立庑下。

汉高祖微时，常与客过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厌叔，佯为羹尽，忧其釜。高祖怨其嫂。及为帝，封其子为忧羹侯。或问帝，帝曰："其母不长者。"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语曰："有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执刀，仰问景公曰："自古圣主明王，支解人从何而始?"景公遽舍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宠徐姬。姬性妒，后怨帝，每召至，即妆半面见之，意者以帝一目，非为全面也。帝亲杀之。

尸乡有祝鸡翁，善养群鸡，皆有名呼之。贩卖鸡卵，获亿万。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怀光既叛于蒲，朝廷以法诛之。有子七人，其长曰铦。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

郑之管城，有居人郑虔章者，落魄杯酒间，年五十余，无闻焉。日醉归，寝宾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为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慌叫。亲戚举烛俱至，相与牵争而不能制。渐入，至胸臆，头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没，若堕水者。乃合众将锹镢掘之，深丈余，得一枯骨，可长八九寸，又复旁搜，无所见。因出而葬之。

王锷为辛京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甚易之。一旦击毬，驰逐既酣，锷仰天呵气，气高数丈，若白练上衔。杲谓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弟配之。锷终为将相。

西极有献续弦胶者，帝不信，即断而接之，使人挽拽，及他处断，而接者如故。

魏国有女子，极美丽，逾时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疮，肿，脓水不绝。遇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犬，走三十里。归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顷，一赤蛇从疮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张果老先生者，不知岁数，出于邢州。帝迎于内，礼敬甚。问，无不知者。一旦，有道士叶静能，亦多知解，玄宗问："果老何人?"静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讫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许之。静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血流，偃仆于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儿多口过，不谪之，败天地间事耳。"帝哀恳久之，果老以水噀其面，复生。其后果老辞归邢州所隐之处，俄然不知所往。

后汉刘焉，字君卿。灵帝时为太常，见王室多故，意求之交阯，欲避难。侍中董扶谓焉曰："常见益州有天子气。"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造乘舆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烧，所造作物荡尽。焉疽背而死。

始皇时，长安县忽有大水涨而欲没县。主簿全干入白，明府谓干曰："今日卿何作鱼面?"干曰："明府亦作鱼头。"言讫，遂陷为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其极。庭穿大井，合木为柜，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珍珠琼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天兵枭戮而赤族，涯骨肉色并如

金。

《神异记》注曰：西南大荒中，有兽，形如兔，人面而能言，心常欺人，言东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诡”。

吴孙权猎于武昌，有神女见，曰：“今日当猎异兽。”忽然不见。俄顷，猎得一豹。女复见，曰：“可竖其尾于我处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设，自孙权始焉。

《三十国春秋》：伪前梁张重华在梁州，欲诛西河张祚。祚厩马数十匹，同时皆无尾。未几祚遇祸。

唐贾直言，德宗朝父泄漏禁中事，帝怒，赐鸩酒。直言白中使，请自执器以饮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饮之，立死。酒自左足间出，复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归，还东平。以劲直名闻，拜谏议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节。直言随父流所，谓董氏曰：“先死莫期，不得相见。”令其改适。董入室以绳缚发，取笔令直言封之，启曰：“非君不解，毕死不开。”其后二十二年再会，旧题宛然。以油沐之，其发俱堕。

太宗朝罢归而含怒曰：“终须杀此田舍奴！”文献皇后问曰：“大家嗔怨谁也？”帝曰：“只是魏征老兵，对众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惊问曰：“何也？”后曰：“妾闻主圣臣忠。征能直言，非大家圣德，不有忠臣。妾敢为贺。”帝大悦，益重魏征。

曹操密语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挟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执汝，汝勿言，吾有重报于汝。”其人不悟，遂缄默至于死。操用此以惑众，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

唐张文成七登科选，员半千云：“张子之文如青钱，万拣万中。”时人以文成为“青钱学士”。

唐狄仁杰为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驳下，问：“有何劳绩？”寺复执申曰：“岁凡断狱一万二千。”考功特升上下考。

齐高洋残酷，其弟南阳王淖献计，令取群蝎置斛中，俾断一人为蝎所螫，哀号宛转，不胜其苦。洋笑，飞书谓其弟曰：“有此乐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楼，于下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阅看。肃宗谏曰：“历古今无臣下与君王同坐阅戏者。”上曰：“渠有异相，故禳之。”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化为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龙首猪身，无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国。

河上公尝居河上，不知姓字，无营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见之。自云穷《老子》一经，甚侮侵于世。与帝语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岂无敬君之礼乎？”公遂跃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虽尊，于我何加！”帝谢之，乃下。共论《老子》经之义，帝不能屈。

陆云有笑癖，尝谒司空张华，华多须，以袋盛之，云见华，不及拜而笑倒。又尝自服缞绖上船，见水中影，笑而堕水，几至于死。

太宗以魏征为人镜，谓左右曰：“以古为镜见成败，以铜为镜知美丑，以人为镜知善恶。吾用此三镜以辨兴衰。今魏征死，吾失一镜。”

李衡，江陵种橘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

祭彤为辽东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赐钱百万。

周亚夫平七国归，不得任用，怏怏不乐。帝觉之，因宴与肉，大胾不设筋。亚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饥食藁席九十日，至饿死。先时人相其有纵理入口，当饿死，果然。

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止。归言于母曰：“贫贱谁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时，已无道。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头击树而死，其人得之。后日日忘家失业，专坐此树下守兔。有过者见之，问：“汝何守株也如是？”

后汉窦武生时，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侧，蜿蜒磕头血流而去。

郅都为济南太守，诛豪族三百余家，不顾妻子。

后汉韦逞母宗氏，博究经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纱窗授业。

荀崧有女名灌。崧为襄阳太守，为杜鲁所围，崧欲求救于平南将军石览。灌年十三，率勇士千余人，逾城突围，且战且前，诣览乞救。览假兵救崧，贼遂走散。

契苾何力，西番酋种太守，授右骁卫将军，早立功勋。太守征辽，至白雀城，为贼所围，腰中贼稍疮极重。帝因传令，及拔贼城，得行稍者高突鹑鸰。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杀。曰：“犬马犹为其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郗超有旷世之度，每有寒素后进，力引拔之。死日，为其作诔者四千余人。

鲁肃以义气周急为意。周瑜为居巢长，居母丧，过肃求粮。时肃有米两囷，各三千斛，指一囷与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吴。

晋王浑妻钟氏，名琰，有藻鉴。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与群吏处，琰自帷中窃视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数月卒。

伊尹负鼎以干汤，汤令调味甚甘，得进见。汤问之，答曰：“使臣调国亦如是。”遂以为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从驾。马上以商较当时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贤而泥者也。”论及数十人，皆当其目。末问：“李林甫如何？”上曰：“妒贤嫉能、古

今无比。”上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无言。

晋杜预拜荆州，贺客皆集，羊琇与裴楷后至。客坐连床，琇怒曰：“杜预以连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

汉昭帝纳上官桀孙女，其父名安，策立为后，方年六岁。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岁，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博。然性褊躁，忿戾无比。常使一佣仆，曰杜亮。每一决责，便至疮痍，养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适善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而卒至于死也。

吴诸葛恪妻晨起对妆台，一婢侍后，忽跃身触栋，张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顷，家人归曰：恪为孙峻所杀。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者，遭乱避地，有一女子，四岁，不能走，又不忍弃之，乃悬笼于古冢中，意谓他日得骸骨。及三年，归引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则馁，见其旁有物，引颈呼吸，则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寔之言，固当不妄。

玄宗偶与宁王博，召太真妃立观，俄而风冒妃帔，覆乐人贺怀智巾帻，香气馥郁不灭。后幸蜀归，怀智以其巾进于上，上执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时，西国有献香三丸，赐太真，谓之瑞龙脑。”

晋荀爽女适阴瑜，周岁，瑜卒。爽以女才高气逸，愍其少寡，欲夺志再嫁郭奕，遣所亲人问之。女私挟刃至，爽夺之。其后广集亲族，设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见之。女令四角备烛，与奕相见。奕但危坐。即令备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书扇曰：“以尸还阴氏。”自缢而死。

昔者愚公居山之阴，而出入有阻，乃勖励子孙移之。山神见曰：“山极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复有孙，子子孙孙，誓而移之，何为不可？”于是神命夸娥氏为移之。

秦于骊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诗书，皆用李斯之计，欲愚黔首焉。

赫连勃勃，本号屈子，自改其姓云赫连勃勃，言辉赫与天连。杀人，积其头为京观，谓之髑髅台。蒸土筑城，锥刺入，即杖筑者死；刺之不入，即锻锥者死。其造器，射人甲者，杀铠匠；不人者，杀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兴嗣为散骑常侍，聪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无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归而两目俱丧。及死，并视之，心如掬燥泥。

刘幽求自朝邑尉为中书舍人，三日内拜相。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图形凌烟，寿年八十一终。

公孙瓒既杀刘虞，则见有胜己者皆杀之。男子年七岁者，不许入城。传达皆用妇人，令语音雄者宣扬其命。

袁绍逼急，乃先缢其妻儿姊妹，然后自赴火而死。

魏武残人性命，重伎艺。有一歌儿性甚慧，而声响入云。操爱其声未忍杀，乃于群妾中求得二人，声如歌者，密令教授，数月乃成。听之，立杀其前者。

范粲，字承明。时齐王芳被废，承明哭甚恸，因不仕。景王辅政，召之不赴，称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闻音。家有婚姻，咨访之，合意者，即色不变；否者，即卧寝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于所寝之车。

唐狄仁杰为安抚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张巡守宁陵，事急心孤，每战，喊一声，即雁数行飞逆。

阮籍居母丧，有吊客至，籍哭，即呕血，毁瘠骨立。

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为人，书曰“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

季孙相鲁，家无衣帛之妾，枥无食粟之马。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唐高祖起义并州，弟三女柴绍妻聚兵鄠、杜间以应高祖。高祖登位后，封平阳公主，号“娘子军”，克著勋绩。获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卤簿，自此始。

魏文侯问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贤，足恃乎？”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傲；子贤不过舜，而瞽瞍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旦，而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君欲理国，贤可恃乎？”

常枞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无教语弟子乎？”枞乃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岂非柔耶？”“齿亡乎？”曰：“亡。岂非刚耶？”枞曰：“天下事尽矣。”

子产闻妇人哭，使人执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问曰：“何以知之？”子产曰：“夫人所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陈氏，叔宝妹。因惧乱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镜分之，以为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镜于市内卖之，以图相合。至期适市，果有一破镜。德言乃题其背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余半月辉。”时陈氏为杨素所爱。见之，乃命德言对饮，三人环坐，令陈氏赋诗一章，即还之。陈氏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素感之，乃还德言。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为友而贤。俱诣道途，其造风雨，粮尽，计不俱存。角哀乃并粮与伯陶，得济；角哀入空树中饿死。

刘仁轨为相，其从父、昆弟皆为北海县邑吏，人有劝曰："若与君相同籍，而独苦差科。"答曰云云。

汉张良，字子房。少时行至圯桥，忽于桥上见老父堕履桥下，顾良曰："可取履。"良欲殴，视为老，俛为下履。老人曰："孺子可教。明日早为期。"良往，已在桥。谓良："与我期，何后也？明日复来。"良于是夜半往之，少顷，父至，怀中取书一帙付良，曰："读之，王者师。"因使去，戒良曰："后十年济北谷城相见，即我也。"良佐汉王，为帝师。后往济北谷城问，人曰："此黄石公庙。"即立祠。

汉武帝迁淮南厉王于蜀巴，道病死。人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韩子》：齐王好竽，每欲听，必三百人齐吹之，南郭先生，不知竽者。滥求百人中，吹竽食禄。宣王薨后，王即位，曰："寡人好听竽，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惭而退逃。今冒禄者，亦多如此。

补 佚

晋武帝哭羊祜，冬月涕泗交下，凝须为冰。（《太平御览》卷二七）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广记》卷五九《梁玉清》）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与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广记》卷八六《卢婴》）

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广记》卷九八《怀信》）

陈霸先未贵时，有直阁吏史溥，梦有人朱衣执玉简，自天而降。简上金字书曰："陈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后主降隋，史溥尚在。（《广记》卷一四六《史溥》）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憕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觐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憕、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广记》卷一五四《李源》）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入启事，与从同异之。座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浃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广记》卷一五五《崔从》）

管宁死辽东三十七年，归柩而阻海风，同行数十船俱没。惟宁船望见火光，投之，得岛屿。及上岸，无火亦无人。玄晏先生以为积善之感。（《广记》卷一六一《管宁》）

宋则家奴执弩弦断，误杀其子。则不之罪。（《广记》卷一七六《宋则》）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

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简所害。（《广记》卷一七九《陈子昂》）

蜀将关羽善抚士卒而轻士大夫，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二将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广记》卷一八九《关羽》）

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菑丘䜣，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䜣曰："以丘䜣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䜣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䜣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䜣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报，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人曰："菑丘䜣，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䜣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䜣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广记》卷一九一《菑丘䜣》）

晋桓石虔有材干，趫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虎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广记》卷一九一《桓石虔》）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时乐饮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相枕籍死者三万余人。（《广记》卷一九一《彭乐》。见《说郛》弓第一一八《彭乐》）

唐朝承周隋离乱，乐悬散失，独无征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言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敬业反，天后潴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阙。后享宗庙郊天，挂簨虡者，乃嗣真所得也。（《广记》卷二〇三《李嗣真》）

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门数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买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当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广记》卷二一六《淳于智》）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齑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酹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殡歌者百人至。初则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殡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广记》卷二六〇《李佐》）

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官，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掌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广记》卷二六一《王初昆弟》）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广记》卷二七〇《侯四娘》）

王凝之妻谢道韫。王献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韫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客不能屈。（《广记》卷二七一《谢道韫》）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广记》卷二七七《北齐李广》）

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广记》卷二七七《隋文帝》）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相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即上厅，开箧取纸笔，作一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讫，乃封于箧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缢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及视其书，如赤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厕，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浃日至闽，属寮有与赤游旧者，设宴饮次，又失赤。敏之疾索于厕，见赤僵仆于地，气已绝矣。（《广记》卷三四一《李赤》）

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绐于己，遽命斩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儿。

妻即以针刎颈。俄顷复活，以药傅之。然犹惧智光。使人告光曰："进本蒲人，今欲归葬。"光亦赗赙之。既至蒲，浃旬，其疮平愈。乃改姓他游。后三十年，崔颙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颙召见，讯其由。进曰："明公昔为周智光从事。"因叙其本末。颙乃省悟，与缣帛。揖之而去。(《广记》卷三七六《邵进》)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茔，引车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广记》卷三九一《夏侯婴》、《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七《滕公佳城》)

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因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墦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广记》卷四〇二《李灌》)

陇州吴山县，有一人乘白马夜行，凡县人皆梦之语曰："我欲移居，暂假尔牛。"言讫即过。其夕，数百家牛及明皆被体汗流如水。于县南山曲出一湫，方圆百余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迁，谓之"特牛湫"也。(《广记》卷四二四《吴山人》)

齐庄公时，有里征者，讼三年而狱不决。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诅于社。二子将羊而刺之，洒其血，羊起触二子，殪于盟所。(《广记》卷四三九《齐讼者》)

梁夏侯亶为九列，家贫而好置乐。妓无衣装饰，客至，即令隔帘奏曲。时人以帘为夏侯妓衣。(《广记》卷四九三《夏侯亶》)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广记》四九三《尉迟敬德》)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为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广记》卷四九四《李适之》)

贺知章乘醉赋诗，问左右曰："纸多少?"纸尽诗穷。(《说郛》卷六及弓一一八《贺知章》)

长兴于相悰与举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镜，所常宝者。悰布素时，曾一照，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其镜旋亦坠矣。(《说郛》弓一一八《于相悰》)

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泊荆楚间。尝半酣，靸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说郛》弓一一八《邹平公》)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李含章。云："君合武举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又于河南充乡贡进士。其日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召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后官果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又圆常作司勋员外，初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剑南节度。后入剑门，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入蜀，常自说其如此。(《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第十二《崔圆大贵》)

附　录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广记》卷二三六《许敬宗》)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愍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欲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广记》卷三五八《韦隐》)

晋羊祜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祜前身，东邻子也。(《广记》卷三八七《羊祜》)

唐敦煌李鹢，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为江鼍所舐。俄然复生一鹢，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鹢之本身，为鼍法所制，絷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鼍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鹢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鼍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鹢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广记》卷四七〇《李鹢》)

冥报记

[唐]唐　临撰　陈尚君补辑　刘　航整理

《冥报记》二卷，唐唐临撰。临字本德，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武德间入仕，贞观间官至黄门侍郎。高宗即位，迁大理卿，又任御史大夫。永徽、显庆间，历任刑部、兵部、度支、吏部四部尚书。显庆四年(六五九)，坐事贬潮州刺史，卒于官，年六十。作者信奉佛教，相信因果报应之说，本书即以叙冥祥报应故事为主，多倡信佛积德、作恶必报之说，多沿六朝《幽明录》一类小说的旧路，但所记多得自友朋闻见，记叙也颇委曲周备，为六朝志怪向唐传奇过渡时期的重要小说集，所涉隋唐间人事也颇有可观处。唐宋时期著录此书均作二卷，唐末传入日本有十卷本者。日本存数种抄本，均为三卷本，经与中国典籍所引者比证，知已为删节。今即据源出日藏三卷本的《涵芬楼秘笈》本校点，并据《唐钞本》影印日本高山寺钞本及今人方诗铭辑校本校改。《法苑珠林》中尚存逸文若干则，今亦据《碛砂藏》本辑出附后。

卷　上

夫含气有生，无不有识，有识而有行，随行善恶而受其报，如农夫之播植，随所植而收之。此盖物之常理，固无所可疑也。上智达其本源，知而无见；下愚暗其踪迹，迷而不返，皆绝言也。中品之人，未能自达，随缘动见，遂见生疑，疑见多端，各怀异执，释典论其分别，凡有六十二见，耶倒于是乎生者也。临在中人之后，幸而寤其万一，比见众人不信因果者，说见虽多，同谓善恶无报。无报之说略有三种：一者自然，故无因果，唯当任欲待事而已；二者灭尽，言死而身灭，识无所住，身识都尽，谁受苦乐？以无受故，知无因果；三者无报，言见今人有修道德贫贱则早死，或行凶恶，富贵灵长，以是事故，知无因果。临窃衣儒书论善恶之报甚多，近者报于当时，中者报于累年之外，远者报于子孙之后。当时报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祷，妖星多退；谇齿凶逆，旋踵伏诛；赵高或乱，俄而灭族之类是也。累年报者，如魏颗嫁妾，终以济师；孙叔埋蛇，竟享多福；汉幽鸩如意，苍狗成灾；齐煞彭生，立豕而祟之类是也。子孙报者，若弗父恭于三命，广宣尼之道；邓训岁活千人，遗和意之庆；陈平阴计，自知无后；栾黡汰侈，盈被其殃之类是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贤受命；桀、纣以残忍亡国；幽、厉以蹈纵祸终。三代功德，卜祚长久；秦皇骄暴，及子而灭。若斯之比，触类实繁，虽复大小有殊，亦皆善恶之验。但事谈王道，理关天命，常谈之际，非所宜言。今之所录，盖直取其微细□验，冀以发起同类，贻告子孙，征于人鬼之间，若斯而已也。释氏说教，无非因果，因有是作，果有是报，无一法而非因，无一因而不报。然其说报，亦有三种：一者现报，于此身中作善恶业，有于此身而受报者，皆名现报；二者生报，谓此身作业，不即受之，随业善恶，生于诸道，皆名生报；三者后报，谓过去身作善恶业，能得果报，应多身受，是以现在作业，未便受报，或次后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后报。于此三报，摄一切法，无所不尽，足令诸见，涣然大寤。然今俗士尚有或之，多习因而忘果，疑耳而信目，是以闻说后报，则若存若亡；见有受验，则惊嗟信服。昔晋高士谢敷、宋尚书令傅亮太子中舍人张演、齐司徒从事中郎陆杲，或一时令望，或当代名家，并录《观世音应验记》，及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宣验记》，王琰作《冥祥记》，皆所以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寤。临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仍具陈所受及闻见由缘，言不饰文，事专扬确，庶人见者，祈留意焉。

隋京师大德沙门释信行，本相州法藏寺僧。初，其母无子，久以为忧。有沙门过之，劝念观世音菩

萨。母日夜祈念，顷之有娠，生信行。幼而聪慧，博学经论，识达过人。以为佛所说经，务于济度，或随根性指人示道，或遂时宜因事制法。今去圣久远，根时亦异，若以下人悟行上法，法不当根，容能错倒。乃钞集经注，参验人法所当学者为卅六卷，名曰《人集录》。开皇初，左仆射齐公闻其盛名，奏文帝，征诣京师，住公所造真寂寺。信行又据经律录出《三阶法》四卷，其大旨劝人普敬，认恶本，观佛性，当病授药，顿教一乘，自天下勇猛精进之士皆宗之。信行尝头陁乞食，六时礼拜，劳力定心，空形实智而已。每坐禅说法，常见青衣童子四人持花立侍。尝与徒众在堂中坐禅，众人忽闻奇香，光照堂内，相共怪异，咨问信行，信行令问弟子僧邕、惠如，邕曰："向见化佛从空中来，至禅师前，摩顶授记。"如云："亦摩邕顶授记。"余状与邕说同。后邕与其徒众隐太白山，一旦，谓众僧曰："当与师等还京。"众敬邕，皆从之，即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发，谓众曰："师等努力，今暝必须入城。"日没，至渭上，闻鼓音，叹曰："城门闭矣!"遂宿于逆旅。至昏时，悲泣曰："无所及矣!"众问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时气绝。寺僧怪问邕来，答曰："在山遥见多人持香花幡盖从西来，入开远门，向真寂寺。邕疑禅师欲去，故来也。昨夜昏时，见禅师导从西去，顾与邕别，故知不及也。"初，京城诸师有疑信行法者，至是相与议，据《付法藏经》，若人通耳，过去闻正法故，于是共观信行头骨，两耳正通，乃皆惭悔信服。初，信行徒众居京城五寺，后虽侵广，今犹号五禅师。(老僧及临舅说云尔)

京城真寂寺沙门慧如，少精勤苦行，师事信行。信行亡后，奉遵其法。隋大业中，因坐禅悟空，遂七日不动，众皆叹异之，以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开目，涕泣交流。僧众怪问之，答曰："火烧脚痛，待视疮毕乃说。"众逾怪问，慧如曰："被阎罗王请，行道七日满。王问：'须见先亡知识不?'如答曰：'欲见二人。'王乃遣唤一人。唯见龟来，舐慧如足，目中泪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唤'，令就见之。使者引慧如至狱门，门闭甚固，使者唤守者，有人应声，使者语慧如：'师急避道，莫当门立。'如始避而门开，大火从门流出，如锻铁者。一星迸著如脚，如拂之。举目视门，门已闭讫，竟不得相见。王施绢卅匹，固辞不许，云：'已遣送后房。'"众僧争往后房视之，则绢在床矣。其脚烧疮大如钱，百余日乃愈。武德初，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也。(此寺临外祖齐公所立，常所游观，每闻舅氏说云尔)

绛州大德沙门释僧彻，少而精练，于孤山西阿造立堂宇，多树林木，颇得山居形胜。僧彻尝出行，山间土穴中见一癞病人，疮痍臭秽，从彻乞食。彻愍之，呼出与归，于精舍旁为造土穴，给衣食，教令诵《法花经》。此人不识文字，性又顽鄙，彻句句授之，殊费功力，然终不懈倦。此人诵经向半，便梦有人教之，自后稍聪寤。至得五六卷，渐觉疮愈。比诵一部毕，须眉平复，肥体如常，而能为疗疾。临尝患肿，僧彻遣此人禁咒有验，自说云然。后房仁裕为秦州刺史，表僧彻所立精舍为陷泉寺。初，此地无水，僧彻常远汲山下以自供。一朝忽有陷，陷处泉出，故因以名"陷泉寺"也。僧专以劝善为务，而自修禅业，远近崇敬如父焉。永徽二年正月，忽属累徒众，自言将死，既而端坐绳床，闭目不动。其天气晴朗，雨花如雪，香而不消。方二里许，树叶上皆有白色如轻粉者，三日乃复常色，而僧彻已终。至今三载，独坐如故，亦不臭坏，唯目泪下云。(彻弟子实泰等及州人并说云尔也)

河东有练行尼常诵《法花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燃香薰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辄遣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严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尝集大众讲《法花经》，以此尼经本精完，遣人请之。尼固词不与，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皆悉如此。法端等惭惧，乃送还尼。尼悲泣，更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于七日七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故。贞观二年，法端自向临说。(当具说尼名字，临忘之，唯记其事云尔)

蒲州仁寿寺僧释道县，少聪慧好学，为州里所崇敬，讲《涅槃》八十余遍，号为精熟。贞观二年，崔义直任虞乡县令，人请县讲经。初发题，悲泣，谓众人曰："去圣遥远，微言隐绝。庸愚(题悲泣谓众人曰去)所传，不足师范，但以信心归向，自当识悟。今之讲说，止于《师子》，时日既促，愿各在心。"既而讲至《师子》，一旦无疾而卒。道俗惊恸，义直身自徒跣，送之南山之阴。时十一月，大地冰冻，下尸于地，地乃生花，如莲而小，头及手足，各有一花。义直奇之，令人夜守。守者疲睡，有人盗折其花。明旦视之，周身并有花出，总五百余茎，经七日乃萎乾。(义直及道俗皆说云尔)

河东沙门释道英，少修禅行，以练心为本，不慎威仪，然而经律奥义，莫不一闻县解。远近僧尼争就请决，英辄报谓曰："汝尚未疑，宜且思疑，疑成，然后来问。"问者退而思疑，多因思自解而去；有思而不寤重来问者，英为说其机要，皆喜寤而还。尝与众人乘船黄河，中流船没，众人皆死。道俗望见英没，临河恸哭。是时冬末，河冰始泮，两岸犹坚，英乃水中出行至岸，穿冰而去。岸人敬喜，争欲解衣衣之，英曰："体中尚热，勿覆衣也。"徐出而皈，了无寒色。视其身体如火灸处，其识者以为入定故也。或时为人收牛驾车、食蒜啖饮，或着俗衣，须长数寸。尝至仁寿寺，道悬敬安处之。日晚求食，悬谓曰："上德虽无食相，岂不为息讥嫌?"英笑答曰："悬公心方驰骛，不暂休息，而空饥饿，何自苦也?"道悬

叹服。贞观中卒。（法端及道俗皆说云尔）

幽州沙门释智菀，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乃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乃以石塞门，用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菀得遂其功。菀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寝屋，而念木瓦难辨，恐分费经物，故未能起作。一夜瀑雨，雷电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为水所漂流，积道次。山东少林木，松柏尤稀，道俗惊骇，不知来处。推寻踪迹，逐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来此。于是远近叹服，谓为神助。菀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焉。菀所造石经满七室，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殿中丞相里玄奖、太理丞采宣明等皆为临说云尔。临以十九年从车驾幽州，问廓人，亦同云尔，而以军事不得之）

东魏末，邺下人共入西山采银铜，出穴未毕而穴崩。有一人在后，为石塞门，不得出，而无伤损。其穴崩处，有小穴不合，微见日光。此人自念终无出理，乃一心念佛。其父闻子已压，无处求尸，家又贫窭，无以追福，乃持粗饭一钵往诣僧寺，请一人斋。众僧多逐丰厚，莫肯为食。父持饭大哭，有一僧愍之，受请。食讫，为咒愿，因别去。是日中，其子在穴中，忽于小穴明处见一沙门从穴中入来，持一钵饭以授此人。食讫，便不复饥，唯端坐正念。经十余年，齐文皇帝即位，于西山造凉殿，匠工除此崩石，乃见穴中人尚活，出之与皈。父母惊喜，遂阖门练行。（雍州司马卢华京为临说，云是著作郎降所传之）

北齐时，有冀州人从军伐梁，战败，见擒为奴。其父母在乡，不知音问，谓以死，为追福，造砖浮图。砖浮图成，设斋会，道俗数百人方坐食之，闻叩门声，主人父出视，见一僧形容甚雅，谓主人曰："乞斋食，黍糜可以布手巾裹之，并乞鞋一量。"主人请留住食，僧不肯，曰："欲早去，不暇坐食也。"主人如其言，以新布裹糜，并鞋一量奉之，僧受而去。是日斋时，主人子在江南泽中为其主牧牛，忽见一僧，手持糜一裹及新鞋一量，至奴所，问曰："亦思皈见父母乎?"奴泣曰："无敢望也。"僧以与糜令坐食，食毕，又与鞋令著之，而敷袈裟于地，令坐袈裟上，僧取袈裟四角，总把擎举而挥之。可移二丈许，著地，奴开视，不见僧及袈裟，而身已在其宅门外。入门，见大众方食。父母惊喜就问，具说由缘。视其巾内余糜及鞋，乃向奉僧者也。乡邑惊骇，竞为笃信。是日，月六日也，因名所造浮图为"六日浮图"，浮图今尚在，邑里犹传之矣。

梁武帝微时，识一寒士，及即位，游于菀中，见此寒士牵舟，帝问之，尚贫贱如故，敕曰："明日可上谒，吾当与汝县令。"此人奉敕而往，会故，不得见。频往，遇有事，终不得通。自怪之，以问沙门宝志。志方为大众讲经，听者数千人，寒士不得进。宝志谓众人曰："有人欲来见问，请开道内之。"众人乃为开。此人进，未至，宝志迎谓曰："君为不得县令来问耶？终不得矣，但受虚恩耳。过去帝为斋主，君其疏，许施钱五百，而竟不与，是故今日但蒙许官，终不得也。"此人闻之，绝去，帝亦更不求之。（江东道俗至今传之）

扬州严恭者，本泉州人，家富于财而无兄弟，父母爱恭，言无所违。陈太建初，恭年弱冠，请于父母，愿得钱五万，往扬州市物，父母从之。恭乘船载钱而下，去扬州数十里，江中逢一船载鼋，将市卖之。恭问知其故，念鼋当死，请赎之，鼋主曰："我鼋大，头千钱乃可。"恭问有几头，答有五十，恭曰："我正有钱五万，愿以赎之。"鼋主喜，取钱付鼋而去。恭尽以鼋放江中，空船诣扬州。其鼋主别恭，行十余里，船没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时，有乌衣客五十人诣门寄宿，并送钱五万付恭父曰："君儿在扬州市，附此钱皈，愿依数受也。"恭父怪愕，疑谓恭死，因审之，客曰："儿无恙，但不须钱，故附皈耳。"恭父受之，记是本钱，而皆水湿。留客为设食，客止，明旦辞去。后月余日，恭还，父母大喜。既而问附钱所由，恭答无之，父母说客形状及附钱月日，乃赎鼋之日，于是知五十客皆所赎鼋也。父子惊叹，因共往扬州，起精舍，专写《法花经》。遂徙家扬州，家转富，大起房廊，为写经之室。庄严清净，供给丰厚，书生常数十人。扬州道俗共相崇敬，号曰"严法花"。尝有知亲从从贷经钱一万，恭不获已，与之。贷者受钱，以船载皈，中路船倾，所贷之钱落水而船人不溺。是日，恭入钱库，见有万湿钱，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复见前贷钱人，乃知湿钱是所贷者。又有商人至宫亭湖，于神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梦神送物还之，谓曰："倩君为我持此奉'严法花'，以供经用也。"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于是商人叹异，送达恭处，而倍加厚施。其后，恭至市买经纸，适遇少钱，忽见一人持钱三千授恭曰："君买纸。"言毕不见，而钱在其前。怪异如此非一。隋开皇末，恭死，子孙传其业。隋季，盗贼至江都者皆相与约勿入"严法花"里，里人类之获全，其众今写经不已。（州邑共见，京师人士亦多知之，驸马宋国公萧锐最所详审也）

卷　中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吾昔尝在此邑中为人妇，今知家处。"回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叩门命主人。

像高与身等者，亮因别供养之。后在堂坐，两婢立侍，忽闻雷电，亮〕性畏雷，因心念佛等身像。俄而霹雳震其堂柱，侍婢一人走出，及阶而死。有柱适中亮额，而不甚痛，视之，才有赤痕，而柱木半裂，随地如人斫者。既而亮诣寺，所见像额复有大痕如物击者，正亮痕处相当，亮及众僧惊嗟叹息。（亮自为高昱说云尔，幽州人亦知。）

监察御史范阳卢文励，初为云阳尉，奉使荆州道覆囚。至江南，遇病甚笃，腹胀如石，饮食不下，医药不瘳。文励自谓必死，无生望，乃专心念观世音菩萨。经数日，恍惚如睡，忽见一沙门来，自言是观世音菩萨，语文励曰："汝能专念，故来救，今当为汝去腹中病。"因手执一木把用捋其腹，腹中出秽物三升余，极臭恶，曰："尽矣。"既而惊寤，身腹坦然，即食能起，而痼疾皆愈，至今甚强实。与监同为御史，自说云尔。

眭仁蒨者，赵郡邯郸人也，少有经学，不信鬼神，常欲试其有无，就见鬼人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好马，从骑五十余人，视仁蒨而不言。后数见之，常如此。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蒨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蒨即拜之，问："公何人也？"答："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人，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胡国长史。"仁蒨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总为临胡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其王是故赵武灵王，今统此国，总受太山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太山，是以数来过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可免横害。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蒨从之。景因命其从骑常掌事，以是赠之，遣随蒨行，有事令先报之，有尔所不知，当来告我。于是便别。掌事恒随逐如从者，顷有所问，无不先知。时大业初，江陵岑之象为邯郸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蒨于家教文本书。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谓曰：'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中亦有食，然不能饱，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餐。'"蒨既告文本，文本即为具馔，备设珍羞。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蒨见景两客来坐，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亦传景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蒨请有金帛以赠之，文本问："是何等物？"蒨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色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从骑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银丝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眭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年寿命乎？"文本辞曰："不愿知也。"景辞而去。数年后，仁蒨遇病，不甚困笃，而又不能起。月余日，蒨问常掌事，掌事云："不知。"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因朝太山，为消息相报。"至后月，长史自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武为太山主簿，主簿一员阙，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蒨问："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卌，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君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闻，眭兄昔与同学，恩情深重。今幸得为太山主簿，遇一主簿阙，府令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会当有死，死遇际会，未必得官，何惜一二十年苟贪生也？今文书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蒨忧惧，病愈笃。景谓蒨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于府君陈诉，则可以免。"蒨问："何由见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见耳，往太山庙东，度一小岭，平地是其都所，君自当见之。"蒨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束。数日，景又来，告蒨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画一佛像，彼文书自消息。"蒨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既而景来告曰："免矣。"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实。"蒨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邪？"景曰："君县内几户？"蒨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蒨曰："常廿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蒨曰："无。"又曰："九品已上官几人？"蒨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内亦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有数人，如君九品；入地狱者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蒨曰："鬼有死乎？"曰："然。"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死，而不知死后之事。"蒨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不？"景曰："道者，天帝总统六道，是谓天曹。阎罗王者，如人天子；太山府君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上章请福，天曹受之，下阎罗王云，某月日得某甲诉云云，宜尽理，勿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之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无益也。"蒨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去。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还乡里，蒨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日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比知无复厚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为掌事所道，常如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九日，文官赐射于玄武北门，文本时为中侍郎，与家兄太府卿及治书侍御史马周、给事中韦琨及临对坐，文本自谓诸人云。

殿中侍御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太师邻家。尝夜二更，闻

门外有人唤孙侍医声，璞出看，谓是太师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日光明，璞怪讶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口，历朝堂东，又东北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将韩凤方行，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乃放璞，循路而还往，还往不异平生行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明，见壁角中有蜘蛛网，网中有二蝇，一大一小。并见梁所著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暗黑无所见。唤告妇，令妇燃火，而大汗。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汗。凤方是夜暴死。至十七年，璞奉敕，驰驿往齐州，疗齐王祐疾，还至洛州东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君是孙回璞不？"曰："是。君何问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师有文书，追君为记室。"因出文书示璞。璞视之，则郑国公魏徵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大监，故令我召君。"回璞引共食，鬼甚喜，谢璞，璞请曰："我奉敕使未还，郑公不宜追。我还京奏事毕，然后听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同宿，遂至阌乡，鬼辞曰："吾取过所，度关待君。"璞度关出西门，见鬼已在门外。复同行，至滋水驿，鬼又与璞别曰："待君奏事讫相见也，君可勿食荤辛。"璞许诺。既奏事毕，而访郑公已薨，校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决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日，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巅有大宫殿。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乃推璞堕山，于是惊悟，遂今无恙矣。回璞自为临说云尔。

户部尚书武昌公载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胄以贞观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里西南街，忽见胄着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裕问曰："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生时误奏煞一人，吾死后他人煞一羊祭我。由此二事，辨答辛苦，不可具言，然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为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皈江南，行至徐州，别忽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临兄为吏部侍郎，闻之，召裕问云然）

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年中，大亮为越州总管，大安自从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皈。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煞大安者，候其睡熟，以小剑刺大安项，洞之，刃着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奴婢至，欲拔刃，大安曰："拔刀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奴仍告主人诉县［官］。大安作书毕，县官亦至，因为拔刃，洗疮加药，大安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其中有语曰："急还我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缘负汝？"乃闻户外有言曰："错，非也。"此物乃还从户出去。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佛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而化为僧，被绿袈裟，甚新净，谓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将痛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项疮而去。大安志某形状，见僧背有红绘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不复痛，能起坐食。十数日，京室子弟迎至还家，家人亲故来视，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僧像事。有一婢在旁闻说，因言大安自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诣像工，为安造佛像。像成，以绿彩画衣，有一点朱污像背上，当遣像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即君所说。大安因与妻及家人共起观像，乃所见者也，其背朱点，宛然补处。于是叹异，遂崇信佛法。大安妻夏侯氏。（乃朗州刺史绚之妹，先为临说。后大安兄子道裕为大理卿，亦说云尔）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苏长为巴州刺史，长将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风起船没，男女六十余人，一时溺死。唯有一妾，常读《法花经》，船中水入，妾头载经函，誓与俱没。既而船没，妾独不沉，随波泛滥，顷之著岸。遂戴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今尚存扬州，嫁为人妇，而逾笃信。岑令说云，见此妾自言然。临因使至江上，船人说亦如此。

河东董雄，少诚信佛道，蔬食数十年。贞观中，为大理丞。十四年春，坐为连州刺史李仙童事，系御史台。于时上以为党，大怒，使治书侍御史韦悰等鞠问甚急。防禁严察，禁者十数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忻并连此事，与雄同屋闭禁，皆被锁牢固。雄专念《法华经·普门品》，数日，得三千遍。夜中，独坐诵经，锁忽自解落地。雄惊告忻、玄，忻、玄共视锁，仍坚合在地，其钩亦俨然不坏，而钩锁相离数尺，玄等异之。雄恐［罪］责，告守者请锁开。是监察御史张敬一宿直，命吏开锁，吏以烛之，见其钩锁不开，而自然相离，甚怪异，因开锁之，用纸封缠其锁，书署封上。吏去，玄雄复坐诵经，至五更，锁又解落，而有声如人开者。雄惧，又告忻、玄，玄等谓，欲晓，不宜请吏。既明，共视之，钩锁各离在地，而锁犹合，其封署处全固不动，钩甚完密，无可开理。玄自少长不信佛法，见妻读经，常谓曰："何乃为胡神所媚而读此耶？"及见雄此事，乃深叹寤，曰："吾乃今知佛之大圣，无有伦匹，诚不可思议也。"时忻、玄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尽日，锁自解落，视之，锁状比雄不为异也。玄于是信服愧悔。既而三子俱雪，玄乃写《法花经》，书八菩萨像，

皈依供养。临时病笃在家，玄来问疾，具说其事。临病愈摄职，问台内官吏，与玄说不殊。雄亦自说其事，而精厉弥笃。雄今见在，为盩厔令。

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花经·普门品》。尝乘船于吴江，中流船坏，船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后于江陵设斋，僧从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毕趋出。既而文本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文本自向临说云尔)

河南元大宝，贞观中为大理丞，一性不信因果之事，与同僚张睿册友善，常谓曰："二人若先死者，当来报因果之有无也。"元以十一年从［车］驾幸洛阳，病卒，睿册在京未知。一夕，梦元来告曰："仆已死矣。生平不信善恶之有报，今乃定有不虚，故来报。君其勉修福业。"张问其状，答曰："冥报固不可说，他亦不可道，但报君知定有耳。"张寤，向同僚说。二日而哀问至，张勘其梦，乃死之后日也。(张自向验说云尔也)

东宫右监门率兵曹参军郑师辩，年未弱冠时，暴病死，三日而苏，自言有数人见收，将行入官府大门，见有囚百余人，皆重行北面立，凡为六行。其前行者，形状肥白，好衣服，如贵人。后行渐瘦恶，或著枷锁，或但去巾带，皆行连袂，严兵守之。师辩至，配入第三行东头第三立，亦去巾带，连袂。辨忧惧，专心念佛，忽见生平相识僧来，入兵围内，兵莫之止。因至辩所，谓曰："平生不修福，今忽至此，如何?"辩求哀请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也。"辩许诺。须臾，吏引入，诸囚至官前，以次诘问。至辩，因见向者僧为官说其福业，官曰："放之。"僧因引辩出，至门外，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额，谓曰："日西当活。"又以黄帔一枚与辩曰："披此至家，置净处也。"仍示归路，辩披之而归。至家，叠帔置床角上。既而目开身动，家人惊散，谓欲起尸。唯母不去，问曰："汝活耶?"辩曰："日西当活。"辩意时疑日午，问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返昼夜也。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犹见帔在床头。及辩能起，帔形渐灭，而尚有光，七日乃尽。辩遂持五戒。后数年，有人劝食猪肉，辩不得已，食一脔。是夜，梦己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腥，唾出血，使人视之，满口中尽是凝血。辩惊惧，不敢食肉。又数年，娶妻，妻逼之食，食乃无验。然而辩自五六年来，鼻常有大疮溃烂，终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临昔与辩同直东宫，见其自说云尔)

陈公太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福，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久而不彻。后一日昏时，苦头痛，四体不安，夜卧愈甚。夫人自念倘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而堂烛已灭。夫人因起，命婢燃烛，须臾婢还，厨中无火。夫人命开门，于人家访取之，又无火，夫人益深叹恨。忽见庭中有燃火烛，上阶来入堂内，直至床前，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头痛亦愈，即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燃烛入堂中，烛光即灭。便以此夜诵竟之，自五遍以为常。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寿百岁，好处生。"夫人至今尚康，年八十年矣。夫人自向临嫂说之云尔。

左监门校尉冯翊李山龙，以武德中暴病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许，家人未忍殡殓。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被冥官收录，至一官曹，厅事甚宏、壮，其庭亦广大。庭内有囚数千人，或枷锁，或杻械，皆北面立满庭中。吏将山龙至厅事，一大官坐高床座，侍卫如王者。山龙问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龙前至阶下，王问曰："汝生平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讲，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日］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既升，厅上东北间有一高座如讲座者，王指座谓山龙曰："可升此座诵经。"山龙奉命，至座侧，王即起立曰："请法师升座。"山龙升座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诵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止。"山龙即止座，复立阶下。顾庭内，向囚已尽，无一人在者。王谓山龙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内众囚皆如闻经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去。"山龙拜辞，行数十步，王复呼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吏即将山龙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上有屋覆其城，傍多有小窗，或大如小盆，或如盂碗，见诸人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吏，吏曰："此是大狱，狱中多有分隔，罪罚各异。此诸人者，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至院门，见一人大镬，火猛汤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等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君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复追录君。"山龙即谒王请抄，王命纸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王之贵。吏皆取其官署各书一行讫，付山龙，龙持出。至门，有三人语山龙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遗我等。"山龙未言，吏谓山龙曰："王放君，不由彼。三人者是前收录君使人，一是绳主，当以赤绳缚君者；一是棒主，击君头者；一是袋主，吸君气者。见君得还，故乞物耳。"山龙惶惧，谢三人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于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古树下烧之。"山龙许诺，辞吏归家，见家人正哭，经营殡具。山龙入至尸傍，即苏。后日，剪纸作钱帛，并酒食，自送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蒙君不失信，

重相赠遗，愧荷。”言毕不见。山龙弥信，诵一部为业。山龙自向大总持寺主僧辩等说之，转向临说之云尔。

卷 下

隋开皇末，代州人姓王，任为骠骑将军，在荆州镇守，性好田猎，所煞无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如画，见者皆爱奇之。父母钟念。既还乡里，里人亲族争为作好衣服，而共爱养之。女年七岁，一旦失，不知所在。初疑邻里戏藏，访问终无见者。诸兄乘马远觅，乃去家卅余里棘中见之。欲就挽取，即惊走远去，马追不及。兄等以数十骑围而得之，口中作声似兔鸣。抱归家，不能言，而身体为棘刺所伤，母为挑之，得刺盈掬。月余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猎，殃及女受，合家斋戒练行。大理丞采宣明尝为代府法曹，为临说云尔。

后魏司徒崔浩博学有才略，事太武，言行计从，国人以为模楷。浩师事道士寇谦之，尤不信佛，谓虚诞为百姓所费。见其妻读经，夺而投于井中。从太武至长安，入寺，见有弓矢刀盾。帝怒，诛寺僧。浩因进说，尽煞沙门，焚经像，敕留台下四方，依长安行事。寇谦之与浩争，浩不从，谦之谓浩曰：“卿从今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果无罪而族诛。将刑，载于露车，官使十人在车上更尿其口。行数里，不堪困苦，号叫求哀，竟备五刑。自古戮辱，未之前有。帝亦枉诛太子，又寻为阉人宗爱所煞，时人以为毁佛法之报验。（见《后魏书》及《十六国春秋》）

梁元帝年六岁，见母妆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误吞之。其母亡珠，意左右盗，诘问莫服，乃灰生鱼目以诅之。明日，帝大便，珠随便而出，帝一目遂眇。（见《梁后略》说之）

周武帝好食鸡卵，一食数枚。有监膳仪同名拔虎，常进御食，有宠。隋文帝即位，犹监膳进食。开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殡之。三日乃苏，能语，先云：“举我见王，为周武帝传语。”既而请见，文帝引问，言曰：“始忽见人唤，随至一处，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径入穴中，才到穴口，遥见西方有百余骑来，仪卫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仪同拜，帝曰：‘王唤汝证我事了，汝身无所罪。’言讫，即入穴中。使者亦引仪同入，便见宫门，引入庭，见武帝共一人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仪同拜王，王问：‘汝为帝作食，前后进白团儿枚？’仪同不识‘白团’，顾左右，左右教曰‘名鸡卵为‘白团’也。’仪同即答帝食白团实不记数。王谓帝曰：‘此人不记，当须出之。’帝惨然不悦而起。急见庭前有一铁床，并狱卒数十人，皆牛头人身，帝已卧床上，狱卒用铁梁押之。帝两胁剖裂，裂处鸡子全出，俄与床齐，可十余斤，乃命数之。讫，床及狱卒忽皆不见，帝又已在王坐。王谓仪同：“还去。”有人引出，至穴口中，又见武帝出来，语仪同云：‘为闻大隋天子昔曾与我共事，仓库玉帛亦我储之。我今身为白帝，为灭佛法，极受大苦，可为吾作功德也。”于是文帝敕天下人出一钱为追福焉。（临外祖齐公亲见，时皈家具说云尔）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爱奴及马，皆使乘日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无所使乘也。”及其死，家人以囊盛土厌奴，煞之，马则未煞。奴死四日而苏，说云当不觉去，忽至官府门，门人因留止，在门所迳一宿。明旦，见其主被锁，严兵守卫，将入官所。见奴，谓曰：“我死人得奴婢，遗言唤汝。今各自受名，全不相关，今当自官放汝。”言毕而人。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日押脂多少乎？”对曰：“得八升。”官曰：“更将去押取一斛六升。”主即被牵出，竟不得言。明日又来，有喜色，谓奴曰：“今为汝白也。”及入，官问脂乎，对曰：“不得。”官问所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为请僧设斋，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主因白官，请放奴，官即唤放。俱出门，主遣传语其妻子曰：“赖汝等追福，得免大苦，然犹未脱，能更写《法花经》、造像，以相救济，冀固得免。自今无设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毕而别，奴遂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设会。于是倾家追福，合门练行。（临舅高经州说，云见齐人说之灾）

隋上柱国蒲山惠公李宽，性好田猎，常养鹰数十。后生一男，口为鹰嘴，遂不举之。（公即李密之父，临家与亲，并悉见之）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略，少田猎，善放鹰。后遇病，见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鸣叫曰：“急还我头来!”略辄头痛气绝，久乃苏。略请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遂终身绝酒肉，不煞生命。（临在陇右夏见姜也，年六十许，自临说云尔）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家鸡卵，烧而食之。后早朝，村人未起，其父闻外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役。”儿曰：“唤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出村门，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是旦，此儿忽见道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丽。儿怪曰：“何时有此?”使者呵之，使勿言，因引至城北门，令儿前入。儿入度阃，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深才没踝。儿忽呼叫，走趣南门，垂至而阖。又走东、西、北门，亦皆如是，未往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大小皆见此儿在耕田中，口似啼声，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旦来如此，游戏不息。”至日食时，采桑者皆皈，儿父问：“见儿不?”桑人答曰：“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不见。见父而倒，号泣不言

之，视之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干，其膝以下，洪烂如炙。抱归养疗之，髀以上肉如故，膝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共视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于是邑人男女大小皆持戒练行。（有大德僧道惠，本冀州人，为临言之，此其邻邑也）

隋大业中，京兆郡狱卒，失其姓名。酷暴诸囚，囚不堪困苦，而狱卒以为戏乐。后生一子，颐下肩上有若肉枷，都无颈项。数岁不能行而死。

隋大业中，河南人妇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切蚯蚓为羹以食。姑怪其味，窃藏一脔，留以示儿。儿还见之。欲送妇诣县，未及而雷震，失其妇。俄从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头为白猪头，言语不异，问其故，答云："以不孝姑，为天神所罚。"夫以送官。时乞食于市，后不知所在。

扬州卞士瑜者，父在隋以平陈功授仪同，性悭吝。尝雇人筑宅，不还至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皆怨曰："若实负我，死当与我作牛。"顷之，卞父死。其作人牛孕，产一黄犊，腰有黑文，横络周匝，如人腰带，左胯有白文斜贯，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至，屈前两膝，以头叩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葬。（飘陁为临说之。）

京兆殷安仁，家富于财，素事慈门寺僧。以义宁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各盗他驴于家杀之，驴皮遗安仁。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官追汝，使人明日至，汝当死也。"安仁惧，径至慈门寺佛堂中，经宿不出。明食时，果有三骑并步卒数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见安仁，呼出，安仁不应，而念佛诵经愈精。鬼谓曰："昨日不即取之，今其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谓安仁曰："君往日煞驴，驴今诉君，故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他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者盗自煞驴，但以皮遗我耳，本非我煞，何为见追？请君还，为我语驴：'我本故不煞汝，然今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此人许诺曰："驴若不许，我明日更来；如其许者，不复来矣。"言毕而去。明日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而举家戒持菜食云。（卢文励说云，安仁今见在）

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日已后，迎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工赵土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如厕，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着青裾白衫，以汲索系颈，属于碓柱，泣谓客曰："我是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一百，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在厨舍内西北角壁中。然虽未用，既已盗之，坐此得罪，今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项。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其小女，死二年矣。遂于厨壁取得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卢文励说）

京兆潘果，年未弱冠，以武德中任都水小吏。下皈，与里中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里中年少捉之，将以皈家。其羊中路而鸣，果惧其主闻，乃拔去其羊舌，羊乃无声，于是夜烹食之。后一年，果舌渐小，遂销尽，陈牒解职。富平县尉郑余庆疑其诈也，开口验之，乃全无舌，看本处，才如豆许不尽。怪问之，果尽以实答其状。县官教为羊追福，果乃受五戒，大修福。后一年，舌渐生，寻平复如旧。诣县自陈，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史，自向临说云尔。

隋大业中，洛阳人姓王，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今日当有人与我一头驴。"至日午，果有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亦十许年矣。寒食日，妹来皈家。家有驴数年，洛下俗，以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驴而往。墓在伊水东，欲度伊水，驴不肯度，鞭其头面，被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失。有顷，还在本处。是日，妹独在兄家，忽见母入来，头面血流，形容毁悴，号号泣告女曰："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升与汝，坐此得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以鞭捶我，头面尽破，仍许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大非理相苦也？"言讫，走出，寻之不见。女记其伤状处，既而兄还，女先观驴，头面伤破流血，如见其母伤状，抱以号泣。兄怪问之，女以状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还得之状同。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泪交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草。既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粟豆送五戒处，乃复饮食。后驴死，兄妹收葬焉。

隋有康抱者，江南缙绅之士，少有学行。大业九年，杨玄感作乱，其兄受玄感官，抱缘兄坐当死，而潜避自匿于京师。至十年，抱因入秘书省寻觅旧识。是时，炀帝不在，皇城诸门皆闭，唯开安上一门，出入皆由之。抱适入门，遇见一旧相识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时判留守事，见抱与语，问其所安。抱知其相悉，亦以情告。既别而入，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入秘书，逐者捕以告官。时王邵为秘书少监，先与抱故识，不欲罪之，乃迎谓捕者："我早识康抱，此人非也。"抱知其旨，应声答曰："实南丁避役耳。"邵驱出令去。捕者还报曾，曾又于安上门邀捕，擒之。抱知不免，谓曾曰："我诚负官，死自我分；然无负于卿，卿与我故知，不能相济，曷反如此？若死者有知，必当相报。"抱寻伏法。后数日，曾宅在太平里，将入留守，由善和里，于西门内忽见抱，乘马，衣冠甚鲜，二青衣从后，谓曾："我命亦将尽，然尚可三年，由卿枉我，我今任太山主簿，已请天曹报煞卿。"曾叩头谢罪，请为追福，抱许而忽不见。数日，又遇抱于此，谓曾曰："我终煞卿，放卿七日修福，过此，当先取卿头将去。若不信者，卿死面当在背。"曾惧，还家修福，如期而死，回于背，果如所言。（康亲识

人说云尔也）

武德中，临邛人姓韦，与一妇人言，誓期不相负。累年失宠爱，妇人怨恨，韦惧其反己，因缢煞之。数日，韦身痒，因发癞而死。（韦孝谐说云，是其从兄也）

魏郡马嘉运，以武德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是东海公使来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有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闻召，弗之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曰："以此迎马生。"嘉运即树下上马而去，其实倒卧于树下也。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在门外，如讼者。有妇人先与嘉运相识，同郡张公谨妻，姓崔氏，手执纸文书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不？昔与张总管交游，每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煞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谨，故常见抑。今及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当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知崔氏被煞，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引就霍司刑处坐。"嘉运见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家贫，妻子不立，愿君为言，得免为幸。"璋曰："若尔，便可自陈无学，吾当有以相明。"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相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运拜谢曰："幸甚！但鄙人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尚管记之任。"公曰："识霍璋不？"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陈子良。嘉运辞出，璋与之别曰："倩君语我家三狗：'临终语汝卖我所乘马作浮图，汝那卖马自费也？速如我教，造浮图所。'"三狗，谓其长子也。嘉运因问向见张公谨妻所云天主者为谁，璋曰："公谨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谨，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径，指令由此路归。嘉运入径便活，良久能起。时向夜半，妻子皆坐哭，嘉运具言之。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名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欲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吴人陈子良善文章者，于是命彼舍此。后年，吴人陈子良卒死，张公谨亦殂。二人亡后，嘉运尝与数人同行于路，忽见官府者，嘉运神色忧怖，唯诺趋走，顷之乃定。同侣问之，答曰："向见者东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说子良极诉君，霍司刑为君被诮让，君几不免。赖君赎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运在蜀，蜀人将决池取鱼，嘉运时为人讲书，得绢数十匹，因买池鱼放之，赎生谓此也。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具录以奏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

武德初，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所官，问恪："何因固煞两水牛？"恪云："不煞。"官"汝弟证汝煞，何故不承？"因呼弟，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煞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煞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煞也。"恪因曰："恪使弟煞牛会獠是实，然国事也，恪何有罪？"官曰："汝煞牛会獠，欲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尚云国事耶？"因谓恪弟曰："以汝证兄，故久留汝，兄今既承遣煞，汝无罪，放往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何因复煞他两鸭？"恪曰："前任县令，煞鸭供官客耳，岂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食料，无鸭，汝煞供之以求美誉，非罪如何？"又问："何故复煞鸡卵六枚？"恪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年九岁时，寒食日，母与六卵，自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耶？"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此自恪煞之也。"官曰："汝煞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人，皆青衣，执恪将出，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恪曰："生来有罪，皆录不遗；生来修福，合无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但量罪福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恪福少罪多，故放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忘。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放汝归家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得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苦行，自说其事。至七日，与家人辞诀，俄而命终。临家兄为遂府属，故委之。

洛州都督郑公窦轨，性好煞戮。初为益州行台仆射，多煞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冬，在洛州病甚笃，忽言有人饷我菰来，左右报："冬无菰也。"公曰："一盘好菰，何谓无？"既而惊视曰："非菰也，并是头，从我偿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

尚书刑部侍郎宋行质，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易之言，以永徽二年五月病卒。至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史王璹暴病死，经二日而苏，自言初死时，见四人来至其所，云："追汝。"璹随行，入一大门，见有厅事甚壮，向北为之。厅上西间有一官人坐，形容肥黑，厅东间有一僧坐，与官人相当，面向北，各有床褥几案。侍童子二百许人，或冠或不，皆美容貌。阶下有官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面向西，缚立阶下。璹至庭，亦已被缚，吏执纸笔讯璹，辞曰："贞观十八年，任长安佐史之日，何因改李须达籍？"璹曰："璹前任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转选，至十七年，蒙授司农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之罪也。"厅上大官读其辞辨，顾谓东阶下老囚曰："何因妄诉他？"老囚曰："须达年实未至，由璹改籍，加须达年，不

敢妄也。"琦曰："十七年改任，告身在家，请追验之。"大官因呼领琦者三人解缚，将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读之，谓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无理。"因令囚出北门。琦遥见北门外昏暗，多有城，城上皆女墙，似是恶处。大官因书案上谓琦曰："汝无罪，放去。"拜辞，吏引琦至东阶下拜僧，僧以印印琦臂，曰："好去。"吏引琦出东门，南行，度三重门，每门皆勘视臂印，然后听出。至第四门，门甚大，重楼朱粉，三户并开，状如宫城门，守卫严密，验印听出。东南行数十步，闻有人复唤琦，琦回顾，见侍郎宋行质，面惨黑色，露头散腰，著故绯袍，头发短垂如胡人者，立于厅事阶下，有吏卒守之。阶西近城有大木牌，高丈余，广二尺许，大书牌上"此是勘当拟过王人"，其字大方尺余，甚分明。厅事上有床座几案如官府者，而无人。行质丁见琦悲喜，曰："汝何故得来"" 琦曰："官追，勘问改籍，无事，蒙放还。"行质舒其两手，谓琦曰："吾被责问功德簿，吾手中无功德簿，坐此困极，加之饥渴，苦不可言。君可努力，至我家语令作功德。"如是殷勤遍嘱之。琦乃辞去，行数十步，又呼琦还，未及言，厅上有官人来坐，怒琦曰："我方勘诸事，汝何人，辄至囚处?"因使卒搭耳。卒搭耳，推令去。琦走，又至一门，门吏曰："汝被搭耳，耳当聋，吾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中鸣，乃验印放出。出门外，黑如漆，琦不知所之，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墙壁，唯东无障碍，而暗不可行。琦立住，少顷，见向所讯琦之吏从门出来，谓琦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千钱。"琦不应，内自思曰："吾无罪，官放我来，何为有贿吏乎?"吏即谓曰："君不得无行，吾向若不早将汝过官，令二日受缚，岂不困顿?"琦心然之，因愧谢曰："谨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铜钱，欲得白纸钱耳，期十五日来。"琦许诺。因问归路，吏曰："但东行二百步，当见一故墙，穿破见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也。"琦如其言，行至墙，推良久，乃倒，容人。琦从倒处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门矣。于是归家，家人哭泣，入户而苏。至十五日，琦忘，不与钱。明日复病困绝，见吏来，怒曰："君果无行，期与我钱，遂不与，今当复将汝去。"因驱行出金光门，令入大坑，琦拜谢百余拜，请作钱，乃放归，又苏。琦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日，琦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而恶不好。"琦复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至廿一日，琦令以六十钱市白纸百张作钱，并酒食，自于隆政防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体轻健，遂愈。临闻其事时，与刑部侍郎刘燕客、大理少卿辛茂辛茂将在大理鞫狱，请刘召琦至，与辛对问之云尔。

贞观中，魏王府长史京兆韦庆植有处女先亡，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令宰肉备食。家人贾得羊，未煞。庆植妻夜梦见其亡女著青裙白衫，头髻上有双玉钗，是生平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曰："儿尝私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日当见煞，青羊白项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往观羊，项膊皆白，头上有两点白相对，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语家人勿煞，待庆植至，将放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煞青羊，植怒，即令煞之。宰夫县羊欲煞，宾客数人已到，乃见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儿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又但见羊鸣，遂煞之。既而客坐，食至，客皆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之，崔尚书敦礼具为临说，阎尚书立德亦说云尔。

华州郑县人张法义，年少贫野，不脩礼庆。贞观十年，入华山伐树，遇见一僧，坐岩中，法义便就与语。会天晦冥，久坐不能归，因宿焉。僧设松柏末以食之，谓法义曰："贫道居此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也。"因为说俗人多罪累，死皆入恶道，诚心忏悔，可灭之。乃令洗浴清净，被僧衣，为忏悔。旦而别。至十九年，法义病死，埋于野外，贫无棺椁，以薪柴木瘗之。七日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审问知活乃喜。法义自说，初死，有两人来取，乘空南行，至官府，入大门，又巡巷，左右皆是官曹，门间相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取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曰："法义家狗恶，兼有咒师，神见打，甚困。"袒而示之背，背皆青肿，官曰："稽过多咎，与廿杖。"言毕，杖亦毕，血流洒地。官曰："可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案，案簿甚多，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检之。其簿多先朱勾毕，有未勾者，典则录之，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刈禾，法义反顾，张目私骂，不孝，合杖八十。"始录一条，即见岩穴中僧来。判官起迎，问僧何事，僧曰："张法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并忏悔灭除，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曰："经忏悔者，此案亦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折。"判官令典将法义咨王。宫在东，殿宇宏壮，侍卫数千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其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事咨王，王曰："张目在忏悔后，不合免。师为来请，可特放七日。"法义谓僧曰："七日既不多时，复来恐不见师，请即往随师。"师曰："七日，七年也，可急去。"法义固请随僧，僧因请王笔书义掌作一字，又请王印之，曰："可急去，还家修福。若后来不见我，宜以印呈王，王自当矜汝也。"法义乃辞之，僧令人送至其家。家内正黑，义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虚，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道，掌中所印之处，文不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在。陇西王博乂庄

与法义近，委知之，为临说云尔。

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兴州长举令，一夜，暴死，明日而苏，说云，始为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王，谓曰："今有一员官阙，故枉君来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之，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拜谢。吏引退至曹，曹有判官五人，连感为六，其厅事是长官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座，空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座。有群吏引将文簿来取智感判，置于案上，而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不敢逼公。"但遥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读，案如人间案者，于是即为判勾之。有顷，有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就之。诸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智感从之，竟不敢食。日暮，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晓。自后家中日瞑，吏辄来迎，至彼而旦，故知幽显反昼夜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遂以为常。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如厕，于堂西见一妇人，年卅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是何人，答云："妾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见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证其夫事耳。"智感因咨妇人曰："感，长举令也，夫人若被勘问，幸自分疏，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妇人曰："诚不欲引之，恐官相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牵，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智感还州，先问司仓，妇有何疾，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患也。"感以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修福。司仓走归家，见其妇在机中织，无患，甚不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病死，司仓始惧而修福。又兴州官二人秩满，当赴京选，咨智感曰："君判冥道事，问吾选得何官？"智感至冥曹，以其姓名问录事，曰："名簿并封在石函中，检之，二日方可得报。"及期来报，乃见录事二人今所得官名号，智感以报二人。二人至京参选，吏部注拟其官，皆与所报不同。州官闻之，以告智感。智感复问录事，录事覆检簿书，云："定如前所检，不错也。"既知二选人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注，果是冥簿检报者，于是众人咸信服。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月日，报之，教令修福，多得免者。智感权判三年，其吏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公不复判矣。"智感明旦至州，告刺史。刺史李怀凤遣人往隆州审焉，其司户已死，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后州司遣智感领囚送京，至凤州界内，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逐数日，不能获。夜宿于精舍，忽见其故部冥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已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人兵，入南山西谷，果见囚。囚知走不免，固来抗拒，智感格之，煞一囚，三日受缚，果如所告。智感今尚存，任慈州司马。光禄卿柳亭为临说之。亭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云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说，皆如此言焉。

逸　文

隋鄜州宝室寺沙门法藏，戒行精淳，为性质直。至隋开皇十三年，于洛交县韦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华丽，灵像幡花，并皆修满。至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坏者，藏师并更修补，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经，已写八百卷。恐本州无好手纸笔，故就京城旧月爱寺写。至武德二年闰二月内，身患二十余日，乃见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阁上，手把经卷，告法藏云："你立身已来，虽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宝物，得罪无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刚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宝之物得罪悉灭。"藏师于时应声，即答言造。藏师虽写余经，未写《金刚般若》，但愿病瘥，不敢违命。既能觉悟，弟子更无余物，唯有三衣瓶钵偏袒祇支等，皆悉舍付大德及诸弟子，并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经三五日，临欲舍命，具见阿弥陀佛来迎。由经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涂。（《法苑珠林》卷一八）

唐邢州司马柳俭，隋大业十年任岐州岐阳宫监。至义宁元年，为李密来，枉被牵引，在大理寺禁。俭常至心诵《金刚般若经》，下有两纸未遍，于时不觉眠睡，梦见一婆罗门僧，报云："檀越宜早诵经遍，即应得出。"俭时忽寤，勤诵不懈，便经二日，至日午时，忽有敕唤，令俭释禁。将向朝堂，奉敕放免。又俭别时夜静房外诵经，至于三更，忽然闻有异香，散漫满宅，至晓不绝。俭寻香及问家人，处处求香来处，不得，然常诵念，昼夜无废，至于终日，计五千余遍。（《法苑珠林》卷一八，《太平广记》卷一〇二）

唐遂州人赵文信，至贞观元年暴死，三日后还得苏，即自说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拥驱逐将行，同伴十人，并共相随，至阎罗王所。其中见有一僧，王先唤师，问云："师一生已来，修何功德？"师答云："贫道从生已来，唯诵《金刚般若》。"王闻此语，忽即惊起，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师审诵《般若》，当得升天出世，何因错来至此？"王言未讫，忽有天衣来下，引师上天去。王后唤遂州人前："汝从生已来，修何功德？"其人报王言："臣一生已来，不修佛经，唯好庾信《文章集录》。"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见此受苦。汝见庾信，颇曾识不？"其人报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见一龟，身一头多。龟去少时，现一人来，口云："我是庾信，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糅俗书，诽谤佛法，谓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亲说。遂州之地，人多好猎，采捕虫鱼，远近闻见者，共相鉴诫，永断煞业，各发诚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绝。（《法苑

珠林》卷一八）

唐贞观元年，蓬州仪龙县丞刘弼，前任江南县尉时，忽有一鸟于弼房前树上鸣。士人云："是恶鸟不祥之声，家逢此鸟，煞主不疑。"刘弼闻惧，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何福为胜。夜梦一僧，偏赞《金刚般若经》，令读诵百遍。依命即读，满至百遍，忽有大风从东北而来，拔此鸟树，隔舍遥掷巷里。其拔处坑，纵广一丈五尺。过后看，其风来处，小枝大草，并随风回靡，风止还起如故，故知经力不可思议。（同前）

唐洛阳贾道羡，博识多闻，尤好内典。贞观五年，为青州司户参军事，为公馆隘窄，无处置经，乃以绳系书案两脚，仰悬屋上，置内经六十卷，坐卧其下，习读忘倦。日久绳烂，一头遂绝，案仍俨然不落，亦不倾动。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羡子为隰州司户，说之云尔。（同前）

唐吴郡陆怀素家，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揔焚，爰及精庐，并从烟灭。有一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独存，经函及褾轴并尽，唯有经字竟不被烧。尔时人闻者，莫不惊叹。怀素即高阳许仁则前妻之兄，仁则当则目睹，于后具自言之。（同前）

唐兖州邹县人，姓张，忘字，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欲诣京赴选，途经太山，因而谒广祈福。广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皆现形像。张时遍礼拜讫，至于第四子傍，见其仪容秀美。同行五人，张独咒曰："但得四郎交游，诗赋举措，一生分毕，何用仕宦！"及行数里，忽有数十骑马，挥鞭而至，从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见兄垂殷，故来仰谒。"因而言曰："承兄欲选，然今岁不合得官，复恐前途将有灾难，不复须去也。"张不从之，执别而去。行经一百余里，张及同伴夜行，被贼劫掠，装具并壶。张遂咒曰："四郎岂不相助？"有顷，四郎车骑毕至，惊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贼颠仆迷惑，却来本所，四郎命人决杖数十，其贼胜膊皆烂。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树："兄还之日，于此相呼也。"是年，张果不得官而归，至本期处，大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张云："相随过宅。"即有飞楼绮观，架迥陵虚，雉堞参差，非常壮丽，侍卫严峻，有同王者所居。张既入中，无何，四郎即云："须参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张入，经十余重门，趋走而进，至大堂下谒拜，而见府君非常伟绝。张时战惧，不敢仰视。判官判事似用朱书，字皆极大。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与我儿交游，深为善道，宜停一二日燕聚，随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馆，盛设珍羞，海陆毕备，丝竹奏乐，歌吹盈耳。即与四郎同室而寝。已经一宿，张至明旦，因而游戏庭序，徘徊往来，遂窥一院，正见其妻于众官人前著枷而立。张还堂中，意甚不悦。四郎怪问其故，张具言之。四郎大惊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诸司法所，其类乃有数十人，见四郎来，咸走下阶，并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报曰："不敢违命，然须白录事知。"遂召录事，录事许诺云："仍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断云："此妇女勘别案内，尝有写经持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归。张与四郎涕泣而别，立之，仍嘱张六："唯作功德，可以益寿。"张乘本马，其妻从四郎借马，与妻同归。妻虽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许，忽不见。张大怖惧，走至家中，即逢男女号哭，又知已殡。张即呼儿女，急往发之，开棺见妻，忽起即坐，辗然笑曰："为忆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兖州士人说之云尔。（《法苑珠林》卷二八）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始以宗室封王。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他狗喂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通达之祸，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我既无罪杀我，又未死间，汝以生割我肉，脔脔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者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许之。有须，公苏，遂患偏风，支体不遂，于是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窦惲，云夫人之弟，为临说之耳。（《法苑珠林》卷六四）

唐雍州醴泉县东阳乡人杨师操，至贞观初任司竹监，后因公事，迁任蓝田县尉。贞观二十一年，为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操立性毒恶暴口，但一生已来，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即录告官，县司以操曾在朝流，亦与颜色。然操长恶不改，数忤扰官司，觅乡人事过，无问大小，恒生恐吓，于自村社之内，无事横生整理，大小讥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踪暴，士女相争，即将向县。县令裴瞿昙用为烦碎，初二三回与理，后见事繁，不与理。操后经州，或上表闻彻，恶心日盛，人皆不喜见。但操自知性恶，亦向人说云："吾性多急暴口，从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持行礼拜，日诵经论，化人为善，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后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从东来，骑白马，著青衣，直到操门。见遂共温凉讫，人云："东阳大监故遣我追你，为你自生已来，毒心缠缚，不能忍舍，逢人即说劝善，已身持戒不全，悭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养三宝，然未曾布施片财。虽口云惭愧，心中即生别计，或乱凡俗，为此唤汝。"须臾，不见来人。操身在门，忽然倒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举将入舍，卧经宿不苏。然操已到东阳都录处，于时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床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锁，或露头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数。操向东行，遇到一处，有孔极小，唯见火星流出，臭烟熢㶿，不中人立。复有两人，手把铁棒，修理门首。操因问把棒人："此是何处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狱，

拟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处。闻道有一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每告官司，导他长短，逢人诈言惭愧，有片侵赵，实不能忍。今欲遣入此处，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为操身死，布施斋供，曹司平章，还欲放归，未得进止。我在此间待师操。”操便叩头礼谢，自云：“杨师操者，弟子身是。愿作方便，若为得脱?”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礼十方佛，殷心忏悔，改却毒心，即随往生，不来此处。虽怀恶意，一期能悔，如菩萨行，不惜身命，得生净土。”师操得此语已。即便依教发露，殷勤忏悔，遂放还家，经三日得活。操得苏已，具述此事。操于后时，便向慧靖禅师处改过忏悔，身今见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长斋，六时礼忏。操田临官道，因行看麦，见牛三头暴食麦苗。操就牛惭愧，不复峨出。归家后日，行麦不死，直有牛迹。泾阳西界有陈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众人具述其事，道俗惊怪，礼忏弥殷。其夜作梦，见有人来语操云：“我是使人，故来试你，你既止恶，更不追你。但你勤诫修善，不须忧之。”有僧见操，传向临说。(《法苑珠林》卷七六)

隋东川释慧云，范阳人。十二出家，游听为务。年至十八，乘驴至于叔家。叔睹其驴快，将规害之。适持刀往，见东墙下有黄衣人，扬拳逆叱曰：“此道人方为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惧告妇，妇曰：“君心无刚，眼花所致耳。”闻已复往，又见西墙下黄衣人云：“勿杀道人。若杀，大祸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辞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云曰：“此路幽险，故送师度难。”云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后，挥刃欲斫。忽见姊夫在傍，遂得免害，云都不知。云后学问，名德高远，至开皇年中，领徒五百，来过叔家。叔见阐化，深惭昔諐，乃奉绢十匹，夫妻发露，云始知之。乃为说法，永断毒心，常以此事，每诫门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预学徒，闻皆俭素，大有声誉，不测终年。(《法苑珠林》卷七九)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辩能剧谈。自武德、贞观[二十]许年，常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轻僧尼，至以石像为砖瓦之用。至贞观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弈与同伴傅仁均、薛赜并为太史令。赜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后赜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赜曰：“因先所负钱，当付谁?”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赜问：“泥犁人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弈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监冯长命又梦已在一处，多见先亡人。长命问：“经文说罪福之报，未知当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问：“如傅弈者，生平不信，死受何报?”答曰：“罪福之有，然傅弈已被配越州，为泥犁人矣。”(言泥犁者，依经翻为无间大地狱苦也)长命旦入殿，见薛赜，因说所梦，赜又自说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暗相符会，共嗟叹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赜既见征，仍送钱付弈，并为说梦。后数日间而弈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恶徵，不可具说。临狂殿庭，亲见二官，说梦皆同。(《法苑珠林》卷七九)

后隋大业中，雍州长安县有人，姓赵，名文若，死经七日，家人大敛，将欲入棺，乃缩一脚，家人惧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属喜问所由，文若报云：当死之时，见人引向阎罗王所，问文若：“汝生存之时，作何福业?”文若答王：“受持《金刚般若经》。”王叹云：“善哉！此福第一。汝虽福善，且将示汝其受罪之处。”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墙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从孔中捉文若头引出，极大辛苦。得度墙外，见人地狱，镬汤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众多猪羊鸡鱼鹅鸭之属，竞来从文若债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见逼?”诸畜生等各报云：“汝往日时，某年某月某处，食我头脚四支，节节分张，人各饮啖，何故讳之?”文若见畜引实，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诸罪，不出余言。来与诸畜得活之时，具说福善，报谢诸畜。诸畜见为修福，一时放却。其引使人过，将文若至王所，说见受罪处讫，王付一捥钉，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钉，钉文若头顶及以手足，然后放过。文若得苏，具说此事，极患头痛，及以手足。久后修福，痛渐得差。从尔已来，精勤诵持《金刚般若》，不敢遗漏寸阴，但见道俗亲疏，并劝受持《般若》。后因使至一驿，厅上暂时偃息，似如欲睡。于时梦见一青衣妇女，急速而来，请救乞命。文若惊寤，即唤驿长问云：“汝不为吾欲煞生不?”驿长答云：“实为公欲煞一小羊。”文若问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羖羊。”文若报云：“汝急放却，吾与价直赎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寘资感应也。(《法苑珠林》卷九四)

唐冀州顿丘县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无子孤老，唯有奴婢两人。家镇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经纪。贞观年中，因病气断，死经两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然始苏活。口云：初有两人，并着亦衣，门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随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侧院，见一官人，衣冠大神，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阶下大有着枷锁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问老母：“何因行滥沽酒，多取他物？拟作《法华经》，已向十年，何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经已付钱一千文与隐师。”即遣追婢，须臾即至，勘当元由，婢即笞四十放还。遣问隐师，报云是实。乃语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经了当来，得生善处。”遂尔得活。复有人问勘校，老母初死之时，婢得恶疾，久而始苏，腹背青肿，盖是四十杖迹。隐禅师者，本是客僧，配寺顿丘，年向六七十。自从出家，即头陀乞食，当一食斋，未尝暂辍，远近大德，并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隐师梦有赤衣人来问，梦中答云：“造经是实。”老母乃屈乡闾眷属，及隐禅师行道，雇诸经生，众手写经，经了正当七

日。还见往者二人来前，母云："使人已来，并皆好住。"声绝即死。隐师见存，道俗钦敬。(《法苑珠林》卷九四)

唐吴王文学陈郡谢弘敬妻高阳许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经四日而苏，说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狱，未见官府，即闻唤，虽不识，似是姑夫沈吉光语音。许问云："语声似是沈丈，何因无头?"南间人呼姑姨夫，皆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头，置于膊上，而语许曰："汝且在此间，勿向西院，待吾为汝造请，即应得出。"遂于语处而住，更不东西看。其吉光栖遑，似有经记。凡经再宿，吉光始来，语许云："汝令此来，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傥引见，不须道解弦管，如其不为所悉，可引吾为证也。"少间，有吏抱案引入，王果问之："解弦管不?"许云："不解。"复云："沈吉光具知。"王问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还，不须留也。"于时吉光欲发遣，即共执案人筹度，不解其语。执案人云："娘子功德力虽强，然为先有少罪，随便受却，身业俱净，岂不快哉!"更别引入一大院，其门极小，亦大见有人受罪。许甚惊惧，及求于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也?"答曰："娘子曾以不净碗盛食与亲，须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铜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苏时，口内皆烂。光即云："可于此人处受一本经，记取将归，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余。"许生曾未诵经，苏后遂诵得经一卷，询访人间，所未曾有。令见受持，读诵不阙。其经见在，文多不载。苏活之后，吉光尚存，以后二年，方始遇害。凡诸亲属有欲死者，三年以前并于地下预见。许之从父弟仁则说之云尔。(《法苑珠林》卷九五)

墉城集仙录

[前蜀]杜光庭撰　陈尚君辑录　党芳莉整理

《墉城集仙录》十卷，前蜀杜光庭撰。光庭生平已见前。此书宋元间累见著录，《通志·艺文略》有注云："集古今女子成仙者百九人。"光庭在序中述命题之旨云："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编治古今女仙得道事实，目为《墉城集仙录》。"所采前代古籍，有《神仙传》、《真诰》、《南岳魏夫人传》、《女仙传》等，为唐前女仙传说集大成之著。如叙西王母种种传说，对后世小说、戏曲有一定影响，录果州谢自然升仙事，也为中唐流传很广的传闻。今存《道藏》本仅六卷，仅存三十七人，已为残本。今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所考，重加辑录，以《道藏》本为前六卷，《云笈七签》所存两卷为第七、八卷，《太平广记》等书所存为九、十两卷，以《云笈七签》所存原序为冠。所得仅八十四则，虽尚不足原书百九人之数，已颇足可观，于治汉唐道教、小说者，当不无裨益参考价值。

叙

《墉城集仙录》者，纪古今女子得道升仙之事也。夫去俗登仙，超凡证道，驻隙马风灯之景，享庄椿蟾桂之龄，变泡沫之姿，同金石之固，长生度世，代有其人。绵历劫年编载经诰玄图秘箓，灿然可观。神仙得道之踪，或品升上圣，或秩预高真，或统御诸天，或主司列岳，或骑箕浮汉，或隐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八极。开皇已往，劫运之前，三洞宝书，多所详述。洎九皇三古之后，服牛乘马已还，皆辍天府而下拯生灵，由仙曹而暂司宰制。垂法立教，秉国佐时，儒籍史臣备显其事。至有韬光混迹，驾景登晨。或功著岩林，溯烟霞而轻举；或身离嚣浊，控鸾鹤以冲虚；或躬赞帝王；或乐居氓俗。阴功克就，玄德升闻，使鸡犬以俱飞，拔庭除而共举，光于简册，无世无之。昔秦大夫阮苍、汉校尉刘向继有述作，行于世间。次有《洞冥书》、《神仙传》、《道学传》、《集仙传》、《续神仙传》、《后仙传》、《洞仙传》、《上真记》编次纪录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地山海之说，搜神博物之记，仙方药品之文，旁引姓名，别书事迹，接于闻见，讵可胜言，则神仙之事，焕乎无隐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谢，魂识成真，而后谓之神仙，非是骨肉升翥，此盖愚瞽未达之甚也。何者？《真经》云："得道去世，或隐或显，证道虽一，修习或殊。"故云神仙之道，百数，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为真人之友，或为天帝之宾，倏忽而龙驾来迎，参差而云骈遐迈者，则谷希、长里、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书禀箓，阴景炼形，灵肉再生，前功克懋者，则五老、上帝、四极、真王之例是也。或精诚不易，试难不移，目注昆丘，心朝大帝而得道者，黄观、韦道、微傅君之例是也。况复大洞七变，八禀三图，胎精、斑符、隐芝、曲素、玉精、金液、黄水、秘符、赤树、青英、环刚、绛实、白羽、皇象、九转、八琼，服之而化凤、化龙，饵之而为金、为玉。复有金珰玉珮之诀，三皇八景之文，华丹素奏之灵，神虎金真之要，飞行之羽，超虚蹑空，流金之光，摄神制逆，翱翔则翠羽玄翮，控御则飞盖曲晨。七十四方之所修，靡亏毫发；三十七色之所授，渐备羽仪。至或降九锡以腾凌，践七试而贞介，资师秘诀证自我心，历象不能易其坚，雷霆不能骇其听，富贵不能惑其志，声色不能诱其衷，此则我命在我，长生自致。故古今得者，讵可殚论。南真云功满三千，白日升天，弘道无已自致不死，此之谓也。夫神仙之上者，云车羽盖，形神俱飞；其次牝谷幽林，隐景潜化；其次解形托象，蛇蜕蝉飞。然而冲天者为优，尸解者为劣。又有积功未备，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栖独炼于己身，善行不加于幽显者，太上以其

有志，太极以其推诚，限尽而络块神受福者，得为善爽之鬼。地司不制鬼录，不书逍遥，福乡逸乐，遂志年充数足得为鬼仙，然后升阴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积功累德，亦人仙阶矣。如此则善不徒施，仙固可学，功无巨细，行无洪纤，在立功而不休，为善而不倦也。修习之士，得不勖哉。又一阴一阳，道之妙用，裁成品物，孕育群形，生生不停，新新相续，是以天覆地载，清浊同其功；日照月临，昼夜齐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故木公主于震方，金母尊于兑泽，男真女仙之位，所治照然。观夫诰籍之中，图传所述，混同载录，未有解张。今按上清七部之经，存注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内，空常飞步之篇，元父玄母以兼行，阳号阴名而具著。纂彼众说，集为一家，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编记古今女仙得道事实，目为《墉城集仙录》。上经曰："男子得道，位极于真君；女子得道，位极于元君。"此传以金母为主，元君次之，凡十卷矣。广成先生杜光庭撰。（《云笈七签》卷一一四）

卷 一

圣母元君

圣母元君者，乃洞阴玄和之气凝化成人，亦号玄妙玉女，为上帝之师，太上老君先天毓神历劫行化，应接隐显不可称论。其欲示生于人间。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胞于元君焉，而更生也。昔于渺莽之劫，常寄诞于天岗灵镜之山。洎商十八王阳甲八年庚申之岁，老君乘日精、驾九龙氤氲渐小如九色弹丸自天而下，托孕于元君之胎，元君时在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涡泉之滨昼日假寐，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径入口中，因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异香之气，日月之光，仿佛神明以卫其体，容状丽逸，曾不衰怠。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岁二月十五日，元君因攀李树而生诞于左胁，时有九龙自地涌出，腾跃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龙出之处，因成九井，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宫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生莲花，以乘其足，日月扬辉，万灵侍卫，即指李树曰："此余姓也。"遂为李氏，时人亦因号元君为李母焉。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世间之若，何足乐闻。"三日之中，身有九变，身长九尺，绿眉素发，日角月玄，鼻有双柱，耳有三门，美眉方口，蹈五把十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备其身。元君以其生而白首，故号老子，或云自说九名，又云有三十六号七十二名。《玄妙内篇》云："老君之生也，天地万神来集其庭，日童散晖，月妃掷华，七元曜景，三素充庭，万卉扬芬，陆壤生莲，神童玄女翼其左右，灵音虚奏，天乐骇空是也。"老君于是景侍元君，幽阐妙道，将欲广化万有大弘正真也。元君乘暇谓老君曰："吾观于身，皆六家之物，权借用耳，何谓六家？甲寅木神为骨，甲申金神为齿，爪甲戌土神为肌肉，甲辰风神为气息，甲午火神为温暖，甲子水神为润泽，又木神为肝，火神为心，土神为脾，金神为肺，水神为肾，风神为胆，六家共成人身，故有五脏六腑九宫十二室、四肢五体、三瞧九窍、百八十关机、三百六十骨节，各随而居之，故能动作、视息、饮食、语言、别好恶、知是非也。一家不和，即为病矣。人生各有岁月日时，随其所属星宿以定其贫富贵贱、生命长短焉。然六家之物，有合则有散，有生则有死，有成则有败，有盛则有衰，此物之常数也。身有应败之患，神有应散之期，命有必尽之势，甚可畏也。夫神在则为人，神去则为尸，岂不痛哉！盖由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无听；五味乱口，使口厉爽；取舍乱心，使心飞扬，嗜欲无厌，使神流散；憎爱不泯，使心劳烦；不疾去之，则志气日耗，寿命日灭，可不戒哉！五色者，陷目之锥也；五音者，塞耳之锤也；五味者，截舌之斧也；众货者，焚身之火也；此数者，殃祸之宫，患害之室也。"元君曰："夫重长生者，始于一身，次及家乡，至于天下。为子尽孝，为臣尽忠，为上尽爱，为下尽顺，色味调和与道合真也。若止一身，独愿长生久住，无为逃避，上下不营，忠孝不存，兼济偏善，乖道自是，失德纵能，弃吾我之欢，忘色味之适，同枯木死灰，复何足贵！夫修道者，在适而无累，和而常通，永劫无穷，济度一切，此之长生，乃可为重。长生难得，由忠孝仁义，忠孝仁义立者，功及于物，生自可延，无此德者，独守山林，木石为偶，徒丧一生，后方堕苦，先罪未释，今又无功，遂失人道，生处边夷，或生飞沉，群丑异类，永与道隔，深可悲乎！若能以之习善，生乐常存。运之涉恶，死苦无极。上士积善，永久长生，号为真人。天地有壤，真人无毁，超出三界，逍遥上清，因以一恶至于万恶，以垂戒焉。凡人有一千恶者，后代妖逆；二千恶者，身为奴仆；三千恶者，六疾孤穷；四千恶者，疫病流徒；五千恶者，为五狱鬼；六千恶者，为二十八狱囚；七千恶者为诸方地狱徒；八千恶者，堕寒冰狱。"九千恶者，人边底狱；一万恶者，堕薜荔狱。万恶之基，起于三业。一一相生，以至于万恶。堕薜荔狱者，永无原期，渺渺终天，无由济拔，得不痛哉！夫人觉有一恶，急宜改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为魔邪所干者，当洗心责己，悔过自修，即可反恶为善矣。人有一善，则心定神安；有十善，则气力强壮；有百善，则宝瑞降之；有千善，则后代神真；有二千善，则为圣真仙将吏；有三千善，则为圣真仙曹掾；有四千善，则为天下师圣真仙主统；有五千善，则为圣真仙魁师；有六千善，则为圣真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则为圣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则为圣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则为元始五帝君；有一万善，则为太上玉皇帝。元君曰："万善之基，亦在三业，十善相生，至于万善，行善益算，行恶夺算，赏

善罚恶，各有职司，报应之理，毫分无失。长生之本，惟善为基也，戒之勉之。”元君曰：“人生天地之中，有清有浊，有刚有柔。因而修之各成其性。夫气清者聪明贤达，气浊者凶虐愚痴，气刚者高严壮烈，气柔者慈仁淳笃，所以木性强直，土性仁和，水性谦退，火性猛烈，金性严脆，各随所受，以定其性。明者返伏其性，以延其命，愚者恣纵其欲，以伤其性。夫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勤而炼之，所以营生 以养其性，守神以养其命，则离苦升乐福祚无穷矣。且人之生也，皆由于神，神镇则生，神断则死，所以积气为精，积精为神，积神则长生矣。元君曰：“世人唯知丰肴以甘其口，不知美食之伤命也；只知爵禄以荣其身，不知爵禄奢丽之伤己也，是故修学之人，炼身于九丹，解结于五神，引气于本生，灭根于三关，九炼十变，百节开明，断灭胞结，乃知本真矣，既知本真，则成上仙也。夫仙者，心学心识则成仙；道者，内求内密则道来；真者，修寂洞静则合真；神者，须感积感则灵通。常能守一，去仙近矣。若心竞神劳，体烦不专，动静丧精，耳目广明者，徒积稔索道，道愈违也。人不修道，如幻化耳，但寄寓天地间少许时也。人若能摄气营神，苦辛注真，将久得道，道成则与天地共寄于太无中矣。又能洞虚体无，则与太无共寄于寂寂中矣。能洞寂寂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与道冥然矣。”元君曰：“道者，虚通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伎也。道之无形，用术以济人，人之有灵，因修而契道，人能学之，则变化自然矣。道之要者，在深简而易矣；功术之秘者，唯符药与气也。符者，三光之灵，文天之真信也；药者、五行之华，英地之精液也；气者，阴阳之和，粹万物之灵爽也。此三者，致道之要机，求仙之所宝也。人能兼之，可以常存，度人无量矣。”元君曰：“道以何达，弘之在人。夫药能炼形，符能致神，神归则心通，形坚则气固，神全气固形复坚者，命可全也。命全然后化气变精，洞入无形，飞行虚空，存亡自然，乃能长久长存也。人之得道，虽大劫之交，天地崩沦，而灾不能及，符药之功，以致斯矣。”元君曰：“宝章变化之功，还丹金液之术，昔有七十二篇，今则九篇矣。凡三卷，卷有三篇，其中卷三篇，正丹经也，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飞符，四曰金华，五曰三五，此谓之五符也。一曰白雪，二曰雄雌，三曰白华，四曰金液，五曰丹华，六曰五色，七曰泥贡，八曰金精，九曰九鼎，皆名九转还丹，得一丹者，可以长生，不必尽须作也。神丹之道，三化五转，至九而止，若草木之药，埋之则腐，煮之则烂，烧之则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金丹之道，即反于此，烧之愈精，冶之愈妙，故能令人长生，因使老君炼丹，以示世人修道之本。今亳州丹井存焉。”元君曰：“九丹虽同，得之者系其行业也。上士服之升为仙官，中士服之栖集昆仑，下士服之长生人间矣。”元君曰：“九丹金液，同为升天之道，服九丹者为仙官，云龙来迎其身。服金液者，身生金色，立可升天，然在立功积行，神丹自至。无功行者，仙不可希也。吾昔于元始天君传千二百诀尘沙之劫，授度者多。昔传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下及玄女黄帝，皆得道矣。道不虚行，必授其人。若耽乐嗜欲，留滞声色，怀是非之心者，如坠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也。然此道高妙，秘于九玄，琼台云笈，万年一传，有玄箓玉名者，得见篇目，自无宿命。骨分形苦之人，不得闻矣。”于是元君言毕，云舆羽盖，仙官卫从，森然而集，即乘八景之舆，白日升天。老君乘白鹿自桧树之上。从卫仙驾还归太清，今有鹿迹在桧树之上。或云元君之位至尊至大，统制天地，调和阴阳，役使风雨，进退五星，斟酌寒暑，秉握乾坤，三界众仙皆仰隶焉。人之生死，世之盛衰，咸由之矣，所以为老君之圣母者，示天地万物必有禀生之由，师资之本，尔因敕太一元君述还丹金液之要，以传于人世者焉。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生化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苍灵之墟，以生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于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飞翔，以主阴灵之气，理于西方，亦号王母，皆挺质大无毓神玄奥于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木公共理二气，而养育天地，陶钧万物矣。体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隶焉。所居宫阙，在龟山之春山。昆仑玄圃，阆风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台，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塈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灵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踏映，羽旆荫庭，轩砌之下，殖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然皆奏八会之音也。神洲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蓬下是矣。”又云：“王母逢发戴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万天之统，龟山九光之箓，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映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所授度，咸所关与也。昔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

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翦神农之后，诛榆冈于版泉，而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图。晚年复授帝以清静无为正真之道，其辞曰："饮啄不止身不轻，思虑不止神不清，声色不止心不宁，心不宁则神不灵，神不灵则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礼斗，苦己劳形，贵在湛然方寸无所营营，神仙之道，乃可长生。"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风。周昭王二十五年，岁在乙卯，老君与真人尹喜游观八弦之外，西游龟台，为西王母说常清静经，故太极左宫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逮至穆王，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蕖，主车则造父为御，裔角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骖盗骊而右学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驰驱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国。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道，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王乃叹曰："予一人不盈于德，后世其追数吾过乎？"又云王持白圭重锦，以为王母寿，歌白云之谣，刻石纪迹于弇山之上而还。世之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号九天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皇；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升天之时，先拜木公，后谒金母，受事既讫，方得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觐奉元始天尊耳。故汉初有四五小儿戏于路中，一儿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莫知之，唯张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升天，当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虚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汉孝武皇帝刘彻好长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岳，筑寻真之台，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来语帝曰："闻子欲轻四海之禄，迈万乘之贵 ，以求长生真道乎，勤哉！七月七日，吾当暂来也。"帝问东方朔，审其神应，乃清斋百日，焚香宫中。夜二唱之后，白云起于西南，郁郁而至，径趣宫庭，渐近则云霞九色，箫鼓震空，龙凤人马之众，乘麟驾鹿之卫，科车天马，霓旗羽幢，千乘万骑 ，光耀宫阙，天仙从官森罗亿众，皆长丈余，既至，从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麟，带天真之策，佩金刚灵玺，黄锦之服，文彩明鲜，金光奕奕，腰分景之剑，结飞云大绶，头上大华髻，戴太真晨缨之冠，蹑方琼凤文之履，可年二十许，天姿晻蔼，灵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扶侍二女登床，东向而坐，帝拜跪，问寒温，立侍良久，呼帝使坐，设以天厨，芳华百果，紫芝萎蕊，纷若琪螺，精珍异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盘盛七枚，大如鸨（音保）子，四以与帝，母自食其三。帝食桃，辄收其核，母问何为，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实，中土地薄，种之不生，如何？"于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球之璈，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玉，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扣洞阴之磬，叚安香作九天之钧，法婴歌玄灵之曲，众声澈朗，灵音骇空。歌毕，帝下席，叩头以问长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贱荣乐，卑宫室，耽虚味道，自复佳尔，然汝情恣体欲淫乱过甚，杀伐非法，奢侈。恣其性者，裂身之车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杀者，响对奢者心㦨。积欲则神陨，聚淫则命断，以子蕞尔之身，而宅灭形之贼，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此解脱三尸全身永久难可得也。有似无翅之鷃愿鼓天池朝生之菌而乐春秋者哉！若能荡此众乱，拨秽易意，保神气于绛府，闭淫宫而不开，静奢侈于寂室，爱众生而不危，守慈务施，炼气惜精，有若斯之事，岂无仿佛耶？若不尔者，譬犹抱石而济长河耳。"帝跪受王母之戒曰："彻不才，沉沦流俗，承禅先业，遂羁世累刑，政乖谬罪积丘山，今日之后，请事斯语矣。"王母曰："夫养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师元始天王昔于严霄之台授我要言曰：'欲长生者，先外其身取诸身，坚守三一保灵根，玄谷华醴灌沉珍，溉长清精入天门，金室宛转在中关，青白分明适泥丸，养液闭精具身神，三宫备卫存绛宫，黄庭戊已无流源，彻通五脏十二纶，吐纳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疾辟热寒，保精留命永长存。'此所谓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为之皆必长生，亦可役使鬼神，游戏五岳，但不得飞空腾虚而已。汝能为之，足可度世也。夫学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灵药、上帝奇物、地下阴生、重云妙草，皆神仙之药也。得上品者，后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宝。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后天而逝，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药有九丹金液、紫华虹英、太清九转、五云之浆、玄霜绛雪、腾跃三黄、东瀛白香、玄洲飞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胆、东沧青钱、高丘余粮、积石琼田、太虚还丹、盛以金兰、长光绛草、云童飞干，有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飞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闻。其下药有松柏之膏、山姜、沉精、菊花、泽泄、枸杞、茯苓、菖蒲、门冬、巨胜、黄精、灵飞、赤板、桃胶、木英、升麻续断、葳蕤黄连，如此下药略举其端，草类繁多，名数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虽不能长享无期上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泽，还返童颜，役使群鬼，得为地仙。求道之者要先凭此阶，渐而能致远

胜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气，精不脱则永久，气长存则不死，不用药石之费，又无营索之劳，取之于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为上品之道，自然之要也。且夫人之一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气，气存则生，气去则死。万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为本，岂可不养神固气以全尔形也？形神俱全，上圣所贵，形灭神逝，岂不痛哉！一失此身，万劫不复，子其宝焉。我之所言，乃我师元始天王所授之词也。"即敕玉女李庆孙书出之以付于帝："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宫，良久上元夫人至，复坐设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会之书、五岳真形五帝六甲灵飞之符凡十二事，云："此书天上四万劫一传，若在人间，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灵宾开云锦之囊，取一册以授帝，王母执书起立，手以付帝王，母咒曰："天高地卑，五岳镇形，元津激气，大泽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长平，太上八会，飞天之成，真仙节信，由兹通灵，泄坠灭府，宝归长龄，彻其慎之，敢告刘生。"祝毕，帝拜受王母曰："夫始学道受符者，宜别祭川岳诸真灵，洁斋而佩之焉。四十年后，若将传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尔。况为帝王，可勤祭川岳以安国家，投简真灵以祐黎庶也。"言讫，与上元夫人命车言去，从官玄集，将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邻家小儿，性多滑稽，曾三来偷桃矣。昔为太上仙官，因沉湎玉酒，失部御之和，谪佐于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后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为酒色惑，杀伐不休，征辽东，击朝鲜，通西南夷，筑台榭，兴土木，海内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临东海三祠，王母不复降焉。所受之书，置于柏梁台上，为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东方朔飞翥不还，巫蛊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于五柞宫，葬于茂陵。其后茂陵所藏道书五十余卷，盛以金箱，一旦出于抱犊山中，又玉箱玉杖出于扶风市，验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于人间，此亦得托形尸解之验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茅盈之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舆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石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讫，使盈食芝佩玺服衣正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左右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居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总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盈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以衷事讫，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王华存夫人清斋于阳洛之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礼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阳歌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旌拂霄上，虎旗摄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大冥。南岳挺真干，玉映辉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绛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仙公、太极仙伯、清虚王君、及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茅真人于华阳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太真金母师匠万品校领群真圣位尊高总录幽显，至若边洞玄躬朝而受道，谢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传谓为金母师，即王母也。玄经所证事迹盖多，此未备录矣。

卷　二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者，道君弟子也，亦云玄古以来得道证仙，位总统真籍，亚于龟台金母。金母所降之处，多使侍女相闻，以为宾侣焉。汉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拜迎，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命坐，设以天厨，言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郎密香邀上元夫人焉，帝不知夫人何真也，云："王九光母敬谢，但不相见，四千余年，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浊，五脏不淳，关胃空索，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移，三尸狡乱，玄白移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不在人间，人间实为臭浊，然复时可游，望以写细念。客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一时顷侍女至，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往。如是当还，还便来席，愿暂少留。"帝因问王母：

"不审上元何真也?"王母未答，夫人已至矣。来时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清耀，灵眸艳绝，服赤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灵夜光之冠，带六山火玉之佩，结凤文琳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帝坐北向。夫人设厨，亦乃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人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灵祠，祷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脏之内，虽获锋芒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销；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臭；酷则使丧仁而攻目，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乾，是故内战而外绝。五事皆是截身之刀锯，刳命之斧斤矣。虽复汝好于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措拄耳。若从今已去写汝五恶，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宽惠，务济穷赈，务施劳念，务存姑息，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危难，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去诸淫，养汝神，放诸奢，处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臭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案而行之，当有冀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于蟪蛄之户，屈宵虚之灵而诣狐鸣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其敬勖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阆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十方，吾言信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帝下席跪谢："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受教，此乃天也，辄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赐其玄玄。"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诫，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思于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被诫，迹火履难，故于一志也，必无忧也，若其无志，则心疑真信。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故来，必当赐与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阆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胎志，又欲令向道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复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正尔授之，则彻不得停当。今凶奴未弭，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写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耶？当问笃向毕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当用上元夫人至言，必获长生，可不勖勉耶。"帝跪曰："辄书金简以为身模式焉。"帝又见王母巾器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眄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志也。"帝叩头请求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海河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含灵仙，尊蓬山以馆真人，安火神乎极阴之源，栖太帝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目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名实之，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汝虽不正，然数诣山泽扣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失示人，必祸考也。"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珠韫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箓，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洞东蒙之文，右庚素招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已石精金光藏景化形，子午卯酉八禀十决，六灵威仪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诀辞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已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阙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招地神，摄万精，驱百鬼，来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遇会圣母，今当赐与真形，修以度世。夫人方今告彻应须六甲六丁六戊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诰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云阳之润，焦火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帝启陈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适真形宝文，灵官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将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渺邈，必须精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矣。吾当忆与夫人共登玄陇羽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子，就吾所请太上隐书。吾以三九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守助子童之至矣。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来朱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已告彻篇目十二事，必当匠而成之，何缘令主人稽首请某乙流血耶？"夫人曰："环若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别耳，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用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

"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说灵飞之篇目乎？妄说则泄说而不传，是谓衒天道，此禁乃重于传耶？别敕三宫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五岳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下授于刘彻也。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下眄之意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传之，夫人但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神有验求仙之感，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子性气淫暴，眼睛不红，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乎？勤而行之，适可庶于不死耳。明科云：'非长生难也，闻道难；非闻道难也，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必何足隐之耶？"夫人曰："谨受命矣，但环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文，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男授男，太上科禁以表于照生之符矣。环所授以来，并贤大女郎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顷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微中元君，凡十二事，与环所受者同，青真是环入室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正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其篇目者，亦是愍其有心，特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与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衒泄天道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愍于勤志，亦以授之，可谓太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夫人即命侍女纪罗容促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须臾侍女还，捧八色玉笈凤文之韫，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绛河摄南真七源君检校群龙猛兽，事毕过门受教。承阿母相邀，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下降于臭浊，不审起居，此来何如？"侍女纪罗容至云：'尊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辄封一通付信，且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讵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之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归而族有功，妄兵劳而纵白骨，奢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嚣言玄闻，必不得度世也。值尊见敕，不敢有违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遇一百，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千。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志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怨魂穷鬼破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韫，仰天向帝而咒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微，清虚朗明。清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寿，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青真小童，太上中黄道君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名陵，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仙官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浮广。推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存师君，尔后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言毕，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文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毕，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真精，六甲者，六位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子其宝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韫以兰简之帛，约之以北罗之索，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如无其人，八十年可类受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得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土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凋枉而卒殁，轻则祸钟于父母，诣玄都而受罚，慢则暴终而堕恶，生弃疾于后世，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琳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妃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龙虎车马导从，音乐如初来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西南而去，良久乃绝。帝既见王母及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但不精勤，久得尸解而去，不能升天。王母夫人青真小童皆云帝无仙才，斯固玄察之矣。然仙桃灵果天膳灵酒，帝皆得而食之，但至诚求道之感应亦非凡骨矣。不然者，何以茂陵之物出于人间，亦聊示神变之迹，知神仙之不可诬也。其后孝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册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容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宫以宴茅君焉。"时茅中君名固，字季伟，小茅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授锡命紫素之册，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真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童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妃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录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琼之函，披云珠之笈，出《玉珮金珰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空矣。

昭灵李夫人

方丈台东宫昭灵李夫人者，即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之女，太保玉郎李灵飞之妹也。以汤时得道，白日升天，受书为东宫昭灵夫人，治方丈台第十三朱馆中。东晋哀帝丕兴宁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于真人杨羲之家，夫人著紫锦衣，带神虎符，握流金铃，年可十三四许。有两侍女，年可二十一二，侍女名隐晖，皆青绫衣，捧白玉箱二枚，青带络之，题曰太上帝章。一曰太上玉文。夫人带青玉色，绶如世人带，章囊状隐章，当长五丈许，大三四尺，与上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诸真同降。临去，作诗曰："云墉带天构，七气焕神冯。琼扉启晨鸣，九音绛枢中。紫霞兴朱门，香烟生绿窗。四驾舞虎旗，青𫐐掷玄空。华盖随云倒，落凤控六龙。策景五岳阿，三素眄君房。适闻臊秽气，万浊污我胸。臭物薰精神，嚣尘德相冲。明玉皆璀烂，何独盛五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虫。"临去又吟曰："心勿欲乱神勿淫役，道易不顺，灾重不逆，永丧其真，遂弃我适，复往许家否？我当复来，尔勤之而已。"其年九月三日复降，又歌曰："纵酒观群慧，倏欻四落周。不觉所以然，实心有待游。相遇皆欢乐，不遇亦不忧。纵影玄空中，两会自然畴。"十二月一日夜，又吟寄许玉斧曰："飞轮高晨台，控辔玄陇隅。手携紫皇袂，倏忽八风驱。玉华翼绿帷，青裙扇翠裾。冠轩焕崔嵬，珮玲带月珠。薄入风尘中，塞鼻逃当涂。臭腥凋我气，百痾令心徂。何不飚然起，萧萧步太虚。"

三元冯夫人

三元夫人者，姓冯名双礼珠，乃上清高真也。亦主监盟初仙及证度得道，当为真人元君者也。以晋穆帝聃永和五年己酉，夫人与西王母、南极元君、九微元君、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童子、西城总真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桐柏真人右弼王王子乔，会于小有清虚上宫绛房之内，宴南岳，紫虚元君魏夫人华存设以神肴，奏以钧乐，九灵合节，八音玲璨，王母起舞，乃击节而歌，歌毕，夫人自弹云璈而答歌曰："玉清出九天，神馆飞霞外。霄台焕嵯峨，灵厦秀郁翳。五云兴翠华，八风扇绿气。仰吟销魔咏，俯研智与慧。万真启神景，唱期绛房会。挺颖德音子，神映乃拂沛。天岳凌空构，洞台深幽邃。游海悟井愿，履真觉世秽。舞轮宴重空，筌鱼自然废。回我大椿罗，长谢朝生世。"歌毕，众真各奏阳歌阴歌之辞，皆内修证道之旨，或叙积功累行之美，或歌金液霜华之要，与洞神阳歌之曲小异，盖天真之微辞也。

南极王夫人

南极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号紫元夫人，或号南极元君，理太丹宫，受书为金阙圣君上保司命。汉平帝时，降于阳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字子登《太上宝文》等经三十一卷。夫人年可十六七许，著锦帔青羽裙，左佩虎书，右带挥灵，形貌真正，天姿晻蔼，乘羽盖之车，驾以九龙女骑九千，居渤阳丹海长离山中主教，当为真人者，晋兴宁三年乙丑降真人杨羲之家，与八真同会，因吟授羲曰："控飚扇太虚，八景飞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绝落溟。玄心空同间，上下弗流停。无待两际中，有待无所营。体无则能死，体有则摄生。东宾会高唱，二待何足争。"（东宾东岳上卿大茅君也）又曰："命驾玉锦轮，舞辔仰徘徊，朝游朱火宫，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霞杪，八龙正参差。我作无待游，有待辄见随。高会佳人寝，二待互是非。有无非有定，待待各自归。"是岁六月二十三日，又吟授杨君曰："林振须类感，云郁待龙吟。玄数自相求，触节皆有音。飞𫐐出西华，总辔忽来寻。八遐非无娱，同咏理自钦。悼此四罗内，百变常在心。俱游北寒台，神风开尔襟。"夫人昔授王子登实经既毕，告之曰："我道飞空八景，浮虚上清，子勤修之，吾不相欺也。"于是西城王君携子登北观玄洲，拜谒太上丈人及二十九真主仙道君。道君，即太上公子勒伯黎也，道君即命侍女范运华、赵峻珠、王抱台发琼笈绿蕴出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二卷，以授子登，又以云碧阳水晨飞丹腴二升赐之。子登拜受，还西城宫，精修九年，日行三千里，视见万里之外，坐在立亡，役使群神，乘飞飚之车，游观天下。东度启明之宫，广桑之山，谒见太帝，受紫凤赤书。南渡丹海长离之山，朝南极元君紫元夫人，再受太丹策书。又诣赤台童子，受云琅水霜。夫人曰："昔日之言，岂负举哉！"子登稽首谢恩讫，西渡庚丘巨海沉羽之泉，登丽农之岳，诣三皇道君紫盖华晨夫人，受玉道绿字太真隐书。又北游雕柔玄海，登广野之山，遇高上虚皇大道君、玄清六微元君，赐以绝玄金章绛和云芝。子登拜而服之，还升中岳龟台昆陵，朝太真金母，乃受册为太素清虚真人，领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主领洞府三洞宝文，出入上清，受事太极，乃夫人之弟子也。

卷　三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者，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练神飞化之道。尝游东海还，过江之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平博可玩，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其山下，大风卒至，振崖谷陨，力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百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斩石疏波，决塞导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禹尝诣之于崇巘之

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视也，不知其常也。禹疑其狡怪狯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师三元道君，受上清宝经，受书于紫清阙下，为云华上宫夫人，主领教童真之士，理在王映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之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复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暨天，灵官侍卫不可名识，师子抱阙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圣匠肇兴，剖太混之一朴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包散之 以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成岁纪，兑离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险易，城郭以聚民，兵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养于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霆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清气浮乎上而浊气流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穷达之期，此者廪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之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无非道，而物不可存也，非修而道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失其一，是故天参玄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此之外，何一物不止于道也哉！长久之要者，乃天宝其玄，地保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物矣，勤逮于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闻至道之要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入太微。'则云轮上征，神武抱关，振衣瑶房，遨宴希林，长招仙公。在西白山而下盻太空，汎乎天津，则乘云聘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神奉卫，山精司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 太上玉珮金珰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飚轮，渡飞沙而无云轩，陟厄涂而无所举，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何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志，亦将授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斩馘千邪，检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耶。吾所受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吒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隐沦行地，颠倒五星，九租存身，与天相倾也。"因令侍女陵容华命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焉，禹拜授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成其功，尊五岳，别九州，而天锡玄圭，以为紫庭真人也。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以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赋》以寓情荒淫，托词秽芜，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峰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之身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坛侧有竹，垂之若彗，有槁叶飞物著坛上者，竹则因风而扫之，终岁莹洁，不为之污楚，世世祀焉。

太微玄清左夫人

夫人者，乃太微之上真也。兴宁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与太元真人众真降于句曲金坛真人杨羲之室，吟北淳宫中，歌词曰："郁蔼非真墟，太无为我馆。玄公岂有怀，萦蒙孤所难。落风控紫霞，矫辔登晨岸。寂寂无濛涯，晖晖空中观。隐芝秀凤丘，逡巡瑶林畔。龙胎婴尔形，八琼回素旦。琅华繁玉宫，绮葩凌岩粲。鹏扇绝亿岭，拊翮扶霄翰。西庭命长歌，云璈乘虚弹。八风缠绿宇，丛 烟豁然散。灵童掷流金，太微启璧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挥袂赞。玄玄扇景晖，晔晔长庚焕。超辀耸明刃，下盼使我惋。顾哀地仙辈，何为栖林涧。"是夕众降，太元真人述玄清宫中之事，因吟此章，皆上清内修得真之旨，以用和神也。夫人诸经传别未显名氏事迹也。

东华上房灵妃

灵妃者，方诸宫有东华上房，乃灵妃所理之处。亦天真之高位，将是太帝之左右相也，其词曰："紫桂植瑶园，朱华声萋萋。月宫生蕊泉，日中有琼池。左拔（音跋）圆灵曜，右制丹霞晖。流金焕绛庭，八景绝烟回。绿盖浮明朗，控节命太微。凤精童华颜，琳腴充肠饥。控晨挹太素，乘欻翔玉墀。吐纳六虚气，玉嫔把巾随。弹微南云扇，香风鼓锦披。叩商百兽舞，六天摄神威。倏欻亿万椿，龄纪郁巍巍。小鲜未烹鼎，言我岩下悲。"此亦是晋兴宁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众真降于杨君之室，云此歌章青童宫中常所吟咏，以励青宫学真者之业。述检制之要，明修之乐。此灵妃亦别未显名氏及所习事迹。

紫微王夫人

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太上宝神经与裴玄仁，裴行之得道，拜清灵真人。晋兴宁三年乙丑六月，降杨羲之家，时与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人、南岳夫人同降，言夫人位为紫微宫左夫人，镇羽野玄陇之山上宫，主教当成真人者。是夕真会，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飚遡九天，息驾三秀岭。有待徘徊眄，无待故当静。沧浪奚足劳，孰若越玄井。"又吟曰："龟阙郁巍巍，墉台落月珠。列坐九灵房，扣璈吟太无。

玉箫和我神，金醴释我忧。”又吟曰：“宴酣东华内，陈钧千百声。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晖，玉珮何铿玲。俱指高晨殿，相期象中冥。”又叙玄陇之游，吟曰：

“超举步绛霄，飞飚北垄庭。神华映仙台，圆曜随风倾。启晖挹丹元，飞景餐月精。交袂云林宇，浩轸还童婴。萧萧寄无宅，是非岂能营。阵上自扰竞，安可语养生。”九月六日又降，命杨君染笔喻作，吟曰：

“解轮太霞上，敛辔造紫丘。手把八空气，纵身云中浮。一盼造化纲，再视索高畴。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忧。求真得良友，不去复何求。吟此令示许，长史穆及郗。”回也又吟曰：

“紫空朗明景，玄宫带绛河。济济上清房，云台焕嵯峨。八舆造朱池，羽盖倾霄柯。震风回三晨，金铃散玉华。七辔络九陔，晏盼不必家。借问求道子，何事坐尘波？岂能栖东秀，养真牧太和。”吟毕，亦令示许与郗十月十七日又与众真降，命杨君书曰：

“左把玉华盖，飞景蹑七元。三晨焕紫辉，竦盼抚明真。变踊期须臾，四面皆已神。灵发无涯际，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横涂，令尔感不专。阴阿失玄机，不觉年岁分。”吟毕，徐谓杨君曰：“夫今勤者勤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触类而作也，学道之难，不可尽矣。有耻鄙之心者，于道亦辽乎？灌秉然后可贵耳。贤者之举，自更悟耳，令且当内忘也。”因吟曰：

“玄清渺渺观，落景出东渟。愿得绝尘友，萧萧罕世营。”吟此再三，又曰：

“灵人隐玄峰，真神韬云采。玄唱非无期，妙应自有待。岂期虚空寂，至韵固常在。携襟登羽宫，同宴广寒里。借问明人谁，所存唯玉子。”吟竟曰：“卓云虚之骏抗翮于崆峒之上，斯人也，岂不长挹南面，永谢千乘乎！”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褰裳济渌河，遂见扶桑公。高会太林墟，赏宴玄华宫。信道苟纯笃，何不栖东峰。”此亦叙方诸东华之胜也。四月十四日作七章曰：（一）控景始晖津，飞飚登上清。云台郁峨峨，阊阖秀玉城。晨风鼓丹霞，朱烟洒金庭。绿蕊粲玄峰，紫芝岩下生。庆云缠丹炉，炼玉飞八琼。晏盼广寒宫，万椿愈童婴。龙旗（音祈）启灵电，虎旗征朱兵。高真回九曜，洞观均潜明。谁能步幽道，寻我无穷龄。（二）翳蔼紫微馆，郁台散景飚。鸾唱华盖间，凤钧导龙韶。八狼携绛旂，素虎吹角箫。云勃写灵宫，来适尘中嚣。解辔佳人所，同气自相招。寻宗须臾顷，万龄乃一朝。椿期会足衰，劫往岂云辽。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虚刀挥至空，鄙滞五神愁。（三）朝启东晨晖，飞骈越沧泉。山波振青涯，八风扇玄烟。回盼易迁房，有怀真感人。三金可游盘，东岑宜永甄。纷纷当途中，孰能步生津。（四）飘飖入霞岭，徘徊飞晨盖。紫軿腾太空，盼九虚外。玉箫激长景，云烟绝幽蔼。高仙宴太真，清唱无涯际。去来山岳庭，何事有待迈。（五）神王曜灵津，七元焕神扉。虚迁方寸里，一跃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会亦有机。齐此天人盼，协彼晨景飞。总辔六合外，宁有倾与危。（六）薄宴尘飚岭，代谢绿环归。奚识万劫期，顾盼令人悲。（七）灵草荫玄方，仰感璇曜精。诜诜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八月十七日夜，夫人受杨君令，告许长史曰：“平凝夷质渊，通妙灵神造。重绝栖真摄，生太玄植简。太素刻名金，挺内曜玉华。外荣朱轩四驾啸命众精聘龙玄洲飞云浮冥必能上友逸台之谷公下监御于太清矣。”因与保命君论远志九方，又语曰：“念不宜多，多则志散。志散而求不病者，犹闭门而御猛敌也。”夫人制服术方以行于世，叙曰：“夫晨齐浩元洞冥幽始，八气靡浑，灵关未理者，则独坦观于空漠，任天适以虚峙，于是淳音微唱，和风合起，二明衔晖，霄翳无待也。拥萌肇于未剖，塞万源于机上，含生反真，触类藏初，爰可哂万岁以为夭，顾婴龀而长和耳？何事体造灵神之冥乡，心研殊方之假（音遐）外哉，自形无得真之具器，无任真之用者，诚宜步天元之领，摄推万精，以极妙寻九纬，以挺生睹晨景之回照。仰观烟气则六灵缠虚，俯盼六律则八风扇威，太无发洞冥之啸，圆曜有映空之晖，于是紫霞蔼秀，波激岳颓，浮烟笼象，清景遯飞，五行杀害，四节交掷，金土相亲，水火结隙，林卉停偃，百川闭塞，洪电纵横，而呴沸雷震，东西而坼裂，天屯见化为阳九之灾，地否闭乃为百六之会，亢悔则载穷于乾极，睹群龙攫爪则流血于坤野。尔乃吉凶互冲，众示灾咎，履坦道者将幽人贞吉，居肥遯者亦无往不利冒崄巇也。行必舆尸，涉于东北则朋丧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游竞万端，神鬼用谋。容使天地无常，以百姓为心，于是太上真人愍万流之鼓动，开冥津以悟贤，遂尔导远百变，摄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处危害者凋折，御六气者寿延，服灵芝者神逸。奇方上术演于清虚之奥，金阙玉劄撰于委羽之台，窈窕神唱，真晖合离，歌其章则控晨太微，用其道则扬轮九陔，轩盖于流霞之阵，眷盼乎文昌之台。或炉转丹砂之幽精，粉炼金碧之紫浆，琅玕郁勃以流华，八琼云焕而飞扬，绛液回波，龙胎隐鸣，虎沫凤脑，云琅玉霜，太极丹醴，三环灵刚，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张，乃披空洞之上文，炜烨元始之室；琼音琅书，发乎三玄之宫宝，绂纡三元之赠。蕊珮登丹琳之房，上帝献紫軿之重曜，太真锡流金之火铃。神童启辕，九凤齐鸣，天籁驳虚，晨钟玲铿，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龙舆虎旗，游扇八方，上造常阳之绝抄，下寝倒景之兰堂，月妃骖驷，日华照容，灵姬奉衾。香烟溢窗，顾盼而圆罗迈矣，何九万之足称哉，然后知高仙之道益上，寻灵之途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顿显也。自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隐玄者，莫有群偶于此术矣。然复有体神精思，宝炼明堂，朝适六虚，使五藏生华，守闭元关，内存九

真三气，运液而溉灌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诚疏瀹者，亦奚用东邻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云、水桂、术根、黄精、南烛、阳草、东石、空青、松脂、柏实、巨胜、茯苓，此并养生之具，将可以长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胜，负有速益于己者，并未及术势之多验乎。且自顷已来，杀气蔽天，恶烟弭景，邪魔横起，百疾杂臻，或风寒关结，或流肿积痾，不期而祸湊，意外而病生者，比日来集也。夫术气则式遏鬼津，吐烟则镇折邪节，强肉摄魂，益血生脑，逐恶致真，守精卫命。餐其饵则灵柔四敷，荣输轻盈；服其丸散则百病瘳除，五脏含液。所以长生远视，久而更灵，古人名之为山精之卉，山姜之精。太上导仙铭曰：'子欲长生，当服山精；子欲轻翔，当服山姜。'此之谓也。我见诸物皆当减而术为益也，直以术气之用，是今时所要，末世多疾，宜当服御耳。大道虽内足，犹畏外来之祸，形有外充，亦或中崩之弊，张单偏致，殆可鉴乎。夫术者，一可以长生永寿，二可以却万魔之枉疾。我见山林隐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于五岳矣。人多书繁，不能复一二记示之耳。今撰服术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无横暴之灾。既及太平，则四气含融，天纬荐生，灾烟消灭，五毒匿形，二晨常察，万物自成，于是时任子所运而服御，亦无复夭倾也。今所言术，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灾痾耳。又顷者末学，互相扰竞，多用混成及黄书赤界之法，此诚相生和合、二象匹对之真要也。若以道交用，解纲脱罗，推会六合，行诸节气，却消灾患，结精宝胎，上使脑神不亏，下令三田充溢，进退得度而祸除，经纬相应而长康，敌人执辔而不失，六军长驱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呜呼，危哉！此虽相生之术，俱失度世之法，然有似骋冰车之涉乎炎洲，泛火舟以浪于溺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万万。或违戾天文，潜害嫉妒，灵根郁塞，否泰用隔，犯誓愆盟，得罪三官；或遘冤连祸，王师伤败；或坑降杀服，流血膏野；或马力已竭，而求之不已。若逐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绝命于凶奴之刀剑乎。将身死于外而家诛于内，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见诸如此等，少有获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叹息于生生矣，岂若守丹真于绛宫，朝元神于泥丸，保精液而不亏，闭幽术于命门，饵灵术以顺生，漱华泉以清神，研玄妙之秘图，诵太上之隐篇，于是高栖于峰岫，并金石而论年耶？诸侯安得而友，帝王弗得而臣也。远风尘之五浊，常清净以期真，优哉游哉，聊乐我云。按夫人以服术为序者，亦欲历申劝戒学仙，岂独于饵术而已，才丰词丽，学优理博，浩浩然若巨海之长波，连山之叠岫也。然所戒弥切，所陈弥当，得不师而禀之，铭而佩之，诱善之功，千古不泯，何至真之属念如是耶，何至圣之悯物如是耶！"

卷　四

太真夫人

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罗，字勃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主总纠天曹之违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游逸，虚废事任，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夫人因来视之，励其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道过临淄，值县小吏和君贤为前冤所伤，当时殆死。夫人见骨相有异而愍之，问其何伤，乃尔君贤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肠外，此将死之急也，不可复生，如何?"君贤知是神人，叩头求哀，乞赐救护，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疮合，无复惨痛。君贤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当自展驽力，以报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谢我，意亦可佳，可见随去否?"君贤乃易名姓，自号马明生，随夫人执役。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崖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乃人迹所不能至处也。明生初但服事，只欲学金疮方，既见神仙来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情澄正，终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于卧息之间，调戏亲接之，明生心坚志静，固无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或一月二十日方还，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驾凤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出外别室中，或立致精细厨食肴果，非常香酒奇浆，不觉而至，不可名目。或呼明生坐与之同饮食，又闻室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琴有一弦，五音并奏，高朗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为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逮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耳，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处，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着云光绣袍，乘白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著衣缝带玉珮，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即龙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绯罗之帐，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奁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上题曰《九天太真道经》，明生亦竟不敢发舒视其文也。唯供给水，扫守岩室而已。至于服玩亦不敢窃窥之，亦不敢有所请问，如此五年，愈加勤肃，辄不怠惰。夫人叹而谓之曰："汝可谓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慢，恭仰灵气，终莫之废，虽欲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间，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复得停，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

之术，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之者，固非汝所得闻矣。纵或闻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便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升天者矣。安期明日来，吾将以汝付嘱之焉，相随稍久，其术必传。”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驳骥，著朱衣，远游冠带，玉珮及虎头鞶囊，视之可年二十许，洁白严整，从者六七仙人，皆执节奉卫，见夫人甚敬，揖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安期自说昔与女郎游于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永不及也。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枚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相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见司阴君，与西汉夫人共游，见问以阳九百六之期，圣主受命之劫，下官登答以年稚不识运厄之纪，别当咨太真王夫人。今既赐坐，欲请此数。”夫人曰：“期运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天地有大阳九百六，有小阳九小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阴阳之孛蚀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运钟圣王不能禳，至于灭亡遗吉，自复快耳。今大厄犹为卒未，然唐世是小阳九之始，计讫来甲申岁百六将会矣。尔时道德方隆，凶恶顿肆，圣君受命，乃在壬辰，无复千年，亦寻至也。西汉夫人具已经见，所以相问者，当是相试耳，然复是司阴君所局。夫阳九者大旱海涌而陆樵，百六者海竭而陵洞自填，四海水减，溟洲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鲛，不达期运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词讼纷纭，布于上府，三天烦于省察，司阴亦疲于谨按矣。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冲，其深难测，今已渐枯，八气蒸于山泽，流沙壅于源口，于是四海俱会，群龙鼓舞，尔乃须甲申之年将飞，阴洪倒流矣。今水母上天门而告，期积石开万泉而通路，飞阴风以挠苍生，注玄流以遐布，洋溢在数年之中，漫衍终九载之暮也。既得道，登真体，灵合妙至，其时也但当腾虚空而眄山波，游浮岳而视广川，乘玄鸿以溱丹城，御虬辇而迈景云耳。咄嗟之间，忽焉便适，可以翔身娱目，岂足挂意乎？当今日且论酒事，何用此为及耶？”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训，昔遇因缘，遂来见随，虽质秽未尽，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若可得尔，便宜将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单危，经胃内薄，血津疲羸，肝膂不注其眼，唇口不辩其机，盖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灵飞，适宜慰抚以成其志，不可试以仙变八威也，想勿加切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诺，但恐道浅术薄，不足以训授耳，下官昔受此方于广成丈人，先师为道德至妙，窈冥其心，无视无听，言其行也无迹，言其止也无留，神气接于玄漠，四骸寄于灵丘，存志无以踞崆峒之上，膝间草木忽林生而成洪，阜动之若叩地而不言，求之辄移载而莫宜，不知所以得其术，不解何缘造其根，当此之时，实复罔然矣。以四五十年，中勤守匪懈，久修奴役以奉颜色，遂蒙顾盼，渐见告悟，今越汤池而人生地，时开朱颜以对问见，示以求道之难易于时，乃赐与金液之要言也。此则先师之成法，实不敢仓卒而传之也，要当令在二十年之内，必使其窥天路矣。下官往与女郎俱会圆丘，观九陔之礧落，望弱水而东流，赐酣玄碧之芳酒，不觉高毕而咏歌，尝开尊笈以眄灵箓，偶见玉胎琼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云天，解形万变，上为真皇，此术径妙，盖约于金液之华，又速于霜雪九转之锋，今非敢有讥，舍近而从远，远径而近烦。实思闻神方之品第，愿知真仙之高尊，苟毕降有殊，又非所宜论琼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灵方，乃真人所宜用耳，非流俗下尸所能窥阈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琅玕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泉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丹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号九天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皇，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越，彼学知金液已为过矣，至于玉皇之所饵，非浅学所宜闻也。君虽得道，而久在世上，嚣浊染于正气，尘垢鼓于三一，恐犹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迈扶桑而谒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愈，何况下才而令闻其篇目耶？”安期有惭色，退席曰：“下官实不知灵药之妙品殊异乃尔，信骇听矣。”因自陈曰：“下官曾闻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明镜，鉴朗玄冥，诚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弥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训，不审其书可得见乎？如暂睹眄太真，则鱼目易质矣。”夫人哂尔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将非下才可得交关君，但当弘今日之功，无伐非分之劳矣。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简仙官于玉庭，游蓬莱以匿景，太上有命，亲敕我往定神仙于流沙之外，受鸿飞乎九霄之房，校真人之遐纪，举天灵于昆阆，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监，将未暇相示以《太真经》也。若子能勤正一于太清，解三皇之妙箓，抱神光于幽林，制群仙于五岳，陈山形以招众灵，役恒华而命四渎者，然后寻我于三天之丘，见索于钟山、王屋，则真书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为屈逸骏而步沧津，捐舟楫而济滨海矣。想误日用之所和，炼金液以求真，乐生生而享年，存正气以营身，尔乃返华发于童颜，保久视乎灵津也。如向所论，阳九百六应期辄降，夫安危无专，否泰有对，超然逮览，怅怀感慨，亢极之灾，可避而不可禳。明期运所钟，圣主不能知，是以伯阳弃周而关令悟其国弊，天人之事彰于品物，君何为屑屑，久为地仙乎？孰若先觉以高飞，超风尘而自洁，避甲申于玄途，并真灵而齐列乎！言为心尽，君将勖之。”安期长跪曰：“今日授教，辄奉修焉。”夫人语

明生曰："吾不复得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时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辞，乃随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诗曰：(一)"暂写墉城内，命驾岱山阿。仰瞻太清阙，云楼郁嵯峨。虚中有真人，来往何纷葩。炼形保自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馆还西华。流精可飞腾，吐纳养青牙。至乐非金石，风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婆娑。五岳非妄室，玄都是我家。下看荣竞子，笃似蛙与蟆。顾盼尘浊中，忧患自相罗。苟未悟妙旨，安事于琢磨。祸凑由道泄，密慎福臻多。""昔生昆陵宫，共讲天年延。金液虽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灵台，虚想咏灵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驾骖紫虬辇，灵颜一何鲜。启我寻长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鸿飞术，受以玉胎篇。琼膏凝玄器，素女为我陈。俯挹琳凤腴，仰上飘三天。云纲立尔步，五岳可暂还。玄都安足远，蓬莱在脚间。传授相亲爱，结友为天人。替即由刑对，祸必无愚贤。秘则享无倾，泄则躯命颠。"赋诗毕，明生随安期负笈。入女几山，夫人乘云龙而去矣。明生随师周游青城庐潜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炼服而升天矣。

麻姑

麻姑者，乃上真元君之亚也。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鼓箫人马之声，及至，举家皆见之。方平戴远游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鬓，黄白色，中形人也。乘羽盖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队五百士，皆以蜡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兄弟及母相见，独坐良久，即令人与麻姑相访经家，经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行人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形，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修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登顷即到而先受帝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之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入拜方平，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行之如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侍已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便撒之掷地，谓以来祛其秽也，视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固少矣，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狯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酽，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仍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吏使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仙饮耳。"又麻姑爪如鸟爪，蔡经见之，心中所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否？"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仙也，汝何忽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著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一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蛇蝉耳，经常从王君游涉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似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导从一如初焉。

卷　五

云林右英夫人

云林右英王夫人，名媚兰，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也，受书为云林宫右英夫人，治沧浪宫。晋兴宁三年乙丑七月三日，与东岳上卿司命真君诸真同降于杨君，因受书曰："弱丧涠涕，笃灵未尽，倚伏异因，云梯未抗，虽有怀于进趣，犹未渊于至理矣。君才实天工，心以清澜，凝浪于高韵，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于飞滞，柔轮郁乎冥契也。动合规矩，等圆殊方，静和真味，吐纳余音，可谓纵诞德，挺英姿，良为钦矣。然秽思不豁，鄙吝内固，淫念不断，灵池未澄，将未得相与论内外之期，泛二景之交耳。夫失机者贵在能改，相释有情，今无妨矣，虽暂弭群听，故克和也。前途攸邈，此比非一漏，万绪多端，当恒戢密。苟情有愆散，得随事失，悟言微矣，将何以遏之？将何以遣之？清响散空，神风洒林，身超冥衢，志咏灵音，仁侯其人也。守真一勤笃者，一年使头不白而秃发再生，苟内忧子孙，以家业自羁，外综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广用，声气杂役，此亦道不专也。"又述玉斧修道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试不遇，乃长里先生薛公之弟为淫泆失位，然性好箫音，凤响故长里，乞之于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阿，阴德可以及于许侯玉斧也。又云："闻北风则心悲，睹启曜则怀泰，思骏骡以慕骋，嘉柔顺以变郁，世人之心，曷尝不尔，此则其本乡之风气，首丘之内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谐矣。如其壅怯秉欲丹绛不阳，灵人携手而空返，高友敛袂而回晏，神气不眄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矣，夫故可悲耶！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却众累，直面而进于是，百度自静，众务云

散，该其扰者，不足为劳，披于艰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龟山，客来贤者之举，复宜详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显默异会，藏往灭智，与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琼丹一御，九华三飞，云液晨酣，流黄徘徊，仰咽金浆，咀嚼玉蕤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乘互，斯业来就，当暂履太阴，潜生冥乡，外身弃质，养胎虚宅，陶气绝龠，受精玄漠，故改容于三阴之馆，变童颜于九炼之户，然后知神仙为贵死而不亡，去来之事理之深也。夫垂荫万亩者，必出峻极之岭；滔天振岑者，必发渊浩之源，洪哉！积阴德之贤，有似郤人也。逸骥逍遥大荒之表，故无羁络之忧，灵羽振翅玄圃之峰，以违罗绁之患，人之修道岂猒乎？藏身之密匿迹之幽也。且寻飞绝影之足，不能骋逸于吕梁；凌波咏泉之舟，不得陟峻于太行，此才之异也。繁林翳荟，则羽族云萃；玄泉浩瀚，则鳞群竞赴，此在德之茂也。为道者实为勤苦，勤苦者必得之矣。学道者当在专道，注真情，无散念，拨奢侈，保冲白，寂焉如密，有所睹熙焉，如潜有所得专，专如临深谷，战战如履薄冰，此得道之门耳，而未得道之室也，所谓学道甚难而甚易，若其寂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栖灵，耽研六府，惜气杜情，无视无听，此学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此数者，所以为难也。况山岳气扰则强禽号于林，川渎结滞则龙虬惨于泽，此自然象也。苟趣舍理乖，则吹万之用不同也。非静顺无以要谦，非虚栖无以冥会，思之无邪，则无祸害矣。在正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而清其流也。若南趋而北骋，心念而口违，捐荠而茹荼，哂九成而悦北鄙者，我知其无识和音之听，鉴也。因告晋简文帝宜以麝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及恶梦。学道在积功累善，太虚真人常云："人有众过而不自悔罪，归其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广矣。有恶知非悔过，从善罪减，善积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恶者，以善对之；遇我以祸者，以福对之，善常在已矣。恶人害善人，犹如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自污身；逆风扬尘，尘不污彼，还蒙其已，道不可毁，祸必灭已。又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寒栖学道之人，此高真之 秘言，太上之 要戒也。财色之于身也，譬如小儿舐刀刃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忧戒哉。志之爱欲之大，莫大于色，其罪无外，其恶无赦，得不戒耶？学道在阴德，施惠解救也。用志莫大于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夫人喽诗曰：

（一）"驾欻遨八虚，回宴东华房。阿母延轩观，朗啸蹑灵风。我为有待来，故乃越沧浪。（二）腾跃云景辕，浮观霞上空。霄軿纵横舞，紫盖托灵宫。朱烟缠旍旄，羽帔扇香风。雷号猛兽攫，电吟奋玄龙。钧籁混庭响，金筑唱神钟。采芝沧浪阿，掇华八渟峰。朱颜日以新，劫往方婴童。夫道不专已，行事亦无功。夫真仙之才，例多隐逸，栖身林岭之中，远人间而抱澹泊，则必婴颜而玄鬓也。玉醴金浆，交黎火枣，此即腾飞之药，不比于金丹也。仁侯体未真正，秽念盈怀，恐此物辈，不肯来也。苟真诚未一，道亦无私，亦不当试问。交黎火枣之树，已生君心中，今犹有荆棘相杂，是以二树不见，不审可翦荆棘出此树否！此树单生，其实几好也。虽云问也其欲希之，近也当为君问，主领者三年更以相问，以即日始也。夫虚和可守，雄萧萧可守，雌知白可守，黑萧萧者谓单景独往也，君绛宫中讵能仰扉空同上，上云玄之涯否？道易闻而患不真，书易得而患不行，若专如此大天之中，尽真仙比肩也，我亦无咎于不能为者，心不定而欲书，将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以欲衒之也，可以此告许长史。十月十五日而降，又述秋分日瑶台大会之诗。

青童大君四君各吟真词，以和玄钧广韵之弦，青童君吟曰：

"欲植灭度根，当拔生死栽。沉吟坠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虚真人吟曰：

"观神载形时，亦从车从马。车败马奔亡，牵连一时假。哀世莫识此，但是息风火。种罪天网上，受毒地狱下。"

西城真人王君吟曰：

"神为渡形舟，泊岸当别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载。徘徊生死轮，但苦心犹豫。"

小有真人王君吟曰：

"失道从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以远，死死日以早。悲哉苦痛容，根华已颠倒。起就零落坐，焉知反枯老。"

又喽诗与许君曰：

"该清道难通，幽违妙难穷。许侯其人也，曜灵方升丘。腾跃晖霞外，身飞九天中。作则群真归，金阙抚种人。"

其　一

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谓天秀标，韵为后民崇。养形静东岑，七神自相通。风尘有忧哀，殒我白鬓翁。长冥遗叹仰，恨不早逸踪。

其　二

停驾望舒移，回辕返沧浪。未睹若人游，偶想安得康。良因候青春，以叙中怀忘。

其　三

控晨浮紫烟，八景观 沠流。羽童捧琼浆，玉华饯琳腴。相期白水涯，扬我葳蕤珠。

其　四

沧房焕东霞，紫造浮绛晨。双德秉道宗，作镇真伯藩。八台可眄目，北看乃飞元。清净云中视，渺渺蹑景迁。吐纳洞岭秀，藏晖隐东山。久安人事上，日

也无虚闲。岂若易翁质，返此孩中颜。

其　五

晨阙太霞构，玉室起霄清。领略三奇观，浮景翔绝冥。丹华空中有，金阙育挺精。八风鼓锦披，碧树曜四灵。华盖荫兰晖，紫辔策绿軿。结信通神交，触类率天诚。何事外象感，须睹瑶玉琼。

其　六

三景秀郁玄，霄映朗八方。丹云浮高宸，逍遥任灵风。鼓翮乘素飚，竦眄琼台中。绿盖入协晨，青軿掷空同。右挹东林帝，上朝太虚皇。玉宾剖凤脑，遨酣飞蕊浆。云钧回曲寝，千音何琅琅。锦旌召猛兽，华幡正低昂。香母折腰唱，紫烟排栋梁。总辔高清阙，解驾佳人房。昔运挺未兆，灵化顺气翔。心眇玄涯感，年随积椿崇。形苟甘臭味，动静失沧浪。我友实不尔，荣辱咋已忘。

其　七

绛景浮玄晨，紫轩乘烟征。仰超绿阙内，俯眄朱火城。东霞启广晖，神光焕七灵。翳映泛三烛，流任自齐冥。风缠空洞宇，香音触节生。手携织女舞，并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华盖随云倾。宴寝九度表，是非不我营。抱真栖太寂，金姿日愈婴。岂似愆秽中，惨惨无聊生。

其　八

三辔控紫轩，倾云东林阿。四旌曜明空，朱轩飞灵丘。玉盖荫七景，鼓翼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璈洞太无。宴咏三晨宫，唱啸呼我俦。不觉椿已老，岂知二景流。佳人虽兼忘，而未放百忧。长林真可静。岩中多自娱。

其　九

北登玄真阙，携手结高罗。香烟散八景，玄风鼓绛波。仰超琅园津，俯眄霄陵阿。玉箫云上奏，凤鸣洞九遐。乘气浮太空，曷为蹑山河。金节命羽灵，征兵折万魔。齐挹二辰晖，千春方婴牙。丧真投竞室，不解可奈何。

其　十

仰眄太霞宫，金阁曜紫清。华房映太素，四轩皆朱琼。掷轮空洞津，总辔舞绿軿。玉华飞雪盖，西妃运锦旂。虽然尘浊涯，倏欻佳人庭。宿感应真降，所招已在冥。乘风奏霄晨，共酣丹琳罂。公侯徒渺渺，安知真人灵。

其十一

清晨挹绛霞，总气霄上游。徊軿蹑曲波，遂睹世人忧。辞旨郁然起，不散三秀嵎。何若巡玄乡，撫璈为尔娱。君安有有际，我愿有中无。

其十二

辔景登霄晨，游宴沧浪宫。彩云绕丹霞，灵蔼散八空。上真吟琼室，高仙歌琳房。九凤唱朱籁，虚节错羽钟。交栖金庭内，结我真中朋。俱挹玉醴津，倏忽已婴童。云何当路蹲，愆痾随日崇。

其十三

晨游太素宫，控軿观玉河。夕宴郁绝宇，朝采圆景华。弹璈北寒台，七灵晖紫霞。济济高仙举，纷纷尘中罗。盘桓嚣蔼内，愆累不当多。

其十四

驾气聘云軿，晨登太渟丘。绛津连岑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观九纬，八纲皆已游。暂宴三金秀，来观立志俦。勤懈不相掩，是以积百忧。

其十五

凌波越沧浪，忽然造金山。四顾终日游，罕我云中人。

其十六

紫阙构虚上，玄馆衔绝飚。琳琅敷灵囿，华生结琼瑶。骋軿沧浪津，八风激云韵。披扇。北翳，握节鸣金箫。凤籁和千钟，西童歌晨朝。心豁虚无外，神襟何朗寥。回舞太空岭，六气运重幽。我涂岂能寻，使尔不终凋。

其十七

玄波沧浪涛，洪津鼓万流。驾景眄六虚，思与佳人游。妙唱不我对，清音与谁投。云中骋琼轮，何为尘中俦。

其十八

松柏生玄岭，郁为寒林杰。繁条盛严冰，未肯惧白雪。乱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洁。飞此逸辔轮，投彼遐人辙。公侯可去来，何为不能绝。

其十九

清静愿东山，荫景栖灵穴。愔愔闲庭虚，翳荟青材密。圆曜映南轩，朱风扇幽室。拱袂闲房内，相期探妙术。寥朗远想玄，萧条神心逸。

其二十

纵心空洞津，竦辔策朱軿。佳人来何迟，道德何时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无情。焉得驾欻迹，寻此

空中灵。微音良有旨，当用慎勿轻。事事应神机，保尔见太平。

其二十二

晳景落沧浪，腾跃青海津。绛烟乱太阳，羽盖倾九天。云舆浮空洞，倏忽沧波间。来寻真中友，相携侍帝晨。王子协明德，齐首招王贤。下眄八河宫，上寝希林巅。漱此紫琼腴，方知秽途辛。佳人将安在，勤之乃得亲。

其二十三

绛阙排广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云霞，羽晨舞八风。停盖濯碧溪，采秀月支峰。咀嚼三灵华，吐吸九神芒。椿数无绝纪，协日积童蒙。携袂明真馆，仰期无上皇。北钧唱羽人，王玄粲贤众（音终）。云何波浪宇，得失为我钟。引领嚣庭内，开心拟秽冲。习适荣辱域，罕蹑希林宫。一静安足苦，试去视沧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会。振衣寻真侍，回轩风尘际。良德映玄晖，颖拔粲华蔚（音畏）。密言多偿福，冲静尚真贵。恒当二象顺，携手同襟带。何为人事间，日焉生患害。

其二十五

夫人自初降，说此赋诗，尤皆勉励于修道，虑中道而败，则祸更重矣。丁宁戒谕者以许君及玉斧，皆籍名仙简，务其日进玄德，更懋真阶耳。因述青童君劝学道之士，拔爱欲之根，如掇悬珠，一一掇之，自当尽矣。又云牛马负重入泥，转增陷没；道士心挟世欲，速须去之。视彼泥中之牛，愿求苏息耳。人读道经，得修道之味，如飧美食，六腑皆美而有余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紫元夫人亦与夫人言众真曰："天下有五难，贫穷惠施难，豪富学道难，制命不死难，得见洞经难，生值壬辰后当圣世难。昔闻之于大道君曰：'道德无形，知之无益，当在守志行道耳。'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见已形。断六情，守空静，即自见道之真，亦可自知宿命矣。"玄清夫人云："世人系于妻子家宅之患甚于牢狱，牢狱有原赦之时，而妻子情欲虽有虎口之祸，已犹甘心投之，其罪无赦。故谓之家累，言其陷累我身，不得逍遥自适。而人不知割爱去累，洗心为道，而存其身也。"杨君降真之会，有十夫人皆列位号而无传记及歌吟之词，备列于此。

太和灵嫔上真左夫人、北海六微玄清夫人、北汉七灵右夫人、太极中华右夫人、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上真东宫卫夫人、朱陵北绝台上嫔管妃、北岳上真山夫人、西汉夫人、长陵杜夫人，

此夕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于金坛杨君家也。

婴　母

婴母者，姓谌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久历岁年，时人自童幼逮于衰老见之，鬓发韶容颜状无改，众号为婴母。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近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为子?"未测其旨，亦莫敢许之，岂可相依耶，乃惨叹而去。月余，又于吴市逢一孩子，三岁以来若无所归，悲号浃夕，母因视之，执母衣裾，不肯舍去，人或见者，劝母收而育之，逾于所生矣。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而见，侍母左右，时说蓬壶阆风之事。母异之，谓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明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台，疏绝异党，脩闲丘阜，饵服阳和，静夷玄圃，委鉴太虚，元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玄之道，可致轻盖，以流霞之辇，睠眄乎文昌之台。得此道者，九凤齐唱，天籁骇虚，竦身御节，八景浮空，龙舆虎旗，游扇八方矣。母宜宝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大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其后吴猛、许逊自嵩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暇日母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玄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位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谌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靖，即许君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大唐宣宗庙讳，钟陵祠靖号为谌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世行之，伟哉！人之行莫大于孝，孝于亲者必忠于君，理于家者必康于国。感天地，动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外清八表，内正百度，可以助道弘化者，其唯孝乎，则孝道之法降自上玄，隆于晋代，豫章之俗，至今行之，故许君则拔宅升天，位统列国，皆孝感也。

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净，病六年，左手拳握不开。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求而得之，召见，姿色甚伟。汉孝武帝发其手，得玉钩，手寻展，遂幸之，生昭帝。武帝害之，殡尸不冷，而香一月间。昭帝即位，改葬之，棺椁但有丝履而已。故名其宫曰钩弋，后避讳改为代庙。每祠谒之际，时有神坐于庙阁内焉。

湘江二妃

湘江二妃者，舜之妃也，长曰娥皇，次曰女英。

昔尧以耄昏倦于天下，举贤隐之德以让之，许巢善卷之属避之而去，访于侧陋，有鳏者曰："虞舜以孝德闻，尧举而用之，娉之二女，以观其内，历试诸难，以观其外，既而大麓不迷，百工咸理，爰俾摄政二十八年而尧崩，舜服丧三年，而后即位。即位之年，年六十一矣，在位又五十一年，凡寿一百一十二岁。南巡于苍梧之野，止于何侯之家，太帝五老以瑶车玉𫐐云旌羽盖降而迎舜，遂升天不还，何侯亦拔宅而去。二妃时在山下求舜，不获，瞻望九峰，一一相似，不知舜之所之，望峰而泣，抆泪于崖竹，竹为之斑历，视诸峰，皆疑舜在其 上，因为九嶷山焉。即而精诚感通，亦得仙去。时人以为其沉于湘江也，故立祠焉，祠中列湘君湘夫人之位，此其序长少之品位，当是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非是别有湘君之神也。高秋月夜，九嶷湘浦时闻天钧韶乐之音，盖是舜上理紫微下镇此山，每所经游，必有天乐导从，灵音骇虚，俗谓之湘灵鼓瑟，亦误传也。"俗中咸以二妃为尧之女事，亦误矣。今按帝系云："黄帝曰帝鸿氏，姬姓，少典之子，亦云姓少典，亦云姓公孙，名轩辕。神农世衰，诸侯怨叛，蚩尤肆毒，害及生灵，黄帝自有熊之国兴师佐命，遂即帝位，克蚩尤，诛姜氏之后，而定天下。黄帝之子名挚绍，黄帝位号为少昊氏，亦曰金天氏。金天之子曰颛顼，颛顼之子曰帝喾，帝喾之子曰尧，号陶唐氏，名放勋。"以此详之，尧即黄帝玄孙也，乃为颛顼五世之孙，尧乃舜再从祖也，尧之女乃舜之从祖姑也，尧不应以女娉舜，此恐史册相传之误耳。当是尧欲历试于舜，以观其德，娉以二女，史臣遂而书之，固非尧女以娉于舜矣。娥皇女英非姬姓也，又舜之号非谥号也，谥法起于周公，欲以褒贬君臣，垂戒惩劝，立以为法。后人执而加之，云翊善传圣曰尧，盖取尧举其舜于侧陋，授以天下，禅让之美，千古所宗，故追为此谥尔。又舜之一字，《谥法》云：仁圣盛明曰舜，此亦后人追立之号也，何者？按《书》云：尧将巽位，曰："咨尔四岳，朕在位七十载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帝曰："我其试哉，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此则尧但以二女嫔配于舜，观其理内之德，或取诸宫掖，或得于民间，固非尧之女以娉于舜明矣。盖是秦皇焚书之后，学士逃难解散，史籍湮灭，篇卷不全，济南伏生口以传授，或有舛误，无由显明舜之为号，亦自布衣而有，非是殁后之谥，如伏羲、神农、帝喾、颛顼之例是也。颖悟之士更望祥之。

洛川宓妃

洛川宓妃，宓牺氏之女也。得道为水仙，以主于洛川矣。常游洛水之上，以众女仙为宾友，自以游宴为适，或祥化多端，亦犹朝云暮雨之状耳。魏雍丘王曹植感宋玉对楚王之事，作《洛神赋》以叙之，言其状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号若轻云之蔽日，飘摇兮若流风之回云，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笑蕖出绿波，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此盖文士妖饰之词。若夫得道登真，体位高邈，仙凡夐隔，感降良难，宜可方宋玉淫冶之音，所致上仙之一遇也。至若冯夷服虹丹为水仙，位证河侯震蒙得玄珠，主于沲岷之录，吴姮娥获琼蕊登于月宫，此非独水为太阴之府，而女仙主之，盖其职秩所遇也。吕公子服水玉而为河伯，天吴饵云母而为水神，亦有男仙居水官之任也。冯夷者，好道。遇涓子，以虹丹授之，服而为水仙，位为河侯震蒙氏。女者亦曰奇相氏，得黄帝玄珠之要而为水仙，为岷沲江源之主，吴姮娥，羿妻也，羿司射卫黄帝之宫，入宫得琼蕊之丹，以与姮娥，服飞入月宫，为月中之官。况五岳十山九江八泽，皆有仙曹灵府，以司明世人罪福功过，亦主掌山川宝货灵草神芝，或统御洞天真经玉籍，其任不常，或千年五百年，亦有迁易玄真杳隔世，莫得知也。

阳都女

阳都女者，阳都市酒家之女也，生有异相，眉连耳，细而长，众以为异，疑其天人也。时有黑山仙人犊子者，邺人也，常居黑山采松子茯苓，饵而服之已数年矣，莫知其姓名，常乘黄犊，时人号为犊子。时壮时老，时丑时美，来往阳都酒家，都女悦，遂相奉侍。一旦，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宿而反，得桃甚多，连兜甘美，异于常桃。邑人伺其去时，既出门，二人共牵犊耳而走，其速如飞，人不能追也。如是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夫妇俱去，后有见在潘山之下，冬卖桃果焉，《文选》赋云"犊配眉连"是也。

杜兰香

杜兰香者，不知何许人也。有渔父者，于湘江洞庭投纶自给，一旦，于洞庭之岸闻儿啼哭声，四顾无人，惟三岁女子在于岸侧，渔父怜而举之还家，养育十余岁，天姿奇伟，灵颜姝莹，逌天人也。忽有青童灵人自空玄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将去矣。"于是凌空而去，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硕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鳞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佩，挥灵剑，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张硕仙官定何班品，传记未显，难得详载也。渔父亦自老益少，往往不食，亦学道江湘间，不知所之矣。

卷　六

盱　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耳。尝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彼中。"其子名烈，字道微，少丧其父，事母以孝闻，蒸蒸翼翼勤于色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靖。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箓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唯盱君纯笃忠厚，许君委用之，即与母结茅于许君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养许君，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侧采撷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志诚，常欲拯而度之。以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瑕丘仲，册命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云车羽盖白日升天，许君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继随仙举，期于异日。"母子悲喜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辇君，乃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井存焉。乡人不敢华缮盖表，盱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盱母坛靖焉。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黄帝世为有熊国之君，佐神农为理。神农之孙榆冈既衰，诸侯相伐，干戈日寻，各据方色，自称五行之号。太皞之后，自为青帝，榆冈神农之后，自号赤帝，共工之族，自号白帝，葛天之后，自号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号黄帝，乃恭己下士，侧身修德，在位二十二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啖砂吞石，不食五谷，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铸兵于葛炉之山，不禀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贤能以为己助，得风后于海隅，得力牧于大泽，以大鸿为佐，天老为师，署三公以象三台，风后为上台，天老为中台，五圣为下台，始获宝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筴，以封胡为将，以夫人费修之子为太子，用张若、隰朋、力牧、容光、龙纡、仓颉、容成、大挠、屠龙众臣以为翼辅，战蚩尤于涿鹿，帝师不胜。蚩尤作大雾三日，内外皆迷，风后法斗机作大车，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忧愤，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应。"居数日，大雾冥冥昼晦，玄女降焉，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帝之教，有疑可问也。"帝稽首顿首曰："蚩尤暴横，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万战万胜之术，与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六甲六壬兵信之符，灵宝五帝策使鬼神之书，制妖通灵五明之印，五阴五阳遁元之式，太一十精四神胜负握机之图，五兵河图策精之诀，复率诸侯，再战蚩尤于冀州。蚩尤驱魑魅杂妖以为阵，雨师风伯以为卫，应龙蓄水以征于帝，帝画之，遂灭蚩尤于绝辔之野，中冀之乡，分四冢以葬之，由是榆冈拒命，又诛之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极，凡二万八千里，乃铸鼎立九州，置五行九德之臣，以观天地祠，万灵垂法设教，然后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黄龙来迎，乘龙升天。

孙夫人

孙夫人者，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积年，累有感降。天师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师自鄱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能策召鬼神。时海内纷扰，在位多危，又文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既术用精妙，遂入蜀游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真江表，道化甚行。以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阳平，化炼金液九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黄帝之法，积年丹成，变形飞化，无所不能。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化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孙鲁字公期，世号系师，当汉祚陵夷中土纷乱，为梁益二州牧镇南将军，理于汉中。魏祖行灵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刘章失蜀，先主举兵，公期托化，归真隐景而去。王子安阳平化碑云："嗣师归真有会，证道兹山，反雾移烟，玄霄亘地，驰鸿驿凤，白日升天，灵卫肃而上腾，神仪杳而长骛。西川耆旧攀凤翼而无阶，南国英灵仰龙髯而无逮。即以上升之日，遂为斋祭之辰是也。初夫人居化中，远近钦风，礼谒如市，旋以方调炉鼎，务在精严，人物喧阗，必虑亵渎，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礼奉之人先以其水盥沐，然后方诣道靖，号曰解秽水，至今存焉。天师垂法，令人探石井水，男女皆有应验，以为种子之法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伯阳池，即太上老君游宴之所，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嵋、青衣、西玄、罗浮、洞庭诸仙山洞室径邃潜通，故为二十四化之首也。"

蚕　女

蚕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当高辛之时，蜀地未立君长，唯蜀山氏独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统摄，往往侵噬，恃强暴寡。蚕女所居，在今广汉之部，亡其姓氏，其父为邻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马犹在。女念父隔绝，废饮忘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人虽闻其誓，无能致父还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绊而去，数月其父乘马而归。自此马昼夜嘶鸣，不复饮龁，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

人也，不誓于马，安有人而配偶非类乎？马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嘶跪愈甚，逮欲害人，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中，女行过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线成茧，用织罗绮衾被，以衣被于人间，蚕自此始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一旦蚕女乘彩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矣，无复忆念也。”言讫冲虚而去。今其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蜀之风俗，诸观画塑玉女之像，披以马皮，谓之马头娘，以析蚕桑焉。俗云阁其尸于树，谓之桑树，耻化为虫，故谓之蚕。《稽圣赋》云：“爰有女人，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阴阳。”《书》云蚕与马同类，乃知是房星所化也。

彭女

彭女者，彭祖之女孙也。祖姓钱，名铿，帝颛顼之玄孙，陆终氏之子。舜举之于尧，臣能调羹，进雉羹于尧，尧以其善调味必能养生，善养生必能养民，遂封于彭城。其道可祖，彭人世世见之，故谓之彭祖，言彭地之祖也，其地在徐州。而彭祖得道，不乐冲天，周游四海，居蜀多年，子孙繁众，故有彭山天彭门之名，俱在蜀焉。《礼》经云：“微泸彭濮皆蜀地也，导江有天彭山，两峰如阙，相去四十余步，谓之彭门祖尝隐焉，因以为号。”彭女亦得养生之道，随祖修行，亦数百岁，朝拜勤志，晨夕不倦。今彭女山有礼拜石，有彭女五体肘膝拜痕及衣髻之迹，深有仅寸，每往来比平洞及此山，并建为彭女化。一旦，彭女于此升天，其后置县，因山为号。元和丁酉岁前，进士湛贲立碑以纪其事，《蜀纪》详载焉。若丰沛之彭城，即彭祖始封之地。大彭之国，雄为五霸之一也。唐光化三年庚申五月，有三鹤飞来共巢于彭女观桧树之上，巢广六尺，刺史司空张琳具状闻于蜀主，西平王香灯致醮营修观宇，其夕神灯千炬，飞照林岭，画图上奏，下诏褒美，仍编入唐史也。

弄玉

弄玉者，秦缪公之女也，好吹箫。时有箫史者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筑台以居焉。弄玉吹箫十余年，能作凤鸣，凤来止其台上。夫妇居台上数年不下，一旦，随凤飞去，于是秦公于雍宫作凤女祠，时有箫声焉。

园客妻

园客妻者，神女也。园客者，济阴人也，美姿貌而良色，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于香草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女养蚕既壮，得茧百二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缫六七日乃尽，缫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之祠宇焉。

昌容

昌容者，商王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虆根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卖与染家，得之者色加倍好，得钱以救贫病者。往来城市，世世见之，远近之人奉事者千余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其影，或云昌容能炼其形者也，忽乃冲天而去。

汉中酒妇

汉中关下酒妇者，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姓氏，忽遇卜师呼子先者，不知何许人也，年可五十余，云已数百岁。酒妇异之，每加礼敬，忽一旦来谓妇曰：“急装束与汝共应中陵王去。”是夜，果有二人来持二茅狗，一与子先，一与酒妇，俱令骑之，乃龙也，相随上华阴山上，常大呼云：“子先酒母在此。”比日题有仙圣之道矣。

女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遂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之山也。

河间王女

河间王女者，乃玄俗之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来往河间已数百年，乡人言常见之，日中无影，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二钱，可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服之下蛇十余头，问其病意，答言：“王之所病，乃六世余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昔尝放乳鹿，即麒麟母也，仁心感天，固当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常见父母云玄俗日中无影。”王召而视之，果验。王女幼绝荤血，清静好道，王以女妻之，居数年，与女俱入常山中，时有见者。

采女

采女者，商王宫女也，少得养神之道，年二百七十余，视之如十五六岁耳。初，王闻彭祖有道，拜为大夫，封之于彭，每称疾，闲居不预政事，服云母粉、麋鹿角、云母、水桂，常有少容，性沉静，不自言有道。王诣问讯，竟莫之告，遗以珍玩，皆受，以恤贫乏，略无所留。王于掖庭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使祖居之，令采女乘辎軿问道于彭祖。采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答曰：“举形登天上补仙官者，当服元君太一金丹，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

君王所为。其次，当爱精养神，服食草药，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耳。其次阴阳运气，导引屈伸，使百节气行，关机无滞，此可以无疾痛所侵。而后思神念真，坐忘练液，皆可以令人久寿。若二气交接之道，激流补脑之要，此甚难行，有怀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为也。吾所闻浅薄，道止于此，不足宣传也。大宛中有青精先生，千岁而色如童子，或终岁不食，或一日九餐，可以问其道也。”采女曰：“青精先生何仙也?”答曰：“此乃得道耳，非仙人也。仙者，或竦身人云，无翅而飞；或驾龙虎，上造太阶；或为鸟兽，浮游青霄’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服元气，或茹芝英，或出入人间，或隐迹林莽，面生异骨，体有奇毛，恋好深僻，不交流俗者也。若以人之修身，当食甘珍，服轻丽，处官秩，通阴阳，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神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湿风温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害，五兵百虫不能中，忧喜毁誉不能累，此乃可贵耳。人生于世，但养之，得宜可至百二十岁，不及此者，皆伤之也。大醉大饱大喜大怒大温大寒大劳大极，皆伤也；至乐至忧至畏至怖至挠至躁至奢至淫，皆伤也；甚饥甚渴甚思甚虑，亦伤也；久坐久立久卧久行，亦伤也。寒温得节，饥饱适宜，无思无为，惟清惟静，此可与言修身耳。已得其寿，复养之，得宜可二百四十岁、四百八十岁，但莫伤之也。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者，所以适身也。美色淑姿，不至思欲之惑者，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不至于耽溺者，所以遵心也。凡此之物，本以养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为患，故圣贤垂戒惧，下才溺之、流遁忘返，用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检制之易也。故曰：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色使目盲，声使耳聋，馨令鼻塞，欲致心荡，味令口爽，苟能节宣得所。用之得宜，不减年寿，必得其益。此者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耳。人不知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风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耶！凡远思羡愿伤人，忧恚悲哀伤人，情乐过差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爱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暖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所伤者众，而独责房室为伤，可谓惑矣。是以男女相成，犹天地之相生也，所以导养神炁，使人不失其和。夫天地昼离而夜合，一岁之中三百六十交，故四时均而万物生，生生成成，不知穷极，所以天不失其动，地不失其静，气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长久也。夫人不能法天地之常而独执一隅，单景孤形，减衣绝食，自取死病，愚之甚也。去此修摄节宣之外，则有服元和之炁，得其道则邪神不能人，此理身之本也。余含景思神历藏导引、吞饵服御之事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已谢过、卧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学之士，引进向善之门，渐正其心而徐息其罪咎，非便能致人得道也。若血脉枯竭，神炁凋败，岂思神念真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此由愚人为道而求其末，不务其本也，又内不养神，外则劳形，元精渐虚，神炁困竭而昼夜伏勤，诵读经诀，此亦无益也。既久不蒙效，则怨道无验，恨古人欺我，此又非也。我师云：‘节解韬形无为九室诸经万三千首，皆示以始涉之门庭耳，”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为之，皆有验。王行彭祖之道，亦寿三百余岁，但不能戒其妖淫耳。”其后采女亦不知所之，盖是得道者也。

太阳女

太阳女者，姓朱名翼，得内修之要，吐纳之益，敷演五行之道，用之深妙，行之甚验。年二百八十岁，颜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肤充泽，眉鬓如画、光彩射人，视之如十七八者，奉事绝洞子。绝洞子姓李名修，能寅龙申虎之术，著书四十篇，名曰《道源》，在人间已数百岁。翼事之甚勤，尽得道要，戒之曰：“我之所修，以柔胜刚、弱制强。行之者，谨敬为本，如临深履危，御奔乘惊，差之毫厘，丧尔之荣，勤而守之，可以长生矣。”其后炼金液之丹，丹成服之，而俱得升天。

太阴女

太阴女，姓嬴名金，为人聪达，智慧过群。学玉子之道，虽得其法，未能精微明。无其师，乃当道沽酒，密访其师焉。会太阳子过之，饮酒于其肆，见女词旨闲雅，礼节恭谨，乃叹曰：“彼行白虎腾蛇，我行青龙玄武。天下悠悠，知者为谁?”女闻之喜，使妹问客，土数为几，对曰：“南三北五东九西七中一耳。”妹还报，曰：“客大贤者，至得道人也，我始问一，已知五矣。”遂请入道室，进名馔嘉馐而享之，以问长生之要，太阳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饮神光之水，登玉子之魁纲，礼五行之秘宝，唯贤是亲，岂有所吝。”遂教以补导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时已二百岁矣，有小童之容也。太阳子姓禹名明，与王子为亲友。玉子得道，太阳子师而事之，曲尽服勤之礼，玉子门徒三千余人，唯太阳子终日昏醉，三百余年竟不精炼，玉子谓之曰：“汝当理身养命，为众贤之师，而低迷大醉，功业不修，大药不合，虽得千年，犹不免死，此凡庸所不为，况于达者乎?”乃改节炼丹，丹成服之，仙去。在世五百余年，常有少容。玉子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知其有道，征之，不出，遂隐山得道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颛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寿，恻然为忧。尝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得，一死不可复生，况闻寿之限促，非修道不可以延其生也。”遂行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玉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时，单衣冰上而颜色不

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宅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即失所在。门户椟柜有关钥者，指之即开，指山山摧，指树树折，更指即如故。将弟子行，所到山间，日暮以杖叩石，即石开，入其中，屋室床机帏帐厨廪供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涨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作，行三十六术，甚有其效，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故，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之妻也。纲字伯鸾，仕为上虞令，亦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道，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旱暵漂垫之害，无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远近所仰。暇日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舍从东而起，夫人禁之，火即便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之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胜数走出于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鲫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其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纲禁之，虎伏不起，适欲往，虎号之，夫人径往其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缚虎，牵归系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力能飞举，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云气之举，同升天而去。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者，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事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杜不信道，常恚怒之，圣母或行理疾救人，或有所之诣，杜恚之愈甚，告官讼之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著履一緉在窗下，自此升天。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祈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海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病伤也。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女。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食，时还乡里省觐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每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将来吉凶，言无不中。见其外甥女体常多病，将药与之，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婴儿。汉帝遣使者行经西河，于城东见一女子笞一老翁，翁头鬓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子是妾儿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愍妾多病，以神药授妾，妾服之渐复少壮。今此儿妾令服药，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乃恚之，故与杖尔。"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曰："妾年二百三十岁，儿年七十矣。"女亦入隐华山，得仙而去。

卷　七

梁　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无子，舍逆旅于十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不异住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粗衣粝食 之外，所得施诸贫病。曾有少年住经月，举动异于常人，临去云："我是东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羊车，车自住，见一小童子唤云："徐道士前来。"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止，又见二童子年十二三许，齐著黄衣绛里，头上角髻，容服端正，世无比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太山检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辔飘飘，玄岗崄巇，津驿有限，日程三千，侍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玄都，因汝为我谢东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无忧危也。"举手谢去，云太平相见。驰车腾游，极目而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见也。

鲍　姑

鲍姑者，南海太守鲍靓之女，晋散骑常侍，葛洪之妻也。靓字太玄，陈留人也，少有密鉴，洞于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靓及妹并先世累积阴德，福逮于靓，故皆得道，姑及小妹并登仙品。靓学通经纬，后师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岳劾召之要，行之神验，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东晋元帝大兴元年戊寅，靓于蒋山遇真人阴长生，授刀解之术，累征至黄门侍郎，求出为南海太守，以姑适葛稚川。稚川自散骑常侍为炼丹砂求为句漏县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无病暴卒，太玄时对宾客，略无悲悼，葬于罗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谓为尸解。靓还丹阳卒，葬于石子岗，后遇苏峻乱，发棺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贼欲取刀，闻冢左右兵马之声，顾之惊骇，中间其刀訇然有声，若雷震之音，众贼奔走。贼平之后，收刀别复葬之，靓与妹亦得尸解之道，姑与稚川相次登仙。

孙寒华

孙寒华者，吴人孙奚之女也。师杜契，受玄白之要，颜容日少。周旋吴越诸山十余年，乃得仙道而去。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晋东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

忠祖父贞节丘园性多慈悯，以阴德为事，奚子每与一志，务于救人。大雪寒冻路，积稻及谷于园庭，恐禽鸟饿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华阳洞宫中也。

韩西华

韩西华者，不知何许人也。慈爱于物，常行阴功，至于蛸翘微命，皆爱而护之。学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窦琼英

窦琼英者，窦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为事，以活死为心，故祚及琼英，令行女仙，在易迁宫中。

刘春龙

刘春龙、郭叔香，并不知何许人也。以其先世有阴德，故皆得遁化练景，入华阳易迁宫中。刘春龙、窦琼英、韩太华、李奚子，并天姿严丽，仪冠骇众，才识伟铄，皆得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举之，不限男女也。

赵素台

赵素台者，汉幽州刺史赵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济穷困，救王惠等族，殊有阴德数十年，熙得身诣朱陵，儿子得游洞天素台，在易迁宫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谓："天下无复乐于此处也。"数微服游行，眄山泽以自足。易迁夫人者，乃其品也。

傅礼和

傅礼和者，此地傅建之女也。举家奉佛，礼和常日日洒扫佛前，每发愿云："独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华，得道仙去。善为空洞之歌，歌则禽鸟翔舞而集，飞聚其前以听之，此乃至诚所感而获道也。

黄景华

黄景华者，汉司空黄琼之女也。景华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后师韩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迁宫，位为协晨夫人，领九宫诸神女，亦总教授之。

张微子

张微子者，汉昭帝大匠张庆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华阳含真台，师东华玉妃，受服雾气之道，云："雾是山泽水火之华，金石盈气，久服之，能散形入空，与云雾合体。"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许人也。有救穷之阴德，度赵阜之急难，上感皇人，授其道要，今为朱陵嫔，数游三清，司命亦令听政也。

王法进

王法进者，剑州临津县人也。孩孺之时，自然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尊像，见必敛手致敬，若有凛惧焉。十余岁，有女官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官，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箓，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护持斋戒，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是岁三川饥歉，斛斗翔贵，死者十有五六，多采山芋野葛充饥，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禀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于玉京也。"法进即随青童腾身凌虚，径达太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浆赐之，饮讫，帝谓之曰："人禀五行之大体，天地之和气，得为人形，复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运四时之气，地禀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于人。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织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劳，曾不爱惜，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岳渎日有奏，言人厌贱米麦，不贵衣食之本。我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令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责罚，以惩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觉悟，旋奉太上所敕，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恶民以害众善。虽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过之所起，因无忏，请首原之路，虚受其苦耳。汝当为无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于世告谕下民，使其悔罪，宝爱桑蚕，贵敬农事，惜五谷百果，知大道之养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于水火之用不可厌弃，衣食之养俭己约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爱之，神明护之，风雨顺调，家国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阴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韫，出灵宝清斋告谢天地法一卷，付之传行于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静之处置斋悔谢，一年之内，春秋两为，春则祈于年丰，秋则谢于道力，如此则宿罪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置丰衍也。龙虎之年，复当召汝矣。"命青童送还其家，已三个月也，所受之书，即今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简易，与灵宝自然斋大率相类，但人间行之，立成征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轻慢浊污者，营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飘风骤雨，坏其坛筵，迅霆吼雷，毁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汉之人岁皆崇事，虽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战栗兢戒，肃恭擎跽，知奉其法焉。或螟蝗旱潦害稼伤农之处，众诚有率勉于修奉之处炷香告玄，旦夕响应，必臻其祐，与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较其征验矣。巴南谓之清斋，蜀土谓之天功斋，盖一揆矣。法进以天宝十一年壬辰岁云鹤迎之而升天，此乃亦符龙虎之运神人之言矣。

王　氏

王氏者，中书舍人谢良弼之妻也，东晋右军逸少

之后，会稽人也。良弼进士擢第，为浙东从事而婚焉，既而抱疾沉痼，历年未愈，良弼赴阙，竟不果行而加绵笃。时吴筠天师，游四明天台兰亭禹穴，驻策山阴，王氏之族谒而求救，为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护，乃诣天师受箓精修，焚香寂念，独处静室，志希晨飞，因绝粒咽气，神和体轻。时有奇香异云临映居第，髣髴真降密接灵仙，而人不知也，忽谓其女曰："吾昔之所疾将仅十年，赖天师救之而续已尽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过往，忏之未尽。吾平生以俗态之疾，颇怀妒媢，今犹心闭藏黑，未通于道，当须阴景炼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后方得蝉蜕耳。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柏木帐致尸于野中，时委人检校也。"是夕而卒，家人所殡如其言，凡事俭约，置其园林间，偃然如寐，亦无变改。二十年，有盗发殡，弃其形于地，隆冬之月，帐侧忽闻雷震之声，举家惊异驰行看之，及举其尸，则身轻如空壳，肌肤爪发无不具备，右胁上有拆痕长尺余，即再收瘗为南岳夫人。尝言得道者上品白日升天，形骨俱飞上补真官，次者蜕如蛇蝉，亦形骨腾举，肉质登天，皆为天仙，不居山岳矣。良弼亦执弟子之礼，躬侍天师，仍与天师立传，详载其事迹矣。

花　姑

花姑者，女道士黄灵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婴孺，道行高洁，世人号为花姑，蹀履徐行，奔马不及，不知何许人也。自唐初来往江浙湖岭间，名山灵洞无所不造，经涉之处，或宿于林野，即有神灵卫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颠沛，远近畏而敬之，奉事之如神明矣。闻南岳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坛靖在临川郡临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坛，遂访求之，岁月且久，榛芜沦翳，时人莫得知之，以则天长寿二年壬辰冬十月诣洪都西山，谒道士胡超而问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为指南郭六里许有乌龟，原古有石龟，每犯田苗，被人击，其首折，则其处也。姑访之，见龟之左右坛迹宛然，立处当坛中矣，于其下得尊像油甕锥刀灯盏之类，因葺而兴之，复梦夫人指九曲池于坛南，访而获之，砖砌尚在。景云中，睿宗皇帝使道士叶善信将绣像幡花来修法事，仍于坛西建洞灵观，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明皇醮祭祈祷不绝，每有风雨，或闻箫管之声，凡是礼谒，必须严洁不尔，有蛇虎惊吼之异。时有云物如鸟群飞，垂带宜下坛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后非一而已。花姑肹蠁灵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须崇修。"俄闻异香从西来，姑累得嘉兆，躬申葺理，行宿洞口，闻声磬之音，虽荒梗多时，若有人接导。寓宿林莽，怡然甚安，达明入山，果遇坛殿余址，遂立屋宇，闻步虚仙梵之响，环坛数里，有樵采不精洁者，必在怪异之惊。有野象中箭来投花姑，姑为拔之，其后每斋前，则御莲藕以献姑。开元九年辛酉岁，姑欲升化，谓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之后，勿钉吾棺，只以绛纱幕覆棺上而已。"明日无疾而终，肌肤香洁，形气温暖，异香满于庭堂之内，弟子依所命，棺不钉，以绛妙覆之而已，忽闻雷震击纱，上有孔大如鸡子，棺中唯有被覆木简，屋上穿处可通人。座中莫瓜数日生蔓结实，如桃者二焉。每至忌辰，即风云郁勃，直入室内，明皇闻而骇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开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敕道士赍龙璧来醮，忽有白鹿自坛东出，至姑家间而灭，即花姑葬空棺木简之处，又有五色仙蛾集于坛上，刺史张景佚以为圣德所感，立碑颂述。天宝八载己丑，以魏夫人上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大历三年戊申，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为抚州刺史，旧迹荒毁，阙人住持，召仙台观道士谭仙岩、道士黄道进二七人住洞灵观，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琼仙七人居仙坛院。颜公述仙坛碑而自书之，以纪其事迹焉。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仆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师奉何人，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矣，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三江五岳，天台、四明、罗浮、括苍，名山胜赏，无不周遍，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为豪僧数辈微词巧言，姑辄骂之，群僧激怒，欲以刃制之，词色愈教。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烛，僧辈喜以为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禁不能言，姑去数里，僧乃如故。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矣，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人畏而敬之若神明矣，无敢以非正之意戏侮者。咸通初，谓赡县白鹤观道士黄云陶曰："我先君仕历周隋，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耳。"以此详之，即实之才之女也。

缑仙姑

缑仙姑者，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余，容色甚少，于岳之下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狼，常人游者须结侣执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隐其间，曾无所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鸠鸽，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曰："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缑，乃姑之圣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耳，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豫说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验。又曰："河南缑氏，王母修道之处，故乡之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有暴客，无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十余僧来魏夫人仙坛，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余，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住。是夜，群僧持火杖刃，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见，

既出门，即推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远村者分散，九僧为虎噬杀。一僧推坛之时不同，其恶免为虎害。夫人仙坛俨然无损，姑亦无恙。岁余，青鸟语姑迁居仙所，因徒居湖南，鸟亦随之而他，人未尝会其语。相国文昭郑公畋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牧，师事于姑，姑谓文昭公曰："此后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卜隐九疑矣。"一旦遂去。

广陵茶姥

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头发鬒黑。晋元南渡之后，耆旧相传见之百余年，颜状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争买，自旦至暮，所卖极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尝减少，人多异之。州吏以冒法系之于狱，姥乃持所卖茗器，自牖中飞去。（以上见《云笈七签》卷一一五）

卷　八

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盖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彻、柳实二人同志访道，于衡山结庐栖遁，岁余相与适南，至广州合浦县登舟，将越海而济，南抵交址，维舟岸侧。适村人享神，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仆使皆往观焉，唯二子在舟中。俄尔飓风断缆，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几覆没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岛，风浪亦定，二子登岸，极目于岛上，见白玉天尊像莹然在石室之内，前有金炉香烬而竟无人，二子周览怅望，见一巨兽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没，俄尔紫云涌于海面，弥漫三四里，中有大莲花，高百余尺，叶叶旋舒，内有帐幄绮绣错杂，虹桥阔数十尺，直抵岛上。有侍女捧香于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愿示归路。侍女讶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顷南溟夫人与玉虚尊师约，子可求而请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云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随此女谒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随侍女登桥，至帐前再拜稽首，以漂泛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师亦至，环坐奏乐，顷之进馔，尊师曰："二客求人间馔以享之。"馔毕，尊师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讫，尊师告去，谓二子曰："有道气，无忧归路也。合有灵药相赠，子分未合。当自有师，吾不当为子之师也，他日相见矣。"二子拜辞，尊师乘鹿而去。顷有武夫长十余丈，金甲执剑，进曰："奉使天兵，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归路曰："从百花桥去。"赠以玉壶，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壶也。"遂辞夫人，登桥而去。桥长且广，栏干上皆异花，二子花间窥，见千虬万龙互相缴结而为桥矣，见向之巨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间。二子问所送使者斩兽之由，答曰："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谓二客曰："我不当为使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也。"衣带间解合子琥珀与之，中有物隐隐然若蜘蛛形，谓二子曰："我辈水仙也，顷与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岁，合弃之，夫人今与南岳郎君为子矣。中间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与子所弄玉环与之而为，"使者隐却，颇以为怅望。二客持此合子于回雁峰庙中投之，若得玉环，为送岳庙，吾子亦当有答，慎勿开启。"二子受而怀之，又问："玉虚尊师云：'子自有师，'谁也？"曰："南岳太极先生耳，自当遇之。"须臾桥尽，与使者相别，已达合浦之岸，问其时代，已十二年矣。于是将还衡山，中途馁甚，试叩玉壶，则珍味至，二子一食，不复饥渴。及还，妻已谢世，家人曰："郎君溺海十余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厌俗之志，无复名宦之心，乃登衡岳，投合子于回雁峰庙，瞬息之间，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木拔屋，霹雳一声，庙宇立碎，战栗之际，空中有人以玉环授之，二子得环，送于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岳郎君持此还魂膏以报君也。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可涂顶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涂活其妻。后因大雪见一樵叟负重凌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饮之，忽见其檐上有太极字，遂礼而为师，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极矣，太上敕我来度子耳。"因见玉壶曰："此吾贮玉液之壶，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遂以玉壶献之。二子随太极先生入朱陵宫祝融峰，历游诸仙府，与妻俱得升天之道。

边洞玄

边洞玄者，范阳人女也。幼而高洁敏慧，仁慈好善，见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获之间，忘其饥渴。每霜雪凝冱鸟雀饥栖，必求米谷粒食以散喂之，岁月既深，鸟雀望而识之，或飞鸣前导，或翔舞后随。年十五，白其父母："愿得入道修身，绝粒养气。"父母怜其仁慈且孝，未许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养甘旨，数年丁父母忧，毁瘠不食，几至灭性服阕。诣郡中女官，请为道士，终鲜兄弟，子无近亲，性巧慧，能机杼，众女官怜而敬之。纺织勤勤，昼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参香火之外，贮五谷之类，人或问之："既不食，累年而贮米麦，何也？岂非永夜凌晨有饥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于后庭散米谷以饲禽鸟，于宇内以饲鼠，积岁如之，曾无怠色。一观之内，女官之家，机织为务，自洞玄居，后未尝有鼠害于物，人皆传之，以为阴德及物之应也。性亦好服饵，或有投以丹药，授以丸散，必于天尊堂中焚香供养讫而后服之，往往为药所苦，呕逆吐痢至于疲剧，亦无所怨叹。疾才已，则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宁挥解而至信之，心确不移也。苟遇岁饥，分所贮米麦以济于人者亦多

矣。一旦，有老叟负布囊入观卖药，众因问之所卖者何药也，叟曰："大还丹，饵服之者长生神仙，白日长天。"闻之皆以为笑。叟面目黓黑，形容枯槁，行步伛偻，声才出口，众笑谓之曰："既还丹可致不死长生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满，求仙者难得。吾不能自服便飞长冲天耳。"众问曰："举世之人皆愿长生不死，延年益寿，人尽有心，何言求仙者难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能好道复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声色所诱，名利所惑，奢华所乱，是非所牵，初心不变，如金如石者，难也，百千万人无一人矣，何谓好道也？"问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药，何不献之，令得长生永寿也？"叟曰："天上大圣真人、高真上仙、与北斗七元君轮降人间以为天子，期满之日归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问曰："既尽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阳太一南宫真人耳。"问答之敏，事异于人，发言如流，人不可测。逡巡暴风雷雨，递相顾视，惊悸异常，众人稍稍散去，叟问众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阴德，绝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问，径至洞玄之前曰："此有还丹大药，远来相救，能服之邪？"洞玄惊喜，延坐问药须几钱，叟曰："所直不多，五十万金耳。"洞玄曰："此穷窘多年，殊无此钱，何以致药耶？"叟曰："勿忧，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积聚五谷饷饲禽虫，以此计之，不啻药价也。"即开囊示之药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于药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于药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肠换血，十五日后方得升天，此乃中品之药也。"又于衣裾内解一合子大如钱，出少许药如桃胶状，亦似桃香，叟自于井中汲水调此桃胶，令吞丸药，叟喜曰："汝之至诚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药，无复易肠换血之事，即宜处台阁之上，接真会仙，勿复居臭浊之室，七日即可以升天，当有天衣天乐自来迎矣。"须臾雨霁，叟不知所之。众女官奔诣洞玄之房，问其得药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诞，或叹其遭遇，相顾惊骇。由是郡众之人有知者，亦先驰往观之，于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愿登于门楼之上。"顾眄之际楼犹扃锁，洞玄告人曰："我不于此。"语犹未终，已腾身在楼上矣，异香流溢，奇云散漫，一郡之内观者如堵，太守僚吏远近之人皆礼谒焉。洞玄告众曰："中元日早必升天，可来相别也。"众乃致斋大会，七月十五日辰时，天乐满空，紫云翁郁，萦绕观楼，众人见洞玄升天，音乐导徒，幡旌罗列，直南而去，午时云物方散矣，太守众官具以奏闻。是日辰巳间，大唐明皇居便殿，忽闻异香纷郁，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导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进曰："妾是幽州女道士边洞玄也，今日得道升天，来以辞陛下。"言讫，冉冉而去。乃诏问，所部奏函亦驲骑驰至，与此符合，敕其观为登仙观，楼曰紫云楼，以旌其事。是岁皇妹玉真公主咸请入道，进其封邑及实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弥更勤笃焉，仍敕校书郎王端敬之为碑，以纪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黄观福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荤血，好清净，家贫无香，取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以为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父母怜之，听其率性任意，既笄，欲嫁之，忽谓父母曰："门首水中极有异物。"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先兆，往往信验，闻之固以为然，随往看水，果汹涌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捞摝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制，金彩已驳，状貌与女无异，水即澄清如旧，无复他物，便以木像置于路侧，号泣惊异而归。其母时来视之，忆念不已，忽有彩云仙乐导卫甚多，与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上天，无至忧念也。同来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姓黄名观福。此去不复来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遗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岁。"即留金数饼，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岁疫毒，黎民雅地尤甚，十丧三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为黄冠佛，盖以不识天尊像仍是相传语讹，以黄观福为黄冠佛也。

阳平治

阳平治谪仙妻，不知其名。九陇居人张守珪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者杂之园，中有一少年赁为摘茶，自言无亲族，性甚了慧勤愿，守珪怜之，以为义儿。又一女年二十余，亦无亲族，愿为义儿之妇，孝义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绝，盐酪既阙，守珪甚忧，新妇曰："此可买耳。"取钱出门十数步，置钱树下，以杖扣树，得盐酪而归。后或有所要但令扣树取之，无不得者，其夫术亦如此。因与邻妇十数人于瑚口市相遇，为买酒一碗与众妇，饮之皆醉，而碗中酒不减，远近传说，人皆异之。守珪请问其术受于何人，少年曰："我阳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过，谪于人间，不久当去。"守珪曰："洞府大小与人间城阙相类否？"答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飞精，谓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与世间无异。其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辅相佐之如世之职司。有得道之人及积功迁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大节，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观其所理善恶、人世死生兴废水旱风雨预关于洞中焉，其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为洞府所统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阳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洞之仙曹如人间郡县聚落耳，不可一一详记之也。"旬日之间，忽夫妇俱去。

神　姑

神姑者，卢眉娘是也，后魏北祖帝师卢景祚之后生而眉长且绿，因以为名。永□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异，贡于京。卢眉娘幼而慧晤，能以一丝析为三缕，染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外列执幢捧节仙童不啻千数，其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顺宗皇帝叹其巧妙，二宫内谓之神姑，入内时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饭三二合。至元和中，宪宗皇帝嘉其聪慧，因赐金凤环以束其腕，久之不愿在宫掖，乃度为女道士，放归南海，赐号曰逍遥。数年不食，常有神人降会，一旦羽化，香气满室，将葬，举棺觉轻，撤其盖，唯旧履而已，往往人见乘紫云于海上。罗浮李象先作《卢逍遥传》，苏鹗载其事于《杜阳编》中焉。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当涂县民家之女也，家贫，父母以纺绩自给。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饷饭，忽见少年女十余人与之嬉戏，久之散去，他日复见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饷饭，即聚戏为常矣。月余诸女夜会其家，竟夕言笑，达晓方散，或携奇果，或设珍馔，非世所有。其房宇湫陋，来众虽多，不以为窄，父母闻其言笑，疑焉，伺而察之，复无所见，又疑祆魅所惑，诘之甚切，必托他词以对。自是诸女不复夜降，常昼日往来，或引其远游，凌空泛回无所不到，至暮乃返，仍不饮不食，日加殊异。一日将夕，母氏见其自庭际竹杪坠身于地，母益为忧恳，问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谕其本末。诸女剪奉仙之发，前露眉，后垂至肩，自此数年，发竟不长，不食岁余，肌肤丰莹，洁若冰雪，螓首蛴领，皓质明眸，貌若天人，智辩明晤，江左之人谓之观音焉。咸通末，相国杜公审权镇金陵，令狐公绹镇维扬，延诗供养，声溢江表。其后秦彦请留于江都，展师敬之，礼高士主，父怀杲正直倜傥，疑以为邪，诣而问之，奉仙欣然加敬，话道累日，主父问所论之理，颇合玄要。“何复有观音之目耶?”奉仙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嗤俗之徒加我以观音之号耳，然顷岁杜公搜于蓬茅之下，欲贡于宫掖之内，适以断发免，未容归侍膝下，遂置留寺中，闾巷不知，腾口虚誉，至有擎香捧烛施宝投金器，然经年莫知窜免。而今日遂其修养，不拘闭于后庭者，亦是真仙，冥祐断发齐领之明效也。得不自以为慰喜耳，且名之与道，两者无滞。庄生云：“人以我为牛而我为牛，人以我为马而我为马，忘形体真者，不以名为累也。”故亦不鄙人尔。且某所见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异常，著云霞锦绣大袖之衣，执持者仙花灵草，吟咏者仙经洞章，所话乃神仙长生度世之事，随其所行逍遥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宫仙阙、金楼玉堂、修廊广庭、芝田云圃，神禽天兽、珍木灵芳非世间所睹，过星汉之上，不知几千万里，朝谒天尊，天尊处广殿之中，羽卫森列，告奉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后当还此。’敕左右以玉浆一杯见赐，饮毕，戒曰：‘百谷之实，草木之果，食之杀人，夭汝年寿，特宜绝之。’是以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万物，覆育周遍，如世人之父也。释迦行化世上，劝人止恶，诱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于人间，示以五常，训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婴儿，但识其母不知有兄父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且所见天上之人，男子则云冠羽服，或草髻青襟，女子则金翘翠寶，或三鬟双角，手执玉笏，项负圆光，飞行乘空，变化莫测，亦有龙麟鸾鹤之骑，羽幢虹节之仗，如人间帝王耳，了不见有菩萨佛僧之像也。”因出其所供养图绘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飞仙之状，亦无僧佛之容焉。自咸通迄光启四十年间，游淮浙之宛陵，所至之处，观者云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贞正之道，清净俭约之言，修身密行之要，故远近瞻敬。凡金宝货委之于前，所施亿万，皆弃之去，而未尝顾也。虽三淮沸浪，四野腾烟，栖止自若，曾不为患。其有拥众威悍如孙儒赵宏毕师铎，欲以不正逼之，白刃协之，及睹其神貌，不觉折腰，屈膝伸弟子之礼。后与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启初，迁余杭界千顷山，山下之人为隶华宇以居之，岁余无疾而化，年四十八，有云鹤异香之瑞，果符五十年之言矣。况其不食三十年，童颜雪肌，常若处子，非金丹玉液之效，岂能与于此哉！又往往神游天界，端坐逾月，或下察地府冥关之事，坐见八极，多与有道者言之。世人不知，以为坐忘耳，乃南极元君及东陵圣母之俦侣者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冯徽之妻也，道号玄同，适冯徽二十年乃言素志，托疾独处，誓焚香念道持《黄庭经》日三两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内，将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时当初秋，残暑方甚，而清凉虚爽飒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虚元君主领南方下教之籍，命诸真大仙于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名山大川有志慕长生、心冥真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为地司累奏简在紫虚之府，况闻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日将亲降于此。”如是凡五夕，焚香严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门，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黄庭填神存修之旨，赐九华之丹一粒，使“八年后吞之，当遣玉女飚车迎汝于嵩岳矣。”言讫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静神往往不食，虽真仙降眄，光景烛空，灵风异香，云璈钧乐奏于其室，冯徽亦不知也。徽以玄同别室修道邈不可亲，愚娼之怀常加毁笑，每获东陵之疑矣。洎广明庚子之岁大寇犯阙，衣缨奔窜所在偷安，冯与玄同寓迹

于常州晋陵，存注不辍，益用虔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渎口，欲抵别墅，亲邻女伴数人乘流之际，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楫之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盗，舟人见之惊骇不进，玄同曰："无惧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挥曰："未也，犹在春中私第，去无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而同舟者虽见，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饵紫虚所赐之丹，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一夕终于私第。有仙鹤三十六只翔集室宇之上，玄同形质柔暖，状若生人，额中灵然白光一点，良久化为紫气，沐浴之际，玄发重生，立长数尺。十五日夜，云彩满室，忽闻雷电震霹之声，棺盖飞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异香云鹤浃旬不去。浙西节度使相国周宝奏曰："伏闻赵夫人登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生厌世之时，异香不绝，同其羽化，录在仙经，岂谓明时复睹斯事，伏以冯徽妻薛氏早抛尘俗，久息玄门神仙秘密之书，能采奥旨女子铅华之事，不挠冲襟，非绝粒茹芝，守真见素，履圣世无为之化，穷玄元守一之规，不然者安得方念鼓盆灵禽叠，降正悲鸾镜玄发重生，雷电显祥，云霞表异，天回而但闻丝竹，棺空而唯有衣衾，谪来暂住人间，仙去却归天上。事传千古，美称一时，虽属郡之休祯，乃国朝之盛事，臣忝分忧寄，辄具奏闻，干冒天廷，无任战越，喜驾之至。"是岁二月十五日奏于成都行在，敕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经，上德勤修，玄功是致，览兹申奏，颇叶殊祥，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县，焕我国朝，宜付史官编于简册，仍委本道以上供钱，于其住处修金箓道场，以答上玄，用伸虔感者。"时驻跸成都之三年也。（以上见《云笈七签》卷一一六）

卷 九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庄老，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亲戚往来，一无关见，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裒来降。裒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虚天王，即汝之师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景林真人曰："虚皇鉴尔勤感，太极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闻上道内法（法字原阙，据明钞本补）晨景玉经者，仙道无缘得成，后日当会旸涤山中，尔谨密之。王君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于此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经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为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极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台，乃清虚之别宫耳。"于是王君起立北向，执书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褒为太帝所敕，使教于魏华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于阳明西山，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书也。华存当谨按明法，以成至真，诵修虚道，长为飞仙。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塞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华存，祝毕。"王君又曰："我受秘诀于紫元君，言听教于师云，此篇当传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获之，太帝命焉。此书自我当七人得之，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至华存则为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反婴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节而发歌，歌毕，王君乃解摘经中所修之节度，乃宝经之指归，行事之口诀诸要备讫，徐乃别去。是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旸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讽晨启之章，清虚咏驾飚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知。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遐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自洛邑达江南，盗寇之中，凡所过处，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顿服之。称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飚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并分别真经要秘，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箓之诀。众真各摽至训，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夫人诵经万遍，积十六年，颜如少女。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北诣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

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锡事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天中，更斋戒二月毕。九征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诸真仙，并降于小有清虚上。宫绛房之中，时夫人与王君为宾主焉，设琼酥玉酒，金觞四奏，各命侍女陈钧成之曲。九灵合节，八音灵际，王母击节而歌，三元夫人弹云璈而答歌，余真各歌。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迎官并至，虎旗龙辇，激耀百里中。王母诸真乃共与夫人东南而行，俱诣天台霍山台，又便道过句曲金坛茅叔申，宴会二日二夕，共适于霍山。夫人安驾玉宇，然后各别。初，王君告夫人曰："学者当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隶书小有王君并传，事甚详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饄饭方，后屡降茅山。子璞后至侍中，夫人令璞传法于司徒琅琊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陶贞白《真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杨家，谓杨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见血肉，见虽避之，不如不见。"又云："向过东海中，波声如雷。"又云："裴清灵真人锦囊中有《宝神经》，昔从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宫定本，即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天真珍文尽藏其中也。因授书云：'若夫仰掷云轮，总辔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升帝阙，披宝噏青，论九玄之逸度，沉万椿之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今则回灵尘埃，训我弟子，周目五浊，劳神臭腥。子所营者道，研咏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虑斯荡散，念且慎之。'仍云："河东桐柏山之西头，适崩二百余丈。吾昨与茅叔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殚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但在庄敬丹到，而绝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困烦以领无耳，为道者精则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专，无益也。要在憔心消豁，秽念疾开，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差复益耳。言者性命之全败，信者得失之关龠，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酣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暮。李玉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保命君曰：'所谓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落不光（明钞本作目光不落），无异生人者，尸解也，发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经太阴暂过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复质成形，必胜于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炼形。太阴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是也。若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数满再生而飞天。其用他药尸解，非是灵丸者，即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殓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发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祸生形坏气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层巢颓枝而坠落，百胜失于一败，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二竖子而致毙耶。智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静中，栖研三神，弥贯万物，而洞玄镜寂，混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归心于一，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利真之兆，自然之感，无假两际也。若外见察观之气，内有愠结之哂，有如此者，我见其败，未见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敕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太平广记》卷五八，云出《集仙录》及《本传》）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太平广记》卷五九）

南阳公主

汉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虚，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

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嚣竞，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进退，恐不可免于支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黾俯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苦切，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壑，秉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巅，涕泗追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因谓为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太平广记》卷五九）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神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不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两匹缣，忽然自至。伟亦好黄白之术，炼时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矣。伟欲从之受方，终不能得，云："伟骨相不应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太平广记》卷五九）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踊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金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暝，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圹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竞之时也。（《太平广记》卷六〇）

王妙想

王妙想，苍梧女道士也。辟谷服气，住黄庭观边之水傍，朝谒精诚，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云物之异，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尝言之于人。如是岁余，朔旦忽有音乐，遥在半空，虚徐不下，稍久散去。又岁余，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乱眼，不可相视。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人皆长丈余，持戈戟兵杖，旌幡幢盖。良久，乃鹤盖凤车，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有一人羽衣宝冠，佩剑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拥从亦数百人，妙想即往视谒，大仙谓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进，使世人知道无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具，此盖修之自己，证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余岁，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而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气未应，而已中怠。是人自弃道，非道之弃人也。汝精诚一至，将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诚，不怠不退，深可悲愍。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证之本，不可譬论而言也。吾常铭之于心，布之于物，弘化济俗，不敢斯须辄有怠替，至今禀奉师匠，终劫之宝也。但世俗浮诈迷妄者多，嗤谦光之人，以为懦怯；轻退身之道，以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之旨，以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之词，以为劲捷，此盖迷俗之不知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已立，浇兢自祛，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谲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伪，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静理，则万绪交驰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则百家纷竞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洁己，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为师资，长生为归趣，亦难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学勤笃，暂来省视。尔天骨宿禀，复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间，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于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国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国曰扬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泽，入十龙之门，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号方山。四面各阔千里，中有玉城瑶阙，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复始，溯上于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一名天帝宫，二名紫微宫，三名清源宫。吾以历数既往，归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镇于此。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诸天上圣，高真大仙，愍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迁，俄尔之间，人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百万中无一人勤久者，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方开悟，而千万人中无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是初勤中惰，前功并弃耳。道岂负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广令开晓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宫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故亦有灵司主掌，巨虬猛兽，螣蛇毒

龙，以为备卫。一曰长安峰，二曰万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宝峰，六曰广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宜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为理所。九水者，一曰银花水，二曰复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许泉，五曰归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晋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无穷。山中异兽珍禽，无所不有，无毒螫鸷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拂衣尘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峦，固不可得而知也。吾为汝导之，得不勉之、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黄庭观。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营道县。（出《太平广记》卷六一）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驾辎軿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姿颜容色，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饮啖奇异，馔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象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来，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绯，五端细纻，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神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啖，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绥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土，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太平广记》卷六一）

庞　女

庞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虚，每云："我当升天，不愿住世。"父母以为戏言耳，因行经东武山下，忽见神仙飞空而来，自南向北，将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进。仙人亦至山顶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楼，璚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来至女前，召女升宫阙之内。众仙罗列，仪伏肃然，谓曰："汝有骨箓，当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飞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于此，证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仙亦隐，十年之后，白日升天。其所遇天真处东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后道士张方，亦居此山，于石室中栖止，常有赤虎来往室外，方不为惧，亦得道升天，庞女一本作逄字。（《太平广记》卷六一）

褒　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沔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浕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沔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浕口平元山顶，平元即浕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祷俱验，今浕口山顶有双辙迹犹存。其后陈世安亦于此山得道，白日升天。（《太平广记》卷六一）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时，居来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归此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亦号为贤山。盖因八百为号，丹成试之，抹于崖石上，顽石化玉，光彩莹润，试药处于今尚在，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中，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贞之要，行之数百年，状如二十许人耳，神气庄肃，风骨英伟，异于弱女之态，人或见之，不敢正视。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而度之，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化侧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炼丹砂之泉。浮山亦名万安山，上有二师井，饮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为真多化也。八百又于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太平广记》卷六一)

鲁妙典

鲁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洁，不食荤饮酒。十余岁，即谓其母曰："旦夕闻食物臭浊，往往鼻脑疼痛，愿求不食。"举家怜之，复知服气饵药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乐，因谓母曰："人之上寿，不过百二十年，哀乐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岂可复埋没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过之，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黄庭经》，扶桑大帝君宫中金书，诵咏万遍者，得为神仙，但在劳心不倦耳。"经云：'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独处，咏之一遍，如与十人为侣，辄无怖畏。何者？此经召集身中诸神，澄正神气，神气正则外邪不能干，诸神集则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则彻见千里之外，纤毫无隐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丧，自弃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流荡生死，苦报无穷也。"妙典奉戒受经，入九嶷山，岩栖静默，累有魔试，而贞介不挠。积十余年，有神人语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总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处麓床，可以栖庇风雨，宅形念贞，岁月既久，旋皆朽败，今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灵药，白日升天。初，妙典居山，峰上无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并在上。仙坛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及原作各，据明钞本改)古镜一面，大三尺，钟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来，并妙典升天所留之物，今在无为观。(《太平广记》卷六二)

卷　十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缄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以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鬓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闻之惊，前问曰："此黄帝阴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八十年矣，少年从何而知？"筌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使筌正立，向明视之曰："受此符者，当须名列仙籍，骨相应仙，而后可以语至道之幽妙，启玄关之锁钥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月角，血脉未减，必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岁，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命坐，为说阴符之义曰："阴符者，上清所秘，玄台所尊，理国则太平，理身则得道，非独机权制胜之用，乃至道之要枢，岂人间之常典耶！昔虽有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斋心告天，罪己请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后能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机，赐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书乃行于世。凡三百余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其精妙，则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则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较其巧智，则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一名黄帝天机之书，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悭贪愚痴、骄奢淫佚者，必不可使闻之。凡传同好，当斋而传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之者夺纪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当传同好耳。此书至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凡人学之得其殃，职(明钞本、陈校本职作识)分不同也。经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盖泄天机也。泄天机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讫，谓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于谷中取水，既满，瓢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树下，失姥所在，惟于石上留麦饭数升，怅望至夕，不复见姥。筌

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粒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阃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太平广记》卷六三）

杨正见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而聪悟仁悯，雅尚清虚。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钜富，好宾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正见为脍，宾客博戏于厅中，日昃而盘食未备，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晡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赡之，如此数年。正见恭慎勤恪，执弟子之礼，未尝亏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而抚怜之，以为常矣，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而问之，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之而归，渐近家，儿已僵矣，视之尤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见而识之，乃茯苓也，命洁甑以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当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坏道，汝岂得尽食灵药乎！吾师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天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更一年耳。"其升天处，即今邛州蒲江县主簿化也，有汲水之处存焉。昔广汉主簿王兴，上升于此。（《太平广记》卷六四）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义女也，年十七，神姿艳冶，寡于饮膳，好静守和，不离于世。乡里以其容德，皆谓之上仙之人，故号曰上仙。忽一旦紫云垂布，并天乐下于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升天。父母素愚，号哭呼之不已，去地数十丈，复下还家，紫云青童，旋不复见。居数月，又升天如初，父母又号泣，良久复下。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闻其事，诏使征入长安。月余，乞还乡里，许之，中使送还家，百余日复升天，父母又哭之，因蜕其皮于地，乃飞去。皮如其形，衣结不解，若蝉蜕耳，遂漆而留之，诏置上仙、唐兴两观于其居处，今在州北十余里，涪江之滨焉。（《太平广记》卷六四）

谢自然

谢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举孝廉，乡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为从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颖异，不食荤血，年七岁，母令随尼越惠，经年以疾归。又令随尼日朗，十月求还，常所言多道家事，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困剧，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饮水。贞元三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紫灵宝箓。六年四月，刺史韩佾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钥出之，肤体宛然，声气朗畅，佾即使女自明师事焉。先是，父寰旅游多年，及归，见自然修道不食，以为妖妄，曰："我家世儒风，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锁闭堂中四十余日，益加爽秀，寰方惊骇焉。七年九月，韩佾举举于大方山，置坛，请程太虚具三洞箓，十一月，徙自然居于州郭。贞元九年，刺史李坚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愿依泉石。"坚即筑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窦，水灌其口中，可澡饰形神，挥斥氛泽。自然初驻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称头陀，衣服形貌，不类缁流，云："速访真人。"合门皆拒之，云："此无真人。"头陀但笑耳。举家拜之，独不受自然拜，施钱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条，受之，云："后会日当以此相示。"须臾出门，不知所在，久之，当午有一大蛇，围三尺，长丈余，有两小白角，以头枕房门，吐气满室，斯须云雾四合，及雾散，蛇亦不见。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白蛇去后，常有十余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床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气，或有声，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伏不见，家犬吠虎凡八年。自迁居郭中，犬留方山，上升之后，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床，或辄诣其中，必有变异，自是呼为仙女之室。常昼夜独居，深山穷谷，无所畏怖，亦云：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侧，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黄，又二天神卫其门屏。如今壁画诸神，手执枪钜，每行止，则诸使及神，驱斥侍卫。又云：某山神姓陈名寿，魏晋时人，并说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将授东极真人之任。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场，其日云物明

媚，异于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群仙皆会。"金泉林中长有鹿，未尝避人，士女虽众，亦驯扰。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缕以宝钿，上仙曰："以此遗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之，从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闻使，从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张二使，从寅至午，多说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乐，语笑率论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驱向西矣，尽以龙镇其山。"道场中常有二虎五麒麟两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如马形，五色有角，紫麟，骏尾白者常在前，举尾苕帚。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坛上，以符一道，丸如药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炉于坛上，五炉于室中，至时真人每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内一人称中华，云："食时上真至。"良久卢使至，云："金母来。"须臾金母降于庭，自然拜礼，母曰："别汝两劫矣。"自将几案陈设，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卢使侍立久，亦令坐，卢云："暂诣紫极宫。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咸在，逡巡卢使来云："此一时全胜以前斋。"问其故，云："此度不烧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唯可烧和香耳。"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戌时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赐药一器，色黄白，味甘，自然饵不尽，却将去。又将衣一副，朱碧绿色相间，外素，内有文，其衣缥缈，执之不着手，且却将去，已后即取汝来。又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过群仙。"后去，望之皆在云中。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翌日李坚问于自然，方验之，紫极宫亦报虹入，远近共见。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来，传金母敕，速令披发四十日，金母当自来。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将一板，阔二尺，长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墙壁间悉荧煌似镜，群仙亦各自有几案随从，自然每被发，则黄云缭绕其身。又有七人，黄衣戴冠，侍于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后，日诵《黄庭经》十遍，诵时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录。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将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脔食，余则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觉身心殊胜，金母云："更一来则不来矣。"又指旁侧一仙云："此即汝同类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将三道符，传金母敕，尽令服之，又将桃六脔令食，食三脔，又将去，其使至暮方还。十月十一日，入静室之际，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绳床上，却回，着旧衣，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十九日，卢仙使来，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之大小，几欲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五日，满峰毛发孔中出血，沾渍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纹，就溪洗浊，转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触之如金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李坚常与夫人于几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即魏夫人传中本也，大都精思讲读者得福，麄行者招罪立验。"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寐，两膝上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四壖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又不衣绵纩，寒不近火，暑不摇扇，人问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居金泉道场，每静坐则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净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凡诵经在精心，不在遍数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损尤多，不如元不会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杀人则损年夭寿，来往之报，永无休止矣。"又每行常闻天乐，皆先唱步虚词，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虚讫，即奏乐，先抚云璈，云璈形圆似镜，有弦。凡传道法，必须至信之人，魏夫人传中，切约不许传教，但令秘密，亦恐乖于折中。夫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难将息，旋采旋食，尚有津润，易清益人，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视，可试验。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若城郭不可，以其荤腥，灵仙不降，与道背矣。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且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李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

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诏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碑，立本末为传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者。"又自然当升天时，有堂内东壁上书记五十二字云："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其书迹存焉。(《太平广记》卷六六)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岁得疾而卒，父母号恸方甚，有道士过其门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为神仙，适是气蹶耳。"衣带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谢，道士曰："我北岳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后得升天之道。"言讫不见，遂以为名。及为民妻，而舅姑严酷，侍奉益谨，常谓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国，尚为女子，此亦所阙也。父母早丧，唯舅姑为尊耳，虽被箠楚，亦无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灵药，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太平广记》卷七〇)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随兄入关，徽之时在翰林，王氏与所生母刘及嫡母裴，寓居常州义兴县湖洑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词翰，善琴，好无为清静之道。及长，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户室之中，时有异香气，父母敬异之。一旦小疾，裴与刘于洞灵观修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诣洞灵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晓归，坐于门右片石之上，题绝句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此夕奄然而终。及明，有二鹤栖于庭树，有仙乐盈室，觉有异香，远近惊异，共奔看之，邻人以是白于湖洑镇吏详验，鹤已飞去，因囚所报者。裴及刘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为降鹤，以雪邻人，勿使其滥获罪也。"良久，双鹤降于庭，旬日又降，葬于桂岩之下，棺轻，但闻香气异常，发棺视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岩所居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太平广记》卷七〇)

周爰友

周爰友者，汝南安城人也，汉河南尹周畅女也。畅平生多阴德。爰友小好道，饵茯苓四十年，后遇石先生，教其遁化及隐景之道，解形而去。(《太平御览》卷六六四)

太玄玉女

太玄玉女者，帝少昊时人也。居蜀之长松山，修长生之道。遇山中人，授以八天隐文，使之修佩，谓曰："修道之要，以无为为本。八天之书，真无为也，而道自成。然而琅玕曲晨之液，八琼尤华之丹，使炼而饵之，即太极所秘，可以入侍帝宸，下览万化。"授九华方于江上，炼丹江畔有金砂泉，是其遗迹。(《太平御览》卷六七〇)

薛女真

又曰薛女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晋室乱离，人多栖寓林薮，服饵避世，因居衡山寻真台。外出行，常有黄鸟、白猿、曰豹随之，不知所修何道。(同前)

玉　姜

又曰玉姜者，毛女也，居华山，自言秦人。始学食松叶，不饥寒，止岩中。其行如飞，今号其处为毛女峰。(同前)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出游江滨，皆丽服华装，佩十两明珠，大如荆鸡之卵。郑交甫见而与语，求之，解其佩与交甫，交甫怀之，去数十步，俱无见焉。又《韩诗内传》云："昔郑交甫将之南楚，适彼汉高台下，乃遇二女佩二珠，大如鸡卵，交甫与言曰：'欲子之佩号。'二女解佩与之，交甫既行，二女忽不见，佩亦失之。"(《三洞群仙录》卷一五)

大业杂记

[唐]杜 宝撰 任士英整理

《大业杂记》一卷。作者杜宝，唐朝人，事迹不详。书中记隋炀帝大业中营建东都宫苑、游幸事等极为详细。有《历代小史》、《说郛》、《五朝小说》、《丛书集成初编》、《粤雅堂丛书》等本，此据《笔记小说大观》本及《历代小史》本参校，加以标点，其中文字偶有阙、衍，已随文注出。

大业元年，敕有司于洛阳故王城东营建东京，以越国公杨素为营东京大监，安德公宇文恺为副，废三崤旧道，令开□栅道。时有术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即日车驾往洛阳，改洛州为豫州。自豫州至京师八百余里，置一十四顿。顿别有宫，宫有正殿。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五十余万，开通津渠，自河起荥泽入淮千里余；又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渎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东西各两重，北三重，南临洛水，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傍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南正门。重楼上重名太微观，临大街，直南二十里，正当龙门。出端门百步，有黄道渠，渠阔二十步，上有黄道桥三道。过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桥，跨水长一百三十步，桥南北有重楼四所，各高百余尺。过洛二百步，又疏洛水为重津，渠阔四十步，上有浮桥。津有时开阖，以通楼船入苑。重津南百余步有大堤，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自重津南行，尽六坊有建国门，即罗城南正门也。门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桥五道。时人亦谓之五桥。桥南北有华表，长四丈，各高百余尺。建国门西二里有白虎门，门西二里至苑城。傍城南行三里有天经宫，宫南二里有仙都宫，并置先帝庙堂。建国门东五里有长夏门，门南二里至甘水渠。渠南五里至伊水，水东北流十余里入洛。端门西一里有右掖门，门南过黄道渠桥。桥南道西有右候卫府，出右掖门，门旁渠西二里有龙天道场。南临石泻口，即炀帝门师济阇梨所居。石泻东西三百余步，阔五十余步，深八尺，并用青大石，长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积三重，并用大铁为细腰互相钩牵，亦非常之牢固。正当泻口三十步，初造泻之时，凿地得大窖，容千斛许，于是填塞。泻成，不过一年，即破碎。上令济阇梨咒之，后更修补，得立二年。阇梨亡，还复毁破。前后计用四十万工。以泻王城池水，下黄道渠入洛。端门东有左掖门，门南道左有左候卫府。左掖门东二里有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而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道场北有道术坊，并是阴阳梵咒有道术人居之，向有百余家。东城东有宣仁门，临大街，街大小与天津街相似。东行尽六坊有上春门，门外夹道南北有东西道。诸都邸百余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处，并新户坊。东至双槐树三里，宫城正门曰则天门，南去端门五百步。则天门东行二百步，有兴教门。兴教门一里有重光门，即东宫正门。门东二百步有泰和门，并重观，门内即左右藏。左藏有库屋六重，重二十五间，间一十七架，总一百五十间。右藏屋两重，总四十间，屋大小如左藏(*左丝绵、布绢，右麸麦、金铜鼓杂香牙角*)。出则天门南横街，直东七百步，有东太阳门。门东即东城门东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门。门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猷门。出含嘉城西，有圆壁门。门西有圆壁城。城正南有曜仪门，门南即曜仪城。城南玄武门，门内即宫。出则天门南横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阳门。出门道西南行，第一院齐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陈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古

城，城西即入苑。则天门南八十步过横街，道东有东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连内史省，省西连谒者台，台连右翊卫府，府西抵右掖门街。街西有辇库，库西即西马坊。坊西抵西城朝堂第二街，北壁第一右骁卫府。府西连右御卫府，府西抵右掖门街。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台，台西连秘书省，省西连尚食库，库西连右监门府，府西连长秋监，监西抵右掖门街，街西即掌醢署，署西连良酝署，署西至粳米窖坊东朝堂。东来连门下省，省东殿内省，省东连左掖卫府，府东即抵左掖门街，街东即西钱坊，坊连东钱坊。东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左骁卫府，府东连左备身府，府东左武卫府，府东连左屯卫府，府东连左御卫府，府东抵左掖门街。街东即少府监，监东即城东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隶台，台东连光禄寺，寺东连仿左监门府，府东连太府寺，寺东抵左掖门街。街东即少府监，连南监，监东至城。出东太阳门，街北道东第一街，有鸿胪寺，寺东有司农寺，寺东连太常寺，寺东拒城第二街，即宣仁门大道，大道北即尚书省。第三街将作监，监东连太仆寺，寺东至城第四街，有卫尉寺，寺东连都水监，监东宗正寺，寺东连大理寺，寺东拒城则天门两重观。观上曰："紫微观"，左右连阙，阙高百二十尺，门内四十步有永奉门，门东二百步至会昌门，永泰西二百步至景运门，并步廊连币坐宿卫兵。永泰门内四十步有乾阳门，并重楼。乾阳门东西亦轩廊周币。门内一百二十步有乾阳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一作阶）轩文棍镂槛栾栌，百重窾拱，千构云楣，锈柱华欀壁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重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失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廷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阔二十尺。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心则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业门，门内四十步有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乾阳殿东有东上阁，阁东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东华门。门东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门，门内有文成殿，周以轩廊。东华门南四十步有左延福门，出门东行一百步至章善门街。乾阳殿西有西上閤，入内宫閤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华门。出门西三十步道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周以轩廊。西华门南四十步有右延福门，出门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门街。大业、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见朝臣，则宿卫随入；不坐，则有宫人。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又诸名药奇卉。东有大井二面，阔十余尺，深百余尺。其三殿之内，内宫诸殿甚多，不能尽知。则天门东二百步有兴教门，门北三十步有会昌门，门北二百步有章善门。入内，尚食进食，尚药进药，内尚进物，皆由此门。会昌门内道左，有内殿内省、少府内监、内尚、光禄内厨；道右，门下内省、左六卫内府、左监门内府。入章善门，横街东百二十步有重润门，东有东宫。则天门西二百步，有光政门，门北三十步，有景运门，门北二百步有明福门，入内宫、命妇入朝、学士进书，皆由此门。入景运门内，道左有内史内省、秘书内省、学士馆、右监门内府、右六卫内府、鹰坊内甲库；道右，命妇朝堂、惠日法云二道场、通真玉清二玄坛、接西马坊。入明福门，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门，门内有玄靖殿，周以轩廊，即宫内别供养经像之处。出玄靖门横街，东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閶阖重门，门南北并有仰观台，高百尺。门西即入宝城，城内有仪鸾殿，殿南有乌桲林、栗林，有蒲桃架四行，行长百余步，架南有射堂，对閶阖门，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宝城门。出北傍城三里有方诸门，门即员壁城。出宝城门西行七里至青城宫，宫即西苑之内也。

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渠，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合香院，第四承华院，第五凝晖院，第六丽景院，第七飞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仪院，第十结绮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万善院，第十三长春院，第十四永乐院，第十五清署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剪杂彩为之，色渝则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内，冬月亦剪采为芰荷。每院开东西南三门，门并临龙鳞渠。渠面阔二十步，上跨飞桥。过桥百步，即种杨柳、修竹，四面郁茂，名花美草，隐映轩陛。其中有逍遥亭，八面合成，鲜华之丽，冠绝今古。其十六院，例相仿教。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屯别置正一人、副二人，并用宫人为之。其屯内备养刍豢，穿池养鱼为园，种蔬植瓜果，四时餚膳，水陆之产靡所不有。其外游观之处，复有数十。或泛轻舟画舸，习采菱之歌；或升飞桥阁道，奏春游之曲。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州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道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机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海东有曲水池，其间有曲水殿，上巳禊饮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宫人三五十骑，人定之后，开閶阖门入西苑，歌管。诸府寺因乃置清夜游之曲数十首。初，卫尉卿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币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币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河南郡在宣范里西北，去宫城七里。河南县在政化里，去宫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阳县在德茂里，宣仁门道北，西去宫城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县西一里，出上春门，傍罗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远桥，桥跨漕渠，桥南即入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丙郡国

舟船舳舻万计。市南临洛水，跨水有临寰桥，桥南二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阴，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出上春门东十二里，有亭子宫。宫南临漕渠，东临积润池，池东二十里有华林园，备池塘临玩之处。建国门西南十二里，有景华宫。宫内有含景殿及射堂、楼观、池隍。十余里有甘泉宫，一名名润宫。周十余里，宫北通西苑，其内多山阜、崇峰、曲涧，秀丽标奇。其中有阆风亭、丽日亭、栖霞观、行雨台、清暑殿，南有通仙飞桥、百尺硐、青莲峰，峰上有翠微亭。游赏之美，于斯为最。大业元年春，迁都未成，敕内史舍人封德彝于此置宫。又敕扬州总管府长史王弘大修江都宫，又于扬子造临江宫，内有凝晖殿及诸堂隍十余所。又敕王弘于扬州造舟及楼船，水殿（一作米）水杭、板艑、板舫、黄篾舫、平乘艨艟、轻舸等五千余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车驾幸江都宫。发藻涧宫，宿平乐园，顿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龙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加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及乘舟水手以青丝大条绳六条，两岸引进，其引船人普名“殿脚”，一千八十人并着杂锦采装袄子，行缠鞋靺等。每绳一条八十人，分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并取江淮以市少壮者为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脚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并三重，朱丝网络。已下殿脚为两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诸嫔妃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彩舟，并两重，加网络。贵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脚百人。又有朱鸟航二十四艘，苍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并两重。其架船人名为“船脚”，为两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飞羽舫六十艘，一重，一艘一番，四十人。又有青凫舸十艘，凌波舸十艘，宫人习水者乘之。往来供脚（一作奉）已上殿脚及船脚四万余人。有五楼船五十二艘，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给黄衣夫，艘别四十人。三楼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场玄坛僧尼道士坐，给黄衣夫，船别三十人。又能二楼船。二百五十艘，五品已上及诸国番官乘，黄衣夫船别二十五人。板榻二百艘，载羽仪服饰、百官供奉之物，黄衣夫船别二十人。黄蔑舫二千艘，六品已下九品以上从官坐，并及五品已上家口坐，并船别给黄衣夫十五人，已上黄衣夫四万余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龙五百艘，艨艟五百艘，艚艓五百艘，八擢舸二百艘，艀艋舸二百艘，并十二卫兵所乘，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乘，不给夫。发洛口部五十日乃尽，舳舻相继二百余里，骑兵翊两岸二十余万。每行次诸部界，五百里之内，竞造食，献多者一州百舁。于时天下丰乐，虽此差科，未足为苦。文武百司并从，别有步骑十余万，夹两岸翊舟而行。冬十月，车驾至江都。十二月至城皋，关于武牢城西边黄河汜水之上。

二年正月，帝御成象殿元会。设庭燎于江都门，朝诸侯成录殿，即江都正殿。殿南有成象门，门南即江都门。二月，大驾出扬子卓临江宫，大会，赐百僚赤钱于疑晖殿，蒲戏为乐。四月，敕上工监丞任洪则开东都漕渠。自宫城南丞福门分洛水，东至偃师入洛。五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七月，自江都还洛阳。敕于汾州西北四十里临汾水起汾阳宫，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处。当盛者月，临河盥漱，即凉风凛然如八九月。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时御此殿，宜于此馆之西别为一殿曰乃造承乾殿，后改为毓德殿（在京师）。行次金城郡，党项、羌首朝见，帝问曰：“古有先零烧当等种落，尔是何者之后？”对曰：“相传猕犹之后。”帝笑之，至浩澧川否定桥成，乃行。先是，造观风行，殿三间，两厦丹柱素壁，雕梁绮栋，一日之内，嶷然峙立。夷人见此，莫不惊骇，以为神异。六月，敕开末济渠引汾（一作心）水入河，又自汾（一作心）水东北开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余里通龙舟。

四年二月，自京师还东都，造天经、仙都二宫。九月，自漠北还至东都，改吴床为交床、胡瓜为白路黄瓜，改茄子为崑崙紫瓜。梁都有清冷泉水，周阔二里许，即卫平所得火龟之处。清冷水南有横渎，东南至砀山县，西北入通济渠。忽有大鱼，似鲤有角，从清冷水入通济渠，亦唐兴之兆。

五年，吴郡送扶芳二百树，其树蔓生缠绕它树，叶圆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叶，微火炙使香，煮以饮，碧深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筹禅师，仁寿间常在内供养，造五色饮，以扶芳叶为青饮，拔楔根为赤饮，酪浆为白饮，乌梅浆为女饮，江革（一作桂）为黄饮。人作五香饮，第一沉香饮，次檀香饮，次泽兰香饮，次甘松香饮，皆有别法，以香为主。尚食直长谢讽造淮南王《食经》，有四时饮。

六年四月，帝幸泷川宫避暑。十二月，敕开江南河。自京口直余杭郡八百余里，水面阔十余丈。又拟通龙舟，驿宫、草顿，并足欲东巡会稽。十年总兵东进，幸北平榆林宫。

弘农郡太守蔡王，以国忌之日于弘敬寺设斋。忽黑云从东北来，官人犹未行香，并在殿前聚立仰看，见两童子衣赤，两童子衣青，俱从云中下，赤衣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丈余，仰掷云中，少选蛇从云直下，还入所出柱下，于是青衣一人捧柱，一人从空下，又拔出一白蛇，长二丈许，掷入云中而去，一家谓此柱腹空，凿柱至心，果空，为龙之所藏隐。

制成新书凡三十一部，总一万七千余卷，八观文殿宝厨，初欲迁都洛阳，移京师嘉则殿，书三十七万

卷。〔自“弘农郡太守”以下至此，《历代小史》本无，中有阙文，疑此段为衍文〕四月，车驾幸汾阳宫避暑。宫地即汾河之源，上有名山管涔，高可千仞，帝于江山造亭子十二所。其最上名翠微亭，次闻风、彩霞、临月、飞芳、积翠、合璧、含晖、凝碧、紫岩、澄景，最下名尚阳亭。亭子内皆纵广二丈，四边安剑关。每亭鉴六尺，榻子一合。山下又有临汾殿，敕从官纵观。十二年春正月，又敕昆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近数万人，于郡东南置宫苑，周十二里。其中有离宫十六所，其流觞曲水，别有凉殿四所，环以清流，共四殿。一曰“圆基”，二曰“结绮”，三曰“飞宇”（一作与雨），四曰漏景。其十六宫，亦以殿名名宫芳夏池之左，一曰骊光宫，二曰流英宫，三曰紫芝宫，四曰凝华宫，五曰瑶景宫，六曰浮彩宫，七曰舒芳宫，八曰懿乐宫；左第一曰采壁宫，二曰椒房宫（一曰风宫），三曰朝霞宫（一作清暑），四曰珠明宫，五曰翼仙宫，六曰翠微宫，七曰层成宫，八曰千金宫。及江左叛，燔烧遂尽。又欲于禹穴造宫，未就而天下大乱。十二月修丹阳宫，欲东巡会稽等郡，群臣皆不欲。

隋遗录

[唐]颜师古撰　薛海霞整理

《隋遗录》二卷，唐颜师古撰，殆出依托。其作者大约为唐末至北宋间人。不能确知。其文记述了隋炀帝游幸江都，途中宠幸若干女婢或宫女的故事，并有炀帝与陈后主幽夜相逢之情节，着意渲染其荒淫误国导致隋朝灭亡的主旨。传本较多，今据《百川学海》本校点整理，参校《历代小史》本。

卷　上

大业十二年，炀帝将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东都。宫女半不随驾，争泣留帝。言辽东小国，不足以烦大驾，愿择将征之。攀车留措，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戏以帛题二十字赐守宫女，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车驾既行，师徒百万前驱。大桥未就，别命云屯将军麻叔谋，浚黄河入汴堤，使胜巨舰。叔谋衔命，甚酷，以铁脚木鹅试彼浅深，鹅止，谓浚河之夫不忠，队伍死水下。至今儿啼，闻人言"麻胡来"即止。其讹言畏人皆若是。帝离都旬日，幸宋何妥所进车。车前只轮高广，疏钉为刃，后只轮庳（皮秘反）下，以寻榆为之，使滑劲不滞，使牛御焉（车名见《何妥传》）。自都抵汴郡，日进御车女。车幰（许偃反）垂鲛绡网，杂缀片玉鸣铃，行摇玲珑，以混车中笑语，冀左右不闻也。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騃冶多态，帝宠爱之特厚。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云得之嵩山坞中，人不知名。采者异而贡之。会帝驾适至，因以迎辇名之。花外殷紫，内素腻菲芬，粉蕊，心深红，跗争两花。枝干烘翠，类通草，无刺，叶圆长薄。其香浓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宝儿持之，号曰"司花女"。时诏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曰："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上大悦。

至汴，帝御龙舟，萧妃乘凤舸，锦帆彩缆，穷极侈靡。舟前为舞台，台上垂蔽日帘，帘即蒲泽国所进，以负山蛟睫纫莲根丝，贯小珠，间睫编成，虽晓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执雕板镂金楫，号为殿脚女。一日，帝将登凤舸，凭殿脚女吴绛仙肩，喜其柔丽，不与群辈齿，爱之甚，久不移步。绛仙善画长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辇，召绛仙，将拜婕妤。适值绛仙下嫁为玉工万郡妻，故不克谐。帝寝兴罢，擢为龙舟首楫，号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争效为长蛾眉。司宫吏日给螺子黛五斛，号为"蛾绿螺子"。黛出波斯国，每颗直十金。后徵赋不足，杂以铜黛给之。独绛仙得赐螺黛不绝。帝每倚帘视绛仙，移时不去，顾内谒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绛仙，真可疗饥矣。"因吟《持楫篇》赐之，曰："旧曲歌桃叶，新妆艳落梅。将身倚轻楫，知是渡江来。"诏殿脚女千辈唱之。时越溪进耀光绫，绫纹突起，时有光彩。越人乘樵风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兰缲之。缲丝女夜梦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开。汝所得野兰，即江淹文集中壁鱼所化也。丝织为裳，必有奇文。"织成果符所梦，故进之。帝独赐司花女洎绛仙，他姬莫预。萧妃恚妒不怿，由是，二姬稍稍不得亲幸。

帝常醉游诸宫，偶戏宫婢罗罗者。罗罗畏萧妃，不敢迎帝，且辞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荐寝。帝乃嘲之，曰："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峨。幸好留侬伴成梦，不留侬住意如何？"帝自达广陵，宫中多效吴言，因有侬语也。

帝昏湎滋深，往往为妖祟所惑。尝游吴公宅鸡台，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遇，尚唤帝为殿下。后主戴轻纱皂帻，青绰袖，长裾，绿锦纯绿紫纹方平履。舞女数十许，罗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屡目之。后主云："殿下不识此人耶？即丽华也。每忆桃叶山前，

乘战舰与此子北渡。尔时，丽华最恨方倚临春阁，试东郭㕙紫毫笔，书小砑红绡，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终，见韩擒虎跃青骢驹，拥万甲，直来冲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绿文测海蠡，酌红粱新酝劝帝。帝饮之，甚欢，因请丽华舞《玉树后庭花》。丽华目后主，辞以抛掷岁久，自井中出来，腰肢依拒，无复往时姿态。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终一曲。后主问帝：“萧妃何如此人？”帝曰：“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后主复诗十数篇，帝不记之，独爱《小窗》诗及《寄侍儿碧玉》诗。《小窗》云：“午睡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离别肠应断，相思骨合销。愁魂若飞散，凭仗一相招。”丽华拜帝，求一章。帝辞以不能。丽华笑曰：“尝闻‘此处不留侬，会有留侬处。’”安可言不能？”帝强为之操觚，曰：“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知。”丽华奉诗，赪然不怿。后主问帝：“龙舟之游乐乎？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今日复此逸游，大抵人生各图快乐，曩将何见罪之深耶？三十六封书，至今使人快快不悦。”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为殿下，复以往事讥我耶？”随叱声恍然不见。

卷　下

帝幸月观，烟景清朗。中夜，独与萧妃起临前轩。帘门不开，左右方寝。帝凭妃肩，说东宫时事。适有小黄门映蔷薇丛调宫婢，衣带为蔷薇罥结，笑声吃吃不止。帝望见腰肢纤弱，意为宝儿有私。帝披单衣亟行擒之，乃宫婢雅娘也。回入寝殿，萧妃诮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妥娘时，情态正如此。此时虽有性命，不复惜矣。后得月宾，被伊作意态不彻。是时，侬怜心不减今对萧娘情态。曾效刘孝绰为《杂忆》诗，常念与妃，妃记之否？”萧妃承问，即念云：“忆睡时，待来刚不来。卸妆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结梦，沉水未成灰。”又云：“忆起时，投签初报晓。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笑动上林中，除却司晨鸟。”帝听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来已是几年事矣。”妃因言：“闻说外方群盗不少，幸帝图之。”帝曰：“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人生能几何？纵有他变，侬终不失作长城公。汝无言外事也！”帝尝幸昭明文选楼，车驾未至，先命宫娥数千人升楼迎侍。微风东来，宫娥衣被风绰，直拍肩项。帝睹之，色荒愈炽。因此乃建迷楼，择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轻罗单裳，倚槛望之，势若飞举。又爇名香于四隅，烟气霏霏，常若朝雾未散，谓为神仙境不我多也。楼上张四宝帐，帐各异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归，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妆奁寝衣，帐各异制。帝自达广陵，沉湎失度。每睡，须摇顿四体，或歌吹齐鼓，方就一梦。侍儿韩俊娥尤得帝意，每寝必召。令振耸支节，然后成寝，别赐名为“来儿。”萧妃常密讯俊娥曰：“帝体不舒，汝能安之，岂有他媚？”俊娥畏威，进言：“妾从帝自都城来，见帝常在何妥车。车行高下不等，女态自摇。帝就摇怡悦。妾今华承皇后恩德，侍寝帐下，私效车中之态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萧后诬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楼，忆之，题东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绵绵病欲成。须知潘岳鬓，强半多为多情。”又云：“不信长相忆，丝从鬓里生。闲来倚楼立，相望几含情。”

殿脚女自至广陵，悉命备月观行宫，由是绛仙等亦不得亲侍寝殿。有郎将自瓜州宣事回，进合欢水果一器。帝命小黄门以一双驰骑赐绛仙，遇马急摇解。绛仙拜赐私恩，因附红笺小简上进曰：“驲骑传双果，君王宠念深。宁知辞帝里，无复合欢心。”帝省章不悦，顾黄门曰：“绛仙如何？何来辞怨之深也？”黄门惧，拜而言曰：“适走马摇动，及月观，果已离解，不复连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绛仙不独貌可观，诗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谢左贵嫔乎？”帝于宫中尝小会，为拆字令，取左右离合之意。时杳娘侍侧。帝曰：“我取‘杳’字为十八日。”杳娘复解“罗”字为四维。帝顾萧妃曰：“尔能拆朕字乎？不能当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画居右，岂非渊字乎？”时人望多归唐公，帝闻之不怿，乃言：“吾不知此事，岂为非圣人耶？”于是奸蠹起于内，盗贼攻于外，直阁裴处通、虎贲郎将司马德勤等，引左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将谋乱，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诏云：“门下寒暑迭用，所以成岁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劳逸也。故士子有游息之谈，农夫有休劳之节。咨尔髡众，服役甚勤，执劳无怠。埃壒溢于爪发，虮虱结于兜鍪。朕甚悯之，俾尔休番从便。亿戏！无烦方朔滑稽之请，而从卫上递上之文。朕于侍从之间，可谓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变。

右《大业拾遗记》者，上元县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阁，阁南隅有双阁，闭之忘记岁月。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荀笔千余头。中岁书一帙，虽皆随手靡溃，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为《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荀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书符会，而事颇简脱，岂不以国初将相争以王道辅政，颜公不欲华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尧风已还，德车斯驾，独惜斯文湮没，不得为辞人才子谈柄，故编云《大业拾遗记》，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从而补之矣。

壶关录

[唐]韩 昱撰 王 惠整理

《壶关录》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载为韩昱撰。昱（六〇八——六七一），字云，号太行山人，昌黎（今属河北）人。学富才高，有文采，不为当朝所用，后归隐。《唐代墓志汇编》存其墓志。原书久佚，元陶宗仪《说郛》卷三五存录一文，凡六千余字，署“唐韩太行山人”。载隋末李密起兵始末，其中不乏他书未见之珍贵文献。所录祖君彦《代李密布告天下书》较通行本多有出入，另有《全唐文》失收之祖君彦逸文。另录卢楚文，亦与《隋书》所记不同。今即据以校点整理。另《资治通鉴考异》卷八录佚文八则，亦录出附后。

李密，字玄邃，辽西人也（又云辽东襄平人），本姓屠何，胡人。祖獯，仕后魏，为东城令（东城，河间）。为仇人陈浑切齿（浑士丞相），惧执，改姓李氏，南奔归宋。宋孝文用之为直阁吏，后出为安固令（安固县在永嘉）。獯子道平，累仕朝议郎，宋通直道人陈沈庆之〔此句疑有讹误〕，出牧江扬。道平子遇仙，在任为司州巩县令，为魏所虏，北归魏，为交城尉，累入仕，随于戎虏转副车掾，入京后，转征戎将军。遇仙子曜，为周太保，转官至魏国公，刑部尚书。未几，卒。子弼，年三十二岁，转资袭父爵范阳侯。弼子宽，上柱国蒲山公，知名当代。宽卒而密起焉。

晋杨玄感将反，密为画三策，用密之下，东据黎阳反。玄感败走自杀，尽获李密等。行至魏郡去。后依翟让反，自号魏国公。令祖君彦作书布告天下。书曰：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国公（翟让也）、元帅府左长史邴元真、大将军左司马杨德方等，布告天下人伦衣冠士庶等：自元气肇辟，厥初生民，树之帝王，以为司牧。是以羲农轩顼之后，尧舜禹汤之君，靡不祇畏上玄，爱育黎庶，乾乾始终，翼翼小心，驭朽索而同危，履薄冰而焉惧。故一物失所，若纳沟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车而泣之。谦德轸于责躬，忧劳切于罪己。溥天之下，率土之滨，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穷于丹穴，莫不鼓腹击壤，凿井耕田，致政升平，驱民仁寿。是以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用能享国多年，祚延长叶，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

隋氏往因周末，豫奉褫衣，狐媚而图圣贤，胠箧以取神器。缵承负衮，狼虎其心，始睹明两之晖，便干少阳之位。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祸深于莒仆，衅酷于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嗟愤。如以州吁安忍，阏伯寻仇。剑阁所以怀凶，晋阳于焉起甲，甸人为蘖，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阐其钦明；百代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乃隳坏盘石，剿绝维城，唇亡齿寒，岂止虞虢，欲求长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

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礼，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敦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镮；诸皇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雌雉恣其群飞。袓服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

平章百姓，一日万几，未晓求衣，仄日方食。是以大禹不贵于尺璧，光武无隔于支体。以此殷忧，深虑幽枉。而荒腆于酒色，俾昼作夜，式号且呼，甘嗜声伎，常居窟室，每籍糟邱，朝廷罕见其身，群臣希睹其面，断决自迩不行，敷奏于焉停拥。中山千日之酒，酩酊无知；襄阳三雅之杯，留连讵比。又广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六驴，自比商人，见邀逆旅。殷纣之谴为小，汉灵之罪更轻。内外惊心，遐迩失望。其罪三也。

上栋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陈诸史籍。圣人本意，唯避风雨，讵待金玉之华，何须绮构之丽。故琼室崇构，商辛以之灭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倾覆。而不遵故典，不念前书，广立池台，都为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蔽亏日月，隔阂寒暑。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使鬼尚难为之，劳民固其不

可。其罪四也。

公田所征，不过十亩；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与人，无藏府库。而科税繁弊，不知纪极，猛火屡残，漏卮难满。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有黄金之费。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妇相弃于康庄。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绝。西蜀王孙之室，翻为原宪之贫；东海麋竺之家，俄成邓通之鬼。其罪五也。

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载，周则一纪。本欲亲问疾苦，观省风谣，乃复广积薪刍，多聚馋饩。年年历览，处处登临，草臣疲弊，供畜辛苦。而飘风冻雨，聊窃比于先驱；车辙马迹，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难穷。宴西王母以歌云，浮东洋海而观日。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内，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诈之风，非关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版筑更兴，广立基址，延袤万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积怨比于丘山，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

辽水之东，朝鲜之地，禹贡以为荒服，周王弃而不臣。以羁縻〔此句疑有脱文〕，达其声教，苟欲爱人，非求拓土。强弩射天，无穿于鲁缟；衡风余力，讵可动于鸿毛。石田得而无堪，鸡肋弃而有用。恃豪怙强，穷兵黩武，唯在吞并，不思长策。兵犹火也，不戢自焚，遂使亿兆夷人，只轮莫返。夫差丧国，实为黄池之盟；苻坚灭身，良由寿阳之役。捕鸣蝉于前，不知挟弹在后，复失相顾，坚弟成行。义夫切齿，壮士扼腕。其罪七也。

正言启沃，王臣匪躬，惟木从绳，若金须砺。唐尧进鼓，思闻献替之音；夏禹悬鞀，时听箴规之美。而愎谏违卜，妒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仆射、上柱国齐国公萧颖达，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细柳功臣，暂吐良药之言，翻加属镂之赐。龙逢无罪，乃遭夏桀之诛；王子何辜，遂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结舌，贤人钳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苍天而敢欺，不悟国之将亡，不知老之将至。其罪八也。

设官分职，责在铨衡；察狱问刑，无闻贩鬻。而钱神起论，铜臭为功，梁冀爱黄金之蛇，孟佗荐蒲萄之酒。遂使彝伦攸斁，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积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钱不如，伤赵壹之赋。其罪九也。

宣尼有言：无信不立，用命赏祖，义岂食言。自昏王嗣位，每岁驾幸，南北巡游，东西征伐，至于浩亹陪跸，东郡固守；阌乡野战，雁门解围。自外征夫，不可胜纪，既立功勋，须酬官爵。而志怀翻覆，言行浮诡，临危则勋赏悬授，克定则丝纶不行。异商鞅之赍金，同项羽之刓印。芳饵之下，必有悬鱼，惜其重赏，求人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难。凡百骁雄，谁不仇忿。至于匹夫蕞尔，宿诺不亏，况在乘舆，二三其德。其罪十也。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维不张，三灵总瘁，无小无大，共识殷亡；愚妇愚夫，咸知夏灭。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是以穷奇灾于上国，猰㺄暴于中原，三河纵封豕之贪，四海被长蛇之毒。百姓残贼，殆无遗类，十分为计，才一而已。苍生懔懔，同忧杞国之崩；赤县嗷嗷，但愁历阳之陷。且国祚将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丧之辰，三十姬终之数。故谶箓皆云：隋氏三十六而灭。此则厌德之象以彰，代终之兆先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况乃欃枪竟天，申繻谓之除旧；岁星入井，甘公以为义兴。兼朱雀门烧，正阳日触，狐鸣鬼哭，川竭山崩，并是宗庙丘墟之妖，荆棘板荡之事。夏氏则灾衅非多，殷人则咎征更少。牵牛入汉，方知大乱之期；王良策马，始验兵车之会。

今者顺人将革，先天勿违，大誓孟津，陈盟景亳。三千列国，七百诸侯，不谋以同词，不召以自至，轰轰隐隐，如霆如雷，雕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国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家传圣德，武王承季历之基；地启元勋，世祖嗣萧王之业。禹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载诞丹陵，大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图箓，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文王厄于羑里，赤雀方来；高祖隐于砀上，彤云自起。兵诛不道，赤符至自长安；锋刃难当，黄星出于梁宋。九五龙飞之始，大人豹变之秋，历试诸难，大敌弥勇。上柱国司徒、东郡公翟让，功宣缔构，翼赞经纶，伊尹之佐成汤，萧何之辅高帝。上柱国总管、历城公孟让，上柱国左武侯大将军单雄信，上柱国右武侯大将军徐勣，上柱国大将军邴元真，绛郡公裴行俭等，并运筹千里，勇冠三军，击剑则截蛟断鳌，弯弧则吟猿落雁。韩彭绛灌，成沛公之基；寇贾吴冯，奉萧王之业。复有蒙轮挟辀之士，超距投石之夫，冀马追风，吴戈照日。魏公属当斯运，救此亿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栉风沐雨，岂辞劳倦。遂与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百万成旅，四七为名，呼吸则江河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荧，举昆仑而压小卵。鼓行而进，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一日，留于东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达、韦津、皇甫无逸等，昆吾恶稔，飞廉奸佞，尚迷天数，敢拒义师，驱率丑徒，众有十万，自回洛仓北，遂来举斧。于是熊罴角逐，貔豹争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势，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则长平未多，积甲则熊耳为小。达等助桀为虐，婴城自固。梯冲乱举，徒设九拒之谋；鼓角将鸣，空凭百楼之险。燕巢卫幕，鱼游宋池，殄灭之期，匪伊旦夕。

然兴洛武牢，国家储积，并我先据，为日久矣。又得回洛、取黎阳，天下之仓种，尽非隋有。四海赴

义，万里如云，足食足兵，无前无敌。裴充禄位仁基，雄才上将，受脤专征，遐迩攸归，安危是托，识机知变，迁虞事夏。袁谦擒于蓝水，须陀获在荥阳，窦庆战没于淮南，郭询授首于河北。隋之亡没，可料知矣。清河公房彦藻，近持戒律，略地东南，师之所临，风行电激。安陆、汝南，随机荡定；淮安、济阳，俄能送款。徐圆朗已平鲁郡，孟海公又破济阴。于是海内骁雄，咸来响应，封人赡取长平之境，郝孝德据黎阳之仓，李士林虎视于长平，王湘仁鹰扬于上党，刘兴祖起于北朔，崔白驹在于颍川，各拥数万之兵，俱期牧野之会。沧溟之右，函谷之东，牛酒献于军前，壶浆迎于道左。诸公等并衣冠华胄、杞梓良材，神歆灵绎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变鹄起，今也其时。龟鸣鼍应，见机而作，宜加鸠率子弟，茹功名〔此处疑有脱误〕。耿弇之赴光武，萧何之奉高帝，当召金章紫绶、轩盖朱轮，富贵已重当年，珪组必传后业，岂不盛哉。

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知王莽之恩，仍怀蒯聩之禄。审配死于袁氏，不如张郃归曹；范增困于项王，未若陈平辅汉。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幸不自疑。猛虎犹豫，舟中敌国，夙沙之人，共缚其主，彭宠之汉，自杀其君，高官上爵，即以相授。如暗于成事，守迷不返，昆山纵火，玉石俱焚，易义噬脐，悔将何及，黄河带地，明予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祖君彦，范阳人，齐仆射孝征第六子。博学强记，下笔成文，赡速之甚，名驰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尝荐于隋文帝，帝曰："岂非欲杀之斛律明人者耶?"炀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调东郡书佐，校宿城令，称为祖宿城。自负其才，尝郁郁思乱。及李密用为元帅府将长史记室参军，恨被隋朝摈弃，所以纵笔直言。

唐高祖屯兵寿阳，众号五十万，遣仁则赍书至密。密负其强，自为盟主。密作书报曰：

"顷者，皇纲失统，人神离扰，运穷阳九，数中百六。四海业业，常怀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占乌之望。故炎帝衰则轩辕出，夏癸乱而成汤起。尚勤二十七位，终劳五十二战。大极横流，重安区域。及周之季世，七雄并据；汉之末年，三分鼎峙。虽由天时，亦由人事。自大业昏凶，年逾一纪，牝鸡司晨，飞虎择肉。游畋莫反，终伤五子之歌；宫室奢侈，宁止百金之费。加以巡幸靡极，役用无穷，筋力尽于征伐，赋税穷于箕敛，夫征妻寡，父出子孤，潜衅如乱麻之多，丘陵有积尸之气。况雄威早著，壮志远闻，白武安之用兵，张文成之运策，遂能见机而作，观衅而动，奋臂鹄起，拂衣豹变。是知一绳所系，宁为大树之颠；阿胶欲投，未止黄河之浊。

昔项伯乱楚，微子去殷，非夫明誓岂能及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俱禀凤啄之风，共承龙德之后。实愿永作维城，长为盘石。自惟虚薄，幸藉时来，海内英雄，共推明主。锐师百万，成旅上将，四七成群，牛马谷量，罗纨山积。开钜桥之粟，襁负攸归；发廒仓之米，人天斯赉。故能长淮之地，沧海之西，莫不篚厥玄黄，争献牛酒，轰轰隐隐，如霆如雷。灭周者，九鼎之轻；亡秦者，三户云众。况晋阳之城，表里山川，共为唇齿，天下谁敌？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岂不休哉！愿追步骑数千，次于河内，听待至日，即却令盟。当时面奉光仪，亲论进止，东都江消息来去，其知动静。

今辰凉风已留，大火将流，戎略务殷，唯宜动息。脱蒙亲降玉趾，则侧听金声。云雾既披，适愿无已。"

唐公得书，大笑曰："李密陆梁放肆，不可以折简致之。吾方安辑西京，不遑东伐，即欲拒绝，便是更生一秦。宜优待之，使其迁善。"记室承指报密曰：

"顷者，昆山火烈，海水群飞，赤县丘墟，黔黎涂炭。布衣戍卒，锄耨荆棘，争帝图王，狐鸣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围城；朊朊周原，僵尸满路。昭王南巡，泛胶船而忘返；匈奴北盛，将放发于伊川。辇上无虞，群下结舌，大盗移国，莫之敢指。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八屯。虽云位未为高，立城非贱，素餐当职，僶俯叨荣。从容平勃之间，虽云不可，但颠而不扶，通贤所责。主忧臣辱，无义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极贾生之痛哭。所以仗旗投袂，大会义兵，绥抚河朔，亲和蕃兵，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见机而作，一日千里，鸡鸣起舞，豹变先鞭，启宇当涂，聿来中土，兵临郏鄏，将观周鼎，屯营敖庾，酷似汉王。前遣简书，屈为唇齿，今辱来旨，莫愿肯顾。天生蒸庶，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忻戴大弟，攀鳞附翼，早膺图箓，以宁亿兆。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孟津之会，未暇卜期。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顾此中原，鞠为茂草，兴言感叹。实疚予怀。未面虚襟，用增劳轸。名利之地，锋镝纵横。深慎垂堂，勉兹鸿业。"温大雅之词也。

密得书大喜，自是言使频遣往来。

有道士徐鸿客，上《经天纬地策》一篇于密。军旅挥霍，失其本文。题其封曰："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以成功。"劝密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诣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密虽未遑远略，心异其言，以书招之曰：

"齐州长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优长，文采密丽，览而味之，佳玩无已。夫天地闭，贤人隐，少微光，处士见。故崆峒之上，轩辕问于广成；汾水之阳，唐帝从于啮缺。是知肥遯为美，齐物幽归。雅度与兰桂俱芳，高风并云霞竞远。孤门承世胄，地籍余绪，平生大志，岂图富贵。只为时逢版荡，代属艰

虞，厌海水之群飞，悯苍生之涂炭。便与二三人杰，百万武旅，欲受降于轵道，将问罪于商郊。未遇玄女，已思黄石，讵有启沃谋猷，弼成韬钤者也？百战百胜之奇，七纵七擒之略，每求筮仕，实劳梦想。仙师学究本源，术苞奇数，八风五星之候，玉台金匮之书，莫不洞识于心，若指诸掌。今龙战于野，鹤翔寥廓，或出或处，且变且更。濡足援手，始是仁人；除暴靖乱，方称君子。赞我兴运，今也其时。师宜蹑跻担簦，用虞卿之礼；披裘鞔辂，袭娄敬之风，引领瞻旺，拂席相待，迟听郦生之谈，方闻左车之说，桂树山幽，岁云暮矣，桃花源穴，想其人耶。冬首薄寒，比其宜也。想摄养有方，当无劳虑，庶不违千里，早赴六军。孤已敕彼州令，以礼相送，冀而非遥，此不多及。”书送鸿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

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唐高祖始即位改元，江都凶问至东都，越王侗即位。李密使房彦藻诈云：“密欲降隋，犹虑群臣异议者。”越王乃授密太尉、尚书令兼征讨诸校事，诏曰：

“我大隋之有天下，于兹三十八载。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世祖明皇帝，则天法祖，浑一华戎，东暨蟠桃，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照，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毛，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祥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知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极顺，慰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逼于轩陛，事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殒溃，攀号荼毒，不能自胜。

且闻之，自古哲帝王，有此迍剥，贼臣逆子，何代无之。且如宇文化及，世传庸器。其父述，往属时来，早沾厚遇，赐以婚媾，置之公辅，位过九命，禄重天下，礼极人臣，荣居世表，徒承出岳之恩，未有涓尘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顾盼，出入内外，奉望阶墀，昔陪藩国，统领禁卫，从升圣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凶很，恣其贪秽，或结交恶党，或侵掠货财，事重刑篇，状盈狱简。在上不遗簪履，恩加草莱，应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经除解，寻获本职，再徙边裔，寻即追还。生成之恩，昊天罔极；奖擢之义，人间稀有。化及枭獍为心，鸟兽不若，纵毒兴祸，倾覆行宫。诸王兄弟，一时残酷，暴于行路，口不忍言。有穷之在夏时，戎狄之于周代，痛辱之极，亦未为过。朕所以殒首崩心，饮胆食血，瞻天视地，无处容身。

今公卿士庶，群僚百辟，咸以大宝鸿名，不可颠坠，元凶巨猾，须早夷芟。翼戴朕躬，嗣守宝位。顾性寡薄，志在复仇。今者离黼扆而秉旄钺，释衰麻而擐甲胄，衔冤誓众，忍泪兴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盗。且化及伪立秦王之子，幽于北方，因抱其身，自称霸相，专权拟于九五，履践禁御，据有宫阙，昂首扬眉，初无惭色。衣冠朝士，外惧凶威；志士诚臣，内皆愤怨。以我义师，顺彼天道，枭夷丑族，匪夕伊朝。

太尉、尚书令、魏国公，丹诚内发，宏略外举，率勤王之师，讨违天之逆。貔虎争先，熊罴竞进。鼓鞞震沓，若火焚毛，锋刃纵横，似汤沃雪。魏公志在康济，投袂前驱，朕亲御六军，星言继轨，以此众战，遂期顺举，擘山可以破，射石可以穿。况贼拥此徒，皆有离德，京师侍卫，北忆家乡，江右淳黎，南思邦邑。比来表疏络绎，人信相寻。若王师一临，旧章暂睹，必卸甲倒戈，冰消叶散。且闻化及自恣，天夺其心，戮及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号天踢地。朕今复仇雪耻，枭斩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凡因驾在贼所者，一切原免，罪悉不论。已诏魏公，扫平之日，纵授贼官，明非本意，忍因请计为傥，若战前自拔，赴官军者，量加爵赏，表其诚节。朕都即大位，克在进贤，比来擢引勋旧，皆縻好爵。其从驾朝士，虽未至东朝，皆遥授官职，不为异等。父兄子弟，咸亦引擢，内外朝一，依官品禄廪赐物，准旧给之。务在哀矜俾无，困乏难望。天监孔殷，祐我宗社，亿兆感义，俱会朕心。枭戮元凶，策勋饮至，四海交泰，称朕意焉。其兵术戎机，总取魏公节度。”卢楚之词也。

越王仍别与密书，以伸厚意：

“皇帝敢问太尉、尚书令、东道行军元帅、上柱国魏国公，司农卿李俭等至，览表具知。公以厚地鸿材冠冕当世，连城重价领袖一时，加以博学令闻，雄才上略，缙绅攸而，雅俗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钦尚，眷言敬爱，载劳梦想。常恨以事涂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郁结何似。

今属王室不造，贼臣搆难，南征不反，苍梧未归。虽地承丕绪，应此明命，泣血冕旒之下，饮胆宫阙之中。公孝义为心，闻于遐迩；仁恕待物，形于内外。具卿相门，克昌自久。抚高祖抚运之年，明圣在藩之日，非为义合，实亦家通。今公即宗哥，智足匡时，威足夷难，奋高世之略，举勤王之师，经纶国家，雪复仇耻，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

前度公此怀，必可暗寄，故驰遗一札，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词高理至，义重情深，执对循环，以悲以慰。昔韩信之道合汉高，窦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万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荡，使至已后，彼此通怀。七政之重，伫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麾。皇灵在上，幽祇在下，福谦祸盈，天地常数。公率义众，剪戮凶丑，朕与天下共赏之；宇文化及滔天构逆，倾覆性扆，朕与天下共诛之。且闻元凶初谋，诳惑内外，及行大祸，残忍极理，久伪霸相，据有宫阙，文武官人，凡有所识，心痛鼻酸，声彻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师，接无妄之众，颓山压卵，覆海经营，不俟终日，元功早建。朕亦委公，公以来素怀付朕，鱼水一合，金石不移，即是韩彭更生，伊

周再出。公纵欲存抙谦，以认古人，而古往今来，彼何人也。

道高者不以俗务为累，德厚者不以名实为心。公运此谋猷，除彼丧乱，匪躬之节，出于世表，岂以名殊而挂雅怀。但功高茂实，义弘往策，屈已从务，亦达之心，故有今授恩体之耳。既彼此义合触类，公家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旧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须行，诏敕待报，即俟送告身，务在机权，勿为形迹。知摧破凶徒已大果，意于洪达。是起衅之党擒获，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衷公深意，李才蠢命延晷刻，待公东行事毕，返旆西讨，克复关河，跻足可待，司农卿李俭等，既将君意远来，非无劳止，所以并据授官，以答来贶。总戎之心，去此称遥，东望风烟，情深为剧。秋首犹热，戎略务殷，念保千金，慰兹延望，隐若敌非，独往贤今，与公合图，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银青光禄大夫、大理卿张权等指挥者。密北面执臣位，拜受诏敕。

密与王充战，败归长安，皇朝拜上柱国、光禄卿、邢国公，以表妹独孤氏妻。献策勒其旧兵归河东，高祖许之，乃行。常俟敕诏密归朝。回到桃林，反叛。时史宝藏为熊州留守，遣将军刘善武讨之。密败死，密妻独孤氏为周宗所虏。周宗，善武下兵士，问是表妹，却献善武。

佚文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八，《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

“大业十一年正月，历亭镇将王该认形状获李密，送宇文述。密佯患足疾，防守者一日不行一、二十里。忽至一涧，水深岸险，密跛足寅缘，佯足蹶返扑而坠，乃至良久，状若未苏。防守者又无计，下取之，遂以手中枪戟引之。密以手援戟，佯作失势，推戟向水，守者以危岸手探不住，遂即放却，密即得锵搁守者，二人俱毙，遂投郝孝德于平原。”

王伯当令密于西垣校射，书“王”字于堋上如钱，约中者为主，其次以近远为拜官高下。使贾雄执箭，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遂奉以为主。

密筑洛口城周四十八里。

王德仁死。

密以郑乾象为右司马。

密杀其兄乾覆，乾覆之子会通，后从盛彦师杀密。

高祖屯寿阳，遣右卫将军张仁则赍书招李密。

九月，王世充与李密战，牵貌类李密者过阵前。

炀帝迷楼记

[宋]佚　名撰　薛海霞整理

《炀帝迷楼记》一卷，撰人不详。叙炀帝晚年沉迷女色，近侍奏项升能构宫室，经岁而成，穷极奢丽，赐名迷楼。复选后宫良家女数千入其中，大夫何稠又进御女车。帝沉迷其中，常数月不出，终至于败。迷楼不见于隋唐之际记载，至中唐后始有此说。记中所述，多不合史实，但为后世《隋炀帝艳史》之类书极力衍申，影响颇大。此记不见于唐宋间称引著录，初见于《说郛》卷三二。其作者，今人或谓出宋人，或疑出唐末，尚无定论。今据《历代小史》本校点整理，据《说郛》本校补。

炀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顾谓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内无事，此吾得以遂其乐也。今宫殿虽壮丽显敞，苦无曲房小室，幽轩短槛。若得此，则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项升，浙人也。自言能构宫室。"翌日诏而问之。升曰："臣乞先进图本。"后数日进图，帝览，大悦。即日诏有司，供其材木。

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诏以五品官赐升，仍给内库帛千疋赏之。诏选后宫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每一幸，有经月而不出。

是月，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处于其中，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召何稠谓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赠之，旌其巧也。何稠出，为人言车之机巧。有识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进转关车，车周挽之，可以升楼阁如行平地。车中御女则自摇动。帝尤喜悦。帝谓稠曰："此车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愿赐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车，朕得之任其意以自乐，可名任意车也。"何稠再拜而去。

帝令画工绘士女会合之图数十幅，悬于阁中。其年上官时自江外得替回，铸乌铜屏数十面，其高五尺而阔三尺，磨以成鉴，为屏，可环于寝所，诣阙投进。帝以屏内迷楼而御女于其中，纤毫皆入于鉴中。帝大喜，曰："绘画得其像耳，此得人之真容也，胜绘图万倍矣。又以千金赐上官时。

帝日夕沉荒于迷楼，历竭其力，亦多倦怠。顾谓近侍曰："朕忆初登极日，多辛苦无睡，得妇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才似梦，则又觉。今睡则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则惫，何也？"他日矮民王义上奏曰："臣田野废民，作事皆不胜人。生于辽旷绝远之域，幸因入贡，得备后宫扫除之役。陛下特加爱遇，臣尝自宫以侍陛下。自兹出入卧内周旋宫室，方今亲信，无如臣者。臣由是窃览书殿中简编，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闻精气为人之聪明。陛下当龙潜日，先帝勤俭，陛下鲜亲声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实于内，神清于外，故日夕无寝。陛下自数年声色无数，盈满后宫，日夕游宴于其中，非岁节大辰，陛下何常临御前殿？其余多不受朝。设或引见远人，非时庆贺，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则圣躬起入后宫。夫以有限之体而投无尽之欲，臣固知其竭也。臣闻古者有野叟独歌舞于磐石之上。人询之曰：'子何独乐之多也？'叟曰：'吾有三乐，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难遇太平世，吾今不见兵革，此一乐也。人生难得支体完备，吾今不残疾，此二乐也。人生难得老寿，吾今年八十矣，此三乐也。'问者叹赏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贵，圣貌轩逸，龙颜凤姿而不自爱重，其思虑固出于野叟之外。臣蕞尔微躯，难图报效，罔知忌讳，上逆天颜。"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义诏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极有深理。汝真爱我者也。"乃命义后宫择一静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虽寿千万岁，亦安用也？"乃复入迷楼。

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自感》三首云："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熳，无计奈春何?""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不及间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香清寒艳好，谁惜是天真。玉梅谢后阳和至，散与群芳自在春。"《妆成》云："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窗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自伤》云："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成抛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覆伤感。帝往视其尸，曰："此已死，颜色犹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许廷辅曰："朕向遣汝择后宫女入迷楼，汝何故独弃此人也?"乃令廷辅就狱，赐自尽。厚礼葬侯夫人。帝日诵诗，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帝又于后宫亲择女百人入迷楼。

大业八年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荡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数十人。入夏，帝烦躁，日引饮几百杯而渴不止。医丞莫君锡上奏曰："帝心脉烦盛，真元太虚，多饮即大疾生焉。"因进剂治之。仍乞置冰盘于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烦燥之一术也。自兹诸院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

大业九年，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楼宫人抗声夜歌云："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帝闻其歌，披衣起听，召宫女问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为之邪?"宫女曰："臣有弟在民间，因得此歌。曰道途儿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启之也！天启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宫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艳恋红辉。"歌竟不胜其悲。近侍奏"无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晓。"帝曰："休问。他日自知也。"

后帝幸江都，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也!"乃命焚之。经月火不灭。前谣前诗皆见矣。方知世代兴亡，非偶然也。

炀帝开河记

佚　名撰　薛海霞整理

《炀帝开河记》一卷，撰人不详。《唐人说荟》本题韩偓撰，实出依托，不足据。本篇叙隋炀帝因观壁画《广陵图》，决意开凿运河，征集天下丁夫五百四十三万人大兴工役。主管开河的隋将麻叔谋残暴贪鄙，公然受贿，又惨杀无辜。及河役毕功，约折二百五十万人，炀帝意犹未已，以水浅河窄，复活埋两岸百姓五万。因其暴虐失政，终至亡灭。本篇所叙虽不尽为史实，但对后世《隋炀帝艳史》一类小说影响很大。此书南宋时已见著录，传本较多。其作者今有宋初人和唐末人两说，未有定说。今据《历代小史》本校点，并据《说郛》本校改整理。

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炀帝已昏淫，不以为信。时游木兰庭，命袁宝儿歌《柳枝词》。因观殿壁上有《广陵图》，帝瞪目视之，移时不能举步。时萧后在侧，谓帝曰："知他是甚图画，何消皇帝如此挂意。"帝曰："朕不爱此画，只为思旧游之处。"于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图上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历历皆如目前。谓后曰："朕为陈王时，守镇广陵，旦夕游赏。当此之时以云烟为美景，视富贵若深冤。岂期久有临轩，万机在躬，使不得豁於怀抱也。"言讫，圣容惨然。后曰："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帝闻心中豁然。翌日与大臣议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达海入淮至广陵。群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万里，又孟津水紧，沧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测。时有谏议大夫萧怀静（乃萧后弟）奏曰："臣闻秦始皇时，金陵有王气，始皇使人凿断砥柱，王气遂绝。今睢阳有王气，又陛下意在东南，欲泛孟津，又虑危险。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将王离畎水灌大梁之处。欲乞陛下广集兵夫，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帝闻奏大喜，群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如有谏朕不开河者，斩之。"诏以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都护，以荡寇将军李渊为副使，渊称疾不赴，即以左屯卫将军令狐达代李渊为开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于乐台之地建修渠所署，命之为卞渠（古只有此卞字，开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为卞渠上源传舍也。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帝以河水经于卞，乃赐卞字加水。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妇人等，供馈饮食。又令少年骁卒五万人，各执杖为吏，如节级队长之数，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叔谋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阴，通连古河道（乃王离浸城处），迤逦趋愁思台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驿而东去。其年乃隋大业五年，八月上旬建功。

畚锸既集，东西横布数千里。才开断，未及丈余，得古堂室，可数间，莹然肃静。漆灯晶煌，照耀如昼。四壁皆有彩画花竹龙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促工吏闻于叔谋，命启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肤洁白如玉而肥。其发自头而出，覆其面，过腹胸下略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铭，上有字如苍颉鸟迹之篆。乃召夫中有识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读曰："我是大金仙，死来一千年。数满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谋，葬我在高原。发长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谋乃自备棺椁，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开掘陈留，帝遣使驰御署玉祝，并白璧一双，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庙以假道。祭讫，忽有大风，出于殿内窗牖间，吹铄人面。使者退。自陈留，果开掘东去。往来负檐拖锹者，风驰电激，远近之人，如蜂屯聚。既达雍丘，时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伛偻之疾，不能前进，随于队后，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静，闻呵殿声甚严。夫鞠躬侯道左，良久，见清道继至，仪卫周旋。一贵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马，命左右呼夫至前，谓曰："与我言尔十二郎，还白璧一双。尔当宾于天（炀帝有天下十二年）。"言毕，取璧以授，夫跪受讫，欲再拜，贵人跃马西去。届雍丘，以献於麻都护，熟视，乃帝献留侯物也。诘其

夫，夫具道。叔谋性贪，乃匿璧，又不晓其言，虑夫泄于外，乃斩以灭口。然后于雍丘起工。

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庙。叔谋访问村叟，曰："古老相传，呼为隐士墓。其神甚灵。"叔谋不以为信，将茔域发掘。数尺，忽凿一窍嵌空，群夫下视，有灯火荧荧。无人敢入者。乃指使将官武平郎将狄去邪者，请入探之。叔谋喜曰："真荆聂之辈也。"命系去邪腰，下钓，约数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约百步，入一石室。东北各有四石柱，铁索二条系一兽，大如牛，熟视之，一巨鼠也。须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门洞开，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见一人，服朱衣，顶云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绿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阶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牵取阿麽来（阿麽炀帝小字）。武夫数人，形质丑异魁伟，控所见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气而立。堂上人责鼠曰："吾遣尔暂脱皮毛，为中国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点头摇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捧挝其脑，一击而碎，有声如墙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举杖再击，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惊跃，降陛俯伏听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麽数本一纪，今已七年，更候五年，当以练巾系头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复令系鼠于旧室中。堂上人谓去邪曰："与吾语麻叔谋：'谢尔伐吾茔域，来岁奉尔二金刀，勿谓轻酬也。'"言讫绿衣吏引去邪于他门出。约行十数里，入一林，蹑石攀藤而行。回顾，已失使者。又行三里余，见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访其处，老父曰："此乃嵩阳少室山下也。"老父问去邪所至之处，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细解去邪。去邪知炀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脱身於虎口也。"去邪东行回视，茆屋已失所在。时麻叔谋，已至宁阳县。去邪见叔谋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后，其墓自崩，将谓去邪已死，今日却来，叔谋不信，将谓狂人。去邪乃托狂疾隐终南山。时炀帝以患脑疼月余不视朝。访其因，皆言帝梦中为人挝其脑，遂发痛数日。乃是去邪见鼠之日也。

叔谋既至宁陵县，患风逆，起坐不得。帝令太医令巢元方往视之，曰："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嫩羊肥者蒸熟，糁药食之，则瘥。"叔谋取半年羊羔杀而取腔。以和药，药未尽而病已痊。自后每令杀羊羔，日数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盘中，自以手脔擘而食之，谓曰含酥脔。乡村献羊羔者日数千人，皆厚酬其值。宁陵下马村陶榔儿家中巨富，兄弟皆凶悖。以祖父茔域傍河道二丈余，虑其发掘，乃盗他人孩儿年三四岁者，杀之，去头足，蒸熟，献叔谋。咀嚼香美迥异于羊羔，爱慕不已。召诘榔儿，榔儿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谋乃以金十两与榔儿，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护其茔域。榔儿兄弟自后每盗以献，所获甚厚。贫民有知者，竞窃人家子以献，求赐。襄邑、宁陵、睢阳界所失孩儿数百冤痛哀声，旦夕不辍。虎贲郎将段达为中门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谋令家奴黄金窟将金一埒赠与。凡有上表及讼食子者，不讯其词理，并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阳。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时令孤达知之，潜令人收儿骨，未及数日，已盈车。于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儿者，家置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子于柜中，锁之，全家秉烛围守。至明开柜见子，即长幼皆贺。既达睢阳界，有豪寨使陈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径穿透睢阳城。如要回护，即取令旨。叔谋怒其言回护，令推出腰斩。令狐达救之。时睢阳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户，皆恐掘穿其宅并茔域，乃以醵金三千两将献于叔谋，未有梯媒可达。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传云宋司马华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灯、棺柩、帐幕之类遇风皆化为灰烬。得一石铭，云："睢阳土地高，竹木可为壕。若也不回避，奉赠二金刀。"叔谋曰："此乃诈也，不足信。"是日，叔谋梦使者召至一宫殿上，一人衣绛绡，戴进贤冠。叔谋再拜，王亦答拜。毕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镇此方二千年矣。傥将军借其方便，回护此域，即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谋不允。又曰："适来护城之事，盖非寡人之意。从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后五百年间当有王者建万世之业。岂可为逸游，致使掘穿王气?"叔谋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马华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进贤冠，拜观于王前。王乃言护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主帝有命匡护，叔谋愚昧之夫，不晓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讯之物。王曰："拷讯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镕铜灌之口，烂其肠胃，此为第一。"王许之。乃有数武夫拽叔谋，脱去衣，惟留犊鼻，缚铁柱上，欲以铜汁灌之。叔谋魂胆俱丧。殿上人连止之曰："护城之事如何?"叔谋连声言："谨依上命。"遂令解缚，与本衣冠。王令引去，将行，紫衣人曰："上帝赐叔谋金三千两，取于民间。"叔谋性贪，谓使者曰："上帝赐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阳百姓献与将军，此阴注阳受也。"忽如梦觉，但觉神不住体。睢阳民果赂黄金窟而献金三千两。叔谋思梦中事，乃收之。立召陈伯恭，令自睢阳西穿渠，南北回屈，东行过刘赵村，连延而去。令孤达知之，累上表，为段达抑而不献。

至彭城，路经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数尺，不可掘，乃铜铁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见铁墓旁安石门，扃锁甚严。用鄫人杨民计，撞开墓门。叔谋自入墓中，行百余步，二童子当前曰："偃王颙望久矣。"乃随而入。见宫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绛绡衣，坐殿上。叔谋拜。王亦拜。曰："寡人茔域当河道，今奉与将军玉宝，遗君当有天下。傥然护之，丘山之幸也。"叔谋许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与叔谋，叔谋视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宝也叔谋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隐语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谋出，令兵夫，曰："护其墓。"时炀帝

在洛阳，忽失国宝，搜访宫闱，莫知所在，隐而不宣。炀帝督功甚急，叔谋乃自徐州晓夕无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余万，下塞之处，死尸满野。

帝在观文殿读书，因览《史记》，见秦始皇筑长城之事。谓宰相宇文达曰："始皇时至此，已及千年，料长城已应摧毁。"宇文达顺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读秦皇之事，建万世之业，莫若修其城，坚其壁。"帝大喜。乃诏以舒国公贺若弼为修城都护，以谏议大夫高颎为副使，以江淮吴楚襄邓陈蔡并开拓诸州丁夫一百二十万修长城。诏下，若弼谏曰："臣闻秦始皇筑长城於绝塞，连延一万里，男死女旷，妇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听狂夫之言，学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离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发言。宇文达在侧，乃叱曰："尔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乱其大谋？"若弼怒以象简击宇文达。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饮酖死。高颎亦不行。宇文达乃举司农卿宇文弼为修城都护，以民部侍郎宇文恺为副使。时叔谋开汴梁盈灌口，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其部役兵士旧五万人，折二万三千人。功既毕，上言於帝。遣决汴口，注水入汴渠。

帝自洛阳迁驾大渠。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间有配著造船一只者，家产破，用皆尽，犹有不足。枷项笞背，然后鬻货男女，以供官用。龙舟既成，泛江汾淮而下。至大梁，又别加修饰，砌以七宝金玉之类。于吴越间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至于龙舟御楫，即每船用彩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牵之。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於汴梁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乃牵舟之人，护其阴凉。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时有谣言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毕，帝御笔写赐垂杨柳姓杨，曰杨柳也。时舳舻相继，连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联绵不绝。锦帆过处，香闻百里。既过雍丘，渐达宁陵界。水势紧急，龙舟阻碍，牵驾之人，费功转甚。时有虎贲郎将鲜于俱为护缆使，上言"水浅河窄，行舟甚难。"上以问虞世基。曰："请为铁脚木鹅，长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鹅住，即是浅。"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将军刘岭验其水浅之处。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处。帝大怒，令根究本处人吏姓名。应是木鹅住处，两岸地分之人皆缚之，倒埋于岸下，曰："令教生作开河夫，死为抱沙鬼。"又埋却五万余人。

既达睢阳，帝问叔谋曰："坊市人烟，所掘几何？"叔谋曰："睢阳地灵，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护其城。"帝怒，令刘岑乘小舟根访屈曲之处，比直路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谋，囚於后狱。急宣令狐达询问其由。达奏："自宁陵便为不法，初食羊脔后啖婴儿；养贼陶榔儿，盗人之子；受金三千两，於睢阳擅易河道。"乃取小儿骨进呈。帝曰："何不奏？"达曰："表章数上，为段达扼而不进。"帝令人搜叔谋囊橐中，得睢阳民所献金，又得留侯所还白璧及受命宝玉印。上惊异，谓宇文达曰："金与璧皆微物，寡人之宝，何自而得乎？"宇文达曰："必是遣贼窃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谋今日窃吾宝，明日盗吾首矣。"达在侧，奏曰："叔谋常遣陶榔儿盗人之子，恐国宝榔儿所盗也。"上益怒。遣荣国公来护儿，内使李百药、太仆卿杨义臣推鞠叔谋，置台署于睢阳。并收陶榔儿全家，令榔儿具招入内盗宝事。榔儿不胜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责段达所收令狐达奏章即不奏之罪。狱成进上，帝问丞相宇文达曰："叔谋有大罪四条：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贼盗宝，擅易河道。请用峻法诛之。"其子孙取圣旨。帝曰："叔谋有大罪。为开河有功，免其子孙。"只令腰斩叔谋于河侧。时来护儿受敕未至间，叔谋梦一童子自天而降，谓曰："宋襄公与大司马华元遣我来，感将军护城之惠，去年所许二金刀，今日奉还。"叔谋觉，曰："据此先兆，不祥。我腰领难存矣。"言未毕，护儿至，驱于河之北岸，斩为三段。榔儿兄弟五人，并家奴黄金窟并鞭死中门外。段达免死，降官为洛阳监门令。

海山记

佚　名撰　薛海霞整理

《海山记》一卷，撰人不详。《唐人说荟》本署唐韩偓撰，伪托不足据。本记从隋炀帝诞生叙起，始记其勾结杨素而得登基，又辟建西苑，天下贡鸟兽草木，起十六院，凿五湖四海，极力营建。后叙其大业六年梦陈后主，又见苑中玉李盛于杨梅，东幸杨州，终因失政而被杀。所叙不尽合史实，但向为小说家所推重，《隋炀帝艳史》等书多袭其说而扩衍之。此记始见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引录，后版本较多。写成时间今有宋初、唐末两说，难以确定。今据商务本《说郛》卷三二所引校点整理，参校《历代小史》本，又据《青琐高议》补入各地贡物一节。此记各本文字差异很大，仅存一本，不一一改补。

余家世好蓄古书器，推隋炀帝事详备，皆他书不载之文。乃编以成纪，传诸好事者，使闻其所未闻故也。

隋炀帝生于仁寿二年，有红光竟天，宫中甚惊，是时牛马皆鸣。帝母先梦龙出身中，飞高十余里，龙堕地，尾辄断，以其事奏于文帝。帝沉吟，默然不答。帝三岁，戏于文帝前，文帝抱之临轩，爱玩亲之甚久，曰："是儿极贵，恐破吾家。"自兹虽爱帝而亦不快于帝。十岁好观书，古今书传，至于方药、天文、地理、伎艺、术数，无不通晓，然而性褊忍，阴贼刻忌，好钩赜人情浅深。时杨素有战功，方贵用，帝倾意结之。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时后亦不安，旬余日不通两宫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谋曰："君国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执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终身报公。"素曰："待之，当自有计。"素入问疾，文帝见素，起坐语素曰："吾尝亲冒锋刃，出入矢石，生死与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贵。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临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讳，汝立吾儿勇为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杀汝。此事吾不语人，吾之死目不合。"素曰："国本不可屡易，臣不敢奉诏。"帝因忿懑，乃大呼左右曰："召我儿勇来。"乃气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语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顷，左右出报素曰："帝呼不应，喉中呦呦有声。"帝拜素："愿以终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发丧。明日，素袖遗诏立帝。时百官犹未知，素执圭谓百官曰："大行遗诏立帝，有不从者戮于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数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执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叹。素归家，谓家人辈曰："小儿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了当得否?"素恃有功，见帝多呼为郎君。侍宴内殿，宫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挞焉。帝颇恶之，隐忍不发。一日，帝与素钓鱼于池，帝与素并坐，左右张伞以遮日。帝起如厕，回见素坐赭伞下，风骨秀异，堂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为，素辄请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会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见文帝，执金钺逐之，曰："此贼，吾欲立勇，汝竟不从吾言，今必杀汝。"素惊呼入室，召子弟而语曰："吾必死。"以见文帝语之。不移时，素死。

帝自素死，益无惮，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万数。内为十六苑，聚土石为山，凿池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铜台进梨十六种："黄色梨、紫色梨、玉乳梨、脸色梨、甘棠梨、轻消梨、蜜咪梨、堕水梨、圆梨、木唐梨、坐国梨、天下梨、水全梨、玉沙梨、沙味梨、火色梨；陈留进十色桃：金色桃、油光桃、银桃、乌密桃、饼桃、粉红桃、胭脂桃、迎冬桃、昆仑桃、脱核锦纹桃；青州进十色枣：三心枣、紫纹枣、圆爱枣、三寸枣、金槌枣、牙美枣、凤眼枣、酸味枣、蜜波枣、缺；南留进五色樱桃；粉樱桃、蜡樱桃、紫樱桃、朱樱桃、大小木樱桃。蔡州进三种栗：巨栗、紫栗、小栗；酸枣进十色李：玉李、横枝李、蜜甘李、牛心李、绿纹李、半斤李、红垂李、麦熟李、紫色李、不知熟李；扬州进：杨梅、枇杷；江南进：银杏、榧子；湖南进三色梅：红纹梅、弄黄梅、二圆成梅；闽

中进五色荔枝：绿荔枝、紫纹荔枝、赭色荔枝、丁香荔枝、浅黄荔枝；广南进八般木：龙眼木、梭木、榕木、橘木、胭脂木、桂木、栎木、柑木；易州进二十相牡丹：赭红、赭木、鞓红、坯红、浅红、飞来红、袁家红、起州红、醉妃红、起台红、云红、天外黄、一拂黄、软条黄、冠子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天下共进花木、草卉、鸟兽、鱼虫，莫知其数，此不具载。诏起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晕二、栖鸾三、晨光四、明霞五、翠华六、文安七、积珍八、影纹九、仪凤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宝林十三、和明十四、绮阴十五、绛阳十六，皆帝自制名。院有二十人，皆择宫中佳丽谨厚有容色美人实之，每一院选帝常幸御者为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东曰翠光湖，南曰迎阳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洁水湖，中曰广明湖。湖中积土石为山，上构亭殿，屈曲环绕，澄碧，皆穷极人间华丽。又凿北海，周环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莱、方丈、瀛州，上皆台榭回廊。水深数丈，开沟，通五湖四海，沟尽通行龙凤舸。帝多泛东湖。帝因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阕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铺枕簟，浪摇睛影走金蛇。偏称泛灵槎。光景好，轻彩望中斜。清露冷浸银兔影，西风吹落桂枝花。开宴思无涯。""湖上柳，烟里不胜垂。宿雾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风急堕还多。轻片有时敲竹户，素花无韵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远，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赋》，朝来且听玉人歌。不醉拟如何？""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带不为歌舞缓，浓铺堪作醉人茵。无意衬香衾。晴霁后，颜色一般新。游子不归生满地，佳人远意寄青春。留咏卒难伸"。"湖上花，天水浸灵芽。浅蕊水边匀玉粉，浓苞天外剪明霞。即在列仙家。开烂熳，插鬓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艳，玉轩晴照暖添华。清赏思何赊。""湖上女，精选正轻盈。犹恨乍离金殿侣，相将今是采莲人。清唱谩频频。轩内好，嬉戏下龙津。玉管朱弦闻尽衣，踏青斗草事青春。玉辇泛群真"。"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檀板轻声银甲缓，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艳奉杯盘。湖上风光真可爱，醉乡天地就中宽。皇帝正清安。""湖上水，流绕禁园中。斜日暖摇清翠动，落花香暖众纹红。萍末起清风。闲纵目，鱼跃小莲东。泛泛轻摇兰棹稳，沉沉寒影上仙宫。远意更重重。"帝尝游湖上，多令宫中美女歌唱此曲。大业六年，后苑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蹊李径，翠阴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自大内开为御道，直通西苑，夹道植长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去来无时。侍御多夹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宦人十数辈。帝升海山，是时月色朦胧，晚风轻软，浮浪无声，万籁皆息。帝意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只容两人，帝谓为十六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赞道："陈后主谒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与后主甚善，乃起迎之。后主再拜，帝亦鞠躬劳谢。即坐，后主曰："忆昔与帝同队游戏，情爱甚于同气。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钦服。始者谓帝将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甚取当时之乐，以快平生，亦甚美事。闻陛下已开隋渠，引洪河之水，东游维扬，因作诗来奏。"乃探怀出诗上帝。诗曰："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赊。一千里力役，百万民吁嗟。水殿不复返，龙舟成小瑕。溢流随陡岸，浊浪喷黄沙。两人迎客至，三月柳飞花。日脚沉云外，榆梢噪暝鸦。如今游子俗，异日便天家。且乐人间景，休寻海上槎。人喧舟舣岸，风细锦帆斜。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帝观诗，拂衣怒曰："死生命也，兴亡数也，尔安知吾开河为后人之利？"帝怒叱之。后主曰："子之壮气，能得几日？其终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后主走曰："且去且去，后一年吴公台下相见。"乃没于水际，帝方悟其死。帝兀然不自知，惊悸移时。

一日，明霞院美人杨夫人喜报帝曰："酸枣邑所进玉李，一夕忽长，清阴数亩。"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闻空中若有千百人，语言切切，云李木当茂，洎晓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来助之应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来奏云："院中杨梅，一夕忽尔繁盛。"帝喜，问曰："杨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杨梅虽茂，终不敌玉李之盛。"帝往两院观之，亦自见玉李繁茂。后梅李同时结果，院妃来献，帝问："二果孰胜？"院妃曰："杨梅虽好，味颇清酸，终不若玉李之甘，院中人多好玉李。"帝叹曰："恶梅好李，岂人情哉天意乎！"后帝将崩扬州，一日，院妃报："杨梅已枯死。"帝果崩于扬州。

一日，洛水渔父获生鲤一尾，金鳞赭尾，鲜明可爱。帝问渔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笔于鱼额上题解生字以记之，乃放之北海中。后帝幸北海，其鲤已长丈馀，浮水见帝，其鱼不没。帝与萧后及诸院妃嫔同看，鱼额朱字尚存，惟解字无半，尚隐隐角字存焉。萧后曰："鲤有角，龙也。"帝曰："朕为人主，岂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鱼乃沉。大业四年，道州贡矮民王义，眉目浓秀，应对甚敏，帝尤爱之。从帝游，终不得入宫，曰："尔非宫中物也。"义乃自宫，帝由是愈加怜爱，得出入。帝卧内寝，义多卧御榻下。帝游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潜入栖鸾院，时夏气暄烦，院妃牛庆儿卧于帘下。初月照窗，颇明朗。庆儿睡中惊魇，若不救者。帝使义呼庆儿，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梦中何故而如此？"庆儿曰："妾梦中如常时，帝握妾臂游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而火发，妾乃奔走。回视帝坐烈焰中，妾惊呼人救帝，久方睡觉。"帝怪，自强解曰："梦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势，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业十年，隋乃亡。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应也。龙舟为杨玄感所烧，后敕扬州刺史再造，

制度又华丽，仍长广于前舟。舟成来进，帝东幸维扬，后宫十六院皆随行。西苑令马守忠别帝曰："愿陛下早还都辇，臣整顿西苑，以待乘舆之来。西苑风景台殿如此，陛下岂不思恋，舍之而远游也？"又泣下，帝亦怆然，语守忠曰："为吾好看西苑，无令后人笑吾不解装景趣也。"左右甚疑讶。

帝御龙舟，中道，夜半闻歌者甚悲。其词曰："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帝闻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彷徨，通夕不寐。扬州朝百官，天下朝贡使无一人至者。有来者，在路遭兵，夺去其贡物。帝犹与群臣议，诏十三道起兵，诛不朝贡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愿从。帝未遇害前数日，帝亦微识玄象，多夜起观天，乃召太史令袁充问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恶，贼星逼帝座甚急，恐祸起旦夕，愿陛下遽修德灭之。"帝不乐。乃起入便殿，按膝俯首不语。顾王义曰："汝知天下之乱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义泣对曰："臣远方废民，得蒙上贡，自入深宫，久膺圣泽，又常自宫，以近陛下，天下大乱，固非今日，履霜坚冰，其来久矣。臣料大祸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义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为我陈成败之理，朕贵知也。"翌日，义上书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圣明为治之时，不爱此身，愿从入贡。臣本侏儒，性尤蒙滞，出入金马，积有岁华，浓被圣私，皆逾素望，侍从乘舆，周旋台阁。臣虽至鄙，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以，还往民间，周知利害，深蒙顾问，方敢敷陈。自陛下嗣守元符，体临大器，圣神独断，谏谋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革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涌贵。乘舆竞往，行幸无时，兵人侍从，常逾万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百家之村，存者可计，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莩盈郊，狗彘厌人之肉，鸢鸟食人之余，臭闻千里，骨积高原，膏血草野，狐彘大肥，阴风无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断平野，千里无烟，残民剥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乱离方始，生死孰知？人主爱人，一何如此？陛下植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又令赐死，臣下相顾，箝结自全，龙逄复生，安敢议谏！上位近臣，阿谀顺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逢富贵，陛下过恶，从何得闻？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已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为计？陛下欲幸永嘉，坐延岁月，神武威严，一何销铄。陛下欲兴师则兵吏不顺，欲行幸则侍卫莫从，适当此时，如何自处？陛下虽欲发愤修德，特加爱民，圣慈虽切救时，天下不可复得。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将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帝省义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乎？"义曰："陛下尚犹蔽饰己过，陛下平日尝言，吾当跨三皇，超五帝，下视商周，使万世不可及。今日其势如何，能自复回都辇乎？"帝乃泣涕而下拜，再三嘉叹。义曰："臣昔不言，诚爱生也。今既具奏，愿以死谢也，天下方乱，陛下自爱。"少选，报云："义以自刎矣。"帝不胜悲伤，特命厚葬焉。不数日，帝遇害。时中夜，闻外切切有声，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马戡携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终年重禄养汝，吾无负汝，汝何负吾？"帝常所幸朱贵儿在帝傍，谓戡曰："三日前，帝虑侍卫薄秋小寒，有诏宫人悉絮袍裤，帝自临视，造数千袍，两日毕工，前日赐公等，岂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胁乘舆！"乃大骂戡。戡曰："臣实负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以为贼据，陛下归亦无路，臣生亦无门，臣已萌逆节，虽欲复已不可得也。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乃持剑上殿，帝复叱曰："汝岂不知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人主乎！"戡进帛，帝入内阁自经。贵儿犹大骂不息，为乱兵所杀。

跋

车吉心　王育济

陈寅恪先生晚年以十载之功，撰成八十万字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其所涉柳如是史迹，均仅见载于野乘稗史。管中窥豹，野史的学术文化价值已见一斑。

因此，以四千万字的规模，集历代千种野史为一帙，且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从而为人们纵览历朝野史，尤其是为文史工作者检索查阅各类资料提供便利，无疑是一项极具文化积累意义之出版盛事。

正是基于上述共识，才有了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泰山出版社的诚挚合作，才有了现在这套《中华野史》的完成和出版。

无论从哪一角度看，《中华野史》都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而敢于承担这一工程的泰山出版社，其出版思路和魄力正是这一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前提。在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泰山出版社的三位领导于景明、葛玉莹、梁晓东先生，几乎是全身心地扑在了《中华野史》上，从审稿、排制到宣传征订，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

全国数十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合作，则是《中华野史》得以完成的学术保证。傅璇琮（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曹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李致忠（著名版本学专家、国家图书馆版本业务处原主任、研究馆员）、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郑佩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黄冕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张德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了《中华野史》的收书范围，审定了各卷所收具体书目，指导制定了点校整理原则及细则。王学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赵锦良（山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研究员）二位先生，还就民国卷的有关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大含细入，睿见卓裁，奠定了《中华野史》的质量基础。

除上述专家学者外，又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亲自承担了各类野史的标点整理。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佩琦（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冯惠民（书目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

吕景琳（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刘德麟（中华书局编审）

李　蔚（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解民(中华书局编审)
吴　杰(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
吴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何双生(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编审)
沈锡麟(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编审,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主任)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显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周绍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周勋初(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屈六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
柯玉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审)
南炳文(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凡芝(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
傅贵九(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尤其令人感念的是,曹道衡、孔凡礼、钱炳寰等数名寿轶八秩的古籍整理大家亦参与了《中华野史》的标点整理。

以上数十位著名专家不但各自提交了优异的整理成果,更为整个《中华野史》的整理树立了质量典范。珠玉在侧,不敢形秽潦草而玷全局,故全书的整理质量乃至整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均因此而得以提升。

《中华野史》的各分卷主编在组织、协调,以及把握整理质量方面,承担了最繁重的任务,为了《中华野史》的完成,各自均放弃了手头进行的课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集体项目之中。《中华野史》之竣成,各分卷主编居功最伟。

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中华野史》一事关怀终始,擘画最切。其所赐大序,缕缕万言,多关乎学术千秋,非独《中华野史》之荣观也。

野史的汇编整理素为学界书坊所重视。明代之《稗史汇编》、《稗海》,清代之《说库》、当代之《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均曾惠溉学林,善莫大焉。《中华野史》作为后起之作,对上述及其他有关野史整理成果多有资取,力图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更上一层。故一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收书种数和字数,另一方面对所收野史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裨补之功,信或有之。然而由此带来的整理、出版的难度却又陡然剧增。筚路蓝缕,倍觉艰辛,而“刻书灭书”之忧,“履冰临渊”之情则无日不在。书竟事竣,喜忧参半,知我罪我,则皆所乐受而不敢辞者也。

是为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野史　先秦至隋唐卷
作者=车吉心总主编
页数=1119
SS号=10325148
出版日期=